中華大典

文學典

文學理論分典

Z227/9
:1(1)
2008

中華大典

文學典

鳳凰出版社

《中華大典·文學典》序

程千帆

中華民族是漢民族和蒙、回、藏、維吾爾、壯、滿等五十多個少數民族的集合體，中國文學是以漢民族文學爲主幹部份的各民族文學的共同體。

以漢語爲主要表現媒介的中國文學，是世界上歷史最悠久的文學之一，它經歷了長達三千多年的沒有中斷過的發展歷程，以其輝煌的成就和鮮明的民族特徵而成爲全人類文明史上的瑰寶，這在世界文學史上也是絶無僅有的。同時，它對於周邊國家文學的巨大影響，也使得中國文學曾在東亞文學中起過種子與核心的作用。

由於經歷了漫長的封建社會時期，并且以農業自然經濟爲主要的經濟形態，這就決定了中國文學具有穩定、凝固等特徵。中國文學雖然也處於不斷地發展變化的過程中，但這種過程較爲緩慢，有些重要的文學觀念和文學樣式延續了很長的歷史時期。前者如儒家重視文學的政治教化功能的思想，幾乎在整個封建時代都占據着統治地位；後者如文言散文和五七言詩這兩種文學樣式，分別走過了兩千多年和一千五百多年的歷程。

中國疆域遼闊，方言複雜，不同的自然環境和風俗習慣也造成了不同的文學風貌。就差异較大者言之，地域上的東西之別遠不及南北之异來得顯著。人們常常將《詩經》和《楚辭》分別作爲南北文學的代表，這雖然是一種極爲粗略的劃分，但已經顯示了人們對中國文學的地域性演變特徵的認識。文學上的南北之分，也一直延續到清代。不過，從秦漢以來基本上作爲一個大一統的中央集權的帝國，也就相應地使人們産生了大一統的政治觀念，由此而使得中國文學呈現出强烈的統一性。南北文學一方面有差异，另一方面也有交融。尤其是當國家政權處於統一而不是分裂的狀況下，文學的地域性特徵常常衹呈現在整個文學長河中的某些支流之中。

作爲文化精神的集中體現之一，中國文學具有中華民族所特有的文化特徵。首先，它具有特別鮮明的人文色彩和理性精神。即使在上古神話中，先民所崇拜的也不是如希臘、羅馬諸神那樣的天上神靈，而是具有神奇力量并建立了豐功偉績的人間英雄，如女媧、羿、大禹等神話人物，其原型就是古代杰出的氏族首領，他們的神格其實就是崇高、

偉大人格的升華。他們以巨大的力量克服了自然界的種種災難，使人民得以安居樂業。中國古代的英雄崇拜，其實是先民對自身力量的崇拜，神話傳說則是先民對自身集體力量充份自信的藝術體現。因此，中國的古代神話多少具有史話的傾向。這種具有鮮明的人文色彩和理性精神的特徵，也貫穿於整個的中國文學。在古代中國，無論是抒情文學還是敘事文學，作家們總是把目光朝向人間而不是天國，他們關注的是現實世界中的悲歡離合，而不是屬於彼岸的天堂來世。宗教觀念在中國文學中的比重較輕，即使在佛、道二教興盛之時，它們對文學的影響也主要體現爲作家世界觀和思維方式的多元化，而沒有造成文學主題在整體上偏離現實的轉移。

其次，中國文學具有强烈的教化色彩。以儒家學說爲主體的傳統思想對中國文學有着深遠的影響，建功立業、治國平天下是大多數古代作家的共同人生目標，「兼濟天下」與「獨善其身」互補的價值取向則是他們的共同心態。在這種背景下，以文學爲道德教化的功用觀成爲古代最重要的文學思想，「文以載道」是中國文學的基本精神。這種傳統對中國文學產生了正、負兩方面的重大影響：既爲中國文學注入了政治熱情、進取精神和社會使命感，使文學重視道德規範和對國家、人民群體利益的自覺維護，另一方面，它也使文學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其主體意識，淡化了其個性自由。

第三，中國文學最重要的功能是抒情，最重要的表現手法是寫意。儘管抒情述志和敘事寫實這兩大功能在中國文學中都發展得非常充份，但中國文學最引人注目的仍是抒情：以抒情爲主要功能的各體詩歌是中國文學史上發展得最爲純熟的樣式，各種敘事體的文學也同樣具有强烈的抒情性，如史傳文學《史記》、元雜劇《西廂記》和小說《紅樓夢》等。所以中國文學既是中華民族的生活圖卷，更是他們的心靈記録，是人們瞭解中華民族文化心理的最好窗口。

第四，中國文學追求中和簡約之美。儒家倡導的中庸精神對中國文學的影響是深刻的。這被概括爲「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即在文學作品中有節制地宣泄感情。中國文學在批判現實時多採怨而不怒、婉而多諷的方式，在抒發內心情感時則追求委婉曲折、含蓄深沉。同時，道家思想的影響使中國文學强調簡約的表現手法，崇尚樸素自然的風貌和完整渾成的精神境界。所以中國文學在總體上具有情思宛轉、意味隽永的藝術特徵。這是中華民族平和、寬容、樸實的文化性格特徵在文學中的積澱。

第五，中國文學的主要載體是漢語言文字。漢字是一種表意文字，具有單文獨義、一字一音等特徵，所以中國文學在形式上也具有獨特之美：字詞的簡單排列能組成涵義深永的意象，對稱手法的大量運用(以駢文和律詩中的對仗

最顯著），由四聲的變化產生抑揚頓挫、迴環往復的聽覺美感，等等。中國文學中的賦、駢文和律詩、詞、曲，都堪稱世界上形式最精美嚴整的美文形式。

第六，中國文學由於作者群體及讀者群體的差异，可分爲雅文學和俗文學兩類。前者的主要作者是封建士大夫，後者則產生於平民之手。這兩類文學之間的關係雖然也有互相排斥的一面，但主要的則體現爲互相影響、互相滲透的互補關係。大致上說，源遠流長的詩和散文被視爲雅文學；而從宋元時代開始產生的白話小說和戲曲則是俗文學的主要形式，它們經過充份的發展後，終於與詩文并列而成爲中國文學中最重要的文體。

這幾個互相依存和滲透的特徵呈現在長達數千年的創作中，經歷了漫長的發展歷程，其中詩歌、散文和叙事文學各有其獨特的發展軌迹，雖然這些軌迹有時是重合交叉的。

中國最早的詩歌總集《詩經》，至遲在公元前六世紀就已編定，其形式主要是四言詩。到公元前四世紀，在中國南方興起了另一類的詩歌——楚辭，其基本形式爲雜言體。到了漢代，五言詩和七言詩開始興起，經過魏晋南北朝詩人的不斷努力，在聲律和儷偶兩方面取得了長足的進步。大分裂後形成了大統一，唐代在匯聚南北方文化的基礎上，使五、七言律詩的格律成熟了，這種格律主要着眼於以漢字四聲來諧調詩歌的聲調，體現其相間相重的形式美。唐以後又出現了詞、曲等新的詩歌樣式，在聲律和節奏方面，顯示出越來越朝向自然和自由的發展趨勢，從而最終導致二十世紀初白話新詩的出現。

中國散文的淵源可以追溯到商代的甲骨卜辭與稍後的銅器銘文。專門記録商周時代王公的言辭、政令的《尚書》，標志着古代散文的形成。《尚書》之後，散文分别向偏重於記述的歷史散文和偏重於論說的諸子散文兩個方向發展。秦漢以後的散文在形式上發展爲古文和駢文兩大類。這兩類文的發展是不平衡的。大體說來，魏晋六朝是駢文形成并逐漸占據文壇主導地位的時期，而自中唐古文運動以後，古文又漸漸地確立了其統治地位，直至近代白話文興起爲止。秦漢以後的散文除了叙事、論說之外，又增加了抒情的功能。在一些優秀的作家手中，散文的三種功能都得到很好的體現，并有機地結合在一起。

中國叙事文學的源頭可推至上古神話和史傳作品，但真正的文學創作則始於魏晋小說。到了唐代，傳奇小說奇峰突起，在情節結構、人物描寫等方面已取得了很高的成就。與此同時，民間的說話藝術也開始發展，到宋代就產生了成熟的白話話本小說。明清時代出現的優秀長篇章回小說，標志着古典小說達到了高峰。叙事文學的另一門類是戲曲，

萌芽於漢代百戲，經過唐戲弄和宋金雜劇的階段，到元雜劇而臻於成熟，以後又進一步演變爲明清傳奇和近代戲曲。

中國文學批評也具有鮮明的民族特徵。首先，中國文學批評的形式是多種多樣的，除了少數體系完整的著作如《文心雕龍》以外，大量的文學批評表現爲詩話（文話、賦話、詞話、曲話）以及形式較爲特殊的評點、論詩詩等，而歷代作家的筆記、序跋、書信中，也往往保存着重要的文學批評資料。它們雖然帶來了零散、體系性不强的缺點，但同時也具有靈活、準確、精警等優點。其次，中國的文學批評家大多數都是作家，他們的文學批評是以自己的創作經驗爲基礎的，所以與文學現象之間的關係特別密切，很少有脫離創作實際的抽象理論。這還使得中國文學批評往往以文學作品的面目出現，自身具有美文的特徵。最後，也是最重要的一點是，中國文學批評有着自己的完整體系，產生了一整套獨特的理論範疇，這些範疇往往是擬象取譬以供參悟，具有多義性和不確定性，例如「神」、「氣」、「風骨」、「意境」等等。與西方的文學批評相比，中國文學批評的範疇定義不够明確，但含義則更加豐富、微妙，它們是根據中國文學的獨特發展過程而歸納出來的，并規範和影響了中國文學的實際進程。中國文學批評特別重視審美感受，所以它和它的批評對象之間，保持着一種極爲和諧而且互相滲透的關係。

以上是對我國古代文學的一個極爲簡略的回顧。

這些文學作品及史實均由其歷代載體保存下來，先民們也已注意到如何方便地使用這些寶貴的文獻。早在三國時代，已經出現類書，從宋到清，都曾由政府主持編出規模日益宏大、編纂日益精審的這類著述。《中華大典》也是在前人工作的基礎上進行的。作爲大典的組成部份，《文學典》總體上是依照大典的體例和框架的，同時也按照本學科的特點和實際情況，作了某些調整。比起過去的類書，材料更爲豐富，結構更爲合理，檢索也更爲方便。但由於主客觀條件的限制，闕漏錯誤重複之處也還不免，希望讀者隨時見教，以便將來有機會改正。

《中華大典·文學典》凡例

一、《中華大典·文學典》以《中華大典》的編纂宗旨爲依據，匯編從先秦到清末的關於中國文學的文獻，以供文學工作者和一般讀者參考和檢索。限於篇幅，《文學典》主要收録關於作家、作品和文學理論的資料性文獻，不收作品本身。

二、《文學典》分爲六個分典，它們是：《先秦兩漢文學分典》、《魏晋南北朝文學分典》、《隋唐五代文學分典》、《宋遼金元文學分典》、《明清文學分典》、《文學理論分典》。分典之下設部，部之下設如下經目：

（一）總論：關於同一時期文學創作的系統性全面性資料。

（二）總集：以集名標目。

（三）體類：必須是約定俗成世所公認者。

對跨越兩個朝代以上的總集、體類，在最後一代朝代立目。

（四）作家：以人名標目，大體上按年代順序排列，并遵從歷史習慣。年代不詳者，置於同期作家之末。作家帶作品。

對跨越兩個朝代的作家，按其主要的創作活動時間定其歸屬。

（五）其它：對作家不詳之作品，以集名或篇名標目。

三、依照《〈中華大典〉編纂通則》，結合《文學典》的特點和實際情況，各分典設置六項緯目，用以包容各級經目的具體内容。

（一）論述：下設綜論、分論二項。對總集、體類、作家的綜合性評論資料，收録於綜論。對具體作品的評

論資料，收録於分論。分論以篇名標目。標題相同或原爲失題者，加標首句。

前人對文學作品的創作時間等方面所作的重要考證，酌收於相應的分論。

（二）傳記：下設碑志、傳狀、年譜、考證四項。碑志、傳狀均選録記載較早、較詳、較可靠者，避免内容重複。年譜篇幅較大者，可摘録或存目。此外，前人對作家的籍貫、生卒年、家世、科名、官職、交游等方面所作的重要考證，酌收於考證項下。不同的考證結論兼收并蓄。

（三）紀事：下設作家逸事、作品本事二項。作家逸事指碑志、傳狀、年譜之外關於作家各種事迹的記載，作品本事指評論之外關於作品創作背景的記載，均擇要收録。异説紛紜者，如實反映。

（四）著録：主要收録序、跋、藏書題記中關於成書經過、版本源流的資料。其中有涉及對作家、作品的評論者，收録於論述緯目。

（五）藝文：下設唱和、紀念、敷演三項。唱和的詩詞、紀念性的詩詞文章，均作精選，并區别於論述、傳記、紀事等緯目的内容。敷演指後世描摹前代人物事件，供欣賞而非實録的小説、戲曲等。以上三項，均予以摘録或存目。

（六）雜録：下設雜記、雜考二項。凡未收入以上各緯目，而又具有較高參考價值的資料，均予以編入。

以上經目、緯目，各分典有則設之，無則不設。

《文學理論分典》的經目和緯目，按理論系統另行擬定。

四、《文學典》的收録範圍，包括古代長期在中國居住的外國人用漢語寫成的，以及中國境内非漢族作家用漢語寫成的作品記述及評論，其他外國人用漢語寫成的作品不録。

五、由於《文學典》不收作品，所以凡是作品已經亡佚或作品尚存而作者姓名已經亡佚的，收録有關的記述、評論。易言之，《文學典》的收録標準不是根據作品是否存在而定，而是根據有無相關的資料而定。

六、《文學典》對於所收録的作家的資料，祇編選與文學有關的部份，凡是關於作家的政治、技藝等與文學無關

的內容，一概從略。

七、《文學典》的性質是資料選編而不是全編，所以不能涵蓋中國文學的全部作家、作品，對於已經收入的作家的資料，則按照大家取精、小家取全的原則處理。

八、資料標明出處，包括書名或作者名、篇名或卷次。對卷帙浩繁、編制複雜之巨著，兼標卷次及篇名，以利讀者查核。爲避免混淆，對异書同名者，兼標作者名。對作者、書名皆同，而內容不同者，兼標編輯者名。一書之前刻後刻內容不同者，則標明刻本。

九、校勘：脱，在方括號內中寫出補入的字。訛，將錯字寫在圓括號中，後面寫出改正的字，加上方括號。衍，將衍字寫在圓括號中。倒，將該字的正確位置按脱字的辦法用方括號補上，其錯誤的位置用圓括號作爲衍字處理。通用字、假借字和古今字，一律不改。

一〇、對古籍的省略處，用【略】標出。古籍中的原注，用圓括號標出。書名號用於正規書名、篇名及其簡稱。

一一、數字符號：對古籍的卷次，用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〇標出，不用十、百、千、萬。

一二、以上是《文學典》六個分典的通例。各分典在必要時，可依據實際情況加以補充，并在適當地方附加說明。

《中華大典》工作委員會

主　任：柳斌杰　金人慶

副主任：李　彥　李東生　于永湛　鄔書林　張少春　李衛紅　周和平　陳金泉　李靜海

委　員：張小影　伍　杰　朱新均　吳尚之　孫　明　王家新　徐維凡　劉小琴　毛群安　遲　計　曹清堯　彭常新　王志勇　潘教峰　姜文明　王　正　石立英　安平秋　陳祖武　詹福瑞　戴龍基　宋煥起　孫　顒　陳　昕　魏同賢　王建輝　朱建綱　高紀言　莫世行　段志洪　湯漢清　何學惠　甄樹聲　馮俊科　譚　躍　羅小衛　王兆成

《中華大典》編纂委員會

總主編：任繼愈

副主編：席澤宗　程千帆　戴　逸　吴文俊　柯　俊
傅熹年

編　委：卞孝萱　任繼愈　李明富　余瀛鰲　林仲湘
郁賢皓　馬繼興　袁世碩　席澤宗　陳美東
黄永年　章培恒　張永言　張晋藩　葛劍雄
董治安　程千帆　傅世垣　曾棗莊　龐　樸
趙振鐸　劉家和　潘吉星　錢伯城　戴　逸
張海鵬　李根蟠　吴文俊　金正耀　戴念祖
柯　俊　金維諾　白化文　汪子春　周少川
孫培青　朱祖延　傅熹年　李　申　郭書春
熊月之　柴劍虹　吴子勇　寧　可　江曉原
王渝生　吴征鎰　尹偉倫　魏明孔

《中華大典》前言

《中華大典》是運用我國歷代漢文古籍編纂的一部大型工具書。其目的是爲學術界及願意瞭解中國古代珍貴文化典籍的人士提供準確詳實、便於檢索的漢文古籍分類資料。

中國是世界文明古國之一，幾千年來纂寫和聚集的文化典籍浩如烟海。我國歷代都有編纂類書的優良傳統，具有代表性的《永樂大典》等大多已佚失，現存《古今圖書集成》編就距今也已數百年。爲了適應今天和以後研究和檢索的需要，一九八八年海内外三百多位專家學者和各古籍出版社同仁倡議，在已有類書的基礎上，用現代科學方法編纂一部新的類書《中華大典》。

國務院在關於編纂《中華大典》問題的批覆中指出，編纂《中華大典》「是我國建國以來最大的一項文化出版工程」。本書所收漢文古籍上起先秦，下迄清末，約三萬種，達七億多字，分爲二十四個典，近百個分典，内容廣博，規模宏大，前所未有。

《中華大典》的編纂工作堅持科學態度和百花齊放、百家争鳴方針。儘量採用古精校精刻本，優先採用我國建國後文獻學和考古學的優秀成果。對傳統文化中重要的不同學派的資料，兼收并蓄。運用現代圖書分類的方法，對收集到的資料，精選、精編，力求便於檢索、準確可信。

這項工作從開始起就受到中共中央、國務院和有關部門的重視和支持。國家主席江澤民、國務院總理李鵬分别爲《中華大典》題詞。江澤民的題詞是：「同心同德群策群力認真編好中華大典爲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服務」。李鵬的題詞是：「繼承和弘揚民族優秀傳統文化」。全國政協主席李瑞環、國務委員李鐵映也作了重要指示，要求抓緊辦理。一九九零年五月，國務院批准

《中華大典》爲國家重點古籍整理項目。一九九二年九月，正式成立了《中華大典》工作委員會和《中華大典》編纂委員會，召開了《中華大典》工作、編纂會議。自此，《中華大典》的編纂工作由試點轉入正式啓動，逐步鋪開。

編纂《中華大典》，學術性很强，工作量很大，工程十分艱巨，全賴廣大專家學者和全國各有關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圖書館、出版單位的鼎力支持與積極參與。大家本着弘揚中華民族優秀文化的心願，發揚奉獻精神，克服各種困難，團結協作，給這部巨大類書的出版提供了根本保證。在此謹表示誠摯的謝意。

對本書的批評與建議，我們將十分歡迎。

《中華大典》編纂委員會

一九九七年四月

二〇〇六年十一月修訂

《中華大典》編纂通則

一、性質：《中華大典》（以下簡稱《大典》）是對漢文古籍（含已翻譯成漢文的少數民族古籍）進行全面的、系統的、科學的分類整理和匯編總結的新型類書，是在繼承歷代類書優良傳統、考慮漢文古籍固有特點的基礎上，借鑒和參照近代編纂百科全書的經驗和方法編纂而成。編纂《大典》的目的，是爲學術界及願意瞭解中國古代珍貴文化典籍的人士提供各種分門別類的、準確詳細的古代漢文專題資料。

二、規模和體例：《大典》所收古籍的時限，上自先秦，下迄辛亥革命。全書共收各類漢文古籍三萬餘種，七億多字。全書體例，着重汲取清代《古今圖書集成》所採用的經目和緯目相交織這一統一框架結構的模式，同時參照現代科學的學科、目録分類方法，并根據各類學科内容的實際情況，一般將每一大類學科輯爲一典，也有將幾個相關學科共輯爲一典的。對各典名稱，均以現代學科命名，對於所收入的各種古籍資料，亦儘可能納入現代科學分類體系之中。

三、經目：大典共分二十四個典，即哲學典、宗教典、政治典、軍事典、經濟典、法律典、教育體育典、語言文字典、文學典、藝術典、歷史典、歷史地理典、民俗典、數學典、物理化學典、天文典、地學典、生物學典、醫藥衛生典、農業典、林業典、工業典、交通運輸典、文獻目録典。典以下以分典、總部、部、分部分級，分部之下的標目根據各學科特點由各典自行擬定。

四、緯目：共設置九項緯目，用以包容各級經目的具體内容：

① 題解：對有關學科的名稱、概念、涵義、特點等作總體介紹的資料。

② 論説：有關理論部份的資料。

③ 綜述：有關學科或事物的系統性資料，凡有關學科或事物的性狀、制度、範疇、特點及學科地位、發展情況等具體内容均編入此緯目中。

④傳記：有關人物的傳記資料。

⑤紀事：有關學科或事物的具體活動或事例的資料。

⑥著録：重要人物或文獻的有關著作資料，如專集介紹、序跋、藏書題記，以及有關著作的成書經過、版本源流等。

⑦藝文：有關屬於文學欣賞性的散文或韵文。

⑧雜録：凡未收入以上各緯目，而又有較高參考價值的資料，均入雜録。

⑨圖表：根據有關經目的内容需要，圖與表附於相關專題之下，或集中匯總於某級經目之後。

《大典》以内容分類安排各級緯目，各級緯目的正文，一般以原書爲單位，按時代順序排列。每一條資料前標明出處，包括書名或作者名、篇名或卷次，以利讀者核對原書。

五、書目：每分典後附有該分典所收書之書目，書目包括書名、作者、時(年)代、版本等内容。時代以成書時代爲準，成書時代不詳者，以作者主要活動時代爲準，并遵從歷史習慣。

六、版本：《大典》在選用版本時儘量採用古人的精校精刻本，亦採用學術界通用的近、現代整理圈點本及現代學者校點整理本。

七、校點：爲儘可能保存古籍原貌，《大典》衹對底本中明顯的脱、訛、衍、倒進行勘正。古本中的避諱字一般不作改動，衹對缺筆字補足筆畫。後人刻書時避當朝人諱而改動的字，據古本改回。《大典》採用新式標點法。

一九九六年八月

二〇〇六年十一月修訂

《中華大典·文學典》編纂委員會

主　編：程千帆

副主編：卞孝萱　吴志達　黄進德　張伯偉　董治安
曾棗莊

委　員：王水照　卞孝萱　吴志達　郁賢皓　周紹良
袁行霈　陳貽焮　黄進德　曹道衡　張伯偉
董治安　程千帆　曾棗莊　詹　鍈　霍松林
王季思　王運熙　余冠英　林　庚　施蟄存
錢仲聯　繆　鉞

顧　問：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批准的重大文化出版工程

國家文化發展綱要的重點出版工程項目

新聞出版總署列為「十一五」國家重大工程出版規劃之首

編纂說明

（一）《中華大典·文學典·文學理論分典》以《中華大典》的編纂宗旨爲依據，彙編從先秦到清末的關於中國文學理論的資料性文獻，以供文學工作者和一般讀者參考和檢索。

（二）《文學理論分典》主要收録理論性資料，對具體的作家作品的評論文字不在收録範圍之中，但屬於爲闡明某一理論而涉及到作家作品的資料，則一併收録。

（三）《文學理論分典》的經目和緯目，完全根據中國文學理論自身的特點而編纂，故不同於《文學典》的其他各分典。

（四）《文學理論分典》的經目，設緒論部、文論部、騷賦論部、詩論部、詞論部、戲曲論部、小説論部。緒論部下設兩個一級緯目：文學論、批評論。自文論部至小説論部，下設四個一級緯目：本原、法則、類別、風格。

（五）緒論部收録有關文學和文學批評的總體性論述。文學論是有關文學的起源、本質、功能、因革等總體性的理論資料。下設二級緯目有：（1）文原論，關於文學的起源和本質；（2）文德論，關於文學與道德、文品與人品的關係；（3）文用論，關於文學的社會功能；（4）因革論，關於文學的繼承和發展，以概括總論文學的資料。批評論是有關文學批評的起源、性質、形態等論述。下設二級緯目有：（1）總説，關於文學批評的起源、類別、特點等總體性論述；（2）詩話，關於詩話的起源、功能、考證、評論等資料；（3）選集，關於選集的起源、功能、考證、評論等資料。

（六）從文論部到小説論部，分別以散文、辭賦、詩、詞、戲曲和小説等文體爲中心網羅相關資料，並略依時代先後排列。

（七）本原，有關某一文體的起源、特質的論述。

（八）法則，有關某一文體的寫作規範的論述。下設五個二級緯目：（1）總説：有關文學法則的總體性論述；（2）命意：有關文學的主題、意旨等論述；（3）韻律：有關文學的聲律、用韻等論述；（4）結構：有關文學的遣詞造句、分段謀篇等論述；（5）技巧：有關文學的練字、對偶、用典等論述。

（九）類別，有關某一文體的細部分類的論述。

（一〇）風格，有關某一文體藝術風格的論述。

（一一）以上緯目根據資料實際情況，有則設，無則闕。

（一二）《文學理論分典》的收録範圍，除歷代漢族批評家的論著之外，還包括古代長期在中國居住的外國人用漢語寫成的，以及中國境内非漢族作家用漢語寫成的評論文字，其他外國人用漢語寫成的文學理論著作不在收録範圍。

（一三）由於古代没有專職的理論家，他們一般都有文學作品傳世，有關批評家的資料也大多可見於《文學典》的其他分典之中，故《文學理論分典》不設批評家傳記資料項目。

（一四）《文學理論分典》的性質是資料選編而不是全編，所以不能涵蓋中國文學理論的全部資料。鑒於各種理論資料之間的數量不平衡，對於已經收入的資料，則按照内容多者從嚴、内容少者從寬的原則進行處理。

（一五）資料標明出處，包括書名或作者名、篇名或卷次。對卷帙浩繁、編製複雜之巨著，則兼標卷次及篇名，以利讀者查核。爲避免混淆，對異書同名者，兼標作者名。

（一六）所收資料一依底本，僅改正明顯的脱訛衍倒。改正方式一依《文學典》凡例。

（一七）本書採用新式標點。對古籍的省略處，用【略】標出。古籍中的自注、原注，用圓括號標出。書名號用於正規書名（包括簡稱）、篇名及詞牌、曲牌名。對古籍卷次的書寫方式，亦依《文學典》凡例。

（一八）全書之末附主要引用書目。書目包括書名、作者（編者）、時（年）代、版本等内容。

（一九）本書爲集體編纂。主編張伯偉兼任《緒論部》、《詩論部》和《詞論部》主編，許結爲《文論部》、《騷賦論部》主編，朱恒夫爲《戲曲論部》、《小説論部》主編。其餘參與編纂的人員，前後多達百人。其工作程序是：首先由主編提出全書編纂大綱，由各部主編根據大綱完成樣稿。繼而由編纂人員分頭輯録資料，各部主編加以去取、分類並按時代先後編纂，然後再由本書主編統稿。校對人員核對原書，斟酌標點。歷時十二年，終於完成。兹將主要參加者名單列於本書之後，並在此表示衷心感謝。

（二〇）《文學理論分典》爲歷代類書所無，如何將古典文獻以現代方式作完整的、有體系的呈現，這是一次新的探索。限於主客觀條件，書中難免還存在問題，切盼學術界提出寶貴意見。

緒論

文學論

文原

《易傳・繫辭下》 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

《莊子・漁父》 眞者，精誠之至也。不精不誠，不能動人。故強哭者雖悲不哀，強怒者雖嚴不威，強親者雖笑不和。眞悲無聲而哀，眞怒未發而威，眞親未笑而和。眞在內者，神動於外，是所以貴眞也。其用於人理也，事親則慈孝，事君則忠貞，飲酒則歡樂，處喪則悲哀。忠貞以功爲主，飲酒以樂爲主，處喪以哀爲主，事親以適爲主，功成之美，無一其迹矣。事親以適，不論所以矣；飲酒以樂，不選其具矣；處喪以哀，無問其禮矣。禮者，世俗之所爲也；眞者，所以受於天也，自然不可易也。故聖人法天貴眞，不拘於俗。愚者反此。不能法天而恤於人，不知貴眞，祿祿而受變於俗，故不足。惜哉，子之蚤湛於人僞而晚聞大道也。

《荀子・儒效》 聖人也者，道之管也。天下之道管是矣，百王之道一是矣；故《詩》、《書》、《禮》、《樂》之歸是矣。《詩》言是其志也，《書》言是其事也，《禮》言是其行也，《樂》言是其和也，《春秋》言是其微也。故《風》之所以爲不逐者，取是以節之也；《小雅》之所以爲《小雅》者，取是而文之也；《大雅》之所以爲《大雅》者，取是而光之也；《頌》之所以爲至者，取是而通之也。天下之道畢矣。鄉是者臧，倍是者亡。鄉是如不臧，倍是如不亡者，自古及今，未嘗有也！

《韓非子・解老》 禮爲情貌者也，文爲質飾者也。夫君子取情而去貌，好質而惡飾。夫恃貌而論情者，其情惡也；須飾而論質者，其質衰也。何以論之？和氏之璧，不飾以五采，隋侯之珠，不飾以銀黃，其質至美，物不足以飾之。夫物之待飾而後行者，其質不美也。是以父子之間，其禮樸而不明，故曰：「禮薄也。」凡物不並盛，陰陽是也。理相奪予，威德是也。實厚者貌薄，父子之禮是也。由是觀之，禮繁者實心衰也。然則爲禮者，事通人之樸心者也。衆人之爲禮也，人應則輕歡，不應則責怨。今爲禮者事通人之樸心，而資之以相責之分，能毋爭乎？有爭則亂，故曰：「夫禮者，忠信之薄也，而亂之首乎。」

《呂氏春秋・大樂》 音樂之所由來者遠矣，生於度量，本於太一。太一出兩儀，兩儀出陰陽。陰陽變化，一上一下，合而成章。渾渾沌沌，離則復合，合則復離，是謂天常。天地車輪，終則復始，極則復反，莫不咸當。日月星辰，或疾或徐，日月不同，以盡其行。四時代興，或暑或寒，或短或長。或柔或剛。萬物所出，造於太一，化於陰陽。萌芽始震，凝滯以形。形體有處，莫不有聲。聲出於和，和出於適。和適先王定樂，由此而生。天下太平，萬物安寧，皆化其上，樂乃可成。成樂有具，必節嗜慾。嗜慾不辟，樂乃可務。務樂有術，必由平出。平出於公，公出於道。故惟得道之人，其可與言樂乎！亡國戮民，非無樂也，不樂其樂。溺者非不笑也，罪人非不歌也，狂者非不武也，亂世之樂，有似於此。君臣失位，父子失處，夫婦失宜，民人呻吟，其以爲樂也，若之何哉？凡樂，天地之和，陰陽之調也。始生人者天也，人無事焉。天使人有欲，人弗得不求。天使人有惡，人弗得不辟。欲與惡所受於天也，人不得與焉，不可變，不可易。世之學者，有非樂者矣，安由出哉？大樂，君臣父子長少之所歡欣而說也。歡欣生於平，平生於道。道也者，視之不見，聽之不聞，不可爲狀。有知不見之見，不聞之聞，無狀之狀者，則幾於知之矣。道也者，至精也，不可爲形，不可爲名，彊爲之謂之太一。故一也者制令，兩也者從聽。先聖擇兩法一，是以知萬物之情。故能以一聽政者，樂君臣，和遠近，說黔首，合宗親。能以一治其身者，免於災，終其壽，全其天。能以一治其國者，姦邪去，賢者至，成大化。能以一治天下者，寒暑適，風雨時，爲聖人。故知一則明，明兩則狂。

又《音初》 凡音者，產乎人心者也。感於心則蕩乎音，音成於外而化乎內，是故聞其聲而知其風，察其風而知其志，觀其志而知其德。盛衰、賢不肖、君子小人皆形於樂，不可隱匿，故曰樂之爲觀也深矣。土弊則草木不長，水煩則魚鼈不大，世濁則禮煩而樂淫。鄭衛之聲，桑間之音，此亂國之所好，

衰德之所說。流辟誂越慆濫之音出，則滔蕩之氣、邪慢之心感矣；感則百姦衆辟從此產矣。故君子反道以修德，正德以出樂，和樂以成順。樂和而民鄉方矣。

《禮記・樂記・樂言》 夫民有血氣心知之性，而無哀樂喜怒之常。應感起物而動，然後心術形焉。是故志微噍殺之音作，而民思憂；嘽諧慢易繁文簡節之音作，而民康樂；粗厲猛起奮末廣賁之音作，而民剛毅；廉直勁正莊誠之音作，而民肅敬；寬裕肉好順成和動之音作，而民慈愛；流辟邪散狄成滌濫之音作，而民淫亂。是故先王本之情性，稽之度數，制之禮義。合生氣之和，道五常之行，使之陽而不散，陰而不密，剛氣不怒，柔氣不懾，四暢交於中而發作於外，皆安其位而不相奪也。然後立之學等，廣其節奏，省其文采，以繩德厚。律小大之稱，比終始之序，以象事行。使親疏貴賤長幼男女之理，皆形見於樂，故曰「樂觀其深矣」。土敝則草木不長，水煩則魚鼈不大，氣衰則生物不遂，世亂則禮慝而樂淫。是故其聲哀而不莊，樂而不安，慢易以犯節，流湎以忘本。廣則容姦，狹則思欲，感條暢之氣而滅平和之德，是以君子賤之也。

又《樂本》 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感於物而動，故形於聲。聲相應，故生變，變成方，謂之音。比音而樂之，及干戚羽旄，謂之樂。樂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於物也。是故其哀心感者，其聲噍以殺；其樂心感者，其聲嘽以緩；其喜心感者，其聲發以散；其怒心感者，其聲粗以厲；其敬心感者，其聲直以廉；其愛心感者，其聲和以柔：六者非性也，感於物而後動。是故先王慎所以感之者。故禮以道其志，樂以和其聲，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姦：禮、樂、刑、政，其極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動於中，故形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是故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聲音之道與政通矣。宮爲君，商爲臣，角爲民，徵爲事，羽爲物。五者不亂，則無怗懘之音矣。宮亂則荒，其君驕；商亂則陂，其官壞；角亂則憂，其民怨；徵亂則哀，其事勤；羽亂則危，其財匱：五者皆亂，迭相陵，謂之慢。如此，則國之滅亡無日矣。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比於慢矣。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也。凡音者，生於人心者也。樂者，通倫理者也。是故知聲而不知音者，禽獸是也。知音而不知樂者，衆庶是也。惟君子爲能知樂。是故審聲以知音，審音以知樂，審樂以知政，而治道備矣。是故不知聲者，不可與言音；不知音者，不可與言樂。知樂，則幾於禮矣。禮樂皆得，謂之有德：德者，得也。是故樂之隆，非極音也；食饗之禮，非致味也。清廟之瑟，朱弦而疏越，壹倡而三歎，有遺音者矣。大饗之禮，尚玄酒而俎腥魚，大羹不和，有遺味者矣。是故先王之制禮樂也，非以極口腹耳目之欲也，將以教民平好惡，而反人道之正也。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夫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好惡無節，則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滅天理而窮人欲者也。於是有悖逆詐僞之心，有淫泆作亂之事。是故強者脅弱，衆者暴寡，知者詐愚，勇者苦怯，疾病不養，老幼孤獨不得其所。此大亂之道也。是故先王之制禮樂，人爲之節：衰麻哭泣，所以節喪紀也；鐘鼓干戚，所以和安樂也；昏姻冠笄，所以別男女也；射鄉食饗，所以正交接也。禮節民心，樂和民聲，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禮樂刑政，四達而不悖，則王道備矣。

又《樂禮》 地氣上齊，天氣下降，陰陽相摩，天地相蕩，鼓之以雷霆，奮之以風雨，動之以四時，煖之以日月，而百化興焉。如此，則樂者天地之和也。

《淮南子・本經》 凡人之性，心和欲得則樂，樂斯動，動斯蹈，蹈斯蕩，蕩斯歌，歌斯舞，歌舞節則禽獸跳矣。人之性，心有憂喪則悲，悲則哀，哀斯憤，憤斯怒，怒斯動，動則手足不靜。人之性，有侵犯則怒，怒則血充，血充則氣激，氣激則發怒，發怒則有所釋憾矣。故鐘鼓管簫，干鏚羽旄，所以飾喜也；衰絰苴杖，哭踊有節，所以飾哀也；兵革羽旄，金鼓斧鉞，所以飾怒也。必有其質，乃爲之文。

《史記・太史公自序》 夫《詩》《書》隱約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戹陳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脚，而論兵法；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爲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來者。

崔駰《上四巡頌表》 臣聞陽氣發而鶬庚鳴，秋風厲而蟋蟀吟，氣之動也。

唐虞之世，樵夫牧豎，擊轅中韶，感于和也。臣不知手足之動音聲，敢獻頌云。

曹丕《典論・論文》 文以氣爲主，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強而致。譬諸音樂，曲度雖均，節奏同檢，至於引氣不齊，巧拙有素，雖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

陸機《文賦》 佇中區以玄覽，頤情志於典墳。遵四時以嘆逝，瞻萬物而思紛；悲落葉於勁秋，喜柔條於芳春；心懍懍以懷霜，志眇眇而臨雲。詠世德之駿烈，誦先人之清芬；游文章之林府，嘉麗藻之彬彬。慨投篇而援筆，聊宣之乎斯文。

《晉書・文苑傳論贊》 夫賞好生於情，剛柔本於性。情之所適，發乎詠歌，而感召無象，風律殊製。

《宋書・王微傳》 且文詞不怨思抑揚，則流澹無味；文好古，貴能連類可悲。一往視之，如似多意，當見居非求志；清論所排，便是通辭訴屈邪？

蕭統《文選序》 式觀元始，眇覿玄風，冬穴夏巢之時，茹毛飲血之世；世質民淳，斯文未作。逮乎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由是文籍生焉。《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文之時義遠矣哉。

《南齊書・文學傳論》 屬文之道，事出神思，感召無象，變化不窮。俱五聲之音響，而出言異句；等萬物之情狀，而下筆殊形。吟詠規範，本之雅什，流分條散，各以言區。

蕭繹《金樓子・立言》 古人之學者有二，今人之學者有四。夫子門徒，轉相師受，通聖人之經者謂之儒；屈原、宋玉、枚乘、長卿之徒，止於辭賦，則謂之文。今之儒，博窮子史，但能識其事，不能通其理者，謂之學。至如不便爲詩，如閭纂；善爲章奏，如伯松；若此之流，汎謂之筆。吟詠風謠，流連哀思者，謂之文。而學者率多不便屬辭，守其章句，遲於通變，質於心用。學者不能定禮樂之是非，辯經敎之宗旨，徒能揚搉前言，抵掌多識。然而挹源知流亦足可貴。筆，退則非謂成篇，進則不云取義；神其巧惠，筆端而已。至如文者，惟須綺縠紛披，宮徵靡曼，脣吻適會，情靈搖蕩。而古之文筆，今之文筆，其源又異。

《劉子新論・言苑》 畫以摹形，故先質後文；言以寫情，故先實後辯。無質而文，則畫非形也；不實而辯，則言非情也。紅黛飾容，欲以爲豔，而動目者稀；揮絃繁弄，欲以爲悲，而驚耳者寡。由於質不美也。質不美者，雖崇飾而不華；曲不和者，雖響疾而不哀。理動於心，而見於色；情發於中，而形于聲。

《周書・庾信傳論》 原夫文章之作，本乎情性。覃思則變化無方，形言則條流遂廣。雖詩賦與奏議異軫，銘誄與書論殊塗，而撮其指要，舉其大抵，莫若以氣爲主，以文傳意。考其殿最，定其區域，摭《六經》百氏之英華，探屈、宋、卿、雲之祕奧。其調也尚遠，其旨也在深，其理也貴當，其辭也欲巧。然後瑩金璧，播芝蘭，文質因其宜，繁約適其變，權衡輕重，斟酌古今，和而能壯，麗而能典，煥乎若五色之成章，紛乎猶八音之繁會。夫然，則魏文所謂通才足以備體矣，士衡所謂難能足以逮意矣。

《北齊書・文苑傳序》 夫玄象著明，以察時變，天文也；聖達立言，化成天下，人文也。達幽顯之情，明天人之際，其在文乎？逖聽三古，彌綸百代，制禮作樂，騰實飛聲，若或言之不文，豈能行之遠也？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大聖踵武，邈將千載，其間英賢卓犖，不可勝紀，咸宜韜筆寢牘，未可言文，斯固才難，不其然也。【略】然文之所起，情發於中；人有六情，稟五常之秀，情感六氣，順四時之序。其有帝資懸解，天縱多能，摛黼黻於生知，問珪璋於先覺；譬雕雲之自成五色，猶儀鳳之冥會八音，斯固感英靈以特達，非勞心所能致也。縱其情思底滯，關鍵不通；但伏膺無怠，鑽仰斯切，馳騖勝流，周旋益友；彊學廣其文見，專心屏於涉求；畫繢飾以丹青，彫琢成其器用，是以學而知之，猶足賢乎己也。謂石爲獸，射之洞開，精之至也；積歲解牛，砉然遊刃，習之久也。自非渾沌無可鑿之姿，窮奇懷不移之情，安有至精久習而不成功者焉。

張說《洛州張司馬集序》 夫言者，志之所之；文者，物之相雜。然則心不可蘊，故發揮以形容；辭不可陋，故錯綜以潤色。萬象鼓舞，入有名之地；五音繁雜，出無聲之境。非窮神體妙，其孰能與乎！

李華《質文論》 天地之道易簡；易則易知，簡則易從。先王質文相變以濟天下，易知易從莫尚乎質。質弊則佐之以文，文弊則復之以質，不待其極而變之。【略】愚以爲將求致理，始於學習經史；左氏、《國語》、《爾雅》、荀、孟等家，輔佐《五經》者也。

獨孤及《毘陵集》卷一三《唐故殿中侍御史贈考功郎中蕭府君文章集錄序》

足志者言，足言者文。情動於中而形於聲，文之微也。粲於歌頌，暢於事業，文之著也。君子修其詞，立其誠，生以比興宏道，歿以述作垂裕，此之謂不朽。

顧況《華陽集》卷下《文論》　《周語》之略曰：孝敬忠信仁義智勇教惠讓，皆文也。天有六氣，地有五行，此十一者，經緯天地，叶和神人，名之爲文，其實行也。文顧行，行顧文，文行相顧，謂之君子之文。【略】且夫日月麗於天，草木麗於地，風雅亦麗於人。是故不可廢，廢文則廢天，莫可法也；廢天則廢地，莫可理也；廢地則廢人，莫可象也。郁郁乎文哉，法天，理地，象人者也。《周易》贊乾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贊坤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唯大者配乾，至者配坤，幽者賾鬼神，明者賾禮樂，不失於正，謂之爲文。

柳冕《與滑州盧大夫論文書》　夫文生於情，情生於哀樂，哀樂生於治亂。故君子感哀樂而爲文章，以知治亂之本。屈宋以降則感哀樂而亡雅正，魏晋以還則感聲色而亡風教，宋齊以下則感物色而亡興致。教化興亡則君子之風盡，故淫麗形似之文皆亡國哀思之音也。自夫子至梁陳，三變以至衰弱。嗟乎！《關雎》興而周道盛，王澤竭而詩不作，作則王道興矣。天其或者肇往時之亂，爲聖唐之治，興三代之文者乎！老夫雖知之不能文之，縱文之不能至之，況已衰矣，安能鼓作者之氣。盡先王之教，在吾子復而行者，鼓而生之。

又《答荆南裴尚書論文書》　夫天生人，人生情，聖與賢在有情之內久矣。苟忘情於仁義，是殆於學也；忘情於骨肉，是殆於恩也；忘情於朋友，是殆於義也。此聖人盡知於斯，立教於斯。今之儒者，苟持異論，以爲聖人無情，誤也。故無情者，聖人見天地之心，知性命之本，守窮達之分，故得以忘情。明仁義之道，斯須忘之，斯爲過矣；骨肉之恩，斯須忘之，斯爲亂矣；朋友之義，斯須忘之，斯爲薄矣。此三者，發於情而爲禮，由於禮而爲教。故夫禮者，教人之情而已。丈人志於道，故來書盡於道，是合於情，盡於禮至矣。昔顏回死，夫子曰：「天喪予」；子路死，夫子曰：「天喪予」，是聖人不忘情也久矣！丈人豈不謂然乎？如冕者，雖不得與君子同道，實與君子同心。相顧老大，重以離別，況在萬里，邈無前期，斯得忘情乎？古人云「一日不見如三秋兮」，況十年乎？前所寄拙文，不爲文以言之，蓋有謂而爲之。昔堯舜歿，《雅》、《頌》作，《雅》、《頌》寢，夫子作，未有不因於教化，爲文章以成《國風》。是以君子之儒，學而爲道，言而爲經，行而爲教，聲而爲律，和而爲音。如日月麗乎天，無不照也；如草木麗乎地，無不章也；如聖人麗乎文，無不明也。故在心爲志，發言爲詩，謂之文，兼三才而名之曰儒。儒之用，文之謂也。言而不能文，君子恥之。及王澤竭而詩不作，騷人起而淫麗興，文與教分而爲二：以揚、馬之才，則不知教化；以荀、陳之道，則不知文章。以孔門之教評之，非君子之儒也。夫君子之儒，必有其道；有其道必有文。道不及文則德勝，文不知道則氣衰。文多道寡，斯爲藝矣。《語》曰：「文質彬彬，然後君子。」兼之者，斯爲美矣！昔游夏之文章，與夫子之道通流列於四科之末，此藝成而下也。苟言無文，斯不足徵。小子志雖復古，力不足也，言雖近道，辭則不文，雖欲拯其將墜，末由也已！

又《答徐州張尚書論文武書》　夫文章者，本於教化，發於情性。本於教化，堯舜之道也；發於情性，聖人之言也。自成、康歿，頌聲寢，騷人作，淫麗興，文與教分爲二。不足者彊而爲文，則不知君子之道；知君子之道者，則恥爲文。文而知道，二者兼難。兼之者，大君子之事。上之，堯舜周孔也；次之，游、夏、荀、孟也；下之，賈生、董仲舒也。夫日月之麗，仰之愈明；金石之音，聽之彌清。故聖人感之，而文章生焉，教化成焉，哀樂形焉。逮德下衰，文章教化，掃地盡矣。噫！聖人之道猶聖人之文也。學其道不知其文，君子恥之；學其文不知其教，君子亦恥之。

又《答楊中丞論文書》　來書論文盡養才之道，增作者之氣。推而行之，可以復聖人之教，見天地之心，甚善。嗟乎！天地養才而萬物生焉，聖人養才而文章生焉，風俗養才而志氣生焉。故才多而養之，可以鼓天下之氣；天下之氣生，則君子之風盛。古者陳詩以觀人風：君子之風，仁義是也；小人之風，邪佞是也。風生於文，文生於質，天地之性也。止於經，聖人之道也；感於心，哀樂之音也。故觀乎志而知國風。逮德下衰，風雅不作；形似艷麗之文興，而雅頌比興之義廢。艷麗而工，君子恥之，此文之病也。嗟乎！天下之才少久矣，文章之氣衰甚矣，風俗之不養才病矣，才少而氣衰使然也。故當世君子學其道，習其弊，不知其病也。所以其才日盡，其氣益衰，其教不興，故其人日野。如病者之氣，從壯得衰，從衰得老，從老得死。沈綿而去，終身不悟，非良醫孰能知之。夫君子學文，所以行道。足下兄弟，今之才子，官雖不薄，道則未行，亦有才者之病。君子患不知之，既知之，

則病不能無病。故無病則氣生，氣生則才勇，才勇則文壯，文壯然後可鼓天下之動，此養才之道也。

又《答衢州鄭使君論文書》 門人云：「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即聖人道可企而及之者文也，不可企而及之者性也。蓋言教化發乎性情，繫乎《國風》者謂之道。故君子之文必有其道。道有深淺，故文有崇替；時有好尚，故俗有雅鄭。雅之與鄭，出乎心而成風。昔游夏之文，日月之麗也，然而列於四科之末，藝成而下也。苟文不足則人無取焉，故言而不能文，非君子之儒也；文而不知道，亦非君子之儒也。逮德下衰，其文漸替，惜乎！王公大人之言而溺於淫麗怪誕之說，非文之罪也，爲文者之過也。夫善爲文者，發而爲聲，鼓而爲氣；眞則氣雄，精則氣生。使五彩並用而氣行於其中。故虎豹之文蔚而騰光，氣也；日月之文麗而成章，精也。精與氣，天地感而變化生焉，聖人感而仁義行焉。不善爲文者反此，故變風變雅作矣。六義之不興，教化之不明，此文之弊也。噫！文之無窮而人之才有限。苟力不足者，彊而爲文則蹷，彊而爲氣則竭，彊而爲智則拙，故言之彌多而去之彌遠。遠之便已，道則中廢，又君子所恥也。則不足見君子之道與君子之心，心有所感，文不可已；理有至精，詞不可逮，則不足當君子之褒。

高儉《文思博要序》 大矣哉，文籍之盛也。範圍天地，幽贊神明，用之邦國，則百官以乂；用之鄉人，則萬姓以察。非松喬而對振古，墮戶牖而覯遐方。故先王以之建極，聖人以之設教。師範百代，彌綸四海，是以刊之金石，與天壤而相弊；書之竹素，與日月而俱懸者，莫尚於此。爰自卦起龍圖，文成鳥策，墳典開其緒，邱索導其流。虞夏之書，猶旭日之始旦；殷商之誥，若覆簣之爲山。及曲阜佐周，攝政踐阼，而又闕里自衛，將聖多能，損益禮樂，極乎天而蟠乎地；祖述堯舜，繫星辰而振河海。郁郁焉鼓王風於九合，闇闇焉闢儒門於百代。既而雅道雖廢，學者未衰，挾冊如林，遂偶縱橫之運；懷經成市，俄屬坑焚之災。下土怨咨，上天迴睠。咸洛基命，懸賞而崇儒術；曹馬御紀，疏爵而啓膠庠。人拾青紫，家握鉛素，求古文於孔壁，專門者重闡；收竹書於汲塚，異說者無遺。逮乎有隋失御，群凶競逐，辟雍蔓於荆棘，延閣殫於煨燼。孟堅九流，與川瀆而俱竭；弘度四部，隨岳敦而分崩。淹中許下，博古洽聞之生，盡殄散矣；蘭臺藏室，金簡玉匱之文，咸殘逸矣。皇帝【略】置成均之職，劉、董與馬、鄭風馳；開崇文之館，楊、班與潘、江霧集。搢紳先生聚蠹簡於內，輶軒使者採遺篆於外，刊正分其朱紫，繕寫埒於邱山。外史所未錄，既盈太常之藏；中經所不載，盛積祕室之府。比夫軒皇宛委，穆滿羽陵，炎漢之廣內，有晉之祕閣，何異乎牛宮之水，爭浮天於谷王；蟻蛭之林，競拂日於若木也。帝聽朝之暇，屬意斯文，精義窮神，微言探賾。紆樓船於學海，獲十城之珍；駐羽蓋於翰林，搴三珠之寶。以爲觀書貴要，則十家幷馳；觀要貴博，則七略殊致。自非總質文而分其流，混古今而共其轍。則萬物雖衆，可以同類；千里雖遙，可以同聲。然則魏之皇鑒，登巨川之濫觴；梁之遍略，標崇山之增構。歲月滋多，論次逾廣，類苑耕錄，齊玉軟而並馳；要略御覽，楊金鏢而繼路。雖草創之旨，義在兼包。而編錄之內，猶多遺闕。並未能絕雲而負蒼天，杜蔚羅之用；激水而縱溟海，息鉤餌之心。【略】義出《六經》，事兼百氏。究帝王之則，極聖賢之訓。天地之道備矣，人神之際在焉。昭昭若日月，代明于下土；離離若星辰，錯行于鑣次。斯固墳索之苑囿，文章之江海也。是爲國者尚其道德，爲家者尚其變通，緯文者尚其溥博。諒足以仰觀千古，同羲文之爻彖；俯視百王，軼姬孔之禮樂。豈止刻石漢京，懸金秦市，比丘明之作傳，侔子長之著書而已哉！

獨孤郁《辯文》 或曰：文所以指陳是非，有以多爲貴也，其要在乎彩飾其字，而愼其所爲體也。又曰：文章乃一藝耳。是皆不知上流之文，而文之所由作也。夫天之文位乎上，地之文位乎下，人之文位乎中，不可得而增損者，自然之文也。故伏羲作八卦以象天地，窮極終始萬化無有差忒。故《易》與天地準，此聖人之文至也。但合其德而三才之道盡，後聖有作，不能使之爲五或七而九洎曲折者，是其文之至也。文字既生，治亂既形，仲尼作《春秋》以繩萬世而褒貶在一字，是亦文之至者乎。然則《易》卦之一畫，《春秋》之一字，豈所謂崇飾之道而尚多之意耶？夫文者，考言之具也。可以革則不足以畢天地矣。故聖人當使將來無得以筆削，果可以包舉其義，雖一畫一字其可已矣。病不能然，而曰必以彩飾之能，援引之富，爲作文之秘急，是何言之末歟。夫天豈有意於文彩耶？而日月星辰不可踰也；地豈有意於文彩耶？而山川丘陵不可如；八卦、《春秋》豈有意於文彩耶？而極與天地侔。其何故得以不可越，自然也。夫自然者，不得不然之謂也。不得不然又何體

之愼耶？夫天地八卦《春秋》，惟止於此者也，吾得定其所云。其不至於此者，惟吾何學焉，吾安能以天下之心也。是則其心卓然絕於俗者，其文不求而至也。無得子爲教，苟於聖達之門無所入，則雖劬勞憔悴於黼黻，其何數哉。是故在心曰志，宣於口曰言，垂於書曰文，其實一也。若聖與賢則其書文皆教化之至言也。徒見其纖靡而無根者，多紿曰文與藝。嗚呼！

武元衡《劉商郎中集序》 天運地轉，剛柔生焉，禮辯樂形，文章出焉。天之文莫麗乎日月，地之文莫秀乎山川。聖人觀象立言，用稽述作。發乎情性，形於詠歌。大則明天下之途，彌綸王化；小則舒一時之幽憤，刺見《國風》。故子夏云：「在心爲志，發言爲詩。聲成文謂之音也。固可動天地，感鬼神，則正始之道存焉。」

韓愈《昌黎先生集》卷一九《送孟東野序》 大凡物不得其平則鳴。草木之無聲，風撓之鳴；水之無聲，風蕩之鳴。其躍也，或激之；其趨也，或梗之；其沸也，或炙之。金石之無聲，或擊之鳴，人之於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後言，其謌也有思，其哭也有懷。凡出乎口而爲聲者，其皆有弗平者乎。樂也者，鬱於中而泄於外者也，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金石絲竹匏土革木八者，物之善鳴者也。維天之於時也亦然，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是故以鳥鳴春，以雷鳴夏，以蟲鳴秋，以風鳴冬，四時之相推敓，其必有不得其平者乎。其於人也亦然，人聲之精者爲言，文辭之於言，又其精也，尤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其在唐虞，咎陶禹其善鳴者也，而假以鳴，夔弗能以文辭鳴，又自假於韶以鳴。夏之時，五子以其歌鳴，伊尹鳴殷，周公鳴周，凡載於詩書六藝，皆鳴之善者也。周之衰，孔子之徒鳴之，其聲大而遠。《傳》曰：「天將以夫子爲木鐸。」其弗信矣乎？其末也，莊周以其荒唐之辭鳴。楚，大國也，其亡也，以屈原鳴，臧孫辰、孟軻、荀卿以道鳴者也，楊朱、墨翟、管夷吾、晏嬰、老聃、申不害、韓非、脊到、田駢、鄒衍、尸佼、孫武、張儀、蘇秦之屬，皆以其術鳴。秦之興，李斯鳴之；漢之時，司馬遷、相如、揚雄，最其善鳴者也。其聲清以浮，其節數以急，其辭淫以哀，其志弛以肆。其爲言也，亂雜而無章，將天醜其德莫之顧邪，何爲乎不鳴其善鳴者也。

又卷二〇《荆潭唱和詩序》 夫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聲要妙，讙愉之辭難工，而窮苦之言易好也。是故文章之作，恒發於羈旅草野，至若王公貴人氣滿志得，非性能而好之，則不暇以爲。

白居易《白氏長慶集》卷二八《與元九書》 夫文尚矣。三才各有文：天之文，三光首之；地之文，五材首之；人之文，《六經》首之。就六經言，《詩》又首之。何者？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莫始乎言，莫切乎聲，莫深乎義。詩者根情，苗言，華聲，實義。

柳宗元《河東先生集》卷三四《答韋中立論師道書》 始吾幼且少，爲文章，以辭爲工。及長，乃知文者以明道，是固不苟爲炳炳烺烺，務采色夸聲音而以爲能也。凡吾所陳，皆自謂近道，而不知道之果近乎？遠乎？吾子好道而可吾文，或者其於道不遠矣。故吾每爲文章，未嘗敢以輕心掉之，懼其剽而不留也；未嘗敢以怠心易之，懼其弛而不嚴也；未嘗敢以昏氣出之，懼其昧沒而雜也；未嘗敢以矜氣作之，懼其偃蹇而驕也。抑之欲其奧，揚之欲其明，疎之欲其通，廉之欲其節，激而發之欲其清，固而存之欲其重，此吾所以羽翼夫道也。本之《書》以求其質，本之《詩》以求其恒，本之《禮》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斷，本之《易》以求其動，此吾所以取道之原也。參之穀梁氏以厲其氣，參之孟、荀以暢其支，參之莊、老以肆其端，參之《國語》以博其趣，參之《離騷》以致其幽，參之《太史公》以著其潔，此吾所以旁推交通，而以爲之文也。

又《報崔黯秀才論爲文書》 聖人之言，期以明道，學者務求諸道而遺其辭。辭之傳於世者，必由於書，道假辭而明，辭假書而傳，要之之道而已耳。道之及，及乎物而已耳。斯取道之內者也。今世因貴辭而矜書，粉澤以爲工，遒密以爲能，不亦外乎？

牛希濟《文章論》 聖人之德也，有其位乃以治化爲文，唐虞之際是也；聖人之德也，無其位乃以述作爲文，周孔之教是也。纂堯舜之運，以宮室車輅鐘鼓玉帛之爲文，山龍華蟲粉米藻火之爲章，亦已鄙矣。師周孔之道，忘仁義教化之本，樂霸王權變之術，困於編簡章句之內，何足大哉！況乎澆季之下，淫靡之文恣其荒巧之說，失於中正之道。兩漢以前，史氏之學猶在；齊梁已降，《國風》、《雅》、《頌》之道委地。今國朝文士之作，有詩賦策論箴判贊頌碑銘書序文檄表記，此十有六者，文章之區別也。制作不同，師模各異，然忘於教化之道，以妖豔爲勝，夫子之文章，不可得而見矣，古人之道，殆以中絕。賴韓吏部獨正之於千載之下，使聖人之旨復新。今古之體分而爲四：崇仁義而敦教化者，經體之制也；假彼問對，立意自出者，子體之制

也。屬詞比事，存於褒貶者，史體之制也；又有釋訓字義，幽遠文意，觀之者久而方達，乃訓誥雅頌之遺風，卽皇甫持正、樊宗師爲之，謂之難文。今有司程式之下，詩賦判章而已，唯聲病忌諱爲切，比事之中過於諧謔，學古文者深以爲慙。晦其道者，揚袂而行，又屈、宋之罪人也。且文者身之飾也，物之華也。宇宙之內，微一物無文乃頑也，何足以觀。且天以日月星辰爲文，地以江河淮濟爲文，時以風雲草木爲文，眾庶以冠冕服章爲文。君子以言可教於人，謂之文。垂是非於千載，歿而不朽者，唯君子之文而已。且時俗所省者，唯詩賦兩途，卽有身不就學，口不知書，而能吟詠之列，是知浮豔之文，焉能臻於理道。今朝廷思堯舜治化之文，莫若退屈、宋、徐、庾之學，以通經之儒，居燮理之任；以楊孟爲侍從之臣，使仁義治亂之道，日習於耳目。所謂觀乎人文可以化成天下也。

孫復《答張洞書》 夫文者，道之用也；道者，教之本也。故文之作也，必得之於心而成之於言。得之於心者，明諸內者也；成之於言者，見諸外者也。明諸內者，故可以適其用；見諸外者，故可以張其教。是故《詩》《書》《禮》《樂》大《易》《春秋》之文也，總而謂之經者，以其終於孔子之手，尊而異之爾。斯聖人之文也，後人力薄不克以嗣，但當左右名教，夾輔聖人而已。或則列聖人之微旨，或則擿諸子之異端，或則發千古之未寤，或則正一時之所失，或則陳仁政之大經，或則斥功利之末術，或則揚聖人之聲烈，或則寫下民之憤歎，或則陳天人之去就，或則述國家之安危，必皆臨事摭實，有感而作。爲論、爲議、爲書、疏、歌、詩、贊、頌、箴、解、銘、說之類，雖其目甚多，同歸於道，皆謂之文也。若肆意搆虛，無狀而作，非文也，乃無用之瞽言爾。徒污簡冊，何所貴哉！

蘇洵《嘉祐集》卷一五《仲兄字文甫說》 且兄嘗見夫水之與風乎？油然而行，淵然而留，渟洄汪洋，滿而上浮者，是水也，而風實起之。蓬蓬然而發乎大空，不終日而行乎四方，蕩乎其無形，飄乎其遠來，既往而不知其跡之所存者，是風也，而水實形之。今夫風水之相遭乎大澤之陂也，紆餘委蛇，蜿蜒淪漣，安而相推，怒而相凌，舒而如雲，蹙而如鱗，疾而如馳，徐而如徊，揖讓旋辟，相顧而不前，其繁如縠，其亂如霧，紛紜鬱擾，百里若一，汩乎順流，至乎滄浪之濱，磅礴洶湧，號怒相軋，交橫綢繆，放乎空虛，綽乎無垠，橫流逆折，瀆旋傾側，宛轉膠戾，回者如輪，縈者如帶，直者如燧，奔者如燄，跳者如驚，躍者如鯉，殊狀異態，而風水之極觀備矣！故曰：「風行水上渙。」此亦天下之至文也。然而此二物者豈有求於文哉？無意乎相求，不期乎相遭，而文生焉。是其爲文也，非水之文也，非風之文也，二物者非能爲文，而不能不爲文也。物之相使而文出於其間也，故曰：此天下之至文也。今夫玉非不溫然美矣，而不得以爲文；刻鏤組繡，非不文矣，而不可與論乎自然。故夫天下之無營而文生之者，惟水與風而已。

韓維《南陽集》卷一《覽梅聖俞詩編》 乃知文章作，中與性情通。

李復《潏水集》卷五《答人論文書》 《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夫所謂人文者，禮樂法度之謂也。上古之法，至堯而成，故孔子曰：「煥乎其有文章。」周之德，至文王而純，故《傳》稱曰：「經緯天地曰文。」此聖人之文也。後世有一善可取，亦有謂之文者。孔文子、公叔文子之類是也。此皆以其行事謂之文也。昔之君子，欲明其道，喻其理，以垂訓於天下後世，亦有言焉，以爲言之不文，不可以傳，故脩辭而達之，此言之爲文也，非謂事其無用之辭也。以載籍考之，若《書》之典、謨、訓、誥、誓、命，皆治身、治人、治天下之法，此《書》之文也；《國風》、《雅》、《頌》，歌美怨刺，皆當時風化政德，可以示訓，此《詩》之文也；廣大幽微，遠近善惡，開天地之蘊，極性命之理，以前民用，以濟民行，此《易》之文也；言約而理微，褒善而貶惡，以明周公之制，以爲將來之法，此《春秋》之文也；禮之中庸，言至誠爲善，率性之謂道，君子篤恭，而天下平，此《中庸》之文也。今觀《春秋》，則不知有《易》，觀《書》則不知有《詩》，豈相蹈襲剽竊以爲己有哉。其言之小，天下莫能破，言之大，天下莫能載，後世尊之以爲經，而無不稽焉，此其爲文，炳如日星，而光耀無窮也。自漢之司馬相如、揚雄而下，至於唐世，稱能文者多矣，皆端其精思，作爲辭語，雖其辭浩博閎肆，溫麗雄健，清新靖深，變態百出，率多務相漁獵，自謂闊步一時，皆何所補哉？亦小技而已，豈君子之文歟！苟能發道之奧，明理之隱，古人之所未言，前經之所不載，著之爲書，推之當世而可行，傳之後世而有取，雖片言之善，無不貴之矣。夫文猶器也，必欲濟於用。苟可適於用，加以刻鏤之藻，繪之以致美焉，無所不可；不濟於用，雖以金玉飾之，何所取焉。

《東坡全集》卷三四《南行前集叙》 夫昔之爲文者，非能爲之爲工，乃不能不爲之爲工也。山川之有雲霧，草木之有華實，充滿勃鬱，而見於外，夫

雖欲無有，其可得耶！

又卷一〇〇《論文》 吾文如萬斛泉源，不擇地皆可出。在平地滔滔汩汩，雖一日千里無難；及其與山石曲折，隨物賦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於所當行，常止於不可不止，如是而已矣。

鄒浩《道鄉集》卷三〇《策問》 夫文者，德之華藻也。有物於此，根本固存，春陽動之，以赴發生之會，然後華藻形焉。

汪藻《浮溪集》卷一八《翠微堂記》 山林之樂，士大夫知其可樂者多矣，而莫能有。其有焉者，率樵夫野叟。川居谷汲之人，而又不知其所以爲樂。惟高人逸士，自甘于寂寞之濱，長往而不顧者，爲足以得之。然自漢以來，士之遁迹求志者，不可勝數。其能甘心丘壑，使後世聞之，翛然想念其處者，亦無幾人。豈方寄味無味，自適其適，而不暇以語世耶？至陶淵明、謝康樂、王摩詰之徒，始窮探極討，盡山水之趣，納萬境于胸中。凡林霏空翠之過乎目，泉聲鳥哢之屬乎耳，風雲霧雨，縱橫合散于沖融杳靄之間。而有感于吾心者，皆取之以爲詩酒之用。蓋方其自得于言意之表也。

張元幹《蘆川歸來集》卷九《亦樂居士文集序》 文章名世，自有淵源，殆與天地元氣同流，可以斡旋造化，關鍵顧在人所鍾禀及師授爲如何。譬猶一身五官百骸，各隨形模，萬態不同，至於上下左右，則難以倒置。必也精神發揮，廼中儀矩，不然，土木偶爾。前輩嘗云詩句當法子美，其他述作，無出退之。韓、杜門庭，風行水上，自然成文，俱名活法，金聲玉振，正如吾夫子集大成。蓋確論也。國初，儒宗楊、劉數公，沿襲五代衰陋，號「西崑體」，未能超詣。廬陵歐陽文忠公初得退之詩文於漢東弊篋故書中，愛其言辨意深，已而官於洛，乃與尹師魯講習，文風丕變，寖近古矣。未幾，文安先生蘇明允起於西蜀，父子兄弟俱文忠公門下士，東坡之門，又得山谷，檃栝詩律，於是少陵句法大振。如張文潛、晁無咎、秦少游、陳無己之流，相望輩出，世不乏才。是豈無淵源而然耶？

李石《方舟集》卷一〇《李晋壽詩叙》 君子之所恃，以爲學者至大至剛之氣。氣之所蘊，不躁不競，不欺不隱，寬然一褐，巽愞如無能，雖三尺孺子得以狎而奪之。至舉其所不得施於世，發於語言文章者，如雷厲山壓，此何物使之？曰：此氣也。學而知之，其積習憂患，非驟馳於一朝一夕間也。至若少而銳，老而衰，初而狂，終而怯，如春華秋潦，榮枯虛實之不同，得失汩其中，哀樂怵其外，此氣之所謂客者。彊梁好鬬者，足以搏而勝之，非君子之所養也。吾兄晋壽蓋豪於氣者也，其發爲語言文章，充然肆，毅然立，沛然不可禦。其所爲詩，特其一耳，非世之所謂窮人之詩也。孟郊、盧仝終身盡力於詩，其才不足當世之取舍，故其憤悱鬱屈輸寫於詩者，蓋窮之實。吾晋壽則有不窮者，迫之以事而不亂，怖之以威而不奪，所謂剛大之氣浩然盤結胸次。蓋學道君子也。

劉宰《漫塘集》卷二四《書惲敬仲詩卷後》 文章所以發天地鬼神之秘，寫風雷電雹雨露雪霜寒暑晦明之變，使人物蟲魚鳥獸無所遁其情，山川泉石草木不得私其英華偉麗，必其氣之清也，故物不得而汩之；必其氣之直也，故物不得而撓之；必其氣之和且平也，故物不得而激之；必其氣之果毅奮發也，故物不得而沮之。汩之則昏，撓之則屈，激之則偏，沮之則止，猶之牛山之木，雖日夜之所息，萌蘖生焉，終濯濯耳。故論者謂文章以氣爲主。

魏了翁《鶴山先生大全集》卷四《跋胡復半野詩稿》 古之爲文，皆以德盛仁熟流於既溢之餘，故雖肆筆脫口而動中音節，非特詩歌爲然也，《禮》辭《易》象，亦莫不然。自《離騷》作，而文辭之士與世之以聲律爲文者，傅會牽合，始與事不相儷，文士才士習焉而不之察也。

劉克莊《後林先生大全集》卷一〇六《林合詩卷》 古之善鳴者，必養其聲之所自出。靜者之辭雅，躁者之辭浮，悲者之辭暢，蔽者之辭礙，達者之辭和，狷者之辭激。蓋輕快則鄰于浮，僻晦則傷于礙，刻意則流于激。

劉一止《苕溪集》卷一六《上越帥書》 言辭者，感於情而後發，喜怒哀樂之七者之謂情，情也者，隨遇而感。有感而發亦若金石絲竹之有待而鳴也。其感發有淺深，故其辭有工拙者。人之論曰：懽愉之辭難工，窮苦之言易好。是其眞有難易之辨乎哉？《詩》之變風變雅也，大抵皆循理之說，故讀之想見乎其人，如出乎其時。有正人誼士憤切感激之氣也，有遷客逐臣羈旅流落之歎也，有室家思怨爾汝昵昵之私也，有故國舊都凄凉綿綿之情也，其言率有以感動人意而喜誦說焉。杜少陵遭時亂離，間關陝蜀，負薪採稆，餔糒不給，凡出處動息勞逸悲樂之事，一見於詩，蓋窮而益工；屈原憂愁幽思而作《離騷》；庾信以悲哀爲主，然後知懽愉之動情者淺而窮苦之感情深也。某無似生長於世五十有二年，概其平生，抱百憂而無一娛，故流離辛苦之狀間見乎辭，雖不能如古人之工，而獨知所謂感於情者深而已矣。

鄭思肖《心史自序》 文者，三綱五常之所寄也，舍是匪人也，又奚文之爲哉？幼嘗問作文作詩之法於我先君子，曰：「古未嘗有所謂文也，惟古聖賢心正、身修、德備、行粹，凡見於興居，踐履，揖遜，問答之間，無非至文之文，安事章句乎？其或紀行事之實，其或發天理之祕，不得已而託於言語，爰詔天下後世爲聖賢歸，本無作文心。此三代以上之事。自漢以來，專意詞章，言浮於理，才騁乎學，始文而爲文矣。至論古今忠臣孝子、仁人義士，頗有不達文者，其躬行之事，乃六經言也，亦偉哉！或讀書作文之士，反不若之，何耶？是故行者，本也；文者，末也。有行而無文，不失爲君子；有文而無行，終歸於小人。行者匪他，三綱五常是也。悲今之人，委身汙下，誑辭欺世，將焉取材？汝欲爲文，必本之《六經》，立身三綱五常之天，然後熟讀《左傳》、《孟子》、《莊》、《騷》、賈、董、韓、柳、歐、蘇之書，縱觀諸子、諸史、百家之說，養其氣質，老其才智，秉正大之論，揭大經大法，弘播天下，一舉斯民，同歸三綱五常之天，始無媿於爲文。若夫體製，意欲新，語欲簡古，森嚴有法度，主於理，勿流於鑿，庶不墮於綺靡卑弱。及乎出奇，直與天地萬物相爲變化於無涯，庸以波瀾其才？苟不身之以道，惟務言語爲公，是委文爲技耳，良可歎息！詩之法，祖於《三百篇》，下逮曹子建、陶淵明輩。詩之律，宗於盛唐，主以杜，兼之李，次以孟浩然、高適、王維輩。要在漱書史之潤，益其靈根，歲月至，才華吐爲天芬。其體製欲溫柔敦厚，雅潔瀏亮，意新語健，興趣高遠，追淳古之風，歸於性情之正，毋爲時之所奪焉。凡人之一言一動，皆此心之形見者也。果能先立其大者，何往不可，豈止文之與詩也耶？蓋心之爲心，廣大於天地，光明於日月，不可以小狹之，不可以物犯之，惟始終養之以正，則庶幾乎！夫如是，無言則已，有言則必可觀。汝其行之！」思肖後質諸數千百載聖賢之書，又以此衡鑒古今人事之變，乃知我先君子教我者，至哉言乎！且汗漫湖海，從天下士游，固嘗見盡法度議論精微者，然根本之論或遺之。故終身所法，惟學我父而已。

張之翰《西巖集》卷一《送耶律察酒南歸》 言非文不行，道非文不載。二者本一途，誰作彼此界？

李俊民《莊靖集》卷八《睡鶴記》 人之情有所甚好，有所甚好而不得，則必見似之者而喜，非徒好之，蓋感而有所得焉。濠梁之魚得之樂，山陰之鵝得之書，支道林之鷹與馬，得之神俊。不有所得，夫何好焉。

元好問《遺山集》卷三六《鳩水集引》 文章雖出於眞積之力，然非父兄淵源、師友講習、國家教養，能卓然自立者鮮矣！【略】嗚呼！文章，聖心之正傳，達則爲經綸之業，窮則爲載道之器，顧所遭何如耳。

楊宏道《小亨集》卷六《送趙仁甫序》 隋唐而下，更以詩文相尙，狂放於裘馬歌酒間，故文有俠氣，詩雜俳語，而不自知也。方且信怪奇誇大之說，謂登會稽，探禹穴，豁其胷次，得江山之助，淸其心神，則詩情文思，可以挾日月薄雲霄也。於戲！吟詠情性，止乎禮義，斯詩也，江山何助焉？有德者必有言，辭達而已矣，斯文也，禹穴何與焉？

李庭《寓庵集》卷五《送荆幹臣詩序》 才質本乎天，聞見存乎人。苟聞見之不廣，雖負奇才美質，莫能有所成也。

又《雲巖先生文集後序》 干霄之木，其本必深；朝宗之水，其源必遠。古今士大夫以文顯者，鮮不自其家世學業本源中來。

又《蘭泉先生文集序》 文詞，君子之餘事。古之人癯形苦心，讀書以學聖人之道，其志蓋本于輔時澤物，見諸事業而已。惟不達而窮，奇才逸氣，噤無所施，往往自肆於山巔水涯，友雲松而狎魚鳥，至觸境感物，發於嘯歌謳吟，以寫其湮鬱不平之心。好事者或得一章一詠，諷誦不置，直謂其胸中之所素蓄不外乎此。噫！是特土苴糟粕耳。然自屈原放而《離騷》興，子昂窮而《感寓》作。下逮李、杜諸人，不可勝紀。其間英辭麗藻，千狀萬態，皆能聳動人之觀聽，是以聲譽流傳至今。故雖號爲一藝，而陸沉不遇之士舍此亦無以自見於世。使後之人誠能味其言，考其出處，因有以得其爲人，則君子之志庶幾乎不泯矣。

又《恒齋先生文集序》 士君子讀書學聖道，得之於心，發於事業，以輔時澤物爲本，所謂詞章者，特餘事耳。

王義山《稼村類稿》卷六《章貢劉愛山詩集序》 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性一也，有所欲則情矣。《中庸》謂「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未發，性也，既發，情也。人之情，豈能皆中節哉。昌黎韓子又充而爲喜怒哀懼愛惡欲，且謂其皆出於情。又品之而三，有上焉者，中焉者，下焉者。性者，與生俱生者也。情者，接於物而生者也。【略】夫愛，七情之一也。詩者情動於中，而形之言也。水陸草木之蕃，可愛者甚多。李唐以來，多愛牡丹，愛富貴者也，所謂下焉者。靈均愛蘭，靖節

愛菊，林逋愛梅，子猷愛竹，是數愛者移於物之偏也，所謂中焉者。然則愛上者宜何如？聞之夫子曰：「仁者樂山。」先儒謂樂，愛之至也。山，體靜。仁者，心之德，愛之理也。愛雖發於情，而靜則實根於性。其昌黎所謂情之上焉者乎？

王特升《莊靖集序》 好古樂道之士，作爲文章，豈偶然哉？蓋感物卽事，傷時懷舊，陶寫蘊奧之情，涵泳無窮之意，千態萬狀，卒歸于堯舜禹湯周孔授受服行之實，學者仰之若泰山北斗，噫！非極深造之妙者，莫能至焉。

劉瀛《莊靖集序》 人得天地之秀而爲萬物之靈，有仁義禮智以根於心，故觸物感情，發而爲言，無非天下之至文也。如風行水上，自然而然，固非有力者之所強能，亦豈徒吟詠風景，模寫物象而已哉！將以經天緯地，厚人倫，美教化，貫乎道者也。

李仲紳《莊靖集序》 夫水之有源也，始焉濫觴，其流不已，派而爲川，匯而爲澤，會而爲江，瀰而爲海，波瀾吞吐，乾溢如一。乾坤涵浸，古今不竭。噫！觀水者觀至于海，觀止矣。然後乃知其水之有源也，【略】學之有本，亦猶是也。韻而爲詩章，聲而爲樂府，律而爲詞賦，廣而爲騷雅，其文愈弘，其筆愈雄，其篇愈鉅，其詞益富，蓋有本者之如是。

方回《桐江集》卷三《跋汪君若楫詩文》 中無主而不止，外無正而不明，漆園翁以言道，而虛谷翁以言詩文，詩文亦道之一也。胸襟必有自得之地，然後所謂善者聚焉而不散，存焉而不亡，故曰中無主而不止。析疑審是，從師取友，必得其人，則告我者必以善而所見的，故曰外無正而不明。

又《桐江續集》卷三二《趙西皋明叔集序》 孟子曰「我知言」，然則立言之難，又未若知言之難也。予讀西皋趙明叔詩文而嘆曰：非天下之能知言者，決不可與立言，而所以知言，又在於知道。【略】是故立言非難，知言爲難；知言非難，知道爲難。【略】嘗謂予所作有氣骨，不作江南詩人軟媚態，亦知言之一端也。其知言之大者，經史子集、百家之書無不讀，而操之以約，一言以蔽之，曰知道而已。

徐世隆《元遺山集序》 文之爲物，何物也？造物者實靳之，不輕畀人，何哉？蓋天地間靈明英秀之氣，萃聚之多，蘊蓄之久，挺而爲人，則必富於才，敏於學，精於語言。能吐天地萬物之情，極其變而歸之雅。故爲詩、爲歌、爲賦、爲頌、爲傳記、爲誌銘、爲雜言、爲樂府，兼諸家之長，成一代之典。使斯文正派，如洪河大江，滔滔不斷，以接夫千百世之傳。爲造物者可得而輕畀之哉！

任士林《松鄉集》卷四《送鄧善之修撰序》 文章之尙，緣時而興。時有淳厖，則文有隆汙，其勢則然也。亦固在夫操制作之柄者，與道消息，與時翕張，于以風示當世，然後學者一趨於正也。且六經述作，如日星昭布，如四時錯行，渾渾乎山川之流峙也，挺挺乎草木之華滋也，何其渾厚而博大，倫理而音節也？千載之下，讀之者油油然雍熙，渾顥之盛，如親見之。至若莊周之荒唐，屈原之沈鬱，蘇秦、張儀、公孫衍、騶奭譎詐之談，商鞅、李斯、韓非、申不害慘礉之論，以至荀卿、揚雄醇疵之作，東方朔、司馬相如恢詭之辭，何其披靡而支離，巖嶄而澎湃也？百世之下，覽之者爾爾然，破碎磔裂之風，如新沐之。然而操觚弄翰之士，寧爲此而不爲彼，何耶？往時科舉事具，人方以言語相雄長，文字第甲乙，不旁搜以爲奇，遠引以爲博，鉤致以爲深，有不可也。今天下一家，元氣渾合，大聲洋洋。朝廷之上，躬行古人而右文之治，四海風被。山林之遠，時及睹播告之修，紀載之作，詠歌之章，渾然典謨之溫潤，風雅之清揚，將作爲一經，以襲六爲七，何其盛耶？

釋圓至《牧潛集》卷四《廬山遊集序》 夫所謂言者，氣志之形容爾。浩然溢乎中，沛然發於外，不可欺也。孟子善養氣，故其言鏗橫磬辨，肆出不懾。而《禮》稱風之哀樂，亦由其志和怨。然則言者，志之動，氣之宣，無所養而敏於言，是撥其根，責其末之茂也。故觀人之道，言爲著。審其音而中之正慝見矣。

劉將孫《養吾齋集》卷一〇《譚村西詩文序》 文以氣爲主，非主於氣也，廼其中有所主，則其氣浩然流動，充滿而無不達，遂若氣爲之主耳。故文之盛也，如風雨驟至，山川草木，皆爲之變；如江河浩渺，波濤平駭，各一其勢；大之而金石制作，歌明堂而頌清廟；小之而才情婉孌，清白雪而豔陽春；古之而鼎彝幻眇，陳淳風而追泰古；時之而花柳明媚，過前川而學少年。故昌黎之古文，其小律、小絕，無不精妙。東坡之大才，其回文麗句，各極體裁。或有謂能文不能詩，能詩不能文者，皆其主弱而氣易衰也。茶陵村西譚明望寄予以其文若詩，其書、記、序、誌，浩蕩奇偉之中，有節制嚴密之意；雜著、諸賦，在古雅磅礴之外，得優游含蓄之思。詩文精整磊落，

屬對巧而寄興遠。凡其翩翩邁往而截截暢達者，豈非其得所主耶？昔韓公於東野，有「昌其詩」語，而東坡二百年後，自昌身，昌詩，昌氣，而極於昌志。予亦於氣爲主之言而竊願有所益也。主者同，而所以爲主者異。輒欲更之曰：「文以理爲主，以氣爲輔。」村西其有得於是耶？故爲村西舉此。

又《養吾齋集》卷一一《黃公誨詩序》 詩與文豈當有異道哉？子曰：「辭達而已矣。」辭而不達，誰當知者？故縮之而五七言，鬯之而長篇，發之而大制作，孰非文也？要於達而止。鵬之大也，斥鷃之小也，羽翼同，心腹手足無不同，一不具則非其物矣。詎有此然而彼不然者？往往窘步者借之以蓋慚，而效瞶者因之而喪我。甚可歎也！

柳貫《柳待制文集》卷一六《閻氏嘉禾堂詩序》 宇宙間粹美純和之氣，襲休發祥，固專萃於人矣。然而地之所載，神之所形，或亦間見于物，物豈能偏勝哉？殆氣之盛，而不過有倏然而相感，煥然而相符者，是則烏可誣也。始余知讀訓典，見《周書》所列《歸禾》、《嘉禾》二篇蓋亡私，則以爲成周盛際，其氣之磅礴洋溢，既已萃而爲周、召、毛、畢若而人，則夫物之遇于斯時者，鳥皆鳳凰，獸皆麒麟，木皆連理，而禾皆同穎，復奚疑哉！是區區一禾之瑞，史乃屢書之，辭雖闕而下下報上之義，實猶有傳焉，則其盛而不過，又可獨歸之氣而已也？夫亦忠厚之澤，洽于品物者如此，而人不得以專之歟？

歐陽玄《圭齋文集》卷七《梅邊先生吾汶稿序》 論人行事，枚舉而稱之者，其善爲可數；論人文章，舉一以蔽之者，其善爲不可勝數也。【略】斯文者，宇宙之元氣也。幸而治平，措諸事業，則爲典謨、爲雅頌，不幸而反是，則爲《春秋》、爲《變風雅》、爲《離騷》，然正人心扶世教之功，難見於治平無事之時，而屹然可仗於流離顛沛之日；然後知斯文之所繫如是其重歟。

黃溍《金華黃先生文集》卷一八《吳正傳文集序》 溍竊聞昔人之論文，率謂文主於氣，氣命於志，志立於學者也。蓋三代而下，騷人、墨客以才驅氣，駕而爲文。驕氣盈，則其言必肆而失於誕，吝氣歉，則其言必苟而流於諂。譬如一元之運，百物生焉。觀其榮耀銷落，而氣之屈伸可知也。惟夫學足以輔其志，志足以御其氣者，氣和而聲和，故其形於言也，粹然一出於正，茲其所以信於今而貽於後歟？

又《霽峯文集序》 宇宙間清靈秀淑之氣，未有積而不發。天不能閟藏而以畀於人，人不能閟藏而復出以爲文。遭時遇主，詠歌帝載，黼黻王度，則如五緯麗天下、燭萬物。有目者孰不仰其餘光，退而託於空言，以俟來哲，則如珠捐璧委，而輝山媚川，終不可掩，蓋有得於天者，不必皆有合於人，顯晦雖係乎時，天之所不能閟藏者，人亦不能閟藏之也。此理之所必至，夫何疑焉？

虞集《道園類稿》卷一七《李景山詩集序》 古之人以其涵煦和順之積，而發於詠歌，故其聲氣明暢而溫柔，淵靜而光澤。至於世故不齊，有放臣出子、斥婦囚奴之達其情於辭者，蓋其變也，所遇之不幸者也。而後之論者，乃以爲和平之辭難美，憂憤之言易工，是直其惑之速，而激之深者爲言耳。盍亦觀於水夫？安流無波，演迤萬里，其深長豈易窮也？若夫風濤驚奔，瀧石險壯，是特其遇物之極於變者，而曰水之奇觀必在於是，豈觀水之術也哉？

又卷一八《焦文靖公彝齋存稿序》 國家興隆之運，蓋與斯文相爲表裏，民生熙洽之朝，日用而不知。帝德臣功，載在簡冊，金匱石室之秘疏遠，又無得而見焉。然則治化休明之迹，可得而聞者，其在於大夫君子之文章也哉！

又卷二一《答熊萬初論文啓》 切謂古者學文貴乎端本，涵養未至，出慮多生於血氣之私；辯問弗精，立論或違乎禮律之當。必兩者之無欠，乃沛然而有餘。每嘆尋常未親師友，不知規矩準繩之至，乃在桑麻穀粟之問，甚者蔽夫意見之或偏，因以肆其才力之所至。苕聞翡翠，靡慚鄭衛之淫哇；世外空青，亂剽佛老之糟粕。是吾憂也，無力振之。思得其人，共理茲事。

吳師道《禮部集》卷一五《張文忠公雲莊家集序》 人聲之發爲言，言之精者爲文，而皆出於氣也。昔人謂文不可以學而能，氣可以養而致。是氣也，孟子所謂「浩然，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者」歟？夫其養充而氣完，然後理暢而辭達。孟子之言非爲作文設，而作文之法孰有過此？竊嘗以是驗之世之人，即其文之高下，而其氣之大小，能養與否，與夫養而未至者，并可以得之也。

潘伯修《文釋贈金華吳履》 文者，道之榮也。夫道之有文，猶火日之有光，草木之有繁澤。道之大無所不居，故文無所不著。太虛得之以爲天文，水土得之以爲地文，草木鳥獸得之以爲草木鳥獸之文。其在於人，其靈氣之所昌，菁華之所被，大之爲經緯禮樂之盛，垂之爲《易》、《詩》、《書》、《春秋》之常。載之於身，則萬物衣其光；措之於言，則萬世食其實。若其後世

之所謂文者，古之謂史，於道爲臣妾，非所謂道之榮也。且文何從興？昔庖犧氏王天下，仰觀於天而取其文，俯察於地而取其文，旁觀草木鳥獸而取其文。取其文以爲文者，八卦，歷世之共載，爲文之祖，而陶唐氏端以文稱。仲尼曰：「巍巍乎，蕩蕩乎，煥乎其有文章。」陶唐氏之文冠於書，其書之文，非所謂陶唐氏之文。有虞氏文明，夏后氏文命，皆不自爲書。書之者史。謚始周，周始西伯，西伯於謚爲文王，公旦於謚爲文公。凡雅頌之興，卿大夫士與庶民雜爲之，而西伯乃獨以文名。仲尼亦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如仲尼之所謂文，則又取《易》、《詩》、《書》、《禮》、《樂》、《春秋》而考定之。世言《春秋》蓋筆於聖人之手，然猶曰「其文則史」，其他傳論，盡出其門弟子也。孟氏亦然。然天下後世不謂百王之文不統會於夫子。故文莫古於庖犧，莫尊於陶唐，莫盛於周，莫宗於孔子。王道衰，聖人熄，於漢司馬遷、相如、枚臯、王褒、揚雄、班固，於唐陳子昂、李白、杜甫、元結、韓愈、柳宗元，於宋歐陽修、曾鞏、王安石、蘇洵、軾、轍，往往以自擅於世，華丹其毛皮，佐力於舟車之下，皆所謂道之臣妾。如相如、褒者，又臣妾之巫優者也。獨韓氏愈能近於道，數數以文自諱，惜也能起八代之衰，而不開群聖之緒。顧乃尊玄於雄，尊史於遷，固，尊歌詠於甫、白，而後之作者從視之決焉。此無他，周子曰：「輪轅飾而人弗庸，徒飾也。」篤其實而藝者，《書》之故通，所以讀《易》也；表《中庸》，所以叙唐虞也；箴銘，所以準抑之《詩》也；《綱目》，所以續麟經也；兆禮於士，正樂於律，所以繼周也。而無極以宗之，性命以精之，德義以涵之，神明以出之。日月不得不明，陰陽不得不變，鬼神不得不幽，而萬物又誰剝之生也。故曰文者道之榮也，猶火曰之有光，草木之有繁澤。蓋至於此，而後人始不敢自擅於虛車。

陳旅《陳衆仲文集》卷四《國朝文類序》　元氣流行乎宇宙之間，其精華之在人，有不能不著者，發而爲文章焉。然則文章者，固元氣之爲也。徒審前人制作之工拙，而不知其出於天地氣運之盛衰，豈知言者哉？蓋常考之，三代以降，惟漢、唐、宋之文爲特盛。就其世而論之，其特盛者又何其不能多也？千數百年之久，天地氣運難盛而易衰乃若此，斯人之榮悴概可知矣。先民有言曰：「三光五岳之氣分，大音不完，必混一而後大振。」美哉乎，其言之也。昔者北南斷裂之餘，非無能言之人馳騁於一時，顧往往囿於是氣之衰，其言荒粗萎冗，舞足起發人意。其中有若不爲是氣所囿者，則振古之豪桀，非可以世論也。

又卷六《王文忠公文集序》　道無往而不著也。達則著之於事業之大，窮則著之於其身之所及，以文辭而著其道，則又未嘗有窮達之分也。夫德茂者業富，理充者言從。故古之君子非有意於立功，而功常被於世；非有意於立言，而人謂其言以爲法。後世以文辭名者，或不察乎理義；以政事顯者，或不明於學術；以窮經學古爲務，而文辭政事之無足觀者，亦有之矣。凡若是者，皆不足以語夫道也。何也？道則無往而不著也。

又《馬中丞文集序》　文章何與乎天地之運哉？元化之斡流，神氣之推盪，凡以之而生者，則亦以之而盛衰焉。吾嘗觀禮與樂矣，升降、揖讓、周旋、裼襲之容，屈伸、俯仰、綴兆、舒疾、廉肉之節，文之者也。而樂由天作，禮以地制，禮樂不曰天地之文乎？昔者聖人之以禮樂爲天下也，治與運會，文從而生焉。世之爲文章者，蓋亦有出於此而已矣。

許有壬《至正集》卷三四《劉楚奇惟實集序》　文章以理爲主，理以實爲主。天地之間，照臨錯布於其上，流峙森植於其下，君臣父子夫婦之秩，穀粟桑麻水火之用，參於其中者皆實理也。一或虛空冥漠，則無以爲世矣，翁其有得於此乎？且實之義非一，對虛而言者，實之反也；對華而言者，實之棄也；對名而言者，實之賓也；至於篤實崇實，又皆是理之極致。推而行之，隆古淳厚之治不外是也，況詩乎！

朱德潤《存復齋集》卷七《野雲自號序》　夫一元既剖，充塞乎天地萬物之間者，氣也。而動植飛潛之成形乎氣者，理也，而理無形焉。天高地厚，河流山峙，蓋有宣陽陰變，昏旦氤氳，紛郁彌漫六合者。其氣之所爲乎！故其觸石而起，或發乎山澤，舒卷太空，蒼白成容，變化無定，時和則爲慶爲祥，歲旱則爲霖爲澤，是氣之有形者也。

鄭玉《師山先生遺文》卷一《胡孟成文集序》　以文章爲學，古無是也。六經皆文章也，而不以文名；堯、舜、周、孔皆文人也，而不以文聖，故所言皆文章也。春秋戰國之際，文章之名猶未著稱。漢之興，司馬子長始以此世其家，然猶託事以紀實，不如是空言也。自是學者聞風而起，項背相望，形立而景隨，一唱而百和矣。三國、晉、宋以至隋，又無聞焉。唐之盛時，韓昌黎、柳子厚皆以文名驚動一世，而杜少陵之詩，實《三百篇》後所未曾有。故當時同遊之士，至今傳世不朽者，至不能以一二數。蓋昌黎遂以起八代之

衰，文章之作，始濫觴矣。唐亡，天下遂大亂，士氣益卑下，詩尚晚唐，文用俳體。宋初，歐陽子首表韓文，眉山蘇氏接武而起。黃魯直、陳無己，咸以詩聲充塞宇宙，人至以少陵伯仲之。一時能文如曾子固，工詩如張文潛以下，而家數等級，粲然森列，可以車載斗量，而不可以名計。然則歐陽氏又以救五代之衰，而文體復振矣。南渡後，典雅如葉水心，豪邁如陳同甫，豐贍如洪平齋，翹傑如江古心，浩瀚如劉漫塘，跌宕如謝疊山，尖麗如方秋崖，此文士之尤也。詩人則有楊誠齋之奇特，陸放翁之雄大，范石湖之整齊，尤遂初之和平。任文章之責者，非無其人，而亡國之音作矣。皇元混一，五星聚斗，文運向明，文體爲之一變。然起衰救弊如韓、歐公者，卒未見其人焉。於是學者各以其見之所及，力之所能，家自爲學，人自爲師，以鳴於世，以俟夫後之韓、歐而是正之。

又《師山先生文集》卷三《羅鄂州小集序》 文章，與天地相爲終始，視世道之升降而盛衰者也。蓋自夫天地既判，三辰順布，五行錯出，其文著矣。伏羲畫卦，而人文始開，文王贊《易》，而文益備矣。及夫兩漢，二馬、揚、班，或以紀事蹟著于策書，或以述頌功德刻之金石，文章之作，始濫觴矣。自是而降，一代之興必有一代之制，而文章亦由是而見焉，豈唯足以傳其事功，因以觀其治亂。

李好文《雪樓文集序》 聲音與政通，文章與時高下。原其始則理與氣合，道與時合，要其歸則亦泯然而無間。三代而上，醇乎醇者也。漢猶近古，其文則雄偉渾厚，由其氣質未漓，故其發爲聲音者似之。魏晉以降，剝剖分裂，作者龐乎不淳，豈風氣乖而習弗善歟？至唐，韓、柳氏出，起弊扶弱，剗垢易新，遂爲後世作者之宗匠。宋盛於前而靡於後，金則無以議爲也。我國家以泰定初混龐之氣開闢宇宙，世祖皇帝合南北爲一家。于斯之時，人物之生譬猶春陽始達，生意奮發，甲者必坼，勾者必出，挺英揚蕤，駢榮競秀，條達暢茂，滋息雨露而收其實者也。

蔣易《鶴田蔣先生文集》卷上《存齋先生集序》 元氣塞乎天地之間，運之爲五行，布之爲四時，散之於萬物。瑞之爲卿雲，爲景星，爲豐年，爲麟鳳，爲醴泉，爲芝草，元氣之和也；祆之爲旱魃，爲彗孛，爲饑饉，爲狐蜮，爲梟獍，元氣之乖也。文章亦然。五經，元氣也；諸子百家，五行四時也。醇之爲思、孟、周、程，駁之爲荀、揚、服、鄭，正之爲仲舒、劉向，奇之爲馬遷、班固，險之爲屈原、曹、劉，暢之爲韓、柳、歐、曾，氣之冲和而清淑者也。異之爲楊、墨、老、釋，雜之爲管、商、申、韓，儀、秦、奭、衍，怪之爲《山海》、《齊諧》、《鬼塚》、《夷堅》，氣之乖戾而舛逆者也。何以若是哉？斯文之元氣在五經，五經之元氣在聖人之道，違夫聖人之道，則乖厲之氣乘之矣。故文者，貫道之器也。自漢以來，文人別集無慮千數百家，今其存者或寡矣，無他，道不存焉爾。道苟不存，則有之不加益，無之不加損。而《通書》、《太極圖說》、《易》、《春秋》傳序，《西銘》、《近思錄》，學者尊之如經，非以貫聖人之道而近元氣之脈乎？然則文章不本於五經，如人無元氣，其能久存者，否矣！【略】蓋中和之氣涵養充積，故其所發明白而正大，皆鑿鑿眞實語。有本者固如是也。使達而在上，則舖張大業，歌頌盛德，如卿雲、景星，爲章霄漢，必能焜燿天下之耳目。而網疏麟鳳，肥遯居貞，徒使韋帶布衣之士得其片文隻字，以爲陋室之光華、江湖之榮觀，此士論之所共惜。予則以爲麟鳳在郊椒，朱草生岩戶，皆爲聖世之嘉瑞，亦何必儀韶舞石，產於齋房，然後爲貴哉！

危素《危太樸文續集》卷八《與蘇參議書》 蓋聞文爲載道之器尚矣，道弗明，何有於文哉？氣有升降，時有汙隆，而文隨之。《六經》之文，其理明，其言約，其事覈，弗可及矣。自是離文與道而爲二，斯道堕微，文遂爲儒者之末藝。雖其才之桀然，若司馬遷、揚雄、班固，後世猶有議之者。陵夷至於隋唐，其敝極矣，昌黎韓子起而振之。至於宋，敝又極矣，廬陵歐陽子起而振之。歐陽子以爲韓之功不在禹下。後之論者曰：「歐陽子之功不在韓子之下。」金之亡，其文麤而肆；宋之亡，其文卑而冗。考其時概可知矣。

余闕《青陽先生文集》卷五《送葛元哲序》 文者，物之成章者也。在天而爲三辰，在地而爲川岳，其在於人，若堯舜之治化、孔孟之道德、仲由之政、冉求之藝，一皆謂之文。今特以言辭之精爲文者。夫言之精，莫精於周公、孔子。二聖人之於言，豈有求其精而然哉？而其文何若是其蔚也？揚雄、司馬相如、韓子、歐陽子始號爲工於文者，彼其於周公、孔子之文，非不欲窮日夜之力、極一世之所好，孜孜焉追琢磨礪以求其精，而卒不能至焉。濂溪、二程夫子之學，其視揚雄、司馬相如、韓子、歐陽子，蓋有所不暇，然味其言，淵然而深，雄然而厚，粹然而醇，使得列於聖門，雖顏子、曾子將不能過。則夫言之精者，又若不待窮日夜之力、極一世之所好，孜孜焉追琢

磨礪，以求至於聖人而後已。此無他，聖賢道德之光積中而發外，故其言不期其精而自精。譬猶天地之化，雨露之潤，物之魂魄以生，葩華毛羽，極人之智巧所不能爲，亦自然耳。故學於聖人之道，則得聖人之言。學於聖人之言，則非惟不得其道，并所謂言賁不能至矣。

《傅與礪文集》卷四《孟天偉文稿序》 文與時盛衰，道斯繫也。文之論世皆曰主乎氣，蒙則謂爲有志焉，不徒謂氣也。今夫射不志乎彀，不能以中的；御不志乎綏，不能以及轍。梓匠輪輿，圓不志乎規，方不志乎矩，平直不志乎準繩，不能以成器。爲文而不志乎古之作者，而能合道鮮矣。是故志以爲主，而氣以充之，必至之道也。【略】夫南北之氣異，文亦如之。南方作者婉密而不枯，其失也靡；北方簡重而不浮，其失也俚。

戴良《九靈山房集》卷二九《密菴文集序》 文主於氣，而氣之所充，非本於學不可也。《六經》而下以文雄世者，稱孟軻氏、韓愈氏。孟軻氏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韓愈氏曰：「氣盛則言之短長、聲之高下皆宜。」然孟軻氏之養氣，則既始之以知言，而韓愈氏之氣盛，亦惟三代兩漢之書是觀，聖人之志是存耳。文以氣爲主，氣由學以充，見之二氏，可考而知也。後之學者，乃或不是之求，方貴華尚、采粉澤以爲工，遒密以爲能。吁！亦末矣。是故有見於此而思務去之者，豈不謂之有志之士乎？

吳海《聞過齋集》卷二《覺是先生文集叙》 古者文以載道，非苟爲空言，亦非篤意于求工也。漢氏以來，而文始涉乎技矣。由司馬相如以濫靡之辭，飾夸諛之智，舉世慕之。相承至于魏晋六代，而亂雜瑣碎，不勝其弊。至唐韓子，然後能反乎古。逮宋歐、蘇，而其氣益振。蓋雖與世升降，亦在乎人之自爲耳。然非聰明俊拔之士，學問博洽，識見精敏者，雖畢其平生之力，有不能至焉，則亦可謂難矣。

又《薛懷安文集序》 古人文不苟作，必根於理，詩不苟作，必止乎禮義，苟或不然，不如無作也。

陳德永《答張熙載論文章書》 故以爲凡古聖賢所爲文章，皆非其有意爲之。是以言之而爲天下之至文，文簡而理當，推之不窮，測之愈深，如日月列星垂象于天而終古照耀，如江河淮漢日行于地而滿盈不衰。聖賢初不自覺其然也，而望見之者自覺其然耳。後之君子道有不勝，徒事秉筆，學綴語言，弗完弗合，無益於用。故有謂文以氣爲主者，有謂文以理爲主者。嗟乎！文固有理、有氣也，不知自養於平時之素，臨時而作氣，氣烏乎充，臨時而索理，理烏乎粹。理非氣不能以自行，氣非理不能以獨盛。不知其於一本而強欲分析，祇見文章之日陋也。三代而下，司馬遷、班固、揚雄號爲傑出，然皆隨其所稟而有成就，故有善有不善。司馬《史記》成一家言，《帝紀》點竄虞夏書字，吾不知何說。班固《漢書》自纂修太史公所已道者更益雅健外，其餘所自爲，便有差等。子雲《法言》，退之所仰，子厚不服。凡此者，皆其有意於爲文者也。有意於爲文，雖司馬遷、班固、揚雄，猶不能以皆善，況下此而能必其皆善乎？此僕所以決意以務養根本也。務養根本，爲聖爲賢之路，脫有不至，亦必不與碌碌者同科。

張宇初《峴泉集》卷一《書文章正宗後》 三光五岳之氣，發而爲文，文所以載道也。文著而後道明，而必本諸氣焉。元氣行乎天地，而道所以立矣。古之有德者必有言，蓋其和順積中，英華發乎外也。非道充義明，其能見於言哉？

方孝孺《遜志齋集》卷一三《義門詩序》 孟子言：「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先王導民之具詳矣。政教以約之，禮樂以正之，刑罰以威之，猶以爲未足，而復宣之以言，入之以聲。言載於書，聲感於耳，斯民之視聽莫不有所勸戒，寧有不善者乎？秦漢以來，治道湮熄，先王之澤不可復見，所存者獨《詩》爲粗完，傳於學者。孟子所謂「仁聲」，《詩》蓋爲近之。然其言雖存而不易入人，誦說者且不解其意，況於聞之者哉！蓋世遠而事異，旨微而理密，人不爲之感者固宜也。後世之詩出於一時之言，殆若可以感人矣，而病於道德不足而辭采有餘，故雖可以感人而不能使人知性情之正。夫人莫不有仁讓敬義之心也，恒患不能言之。以其心之所同然者入其耳，戾者化，悍者革，悔者至於涕泣自訟，喜者至於拊手蹈足。此仁聲之所以爲深者乎？惜夫其不見於世也久矣。

練子寧《李彥澄詩序》 余以爲，文者，士之末事，未足以盡知君也。古之人苟得其志，行其道，則無所事乎文。文者，多憤世無聊而將以傳諸其後者也。【略】雖然，古之公卿大夫於化成俗美，無以發其至治之盛，則往往作爲聲詩，奏之朝廷，薦之郊廟，頌聖神之丕績，揚禮樂之弘休，使聖君賢臣功德炳然，照耀於千載之上，則文章者固可以少歟？又何必區區窮愁之餘而侈文字之工也？

解縉《文毅集》卷七《舒嘯軒序》 聲之動也，未有不由所感也。雷霆之砰訇、風水之震蕩，聲之出於自然也。鍾鼓之鏗鏘、瓠匏之激越、笙磬之擊發，聲之出於使然也，假於器以出是聲也。人之歌呼悲號，笑嘻哭咷，噫嚶呻吟，慨然而太息，劃然而長嘯者，假於口吻喉舌鼻嚏噏呼，轉運動定以出是聲也。聲有萬不齊，感有萬不齊，齊之以不齊，而自然者出於器矣。器虛而感生焉。虛實相生，動靜相摩也。孰爲有形？氣爲之感。孰爲無心？理爲之主。彼有無、虛實、動靜皆賓來而予從，此之謂「齊之以不齊」也。

李開先《李中麓閑居集》卷六《市井艷詞序》 憂而詞哀，樂而詞褻，此今古同情也。正德初尚《山坡羊》，嘉靖初尚《鎖南枝》，一則商調，一則越調。商，傷也；越，悅也，時可考見矣。二詞譁於市井，雖兒女子初學言者，亦知歌之。但淫艷褻狎，不堪入耳。其聲則然矣，語意則直出肺肝，不加雕刻，俱男女相與之情，雖君臣友朋，亦多有托此者，以其情尤足感人也。故風出謠口，眞詩只在民間。《三百篇》太平采風者歸奏，予謂今古同情者此也。

馮夢龍《序山歌》 書契以來，代有歌謠，太史所陳，并稱風雅，尚矣。自楚騷唐律，爭妍競暢，而民間性情之響，遂不得列於詩壇，於是別之曰山歌，言田夫野豎矢口寄興之所爲，薦紳學士家不道也。唯詩壇不列，薦紳學士不道，而歌之權愈輕，歌者之心亦愈淺。今所盛行者，皆私情譜耳。雖然，桑間、濮上，《國風》刺之，尼父錄焉，以是爲情眞而不可廢也。山歌雖俚甚矣，獨非鄭、衛之遺歟？且今雖季世，而但有假詩文，無假山歌，則以山歌不與詩文爭名，故不屑假。苟其不屑假，而吾藉以存眞，不亦可乎？抑今人想見上古之陳于太史者如彼，而近代之留於民間者如此，倘亦論世之林云爾。若夫借男女之眞情，發名教之僞藥，其功於《挂枝兒》等，故錄《挂枝詞》而次及《山歌》。

張琦《衡曲塵譚·情痴寤言》 今之所稱多情，皆其匿情而獵名者也：悲憤、調笑、慰勞、寒暄，若伶人之搬演，落場卽已，掉臂去之，轉眼秦越，聚散摶沙耳，膠漆戈矛耳；其爲辭也，浮游不衷，必多雕琢虛僞之氣，欲自掩飾之而不能。心之與聲有異致乎？人之有生也，眉宇現乎外，血性注乎內，情緣煎其中，豈惟兒女子，雖彼豪傑、通儒，豁達自負者，無所感則已，一涉此途，行且靡心就其維繫，誰能漠然而遊於滃瀁之鄉哉？說者曰：「至人處靜不枯，處動不喧，居塵出塵，無縛無解，而且柳生其肘右，鳥巢其頂門，此亦冥忘泬寥之極矣，今乃以萍踪浪迹，愁病銷磨，癡矣哉！」噫，彼之忘情割河而斬筏者，人而至焉者也；我非至人，第求其至於人夫？人，情種也；人而無情，不至於人矣，曷望其至人乎？情之爲物也，役耳目，易神理，忘晦明，廢饑寒，窮九州，越八荒，穿金石，動天地，率百物，生可以生，死可以死，死可以生，生可以死，死又可以不死，生又可以忘生，遠遠近近，悠悠漾漾，杳弗知其所之。而處此者之無聊也，借詩書以閑攝之，筆墨磬瀉之，歌詠條暢之，按拍紆遲之，律呂鎭定之，俾飄颻者返其居，鬱沉者達其志，漸而濃郁者幾於淡，豈非宅神育性之術歟？余於情識淡然矣，挾一眞率有情之侶與俱，不勝其嚮往也；間一拂情，又不能違心以就世法，人亦多笑之，弗顧也。自率其情已矣，世路之間有疑吾情者，緣之艱也，吾無庸彊其信。斯情者，我輩亦能癡焉，但問一腔熱血，所當酬者幾人耳？信乎意氣之感也，卒然中之，形影皆憐；靜焉思之，夢魂亦淚。鍾情也夫？傷心也夫？此其所以癡也。如是以爲情，而情止矣！如是之情以爲歌詠、聲音，而歌詠、聲音止矣！

袁宏道《袁中郎全集》卷一《序小修詩》 且夫天下之物，孤行則必不可無；必不可無，雖欲廢焉而不能。雷同則可以不有；可以不有，則雖欲存焉而不能。故吾謂今之詩文不傳矣。其萬一傳者，或今閭閻婦人孺子所唱《擘破玉》、《打棗竿》之類，猶是無聞無識眞人所作，故多眞聲。不效顰于漢、魏，不學步於盛唐，任性而發，尙能通於人之喜怒哀樂，嗜好情欲，是可喜也。

湯顯祖《董解元西廂題詞》 余於聲律之道，瞠乎未入其室也。《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志也者，情也。先民所謂發乎情，止乎禮義者，是也。嗟乎，萬物之情，各有其志。董以董之情而索崔、張之情於花月徘徊之間，余亦以余之情而索董之情於筆墨烟波之際。董之發乎情也，鏗金戛石，可以如抗而如墜。余之發乎情也，宴酣嘯傲，可以以翺而以翔。然則余於定律和聲處，雖於古人未之逮焉，而至如《書》之所稱爲言爲永者，殆庶幾其近之矣。

又《湯顯祖詩文集》卷三四《宜黃縣戲神清源師廟記》 人生而有情，思歡怒愁，感于幽微，流乎嘯歌，形諸動搖。或一往而盡，或積日而不能自休。蓋自鳳凰鳥獸，以至巴渝夷鬼，無不能舞能歌，以靈機自相轉活，而況吾人。

奇哉清源師，演古先神聖八能千唱之節，而爲此道。初止曩弄參鶻，後稍爲末泥三姑且等雜劇傳奇。長者折至半百，短者折才四耳。生天生地，生鬼生神，極人物之萬途，攢古今之千變。一勾欄之上，幾色目之中，無不紆徐煥眩，頓挫徘徊，恍然如見千秋之人，發夢中之事。使天下之人無故而喜，無故而悲，或語或嘿，或鼓或疲，或端冕而聽，或側弁而咍，或窺觀而笑，或市涌而排。乃至貴倨弛傲，貧嗇爭施。瞽者欲玩，聾者欲聽，啞者欲嘆，跛者欲起。無情者可使有情，無聲者可使有聲。寂可使喧，喧可使寂，饑可使飽，醉可使醒，行可以留，卧可以興。鄙者欲艷，頑者欲靈。可以合君臣之節，可以浹父子之恩，可以增長幼之睦，可以動夫婦之歡，可以發賓友之儀，可以釋怨毒之結，可以已愁憒之疾，可以渾庸鄙之好。然則斯道也，孝子以事其親，敬長而娛死；仁人以此奉其尊，享帝而事鬼；老者以此終，少者以此長，外戶可以不閉，嗜欲可以少營。人有此聲，家有此道，疫癘不作，天下和平。豈非以人情之大寶，爲名教之至樂也哉！

又卷四五《寄達觀》 情有者理必無，理有者情必無。眞是一刀兩斷語，使我奉教以來，神氣頓王。諦視久之，并理亦無，世界身器，且奈之何。

【略】白太傅、蘇長公終是爲情使耳。

清懶居士《序吳騷初集》 夫世間一切色相，儔有能離情者乎？顧情一耳，正用之爲忠憤、爲激烈、爲幽宛，而抑之爲憂思、爲不平、爲枯槁憔悴，至于纏纏一腔，難以自已，遂暢之爲詩歌、爲騷賦，而風雅與三閭諸篇竝重於世。昔史遷之傳三閭也，悲其値而大其志，謂足以兼《國風》、《小雅》，而班固氏亦美之曰：弘博麗雅，爲詞賦宗。此皆窺見乎情而深乎其味者。然情寧獨乎哉？佳人幽客，好事多磨，繾綣縈懷，撫時觸景，聯牀同調，兩地吊天，我輩鐘情，豈同槁木？故竅發於靈，而響呈其籟，代不乏矣。漢以歌，唐以詩，宋以詞，迨勝國而宣於曲，迄今盛焉。總之，以風雅爲宗，而憤激幽情、錦心慧口相伯仲也。南國謳唫，不減江皋，諷咏三吳豐韵，類延晉代風流，詞本於騷，而地別於楚，故因弁其騷曰「吳」。嗟嗟！今樂府濫觴極矣。自有茲帙也，洛陽紙貴，收盡陽春冰玉，蛟螭刻成天巧，豈非造物之情，至此而一暢耶。世不乏有情人，而知吳騷之足尚也。

張寧《方洲集》卷一六《吳文肅公竹洲文集序》 聖賢之文，原於性情，蘊蓄爲道德，著見爲功業，初無意於言也。然不教不行、不書不傳、不辯不明，不能不託諸言以詔天下後世。

又卷二一《陸參政北征倡和詩跋》 「詩言志」。志正，則其言也必精；志同，則其言也必協。志同而正，言協而精，必若人焉。措諸天下，事無不濟。

【略】詩固人才政化所關，非但句律之間。

程敏政《篁墩文集》卷二三《徽州府同守張公輓詩序》 嗚呼！哀樂之情出於情分所固有，感之而興，觸之而動，有不知其所以然者，而莫甚於死生之際。然人於生者或因其可樂而後樂之，惟於死者，則不問其賢否親疏，而惻然哀之無異詞焉，此《薤露》、《蒿里》之歌所由作歟！

又卷二九《丘先生文集序》 文之說何昉乎？蓋嘗考諸古矣。凡物之粲然可指者謂之文，文者道之所在也。故見於上曰天文，見於下曰人文，見於世煥乎其有迹者曰文治、曰文教，非若中古以來指操觚染翰者謂之文也。夫文固非操觚染翰者可盡，然《詩》、《書》所載詞命之作，雅頌之篇，類非偶然卒爾者可辨，而孔門亦有文學之科。蓋道術未裂，言與行俱，本厚而末茂，詞出而文成，正大光明，敷暢條達，見於治則民格，著於教則民孚，所謂吐詞爲經，而文之盛不可及也。漢毛公、董子之徒，始以經術名，而鄒陽、枚乘之流乃專以文顯，遷、固亦岐而稱之。蓋以操觚染翰爲文，而別於經術。昉此日寖以盛，而瀾倒乎隋唐之間，雖一二名世鉅公知文之不止乎是。亦略見道之彷彿矣。顧一時談經者專訓詁，爲文者尚聲律，而上之人又以經義、詞賦更叠取士，其遠於道一也。至宋而程、朱大儒者出，斯道復明，曉然示人以徒文不足濟物，然不得任道，揆之重於斯世，則亦安能盡刊其故習而卒反之一旦哉。蓋經術、文章之流弊甚矣，不得已而爲說以通，則若之何？亦獨曰：爲毛、董而不爲鄒、枚；爲韓、李而不爲燕、許；爲歐、曾而不爲楊、劉；爲陶、杜而不爲徐、庾、溫、李，則亦庶幾可以廣道術求不倍於孔門而後可乎？

錢琦《錢子語測》 文章實關氣運，韓、柳二子生當元和之盛，歐蘇二子生逢嘉祐之盛，其文卒爲百代宗仰。余以詞人如候蟲，秋氣蕭條，何能復發春鳥之吟也。

魏校《莊渠遺書》卷三《與胡永清》 文者非他，是出于人之心也。心安從生？是出于天地之風氣也。故文格不能不與時高下，雖同時或不能齊。

王世貞《藝苑卮言》卷一 物相雜，故曰文。文須五色錯綜，乃成華采；

須經緯就緒，乃成條理。

胡祇遹《紫山大全集》卷八《贈宋氏序》 百物之中，莫靈莫貴於人；然莫愁苦於人。鷄鳴而興，夜分而寐，十二時中紛紛擾擾，役筋骸，勞志慮，口體之外，仰事俯畜。吉凶慶弔乎鄉黨閭里，輸稅應役乎官府邊戍，十室而九不足；眉顰心結，鬱抑而不得舒，七情之發不中節而乖戾者，又十常八九得一二。時安身於枕席，而夢寐驚惶，亦不少安，朝夕晝夜，起居寤寐，一心百骸，常不得其和平。所以無疾而呻吟，未半百而衰。於斯時也，不有解塵網、消世慮、熙熙皞皞、暢然怡然、少導歡適者，一去其苦，則亦難乎其爲人矣。此聖人所以作樂，以宣其抑鬱，樂工伶人之亦可愛也。樂音與政通，而伎劇亦隨時所尚，而變近代教坊院本之外，再變而爲雜劇。既謂之雜，上則朝廷君臣政治之得失，下則閭里市井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厚薄，以至醫藥卜筮、釋道商賈之人情物理，殊方異域，風俗語言之不同，無一物不得其情，不窮其態。以一女子而兼萬人之所爲，尤可以悅耳目而舒心思，豈前古女樂之所擬倫也。全此義者，吾於宋氏見之矣。

李贄《焚書》卷三《雜述・童心說》 龍洞山農叙《西廂》末語云：「知者勿謂我尚有童心可也。」夫童心者，眞心也。若以童心爲不可，是以眞心爲不可也。夫童心者，絕假純眞，最初一念之本心也。若失却童心，便失却眞心；失却眞心，便失却眞人。人而非眞，全不復有初矣。童子者，人之初也；童心者，心之初也。夫心之初曷可失也！然童心胡然而遽失也？蓋方其始也，有聞見從耳目而入，而以爲主于其內而童心失。其長也，有道理從聞見而入，而以爲主于其內而童心失。其久也，道理聞見日以益多，則所知所覺日以益廣，於是焉又知美名之可好也，而務欲以揚之而童心失；知不美之名之可醜也，而務欲以掩之而童心失。夫道理聞見，皆自多讀書識義理而來也。古之聖人，曷嘗不讀書哉！然縱不讀書，童心固自在也，縱多讀書，亦以護此童心而使之勿失焉耳，非若學者反以多讀書識義理而反障之也。夫學者既以多讀書識義理障其童心矣，聖人又何用多著書立言以障學人爲耶？童心既障，於是發而爲言語，則言語不由衷；見而爲政事，則政事無根柢；著而爲文辭，則文辭不能達。非內含以章美也，非篤實生輝光也，欲求一句有德之言，卒不可得。所以者何？以童心既障，而以從外入者聞見道理爲之心也。夫既以聞見道理爲心矣，則所言者皆聞見道理之言，非童心自出之言也。言雖工，於我何與？豈非以假人言假言，而事假事，文假文乎？蓋其人既假，則無所不假矣。由是而以假言與假人言，則假人喜；以假事與假人道，則假人喜；以假文與假人談，則假人喜。無所不假，則無所不喜。滿場是假，矮人何辯也？然則雖有天下之至文，其湮滅於假人而不盡見於後世者，又豈少哉！何也？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於童心焉者也。苟童心常存，則道理不行，聞見不立，無時不文，無人不文，無一樣創制體格文字而非文者。

黃汝亨《寓林集》卷一《楚辭序》 儒家談文辭，則《莊》、《騷》幷稱云。間或以莊生浩蕩自恣，詭於大道，其言多洸洋幼眇不可訓。屈騷所稱古連類與經傳不合，小疵風雅。總之，文生於情，莊生遊世之外，故清濁一流，醉醒同狀，寄幻於實中，標旨於象先。而屈子以其獨醒獨清之意沈世之內，殷憂君上，憤懣溷濁。六合之大，萬類之廣，耳目之年覽覩，上極蒼蒼，下極林林，摧心裂腸，無之非是。辟之深秋永夜，凄風苦雨，鬱結於氣，宣鬱於聲，皆化工也。豈文人雕刻之末技，詞家模擬之艷辭哉！馬遷讀莊生書，而歸之寓言，此可與言騷也。已矣！宋玉而下，有其才而非其情，賈誼有其情而非其才，誼之泣以死也，又其甚者也。亦猶晉人之嫉物輕世也，莊之流也。相如因緣得意媚於主上，所爲《子虛》、《大人》之篇，都麗寥廓，乏於深婉，其情可知已。道不同不相爲謀，嗚呼！此《反騷》之所以作也。儒者探《易》之幽而參於《莊》，諷《詩》之深而參於《騷》，參於《莊》，可以群；參於《騷》，可以怨，其庶矣乎！然《莊》多善本行世，而《楚騷》獨缺，俗士罕及之。繩武博物能裁，蒐自劉、王，訖於近代，齧間合文，要於神情，斯不亦符節騷人。而升之風雅之堂哉！

顧起元《懶眞草堂集・文集》卷一五《唾心集序》 文章之要眇，其高可以旁日月，其博可以小溟渤，其奇可以泣鬼神；非文也，心靈之所變化也。於心中有虛空，於虛空中有天地，於天地中有萬物，於萬物中有人，於人中有文章。逆而溯之，有一非心之所生者乎？飈然而馳心，馬也；突然而畫心，匠也；毀然而歌而哭心，優伶也。心能摹千古、摹六合，而千古六合不能摹心。故余嘗謂文士但能吐其心靈之所孕，而文不可勝用矣！世沾沾焉好拾古人之唾餘，而不知己之爲珠爲華者，固無盡也，可不惜哉！

何中《知非堂外稿》卷一《與詹叔厚書》 文，所以明理也。不明乎理，而惟文之求，是猶欲羨其流而不浚其源，欲沃其枝葉而不培其根本，非涸則槁。

是故人之於文，必因其理之所在，而傳之以辭，無強爲，無苟作，愈平近而不可及。蓋其本盛而源深，蟠地而參天，滔滔大川而注於海。雖然，此豈易到也哉？非惟未易到也，而亦未易觀也。漢魏勿論，唐韓柳，宋歐蘇，皆崒然立一代之表，然猶先文而後理。故其先就也，其因文而求理。及其既就也，玉不能不瑕，珠不能不纇，矧皆下此者哉？然當於何而求之乎？昔者竊聞之，文莫盛於經，而經非事乎文也，理之所寓，自然之文也。是故陰陽動靜之理著，而《易》之文幽；理義性情之理著，而《詩》之文厚；告誡忠誠之理著，而《書》之文核；褒貶賞誅之理著，而《春秋》之文嚴。如天之日星，地之山嶽，亘千萬世而不可增損。宇宙事物之理，舉不出乎其間，而文亦不外乎是。然則求文者不明乎經之理，則不足以得之矣。是以欲文之嚴，必先明乎《春秋》之理；欲文之核，必先明乎《書》之理；欲文之厚，必先明乎《詩》之理；欲文之幽，必先明乎《易》之理。理之所得有淺深，而文之高下隨之。由漢以來，灼乎其可究。故嘗以古之文重以實，今之文輕以虛。其重以實，何也？理足而已；其輕以虛，何也？理歉而已。沿而觀之，莫弊於今之文。或者謂：「文則然矣，詩與文異。今之詩不減於古，其庶幾乎？」是不然。詩、文一也。古之詩，因其性情之眞，卽其事物之理，其辭皆出於誠，而足以感發善心，懲創逸志。今之詩，不因乎性情之眞，不卽乎事物之理，愈高而愈失，愈巧而愈陋。雖痛快爛熳，鬼眼傾耳，太白、東坡，且溟涬第之而不知，識者觀之，深嘆其無知而妄作也。故又常以爲，古之詩雅而眞，今之詩浮而僞。

袁于令《玉茗堂批評〈焚香記〉序》 樂府之淫濫，無如今日矣。所稱江南勝部，自王實甫、高則誠而下，王弇州首推《拜月亭》，猶曰「所嫌者，不能使人泪下」。斯言也，眞得詞家三昧。蓋劇場卽一世界，世界只一情人，以劇場假而情眞。不知當場者有情人也，顧曲者尤屬有情人也。卽從旁之堵牆而觀聽者若童子，若瞽叟，若村媼，無非有情人也。倘演眞不眞，則觀者之精神不動。然作者不眞，則演者之精神亦不靈。

侯方域《壯悔堂文集》卷三《答孫生書》 馬有振鬣長鳴，而萬馬皆瘖者，其駿邁之氣空之也；雖然，有天機焉，若滅若沒，放之不知其千里，息焉則止於閑，非是則蹋之嚙之，且泛駕矣。吾寧知泛駕之果愈於凡羣耶？此昔人之善言馬，有不止於馬者。僕以爲文亦宜然。文之所貴者，氣也，然必以神樸而思潔者御之，斯無浮漫鹵莽之失，此非多讀書，未易見也，卽讀書而矜且負，亦不能見，倘識者所謂道力者耶！惟道爲有力，足下勉矣！

錢謙益《牧齋有學集》卷一九《周孝逸文稿序》 曹子桓云：「文章以氣爲主。」李文饒舉以爲論文之要。而余取韓、李之言參之，退之曰：「氣，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畢浮；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者皆宜。」此氣之溢於言者也。習之曰：「義深則意遠，意遠則理辨，理辨則氣直，氣直則詞盛，詞盛則文工。」此氣之根於志者也。根於志，溢于言，經之以經史，緯之以規矩，而文章之能事備矣。不養氣，不尙志，翦刻花葉，儷鬬蟲魚，徒足以傭耳借目，鼠言空，鳥言卽，循而求之，皆無所有，是豈可以言文哉！

施閏章《學餘堂文集》卷三《詩原序》 有適燕而南轅、如粵而北指者，衆必笑之曰：「若迷於方也。」守溝瀆而忘海，若汎黃河之水而未溯乎崑崙，君子又笑之曰：「是逐流而昧原也。」今之爲詩者類是。不殖學而務塗其辭，不己出而事剽賊，不尙論遠采而一二近今是師，是詩盛而愈亡也。唐虞之賡歌，商周之雅頌，古之人未嘗學爲詩也，以聖賢之辭出爲聲律之言，藹然爛然，以通上下而洽朋友，播之樂章，則天神降，地祇出，鳥獸以舞，風雨以時，故太史採詩以觀政治、辨貞淫。孟子曰：「《詩》亡，然後《春秋》作。」然則詩不亡，《春秋》不作可也。詩之用宏而原遠如此，非不學無術之所能爲也。夫人之哀至而哭，樂至而嘻，智愚所同情也，今使庸夫牧豎抵掌頓足，言悲喜之狀，終日無足聽者；賢士騷人筆爲史，作爲詩，雖累千百世，人讀之無不起舞長嘯，或烏烏然泣下霑衣，其言至而情出也。《三百篇》以下，屈宋蘇李曹劉諸家之作，苟可傳者，皆是類也。人各有情，而非賢士騷人不能道，何也？沐浴芳澤者，言馥郁於蓠蘭，懷抱古今者，聲流被於金石，自然之勢也。後漢魏而雄於詩者，莫如子美。其自叙曰：「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故樂府五言諸體，不爲擬古之作，卽事命篇，意主獨造，而學集其大成，以是爲不可及。夫古今之勢不同，風雅頌已不相襲，而殊途同歸。自漢以來，善作者，大抵善述之流也。蘇子瞻嘗教人作詩曰：「熟讀《毛詩・國風》與《離騷》，曲折盡是矣。」今吾友見山編輯《詩原》，首《毛詩》以正其始，次《楚辭》以綜其變，次《選》詩以峻其體，次《選》賦以博其材，次《唐詩選》以嚴其則。詩賦之選，不盡於昭明、于鱗，而特從其本，志約也，且取選體詩賦，編次人

代如列諸掌，顧子才富而學有本，其知所先後如此。余少好誦詩，先君子命之曰：「《書》稱詩言志，歌永言，先之以直溫寬栗；孔子刪《詩》三百，以思無邪蔽之；詩之大原，其在斯乎！」發情止義，深思而兼蓄之，嚴擇而善變之，毋徒爲優孟之衣冠，則幾矣。

又卷二八《寄魏凝叔》 古之取人者，先器識而後文章；其爲文也，先根柢而後枝葉。非無枝葉也，根柢既立，枝葉萬千，重花累萼，奪繪彩而煥雲霞，皆是物也。言之不文，行之不遠，孔子蓋亦屬意於文者。近世詞人，比戶駢肩，權輿於八股，優孟於八家，求其庶幾於道者頗少。七言律，古人所難，今下筆四首、十首，五排動至百韻。又塡詞累寸，才情驅煽，前無古人，有道者私憂之。夫苕楚之華，隨風輒隕；溝澮之盈，移時立盡，其原本然也。若夫平原淺水，獨樹疎花，望之立盡，擷之無餘。又非文之大者，見近世所推一二名家，偏矯王、李之失，遽以爲冠一代而抗歐、曾；竊未敢深信，以其淸眞自放，而波瀾不闊、光焰不長也。

吳偉業《雜劇三集序》 造化氤氳之氣，分陰分陽，貞淫各出。其貞氣所感，則爲忠孝節烈之事；其淫氣所感，則爲放蕩邪慝之事。二氣并行，宇宙間光怪百出，情狀萬殊，而總繇文人之筆傳之。文人之筆或寓言，或紀實，想象形容，千載如見。由是貞者傳，淫者亦傳，如《三百篇》中不刪鄭衛，聖人以爲男女情欲之事，不必過遏。詞人狂肆之言未嘗無意，貞淫并載，可以爲勸，可以爲鑒，有其文則傳其文而已。漢魏以降，四言變爲五七言，其長者乃至百韵。五七言又變爲詩餘，其長者乃至三四闋，其言益長，其旨益暢。唐詩、宋詞可謂美備矣。而文人猶未已也。詩餘又變而爲曲。

汪琬《堯峰文鈔》卷二八《計甫草中州集序》 昔太史公足蹟幾半天下，而子美、太白亦嘗敝嚘齊魯秦蜀荆湖之間，故能出其所得，名當時而傳後世。詩文之道，雖古今人常不相及，而要之以好游而益工，則固千載已來雄才傑士之所同也。

又卷二九《王敬哉先生集序》 文者，貫道之器，故孔子有曰：「文不在茲乎？」孔子之所謂文，蓋謂《易》、《詩》、《書》、《禮》、《樂》也，是豈後世辭賦章句區區儷青妃白之謂與？孔子既歿，漢儒收拾暴秦燼燬之餘，修明講習，可謂勤矣，然而言《易》者不知天人貫通之旨，而溺於納甲卦氣之說；言《詩》者不知王國盛衰之原，而溺於四始五際之說；言《書》者不知二帝三王所以致治之大本大用，而所爭者，文王改元周公踐阼之說；至於《禮》、《樂》，又往往有其義而不知習其儀，有其器而不知名其物，甚則溷以圖讖，雜以譌僞，而孔子所刪述之文，不晦即亂。夫日月星辰，天之文也；山川草木，地之文也；《易》、《詩》、《書》、《禮》、《樂》諸經，人之文也。人之有文，所以經緯天地之道而成之者也。使其遂流於晦且亂，則人欲日熾，彝倫日斁，天地之道將何所託以傳哉！嗣後陵遲益甚，文統道統於是岐而爲二，韓柳歐陽曾以文，周張二程以道，未有彙其源流而一之者也。其間釐剔義理之絲微，鑽研問學之根本，能以其所作進而繼孔子者，惟朱徽國文公一人止耳。僅微文公論說之詳，辨晰之力，則向之晦者，幾何而不熄？向之亂者，幾何而不澌滅蕩盡也？然則使孔子之文，踰數十傳不墜，蓋文公之力居多。今距文公又五百年所矣，而繼之者無其人；或有其人矣，而琬僻處海陬，猶未有見焉。此所以日夜流連太息，不能無望於世之學者也。

又卷三二《答陳靄公論文書一》 聞儒者之言曰：「文者載道之器」；又曰：「未有不深於道而能文者。」僕竊謂此言亦少夸矣。古之載道之文，自《六經》、《語》、《孟》而下，惟周子之通書，張子之東西銘，程朱二子之傳注庶幾近之，雖《法言》、《中說》猶不免後人之議，而況他文乎？至於爲文之有寄託也，此則出於立言者之意也，非所謂道也。如屈原作《離騷》則託諸美人香草，登閬風，至縣圃，以寄其佯狂；司馬遷作《史記》，則託諸游俠貨殖，聶政荆卿，輕生慕義之徒，以寄其感激憤懣者，皆是也。今足下當浮靡之日，獨侃侃持論，以爲文非明道不可，洵乎豪傑之士超越流俗者也，而顧以寄託云云者當之，又謂惟道爲有力，則僕不能無疑。僕嘗徧讀諸子百氏大家名流與夫神仙浮屠之書矣，其文或簡鍊而精麗，或疏暢而明白，或汪洋縱恣，逶迤曲折，沛然四出而不可禦，蓋莫不有才與氣者在焉。惟其才雄而氣厚，故其力之所注能令讀之者動心駭魄，改觀易聽，憂爲之解頤，泣爲之破涕，行坐爲之忘寢與食，斯已奇矣。而及其求之以道，則小者，多支離破碎而不合；大者，乃敢於披猖磔裂，盡決去聖人之畔岸而翦拔其藩籬，雖小人無忌憚之言，亦常雜見於中，有能如周、張諸書者，固僅僅矣，然後知讀者之驚駭改易，類皆震於其才，懾於其氣而然也，非爲其於道有得也。吾不識足下愛其文將遂信其道乎；抑以其不合於道，遂并排黜其文而不之錄乎？夫文之所以有寄託者，意爲之也；其所以有力者，才與氣舉之也，於道果何與哉？古人

之爲文也，其中各有所主，有假文以明道者，有因文以求道者，有知文而不知道者。

毛奇齡《西河集》卷二九《駱叔夜詩集序》 顧《記》云詩教敦厚，而劉勰論造詩必情爲文經而詞爲理緯，故情不足以導詞，理不足以敷文，卽縟旨星雜，繁詞若綺，無以揚經緯而被文質，而浸假懽愉已甚。愁苦未聞，中鮮鬱紆之情，外無憂讒畏譏，觸類長志之槩。又何以抒情擿物，激越其心，思而暴揚其志氣？然則情由境發，而理從遇生，道固然乎！

葉燮《已畦文集》卷一三《與友人論文書》 夫文之爲用，實以載道，要先辨其源流本末，而徐以察其異軌殊途，固不可執一而論，然又不可以二三其旨也，是在正其源而反求其本已矣。今有文於此，必先徵其美與不美，其美者，則人共譽之曰美。彼文而美，固可譽也。夫固有其文之美者矣，然而未可卽謂之曰通也；固有其文之通者矣，然而未可卽謂之曰是也；固有其文之是者矣，然而未可卽謂之曰適於道也。今試舉其大者言之，以例其餘。彼美而未嘗通者，六朝之文類是也；通而未嘗是者，莊周、列禦寇之文類是也；是而未嘗適於道者，司馬遷等之文類是也。夫由文之美，而層累進之，以至適於道而止道者何也？《六經》之道也。爲文必本於六經，人人能言之矣，人能言之而實未有能知之。能知之而實未能變而通之者也。夫能知之，更能進而變通之，要能識夫道之所由來，與推夫道之所由極，非能明天下之理，達古今之事，窮萬物之情者，未易語乎此也。僕嘗有「原詩」一編，以爲盈天地間萬有不齊之物之數，總不出乎理事情三者，故聖人之道，自格物始，蓋格夫凡物之無不有理事情也；爲文者，亦格之文之爲物而已矣。夫備物者，莫大於天地，而天地備於六經，《六經》者，理事情之權輿也。合而言之，則凡經之一句一義，皆各備此三者，而互相發明；分而言之，則《易》似專言乎理，《書》、《春秋》、《禮》似專言乎事，《詩》似專言乎情，此經之原本也。而推其流之所至，因《易》之流而爲言，則議論辯說等作是也；因《書》、《春秋》、《禮》之流而爲言，則史傳紀述典制等作是也；因《詩》之流而爲言，則辭賦詩歌等作是也：數者條理各不同，分見於經，雖各有專屬，其適乎道則一也。而理者與道爲體，事與情總貫乎其中，惟明其理，乃能出之而成文，六經之後，其得此意者，則庶乎唐宋以來諸大家之文，爲不悖乎道矣。夫文之本乎經者，襲其道，非襲其辭，如以其辭，則周、秦以來三千餘年間，其辭遞變，日異而月不同，然能遞變其辭，而必不能遞變其道。蓋天下古今止有此一道，千差萬別，總不可越，非可於此外，別事旁求，用其私智，而能成一家之言，以自鳴於古今者也。卽其人之言，幸而當時稱之，後世述之，而總不可謂之爲文；卽天下有自成一家之文，斷無有自成一家之道，若有自成一家之道，天下古今豈有二道乎？而本乎道者，原非執一法以泥之、一律以格之者也，當其神明在心，變化於法，左宜右有，無所不可，而用意所根柢處，必一定而有在，譬之古帝王相傳，惟一執中，至於所尙，則有忠與質文之各不同，然豈以所尙不同，而執中之傳亦各有不同者哉？又豈以執中之傳同，而所尙亦遂必出於同者哉？故文之爲道，一本而萬殊，亦萬殊而一本者也。夫所謂成一家之言者，其獨闢此一家者乎？抑祖述彼一家者乎？若其獨闢，則古今以來數千百年，必無至今日而忽有獨闢之道，且何所據而謂之成？若其祖述，則所述之彼一家，是又一家矣，彼是道非道不可知，漫然而襲之，安得謂爲成家乎？既以襲之矣，安得稱爲一家之言乎？譬之天地間，其籟有萬，總謂爲聲，如鸞鳳之和鳴，箾韶之雅奏，聲也，寒蛩之啾嘈，蚯蚓之鳴竅，亦聲也，彼蛩與蚓，何嘗不自成其一家之聲，然與鸞鳳箾韶同類而稱其聲之成也，可乎？故一家之言，乃其人之言，非天下古今之言也，不可謂爲成也。然僕所引六朝、莊、列、司馬遷之徒，則更自有說。六朝不足論，莊、列豈非自成一家之言者，司馬遷嘗自謂成一家之言矣，安得盡非之乎？然莊、列之人與文，其力能自爲一道，而與《六經》之道爲角，才與辨皆足以濟之。如莊之外篇，叛道尤極，而其書卒不廢，蓋與道相反，而能中分以自成者，不可徙以一家稱也，但不可謂爲是而已。司馬遷之文，固知尊向六經，然徒能貌其郛廓耳，於道雖未能適，其志則道也，故其自謂成家可也。竊怪後之人，尙不能知道與非道之辨，其所爲文，又在揚雄所詘雕蟲小技之下，不識所成者何家乎？且莊、列、司馬諸人之文，爲之於周、秦、漢以前，以創闢之人爲創闢之文，稱作者可也，若後人踵而爲之於今日，則何異於芻狗！何況等而下之者乎？僕嘗論古今作者，其作一文，必爲古今不可不作之文，其言有關於天下古今者，雖欲不作而不得不作，或前人未曾言之而我始言之，後人不知言之而我能開發言之，故貴乎其有是言也；若前人已言之而我摹倣言之，今人皆能言之而我隨聲附和言之，則不如不言之爲愈也。所以古來作者有言謂之立言，以此言自我而立，且非我不能立，傍無倚

附之謂立，獨行其是之謂立，故與功與德共立而不朽也。然其爲言有端焉，有緒焉，或以質勝，或以文勝，或借援引以明，或攄才辨以見，其措諸辭有不同，總不能外乎夫子辭達之一言，要以辭達意，不以辭飾意，以辭飾意，必至剽字竊句，求異標新，不則陳陳相因，附會希合，究其初，彼原無意，卽以辭爲意，問其所旨，彼且茫然不自知，世人見其斐然龐然，亦或羣然稱之，僕所謂文雖美而無如其不通何矣，可勝道哉！且夫辭達與不達，亦有淺深之不同，本無意而辭不達，無可達也；有其意而辭不達，不能達也；能造意而辭不達，不達乎道也；自以爲達乎道，而辭仍不達，非道之辭難達也，進乎此，而辭能達者，其辭皆道也。如是，以抒其志慮，發爲議論，徵諸見聞，考諸往古，平奇正側，多寡繁簡，不襲不臆，屏隱怪，黜庸腐，歸於辭達其意，意達其道而已。斯爲天地古今之言，而豈一家之言哉？於此而或有未盡善，則徐以辨其工拙，察其巧力，所爭在毫末之間，但根本既定，則無適而不可矣。此論文之極則，作文之本原。因足下之詔我，故敢竭其區區而不自知其言之罔且誕也。幸足下更有以教之！

袁枚《小倉山房文集》卷一〇《虞東先生文集序》 文章始於六經，而范史以說經者入儒林，不入文苑，似強爲區分，然後世史家俱仍之而不變，則亦有所不得已也。大抵文人恃其逸氣，不喜說經，而其說經者，又曰吾以明道云爾，文則吾何屑焉。自是而文與道離矣。不知《六經》以道傳，實以文傳。《易》稱修詞，《詩》稱詞輯，《論語》稱爲命，至於討論修飾而猶未已，是豈聖人之溺於詞章哉！蓋以爲無形者，道也，形於言謂之文；既已謂之文矣，必使天下人矜尙悅繹，而道始大明。若言之不工，使人聽而思卧，則文不足以明道，而適足以蔽道。故文人而不說經可也，說經而不能爲文不可也。

又卷二八《隨園隨筆序》 著作之文，形而上；考據之學，形而下，各有資性，兩者斷不能兼。

又《隨園尺牘》卷八《寄奇方伯》 大概著書立說，最怕雷同，拾人牙慧；賦詩作文，都是自寫胸襟，人心不同，各如其面，故好醜雖殊，而不同則一也。考史證經，都從故紙堆中得來，我所見之書，人亦能見；我所考之典，人亦能考。雖費盡氣力，終是疊牀架屋，老生常談。有如賈人屯貨，胥吏寫供，得人之得，而不自得其得。就使精鑿異常，亦便他人觀覽，與我何與？況詞章之學最古，始於《六經》，盛於《三傳》，皆殷周賢聖之才；考據之學最後，始於鄭馬，盛於邢孔，皆漢唐齷齪之士，甚至戴聖、歐陽歙盡贓吏矣！其拘牽附會，穿鑿侜張，殊非「大樂必易，大禮必簡」之旨。不過天生笨伯，借此藏拙淸閒則可耳；有識之人，斷不爲也。

鄭忠訓《瘞雲岩序》 天地一情區也，古今一情界也，男女一情種也。無論才士英雄，卽俗流傖父亦有之；無論貞姿烈質，卽淫女陋婦亦有之，顧或正用之而爲深情，爲痴情；其邪者則爲縱情，爲淫情。而其情之或正或邪，用情者又不能自言也。自後世才士多情，本《國風》言情之旨，按譜選聲，倡爲歌曲，取其情之或正或邪，曲爲摹傳，惟妙惟肖，而正者流芳，邪者貽臭。寫兒女之私情，卽以定正邪之公案，孰謂詞曲爲小道哉。雖其間悲歡離合類多參差，或一合而不離，或一離而旋合，或偶合而卽離，而且永離情也，而數存焉。

謝堃《春草堂集》卷二《與諸弟論詩八首》 今人每論詩，愈窮而愈工。殊不知窮字，不與貧窮同。窮乃窮其源，經史須博通。吾儕豈不知，沿襲已成風。

又 古書不多讀，枵腹難爲情。讀書如不讀，爲學方有成。譬如善彈琴，絃外發新聲。彈琴與讀書，貴熟而後生。

又 吾愛杜少陵，一語最沈著。古人當自愛，今人不可薄。《離騷》、《三百篇》，嫩人爲寄託。何其義山詩，任意嘗文弱。

王柏心《百柱堂全集》卷三三《方友石鴻濛室詩文序》 有學士也者，有才士也者，有俊傑之士也者。三者趨不同，其立言亦迥異。治章句，守師說，考名物象數之疑似，析聲音訓詁之微茫，則學士而已矣。繁辭縟藻，靡音曼節，以博贍閎麗，矜古今而炫當世，則才士而已矣。若夫攬王霸治忽之要，苞奇正攻守之術，慨然以康屯濟否爲志，欲夷一世之以桀暴亂而返之正，其形諸言辭者，敷陳剴切，指畫明悉，動關天下大計，忠亮忼爽之氣，不可掩遏。往往達之足以摧金石；引之足以貫日星。是非俊傑之士不能。夫溺於學者拘，溺於才者僞。拘與僞不足適於用，將與之經綸世務，舍俊傑誰屬哉！然而天之生俊傑不數，俊傑之見用於時亦不數。且彼亦度其可行，則檻車牛口不爲辱；度其不可行，則萬鍾千駟不少動，進有賁育之勇，而退有隨光之介，此英豪節槩超於學士才士遠矣。卽論言辭，亦絕非二家所能望。

陳璞《尺岡草堂遺集》卷一《宛湄書屋文鈔序》 爲文之所自，蓋君之文與

君之性情有相因者三焉：君邁往磊落，無委瑣握蹤之態，與人交不設城府，故其文昌明洞達，滔滔汗汗如巨川之赴海焉，其相因者一也；君敦篤懇摯，急朋友之難，不避艱阻，在公懋於其職，無少曠，故其文切實深到，清剛雋上，若金石之不渝焉，其相因者二也；君處事精敏，洞燭機變，癥結隱伏，一照之無不得，故其文批郤導窾，析滯發矇，若冰雪之瑩澈焉，其相因者三也。抑君之文與君之性情又有相反者三焉：君曠達眞率，言語無飾，燕處野游，不衫不履，而其文則研鍊精整，藻麗富贍，此一反也；君直諒坦白，遇不合者，不爲詭隨，時復面折人過，而其文則雍容不迫，紆徐往復，令人意消，此二反也；君慷慨颯爽，疎節闊目，不屑細務，而其文則考訂精審，纖悉不遺，此三反也。夫相因者，天之事，性情所流露也；相反者，學之功，性情所陶冶也。天之事順而達之，學之功曲而致之。順而達之，擴充之義；曲而致之，克己之力也。知此則知君之文天分學力之備矣。

陳錦《勤餘文牘自序》 道性情一語爲千古言詩之則，亦千古言文之則。厥後曰體裁曰宗派曰氣息，言文者愈精且嚴，而爲文者亦愈拘且失，甚至塡砌詞藻以自掩其眞，而性情愈不可見矣。

郭柏蔭《退補齋文存序》 竊思文以足言，言以足志。有其志，卽有其文，本無須於間架，其文中之有曲折波瀾，是卽言中之所爲俯仰屈伸以自達其志者也。

施補華《澤雅堂文集》卷三《兪兪齋詩集序》 能詩猶能兵也。天下一切之事，可以人力致之。至於用兵，必其天之所自，有可學而不可學。詩之爲道亦然。有詩之天而人繼焉，卓然爲一家之言，有詩之天而人或繼焉或否焉，則詩純雜相半。無詩之天，強以人力求之，極其學問才氣，有韻之文而已，於詩之妙無當也。且夫奇才猛將，提挈三軍之衆，出入兩陣之間，攻瑕蹈隙，疾若風雨，機動而心應，莫能言其故。儒者誦孫吳韜略之說，眞若可信，臨陣顚倒眩惑，無所措其頭足，何則？苟其天之所有，出於心而合於古。苟非天之所有，孫吳韜略之精，無從而襲之也。夫詩亦若是而已矣。雖然，步伐進退，詩之律也；刀矛劍槊，詩之材也；金鼓鐃鐲，詩之聲也；羽毛旂旐，詩之采也。一不備不可以行兵，不可以爲詩。越女之論劍術曰：「妾非授於人也，而忽自有之天也。」記曰：蛾子時術之人也，使奇才猛將能讀孫吳韜略之書，講求而變通之，豈不出於儒生萬萬哉！夫詩亦若是而已。

梁啓超《小說叢話》 斯賓塞嘗言：「宇宙萬事，皆循進化之理，惟文學獨不然，有時若與進化爲反比例」云云（彼推原其故，謂文學必帶一種野蠻之迷信，乃能寫出天然之妙，文明愈開，則此種文學愈絕，故文學與科學之消息，適成反比例云云。其言頗含至理）。此論在中國，尤爲文家所同認而無異議者矣。故昌黎言：「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三代文學優於兩漢，兩漢文學優於三唐，三唐文學優於近世，此幾如鐵案，不能移動矣。顧吾以爲以風格論，誠當爾爾；以體裁論，則固有未盡然者。凡一切事物，其程度愈低級者則愈簡單，愈高等者則愈復雜，此公例也。故我之詩界，濫觴於《三百篇》，限以四言，其體裁爲最簡單。漸進爲五言，漸進爲七言，稍復雜矣。漸進爲長短句，愈復雜矣。長短句而有一定之腔、一定之譜，若宋人之詞者，則愈復雜矣。由宋詞而更進爲元曲，其復雜乃達於極點。曲本之詩（以廣義之名名之），所以優於他體之詩者，凡有四端：唱歌與科白相間，甲所不能盡者以乙補之，乙所不能傳者以甲描之，可以淋漓盡致，其長一也。尋常之詩，只能寫一人之意境（若《孔雀東南飛》等篇，錯落描畫數人者，不能多覯，且非後人所能學步，強學之必成鵠狗），曲本內容主伴可多至十數人或數十人，各盡其情，其長二也。每劇自數折乃至數十折，每折自數調乃至數十調，一惟作者所欲，極自由之樂，其長三也。詩限以五、七言，其塗隘矣；詞代以長短句，稍進，然爲調所困，仍不能增減一字也；曲本則稍解音律者可任意綴合諸調，別爲新調（詞亦可爾爾，然究不如曲之自由）。卽舊調之中，亦可以添加所謂花指者，往往視原調一句增加至七、八字乃至十數字而不爲病，其長四也。故吾嘗以爲中國韵文，其後乎今日者，進化之運，未知何如；其前乎今日者，則吾必以曲本爲巨擘矣。嘻！附庸蔚爲大國，雖使屈、宋、蘇、李生今日，亦應有前賢畏後生之感，吾又安能薄今人愛古人哉！

文德

《論語・爲政》 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

又《雍也》 子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

又《子罕》 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又《憲問》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

《禮記・樂記・樂施》昔者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風》。夔始制樂，以賞諸侯。故天子之爲樂也，以賞諸侯之有德者也。德盛而教尊，五穀時熟，然後賞之以樂。故其治民勞者，其舞行綴遠；其治民逸者，其舞行綴短。故觀其舞，知其德；聞其謚，知其行也。《大章》，章之也；《咸池》，備矣；《韶》，繼也；《夏》，大也；殷周之樂，盡矣。

又《樂象》凡姦聲感人而逆氣應之，逆氣成象而淫樂興焉。正聲感人而順氣應之，順氣成象而和樂興焉。倡和有應，回邪曲直各歸其分，而萬物之理各以類相動也。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比類以成其行。姦聲亂色不留聰明，淫樂慝禮不接心術，惰慢邪辟之氣不設於身體。使耳目鼻口心知百體皆由順正，以行其義。然後發以聲音，而文以琴瑟，動以干戚，飾以羽旄，從以簫管，奮至德之光，動四氣之和，以著萬物之理。是故清明象天，廣大象地，終始象四時，周還象風雨。五色成文而不亂，八風從律而不姦，百度得數而有常，小大相成，終始相生，倡和清濁，迭相爲經。故樂行而倫清，耳目聰明，血氣和平，移風易俗，天下皆寧。故曰：「樂者，樂也。」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以道制欲，則樂而不亂；以欲忘道，則惑而不樂。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廣樂以成其教。樂行而民鄉方，可以觀德矣。德者，性之端也；樂者，德之華也。金石絲竹，樂之器也。詩，言其志也；歌，詠其聲也；舞，動其容也。三者本於心，然後樂氣從之。是故情深而文明，氣盛而化神，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唯樂不可以爲僞。樂者，心之動也。聲者，樂之象也。文采節奏，聲之飾也。君子動其本，樂其象，然後治其飾。是故先鼓以警戒，三步以見方，再始以著往，復亂以飭歸，奮疾而不拔，極幽而不隱。獨樂其志，不厭其道；備舉其道，不私其欲。是故情見而義立，樂終而德尊；君子以好善，小人以聽過。故曰：「生民之道，樂爲大焉！」樂也者，施也；禮也者，報也。樂，樂其所自生；而禮，反其所自始。樂章德，禮報情，反始也。

又《魏文侯》夫古者天地順而四時當，民有德而五穀昌，疾疢不作而無妖祥，此之謂大當。然後聖人作爲父子君臣，以爲紀綱。紀綱既正，天下大定；天下大定，然後正六律，和五聲，弦歌詩頌，此之謂德音，德音之謂樂。《詩》云：「莫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邦，克順克俾。俾於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於孫子。」此之謂也。【略】鄭音好濫淫志，宋音燕女溺志，衛音趨數煩志，齊音敖辟矯志。此四者皆淫於色而害於德，是以祭祀弗用也。《詩》云：「肅雍和鳴，先祖是聽。」夫肅肅，敬也；雍雍，和也。夫敬以和，何事不行？爲人君者，謹其所好惡而已矣。君好之，則臣爲之；上行之，則民從之。《詩》云：「誘民孔易」，此之謂也。

《呂氏春秋・侈樂》人莫不以其生生，而不知其所以生。人莫不以其知知，而不知其所以知。知其所以知之謂知道，不知其所以知之謂棄寶。棄寶者必離其咎。世之人主，多以珠玉戈劍爲寶，愈多而民愈怨，國人愈危，身愈危累，則失寶之情矣。亂世之樂與此同。爲木革之聲則若雷，爲金石之聲則若霆，爲絲竹歌舞之聲則若譟。以此駭心氣、動耳目、搖蕩生則可矣，以此爲樂則不樂。故樂愈侈，而民愈鬱，國愈亂，主愈卑，則亦失樂之情矣。凡古聖王之所爲貴樂者，爲其樂也。夏桀、殷紂作爲侈樂，大鼓鐘磬管簫之音，以鉅爲美，以衆爲觀，俶詭殊瑰，耳所未嘗聞，目所未嘗見，務以相過，不用度量。宋之衰也，作爲《千鍾》。齊之衰也，作爲《大呂》。楚之衰也，作爲《巫音》。侈則侈矣，自有道者觀之，則失樂之情。失樂之情，其樂不樂。樂不樂者，其民必怨，其生必傷。其王之與樂也，若冰之於炎日，反以自兵。此生乎不知樂之情，而以侈爲務故也。樂之有情，譬之若肌膚形體之有情性也，有情性則必有性養矣。寒溫勞逸饑飽，此六者非適也。凡養也者，瞻非適而以之適者也。能以久處其適，則生長矣。生也者，其身固靜，或而後知，或使之也。遂而不返，制乎嗜欲，制乎嗜欲無窮，則必失其天矣。且夫嗜欲無窮，則必有貪鄙浮亂之心，淫佚姦許之事矣。故彊者劫弱，衆者暴寡，勇者凌怯，壯者傲幼，從此生矣。

陸賈《新語・愼微》是以君子居亂世，則合道德，采微善，絕纖惡，脩父子之禮，以及君臣之序，乃天地之通道，聖人之所不失也。故隱之則爲道，布之則爲文，詩在心爲志，出口爲辭，矯以雅辭，砥礪鈍才，雕琢文彩，抑定狐疑，通塞理順，分別然否，而情得以利，而性得以治，緜緜漠漠，以道制之，察之無兆，遁之恢恢，不見其行；不覩其仁，湛然未悟，久之乃殊，論思天地，動應樞機，俯仰進退，與道爲依，藏之於身，優遊待時。故道無廢而不興，器無毀而不治。孔子曰：「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言德行而其下順之矣。

《史記・屈原賈生列傳》 屈平疾王聽之不聰也，讒諂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離騷者，猶離憂也。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窮則反本，故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也；疾痛慘怛，未嘗不呼父母也。屈平正道直行，竭忠盡智以事其君，讒人閒之，可謂窮矣。信而見疑，忠而被謗，能無怨乎？屈平之作《離騷》，蓋自怨生也。《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上稱帝嚳，下道齊桓，中述湯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廣崇，治亂之條貫，靡不畢見。其文約，其辭微，其志絜，其行廉，其稱文小而其指極大，舉類邇而見義遠。其志絜，故其稱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汙泥之中，蟬蛻於濁穢，以浮游塵埃之外，不獲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

王充《論衡・書解》 或曰：「士之論高，何必以文？」答曰，夫人有文質乃成，物有華而不實，有實而不華者。《易》曰：「聖人之情見乎辭。」出口爲言，集札爲文，文辭施設，實情敷烈。夫文德世服也，空書爲文，實行爲德，著之於衣爲服，故曰德彌盛者文彌縟，德彌彰者人彌明。大人德擴其文炳，小人德熾其文斑，官尊而文繁，德高而文積。華而睆者，大夫之質。曾子寢疾，命元起易。由此言之，衣服以品賢，賢以文爲差。愚傑不別，須文以立折。非唯於人，物亦咸然。龍鱗有文，於蛇爲神；鳳羽五色，於鳥爲君。虎猛，毛蚡蝓；龜知，背負文。四者體不質，於物爲聖賢。且夫山無林則爲土山，地無毛則爲潟土，人無文則爲樸人。土山無麋鹿，潟土無五穀。人無文德，不爲聖賢。上天多文，而后土多理。二氣協和，聖賢稟受，法象本類，故多文彩。瑞應符命，莫非文者。

徐幹《中論・藝紀》 藝之興也，其由民心之有智乎？造藝者將以有理乎？民生而心知物，知物而欲作，欲作而事繁，事繁而莫之能理也。故聖人因智以造藝，因藝以立事，二者近在乎身，而遠在乎物。藝者所以旌智、飾能、統事、御羣也。聖人之所不能已也。藝者所以事成德者也；德者以道率身者也。藝者德之枝葉也，德者人之根榦也。斯二物者不偏行、不獨立。木無枝葉則不能豐，其根榦，故謂之瘣。人無藝則不能成其德，故謂之野。若欲爲夫君子，必兼之乎。【略】故君子非仁不立，非義不行，非藝不治，非容不莊。四者無愆而聖賢之器就矣。《易》曰：「富有之謂大業。」其斯之謂歟？君子者表裏稱而本末度者也。故言貌稱乎心志，藝能度乎德行。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純粹內實光輝外著。孔子曰：「君子恥有其服而無其容，恥有其容而無其辭，恥有其辭而無其行，故寶玉之山，土木必潤；盛德之士，文藝必衆。」昔在周公嘗猶豫於斯矣！孔子稱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存乎六藝者，著其末節也。謂夫陳籩豆，置尊俎，執羽籥，擊鐘磬，升降趨翔屈伸俯仰之數也，非禮樂之本也。禮樂之本也者其德音乎！《詩》云：「我有嘉賓，德音孔昭。視民不佻，君子是則是效。我有旨酒，嘉賓式宴以敖。」此禮樂之所貴也。故恭恪廉讓藝之情也，中和平直藝之實也，齊敏不匱藝之華也，威儀孔時藝之飾也。通乎羣藝之情實者，可與論道。識乎羣藝之華飾者，可與講事。事者有司之職也，道者君子之業也。先王之踐藝者蓋踐有司也。君子兼之則貴也。故孔子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藝者心之使也，仁之聲也，義之象也。故禮以考敬，樂以敦愛，射以平志，御以和心，書以綴事，數以理煩。敬考則民不慢，愛敦則羣生悅，志平則怨尤亡，心和則離德睦，事綴則法戒明，煩理則物不悖，六者雖殊，其致一也。其道則君子專之，其事則有司共之，此藝之大體也。

又《覈辯》 俗士之所謂辯者，非辯也。非辯而謂之辯者，蓋聞辯之名而不知辯之實，故自之妄也。俗之所謂辯者，利口者也。彼利口者苟美其聲氣，繁其辭令。如激風之至，如暴雨之集，不論是非之性，不識曲直之理，期於不窮，務於必勝，以故淺識而好奇者見其如此也，固以爲辯。不知木訥而達道者，雖口屈而心不服也。夫辯者，求服人心也，非屈人口也。故辯之爲言別也。爲其善分別事類而明處之也；非謂言辭切給而以陵蓋人也。故《傳》稱《春秋》微而顯，婉而辯者，然則辯之言必約以至，不煩而諭，疾徐應節不犯禮教，足以相稱，樂盡人之辭，善致人之志，使論者各盡得其願而與之得解，其稱也無其名，其理也不獨顯，若此則可謂辯。故言有拙而辯者焉，有巧而不辯者焉。君子之辯也，欲以明大道之中也，是豈取一坐之勝哉？人心之於是非也，如口於味也，口者非以己之調膳則獨美，而與人調之則不美也。故君子之於道也，在彼猶在己也。苟得其中則我心悅焉，何擇於彼？苟失其中則我心不悅焉，何取於此？故其論也，遇人之是則止矣。遇人之是而猶不止，苟言苟辯則小人也。雖美說何異乎鵕之好鳴，鐸之喧譁哉？

曹丕《與吳質書》 觀古今文人，類不護細行，鮮能以名節自立。而偉長

獨懷文抱質，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謂彬彬君子者矣。

又《典論・論文》 文人相輕，自古而然，傅毅之於班固，伯仲之閒耳，而固小之。與弟超書曰：「武仲以能屬文爲蘭臺令史，下筆不能自休。」夫人善於自見，而文非一體，鮮能備善。是以各以所長，相輕所短。里語曰：「家有弊帚，享之千金。」斯不自見之患也。【略】常人貴遠賤近，向聲背實，又患闇於自見，謂己爲賢。

葛洪《抱朴子外篇》卷三二《尚博》 或曰：「著述雖繁，適可以騁辭耀藻，無補救於得失；未若德行不言之訓。故顏閔爲上，而游夏乃次。四科之格，學本而行末。然則綴文固爲餘事，而吾子不褒崇其源，而獨貴其流可乎？」抱朴子答曰：「德行爲有事，優劣易見；文章微妙，其體難識。夫易見者，粗也；難識者，精也。夫唯粗也，故銓衡有定焉，夫唯精也，故品藻難一焉。吾故捨易見之粗，而論難識之精，不亦可乎？」或曰：「德行者本也，文章者末也。故四科之序文不居上，然則著紙者糟粕之餘事，可傳者祭畢之芻狗，卑高之格，是可識矣！文之體略，可得聞乎？」抱朴子答曰：「荃可以棄，而魚未獲則不得無荃；文可以廢，而道未行則不得無文。若夫翰迹韻略之宏促，屬辭比事之疏密，源流至到之修短，蘊藉汲引之深淺，其懸絕也，雖天外毫內不足以喻其遼邈；其相傾也，雖三光熠耀不足以方其巨細，龍淵鉛鋌未足譬其銳鈍，鴻羽積金未足比其輕重。清濁參差，所稟有主。朗昧不同科，強弱各殊氣。而俗士唯見能染毫畫紙者，便槩之一例。斯伯牙所以永思鍾子，郢人所以格斤不運也。蓋刻削者比肩，而班狄擅絕手之稱；援琴者至眾，而夔襄專知音之難。廄馬千駟，而騏驥有邈羣之價；美人萬計，而威施有超世之容。蓋有遠過眾者也。且文章之與德行，猶十尺之與一丈，謂之餘事，未之前聞。夫上天之所以垂象，唐虞之所以爲稱，大人虎炳，君子豹蔚，昌且定聖謚於一字，仲尼從周之郁，莫非文也。八卦生鷹隼之所被，六甲出靈龜之所負，文之所在，雖賤猶貴；犬羊之鞟未得比焉。且夫本不必皆珍，末不必悉薄。譬若錦繡之因素地，珠玉之居蚌石，雲雨生於膚寸，江河始於咫尺爾。則文章雖爲德行之弟，未可呼爲餘事也。」

又卷四五《文行》 或曰：「德行者，本也。文章者，末也。故四科之序，文不居上。然則著紙者，糟粕之餘事。可傳者，祭畢之芻狗。卑高之格，是可譏矣。」抱朴子答曰：「筌可棄，而魚未獲則不得無筌。文可廢，而道未行則不得無文。若夫翰迹韻略之廣逼，屬辭比義之妍媸，源流至到之修短，蘊藉汲引之深淺，其懸絕也，雖天外毫內不足以喻其遼邈。其相傾也，雖三光熠耀不足以方其巨細。龍淵鉛鋌，未足以譬其銳鈍，鴻羽積金，未足以方其輕重。而俗士唯見能染毫畫紙，便槩以一例。斯伯氏所以永思鍾子，郢人所以格斤不運也。夫斲削者比肩，而班狄擅絕手之名。援琴者至多，而夔襄專清聲之稱。廄馬千駟，而騏驥有邈羣之價。美人萬計，而威施有超世之色者，蓋遠過眾也。且文章之與德行，猶十尺之與一丈，謂之餘事，未之前聞也。八卦生乎鷹隼之飛，六甲出於靈龜之負，文之所在雖且貴，本不必便疏，末不必皆薄，譬錦繡之因素地，珠玉之託蚌石，雲雨生於膚寸，江河始於咫尺。理誠若茲，則雅論病矣。」又曰：「應龍徐舉，顧眄而凌雲。汗血緩步，呼吸而千里。故螻蟻怪其無階而高，致駑蹇驚過己之不漸也。若夫馳騁詩論之中，周旋一經之內，以常情覽巨異，以褊量測無涯，始自髫齔，詣于振素，不能得也。又世俗率貴古昔而賤當今，敬所聞而黷所見。同時雖有追風絕景之駿，猶謂不及伯樂之所御也。雖有霄朗兼城之璞，猶謂不及楚和之泣也。雖有斷馬指雕之劍，猶謂不及歐冶之所鑄也。雖有生枯起朽之藥，猶謂不及和鵲之所合也。雖有冠羣獨行之士，猶謂不及於古人也。」

《藝文類聚》卷二五引蕭綱《誡當陽公大心書》 立身之道，與文章異。立身先須謹重，文章且須放蕩。

蕭統《陶淵明集序》 夫自衒自媒者，士女之醜行；不忮不求者，明達之用心。是以聖人韜光，賢人遁世；其何故也？含德之至，莫踰於道，親己之切，無重於身。故道存而身安，道亡而身害；處百齡之內，居一世之中；倏忽比之白駒，寄寓謂之逆旅。宜乎與大塊而盈虛，隨中和而任放；豈能戚戚勞於憂畏，汲汲役於人間，齊謳趙女之娛，八珍九鼎之食；結駟連騎之榮，侈袂執圭之貴；樂既樂矣，憂亦隨之。何倚伏之難量，亦慶弔之相及；智者賢人居之，甚履薄冰；愚夫貪士競之，若洩尾閭。玉之在山，以見珍而終破；蘭之生谷，雖無人而自芳。故莊周垂釣於濠，伯成躬耕於野；或貨海東之藥草，或紡江南之落毛；譬彼鴛雛，豈競鳶鴟之肉？猶斯雜縣，寧勞文仲之牲？至于子常、寧喜之倫，蘇秦、衛鞅之匹，死之而不疑，甘之而不悔。主父偃言生不五鼎食，死則五鼎烹，卒如其言，豈不痛哉？又楚子觀周，受折於孫滿；霍侯驂乘，禍起於負芒。饕餮之徒，其流甚眾。唐堯四海

之主，而有汾陽之心；子晉天下之儲，而有洛濱之志。輕之若脫屣，視之若鴻毛；而況於他人乎？是以至人達士，因以晦迹：或懷釐而謁帝，或被褐而負薪，鼓枻清潭，棄機漢曲；情不在於眾事，寄眾事以忘情者也。有疑陶淵明詩，篇篇有酒，吾觀其意不在酒，亦寄酒爲迹者也。其文章不羣，辭彩精拔，跌宕昭彰，獨超眾類，抑揚爽朗，莫之與京。橫素波而傍流，干青雲而直上。語時事則指而可想，論懷抱則曠而且眞。加以貞志不休，安道苦節；不以躬耕爲恥，不以無財爲病。自非大賢篤志，與道汙隆，孰能如此乎？余素愛其文，不能釋手，尚想其德，恨不同時。故加搜校，粗爲區目。白璧微瑕，惟在《閒情》一賦。揚雄所謂勸百而諷一者，卒無諷諫，何足搖其筆端。惜哉！亡是可也。

《魏書・溫子昇傳》引楊愔《文德論》 古今辭人，皆負才遺行，澆薄險忌，唯邢子才、王元景、溫子昇彬彬有德素。

顏之推《顏氏家訓・文章》 夫文章者，原出《五經》：詔命策檄，生於《書》者也；序述論議，生於《易》者也；歌詠賦頌，生於《詩》者也；祭祀哀誄，生於《禮》者也；書奏箴銘，生於《春秋》者也。朝廷憲章，軍旅誓誥，敷顯仁義，發明功德，牧民建國，施用多途。至於陶冶性靈，從容諷諫，入其滋味，亦樂事也，行有餘力，則可習之。然而自古文人，多陷輕薄：屈原露才揚己，顯暴君過；宋玉體貌容冶，見遇俳優；東方曼倩滑稽不雅，司馬長卿竊貲無操；王褒過章《僮約》，揚雄德敗《美新》；李陵降辱夷虜，劉歆反覆莽世；傅毅黨附權門，班固盜竊父史；趙元叔抗竦過度，馮敬通浮華擯壓；馬季長佞媚獲誚，蔡伯喈同惡受誅；吳質詆訶鄉里，曹植悖慢犯法；杜篤乞假無厭，路粹隘狹已甚；陳琳實號麤疎，繁欽性無檢格；劉楨屈強輸作，王粲率躁見嫌；孔融、禰衡誕傲致殞；楊修、丁廙扇動取斃；阮籍無禮敗俗，嵇康凌物凶終；傅玄忿鬥免官，孫楚矜誇凌上；陸機犯順履險，潘岳乾沒取危；顏延年負氣摧黜，謝靈運空疎亂紀；王元長兇賊自貽，謝玄暉侮慢見及。凡此諸人，皆其翹秀者，不能悉紀，大較如此。至於帝王，亦或未免。自昔天子而有才華者，唯漢武、魏太祖、文帝、明帝、宋孝武帝，皆負世議，非懿德之君也。自子游、子夏、荀況、孟軻、枚乘、賈誼、蘇武、張衡、左思之儔，有盛名而免過患者，時復聞之，但其損敗居多耳。每嘗思之，原其所積文章之體，標舉興會，發引性靈，使人矜伐，故忽於持操，果於進取。今世文士，此患彌切。一事愜當，一句清巧，神厲九霄，志凌千載，自吟自賞，不覺更有傍人。加以砂礫所傷，慘於矛戟；諷刺之禍，速乎風塵。深宜防慮，以保元吉。

王通《文中子中說・事君》 子曰：「美哉乎藝也，古君子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而後藝可游也。」弼不悅而退。子謂門人曰：「矜而愎，難乎免於今之世矣！」子謂荀悅「史乎，史乎？」謂陸機「文乎，文乎？」皆思過半矣！子謂：「文士之行可見：謝靈運小人哉，其文傲，君子則謹。沈休文小人哉，其文冶，君子則典。鮑照、江淹古之狷者也，其文急以怨。吳筠、孔珪古之狂者也，其文怪以怒。謝莊、王融古之纖人也，其文碎。徐陵、庾信古之夸人也，其文誕。」或問孝綽兄弟，子曰：「鄙人也，其文淫。」或問湘東王兄弟，子曰：「貪人也，其文繁。」「謝朓淺人也，其文捷。江總詭人也，其文虛。皆古之不利人也。」子謂：「顏延之、王儉、任昉有君子之心焉，其文約以則。」

楊綰《條奏貢舉疏》 國之選士，必藉賢良。蓋取孝友純備，言行敦實，居常育德，動不違仁；體忠信之資，履謙恭之操。藏器則未嘗自伐，虛心而所應必誠。夫如是，故能率己從政，化人鎮俗者也。自叔世澆詐，茲道寖微，爭尚文詞，互相矜衒。馬卿浮薄，竟不偶於任用；趙壹虛誕，終取擯於鄉閭。自時厥後，其道彌盛，不思實行，皆徇空名，敗俗傷教，備載前史。古人比文章於鄭衛，蓋有由也。近煬帝始置進士之科，當時猶試策而已；至高宗朝，劉思立爲考功員外郎，又奏進士加雜文，明經加帖經。從此積弊，寖而成俗。幼能就學，皆誦當代之詩；長而博文，不越諸家之集。遞相黨與，用致虛聲，六經則未嘗開卷，三史則皆同掛壁。況復徵以孔門之道，責其君子之儒者哉。祖習既深，奔競爲務，矜藝者曾無媿色，勇進者但欲凌人，以毀譽爲常談，以向背爲己任；投刺干謁，驅馳於要津；露才揚己，喧勝於當代，古之賢良方正，豈有如此者乎？朝之公卿，以此待士，家之長老，以此垂訓，欲其返淳樸，懷禮讓，守忠信，識廉隅，何可得也？

劉蕡《取士先德行而後才藝疏》 國家以禮部爲孝秀之門，考文章於甲乙，故天下響應，驅馳於才藝，不務於德行。夫德行者可以化人成俗，才藝者可以約法立名。致有朝登科甲而夕陷刑辟，制法守度使之然也。陛下焉得不改而張之。至如日誦萬言，何關理體；文成七步，未足化人。昔子張學干祿，

仲尼曰：「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又曰：「行有餘力則以學文。」今舍其本而循其末。況古之作文，必諧風雅；今之末學，不近典謨。勞心於草木之間，極筆於烟雲之際，以此成俗，斯大謬也。昔之採詩以觀風俗：詠《卷耳》，則忠臣喜；誦《蓼莪》，而孝子悲。溫良敦厚詩教也，豈主於淫文哉？夫人之愛名如水之就下。上有所好，下必甚焉。陛下若以德行爲先，才藝爲末，必敦德勵行以佇甲科。鄧舒俊才，沒而不齒，陳實長者，拔而用之，則多士雷奔，四方風動。風動於下，聖理於上，豈有不變者歟？

柳冕《謝杜相公論房杜二相書》 且今之文章與古之文章立意異矣。何則？古之作者，因治亂而感哀樂，因哀樂而爲詠歌，因詠歌而成比興。故《大雅》作則王道盛矣，《小雅》作則王道缺矣，雅變風則王道衰矣，詩不作則王澤竭矣。至於屈、宋哀而以思，流而不反，皆亡國之音也。至於西漢揚、馬以降，置其盛明之代，而習亡國之音，所失豈不大哉。然而武帝聞《子虛》之賦，歎曰：「嗟乎！朕不得與此人同時。」故武帝好神仙，相如爲《大人賦》以諷，上讀之飄飄然，反有凌雲之志。子雲非之曰：「諷則諷矣，吾恐不免於勸也。」子雲知之，不能行之。於是風雅之文變爲形似，比興之體變爲飛動，禮義之情變爲物色，詩之六義盡矣。何則？屈、宋唱之，兩漢扇之，魏晉江左隨波而不反矣。故蕭、曹雖賢，不能變淫麗之體；荀雖盛，不能變聲色之詞；房、杜雖明，不能變齊梁之弊，是則風俗好尚，繫在時王，不在人臣明矣。故文章之道，不根教化，別是一技耳。當時君子恥爲文人，語曰：德成而上，藝成而下。文章技藝之流也，故夫子末之，是以四楊、荀、陳以德行經術名震海內，門生受業皆一時英俊，而文章之士不得行束脩之禮。非夫兩漢近古，猶有三代之風乎。惜也繫士風而不本於王化。至若荀、孟、賈生明先王之道，盡天人之際，意不在文，而文自隨之，此眞君子之文也。然荀、孟之學困於儒墨；賈生之才，廢於絳灌。道可以濟天下而莫能行之，文可以變風雅而不能振之，是天下皆惑，不可以一人正之。今風俗移人久矣，文雅不振甚矣，苟以此罪之，卽蕭、曹輩皆罪人也，豈獨房、杜乎？相公如變其文，卽先變其俗。文章風俗，其弊一也，變之之術，在敎其心，使人日用而不自知也。伏維尊經術，卑文士；經術尊則敎化美，敎化美則文章盛，文章盛則王道興，此二者在聖君行之而已。

權德輿《權載之文集》卷四〇《貞元二十一年禮部策問五道》 問：言，身之文也。又曰：灼於中，必文於外。司馬相如、揚雄籍甚漢庭，其文盛矣。或奏琴心而滌器，或贊符命以投閣，其於溺情敗節，又奚事於文章耶。至若孔融、禰衡，夸傲於代，禍不旋踵，何可勝言。兩漢亦有質朴敦厚之科，廉清孝順之舉，皆本於行而遺其文，復何如哉，爲辯其說。

孟郊《送任齊二秀才自洞庭遊宣城詩序》 文章者，賢人之心氣也。心氣樂則文章正，心氣非則文章不正。當正而不正者，心氣之僞也。賢與僞見於文章一直之詞。衰代多禍，賢無曲詞，文章之曲直，不由於心氣；心氣之悲樂，亦不由賢人，由於時故。今宣州多君子，閑暇而寬，文章之曲直，纖微悉而備舉。

柳宗元《河東先生集》卷三〇《與楊京兆憑書》 今之世言士者，先文章；文章，士之末也。然立言存乎其中，即末而操其本，可十七八，未易忽也。自古文士之多莫如今，今之後生爲文希屈馬者，可得數人；希王褒、劉向之徒者，又可得十人；至陸機、潘岳之比，累累相望。若皆爲之不已，則文章之大盛，古未有也，後代乃可知之。今之俗耳庸目無所取信，傑然特異者乃見此耳。【略】天下方理平，今之文士，咸能先理，理不一，斷於古書，老生直趣堯舜之道，孔氏之志，明而出之，又古之所難有也，然則文章未必爲士之末，獨采取何如爾。【略】然彼古人亦人耳，夫何遠哉。凡人可以言古，不可以言今。桓譚亦云：「親見揚子雲，容貌不能動人」，安肯傳其書？誠使博如莊周，哀如屈原，奧如孟軻，壯如李斯，峻如馬遷，富如相如，明如賈誼，專如揚雄，猶爲今之人，則世之高者至少矣。由此觀之，古之人未始不薄於當世而榮於後世也。

又卷三四《報袁君陳秀才避師名書》 大都文以行爲本，在先誠其中，其外者當先讀六經，次《論語》、孟軻書皆經言；《左氏》、《國語》、莊周、屈原之辭，稍采取之；穀梁子、太史公甚峻潔，可以出入。餘書俟文成異日討也。其歸在不出孔子，此其古人賢士所懍懍者。求孔子之道，不於異書。秀才志於道，愼勿怪，勿雜，勿務速顯。道苟成，則懋然爾，久則蔚然爾。源而流者歲旱不涸，蓄穀者不病凶年，蓄珠玉者不虞殍死矣。然則成而久者，其術可見。

吳處厚《青箱雜記》卷八 文章純古，不害其爲邪；文章豔麗，亦不害其爲正。然世或見人文章鋪陳仁義道德，便謂之正人君子；及花草月露，便謂之邪人。玆亦不盡也。皮日休曰：「余嘗慕宋璟之爲相，疑其鐵腸與石心，

不解吐婉媚辭。及睹其文，而有《梅花賦》，清便富豔，得南朝徐庾體。」然余觀近世所謂正人端士者，亦皆有豔麗之詞。如前世宋璟之比。

《東坡全集》卷三四《王定國詩集叙》 太史公論《詩》，以爲「《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以余觀之，是特識變風、變雅耳，烏覩《詩》之正乎？昔先王之澤衰，然後變風發乎情，雖衰而未竭，是以猶止於禮義，以爲賢於無所止者而已。若夫發於性止於忠孝者，其詩豈可同日而語哉！古今詩人衆矣，而杜子美爲首，豈非以其流落饑寒，終身不用，而一飯未嘗忘君也歟。

又《邵茂誠詩集叙》 貴、賤、壽、夭，天也。賢者必貴，仁者必壽，人之所欲也。人之所欲，適與天相值實難，譬如匠慶之山而得成鐻，豈可常也哉。因其適相值，而責之以常然，此人之所以多怨而不通也。至於文人，其窮也固宜。勞心以耗神，盛氣以忤物，未老而衰病，無惡而得罪，鮮不以文者。天人之相值既難，而人又自賊如此，雖欲不困，得乎？

韋驤《錢塘集》卷一二《上王內翰書》 道之難行也，唯德可以行之；道之難明也，唯文可以明之。以德而不以文，其傳也不足以遠；以文而不以德，又可傳乎哉？二者相須而成，以爲斯道之主者，必有命世者當之。

《二程遺書》卷一八 問：「作文害道否？」曰：「害也。凡爲文，不專意則不工，若專意，則志局於此，又安能與天地同其大也？《書》云：『玩物喪志』，爲文亦玩物也。呂與叔有詩云：『學如元凱方成癖，文似相如始類俳。獨立孔門無一事，只輸顏氏得心齋。』此詩甚好。古之學者，惟務養性情，其他則不學。今爲文者，專務章句悅人耳目，既務悅人，非俳優而何？」曰：「古者學爲文否？」曰：「人見《六經》，便以爲聖人亦作文，不知聖人亦據發胸中所蘊，自成文耳，所謂『有德者必有言』也。」曰：「游、夏稱文學，何也？」曰：「游、夏亦何嘗秉筆學爲詞章也？且如『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此豈詞章之文也？」

王柏《魯齋王文憲公文集》卷九《汪功父知非稿》 萬事無不由學而至，惟詩未必盡由於學。其工可學也，其氣骨實關於人品。朱文公獨愛韋蘇州詩，以其無聲色臭味爲近道，此言不特精於論詩，尤學道者之要語也。自《三百篇》以來，獨平澹閒雅者爲難得。夫平澹閒雅者，豈學之所能至哉？惟無欲者能之。非無欲之詩難得也，正以無欲之人難得耳。

趙孟堅《彝齋文編》卷三《趙竹潭詩集序》 詩非一藝也，德之章，心之聲也。其寓之篇什，隨體賦格，亦猶水之隨地賦形。然其有淺有深，有小有大，概雖不同，要之同主忠厚，而同歸於正。自《賡歌》、《國風》、《雅》、《頌》而《離騷》，皆歸於正之詩也。杜工部詩言愛君憂國，不失此正，所以獨步於詩家者流也。由漢蘇李五言、建安七子、晉宋之清虛、齊梁之靡麗，至唐而歌行、吟謠、怨歎、詞曲，等此而律生焉，詩之體備，而詩亦變矣。然忠厚而歸於正者，未嘗絕響，東萊麗澤所次是已。今之律體是特一耳，非謂詩之能事止於是詩。

楊宏道《小亨集》卷六《題公孫長卿左氏韻語後》 《詩》三百五篇，其義庶矣。孔子以一言蔽之，曰「思無邪」，何必盡其風賦比興之理，遍數其禽獸草木之名哉！故立言者，貴乎簡而正也。

方回《瀛奎律髓》卷一九 胸中所見高，則下筆自高，此又在乎涵養，省悟之有得，不得專求之文字間也。

又卷二〇 夫詩莫貴於格高。不以格高爲貴，而專尚風韻，則必以熟爲貴。熟也者，非腐爛陳故之熟，取之左右逢其源是也。

又卷二一 詩先看格高，而意又到，語又工，爲上。意到，語工，而格不高；次之。無格，無意，又無語，下矣。

又卷三六 詩人世豈少哉？而傳於世者常少，由立志不高也，用心不苦也，讀書不多也，從師不眞也。喜爲師而終不傳，其傳不傳，蓋亦有幸不幸，而其必傳者，必出乎前所云之四事。

又卷三九 莊子曰：「令人之意也消。」有所不平焉而不能消，則褊狹矣。【略】詩人多有所謂消愁遣興之作，必深達物理、世故、人情、天道者，乃能爲眞消遣之言，否則非由衷也。

熊禾《勿軒集》卷一《題童竹澗詩集序》 古之君子立身行世，節行爲上，辭藝次之。胸中有所蘊抱，非假是不能自達，故可以見情，不可以溺志，《詩》其一也。古《三百篇》，上自朝廷，下至委巷，情性之所發，禮義之所止，千載而下，誦其詩，知其人。靈均之騷，靖節、子美之詩，痛憤憂切，皆自肺肝流出，故可傳。不然，則雖嘔心冥思，極其雕鎪，泯泯何益？

袁桷《清容居士集》卷二三《贈宣城汪澤民登第歸里序》 今世論道理、詞章爲二塗。師道德之說者，毫分縷析，派其近似而刪黜之，其言博以約，據

會統宗，謂一足以總萬也。然懼其辭工而勝理，則必直致，近譬山林，頹放諺俗之語，皆於是乎取。甚者金石著述，勦其說而師倣之，莫得有議焉者矣。昔者夫子言行見記於門弟子，簡絜精粹，嘗並於《五經》。初非有意於辭也，謂不若是不足以有傳也。性與天道，不可得聞。私獨怪近世學者，參錯輩出，過子貢十百倍，將惟其所尚而然邪？抑群聖之道存於書，涵泳濡嚌，不期然而能者歟！

吳師道《禮部集》卷一一《答謝君植書》 夫古人之于文，率皆德盛而立言，中積而外形，愚何敢希望萬一。文固所好而不可名能爲文也，名能爲文且不可，而可謂之知道乎？雖然，名不能文可也，謂不知道則不可。人不知道，則無以充其形而號稱爲人，況于文乎？昔人謂文爲貫道之器，自今觀之，道能貫文，非文能貫道也。使其心果有得于道，所發必出于正，則不待求工于言語文字之間，是惟無作，作則必傳。僕雖不才，切有志于是，若其不合于世好，則已知之。蓋昔者上以文取人，士以文致顯耀，舉世翕然，而豪傑特起之士獨深愧之，曰：是科舉之文，而非古文之文也。于是立意追古，若韓退之、蘇明允之徒。然以逸羣之氣，蓋世之譽，公卿將相之知，或所至炊不及熟，或老死布衣，繼而作者亦有人焉，通顯又無幾，爲古文于用文之時，猶如此其不遇也，爲古文于不用文之世，直將何所望哉！君子之于衆人，固有分矣，所貴乎君子能篤于自信，不肯毀行爽操以隨俗而已。僕之愚，非徒欲古其文，而欲古其行。古其行者，志在古道耳。

又卷一四《張屏岩文集序》 士傳世不專以言，而言固德之符也。夫子曰：「有德者必有言。」夫德，修於身不見於言，有之矣；其見於言，則亦皆心術行事之所寄，如景之出於形耳。不然，聖人豈爲是確然深信之論哉！

陳旅《陳衆仲文集》卷六《靜方詩集序》 夫言者德之文，而詩又言之文者也。婦德、婦言，觀於其詩而知之矣。

趙琦美《趙氏鐵網珊瑚》卷四引陳謙《題文丞相詩帖》 語有之：嘻笑之忿，甚于裂眥；長歌之哀，過于慟哭。文信公之忠肝義膽，炳白當世，正不在柴市忼慨就死之日，實在夫弟妹輸寫無聊之時。其衷抱精誠，死別痛苦，固天壤之大不幸，而爲古今無敵之盛名，要不待後之人極口贊說。余嘗怪戰國之士，若侯嬴、田光輩，自負奇節，卒不過以一死爲人爲長技。噫！市井小夫感恩酬利之際，區區所謂泰山之重，鴻毛之輕，殆無足言者。以信公之慷慨於弟妹、子女，下至婢妾，從容慰藉於垂死之際，顧若辭禍而不可得者，然後眞能以義處死。蓋蹈義難，蹈白刃非難，人獨鮮能知耳。

謝肅《密菴稿・文稿》己卷《聽鶴軒記》 詩曰：「鶴鳴于九皐，聲聞于野。」茲非言夫誠之不可掩乎？《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茲非言夫誠之感通乎？蓋誠之感通者，莫大于言行。故君子之於言行也，深加愼焉。誠之不可掩者，莫顯乎德也。故君子之德蘊於己而著見於天下焉。然德之所以能著見於天下，豈不由乎愼夫言行邪？愼言行而可以動天地，非誠有德者，其孰能與於此哉？使九皐氏求所以能與於此，則所聽之鶴，不在青田、華亭，而在乎《詩》與《易》也；而《易》、《詩》之鶴，不在聽之以耳，而在乎聽之以心也。心也者，德之宅也。言也者，心之聲也。行也者，心之迹也。九皐氏之聽夫鶴也，固將深味乎《詩》、《易》之旨，而必求有得於心者與？在自勖爾，在自勖爾。

胡廣《詩傳大全・綱領》 《大序》曰：「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心之所之謂之志，而詩所以言志也。「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情者，性之感於物而動者也。喜、怒、憂、懼、愛、惡、欲謂之七情，形見永長也。「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聲不止於言，凡嗟嘆永歌皆是也。成文謂其清濁、高下、疾徐、疏數之節相應而和也。然情之所感不同，則音之所成亦異矣！「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事有得失，詩因其實而諷咏之，使人有所創艾興起。至其和平怨怒之極，又足以達於陰陽之氣，而致祥召災。蓋其出於自然，而不假人力。是以入人深而見功速，非他教之所及也。

楊榮《文敏集》卷一一《省愆集序》 君子之於詩，貴適性情之正而已。蓋人生穹壤間，喜愉憂鬱，安佚困窮，其事非一也。凡有感於其中，往往於詩焉發之。苟非出於性情之正，其得謂之善於詩者哉！

又《逸世遺音集序》 世之爲詩者，務爲新巧而風韻愈凡，務爲高古而氣格愈下，曾不若昔時閭巷小夫女子之爲。豈非天趣之眞與夫模擬掇拾以爲能者，固自有高下哉！

王直《抑庵文集》卷一六《蕭宗魯和三體詩序》 夫言者心之聲，而詩則聲

之成文者也。心所感有邪正，則言之發者有是非，非涵養之正，學問之充，才識之超卓，有未易能也。是以觀其言則可以知其人。

薛瑄《薛瑄全集・讀書錄》卷五　詩人氣不暴戾而詞語和平，雖其一己有涵養之功，是亦先王德澤入人之深也。後世之詩有佻薄淺露者，雖其人無涵養之功，亦可以觀世變矣。

黃溥《詩學權輿》卷九　吟詠性情，如印印泥，止乎禮義，貴涵養也。思有窒礙，語有蹇澀，涵養未至也。當益以學。

葉盛《葉文莊公全集》卷五《致思堂詩序》　詩莫古於《三百篇》，其要不過乎「思無邪」之一言，蓋立身必本於立心，心思之正，可以參天地，可以齊聖賢，可以特立乎萬物之表，浩然而獨存其於顯親也大矣！

周琦《東溪日談・文詞談》　詩若只於風情月態，如白樂天、韋應物、韓愈、杜牧、蘇軾、秦少遊輩所作戲妓之吟，王安石、梅聖俞、陳後山、文與可輩所作嘲友嘲僧之吟，豈聖賢文字乎？

霍韜《霍文敏公全集》卷五下《恭題〈明良集〉後》　文之傳三：人品一也，學力二也，才格三也。以人品者，人爲世重者也；以學力者，學爲世師者也；以才格者，文由才奇者也。世之文由才傳者，吾見之矣。合才與學者，吾未之見也。合才與學蓋有之矣，合人品與才與學，我殆未之見也。故曰：文之傳也，人品也，學力也，才格也。三者具焉，上也；二具焉，次也；一焉，又次也。

又卷一〇下《家訓・蒙規三》　俗有作詩作對者，每十日以五日習之，餘五日歌詩。蓋歌詠所以啓發志意，流動精神，養其聲音，宣其湮鬱，蕩滌其忿戾之氣，培植其中和之德。習之熟，積之久，氣質潛消默化，有莫知其所然者。

邵經邦《藝苑玄機》　詩之讖，蓋人精神與天地相通，隨所到而朕兆形焉。匪詩之靈，誠之著也。余弱冠時，夢中得句云：「雙鳳喝雲紅日近」，其對聯則覺而忘之矣。然其時方業舉子，未嘗有意於詩，而其理先見如此，人曰無讖，吾豈信哉？

譚浚《說詩》卷上《德音》　德有盛衰，音有邪正。聲教由乎世，得失見乎詞。季札觀周樂工歌《二南》，則曰：「始基之矣，勤而不怨。」歌《衛》，則曰：「憂而不困。」歌《王》，則曰：「思而不懼。」歌《鄭》，則曰：「細甚弗堪。」歌《齊》，則曰：「泱泱乎大風也哉！」歌《豳》，則曰：「美哉！蕩乎樂而不淫。」歌《秦》，則曰：「能夏則大。」歌《魏》，則曰：「諷諷乎，大而婉，險而易。」歌《唐》，則曰：「思深而憂遠。」歌《陳》，則曰：「其能久乎？」歌《小雅》則曰：「思而不貳，怨而不言。」歌《大雅》，則曰：「廣哉，熙熙乎，曲而有直。」歌《頌》，則曰：「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屈，邇而不偪，遠而不攜，遷而不淫，復而不厭，哀而不愁，樂而不荒，周而不匱，廣而不宣，施而不費，取而不貪，處而不底，行而不流。五聲和，八風平，節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說《詩三百》者，孰逾此哉！德可見矣，音可知矣。

呂坤《呻吟語》卷六《詞章》　聖人不作無用文章。其論道則爲有德之言，其論事則爲有見之言，其敘述歌咏則爲有益世教之言。

屠隆《鴻苞節錄》卷六《論詩文》　詩文之道，貴在品格。江都李孝若，德性溫美；子卿、屈平，節氣貞勁；淵明、貞白，蟬蛻榮祿；廣平、曲江，鳳鵠人倫；嗣宗、太白，逸韵天放；左司、右丞，清標霞散；叔夜、稚川，大有玄理；景純、子年，宿具道骨；各寫性情，不失本來，雲鳳遺音，林鶴振響，故足貴也。若伯喈、孟堅，濡迹奸雄；子雲、茂先，甘心篡逆；相如凌雲，桑中乎臨邛；延清明河，虎子于佞幸；何、鄧口譚清虛，嚼血勢利；謝、范筆掞星漢，病囈狂謀：譬之熠燿之光，生乎糞穢，蚯蚓之響，發于泥塗，故品不可不重也。古高士至人，翛然清遠，弢光埋照，亭亭物表，即一字不傳，百代而不可勝欽挹矣。

伍袁萃《林居漫錄多集》卷四　言以文而行，文以品而重。士君子之所不足者，非文也，品也。品之不端，焉用文之？韓柳幷驅而畢竟韓珍于柳，李杜方軌而畢竟李遜于杜，故士君子欲以文章成名天下後世，則人品尚矣。

朱之瑜《舜水文集》卷一四《答安東守約雜問》　問：「作詩文？」答：「所貴乎儒者修身之謂也，身既修矣，必博學以實之；學既博矣，必作文以明之。不讀書則必不能作文，不能作文，雖學富五車，忠如比干，孝如伯奇，曾參，亦冥冥沒沒而已。故作文爲第二義。至於做詩，今詩不比古詩，無根之華藻，無益乎民風世教，而學者汲汲爲之，不過取名干譽而已。即此一念，已不可入於聖賢大學之道。故程子曰：『爲之大足喪志。』」

又卷一五《答加藤朋友問》　問：「詞章之習，害于道義乎否？」答：「即無害於道義，亦無益于身心。今之詩詞，與古人之詩遠矣。誠能如杜子美、

元次山，固自佳耳。」

馮復京《說詩補遺》卷二 夫博綜者，文章之戶牖。精鑿者，人物之權衡。故彌綸折衷，當窮千古之聞見，而不可矜一察之聞見也。當求此心之是非，而不可徇前人之是非也。予學詩既久，每見賞好各滯者，鮮克圓該。標榜己高者，不無點漏。

李邦華《李忠肅公集》卷八《郡伯吳石渠炳集序》 道學之內有詩文，而詩文之內無道學。有得於學，則日月星辰皆成文章，鳶飛魚躍何非詩料。浸假殫精於訓詁帖括，耗神於風雲月露，則作者不乏，其誰能與於道哉。

劉宗周《論語學案》卷一 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心之官則思，思曰睿，睿作聖。思本無邪，其卒流於邪者，弗思耳。以爲思欲無邪，非也。思無邪者，閑邪之學也。《詩》以理性情，人心之邪，只從性情流動處生來，若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各得性情之正，何邪之有！如桑間、濮上失之淫，《小弁》、《正月》失之傷，全經臚列其間，正變之異同得失，莫不極人心之變，使讀之者即所觀感而興起，則閑邪之學，亦可躍然於言下矣，故一言足以蔽《三百》云。

王嗣奭《管天筆記》外編卷下《文學》 作詩文須先樹品，人品高而詩文能自成家，斷然傳矣。若其人無品，而欲取重于詩文，則古來名家車載斗量，我輩安所措趾耶。

孫愼行《玄晏齋文抄》卷一《詩雜論》 詩在品，品在人。李嶠作輓，稱武三思忠賢，詩又盛列之，何一時之誤，復成千載之誤。三思多詩，豈小材足稱耶？然猥瑣不足道，嶠亦復然，足知古今之具眼者少矣。許敬宗之徒想當時奸邪，煽和最所隆推，無怪猥瑣之高張也。易之昌宗，固無足異。

又《記》曰：「詩之失愚。」要見得利巧之人易儇薄，儇薄者視人，得失不關，遂亢焉翹過使不可當，而溫柔敦厚之意何來。宜愚不愚，其爲溫柔敦厚也。善有所以自將，而加于利巧倍矣。吾獨于子美見之。其言曰：「杜陵有布衣，老大意轉拙。」次則于昌黎見之，曰：「規模背時利，文字趣天巧。」又曰：「古心雖自鞭，世路終難拘。」宛轉熱腸，倍苦若世所傳觀流賞。飛英燁燁，寔則得失無關者，盡儇薄之徒也，即不愚何貴？

魏禮《魏季子文集》卷七《惜樹齋詩序》 或問于予曰：「詩何尙？」曰：「尙品格。」或曰：「何哉？豈其所謂宗一家之詩品爲派者乎？」曰：「雖然，蓋亦宗夫己之品也。夫種桃者，其不爲李、爲梅；種松柏者，其不爲樗柳，是固然已。然且不爲楩楠杞梓也。同爲美材，乃至爲同類，亦各見其品。蓋吾所謂品，非詩品之足以當也。徒求爲詩之品者，譬如綴李于桃，其所綴莫非李也，而萌芽之生，枝幹之未及，則居然桃矣，故必融冶其性情之偏駁，立身行己，有以自成而不失，人品定，則詩品乃可得而見也。是故有淵明之品，然後有淵明之詩；有杜子美之性情，然後有忠君憂國之詩，不待假而出。」或曰：「小人冒爲君子之言，亂賊或著忠誠之論，又何居？」曰：「假言者，其辭浮，其行著，而明哲蚤見之，生百世後，能推百世以前奸僞之隱者，非然乎？」

黃宗羲《南雷文定前集》卷一《上徐果亭先生書》 今天下人才之衰，亦甚矣！而其弊在不知學術。夫古今來雖云三立，要無不本於立德者。立言不本於德，則爲剽竊之詞章；立功不本於德，則爲僥倖之事業；即如震川之文，所以稱爲有明第一者，亦因其得莊渠之學，而其文始至，寧可將三者截然分判乎？然非空談本心，便可爲學術也，必實實窮經通史，讀破萬卷，識見始高，胸襟始闊。故孔子教人必由博而歸約，蓋不博無所爲約也。今之學者，非不人人言學矣，大都空疎不學，剽取陳言。便欲詆毀前人，而越過之；此如趙括言兵，談何容易。然此風漸以成俗，是非得一二大人敦實學鵠聖賢以爲之倡，未易挽其茅靡波流也。

魏裔介《兼濟堂集》卷六《彭士報詩序》 余嘗謂欲求天下之士，必自觀其言始。其人清者則多爲澹泊之言；其人鄙者，則多爲齷齪之言；其人誕者，則多爲浮蔓不根之言；其人誠者，則多爲謹厚歷練之言，推而求之，十可八九得也。詩以言志，尤言之最顯者乎？然有學矣，而患無其才；有其才矣，又患無其性，此古今來作者雖多，而卓然自見爲千古準的者，不數人也。

朱鶴齡《愚菴小集》卷八《宗定九全集序》 嘗讀淵明詩云：「養眞衡茆下，庶以善自名。」而昭明之序其集亦曰：「語懷抱則曠而且眞。」蓋古人文章，無不以眞得傳者。有眞感傷而後有阮公、正字之詩，有眞節概而後有工部、吏部之詩，有眞豪宕而後有青蓮之詩，有眞閒適而後有左司、香山之詩；乃後之作者見諸公之成家在是也，遂相率而橅倣之，以爲名高；不情之歌哭，隨衆之祧禰，縱極嘈囋，無關性靈，何以感情激聽，叶鐘律而壯風雲也？子美云：「別裁僞體親風雅。」今之詩文，其爲僞體也多矣，能無待于別之裁之

也乎？

吳偉業《吳梅村全集》卷三《吳六益詩序》 余留京師三年，四方之士以詩文相質問者無慮以十數，其間得二人焉：於史則談孺木，於詩則吾家六益而已。孺木之於史也，考據異同，搜揚隱賾，年經月緯，條分而鉤貫之。五都之肆，斷編廢楮，腐爛罄缺，不可復讀，孺木典衣易錢，欣然購之以去。嘗策蹇衛，樸被入西山，訪舊朝遺跡，草木蒙蔚，碑碣殘落，故老僅存之口，得一字則囊筆疾書，若恐失之。會天大雪，道阻糧盡，忍飢寒而歸，同舍生大笑之，弗顧。六益之於詩也，自漢、魏以下及三唐諸作，各窮其正變，約其指歸，取材宏博，選詞豐腴，沈鬱頓挫，鏗鍧鏜鞳，居然自成一家。或閉門蹋壁，拄頰苦吟；或伸紙搦管，刻燭立就。自居長安來，關河宮闕，郊原城市，人事之遷變，日月之消沈，無不發之於詩。此兩人者，天資樸厚，一切富貴利達，險巇憂患，皆不以入其胸中，故覃思竭精，能各造其力之所至，雖所好不同，其成就一也。

周亮工《賴古堂集》卷一四《朱靜一詩序》 世未有不退且密而能與於文章之事者。昔人謂露才而揚己，慷慨以任氣爲文章之累。似能文之士必不能退密。斯言也，吾嘗惑焉。夫文章者，載道之器，舟車之微，勝非其任，尚傾且覆。道何物，乃欲使淺薄之器有以載之，其傾覆先舟車矣。故吾常持退密之說以觀近人之詩若文，不必展帙，妍媸之辨可燭照數計也。近人之詩若文，非無可傳者，患其不聞道。不聞道則必不能退密，不能退密，其才必震動而不返，氣必飄舉而難下。驟觀之，非不洋洋焉，煜煜焉，周旋觀之，嚼蠟矣。古人之爲詩若文也，兢兢焉，藏之篋笥，待論定而議同，遲之又久，其子弟門人始爲鐫布焉。未嘗有自鐫其集者。自鐫其集自近人始。近人之爲此也，猶曰水火盜賊足虞，藉梨棗以永慧命。此其人吾不知其聞道與否。然其事足鄙其志，尚足悲也。乃有齒未凋而進方銳者，得數百章鐫布矣，數十章鐫布矣，甚有不必數百十，得三數章亦單揭以示人矣。朝成也，示不及暮。句成也，示不及篇。甚至玄晏之言多於三都之賦詮癡符，何由免誚當世哉。

李鄴嗣《杲堂文鈔》卷一《杜工部詩選序》 余撰杜工部詩，萬生允誠手錄爲四卷，請余序之。余曰：夫杜陵之詩，奚復序哉？然余謂杜公，古今善學問人也。《易》曰：「君子以虛受人。」夫子曰：「樂道人之善。」惟公有焉。蓋方公之時，海內詞人競起，山東李白與公竝驅而出者也；王中允維、襄陽孟浩然，與公分道而馳者也；高常侍適、岑嘉州參，亦與四家相顏行者也。他若常徵君之靈心，元道州之老氣，于諸公間自爲一家者也，而杜公俱極相推服，譽之亹亹若不容口，懷其人皇皇如不至，此其虛懷樂善，豈古今人所可及！是以唐人之文，盛于中葉，若柳宗元、孟郊、張籍、皇甫湜諸君，俱藉昌黎而起，而唐人之文，終推韓公爲第一。唐人之詩，盛于開天間，即如李白、王維、高、岑諸君，俱藉杜陵而起，而唐人有韻之文，終推杜公爲第一。近日竟陵鍾惺選唐詩，喜錄其不甚有名者，若王季友、孟雲卿詩最佳，不知兩君蚤經杜公品目，已著名字，然後知此老下筆有神，惟能得諸家之妙而集其成也。至後世名士則不然，觀其外驕內忌，詆訶一時文人俱齷齪不足道，若欲舉世束手而讓此一夫獨與于文章之事，使以杜公較之，其相去豈可丈尺哉！夫盛唐詩家，惟太白得與杜齊名。太白之詩，其逸才奔放，每有風流浮于句韻之間，此其獨絕；若爲律詩即疎矣。杜公于太白，傾慕尤甚，遂得其縱橫以爲長句，而太白未能降心，終于法不合。話觀兩家詩，杜公贈懷李白之作多至十餘，而供奉于杜甫纔一二見耳，此太白所以竟屈首此老之下也。然則文章家不能深服人，即太白尚有可議，況彼碌碌者哉！

葉燮《已畦文集》卷八《南遊集序》 詩文一道，在儒者爲末務。詩以適性情，文以辭達意，如是已矣。初未嘗爭工拙於尺寸銖兩間。故論者未可以詩文之工拙，而定其人之品；亦未可以其人之品，而定其詩文之工拙也。然余歷觀古今數千百年來所傳之詩與文，與其人未有不同出於一者，得其一，即可以知其二矣。即以詩論，觀李青蓮之詩，而其人之胷懷，曠達出塵之概，不爽如是也。觀杜少陵之詩，而其人之忠愛悲憫，一飯不忘，不爽如是也。其他鉅者，如韓退之、歐陽永叔、蘇子瞻諸人，無不文如其詩，詩如其文，詩與文如其人。蓋是其人，斯能爲其言；爲其言，斯能有其品。人品之差等不同，而詩文之差等，即在可握券取也。近代間有鉅子詩文與人判然爲二者，然亦僅見，非恆理耳。余嘗操此以求友，得其友，及觀其詩與文，無不合也。又嘗操此以稱詩與文，誦其詩與文，及驗其人其品，無不合也。信乎詩文一道，根乎性，而發爲言，本諸內者，表乎外，不可以矯飾，而工與拙亦因之見矣。

又《友人詩集序》 昔韓子之稱孟東野也，謂東野以其詩鳴，然則凡作詩者，皆可謂以詩鳴者也。今天下之以詩鳴者，無慮家李杜而戶曹劉，抑何鳴

詩者之多！以余觀之，其以詩鳴者同，而其所以鳴者不同也。世無人而不詩，無詩而不以鳴見，然其中有自鳴之詩，有鳴於人者之詩之異。鳴於人者，依世以爲趨，求人而喪我，其性情志慮之所出，以詩狥人，而以人援詩，於是六義之旨，皆爲浮響不根之言，或以投贈爲羔雁，或以翰墨邀貨財，即不盡是，而其亟亟於鳴者，無一非求諸人者之所爲，而天下羣然稱之曰：是人也，今之詩家也。是之謂鳴於人之詩。若以詩自鳴者則不然，環堵以爲宮，蔬食以爲飽，以詩書爲晤對，與昔賢爲交遊，興之所發，以爲詠歌，可不謂能鳴乎？然而當世之聞人，固無從知其爲詩人，即問之其人，亦不知誰爲當世之詩人也。故不求合乎天下之鳴，亦不顧天下之非我之鳴，其是非善否工拙，一聽之於心與古人而已。其鳴也，即古君子爲己之學也。是之謂自鳴之詩。嗟乎！今之鳴詩者，何鳴於人者之多，而自鳴者之少也！

袁枚《小倉山房文集》卷一八《答惠定宇書》 夫德行，本也；文章，末也。《六經》者，亦聖人之文章耳，其本不在是也，古之聖人，德在心，功業在世，顧肯爲文章以自表者耶。【略】古之文人，孰非根柢六經者，要在明其大義，而不以瑣屑爲功。【略】聞足下與吳門諸士厭宋儒空虛，故倡漢學以矯之，意良是也。第不知：宋學有弊，漢學更有弊，宋偏於形而上者，故心性之說近玄虛；漢偏于形而下者，故箋注之說多附會。

又《外集》卷二《紅豆村人詩序》 文章不妨放逸，人品故宜謹嚴。

紀昀《紀文達公遺集》卷九《詩教堂詩集序》 詩之名，始見虞書；詩言志之旨，亦即見虞書。孔子刪詩，傳諸子夏。子夏之小序，誠不免漢儒之附益；其大序一篇，出自聖門之授受，反覆申明，仍不出言志之意，則詩之本義可知矣。故後來沿作，千變萬化，而終以人品心術爲根柢；人品高則詩格高，心術正則詩體正。陶詩無琱琢之工，亦無巧麗之句，而論者謂如絳雲在霄，舒卷自如。李、杜齊名，後人不敢置優劣，而忠愛悱惻、溫柔敦厚，醉心於杜者究多，豈非人品心術之不同歟？【略】夫兩漢以後，百氏爭鳴，多不知詩之有教，亦多不知詩可立教，故晉、宋歧而玄談，歧而山水，此教外別傳者也；大抵與教無裨，亦無所損。齊梁以下，變而綺麗，遂多綺羅脂粉之篇，濫觴於《玉臺新詠》，而弊極於《香奩集》，風流相尚，詩教之決裂久矣。有宋諸儒，起而矯之，於是文章正宗作於前，濂洛風雅起於後，借詠歌以談道學，固不失無邪之宗旨；然不言人事，而言天性，與理固無所礙，而於興觀羣怨發乎情止乎禮義者，則又大相徑庭矣。王君之詩，不爲巉巖陡絕之論，亦不爲奇怪惶惑之態，而和平溫厚，能不失聖人立教之遺意，其斯爲人品高則詩格高，心術正則詩體正歟！惜余未挹其風采，末由一論詩教也。

姚鼐《惜抱軒文集》卷四《荷塘詩集序》 古之善爲詩者，不自命爲詩人者也；其胸中所蓄，高矣，廣矣，遠矣，而偶發之於詩，則詩與之爲高廣且遠焉，故曰善爲詩也。曹子建、陶淵明、李太白、杜子美、韓退之、蘇子瞻、黃魯直之倫，忠義之氣，高亮之節，道德之養，經濟天下之才，捨而僅謂之一詩人耳，此數君子，豈所甘哉！志在於爲詩人而已，爲之雖工，其詩則卑且小矣，余執此以衡古人之詩之高下，亦以論今天下之爲詩者，使天下終無曹子建、陶淵明、李、杜、韓、蘇、黃之徒則已，苟有之，告以吾說，其必不吾非也。【略】夫詩之至善者，文與質備，道與藝合，心手之運，貫徹萬物，而盡得乎人心之所欲出，若是者，千載中數人而已。其餘不能無偏，或偏於文焉，或偏於質焉，就二者而擇之，愚誠短於識，以爲所尚者，蓋在此而不在彼，惟能知爲人之重於爲詩者，其詩重矣。

翁方綱《復初齋文集》卷四《延暉閣集序》 詩必研諸肌理，而文必求其實際，夫非僅爲空談格韻者言也，持此足以定人品學問矣。乃今於曹子儷笙詩文集發之，聖門善言德行，則文章即行事也。《樂記》聲音之道與政通，則文章即政事也。泥於言法者，或爲繩墨所窘；矜言才藻者，或外繩墨而馳，是皆不知文詞與事境，合而一之者也。

姚鼐《東溟外集》卷一《黃香石詩序》 嗟乎，自古豪傑之士成名于天下後世者，豈必其生平之所自命哉。夫人之一身，有子臣弟友之責，天地民物之事，至沒世後舉無一稱，而獨稱其文章，末矣。文章之大者，或發明道義，陳列事情，動關乎人心風俗之盛衰。乃又無一稱，而徒稱其詩，抑又末矣。然而李杜白陸竟以詩人震耀今古，稱名之偉，如日月江河者，何也？則不惟其詩，惟其人也。此三四公者，方謂天地間所責於吾身甚衆且巨，將汲汲焉求以任之，不得已而以詩名，豈彼之所自命爲豪傑者乎。惟自命不在此，而卒迫之不得不出于此，然後以其胸中之所磅礴鬱積者一託于詩，以鳴其意。其蓄之也厚，故發之也無窮；其念之也深，故言之也愈切。誦之淵然，而聲出金石滿天地；即之奕然，而光燭千丈辟萬夫；思之愀然，聆之駭然，而泣鬼神動風雨。夫非其聲音文字之工也，是其忠義之氣、仁孝之懷、堅貞之

操、幽苦怨憤鬱結而不可申之志所存者然也。惟然，故觀其詩可得其人。其人雖亡，其名以立。今世之士徒取其聲音文字而揣摹之，輒鳴于人曰：吾以詩名。其與古人之自命，不亦遠哉。宋元以來，工詩者奚啻千百，而赫然見稱于世，無幾人也，亦可以思矣。本朝諸公，自阮亭標舉神韻，歸愚講求格律，後學奉之如規矩準繩，可謂盛矣。然皆以詩言詩。吾以爲學其詩不可不師其人，得其所以爲詩者，然後詩工而人以不廢。否則，詩雖工，猶糞壤也。無怪其徒具形聲而所自命者不存也。

鍾秀《觀我生齋詩話》卷一《品》　昔司空表聖有《二十四詩品》，袁簡齋謂其祗標妙境，未寫苦心，因又爲《三十二續品》，其於作詩之法，不可謂不詳且切矣，然於《三百篇》之無邪意旨無涉。蓋視詩爲喉舌間物，非性分中事，故人自人、詩自詩，而詩品與人品所爲愈趨而愈下也。孫起山論文曰：「文人可以好酒好色，而不可以好錢。蓋好酒者氣壯，必善縱橫；好色者情柔，必善體貼。獨至好錢，則錙銖計較、反覆沈淪，雖有性靈，終被俗塵掩卻。故於文章爲無望。」論詩亦然。余嘗欲綜輯古今詩家，自漢、魏以及元明分爲三品：以奮發忠孝、出入風雅，足以感動人心者爲弟一品，以神味高遠、寄託遙深，尚不背風人之旨者爲弟二品，以詞色清麗、或才氣縱橫，雖無望復古，亦堪動目者爲弟三品。又於三品外，其人雖無足取，而其詩已爲後世所傳誦，亦必細行小疵，尚非得罪君父、大乖名教者，姑節取以附焉。要之，以人品定高下，不以詩品爲軒輕。此外自漢魏六朝以及唐初，其叛臣逆黨能詩者正復不少，皆千古詩教中之罪人，非細行小疵可比，豈得以其能詩遂容叛逆之人爲百代詞壇之領袖哉。故於其詩，雖美不錄，並戒初學毋得入目，以端趨嚮，而立詩教之大綱。孟子曰：「詩亡，然後《春秋》作。」然則論詩之法，即《春秋》之法也。《春秋》法凡亂臣賊子，在所必誅，而尚欲誦其詩以悞天下後世，可乎？且古今以詩鳴者多矣，其風會之所趨，心力之所至，仰承俯注，靡不殊塗同軌。從未有人品不高而詩品能高者，其或自以爲高而人竟不能不以高目之，亦不過高於才，並非高於品也。況乎沿襲摹擬之作，其面目固他人之面目，其性情亦他人之性情，其高與否姑置弗辨，而其僞不已可見耶？宋、齊、梁、陳、隋間詩人最好摹擬，而當日之爲詩者固多仕二姓，其廉耻早已喪盡。無廉耻，安得有氣節？無氣節，安得有俊偉之詩，持此例以論詩，而古人詩集之可焚者多矣。本此意以爲詩，而自矜風雅者當不敢浪下筆矣。庶或可以正人心、厚風俗，而爲詩教之一助與。

又《理》　南宋人以語錄議論爲詩，開口言理，固屬可厭，然才人之詩又多背理，開口言理，失其所以爲詩，逞才背理，並失其所以爲人。夫天地間皆物也，有一物即有一理，而人周旋乎其間，有倫常之紀、有舉動之節、有邪正之辨、有是非之宜，無非以一理衡之，固作詩時所宜一一審量者也。乃名士習氣、文人客氣，領異標新，淆亂黑白，小之不過輕重失宜，大則竟至乖謬蔑理，如賢者不得志仕於伶官。《簡兮》詩曰：「云誰之思？西方美人。」何其忠厚而深婉。及唐溫庭筠下第，《過陳琳墓》詩云：「莫怪臨風倍惆悵，欲將書劍遠從軍。」隱然有遠投藩鎮之意。當時藩鎮負固拒命，貢獻不歸於朝，此唐士子所宜有澄清之志者。顧欲去順効逆，公然形之於詩，謂非背理者耶！《抑戒》詩云：「抑抑威儀，惟德之隅。」衛武公耄而好學如此。乃王維《過崔處士林亭》詩則曰：「科頭箕踞長松下，白眼看他世上人。」其玩世不恭、猖狂無禮，又何如《東門》一詩見淫奔之女也。「雖則如雲，匪我思存」等語，其矯然自拔於流俗可想而見。若萬楚《五日觀妓》詩云：「漫道五絲能續命，卻令今日死君家。」夫人即不自貴重，何至爲一妓竟不顧身，至欲爲之死。讀之殊覺可笑。子建《洛神賦》純是忠愛之意，諷託之詞，亦《離騷》中之《湘君》耳。後人至誣以爲感甄后而作，夫以魏文之殘刻，時欲殘害宗支，子建尚敢如此妄爲，必無是理。乃義山詩云：「君王不得爲天子，半爲當時賦《洛神》。」謂非文人輕薄，全不諳理者耶？他如「我逢安期生，食棗大如瓜」，「燕南雪花大如掌，冰箸懸簷一千丈」，「酒酣喝月使倒行，石破天驚透秋雨」，此皆好奇特甚，殊不知無理之奇已無足奇矣！後人重文輕詩，每謂文以載道明理，詩不過言情詠物。余則謂天下無理外之性情，更無理外之事物。適情者亦適以理也；格物者亦格以理也。詩文豈有軒輕耶？昔東坡拈出淵明談理之詩有三：一曰「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二曰：「嘯傲東軒下，聊復得此生」，三曰「客養千金軀，臨化銷其寶」，皆以爲知道之言。試玩其「羲農去我久」一篇，惓惓於道統之絕續重華、孔子；念念不忘六籍無親，悠悠生歎。其於天命民彝、世道人心、榮辱死生之故爛熟胸中，故偶有感觸，寫情則極其悱惻，體物則無不入微，誠《三百篇》之苗裔也。淵明而後，惟太白、子美解此。學詩者能參透此境，從此入門，不必學李學杜，更不必學陶，而一種粗鄙淺易、放蕩妖冶之詞，自不犯其筆端矣。

方宗誠《柏堂集外編》卷二《示馬生兄弟》 學韓歐之文，必先學韓歐之爲人。學陶杜之詩，必先學陶杜之爲人。學顏柳之書法亦然，正其行，養其氣，而又觀玩其法，以涵泳於心，自然能得其妙。有時而見之於詩文，見之於書，不過自寫胸臆，自然滿紙天趣。若不如此，雖宗法正大，仍是摹擬而已，其去道也遠矣。

石韞玉《獨學廬五稿》文卷二《顧仲山遺稿序》 古人云士先器識而後文藝，然則文藝者，士之末務也。雖然，文藝亦豈易言哉！國家設科舉以網羅天下士，公卿大夫皆由此出，其身以自獻於王庭，凡高明之士，其文必磊落而英多；沈潛之士，其文必細意而熨帖。蓋言爲心聲，而文又聲之精者，藻鑒者觀其文即可以知其人焉。

趙懷玉《亦有生齋集》文集卷四《小筠樓詩序》 有得乎詩之中者，有超乎詩之外者。得乎中者，沿流泝源，研聲究律，窮年矻矻，白首未已，用心之獨專也。超乎外者，生平樹立，別有表見，不斤斤章句而自工，不拘拘軌轍而自合，餘事之旁及也。今有人焉，立朝則敢言，當官則有守，而又恬於進退之分，達於浮休之理，此即弗以詩鳴，亦足不朽，而況「根情，苗言，華聲，實義」，有本者之無施不可邪！

梅曾亮《柏梘山房文集》卷二《復鄒松友書》 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智士無思慮之變則不樂，上者立功業，其次垂文章於將來。有自見於沒世之心，則不必當吾世而盡如吾意也。而文士失職者，每疑造物豐其才而嗇其遇；使其遇果豐焉，則亦暗口噤舌沒世而已，顧安所得材？彼席履豐厚者，苟其困焉，未必無言語文字驚駭世俗者也。生斯人而使自見其材，命也；生斯人而不使見其材，亦命也。兩途者必一出於是焉。以天下千萬人之多，而惟二途之所從出，出乎彼則入乎此矣，又安得以途之亨者爲常，困者爲變，而怏怏於其間哉！

又《柏梘山房詩集自序》 要津之區，才俊滿前；投贈之作，侈言無驗。或三德不振，而揄揚過乎曾、史；或九能未諳，而傅會極于屈、宋。此則腐毫之相如，卑于掃門之魏勃；陳王之八斗，賤于正平之一刺，此又一蔽也。

徐繼畬《松龕先生全集》卷一《有不爲齋詩集序》 古詩人多循吏，唐宋元明詩人無慮千數百家，行治不盡同，總未有以貪墨敗者。次山之守道州，左司香山東坡之守蘇杭，其較著者耳。人非得乾坤清氣不能爲詩，亦不好爲詩一行，作吏薰心非一端，朝入苞苴，暮狎聲歌焉。有閒情作此冷淡生活，故嵇阮有詩，和嶠王戎無詩。觀其嗜好而其人可知也。

張文虎《舒藝室雜著》乙上《鐵杉吟館詩序》 處困約而克自守者鮮矣。冠儒冠，服儒服，凡可以營勢利者，靡弗爲，見自守者，則笑之，以爲彼誠材不足以與此也。聞其言者，從而效之，於是自守者鮮矣。【略】夫內不足而外自飾焉，詩雖工，僞也。處困約之境，而壹鬱激切，以才氣凌轢人者，雖自守不可以終日也。

蔣湘南《七經樓文鈔》卷六《朱丹木先生詩集序》 聲音之道與政通，故古之循吏不必盡能爲詩，而眞能爲詩者，未有不爲循吏。【略】眞詩人未有不爲眞循吏也。或者疑古史循吏傳中未列一詩人，其以詩名而爲刺史守令者，史又不詳其政績。惟昌黎之驅鱷贖隸，香山之濬湖浚井，東坡之通漕擒盜，數大端著於本傳而已。豈自古才人能爲詩不必習爲吏，抑必待韓白蘇三公之才然後能相兼耶？詩者，道性情之物也。政者，達性情之事也。理一己之性，以理千萬人之性；平一己之情，以平千萬人之情。血氣既清，牛羊不驚，琴瑟爲友，風雨咸喜，此豈俗吏之所能爲！又豈尋常吟風弄月者之所能爲哉！是故古之循吏不必盡能爲詩，古之詩人不必盡能爲政，循吏不以詩名，不害其爲循吏也。詩人不以政名，殆未足爲眞詩人也。

何紹基《東洲草堂文鈔》卷五雜著《題馮魯川小像冊》 詩文、字畫不成家數，便是枉費精神，然成家尚不從詩文字畫起，要從做人起。自身心言動，本末終始，自家打定主意做個甚麼人，眞積力久，自然成就。或大成，或小成；爲儒，爲俠，爲和，爲峭，爲淡，爲絢爛，爲潔，爲拉遝，爲娟靜，爲縱恣，人做成路數，然後用功于文字，漸漸般移，其藝必成，適肖其人。魯公書似其忠烈，間出蕭澹，又似其好神仙。東坡書畫詩文，皆汪洋出奇，想見其人豪宕閑遠可喜也。心聲心畫，無可矯爲，然非刻苦用一番精力，雖人已成就，不見得全能搬移到紙上，所以古來名人，不是都會詩文字畫。「溫柔敦厚，詩教也。」此語將《三百篇》根氐說明，將千古做詩人用心之法道盡。凡刻薄，吝嗇兩種人，必不會做詩。詩要有字外味，有聲外韻，有題外意；又要扶持綱常，涵抱名理。非胸中有餘地，擘下有餘情，看得眼前景物都是古茂和藹，體量胸中意思全是愷悌慈祥，如何能有好詩做出來。

又 昔人論書曰：「折釵股何如屋漏痕？」屋漏痕者，以喻其無起止處

也。作詩亦如此，隨處即起，隨處可止，東坡所謂「行乎其不得不行，止乎其不得不止」者，正是如此，非量度定要如此起，如此止也。余嘗嘆山谷云：「臨大節而不可奪，謂之不俗。」此說不俗意最確，俗非壞字眼，同流合污，黏泥帶水之謂也。聖賢做事，道理所在，隨步換形，毫無沾滯；禹、顏之易地皆然，聖之清、之任、之和，大聖之時中，皆是同此理。臨大節「臨」字最妙，臨到大節時，則不可奪，此乃不俗之大本原、大體用。下至文藝事，直起直落，脫盡泥水，其不俗之所以然亦同此理，不可易視之、小視之。

又《與汪菊士論詩》 余嘗謂：山谷云「臨大節而不可奪，謂之不俗」，此說「不俗」兩字最精確。「俗」不是壞字眼。流俗污世，到處相習成風，謂之俗。人如此，我亦如此，不能離開一步，謂之俗。做人如此，焉能臨大節而不奪乎？現在做何事，便盡現在之理，故預先籌畫到大節的，往往臨時不濟，惟素位而行者，利害私見，本不存于中，臨大節時，也止是素位而行，如何可奪。行文之理與做人一樣，不粘皮帶肉則潔，不強加粉飾則健，不設心好名則樸，不橫使才氣則定。要起就起，要住就住，不依傍前人，不將就俗目，有時遇題即有詩則做，有時遇題而無詩則且不做。然道理熟，功夫熟，未有遇題而無詩者。道一本而萬殊，遇題無詩，到底是理之萬殊者，未看得博、想得穿耳。古詩家書家能不俗者，都是此法，惟山谷此語說得確，惟余體會山谷此語到文字上見得通透。是否是否？

又 正經用功，止有閉戶之一法。逢人開口談學問，其學問可知；逢人開口談詩文，其詩文可知。今人但求人知，不務自家心得，有人誇它是名士，是才子，便寵耀十分，眞是可鄙！對客揮毫，動輒累紙，間出奇語，喧然傳誦，此如飛蚊一響，豈百年安身立命之地乎？苦吟一宵，難得佳篇，即前人大家集中，罕有百篇傑出者，咄嗟而辦，果誰欺耶！況功夫內斂，則愈做愈深；道理靜求，則愈揮愈密。世間居積致富者，終年營營籌算，暗布潛謀，惟恐妻子知覺，一旦成就，則買田開市，氣象勃然，而此本人仍然樸陋如窶人子，如此方是眞致富人。此法甚佳，學者當效之。

又 是道理精神都從天地到人身上，此身一日不與天地之氣相通，其身必病，此心一日不與天地之氣相通，其心獨無病乎？病其身則知之，病其心則不知，由私意物欲蒙蔽所致耳。今想不受其蒙蔽，除卻明理，更無別說。雖然，亦有二說焉：讀書閱事，看到事物之所以然，與天地相通，是一境；清明之氣，生于寂處，心光一片，自然照澈通明，亦是一境。此二境者相爲表里，離此二境，非靜非動時，但提起此心，要它刻刻與天地通尤要請問談詩，何爲談到這里？曰：此正是談詩。

又 凡事看立志何如，若所志不過眼前名士，當世詩翁，藉圖聲譽，則但取古詩、唐詩選本，揣摩幾篇，近人詩集，涉獵幾部，止要肯做，不怕不翁。若要自走一路，自名一家，或冷淡，或兀傲，或博雅，或風韵秀婉，或山水模寫清妙，須自己要學這一路，看這一路，不雜不間，是不容易的。若想做個一代有數的詩人之詩，則砥行績學，兼該衆理，任重致遠，充擴性情之量，與天地古今相際，而用筆之法，行氣之準，如何得厚、得重、得空、得實、得精、得大。此志最高，能到不能到，自有氣數管著；而眞立此志者，蓋亦不多也。

又 立身，應世，爲學，大要不外一「藏」字，于詩道尤要尤要。說不盡，寫不盡，時時領略此理而已。

又 凡做一事，必兼做別事，此一事方得好。專做詩，詩不能工也。隨時隨事都不是詩，都是詩之所以然。

《曾文正公詩文集》文集卷一《黃仙嶠前輩詩序》 古之君子所以自拔于人人者，豈有他哉，亦其器識有不可量度而已矣。試之以富貴貧賤，而漫焉不加喜戚，臨之以大憂大辱，而不易其常，器之謂也。智足以析天下之微芒，明足以破一隅之固，識之謂也。器與識及之矣，而施諸事業有不逮，君子不深譏焉。器識之不及，而求小成于事業，末矣。事業之不及，而求有當于語言文字，抑又末矣。故語言文字者，古之君子所偶一涉焉，而不齒諸有亡者也。昔者嘗怪杜甫氏以彼其志量，而勞一世以事詩篇，追章琢句，篤老而不休，何其不自重惜若此！及觀昌黎韓氏稱之，則曰：「流落人間者，太乙一豪芒。」而蘇氏亦曰：「此老詩外，大有事在。」吾乃知杜氏之文字蘊于胸而未發者，殆十倍于世之所傳；而器識之深遠，其可敬慕又十倍于文字也。今之君子，秋豪之榮華而以爲喜，秋豪之摧挫而以爲慍。舉一而遺二，見寸而昧尺。器識之不講，事業之不問，獨沾沾以從事于所謂詩者，興且而綴一字，抵莫而不安。毀齒而鉤研聲病，頭童而不息。以咿嚘蹇淺之語，而視爲鐘彝不朽之盛業，亦見其惑已。

又《家書・同治二年三月二十四日致沅弟》 弟讀邵子詩，領得恬淡冲融

之趣，此是襟懷長進處。自古聖賢豪傑、文人才士，其志事不同，而其豁達光明之胸大略相同。以詩言之，必先有豁達光明之識，而後有恬淡冲融之趣。如李白、韓退之、杜牧之則豁達處多，陶淵明、孟浩然、白香山則冲淡處多。杜、蘇二公無美不備，而杜之五律最冲淡，蘇之七古最豁達。邵堯夫雖非詩之正宗，而豁達、冲淡二者兼全。吾好讀《莊子》，以其豁達足益人胸襟也。去年所講「生而美者，若知之，若不知之，若聞之，若不聞之」一段，最爲豁達。推之即舜禹之有天下而不與，亦同此襟懷也。

鄭珍《巢經巢詩文集》文集卷四《郎亭詩鈔序》 段誠之云：「詩非待序而傳也。」余謂作者先非待詩以傳。杜、韓諸公苟無詩，其高風峻節，照耀百世，自若也；而復有詩，有詩而復莫踰其美，非其人之爲耶？故竊以爲古人之詩，非可學而能也；學其詩，當自學其人始。誠似其人之所學而志，則性情、抱負、才識、氣象皆其人，所語言者獨奚爲而不似？即不似猶似也。

陳衍《石遺室文集》卷九《何心與詩序》 寂者之事，一人而可爲，爲之而可常，喧者反是。故吾嘗謂：詩者，荒寒之路，無當乎利祿，肯與周旋，必其人之賢者也。既而知其不盡然。猶是詩也，一人而不爲，雖爲而不常，其爲之也惟恐不悅于人，其悅之也惟恐不競于人，其需人也衆矣；內搖心氣，外集詬病，此何爲者！一景一情也，人不及覺者，己獨覺之；人如是觀，彼不如是觀也；人猶是言，彼不猶是言也；則喧寂之故也。清而有味，寒而有神，瘦而有筋力，己所自得；求助于人者得之乎？

文用

《周易·繫辭上》 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爲階。

又 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可不愼乎？

《論語·泰伯》 子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

又《子路》 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

又《衛靈公》 子曰：「辭達而已矣。」

又《季氏》 不學詩，無以言。

又《陽貨》 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

又 子謂伯魚曰：「女爲《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

《墨子·非命下》 今天下之君子之爲文學出言談也，非將勤勞其惟舌而利其脣哽也，中實將欲其國家邑里萬民刑政者也。

《左傳·文公七年》 《夏書》曰：「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勿使壞。」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謂之九歌。

又《襄公十四年》 自王以下，各有父兄子弟，以補察其政。史爲書，瞽爲詩，工誦箴諫，大夫規誨，士傳言，庶人謗，商旅於市，百工獻藝。故夏書曰：「遒人以木鐸徇于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

《國語·周語上》 故天子聽政，使公卿至於列士獻詩，瞽獻曲，史獻書，師箴，瞍賦，矇誦，百工諫，庶人傳語，近臣盡規，親戚補察，瞽史教誨，耆艾修之，而後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

又《周語下》 夫政象樂，樂從和，和從平。聲以和樂，律以平聲。金石以動之，絲竹以行之，詩以道之，歌以詠之，匏以宣之，瓦以贊之，革木以節之。

《荀子·樂論》 夫樂者，樂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故人不能無樂；樂則必發於聲音，形於動靜；而人之道，聲音動靜，性術之變盡是矣。故人不能無樂；樂則不能無形；形而不爲道，則不能無亂。先王惡其亂也，故制《雅》、《頌》之聲以道之，使其聲足以樂而不流，使其文足以辨而不諰。使其曲直繁省廉肉節奏足以感動人之善心，使夫邪汙之氣無由得接焉；是先王立樂之方也，而墨子非之，奈何！故樂在宗廟之中，君臣上下同聽之，則莫不和敬；閨門之內，父子兄弟同聽之，則莫不和親；鄉里族長之中，長少同聽之，則莫不和順。故樂者，審一以定和者也，比物以飾節者也，合奏以成文者也；足以率一道，足以治萬變；是先王立樂之術也，而墨子非之，奈何！故聽其《雅》、《頌》之聲，而志意得廣焉；執其干戚，習其俯仰屈伸，而容貌得莊焉；行其綴兆，要其節奏，而行列得正焉，進退得齊焉。故樂者，出所以征誅也，入所以揖讓也。征誅揖讓，其義一也。出所以征誅，則莫不聽從；入所以揖讓，則莫不從服。故樂者，天下之大齊也，中和之紀

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是先王立樂之術也，而墨子非之，奈何！且樂者，先王之所以飾喜也；軍旅鈇鉞者，先王之所以飾怒也。先王喜怒皆得其齊焉。是故喜而天下和之，怒而暴亂畏之。先王之道，禮樂正其盛者也，而墨子非之！故曰：墨子之於道也，猶瞽之於白黑也，猶聾之於清濁也，猶欲之楚而北求之也。夫聲樂之入人也深，其化人也速，故先王謹爲之文；樂中平則民和而不流，樂肅莊則民齊而不亂。民和齊則兵勁城固，敵國不敢嬰也。如是，則百姓莫不安其處，樂其鄉，以至足其上矣。然後名聲於是白，光輝於是大；四海之民，莫不願得以爲師；是王者之始也。樂姚冶以險，則民流僈鄙賤矣。流僈則亂，鄙賤則爭。亂爭則兵弱城犯，敵國危之。如是，則百姓不安其處，不樂其鄉，不足其上矣。故禮樂廢而邪音起者，危削侮辱之本也。故先王貴禮樂而賤邪音。其在序官也，曰：「脩憲命，審誅賞，禁淫聲，以時順脩，使夷俗邪音不敢亂雅，太師之事也。」墨子曰：「樂者，聖王之所非也，而儒者爲之，過也。」君子以爲不然：樂者，聖人之所樂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風易俗易，故先王導之以禮樂而民和睦。夫民有好惡之情而無喜怒之應，則亂。先王惡其亂也，故脩其行，正其樂，而天下順焉。故齊衰之服，哭泣之聲，使人之心悲；帶甲嬰冑，歌於行伍，使人之心傷；姚冶之容，鄭衛之音，使人之心淫；紳端章甫，舞《韶》歌《武》，使人之心莊。故君子耳不聽淫聲，目不視女色，口不出惡言，此三者，君子慎之。凡姦聲感人而逆氣應之，逆氣成象而亂生焉。正聲感人而順氣應之，順氣成象而治生焉。唱和有應，善惡相象，故君子慎其所去就也。君子以鐘鼓道志，以琴瑟樂心；動以干戚，飾以羽旄；從以聲管；故其清明象天，其廣大象地，其俯仰周旋有似於四時。故樂行而志清，禮脩而行成，耳目聰明，血氣和平，移風易俗，天下皆寧，莫善於樂。故曰：樂者樂也，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以道制欲，則樂而不亂；以欲忘道，則惑而不樂。故樂者，所以道樂也。金石絲竹，所以道德也；樂行而民鄉方矣。故樂者，治人之盛者也；而墨子非之！且樂也者，和之不可變者也；禮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樂合同，禮別異；禮樂之統，管乎人心矣。窮本極變，樂之情也；著誠去僞，禮之經也。墨子非之，幾遇刑也。明王已沒，莫之正也。愚者學之，危其身也。君子明樂，乃其德也。亂世惡善，不此聽也。於乎哀哉！不得成也。弟子勉學，無所營也。聲樂之象：鼓大麤，鐘統實，磬廉制，竽笙簫和，筦籥發猛，塤篪翁博，瑟易良，琴婦好，歌清盡，舞意天道兼，鼓其樂之君邪！故鼓似天，鐘似地，磬似水，竽笙簫筦籥似星辰日月，鞉柷拊鞷控楬似萬物，曷以知舞之意？曰：目不自見，耳不自聞也，然而治俯仰詘信進退遲速莫不廉制，盡筋骨之力以要鐘鼓俯會之節，而靡有悖逆者，衆積意譁譁乎！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主人親速賓及介，而衆賓皆從之，至於門外；主人拜賓及介，而衆皆入；貴賤之義別矣。三揖至於階，三讓以賓升，拜至，獻酬，辭讓之節繁，及介省矣。至於衆賓，升受，坐祭，立飲，不酢而降，隆殺之義辨矣。工入，升歌三終，主人獻之，笙入三終，主人獻之；間歌三終，合樂三終，工告樂備，遂出。二人揚觶，乃立司正，焉知其能和樂而不流也。賓酬主人，主人酬介，介酬衆賓，少長以齒，終於沃洗者，焉知其能弟長而無遺也。降、說屨升坐，脩爵無數。飲酒之節，朝不廢朝，莫不廢夕。賓出，主人拜送，節文終遂，焉知其能安燕而不亂也。貴賤明，隆殺辨，和樂而不流，弟長而無遺，安燕而不亂，此五行者，足以正身安國矣。彼國安而天下安。故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亂世之徵，其服組，其容婦，其俗淫，其志利，其行雜，其聲樂險，其文章匿而采，其養生無度，其送死瘠墨，賤禮義而貴勇力，貧則爲盜，富則爲賊，治世反是也。

《呂氏春秋・知度》 至治之世，其民不好空言虛辭，不好淫學流說，賢不肖各反其質。行其情，不離其素；蒙厚純樸，以事其上。若此則工拙愚智勇懼可得以故易官，易官則各當其任矣。故有職者安其職，不聽其議；無職者責其實，以驗其辭。此二者審，則無用之言不入於朝矣。

又《離謂》 言者，以諭意也。言意相離，凶也。亂國之俗，甚多流言，而不顧其實，務以相毀，務以相譽，毀譽成黨，衆口熏天，賢不肖不分，以此治國，賢主猶惑之也，又況乎不肖者乎？惑者之患，不自以爲惑，故惑惑之中有曉焉，冥冥之中有昭焉。亡國之主，不自以爲惑，故與桀、紂、幽、厲皆也。然有王者國，無二道矣。

又《淫辭》 非辭無以相期，從辭則亂。亂辭之中又有辭焉，心之謂也。言不欺心，則近之矣。凡言者，以諭心也。言心相離，而上無以參之，則下多所言非所行也，所行非所言也。言行相詭，不祥莫大焉。

《禮記・樂記・樂論》 樂者爲同，禮者爲異。同則相親，異則相敬。樂

勝則流，禮勝則離。合情飾貌者，禮樂之事也。禮義立，則貴賤等矣；樂文同，則上下和矣，好惡著，則賢不肖別矣；刑禁暴，爵舉賢，則政均矣。仁以愛之，義以正之，如此則民治行矣。樂由中出，禮自外作。樂由中出，故靜；禮自外作，故文。大樂必易，大禮必簡。樂至則無怨，禮至則不爭。揖讓而治天下者，禮樂之謂也。暴民不作，諸侯賓服，兵革不試，五刑不用，百姓無患，天子不怒，如此則樂達矣。合父子之親，明長幼之序，以敬四海之內，天子如此，則禮行矣。大樂與天地同和，大禮與天地同節。和，故百物不失；節，故祀天祭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如此，則四海之內合敬同愛矣。禮者，殊事合敬者也；樂者，異文合愛者也。禮樂之情同，故明王以相沿也。故事與時並，名與功偕。故鐘鼓管磬，羽籥干戚，樂之器也；屈伸俯仰，綴兆舒疾，樂之文也。簠簋俎豆，制度文章，禮之器也；升降上下，周還裼襲，禮之文也。故知禮樂之情者能作，識禮樂之文者能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明聖者，述作之謂也。樂者，天地之和也；禮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羣物皆別。樂由天作，禮以地制。過制則亂，過作則暴；明於天地，然後能興禮樂也。論倫無患，樂之情也；欣喜歡愛，樂之官也。中正無邪，禮之質也；莊敬恭順，禮之制也。若夫禮樂之施於金石，越於聲音，用於宗廟社稷，事乎山川鬼神，則此所與民同也。

又《樂禮》 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其功大者其樂備，其治辯者其禮具。干戚之舞，非備樂也；孰亨而祀，非達禮也。五帝殊時，不相沿樂；三王異世，不相襲禮。樂極則憂，禮粗則偏矣。及夫敦樂而無憂，禮備而不偏者，其唯大聖乎！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春作夏長，仁也；秋斂冬藏，義也。仁近於樂，義近於禮。樂者敦和，率神而從天；禮者別宜，居鬼而從地。故聖人作樂以應天，制禮以配地。禮樂明備，天地官矣。天尊地卑，君臣定矣；卑高已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小大殊矣；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則性命不同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如此，則禮者，天地之別也。【略】化不時，則不生；男女無辨，則亂升：天地之情也。及夫禮樂之極乎天而蟠乎地，行乎陰陽而通乎鬼神，窮高極遠而測深厚，樂著大始而禮居成物。著不息者，天也；著不動者，地也。一動一靜者，天地之間也。故聖人曰禮樂云。

又《樂施》 樂者，所以象德也；禮者，所以綴淫也。是故先王有大事，必有禮以哀之；有大福，必有禮以樂之：哀樂之分，皆以禮終。樂也者，聖人之所樂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風易俗，故先王著其教焉。

又《樂情》 樂也者，情之不可變者也；禮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樂統同，禮辨異，禮樂之說，管乎人情矣！窮本知變，樂之情也；著誠去僞，禮之經也。禮樂偩天地之情，達神明之德，降興上下之神，而凝是精粗之體，領父子君臣之節。是故大人舉禮樂，則天地將爲昭焉。天地訢合，陰陽相得，煦嫗覆育萬物，然後草木茂，區萌達，羽翼奮，角觡生，蟄蟲昭蘇。羽者嫗伏，毛者孕鬻。胎生者不殰，而卵生者不殈。則樂之道歸焉耳！樂者，非謂黃鍾、大呂、弦歌、干揚也，樂之末節也，故童者舞之。鋪筵席，陳尊俎，列籩豆，以升降爲禮者，禮之末節也，故有司掌之。樂師辨乎聲詩，故北面而弦。宗祝辨乎宗廟之禮，故後尸。商祝辨乎喪禮，故後主人。是故德成而上，藝成而下，行成而先，事成而後。是故先王有上有下，有先有後，然後可以有制於天下也。

又《樂化》 君子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致樂以治心，則易直子諒之心油然生矣。易直子諒之心生則樂，樂則安，安則久，久則天，天則神。天則不言而信，神則不怒而威。致樂，以治心者也；致禮以治躬則莊敬，莊敬則嚴威。心中斯須不和不樂，而鄙詐之心入之矣；外貌斯須不莊不敬，而易慢之心入之矣。故樂也者，動於內者也；禮也者，動於外者也。樂極和，禮極順，內和而外順，則民瞻其顏色而弗與爭也，望其容貌而民不生易慢焉。故德煇動於內而民莫不承聽；理發諸外而民莫不承順。故曰：致禮樂之道，舉而措之天下無難矣。樂也者，動於內者也；禮也者，動於外者也。故禮主其減，樂主其盈。禮減而進，以進爲文；樂盈而反，以反爲文。禮減而不進，則銷；樂盈而不反，則放。故禮有報而樂有反，禮得其報則樂，樂得其反則安。禮之報，樂之反，其義一也。夫樂者樂也，人情之所不能免也。樂必發於聲音，形於動靜，人之道也。聲音動靜，性術之變，盡於此矣。故人不耐無樂，樂不耐無形，形而不爲道，不耐無亂。先王恥其亂，故制《雅》、《頌》之聲以道之。使其聲足樂而不流，使其文足論而不息，使其曲直繁瘠廉肉節奏，足以感動人之善心而已矣，不使放心邪氣得接焉，是先王立樂之方也。是故樂在宗廟之中，君臣上下同聽之，則莫不和敬；在族長鄉里之中，長幼同聽之，則莫不和順；在閨門之內，父子兄弟同聽之，則莫不知親。故

樂者，審一以定和，比物以飾節，節奏和以成文，所以合和父子君臣，附親萬民也，是先王立樂之方也。故聽其《雅》、《頌》之聲，志意得廣焉；執其干戚，習其俯仰詘伸，容貌得莊焉；行其綴兆，要其節奏，行列得正焉，進退得齊焉。故樂者，天地之命，中和之紀，人情之所不能免也。夫樂者，先王之所以飾喜也；軍旅鈇鉞者，先王之所以飾怒也。故先王之喜怒，皆得其儕焉。喜則天下和之，怒則暴亂者畏之，先王之道，禮樂可謂盛矣。

又《子貢》 寬而靜、柔而正者，宜歌《頌》；廣大而靜、疏達而信者，宜歌《大雅》；恭儉而好禮者，宜歌《小雅》；正直而靜、廉而謙者，宜歌《風》；肆直而慈愛者，宜歌《商》；溫良而能斷者宜歌《齊》。夫歌者，直己而陳德也，動己而天地應焉，四時和焉，星辰理焉，萬物育焉。故《商》者，五帝之遺聲也，商人識之，故謂之《商》。《齊》者，三代之遺聲也，齊人識之，故謂之《齊》。明乎《商》之音者，臨事而屢斷；明乎《齊》之音者，見利而讓。臨事而屢斷，勇也；見利而讓，義也。有勇有義，非歌孰能保此？故歌者，上如抗，下如隊，曲如折，止如槀木，倨中矩，句中鉤，累累乎端如貫珠。故歌之爲言也，長言之也。說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長言之；長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陸賈《新語・懷慮》 夫世人不學《詩》、《書》，存仁義，尊聖人之道，極經藝之深，乃論不驗之語，學不然之事，圖天地之形，說災變之異，乖先王之法，異聖人之意，惑學者之心，移衆人之志，指天畫地，是非世事，動人以邪變，驚人以奇怪，聽之者若神，視之者如異；然猶不可以濟於厄而度其身，或觸罪□□法，不免於辜戮。故事不生於法度，道不本於天地，可言而不可行也，可聽而不可傳也，可小翫而不可大用也。

《淮南子・齊俗》 衰世之俗，以其知巧詐僞，飾衆無用，貴遠方之貨，珍難得之財，不積於養生之具，澆天下之淳，析天下之樸，犗服馬牛以爲牢，滑亂萬民，以淸爲濁，性命飛揚，皆亂以營，貞信漫瀾，人失其情性。於是乃有翡翠犀象，黼黻文章，以亂其目；芻豢黍粱，荆吳芬馨，以嗑其口；鐘鼓管簫，絲竹金石，以淫其耳；趨舍行義，禮節謗議，以營其心；於是百姓糜沸豪亂，暮行逐利，煩挈澆淺。法與義相非，行與利相反，雖十管仲弗能治也。

又《道應》 今夫舉大木者，前呼邪許，後亦應之，此舉重勸力之歌也。豈無鄭衛激楚之音哉？然而不用者，不若此其宜也。治國在禮，不在文辯。故《老子》曰：「法令滋彰，盜賊多有。」此之謂也。

又《氾論》 王道缺而《詩》作，周室廢、禮義壞而《春秋》作。《詩》、《春秋》，學之美者也，皆衰世之造也。儒者循之，以敎導於世，豈若三代之盛哉！以《詩》、《春秋》爲古之道而貴之，又有末作《詩》、《春秋》之時。夫道其缺也，不若道其全也。誦先王之詩書，不若聞得其言；聞得其言，不若得其所以言。得其所以言者，言弗能言也。故道可道者，非常道也。

又《泰族》 五行異氣而皆和，六藝異科而皆通。溫惠柔良者，《詩》之風也；淳龐敦厚者，《書》之敎也；淸明條達者，《易》之義也；恭儉尊讓者，《禮》之爲也；寬裕簡易者，《樂》之化也；刺譏辨議者，《春秋》之靡也。故《易》之失鬼，《樂》之失淫，《詩》之失愚，《書》之失拘，《禮》之失忮，《春秋》之失訾。六者，聖人兼用而財制之。失本則亂，得本則治。其美在和，其失在權。水火金木土穀，異物而皆任。規矩權衡準繩，異形而皆施。丹靑膠漆，不同而皆用，各有所適。物各有宜：輪員輿方，轅從衡橫，勢施便也。驂欲馳，服欲步，帶不厭新，鉤不厭故，處地宜也。《關雎》興於鳥，而君子美之，爲其雌雄之不乖居也。《鹿鳴》興於獸，君子大之，取其見食而相呼也。泓之戰，軍敗君獲，而《春秋》大之，取其不鼓不成列也。宋伯姬坐燒而死，《春秋》大之，取其不踰禮而行也。成功立事，豈足多哉，方指所言，而取一槩焉爾。【略】今夫《雅》、《頌》之聲，皆發於詞，本於情，故君臣以睦，父子以親。故《韶》、《夏》之樂也，聲浸乎金石，潤乎草木。今取怨思之聲，施之於管弦，聞其音者，不淫則悲。淫則亂男女之辨，悲則感怨思之氣，豈所謂樂哉！趙王遷流於房陵，思故鄉，作爲山木之謳，聞者莫不殞涕。荆軻西刺秦王，高漸離宋意爲擊筑而歌於易水之上，聞者莫不瞋目裂眥，髮植穿冠。因以此聲爲樂而入宗廟，豈古之所謂樂哉！故弁冕輅輿，可服而不可好也。太羹之味，可食而不可嗜也。朱弦漏越，一唱而三歎，可聽而不可快也。故無聲者，正其可聽者也。無味者，正其足味者也。呺聲淸於耳，兼味快於口，非其貴也。故事不本於道德者，不可以爲儀；言不合乎先王者，不可以爲道；音不調乎《雅》、《頌》者，不可以爲樂。

《毛詩序》 《關雎》，后妃之德也，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故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風，風也，敎也；風以動之，敎以化之。【略】

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故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至於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吟詠情性，以風其上，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者也。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是以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是謂四始，詩之至也。然則《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繫之召公。《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是以《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關雎》之義也。

《史記・樂書》 夫上古明王舉樂者，非以娛心自樂，快意恣欲，將欲爲治也。正教者皆始於音，音正而行正。故音樂者，所以動盪血脈，通流精神而和正心也。故宮動脾而和正聖，商動肺而和正義，角動肝而和正仁，徵動心而和正禮，羽動腎而和正智。故樂所以內輔正心而外異貴賤也；上以事宗廟；下以變化黎庶也。琴長八尺一寸，正度也。弦大者爲宮，而居中央，君也。商張右傍，其餘大小相次，不失其次序，則君臣之位正矣。故聞宮音，使人溫舒而廣大；聞商音，使人方正而好義；聞角音，使人惻隱而愛人；聞徵音，使人樂善而好施；聞羽音，使人整齊而好禮。夫禮由外入，樂自內出。故君子不可須臾離禮，須臾離禮則暴慢之行窮外；不可須臾離樂，須臾離樂則姦邪之行窮內。故樂音者，君子之所養義也。夫古者，天子諸侯聽鐘磬未嘗離於庭，卿大夫聽琴瑟之音未嘗離於前，所以養行義而防淫佚也。夫淫佚生於無禮，故聖王使人耳聞《雅》、《頌》之音，目視威儀之禮，足行恭敬之容，口言仁義之道。故君子終日言而邪辟無由入也。

又《孔子世家》 古者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始於衽席，故曰「《關雎》之亂以爲《風》始，《鹿鳴》爲《小雅》始，《文王》爲《大雅》始，《清廟》爲《頌》始」。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禮樂自此可得而述，以備王道，成六藝。

又《太史公自序》 夫《詩》、《書》隱約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戹陳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脚，而論兵法；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爲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來者。

《漢書・禮樂志》 樂者，聖人之所樂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風易俗易，故先王著其教焉。夫民有血氣心知之性，而無哀樂喜怒之常，應感而動，然後心術形焉。是以纖微噍殺之音作，而民思憂；闡諧嫚易之音作，而民康樂；麤厲猛奮之音作，而民剛毅；廉直正誠之音作，而民肅敬；寬裕和順之音作，而民慈愛；流辟邪散之音作，而民淫亂。先王恥其亂也，故制雅頌之聲，本之情性，稽之度數，制之禮儀，合生氣之和，導五常之行，使之陽而不散，陰而不集，剛氣不怒，柔氣不懾，四暢交於中，而發作於外，皆安其位而不相奪也，足以感動人之善，而不使邪氣得接焉，是先王立樂之方也。王者未作樂之時，因先王之樂以教化百姓，說樂其俗，然後改作，以章功德。《易》曰：「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昔黃帝作《咸池》，顓頊作《六莖》，帝嚳作《五英》，堯作《大章》，舜作《招》，禹作《夏》，湯作《濩》，武王作《武》，周公作《勺》。《勺》，言能勺先祖之道也。《武》，言以功定天下也。《濩》，言救民也。《夏》，大承二帝也。《招》，繼堯也。《大章》，章之也。《五英》，英華茂也。《六莖》，及根莖也。《咸池》，備矣。自《夏》以往，其流不可聞已，《殷頌》猶有存者。《周詩》既備，而其器用張陳，《周官》具焉。典者自卿大夫師瞽以下，皆選有道德之人，朝夕習業，以教國子。國子者，卿大夫之子弟也，皆學歌九德，誦六詩，習六舞、五聲、八音之和。故帝舜命夔曰：「女典樂，教胄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敖。詩言志，歌詠言，聲依詠，律和聲，八音克諧。」此之謂也。又以外賞諸侯德盛而教尊者。其威儀足以充目，音聲足以動耳，詩語足以感心，故聞其音而德和，省其詩而志正，論其數而法立。是以薦之郊廟則鬼神饗，作之朝廷則君臣和，立之學官則萬民協。聽者無不虛己竦神，說而承流。是

以海內徧知上德，被服其風，光煇日新，化上遷善，而不知所以然，至於萬物不夭，天地順而嘉應降。故《詩》曰：「鐘鼓鍠鍠，磬管鏘鏘，降福穰穰。」《書》云：「擊石拊石，百獸率舞。」鳥獸且猶感應，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故樂者，聖人之所以感天地，通神明，安萬民，成性類者也。然自《雅》、《頌》之興，而所承衰亂之音猶在，是謂淫過凶嫚之聲，爲設禁焉。世衰民散，小人乘君子，心耳淺薄，則邪勝正。故《書》序「殷紂斷棄先祖之樂，乃作淫聲，用變亂正聲，以說婦人。」樂官師瞽抱其器而犇散，或適諸侯，或入河海。夫樂本情性，浹肌膚而臧骨髓，雖經乎千載，其遺風餘烈尚猶不絕。至春秋時，陳公子完犇齊。陳，舜之後，《招》樂存焉。故孔子適齊聞《招》，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爲樂之至於斯！」美之甚也。

又《匡衡傳》 妃匹之際，生民之始，萬福之原。婚姻之禮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孔子論《詩》以《關雎》爲始，言太上者民之父母，后夫人之行不侔乎天地，則無以奉神靈之統而理萬物之宜。故《詩》曰：「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言能致其貞淑，不貳其操，情欲之感無介乎容儀，宴私之意不形乎動靜，夫然後可以配至尊而爲宗廟主。此綱紀之首，王教之端也，自上世已來，三代興廢，未有不由此者也。

班固《白虎通德論・禮樂》 王者所以盛禮樂何？節文之喜怒。樂以象天，禮以法地。人無不含天地之氣，有五常之性者，故樂所以蕩滌，反其邪惡也。禮所以防淫佚，節其侈靡也。故《孝經》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子曰：「樂在宗廟之中，君臣上下同聽之，則莫不和敬；族長鄉里之中，長幼同聽之，則莫不和順；在閨門之內，父子兄弟同聽之，則莫不和親。」故樂者，所以崇和順，比物飾節。節奏合，以成文，所以合和父子、君臣，附親萬民也。是先王立樂之意也。故聽其《雅》、《頌》之聲，志意得廣焉，執干戚，習俯仰屈信，容貌得齊焉；行其綴兆要其節奏，行列得正焉，進退得齊焉。故樂者，天地之命，中和之紀，人情之所不能免焉也夫！樂者，先王之所以飾喜也，軍旅鈇鉞所以飾怒也。故先王之喜怒，皆得其齊焉。喜則天下和之，怒則暴亂者畏之。先王之道，禮樂可謂盛矣。聞角聲莫不惻隱而慈者，聞徵聲莫不喜養好施者，聞商聲莫不剛斷而立事者，聞羽聲莫不深思而遠慮者，聞宮聲莫不溫潤而寬和者也。【略】樂所以必歌者何？夫歌者，口言之也。中心喜樂，口欲歌之，手欲舞之，足欲蹈之。故《尚書》曰：「前歌後舞，假于上下。」【略】樂尚雅。雅者，古正也，所以遠鄭聲也。孔子曰：「鄭聲淫」，何？鄭國土地、民人，山居谷浴，男女錯雜，爲鄭聲以相悅懌。故邪僻，聲皆淫色之聲也。

崔瑗《南陽文學頌》 昔聖人制禮作樂也，將以統天理物，經國序民，立均出度，因其利而利之，俾不失其性也。故觀禮則禮敬，聽樂則心和，然後知反其性而正其身焉。取律于天以和聲，采言于聖以成謀；以和邦國，以諧萬民，以序賓旅，以悅遠人，其觀威儀省禍福也。出言視聽，于是乎取之。民生如何，導以禮樂。乃修禮官，奮其羽籥。我國既淳，我俗既敦。神樂民則，嘉生乃繁。無言不酬，其德宜光。先民既沒，賴茲舊章。我禮既經，我樂既馨。三事不叙，莫識其形。

何休《公羊傳・宣公十五年解詁》 男女有所怨恨，相從而歌。飢者歌其食，勞者歌其事。男年六十、女年五十無子者，官衣食之，使之民間求詩。鄉移於邑，邑移於國，國以聞於天子。故王者不出牖戶，盡知天下所苦，不下堂而知四方。

王符《潛夫論・務本》 詩賦者，所以頌善醜之德，洩哀樂之情也，故溫雅以廣文，興喻以盡意。今賦頌之徒，苟爲饒辯屈蹇之辭，競陳誣罔無然之事，以索見怪於世，愚夫戇士，從而奇之，此悖孩童之思，而長不誠之言者也。

鄭玄《六藝論》 詩者，弦歌諷諭之聲也。自書契之興，樸略尚質。面稱不爲諂，目諫不爲謗，君臣之接，如朋友然，在於墾誠而已。斯道稍衰，姦僞以生，上下相犯。及其制禮，尊君卑臣。君道剛嚴，臣道柔順。於是箴諫者希，情志不通。故作詩者以誦其美而譏其過。

王充《論衡・書解》 古作書者，多立功不用也。管仲、晏嬰，功書並作；商鞅、虞卿，篇治俱爲。高祖既得天下，馬上之計未敗。陸賈造《新語》，高祖粗納采。呂氏橫逆，劉氏將傾，非陸賈之策，帝室不寧。蓋材知無不能，在所遭遇：遇亂則知立功，有起則以其材著書者也。出口爲言，著文爲篇。古以言爲功者多，以文爲敗者希。呂不韋、淮南王，以他爲過，不以書有非。使客作書，不身自爲，如不作書，猶蒙此章章之禍。人古今違屬，未必皆著作材知極也。鄒陽舉疏，免罪於梁，徐樂上書，身拜郎中，材能以其文爲功於人，何嫌不能營衛其身？韓蚤信公子非，國不傾危。及非之死，

李斯始奇，非以著作材極，不能復有爲也。春物之傷，或死之也，殘物不傷，秋亦大長。假令非不死，秦未可知。故才人能令其行可尊，不能使人必法己；能令其言可行，不能使人必采取之矣。

又《對作》 或問曰：賢聖不空生，必有以用其心。上自孔、墨之黨，下至荀、孟之徒，教訓必作垂文，何也？對曰：聖人作經藝著傳記，匡濟薄俗，驅民使之歸實誠也。案《六略》之書，萬三千篇，增善消惡，割截橫拓，驅役遊慢，期便道善，歸正道焉。孔子作《春秋》，周民弊也。故采求毫毛之善，貶纖介之惡，撥亂世，反諸正，人道浹，王道備，所以檢押靡薄之俗者，悉具密致。夫防決不備，有水溢之害；網解不結，有獸失之患。是故周道不弊，則民不文薄，民不文薄，《春秋》不作。楊、墨之學不亂儒義，則孟子之傳不造；韓國不小弱，法度不壞廢，則韓非之書不爲；高祖不辨得天下，馬上之計未轉，則陸賈之語不奏；衆事不失實，凡論不壞亂，則桓譚之論不起。故夫賢聖之興文也，起事不空爲，因因不妄作；作有益於化，化有補於正。故漢立蘭臺之官，校審其書，以考其言。董仲舒作道術之書，頗言災異政治所失；書成文具，表在漢室。主父偃嫉之，誣奏其書。天子下仲舒於吏，當謂之下愚，仲舒當死，天子赦之。夫仲舒言災異之事，孝武猶不罪而尊其身，況所論無觸忌之言，核道實之事，收故實之語乎？故夫賢人之在世也，進則盡忠宣化，以明朝廷；退則稱論貶說，以覺失俗。俗也不知還，則立道輕爲非，論者不追救，則迷亂不覺悟。

曹丕《典論·論文》 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無窮。是以古之作者，寄身於翰墨，見意於篇籍，不假良史之辭，不託飛馳之勢，而聲名自傳於後。故西伯幽而演《易》，周旦顯而制禮，不以隱約而弗務，不以康樂而加思。

曹植《與楊德祖書》 辭賦小道，固未足以揄揚大義，彰示來世也。昔揚子雲先朝執戟之臣耳，猶稱壯夫不爲也。吾雖德薄，位爲蕃侯，猶庶幾勠力上國，流惠下民，建永世之業，留金石之功，豈徒以翰墨爲勳績，辭賦爲君子哉！若吾志不果，吾道不行，則將採庶官之實錄，辨時俗之得失，定仁義之衷，成一家之言。雖未能藏之於名山，將以傳之於同好。非要之皓首，豈今日之論乎！其言之不慚，恃惠子之知我也。

桓範《世要論讚象》 夫讚象之所作，所以昭述勳德，思詠政惠。此蓋詩頌之末流矣。宜由上而興，非專下而作也。世考之導，實有勳績，惠利加于百姓，遺愛留于民庶，宜請于國，當錄于史官，載于竹帛，上章君將之德，下宣臣吏之忠。若言不足紀，事不足述，虛而爲盈，亡而爲有，此聖人之所疾，庶幾之所恥也。

摯虞《文章流別論》 文章者，所以宣上下之象，明人倫之叙，窮理盡性，以究萬物之宜者也。王澤流而詩作，成功臻而頌興，德勳立而銘著，嘉美終而誄集。祝史陳辭，官箴王闕。

又 頌，詩之美者也。古者聖帝明王，功成治定而頌聲興。於是史錄其篇，工歌其章，以奏於宗廟，告於鬼神。故頌之所美者，聖王之德也。則以爲律呂，或以頌形，或以頌聲，其細已甚，非古頌之意。昔班固爲安豐戴侯頌，史岑爲出師頌和熹鄧后頌，與魯頌體意相類；而文辭之異，古今之變也。揚雄趙充國頌，頌而似雅；傅毅顯宗頌，文與周頌相似，而雜以風雅之意。若馬融廣成上林之屬，純爲今賦之體而謂之頌，失之遠矣。

陸機《文賦》 伊茲文之爲用，固衆理之所因。恢萬里而無閡，通億載而爲津。俯貽則於來葉，仰觀象於古人。濟文武於將墜，宣風聲於不泯。塗無遠而不彌，理無微而弗綸。配霑潤於雲雨，象變化乎鬼神。被金石而德廣，流管絃而日新。

又《五等論》 臣聞赴曲之音，洪細入韻；蹈節之容，俯仰依詠。是以言苟適事，精麤可施；士苟適道，修短可命。【略】臣聞絕節高唱，非凡耳所悲；肆義芳訊，非庸聽所善。是以南荆有寡和之歌，東野有不釋之辯。【略】臣聞音以比耳爲美，色以悅目爲歡。是以衆聽所傾，非假百里之操。萬夫婉孌，非俟西子之顏。故聖人隨世以擢佐，明主因時而命官。【略】臣聞傾耳求音，眡優聽苦，澄心徇物，形逸神勞。是以天殊其敷，雖同方不能分其憾感；理塞其通，則竝質不能共其休。

《晉書·文苑傳序》 夫文以化成，惟聖之高義，行而不遠，前史之格言。是以溫洛禎圖綠字，符其丕業；苑山靈篆金簡，成其帝載。既而書契之道聿興，鍾石之文逾廣，移風俗於王化，崇孝敬於人倫，經緯乾坤，彌綸中外，故知文之時義大哉遠矣。

劉義慶《世說新語·文學》 夏侯湛作《周詩》成，示潘安仁。安仁曰：「此非徒溫雅，乃別見孝悌之性。」潘因此遂作家風詩。

又　孫子荆除婦服，作詩以示王武子。王曰：「未知文生於情？情生於文？覽之悽然，增伉儷之重。」

又　孫興公云：「三都、二京，《五經》鼓吹。」

蕭統《陶淵明集序》　嘗謂有能觀淵明之文者，馳競之情遣，鄙吝之意祛；貪夫可以廉，懦夫可以立；豈止仁義可蹈，抑乃爵祿可辭；不必傍游泰華，遠求柱史；此亦有助於風教也。

又《文選序》　頌者，所以游揚德業，褒讚成功。吉甫有穆若之談，季子有至矣之歎；舒布爲詩，既言如彼；總成爲頌，又亦若此。次則箴興於補闕，戒出於弼匡；論則析理精微，銘則序事清潤；美終則誄發，圖像則讚興。又詔誥教令之流，表奏牋記之列，書誓符檄之品，弔祭悲哀之作，答客指事之制，三言八字之文，篇辭引序，碑碣誌狀，衆制鋒起，源流間出。譬陶匏異器，並爲入耳之娛；黼黻不同，俱爲悅目之玩；作者之致，蓋云備矣。

裴子野《雕蟲論》　古者四始六義，總而爲詩。既形四方之風，且彰君子之志，勸善懲惡，王化本焉。而後之學者思存枝葉，繁華蘊藻，用以自通。

蕭綱《答張纘謝示集書》　日月參辰，火龍黼黻，尚且著於玄象，章乎人事；而況文辭可止，詠歌可輟乎？「不爲壯夫」，揚雄實小言破道，非謂君子。曹植亦小辯破言，論之科刑，罪在不赦。至如春庭落景，轉蕙承風；秋雨且晴，檐梧初下；浮雲生野，明月入樓；時命親賓，乍動嚴駕；車渠屢酌，鸚鵡驟傾；伊昔三邊，久留四戰；胡霧連天，征旗拂日；時間塢笛，遙聽塞笳；或鄉思悽然，或雄心憤薄。是以沈吟短翰，補綴庸音，寓目寫心，因事而作。

又《昭明太子集序》　竊以文之爲義，大哉遠矣。故孔稱性道，堯曰欽明；武有來商之功，虞有格苗之德。故《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是以含精吐景，六衛九光之度；方珠喻龍，南樞北陵之采；此之謂天文。文籍生，書契作；詠歌起，賦頌興。成孝敬於人倫，移風俗於王政；道綿乎八極，理浹乎九垓；贊動神明，雍熙鍾石；此之謂人文。若夫體天經而總文緯，揭日月而諧律呂者，其在茲乎。

蕭繹《金樓子・立言篇》　諸子興於戰國，文集盛於二漢，至家家有製，人人有集。其美者則以敘情志、敦風俗；其弊者祇以煩簡牘，疲後生。往者既積，來者未已。翹足志學，白首不徧。或昔之所重，今反輕；今之所重，古之所賤。嗟我後生博達之士，有能品藻異同，刪整蕪穢，使卷無瑕玷，覽無遺功，可謂學矣。

王筠《答湘東王示忠臣傳牋》　竊以孝實天經，忠爲令德，百行攸先。一心靡忒，昔淮南鴻烈，事無的準。沛王通論，義止儒術，東平獲譽，良爲片言，臨淄見稱，文辭小道，孰若理冠君親，義兼臣子，謹當宣示遐邇，光揚德音。

張彝《上采詩表》　竊惟皇王統天，必以窮幽爲美；盡理作聖，亦假廣采成明。故詢于芻蕘，著之周什；輿人獻箴，流于夏典。不然，則美刺無以得彰，善惡有時不達。

《周書・庾信傳論》　兩儀定位，日月揚暉，天文彰矣；八卦以陳，書契有作，人文詳矣。若乃墳索所紀，莫得而云，典謨以降，遺風可述。是以曲阜多才多藝，鑒二代以正其本；闕里性與天道，修六經以維其末。故能範圍天地，綱紀人倫。窮神知化，稱首於千古；經邦緯俗，藏用於百代。至矣哉！斯固聖人之述作也。逮乎兩周道喪，七十義乖。淹中、稷下，八儒三墨，辯博之論蜂起；漆園、黍谷，名法兵農，宏放之詞霧集。雖雅誥奧義，或未盡善，考其所長，蓋賢達之源流也。

《梁書・文學傳序》　經禮樂而緯國家，通古今而述美惡，非文莫可也。是以君臨天下者，莫不敦悅其義，縉紳之學，咸貴尚其道，古往今來，未之能易。

《隋書・經籍志》　文者所以明言也。古者登高能賦，山川能祭，師旅能誓，喪紀能誄，作器能銘，則可以爲大夫，言其因物騁辭，情靈無擁者也。唐歌、虞詠、商頌、周雅，敘事緣物，紛綸相襲，自斯已降，其道彌繁。【略】屬以高祖少文，煬帝多忌，當路執權，逮相擯壓，於是握靈蛇之珠，韞荆山之玉，轉死溝壑之內者，不可勝數。草澤怨刺，於是興焉。古者陳詩觀風，斯亦所以關乎盛衰者也。

又《文學傳序》　《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傳曰：「言，身之文也。言而不文，行之不遠。」故堯曰則天，表文明之稱；周云盛德，著煥乎之美。然則文之爲用其大矣哉！上所以敷德教於下，下所以達情志於上。大則經緯天地，作訓垂範；次則風謠歌頌，匡主和民。

或離讒放逐之臣，塗窮後門之士，道轗軻而未遇，志鬱抑而不申，憤激委約之中，飛文魏闕之下，奮迅泥滓，自致青雲，振沈溺於一朝，流風聲於千載，往往而有，是以凡百君子，莫不用心焉。

王通《文中子中說・天地篇》 李伯藥見子而論詩，子不答。伯藥退謂薛收曰：「吾上陳應劉，下述沈謝，分四聲八病，剛柔清濁，各有端序，音若塤篪，而夫子不應，我其未達歟？」薛收曰：「吾嘗聞夫子之論詩矣，上明三綱，下達五常。於是徵存亡，辯得失，故小人歌之以貢其俗，君子賦之以見其志，聖人采之以觀其變。今子營營，馳騁乎末流，是夫子之所痛也，不答則有由矣。」

又　子曰：「學者博誦云乎哉，必也貫乎道；文者苟作云乎哉，必也濟乎義。」

又　子謂叔恬曰：「汝不爲續詩乎，則其視七代損益終懣然也。」子謂：「續詩可以諷，可以達，可以蕩，可以獨處，出則悌，入則孝，多見治亂之情。」文中子曰：「吾師也，詞達而已矣。」或問揚雄張衡，子曰：「古之振奇人也，其思苦，其言艱。」曰：「其道何如？」子曰：「靖矣！」

又《事君篇》 房玄齡問史，子曰：「古之史也，辯道；今之史也，耀文。」問文，子曰：「古之文也，約以達；今之文也，繁以塞。」薛收問續詩，子曰：「有四名焉，有五志焉。何謂四名？一曰化，天子所以風天下也。二曰政，蕃臣所以移其俗也。三曰頌，以成功告於神明也。四曰歎，以陳誨立誠于家也。凡此四者，或美焉，或勉焉，或傷焉，或惡焉，或誡焉，是謂五志。」子謂叔恬曰：「汝爲春秋元經乎？春秋元經於王道，是輕重之權衡，曲直之繩墨也，失則無所取衷矣！」子謂：「續詩之有化，其猶先王之有雅乎？續詩之有政，其猶列國之有風乎？」子曰：「郡縣之政，其異列國之風乎？列國之風，深以固，其人篤，曰：『我君不卒求我也，其上下相安乎？』及其變也，勞而散，其人蓋傷君恩之薄也，而不敢怨。郡縣之政悅以幸，其人慕，曰：『我君不卒撫我也，其臣主屢遷乎？』及其變也，苛而迫，其人蓋怨吏心之酷也，而無所傷焉。雖有善政，未及行也。」魏徵曰：「敢問『列國之風變，傷而不怨；郡縣之政變，怨而不傷』何謂也？」子曰：「傷而不怨，則不曰『猶吾君也，吾得逃乎』，何敢怨？怨而不傷，則不曰『彼下矣，吾將賊之』，又何傷？故曰三代之末尚有仁義存焉，六代之季仁義盡矣。何則？導人者非其路也。」子曰：「變風變雅作，而王澤竭矣；變化變政作，而帝制衰矣。」

王勃《王子安集》卷八《上吏部裴侍郎啓》 夫文章之道自古稱難。聖人以開物成務，君子以立言見志。遺雅背訓，孟子不爲；勸百諷一，揚雄所恥。苟非可以甄明大義，矯正末流，俗化資以興衰，家國繇其輕重，古人未嘗留心也。自微言既絕，斯文不振，屈宋導澆源於前，枚馬張淫風於後。談人主者，以宮室苑囿爲雄；叙名流者，以沉酗驕奢爲達。故魏文用之而中國衰，宋武貴之而江東亂。雖沈謝爭驚，適先兆齊梁之危；徐庾並馳，不能免周陳之禍。於是識其道者，卷舌而不言；明其弊者，拂衣而徑逝。《潛夫》、《昌言》之論，作之而有逆於時；周公孔氏之教，存之而不行於代，天下之文靡不壞矣。

又卷一〇《平臺秘略論藝文三》 論曰：《易》稱「觀乎天文，以察時變。」《傳》稱「言而無文，行之不遠。」故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能事。而君子所役心勞神，宜於大者，遠者，非緣情體物、雕蟲小技而已。是故思王抗言詞賦，恥爲君子；武皇裁勅篇章，僅稱往事，不其然乎。至若身處魏闕之下，心存江湖之上，詩以見志，文宣王有焉。

盧照鄰《幽憂子集》卷六《樂府雜詩序》 聞夫歌以永言，庭堅有歌虞之曲；頌以紀德，奚斯有頌魯之篇。四始六義存亡播矣，八音九闋哀樂生焉。是以叔譽聞詩，驗同盟之成敗；延陵聽樂，知列國之典彝。王澤竭而頌聲寢，伯功衰而詩道缺。

楊炯《盈川集》卷三《王勃集序》 大矣哉文之時義也！有天文焉，察時以觀其變；有人文焉，立言以重其範。歷年滋久，遞爲文質，應運以發其明，因人以通其粹。

張說《上官昭容集序》 臣聞七聲無主，律呂綜其和；五彩無章，黼黻交其麗。是知氣有噫欝，非巧辭莫之通；形有萬變，非工文莫之寫。先王以是繼天地，究人神，聞寂寞，覽幽昧，文之辭義大矣哉。

于邵《華陽屬和集序》 六義詩人之蘊，雅貫三極，而正存象外，班九流而化行天下。夫然則游夏登科於孔門，獨擅文學，雖風流萬古而不易者文乎哉！且日新之謂盛德，業崇之謂不朽。

李華《李遐叔文集》卷一《贈禮部尚書清河孝公崔沔集序》 文章本乎作者，而哀樂繫乎時；本乎作者，六經之志也；繫乎時者，樂文武而哀幽厲也。

立身揚名，有國有家，化人成俗，安危存亡。於是乎觀之，宣於志者曰言，飾而成之曰文。有德之文信，無德之文詐；皐陶之歌，史克之頌，信也；子朝之告，宰嚭之詞，詐也，而士君子恥之。夫子之文章，偃商傳焉。偃商歿而孔伋，孟軻作，蓋六經之遺也。屈平、宋玉，哀而傷，靡而不返，六經之道遯矣。論及後世，力足者不能知之；知之者，力或不足，則文義寖以微矣。文顧行，行顧文，此其與於古歟。

又《揚州功曹蕭穎士文集序》 君以爲六經之後有屈原、宋玉，文甚雄壯而不能經。厥後有賈誼，文詞最正，近於理體。枚乘、司馬相如亦瓌麗才士，然而不近風雅。揚雄用意頗深，班彪識理，張衡宏曠，曹植豐贍，王粲超逸，嵇康標舉。此外，皆金相玉質，所尚或殊，不能備舉。左思詩賦，有雅頌遺風；干寶著論，近王化根源。此後寖絕無聞焉。近日，陳拾遺子昂文體最正。以此而言，見君之述作矣。君以文章制度爲己任，時人咸以此許之。

元結《次山集》卷二《二風詩論》 客有問元子曰：「子著二風詩何也？」曰：「吾欲極帝王理亂之道，系古人規諷之流。」曰：「何如也？」「夫至理之道，先之以仁明，故頌帝堯爲仁帝；安之以慈順，故頌帝舜爲慈帝；成之以勞儉，故頌夏禹爲勞王；修之以敬慎，故頌殷宗爲正王；守之以清一，故頌周成爲理王：此理風也。」夫至亂之道，先之以逸惑，故閔太康爲荒王；壞之以苛縱，故閔夏桀爲亂王；覆之以淫暴，故閔殷紂爲虐王；危之以用亂，故閔周幽爲惑王；亡之於累積，故閔周赧爲傷王：此亂風也。訂曰：「子頌善，上不及羲、軒、湯武；閔惡，又不及始皇、哀、靈；焉可稱極帝王理亂之道？」對曰：「於戲，吾敢言極！極其中道者也。吾且不曰著斯詩也，將系規諷乎？如羲、軒之道也，久矣誰能師尊？如湯武之德，吾則不敢頌，爲規法過於是也。吾子審之。」

賈至《議楊綰條奏貢舉疏》 《易》曰：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關雎》之義興也。故延陵聽詩，知諸侯之存亡。今試學者以帖字爲精通，而不窮旨義，豈能知遷怒貳過之道乎？考文者以聲病爲是非，而務擇浮豔，豈能知移風易俗化天下之事乎？是以上失其源，而下襲其流，乘流波蕩，不知所止，先王之道，莫能行也。

又《工部侍郎李公集序》 《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然則唐虞《賡歌》，殷周《雅》《頌》，美文之盛也。厥後四夷交侵，諸侯征伐，文王之道將墜地，於是仲尼刪《詩》述《易》作《春秋》，而叙帝王之書，三代文章，炳然可觀。洎騷人怨靡，揚、馬詭麗。班、張、崔、蔡，曹、王、潘、陸，揚波扇飆，大變風雅；宋、齊、梁、隋，盪而不返。昔延陵聽樂，知諸侯之興亡，覽數代述作，固足驗夫理亂之源也。

顏眞卿《顏魯公文集》卷一二《贈尚書右僕射孫逖文公集序》 古之爲文者，所以導達心志，發揮性靈。本乎詠歌，終乎雅頌。帝庸作而君臣動色，王澤竭而風化不行，政之興衰，實繫於此。然而文勝質則綉其肇帨而血流漂杵，質勝文則野於禮樂而木訥不華，歷代相因莫能適中。故詩人之賦麗以則，詞人之賦麗以淫，此其效也。

獨孤及《檢校尚書吏部員外郎趙郡李公中集序》 志非言不形，言非文不彰，是三者相爲用，亦猶涉川者假舟檝而後濟。自典謨缺，雅頌寢，世道陵夷，文亦下衰，故作者往往先文字、後比興，其風流蕩而不返。乃至有飾其辭而遺其意者，則潤色愈工，其實愈喪。及其大壞也，儷偶章句，使枝對葉比，以八病四聲爲梏拲，拳拳守之如奉法令。聞皐繇史克之作，則呷然笑之。天下雷同，風驅雲趨，文不足言，言不足志，亦猶木蘭爲舟，翠羽爲檝，玩之於陸，而無涉川之用。痛乎流俗之惑人也舊矣。

李益《詩有六義賦》 夫聖人之理，原於始而執其中。觀天文以審於王事，觀人文而知其國風。故每歲孟春，採詩於道路，而獻之泮宮。有以知下之化，達人之窮。發於《關雎》之首，及乎王道之終。故曰：天明自人而視，天聽自人而聰。所謂政於內，繫一人之本；動於外，形四方之風。始於風，成於雅。失其道，或天方薦瘥；得其宜，或錫之純嘏。是人情之大寶，未有不由於斯者。爾其德以頌宣，事以類比，陳之於學校，將可以反正輟淫；播之於絲桐，何有於翦商變徵。屬辭庶因於勸戒，緣情孰多夫綺靡。《嘉魚》作而賢者進焉，《騶虞》廢而王道缺矣。至於詩之爲稱，言以全興；詩之爲志，賦以明類。亦有感於鬼神，豈止明乎禮義。王澤竭而詩不作，周道微而興以刺，俾乃審音之人，於以知風之自。洎夫代見更改也，運歷於詩祖。自天未喪斯文也，以至於皇家。於是抑文尚質，崇儉去奢。振六藝以補化，秉一言之無邪。不然，何以天地奉若，而不興雲漢之嗟。用能德馨而蘋蘩可薦，誠達而蘇蘇降生。雖九重歲招其諫諍，而九有日聞其頌聲。且君非五諫兮何弼？詩

匪六義兮何成？我皇乃以詩而條之，國政本乎人情，故得行於蠻貊，豈獨用之邦國？修之身則壽考不忘，垂乎後則子孫千億，乃知詩之爲教，蓋亦王猷之至極。

柳冕《與權侍郎書》 進士以詩賦取人，不先理道；明經以墨義考試，不本儒意。選人以書判殿最，不尊人物，故吏道之理天下，天下奔競而無廉耻者，以教之者末也。【略】且明六經之義，合先王之道，君子之儒，教之本也。明六經之注與六經之疏，小人之儒，教之末也。今者先章句之儒，後君子之儒，以求清識之士，不亦難乎。

又《與徐給事論文書》 文章本於教化，形於治亂，繫於《國風》。故在君子之心爲志，形君子之言爲文，論君子之道爲教。《易》云：「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此君子之文也。自屈宋以降，爲文者本於哀艷，務於恢誕，亡於比興，失古義矣。雖揚馬形似，曹劉骨氣，潘陸藻麗，文多用寡，則是一技，君子不爲也。昔武帝好神仙而相如爲《大人賦》以諷，帝覽之，飄然有凌雲之氣，故揚雄病之曰：諷則諷矣，吾恐不免於勸也。蓋文有餘而質不足則流，才有餘而雅不足則蕩；流蕩不返，使人有淫麗之心，此文之病也。雄雖知之，不能行之。行之者惟荀、孟、賈生、董仲舒而已。僕自下車爲外事所感，感而應之爲文，不覺成卷。意雖復古，而不逮古，則不足以議古人之文。噫！古人之文不可及之矣，得見古人之心在於文乎？苟無文又不得見古人之心，故未能亡言，亦志之所之也。

權德輿《唐使君盛山唱和集序》 古者采詩成聲，以觀風俗，士君子以文會友，緣情放言，言必類而思無邪，悼《谷風》而嘉《伐木》，同其聲氣，則有唱和，樂在名教，而相博約。

王仲舒《崔處士集序》 文之難爲久矣，世有執異端爲公是，驅法政爲利物。或雕刻雪月以趣佻巧，或侈衒奇詭以新聞見，或拘實而忘雄，或飾辭而契本，使曲直亂次，褒貶錯行。作者以壓溺處之，未嘗吊也。深而通，簡而茂，華而不流，純而不樸。仁義物體之序，屬辭興事之端，於大化也，粲而不殊。作者之教，吾其奉哉！由是治帝王之制度，以啓箴諫，則漢宣中興頌作焉；諷前史之闕，以貞黜陟，則翟儀贊形焉；較英雄之功伐，以傳後世，則三傑頌存焉。其餘暢賢人之德，評一時之事，不附於彼而立於才，彙然貫珠於遺體，不可備舉。

《白香山詩集》卷三《新樂府序》 篇無定句，句無定字，繫於意，不繫於文。首句標其目，卒章顯其志，《詩》三百之義也。其辭質而徑，欲見之者易諭也；其言直而切，欲聞之者深誡也；其事覈而實，使採之者傳信也；其體順而肆，可以播於樂章歌曲也。總而言之，爲君、爲臣、爲民、爲物、爲事而作，不爲文而作也。

又《白氏長慶集》卷四五《與元九書》 上自賢聖，下至愚騃；微及豚魚，幽及鬼神，羣分而氣同，形異而情一。未有聲入而不應，情交而不感者。聖人知其然，因其言，經之以六藝；緣其聲，緯之以五音。音有韻，義有類，韻協則言順，言順則聲易入；類舉則情見，情見則感易交。於是乎孕大含深，貫微洞密，上下通而一氣泰，憂樂合而百志熙，五帝三皇所以直道而行、垂拱而理者，揭此以爲大柄，決此以爲大寶也。故聞元首明、股肱良之歌，則知虞道昌矣；聞五子洛汭之歌，則知夏政荒矣。言者無罪，聞者作戒，言者聞者，莫不兩盡其心焉。洎周衰秦興，採詩官廢，上不以詩補察時政，下不以歌洩導人情，乃至於諂成之風動，救失之道缺，于時六藝始刓矣。國風變爲騷辭，五言始於蘇、李，蘇、李、騷人，皆不遇者，各繫其志，發而爲文。故河梁之句，止於傷別；澤畔之吟，歸於怨思；彷徨抑鬱，不暇及他耳。然去詩未遠，梗概尚存，故興離別，則引雙鳧一雁爲喻；諷君子小人，則引香草惡鳥爲比。雖義類不具，猶得風人之什二三焉，于時六義始缺矣。晉宋以還，得者蓋寡，以康樂之奧博，多溺於山水；以淵明之高古，偏放於田園。江鮑之流，又狹於此。如梁鴻《五噫》之例者，百無一二焉，於時六義寖微矣。陵夷至於梁、陳間，率不過嘲風雪，弄花草而已。噫，風雪花草之物，《三百篇》中，豈捨之乎，顧所用何如耳。設如「北風其涼」，假風以刺威虐也；「雨雪霏霏」，因雪以愍征役也；「棠棣之華」，感華以諷兄弟也；「采采芣苢」，美草以樂有子也。皆興發於此，而義歸於彼，反是者可乎哉！然則「餘霞散成綺，澄江淨如練」、「離花先委露，別葉乍辭風」之什，麗則麗矣，吾不知其所諷焉。故僕所謂嘲風雪、弄花草而已，于時六義盡去矣。唐興二百年，其間詩人不可勝數，所可舉者，陳子昂有《感遇詩》二十首，鮑防有《感興詩》十五首，又詩之豪者，世稱李、杜。李之作，才矣奇矣，人不逮矣，索其風雅比興，十無一焉。杜詩最多，可傳者千餘篇。至於貫穿今古，觀縷格律，盡工盡善，又過於李，然撮其《新安吏》、《石壕吏》、《潼關吏》、

《塞蘆子》、《留花門》之章，「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之句，亦不過十三四首，杜尚如此，況不逮杜者乎！僕嘗痛詩道崩壞，忽忽憤發，或食輟哺，夜輟寢，不量材力，欲扶起之，嗟乎！事有大謬者，又不可一二而言，然亦不能不麤陳於左右。

又卷三〇《進士策問五道》 大凡人之感於事，則必動於情，發於歎，興於詠，而後形於歌詩焉。故聞《蓼蕭》之詠，則知德澤被物也；聞《北風》之刺，則知威虐及人也；聞廣袖高髻之謠，則知風俗之奢蕩也。古之君人者採之，以補察其政，經緯其人焉。夫然，則人情通而王澤流矣。

又卷四八《議文章碑碣詞賦》 問：國家化天下以文明，獎多士以文章，二百餘載，文章煥焉。然則述作之間，久而生弊，書事者罕聞於直筆，褒美者多覩其虛辭。今欲去僞抑淫，芟蕪剗穢，黜華於枝葉，反實於根源，引而救之，其道安在？臣謹按，《易》曰：「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記》曰：「文王以文理」，則文之用大矣哉。自三代以還，斯文不振，故天以將喪之弊，授我國家，國家以文德應天，以文教牧人，以文行選賢，以文學取士，二百餘載，煥乎文章，故士無賢不肖，率注意於文矣。然臣聞大成不能無小弊，大美不能無小疵，是以凡今秉筆之徒，率爾而言者有矣；斐然成章者有矣。故歌詠詩賦碑碣讚詠之製，往往有虛美者矣，有媿辭者矣，若行於時，則誣善惡而惑當代；若傳於後，則混眞僞而疑將來。臣伏思之，恐非先王文理化成之敎也。且古之爲文者，上以紐王敎，繫國風，下以存烱戒，通諷諭。故懲勸善惡之柄，執於文士褒貶之際焉。補察得失之端，操於詩人美刺之間焉。今褒貶之文無覈實，則懲勸之道缺矣；美刺之詩不稽政，則補察之義廢矣。雖彫章鏤句，將焉用之。臣又聞稂莠秕稗生於穀，反害穀者也。淫辭麗藻生於文，反傷文者也。故農者耘稂莠，簸秕稗，所以養穀也。王者刪淫辭，削麗藻，所以養文也。伏惟陛下詔主文之司，諭養文之旨，俾辭賦合烱戒諷諭者，雖質雖野，採而奬之；碑誄有虛美愧辭者，雖華雖麗，禁而絕之。若然，則爲文者必當尚質抑淫，著誠去僞。小疵小弊，蕩然無遺矣。則何慮乎皇家之文章不與三代同風者歟？

又《策林六十九・採詩以補察時政》 問：聖人之致理也，在乎酌人言，察人情，而後行爲政，順爲敎者也。然則一人之耳，安得徧聞天下之言乎？一人之心，安得盡知天下之情乎？今欲立採詩之官，開諷刺之道，察其得失之政，通其上下之情，子大夫以爲如何？臣聞聖王酌人之言，補己之過，所以立理本，導化源也。將在乎選觀風之使，建採詩之官，俾乎歌詠之聲，諷刺之興，日採於下，歲獻於上者也。所謂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自誡。大凡人之感於事則必動於情，然後興於嗟嘆，發於吟詠，而形於歌詩矣。故聞《蓼蕭》之詩，則知澤及四海也；聞《華黍》之咏，則知時和歲豐也；聞《北風》之言，則知威虐及人也；聞《碩鼠》之刺，則知重斂於下也；聞廣袖高髻之謠，則知風俗之奢蕩也；聞「誰其穫者婦與姑」之言，則知征役之廢業也。故國風之盛衰，由斯而見也；王政之得失，由斯而聞也；人情之哀樂，由斯而知也。然後君臣親覽而斟酌焉，政之廢者修之，闕者補之，人之憂者樂之，勞者逸之，所謂善防川者，決之使導，善理人者，宣之使言。故政有毫髮之善，下必知也，敎有錙銖之失，上必聞也。則上之誠明何憂乎不下達，下之利病何患乎不上知。上下交和，內外胥悅，若此而不臻至理，不致昇平，自開闢以來，未之聞也。老子曰：「不出戶，知天下」，斯之謂歟。

呂溫《呂衡州文集》卷一〇《人文化成論》 《易》曰：「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能諷其言蓋有之矣，未有明其義者也。嘗試論之，夫一二相生，大鈞造物，百化交錯，六氣節宣；或陰闔而陽開，或天經而地紀，有聖作則實爲人文。若乃夫以剛克，妻以柔立，父慈而敎，子孝而箴，此室家之文也。君以仁使臣，臣以義事君，予違汝弼，獻可替否，此則朝廷之文也。三公論道，六卿分職，九流異趣，百揆同歸，此則官司之文也。寬則人慢，糾之以猛；猛則人殘，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此刑政之文也。樂勝則流，遏之以禮，禮勝則離，和之以樂；與時消息，因俗變通，此敎化之文也。文者蓋言錯綜庶績，藻繪人情，如成文焉以致其理。然則人文化成之義其在茲乎。而近代諂諛之臣，特以時君不能則象乾坤，祖述堯舜，作化成天下之文，乃以旂裳冕服，章句翰墨，爲人文也。遂使君人者，浩然忘本，沛然自得，盛威儀以求至理，坐吟詠而待太平，流蕩因循，敗而未悟，不其痛歟！必以旂裳冕服爲人文，則秦漢魏晉，聲明文物，禮縟五帝，儀繁三王，可曰煥乎其有文章矣，何衰亂之甚也？必以章句翰墨爲人文，則陳後主隋煬帝雍容綺靡，洋溢編簡，可曰文思安安矣，何滅亡之速也？覈之以名義，研之以情實，既如彼；校之以今古，質之以成敗，又如此。傳不云乎：經緯天地曰文；禮不云乎：文王以文治。則文之時義大矣哉，焉可以名數末流，雕蟲

小技，廁雜其間也！

柳宗元《河東先生集》卷二一《楊評事文集後序》 贊曰：文之用，辭令褒貶、導揚諷諭而已。雖其言鄙野，足以備於用，然而闕其文采，固不足以竦動時聽，夸示後學。立言而朽，君子不由也。故作者抱其根源，而必由是假道焉。作於聖，故曰經；述於才，故曰文。文有二道：辭令褒貶，本乎著述者也；導揚諷諭，本乎比興者也。著述者流，蓋出於《書》之謨訓、《易》之象系、《春秋》之筆削，其要在於高壯廣厚，詞正而理備，謂宜藏於簡冊也。比興者流，蓋出於虞夏之詠歌，殷周之風雅，其要在於麗則清越，言暢而意美，謂宜流於謠誦也。茲二者，考其旨義，乖離不合。故秉筆之士，恆偏勝獨得，而罕有兼者焉。厥有能而專美，命之曰藝成，雖古文雅之盛世，不能並肩而生。

又卷二四《臺二十四秀才花下對酒唱和詩序》 君子遭世之理，則呻呼踴躍，以求知於世，而遯隱之志息焉。於是感激憤悱，思奮其志略，以效於當世，以形於文字，伸於歌詠，是故有其具而未得行其道者之爲之也。

又卷三一《答吳武陵論非國語書》 僕之爲文久矣。然心少之，不務也。以爲是特博弈之雄耳。故在長安時不以是取名譽，意欲施之事實。以輔時及物爲道。自爲罪人，捨恐懼則閑無事。故聊復爲之，然而輔時及物之道，不可陳於今，則宜垂於後。言而不文則泥，然則文者，固不可少耶。【略】夫爲一書，務富文采，不顧事實，而益之以誣怪，張之以闊誕，以炳然誘後生，而終之以僻，是猶用文錦覆陷穽也，不明而出之，則顛者衆矣。

沈亞之《序詩送李膠秀才》 歌詩之所以爲發寫，其旨甚遠。夫物情暢樂怨抑之感，吁而散之大空，還會於風雲，降于水土。包聲于陶埴之器，髣髴之變，盡搖于樂。樂之所感，微則占於音；章則見於詞。微於音者，聖人察之；章於詞者，賢人畏之。故勤人之君欲以聞其下，忠主之佐使以達其上。夫往代之詩樂，皆能沿聲諧韻。今徵其文以觀之，而其代興衰可見也。寧近世學者，固不變風從律耶？何爲其詞不聞充陳於管絃乎？

李行修《請置詩學博士書》 夫詩者，發人之蘊，故謂之風。手舞足蹈之音作，用之光祖宗，垂風聲；勞歌怨誹之音作，用之察吏理，審教化。是以四海雖大，羣生雖廣，猶民人之和氣，息乎踵，達乎顧，流乎手足；猶草木之豐澤，漸乎根，窮乎杪，被乎枝葉。上下無滯氣，內外無遁情；如此則詩得其任，風得其性也。

皮日休《正樂府序》 樂府，蓋古聖王採天下之詩，欲以知國之利病，民之休戚者也。得之者，命司樂氏入之於塤篪，和之以管籥。詩之美也，聞之足以觀乎功；詩之刺也，聞之足以戒乎政。故周禮，太師之職掌六詩，小師之職掌諷誦詩。由是觀之，樂府之道大矣。今之所謂樂府者，唯以魏、晉之侈麗，陳、梁之浮豔，謂之樂府詩，眞不然矣！故嘗有可悲可懼者，時宣於詠歌，總十篇，故命曰正樂府詩。

顧陶《唐詩類選序》 在昔樂官采詩而陳於國者，以察風俗之邪正，以審王化之興廢；得芻蕘而上達，萌治亂而先覺，詩之義也大矣遠矣。肇自宗周，降及漢魏，莫不由政治以諷諭，繫國家之盛衰。作之者有犯而無諱，聞之者傷懼而鑒誡；寧同嘲戲風月，取懽流俗而已哉。晉宋詩人不失雅正，直言無避，頗遵漢魏之風。逮齊梁陳隋，德祚淺薄，無能激切於事，皆以浮豔相誇，風雅大變，不隨流俗者無幾。所謂「亡國之音哀以思，王澤竭而詩不作。吳公子聽五音，知國之興廢。」匪虛謬也。

裴延翰《樊川文集序》 文章與政通，而風俗以文移。在三代之道，以文與忠敬隨之，是爲理具，與運高下。探採古作者之論，以屈原、宋玉、賈誼、司馬遷、相如、揚雄、劉向、班固爲世魁傑。然騷人之辭，怨刺憤懟，雖援及君臣教化，而不能霑洽持論；相如、子雲，瑰麗詭變，諷多要寡，漫羨無歸，不見治亂；賈馬劉班，乘時君之善否，直豁己臆，奮然以拯世扶物爲任，纂緒造端，必不空言，言之所及，則君臣、禮樂、教化、賞罰，無不包焉。【略】故文中子曰：「言文而不及理，是天下無文也，王道何從而興乎？」嘻，所謂文章與政通，而風俗以文移，果於是以卜。盛時理具，踔三代而蔭萬古，若躋太華、臨溟渤，但觀乎積高而沓深，不知其磅礴澶漫，所爲遠大者也。近代或序其文，非有名與位，則文學宗老，小子既就其集，寐寤思慮，顚倒反覆，不翅逾年。苟墜承顧付與之言，雖晦顯兩不相解，在他人無知狀者，然以高有天，幽有神，陰有宰物者，可自抵誣，以甘罰殛邪。

吳融《禪月集序》 夫詩之作，善善則頌美之，惡惡則風刺之。苟不能本此二道，雖甚美，猶土木偶不主於氣血，何所高哉？自風雅之道息，爲五、七字詩者，皆率拘以句度屬對焉。既有所拘，則演情叙事不盡矣。且歌與詩，其道一也，然詩之所拘悉無之，足得放意取非常語、非常意，意又盡，則爲

善矣。

黃溍《答陳櫠隱論詩書》 希畋示以先立行，次立言，言行相扶，言爲心師，志之所之以爲詩，斯乃典謨訓誥也。且詩本於國風王澤，將以刺上化下，苟不如是，曷詩人乎？今以世言之者，謂誰是，如見古賢焉。況其籠絡乎天地，日月出沒，其希夷恍惚，着物象謂之文，動物情謂之聲，文不正則聲不應。何以謂之不正不應？天地籠萬物，物物各有其狀，各有其態，指言之不當，則不應。繇是聖人刪詩，取之合於韶武，故能動天地，感鬼神。其次亦猶琴之舞鶴躍魚，歌之遏雲落塵，蓋聲之志也。琴之與歌苟爾，況惟詩乎。且降自晉、宋、梁、陳之來，詩人不可勝記，莫不盛多猗頓之富貴，疊隋侯之珍，不知百卷之中，數篇之內，聲文之應者幾人乎？大唐前有李杜，後有元白，信若滄溟無際，華嶽干天。然自李飛數賢多以粉黛爲樂天之罪，殊不謂《三百篇》多乎女子，蓋在所指說如何耳。至如《長恨歌》云：「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此以刺男女不常，陰陽失倫，其意險而奇，其文平而易。所謂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自戒哉。

徐鉉《徐公文集》卷一八《文獻太子詩集序》 鼓天下之動者在乎風，通天下之情者存乎言；形於風可以言者，其惟詩乎？粵若書契肇生，《雅》、《頌》乃作。達朝廷邦國之際，其用不窮；更治亂興替之時，其流不竭。六義浸遠，百代可知。

又《成氏詩集序》 詩之旨遠矣，詩之用大矣！先王所以通政教、察風俗，故有采詩之官，陳詩之職，物情上達，王澤下流。及斯道之不行也，猶足以吟詠性情，黼藻其身，非苟而已矣。若夫嘉言麗句，音韻天成，非徒積學所能，蓋有神助者也。

又《翰林學士江簡公集序》 士君子藏器於身，應物如響。成天下之務者，存乎事業；通萬物之情者，在乎文辭。然則日月不知，人亡政息，瞻之則渺然在羲軒之上，蹈之則肅然若旦暮之間，自非遺文餘教，則作者之道，或幾乎息矣！

徐鍇《曲臺奏議集序》 嗟夫！爲文而造情，污準而粉顙。若夫有斐君子，含章可正，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周旋俯仰，金石之度彰；摛簡下筆，鸞鳳之文奮。必有其質，乃爲之文，其積習歟，何其寡也！有能一日用其本者，文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林逋《省心錄》 華藻見於外者，謂之文；古今積於中者，謂之學。苟見道不明，用心不正，徒只以文過飾非，所以在德行、言語、政事之下。

范仲淹《范文正公集》卷七《奏上時務書》 臣聞國之文章，應於風化；風化厚薄，見乎文章。是故觀虞夏之書，足以明帝王之道；覽南朝之文，足以知衰靡之化。故聖人之理天下也：文弊則救之以質；質弊則救之以文。質弊而不救，則晦而不彰；文弊而不救，則華而將落。前代之季，不能自救，以至於大亂，乃有來者起而救之。故文章之薄，則爲君子之憂，風化其壞，則爲來者之資。惟聖帝明王，文質相救，在乎己，不在乎人。《易》曰：「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亦此之謂也。伏望聖慈與大臣，議文章之道，師虞夏之風，況我聖朝千載而會，惜乎不追三代之高而尚六朝之細？然文章之列，何代無人，蓋時之所尚，何能獨變。

夏竦《文莊集》卷二四《廣文頌并序》 臣聞聖人仰觀乎天，俯察乎地，知文之可以經上下，緯邦國，正禮樂，移風俗。於是乎修經籍爲文之器，立庠序爲文之館，植正化之本，導仁義之源，跬步之間，失之則亂。故先王謹教勸學，博文訓士，以取輔相，以濟功業。其道充者其文盛，其政怠者其章缺。蓋文者，匠天下之器也。四代而降，文物之制莫茂於漢，莫茂於唐。自昔周道不融，青衿起刺，七雄分競，干戈日尋，道堙楊墨，辭逸談說，斯文中否，而漢氏開之。洎三國鼎峙，六朝南渡，義駮僊釋，辭放輕麗，吾道將微，而唐氏隆之。然則漢乘秦弊，去聖猶近，學欲博而益專，文欲華而自質。其取士也，故有賢良有道孝茂之舉。唐革隋命，去聖踰遠，學欲一而滋蔓，文欲典而更麗。其取士也，故有進士科目明經之選。夫漢之得人，莫盛於策問；唐之取材，莫精於辭賦。雖文質殊軌，而取捨齊致。公卿之材，忠讜之臣，論議之官，博古之士，考之二史，世不乏人。故制度可遵，歷祚皆永。暨五代宿兵，漢唐之制，廢缺垂盡。天啓有宋，拯我儒德，曾不崇朝，文明天下。我皇帝親斡文柄，指麾萬國，變爲政教，發爲號令，景德之間，坐致太平，蠻夷柔服，天下歸心，邊城夜開，五穀被野，由是益重儒術，專用文章。

石介《徂徠石先生全集》卷一八《石曼卿詩集序》 詩之作與人生偕者也。函愉樂悲鬱之氣，必舒於言，能者述之傳於律，故其流行無窮，可以播管弦而交鬼神也。古之有天下者，欲知風教之感，氣俗之變，必立官司採掇而監聽之，由是張弛其務，以足其所思，乃能享世長久，弊亂無由而生，厥後廢

官，詩不傳，在上者不復知民之所嚮，故政化顛悖治道亡矣！詩之於時亦可見大道於文字，習爲故常。但作者才致鄙迫，不能深入其域耳。

李覯《盱江集》卷二七《上李舍人書》 賢人之業，莫先乎文。文者，豈徒筆札章句而已，誠治物之器焉。其大則核禮之序、宣樂之和、繕政典、飾刑書。上之爲史，則怙亂者懼；下之爲詩，則失德者戒。發而爲詔誥，則國體明而官守備；列而爲奏議，則闕政修而民隱露。周還委曲，非文曷濟？禹、益、稷、臯陶之謨，虺之誥，尹之訓，周公之制作，咸曰興國家、靖生民矣。自周道消，孔子無位而死，而秦嬴以烈火劫之。漢由武定，晚知儒術，至今越千載，其間文教一盛一衰；大抵天下治則文教盛，而賢人達；天下亂則文教衰，而賢人窮。欲觀國者，觀文而可矣。

又《上宋舍人書》 文之於化人也深矣，雖五聲八音，或雅或鄭，納諸聽聞而淪入心竅，不是過也。嘗試從事於簡策間，其讀虛無之書，則心頹然而厭於世；觀軍陣之法，則心奮起而輕其生；味縱橫之說，則思譎詭而忘忠信；熟刑名之學，則喜苛刻而泥廉隅；誦隱遁之篇，則意先馳於水石；詠宮體之辭，則志不出於奩匣：文見於外，心動乎內，百變而百從矣。諒非淳氣素具，通識旁照，則爲其所敗壞如覆手耳。韓子有言曰：「儒以文亂德。」豈謂是乎。然則聖君賢輔將以使民遷善而遠罪，得不謹於文哉！有周而上，去古未遠，而睿哲時起，以綱領之，彬彬之盛，如天地日月，不可復譬其大而褒其明也。至於漢初，老師大儒，未盡凋落，嗣而興者，皆知稱先聖、本仁義，數百年中，其秉筆者多有可采。魏晉之後，涉於南北，斯道積羸，日劇一日。高冠立朝，不恤治具而相高佛老無用之談，世主儲王而爭誇姦聲亂色以爲才思，虛荒巧僞，滅去義理，俾元元之民，雖有耳目弗能復視聽矣。賴天相唐室，生大賢以維持之。李、杜稱兵於前，韓、柳主盟於後，誅邪賞正，方內嚮服。堯、舜之道，晦而復明；周、孔之教，枯而復榮。逮於朝家，文章之懿，高視前古者階於此也。不意天宇之廣，頹風未絕，近年以來，新進之士重爲其所扇動，不求經術而摭小說以爲新，不思理道而專雕鎪以爲麗，句千言萬，莫辨首尾，覽之若遊於都市，但見其晨而合、夜而散，紛紛藉藉不知其何氏也。遠近傳習，四方一體，有司以備官之故，姑用汎取，瑣辭謬舉，無如之何，聖人之門，將復榛蕪矣。

孔武仲《張子厚睦州唱和集序》 夫詩之用於世久矣！其言隱約，而出入於風諭比興之間，使人可以喜，可以慍。三代之際，會同燕享，必賦詩以見其志，所以察臧否、省禍福，爲國者又以此占治亂，知興亡。至於怨傷譏刺，道人情之所難言，而莫以爲忌。

《東坡全集》卷三四《鳧繹先生詩集叙》 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今亡矣夫。」史之不闕文，與馬之不借人也，豈有損益於世也哉？然且識之，以爲世之君子長者，日以遠矣，後生不復見其流風遺俗，是以日趨於智巧便佞而莫之止。是二者雖不足以損益，而君子長者之澤在焉，則孔子識之，而況其足以損益於世者乎。昔吾先君適京師，與卿士大夫遊，歸以語軾曰：「自今以往，文章其日工，而道將散矣。士慕遠而忽近，貴華而賤實，吾已見其兆矣。」以魯人鳧繹先生之詩文十餘篇示軾曰：「小子識之。後數十年，天下無復爲斯文者也。」先生之詩文，皆有爲而作，精悍確苦，言必中當世之過，鑿鑿乎如五穀必可以療饑，斷斷乎如藥石必可以伐病。其遊談以爲高，枝詞以爲觀美者，先生無一言焉。其後二十餘年，先君既沒，而其言存。士之爲文者，莫不超然出於形器之表，微言高論，既已鄙陋漢、唐，而其反覆論難，正言不諱，如先生之文者，世莫之貴矣。

又《六一居士集叙》 夫言有大而非誇，達者信之，衆人疑焉。孔子曰：「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孟子曰：「禹抑洪水。孔子作《春秋》。而予距楊、墨。」蓋以是配禹也。文章之得喪，何與於天，而禹之功與天地並，孔子、孟子以空言配之，不已誇乎。自《春秋》作而亂臣賊子懼。孟子之言行而楊、墨之道廢。天下以爲是固然而不知其功。孟子既沒，有申、商、韓非之學，違道而趨利，殘民以厚主，其說至陋也，而士以是罔其上。上之人僥倖一切之功，靡然從之。而世無大人先生如孔子、孟子者，推其本末，權其禍福之輕重，以救其惑，故其學遂行。秦以是喪天下，陵夷至於勝、廣、劉、項之禍，死者十八九，天下蕭然。洪水之患，蓋不至此也。方秦之未得志也，使復有一孟子，則申、韓爲空言，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者，必不至若是烈也。使楊、墨得志於天下，其禍豈減於申、韓哉！由此言之，雖以孟子配禹可也。太史公曰：「蓋公言黃、老，賈誼、晁錯明申、韓。」錯不足道也，而誼亦爲之，余以是知邪說之移人，雖豪傑之士有不免者，況衆人乎！自漢以來，道術不出於孔氏，而亂天下者多矣。晉以老莊亡，梁以佛亡，莫或正之，五百餘年而後得韓愈，學者以愈配孟子，

蓋庶幾焉。愈之後二百有餘年而後得歐陽子，其學推韓愈、孟子以達於孔氏，著禮樂仁義之實，以合於大道。其言簡而明，信而通，引物連類，折之於至理，以服人心，故天下翕然師尊之。自歐陽子之存，世之不說者，譁而攻之，能折困其身，而不能屈其言。士無賢不肖不謀而同曰：「歐陽子，今之韓愈也。」

又卷七五《謝梅龍圖書》 軾聞古之君子，欲知是人也，則觀之以言。言之不足以盡也，則使之賦詩以觀其志。春秋之世，士大夫皆用此以卜其人之休咎，死生之間，而其應若影響符節之密。夫以終身之事而決於一詩，豈其誠發於中而不能以自蔽邪？《傳》曰：「登高能賦，可以爲大夫矣。」古之所以取人者，何其簡且約也。後之世風俗薄惡，漸不可信。孔子曰：「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知詩賦之不足以決其終身也，故試之論以觀其所以是非於古之人，試之策以觀其所以措置於今之世。而詩賦者，或以窮其所不能，策論者，或以掩其所不知。差之毫毛，輒以擯落。後之所以取人者，何其詳且難也。夫惟簡且約，故天下之士皆敦朴而忠厚；詳且難，故天下之士虛浮而矯激。伏惟龍圖執事，骨鯁大臣，朝之元老。憂卹天下，慨然有復古之心。親較多士，存其大體。詩賦將以觀其志，而非以窮其所不能；策論將以觀其才，而非以掩其所不知。使士大夫皆得寬然以盡其心，而無有一日之間倉皇擾亂、偶得偶失之歎。故君子以爲近古。軾長於草野，不學時文，詞語甚朴，無所藻飾。意者執事欲抑浮剽之文，故寧取此以矯其弊。

邵雍《擊壤集》卷一八《詩史吟》 史筆善紀事，長於炫其文。文勝則實喪，徒憎口云云。詩史善記事，長於造其眞。眞勝則華去，非如目紛紛。天下非一事，天下非一人。天下非一物，天下非一身。皇王帝霸時，其人長如存。百千萬億年，其事長如新。可以辨庶政，可以齊黎民，可以述祖考，可以訓子孫，可以尊萬乘，可以嚴三軍，可以進諷諫，可以揚功勳，可以移風俗，可以厚人倫，可以美教化，可以和疎親，可以正夫婦，可以明君臣，可以贊天地，可以感鬼神。規人何切切，誨人何諄諄，送人何戀戀，贈人何懃懃，無歲無嘉節，無月無嘉辰，無時無嘉景，無日無嘉賓。樽中有美祿，坐上無妖氛，胸中有美物，心中無埃塵。忍不用大筆，書字如車輪。三千有餘首，布爲天下春。

《河南程氏遺書》卷一八《伊川先生語四》 或問：「詩可學否？」曰：「既學時，須是用功，方合詩人格。既用功，甚妨事。古人詩云『吟成五箇字，用破一生心』；又謂『可惜一生心，用在五字上』。此言甚當。」先生嘗說：「王子眞會寄藥來，某無以答他，某素不作詩，亦非是禁止不作，但不欲爲此閒言語。且如今言能詩無如杜甫，如云『穿花蛺蝶深深見，點水蜻蜓款款飛』，如此閒言語，道出做甚？某所以不嘗作詩。今寄謝王子眞詩云：『至誠通化藥通神，遠寄衰翁濟病身。我亦有丹君信否，用時還解壽斯民。』子眞所學，只是獨善，雖至誠潔行，然大抵只是爲長生久視之術，正濟一身，因有是句。」

《二程文集》卷一〇《答朱長文書》 向之云無多爲文與詩者，非止爲傷心氣也，直以不當輕作爾。聖賢之言不得已也。蓋有是言則是理明，無是言則天下之理有闕焉。如彼耒耜陶冶之器，一不制，則生人之道有不足矣。聖人之言，雖欲已，得乎？然其包涵天下之理，亦甚約也。後之人始執卷則以文章爲先，平生所爲，動多於聖人，然有之無所補，無之靡所闕，乃無用之贅言也。不止贅而已，既不得其要，則離眞失正，反害於道，必矣。

晁補之《鷄肋集》卷三四《海陵集序》 文學，古人之餘事，不足以發身。春秋時，齊、魯、秦、晉、宋、鄭、吳、楚列國之大夫，顯名諸侯，相與聘問交接，陳詩揚禮，見於言辭，人稱之。至今想見其爲人，若不可及者。皆有他事業，尊君庇民，舉大而任重，排難而解紛，用之如穀米藥石，一日不可無，而言辭者，特以緣飾而行之耳。戰國異甚，士一切趨利邀合，朝秦而暮楚不耻，無春秋時諸大夫事業矣。而言辭始專爲賢雄夸虛張聽者爲奪，雖義理皆亡，而文章可喜，以其去三代、春秋時猶近也。其用以發身，亦不足言。至於詩，又文學之餘事。始漢蘇、李流離異域，困窮仳別之辭，魏晉益競，至唐，家好而人能之。然爲之而工，不足以取世資。而經生法吏，咸以章句刀筆致公相，兵家鬬士，亦以方略膂力專斧鉞。詩如李白、杜甫於唐用人安危成敗之際，存可也，亡可也，故世稱詩人少達而多窮，由漢而下枚數之，皆孫樵所論相望於窮者也。以其不足以發身而又多窮如此。然士有無意於取世資，或其間千一好焉，惟恐其學之而力不逮，營度雕琢，至忘食寢，會其得意，翛然自喜，不啻若鐘鼎錦繡之獲，顧他嗜好，皆無足以易此者。雖數用以取詬而得禍，猶不悔曰：「吾固有得於此也。」以其無益而趨爲之，又有患難而好之，滋不悔不反，賢乎！

張耒《柯山集》卷四〇《送秦觀從蘇杭州爲學序》 秦子善文章而工爲詩，其言清麗刻深，三反九復，一章乃成，大抵悲愁悽婉、鬱塞無聊者之言也。其于物也，秋蛩寒螿，鵯鵊猿狖之號鳴也，霜竹之風，冰谷之水，楚囚之絃，越羇之呻吟也。嘻！秦子內有事親之喜，外有朋友之樂，冬裘而夏絺，甘食而清飲，其中寧有介然者，而顧爲是耶？世之文章多出于窮人，故後之爲文者，喜爲窮人之詞。秦子無憂而爲憂者之詞，殆出此耶？吾請爲子言之。古之所爲儒者，不主于學文，而文章之工，亦不可謂其能窮苦而深刻也，發大議，定大策，開人之所難感，內足以正君，外可以訓民，使于四方，鄰國寢謀，言于軍旅，敵人聽命，則古者臧文仲、叔向、子產、晏嬰、令尹、子文之徒，實以是爲文，後世取法焉。其于文也，雲蒸雨降，雷霆之震也，有生於天地之間者實賴之，是故繫萬物之休戚于其舌端之語默。

又卷四六《答汪信民書》 古之文章，雖製作之體不一端，大抵不過記事辨理而已。記事而可以垂世，辨理而足以開物，皆詞達者也。雖然，有道詞生於理，理根於心，苟邪氣不入於心，僻學不接於耳目，中和正大之氣溢於中，發於文字言語，未有不明白條暢。盍觀於語者乎？直者，文簡事核而理明，雖使婦女童子聽之而諭，曲者，枝詞游說，文繁而事晦，讀之三反而不見其情，此無待而然也。

馬永卿《嬾眞子》卷二 詩人之言，爲用固寡，然大有益於世者，若《長恨歌》是也。明皇、太眞之事，本有「新臺」之惡，而歌云：「楊家有女初長成，養在深閨人未識。」故世人罕知其爲壽王瑁之妃也。《春秋》爲尊者諱，此歌眞得之。

周紫芝《太倉稊米集自序》 文章一小技，于道未爲尊也。使有補于世教，猶殆庶幾。不然，徒費紙札耳，不足錄。

陳俊卿《碧溪詩話序》 夫詩之作，豈徒以青白相媲、駢儷相靡而已哉！要中存風雅，外嚴律度，有補於時，有補於名教，然後爲得。

黃徹《碧溪詩話》卷一〇 山谷云：「詩者，人之情性也，非強諫爭於庭，怨詈於道，怒鄰罵坐之所爲也。」余謂怒鄰罵坐固非詩本指，若《小弁》親親，未嘗無怨，《何人斯》「取彼譖人，投畀豺虎」，未嘗不憤。謂不可諫爭，則又甚矣，箴規刺誨，何爲而作！古者帝王尙許百工各執藝事以諫，詩獨不得與工技等哉！故譎諫而不斥者，惟《風》爲然。如《雅》云：「匪面命之，言提其耳。」「彼童而角，實訌小子。」「憂心慘慘，念國之爲虐。」「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忠臣義士，欲正君定國，惟恐所陳不激切，豈盡優柔婉晦乎？故樂天《寄唐生》詩云：「篇篇無空文，句句必盡規。」

汪藻《浮溪集》卷二一《答吳知錄書》 孔子設四科，文與學一而已。及左丘明、屈原、宋玉、司馬遷、相如之徒，始以文章名世，自爲一家，而與六經訓詁之學分。譬均之飲食，經術者，黍稷稻粱也；文章者，五味百羞也。用黍稷稻粱之甘，以充吾所受天地之沖和，固其本矣。若遂以五味百羞，爲無補于養生，皆廢而不用，則加籩陪鼎，殽蒸折俎，不當設於先王燕饗之時也，自王氏之學興，學者偃然以經術自高。曰：「吾知經矣，天下之學，復有過此者乎？彼文章一技耳，何爲者哉？」使此曹有秋毫自得于聖人之門，其誰不服膺斂衽？奈何朝夕佔畢者，類皆掇取前人咳唾之餘，熟爛繁蕪，喋喋諄諄，無一字可喜者，亦何異斥八珍不御，而以饐腐之糜彊人，曰：「此養生之本也。」其不爲人出而哇之也，則幸而已耳。又數年以來，伊川之學行，謂讀書作文爲妨道，皆絕而不爲。今有人於此，終日不食，其腹枵然，捫以示人曰：吾將輕舉矣。其可信乎？二先生者，天下之宗師也，其文章過人萬萬，議之者非狂則愚。然陵夷至此者，其徒學之之過也。足下才高識明，既卑去場屋舉子之文矣，力追古人而及之。豈難事哉！在乎加之意而已。藻少時蓋嘗疲精于科舉之文，顧隨人後者非吾之所學也，頗欲求所以自得者，于文見之。而年爲世故所分，徒有其志耳！既得罪屏居，則又欲捐書焚硯，不復爲文。嗚呼！過屠門而未嘗得肉也，何以屬饜足下之所嗜哉！來命秪辱，歲晚漸寒，千萬爲斯文自重。不宣。

劉一止《苕溪文集》卷九《平江試院問策》 問文者，貫道之器。道有升降，故文有變革。虞夏商周之文，均於言道，而體則三變，曰：渾渾也，灝灝也，噩噩也，典謨訓誥誓命存焉，可得而知其辨與？自漢至魏，辭人才子，文體三變，曰：善爲形似之言也，長於情理之說也，以氣質爲體也，詩賦紀傳書檄論贊存焉，可得而知其辨與？終唐之世，文之變亦有三：飾句繪章則王揚爲之伯，崇雅黜浮則燕許擅其宗，嚅嚌道眞涵泳聖涯則韓愈倡之，柳宗元等和之，今其文俱在，可考而知。不識所謂文之變者，其必因時而變歟？因人而變歟？抑時與人相待也？且所工又有所拙，所長必有所短，其在一時孰得孰失，孰強孰易，孰同孰異？《書》曰：「辭尙體要。」《語》曰：

「辭達而已矣。」虞夏商周之文雖不同，皆不害爲辭達與體要與？漢魏及唐又何如哉？顧必有能臻是者，赫然與《詩》、《書》表裏焉，不誣也。諸賢致力於斯文久矣，試摭其實，爲有司論之，無以漢魏而下爲區區不足道也。

范浚《香溪集》卷七《詩論》 孔子純取周詩，上摭商、下著魯，凡三百十一篇，又總其義而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至若遺章逸句，「素以爲絢」、「偏其反而」之類，苟有取焉，必掇拾誦說，不忍棄去。孔子於《詩》，可謂篤矣，然其爲詩之說，則不過以明大義，初未嘗深求曲取，爲穿鑿遷就之論，故其說曰：「吾於《栢舟》，見匹夫執志之不可易；於《淇澳》，見學之可以爲君子；於《考槃》，見遁世之士不悶；於《緇衣》，見好賢之心至；於《鷄鳴》，見古之君子不忘欽；於《伐檀》，見賢者之先事後食。「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夫子曰：「詩之好仁如此」；「天生烝民，有物有則」，夫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凡夫子爲詩之說，率不過以明大義，故當時從夫子學者，如卜商，如端木賜，其於爲詩，皆能因告往而知來，亦務通乎大義，後世無及者。嗚呼！深求曲取穿鑿遷就之論興，而詩之義始不明矣。今世之說詩者，必欲於是詩求是事，故不得不爲穿鑿遷就之論。是安知詩人固有婉其辭而義自見者哉！《葛生》刺晉獻公好攻戰，詩不言攻戰事，而曰「予美亡此，誰與獨處」。又四章皆言國人喪亡意，獨言國人多喪亡，是以知其君好攻戰也。《大田》刺幽王時矜寡不能自存，詩不言矜寡困窮事，而曰「彼有不穫穉，此有不斂穧；彼有遺秉，此有滯穗」。伊寡婦之利，獨言成王時寡婦有遺秉之利，是以知當時矜寡困窮也。若必於是詩求是事，豈知詩者哉！嗚呼！固於詩，則必爲穿鑿遷就之論，詩之義始不明矣。抑嘗復熟《三百篇》，而求其大義，知《詩》之志與《春秋》不殊旨也。

程泌《洺水集》卷八《書俞侍郎錦野亭詩後》 詩非徒作也，有上下風刺之義焉！亦非徒采也，聞之者必戒焉！夫苟如詞人之靡作而無補，熄先王之澤，采之而不用，則何取於作，抑何取於采哉？後唐明宗一日問宰相馮道曰：今歲豐登，百姓贍足否？道以爲豐凶皆病者唯農家爲然，且舉當時進士詩五月糶穀、二月賣絲之句。明宗悅其詩，命左右錄而諷詠之。然不聞其有所賑恤也。其耻今日因諫以述公之詩，亟寬一邑之民力可同日論哉！

曾慥《類說序》 小道可觀，聖人之訓也。余僑寓銀峰，居多暇日，因集百家之說，采摭事實，編纂成書，分五十卷，名曰《類說》。可以資治體、助名教、供談笑、廣見聞，如嗜常珍，不廢異饌，下筯之處，水陸具陳矣。

周必大《文忠集》卷五二《劉彥純和陶詩後序》 歌詩之作，在國則繫其風化，在人則繫性習。勤而不怨，憂而不困，以至泱泱乎、渢渢乎之類。識者一聞遺音，不待入國，風化固已可知。

朱熹《晦庵集》卷五〇《答潘恭叔・〈關雎〉疑周公所作》 凡言風者，皆民間歌謠，採詩者得之，而聖人因以爲樂，以見風化流行，淪肌浹髓，而發於聲氣者如此。其謂之風，正以其自然而然如風之動物而成聲耳。

羅大經《鶴林玉露》卷三 古詩多矣，夫子獨取《三百篇》，存勸戒也。吾輩所作詩，亦須有勸戒之意，庶幾不爲徒作。彼有繪畫，琱刻，無益勸戒者，固爲枉費精力矣，乃若吟賞物華，流連光景，過于求適，幾于誨淫教偷，則又不可之甚者矣。白樂天《對酒》詩曰：「蝸牛角上爭何事，石火光中寄此身。隨富隨貧且懽喜，不開口笑是痴人。」又曰：「百歲無多時壯健，一春能幾日清明。相逢且莫推辭醉，聽唱陽關第四聲。」又曰：「昨日低眉問疾來，今朝收淚吊人回。眼前見例君看取，且遣琵琶送一杯。」自詩家言之，可謂流麗曠達，詞旨俱美矣。然讀之者，將必起其頹墮廢放之意，而汲汲于此快樂惜流光，則人之職分，與夫古之所謂三不朽者，將何時而可爲哉！且如《唐風・蟋蟀》之詩，蓋勸晉僖公以自虞樂也，然才曰「今我不樂，日月其除」，即曰「無已太康，職思其居」。呂成公釋之曰：「凡人之情，解其拘者，或失于縱；廣其儉者，或流于奢。故疾未已而新復生者，多矣。信矣，《唐風》之憂深思遠也。」樂天之見豈及是乎！本朝士大夫，多慕樂天，東坡尤甚。近時葉石林，謂樂天與楊虞卿爲姻家，而不累于虞卿；與元稹、牛僧孺相厚善，而不黨于元稹、僧孺；爲裴晉公之所愛重，而不因晉公以進；李文饒素不相樂，而不爲文饒所深害。推其所由，惟不汲汲于進，而志在于退，是以能安于去就愛憎之際，每裕然而有餘也。此論固已得之，然樂天非是不愛富貴者，特畏禍之心，甚于愛富貴耳。其詩中于官職、聲名事，極其形容，殊不能掩其眷戀之意。其平生所喜者，元稹、劉禹錫輩，亦皆逐逐聲利之徒。至一聞李文饒之敗，便作詩暢快之，豈非此心未忘，猶有偏黨乎。慕樂天者，愛而知其疵可也。

王柏《魯齋王文憲公文集》卷一三《跋潘子宇還淳集》 蓋聞古人之詩也，善者興起人之良心；惡者懲創人之逸志，故可以被之管絃，薦之宗廟，感鬼

神動天地，聽之者得性情之和，綱常之正，其化民善俗，功用如此。苟作之無所益，不作非所欠，反使人之逸志肆而良心亡，其傷化悖理，爲害甚大，豈獨味漓而質離哉。

陳漢《樂軒集》卷五《綿亭楊氏子名字序》 《詩三百》，思無邪，無邪者誠，誠者中，中者仁，此詩之至也。吾又未敢以望子誨。其次成孝敬，厚人倫，莫切於詩，若能於此而用力焉，則其本立矣。

王應麟《詩地理考序》 詩可以觀。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者異俗，剛柔輕重，遲速異齊，聲音之道與政通矣，延陵季子以是觀之。太史公講業齊魯之都，其作《世家》，於齊曰：『洋洋乎，固大國之風也！』於魯曰：『洙泗之間，斷斷如也。』蓋深識夫子一變之意。班孟堅《志・地理》叙變風，十三國而不及《二南》，豈知詩之本原者哉！夫詩由人心生也，風土之音曰《風》，朝廷之音曰《雅》，郊廟之音曰《頌》，其生於心一也。人之心與天地山川流通，發於聲見於辭，莫不繫水土之風，而屬三光五嶽之氣。因詩以求其地之所在，稽風俗之薄厚，見政化之盛衰，感發善心而得性情之正，匪徒辨疆域云爾。

俞德鄰《佩韋齋集》卷一〇《北村詩集序》 詩之道大矣，先帝王盛時，陳詩納言，命官職之，所以觀習氣之感而知風化之變也。夫惟觀其感，知其變，和其忿厲怫鬱之氣，以導其易直子諒之心。是故化行俗美，禍亂無自而作。厥後官廢，士之詩，瞽之曲，師之箴，瞍之賦，矇之誦，工之諫，庶人之謗，皆不得以上聞，而上之人亦不得以知民之好惡。于是政乖俗謬，恬不之覺，以至于壞亂而不可救。然則詩詎可以易言哉？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知其說者，其知詩之道乎？

郝經《郝文忠公陵川文集》卷二〇《文弊解》 事虛文而棄實用，弊亦久矣。自爲己之學不明，天下之人狃於習而啗於利，是以背而馳之，力衒而爲之譟。援筆爲辭，綴辭爲書，藉藉紛紛，不過夫記誦辭章之末，卒無用於世，而謂之文人，果何文耶？俾佛、老二氏蠹於其間，文、武之道墜於地，而天下淪於非類也，宜矣。其不幸而不觀於大庭氏之先，而不見夫文之質也；不幸而不遊於孔氏之門，而不見夫文之用也；不幸而不窮夫《六經》之理，而不見夫文之實也。仰而觀，俯而察，天地之間，衆形之刻鏤，衆色之光絢，衆聲之咿喔，衆變之錯蹂，爛乎其文而若此也，不知孰爲之而熟綴之。乃規規以爲工，切切以爲巧，斐斐以爲麗，角勝而相尙，爲文而無用，何哉？三代之先，聖君賢臣，唯實是務，至於誥誓勑戒之辭，賡和之歌，皆核於實而曄於華，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故史臣贊曰「聰明文思」，孔子稱之曰「煥乎其有文章」，自其發見者而言，不以文爲本也。天人之道，以實爲用，有實則有文，未有文而無其實者也。《易》之文實理也，《書》之文實辭也，《詩》之文實情也，《春秋》之文實政也，《禮》文實法而《樂》文實音也，故《六經》無虛文，三代無文人。夫惟無文人，故所以爲三代，無虛文，所以爲《六經》，後世莫能及也。余常熟讀《語》、《孟》二書，意味無窮，感化不已。師弟對問之間，而文若是，豈有意於文而後言邪？聖賢之膏腴，道德之精華，發而自然耳，故所以爲孔子，所以爲孟軻，後世亦莫能及也。孔氏之門，游、夏以文學稱，未聞其執筆命題而作文也。則所謂文學者，亦異矣。後世文士，工於文而拙於實，衒於辭章而忘於道義，故班、馬不免於刑，范曄、陸機、謝靈運不免於誅，陳叔寶、楊廣不免於覆宗社，而柳柳州不免於小人，文何益耶？苟有其實矣，何患無文。三代則亦已矣，至於後世，漢高帝奮起亡秦，王有天下，功並湯、武，未嘗爲文也，如大風之歌，聲震海嶽，而光犯日月。諸葛孔明仗義興漢，委身事蜀，道合伊、呂，而他文未見也，如出師之表，與商、周命訓相上下。則有實者有文也必矣。方今道喪時弊，正氣湮塞，生民墜溺，志士振起之秋也，可拘於虛文，溺於淺淺哉？宜嘬《六經》之實，盡躬行之道，精百代之典，革虛文之弊，斷作爲之工，存心養性，磨厲以須天下之清。其行也，其達也，必不與草木並朽而無聞矣。

戴表元《剡源集》卷一〇《城東倡和小序》 余少時學《詩》，誦夫子之說，曰「可以興，可以觀，可以怨」，易知也，至於「可以羣」而難之。有老先生教余：「汝他日當自解此，非可以言語悟也。」蓋自弱冠出遊，至于今閱歷三紀，平生所過從延接，貴賤浮沈，賢愚聚散，無慮千數。至是而始略知夫交之難，而尤未知羣之難也。非羣之道難於交，而交之可致，不如羣之不可致也。

吳澄《吳文正公集》卷一三《劉復翁詩序》 古之詩皆有爲而作，訓戒存焉，非徒修飾其辭、鏗鏘其聲而已。是以可興可觀，可羣可怨。漢、魏猶頗近古，齊、梁以後靡矣。流連光景，摹寫物象，敝精竭神，而情性之所發、意義之所託蔑如也。唐宋詩人如山如海，其追躡風騷者固已卓然名家，然有之靡益，無之靡損者，亦總總而是。

程鉅夫《雪樓集》卷一四《王寅夫詩序》 詩所以觀民風，凡五方、九州、

十二野，如《禹貢・職方》、司馬遷《貨殖》、班固《地理》之所載，其風不一也，而一於詩見之。古者至於是邦也，必觀其詩；觀其詩，則是邦之土物習俗可知已。故曰「詩可以觀」。

蒲道源《閒居叢稿》卷一三《跋李希仁所藏王山木草書詩詞手卷》 文章翰墨，古人以爲士之餘事。蓋言其行己大方，有不在是者。然即其文以考其學問之淵源，因其字以見其心畫之勁正，則所繫固不輕矣。

唐元《筠軒集》卷一《與友人論詩因成五言奉寄稱隱府判》 有客爲余言，詩也何所用。溫柔養性眞，絃歌資詠誦。古人浩浩去，花鳥分晴弄。今人浩浩來，各自出機綜。人面距能同，發矢必奇中。騷雅正大宗，漢魏亦群從。陶韋尙沖澹，黃杜千鈞重。平生三千篇，莎逕咽寒蛩。

盛象翁《與趙子昂書》 聞物之配於道而列於器，事有極智者之深思，而遭愚者之鄙笑，其惟文辭乎？或曰：文辭小藝，此不能文辭者之論也。夫文辭之體，原於性命，用關於政教，闡正運奇，積順發華，操之無底，詣之無涯，衍聖賢未盡之旨，洩天地難言之情，通微悃於九重，播皇猷於萬里，明之可感悟冥頑，幽之可和樂鬼神，前之千百世而如見，後乎千百世而如授，豈可以尋常小藝目之哉？今有巧思之人，日接衆技，無不精工，父母教之文學，則勞師傅、曠歲月而無成功。又有強記之人，經史百家，潰溢胸臆，使執筆爲文，非蹈襲而不擇，則枯澀而不暢。無他，蓋能爲文者，才妙天成，無規矩之可授；機斡心腑，非簡編之可習。人爲萬物之靈，能爲文者，又人之至靈者也。故一代超卓之士，百年不過數人；一時驚拔之文，平生不過數篇。豈非文者天地之奇氣，人世之至珍？或者不能不知，乃以易視之，此志士甚所不甘也。雖然，六朝之末，以對偶爲工；晚唐之末，以音律爲工；宋之末，以科場立說之異爲工。穿鑿大道，投合時好，皆文之靡者也，其鄙於人固宜。至若浩然正大之氣，藹然和平之音，則治世不可一日無者，況欲鄙之乎？但不多見耳。

劉岳申《申齋集》卷一《贈劉孟懷採詩文序》 古今能言之士多矣，其能自致必傳無疑者，能幾人哉；能傳矣，能保其久而不至澌盡泯滅者，又能幾人哉。魯叔孫豹論古之死而不朽者曰：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是眞不朽者也。然其稱魯先大夫臧文仲既沒其言立，當時去文仲世次蓋未遠，由今觀之，求文仲一言不可得矣。今之知文仲者，以其事見於《春秋左傳》，而其名見於《論語》，雖不爲聖人所取，而猶得以不朽，至今謂之有所托以自見，則可謂之其言立，不可必如六經孔孟而後可謂之立言也，難矣。

胡炳文《雲峯集》卷三《程草庭學稿序》 《魯論》曰：「不學《詩》無以言。」父所以詔其子也。又曰：「小子何莫學夫《詩》？」師所以詔其徒也。是何孔門拳拳詩學如此哉？蓋平其心以排遣其凝滯，和其氣以消釋其鄙暴。攻溫柔敦厚之教，而觸其易直子諒之天，是詩學者能之。歌詠之，嗟嘆之，機動籟鳴，手舞足蹈，悠然躍然，有不知其所以然者。變化氣質，涵養德性，「思無邪」之功居多。姑即《魯論》一書推之，學乎切磋琢磨之詩，則貧樂富禮之理得矣。學乎倩盼素絢之詩，則繪事後素之理得矣。學乎唐棣之詩，則近思之理得矣。學乎白圭之詩，則謹言之理得矣。以之興、觀、羣、怨，而至于事父、事君，而至于移風易俗，而至于動天地、感鬼神，皆學詩之能事也。虞廷上以教胄子，下以化苗頑，皆取諸詩，是詩學者君、父、師所以爲教者歟？異哉！後世之學詩者，工句法，求字面，較聲韻之逆順，商偶對之巧拙，大抵章句學而已矣。繪畫煙霞，雕琢泉石，瑣瑣乎爲蟲魚草木寫眞。所謂「詩」者，殆與琴、棋、書、畫等爲一藝，豈復有「吟風弄月吾與點也」意思？孔門學詩，端豈若是哉！掉頭撚髭曰：將效高古於曹、劉也。筆於其手，縱迫曹、劉，何補於格致誠正？雕肝琢腎曰：將效俊逸於謝、鮑也。舉於其口，縱迫謝、鮑，何補於修齊治平？借使老語迫唐、高辭媲《選》，以政則不能達，以使則不能對，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孔門學詩，端豈若是哉！勤苦其心思，巧好其言語，平時矻矻讀書止資於詩，而性分內事邈不相干。孔門學詩，端豈若是哉！嗚呼！孔門學詩，致中和也，理性情也。後世學詩，藝焉而已矣。白樂天、劉禹錫，下至李益、崔顥，皆負詩名於唐者。《長恨》一歌，褻語誨淫，豈可興、可觀者？《看花》二絕，召鬧取謗，豈可羣、可怨者？顥娶妻惟擇美者，俄復棄之；益防妻過嚴，人謂之妬，彼謂《周南》、《召南》爲何事？五言初李陵，豈不學者？而無以救叛漢降番之失；八病詳沈約，豈不學者？而無以掩叛齊歸梁之罪，彼謂「遠之事君」爲何事？蓋後世以詩爲學者，惟章句之末。心雖錦，口雖繡，而身不免爲狼疾人，吾固斷然謂「流於一藝」也。孔門學詩，端豈若是哉！

又卷三二《國朝風雅序》 夫欲觀於國家聲文之盛，莫善於詩矣。類而求焉，是爲得之。昔者，延陵季子見詩與樂於中國，心會意識，如身在其時，

而親見其人，蓋以此耳。梁昭明著《文選》，其詩不必出於一時之作、一人之手，徒以文辭之善，惟意所取而已。然數百年間，篇籍散軼，幸有此可觀焉。而衰陋之習，或取此以爲學，則已微矣。河汾君子有意於續經，漢魏之詩殆必有取。然而其書不傳，蓋非偶然也。蓋嘗聞之：「《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又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邵子亦曰：「自從刪後更無詩。」蓋知聖人之意爾。昔者盛時學道之君子，德業盛大，發爲言詩，光著深遠。其小人蒙被德澤，風行草偃，變化融液，莫或間焉。此所以「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也，此所以「王者之迹熄，而後詩亡也」，此所以「刪後之無詩也」。

虞集《道園學古錄》卷三三《陳文肅公秋岡詩集序》 大夫君子所以有譽於天下而垂名於方來者，必有及人之政、傳世之文。是故騷人勝客，和墨濡翰以自悅於花竹之間，欣歎怨適，留連光景，非不流傳於一時，然於治政無所關係，於名教無所裨補，久而去之，亦遂湮沒而已，何足算哉！乃若受命天子，臨莅斯民，【略】而懷恩服義者衆，卓然有聞，宜無不傳者矣。及其遠也，【略】遂使有志有爲之盛績，竟墮於無聞無知，則所謂言之無文，行而不遠者夫？是以無長歌之紆徐，短詠之激烈，無以陳說其志意而感動其性情，使夫人者手無可披之編，口無可吟之藝，於是聲光風彩，不能使人有所欣慕而感發於無窮者，良可惜哉！所以立行立言之不可偏廢也如此。

又《楊賢可詩序》 士大夫學於家，業成則國家取而用之，古之道也。然業成而未用於世，有其志而無其行事，則以其性情才思寓諸吟詠，見議論而已。及出而見用，則凡行事者，即前日之吟詠議論者也。說詩者引古人之語，謂可以爲大夫者九事，山川能說，登高能賦其二也。非其胸次素定，一旦起而行之，其何以哉。

黃溍《文獻集》卷五《陳茂卿詩集序》 詩之爲用，其微矣乎。輶軒之使不至，而挾飛霞、簸明月者，徒以自怡於萬物之表而已。夫音奏之悲涼，意象之荒忽，初若澶漫無屬。至其使幽人狷士有適而不懟，或者舒揚振道之益，猶有資乎覽者。顧謂其如瑤華琪樹，世所罕見；探而有之，或啻於用。

又卷六《徐氏詠史詩後序》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蓋古者盛時之爲詩，薦于郊廟，則有以見其盛德；陳于朝廷，則有以知其政之廢興；施於邦國鄉人，則出於上而被於下者，又有以爲教。及其衰也，先王之政教號令雖不行，而流風遺俗，有未盡泯。是以風雅之變，往往陳古以刺今。至於王澤竭盡而無餘，其詩始不足以使人創艾而興起。故曰：《詩》亡，聖人不得已，因魯史作《春秋》，褒善貶惡，以示勸戒。是則《詩》已亡，而其可使人創艾興起者，賴《春秋》而猶存也。後之君子有作，其文則史，其義則於《春秋》無取焉。仁人志士覽其事而有慨於心，莫不爲之發憤壹鬱，嗟嘆而詠歌之，然或因一人，或因一事以爲言，若王仲宣、曹子建之於三良，張景陽之於二疏，謝宣遠之於張子房，虞子陽之於霍將軍是已。惟左太冲所賦，頗及戰國秦漢事。未有窮搜極討上下古今，備究其得失而無遺者。唐之詩人，間有興懷陳迹、章聯句續，至於累百而止。顧其言多卑近，徒以資兒童之口耳，於名教何預乎？【略】《春秋》作於《詩》之既亡，而《詩》之能使人創艾興起者，乃復見于《春秋》絕筆千百年之後。豈非先民性情之正，有不亡者存，《詩》與《春秋》固可迭相爲用乎？

干文傳《松陵續集序》 其優柔忠厚之氣，藹然見於詞意之表，則明人倫，美教化，移風俗，於是乎在，而豈徒哉？烏乎！可以感發人之善心，可以懲創人之逸志，吟咏性情而得其正者，始可與言詩。豈若嘲風咏月之作，抽黃比白之語，誇綺麗而衒名於一時，其於詩道之助也何有？昔范文正公見王安石《明妃引》「漢恩自淺胡自深，人生樂在相知心」，直詆之曰：「今日背君父恩者，皆合其說，此所以壞天下人心者也。」其惡之之嚴如此。先輩謂：文章不關教化，雖工無益。余以詩亦云。

李存《番陽仲公李先生文集》卷二〇《安仁訟決詩卷序》 詩之有美刺，由其事之有是非也。然孟子曰：「《詩》亡，然後《春秋》作。」當是時，亦豈無詩哉！美刺不當，雖詩猶無詩也。

危素《危太樸文集》卷九《送鐂志伊朵大元文乘序》 文章之有功於世尚矣，烏可以爲儒者之末技而輕之哉！自宓犧氏之先，吾不知其幾世幾年，其間雖人事簡質，風氣未開，然載籍無所稽，而鴻荒莫可詰。由後世觀之，無乃失之於野，而非先王御天下之意也。彼三墳、五典、八索、九丘，今不可得而見之矣。《詩》、《書》、《春秋》，具載四代之事，帝王之功業於是乎可考其大凡。於後歷世有史，其文人有別集，固汗牛馬而充棟宇，游於書林藝圃，沛乎有餘哉。國朝起北土而并天下，號令所加，海內臣服，昭華延喜之珍，蓋梯山航海而至，府庫盈羨而民物阜殷，古未嘗有也。至於文章之盛，視前古

宜無所媿。

歐陽玄《金臺集序》　三代而上，天地之英著爲禮樂；三代而下，禮樂之英散爲文章。禮樂文章，無處不有，無時無之。是故禮之用，莫妙於樂，文章之用，莫妙於詩。英即妙也。發舒而可見謂之英，鼓舞而莫測謂之妙。於是詩與樂之妙，可以動天地、感神明、廣聲教、移風俗也。

李祁《雲陽集》卷五《顏省原詩序》　《詩》三百篇，皆可以移風俗，動天地，感鬼神，至其可興可怨可群，最易以感發人者，莫近於十五《國風》。蓋《國風》多出於閭巷細民之口，故於人情爲尤近。自科場以通經取士，有司命題，多出《雅》、《頌》，出《國風》者，十無二三。由是而習是經者，亦惟《雅》、《頌》是精，《國風》則自二南之外，罕有能究其情而得其趣者，此學詩者之大患也。

倪瓚《清閟閣全集》卷一〇《拙逸齋詩稿序》　詩必有謂，而不徒作吟咏，得乎性情之正，斯爲善矣。然忌矜持不勉而自中，不爲沿襲剽盜之言，尤惡夫辭艱深而意淺近也。三百五篇之《詩》，刪治出乎聖人之手，後人雖不聞金石絲竹詠歌之音，煥乎六義四始之有成說，後人得以因辭以求志。至其《風》、《雅》之變，發乎情，亦未嘗不止乎禮義也。《詩》亡既久，變而爲《騷》，爲五言，爲七言雜體，去古益以遠矣。其於六義之旨，固在也。屈子之於《騷》，觀其過於忠君愛國之誠，其辭繾綣惻怛，有不能自已者，豈偶然哉？五言若陶靖節、韋蘇州之冲淡和平得性情之正，杜少陵之因事興懷，忠義激烈，是皆得三百五篇之遺意者也。夫豈流連光景，歲鍛月鍊，而爲縟麗誇大之辭者所可比哉？【略】夫子曰：「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又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若夫聞之者，善足以訓，不善足以省。今之爲詩雖異乎古之詩，言苟合義，聞者有以感發而興起，與古人何間焉？

又《秋水軒詩序》　或謂詩無補於學，是殆不然。風雅之音雖已久亡，而感發怨慕之情，比興美刺之義，則無時而不在也。子朱子謂陶、柳冲淡之音，得吟詠性情之正，足爲學之助矣。【略】苟窮源於《風》、《雅》，取則於六義，情感於中，義見乎辭，誦之者可以興起，則陶、韋、杜、韓豈他人哉？

胡翰《胡仲子文集》卷四《淵穎吳先生集序》　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三者不同，苟有一焉，皆足以立乎天地之間，而無愧於爲人矣。自世之言者陋文章之習，而高德行之士，伸一人於千萬人之上。其意將以懲夫末流之敝云爾，非所以顯道神德行也。古之聖人，德脩於身矣，而又欲天下皆如吾身之脩也。豈惟天下皆如吾身之脩哉，而又欲後世皆如吾身之脩也。天下盡乎人矣，吾身可以及之後世，非止乎今也。吾身烏得而及之？是則吾德之所被而吾功之樹者亦斬矣。然聖人必欲使天下後世皆有以及焉，則立言其可少哉。六經，聖人之文也，所以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萬世開太平者，非細故矣。由是以降，荀非申、韓之刑名，管、商之功利，儀、秦之捭闔，孫、吳之陰謀，楊朱、墨翟、老、莊、釋氏之淫辭邪說，則凡是非不詭於聖人者，其於人心世教豈盡無所裨益哉。翰嘗讀賈誼、董仲舒之文，而恨當世不能盡用。及觀揚雄之《太玄》、《法言》，又歎時人少有知者。以爲豪傑之不遇，大率如斯。故不待論其言之傳否，而深爲有國者惜之。

唐桂芳《白雲集》卷七《江村詩會跋》　《傳》曰：「君子以文會友。」未聞詩會之爲說也。言之精者爲文，文之精者爲詩。詩文果可昕而二之乎？《三百篇》經聖人刪定，有不容喙。《栢樑》聯句，庶幾乎《賡歌》之遺意。下至蘭亭，王羲之、謝安四二十人，獨獻之等罰酒，以詩不成。太白《叙宴桃李園》曰：「詩不成，罰依金谷酒數。」古人陶寫性情，其成也適然爾，不成不害其爲高。奚事營度口吻，欲以相壓如侯喜者，益可悲焉。

舒頤《貞素齋文集》卷二《夏守謙詩集序》　《詩》始於三百十一篇，孔子刪而正之，所以示政教，觀民風。世降俗偷，去古益遠，而《詩》之義不明。世之學《詩》者以組織爲工，以綺麗爲美，相與矜奇衒異，而《詩》之意益昧。噫！《詩》豈易言哉？

戴良《九靈山房集》卷二九《皇元風雅序》　昔者孔子刪詩，蓋以周之盛世，其言出於民俗之歌謠，施之邦國鄉人，而有以爲教於天下者謂之《風》；作於公卿大夫，陳之朝廷，而有以知其政之廢興者謂之《雅》。及其衰也，先王之政教雖不行，而流風遺俗，猶未盡泯，此陳古刺今之作，又所以爲《風》、《雅》之變也。然而氣運有升降，人物有盛衰，是詩之變化，亦每與之相爲於無窮。漢興，李陵、蘇武五言之作，與凡樂府詩詞之見於漢武之采錄者，一皆去古未遠，《風》、《雅》遺音，猶有所徵也。魏晉而降，三光五嶽之氣分，而浮靡卑弱之辭，遂不能以復古。唐一函夏，文運重興，而李、杜出焉。議者謂李之詩似《風》，杜之詩似《雅》。聚奎啓宋，歐、蘇、王、黃之徒，亦皆視唐爲無愧。然唐詩主性情，故於《風》、《雅》爲猶近，宋詩主議論，則其去

《風》、《雅》遠矣。然能得夫《風》、《雅》之正聲，以一掃宋人之積弊，其惟我朝乎！【略】故一時作者，悉皆餐淳茹和，以鳴太平之盛治。其格調固擬諸漢唐，理趣固資諸宋氏，至於陳政之大、施教之遠，則能優入乎周德之未衰，蓋至是而本朝之盛極矣。繼此而後，以詩名世者猶累累焉。語其爲體，固有山林、館閣之不同，然皆本之性情之正，基之德澤之深，流風遺俗，班班而在。劉禹錫謂八音與政通，文章與時高下，豈不信然歟？

高明《琵琶記·副末開場》《水調歌頭》：秋燈明翠幕，夜案覽芸編。今來古往，其間故事幾多般。少甚佳人才子，也有神仙幽怪，瑣碎不堪觀。正是不關風化體，縱好也徒然。論傳奇，樂人易，動人難。知音君子，這般另作眼兒看。休論插科打諢，也不尋宮數調，只看子孝共妻賢。正是驊騮方獨步，萬馬敢爭先。

楊維楨《優戲錄序》 侏儒奇偉之戲，出于古亡國之君；春秋之世，陵鑠大諸侯。後代離析文義，至侮聖人之言爲劇，蓋在誅絕之法。而太史公爲滑稽者作傳，取其謹言微中，則感世道者深矣。【略】予聞仲尼論諫之義有五，始曰「譎諫」，終曰「諷諫」，且曰：「吾從者諷乎。」蓋一諷之效從容一言之中，而龍逄、比干不獲稱良臣者之所不及也。觀優之寓于諷者，如漆城、瓦衣、兩稅之類，皆一言之微，有回天倒日之力，而勿煩乎牽裾伏蒲之勃也。則優戲之伎雖在誅絕，而優諫之功，豈可少乎？

又《說郛序》 孔子述土蕭萍實于僮謠，孟子證瞽瞍朝舜之語于齊東野人，則知《瑣語》、《虞初》之流，博雅君子所不弃也。天臺陶君九成取經史傳記下迨百氏雜說之書二千餘家，纂成一百卷，凡數萬條，剪揚子語名之曰《說郛》，征予序引。閱之經月，能補予考索之遺。學者得是書，開所聞擴所見者多矣。要之其博古物，可爲張華、路、段；其覈古文奇字，可爲子雲、許愼；其索異事，可爲贊皇公；其知天窮數，可爲淳風、一行；其搜神怪，可爲鬼董狐；其識蟲魚草木，可爲《爾雅》；其紀山川風土，可爲《九丘》；其訂古語，可爲鈐契；其究諺談，可爲裨官；其資謔浪調笑，可爲軒渠子。昔應中遠作《風俗通》，蔡伯喈作《勸學篇》，史游作《急就章》，猶皆傳世，況是集之用工深而資識者大乎！其可傳于世無疑也。雖然，揚子謂：「天地萬物，郭也；五經衆說，郛也。」是五經郛衆說也。說不要諸聖經，徒旁搜泛采，朝記千事，暮博千物，其于仲尼之道何如也。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約則要諸道也已。九成尚以斯言勉之。

邱濬《伍倫全備記·副末開場》《鷓鴣天》：「書會誰將雜曲編，南腔北曲兩皆全，若于倫理無關緊，縱是新奇不足傳。　風月好，物華鮮，萬方人樂太平年。今宵搬演新編記，要使人心忽惕然。」【略】《臨江仙》：「每見世人搬雜劇，無端誣賴前賢，伯喈負屈十朋冤，九原如可作，怒氣定冲天。」這本《伍倫全備記》，分明假托揚傳，一場戲里五倫全，備他時世曲，寓我聖賢言。《西江月》：「亦有悲歡離合，始終開闔團圓。白多唱少，非干不會把腔塡，要得看的，個個易知易見。　不免插科打諢，妝成喬態狂言。戲場無笑不成歡，用此竦人觀看。」【略】近世以來，做成南北戲文，用人搬演，雖非古禮，然人人觀看，皆能通曉，尤易感動人心，使人手舞足蹈亦不自覺。但他作的多是淫詞艷曲，專說風情閨怨，非惟不足以感化人心，倒反被他敗壞了風俗。【略】近日小子新編出這場戲文，叫做《伍倫全備》，發乎性情，生乎義理，蓋因人所易曉者以感動之。搬演出來，使世上爲子的看了便孝，爲臣的看了便忠，爲弟的看了敬其兄，爲兄的看了友其弟，爲夫婦的看了相和順，爲朋友的看了相敬信，爲繼母的看了不管前子，爲徒弟的看了必念其師，妻妾看了不相嫉妬，奴婢看了不相忌害，善者可以感發人之善心，惡者可以懲創人之逸志，勸化世人，使他有則改之，無則加勉。自古以來，轉音都沒這個樣子，雖是一場假托之言，實萬世綱常之理，其於出出教人，不無小補云。

胡翰《胡仲子集》卷四《古樂府詩類編序》 周衰，禮樂崩壞，而樂爲尤甚。自制氏爲時樂官，能紀其鏗鏘鼓舞而不能言其意，則天下之知音者鮮矣，況先王之聲音度數不止其所謂鏗鏘鼓舞，其人固不能盡紀也。以是言之，豈不難哉？若聲詩者，古之樂章也。雅鄭得失存乎其辭，辨其辭，而意可見，非若聲音度數之難知。而國家之制作，民俗之歌謠，詩人之諷詠，至於後世，遂無復雅頌之音，雖用之郊廟朝廷，被之鄉人邦國者，猶夫世俗之樂耳！獨何歟？蓋詩之爲用猶史也。史言一代之事，直而無隱。詩繫一代之政，婉而微章；辭義不同，由世而異。中古之盛，政善民安，化成俗美。人情舒而不迫，風氣淳而不散；其言莊以簡、和以平，用而不匱，廣而不宣，直而有曲，體順成而和動，是謂德音。及其衰也，列國之言各殊。儉者多嗇，強者多悍，淫亂者忘反，憂深者思蹙。其或好樂而無主，困弊而思治，亦隨其俗

之所尚，政之所本，人情風氣之所感，故古詩之體，有美有刺，有正有變，聖人并存而不廢。唯所以用之郊廟、朝廷，非《清廟》、《我將》之頌，不得奏於升歌宗祀；非《鹿鳴》、《四牡》、《大明》、《文王》之雅，不得陳於會朝燕享；內之爲閨門，外之爲鄉黨，非《關雎》、《麟趾》，則《鵲巢》、《騶虞》之風，情深而文明，氣盛而化神，故可以感鬼神，和上下，美教化，移風俗。今茂倩之所次有是哉！以其所謂《郊祀》、《安世》、《黃門》、《鼓吹》、《鐃歌》、《橫吹》、《相和》、《琴操》、《雜曲》考之，漢辭質而近古，其降也爲魏。魏辭溫厚而益趨於文，其降也爲晉。晉之東，其辭麗，遂變而爲南北。南音多艷，北曲俗雜胡戎，而隋唐受之。故唐初之辭婉麗詳整，其中宏偉精奇，其末纖巧而不振，雖人竭其才，家尚其學，追琢襞積，曾不能希列國之《風》，而況欲反乎《雅》、《頌》之正，滋不易矣。是以郊廟祭祀，則非有祖宗之事，美盛德，告成功之實。會朝燕享，君臣之間，則非有齊莊和悅之意，以發先王之德，盡群下之情，哇聲俚曲，若秦楚之謳，巴渝之舞，伊涼之技，莫不雜出以爲中國朝廷之用。慆心盈耳，不復知其爲教化風俗之蠹矣。夫民不幸不見先王之禮樂，考其聲詩，蓋有足言者，然以唐初之盛，不能無憾焉。吾於此見其風氣之淳，人情之泰，政治俗尚之美，皆非古矣；其治亂得失，是非邪正，雖去之千數百載，不待其言之著而今皆可見者，則詩之爲用，豈不猶史之事哉？

宋濂《宋學士文集・翰苑續集》卷六《題危雲林訓子詩後》 古之人教子多發爲聲詩，何哉？蓋詩緣性情，優柔諷詠，而入人也最深。韓昌黎之子符讀書城南，嘗作詩送之，曲盡其意，至今讀者猶蹶然興起，豈曰小補哉！

劉基《誠意伯劉文成公文集》卷五《照玄上人詩集序》 夫詩何爲而作哉？情發於中而形於言，《國風》、《二雅》列于《六經》，美刺風戒莫不有裨於世教。是故先王以之驗風俗察治忽，以達窮而在下者之情，詞章云乎哉！後世太師職廢，於是夸毗戚施之徒悉以詩將其諛，故溢美多而諷刺少，流而至於宋，於是誹謗之獄興焉，然後風雅之道掃地而無遺矣！今天下不聞有禁言之律，而目見耳聞之習未變，故爲詩者莫不以哦風月弄花鳥爲能事，取則於達官貴人而不師古，定輕重於衆人而不辨其爲玉爲石，惛惛惙惙，此倡彼和，更相朋附，轉相詆訾，而詩之道無有能知者矣！

又《蘇平仲文集序》 文以理爲主，而氣以攄之。理不明爲虛，文氣不足則理無所駕。文之盛衰，實關時之泰否。是故先王以詩觀民風，而知其國之興廢，豈苟然哉？文與詩同生於人心，體製雖殊，而其造意出辭規矩繩墨固無異也。唐虞三代之文，誠於中而形爲言，不矯揉以爲工，不虛聲而強聒也，故理明而氣昌。玩其辭，想其人，蓋莫非聖賢之徒知其德而聞道者也，而況又經孔子之刪定乎！

又《唱和集序》 古人有言曰：「君子居廟堂則憂其民，處江湖則憂其君。」夫人之有心，不能如土瓦木石之塊然也。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稷思天下，有饑者由己饑之；伊尹思天下，有一夫之不獲則心愧耻，若撻于市。是皆以天下爲己憂而卒遂其志，故見諸行事而不形於言。若其發而爲歌詩，流而爲詠歎，則必其有所沉埋抑挫，鬱不得展，故假是以攄其懷，豈得已哉！是故文王有拘幽之操，孔子有將歸之引，聖人不能免故也。故曰：「在心爲志，發言爲詩。」先王採而陳之，以觀民風，達下情，其所繫者不小矣。故祭公謀父賦《祈招》以感穆王，穆王早寤焉，周室賴以不壞，詩之力也。是故家父之誦《寺人》之章，仲尼咸取焉，縱不能救當時之失，而亦可以垂戒警於後世。夫豈徒哉？

又卷七《書紹興府達魯花赤九十子陽德政詩後》 予聞《國風》、《雅》、《頌》，詩之體也，而美刺風戒，則爲用詩者之意。故怨而爲《碩鼠》、《北風》，思而爲《黍苗》、《甘棠》，美而爲《淇澳》、《緇衣》，油油然感生於中而形爲言，其謗也不可禁，其歌也不待勸。故嚶嚶之音生於春，而惻惻之音生於秋，政之感人猶氣之感物也。是故先王陳列國之詩以驗風俗，察治忽，公卿大夫之耳可瞶，而匹夫匹婦之口不可杜，天下公論於是乎在。吁，可畏哉！

王禕《王忠文公集》卷二《河朔訪古記序》 夫古之言地理者，有圖必有志。圖以著山川形勢所在，而志則以驗言語土俗、博古久遠之事。古之言詩者，有《雅》、《頌》，復有《風》。《雅》、《頌》以道政事，美盛德；而《風》則以驗風俗政治之得失。

又《張仲簡詩序》 文章與時高下，代有是言也。《三百篇》尚矣，秦、漢以下，詩莫盛於唐。而唐之詩始終蓋凡三變焉，其始也承陳、隋之餘風，尚浮靡而寡理致。至開元以後，久於治平，其言始一於雅正，唐之詩於斯爲盛。及其末也，世治既衰，日趨於卑弱，以至西崑之體作而變極矣。由是觀之，謂文章與時高下。而唐之詩始終凡三變，豈非然哉？【略】或曰：詩者，情

性之發也。夫發於情理，則非有待于外也。奈何一吟咏唱酬之際，而直以爲有係於治化乎？噫！唐虞之世，樵夫牧豎，擊轅中韶，感於心也，而况於作者之詩哉？昔人蓋有從草木文章發帝杼機，花竹和氣驗人安樂者，則詩之所見，夫豈徒然而已哉？

又卷一三《書馬易之潁川歌後》 狀物寫景之工，固詩家之極致。而係於風化、補於世治者，尤作者之至言。

又《書胡立三先生詩稿後》 詩之爲用，其託物連類，足以寓人不能宣之意；其引義止禮，足以感人不可遏之情。故自《三百篇》以後，歷世能言之士，比比有作，各自成家，而又不可廢者矣。

梁寅《詩演義原序》 《詩》，以溫柔敦厚而垂教者也。其爲言也，既平易而易知，及諷詠之也，又足以感人心而易入。然初學誦之，亦有難者焉。其所以難者，訓詁則必欲其明也，義理則必欲其正也，詩之所由作者所當究而其不可知者爲多也。吾夫子刪詩之時，未有注釋也。至漢儒以經相傳授，注釋益衆矣，而無所前聞，多爲臆度，故謬誤相襲。朱子《詩傳》獨覺夫千載之失而有以正之，至於字義尤必有據，凡其穿鑿附會者悉棄而不取。故曰訓詁之必明也。漢儒之釋經，於正理或昧。迨程、朱之言既行，駁雜之論乃黜。今之讀經者宜壹遵程、朱，難復互異。故曰義理之必正也。古人之歌詩，如今之歌曲，或頌或規，唯取大意，詩之事實多所未究。以今觀之，其作者爲何人，所指爲何事，勿問之可也。故曰其不可知者爲多也。《傳》之或簡略者，蓋章解句釋，非君子之所尚也。然幼學之士，讀經而懵於傳，讀傳而違於經，非加之意，何以究通？故余之所論者，爲幼學慮也。故博稽訓詁以啓其塞，根之義理以達其意。於其隱也，闡而使之顯；於其略也，推而使之詳。其間與傳牴牾，蓋或時有焉，而以求其是也。君子觀之，恕其僭踰，正其疵謬，則耄言之或傳也，非至幸者乎？

劉崧《槎翁文集》卷一一《三衢徐欣名詩稿序》 古有采詩之官，凡風俗之徽惡，心志之邪正，與夫政治之得失，其汎然雜出於歌謠者，皆采而錄之，以獻于天子。於是，前所謂徽惡邪正得失者，咸於燕觀而考之，而謂之風焉。而風之云者，固皆當時民俗之所爲也。豈能有如公卿大夫之才、之學、之所致者哉？而聖人卒不輕之者，亦惟以其美刺憂傷之間，謳吟詠歌之下，於凡人心天理之貞，自有不可得而掩焉者耳。《傳》曰：「聲音之道與政通。」是道也，古今盛衰治亂之機，恆與之相乘於無窮而不息者也。或謂刪後之無詩，豈誠然哉。

林弼《林登州集》卷二三《書馬翰林易之楓亭女篇後》 風人之詩，譎諫以示戒，猶足以感乎上，矧使者之所采而陳者乎。

唐肅《丹崖集》卷五《詠軒記》 《詩》之篇三百十有一，夥矣，而詠之一也。《詩》之部，分十五國風、小大雅、周魯之頌別也，而詠之一也。詩之情美也、譏也。其義賦也、比也、興也。殊且雜矣，而詠之亦一也。何也？詠非徒詠而已也。詠，永言也。發於心，形於言。言不足也而嗟歎之，嗟歎不足也而詠歌之。詩之人詠歌乎千百載之上；吾則詠歌其詠歌乎千百載之下。可興也，可觀也，可群可怨也，多識也，近事父而遠事君也。詩之用也，詠則斯得之矣。夫婦之所以經也，孝敬之所以成也，人倫之所以厚也，教化之所以美也，風俗之所以移也，天地之所以感也，鬼魂之所以可動也。詩之效也，詠則思惟之矣。

朱同《覆瓿集》卷四《送副使丁士溫赴召詩序》 詩之爲教與政通，夫言之精者爲文，文之精者爲詩。甚矣，詩之未易言也。《明良》、《喜起》之歌，由來遠矣。古之聖人以法制禁令，不足止人之邪心也。是以《二南》之詩，正始之道，王化之基，用之鄉人邦國，使夫人之感發興起於歌詠之間，滌蕩消融、涵泳洞徹而不自知其遷善遠罪，此上之所資以爲教者然也，下而至於閭巷小人女子，亦莫不有作焉。雖未必當於理，而發於情之天有不能自已者，其文理音節之高下有關風化之盛衰。是以天子巡狩，則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昔吳季子觀周樂，而知諸國爲政之得失。雖其聰明絕識有過人者，而要之音韻節奏，有不純在文字之間，是以聲入心通，若是其神妙，而非後世之所能及也。

方孝孺《遜志齋集》卷一二《劉氏詩序》 道之不明，學經者皆失古人之意，而詩爲尤甚。古之詩其爲用雖不同，然本於倫理之正，發於性情之眞，而歸乎禮義之極。《三百篇》鮮有違乎此者，故其化能使人改德，厲行其效。至於格神祇、和邦國，豈特辭語之工、音節之比而已哉！近世之詩大異於古：工興趣者超乎形器之外，其弊至於華而不實；務奇巧者窘乎聲律之中，其弊至於拘而無味。或以簡淡爲高，或以繁艷爲美，要之皆非也。人不能無思也而復有言，言之而中理也則謂之文，文而成音也則謂之詩。苟出乎道，有益

於教而不失其法，則可以爲詩矣。於世教無補焉，興趣極乎幽閒，聲律極乎精協，簡而止乎數十言，繁而至於數千言，皆苟而已，何足以爲哉！世固有嗜橘柚柤梨者，然飢則必飯稻啖肉而後可以飽，稻與肉不可一日無也。適口之味爽然入乎齒舌，非不可喜，而於人何所補乎？自古以來，適口者多於五穀，而稻肉不足以悅人，斯人幾何不餒而死也。

王紳《繼志齋文集》卷上《詩辯》 聖人垂訓於方來也，其見諸言行之間者，既同且詳而盡心焉者，於「六經」尤著焉。「六經」非聖人之所作，因舊文而刪定者也；《易》因伏羲、文王之著而述之，《大傳》所以明陰陽變化之理；《書》因《典謨》、《訓誥》之文而定之，所以紀帝王治亂之跡；《春秋》因魯史之舊而修之，所以明外伯內王之分；《詩》因列國歌謠、風雅之什而刪之，所以陳風俗之得失；《禮》所以著上下之宜；《樂》所以導天地之和，皆切於日用，當於事情，而爲萬世之準則也。其於取舍用意之際，似寬而實嚴，若疏而極密，故學者捨「六經」無以爲也。奈乎秦焰之烈，燔滅殆盡。至漢嘗尊而用之，而莫得其眞，或傳於老生之所記誦，或出於屋壁之所秘藏。記誦者則失於舛謬，秘藏者未免於脫略。先儒因其舛謬脫略，復從而訂定之，務足其數，而以己見加之；其闕者或僞爲以補之，或取其已刪者而足之。其受禍之源雖同，而《詩》爲尤甚。夫詩本三千篇，聖人刪之，十去其九，則其存者必合聖人之度，皆吟咏情性，涵暢道德者也。故聖人之言曰：「興於詩。」教其子則曰：「不學詩，無以言。」與門弟子語曰：「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至於平居雅言亦未嘗忘之。詩之爲用，矇瞽之人習以誦之，詠之閨門，被之管絃，薦之郊廟，享之賓客，何所往而非詩耶？後世置之博士以謹其傳爲用，固亦大矣。則其溫厚和平之氣，皆能感發人善心可知焉。今之存者，乃以鄭、衛淫奔之詩混之，以足三百十一篇之數，遂謂聖人所刪。至如《桑中》、《溱洧》之言，皆牧豎賤隸之所羞道，聖人何所取而存耶？玩其辭者何所興言之，復何嘉耶？學之何益於德，誦之閨門，烏使其非禮勿聽耶？被之管絃，薦之郊廟，鬼神饗之，賓客意何在耶？是未可知也。且聖人又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然「思」且「無邪」，見於言者又何盈耶？假使聖人實存之，則其所刪又必甚於是耶？或曰，聖人存之者，蓋欲後世誦而知耻，所以懲創人之逸志，亦垂戒之意也。是故《春秋》據事直書「臣弑其君，子弑其父」，皆明言之而不隱。及其成也，皆知畏懼。《詩》之爲意，豈外是哉？嗟呼！舉善之足尚，惡者固自知其非。且《春秋》，國史也，備列國之事必欲見其葬吊、會盟、聘享、征伐、嫁娶之節，闕之則後世無所傳；無所傳，則後世無所信，故備書之，而用意之深則在明褒貶於片言間也。《詩》既爲民間歌謠之什，遺其善故不可，失其惡又烏害於道乎？由是論之，則淫奔之詩，在聖人之所刪蓋必矣，且張載子厚嘗論衛人輕浮怠惰，故其聲音亦淫靡，聞其樂，使人有邪僻之心，而鄭爲尤甚矣。夫聖人教之以孝悌忠信，恨不挽手提耳以囑之，何乃以淫靡之樂而使人起邪僻之心乎？故其論爲邦亦曰：「放鄭聲。」然則揆之於理，據之於經，考之於聖人之言，意雖有儀、秦之辨，吾知其叛於理而失聖人垂訓之意矣。

又《續連珠序》 臣聞古《詩》三百篇，或作於當時公卿大夫，或出於閭巷韋布，其體有賦、比、興之不同；而其爲用，則有因事著辭，或取譬託喻，以致勸懲之意。其後世變風移，體製亦異。至漢班固輩，始爲連珠。其辭主乎駢諧儷美，而意實寓乎規戒，庶幾古詩比興之餘意也。

楊士奇《東里文集》卷五《玉雪齋詩集序》 詩以理性情而約諸正，而推之可以考見王政之得失，治道之盛衰。三百十一篇，自公卿大夫，下至匹夫匹婦，皆有作。小而《兔罝》、《羔羊》之詠，大而《行葦》、《既醉》之賦，皆足以見王道之極盛。至於《葛藟》、《碩鼠》之興，則有可爲世道慨者矣。漢以來代各有詩，嗟嘆詠歌之間，而安樂哀思之音，各因其時，蓋古今無異焉。若天下無事，生民乂安，以其和平易直之心，發而爲治世之音，則未有加於唐貞觀、開元之際也。杜少陵渾涵博厚，追蹤《風》、《雅》，卓乎不可尚矣。一時高材逸韻，如李太白之天縱，與杜齊驅；王、孟、高、岑、韋應物諸君子，清粹典則，天趣自然。讀其詩者，有以見唐之治盛於此，而後之言詩道者，亦曰莫盛於此也。

又《東里續集》卷一五《題東里詩集序》 古之善詩者，粹然一出於正，故用之鄉閭邦國，皆有裨於世道。夫詩，志之所發也。三代公卿大夫下至閨門女子皆有作以言其志，而其言皆有可傳，三百十一篇，吾夫子所錄是已。

黃淮《介庵集》卷一一《讀杜愚得後序》 詩以溫柔敦厚爲教，其發於言也，本乎性情，而被之絃歌，於以神祇和上下，淑人心，與天地功用相爲流通，觀於《三百篇》可見矣，漢魏以降，屢變屢下，至唐稍懲末弊而振起之，而律絕之體復興焉。當時擅名無慮千餘家，李、杜首稱，而杜爲尤盛，蓋其體製

悉備，譬若工師之創巨室，其跂立翬飛之勢，巍峨壯麗，干雲霄，焜日月，而牆高數仞，不得其門而入，析而觀之，軒庶堂寢，各中程度；又析而觀之，大而棟梁，小而節梲榱桷，皆梗柟杞梓、黝堊丹漆也。其鋪叙時政，發人之所難言，使當時風俗世故瞭然如指掌；忠君愛國之意，常拳拳於聲嗟氣嘆之中，而所以得夫性情之正者，蓋有合乎《三百篇》之遺意也。

胡廣《詩傳大全・綱領》「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先王，指文武、周公、成王。是指風、雅、頌之正經。經，常也。女正乎內，男正乎外，夫婦之常也。孝者，子之所以事父，敬者，臣之所以事君。詩之始作，多發於男女之間，而達於父子君臣之際。故先王以詩爲教，使人興於善而戒其失，所以道夫婦之常，而成父子君臣之道也。三綱既正，則人倫厚，教化美，而風俗移矣。【略】「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風者，民俗歌謠之詩，如物被風而有聲，又因其聲以動物也。上以風化下者，詩之美惡，其風皆出於上，而被於下也。下以風刺上者，上之化有不善，則在下之人，又歌詠其風之所自，以譏其上也。凡以風刺上者，皆不主於政事，而主於文詞。不以正諫，而託意以諫，若風之被物，彼此無心，而能有所動也。

又《性理大全》卷五六《論詩》問詩可學否？程子曰：「既學詩，須是用功，方合詩人格。既用功，甚妨事，古人詩云：『吟成五個字，用破一生心。』又謂：『可惜一生心，用在五字上。』此言甚當。某素不作詩，亦非是禁止不作，但不欲爲此閑言語。」邵堯夫詩云：「梧桐月向懷中照，楊柳風來面上吹。」眞風流人豪也。石曼卿詩云：「樂意相關禽對語，生香不斷樹交花。」此詩形容得浩然之氣。

又　龜山楊氏曰：「作詩不知風雅之意，不可以作詩。」詩尙譎諫，唯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乃爲有補。若諫而涉於毀謗，聞者怒之，何補之有？

又　近世諸公作詩費工夫，要何用？元祐時，有無限事合理會，諸公卻盡日唱和而已。今言詩不必作，且道恐分了爲學工夫，然到極處，當自知作詩果無益。今人所以事事做得不好者，緣不識之故，只如箇詩，舉世之人盡命奔去做，只是無一個人做得成詩。他是不識好底，將做不好底，不好底將做好底，這箇只是心裡鬧、不虛靜之故，不虛不靜故不明，不明故不識，若虛靜而明，便識好物事，雖百工技藝做得精者，也是他心虛理明，所以做得來精。心裡鬧，如何見得？

魏驥《魏文靖公摘稿》卷五《可軒吟稿序》　夫詩自《三百篇》後，歷漢魏數千年來，以至於今，其體裁節奏，蓋不知其幾變矣！中間求其如《三百篇》之作，有美，有刺，有勸，有懲者能幾人哉？且古人之詩，貴平易而不貴奇怪，惟在發乎情性而歸乎理義。使人可興、可觀、可群、可怨，被之邦國鄉人，孝敬以之而成，人倫以之而厚，教化以之而美，風俗以之而移，斯足謂之詩也！

朱權《西江詩法》卷三《詩家模範》　夫詩能泣鬼神，鼓動萬有，出諸胸中，膾炙人口，長留於天地之間，傳之不朽，豈小技也哉，乃風化之首。

王直《抑庵文集》卷一六《友於軒詩序》　夫詩之作必本乎性情而有關於風化，然後可以傳當時，垂後世。

葉盛《葉文莊公全集》卷五《送吳孟玉詩序》　詩也有足稗益於人哉！嘗求之古詩送行者，其見於經：曰《崧高》，因其出封而作；曰《韓奕》，因其來朝而作；曰《烝民》，因其經營於外而作。其事之重且大者如此，而當時臣屬僚友之間，相爲頌美，相爲慰勉，皆於詩焉發之，況於郡之司倉者乎？予蓋於是非獨以見國家極隆全盛之日，小大之臣咸懷忠良知盡職業之美。

又《平橋稿序》　古之君子立言以垂世，要之有補於世而已。夫所貴乎君子立德爲上，而立功次之，立言又次之。自夫古道既衰，志存乎功德甚少矣！立言之士，志滿氣得者，其言夸，其失也淫；困阨屈下者，其言悲，其失也怨；觀望變眩外飾非情者，其言誣，其失也野而繁。於是世俗所尙，天仙鬼怪、窮愁寒乞、欺世盜名之風作，而其於世教也，亦蕩然無幾矣！乃或嘐嘐然語人曰：「我師古人，我師古人！吾文章識體製耳，吾歌詩合音調耳。」而不知蟲魚花鳥、笙簧粉繪，於世教誠何所補？甚矣，志於古而不同於今者，其人不多見也。

又《壽少卿陳先生七十詩序》　古今人不同，古今詩則無不同，詩不同而理同。詩之作，所以厚人倫、美風俗、成治化，其所繫概如此，而豈偶然哉！

韓雍《襄毅文集》卷一一《皇明西江詩選序》　惟詩成文之音，可以觀世而知政者也。《禮》曰：「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

乖。」而其風俗之美惡，教化之隆替，功德之盛衰，皆可考焉。故自《三百篇》以下，一代之興，必有一代之文人才士振其音，以鳴於其時，從而採之，著爲一代之典章。彰其休以垂永世，稽諸載籍可見已。

張寧《方洲集》卷一七《西湖百詠詩序》 孔子謂：「《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作詩者不出此，不足以爲教；讀詩者不知此，不足以爲學。然善作者言多隱約微婉，非因辭逆志、體事得情，茫然聲韻之末，終無以達其本旨。

又卷二一《學詩齋卷跋》 孔子謂伯魚：「不學詩，無以言。」所謂「學」與「言」，通達志意，體切事理，而自有以善於言。非欲誦習其文，以資辯說也。自「觀」、「興」、「羣」、「怨」之教衰，而《三百篇》勸戒大義盡湮於聲律文詞之末。雖盛唐諸家，亦不出此。但視漢、魏以降，稍能和平雅澹，庶幾溫柔敦厚之遺意猶有存者耳。先輩謂刪後無詩，蓋自有見。或者遂洞視近古，至謂宋儒之詩爲無物，幾欲一掃而空焉者，棄本逐末，弊一至此。夫文章固各有體，聲韻亦自不同，然未有外理趣、捨經典，而可以言詩者。詩有清新者，亦有優逸者，有沈著者，有痛快流麗者，有豪宏放蕩、不可拘者，有模擬相像、捕風捉影、奇怪百變者，有淺薄掇拾、隨口滑稽、不經蹈履者，徧長彼善，自昔有之。使不切理達情、不根藝實，則淫哇巧艷，荒唐汗漫之言，過耳輒了，無復遺意，於宋詩也遠甚，況《三百篇》乎？故善詩者，必有定志高識，周知博覽，本始放聖賢之言，師意變文，涵融渾化，寓理趣於聲律之內，托著述於比興之餘。如八音協樂，五味和羹，充然有成，不見其迹。斯能兼總百家，超絕羣作。古之人有如此者，杜子美是也。余嘗記前輩有《恕齋詩》一聯云：「庭前生意留芳草，林下歸心放白鷳。」道德經典之文，於詩何礙？而薄之至此。是故欲學詩，非有得於學問之力，雖近古疏節，猶不可及，況六義之大要哉？

又《奉使錄》卷下《正月二十二日至通州驛，會故人伍公矩出〈聽雪軒詩〉卷求予題詞，因識數語如左》 太極無聲，形而後始有聲也，故陰陽開闔，而天地之聲出；呼吸運動，而人之聲出；聖人通天地、和民物，而樂之聲出。然則樂也者，聲之至也。是以律呂定而天下無餘聲。古人謂：「大聲不入於里耳。」言君子能聽之也。聲教既弛，末樂繁興，出於聖人者，既不得聞；而出於人者，又不足聞。禮樂之世，欲矯世弊而歸諸古，因假聽於天地之聲，而適其眞焉。此公矩聽雪之深意也。嗟乎！當元之時，顓蒙之世既遠，豈惟淫聲之足以害正哉！目變於紅紫，而天下之色亡；口變於醇腴，而天下之味亡；心變於利祿，而天下之性亡。世之變曷其有極，而聲奚足哉？君子曰：「聲之入人也深，耳之觸物也易。無意而遭者，惟耳有焉。」故君子尤謹之也。雖然，聲成於兩物之相遇也。故陰陽擊而爲雷霆，無擊則無聲也；事物感而爲言語，不感則無聲也。然則聲者，形器之餘耳。雖天地之聲，亦不能無變也。彼以飄蕭撲簌爲可恆也哉，必相與聽於無聲而後已。

《陳獻章集》卷二《與吳黃門世美》 小詩不足以光先德，但比於他文，此爲切實耳。凡觀人者，審於愛惡取捨去就之間，足以見之矣。所貴乎作者，謂其言之不妄，可以傳遠。若筆鋒無力，拈掇不起，則無如之何。

胡居仁《胡敬齋集》卷二《流芳詩集後序》 世之談詩者，皆宗李、杜。李白之詩，清新飄逸。比古之詩溫柔敦厚，莊敬和雅，可以感人善心，正人性情，用之鄉人邦國以風化天下者，殆猶香花嫩蕊，人雖愛之，無補生民之日用也。杜公之詩，有愛君憂國之意，論者以爲可及「變風」、「變雅」，然學未及古，拘於聲律、對偶，《淇澳》、《鳲鳩》、《板》、《蕩》諸篇，工夫詳密，義理精深，亦非杜公所能彷彿也。嗚呼，後世王道不行，教化日衰，風氣日薄，而能言之士不務養性情，明天理，乃欲專工於詩，以此名家，猶不務培養其根，而欲枝葉之盛也，其可得乎？邵康節言刪後無詩，其以此也。

周琦《東溪日談・文詞談》 詩不可廢，人性情所寓也。若詩可廢，孔子不刪，今不讀之爲經乎？但近體則壞《三百篇》旨，傷吾道矣。人有窮苦，非詩無以達；人有忠良，非詩無以顯。使可廢焉，孟郊、賈島之窮苦、杜甫之忠愛、天祥之氣節，殆將何托？詩固不可以不作也，作而從沈約近律之體制，莫若從孔子《三百篇》之體制也。

《李東陽集・文前稿》卷一四《書沈石田詩稿後》 夫形聲之在天下，皆出於自然。然亦有詩歌以爲聲、藻繪以爲形者。其大用之朝廷邦國，固未暇論，而閭巷山林之下，或不能無。若論其至，亦可以通鬼神、奪造化。降於後世，乃流爲技藝之末，而造其妙者，猶以爲難。說者謂詩爲有聲之畫，畫爲無聲之詩，二者蓋相爲用而不兩能。若詩之爲聲，尤其重且難者也。

孟洋《孟有淮集》卷一六《書關西紀行詩後》 詩上詠古以諷今，下感時而採俗，所言雖殊，其德合一也。要皆發之性情之正，引之理、道之歸。其氣

壹，故其聲同；其力適，故其辭匹。

錢琦《錢子語測》 古者選詩，述美以示勸，述制以示懲，專取其意，以備觀省，而垂鑒戒。後世但知格調詞氣而已，全無與於美刺觀省，便覺玩心於外。

崔銑《洹詞》卷一一《蘇氏詩序》 詩者文之精，本情發志，貴正而和；假物申旨，貴切而遠；託諷寓諫，貴婉而明；陳器叙事，貴要而統。若是者詩之則也，蘇子咸中焉。詩用以感時，以敷治，以作善，以懲不敏，其妙猶風之被草木，有默移而無顯功，宜漸浸而忌直訐。故慨愉之詞，惟託優柔，揚摧之篇，豈待重累。而或失之綺麗，或失之繁蕪，或失之嘲俳。夫當物爲道。或乃壅以文句，於是乎翰墨日富，而違之愈逖也。

孫承恩《文簡集》卷三〇《張東海先生詩集序》 詩不可徒作也。昔者聖人之叙詩也，自非厚人倫、裨風教、存勸戒、示得失者，輒斥弗錄，蓋泯焉無聞者不知幾倍所存矣！後之作者又何浩瀚不可殫紀哉。夫《三百篇》遠矣，不可幾矣！然必不背孔氏之意，而後可自附于《詩》。騷人墨客所以流連自放于禽魚花竹之間，以寓其歡欣悲戚之意，非不工且麗也，而《三百篇》之旨希矣。甚則又有爲淫褻燕昵之語，則凡端人正士諱且羞之，而謂不見斥于孔氏之門，無有也。

邵經邦《藝苑玄機》 詩之教，匪以教爲詩也，清濁之氣分而中和之道闡，越之者陵無等矣，蹈之者蔽無基矣，夫是而聲音之節興焉。聲者，同也，孩提而成人一焉；音者，異也，限其度，越之者也，暢其衷，蹈之者也，聖與愚，由之者也。故曰：「小子何莫學夫詩？」又曰：「興於詩。」自科舉之學興，人遂以詩爲長物，間有一二偶得，便加欣羨，其不然者，又往往斷觚裂翰，自爲道學。然則雖謂之無詩，可也。

又　或曰：斗酒百篇，謂詩無興歟？余嘗因事倦極之時，四肢百體皆困，閉目偃仰於榻，思得一詩，則衷情暢適，困倦皆忘，有非酒可以釋之者，詩之有助於性情如此。

又　詩有動人處，不必學士大夫。彼棄婦淫奔者流，如「習習谷風」，讀者莫不痛忿，後代棄婦詞殆不如也。又如「氓之蚩蚩」，聞者莫不色動，後代豔曲情詩殆不如也。不知當時作者何人，所作抑不知實有此事否？亦今之託諷者歟？

又《弘藝錄原序》　夫藝，聖人所不廢也。何以概乎其未之聞也。無已，其文翰乎？

朱廷立《兩崖集》卷三《答趙近山先生簡》 詩有信意爲之，而人讀之也興起焉，詩卽道也；有盡力爲之，而人讀之也卽掩卷焉，詩卽藝也。詩而藝也，奚以詩爲！

楊潮觀《吟風閣雜劇序》 詞曲之名起于宋，盛于元。勝國以後，文人學士，相繼而作，其膾炙人口，傳之優孟衣冠者，大抵言情居多，或致有傷風化，求其激揚慷慨，使人感動興起，以羽翼名教，殆不可得。吟風閣者，悫伯祖笠湖公著書之室也。公嚴氣正性，學道愛人，從宦豫屬，郡邑俎豆，爲學人，爲循吏，著作甚富。公餘之暇，復取古人忠孝節義、足以動天地泣鬼神者，傳之金石，播之笙歌，假伶倫之聲容，闡聖賢之風教，因事立義，不主故常，務使聞者動心、觀者泣下，鏗鏘鼓舞，凄入心脾，立懦頑廉，而不自覺。刻成，因以吟風閣名之。以是知公之用心良苦，公之勸世良切也。

李開先《改定元賢傳奇後序》 傳奇凡十二科，以神仙道化居首，而隱居樂道次之，忠臣烈士、逐臣孤子又次之，終之以神佛、烟花、粉黛。要之激勸人心，感移風化，非徒作，非苟作，非無益而作之者。今所選傳奇，取其辭意高古，音調協和，與人心風教俱有激勸感移之功。尤以天分高而學力到，悟入深而體裁正者，爲之本也。

屠隆《白榆集》卷二《范太僕集序》 詩者，伎也。其爲道也小，其爲象也假，而古今之人率馳焉。甚則畢一生之神力而爲之，曹劉、潘陸、顏謝、江鮑、徐庾、陰何、蕭范，以及三唐諸公，專門名家，其于詩譬則其飲食裘葛，固也無論。卽至人玄聖，匿跡舍靈，英物大儒，崇鴻務鉅，非屑屑然爲詩者，而時或不廢。

又《曇花記序》 世間萬緣皆假，戲又假中之假也。從假中之假而悟諸緣皆假，則戲有益無損。認諸緣之假爲眞，而坐生塵勞則損；認假中之假爲眞，而慾之導，而悲之增，則又損。且子不知閻浮世界一大戲場也。世人之生老病死，一戲場中之離合悲歡也。如來豈能舍此戲場，而度人作佛事乎？世人好歌舞，余隨順其欲，而潛導之，徹其所謂導欲增悲者，而易以仙佛善惡因果報應之說，拔趙幟，插漢幟，衆人不知也。投其所好，則衆所必往也。以傳奇語闡佛理，理奧詞顯，則聽者解也。導以所好，則機易入也。往而解，

解而入，入而省改，千百人中有一人焉，功也，千百人中必不止一人也。曰：「如褻聖賢何？」曰：「非褻也。聖賢像率土木爲之，人以聖賢視土木，則土木亦聖賢也。登場者豈無當土木耶？人以聖賢視登場者，則登場者亦聖賢也；必也毛髮無信心，而直以戲視之，則褻矣。且褻聖賢，非余始也。如來大士，上帝高眞，見傳奇多矣。余褻與諸家同，而語稍入人，與諸家異。此而不入，余又奈之何？」

王驥德《曲律・雜論第三十九下》　古人往矣，吾取古事，麗今聲，華衮其賢者，粉墨其慝者，奏之場上，令觀者藉爲勸懲興起，甚或扼腕裂眦，涕泗交下而不能已，此方爲有關世教文字。若徒取漫言，既已造化在手，而又未必其新奇可喜，亦何貴漫言爲耶？此非腐談，要是確論。故不關風化，縱好徒然，此《琵琶》持大頭腦處，《拜月》祇是宣淫，端士所不與也。

譚浚《說詩》卷上《諷喻》　夫諷喻之流於謠誦，當模式乎《風》、《雅》。在順正以行義，在辟邪而存誠。罔違道以干譽，罔辨言以害經。無作聰明以亂舊章，無爲淫巧以蕩上心。昔楚襄王好女色，而宋玉賦《高唐》以喻之，楚王覽之，有神女之夢。漢武帝好神仙，而司馬相如賦《大人》以諷之，武帝覽之，有飄然凌雲之氣。楊子雲曰：「諷則諷矣，未免於勸也。」豈若叢挫之君，則戒之以墮惰，盤游之主，則戒之以滅亡。若《卷阿》之於君臣，《小宛》之於兄弟，《鷄鳴》之於夫婦，未嘗以侈詞爲喻、勸詞爲諷也。苟或馳騁於末流，未免受蚩於後學。如《庭燎》之篇，文雖美之，意亦箴之；張老《輪奐》之詞，文雖頌之，意亦譏之。是謂善矣。

朱孟震《朱秉器全集》卷一《刻豫章李石齋先生聞詩紀訓叙》　夫詩也者，采之閭巷歌謠，而奏朝廷享郊廟，本之家人父子，而達四海擴九州，發之心術性情，而通天地理萬物，斂之不盈掬，而充之溢宇宙，其爲教深哉。而局學者膠以字句工拙乎，窮年月日而不輟，弊甚矣。

胡應麟《詩藪內編》卷一　文章非末技也，權謀警蹕，功配生成，氣運視以盛衰，塵劫同其悠遠。語其極至，則源委於六經，溯湃於七國，浩瀚於兩都。西京下無文矣，非無文，文之至弗與也。東京後無詩矣，非無詩，詩之至弗與也。

又　自聖門學詩，大者興觀羣怨，次則多識草木鳥獸之名。然《國風》、《雅》、《頌》，篇章簡古，詠嘆悠長，或一物而屢陳言，或片語而三致意；蓋《六經》之文體要當爾。屈原氏興，以瑰奇浩瀚之才，屬縱橫艱大之運，因牢騷愁怨之感，發沈雄偉博之辭。上陳天道，下悉人情，中稽物理，旁引廣譬，具綱兼羅，文詞鉅麗，體製閎深，興寄超遠，百代而下，才人學士，追之莫逮，取之不窮，史謂爭光日月，詎不信夫！

又《少室山房筆叢・九流緒論》　小說者流，或騷人墨客，游戲筆端；或奇士洽人，蒐羅宇外。紀述見聞，無所回忌；覃研理道，務極幽深。其善者，足以備經解之異同，存史官之討覈，總之有補於世，無害於時。乃若私懷不逞，假手鉛槧，如《周秦行紀》、《東軒筆錄》之類，同於武夫之刃，讒人之舌者，此大弊也。然天下萬世，公論具在，亦亡益焉。

郝敬《藝圃傖談》卷一《古詩》　聖人以詩立經垂訓，教人繕性。以平其躁而宣其滯也。《經解》曰：「詩以道性情，溫柔敦厚，詩之教也。」子云：「詩可以群，可以怨，可以興，可以觀。」故學詩卽是學道。惟知道者能知詩。此義不明，辭卿墨客以便猥爲才，以訕謗爲史，以嬉狎爲興，以狂悖爲達。詩祇爲侮世之具。故古之詩人忠信敦厚，今之詩人輕薄陜輸，所關係豈微乎？

錢肅樂《錢忠介公集》卷五《詠史十三首序》　上古之世，詩卽爲史。及《詩》亡，《春秋》作，而詩、史遂判二流矣。史以謹嚴立體，詩以婉曲樹義，然於以發揚往烈，扶助幽美，激勸後人，風厲來者，其道一也。

羅萬藻《羅文止稿》下《誦詩三百》　聖人約《詩》之用示人，而病夫徒誦者焉。夫政而能達，使而能專，其取於《三百》亦約矣，而猶未之能也。此聖人不解夫誦詩者。且《六經》之爲道也，使人高可以至於命，其次亦不失爲人用而已，吾姑取用焉。夫用而後知經之有以爲也。今卽以《詩》言之，《詩》有亡有逸，然存者蓋三百矣，豈謂不多乎？誦《詩》者之必全於三百也。夫亦謂其端錯出，狃而合之，足以深美吾才智云爾，是故有以三百爲也。且亦謂其教互存，古而精之，足以專一吾所治云爾。是故有以三百爲也。如是而授之以政，顧不達焉，何也？夫《詩》之爲政也，不既多乎，大小正變之迹具，而古今之民治可以通矣，而今且貿貿若此。如是而使於四方，顧不能專對焉，何也？夫《詩》之爲言也，不既多乎？指陳諷說之體具，而古今之使事可以統矣，而今且碌碌若此。夫政亦詩人神明之迹已耳。然以古先王觀民設教之旨推之，則所爲國奢示儉，國儉示禮者，當陳詩問俗之時，先王已示其損益之通於後世，豈謂誦《詩三百》而漫無覩於宜民之理也乎！專對亦詩人諷咏之緒

耳。然以古君子賦詩見志之實觀之，則所爲事大字小，弔災賀善者，皆古諮諏謀度之遺。先王已示其皇華之旨於後世，豈謂誦《詩三百》而漫無諳於出境之權也乎！如是而誦詩，雖多亦奚以爲哉！蓋風俗性情之治，詩人之教之所專而政事言語之益，誦詩者之才之所近，吾欲世人取易近之益，以明詩教之在後世，雖其次猶可以爲人用如此。而苟其猶未之能也，雖多亦奚以爲哉！

區大相《區太史文集》卷五《兩越稾草序》 夫詩者通乎政者也。政之所被而歌詠以導之，倡嘆以遂之。厚人倫，美風化，達于事變而懷其舊俗。是故先王之觀政也，必陳詩焉。

馮時可《黔中語錄·詩史》 「詩」之爲教，主於美刺，所以導善而懲邪也。風雅既衰，《春秋》作焉，因褒貶以存王道，亦《詩》意也。蓋《詩》者，盛時之史，而《春秋》，衰世之《詩》。二物者，聖王以之佐治扶衰者也。漢唐以來，采詩之官，紀事之史既廢，能詩之士役神紓靈，藻繢物色，流連景光以自娛適，懲勸之義蔑如矣。

支允堅《藝苑閒評》 文章一事，乃天人道器所統繫，初非雕蟲小技也。子雲所言，獨指賦物。然楊修嘗譏其老不曉事矣。

劉宗周《論語學案》卷四 子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略】《六經》之教，皆以闡人心之蘊，而示人以爲學之方也。《詩》以勸善懲惡，教主興，故人得之以興，興以人心所自興也。禮以範情約性，教主立，故人得之以立，立以人心所自立也。樂以窮神達化，教主成，故人得之以成，成以人心所自成也。《詩》、禮、樂之教，君子無日不從事焉，而所得有淺深，故所資於《六經》者若有先後之不同。如此，君子亦循序以造之而已矣。《詩》只是思無邪，禮只是敬，樂只是和。興於《詩》，興於善也；立於禮，立於敬也；成於樂，成於和也。

又卷七 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窮經將以致用也，非其用之謂也，明體而已矣。無得於身心性命之間而欲措之，天下國家無由矣。誦《詩》三百，而不達於政，不嫻於應對，則亦章句之學而已，雖多，亦奚當於用哉？甚矣，章句之學非學也。夫《六經》皆經濟之道也，而《詩》三百篇是昭代精神命脈所寄，於當世之用尤切焉。是故本之《二南》，以求其端，參之列國，以盡其變，而民情土俗之變徵矣。正之以雅，以大其規，而綱紀治亂污隆之運著矣。和之以頌，以要其正，而先王出身加民之道彰矣。此所謂達於政也。「詩言志，歌永言。」故曰：「不學詩，無以言。」此所以優於專對也。

又卷九 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詩教主於興，故學詩爲小子第一義，可興又學詩第一義，而觀者因吾興之機而實證之也。可羣、可怨、事父、事君，皆反觀之地，無非得之於興者。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則窮物理之當然而得。吾心之皆備，又安往而非興起之餘事哉？故曰：「小子何莫學夫詩。」

宋孟清《詩學體要類編》卷一引《詩文發源》 詩非怒鄰罵座之爲，山谷云：詩者，人之情性也。非強諫諍於廷，怨忿詬於道，怒鄰罵座之爲也。其人忠信篤敬，抱道而居，與時乖逢，遇物悲喜，同床而不察，並世而不聞，情之所不能堪，回發爲呻吟調笑之聲，胸次釋然，而聞者亦有所勸勉，比律呂而可歌，列干羽而可舞，是詩之美也。其發爲訕謗侵陵，引頸以承戈，披襟而受矢，以快一朝之忿者，人皆以爲詩之禍，乃失詩之旨，非詩之過也。

莊元臣《叙苴子內篇》卷五 詩主自適，文主喻人。詩言憂愁嬾侈，以舒己拂鬱之懷；文言是非得失，以覺人迷惑之志。故有貴於文，詩也。若詩不能適己，文不能喻人，而徒以藻繪飾其游言，是所謂杇糞土而刻朽木也。嗚呼，其於詩文之本，未之思耳！

趙宧光《彈雅·雅俗》 天地間最無用是文章，文章之最無用是詩，詩之最無用是賦景閑適之作。閑適極致至妙境，則又不可以言諭，不可以理說。此則無用之用，與知者道耳，語言文字外，難向俗人言。

又《取材》 《詩原》云「使句格可傳，乃爲上乘」云云。余則以爲句格但以取人，非以取于人也。可傳二字，尤非本色，亦是後人事耳。作者何庸心哉！若謂可傳不可傳而作詩，其不可恃審矣。何也？詩是自用之物，非作他人庫藏也。「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之頃，方能解我語。

鄭之珍《目蓮救母勸善戲文自序》 昔夫子志三代之英，不得位以行其政教，于是假魯史作《春秋》，以褒善，以貶惡。夫善者褒之，人既樂于爲；惡者貶之，人將憚而不爲矣。故曰：「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是非懼之以勢也，以斯民之心之道也。子不云乎「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

使道非斯民之同具，此顧懼之，彼顧違之，聖人之心，吾見其窮矣。然道能懼者猶爲中人之資。若夫中人以下，愚夫愚婦懵焉而莫之懼者尤衆也。況世變江河，日不逮于古者乎。余不敏，初學夫子而志《春秋》，惜以文不趨時而志不獲遂，于是萎念于翰場，而游心于方外。時寓秋浦之剡溪，乃取目蓮救母之事編爲《勸善記》三冊，敷之聲歌，使有耳者之共聞；著之象形，使有目者之共覩。至于離合悲歡，抑揚勸懲，不惟中人之能知，雖愚夫愚婦靡不悚惻涕洟感悟通曉矣，不將爲勸善之一助乎？有客過我，嘆余詞而病其號，余應之曰：「夫夫是也。盤庚遷殷，民不適有居，于是懼之以神道，盤庚之弗獲已也。余學夫子不見用于世。于是懼之以鬼道，亦余之弗獲已也。蓋懼則悟矣，悟則改矣，改則善矣，余學夫子之心亦少慰矣。」客曰：「然則子敢自方于夫子乎？」曰：「夫子何敢當也。乃所顧則學夫子也。以獲麟之筆而擅天子之權，道隆則從而隆也。以臂鷹之手而送佛前之錢，道污則從而污也。而欲人之從善，則一也。」客笑曰：「唯唯。」因書之。

陳昭祥《勸善記敘》 蓋余讀《勸善記》，而知鄭子之心之可悲矣。夫丈夫之生也，誦法孔孟，習先王禮樂名物之教，豈不欲身律聲度，以效用于當年，以表儀于天下後世。顧乃時亦我與龍蛇斯蟄，幽憂沈思，吐詞發鬱。蓋楚平逐，而著《離騷》；左丘明退，而述《國語》；韓非擯韓，《說難》乃成；馬遷蠶室，《史記》斯就。此其人皆意有所抑鬱，不能通其道，故托之往事，著之文彩以自見也。鄭子幼爲諸生時，負高世之雄才，擅凌雲之逸響，而屢困于藝場。于是退而深惟曰：吾身不用矣，何可以名沒世而不稱也。乃今眩惑人耳目，而滌蕩人心志，以蠹害吾先王禮樂之教者，莫甚于俳優之習。至于今風靡波頹，淪心浹髓，跳踉狂瞽而胥溺者，奚翅十九，吾何以易之哉？傳不云乎，善者因之，其次整齊之，其次教誨之，最下者與之爭矣。吾聞之先王之教人也，莫深于孝。故即目犍連救母事而編次之，而陰以寓夫勸懲之微旨焉。婉麗其辭情，而興其聽視之眞；朱玄其鬼狀，而悚其敬畏之念。使夫觀之者不曰此戲劇也，而曰吾何以置吾父母于玉堂而頗度之，吾何以殲悔吾罪戾而鬼獄吾也。此豈不有潛移默奪之者耶。嗟呼！今世侶之所嚴事而尊信之者，無佛氏踰矣。今欲勸人以善，因其所嚴事者而象教之、警之，順風而呼，不亦易乎。其爲聲邪，說者以其事誕無可徵信，蓋亦拘儒曲學內典同聞，并昧玄旨，乃《南華》三十三篇，重言十七，寓言十九，豈其一言一事盡可覈實者否耶？然而至實者該矣。況乎目犍連在釋迦牟尼時，居然一大阿羅漢，稱摩訶薩，是爲耆艾，是重言也。至于救母事略，褒善罪惡諸節目，雖未盡然，所謂藉外論之者也。以法眼觀，何幻不眞？奚必盡規陳迹，泥往實，而復爲能教于世也。若鄭子者，其亦良工苦心者矣，其自謂：「誰料平生臂鷹手，挑燈自送佛前錢。」則千古英雄扼腕不平之氣也。故曰：余讀《勸善記》，而知鄭子之心之可悲矣。雖然，藉令鄭子得一官，效一職，其設施不朽之業，吾不知其得失于此何如也。

葉桭沙《〈目蓮救母勸善戲文〉篇末評語》 先儒謂文字無關于世教，雖工何益。是編假一目連，生出千枝萬葉，有開闔，有頓挫，有抑揚，有勸懲。其詞既工，而關于世教者不小也，豈特爲梨園之絕響而已乎。

王陽明《王文成公全書・傳習錄下》 先生曰：「古樂不作久矣。今之戲子，尚與古樂意思相近。」未達，請問。先生曰：「《韶》之九成，便是舜的一本戲子。《武》之九變，便是武王的一本戲子。聖人一生實事，俱播在樂中。所以有德者聞之，便知他盡善盡美，與盡美未盡善處。若後世作樂，只是做些詞調，于民俗風化絕無關涉，何以化民善俗？今要民俗反樸還淳，取今之戲子，將妖淫詞調俱去了，祇取忠臣孝子故事，使愚俗百姓人人易曉，無意中感激他良知起來，卻于風化有益。然後古樂漸次可復矣。」

祁彪佳《孟子塞五種曲序》 子曰：「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然則詩而不可興、可觀、可群、可怨者，非天下之眞詩也。嗚呼！今天下之可興、可觀、可群、可怨者，其孰過于曲者哉？蓋詩以道性情，而能道性情者，莫如曲。曲之中有言夫忠孝節義、可忻可敬之事者焉，則雖呆童愚婦見之，無不擊節而忭舞；有言夫奸邪淫慝、可怒可殺之事者焉，則雖呆童愚婦見之，無不耻笑而唾詈。自古感人之深而動人之切，無過于曲者也。故人以詞爲詩之餘，曲爲詞之餘。而余則以今之曲即古之詩，抑非特古之詩，而即古之樂也。樂有歌有舞，凡以陶淑其性情而動蕩其血氣。詩亡而樂亡，樂亡而歌舞俱亡。自曲出而使歌者按節以舞，命之曰樂府。故今之曲即古之詩，抑非特古之詩，而即古之樂也。特後世爲曲者，多出于宣邪導淫，爲正教者少，故學士大夫遂有諱曲而不道者。且其爲辭也，可演之臺上，不可置之案頭，故譚文家言，有謂詞不如詩而曲不如詞者。此皆不善爲曲之過，而非曲之咎也。

卓人月《新西廂序》 天下歡之日短而悲之日長，生之日短而死之日長，此定局也；且也歡必居悲前，死必在生後。今演劇者，必始于窮愁泣別，而終于團圓宴笑，似乎悲極得歡而歡後更無悲也，死中得生而生後更無死也，豈不大謬也！夫劇以風世，風莫大乎使人超然于悲歡而泊然于生死。生與歡，天之所以鴆人也；悲與死，天之所以玉人也。第如世之所演，當悲而猶不忘歡，處死而猶不忘生，是悲與死亦不足以玉人矣，又何風焉？又何風焉？

胡祗遹《紫山大全集》卷八《贈宋氏序》 樂音與政通，而伎劇亦隨時所尚而變。近代教坊院本之外，再變而爲雜劇。所謂之「雜」，上則朝廷君臣政治之得失，下則閭里市井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厚薄，以至醫藥、卜筮、釋道、商賈之人情物理，殊方異域風俗語言之不同，無一物不得其情，不窮其態。以一女子而兼萬人之所爲，尤可以悅耳目而舒心思，豈前古女樂之所擬倫也？全此義者，吾于宋氏見之矣。

陳洪綬《節義鴛鴦冢嬌紅記序》 今天子廣勵教化，誅凡衣冠而鳥獸行者。或曰：是某某者，皆道學之士所共推爲賢者也，且其人亦既讀書知理義矣，何至行同于狗彘若此？余曰：嗚呼！若人非不知理義之患也，惟知有理義而貌之以欺世，而其眞情至性與人異，故自墜于非人之類而不知也。蓋性情者，理義之根柢也，苟夫性情無以相柢，則其于君臣、父子、兄弟、朋友、夫婦之間，殆亦泛泛乎若萍梗之相値于江湖中爾。天下殘忍、刻薄、悖逆、乖睽之事，無不緣是而起。太史公推申、韓之禍，本于道德，其意亦猶是也。【略】今有人焉，聚徒講學，莊言正論，禁民爲非，人無不笑且詆也。伶人獻俳，喜嘆悲啼，使人之性情頓易，善者無不勸，而不善者無不怒。是百道學先生之訓世，不若一伶人之力也。且若前此講學解理義者，不免行鳥獸之行。而申、嬌兩人能于兒女婉孌中立節義之標範，其過之不甚遠也哉？則子塞此辭，所以言乎其性情之至也，而亦猶之乎體明天子廣勵教化之意而行之者也。若其鑄辭冶句超凡入聖，而韻叶宮商、語含金石，較湯若士欲拗折天下人嗓子者，又進一格。則猶以其詞言之耳，非子塞作此記之旨也。

錢謙益《有學集》卷一七《施愚山詩集序》 《記》曰：「溫柔敦厚，詩之教也。」說《詩》者謂《雞鳴》、《沔水》殷勤而規切者，如扁鵲之療太子；《溱洧》、《桑中》咨嗟而哀歎者，如秦和之視平公。病有淺深，治有緩急，詩人之志在救世，歸本于溫柔敦厚，一也。愚山視學齊、魯，祠伏生，旌孫明復、石介，享鐵司馬七公，噓枯吹燼，廣厲風教。敦《伐木》友生之義，哭顧夢游之喪，瓦燈敝帷，過時而悲。溫柔敦厚之教，詩人之鍼藥救世，愚山蓋身有之。《詩》有之：「神之聽之，終和且平。」和平而神聽，天地神人之和氣所由接也。其斯以同樂之苗裔而爲詩人救世之詩也與？

又卷一八《胡致果詩序》 孟子曰：「《詩》亡然後《春秋》作。」《春秋》未作以前之詩，皆國史也。人知夫子之刪《詩》，不知其爲定史。人知夫子之作《春秋》，不知其爲續《詩》。《詩》也，《書》也，《春秋》也，首尾爲一書，離而三之者也。三代以降，史自史，詩自詩，而詩之義不能不本于史。曹之《贈白馬》，阮之《咏懷》，劉之《扶風》，張之《七哀》，千古之興亡升降，感歎悲憤，皆于詩發之。馴至于少陵，而詩中之史大備，天下稱之曰詩史。唐之詩，入宋而衰。宋之亡也，其詩稱盛。皐羽之慟西臺，玉泉之悲竺國，水雲之苕歌，《谷音》之越吟，如窮冬沍寒，風高氣慄，悲噫怒號，萬籟雜作，古今之詩莫變于此時，亦莫盛于此時。至今新史盛行，空坑、厓山之故事，與遺民舊老，灰飛煙滅。考諸當日之詩，則其人猶存，其事猶在，殘篇斷翰，與金匱石室之書，並懸日月。謂詩之不足以續史也，不亦誣乎？

施閏章《學餘堂文集》卷四《江雁草序》 古未有以詩爲史者，有之自杜工部始。史重褒譏，其言眞而核；詩兼比興，其風婉以長；故詩人連類託物之篇，不及記言記事之備。《傳》曰：溫柔敦厚，詩教也。然作史之難也，以孔子事筆削，其於知我罪我，蓋惴惴焉；昌黎爲唐文臣，起衰敝，至言史官不有人禍必有天刑，引左丘明、司馬遷及崔浩、魏收等爲戒，子厚深非之，往復辨難不相下，史之難如此。詩人則不然，散爲風謠，采之太師，田夫野婦可稱咏，其王后、卿大夫微詞設諷，或泣或歌，憂憤之言寄之《萇楚》，故宮之感見乎《黍離》，吉甫以淸風自稱，孟子以寺人表見，言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其用有大於史者。風騷而降，流爲淫麗，詩教浸衰。杜子美轉徙亂離之間，凡天下人物事變，無一不見於詩，故宋人目以詩史，雖有譏其學究者，要未可槩非也。至於胸中鬱悒侘傺，卷舌不敢盡言，既言而不敢盡存。若以爲飄風驟雨之颯然過而不留也，斯其志抑已苦矣。

又卷五《房樞部文集序》 天下日競於文而文益敝，其患非徒在文章也。唐虞去上古未遠，其人渾渾爾，書辭質簡，非後世史家言天下稱文明爲獨盛。

三王相嬗，制作閎備，星陳而霞爛，文治已極，聖人之書既具，而諸子百家旁見駢出，皆自命爲作者之聖。由是莠言繁興，天下奸回猾亂，簡冊不可勝書，而變亦無所不底於極。吾夫子刪正詩書，筆削春秋，以坊天下後世，不啻摧陷廓清，而中古淳茂之風卒不可復，何者？文極而敝，固其所也，敝極則變，變極則反其本，蓋不俟笈賁而怒乎其有憂矣。浸淫至戰國不已，卒召嬴秦焚書之禍。於乎！向使孔孟生今日，見今世之文人，其憂歎何如也！夫立言爲不朽，謂其祖經禰傳，以載道而牖民也；假令騷賦詩文，徒取雕繪浮言，曲說是非，甘謬於聖人，聲悅雖工，即土苴之弗若矣。

又《閔子遊草序》 詩以道性情，其次言事物、資贈答，蓋猶有四始六義之遺。逮乎今，則交遊酬酢之言居多，雖世所號爲負天下之望者，愈不免焉。於是幽人畸士，務放其奇於名山大川之間。

汪琬《堯峰文鈔》卷二七《洮浦集序》 「文章一小技，於道未爲尊。」斯言誠是也，然而古之作者，其於道也，莫不各有所得，雖所見有淺深，所從入者有彼此，顧非是則其文章不能以傳，雖傳亦不能及於久且遠。自孔孟而下，若莊騷，若荀揚，以訖於唐宋諸大家，未有不然者也，而槩以小技斥之，其可乎？

又卷三二《答王進士書》 古之所謂忠孝義烈者，其身雖亡，其容貌動止雖不可得而見，而其氣則浩浩然，落落然，流被天壤，上自名公鉅卿，下自里巷之氓，以至婦人豎子，莫不樂頌其姓氏。及其有可感者，則又相顧太息，不知涕泗之流落也。故雖愈久而愈不可磨滅，相距幾千百年，猶昭灼在人口耳，此豈繫乎文章之有無耶？然而有志之士，猶欲奮起而爲之紀載者，何哉？非謂忠孝義烈之名，恃此而後不朽也，直以文章不能無故而作，必借他人之事而發之，以稍見其胸中之奇，而取重於後世。或所遇非其人，所書非其事，則雖有上下馳騁，瑰瑋詭異之詞，決不及傳；或遇得其人矣，而行事不加恢奇，則其詞雖傳，亦決不及於久遠。故尤愼擇其所得而詳書之。昔李習之有盛名於唐，然獨自述其所叙高愍女楊烈婦，爲不在班孟堅蔡伯喈下；近世歸震川先生亦號東南大儒，尤沾沾自喜者，惟在作張氏女子神異記，亦可窺見前賢之用心矣。而流俗不察，妄相推許，遽謂文章之權，可以褒寵死者，幾欲自比於夫子之《春秋》，不亦夸而難信矣乎？

毛奇齡《西河集》卷三三《蔡子珮詩序》 夫爲詩與爲帖括同一無用，然而寧爲詩者，豈非以詩本于志，內之可以見性情，外之亦可以覘問學哉！第今之爲詩，大率單心帖括而賈其餘才，比辭摘句，其于詩固未知精神之依憑而典墳之有效也。

葉宗寶《綴白裘六集序》 詞之一體，由來舊矣；未有不登雅而斥俗，去粗而用精，每爲文人學士所玩，不爲庸夫愚婦所好也。若夫隨風氣爲轉移，任人心所感發，詞既殊于古昔，歌亦遜于嚆曩，非關陽春白雪，僅如下里巴人，一時步趨，大抵皆然，亦安用剞劂爲哉？醉侶山樵曰：「否否。詞之可以演劇者，一以勉世，一以娛情，不必拘泥于精粗雅俗間也。」

時元亮《綴白裘九集序》 自開辟以來，其爲戲也多矣：巢、許以天下戲，逢、比以驅命戲，蘇、張以口舌戲，孫、吳以戰陣戲，蕭、曹以功名戲，班、馬以筆墨戲，至若偃師之戲也以魚龍，陳平之戲也以傀儡，優孟之戲也以衣冠，戲之功用大矣哉！孔子曰：「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今舉賢奸忠佞，理亂興亡，匯而成編，其功不在《三百篇》下。

張三禮《空谷香序》 文字無關風教者，雖炳耀藝林，膾炙人口，皆爲苟作，塡詞其一體也。史家傳志之文學，士大夫或艱涉臘，及播諸管弦，托于優孟，轉令天下後世觀場者，若古來忠孝賢奸凜然在目，則塡詞足資勸懲感發者亦重。

採荷老人《三星圖乩序》 古之傳奇，傳其奇而記其實。後之傳奇，幻其奇而虛其變，詭詐百出，俚言異語，飾以艷詞，鬼怪陸離，徒欲悅人之耳目，快人之心意，蓋以失傳奇之奧旨矣。夫傳奇者，乃裨史之餘，效《關雎》之意，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忠良者獲其福報，奸邪者蒙其顯誅，賞善罰惡，絲毫不爽，乃天意之工巧，不能爲蠱惑，起人向往之心，發人忠誠之感，欲其踴躍募義者也。

尤侗《第七才子書序》 才人之作，至傳奇末矣。然元人雜劇五百餘本，明之南詞，乃不可更僕數，大半街談巷說，荒唐乎鬼神，纏綿乎男女，使人目搖心蕩，隨波而溺，求其情文曲致，哀樂移人，風以動之，教以化之者，萬不獲一也。聲山毛子曰：吾于傳奇，取《琵琶》焉。凡臣之事君，子之事父母，婦之事舅姑，以至夫婦之相規，妻妾之相愛，朋友之相恤，莫不于斯編備之。此東嘉高先生之所爲作也。今夫一鬨之市，十家之村，凡屬子弟有登臺而唱《琵琶》者，每至饑荒離別，剪髮築墳之事，則田夫里媼，牧童樵叟，

無不頰赤耳熱，涕泪覆面，嗚咽咄嗟而不能已。況于吾輩讀其書，而睹忠臣孝子貞夫烈婦之所爲，有不油然感動、喟然嘆興者乎。豈非本乎性，發乎情，止乎禮義，不自見其才，而才無不至者乎。故吾名爲第七才子書無疑也，于是取而評定之，授管于郎君序始氏，使加校訂參贊其成焉。予受而讀之，見其發明闡幽，塡詞按律，千載陳人復開生面，既嘆高先生之作者不可及，而于毛子重有感焉。

孔尙任《桃花扇小引》 傳奇雖小道，凡詩賦、詞曲、四六、小說家，無體不備。至于摹寫鬚眉，點染景物，乃兼畫苑矣。其旨趣實本于《三百篇》，而義則春秋，用筆行文，又《左》、《國》、太史公也。于以驚世易俗，贊聖道而輔王化，最近且切。今之樂，猶古之樂，豈不信哉？

李漁《閒情偶寄》卷一《戒諷刺》 武人之刀，文士之筆，皆殺人之具也。刀能殺人，人盡知之；筆能殺人，人則未盡知也。然筆能殺人，猶有或知之者；至筆之殺人，較刀之殺人，其快、其凶，更加百倍，則未有能知之而明言以戒世者。予請深言其故。何以知之？知之於刑人之際。殺之與剮，同是一死，而輕、重別焉者，以殺止一刀，爲時不久，頭落而事畢矣；剮必數十百刀，爲時必經數刻，死而不死，痛而復痛，求爲頭落事畢而不可得者，只在久與暫之分耳。然則筆之殺人，其爲痛也，豈止數刻而已哉！竊怪傳奇一書，昔人以代木鐸。因愚夫愚婦識字知書者少，勸使爲善，誡使勿惡，其道無由，故設此種文詞，借優人說法，與大衆齊聽，謂善者如此收場，不善者如此結果，使人知所趨避，是藥人壽世之方，救苦弭災之具也。後世刻薄之流，以此意倒行逆施，借此文報讐洩怨，心之所喜者，處以生、旦之位；意之所怒者，變以淨、丑之形，且舉千百年未聞之醜行，幻設而加於一人之身，使梨園習而傳之，幾爲定案，雖有孝子慈孫不能改也。噫！豈千古文章，止爲殺人而設；一生誦讀，徒備行凶造孽之需乎？蒼頡造字而鬼夜哭，造物之心，未必非逆料至此也。凡作傳奇者，先要滌去此種肺腸，務存忠厚之心，勿爲殘毒之事。以之報恩則可，以之報怨則不可。以之勸善，懲惡則可，以之欺善，作惡則不可。人謂：《琵琶》一書，爲譏王四而設，因其不孝於親，故加以入贅豪門、致親餓死之事。何以知之？因「琵琶」二字，有四「王」字冒於其上，則其寓意可知也。噫！此非君子之言，齊東野人之語也。凡作傳世之文者，必先有可以傳世之心，而後鬼神效靈，予以生花之筆，撰爲倒峽之詞，使人人贊美，百世流芬。傳非文字之傳，一念之正氣使傳也。《五經》、《四書》、《左》、《國》、《史》、《漢》諸書，與大地山河同其不朽，試問當年作者，有一不肖之人、輕薄之子廁於其間乎？但觀《琵琶》得傳至今，則高則誠之爲人，必有善行可予，是以天壽其名，使不與身俱沒，豈殘忍刻薄之徒哉！即使當日與王四有隙，故以不孝加之；然則彼與蔡邕未必有隙，何以有隙之人止暗寓其姓，不明叱其名，而以未必有隙之人，反蒙李代桃僵之實乎？此顯而易見之事，從無一人辯之，創爲是說者，其不學無術可知矣。予向梓傳奇，嘗埒誓詞於首，其略云：「加生、旦以美名，原非市恩於有託；抹淨、丑以花面，亦屬調笑於無心：凡以點綴詞場，使不岑寂而已。但慮七情以內，無境不生；六合之中，何所不有。幻設一事，即有一事之偶同；喬命一名，即有一名之巧合。焉知不以無基之樓閣，認爲有樣之葫蘆？是用瀝血鳴神，剖心告世：倘有一毫所指，甘爲三世之瘖；即漏顯誅，難逋陰罰。」此種血忱，業已沁入梨棗，印政寰中久矣。而好事之家，猶有不盡相諒者，每觀一劇，必問所指何人。噫！如其盡有所指，則誓詞之設已經二十餘年，上帝有赫，實式臨之，胡不降之以罰？茲以身後之事，且置勿論，論其現在者：年將六十，即旦夕就木，不爲殀矣。向憂伯道之憂，今且五其男二其女，孕而未誕、誕而待孕者，尙不一其人，雖盡屬景升豚犬，然得此以慰桑榆，不憂窮民之無告矣。年雖邁而筋力未衰，涉水登山，少年場往往追予弗及；貌雖癯而精血未耗，尋花覓柳，兒女事猶然自覺情長。所患在貧，貧也，非病也；所少在貴，貴豈人人可倖致乎？是造物之憫予，亦云至矣。非憫其才，非憫其德，憫其方寸之無他也。生平所著之書，雖無裨於人心、世道，若止論等身，幾與曹交食粟之軀，等其高下。使其間稍伏機心，略藏匕首，造物且誅之、奪之不暇，肯容自作孽者老而不死，猶得徉狂自肆於筆墨之林哉！吾於發端之始，即以諷刺戒人，且若囂囂自鳴得意者，非敢故作夜郎，竊恐詞人不究立言初意，謬信《琵琶》王四之說，因謬成眞，誰無恩怨，誰乏牢騷，悉以塡詞洩憤，是此一書者，非闡明詞學之書，乃教人行險播惡之書也。上帝討無禮予其首，誅乎現身說法，蓋爲此耳。

又《戒荒唐》 昔人云：「畫鬼魅易，畫狗馬難。」以鬼魅無形，畫之不似，難於稽考；狗馬爲人所習見，一筆稍乖，是人得以指摘。可見事涉荒唐，即文人藏拙之具也。而近日傳奇，獨工於爲此。噫！活人見鬼，其兆不祥，矧

有吉事之家，動出魑魅魍魎爲壽乎？移風易俗，當自此始。吾謂劇本非他，即三代以後之《韶》、《濩》也。殷俗尚鬼，猶不聞以怪誕不經之事被諸聲樂，奏於廟堂，矧辟謬崇眞之盛世乎？王道本乎人情，凡作傳奇，只當求於耳目之前，不當索諸聞見之外。無論詞曲，古今文字皆然。凡說人情，物理者，千古相傳；凡涉荒唐，怪異者，當日即朽。《五經》、《四書》、《左》、《國》、《史》、《漢》以及唐宋諸大家，何一不說人情？何一不關物理？及今家傳戶頌，有怪其平易而廢之者乎？《齊諧》，志怪之書也，當日僅存其名，後世未見其實。此非平易可久，怪誕不傳之明驗歟？人謂：「家常日用之事，已被前人做盡，窮微極隱，纖芥無遺。非好奇也，求爲平而不可得也。」予曰：「不然。世間奇事無多，常事爲多；物理易盡，人情難盡。有一日之君臣父子，即有一日之忠孝節義。性之所發，愈出愈奇，儘有前人未作之事，留之以待後人。後人猛發之心，較之勝於先輩者。即就婦人女子言之，女德莫過於貞，婦愆無甚於妒。古來貞女守節之事，自剪髮、斷臂、刺面、毀身以至刎頸而止矣。近日矢貞之婦，竟有刲腸、剖腹，自塗肝腦於貴人之庭以鳴不屈者。又有不持利器，談笑而終其身，若老衲高僧之坐化者。豈非五倫以內，自有變化不窮之事乎？古來妒婦制夫之條，自罰跪、戒眠、捧燈、戴水以至撲臀而止矣。近日妒悍之流，竟有鎖門絕食，遷怒於人，使族黨避禍難前，坐視其死而莫之救者。又有鞭撲不加，囹圄不設，寬仁大度，若有刑措之風，而其夫攝於不怒之威，自遣其妾而歸化者。豈非閨閫以內，便有日異月新之事乎？此類繁多，不能枚舉。此言前人未見之事，後人見之，可備塡詞製曲之用者也。即前人已見之事，儘有摹寫未盡之情，描畫不全之態。若能設身處地，伐隱攻微，彼泉下之人，自能效靈於我，授以生花之筆，假以蘊綉之腸，製爲雜劇，使人但賞極新極艷之詞，而竟忘其爲極腐極陳之事者。此爲最上一乘，予有志焉，而未之逮也。」

即空觀主人《拍案驚奇序》 宋元時，有小說家一種，多采閭巷新事，爲宮闈應承談資，語多俚近，意存勸諷。雖非博雅之派，要以小道可觀。近世承平日久，民佚志淫，一二輕薄惡少，初學拈筆，便思污蔑世界，廣摭誣造，非荒誕不足信，則褻穢不忍聞，得罪名教，種業來生，莫此爲甚。而且紙爲之貴，無翼飛，不脛走，有識者爲世道憂之，以功令厲禁，宜其然也。

西陽野史《新刻續編三國志引》 夫小說者，乃坊間通俗之說，固非國史正綱，無過消遣于長夜永晝，或解悶于煩劇憂愁，以豁一時之情懷耳。今世所刻通俗列傳幷梓《西游》、《水滸》等書，皆不過取快一時之耳目。及觀《三國演義》至末卷，見漢劉衰弱，曹魏僭移，往往皆掩卷不懌者衆矣，又見關張葛趙諸忠良反居一隅，不能恢復漢業，憤嘆扼腕，何止一人？及觀漢後主復爲司馬氏所幷，而諸忠良之後杳滅無聞，誠爲千載之遺恨。及見劉淵父子因人心思漢，乃崛起西北，叙檄歷漢之詔，遣使迎孝懷帝，而兵民景從云集，遂改稱炎漢，建都立國，重興繼絕。雖建國不永，亦快人心。今是書之編，無過欲泄憤一時，取快千載，以顯後關趙諸位忠良也。其思欲顯耀奇忠，非借劉漢則不能以顯揚後世，以泄萬世蒼生之大憤。突會劉淵，亦借秦爲諭，以警後世奸雄，不過勸懲來世、戒叱凶頑爾。其視《西游》、《西洋》、《北游》、《華光》等傳，不根諸說遠矣。雖使曹魏扞力諸臣有知，亦難自免事僞助逆之咎矣。客或有言曰：書固可快一時，但事迹欠實，不無虛誑渺茫之議乎？予曰：世不見傳奇戲劇乎？人間日演而不厭，內百無一眞，何人悅而衆艷也？但不過取悅一時，結尾有成，終始有就爾。誠所謂烏有先生之烏有者哉。大抵觀是書者，宜作小說而覽，毋執正史而觀，雖不能比翼奇書，亦有感追踪前傳，以解頤世間一時之通暢，幷豁人世之感懷君子云。

孟齐舟等《女仙外史回評》 香泉曰：古今忠孝節義有編入傳奇演義者，兒童婦女皆能記其姓名，何者？以小說與戲文爲里巷人所樂觀也。若僅出于正史者，則懵然無所見聞，唯讀書者能知之，即使日與世人家喻戶曉，彼亦不信。故作《外史》者，自貶其才以爲小說，自卑其名曰「外史」，而隱寓其大旨焉。俾市井者流，咸能達其文理，解其情事，夫如是而遜國之忠臣義士、孝子烈媛，悉得一一知其姓氏，如日月在天，爲世所共仰，山河在地，爲人所共由，此固扶植綱常，維持名教之深心，《外史》之功也。雖然，亦《外史》之罪與？

西泠散人《熙朝快史序》 且夫今之所謂小說者亦夥矣！非淫詞艷說蕩人心志，則剿襲雷同厭人聽睹，欲求其自抒心裁，有關風化者，蓋不數數覯矣。是書以時文三弊爲經，以康、林二人爲緯，初閱之若儗不于倫，而同所不同，不同其所同，讀者考書始終自曉然。于言雖近而旨遠，意雖奇而詞正，主文而譎諫，蓋亦竊附于言者無罪，聞者足戒之微意焉。然則小說豈易言哉！或謂作者胸有不平之事而故爲游戲之筆，自娛以娛人也。

壽亭《金榜山序》 明太祖獨稱《琵琶》如珍玉百味，富貴家不可缺者，以其有裨風教也。自是瓊台邱濬撰《五倫全備記》三本，凡二十八段，所述皆名言，雖詼諧而不失其正，蓋邱文莊公假此劇場以勸善耳。近時惟鉛山蔣心餘《西廂記》，李笠翁所撰十種曲，徒作艷情取快也。所刻有九種曲，【略】皆以節孝忠貞命意，能主持百世名教，不似王實甫所撰

李黼平《藤花亭曲話序》 《扶犁》、《擊壤》後有《三百篇》，自是而《騷》，而漢魏六朝樂府，而唐絕，而宋詞、元曲，爲體屢遷，而其感人心、移風易俗一爾。蓋文之至者，傾肺腑而出，其詞明白坦易，雖婦人孺子莫不通曉，故聞忠孝節義之事，或軒鼙而舞，或垂涕泣而道；而南北曲者，復以妙伶登場，服古冠巾，與其聲音笑貌而畢繪之，則其感人尤易入也。顧世之論曲者，不以文以律，曰「某字宜平而仄，與五聲乖也」，曰「某字宜陽而陰，與九宮戾也」，夫律則何譜之有？《三百篇》之與《韶》、《武》，不啻遠矣，而孔子絃歌以合之律，果有譜乎？予觀《荊》、《劉》、《拜》、《殺》暨玉茗諸大家，皆未嘗斤斤求合于律；俗工按之，始分出襯字，以爲不可歌；其實得國工發聲，愈增韻折也。故曲無定，以人聲之抑揚抗墜以爲定。

自怡軒主人《娛目醒心編序》 稗史之行于天下者，不知幾何矣。或作詼奇詭譎之詞，或爲艷麗淫邪之說。其事未必盡眞，其言未必盡雅。方展卷時，非不警魂眩魄。然人心入于正難，入于邪易。雖其中亦有一二規戒之語，正如長卿作賦，勸百而諷一。流弊所及，每使少年英俊之士，非慕其豪放，即迷于艷情。人心風俗之壞，未必不由于此。可勝嘆哉！至若因果報應之書，非不足以勸人。無如侃侃之論，人所厭聞，不以爲釋老之異教，即以爲經生之常談，讀未數行，倦而棄之矣。又何益歟？【略】名其編曰《娛目醒心》。考必典核，語必醇正。其間可驚可愕，可敬可慕之事，千態萬狀，如蛟龍變化，不可測識。能使悲者流涕，喜者起舞，無一迂拘塵腐之辭，而無不處處引人于忠孝節義之途。即可娛目，即以醒心。而因果報應之理，隱寓于驚魂眩魄之內。俾閱者漸入于聖賢之域而不自知。于人心風俗，不無有補焉。余故急爲梓之以問世。世之君子，幸勿以稗史而忽之也。

馮鎮巒《讀聊齋雜說》 署清令陽湖張安溪曰：「《聊齋》一書，善讀之令人膽壯，不善讀之令人入魔。」予謂泥其事則魔，領其氣則壯，識其文章之妙，窺其用意之微，得其性情之正，服其議論之公，此變化氣質、淘成心術第一書也。多言鬼狐，款款多情；間及孝悌，俱見血性，較之《水滸》、《西廂》，體大思精，文奇義正，爲當世不易之筆墨，深足寶貴。《聊齋》非獨文筆之佳，獨有千古，第一議論醇正，準理酌情，毫無可駁。如名儒講學，如老僧談禪，如鄉曲長者讀誦勸世文，觀之實有益於身心，警戒愚頑。至說到忠孝節義，令人雪涕，令人猛省，更爲有關世教之書。

靜恬主人《金石緣序》 小說何爲而作也？曰以勸善也，以懲惡也。夫書之足以勸懲者，莫過于經史，而義理艱深，難令家喻而戶曉，反不若裨官野乘，福善禍淫之理悉備，忠佞貞邪之報昭然，能使人觸目儆心，如聽晨鐘，如聞因果，其于世道人心不爲無補也。但作者先須立定主見，有起有收，回環照應，一點清眼目，做得錦簇花團，方使閱者稱奇，聽者忘倦。切忌事多直捷，意味索然，又忌人多混雜，眉目不楚。甚者說鬼談神，怪奇悖理不堪。【略】《金石緣演義》則忠孝節義，奸盜邪淫，貧賤富貴，離合悲歡，色色俱備，且徵引事迹，酌乎人情，合乎天理，未嘗露一毫穿鑿之痕，中間序次天然，聯絡水到渠成，未嘗有半點遺漏之病。雖不敢稱全璧，亦可爲勸懲之一助。閱者幸勿以小說而忽之。當反躬自省，見善即興，見惡思改，庶不負作者一片婆心，則是書充於《太上感應篇》讀也可。

曹雪芹《紅樓夢》第一回 市井俗人喜看理治之書者甚少，愛看適趣閑文者特多。歷來野史，或訕謗君相，或貶人妻女，奸淫凶惡，不可勝數。更有一種風月筆墨，其淫穢污臭，塗毒筆墨，壞人子弟，又不可勝數。至若佳人才子等書，則又千部共出一套，且其中終不能不涉于淫濫，以致滿紙潘安、子建、西子、文君，不過作者要寫出自己的那兩首情詩艷賦來，故假擬出男女二人名姓，又必旁出一小人其間撥亂，亦如劇中之小丑然。且鬟婢開口即者也之乎，非文即理。故逐一看去，悉皆自相矛盾，大不近情理之話，竟不如我半世親睹親聞的這幾個女子，雖不敢說強似前代書中所有之人，但事迹原委，亦可以消愁破悶；也有幾首歪詩熟話，可以噴飯供酒。至若離合悲歡，興衰際遇，則又追踪攝迹，不敢稍加穿鑿，徒爲供人之目而反失其眞傳者。今之人，貧者日爲衣食所累，富者又懷不足之心，縱然一時稍閑，又有貪淫戀色、好貨尋愁之事，那裏去有功夫看那理治之書！

邵長蘅《青門簏稿》卷七《古詩鈔序》 成周之時，詩之用最廣，上自王公，下逮田夫紅女，皆詩人也。鉅自郊廟燕享軍旅，細至草野贈答，皆稱詩地也。

夫詩之爲教，導情託諷，多比興焉寄，故其稱指也微，其感心也巽，正者副其誠，邪者閑其失，其用與禮樂相通，先王尙之，故漢以上無詩人，夫人而能爲詩也，蘇、李、枚乘始以詩名家，以詩名家，是詩之亡也，然婉而厚，有風人遺焉。建安、黃初猶稍近古，自是一變而潘、陸之麗也，再變而顏、謝之俳也，三變而梁、陳、隋之綺也，益靡矣，然皆有可取焉。【略】夫古詩視《三百篇》近矣，然世之人知之而嗜之者，則已寡也，蓋詩教之廢久矣。悲夫！

方苞《望溪集外文》卷四《徐司空詩集序》 詩之用，主于吟詠性情，而其效足以厚人倫、美教化。蓋古之忠臣孝子、勞人思婦，其境足以發其言，其言足以感動人之善心，故先王著爲教焉。魏、晉以降，其作者窮極工麗，清揚幽眇，而昌黎韓子，一以爲亂雜而無章，蓋發之非性情之正，導欲增悲，而不足以感動人之善心故也。唐之作者衆矣，獨杜甫氏爲之宗，其于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間，流連悱惻，有讀之使人氣厚者，其於詩之本義，蓋合矣乎？

方宗誠《柏堂集外編》卷二《示馬生兄弟》 陶詩可以養性情，溫厚和平，恬淡寧靜，近有道者氣象。杜詩可以厚性情，愛君憂國，思親念兄弟篤故舊，近於仁人之用心。李詩五古放曠，近於狂者，誦之可以擴胸次、化鄙吝。陸詩七律近於忠憤，誦之可以激昂志氣，振拔精神。古文如大蘇之論，可以開筆力；策可以長筆勢筆氣。其餘如秦漢以來奏疏書說，尤關經濟切世用。《古文辭類纂》中所選者皆宜熟讀。再如陸宣公、李忠定、朱子、王陽明奏疏封事，皆當選而讀之，最有益於世用。

李調元《雨村曲話序》 予輯《曲話》甫成，客有謂予曰：「詞，詩之餘，曲，詞之餘，大抵皆深閨永巷，春傷秋怨之語，豈堂堂學士所宜有！況夫雕腎琢肝，纖新淫蕩，亦非鼓吹之盛事也，子何爲而嘖嘖不休也？」予應之曰：「唯，然。然獨不見夫尼山刪《詩》，不廢《鄭》、《衛》；輶軒采風，必及下里乎？夫曲之爲道也，達乎情而止乎禮義者也。凡人心之壞，必先由於無情，而後慘刻不衷之禍作。若夫忠臣、孝子、義夫、節婦，觸物興懷，如怨如慕，而曲生焉，出於綿渺，則入人心脾；出於激切，則發人猛省。故情長情短，莫不於曲寓之。人而有情，則士愛其緣，女守其介，知其則而止乎禮義，而風醇俗美；人而無情，則士不愛其緣，女不守其介，不知其則而放乎禮義，而風不淳，俗不美。故夫曲者，正鼓吹之盛事也。彼瑤臺、玉砌，不過雪月之套辭；芳草、輕烟，亦祇郊原之泛句，豈足以語於情之正乎？此予之所以不能已於話也。而何誚之深也？」

宋咸熙《耐冷譚》卷三 做人須踏實地，爲學須有實功，著書須求實用，吟詩亦著述之一也，雖或以適興，或以遣愁，要必有興廉表孝之篇，隱諷微規之語，于世教有裨，人亦不得目詩篇爲小道矣。

又卷四 溫柔敦厚，詩教也。爲人能得此四字，便終身享用不盡。蓋詩以理性情，性情不治，心氣即不能和平。處事待人，動多乖盭，雖竟日長吟短詠，失作詩之本矣。

又卷一〇 立言與立德、立功並重，詩亦立言之一也。昔人謂詩不苟作，斯集不虛傳，蓋詩與史相表裏。一集之中，必須有可興可法之作，與人心風俗有關。凡山林隱逸之士、村農賢孝之人，草野節烈之女，史所不及載者，藉詩以表之。吾言不朽，其人亦不朽。若曲寫閨情，是自忘其酖而故飲之以誘人也。其摹擬風雲月露，以寫淘冶性靈，是轉汩其性靈者也。烏足謂之立言？

魏源《御書印心石屋詩文錄叙》 《大雅》吉甫美中興之佐，不茹不吐，不畏不侮，而卒之曰「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齊太師作君臣相悅之樂，曰《征招》、《角招》「畜君何尤」。蓋詩樂之作，所以宣上德而達下情，導其鬱懣，作其忠孝，恆與政治相表裏，故播之鄉黨邦國，感人心而天下和平。今公之承上賜，不以夸榮而以感惕，故源之編次是集也，亦不徒取善頌禱而已。見有遠近，言有文質，比物連類，指歸乎忠愛，言之不足，故長言之，永嘆之。其亦有往復低徊于君運遇合之際，而灑然動、慨然興者乎！

周星《九煙先生遺集》卷一《題移人集》 九煙曰：天下之最難移者，其惟斯人乎？禮樂移之不得，政教移之不得，甚至兵刑移之亦不得，而獨有一物焉，可以俄頃談笑而移之。一物者何？即所云釋西伯而走司寇者是也。故於《傳》有之曰：「尤物移人」，然此物安可多得，則思得近似者以充之。詩也者，文章之尤物也。孔子詔小子學詩，而曰興觀羣怨之四者以言詩，可以言尤物，亦可取尤物而比詩，殆猶西子之與西湖歟？夫古今之爲尤物者多矣。粉白黛綠，燕瘦環肥，其爲物也不一，而皆足以傾城國而眩帝天，所謂美人不同面而皆悅於目也。惟詩亦然。如《邶風》山榛隰苓之思，《楚辭》沅芷澧蘭

之賦，甯復知尤物之爲詩，詩之爲尤物乎？但詩雖與尤物同功，祇恐世有魯男子與登徒大夫，則眞無可如何耳。如其不然，吾見其從風而靡矣。若夫伯牙學琴於成連，從之東海，成連去而不返，但見海水山林羣鳥悲號，伯牙嘆曰：先生將移我情。此則姑射飛瓊之流，又不當與凡俗同觀矣。然其爲移人，甯有二乎？

馮雲鵬《掃紅亭吟稿自序》 詩以言志，在禮樂政事之上。故聖人雅言之。而其刪詩，先《國風》而後《雅》、《頌》，意良深矣。

王柏心《百柱堂全集》卷三三《黃仙嶠詩序》 世之言者謂賢哲當經世務，詩非所尙也。夫時與勢交屬而事功起焉，此有待于外者也。忽而欣戚，忽而歌哭，其來無端，其去無迹，此無待于外者也。有待者非吾所能強求，無待者適吾之適，動靜俯仰，足供求取。又其諷諭感發與夫敷陳指切者，傳之當世，貽之方來，皆有所裨益，安往非經世之意歟？即如唐代房杜李郭事功偉矣，而流離蹇蹶之供奉拾遺，其述忠愛，道得失，亦懸之千餘載不能廢，與用文武表見者何異？詩亦視其有當于志言聲律否耳，四者具備，以之復古義而感人心，功誠不在經世者下。

楊恩壽《續詞餘叢話》卷二《原文續》 塡詞一道，雖爲大方家所竊笑，殊不知此中自有樂也，惟好事者始能得之。大凡功名富貴中人，大而致君澤民，小而趨炎附勢，惟日不足，何暇作此不急之需？必也漂泊江湖、沉淪泉石之輩，稍負才學而又不遇於時，既苦宋學之拘，又覺漢學之鑿，始於詩、古文辭之外，別成此一派文章，非但鬱爲之舒，慍爲之解，而且風霆在手，造化隨心，我欲作官，則頃刻之間便臻榮貴；我欲致仕，則轉盼之際又入山林；我欲作人間才子，即爲杜甫、李白之後身；我欲娶絕代佳人，即諧西子、王嬙之佳偶；我欲成仙、作佛，則西天、蓬島，即在筆牀硯匣之旁；我欲盡忠、致孝，則君治、親年，可駕堯、舜、彭籛之上，非若他種文字，欲作寓言，必須醞藉；倘或略施縱送，稍欠和平，便犯佻達之嫌，失風人之旨矣。塡詞者用意、用筆，則惟恐其蓄而不宣，言之不盡。代何等人說話，即代何等人居心。無論立心端正者，我當設身處地代生端正之想；即遇立心邪僻者，亦當舍經從權，暫爲邪僻之思。務使心曲隱微，隨口唾出，說一人肖一人，勿使雷同，勿使浮泛，若《水滸傳》之叙事，吳道子之寫生，斯道得矣。東坡以行文爲樂事。夫文之樂，吾則不知；雕蟲小技之樂，未有過於塡詞家矣。

郭嵩燾《養知書屋文集》卷五《黃海華先生玩靈集遺詩序》 詩，內原於性情，外通於政事。情感物而機應焉，而文之以言辭。聲成文而音生焉，而申之以詠歎。皇古以前，文無傳，傳者獨古歌謠，猶可推見其世，以知其治。是以文字之原肇始於詩，周官以樂德樂語教國子。興導諷誦，詩之節也。蓋自周世文盛之時，涖身課政，以詩爲衡，微惡貞淫於是見焉。而因以爲法戒，則詩者爲學，始終條理之事也。由漢以來，學士大夫下至委巷草野，莫不能詩，世愈變，文愈煥，而辭愈濫得乎性情之摯者，蓋少通知古今治亂之原，以措之事，抑又少焉。然則詩教愈昌，而所以名詩之旨，或將愈遠而愈晦矣乎！

又《蟄存蘿華山館遺集序》 《傳》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奚爲？」然則詩之義上通於政教，而下盡人事之變，酌其行之宜，而勸懲立焉；極其言之文，而情僞通焉。蓋非徒敷文翫辭，理性情而已。有唐詩人如杜甫、元結、白居易，用其忠國愛民之心，經緯物變，牢籠百態，猶有詩教之遺焉。

又卷八《毛詩餘義自序》 《傳》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蓋《詩》之用廣矣，其於盛衰興廢得失之原，徵之人事，準之世變，其詞婉，其義深，夫子蓋刪而述之，以垂經世之大用，變雅詩人，涵濡文武之教澤，感念時政之日非，推論本原，究知其情狀，斟酌體要，情深而文明，悱惻而芬芳，君子讀之悲憂奮發，不能自已。

馮志沂《適適齋文集》卷二《王謙齋詩序》 漢人有言：安其所習，毀所不見。余謂非獨治經然也，今世之士，方童穉時已視富貴利達如飢渴之於飲食，而其所挾以求當於世，則惟聲調對偶之詩與排比帖括之文。而國之休戚，民之死生，漠不以措意。一旦獲所冀，出與春秋，試之文衡，則將以是進退天下士。即退居一鄉，亦必執此意，以別擇其交遊，而繩削其子若弟，設有以李杜之詩，韓歐之文進者，彼徒見其與所習者之不類，而於憂時感事之作，則愈病其有妨於進取。反詆以爲狂怪不祥，固其宜也。

蠡勺居士《昕夕閒談小叙》 予則謂小說者，當以怡神悅魄爲主，使人之碌碌此世者，咸棄其焦思繁慮，而暫遷其心于恬適之境者也。又令人之聞義俠之風，則激其慷慨之氣；聞憂愁之事，則動其凄宛之情；聞惡則深惡，

聞善則深善，斯則又古人啓發良心懲創逸志之微旨，且又爲明于庶物、察于人倫之大助也。且夫聖經賢傳，諸子百家之書，國史古鑒之紀載，其爲訓于後世，固深切著明矣，而中材則聞之而輒思卧，或幷不欲聞。無他，其文筆簡當，無繁縟之觀也；其詞意嚴重，無談謔之趣也。若夫小說，則妝點雕飾，遂成奇觀；嘻笑怒罵，無非至文；使人注目視之，傾耳聽之，而不覺其津津甚有味，孳孳然而不厭也，則其感人也必易，而其入人也必深矣。誰謂小說爲小道哉！雖然，執筆者于此，則不可視爲筆墨烟雲，可以惟吾所欲言也。邪正之辨不可混，善惡之鑒不可淆，使徒作風花雪月之詞，記兒女纏綿之事，則未免近于導淫，其蔽一也；使徒作豪俠失路之談，紀山林行劫之事，則未免近于誨盜，其蔽二也；使徒寫奸邪傾軋之心，爲機械變詐之事，則未免近于縱奸，其蔽三也；使徒記干戈滿地之事，逞將帥用武之謀，則未免近于好亂，其蔽四也。去此四蔽，而小說乃可傳矣。

何紹基《東洲草堂文鈔》卷五《與汪菊士論詩》 自《易》、《書》、《禮》，聖人所以教世型後者，無不至矣，所以彌縫缺漏，長善救失，在于無形，而詩作焉。故詩者，聖人教人盡頭方法也。詩所不能救，而《春秋》作焉，聖人所大不得已也。聖人務在教人爲良民，爲賢士臣，《春秋》誅賞，非所願筆之于書也。千萬世來，所以防民情僞者，法無不具，其實惟詩教爲多，但人不覺耳。《春秋》經之支流，遂爲編年紀事。歷代之史，徒冗且雜，有關懲勸者亦僅矣，而詩教亦因之衰敝，此則聖人所不及料也。學詩者不可不知此意。

余治《庶幾堂今樂自序》 古樂衰而梨園之典興，原以傳忠孝節義之奇，使人觀感激發于不自覺，善以勸，惡以懲，殆與《詩》之美刺、《春秋》之筆削無以異，故君子有取焉。賢士大夫主持風教者固宜默握其權，時與釐定，以爲警聵覺聾之助，初非徒娛心適志已也。無如沿習既久，本旨漸失。賢士大夫既不暇留心及此，一任優伶子弟顚倒錯雜于其間，所演者遂多不甚切于懲勸。近世輕狂佻達之徒，又作爲誨淫誨盜諸劇，以悅時流之耳目：演《水滸傳》則以盜賊爲英雄，而奸民共生艷羨；演《西廂記》則狹邪爲韻事，而少年群效風流。其它一切導欲增悲不可爲訓者，且紛然雜出，使觀之者蕩心失魄，以假爲眞，而古人立教之意遂蕩焉無存，風教亦因以大壞。甚矣，樂章之興廢，實人心風化轉移向背之機，亦國家治亂安危之所繫也。周子《通書》有云：「移風易俗，莫善于樂。」又云：「不復古禮，不變今樂，而欲至于治者遠矣！」竊以爲周子名世大儒，所見必非世故。古禮之復，誠非易易，若變今樂，則只在賢士大夫一反手之間耳。當有宋之初，樂章之敗壞，未有甚于今日也，誨淫誨盜之風，亦未有如今日之極也，周子已重慮及此，則今日今樂之當變更何可緩耶？余不揣淺陋，擬善惡果報新戲數十種，一以王法天理爲主，而通之以俗情，意取勸懲，無當聲律，事期徵信，不涉荒唐。以之化導鄉愚，頗覺親切有味。自知下里巴人，不足當周郎一顧，而彰善癉惡，歷歷分明，觸目驚心，此爲最捷。於以佐聖天子維新之化，賢有司教育之窮，當亦不無小補也。孟子云：「王之好樂甚，則齊其庶幾乎！」天下之禍亟矣。師儒之化導既不見爲功，鄉約之奉行又歷久生厭。惟茲新戲，最洽人情，易移風俗，于是乎在，即以是爲蕩平之左卷焉，亦何不可也。名曰《庶幾堂今樂》。庶幾哉，一唱百和，大聲疾呼，其于治也，殆庶幾乎！

玩虎軒主人《琵琶記序》 論者稍稍曰：自《三百篇》之變而爲律、爲絕、爲歌、爲行、爲詞曲，詞曲之于金、元，尤稱長技哉。大抵其立意在聽者不厭，言者無罪，故巧爲靡曼，惟其滑稽，雖去古益遠，要亦一代之精神也。若東嘉高氏南曲之《琵琶》，與之王、關二氏北曲之《西廂》，即如虞音有擊以拊，唐詩有李有杜，宜庚幷舉，詎謂不可無一，不可有二已已乎。不佞既聞而嘻曰：論亦休矣。遂檢笥中藏本，亦按節想象而付之剞劂，庶俾攬者見子孝妻賢則思勵，見私昵暗約則思懲，而卧者鮮矣，于大道未必無少助云。

茗柯生《刻博笑記題詞》 每見傳奇家演至驚心動魄處，或令人泣下沾襟，或令髮上指冠，此亦足以明其感人之深，有出聲律外者矣。顧歡場怡彩，義取忘憂乎。資蠲忿而必務出于悲涼激烈，此亦不免傷懷。援筆矧斥古賢之名，貌正人之爲，其事愈眞者，語愈莊，而其爲褻侮也乃愈甚，豈容易之？解嘲語語挑調之爲善謔乎？

林以寧《還魂記題序》 治世之道，莫大於禮樂。禮樂之用，莫切於傳奇。愚夫愚婦，每觀一劇，便謂昔人眞有此事，爲之快意，爲之不平。於是從而效法之。彼都人士，誦讀聖賢感發之神，有所不及。君子爲政，誠欲移風易俗，則必自刪正傳奇始矣。若《西廂》者，所當首禁者也，予持此說已久。顧嘗念曹孟德欲誅一妓，以善歌留之教他妓，有能爲其歌者，乃殺之。今玉茗《還魂記》，其禪理文訣，遠駕《西廂》之上，而奇文雋味，眞足益人神智，風雅之儔，所當耽玩，此可以毀元稹、董、王之作者也。書初出時，文人學士

案頭無不置一冊。唯庸下伶人，或嫌其難歌，究之善謳者，愈增韻折也。

洪炳文《警黃鍾自序》 古人覺世，必取物之善鳴者，假之使鳴。如遒人之木鐸，即此意也。風、騷而後，最善鳴者莫如詩。宋、元以來，則以詞曲鳴，皆文人之善鳴者也。詞曲者，詩之餘，其佳者能激發人心，動人以忠愛之念。詞曲雖小道，或可爲警世之用；非鐘而亦鐘，故作者效之，而假此以鳴者也。

王先謙《虛受堂文集》卷三《壽梅山房詩存序》 昔人有言，《詩三百》發憤于不遇者甚衆。余觀漢魏以來，畸人騷客，抱負瓌異，泯然不得申，姓氏不見史冊。獨其發爲文章，流傳于若顯若晦之際，有心人得而珍護之，而亟欲其有傳于後。非惟以其文足貴，乃其志可哀也。及其傳之既久，或由此大顯。百世下諷誦而慨慕之者，誠有之矣。而伏處荒陋，行而不遠，終就滅沒。後世傳記，僅能悉其姓氏里居，文章卷帙，若此何可勝道。則又以嘆負有爲之才，文采足自表襮，而沈薶天壤，魂魄嘆憾于九原者，尤多也。凡以不遇之故，豈不悲哉！以余所交當世才儁老死不得志者，往往而有。至其著作可以覽觀，相與愛重，而思有以傳之，亦余後死者之責也。其果大顯于百世下，爲論古之士所采錄，或唯存其姓氏里居文章卷帙于不可紀極之代，余不得而知。要之哀其志而貴其文，欲其不至沈薶，以慰九原之魂魄，用意豈與古人異歟？

又《葦野詩文合鈔序》 自文字興而聖經耀，孔子集其成。其敎人首稱詩，而生平所致力者，獨贊《易》以究天人性命之原，作《春秋》以肇筆削編年之體。豈不以之二者，闡天道，明人事，足以昭示無極。至于詩則吟諷感激，使人自得于性情之正，學者入道之初有取焉。而扶世翼敎，未嘗專恃此也。龜山、彼婦、獲麟、泰山諸歌，夫子于勞苦哀傷之際，偶一發之，而他無聞，其不以是也歟？自漢迄明，詩人輩出，傳者無幾。其幸存而合于溫柔敦厚之敎，美刺勸懲之旨者，抑又無幾。自君子視之，直玩物耳。其間名材巨儒，更世踵起，殺爲史志，精爲義理。好古而資深，有箋注考訂之學，通今而適用，有掌故經濟之書，皆稟式乎聖籍，植干乎人爲。辟若江河，萬祀不廢，其維持者大，故傳習者遠。儒者不擇途而遵之，可乎哉？

嚴復《詩廬說》 嗟夫，詩者，兩間至無用之物也！飢者得之不可以爲飽，寒者挾之不足以爲溫，國之弱者不以詩強，世之亂者不以詩治。又所謂美術之一也。美術，意造而恆超夫事境之上，故言田野之寬閑則諱其貧陋，賦女子之妍妙則掩其儽蚩。必如其言夷考其實，將什八九無是物也。故詩之失，常誣而愚，其爲物之無用而鮮寶乃如此。雖然無用矣，而大地自生民以來，異種殊族，樊然離居，較其所以爲群者，他之事或偏有無，至于詩歌，則莫不有。且恆發于隆古，盛于挽今，調均按節，侔色揣稱，不謀而皆合。《記》曰：「十口相傳曰古。」其所傳者，大抵皆有韻之詞也。是故詩之于人，若草木之花英，若鳥獸之鳴嘯，發于自然，達于至深，而莫能自已。蓋至無用矣，而又不可無如此。嗟夫！使梓方審于前二說之間，則詩之眞形見矣。且吾聞之，世之有所爲而後爲者，其物皆奴繫而不足貴者也。術焉，器焉，得其所蘄，則皆等諸蘧廬而已。然則詩之所以獨貴者，非以其無所可用也邪？無所可用者，不可使有用，用則其眞甚焉。

丘逢甲《人境廬詩草跋》 四卷以前爲舊世界詩，四卷以後乃爲新世界詩。茫茫詩海，手辟新洲，此詩世界之哥倫布也。變舊詩國爲新詩國，慘淡經營，不酬其志不已，是爲詩人中嘉富洱；合衆舊詩國爲一大新詩國，縱橫捭闔，卒告成功，是爲詩人中俾思麥。爲哥倫布，偉矣！足以豪矣！而究非作者所自安。第此世界，能爲嘉富洱、爲俾思麥，乃竟僅使爲詩世界之嘉富洱、俾思麥。世界之國，惟詩國最足以消人雄心，磨人壯志，令人自歌自哭，自狂自聖，此而需嘉富洱、俾思麥胡爲者？乃竟若迫之不能不僅爲嘉富洱、俾思麥于詩國，天耶人耶？既念作者，行自悼耳！然在詩言詩，則已不妨前有古人，而我自爲大宗；後有來者，而我自爲初祖矣！開卷蓋如入文明之國，至其境而耳目益新，抵其都市，游其宮廷，過其府舍，無一不新者。察之，則政政畢立，而創因見焉；事事畢舉，而疏密見焉。即其治象，其國度之高下，可得而言也。

三愛《論戲曲》 戲曲者，普天下人類所最樂睹、最樂聞者也，易入人之腦蔕，易觸人之感情。故不入戲園則已耳，苟其入之，則人之思想權未有不握于演戲曲者之手矣。使人觀之，不能自主，忽而樂，忽而哀，忽而喜，忽而悲，忽而手舞足蹈，忽而涕泗滂沱，雖些少之時間，而其思想之千變萬化，有不可思議者也。故觀《長坂坡》、《惡虎村》，即生英雄之氣概；觀《燒骨計》、《紅梅閣》，即動哀怨之心腸；觀《文昭關》、《武十回》，即起報仇之觀念；觀《賣胭脂》、《蕩湖船》，即長淫欲之邪思；其他神仙鬼怪、富貴榮華

之劇，皆足以移人之性情。由是觀之，戲園者，實普天下人之大學堂也；優伶者，實普天下人之大教師也。

又　古代聖賢均習音律，如《雲門》、《咸池》、《韶》《濩》、《大武》等之各種音樂，上自郊廟，下至里巷，皆奉爲圭臬。及周朝遂爲雅、頌，劉漢以後，變爲樂府，唐宋變爲詞曲，元又變爲昆曲。迄至近二百年來，始變爲戲曲。故戲曲原與古樂相通者也。戲曲之類，分梆子、二簧、西皮三種曲調，南北通行，已非一日。若聲色俱佳，則更易感人矣。孔子曰：「移風易俗，莫善于樂。」孟子曰：「今之樂，猶古之樂也。」戲曲，即今樂也。若必云戲曲不善，而墨守尊重古樂，是猶使今人不用楷書，而代以篆體。能乎不能？不待智者而後知也。抑音樂者，亦由時而更易，今古不同。以今之人，聞古之樂，固知其莫諳；即知今之昆曲者亦寥寥也。昔時魏文侯聞古樂之聲即欲卧，而楚莊王睹優孟之狀即動心。何也？蓋亦由開古樂中之風俗言語，均與當時差異，聞之不知不識而使人生厭也。故今奏以古樂，言語曲調與今異，亦必使人生厭心；而現之西皮、二簧均用官話，人皆能知之，故遂易感人矣。若云俚俗，此即使俚俗人知之也。若云游蕩無益，則戲曲無非演古勸今之虛設事。不但此也，且有三長所焉，吾儕平日不能見，而于演戲始能見之：一即古代之衣冠，一即綠林之豪客（如《花蝴蝶》、《一枝桃》、《鬧嘉興》等類），一即兒女之英雄（如穆桂英、樊梨花、韓夫人等類）。欲知三者之情態，則始知戲曲之有益；知戲曲之有益，則始知迂儒之語誠臆譚矣。

康有爲《日本書目志識語》卷一〇　四曰幼學小說。吾問上海點石者曰：「何書宜售也？」曰：「書經不如八股，八股不如小說。」宋開此體，通于俚俗，故天下讀小說者最多也。啓童蒙之知識，引之以正道，俾其歡欣樂讀，莫小說若也。

又卷一四　易逮于民治，善入于愚俗，可增七略爲八、四部爲五，蔚爲大國，直隸王風者，今日急務，其小說乎！僅識字之人，有不讀「經」，無有不讀小說者。故「六經」不能教，當以小說教之；正史不能入，當以小說入之；語錄不能喻，當以小說喻之；律例不能治，當以小說治之。天下通人少而愚人多，深于文學之人少，而粗識之、無識之人多。「六經」雖美，不通其義，不識其字，則如明珠夜投，按劍而怒矣。孔子失馬，子貢求之不得，圉人求之而得。豈子貢之智不若圉人哉？物各有群，人各有等。以龍伯大人與僥僬語，則不聞也。今中國識字人寡，深通文學之人尤寡，經義史故，亟宜譯小說而講通之。泰西尤隆小說學哉！日人尚未及是，其《通俗教育記》、《通俗政治記》亦其意矣。其懷思奧說，若《佛國不思議》、《未來之面》、《未來之商》、《世界未來記》、《全世界一大奇書》、《世界大演說會》、《大通世界》、《月世界一周》、《新日本》、《新太平記》、《南海之激浪》，皆足以發皇心思焉。日人通好于唐時，故文學制度皆唐時風。小說之穠麗怪奇，蓋亦唐人說部之餘波，要可考其治化風俗焉。

嚴復、夏曾佑《本館附印說部緣起》　今使執塗人而問之曰：「而知曹操乎？而知劉備乎？而知阿斗乎？而知諸葛亮乎？」必僉對曰：「知之。」又問之曰：「而知宋江乎？而知吳用乎？而知武松乎？武大郎乎？潘金蓮乎？楊雄、石秀乎？」必僉對曰：「知之。」更問之曰：「而知唐明皇乎？楊貴妃乎？而知張生乎？鶯鶯乎？而知柳夢梅乎？杜麗娘乎？」必又共應曰：「知之。」又問以曹操、劉備、阿斗、諸葛亮爲何如人，則將應之曰：「曹操奸臣，諸葛亮忠臣，劉備英主，阿斗昏君。」問以宋江、吳用、武松、武大郎、潘金蓮、楊雄、石秀爲何如人，則將應之曰：「宋江大王，吳用軍師，武松好漢，武大郎懦夫，潘金蓮淫婦人，楊雄、石秀、潘巧雲之徒，則事等于武松、潘金蓮，而又大不同。」至問以唐明皇、楊貴妃、張生、鶯鶯、柳夢梅、杜麗娘爲何如人，則又無不以「佳人才子」對。至「佳人才子」之行事品目，則或以爲是，或以爲非，尤爲江湖名士與村學究所聚訟，呶呶然千載不可休者也。數千百年之事，胡、越、秦、楚懸隔千里，而又若存若亡，杳冥不可知之人，皎皎乎若親至其人之庭，親炙其爲人，而更目睹其生平前後數十年之事者，蓋莫不然。【略】舉古人之事，載之文字，謂之書。書之爲國教所出者，謂之經；書之實欲創教而其教不行者，謂之子；書之出于後人，一偏一曲，偶有所托，不必當于道，過而存之，謂之集：此三者，皆言理之書，而事實則涉及焉。書之紀人事者，謂之史；書之紀人事而不必果有此事者，謂之稗史：此二者，并紀事之書，而難言之理則隱寓焉。此書之大凡也。【略】據此觀之，其具五不易傳之故者，國史小說是矣。所謂《三國演義》、《水滸傳》、《長生殿》、《西廂》、「四夢」之類是也。曹、劉、諸葛，傳于羅貫中之《演義》，而不傳于陳壽之《志》。宋、吳、楊、武，傳于施耐庵之《水滸傳》，而不傳于《宋史》。玄宗、楊妃，傳于洪昉思之《長生殿傳奇》，而不傳于

新、舊兩《唐書》。推之張生、雙文、夢梅、麗娘，或則依托姓名，或則附會事實，鑿空而出，稱心而言，更能曲合乎人心者也。【略】夫說部之興，其入人之深，行世之遠，幾幾出于經史上，而天下之人心風俗，遂不免爲說部之所持。《三國演義》者，志兵謀也，而世之言兵者有取焉。《水滸傳》者，志盜也，而萑蒲狐父之豪，往往標之以爲宗旨。《西廂記》、「臨川四夢」，言情也，則更爲專一之士、懷春之女所涵泳尋繹。夫古人之爲小說，或各有精微之旨，寄于言外，而深隱難求；淺學之人，淪胥若此，蓋天下不勝其說部之毒，而其益難言矣。

衡南劫火仙《小說之勢力》 歐美之小說，多係公卿碩儒，察天下之大勢，洞人類之賾理，潛推往古，豫揣將來，然後抒一己之見，著而爲書，用以醒齊民之耳目，勵衆庶之心志。或對人群之積弊而下砭，或爲國家之危險而立鑒，然其立意，則莫不在益國利民，使勃勃欲騰之生氣，常涵養于人間世而已。至吾邦之小說，則大反是。其立意則在消閑，故含政治之思想者稀如麟角，甚至遍卷淫詞羅列，視之刺目者。蓋著者多係市井無賴輩，固無足怪焉耳。小說界之腐壞，至今日而極矣。夫小說爲振民智之一巨端，立意既歧，則爲害深，是不可不知也。

邱煒萲《揮麈拾遺》 余向謂自《西廂記》出，而世慕爲偷情私合之才子佳人多；自《水滸傳》出，而世慕爲殺人尋仇之英雄好漢多；自《三國演義》出，而世慕爲拜盟歃血之兄弟、斬木揭竿之軍師多。是以對下等人說法，法語巽語，毋寧廣爲傳奇小說語。巍巍武廟，奕奕文昌，稽其出典，多沿小說，而黎民信之，士夫忽之，祀典從之，朝庭信之，肇端甚微，終成鐵案。若今年庚子五、六月拳黨之事，牽動國政，及於外交，其始舉國騷然，神怪之說，支離莫究，尤《西游記》、《封神傳》絕大隱力之發見矣。而其弊足以毒害吾國家，可不愼哉！吾聞東、西洋諸國之視小說，與吾華異，吾華通人素輕此學，而外國非通人不敢著小說。故一種小說，即有一種之宗旨，能與政體民志息息相通；次則開學智，祛弊俗；又次亦不失爲記實歷，洽舊聞，而毋爲虛憍浮僞之習，附會不經之談可必也。其聲價亦視吾華相去千倍。英國有皮根氏者(舊任內閣)，小說名家也，嘗著某帙(今日本人有譯之，題以漢文，即名爲《燕代鳴翁》者是也)，紙貴一時，其原稿之値實由一大報館以一萬金鎊向之購得(外國書坊有出版專利，不許他處翻印之法律也)。其他名家類此者，亦時而有。尋常新著小說，每國年以數千種計云。觀此而外國民智之盛，已可想見。吾華縱未驟幾乎此，然欲謀開吾民之智慧，誠不可不於此加之意也。

梁啓超《變法通議・論幼學》 五曰說部書。古人文字與語言合，今人文字與語言離，其利病既縷言之矣。今人出話，皆用今語，而下筆必效古言，故婦孺農氓，靡不以讀書爲難事，而《水滸》、《三國》、《紅樓》之類，讀者反多于《六經》(寓華西人亦讀《三國演義》最多，以其易解也)。夫小說一家，《漢志》列于九流，古之士夫，未或輕之。宋賢語錄，滿紙「恁地」、「這個」，匪直不事修飾，抑亦有微意存焉。今宜專用俚語，廣著群書：上之可以借闡聖教，下之可以雜述史事，近之可以激發國恥，遠之可以旁及彝情，乃至宦途醜態，試場惡趣，鴉片頑癖，纏足虐刑，皆可窮極異形，振厲末俗。其爲補益，豈有量耶！

又《告小說家》 小說家者流，自昔未嘗爲重於國也。《漢志》論之曰：「小道可觀，致遠恐泥。」楊子雲有言：「雕蟲小技，壯夫不爲。」凡文皆小技矣，矧於文之支與流裔如小說者？然自元明以降，小說勢力入人之深，漸爲識者所共認。蓋全國大多數人之思想業識，強半出自小說，言英雄則《三國》、《水滸》、《說唐》、《征西》，言誓理則《封神》、《西遊》，言情緒則《紅樓》、《西廂》，自餘無量數之長章短帙，燦然雜陳，而各皆分佔勢力之一部分。此種勢力，蟠結於人人之腦識中，因而發爲言論行事，雖具有過人之智慧、過人之才力者，欲其思想盡脫離小說之束縛，殆爲絕對不可能之事。夫小說之力，曷爲能雄長他力？此無異故，蓋人之腦海如熏籠然，其所感受外界之業識如煙。每煙之過，則熏籠必留其痕，雖拂拭洗滌之，而終有不能去者存。其煙之霏襲也愈數，則其熏痕愈深固；其煙質愈濃，則其熏痕愈明顯。夫熏籠則一孤立之死物耳，與他物不相聯屬也；人之腦海，則能以所受之熏還以熏人，且自熏其前此所受者而擴大之，而繼演於無窮。雖其人已死，而薪盡火傳，猶蛻其一部分以遺其子孫，且集合焉以成爲未來之羣衆心理。蓋業之熏習，其可畏如是也。而小說也者，恆淺易而爲盡人所能解，雖富於學力者，亦常貪其不費腦力也而藉以消遣。故其霏襲之數，既有以加於他書矣。而其所叙述，恆必予人以一種特殊之刺激，譬之則最濃之煙也，故其熏染感化力之偉大，舉凡一切聖經賢傳詩古文辭皆莫能擬之。然則小說在社會教育界所佔之位置，略可識矣。疇昔賢士大夫，不甚知措意於是，故聽其遷流波靡，

而影響於人心風俗者則既若彼。質言之，則十年前之舊社會，大半由舊小說之勢力所鑄成也。憂世之士，睹其險狀，乃思執柯伐柯爲補救之計，於是提倡小說之譯著以躋諸文學之林，豈不曰移風易俗之手段莫捷於是耶？今也其效不虛。所謂小說文學者，亦既蔚爲大觀，自餘凡百述作之業，殆爲所侵蝕以盡。試一流覽書肆，其出版物，除教科書外，什九皆小說也。手報紙而讀之，除蕪雜猥屑之記事外，皆小說及遊戲文也。舉國士大夫不悅學之結果，《三傳》束閣，《論語》當薪，歐美新學，僅淺嘗爲口耳之具，其偶有執卷，捨小說外殆無良伴。故今日小說之勢力，視十年前增加倍蓰什百，此事實之無能爲諱者也。然則今後社會之命脈，操於小說家之手者泰半，抑章章明甚也。而還觀今之所謂小說文學者何如？嗚呼！吾安忍言！吾安忍言！其什九則誨盜與誨淫而已，或則尖酸輕薄毫無取義之遊戲文也，於以煽誘舉國青年子弟，使其桀黠者濡染於險詖鉤距作奸犯科，而摹擬某種偵探小說中之一節目。其柔靡者浸淫於目成魂與踰牆鑽穴，而自比於某種豔情小說之主人者。於是其思想習於污賤齷齪，其行誼習於邪曲放蕩，其言論習於詭隨尖刻。近十年來，社會風習，一落千丈，何一非所謂新小說者階之厲？循此橫流，更閱數年，中國殆不陸沉焉不止也。嗚呼！世之自命小說家者乎，吾無以語公等，惟公等須知因果報應，爲萬古不磨之眞理。吾儕操筆弄舌者，造福殊艱，造孽乃至易。公等若猶是好作爲妖言以迎合社會，直接阬陷全國青年子弟使墮無間地獄，而間接戕賊吾國，惟使萬劫不復，則天地無私，其必將有以報公等；不報諸其身，必報諸其子孫；不報諸今世，必報諸來世。嗚呼！吾多言何益？吾惟願公等各還訴諸其天良而已。若有聞吾言而惕然戒懼者，則吾將更有所言也。

飲冰《論小說與群治之關係》 欲新一國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國之小說。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說；欲新宗教，必新小說；欲新政治，必新小說；欲新風俗，必新小說；欲新學藝，必新小說；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說。何以故？小說有不可思議之力支配人道故。吾今且發一問：人類之普通性，何以嗜他書不如其嗜小說？答者必曰：以其淺而易解故，以其樂而多趣故。是固然；雖然，未足以盡其情也。文之淺而易解者，不必小說；尋常婦孺之函札，官樣之文牘，亦非有艱深難讀者存也，顧誰則嗜之？不寧唯是。彼高才贍學之士，能讀墳典索邱，能注蟲魚草木，彼其視淵古之文，與平易之文，應無所擇，而何以獨嗜小說？是第一說有所未盡也。小說之以賞心樂事爲目的者固多，然此等顧不甚爲世所重；其最受歡迎者，則必其可驚可愕可悲可感，讀之而生出無量噩夢、抹出無量眼泪者也。夫使以欲樂故而嗜此也，而何爲偏取此反比例之物而自苦也？是第二說有所未盡也。吾冥思之，窮鞫之，殆有兩因：凡人之性，常非能以現境界而自滿足者也。而此蠢蠢軀殼，其所能觸能受之境界，又頑狹短局而至有限也。故常欲于其直接以觸以受之外，而間接有所觸有所受，所謂身外之身，世界外之世界也。此等識想，不獨利根衆生有之，即鈍根衆生亦有焉。而導其根器使日趨于鈍、日趨于利者，其力量無大于小說。小說者，常導人游于他境界，而變換其常觸常受之空氣者也。此其一。人之恆情，于其所懷抱之想象，所經閱之境界，往往有行之不知、習矣不察者；無論爲哀爲樂、爲怨爲怒、爲戀爲駭、爲憂爲慚，常若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欲摹寫其情狀，而心不能自喻，口不能自宣，筆不能自傳。有人焉和盤托出，徹底而發露之，則拍案叫絕曰：「善哉善哉，如是如是。」所謂「夫子言之，于我心有戚戚焉」。感人之深，莫此爲甚。此其二。此二者實文章之眞諦，筆舌之能事。苟能批此窾，導此竅，則無論爲何等之文，皆足以移人；而諸文之中能極其妙而神其技者，莫小說若。故曰小說爲文學之最上乘也。由前之說，則理想派小說尚焉；由後之說，則寫實派小說尚焉。小說種目雖多，未有能出此兩派範圍外者也。抑小說之支配人道也，復有四種力：一曰熏。熏也者，如入雲烟中而爲其所烘，如近墨朱處而爲其所染。《楞伽經》所謂「迷智爲識，轉識成智」者，皆恃此力。人之讀一小說也，不知不覺之間，而眼識爲之迷漾，而腦筋爲之搖颺，而神經爲之營注；今日變一二焉，明日變一二焉；剎那剎那，相斷相續；久之而此小說之境界，遂入其靈臺而據之，成爲一特別之原質之種子。有此種子故，他日又更有所觸所受者，且且而熏之，種子愈盛，而又以之熏他人，故此種子遂可以遍世界。一切器世間有情世間之所以成所以住，皆此爲因緣也。而小說則巍巍焉具此威德以操縱衆生者也。二曰浸。熏以空間言，故其力之大小，存其界之廣狹；浸以時間言，故其力之大小，存其界之長短。浸也者，入而與之俱化者也。人之讀一小說也，往往既終卷後數日或數旬而終不能釋然。讀《紅樓》竟者必有餘戀有餘悲，讀《水滸》竟者必有餘快有餘怒。何也？浸之力使然也。等是佳作也，而其卷帙愈繁事實愈多者，則其浸人也亦

愈甚；如酒焉，作十日飲，則作百日醉。我佛從菩提樹下起，便說偌大一部《華嚴》，正以此也。三曰刺。刺也者，刺激之義也。熏浸之力利用漸，刺之力利用頓；熏浸之力在使感受者不覺，刺之力在使感受者驟覺。刺也者，能使人于一刹那頃，忽起異感而不能自制者也。我本藹然和也，乃讀林冲雪天三限，武松飛雲浦一厄，何以忽然髮指？我本愉然樂也，乃讀晴雯出大觀園，黛玉死瀟湘館，何以忽然淚流？我本肅然莊也，乃讀實甫之《琴心》、《酬簡》，東塘之《眠香》、《訪翠》，何以忽然情動？若是者，皆所謂刺激也。大抵腦筋愈敏之人，則其受刺激力也愈速且劇。而要之必以其書所含刺激力之大小爲比例。禪宗之一棒一喝，皆利用此刺激力以度人者也。此力之爲用也，文字不如語言。然語言力所被不能廣不能久也，于是不得不乞靈于文字。在文字中，則文言不如其俗語，莊論不如其寓言。故具此力最大者，非小說末由。四曰提。前三者之力，自外而灌之使入；提之力，自內而脫之使出，實佛法之最上乘也。凡讀小說者，必常若自化其身焉，入于書中，而爲其書之主人翁。讀《野叟曝言》者必自擬文素臣，讀《石頭記》者必自擬賈寶玉，讀《花月痕》者必自擬韓荷生若韋痴珠，讀《梁山泊》者，必自擬黑旋風若花和尚。雖讀者自辯其無是心焉，吾不信也。夫既化其身以入書中矣，則當其讀此書時，此身已非我有，截然去此界以入于彼界，所謂華嚴樓閣，帝網重重，一毛孔中萬億蓮花，一彈指頃百千浩劫，文字移人，至此而極。然則吾書中主人翁而華盛頓，則讀者將化身爲華盛頓；主人翁而拿破侖，則讀者將化身爲拿破侖；主人翁而釋迦、孔子，則讀者將化身爲釋迦、孔子，有斷然也。度世之不二法門，豈有過此？此四力者，可以盧牟一世，亭毒群倫，教主之所以能立教門，政治家所以能組織政黨，莫不賴是。文家能得其一，則爲文豪；能兼其四，則爲文聖。有此四力而用之于善，則可以福億兆人；有此四力而用之于惡，則可以毒萬千載。而此四力所最易寄者惟小說。可愛哉小說！可畏哉小說！小說之爲體，其易入人也既如彼，其爲用之易感人也又如此，故人類之普通性，嗜他文終不如其嗜小說，此殆心理學自然之作用，非人力之所得而易也。此天下萬國凡有血氣者莫不皆然，非直吾赤縣神州之民也。夫既已嗜之矣，且遍嗜之矣，則小說之在一群也，既已如空氣如菽粟，欲避不得避，欲屏不得屏，而日日相與呼吸之餐嚼之矣。于此其空氣而苟含有穢質也，其菽粟而苟含有毒性也，則其人之食息于此間者，必憔悴，必萎病，必慘死，必墮落，此不待蓍龜而決也。于此而不潔淨其空氣，不別擇其菽粟，則雖日餌以參苓，日施以刀圭，而此群中人之老病死苦，終不可得救。知此義，則吾中國群治腐敗之總根原，可以識矣。吾中國人狀元宰相之思想何自來乎？小說也。吾中國人佳人才子之思想何自來乎？小說也。吾中國人江湖盜賊之思想何自來乎？小說也。吾中國人妖巫狐兔〔鬼〕之思想何自來乎？小說也。若是者，豈嘗有人焉提其耳而誨之，傳諸鉢而授之也？而下自屠釁販卒、嫗娃童稚，上至大人先生、高才碩學，凡此諸思想必居一于是，莫或使之，若或使之，蓋百數十種小說之力，直接間接以毒人，如此其甚也(即有不好讀小說者，而此等小說，既已漸漬社會，成爲風氣。其未出胎也，固已承此遺傳焉；其既入世也，又復受此感染焉。雖有賢智，亦不能自拔。故謂之間接)。今我國民惑堪輿，惑相命，惑卜筮，惑祈禳，因風水而阻止鐵路、阻止開礦，爭墳墓而鬨族械斗殺人如草，因迎神賽會而歲耗百萬金錢、廢時生事、消耗國力者，曰惟小說之故。今我國民慕科第若膻，趨爵祿若騖，奴顏婢膝，寡廉鮮恥，惟思以十年螢雪，暮夜苞苴，易其歸驕妻妾、武斷鄉曲一日之快，遂至名節大防，掃地以盡者，曰惟小說之故。今我國民輕棄信義，權謀詭詐，雲翻雨覆，苛刻凉薄，馴至盡人皆機心，舉國皆荆棘者，曰惟小說之故。今我國民輕薄無行，沉溺聲色，總戀床笫，纏綿歌泣于春花秋月，銷磨其少壯活潑之氣，青年子弟，自十五歲至三十歲，惟以多情多感多愁多病爲一大事業，兒女情多，風雲氣少，甚者爲傷風敗俗之行，毒遍社會，曰惟小說之故。今我國民綠林豪杰，遍地皆是，日日有桃園之拜，處處爲梁山之盟，所謂「大碗酒，大塊肉，分秤稱金銀，論套穿衣服」等思想，充塞于下等社會之腦中，遂成爲哥老、大刀等會，卒至有如義和拳者起，淪陷京國，啓召外戎，曰惟小說之故。嗚呼！小說之陷溺人群，乃至如是，乃至如是！大聖鴻哲數萬言諄誨之而不足者，華士坊賈一二書敗壞之而有餘。斯事既愈爲大雅君子所不屑道，則愈不得不專歸于華士坊賈之手。而其性質其位置，又如空氣然，如菽粟然，爲一社會中不可得避不可得屏之物，于是華士坊賈，遂至握一國之主權而操縱之矣。嗚呼！使長此而終古也，則吾國前途，尚可問耶，尚可問耶！故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說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說始。

新小說報社《中國唯一之文學報〈新小說〉》 小說之道感人深矣。泰西論

文學者必以小說首屈一指，豈不以此種文體曲折透達，淋漓盡致，描人群之情狀，批天地之窾奧，有非尋常文家所能及者耶！中國自先秦以前，斯道既鬯，《漢書・藝文志》已列小說家于九流；但漢唐以後，學者拘文牽義，困于破碎之訓詁，驚于玄渺之心性，而于人情事理切實之迹，毫不措意，于是反鄙小說爲不足道。夫人之好讀小說，過于他書，性使然矣。小說既終不可廢，而所謂好學深思之士君子，吐棄不肯從事，則儇薄無行者，從而篡其統，于是小說家言遂至毒天下。中國人心風俗之敗壞，未始不坐是。

海天獨嘯子《空中飛艇弁言》 小說之益：小說之益于國家、社會者有二：一政治小說，一工藝實業小說。人人能讀之，亦人人喜讀之。其中刺激甚大，感動甚深，漸而智識發達，擴充其範圍，無難演諸實事。使以一科學書，強執人研究之，必不濟矣。此小說之所以長也。我國今日，輸入西歐之學潮，新書新籍，翻譯印刷者，汗牛充棟。苟欲其事半功倍，全國普及乎？請自科學小說始。小說之於社會國家：小說者自然感情之發泄，一關于地理位置，一關于風俗習慣者也。如古代希臘、羅馬，富于文學之思想，其間名家，至今尤膾炙人口。今之世，小說著作，以法蘭西爲盛。法俗風逸淫靡，小說家善道兒女事，識者謂於此觀國風焉。我國國于東亞大陸，土地膏腴，山河秀靈，國民對此自然美麗之感情，形諸詩歌，形諸小說，形諸繪畫者，莫不雅馴文華，極一時之盛。數千年來，文人學士，沉溺于中，流而不返，而政治之基，亦以之胞。識者謂之右文之國。觀其沿革，良有以也。我國小說之力：我國說部多名家，綺麗纏綿，盛矣！觀止矣！然作者好道風流，說鬼神，勢力所及，幾爲社會之主動力，雖三尺童子，心目中皆濡染之。故其風俗，人人皆以名士自命，人人皆以風雅自命。婦人女子，慕名女美人故事，莫不有模效之心焉。至其崇信鬼神之風潮，幾于腦光印烙，牢不可破。民間爆發者輩，亦皆假此爲利器，振臂一呼，四處皆應，如先時之紅蓮、白蓮，近時之義和團，皆職是也。雖然，居蒙昧時代，得此一伸民氣，亦良佳。今者世界文明，光焰萬丈，此等網羅，允宜打破，則小說之改革尚焉。顧雖言改革矣，毋如我國民，自歐勢攔入，政府窘迫，一蹶再蹶而後，相顧失措，四望徬徨之時，腦筋之影泡頓渴。此時正宜愼選其材料，改換其方略，以注射之，使其新知新識，煥然充發，則小說之急于改革尤尚焉。日本維新之先，小說中首譯《經國美談》等一二書，非無故也。

平子《小說叢話》 小說與經傳有互相補救之功用。故凡東西之聖人，東西之才子，懷悲憫，抱冤憤，于是著爲經傳，發爲詩騷，或托之寓言，或寄之詞曲，其用心不同，其能移易人心，改良社會，則一也。然經傳等書，能令人起敬心，人人非樂就之也。有師友之督率，父兄之誘掖，不能不循之。其入人也逆，國人之能得其益者十僅二三。至于聽歌觀劇，則無論老稚男女，人人樂就之。倘因此而利導之，使人喜，使人悲，使人歌，使人哭，其中心也深，其刺腦也疾。舉凡社會上下一切人等，無不樂于遵循，而甘受其利者也。其入人也順，國人之得其益者十有八九。故一國之中，不可不生聖人，亦不可不生才子。

浴血生《小說叢話》 竊嘗謂小說之功亦偉矣。夫人有過，莊言以責之，不如微言以刺之；微言以刺之，不如婉言以諷之；婉言以諷之，不如妙譬以喻之；而小說者，皆具此能力者也。故用小說以規人過，是上上乘也。

商務印書館主人《本館編印〈繡像小說〉緣起》 歐美化民，多由小說；榑桑崛起，推波助瀾。其從事于此者，率皆名公巨卿，魁儒碩彥，察天下之大勢，洞人類之頤理，潛推萬古，豫揣將來，然後抒一己之見，著而爲書，以醒齊民之耳目。或對人群之積弊而下砭，或爲國家之危險而立鑒，揆其立意，無一非裨國利民。支那建國最古，作者如林，然非怪謬荒誕之言，即記污穢邪淫之事；求其稍裨于國、稍利于民者，幾幾乎百不獲一。夫今樂忘倦，人情皆同，說書唱歌，感化尤易。本館有鑒于此，于是糾合同志，首輯此編。遠摭泰西之良規，近挹海東之餘韻，或手著、或譯本，隨時甄錄，月出兩期，藉思開化夫下愚，遑計貽譏于大雅。

蛻庵《小說叢話》 小說之妙，在取尋常社會上習聞習見、人人能解之事理，淋漓摹寫之，而挑逗默化之，故必讀者入其境界愈深，然後其受感刺也愈劇。未到上海者而與之讀《海上花》，未到北京者而與之讀《品花寶鑒》，雖有趣味，其亦僅矣。故往往有甲國最著名之小說，譯入乙國，殊不能覺其妙。如英國的士黎里、法國囂俄、俄國托爾斯泰，其最精心結撰之作，自中國人視之，皆隔靴搔癢者也。日本之《雪中梅》、《花間鶯》，當初出時，號稱名作，噪動全國，及今已無過問，蓋當時議院政治初行，此等書即以匡其敝者也。今中國亦有譯之者，則如嚼蠟焉爾。凡著譯小說者，不可不審此理。

俠民《新新小說敘例》 小說有支配社會之能力，近世學者論之甚詳，比年以來，亦稍知所趨重矣。故欲新社會，必先新小說；欲社會之日新，必小說之日新。小說新新無已，社會之革變無已，事物進化之公例，不其然歟？向頃所謂新者，曾幾何時，皆土鷄瓦狗視之；而現頃代起之新，自後人視之，亦將如今之視昔也。使無現頃之新，則向頃之新，或五十歲而止矣；使無後來之新，則現頃之新，或百步而止矣。

蔣觀雲《中國之演劇界》 且夫我國之劇界中，其最大之缺憾，誠如訾者所謂無悲劇。曾見有一劇焉，能委曲百折，慷慨悱惻，寫貞臣孝子仁人志士困頓流離，泣風雨動鬼神之精誠者乎？無有也。而惟是桑間濮上之劇爲一時王，是所以不能啓發人廣遠之理想，奧深之性靈，而反以舞洋洋，笙鏘鏘，蕩人魂魄而助其淫思也。其功過之影響於社會間者，豈其微哉！昔在佛教，馬鳴大士，行華氏國，作賴叱和羅之樂，使聞者皆生厭世之想，城中五百王子，同時出家。是雖欲人悟觀空無我之理，爲弘通佛教之方便法，然其樂固當屬悲劇之列也。今歐洲各國，最重沙翁之曲，至稱之爲惟神能造人心，惟沙翁能道人心。而沙翁著名之曲，皆悲劇也。要之，劇界佳作，皆爲悲劇，無喜劇者。夫劇界多悲劇，故能爲社會種福，社會所以有慶劇也。劇界多喜劇，故能爲社會種孽，社會所以有慘劇也。其效之差殊如是矣。嗟呼！使演劇而果無益於人心，則某竊欲從墨子非樂之議。不然，而欲保存劇界，必以有益人心爲主，而欲有益人心，必以有悲劇爲主。國劇刷新，非今日劇界所當從事哉！

箸夫《論開智普及之法首以改良戲本爲先》 乃世之人往往游忽于當前，而繫戀于已往，茫昧于現象，而致慨于陳迹。彼其感情之敏速，可於觀劇時見之。當夫柝既鳴，幕既撤，滿園闃寂，萬籟無聲，群目注於場上。每遇奸雄構陷之可恨也，則髮爲之指；豪傑被難之可憫也，則神爲之傷；忠孝俠烈之可敬也，則容爲之肅；才子佳人之可羨也，則情爲之移。及演者形容盡致，淋漓跌宕之時，觀者亦眉飛色舞，鼓掌稱快。是以上而王公，下而婦孺，無不以觀劇爲樂事。是劇也者，于普通社會之良否，人心風俗之澆漓，其影響爲甚大也。中國成周優孟衣冠，爲劇之濫觴。及李唐時，梨園菊部，一時稱盛。厥後愈傳愈訛，久而漸失其眞。其所扮演者，多取材于說部稗史，綜其大要，不外寇盜、神怪、男女數端。如《水滸》、《七俠五義》，非橫行剽劫，犯禮越禁一派耶？《西游》、《封神》，非牛鬼蛇神，支離荒誕一派耶？《西廂》、《金瓶梅》，非幽期密約，褻淫穢稽之事耶？在深識明達者流，固知當日作者，不過假托附會，因事寓言，藉他人酒杯，澆自己壘塊，亦視爲逢場作戲，過眼雲烟已耳。而閭閻市儈，鄉曲愚氓，目不知書，先入爲主，所見所聞，祇有此數，每于酒闌燈炮之候，豆棚瓜架之旁，津津樂道，據爲典要，且以一知半解，誇耀同儕。嗚呼！錮蔽智慧，阻遏進化，非此階之厲乎？況中國文學繁難，學界不興，下流社會，能識字閱報者，千不獲一。故欲風氣之廣開，教育之普及，非改良戲本不可。

佚名《論小說與社會之關係》 自小說有開通風氣之說，而人遂無復敢有非小說者。雖然，我今欲問小說果何爲而能開通風氣乎？解之者曰：小說之入人也易，故人咸樂觀之；樂觀之，故易傳之。又曰：投其所好者，則人之聽之也順而易；拂其所不好者，則人之聽之也逆而難。小說者，人人所共好者也，故易投之。然則我請爲之申其意曰：小說之能開通風氣者，有決不可少之原質二：其一曰有味，其一曰有益。有味而無益，則小說自小說耳，于開通風氣之說無與也，有益而無味，開通風氣之心，固可敬矣，而與小說本義未全也。故必有味與益二者兼俱之小說，而後始得謂之開通風氣之小說，而後始得謂之與社會有關係之小說。此小說與社會關係之第一解也。雖然，我尚欲問小說果何如而後始得謂之有味、有益乎？有味之說，解者固易：其立格也奇，其運思也巧，其遣詞也綺麗明達。有益之說，論者各異矣。巧辨之士，固無一不可牽合之爲有益也：記放縱之事，則曰養國民慷慨之氣也；記萎靡之事，則曰去國民粗暴之氣也；記殘酷之事，則曰恐我國民之性之不深刻也；記淫蕩之事，則曰哀我國民之性之不活潑也。而其實施之于實事者，亦誠有如此者。凡有一事，正面視之而以爲善者，背面觀之而即以爲惡。矯枉者，不能不過正；過正者，不能不有流弊。知其流弊，而用其矯正之術，是在提倡小說者之善察社會情形而已。此小說與社會關係之第二解也。雖然，我尚欲問提倡小說者，于社會情形，如何體察之，而始得謂之善乎？我聞小說之所以有益于社會者，爲其能損、益社會之過、不及，而劑之于平也。欲損益其過、不及，當先知其過、不及。故提倡小說者之體察社會，體察社會人情之過、不及而已。知其過，而後能損；知其不及，而後能益。若不知其過、不及，而漫然損益之，損其所不及，而益其所過，則是

以水濟水，以火濟火，未見其益，而先蒙其害也。雖然，理更有進者。提倡小說者之當察社會之過、不及固矣，然而所謂過，所謂不及者，其端亦甚不一也。一國之中，智愚不齊，風土亦不一。甲以此爲過焉者，乙或以彼爲過；丙以此爲不及焉者，丁或以彼爲不及。民氣當強也，又當靜；民性當活潑也，又當有節。此非彼是，其說各執，而其理又難一矣，則惟當以國民最多之數，與乎時勢最急之端，以及對于外界競爭最有用之三者，以爲之準已耳。此小說與社會關係之第三解也。知此三解，以提倡小說，小說固爲開通風氣之小說，不知此三解以提倡小說，小說或至爲閉塞風氣之小說。今者小說之出版，多于其他新書矣；愛閱小說者，亦甚于愛閱其他新書矣。小說影響之及于他日之社會，可斷然言也。今日所出版之小說，果能一一有當于以上所言三解乎？竊謂今之投筆于小說界者，亦有三解在：其一固欲借此以開通風氣也，其一則爲名者也，其一則爲利者也。夫爲名爲利，苟非木石，人安能免？第祇爲名利計，而一不爲社會計，以開通風氣之資，而致得閉塞風氣之果，竊意提倡小說者，不能辭其咎也。心有所感，不嫌固陋，貢其所見如此，作小說與社會之關係論上。小說與社會之有關係，前篇既略論之矣。然則當今日，而論我中國之社會，其于小說宜提倡之點，究當如何？試就我見所能及者，再略言其一二。其一，當補助我社會智識上之缺乏。夫我社會所以沉滯而不進者，以科學上之智識，未足故也；以物質上之智識，未有經驗故也。因之而安于固陋，入于迷信者，大半以此。若提倡小說者，而能含科學之思想，物質之經驗，是則我社會之師也，我社會之受其益者當不淺。雖然，尤有一事。我社會之所以衰弱而無力者，以國家思想之薄弱也。以己與國家無關，國家與己無與也，故一聽其腐敗滅亡而無所顧。若提倡小說者，而能啓發國家之思想，振作國家之精神，是亦我社會之指導者也，我社會之受其益，亦必不淺。我社會智識之缺乏，雖不一端，而今日所最宜補助者，莫如斯二者。其一，當矯正社會性質之偏缺。夫我中國，土地不一，風俗不同，南北人之性質，判然各別。若欲矯正其偏缺，自非一端所能盡，然若論其大，實亦共本而同源。試再一一言其矯正者之所宜急，與夫性質之偏執者。其一曰深厚。夫性情之深厚，必由于智識之廣博。以我社會若是之智識，而欲求其性情之深厚，不可得也。然若我國今日社會之淺薄，實有出于意料之外者：人祇知有目前，而不顧日後；祇知有一己，而不顧大局。此欺騙苟且之事所以日多，而人心所爲不古。此惡劣之性質，宜急救藥之，不然，將爲夭折種族壽命之第一病根。其二曰精細。文明人之所以與非文明人相異者，文明人心思複雜，而非文明人心思簡單也。白色人之所以與他色人相異者，白色人性情縝密，而他色人性情粗忽也。而我國人之粗忽性，又若天成者。不知事者，醉生夢死，知事者，奔走呼號而已；不任事者，百事不問，任事者，一發難收而已。知事者與不知事者，任事者與不任事者，至其究竟，皆不能成一事者，皆此粗忽之性，賊害之也。此惡劣之性質，又宜急救藥之，不然，將爲斷喪國家元氣之第一病根。更進而論之，則有二事：其一曰無復仇之風。夫復仇，天性也。孔子之教曰：君父之仇，勿與共戴天；兄弟之仇不同國。是孔教許人以復仇也。耶穌之教曰：復仇者，至公平者也。是耶教亦許人以復仇也。吳王三呼而敗越，越人卧薪嘗膽而沼吳。人民有復仇之精神，而後其國乃能無外侮。逆來而順受，唾面而自干，苟無深心，徒招人侮。古人有言曰：夫人必自侮，而後人侮之。我得再進一義，以爲之解曰：夫人必見侮于人而無所報，而後人得無所顧忌而爭侮之。呼馬應馬，呼牛應牛，此我國人之普通性質也；其有不應者，亦表面上之自好者耳。此亦我社會性質之一大缺點。此惡劣之性質，亦宜急救藥之，不然，將爲降低人格之第一病根。其一曰無尚俠之風。夫我中國之所以腐敗而各事不舉者，以各種人于己所應爲之事，不能盡力爲之也。然又有一故，則以非己所應爲之事，不肯仗義以爲之也。而社會之性情，遂因之委靡而不振。譬如遇順境，身所不能計深遠、慮縝密者，人亦無有出而代爲之計慮；又如遇逆境，身所不能親爲報仇者，人亦無有路見而代抱不平。夫天下之事，不過己事與人之事耳。己既不自振，人又不扶助，雖欲社會上事，有一不腐敗而不可得也。此惡劣之性質，亦宜急救藥之，不然，將爲墮失人道之第一病根。今使假定一事以明言之。一事之來也，其初以智識不若人故，茫然而不知之；其繼一聞人發起，以性情粗忽故，轟然而交哄之；及事既入手，以謀慮不深遠，故雜然而無所紀；既事稍見阻害，當事者無報復之思想，不與事者無扶助之心思，忽而中止，寂然而無聞，而其事遂長此而終右。此我社會所以每遇外事，而無一不敗者也。既論小說與社會，又于我國今日之社會，而述所見如此，作小說與社會之關係論下。

中原浪子《京華艷史》第一回　他說道，小說之有益于世道人心，是要將

現在時勢局面、人情風俗一切種種實在壞處一一演說出來，叫人家看得可耻可笑。又將我腦中見得到的道理，比現在時局高尚點子的，敷衍出來，叫人家看得可羨可慕。中間又要設出許多奇奇怪怪變化出沒的局面，叫人家看得可驚可喜。還有許多妙處，許多難處，實在比正經著作難多了。

俠人《小說叢話》 孔子曰：「我欲托之于空言，不如見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吾謂此言實爲小說道破其特別優勝之處者也。孟子曰：「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聞柳下惠之風者，鄙夫寬，薄夫敦。」凡人之性質，無所觀感，則興起也難；苟有一人焉，一事焉，立其前而樹之鵠，則望風而趨之。小說者實具有此種神力以操縱人類者也。夫人之稍有所思想者，莫不欲以其道移易天下，顧談理則能明者少，而指事則能解者多。今明著一事焉以爲之型，明立一人焉以爲之式，則吾之思想，可瞬息而普及于最下等之人，是實改良社會之一最妙法門也。且孔子之所謂見諸行事者，不過就魯史之成局，加之以褒貶而已。材料之如何，固繫于歷史上之人物，非吾之所得自由者也。小說則不然，吾有如何之理想，則造如何之人物以發明之，徹底自由，表裏無礙，眞無一人能稍掣我之肘者也。若是乎由古經以至《春秋》，不可不謂之文體一進化；由《春秋》以至小說，又不可謂之非文體一進化。使孔子生于今日，吾知其必不作《春秋》，必作一最良之小說，以鞭辟人類也。不寧惟是，使周、秦諸子而悉生于今日，吾知其必不垂空言以詔後之人，而咸當本其學術，作一小說以播其思想，殖其勢力于社會，斷可知也。若是乎語孔子與施耐庵、曹雪芹之學術行誼，則二人固萬不敢幾；若語《春秋》與《紅樓夢》、《水滸》之體裁，則文界進化，其階級固歷歷不可誣也。小說之所以有勢力于社會者，又有一焉，曰堅人之自信力。凡人立于一社會，未有不有其自信力以與社會相對抗者也。然衆寡之勢不敵，故苟非鴻哲殊勇，往往有其力而守之不堅，久之且消磨焉、淪胥焉，以至于同盡。夫此力之所以日澌滅者，以舍我之外，皆無如是之人也。苟環顧同群而有一人焉，與吾同此心，同此理，則欣然把臂入林矣，其道且終身守之而不易矣。子曰：「德不孤，必有鄰。」蓋謂此也。古人所以獨抗其志，逖然不與俗偶者，雖無并世之儔，而終必有一人焉，先我而立于簡冊之上，職是故也。小說作，而爲撰一現社會所亟需而未有之人物以示之，于是向之懷此思想而不敢自堅者，乃一旦以之自信矣。苟不知歷史之人，將認其人爲眞有；苟知有歷史之人，亦認其書之著者，爲并世曠世心同理同相感之人也。于是此種人之自信力，遂因之益堅，始然而蓄之于心，繼焉而見之于事。苟有流于豪暴者，人訾其強橫無理，彼固以魯智深、武二哥自居也。苟有溺于床笫者，人訾其纏綿無志，彼固以林黛玉、賈寶玉自居也。既引一書中之人爲同情之友矣，則世人雖如何非毀之、忠告之，其言終不能入，其心終不可動。有時以父母師長之力強禁之，禁其身不能禁其心也。舍其近而昵其遠，弃其實而麗于虛，雖曰爲常人之所馘乎，然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物各從其類也。此固心理問題，而非算術問題也。故爲小說者，以理想始，以實事終，以我之理想始，以人之實事終。不寧惟是，小說者固應于社會之熱毒，而施以清涼散者也。凡人在社會中所日受慘毒而覺其最苦者二：一曰無知我之人，一曰無憐我之人。苟有一人焉，于我躬所被之慘毒，悉知悉見，而其于評論也，又確能爲我辯護，而明著加慘毒于我者之非，則望之如慈父母、良師友不啻矣，以爲窮途所歸命矣。且又不必其侃侃而陳之，明目張膽以爲我之強援也，但使其言在此而意在彼，雖昌言之不敢，而悱惻沉摯，往往于言外之意，表我同情，則或因彼之知我而憐我也，而因曲諒其不敢言之心，因彼之知我者以知彼，且因知彼者以憐彼，而相結之情乃益固。故有暴君酷吏之專制，而《水滸》現焉；有男女婚姻之不自由，而《紅樓夢》出焉。雖峨冠博帶之碩儒，號爲生今之世反古之道，守經而不敢易者，往往口非梁山，而心固右之，筆排寶、黛，而躬或蹈之。此無他，人心之所同受其慘毒者，往往思求憐我知我之人，著者之哀哀長號，以求社會之同情，固猶讀者欲迎著者之心也。故一良小說之出世也，其勢力殆如水銀瀉地，無孔不入，日月有明，容光必照。使人無論何時何地，而留有一小說焉以監督之而慰藉之，此其力眞慈父母、良師友之所不能有，而大小說家之所獨擅者也。此無他，聖經賢傳之所不能詔，而小說詔之；稗官史籍之所不能載，而小說家載之，詩歌詞曲之所不能達，而小說達之；則其受人之歡迎，安得不如泥犂獄中之一光明綫也？其有一種之特別勢力也，以其爲一種之特別文學也。

松岑《論寫情小說於新社會之關係》 偉哉！小說之有不可思議之力支配人道也。吾讀今之新小說而喜，雖然，吾對今之新社會而懼。吾欲吾同胞速出所厭惡之舊社會，而入所歆羨之新社會也，吾之心較諸譯小說者而尤熱。故吾讀《十五小豪傑》而崇拜焉，吾安得國民人人如俄敦、武安之少年老成，

冒險獨立，建新共和制於南極也。吾讀《少年軍》而崇拜焉，吾安得國民人人如南美、意大利、法蘭西童子之熱心愛國，犧牲生命，百戰以退虎狼之強敵也。吾讀《秘密使者》而崇拜焉，吾安得國民人人如蘇朗笏、那貞之勇往進取，夏理夫、傅良溫之從容活潑，以探西伯利亞之軍事也。吾讀《八十日環游記》而崇拜焉，吾安得國民人人如福格之強忍卓絕，以二萬金鎊，博一千九百二十點鐘行程之名譽也。吾讀《海底旅行》、《鐵世界》而亦崇拜焉，使吾國民而皆有李夢之科學、忍毗之藝術，中國國民之偉大力可想也。吾讀《東歐女豪傑》、《無名之英雄》而更崇拜焉，使吾國民而皆如蘇菲亞、亞晏德之奔走黨事，次安、絳靈之運動革命，漢族之光復，其在拉丁、斯拉夫族之上也。吾又讀《黑奴吁天錄》而悲焉，謂吾國民未來之小影，恐不爲哲爾治、意里賽而爲湯姆也。吾又讀《風洞山》(吾友吳檀庵著，稿已寫定，尚未出版)、《新羅馬傳奇》而泣且笑焉，謂吾國民將爲第二之亡國，抑爲第二之興國，皆在不可知之數也。其他政治、外交(去年《外交報》，譯英文多佳者)、法律、偵探、社會諸小說，皆必有大影響，潛勢力于將來之社會無可疑焉。是故吾讀今之新小說而喜，雖然，吾讀今之寫情小說而懼。人之生而具情之根苗者，東西洋民族之所同；即情之出而占位置于文學界者，亦東西洋民族之所一致也。以兩社會之隔絕反對，而乃取小說之力，與夫情之一脈，溝而通之，則文學家不能辭其責矣。吾非必謂「情」之一字，吾人不當置齒頰，彼福格、蘇朗笏之艷伴，蘇菲亞、絳靈之情人，固亦兒女英雄之好模範也。若乃逞一時筆墨之雄，取無數高領窄袖花冠長裙之新人物，相與歌泣于情天泪海之世界，此其價值，必爲青年社會所歡迎，而其效果則不忍言矣。天下有至聰明之人，而受至強之迷信者，文明國之道德與法律是也。非獨文明國然，彼觀《游山》、《拷火》、《御碑亭》之劇本，與夫《聊齋志異》聶小倩、秋容、小謝之鬼使，或嘗以見色不亂，反躬而自律焉。「南山有烏，北山張羅。」「使君有婦，羅敷有夫。」凜然高義之言，其視宓妃、神女之賦，勸百而諷一者固殊矣。故吾所崇拜夫文明之小說者，正樂取夫《西廂》、《紅樓》、《淞隱漫錄》旖旎妖艷之文章，摧陷廓清，以新吾國民之腦界，而豈復可變本而加之厲也。夫新舊社會之蛻化，猶青蟲之化蝶也，蝶則美矣，而青蟲之蠋則甚醜。今吾國民當蛻化之際，其無以彼青蟲之醜，而爲社會之標本乎！曩者少年學生，粗識「自由」、「平等」之名詞，橫流滔滔，已至今日，乃復爲下多少文明之確證：使男子而狎妓，則曰我亞猛着彭也，而父命可以或梗矣(《茶花女遺事》，今人謂之外國《紅樓夢》)；女子而懷春，則曰我迦因赫斯德也，而貞操可以立破矣(《迦因》小說，吾友包公毅譯。迦因人格，向爲吾所深愛，謂此半面妝文字，勝于足本。今讀林譯，即此下半卷內，知尚有懷孕一節。西人臨文不諱，然爲中國社會計，正宜從包君節去爲是。此次萬千感情，正讀此書而起)；精靈狡獪，惑媚男子，則曰我厄爾符利打也，而在此爲閨女者，在彼即變名而爲蕩婦矣(《雙綫記》，一名《淡紅金鋼鑽》)。歐化風行，如醒如寐，吾恐不數十年後，握手接吻之風，必公然施于中國之社會，而跳舞之俗且盛行，群棄職業學問而習此矣(西俗斗牌，頗通行于男女社會，此亦吾民俗所歡迎也)。吾東洋民族國粹，有大勝西人者數事：祖先之教盛行一也，降將不齒于軍事二也；至男女交際之遏抑，雖非公道，今當開化之會，亦宜稍留餘地，使道德法律得持其強弩之末以繩人，又安可設淫詞而助之攻也！不然，而吾寧主張夫女媧之石，千年後之世界，以爲打破情天、毒殺情種之助，謂須眉皆惡物，粉黛盡枯髏，不如一塵不染、六根清淨之爲愈也。又不然，而吾寧更遵顓頊(顓頊之教，婦人不避男子于路者，拂之于四達之衢)、祖龍(始皇厲行男女之大防，詳見會稽石刻)之遺教，厲行專制，起重黎而使絕地天之通也。嗚呼！豈得已哉！

中國老少年《中國偵探案弁言》 邇日競尚小說矣，競尚譯本小說矣。小說之足以改良社會，時彥既言之不一言矣。然其所以能改良社會者，以其能動人感情也。吾每購讀譯本小說，其足以動吾之感情者，蓋十不一二焉，此吾之所以咎譯者也。然而今之購讀譯本者，其爲我若，爲不我若，則不得而知也。小說之種類，曰：寫情也，科學也，冒險也，游記也，其種類不一。其內容之果能合于吾國之社會與否，不能一概而論定之；其能改良吾國社會與否，尤不能一概而論定之。

《新世界小說社報發刊辭》 文化日進，思潮日高，群知小說之效果，捷于演說報章，不視爲遣情之具，而視爲開通民智之津梁，涵養民德之要素；故政治也，科學也，實業也，寫情也，偵探也，分門別派，實爲新小說之創例，此其所以絕有價值也。況言論自由，爲東西文明之通例，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亦華夏先哲之名言。苟知此例，則願作小說者，不論作何種小說，願閱小說者，亦不論閱何種小說，無不可也。同人有見于此，于是有《新世界

小說》之作。蓋莊言正論，不足以動人，號爲讀書之士，尙至束閣經史。往往有聖賢千言萬語所不能入者，引一俗諺相譬解，而其人即能恍然于言下。口耳流傳，經無數自然之刪削，乃有此美玉精金之片詞只語與經史而并存，世界不毀，則其言亦不毀。此一說也。有釋奴小說之作，而後美洲大陸創開一新天地；有革命小說之作，而後歐洲政治特辟一新紀元。而以視吾國，北人之敢死喜亂，不啻活演一《水滸傳》；南人之醉生夢死，不啻實做一《石頭記》。小說勢力之偉大，幾幾乎能造成世界矣。此一說也。官場之現形，奇奇怪怪；學堂之風潮，滔滔汩汩。新黨之革命排滿也，而繼即升官發財矣；新鄉願之炫道學、倡公理也，而繼即占官地、遂私計矣。人心險于山川，世路盡爲荊棘，則其餘之實行奸盜邪淫，與夫詐僞撞騙者，更不足論矣。耳所聞，目所見，舉世皆小說之資料也。此又一說也。

吳沃堯《歷史小說總序》 歷代史籍，無演義以爲之輔翼也。吾于是發大誓願，編撰歷史小說，使今日讀小說者，明日讀正史如見故人；昨日讀正史而不得入者，今日讀小說而如身親其境。小說附正史以馳乎？正史藉小說爲先導乎？請俟後人定論之。而作者固不敢以雕蟲小技，妄自菲薄也。

又《月月小說序》 吾執吾筆，將編爲小說，即就小說以言小說焉，可也，奈之何舉社會如是種種之醜態而先表暴之，吾蓋有所感焉。吾感夫飲冰子《小說與群治之關係》之說出，提倡改良小說，不數年而吾國之新著新譯之小說，幾于汗萬牛充萬棟，猶復日出不已而未有窮期也。求其所以然之故，曰：隨聲附和故。或曰：是不足爲病也。美之獨立，法之革命，非一二人倡于前，無數人附和于後，以成此偉大之事業耶？曰：是又不然。認定其宗旨而附和之，以求公衆之利益者，何可以無此附和？憑藉其宗旨以附和之，詭謀一己之私利而不顧其群者，又何可以有此附和？今夫汗萬牛充萬棟之新著新譯之小說，其能體關係群治之意者，吾不敢謂必無；然而怪誕支離之著作，詰曲聱牙之譯本，吾蓋數見不鮮矣。凡如是者，他人讀之不知謂之何，以吾觀之，殊未足以動吾之感情也。于所謂群治之關係，杳乎其不相涉也。然而彼且囂囂然自鳴曰：「吾將改良社會也，吾將佐群治之進化也。」隨聲附和而自忘其眞，抑何可笑也。小說之與群治之關係，時彥既言之詳矣。吾于群治之關係之外，復索得其特別之能力焉。一曰：足以補助記憶力也。吾國昔尙記誦，學童讀書，咿唔終日，不能上口。而于俚詞劇本，一讀而輒能背誦之。其故何也？深奧難解之文，不如粗淺趣味之易入也。學童聽講，聽經書不如聽《左傳》之易入也，聽《左傳》又不如聽鼓詞之易入也。無他，趣味爲之也。是故中外前史，浩如烟海，號稱學子者，未必都能記憶之，獨至于三國史，則幾于盡識字之人皆能言其大略，則《三國衍義》之功，不可泯也。雖間不免有爲附會所惑者，然既能憶其梗概，無難指點而匡正之也。此其助記憶力之能力也。一曰：易輸入知識也。凡人于平常待人接物間，所聞所見，必有無量之事物言論，足以爲我之新知識者，然而境過輒忘，甚或有當前不覺者，惟于小說中得之，則深入腦筋而不可去。其故何也？當前之事物言論，無趣味以贊佐之也。無趣味以贊佐之，故每當前而不覺。讀小說者，其專注在尋繹趣味，而新知識實即暗寓于趣味之中，故隨趣味而輸入之而不自覺也。小說能具此二大能力，則凡著小說者、譯小說者，當如何其審愼耶！夫使讀吾之小說者，記一善事焉，吾使之也；記一惡事焉，亦吾使之也。抑讀吾小說者，得一善知識焉，得一惡知識焉，何莫非吾使之也。吾人丁此道德淪亡之時會，亦思所以挽此澆風耶。則當自小說始。是故吾發大誓願，將遍撰譯歷史小說，以爲教科之助。歷史云者，非徒記其事實之謂也，旌善懲惡之意實寓焉。舊史之繁重，讀之固不易矣；而新輯教科書，又適嫌其略。吾于是欲持此小說，竊分教員一席焉。他日吾窮十年累百月而幸得殺青也，讀者不終歲而可以畢業；即吾今日之月出如干頁也，讀者亦收月有記憶之功。是則吾不敢以雕蟲小技，妄自菲薄者也。善教育者，德育與智育本相輔；不善教育者，德育與智育轉相妨。此無他，譎與正之別而已。吾既欲持此小說，以分教員之一席，則不敢不審愼以出之。歷史小說而外，如社會小說，家庭小說，及科學、冒險等，或奇言之，或正言之，務使導之以入於道德範圍之內。即艷情小說一種，亦必軌于正道，乃入選焉（後之投稿本社者，其注意之）。庶幾借小說之趣味之感情，爲德育之一助云爾。嗚呼！吾有涯之生，已過半矣。負此歲月，負此精神，不能爲社會盡一分之義務，徒播弄此墨床筆架，爲嬉笑怒罵之文章，以供談笑之資料，毋亦攬須眉而一慟也夫！

佚名《論戲劇彈詞之有關於地方自治》 吾不知地方自治之性質何若也，以爲六洲一戲場耳。吾不知地方自治之規模何若也，以爲萬事一說部耳。世界通人，競談地方自治矣：劃區也；分局也；練警察也；修戶籍也；擔賦稅也；定裁判也；平道路也；興學術也；振工商也；廣樹藝也；開

水利也；防火險也；改良婚姻也；講究衛生也；施濟醫藥也；收養貧苦也：發於名家著述者，汗牛充棟，騰於大館報章者，盈街塞道。燕、許大手筆，抒詞潤金石；盧（盧梭）、孟（孟德斯鳩）大政家，陳義薄雲天。僕支那帝國小說社中之一說小說人也，好說小說，則請以小說說。地方自治，非政治家所談耶。談政治如賦大言，談小說如賦小言；證政治如奏雅樂，談小說如奏俗樂；談政治如誦正書，談小說如誦閒書；談政治如述朝議，談小說如述巷議；談政治如扮生旦，談小說如扮丑淨；談政治如唱京（京調）、崑（崑腔），談小說如唱徽（徽調）、廣（廣調）；談政治如肅衣冠而上明堂，談小說如傅粉墨而登戲臺；談政治如歐洲大總統，揖讓而升議政院，談小說如蘇州小熱昏，跳躍而入玄妙觀。然則以小說而談地方自治，不猶以丑淨而扮生旦乎？不猶以徽、廣而唱京、崑乎？不猶以粉墨而披衣冠乎？不猶以小熱昏而作大總統乎？而求其有當于事理也，難矣。雖然，福祿特爾，法之小說家也，珠喉一囀，喚轉法國國魂；索士比亞，英之小說家也，鐵板一敲，打起英民民志。《五月花》出，而黑奴生；《兩年假》（《十五小豪傑》之原名）作，而殖民熾。小說之轉移世界也如許，何況地方。昔者東郭子問道于莊子，莊子曰：「在螻蟻。」曰：「何其下耶？」曰：「在稊稗。」曰：「何其愈下耶？」曰：「在瓦甓。」曰：「何其愈甚耶？」曰：「在屎溺。」設有問地方自治于余者，余必曰：在戲劇；余必曰：在彈詞；余必曰：在書場，在茶園，而不在於國會議院；余必曰：在說書，在唱戲，而不在於學士大夫。竹籬茅舍，帶水抱山六七家，胡琴咿呀，村姑抱子而走集，稻赤麥黃，萬頃一望，鑼鼓其鐘，鄉人釋耒。問有一村一町一區一集而無說書者乎？曰無有。問有一村一町一區一集而無演戲者乎？曰無有。事之有害於地方也，莫如戲曲；事之有益於地方也，亦莫如戲曲。聽《寄簡》、《追舟》諸戲，則歸而踰牆，而婚姻太自由矣；觀《劫法場》、《打擂臺》諸劇，則歸而厲刃，而民權太平等矣。戲曲良，則風俗與之俱良；戲曲窳，則風俗與之俱窳；戲曲退步，則風俗與之俱退；戲曲進步，則風俗與之俱進。講治地方，必自風俗始；講治風俗，必自戲劇、彈詞始。主嚴義則曰禁，主寬義則曰改；而吾謂禁之不若改之之善。戲劇哉！彈詞哉！具一切心，具一切法，一切衆生以爲眼耳口鼻色聲香味觸發，一切衆生以爲腦者也。吾若讕言，則入拔舌地獄。魏武非英主耶？《三國志》演而萬口齊罵奸臣。潘美非名將耶？《楊家將》演而千眼攢視佞帥。有《封神榜》而後有青獅、白象諸大菩薩，有《目連傳》而後有劍樹、刀山、十殿閻羅、龍父耳蛭、水母目蝦。以今之民，具今之智，雖曰禁之，禁可盡乎？此村撤鑼，而彼村開臺矣；此巷投板，而彼巷點鼓矣。民生之好樂也，而必議損議罰以苦惱衆生；休論禁之不能盡也，縱使能盡，抑何樂于爲此耶？況小弦急則大弦絕，必有鄉曲父老，推倒柴堆，拋卻煙筒，起而與君爲難，而爲地方自治生一大阻力也。噫！大道冥冥，衆生沈沈，誨盜誨淫，繫鈴解鈴，民之迷信於戲曲也，則開民之智，仍此戲曲。吾因喧嘩喧呷曰：革命！革命！革命何物？曰革命戲劇；曰革命彈詞。以李龜年撅笛，以安金藏點板，以李天下作生旦，以淳于髡作丑末。演唱偵探小說，而民知警察之不可不練；演唱政治小說，而民知賦稅之不可不擔；演唱科學小說，而民知工藝之不可不振；演唱醫學小說，而民知衛生之不可不講；演唱言情小說，而民知婚姻之不可不文明；演唱社會小說，而民知貧苦之不可不收恤。諺云「蘇空頭」，言無腦也。豈獨蘇人然哉？支那之人，盡無腦也。甲說入，則以甲說爲腦；乙說入，則以乙說爲腦。如今則換佳腦矣，而地方自治於是而可辦。職是之故，興一政，而恐四鄉父老之不吾從也，則勸其觀新戲；創一法，而恐三村學究之訾嗷吾也，則勸其聽新書。鼓無當於五聲，五聲得之而和；水無當於五色，五色得之而彰；戲劇、彈詞，無當於地方自治，地方自治得之而緝。五百獅子吼，眇此神通；八千龍女舞，遜茲化力。論牖民智，吾不崇拜孔、墨、耶、佛，而崇拜施耐庵、孔雲亭；論育民德，吾不崇拜培（培根）、笛（笛卡兒）、邊（邊沁）、黑（黑智兒），而崇拜帕拉姆、比得芬。良以移人之心，換人之腦，速萬倍也。至于地方自治之形式，之精神，之規則，之性度，則吾三揖三讓，以請政治大名家，著作大報館之大椽筆。

覺我《小說林緣起》　余不敏，嘗以臆見論斷之：則所謂小說者，殆合理想美學、感情美學，而居其最上乘者乎？試以美學最發達之德意志徵之，黑搭爾氏于美學，持絕對觀念論者也。其言曰：「藝術之圓滿者，其第一義，爲醇化于自然。」簡言之，即滿足吾人之美的欲望，而使無遺憾也。曲本中之團圓（《白兔記》、《荆釵記》）、封誥（《殺狗記》）、榮歸（《千金記》）、巧合（《紫簫記》）等目，觸處皆是。若演義中之《野叟曝言》，其卷末之躊躇滿志者，且不下數萬言。要之不外使圓滿，而合于理性之自然也。其徵一。又曰：「事

物現個性者，愈愈豐富，理想之發現，亦愈愈圓滿，故美之究竟，在具象理想，不在于抽象理想。」西國小說，多述一人一事；中國小說，多述數人數事：論者謂爲文野之別，余獨謂不然。事迹繁，格局變，人物則忠奸賢愚幷列，事迹則巧絀奇正雜陳，其首尾聯絡，映帶起伏，非有大手筆，大結構，雄于文者，不能爲此，蓋深明乎具象理想之道，能使人一讀再讀即十讀百讀亦不厭也，而西籍中富此興味者實鮮。孰優孰絀，不言可解。然所謂美之究竟，與小說固適合也。其徵二。邱希孟氏，感情美學之代表者也。其言言之快感，謂對於實體之形象而起。試睹吳用之智(《水滸》)、鐵丐之眞(《野叟曝言》)、數奇若韋痴珠(《花月痕》)、弄權若曹阿瞞(《三國志》)、冤獄若風波亭(《岳傳》)、神通游戲如孫行者(《西游記》)、濟顚僧(《濟公傳》)、闡事燭理若福爾摩斯、馬丁休脫(《偵探案》)，足令人快樂，令人輕蔑，令人苦痛尊敬。種種感情，莫不對于小說而得之。其徵三。又曰：「美的概念之要素，其三爲形象性。」形象者，實體之模仿也。當未開化之社會，一切神仙佛鬼怪惡魔，莫不爲社會所歡迎，而受其迷惑。阿剌伯之《夜談》，希臘之神話，《西游》、《封神》之荒誕，《聊齋》、《諧鐸》之鬼狐，世樂道之，酒後茶餘，聞者色變。及文化日進，而觀《長生術》、《海屋籌》之興味，不若《茶花女》、《迦因小傳》之穠鬱而親切矣。一非具形象性，一具形象性，而感情因以不同也。其徵四。又曰：「美之第四特性，爲理想化。」理想化者，由感興的實體，於藝術上除去無用分子，發揮其本性之謂也。小說之于日用瑣事，亘數年者，未曾按日而書之，即所謂無用之分子則去之。而月球之環游，世界之末日，地心海底之旅行，日新不已，皆本科學之理想，超越自然而促其進化者也。其徵五。凡此種種，爲新舊社會所公認，而非余一己之私言，則其能鼓舞吾人之理性，感覺吾人之理性，夫復何疑！

摩西《小說林發刊詞》 今之時代，文明交通之時代也，抑亦小說交通之時代乎！國民自治，方在豫備期間；教育改良，未臻普及地位；科學如羅骨董，眞贋雜陳；實業若掖醉人，僕立無定；獨此所謂小說者，其興也勃焉。海內文豪，既各變其索鍊乞米之方針，運其高髻多脂之方略：或墨驅尻馬，貢殊域之瑰聞；或筆代然犀，影拓都之現狀。集葩藻春，幷亢樂曉，稿墨猶滋，囊金競貿。新聞紙報告欄中，異軍特起者，小說也；四方輦致，擲作金石聲，五都標懸，爍若雲霞色者，小說也；竹磬南山，金高北斗，聚珍攝影，鈔腕欲脫，操奇計贏；舞袖益長者，小說也；薑髮學僮，蛾眉居士，上自建牙張翼之尊嚴，下迄雕面糊容之瑣賤，眡沫一卷，而不忍遽置者，小說也；小說之風行于社會者如是。狹斜拋心締約，輒神游于亞猛、亨利之間；屠沽察睫競才，常銳身以福爾、馬丁爲任；摹仿文明形式，花圈雪服，賀自由之結婚；崇拜虛無黨員，炸彈快槍，驚暗殺之手段：小說之影響于社會者又如是。則雖謂吾國今日之文明，爲小說之文明可也；則雖謂吾國異日政界、學界、教育界、實業界之文明，即今日小說界之文明，亦無不可也。雖然，有一蔽焉：則以昔之視小說也太輕，而今之視小說又太重也。昔之于小說也，博弈視之，徘優視之，甚且酖毒視之，妖孽視之，言不齒于縉紳，名不列于四部(古之所謂小說家者，與今大異)。私衷酷好，而閱必背人；下筆誤徵，則群加嗤鄙。雖如《水滸傳》、《石頭記》之創社會主義，闡色情哲學，托草澤以下民賊奴隸之砭(龔自珍之《尊隱》，是耐庵注腳)，假蘭芍以塞黍離荆棘之悲者(《石頭記》成于先朝遺老之手，非曹作)，亦科以誨淫誨盜之罪，謂作者已伏冥誅，繩諸戒色戒鬬之年，謂閱者斷非佳士。即或賞其奇瑰，強作斡旋，辨忠義之眞僞，區情欲之貞淫，亦不脫俗情，無當本旨(《水滸》本不諱盜，《石頭》亦不諱淫。李贄、金喟強作解事，所謂買櫝還珠者。《石頭》諸評，更等諸鄶下矣)。餘可知矣。今也反是：出一小說，必自尸國民進化之功；評一小說，必大倡謠俗改良之旨。吠聲四應，學步載途。以音樂舞蹈，抒感甄挑卓之隱衷；以磁電聲光，飾牛鬼蛇神之假面。雖稗販短章，葦茆惡札，靡不上之佳謚，弁以吳詞。一若國家之法典，宗教之聖經，學校之科本，家庭社會之標準方式，無一不賜于小說者。其然，豈其然乎？夫文家所忌，莫如故爲關係；心理之辟，尤在昧厥本來。然吾不問小說之效力，果足改頑固腦機而靈之，祛腐敗空氣而新之否也；亦不問作小說者之本心，果專爲大群致公益，而非爲小己謀私利，其小說之內容，果一一與標置者相讎否也；更不問評小說讀小說者，果公認此小說爲換骨丹，爲益智粽，爲金牛之憲章，爲所羅門之符咒否也；請一考小說之實質。小說者，文學之傾于美的方面之一種也。寶釵羅帶，非高蹈之口吻；碧雲黃花，豈後樂之襟期？微論小說，文學之有高格可循者，一屬于審美之情操，尙不暇求眞際而擇法語也。然不佞之意，亦非敢謂作小說者，但當極藻繪之工，足纏綿之致，一任事理之乖僻，風教之滅裂也。玉顱珠頷，補史氏之舊聞，氣液日精，據良工所創獲，

未始非即物窮理之助也；不然，則有哲學、科學專書在。吁天訴虐，金山之同病堪憐，渡海尋仇，火窟之孝思不匱，固足收振耻立懦之效也；不然，則有法律、經訓原文在。且彼求誠止善者，未聞以玩華綉帨之不逮，而變誠與善之目的以遷就之；則從事小說者，亦何必椎髻飾勞，黥容示節，而唐捐其本質乎？嬌、施，天下之美也，鴟夷一舸，詎非明哲，青冢一抔，不失幽芬。藉令沒其傾吳宮，照漢殿之丰容，而強與孟廡齊稱，娥臺合傳，不將疑其狂易乎？一小說也，而號于人曰：吾不屑屑爲美，一秉立誠明善之宗旨，則不過一無價值之講義、不規則之格言而已。恐閱者不免如聽古樂，即作者亦未能歌舞其筆墨也。名相推崇，而實取厭薄，是吾國文明，僅于小說界稍有影響，而中道爲之安障也。此不佞所以甘冒不韙而不能已于一言也。

佚名《論小說之教育》 有專門之教育，有普通之教育，而總之皆于愚民無與也，則必須有至淺極易之教育。天下不能盡立學堂也，即能盡立學堂，吾知天下之人亦必不能盡入學堂。語言文字不相合，一也；礙于營生，二也；正言理說，格格而不入，三也；有窟宅其筋腦之迷信，非補習半日之功所能奪，四也；以道聽涂說爲習慣，見校地如囚牢，五也。然則，欲使其人不入學堂而如入學堂，使其人所居之地雖無學堂而(如)有學堂，舍小說其莫由矣。雖然，小說流行之區域，今日非不多且廣，小說組織之機關，今日非不完且備，而總之仍于愚民無與也。是何哉？是蓋鬬小說之心思，炫小說之文章筆力，而皆非小說之教育。小說之教育，則必須以白話。天下有不能識字之人，必無不能說話之人。出之以白話，則吾國所最難通之文理，先去障礙矣。或曰：能說話者，究未必皆能識字。然使十人之中，苟有一人識字，則其餘九人即不難因此一人而知其事。況吾民恆性，每閱小說，最喜于人前講述，則識字者固得神游之樂，不識字者亦叨耳食之功。惟自來小說，惑人者多，益人者寡，非奸盜邪淫之縱惡，即神仙鬼怪之荒唐。下流社會中，雖不能讀經史等書，未有不能讀小說者；即有不讀小說，未有不知小說中著名之故事者；一言以蔽之曰：易于動人而已。惟其易于動人，即將其法而正用之，則昔以惑人者，今可以之益人。昔人謂吾民無知，既受二氏之毒，又受小說之毒，則吾民固素以小說爲教育也。今請得而正用之，演以白話，仍以小說謀教育之普及，而謂爲小說之教育，閱者盍注意焉。一以小說改良戲劇而教育之。近者京師創演杭州旗營惠興女士以身殉學之事，觀者至哭失聲。是則欲移動吾民之劣根性，莫如演各愛國、愛同胞悲壯蒼涼之劇。昔拿破崙謂：「最易感人者，莫如悲劇。」誠哉是言！睹俄人分割波蘭之慘，而不墮淚者，其心必石，其眼必肉。吾聞喜聽戲者，地球上普通之性質也。借此性質之相同，而變易之，提倡之，士大夫指導社會之責也。一以小說改良平話而教育之。直隸于通衢茶館中演說時事，吾嘗謂不如出之以小說，使說書者口講指畫，如見如聞，其感人爲易入。明末柳敬亭輩，至與朝士相往還，知其人雖祇以口技博衣食，而寔隱操教育社會之權。惟其腳本不能改良，故所造于社會者，有惡果而無善果。若一旦以有益于人之事，當衆演講，而仍不改聽書諸人之習慣，人見向所說者，皆不根之談，而今則皆人生所宜必知之事，則不啻于通衢茶館中，而立無數之學校焉，有不聞而相勸者乎？一以小說附諸圖片而教育之。其圖片先舉中國之惡俗，如纏足、吃烟之類，如迎神賽會、婚喪靡費之類，又如法人敗于師丹，以油繪敗狀，激發國耻之類。有圖有說，識字者可以閱看，是蓋不啻縮本之戲劇焉。況演一戲劇，其價不貲，則及人尤隘；購求圖片，其價甚廉，則人人得以普及乎？不然，以國民四萬萬之衆，而愚民居其大多數，愚民之中，無教之女子居其大多數，此固言教育者所亟宜從事，而寔不知所從事者也。說者謂：二十世紀之民族，必無不學而能幸存于地球之理。然則以至淺極易小說之教育，教育吾愚民，又烏可緩哉！烏可緩哉！

羅輔重《月月小說叙》 夫人類之普通性質，法言難入，巽與易受，憚莊嚴而喜詼諧，故小說使人覽之忘倦，嗜之成癖，習聞其說，久而陷溺，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未有不染者也。中國小說，名目繁多，然自《虞初》以來，佳制蓋鮮，求其有條理、有宗旨，足以轉其風氣者，實不多見。類皆以鄙俗之文，寫淺近之事，或才子佳人，或神鬼狐怪，或綠林豪俠，大雅君子，一笑置之，庸愚之人，信以爲實。盤踞腦界，小之傷風敗俗，大之犯上作亂。今日社會中種種澆象，民智不開，程度不進，此亦一原因也。夫立憲之國，期于人人有自治心。何以使心能自治？則惟投其心之所喜而治之。吳君以高尚之思想、靈妙之筆鋒，發爲小說，雖小道，而啓人智慧、移人根性，其效最捷。余樂爲表彰之，冀其影響及于他日之社會，而收改良之效也。

新庵《胡寶玉》 大抵小說一道，言之無文，則事迹雖奇，一覽之後，無復餘蘊矣。文筆佳勝者，則自能耐人尋味，百讀不厭。雖然，余反覆閱之，

而不覺重有感焉。蓋中國自古至今，正史所載，但及國家大事而已，故說者以爲不啻一姓之家譜，非過言也。至于社會中一切民情風土，與夫日行纖細之事，惟于稗官小說中，可以略見一斑。

天僇生《中國歷代小說史論》 吾謂吾國之作小說者，皆賢人君子，窮而在下，有所不能言，不敢言，而又不忍不言者，則姑婉篤詭譎以言之。即其言以求其意之所在，然後知古先哲人之所以作小說者，蓋有三因：一曰：憤政治之壓制。吾國政治，出于在上，一夫爲剛，萬夫爲柔，務以酷烈之手段，以震蕩摧鋤天下之士氣。士之不得志于時，而能文章者，乃著小說，以抒其憤。其大要分爲二：一則述已往之成迹，若《隋唐演義》、若《列國志》諸書，言民怒之不可犯，溯國家興亡盛衰之故，使人君知所懼；一則設爲悲歌慷慨之士，窮而爲寇爲盜，有俠烈之行，忘一身之危，而急人之急，以愧在上位而虐下民者，若《七俠五義》、《水滸傳》皆其倫也。二曰：痛社會之混濁。吾國數千年來，風俗頹敗，中于人心，是非混淆，黑白易位。富且貴者，不必賢也，而若無事不可爲；貧且賤者，不必不賢也，而若無事可爲。舉億兆人之材力，咸戢戢于一範圍之下，如羊豕然。有跅弛不羈之士，其思想，或稍出社會水平綫以外者，方且爲天下所非笑，而不得一伸其志以死。既無可自白，不得不假俳諧之文以寄其憤。或設爲仙佛導引諸術，以鴻冥蟬蛻于塵壒之外，見濁世之不可一日居，而馬致遠之《岳陽樓》、湯臨川之《邯鄲記》出焉，其源出于屈子之《遠游》。或描寫社會之污穢、濁亂、貪酷、淫媟諸現狀，而以刻毒之筆出之，如《金瓶梅》之寫淫，《紅樓夢》之寫侈，《儒林外史》、《檮杌閑評》之寫卑劣；讀諸書者，或且嘗古人以淫冶輕薄導世，不知其人作此書時，皆深極哀痛，血透紙背而成者也，其源出于太史公諸傳。三曰：哀婚姻之不自由。夫男生而有室，女生而有家，人之情也。然憑一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執路人而強之合，馮敬通之所悲，劉孝標之所痛。因是之故，而後帷薄間，其流弊乃不可勝言。識者憂之，于是構爲小說，言男女私相慕悅，或因才而生情，或緣色而起慕，一言之誠，之死不二，片夕之契，終身靡他。其成者則享富貴，長孫子；其不成者則併命相殉，無所于悔。吾國小說以此類爲最夥。老師宿儒，或以越禮呵之，然其心無非欲維風俗而歸諸正，使內無怨女、外無曠夫焉已耳。由是以言，而後吾國小說界之價值，與夫小說家之苦心，乃大白于天下。吾嘗謂吾國小說，雖至鄙陋不足道，皆有深意存其間，特材力有不齊耳。近世翻譯歐、美之書甚行，然著書與市稿者，大抵實行拜金主義，苟焉爲之。事勢既殊，體裁亦異，執他人之藥方，以治己之病，其合焉者寡矣。今試問萃新小說數十種，能有一焉如《水滸傳》、《三國演義》影響之大者乎？曰無有也。萃西洋小說數十種，問有一焉能如《金瓶梅》、《紅樓夢》冊數之衆者乎？曰無有也。且西人小說所言者舉一人一事，而吾國小說所言者率數人數事，此吾國小說界之足以自豪者也。

又《論小說與改良社會之關係》 嗚呼！小說之爲道也難矣。昔歐洲十五六世紀，英帝后雅好文藝。至伊利沙白時，更築文學之館，凡當時之能文章者，咸不遠千里致之，令諸人撰爲小說戲曲，擇其有益心理者，爲之刊行，讀者靡弗感動，而英國勢遂崛起，爲全球冠。夷考十五六世紀，適爲吾國元、明之交，宇宙俶擾靡寧宇，禮樂淪爲丘墟。暨乎有明，其壓制亦與元等。賢人君子，淪而在下，既無所表白，不得不托小說以寄其意。當時所著名者，若施耐庵，若王實甫，若關漢卿，若康武功諸人，先後出世，以傳奇小說爲當世宗。東西同時，遙相輝映，而結果則各殊者。吾嘗謂《水滸傳》，則社會主義之小說也；《金瓶梅》，則極端厭世觀之小說也；《紅樓夢》，則社會小說也，種族小說也，哀情小說也。著諸書者，其人皆深極哀苦，有不可告人之隱，乃以委曲譬喻出之。讀者不知古人用心之所在，而以誨淫與盜目諸書，此不善讀小說之過也。近年以來，憂時之士，以爲欲救中國，當以改良社會爲起點；欲改良社會，當以新著小說爲前驅。此風一開，而新小說之出現者，幾于汗牛充棟，而效果仍莫可一睹，此不善作小說之過也。有此二因，而吾國小說界，遂無絲毫之價值。雖然，以是咎小說，是因噎廢食之道也。夫小說者，不特爲改良社會、演進群治之基礎，抑亦輔德育之所不逮者也。吾國民所最缺乏者，公德心耳。惟小說則能使極無公德之人，而有愛國心，有合群心，有保種心，有嚴師令保所不能爲力，而觀一彈詞、讀一演義，則感激流涕者。雖然，是非所望今之小說家也。今之爲小說者，不惟不能補助道德，其影響所及，方且有破壞道德之懼。彼其著一書也，不曰吾若何而後驚醒國民，若何而後稗益社會，而曰：吾若何可以投時好，若何可以得重貲，存心如是，其有效益與否，弗問矣。其既發行也，廣登報章，張皇告白，施施然號于人曰：內容若何完備，材料若何豐腴，文筆若何雅贍。不惜欺千人之目，以逞一己之私。爲個人囊橐計，而誤人歲月，費人金錢不顧矣。夫

以若斯之人格，而以小說重任畀之，亦安冀有良效果哉！吾以爲吾儕今日，不欲救國也則已；今日誠欲救國，不可不自小說始，不可不自改良小說始。烏在其可以改良也？曰是有道焉。宜確定宗旨，宜劃一程度，宜釐定體裁，宜選擇事實之于國事有關者，而譯之著之；凡一切淫冶佻巧之言黜弗庸，一切支離怪誕之言黜弗庸，一切徒耗目力、無關宏旨之言黜弗庸。知是數者，然後可以作小說。雖然，知是數者，徒爲小說無益也，不可不作小說報。是何也？夫萃種種小說而櫛比之，其門類多，其取材富，其收值廉。近日所出單行本，浩如烟海。其中非無佳構；然閱者因限于貲，而顧此失彼者有之；閱不數冊，不願更閱者有之；名目煩多，無人別擇，不知何所適從者又有之。惟創爲叢報，則以上諸弊免。且月購一冊，所費甚鮮。又可隨閱者性之所近，而擇一以研究之。是不啻以一冊而得書數十種也。吾聞海上諸君子，發大願，合大力，既賡續此報，復求所以改良者，吾未嘗不爲之距躍三百，喜而不寐也。抑吾又聞今當四國協約之後，人人有亡國之懼，以圖存救亡爲心者，頗不一其人。夫欲救亡圖存，非僅恃一二才士所能爲也；必使愛國思想，普及于最大多數之國民而後可。求其能普及而收速效者，莫小說若。而該報適于是時改良，于是時出現，吾故發囈語曰：此報出現之日，即國民更生之期。吾故更爲頌辭曰：《月月小說》報萬歲！讀《月月小說》報、著《月月小說》報者萬歲！中國萬歲！

又《劇場之教育》 天僇生曰：國之興亡，政之理亂，由風俗生成。風俗之良窳，由匹夫匹婦一二人之心起也。此一二人之心，由外物之所濡，耳目之所觸，習而成焉者也。是一二人者，習於貞則貞，習於淫則淫，習於非則非，習於是則是。其始也起點於一二人，其終也被於全國。造因至微，而取效甚巨。此義也，孔子知之，司馬遷知之。孔子曰：「聲音之道，與政通矣。」司馬遷曰：「《雅》、《頌》之音理而民正，噪囈之音興而人奮，鄭衛之音動而心淫。」是以古之聖王，設官以世守之。本之性情，稽之度數，而制爲五音，以化成天下。春秋之世，王失其綱，聖人不作，雅樂喪缺；譎諫之士，漸有扮古衣冠，登場笑謔，以諷時政者。蓋樂歌僅有聲，而演劇則兼有色，其大旨要不外懲惡而勸善。歷數千載，暨於隋氏，戲劇乃大興于時。隋謂之「康衢戲」，唐謂之「梨園樂」，宋謂之「華林戲」，元謂之「昇平樂」。元之撰劇演者，皆鴻儒碩士，窮其心力以爲之。趙子昂謂「良家子弟所扮者，謂之『行家生活』」，倡家所扮者，謂之『戾家把戲』」。關漢卿亦言扮演戲劇，須士夫自爲之。蓋古人之重視演劇也如此。明承元後，作者代起，如王渼陂、康對山、梁少白、陳所聞諸人，凡所撰新劇，皆自行登場，無有敢從而非議之，呼之賤行薄伎如今世之所爲者，誠以其所關大也。至本朝雍乾中，以演劇爲大戒，士夫不得自畜聲伎。自此以降，而後移風易俗之權，乃操之於里嫗村優之手。其所演者，則淫褻也、劫殺也、神仙鬼怪也。求其詞曲馴雅者，十無一二焉；求其與人心世道有關者，百無一二焉。吾聞元人雜劇，向有十二科，忠臣烈士、孝義廉耻、叱奸罵讒、逐臣孤子，居其四，而以神頭鬼面、烟花粉黛爲最下下乘。可知戲劇之所重，固在此而不在彼也。又元人分配腳色，咸有深意存其中。曰「正末」，當場男子，能指事者也。曰「副末」，昔謂之蒼鶻。鶻者，能擊賊者也。曰「狚」，狚，狐屬，好淫；後訛爲「且」。曰「狐」，妝官者也，後訛爲「孤」。曰「靚」，傅粉墨，供笑謔之義，後訛爲「淨」。曰「猱」，妓之通稱也。猱亦狐屬，能食虎腦，以喻少年愛色者，如虎之愛猱，非殺其身不止也。由是以觀，是古人之於戲劇，非僅借以怡耳而懌目也，將以資勸懲動觀感。遷流既久，愈變而愈失其眞。昔之所謂雜劇，寖假而爲京調矣，寖假而爲西皮、二簧矣，寖假而爲弋陽、梆子矣。於古人名作，其下者讀而不之解，其上者則以是爲娛悅之具，無敢公然張大之者。於是而戲劇一途，乃爲雅士所不道也。而世之觀劇者，不得不以婦人、孺子及細民占其多數。是三種類者，其腦海中皆空洞無物，而忽焉以淫褻、劫殺、神仙、鬼怪之說中之，施者既不及知，而受者亦不自覺，先入爲主，習與性成。觀夫此，則吾國風俗之弊，其關係於戲劇者，爲故非淺鮮矣。昔者法之敗於德也，法人設劇場於巴黎，演德兵入都時之慘狀，觀者感泣，而法以復興。美之與英戰也，攝英人暴狀於影戲，隨到傳觀，而美以獨立。演劇之效如此。是以西人於演劇者則敬之重之，於撰劇者更敬之重之。自十五六世紀以來，若英之蒿來庵，法之莫禮藹、那錫來諸人，其所著曲本，上而王公，下而婦孺，無不人手一編。而諸人者，亦往往現身說法，自行登場，一出未終，聲流全國。夫西人之重視戲劇也如此，而吾國則如彼，即此一端，可以睹強弱之由矣。吾以爲今日欲救吾國，當以輸入國家思想爲第一義。欲輸入國家思想，當以廣興教育爲第一義。然教育興矣，其效力之所及者，僅在於中上社會，而下等社會無聞焉。欲無老無幼，無上無下，人人能有國家思想，而受其感化力

者，舍戲劇末由。蓋戲劇者，學校之補助品也。今上海諸梨園，亦稍稍知改良戲曲矣。然僅在上海之一部分，而所演新劇，又爲諸劇中之一部分，即此一部分中，去其詞曲鄙劣者十之三，去其宗旨乖謬者十之三，去其所引證事實與時局無涉者十之三，則夫異日所獲之實亦僅矣。吾聞華嚴入法界品，有所謂婆須密多者，吾願吾國戲劇家咸知此義，以其一身化億萬身，以救此衆生。吾尤願吾內地十八行省，省省得志士，設劇場，收廉值，以灌輸文明思想。吾更願吾海上諸名伶，取舊日劇本而更訂之，凡有害風化、窒思想者，擧黜弗庸，以爲我民造無量幸福。僕也不才，夕夕而祝之，旦旦而祈之。

伯《義俠小說與艷情小說具灌輸社會感情之速力》 天下雖有至愚至頑之輩，手不披詩書，口不道禮義，驟語以國家之義務，忠愛之熱誠，彼必將爲過耳之秋風，拘身之桎梏。何人之無情，一至于此！及與之一游玩戲之場，活潑其天眞，鼓蕩以物力，二三父老，社前樹下，爲之談舊事，講遺聞，或叙英雄之本色，或說兒女之私情，則彼又娓娓動聽，句句留心，一若盡去其頑鈍之氣質者。伊何故哉？無他，感情之輸灌使然也。況導以小說之明白曉暢，曲折奔赴，使人之腦筋爲之一開，使人之神經爲之一暢哉！是故《三墳》、「五經」，非不古義深奧也，諸子、列史，非不文采斑博也，而求諸普通社會，能心解而神會者，又幾何哉！則誠不如小說家之鼓吹風氣，良足爲轉移社會之導引綫矣。雖然，孔教衰，微言絕，外潮起，新風動。小說時代，或章回或短構，騰現亦夥矣。然崇拜豪傑，愛慕美人，實人類原有之特性。自圖騰社會進步後，人類觀感，猶于須眉巾幗之偉迹，稱道弗衰。則今之欲挺筆濡墨，而移易社會感情，于小說時代中別高一幟者，其惟義俠小說，與艷情小說乎！夫亦曰人情之相近者，斯其感情爲較捷耳。是又讀者不可不知也。神州大地，向產英靈，不特燕趙之間，稱多感慨悲歌之士已也。然中國舊史，向無義俠名。太史公編列《游俠傳》，獨取荆軻、聶政、朱家、郭解之徒，其大旨，以仗義報仇者近是。成敗雖不足論人，然個人上之感恩知己，求其舍生敢死，關係于國家主義者，又不數睹，遂使數千年文明大陸，如東洋之武士道，能動人國家思想者，不啻流風闃〔闃〕寂焉。悲夫！聖經賢傳，頹人氣魄；即所謂稗官野史，又無以表彰之，又何怪哉！則雖欲不讓小說爲功臣不得也。毛宗岡編《三國演義》，金人瑞編《水滸傳》，雖其中莽夫怪狀，不無可議，而被覽蜀魏之爭，人知討賊，逼上梁山之席，俠血塡胸，社會之感情，有觸動于不自覺者。況今日者，大地交通，殉國烈士，中西輝映。而其人其事，爲小說家者，又能運以離奇之筆，傳以懇摯之思，稍有價值者，社會爭歡迎焉。故比年以來，風氣蓬勃，輕擲頭顱，以博國事者，指不勝屈。即所謂下流社會者，亦群焉知人間有羞耻事。以是爲義俠小說輸貫之力，蓋無多讓焉。艷情小說云者，非徒美人香草，柔肝斷腸，導國民于脂粉世界中，作冥思寤想之討生活已也。彼作者，固早挾一至情之主宰，借筆墨而形容之、流露之，以寄托其固結之愛情而已。蓋天下有無名之英雄，決無無情之英雄。古往今來之偉大事業，孰非本其「情」之一字造去。然則小說家之注意一女子，極寫其纏綿惻怛之意者，是誠默體社會之情，而主動其無形之輸灌力也。《西廂記》之傳奇也，其全篇結撰，注在張生之于雙文，然男才女貌一也。吾盡吾情，苦心孤詣以爲之，天下事作如是觀耳。降而《金瓶梅》也，《桃花影》也，人罵爲誨淫之書，然苟如其情以善用之，雖家國之大，民族之繁，無不可以情通達者，即無不可以情結合者。以今日小說界上大放光明，多有借男女之濃情，曲喻英雄之懷抱者，中國近事，東、西洋譯本，無以異也。又豈惟讀蘇菲亞、羅蘭夫人遺傳，始足生人愛國之心也哉！綜而言之，義俠小說也，艷情小說也，均于楮墨間喻寫其忠愛之悃忱者也，而亦即與人類普通社會性情之相近者也。夫天下惟相近者，乃能相入。有所觀感，則其頑性去，有所觸發，則其慧根生。輸灌之神速，莫有逾于此者。吾知小說愈出而愈多，則社會愈感而愈衆，有誰人不可以爲義俠，誰人不可以爲艷情耶？顧持此立論，必有誤爲過于附會者；然吾又得一比例，以旁證之。吾自念束髮受書，情竇亦不過初啓，國事之興亡，人事之忠佞，固未達也。俄而追隨伯叔諸兄，偶游劇場上，有所謂武生焉，小武焉，所演者，則狄青大戰匈奴，王允計殺董卓故事也，種族之觀念，政治之意想，若悠然生焉。及再易劇本，則有若紅拂女私奔者，有若關王廟贈金者，才士窮途，美人巨眼，感慨激昂之氣，又奮發不自知焉。謂非貫輸感情之力之確據耶！則義俠小說、艷情小說之感人，更可知矣。昔金人瑞有言：自此以往，二百年後，凡百經書，均將消滅而無可讀，惟變成一小說時代耳。嗚呼！金人瑞之言，今日何其驗也。此其所以然者，逆料古書糟粕，不可以爲轉移社會之杓柄；惟小說之鼓舞民氣，足以助成新世界之開通，而大濬其智鑰耳。吾觀各國之變政也，其國之文學家，多出其政治等等小說，以促其潮流，社會黨交贊成而歸向之，卒之潮流

泛濫，培成改革政治之效果。其輸灌社會之感情，不從可益信哉！吾于義俠小說、艷情小說，其信然夫！其信然夫！

耀《學校教育當以小說爲鑰智之利導》　一國有文明之教育，而人群之進化大焉；一國有普及之教育，而愚鈍之慧力亦生焉。外維東西，科學完具，要其所以謀教育之普及，雖孜孜于學級程度，合體育、德育、智育三者，若一爐而共冶，而尤必汲汲于小說部之講授者，夫豈文章游戲之消沉散悶云爾哉！一代之文學，視風氣爲轉移。風氣之所趨，總以捷于開發上、中、下流社會者，其感人爲至易，則小說其近之矣。環球大地，所稱爲文學家者，著作如林。至其著作之爲世珍者，或與歲月而俱存，或與河山而并壽。而究之心理之微，天人之奧，世之程度高者，固心領而神會；其程度低降者，或苦于抽索而不可得。是又烏足以灌鑰普通人之腦想哉！學校人材之等級猶是矣，學校教育之向道猶是矣，是故聖經賢傳，古史陳編，非不純且粹也，非不精且深也；而事實之鋪排，結構之曲折，思想之新奇，情詞之婉摯，能令閱者心爲之開，神爲之旺，腦靈激發，若有所觀感而不能已，則誠小說爲之功臣哉！亦無怪乎東亞學者，改良教育，特注重于小說一科，而群視爲鑰智之導引也。有教育之責者，亦可以審矣。十八世紀而後，歐西各教育家，熱心著書，以爲啓迪人材計；而學校之組織，日多而月盛，即小說之著作，亦日出而月新。下迄今日，教育之發達，無俟贅言矣。而名作小說之價值大獲聲譽，風氣磅礴，直渡太平洋而及東陸，社會歡迎，智識爭長，其因果有自來也。美國之《英雄救世》也，英國之《航海述奇》也，法國之《殖民娠喻》也，日本之《佳人奇遇》也，德國之《宗教趣譚》也，諸如此類，各國學校中，無不珍璧視之，甚而奉爲教科書之圭臬。尤其注意者，對于小學教育，爲之導師者，更擇小說而曲解善喻之，務使勃發其性眞，鑒導其識力，以養成國民之人材，振起靈魂之懦氣，此以知學校教育之種因所自來矣。吾聞法蘭西之革命也，初由鄉曲小學基其功；日本之維新也，亦原吉田松陰等導師，振勵小學以爲起點，是國家之所望于學校者重。而教育之爲國民造就資格者，自不能不趨就文學之風氣，俾借感觸力，而爲一般之學生，引掖其智慧之進步也。然瀹智之道，舍小說其又何從哉！吾嘗入戲場，觀劇本，見座中之老老少少，男男女女，引領而俟，拭目而望。忽而忠臣孝子，思婦勞人，滿目悲觀，烟愁雲慘，則低聲嘆息，暗彈指淚者有人；俄而英雄際遇，才子奇緣，泄恨報仇，喜溢眉宇。嗚呼！何悲歡感召如是之神速哉！無他，事迹追原，繪情繪影，我之情電，已被他激發矣。小說之能鑰人智猶是也，則教育開通之電力，又孰有妙于此者乎！雖然，吾國已前之小說，亦恆有矣。而芸芸者，沈錮如是，豈中西人格之不相若耶？不然也，吾國之坐擁皋比，好爲人患者，大抵最腐敗最頑固之所謂窮措大、老學究者，實爲多數。其對于學生，無科學教育法。肄習也，以《四書》、《五經》爲卒業範圍；思想也，以試帖八股爲功名符券。嫉視一切小說，不以爲引壞心思，則以爲曠礙功課，更何望其能犧牲腦力，從事于小說部中，爲學生箴頑而覺悟也哉！其間有天性特別，好涉小說以爲快者，而素無教育，則又學非所學。《東周列國》也，觀其戰陣，而不究其交涉之詞令；《三國演義》也，賞其人材，而不喻其尊漢之大義；讀《水滸傳》也，以爲誨盜，而寄喻獨立之思不知也；讀《紅樓夢》也，以爲誨淫，而警惕驕邪之意不悟也。痛夫！以是而目小說，則小說之含冤大矣。且也，野蠻教育，糟粕小說，外人之誚我中國，爲無教育之中國，斯言豈無故哉！沿至今日，而小說之發達，尚遲遲未大進步者，皆彼輩積之厲也。有學校教育之責者，如能注意于此，抑亦庶乎有所改良矣。然或謂中國今日振興學校，無論官立民立學堂，已遍地多有，而其學生之文明裝束、翩翩柔態，招搖過市，爲世詬病。現欲起衰救弊，不患智育之缺欠，而患體育、德育之薄弱。斯言誠有所見矣。然試思環球鬬智，優勝劣敗，所恃以救國者，惟青年學生之未來主人翁耳。智慧不長，更遑論體育、德育哉！則鑰智之道，安可或昧也？負鑰智能力之小說，又安可不講也？雖然，小說爲益智之母，言之詳矣。然就現象而論，小說之著述，大都乞靈于譯本者爲多，吾國文人之苦心孤詣，負小說名譽，受歡迎于社會者，尚濫觴而未泛。則小說教育之未能普及，亦夫人知之矣。倘自今而後，學校教育，群知小說之資益，編其有密切關係于人心世道者，列爲教科，使人人引進于小說之覺路，而腦海將由此而日富。吾知讀政治小說，足以生其愛國心；讀民族小說，足以堅其自立志；即讀離奇偵探、英雄兒女諸般小說，亦足以感發其志氣激昂、情義纏綿之眞性。夫如是，而謂智力不從此而日高，吾不信也。不寧唯是，吾深維吾國人，向特患無教育耳。既有教育，則小說轉折之所形，即智慧轉折之所到。文明日進，即體育、德育，亦未有虞其不植者也，彼教育家復何疑乎？於戲！吾國丁此時代，小說潮流之澎湃，風氣正盛。今日大茁其萌芽，

異日必豐其效果。著小說者，形容其筆墨，以啓發人群；閱小說者，曲體其心思，以宏恢志願。于學校植其基礎，即舉國受其陶鎔。將來漢族江山，如荼如火，安知非由今日編輯小說鼓吹之力也哉！又安知非敝同人創辦《小說林》希望之償也哉！是爲教育家言，而又不僅爲教育家言也。懿夫！

亞翼《小說之功用比報紙之影響爲更普及》 二十世紀，社會上智識之增長，人群之進化，風俗之改良，心思之開拓，果何由而致此哉？識者必曰：功在報紙。然報紙有見聞，而鮮觀感；有紀錄，而鮮精詳。胥天下人之耳、之目、之心而融洽之，胥天下人之耳、之目、之心而融洽其趨勢，使盡于報紙而注重之。無論日報、旬報、期報、月報，非其事之足以生人感心、攝人靈魂者，過焉輒忘。故越數日，執一閱報者而問之曰：某日某報，紀何要事？彼必愕然無可對。又越數十日，執一閱報者而問之曰：某日某報，所紀之要事，其始末何若？彼亦必茫然無所對。此其咎固不在報紙，仍不得謂此人之不經心閱此報紙。報紙上有時間遇一可驚可駭可欽可敬可愛可樂之奇事怪事，閱之者雖無或遺忘，然或知其首者，尾則無聞，或知其略者，詳則無聞。日日以一節一段、一時一事，以新其眼簾，更日日以百節百段、百時百事，以新其眼簾，閱者縱有心領神會之貫通，而散而無章，文而無情，安見其耳、其目、其心，經過後而尚有其地、其事、其人在也？故報紙雖足以開拓心思，改良風俗，進化人群，增長智識，而其影響，吾謂其不若小說之普及，亦正有說。泰西各國，以小說著名者，俄則有托爾斯泰，法則有福祿特爾，英則有昔士比亞，日則有柴四郎，德則有墨克。吾不知此數人者，方之我國之金聖嘆、施耐庵、曹雪芹、蒲松齡、湯臨川、孔雲亭諸大家，其撰述之聲價何如，結構之文字又何如。而彼此皆以小說名重于時，則其受社會上之歡迎，與其爲社會上之轉移，則已中西無間，實爲普天下人之所公認。吾雖不敢謂吾國小說家，除施耐庵、蒲松齡輩，必無繼起；吾又不敢謂外國小說家，除柴四郎、墨克輩，亦必無繼起。然即若而人之見重于中外者，其影響已滿振國人之耳鼓，後有作者，其開導寧有涯哉！故即報紙與小說較，同爲啓迪性靈之助，而一則只言時事，一則考證古人；一則時事觀摩，一則現身說法；一則得諸采訪，一則按之《詩》、《書》；一則令人于時局世情感事撫時，一則令人將物理人情神游目想。不外此文、此字、此心、此德，而報紙上之情，移人者短，小說上之情，移人者長；報紙耐人尋繹，而舊則厭棄；小說耐人尋繹，而舊仍喜讀。如其人而爲盜也者，與其說報紙而生其凜處決之刑，曷若閱《水滸》而生其懷英雄之志？如其人而爲智也者，與其閱報紙而潛其聰明之念，曷若閱《三國》而引其機警之思？推此，則有情欲者，以《金瓶梅》範圍之；有邪心者，以《會眞記》救正之。味以引而彌長，情以通而遂感。其有不勃然興起，而恍然于閱歷之趨避，世態之情狀者，吾不信也。然則讀報紙與讀小說曷异乎？讀報紙如食百合，讀小說如食瓜英；讀報紙如對山妻，讀小說如擁名妓；讀報紙如游好山水，讀小說如歷五大洲；讀報紙如囊螢光，讀小說如照蟾魄；讀報紙如觀一篇八股文字，讀小說如探一個全省地圖。讀報紙者，如世界之政治家；讀小說者，如歐西之探極家。其識見不同，旨趣不同，精神不同，廣狹亦不同。蓋報紙只以言導人，而小說則直以身導人；報紙有監督權，足令人畏懼，小說則有興起權，足使人涕泣。然則閱小說，不徒勝于閱報，更勝于觀劇；不徒勝于觀劇，且勝于讀群書。眞神聖哉！其小說也。慈悲哉！其小說也。然小說之能事，不外道情。于己之情，體貼入微；即于人之情，包括靡盡。于一人之情，能曲以相近；即于普天下人之情，能平以相衡。其言事也，無一不以情傳之；其言情也，無一不以事附之。寫兒女之艷麗，着以濃情；寫英雄之事業，着以豪情。故《石頭》一記，無史湘雲則不豪；亦猶《會眞》一記，無紅娘則不艷。情之所依附者然也。世人不察，每以小說爲壞人心術之作。旨哉金聖嘆論《西廂》之言曰：淫者見之謂之淫，貞者見之謂之貞矣。準此以觀，庶幾哉，其足以語小說之道乎！夫國可滅，史不可滅。中國舊史氏之所謂史，平心而論，迨不過一皇族政治之得失林耳。社會之特徵，人物之俊傑，不獲附錄，是不求野之遺義也。不知文章之感人，以性靈之力爲最巨。小說者，陶鎔人之性靈者也。凡歷史、戰爭、艷情、怪異、詼諧、因果、偵探、傳奇，語其體，則有章回、短篇、歌曲、南音、寫眞、白話，事愈奇則筆愈警，事愈妙則筆愈佳，事愈繁則筆愈簡。其中鋪排渲染，曲折回環，起伏照應，穿插綫索，相承一氣，使論者心目，爲之爽然，神情活現，夫豈報紙區區十餘門類、幾篇撰述所可同日語哉！或者曰：「報章一紙風行，不脛而走。閱者頻頻受其激刺，日日得其新鮮，而小說則無此利便焉。」噫！爲是說者，其徒知以今人法今人，而不知以今人法後人也，且更不知后人之法后人，即所以導後人以後所法之後人也；不特不知小說，且更不知與小說同其功用者也。又何怪日人以

《水滸》、《西廂》爲講義，而吾國人反指二書爲亂淫。然亦非謂報紙之無功也，報紙之功在一時，而小說之功則在萬世。

棣《小說種類之區別實足移易社會之靈魂》 晚近文學之風潮，其漸趨重於小說也尚矣。以今日爲小說界逐漸發達之時代，謂時代風氣足以使小說之發達也可，謂小說發達而足以轉移時代之風氣也，亦無不可。吾嘗有言：一代文風之宗尚，視風氣爲變遷。古稱聖賢，著書立說，今且糟粕遺經，而以爲殘廢不合時宜。使昔之咿唔呫嗶，窮年累月，而誦其詩，讀其書者，其精神大半移用于搜羅說部；又使昔之視閱小說爲廢時失事者，今更珍重焉視小說叢爲開通民智之金藏；然則風氣之通塞，小說界之盛衰，有關係焉。惟其風氣漸開通，故小說亦因之而發達。惟其發達也，而小說之種類日繁。雖別類分門，然其足以使人群之進化者，實各無軒輊，則今後小說對于社會收效之何如視此矣。孩童隨父兄入于演劇之場，見夫傀儡登臺，忠奸賢佞，神形畢肖，爲之心往神移。遇忠者愛慕之，奸者怒嫉之。演至富貴榮華，而心爲之炫；唱至生離死別，而神爲之酸。若見夫貪官污吏、土豪惡棍，魚肉鄉民，而含冤被害者，忽不覺悲咽之何從。一經報應不爽，則又以爲天眼昭昭，而心爲之大快。以觀一日之劇本，而七情并用，均流露于自然者，何也？蓋其隨地感覺然也。又賞觀繪事，閱畫譜。人物則男婦之忠正賢良，奸淫邪盜，隱逸風流也，皆能摹寫入神，惟妙惟肖。丹青妙筆，善則凜凜有生氣焉，惡者則盡相窮形，爲禹鼎溫犀所不及。如是則閱之者，好惡之念悠然以興。若風景則山川樹木也，而一經描畫，則峰巒秀氣，江湖水景，如在目前。而閱之者性情爲之曠達，襟懷爲之活潑者，何也？蓋其隨事感覺然也。然吾則以爲劇本與畫譜之感覺力狹，小說之感覺力宏。衣冠人面，如現身說法，至劇本極矣，而節目細微處所不能透發者，惟小說筆墨得而透發之；刻劃入細，使觸景生情，至畫本極矣，而人情世故上所不能畢肖者，惟小說筆墨得而畢肖之。是其感覺力之廣狹殊矣。一篇在手，而千回百折，萬象皆呈，則自一部而一章、一回、一節、一筆、一句、一字，皆能使有以感覺吾者，且不特觀劇本與讀畫譜爲然也，即群書亦有所逮焉。即以游俠論，使徒大書曰：「豫讓刺趙襄，聶政刺俠累。」則區區二語，斷不易發人觀感之心。而有小說家以妙筆出之，當必究其所以刺趙襄之故，且如何漆身伏橋，如何擊衣濺血，而形容惟恐不盡也；不必究其所以刺俠累之故，且如何爲友復仇，如何疾趨相府，如何劃面以殘，形容唯恐不盡也。然則讀義俠之書，誠不如讀義俠之小說。由此而推諸艷情、地理、歷史、科學、哲學、家庭、教育、社會諸小說，何獨不然！準斯以談，其感覺力之宏大，如劇本、畫譜與群書，固不能望小說之肩背。即就文學之一方面觀之，群書文法之疏，更不如小說文法之密。此非特小說家之思想獨優也，蓋其起、其結、其應、其伏、其布局、其運筆、其造句，如雲錦裳焉，其剪裁針綫無迹；如常山蛇焉，其首尾回環互應。不如是不足以成小說也。若此故無論義俠、艷情、歷史、政治、地理、科學、哲學、家庭、教育、社會諸小說之名目紛紜，要其振閱者之心神，醒閱者之腦筋，皆能如響斯應，豈無故哉！實事小說歟，紀載縝密，加以曲折；理想小說歟，雖空中樓閣，究其調動筆兵墨將，皆能準酌諸人情世故之情理者。夫兩大不外以情理爲盤旋，而更從人情世故所必有者而鼓吹之，故其吸攝力皆印入社會之腦筋，而神經爲之一變。是故小說種類有區別，各視其觀感所就，而收效亦有區別。至其均能影響于社會上者，寧有區別哉！《詩》以言情，《書》以言志，《禮》以言理，此書之區別也。故讀書者如關羽好《春秋》，則以大義相繩；杜預好《左傳》，則其豪情煥發。此讀書者感覺力之區別也。然而讀子而煩，讀騷而悶，讀史而亂，則讀書誠不如其讀小說矣。吾亦有言：讀《水滸傳》，無有不愛李逵爺爺者；讀《紅樓夢》，無有不愛史湘雲者。非謂梁山泊如宋江、吳用，以權術用事，得一天眞爛熳之李逵而始愛之也；又非謂大觀園繁華奢侈，粥粥群雌，得一豪邁英爽之史湘雲而始愛之也。惟其隨地隨事隨人，而感覺力使然耳。在吾國地理、科學、哲學諸小說，自古爲稀，顧如《鏡花》之博，則地理、哲學與格致之影響也；《列國志》之精，中如陰符游說，則科學之濫觴也。心理學如《西游記》，義俠社會如《綠牡丹》、《水滸傳》，艷情如《紅樓夢》，皆已無美不備矣。然吾敢信讀《水滸傳》者，驟生其獨立不受羈壓之感情，轉瞬而使讀《紅樓夢》，必驟變其悱惻纏綿之觀念。此豈吾人腦筋之無定哉？夫亦曰：隨地隨事之感覺力使然也。其情理印人者深，斯其易性移情者益捷。蓋唯小說之種類有殊異，因而閱者腦筋之轉移，亦有所殊異。使闔一爐而冶之，則所以感覺者皆同。由是而推焉，使有百《水滸傳》焉，則生社會上之豪氣者百倍其功；又使有百《紅樓夢》焉，則生社會上之愛情者又百倍其神；更使各種小說皆日益發達焉，則凡左右人群之天君，而同時進化者，其收效益不可思擬。此吾所以日祝社會知識之進

步，而先日望各種小說之發達者歟。或曰：既云欲民智開通，莫如小說發達，則《東周列國》，實各科備焉：言政治格物者有之，紀義俠者有之，數詞令者亦有之矣。此外地理、哲學如《鏡花緣》，歷史如《兩漢》、《三國》、《隋唐》等演義，義俠社會如《水滸傳》、《綠牡丹》，艷情如《紅樓夢》，小說既備，而社會智識，猶遲遲未發達者何也？則以知重小說與不重小說之故也。以美玉爲名，則卞和不見信于時。是故金銀珠寶只一物耳，土木瓦缶，亦一物耳，重視之則其物愈珍，其愛情亦愈摯，而腦海亦爲之異。前者不知小說爲何物，閱者方以爲廢事失時，而欲社會知識，由是進化，蓋亦難矣。邇來風氣漸變，皆知外國得小說之功效，且編以爲教科書。吾國知之，而小說界遂寢盛焉。始也乞靈于譯本，繼也著作相因而發達。而試問吾國邇來社會知識之進步，較前者何如？雖其收效或不盡關夫小說，顧其影響于社會上之重大，則吾敢斷言也。過此以往，小說愈發達，民智必愈開通。故曰：「日祝社會知識之進化，而先祝小說界之日形發達。」豈妄言哉！

又《改良劇本與改良小說關係於社會之重輕》 邇來主改良劇本，以爲開通民智之助力者，衆口一詞矣。則以愚夫愚婦目不識丁，一見夫優孟衣冠，傀儡登場，敷演其事迹，做作其色相，歌唱其神情，皆足以印其人之腦筋，而爲之感動故也。孩提隨其父兄入於劇場，伶人之做手如何，腔口如何，本不甚能分辨。然其裝面具，飾鬚眉，一舉一動，觀者當場，無不眉飛色舞；及觀劇既畢，隨父兄回寓，猶津津焉談道弗衰。較夫授以《詩》、《書》，使口誦心維，其過耳目而不忘者，誠不及其觀劇感情之萬一也。見夫奸邪逞勢也，爲之欲泣；平蠻誅佞也，爲之喝采。片刻間而靈魂活動，七情變用，一若爲場上諸優伶之電力所吸攝而去者。誠不料易性移情，一至如是其極哉！演者唱者，一齣之中，不必遂有其事迹，而殆實有其情理。有其情以爲即有其事，當前即是，百感隨生，而神經爲之一變。是則劇本之感人，固如是其不爽也。誠然，劇本之感人至矣。顧其能感人心，究是否有益於人心，此則吾不敢言也。其劇本與人心之關係何如，須視其劇本制造文野之何如。吾嘗有言：廣班之劇本，殆每況愈下，大都從野史摭拾一二，而參以因果禍福之說，串插而成。故一套中，不有困谷，必有過嶺；不有搶子，必有搜宮；不有諫君，必有試妻；不有劈網巾，必有寫分書：千首雷同，如出一轍。如朝臣之唱調也，寫分書、打和尚、劈網巾之口白也，又如語不離宗，人人同此演唱者。若夫穿插之橋段，則中國用兵，必先敗而後勝；忠臣際遇，必先屈後伸：舊之江湖十八本，與今之著名戲本，大約皆同。故夫吾粵戲本也，惟于平蠻討外，則誠足以觸發觀者種族之感情；而此外其有關係於民智與風氣者，吾未之見也。夫以劇本之感人如是，而當此鬬智時代，竟無少補于風氣之進步與民智之開通，則能感與不能感人等耳。然則改良劇本之說，其影響於普通社會之前途者，固亦一最當研究之問題也。劇本者，小說界之一部分也。劇本既當行改良，即爲小說當行改良之一證。雖然，今日之所謂改良劇本，不必在夫新奇，而如神權之迷信、仙佛之因緣、鬼魔妖怪之誕幻，與種種大同小異之橋段，勢不能不先去之者也。驟演唱以科學之精深，與法理之妙微，觀者聽者，尚如盲人夜里觀花耳，無當也。但使去其錮習而導以新風，如其政治之改革，種族之分限，風俗之轉移，以是爲初級之改良，即足以開國民之腦慧。然持此以爲第一級改良戲本，即可持此以爲第一級改良小說。蓋當此半開化之時代，國民之心思眼力，固宜順其程度以致開通，即著作家宜順其程度以爲立論。然準此以觀今日之新小說，固大半異夫前軌矣。特以文學之風氣，因時而遷，究其間不無矯枉過正者。或文飾其詞曰：吾之筆法，自成一家。否則曰：新世界之文字，固當如是。甚則滿紙蕪詞，絕無意境開發，意則平平庸淡，而字句間或過爲雕斲，將以是爲矜奇；而一篇之中，有散漫無結束，有鋪敘無主腦，有復沓無脈絡，前後無起伏，穿插無回應，見事寫事，七斷八續。行諸戲本，必不足發聽者觀者之神經；行諸小說，必不能辟觀者聽者之腦力。如繪事焉，調墨未知，遑論下筆？如音樂焉，腔調不合，遑論高低？總而言之，則文法不協，何足以語優劣？更何足以引人入勝？如是而欲借以開通國民之知識，烏夫信也！然則所謂改良者，因〔固〕不在高奇，而在去錮習而導以新思，順眼光以生其意境，如是而已。彼夫各國之著名小說，其具轉移社會之大力者，非有他也，無中國之迷信陋習耳。改良小說乎，改良班本乎，其亦知所從事哉！右之所陳，固爲改良劇本、小說之要點。然今日小說界之進步雖速，究竟改良戲本者，尚視言改良小說者爲尤夥也。由前之說，劇本固爲小說之一部分，且串戲本者，大半跟源小說而來，而其對於社會之功用，實二而一耳。觀劇者如忠奸賢佞，離合悲歡，神經既皆隨時變易，觀小說者亦然。若者英雄，爲之愛慕；若者奸邪，爲之嫉憤；若者忠良，爲之欽敬。是小說與劇本，有共同之效力，即當有共同之

改良明矣。顧效力同，而效力之大小不同也。觀劇本者聚於一堂，而觀小說者布諸四方；觀劇本者在於一時，而著小說者行論百世。有著書者即有觀書者，有說書者即有聽書者。一書風行，無遠弗屆。準此則改良小說之效力，又更宏於改良班本也。更由前之說，串劇本者既大半跟源小說而來，有新小說而後有新劇本，猶有新事而後有新戲；則小說之改良，尤爲首要矣。論者曰：有《水滸傳》出，而元末之英雄四起；有《金瓶梅》出，而西北淫澆之風，漸知畏忌。蓋其感人者深耳。今也，新風普渡，小說之價值，如驟登龍門。其進步如此，風氣亦因之而漸進。是小說之至要，固今日人群所公認；從而改良，吾知有改良者必更有進步。則此後之關係于民智，其程度速率，尚不知何如也。小說日見其多，小說亦日見其重。著作者知所別擇，即購閱者知所別擇。改良乎！改良乎！小說家其亦知所從事哉。

老棣《文風之變遷與小說將來之位置》 吾國小說發達最遲，故民智開通亦最後。彼夫晚周諸子，已隱爲小說家之濫觴。惜兩漢之間，文學之士，不知忖天下大勢之潮流，與夫社會知識之所由進，而有以擴充之耳。胡元一代，爲外族入踞版圖，施耐庵、羅貫中之徒，嫉世憤時，借抒孤憤。《水滸傳》之作，所以寄田橫海島、夷齊首陽之志，而發獨立之思想也；《三國演義》之作，所以寓尊漢統、排竊據之微言也。吾常有言：能熟讀《水滸傳》與《三國演義》者，必無愚魯之人。蓋其感覺力之宏大，誠有不可思擬者。獨惜吾國學究，動以《水滸傳》爲誨盜，甚則謂男不可看《三國》。之二說也，吾不知其命意之所在，而總陷青年子弟于無知無識之中者，此罪斷不能爲若輩諱也。以施、羅二傑，卓識精心，逆知數百年後之風氣，其足以轉移社會者，非小說不爲功。乃糟粕一切文詞，決然捨去，一從力于小說，則今日之借以感覺人心者，其功非淺也。所異者，往昔文人非不知小說之重要。相傳如曹雪芹之于《紅樓夢》，李笠翁之于《金瓶梅》，皆竊他人之名著，而署以己名。果爾，則曹、李二子，非不知嗜愛小說也。苟知所愛，而求所精，何不可以自成一家，與施、羅二傑，同爲覺世之先賢。乃二子不出于此，此則吾所大惑難解矣。然觀二十年以前，凡著小說者多不署姓名。此其故，或出于所撰之書，爲當朝所忌；而尤以風氣未開，不知小說之如何重要，著者不過以涉筆成趣爲之，又于賢傳聖經，拘守繩尺，裨官野史，不列于著作之林，故反以撰小說爲辱而不以爲榮。坐是之故，如借《水滸》之片地，寄獨立之遐思，而大書特書爲「東都施耐庵撰」者，能有幾人哉！準此，則無怪開化最早之國民，至今而知識頹然落後也。謂余不信，則除憑空結撰之小說外，試問讀《東周列國演義》與讀《左傳》者，其開通知識，孰優孰絀？又試問讀《三國演義》與讀《三國志》史者，其開通知識，孰優孰絀？吾知愚者亦必曰：讀《東周列國演義》，與讀《三國演義》者，其知識進步爲較優也。夫如此比較，已淺而易見。而小說之發達獨遲者，一誤于拘迂學究，一誤于頑錮父兄，不以小說爲壞人心術，即以爲廢事失時。故閱者不多，而著者因之亦少，殆有由也。邇來風氣漸變，觀各國諸名小說，如美國之《英雄救世》，英國之《航海述奇》，法國之《殖民娠喻》，日本之《佳人奇遇》，德國之《宗教趣談》，皆借小說以振國民之靈魂。甚至學校中以小說爲教科書，故其民智發達，如水銀瀉地。自文明東渡，而吾國人亦知小說之重要，不可以等閑觀也。乃易其浸淫「四書」「五經」者，變而爲購閱新小說，斯殆風氣之變遷使然歟？惜夫前著無多，今日尚多乞靈于譯本耳。觀于此，又嘆吾國小說發達之遲遲爲可憾也。然而一代文風之所趨，當視夫社會所宗尚。則猶今視昔，以驗將來，敢決自今以往，爲灌貫知識計，勢將敝屣群書，而小說于社會上之位置，其將爲文壇盟主哉！蓋知識競爭之時代，凡風氣上之變遷，固有不得不然者也。

陶祐曾《論小說之勢力及其影響》 咄！二十世紀之中心點，有一大怪物焉：不脛而走，不翼而飛，不叩而鳴，刺人腦球，驚人眼簾，暢人意界，增人智力；忽而莊，忽而諧，忽而歌，忽而哭，忽而激，忽而勸，忽而諷，忽而嘲；鬱鬱葱葱，兀兀矻矻；熱度驟躋極點，電光萬丈，魔力千鈞，有無量不可思議之大勢力，于文學界中放一異彩，標一特色，此何物歟？則小說是。自小說之名詞出現，而膨脹東西劇烈之風潮，握攬古今利害之界綫者，唯此小說；影響世界普通之好尚，變遷民族運動之方針者，亦唯此小說。小說，小說，誠文學界中之占最上乘者也。其感人也易，其入人也深，其化人也神，其及人也廣。是以列強進化，多賴稗官，大陸競爭，亦由說部。然則小說界之要點與趣意，可略睹一斑矣。西哲有恆言曰：「小說者，實學術進步之導火綫也，社會文明之發光綫也，個人衛生之新空氣也，國家發達之大基礎也。」舉凡宙合之事理，有爲人群所未悉者，莊言以示之，不如微言以告之；微言以告之，不如婉言以明之；婉言以明之，不如妙譬以喻之，妙譬以喻之，不如幻境以悅之：而自來小說大家，皆具此能力者也。盡彼小說之

義務，振彼小說之精神，必使芸芸之人群，胥含有一種粘液小說之大原質，乃得以膺小說界無形之幸福，于文學黑暗之時代，放一綫之光明。可愛哉孰如小說！可畏哉孰如小說！學術固賴以進步，社會亦賴以文明，個人固賴以衛生，國家亦賴以發達。而導火綫也，發光綫也，新空氣也，大基礎也，介紹允當，誠非西哲之誣言，實環球萬古，莫得而移之定論也。激昂磅礴，潮流因之大揚，而囂俄、笠頓、托爾斯泰、福祿特爾，淚香小史，愛西古羅輩，皆感此宗風，先後迭起，不惜憚其理想，耗其心血，禿其筆管，染其素箋，一躍而登此莊嚴美麗之舞臺中，一奮而萃此醒聵震聾之盤渦里。事分今古，界判東西，寓言演義，開智覺迷，此小說之結構，有縱有橫，有次有序，且有應盡之義務也。英雄兒女，勝敗興亡，描摩意態，不惜周詳，此小說之敘事，無鉅無細，維妙維肖也。詞清若玉，筆大如椽，奇思妙想，掌開化權，此小說之內容，重慷慨悲歌，陸離光怪也。芸窗綉閣，游子商人，潛心探索，興味津津，此小說之引導，宜使人展閱不倦，恍如身當其境，親晤其人，無分乎何等社會也。噫！一小說之微，而竟有如斯之法律，以圭臬于著述界之前途，亦咄咄怪事，咄咄怪事！天下無不有小說之國家，亦無不有作小說之文士。吾不患作小說者無人，而特患讀小說者之無人；吾不患讀小說者無人，而特患愛小說者之無人。試調查吾支那之人群，對于小說界之觀念：今人成人以上，智識幼稚，思想胚胎。丁斯時代，愛之尤篤，閱之未久，嗜之既深；或往往爲野蠻官吏之所毀禁，頑固父兄之所訶責，道學先生之所指斥；然反動力愈漲，而原動力愈高。戀愛之性質，勃勃而莫能遏，于是多方百計以覓得之，潛訪轉懇以搜羅之，未得則耿耿于心胸，縈縈于夢寐；既得則茶之餘，酒之後，不惜糜腦力、勞心神而探索之，研求之。至其價值之優劣，經濟之低昂，固不計及也。此除別具特性、苦樂異人者外，常人之情，莫不皆然。其所以愛之之故，無他道焉，不外窮形盡相，引人入勝而已。他種文字，斷難至是，斷難至是。吾今敢上一羣固完全之策，以貢獻于我特別同胞之前曰：欲革新支那一切腐敗之現象，盍開小說界之幕乎？欲擴張政法，必先擴張小說；欲提倡教育，必先提倡小說；欲振興實業，必先振興小說；欲組織軍事，必先組織小說；欲改良風俗，必先改良小說。同胞注意注意！昌明暗綫，誘掖國民，愼毋弁髦視之，塵羹棄之，鄙瑣忽之。其旁徵祖國之新談，匯取亞、歐之歷史，手著精繹，文俚并行，庶幾卧倒之馴獅，奮躍雄飛于大陸；亦且半開之民族，自強獨立于神州。吾請以是爲熱心愛國者告，又以是爲主張開智者期，更以是爲放棄責任者警。

伯耀《小說之支配世界上純以情理之眞趣爲觀感》 顧或謂《五經》、列傳，如此其繁博也，百家諸子，如此其叢雜也，就其眞趣言之，決未有出乎情理之外者。若是乎情、理二字，似不能歸功于小說；即小說之有是眞趣者，亦不能專美于《水滸》、《西廂》。持此立論，可謂得駁論之闡發矣。然小說之擅勝于群書，向者言之詳矣。而就小說之範圍，昭示情理之妙諦，則言《水滸》也，言《西廂》也，已足包括一切小說矣。彼夫《金瓶梅》、《紅樓夢》者，又吾國人所多認爲淫書者也。讀《金瓶梅》者，知花子虛之下場，而後見西門慶之結局，示淫報之會有窮期也；讀《紅樓夢》者，悟柳湘連之評論，而後知賈府內之糊涂，亦淫惡之終難掩迹也。使世之讀小說者，持此意以悟會之、研究之，《水滸》也，《西廂》也，固準乎情，酌乎理；即降而《金瓶梅》也，《紅樓夢》也，均《水滸》、《西廂》等耳，又安在其爲淫也！善夫！金聖嘆評《西廂》之言曰：淫者見之謂之淫。斯言也，亦以謂善用其情理之正者矣。夫人能善用其情理之正，雖古之大宗教、大哲學、大英雄、大豪傑，要無非以情理爲準的耳。喻之以理，則愚者亦明；動之以情，則頑者亦摯。觀感之道，誠莫有捷于是者。準此以觀，則小說轉移世界之主動力，足以俯視從書而有餘妍，庶乎支配于世界上而不朽哉！二十世紀開幕，環海交通，小說之風濤，越太平洋而東渡。有新小說之騰播，而後有新世界之智慧。則吾輩適際潮流之冲擊，思欲假文筆以寫懷，托詞義以陶世，小說其救病之聖藥哉！小說其導光之引綫哉！吾常縱觀東西洋諸大著作家，如柴四郎之喚醒大和國魂也，卑相國之振起聯邦政魄也，靡不發揮小說之思濤，留傳小說之名譽，而其國人之珍璧遺編、山斗墨迹者，如草風之響應。何令人觀感之一至于是？吾敢一言以質之曰：無他，亦情理之入人腦筋，移人神經耳。不其然者，如吾國舊日之所謂《西游記》、《粉妝樓》、《隋唐演義》、《寡婦征西》，種種名目，其列于小說之欄者，幾亦汗牛充棟矣。雖其中忠臣奇事，思婦勞人，不無纏綿可愛之處，而究之規步小說之行徑，粗具小說之形式，其所展發者，本無關于人情之誠懇，與夫義理之確切。徒守離奇怪誕之議論，以暢談鋒，否則猥瑣穢褻，以求快一時之意想。其淫孽子尤甚者，則又或榮幸之以男女遇合，贊美之以神仙結果。使後之讀者，無所警覺，而反爲之迷途。眞趣既無，觀感奚

自？吾以是益知情、理二字，當推爲小說家之唯一上乘法也。

報癖《試看〈月月小說〉的益處》（一）官場中應看。小子曾聽得一件笑話兒，說有年某省乾旱，百姓們報了饑荒，官府聽着，很籌劃了一會兒，忽然對着百姓說道：「你們既沒有飯吃，何不吃肉？」這話雖形容過火，卻也是譏諷不諳民情的意思。這《月月小說》的宗旨，也重在通達民情，講求利弊。所以有幾種小說裏頭，把普通人的性情舉止，好好歹歹，都極力的描摹出來，不像那一味打官話的，輕輕淡淡的說幾句就罷了。大人老爺們，若遇着公事辦完，被那「等因奉此」的字樣，鬧昏了頭的時候，何妨拿起瞧瞧，既可以解解愁悶，又可以察察民情，豈不是公私兩益嗎？況且這報里面，還有一種《官場之秘密》，一種《後官場現形記》，和那《快升官》、《平步青雲》、《立憲萬歲》，都是專門說官場的。倘若時常去看，也好觸目驚心，截長補短，把地方整頓，把吏治改良，做一個愛民如子、保國如家的好官兒呢。（二）維新黨應看。中國自從戊戌變政之後，風氣漸開，新黨也漸漸的多了。這裏頭卻分出幾種人物，也有譯書的，也有辦報的，也有留學的，也有做生意的，也有充教員的，也有當學生的。黨派既多，人品自雜，雖不能全行抹倒，也不能一律恭維。不過到了後來，眞的還是眞，假的還是假，瞞得當時，瞞不得後世，欺得自己，欺不得別人，終久是要現出本來面目的。小子特奉勸列位講新學的朋友，既然跳到這新舞臺上來，須要做轟轟烈烈的大國民，切莫做荒荒唐唐的小騙子，才能夠稱得新世界中的人物。試瞧這《月月小說》的《新封神傳》、《上海游驂錄》兩種，眞算得照影子的兩面好鏡子，列位維新的朋友，倘到了得閑的時節，何不捧着這兩面鏡子，仔細照照自己？如果照着頭面上，衣服上，有不合格式的地方，也好即時即刻，去整齊整齊，修飾修飾哩。（三）歷史家應看。近來學術昌明，這歷史一科，也是很有關係的。但我國的史書，冊數太多，敘事甚簡，文法又過于深奧，一輩子也看不完。就是一目十行，看得很快，總不能概行記憶，一字不遺。俗話說「一部廿四史，不知從何處說起」，眞是不錯。還有一層，本子既多，價錢必貴，貧寒無力之人，又買他不起。那外國的史書，雖然分出段落，附着圖畫，卻也有事情雜亂，無頭無尾的，一時也頗難辨清眉目。所以博通史學的人，現在很少很少了。這《月月小說》，卻也注重歷史，要將正史，一概演成白話，使人家一目了然，不致討厭，因此就著出兩種小說來，一種是《兩晉演義》，一種是《雲南野乘》，都很有意思的。至于外國史的小說，卻有三種：一種名《刺國敵》，是白話體的；一種名《八寶匣》，一種名《美國獨立史別裁》，是記事體的。這兩種雖不是白話，文法又不甚深，易得領會。列位之中，如有研究歷史的，快快把這幾種小說，當做參考的書，用心去看，是再好沒有的。（四）實業家應看。現在講求農工商三門學問的，便是實業家。你看美國、比國，最重的是工藝；英國、法國，最重的是商戰；俄國、奧國，最重的是農務。無論坐車瞧戲那些事，這三項人的價錢，總比別項人要少些。又聽說各國賽起會來，這三項人陳列的物品，總比別項人的東西出色些。因爲國家富強，都靠着他們的鈎心鬬角，才能夠裝成個錦綉的河山。如今我們中國，也漸漸知道實業的益處了，就有好些人，開什麼理化社，設什麼製造廠，編什麼農學報，立什麼商務會，總要發明新理，振興實業。無奈這些人，初出茅廬，大半心無把握，又沒有什麼陳法子，去觸動他的靈機，怎能妙想天開，出人頭地呢？誰知《月月小說》里面的《新再生緣》、《飛訪木星》、《倫敦新世界》，都是提倡科學的故事。列位講求實業的，請專心去領略意義，好仿着那舊樣兒，去想新鮮的法子呵！（五）詞章家應看。現今那些喜歡詞章的，遇着淺淺顯顯的書，眼角兒瞧也不瞧，口中不住的說「無味無味」。請教他如何無味，總不過說是沒什麼花花綠綠的好字眼，響響亮亮的新腔調罷了。這《月月小說》裏面，卻有《懸器猿》、《寶帶緣》、《曾芳四》、《風雲會》四樣傳奇，還有《趼廛詩刪剩》、《四海神交集》、《則山簃詩餘》那些詩詞，又有《黑奴報恩》、《鄔烈士殉路》兩出戲曲，更有《賈鳧西鼓詞》一種彈詞。這些文字，盡是音韻鏗鏘、揚風扢雅的。列位內中，倘是喜歡詞章的，何不趕緊架着眼鏡兒，蹺着大腿兒，拍着巴掌兒，用龍井茶，潤濕了嗓子，次一次二的，高聲哼起來，比念那《白香詞》、《西廂記》、《唐詩三百首》、《廿一史彈詞》，還有趣得很，還有益得多呢。（六）婦女們應看。我中國四萬萬同胞，女的就占了一半。婦人家，有主持家政的權柄；女孩子，正當知識初開，更覺要緊。無奈中國的女學蒙學，太不講究了，所以平日清閑無事的時候，想尋些玩意事兒，總離不了抹抹牌，瞧瞧戲，逛逛廟宇，譚譚家常，隨外面有什麼天翻地覆的事情，都一概不知道。就是有時聽着些謠言，也模模糊糊，摸不着頭腦。或者丈夫是個明白人，想要在地方上，創辦些正經事，他不獨不能幫助，反在中間作梗。這卻是個什麼緣故呢？因爲我中國的婦女們，識字的甚少。就是略略認識幾個字，也只

好去念念《三元記》、《二度梅》、《祝英臺》、《雷峰塔》那些曲本。若能夠看得《封神傳》、《捉鬼傳》、《西洋記》、《開辟演義》、《隋唐演義》等書，便算是頂有才學的了。漫說荒唐不足信，就是筆墨新奇，看了也無大益處，怎比得《月月小說》上的《醋海波》、《含冤花》、《乞食女兒》、《弱女救兄記》，都是講着家庭中倫理上的事咧！不如把那些無益的小說擱起，專看這《月月小說》，不獨能消消閑，只怕還長得許多見識，學得許多好樣呢。

讀《小說小話》 小說之應(影)響于社會，固矣，而社會風尚，實先有構成小說性質之力，二者蓋互爲因果也。吾國南北兩部，風氣犂然而異。北方各行省，地斥鹵而民強悍，南人生長膏沃，體質荏弱，而習爲淫靡，故南北文學，亦因之而分，而小說尤顯著。北人小說，動言俠義；而出于南人者，則才子佳人之幽期密約。千篇一律，兒女英雄，各據其所融冶于社會者爲影本。原其宗旨，未始非厭數千年專制政體之束縛，而欲一寫其理想中之自由(俠義躬捍文網，與豪宗墨吏爲仇，破政府之專制也；幽期密約，婚姻自由，破家庭之專制也)。而思力不充，更多顧忌瞻徇，其目的仍在封拜、誥贈，一若不得君主父母之許可，終不得爲正當者。則又第二層之普通結習，潛驅陰率之而不復能顧其矛盾也。而閱小說者，但喜其情節之離奇，敘述之巧妙，不知就自由之一點，引申而整理之，故其效果，屬其北者徒誨盜，屬于南者唯誨淫。

覺我《余之小說觀·小說今後之改良》 其道有五：一、形式；二、體裁；三、文字；四、旨趣；五、價值。舉要言之，務合于社會之心理而已。然頭緒千萬，更僕難悉，吾姑即社會人類而研究之。一、學生社會。今之學生，鮮有能看小說者(指高等小學以下言)，而所出小說，實亦無一足供學生之觀覽。余謂今後著譯家，所當留意，宜專出一種小說，足備學生之觀摩。其形式，則華而近樸，冠以木刻套印之花面，面積較尋常者稍小。其體裁，則若筆記，或短篇小說；或記一事，或兼數事。其文字，則用淺近之官話，倘有難字，則加音釋，偶有艱語，則加意釋；全體不逾萬字，輔之以木刻之圖畫。其旨趣，則取積極的，毋取消極的，以足鼓舞兒童之興趣，啓發兒童之智識，培養兒童之德性爲主。其價值，則極廉，數不逾角。如是則足輔教育之不及。而學校中購之，平時可爲講談用，大考可爲獎賞用。想明于教育原理，而執學校之教鞭者，必樂有此小說，而贊成其此舉。試合數省學校折半計之，銷行之數，必將倍于今也。一、軍人社會。軍人平日，非有物以刺戟激勵其心志，必將堅忍，勇往，耐苦，守法諸美德，日即淪喪，而遇事張皇，臨機畏葸，貽國家憂者。余謂今後著譯家，所當留意，專出軍人觀覽之小說。其形式、體裁、文字、價值，當與學生所需者，同一改良；而其旨趣，則積極、消極兼取。死敵之可榮，降敵之可恥；勇往之可貴，退縮之可鄙；機警者之生存，頑鈍者之亡滅，足供軍人前車之鑒、後事之師者，一一寫之。如是則不啻爲軍隊教育之補助品，而爲軍界之所歡迎矣。一、實業社會。我國農工蠢蠢，識文字者，百不得一；小商販負，奔走終日，無論矣。吾見髫年伙伴，日坐肆中，除應酬購物者外，未嘗不手一卷《三國》、《水滸》、《說唐》、《岳傳》，下及穢褻放蕩諸書，以供消磨光陰之用，而新小說無與焉。蓋譯編，則人名地名，詰屈聱牙，不終篇而輟業；近著，則滿紙新字，改良特別，欲索解而無由；轉不若舊小說之合其心理。余謂今後著譯家，所當留意，專出商人觀覽之小說。其形式，則概用薄紙，不拘石印鉛印，而以中國裝訂；其體裁，用章回；其文字，用通俗白話，先後以四五萬字爲率，加入回首之綉像；其旨趣，則兼取積極與消極，略示以世界商業之關係、之趨勢、之競爭、之信用諸端之不可忽；其價值廉取，數冊者不逾圓。如是則漸通行於夥計朝奉間，使新拓心計，如對良朋，咸得于無意中，收其效益也。一、女子社會。其負篋入塾，隸學生籍者，吾姑勿論。即普通閨閣，茶餘飯罷，酒後燈前，若「天花藏才子書」，若《天雨花》、《安邦》、《定國》諸志，若《玉嬌梨》、《雙珠鳳》、《珍珠塔》、《三笑》諸書，舉其名不下數百，何一非供女界之觀覽者。其內容則皆才子佳人，游園贈物，卒至狀元宰相，拜將封侯，以遂其富貴壽考之目的，隳志喪品，莫此爲甚！然核其售數，月計有餘，而小說改良後，曾無一冊，合普通女子之心理，使一新耳目，足滌其舊染之污，以漸赴于文明之域者，則操觚者殊當自愧矣。余謂今後著作家，所當留意，專出女子觀覽之小說。其形式、體裁、文字、價值，與商人觀覽者略同，而加入彈詞一類，詩歌、燈謎、酒令、圖畫、音樂趨重於美的諸事；其旨趣，則教之以治家瑣務、處事大綱，巨如政治倫常，細至飲食服用，上而孝養奉親，下若義方教子，示以陳迹，動其興感。如是則流行於閨以內，香口誦吟，檀心傾倒，必有買絲羅以綉者矣。是爲小說之進步，而使普通社會，亦敦促而進步，則小說者，誠足占文學界之上乘。其影響之及於

同胞者，將見潛蓄之勢力，益益發展，將來之欲望，益益膨脹，而有毅力以赴之，耐性以守之，深情以感觸之，效用日大，斯不至爲正士所鄙夷，大義所排斥矣。其諸君子有意於是乎？

燿公《小說發達足以增長人群學問之進步》 學問之道無他，亦視其智慧之所及，以實驗其材力之所造而已。嗜古之儒，膠持其一孔之見，手執陳編，心游舊籍，恆囂囂然號於衆曰：六經以外無文章，諸史以外無精華，董、賈、班、楊以後無著作。于是窮年矻矻，甚或莊重其辭，以爲非三代以上之書不可讀。而卒之天賦穎質者，尚不失爲博學之泥儒，而其困頓弗通者，乃執拗文字，以貽世蠹。設有人焉，投以泰西譯本，及吾國向來稗官演義等之著述諸小說，彼又得貿然鄙褻，不斥爲荒唐之無稽，必慮爲聰明之誤用。嗚呼！以是之眼光如豆，靈魂早已錮閉之難鑿，遑足與言學問哉？是故六經非不深且奧也，諸史非不宏且邃也，董、賈、班、楊非不博且麗也，而普通社會，往往終日講解，而曾不一得。及導以小說家之敘事曲折，用筆明暢，無論其爲章回也，爲短篇也，爲傳奇與南音班本也，其人其事，有頓令人心經開豁、腦靈茁發者。美矣哉！奇矣哉！忽何學問增長如是之速哉！吾于是益信小說之于轉移社會，有特別之龍象力焉，未可爲昧者道也。古之所謂博學君子，吾弗暇論焉。則誠以今日之世界，一環球鬬智之世界也，歐風美雨，天地變色。雪案螢燈，《詩》、《書》粗（糟）粕，豈足以語大同之博覽哉？古之學問也，專而嚴，聖經賢傳範圍弗敢越也；今之學問也，顯而明，目想神游，見聞弗可略也。縱覽地球，考求哲學，如法之福祿特爾也，俄之托爾斯泰也，英之昔士比亞也，德之卑斯墨克也，日之柴四郎也，皆世人推重之、崇拜之，而無男女，無老孺，所許爲大學問者也。乃進而探求其編著，翹想其精神，則無非璀璨其小說之文筆，繁衍其小說之紀載，而卓然以大小說家名世者，用能鼓吹其國人之風氣，開導其國人之神智，振作其國人之志願。乃恍然于小說界之濫觴，因勢而利導，以積成一人之學問而有餘，即以輸灌人群之學問而無不足。然則小說之發達，其絕大關係于人群學問之進步者，固決然而可信者也。小說之爲用大矣哉！然或謂吾國當閉關自守之時代，文化之功用，且優先于各國，即法之福祿特爾等之著名小說，向未有譯本出現，以輝映吾國人之眼簾，而饋餉吾國人之腦海者，然伊古以來，吾國人以小說名世者，亦幾如汗牛之充棟。如《鏡化緣》之博，地理、哲學，即格致之影子也；如《三國志》之詳，陰符、游說，即科學之流源也。闡心理之學，則《西游記》得其恍惚焉；紀義俠之流，則《水滸傳》得其梗概焉。而艷情之作，又如《西廂》也，《紅樓夢》也；武士之風，又如《說岳》也，《楊家將》也。諸如此類。雖其中用筆間架，或不無穿鑿附會之痕迹，爲近世哲士指摘而譏評；而其用意之關合，記事之寓言，要莫非根源于學問之講求，而有益于人群觀感之助力。特風氣未開，拘守之儒，束之高閣；而一二披讀者，又不善領會，只視小說爲睡媒之具；此小說之功用，所以弗彰也，其亦冤矣哉！而所幸者，西風輸入，文人記者，乃致力于小說世界，神明之，表彰之，以開人鈍根，而生人慧力。則以是而爲人群學問進步之引綫，其信然乎！此其所以然者，非小說之自能長人學問也。著小說者，既趨時勢之潮流，一改從前腐舊社會之鬼神夢寐諸陳腐；則讀小說者，亦將披尋其寄托之意思，而生發其無窮之穎想。無論小說之如何佈局，如何歸宿，如何用情，如何主義，但使心領而神會，則隨時觀念，即隨時學問，有不啻身登劇場，移易個人性情于不覺者。推而言之，讀政治小說，生其治亂的感情；讀教育小說，生其道德的感情；讀探險小說，生其冒險有爲的感情；讀義俠小說，生其豪俠奮發的感情；讀一切關于普通社會開智小說，更生一切普通智識的感情。時勢造小說耶？抑小說造時勢耶？是二者固未可決言。而小說之進步無盡藏，亦人群學問之進步無止境，則可決言矣。金人瑞之言曰：逆料二百年後，群書無可讀，且不必讀，而亦已廢盡，悉成爲小說世界已。噫！今何驗哉。吾敢一言蔽之曰：小說者，學問之渡海航也。天下惟有學問人，乃可與言小說。

又《普及鄉閭教化宜倡辦演講小說會》 或謂學堂者，教化之地也；開辦小學者，教化普及之基也。丁今日學務振興之會，廣設公立義學小學，年八歲者，一體勒令入學，準強迫教育主義，不十年間，而教化之洋溢，將遍鄉閭焉。是即普及教化之文明燒點也。是說也，固無可駁詰者。然就現象計，其弱冠而後，既逾小學之年格者，果將何自而沾教化之益也？不寧惟是，鄉閭之中，氓之蚩蚩，日方足胝手胼之弗暇，斗米斤柴之弗遑，更何能叩小學之堂，而一領略教習之高談雄論哉？以是而言普及，蓋將收效于十年以後之好果，而非就範于當今少壯一爐之共冶也。是故演說小說會者，不必登講堂，寫黑板，若者天文，若者地理，若者修身而文學也；第當農隙閑暇之時，早晚聚集之頃，祠堂廟宇，即演說之大舞臺焉；樹下社前，即演說之俱樂部

焉。宣佈小說之宗旨，敘其事不厭詳也；繪演小說之神情，達其文不妨顯也。雖其人口不讀書，眼不識字，而小說中之如何哀感，如何激動，腦海之灌通，已不啻爲小說之電力吸引矣。由此推之，演義俠小說，足以生人之奮往心；演艷情小說，足以生人之羨慕心；演探險小說，足以生人之冒險心；演民族小說，足以生人之種族心；即演一切之政治、宗教等等小說，亦足以生人一切政治、宗教心。性質也，習慣也，群書所不能化者，惟小說則引而化之，擴而充之。教化之道，在是矣！熱心君子，思爲鄉閭造福，其亦贊成之乎？如其然也，吾將拜手祝曰：二十世紀之小說世界，乃有此小說演說會，神聖哉小說！寶貴哉小說！如有起而創斯會者，吾將爲鄉人歡迎之，吾更望鄉人樂成之。此非過詡小說之價值也。夫小說者，劇本之主動力也。小說爲主動，劇本居于被動矣。吾向之與鄉中二三故老、三五少年，入劇場，觀劇本，見鑼鼓叢中，歌舞角色，若歌、若哭、若離、若合、若悲、若歡、若榮、若鬱；而所謂故老、所謂少年者，感情頓生，魂氣浹洽，亦不自覺其歌焉、哭焉、離焉、合焉、悲焉、歡焉、榮焉、鬱焉之動于心，形于色，是何爲哉？現身說法之轉移，眞性有由然耳。矧夫小說者，爲劇本之所從出；而演說之者，更層折而道之，變幻而出之。以言乎理，則理之明而不晦；以言乎情，則情之眞而不僞。故不俟演說者之纏綿跌宕，已足感人而有餘矣。吾聞日之維新也，凡小學堂中，多設說部一科，且有以吾國前輩小說家之《西廂記》傳奇、《水滸》演義，編爲講義者，其亦即此意乎？準此，則鄉閭之普及教化，其又何難也！不然，未能普及，又安足以言小說世界？

又《小說與風俗之關係》 一國之風俗，視風氣爲轉移；一國之風氣，即視文字爲趨向。西漢道隆，文風不盛，董、賈之輩，雄詞彪炳，而小儒浮薄之氣爲之一開。下迄兩晉，纖巧之儒，趨靡而鬬巧，世道亦因而日就涼薄矣。有唐開科取士，習科舉業者，範圍于應制試帖，繩趨尺步而不知其非，雖韓退之等，文起八代之衰，風氣之偷終于無補。六朝金粉，嫣紅姹紫，文章根柢，掃地以盡，風俗遷變，蓋有由矣。宋明大家，力挽流趨，而性理之儒，又轉以義蘊微茫，桎梏倫紀，縱不至艱深以文淺陋，開後世腐儒道學之門，究之鄉樸寡學之流，轉視性理之言，不啻苦人之具，由是風俗之野蠻，日甚一日。其甚者，則朱熹「三綱」毒說，直流禍至今而未已。嗚呼！盲儒瞽說，民智愈昏，將何以變易風俗，俾普通社會，共沐浴于文明之進化哉？是故「五經」列史，非不深且醇也，諸子百家，非不淵且博也，而社會人群之腦想，曾無斯須之靈感，無男無女，渾渾噩噩；有反不如社前綱鑒，樹下春秋，所謂講古者流，或《三國》演義也，《水滸》傳記也，《粉妝樓》也，《楊家將》也，與夫《今古奇觀》、《聊齋志異》之種種小說也，猶可以動人之腦筋，而導人於智府也。吾因持此意以論小說。小說之命意也淺而深，其布局也寬而緊；其運筆與遣詞也，則曲折而婉轉；其翻空與鬬笋也，則離奇而接續：鮮不謂極小說之能事。擲筆六合之中，結想五洲之外，非文義精深、文理通暢者，莫喻其微，莫窺其奧矣。然吾聞日本維新，基功小學，且多以吾國著名小說家之《水滸》傳記、《西廂》演議，爲教科講義者。此何故哉？豈非以小說之事迹，能令聽者追而求；小說之情理，能令聽者味而思；小說之精神，能令聽者感而悟哉！吾國向之小說家，如羅貫中、施耐庵、曹雪芹、蒲松齡、金人瑞等等，其論著之遺傳，饋餉後人不少矣。然其時歐西風氣，尚遙隔于太平洋以西，閉關鄙塞，風氣未開。故其所爲小說，大爲社會之歡迎，未嘗不足以取裁後進；而社會風俗，終莫由改良蠻野，而同化于文明之區域者，抑又何耶？吾思之：蓋非小說無文之患；而鬼神夢幻之事，及種種陰騭報應之讕言，有以惑之之患也。如是，故難享小說之大名；如羅貫中、施耐庵輩，終未得而奏轉移風俗之效果。則可知小說之旨趣，固別有在也。二十世紀開幕，爲吾國小說界發達之濫觴。文明初渡，固乞靈于譯本；迄于今，報界之潮流，更趨重于小說。發源滬瀆，而盛于香港粵省各方面。或章回，或短篇，或箴政治之得失，或言教育之文野，或振民族之精神，或寫人情之觀感。核其大旨，要無非改良社會之風氣，而鑰導人群之智識者爲近是。故小說一門，隱與報界相維繫，而小說功用，遂不可思議矣。是非小說家之別具吸電力也，蓋道與時爲變通，風俗即隨時而進化。世界荒僻之初，固無所謂風俗。溯自圖騰社會，一變而爲游牧社會，再變而爲製造社會。至製造社會之發達，文字亦因之發達焉。降及小說之思潮澎湃，將從前風俗之如何頑錮，如何迷惑，群將視小說家之言論爲木鐸，而舊社會上之一切《詩》、《書》糟粕，直棄之如遺矣。昔金人瑞致力于批評小說，且謂逆料二百年之後，群書不可讀，而將渾然變成一小說世界。由今思之，各報社之小說，日新月盛，彼閱報者，無論其爲文人學士，官紳商賈，固樂閱小說如標本；降而勞動小販者流，亦愛聞小說，借資話柄，以覘近世界之好惡。夫亦無怪民智之暢旺，雖

愚夫愚婦，猶知風俗之改革也。然則小說與風俗之關係，其然乎！其然乎！雖然，所謂小說之與風俗關係者，當就時勢以立言。而風俗之轉移，固于感情上有特別之引導者也。吾國之舊小說家，所著各種小說，其未能收敎化社會之效者，吾前言已明言之矣。世界現象，西風輸灌，人人有文明之思想，有自強之志氣。鬼神也，而以爲迷惑；風水也，而以爲荒誕；命運也，而以爲倚賴；陰騭也，而以爲虛渺。而且吉凶之禮，力爲撙節；醮會之耗，省作公益。風俗之美滿，將由此而導其流矣。信矣乎！風俗之開明，誠小說爲之導師。然于此扶翊風俗之進步，則小說之命意、之行文，更未可苟然已也。法有福祿特爾，而革命之雄潮，浩瀚而不可遏；德有卑斯墨克，而政治之理想，灌溉而不可止。其最近之見效者，則如日本之維新也，咸以爲柴四郎之小說，有以鼓吹之、培成之，而大和魂、武士道，一種義俠風俗，得以享地球上偉大國民之好名譽。準此，則小說之神趣，其又何以加焉。吾謂小說與風俗相關係，雖有智者，不易吾言矣。顧或謂風俗之大，一國之運會所關，人事之遷移所係。就小說之範圍而論，縱結構極嚴，詞義極顯，對于誘掖人心之旨趣，極周浹而極靈通，一人之感動，未必一群之感動；一群之感動，更未必大群之感動也。嗚！是何言也。今試于家人婦子，勗以性理之精義，語以先正之格言，吾不知其何尙茫然罔覺也；迨一與之講論小說之事實，切言之以達其情，婉言之以暢其趣，激昂而頓挫言之，以順其氣，伸其機，有不自禁其悲歡離合之設身處地者。無他，小說家爲主動，則凡讀小說、聽小說者，必各居于被動矣。其感化力之神也，一家如是，一國又何莫不然哉！此愈可見風俗關係之說爲不謬也。著小說者以爲如何？閱小說者以爲何如？

老伯《曲本小說與白話小說之宜於普通社會》 小說之所以能左右世界、轉移風氣者，果何爲乎？曰爲其能感人也；爲其能感人，而灌輸社會之智慧，根觸社會之性情，合上、下流人格于一爐而共冶之也。雖然，小說之對于社會，如何進化，亦既言之詳矣，即凡社會人類之對于小說，其進化之速力，亦莫不公認之矣。今且于小說叢中，而求其最宜于普通社會之感情者，抑又致力于小說者所當研究之問題也。同一書說也，而若者言之，能令人其娓娓而動聽也；同一故事也，而若者言之，能令人其津津而有味也。是豈說書者之別有眞理，論事者之別有神趣哉？無他，就其性之所近，與其情之易通，而普通社會，自然與之同化。余也韶（髫）齡進學，束髮授書，初不知社會主義之有何關係也何。有諸父伯叔焉，有兄弟姊妹焉，余方步亦步，趨亦趨。至則有所謂劇場焉。覺舞臺之上，若者生，若者旦，若者老生而老旦；歌謳譜出，固無論其爲二簧、爲幫子也。爾時座中聽者，罔不傾耳神會曰：是某書說之劇本也。不啻現身說法之引人入勝矣。又嘗追逐乎游戲之場，躑躅乎栖息之所，則社前綱鑒，樹下春秋，有所謂講古者焉。一人據案高坐，縱談而雄辯，口語而指畫，或演英雄故事，或說兒女故事。其危難也，聲泪爲之下；其顯達也，眉目爲之霽。無男無女，聲入心通焉。嗚呼！書說也猶是，故事也猶是，而獨能使普通社會如是之觀感，抑又何哉？則曲本之哀感濃艷，與白話之明白愷切，有以速其效者，而使之然也。然曲本小說、白話小說，其要矣。曲本小說，以傳奇小說爲最多。《紅樓夢》者，吾國小說之錚錚有名者也。然其行文也，每于點染之處，多用曲本，以實諸詩詞酒令之間，而非純用曲本之宗派也。《西廂》傳記一書，純以詞曲爲詞料，崔鶯（鶯）之寫情，張君瑞之求合，紅娘之撮盟，種種傳神，幾令讀者入耳而忘倦。在吾國之舊學家者流，方群然訾議之爲誨淫之書，而不知《西廂》傳記，日人且有用以爲小學之敎科講義者。是《西廂》不以曲本而見淫，正以曲本之言情，而愈得其用情之正者也。不然，如金人瑞者，固批評《西廂》之聖手也，其言曰：淫者見之謂之淫。得此，而《西廂》誨淫之冤可雪矣。夫《西廂》者，亦舊社會上有名之小說也。觀其流傳中外，愛誦不遺婦孺，其功用已可概見矣。矧丁斯世界，新聞報社，方盛漲小說之潮流，以歌謠寄易俗之思，即于小說導文明之綫。吾知曲本小說，濫觴于《西廂》傳記，其將由此而日新月盛，漸泛溢于普通社會，殆亦時勢之所必然者矣。要而言之，小說之寄意也深，而曲本之音節動人，則無深而非淺也；小說之行文也隱，而曲本之聲情感物，則無隱而非顯也。深也，淺也，隱也，顯也，是皆由曲本小說之能事，而智愚賢不肖，悉陶熔于口誦心維之天籍間也。此其宜于普通社會者一也。白話小說者，則又于各體小說之外，而利用白話以爲方言之引掖者也。姑無論其爲章回也，爲短篇也，爲箴時與諷世也，要均以白話而見長矣。二十世紀開幕，爲吾國小說界騰達之燒點。文人學士，慮文字因緣之未能普及也，曾組設《中國白話》，而內附小說，以謀進化。揆其內容，既非單純小說之性質；而所演文字，又純用正音。以吾國省界紛歧，土音各異，其曾受正音之敎育

者幾何哉？苟如是，吾料讀者囫圇莫解，轉不如各隨其省界，各用其土音，猶足使普通社會之了于心而了于口也。夫《三國》、《水滸》，及《聊齋志異》諸書，吾國人稍經入塾肄業者，靡不交口而稱道。則此小說等等，蓋亦於吾國前賢著作，占有價值之名譽者也。然試問社會人群中，其能於《三國》、《水滸》、《聊齋》諸書，心領而神悟者，又幾人哉？則何如白話小說之爲愈也。小說之理境，貴涵泳而曲折，白話則顯豁而展布之；小說之詞筆，貴離奇而展拓也，白話則明白而曉暢之。政治也，教育也，現象社會之奇人與奇事也，就人民智識之程度，而以白話牖而覺之，上智既不以爲淺率之文，亦下愚不視爲高深之論。漸而化之，會而通之，其即沐浴社會、改革社會之龍象力哉！此宜于普通社會者又其一也。顧或謂歌曲足以移人，方言雖便于訓俗，而道學之儒，文藝之士，有反而嫌其繁聲，鄙爲俚語者，是安足爲普通社會之明證哉？況曲本之與白話，其詞義之整率，既相背而馳，宜乎此或不宜乎彼，則「普通」二字，似更未可強爲牽合也。惡！是何言？是未可與論小說之原理者也。小說者，現世界風氣之所趨尚也。有曲本小說，則負販之流，得以歌曲之唱情，生發思想也；有白話小說，則市井之徒，得以淺白之俚言，棖觸觀念也。此其所以爲「普通」也。且吾嘗觀于報紙之用意，而得其比例近義矣。以今日西風東漸，吾國報界之發達，日益光昌。雖莊、諧兩部，不廢歌謠；雖論說之間，不求深刻。然則單純小說之有取于曲本與白話者，抑亦開發社會之普通鑰匙矣。究其所以然，則小說者其主動者也，而聽小說、讀小說者，則又感情于主動而無形被動者也。準此，作者竭主動之精神，以增長被動者之腦力，鼓吹文明，陶淑蠻野，捨曲本小說、白話小說，其又何從哉？竊願持此以質諸論小說者。

陳去病《論戲劇之有益》 曩游東國，交接其士庶，見其習尚風俗，無一非我皇漢二百六十年前所固有之習尚風俗也。出而過於市，則吳服商店，鱗次櫛比於康莊之左，長裙縫腋，廣幅垂襟，又無一非我皇漢二百六十年前所固有之端衣法服也。退而讀其書，則「唐巾」、「唐襦」之稱，且參錯雜出而不一。乃揖其人而進之，問：「所服安乎？」則對曰：「安且吉也。」問：「與西洋孰優乎？」則對曰：「西洋不若也。」竊心焉感之。其人乃反叩吾以所服，輒慚恥囁嚅而不能對。甚者或羣聚玩弄之以爲笑，咸相怪曰：「此支那裝！此今日之支那裝！」若有不勝輕薄者。其老誠者心知其故，乃問：「如我服者，今日支那其猶有存焉否乎？」則答之曰：「無有矣。」彼輒驚歎。若曰：「今僧道猶有存者焉。今演劇益備存焉。今士夫黎庶之婚嫁老死且恆服焉。」彼時聞之，則一若有大慰者。余見之，乃益羞恥，益感傷，盡裂其冠，毀其服，而不之顧。西還，歸乎吾祖國，人民則猶是其屈伏也；風俗則猶是其委靡也；匪種之政府，且猶是其盤距而施厥專制也；我伯叔，我昆弟，我親戚故舊，固猶是冠胡冠而服胡服，以苟安其奴隸也；不寧惟是，乃且尤我，乃且罪我，謂我之不奴隸也；我不得已，冠胡冠，服胡服，以見我伯叔兄弟，接我親戚朋友，而後我伯叔、我昆弟、我親戚朋友，乃始懽然、釋然而怡然慰焉。嗚乎！生無益於宗邦，徒蒙纓笠；死莫期於旦夕，難正冠裳。而南都金粉之場，流風未沫；酣歌恆舞，粉飾方新；檀板金罇，豪情如昨；貴池、陽羨、梁園、宣城之倫，竭來馬龍車水，徜徉馳騁於春江花月之宵，相率以繼賡踵步於《燕子箋》、《桃花扇》之後塵者，固仍彷髣乎其弘光故事也。「萬事不如杯在手，人生幾見月當頭。」我青年之同胞，赤手掣鯨，空拳射虎，事終不成，而熱血徒冷。則曷不如一決藩籬，遁而隸諸梨園菊部之籍，得日與優孟、秦青、韓娥、緜駒之儔爲伍，上之則爲王郎之悲歌斫地，次之則繼柳敬亭之評話驚人，要反足以發舒其民族主義，而一吐胸中之塊壘；此其奏效之捷，必有過於勞心焦思，孜孜矻矻以作《革命軍》、《駁康書》、《黃帝魂》、《落花夢》、《自由血》者殆千萬倍。彼也囚首而喪面，此則慷慨而激昂；彼也間接於通人，此則普及於社會，對同族而發表宗旨，登舞臺而親演悲懽，大聲疾呼，垂涕以道。此其情狀、其氣概，脫較諸合衆國民在北米利堅費城府中獨立廳上高撞自由之鐘，而宣告獨立之檄文，夫復何所遜讓？道故事以寫今憂，借旁人而呼膚痛，燦青蓮之妙舌，觸黃胤之感情，吾知軒、羲有靈，其亦必將蜺旌羽葆，乘雲下降，以證斯盟也；寧直此漢族同胞拍掌叫絕表示同情而已哉？或曰：「吾輩青年，希望甚大，咄爾俳優，奚屑污我？且子縱善之，顧寧獨不聞夫韓愈之言乎？愈以六朝人文格淫靡，動以優俳目之，鄙不屑道。今中國夷禍日亟，百廢待舉。培養公德，保持國粹，研究科學，擴張知識，規其行而矩其步，駸駸乎冀以造成第一完全人格，一朝突儕於偉大軍國民之列，嶄然露頭角焉。寧有先務不急，乃墜乃落，腐敗不足，乃淪地獄？悲夫嘻哉！中國青年之志氣，應不至若斯之喪失也。」予乃輾然笑應之曰：洵如君言，吾中國萬歲，吾中國國民萬歲，吾中國國民前途萬萬歲。雖

然，吾試問吾中國今日之人羣，有無媿此國民之芳譽乎？則無有也。抑吾又試問吾中國前途之事業，有可以僅僅希望，爲目的得達之極點乎？亦未可也。夫摶摶大地，既無美人香草之踪；而莽莽中原，又絕一綫生機之望。然則，吾一般社會青年，既不仕虜廷，效楊堅、郭威之烈，又不隱山澤，逐黔布、彭越之踵；徒日擾擾奔走於通商之場，高言運動，無補當時；斷髮胡服，依然域外之民，痛飲清歌，終化泥中之絮；如鬼如祟，如夢如囈，首鼠射工，神乎其技；蓋造福不足，而敗事有餘，較其人格，爲優幾何？則吾轉不如犧牲一身，昌言墜落，明目張膽而去爲歌伶；「朝從屠沽游，夕拉騶卒飲」；逍遙跌宕，聊以自娛；亦寧非於今新學界上，燦燦爛爛，突然別起一生力軍，臨風颩颩，而高樹一獨立自由之幟乎？抑子寧薄俳優而笑之耶？則吾且與子道古。仲尼曰：「移風易俗，莫善乎樂。」孟軻氏曰：「今之樂，猶古之樂也。」彼戲劇雖略殊，顧亦未可謂非古樂之餘也。（觀《左傳》觀優魚里之事，《樂記》有「優侏儒」之語，則其所從來者遠矣。）蓋自《雅》、《頌》之聲衰，而後《風》詩以興；《風》詩興，而鄭、衛靡靡之音作；靡靡之音作，而音樂之勢力，乃且浸淫普及於一般社會之中，而變古以爲今；浸假而歌舞焉，浸假而俳優侏儒焉，而戲劇之端，肇於茲矣。是故知禮如魏文侯，而不能對古樂；免於思卧；好賢若渴之楚莊王，且必待優孟而始動於其心：則今樂之移人，洵速且捷哉！何況《雲門》、《咸池》、《韶濩》、《大武》之音，以享郊廟，則雍容安雅而咸宜；以化里巷，則不敵其一兒童之笑嗤：蓋宋玉有言，「曲高和寡」，自然之理也。

俞樾《余蓮村勸善雜劇》 天下之物最易動人耳目者，最易入人之心。是故老師鉅儒坐皋比而講學，不如里巷歌謠之感人深也；官府敎令張布于通衢，不如院本平話之移人速也。君子觀于此，可以得化民成俗之道矣。管子曰：「論卑易行。」此蓮村余君所以有勸善雜戲之作也。

因革

陸機《遂志賦序》 昔崔篆作詩以明道述志，而馮衍又作《顯志賦》，班固作《幽通賦》，皆相依倣焉。張衡《思玄》，蔡邕《玄表》，張叔《哀系》，此前世之可得言者也。崔氏簡而有情；《顯志》壯而泛濫；《哀系》俗而時靡；《玄表》雅而微素；《思玄》精練而和惠，欲麗前人，而優游清典，漏幽通矣。班生彬彬，切而不絞，哀而不怨矣。崔蔡沖虛溫敏，雅人之屬也。衍抑揚頓挫，怨之徒也。豈亦窮達異事，而聲爲情變乎？余備託作者之末，聊復用心焉。

葛洪《抱朴子・外篇・鈞世篇》 或曰：「古之著書者，才大思深，故其文隱而難曉；今人意淺力近，故露而易見。以此易見，比彼難曉，猶溝澮之方江河，螘垤之並嵩岱矣！故水不發崑山，則不能揚洪流以東漸；書不出英俊，則不能備致遠之弘韻焉。」抱朴子答曰：「夫論管穴者，不可問以九陔之無外；習拘閡者，不可督以拔萃之獨見。蓋往古之士，匪鬼匪神，其形器雖冶鑠於疇曩，然其精神布在乎方策，情見乎辭，指歸可得。且古書之多隱，未必昔人故欲難曉。或世異語變，或方言不同，經荒歷亂，埋藏積久，簡編朽絕亡失者多，或雜續殘缺，或脫去章句，是以難知，似若至深耳。且夫《尚書》者政事之集也，然未若近代之優文、詔策、軍書、奏議之清富贍麗也。毛詩者華彩之辭也，然不及《上林》、《羽獵》、《二京》、《三都》之汪濊博富也。然則古之子書能勝今之作者，何也？然守株之徒，嘍嘍所翫，有耳無目，何肯謂爾。其於古人所作爲神，今世所著爲淺。貴遠賤近，有自來矣。故新劍以詐刻加價，弊方以僞題見寶也。是以古書雖質樸，而俗儒謂之墮於天也。今文雖金玉，而常人同之於瓦礫也。然古書者雖多，未必盡美，要當以爲學者之山淵，使屬筆者得采伐漁獵其中。然而譬如東甌之木，長洲之林，梓豫雖多而未可謂之爲大廈之壯觀，華屋之弘麗也。雲夢之澤，孟諸之藪，魚肉之□雖饒，而未可謂之爲煎燉之盛膳，渝狄之嘉味也。今詩與古詩俱有義理而盈於差美，方之於士，並有德行，而一人偏長藝文，不可謂一例也。比之於女，俱體國色，而一人獨閑百伎，不可混爲無異也。若夫俱論宮室，而奚斯路寢之頌，何如王生之賦靈光乎？同說遊獵，而叔畋盧鈴之詩，何如相如之言上林乎？並美祭祀，而《清廟》、《雲漢》之辭，何如郭氏南郊之豔乎？等稱征伐，而《出車》《六月》之作，何如陳琳武軍之壯乎？則擧條可以覺焉，近者夏侯湛、潘安仁，並作補亡詩，《白華》、《由庚》、《南陔》、《華黍》之屬，諸碩儒高才之賞文者，咸以古詩三百未有足以偶二賢之所作也。且夫古者事事醇素，今則莫不彫飾。時移世改，理自然也。至於罽錦麗而且堅，未可謂之減於蓑衣；輜軿妍而又牢，未可謂之不及椎車也。書猶言也，若入談語，

故爲知有胡越之接，終不相解。以此教戒，人豈知之哉？若言以易曉爲辨，則書何故以難知爲好哉？若舟車之代步涉，文墨之改結繩，諸後作而善於前事，其功業相次千萬者，不可復縷舉也。世人皆知之，快於曩矣。何以獨文章不及古邪？

又《尚博篇》 或曰：「今世所爲，多不及古。文章著述，又亦如之。豈氣運衰殺，自然之理乎？」抱朴子答曰：「百家之言，雖有步起，皆出碩儒之思，成才士之手，方之古人，不必悉減也。或有汪濊玄曠，合契作者，內闢不測之深源，外播不貫之遠流，其所祖宗也高，其所紬繹也妙，變化不繫滯於規矩之方圓，旁通不凝閡於一塗之逼促，是以偏嗜酸鹹者，莫能知其味，用思有限者，不能得其神也。夫應龍徐舉，顧眄凌雲；汗血緩步，呼吸千里，而螻蟻怪其無階而高致，駑蹇患其過己之不漸也。若夫馳驟於詩論之中，周旋於傳記之間，而以常情覽巨異，以褊量測無涯，以至粗求至精，以甚淺揣甚深，雖始自髫齔，訖于振素，猶不得也。夫賞其快者必譽之以好，而不得曉者必毀之以惡，自然之理也。於是以其所不解者爲虛誕。慺誠以爲爾，未必違情以傷物也。又世俗率神貴古昔，而黷賤同時：雖有追風之駿，猶謂之不及造父之所御也；雖有連城之珍，猶謂之不及楚人之所泣也。雖有疑斷之劍，猶謂之不及歐冶之所鑄也；雖有起死之藥，猶謂之不及和鵲之所合也。雖有超羣之人，猶謂之不及竹帛之所載也；雖有益世之書，猶謂之不及前代之遺文也。是以仲尼不見重於當時，大玄見蚩薄於比肩也。俗士多云：今山不及古山之高，今海不及古海之廣，今日不及古日之熱，今月不及古月之朗。何肯許今之才士不減古之枯骨，重所聞，輕所見，非一世之所患矣！昔之破琴剿弦者，諒有以而然乎！」

張融《門律自序》 吾文章之體，多爲世人所驚，汝可師耳以心，不可使耳爲心師也。夫文豈有常體，但以有體爲常，政當使常有其體。丈夫當刪詩書，制禮樂，何至因循寄人籬下。且中代之文，道體闕變，尺寸相資，彌縫舊物。吾之文章，體亦何異。何嘗顛溫涼而錯寒暑，綜哀樂而橫歌哭哉？政以屬辭多出，比事不羈，不阡不陌，非途非路耳。然其傳音振逸，鳴節竦韻，或當未極，亦已極其所矣。汝若復別得體者，吾不拘也。吾義亦如文，造次乘我，顛沛非物，吾無師無友，不文不句，頗有孤神獨逸耳。義之爲用，將使性入清波，塵洗猶沐，無得釣聲同利，舉價如高，俾是道場，險成軍路，吾昔嗜僧言，多肆法辯，此盡遊乎言笑，而汝等無幸。

蕭統《文選序》 若夫椎輪爲大輅之始，大輅寧有椎輪之質？增冰爲積水所成，積水曾微增冰之凜；何哉？蓋踵其事而增華，變其本而加厲；物既有之，文亦宜然。隨時變改，難可詳悉。嘗試論之曰：《詩序》云：「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至於今之作者，異乎古昔。古詩之體，今則全取賦名。荀宋表之於前，賈馬繼之於末。自茲以降，源流實繁；述邑居，則有憑虛、亡是之作；戒畋遊，則有《長楊》、《羽獵》之制。若其紀一事，詠一物，風雲草木之興，魚蟲禽獸之流，推而廣之，不可勝載矣。又楚人屈原，含忠履潔，君匪從流，臣進逆耳，深思遠慮，遂放湘南。耿介之意既傷，壹鬱之懷靡愬；臨淵有懷沙之志，吟澤有憔悴之容；騷人之文，自茲而作。詩者，蓋志之所之也。情動於中，而形於言。《關雎》、《麟趾》，正始之道著；桑閒、濮上，亡國之音表。故風雅之道，粲然可觀。自炎漢中葉，厥塗漸異：退傅有在鄒之作，降將著河梁之篇；四言五言，區以別矣。又少則三字，多則九言，各體互興，分鑣並驅。

蕭綱《與湘東王書》 比見京師文體，儒鈍殊常，競學浮疏，爭爲闡緩。玄冬修夜，思所不得，既殊比興，正背《風》、《騷》。若夫六典三禮，所施則有地，吉凶嘉賓，用之則有所。未聞吟詠情性，反擬《內則》之篇，操筆寫志，更摹《酒誥》之作。遲遲春日，翻學《歸藏》，湛湛江水，遂同《大傳》。吾既拙於爲文，不敢輕有掎摭，但以當世之作，歷方古之才人，遠則楊馬曹王，近則潘陸顏謝，而觀其遺辭用心，了不相似。若以今文爲是，則古文爲非；若昔賢可稱，則今體宜棄；俱爲盍各，則未之敢許。又時有效謝康樂、裴鴻臚文者，亦頗有惑焉。何者？謝客吐言天拔，出於自然，時有不拘，是其糟粕。裴氏乃是良史之才，了無篇什之美。是爲學謝則不屆其精華，但得其冗長；師裴則蔑絕其所長，惟得其所短。謝故巧不可階，裴亦質不宜慕。故胸馳臆斷之侶，好名忘實之類，方分肉於仁獸，逞卻克於邯鄲，入鮑忘臭，效尤致禍。決羽謝生，豈三千之可及；伏膺裴氏，懼兩唐之不傳。故玉徽金銑，反爲拙目所嗤；《巴人下里》，更合郢中之聽。《陽春》高而不和，妙聲絕而不尋；竟不精討錙銖，覈量文質，有異《巧心》，終愧妍手。是以握瑜懷玉之士，瞻鄭邦而知退；章甫翠履之人，望閩鄉而歎息。詩既若此，筆又如之，徒以煙墨不言，受其驅染；紙札無情，任其搖襞。甚矣哉！文之橫流，

一至於此。

蕭繹《內典碑銘集林序》 夫世代亟改，論文之理非一。時事推移，屬詞之體或異。但繁則傷弱，率則恨省；存華則失體，從實則無味。或引事雖博，其意猶同；或新意雖奇，無所倚約。或首尾倫帖，事似率課；或翻復博涉，體製不工。能使豔而不華，質而不野；博而不繁，省而不率；文而有質，約而能潤。事隨意轉，理逐言深。所謂菁華，無以間也。

《宋書・謝靈運傳論》 民稟天地之靈，含五常之德，剛柔迭用，喜慍分情。夫志動於中，則歌詠外發，六義所因，四始攸繫，升降謳謠，紛披風什；雖虞夏以前，遺文不覩，稟氣懷靈，理無或異，然則歌詠所興，宜自生民始也。周室既衰，風流彌著：屈平、宋玉導清源於前，賈誼、相如振芳塵於後，英辭潤金石，高義薄雲天。自茲以降，情志愈廣，王褒、劉向、揚、班、崔、蔡之徒，異軌同奔，遞相師祖；雖清辭麗曲時發乎篇，而蕪音累氣固亦多矣。若夫平子豔發，文以情變，絕唱高蹤，久無嗣響。至於建安，曹氏基命，二祖陳王，咸蓄盛藻，甫乃以情緯文，以文被質。自漢至魏，四百餘年，辭人才子，文體三變：相如巧爲形似之言，班固長於情理之說；子建、仲宣以氣質爲體，並摽能擅美，獨映當時，是以一世之士，各相慕習。原其飈流所始，莫不同祖《風》、《騷》，徒以賞好異情，故意製相詭。降及元康，潘、陸特秀，律異班、賈，體變曹、王，縟旨星稠，繁文綺合：綴平臺之逸響，採南皮之高韻；遺風餘烈，事極江左。有晉中興，玄風獨振，爲學窮於柱下，博物止乎七篇；馳騁文辭，義單乎此。自建武暨乎義熙，歷載將百，雖綴響聯辭，波屬雲委，莫不寄言上德，託意玄珠；遒麗之辭，無聞焉爾。仲文始革孫、許之風，叔源大變太元之氣；爰逮宋氏，顏、謝騰聲：靈運之興會標舉，延年之體裁明密；並方軌前秀，垂範後昆。

《南齊書・文學傳論》 五言之製，獨秀衆品。習玩爲理，事久則瀆，在乎文章，彌患凡舊。若無新變，不能代雄。建安一體，《典論》短長互出；潘、陸齊名，機、岳之文永異。江左風味，盛道家之言，郭璞擧其靈變，許詢極其名理。仲文玄氣，猶不盡除。謝混情新，得名未盛。顏謝並起，乃各擅奇。休鮑後出，咸亦標世。朱藍共妍，不相祖述。今之文章，作者雖衆，總而爲論，略有三體：一則啓心閑繹，託辭華曠，雖存巧綺，終致迂回。宜登公宴，本非準的。而疎慢闡緩，膏肓之病，典正可採，酷不入情。此體之源，出靈運而成也。次則緝事比類，非對不發，博物可嘉，職成拘制。或全借古語，用申今情，崎嶇牽引，直爲偶說。唯覩事例，頓失精采。此則傅咸五經，應璩指事，雖不全似，可以類從。次則發唱驚挺，操調險急，雕藻淫豔，傾炫心魂。亦猶五色之有紅紫，八音之有鄭、衛。斯鮑照之遺烈也。三體之外，請試妄談。若夫委自天機，參之史傳，應思悱來，勿先構聚。言尚易了，文憎過意，吐石含金，滋潤婉切。雜以風謠，輕脣利吻，不雅不俗，獨申胸懷。輪扁斲輪，言之未盡，文人談士，罕或兼工。非唯識有不周，道實相妨，談家所習，理勝其辭，就此求文，終然翳奪。故兼之者鮮矣。

《隋書・經籍志》 世有澆淳，時移治亂，文體遷變，邪正或殊。宋玉、屈原，激清風於南楚；嚴、鄒、枚、馬，陳盛藻於西京。平子豔發於東都，王粲獨步於漳滏。爰逮晉氏，見稱潘陸，並黼藻相輝，宮商間起。清辭潤乎金石，精義薄乎雲天。永嘉之後，玄風既扇，辭多平淡，文寡風力。降及江東，不勝其弊。宋齊之世，下逮梁初，靈運高致之奇，延年錯綜之美，謝玄暉之藻麗，沈休文之富溢，輝煥斌蔚，辭義可觀。梁簡文帝在東宮，亦好篇什，清辭巧製，止乎衽席之間；彫琢蔓藻，思極閨闈之內。後生好事，遞相放習，朝野紛紛，號爲宮體，流宕不已，訖于喪亡。陳氏因之，未能全變其中原則，兵亂積年，文章道盡。後魏文帝頗效屬辭，未能變俗，例皆淳古。齊宅漳濱，辭人間起，高言累句，紛紜絡繹，清辭雅致，是所未聞。後周草創，干戈不戢，君臣戮力，專事經營，風流文雅，我則未暇。其後南平漢沔，東定河朔，訖于有隋，四海一統，采荆南之杞梓，收會稽之箭竹，辭人才士，總萃京師。

又《文學傳序》 自漢魏以來，迄乎晉宋。其體屢變。前哲論之詳矣。暨永明、天監之際，太和、天保之間，洛陽江左，文雅尤盛。于時作者：濟陽江淹、吳郡沈約、樂安任昉、濟陰溫子昇、河間邢子才、鉅鹿魏伯起等，並學窮書圃，思極人文，縟綵鬱於雲霞，逸響振於金石，英華秀發，波瀾浩蕩，筆有餘力，詞無竭源，方諸張、蔡、曹、王，亦各一時之選也。聞其風者，聲馳景慕，然彼此好尚，互有異同。江左宮商發越，貴於清綺；河朔詞義貞剛，重乎氣質。氣質，則理勝其詞；清綺，則文過其意。理深者便於時用，文華者宜於詠歌，此其南北詞人得失之大較也。若能掇彼清音，簡茲累句，各去所短，合其兩長，則文質斌斌，盡善盡美矣！

陳子昂《陳伯玉集》卷一《修竹篇序》 文章道弊五百年矣，漢魏風骨，晉宋莫傳，然而文獻有可徵者。僕嘗暇時觀齊梁間詩，彩麗競繁，而興寄都絕，每以永歎。竊思古人，常恐逶迤頹靡，風雅不作，以耿耿也。昨於解三處見明公詠孤桐篇，骨端氣翔，音情頓挫，光英朗練，有金石聲。遂用洗心飾視，發揮幽鬱。不圖正始之音，復覩於茲；可使建安作者，相視而笑。

釋皎然《詩式》卷五《復古通變體》 評曰：作者須知復變之道。反古曰復，不滯曰變。若惟復不變，則陷於相似之格，其狀如駑驥同廄，非造父不能辨。能知復變之手，亦詩人之造父也。以此相似一類，置於古集之中，能使弱手視之眩目，何異宋人以燕石爲玉璞，豈知周客噓唏而笑哉？又復變二門，復忌太過。詩人呼爲膏肓之疾，安可治也？如釋氏頓教，學者有沈性之失，殊不知性起之法，萬象皆眞。夫變若造微，不忌太過。苟不失正，亦何咎哉！如陳子昂復多而變少，沈、宋復少而變多。今代作者，不能盡舉。吾始知復變之道，豈惟文章乎？在儒爲權，在文爲變，在道爲方便。後輩若乏天機，強傚復古，反令思擾神沮。何則？夫不工劍術，而欲彈撫干將、大阿之鋏，必有傷手之患，宜其誡之哉！

獨孤及《毘陵集》卷一三《唐故左補闕安定皇甫公集序》 五言詩之源生於《國風》，廣於《離騷》，著於李、蘇，盛於曹、劉，其所自遠矣，當漢、魏之間，雖已朴散爲器，作者猶質有餘而文不足。以今揆昔，則有朱絃疎越、大羹遺味之歎。歷千餘歲，至沈詹事、宋考功始財成六律，彰施五色，使言之而中倫，歌之而成聲，緣情綺靡之功至是乃備。雖去雅寖遠，其麗有過於古者，亦猶路鼗出於土鼓，篆籀生於鳥跡也。

韓愈《昌黎先生文集》卷一八《答劉正夫書》 或問：爲文宜何師？必謹對曰：宜師古聖賢人。曰：古聖賢人所爲書具存，辭皆不同，宜何師？必謹對曰：師其意，不師其辭。又問曰：文宜易宜難？必謹對曰：無難易，惟其是爾，如是而已矣。非固開其爲此，而禁其爲彼也。夫百物朝夕所見者，人皆不注視也；及覩其異者，則共觀而言之，夫文豈異於是乎。漢朝人莫不能爲文，獨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揚雄爲之最。然則用功深者，其收名也遠；若皆與世沈浮，不自樹立，雖不爲當時所怪，亦必無後世之傳也。足下家中百物皆賴而用也，然其所珍愛者，必非常物。夫君子之於文，豈異於是乎。今後進之爲文，能深探而力取之，以古聖賢人爲法者，雖未必皆是，要若有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揚雄之徒出，必自於此，不自於循常之徒也。若聖人之道不用文則已，用則必尙其能者。能者非他，能自樹立，不因循者是也。有文字來，誰不爲文，然其存於今者，必其能者也，願常以此爲說耳。

秦觀《淮海集》卷二二《韓愈論》 臣聞先王之時，一道德同風俗，士大夫無意於爲文，故六藝之文，事詞相稱，始終本末如出一人之手。後世道術爲天下裂。士大夫始有意於爲文。故自周衰以來作者班班，相望而起，奮其私知，各自名家，然總而論之未有如韓愈者也。何則？夫所謂文者，有論理之文，有論事之文，有叙事之文，有託詞之文，有成體之文。探道德之理、述性命之情、發天人之奧、明生死之變，此論理之文，如列禦寇、莊周之所作是也；別白黑陰陽、要其歸宿、決其嫌疑，此論事之文，如蘇秦、張儀之所作是也；考同異、次舊聞、不虛美、不隱惡、人以爲實錄，此叙事之文，如司馬遷、班固之作是也；原本山川、極命草木、比物屬事、駭耳目變心意，此託詞之文，如屈原、宋玉之作是也；鉤列、莊之微，挾蘇、張之辯，摭班、馬之實，獵屈、宋之英，本之以《詩》、《書》，折之以孔氏，此成體之文，韓愈之所作是也。蓋前之作者多矣，而莫有備於愈。後之作者亦多矣，而無以加於愈，故曰總而論之未有如韓愈者也。然則，列、莊、蘇、張、班、馬、屈、宋之流，其學術才氣皆出於愈之文，猶杜子美之於詩，實積衆家之長，適當其時而已。昔蘇武、李陵之詩長於高妙；曹植、劉公幹之詩長於豪逸；陶潛、阮籍之詩長於冲澹；謝靈運、鮑照之詩長於峻潔；徐陵、庾信之詩長於藻麗，於是杜子美者，窮高妙之格、極豪逸之氣、包冲澹之趣、兼峻潔之姿、備藻麗之態，而諸家之作所不及焉。然不集諸家之長，杜氏亦不能獨至于斯也！豈非適當其時故耶？孟子曰：「伯夷，聖之淸者也；伊尹，聖之任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孔子，聖之時者也。孔子之謂集大成！」嗚呼！杜氏、韓氏亦集詩文之大成者歟！

葛立方《韻語陽秋》卷一 「謝朝華之已披，起夕秀於未振」，學詩者尤當領此。陳腐之語，固不必涉筆，然求去其陳腐不可得，而翻爲怪怪奇奇不可致詰之語以欺人，不獨欺人，而且自欺，誠學者之大病也。詩人首二謝，靈運在永嘉，因夢惠連，遂有「池塘生春草」之句；玄暉在宣城，因登三山，遂有「澄江靜如練」之句。二公妙處，蓋在於鼻無聖、目無膜爾。鼻無聖，斤將

曷運？目無膜，篦將曷施？所謂混然天成，天球不琢者與？靈運詩，如「矜名道不足，適己物可忘」、「清暉能娛人，遊子澹忘歸」，玄暉詩，如「春草秋更綠，公子未西歸」、「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等語，皆得《三百五篇》之餘韻，是以古今以爲奇作，又曷嘗以難解爲工哉！東坡《跋李端叔詩卷》云：「暫借好詩消永夜，每逢佳處輒參禪。」蓋端叔作詩，用意太過，參禪之語，所以警之云。

楊萬里《誠齋集》卷六六《答盧誼伯書》 詩固有以俗爲雅，然亦須曾經前輩取鎔，乃可因承爾。

朱熹《清邃閣論詩》 或言今人作詩多要有出處。曰：「關關雎鳩」，出在何處？古樂府只是詩中間卻添許多泛聲。後來人怕失了那泛聲，逐一聲添個實字，遂成長短句。今曲子便是。

陳造《江湖長翁集》卷二九《文以變爲法》 作文之法備於《六經》，學者矻矻他求，何哉？經於句法字律，《春秋》嚴矣，一字之變，褒貶各有在。如《詩》之每章互變，而後體備而法嚴，法嚴而後意足。

羅大經《鶴林玉露》卷三 至于詩，則山谷倡之，自爲一家，并不蹈古人町畦。象山云：「豫章之詩，包含欲無外，搜抉欲無祕，體制通古今，思致極幽眇，貫穿馳騁，工夫精到。雖未極古之源委，而其植立不凡，斯亦宇宙之奇詭也。開闢以來，能自表見于世若此者，如優鉢曇華，時一現耳。」楊東山嘗謂余云：「丈夫自有衝天志，莫向如來行處行。」豈帷制行，作文亦然。如歐公之文，山谷之詩，皆所謂「不向如來行處行」者也。

姜夔《白石道人詩集原序》 作者求與古人合，不若求與古人異；求與古人異，不若不求與古人合而不能不合，不求與古人異而不能不異。彼惟有見乎詩也，故向也求與古人合，今也求與古人異。及其無見乎詩已，故不求與古人合而不能不合，不求與古人異而不能不異。其來如風，其止如雨，如印印泥，如水在器，其蘇子所謂不能不爲者乎？

佚名《詩憲・因襲轉易》 因襲者，因前人之語也。以陳爲新，以拙爲巧，非有過人之才，則未免以蹈襲爲媿。魏道輔云：「詩惡蹈襲。古人亦有蹈襲而愈工，若出於己者，蓋思之精則造語愈深也。」轉易者，因襲之變也。前者既有是語矣，吾因而易之，雖語相反，皆不失爲佳。

元好問《遺山集》卷三七《陶然集詩序》 詩之極致可以動天地、感鬼神，故傳之師，本之經，眞積之力久，而有不能復古者。【略】故文字以來，詩爲難；魏晉以來，復古爲難；唐以來合規矩準繩尤難。夫因事以陳辭，辭不迫切而意獨至，初不爲難，後世以不得不難爲難耳。古律歌行、篇章操引、吟詠謳謠、詞調怨嘆，詩之目既廣，而《詩評》、《詩品》、《詩說》、《詩式》亦不可勝讀，大概以脫棄凡近、澡雪塵翳、驅駕聲勢、破碎陣敵、囚鎖怪變、軒豁幽祕、籠絡今古，移奪造化爲工，鈍滯、僻澁、淺露、浮躁、狂縱、滛靡、詭誕、瑣碎、陳腐爲病，毫髮無遺。

杜仁傑《遺山先生文集後序》 自有書契以來，以文字名世得其全者幾人耳。【略】字凡經幾手，左撏右撦，橫安豎直，搓揉亦熟爛盡矣。惟其不相蹈襲，自成一家者爲得耳。

胡祗遹《紫山大全集》卷八《優伶趙文益詩序》 醯鹽薑桂，巧者和之，味出於酸鹹辛甘之外，日新而不襲故常，故食之者不厭。滑稽詼諧，亦猶是也。拙者踵陳習舊，不能變新，使觀聽者惡聞而厭見。後世民風機巧，雖郊野山林之人，亦知談笑，亦解弄舞娛嬉，而況膏腴閥閱、市井豐富之子弟？

又卷一三《跋遺山墨迹》 詩文字畫，不學前人，則無規矩準繩。規規於前人陳迹，則正若屋上架屋。

方回《桐江集》卷一《婺源黃山中吟卷序》 唐詩承陳隋流□之餘，沈、宋始概爲律體，而古體自是幾廢。然陳子昂、元次山、韋應物及李、杜、韓、柳諸公，追劉、陶、曹、謝與之伍，亦未嘗盡廢也。今之詩人，專尚晚唐，甚者至不復能爲古體。

又卷四《跋仇仁近詩集》 然則詩不可不自成一家，亦不可不備衆體，老杜詩有曹劉、有陶謝、有顏鮑，於沈宋體中沿而下之，晚唐特其一端。

又《桐江續集》卷一二三《恢大山西山小稿序》 皋歌，詩之始；孔刪，詩之終；屈騷，詩之變。論今之詩，五、七言古律與絕句凡五體，五言古漢蘇李、魏曹劉、晉陶謝，七言古漢《柏梁》、臨汾張平子《四愁》，五言律、七言律及絕句自唐始盛。唐人杜子美、李太白兼五體造其極，王維、岑參、賈至、高適、李泌、孟浩然、韋應物，以至韓、柳、郊、島、杜牧之、張文昌，皆老杜之派也。宋蘇、梅、歐、蘇、王介甫、黃、陳、晁、張、僧道潛覺範，以至南渡呂居仁、陳去非，而乾淳諸人朱文公詩第一，尤蕭、楊、陸、范，亦老杜之派也。是派至韓南澗父子、趙章泉而止。別有一派曰崑體，始於李

義山，至楊劉及陸佃絕矣。炎祚將訖，天喪斯文，嘉定中忽有祖許渾、姚合爲派者，五七言古體並不能爲，不讀書亦作詩，曰學四靈，江湖晚生皆是也。嗚呼，痛哉！

鄧光薦《翠寒集序》 詩惡乎變？《三百篇》後，變乎「攜手上河梁」。下迨建安、齊梁數變至唐，洎宋季之詩，大變而絕，何邪？詩關乎風化，繫乎氣數。【略】吁！詩貴乎變，不守一律。千變萬化，變之不窮，惟子美能當之。豈惟詩，文亦然。

戴表元《剡源集》卷一一《紫陽方使君文集序》 日月五星晝夜與天錯行，而雲霆風露雨雪電雹爲之變化不測。山起西北，與水東南馳，而外截爲海，介鱗羽毛齒角物果，寶藏之美從而蓄焉。蓋其爲物也，停涵盤薄，鬱積之者厚，則其周於用也不竭。人之精氣，蘊之爲道德，發之爲事業，而達之於言語詞章，亦若是而已矣。竊獨怪夫古之通儒碩人，凡以著述表見於世者，莫不皆有統緒。若曾、孟、周、邵、程、張之於道，屈、賈、司馬、班、揚、韓、柳、歐陽、蘇之於文，當其一時，及門承接之士，固已親而得之，而遺風餘韻傳之後來，猶可以隱隱不滅。近世以來。乃至寥落散漫不可復續，豈天地之數，有時而不齊，如適值其薄蝕震動，傾陷漏洩之，或然者耶？故嘗考之，自夫子之徒沒，言道者不必貴文，言文者不必兼道。如此幾二千年，迨新安子朱子出，學者始復不敢雜道於文。

吳澄《吳文正集》卷一五《詩府驪珠序》 嗚呼！言詩頌雅風騷尚矣。漢、魏、晉五言訖於陶，其適也，顏、謝而下勿論。浸微浸滅，至唐陳子昂而中興。李、韋、柳因而因，杜、韓因而革。律雖始於唐，然深遠蕭散，不離於古爲得，非但句工、語工、字工而可。嗚呼，學詩者靡究源流，而編詩者亦漫迷統紀。

又卷二三《張君材詩序》 作詩自成一家固難，酷似前人亦難。或有似者矣，似其一，不似其二，才氣各有偏也。能諸體畢似者鮮哉！【略】非蹈襲，非模擬，其似也天然。益豐其本，而自成一家，其不爲一代大詩人乎？

劉將孫《養吾齋集》卷九《蕭學中采詞序》 古今作者之作，流落多矣，豈獨當吾世爲可恨哉！秦少游詞勝於詩，「正銷凝，黃鸝又啼數聲」，乃其詞最勝處，然洪容齋記杜牧之「正銷魂，梧桐又移翠陰」，乃知少游所出，幾於句意倣傚，不止暗犯而已。後來「行到一溪深處，有黃鸝千百」，乃其觀化垂去，神變活脫，猶未離此窠臼，牧之要何可及哉！然予極意求其全，不可得，頃乃得之古詩雜襲中，非容齋拈出，詎復知有牧之者？文字流落人間，本泰山毫芒，復有如是不傳之恨，豈非無與采而布之之恨哉！詩以句猶有口熟而稱道不忘者，詞特散碎落落，故不傳尤甚。江湖百年，騷人墨客苦心爲之，如牧之不傳者何限？夫樊川固名家也猶爾，況於不如樊川者哉！姜白石嘗試春寒，共數客垂虹賦詞，以被蒙頭，行吟未休，逐句塗改。一詞之就，其難如此。不傳之恨，可勝嘆哉！

范梈《木天禁語·因襲轉換法》 春水船如天上坐，老年花似霧中看（祖沈雲卿「船如天上坐，人在鏡中行」。改換精神）。漠漠水田飛白鷺，陰陰夏木轉黃鸝（王維添李嘉祐二字，精神）。峽束滄州深貯月，石排紅樹巧妝秋（杜：「峽束滄江起，岩排石樹圓」）。話盡春愁雙紫燕，喚回午夢一黃鸝（陳傅道：「一鳩鳴午寂，雙燕語春愁」）。山圍故國城空在，潮打西陵意未平（劉禹錫：「山圍故國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金馬玉堂三學士，清風明月兩閑人（白居易詩：「同時六學士，五相一僧翁」）。將飛更作回風舞，已落猶成半面妝（義山云：「落時猶自舞，掃後更無香。」下句尤妙）。化行禹貢山川外，人在周書禮樂中（東坡云：「年拋造化飄陶外，春在先生杖屨中」）。花如解語迎人笑，草不知名隨意生（秋崖云：「花曾相識若含笑，鳥不知名如自呼。」又云：「野鳥傍人如解語，閑花笑客不知名。」又云：「山鳥相呼如識字，林花可愛不知名。」皆相沿襲）。三點四點映山雨，一枝兩枝臨水花（杜荀鶴云：「有時三點四點雨，到處十枝五枝花。」放翁云：「小樓一夜聽春雨，深巷今朝賣杏花。」二句達禦。古詩云：「山根一片雨，澗底百重花。」雖相祖述，自有優劣）。夜來過嶺忽聞雨，今日滿溪都是花（王平甫云：「不知疊嶂夜來雨，清曉石榴花亂飛」）。身行南鴈不到處，山與北人相對愁（曹松詩：「爲客正當無鴈處，故園誰送有書來。」汪龍溪云：「路行歸雁不到處，家在長安欲盡頭」）。山重水複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吳融詩云：「無人應失路，有樹始知村。」石又賡云：「山轉疑無徑，鷄鳴覺有村。」耿緯云：「花落疑無徑，鷄鳴覺有村。」同一意）。檢曆預尋移火日，題牆閑記種花時（祖韓致光「書牆暗記移花日，洗甕先知釀酒期」。高菊澗云：「石鼎煮茶論水品，土牆題字記花名」）。移家尚恐青山淺，隱几惟知白日長（林逋云：「山水未深猿鳥少，此生猶疑別移居。」誠齋云：「猶道山中淺，仍移水上居」）。汲水灌松私雨露，臨

池疊石幻溪山(祖「無竹栽蘆看，思山疊石爲」)。歸夢到家空自喜，痛懷戒酒反添愁(晚唐詩：「病中送客難爲別，夢裏還家未當歸」)。幾家傍水燈搖影，一榻臨風鐸自鳴(唐子西云：「風迎鐘聲雲外寺，水搖燈影酒家樓」)。黃河猶有方堪寒，白髮應無術可裁(祖黃河有曰「白髮無緣句。」放翁云：「鑄得黃金猶有術，掃空白髮定無方」)。風餐江柳下，雨過驛梅邊(東坡云：「因風飘柳下，值雨坐蓬窗。」疑法此句)。髮少何勞白，顏衰更有紅(鄭谷云：「衰鬢霜催白，愁顏酒借紅。」後山：「霜葉雖紅不是春。」坡云：「兒童誤喜朱顏在，一笑那知是酒紅。」一樣白髮紅顏字，煉字轉意不同)。井泉分地脈，砧杵共秋聲(梅堯臣云：「籬根分井口，漏壁透燈光。」于鵠云：「蒸梨常共竈，洗蒜亦同渠」同意)。流來橋下水，半是洞中雲(于武陵云：「飛來南浦水，半是華山雲」)。每於言事際，便作去朝心(唐林寬：「長因抗疏日，便作去朝心。」自然相似)。如何半年內，不見一人來。(祖「如何百年內，不見一人閑」)。

佚名《編類》《詩》三百篇，一變而爲《離騷》，再變而爲秦漢之歌，三變而爲五言、七言、樂府，辭雖不同，音節亦異，而風雅之氣猶存。東晉以後，漸有琢句之風，以巧麗對律相誇尚，於是古意失，而律詩興於梁沈約，永明八法，至唐杜子美，律詩之體成，而大行於世。樂府自漢至唐，變而爲詞，至宋金而淫冶之風盛，但知發乎情，而能止乎禮義者鮮矣。此詩之沿革，而歷代相尚之所以不同也。然《離騷》爲詞賦之祖，而尚有六義之體。絕句出於律詩，金元之曲出於詞，而古意失之益遠。蓋由世道日益降，古風日益泯，時俗日益薄，人心日益蕩，以日降之道，日泯之風，日薄之俗，日蕩之心，而欲復古，不亦難哉！然今之作者，苟能以《三百篇》存諸心，而以爲之師，以兩漢、盛唐爲之友，正心立志，措意遣辭，雖不及古，必能遠過時人矣。

又　古詩無題，以詩中首句二字爲題，至樂府而始有題。自謝朓、沈約，席上各詠一物，始有分題。至唐而又有分韻、用韻、次韻之法，而盛行於宋金元之世。是不述己志，而牽合從人。漢魏猶有贈答倡和之法，猶是各言己志；後世倡和，宛如榻本臨帖，與人寫眞，果何關於自己哉。此詩之所以愈不若古也。

又　李太白才氣高邁，故其詩多是乘興而成，清麗痛快，灑落有餘，而沉鬱頓挫處卻不足。杜子美工夫縝密，故其詩多是苦思鍛鍊而成，窮達悲歡，各盡其趣，莊重典雅，山野富麗，濃厚纖巧，隨其所遇，各造其極，後之人學杜不成，猶在法度之內，所謂刻鵠不成尚類鶩者也。學李不成，出外規矩之外，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狗也。

又　韋應物詩，得淵明之沖淡，而情思自然。柳子厚詩，得淵明之句法，而志趣抑鬱，蓋其心憂愁實多，而強排遣之也。惟其所遇有不同，故其詩亦有不同也。陶、韋、柳，雖是三家，其實只是一體，學之者，舍其異，而會其同，則可以得三子之妙處。

又　陶淵明詩云：「日暮天無雲，春風扇微和。佳人美清夜，達曙酣且歌。歌竟長歎息，持此感人多。皎皎雲間月，灼灼葉中花。豈無一時好，不久當如何。」此詩是擬曹子建詩也。感時運之易失，歎青春之不再，其自悼之意，爲何如哉。子建詩云：「南國有佳人，榮華若桃李。朝浮江北岸，夕宿瀟湘沚。時俗薄朱顏，誰爲發皓齒。俯仰歲將暮，榮曜難久恃。」詞語無一字蹈襲，其意度絕相似，善於擬古者也。

又　郭泰機《雜詩》云：「迢迢牽牛星，皎皎河漢女。纖纖擢素手，札札弄機杼。終日不稱章，泣涕零如雨。」蓋心有所思，而不得見，故不能成章而悲也。此與「采采卷耳，不盈傾筐。嗟我懷人，寘彼周行」之意同，其孤臣懷君之心平。又曰：「河漢清且淺，相去復幾許。盈盈一水間，脈脈不得語。」夫河漢清淺而易涉，可以與之語矣，乃脈脈與之語焉。發乎情，止乎禮義也。此又與《河廣》之旨相似。此則比也，《河廣》則興爾。

又　李太白《擬古詩》云：「涉江玩秋水，愛比紅蕖鮮。攀荷弄其珠，蕩漾不成圓。佳人綵雲裏，欲贈南遠天。相思無由見，悵望涼風前。」此詩是擬《古詩十九首》也。《古詩》云：「涉江采芙蓉，蘭澤多芳草。采之欲遺誰，所思在遠道。還顧望故鄉，長路漫浩浩。同心而離居，憂傷以終老。」然古詩沉著，而意味深遠；太白痛快，而俊氣燁然。又如謝玄暉《玉階怨》云：「夕殿下朱簾，流螢飛復息。長夜縫羅衣，思君此何極。」太白《玉階怨》云：「玉階生白露，夜久浸羅襪。卻下水晶簾，玲瓏望秋月。」玄暉何嘗如是俊巧來。然玄暉雖質，而意卻深遠；太白雖巧，而意卻淺近矣。今之學詩者，徒尚其華，俱不求其實，此所以愈不若古也。

又　唐詩人擬古名家者，陳子昂、李太白爲稱首。子昂之《感寓》、太白之《古風》，皆自《文選》中來，往往有逼眞處。惟杜子美「熟精《文選》理」，鎔會變化，自成一家，雖出《文選》，然無一字蹈襲，此子美所以爲高歟。是知

不以摸擬爲難，而以變化爲難。如蜂之釀蜜，百花無不采焉者，及其蜜之成也，人但知味之爲甘，而不知何花之所爲也。虞伯生學士論作文，以煮肉爲喻，取汁而棄肉，亦是此意。此可與知者道，難與俗人言也。

蘇天爵《滋溪文稿》卷三〇《題孟天暐擬古文後》 夫文章務趨一時所尚，固不可也，然欲求合于古，又豈易言哉！故韓子曰，爲文宜師古聖賢人，師其意，不師其詞。歐陽公亦曰，爲文勿用造語，模擬前人，取其自然爾。

龔璛《靜春堂詩集序》 世之爲詩者，學古人欲其似，出己意欲其新，兩端而已。然似者多蹈襲，新者常崖異。唯其似而非似也，新而非新也，得之渾然，又未知古人、己意孰先孰後也，始可言詩耳。

楊維楨《東維子文集》卷七《李仲虞詩序》 刪後求詩者，尚家數，家數之大，無止乎杜。宗杜者，要隨其人之資所得爾。資之拙者，又隨其師之所傳得之爾。詩得於師，固不若得於資之爲優也。詩者，人之情性也。人各有情性，則人各有詩也。得於師者，其得爲吾自家之詩哉？

王沂《伊濱集》卷一六《隱軒詩序》 余嘗怪世之宗唐詩者陋中州，是蓋不知一代之文有一代之體，猶大而忠質文之異尚，小而鹹酸之殊嗜。夫以一己之好惡，而欲人之我同，惑矣。《三百篇》以降，由楚、漢迄唐宋、金二千餘年，作者蓋盡心極力而追之，然卒莫與之並，詩豈易言哉！

貢師泰《玩齋集》卷六《陳君從詩集序》 世之學詩者必曰杜少陵，學詩而不學少陵，猶爲方圓而不以規矩也。予獨以爲不然。少陵詩固高出一代，然學之者句求其似，字擬其工，其不類於習書之模倣，度曲之塡腔者幾希。夫詩之原，創見於《賡歌》，刪定於《三百篇》。漢、魏以來，雖有作者，不能去此而他求。今近捨漢、魏，遠棄《三百篇》，惟杜之宗，是猶讀經者捨正文而事傳註也。蓋《三百篇》之作，有經有緯，秩然不紊。學詩者於此而有得焉，則漢、魏諸作自可齊驅而並駕，況少陵乎！此予之所以久存於中，而未敢以告人者也。

李祁《雲陽集》卷一〇《題易子文詩卷》 詩道之趨於古，此世道之盛也。古人不可復見，而千載之下，誦其詩者，猶足以想見其爲人，使人欣戴愛慕，願尚友於千載之上。此無他，人心無古今之異故也。人心無古今之異，則夫性情之所感，音響之所會，其不相合者，寡矣。奈何世之言詩者，取足於目前習熟卑近，自以爲是，而詩之去古日遠，可勝歎哉！

孔暘《午溪集序》 古今詩人莫盛於唐，唐之詩莫加於杜少陵。自少陵而後，學詩者未有不以少陵爲師，然能造其藩籬者蓋鮮，況升堂入室乎？蓋少陵號集大成，不惟其古、律詩皆備，而體製雄渾，窮妙極玄，實兼前人之所長。故其語有奇偉壯麗者，有沖淡蕭散者，有高古者，有飄逸者。至論其入神處，則皆在於沈著痛快焉。學之者不辨其體製，而混然一概師之，譬之欲涉江河，罔知津渡之攸在，雖沿江河而步，彷徨竟日，終不得而濟矣。夫伯夷、柳下惠未得與吾夫子並，而得與吾夫子俱以聖稱者，以其一偏之行，亦至乎極故也。學詩者苟得少陵之一體而精焉，則可以言小成矣。

張以寧《翠屏集》卷三《釣魚軒詩集序》 詩於唐嬴五百家，獨李、杜氏萃然爲之冠。近代諸名人，類宗杜氏而學焉，學李者何其甚鮮也？嘗竊論杜繇學而至，精義入神，故賦多於比興，以追二《雅》；李繇才而入，妙悟天出，故比興多於賦，以繼《國風》。闖其藩籬者，祇見其不同，而窺其閫奧，則謂其氣格渾完，骨肉勻稱，浩浩乎若元氣块圠，充兩間，周萬彙而厚且重者，適兩相埒也。學杜者固誠未易及，而間學李者率喜於飄逸，弊於輕浮，蓋知李之傑於材，高於趣，而於學之卓者，猶未悉之識也。昔者考亭朱夫子疑孔壁後出書序，不類西漢文，蓋以格致輕故也，予於學李者亦云。

又《馬易之金臺集序》 詩至於唐而盛，蓋其選無慮五百餘家，人各不同，而固同於爲唐。唐之大家，首稱杜陵氏。善學杜者，必本之於二《南》、《風》、《雅》，幹之於漢魏樂府古詩，而枝葉之以晉宋齊梁衆作，而後杜可幾也。蓋必極諸家之變態，乃能成一家之自得。不然，則耻於踵人後。志於成一家，而卒不先於古人，而愧於所謂大家者，觀於近代可鑒矣。昔唐韓子稱文章之尤，曰：「學西漢而爲之」，予謂詩亦然，何可以不學古人？而學焉者豈模擬其形似而已耶！

陳謨《海桑集》卷九《書王伯允詩稿》 學詩必自擬古始，雖李、杜亦然。擬之而不近，未也；擬之而甚近，亦未也。初若甚近，則幾矣；其終也甚不近而實無不近，則神矣。

王禕《王忠文公文集》卷五《練伯上詩序》 古今詩道之變非一也，氣運有昇降，而文章與之爲盛衰，蓋其來久矣。《三百篇》勿論已，漢以來蘇子卿、李少卿實作者之首，此詩之始變也。迨乎建安，接魏黃初，曹子建父子起而振之，劉公幹、王仲宣相爲倡和，正始之間，嵇、阮又繼作，詩道於是爲大

盛，此其再變也。自是以後，正音稍微。逮晉太康而中興，陸士衡兄弟、潘安仁、張茂先、張景陽、左太沖，皆其稱首，而陶元亮天分獨高，自其所得，殆超建安而上之，此又一變也。宋元嘉以還，三謝、顏、鮑者作，似復有漢魏風，然其間或傷藻刻，而渾厚之意缺焉，視太康不相及矣。齊永明而下，其弊滋甚，沈休文之拘於聲韻，王元長之局於褊迫，江文通之過於摹擬，陰子堅、何仲言之流於纖瑣，徐孝穆、庾子山之專於婉縟，無復古雅音矣，此又一變也。唐初襲陳、隋之弊，多宗徐、庾，張子壽、蘇廷碩、張道濟、劉希夷、王昌齡、沈雲卿、宋少連皆溺於久習，頹靡不振。王、楊、盧、駱始若開唐、晉之端，而陳伯玉又力於復古，此又一變也。開元、大曆，杜子美出，乃上薄風雅，下掩漢魏，所謂集大成者。而李太白又宗風騷而友建安，與杜相頡頏。復有王摩詰、韋應物，岑參、高達夫、劉長卿、孟浩然、元次山之屬，咸以興寄相高，以及錢、郎、苗、崔諸家，比比而作。既而韓退之、柳宗元起於元和，實方駕李、杜，而元微之、白樂天、杜牧之、劉夢得咸彬彬附和焉。唐世詩道之盛，於是爲至，此又一變也。然自大曆、元和以降，王建、張籍、賈浪仙、孟東野、李長吉、溫飛卿、盧仝、劉叉、李商隱、段成式，雖各自成家，而或淪於怪，或迫於險，或窘於寒苦，或流於靡曼，視開元遂不逮。至其季年，朱慶餘、項子遷、鄭守愚、杜彥夫、吳子華輩，悉纖弱鄙陋，而無足觀矣，此又一變也。宋初仍晚唐之習，天聖以來，晏同叔、錢希聖、楊大年、劉子儀，皆將易其習而莫之革。及歐陽永叔，乃痛矯西崑之弊，而蘇子美、梅聖俞、王禹玉、石延年、王介甫，競以古學相尚。元祐間，蘇、黃挺出，而諸作幾廢矣，此又一變也。建炎之餘，日趨於弊，尤延之之清婉，朱元晦之沖雅，楊廷秀之深刻，范致能之宏麗，陸務觀之敷腴，固粲然可觀，抑去唐爲已遠。及乎淳祐、咸淳之末，莫不音促局而器苦窳，無以議爲矣，此又一變也。元初承金氏之風，作者尚質樸而鮮辭致，至延祐、天曆，豐亨豫大之時，而范、虞、揭以及楊仲弘、元復初、柳道傳、王繼學、馬伯庸、黃晉卿諸君子出，然後詩道之盛，幾跨唐而軼漢，此又其一變也。【略】余嘗聞之楊公之言曰：「詩當取材於漢魏，而音節以唐爲宗也。」黃公之言曰：「詩貴乎平實而流麗也。」嗟乎！言詩之要，無易於此矣。

唐桂芳《白雲集》卷七《黃季倫詩跋》　世道卑猥，意思荒落。讀今人詩，不逮古所爲，而迫近古人者，惟君之詩乎？《三百篇》經聖人刪定，不敢以格律之。漢、魏、晉、宋不得爲商周，唐、宋不得爲漢、魏、晉、宋，亦時使之然也。君之詩典雅有似《十九首》者，冲淡有似謝宣城者，高邁有似李翰林者，雄偉有似杜工部者。舉筆模寫，動效古人，蓋融會多，鍛鍊熟，殆非臨事草草，流連光景而已也。

烏斯道《春草齋集》卷八《王敏公詩集序》　世之論詩者，孰不曰凡工詩必擬諸古人。古人之中孰長於某詩，某詩必擇而擬之，則庶幾乎音節體裁有彷彿焉。余曰不然。今之人信可以擬諸古，古之創於詩者又擬諸何哉。夫心欲有言則形之於詩，詩者代言之音也。人之不能已其言而白於人者，必有倫有理，有開有合，不勞焉自若爾也。否則狂惑而已矣。詩之作亦然，奚必翦翦焉以擬諸古哉。昔優孟學孫叔敖抵掌談笑無不似者，及審而觀之，終非孫叔敖也。魯男子以己之不可，學柳下惠之可，誰不仰焉。孔子稱其善學柳下惠者也。詩之欲擬諸古與否者，豈不亦猶是耶！

王行《半軒集》卷八《題孫敏詩》　自《國風》再變而爲《楚辭》，又變而爲樂府。樂府之變，去詩人之意遠矣。樂府近性情之正者，亦多音節短促，少實厚和平之韻，起讀者淫佚哀傷之思，古人所謂不足以諷而適以勸也。惟《古詩十九首》不大遠，有詩人之意，爲後人所當宗。然其閫域高深，又非初學之士所能入。此詩又所以不易也。晦庵先生教人學詩必從韋、柳始，以其猶間有古詩之遺意。然韋得之多，而柳得之少，韋之所必當從也。

張宇初《峴泉集》卷二《雲溪詩集叙》　孟子之言曰：「王者之跡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夫詩豈易言哉？自《三百篇》古賦之下，漢之蘇、李，魏之曹、王、劉、應，去風雅未遠，始有以變之。晉初阮、陸、潘、左之徒，尤未湮墜。逮六朝鮑、謝、顏、張出，而音韻柔嫚，體格綺麗，則風雅之淳日漓矣。暨唐初宋、杜、陳、劉，盛唐韋、柳、王、孟作，而氣度音節，雄逸壯邁，度越於前者也。而集大成者，必曰少陵杜氏。在當時，如高、李、岑、賈，亦莫之等焉。則杜氏之於窮達忻戚，發乎聲歌者，有合乎風雅，而足爲楷法矣。唐末風俗侈靡。宋之稱善者，蘇子瞻、梅聖俞、石延年、王介甫，歐、蘇、朱、楊而已。及元范、楊、虞、揭輩，倡遺音於絕響之餘，直追盛唐，一時禁林之儒生、四方之士人，莫不宗師之。凡江東西之間，言能詩者尤盛，蓋得乎己者。高而宇宙山川之大，近而卉木禽蟲之微，無鉅細妍醜之辨，接於目者會於心。其操辭運思，若江海之奔，而不可遏矣。故代之

辭人墨客，以是名者，駢華競秀，櫛比鱗次。及求之大章全帙，可以躋古而式後者，復幾何人哉？然則《三百篇》之刪取，雖出於庸人愚婦之言者，其風刺美怨，皆足以薦之廊廟，裨之政化，而王澤具存焉。其曰詩既亡而以《春秋》續之，則爲詩者，必欲繼其亡者焉。是以後之學者，苟不操源溯流，發乎性靜之正，資養之實，務趨於模測雕飾，窺古人之餘膏剩馥，惟將和鉛吮墨，剽獵纖辭，騁駕於蘭苕月露之頃，以誇時自足，是豈足與言詩也哉？

朱權《西江詩法》卷三《詩家模範》 嘗觀沈約詩已似唐人，韓昌黎詩已似宋人，何歟？由悟入有邪正。韓非不求至沈，自不期而然者也。且詩家者流，各有師效，謂少陵愛何遜，太白類陰鏗，豈無旨哉。苟得其矩度，則閉門造車，天下合轍矣。

黃溥《詩學權輿》卷五 杜審言，子美之祖也。則天時以詩擅名，與宋之問相唱和。其詩有「綰霧青條弱，牽風紫蔓長」，「寄語洛城風月道，明年春色倍還人」之句，若子美：「林花帶雨臙脂濕，水荇牽風翠帶長。」又云：「傳語風光共流轉，暫時相賞莫相違。」雖不襲取其意，而語脈蓋有家法矣。

又 杜紫微云：「南山與秋色，氣勢兩相高。」蓋亦本乎杜子美「千崖秋氣高」，蓋入語領略盡秋色也。至若「木落洞庭秋」，或云蹈襲「楓落吳江冷」，語第變冷，爲秋則氣象自不同，此淵源自《楚騷》中來，《九歌》云：「洞庭波兮木葉下」，其陶寫物象，庶幾宏放。

又卷八 「詩言志，歌永言。」後世則效之以爲歌也。「一曰風，二曰賦。」後人則擬之以爲賦也。「吟詠性情」，則轉而爲吟，「故嗟嘆之」，則易而爲嘆。自詩變而爲樂府之後，孔子作《龜山操》，伯奇作《履霜操》，牧犢子作《雉朝飛》，即或憂或思之詩也。自詩變爲《離騷》之後，賈誼之《吊湘賦》，揚雄之《畔牢愁》，即或哀或愁之詩也。凡此，皆詩之體製源流也。

周琦《東溪日談錄》卷一六 世之稱文詞者曰：揚雄作《太玄》以準《易》，《法言》以準《論語》，作賦箴皆有所準；班孟堅作《二京賦》擬《上林》、《子虛》；左太冲作《三都賦》擬《二京》；屈原作《九章》而宋玉述《九辯》；枚乘作《七發》而曹子建述《七啓》；張衡作《四愁》而王仲宣述《七哀》；陸士衡作《擬古》而江文通述《雜體》。華藻隨時而體律相仿。李唐羣英，唯韓文公之文，李太白之詩務去陳言，多出新意。至於盧仝、賈島輩效其顰，張籍、皇甫湜輩學其步，則怪且醜，僵且僕矣。然退之《南山》詩乃類杜甫之《北征》；《進學解》乃同子雲之《解嘲》；《鄆州》、《溪堂》之什依於《國風》；《平淮西碑》之文近於《小雅》；則知其所本矣。近代歐公《醉翁亭記》步驟類《阿房賦》；《畫錦堂記》議論似《盤谷序》；東坡《黃鶴樓賦》氣力同乎《晉問》；《赤壁賦》卓絕近於雄風，則知有自來矣。而韓文公《廟記》、鍾子翼《哀詞》時出險怪，蓋遊戲三昧，間一作之也。夫以文詞比論文詞，猶以枝葉較枝葉之榮瘁，根本不問也，則亦荆公譏昌黎詩之謂矣。

李東陽《麓堂詩話》 文章固關氣運，亦繫於習尚。周、召二南，王、豳、曹、衛諸風，商、周、魯三頌，皆北方之詩。漢魏西晉亦然。唐之盛時稱作家在選列者，大抵多秦晉之人也。蓋周以詩教民，而唐以詩取士，畿甸之地，王化所先，文軌車書所聚，雖欲其不能，不可得也。荆楚之音，聖人不錄，實以要荒之故。六朝所製，則出於偏安僭據之域，君子固有譏焉。然則東南之以文著者，亦鮮矣。本朝定都北方，乃爲一統之盛，歷百有餘年之久。然文章多出東南，能詩之士，莫吳越若者，而西北顧鮮其人。何哉？無亦科目不以取，郡縣不以薦之故歟？

王紳《繼志齋集》卷五《楊宗彝詩集序》 嗚呼！夫詩豈易言哉？自《三百篇》而下，歷漢魏晉宋以來，至於唐，於五代，於宋、元，作者不可以數計，而以之名家者，百不一二焉。何則？蓋工於辭者，每戾於理；而得於理者，必嗇於辭。況又因之以世運之隆污，氣習之衰盛，格製之變易，而態故百出，無復古人之遺意矣。此世之談詩者各拘於所溺之偏，人或詰之，則必指古人以自誣，且曰：「吾學某者也。」嗚呼！是猶學射於逢蒙，而用其故鏃；習醫於扁鵲，而竊其遺方，所謂得其末而遺其本。若此者是可以言詩乎哉？

何景明《何大復集》卷三八《雜言十首》 經亡而騷作，騷亡而賦作，賦亡而詩作。秦無經，漢無騷，唐無賦，宋無詩。

郎瑛《七修類稿》卷一八《文盛乃衰》 古人云：詩盛於唐，乃衰於唐也。字盛於晉，乃衰於晉也。蓋以詩雖至唐而警拔，閭里之人不知矣，字雖至晉而神變，巧媚之態極矣，其於明白古拙何有哉。

楊慎《升庵集》卷六《答重慶太守劉嵩陽書》 詩歌至杜陵而暢，然詩之衰颯，實自杜始；經學至朱子而明，然經之拘晦，實自朱始，是非杜朱之罪也。玩瓶中之牡丹，看擔上之桃李，效之者之罪也。

茅一相《題詞評〈曲藻〉後》 夫一代之興，必生妙才；一代之才，必有絕

藝：春秋之辭命，戰國之縱橫，以至漢之文、晉之字、唐之詩、宋之詞、元之曲，是皆獨擅其美而不得相兼，垂之千古而不可泯滅者。雖然，即是數者，惟詞曲之品稍劣；而風月烟花之間，一語一調，能令人酸鼻而刺心，神飛而魄絕，亦惟詞曲爲然耳。大都二氏之學，貴情語不貴雅歌，貴婉聲不貴勁氣，夫各有其至焉。覽是編者，可以參二氏之三昧矣。

王驥德《古雜劇序》 後《三百篇》而有楚之騷也，後騷而有漢之五言也，後五言而有唐之律也；後律而有宋之詞也，後詞而有元之曲也。代擅其至也，亦代相降也，至曲而降斯極矣。然《三百篇》之有尼父也，騷之有紫陽也，五言之有選也，律之有高棅氏諸家也，詞之有草堂也，非恃傳者，恃傳之者也。而獨元之曲，類多散逸，而世不盡見。國以初猶及以北曲名家者，而百年來率尚南之傳奇，業已視爲芻狗；即有其傳之者，而浸假廢閣，終無傳也。夫元之曲，以摹繪神理，殫極才情，足抉宇壤之秘。三閭而上無論，即令蘇、李、沈、宋、秦、黃諸君子而在，與之按節度曲，角技勝場，未知孰爲左袒。千載而後，語樂于俳諧者，誰能廢之也。嗟夫！新聲代變，古樂幾亡。今傳奇之家，無慮充棟，然率多猥鄙，古法掃地，每令見者掩口。是編也，即未竟大全，顧典刑具在，庶幾吾孔氏存餼羊意耳。

譚浚《說詩》卷上《遷革》 事有新故，法有因革。善述者明，丕變者達。有反其意而用之者，謂之翻案、駁文。誠齋云：「羞將短髮還吹帽，笑倩傍人爲正冠。孟嘉以落帽爲歡，老杜翻異爲羞。有用句而不用意，謂之脫胎換骨。」復齋云：太白《俠客行》「事了拂衣去，深藏身與名。」元稹《俠客行》「事成不肯藏姓名」。

又《沿襲》 徵《經》訓而古式者善沿，酌《風》、《雅》而富言者善襲。竊語非《經》者，拙鈍無能而淺露。竊意換詞者，假事用情而善避。竊勢殊意者，才巧意精而無迹。則沿濁而更清，襲故而彌新，如杜甫用庾信詩也。

又卷中《仍倣》 《騷》云：「啓《九辯》與《九歌》。」言啓承禹樂，辨九州之物，歌九功之德。屈平仍名《九歌》，則有十一篇。宋玉又仍名《九辯》。又仍古作《招魂》。景差又作《大招》。《楚騷》有《惜誦》、《惜往日》，賈生遂有《惜誓》。漢樂府曲，效題盛矣。《騷》托漁父、太卜問答，後世倣之。相如有子虛、烏有先生、亡是公。揚雄有翰林主人、子墨客卿。班固有西都賓、東都主。張衡有馮虛公子、安處先生。左思有西蜀公子、東吳王孫、魏國先生。至六朝而後，遞相祖述矣。

李贄《焚書》卷三《童心說》 詩何必古選，文何必先秦。降而爲六朝，變而爲近體，又變而爲傳奇，變而爲院本，爲雜劇，爲《西廂曲》，爲《水滸傳》，爲今之舉子業，大賢言聖人之道皆古今至文，不可得而時勢先後論也。故吾因是而有感于童心者之自文也，更說甚麼《六經》，更說甚麼《語》、《孟》乎？

王世懋《藝圃擷餘》 唐律由初而盛，由盛而中，由中而晚，時代聲調，故自必不可同。然亦有初而逗盛，盛而逗中，中而逗晚者。何則？逗者，變之漸也。非逗，故無繇變。如《詩》之有變風變雅，便是《離騷》遠祖。子美七言律之有拗體，其猶變風、變雅乎？唐律之由盛而中，極是盛衰之介。然王維、錢起，實相倡酬，子美全集，半是大曆以後，其間逗漏，實有可言，聊指一二，如右丞「明到衡山」篇，嘉州「函谷」「磻溪」句，隱隱錢、劉、盧、李間矣。至于大曆十子，其間豈無盛唐之句？蓋聲氣猶未相隔也。學者固當嚴于格調，然必謂盛唐人無一語落中，中唐人無一語入盛，則亦固哉其言詩矣。

胡應麟《詩藪內編》卷一 四言變而《離騷》，《離騷》變而五言，五言變而七言，七言變而律詩，律詩變而絕句，詩之體以代變也。《三百篇》降而騷，騷降而漢，漢降而魏，魏降而六朝，六朝降而三唐，詩之格以代降也。上下千年，雖氣運推移，文質迭尚，而異曲同工，咸臻厥美。《國風》、《雅》、《頌》，溫厚和平；《離騷》、《九章》，愴惻濃至；東西二京，神奇渾璞；建安諸子，雄贍高華；六朝俳偶，靡曼精工，唐人律調，清圓秀朗，此聲歌之各擅也。風雅之規，典則居要。離騷之致，深永爲宗。古詩之妙，專求意象。歌行之暢，必由才氣。近體之攻，務先法律。絕句之搆，獨主風神。此結撰之殊途也。兼衰總挈，集厥大成；詣絕窮微，超乎彼岸；軌筏具存，在人而已。

又 裂周而王者，七國也。閏漢而統者，六朝也。竊唐而君者，五代也。七國所以兆漢，六朝所以開唐，五代所以基宋。然七國六朝變亂斯極，而文人學士，挺育實繁。屈、宋、唐、景，鵲起於先，故一變爲漢，而古詩千秋獨擅。曹、劉、陸、謝，蟬連於後，故一變爲唐，而近體百世攸宗。五季亂不加於戰國，變不數於南朝，而上靡好文，下曠學古，故自宋至元，歷年三百，莫能自拔。非天開明德，宇宙其無詩哉。

黃諄燿《陶菴全集》卷二《董聖褒房稿序》 世之論文者恆曰：「某某能開

宗，某某能復古。」余以爲不然，夫文未有不復古而能開宗者也。詩至於李、杜，文至於韓、柳，天下之所稱開宗者也，然李、杜以前，盧、駱、沈、宋，雖稱作者，而不無尙沿齊梁之餘波。至少陵一則曰風騷，再則曰陶、謝，太白亦慨然以大雅不作爲己任。是李、杜之於詩，不過能復古而已。前乎韓、柳者，燕、許稱大手筆，然其體制駢偶，去古甚遠，至昌黎始能本原三代兩漢，力追孟、荀、遷、固之文，而子厚亦云參之《穀梁》、參之《孟》、《荀》、參之《莊》、《老》、《國語》、《離騷》、太史諸書而後爲文，是韓、柳之於文，亦不過能復古而已。復古以爲詩文，而詩文之能事盡，天下後世之言詩文者皆範圍焉，吾故曰文未有不復古而能開宗者也。

陸時雍《詩鏡總論》 絕去故常，剗除塗轍，得意一往，乃佳。依傍前人，改成新法，非其善也。豪傑命世，肝膽自行，斷不依人眉目。

又 前不啓轍，後將何涉？前不示圖，後將何摹？詩家慣開門面，前有門面，則後有塗轍矣。不見《雅》、《頌》、《風》、《騷》何人擬得？此眞人所以無迹，至言所以無聲也。

張愼言《泊水齋文鈔》卷一《萬子馨塡詞序》 余讀萬子馨所刻塡詞，蓋吟詠低徊者久之，有文章叔降之慨焉。詩之降也，流爲塡詞，漢魏以來樂府、舞歌、子夜、讀曲，雖奧古，去塡詞遠甚，然已微露其聲氣。迨至齊梁以後，綺靡纖麗之極，不得不流而爲塡詞也。至塡詞而之於元之曲，蓋如決水於千仞之谿矣。故塡詞者，在唐以後爲詩之終，在元以前爲曲之始。然詞之至佳者，入曲則甚韻，而入詩則傷格。風會浸淫，雖作者亦不自知也。然今之樂猶古之樂，箜篌、鐃歌、觱栗、笳吹，皆可以被金石，享人鬼，而況詞與曲乎？但曲以後，再不得復有濫觴矣。《三百篇》，柔情冀語暨古樂府，率用方言巷謠，而傳之至今，膾炙不厭者，何也？故余以爲塡詞者，用俚用俗，若雜若諧。以塡詞之格而一持以古樂府白紵、舞歌、子夜、讀曲之聲氣，子馨雅能辦此矣。若元之曲再降，益不可知，識者憂之。

謝肇淛《小草齋詩話》卷一 百工技藝皆有師，而詩獨無師。學百工技藝者皆專精苦思，殿最工程，而學詩者獨摹擬剽竊，苟且了事，此世之所以爲詩也。

袁宏道《瓶花齋集》卷一〇《答李元善》 文章新奇，無定格式，祇要發人所不能發，句法字法調法，一一從自己胸中流出，此眞新奇也。近日有一種新奇套子，似新實腐，恐一落此套，則尤可厭可惡之甚。然弟所期於兄，實不止此。

袁宗道《白蘇齋類稿》卷二〇《論文》上 口舌代心者也，文章又代口舌者也。展轉隔礙，雖寫得暢顯，已恐不如口舌矣，況能如心之所存乎？故孔子論文曰：「辭達而已」。達不達，文不文之辨也。唐、虞、三代之文，無不達者。今人讀古書，不卽通曉，輒謂古文奇奧，今人下筆不宜平易。夫時有古今，語言亦有古今。今人所詫謂奇字奧句，安知非古之街談巷語耶？【略】左氏去古不遠，然傳中字句，未嘗肖《書》也。司馬去左亦不遠，然《史記》句字，亦未嘗肖《左》也。至於今日，逆數前漢，不知幾千年遠矣，自司馬不能同於左氏，而今日乃欲兼同左、馬，不亦謬乎！中間歷晉、唐，經宋、元，文士非乏，未有公然搏擊古文，奄爲己有者。【略】空同不知，篇篇模擬，亦謂反正。後之文人，遂視爲定例，尊若令甲，凡有一語不肖古者，卽大怒，罵爲野路惡道。不知空同模擬，自一人創之，猶不甚可厭。迨其後以一傳百，以訛益訛，愈趨愈下，不足觀矣。【略】或曰：「信如子言，古不必學耶？」余曰：「古文貴達，學達卽所謂學古也，學其意不必泥其字句也。」

許學夷《詩源辯體》卷三四 或問：詩與書畫一也。學書者摹倣古人，謂之書家奴，學詩者烏得亦冒此名耶？曰：詩無象而書畫有形，有形者易於似，無象者難於似也。今觀獻吉、昌穀五言律，仲默五、七言律，體製聲調，靡不唐也，而命意措辭，則己出也。若幷變其體製聲調而爲詩，則野狐外道矣。今學書者點畫鍾、王也，結構鍾、王也，何者爲己出，烏得爲非襲乎？故國朝書家多變，而詩則未嘗變也。畫則在詩、書之間矣。

鄧雲霄《冷邸小言》 說者謂一代有一代詩，一人有一人作，何必效顰風騷魏晉，學步初盛唐人，還當自創奧堂，顧甘拾人餘唾？予以爲不然。詩有自然之情，有自然之法，有自然之韻，非學古人，學天地間不得不然者也。如欲創奧堂矣，可不用前人木石，不可不用前人規矩準繩。恥拾人餘唾矣，能不取音於舌根，轉聲於齒龈，以足語，以手呼，得乎？故用古人已用之句，是蹈襲也。用古人自然之情、之法、之韻，雖用古而實自用也。何也，我實有之也。反是，則病狂譫語耳。如花月人所共賞也，今歲之花非昔歲之花，而花樣不殊；今夕之月卽前夕之月，而月境忽別，是以屢賞而不厭。如曰是花也、月也，前夕前年曾看過，別討一花月而觀之，必夢入鬼道而後可。

今之工蹇澀、索奇僻、無景無情無聲無韻，是入鬼道而已，何取焉！

又　古詩如秦漢鼎彝，不得雜以時樣。又如白地明光錦，雖文采燦然而無繪藻。今人所不能作古詩者，以有六朝、唐時宿物先入胸中故也。唐人雖擬古，畢竟是唐人家數耳。惟近體是其自創，故克盡所長，譬閩作魯音，終露本相，若說鄉音，則純熟流轉，唐人妙近體是唐人說唐音，安得不佳？

王夫之《薑齋文集》卷三《詩傳合參序》　學，效也。聞之說曆者曰：「用郭守敬之曆，而不能用其法，非能效守敬者。」善夫其以善言效也。故易曰：「擬議以成其變化。」擬議變化，如目視之與手擧，異用而合體。變化所以擬議也。知擬議其變化，則古人之可效者畢效矣。然而不知擬議者，其於變化，猶幻人之術也，眩也，終古而弗能效也。以詩言之，朱子生二千年之後，易子夏氏而爲之傳，奚效乎，效子夏氏爾。子夏氏於素絢之詩，同堂而異意，故能效夫子之變化以俟朱子。朱子於《三百篇》正變貞淫之致，同道而異詮，故能效子夏之變化，以俟後人。善效朱子者，可以知所擬議矣。伯兄石崖先生曰：「吾以序言詩，而於生平諷誦所蓄疑而未安者，自覺爲之豁如。」覺其豁如者，覺也。覺者，天理之舍，古今之府，以效古人而自覺者也。故一曰學，覺也。覺生於擬議，而效成乎變化，斯以悅心研慮而無所疑。

錢謙益《有學集》卷三九《與遵王書》　古人論詩，研究體源。鍾記室謂李陵出于《楚辭》，陳王出于《國風》，劉楨出于《古詩》，王粲出于李陵，莫不應若宮商，辨如蒼素。獨孤及謂沈、宋既沒，崔司勳、王右丞崛起開、寶之間，得其門而入，皇甫補闕數人而已。今之論古詩者，曹劉陸謝，能一一知其體源否？論盛唐者，祖禰李、杜二家，亦知司勳、右丞開寶間別有流派否？中年學詩，聞先生長者緒言，頗知撥棄俗學，未克窮究聲律，精研風雅。泝流而下，自韓、劉、皮、陸，以訖于宋之廬陵、眉山，金之遺山，而已知盡能索矣。更遡而下之，淈其流而揚其波，殆將往而不返，非所望于高明也。元、白二公，往復論詩，司空表聖《與李生書》，皆作者之津涉，後人之鍼藥也。留心揀擇，但見其上，勿氾濫末流，爲有識所笑。

又《與方爾止》　古人詩暮年必大進。詩不大進必日落，雖欲不進，不可得也。欲求進，必自能變始，不變則不能進。陸平原曰：「其爲物也多姿，其爲變也屢遷。」又曰：「謝朝華于已披，啓夕秀于未振。」皆善變之說也。近代思變杜者，以單薄膚淺爲中唐，五言律中兩聯不對謂之近古，此求變而轉下者也。唐人如岑嘉州、王右丞、錢考功皆與杜老爭勝毫芒。晚唐則陸魯望、皮襲美，金源則元裕之，風指穠厚，皆能橫截衆流。足下論詩以杜、白爲第宅，亦不妨以諸家爲苑囿也。

吳喬《圍爐詩話》卷一　漢、魏之詩，正大高古。漢，謂自枚乘至中郎（枚詩十九首，其中亦有東漢人詩也）；魏，謂思王至阮公。正，謂不淫不傷；大，謂非嘆老嗟卑；高，謂無放言細語；古，謂不束于韻，不束于粘綴，不束于聲病，不束于對偶。如是之謂雅，不如是之謂俗；而俗又有微甚之辨。兩晉之詩漸有偶句，至沈、宋而極。齊、梁始有聲病，至唐律而極。宮體始淫，至晚唐而極。休文作韻，其時詩人亦不遵用，唐以立功令始用于詩，至步韻而極。五柳以小言寓意，晚唐爲甚，至宋而極。餘則互有之。此詩道古今之大端也。詩道不出乎變復。變，謂變古；復，謂復古。變乃能復，復乃能變，非二道也。漢、魏詩甚高，變《三百篇》之四言爲五言，而能復其淳正。盛唐詩亦甚高，變漢、魏之古體爲唐體，而能復其高雅；變六朝之綺麗爲渾成，而能復其挺秀。藝至此尚矣！晉、宋至陳、隋，大曆至唐末，變多于復，不免于流，而猶不違于復，故多名篇。此後難言之矣！宋人惟變不復，唐人之詩意盡亡；明人惟復不變，遂爲叔敖之優孟。二百年來非宋則明，非明則宋，而皆自以爲唐詩。試讀金正希舉業文，不貌似先正而最得先正之神，以其無逢世之俗情，惟發己意故也。詩可知矣。無智人前莫說，打你頭破額裂。

毛奇齡《西河集》卷四五《王舍人選刻宋元詩序》　昔昭明選文，謂文有變，本不相仍襲，譬之椎輪爲大輅所始，而大輅不必爲推輪；增冰爲積水所加，而增冰不必皆積水。審如是，則漢魏六季升降甚懸，然猶不能存漢魏而去六季，而欲以三唐之詩一舉。夫宋金元五六百年之所作而盡去之豈理也哉！夫唐之必爲宋金元者，水之爲冰也。然而猶爲唐，則冰之仍可爲水也。宋金元之大異于唐者，鉛之爲丹也；然而不必爲唐者，丹卽不爲鉛，而亦未嘗非鉛也。曩時，嘉隆間，論詩太嚴，過于傾宋元，而竟至于亡宋元。夫宋元必不能亡，而欲亡宋元，遂致竟陵公安競相篡，處勢不至于傾唐不止。今之爲宋元之說者過于重宋元而抑明。夫明必不可抑，而過于抑明，而重宋元，其勢亦不至于傾宋元不止。

汪琬《堯峰文鈔》卷二六《唐詩正序》　《詩》風雅之有正變也，蓋自毛鄭之

學始。成周之初，雖以途歌巷謠而皆得列於正；幽厲以還，舉凡諸侯夫人公卿大夫閔世病俗之所爲，而莫不以變名之。正變之云，以其時，非以其人也。故曰：志微噍殺之音作，而民憂思；嘽諧慢易之音作，而民康樂；順成和動之音作，而民慈愛；流僻邪散狄成滌濫之音作，而民淫亂。夫詩，固樂之權輿也。觀乎詩之正變，而其時之廢興治亂污隆得喪之數可得而鑒也。史家所志五行，恆取其變之甚者，以爲詩妖詩孽；言之不從之徵。故聖人必用溫柔敦厚爲教，豈苟然哉？吾嘗由是說以讀唐詩。有唐三百年間，能者相繼。貞觀、永徽諸詩，正之始也，然而琱刻組繢，殆不免陳隋之遺焉。開元、天寶諸詩，正之盛也，然而李、杜兩家並起角立，或出於豪俊不羈，或趨於沈著感憤，正矣有變者存。降而大曆以訖元和貞元之際，典型具在，猶不失承平故風，庶幾乎變而不失正者歟？自是之後，其辭漸繁，其聲漸細，而唐遂陵夷以底於亡。說者蓋比諸鄶曹無譏焉。凡此，皆時爲之也。當其盛也，人主勵精於上，宰臣百執趨事盡言於下，政清刑簡，人氣和平，故其發之於詩，率皆冲融而爾雅，讀者以爲正，作者不自知其正也。及其既衰，在朝則朋黨之相訐，在埜則戎馬之交訌，政煩刑苛，人氣愁苦，故其所發，又皆哀思促節爲多，最下則浮且靡矣。中間雖有賢者，亦嘗博大其學，掀決其氣，以求篇什之昌，而訖不能驟復乎古。讀者以爲變，作者亦不自知其變也。是故正變之所形，國家之治亂繫焉，人才之消長，風俗之污隆繫焉，後之言詩者顧惟取一字一句之工以相夸尚，夫豈足與語此！

李漁《名詞選勝序》 時卽運也，桃李之運在春，芙蕖之運在夏，梅菊之運在秋冬。文之爲運也亦然。經莫盛于上古，是上古爲《六經》之運。史莫盛于漢，是漢爲史之運。詩莫盛于唐，是唐爲詩之運。曲莫盛于元，是元爲曲之運。運行至斯，而斯文遂盛。爲君相者，特起而乘之，有若或使之者在，非能強不當盛者而使之盛也。不知者曰：唐以詩掄才而詩工；宋以文衡士而文勝；元以曲制舉而曲精。夫元實未嘗以曲制舉，是皆妄言妄聽者耳。夫果如是，則三代以上未聞以作經舉士，兩漢之朝不見以編史制科，胡亦油然勃然，自爲興起，而莫之禁也。文運之氣數驗于此矣。

葉燮《原詩·內篇》上 詩始於《三百篇》，而規模體具於漢。自是而魏，而六朝、三唐，歷宋、元、明，以至昭代，上下三千餘年間，詩之質文體裁格律聲調辭句，遞升降不同。而要之，詩有源必有流，有本必達末；又有因流而溯源，循末以返本。其學無窮，其理日出。乃知詩之爲道，未有一日不相續相禪而或息者也。但就一時而論，有盛必有衰；綜千古而論，則盛而必至於衰，又必自衰而復盛。非在前者之必居於盛，後者之必居於衰也。乃近代論詩者，則曰：《三百篇》尚矣；五言必建安、黃初；其餘諸體，必唐之初、盛而後可。非是者，必斥焉。如明李夢陽不讀唐以後書；李攀龍謂「唐無古詩」，又謂「陳子昂以其古詩爲古詩，弗取也」。自若輩之論出，天下從而和之，推爲詩家正宗，家絃而戶習。習之既久，乃有起而掊之，矯而反之者，誠是也；然又往往溺於偏畸之私說。其說勝，則出乎陳腐而入乎頗僻；不勝，則兩敝。而詩道遂淪而不可救。由稱詩之人，才短力弱，識又矇焉而不知所衷。既不能知詩之源流本末正變盛衰，互爲循環；並不能辨古今作者之心思才力深淺高下長短，孰爲沿爲革，孰爲創爲因，孰爲流弊而衰，孰爲救衰而盛，一一剖析而縷分之，兼綜而條貫之。徒自詡矜張，爲郛廓隔膜之談，以欺人而自欺也。於是百喙爭鳴，互自標榜，膠固一偏，剿獵成說。後生小子，耳食者多，是非淆而性情汩。不能不三歎於風雅之日衰也！

又 蓋自有天地以來，古今世運氣數，遞變遷以相禪。古云：「天道十年而一變。」此理也，亦勢也，無事無物不然；寧獨詩之一道，膠固而不變乎？今就《三百篇》言之：《風》有《正風》，有《變風》；《雅》有《正雅》，有《變雅》。《風雅》已不能不由正而變，吾夫子亦不能存正而刪變也；則後此爲風雅之流者，其不能伸正而詘變也明矣。漢蘇李始創爲五言，其時又有亡名氏之《十九首》，皆因乎《三百篇》者也；然不可謂卽無異於《三百篇》，而實蘇李創之也。建安、黃初之詩，因於蘇李與《十九首》者也。然《十九首》止自言其情；建安、黃初之詩，乃有獻酬、紀行、頌德諸體，遂開後世種種應酬等類；則因而實爲創。此變之始也。《三百篇》一變而爲蘇李，再變而爲建安、黃初。建安、黃初之詩，大約敦厚而渾樸，中正而達情。一變而爲晉，如陸機之纏綿鋪麗，左思之卓犖磅礴，各不同也。其間屢變而爲鮑照之逸俊，謝靈運之警秀，陶潛之澹遠。又如顏延之之藻繢，謝朓之高華，江淹之韶嫵，庾信之清新。此數子者，各不相師，咸矯然自成一家。不肯沿襲前人以爲依傍，蓋自六朝而已然矣。其間健者如何遜、如陰鏗、如沈炯、如薛道衡，差能自立。此外繁辭縟節，隨波日下，歷梁、陳、隋以迄唐之垂拱，踵其習而益甚，勢不能不變。小變於沈、宋、雲、龍之間，而大變於開元、天寶、高、

岑、王、孟、李。此數人者，雖各有所因，而實一一能爲創。而集大成如杜甫，傑出如韓愈，專家如柳宗元，如劉禹錫，如李賀，如李商隱，如杜牧，如陸龜蒙諸子，一一皆特立興起。其他弱者，則因循世運，隨乎波流，不能振拔，所謂唐人本色也。宋初，詩襲唐人之舊，如徐鉉、王禹偁輩，純是唐音。蘇舜卿、梅堯臣出，始一大變；歐陽修亟稱二人不置。自後諸大家迭興，所造各有至極。今人一概稱爲「宋詩」者也。自是南宋、金、元，作者不一。大家如陸游、范成大、元好問爲最，各能自見其才。有明之初，高啓爲冠，兼唐、宋、元人之長，初不於唐、宋、元人之詩有所爲軒輊也。自「不讀唐以後書」之論出，於是稱詩者必曰唐詩；苟稱其人之詩爲宋詩，無異於唾駡。謂「唐無古詩」，並謂「唐中、晚且無詩也」。噫！亦可怪矣！今之人豈無有能知其非者；然建安盛唐之說，錮習沁入於中心，而時發於口吻，弊流而不可挽，則其說之爲害烈也。

又　原夫作詩者之肇端而有事乎此也，必先有所觸以興起其意，而後措諸辭、屬爲句、敷之而成章。當其有所觸而興起也，其意、其辭、其句，劈空而起，皆自無而有，隨在取之於心。出而爲情、爲景、爲事，人未嘗言之，而自我始言之，故言者與聞其言者，誠可悅而永也。使卽此意、此辭、此句雖有小異，再見焉，諷詠者已不擊節；數見，則益不鮮；陳陳踵見，齒牙餘唾，有掩鼻而過耳。譬之上古之世，飯土簋，啜土鉶，當飲食未具時，進以一臠，必爲驚喜；逮後世臘臑煦膾之法興，羅珍搜錯，無所不至，而猶以土簋土鉶之庖進，可乎？上古之音樂，擊土鼓而歌《康衢》；其後乃有絲、竹、匏、革之制；流至於今，極於九宮南譜。聲律之妙，日異月新，若必返古而聽《擊壤》之歌，斯爲樂乎？古者穴居而巢處，乃制爲宮室，不過衛風雨耳；後世遂有璇題瑤室，土文繡而木綈錦。古者儷皮爲禮；後世易之以玉帛，遂有千純百璧之侈。使今日告人居以巢穴、行禮以儷皮，孰不嗤之者乎？大凡物之踵事增華，以漸而進，以至於極。故人之智慧心思，在古人始用之，又漸出之；而未窮未盡者，得後人精求之，而益用之出之。乾坤一日不息，則人之智慧心思，必無盡與窮之日。惟叛於道、戾於經、乖於事理，則爲反古之愚賤耳。苟於此數者無尤焉；此如治器然，切磋琢磨，屢治而益精，不可謂後此者不有加乎其前也。彼虞廷「喜」「起」之歌，詩之土簋、擊壤、穴居、儷皮耳。一增華於《三百篇》；再增華於漢；又增華於魏。自後盡態極妍，爭新競異，千狀萬態，差別井然。苟於情、於事、於景、於理隨在有得，而不戾乎風人「永言」之旨，則就其詩論工拙可耳，何得以一定之程格之，而抗言風雅哉？如人適千里者，唐虞之詩，如第一步；三代之詩，如第二步；彼漢魏之詩，以漸而及，如第三、第四步耳。作詩者知此數步爲道途發始之所必經，而不可謂行路者之必於此數步焉爲歸宿，遂棄前途而弗邁也。且今之稱詩者，祧唐虞而禘商周，宗祀漢魏於明堂，是也；何以漢魏以後之詩，遂皆爲不得入廟之主？此大不可解也。譬之井田封建，未嘗非治天下之大經；今時必欲復古而行之，不亦天下之大愚也哉！且蘇李五言與亡名氏之《十九首》，至建安、黃初，作者既已增華矣；如必取法乎初，當以蘇李與《十九首》爲宗，則亦吐棄建安、黃初之詩可也。詩盛於鄴下，然蘇李、《十九首》之意，則寖衰矣。使鄴中諸子，欲其一一摹倣蘇李，尚且不能，且亦不欲；乃於數千載之後，胥天下而盡倣曹劉之口吻，得乎哉？或曰：「『溫柔敦厚，詩教也』。漢、魏去古未遠，此意猶存，後此者不及也。」不知「溫柔敦厚」，其意也，所以爲體也，措之於用，則不同；辭者，其文也，所以爲用也，返之於體，則不異。漢、魏之辭，有漢、魏之「溫柔敦厚」，唐、宋、元之辭，有唐、宋、元之「溫柔敦厚」。譬之一草一木，無不得天地之陽春以發生。草木以億萬計，其發生之情狀，亦以億萬計，而未嘗有相同一定之形，無不盎然皆具陽春之意。豈得曰若者得天地之陽春，而若者爲不得者哉！且「溫柔敦厚」之旨，亦在作者神而明之；如必執而泥之，則《巷伯》「投畀」之章，亦難合於斯言矣。從來豪傑之士，未嘗不隨風會而出，而其力則嘗能轉風會。人見其隨乎風會也，則曰：其所作者，眞古人也！見能轉風會者以其不襲古人也，則曰：今人不及古人也！無論居古人千年之後；卽如左思去魏未遠，其才豈不能爲建安詩耶？觀其縱橫躑躅，睥睨千古，絕無絲毫曹劉餘習。鮑照之才，迥出儕偶，而杜甫稱其「俊逸」；夫「俊逸」則非建安本色矣。千載後無不擊節此兩人之詩者，正以其不襲建安也。奈何去古益遠，翻以此繩人耶？且夫《風雅》之有正有變，其正變繫乎時，謂政治、風俗之由得而失、由隆而污。此以時言詩；時有變而詩因之。時變而失正，詩變而仍不失其正，故有盛無衰，詩之源也。吾言後代之詩，有正有變，其正變係乎詩，謂體格、聲調、命意、措辭、新故升降之不同。此以詩言時；詩遞變而時隨之。故有漢、魏、六朝、唐、宋、元、明之互爲盛衰，惟變以救正之衰，故

遞衰遞盛，詩之流也。從其源而論，如百川之發源，各異其所從出，雖萬派而皆朝宗於海，無弗同也。從其流而論，如河流之經行天下，而忽播爲九河；河分九而俱朝宗於海，則亦無弗同也。歷考漢魏以來之詩，循其源流升降，不得謂正爲源而長盛，變爲流而始衰。惟正有漸衰，故變能啓盛。如建安之詩，正矣，盛矣；相沿久而流於衰，後之人力大者大變，力小者小變。六朝諸詩人，間能小變，而不能獨開生面。唐初沿其卑靡浮豔之習，句櫛字比，非古非律，詩之極衰也。而陋者必曰：此詩之相沿至正也。不知實正之積弊而衰也。迨開寶諸詩人，始一大變。彼陋者亦曰：此詩之至正也。不知實因正之至衰變而爲至盛也。盛唐諸詩人，惟能不爲建安之古詩，吾乃謂唐有古詩。若必摹漢魏之聲調字句，此漢魏有詩，而唐無古詩矣。且彼所謂陳子昂「以其古詩爲古詩」；正惟子昂能自爲古詩，所以爲子昂之詩耳。然吾猶謂子昂古詩，尚蹈襲漢魏蹊徑，竟有全似阮籍《詠懷》之作者，失自家體段；猶嘗子昂不能以其古詩爲古詩，乃翻勿取其自爲古詩，不亦異乎！杜甫之詩，包源流，綜正變。自甫以前，如漢魏之渾樸古雅，六朝之藻麗穠纖，澹遠韶秀，甫詩無一不備。然出於甫，皆甫之詩，無一字句爲前人之詩也。自甫以後，在唐如韓愈、李賀之奇奡，劉禹錫、杜牧之雄傑，劉長卿之流利，溫庭筠、李商隱之輕艷，以至宋、金、元、明之詩家，稱巨擘者，無慮數十百人，各自炫奇翻異；而甫無一不爲之開先。此其巧無不到、力無不舉，長盛於千古，不能衰，不可衰者也。今之人固摹然宗杜矣；亦知杜之爲杜，乃合漢、魏、六朝並後代千百年之詩人而陶鑄之者乎！唐詩爲八代以來一大變。韓愈爲唐詩之一大變；其力大，其思雄，崛起特爲鼻祖。宋之蘇、梅、歐、蘇、王、黃，皆愈爲之發其端，可謂極盛。而俗儒且謂愈詩大變漢魏，大變盛唐，格格而不許。何異居蚯蚓之穴，習聞其長鳴，聽洪鐘之響而怪之，竊竊然議之也！且愈豈不能擁其鼻、肖其吻，而效俗儒爲建安、開、寶之詩乎哉！開、寶之詩，一時非不盛；遞至大曆、貞元、元和之間，沿其影響字句者且百年，此百餘年之詩，其傳者已少殊尤出類之作，不傳者更可知矣。必待有人焉起而撥正之，則不得不改絃而更張之。愈嘗自謂「陳言之務去」，想其時陳言之爲禍，必有出於目不忍見、耳不堪聞者。使天下人之心思智慧，日腐爛埋沒於陳言中，排之者比於救焚拯溺，可不力乎！而俗儒且栩栩然俎豆愈所斥之陳言，以爲秘異而相授受，可不哀耶！故晚唐詩人，亦以陳言爲病；但無愈之才力，故日趨於尖新纖巧。俗儒即以此爲晚唐詬厲，嗚呼，亦可謂愚矣！至於宋人之心手日益以啓，縱橫鈎致，發揮無餘蘊。非故好爲穿鑿也；譬之石中有寶，不穿之鑿之，則寶不出。且未穿未鑿以前，人人皆作模稜皮相之語，何如穿之鑿之之實有得也。如蘇軾之詩，其境界皆開闢古今之所未有，天地萬物，嬉笑怒罵，無不鼓舞於筆端，而適如其意之所欲出。此韓愈後之一大變也，而盛極矣。自後或數十年而一變；或百餘年而一變；或一人獨自爲變；或數人而共爲變：皆變之小者也。其間或有因變而得盛者；然亦不能無因變而益衰者。大抵古今作者，卓然自命，必以其才智與古人相衡，不肯稍爲依傍，寄人籬下，以竊其餘唾。竊之而似，則「優孟衣冠」；竊之而不似，則「畫虎不成」矣。故寧甘作偏裨，自領一隊，如皮陸諸人是也。乃才不及健兒，假他人餘焰，妄自僭王稱霸，實則一土偶耳。生機既無，面目塗飾，洪潦一至，皮骨不存。而猶侈口而談，亦何謂耶？惟有明末造，諸稱詩者專以依傍臨摹爲事，不能得古人之興會神理，句剽字竊，依樣葫蘆。如小兒學語，徒有喔咿，聲音雖似，都無成說，令人噦而卻走耳。乃妄自稱許曰：「此得古人某某之法。」尊盛唐者，盛唐以後，俱不掛齒。近或有以錢劉爲標榜者，舉世從風，以劉長卿爲正派。究其實不過以錢劉淺利輕圓，易於摹倣，遂呵宋斥元！又推崇宋詩者，竊陸游、范成大與元之元好問諸人婉秀便麗之句，以爲秘本！昔李攀龍襲漢魏古詩樂府，易一二字，便居爲己作；今有用陸范及元詩句，或顚倒一二字，或全竊其面目，以盛誇於世，儼主騷壇，傲睨今古，豈惟風雅道衰，抑可窺其術智矣！

又《內篇》下　或曰：「先生之論詩，深源於正變盛衰之所以然，不定指在前者爲盛，在後者爲衰。而謂明二李之論爲非，是又以時人之模稜漢魏、貌似盛唐者，熟調陳言，千首一律，爲之反覆以開其錮習，發其憒蒙。乍聞之，似乎矯枉而過正；徐思之，眞膏肓之針砭也。然則，學詩者，且置漢魏初盛唐詩勿即寓目，恐從是入手，未免熟調陳言，相因而至，我之心思終於不出也；不若即於唐以後之詩而從事焉，可以發其心思，啓其神明，庶不墮蹈襲相似之故轍，可乎？」余曰：吁！是何言也？余之論詩，謂近代之習，大概斥近而宗遠，排變而崇正，爲失其中而過其實，故言非在前者之必盛，在後者之必衰。若子之言，將謂後者之居於盛，而前者反居於衰乎？吾見歷來之論詩者，必曰：蘇李不如《三百篇》，建安、黃初不如蘇、李，六朝不如

建安、黃初，唐不如六朝。而斥宋者，至謂不僅不如唐；而元又不如宋。惟有明二三作者，高自位置，惟不敢自居於《三百篇》，而漢、魏、初盛唐居然兼總而有之，而不少讓。平心而論，斯人也，實漢、魏、唐人之優孟耳。竊以爲相似而僞，無寧相異而眞，故不必泥前盛後衰爲論也。夫自《三百篇》而下，三千餘年之作者，其間節節相生，如環之不斷；如四時之序，衰旺相循而生物，而成物，息息不停，無可或間也。吾前言踵事增華，因時遞變，此之謂也。故不讀「明」「良」《擊壤》之歌，不知《三百篇》之工也；不讀《三百篇》，不知漢魏詩之工也；不讀漢魏詩，不知六朝詩之工也；不讀六朝詩，不知唐詩之工也；不讀唐詩，不知宋與元詩之工也。夫惟前者啓之，而後者承之而益之；前者創之，而後者因之而廣大之。使前者未有是言，則後者亦能如前者之初有是言；前者已有是言，則後者乃能因前者之言而另爲他言。總之，後人無前人，何以有其端緒；前人無後人，何以竟其引伸乎！譬諸地之生木然：《三百篇》，則其根；蘇李詩，則其萌芽由蘖；建安詩，則生長至於拱把；六朝詩，則有枝葉；唐詩，則枝葉垂蔭；宋詩則能開花，而木之能事方畢。自宋以後之詩，不過花開而謝，花謝而復開。其節次雖層層積累，變換而出；而必不能不從根柢而生者也。故無根，則由蘖何由生？無由蘖，則拱把何由長？不由拱把，則何自而有枝葉垂蔭、而花開花謝乎？若曰：審如是，則有其根斯足矣；凡根之所發，不必問也。且有由蘖及拱把，成其爲木，斯足矣；其枝葉與花，不必問也。則根特蟠於地而具其體耳，由蘖萌芽僅見其形質耳，拱把僅生長而上達耳；而枝葉垂蔭，花開花謝，可遂以已乎？故止知有根芽者，不知木之全用者也；止知有枝葉與花者，不知木之大本者也。由是言之：詩自《三百篇》以至於今，此中終始相承相成之故，乃豁然明矣。豈可以臆劃而妄斷者哉！大抵近時詩人，其過有二：其一奉老生之常談，襲古來所云忠厚和平、渾樸典雅、陳陳皮膚之語，以爲正始在是，元音復振，動以道性情、托比興爲言。其詩也，非庸則腐，非腐則俚。其人且復鼻孔撩天，搖唇振履，面目與心胸，殆無處可以位置。此眞虎豹之鞟耳！其一好爲大言，遺棄一切，掇採字句，抄集韻腳。覩其成篇，句句可劃；諷其一句，字字可斷。其怪戾則自以爲李賀，其濃抹則自以爲李商隱，其澁險則自以爲皮陸，其拗拙則自以爲韓孟。土苴建安，弁髦初盛。後生小子，詫爲新奇，競趨而效之。所云牛鬼蛇神，夔蚿魍魎；揆之風雅之義，風者眞不可以風，雅者則已喪其雅，尚可言耶！吾願學詩者，必從先型以察其源流，識其升降。讀《三百篇》而知其盡美矣，盡善矣，然非今之人所能爲；即今之人能爲之，而亦無爲之之理，終亦不必爲之矣。繼之而讀漢魏之詩，美矣，善矣，今之人庶能爲之，而無不可爲之；然不必爲之；或偶一爲之，而不必似之。又繼之而讀六朝之詩，亦可謂美矣，亦可謂善矣，我可以擇而間爲之；亦可以恝而置之。又繼之而讀唐人之詩，盡美盡善矣，我可盡其心以爲之，又將變化神明而達之。又繼之而讀宋之詩、元之詩，美之變而仍美，善之變而仍善矣；吾縱其所如，而無不可爲之，可以進退出入而爲之。此古今之詩相承之極致，而學詩者循序反覆之極致也。原夫創始作者之人，其興會所至，每無意而出之，即爲可法可則。如《三百篇》中，里巷歌謠、思婦勞人之吟詠居其半。彼其人非素所誦讀講肄推求而爲此也，又非有所研精極思、腐毫輟翰而始得也；情偶至而感，有所感而鳴，斯以爲風人之旨，遂適合於聖人之旨而刪之爲經以垂教。非必謂後之君子，雖誦讀講習，研精極思，求一言之幾於此而不能也。乃後之人，頌美、訓釋《三百篇》者，每有附會。而於漢、魏、初盛唐亦然，以爲後人必不能及。乃其弊之流，且有逆而反之：推崇宋元者，非薄唐人；節取中、晚者，遺置漢、魏。則執其源而遺其流者，固已非矣；得其流而棄其源者，又非之非者乎！然則，學詩者，使竟從事於宋、元近代，而置漢、魏、唐人之詩而不問，不亦大乖於詩之旨哉！

又《外篇》下　《三百篇》如三皇五帝，雖法制多有未備；然所以爲君而治天下之道，無能外此者矣。漢魏詩如三王，已有質文治具，煥然耳目；然猶未能窮盡事物之變。自此以後，作者代興，極其所至，如漢祖唐宗，功業炳燿，其名王，其實則霸。雖後人之才，或遜于前人；然漢唐之天下，使以三王之治治之，不但不得王，並且失霸。故後代之詩，爲王則不傳，爲霸則傳。漢祖唐宗之規模，而以齊桓晉文之才與術用之，業成而儼然王矣。知此，方可登作者之壇，紹前哲、垂後世。若徒竊漢唐之規模，而無桓文之才術，欲自雄于世，此宋襄之一戰而敗，身死名滅，爲天下笑也。

又　漢魏之詩，如畫家之落墨于太虛中，初見形象。一幅絹素，度其長短、闊狹，先定規模；而遠近濃淡，層次脫卸，俱未分明。六朝之詩，始知烘染設色，微分濃淡；而遠近層次，尚在形似意想間，猶未顯然分明也。盛

唐之詩，濃淡遠近層次，方一一分明，能事大備。宋詩則能事益精，諸法變化，非濃淡、遠近、層次所得而該，刻畫掉換，無所不極。又嘗謂漢魏詩不可論工拙；其工處乃在拙，其拙處乃見工，當以觀商周尊彝之法觀之。六朝之詩，工居十六七，拙居十三四；工處見長，拙處見短。唐詩諸大家、名家，始可言工；若拙者則竟全拙，不堪寓目。宋詩在工拙之外：其工處固有意求工，拙處亦有意爲拙；若以工拙上下之，宋人不受也。此古今詩工拙之分劑也。又漢魏詩，如初架屋，棟樑柱礎，門戶已具；而窗櫺楹檻等項，猶未能一一全備，但樹棟宇之形製而已。六朝詩始有牕櫺楹檻，屏蔽開闔。唐詩則于屋中設帳幃床榻器用諸物，而加丹堊雕刻之工。宋詩則製度益精；室中陳設，種種玩好，無所不蓄。大抵屋宇初建，雖未備物，而規模弘敞，大則宮殿，小亦廳堂也。遞次而降，雖無製不全，無物不具，然規模或如曲房奧室，極足賞心；而冠冕闊大，遜于廣廈矣。夫豈前後人之必相遠哉！運會世變使然，非人力之所能爲也，天也。

又　六朝詩家，惟陶潛、謝靈運、謝朓三人最傑出，可以鼎立。三家之詩不相謀：陶潛澹遠，靈運警秀，朓高華。各闢境界、開生面，其名句無人能道。左思、鮑照次之。思與照亦各自開生面，餘子不能望其肩項。最下者潘安、沈約，幾無一首一語可取，詩如其人之品也。齊梁駢麗之習，人人自矜其長；然以數人之作，相混一處，不復辨其爲誰，千首一律，不知長在何處！其時膾炙之句，如「芙蓉露下落，楊柳月中疎」、「亭皐木葉下，隴首秋雲飛」等語，本色無奇，亦何足豔稱也！謝靈運高自位置，而推曹植之才，獨得八斗，殊不可解。植詩獨《美女篇》，可爲漢魏壓卷；《箜篌引》次之，餘者語意俱平，無警絕處。《美女篇》意致幽眇，含蓄雋永，音節韻度，皆有天然姿態，層層搖曳而出，使人不可髣髴端倪，固是空千古絕作。後人惟杜甫《新婚別》可以伯仲，此外誰能學步？靈運以八斗歸之，或在是歟！若靈運名篇，較植他作，固已優矣；而自遜處一斗，何也？

又　陶潛胸次浩然，吐棄人間一切，故其詩俱不從人間得。詩家之方外，別有三昧也。遊方以內者，不可學；學之猶章甫而適越也。唐人學之者，如儲光羲，如韋應物。韋既不如陶；儲雖在韋前，又不如韋。總之，俱不能有陶之胸次故也。

又　六朝諸名家，各有一長，俱非全璧。鮑照、庾信之詩，杜甫以「清新」「俊逸」歸之，似能出乎類者；究之拘方以內，畫於習氣，而不能變通。然漸闢唐人之戶牖，而啓其手眼，不可謂庾不爲之先也。沈約云：「好詩圓轉如彈丸。」斯言雖未盡然，然亦有所得處。約能言之；及觀其詩，竟無一首能踐斯言者，何也？約詩惟「勿言一樽酒，明日難重持」二語稍佳；餘俱無可取。又約《郊居賦》初無長處，而自矜其「雌霓連蜷」數語，謂王筠曰：「知音者稀，眞賞殆絕，僕所相邀，在此數語。」數語有何意味，而自矜若此！約之才思，於此可推。乃爲音韻之宗，以四聲八病、疊韻雙聲等法，約束千秋風雅，亦何爲也！

又　李白天才自然，出類拔萃；然千古與杜甫齊名，則猶有間。蓋白之得此者，非以才得之，乃以氣得之也。從來節義，勳業，文章，皆得於天，而足於己；然其間亦豈能無分劑！雖所得或未至十分；苟有氣以鼓之，如弓之括力至引滿，自可無堅不摧：此在彀率之外者也。如白《清平調》三首，亦平平宮豔體耳；然貴妃捧硯，力士脫靴，無論懦夫於此，戰慄趦趄萬狀；秦舞陽壯士，不能不色變於秦皇殿上，則氣未有不先餒者，寧暇見其才乎！觀白揮灑萬乘之前，無異長安市上醉眠時，此何如氣也！大之卽舜禹之巍巍不與；立勳業可以鷹揚牧野；盡節義能爲逢比碎首。立言而爲文章，韓愈所言「光焰萬丈」，此正言文章之氣也。氣之所用不同，用於一事則一事立極，推之萬事，無不可以立極。故白得與甫齊名者，非才爲之，而氣爲之也。歷觀千古詩人，有大名者，舍白之外，孰能有是氣者乎！

又　盛唐大家，稱高、岑、王、孟。高岑相似，而高爲稍優；孟則大不如王矣。高七古爲勝，時見沉雄，時見沖澹，不一色；其沉雄直不減杜甫。岑七古間有傑句，苦無全篇；且起結意調，往往相同，不見手筆。高岑五七律相似，遂爲後人應酬活套作俑。如高七律一首中，疊用巫峽啼猿、衡陽歸雁、青楓江、白帝城；岑一首中疊用雲隨馬、雨洗兵、花迎蓋、柳拂旌；四語一意。高岑五律，如此尤多。後人行笈中攜《廣輿記》一部，遂可吟詠徧九州，實高岑啓之也。總之以月白、風清、鳥啼、花落等字，裝上地頭一名目，則一首詩成，可以活板印就也。王維五律最出色，七古最無味，孟浩然諸體，似乎澹遠，然無縹緲幽深思致；如畫家寫意，墨氣都無。蘇軾謂「浩然韻高而才短，如造內法酒手，而無材料」，誠爲知言。後人胸無才思，易於衝口而出，孟開其端也。總而論之，高七古，王五律，可無遺議矣。

又　王世貞曰：「十首以前，少陵較難入；百首以後，青蓮較易厭。」斯言以蔽李杜，而軒輊自見矣。以此推之，世有閱至終卷皆難入，纔讀一篇即厭者，其過惟均。究之難入者可加工，而即厭者終難藥也。白居易詩，傳爲「老嫗可曉」。余謂此言亦未盡然。今觀其集，矢口而出者固多；蘇軾謂其「局於淺切，又不能變風操，故讀之易厭」。夫白之易厭，更甚於李；然有作意處，寄托深遠。如《重賦》、《不致仕》、《傷友》、《傷宅》等篇，言淺而深，意微而顯，此風人之能事也。至五言排律，屬對精緊，使事嚴切，章法變化中條理井然，讀之使人惟恐其竟，杜甫後不多得者。人每易視白，則失之矣。元稹作意勝於白，不及白春容暇豫。白俚俗處而雅亦在其中，終非庸近可擬。二人同時得盛名，必有其實，俱未可輕議也。

又　李賀鬼才，其造語入險，正如蒼頡造字，可使鬼夜哭。王世貞曰：「長吉師心，故爾作怪，有出人意表；然奇過則凡，老過則稚，所謂不可無一，不可有二。」余嘗謂世貞評詩，有極切當者，非同時諸家可比。「奇過則凡」一語，尤爲學李賀者下一痛砭也。

又　論者謂「晚唐之詩，其音衰颯」。然衰颯之論，晚唐不辭；若以衰颯爲貶，晚唐不受也。夫天有四時，四時有春秋。春氣滋生，秋氣肅殺。滋生則敷榮，肅殺則衰颯。氣之候不同，非氣有優劣也。使氣有優劣，春與秋亦有優劣乎？故衰颯以爲氣，秋氣也；衰颯以爲聲，商聲也。俱天地之出於自然者，不可以爲貶也。又盛唐之詩，春花也：桃李之穠華，牡丹芍藥之妍豔，其品華美貴重，略無寒瘦儉薄之態，固足美也。晚唐之詩，秋花也：江上之芙蓉，籬邊之叢菊，極幽豔晚香之韻，可不爲美乎？夫一字之褒貶以定其評，固當詳其本末；奈何不察而以辭加人，又從而爲之貶乎！則執盛與晚之見者，即其論以剖明之，當亦無煩辭說之紛紛也已。

又　開宋詩一代之面目者，始於梅堯臣、蘇舜欽二人。自漢魏至晚唐，詩雖遞變，皆遞留不盡之意。即晚唐猶存餘地，讀罷掩卷，猶令人屬思久之。自梅蘇變盡「崑體」，獨創生新，必辭盡於言，言盡於意，發揮鋪寫，曲折層累以赴之，竭盡乃止。才人伎倆，騰踔六合之內，縱其所如，無不可者；然含蓄渟泓之意，亦少衰矣。歐陽修極服膺二子之詩，然歐詩頗異於是。以二子視歐陽，其有「狂」與「狷」之分乎！

又　古今詩集，多者或數千首，少者或千首，或數百首。若一集中首首俱佳，並無優劣，其詩必不傳。又除律詩外，若五、七言古風長篇，句句俱佳，並無優劣，其詩亦必不傳。即如杜集中，其率意之作，傷於俚俗率直者頗有。開卷數首中，如《爲南曹小司寇》作「惟南將獻壽，佳氣日氤氳」等句，豈非累作乎！又如《丹青引》，眞絕作矣，其中「學書須學衛夫人，但恨無過王右軍」，豈非累句乎！譬之於水，一泓澄然，無纖翳微塵，瑩淨徹底，清則清矣，此不過澗沚潭沼之積耳！非易竭，即易腐敗，不可久也。若大海之水，長風鼓浪，揚泥沙而舞怪物，靈蠹畢彙，終古如斯，此海之大也。百川欲不朝宗，得乎？

又　詩文集務多者，必不佳。古人不朽可傳之作，正不在多。蘇李數篇，自可千古。後人漸以多爲貴，元白《長慶集》實始濫觴。其中頹唐俚俗，十居六七；若去其六七，所存二三，皆卓然名作也。宋人富於詩者，莫過於楊萬里，周必大。此兩人作，幾無一首一句可采。《陸游集》佳處固多，而率意無味者更倍。由此以觀，亦安用多也！王世貞亦務多者，覓其佳處，昔人云「排沙簡金，尙有寶可見」。至李維楨、文翔鳳諸集，動百卷外，益「彼哉」不足言矣！

又　作詩文有意逞博，便非佳處。猶主人勉強徧處請生客，客雖滿坐，主人無自在受用處。多讀古人書，多見古人，猶主人啓戶，客自到門，自然賓主水乳，究不知誰主誰賓。此是眞讀書人，眞作手。若有意逞博，搦管時翻書抽帙，搜求新事、新字句，以此炫長，此貧兒稱貸營生，終非己物，徒見蹴踖耳。

又　學詩者，不可忽略古人，亦不可附會古人。忽略古人，麤心浮氣，僅獵古人皮毛。要知古人之意，有不在言者；古人之言，有藏於不見者；古人之字句，有側見者，有反見者。此可以忽略涉之者乎？不可附會古人：如古人用字句，亦有不可學者，亦有不妨自我爲之者。不可學者：即《三百篇》中極奧僻字，與《尙書》殷盤、周誥中字義，豈必盡可入後人之詩！古人或偶用一字，未必盡有精義；而吠聲之徒，遂有無窮訓詁以附會之，反非古人之心矣。不妨自我爲之者：如漢魏詩之字句，未必盡出於漢、魏，而唐及宋、元，等而下之，又可知矣。今人偶用一字，必曰本之昔人。昔人又推而上之，必有作始之人；彼作始之人，復何所本乎？不過揆之理、事、情，切而可，通而無礙，斯用之矣。昔人可創之於前，我獨不可創於後乎？古之

人有行之者，文則司馬遷，詩則韓愈是也。苟乖於理、事、情，是謂不通。不通則杜撰。杜撰，則斷然不可。苟不然者，自我作古，何不可之有！若腐儒區區之見，句束而字縛之，援引以附會古人，反失古人之眞矣。

又《已畦文集》卷八《百家唐詩序》 自有天地，卽有古今。古今者，運會之遷流也。有世運，有文運。世運有治亂，文運有盛衰，二者各自爲遷流。然世之治亂雜出遞見，久速無一定之統。孟子謂天下之生，一治一亂，其遠近不必同，前後不必異也。若夫文之爲運，與世運異軌而自爲途，統而言之曰文；分而言之，曰古文辭，曰詩賦。二者又異軌而自爲途。自羲皇造一畫之文，而文於是乎始。三代以前無論，由先秦諸子百家，歷漢、魏、六朝、唐、宋、元、明諸作者，文之爲運，可得而論也。自賡歌喜起而爲詩，而詩於是乎始。三代以前無論，由風雅騷賦，歷漢、魏、六朝、唐、宋、元、明諸作者，詩之爲運，可得而論也。二者相爲表裏，各不相謀，而總各歷乎其時以爲運。吾嘗上下百代，至唐貞元、元和之間，竊以爲古今文運詩運，至此時爲一大關鍵也。是何也？三代以來，文運如百谷之川流，異趣爭鳴，莫可紀極，迨貞元、元和之間，有韓愈氏出，一人獨力而起八代之衰，自是而文之格之法之體之用，分條共貫，無不以是爲前後之關鍵矣。三代以來，詩運如登高之日上，莫可復踰，迨至貞元、元和之間，有韓愈、柳宗元、劉長卿、錢起、白居易、元稹輩出，羣才競起，而變八代之盛，自是而詩之調、之格、之聲、之情，鑿險出奇，無不以是爲前後之關鍵矣。起衰者，一人之力專，獨立砥柱，而文之統有所歸；變盛者，羣才之力肆，各途深造，而詩之尙極於化。今天下於文之起衰，人人能知而言之，於詩之變盛，則未有能知而言之者。此其故，皆因後之稱詩者，胸無成識，不能有所發明，遂各因其時以差別號之曰中唐，又曰晚唐。不知此中也者，乃古今百代之中，而非有唐之所獨得而稱中者也。中既不知，更何知詩乎？

周亮工《賴古堂集》卷一五《何省齋太史詩序》 而太史之言曰：東古今人文章，使出於一，其勢有所不能合。古今人不一之文章，使劃然各守其一其事，亦有所不必也。文之有周秦有漢魏有六朝唐宋，非必有意期爲是體也，亦非初有是體，而規規焉有所程量而爲之也。質文之相生，繁簡之遞變，行乎其所不得不然，而矯乎其所不得不止。舉數千百年之手筆，若一人爲之華實，一文爲之源流者，豈非兼鎔並茹氣運之流變無方，卽使更翻迭出亦各成一氣運者乎？而後世之士，惟見已然，取前古之製作，而衡量之曰：若者爲周秦，若者爲漢魏，若者爲六朝、唐宋，以至龍門、扶風、子山、孝穆、昌黎、廬陵諸家，紛紛同異，共相犄角，若涇渭之不可淆，而蒼素之不可亂。作爲文字，規模往轍，爲周秦者，若不許人更爲漢魏。爲六朝，若不許人更爲唐宋。而通方之論則又曰：方其爲唐宋，不可雜六朝一筆；方其爲漢魏，不可雜周秦一筆；因使執筆爲文詞，未暇抒思，先期嚴體。方尺之楮，若限鴻溝，惟恐一字之稍踰出乎此，而卽入乎彼者，豈復有凌雲吐虹之致度，足以俯視一世者乎！

宋犖《漫堂說詩》 詩者，性情之所發，《三百篇》、《離騷》尙已。漢、魏高古，不可驟學；元嘉、永明以後，綺麗是尙，大雅寖衰；獨唐人諸體咸備；鏗鍧軒昂，爲風雅極致。顧篇什浩繁，別裁不易，高廷禮《品彙》，庶幾大觀；廷禮又拔其尤者爲《正聲》一編，近代庶常館課與《文章正宗》並誦習之，蓋詩家之正軌也。學者從此入門，趨向已定；更盡覽《品彙》之全編，考鏡三唐之正變。然後上則遡源於曹、陸、陶、謝、阮、鮑六七名家，又探索於李、杜大家，以植其根柢；下則汎濫於宋、元、明諸家，所謂取材富而用意新者，不妨瀏覽以廣其波瀾，發其才氣。久之，源流洞然，自有得於性之所近，不必橅唐，不必橅古，亦不必橅宋、元、明，而吾之眞詩觸境流出，釋氏所謂信手拈來，莊子所謂螻蟻、稊稗、瓦甓無所不在，此之謂悟後境。悟則隨吾興會所之，漢、魏亦可，唐亦可，宋亦可，不漢、魏、不唐、不宋亦可，無暇模古人，並無暇避古人，而詩候熟矣。不則胸無定見，隨波而靡；譬一盲導之於前，羣盲隨之於後，曰左曰右，莫敢自必。烏虖！可哀也已。

又《西陂類稿》卷二四《西江詩社宗派圖錄序》 聞之余友劉山蔚之言曰：詩有統有派。統猶水行於地，匯於歸墟，而總爲天一之所生，非支流別派所得偏據以爲名。至於四瀆百川之既分，分而溢，溢而溯其所由出，然後稱派以別之。派者，蓋一流之餘也。居仁之名山谷，殆以一流小之，非尊之也，而自附於一流，抑又自小之甚矣。

田雯《古歡堂集》卷二五《龍芊集序》 今夫學者之論詩也，必泝其源流，考其正變，而後詩之道乃全。歷代已來，作者幾千百家矣。古逸、樂府、河梁十九首，非《三百篇》之續響乎。建安而後，不可無嗣宗矣。六朝而後，不

可無子昴、太白矣。退之之《琴操》，可叶元音。韋郎之五字，直追正始。鍾嶸《詩品》，徐陵《新詠》，唐人選唐詩，下暨高廷禮之《品彙》，馮北海之《詩紀》，諸書分門別苑，沿波討瀾，其道至今日而大備。設執一卷之書，守偏家之說，以求風雅之彷彿，非不自負通才，究亦木偶人之衣文錦耳。

又《訒齋詩集序》 詩之變而日新也，誰昔然矣。作詩者之心思，猶山川之出雲，晴陰朝暮不同，而各成其峰巒烟雨之態。不然，沿襲故常，徒拾前人牙後慧，是無異繪雲於壁，而異其峰巒煙雨飛動無已時也，烏可得乎。以樂府論之，漢魏歌辭、唐山夫人十七章，駸駸乎商周之頌。迨蘇李五言一出，詩體遂變，雖六朝之鮑照，唐之張籍、王建，尚沾沾規摹乎古，總不敵昌黎之《琴操》十首爲變而更奇也。厥後元楊廉夫、明李西涯輩，別闢新境，渠非瑰意雄響哉。李太白工於樂府矣，杜少陵何以不作，乃變爲《兵車行》、《哀江頭》、《前後出塞》、《石壕吏》諸篇，大槩可知也。再以截句論，太白之作，擅美詞場。少陵並生於盛唐，不得不矯枉爲之，獨創一格。寧甘飯顆之誚，務避雷同之跡。因以知西子之笑顰，邯鄲之跬步，今與昔一丘之貉，皆作者所夷然弗屑也。

姚培謙《松桂讀書堂詩話》 《國風》好色而不淫，讀「南有喬木」一章，方悟風人之妙。三章詩未嘗着字，而江山清空、人物閑靚，光景恍然可想。屈子《九歌》中二《湘》頗得其意，宋玉《高唐》、《神女》殊愧師門矣。此詩首四句自應以休字、求字作韻，息字實思字之誤。《大招》、《招魂》句末用只字、些字祖此。此詩作于江漢之間，自是楚騷之祖，卽謂之楚風可也。或謂江漢之間，周初豈卽楚地耶？夫服屬有時而移，土風千載不易。雖導民者之邪正不同，要其得于江山之氣者深矣。楚騷自是詩人別派，《周南》「南有喬木」一章，便是騷之濫觴。至屈子而大暢，宋玉繼之，猶爲肖子。以漢後詩人論之，樂府古詩又分二派。樂府時有騷意，古詩從騷出者寡矣。

又 平子《四愁》固是奇格創調，亦是《三百篇》疊章體。每咏衛詩「投桃」之章，每章只換一字，而言愈簡，意愈長。少一章不得，多一章不得，後人便覺詞盡意竭。古人詩浩浩落落，字字從胸臆中流出。亦有與前人神似處，不是從前人脫胎，緣其靈台丹府中無所不有，自然若合符契也。如老杜《玉華宮》詩凌跨百代，然《選》詩繆襲《挽歌》詩一章云：「生時游國都，死沒棄中野。朝發高堂上，暮宿黃泉下。白日入虞淵，懸車息駟馬。造化雖神明，安能復存我。形容稍歇滅，齒發行當墮。自古皆有然，誰能離此者。」氣格雄放，已開其先。至宋人擬之，則蹊徑宛然矣。大抵古人語，後人祖述不少。子建《當來日大難》篇結云：「今日同堂，出門異鄉。別易會難，各盡杯觴。」太白以一語括之，云「欲行不行各盡觴」，彌覺雋妙。杜詩：「人生能几何，常在羈旅中。」自是驚魂動魄語，乃從《古詩》「憂傷以終老」五字出。鮑明遠《東門行》：「食梅常苦酸，衣葛常苦寒。絲竹徒滿座，憂人不解顏。」似從古詩《飲馬長城窟》脫胎，而俊爽之與渾厚，自爾懸絕。陸士衡《吳趨行》：「楚妃且勿嘆，齊娥且莫謳。四坐并清聽，聽我歌吳趨。吳趨自有始，請從閶門起。閶門何峨峨，飛閣跨通波。」康樂擬之作《會吟行》，云：「六引緩清唱，三調佇繁音。列筵皆靜寂，咸共聆會吟。會吟自有初，請從文命敷。」全襲其調，而謝之雕飾不及陸之自然遠矣。大抵有意效前人，必不能與前人并也。

又 六朝人詩至鮑、謝二公，已登絕品。謝如威鳳在霄，風日輝映；鮑如天馬縱轡，掣電追云。學者急宜從此濬發心源。太白詩風力似明遠，神韻似元暉。特其天資豪放，有揮斥八極之概，遂能超越前人。正如東坡之學劉夢得，才氣誠十倍于劉，然往往有微露藍本處。亦禪家所謂「熟處難忘者」歟？

又 昌黎云「惟陳言之務去」，此語便是千古文人秘訣。卽以詩論，若只是人人道過的言語，便不消道得。偶舉義山集中《杜工部蜀中離席》一首，其中聯云：「坐中醉客兼醒客，江上晴雲雜雨雲。」二語若順文看去，不過就席中寫事寫景，有何奇特？不知奇處正在「兼醒客」、「雜雨雲」六字。蓋通篇是惜別留賓語。夫客醉則可以別，然「兼醒客」則未可別也。雲晴則又可以別，然「雜雨雲」則又未可別也。何等沉着痛快！然讀者初若不覺。又如昌黎《答張十一功曹》頷聯云：「篔簹競長纖纖笋，躑躅閑開艷艷花。」驟看之，亦只是寫湘湖間景物，乃其奇處全在「競長」、「閑開」四字。蓋此二句是反興五六句。夫篔簹猶競長纖纖之笋，今「未報恩波知死所」，是忙既無可忙；躑躅則閑開艷艷之花，今且于「炎瘴送生涯」，是閑又閑不過也。眼前景致，口頭語，豈容村夫子藉口！

韓菼《有懷堂文稿》卷四《心遠堂明文選序》 詩之風雅，有正變焉。《二南》，風之正也；十三國，變也；變《大雅》始于《民勞》，變《小雅》始于《六月》，大較區以其時之盛衰。而新寧高氏乃取有唐三百年之詩，限爲初盛中

晚，蓋從其屢變而論之，而又學韓孟兩家爲正中變、變中正，其說詳矣。虞山錢氏以爲未安，蓋以排訐夫當時之剽竊規橅盛唐者，抑余嘗論之曰：夫太初既分，循環二氣，消長升降，時變動于莫之爲之中。日出三商，以至于虞淵，一日之初晚也；次于娵訾，而既于玄枵，一歲之初晚也，而含生之類、肖翹之物，老穉枯菀其間，是皆然矣。言，心聲也，心，感物而動，先王愼所以感之，故曰治世之音安以樂，亂世之音怨以怒。謂不可以時限，是曹檜可以比西方，而《鹿鳴》可以儕《板》、《蕩》也，且不聞夫邵子之言乎？觀春則知《易》，觀夏則知《書》，觀秋則知《詩》，觀冬則知《春秋》，是合皇帝王霸爲初盛中晚矣，而特其間又有《易》之《易》、《易》之《書》、《易》之《詩》、《易》之《春秋》，以有唐之詩論之，如必謂初之中必無晚，晚之中必無初，此固與失之愚者等，而要不可謂無春秋冬夏之別也。

邵長蘅《青門賸稿》卷四《研堂詩稿序》 楊子之言曰：今天下稱詩慮亡不祧唐而禰宋者。予曰：然，詩之不得不趨于宋，勢也。蓋宋人實學唐而能翌逸唐軌，大放厥辭。唐人尙醞藉，宋人喜逕露。唐人情與景涵，才爲法斂；宋人無不可狀之景，無不可鬯之情，故負奇之士不趨宋，不足以泄其縱橫馳驟之氣，而逞其瞻博雄悍之才，故曰勢也。

陳玉璂《學文堂文集》卷三《申鳧盟聰山堂詩集序》 余嘗讀古人詩，自漢魏而後至于唐，無不各求其意旨之所在，詠歌歎賞，而每憾其不能兼，如枚、蔡之詩不能爲曹、劉，潘、陸之詩不能爲陶、謝，李、杜之詩不能爲元、白。夫以古人之才，何不可兼而爲之，乃千古而下，溯其源流，皆各不相襲如此。若近世之爲詩者，莫不人自爲集，集之所載，往往欲薈萃古人之體而無乎不兼，噫！今人之才，非果足以勝古人乎？既而思今人之才，豈果能勝古人，蓋古人詩之所以傳，正以能不兼耳。江文通《雜體》三十首，意欲兼古人矣，然亦卽古人之詩而各擬之，未嘗欲合古人而爲文通之詩也；況觀其所擬，止田居爲似陶，從軍爲似李，其他皆不相似，究之于陶、李甚似之中，而仍有不相似者，可知欲兼古人如文通究不過成其文通之詩，何嘗襲乎？今之人取古人之詩，規規而步趨之，既求其聲，又求其貌，爲枚、蔡矣，復欲爲曹、劉；爲潘、陸、陶、謝矣，復欲爲李、杜、元、白，縱極似，仍然爲古人之詩，況萬不能似邪？然余所謂不必兼者，又非耑求于一家之謂也。使必耑求一家，則枚、蔡、曹、劉諸君子，其先何所求乎？大凡詩之爲道，必機杼獨出，無所依傍，卓然自成一家，而後可傳，亦非必盡棄古人；惟日習于古人之中，而不爲古人所役。

又《顧伊人集唐詩序》 作詩莫不善于竊，竊之善者，每能竊古人意以爲我之詞；然竊古人之意，雖竄易其詞，仍爲古人之詩；若直用古人詞而運以我之意，則無不可爲我之詩。唐太宗作《聖教序》，命僧懷仁集王羲之書，搜羅徧天下，若狐腋之裘，寸寸而累其成也，如出一狐之腋，求襞績之迹而無有。柳子厚《梓人傳》曰：羣材畢聚，羣工畢會，執斧斤刀鋸者環立。梓人左持引、右持杖，量宇度木，曰斧曰鋸，曰斲曰削，羣工悉視其色，以爲意指。

又《顧脩遠松鶴詩序》 古人詩之所以傳者，以其能創也。唐虞之世有《賡歌》，至商周始創爲《三百篇》之詩，漢則創樂府，又創五言詩，所傳蘇李枚乘諸詩是也。自是以至六朝，率相因而不敢變。至唐復創爲近體排律七言古歌行絕句之屬，而詩之體大備。今雖有智者，不能更創一格，爭勝千古人，而有志之士往往窮研極思，必欲與之爭勝後已，卽不能變乎古人之體，于古人體中，恆求所以小變之，以成一家之言。

又《許九日詩集序》 今日詩之所以亡者，以未明于體也。若九日，可謂知體者乎！詩之有體，自風、雅、頌而已分，厥後漢、魏、晉、宋、齊、梁、陳、隋、唐，莫不各自爲體而不相襲。今人之爲詩，不審其體，或學漢魏，雜以唐；或學唐，雜以漢魏，是猶大布之衣綴以綺縠，不則同爲綺縠，而朱紫雜施，亦不成其爲衣矣。古人治詩，恆曰斅某代某體，故江淹擬詩皆識前人姓氏；迨其後，或擬陶、擬謝、擬長慶，紛紛以出。至明萬曆間，則有云濟南、太倉體，崇禎間則有云竟陵、雲間體，而體遂不足道。雖然，吾人作詩之道，必拘拘于體之弗失，將遂工乎哉？古人既往，以土木衣冠之，不可卽謂古人；而優孟過焉，復謂不迨我之能顰笑歌哭，嗚呼！優孟亦豈遂得爲古人？惟能辨乎體，而不囿于體，出入變化，翱翔于運會，如郢之斲、庖丁之解牛、佝僂之蜩，心手相習，無一非體，而不可執名之曰何體，然後可自成吾體。

沈德潛《歸愚文鈔》卷一五《與陳耻菴書》 詩之風氣，隨人變遷久矣，其間有變而盛者，有變而衰者，大約衰極必盛，既盛復衰；然盛之流於衰，非理當衰也，無人焉防維之，使之日流於衰也。明以前無論，明初雖沿元季餘

習，然如劉伯溫、高季迪輩，飈然自異，亦一時之盛；洪宣以後，疲苶無力衰矣，李獻吉、何大復奮然挽之，邊庭實、徐昌穀諸人輔之，古體取法八代，近體取法盛唐，雖未盡得古人之眞，而風格遒上，彬彬大盛；後王、李繼述，亦稱蔚然，而擬議太過，末學同聲，冠裳劒珮，等于土偶，盛者漸趨於衰。公安袁氏有心矯弊，失之於俚；竟陵鍾、譚立意標新，失之於魔，衰極矣！於是錢受之意氣揮霍，一空前人，於古體中揭出韓、蘇，於近體中揭出劒南。受之之學，高于衆人，而又當鍾、譚極衰之後，錢氏之學，行於天下，較前此爲盛矣。然而推激有餘，雅非正則，相沿既久，家務觀而戶致能，有詞華，無風骨，有隊仗，無首尾，甚至譏誚他人，則曰此漢魏、此盛唐；耳食之徒，有以老杜爲戒者。弟弱冠時，猶聞此語。受之之意，未嘗云爾，而流弊則至於此也。邇者士知向方，不迷於途，受之之燄已熠，而復不受公安、竟陵之毒，雖無有大聲疾呼如受之諸公者，出而矯弊，而趨向寖復近□，就目前言之，似乍歸于盛矣。夫由衰而盛之會，有心者宜力爲防維，不當恃一時習氣，使之矯枉以過於正。歐陽子曰：「善醫者，不攻其疾而務養其氣，氣實則病去。」不易之論也。詩道之實其氣，在根柢於學，以唐人言之，少陵之詩，穿穴經史；太白之詩，浸淫莊、騷；昌黎之詩，原本漢賦，推此而上，若顏、謝、阮、陶、曹、劉諸人，蔑弗盡然。蓋能根柢於學，則本原醇厚，而因出之以性情之和平，將卓爾樹立，成一家言；吾不受風氣之轉移，而可轉移乎風氣，此實其氣之說也。假使王、李以後有人焉，溯古人之眞，而不襲古人之迹，以自授其隙，公安、竟陵之徒何自而置其喙哉？今也不然，謂古體宜漢、魏，某章不似漢、魏，非詩也；近體宜盛唐，某句不似盛唐，非詩也。詩之宗法在神理，而不在形似，乃棄神理而取形似，執己見以齊人人，東坡之超曠，放翁之淵博，不可盡沒也；或至取爲誚讓之詞，與前時之貶漢、魏、盛唐者，異途一轍，究其流極，仍必畫西施之貌，規孟賁之日，而入於剽割仿佛之一途；設使其時復有有力之人，如公安、竟陵，受之者，大聲疾呼，以力矯之，勢必靡然相從，而風會又趨於壞，曾見有元氣削弱、徒攻其疾而不受傷者哉？論詩道於今日，固方盛之勢，亦易衰之勢也。

厲鶚《樊榭山房集》卷三《查蓮坡蕭塘未定稿序》 詩不可以無體，而不當有派。詩之有體，成於時代，關乎性情，眞氣之所存，非可以剽擬似，可以陶冶得也。是故去卑而就高，避縟而趨潔，遠流俗而嚮雅正。少陵所云「多師爲師」，荆公所謂「博觀約取」，皆於體是辨；衆製既明，鑪鞴自我，吸攬前修，獨造意匠，又輔以積卷之富，而清能靈解，即具其中。蓋合羣作者之體，而自有其體，然後詩之體可得而言也。自呂紫微作西江詩派，謝皐羽序睦州詩派，而詩於是乎有派。然猶後人瓣香所在，強爲臚列耳。在諸公當日，未嘗斷斷然以派自居也。迨鐵崖濫觴，已開陋習；有明中葉，李、何揚波于前，王、李承流於後，動以派別概天下之才俊，噉名者靡然從之，七子、五子，疊牀架屋。本朝詩教極盛，英傑挺生，綴學之徒，名心未忘，或祖北地、濟南之餘論，以錮其神明；或襲一二鉅公之遺貌，而未開生面。篇什雖繁，供人研玩者，正自有限，於此有卓然不爲所惑者，豈非特立之士哉！

袁枚《小倉山房詩集》卷二〇《除夕讀蔣苕生編修詩即做其體奉題三首》

仰天但見有日月，搖筆便知無古今。宣尼果然用韶樂，未必敷衍笙鏞音。俗儒磽磽界唐宋，未入華胥先作夢。先生有意喚醒之，矯枉張弓力太重。滄溟數子見即嗔，新城一翁頭更痛。我道不如掩其朝代名姓只論詩，能合吾意吾取之。優孟果能歌白雪，滄浪童子皆吾師。否則《三百篇》中嚼蠟者，聖人雖取吾不知。吁嗟乎！崑崙太華山自高，終日孤踞殊寂寥，其下瀟湘武夷亦足供遊遨。

又《小倉山房文集》卷一七《答沈大宗伯論詩書》 嘗謂詩有工拙而無今古，自葛天氏之歌至今日，皆有工有拙，未必古人皆工，今人皆拙，即《三百篇》中頗有未工不必學者，不徒漢晉唐宋也。今人詩有極工極宜學者，亦不徒漢、晉、唐、宋也。然格律莫備於古，學者宗師自有淵源，至於性情遭際，人人有我在焉，不可貌古人而襲之，畏古人而拘之也。今之鶯花，豈古人之鶯花乎？然而不得謂今無鶯花也；今之絲竹，豈古之絲竹乎？然而不得謂今無絲竹也。天籟一日不斷，則人籟一日不絕。孟子曰：今之樂，猶古之樂。樂即詩也。唐人學漢魏，變漢魏；宋學唐，變唐。其變也，非有心於變也，乃不得不變也；使不變，不足以爲唐，亦不足以爲宋也。子孫之貌，莫不本於祖父，然變而美者有之，變而醜者有之。若必禁其不變，則雖造物有所不能。先生許唐人之變漢魏，而獨不許宋人之變唐，惑也！且先生亦知唐人之自變其詩，與宋人無與乎？初盛一變，中晚再變，至皮、陸二家，已浸淫乎宋氏矣。風會所趨，聰明所極，有不期其然而然者。故枚嘗謂變堯舜者，湯武也；然學堯舜者，莫善於湯武，莫不善於燕噲。變唐詩者，宋元也；然學

唐詩者，莫善於宋元，莫不善於明七子，何也？當變而變，其相傳者，心也；當變而不變，其拘守者，迹也。鸚鵡能言，而不能得其所以言，夫非以迹乎哉！大抵古之人先讀書而後作詩，後之人先立門戶而後作詩。唐宋分界之說，宋元無有，明初亦無有，成宏後始有之。其時議禮講學，皆立門戶，以爲名高，七子狃於此習，遂皮傅盛唐，搤擊自矜，殊爲寡識。然而牧齋之排之，則又已甚，何也？七子未嘗無佳詩，即公安竟陵亦然，使掩姓氏，偶舉其詞，未必牧齋不嘉與，又或使七子湮沉無名，則牧齋必搜訪而存之無疑也。惟其有意於摩壘奪幟，乃不暇平心公論，此亦門戶之見。

又《答施蘭垞論詩書》 足下見僕答沈宗伯書，不甚宗唐，以爲大是，蒙辱讜言，欲相與昌宋詩以立教。嘻，子之惑更甚於宗伯，僕安得無言！夫詩，無所謂唐宋也。唐宋者，一代之國號耳，與詩無與也。詩者，各人之性情耳，與唐宋無與也。若拘拘焉持唐宋以相敵，是子之胸中有已亡之國號，而無自得之性情，於詩之本旨已失矣。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其歌者爲齊人歟？爲魯人歟？孔子不知也。其所歌者，爲夏聲歟？爲商聲歟？孔子又不知也。但曰善則愛之而和之。聖人之和人歌，聖人之教人學詩也。雖然，物必取其極其者而稱之，詩人稱唐，猶曰宋之斤、魯之削云爾。僕之不甚宗唐，不欲逼天下之人盡遷居於宋於魯，而後爲斤削也。然宋斤魯削之善，不可誣也。子之不欲尊唐，是欲逼居宋居魯之人，遠適異國，而後許其爲斤削也，則好惡拂人之性矣，是奚可哉！來書云：唐詩舊，宋詩新。更不然也。夫新舊可以年代計乎？一人之詩，有某首新、某首舊者，一詩之中有某句新、某句舊者。新舊存乎其詩，不存乎唐宋。且子之所謂新舊，僕亦知之。前有人焉，明堂奧房，襜襜焉盛服而居；後又有人焉，明堂奧房，襜襜焉盛服而居，子慮其雷同而舊也，將變而新之，則宜更華其居，更盛其服，以相壓勝矣，乃計不出此，而忽窪居窟處，衣昌披而服藍縷，曰吾以爲新云爾，其果新乎？抑雖新而不如其不新乎？五尺之童，皆能辨之。揚子曰：斲木爲棋，捖木爲鞠。皆有法焉。唐人之法本乎漢晉，宋人之法本乎三唐。終宋之世，無斥唐人者。子忽欲尊宋而斥唐，是率其子弟，攻其父兄也。恐詩未作，而教先敗也已！

又卷二五《笑賦》 至於誦習詩書，曠覽宇宙，何必鈲刮苛碎，清瞻似豆，披膩顏袷，逐康成後，黨枯骨以死爭，抱陳編而苦鬪，卒之古人不生，長夜不晝，徒相毆於昏黑，終不知誰之勝負。亦有囿於習而心昏，縛於教而自束，繩趨溝衷，龜腸蟬腹，理不經於心，見不出於獨，寧顯悖夫周孔，懼小違於濂洛，如聾蟲之藉角作耳，如水母之以蝦爲目。

又卷三一《與稚存論詩書》 文學韓、詩學杜，猶之遊山者必登岱，觀水者必觀海也，然使遊山觀水之人，終身抱一岱一海以自足，而不復知有匡廬武夷之奇，瀟湘鏡湖之妙，則亦不過泰山上一樵夫、海船中一舵工而已矣！【略】昔人笑王朗好學華子魚，惟其即之過近，是以離之愈遠，董文敏跋張即之帖，稱其佳處不在能與古人合，而在能與古人離，詩文之道，何獨不然。

又《隨園尺牘》卷五《與梅衷源》 《書》曰：「德無常師，主善爲師。」子貢曰：「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杜少陵曰：「轉益多師是我師。」皆極言師法之不可不寬也。【略】且詩中題目甚多，而古人之擅長不一。如：廟堂宜沈宋；風月宜王孟；登臨宜李杜；言情宜溫李；屬辭比事宜元白；嚴棲谷飲宜陶韋；詠古器物宜昌黎。在古人名成而去，原各不相謀。我輩宜兼收而並畜之，到落筆時，相題行事，方不囿於一偏，迨至眞積力久，神明變通之後，其中又有我在焉。自成一家，令人莫測其所由來，則於斯道盡之矣。董文敏公論書法云：「其初須與古人合，其後須與古人離。」詩文字畫，皆一理也。

又卷一〇《答祝芷唐太史》 蓋夢樓詩從晉、唐入手，故能取篇外神韻，凡所逗點之句，尤爲細緻。甌北、心餘，從蘇、黃入手，故專尚氣力，鬪巧賭狠，替人校讎，未免忽略。施太常則又拘於陳規舊格，而不能窮詩之變，收取太寬。【略】古人如韓、杜諸集，自始至終，光景如一，觀者竟不能辨其少壯盛衰，想是晚年陶鑄之功。讀閣下詩，如噉蔗尾，愈老愈甘。少年詩有才多詞費之累，溫子昇云：文章易作，逋峭難爲。

又 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子貢曰：「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杜陵云：「轉益多師是我師。」師豈有一定哉？堯問路於牧童，則牧童即堯之師；孔子愛童子滄浪之歌，則童子即孔子之師，此聖人之所以爲大也。閣下之師，專取杜韓白蘇四家，而其他付之自鄶無譏，有託足權門、自負在太師門下之意，則身分似峻而反卑，門戶似高而反仄矣。況非天寶之時世，而強爲呻吟；無起衰之文章，而徒襲聲欬抑末也？古作家最忌寄人籬下，陸放翁云：「文章切忌參死句。」陳後山云：「文章切忌隨人後。」周亮

工云：「學古人只可與之夜中通夢，不可使之白晝現形。」顧寧人答某太史云：「足下胸中總放不過一韓一杜，此詩文之所以不至也。」董香光論書法亦云：「其始要與古人合，其後要與古人離，凡此皆作家獨往獨來，自樹一幟之根本，亦金針度世之苦心。」閣下詩有大似韓蘇處，一開卷便是，後人讀者既讀眞韓眞杜之詩，又誰肯讀似韓似杜之詩哉？

又《答孫備之》 夫文章猶草木也。草木之性：先有春華，方有秋實；聖人之教：先須博文，然後約禮。今足下未發春華，先求秋實；未博於文，先思約禮，此其所以氣不能充其體，筆不能宣其意，字字卧於紙上，奈何！【略】詩文之道，總以出色爲主，譬如眉目口耳，人人皆有，何以女美西施，男美宋朝哉？無他，出色故也。余嘗謂：人不和平不享福；文不奇峭不動目。尤忌一題到手，有許多人云亦云之語，陳陳相因之話頭，尤宜掃而空之，凡事皆然，不獨詩文。

紀昀《紀文達公遺集》卷九《愛鼎堂遺集序》 三古以來，文章日變，其間有氣運焉，有風尚焉。史莫善於班馬，而班馬不能爲《尚書》、《春秋》；詩莫善於李、杜，而李、杜不能爲《三百篇》，此關乎氣運者也。至風尚所趨，則人心爲之矣，其間異同得失，縷數難窮，大抵趨風尚者三途：其一，厭故喜新；其一，巧投時好；其一，循聲附和，隨波而浮沈。變風尚者二途：其一，乘將變之勢，鬬巧爭長；其一，則於積壞之餘，挽狂瀾而反之正。若夫不沿頹敝之習，亦不欲黨同伐異、啓門戶之爭，孑然獨立，自爲一家以待後人之論定，則又於風尚之外，自爲一途焉。明二百餘年，文體亦數變矣。其初金華一派，蔚爲大宗，由三楊以逮茶陵，未失古格，然日久相沿，羣以庸濫膚廓爲臺閣之體；於是乎北地、信陽出焉，太倉、歷下又出焉，是皆一代之雄才也，及其弊也，以詰屈聱牙爲高古，以抄撮餖飣爲博奧，餘波四溢，滄海橫流，歸太僕斷斷爭之弗勝也。公安、竟陵，乘間突起，幺絃側調，僞體日增，而汎濫不可收拾矣。汝陽傅莊毅公，當羣言淆亂之時，獨稽古研精，學有根柢，深知文章正變之源流，徒以國步方難，急需幹濟，務其大者遠者，不遑與詞章之士爭筆墨之短長，而案牘之餘，不廢著作，莫不吐言天拔，蟬蛻塵囂，非所謂我用我法，不隨風尚爲轉移者歟？蓋公天性孤介，遇義所不可爲者，雖觸忤權貴不少避。言，心聲也。其人不諧時趨，其文亦不諧時趨，固其所矣。

又《冶亭詩介序》 冶亭宗伯以所編詩介示余，人不求備，詩不求多，蓋唐人《河岳英靈集》例也。適客至，共讀。客慨然曰：美哉！七子之餘響乎？余曰：子於七子有歉耶？夫文章格律，與世俱變者也，有一變必有一弊，弊極而變又生焉，互相激、互相救也。唐以前毋論矣。唐末詩猥瑣，宋楊、劉變而典麗，其弊也靡。歐、梅再變而平暢，其弊也率。蘇、黃三變而恣逸，其弊也肆。范、陸四變而工穩，其弊也襲。四靈五變，理賈島、姚合之緒餘，刻畫纖微；至江湖末派流爲鄙野，而弊極焉。元人變爲幽艷，昌谷、飛卿遂爲一代之圭臬，詩如詞矣。鐵崖矯枉過直，變爲奇詭，無復中聲。明林子羽輩，倡唐音；高青邱輩，講古調，彬彬然始歸於正。三楊以後，臺閣體興。沿及正嘉，善學者爲李茶陵，不善學者遂千篇一律，塵飯土羹，北地、信陽挺然崛起，倡爲復古之說，文必宗秦漢，詩必宗漢魏盛唐，踔厲縱橫，鏗鏘震耀，風氣爲之一變，未始非一代文章之盛也。久而至於後七子，剿襲摹擬，漸成窠臼，其間橫軼而出者，公安變以纖巧，竟陵變以冷峭，雲間變以繁縟，如塗塗附，無以相勝也。國初變而學北宋，漸趨板實，故漁洋以清空縹緲之音，變易天下之耳目，其實亦仍從七子舊派：神明運化而出之。趙秋谷掊擊百端，漁洋不怒；吳修齡目以清秀李于鱗，則銜之終身，以一言中其隱微也。故七子之詩，雖不免浮聲，而終爲正軌，吐其糟粕，咀其精英，可由是而盛唐，而漢魏。惟襲其面貌，學步邯鄲，乃至如馬首之絡，篇篇可移；如土偶之衣冠，雖繪畫而無生氣耳。冶亭此集，大旨以新城之超妙，而益以餉山之劌刻，誠得七子佳處，而毫不染其流弊者。如以七子末派併其初祖而疑之，則學杜者杈枒，學李者輕剽，亦將疑李杜乎哉？客憮然而去。會冶亭索余爲序，因書以質於冶亭。然歟？否歟？冶亭諒有以教我也。

又《雲林詩鈔序》 揚雄有言：「詩人之賦麗以則，辭人之賦麗以淫。」爲賦言也，其義則該乎詩矣。風人騷人，遐哉邈矣，非後人所能擬議也，而流別所自，正變遞乘，分支於《三百篇》者爲兩漢遺音，沿波於屈宋者爲六朝綺語，上下二千餘年，刻骨鏤心，千彙萬狀，大約皆此兩派之變相耳。末流所至，一則標新領異，盡態於江西；一則抽祕騁妍，弊極於《玉臺》、《香奩》諸集，左右斷斷，更相笑也。余謂西河卜子傳詩於尼山者也，大序一篇，確有授受，不比諸篇小序，爲經師遞有加增，其中「發乎情，止乎禮義」二語，實探風雅之大原，後人各明一義，漸失其宗。一則知止乎禮義，而不必其發乎

情，流而爲金仁山《濂洛風雅》一派，使嚴滄浪輩激而爲「不涉理路、不落言詮」之論。一則知發乎情，而不必其止乎禮義，自陸平原「緣情」一語，引入歧途，其究乃至於繪畫橫陳，不誠已甚與！夫陶淵明詩，時有莊論，然不至如明人道學詩之迂拙也；李杜韓蘇諸集，豈無艷體，然不至如晚唐人詩之纖且褻也。酌乎其中，知必有道焉。

又《田侯松巖詩序》 同一書也，而晉法與唐法分；同一畫也，而南宋與北宋分，其源一而其流別也。流別既分，則一派之中，自有一派之詣極，不相攝，亦不相勝也。惟詩亦然。兩漢之詩，緣事抒情而已，至魏而宴游之篇作，至晉、宋而游覽之什盛，故劉彥和謂「莊老告退、山水方滋」也。然其時門戶未分，但一時自爲一風氣，一人自出一機軸耳。鍾嶸《詩品》陰分三等，各溯根源，是爲詩派之濫觴。張爲創立《主客圖》，乃明分畦畛。司空圖分爲二十四品，乃辨別蹊徑，判若鴻溝，雖無美不收，而大旨所歸，則在清微妙遠之一派；自陶、謝以下，逮乎王、孟、韋、柳者是也。至嚴羽《滄浪詩話》，始獨標「妙悟」爲正宗。所謂「如空中音，如相中色，如鏡中花，如水中月，如羚角無迹可尋」，即司空圖所謂「不著一字、盡得風流」也。沿及有明，惟徐昌穀、高叔嗣傳其衣鉢，王敬美謂「數百年後，李、何或有廢興，高、徐必無絕響」，斯言當矣。虞山二馮顧詆滄浪爲囈語，雖防微杜漸，欲戒浮聲，未免排之過當，執肴蒸折俎爲古禮，而欲廢專羹；取朱絃疏越爲雅樂，而盡除清笛，不能謂其說無理，然實則究不可行。況「課虛無以責有，叩寂寞而求音。」陸平原言之；「思君如流水，既是即目；清晨登隴首，羌無故實。」鍾記室言之；「山沓水匝，樹雜雲合，目既往還，心亦吐納。春日遲遲，秋風颯颯，情往似贈，興來如答。」劉舍人亦言之，則此論不倡自儀卿也。飴山老人堅執馮說，而漁洋山人獨篤信而不移，其亦有由歟？

又《鶴街詩稿序》 在心爲志，發言爲詩，古之風人特自寫其悲愉，旁抒其美刺而已。心靈百變，物色萬端，逢所感觸，遂生寄託；寄託既遠，興象彌深，於是緣情之什，漸化爲文章。如食本以養生，而八珍五鼎緣以講滋味；衣本以禦寒，而纂組錦繡緣以講工巧，相沿而至，莫知其然，而亦遂相沿不可廢。故體格日新，宗派日別，作者各以其才力學問，智角賢爭，詩之變態，遂至於隸首不能算。然自漢、魏以至今日，其源流正變，勝負得失，雖相競者非一日，而撮其大槩，不過擬議變化之兩途。從擬議之說，最著者無過青邱，倣漢魏似漢魏，倣六朝似六朝，倣唐似唐，倣宋似宋，而問青邱之體裁如何，則莫能舉也；從變化之說，最著者無過鐵崖，怪怪奇奇，不能方物，而卒不能解文妖之目，其亦勞而鮮功乎？余嘗謂古人爲詩，似難尚易；今人爲詩，似易實難。余自早歲受書，即學歌詠，中間奮其意氣，與天下勝流相倡和，頗不欲後人；今年將八十，轉瑟縮不敢著一語，平生吟稿亦不敢自存，蓋閱歷漸深，檢點得意之作，大抵古人所已道；其馳騁自喜，又往往皆古人所撝呵，撚鬚擁被，徒自苦耳。

又《四百三十二峯草堂詩鈔序》 詩日變而日新。余校定四庫，所見不下數千家，其體已無所不備，故至嘉隆七子，變無可變，於是轉而言復古，古體必漢、魏，近體必盛唐，非如是不得入宗派。然摹擬形似，可以駭俗目，而不可以炫眞識，於是公安、竟陵乘機別出，幺絃側調，纖詭相矜，風雅遺音迨明季而掃地焉。論者謂王李之派，有擬議而無變化，故塵飯土羹；三袁、鍾、譚之派，有變化而無擬議，故倕規破矩。蓋必心靈自運，而後能不立一法，不離一法，所謂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也。

又卷一一《書韓致堯翰林集後》 陽和陰慘，四序潛移；時鳥候蟲，聲隨以變。詩隨運會，亦莫知其然而然。論詩者不逆挽其弊，則不足以止其衰；不節取其長，則不足以盡其變。詩至五代，駸駸乎入詞曲矣，然必一切繩以開、寶之格，則由是以上，將執漢、魏以繩開、寶，執詩騷以繩漢、魏，而《三百》以下，且無詩矣，豈通論哉？就短取長，而纖靡鄙野之習則去太去甚焉，庶幾乎酌中之制耳。

趙翼《甌北詩話》卷五 以文爲詩，自昌黎始；至東坡益大放厥詞，別開生面，成一代之大觀。今試平心讀之，大概才思橫溢，觸處生春，胸中書卷繁富，又足以供其左旋右抽，無不如志。其尤不可及者，天生健筆一枝，爽如哀梨，快如并剪，有必達之隱，無難顯之情；此所以繼李、杜後爲一大家也。而其不如李、杜處，亦在此。蓋李詩如高雲之游空，杜詩如喬嶽之矗天，蘇詩如流水之行地。讀詩者於此處著眼，可得三家之眞矣。

又 元遺山《論詩》云：「蘇門若有功臣在，肯放公詩百態新！」此言似是而實非也。「新」豈易言！意未經人說過，則新；書未經人用過，則新。詩家之能新，正以此耳。若反以新爲嫌，是必拾人牙後，人云亦云；否則，抱柱守株，不敢踰限一步：是尚得成家哉？尚得成大家哉？

又《甌北集》卷二八《論詩》　滿眼生機轉化鈞，天工人巧日爭新。預支五百年新意，到了千年又覺陳。

又　李杜詩篇萬口傳，至今已覺不新鮮。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領風騷數百年。

又卷三九《讀杜詩》　杜詩久循誦，今始識神功。不創前未有，焉傳後無窮。一生爲客恨，萬古出羣雄。吾老方津逮，何由羿彀中。

厲志《白華山人詩說》卷一　所謂「不薄今人愛古人」者，此須活看，古之中亦有今在，不必盡取今人也。如漢、魏以逮陳、隋，漢、魏、晉、宋是古，齊、梁、陳、隋是今。全唐之詩，初盛是古，中晚是今。學古體詩者，就古之古學之；學近體詩者，就古之今學之。自兹以下，亦竟非無可取法者，但間有可取法者，仍是從古之古、古之今來也。學古人最難，須以我之性情學問，暗暗與古人較計，所爭在神與氣，貌襲者不足道也。

又　任著一口氣，逞著一管筆，滔滔寫來，自爲大才，亦殊非不佳，只是去古遠了。人讀太白詩，曰此李詩也。讀少陵詩，曰此杜詩也。不知李、杜仍不是自己生造出來，不過古人善于學古，無甚痕跡，細心求之，其鍼綫分明在也。阮步兵《詠懷》詩，有說是本《雅》，有說是本《騷》，皆言肖其神耳。於此可以悟前人學古之妙。

又　或謂文家必有濫觴，但須自己別具面目，方佳。予謂「面目」二字，猶未確實，須別有一種渾渾穆穆的眞氣，使其融化衆有，然後可以獨和一俎。是氣也，又各比其性而出，不必人人同也。體會前人詩便知。學古詩最要有力，有力則堅，堅則光焰逼人，讀之只覺其筆下自有古氣，不覺其是學古得來，此方是妙手。無力則鬆，鬆則筋絡散漫，讀之興味索然，只覺其某句是從某處脫來，某字是從某處竊去，此便不佳。

又　嘗觀榴樹花葉之穠麗，極能動人深情，故蔡中郎以之興《翠鳥》，曹思王以之興《棄婦》，各出精心，並獲佳構。由其采色之寓於目者獨殊異，而意志之感於內者益悱惻也。赤董氏曰：「揣摩諸先正，要若蜂取衆花之蕊，釀而成蜜，方是自己家貨。」詩家之設色，要如穉子以丹砂飼絡緯，身體本青色，漸變爲朱色。其光彩晶晶然從皮肉內發越于外，不是向外面塗抹上去，方是眞色。

又卷二　學古人須要學得著古人情意極盡處，我的心思知慮，一直要追到古人極盡處，此方是學著。

又　人謂我將學李，我將學杜。要知李、杜就古人學，而不能便爲古人，因而成爲李、杜。今人就李、杜學，必不能便爲李、杜，不能爲李、杜，將復爲今人矣。學李、杜，亦學其所學可乎？

又　古人用意遠勝今人，人須學古人用意；非直用古人意。近時頗有學古人者，讀其詩竟是古人。此由極力摹古，但求逼似，當時本無己意，空襲古人之意，拈弄筆墨已爾。

又　唐之詩人盈千累百，而其有眞氣、有靈氣者，亦不過數十人。其餘特鋪排妥適而已。有明諸公皆力摹唐賢，但苦其概而學之，未能擇其有眞氣、有靈氣者耳。蓋所謂眞氣靈氣，以意見不以詞見，能師法古人用意之妙，何至有「優孟衣冠」之誚耶！

又　有觀古人太難者，有觀古人太易者。太難者，到底或能成功；太易者，萬無一成也。凡人作詩須求與古會，勿急與今通。急與今通，必絕與古會，而今終亦不通。

黃承吉《夢陔堂詩集》卷一七《又題遺山詩集》　紛紛虞趙何足數，陵川秋澗堪共語。太原衣鉢幾人傳，自有方員疊規矩。從來領悟重師承，一點靈犀續絲縷。他人能實不能虛，元代元門知半古。

又《夢陔堂文集》卷三《與焦里堂書》　僕以爲言詩者固當溯源風騷，浸淫漢魏，下逮六朝三唐諸家，靡不細心參究，俾了然洞悉其所以盛衰之故，而追逐企及之，然後可以爲詩。而或者反以是爲老生常談，聞此之言，則曰以高深文其淺陋耳。此詩學之所以壞也。有宋諸家，蘇黃稱首。黃則過作艱深，蘇則徒爲博肆，自謂足以似風騷凌漢魏矣。而其致力愈深，去古愈遠；其得意處，皆古人之所不肯道者。此意今之人豈復有知之者哉。今人言必宗經，而其於詩則皆昧乎《尚書》志言聲永之旨，魯《論》興觀羣怨之文，曾不是求，而竊竊焉以博引爲能事，以創論爲妙構。質之古人，當必啞然而失笑矣。夫作《關雎》者，何嘗有意於典切？詠《葛覃》者，何嘗有心於立異哉？五言之興，倡於蘇李。觀《文選》數詩，實足爲漢魏之先導。蘇詩有云：「俯觀江漢流，仰視浮雲翔。」李善注之以爲江漢流不息、浮雲去靡依，以喻良友各在一方，播遷而無所託，可謂得詩人之本意矣。乃東坡謂其在長安作，不應言俯觀江漢，以爲後人僞託。而洪景盧更附會其說，云漢法觸諱者死，李陵詩言

「獨有盈觴酒」，盈字觸惠帝諱，其僞無疑。僕嘗偏檢漢代著作，觸諱者不一而足。而韋孟諷諫詩，至云「實絕我邦」，我邦既絕，若以此致死，則其罪不更大於李陵十倍哉！何以後之人更無有疑其僞者也？蓋詩至宋，而古詩人之義既失，區區於一字一句之間絜短較長，遂援此以定其眞僞。此耳食之論，非僕之所敢知也。且其詩果屬後人僞作，彼豈不知長安之與江漢相懸，而故致此誤，以滋後人之疑耶？吾知其斷不出於此也。

方苞《望溪集外文》卷四《蔣詹事牡丹詩序》 余性好誦古人之詩，而未嘗自爲之，蓋自漢、魏到今，詩之變窮，其美盡矣，其體製大備而不能創也，其徑塗各出而不能闢也；自賦景歷情，以及人事之叢細、物態之妍媸，凡吾所矜爲心得者，前之作者，已先具焉。故騖奇鑿險，不則于古，則弔詭而不雅；循聲按律，與古皆似，則習見而不鮮。以此知詩之難爲也。

謝堃《春草堂集》卷二《與諸弟論詩八首》 太古不好名，或恐知姓氏。三代已下人，紀傳傳其事。今人非古人，今藝非古藝。所以孟東野，借詩鳴於世。

又 長吉豈鬼語，太白豈仙才。不過篇什中，仙鬼借言懷。古人有深意，各立一門楣。區區抱菲薄，強派何爲哉？

又 三月多嬌花，春風發桃李。金菊與芙蓉，豔豔秋光裏。花開故有時，此亦自然理。須知宋元詩，乃風氣所使。

陳世鎔《瑣說》 治世之音嘽緩而和平，衰世之音趣數而纖細。文章關乎國運，雖上哲亦潛移而不自知，此初盛中晚之分，若天實爲之界限也。孔子取《二南》，不刪曹、檜；錄《鹿鳴》、《文王》，不黜《民勞》、《祈父》。是選蒼萃三百年作者，盛則爲宣豫導和，衰則爲憂時閔俗。境地既別，感發自殊，要期不強笑以爲歡，不飾哀而佯哭，何分時代，各有千秋。後人斷斷格調，謂某聯在神龍以前，某句落大曆以後，此等習氣，無異夏蟲語冰，所望同志一切破除。

梁紹壬《兩般秋雨盦隨筆》卷四《詩宗唐音》 詩宗唐音，固也。然使自唐至今，千篇一律，有何意味？且宋之爲宋，元之爲元，正以其各具面目，方見天地文運，變化無窮。若必盡法乎古，則何不一一而繩以漢魏六朝，且何不一一而繩以《三百篇》、《十九首》乎？昔人謂詩盛於唐，壞於宋。劉後村則云：「宋詩突過唐人。」斯言亦未免偏激。方正學詩云：「前宋文章配兩周，盛時詩律亦無儔，今人未識崑崙派，卻笑黃河是濁流。」「大曆諸公製作新，力排舊業祖唐人，麤豪未脫風沙氣，難詆熙豐作後塵。」正學瓣香東坡，故有此語，然足以鍼砭墨守盛唐者。

李肇增《江上集書後》 詩至《三百篇》以降，意象聲律，亦數數乎變之窮矣。然師其意者不必事其事，肖其禪者不必襲其貌，風會其使然哉。漢魏六朝三唐諸作者，後人類舉之以爲法，規規於其體貌，而不通其意指之所存，雖窮摹極擬，不失纖末，亦猶捧心效嚬，適爲西家子所嗢噱也。明代何、李諸公，才大學博，蹈其迹夫且訾其後，況其他乎！

鄒弢《三借廬贅譚》卷一《謬贊》 詩關風化，隨氣運爲轉移。自《三百篇》後，歷漢魏六朝唐宋，以至於今，家派之分別，作法之精嚴，幾令畏難者，望而卻步。其中一代有一代之詩，一人又有一人之詩。今之評詩者，動曰逼近唐人，神似劍南，而作者亦居之不疑，抑何可笑！夫果近唐人，不過唐人之詩；果似劍南，不過劍南之詩；非本朝自己之詩也。昔李義山、白居易喜學少陵之詩，而集中全不似少陵。蓋入手必須由古人，所以有範圍；成功不可泥古人，所以能脫化：此詩訣也。

秦瀛《小峴山人詩文集》文集卷三《樹經堂詩集後序》 詩有派乎？無派也。善言詩者，不必求異乎古人，亦不必求合乎古人。惟不求異而面目自異，不求合而法度無不合。則不言派，而無之非派也。

林昌彝《射鷹樓詩話》卷一一 宋詩之不及唐者，以其少沈鬱頓挫耳，然亦自成爲一代之詩，不可偏廢也。昔人謂詩盛於唐，壞於宋，及劉後邨謂宋詩突過唐人，皆非確論。方正學詩：「前宋文章配兩周，盛時詩律亦無儔。今人未識崑崙派，卻笑黃河似濁流。」所論亦未的。

梅曾亮《柏梘山房文集》卷三《復鄒松友書》 夫文章之事，不好之則已，好之則必近於古而求其工。不如是，則古文詞與括帖異者，特其名耳，又果足樂乎否也？今雖居文學之職，其用心習技必以古爲師，是習鐘鼎文以書試卷，必不售矣。居是職而不稱其職不可也；稱其職矣，則所爲者又能合乎古而有樂乎心耶？不足以樂乎心，則所爲之妨於吾所樂者。文章之敗人意與簿書一也。

又卷五《李芝齡先生詩集後跋》 詩至今日，難言工矣。言唐者容，言宋者肆，漢魏者木，齊梁者綺。矜其所尚，毀所不見，舌未乾而名磨滅者，不

可勝數也。然則孰探其所從生？曰：空而善積者，人之情也。習而善變者，物之態也。積者日故，變者日新，新故環生，不得須臾平。而激而成聲，動而成文，故無我不足以見詩，無物亦不足以見詩，物與我相遭，而詩出於其間也。今以吾一人之身，俄而廊廟，俄而山水，俄而齋居，俄而觴詠，將拘拘然類以居之，派以別之，取古人之所長而分擬之，是知有物而不知有我也。若昧昧焉不揣其色，不別其聲，而好爲大，曰不則其境隘；好爲莊，不則其體俳；好爲悲，不則其情蕩：是知有我而不知有物也。知有物而不知有我，則前乎吾後乎吾者皆可以爲吾之詩，而吾如未嘗有一詩；知有我而不知有物，則道不肖乎形，機不應乎心，日與萬物遊，而未嘗識其情狀焉，謂千萬詩如一詩可也。然則詩惡乎工？曰：肖乎吾之性情而已矣，當乎物之情狀而已矣，審其音，玩其辭，曉然爲吾之詩，爲吾與是物之詩，而詩之眞者得矣。夫水之恃源也，飲一勺而知海味，其性全也。日月旁魄於三十八萬七千里之外，而一隙容其光，神不窮於分也。

王柏心《百柱堂全集》卷三三《汪韻和詩序》 究論爲詩之略，蓋其大要有三：曰宗主，曰變化，曰獨至。不得宗主，終泛駕也，不解變化，猶役隸也，從事於宗主變化矣，而無獨至之境，是偶人寓車，索索無眞氣者也。

丁杰《衣讀山房詩集後序》 作詩之道，必自成爲一己之詩，而絕其摹仿依坿之習，乃可以追踪古人，傳示後世。然非盡讀古人詩不能成此，非盡忘古人詩亦不能成此。且非胸羅萬軸，足歷萬里，識越萬古，仍不能成此也。

程先甲《帶耕堂遺詩序》 詩可廢乎？曰：惡乎可。吾之所謂詩者，乃漢魏六朝唐宋以來相傳之詩，非世俗之所謂新體詩也，惡可廢。或謂漢魏六朝唐宋以來詩集塞棟充宇，指不勝僂，繼此者可弗作，作亦可弗傳乎？曰：惡乎可。夫詩猶貌也，千百其貌者，斯千百其心，千百其心者，斯千百其言，千百其言者，斯千百其詩。漢魏六朝唐宋之詩人各有其貌其心其言，斯各有其詩；繼此者，各有其貌其心其言，斯亦各有其詩。是故詩不可弗作，作不可弗傳。雖然，有山林之詩，有臺省之詩。山林士流不過析聲病，揣宜忌，課工拙而已；至臺閣倫輩，則堂皇坋雜，簿書鞅掌，觀詩者不必斷斷于聲病宜忌工拙，而當以衡量政治爲先務，政而窳，詩無足稱。政而良，詩始足述。

方濬頤《二知軒文存》卷一六《杜之華軒詩草序》 予往論詩云，五七律當專宗唐人，五七古則宜出入於漢魏唐宋之間。又謂詩以言情，性靈勝於標格，彼專以雕琢字句爲能者仍是門外漢。故有前輩詩人問予：「此生作何歸宿？」予茫然無以應之。《三百篇》兼采里巷歌謠，不必皆詩人也。大率天籟自鳴，無意求工而自然中節，夫亦何嘗有所規仿哉！予之不作詩話也，以此。詩與文無二道，文既不可言派，詩則何獨不然。嘗謂學詩者不必讀宋以後詩，非宋以後無詩也，宋以後詩舉不能出漢魏唐宋人範圍。吾之學力足以造之，亦猶書家之貴取法乎上也。

朱鑒成《隨山館猥稿序》 詩之弊至今而極，枵其中而荒其外者，無論矣，老師宿儒，以成家爲極致，於是因性之所近，守先入之言，一成而不可變，擷其集首迄卒無甚異也。乃囂囂然曰詩必如此而後爲成家，且以命夫後之學者。噫！成家者固若是之寡乎？吾謂凡所謂家者，其宮室則有廟，有堂，有前榮後寢，有賓客之所，有庖湢之區，溢而爲園囿，則有臺，有榭，有池，有亭；明者爲牕，暗者爲牖；奇者曰戶，偶者曰門。其用物，則有案榻几席，簾幙氊毯，籩豆簠簋，盤盂釜甑刀匕之屬；其閨門，則有粉黛衾裯釵鏡箕帚，其飲食，則有饘粥酒醴果蔬魚肉；其人，則有家督，有子弟，有賓客戚友，臧獲婢妾。家大小豐嗇不同，而所有則未始一可缺。非如是，不可謂之成家。詩之體不一，用亦不一，廟堂田里，邊塞風寒，高山大川之登臨，一邱一壑之游泳，儒冠高論，壯士悲歌，曲房密室，美人彈箏，羈宦流民，道路嗟歎，浮屠老子，寂滅荒怪。接於目者恆異，感於心者無窮。若之何能以一律應也！唐以來，李杜爲其冠，讀者先具一李一杜於胸中，遂覺判然不相合。然余讀少陵詩有絕類太白者，如《寄韓諫議》、《送孔巢父》之類是也，彼「大雅不作，吾衰誰陳」云云，運筆結響，能與少陵異乎？蘇文忠爲有宋第一，其西山野梅之作，則太白也；洛陽相君之詠，於杜又何辨焉。學者誠取諸大家，平心而察之，溫、李、冬郎且無弗有此，未可更僕數也，必如是而後家可成。今使有撫一木一石者，曰此吾家也；抱一器而告於人曰吾家具胥備於是，得不笑其偵矣乎！夫詩者，人之性情也；性情者，根於心者也。心之不同，如其面焉。人面目雖甚相肖，亦必有毫髮之異，其萬不能異者，同於天而豈襲取於人哉！然則家之大小何以分？曰貧家之享客也，竭其力以供張，一日未始不足，二日三日羸立見矣。大家則不然，食客數千人，畢世從之而無虞其乏也。大小之分，其不在美善之多寡與。

寶廷《偶齋詩草・筆記一則》 言詩者動言《三百篇》，此門面語耳。三代

下詩已成小道，不過書畫之流，詩人強援以示重，殊可笑也。聖人選三代下詩必別有取法，雖李杜名篇亦未必盡取也。謹按《三百篇》原無意求工，所謂「詩言志」也。後世詩則有意求工，雖李杜詩之工者，亦未必盡合《三百篇》。而詩之不工者，卻頗有合者。作詩者欲自高其詩品，動援《三百篇》以標門面，而實不能首首宗之；取詩者亦欲自高其詩教，動援《三百篇》以標門面，而實亦不能首首以爲衡而取之。今詩與古詩已成兩道，而大家同以門面語，自欺而欺人，誠可笑也。余嘗謂於今取詩當分兩種，一專取合《三百篇》者，不必論其工不工，乃合聖人詩教；一專取其工，但得不大悖《三百篇》即可取，不必強作門面；若害理傷教之作，雖極工亦不可取，庶免爲詩教罪人。作詩亦當以此爲法。雖不能首首宗《三百篇》，亦不可但求工以悅俗而致敗詩教。

何紹基《東洲草堂文鈔》卷三《符南樵寄鷗館詩集敘》 烏乎！不變則不進，不脫則不成，從此擺盡窠臼，直透心光，將一切牢騷語、自命語、摹古語、隨便語、名士風情語、勉強應酬語，概從刊落，戛戛獨造，本根乃見。鄙見雖偏，然自家用功命意如此，即所貢于知我者亦如此。請共勉焉。可乎？

黃遵憲《人境廬詩草》卷一《雜感》 大塊鑿混沌，渾渾旋大圜，隸首不能算，知有幾萬年？羲軒造書契，今始歲五千。以我視後人，若居三代先。俗儒好尊古，日日故紙研，六經字所無，不敢入詩篇。古人棄糟粕，見之口流涎。沿習甘剽盜，妄造叢罪愆。黃土同摶人，今古何愚賢？即今忽已古，斷自何代前？明窗敞流離，高爐爇香烟。左陳端溪硯，右列薛濤箋。我手寫我口，古豈能拘牽。即今流俗語，我若登簡編，五千年後人，驚爲古斕斑。

又 造字鬼夜哭，所以示悲憫。衆生殉文字，蚩蚩一何蠢！可憐古文人，日夕雕肝腎，儷語配華叶，單詞畫蚯蚓，古近辨詩體，長短成曲引。洎乎制義興，卷軸車連軫，常恐後人體，變態猶未盡。吁嗟東京後，世茶文益振，文勝失則弱，體竭勢已窘。後有王者興，張網羅賢俊，決不以文章，此語吾敢信。但念廢棄後，巧拙同泯泯，欲求覆醬瓿，已難拾灰燼。我今展卷吟，徒使後人哂。

又《劉甌庵詩序》 韓退之之銘樊宗師也，曰：「惟古于詞必己出，降而不能乃剽竊。」其答李翊書又曰：「惟陳言之務去。」以昌黎之文起八代之衰，而攝其要乃在去陳言而不襲成語，知此可與言詩矣。自風雅變而爲楚辭，騷些變而爲五七言詩。上溯漢魏，下逮有明，能以詩名家者，大抵率其性之所近，縱其才力聰明之所至。創意命辭，各不相師。倡之者二三巨子，和之者群兒。大張其徽幟，以號以衆，曰某體，曰某派；沿其派者，近數十年，遠至數百年，千餘年，而其體不易。士生古人之後，欲于古人範圍之外成一家言，固甚難；即求其無剿說、無雷同者，吾見亦罕。

丘逢甲《嶺雲海日樓詩鈔》卷四《說劍堂集題詞爲獨立山人作》 劍龍出海辭延津，千年龍性猶難馴。南天星斗避紫氣，下有按劍獨立之山人。山人亦自號老劍，海山蒼茫起光焰。手收劍氣入詩卷，萬朵芙蓉劍花艷。九霄太乙窺鑄詞，山人說劍當說詩。詩中亦有東來法，七萬里外稱西師。柏林城小詩壇大，西方美人壇下拜。偶將劍訣傳處女，花雨漫天動光怪。歸來香海修詩樓，山人說劍樓上頭。直開前古不到境，筆力橫絕東西球。山人之才無不可，但博詩名計何左？豈知即詩亦難及，騰躍百家中有我。只今耆舊無張（南山先生）黃（香石先生），中原旗鼓誰能強？粵詩獨得古雄直，賴此巨刃摩天揚。只憐說劍無人解，老淚如潮溢滄海。況復雷雨驅雙龍，雌劍升天雄劍在。吁嗟乎！手提三尺歌大風，千秋絕唱隆準公。青蛇袖里朗吟去，便須首數仙才雄。公孫劍器語雖妙，只許詩人詫高調。此外異說空紛紜，十萬橫磨帝貂笑。山人說劍劍膽粗，倚天手把玉鹿盧。羅浮風雨自離合，空山卧抱詩龍珠。竟隱珠光騰劍氣，不顧世眼駭相畏。繫余劍俠入道人，獨撫瑤華解珍貴。九龍城隔滄溟青，倚樓想見吟寒星。何時攜劍就說法，諸天雲立群龍聽。

又《論詩次鐵廬韻》 新築詩中大舞臺，侏儒幾輩劇堪哀。即今開幕推神手，要選人天絕代才。

又 北派南宗各自誇，可能流響脫淫哇？詩中果有眞王在，四海何妨共一家！

文廷式《文道希先生遺集·論詩》 《風》《雅》而還讀《楚辭》，紉蘭佩芷不相師。洪爐自有陶鈞術，怕看人間集字詩。

鄭獻甫《答友人論詩書》 嘗論盛世之詩，多壞於臺閣，諸公創爲官體，衰世之詩，多壞於山林，諸公創爲野體，平世之詩，則壞於門戶，諸公欲各自爲體。我朝承平數百年，作者數十家，其已享大名者勿論。近世臺閣之上，孜孜贊贊，未有稱詩者。偶然酬應，多半假手，而山林伏處，田夫野老，亦非復遺逸，則所憂者，獨門戶而已耳。然間有自相標榜主持壇坫者，一賤丈

夫出，大呼而叱之，遂不知爲何許人，而平生交游所遇士大夫，亦不聞有人言出某門下，得某宗旨，受某家法者。

陳衍《石遺室文集》卷九《劍懷堂詩草序》 吾閩詩人，至宋而大昌，至明而力足以左右天下風氣；清則茶然以衰，甌香、雁水後，莘田、荔鄉以風韻勝，檀河、亨甫以才氣稱，此外驅馳中原，爲海內所指數者，未數數然也。今之人，喜分唐詩、宋詩，以爲浙派爲宋詩，閩派爲唐詩，咎同、光以來，閩人舍唐詩不爲而爲宋詩。夫學問之事，惟在至與不至耳，至則有變化之能事焉，不至則聲音笑貌之爲爾耳。唐人之聲貌至不一矣：開、天、元和，一其人，一其聲貌，所以爲開、天、元和也；開、天之少陵、摩詰，元和之香山、昌黎，又往往一人不一其聲貌。故開、天、元和者，世所分唐、宋詩之樞幹也。盧陵、宛陵、東坡、臨川、山谷、後山、無咎、文潛、岑、高、杜、韓、劉、白之變化也；簡齋、止齋、滄浪、四靈，王、孟、韋、柳之變化也。子孫雖肖祖父，未嘗骨肉間一一相似，壹壹化生，人類之進退由之；況非子孫，奚能刻意蘄肖之耶！天地英靈之氣，古之人蓋先得取精而用宏矣。取之而不能盡，故《三百篇》、漢、魏、六朝而有開、天、元和、元祐以至於無窮，在爲之至與不至耳。

批評論

總說

《易傳・繫辭上》 子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聖人之意，其不可見乎？子曰：「聖人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僞，繫辭焉以盡其言，變而通之以盡利，鼓之舞之以盡神。」

又《繫辭下》 夫《易》彰往而察來，而微顯闡幽，開而當名，辨物正言，斷辭則備矣。其稱名也小，其取類也大。其旨遠，其辭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隱。因貳以濟民行，以明失得之報。

又 將叛者其辭慙，中心疑者其辭枝，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誣善之人其辭游，失其守者其辭屈。

《左傳・襄公二十九年》 吳公子札來聘，【略】請觀於周樂。使工爲之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猶未也，然勤而不怨矣。」爲之歌《邶》、《鄘》、《衛》，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爲之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爲之歌《鄭》，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爲之歌《齊》，曰：「美哉，泱泱乎，大風也哉！表東海者，其大公乎！國未可量也。」爲之歌《豳》，曰：「美哉，蕩乎！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爲之歌《秦》，曰：「此之謂夏聲。夫能夏則大，大之至也，其周之舊乎？」爲之歌《魏》，曰：「美哉！渢渢乎！大而婉，險而易行，以德輔此，則明主也。」爲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不然，何憂之遠也。非令德之後，誰能若是？」爲之歌《陳》，曰：「國無主，其能久乎！」自《鄶》以下無譏焉。爲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焉。」爲之歌《大雅》，曰：「廣哉，熙熙乎！曲而有直體，其文王之德乎？」爲之歌《頌》，曰：「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屈，邇而不偪，遠而不攜，遷而不淫，復而不厭，哀而不愁，樂而不荒，用而不匱，廣而不宣，施而不費，取而不貪，處而不底，行而不流，五聲和，八風平，節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見舞《象箾》、《南籥》者，曰：「美哉！猶有憾。」見舞《大武》者，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見舞《韶濩》者，曰：「聖人之弘也，而猶有慚德，聖人之難也。」見舞《大夏》者，曰：「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誰能修之？」見舞《韶箾》者，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不幬也，如地之無不載也，雖甚盛德，其蔑以加於此矣。觀止矣！若有他樂，吾不敢請已！」

《莊子・天道》 世之所貴道者書也，書不過語，語有貴也。語之所貴者意也，意有所隨。意之所隨者，不可以言傳者，而世因貴言傳書。世雖貴之，我猶不足貴也，爲其貴非其貴也。故視而可見者，形與色也；聽而可聞也，名與聲也。悲夫，世人以形色名聲爲足以得彼之情！夫形色名聲果不足以得彼之情，則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而世豈識之哉！

又《知北遊》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時有明法而不議，萬物有成理而不

說。聖人者，原天地之美而達萬物之理，是故至人無爲，大聖不作，觀於天地之謂也。

又《外物》 荃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荃；蹄者所以在兎，得兎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與之言哉！

《孟子・公孫丑上》 詖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

又《萬章上》 咸丘蒙曰：「舜之不臣堯，則吾既得聞命矣。《詩》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而舜既爲天子矣，敢問瞽瞍之非臣，如何？」曰：「是詩也，非是之謂也；勞於王事而不得養父母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獨賢勞也。』故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爲得之。如以辭而已矣，《雲漢》之詩曰：『周餘黎民，靡有孑遺。』信斯言也，是周無遺民也。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爲天子父，尊之至也；以天下養，養之至也。《詩》曰：『永言孝思，孝思維則。』此之謂也。《書》曰：『祗載見瞽瞍，夔夔齊栗，瞽瞍亦允若。』是爲父不得而子也？」

又《萬章下》 孟子謂萬章曰：「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一國之善士，斯友一國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以友天下之善士爲未足，又尚論古之人。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是尚友也。」

《荀子・非相》 君子必辯。凡人莫不好言其所善，而君子爲甚焉。是以小人辯言險，而君子辯言仁也。言而非仁之中也，則其言不若其默也，其辯不若其吶也。言而仁之中也，則好言者上矣，不好言者下也。故仁言大矣：起於上所以道於下，政令是也；起於下所以忠於上，謀救是也。故君子之行仁也無厭。志好之，行安之，樂言之；故言君子必辯。小辯不如見端，見端不如見本分。小辯而察，見端而明，本分而理。聖人士君子之分具矣。有小人之辯者；有士君子之辯者；有聖人之辯者：不先慮，不早謀，發之而當，成文而類，居錯遷徙，應變不窮，是聖人之辯者也。先慮之，早謀之，斯須之言而足聽，文而致實，博而黨正，是士君子之辯者也。聽其言則辭辯而無統，用其身則多詐而無功，上不足以順明王，下不足以和齊百姓；然而口舌之均，嚾唯則節，足以爲奇偉偃卻之屬；夫是之謂姦人之雄。聖王起，所以先誅也，然後盜賊次之。盜賊得變，此不得變也。

《國語・周語下》 夫樂不過以聽耳，而美不過以觀目。若聽樂而震，觀美而眩，患莫甚焉。夫耳目，心之樞機也，故必聽和而視正。聽和則聰，視正則明。聰則言聽，明則德昭。聽言昭德，則能思慮純固。以言德於民，民歆而德之，則歸心焉。上得民心，以殖義方，是以作無不濟，求無不獲，然則能樂。夫耳內和聲，而口出美言，以爲憲令，而布諸民，正之以度量，民以心力，從之不倦。成事不貳，樂之至也。口內味而耳內聲，聲味生氣。氣在口爲言，在目爲明。言以信名，明以時動。名以成政，動以殖生。政成生殖，樂之至也。若視聽不和，而有震眩，則味入不精，不精則氣佚，氣佚則不和。於是乎有狂悖之言，有眩惑之明，有轉易之名，有過慝之度。出令不信，刑政放紛，動不順時，民無據依，不知所力，各有離心。上失其民，作則不濟，求則不獲，其何以能樂？三年之中，而有離民之器二焉，國其危哉！【略】琴瑟尚宮，鍾尚羽，石尚角，匏竹利制，大不踰宮，細不過羽。夫宮，音之主也。第以及羽，聖人保樂而愛財，財以備器，樂以殖財。故樂器重者從細，輕者從大。是以金尚羽，石尚角，瓦絲尚宮，匏竹尚議，革木一聲。夫政象樂，樂從和，和從平。聲以和樂，律以平聲。金石以動之，絲竹以行之，詩以道之，歌以詠之，匏以宣之，瓦以贊之，革木以節之。物得其常曰樂極，極之所集曰聲，聲應相保曰和，細大不踰曰平。如是，而鑄之金，磨之石，繫之絲木，越之匏竹，節之鼓而行之，以遂八風。於是乎氣無滯陰，亦無散陽，陰陽序次，風雨時至，嘉生繁祉，人民龢利，物備而樂成，上下不罷，故曰樂正。今細過其主妨於正，用物過度妨於財，正害財匱妨於樂。細抑大陵，不容於耳，非和也。聽聲越遠，非平也。妨正匱財，聲不和平，非宗官之所司也。夫有和平之聲，則有蕃殖之財。於是乎道之以中德，詠之以中音，德音不愆，以合神人，神是以寧，民是以聽。若夫匱財用，罷民力，以逞淫心，聽之不和，比之不度，無益於教，而離民怒神，非臣之所聞也。

《呂氏春秋・適音》 耳之情欲聲，心不樂，五音在前弗聽。目之情欲色，心弗樂，五色在前弗視。鼻之情欲芬香，心弗樂，芬香在前弗嗅。口之情欲滋味，心弗樂，五味在前弗食。欲之者，耳目鼻口也；樂之弗樂者，心也。心必和平然後樂，心必樂然後耳目鼻口有以欲之，故樂之務在於和心，和心

在於行適。夫樂有適，心亦有適。人之情，欲壽而惡夭，欲安而惡危，欲榮而惡辱，欲逸而惡勞。四欲得，四惡除，則心適矣。四欲之得也，在於勝理。勝理以治身則生全，以生全則壽長矣。勝理以治國則法立，法立則天下服矣。故適心之務在於勝理。夫音亦有適。太鉅則志蕩，以蕩聽鉅則耳不容，不容則橫塞，橫塞則振。太小則志嫌，以嫌聽小則耳不充，不充則不詹，不詹則窕。太清則志危，以危聽清則耳谿極，谿極則不鑒，不鑒則竭。太濁則志下，以下聽濁則耳不收，不收則不特，不特則怒。故太鉅、太小、太清、太濁皆非適也。何謂適？衷音之適也。何謂衷？大不出鈞，重不過石，小大輕重之衷也。黃鐘之宮，音之本也。清濁之衷也。衷也者適也，以適聽適則和矣。樂無太，平和者是也。故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平也；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也；亡國之音悲以哀，其政險也。凡音樂通乎政，而移風平俗者也，俗定而音樂化之矣。故有道之世，觀其音而知其俗矣，觀其政而知其主矣。故先王必託於音樂以論其教。《清廟》之瑟，朱弦而疏越，一唱而三嘆，有進乎音者矣。大饗之禮，上玄尊而俎生魚，大羹不和，有進乎味者也。故先王之制禮樂也，非特以歡耳目、極口腹之欲也，將以教民平好惡、行理義也。

《淮南子・原道》 所謂樂者，豈必處京臺章華，游雲夢沙邱，耳聽《九韶》、《六瑩》，口味煎熬芬芳，馳騁夷道，釣射鵝鸛之謂樂乎？吾所謂樂者，人得其得者也。夫得其得者，不以奢爲樂，不以廉爲悲，與陰俱閉，與陽俱開，故子夏心戰而臞，道勝而肥。聖人不以身役物，不以欲滑和，是故其爲懽不忻忻，其爲悲不慼慼，萬方百變，消搖而無所定。吾獨慷慨遺物，而與道同出，有以自得也。喬木之下，空穴之中，足以適情，無以自得也。雖以天下爲家，萬民爲臣妾，不足以養生也。能至于無樂者，則無不樂，無不樂則至樂極矣。

又《說林》 佳人不同體，美人不同面，而皆悅於目。梨橘棗栗，不同味而皆調於口。

《詩汎歷樞》 《詩》無達詁，《易》無達言，《春秋》無達辭。

趙岐《孟子章句》 文，詩之文章，所引以興事也。辭，詩人所歌詠之辭。志，詩人志所欲之事。意，學者之心意也。孟子言說詩者當本之，不可以文害其辭，文不顯乃反顯也。不可以辭害其志，辭曰「周餘黎民，靡有孑遺」，志在憂旱災，民無孑然遺脫不遭旱災者，非無民也。人情不遠，以己之意逆詩人之志，是爲得其實矣。

又 好善者以天下之善士爲未足極其善道也。尚，上也，乃復上論古之人。頌其詩，詩歌國近，故曰頌。讀其書者，獨恐未知古人高下，故論其世以別之也。在三皇之世爲上，在五帝之世爲次，在三王之世爲下，是爲好上友之人也。

曹丕《典論論文》 文人相輕，自古而然。傅毅之於班固，伯仲之間耳，而固小之，與弟超書曰：「武仲以能屬文爲蘭臺令史，下筆不能自休。」夫人善於自見，而文非一體，鮮能備善。是以各以所長，相輕所短。里語曰：家有弊帚，享之千金。斯不自見之患也。【略】蓋君子審己以度人，故能免於斯累而作論文。【略】常人貴遠賤近，向聲背實。又患闇於自見，謂己爲賢。

曹植《與楊德祖書》 世人之著述，不能無病，僕嘗好人譏彈其文，有不善者，應時改定。昔丁敬禮常作小文，使僕潤飾之，僕自以才不過若人，辭不爲也。敬禮謂僕：「卿何所疑難？文之佳惡，吾自得之。後世誰相知定吾文者耶？」吾嘗歎此達言，以爲美談。昔尼父之文辭，與人通流，至於制《春秋》，游、夏之徒乃不能措一辭。過此而言不病者，吾未之見也。蓋有南威之容，乃可以論於淑媛，有龍泉之利，乃可以議於斷割，劉季緒才不能逮於作者，而好詆訶文章，掎摭利病。昔田巴毀五帝，罪三王，訾五霸於稷下，一旦而服千人，魯連一說，使終身杜口。劉生之辯，未若田氏，今之仲連，求之不難，可無歎息乎！人各有好尚，蘭茝蓀蕙之芳，衆所同好，而海畔有逐臭之夫；《咸池》《六莖》之發，衆人所共樂，而墨翟有非之之論，豈可同哉！

歐陽建《言盡意論》 夫天不言，而四時行焉。聖人不言，而鑒識存焉。形不待名，而方圓已著。色不俟稱，而黑白以彰。然則名之于物，無施者也。言之于理，無爲者也。而古今務于正名，聖賢不能去言。其故何也？誠以理得于心，非言不暢。物定于彼，非言不辯。言不暢志，則無以相接。名不辯物，則鑒識不顯。鑒識顯而名品殊，言稱接而情志暢。原其所以，本其所由。非物有自然之名，理有必定之稱也。欲辯其實，則殊其名。欲宣其志，則立其稱。名逐物而遷，言因理而變。此猶聲發響應，形存影附，不得相與爲二矣。苟其不二，則言無不盡！吾故以爲盡矣。

葛洪《抱朴子・博喻》 抱朴子曰：「郢人美《下里》之淫亂，而薄《六莖》之和音。庸夫好悅耳之華譽，而惡利行之良規。故宋玉舍其延靈之精聲，智

士招其獨見之遠謀。」

又《廣譬》 抱朴子曰：「不覩瓊琨之熠燿，則不覺瓦礫之可賤；不覿虎豹之彧蔚，則不知犬羊之質漫。聆白雪之九成，然後悟巴人之極鄙。識儒雅之汪濊，爾乃悲不學之固陋。」【略】抱朴子曰：「貴遠而賤近者，常人之用情也。信耳而疑目者，古今之所患也。是以秦王歎息於韓非之書，而想其爲人；漢武慷慨於相如之文，而恨不同世。及既得之，終不能拔。或納讒而誅之，或放之乎冗散。此蓋葉公之好僞形，見眞龍而失色也。」

又《辭義》 抱朴子曰：「五味舛而並甘，衆色乖而皆麗。近人之情，愛同憎異，貴乎合己，賤於殊途。夫文章之體，尤難詳賞。苟以入耳爲佳，適心爲快，尠知忘味之九成，雅頌之風流也。所謂考鹽梅之醎酸，不知大羹之不致；明飄颻之細巧，蔽於沈深之弘邃也。其英異宏逸者，則網羅乎玄黃之表；其拘束齷齪者，則羈紲於籠罩之內。振翅有利鈍，則翔集有高卑；騁迹有遲迅，則進趨有遠近，駑鋭不可膠柱調也。文貴豐贍，何必稱善如一口乎？不能拯風俗之流遯，世塗之凌夷，通疑者之路，賑貧者之乏，何異春華不爲肴糧之用，菖蒲不救冰寒之急？古詩刺過失，故有益而貴；今詩純虛譽，故有損而賤也。」

又 抱朴子曰：「屬筆之家，亦各有病。其深者則患乎譬煩言冗。申誠廣喻，欲棄而惜，不覺成煩也。其淺者則患乎妍而無據，證援不給，皮膚鮮澤而骨骾迴弱也。繁華暐曄，則竝七曜以高麗；沈微淪妙，則儕玄淵之無測。人事靡細而不浹，王道無微而不備。故能身賤而言貴，千載彌彰焉。」

又《應嘲》 夫制器者珍於周急，而不以采飾外形爲善。立言者貴於助教，而不以偶俗集譽爲高。若徒阿順諂諛，虛美隱惡，豈所匡失弼違醒迷補過者乎。慮寡和而廢白雪之音，嫌難售而賤連城之價，余無取焉。非不能屬華豔以取悅，非不知抗直言之多吝，然不忍違情曲筆，錯濫眞僞，欲令心口相契，顧不愧景，冀知音之在後也。否泰有命，通塞聽天，何必書行言用榮及當年乎！夫君子之開口動筆，必戒悟蔽。式整雷同之傾邪，磋礱流遁之闇穢。而著書者徒飾弄華藻，張磔迂闊，屬難驗無益之辭，治靡麗虛言之美，有似堅白厲修之書，公孫刑名之論。

又《喻蔽》 抱朴子曰：「余雅謂王仲任作《論衡》八十餘篇，爲冠倫大才。有同門魯生難余曰：『夫瓊瑤以寡爲奇，磧礫以多爲賤。故庖犧卦不盈十而彌綸二儀；老氏言不滿萬而道德備舉。王充著書，兼箱累袠，而乍出乍入，或儒或墨，屬詞比義，又不盡美，所謂陂原之蒿莠，未若步武之黍稷也。』抱朴子答曰：「且夫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賢。徒見述作之品，未聞多少之限也。吾子所謂竄巢穴之沈昧，不知八紘之無外；守燈燭之宵曜，不識三光之晃朗。遊潢洿之淺狹，未覺南溟之浩汗；滯丘垤之位埤，不寤嵩岱之峻極也。兩儀所以稱大者，以其函括八荒，緬邈無表也；山海所以爲富者，以其包籠曠闊，含受雜錯也。若如雅論，貴少賤多，則穹隆無取乎宏燾，而旁泊不貴於厚載也。夫迹水之中，無吞舟之鱗；寸枝之上，無垂天之翼。蟻垤之巔，無扶桑之林；潢潦之源，無襄陵之流。巨鰲首冠瀛洲，飛波凌乎方丈。洪桃盤於度索，建木竦於都廣。沈鯤橫於天池，雲鵬戾乎玄象。且夫雷霆之駭，不能細其響；黃河之激，不能局其流。騏驎追風不能近其迹；鴻鵠奮翅不能卑其飛。雲厚者，雨必猛；弓勁者，箭必遠。王生學博才大，又安省乎？吾子云：『玉以少貴，石以多賤。』夫玄圃之下，荆華之顚，九員之澤，折方之淵，琳琅積而成山，夜光煥而灼天，顧不善也。又引庖犧氏著作不多，若夫周公既繇大《易》，加之以禮樂；仲尼作《春秋》，而重之以十篇。過於庖犧，多於老氏，皆當貶也。言少則至理不備，辭寡即庶事不暢，是以必須篇累卷積，而綱領舉也。羲和昇光以啓旦，望舒曜景以灼夜。五材並生而異用，百藥雜秀而殊治。四時會而歲功成，五色聚而錦繡麗。八音諧而簫韶美，羣言合而道藝辨。積猗頓之財，而用之甚少，是何異於原憲也；懷無銓之量，而著述約陋，亦何別於瑣碌也。音爲知者珍，書爲識者傳。瞽曠之調鍾，未必求解於同世；格言高文，豈患莫賞而減之哉！且夫江海之穢物，不可勝計，而不損其深也；五嶽之曲木，不可訾量，而無虧其峻也。夏后之璜，雖有分毫之瑕，暉曜符彩，足相補也；數千萬言，雖有不豔之辭，事義高遠，足相掩也。故曰：『四瀆之濁，不方瓮水之清；巨象之瘦，不同羔羊之肥矣。』子又譏云：『乍入乍出，或儒或墨。』夫發口爲言，著紙爲書。書者所以代言，言者所以書事。若用筆不宜雜載，是論議當常守一物。昔諸侯訪政，弟子問仁，仲尼答之，人人異辭。蓋因事託規，隨時所急，譬猶治病之方千百，而針灸之處無常。卻寒以溫，除熱以冷，期於救死存身而已。豈可詣者，逐一道如齊楚，而不改路乎？陶朱白圭之財不一物者，豐也。雲夢孟諸所生萬殊者，曠也。故淮南《鴻烈》，始於《原道》、《俶眞》，而亦有《兵略》、《主

術；莊周之書，以死生爲一，亦有畏犧慕龜，請粟救飢。若以所言不純，而棄其文，是治珠翳而剜眼，療濕痹而刖足；患荑莠而刈穀，憎枯枝而伐樹也。」

劉義慶《世說新語・文學》 郭景純詩云：「林無靜樹，川無停流。」阮孚云：「泓峥蕭瑟，實不可言；每讀此文，輒覺神超形越。」

江淹《雜體詩序》 夫楚謠漢風，既非一國；魏製晉造，固亦二體。譬猶藍朱成采，雜錯之變無窮，宮角爲音，靡曼之態不極。故蛾眉詎同貌？而俱動於魄；芳草寧共氣？而皆悅於魂，不其然歟？至於代之諸賢，各滯所迷，莫不論甘則忌辛，好丹而非素，豈所謂通方廣恕，好遠兼愛者哉！乃致公幹仲宣之論，家有曲直；安仁士衡之評，人立矯抗。況復殊於此者乎？文貴遠賤近，人之常情；重耳輕目，俗之恆蔽。是以邯鄲託曲於李奇，士季假論於嗣宗，此其效也。

劉勰《文心雕龍・序志》 詳觀近代之論文者多矣，至於魏文述典，陳思序書，應瑒文論，陸機《文賦》，仲治《流別》，弘範《翰林》，各照隅隙，鮮觀衢路。或臧否當時之才，或銓品前修之文，或汎舉雅俗之旨，或撮題篇章之意。魏典密而不周，陳書辯而無當，應論華而疏略，陸賦巧而碎亂，《流別》精而少巧，《翰林》淺而寡要。又君山、公幹之徒，吉甫、士龍之輩，汎議文意，往往間出，並未能振葉以尋根，觀瀾而索源，不述先哲之誥，無益後生之慮。

鍾嶸《詩品序》 陸機《文賦》，通而無貶；李充《翰林》，疏而不切；王微《鴻寶》，密而無裁；顏延論文，精而難曉；摯虞《文志》，詳而博贍，頗曰知言。觀斯數家，皆就談文體，而不顯優劣。至於謝客集詩，逢詩輒取；張隲《文士》，逢文即書。諸英志錄，並義在文，曾無品第。

《南齊書・文學傳論》 文章者，蓋情性之風標，神明之律呂也。蘊思含毫，遊心內運，放言落紙，氣韻天成。莫不稟以生靈，遷乎愛嗜，機見殊門，賞悟紛雜。若子桓之品藻人才，仲治之區判文體，陸機辨於《文賦》，李充論於《翰林》，張眎擿句褒貶，顏延圖寫情興，各任懷抱，共爲權衡。

盧照鄰《幽憂子集》卷六《南陽公集序》 古今之士，遞相毀譽，至有操我戈矛，啓其墨守。三都既麗，徵夏熟於上林；九辯已高，責春歌於下里。蹐駮之論，紛然遂多！近日劉勰《文心》、鍾嶸《詩評》，異議蜂起，高談不息。人慚西氏，空論拾翠之容；質謝南金，徒辯荆蓬之妙。拔十得五，雖曰肩隨；聞一知二，猶爲臆說。僉曰未可，人稱屢中；化魯成魚，曷云其遠。非夫妙諧鍾律，體會風騷，筆有餘妍，思無停趣。作龜作鏡，聽歌曲而知亡；爲龍爲光，觀禮容而識大。齊魯一變之道，唐虞百代之文，懸日月於胸懷，挫風雲於毫翰。含今古之制，扣宮徵之聲，細則出入無間，麤則彌綸區宇。逶迤綽約，如玉女之千嬌；突兀峥嶸，似靈龜之孤樸。乘槎上漢，誰問坳堂之淺深；荷戟入秦，寧議長安之遠近。是非未定，曹子建皓首爲期；離合俱傷，陸平叔終身流恨。超然若此，適可操刀，自茲已降，徒勞擧斧。八病爰起，沈隱侯永作拘囚；四聲未分，梁武帝長爲聾俗。後生莫曉，更恨文律繁苛；知音者稀，常恐詞林交喪。雅頌不作，則後死者焉得而聞乎！

《李太白集》卷二《古風》 郢客吟白雪，遺響飛青天，徒勞歌此曲，擧世爲誰傳，試爲巴人唱，和者乃數千，吞聲何足道，嘆息空淒然。

柳宗元《河東先生集》卷三一《與友人論爲文書》 古今號文章爲難，足下知其所以難乎？非謂比興之不足，恢拓之不遠，鑽礪之不工，頗類之不除也；得之爲難，知之愈難耳。苟或得其高朗，探其深賾，雖有蕪敗，則爲日月之蝕也，大圭之瑕也，曷足傷其明，黜其寶哉。且自孔氏以來，茲道大闡，家脩人勵，刓精竭慮者，幾千年矣。其間耗費簡札，役用心神者，其可數乎？登文章之籙，波及後代，越不過數十人耳。其餘誰不欲爭裂綺繡，互攀日月，高視於萬物之中，雄峙於百代之下乎？率皆縱臾而不克，躑躅而不進，力蹙勢窮，吞志而沒。故曰：得之爲難。嗟乎，道之顯晦，幸不幸繫焉；談之辯訥，升降繫焉；鑑之頗正，好惡繫焉；交之廣狹，屈伸繫焉；則彼卓然自得以奮其間者，合乎否乎，是未可知也。而又榮古陋今者，比肩疊跡，大抵生則不遇，死而垂聲者衆焉。揚雄沒而《法言》大興，馬遷生而《史記》未振，彼之二才，且猶若是，況乎未甚聞著哉？固有文不傳於後祀，聲遂絕於天下者矣。故曰：知之愈難。而爲文之士，亦多漁獵前作，戕賊文史，抉其意，抽其華，置齒牙間，遇事蠭起，金聲玉耀，誑聾瞽之人，徼一時之聲，雖終淪棄，而其奪朱亂雅，爲害已甚，是其所以難也。

孫光憲《白蓮集序》 風雅之道，孔聖之刪備矣；美刺之說，卜商之序明矣。降自屈、宋，逮乎齊、梁，窮詩源流，權衡辭義，曲盡商榷，則成格言，其惟劉氏之《文心》乎！後之品評，不復過此，有唐御宇，詩律尤精，列

姓字，掇英秀不啻十數家，惟丹陽殷璠，優劣升黜，咸當其分，性之深於詩者，謂其不誣，顧我何人，敢議臧否，苟成美有闕，得非交遊之罪邪？

張載《經學理窟一・詩書》 古之能知詩者，惟孟子爲以意逆志也。夫詩之志至平易，不必爲艱險求之。今以艱險求詩，則已喪其本心，何由見詩人之志。

又卷一三《雜詩・題解詩後》 置心平易始通詩，逆志從容自解頤。文害可嗟高叟固，十年聊用勉經師。

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七引《蔡寬夫詩話》 「愁思忽而至，跨馬出北門，舉頭四顧望，但見松柏荆棘鬱樽樽。中有一鳥名杜鵑，言是古時蜀帝魂。聲聲哀苦鳴不息，羽毛憔悴似人髡。飛走樹間逐蟲蟻，豈意往日天子尊。念此死生變化非常理，中心惻愴不能言。」此鮑明遠詩也，與子美《杜鵑行》語意極相類。或云：此詩子美爲明皇作，理宜當然。韓退之《三星行》亦與《古詩》「南箕北有斗，牽牛不負軛，良無磐石固，虛名復何益」之意頗近。大抵古今興比所在，適有感發者，不必盡相回避，要各有所主耳。此亦說詩者不以辭害意之義也。

又卷五五引《蔡寬夫詩話》 唐末五代，流俗以詩自名者，多好妄立格法，取前人詩句爲例，議論鋒出，甚有師子跳擲，毒龍顧尾等勢，覽之每使人拊掌不已。大抵皆宗賈島輩，謂之賈島格，而于李、杜詩不少假借。李白：「女媧弄黃土，摶作愚下人。散在六合間，濛濛若埃塵」，目曰調笑格，以爲談笑之資。杜子美「冉冉谷中寺，娟娟林外峰。欄干更上處，結締坐來重」，目爲病格，以爲言語突兀，聲勢蹇澀。此豈韓退之所謂「蚍蜉撼大木，可笑不自量」者邪？

又《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五引《明道雜誌》 讀書有義未通而輒改字，最學者大病也。杜詩「黃精無苗」，後人所改也。舊乃黃獨，讀者不知其義，因改爲「精」，其實黃獨自一物也。本處謂之土芋，根唯一顆而色黃，故名黃獨。饑歲土人掘以充糧食，故老杜云耳。

《東坡全集》卷七四《答毛滂書》 今時爲文者至多，可喜者亦衆，然求如足下閑暇自得，清美可口者，實少也。敬佩厚賜，不敢獨饗，當出之知者。世間唯名實不可欺。文章如金玉，各有定價，先後進相汲引，因其言以信於世，則有之矣。至其品目高下，蓋付之衆口，決非一夫所能抑揚。軾於黃魯直、張文潛輩數子，特先識之耳。始誦其文，蓋疑信者相半，久乃自定，翕然稱之，軾豈能爲之輕重哉！非獨軾如此，雖向之前輩，亦不過如此也，而況外物之進退。此在造物者，非軾事。

又卷一〇〇《慎改竄》 近世人輕以意改書，鄙淺之人，好惡多同，故從而和之者衆，遂使古書日就訛舛，深可忿疾。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自予少時，見前輩皆不敢輕改書。故蜀本大字書皆善本。蜀本《莊子》云：「用志不分，乃『疑』於神。」此與《易》「陰『疑』於陽」、《禮》「使人『疑』汝於夫子」同。今四方本皆作「凝」。陶潛詩：「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採菊之次，偶然見山，初不用意，而境與意會，故可喜也。今皆作「望南山」。杜子美云：「白鷗沒浩蕩，萬里誰能馴。」蓋滅沒於烟波間耳。而宋敏求謂予云「鷗不解『沒』」，改作「波」字。二詩改兩字，便覺一篇神氣索然也。

《說郛》弓八一引《東坡詩話・題淵明飲酒詩後》 「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因採菊而見山，境與意會，此句最有妙處。近歲俗本皆作「望南山」，則此一篇神氣都索然矣。古人用意深微，而俗士率然妄以意改，此最可疾。

《山谷集》卷一七《大雅堂記》 由子美以來，四百餘年斯文委地，文章之士隨世所能，傑出時輩，未有升子美之堂者，況室家之好耶？余嘗欲隨欣然會意處箋以數語，終以汩沒世俗，初不暇給。雖然，子美詩妙處乃在無意於文，夫無意而意已至。非廣之以國風、雅、頌，深之以《離騷》、《九歌》，安能咀嚼其意味，闖然入其門耶？故使後生輩自求之，則得之深矣；使後之登大雅堂者能以余說而求之，則思過半矣。彼喜穿鑿者，棄其大旨，取其發興，於所遇林泉人物草木魚蟲，以爲物物皆有所託，如世間商度隱語者，則子美之詩委地矣！

陳師道《後山詩話》 余評李白詩，如張樂於洞庭之野，無首無尾，不主故常，非墨工槧人所可擬議。吾友黃介讀《李杜優劣論》曰：「論文正不當如此。」余以爲知言。

楊時《龜山先生語錄》卷三 仲索問詩如何看？曰：詩極難卒說。大抵須要人體會，不在推尋文義。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者情之所發也。今觀是詩之言，則必先觀是詩之情如何；不知其情，則雖精窮文義，謂之不知詩可也。子夏問：「『巧笑倩兮，美目盼兮！』何謂也？」子

曰：「繪事後素。」曰：「禮後乎？」孔子以謂可以言詩。如此全要體會。何謂「體會」？且如《關雎》之詩，詩人以興後妃之德，蓋如此也。須當想象雎鳩爲何物，知雎鳩爲摯而有別之禽；則又想象「關關」爲何聲，知「關關」之聲爲和而通，則又想象「在河之洲」是何所在？知「河之洲」爲幽閒遠人之地，則知如是之禽，其鳴聲如是，而又居幽閒遠人之地，則后妃之德可以意曉矣。是之謂「體會」。惟體會得，故看詩有味，至於有詩，則詩之用在我矣。

范溫《潛溪詩眼》　子厚詩尤深遠難識，前賢亦未推重。自老坡發明其妙，學者方漸知之。余嘗問人：「柳詩何好？」答云：「大體皆好。」又問：「君愛何處？」答云：「無不愛者。」便知不曉矣。識文章者，當如禪家有悟門。夫法門百千差別，要須自一轉語悟入。如古人文章直須先悟得一處，乃可通其他妙處。向因讀子厚《晨詣超師院讀禪經》詩一段，至誠潔清之意，參然在前，「眞源了無取，妄跡世所逐，微言異可冥，繕性何由熟」。眞妄以盡佛理，言行以盡薰修，此外亦無詞矣。「道人庭宇靜，苔色連深竹」，蓋遠過「竹徑通幽處，禪房花木深」。「日出霧露餘，青松如膏沐」，予家舊有大松，偶見露洗而霧披，眞如洗沐未乾，染以翠色，然後知此語能傳造化之妙。「澹然離言說，悟悅心自足」。蓋言因指而見月，遺經而得道，於是終焉。其本末立意遣詞，可謂曲盡其妙，毫髮無遺恨者也。《哭呂衡州》詩，足以發明呂溫之俊偉；《哭凌員外》詩，書盡凌準平生；《掩役夫張進骸》，既盡役夫之事，又反覆自明其意，此一篇筆力規模，不減莊周、左丘明也。劉夢得《傷愚溪》三首，有「溪水悠悠春自來，草堂無主燕飛回」，又「殘陽寂寞出樵車」，又「柳門竹巷依依在，野草青苔日日多」，謂之佳句，正如今之海語，於子厚了無益，殆《折楊》、《黃華》之雄，易售於流俗耳。

許顗《彥周詩話》　東坡詩，不可指摘輕議，詞源如長河大江，飄沙卷沫，枯槎束薪，蘭舟繡鷁，皆隨流矣。珍泉幽澗，澄澤靈沼，可愛可喜，無一點塵滓，只是體不似江湖讀者幸以此意求之。

又　古人文章，不可輕易，反覆熟讀，加意思索，庶幾其見之。東坡《送安惇落第詩》云：「故書不厭百回讀，熟讀深思子自知。」僕嘗以此語銘座右而書諸紳也。東坡在海外，方盛稱柳柳州詩。後嘗有人得罪過海，見黎子雲秀才，說海外絕無書，適渠家有柳文，東坡日夕玩味。嗟乎，雖東坡觀書，亦須著意研窮，方見用心處耶！

又　詩人寫人物態度，至不可移易。元微之《李娃行》云：「髻鬟峨峨高一尺，門前立地看春風」，此定是娼婦；退之《華山女詩》云：「洗妝拭面著冠帔，白咽紅頰長眉青」，此定是女道士；東坡作《芙蓉城詩》亦用「長眉青」三字，云「中有一人長眉青，炯如微雲淡疏星」，便有神仙風度。

張邦基《墨莊漫錄》卷二　蔡絛約之《西清詩話》云：「人之好惡固自不同。杜子美在蜀作《悶》詩，乃云：『捲簾惟白水，隱几亦青山。』若使予居此，應從王逸少語：『吾當卒以樂死』，豈復更有悶乎？」予以謂此時約之未契此語耳。人方憂愁亡聊，雖清歌妙舞滿前，無適而非悶。子美居西川，一飯未嘗忘君，其憂在王室，而又生理不具，與死爲鄰，其悶甚矣。故對青山，青山悶；對白水，白水悶。平時可愛樂之物，皆寓之爲悶也。約之處富貴，所欠二物耳。其後竄斥，經歷崎嶇險阻，必悟此詩之爲工也。

蔡絛《西清詩話》卷下　詩至李杜，古今盡廢。退之每叙詩書以來作者，必曰李白、杜甫。又曰：「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至楊大年億，國朝儒宗，目少陵村夫子。歐陽文忠公每教學者，先李不必杜。又曰：「甫於白得二節耳。天才高放，非甫所能到也。」王文公晚擇四家詩以貽法，少陵居第一，歐陽公第二，韓文公次之，李太白又次之。然歐陽公祖述韓文而說異退之，王文公返先歐公，後退之，下李白，何哉？後東坡每述作，崇李、杜尊甚，獨未嘗優劣之。論說殊紛糾，不同滿世。嗚呼！李、杜著矣，一時之傑，立見如此，況屑屑餘子乎！余謂：「譬之百川九河，源流經營，所出雖殊，卒歸於海也。」

陳善《捫蝨新話》上集卷一　文章似無定論，殆是由人所見爲高下爾。只如楊大年、歐陽永叔皆不喜杜詩，二公豈爲不知文者，而好惡如此。晏元獻公嘗喜誦梅聖俞「寒魚猶著底，白鷺已飛前」之句，聖俞以爲「此非我之極致者」，豈公偶得意於其間乎？歐公亦云：「吾平生作文，惟尹師魯一見展卷疾讀，五行俱下，便曉人深意處。」然則于餘人當有所不曉者多矣。所謂文章如精金美玉，市有定價，不可以口舌增損者，殆虛語耶？雖然，《陽春》、《白雪》而和者數人，《折楊》、《黃華》則嗑然而笑，自古然矣。吾觀昔人於小詩皆句鍛月煉，至謂「吟安一個字，撚折數莖鬚」者，其用意如此。乃知老杜曰：「更覺良工心獨苦」，不獨論畫也。

又下集卷三　予每論詩，以陶淵明、韓、杜諸公皆爲韻勝。一日見林倅

於徑山，夜話及此。林倅曰：「詩有韻有格，故自不同。如淵明詩是其格高，謝靈運『池塘春草』之句乃其韻勝也。格高似梅花，韻勝似海棠花。」予時聽之，矍然若有所悟。自此讀詩頓進，便覺兩眼如月，盡見古人旨趣。然恐前輩或有所未聞。

張九成《橫浦心傳》卷下 古人作詩，所以吟咏情性，如《三百篇》是也。後之作者，往往務爲精深之辭，若出於不得已而爲之者，非古人吟咏之意也。

王之望《漢濱集》卷九《上宰相書》 某聞善論詩者，不專取其文詞，必觀其志而聽其音。《傳》曰：「在心爲志，發言爲詩。」又曰：「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若七子所賦，韓起知其吉凶，觀其志也。列國之風，季札察其治否，聽其音也。惟是二者有氣焉行乎其間，氣之感志與音，必應之。是氣也，非一人爲，實與天地萬物相爲流通。顧所感者如何耳？治世所感，其氣和；亂世所感，其氣厲。是以善觀詩者，於音志之外，又觀其氣焉。且詩本以厚人倫，美教化，而變風變雅往往因一己之不得其所，而發爲憤懣，以譏刺其上，孔子何取焉？蓋世當亂亡，人懷哀思怨怒之氣，賢人君子，特因己所遇，聲之於詩，觀其詩，則當時之所感者可知。夫聽倉庚者知春之和，聞蟋蟀者知秋之肅，此物理之公，天道之自然也。詩之美刺，大率如此。是故樂而不爲淫，哀而不爲傷，美而不爲諛，譏而不爲誹，喜怒通乎四時，合乎一氣，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若以一己之屈伸而反其所感，則小丈夫之作矣，君子無取焉。屈原放逐，作爲《離騷》，幽憂感憤雖出於一己，而楚之風氣著焉。不然，揚己露才，上非其君，下譏同列，乃名教之罪人，豈足以爭光於日月哉？賈誼當漢文治平之時，以近臣出傅長沙，年少名盛，未爲不遇，而沈湘吊屈，悽然有《離騷》之風，吾固知誼之不長也。孟浩然在開元中，詩名亦高，本無宦情，語亦平淡，及北闕南山之詠，作意爲憤躁語，此不出乎情性，而失其音氣之和，果終棄于明主。本朝石守道，作《聖德頌》於慶曆間，詞工意直，眞一代名筆，但語激訐而氣不平，無寬裕優游之風，卒之身罹讒毀而幾成朋黨之禍，殆與吉甫「穆如清風」之作異矣。當時梅聖俞以詩名家，交游傾一時，而仕宦不達，其詩乃怡愉溫厚，不失治世之音，故歐陽文忠、王文公諸賢皆以《三百篇》擬之。然則爲詩者，非通天下之志而協乎聲音之道，未足與言詩也。

呂祖謙《麗澤論說集錄》卷三《門人所記〈詩〉說拾遺》 凡觀詩，須先識聖賢所說大條例，如孟子言：「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又《大序》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又橫渠言：「置心平易始知詩」之類皆是。

張戒《歲寒堂詩話》卷上 論詩文當以文體爲先，警策爲後。若但取其警策而已，則「楓落吳江冷」，豈足以定優劣？孟浩然「微雲淡河漢，疏雨滴梧桐」之句，東野集中未必有也。然使浩然當退之大敵，如《城南聯句》，亦必困矣。子瞻云：「浩然詩如內庫法酒，卻是上尊之規模，但欠酒才爾。」此論盡之。

徐鹿卿《清正存稿》卷五《跋杜子野小山詩》 口之於味，有同嗜焉。苟同矣，其爲美無疑也。「短長肥瘦各有態，玉環飛燕誰敢憎」，要當作如是觀。若夫五穀以主之，多品以佐之，則又在吾心自爲持衡。少陵，五穀也；晚唐，多品也；學詩，調味者也；評詩，知味者也。孟子有言：「至於味，天下期於易牙。」

羅大經《鶴林玉露》卷八 杜少陵絕句云：「遲日江山麗，春風花草香。泥融飛燕子，沙暖睡鴛鴦。」或謂此與兒童之屬對何以異。余曰不然，上二句見兩間莫非生意，下二句見萬物莫不適性。于此而涵泳之，體認之，豈不足以感發吾心之眞樂乎！大抵古人好詩，在人如何看，在人把做甚麼用，如「水流心不競，雲在意俱遲。」「野色更無山隔斷，天光直與水相通。」「樂意相關禽對語，生香不斷樹交花」等句，只把做景物看，亦可把做道理看，其中亦儘有可玩索處。大抵看詩，要胸次玲瓏活絡。

姚勉《雪坡舍人集》卷三七《詩意序》 《孟子》曰：「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爲得之。」文之爲言，字也；辭之爲言，句也；意者，詩之所以爲詩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詩者，志之所之也。《書》曰：「詩言志。」其此之謂乎？古今人殊，而人之所以爲心，則同也。心同，志斯同矣。是故以學詩者今日之意，逆作詩者昔日之志，吾意如此，則詩人之志必如此矣！《詩》雖三百，其志則一也。雖然，不可以私意逆之也。橫渠張先生曰：「置心平易始知詩。」夫惟置心於平易，則可以逆志矣！不然，鑿吾意以求詩，果詩矣乎？

衛宗武《秋聲集》卷五《秋巖上人詩集序》 觀古人評詩率皆引類取譬，以狀其情思體制氣象，故有以流風回雪落花飛草爲喻者矣，有以水之遙遙、春之盎盎爲喻者矣。而近世文士品歷代名世之作，自幽燕老將、三河少年以下，

莫不各有其目。蓋不如是，則無以覈其精微，究其功力所到。

俞德鄰《佩韋齋集》卷一〇《紀德緯詩序》 雖然，詩難言也，平易者近淺，艱深者近怪，事謬則語難，理誣則氣餒，斯皆詩之所忌，而非周游萬里、涉獵萬卷者不能知也。

戴栩《浣川集》卷九《跋初機集》 每怪文無異道，而評文多異說，何也？文蓋言之黼藻云爾。世之方譚俚，彼我相命，猶有不能通其意。開以端倪者，或昧於所宿；授以指嚮者，或倚於所趨。甚而認杪爲本，迷朔爲南，言之難知如此，又從而黼藻焉，宜其愈不易知也。夫以文人不易知，而操翰染牘者，或體未周而辭先焉，趣既狹而辭勝焉，或覆之以艱深，或張之以孟浪。往往文皆出於言之表，宜不知者因以爲詬，否則影褒響贊而已。然則古今評文者不勝其異說，亦各其見然歟？

陳藻《樂軒集》卷六《詩》 詩，情性也，情性，古今一也。說詩者，以今之情性，求古之情性，則奚有諸家之異同哉。

舒岳祥《閬風集》卷一〇《俞宜民詩序》 作詩難，評詩尤難也。必具眞識而後評之當，必全正氣而後評之公。故富貴者不能評，貧賤者不足評，少銳者不可評，衰老者不敢評。夫富貴者不能評，固也，而貧賤者亦莫之評，何哉？少銳者不可評，固也，而衰老者亦莫之評，又何哉？蓋富貴者眞識懵然，夫以科舉寸晷之長，躐取顯仕，一生學問不出是矣，安能劑量詩人之銖兩也？貧賤者正氣索然，酤邊炊畔，毀譽失實，安能爲人軒輊乎？不特評之者不妄，而求之者亦甚微薄矣！少銳者眞識未定，新涉筆墨行間，安知古人要眇？鷄鳥習飛，自謂已冥鴻擧矣。肆口談論，固先生長者之所羞也。衰老者正氣已耗，方畏人之議己，而求所以自媚於後生者，故立論多恕，而擬人非倫。故非有眞識不能以知人，非有正氣易至於失己。

李庭《寓庵集》卷八《跋陶淵明年譜序》 詩家之有年譜，尙矣。所以著出處之實，記述作之由，千載之後，使人誦其詩而知其志，不煩注釋，意義朗然。

郝經《郝文忠公陵川文集》卷三〇《朱文公詩傳序》 古之爲詩也，誦歌絃舞，斷章爲賦而已矣。傳其義者則口授，傳注之學未有也。秦焚《詩》、《書》，以愚黔首，三代之學，幾於墜沒。漢興，諸儒掇拾灰燼，墾荒闢原，續六經之絕緒，於是傳注之學興焉。秦焚《詩》、《書》尤重，故傳之者鮮。《書》則僅有濟南伏生。《詩》之所見、所聞、所傳聞者頗爲加多，有齊、魯、毛、韓四家而已。而源遠未分，師異學異，更相矛楯。如《關雎》一篇，齊、魯、韓氏以爲康王政衰之詩，毛氏則謂后妃之德，《風》之始。蓋毛氏之學，規模正大，有三代儒者之風，非三家所及也。卒之三家之說不行，《毛詩》之詁訓傳獨行於世。惜其闊略簡古，不竟其說，使後人得以紛更之也。故滋蔓於鄭氏之箋，雖則云勤，而義猶未備；總萃於孔氏之疏，雖則云備，而理猶未明。嗚呼！《詩》者，聖人所以泰天下之書也。其義大矣。性情之正，義理之萃，已發之中，中節之和也。文、武、周、召之遺烈，治亂之本原，王政之大綱，中聲之所止也。天人相與之際，物欲相錯之間，欣應翕合，純而無間。先王以之審情僞，在治忽，事鬼神，贊化育，尊天位，而全天德者也。觀民設教，閑邪存誠，聖之功也。所過者化，所存者神，聖之用也。正適于變，變適于正，《易》之象也。美而稱誦，刺而譏貶，《春秋》之義也。故《詩》之爲義，根於天道，著於人心，膏於肌膚，藏於骨髓，厖澤渥浸，浹於萬世。雖火於秦，而在人心者未嘗火之也。顧豈崎嶇訓辭鳥獸蟲魚草木之名，拘拘屑屑，而得盡之哉？而有司設規，父師垂訓，莫敢誰何。以及于宋，歐陽子始爲《圖說》，出二氏之區域。蘇氏、王氏父子繼踵馳說。河南程氏、橫渠張氏、西都邵氏，遠探力窮而張皇之。逮夫東萊呂伯恭父，集諸家之說爲《讀詩記》，未成而卒。時晦庵先生方收伊、洛之橫瀾，折聖學而歸衷，集傳注之大成，乃爲《詩》作《傳》，近出己意，遠規漢、唐，復《風》、《雅》之正，端刺美之本，釐訓詁之弊，定章句、音韻之短長差舛，辨大、小序之重複，而《三百篇》之微意，「思無邪」一言，煥乎白日之正中也。其《自序》，則自孔孟及宋諸公格言具載之，毛、鄭以下不論，其旨微矣。

胡祗遹《紫山大全集》卷二〇《讀〈楚辭〉雜言》 無前賢之心思，不能讀前賢之辭章。予少時，讀《楚辭》輒昏睡不能終篇。蓋無屈原愛君憂國，幽深鬱結、淸苦悽獨，終天無窮難明之悲思。痛甚則聲哀，情苦則辭深。非若得意，歡暢之言，津津然洋溢於外也。今歲方悟。若讀《楚辭》，當句句緩讀，求言外意。如問病人弔孝子，恤其情而哀其苦，庶幾得原文言意。

方回《桐江集》卷一《曉窗吟卷序》 漢淮南子評《離騷》曰：「《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予謂斯言也未瑩，色至於好，怨至於誹，淫與亂不難也，今變風、變雅可考也。子曰：「《關

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淮南蓋集用其語而意不醇者。然世之處人倫事會之際，鮮舒多慘，樂而淫不無之，哀而傷比比皆是也。《易》一泰卦耳，而曰屯、曰訟、曰剝、曰否，其卦不一。制禮樂，文太平，周公盛矣，猶不免賦「予羽」、「予室」之詩，則夫枯謠悴咏上不見答，豈止一屈原而已哉。原之著《離騷》也，深契乎《三百篇》之六義，而淮南淺之。其于鬼神變化，草木芳穢、男女乖合、國家成敗，言抑揚，意開闔，惟澹菴胡公句句而析之，十有九蘊焉。其曰「滿堂兮美人，忽獨與予兮目成」，此托辭也，於色也豈有所謂好。其曰「已矣哉，國無人莫我知兮」，此直辭也，於怨也豈有所謂誹。由原之作，推原之心，雖進之正風、正雅及頌，皆可也。

又《瀛奎律髓》卷一四 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君子於待人宜然，予之評詩亦皆然也。

黃仲元《四如集》卷三《姚野庵詩解序》 心，活動物也，詩亦活動物也，豈可以言語求哉！惟不說者爲上。夫子絃歌，而取三百十有一篇，斷之以「思無邪」一語，卽詩論詩，它無文字。

趙文《青山集》卷一《李叔登詩序》 謝公問子弟：《詩》中何句最佳，遏稱「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以對。謝公乃獨愛「訏謨定命，遠猷辰告」。今之談詩者，豈以謝公之說爲然哉！要之詩六義，異今人所喜，獨在風比興爾。大率前輩尙渾含，後生喜流麗。宜謝公所賞，與遏輩異也。

又《陳竹性刪後贅吟序》 詩之爲敎，必悠揚諷詠乃得之。非如他經可徒以訓詁爲也。古之學詩者，必先求其聲，以考其風俗，本其情性。後世學詩者，不復知所謂聲矣，而訓詁日繁，去詩寖遠。漢人稱說詩解人頤，詩非癡物，說詩者必使人悠然，有得於眉睫之間，乃爲善爾。近世橫渠以詩說詩，蓋得之，然不過十數章止。橫渠蓋姑爲之例爾。竹性陳君取風雅語，一用橫渠例，謂之《刪後贅吟》。余讀之，毛、鄭以來奇書也。釋氏之徒，演說大意，敷陳既竟，復五七其辭，謂之偈言，不必皆有韻也。讀之往往能使人悟入異敎，自不當與吾書並論。要之敎人方便，是或一道。吾欲取竹性吟，使童兒知習，卽他詩傳可束閣。竹性徵余題吟後，輒用竹性例繫之以吟：觀詩妙處在吟哦，解說紛紛意轉訛。記得富陽明月夜，篷窗閑聽竹聲歌。

又《高敏則采詩序》 宦學於靖節之鄉而采詩，猶采珠於海，采玉於山，未有不得者也。雖然，詩與珠玉異，珠，珠而已爾，玉，玉而已爾。至於詩，不可以一體求。采詩於彭澤，而曰非靖節之詩不采，是絕天下以爲無詩，而亦不必采也。人之生也，與天地爲無窮，其性情亦與天地爲無窮。故無地無詩，無人無詩。采詩與刪詩異，刪詩，非夫子誰敢當之？以夫子刪詩，田夫野人之作，宜無足以當夫子之意。吾觀於《詩》，而後知夫子之大也。方其觀於《風》也，不知其有《雅》也，及其觀於《雅》也，不知其有《頌》也，歌《二南》，春風醇酎之濃鬱也。歌《邶鄘》，雁烟蛩雨之凄斷也。歌《王》，如故家器物，雖敝壞零落，而典刑尙存，見之能使人感傷也。歌《鄭》、《衛》、《陳》，如行幽遠閒曠，采蘭拾翠，閑情動盪而禮防，終可畏也。歌《齊》、《秦》，如與山東大猾、關西壯士語，獵心劍氣，不覺飛動也。歌《唐》，如聽老人大父相與蹙額而談往事也。歌《魏》、《曹》、《鄶》，如楚舞短袖，雖欲回旋曲折而不可得也。歌《豳》，如行阡陌間，所見無非耘夫、桑女，亦不知世有長安狹斜也。吾以是知夫子之大也。故采詩者眼力高，而後去取嚴；心胸闊，而後包括大。今之所謂采詩者，大抵以一人之目力、一人之心胸，而論天下之詩，要其所得，一人之詩而已矣。而況或怖於名高，或貪於小利，則私意顚倒，非詩道，直市道而已。

牟巘《陵陽集》卷一三《唐月心詩序》 唐以詩取士，士皆工於詩，蓋有工而不遇者矣。場屋既廢，爲詩者乃更加多。然工拙深淺有定評，名實之間，要不可眩，正不待決得失於一夫目也。

戴表元《剡源集》卷九《魁師詩序》 藝之於人，有好之而不厭者，以其樂也。苟所樂之在此，他雖有可樂者，不好之矣。千金之家，終日吹彈棋踘，而窮閻窶夫，皇然摩鍋灑削雕鍛，利羸餘以給妻子。此二途所爲樂不同，而樂於所自養者同。故當其疲精神、窮昏晝、忘饑渴而爲之，雖使師襄放叟，歌《周南》、誦《離騷》於其側，有不能暇聽。何者？所樂不存焉故也。浮屠氏之枯空淡泊，草衣而木食，煢居而野游，無富貴繁華之美於其心，無貧賤急迫之勞於其體。其於人世一切之累，舉不可以相及。而詩之爲藝，出於人之精能虛覺，勞不撓形，淸不膠物，又非若吹彈棋踘之鄙褻而難成，摩鍋灑削雕鍛之喧煩而爲美也。則樂而好之，是固其職。

黃澤《荊川稗編》卷一〇《辨說詩之失》 古者重聲敎，故采詩以觀所被之淺深。然今《三百篇》有出於太師所采者，《周南》、《召南》是也；有錄於史官而非太師所采者，《豳風》及周大夫所作是也；其餘諸國風多是東遷以後之

作，率皆諸國史官所自記錄。方周之盛，美刺不興，《漢廣》、《江沱》諸詩，雖足以見諸侯之美，而風化之原，實繫於周。其後天子不能統一諸侯，諸侯善惡皆無與於周，故不論美刺皆謂之變風，以其不繫於二南而各自爲風也。《周禮》王巡守則太史太師同車，又其官屬所掌皆有奠世繫之說。方采詩之時，太師掌其事，而太史錄其時世，及巡守禮廢，太師不復采詩，而後諸國之詩，皆其國史所自記錄，以考見風俗盛衰，政治得失。若《左傳》於高克之事，則曰「鄭人爲之賦《清人》」；莊姜之事，則曰「衛人爲之賦《碩人》」；必有所據矣。故《大序》曰：「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吟詠情性，以諷其上，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是說詩者不可不辨采詩之時世也。《黍離》降爲《國風》，此時王澤猶未竭也，故人民忠愛其君，猶能若此。其後聽者既玩，而言者亦厭，遂與之相忘，則雖《國風》亦不可復見。至此，則書契以來文治之迹，始剗絕矣。以時考之，《國風》止於《澤陂》，在頃王之世，當魯文公之時。故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故說詩者尚論其世也。

鄒奕《居竹軒詩集序》 古人評詩，必觀出處之大節，與其所遭之時，而後人之賢否，不離於性情，文字之間，已可見矣。大抵治平之時，其聲和而婉，顯榮之人，其氣舒以安。不然，則太息於干戈擾攘之際者，多迫切之詞；呻吟於牛衣鶴埃之下者，多憤激之態；其去溫柔敦厚之教，益以遠矣。何足以垂於不朽乎？

楊維楨《東維子集》卷七《趙氏詩錄序》 評詩之品無異人品也。人有面目、骨體，有情性、神氣，詩之醜好、高下亦然。《風》、《雅》而降爲《騷》，《騷》而降爲《十九首》，《十九首》而降爲陶、杜，爲二李，其性情不埜，神氣不群，故其骨骼不庫，面目不鄙。嘻！此詩之品在後無尚也。下是爲齊梁，爲晚唐、季宋，其面目日鄙，骨骼日庫，其情性神氣可知已。嘻！學詩於晚唐季宋之後，而欲上下陶、杜、二李以薄乎騷雅，亦落落乎其難哉！然詩之情性神氣，古今無間也。得古之情性、神氣，則古之詩在也。然而面目未識，而謂得其骨骼，妄矣；骨骼未得，而謂得其情性，妄矣；情性未得，而謂得其神氣，益妄矣。

又《劉彥昺集序》 賦詩難，而知詩爲尤難。蓋能知者，固不在於必賦；而能賦者，固在於必知也。永嘉李季和氏，嘗與予論古今人詩，亦曰：「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信矣哉！

虞集《雍虞先生道園類稿》卷一七《鄭氏毛詩序》 聖門之教人，蓋以詩爲學矣。孔子說《烝民》之詩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曾子之所以終身也。「鳶飛戾天，魚躍於淵。」子思子之所以明道體也。「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意，以意逆志，是爲得之。」孟子之所以說詩也。是以程子之於詩也，嘗點掇一兩字而誦之，使人自解。又曰：「今之學者，未見意趣，必不樂學。欲以《三百篇》教之歌舞，恐未易曉。欲別作詩，令朝夕歌之，似當有助其意一也。」聖賢之於詩，將以變化其氣質，涵養其德性，優游厭飫，詠歎淫泆，使有得焉。則所謂溫柔敦厚之教，習與性成，庶幾學詩之道也。漢儒有保存遺經之功，而亦不無專門訓詁之失。儒先君子，知豈不足以知之，而罕見於言者，豈非有得於此，則彼穿鑿纏繞之說，自有所不得行乎。諸經皆然，蓋不止於《詩》也。齊、魯、韓《詩》不傳，而毛氏獨存。言詩之家，千數百年守此而已。至宋歐陽子，疑《詩序》之非，而著《本義》。蘇欒城亦疑而去之，不免猶存其首句。譬諸山下之泉，其初出也，壅塞底滯，而端亦微見矣。漸而清通，沛如江河，後因於先而廓之，而水之源流達矣，亦有其時也。至於朱子《詩傳》之出，然後悉屏去大小《序》，別爲一編，存而不廢，以待考辨，即經以求其故，自爲之說，而天下學者從之，國家定以爲是，然後其說與聖賢之言詩者合，而學者有所用功矣。

梁寅《詩演義原序》 《詩》，以溫柔敦厚而垂教者也。其爲言也，既平易而易知，及諷詠之也，又足以感人心而易入。然初學誦之，亦有難者焉。其所以難者，訓詁則必欲其明也，義理則必欲其正也，詩之所由作者所當究而其不可知者爲多也。吾夫子刪詩之時，未有注釋也。至漢儒以經相傳授，注釋益衆矣，而無所前聞，多爲臆度，故謬誤相襲。朱子《詩傳》獨覺夫千載之失而有以正之，至於字義尤必有據，凡其穿鑿附會者悉棄而不取。故曰訓詁之必明也。漢儒之釋經，於正理或昧。迨程、朱之言既行，駁雜之論乃黜。今之讀經者宜壹遵程、朱，難復互異。故曰義理之必正也。古人之歌詩，如今之歌曲，或頌或規，唯取大意，詩之事實多所未究。以今觀之，其作者爲何人，所指爲何事，勿問之可也。故曰其不可知者爲多也。《傳》之或簡略者，蓋章解句釋，非君子之所尚也。然幼學之士，讀經而懵於傳，讀傳而違於經，非加之意，何以究通？故余之所論者，爲幼學慮也。故博稽訓詁以啓其塞，

根之義理以達其意。於其隱也，闡而使之顯；於其略也，推而使之詳。其間與傳牴牾，蓋或時有焉，而以求其是也。君子觀之，恕其僭踰，正其疵謬，則耄言之或傳也，非至幸者乎？

羅倫《一峰文集》卷三《敬菴詩集序》 莫論其高深，莫論其淺近，通乎性情，止乎禮義而已。夫奇高深而卑淺近，論詩之通病也。以性情禮義爲主，而不論其高深淺近焉，達於論詩者也。

劉崧《槎翁文集》卷一〇《劉以震詩序》 聞師曠之琴瑟者，知其非下俚之音。睹昆山之璞玉者，知其非泥塗之質。蓋其美也，必有所自鍾。其和也，必有所自發。而況於詩乎？

楊士奇《東里續集》卷一四《滄海遺珠序》 詩本性情，關世道，《三百篇》無以尚矣。自漢以下歷代皆有作者，然代不數人，人不數篇，故詩不易作也。而尤不易識，非深達六義之旨而明於作者之心，不足以知而言之。

《陳獻章集》卷一《批答張廷實詩箋》 首章似胡文定解《春秋》，以義理穿鑿。二章發揮道理極致，非所敢當，然此心亦自不能已，願與公共勉之。三章仙術多門，姑置勿論，然興致高遠者，非此無以托。古有留意於《參同契》而爲詩，則斥以盜竊。四章箋得之，余清老《唱道歌》云「世間膏火，煎熬可厭」，亦在其中。五章要看第二句與第四句相應親切。六章醉以溷俗，醒以行獨。醒易於醉，醉非深於《易》者不能也。漢郭林宗、晋陶淵明、唐郭令公、宋邵堯夫，善醉矣夫！七章其失與首章同。黃涪翁《大雅堂記》似爲此箋發者，正詩家大體所關處，不可不理會。大抵詩貴平易，洞達自然，含蓄不露，不以用意裝綴，藏形伏影，如世間一種商度隱語，使人不可模索爲工。欲學古人詩，先理會古人性情是如何，有此性情，方有此聲口，只看程明道、邵康節詩，眞天生溫厚和樂，一種好性情也。至如謝枋得，雖氣節凌厲，好說詩而不識大雅，觀其《註唐絕句》諸詩，事事比喻，是多少牽強，多少穿鑿也。詩固有比體，然專務爲之，則心已陷於一偏。將來未免此弊，不可不知。八章不知馬，其失在人不在馬，少知進退去就而已者，亦未以馬稱也。平湖之進，吾惜之。九章珠珮用鄭交甫事。十章箋得之，詩從後定本統論好，非但拙作所能當，持以論詩可矣。概觀所論，多只從意上求，語句、聲調、體格尚欠工夫在。若論詩家，一齊要到。莊定山所以不可及者，用句、用字、用律極費工夫。初須倣古，久而後成家也。今且選取唐宋名家詩數十來首，諷誦上下，效其體格、音律，句句字字一毫不自滿，莫容易放過。若於此悟入，方有蹊徑可尋。

徐渭《南詞敘錄》 聽北曲使人神氣鷹揚，毛髮灑淅，足以作人勇往之志，信胡人之善於鼓怒也，所謂「其聲嘵殺以立怨」是已；南曲則紆徐綿眇，流麗婉轉，使人飄飄然喪其所守而不自覺，信南方之柔媚也，所謂「亡國之音哀以思」是已。夫二音鄙俚之極，尚足感人如此，不知正音之感何如也。

李東陽《麓堂詩話》 劉會孟名能評詩，自杜子美下至王摩詰、李長吉諸家，皆有評。語簡意切，別是一機軸。諸人評詩者皆不及。及觀其所自作，則堆疊餖飣，殊乏興調，亦信乎創作之難也。

又 詩之爲妙，固有咏歎淫泆，三復而始見，百過而不能窮者。然以具眼觀之，則急讀疾誦，不待終篇盡帙，而已得其意。譬之善記者，一目之間，數行可下，然非其人，亦豈可強而爲之哉。

又 文章如精金美玉，經百鍊歷萬選而後見。今觀昔人所選，雖互有得失，至其盡善極美，則所謂鳳凰芝草，人人皆以爲瑞，閱數千百年幾千萬人而莫有異議焉。如李太白《遠別離》、《蜀道難》，杜子美《秋興》、《諸將》、《咏懷古跡》、《新婚別》、《兵車行》，終日誦之不厭也。蘇子瞻在黃州，夜誦《阿房宮賦》數十遍，每遍必稱好。非其誠有所好，殆不至此。然後之誦《赤壁》二賦者，奚獨不如子瞻之於《阿房》及予所謂李杜諸作也邪？

邵經邦《藝苑玄機》 詩要見識，如「季札觀周樂」，便知是興是亡。當時豈是篇篇歌過，又豈是章章辨驗，無非他心中理會得多。未聞樂時，先知《唐風》如此，《衛風》如彼，一聞之間卽贊其美，知其興亡。今人陳、杜、沈、宋不能熟記，王、楊、盧、駱亦未全知，便議人優劣，如何使得？

皇甫汸《解頤新語》卷一 夫詩匪作之難，知之惟難；匪知之難，論之尤難。識美延陵，庶其能聽，起予商賜，可與晤言。

薛應旂《方山先生文錄》卷九《詩說自序》 夫詩何爲者也？宣六情，通百物，止僻坊邪，論功頌德，實感天地而動鬼神者也。豈易說哉？故曰：「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爲得之。」於乎，說詩之義備矣。以是爲訓，而牽於文辭，溺於志意者，猶未免焉。故齊、韓、毛、鄭之說，去子夏之世尚近，其所傳授，庶幾影響。而王仲淹猶且病之。矧自是以後，而欲以己意懸斷於千百年之下，吾未敢謂其能說詩也。

譚浚《說詩序》《易》曰：「文明以說。」說者，說也。說詩而解頤，說心而研慮。得其說者，知其本矣。何四始六義之說乎？猶述百家之說爲篇者，欲以愼其始也。義在其中矣。其感發而興於詩者，尙愼旃哉！

又《評品》 觀意不以人，擬人必以倫。徇聞者衆，知音者希。異于己則忌，符其意則取。劉勰曰：「貴古賤今者，二王也；崇己抑人者，班曹也；信僞迷眞者，樓護也。」《詩》云：「其詩孔碩，其風肆好。」《騷》云：「衆不知余之異采。」皆自誇其美。杜甫《戲爲六絕》，擬議時作。李白云：「大雅久不作」，褒貶異代。如杜以陰鏗比李曰，非其當也。云「廣文過屈、宋」，浮于實也。蓋隱惡揚善者，忠厚之君子；操戈入室者，名教之罪人矣。

又《取尙》 自古取詩，以精爲尙。作者不以多而重，知者不以少而忽，遇之者非以大而顯。夫《詩三百》，孔子獨取「思無邪」之一言。南容三復「白圭」之章，子路終身誦「不忮不求」之句。靈運以「池塘生春草」之言、玄暉以「澄江淨如練」之句、王勃以「秋水」「長天」之聯、崔佑以「吳江風落」之句、崔顥以《黃鶴樓》之詩見重于後世。相如以《子虛》之賦、杜牧以《阿房》之篇見顯于當時。皆非多而大也。

《來瞿唐先生日錄》卷五《省事錄》 豪傑之士不得於時者，每於詩歌言其志、寄其興。某所以說詩最難解。今之解杜詩者，每每因其字句而解之，而言外之意則未之發。間有發者，易至于鑿。

又 人情好尙不同，唐李洞慕賈島爲詩，銅鑄其象，事之如神。自今觀之，賈島之詩未爲高也。人情之僻如此。

王世貞《弇州山人四部稿》卷六六《劉諸暨杜律心解序》 孟氏曰：「以意逆志，得之哉！得之哉！」夫所謂意者，雖人人殊，要之其觸於境，而之於七情，一也。

又《藝苑卮言》卷三 實境詩於實境讀之，哀樂便自百倍。

孫鑛《唐詩品》 神者，情也；妙者，趣也；能者，語也；具者，格也；逸者，思也；奇者，才也。不知所自來者，神品也；可以意求者，妙品也；人巧極天工錯者，能品也；具體而未工者，具品也；備神之骨而肉不稱者，逸品也；不拘常格者，奇品也。

馮從吾《少墟集》卷一三《森玉館集序》 夫今之詩人理學多枘鑿不相入，此正坐不講之過。詩云：「鳶飛戾天，魚躍於淵。」卽善說詩者不過以爲點景之妙耳。而孰知其言上下察，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卽善說詩者，又不過以爲言天言文耳，而孰知其言天之所以爲天，言文王之所以爲文也。夫論理而至於上下察，至於天之所以爲天，文之所爲文，其精微奧妙亦至矣，盡矣，蔑以加矣，而皆於詩中發之，詩豈易言哉。

溫純《溫恭毅集》卷七《詞致錄序》 大都善相馬者，惟求筋骨；善評文者，惟貴神情。神情內會，而意興各有寄托，其體裁以時易之，要未可槩其世代生平也。宋廣平玉性金腸，賦梅花不免婉媚；晏元獻清標澹質，祖西崑止見便儇；王濬仲嗜進納污，持論每超玄致；柳子厚甘諛溺詭，立言輒附經常。如以其文而已，廣平、元獻呫呫漫漫者耳，而濬仲、子厚不庶幾哉？

焦竑《澹園集》卷一六《青谿山人詩集序》 古今稱詩，莫盛于李、杜者。誦其詩，莫不思論其世，至爲譜其年以傳。蓋自毛、鄭以來皆然，不知《羔羊》、《兔罝》、《考槃》、《碩人》，其人之進退隱顯，往往自見於詩，有不待譜而知者。故李、杜之詩，編年爲序，豈獨行役之往來，交游之聚散，與夫文藝之變幻，犂然可考，而時之治亂升降，亦略具焉。昧者取其編，門分類析，而因詩以論世之義日晦，余嘗歎之。

又《弗告堂詩集序》 夫詩以微言通諷諭，以溫柔敦厚爲教，不通于微，不底于溫厚，不可以言詩。

屠隆《鴻苞節錄》卷六《論詩文》 氣運尙隨世遞遷，天地有劫，滄桑有改，而況詩乎？故論詩者，政不必區區以古繩今，各求其至可也。論漢魏詩，當就漢魏求其至處。不必責其不如《三百篇》。論六朝詩，當就六朝求其至處，不必責其不如漢魏。論唐人詩，當就唐人求其至處，不必責其不如六朝。

姚舜牧《重訂詩經疑問》卷四《鹿鳴》 凡說詩，宜先討求大旨，不徒泥其章句。如此篇大旨在求教示之益，專重「人之好我」二句。然此二句不卽指嘉賓說，詩人意本謂我有嘉賓，須具堂上下之樂，筐篚之將。此何以故？蓋人求教示之益，必先得此人之心，人之好我，方示我以周行耳。次因說「我有嘉賓，德音孔昭」云云，正謂此嘉賓有可以教示我，必用旨酒而式燕以教可也。次又說今我幸有嘉賓，而必備琴瑟之樂致和樂之湛，正將以此燕樂嘉賓之心，庶乎嘉賓之不棄而示我以周行耳。如此看，語意始相承，而血脈亦流貫。若謂首章是示我以大道，次謂不待言語之間而其所以示我者深，又次謂安樂其心，則非止養其體娛其外而已，則初之示我周行者專在言語耶？旨酒式燕以

敖者止是養其體娛其外耶？且章首原說人之好我，不說賓之好我，意甚明白，敢正高明。

又卷八《皇矣》 凡讀詩，須先討求個大旨，大旨既得，橫東豎西，無不合着。如此詩大旨在「監觀四方，求民之莫」二句上，乃所謂莫民者，只在明明德之人。故叙大王，說個「帝遷明德」；叙王季，說個「其德克明」；叙文王，說個「予懷明德」。而中間稱「上帝耆之」、「帝省其山」、「帝度其心」、「帝謂文王」，不一而足，總見上天爲民求一賢君若此其切。爲人君者必明明德于天下，然後可對天下仰望之心，可不負上天立君之意。此詩人立言之大旨也。不是之求，而徒求之文詞間，是章句之儒，而非吾所望于說詩者。

胡應麟《詩藪內編》卷四 論詩最忌穿鑿，「朝廷燒棧北，皷角滿天東。」燒與滿氣勢相應，而元晦以爲「漏天」。「關山同一照，鳥鵲自多驚。」照與驚偶麗相當，而用脩以爲「一點」。二君非不知詩者，朱乃偶爾失忘，楊則好尚新僻。

周齊曾《囊雲文集》補遺《始可與言詩序》 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歟？」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何謂也？」子曰：「繪事後素。」曰：「禮後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夫彼事此事不一也，偶觸於中，通類而一之，何便許其「可與言《詩》」？言《詩》固若是其易乎？然當時門弟子多矣，何獨二子是許？又若不易言者《詩》也。四十餘年來，似喉間有物，咽不能下，欲吐又不得。今春取向所摘《詩歸》再四讀，有題與詩是者，有全不是者，有一截是一截不是者，有祇一句是者，有祇一字是者。初以不同於諸作，錄摘本中，或僅會得其粗迹，未盡領作者意。即會得，亦錯，況不會，徒以其不同於諸作而錄之耶？至此知古人無苛作，其使人讀之不即領者，正法之甚微而出之甚深也。蓋題在題中，故詩不離題。題不在題，則題中無詩，詩在題外。又雖題在題中，而從其題前一段，故詩不至題，置其本位；從其題後一段，故詩不自題，置其由來。又不從題前題後，而題正面，實寓傍情，故詩即就題正面。總之，詩不盡於有字句處，亦不盡於無字句處，變而莫測，不可執一端而盡其多端也。由是觀之，孔子之以言《詩》許二子，許其不爲一端所泥，而能達其變而莫測者，以隨我所會而無往不合也。如是，凡天地間之所有，將無一不可作詩解，而詩亦無一不可作天地間之所有解矣。孔子烏能不許二子？我四十餘年來喉間物始一旦吐，卻不意《三百篇》後古詩人已不可見。即我數日注兩目，凝神靜氣，想古詩人忽立我前詔教我，且不特目前有古詩人，我身、我心無不是古詩人，我手亦無不是古詩人，以與几上一筆一墨相接作，是以每一詩即有數語評注，要即古人自評注自詩，我無與也。然只可錄以藏之枕中，不可令今之號爲詩家者見。壬寅五五前一日，無髮居士題於囊雲靜室。

黃諄燿《陶菴全集》卷二一《陶菴自監錄三》 謝康樂「池塘生春草」得之夢中，評詩者或以爲尋常，或以爲淡妙，皆就句中求之耳。單拈此句，亦何淡妙之有？此句之根在四句之前，其云「卧疴對空林，衾枕昧節候」，乃其根也。「褰開暫窺臨」下歷言所見之景，而至於池塘草生則卧疴前所未見者，其時流節換可知矣。此等處皆淺淺易曉，然其妙在章而不在句，不識讀詩者何必就句中求之也。

錢肅樂《錢忠介公集》卷一《馮子詩序》 有詩者，有未始有詩者，有既始有詩者，有既始有詩而仍夫未始有詩者。此中妙趣，如數夢中珠玉，聽者能聞之，不能懷而去之。詩之妙，難言哉！【略】引情以入者，慧也；引情以出者，學也。學與慧交，資而化其偏，則稷下、竟陵無所庸其奴主矣。

金鉉《金忠潔集》卷一《觀上齋紀程》 說詩者言愈多則愈支，且令學者意味薄，不若專主一家，反覆涵泳，自然有得。

方以智《通雅詩說》 有讀千載上之一言而下泣者矣，有誦千載上之一言而起舞者矣，此自當人之所志所造不同耳。「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淚下。」淚下不亦誕乎？彈琴而見文王，魂來而愁蛟龍，月明而嘯峰頂，謂之誕，皆不免乎誕。

又 宋後好註詩，詩有不必註者。「挂席拾海月」，海月爲江蟠柱，使風帆而拾蚌，是何況耶？「竹林爲我啼清晝」、「王母晝下雲旗翻」，竹林、王母鳥名，襲王、蔡、魯、黃之解，且曰：「不讀萬卷，不行萬里，不能知老杜。」嗟乎，老杜之破萬卷，豈在此乎？此宋景濂所歎揎攘而叢脞者也。一飯不忘君，有之矣。率爾咏歎，遷就而爲之說，則所不必。

穀齋主人《獨鑒錄》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文成競賞，則其文危；文成獨賞，則其人亦危。然必自照精，而後共賞出焉。美人之臨粧也，修容飾黛，對鏡自憐，於是察道者盡爲驚魄，致笑顰而唐突也。石公曰：「不必

他人看斷腸，鏡前每日銷魂死」，獨覽之謂也。

劉宗周《論語學案》卷五 「唐棣之華，偏其及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聖人聞《滄浪》之歌而啓自取之機，觸《唐棣》之詩而及不遠之道，皆得意忘言，化朽腐爲神奇。斯道散殊耳目之表，一經指點，頓令生意躍躍。風人之旨，意在言外，聖人之說《詩》，亦意在言外，如鏡花水月，不容擬議，恰證無上妙道。悟風人之旨，可以言道矣。悟聖人之說《詩》，可以言學矣。

李魯《重編燼餘集》卷一《讀書法》 讀書之法，穩坐寬心，朗誦徐思。拈讀一首，則細看其如何命意、如何疏理、何處駕虛、何處徵實、何處順叙，何處逆轉。務令爛熟，在我口頭、在我眼裏，食息戲謔，時如見之。積累既久，自然有得。切不可心忙意亂，馳東奔西，欲得此，恐失彼，鹵莽貪多，掩卷茫然也。世間書誰人讀得了？但要所讀有會耳，然切須凝心靜氣，打個一二手程限，看取功效何如，不可躁急計功，強探力索，致傷元神、生疾病也。

張次仲《待軒詩記》卷首《學詩小箋總論》 觀詩人意思，好是如何，不好是如何，觀其土俗人情，觀其時勢物態，如讀《伐檀》詩，便見清高之意，看《碩鼠》詩，便見暴歛之意。好是如此，吾心油然興起，不好如彼，心下著槍相似，然後能得詩意，有裨身心。今人只將已意包籠中間，委曲折旋之意盡不曾理會，寧有濟乎？且未看諸家注解，先熟讀本文，玩味其語氣，千遍萬過，方見得其中好處。其中好處方出，方見得精徹而無遺耳。此亦貪多不得，若讀一篇便思讀第二篇，則一二日可盡，何用逐日捱得數章，尚未徹透耶？故讀此篇，恨不得常熟此篇，如無第二篇，始可精進而無鹵莽之咎。如入城郭，須逐街坊里巷、屋廬臺榭、車馬人物見過，方是眞知；今人在外望見城是如此，便說我知之矣，豈善讀詩者哉！

又 余讀《易》，謂《易》本言天道，而總歸人事，其人爲君臣父子之倫，其理爲盈虛消息之幾，其端在身心家國之間，而其體在戒懼愼獨，其用在通經達變，自語默動靜之微以及治亂興亡之大，無不由之。是卦有六十四卦，爻有三百八十四爻，皆以理數象變救正人事也。今於詩亦然。其體風雅頌，其義賦比興，其俗有東西南朔之殊，其事有朝野大小之異，其音有宮商角徵羽之辨，其旨有正反常變美刺勸懲之不同，其引類有天地時數山川人物之繁夥。而究其所歌咏者，喜怒哀樂之情，家庭骨肉之事；所告誡者，興亡理亂之由，悲歡離合之故；所稱述者，開國承家之業；頌禱者，凝庥永命子孫長久之謨；極之忠臣義士、怨婦勞人，咨嗟太息以盡其痛哭流涕者，皆不外此。則詩之爲詩，不獨聲音合律，文章葩美，而聖人所以垂經著教者，可以思矣。

張燧《千百年眼》卷三《孟子善言詩》 「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學詩之法，孟子兩語盡之矣。蓋詩人之意，寄興取喻，含蓄不盡。故言之者無罪，而聞之者足以戒。如刺淫亂，則曰「雝雝鳴雁，旭日始旦」，而昏冒之意，自在言外。憫流民，則曰「鴻雁於飛，哀鳴嗷嗷」，而凄凉之景，如在目前。傷暴歛，則曰「維南有箕，載翕其舌」，而誅求無厭之慘，已不可勝言。孟子論與民偕樂，而獨言鼓樂田獵，深識此意。如《詩》有：「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孟子釋之曰：「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未嘗費辭而理自明。使宋儒爲之，不知添多少詮釋矣。又如《書》曰：「刑故無小，宥過無大。」有作者解曰：「刑故無刑小，宥過無宥大。」只添二字，而語意明白。訓詁家須作如是觀。

馮復京《說詩補遺》卷一 夫緣情有作，感遇之道萬殊，睿體無方，化裁之容千變，經首桑林，奏刀妙中，疾徐甘苦，巧斲自知。予所能言者，薄示筌蹄，所不可言者，能窮罔象乎哉！請問諸獨照之匠，玄解之宰矣。

又卷六 予能辨詩格，不喜解詩義。蓋古人興寄幽遠，非自注本末，後人測擬，暗中摸索，徒自紛呶。如《蜀道難》，或以爲因明皇幸蜀而作，味「所守或匪親，化爲狼與豺」，豈因西狩作哉？杜集諸句，如：「獨鶴歸何晚，昏鴉已滿林。微升古塞外，已隱暮雲端。」誠有似托喻隱刺時事者，遂爲腐儒口實。然直作晚景初月觀可也。

又 杜詩佳處，有雄壯語，痛快語，秀麗語，蒼老語，忠厚語，平典語。累處有粗豪語，村俗語，險瘦語，庸腐語，鬼怪戲劇語，強造生澀語。蓋此老胸中壁立，無一體不自運天矩，「語不驚人死不休，恐與齊梁作後塵」，是其一生本領。然竊攀屈宋，熟精《文選》，亦自明言其所得，如河潤千里，必本星宿之源，所以利鈍雜陳，涇渭並泛，終不失爲大家。古今不可無一，不可有二。其詩不可不讀，亦最不易讀，非具天眼者，未有不墮霧隨塲者也。然予得一讀杜詩捷法，但看宋人詩話，所甚口贊歎者，非老杜極佳之詩，即

係其極惡之詩，以此參之，十不失一。劉須溪旁門小乘，間或窺斑，然終溺宋人見解，閱者大須甄擇，勿誤祈嚮。

又　宋人不解詩，尤不解古詩，以其數典忘祖。子昂李杜之上，更不知漢魏六朝也。以兩漢體引繩杜詩，則杜乃村僕傖童，壞家法者耳。如劉須溪評「始知衆星乾」，云：「窮而不澀」。評「齊魯青未了」，云：「雄蓋一世」。評「心清聞妙香」，云：「便爾超悟」。梅聖俞評「少人多虎」句，云：「含蓄不可模倣」。杜之所以尚遜陶謝者，弊正坐此。宋人所讚仰，以爲不可及者，亦正在此。嗚呼，宋人誤認子美乎？子美誤導宋人乎？如「盪胸生層雲」、「決眥入歸鳥」之奇險，「羲和鞭白日」、「巨鰲折老拳」之怪俗，昌黎一生險句諢句不出此境。嗚呼，子美又誤昌黎矣。

又卷八　唐人評盛唐者殷璠，評中唐者高仲武，俱影響聞耳，記纂篇句，冗濫不精。張爲《主客圖》，以白樂天爲廣大教化主，孟雲卿高古奧逸主，李益清奇雅正主。又立上入室，入室、及門之目，義例乖僻，所取蟬噪蛙鳴，徒聒惱人聽，何物幺麼，作此怪事？杼山談論，頗有一二處堪採，而標句多謬。

郝敬《藝圃倫談》卷三《唐體》　平易語，後人以險刻求之。如杜甫《宿龍門寺》詩「天闕象緯逼，雲卧衣裳冷。」祇是高處夜景，宮殿兀突，故云。「天闕」與「雲卧」正對，猶「雲際、日邊」云爾。「闕」字用得變幻，猶言天門，甚言高耳。後人遂猜作「天闕」、「天闕」，迂鑿多類此。

又《小山草・孟子說詩解》　故詩不在文辭而在意與志相通。《韓嬰外傳》博採古今事，廣譬曲喻，正是不以辭、以意逆志之法。如《論》、《孟》引詩，何嘗據辭，皆有意逆之，非無心迎候之也。若不自必，但聽於彼，則咸丘蒙之說《北山》，亦可謂得解矣。如是，則三百篇止可貼三百事，一句不可那移，那移便是郢書燕說。如《淇澳》之切磋，與貧富何預？《碩人》之巧笑，與禮何預？夫子稱爲知來。孟子引《柏舟》「憂心悄悄」爲孔子；引《肆》「不殄厥溫」爲文王，皆郢書燕說矣。聽其自至，終不至矣。惟不以辭，得其志而後可以觀，可以興也。興者，情之動也，詩之有興，如林風水月，可以象仿，而不可以形求。諺云：「詩有別趣，非關理也。」故興不離辭，亦不執辭。不得志，則不知興之所寄。得其志，諷其辭，然後興可知也。後世詩變爲辭，楚人之《離騷》是也。詩以志爲辭，志勝而辭達，騷以辭爲志，辭勝而志隱。騷辭雖曼衍，其志本忠憤，鬱悒無聊之情，婉轉於物象事理、文義聲律之外。使人悲愴嗚咽而不可讀者，興之謂也。故興不可以辭執也，必得其志而後興可風。從來說詩者，誤以比爲興，故詩爲絕學，皆坐以辭害志之蔽。如《楚辭・天問》一篇，辭甚詭詭，惟以仰籲其不平，何須得答。柳宗元以辭答，已是添足。朱元晦又以事理辨其是非。諺所謂「打破沙鍋者」耳。解詩之誤率由此。

又《談經・毛詩》　或謂予《詩解》大略，予惟原夫作者之志而已矣。夫詩，志也。志明即辭易曉。子云：「興於詩」。詩有興，猶易有象也。象在辭外，興亦在辭外。【略】古人引詩，不必本事，不必泥辭，貴興而已。不得其興，辭雖詳與性情無涉。故無興不可以爲詩，得志斯得興矣。孟子曰：「以意逆志，是謂得之。」古之詩，皆志也，後世之詩，皆辭也。詩所以爲絕學也。

徐光啟《毛詩六帖講義》卷一《木瓜》　黃葵峰曰：「解經固難，解詩經尤難。」蓋詩發乎人之性情，本乎人之心志。人之性情心志固有身相與處，而有未能悉其底裏者。況古今相去，以意迎之安能一一盡得其旨哉？若此篇集傳所云，則朱子之詩耳！愚謂詩人之意，有因事而賦者，而事在詞外；有托物而興者，而興在物外；有因物而比者，而意在言表。今徒揣其詞，以贈答語類私情，地是鄭衛，一槩有心求之。以爲淫詩，失之遠矣！

又《駟鐵》　大抵說詩，固要析肌分理，但其條理脈絡，頗與他書不同。他書記述古人議論、事迹，其對待照應，言下粲然。詩則記古人聲音，其對待分析，只論其音律，不宜論其事理。風雅之體，大率二句爲一節，惟三頌稍有變體，然如常爲多，要其大都全要認取韻角。審其用韻，但可得其節奏。如此詩末章，園與閑叶，鑣與驕叶，則上下二句，斷然各爲一節。若將遊於北園，以人作主，而下車馬分對，以犬帶說。此等分析，在他書則可以之，說詩決然非是。又如四方既平四句，平定爭寧一韻，而兩兩自相呼應，斷然各兩句爲一節，四句對說爲是。若以四方爲頭，王國定時靡爭爲對，而歸重於王心，豈爲無見。然決非詩人之旨也。自韻學久廢，盛用英才老叶音，雖朱子未免據此。此義寥寥，千古絕響矣！嗚呼，目前近事，至易至簡，而數百年來遂無知者，豈不可惜？豈不可笑？詩義不明，又復安足怪乎？

又卷三《烝民》　詩人之作，因事立言。後人引詩，斷章取義。歷觀古人所述，多是借詩之辭，發己之意。如《韓詩外傳》，雖爲詩傳，全與詩意無干。蓋在假以立言，卻不應以彼之言，遂用爲詩人之旨也。即如此章，孟子因見

本文有物，則字好字、懿德字，遂引之爲性善之證，此正是斷章取義之法。若論吉甫當日作詩之意，何嘗是說性善。後來不曉說此四句，亦用性善之意，便屬謬誤可笑。即如此說，下面全無關應，豈不牽強？不知詩人此作，以美山甫之德爲主，懿德即是山甫之德，好懿德即是好山甫之德。首四句泛言民生，同出於天理，故有好德之情。【略】凡雅頌之詩，皆出一時如椽之筆。春容大雅，結構關捩，種種不足，不比《國風》里巷沿情之作。說者正當考其條理，玩其脈絡，尋其事情，以會其意旨。拘攣牽合，最害於義，不可不戒也。

又《瞻卬》 凡古人之文，辭義逐一圓滿，原無虧欠，不待後人注腳，此自諸經皆然。然諸經意盡於辭。至於讀詩，全要領其不言之旨。如孟子說詩之法，切中肯綮。趙岐所謂尤長於詩書，非妄言也。若一切粘皮帶骨，全非詩理，不了此義，未可與讀傳注也。

又《駉》 思無邪是本，凡思出於正，便無厭斁，便不淺近。舊說如此，看來亦未必然。爲此說者亦因夫子一言以蔽之之義，遂欲歸重此句。殆所謂伯樂一顧，價增什倍，豈非矮人看場可笑之甚也？不知夫子所云，亦斷章取義之法。大凡古人引詩，都是借詩爲用。不宜以彼之說，便謂詩人之旨。譬如清泉於此，或爲羹、或爲酒，任汝用去。若欲求水，卻要尋取清泉，不容殘汁剩醨便作水看成也。

又卷四《四牡》 風人之言，大都托言以見志，如美正刺淫間。或摹畫其詞以懲勸，皆不必正爲其人之言也。且雅之體視《國風》爲嚴，王者勞下，尚托爲其下之言。或以擬議情事，感動人心。而《國風》諸詩，獨斷以本文爲正。

又《正月》 凡讀詩宜作三等，《國風》里巷歌謠之什，寂寥短章，含情無限。正《雅》三《頌》並一時載筆之臣所作，高文大牘，條理粲然。二變《雅》者，一時賢人君子憫時悼俗之所爲，纏綿凄愴，層見疊出，刺譏懲創，錯綜反覆，文必盡言，言必盡意。讀者應領其大旨，會其語脈，不必分章析句，以文辭牽合也。

又《甫田》 詩人作詩，不比史官作史。史家編年叙事，不容錯亂。若詩人之旨，一章自爲一義。或順時述事、或錯舉成文、或預道將來、或追稱往昔、或更端別叙、或重言復說、或因枝振葉、或沿波討源，換章則換事，換韻則換義。變化錯綜如春山夏雲，頃刻異態，不可拿捏，初非拘拘以時月爲先後也。

許學夷《詩源辯體》卷一 詩與文章不同，文顯而直，詩曲而隱。風人之詩，不落言筌，（意在言外。）曲而隱也。風人有寄意於詠歎之餘者，《關雎》、《漢廣》、《麟之趾》、《何彼穠矣》、《騶虞》、《簡兮》、《緇衣》、《蒹葭》是也；有意全隱而不露者，《凱風》、《匏有苦葉》、《碩人》、《河廣》、《清人》、《載驅》、《猗嗟》、《株林》、《隰有萇楚》、《蜉蝣》是也；有反言以見意者，《陟岵》是也；（說見於後。）有似怨而實否者，《載馳》是也；有似疑而實信者，《二子乘舟》是也；有似好而實惡者，《狡童》是也；有似嘲而實譽者，《簡兮》是也（朱子以爲賢者仕於伶官而作，若自譽而實自嘲。予則以爲詩人之作，似嘲而實譽也）。有似謔而實刺者，《新臺》是也。此皆所謂不落言筌者也。孟子謂「以意逆志」，得之（詩雖以不落言筌爲尚，然唐人又以氣格爲主，故與論國風，漢、魏不同說）。

又 嚴滄浪云：「論詩如論禪，禪道惟在妙悟，詩道亦在妙悟。」此本謂學詩者當悟，然自《三百篇》至唐，讀者尤宜悟也。今人既昧於詩，復昧於禪，不落言筌，詩與禪通論也。風人之詩，多詩人託爲其言以寄美刺，而實非其人自作。至如《汝墳》、《草蟲》、《靜女》、《桑中》、《載馳》、《氓》、《丘中有麻》、《女曰雞鳴》、《豐》、《溱洧》、《雞鳴》、《綢繆》等篇，又皆詩人極意摹擬爲之。說詩者以風皆爲自作語，皆爲實際，何異論禪者以經盡爲佛說，事悉爲眞境乎？唐張繼詩「夜半鐘聲到客船」，宋人以夜半無鐘聲，紛紛聚訟。胡元瑞云：「無論夜半是非即鐘聲，聞否未可知也。」此足以破語，皆實際之惑，不惟悟詩，且悟禪矣（唐傅奕云：「佛入中國，其後模象老、莊，以文飾之。」朱子亦言：「佛說盡出老、莊。」朱子早年洞究釋典，故能得其要領，貪癡者則抵死不悟）。

又卷一九 古今說杜詩者不能悉舉，大要多穿鑿附會，淺妄支離。蓋其人興趣既少，而於唐人玲瓏透徹、渾圓活潑之妙既不能知，其質性庸下，於少陵沉雄含蓄、渾厚悲壯之處又不能得，徒以耳食慕少陵，不得已而求之篇格之間，字句之末，故不免於支離穿鑿耳。王元美云：「王允寧（王維禎，字允寧）生平所推伏者獨杜少陵，其所好談說以爲獨解者，七言律耳。大要貴有照應，有開闔，有關鍵，有頓挫。其意主興，主比；其法有正插，有倒插。要之杜詩，亦一二有之，不必盡然也。」山谷亦云：「彼喜穿鑿者，棄其大旨，取其發興。於所遇林泉人物、草木魚蟲，以爲物物皆有所託，如世間商度隱

語者，則子美之詩委地矣。」愚按：說詩至此，自是子美厄運。至國朝弘正諸子學杜，則杜學始昌也。

又卷三四 古今人論詩，論字不如論句，論句不如論篇，論篇不如論人，論人不如論代。晚唐、宋、元諸人論詩，多論字論句，至論篇、論人者寡矣，況論代乎？予之論詩，多論代、論人，至論篇、論句者寡矣，況論字乎？

又卷三五 古今詩賦文章，代日益降，而識見議論，則代日益精。詩賦文章，代日益降，人自易曉；識見議論，代日益精，則人未易知也。試觀六朝人論詩，多浮泛迂遠，精切肯綮者十得其一；而晚唐、宋、元，則又穿鑿淺稚矣。滄浪號爲卓識，而其說渾淪，至元美始爲詳悉，逮乎元瑞，則發窾中竅，十得其七。繼元瑞而起者，合古今而一貫之，當必有在也。蓋風氣日衰，故代日益降；研究日深，故代日益精。亦理勢之自然耳。

趙宧光《彈雅·雅俗一》 有字字可賞而爲低品，有不可加點而爲高格。

又 詩話云：詩有別才非關書。此故妙境，然多誤人，不可不忖。惟學可以道此，不學之詩，求雅成木勞，求新成鄙俚，求穩成塵腐，求奇成野狐。但學有二：一文字，一詩學。以文字說詩，反障其詩；以詩學說詩，方能透詩。

又《格制三下》 《詩原》云：「若後生初入門時，便欲取法李、杜盛唐，不免有錯等之患」云云，余則以爲大不然也。凡學詩有二路，深求者須從風雅，漢魏、盛唐無論矣。淺求者，直取盛唐入門。令盛唐人詩如布帛赤粟，然後可讀初唐歌行，漢魏古體，泛濫中晚。而唐調始知向方。《詩原》之說，大爲誤事。況「李杜盛唐」四字連說，尤不可解。盛唐是統攝之作，李、杜是偏長之詩。李、杜二家，又絕然兩途。不先杜是矣，不先李尚可。不先盛唐，不謬不然。《詩原》云「太白七絕。一氣貫成最得歌行之體」云云。余則以爲反之矣。何不曰：歌行須具絕句之勢，絕句非一氣不成章也。其或杜甫指四絕之句爲絕句者，猶之「春水滿四澤」，別是一體，未可以概言古今之絕也。有選大曆律詩者，凡涉「青山」「白雲」、「春風」「芳草」等字，悉黜不錄。予謂苟不選大曆則已，欲選大曆，正不當以此論也。國朝嘉隆諸子，多用「百年」「萬里」、「風塵」「氣色」等字，其所長正在于此。必舍此而求，即非諸子本相，勿用可也。采風謂何？選者左矣。

又 《詩原》引高秀實云：「元氏艷詩，麗而無骨。韓偓香奩，麗而無骨。」伯清云：「詩名香奩，奚必求骨。」云云。余曰：此失言矣，似是而非。詩無骨乃大病，脂粉詩作，用意靡弱耳。至于詩體，豈因題而降格乎？但謂以此弛心之人，勢必至于無骨。若謂香奩奚必求骨，則不然也。凡詩話，論詩不論題，論文不論德。

又《麈言七》 摘句詩。但資門聯堂聯之用而已，于詩道大可恨也。即使果佳，必須于全篇中點出，方見其妙。若直抄十四字，略無資味，而詩話每每人取數十聯。如此箸述，而可與于說詩之人乎？余采麈言，全不錄此。

李日華《紫桃軒雜綴》卷二 宋嚴羽卿論詩、姜堯章論書，皆精刻深至，具有卓見，及所自運，顧遠出諸名家後。大抵議論與實詣確然兩事。議論者識也，實詣者力也。力旺者能蔑識，識到者又能消力。語云識法者懼，每多拘縮，天趣不能泛溢也。觀白石書，咏滄浪詩，自當得之。

鍾惺《隱秀軒集》卷二三《詩論》 詩，活物也。游、夏以後，自漢至宋，無不說《詩》。不必皆有當於詩，而皆可以說詩。其皆可以說《詩》者，即在不必皆有當於詩之中，非說《詩》者之能如是，而詩之爲物，不能不如是也。何以明之？孔子親刪《詩》者也，而七十子之徒，親受《詩》於孔子而學之者也。以至春秋列國大夫與孔子刪《詩》之時，不甚先後，而聞且見之者也。以至韓嬰、漢儒之能爲詩者也。且讀孔子及其弟子之所引詩，列國盟會聘享之所賦詩，與韓氏之所傳詩者，其詩、其文、其義，不有與詩之本事、本文、本義絕不相蒙，而引之、賦之、傳之者乎？既引之，既賦之，既傳之，又覺與詩之事、之文、之義未嘗不合也。其故何也？夫詩，取斷章者也。斷之於彼，而無損於此；此無所予，而彼說之。說《詩》者盈天下，達於後世，屢遷數變，而詩不知；而詩固已明矣，而詩固已行矣。然而詩之爲詩自如也，此《詩》之所以爲「經」也。今或是漢儒而非宋，是宋而非漢，非漢與宋而是己說，則是其意以爲《詩》之指歸，盡於漢與宋與己說也，豈不隘且固哉？漢儒說《詩》據《小序》，每一詩必欲指一人、一事實之。考亭，儒者，虛而愼，寧無其人、無其事，而不敢傳疑，故盡廢《小序》不用。然考亭所間指爲一人、一事者，又未必信也。考亭注，有近滯者，近癡者，近疏者，近累者，近膚者，近迂者。考亭之意，非以爲詩盡於吾之注，即考亭自爲說《詩》，恐亦不盡於考亭之注也。凡以爲最下者，先分其章句，明其訓詁。若曰有進於是者，神而明之，引而伸之，而吾不敢以吾之注，盡天下之爲詩者也。故古之制禮者，

從極不肖立想，而賢者聽之；解經者從極愚立想，而明者聽之。今以其立想之處，遂以爲究極之地，可乎？國家立《詩》於學宮，以考亭注爲主。其亦曰：「有進於是者，神而明之，引而伸之」云爾。予家世受《詩》。暇日，取《三百篇》正文流覽之，間拈數語，大抵依考亭所注，稍爲之導其滯，醒其癡，補其疏，省其累，奧其膚，徑其迂。業已刻之吳興，再取披一過，而趣以境生，情由目徙，已覺有異於前。友人沈雨若，今之敦詩者也。難予曰：「過此以往，子能更取而新之乎？」予曰：「能。以予一人心目，而前後已不可強同矣。後之視今，猶今之視前，何不能新之有？」蓋詩之爲物，能使人至此，而予亦不自知，乃欲使宋之不異於漢，漢之不異於游、夏，游、夏之說《詩》，不異於作《詩》者，不幾於刻舟而守株乎？故說《詩》者散爲萬，而《詩》之體自一；執其一，而《詩》之用且萬。噫！此《詩》之所以爲「經」也。

又《毛詩解序》　《六經》有解乎？《六經》而無解，不名其爲《六經》矣。《六經》有一定之解乎？《六經》而有一定之解，不成其爲《六經》矣。《易》自伏羲畫卦，而文王、周公、孔子皆解也。《春秋》自孔子筆削，而左丘明、公羊、穀梁皆解也。或相發明，或各有指，未嘗一詞，而皆參其微。匪獨《易》與《春秋》，雖《詩》亦然。夫《易》，象書也，言陰陽，其理奧；《春秋》，權書也，寓褒貶，其旨嚴。嚴與奧，故受解。至於《詩》，事有所指，詞有所屬，似可一言而明，何以子夏、子貢親見孔子刪《詩》者也，而所解猶然異辭，遂開漢宋諸儒紛紛之論？豈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在當時已不可考耶？若然，則孔子何所據而取之也？非然也。蓋孔子取其義理與道通，而事與詞非其至也。何以知之？以孔子引《詩》知之。子貢論貧富，而忽引「如切如磋」爲證；子夏問「素絢」，而悟及禮後：孔子皆謂「可與言《詩》」。夫「切磋」之詩，美衛武公也，與論貧富何與？「素絢」，逸詩也，玩其詞，亦非爲禮而作。二賢何以引之，而孔子又何以稱之哉？《小雅・緡（綿）蠻》之篇曰：「緡（綿）蠻黃鳥，止於丘隅。」《商頌・玄鳥》之篇曰：「邦畿千里，惟民所止。」孔子第取其善言止也，而曰：「於止知其所止」，未嘗執其追叙商人，而悲其微賤勞苦也。他如《伐柯》、《旱麓》等篇，不能盡舉，大都類此。繇此觀之，則《小序》與《詩傳》不同，而漢宋諸儒各有所解，無怪矣。雖然，子貢、子夏尚矣，而後世諸儒窮遺經於迹熄。然則解者是乎？《詩》亡而哀樂之情不亡，後世諸儒解者而非是，則六經止爲上古聖賢設矣。諸儒學有淺深。然則解者皆是乎？曰：仁者見仁，智者見智。諸儒解者不皆是，則六經止爲一人作矣。解者皆是，則古今解者衆矣。或謂興爲比，或謂比爲賦，或解者有意，而詩無其詞，甚且反淫爲貞，《詩》若是乎無定解耶？曰：《詩》之理至足而義無窮。《關雎》，說者謂興矣，然以雎鳥指后妃，雖謂之比可也。《螽斯》，說者謂比矣，然美周室之多男，雖謂之興亦可也。孟子曰：「不以詞害志」，則詩之意有在於詞外者可知，烏得泥之哉！至於淫奔之詩，尤多可原。《召南》之詩曰：「無感我帨兮！無使尨也吠！」《鄭》之詩曰：「無踰我里！無折我樹杞！」玩其詞如一口，此則貞，彼則淫，無亦謂其《召南》與《鄭》耳？孔子曰：「鄭聲淫。」所謂「淫」者，或言聲也。《野有蔓草》一詩，非孔子引而贈故人，亦將指爲淫奔矣。安在詩不若是乎？無定解也。曰：解者若斯之無定，則學《詩》者宜何尊？曰：宜尊紫陽。曰：紫陽之紕繆若此，尊之奈何？曰：紫陽道其正也，非紕繆也。學者因聖言以求道耳。孔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即言微意遠，學者所宜究心，而解者敢爲後世訓疑耶？孔子曰：「鄭聲淫。」解曰：「不淫。是開他途之惑也。」《螽斯》雖可謂興，究竟比意居多。《關雎》即不妨謂比，終當以興爲是。詩意雖有在詞外者，詞尚未解，矧詞外之意乎？予故曰：紫陽道其正也。曰：紫陽道其正，尊一紫陽足矣，奚又集古名儒之解？曰：不觀衆水之歸，不識滄海之大；不聆八音之奏，不知大樂之成。孔穎達有言曰：「欲知源流清濁之所處，則循其上下而省之；欲知風化芳臭氣澤之所及，則旁行而觀之。守一家言，而遂謂《詩》之道在是，豈不陋哉！予故集諸儒之解，以補紫陽之未備，俾學《詩》者匯觀之。將見此解也，彼亦解也，皆有意義，或有觸於興觀羣怨，或有感於事父事君，或有得於鳥獸草木之名，精者精之，粗者粗之。則孔子取其義理與道通，而事與詞非其至之意見矣。苟得此意，解可也，不解可也，千百皆解而終無一解可也。匪《詩》也、《易》也、《春秋》也，可與讀六經矣。

黃廷鵠《詩冶・凡例》　詩不可着解，獨名物字義有難廢詮釋者，至諸家微言不乏，啓予安見，非莊休之子玄、臨川之孝標乎？茲去胼拇之繁，仍存金篋之導，差有苦心焉。

王昌會《詩話類編》卷三《名論下》　昔人謂「詩有別才，非關書也」，誠然；謂「詩有別趣，非關理也」，則未是。杜詩所以冠唐者，以理勝也。彼以風容色澤、放蕩情懷而吟寫性靈，爲流連光景之辭者，豈《三百篇》之者哉！

近唐寅《送下第》詩云：「王家空設網，儒子尚懷珍。」唐荆川爲有怨意，因舉唐人詩曰：「明主既不遇，青山胡不歸？」似此胸次，方無繫累也。此見詩之命意，當主於理矣。都穆《咏節婦》詩曰：「白髮眞心在，青燈淚眼枯」，沈石田以爲「句則佳矣，一字未穩。《禮》曰：『寡婦不夜哭。』『燈』字改作『春』字。」此見詩之用字，當主於理矣。

王文祿《詩的》 詩的者，詩之準也。非中的，則非詩也。而中的者鮮矣，惟律詩尤難中的。的何也？律卽的也。是故射有的，兵刑有律。律，猶的也，所以爲準也。準，的也。唐科以詩取士，士之攻詩衆矣，而中的者亦鮮焉，他可推也。惟知的者鮮，是以中的者亦鮮。予乃不計僭妄，表而出之，所以示之的也。的也者，心之的也。在心悟焉，可與言詩也。心悟，則知予言之非僭妄云。

吳應箕《樓山堂集》卷一五《答陳定生書》 弟嘗謂張侗初之評時義，鍾伯敬之評詩，茅鹿門之評古文，最能埋沒古人精神，而世反效慕恐後，可歎也。彼其一字一句，皆有釋評；逐段逐節，皆爲圈點；自謂得古人之精髓，開後人之法程，不知所以冤古人誤後生者正在此。而時無深心大雅之士爲之救正，故其書行而流禍深，詩文所以日亡也。

謝肇淛《小草齋詩話》卷二《外篇》上 古今談詩如林，然發皆破的，深得詩家三昧者，昔惟滄浪，近有昌穀而已。其他諸子非不援引辯博，窮心眩目，然皆隨人說長短耳。且於往哲則極力揄究掊擊不遺，而於近代則曲筆阿詞，揄揚過實，寧欺冷灰於地下，不挑勍敵於詞壇，此近來立論者之通病也。

又 強記者胸橐載籍而心未必融貫，雄談者口恣雌黃而腕未必能運。嚴儀卿論詩勃窣理窟，深得三昧。高廷禮選唐，揚搉精當，境界無遺。近代楊家《丹鉛》、胡氏《詩藪》品藻百代，游刃有餘，而攷其著述，略不爾爾，迺知鑒裁自運，原屬兩途，抑或明於旁觀，迷於當局。

顧起元《懶眞草堂集·文集》卷四《脞論十二首》 《詩》之爲道也，與四經異，主文而譎諫，比物而托悰，遊夷要眇。其詞惟達者能得其意於言之外，而固者或反失其意於言之內，故曰：「以意逆志，是謂得之。」逆之者之得之，明夫順之者之失之也。而顧有亘千百年未睹其秘，未發其覆者，則以世儒守毛、鄭之訓詁爲功令，而不能逆探作者之心於千載以上，以是承訛襲舛，遞相臚傳，而終不悟，可嘆也。宋儒誤認夫子「鄭聲淫」之一言，遂謂《鄭風》所存，皆爲男女期會奔佚之情、謔浪啁哳之語。其失固已不得待辯矣。乃若《周南》之《漢廣》、《野有死麕》，《邶》之《谷風》，《衛》之《氓》，其語皆爲婦人女子，而解之者逐眞以爲人之道婦人女子，與婦人女子自道也。夫是諸詩，皆所謂採於太史，獻於天子，肆於樂正，奏於房中，歌於賓筵者也。西漢以下，《鐃歌》、《鼓吹》已爲非古，而旨必雅正，詞多典則，不聞以閭巷織詞領於天子之樂官也。曾謂三代之盛，而乃以後世《秋胡》之行、《孔雀東南飛》之曲，與《清廟》之朱弦疏越分曹而奏者哉？古之賢人君子，有不得志於君臣朋友之間，或思有所諷焉，以匡其失，或思有所諭焉，以白其衷，而其意又未可以頌言而無諱也。於是托悰於閨闈，以寄吾蹇產悱惻之思。

劉世偉《過庭詩話》卷上 看詩先以格調爲主，合是漢魏，合是盛唐，各有着落，故古詩着律詩一句不得，律詩着古詩一句亦不得。

庸愚子《三國志通俗演義序》 文不甚深，言不甚俗，事紀其實，亦庶幾乎史，蓋欲讀誦者，人人得而知之，若《詩》所謂里巷歌謠之義也。書成，士君子之好事者，爭相謄錄，以便觀覽。則三國之盛衰治亂，人物之出處臧否，一開卷，千百載之事豁然于心胸矣。其間亦未免一二過與不及，俯而就之，欲觀者有所進益焉。予謂誦其詩，讀其書，不識其人，可乎？讀書例曰：若讀到古人忠處，便思自己忠與不忠，孝處，便思自己孝與不孝。至于善惡可否，皆當如此，方是有益。若只讀過而不身體力行，又未爲讀書也。

蔡元放《東周列國志讀法》 《列國志》與別本小說不同，別本都是假話，如《封神》、《水滸》、《西游》等書，全是劈空撰出，卽如《三國志》，最爲近實，亦復有許多做造在內。《列國志》卻不然，有一件說一件，有一句說一句，連記事實也記不了，那里還有功夫去添造。故讀《列國志》，全要把作正史看，莫作小說一例看了。小說是假的好做，如《封神》、《水滸》、《西游》諸書，因是劈空揑造，故可以隨意補截，聯絡成文。《列國志》全是實事，便只得一段一段，各自分說，沒處可用補截聯絡之巧了。所以文字反不如假的好看，然只就其一段一段之事看來，卻也是絕妙小說。

又《水滸後傳讀法》 本傳四十回大書，上而神仙帝王、忠臣義士，下而廝養乞丐、奸佞凶殘；大而禮樂征伐，揭地掀天，小而飲食起居，細微瑣屑；中國外國，男子婦人，件件寫到，可謂如火如錦，無所不備矣！然則皆是烏有先生，乃作者憑空撰出，以娛後人耳目。恐讀者誤認爲眞，故于結

末團圓時寫一演戲，而其戲卻恰與李俊作對照，使讀者知此傳不過是一本戲文。讀者當賞其文，不可認爲眞事，將作者費無限慘淡經營結構出來之妙文，盡行埋沒也。作者又恐看官譏其荒誕不經，故借演戲將虬髯公來做個比例，見得當年確曾實有其人，實有其事，正與此傳相符。可見作者不是瞞天造謊，故于演戲時，在李俊及諸臣口中，節節點明，處處映出，尤妙在說先要點一本《邯鄲夢》，將來做個影子，以見人生榮枯得失。雖變態萬端，而究竟不過是一出戲文，一場春夢，不足深較，將本傳數十回大書，盡付虛空了結也。

傅山《杜遇餘論》 既謂之「遇」，不必貪多。此老每於才名之間，必三致意焉。吾雖遇之，以此未必遇也。庶幾遇之，凡人間圈者，此以單點點之。但炤有黑圈者，再抄一本來，好略加一、二批語。良以此公詩，何不可選？若欲見博，自有全集在。譬如以杜爲迦文，佛人想要做杜，斷無抄襲杜字句而能爲杜者。即如僧，學得經文中偈言，即可爲佛耶？凡所內之領會，外之見聞，機緣之觸磕，莫非佛，莫非杜，莫非可以作佛作杜者。靠學問不得，無學問不得；無知見不得，靠知見不得，如《楞嚴》之狂魔，由於凌率超越；而此中之狂魔，全非超越之病，與不劣易知足魔同耳。法本法無法，法尙應捨，何況非法？非法非非法。如此知，如此見，如此信，解不生法相。一切詩文之妙，與求作佛者界境最相似。高手畫畫，作寫意人，無眼鼻而神情舉止生動可愛。寫影人，從爾莊點刻畫，便有幾分死人氣矣。詩文之妙亦爾。若一七、八尺體面大漢，但看其背後，豈不偉然，掉過臉來，模模糊糊，眼不成眼，鼻不成鼻，則拙塑匠一泥人耳。微七、八尺，即十丈何爲。韓文公五言，極力鍛煉，誦之易見其義。杜先生五言，全不事鍛煉，放手寫去，粗樸蕭散，極有令人不著意處，而卻難盡見其義。然予人神解，不在字句中，此處正是才之所關，文公必不能也。曾有人謂我曰：君詩不合古法。我曰：我亦不曾作詩，亦不知古法。即使知之，亦不用。嗚乎，古是個甚？若如此言，杜老是頭一個不知法《三百篇》底。看宋葉氏論《八哀詩》，眞令人噴飯。吾嘗謂古文、古詩之不可測處，囫圇教宋儒胡嚷鬧壞也。然本不可壞，解者至今在，終不隨不解者瞎圪塔去。近來覺得畢竟是劉須溪、楊用修、鍾伯敬們好些，他原慧，他原慧。董潯陽亦不甚差。風雲雷電，林薄晦冥，驚駭腷臆，蓮蘇問：文章家有此氣象否？余曰：《史記》中尋之，時有之也。至於杜工部五言、七言古中，正自多爾。眉曰：五言排律中猶多。余頷之。文記事體，不得全無面目。詩寫胸臆間事，得以叱咤斜拏耳。然此亦僅見之工部，他詞客皆不能也。七言古中，晚唐如盧仝、馬異，亦自命雄奇矣，卻無風雲晦冥處。其所以然處，不無撐拳努肚之意，而本非天地陰陽之轇轕也。若有老先生見吾此說，又要摘我說詩不得性情之正，吾亦知之，吾亦知之。此因論文章中有此一要氣勢耳，豈專云詩俱當爾耶！具只眼人說杜工部不會點景。我說爾錯抬舉他了，他會那個來，只不會點景？我老盲摸揣，只覺好，卻又醒不得聽者。又有說不好底，我又醒不得。奈何奈何。句有專學老杜者，卻未必合，有不學老杜，愜合。此是何故？只是才情氣味在字句橅擬之外。而內之所懷，外之所遇，直下掂出者，便是此義。不但與外人說不得，即里邊之外人，愈說不得。

又《與戴楓仲》 杜詩越看越輕弄手眼不得，不同他小集，不經多多少少人評論者。若急圖成書，恐遺後悔。愼重爲是。非顚倒數十百過不可，是以遲遲耳。曾妄以一時見解加之者，數日後又覺失言，往往如此。且從容，何如？草復。

又《枯木堂讀杜詩》 詩王譬伽文，詞人亂佛子。云山花鳥逢，眼耳心手以。高才一觸磕，直下道者是。好手擬中的，活語被參死。莊嚴非莊嚴，不似乃眞似。可憐無寸心，得失傍故紙。非非法非法，一燈室則邇。

又「史」之一字，掩卻杜先生，遂用記事之法讀其詩。老夫不知「史」，仍以詩讀其詩。世出世間，無所不有。「水流心不競，雲在意俱遲」，何其閑遠，如高僧妙悟。而人非西喻蜀興、在北坑趙，又天吏逸德也，奇哉！

魏際瑞《與子弟論文》 同一肉也，而烹與燔之味則大異焉；同一烹燔也，而剛與糜之味則又異焉；以及蒸煮炒瀹，各有其義，極而至于批割之厚薄，舂剁之整碎，與夫切削之橫直，其味無不分也。故同爲一語，而出之蘊藉者，則腴而有味；出之窒率者，則俚而無倫。極而至于同此一語，喜者足寫其喜，怒者足寫其怒，贊者以此，詈者亦以此，此必由閱歷世情，養鍊氣候，而始足辨之也。人之于情，則固有怒而笑、喜而泣者，此亦可以推矣。

魏禮《魏季子文集》卷七《滄霞詩序》 言詩者，必論詩與不必論詩，皆不足與論詩，是故詩之外有詩，而不離乎內而有以涵泳乎外也。故論詩者，論其所自得，其得于己與得於古今人者，率有所以然之故，己則超超焉，躍躍焉，而不知其所以然；人之誦之者，則悠然遠，穆然深，慤然不能以自已。

故寫照者在傳其神，老子曰：「當其無，有車之用，有室之用也。」

錢謙益《有學集》卷一七《申比部詩序》 昔者歐陽永叔譜洛陽之花，以謂花之極其美，與夫癭木臃腫之極其惡，醜好雖異，而得分氣之偏，爲元氣之病則均。予甚以爲不然。造化吉祥之氣，與國家休明之運，旁薄結轖，而鍾美于人物，必有奇絕殊尤者出於其間，草木之華，亦中氣之分也，而可以爲病乎？《卷阿》之九章，言鳳凰之鳴也，必曰「于彼高岡」，言梧桐之生也，必曰「于彼朝陽」。說詩者謂高岡集止之地，以喻國家陽被溫仁之氣，亦君德也。謂天地之正氣，不宜限而自私者，亦過也。文定之事我神祖，《卷阿》之鳳凰也。比部則其長離鸞鶱也。來歌矢音，再世而其詩益昌，其爲草木之華也亦大矣，由是而益知永叔之非通論也。

又卷四八《香觀說書徐元歎詩後》 隱者告曰：「吾語子以觀詩之法，用目觀，不若用鼻觀。」余驚問曰：「何謂也？」隱者曰：「夫詩也者，疏瀹神明，洮汰穢濁，天地間之香氣也。目以色爲食，鼻以香爲食。今子之觀詩以目，青黃赤白，烟雲塵霧之色，雜陳于吾前，目之用有時而窮，而其香與否，目固不得而嗅之也。吾廢目而用鼻，不以視而以嗅。詩之品第，略與香等。或上妙，或下中，或斲鋸而取，或煎笮而就，或熏染而得。以嗅映香，觸鼻即了。而聲色香味四者，鼻根中可以兼舉，此觀詩方便法也。」余異其言而謹識之。【略】雖然，吾向者又聞呵香之說。昔比丘池邊經行，聞蓮花香，鼻受心著。池神呵曰：「汝何以捨林中禪淨，而偷我香？」俄有人入池取花，掘根挽莖，狼藉而去，池神弗呵也。有學詩者于此，駢花鏤葉，剟芳拾英，犯棗鈍賊，是以應以盜香結罪。下視世人，逐伊蘭之臭，胖脹衝四十由旬，諸天惡而掩鼻者，其又將若之何？雖犯尸羅戒，吾以爲當少假焉。少陵之詩曰：「燈影照無睡，心清聞妙香。」韋左司曰：「燕寢凝清香。」之二公者，于香嚴之觀，其幾矣乎？雪北香南，清齋晏晦，願與元歎共之，用以證成隱者鼻觀之法，不亦可乎？

黃宗羲《南雷文定前集》卷一《張心友詩序》 詩不當以時代而論，宋元各有優長，豈宜溝而出諸於外，若異域然。即唐之時，亦非無蹈常襲故，充其膚廓，而神理蔑如者，故當辯其眞與僞耳。徒以聲調之似，而優之，而劣之，揚子雲所言：伏其幾，襲其裘，而稱仲尼者也。此固先民之論，非余臆說。聽者不察，因余之言，遂言宋優於唐。夫宋詩之佳，亦謂其能唐耳，非謂舍唐之外，能自爲宋也。於是縉紳先生，閒謂余主張宋詩。噫！亦冤矣！且唐詩之論，亦不能歸一，宋之長鋪廣引，盤摺生語，有若天設，號爲豫章宗派者，皆原於少陵，其時不以爲唐也；其所謂唐者，浮聲切響，以單字隻句計巧拙，然後謂之唐詩。故永嘉言唐詩廢久，近世學者，已復稍趨於唐；滄浪論唐，雖歸宗李杜，乃其禪喻，謂「詩有別材，非關書也；詩有別趣，非關理也。」亦是王孟家數，於李杜之海涵地負無與。至有明北地，摹擬少陵之鋪寫縱放，以是爲唐，而永嘉之所謂唐者亡矣。是故永嘉之淸圓，謂之非唐不可，然必如是而後爲唐，則專固狹陋甚矣；豫章宗派之爲唐，浸淫於少陵，以極盛唐之變，雖有工力深淺之不同，而概以宋詩抹摋之可乎？

又《南雷文定後集》卷一《寒邨詩稿序》 古今之言詩者，多不從受病之處，徒抄販其流注之害，此其說之所以愈長也。近時疏敕諸家，莫如牧齋，然知白沙之爲詩人，而深怪定山，猶是執呂以毀律也。痛惡者竟陵，稍寬者公安，夫竟陵公安，豈能自別爲家？竟陵學王孟而失之者也，公安學元白而失之者也，根孤伎薄，不過流注之害耳。詩之爲道，從性情而出，性情之中，海涵地負，古人不能盡其變化，學者無從窺其隅轍，此處受病，則注目抽心，無非絕港，而徒聲響字腳之假借，曰此爲風雅正宗，曰此爲一知半解，非愚則妄矣。上天下地曰宇，古往今來曰宙，自有此宇，便不能不宙。今以其性情下徇家數，是以宙滅宇也；又障其往來者，而使之索是非於黃塵，是以宙滅宙也。今人論詩，大概如是。

賀貽孫《詩筏》 詩家化境，如風雨馳驟，鬼神出沒，滿眼空幻，滿耳飄忽，突然而來，倏然而去，不得以字句詮，不可以迹相求。如岑參《歸白閣草堂》起句云：「雷聲傍太白，雨在八九峰。東望白閣雲，半入紫閣松。」又《登慈恩寺》詩中間云：「秋色從西來，蒼然滿關中。五陵北原上，萬古青濛濛。」不惟作者至此，奇氣一往，即諷者亦把捉不住，安得刻舟求劍，認影作眞乎？近見註詩者，將「雨在八九」、「雲入紫閣」、「秋從西來」、「五陵」、「萬古」語，強爲分解，何異癡人說夢。

朱鶴齡《愚菴小集》卷七《輯注杜工部集序》 子美沒已千年，而其精誠之照古今殷金石者，時與天地之噫氣、山水之淸音，嶒崱響答于溟涬澒洞、太虛寥廓之間。學者誠能澄心祓慮，正己之性情，以求遇子美之性情，則崆峒

仙仗之思，茂陵玉盌之感，與夫杖藜丹壑倚棹荒江之態，猶可儼然晤其生面，而揖之同堂，不必以一二隱語僻事，耳目所不接者爲疑也。

又　且子亦知詩有可解有不可解乎？指事陳情，意含風喻，此可解者也；託物假象，興會適然，此不可解者也。不可解而強解之，日星動成比擬，草木亦涉瑕疵，譬之圖罔象而刻空虛也；可解而不善解之，前後貿時，淺深乖分，欣忤之語反作誹譏，忠剴之詞幾隣懟怨，譬諸玉題珉而烏轉舄也。二者之失，注家多有，兼之僞撰假託，疑誤後人，瞽說支離，襲沿日久，萬丈光燄，化作百重雲霧矣。今爲剪其繁蕪，正其謬亂，疏其晦塞，諮諏博聞，網羅秘卷，斯亦古人實事求是之指，學者所當津逮其中也。

又卷八《王吏部西樵詩集序》　昔杜樊川論文以意爲主，氣爲輔，辭采爲兵衛，而其序李長吉詩，則以爲「騷之苗裔，理雖不及，詞則過之」。又曰：「使少加以理，奴僕命騷可也。」夫樊川所云理，豈非謂命意期于淳深，而無取踳駮乎？鼓氣期於緜聯，而無取梗澀乎？摛詞擷采，期於雅馴，期于麗則，而無取詭僻塡綴乎？指事陳情，不有天然之杼軸乎？籠形挫物，不有日新之鑪鞴乎？長吉之詩，天才瑰異，而陶冶之功未至，程之以理，則蕪音累氣，往往而見，樊川所以深致惜乎斯人也。嘗觀杜陵之論詩矣，一則曰「意愜關飛動，篇終接混茫。」一則曰「妙取筌蹄棄，高宜百萬層。」一則曰「毫髮無遺憾，波瀾獨老成。」杜陵之言愜、言高、言老成，卽樊川之所謂理也。是主之以奴僕命騷者也。論至於此，自非別裁僞體、轉益多師、掣鯨魚於碧海者，其孰能備美無憾？雖長吉猶難言之，況如盧仝、馬異輩之孑孑自異者哉！

李鄴嗣《杲堂文鈔》卷二《慰弘禪師集天竺語詩序》　宋人嚴羽卿論詩當從妙悟入，盛唐諸公爲得上乘，詩家斥其說，謂不當以禪說詩；若後世宗門諸老，俚言俗偈，從衡而出，而于詩別置一冊，謂不得以詩說禪。余謂兩家持論，俱非通議也。南朝高僧，率與諸名士共論大易老莊，余謂老莊，誠所謂小乘以下人耳，若大易，則于義無不通，惟詩亦然。儒者可擧一爻說易，亦可斷一章說詩，正測旁推，其理畢貫，所謂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而奚獨不可以禪說詩？至釋氏自一祖而後，正法遞傳，凡一默一言，一呼一笑，俱可合宗門微旨，契教外之眞機，舞笏吹毛，亦堪演唱，而奚獨不可以詩說禪？余故謂迦葉見華破顏，此卽尊者妙解之文也，而不得耑謂之禪；天竺菩提謂諸門人曰：汝得吾肉，汝得吾髓。此卽西來傳宗之文也，而不得耑謂之禪；盧行者非樹非臺，此卽曹溪轉句之文也，而不得耑謂之禪。試屈從上諸祖作有韻之文，定當爲世外絕唱。卽如唐人妙詩，若《游明禪師西山蘭若》詩，此亦孟襄陽之禪也，而不得耑謂之詩；《白龍窟泛舟寄天台學道者》詩，此亦常徵君之禪也，而不得耑謂之詩；《聽嘉陵江水聲寄深上人》詩，此亦韋蘇州之禪也，而不得耑謂之詩；使招諸公而與默契禪宗，豈不能得此中奇妙？且余讀諸釋老語錄，每引唐人詩單章隻句，雜諸杖拂間，俱得參第一義，是則詩之于禪，誠有可投水乳于一盂，奏金石于一室者也。

毛奇齡《西河集》卷三〇《淮陰馬西樵詩集序》　詩無分地也，而齊秦唐鄭風以國殊，遂謂吳音靡夸，楚音接捷，非也。淮南王招八公作流淫之章，枚臯生淮不嘗與梁園諸君作麗賦乎？西樵主淮陰風雅者幾二十年，其詩雅詩也，乃間作歌行，殊有似乎楚騷者，騷亦雅也。曾謂雅騷而竟限之以楚乎？夫詩分時不分地也。其分時何也？古以琱爲樸，譬之器，追琢繁重，先彝也，今以俚爲質，譬之冕儉純者，時也。維文亦然，先古文多飾，謂之爾雅；今文多質，則嘗爲爾雅之釋。夫爾雅飾文也，釋爾雅者質文也，飾既爲雅，飾易之以質而不爲俚乎！則尙爲古乎？吾見人之知言古，而不知言雅也。西樵雅好古，其爲人爲文爲詩無一不古。其古也，以其樸也，然而吾愛其能雅，則未嘗不以其雅也。所謂古器者，琱之樸也，若其聲律風格之變化，則固有主之者也。

又卷五一《映雪堂賸篇序》　西河自言曰：吾生平有三幸：一不爲繼子，一行文無宋人論體，一無負郭田作衣租食稅男兒。夫宋人論體則亦何害于行文而惡之，若是以爲好翹人過，吹毛索瘢，有害心術，故翻成案，變亂黑白，有害是非，搖脣鼓舌，抵掌言事，有害文筆。自三唐以前，並無此體，而宋人倡爲之而害不可遏人。

費經虞《雅倫》卷二二《瓚語》　觀古人詩，鹵莽誦過，不加深詳，如何知得古人妙處？又有一種訓詁之學，極細而古人妙處亦未嘗見得，不可不曉。

又　可解，非以訓詁通其意也，不可解，非以聲牙隱僻亂其法也。不必解，非不求要領，彷彿規模也，可以神會，不可以言傳。此先輩可解、不可解、不必解之旨耳。

又　人人皆以詩爲佳，不必喜也，眞正詩家以爲佳，斯可喜矣；人人皆以詩爲不佳，不必恨也，眞正詩家以爲不佳，斯足恨矣。繇佳而更入，則益

深，繇不佳而思改，則得法。眞正詩家須得全局，不是一知半解，要人同己，鋪張門庭。

又　文章是千古公共之物，有一定之公是公非，卻隨他意見，自以爲是；又卻要人同來說是說非，深可哀憫。

施閏章《學餘堂文集》卷四《沈鏡天詩序》　往讀唐諸家詩，怪劉脊虛詩甚工，所傳僅十四首，歎其易盡；鍾伯敬謂其高自位置，選而後作，不聽人選；又竊疑其言近隘，非脊虛指也。夫人挾其才力，鏤繪萬物，揚厲風騷，即亡取雕蟲自矜，亦何事剗削太盡哉？或作者篇什頗富，選者缺焉，存什一於千百；或藏之名山，子孫失守；或盜發其竄篋，災於水火，而滅沒於殘編斷碣之間者，不可一二數也。詩之傳不傳，蓋有幸不幸焉，安知脊虛之不多見者，非其遇使然邪？

趙士喆《石室談詩》卷上《總論》　自古詩人，有紙上不傳之意。孟子云：「以意逆志」；又曰：「頌其詩，必知其人」。選者評者俱當於此著眼，庶可以且暮遇之。如陶公不止高節，蓋幾於聞道者。其《臨終》詩云：「但恨在世上，飲酒不得多。」元美曰：「此謔詞耳。得此一語，陶公胸次朗然，正見無罣礙之極。」老杜有云：「江流石不轉，遺恨失吞吳。」人皆以爲恨不得吳，東坡獨以爲失在伐吳之謀。此定論也。岑參《送人尉南海》結句有云：「此鄉多寶玉，愼勿厭清貧。」語氣凜然，眞朋友贈言之義。批點唐音者，乃以爲鄙，其意以爲莫怨地方苦寒，自待待人，皆處於何等乎。晚唐有「別僧騎馬入紅塵」，雖不甚佳，乃自愧未能脫俗。伯敬云：「笑盡俗僧，則以爲僧騎馬。此或因忙中之差，與不解岑詩者不同。若老杜空谷佳人，乃國風季女斯饑之旨。」其末云：「侍婢賣珠回，牽蘿補茅屋。天寒翠袖薄，日暮倚修竹。」原本評云：「似悲似訴，自誓自言，妖麗端莊，矜持慷慨，畫所不能如，論所不能及」，可謂得作者之神。伯敬乃云：「非貪暴者，不知此境則以賣珠爲實事，可爲駿矣。」伯敬絕世聰明，其所評往往出人意表。《詩歸》之所以可傳者以此。然評語太繁，未能皆善，吾嘗欲嚴加澄汰，存其十分之六者以此。

汪琬《堯峰文鈔》卷二六《詩說序》　詩獨主志，所爲「主文譎諫」與「言之無罪，聞之足戒」者。其詞則隱，其旨則微。有美有刺，有似美矣，而實刺，往往從百世之下，涵泳抽繹，踰數十過而未悉其所以然。

又卷二七《國朝詩選序》　試問思九所以刪存去留之意，知其用唐開元大曆爲宗，則又告之曰：古之爲詩者，問學必有所據，依章法句法字法必有所師承，無唐宋一也。今且區唐之初盛中晚而四之，繼又區唐與宋而二之，何其與子所聞異也。且宋詩，未有不出於唐者也，楊、劉則學溫李也，歐陽永叔則學太白也，蘇、黃則學子美也，子由、文潛則學樂天也，宋之與唐，夫固若壎篪之相倡和，而駏蛩之相周旋也，審矣。且吾子獨不見夫庖人乎，均之肉也，或切之爲胾，或粉之爲臠，爲菹，或捶而暴之爲脯，烹之爲羹，其若精若麤，若濡若乾之質不同也，而味同；其若酒若醍若糝若蓼若醯醢若桂薑，所以佐之之味不同也，而其爲肉則又無不同。一旦薦諸几席，或嗜或否者，何與此非肉之果有異也？蓋羣一坐之口與其齒舌爲庖人之工拙所易故也。詩道亦然，善於選者，其猶吳人之善爲庖者也，於以易學詩者之耳目，導其心志，而轉移其風氣，皆在是矣。洵如是也，雖專宗唐之開元、大曆可也。

又卷三二《與梁御史論〈正錢錄〉書》　別後再讀吳氏《正錢錄》，其例甚嚴，其詞甚辨，誠有功斯文不小。然琬竊謂學者之讀書也，不可以無和平之心，周詳博大之識也，斯二者既具，而又能爲之往復，曲折於其中，然後作者之是非可得而論定矣。若但盛氣以相攻擊，而商榷未安，則必有偏駁之病；考證未悉，則必有鹵莽疏漏之病。我以我之說，而彼又以彼之說，紛紜攘臂，訖無所止，此雖如柳子之《非國語》，吳縝之《唐書糾謬》，猶不免於後人之議，而況其下此者乎？譬之有大盜於此，有司既獲其人，必當考求其贓證，推原其出沒之蹤、窩藏之處，各得其實，然後殺之，而不敢爲異詞；假使無原贓，無見證，出入不知其蹤，窩藏不得其處，不俟其案之定，而上諸司敗，是終爲疑獄也，能保無人焉爲之平反哉？今此書非不例嚴而詞辨，然而其中所列，尙有不合，殆有如前之所謂偏駁疏漏者，得毋盛氣以相攻擊，而未暇商榷考證與？恐不可謂之定案也。

又《與梁曰緝論類稿書》　今之讀某文者，不曰祖廬陵，即曰禰震川也，其未讀某文者，亦附和云云，悠悠耳食之論，某聞之未嘗心服而首肯也。何也？凡爲文者，其始也必求其所從入，其既也必求其所從出，彼句剽字竊，步趨尺寸以言工者，皆能入而不能出者也。古今人雖不相及，然而學問本末莫不各有所會心，與其所得力者；即父子兄弟猶不相假借，而況廬陵、震川乎？以某之文上視二君子，其氣力之厚薄，議論之醇疵，局法之工拙，固已

大相區絕矣。至其得力會心之所在，可以自喻，不可以語人，亦豈能驅之使盡同古人邪？某嘗自評其文，蓋從廬陵入，非從廬陵出者也，假使拘拘步趨，如一手模印，辟諸輿臺皁隸且不堪爲古人臣妾，況敢與之揖讓進退乎？宜乎譽某而某不之許也。今蒙先生云云，實爲獎借過當。至謂原流派別出於南渡諸家，苟非知己不能深悉其本末，洞然如此也。彼耳食附和之輩，駢足林立，果有當於某否耶？又某初不解作詩，十年以來信口率筆，尤與唐人相濶。近以數詩示人，其人報之曰盛唐盛唐。某駭詢其故。則曰此某公之言也。士大夫往往類此，姑述之以助左右一笑。

孔尚任《湖海集》卷一〇《酣漁詩序》　求友之道多端，惟詩爲最近。詩也者，性情之音，倡予和汝，而性情各見；較之縞紵贈答，以儀物相尚者，蓋有久暫之分焉。雖然，余與廣陵諸子初交也，莫不以詩。凡投詩在門者，詩之工拙不暇問，而又必先觀其人。蓋人之賢不肖，相去倍蓰，非詩無以聚其類；詩之工不工，相去又倍蓰，執詩亦何以概其行。昔人誦詩讀書，而又必尚論其人，豈非以詩則其易，而人則其難者乎？

又《環翠軒詩選序》　今人所爲詩，不歌於朝廟燕饗，雖體有古近之別，皆風也。謂之風，則是抒懷寫志之物，而非稱功頌德之文，凡勞人思婦，遺老孤臣，適意爲之，取足以達情而止，後世之傳不傳，且不問，況時人之讀不讀乎？每見時人不好讀人之詩，而好論人之詩，且好竊人之論以論人之詩。久之，即有好讀人之詩者，因此詩已爲時論所不取，竟亦信耳而不信目，豈不深可慨哉！

葉燮《原詩・外篇上》　《虞書》稱「詩言志」。志也者，訓詁爲「心之所之」，在釋氏，所謂「種子」也。志之發端，雖有高卑、大小、遠近之不同；然有是志，而以我所云才、識、膽、力四語充之，則其仰觀俯察、遇物觸景之會，勃然而興，旁見側出，才氣心思，溢於筆墨之外。志高則其言潔，志大則其辭弘，志遠則其旨永。如是者，其詩必傳，正不必斤斤爭工拙於一字一句之間。乃俗儒欲炫其長以鳴於世，於片語隻字，輒攻瑕索疵，指爲何出，稍不勝，則又援前人以證。不知讀古人書，欲著作以垂後世，貴得古人大意；片語隻字，稍不合，無害也。必欲求其瑕疵，則古今惟吾夫子可免。《孟子》七篇，欲加之辭，豈無微有可議者！孟子引《詩》《書》，字句恆有錯誤，豈爲子輿氏病乎！詩聖推杜甫，若索其瑕疵而文致之，政自不少，終何損乎杜詩！俗儒於杜，則不敢難；若今人爲之，則喧呶不休矣。今偶錄杜句，請正之俗儒，然乎否乎？如：「自是秦樓壓鄭谷」（俗儒必曰：「秦樓」與「鄭谷」不相屬，「壓鄭谷」何出）。「愚公谷口村」（必曰：愚公，谷也，從無「村」字，押韻杜撰）。「參軍舊紫髯」（必曰：止有髯參軍，紫髯另是一人，杜撰牽合）。「河隴降王欵聖朝」（必曰：「降」則「欵」矣。「欵」則「降」矣，字眼重出，湊句）。「王綱尚旒綴」（必曰：綴旒倒用，何出）。「不聞夏殷衰，中自誅褒妲」（必曰：褒妲是殷周，與夏無涉；遺卻周，錯誤甚）。「前軍蘇武節，左將呂虔刀」。（必曰：蘇武前軍乎？呂虔左將乎）。「第五橋邊流恨水，皇陂亭北結愁亭」（必曰：「恨水」、「愁亭」何出？牽「橋」「陂」，尤杜撰）。「蘇武看羊陷賊庭」（必曰：改「牧」作「看」，又「賊庭」俱錯）。「但訝鹿皮翁，忘機對芳草」（必曰：鹿皮翁「對芳草」事，何出）。「舊諳疎懶叔」（必曰：懶是嵇康，牽阮家不上）。「囚梁亦固扃」（「固扃」押韻，何出）。「歷下辭姜被，關西得孟鄰」（必曰：姜被、孟鄰，豈歷下、關西事耶）。「處士禰衡俊」（必曰：禰衡稱「俊」，何出）。「斬木火井窮猿呼」（必曰：「斬木」一事、「火井」一事、「窮猿呼」一事，硬牽合）。「片雲天共遠，永夜月同孤，落日心猶壯，秋風病欲蘇」（必曰：言「片雲」、言「天」、言「永夜」、言「月」、言「落日」、言「秋風」，二十字中，重見疊出，無法之甚）。「永負蒿里餞」（必曰：「蒿里餞」何出）。「不見杏壇丈」（必曰：函丈耶？可單用丈字耶？抑指稱孔子耶）。「侍祠恧先露」（必曰：「恧先露」不成文，費解）。「涇渭開愁容」（必曰：涇渭亦有「愁容」耶）。「氣劘屈賈壘，目短曹劉牆」（必曰：「屈賈壘」、「曹劉牆」何出）。「管寧紗帽淨」（必曰：改「皂」爲「紗」，取叶平仄，杜撰）。「潘生驂閣遠」（必曰：散騎省曰「驂閣」，有出否）。「豺遘哀登楚」（必曰：王粲《七哀》詩「豺虎方遘患」，登荊州樓五字何異「蛙翻白出閣」耶）。「楚星南天黑，蜀月西霧重」（必曰：「楚星」、「蜀月」、「西霧」何出）。「孔子釋氏親抱送」（必曰：杜撰，俗極）。「傾銀注玉驚人眼」（必曰：銀瓶邪？玉盌耶？杜撰，不成文，且俗）。「郭振起通泉」（必曰：郭元振去「元」字，何據）。「嚴家聚德星」（必曰：簡嚴遂州以「聚德星」屬嚴家，則一部《千家姓》家家可聚德星矣）。「把文驚小陸」（必曰：小陸何人耶？若指陸雲，何出）。「師伯集所使」（必曰：據注，雨師、風伯也，杜撰極）。「先儒曾抱麟」（必曰：即泣麟耶？「抱」字何出）。「修文將管輅」（必曰：「修文」非管輅事）。「莫徭射雁鳴桑弓」（必曰：「桑弧」

曰「桑弓」，有出否）。「悠悠伏枕左書空」（必曰：「左」字何解）。「只同燕石能星殞」（必曰：隕石也，稱「燕石」何出）。「涼憶峴山顛」（必曰：峴山之「涼」有出乎）。「名參漢望苑」（必曰：博望苑去「博」字，何出）。「馮招疾病纏」（必曰：左思詩「馮公豈不偉，白首不見招。」曰「馮招」可乎？以疾病屬馮，尤無謂）。「韋經亞相傳」（必曰：韋玄成稱「亞相」，有出否）。「舌存耻作窮途哭」（必曰：不是一事，牽合）。「投閣爲劉歆」（必曰：劉歆子棻事，借叶韻可乎）。「嫌疑陸賈裝」（必曰：馬援薏苡嫌疑，陸賈裝有何嫌疑乎）。「穀貴沒潛夫」（必曰：王符以穀貴沒乎）。以上偶錄杜句，余代俗儒一一爲之評駁。其他若此者甚多，亦何累乎杜哉！今有人，其詩能一一無是累，而通體庸俗淺薄，無一善，亦安用有此詩哉？故不觀其高者、大者、遠者，動摘字句，刻畫評駁，將使從事風雅者，惟謹守老生常談爲不刊之律，但求免於過，斯足矣，使人展卷，有何意味乎？而俗儒又恐其說之不足以勝也，於是遁於考訂證據之學，驕人以所不知，而矜其博。此乃學究所爲耳；千古作者心胸，豈容有此等銖兩瑣屑哉！司馬遷作《史記》，往往改竄《六經》文句，後世無有非之者，以其所就者大也。然余爲此言，非教人杜撰也。如杜此等句，本無可疵；今人惑於盲瞽之說，而以杜之所爲無害者，反嚴以繩人，於是詩亡，而詩才亦且亡矣。余故論而明之。詩之工拙，必不在是，可無惑之。

又　杜句之無害者，俗儒反嚴以繩人，必且曰：「在杜則可，在他人則不可。」斯言也，固大戾乎詩人之旨者也。夫立德與立言，事異而理同。立德者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乃以詩立言者，則自視與杜截然爲二，何爲者哉！將以杜爲不可學邪？置其嫩之可而不能學，因置其瑕之不可而不敢學，僅自居於調停之中道，其志已陋，其才已卑，爲風雅中無是無非之鄉願，可哀也！將以杜爲不足學邪？則以可者僅許杜而不願學，而以不可者聽之於杜而如不屑學，爲風雅中無知無識之冥頑，益可哀已！然則，「在杜則可，在他人則不可」之言，舍此兩端，無有是處。是其人既不能反而得之於心，而妄以古人爲可不可之論，不亦大過乎！

又　「作詩者在抒寫性情」。此語夫人能知之，夫人能言之；而未盡夫人能然之者矣。「作詩有性情必有面目」。此不但未盡夫人能然之，並未盡夫人能知之而言之者也。如杜甫之詩，隨舉其一篇，篇舉其一句，無處不可見其憂國愛君，憫時傷亂，遭顛沛而不苟，處窮約而不濫，崎嶇兵戈盜賊之地，而以山川景物友朋盃酒抒憤陶情：此杜甫之面目也。我一讀之，甫之面目躍然於前。讀其詩一日，一日與之對；讀其詩終身，日日與之對也。故可慕可樂而可敬也。舉韓愈之一篇一句，無處不可見其骨相稜嶒，俯視一切；進則不能容於朝，退又不肯獨善於野，疾惡甚嚴，愛才若渴：此韓愈之面目也。舉蘇軾之一篇一句，無處不可見其凌空如天馬，游戲如飛仙，風流儒雅，無入不得，好善而樂與，嬉笑怒罵，四時之氣皆備：此蘇軾之面目也。此外諸大家，雖所就各有差別，而面目無不於詩見之。其中有全見者，有半見者。如陶潛、李白之詩，皆全見面目。王維五言，則面目見；七言，則面目不見。此外面目可見不可見，分數多寡，各各不同；然未有全不可見者。讀古人詩，以此推之，無不得也。余嘗於近代一二聞人，展其詩卷，自始至終，亦未嘗不工；乃讀之數過，卒未能覩其面目何若，竊不敢謂作者如是也。

又　杜甫之詩，獨冠今古。此外上下千餘年，作者代有，惟韓愈、蘇軾，其才力能與甫抗衡，鼎立爲三。韓詩無一字猶人，如太華削成，不可攀躋。若俗儒論之，摘其杜撰，十且五六，輒搖唇鼓舌矣。蘇詩包羅萬象，鄙諺小說，無不可用。譬之銅鐵鉛錫，一經其陶鑄，皆成精金。庸夫俗子，安能窺其涯涘！並有未見蘇詩一斑，公然肆其譏彈，亦可哀也！韓詩用舊事而間以己意易以新字者、蘇詩常一句中用兩事三事者；非騁博也，力大故無所不舉。然此皆本於杜。細覽杜詩，知非韓蘇創爲之也。必謂一句止許用一事，如七律一句，上四字與下三字，總現成寫此一事，亦非謂不可；若定律如此，是記事冊，非自我作詩也。詩而曰「作」，須有我之神明在內。如用兵然：孫吳成法，儒夫守之不變，其能長勝者寡矣；驅市人而戰，出奇制勝，未嘗不愈於教習之師。故以我之神明役字句，以我所役之字句使事，知此，方許讀韓蘇之詩。不然，直使古人之事，雖形體眉目悉具，直如芻狗，略無生氣，何足取也！

又　詩是心聲，不可違心而出，亦不能違心而出。功名之士，決不能爲泉石淡泊之音；輕浮之子，必不能爲敦龐大雅之響。故陶潛多素心之語，李白有遺世之句，杜甫興「廣廈萬間」之願，蘇軾師「四海弟昆」之言。凡如此類，皆應聲而出。其心如日月，其詩如日月之光。隨其光之所至，即日月見焉。故每詩以人見，人又以詩見。使其人其心不然，勉強造作，而爲欺人欺世之語；能欺一人一時，決不能欺天下後世。究之闕其全帙，其陋必呈。其人既

陋，其氣必薾，安能振其辭乎！故不取諸中心而浮慕著作，必無是理也。

又　古人之詩，必有古人之品量。其詩百代者，品量亦百代。古人之品量，見之古人之居心；其所居之心，即古盛世賢宰相之心也。宰相所有事，經綸宰制，無所不急，而必以樂善、愛才爲首務。無毫髮嫉忌忮之心，方爲眞宰相。百代之詩人亦然。如高適、岑參之才，遠遜於杜；觀甫贈寄高岑諸作，極其推崇贊嘆。孟郊之才，不及韓愈遠甚；而愈推高郊，至低頭拜東野，願郊爲龍身爲雲，四方上下逐東野。盧仝、賈島、張籍等諸人，其人地與才，愈俱十百之；而愈一一爲之歎賞推美。史稱其「奬借後輩，稱薦公卿間，寒暑不避」。歐陽修於詩，極推重梅堯臣、蘇舜欽。蘇軾於黃庭堅、秦觀、張耒等諸人，皆愛之如己，所以好之者無不至。蓋自有天地以來，文章之能事，萃於此數人，決無更有勝之而出其上者；及觀其樂善愛才之心，竟若欲然不自足。此其中懷闊大，天下之才皆其才，而何媢嫉忌忮之有！不然者，自炫一長，自矜一得，而惟恐有一人之出其上，又惟恐人之議己，日以攻擊詆毀其類爲事：此其中懷狹隘，即有著作，如其心術，尙堪垂後乎！昔人惟沈約聞人一善，如萬箭攢心；而約之所就，亦何足云！是猶以李林甫、盧杞之居心，而欲博賢宰相之名，使天下後世稱之，亦事理所必無者爾！

又　詩之亡也，亡於好名。沒世無稱，君子羞之，好名宜亟亟矣。竊怪夫好名者，非好垂後之名，而好目前之名。目前之名，必先工邀譽之學，得居高而呼者倡譽之，而後從風者羣和之，以爲得風氣。於是風雅筆墨，不求之古人，專求之今人，以爲迎合。其爲詩也，連卷累帙，不過等之揖讓周旋、羔雁筐篚之具而已矣！及聞其論，則亦盛言《三百篇》、言漢、言唐、言宋，而進退是非之，居然當代之詩人；而詩亡矣。

又　詩之亡也，又亡於好利。夫詩之盛也，敦實學以崇虛名；其衰也，媒虛名以網厚實。於是以風雅壇坫爲居奇，以交遊朋盍爲牙市，是非淆而品格濫，詩道雜而多端，而友朋切劘之義，因之而衰矣。昔人言「詩窮而後工」，然則，詩豈救窮者乎！斯二者，好名實兼乎利。好利，遂至不惜其名。夫「三不朽」，詩亦「立言」之一，奈何以之爲壟斷名利之區！不但有愧古人，其亦反而問之自有之性情可矣！

又　詩道之不能長振也，由於古今人之詩評雜而無章、紛而不一。六朝之詩，大約沿襲字句，無特立大家之才。其時評詩而著爲文者，如鍾嶸、劉勰，其言不過吞吐抑揚，不能持論。然嶸之言曰：「邇來作者，競須新事，牽攣補衲；蠹文已甚。」斯言爲能中當時，後世好新之弊。勰之言曰：「沈吟鋪辭，莫先於骨，故辭之待骨，如體之樹骸。」斯言爲能探得本原。此二語外，兩人亦無所能爲論也。他如湯惠休「初日芙蓉」、沈約「彈丸脫手」之言，差可引伸；然俱屬一斑之見，終非大家體段。其餘皆影響附和，沈淪習氣，不足道也。唐、宋以來，諸評詩者，或概論風氣，或指論一人，一篇一語，單辭複句，不可殫數。其間有合有離，有得有失。如皎然曰：「作者須知復變；若惟復不變，則陷於相似，置古集中，視之眩目，何異宋人以燕石爲璞。」劉禹錫曰：「工生於才，達生於識，二者相爲用而詩道備。」李德裕曰：「譬如日月，終古常見，而光景常新。」皮日休曰：「才猶天地之氣，分爲四時，景色各異；人之才變，豈異於是？」以上數則語，足以啓蒙砭俗，異於諸家悠悠之論，而合於詩人之旨爲得之。其餘非戾則腐，如聾如瞶不少。而最厭於聽聞、錮蔽學者耳目心思者，則嚴羽、高棅、劉辰翁及李攀龍諸人是也。羽之言曰：「學詩者以識爲主，入門須正，立意須高，以漢、魏、晉、盛唐爲師，不作開元、天寶以下人物。若自退屈，即有下劣詩魔，入其肺腑。」夫羽言學詩須識，是矣。既有識，則當以漢、魏、六朝、全唐及宋之詩，悉陳於前，彼必自能知所決擇，知所依歸，所謂信手拈來，無不是道。若云漢、魏、盛唐，則五尺童子，三家村塾師之學詩者，亦熟於聽聞，得於授受久矣。此如康莊之路，衆所羣趨，即瞽者亦能相隨而行，何待有識而方知乎？吾以爲若無識，則一一步趨漢、魏、盛唐，而無處不是詩魔；苟有識，即不步趨漢、魏、盛唐，而詩魔悉是智慧，仍不害於漢、魏、盛唐也。羽之言何其謬戾而意且矛盾也！彼棅與辰翁之言，大率類是；而辰翁益覺惝恍無切實處。詩道之不振，此三人與有過焉。至於明之論詩者，無慮百十家。而李夢陽、何景明之徒，自以爲得其正而實偏，得其中而實不及，大約不能遠出於前三人之窠臼。而李攀龍益又甚焉。王世貞詩評甚多，雖祖述前人之口吻，而掇拾其皮毛，然間有大合處。如云：「剽竊摹擬，詩之大病，割綴古語，痕迹宛然，斯醜已極。是病也，莫甚於李攀龍。」世貞生平推重服膺攀龍，可謂極至；而此語切中攀龍之隱，昌言不諱。乃知當日之互爲推重者，徒以虛聲倡和，藉相倚以壓倒衆人；而此心之明，自不可掩耳。夫自湯惠休以「初日芙

蓉」擬謝詩，後世評詩者，祖其語意，動以某人之詩如某某：或人、或神仙、或事、或動植物，造爲工麗之辭，而以某某人之詩一一分而如之。泛而不附，縛而不切，未嘗會於心，格於物，徒取以爲談資，與某某之詩何與？明人遞習成風，其流愈盛。自以爲兼總諸家，而以要言評次之，不亦可哂乎！我故曰：歷來之評詩者，雜而無章，紛而不一，詩道之不能常振於古今者，其以是故歟！

薛雪《一瓢詩話》 評論詩文、品題人物，皆非美事，亦非易事。倘不能洞悉其優劣，且就好處一邊說，愼勿率意雌黃。鍾伯敬、譚友夏二人，錢牧齋先生僅以「昏氣」二字評之，可見前輩厚道。

費錫璜《漢詩總說》 《三百篇》後，漢人創爲五言，自是氣運結成，非人力所能爲。故古人論曰：蘇、李天成，曹、劉自得。天成者，如天生花草，豈人翦裁點綴所能仿彿；如鑄就鐘鏞，一絲增減不得。解此方可看漢詩。

又 詩惟漢詩最難學最難讀。極頂才人，到漢人輒不能措手，輒不能解隻字；有強解者，多屬皮裏膜外，止堪捧腹。漢詩卽贊歎亦難盡，高古雄渾等語，俱贊不著也。然則將置之乎？曰：正於此要著一明眼。讀漢詩不可看作三代衣冠，望而畏之；須看得極輕妙，極靈活，極風豔，極悲壯，極典雅，凡後人所謂妙處，無不具之。卽如《陽關》一曲，唐人送別絕調，讀李陵三詩，知從此化出；《陌上桑》、《董嬌嬈》，卽張、王、李、韓輕豔之祖也；「紅塵蔽天地」、「十五從軍征」，李、杜悲壯之祖也；「冉冉歲云暮」，駱賓王、白樂天皆祖之；《郊祀》諸詩，顏、謝、昌黎皆祖之。大抵六朝、唐、宋名家，多祖漢詩，不能盡述也。

又 屈原將投汨羅而作《離騷》，李陵降胡不歸而賦別蘇武詩，蔡琰被掠失身而賦《悲憤》諸詩，千古絕調，必成於失意不可解之時。惟其失意不可解，而發言乃絕千古。下此則嵇康臨終，杜甫遭亂，李白投荒，皆能繼響前賢。外此則吾未之見也。

又 樂府有三等：《房中》、《郊祀》，典雅宏奧，中學難窺，爲最上品；《陌上桑》、《羽林郎》、《東門行》、《西門行》、《婦病行》、《孤兒行》等詩，有情有致，學者有徑路可尋，的是詩家正宗，才人鼻祖，爲第二品；謠諺等作，詞氣雖古，未免俚質，爲第三品。

又 學詩須從第一義著腳，如立泰華之巔，一切培塿，皆在目中。何謂第一義？自具手眼，熟讀楚騷漢詩；透過此關，然後浸淫於六朝、三唐，旁及宋、元近代。此據上流法，單從唐人入手，猶屬第二義，況入手於蘇、陸乎？齊梁間人喜言音調，平仄互用，不可紊亂，嘗前賢未覩此理；然以沈約、謝朓詩與《十九首》並讀，勿問其他，崇言音調，相去已遠。蓋元氣全則元音足，古詩惟《十九首》音調最圓，子建、嗣宗猶近之，宋、齊則遠矣；律詩惟沈、宋音調最圓，錢、劉猶近之，中唐則遠矣；詞家秦、柳最圓，南宋則遠矣。且《國風》惟《二南》最圓，十三國似微有不同，味之自見。

又 讀書到不能解處，正須沈思；讀書到不可學處，正要追步，方有出人頭地。今人見漢詩輒畏阻，見人稱漢詩、樂府，輒以爲不必爾；此終無進境。吾爲世人指出長安大路，江湖源頭，一片苦心，欲有志之士，努力追步；不惟古詩得力，卽律詩絕句亦得力也。

又 讀漢詩須讀漢文漢賦，會通其意，始漸有解處。《淮南》、《史》、《漢》、《太玄》、《易林》諸書，不可不讀，而《楚辭》尤爲漢詩祖禰。

又 詩至宋、齊，漸以句求；唐賢乃明下字之法。漢人高古天成，意旨方且難窺，何況字句？故一切圈點，槩不敢用，亦不必用。

又 漢詩有絕不可解者，如《聖人制禮樂》篇之類；惟《鐃歌》在可解不可解之間，似不純是聲詞雜寫？偶思得近似者附註於下，非敢云必是也。曹子建云：「漢曲訛不可辨。」在魏且然，況今日哉？

又 聖賢學問，極斂約縝栗而萬物不能過。周詩斂約之至，縝栗之至；惟漢詩尙存此氣味，所以百世不逮；晉、宋漸入於文，漸取淸雅，言之文，實詩之衰也。後世有志復古，不深入漢人壁壘，猶入室而不由門也。

又 漢詩有前後絕不相蒙者，如：「東城高且長」、「天上何所有」、「青青河畔草」，未可強合，亦不必以後人貫串法曲爲古人斡旋。疑此等詩有前解後解之別，可分可合。如「十五從軍征」在《古詩三首》內，則至「淚落沾我衣」爲一首，在樂府則分爲數解；《十九首》內分入樂府散爲解者甚多。他如《白頭吟》、《塘上行》，或增或減，多讀古詩自得之。今小曲每割諸曲合唱，亦是此意。

又 樂府之有解何也？自是歌調中節奏。如竹之有節，合之則爲一竿，分之則爲數節，實是一竹。「十五從軍征」本一詩也，分四語爲一解。謂四語爲一解則可，謂四語爲一首則不可也。如《子夜》等歌，謂四語爲一首則可，

謂四語爲一解則不可也。

又《十九首》、《五首》、《三首》諸詩，多非爲一人一事而作，讀之久自能感人。有能解此語者，吾當與天下共推之。

又　世之說漢詩者，好取其詩，牽合本傳，曲勘隱微。雖古人託辭寫懷，固當以意逆志；然執詞指事，多流穿鑿。又好舉一詩，以爲此爲君臣而作，此爲朋友而作，此被讒而作，此去位而作；亦多擬度，失本詩面目。余說漢詩先去此二病。

又　讀漢詩只如見前輩人，恪恭不敢置一語，唯唯而退，不敢議之，亦未嘗樂與之親。作如是觀者，此其人未嘗讀漢詩也。

又　讀漢詩若有所解，僅存數章，以爲擬體之首。作如是觀者，此其人亦未嘗讀漢詩也。

又　讀漢詩須手舞足蹈，觸得妙境，更不忍釋。作如是觀者，方謂之善讀漢詩。

又　讀漢詩如登山造極，溯水得源，見衆山皆培塿，江河皆支派，一切唐、宋皆屬雲礽，覺語近而味薄，體卑而格俚。作如是觀者，方謂之善讀漢詩。

又　讀漢詩要見蘇、李、班、張輩皆如在目前，爲我兄事師事之人。作如是觀者，方謂之善讀漢詩。

又　余說漢詩，要在示人以法門，使學者有入路，有依據，令其欲喜欲驚，俾天下俱向此中尋味。至所不能解者，余不敢強解之。非尋章摘句，一味贊美，作寬冒語也。

王士禛《趙怡齋詩序》　論詩當先觀本色，《碩人》之詩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而尼父有「繪事後素」之說，即此可悟本色之旨。彼黃眉黑妝，折腰齵齒，非以增妍，祇益醜耳，矧效西子之顰，學壽陵之步者哉！

田雯《古歡堂集》卷二四《兼隱堂詩序》　詩有源流正變，學者於古人一家之詩，含英咀華，輒詡負其才伎，以成篇章，非不自號作者，而爲之沿波討瀾，尋端竟委，則實難言之。蓋詩之爲道，上下數千百年，作者林立，必按其人代，考其源流根柢，而詩始出。如黃河然，歷積石，踰流沙，探崑崙之墟，而後西折九派，以暨乎尾閭歸海是也。不然，可與作詩，必不可與論詩。

邵長蘅《青門簏稿》卷七《杜詩臆評序》　古今注杜詩者，亡慮數百家，其蔽大約有二：好博者謂杜詩用字必有依據，捃摭子傳稗史，務爲泛濫，至無可援證，則僞譔故事以實之，其蔽也窒塞而難通；鉤新者謂杜詩一字一句皆有寄託，乃穿鑿其單辭片語，傅會時事，而曲爲之說，其蔽也支離而多妄。蓋杜詩之亡久矣，杜詩未嘗亡也？其眞亡也。故愚以謂必盡焚杜注，然後取杜詩讀之，隨其人之性情所近，與其才分之偏全淺深工拙，而皆可以有得。

姚培謙《松桂讀書堂詩話》　古人詩中妙句，必親歷方知。「細動迎風燕，輕隨逐浪鷗」，杜句也。余嘗以荒秋八月中泊舟浦上，忽風起雨來，此境現前，方知細字、動字、輕字、隨字，不但爲鷗燕傳神，而四方上下迷離蕭瑟之況俱現，豈非神手？友人舉老杜「掉頭紗帽側，曝背竹書光」二語問何解。余謂詩意起二語已道盡，三、四承首句。「掉頭紗帽側」見髮稀，「曝背竹書光」見眼暗。髮禿眼暗豈做得禮樂中人？所謂「攻吾短」也。五、六承次句，風落則有松子可收，天寒則有蜜房可割。山林樂事如此，所謂「引興長」也。結句又言，不但爾爾，即遇些些紅翠，亦且駐屐徘徊。即「醉把茱萸仔細看」之意。友人以此解爲然。每愛古人形容雨勢語。老杜云：「行雲遞崇高，飛雨靄而至。」十字中字字有意，卻如探喉而出，雖神工妙手圖畫不來。若許渾「溪雲初起日沉閣，山雨欲來風滿樓」，下句亦有神助。又老杜：「風吹滄江去，雨灑石壁來。」凡大雨，必風過而雨隨之，雨至則風歇矣。呼應全在「去」字、「來」字。妄人欲改去字作樹字，豈非謬乎！東坡：「亂云欲霾山，勢與飄風南」，語亦絕妙。原其鼻祖，總在《三百篇》「有渰淒淒，興雨祁祁」八字也。摩詰「居庸城外」一篇，弇州謂其若非兩「馬」字重複，此詩應爲衆唐人七律壓卷。余謂兩「馬」字重見何害？但此詩妙處，解者實未甚了了。竊謂此詩定當爲當日寵任祿山而作。上半首見蕃軍驕橫已有不可羈束之勢，五、六見明皇貪功外夷，落句見明皇之寵賜優渥終已不悟也。史稱祿山歸范陽後，奏所部將士討奚契丹等勛功甚多，乞超資加賞，除將軍者五百餘人，中郎將者二千餘人，所謂「護軍校尉朝乘障，破虜將軍夜度遼」也。祿山辭歸范陽，上解御衣賜之。十四載，祿山請以番將代漢將，從之，更遣中使輔璆琳賜以珍果，所謂「玉靶寶弓珠勒馬，漢家將賜霍嫖姚」也。杜詩亦云：「借問大將誰，恐是霍嫖姚。」嫖姚，漢倖臣，故二公皆以之比祿山。凝碧池頭事，摩詰蓋早已料知矣。杜詩《三絕句》：「楸樹馨香倚釣磯，斬新花蕊未應飛。不如醉里風吹去，可忍醒時雨打稀？」「門外鸕鷀久不來，沙頭忽見眼相猜。從今以後

知人意，一日須來一百回。」「無數春笋滿林生，柴門密掩斷人行。會須上番看成竹，客至從嗔不出迎。」三詩大抵感交游不一類而發。第一首言君子，不易遇，遇亦易散；第二首是庸人；第三首則惡客也。《詩林廣記》極言解詩穿鑿之弊。要之古人必無漫寫景物之詩，但寄托之旨須以自然爲宗耳。昌黎詩：「喚起窗全曙，催歸日未西。」山谷爲兒時每哦此詩，不解其意；自出峽來，年五十八矣，時春晚，方知「喚起」、「催歸」乃二鳥名。古人小詩用意精妙如此。余謂凡詩中用典實作巧對，須藏意外意爲佳。若唐人「芳草平仲綠，清夜子規啼」、盧延遜詩「樹上咨諏批頰鳥，窗間壁剝叩頭蟲」等，意味便淺，後人效顰，易成惡道。

又　古人說詩，各有心得，不隨人腳跟轉，然亦有穿鑿無意味者。如劉夢得《生公講堂》詩云：「生公說法鬼神聽，身後空堂夜不扃。高坐寂寥塵漠漠，一方明月可中庭。」此是夢得作禪語。蓋生公在時，法不曾增；生公死後，法不曾減。第四句正用禪家指月話頭。謝疊山詩話謂此是笑生公身後略無神通，唯有「一方明月」可以周遍「中庭」。夫身後神通，豈是高禪所屑？且此可字本活用，今作死煞字解，有何意味？此亦是宋儒斥佛見解，或假托謝公，未可知也。

又　義山《錦瑟》詩本係悼亡之作，以錦瑟起興，非賦錦瑟也。通首着眼在「無端」二字，大意謂世間姻緣無非幻合，只如既有錦瑟，便有五十弦，既有五十弦，便鼓出許多哀怨來。夫婦之道亦如是矣。至于事過景遷，蝴蝶夢覺，杜宇魂歸，無端而聚者，亦無端而散。此聯內已具結聯惘然之意，中聯卻是追憶從前緣起極得意時事。月滿珠圓，日融玉暖，本屬自無而有，利根人當此眴眼穠華，早知有水流花謝，何待今日而始惘然哉！義山多艷體詩，世几以浪子目之，不知其人極深于禪，如此篇實從禪悟中得力。注家紛紛，總屬無謂。

沈德潛《歸愚文鈔》卷一四《七子詩選序》　予惟詩之爲道，古今作者不一，然攬其大端，始則審宗旨，繼則標風格，終則辨神韻，如是焉而已。予曩有古詩、唐詩、明詩諸選，今更甄綜國朝詩，嘗持此論，以爲準的。竊謂宗旨者，原乎性情者也；風格者，本乎氣骨者也；神韻者，流於才思之餘，虛與委蛇，而莫尋其迹者也，譬諸山有山脈，泉有泉源，峙而嶙峋突怒，流而滙澓瀰淪，極宇宙之大觀，而攬其金光黛色、澄練浮天，使人目愜心怡，而不能名其所以然，知有神明變化之妙，流行於山水之間。

吳雷發《說詩菅蒯》　詩須得言外意，其中含蘊無窮，乃合風人之旨。故意餘於詞，雖淺而深；辭餘於意，雖工亦拙；詞盡而意亦盡，皆無當於風人者也。

又　詩貴寓意之說，人多不得其解。其爲庸鈍人無論已；即名士論古人詩，往往考其爲何年之作，居何地而作，遂搜索其年、其地之事，穿鑿附會，謂某句指某人，某句指某事。是束縛古人，苟非爲其人、其事而作，便不得成一句矣。且在是年祇許說是年話，居此地祇許說此地話；亦幸而爲古人，世遠事湮，但能以意度之耳。若今人所處之時與地，昭然在目，必欲執其詩而一一皆合，其尚可逃耶？難乎免矣！

又　古人宮闈詩固多寄託，然即事言情，亦無不可。惟命意要得風人之旨，辭須矜貴。其襲舊者固不可，求新而類詩餘，尤不可也。

又　詩亦有淺深次第，然須在有意無意之間。向見註唐詩者，每首從始至末，必欲強爲聯絡，遂至妄生枝節，而詩之主腦反無由見，詩之生氣亦索然矣。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九五　文章莫盛於兩漢，渾渾灝灝，文成法立，無格律之可拘。建安、黃初，體裁漸備，故論文之說出焉，《典論》其首也。其勒爲一書傳於今者，則斷自劉勰、鍾嶸。勰究文體之源流，而評其工拙。嶸第作者之甲乙，而溯厥師承，爲例各殊。至皎然《詩式》，備陳法律。孟棨《本事詩》，旁采故實。劉攽《中山詩話》、歐陽修《六一詩話》，又體兼說部。後所論著，不出此五例中矣。宋、明兩代，均好爲議論，所撰尤繁。雖宋人務求深解，多穿鑿之詞；明人喜作高談，多虛憍之論。然汰除糟粕，採擷菁英，每足以考證舊聞，觸發新意。《隋志》附總集之內，《唐書》以下，則並於集部之末，別立此門。豈非以其討論瑕瑜，別裁眞僞，博參廣考，亦有裨於文章歟？

翁方綱《七言詩三昧舉隅》　漁洋於唐賢撰《三昧集》矣。其爲《五七言詩鈔》則皆三昧也；皆三昧，則皆舉隅也，奚又擇諸？曰：擇其最易見者，擇其隅之最易反者而已。客曰：然則子所不舉者，其皆三昧乎？非乎？曰：請循其本。夫漁洋先生，既不得不以杜、韓、蘇、黃爲七言之正矣，因於初唐諸作，僅取數篇，曰：此其氣格高者。夫所謂氣格高者，以神乎？

以貌乎？說者必曰以神，非以貌也。然則有明李、何之徒，文必西漢，詩必盛唐，必杜者，亦曰以神，非以貌也。吾安能必執以爲漁洋是而李、何非乎？吾故曰：神韻者，格調之別名耳。雖然，究竟言之，則格調實而神韻虛，格調呆而神韻活，格調有形而神韻無迹也。七言視五言，又開闊矣。是以學人才人，各有放筆騁氣處。氣盛則言之短長聲之高下皆宜。先生又惡能執一以裁之？夫是以不得已而姑取短章也，爲其騁之尚未極也。然而仁知見矣，浮沈判矣，眞贋雜矣，微乎危乎，不可以不慎也。原先生之意，初不謂壯浪馳騁者，非三昧也；顧其所以拈示微妙之處，則在此不在彼也。卽先生述前人之言曰：「不著一字，盡得風流。」此豈僅言短章乎？曰：「羚羊挂角，無迹可求。」此豈僅言短章乎？知其不僅在此，而姑舉此以爲一隅先也，或有合於先生之意歟？凡錄十四家詩二十六首，請吾學侶印證之。所以必拈取七言者，五言多含蓄，七言則疑於縱矣，故不得不舉隅證之。且愚所爲舉隅者，直就漁洋先生所舉之隅言耳。若先生於五言兼取杜、韓以下也，則吾亦奚憚更拈取之乎！　鮑明遠《代白紵舞歌辭》(四首之第三)：「三星參差露霑溼，絃悲管清月將入，寒光蕭條候蟲急。荆王流歎楚妃泣，紅顏難長時易戢。凝華結藻久延立，非君之故豈安集！」附錄李翰林《烏棲曲》：「姑蘇臺上烏棲時，吳王宮裏醉西施。吳歌楚舞歡未畢，青山欲銜半邊日。銀箭金壺漏水多，起看秋月墜江波。東方漸高奈樂何！」太白此篇亦漁洋所鈔，而云附者，正不欲求備之意也。古人各有極至，豈敢有所軒輊？然而言各有當，願吾學侶共質之。　後魏《咸陽王歌》：「可憐咸陽王，奈何作事誤！金牀玉几不得眠，夜踏霜與露。洛水湛湛彌岸長，行人那得渡！」北齊《敕勒歌》：「敕勒川，陰山下。天似穹廬，籠蓋四野。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低見牛羊。」舉此一篇，則後來如坡公「大孤小孤江中央」等篇之類，何煩悉舉矣！　王右丞《夷門歌》：「七國雄雌猶未分，攻城殺將何紛紛。秦兵益圍邯鄲急，魏王不救平原君。公子爲嬴停駟馬，執轡愈恭意愈下。亥爲屠肆鼓刀人，嬴乃夷門抱關者。非但慷慨獻奇謀，意氣兼將身命酬。向風刎頸送公子，七十老翁何所求！」所謂「羚羊挂角」「不着一字」者，舉此一篇足矣。此乃萬法歸原處也。　《隴頭吟》：「長城少年遊俠客，夜上戍樓看太白。隴頭明月迴臨關，隴上行人夜吹笛。關西老將不勝愁，駐馬聽之雙淚流。身經大小百餘戰，麾下偏裨萬戶侯。蘇武纔爲典屬國，節旄空盡海西頭。」此則空際振奇者矣，與前篇之平實敍事者不同也。愚所以說但舉前一篇已足也。

又　平實敍事者，三昧也；空際振奇者，亦三昧也；渾涵汪茫千彙萬狀者，亦三昧也，此乃謂之萬法歸原也。若必專舉寂寥沖淡者以爲三昧，則何萬法之有哉？漁洋之識力，無所不包；漁洋之心眼，抑別有在？卽如後來空際振奇之作，無過元遺山。遺山奇情健筆，揮斥八極，處處可作三昧參也。然而漁洋平生所追摹者，只得「雒山寒食泰和年」一句耳。

又　右丞云：「來不語兮意不傳，作暮雨兮愁空山。」又云：「忽雲收兮雨散，山青青兮水潺潺。」此漁洋所未鈔也。就其所鈔者：「子午山裏杜鵑啼，嘉陵水頭行客飯」、「霧中遠樹刀州出，天際澄江巴字迴」、「平明閭巷掃花開，薄暮漁樵乘水入」、「春來遍是桃花水，不辨仙源何處尋」，則已舉之不勝舉矣。　王少伯《城旁曲》：「秋風鳴桑條，草白狐兔驕。邯鄲飲來酒未消，城北原平掣皁雕。射殺空營兩騰虎，迴身卻月佩弓弰。」漁洋取韋蘇州詩云：「遙知郡齋夜，凍雪封松竹。時有山僧來，懸燈獨自宿。」又嘗取高敖曹詩云：「壠種千口牛，泉連百壺酒。朝朝圍山獵，夜夜迎新婦。」並非二理。學子參之。　李翰林《金陵城西樓月下吟》：「金陵夜靜涼風發，獨上江樓望吳越。白雲映水搖空城，白露垂珠滴秋月。月下沈吟久不歸，古來相接眼中稀。解道『澄江淨如練』，令人長憶謝玄暉。」太白詩無一首不可作三昧觀。獨舉此者，亦不求備之意。

又　且如「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誰陳！正聲何微茫！哀怨起騷人」，此以爲五言之正，不必言矣。至於「前水復後水，古今相續流。新人非舊人，年年橋上遊」，至於「秦人相謂曰，吾屬可去矣。一往桃花源，千春隔流水」，而亦以爲五言之正。先生乃又云：「太白有古調，有唐調。」其實神來氣來，何古調、唐調之可分耶？而七言復何區別之有？

又　義山云：「李杜操持事略齊，三才萬象共端倪。」青蓮、少陵所以齊名千古者，此二語道盡矣。漁洋先生乃謂古今詩家齊名者，惟太白與子美不相似，豈猶未見及此乎！若義山之論，可謂眞能知詩，眞能知李、杜者矣。至於漁洋所謂三昧，其說出於嚴滄浪，雖以此義言李、杜，亦無不可，而實未足以盡李、杜耳。

又　漁洋極不喜人作騷體，然如太白之《遠雖離》、《夢遊天姥吟》亦未嘗不取之。此亦見先生之不滯於一見也。

又　先生論詩絕句，取太白懷謝朓及王維畫孟浩然二事。爲之注者，於孟浩然一首但敷衍本事而已，未知其意所在也。愚按先生《香祖筆記》云：或問：「不著一字，盡得風流」是如何？先生舉二詩答之曰：「牛渚西江夜，青天無片雲。登高望明月，空憶謝將軍。余亦能高詠，斯人不可聞。明朝挂帆去，楓葉落紛紛。」「挂席幾千里，名山都未逢。泊舟潯陽郭，始見香爐峯。常讀遠公傳，永懷塵外蹤。東林不可見，落日空聞鐘。」此前一首雖與謝朓事不同，然先生之意，大約如此。愚今爲補注此一條，直可作先生全部詩集之總注耳。杜工部《曲江》(三章之第三。凡數首內選第幾首，皆當於題下注出，此書應重刊之體例也，今姑舉此一處)：「自斷此生休問天，杜曲幸有桑麻田，故將移住南山邊。短衣匹馬隨李廣，看射猛虎終殘年。」此在杜只偶然耳，在先生則以爲三昧也。《丹青引(贈曹將軍霸)》：「將軍魏武之子孫，於今爲庶爲清門。英雄割據雖已矣，文采風流猶尚存。學書初學衛夫人，但恨無過王右軍。丹青不知老將至，富貴於我如浮雲。開元之中常引見，承恩數上南薰殿。凌烟功臣少顏色，將軍下筆開生面。良相頭上進賢冠，猛將腰間大羽箭。褒公鄂公毛髮動，英姿颯爽來酣戰。先帝天馬玉花驄，畫工如山貌不同。是日牽來赤墀下，迥立閶闔生長風。詔謂將軍拂絹素，意匠慘澹經營中。斯須九重眞龍出，一洗萬古凡馬空。玉花卻在御榻上，榻上庭前屹相向。至尊含笑催賜金，圉人太僕皆惆悵。弟子韓幹早入室，亦能畫馬窮殊相。幹惟畫肉不畫骨，忍使驊騮氣凋喪！將軍畫善蓋有神，必逢佳士亦寫眞。即今飄泊干戈際，屢貌尋常行路人。途窮反遭俗眼白，世上未有如公貧。但看古來盛名下，終日坎壈纏其身。」此詩豈得僅以漁洋之三昧論者。然即以漁洋之三昧論之，則亦舉此一篇足矣；此乃萬法歸原處也。

又　漁洋選《唐賢三昧集》，不錄李、杜，自云仿王介甫《百家詩選》之例，此言非也。先生平日極不喜介甫《百家詩選》，以爲好惡拂人之性，焉有仿其例之理。以愚竊窺之，蓋先生之意，有難以語人者，故不得已爲此託詞云爾。先生於唐賢獨推右丞、少伯以下諸家得三昧之旨。蓋專以沖和淡遠爲主，不欲以雄鷙奧博爲宗。若選李、杜而不取其雄鷙奧博之作可乎？吾窺先生之意，固不得不以李、杜爲詩家正軌也；而其沈思獨往者，則獨在沖和淡遠一派，此固右丞之支裔，而非李、杜之嗣音矣！其論某體格當用某家也，曰：「亂離敘述，宜用老杜。」然則先生意中，豈不竟以變風變雅視杜矣？杜雖生於兵燹播遷之際，似竟一生言愁者，然此其面目耳，非其神髓也。設若杜公當周、召之遭逢，則《時邁》、《思文》之《頌》，《皇矣》、《旱麓》之《雅》，舍此其誰也？歐陽子論詩，亦曰：「窮而益工。」吾最不許此言。若依漁洋之論杜，準以歐陽子語，則必評杜曰，變而不失其正乎！夫見其時勢之艱，則以爲詩之窮；見其敘述之苦，則以爲詩之變，此惡可與言詩也哉？經曰：「溫柔敦厚，詩教也。」人之爲志，有不必繁言以含蓄爲正者，亦有必以發抒詳實爲正者；所謂言豈一端而已，達而已矣，各指其所之而已矣。今漁洋之論詩，以漢魏五言無過十韻者，恨後人言之太盡，遂以崔德符語，疑《八哀》之蕪累。充此類也，則《北征》、《奉先》、《詠懷》與陶、謝、阮、陳竟劃然分界乎？其果孰爲溫柔敦厚之正？則必推陶、謝、阮、陳，而杜公不得與焉矣。愚嘗論文章之正變，初不盡以繁簡濃淡之外貌求之，如「於穆清廟」、「維清緝熙」，《周頌》也，而篇章極簡古；「小球大球」、「來享來王」，《商頌》也，而篇章極暢達。夫值其當含蓄之時，而徒事繁縟者，非也；值其不能含蓄之時，而故爲斂抑者，亦非也。故曰：「行乎其所不得不行，止乎其所不得不止。」不求與古人離，而不能不離；不求與古人合，而不能不合，此古今文之總括也。不惟七言不能以此分界，即五言體尚質實，而《北征》、《奉先》、《詠懷》實繼《二雅》而作，溫柔敦厚之旨，所必歸之者也。七言則不但《悲陳陶》、《哀江頭》皆溫柔敦厚也；即《長恨歌》、《連昌宮》、《望雲騅》，亦皆溫柔敦厚之至者也；香山樂府，亦皆溫柔敦厚之至者也。然而漁洋先生方且矜矜持擇於盛唐四十二家之間，焚香鼓琴於陶、韋之際，吾安敢旁贊一辭乎？昔唐文皇評右軍書，亦曰：「勢似欹而反正。」然後人學其欹乎？抑學其正乎？夫他書勿論已，《蘭亭》，篆勢也，豈其欹；夫他詩勿論已，《丹青引》，正聲也，豈其變！使漁洋選《三昧集》而專舉杜之一篇，固若乖其例也。吾則深測先生之意揣似焉而專舉此一篇，又奚不可之有？

又　漁洋先生不喜詩有龍虎鉛汞氣，其於太白此等處，亦微有別擇焉。是故「蓬萊織女」、「倒景瀟湘」之篇，吾未敢輒舉之。先生又不喜多作刻畫體物語，其於昌黎《青龍寺》前半，蓋因「炎官火傘」等句，微近色相而弗取也。是故《麗人行》後半之妙，眞三昧神境矣，而前半有寫物比擬之語，吾亦未敢舉之。至於《公孫大孃弟子舞劍器行》後半一往不收之音，尤爲神妙。然而四如之調，吾尚未揆先生意中何如矣？

又　先生又不喜詩中用經語。如杜公《槐葉冷淘》篇之類，往往意弗善之。然至於「丹青不知老將至，富貴於我如浮雲」，則是水中着鹽，點化之妙，正三昧神理也。

又　此篇古今膾炙人口，其臨摹翻本，則李獻吉送劉大夏云：「九重移榻數召見，夾城日高未下殿。英謀祕語人不知，左右惟聞至尊羨。」此僅以貌非以神，不待辨矣。近日朱竹垞贈鄭簠云：「平山堂成蜀岡湧，百里照耀連雲榱。工師斲扁一丈六，觀者歎息相瞠眙。斯須望見簠來至，井水一斗研隃麋。由來能事在獨得，筆縱字大隨手爲。觀者但妬不敢訾，五加皮酒浮千鵠。」此段亦臨摹此篇而不襲貌者矣。然「由來」句既滑弱似時文語，「井水一斗」句最好，「五加皮酒」亦但旁襯而已，只剩得「斯須」二字有臨摹之迹，而相較何啻萬千也？又近日查初白《廬山五老峯海綿歌》云：「背負碧落蓋地圓，尺吳寸楚飛鳥邊。初看白縷生棲賢，樹杪薄罥兜羅綿。移時騰涌覆八埏，四旁六幕一氣連。滔滔滾滾浩浩然，混沌何處分坤乾？」此段並不仿此篇，而「移時」二字，可以彷彿「斯須」二字之勢矣。然又苦「六幕」與「八埏」究竟犯複而出之「柏梁體」，以捷急取勢，亦非可與此篇並論者也。甚矣，此事不得存一毫摹擬之見也。今由漁洋所講三昧之理，澄定觀之，原不使人稍存摹擬之見，而既經拈取，又誠恐學者執迹而尋也，故爲極言臨摹之不易，庶幾其深造而自得之乎！然則千古以來，此段神理，竟無繼踵者耶？曰：太史遷敘鉅鹿之戰，至「當是時楚兵冠諸侯」一段，後來實無第二，則或以「昆陽屋瓦皆震」一段，略可仿之。此篇中間一段是斷不能仿者，則或如東坡《鳳翔八觀》內《王維吳道子畫》一篇略可髣髴乎？此亦不求合而自合之一驗也。漁洋先生述其與友人論詩，似亦即是此理？但於此篇專取「一洗萬古凡馬空」一句，於坡詩專取「筆所未到氣已呑」一句，則似欲於此二處各挈其渾括一語，以爲居要，蓋猶是時文家言也。且以東坡才力之富健，於《石鼓》中間用力摹寫，亦何難直造昌黎堂室。然亦只得「勳勞至大不矜伐，文武未遠猶忠厚」爲昌黎未道，而已着議論矣。焉能有「快劍蛟鼉」、「鸞翔鳳翥」一段光芒乎？此畫家所謂筆虛、筆實二義，皆一毫勉強不得也。　歐陽文忠《明妃曲和王介甫作》：「胡人以鞍馬爲家，射獵爲俗。泉甘草美無常處，鳥驚獸駭爭馳逐。誰將漢女嫁胡兒？風沙無情面如玉。身行不遇中國人，馬上自作思歸曲。推手爲琵卻手琶，胡人共聽亦咨嗟。玉顏流落死天涯，琵琶卻傳來漢家。漢宮爭按新聲譜，遺恨已深聲更苦。纖纖女手生洞房，學得琵琶不下堂。不識黃雲出塞路，豈知此聲能斷腸？」《再和明妃曲》：「漢宮有佳人，天子初未識。一朝隨漢使，遠嫁單于國。絕色天下無，一失難再得。雖能殺畫工，於事竟何益！耳目所及尚如此，萬里安能制夷狄？漢計誠已拙，女色難自誇。明妃去時淚，灑向枝上花。狂風日暮起，飄泊落誰家？紅顏勝人多薄命，莫怨東風當自嗟。」先生《香祖筆記》以「耳目所及」二句，議論近腐，與高季迪作同譏。而此篇卻鈔入《七言詩》者，何也？

又　自嚴儀卿以不落言詮爲詩家上乘，漁洋力宗其說，以爲三昧在此；此其所見固超矣，而亦有未可槩論者，須相其氣體神理也。況此篇「耳目所及」二句，正是唱嘆節族耳，何嘗是議論乎？此乃眞所謂不着一字之妙，而何以云近腐耶？蓋漁洋先生豈無一二未定之論，而後人一槩奉爲圭臬，則失之矣。

又　歐陽公嘗自言吾詩《廬山高》，他人莫能，惟李白能之；《明妃曲》後篇則李白亦不能，惟杜甫能之；至《明妃曲》前篇，則杜甫亦不能，惟吾能之也。據此則歐公自以爲前篇勝後篇矣。然二篇之妙，皆非言詮所能及也。　蘇東坡《王維吳道子畫》（《鳳翔八觀》詩之第三）：「何處訪吳畫？普門與開元。開元有東塔，摩詰留手痕。吾觀畫品中，莫如二子尊。道子實雄放，浩如海波翻。當其下手風雨快，筆所未到氣已呑。亭亭雙林間，彩暈扶桑暾。中有至人談寂滅，悟者悲涕迷者手自捫。蠻君鬼伯千萬萬，相排競進頭如黿。摩詰本詩老，佩芷襲芳蓀。今觀此壁畫，亦若其詩清且敦。祇園弟子盡鶴骨，心如死灰不復溫。門前兩叢竹，雪節貫霜根。交柯亂葉動無數，一一皆可尋其源。吳生雖妙絕，猶以畫工論。摩詰得之於象外，有如仙翮謝籠樊。吾觀二子皆神俊，又於維也斂衽無閒言。」必合讀其全篇，而後「筆所未到氣已呑」一句之妙乃見也。若但舉此一句，似尚非知言者。　《維摩像唐楊惠之塑在天柱寺》（《鳳翔八觀》之第四）：「昔者子輿病且死，其友子祀往問之。跰躄鑒井自歎息，造物將安以我爲！今觀古塑維摩像，病骨磊嵬如枯龜。乃知至人外生死，此身變化浮雲隨。世人豈不碩且好？身雖未病心已疲。此叟神完中有恃，談笑可卻千熊羆。當其在時或問法，俛首無言心自知。至今遺像兀不語，與昔未死無增虧。田翁里婦那肯顧？時有野鼠銜其髭。見之使人每自失，誰能與詰無言師？」《和子由送將宮梁左藏仲通》：「雨足誰言春麥短，

城堅不怕秋濤卷。日長惟有睡相宜，半脫紗巾落紈扇。芳草不動當戶長，珍禽獨下無人見。覺來身世都是夢，坐久枕痕猶着面。城西忽報故人來，急掃風軒炊麥飯(徐州所出)。伏波論兵初矍鑠，中散談仙更清遠。南都從事亦學道，不恤腸空誇腦滿。問羊他日到金華，應許相將遊閬苑(黃初平之兄尋其弟於金華山)。」此詩轉以前半消納後半，是千古未有之奇格。《郭綸》(綸本河西弓箭手，屢戰有功，不賞。自黎州都監官滿，貧不能歸，今權嘉州監稅)：「河西猛士無人識，日暮津亭閱過船。路人但覺驄馬瘦，不知鐵槊大如椽。因言西方久不戰，截髮願作萬騎先。我當憑軾與寓目，看君飛矢集蠻氈。」此在漁洋先生以爲「羚羊挂角」之妙，而東坡少年時特以無意偶然得之。

又　陳思王云：「素服開金縢，感悟求其端。公旦事既顯，成王乃哀歎。」東坡亦云：「慷慨桓野王，哀歌和清彈。攬衣起流涕，始知使君賢。」然東坡却是無意中偶得之也。　黃山谷《王充道送水仙花五十枝欣然會心爲之作詠》：「凌波仙子生塵襪，水上輕盈步微月。是誰招此斷腸魂，種作寒花寄愁絕？含香體素欲傾城，山礬是弟梅是兄。坐對眞成被花惱，出門一笑大江橫。」不特「山礬是弟梅是兄」是着色相語也；卽「含香體素欲傾城」亦已是着色相語也。惟其用此等着色相語，所以末二語，更覺破空而行，點睛飛去耳。此淮陰侯背水陣，所謂：「此在兵法，顧諸君不識」者也。或乃套襲其體物語以爲工麗，則笨伯矣。

又　山谷《浯溪碑詩》：「臣結春秋二三策，臣甫杜鵑再拜詩。」此乃字字沈痛，不作珮玉瓊琚之詞觀也明矣。然而平生半世玩賞拓本，卽一二文士亦孰不咀其詞句者？則於次山文字一段正面，究竟未能消卻也。故於此下用推宕之筆出之，曰：「安知忠臣痛至骨？世上但賞瓊琚詞。」此「瓊琚詞」三字，乃擲筆天外，粉碎虛空矣，正與此篇末句妙處相似；此卽所謂不着一字盡得風流者也。漁洋先生深知「羚羊挂角」之旨，是以能賞此篇之妙。而其於《浯溪碑詩》亦云：「道州刺史昔漫叟，振筆大放瓊琚詞。」直以「瓊琚詞」三字作正面呆用，猶之其作《甘泉未央瓦詩》云：「兄視羽陽弟銅雀。」亦卽將此詩語作正面用者，皆非先生之眞境，學者所當分別觀之者也。

又　杜詩：「江上被花惱不徹，無處告訴只顚狂。」此在江畔步行，特爲尋花而出，所以顚狂被花惱也；今乃靜中欣然會心，似無被花惱之譏矣，而孰知坐對乃眞犯此病哉？此其所以捲卻前半，消納通身也。愈見前半之粘，愈見末句之脫。　《簡履中南玉》：「鎖江亭上一樽酒，山自白雲江自橫。李侯短褐有長處，不與俗物同條生。經術貂蟬續狗尾，文章瓦釜作雷鳴。古來寒士但守節，夜夜抱關聽五更。」凡山谷詩實處卽其空處，粘處卽其脫處，而此較之東坡《梁左藏》、《郭綸》等篇更爲易見耳。

又　凡詩取料處皆卽其見神韻處也，亦不但山谷如此。　晁具茨《送一上人還滁州瑯琊山》：「上人法一朝過我，問我作詩三昧門。我聞大士入詞海，不起宴坐澄心源。禪波洞澈百淵底，法水蕩滌諸塵根。迅流速度超鬼國，到岸捨筏登崑崙。無邊草木悉妙藥，一切禽鳥皆能言。化身八萬四千臂，神通轉物如乾坤。山河大地悉自說，是身口意初不喧。世間何事無妙理？悟處不獨非風旛。羣鵝轉頸感王子，佳人舞劍驚公孫。風飄素練有飛勢，雨注破屋空留痕。惜哉數子枉元解，但令筆畫空騰騫。君看瑯琊釀泉上，醉翁妙語今猶存。向來溪壑不改色，青嶂尚屬僧家緣。(集本此下云：「君行到此知此意，辨才第二文中尊。西江一口盡可吸，雲夢八九何勞吞。他年一瓣爐中香，此老與有法乳恩。」六句，蓋漁洋刪之。凡此書所選詩，原本某處尚有幾句經漁洋所刪者，皆應照此詳注於下，今舉此以當發凡。)」　此篇可作漁洋先生《三昧集》總序。

又　具茨詩自不能居無咎之上。漁洋乃謂一鱗片甲高出無咎者，專指此一篇言之耳。

又　大約漁洋所說三昧之理，不宜於道家鉛汞語，而宜於禪家語；然又不盡是如此，此所在乎善參活句者矣。

又　三昧有山水語，有禪悅語，有邊塞語，要之其理則一也。卽如放翁「大梁二月杏花開」一篇，亦漁洋所謂三昧也。漁洋先生極不喜詩作大盡致語，所以於唐人不喜白公，甚至戒初學不可輕看白詩；此雖太過之言，亦實卽其三昧之所以爲三昧也。若放翁則全以淋漓盡致爲能事，而漁洋未嘗不於放翁有取焉者，此義是也。　元遺山《湘夫人詠》：「木蘭芙蓉滿芳洲，白雲飛來北渚游。千秋萬歲帝鄉遠，雲來雲去空悠悠。秋風秋月沅江渡，波上寒烟引輕素。九嶷山高猿夜啼，竹枝無聲墮殘露。」蘇、黃之後，放翁、遺山二家並騁詞場，而遺山更爲高秀。若夫三昧之旨，則二家未免稍麄矣。然視後來之吳立夫、楊鐵厓、王梧溪諸家，則已爲深厚矣。略舉一篇以印證漁洋法乳，要亦於神骨辨之。

又　漁洋先生平生追摹元遺山，只在「誰山寒食泰和年」一句，此一三昧之發凡也。

又　漁洋嘗舉昔人所云「蕭蕭馬鳴，悠悠旆旌」不及「訏謨定命，遠猷辰告」，此理誰能喻之！　虞道園《子昂畫馬》：「憶昔從公侍書殿，天閑過目如飛電。池邊儘有吮毫人，神駿誰能誇獨擅？公今騎鯨隘九州，人間空復看驊騮。惟應馭氣可相逐，黃竹雪深千萬秋。」杜詩：「天下何曾有山水？人間不解重驊騮。」此用其語意而更翻出下二句來，是從「驊騮」二字又得路也。

又　似是「馭氣」承「騎鯨」、「黃竹」承「驊騮」，而要之渾淪不可湊泊也。

又　尋常故實，一入道園手，則深厚無際；蓋所關於讀書者深矣。南宋已後，程學、蘇學，百家融液，而歸於靜深澄澹者，道園一人而已。《題柯敬仲畫》：「予先世居隆州州治之後山。石室翁守郡時，隆爲陵州。州事簡，時來就吾家，拾故紙背作茅蘭竹木之屬，所得頗多。吾幼時尚收得數紙，今亦亡之。丹邱生用法作竹木，而坡石過之。近又以新意作墨花，甚妙。從子悅有眉山學官之行，邱爲作此，予愛而賦之。　昔者老可守陵州，守居北山吾故邱。太守時來看山雨，每畫紙背成滄洲。老蒲松烟色過重，揮霍陰崖交劍矛。百年離亂亡故物，敝篋江南誰復收？新圖篔簹枝葉脩，使我不樂思昔侯。碧鷄祠前杜鵑叫，玉女井上叢篁幽。棠梨樹高青子落，碧花翠蔓縈牽牛。揚雄無家不歸老，蠨蛸蟋蟀寒相求。丹邱先生東海客，何以見我空山秋。蕭條破墨作清潤，殘質刊落精英留。陂陀重複分細草，山石縈紆生亂流。眉山學官莫厭冷，言歸故鄉非遠遊。石田茅屋儻可得，萬里欲上東吳舟。百花潭深濯新錦，持報以比珊瑚鈎。」漁洋讀道園詩，但舉「青山一髮是江南」一句，尚不若此篇句句是三昧也。　《題濼陽胡氏雪溪卷》：「去年予與侍御史馬公同被召，出居庸未盡，東折入馬家甕，望縉山，度龍門百折之水，登色澤嶺，過黑谷，至於沙嶺乃還。道中奇峯秀石，雜以嘉木香草，輦道行其中。予二人按轡徐行，相謂頗似越中，但非扁舟耳。適雨過流潦如奔泉，則亦不甚相遠。郭熙《畫記》言：「畫山水數百里間，必有精神聚處，乃足記，散地不足畫。」此曲折有可觀，惜不令郭生見之！濼陽胡太祝乃以雪溪自號，豈所見與予二人同乎？然濼水未秋冰已堅，尋常已不可舟，況雪時耶？當具溪意云爾！因爲賦詩云：「平沙積雪陰山道，射虎殘年不知老。豈識船如天上坐？翠竹爲帷樹爲葆。昔乞鏡湖苦不早，白髮如絲照清潦。他年此地若相逢，應著漁蓑脫貂帽。」末句乃眞雪溪也。「脫貂帽」卷卻前半，所以必合其序讀之，乃知詩之頓挫。　《爲汪華玉題所藏長江萬鴉圖》：「雲巢幽人愛江渚，抽思揮毫寫橫素。波瀾不驚潦水盡，秋氣晶明絕煙霧。征帆去棹不相襲，岸曲洲旋總堪賦。孤邨城市僅如蟻，百丈牽江直如縷。蕭蕭木葉洞庭波，歷歷晴川漢陽樹。蒹葭宿雁天欲霜，叢葦寒鴉日云莫。就中樓殿何王宮？想見華年貯歌舞。丹青倒景駭靈怪，粉黛含情怨幽阻。青春游子澹忘歸，白日冷風帳中語。人間遺迹何足留？最惜精思墮塵土。郭熙平遠無散地，小米蒼茫託天趣。銛鋒鋩戟不破墨，刻畫晶熒昔誰苦？渤海細書藝文草，精絕戈波絕回互。南唐後主萬鴉圖，點點晨光動毛羽。昔年曾見今目昏，雖復逢之亦難覩。汪侯此卷出故家，相示摩挲極愁予。香奩犀軸見者稀，漫錄餘情示來許。」此乃眞神韻也。嚴儀卿所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卻何嘗不從實地托出？　《題黃都事仲綱山居溪閣二首》：「出山作官十載餘，聊託筆墨懷幽居。連雲一一列眉黛，細雨往往逢樵漁。鄰家父老每載酒，隔屋弟兄皆讀書。我久居山不待畫；獨念稚子扶犂鉏。　閣前流水秋愈深，故人東來還見尋。方舟直過彭蠡澤，把釣坐對香爐岑。雲中煙樹差可辨，江上鄉關誰與吟？我欲芳蘭寄遠者，日莫天際多輕陰。」《在朝藁賦程以文竹雨山房》二首：「春雨過山竹，幽泉遶舍鳴。燕泥書帙晚，魚浪釣絲晴。奉席從孫子，連牀總弟兄。舊聞林下叟，讀《易》到天明。」「遊子聞春雨，思親望故園。竹間開几席，花底注山尊。累世書連屋，頻年稻滿邨。卜鄰淳朴地，絕學欲重論。」此雖近體，視此二首之神韻竄出者，似微有間然。附錄之以見道園根柢，讀書深意。夫辭也者，各指其所之，要以樸學爲歸耳，豈僅於「羚羊挂角」之悟而已？方綱在江西日，與學侶研尋山谷，道園二先生得力之所以然，因以谷園名其書屋。舉山谷二言曰：「以古人爲師，以質厚爲本。」今雖僅爲漁洋偶拈三昧，仍日三復斯義云爾。庚戌九月十八日燈下記。漁洋先生拈取三昧，蓋專在王、孟一派，與道園之深詣本不同調；然其錄道園詩，則能知道園者矣。卽此具見漁洋詩眼之不可及。　吳淵穎《次韻傅適道虎陂閘舟中》：「少年醉唱邯鄲曲，惟有垂楊夾堤綠。夜來誰弄焦尾琴？彈作東風雉登木。虎陂閘裏水生烟，荆門山頭星照船。爭似揚州春十里？一雙鸞信待君傳。」《淵穎集》，漁洋少時所服膺者。取材極博，而肌理稍麄。其雄秀天然處，則亦漁洋所謂三昧者也。

又《漁洋詩髓論》 予來山東，亟與學人舉漁洋論詩精詣，而其間有不得不剖析者。蓋昔之推漁洋者太過，而今之譏漁洋者又太甚；二者相權，則無甯過推之矣。其過推者，蓋由未識漁洋心眼造微處，故稱引徒博而不衷於所安；其實漁洋固未嘗必以李、杜自任也。昨以《三昧集》不錄韋、柳，而五言不鈔王、孟，欲觀齊、魯士人所得，乃竟有援趙秋谷語疑漁洋之選未當者，此則大不可也。詩者忠孝而已矣，溫柔敦厚而已矣，性情之事也。秋谷之論詩，其與漁洋孰正孰畸，姑無辨；第其意在於齮齕漁洋而已，使學人由此長傲而啓矜焉。性情之謂何？溫柔敦厚之謂何？愚所以不敢不辨也。客曰：「漁洋自言與海內論詩得髓者，惟一吳天章耳。所謂詩髓者，非太白耶？」予應之曰：「果如是，是以目論矣。蓮洋之詩，正在興象超詣，此亦三昧之眞境也，豈必執以爲學李哉？漁洋平生於後起之秀，特取二人：曰蓮洋，曰丹壑。皆學其興象言之，而深處抑更有在也。」客曰：「子言詩於齊、魯，則滄溟、華泉，其詩髓所系歟？」曰：「是有辨也。華泉專以絕句與信陽、北地爭勝毫釐；而滄溟學杜，雖接何、李，然五言詩初不鈔及之，而特以徐、高並錄者，此漁洋之深意也。」客曰：「子窺漁洋之意，於遺山、道園何如？」曰：「卓哉漁洋之識也！蓋平生職志在遺山，而於道園尤能得其微意。其論少陵曰：『子美與孟襄陽不同調，而能眞知之。』故漁洋與道園不同調，而亦能眞知之；與山谷亦不同調，而能眞知之，視竹垞之譏黃詩者何如矣！」客曰：「所安、深褱若何？」曰：「先生於元不推楊而推吳者，猶之高視《長慶集》耳。陳所安之於道園，奚能並論乎？此則不必以初唐專取短章爲疑矣。」客曰：「然則於蘇若何？」曰：「蘇律可以補李之闕，而先生置之，然於《郭綸》一篇，遂以爲司空王官之遺也。是又先生別具神理云爾。」客曰：「然則推是以言杜可乎？」曰：「愚固嘗極言三昧不錄李、杜之故矣，此愚所不敢質言者也。然而杜之神理，亦惟漁洋能識之。善夫，玉溪之言詩也，曰：『李杜操持事略齊，三才萬象共端倪。』元相亦云：『鋪陳終始，排比聲律。』而遺山顧詆媋之者，此亦漁洋不求備之說也。至於嚴滄浪之論詩，上接王官遺意，先生蓋亦偶借拈之，非直以此槩千載詩家也。而秋谷第援馮氏以爲辭者，豈非矜氣之過乎？二李言格調，而先生言神韻；格調化而爲神韻，則千彙萬狀，皆歸大冶，而豈傷於執一乎？漁洋於五言言陶、謝，言韋、柳，而於七言乃言《史》、《漢》。昔東坡亦教人熟讀《三百篇》及《楚騷》耳。然則由漁洋之精詣，可以理性情，可以窮經史，此正是讀書汲古之蘊味。而所謂不涉理路，不落言詮者，乃專對貌爲唐賢之滯迹者言之。其鈔五七言，則《三百篇》之正路也；其選《萬首絕句》，則樂府之息壤也；其《三昧十選》，則《十籤》之發凡也。學者及此時熟復先生言詩之所以然，而加以精密考訂之功，從此充實涵養，適於大道，殆庶幾矣！其僅執選本以爲學先生，與夫執一端以議先生者，厥失均也。愚將綜理《池北》、《石帆》卷目，析而究之。」

《小倉山房詩集》卷二五《題宋人詩話》 元聖雖不作，何王不衮裳。終日嗜菖蒲，未必皆文王。孔子所以聖，豈在不撤薑。我讀宋詩話，嘔吐盈中腸。附會韓與杜，瑣屑爲夸張。有如倚權門，淩轢衆老蒼。又如據泰華，不復遊瀟湘。丈夫貴獨立，各以精神強。千古無臧否，于心有主張。肯如轅下駒，低頭傍門牆。

又卷三三《品味》 平生品味似評詩，別有酸鹹世不知，第一要看香色好，明珠仙露上盤時。

《小倉山房文集》卷一〇《蘭陔堂詩序》 讀詩者，得古人所言，不如得古人所不言。

又卷一九《答戴敬咸孝廉書》 從來人心之不同，論古尤甚。【略】鄙意以爲：尙論者，必發千古不可不發之難，而後可以自存其說，其他小小是非，有傷賢者，則或爲時代所隔，或因稗史而訛，我輩疑於心，不必見於口，見於口，不必形於筆，不必垂爲文。

又《與郡厚庵太守論杜茶村文書》 詩文之道，寧苟作，毋苟許，不知而作，烏知其不後有進也；非所許而許焉，將惑於是矣。是不可不辨也。枚嘗核詩寬，而核文嚴，何則？詩言志，勞人思婦都可以言，《三百篇》不盡學者作也，後之人，雖有句無篇，尙可采錄。若夫始爲古文者，聖人也，聖人之文而輕許人，是誣聖也。

又卷二八《程綿莊詩說序》 作詩者以詩傳，說詩者以說傳，傳者傳其說之是，而不必其盡合於作者也，如謂說詩之心，卽作詩之心，則建安、大曆，有年譜可稽，有姓氏可考，後之人猶不能以字句之迹追作者之心，矧《三百篇》哉！不僅是也，人有興會標舉，景物呈觸，偶然成詩，及時移地改，雖復冥心追溯，求其前所以爲詩之故而不得，況以數千年之後，依傍傳疏，左支右吾，而遽謂吾說已定，後之人不可復有所發明，是大惑已！

厲志《白華山人詩說》卷二　甚矣讀詩之難也！昔時觀杜、岑二公《慈恩寺塔詩》，覺杜不如岑。又數年，覺杜亦不下于岑。比來細視之，岑只極題中之妙，而杜之所包者甚廣。凡人平素鬱抱，每值登臨，輒欲抒寫。少陵胸中所積無盡，所歷又極高險，寫登望境界，祇題面耳。故其前半曰「翻百憂」，曰「追冥搜」，至「回首」以下，皆其「憂」也，皆其「冥搜」也。其生平皆于此而會也。「叫虞舜」者，觸于「蒼梧」也。其下若可解，若不可解，非解所能解，是即三閭大夫之苦衷也。中間用「羲和」、「少昊」，與「虞舜」隱隱相關動，讀之了若無意，吾恐其皆有苦心在也。若以嘉州之作方之，不誠有小大之殊乎？

趙翼《甌北集》卷二八《論詩》　隻眼須憑自主張，紛紛藝苑漫雌黃。矮人看戲何曾見，都是隨人說短長。

又卷四六《論詩》　作詩必此詩，定知非詩人。此言出東坡，意取象外神。羚羊眠掛角，天馬奔絕塵。其實論過高，後學未易遵。詩文隨世運，無日不趨新。古疎後漸密，不切者爲陳。譬如叟駕馬，將越而適秦。灞滻終南景，何與西湖春？又如寫生手，貌施而昭君。琵琶春風面，何關苧蘿顰？是知興會超，亦貴肌理親。吾試爲轉語，案翻老斲輪。作詩必此詩，乃是眞詩人。

焦循《雕菰集》卷一四《答黃春谷論詩書》　《毛詩序》曰：「在心爲志，發言爲詩。」又曰：「情動於中，而形於言。」古人本事親從兄之樂，而至於手舞足蹈，不幸遭值變故，牢愁哀怨，不可告人，均發於聲音而爲詩，故其哀樂之致，不必盡露於辭，而常溢於言外。譬之於琴，指已離弦，而音猶在耳，是非寄托遙深，何以有此？是故孟子論說詩之法，在以意逆志，而不以辭。辭，外也。意志，內也。說詩者徒以辭謂之，固作詩者徒以辭，又何以爲詩哉？【略】雖然，僕又思之，意餘於辭，辭遂於意，辭有不明，意終爲晦，故徒以辭者，辭不必明也，明其辭而詩益索也。辭遂於意者，辭不可不明也，明其辭，其情益見也。

陳文述《頤道堂文鈔》卷一《王小村江亭論詩圖叙》　余惟古今詩人衆矣，論詩之說亦夥矣，漢魏簡質，齊梁綺麗，三唐匯其大宗，兩宋衍其別派，金元諸家，前明七子，國朝以來，於斯爲盛。說詩者率因時代爲轉移，或高麗以炫才，或澄澹以永趣。復古者主格律，懷新者尙性靈，大約偏勝之弊多，酌中之論尠焉。

陳世鎔《瑣說》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詩與史相爲表裏，故知小序《狡童》刺忽，《墓門》刺陀，晦翁必欲翩然反之，非篤論也。第風人之旨，比物連類，主文譎諫，未易窺尋，要在知人論世者得諸意言之表。是選遇有疑滯，略取時事疏通證明，以意逆志，要必由是說而後安。穿鑿附會，則無所取。

謝鳴盛《範金詩話》卷下　王文定謂：「漢儒於經殘之餘，則《三百篇》之數有不足，取刪放之詩留傳於習俗者，從而補之。」此最爲有識之言，馬端臨諸儒謂《鄭風》解者，篇篇說作淫奔，聖人斷無絕其聲於樂而登其詞於詩之理，亦深足中傳注之弊，然謂古序非傳授有源，孰能億料當時指意之所歸。以予觀之，殊未確也。《禮記》尙多漢儒附會，奚有於古序乎！總之，訓詁肝腸多涉穿鑿，善讀書者自有不解之解，領悟於語言文字之外，試問如古序如傳注，即所解之悉當，苟無會心，於我何益！

邊連寶《病餘長語》卷一　阮亭于表聖《詩品》中最喜「不著一字，盡得風流」八字，余則不然，余所最喜者「返虛入渾，積健爲雄」，及「惟性所宅，眞取弗羈」十六字耳，阮亭又云「採採流水，蓬蓬遠春」二語形容詩境亦絕妙，正與戴容州「藍田日暖，良玉生烟」同旨，余按阮亭所取總不離「神韻」二字宗旨，余所取者乃在「大風捲水，林木爲摧」耳，坐清宴之堂，發從容之論，嘆老不得，嗟卑尤不得，了無感慨，絕少激昂，非遁入神韻之中，無所庸其伎倆，此神韻二字爲達官貴人藏身之固也。

又卷一〇　董子云，「詩無達詁」，此言害道不淺，詁而不達，非詁也，詩而不可以達詁，非詩也，孟子曰，「以意逆志，是爲得之」，既可以得其志，何不可達之于詁哉？後世「不落言筌，不墮理障」、「詩之妙在可解不可解之間」，種種妄說皆從此出，甚矣，其害道也。

惲敬《大雲山房文稿二集》卷三《聽雲樓詩鈔序》　夫聖人之作也，必正名百物焉。自百家出，而夢可言覺、覺可言夢者有之；生可爲死、死可爲生者有之；卵有毛，丁子有尾，白馬非馬，臧三耳，皆此說也。古人有言：爲兩耳甚易，而實是也，爲三耳甚難，而實非也。至佛氏之書沿之，而音可觀，林木可聞焉，未已也，自文人沿之，而天可問，風可雌雄焉；自詩人沿之，而雲可養，日月可沐浴焉。近世且有以聽月名者，若是則子晉聽雲之說，何獨不然？雖然，雲之中萬籟未嘗息也，則所聽者，非雲也，蓋淺之乎言聽

也。夫天下之動者，必有聲。形與形值，則有聲；氣與氣值，則有聲；形氣相值，則有聲；雲在形氣之間而動者也。夫人之耳，不可執不可恃也。蟻動而以爲牛鬬，蜻蜓翼而以爲曳大木，震雷發乎前，而聾者不聞，使觥俞師曠之徒，側耳於氤氳變滅之中，必有如水流之翛然，如火炎之爆然者矣。若是，則子晉聽雲之說，何獨不然！然而聖人必正名百物者，何也？爲兩耳甚易，而實是也；爲三耳甚難，而實非也。是故爲詩必言其易與是者，勿言其難與非者焉。知此，則唐、宋、元、明諸詩人之大小得失，見矣。

諸聯《紅樓評夢》《石頭記》一書，膾炙人口，而閱者各有所得：或愛其繁華富麗，或愛其纏綿悲惻，或愛其描寫口吻一一逼肖，或愛隨時隨地各有景象，或謂其一肚牢騷，或謂其盛衰循環，提矇覺瞶，或謂因色悟空、回頭見道，或謂章法句法本諸盲左腐遷。亦見淺見深，隨人所近耳。

天目山樵《儒林外史新評》《外史》用筆實不離《水滸傳》、《金瓶梅》範圍，魅力則不及遠甚，然描寫世事，實情實理，不必確指其人，而遺貌取神，皆酬接中所頻見，可以鏡人，可以自鏡。中材之士喜讀之；其有不屑讀者，高出于《外史》之人；有不欲讀者，不以《外史》中下材爲非者也。是書特爲名士下針砭，即其寫官場、僧道、隸役、娼妓及王太太輩，皆是烘雲托月、旁敲側擊。讀者宜處處回光返照，有則改之，無則加勉，勿負著書者一肚皮眼淚，則批書者之所望也。

周昌基《春陵館詩話》卷上　讀書要有定見，不可有成見。定見者，準以至當不易之理，而不以成敗得失論，即孔子所謂中庸也。成見者，衡以一己之好惡，而不憑乎天下之公理，一切節行文章，舉無一是矣。范蔚宗曰：「能識同體之善，而忘異量之美。」至哉是言。今之論詩文者，大率不免蹈此一病。譬如己寫顏字，遇學右軍者輒毀之；己寫蘇、黃者，遇董、趙字輒笑爲甜俗不生辣。互相誹謗，患在有成見也。聆音識曲，自古爲難，所以莊、惠觀魚，鍾期流水，艷稱千古也。予平生論詩，每遇藻思芊綿，醰醰有味，讀之使人意消者，輒不能釋手。若槎枒粗硬，自謂矯健，或寒砌塡楹，死氣滿楮，閱之使覺昏昏欲睡。予甚服莊子蔽於古而不知今，此言可爲死守前人門面，而汩沒自家性靈者下腦後針也。

潘煥龍《卧園詩話》卷四　說詩須是以意逆志。子輿氏謂周詩「靡有孑遺」之句，不可拘泥，深得論詩之妙。太白詩「白髮三千丈，緣愁似箇長」，杜老詩「猶有淚成河，經天復東注」，苟非妙於解悟，髮何能若是之長？淚何能若是之多乎？

方東樹《昭昧詹言》卷一　古人用意深微含蓄，文法精嚴密邃。如《十九首》、漢、魏、阮公諸賢之作，皆深不可識。後世淺士，未嘗苦心研說，於詞且未通，安能索解。此猶言其當篇用意也。若夫古人所處之時，所值之事，及作詩之歲月，必合前後考之而始可見。如阮公、陶公、謝公，苟不知其世，不考其次，則於其語句之妙，反若曼羨無謂；何由得其義，知其味，會其精神之妙乎？故吾於陶公、謝公，皆依事大概，移易前後題目編次，俾其語意諸事明曉，而後得以領其妙，及其語言之次第（如「首夏猶清和」「猶」字，承《南亭》「朱明」句來。「客程倦水宿」承《初往桐廬》、《富春渚》、《七里瀧》、《道路憶山中》來。否則此「倦」字不著力，無精神，信手塡湊，若今人所爲矣。姑舉此以隅反可也）。

又　孟子曰：「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此爲學詩最初之本事，即以意逆志之敎也。若王阮亭論詩，止於掇章稱咏而已，徒賞其一二佳篇佳句，不論其人爲何如，又安問其志爲何如也？此何與於詩敎也？

又　古人文字淵奧，非精思冥會，不能遽通。思之既通，則見其情文併合，辭理扼要，變化曲折，甘苦難易之分齊，愜心滿志。直是可歌可泣，可興可觀，可羣可怨，可以事父與君，可以勵志風世，味之彌旨而不可厭。僻者學之，非淺則僞；深隱則如設覆射謎；矜露爲奇則如牛鬼蛇神，全失蘊韻。其氣骨輕浮而麤硬，其意味短淺而不通。

又　求通其辭，求通其意也。求通其意，必論世以知其懷抱。然後再研其語句之工拙得失所在，及其所以然，以別高下，決從違。而其所以學之之功，則在講求文、理、義。此學詩之正軌也（又有文、理、義皆得，而不必求其意，論其世，第如鳥獸好音之過耳，亦爲人所愛賞而不欲廢者，如齊、梁人及唐韋、柳、王維是也。此禪家別傳，無關志持者耳）。

又　讀古人詩文，當須賞其筆勢健拔雄快處，文法高古渾邁處，詞氣抑揚頓挫處，轉換用力處，精神非常處，清眞動人處，運掉簡省、筆力嶄絕處，章法深妙、不可測識處。又須賞其興象逼眞處：或疾雷怒濤，或凄風苦雨，或麗日春敷，或秋清皎潔，或玉佩瓊琚，或蕭慘寂寥，凡天地四時萬物之情

狀，可悲可泣，一涉其筆，如見目前。而工拙高下，又存乎其文法之妙。至於義理淵深處，則在乎其人之所學所志所造所養矣。文字忌語雜氣輕，既無根柢，又無功力，尚不能深清雅潔，無論奇偉。

又　讀古人詩，須觀其氣韻。氣者，氣味也；韻者，態度風致也。如對名花，其可愛處，必在形色之外。氣韻分雅俗，意象分大小高下，筆勢分強弱，而古人妙處十得六七矣。

又　曹子建、孫過庭皆曰：「家有南威之容，乃可論於淑媛；有龍泉之利，然後議於斷割。」以此意求之，如退之、子厚、習之、明允之論文，杜公之論詩，殆若孔、孟、曾、思、程、朱之講道說經，乃可謂以般若說般若者矣。其餘則不過知解宗徒，其所自造則末也，如陸士衡、劉彥和、鍾仲偉、司空表聖皆是。既非身有，則其言或出於揣摩，不免空華目翳，往往未諦。若夫宋以來詩話諸書，指陳褊隘，雅俗雜糅，任意抑揚，是非倒置，由己本未深詣精解也。

又　王厚齋云：「蘇子由評品文章，至佳者，輒云不帶聲色。」何義門云：「不帶聲色，則有得於經矣。」愚謂此二說有得有失，須善參之，否則徒高無當。如《唐書》論韓休文，如太羹玄酒，有典則而薄滋味。竊謂經者道之腴也，其味無窮，何止但有典則；矧經亦自有極其聲色者在也。王、何皆非深於文事者，皮傅之論耳。

又　昔休文以子建《函京》、仲宣《灞岸》、子荆《零雨》、正長《朔風》並稱。薑塢先生云：「此沈所云以音律調韻，取高前式者也。」又云：「古人賞好去取之旨，亦所未喻。」余按仲宣《灞岸》，誠爲冠古獨步。《函京》篇非子建極作，而高深嚴重，故非凡子所及。正長《朔風》，原本《風雅》，韻律似《十九首》，然無甚警妙。若子荆《零雨》，非所知也。姚先生云：「子荆以喪妻而歸，故其詞云爾。」余謂即如是，而篇中無一言交代明白。「三命」十句，與起處詞意不相貫接，何足取乎？

陳瑚《陸桴亭先生詩序》　今之論詩者亦多矣。其最有得者，莫如司空表聖。嘗自擇其詩而論之曰：飲食之味必資鹽梅，而其美則在鹹酸之外。今其詩具在，誠如其云。顧其所論者詩爲而已，而未嘗關於性情學問之微，天下國家之大也。表聖蓋唐末之有道君子，要其所見止於如此，不可以例其餘乎？然則使桴亭與古今人角立於詞壇之上，出其偏師，賈其餘勇，即足以摧鋒陷敵，制勝千里。譬猶齊晉之君主盟中夏，雖強如秦楚，且不敢與之匹敵，而況於曹滕邾莒乎？學者即其詩而求之，庶幾乎得其詩之本焉。

秦瀛《小峴山人詩文集・文集》卷二《詩測序》　古之善言《詩》者，莫孟子若也。孟子曰：「不以文害詞，不以詞害志，以意逆志，是爲得之。」讀《詩》之法盡是矣。蓋《詩》以言志，《詩》之爲道，非他經比。《易》主乎理與數，《書》道政事，《春秋》據事直書，《禮》詳制度軌物，其言皆質，而《詩》則賦少而比興多，輶軒所採，太師所掌，類不必定其爲何人之詩，而又託諸勞人思婦，鳥獸草木，以自隱其意，長言之，咏歎之，往往旨趣所存，令讀者自得之於語言文字之外。自漢以來，《詩》有韓、魯、齊三家，而《毛傳》特著，鄭康成先通韓詩後箋《毛傳》，今所傳《小序》則一以爲子夏，一以爲衛宏。宋朱子集註出而又多與《小序》異。遵朱註者，或不遵《小序》；信《小序》者，或不信朱註。紛紜轇轕，言詩之家幾如禮家之聚訟。余嘗謂詩無定體，言詩亦無定解，讀詩者以己之性情，通詩人之性情，即以詩人之性情，通己性情，而千載以下之人，恍然與千載以上之人相晤對，讀詩者如無詩，而又何有於《小序》箋註云乎哉！

朱方增《春山叔詩序》　古今論詩之弊，大抵尚性靈則昧風格，尚風格則捨性靈，不知性靈風格固一以貫之者也。自六朝陶、謝、嵇、阮、庾、鮑，以逮唐之王、楊、盧、駱、燕、許、李、杜、元、白、王、孟、郊、島、皮、陸，下至東坡、劍南，各有風格，各有性靈，貌不襲而其體實無殊。今使別陶謝以降孰爲風格，孰爲性靈，恐陶、謝諸賢必竊竊然笑爲囈語也。蓋作詩之道必通達古今治忽之原，博採山川風俗之異，抒其忠孝哀樂之誠，明乎邪正清濁之辨，非有上下千古之識，不足以言詩也。彼目不窺龍威鴻寶之藏，足不越鄉曲闤闠之細，而漫然剽竊一二詞華。互相標榜，輒謂某六朝，某唐，某宋，某風格，某性靈，豈知無根柢而詡塗飾識者，早以東施相待矣。

張澍《代盧厚山制軍刻紀文達公批文心雕龍序》　昔摯虞篓《文章流別》、任昉作《文章緣起》，剖析裁製，義蘊無遺。梁、陳之間，鍾嶸《詩品》，袁昂《書評》，究其一端，揚厥芳芬，體斯狹矣。獨劉彥和《文心雕龍》殫各體之軌範，標衆作之源流，誠操觚家之金鑑也。

張文虎《鼠壤餘蔬・徐古春書舊詩存序》　昔先外舅姚堅香先生嘗持論以交道比詩，謂交以見性，詩以言情，一言以蔽之，曰：眞。交以眞而久，詩

以眞而傳(見所作《熊露蕤海棠巢詩序》)。誠哉是言也！蒙尤謂選詩與擇交無二致。蓋人之才質學問與其境地，吾既不能使之皆同，其見之詩又豈能縣一格以相限。要之，讀其人之詩，卽若與其人聚處一室言談議論，則詩之眞可知也。不甯惟是，登山臨水，則若與之共游歷也；升沈榮瘁，則若與之共憂樂也；險阻艱難，則若與之共坎坷也，目擊心傷，拔劒起舞，則若與之共仰天嗚嗚，感慨欲絕也。詩非一格，人非一境，而性情之流露蓋有不自覺其同歸一轍者，知此則可以論交，可以論詩已。

龍元僖《集義軒咏史詩鈔序》 今冬病稍間，深山短景，兀坐無聊，偶拈一卷翻閱，則淡然而清，盎然而和，雍容紆裕而不迫，所謂奮迅激昂者無有也，反覆抑揚，或但取一二軼事諷詠，而其人如繪焉。卽偶一著議，若不得已爲之，所謂議論上下馳騁者無有也。夫烟雲草樹，望之蔚然，蒼潤而深秀，及尋其鉤勒皴點，則若有而若無，此畫家之神品也。專主含蓄，意寓於言表，言雖止而意則靡窮，此盛唐中唐詩家之妙境也，咏史何獨不然？故夫別創新解，或翻案，務爲可驚可愕者，是史論也。極其至也，不惟醒睡漢而起病夫，并可驚風雨而泣鬼神。至於長言，詠歎沁人心脾，使讀者能感發善心，懲創逸志，則和平中正之音其爲功也，爲較大矣。

郭嵩燾《養知書屋文集》卷四《毛西原杜詩心會序》 自古詩人託物起興，皆意有所鬱結，不得發攄，而託之詩歌以寫其纏綿哀怨之旨。唐杜甫氏出，指事類情，推陳始末，天下利病得失，生民之休戚，親故之離合，身世之榮悴悲忻，言之必達其志，慮之必窮其變，然後詩之蘊乃旁推交通曲盡而無遺。當時論者，以爲集詩家之大成，無有異議。顧或以其忠愛之誼，尋章摘句，附會而遷就之。讀杜詩者，轉累於箋注之煩茫，然莫得其指歸。明高氏棅、胡氏應麟、王氏世貞乃專取其律法、音節，會其微妙，開示學者。國初新城王文簡以詩學倡天下，考論杜詩，標其新異，摘其繁累，意尤美焉。嗣後五家評本出，學者循其說以求杜詩之義，淺者見淺，深者見深，犂然各有以當其意。巴陵毛西原又稍以意折衷之，簡杜詩之善者爲四卷，悉採諸家之說，證以己見，而辨論其不合者，命曰《杜詩心會》。夫通其辭而不達其意者有矣，未有求達其意而先不能究其辭者也。自唐以來，詩人推宗杜甫氏，以至今日，而其義例之精，變化之妙，章章而比之，字字而析之。辨之久而其精日出，宜西原所得之深也。往者山陽潘德輿嘗述朱子之言：讀李詩如士人治本經，不宜有去取；杜詩之原於風雅，發於性情之正，讀者皆能望其崖略，而其深亦未易引而盡也。西原之於杜詩未知視彥輔所論何如？要其持論之詳與其辨證諸家得失最有裨益於學者。

文廷式《隨山館猥稿序》 嘗讀鍾嶸《詩品》，於諸家之詩必實其源自何人，論者或疑其附會，不知此古人分別流派之盛心也。然予猶惜其能辨文章之流別而未能辨學術之流別，是以淵明之詩，儒家之言也，其意淡泊而有守；子建之詩，雜家之言也，其氣蕩佚而無制。許詢近於道家，王儉近於禮家，如斯之流，未之分晰，遂使千載而下，篇章既佚，考索爲難，斯讀者可以深慨矣。

又《琴風餘譚》 本朝詩學，沈歸愚壞之。體貌粗具，神理全無。動以別裁自命，淺學之士爲其所刦，遂至千篇一律，萬喙雷同。至紀文達公之批蘇詩，逞我腮談，損人天趣，風雅道喪，非此種議論職其咎乎？姚薑塢《援鶉堂筆記》謂歸愚以恬括之餘，研究風雅，可謂助我張目者也。

何紹基《與汪菊士論詩》 聖人說「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說《三百篇》也。學詩不學《三百篇》可乎？作詩不可以興、觀、群、怨可乎？「興、觀、群、怨」四字，蘊藉深厚之至矣，猶曰可以、可以、可以、可以者，聖人之深于詩也。「不學詩，無以言。」

林紓《讀新小說法》 泰西學術，有政治之哲學家，有格致之哲學家，有地理之哲學家，有歷史之哲學家；而中國金聖嘆氏，實小學之哲學家也。所評諸記，類例、讀法數十則，善哉善哉！林氏本之以讀《莊》，馮氏本之以讀《左》，似乎陋矣。竊以爲諸書或可無讀法，小說不可無讀法；小說或可無讀法，新小說不可無讀法。既已謂之新矣，不可不換新眼以閱之，不可不換新口以誦之，不可不換新腦筋以綉之，新靈魂以游之。讀新小說，而不以讀舊小說之法讀，猶唐突吾新小說；讀新小說而仍以讀舊小說之法讀，愈唐突吾新小說。然則讀法之作，又烏可以已耶？惟《七發》既成，乃奏《七命》；《九歌》不作，因續《九思》。竊恐聖嘆見之，必又曰：「何用作？何可作？何必作？汝偏要作，便看汝作。」我昔怪夫舊世界反對小說之人，惡讀小說，以冷落我極熱鬧之舊小說；我今怪夫新世界崇拜小說之人，喜讀小說，以污穢我極潔淨之新小說。小說固不許淺人讀得耶？不識廬山，妄喜妄惡，臧、穀亡羊，所失相伍，其弊在於不知讀法。有李卓吾而後可以讀《西廂》、《拜月》，

有金人瑞而後可以讀《西游》、《水滸》，有拿破侖而後可以讀布爾特奇之《英雄傳》，有瑪志儂而後可以讀沙伯里昂之《流血記》。沉沉支那不受小說之福，而或中小說之毒，無讀人耳。小說固所以激刺人之神經，挹注人之腦汁。神經不靈，腦汁不富，欲種善因，翻得惡果。其弊在於不知讀法。新小說宜作史讀。《雪中梅》，日史也。《俄宮怨》，俄史也。《利俾瑟》、《滑鐵盧》，法史也。歷史有官性，故只寫表面之情狀；小說無官性，故并寫里面之情狀。歷史有國界，故只寫一方面之情狀；小說無國界，故并寫各方面之情狀。托兒女以英雄，感不平於千載。其文詞則艷於史，其事實則詳於史。不能讀史，安能讀吾新小說？新小說宜作子讀。《伊索寓言》，一莊、列之遺也。《卑婁謾言》，一鄧、惠之遺也。如聽口伎，聲百出而不窮；如觀影戲，影一瞥而即逝。必執實事以求之，則馬或化人，狐方語犬，不幾爲三家村語乎？文有奇而實正，理無幻而非眞。不能讀子，安能讀吾新小說？新小說宜作志讀。讀通志，人苦之；讀小說，人樂之。小說雖無通志之艱深，小說却有通志之博大。讀《世界末日》，勝於讀《五行志》；一理想的，一非理想的也。讀《環球旅行》，勝於讀《輿地志》；一世界的，一非世界的也。六合以內，通志所游；六合以外，小說所游。其文淺，其旨深；其詞約，其義大。不能讀志，安能讀吾新小說？新小說宜作經讀。唯其名耶，則經固揚雄《太玄》所不可擬，束晳「笙詩」所不可補，何況小說？唯其實耶，則經所以正人心，小說亦所以正人心；經所以明庸德，小說亦所以明庸德。次安乾蟲，《無名之英雄》可與言孝；批茶放奴，《五月花》可與言仁。新小說又欲擬經矣。不能讀經，安能讀吾新小說？匪直此也。飛仁揚義，發揮道德，可作《人譜》讀。割皮解肌，推闡生理，可作《內經》讀。朝四暮三，慨嘆社會，可作《風俗通》讀。天動地岐，指陳軍情，可作兵法志讀。抉摘官闈秘密，可作唐宋遺事讀。描摹兒女愛情，可作齊梁樂府讀。魯濱孫漂流之記，維廉濱冒險之編，可作殖民志讀。大彼得遭謀之發現，俾斯麥外交之狼狽，可作國際史讀。埃及之塔，奢們之洞，岣嶁所不能鐫，琅嬛所不能記，可作《金石錄》讀。王大俠之刀，蘇非亞之彈，公孫弘失其詐，梅特涅失其奸，可作《劍客傳》讀。以小說讀小說，則思想所有之事，不必世界所無之事；小說又宜以非小說讀。以非小說讀小說，則世界所有之事，不必思想所有之事；小說又宜以非非小說讀。因其所有而有之，則萬物莫不有，唯知幻觀之無非實觀也，方可讀吾新小說。因其所有而無之，則萬物莫不無，唯知實觀之無非幻觀也，方可讀吾新小說。文章固非吾輩所重耶？即論文章，新小說之感人也亦摯矣。以言其繕性也：常者登山陟水，如《尋親記》，讀之可令人敬；奇者萬死一生，如《歷險記》，讀之可令人奮；平者布帛粟肉，如《小公子》，讀之可令人正；幻者翻雲覆雨，如《女人島》，讀之可令人淡；以《退累馬克》（法國小說，費衲龍氏所著）之餘波，收蘇格拉底之效果，則作性理書讀，又何不可？以言其懺情也：顯明如《啞旅行》，冷嘲熱罵，讀之可令人笑；含蓄如《賽金花》，窮形盡相，讀之可令人嘆；孤潔如《白云塔》，萬金脫屣，讀之可令人羨；委瑣如《可憐娘》，一燈豆暗，讀之可令人慘；以致悲慨如《新羅馬》，讀之可令人拔劍而舞；纏綿如《雙碑記》，讀之可令人停鍼以思；拗曲如《偵察案》，讀之可令人目眩而神迷離；正大如《經國談》，讀之可令人心曠而神爽拔；慘淡如《人肉樓》，讀之可令人八萬四千寒毛孔，一時起栗；富麗如《繁華記》，讀之可令人三百六十窮骨節，滿室生春。人感文耶？文感人耶？僕嘗一室一人，一燈一卷，一哭一笑，一歌一叫，而不知其何以哭，何以笑，何以歌，何以叫也。翻廣長舌，醒大衆生，則作《楞嚴經》讀，又何不可？善讀之，則雅鄭不異其聲，堇荼不異其味。微特《三國志》可讀，《桃花扇》可讀，即污穢如《金瓶梅》，亦何嘗不可讀？微特《吁天錄》可讀，《美人手》可讀，即荒唐如《吾妻鏡》；亦何嘗不可讀？不善讀之，則指白可以作黑，看朱可以成碧。微特《金瓶梅》不可讀，即司馬子長之史、歐陽永叔之志，亦何嘗可讀？微特《吾妻鏡》不可讀，即孟德斯鳩之哲理、斯賓塞爾之學說，亦何嘗可讀？窮天地，亘古今，其爲人也恆河沙數。窮天地，亘古今，其爲書也恆河沙數。而善讀書却無幾人。《阿含》四經，《華嚴》十論，試問是何眞詮？何物惡僧，演而爲暮鼓晨鐘，趺坐膜拜諸惡像，唯不善讀佛典故。谷神不死，流沙化胡，試問是何妙諦？何物惡道，演而爲燒丹煉鼎，捏訣宣咒諸惡狀，唯不善讀道經故。孔、墨尚實，老、莊尚虛，試問是何哲理？何物惡儒，演而爲規行矩步、孝廉方正諸惡相，唯不善讀儒書故。韓、蘇毗陽，歐、曾毗陰，試問是何文章？何物惡奴，演而爲詩賦策論、「且夫」「嘗謂」諸惡拍，唯不善讀漢文故。達爾文天演之祖，黑智爾唯心之宗，何學術哉？何物惡少年，演而爲眼懸金鏡、嘴銜雪茄、一口「阿那大」「密西斯」諸惡腔，唯不善讀西文故。湯臨川「四夢」文，李笠翁《十種曲》，何劇本哉？何物惡伶倫，演而爲胡琴咿呀、

拍版咭咭一派，爲皇帝坐江山諸惡調，唯不善讀戲曲故。耐庵明義而作《水滸》，雨苟（法國大文豪）言情而作戀書，何文學哉？何物惡學究，演而爲才子佳人、狀元伯爵、一味引火導欲、誨盜誨淫諸惡罵，唯不善讀新舊小說故。無格致學不可以讀吾新小說。新小說有奪瓦特之錘，以造新器者：天上可以鼓輪，海底可以放槍，上碧落而下黃泉，幻言也，見諸實事。不解此理，則讀《地心旅行》，必以爲土行孫復出矣；讀《空中飛艇》，必以爲孫悟空復出矣；讀《游行月球》，必以爲葉法善復出矣。驚人工爲仙術，指至理作危言；恍惚迷離，無有是處，辜負吾新小說。無警察學不可以讀吾新小說。新小說有奪滑震之觚，以造新文者：量足印於鴻泥，認齒痕於蘋果；境則曲而復曲，事則歧之又歧。不解此理，則睹乎爾唔斯之假面，得非謂楊戩化身乎？誦馬丁休脫之奇文，得非謂張角天書乎？挾《洗冤錄》，以驗《眼中留影》；按《大清律》，以繩《火里罪人》：方鑿圓枘，無有是處，辜負我新小說。無生理學不可以讀吾新小說。新小說有奪亞當之爐，以造新人者：發電術之奇，靈魂可盜；則陸判換心，不足奇也。抉人種之秘，怪齒頓生；則女媧摶土，不足異也。移三光，倒九泉，神乎技哉！不解此理，則求金鷄那於《本草》，比庫雷唉以仲景：盲探瞎索，無有是處，辜負吾新小說。無音律學不可以讀吾新小說。新小說有奪擺倫之席，以造新曲者：一聲菲立般，血海生花；半闋《瑪拉頓》，蕪城入夢。銅琵鐵板，有此慨慷；殘月曉風，無其凄楚。以平、上、去、入之音，求徒、來、米、發之譜，難矣。不解此理，別請姜白石以正《渣阿亞》之弦，寄《西江月》以塡《端志安》之調（《渣阿亞》、《端志安》，擺倫詩篇名）：移宮換羽，無有是處，辜負吾新小說。無政治學不可以讀吾新小說。政論有三界，而新小說亦有三界。《獨立史》，言既往也；《活地獄》，言現在也；《新中國》，言未來也。以但丁之腦，寫盧梭之魂，托實事於空言，心焉傷矣。不解此理，則「寡頭體」、「多頭體」是何名詞，「山岳黨」、「燒灰黨」是何徽號，不將以新小說作《革命軍》乎？如啞子之說戲文，指天劃地，無有是處，辜負吾新小說。無論理學不可以讀吾新小說。論理有「眞」、「申」（二詞名見嚴譯《名學》），而新小說亦有「眞」、「申」。因是因非，因非因是，其眞詞也；非馬喻馬，非指喻指，其申詞也。《文明小史》，其眞詞也；《天方夜談》，其申詞也。不解此理，則妖魔攝人以入洞，姹女遇仙而墜井，不將以新小說作《封神榜》乎？如盲人之談骨董，驚奇道怪，無有是處，辜負吾新小說。以論讀地：其寫戀愛也，宜對月讀；其寫高潔也，宜對雪讀；其寫富麗也，宜對花讀；其寫孤憤也，宜對酒讀；其寫道德也，宜整襟書齋危坐而讀；其寫義俠也，宜掉舟絕壁之下長嘯而讀；其寫史乘也，宜倚紅袖剪燭而同讀，而決不可於市廛所會，囂塵而瞎讀；其寫社會也，宜招同胞四萬萬人，登百尺臺而宣讀，而決不可於三家兩舍，埋頭縮頸而偷讀。以論讀人：《現形記》出，可令官場讀；《發財記》出，可令志士讀；《叩閽記》出，可令文人讀；《雙碑記》出，可令倩女讀；《無名英雄》出，可令賣國奴讀；《秘密使者》出，可令保皇黨讀；《茶花女遺事》出，可令普天下善男子、善女人讀；而獨不許浪子讀，妒婦讀，囚首垢面之販夫讀，秤薪量水之富家翁讀，胸羅「四書」「五經」、腹飽「二十四史」之老先生讀。要而言之，舊小說，文學的也；新小說，以文學的而兼科學的。舊小說，常理的也；新小說，以常理的而兼哲理的。讀舊小說，須具二法眼藏，一作如是，一作如彼觀。吾恨不令漆園老叟鑿我渾沌人，以觀遍四千年來之舊小說。讀新小說，須具萬法眼藏，社會的作社會觀，國家的作國家觀，心理的作心理觀，世界的作世界觀。吾只得求吾佛慈悲，生萬眼，生萬手，生萬口，以閱遍持遍讀遍無量劫無量數之新小說。雖然，木不能只有長松翠柏，而不有枳棘；物不能只有麒麟鳳凰，而不有梟獍；人不能只有西施、南威，而不有無鹽、嫫母；文不能只有韓海蘇潮，而不有牛鬼蛇神。世非無托西籍以欺人，博花酒之浪費：連篇累牘，不外伯爵夫人、男爵夫人之頭銜；倒篋傾筐，不外男女交合、婚姻指南之生活。言女權，必致一妻多夫；言平等，必致父不能有其子，子不能有其父。其崇拜則金錢而已，其敷衍則唾餘而已，其希望則無賴少年、嗜淫大腹賈而已。讀之令人頭痛，讀之令人發上豎，讀之令人懨懨欲睡，讀之令人欲嘔不能，欲瀉不能，其氣直向下部出。梁啓超見之曰：殺！殺！殺！余則曰：不必殺，不必殺。讀優美小說，如登天堂一通，瓊樓玉宇，固羽化而登仙；讀齷齪小說，如入地獄一通，馬面牛頭，眼界何曾不廓？人能讀優美小說，而不能讀齷齪小說，如能居天堂，而不能居地獄也。仍是梁啓超之不善讀！仍是梁啓超之不善讀！噫吁嘻！豈惟讀之而已哉？吾將請李龜年點版，柳敬亭扣弦，以彈唱之；吾將請優孟被衣冠，亞子傅粉墨，以歌演之。豈惟演唱而已哉？吾將請昆提倫（羅馬大雄辨家）登演說臺以宣講之。豈惟演說而已哉？吾將開小說學堂以教課，策其進步；吾將開小

說科舉以考試，定其出身。客曰：「足矣！毋再混說爲。此皆迂談也，此皆妄說也，此皆痴人說夢也。汝新世界小說社中人耶？仍還汝小說社，輯小說報，以騙人去。毋再混說爲！」迂與不迂，妄與不妄，痴與不痴，此大問題，請以質之讀者，請以質之讀《讀新小說法》者。

觚庵《觚庵漫筆》 人無不喜讀小說者，然善讀者實鮮。余最佩聖嘆先生所論讀法中，有急讀、緩讀之二法。急讀者，即自始至終，窮日夜之力，而一氣讀畢之。如行軍然，必合其前鋒、後應、左右翼、中堅，及偵探隊、工程隊、輜重隊、衛生隊，若何支配，若何調遣，若何變化，一一綜核之，所以必待戰事告終，始擊節嘆賞曰：「此良將也。」行文亦然，必合其前引、後結、中段、開合起伏，及人物、事實、境地、時間，若何鋪叙，若何省略，若何配置，一一羅列之，所以必待全卷告終，始擊節嘆賞曰：「此良書也。」使支支節節讀之，鮮有能領悟及此者矣。是小說之所以宜急讀也。緩讀者，就其一章、一節、一句、一字，低徊吟諷，細心領味，使作者當日之精神脈絡貫注經營，無不若燭照數計，心領神會，即此一章，一節、一句、一字，亦且擊節嘆賞曰：「此妙筆也。」使鹵莽滅裂讀之，鮮有能體會入微者矣。是小說之所以宜緩讀也。作小說難，讀小說亦不易。率爾操觚者，固不足入著作林；而還珠買櫝，亦爲作者所深痛也。《水滸傳》、《儒林外史》，我國盡人皆知之良小說也。其佳處，即寫社會中，殆無一完全人物。非閱歷世情，冷眼旁觀，不易得此眞相。視尋常小說，寫其主人公，必若天人者，實有聖、凡之別，不僅上、下床也。

王國維《玉溪生詩年譜會箋序》 善哉！孟子之言詩也。曰：「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爲得之。」顧意逆在我，志在古人，果何修而能使我之所意，不失古人之志乎？引其術，孟子亦言之曰：「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是故由其世以知其人，由其人以逆其志，則古詩雖有不能解者，寡矣。漢人傳詩，皆用此法，故四家詩皆有序。序者，序所以爲作者之意也。《毛序》今存，魯詩說之見於劉向所述者，於詩事尤爲詳盡。及北海鄭君出，乃專用孟子之法以治詩。其於《詩》也，有譜、有箋。譜也者，所以論古人之世也；箋也者，所以逆古人之志也。故其書雖宗毛公，而亦兼采三家，則以論世所得者然也。又《毛詩序》以《小雅》《十月之交》、《雨無正》、《小旻》、《小宛》四篇，爲刺幽王作，鄭君獨據《國語》及緯候以爲刺厲王之詩，於譜及箋，并加厘正。爾後王基、王肅、孫毓之徒，申難相承，洎於近世，迄無定論。逮同治間，函皇父敦出於關中，而毛、鄭是非，乃決于百世之下。【略】信乎論世之不可以已也。故鄭君序《詩譜》曰：「欲知源流清濁之所處，則循其上下而省之；欲知風化芳臭氣澤之所及，則旁行而觀之。」治古詩如是，治後世詩亦何獨不然？余讀吾友張君孟劬《玉溪生年譜》，而益信此法之不可易也。有唐一代，惟玉溪生詩，詞旨最爲微晦。遺山論詩，已有「無人作鄭箋」之嘆。三百年來，治之者近十家，蓋未嘗不以論世爲逆志之具。然唐自大中以後，史失其官，《武宗實錄》亦亡於五季。故新、舊二書，於會昌後事，動多疏舛。後世注玉溪詩者，僅求之於二書，宜其於玉溪之志多所扞格也。君獨旁搜遠紹，博采唐人文集說部及金石文字，以正劉、宋二書之失。宋次道之補亡，吳廷珍之糾繆，君殆兼之而一寄於此譜。以古書例之，朱、馮諸君之書，齊、魯、韓、毛之序也，君書則鄭君之譜及箋也。其所考定者，固質諸古而無疑，其未及論定者，亦將得其證於百世之下。鄭君說《十月之交》，其已事也。

詩話

歐陽修《六一詩話》 居士退居汝陰，而集以資閒談也。

司馬光《溫公續詩話》 詩話尚有遺者，歐陽公文章名聲雖不可及，然紀事一也，故敢續書之。

許顗《彥周詩話序》 詩話者，辨句法，備古今，紀盛德，錄異事，正訛誤也。若含譏諷，著過惡，誚紕繆，皆所不取。

又《彥周詩話》 李邯鄲公作《詩格》，句自三字至九字、十一字，有五句成篇者，盡古今詩之格律，足以資詳博，不可不知也。

范溫《潛溪詩眼・鍊字》 世俗所謂樂天《金針集》殊鄙淺，然其中有可取者，「鍊句不如鍊意」，非老於文學不能道此。又云「鍊字不如鍊句」，則未安也。好句要須好字，如李太白詩「吳姬壓酒喚客嘗」，見新酒初熟，江南風物之美，工在「壓」字。老杜《畫馬》詩「戲拈禿筆掃驊騮」，初無意於畫，偶然天成，工在「拈」字。柳詩「汲井漱寒齒」，工在「汲」字。工部又有所喜用字，如

「脩竹不受暑」、「野航恰受兩三人」、「吹面受和風」、「輕燕受風斜」、「受」字皆入妙。老坡尤愛「輕燕受風斜」，以謂燕迎風低飛，乍前乍卻，非「受」字不能形容也。至於「能事不受相促迫」、「莫受二毛侵」，雖不及前句警策，要自穩愜爾。

曾敏行《獨醒雜誌》卷二　蔡絛約之好學知趣向。爲徽猷閣待制時，作《西清詩話》一編，多載元祐諸公詩詞文采。臣寮論列，以爲絛所撰私文，專以蘇軾、黃庭堅爲本，有誤人學術，遂落職勒停。

楊萬里《誠齋詩話》　《金針法》云：「八句律詩，落句要如高山轉石，一去無回。」予以爲不然。詩已盡而味方永，乃善之善也。子美《重陽》詩云：「明年此會知誰健，醉把茱萸仔細看。」《夏日李尚書期不赴》云：「不是尚書期不顧，山陰野雪興難乘。」唐人詩：「葛溪浸淬干將劍，卻是猿聲斷客腸。」又《釣臺》：「如今亦有垂綸者，自是江魚賣得錢。」唐人《長門怨》：「錯把黃金買詞賦，相如自是薄情人。」崔道融云：「如今卻羨相如富，猶有人間四壁居。」

韋居安《梅磵詩話》卷中　建安魏醇父慶之，號菊莊，有吟稿行於世，所著《詩人玉屑》，編類精密，諸公多稱之。

方回《桐江集》卷七《漁隱叢話考》　《苕溪漁隱叢話》前六十卷、後四十卷，吾州續溪胡仔元任所著也。仔父舜陟，號三山老人，仕至待制廣西帥，死於靜江府獄中，實秦檜殺之也。而羅鄂州願《新安志略》不書。回嘗見其族孫示予家傳六大袠《靖康圍城中奏議》，戰守事甚多，故詆郭京尤力，後兩帥廬州，文臣之善用兵者也。檜之殺之，殆以此故。元任寓居霅上，謂阮閱閱休《詩總》成於宣和癸卯，遺落元祐諸公，乃增益纂集。自國風、漢魏、六朝，以至南渡之初最大家數，特出其名，餘入雜紀，以年代爲先後。回幼好之，先君所藏川本，在八叔父元圭家，回師也，晝夕竊觀，學詩實自此始。後又求麻沙本觀之，一再亡，一再買，不一本矣。閱休《詩總》舊本予求之不能得，今所謂《詩話總龜》者，刪改閱休舊序，合《古今詩話》與《詩總》，添入諸家之說，名爲《總龜》，標曰益都褚斗南仁傑纂集，前後續刊七十卷。麻沙書方，捏合本也。元任以閱休分門爲未然，有湯岩起者，閱休鄉人，著《詩海遺珠》，又以元任爲不然。回聞之吾州羅任臣毅卿所病者，元任紀其自作之詩，不甚佳耳。以其歷代詩人世次爲先後，非不善也。於諸家詩話有去有取，間或斷以己說。視《皇朝類苑》中概取而並書者，豈不爲優。近回著《名僧詩話》，實用元任條例。元任歷官事迹，當俟續書。

又《古今類總詩話考》　《古今類總詩話》五十卷，題曰左宣教郎任舟集錄，錄有紹興丙寅年序，婺板也。序文似非深於詩者。其第一卷曰詩體，二曰詩論，三曰詩評，至四卷詩仙以下，多不述出處，必不得已曰某人云，他則若出於己所云者，不如胡元任《叢話》，明寫出處以告人也。

又《詩話總龜考》　《詩話總龜》前後續刊七十卷，改阮閱休舊序冠其首。閱休《詩總》不可得，而閱休舊序全文，在《漁隱叢話》後集第三十六卷中可考。閱休謂宣和癸卯官彬江，類得一千四百餘事，分四十六門，而《總龜》今序刪去此語。如「栗炮燒氈破，猫跳觸鼎翻」，所引六聯，卽今序，猶襲用之。按今《總龜》又非胡元任所見閩本《總龜》矣，元任所見全去閱休舊序。今予所見序，乃間用閱休語，而文甚不佳。序之尾曰「歲在屠維赤奮若」，卽當是紹定二年己丑書坊本也。書目引《南軒東萊集》，便知非乾道五年己丑。所謂作序人華陽逸老者，書坊僞名。所謂集錄益都褚斗南仁傑者，其姓字不芳，中間去取不當，可備類書談柄之萬一。初學詩者，恐不可以此爲準也。

又《詩海遺珠考》　《詩海遺珠》九卷，凡六百二十七條，九華湯岩起夢良分教潭陽日所集也。阮閱休家池州之桐陵縣，夢良乃其鄉人。謂胡元任《叢話》爲非，不當剛以己作，說固然矣。閱休在宣和末，以時禁略去元祐諸公，而元任益入《叢話》，此豈可謂爲佞哉。夢良自序，蓋淳熙十三年丙午。取閱休家所有書，抄錄而成，曾慥《宋百家詩選》中語或全抄入。其人家標總，書宋詩人一百六十餘人，有蘇仲豫而無叔黨，有江端友而無端本，清江三孔、昭德諸晁皆不與，王立之父王棫非詩人也，張山人作十七字詩者，詩之優伶也，則皆書之。予初疑是有其事卽書，無者不書，然中間亦各有其事。且凡他人詩話，皆不標出其名，如以爲己所云者，舛剌如此，殆未可輕訾胡元任也。如山谷《荊州十詩》「閉門覓句陳無己，對客揮毫秦少游。正字不知溫飽味，西風吹淚古藤州」，謂後山惡其人，以生人對死人，未幾果卒。不云是何人語。按是年建中靖國元年辛巳七月，東坡卒於常州，而山谷未知，有云「玉堂若要眞學士，須得儋州禿髻翁」，前輩謂之不敬，回則謂山谷詩更有犯時忌處，如「死者已死黃霧中，三事不數兩蘇翁。豈爲高才難駕馭，空歸萬里白頭翁」，使見任宰執見此，豈不嗔忌？而指坡穎爲難駕馭，又豈不爲坡穎之累。

少游死，無己生，聯以爲對，此却不妨，古人初無忌諱。適是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後山亦卒，故有後來之論云。

又《詩苑類格考》《詩苑類格》三卷，李邯鄲淑所著也。上卷冠以眞宗五七言八篇，次以沈約、鍾嶸、王通、上官儀、劉允濟、孫翌、殷璠、釋皎然、元微之、孟郊、李翺、姚合、杜牧、皮日休、司空圖、顧陶、釋虛中、李慮、徐生、徐衍、邱旭、張洎二十有二人議論。中卷采古詩雜體爲三十門，下卷別錄詩格六十七門，蓋亦有可觀者。如魯國孔融文舉，拆六字爲四言詩二十四句，曰離合體，謔浪之所爲耳。回謂詩亦本不拘體，體其形似而已。山谷之嚴，東坡之活，猶之禪也，全在飽參。淑所引有「風織池間字，蟲穿葉上文。」「僧房嵩岳色，公府洛河聲。」「乘舟向野寺，着屐到人家。」「洞庭秋葉落，天目暝雲飛。」「蝶飛逢草住，魚戲見人沉。」一句如「院開松裏雪」、「廚牕燕往來」，此等新語，看之如易，而得之甚難。在學者苦思多作，悟解成就，自不見痕迹也。淑字獻臣，李康靖公若谷之子，屢入翰林，歐陽公集中具見劾文，平生招人言不一，又以鄭州爲周陵詩，有「不知門外倒戈迴」之語，爲包拯、吳奎論奏。《西清詩話》謂其後爲人所戲，謂令祖能作詩者是也。

又《瑤池集考》《瑤池集》，通議大夫徽猷閣待制秦鳳路經略安撫使知秦州郭思所著，蓋詩話也。一曰詩之六義，二曰詩之諸名，三曰詩之諸體（與李叔詩格相類，凡八十一體可無述），四曰詩之諸式（凡二十九式），五曰詩之景，以至十五曰詩之諸說。舉歐陽公與王荆公對言，而曰：「歐陽永叔情實而葩華，此文之全於才者也。王舒王誠意而粹熟，此文之全於道者也。」予一讀此語，便見其繆。元祐黃、陳、晁、張、秦少游、李方叔諸公，無一語及之，惟引蘇長公「軟飽黑甜」一聯，及「筆頭上挽得數萬斤」語，於歐、蘇皆字之，而於荆公獨王之，蓋宜靖間時好。荆公詩雖工密，然格不高，立言命意有頗僻處，又爲得謂之全於道。南渡後諸家詩話，未有一人拈出此集者。予得之錢塘書肆，乃士夫家錄本也。「行人問宮殿，耕者得珠璣」，劉貢父以爲蜀人楊諤詩，而此謂之黃子思詩。如謂拗聲拗字大爲不可，即是暗排山谷。且郭多主老杜，杜詩有拗聲拗字者甚多，此非公論也。張芸叟婿司馬朴一聯「滿地烟含芳草綠，倚欄露泣海棠紅」，書以爲詩之景。芸叟集煞有好詩，卻不書，足見此人全是惡元祐者。自書己作一聯「猿戲山花暖，人行塞柳青」，全無滋味。其他所書佳句亦多，然二十九式曰渾成、曰雄特、曰雅健、曰和熟之類，與分杜詩爲神聖工巧者，又何以異哉。此人無詩集傳世，屢稱先子，其父乃善畫山水人郭熙，坡、谷皆有詩稱其畫，河陽溫人。

又《張天覺律詩格考》《無盡居士集》七十卷，律詩格上下在第六十八、六十九卷，本江西僧明鑑所編，有曹輔子方紹聖三年序。是時無盡方以左司謫金陵，起帥南昌，至大觀而後爲相。此所謂律詩格者，決非無盡所作。商英之爲人雄辯詭譎，自謂得兆率悅之傳，天下號爲相公禪，其立朝首爲章子厚所引，元祐間以呵佛罵祖語斥，偶以代蔡京，稍反其政，遂得人望，疵百而醇毫毛耳。其於詩雖不深，其論詩亦不當如是之陋也。何謂陋？其論六義比興有曰：「興者乘興而作，故謂之興。」予故曰此決非無盡所作也。無盡好爲人題畫像贊，言博而肆，以此推之，其肯作此等律詩格哉？「邢者得之邢公美大夫處」，殆後人不識文字者誤增入耳。

又《詩人玉屑考》《詩人玉屑》二十卷，建安魏慶之醇甫所集也。淳祐四年甲辰黃昇叔暘爲序。魏號菊莊，黃號玉林。黃亦有詩話及《中興絕妙詞選》行世。序謂《玉屑》勝《漁隱叢話》，不然也。《漁隱》編次有法，先書前賢詩話、文集，然後間書己見，此爲得體。他人與《玉屑》，往往刊去前賢標題，若己所言者，下乃細注出處，使人讀之如無首然。又或每段立爲品目，殊可憎厭。況又不能出《漁隱》度外，其前載諸賢詩評，不過增南渡以後諸公議論，如朱文公、楊誠齋、趙章泉語，吾無間然，嚴滄浪、姜白石評詩雖辨，所自爲詩不甚佳。凡爲詩不甚佳，而好評詩者，率是非相半，晚學不可不知也。其詩體、句法之類，與李淑、郭思無異。其後歷叙《三百篇》、漢魏，以至南渡，人別爲異，即《漁隱》條例耳。閩人有非大家數者，特書之，亦可刪也。

又《竹莊備全詩話考》《竹莊備全詩話》二十七卷，開禧二年丙寅處州人新德安府教授何汶所集也。第一卷載諸家詩話議論，第二十六、二十七卷摘警句，中皆因諸家詩話爲題，而載其全篇，不立己見己說，蓋已經品題之詩選也。《木蘭詩》、《焦仲卿詩》，見古樂府。鄭愚《津陽門》詩、劉義《冰柱》、《雪車》詩諸名輩大篇，膾炙人口者俱在，可資話柄，亦似類書。乾淳以來鉅公詩則未有之。汶、群、從、澹等七人登科，洋、淯同慶元丙辰榜。

又《可言集考》《可言集》前後二十卷，金華魯齋王公栢字會之之所著也。魯生慶元三年丁巳，祖師愈嘗登龜山之門，後與朱、張、呂三先生交，仕至中奉大夫、直煥章閣，爲乾淳名卿，文公銘墓。父澣師呂，亦逮事朱，仕至

朝奉郎，主管建昌軍仙都觀。魯齋年十五喪父，初自號長嘯，其詩文曰《長嘯醉語》。紹定二年己丑，年三十三矣，始棄科舉之學，見撝堂劉公炎。端平元年甲午，以長嘯爲非持敬之道，改號魯齋。二年乙未，見船山楊公與立，始聞何公基北山之名而見焉。基字子恭，勉齋先生黃公高弟，遂北面師之。平生著述精確峻潔，鑽研文公諸書良苦，足爲勉齋嫡孫無忝也。咸淳甲戌七月初九日卒，年七十八。此集專以評詩，故曰《可言》。前集七卷，一、二、三卷取文公文集語錄等所論三百五篇之所以作，及詩之敎、之體、之學，而及於騷。四、五、六、七卷取文公所論漢以來至宋及題跋近世諸公詩，皆擷撲不破之說也。後集十三卷，各專一類，而論其詩者二十三人，曰濂溪、曰橫渠、龜山、羅豫章、李延平、徐逸平、胡文定、致堂、五峰、朱韋齋、劉屏山、潘默成、呂紫微、曾文清、文公、宣公、成公、黃毅成、黃勉齋、程蒙齋、徐毅齋、劉篁嶰、劉漫塘。附見者五人，曰劉靜春、曾景建、趙章泉、方伯謨、李果州。其第十五卷，本是續集一卷，專取漢唐山夫人《房中樂》，然則其立論可謂嚴矣。予嘗私評章泉詩，當在漫堂上，欲擇其精者，別出示人。近人無能及者。顧此亦未足泥。文公、成公於「思無邪」，各爲一說，前輩謂之未了公案。「《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自古及今皆謂作詩者皆思無邪，文公獨不謂然。《論語集註》謂「凡詩之言善者，可以感發人之善心；惡者，可以懲創人之逸志」。觀此固已謂詩人之言，有善有惡，作詩之人不皆思無邪矣。猶未太痛快也。文集第七十卷《讀東萊詩紀》乃有云：「孔子之稱思無邪也，以爲《詩》三百篇勸善懲惡，雖其要歸，無不出於正，然未有若此言之約而盡者耳。非以作詩之人所思皆無邪也。」今考東萊所說，見《桑中》詩後，謂詩人以無邪之思作之，學者以無邪之思讀之。文公則辨之曰：彼雖以有邪之思作之，而我以無邪之思讀之。二公之說不同如此。又「雅、鄭」二字，文公謂《桑中》、《溱洧》卽是鄭聲衛樂，二《雅》乃雅也。成公謂《桑中》、《溱洧》亦是雅聲，彼桑間濮上已放之矣。予嘗詳錄二先生異說於思無邪章。今魯齋但紀文公之說，而不紀成公之說，雖引成公《讀詩記》所說十有三條，而《桑中》詩後一條不錄，無乃以文公之說爲是耶。別見《魯齋詩說》，則謂今之三百五篇，豈盡夫子之三百五篇？秦法嚴密，詩豈獨全。竊意刪去之詩，容有存於閭巷浮薄之口。漢儒病其亡逸，概謂古詩，取以足數。小序又文以他辭，而後儒不敢議，欲削去淫奔之詩三十有二，以合於聖人放淫之大訓。予晚進，未敢遽從，竊謂《桑中》、《溱洧》非淫奔者自爲之詩，彼淫奔者有此事，而傍觀之人有羞惡之心，故形爲歌咏以刺譏其醜，譬如今之鄙俚，如賺如令，連篇累牘，形容狹邪之語，無所不至，豈淫者自爲之乎？傍觀者爲之也。文公以淫奔之詩出於淫奔者之口，故不惟不信小序，而大序「止乎禮義」之言亦致疑焉。蓋謂《桑中》、《溱洧》等作，未嘗止乎禮義也。予妄意以爲采詩觀風，詩亦史也。鄭衛之淫風盛矣，其國豈無君子者與好事者察見其人情狀，故從而歌咏之。其所以歌咏之，蓋將以揚其惡，雖近乎戲狎，而實亦足以爲戒也。文公以爲淫奔者自爲是詩，則其人亦至不肖，太無耻矣，惡人之尤也，聖人何以錄焉。成公謂《詩》，雅樂也，祭祀朝聘之所用也。桑間濮上之音，鄭衛之樂也，世俗之所用也。《桑中》、《溱洧》諸篇，作於周道之衰，雖已煩促，猶止於中聲。孔子嘗欲放鄭聲，豈有刪詩示萬世，乃收鄭聲以備六藝乎？此說不爲無理。而文公則謂鄭風、衛風若干篇，卽是鄭衛，大雅、小雅若干篇，卽是雅。《二南》正風，房中之樂也，鄉樂也。《二雅》之正，朝廷之樂也。商周之頌，宗廟之樂也。變雅無施於事，變風特里巷之歌謠，必曰《三百篇》皆祭祀朝聘之所用，則未知《桑中》、《溱洧》之屬，當以薦何等之鬼神，接何等之賓客耶？予謂此□說者，內翰尙書王應麟與予屢商略之矣。作詩不必皆思無邪，讀詩則皆當思無邪，文公之說也。作詩之人、讀詩之人，兩皆思無邪，成公之說也。因是遂辨「雅、鄭」二字，而及於《三百篇》，或用爲樂，或不用爲樂，三節不同，所以謂之未了公案，學者不可不細考也。予考十家所裒詩話，始於胡苕溪，博也，終於王魯齋，約也，欲學詩者觀是足矣。

趙文《青山集》卷一《郭氏詩話序》 古之爲詩者，率其情性之所欲言，惟先王之澤在人，斯人情性一出於正，是則古之詩已。尹吉甫自謂穆如清風，蘇公自謂作此好歌，當其意到語適，自淸自好，亦不知見刪於聖人而傳於後世也。夫子之於《詩》，刪之而已，無所論說也，亦間有所發明，如「爲此詩者，其知道乎」？孟子又申之曰：「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而詩話始此矣。《三百篇》後，建安以來，稍有詩評。唐益盛，宋又盛，詩話盛而詩愈不如古。此豈詩話之罪哉！先王之澤遠，而人心之不古也。舊見胡仔《漁隱叢話》，雖其間不無利鈍，亦觀詩之一助。又有《總龜》，俗甚。黃氏《玉屑》最後出，大抵掇《漁隱》之緒餘而已。

吳澄《吳文正公集》卷二一《蒼山曾氏詩評序》　宋末江右之能詩者，若章貢、若廬陵、若臨川、若盱江、若清江，皆有人焉。所入、所造雖殊，而各有可取。其學識，則章貢曾子實爲諸詩人之冠。《詩評》一篇，乃其同鄉之士黎希賢所輯，可與朱子《答鞏仲至》一書相並，而又發其所未發，備評諸家詩，未有若是其的切周悉者也。得此不惟可以見前輩觀書之眼目，抑眞可以爲後進之階梯。

范梈《木天禁語》　唐人李淑，有《詩苑》一書，今世罕傳。所述篇法，止有六格，不能盡律詩之變態。今廣爲十三，檃括無遺。猶六十四卦之動，不出於八卦，八卦之生，不離奇偶，可謂神矣。目曰「屠龍絕藝」。此法一洩，大道顯然。

卞永譽《式古堂書畫彙考》卷二《李君實評帖》　宋嚴羽卿論詩，姜堯章論書，皆精刻深至，具有卓見。及所自運，顧遠出諸名家後。大抵議論與實詣，確然兩事。議論者識也，實詣者力也。力旺者能蔑識，識到者又能消力。語云：「識法者懼，每多拘縮。」天趣不得泛濫也。觀白石書，詠滄浪詩，自當得之。

李東陽《懷麓堂詩話》　唐人不言詩法，詩法多出宋，而宋人於詩無所得。所謂法者，不過一字一句對偶雕琢之工，而天眞興致，則未可與道。其高者失之捕風捉影，而卑者坐于黏皮帶骨，至于江西詩派極矣。惟嚴滄浪所論超離塵俗，眞若有所自得，反覆譬說，未嘗有失。顧其所自爲作，徒得唐人體面，而亦少超拔警策之處。予嘗謂識得十分，只做得八九分，其一二分乃拘于才力，其滄浪之謂乎？若是者，往往而然。然未有識分數少而作分數多者，故識先而力後。

謝榛《四溟詩話》卷二　鍾嶸《詩品》，專論源流，若陶潛出應璩，應璩出於魏文，魏文出於李陵，李陵出於屈原。何其一脈不同邪？

又卷四　嚴滄浪謂作詩譬諸劊子手殺人，直取心肝。此說雖不雅，喻得極妙，凡作詩須知道緊要下手處，便了當得快也。其法有三：曰事，曰情，曰景。若得緊要一句，則全篇立成，熟味唐詩，其樞機自見矣。

都穆《正德尹刊本滄浪嚴先生吟卷序》　作詩難，論詩尤難。古人之論詩者多矣，然皆泛略不同，鮮有定識，求其精切簡妙，不襲故常，足以指南後學，如《滄浪先生吟卷》者，豈非詩家之至寶乎？先生之言曰：「論詩如論禪，禪道唯在妙悟，詩道亦在妙悟，盛唐諸公透徹之悟也。」推源漢魏以降，而截然以盛唐爲法。夫詩而至於妙悟，詩之道無以加矣。後之詩人，無識者固不足道，過高者乃多法漢魏，蔑視盛唐，殊不知詩之衆體至唐始備。唐之不能爲漢魏，猶漢魏之不能爲唐也。冠裳而服，豆籩而食，裀席而坐，可以行諸三代而不可行於後世者，非三代之法不善也，時不同也。詩亦若是而已矣。先生之論又曰：「詩有別材，非關書也。詩有別趣，非關理也。盛唐諸人專主意興，而理在其中，故其詩如空中之音，水中之月，鏡中之象，言有盡而意無窮也。」美哉論乎！人惟詩無實見而求入唐人之室，往往以平日之業舉子、談道德者韻之爲詩，彼固自以爲是，而世之好之者乃曰此誠詩也，此詩之有理而非光景流連者也，遂翕然從而效之。嗚呼！詩而至是，詩之道不幾於厄乎？唐姑置之，詩以《三百篇》爲經，其首篇自「關關雎鳩」至「君子好逑」，理初未之及也，而至理寓焉。孔子曰：「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又曰：「百姓日用而不知。」日用飲食非道，而所以爲道者不外是也。知此，可以觀先生之詩矣。

和春《正德王氏本滄浪嚴先生吟卷跋》　《詩辨》等作，其識精，其論奇，其語峻，其旨遠，斷自一心，議定千古。至於指妙悟爲入門，取上乘爲準則，陋餘子爲聲聞，評辨考證，種種詣極，故談者尙焉。【略】噫，識詩者宋季以來無逾滄浪。

楊慎《升庵集》卷六五《瑣語》　文，道也；詩，言也。語錄出，而文與道判矣；詩話出，而詩與言離也。

文徵明《南濠居士詩話序》　詩話必具史筆，宋人之過論也。玄辭冷語，用以博見聞、資談笑而已，奚史哉？所貴是書，正在識見耳。若拾錄闕遺，商訂古義，不爲無裨正史，而雅非作者之意矣。

顧起元《懶眞草堂集・文集》卷一六《芸林詩話序》　昔鍾參軍有《詩品》，皎然有《詩式》，其於掎摭利病，標示軌度，可謂具矣。至宋而說詩之錄益繁，蓋笥不易藏，而讀不勝乙。其推案之嚴，苛於用筆；攻刺之巧，憯於墨兵。是誠掞咏之金科，而摛詞之玉律也。夫以悄焉動容，神通萬里，寂然凝慮，思接千秋。東坡先生有云：急追而赴之，如兎起鶻落，少縱焉則逝矣！何暇計夫四聲八病十二格之得失，覷覷焉趨且避爲哉！雖然李廣之簡易，自號「飛將軍」，而程不識治刁斗、遠斥堠，亦自可以不敗。【略】士誠繇說而悟詩

之法，繇法而悟詩之意，情變所孕，神用無方，物以貌求，心以理勝，工倕旋而蓋規矩於以墨守而有餘矣。博學而詳說之，豈不彬彬然興於詩哉！

皇甫汸《解頤新語》卷四《詮藻》 魏文帝《詩格》：六志、八對、三例、八病。其說拘泥，恐出僞託。

又 鍾嶸《詩品》，歷叙作者，每人明其源所自出，蓋辭有或沿波而討源。

胡應麟《少室山房集》卷一〇六《題庚溪詩話後》 詩話最盛于宋，當未渡南日，不啻數十家，而知詩者曾弗一二。至南渡末，而劉會孟、嚴羽卿出，遂以譚藝雄古今。

《詩藪·內編》卷二 嚴氏以禪喻詩，旨哉。禪則一悟之後，萬法皆空，棒喝怒呵，無非至理。詩則一悟之後，萬象冥會，呻吟咳唾，動觸天眞。然禪必深造而後能悟，詩雖悟後，仍須深造。自昔瑰奇之士，往往有識窺上乘，業阻半途者。

又 嚴羽卿論詩，六代以下甚分明，至漢魏便鶻突。由此處勘覈，未破黃蘗，所謂融大師橫說豎說，尚未得向上關捩子也。昌穀始中要領，大暢玄風。

又 嚴謂建安以前，氣象渾淪，難以句摘，此但可論漢古詩。若「高臺多悲風」、「明月照高樓」、「思君如流水」，皆建安語也。子建、子桓工語甚多，如「丹霞夾明月」、「華星出雲間」、「秋蘭被長坂」、「朱華冒綠池」之類，句法字法，稍稍透露，仲宣、公幹以下寂寥，自是其才不及，非以渾淪難摘故也。

又 宋末嚴儀卿識最高卓，而才不足稱；謝皐羽才頗縱橫，而識無足取。

又 蕭統之《選》，鑒別昭融；劉勰之評，議論精整。鍾氏體裁雖具，不出二書範圍。至品或上中倒置，詞則雅俚錯陳，非蕭、劉比也。明則昌穀《談藝》，可幷《雕龍》，廷禮《正聲》，無慚《文選》。

又卷五 嚴羽卿云：「詩有別才，非關書也；詩有別趣，非關理也。」十六字在詩家，即唐虞精一語不過。惟杜老難以此拘，其詩錯陳萬卷亡論。至說理如「寂寂春將晚，欣欣物自私」之類，每被儒生家引作話柄。然亦杜能之，後人蹈此，立見敗缺。益知嚴語當服膺。

又《外編》卷二 嚴氏云：「漢魏尚矣，不假悟也，康樂以至盛唐，透徹之悟也。」此言似而未核。漢人直寫胸臆，斵削無施，嚴氏所云，庶幾實錄。建安以降，稍屬思惟，便應懸解，非緣妙悟，曷極精深。觀魏文《典論》，極贊文章之無窮；陳思書牘，欲以翰墨爲勳績。點竄相屬，筆削不遑，鍛鍊推敲，殆同後世，豈直曰悟而已。吾爲易曰：兩漢尚矣，不假悟也。曹、劉以至李、杜，透徹之悟也。

又 《詩品》云：「陳思魏邦之傑，公幹、仲宣爲輔。士衡晉室之英，安仁、景暘爲輔。康樂宋代之雄，顏延年爲輔。」亦頗得之。然公幹、仲宣非魏文比，安仁、景暘非太冲比，延之非明遠比，錯綜諸集，參伍群言，鍾所剖裁，似難僉允。至嗣宗介魏、晉間，元亮介晉、宋間，品格位置，可謂天然，無容更議也。

又 昌穀之論五言古極有會，惟四言不甚究心，謂韋孟諸篇，捃摭不蕩。弇州非之，是矣。至舉曹公「月明星稀」，子建「來日大難」爲四言法，此尤非也。二詩雖精工華爽，而風雅典刑幾盡。在五言古則爲齊、梁，在七言律則爲大曆，實四言之一變也。韋孟諸作後，惟陳思《責躬》一首可繼，識者知之。

又卷四 嚴羽卿之《詩品》，獨探玄珠；劉會孟之《詩評》，深會理窟；高廷禮之《詩選》，精極權衡。三君皆具大力量，大識見。第自運俱未逮，嚴極稱盛唐，而調仍中、晚。劉甚尊李、杜，而格僅黃、陳。高稍能作初唐語，亦才影響耳。然不可以是掩其所長，如近李于鱗選唐詩，與已所作略無交涉。若並波及其詩，則非公論也。

又《雜篇》卷二 唐人詩話入宋可見者：李嗣眞《詩品》一卷，王昌齡《詩格》一卷，皎然《詩式》一卷，《詩評》一卷，王起《詩格》一卷，姚合《詩例》一卷，賈島《詩格》一卷，王叡《詩格》一卷，元兢《詩格》一卷，倪宥《龜鑑》一卷，徐蛻《詩格》一卷，《騷雅式》一卷，《點化秘術》一卷，《詩林句範》五卷，《杜氏詩格》一卷，徐氏《律詩洪範》一卷，徐衍《風騷要式》一卷，《吟體類例》一卷，《歷代吟譜》二十卷，《金針詩格》三卷。今惟《金針》、《皎然》、《吟譜》傳，餘絕不覩，自宋末已亡矣。近人見宋世詩評最盛，以爲唐無詩話者，非也。《金針集》題白樂天，宋人皆以爲僞，想當然耳。（宋梅聖俞又有《金針集》，亦僞作。）

又 唐人好集詩句爲圖，今惟張爲《主客》，散見類書中，自餘悉不傳，漫記其目：《古今詩人秀句》二十卷，元兢編。《泉山秀句》二十卷，黃滔編。《文場秀句》一卷，王起編。《賈島句圖》一卷，李洞編。《詩圖》一卷，倪宥編。

《寡和圖》三卷，僧定雅編。《風雅拾翠圖》一卷，惟鳳編。宋則呂居仁有《宗派圖》，高似孫有《選詩句圖》，尚存。

又　唐人詩話今傳者絕少，孟棨《本事詩》，小說家流也。惟殷璠、高武頗有論斷。張爲《主客圖》，義例迂僻，良堪噴飯。然其所詮，亦自有意，特創爲主客之說，與鍾嶸謂源出某某者，同一謬悠耳。無名氏有《續本事詩》，今不傳，盧瓌有《抒情集》，亦本事詩類也（會昌侯氏一詩，云載《抒情集》，可見）。

又卷五　南渡人才，遠非前宋之比，乃談詩獨冠古今。嚴羽卿崛起燼餘，滌除榛棘，如西來一葦，大暢玄風。昭代聲詩，上追唐、漢，實有賴焉。惟自運不稱，故諸賢略之。

王世貞《藝苑卮言》卷三　吾覽鍾記室《詩品》，折衷情文，裁量事代，可謂允矣，詞亦奕奕發之。第所推源出於何者，恐未盡然。邁、凱、昉、約，濫居中品，至魏文不列乎上，曹公屈第乎下，尤爲不公，少損連城之價。吾獨愛其評子建「骨氣奇高，詞采華茂，情兼雅怨，體被文質」；嗣宗「言在耳目之內，情寄八荒之表」；靈運「名章迥句，處處間起。麗典新聲，絡繹奔會」；越石「善爲淒戾之詞，自有清拔之氣」；明遠「得景陽之詭俶，含茂先之靡嫚，骨節強於謝混，驅邁疾於顏延。總四家而擅美，跨兩代而孤出」；玄暉「奇章秀句，往往警遒。足使叔源失步，明遠變色」；文通「詩體總雜，善於摹擬，筋力于王微，成就於謝朓」。此數評者，贊許既實，措撰尤工。

又《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一一八書牘《汪伯玉》　舊有《卮言》六卷，自謂藝圃鷄肋，偶有便手，聊刻成帙，然不敢多示人。今奉備一夜之覽，其痛削之。

又《弇州山人續稿》卷四一《蒼雪先生詩禪序》　詩禪無詩，自蒼雪翁而後有詩也。夫以代定格，以格定乘者，嚴儀氏也。詩自爲格，格自爲乘者，蒼雪翁也。蒼雪翁之於詩，采不能六代，體不能五七言古，姑即唐之律、絕，以近易曉學人。大指「意趣在養，格調在審」二語盡之。而所謂「神來者，從容中道；氣來者，觸處而發；情來者，悠然而得」，則嚴儀氏未前發也。當蒼雪翁之論詩在仁、宣者，學士大夫尚侵淫於勝國之習而不自覺，乃欲以數語抉造化之秘而振起之，不亦偉杰丈夫哉！

又卷一八一《李仲之能茂》　若說詩者，亡慮十餘家。往往可采，而獨蘭谿胡元瑞氏，最爲博識宏覽。所著《詩藪》，上下數百千年，雖不必字字破的，人人當心，實藝苑之功臣，近代無兩。渠必欲僕序之，亦以避標榜之訾。

又卷一九六書牘《答邢知吾》　胡元瑞《詩藪》亦見否？其采可謂博，而持論可謂精，尚不免有偏枯處。

又卷二〇六書牘《答胡元瑞》　僕故有《藝苑卮言》，是四十前未定之書。于鱗嘗謂：「中多俊語，英雄欺人。」意似不滿，僕亦服之。第渠所棄取，却未盡快人意。得足下《詩藪》，則古今談藝家盡廢矣。

又　後得一書，知以《詩藪》序爲急；第三書亦如之。足下于詩，緣世定格，緣格定品，以故秩然經緯；而至于本性之情，窮極窈眇，因常究變，曲盡劇剔。昔人所謂「上下三千年，縱橫一萬里，前無古人，後無繼者」，殆非虛也。足下意此序非僕不可。僕生平不自愛其文，即三家之社如君家釘鉸者，亦且應之。而今得遂以《卮語》爲《詩藪》前驅，豈非至幸極快。雖然兄說之盡矣，何所復贅！且足下于有明作者，雖極爲假借，以彰一代之盛，然猶不盡惜雌黃，而至僕獨過垂飾奬，幾遂超何、李之乘；許及亡弟，亦在雁行。竊懼世人之笑我，以我互相標榜也。

陳繼儒《偃曝談餘》卷下　嚴滄浪云：「學漢魏晉與盛唐詩者，臨濟下也。學大曆以還之詩者，曹洞下也。」此老以禪論詩，瞠目霄外。不知臨濟、曹洞，有何高下？而乃勦其門庭影響之語，抑勒詩法，眞可謂杜撰禪。

茅一相《詩訣》　古今談詩無慮數百家，近讀王子《卮言》，則囊括天地，驅策古今，由屈宋而下，咸承顏聽命于筆杞之間，如庖丁解牛，造父御驂，惟其所之而無不中的矣。嘗聞匡鼎說詩，人爲解頤，余所錄，雖不盡于王，而要能使人解頤也。微斯人，吾誰與歸？其次迪功、司勛乎？餘弗論也。後學茅一相跋。

許學夷《詩源辯體》卷三五　世傳魏文帝《詩格》，其淺稚卑鄙無論，乃至竊沈約「八病」之說，又引齊、梁詩句爲法，蓋村學盲師所爲，不足辯也。

又　沈約論詩有「八病」之說，鍾嶸、皎然、滄浪、元美已嘗詆之，不必致辯。然此乃變律之漸，無足怪也。

又　劉勰《文心雕龍序》，述大略得其要領。

又　鍾嶸《詩品》以三品定士，其上品無愧，下品獨屈曹公，惟中品多可上下者。其言陳思爲建安之傑，公幹、仲宣爲輔；陸機爲太康之英，安仁、景陽爲輔；謝客爲元嘉之雄，顏延年爲輔：乃當時衆論所同，非一人私見

也。至論源流所自，率多謬誤，元美、元瑞亦嘗詆之。惟言古詩、曹植其源出於《國風》，陸機、靈運其源出於陳思，爲不謬耳。

又　鍾嶸與王融、謝朓、沈約同時，而論詩不爲所惑，良可宗尚。其論三子云：「曹、劉、陸、謝不聞宮商之辨、四聲之論、三祖之詞，文或不工，而韻入歌唱，此重音韻之義也，與世之言宮商者異矣。文製本須諷讀，不可蹇礙，但令清濁通流，口吻調利，斯爲足矣。平、上、去、入，余病未能。蜂腰、鶴膝，閭里已甚」云云。此論堪爲吐氣。

又　世傳上官儀、李嶠、王昌齡各有《詩格》，昌齡又有《詩中密旨》，白居易有《金針集》，又有《文苑詩格》，賈島有《二南密旨》，淺稚卑鄙，俱屬僞撰。予曩時各有辯論，以今觀之，不直一笑。蓋當時上官儀、李嶠、王昌齡、白居易俱有盛名，而賈島爲詩，晚唐人亦多慕之，故僞撰者託之耳，亦猶今世刻《詩學大成》，託名李攀龍也。宋人言之而有未盡，今更詳之。

又　皎然《詩式》，有「百葉芙蓉、菡萏照水」例、「龍行虎步、氣逸情高」例、「寒松病枝、風擺半折」例，率皆穿鑿附會。又有不用事、作用事、直用事等格，其所引詩句亦多謬妄。大抵皆論句不論體，故多稱齊、梁而抑大曆耳。

又　司空圖論詩，有「梅止於酸」等二十四字，得唐人精髓。其論王摩詰、韓退之、元、白正變，各得其當，遠勝皎然《詩式》，東坡、元瑞皆稱服之。

又　齊己有《風騷旨格》，虛中有《流類手鑑》。文彧亦有《詩格》。齊己「十勢」之說，倣於皎然，虛中倣於《二南密旨》，文彧「十勢」又倣於齊己，大抵皆穿鑿淺稚，互相剽竊。《桂林詩評》略言大體，較前三家稍爲有見。中有象外句格、當句對格、當字對格、十字句格、十字對格，雖非本要，未爲穿鑿。又有假色對格、假數對格、盤古格、騰驤格，則又穿鑿鄙陋矣。

又　徐寅、徐衍、李慮、徐生、王夢簡、王叡、王玄論詩，俱屬卑鄙。徐寅多出齊己。王玄引韓熙載、廖融詩，蓋五代時人。按：齊己詩於晚唐最下，餘十人亦無聞，其論應爾，不必致辯。

又　宋梅堯臣有《續金針詩格》，又有《梅氏詩評》，亦屬僞撰。

又　宋人詩話種種，不能殫述。然率多紀事，間雜他議論，無益詩道。

又　敖器之評詩，自魏武而下，人各數語。其評陶彭澤、鮑明遠、李太白、王右丞、韋蘇州、柳子厚、韓退之、白樂天、孟東野、李義山正變，各得其當，則似有兼識者。元美、元瑞雖極淵源，然於淵明、韋、柳已不能知。至於韓、白諸子，則瞢然矣。

又　《劉後村詩話》與諸家稍異，中雖亦紀事，間雜他議論，然亦有關於詩教。但其論卑者，仍爲宋人高者，得於影響。至其尊蘇卑黃，其意見超宋諸家一等。

又　嚴滄浪論詩，有詩辯、詩體、詩法、詩評、考證等目，唐、宋人論詩，至此方是卓識。其拈出妙悟、興趣二項，從古未有人道。胡元瑞云：「宋以來評詩不下數十家，皆嘄囈語耳。剗除荆棘，獨探上乘者一人，嚴儀卿氏」（滄浪字儀卿。已上元瑞語）。近編《名家詩法》止錄其詩體，而諸論略附數則，其精言美語刪削殆盡，良可深恨！

又　滄浪論詩之法有五：一曰體製；二曰格力，予得之以論漢、魏；三曰氣象，予得之以論初唐；四曰興趣，予得之以論盛唐；五曰音節，則予得之以槩論唐律也。

又　滄浪論詩與予千古一轍，然今人於滄浪不復致疑，而於予不能無惑者，蓋滄浪之說渾淪，而予之說詳懇。滄浪云：「論詩如論禪，漢、魏、盛唐第一義也。大曆以還，小乘禪也，已落第二義矣。晚唐則聲聞辟支果也」（聲聞辟支果，卽小乘禪，滄浪誤言之）。此論孰敢不從？若予詳論漢、魏、盛唐之妙，既非今人之所能知；至論大曆、晚唐之病，尤世人之所惡聽。此猶諱疾忌醫，而徒慕和、扁也。

又　古今論詩者，往往有絕到之語，及觀其取捨，考其製作，每多與議論不合，蓋其說本是據理揣摩，初未有眞得也。滄浪云：「詩道惟在妙悟。」又云：「盛唐諸人惟在興趣。」故於孟浩然取其妙悟，於崔顥《黃鶴樓》稱爲唐人七言律第一，是其取捨相合也。又言：「學者以盛唐爲師，不作開元、天寶以下人物。」故其詩悉出盛唐，而樂府歌行又似太白，是其製作相合也。故古今論詩者不得不以滄浪爲第一。

又　滄浪論詩獨爲詣極者，匪直識見超越，學力精深，亦由晚唐、宋人變亂斯極，鑒戒大備耳，正猶《孟子》一書，發憤於戰國也。

又　魏醇甫《玉屑》、阮宏休《總龜》，皆類次舊說，實無己見。然純駁不齊，雅俗相混，而《總龜》則直詩話耳。

又　《詩林廣記》撮要所編唐宋諸人而外，冠以淵明。每人先輯諸家評論，

繫之以詩，中亦多紀事，間雜他議論，亦猶宋人詩話耳。且初唐王、楊、盧、駱、陳、杜、沈、宋及盛唐高、岑諸公皆不及之，而晚唐杜荀鶴、薛能、王駕、王播反多採錄，其淺陋不足辯矣。俞仲蔚復稍損益，加以漢、魏、六朝，題曰《名賢詩評》，以爲己書，正可謂鈍賊耳(疑亦假託)。

又　《歷代詩體》題曰《江湖詩社聚編》，不知出於何時。其首卷詩訣，采沈休文「八病」、上官儀「六對」，及李慮、徐生之法，卑鄙無足致辯。次述《詩體》，取滄浪詩體而增益之。其采諸家詩，漢、魏、晉人止一篇，淵明而後，篇什稍多，而實非本相。每人略摘前人評語，而略無己見，蓋道聽而塗說耳。觀其所采，稱宋朝而不及元，故知是書出於元初也。

又　陳繹曾《詩譜》二卷，予搜訪有年，近見於馮珣《詩紀別集》，然止論《三百篇》、楚騷、漢、魏、六朝，唐人以下評論未見。周詩自《周南》至《商頌》，其論近經生家言。自《離騷》至江淹，得其大體，寡心得之語，然亦有全不相類者。其言「東都以上主情，建安以下主意」，卷中惟此論最妙，前人未嘗道破。至言「凡讀《三百篇》，要會其情不足性有餘處。情不足，故寓之景；性有餘，故見乎情。」此謂國風出於詩人之美刺也。見乎情，謂美刺者之情。又言齊、梁以下「七言，乃多古製，韻度獨出盛唐人上一等」，則謬甚矣！

又　楊仲弘論詩，止言大體，便有可觀。其論五、七言古，似亦有得；至論律詩，於登臨、贈別、詠物、讚美而云起句合如何，二聯、三聯合如何，結語合如何，則又近於舉業程課矣。李西涯云：「律詩起承轉合，不爲無法，但不可泥。泥於法而爲之，則撑拄對待，四方八角，無圓活生動之意。」深得之矣。

又　范德機《木天禁語》，論七言律有十三格，謂「一字血脈，二字貫穿，三字棟梁，數字連叙，中斷，鈎鎖連環，順流直下，雙拋，單拋，內剝，外剝，前散，後散」，其所引詩率皆穿鑿淺稚。又云：「用字琢對之法，先須作三字對，或四字對，然後粧排成句，不可逐句思量。」其淺陋爲甚，僞撰無疑。又有《詩學禁臠》，論七言律有十五格，其所引詩多晚唐庸劣之作，亦僞撰也。觀下傅與礪述德機之意爲正論，則二書之僞可知。

又　傅與礪《詩法正論》，述范德機之意而作。首言《詩》權輿於《擊壤》、《康衢》，演迤於《卿雲》、《南風》，製作於《國風》、《雅》、《頌》；次言《國風》、《雅》、《頌》，歌行引吟謠曲之體；又次言蘇、李五言及魏、晉以來之詩，而并引德機之語，庶得其大體矣。其言「唐人以詩爲詩，主達情性，於《三百篇》爲近；宋人以文爲詩，主立議論，於《三百篇》爲遠」，甚當。又言「達情性者，《國風》之餘；立議論者，《雅》、《頌》之變。」未易優劣，則正變不分，烏在其爲正論乎？又言「作詩成法有起承轉合，起處要平直，承處要舂容」，謂「李、杜歌行皆然」，則謬戾甚矣！

又　揭曼碩論詩有五事：一曰詩本，二曰詩資，三曰詩體，四曰詩味，五曰詩妙。謂「養性以立詩本，讀書以厚詩資，識詩體於源委正變之餘，求詩味於鹽梅薑桂之表，運詩妙於神通遊戲之境」，可謂得其要領。但中引文中子言「謝靈運小人哉，其文傲；沈休文小人哉，其文冶」等語，則近於宋儒理學之談矣。

又　《詩家一指》出於元人，中有十科四則二十四品。十科一曰意，二曰趣，三曰神，四曰情。言作詩先命意，如構宮室，必法度形製已備於胸中，始施斤斧，予謂此作文之法也。《三百篇》之風，漢、魏之五言，唐人之律、絕，莫不以情爲主。情之所至，即意之所在，不主情而主意，則尚理求深，必入於元和、宋人之流矣。四則一曰句，二曰字，三曰法，四曰格，又失本末輕重之分。二十四品以典雅歸揭曼碩，綺麗歸趙松雪，洗鍊清奇歸范德機，其卑淺不足言矣。《外篇》又竊滄浪諸家之說而足成之，初學不知，謂滄浪之說出於《一指》，不直一笑。

又　《沙中金》一書亦出於元人，其法有實字作眼、響字作眼、拗字作眼、倒字押韻、虛字妝句、流水句、錯綜句、折腰句、句中對、扇對、巧對等，既非本要；又有交股對、借韻對、歇後句等，則又涉於淺稚矣。

又　黃澄濟《詩學權輿》二十二卷，皆類次晚唐、宋、元人舊說，而多不署其名，其署名者又多謬誤。蓋彼但見纂集之書，初未見全書也。其論以名物爲義者既多穿鑿(如論歌行篇引之類是也。與論漢、魏樂府五言參看)。以字句相尚者又入細碎，其他卑鄙不能一一悉舉(如以李太白「冰舂雲母碓，風掃石楠花」，孟浩然「厨人具雞黍，稚子摘楊梅」爲借對。又以日月比君后，雨露比德澤，雷霆比刑威，山河比邦國等)。間有一二正論，又與前後相反，蓋彼但類次舊說，初未有己見也。中錄嚴滄浪論，以嚴滄浪誤爲蘇滄浪，故或稱蘇子美，或稱蘇滄浪(蘇舜欽，字子美，號滄浪)。又引陳去非、葉少蘊之論，而誤爲杜牧之，尤爲可笑。十卷以後，皆錄古人歌詩，然以李、杜與韓

退之、白樂天、馬子才、宋諸公幷錄，略不識正變之體，而註釋又多穿鑿。至以陸龜蒙「丈夫非無淚」爲五言律，杜子美「紈袴不餓死」爲五言排律，蓋亦類次舊編，不足辯也。澄濟自序云：（成化五年）「是編蓋自早歲已嘗著之，以課家塾，名曰《詩學權輿》。每患其疎略未詳，至是重加纂集，頗爲明白。仍其舊名而不改者，良以後先所述，雖有詳略不同，而其爲初學行遠升高之助，初亦未嘗異也。」後《冰川詩式》等書類次種種，不復致辯。

又　李賓之《懷麓堂詩話》，首正古、律之體，次貶宋人詩法，而獨宗嚴氏，可謂卓識。其所引詩句雖多鄙拙，勿論也。

又　徐昌穀《談藝錄》總論詩之大體與作詩大意，中間略涉《三百篇》、漢、魏而已，六朝以下，弗論也。然矯枉太過，鮮有得中之論。又其書作於少年，正其詩宗晚季之時，故其言浮而不切，泛而寡要，非實證實悟者。且詞勝而意常窒，所謂隔靴搔癢耳。

又　皇甫子循《解頤新語》疎淺浮漫，且務以儷語爲工，殊無省發，較之《談藝錄》不逮遠甚。中載杜子美「夜闌更秉燭」，誦者瘡已；郭元振「久戍人偏老」，書之妖滅；及劉希夷「年年歲歲」句，宋之問欲奪爲己作，以土囊壓殺之，直齊東野語耳。

又　楊用修《譚苑醍醐》考證多而品隲少，大抵宗六朝尙西崑，而昧於正變。觀其所引唐人詩句，則又似全不知詩者。

又　何元朗《四友齋叢話》，首言孔子刪《詩》，正於六義有闕者。又謂世稱盛唐風骨，正是性情六義，誕謬爲甚！其他多得於影響，無足省法。

又　《詩法源流》一書，乃嘉靖間王用章取元人論述古人詩增廣而成者。古詩採自《十九首》，至陶淵明共九十九首。律詩採杜子美五言九首、七言四十二首。其所引元人語，純駁不齊，而略無已見。後附《詩法源流舊序》，乃楊仲弘作。仲弘言：少從叔父楊文圭遊西蜀，抵成都，遇杜工部九世孫杜舉（工部至仲弘時初非九世），求先生所藏《詩律》。舉言：吾鼻祖審言，以詩名世。審言生閑，閑生甫，又以詩鳴，至於今，源流益遠。然甫不傳諸子，而獨於門人吳成、鄒遂、王恭傳其法。予傳之三子，因以授仲弘。及觀用章所採杜七言律，中有吳氏、鄒氏、王氏所解，而每詩之下，定以篇格之名，蓋《詩法源流》之始也。此宋人僞撰相欺而舉不知，仲弘又深信而傳之。宋、元人淺陋，大率類此。或疑仲弘論詩多有可觀，此序當爲僞撰，蓋因文圭曾遊西蜀故也。當時虞、楊、范、揭俱有盛名，故淺陋者托之耳。

又　王敬美《藝圃擷餘》，首論《十九首》及曹子建，次論孟浩然及國朝徐昌穀，高子業，俱有獨得之見。至論七言絕，言言中窾。其他多與乃昆相契。

又　謝茂秦《詩家直說》凡四百十六條，較別刻大同小異，蓋時有竄易故耳。實悟者十得二三，浮泛者十居七八，間有賞識，得失相半。惟言今人作詩，忽立許大意思，束之以句則窘，此內出者有限，所謂辭前意也；或意隨筆生，興不可遏，入乎神化，殊非思慮所及，此外來者無窮，所謂辭後意也：此論妙絕。至因讀李長吉詩，愛其奇古，因以奇古爲骨，平和爲體，欲取初、盛唐合而爲一，不知李、杜正中之奇乃可合一，長吉乃詩體大變，安可與初、盛唐合一乎？又引孔文谷言「初唐張說、張九齡擅其宗，長篇以李嶠《汾陰行》爲第一，近體以張說《侍宴隆慶池》爲第一」，憒謬益甚！

又　茂秦好竄易古人詩句，果於自信，如錢仲文《送李評事》、白樂天《昭君詞》，竄之誠當；如岑嘉州《犍爲作》，自不必竄；至子美《少年行》、戴叔倫《除夜宿石頭驛》、皎然《啼猿送客》、鄭谷《淮上與友人別》，不免點金成鐵矣。

又　胡元瑞《詩藪》，自《三百篇》、騷賦、漢、魏、六朝以至唐、宋、昭代之詩，靡不詳論，最爲宏博。然冗雜寡緒，《內編》十得其七；《外編》、《雜編》，誇多衒博，可存其半。其論漢、魏、六朝五言，得其盛衰。論唐人歌行、絕句，言言破的。惟於唐律化境，往往失之。至盛譽諸先達，則有私意存耳。大抵晚唐、宋、元諸人論詩，多失之不及，而國朝昌穀、元美，時失之過，惟元瑞庶爲得中。

又　馮元成《藝海洞酌》兼論古今詩文雜著，最爲繁雜。其論詩浮泛瑣屑，而實悟者少，間涉訓釋，大多穿鑿。至引古人詩句，則又似全不知詩者。又意在師心，耻於宗古，故盛推韓、蘇，而無所避，此中郎之先倡也。但其資高學博，故於漢、魏、晉人大體，間亦有得。

又《詩源辯體·後集纂要》卷一　胡元瑞云：「詩之觔骨，猶木之根幹也；肌肉，猶枝葉也；色澤、神韻，猶花蕊也。觔骨立於中，肌肉、色澤榮於外，神韻充溢其間，而後詩之美善備。猶木之根幹蒼然，枝葉蔚然，花蕊爛然，而後木之生意完。斯義也，盛唐諸子庶幾近之。宋人專用意而廢詞，若枯枿槁梧，雖根幹屈盤，而絕無暢茂之象。元人專務華而離實，若落花墜

蕊，雖紅紫嫣熳，而大都衰謝之風。」又云：「宋人調甚駁，而才具縱橫，浩瀚過於元；元人調頗純，而才具局促，卑陬劣於宋。然宋之遠於詩者材累之，元之近於詩亦材使之也。故蹈元之轍，不失爲小乘；入宋之門，多流於外道矣。」愚按：元瑞此論妙甚，但言宋人用意，當言宋人尚格爲妥。宋人雖用意，而意不可言觔骨也。又元人律詩，亦多出於中、晚正派，今言「元人專務華而離實」云云，或未見諸家全集，姑以理勢斷之耳。俟諸公全集出，更爲定論。

又　儀卿識見有餘，涵養未至，故其諸體雖刻意範古，寡自然之致，而神韻亦有未揚。故五言律讓昌穀，七言律讓仲默，七言絕讓于鱗。元瑞乃謂「滄浪亟稱盛唐而調仍中、晚」，元瑞初未識盛唐也。

劉世偉《過庭詩話》卷上　後學看詩話，當以嚴滄浪爲準，最可惡者慧洪《冷齋夜話》爾。蓋漢魏盛唐好詩不曾理會得，壹勿其所論者，皆蘇黃之惡詩，又復爲之牽引出處，妄起羨嘆，蓋墮於習染而不自知耳。大抵宋詩遠不逮唐，亦由蘇黃二公壞之，慧洪又二公之牙儈也，其誤後學尤甚。

又　兩漢六朝，去古未遠，氣尚淳樸，故其爲詩猶可別其源流，鍾嶸《詩品》，可謂抽攬洪緒，總稽眞贋矣。嚴滄浪謂顏不如鮑，鮑不如謝，與文中子所論不合，蓋顏失之巧麗，而謝則風流自然耳。湯惠休曰：謝詩如芙蓉出水，顏詩如錯彩鏤金，固滄浪之見，而文中子獨取博雅，未論格調耳。

胡震亨《唐音癸籤》卷三二《集錄》　詩話在集部，與文史同類，用以標成法，搉往篇，備瑣聞，一切資長吟功，此焉在，不可無錄。第作者篇目泛濫，多雜糅小說家言中，難以區析。今但據唐、宋各志及焦氏《國朝經籍志》所載《詩話》一目諸書，稍加評隲列後，遺者俟博識補焉。

又　唐人詩話：《詩品》一卷，李嗣眞撰。《評詩格》一卷，李嶠撰。《詩格》一卷，元兢、宋約撰。又一卷，王維撰。又二卷，《詩中密旨》一卷，並王昌齡撰。《詩式》五卷，《詩議》一卷，並皎然撰。《金針詩格》三卷，《文苑詩格》一卷，並白居易撰。《詩格》一卷，《二南密旨》一篇，凡十五門，並賈島撰。《大中新行詩格》一卷，王起撰。《詩例》一卷，姚合撰，亦名《極玄律詩例》。《炙轂子詩格》一卷，王叡撰。《文章玄妙》一卷，任藩言撰。《緣情手鑑詩格》一卷，李弘宣撰。《主客圖》一卷，張爲撰。立詩家六人爲主，餘分入室、升堂、及門爲客。白居易廣大教化主，上入室楊乘，入室張祜、羊士諤、元稹，升堂盧仝、顧況、沈亞之，及門費冠卿、皇甫松、殷堯藩、施肩吾、周元範、況元膺、徐凝、朱可名、陳標、童翰卿。孟雲卿高古奧逸主，上入室韋應物，入室李賀、杜牧、李餘、劉猛、李涉、胡幽貞，升堂李觀、賈馳、李宣古、曹鄴、劉駕、孟遲，及門陳潤、韋楚老。李益清奇雅正主，上入室蘇郁，入室劉畋、僧清塞、盧休、于鵠、楊洵美、張籍、楊巨源、楊敬之、僧無可、姚合，升堂方干、馬戴、任蕃、賈島、厲玄、項斯、薛濤，及門僧良乂、潘誠、于武陵、詹雄、衛準、僧志定、喻鳧、朱慶餘。孟郊清奇僻苦主，上入室陳陶、周樸，及門劉得仁、李溟。鮑溶博容宏拔主，上入室李羣玉，入室司馬退之、張爲。武元衡瓌奇美麗主，上入室趙嘏、長孫佐輔、曹唐，升堂盧頻、陳羽、許渾、張蕭遠，及門張陵、章孝標、雍陶、周祚、袁不約。各錄其詩一二聯，如近世所云詩派者然。《集賈島句圖》一卷，李洞撰。《國風正訣》一卷，鄭谷撰。《玄機分明要覽》一卷，《風騷指格》一卷，并僧齊己撰。《流類手鑑》一卷，僧虛中撰。《詩體》一卷，倪宥撰。《雅道機要》二卷，前卷不知何人，後卷徐夤撰。《本事詩》唐孟棨撰，纂詞人緣情感事之詩，敍其本事，凡七類，爲一卷。《續本事詩》二卷，僞吳處常子依孟棨類續篇。《抒情集》二卷，盧瓌撰。

又　以上詩話，惟皎師《詩式》、《詩議》二撰，時有妙解，餘如李嶠、王昌齡、白樂天、賈島、王叡、李弘宣、徐夤及釋齊己、虛中諸撰，所論並聲病對偶淺法，僞托無疑。張爲《主客》一圖，妄分流派，謬僻尤甚。唐人工詩，而詩話若此，有不可曉者。

又　宋元人詩話：《賓朋宴語》三卷，丘昶撰。昶，南唐進士，仕宋。著此書十五篇，敍唐以來詩賦源流。《風騷要式》一卷，徐衍述。《詩格要律》一卷，王夢簡撰。《詩格》一卷，沙門神彧撰。《處囊訣》一卷，僧保暹撰。《詩評》一卷，僧德淳撰。《詩中旨格》一卷，王玄撰，亦名擬皎然十九字。《詩律大格》一卷，徐蛻撰。《詩鑑》一卷，許文貴撰。《詩式》十卷，僧辭遠撰。《楊氏筆苑句圖》一卷，黃錫編。蓋楊億大年所嘗舉者，李義山、唐彥謙之句爲多。又《續句圖》一卷。《續金針詩格》一卷，梅堯臣撰。《吟牕雜詠》三十卷，莆田蔡傳撰。取諸家詩格詩評之類集成之。又爲《吟譜》，凡魏、晉而下能詩之人，皆略具本末，總爲此書。今本蒙以陳學士應行之名，分五十卷。《詩苑類格》三卷，李淑撰。《詩點化秘術》一卷，任傳撰。《風雅拾翠圖》一卷，僧惟

鳳撰。《詩林句範》五卷。《騷雅式》一卷。《吟體類例》一卷。《律詩洪範》一卷，徐三極撰。《風騷格》五卷，閻東叟撰。《寡和圖》三卷，僧定雅撰。《古今名賢警句圖》一卷，蔡希邃撰。《潛溪詩眼》一卷，范溫元實撰。《天廚禁臠》三卷，惠洪撰。《韻語陽秋》二十卷，葛立方撰。《漁隱叢話》六十卷，《後集》四十卷，胡仔撰。仔自號苕溪漁隱。《聲律發微》一卷，胡源撰。《藝苑雌黃》二十卷，嚴有翼撰。《王禹玉詩話》一卷，王珪撰。《六一詩話》一卷，歐陽修撰。《詩話》一卷、《續詩話》一卷，並司馬光撰。《中山詩話》三卷，劉攽撰。《東坡詩話》二卷，蘇軾撰。《後山詩話》二卷，陳師道撰。《歸叟詩話》六卷，王直方撰。《石林詩話》二卷，葉夢得撰。《許彥周詩話》一卷，許顗撰。《南宮詩話》一卷，葉凱撰。《艇齋詩話》一卷，曾季貍撰。《西清詩話》三卷，題無名子撰。或曰，蔡絛使其客爲之也。《環溪詩話》一卷，吳沆集。《庚溪詩話》二卷。《葉正則詩話》二卷。《玿溪詩話》十卷，黃徹常明撰。《觀林詩話》一卷，吳聿撰。《洪駒父詩話》一卷。駒父名芻。《蔡寬夫詩話》二卷。《呂東萊詩話》一卷，呂祖謙撰。《山陰詩話》一卷，李兼撰。《李希聲詩話》一卷，希聲名錞。《後村詩話》一卷，劉克莊撰。《誠齋詩話》一卷，楊廷秀撰。《隱居詩話》一卷，魏泰撰。《竹坡詩話》一卷，周紫芝少隱撰。《二老堂詩話》一卷，周必大撰。《珊瑚鉤詩話》三卷，張表臣撰。《續廣本事詩》五卷，聶奉先撰。《詩人玉屑》二十卷，內品藻唐人詩二卷，魏慶之撰。《滄浪詩話》一卷，嚴羽撰。《全唐詩話》六卷，尤延之撰，從《紀事》中摘編者。《詩話總龜》前集四十八卷，後集五十卷，阮一閱編。《古今詩話錄》七十卷，李頎撰。《新集詩話》十五卷。不知集者姓名。《唐宋名賢詩話》二十卷。《詩談》十五卷。《吟譜》一卷，元陳繹曾撰。《詩林要語》一卷，范梈德機撰。《詩學禁臠》一卷，不知撰人。《詩家一指》一卷。《古今詩法》一卷，楊載仲弘撰。《詩法源流》一卷。劉會孟《七家詩評》評王維、李白、孟浩然、杜甫、韋應物、孟郊、李賀七家詩。

又　宋人詩不如唐，詩話勝唐。南宋人及元人詩話，又勝宋初人。如嚴之《吟卷》，劉之《詩評》，解會超矣。餘雖不免蕪雜，遇所獨得，未少起予片益在。胡元瑞評諸家云：「歐、陳率是記事；司馬君實大儒，是事別論；劉貢父滑稽渠率；王直方拾人唾涕；葉夢得非知詩，臆或有中；呂本中自謂江西衣鉢，所記甚寥寥；唐子西雖有致語，未可盡憑；葛常之頭巾亹亹，讀之患其難竭；許彥周迂腐老生；洪覺範誕妄浮屠，在彼法當墮無間獄；《竹坡》、《西清》，種種蕪脞；《漁隱》、《總龜》、《玉屑》，但類次前聞；《珊瑚鉤》獨評己作，尤堪抵掌。」取快譏呰則然，不乃近於夸酷？惟論嚴氏謂：「如西來一葦，剗除荊棘，獨暢玄風。」論辰翁謂其「玄鑒邃覽，往往絕人，雖道越中庸，自是教外別傳，騷場巨目。」此則語堪千載，我無以易之矣。元瑞又云：辰翁評詩有妙理。如杜：「日月低秦樹，乾坤繞漢宮。」云此語投贈中有氣，若登高覽勝則俗矣。王維《早朝》：「九天閶闔開宮殿，萬國衣冠拜冕旒。」云帖子語頗不癡重。如此類皆有深致。余每謂千家註杜，猶五臣註選；辰翁解杜，猶郭象解莊。即與作者語意不盡符，而玄言玄理，往往角出，盡拔驪黃牝牡之外。昔人苦杜詩難讀，辰翁註尤不易省也。

又　國朝詩話：瞿宗吉《詩話》三卷。《冰川詩式》四卷。都玄敬《詩話》二卷。《南谿詩話》二卷。《懷麓堂詩話》一卷。《黃勉之詩法》八卷。《蜩笑集》一卷。陳石亭《拘虛詩談》一卷。楊升庵《詩話》二卷。又《詩話拾遺》二卷。皇甫汸《解頤新語》八卷。徐昌穀《談藝錄》一卷。《名賢詩評》二十卷。王元美《藝苑卮言》八卷。又《藝苑卮言》四卷。以上據焦氏《經籍志》錄入。《焦志》各書頗備，於詩話一類獨寥寥。豈以本朝人著撰，論尚未定，不欲濫載耶？容更採補。胡應麟《詩藪》、《內編》、《外編》、《雜編》、二十卷。

又　明興，說詩者以博推楊用修，以雅推徐昌穀，以儁推王弇州。用修之書，搜隱摘奇，往往任胸援引，非必盡確，後賢訾駁正未已。昌穀所論，止於五言，不及近體，習漢魏者之偏撰，習唐音者之樸學也。弇州《卮言》，通論文筆，唐詩特其一二，其論初、盛諸家，儘多解頤，至中、晚，草草塞責矣。嘗疑之，未敢置喙，後見其末年自悔者曰：「吾爲此書時，年未四十，語不甚切而傷猥，未爲定論，恐誤人。」乃益爽然服歎此老之未易窺也。胡《詩藪》自《騷》、《雅》、漢、魏、六朝、三唐、宋、元以迄今代，其體無不程，其人無不隲，其程且隲，亦無弗衷。唐詩，其論詩中之一也，而論定於是。元美才地高，書所腹也。元瑞見地實，書所目也。即元美亦稱其上下千古，周密無漏而刻深，成說詩一家言。此可徵矣。吾嘗謂近代談詩集大成者，無如胡元瑞。其別出勝解者，惟鄭繼之《老杜詩評》。可與劉辰翁諸家詩評並參。吟人從此入，庶不誤歧嚮爾。

謝肇淛《文海披沙》卷二《詩話》　詩話當以滄浪爲最，竹坡老人故當最劣。竹坡於詩，極尊少陵，而口坡谷不置，政未脫宋人口吻耳，何得夢見儀卿腳

後耶。以「梨花枝上雨」一語，爲點鐵成金，以「調鼎論花語」爲「可使和靖作衙官」，改滕元發「直與水相連」，爲「自與水相連」，以王觀《遊俠曲》爲似太白，引《史記・天官書》釋杜詩「影動搖」句，大似啽囈中語耳。至評魯直《食筍》詩，似幷《高力士傳》未之見者，豈所謂不讀萬卷書，看不得杜詩者耶！

又《小草齋詩話》卷一《內篇》 三代無詩人，漢魏無詩法，非無之也，夫人而能之也。蓋詩法始於晚唐，而詩話盛於宋。然其言彌詳而去之彌遠，法彌密而功彌疎，至今日則童能言之，白紛如矣。夫何故？入門不正，則蹊逕皆邪，學力未深，則摸剽皆幻。

黃宗羲《南雷文定》三集卷一《錢退山詩文序》 慨自唐以前，爲詩者極其性分所至，怵心劌腸，畢一生之力，春蘭秋菊，各自成家，以聽後世之品藻。如鍾嶸之《詩品》，辨體明宗，固未嘗墨守一家，以爲準的也。

趙士喆《石室談詩》卷上《總論》 《卮言》論詩、文、書、畫無不中款，其詩尤妙，自風騷樂府近體古風各得其要領，而指陳入路，眞可謂後學之梯航。余朝夕服膺，未嘗有間。後見謝茂秦論詩，大抵詳於近體，而尤工於字句，似亦初學之不可忽者。固欲取王、謝、鍾、譚四家言爲後人式。但鍾、譚評語既散在各詩不易輯，謝氏之可采亦苦不多。惟《卮言》之辨體裁者，必不可廢，《詩歸》之標機趣者，亦有可參。其各有所偏，又不可無以折衷也。若曰摘前人之失而自炫其長，則吾豈敢。

又 或問於余曰：「于鱗之選，茂秦之論，其不及元美也審矣。《詩歸》評品與《卮言》孰優？」余曰：「是未可輕言也，《卮言》所論字字當家，如老農之談稼穡，先達之談舉業，確乎爲後學之必遵。其所短者，深於法而淺於情，重於詞而輕於理，止取於留連光景之資，於所謂興觀羣怨者，未曾着眼。鍾譚二子乃出豪傑之識，一掃文人之窠臼，略體格而遵性靈，詩人之妙，有在於牝牡驪黃之外者。弇州不能識，而彼獨識之，其所評詩，有通於性命經濟之旨者，弇州不能言，而彼獨言之。所云弇州之不逮者此也。然意存矯枉，太逞偏鋒，又長於論古詩，而短於論近體，即如七言律一種，寂寥數篇，又未能盡善，『無食無兒』，老杜之絕不成語者亦選之，毋乃以詩爲戲乎？余以此道譬之八股，師弇州者高可決科，次者亦有聲庠序。師鍾、譚者，高則垂世，下則不保其青衿矣。故學詩未成者，不可不服膺元美；詩格稍就者，不可不參酌鍾、譚。」

馮班《鈍吟雜錄》卷五《嚴氏糾謬》 嘉靖之末，王李名盛，詳其詩法，盡本於嚴滄浪。至今未有知其謬者，今備論之如左：【略】（何焯評：自宋末以來，大抵多爲所誤。《詩人玉屑》開卷即載其詩評，不待王李也。攻之極當。錢牧翁作《唐詩英華序》亦采其大略，然不若此核論未足祛後學之惑也。）

又《詩辨》 以禪喻詩，滄浪自謂親切透徹者。自余論之，但見其漫漶顚倒耳。具疏之如左：滄浪曰：「禪家者流，乘有大小，宗有南北，道有邪正。學者須從最上乘，具正法眼，悟第一義。若小乘禪，聲聞辟支果，皆非正也。論詩如論禪，漢、魏、晉與盛唐之詩，則第一義也。大曆已還之詩，則小乘禪也，已落第二義矣。晚唐之詩，則聲聞辟支果也。學漢、魏、盛唐之詩，臨濟下也。學大曆已還之詩，曹洞下也。」糾曰：「乘有大小」，是也。聲聞辟支，則是小乘。今云大曆已還是小乘，晚唐是聲聞辟支，則小乘之下別有權乘，所未聞一也。初祖達摩自西域來震旦，傳至五祖忍禪師，下分二枝：南爲能禪師，是爲六祖，下分五宗；北爲秀禪師，其徒自立爲六祖，七祖普寂以後無聞焉。滄浪雖云宗有南北，詳其下文，都不指喻何事，卻云臨濟、曹洞。按臨濟元禪師，曹山寂禪師，洞山价禪師，三人並出南宗，豈滄浪誤以二宗爲南北乎？所未聞二也。臨濟、曹洞，機用不同，俱是最上一乘。今滄浪云「大曆已還之詩，小乘禪也」，又云「學大曆已還之詩，曹洞下也」，則以曹洞爲小乘矣。所未聞三也。凡喻者，以彼喻此也。彼物先了然於胸中，然後此物可得而喻。滄浪之言禪，不惟未經參學南北宗派大小三乘，此最是易知者，尚倒謬如此，引以爲喻，自謂親切，不已妄乎？至云「單刀直入」，云「頓門」，云「活句」「死句」之類，剽竊禪語，皆失其宗旨，可笑之極（何焯評：劉後村有云：「詩家以少陵爲祖，其說曰『語不驚人死不休』。禪家以達摩爲祖，其說曰『不立文字』。詩之不可爲禪，猶禪之不可爲詩。」此論足使羽卿輩結舌）。滄浪云：「不落言筌，不涉理路。」按此二言似是而非，惑人爲最。夫迷悟相覺，則假言以爲筌；邪正相背，斯循理而得路。迷者既覺，則向來之言還歸無言；邪者既返，則向來之路未嘗涉路。是以經教紛紜，實無一法可說也。此在教家已自如此；若教外別傳，則絕塵而奔，誠非凡情淺見所測，吾不敢言也。至於詩者言也，言之不足故長言之，長言之不足故詠歌之，但其言微不與常言同耳，安得有不落言筌者乎！詩者，諷刺之言也。憑理而發，怨誹者不亂，好色者不淫，故曰思無邪。但其理玄，或在

文外，與尋常文筆言理者不同，安得不涉理路乎！滄浪論詩，止是浮光略影，如有所見，其實腳跟未曾點地，故云盛唐之詩「如空中之色，水中之月，鏡中之象」，種種比喻，殊不如劉夢得云「興在象外」一語妙絕。又孟子言：「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爲得之。」更自確然灼然也。嗚呼！可以言此者寡矣。滄浪只是興趣言詩，便知此公未得向上關捩子。

又《詩體》 滄浪一生學問最得意處，是分諸體製。觀其《詩體》一篇，於諸家體製渾然不知。今列之於後：滄浪云：「以時而論，則有建安體」云云。按此一段雖無大謬，然憒憒無所發明，多有疎贅。建安體云：「漢末年號，魏曹子建父子及鄴中七子詩。」按一代文章，惟須舉其宗匠，爲後人慕效者足矣。泛及則爲贅也。子建、公幹，文章之聖，仲宣、休璉，多有名作。仲宣《七哀》《從軍》，休璉《百一》，皆後人之師也（何焯評：閻丈百詩云，休璉是七子中人。休璉《百一》作於曹爽專政之時，乃是正始中。定老列之建安，亦微誤）。若元瑜、孔璋，書記翩翩，不以詞賦爲稱。子建有「孔璋不閑詞賦」之言，建安詩體似不在此人，不當兼言七子也。又五言雖始於漢武之代，盛於建安，故古來論者止言建安風格。至黃初之年，諸子凋謝不存，止有子建兄弟，不必更贅言又有黃初體也（何焯評：特主綺靡，尤多麗偶，士衡之出，體實少異於建安之質，宜分太康體。玄風盡革，山水入詠，宜分元嘉體。按：此嚴書已有，但不能舉其人，覈其變）。永明體、齊梁體。永明之代，王元長、沈休文、謝朓三公皆有盛名於一時，始創聲病之論，以爲前人未知。一時文體驟變，文字皆避八病。一簡之內音韻不同，二韻之間輕重悉異。其文二句一聯，四句一絕，聲韻相避，文字不可增減（何焯評：文字不可增減者，似謂前人文字，多未叶宮商，故須增減而後入樂。今則輕重悉異，則無不叶，音韻不同又無相犯，以被管絃，更不煩增減也）。自永明至唐初，皆齊梁體也。至沈佺期、宋之問變爲新體，聲律益嚴，謂之律詩。陳子昂學阮公爲古詩，後代文人始爲古體詩。唐詩有古律二體，始變齊梁之格矣。今叙永明體，但云「齊諸公之詩」，不云自齊至唐初，不云沈、謝，知其胸中憒憒也。齊時如江文通詩不用聲病，梁武不知平上去入，其詩仍是太康、元嘉舊體，若直言齊梁諸公，則混然矣。齊代短祚（何焯評：齊武帝以永明紀元，凡十一年）。王元長、謝玄暉皆歿於當代，不終天年。沈休文、何仲言、吳叔庠、劉孝綽皆一時名人，並入梁朝。故聲病之格，通言齊梁，若以詩體言，則直至唐初，皆齊梁體也。白太傅尚有格詩，李義山、溫飛卿皆有齊梁格詩，但律詩已盛，齊梁體遂微。後人不知，或以爲古詩。若明辨詩體，當云齊梁體創於沈謝，南北相仍，以至唐景雲、龍紀始變爲律體。如此方明，此非滄浪所知。　元和體。東坡云：「詩至杜子美一變。」按大曆之時，李杜詩格未行，至元和、長慶始變，此亦文字一大關也。然當時以和韻長篇爲元和體。若以時代言，則韓、孟、劉、柳、韋左司、李長吉、盧玉川，皆詩人之赫赫者也。云「元白諸公」，亦偏枯。大略滄浪胸中不了了，每言諸公，不指名何人爲宗師，參學之功少也（何焯評：白公《秦中吟》，貞元中作。昌黎貞元進士，則貞元已變矣。韋左司詩，齊梁舊體也；柳儀曹亦然）。以人而論云云。按此一段，漏略疎淺之甚。摽星宿而遺羲娥，知此人胸中不通一竅，不識一字，東牽西扯而已。建安以後詩，莫美於阮公《詠懷》，陳子昂因之以創古體，何以不言阮嗣宗體（何焯評：鍾記室《詩體品叙》中亦不列阮公，但滄浪在既定《文選》後，爲可怪耳）。潘、張、左、陸文章之祖，前言太康體，似矣；以人言，則何以缺此四君！文章之變，潘、張、左、陸以後，清言既盛，於時詩人所作，皆老莊之讚頌。自顏謝鮑始革其製。元嘉之詩，千古文章於此一大變。請具論之：漢人作賦，頗有模山範水之文，五言則未有，後代詩人言山水，始於謝康樂也。陸士衡對偶已繁，用事之密，始於顏延之，後代對偶之祖也（何焯評：劉越石、郭景純，不囿於俗者也，殷仲文謝益壽，始變其體，至元嘉而始大）。《三百篇》言飲酒，雖云不醉無歸，然以成禮合歡而已。彼醉不臧，則有沈湎之刺。詩人言飲酒不以爲諱，陶公始之也。《國風》好色而不淫，近代朱子始以鄭衛爲男女相悅之詞，古人不然。《楚詞》美人以喻君子，五言既興，義同《詩》、《騷》，雖男女歡娛幽怨之作，未極淫放。《玉臺新詠》所載可見。至於休、鮑，文體傾側（何焯評：傾抄本作輕），宮體滔滔，作俑於此。永明、天監之際（何焯評：宜云大同以後），鮑體獨行，延之、康樂微矣（何焯評：梁武代齊，歲在壬午，以天監紀元者十八年，庚子改元普通，丁未又改元大通。三年，辛亥，昭明太子薨，立簡文帝爲皇太子，時徐摛爲家令，屬文好爲新變，不拘舊體，春坊盡學之，宮體之號自斯而始，則距天監已踰一終矣。不得謂天監已後獨行也。況永明哉）。今謝康樂之後，不言顏延之，則梁人□之，又不言沈謝，則齊梁聲病之體，不知所始矣。不言

鮑明遠，則宮體紅紫之文，不知所法矣。雖言徐庾，是忘祖也。於時詩人，灼然自名一體者，有吳叔庠，邊塞之文所祖也。又如柳吳興、劉孝綽、何仲言，皆唐人所法(何焯評：柳文暢恐未能立家)。何以都不及？子美頗學陰何，又云「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陰鏗」，則子堅之體不可缺(何焯評：言庾則子堅似可該)。齊梁已來，南北文章，頗爲不同。北多骨氣，而文不及南，鄴下才人盧思道、薛道衡皆有盛譽，自隋煬有非傾側之論，徐庾之文少變於時，文多正雅。薛道衡氣格清拔，與楊處道酬唱之作，李義山極道之(何焯評：義山《謝河東公和詩啓》，特以越公比仲郢，而以道衡自儗，義取倡和，非舉爲宗師，何足據耶)。唐初文字，兼學南北，以人言之，道衡亦不可缺(何焯評：此條略本《北史・文苑傳叙》。然多骨氣而文不及南者，乃指溫邢未出以前。且通論有韻無韻者，安得巧附立說！鄴下才人亦皆宗仰江左。故祖珽謂沈任之是非，乃邢魏之優劣。思道樂府諸篇，道衡《昔昔鹽》《戲場》諸篇，孰非南朝體乎？魏鄭公《隋書・文學傳叙》云：「江左宮商發越，貴於清綺；河朔詞義貞剛，重乎氣質。氣質則理勝其詞，清綺則文過其意，理深者便於時用，文華者宜於詠歌。」則鄭公立論，雖頗裁大同之淫放，至連絕所長，未有不以南朝詞人爲尸盟耳。《北史・文苑傳》特著諸公者，蓋以北方風雅，實始盛於齊季鄴下，以爲自是乃可希風江左，非謂宮體革自盧薛也。盧沒於開皇之代久矣！唐初詩歌，承隋之後，輕側淫麗，於是稍止。然率宗師徐庾，上泝沈謝，無聞別有北宗。若道衡特標一體，反屬杜撰矣)。宋人頗學唐人，滄浪叙唐人差整，彼有所受之也。然沈宋之前，不云李嶠、蘇味道；王右丞以後，不言錢郎、劉隨州；李商隱之下不言溫飛卿；元白之下不言劉夢得，皆缺也。　又有所謂選體云云。此一段叙論駁雜譌亂，不可盡正。　云玉臺體。滄浪注云：「《玉臺》徐陵所集，漢魏六朝之詩皆有之。或者但謂纖艷者爲玉臺體，其實不然。」案梁簡文在東宮，命徐孝穆撰《玉臺集》。其序云「撰錄豔歌，凡爲十卷」，則專取豔詩明矣。又其文止梁朝(何焯評：無陳隋則止四朝耳)，今云「六朝」，皆有謬矣。觀此，則於此書殆是未讀也。　云西崑體。注云：「即李義山體。然兼溫飛卿及楊、劉諸公而名之。」按《西崑酬唱集》是楊、劉、錢三君倡和之作，和之者數人；其體法溫、李，一時慕效，號爲西崑體。其不在此集者尚多(何焯評：屬和者又十五人：李宗諤、陳越、李維、劉隲、丁謂、刁衍、任隨、張詠、錢維濟、舒雅、晁迥、崔遵度、薛映、劉秉，其一人則傳寫逸其名氏也)。至歐公始變，江西已後絕矣。及元人爲綺麗之文，亦皆附崑體。李義山在唐與溫飛卿、段少卿號三十六體，三人皆行第十六也。於時無西崑之名。按此則滄浪未見《西崑集序》也(何焯評：其誤始於《冷齋夜話》。金源時此書流於北方，如李屏山《西巖集序》，元遺山《論詩絕句》，率指義山爲崑體。玉溪不掛朝籍，飛卿淪於一尉，安得廁迹冊府耶？楊文公序云：「取玉山冊府之名，命之曰《西崑酬唱集》」)。云有一句之歌。注云：「《漢書》『枹鼓不鳴董少年。』又漢童謠『千乘萬騎上北邙。』按《漢書》「董少平」，不作「少年」。鳴、平是韻，二句之歌也。又云「侯非侯，王非王，千乘萬騎上北邙。」是三句，不是一句。滄浪讀誤本《漢書》，又健忘，所言童謠，失卻二句，可笑。　云有琴操。注云：「古有《水仙操》，辛德源作；《別鶴操》，商陵牧子作。」按琴操豈止二篇？水仙操亦不始辛德源。觀此則滄浪不知琴操也。《琴操》，今此書雖亡，然《樂府詩集》所載可見。　云有八病。注云：「作詩正不必拘此，敝法不足據也。」按八病出於沈隱侯，古人亦有非之者。然齊梁體正以聲病爲體，律詩則益嚴矣。滄浪既云「有近體」、「有律詩」，又云「不必拘」，不知律詩律字如何解！蓋聲病之學，至宋而譌。故阮逸注《文中子》云「八病未詳也。如今《金鍼詩格》及周密所言，皆以意妄測，誤也。」已經考證，此不具。今人則但以對偶爲律矣(何焯評：今人作詩，至不識雙聲何事)。　云「有古詩全不押韻者，古《採蓮曲》是也。」按云「江南可採蓮，蓮葉何田田，魚戲蓮葉間。」田、蓮是韻，間字古韻通，何言全無韻也。　云「有後章字接前章者」。注云：「曹子建《贈白馬王彪詩》。」按《三百篇》已有此體。　云「有絕句折腰者，有八句折腰者」。按律詩有粘，不知所起，《河岳英靈集序》云「雖不粘綴」是也。又韓致光有聯綴體，沈存中《夢溪筆談》有偏格正格之論，是其說也。今云，折腰，而不言何謂折腰，亦漏略也。折腰者，如絕句平仄平仄，或仄平仄平，不用粘者是也(何焯評：《中興間氣集》中，特標崔峒一絕，注云：折腰體。似指第四句第三字，非不用粘之謂)。

又《詩法》　云「用事不必拘來歷」。按此語全不可解。安有用事而無來歷者！　云「參活句，勿參死句。」按禪家言死句活句，與詩法全不相涉也。禪家當機煞活，有時提唱，有時破除，有時如擊石火，閃電光，有時拖泥帶水。若刻舟求劍，死在句下，不得轉身之路，便是死句。詩人所謂死活句，全不

同，不可相喻。詩有活句，隱秀之詞也。直叙事理，或有詞無意，死句也。隱者，興在象外，言盡而意不盡者也。秀者，章中迫出之詞，意象生動者也。禪須參悟，若「高臺多悲風」、「出入君懷袖」，參之亦何益。凡滄浪引禪家語，多如此，此公不知參禪也。　云「詩之是非不必爭，試以己詩置之古人集中，識者觀之不能辨，則眞古人矣。」滄浪之論，惟此一節，最爲誤人。滄浪云「於古今體製若辨蒼素」，又云「作詩正須辨盡諸家體製。」滄浪言古人不同，非止一處。由此論之，古之詩人，既以不同可辨者爲詩，今人作詩，乃欲爲其不可辨者，此矛盾之說也。

又《考證》 云《古詩十九首・行行重行行》，《玉臺》作兩首，自「越鳥巢南枝」以下，別爲一首。當以《選》爲正。」按《玉臺集》，北宋本正作一首。永嘉陳玉甫本誤耳（何焯評：今趙氏所刊乃陳本，然仍通爲一首也）。　云「《仙人騎白鹿》之篇，予疑「苕苕山上亭」已下，其義不同，當又別是一首。郭茂倩不能辨也。」按此本二詩，樂工合之也。樂府或一篇詩，止截半首，或合二篇爲一，或一篇之中增損其字句。蓋當時歌謠，出於一時之作，樂工取以爲曲，增損以協律，故陳王、陸機之詩，時謂之乖調，未命樂工也。具在諸史樂志。滄浪全不省，乃云「郭茂倩不辨耶」？

又《詩評》 云「楚詞惟屈宋諸篇當讀之。外惟賈誼《懷長沙》、淮南王《招隱操》。」又云：「《九章》不如《九歌》，《九歌・哀郢》尤妙。」按《九章》有《懷沙》，賈太傅無《懷沙》也。《招隱士》亦非操。《哀郢》是《九章》。《九歌》是祀神之詞，何得有《哀郢》？滄浪云「須熟《楚詞》」，今觀此言，《楚詞》殊未熟，亦恐是未曾看。彼聞賈生爲長沙王傅，自傷而死，遂以爲有《懷長沙》，不知《懷沙》非長沙也。彼知屈子不得志於懷、襄而死，意《哀郢》必妙，不知《九歌》無《哀郢》也。望影亂言，世爲所欺，何哉？

毛先舒《詩辯坻・雜論》 嚴儀卿生宋代，能獨睹本朝詩道之誤，謂「近代諸公乃作奇特解會，遂以文字才學議論爲詩，于一唱三嘆之音，有所歉焉。其末流甚者，叫噪怒張，乖忠厚之風」。論眉山、江西，亦可稱沈著痛快，眞夐絕之識，其書之足傳宜也。

又　滄浪《吟卷》云「發端忌作舉止」，貴高渾也；「收拾貴在出場」，須超遠也。

鄧原岳《邵武本滄浪嚴先生吟卷序》 詩話之流，莫盛於宋，由晚唐而五季，間亦有之。宋人布侯於杜陵，議論爲宗。差之毫釐，謬之千里。迨宋之將社也，衣冠之裔，十九化於腥羶，鴂舌侏離，於正聲何有？蓋國統垂絕，而詩統亦亡矣。獨甌閩之間有嚴儀卿者，別具心腎，嘐嘐反古，禘漢唐而祖初盛，慶曆而下禁勿譚，從最上乘，具正法眼，其斯爲先覺也乎哉？儀卿之言曰：「詩有別才，非關書也；詩有別趣，非關理也。」論詩者未嘗不沐浴其言。夫昌穀之爲《談》也，奧而奇；元美之爲《卮》也，辯而核；元瑞之爲《藪》也，博而麗。自三子之書出，而嚴氏若左次矣。要以功在反正，延如綫之脈，以俟後人。如一葦西來，玄風大鬯，亦安能竟廢之。

周容《春酒堂詩話》 「詩有別材，非關書也；詩有別趣，非關理也。」此嚴滄浪之言，無不奉爲心印。不知是言誤後人不淺，請看盛唐諸大家，有一字不本於學者否，有一語不深於理者否？嚴說流弊，遂至竟陵。

賀貽孫《詩筏》 嚴滄浪《詩話》，大旨不出「悟」字；鍾、譚《詩歸》，大旨不出「厚」字。二書皆足長人慧根。然誦滄浪詩亦有未盡悟者，閱鍾、譚集亦有未至厚者，以此推之，談何容易。

又　嚴滄浪《詩辨》有云：「發端忌作舉止，收拾貴在出場。」又云：「詩難處在結裏。譬如番刀，須用北人結裏，南人便非本色。」此數語最得之。

又　嚴滄浪云：「唐人與宋人詩，未論工拙，直是氣象不同。」此語切中窾要。但余謂作詩未論氣象，先看本色，若貲郎效士大夫舉止，暴富兒效貴公子衣冠，縱氣象有一二相似，然村鄙本色自在。宋人雖無唐人氣象，猶不失宋人本色，若近時人，氣象非不甚似唐人，而本色相去遠矣。

賀裳《載酒園詩話・嚴羽》 讀嚴滄浪詩，眞如諸子繡鞞中獨見司隸將吏，且喜其言行相顧，不爲鸚鵡之效人語也。古詩亦甚用功于太白，惜氣力不逮耳。短律有沈雲卿、岑嘉州之遺，長律于高適、李頎尤深。獨樂府不能入古，彼自得力于盛唐也。

又　以嚴之精于紀律，有功詩學不少，吾終不推爲第一，獨屬之介甫。昔黃梅令學人悉誦神秀偈子，衣則授于盧能。滄浪素以禪論詩，余故爲下此轉語。千載有知，當亦一笑。

吳喬《圍爐詩話自序》 嚴滄浪學識淺狹，而言論似乎玄妙，最易惑人。

又《圍爐詩話》卷一　嚴滄浪云：「詩禁五俗：俗體、俗意、俗句、俗字、俗韻，皆不可犯。」此言最善。學問安可無師？無師則杜譔。而書家貴學

師，舍短取長。詩學李、杜，正道也。李之「座中若有一點紅，斗筲之量成千鍾」，杜之「袖中有舊筆，興至時復援」，其可學乎？學字先得敗筆，學詩先得累句，莫若之何！

又卷二　嚴滄浪云「西崑即義山體，而兼溫飛卿及楊、劉諸公以名之。」馮定遠云：「《西崑酬唱》是楊、劉、錢三人之作，和者數人，取法溫、李，一時慕效，號爲西崑體。不在此集者尚多。永叔始變之，江西以後絕矣。元人爲綺麗語，亦附西崑體。而義山詩實無此名。」余注義山《無題》詩，名曰《西崑發微》，正嫌滄浪之粗漏也。

又卷五　詩于唐人無所悟入，終落死句。嚴滄浪謂「詩貴妙悟」，此言是也。然彼不知興比，教人何從悟入？實無見于唐人，作玄妙恍惚語，說詩、說禪、說教，俱無本據。

又《答萬季野詩問》　問：「嚴滄浪之說詩，尚貴妙悟，如何？」答曰：「作詩者於唐人無所悟入，終落宋、明死句。貴悟之言是也，但不言六義，從何處下手而得悟入？彼實無見於唐人，作玄妙恍惚語耳。且道理之深微難明者，以事之粗淺易見者譬而顯之。禪深微，詩粗淺，嚴氏以深微者譬粗淺，既已顛倒；而所引臨濟、曹洞等語，全無本據，亦何爲哉？」

薛雪《一瓢詩話》　司空表聖《詩品》二十四則，無一毫賸義，學詩不可不熟讀深思。余選《全唐正雅集》，所以將此二十四則列之於首。

又　司空表聖學行俱高，不可思議于《詩品》二十四則，及居王官谷，寇亦不敢入其境見之。

王士禛《帶經堂詩話》卷二　余於古人論詩，最喜鍾嶸《詩品》、嚴羽《詩話》、徐禎卿《談藝錄》，而不喜皇甫汸《解頤新語》、謝榛《詩說》。又云：　弇州《藝苑卮言》，品隲極當，獨嫌其黨同類，稍乖公允耳。

又　鍾嶸《詩品》，余少時深喜之，今始知其踳（《蠶尾續文》作「舛」）謬不少。嶸以三品銓叙作者，自譬諸九品論人，七略裁士。乃以劉楨與陳思並稱，以爲「文章之聖」。夫楨之視植，豈但斥鴟之與鯤鵬耶？又置曹孟德下品，而楨與王粲反居上品。他如上品之陸機、潘岳，宜在中品；中品之劉琨、郭璞、陶潛、鮑照、謝朓、江淹，下品之魏武，宜在上品；下品之徐幹、謝莊、王融、帛道猷、湯惠休宜在中品。而位置顛錯，黑白淆譌，千秋定論，謂之何哉？建安諸子，偉長實勝公幹，而嶸譏其「以莛扣鐘」，乖反彌甚。至以陶潛出於應璩，郭璞出於潘岳，鮑照出於二張，尤陋矣，又不足深辨也。

又　古人同調齊名，大抵不甚相遠。獨劉楨與思王並稱，予所不解。建安七子，自孔文舉不當與諸人同流，此外如陳琳之《飲馬長城窟行》，阮瑀之《定情詩》，徐幹之《室思》，皆有漢人風矩。唯楨詩無一語可采，而自古在昔，竝稱「曹劉」，未有駁正其非者。鍾嶸又謂其「仗氣愛奇，動多振絕；思王而下，楨爲獨步」，殊似囈語。豈佳處今不傳耶？乃秦少游亦云：「五字一何工，妙絕冠儁匹。」殆亦耳食之習。

又　皇甫百泉（汸）《解頤新語》，殊不能啓發人意，非徐昌國（禎卿）《談藝錄》之比。

又　徐昌國《談藝錄》云：「未睹鈞天之美，則北里爲工；不詠《關雎》之亂，則《桑中》爲雋。」當是既見空同之後，深悔其吳歈耳。而牧翁顧力揚其少作，正弇州所云，舞陽、絳、灌既貴後，稱其屠狗吹簫，以爲佳事，寧不泚顙者也。

又　謝在杭肇淛《小草齋詩話》，殊多憒憒，啓發人意處絕少。如云：「詩境貴虛，故仙語勝釋，釋語勝儒。」夫仙語如《步虛辭》等，最易厭，釋語入詩最近雅，今乃反之，豈非強作解事者？唯所云「王右丞律選歌行絕句種種臻妙，圖繪音律獨步一時，尤精禪理，晚居輞川，窮極山水園林之樂。唐三百年詩人僅見此耳。」如云：「明詩遠過于宋。」又云：「本朝僅數名家，力追上古，然刻畫摹擬，已不勝其費力矣。其他作者，雖復如林，上乘雋語，人不數篇。要其究竟，尚不及宋；宋人有實學，而本朝多剽竊故也。」右二條自相矛盾，當以後論爲允。又云：「國初詩，林鴻、高啓尚矣。鴻一意盛唐，而啓雜出元、白、長吉。」夫鴻之爲盛唐，贗鼎耳，安得與啓並稱，而且語有軒輊，此眞齊人之知有管晏而已。又云：「李西涯樂府，野狐外道。」夫西涯樂府雖變體，自是天地間一種文字，弇州晚年尚爾服膺，遽斥之爲「野狐外道」，可乎？約略駁正數端，以例其餘。至外篇、雜篇以下，多載晚唐、五代、宋、元詩，無可采者，正與《劉後村詩話》同耳。

又　胡元瑞論歌行，自李、杜、高、岑、王、李而下，頗知留眼宋人，然於蘇黃妙處，尚未窺見堂奧。在嘉隆後，可稱具眼。

又　胡應麟病蘇黃古詩不爲《十九首》、建安體，是欲紲天馬之足作轅下

駒也。

又　嚴滄浪《詩話》借禪喻詩，歸於妙悟。如謂盛唐諸家詩，如鏡中之花，水中之月，鏡中之象，如羚羊挂角，無迹可求，乃不易之論。而錢牧齋駁之，馮班《鈍吟雜錄》因極排詆，皆非也。

又　常熟馮班字定遠，著《鈍吟雜錄》，多拾錢宗伯牙慧，極詆空同、滄溟，於弘、正、嘉靖諸名家多所訾謷。其自爲詩，但沿《香奩》一體耳。教人則以《才調集》爲法。余見其兄弟(兄名舒。)所評《才調集》，亦卑之無甚高論。乃有皈依頂禮，不啻鑄金呼佛者，何也？(宗枏按：《談龍錄》自序云：「弱冠入京師，聞先達名公緒論，心怦怦焉，每有所不能愜。既而得常熟馮定遠先生遺書，心愛好之，學之，不復至于他人。」此條末數語，蓋謂趙氏也。至用《張釋之傳》語，山人乃亦誤同流俗耶？)

又　嚴滄浪論詩，特拈「妙悟」二字，及所云「不涉理路，不落言詮」，又「鏡中之象，水中之月，羚羊挂角，無跡可尋」云云，皆發前人未發之秘。而常熟馮班詆諆之不遺餘力，如周興、來俊臣之流，文致士大夫，鍛鍊周內，無所不至，不謂風雅中乃有此《羅織經》也。昔胡元瑞作《正楊》，識者非之。近吳殳修齡作《正錢》，余在京師亦嘗面規之。若馮君雌黃之口，又甚於胡吳輩矣。此等謬論，爲害於詩教非小，明眼人自當辨之。至敢詈滄浪爲「一竅不通，一字不識」，則尤似醉人罵坐，聞之唯掩耳走避而已。

又　前輩大家，各有本末，非後生小子一知半解所得擅議，近代如陳晦伯、胡元瑞之《正楊》是也。吳人吳殳字修齡，予少時友，其人嘗著《正錢錄》以駁牧齋，予極不喜之。觀洪文敏《容齋五筆》所載嚴有翼者，著《藝苑雌黃》，頗務譏詆坡公，名其篇曰《辨坡》，文敏以爲蚍蜉撼大樹，乃知此等不度德不量力，古人亦有之矣。

又卷一八　《載酒園詩話》丹陽賀裳著。其持論有不可解處，如范石湖之視陸放翁何啻霄壤，而賀則云：至能有驊騮騄耳過都歷塊之能；又云務觀才具無多，意境不遠，唯善寫眼前景物，音節琅然可聽。如山谷千古奇作，於杜、韓、蘇之外自闢一宗，故爲江西初祖，而賀謂其所得不如楊劉，并疵其「春網薦琴高」之句，豈曹瞞「何以解憂，唯有杜康」之句亦未嘗寓目耶？更捨其汪洋大篇，而取其二三律句，此如乞兒輕議波斯賈胡，足發一笑耳！其論晁具茨亦然。大抵所取率晚唐窕巧之語，以爲傀異，豈得輒衡量大家耶！

又　今世俗所傳《吟窗雜錄》最紕繆可笑，如第一卷《詩格》，曰魏文帝撰，而有雙聲、疊韻、迴文之類，豈建安之代已先有沈約四聲及《璿璣圖詩》耶？

又《帶經堂集·蠶尾續文》卷二《畫溪西堂詩序》　嚴滄浪以禪喻詩，余深契其說，而五言尤爲近之。如王、裴輞川絕句，字字入禪，他如：「雨中山果落，燈下草蟲鳴。」「明月松間照，清泉石上流。」以及太白「卻下水精簾，玲瓏望秋月。」常建「松際露微月，清光猶爲君。」浩然「樵子暗相失，草蟲寒不聞。」劉眘虛「時有落花至，遠隨流水香。」妙諦微言，與世尊拈花、迦葉微笑等無差別。通其解者，可語上乘。

杭世駿《道古堂全集》文集卷一〇《沈沃田詩序》　自滄浪有「詩有別才，不關學問」之說，江西之派盛於南渡而宋弱，永嘉四靈之派行於宋末而宋社遂屋，然則詩非一人一家之事。

沈德潛《說詩晬語》卷下　嚴儀卿有「詩有別才，非關學也」之說，謂神明妙悟，不專學問，非教人廢學也。誤用其說者，固有原伯魯之譏。而當今談藝家，又專主漁獵，若家有類書，便成作者，究其流極，厥弊維鈞。吾恐楚則失矣，齊亦未爲得矣。

王應奎《柳南續筆》卷三　嚴滄浪《詩話》一書，有馮氏爲之糾繆，而疵病盡見。即起滄浪於九原，恐亦無以自解也。然拈「妙悟」二字，實爲千古獨闢之論。馮氏并此而詆之，過矣。夫妙悟非他，即儒家所謂左右逢原也，禪家所謂頭頭是道也。詩不到此，雖博極群書，終非自得之境，其能有句皆活乎？其能無機不靈乎？滄浪又云：「詩有別腸，非關書也。」此言雖與妙悟之說相表裏，而又須善會之。惟錢圓沙先生云：「凡古人詩文之作，未有不以學始之，以悟終之者也，而於詩尤驗。」此論雖本滄浪，而「以學始之」一語，實可圓「非關書也」之說，尤足爲後學指南耳。

紀昀《紀文達公遺集》文集卷九《雲林詩鈔序》　余謂西河卜子，傳《詩》於尼山者也，《大序》一篇，確有授受，不比諸篇小序，爲經師遞有加增。其中「發乎情，止乎禮義」二語，實探風雅之大原。後人各明一義，漸失其宗。一則知「止乎禮義」，而不必其「發乎情」，流而爲金仁山《濂洛風雅》一派，使嚴滄浪輩激而爲「不涉理路，不落言詮」之論。

又《田侯松岩詩序》　鍾嶸《詩品》陰分三等，各溯根源，是爲詩派之濫觴。

張爲創立《主客圖》，乃明分畦畛。

宋大樽《茗香詩論》 同林異條，異苔同岑，君子以同而異。且迫而視之，有湍際不可得見，指揮不可勝原者。必曰某源出於某，此《詩品》之皮相也。

孫枝蔚《溉堂文集》卷一《葉思庵龍性堂詩序》 自鍾記室作《詩品》，謂某詩源出於某，後乃又有江西詩派。曰源、曰派，皆不過論其門戶耳。【略】故有信《詩品》之說者，其失也，巧者爲優孟之衣冠，拙者爲東施之捧心矣。有信詩派之說者，其失也，善者太伯逃荆蠻之鄉，不善者公孫作井底之蛙矣。

李重華《貞一齋詩說・詩談雜錄》 鍾嶸所論，是強別源流；表聖所評，亦粗排品類。能者須於言外領略，原未辨入門階級。

又　嚴滄浪以禪悟論詩，王阮亭因而選《唐賢三昧集》，試思詩教自尼父論定，何緣墮入佛事？

葉燮然《龍性堂詩話初集》 嚴儀卿論詩，人所習解。其云：「雜唐人詩於古今人集中，望其題引而即知爲唐人，不必全讀詩。」此最妙論。

又　宋人稱詩，前推蘇、黃，後推陳、陸，不及滄浪。

翁方綱《石洲詩話》卷四 《讀唐人及半山詩》云：「半山便遣能參透，猶有唐人是一關。」此與嚴滄浪論半山之語相合，豈滄浪用此耶！然誠齋之參透半山，殊似隔壁聽耳，又不知所謂唐人一關在何處也。

又　自唐之司空表聖、宋之敖器之，皆精於評語，爲譚藝家所推，而所自作，皆未能與所評相稱。若嚴滄浪五言數篇，稍與所談微中，《閨怨》、《懊儂》諸小詩，亦不減唐賢風味，但惜不多見耳。

陸奎勳《松桂讀書堂詩話跋》 詩話盛于宋代，余所及見者有百數十家。然自歐、蘇、山谷外，不過就所窺見，敷衍成帙，非能于六詩源流心解神會也。國朝詩話，我浙如毛西河、朱竹垞兩太史，徵事既博，持論極工，而新城王司寇則取材尤富，觀者蔑不心醉焉。鱸香居士讀詩之餘，心有悟入，隨筆詮次，直能于漢魏六朝三唐宋元諸家，窮微闡奧。諸詩老不得雄踞于前矣。

何文煥《歷代詩話序》 詩話於何昉乎？《賡歌》紀於《虞書》，六義詳於古序，孔孟論言，別申遠旨，《春秋》賦答，都屬斷章。三代尚矣，漢魏而降，作者漸夥，遂成一家之言。洵是騷人之利器，藝苑之輪扁也。

又《歷代詩話考索》 鍾常侍評鮑參軍云：「嗟其才秀人微，取湮當代。」夫明遠之才，爵位微矣，猶然未彰，矧下此者哉！然而其詩其名，故不磨也。人微乎哉！勉之。

又　齊諸暨令袁嘏，自詫「詩有生氣，須捉著，不爾便飛去」。此語雋甚！坡仙云：「作詩火急追亡逋。」似從此脫化。

又　皎然《詩式》云：「五言周時已濫觴。」按一言至九言，《三百五篇》皆具，不止五言也。

又　釋氏寂滅，不用語言文字，《容齋隨筆》記《大集經》著六十四種惡口，載有大語、高語、自讚歎語、說三寶語。宜唱尚屬口業，況製作美詞？乃皎然論謝康樂早歲能文，兼通內典，詩皆造極，謂得空王之助。何自昧宗旨乃爾？

又　畫公論涸沒格云：「如夏姬當壚，似蕩而貞。」無論夏姬無當壚故實，且安得云貞？想是文君之訛。然閱諸本皆同，未敢擅改。

又　考畫公《詩式》有五卷，又有《詩評》三卷，今非全本矣。中有云：「注於前卷，後卷不復備舉。」訛脫之一證也。

又　司空表聖《二十四詩品》，仿書評而別具體裁，氣味可步柴桑四言後塵。

又　《全唐詩話》記虞世南不和太宗宮體詩，微特政治攸關，亦文藝中爭友也，惟太宗容之。降若後世，即朋友間難相得矣。

又　唐宣宗《弔白樂天詩》云：「童子解吟《長恨曲》，胡兒能唱《琵琶篇》。」按「琵」當作入聲讀。洪邁《容齋隨筆》記樂天詩，以「琵」字作入聲讀，如「四弦不似琵琶聲，亂寫眞珠細撼鈴」、「忽聞水上琵琶聲」是也。又以「相」字作入聲，如「爲問長安月，誰教不相離」是也。「相」字之下自注云：「思必切。」以「十」字作平聲，如「在郡六百日，入山十二回」、「綠浪東西南北路，紅欄三百九十橋」是也。以「司」字作入聲，如「一爲州司馬，三歲見重陽」、「四十著緋軍司馬，男兒官職未蹉跎」是也。宣宗弔詩，蓋即用樂天字句。

又　《全唐詩話》云：「武后詩文，率元萬頃、崔融輩爲之。」按武后有《懷如意君詩》，雖出小說，可與楊叛兒歌同調，則所作不盡出崔、元輩手也。

又　「蓬生麻中，不扶自直」。張說之爲小人而不至大謬，賴有良朋。雖相業文學，彬彬可觀。《全唐詩話》載其作《上官昭容文集序》，居然搦管，恬不知耻。非邪媚之一斑邪？

又　唐中宗狎暱近臣，宴集令各獻伎爲樂。張錫爲談容娘舞，宗晉卿舞

渾脫。按《敎坊記》云：「談容娘本名踏謠娘。北齊時有酗酒輒毆其妻者，妻衡悲訴於鄰里，時人弄之，丈人著婦人衣，徐步入場行歌，每一疊，旁人齊聲和之云：『踏謠和來，踏謠娘苦和來。』以其且步且歌，故謂之『踏謠』。」《杜陽雜編》云：「妓女石火胡養女五人，纔八九歲。火胡立於十重朱畫牀子上，令諸女迭踏至半，手中皆執五綵小幟。俄而，手足齊舉，謂之『踏渾脫』。歌呼抑揚，若履平地。」

又　尤公記王右丞《終南山詩》，云或謂維譏時，此等附會大可恨。李鄴侯賦楊柳，蘇長公詠柏，賴明皇神宗不受時相讒，亦幾殆矣。

又　元載夫人王韞秀《寄諸姊妹詩》云：「家風第一右丞詩。」《全唐詩話》謂是王縉相公之女。蓋據范氏《雲溪友議》也。仁和趙松谷箋注《右丞集》，考《唐書》，韞秀乃王忠嗣女，不知范氏何據而云然。豈因「家風」句邪？余按范氏所記，前云：「王相公鎮北京以嫁元載。」復云：「元相敗，上令入宮，備彤管之任。韞秀歎曰：『二十年太原節度使女，十六年宰相妻，誰能書得長信、昭陽之事？』」考王縉亦無二十年太原節度事。前人小說，概難盡信也。

又　章八元《慈恩塔詩》，有「如穿洞」、「似出籠」句，深爲阮亭王氏所誚。又崔峒「流水聲中視公事，寒山影裏見人家」。意境直同山鬼游魂，眞下劣詩魔也。

又　裴思謙及第後，宿平康里詩云：「銀釭斜背解明璫，小語偸聲賀玉郎。從此不知蘭麝貴，夜來新染桂枝香。」或云：「按《堯山堂外紀》『賀』作『喚』，蓋賀非私事，何事偸聲小語？惟『喚玉郎』故爾。」余謂作「賀」亦可，緣郎新貴不得不賀，卻是無限嬌羞。若背燈解璫，猶然待喚，此郎亦太呆相，不似遊平康里郎君矣。」相與一笑，各存原本可耳。

又　尤延之引段成式《酉陽雜俎》中遊佛寺數條，辭句艱澁，想多脫誤，恨無善本悉爲校正。中記通政坊寶應寺，有齊公所喪一歲子，漆之如羅喉羅。考《洛陽伽藍記》云：「于闐王不信佛法。有商胡將一沙門石毘盧旃，在城南杏樹下，向王伏罪云：『今輒將異國沙門來，在城南杏樹下。』王忽聞，怒。即往看毘盧旃。旃語王云：『如來遣我來，令王造覆盆浮圖一軀，使王祚永隆。』王言：『使我見佛，當即從命。』毘盧旃鳴鐘聲告佛。即遣羅喉羅變形作佛，從空而見。王五體投地。即於杏樹下置立寺舍，畫作羅喉羅像，忽然自滅。」又《乾淳歲時記》云：「七夕節物，多尙果食茜雞及泥孩兒，號『摩喉羅』，有極精巧飾以金珠者。」按此云添一歲子，則是如泥孩，當作「摩喉羅」。乃毛氏《汲古閣本》作「羅喉羅」，未知孰是？

又　李洞「藥杵聲中搗殘夢，茶鐺影裏煮孤燈」，及褚載《賀趙觀文重試及第詩》，宜不免後人之誚。至衛準「莫言閒話是閒話，往往事從閒話來」、「何必剃頭爲弟子，無家便是出家人」，則又甚焉。眞錄之汙筆，見之汙目。

又　或謂《全唐詩話》似是尤公草創之書，不無訛雜。明楊升菴深嗤之，盍刪正焉。余謂刪之誠快目，恐無以爲好作惡詩者戒，姑存以寓彰癉。

又　韓偓《香奩集》，傳是和凝之作。蓋因和魯公亦有集名《香奩》，不知曲子相公之集，亦屬詞曲，前人辨之詳矣。《全唐詩話》尙沿沈氏《筆談》之誤。

又　僧清塞《贈王道士》云：「關西往來熟，誰得水銀銀。」《贈李道士》又云：「擬歸太華何時去？他日相逢乞藥銀。」欲得現成受用，募緣本相也。

又　六一居士《詩話》載：「呂文穆公未第時，爲胡大監旦所薄。有譽其工詩者，舉及『挑盡寒燈夢不成』之句。胡笑以爲渴睡漢。」按此篇未知何題，若賦閒情，大是寒儉，殊不似狀元及第者。胡之薄之也故宜。

又　晏元獻於梅聖俞詩，所賞皆非其極致。可知知己良難。梅、晏尙如此，況素不謀面，與千百年前古人之詩邪？

又　六一居士謂詩人貪求好句，理或不通，亦一病也。如「袖中諫草朝天去，頭上宮花侍宴歸」，奈進諫無直用草稿之理。「姑蘇臺下寒山寺，夜半鐘聲到客船」，奈夜半非打鐘時云云。按「諫草」句不無語病，其餘何必拘？況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孟子早有明訓，何容詞費！

又　司馬溫公《續詩話》云：「鮑當爲薛映掾。薛嘗暑月詣其廨，當狼狽入易服，忘其幞頭。久之月上，顧見髮影，乃大慚，以袖掩頭而走。」余謂此何傷，視手版支頤風落帽者，量懸殊矣。

又　《中山詩話》謂：「嚴維『柳塘春水漫，花塢夕陽遲』爲未善。夕陽遲繫花，春水漫不須柳也。」夫柳塘之下，自春水瀰漫，何可瑕疵？

又　中山又謂杜少陵「蕭條九州內，人少豺虎多。人少愼莫投，虎多信所過。飢有易子食，獸猶畏虞羅」。爲含蓄深遠。盡言若此，尙云含蓄邪。

又　《中山詩話》，《郡齋讀書志》謂有三卷。曾辨其言蕭何未嘗掾功曹爲誤。今毛氏汲古閣刊本合爲一，不識全否？惜無善本可正。

又　《後山詩話》，《郡齋讀書志》云有二卷，論詩七十餘條。今據毛氏汲

古閣刊本，條數不減，其卷亦合爲一矣。

又　文人相輕，自古皆然。昌黎之文，不能置一辭，轉而詆其詩，且造作言語，以毀其行。如後山謂退之亦有絳桃、柳枝二妓，且卒也以藥死云云。殊不知數語解圍，蹈不測之地，曾無懼色，氣節不亞於眞卿。淮西之役，幾先李愬成功。書生事業，如此止矣，何不好成人之善若此哉？

又　文人造語，半屬子虛。後山辨《高唐賦》，以爲「欲界諸天，當有配偶」云云。醜甚！

又　陳後山謂陶淵明之詩，切於事情而不文。以不文目陶，亦大奇事。

又　山谷詞云：「斷送一生惟有，破除萬事無過酒」。後山以爲才去一字，對切而語益峻。余謂此眞歇後，非「彎六鈞」「捐三尺」比也。

又　《後山詩話》記：「柳三變遊東都南北二巷，作新樂府，骫骳從俗，天下詠之。」按「骫」音「委」，「骳」音「被」，又音「靡」。《枚乘傳》云：「其文骫骳。」注云：「猶言屈曲也。」

又　魏泰《詩話》，據《讀書敏求記》云，是一卷。余所得刊本其論詩共三十餘條，似是全者。然見他書所引，此中有不載者，可知尚有脫遺。

又　《臨漢隱居詩話》云：「鼎澧道中有甘泉寺。天禧末寇萊公南遷，題名寺壁。天聖初，丁謂南遷，復題名而行。其後范諷爲湖南安撫，有詩云：『平仲酌泉方整轡，謂之禮佛又南行。層巒下瞰炎荒路，轉使高僧薄寵榮。』」竊謂士君子直節事君，豈顧利害？況寇公與丁謂不可同日語，范諷之詩，烏足錄哉！宋黃徹曾深駁其非。

又　竹坡論履道詩云：「『不見牛醫黃叔度，即尋馬磨許文休。』琢句雖工，奈牛醫是叔度之父。」不覺爲之失笑。蓋即以家學論，恐叔度亦未必不諳此技。

又　竹坡稱集句之工，推王荆公爲得此中三昧。余謂只是記覽熟耳，云何「三昧」？山谷所謂眞堪一笑者也。且攻乎此，去詩道益遠。

又　竹坡云：「淵明賦《閒情》，想其於此不淺。有坐客問『淵明有侍兒否？』一人戲云：『雍端年十三，不識六與七』，豈非有侍兒邪？」按淵明未始無妾，其與子儼等疏云：「爾等雖不同生，當思四海皆兄弟之語」，是五子乃異母生。又詩云：「弱冠逢世阻，始室喪其偏。」則早年嘗悼亡妾矣。

又　《竹坡詩話》云：「少陵之子宗武，以詩示阮兵曹，兵曹答以斧一具，謂『不斲斷其手，天下詩名又在杜家矣。』」信然，不雅馴莫甚焉。若以贈無知好作惡詩者，卻正合當。

又　竹坡謂：「韓退之『紅皺曬檐瓦，黃團繫門衡。』不知少陵《北征詩》『或紅如丹砂，或黑如點漆』，頗是省力。」夫詩人喜好各別，至以點漆丹砂爲妙，殊難理會。

又　竹坡謂：「荆公詩如『濃綠萬枝紅一點，動人春色不須多』、『春色惱人眠不得，月移花影上欄干』等篇，皆平甫作，非荆公詩也。」以其太艷耳。《關雎》思窈窕之淑女，《東山》詠其新之孔嘉，文王周公不害爲聖人。惟學究腐儒，屏絕綺語。一或有之，必爲之辨，深可厭也。

又　少隱論滕元發詩：「『野色更無山隔斷，天光直與水相連』，一『直』字著力，便覺近俗，擬改作『自』字。」不知校原本更弱矣。何不云「野色曠無山隔斷，天光遠與水相連」邪？

又　每恨少年習氣，浮華不實。《紫微詩話》舉楊道孚詩云：「東平佳公子，好學到此郎。別去今幾日，結交皆老蒼。」旨哉是言。好結交老蒼，乃是眞實好學人。

又　《彥周詩話》謂：「退之詩『銀燭未銷窗送曙，金釵欲醉坐添香。』殊不類其爲人。」余謂鐵心石腸，工賦《梅花》，《閒情》一賦，何傷靖節？正恐慣說鍾庸大鶴，卻一動也動不得耳。

又　《李夫人序》：「是邪？非邪？立而望之，翩何珊珊其來遲。」「非」、「之」、「遲」叶韻。彥周引之，「翩」作「偏」，連上作一句，并謂「退之『走馬來看立不正』，即祖其意」。豈古人句讀不同，抑別有據邪？

又　杜詩「萬里戎王子」，諸本皆同。惟彥周引之作「明玉子」，且云：「不曉何物？」可廣異聞。

又　彥周誚杜牧之《赤壁》詩「社稷存亡都不問，只恐捉了二喬，是措大不識好惡」。夫詩人之詞微以婉，不同論言直遂也。牧之之意，正謂幸而成功，幾乎家國不保。彥周未免錯會。

又　詩人諛杜，通國然矣。葉石林謂禪家有三種語，老杜詩亦然。如「波漂菰米沉雲黑，露冷蓮房墜粉紅」，爲函蓋乾坤語；「落花游絲白日靜，鳴鳩乳燕青春深」，爲隨波逐浪語；「百年地僻柴門迥，五月江深草閣寒」，爲截

斷衆流語。余謂杜詩誠有此三種，如葉云云，未免強作解人。

又　《石林詩話》云：「唐彥謙《題漢高廟》云：『耳聞明主提三尺，眼見愚民盜一抔。』蘇子瞻云：『買牛但自捐三尺，射鼠何勞挽六鈞。』語皆歇後。一抔六鈞，事無兩出，或可略土字弓字。如三尺，則三尺律、三尺喙皆可，何獨劍乎？」余謂既曰「明主提」「買牛」「捐三尺」，下諒無別解。信如所評，則王介甫詩「含風鴨綠鱗鱗起，弄日鵞黃裊裊垂」。「鴨綠」「鵞黃」，究屬何語？乃於王獨不置一辭，反多諛言，何與？

又　《石林》記「王介甫有惡馬，蹄嚙不可近。蔡天啓捉其騣，一躍而上，不用銜勒，馳數十里。荆公大喜，贈詩云：『身著青衫騎惡馬，日行三百尚嫌遲。心源落落堪爲將，卻是君王未備知。』時遂盛傳公以將帥許之，依附者屢欲用以爲帥。」嘻，偶然贈句，豈得認眞？會騎馬堪爲將，會搦管即可知制誥邪？宋人眞不識好惡也。

又　王介甫只是堅僻，未有斥其奸邪者。《石林詩話》載：「中書南廳壁間，舊有晏元獻《詠上竿伎詩》云：『百尺竿頭裊裊身，足騰跟挂駭旁人。漢陰有叟君知否？抱甕區區亦未貧。』當時固必有謂。文潞公在樞府，一日與荆公行至題下，遲留誦詩久之。他日，荆公復題一絕於後曰：『賜也能言未識眞，誤將心許漢陰人。桔槔俯仰何妨事，抱甕區區老此身。』」《石林》記此，亦不置一辭。余謂觀此，介甫之心術見矣，此老亦難得有此破綻。

又　《韻語陽秋》云：「梅聖俞於時未嘗輕許人，每有投卷，答詩必因其短而敎誨之。東坡喜奬進後學，一言之善，必極口褒賞，使有聞於世而後已。受其賞者，亦踴躍自勉，終成令器。」嗚呼！如二公者，安得世有其人？

又　王介甫詩云：「功謝蕭規慚漢第，恩從隗始詫燕臺。」或疑「恩」字於出處本無，王舉孟郊詩以對。孟詩可當出處邪？用事只取意合，字句本可弗泥。葛公引之，推爲用法之嚴，固哉！

又　李太白云：「白髮三千丈，緣愁似箇長。」王介甫襲之云：「繰成白髮三千丈」，大謬。髮豈可繰？盧仝云：「草石自親情」，黃山谷沿之云：「小山作朋友，香草當姬妾。」讀之令人絕倒。《韻語陽秋》以爲得換骨法，我不信也。

又　按沿襲古人句，縱使語妙，杼山偸句，已有明條，云何換骨？

又　王介甫罷詩賦，取經義。嗣後，奸黨指詩賦爲元祐學術。政和中，著令士庶習詩賦者杖一百，可笑可恨。按王阮亭《分甘餘話》云：「建言者，御史李彥章也。意本在黃、秦、晁、張四學士，并劾及前代淵明、子美太白。定律令則何執中也。」

又　《韻語陽秋》證韓昌黎之臨蔿不亂，引《宣室志》小說云云，殊爲失當。

又　東坡詩：「他年一舸鴟夷去，應記儂家舊姓西。」常之以爲爲韻所牽。余疑「姓」或是「住」字，殆傳寫之訛。昔人亦曾辨之。

又　葛常之引李太白詩云：「何當赤車使，再往召相如。」不可謂無心仕進者。然慢侮力士，略不爲身謀，旋致貶逐，使欲仕之心切，必不如是。謬哉！士非不欲仕，又惡不由其道，胸中無理義，何可妄論古人。

又　樂天《詠史》云：「良時足可惜，亂世何足欽？」乃孔子「邦有道，貧且賤焉」、「危邦不入，亂邦不居」之義。又云：「乃知汨羅恨，未抵長沙深。」亦猶昌黎所云，非中國即夷狄矣，非若屈子可之齊、之韓、之趙魏也。葛氏以爲「信如斯，是以亂世爲不足振」云云，未免太固。

又　王介甫云：「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韻語陽秋》雖非之，卻謂有激而云。不知新法之行，排屏正人，不遺餘力，邪心正是如此。

又　淵明達識，葛常之引其《自祭文》及《自挽詞》云云，以爲第一達磨，援儒入釋，甚無理也。

又　又常之詳論唐宋諸公精通禪理，并謂歐陽公不奉佛，因感夢遂信奉云云。直同囈語。

又　《韻語陽秋》，辨精舍乃儒者敎授生徒之處。「晉孝武立精舍於殿內，引沙門居之。故今皆以佛寺爲精舍。」按《事物紀原》曰：「漢明帝於東都門外立精舍，處攝摩騰竺法蘭，即白馬寺也。騰始自西域以白馬馱經來止鴻臚寺，遂取寺名，創置白馬寺，即僧寺之始也。」又曰：「周穆王尙神仙，召尹軌、杜冲居終南山尹眞人草樓之所，因號樓觀，蓋道觀之始也。」則寺觀俱屬釋道借稱，微獨精舍然。

又　按《分甘餘話》引《雒陽伽藍記》及《石林燕語》，辨寺之始同。又引《雲麓漫鈔》云：「漢元帝被疾，召方士漢中，送王仲都處之昆明觀。故後世道士所居皆曰觀。」

又　元次山愛身後名，吾其山，吾其溪，吾其亭。亦自吾作古云爾。葛公深斥之，殆入禪魔。

又　韓昌黎云：「凡爲文詞，宜略識字。」又詩云：「阿買不識字，頗知書八分。」葛公又云：「顏魯公有《干祿字樣》行世，恐學書者不識字也。」按識字亦大難，微特古文奇字，即如「王」「玉」、「刺」「刺」，以及畫同而音義別者，非素講明，良多錯誤。豈若舉子業，可率爾操觚。

又　張曲江爲《荔枝賦》，葛公謂楊妃之嗜，或公啓之。按《三百五篇》，詠禽獸、果木、池臺、服玩、美色、音聲，不一而足，皆未世荒淫之媒邪？

又　寇忠愍知巴東縣，有詩云：「野水無人渡，孤舟盡日橫。」乃襲「野渡無人舟自橫」句。葛公謂其以公輔自期，強作解矣。

又　王逢原寄王介甫詩云：「天門廉陛鬱巍巍，勢利寧無澹泊譏。豈與跖徒爭有道，盍思吾黨自言歸。古人踽踽今何取，天下滔滔昔已非。終見乘桴去滄海，好留餘地許相依。」葛公引之，謂「識度之遠，又過荆公」。按當日朝政國勢，未爲甚失。措辭乃爾，大是背逆。詩句惡劣，又無論矣。不知葛公是何肺腸，反稱道之。

又　王右丞私邀孟浩然於苑中，明皇微特不之罪，反使誦詩，千載奇逢。至詩句忤旨，乃其命也。葛常之謂右丞不於此時力解明皇之慍，爲忌其勝己，故不肯薦。請問「不才明主棄」句如何解？此等論言，眞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又　韓昌黎答崔立之詩云：「幾欲犯嚴出薦口，氣象硉矹未可攀。」夫韓公豈不敢犯嚴薦人者，想是人或性行不諧於世故爾。葛公遂斥其「隱情惜己，殆同寒蟬」，過矣。

又　姜白石云：「凡作大篇，當首尾停勻，腰腹肥滿。每見人前面有餘，後面不足，前面極工，後面草草。」按此病雖或不經意，然亦難勉強。凡精神不能滿幅者，非夭折即窮困，作文寫字，往往然也。

又　白石云：「小詩精深，短章醞藉，大篇有開闔，乃妙。」余謂小律短章，豈無開闔？凡文字，一啓口便有起落之勢，亦開闔也。如《論語》首章說「學」字，下用「而」字轉出「時習」，不已具開闔勢邪？

又　予嘗戲云：「我輩不可作俚杜文章。」蓋謂俚鄙杜撰也。嚴滄浪云：「押韻不必有出處，用事不必有來歷。」殆未免是邪。

又　《滄浪》謂讀《騷》者，須歌之抑揚，涕淚滿襟，乃識《騷》之眞味。不知涕淚滿襟，殊失雅度。恐當日屈子未必作是形容也。

又　《滄浪詩話》，考《讀書敏求記》云是二卷，并駁其論禪、論騷之誤。今毛氏鐫本合爲一卷矣。

又　《山房隨筆》載：「道君直北某州有題壁詩云：『徹夜西風撼破扉，蕭條孤館一燈微。家山回首三千里，目斷山南無鴈飛。』按此詩音嘶氣咽，與前明建文帝金竺長官司羅永菴題壁同調。士人有此，難膺厚福，況於國主，宜不復也。

又　《山房隨筆》記：「林觀過年七歲，鬻詩於市。或令戲詠轉失氣，云：『視之不見名曰希，聽之不聞名曰夷。不啻若自其口出，人皆掩鼻而過之。』試神童科，不甚達。」余謂侮聖經，瀆文字，罪莫大焉。不達而無奇禍，猶其幸也。

又　《山房隨筆》記：「黨懷英《孔子廟詩》結句：『不須更問傳家遠，泰岱參天汶泗長。』《稗海》原本，卻作「汾水長」。余改正作「汶泗」。按「汶」音「問」。《水經注》云：自桃鄉四分，當其派別之處曰四分口，與蜀之「汶江」音「岷」、遼東之「汶城」音「文」，各別。

又　《山房隨筆》記南康神童鄧文龍一節，中有云：「太守及諸公，祇服褙子。文龍以綠袍末坐，供茶，故以托子墮地。諸公戲以失禮。對曰：『先生衩衣，學生落托。』按《篇海》云：『衩衣，袒也。』《釋名》云：『褙，襲也。』覆上之言也。據此則『袒』與『襲』相反也。」余刻改作「褙子」，「褙」音「背」。《類篇》云：「襦也。」想是衫外繫襦，不更著袍，故云「衩衣」。

又　《丹鉛總錄》云：「苻堅時，姜平子侍宴，獻詩，內丁字直而不屈。堅問故。答云：『屈下者不正，未足以獻。』堅大悅。」按：「丁」即古文「下」字，平子所云，小朝廷妄學。升菴謂「與劉晏『朋』字未正之對相似。」殆未免過許。

又　升菴謂杜牧好用數目，垛積成句。按句法亦不外《三百篇》，如「于三十里」、「三百維羣」、「九十其犉」、「終三十里」、「十千維耦」等句，蓋不一而足矣。

又　「八角磨盤」一則，內有「赤角律」三字，不知何語？

又　好字多出經傳。升菴論孟襄陽，「待到重陽日，還來就菊花」。「就」字之妙，歷引古詩證其出處，不知「處士就閒晏」，《國語》早先之矣。

又　太白詩「酣歌一夜送泉明」，爲高祖諱也。不知者改作「泉聲」。升菴

非之。按近日詩文亦有用「泉明」者，豈爲私避邪？不則今人代唐諱也。

又　「千里鶯啼綠映紅，水村山郭酒旗風。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臺烟雨中。」此杜牧《江南春詩》也。升菴謂：「千應作十。蓋千里已聽不著看不見矣，何所云『鶯啼綠映紅』邪？」余謂即作十里，亦未必盡聽得著，看得見。題云「江南春」，江南方廣千里，千里之中，鶯啼而綠映焉。水村山郭，無處無酒旗，四百八十寺，樓臺多在烟雨中也。此詩之意既廣，不得專指一處，故總而命曰「江南春」。詩家善立題者也。

又　升菴恃其淵博，逞詼詭之論，萬一不無錯誤。前明陳文燿之《正楊》，胡應麟之《藝林學山》，直與前輩爲讎，肆厥嘗議，過矣。

又　子思子云：「聖人亦有所不知。《大雅》曰：『先民有言，詢於芻蕘。』」故余於詩話，考故實，各述所聞見，論是非，折衷於聖經，于古人無彼我也。若前明晦伯、元瑞之於升菴，各挾己見，所論又未盡允確，難免蚍蜉撼樹之譏。

又　解詩不可泥，觀孔子所稱可與言《詩》，及孟子所引可見矣，而斷無不可解之理。謝茂秦創爲可解、不可解、不必解之說，貽誤無窮。

又　謝山人《四溟詩話》以唐律、六朝詩爲是女工，眞堪一笑。

又　茂秦引《詩法》曰：「《事文類聚》不可用，蓋宋事多也。」余謂宋事何不可用？街談巷語，皆可入詩，唯在鑪錘手妙。

又　劉禹錫詩曰：「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妙處全在「舊」字及「尋常」字。四溟云：「或有易之者曰：『王謝堂前燕，今飛百姓家。』點金成鐵矣。」謝公又擬之曰：「王謝豪華春草裏，堂前燕子落誰家？」尤屬惡劣。

又　余嘗論賦詩須稱地位，少壯而言衰病，飽煖而說困厄，平安而發感慨，皆不祥也。四溟山人亦云：「學子美者摹擬太甚，殊失性情。」

又　《四溟詩話》云「游環脅驅，陰靷蚤續。鉤膺鏤錫，鞹鞃淺幭」等語，艱深奇澁，殆不可讀。韓柳五言有法此者，後學當以爲戒。余謂詩各有體，以學《三百篇》爲戒，奇語也。

又　謝山人以懂、紅爲韻不雅，以愁、青爲韻佳。不知自在琢句，豈關韻字邪？

又　吾人詩文一道，非秘密藏也，特恨不肯來學耳。謝山人論詩，李于鱗責其太洩天機，殆風雅中小人哉。

又　製作繫乎聲名。茂秦有「詩忌」、「詩奸」、「詩諂」三則，足爲惡俗針砭。

又　謝公與時輩論詩，自云是夕夢見李、杜。嘻，可入笑譜。

又　四溟山人於知己，不免以詩句隙末。故余謂贈答詩不作可也。

又　前代詩話，皆先哲名言，小子後生何敢妄議！雖然，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有之，考故實，索謬訛，讀書者之本分也，遂成《考索》凡百有一條。

章學誠《文史通義》卷五《詩話》　詩話之源，本於鍾嶸《詩品》。然考之經傳，如云「爲此詩者，其知道乎？」又云：「未之思也，何遠之有？」此論詩而及事也。又如「吉甫作誦，穆如清風。其詩孔碩，其風肆好」，此論詩而及辭也。事有是非，辭有工拙，觸類旁通，啓發實多。江河始於濫觴。後世詩話家言雖曰本於鍾嶸，要其流別滋繁，不可一端盡矣。【略】《詩品》之於論詩，視《文心雕龍》之於論文，皆專門名家勒爲成書之初祖也。《文心》體大而慮周，《詩品》思深而意遠。蓋《文心》籠罩群言，而《詩品》深從六藝溯流別也（如云某人之詩，其源出於某家之類，最爲有本之學。其法出於劉向父子）。論詩論文而知溯流別，則可以探源經籍，而進窺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矣。此意非後世詩話家流所能喻也（鍾氏所推流別，亦有不甚可曉處。蓋古書多亡，難以取證，但已能窺見大意，實非論詩家所及）。【略】《詩品》、《文心》，專門著述，自非學富才優，爲之不易，故降而爲詩話。沿流忘源，爲詩話者不復知著作之初意矣。

又《校讎通義》卷一《宗劉》　評點之書，其源亦始鍾氏《詩品》、劉氏《文心》。然彼則有評無點，且自出心裁，發揮道妙。又且離詩與文，而別自爲書，信哉其能成一家言矣。自學者因陋就簡，即古人之詩文，而漫爲點識批評，庶幾便於揣摩誦習。而後人嗣起，囿於見聞，不能自具心裁，深窺古人全體，作者精微，以致相習成風，幾忘其爲尙有本書者，末流之弊，至此極矣。然其書具在，亦不得而盡廢之也。

湯成彥《洪稚存先生北江詩話序》　蕭梁之世，鍾嶸《詩品》第詩人之甲乙，溯厥淵源，詩話實權輿於此。

方薰《靜居緒言》　鍾仲偉之《詩品》，語多影響，以其論建安之際言之，其他可知。如魏文、王粲原于李陵，陳思原於《國風》，劉楨原於古詩。鄴下

諸子，同源異派，要亦曹氏之風耳。一一分限，殊未必然。

韓菼《有懷堂文稿》卷五《五大家文稿序》 梁鍾嶸品詩，謂「吟詠性情，多非補假，皆由直尋。」然必曰某詩之源出於某。唐之《主客圖》亦其遺意。蓋主者專家之謂，客則如歸其家云爾。【略】蓋古之作者，原原本本，筋力成就必有所自。若煙墨無不言，任其驅染，不復可定其何家，是鹵莽於斯道者也。

姜曾《三家詩話序》 或謂自鍾嶸《詩品》而後，詩話充棟，大都妄下雌黃，無裨詩教。然觀吳札觀樂，不廢美譏；子夏序詩，並論哀樂，即詩話之濫觴也。豈可議其無裨哉！

陸以湉《冷廬雜識》卷一 鍾記室《詩品》，自漢迄梁百三人，別本一百二十二人。上品十一人，中品三十九人，下品七十二人。漢七人，魏十一人，晉三十八人，宋二十六人，齊三十人，梁十人。漢四百餘年只得七人，宋、齊以下僅百年而得六十餘人。蓋五言之學，六朝始盛，抑略於遠而詳於近，理則然也。惟同時昭明太子《文選》詩六十二家，《詩品》所述者五十一人。韋孟、東皙、應貞四言，張衡七言，既不列於品，若漢之蘇武、應瑒，晉之盧諶、司馬彪、王康琚，宋之徐悱、劉鑠皆以五言著稱，乃亦見遺，然則所取殆猶未備歟？又如以劉楨列上品，陶潛列中品，徐幹、阮瑀列下品，品第違失，昔人多議及之。然其鋪觀列代，撮舉同異，實能推究淵源，闡明旨趣。且百餘人之詩，今不盡存，尚賴此以流傳，俾得考見得失，誠于詩教有功，可爲後學之津梁也。

潘煥龍《卧園詩話》卷五 作詩話者，有詩而無話則是選詩，非話詩也。蕉雨刺史謂予曰：「君《詩話》之佳，佳在詩，佳尤在話也。」長白鍾雲亭（祥）方伯曰：「讀君所話，知於此道中三折肱矣。」撫寧王紫瀾（瑞徵）比部曰：「著書者，使人閱之而厭其多，書必不佳。君所著《詩話》，令人讀之而惜其少，此所以爲佳也。」

孫均《靈芬館詩話序》 詩話之作，昉於六朝，衍於唐，盛於宋，流波及於元、明。

謝啓昆《樹經堂詩初集》卷一一《讀全宋詩仿元遺山論詩絕句二百首》 滄浪逋客論詩法，第一禪宗數盛唐。海內橫流誰傑出，大乘法眼是蘇黃。

黃承吉《偶題滄浪詩話》 我愛滄浪善說詩，上乘纔證即低眉。世人但識嵯峨好，爭見須彌納芥時。

又 嵯峨莫道是眞峰，峰在須彌第幾重。不是牟尼眞慧眼，誰知突兀萬芙蓉。

又 虞山嗤爾劣詩魔，彼自聲聞淺渡河。到得新城緣覺果，賞心偏道愛君多。（牧齋極詆滄浪以譽漁洋，而漁洋論詩乃云最喜《滄浪詩話》，固知所造有淺深矣。）

又《前詩示客輒復論及諸家詩話乘醉又作》 幾輩學詩尋話悟，豈知因話反誣詩。荒唐盡出無稽外，嘷囂終成不了時。精詣六朝文士在，坦途千古聖經垂。從來識近中人上，尚有滄浪一卷辭。

林昌彝《射鷹樓詩話》卷五 昔人謂詩話作而詩亡，此論未免太過。近臨川太學李君宗瀛東粵西王少鶴詩，有「論詩口訣傳都贅」之句，亦以詩話爲不必作，蓋以唐人無詩話而詩存，宋人有詩話而詩亡。不知唐人無詩話，至晚唐風格卑弱，已幾於亡；宋人始有詩話，而宋詩至東坡、山谷、渭南，雄視一代，而蒼然入古，是詩至宋而未嘗亡。詩之存亡，關一代之運會，不關於詩話之作與不作也。近代竹垞、西河、愚山、漁洋、秋谷、確士、甌北、簡齋、雨村、四農，皆有詩話。竹垞之嫡雅，四農之精確，則詩話必不可不作，是有詩話而古詩存。確士之專取風格，簡齋之一味濫收，則詩話不必作可也。簡齋詩話尤滋學者之惑，爲詩話之蠹。余謂詩話之作，其弊有五：一則無識，二則偏見，三則濫收，四則徇情，五則好異。去此五者，其於詩話之作，思過半矣。

又 凡涉論詩，即詩話體也。詩必愈論則愈精，昔人謂詩話作而詩亡，豈通論乎？《東坡集》與其子蘇過論詩人寫物云：「詩人有寫物之功，『桑之未落，其葉沃若』，他木殆不可以當此。林逋《梅花》詩云『疎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決非桃李詩。皮日休《白蓮花》詩云『無情有恨何人見，月曉風清欲墮時』，決非紅蓮。此乃寫物之功。若石曼卿《紅梅》詩云『認桃無綠葉，辨杏有青枝』，此至陋語，蓋村學中體也。」東坡此書，蓋即詩話之例耳。

又卷二二 宋襄邑許彥周（顗）著《彥周詩話》，其論詩話大旨云：「詩話者，辨句法，備古今，紀盛德，錄異事，正訛誤也。若含譏諷，著過惡，誚紕繆，皆所不取。」余謂凡著書須有關係，詩話亦其一也。余所爲詩話，意專主於射鷹，及有關風化者次錄焉，其備古今，紀盛德，及辨句法，正訛誤，又次焉，體段與彥周同，而大旨又與彥周異。

潘德輿《養一齋詩話》卷一　嚴羽《滄浪詩話》，能於蘇、黃大名之餘，破除宋詩局面，亦一時傑出之士，思挽回風氣者。第溯入門工夫，不自《三百篇》始，而始於《離騷》，恐尚非頂顆上作來也。然嘗滄浪者，謂其專以妙悟言詩，非溫柔敦厚之本。是又不知宋人率以議論爲詩，故滄浪拈此救之，非得已也。且滄浪謂漢魏不假妙悟，夫不假妙悟，性情之中聲也。漢魏尚不假妙悟，況《三百篇》乎？知詩之本者，非滄浪其誰？雖然，以妙悟言詩，猶之可也，以禪言詩則不可。詩乃人生日用中事，禪何爲者？此則文士好佛之結習，非言詩之弊也。晚宋詩人遂以「學詩渾似學參禪」爲七絕首句，互相賡和，纍纍不休，明人亦復效顰。噫，異矣！

陳僅《竹林答問》　問：嚴滄浪有云：「律詩難於古詩，七律難於五律。」此語頗似駭俗。答：滄浪此語，深得詩中三昧，學者自昧昧耳。管韞山曰：「五律人可頓悟，七言非積學攻苦不能致也。論者謂『如挽百石弓，非腕中有神力者，止到八九分地位』。此言最善於名狀。」吾鄉先輩薛千仞先生曰：「七言律法度貴嚴，紀律貴整，音調貴響，不易染指。余見初學後生無不爲七言律，似反以此爲入門之路，宜其欲入而自閉其門，終身不得窺此道藩籬，無怪也。」

又　問：有謂詩不關學力者，其言何如？答：滄浪言：「詩有別材，非關書也；詩有別趣，非關理也。然非多讀書，多窮理，則不能窮其至。」其語本自無病，後人截其前四句語，爲藏身之固耳。以太白之天才，擬《文選》至三度，悉摧燒之；少陵尚謂「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況不如李、杜者乎！

又　問：滄浪「結句好難得，發句好尤難得」，然與？答：鄙意結句爲難。入手時一鼓作氣，可以自主，至結句鼓衰力竭，又須從上生意，一有不屬，全篇盡棄，故好者尤尠。梁、陳之詩無結句，唐末詩亦然。此雖關於運會，亦當時但爭工字句，故不免作強弩之末也。

又　問：白石云「一篇全在末句，有辭意俱盡、辭盡意不盡、辭意俱不盡之分。」其說何如？答：此最有妙理。宋人詩話，惟《白石道人詩說》可取，次則《滄浪詩話》，大醇小疵。餘當節取而已。

又　問：鍾嶸《詩品》爲千古評詩之祖，而記室之詩不傳，豈善評詩者反不能詩乎？答：非特善評詩者不能詩，即善吟詩者多不能評詩。

朱庭珍《筱園詩話》卷一　滄浪主妙悟，謂：「詩有別材，非關學也，詩有別趣，非關理也。然非多讀書，多窮理，則不能極其至。」是言詩中天籟，仍本人力，未嘗教人廢學也。竹垞謂「必儲萬卷於胸，始足以供驅使」，意主於學，正可與嚴說相參。何必執片語以詆古人，而不統觀其全文哉！

又　嚴滄浪謂用典使事之妙，如鏡中之花、水中之月，可以神會，不可言傳。又謂如著鹽水中，但辨其味，不見其形。所喻入妙，深得詩家三昧。大抵用典之法，在融化剪裁，運古語若己出，毫無費力之痕，斯不受古人束縛矣。

劉熙載《藝概》卷二　「思無邪」，「思」字中境界無盡，惟所歸則一耳。嚴滄浪《詩話》謂「信手拈來，頭頭是道」，似有得於此意。

又卷四　司空表聖云：「梅止於酸，鹽止於鹹，而美在鹹酸之外。」嚴滄浪云：「妙處透徹玲瓏，不可湊泊，如水中之月，鏡中之象。」此皆論詩也，詞亦以得此境爲超詣。

姚瑩《東溟文集》外集卷一《松坡詩說序》　昔鍾記室作《詩品》，討原辯委，定其上下位置。名流或疑未允，要藝苑之雅談也。顧詳於品藻，未盡旨趣。劉舍人《文心雕龍》，乃區分體裁，鉤抉元奧，擴士衡《文賦》之篇，蔚成鴻製。自是作者，罕能躪其藩焉。然不專論詩也。司空表聖作《二十四詩品》，義取彥和，名因記室，會心獨妙，就體研辭，粹然淵雅之宗。詩人妙趣，極盡擬議矣。而當時更有釋子皎然作《詩式》，亦復可觀。宋人詩話最多，最爲蕪雜。部帙之多，莫如《苕溪漁隱叢話》，所云披沙揀金者也。惟嚴滄浪、姜白石乃時窺祕旨耳。元明以降，論益紛繁。門戶既分，大都偏僻，足繼曩哲者，其昌穀之《談藝錄》乎。若胡元瑞之《詩藪》，王敬美之《杙圃擷餘》，亦其亞也。《卮言》則嫌繁穢矣。國朝詩人，不必首推阮亭。乃其鑒詣之精，持論之允，固古今詩人一大總匯也。余自束髮，即好爲詩，苦無師授，乃取諸家詩說觀之，稍得要領。自是泛濫古人名集，溯自漢魏，以迄本朝，作者數千，皆嘗考其元要，究其得失。始歎諸家之說，容有未盡。蓋疆域日開，後來流變，昔人不及見也。而世之君子，或囿于耳目，邪說叢滋，頗難擴闢。良由人心好新尚異，箏笛盛則琴瑟無音，燕趙陳則姬姜無色，漫陳古義，誰則悅之？又自勝國諸賢，或遺神取貌，勦襲堪嗤，其戒斯途，遂以法古爲恥。由是淫哇俚唱，競出馳聲，詩道極壞，曾莫之悟。譬猶懲誤劑而廢醫，見噎者而輟

食，未有不至于飢病且死者，不亦舛哉！余竊悼然，以所覽古人之義，條其本末，究彼匠心，奧窔悉陳，幽元斯啓，邪正自得，眞僞判然。匪以方軌前賢，庶遺作者，明所用心而已。

陳世鎔《瑣說》 詩話興而詩道阨。宋明人意識自障，議論橫生，每於一代之中標舉數首，一人之集摘取數篇，拾道韞之唾餘，仰鍾嶸之溲泄，詩家原本，概乎未窺。《虞書》曰：「詩言志。」《小序》曰：「詩者，志之所之也，情動於中而形於言。」當其情景適會，意興忽來，天機之動不能自知。至於意有慘舒，詞有工拙，亦視其人才分所至，各不相掩，何煩千載以下，操玉尺以量甲乙哉！是選不欲學者錮其靈源，故於諸說一槩不登，廓清之功比於武事。

鍾駿聲《養自然齋詩話自序》 詩話權輿於小序，濫觴於《韓詩外傳》，其名則始於宋。

張之洞《輪軒語・語學》 《文心雕龍》、鍾嶸《詩品》，爲詩文之門徑。

劉師培《文說序》 昔《文賦》作於陸機，《詩品》始於鍾嶸，論文之作，此其濫觴。

又《收集文章志材料方法》 劉氏《文心雕龍》，集論文之大成，鍾氏《詩品》，集論詩之大成。

孫德謙《六朝麗指》 吾最愛讀鍾氏《詩品》，以其於每一家詩能究其淵源所自。

袁枚《歷代賦話序》 唐以後，詩有話，詩餘有話，獨賦無話。【略】柳愚先生創賦話一書，溯厥源流，考其義意。【略】凡正史稗官，遺文墜典，有涉於賦者，無不鱗羅而布列之。桓君山教人能讀千賦，自優爲之。今之學者能觀此書，又豈止千賦而已乎！其爲藝苑之津梁無疑也。

孫士毅《歷代賦話序》 柳愚《歷代賦話》一書，述而兼作者也。柳愚嘗再閱二十二史，【略】摘其中作賦之人爲賦話十四卷，又彙平生所錄諸家文集，旁及說部中之言賦者爲《續賦話》十四卷，其去取之精，搜羅之廣，蓋五易稿而後成。【略】其顯微闡幽，功豈淺鮮哉！

楊宗岱《歷代賦話序》 《歷代賦話》正續集二十八卷，附《復小齋賦話》二卷，吾友嘉善浦君柳愚之乙稿也。柳愚之學根柢六經，而嚌戴於百氏。【略】此書已上下二千餘歲，羅古作者晤言一室之內，序述其志，而得其含毫綿邈寄興深微之趣，間有疑誤，按以己意，精核而博辯之。【略】讀是集者毋徒賞其發前人之所未發，以補詩話詞話之缺，原原本本，溯河瀆而知滄海焉。

浦銑《歷代賦話自序》 宋汝陰王銍性之撰四六話一卷，自序云：「詩話、文話、賦話各別見。」顧賦話未見其書也，豈爲之而未成歟？抑失其傳歟？夫詩話之作夥矣，賦則錯見於諸書，未有集其成者。【略】予年來稍稍綴輯，漸成卷帙，上自戰國，下逮元明，載在正史者爲一集，一十四卷，博采他書者爲一集，一十四卷，名曰《歷代賦話》。

又《凡例》 賦以話名，必其信而有徵者，或關於國家之典故，或識其生平之梗概，標題摘句，皎若列眉，但云某有能賦聲，某幾歲能作賦，如此類概從刪削。

孫福清《復小齋賦話跋》 文之有話，始於劉舍人之《文心雕龍》；詩之有話，始於鍾記室之《詩品》。下至四六話、詞話、曲話，話日出而不窮，從未有話及於賦者。有之自近人孫梅始。然其書世少傳本。吾邑浦柳愚先生，續學工文，雅好辭賦。【略】所輯《歷代賦話》正續集，取精用宏，允足津梁後學。惟搜羅務博，卷帙較繁，往往難於別擇。不若此二卷獨出新意，一掃陳言，尤足見先生用功之深，不惜金針暗度也。

李調元《賦話序》 古有詩話、詞話、四六話，而無賦話。徐鉉之集唐宋律賦爲《賦苑》二百卷，李魯之《賦選》五卷，楊翩之《典麗賦》六十四卷，唐仲友之《後典麗賦》四十卷，馬偁之《賦門魚鑰》五卷，搜輯則該博矣，決擇則精粹矣。然只帖括之津梁，而非作賦之法門也。故雖體物瀏亮，爲士人佔畢之具，而其中有緼奧焉，尚隱而未發也。故亦不可以賦話名。予視學粵東，經藝之外，與諸生講論，尤津津於聲律之學。【略】見杭郡湯稼堂前輩刻有《律賦衡裁》一書，頗先得我心。爰出予少時芸窗所藝習者，並列案頭，以日與諸生相指示。時用紙條摘錄其最典麗者各數聯，以教之使知法，而又間以稼堂所評騭者，拈出之以定其歸，庶幾乎溯流窮源，不至斷港絕潢，而悉如百川之至於海也。新舊所得漸多，因彙爲一集，名曰賦話。

選集

《隋書・經籍志》 總集者，以建安之後，辭賦轉繁，衆家之集，日以滋廣。晉代摯虞，苦覽者之勞倦，於是採摘孔翠，芟剪繁蕪，自詩賦下各爲條貫，合而編之，謂爲《流別》。是後文集總鈔，作者繼軌。屬辭之士，以爲覃奧而取則焉。

元兢《古今詩人秀句序》 晚代銓文者多矣。至如梁昭明太子蕭統與劉孝綽等，撰集《文選》，自謂畢乎天地，懸諸日月。然於取舍，非無舛謬。方因《秀句》，且以五言論之，至如王中書「霜氣下孟津」，及「游禽暮知返」，前篇則使氣飛動，後篇則緣情宛密，可謂五言之警策，六義之眉首。棄而不紀，未見其得。及乎徐陵《玉臺》，僻而不雅；丘遲《鈔集》，略而無當。

高仲武《中興間氣集序》 詩人之作，本諸于心；心有所感，而形於言；言合典謨，則列於風雅。暨乎梁昭明載述已往，撰集者數家，推其風流，正聲最備。其餘著錄，或未至焉。何者？《英華》失於浮游，《玉臺》陷於淫靡，《珠英》但紀朝士，《丹陽》止錄吳人，此由曲學專門，何暇兼包衆善，使夫大雅君子所以對卷而長嘆也。【略】且夫微言雖絕，大制猶存，詳其臧否，當可擬議。古之作者，因事造端，敷弘體要；立義以全其制，因文以寄其心；著王政之興衰，表國風之善否。豈其苟悅權右，取媚薄俗哉。今之所收殆革前弊，但使體狀風雅，理致清新。觀者易心，聽者竦耳，則朝野通載，格律兼收；自鄶以下，非所敢隸焉，凡百君子，幸詳至公。

顧陶《唐詩類選序》 物無全工，而欲篇詠盈千，書爲絕唱，其可得乎？雖前賢纂錄不少，殊途同歸，《英靈》、《閒氣》、《正聲》、《南薰》之類，朗照之下，罕有孑遺，而取捨之時能無少誤。未有遊諸門而英菁畢萃，成篇卷而玷類全無，詩家之流語多及此，豈識者寡擇者多？實以體詞不一，憎愛有殊，苟未通而覽之，焉可盡其善者。由是諸集悉閱，且無情勢相託，以雅直尤異，成章而已。或聲流樂府，或句在人口，雖靡所記錄而關切時病者，此乃究其姓家，無所失之；或風韵標特，譏興深遠，雖已在他集，而汨沒於未至者，亦復掇而取焉。或詞多鄭衛，或音涉巴歈，苟不虧六義之要，安能間之也。既歷稔盈篋，搜奇略罄，終恨見之不遍，無慮選之不公。

鄭谷《雲臺集》卷中《讀前集》 殷璠裁鑒《英靈集》，頗覺同才得旨深，何事後來高仲武，品題《閒氣》未公心。

韋莊《又玄集序》 謝玄暉文集盈編，止誦「澄江」之句；曹子建詩名冠古，唯吟「清夜」之篇。是知美稼千箱，兩歧爰少；繁絃九變，大濩殊希。入華林而珠樹非多，閱衆籟而紫蕭唯一。所以擷芳林下，拾翠巖邊。沙之汰之，始辨辟寒之寶；載雕載琢，方成瑚璉之珍。故知頷下採珠，難求十斛；管中窺豹，但取一斑。自國朝大手名人，以至今之作者，或百篇之內，時紀一章，或全章之中，唯徵數首。但掇其清詞麗句，錄在西齋；莫窮其巨派洪瀾，任歸東海。【略】蓋詩中鼓吹，名下笙簧。繫鳧氏之鐘，霜清日觀；淬雷公之劍，影動星津。雲閒分合璧之光，海上運摩天之翅。奪造化而雷雲噴湧，役鬼神而風雨奔馳。但思其食馬留肝，徒云染指；豈慮其烹魚去乙，或至傷鱗？自慙乎飄腹易盈，非嗜其熊蹯獨美。然則律者既採，繁者是除。何知黑白之鵝？強識淄澠之水。左太沖十年三賦，未必無瑕。劉穆之一日百函，焉能盡麗。是知班、張、屈、宋，亦有蕪辭；沈謝應劉，猶多累句。雖遺妍可惜，而備載斯難。亦猶執斧伐山，止求嘉木；挈瓶赴海，但汲甘泉。等同於風月煙花，各是其楂梨橘柚。【略】記方流而目眩，閱麗水而神疲。魚兔難存，筌蹄是棄。所以金盤飲露，唯採沆瀣之精；花界食珍，但享醍醐之味。非獨資於短見，亦可貽於後昆。採實去華，俟諸來者。

王義山《稼村類藁》卷四《黃草塘詩選序》 「曾經聖人手，議論安可到」，《三百篇》之選也。雖然，有疑焉。《詩》七百餘篇，刪之餘，止三百一十一篇，而又逸其六。果逸歟？亦在所不選歟？考之《論語》：「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而《碩人》一詩，不載「素以爲絢兮」一句，在所不選歟？「唐棣之華，偏其反而」一章，豈此一章亦不在所選歟？去聖逾遠，於何折衷哉！王介甫編《四家詩選》，以少陵爲首，是已然少陵之詩，《三百篇》以後大家數也，介甫敢選哉！選詩如作《春秋》，筆則筆，削則削。誠齋謂工部聖於詩，介甫敢筆削吾工部詩哉？然夔州以後，不煩繩削而規矩自合，涪翁亦敢於議吾甫夔州以前之詩。

又卷六《趙文溪詩序》 西山編《文章正宗》以詩歌一門屬後村，且約以天理民彝爲主。如仙釋、閨情、宮怨等作皆勿取。後村所編，西山去其半。嚴

矣哉！西山之筆也。

吳澄《吳文正公集》卷九《鄧性可刪稿序》　《國風》、《雅》、《頌》列於經，說者云自三千刪之而三百爾。「曾經聖人手，議論安敢到？」漢魏以來，諸詩入蕭選者刪非不嚴，而識者有遺憾焉。然則詩固不易，而刪亦未易也。唐人佳篇，世共嗟賞。觀其全集，輒令人弛然。雖詩中數大家，猶不無可揀擇去取。

又卷一三《黃養浩詩序》　世所選諸家詩，每令人手披口誦不忍釋。及閱其全集，則又不然。雖李、杜大家，亦不篇篇可人意，于以見詩之不易爲也。

李祁《雲陽集》卷三《元朝詩選序》　人人有詩，人人有見。見有高下，而詩隨之。惟選亦然。惟選者之見與作者合，乃能得其佳處。

梁寅《梁石門先生集》卷二《古今風雅序》　宋眞西山集古之詩文，曰《文章正宗》。其於詩，必關風教然後取。廬陵趙儀可論詩，因譏之曰：「必風教云乎？何不取六經端坐而誦之？而何必於詩？詩之妙者，正在於艷冶跌宕。」余嘗辨趙之言爲非，而人或不吾是也。今觀李隱君持義古今詩之選，亦曰「必關於風教」。嗚呼！斯誠知詩之爲教者也。古《詩經》三百五篇，《國風》之變者咸取焉，其間淫泆之辭，非賢士大夫爲之也，蓋出於閭巷淫夫淫婦之爲，而存之不削，所以垂鑒戒者也。若漢建安以後之詩，固降於二《南》、《雅》、《頌》，然猶爲近古也，猶爲可法也。逮於南朝之徐、庾，則弊矣。唐之李、杜，兼建安以後而過楊、駱、沈、宋，亦猶爲近古也，猶爲可法也。逮於唐季之溫、李，又敝矣。今之號爲賢士大夫者，或乃棄漢、魏、盛唐而惟徐、庾之慕，惟溫、李之尚，豈亦謂詩之妙正在於艷冶跌宕耶？

張以寧《翠屏集》卷三《經世明道集序》　天地元氣之精英，鍾於人而爲文，作者固甚難，選者尤難爾。何難乎爾？蓋詞與理俱而無遺憾之難也。六經之文，非有意於爲之，而二者俱至，煥然天地之文，後之極意而爲者，終莫幾及。非吾聖人刪之定之，贊而修之，詎臻是耶？

又《送魯伯理歸省序》　《詩》三百篇古矣，漢蘇、李五言及《十九首》次之，建安逮陶、阮又次之，謝宣城以下盛極矣，君子所不敢知也。唐數大家振六朝而中興之，然視古寧無少媿乎。予蚤見宋滄浪嚴氏論詩取盛唐，蒼山曾氏又一取諸古《選》，心甚喜之，及觀其自爲，不能無疑焉。故嘗手鈔唐以上詩，繇蘇、李止陶、阮，鈔七言大篇，主李、杜二氏，近體專主杜，竊庶幾志乎古也。

烏斯道《春草齋集》卷八《乾坤淸氣詩序》　余嘗見良賈焉，凡古圖畫彝鼎玉石之類，由見之稔而考之詳，故定其是非臧否，瞭然弗之眩也。苟或不爾，寧有不貽笑於賞識之士哉！良賈且然，況選擇古今詩以取信當世者乎！夫詩有典有則，有興有比，得《三百篇》之旨也。混淪沖融，慷慨頓挫者，得《十九首》之風也。窮渣滓，神變化，鏗然金宣而玉奏者，得盛唐之體也。加之理膩而思深，脈貫而辭暢，若明珠美玉無毫髮瑕累者，始可中選擇也。故選詩者必知是，已所作又造乎是，然後用心選擇，如衡平鑑明而弗之失也。苟或不爾，寧有不貽笑於賞識之士哉！

謝肅《密菴稿・文稿》庚卷《選詩補註序》　惟穆淸生人莫不有志，志之形於聲文謂之詩。詩於周爲極盛，而傳者止三百五篇。下此爲楚人之辭，又下此爲漢魏以降之五言，而詩再變矣。然《三百篇》則聖人所刪，善惡畢備，以示勸懲。楚辭則朱子所校錄，亦其發於性情，關於風教者，不則雖好而弗載。五言，則蕭昭明所選，編次無序而決擇不精，果能合夫聖人、朱子之刪校之法乎？不惟不能合乎刪校之法，而諸家之註果能合夫朱子註《詩》、《楚辭》之法乎？

王行《半軒集》卷六《唐律詩選序》　選詩者非知詩者也。孔子之刪詩，取其既足以感發懲創，又足以被夫絃歌者，非以工拙計也。蓋工非詩之所必取，而拙非詩之所必棄。工而矜莊，是未免夫刻畫；拙而渾樸，是不失其自然也。苟棄其拙而取其工，則是遺自然而尚刻畫，豈足與言溫柔敦厚之教也哉？故曰選詩者非知詩者也。然則是編何以「選」名也？是編也，蓋有不得不然者也。何也？三百篇之詩，非有一定之律也。漢、魏以來，始漸爲之制度，其體已趨下矣。降及李唐，所謂「律詩」者出，詩之體遂大變。謂之「律詩」者，以一定之律律夫詩也；以一定之律律之，自然蓋幾希矣。自然鮮而律既嚴，則不能不計其工拙也。計其工拙，又烏能不爲之取捨哉？故曰不得不然也。雖不得不然，其間固有法焉。蓋拙而渾樸同乎工，工而刻畫同乎拙，終不遺夫自然也。此取捨之大要也。其次乃論其言之工、語之工、聯屬之工、篇章之工。工多而拙少者取之，拙多而工少者不取也。均之律詩，其變又有四焉：曰初唐，曰盛唐，曰中唐，曰晚唐。有盛唐人而語偶近乎晚唐者，晚唐人而語有似乎盛唐者。晚唐似盛唐取之，盛唐似晚唐不取，蓋亦貴夫自然也。此又是編之例也。例則然矣，而復有說焉。世之爲學者，未有不由規矩

準繩而能至乎自然者也；欲造乎自然之地而不事乎規矩準繩，則將何所用其力哉？惟學詩也亦然。夫詩，其浩博淵深如烟海也，其變化運行如元氣也，未易摹擬窺測也。今之學者，能先於其有律者求之，進進不已，則所謂如淵海如元氣者可以漸而入，至與之俱化，則自然之地，綽乎其有餘裕矣。溫柔敦厚之教，豈外是哉？

張綸《林泉隨筆》 楊伯謙《唐詩》，「正音」、「始音」、「遺響」諸體咸備，其用心亦勤矣。邵庵虞公叙猶嘆其知音之難。蓋作詩雖難而選詩尤難，非有過人之鑒裁者不敢當此任也。夫自《三百篇》、楚騷之後，歷漢魏晋以至於唐，而詩體大備，和平清麗，有風雅之遺意。又歷晚唐五季及宋，作者往往辭不勝理，而唐之音節於此焉變矣。元人雖變宋習，而又過於工巧，所謂氣運使然，非偶爾也。其間雖有追尚古作不隨俗而遷變者，又在學者善擇焉而已。

李東陽《麓堂詩話》 選詩誠難，必識足以兼諸家者，乃能選諸家；識足以兼一代者，乃能選一代。一代不數人，一人不數篇，而欲以一人選之，不亦難乎？選唐詩者，惟楊士弘《唐音》爲庶幾。次則周伯弱《三體》，但其分體於細碎。而二書皆有不必選者。趙章泉絕句，雖少而精。若《鼓吹》，則多以晚唐卑陋者爲入格，吾無取焉耳矣。

王世貞《弇州山人續稿》卷五三《唐詩類苑序》 詩而以類稱者何昉乎？昉自梁蕭統氏統之類也。大較則文據十之八，而詩僅得一二；普通以後，弗之及已，天監之前，倦于采而勤于汰，識者往往遺憾焉。宋之《文苑英華》，名爲倣蕭氏，而弗偏弗擇，則又其下駟矣。嘉靖間，有宦于楚者，偏取其詩梓之曰《苑詩類選》，友人卓澂甫讀而嘆曰：「是可以已乎哉！」夫詩之體，莫悉于唐，而唐莫嫩于初盛：自武德而景隆者，初也；自開元而至德者，盛也；大曆之半割之矣。初則由華而漸斂，以態韵勝；盛則由斂而大舒，以風骨勝。然其所遘之變潮多，而用亦益以漸廣。今者獲寓目焉，萃而爲書，一有所需，隨叩而足，燦若指掌。譬如大將軍將十萬衆，部別壘置，旌旄異色；璧之賈胡巨肆，珠瑤服瞽，各安其所。二者唯主之所用之，固不必卷蒐人閱，而左右逢源，不亦快哉！且夫事同者，工拙自露，情一者，深淺迥別，時代之升降，才伎之長短，亦可以傍通而曲引，固不必鍾記室之品，高廷禮之正而後辨也。【略】夫詩取適情，主淡泊爲上乘足矣，胡至齷齪徵事如《華林》、《北堂》與白僕等伍也？是不然。孔子刪詩而分別《雅》、《頌》、《國風》之屬，有賦、比、興之異，故其語曰：「可以興，可以群，可以怨。」而終之以多識鳥獸草木之名。使孔子而廢博也則可，孔子而不廢博，何以難卓氏《類苑》爲？

胡應麟《詩藪外編》卷二 六代選詩者，昭明《文選》，孝穆《玉臺》。評詩者，劉勰《雕龍》，鍾嶸《詩品》。劉、鍾藻隲，妙有精理，而製作不傳。孝穆詞人，然《玉臺》但輯閨房一體，靡所事選。獨《昭明》鑒裁著述，咸有可觀。至其學業洪深，行義篤至，殊非文士所及。自唐以前，名篇傑什，率賴此書。功德詞林，故自匪淺。宋人至以五臣匹之，何其忍也。

又卷三 《河嶽英靈》不取拾遺，《間氣》、《極玄》兼遺供奉，宋人謂必有意，非也。《英靈》集於天寶，杜詩或未盛行。《間氣》俱中唐，姚大半晚唐，惟《國秀》盛唐頗備，而不及二公。總之，當時議論未定，如莊生道術不及仲尼，尊與？貶與。未可測也(後楊伯謙選唐音，不收李、杜，則有意尊之矣)。

朱長春《選杜詩序》 海內習杜詩今特盛。吳有鄭子、王子特異，其習也若不習也，非世謂習也。蓋兩子習十年餘矣。而得余特起，若旦暮然。余蓋見鄭子所自抄《杜詩序》云：其言曰：「道性情者詩之本。古有詩無法，今有法無詩，因陳天下學杜詞家三病，語截截有致也。」余讀而歎曰：「何其憂乎？憤世之言也。故曰吾明詩之本也。」詩安得無法？今夫瘖者、嘶者、舌木者、齒豁者、唇缺者、鼻鼽者，皆不可歌，此皆失其元聲者也。若以令神巧輔清喉童兒授之篇數，不教以如亢如墜纍纍等法，直張口而呼烏烏，則巷中里下頑兒婦女接手蹋足延聲相和之曲，不比而登於堂上也。又不工者也。詩安得無法？吾所謂法，非沈約之法，蓋詩在成、周始盛，而孔子刪二代列國朝里雜唱歌什，定篇三百，其法始嚴。蓋嘗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樂，樂情性也，不淫、不傷，非法何以得乎？要以情性爲主，法爲輔，輔具而主善，大約歸之和，乃可協焉。自騷聲、賦誦、廟曲、樂府、歌謠、長短參差變方，屈、宋、蘇、李、栢梁、鄴中諸流未有遺法；而況至於律，則音節諧和，從風不姅，法久益嚴，自然之勢也。杜氏蓋備衆體，而律爲最。其於詩，蓋乃法家深文無害者哉。嘗訂其法有四，非自杜始古法也。四法者，由性情設，還爲性情制。介胄之夫，賁起章甫之士，脩容草莽之子，夷率山林之客，逍遙入朝，極辯履險多危，思婦悲銜，逐臣恨飲，別旅興致，集讌增懷，戚俗無容，朋遊感義。其於情也有理，理不可棼。其法在體，聲

過則厲，調過則離，情過則柔，理過則贅。太亢而比殺，太宛而比慢，太流而比濫，太苦而比數。豪心者蕩焉，拘節者嗇焉，榮華之人麗焉，靡靡者淫焉，俗夫鄙焉，溺無制焉。其於情也有僻，僻不可任，其法在格。首尾合以亭也，骨脈通以王也，節奏諧以中也，布置當以勻也。不穠、不枯、不局、不踰、不律，是法也；細，詳矣。今取其詩篇，一一按前四法，無不應性情者，故可備式。因論其指夫衣者抒而爲疋，剪而爲幅，縫而合之，緣而飾之，成而服之。狼狼猱無異陳襲，然使人裸而毀服被褐之，博立中朝，則童子笑之矣。故由前則無性情之喻，由後則無法之喻也。詩安得無法？鄭子明詩之本也。予以此言也示王子，王子曰然。故當兩行之，因序於後。

鍾惺《古詩歸序》 選古人詩而命曰《詩歸》，非謂古人之詩，以吾所選爲歸，庶幾見吾所選者，以古人爲歸也。引古人之精神，以接後人之心目，使其心目有所止焉，如是而已矣。昭明選古詩，人遂以其所選者爲古詩，因而名古詩曰「選體」。唐人之古詩曰「唐選」。嗚呼！非惟古詩亡，幾併古詩之名而亡之矣。何者？人歸之也。選者之權力能使人歸，又能使古詩之名與實俱徇之，吾豈敢易言選哉？嘗試論之：詩文氣運，不能不代趨而下，而作詩者之意興，慮無不代求其高。高者，取異於途徑耳。夫途徑者，不能不異者也；然其變有窮也；精神者，不能不同者也，然其變無窮也。操其有窮者以求變，而欲以其異與氣運爭，吾以爲能爲異而終不能爲高。其究途徑窮，而異者與之俱窮，不亦愈勞而愈遠乎？此不求古人眞詩之過也。今非無學古者，大要取古人之極膚、極狹、極熟便於口手者，以爲古人在是。使捷者矯之，必於古人外，自爲一人之詩以爲異。要其異，又皆同乎古人之險且僻者，不則其俚者也。則何以服學古者之心？無以服其心，而又堅其說以告人曰：「千變萬化，不出古人。」問其所爲古人，則又向之極膚、極狹、極熟者也。世眞不知有古人矣。惺與同邑譚子元春憂之。內省諸心，不敢先有所謂學古不學古者，而第求古人眞詩所在。眞詩者，精神所爲也。察其幽情單緒，孤行靜寄於喧雜之中，而乃以其虛懷定力，獨往冥遊於寥廓之外。如訪者之幾於一逢，求者之幸於一獲，入者之欣於一至。不敢謂吾之說非卽向者千變萬化不出古人之說，而特不敢以膚者、狹者、熟者塞之也。

許學夷《詩源辯體》卷三五 詩可作不可選，可選不可言。夫淺深精粗，隨所造而就焉。可作也，而選則未易能也。然苟有中正之識，則凡漢、魏，初、盛唐雅正之詩，或可選也。若夫言詩得其中者必遺其偏，明於正者多昧於變，能於《三百篇》、漢、魏、六朝，初、盛、中、晚唐各得其正變而論之者，鮮矣，況能於淵明、元結、韋、柳、元和諸公各極其至而是論之耶？善乎江文通之論曰：「世之諸賢，各滯所迷，莫不論甘而忌辛，好丹而非素，豈所謂通方廣恕好遠兼愛者哉？」斯可與言詩矣。

又 李于鱗《唐詩選序》，本非確論，冒伯麟極稱美之，可謂惑矣。序曰：「唐無五言古詩，而有其古詩。陳子昂以其古詩爲古詩，弗取也。」愚按：謂子昂以唐人古詩而爲漢、魏古詩弗取，猶當謂唐人古詩非漢、魏古詩，而皆弗取則非（漢魏、李杜各極其至。見李杜總論）。觀其所選，唐人五言古僅十四首，而亦非漢、魏之詩，是以唐人古詩皆非漢、魏古詩，弗取耳。曰「七言古太白縱橫，往往強弩之末」；太白光焰萬丈，古今懾伏，不知于鱗視爲何物？曰「五言律、排律諸家槩多佳句」。曰「多佳句」則無佳篇，可知不太罔耶？曰「七言律體諸家所難，王維、李頎頗臻其妙。」予意嘉州未可少也。

又《澄江詩選序》 竊嘗與念先論選詩者，其要有三：一曰識，非識則蒼素混淆，淄澠莫辨，無以決千古之是非；二曰斷，非斷則名實相疑，貴賤奪志，無以定一代之取舍；三曰公，非公則愛惡由衷，黜陟無當，無以息一時之聚訟。念先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屏迹幽軒，不通造請，殫精竭力，歷五六年所。於是以古證今，不眩於俗，而是非始決；以勇折疑，不惑於承，而取舍方定；以虛應物，不囿於私，而聚訟乃息。至若諸公調有偏而格有降，念先則因其所長就其所造而兼采之。蓋各具一家言，亦猶唐詩之有品匯也。【略】大抵先輩以質勝，故蒼骨自高而古體常優；後進以文勝，故秀色爭麗而律體獨擅。先輩才力寬洪，不飾修飾，卽不無玷缺，而有杰作可觀。後進資性明敏，更假琢磨，較多完善而無大篇可取，蓋亦理勢之自然耳。先是，淡泉王公將匯集諸家之詩，窮搜博訪，歷十餘年所，約成數帙。公既歿，燼於回祿。至是，念先繼起，復肆意匯獵鴻公名士，殆無有遺，其它所得或不如王公之博，而因人采擇，功實過之。惜乎！中郎一倡，海內同聲。佻佻公子，卽晚近之語已爲陳言，又烏知有先輩典型耶？又或疑念先以後進縫掖，輒欲提衡先輩，縱采擇詳審，恕不能折服後人。是大不然，國家以經義取士，而詩歌黜爲末羽，故經義在朝而詩歌在野。公車之文非縉紳先生不能品程，一代詩歌韻語，雖草莽之士亦得而評準焉。何則？業有所獨長而識有

所獨至也。念先學力既邃，藻鑑復精，又能虛己。諮諏不遺下劣。即予之淺鄙，亦得以寸長是效。然則念先此編將復何疑？若謂某宜錄，某不宜錄，某宜多，某宜損，請以其詩質之，抑又何疑？詩云：「謀夫孔多，是用不集。」念先能自信，不必信人。倘終不能聞讒慝之口，予敢以身任其咎。

傅山《霜紅龕集》卷二四《與戴楓仲》 《詩歸》再鈔，便非於唐詩起見，似於選《詩歸》者起見矣。不必諛，不必梗，商量發揮出手眼上之手眼，乃不罔此一番心力。若爾公之辨，單是尋著與人作駁耳。若不自己從他論注上開生面，又何必鈔？但此書行之既久，海內耳食衆矣。妄有譏評，爲鍾、譚不得。爲不鍾、譚不得，愼之哉！眞正個中人，慧眼平心，可與何、李、王、李、鍾、譚，共坐一堂之上，公公當當，做一樹義調御師，令各家伎倆一齊放下，乃得。不然，任他辨才，總是偏見。作者有心，看者有心，作者有時，看者有時，變何易盡，論何勝騰。

葉燮《已畦文集》卷三《選家說》 古文辭賦之有選也，自梁昭明始。昭明之選，其去取雖或未盡當，後人有訾之者，然其出乎一己之成見，初非有所附會。從實而不從名，而不以名假實。夫自周秦下逮蕭梁，操觚之家當以萬計，昭明不求諸人，而求諸文，因文以見人，而人可屈指數，文亦可屈指數，後世亦未嘗譏其不備也。自後唐宋人亦皆有選，率就文言文，未嘗於文之外別有所騖也。竊怪近今之選家則不然，名爲文選，而實則人選。文選一律也，人選則不一律也。或以趨附，或以希求，或以應酬交際，其選以人衡，何暇以文衡乎？不以文衡，於是文章多棄人，天下多棄文矣。選家欲合人文而爲一，實岐人文而爲千百矣。然則何以正之？正之以文之一，而人之不一者自一，然後實乃不假乎名。至於選古人之文，則又異是。古來固有傳人，而無傳文者。人不待文以重，則以文爲斷，不必援人以入其文。古來固有文傳，而人附以傳者，文自足傳也；又有傳文而文實不足傳者，文不可假也。二者亦一以文爲斷。如是，則文歸於一，而人從之，而名乃不掩乎實。夫正之以文之一，而一以文爲斷矣，然尚有二失：一在趨時尚。胸中本無所有，拾他人之齒牙，爲我之筆舌，自以爲得風氣，可哂也。一在騁博覽。胸亦無成見，是非去取，茫然於中，專事蒐羅仄奧以取備示異，究之所蒐羅者，味同嚼蠟，人與文且兩失之，是不可以已乎。吾嘗謂夫子刪詩止三百，國風止十五，此就魯國故府之所有者刪之，所無者不外求也。周初千八百國，其後見於《春秋經傳》者，猶一百二十四國，若刪詩而求其風之備，則必徧訪諸邦而後可，夫子不然。故邶鄘不見於《春秋》，即衛也，不妨列爲三。有大小雅，而仍錄王風，不厭重也。陳蔡，比肩也，風有陳無蔡；杞宋，二王後也，宋存頌而杞并無風。曹滕皆文之昭也，有曹風，無滕風。虞虢，周親也，皆無風。夫子以寓諸目者刪之，否者闕之。其寓諸目而不可入刪者逸之，非有所詳略也，總歸於當而已矣。若今人爲之選家，必譏其固陋弇鄙，充其意必盡千八百國，如庸蜀羌髳微盧彭濮等國盡列於風，蒐其單辭片句，以爲秘本，於發凡起例中，鳴其苦心，矜其博覽，而不知已見哂於識者矣。吾願選古之家，自不能效法聖人，其亦不失梁昭明之意，斯亦可矣。

宋犖《漫堂說詩》 明自嘉、隆以後，稱詩家皆諱言宋，至舉以相訾謷；故宋人詩集，庋閣不行。近二十年來，乃專尚宋詩。至余友吳孟舉《宋詩鈔》出，幾於家有其書矣。孟舉序云：「黜宋者曰腐，此未見宋詩也；今之尊唐者，目未及唐詩之全，守嘉、隆間固陋之本，陳陳相因，千喙一倡，乃所謂腐也。」又曰：「嘉、隆之謂唐，唐之臭腐也，宋人化之，斯神奇矣。」蓋意主救弊，立論不容不爾。顧邇來學宋者，遺其骨理而摹扯其皮毛，棄其精深而描摹其陋劣。是今人之謂宋，又宋之臭腐而已；誰爲障狂瀾於既倒耶？

又　李于鱗《唐詩選》，境隘而辭膚，大類已陳之芻狗；鍾、譚《詩歸》，尖新詭僻，又似鬼窟中作活計，皆無足取。蓋詩道本廣大，而彼故狹小之；詩道本靈通變化，而彼故拘泥而穿鑿之也。近日王阮亭《十種唐詩選》與《唐賢三昧集》，原本司空表聖、嚴滄浪緒論，所謂「言有盡而意無窮」、「妙在酸鹹之外」者。以此力挽尊宋祧唐之習，良於風雅有裨。至於杜之海涵地負，韓之鼇擲鯨呿，尚有所未逮。

沈德潛《說詩晬語》卷下 唐詩選自殷璠、高仲武後，雖不皆盡善，然觀其去取，各有指歸。唯王介甫《百家詩選》，雜出不倫：大旨取和平之音，而忽入盧仝《月蝕》；斥王摩詰、韋左司，而王仲初多至百首，此何意也？勿怖其盛名，珍爲善本。

又　韋穀《才調集》選，固多明麗之篇，然如《會眞詩》及「拂牆花影動」等作，亦采入太白、摩詰之後，未免《雅》《鄭》同奏矣。奈何闡揚其體，以教當世耶？

又　方虛谷《瀛奎律髓》，去取評點，多近凡庸，特便於時下捉刀人耳。

《鼓吹》一書(嫁名元遺山者)，尤爲下劣。學者以此等爲始基，汩沒靈臺，後難洗滌。昔康崑崙學琵琶，段師令其十年不近樂器，洗盡邪雜，方許受敎。作詩家毋誤入路頭，爲康崑崙之續也。司空表聖云：「不著一字，盡得風流。」「采采流水，蓬蓬遠春。」嚴滄浪云：「羚羊挂角，無跡可求。」蘇東坡云：「空山無人，水流花開。」王阮亭本此數語，定《唐賢三昧集》。木玄虛云「浮天無岸」，杜少陵云「鯨魚碧海」，韓昌黎云「巨刃摩天」，惜無人本此定詩。

袁枚《隨園詩話》卷一四　選家選近人之詩，有七病焉：其借此射利通聲氣者，無論矣。凡人全集，各有精神，必通觀之，方可定去取；倘捃摭一二，並非其人應選之詩，管窺蠡測，一病也。《三百篇》中，貞淫正變，無所不包；今就一人見解之小，而欲該羣才之大，于各家門戶源流，並未探討，以己履爲式，而削他人之足以就之，二病也。分唐界宋，抱杜尊韓，附會大家門面，而不能判別眞僞，採擷精華，三病也。動稱綱常名敎，箴刺褒譏，以爲非有關係者不錄；不知贈芍采蘭，有何關係？而聖人不刪。宋儒責蔡文姬不應登《列女傳》；然則《十七史》列傳，盡皆龍逢、比干乎？學究條規，令人欲嘔，四病也。貪選部頭之大，以爲每省每郡，必選數人，遂至勉強搜尋，從寬濫錄，五病也。或其人才力與作者相隔甚遠，而妄爲改竄；遂至點金成鐵，六病也。徇一己之交情，聽他人之求請，七病也。末一條，余作詩話，亦不能免。

又《小倉山房文集》卷一七《再與沈大宗伯書》　聞《別裁》中，獨不選王次回詩，以爲艷體不足垂敎，僕又疑焉。夫《關雎》卽艷詩也，以求淑女之故，至于展轉反側，使文王生于今，遇先生，危矣哉！《易》曰：「一陰一陽謂之道。」又曰：「有夫婦，然後有父子。」陰陽夫婦，艷詩之祖也。傅鶉觚善言兒女之情，而臺閣生風，其人君子也；沈約事兩朝，佞佛，有綺語之懺，其人小人也。次回才藻艷絕，阮亭集中時時竊之。先生最尊阮亭，不容都不考也。選詩之道，與作史同，一代人才，其應傳者，皆宜列傳，無庸拘見而狹取之。宋人謂蔡琰失節，范史不當置《列女》中，此陋說也。夫《列女》者，猶云女之列傳云爾，非必貞烈之謂，或賢或才，或關係國家，皆可列傳；猶之傳公卿，不必盡死難也。詩之奇平艷樸，皆可采取，亦不必盡莊語也。杜少陵聖於詩者也，豈屑爲王、楊、盧、駱哉？然尊四子，以爲萬古江河矣；黃山谷奧於詩者也，豈屑爲楊劉哉？然尊西崑以爲一朝郛郭矣；宜尼至聖，而亦取滄浪童子之詩。所以然者，非古人心虛，往往舍己從人；亦非古人愛博，故意濫收之。蓋實見夫詩之道大而遠，如地之有八音，天之有萬籟，擇其善鳴者，而賞其鳴足矣，不必尊宮商而賤角羽，進金石而棄絃匏也。且夫古人成名，各就其詣之所極，原不必兼衆體，而論詩者則不可不兼收之，以相題之所宜。卽以唐論，廟堂典重，沈、宋所宜也，使郊、島爲之，則陋矣；山水閒適，王、孟所宜也，使溫、李爲之，則靡矣；邊風塞雲，名山古迹，李、杜所宜也，使王、孟爲之，則薄矣；撞萬石之鐘，鬬百韻之險，韓、孟所宜也，使韋、柳爲之，則弱矣；傷往悼來，感時記事，張、王、元、白所宜也，使錢劉爲之，則仄矣；題香襟，當舞所，絃工吹師，低徊容與，溫、李、冬郎所宜也；使韓、孟爲之，則亢矣。天地間不能一日無諸題，則古今來不可一日無諸詩人，學焉而各得其性之所近。要在用其所長，而藏己之所短則可；護其所短，而毀人之所長則不可。艷詩宮體，自是詩家一格。孔子不刪鄭衛之詩，而先生獨刪次回之詩，不已過乎！至于盧仝、李賀險怪一流，似亦不必擯斥；兩家所祖，從《大招》《天問》來，與《易》之龍戰，《詩》之天妹同波異瀾，非臆撰也。一集中不特艷體宜收，卽險體亦宜收。然後詩之體備，而選之道全。謹以鄙意私于先生，願與門下諸賢共詳之也。

翁方綱《石洲詩話》卷三　吳序云：「萬曆間李蓉選宋詩，取其遠宋而近唐者。」曹學佺亦云：「選始萊公，以其近唐調也。以此義選宋詩，其所謂唐終不可近也。而宋詩則已亡矣。」此對嘉、隆諸公吞剝唐調者言之，殊爲痛快。但一時自有一時神理，一家自有一家精液，吳選似專於「硬直」一路，而不知宋人之「精腴」，固亦不可執一而論也。且如入宋之初，楊文公輩，雖主「西崑」，然亦自有神致。何可盡祧去之？而晏元獻、宋元憲、宋景文、胡文恭、王君玉、文潞公，皆繼往開來，肇起歐、王、蘇、黃盛大之漸，必以不取濃麗，專尚天然爲事，將明人之吞剝唐調以爲復古者，轉有辭矣。故知平心易氣者難也。

又卷四　談理至宋人而精，說部至宋人而富，詩則至宋而益加細密。蓋刻抉入裏，實非唐人所能囿也。而其總萃處，則黃文節爲之提挈，非僅「江西派」以之爲祖，實乃南渡以後，筆虛筆實，俱從此導引而出。善夫，劉後村之言曰：「國初詩人如潘閬、魏野，規規晚唐格調；楊、劉則又專爲『崑體』；蘇、梅二子，稍變以平澹豪傑，而和之者尚寡，至六一公，巋然爲大家，學

者宗焉。然各極其天才筆力之所至，非必綴鍊勤苦而成也。豫章稍後出，會粹百家句律之長，究極歷代體製之變：蒐討古書，穿穴異聞，作爲古律，自成一家。雖隻字半句不輕出，遂爲本朝詩家宗祖。」按此論不特深切豫章，抑且深切宋賢三昧。不然而山谷自爲「江西派」之祖，何得謂宋人皆祖之？且宋詩之大家，無過東坡，而轉祧蘇祖黃者，正以蘇之大處，不當以南北宋風會論之，舍元祐諸賢外，宋人蓋莫能望其肩背。其何從而祖之乎？呂居仁作《江西宗派圖》，其時若陳後山、徐師川、韓子蒼輩，未必皆以爲銓定之公也。而山谷之高之大，亦豈僅與厭原一刻，爭勝毫釐！蓋繼往開來，源遠流長，所自任者，非一時一地事矣。論者不察，而于《宋詩鈔》品之曰：「宋詩宋祖。」是殆必將全宋之詩境，與後村立言之旨，一一研勘也。觀其所鈔，則又不然，專以平直豪放者爲宋詩，則山谷又何以爲之宗祖？蓋所鈔全集，與其品山谷之言，初無照應，非知言之選也。

紀昀《紀文達公遺集》卷九《瀛奎律髓刊誤序》 文人無行，至方虛谷而極矣，周草窗之所記，蓋幾幾不忍卒讀也；而所選《瀛奎律髓》，乃至今猶傳。其書非盡無可取，而騁其私意，率臆成編，其選詩之大弊有三：一曰矯語古淡，一曰標題句眼，一曰好尚生新。夫古質無如漢氏，沖淡莫過陶公，然而抒寫性情，取裁風雅，朴而實綺，清而實腴，下逮王、孟、儲、韋，典型具在；虛谷乃以生硬爲高格，以枯槁爲老境，以鄙俚粗率爲雅音，名爲尊奉工部，而工部之精神面目迥相左也，是可以爲古淡乎？「朱華冒綠池」，始見子建，「悠然見南山」，亦曰淵明，響字之說，古人不廢，暨乎唐代，鍛鍊彌工，然其興象之深微，寄託之高遠，則固別有在也。虛谷置其本原，而拈其末節，每篇標舉一聯，每句標舉一字，將率天下之人而致力於是，所謂溫柔敦厚之旨，蔑如也；所謂文外曲致，思表纖旨，亦茫如也。後來纖仄之學，非虛谷啫之厲也耶？贊皇論文，謂「譬如日月，終古常見，而光景常新」，人生境遇不同，寄託各異，心靈潛發，其變無窮，初不必刻鏤瑣事以爲巧，捃摭僻字以爲異也。虛谷以長江、武功一派，標爲寫景之宗，一蟲一魚，一草一木，規規然摹其性情，寫其形狀，務求爲前人所未道；而按以作詩之意，則不必相涉也。騷雅之本旨，果若是耶？是皆江西一派先入爲主，變本加厲，遂偏駁而不知返也。至其論詩之弊，一曰黨援。堅持一祖三宗之說，一字一句，莫敢異議，雖茶山之粗野，居仁之淺滑，誠齋之頹唐，宗派苟同，無不袒庇；而晚唐崑體、江湖四靈之屬，則吹索不遺餘力，是門戶之見，非是非之公也。一曰攀附。元祐之正人，洛閩之道學，不論其詩之工拙，一槩引之以自重；本爲詩品，置而論人，是依附名譽之私，非別裁僞體之道也。一曰矯激。鐘鼎山林，各隨所遇，亦各行所安，巢、由之遁，不必定賢於皐、夔；沮溺之耕，不必果高於洙泗，論人且爾，況於論詩！乃詞涉富貴，則排斥立加；語類幽棲，則吹噓備至，不問人之賢否，併不論其語之眞僞，是直詭語清高，以自掩其機行耳，又豈論詩之道耶？凡此數端，皆足以疑誤後生，瞀亂詩學，不可不亟加刊正。然其書行世有年，村塾既奉爲典型，莫敢訾議，而知詩法者，又往往不屑論之，繆種益蔓延而不已；惟海虞馮氏嘗有批本，曾於門人姚考工左垣家借鈔。顧虛谷左袒江西，二馮又左袒晚唐，冰炭相激，負氣詬爭，遂併其精確之論，無不深文以詆之，矯枉過直，亦未免轉惑後人。因於暇日細爲點勘，別白是非，各於句下箋之，命曰《瀛奎律髓刊誤》。雖一知半解，未必遽窺作者之本源，且卷帙浩繁，牴牾亦難自保，而平心以論，無所愛憎於其間，方氏之僻，馮氏之激，或庶乎其免耳。

焦循《雕菰集》卷一四《答羅養齋書》 循往年家居，每歲詩不過數首，去年遊齊魯，半年得詩五十首。今遊吳越，半年得六七十首。蓋山川舊蹟與客懷相摩蕩，心神血氣頗爲之動，動則詩思自然溢出，境與時不同，則詩思亦異。嘗取十數年詩稿統觀之，前後筆墨不可彊合，然則一人之詩少壯老已不能無異，況一邑乎？又況天下乎？孔子錄十五《國風》，二《南》之詩自異於《邶》、《鄘》、《衛》、《邶》、《鄘》、《衛》，自異於《齊》、《秦》、《齊》、《秦》自異於《曹》、《檜》。其下爲漢魏，爲六朝，爲唐，爲宋，爲金，爲元，而六朝中又爲晉宋，爲齊梁，爲周隋；唐分爲初，爲盛，爲中晚；宋分爲西崑，爲西江，爲永嘉。而其每代之人，各成一派。陳思之於魏文，兄弟而殊科；必簡之於少陵，祖孫而異轍，不能同，亦不必同。昭明選文，始用己意，以定去取。竊謂選詩之法，當就一人之身，先論其所處之境，究其所學之派，然後就其派而求之，以存一家之學。若立一成見，比天下而從之，其本然之面目既失，而一己之見，烏保其不偏？故論作詩之法，不可因人；選詩之法，不可因己。足下以爲然否？足下選詩之意，有同然者否？若夫定中正之規，一天下之風氣，此朝廷之事，非士大夫所敢效矣。

魏憲《詩持三集自序》 作詩非難也，選詩難；選亦非難也，選今人之詩

難。同生天壤，不能無所愛憎，而去取實愛憎之媒，一難；闔戶自修，深山養晦，篋中之秘，覓之無由，二難；詩學日替，名實不敷，我以名收，世以實求，無其實焉，匪阿則瞽，三難；載質而來，紹介以近，忤之不可，許之不能，四難；縱筆譏嘲，觸冒忌諱，作固有罪，選亦與均，五難；本屬名流，或嫻無韻，不嫻有韻，因無韻而及有韻，快於人而不快於己，六難；幅員之廣，詞人無數，得者一而失者百，七難；甚至不爲詩而掄詩，名似愛才，心實網利，妒與謗交，八難。

陳世鎔《瑣說》 唐詩之有選，自殷璠高仲武而後，無慮數十百家，好尚不同，棄取各異。講格律者或失在膊肛，談性情者多流於率易，不知二者相須爲用，離之兩傷。無性情則爲優孟傴師，無格律則爲腐木濕鼓，是選意無偏主，兼收並蓄，總以質而不俚，婉而成章，無戾於溫柔敦厚之旨，可以爲興觀羣怨之資，宗指斯在。

又　詩有萬口傳誦，自今觀之不滿人意者，如襄陽之「氣蒸雲夢澤，波撼岳陽城」，後人以配子美。然實意盡句中，境象亦復狹小。子美送翰林張司馬南海勒碑：「詔從三殿去，碑到百蠻開。」殊爲凡近。「野館濃花發，春帆細雨來。」預計前途景物，水陸並舉。雖粵中花盛，海上雨多，不免滯於句下。收語「不知滄海上，天遣幾時回。」乃似送人遷謫矣。至賈島「僧敲月下門」，以偶「鳥宿池邊樹」，更索然無味。昌黎誘進，特欲使返墨歸儒耳。是選於此等處，去取不肯苟同，非敢輕議前賢，亦示學者當自具手眼，勿徒隨人作計。

又　阮公《詠懷》八十餘首，昭明僅取十七，後人讀之，覺只此已足，不必更求其全。蓋選者之精神，與作者之懷抱，遙相印證，使彼自爲去取，亦必心念所選之外，可以就刪，故無割裂之傷，而有剪裁之妙。是選於射洪《感遇》、太白《古風》、工部《出塞》、白傅《秦中》等篇，皆竊取斯義，雖未必焉羣遂空，亦私意驪珠無漏。學者如存見少，則全詩具在，可以縱觀。《古詩十九首》，非一人之作，及昭明掇拾叢殘，合併爲一耳；後人有謂其首尾相銜，增一首不得，少一首不能者，井蛙之見，不足與談也。

又　高廷禮《唐詩品彙》，區別等差，不可謂非詩家正軌。然有得有失，未能悉饜人心，方領矩步，法外之意，蓋未窺也。文章之妙，變化無方，惟心通造化者揮斥八極，非有塗轍可尋。唐一代惟太白、少陵、退之、香山爲得此意，故是選所采最多。餘如射洪、曲江、東川、達夫、右丞、嘉州、襄陽、左司，清規雅裁，亦甄錄略具。其孰爲大家，孰爲名家，則俟學者自領。閒有評論，各附本篇之下。智過於師，方堪傳授，不立語言文字，媿謝未能。

陸鎣《問花樓詩話》卷一 唐人佳作林立，選家以愛憎爲去取，遂失廬山眞面。先廣文嘗云：「讀古人詩，須讀全集；選本最誤人。中唐詩人如劉夢得、杜牧之、張文昌，皆卓然成家。夢得詩如《棼絲瀑》、《秋螢引》、《生公講堂》樂府絕句，《杜司空席上》諸作，宛有六朝風致。律詩至晚唐，義山而下，牧之爲最。宋人評其詩：豪宕奇麗，排偶中時有奔逸之氣。蓋確論也。文昌擬樂府諸詩，綽有妙緒。五言近體如《聽泉》、《夜到漁家》、《山中贈日南僧》、《酬韓庶子》，七言如《贈王祕書》、《謝裴司空寄馬》、《贈茆山楊判官》、《哭丘長史》諸作，東野所謂『一卷冰雪文，避俗常自攜』者也。選家無識，隨意去取，古人之眞，日就湮沒，可勝歎哉！」

俞樾《春在堂雜文》四編卷八《李憲之仿潛齋分體詩鈔序》 詩集以分類、分體爲古，編年其最後也。昭明選古人之詩，如公讌、祖餞之類，分類者也，如樂府雜詩之類，分體者也。後世諸大家之詩，如杜如蘇，其始無不依類編纂，一遵古法，雖由後人所輯，然如《白氏長慶集》固公所手定，存東林寺、南禪寺諸經藏者，而樂府詩、古體詩、律詩、格詩皆以體分，可見古集之體例矣。自施武子注蘇詩，極詆永嘉王氏分門別類之非，於是後之編詩者始以編年爲正。余謂二者不可偏廢。何者？古之詩隸於史官，《詩序》云「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吟詠情性以諷其上」是也。故詩與史相表裏，詩之分體也，如二十四史之紀、傳、表、志，各自成書者也。詩之編年也，如通鑑綱目之年經月緯，取法麟經者也。使不編年則無以考見其出處進退之大節，悲愉欣戚之至情，爲後世論世知人者告，使不分體則不知其某詩出某家，某詩近某派，而無以明其得力之所由。然則分體編年烏可偏廢哉！

蕭穆《敬孚類稿》卷二《劉海峰先生歷朝詩約選後序》 惟此書僅有標錄而無序例，全編評語僅百餘條，老輩相傳原編本有序例一卷，其後轉寫遺落，或云此編徵君手錄自玩，無意傳世。考徵君與姚比部手札，有生平。看古人書亦多有標錄而少批評，以批評則滯於語句之下，不能盡文字之妙云云。今此編有標錄而少批評，卽是此意。姚比部亦嘗言圈點啟發人，意勝於解說，與徵君所見正同。其五言律詩卷一小序明云，使學者摘句而玩索之不得，云手錄自玩，無意傳世也。

文論部

主編：許結

目次

本原……二一九
法則……三五〇
總說……三五〇
命意……四九六
韻律……五一二
結構……五二一
技巧……五三二
類別……五九九
風格……六八五

本原

《左傳・襄公二十五年》言以足志，文以足言。

《鬻子》故夫言者善，則謂之智矣，言者不善，則謂之愚矣。故智愚之人有其辭矣。

《墨子・非樂上》子墨子言曰：仁之事者，必務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將以爲法乎天下，利人乎卽爲，不利人乎卽止。且夫仁者之爲天下度也，非爲其目之所美，耳之所樂，口之所甘，身體之所安；以此虧奪民衣食之財，仁者弗爲也。是故子墨子之所以非樂者，非以大鐘、鳴鼓、琴瑟、竽笙之聲以爲不樂也；非以刻鏤華文章之色以爲不美也；非以犧豢煎炙之味以爲不甘也；非以高臺厚榭邃野之居以爲不安也。雖身知其安也，口知其甘也，目知其美也，耳知其樂也；然上考之不中聖王之事，下度之不中萬民之利。是故子墨子曰：爲樂非也。

《莊子・胠篋》故絕聖棄知，大盜乃止。【略】擢亂六律，鑠絕竽瑟，塞瞽曠之耳，而天下始人含其聰矣。滅文章，散五采，膠離朱之目，而天下始人含其明矣。

《孟子・公孫丑上》敢問夫子惡乎長？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敢問何謂浩然之氣？曰：難言也。其爲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于天地之間。其爲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行有不慊于心，則餒矣。【略】何謂知言？曰：詖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

《列子・湯問》匏巴鼓琴而鳥舞魚躍，鄭師文聞之，棄家從師襄游。柱指鈞弦，三年不成章。師襄曰：「子可以歸矣。」師文舍其琴，嘆曰：「文非弦之不能鈞，非章之不能成。文所存者不在弦，所志者不在聲。內不得于心，外不應于器，故不敢發手而動弦。」

《荀子・正名》今聖王沒，天下亂，姦言起，君子無埶以臨之，無刑以禁之，故辨說也。實不喻然後命，命不喻然後期，期不喻然後說，說不喻然後辨。故期命辨說也者，用之大文也，而王業之始也。名聞而實喻，名之用也。累而成文，名之麗也。用麗俱得，謂之知名。名也者，所以期累實也。辭也者，兼異實之名以諭一意也。辨說也者，不異實名以喻動靜之道也。期命也者，辨說之用也。辨說也者，心之象道也。心也者，道之工宰也。道也者，治之經理也。心合於道，說合於心，辭合於說，正明而期，質請而喻，辨異而不過，推類而不悖；聽則合文，辨則盡故。以正道而辨姦，猶引繩以持曲直；是故邪說不能亂，百家無所竄。有兼聽之明，而無奮矜之容；有兼覆之厚，而無伐德之色。說行則天下正，說不行則白道而冥窮，是聖人之辨說也。《詩》曰：「顒顒卬卬，如珪如璋，令聞令望，豈弟君子，四方爲綱。」此之謂也。

又《禮論》故曰：性者，本始材樸也；僞者，文理隆盛也。無性，則僞之無所加；無僞，則性不能自美。性、僞合，然後成聖人之名，一天下之功于是就也。

又《儒效》聖人也者，道之管也。天下之道管是矣，百王之道一是矣，故《詩》、《書》、《禮》、《樂》之歸是矣。《詩》言是其志也，《書》言是其事也，《禮》言是其行也，《樂》言是其和也，《春秋》言是其微也。故《風》之所以爲不逐者，取是以節之也；《小雅》之所以爲《小雅》者，取是而文之也；《大雅》之所以爲《大雅》者，取是而光之也；《頌》之所以爲至者，取是而通之也。

又《樂論》夫樂者，樂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故人不能無樂，樂則必發於聲音，形於動靜；而人之道，聲音動靜，性術之變盡是矣。故人不能不樂，樂則不能無形，形而不爲道，則不能無亂。先王惡其亂也，故制雅頌之聲以道之，使其聲足以樂而不流，使其文足以辨而不諰，使其曲直繁省、廉肉節奏足以感動人之善心，使夫邪汙之氣無由得接焉；是先王立樂之方也。【略】夫聲樂之入人也深，其化人也速，故先王謹爲之文。【略】樂者，聖人之所樂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風易俗，故先王導之以禮樂而民和睦。夫民有好惡之情而無喜怒之應，則亂。先王惡其亂也，故修其行，正其樂，而天下順焉。故齊衰之服，哭泣之聲，使人之心悲；帶甲嬰軸，歌於行伍，使人之心傷；姚冶之容，鄭衛之音，使人之心淫；紳端章甫，舞《韶》歌《武》，使人之心莊。故君子耳不聽淫聲，目不視女色，口不出惡言，此三者，君子愼之。凡姦聲感人而逆氣應之，逆氣成象而亂生焉。正聲感人

而順氣應之，順氣成象而治生焉。唱和有應，善惡相象，故君子愼其所去就也。【略】亂世之徵，其服組，其容婦，其俗淫，其志利，其行雜，其聲樂險，其文章匿而采，其養生無度，其送死瘠墨，賤禮義而貴勇力，貧則爲盜，富則爲賊。治世反是也。

又《非相》 凡言不合先王，不順禮義，謂之姦言；雖辯，君子不聽。【略】故君子之於言也，志好之，行安之，樂言之。故君子必辯。凡人莫不好言其所善，而君子爲甚。故贈人以言，重於金石珠玉；觀人以言，美於黼黻文章；聽人以言，樂於鐘鼓琴瑟。故君子之於言無厭。鄙夫反是，好其實，不恤其文，是以終身不免埤污傭俗。

《商君書・愼法》 民釋實事而誦虛詞，則力少而非多，君人者不察也，以戰必損其將，以守必賣其城。

又《外內》 奚謂淫道？爲辯知者貴，游宦者任，文學私名顯之謂也。

《韓非子・解老》 夫恃貌而論情者，其情惡也；須飾而論質者，其質衰也。何以論之？和氏之璧不飾以五采，隋侯之珠不飾以銀黃，其質至美，物不足以飾之，夫物之待飾而後行者，其質不美也。

又《問辯》 亂世則不然：主上有令，而民以文學非之，官府有法，〔而〕民以私行矯之，人主顧漸其法令而尊學者之智行，此世之所以多文學也。夫言行者，以功用爲之的彀者也。夫砥厲殺矢而以妄發，其端未嘗不中秋毫也；然而不可謂善射者，無常儀的也。設五寸之的，引十步之遠，非羿、逢蒙不能必中者，有常也。故有常則羿、逢蒙以五寸的爲巧，無常則以妄發之中秋毫爲拙。今聽言觀行，不以功用爲之的彀，言雖至察，行雖至堅，則妄發之說也。是以亂世之聽言也，以難知爲察，以博文爲辯；其觀行也，以離羣爲賢，以犯上爲抗。人主者說辯察之言，尊賢抗之行，故夫作法術之人，立取舍之行，別辭爭之論，而莫爲之正。是以儒服帶劍者衆而耕戰之士寡，堅白無厚之詞章而憲令之法息。故曰：上不明則辯生焉。

又《六反》 學道立方，離法之民也，而世尊之曰文學之士。【略】語曲牟知，僞詐之民也，而世尊之曰辯智之士。【略】言不用而自文以爲辯，身不任而自飾以爲高，世主眩其辯，濫其高而尊貴之，是不須視而定明也，不待對而定辯也，喑盲者不得矣。明主聽其言必責其用，觀其行必求其功，然則虛舊之學不談，矜誣之行不飾矣。

又《八說》 書約而弟子辯，法省而民訟簡。是以聖人之書必奪論，明主之法必詳事。

《呂氏春秋・知度》 至治之世，其民不好空言虛辭，不好淫學流說。賢不肖各反其質，行其情，不雕其素，蒙厚純樸，以事其上。

又《精諭》 聖人相諭不待言，有先言言者也。

又 故至言去言，至爲無爲。

又《離謂》 言者以諭意也。言意相離，凶也。

又 夫辭者，意之表也。鑒其表而棄其意，悖。故古之人得其意則舍其言矣。聽言者，以言觀意也，聽言而意不可知，其與橋言無擇。

又《淫辭》 非辭無以相期，從辭則亂。亂辭之中又有辭焉，心之謂也。言不欺心，則近之矣。凡言者以諭心也。

李斯《議燒詩書百家語》 古者天下散亂，莫之能一，是以諸侯并作，語皆道古以害今，飾虛言以亂實，人善其所私學，以非上之所建立。

陸賈《新語》卷上《道基》 禮義不行，綱紀不立，後世衰廢；于是後聖乃定五經，明六藝，承天統地，窮事察微，原情立本，以緒人倫，宗諸天地，纂脩篇章，垂諸來世，被諸鳥獸，以匡衰亂，天人合策，原道悉備，智者達其心，百工窮其巧，乃調之以管弦絲竹之音，設鐘鼓歌舞之樂，以節奢侈，正風俗，通文雅。

又 夫謀事不並仁義者後必敗，殖不固本而立高基者後必崩。故聖人防亂以經藝，工正曲以準繩。

《淮南子・本經》 太清之始也，和順以寂漠，質眞而素樸，閑靜而不躁，推而無故，在內而合乎道，出外而調于義，發動而成于文。

又《主術》 言不得過其實。

又《繆稱》 故心哀而歌不樂，心樂而哭不哀。

又 失諸情者，則塞于辭矣。

又 文者，所以接物也，情，繫於中而欲發外者也。以文滅情則失情，以情滅文則失文，文情理通，則鳳麟極矣，言至德之懷遠也。

又《詮言》 歌舞而不事爲悲麗者，皆無有根心者。

又《說山》 人無言而神，有言者則傷。無言而神者載無，有言則傷其神。

又《說林》　至言不文，至樂不笑，至音不叫。

又《人間》　故繁稱文辭，無益於說，審其所由而已矣。

又《脩務》　所謂言者，齊於衆而同于俗。

又　通於物者不可驚以怪，喻於道者不可動以奇，察於辭者不可燿以名，審於形者不可遯以狀。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賤今，故爲道者，必託之於神農、黃帝而後能入說。

又《要略》　夫道論至深，故多爲之辭以抒其情；萬物至衆，故博爲之說以通其意。辭雖壇卷連漫，絞紛遠緩，所以洮汰滌蕩至意，使之無凝竭底滯，捲握而不散也。

司馬遷《報任安書》　古者富貴而名摩滅，不可勝記，唯俶儻非常之人稱焉。蓋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戹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腳，《兵法》修列；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氐賢聖發憤之所爲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及如左丘明無目，孫子斷足，終不可用，退論書策以舒其憤，思垂空文以自見。僕竊不遜，近自託於無能之辭，網羅天下放失舊聞，考之行事，稽其成敗興壞之理，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草創未就，適會此禍，惜其不成，是以就極刑而無慍色。僕誠已著此書，藏之名山，傳之其人通邑大都，則僕償前辱之責，雖萬被戮，豈有悔哉！然此可爲智者道，難爲俗人言也。

《禮記・樂記》　樂者，心之動也。聲者，樂之象也。文采節奏，聲之飾也。君子動其本，樂其象，然後治其飾。是故先鼓以警戒，三步以見方，再始以著往，復亂以飭歸，奮疾而不拔，極幽而不隱，獨樂其志，不厭其道；備舉其道，不私其欲。是故情見而義立，樂終而德尊，君子以好善，小人以聽過。故曰：生民之道，樂爲大焉。

又　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動，故形于聲。

又　樂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于物也。是故其哀心感者，其聲噍以殺；其樂心感者，其聲嘽以緩；其喜心感者，其聲發以散；其怒心感者，其聲粗以厲；其敬心感者，其聲直以廉；其愛心感者，其聲和以柔。六者非性也，感于物而後動。

又　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動于中，故形于聲。聲成文，謂之音。是故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聲音之道，與政通矣。

又　凡音者，生于人心者也。樂者，通倫理者也。是故知聲而不知音者，禽獸是也。知音而不知樂者，衆庶是也。唯君子爲能知樂。是故審聲以知音，審音以知樂，審樂以知政，而治道備矣。

又　夫民有血氣心知之性，而無哀樂喜怒之常；應感起物而動，然後心術形焉。是故志微噍殺之音作，而民思憂；嘽諧、慢易、繁文、簡節之音作，而民康樂；粗厲、猛起、奮末、廣賁之音作，而民剛毅；廉直、勁正、莊誠之音作，而民肅敬；寬裕、肉好、順成、和動之音作，而民慈愛；流辟、邪散、狄成、滌濫之音作，而民淫亂。

又《表記》　子曰：「情欲信，辭欲巧。」

又　子曰：「君子不以辭盡人，故天下有道，則行有枝葉；天下無道，則辭有枝葉。」

又《緇衣》　大人不倡游言。

又《儒行》　言談者，仁之文也。歌樂者，仁之和也。

揚雄《法言・學行》　學，行之上也，言之次也，教人又其次也，咸無焉，爲衆人。

又《問道》　吾焉開明哉！惟聖人爲可以開明，它則苓。大哉！聖人言之至也。開之，廓然見四海；閉之，閑然不睹牆之里。聖人之言似于水火。或問：水火。曰：水，測之而益深，窮之而益遠；火，用之而彌明，宿之而彌壯。

又《問神》　或問：聖人之經不可使易知與？曰：不可。天俄而可度，則其覆物也淺矣，地俄而可測，則其載物也薄矣。大哉天地之爲萬物郭，《五經》之爲衆說郛。

又　言不能達其心，書不能達其言，難矣哉！惟聖人得言之解，得書之體。白日以照之，江河以滌之，灝灝乎其莫之御也。面相之，辭相適，捨中心之所欲，通諸人之嘘嘘者，莫如言；彌綸天下之事，記久明遠，著古昔之昏昏，傳千里之忞忞者，莫如書。故言，心聲也。書，心畫也。聲畫形，君

子小人見矣。聲畫者，君子小人之所以動情乎？

桓譚《新論》 賈誼不左遷失志，則文彩不發。淮南不貴盛富饒，則不能廣聘駿士，使著文作書。太史公不典掌書記，則不能條悉古今。揚雄不貧，則不能作《玄》、《言》。

王充《論衡・超奇》 或曰：「著書之人，博覽多聞，學問習熟，則能推類興文。文由外而興，未必實才學文相副也。且淺意于華葉之言，無根核之深，不見大道體要，故立功者希。安危之際，文人不與，無能建功之驗，徒能筆說之效也。」曰：此不然。周世著書之人，皆權謀之臣；漢世直言之士，皆通覽之吏。豈謂文非華葉之生，根核推之也。心思爲謀，集札爲文，情見於辭，意驗於言。商鞅相秦，致功於霸，作耕戰之書。虞卿爲趙，決計定說行，退作春秋之思，起城中之議。耕戰之書，秦堂上之計也。陸賈消呂氏之謀，與《新語》同一意，桓君山易龜錯之策，與《新論》共一思。觀谷永之陳說，唐林之宜言，劉向之切議，以知爲本，筆墨之文，將而送之；豈徒雕文飾辭，苟爲華葉之言哉？精誠由中，故其文語感動人深。是故魯連飛書，燕將自殺，鄒陽上疏，梁孝開牢。書疏文義，奪於肝心，非徒博覽者所能造，習熟者所能爲也。

又《佚文》 文人宜遵《五經》、六藝爲文，諸子傳書爲文，造論著說爲文，上書奏記爲文，文德之操爲文。立五文在世，皆當賢也。造論著說之文，尤宜勞焉。何則？發胸中之思，論世俗之事，非徒諷古經，續故文也；論發胸臆，文成手中，非說經藝之人所能爲也。周秦之際，諸子並作，皆論他事，不頌主上，無益於國，無補於化。造論之人，頌上恢國，國業傳在千載，主德參貳日月，非適諸子書傳所能並也。上書陳便宜，奏記薦吏士，一則爲身，二則爲人；繁文麗辭，無上書文德之操，治身完行，徇利爲私，無爲主者。夫如是，五文之中，論者之文多矣，則可尊明矣。【略】天文人文，豈徒調墨弄筆，爲美麗之觀哉？載人之行，傳人之名也。善人願載，思勉爲善；邪人惡載，力自禁裁。然則文人之筆，勸善懲惡也。謚法所以章善，卽以著惡也。加一字之謚，人猶勸懲，聞知之者莫不自勉。況極筆墨之力，定善惡之實，言行畢載，文以千數，傳流於世，成爲丹青，故可尊也。

又《書解》 或曰：「士之論高，何必以文？」答曰：夫人有文，質乃成；物有華而不實，有實而不華者。《易》曰：「聖人之情見乎辭。」出口爲言，集札爲文。文辭施設，實情敷烈。夫文德，世服也。空書爲文，實行爲德，著之於衣爲服。故曰：德彌盛者文彌褥，德彌彰者人彌明。大人德擴，其文炳；小人德熾，其文斑。官尊而文繁，德高而文積。華而睆者，大夫之簀，曾子寢疾，命元起易。由此言之，衣服以品賢，賢以文爲差，愚傑不別，須文以立折。非唯於人，物亦咸然：龍鱗有文，於蛇爲神；鳳羽五色，於鳥爲君；虎猛，毛蚡蝜；龜知，背負文；四者體不質，於物爲聖賢。且夫山無林，則爲土山；地無毛，則爲瀉土；人無文，則爲僕人。土山無麋鹿，瀉土無五穀，人無文德，不爲聖賢。上天多文，而后土多理。二氣協和，聖賢稟受，法象本類，故多文彩。瑞應符命，莫非文者。晉唐叔虞、魯成季友、惠公夫人號曰仲子，生而怪奇，文在其手。張良當貴，出與神會，老父授書，卒封留侯。河神故出圖，洛靈故出書。竹帛所記怪奇之物，不出潢洿。物以文爲表，人以文爲基。棘子成欲彌文，子貢譏之。謂文不足奇者，子成之徒也。著作者爲文儒，說經者爲世儒，二儒在世，未知何者爲優？或曰：「文儒不若世儒。世儒說聖人之經，解賢者之傳，義理廣博，無不實見，故在官常位，位最尊者爲博士，門徒聚衆，招會千里，身雖死亡，學傳於後。文儒爲華淫之說，於世無補，故無常官，弟子門徒，不見一人，身死之後，莫有紹傳，此其所以不如世儒者也。」答曰：不然。夫世儒說聖情，共起並驗，俱追聖人。事殊而務同，言異而義鈞。何以謂之文儒之說無補於世？世儒業易爲，故世人學之多；非事可析第，故官廷設其位。文儒之業，卓絕不循，人寡其書；業雖不講，門雖無人，書文奇偉，世人亦傳。彼虛說，此實篇，折累二者，孰者爲賢？案古俊乂著作辭說，自用其業，自明於世；世儒當時雖尊，不遭文儒之書，其跡不傳。周公制禮樂，名垂而不滅；孔子作《春秋》，聞傳而不絕。周公、孔子難以論言。漢世文章之徒，陸賈、司馬遷、劉子政、揚子雲，其材能若奇，其稱不由人。世傳《詩》家魯申公，《書》家千乘、歐陽、公孫，不遭太史公，世人不聞。夫以業自顯，孰與須人乃顯？夫能紀百人，孰與廬能顯其名？

王符《潛夫論・贊學》 先聖之智，心達神明，性直道德，又造經典以遺後人。試使賢人君子，釋于學問，抱質而行，必弗具也；及使從師就學，按經而行，聰達之明，德義之理，亦庶矣。是故聖人以其心來造經典，後人以經典往合聖心也，故修經之賢，德近于聖矣。

又《務本》 教訓者，以道義爲本，以巧辯爲末；辭語者，以信順爲本，以詭麗爲末。【略】守本離末則仁義興，離本守末則道德崩。

又 夫教訓者，所以遂道術而崇德義也。今學問之士，好語虛無之事，爭著彫麗之文，以求見異于世，品人鮮識，從而高之，此傷道德之實，而或矇夫之大者也。詩賦者，所以頌善醜之德，洩哀樂之情也，故溫雅以廣文，興喻以盡意。今賦頌之徒，苟爲饒辯屈蹇之辭，競陳誣罔無然之事，以索見怪于世，愚夫戇士，從而奇之，此悖孩童之思，而長不誠之言者也。

又《述赦》 人之情皆見乎辭。

又《邊議》 是故不疑之事，聖人不謀；浮游之說，聖人不聽。

又 且夫議者，明之所見也；辭者，心之所表也。

又《交際》 世有可患者三，三者何？曰：情實薄而辭稱厚，念實忽而文想憂，懷不來而外克期。不信則懼失賢，信之則詿誤人。此俗士可厭之甚者也。是故孔子疾夫言之過其行者，《詩》傷「蛇蛇碩言，出自口矣。巧言如簧，顏之厚矣」。

又《叙錄》 夫生于當世，貴能成大功，太上有立德，其下有立言。

又 中心時有感，援筆紀數文，字以綴愚情，財令不忽忘。

荀悅《申鑒·雜言下》 《易》稱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是言萬物各有性也。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是言情者，應感而動者也。昆蟲草木，皆有性焉，不盡善也；天地聖人，皆稱情焉，不主惡也。又曰：「爻、彖以情言。」亦如之，凡情意心志者，皆性動之別名也。情見乎辭，是稱情也；言不盡意，是稱意也；中心好之，是稱心也；以制其志，是稱志也。惟所宜各稱其名而已。情何主惡之有？故曰：「必也正名。」

袁淑《吊古文》 賈誼發憤于湘江，長卿愁悉于園邑，彥眞因文以悲出，伯喈衒史而求入，文舉疏誕以殃速，德祖精密而禍及。夫然，不患思之貧，無苦識之淺。士以伐能見斥，女以驕色貽遣。以往古爲鏡鑒，以未來爲針艾。書余言于子紳，亦何勞乎蓍蔡。

應瑒《文質論》 蓋皇穹肇載，陰陽初分，日月運其光，列宿曜其文，百穀麗于土，芳華茂于春。是以聖人合德天地，稟氣淳靈，仰觀象于玄表，俯察式于群形，窮神知化，萬物是經。故否泰易趨，道無攸一，二政代序，有文有質。若乃陶唐建國，成周革命，九官咸乂，濟濟休令，火龍黼黻，暐曄于廊廟；衮冕旂旒，舄弈乎朝廷。冠德百王，莫參其政。是以仲尼嘆煥乎之文，從鬱鬱之盛也。夫質者端一，玄靜儉嗇，潛化利用，承清泰，御平業，循軌量，守成法。至乎應天順民，撥亂夷世，摛藻奮權，赫奕丕烈，紀禪協律，禮儀煥別，覽墳丘于皇代，建不刊之洪制，顯宣尼之典教，探微言之所弊。若乃和氏之明璧，輕穀之袿裳，必將游玩于左右，振飾于宮房。豈爭牢僞之勢，金布之剛乎？且少言辭者，孟僖所以答郊勞也；寡智見者，慶氏所以困相鼠也。今子棄五典之文，暗禮智之大，信管望之小，尋老氏之蔽，所謂循軌常趍，未能釋連環之結也。且高帝龍飛豐、沛，虎據秦、楚，唯德是建，唯賢是與。陸、酈摛其文辯，良、平奮其權謀，蕭何創其章律，叔孫定其庠序，周、樊展其忠教，韓、彭列其威武。明達天下者非一士之術，營宮廟者非一匠之矩也。逮自高后亂德，損我宗劉，朱虛軫其慮，辟強釋其憂，曲逆規其模，酈友詐其游。襲據北軍，實賴其疇。冢嗣之不替，實四老之由也。夫諫則無儀以陳，問則服汗沾濡，豈若陳平敏對，叔孫據書，言辨國典，辭定皇居，然後知質者之不足，文者之有餘。

徐幹《中論》 辭人美麗之文，并時而作，曾無闡宏大義，敷散道教，上求聖人之中，下救流俗之昏者。

曹丕《典論·論文》 文以氣爲主，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強而致。譬諸音樂，曲度雖均，節奏同檢，至於引氣不齊，巧拙有素，雖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

陸機《文賦》 伊茲文之爲用，固衆理之所因。恢萬里而無閡，通億載而爲津。俯貽則於來葉，仰觀象乎古人。濟文武於將墜，宣風聲於不泯。塗無遠而不彌，理無微而不綸。配霑潤於雲雨，象變化乎鬼神。被金石而德廣，流管絃而日新。

《北堂書鈔》卷九五引《傅子》 或問劉歆、劉向孰賢。傅子曰：向才學俗而志忠，歆才學通而行邪。《詩》之《雅》《頌》，《書》之《典》《謨》，文質足以相副。玩之若近，尋之若遠，陳之若肆，研之若隱，浩浩乎其文章之淵府也。

《太平御覽》卷六六引《傅子》 典籍文章之言也。治出于天，辭宣于仁。

又卷三七六引《傅子》 心有管籥，須言而發。

《意林》引《傅子》 夫文彩之在人，猶榮華之在草。

摯虞《文章流別論》 文章者，所以宣上下之象，明人倫之叙，窮理盡性，以究萬物之宜者也。王澤流而詩作，成功臻而頌興，德勳立而銘著，嘉美終而誄集。祝史陳辭，官箴王闕。

葛洪《抱朴子・外篇・尚博》 故通人總原本以括流末，操綱領而得一致焉。古人歎息於才難，故謂百世爲隨踵。不以璞非崑山，而棄耀夜之寶；不以書不出聖，而廢助教之言。是以閭陌之拙詩，軍旋之鞫誓，或詞鄙喻陋，簡不盈十，猶見撰錄，亞次典誥。百家之言，與善一揆。譬操水者，器雖異而救火同焉；猶針灸者，術雖殊而攻疾均焉。

宗炳《明佛論》 夫秋毫處滄海，其懸猶有極也，今綴彝倫于太虛，爲藐胡可言哉？故世之所大，道之所小，人之所遐，天之所邇，所謂軒轅之前，遐哉邈矣者。體天道以高覽，蓋昨日之事耳。《書》稱知遠，不出唐虞，《春秋》屬辭，盡于王業，《禮》、《樂》之良敬，《詩》、《易》之溫潔，今于無窮之中，煥三千日月以列照，麗萬二千天下以貞觀，乃知周、孔所述，蓋于蠻觸之域，應求治之粗感，且寧乏于一生之內耳，逸乎生表者，存而未論也。若不然也，何其篤于爲始形，而略于爲神哉？登蒙山而小魯，登太山而小天下，是其際矣。且又墳典已逸，俗儒所編，專在治迹，言有出于世表，或散沒于史策，或絕滅于坑焚。若老子、莊周之道，松、喬、列、眞之術，信可以洗心養身，而亦皆無取于《六經》。而學者唯守救粗之闕文，以《書》、《禮》爲限斷，聞窮神積劫之遠化，炫目前而永忽，不亦悲夫？嗚呼，有似行乎層雲之下，而不信日月者也。

又《畫山水序》 聖人含道應物，賢者澄懷味象，至于山水，質有而趣靈，是以軒轅、堯、孔、廣成、大峴、許由、孤竹之流，必有崆峒、具茨、藐姑、箕首、大蒙之游焉，又稱仁智之樂焉。夫聖人以神發道，而賢者通，山水以形媚道，而仁者樂，不亦幾乎？余眷戀廬、衡，契闊荆、巫，不知老之將至。愧不能凝氣怡身，傷跕石門之流。於是畫象布色，構茲雲嶺。夫理絕於中古之上者，可意求於千載之下；旨徵於言象之外者，可心取於書策之內。況乎身所盤桓，目所綢繆，以形寫形，以色貌色也。且夫昆侖山之大，曠子之小，迫目以寸，則其形莫睹。迴以數里，則可圍於寸眸，誠由去之稍闊，則其見彌小。今張絹素以遠映，則昆閬之形，可圍於方寸之內。豎劃三寸，當千仞之高，橫墨數尺，體百里之迴。是以觀畫圖者，徒患類之不巧，不以制小而累其似。此自然之勢，如是，則嵩華之秀，玄牝之靈，皆可得之於一圖矣。夫以會目會心爲理者，類之成巧，則目亦同應。心亦俱會，應會感神，神超理得，雖復虛求幽岩，何以加焉？又神本亡端，栖形感類，理入影迹，誠能妙寫，亦誠盡矣。於是閑居理氣，拂觴鳴琴，披圖幽對，坐究四荒，不違天勵之叢，獨應無人之野。峰岫嶢嶷，雲林森渺，聖賢映於絕代，萬趣融其神思。余復何爲哉！暢神而已。神之所暢，孰有先焉。

顏延之《清者人之正路》 觀書貴要，觀要貴博，博而知要，萬流可一。詠歌之書，取其連類合章，比物集句，采風謠以達民志，《詩》爲之祖。褒貶之書，取其正言晦義，轉制衰王，微辭豈旨。貽意盛聖，《春秋》爲上。《易》首體備，能事之淵。馬、陸得其象數，而失其成理；荀、王舉其正宗，而略其數象。四家之見，雖各爲所志。總而論之，精理出于微明，氣數生于形分。然則荀、王得之于心，馬、陸取之于物，其無惡迄可知矣。夫象數窮則太極著，人心極而神功彰。若荀、王之言《易》，可謂極人心之數者也。

杜弼《上老子道德經注表》 竊唯《道》、《德》二經，闡明幽極，旨冥動寂，用周凡聖。論行也清淨柔弱，語迹也成功致治。實衆流之江海，乃群藝之本根。

王僧虔《書賦》 情憑虛而測有，思沿想而圖空。心經于則，目像其容，手以心麾，毫從手從，風搖挺氣，妍嬡深功。

蕭衍《孝思賦序》 想緣情生，情緣想起，物類相感，故其然也。

蕭統《文選序》 式觀元始，眇覿玄風。冬穴夏巢之時，茹毛飲血之世，世質民淳，斯文未作。逮乎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由是文籍生焉。《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文之時義遠矣哉！若夫椎輪爲大輅之始，大輅寧有椎輪之質；增冰爲積水所成，積水曾微增冰之凜。何哉？蓋踵其事而增華，變其本而加厲，物既有之，文亦宜然。

蕭綱《昭明太子集序》 竊以文之爲義，大哉遠矣。故孔稱性道，堯曰欽明，武有來商之功，虞有格苗之德，故《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是以含精吐景，六衛九光之度；方珠喻龍，南樞北陵之采，此之謂天文。文籍生，書契作，咏歌起，賦頌興，成孝敬于人倫，移風俗于王政，道綿乎八極，理浹乎九垓，贊動神明，雍熙鐘石，此之謂人文。

若夫體天經而總文緯，揭日月而諧律呂者，其在茲乎！

又《上昭明太子集別傳等表》 臣聞無懷、有巢之前，書契未作，尊盧、赫胥之氏，墳典不傳。若夫正少陽之位，主承祧之則，口實爲美，唯稱啓誦。自茲厥後，罕或聞焉。

蕭子顯《自序》 余爲邵陵王友，忝還京師，遠思前此，卽楚之唐、宋，梁之嚴、鄒，追尋平生，頗好辭藻，雖在名無成，求心已足。若乃登高目極，臨水送歸，風動春朝，月明秋夜，早雁初鶯，開花落葉，有來斯應，每不能已也。前世賈、傅、崔、馬、邯鄲、繆、路之徒，並以文章顯，所以屢上歌頌，自比古人。【略】每有制作，特寡思功，須其自來，不以力構。

又《南齊書·文學傳論》 文章者，蓋情性之風標，神明之律呂也。蘊思含毫，遊心內運，放言落紙，氣韻天成，莫不稟以生靈，遷乎愛嗜，機見殊門，賞悟紛雜。

劉孝綽《昭明太子集序》 若夫天文以爛然爲美，人文以煥乎爲貴，是以隆儒雅之大成，游雕蟲之小道，握牘持筆，思若有神，曾不斯須，風飛雷起。至于宴游西園，祖道清洛，三百載賦，該極連篇，七言致擬，見諸文學。博逸興咏，并命從游，書令視草，銘非潤色。七窮煒燁之說，表極遠大之才，皆喻不備體，詞不掩義，因宜適變，曲盡文情。

蕭繹《金樓子序》 先生曰：余于天下，爲不賤焉。竊念臧文仲既歿，其言立于世。曹子桓云：「立德著書，可以不朽。」杜元凱言：「德者非所企及，立言或可庶幾。」故戶牖懸刀筆，而有述作之志矣。常笑淮南之假手，每嗤不韋之托人。由是年在志學，躬自搜纂，以爲一家之言。【略】氣不遂文，文常使氣；材不値運，必欲師心。霞間得語，莫非撫臆；松石能言，必解其趣。風雲元感，儻獲見知。

顧野王《虎丘山序》 若乃九功六義之興，依永和聲之制，志由興作，情以詞宣，形言諧于韶夏，成文暢于鐘律，由來尙矣。未有登高能賦，而韜斐麗之章；入谷忘歸，而忽鏗鏘之節。故總轡齊鑣，競雕蟲于山水；雲合霧集，爭歌頌于林泉。

阮孝緒《七錄序》 日月貞明，匪光景不能垂照；嵩華載育，非風雲無以懸感。大聖挺生，應期命世，所以匡濟風俗，矯正彝倫，非夫丘索墳典，詩書禮樂，何以成穆穆之功，致蕩蕩之化也哉！故洪荒道喪，帝昊興其爻畫，結繩義隱，皇頡肇其文字。自斯以往，沿襲異宜，功成治定，各有方冊，正宗既殄，樂崩禮壞，先聖之法，有若綴旒。故仲尼嘆曰：「大道之行也，與三代之英，丘未逮也，而有志焉。」夫有志，以爲古文猶好也，故自衛反魯，始立素王。于是刪詩書，定禮樂，列五始于《春秋》，興《十翼》于《易》道。夫子既亡，微言殆絕，七十并喪，大義遂乖。逮于戰國，殊俗異政，百家競起，九流互作。嬴政嫉之，故有坑焚之禍。至漢惠四年，始除挾書之律，其後，外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內有延閣廣內秘室之府，開獻書之路，置寫書之官。

劉勰《文心雕龍·原道》 文之爲德也大矣，與天地並生者何哉！夫玄黃色雜，方圓體分，日月疊璧，以垂麗天之象；山川煥綺，以鋪理地之形，此蓋道之文也。仰觀吐曜，俯察含章，高卑定位，故兩儀既生矣。惟人參之，性靈所鍾，是謂三才，爲五行之秀，實天地之心。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傍及萬品，動植皆文：龍鳳以藻繪呈瑞，虎豹以炳蔚凝姿。雲霞雕色，有踰畫工之妙；草木賁華，無待錦匠之奇。夫豈外飾，蓋自然耳。至於林籟結響，調如竽瑟；泉石激韻，和若球鍠。故形立則章成矣，聲發則文生矣。夫以無識之物，鬱然有彩，有心之器，其無文歟！人文之元，肇自太極，幽讚神明，易象惟先。庖犧畫其始，仲尼翼其終。而乾坤兩位，獨制文言。言之文也，天地之心哉！若廼河圖孕乎八卦，洛書韞乎九疇，玉版金鏤之實，丹文綠牒之華，誰其尸之，亦神理而已。自鳥跡代繩，文字始炳，炎皞遺事，紀在三墳，而年世渺邈，聲采靡追。唐虞文章，則煥乎始盛。元首載歌，既發吟詠之志；益稷陳謀，亦垂敷奏之風。夏后氏興，業峻鴻績，九序惟歌，勳德彌縟。逮及商周，文勝其質，雅頌所被，英華日新。文王患憂，繇辭炳曜，符采複隱，精義堅深。重以公旦多材，振其徽烈，制詩緝頌，斧藻羣言。至夫子繼聖，獨秀前哲，鎔鈞《六經》，必金聲而玉振；雕琢情性，組織辭令，木鐸啓而千里應，席珍流而萬世響，寫天地之輝光，曉生民之耳目矣。爰自風姓，暨於孔氏，玄聖創典，素王述訓，莫不原道心以敷章，研神理而設教，取象乎河洛，問數乎蓍龜，觀天文以極變，察人文以成化；然後能經緯區宇，彌綸彝憲，發輝事業，彪炳辭義。故知道沿聖以垂文，聖因文而明道，旁通而無涯，日用而不匱。《易》曰：「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辭之所以能鼓天下者，廼道之文也。贊曰：道心惟微，神理設教。光采玄聖，炳燿仁孝。龍圖獻體，龜書呈貌。天文斯觀，民胥以傚。

又《徵聖》 夫作者曰聖，述者曰明，陶鑄性情，功在上哲，夫子文章，可得而聞，則聖人之情見乎文辭矣。【略】夫鑒周日月，妙極機神：文成規矩，思合符契；或簡言以達旨，或博文以該情，或明理以立體，或隱義以藏用。故《春秋》一字以褒貶，喪服舉輕以包重，此簡言以達旨也。《邠》詩聯章以積句，儒行縟說以繁辭，此博文以該情也。書契斷決以象夬，文章昭晰以象離，此明理以立體也。四象精義以曲隱，五例微辭以婉晦，此隱義以藏用也。故知繁略殊形，隱顯異術，抑引隨時，變通會適，徵之周孔，則文有師矣。是以子政論文，必徵於聖；稚圭勸學，必宗於經。《易》稱「辨物正言，斷辭則備」；《書》云「辭尚體要，弗惟好異」。故知正言所以立辯，體要所以成辭，辭成無好異之尤，辯立有斷辭之義。雖精義曲隱，無傷其正言；微辭婉晦，不害其體要。體要與微辭偕通，正言共精義並用；聖人之文章，亦可見也。顏闔以爲仲尼飾羽而畫，徒事華辭。雖欲訾聖，弗可得已。然則聖文之雅麗，固銜華而佩實者也。天道難聞，猶或鑽仰；文章可見，胡寧勿思。若徵聖立言，則文其庶矣。贊曰：妙極生知，睿哲惟宰。精理爲文，秀氣成采。鑒懸日月，辭富山海。百齡影徂，千載心在。

又《宗經》 三極彝訓，其書言經。經也者，恆久之至道，不刊之鴻教也。故象天地，效鬼神，參物序，制人紀，洞性靈之奧區，極文章之骨髓者也。皇世三墳，帝代五典，重以八索，申以九丘，歲歷綿曖，條流紛糅，自夫子刪述，而大寶咸耀。於是《易》張十翼，《書》標七觀，《詩》列四始，《禮》正五經，《春秋》五例，義既極乎性情，辭亦匠於文理，故能開學養正，昭明有融。然而道心惟微，聖謨卓絕，牆宇重峻，而吐納自深。譬萬鈞之洪鍾，無錚錚之細響矣。夫《易》惟談天，入神致用。故繫稱旨遠辭文，言中事隱，韋編三絕，固哲人之驪淵也。《書》實記言，而詁訓茫昧，通乎爾雅，則文章曉然。故子夏歎《書》，昭昭若日月之明，離離如星辰之行，言昭灼也。《詩》主言志，詁訓同《書》，摛風裁興，藻辭譎喻，溫柔在誦，故最附深衷矣。禮以立體，據事制範，章條纖曲，執而後顯，采掇片言，莫非寶也。《春秋》辨理，一字見義，五石六鷁，以詳略成文；雉門兩觀，以先後顯旨：其婉章志晦，諒以邃矣。《尚書》則覽文如詭，而尋理卽暢；《春秋》則觀辭立曉，而訪義方隱。此聖人之殊致，表裏之異體者也。至根柢槃深，枝葉峻茂，辭約而旨豐，事近而喻遠。是以往者雖舊，餘味日新，後進追取而非晚，前脩文用而未先，可謂泰山徧雨，河潤千里者也。故論說辭序，則《易》統其首；詔策章奏，則《書》發其源；賦頌歌讚，則《詩》立其本；銘誄箴祝，則《禮》總其端；紀傳銘檄，則《春秋》爲根。並窮高以樹表，極遠以啓疆，所以百家騰躍，終入環內者也。若稟經以製式，酌雅以富言，是仰山而鑄銅，煑海而爲鹽也。故文能宗經，體有六義：一則情深而不詭，二則風清而不雜，三則事信而不誕，四則義直而不回，五則體約而不蕪，六則文麗而不淫，揚子比雕玉以作器，謂《五經》之含文也。夫文以行立，行以文傳，四教所先，符采相濟，勵德樹聲，莫不師聖，而建言脩辭，鮮克宗經。是以楚艷漢侈，流弊不還，正末歸本，不其懿歟！贊曰：三極彝道，訓深稽古。致化歸一，分教斯五。性靈鎔匠，文章奧府。淵哉鑠乎，羣言之祖。

又《情采》 聖賢書辭，總稱文章，非采而何！夫水性虛而淪漪結，木體實而華萼振，文附質也。虎豹無文，則鞹同犬羊；犀兕有皮，而色資丹漆，質待文也。若乃綜述性靈，敷寫器象，鏤心鳥跡之中，織辭魚網之上，其爲彪炳，縟彩名矣。故立文之道，其理有三：一曰形文，五色是也；二曰聲文，五音是也；三曰情文，五性是也。五色雜而成黼黻，五音比而成韶夏，五情發而爲辭章，神理之數也。《孝經》垂典，喪言不文，故知君子常言未嘗質也。老子疾僞，故稱美言不信；而五千精妙，則非棄美矣。莊周云「辯雕萬物」，謂藻飾也。韓非云「艷采辯說」，謂綺麗也。綺麗以艷說，藻飾以辯雕，文辭之變，於斯極矣。研味李老，則知文質附乎性情；詳覽莊韓，則見華實過乎淫侈。若擇源於涇渭之流，按轡於邪正之路，亦可以馭文采矣。夫鉛黛所以飾容，而盼倩生於淑姿，文采所以飾言，而辯麗本於情性。故情者，文之經，辭者，理之緯；經正而後緯成，理定而後辭暢，此立文之本源也。昔詩人什篇，爲情而造文，辭人賦頌，爲文而造情。何以明其然？蓋風雅之興，志思蓄憤，而吟詠情性，以諷其上，此爲情而造文也。諸子之徒，心非鬱陶，苟馳夸飾，鬻聲釣世，此爲文而造情也。故爲情者要約而寫眞，爲文者淫麗而煩濫，而後之作者，採濫忽眞，遠棄風雅，近師辭賦，故體情之製日疎，逐文之篇愈盛。故有志深軒冕，而汎詠皐壤，心纏幾務，而虛述人外，眞宰弗存，翩其反矣。夫桃李不言而成蹊，有實存也；男子樹蘭而不芳，無其情也。夫以草木之微，依情待實，況乎文章，述志爲本，言與志反，文豈足徵！是以聯辭結采，將欲明理；采濫辭詭，則心理愈翳。固知翠綸桂餌，

反所以失魚。言隱榮華，殆謂此也。是以衣錦褧衣，惡文太章，賁象窮白，貴乎反本。夫能設謨以位理，擬地以置心，心定而後結音，理正而後摛藻，使文不滅質，博不溺心，正采耀乎朱藍，間色屏於紅紫，乃可謂雕琢其章，彬彬君子矣。贊曰：言以文遠，誠哉斯驗。心術既形，英華乃贍。吳錦好渝，舜英徒艷。繁彩寡情，味之必厭。

又《序志》 夫文心者，言爲文之用心也。昔涓子琴心，王孫巧心，心哉美矣，故用之焉。古來文章，以雕縟成體，豈取騶奭之羣言雕龍也。夫宇宙縣邈，黎獻紛雜，拔萃出類，智術而已。歲月飄忽，性靈不居，騰聲飛實，製作而已。夫有肖貌天地，稟性五才，擬耳目於日月，方聲氣乎風雷，其超出萬物，亦已靈矣。形同草木之脆，名踰金石之堅，是以君子處世，樹德建言，豈好辯哉，不得已也！予生七齡，乃夢彩雲若錦，則攀而採之。齒在踰立，則嘗夜夢執丹漆之禮器，隨仲尼而南行；旦而寤，廼怡然而喜，大哉聖人之難見也，乃小子之垂夢歟！自生人以來，未有如夫子者也。敷讚聖旨，莫若注經，而馬鄭諸儒，弘之已精，就有深解，未足立家。唯文章之用，實經典枝條，五禮資之以成，六典因之致用，君臣所以炳煥，軍國所以昭明，詳其本源，莫非經典。而去聖久遠，文體解散，辭人愛奇，言貴浮詭，飾羽尚畫，文繡鞶帨，離本彌甚，將遂訛濫。蓋周書論辭，貴乎體要；尼父陳訓，惡乎異端；辭訓之異，宜體於要。於是搦筆和墨，乃始論文。

潘徽《韻纂序》 文字之來尚矣。初則羲皇出震，觀象緯以法天；次則史頡佐軒，察蹄迹而取地。于是八卦爰始，爻文斯作，繩用既息，墳籍生焉。至如龍策授河，龜威出洛，綠綈白檢，述勛、華之運，金繩玉字，表殷、夏之符，銜甲示于姬壇，吐卷徵于孔室，莫不理包遠邇，迹會幽明，仰協神功，俯照人事。其制作也如彼，其祥瑞也如此，故能宣流萬代，正名百物，爲生民之耳目，作後王之模範，頌美形容，垂芬篆素。

李諤《上書正文體》 臣聞古先哲王之化民也，必變其視聽，防其嗜欲，塞其邪放之心，示以淳和之路。五教六行爲訓民之本，《詩》、《書》、《禮》、《易》爲道義之門。故能家復孝慈，人知禮讓，正俗調風，莫大于此。其有上書獻賦，制誄鐫銘，皆以褒德序賢，明勛證理。苟非懲勸，義不徒然。降及後代，風教漸落。魏之三祖，更尚文詞，忽君人之大道，好雕蟲之小藝。下之從上，有同影響，競騁文華，遂成風俗。江左齊、梁，其弊彌甚，貴賤賢愚，唯務吟咏。遂復遺理存異，尋虛逐微，競一韻之奇，爭一字之巧。連篇累牘，不出月露之形，積案盈箱，唯是風雲之狀。世俗以此相高，朝廷據茲擢士。祿利之路既開，愛尚之情愈篤。于是閭里童昏，貴游總丱，未窺六甲，先制五言。至如羲皇、舜、禹之典，伊、傅、周、孔之說，不復關心，何嘗入耳。以傲誕爲清虛，以緣情爲勛績，指儒素爲古拙，用詞賦爲君子。故文筆日繁，其政日亂，良由棄大聖之軌模，構無用以爲用也。損本逐末，流變華壤，遞相師祖，久而愈扇。

王通《中說·天地篇》 學者博誦云乎哉，必也貫乎道；文者苟作云乎哉，必也濟乎義。

又《問易篇》 志以成道，言以宣志。

李淵《令諸州舉送明經詔》 六經茂典，百五仰則；四學崇教，千載垂范。【略】夫安上治民，莫善於禮，出忠入孝，自家刑國，揖讓俯仰，登降折旋，皆有節文。

李世民《修晉書詔》 是知右史序言，繇斯不昧；左官詮事，歷茲未遠。發揮文字之本，導達書契之源。大矣哉，蓋史籍之爲用也。自沮誦攝官之後，伯陽載筆之前，易代史臣，皆有刪著。仲尼修而採檮杌，倚相誦而闡邱墳。降自西京，班、馬騰其茂實；逮於東漢，范、謝振其芳聲。蕞爾當涂，陳壽敷其國志；眇哉有宋，沈約裁其帝籍。至若梁陳高氏，朕命勒成，惟周及隋，亦同甄錄。莫不彰善癉惡，振一代之清芬；褒德懲凶，備百王之令典。惟晉氏膺運，制有中原。上帝啓元石之圖，下武代黃星之德。及中朝鼎謝，江右嗣興，並宅寰區，累重徽號。足以飛英麗筆，將美方書。但十有八家，雖存記注，而才非良史，書虧實錄。榮緒煩而寡要，行思勞而少功。叔寧課虛，滋味同于畫餅；子雲學海，涓滴堙于涸流。處叔不預于中興，法盛莫道于創業。洎乎干、陸、曹、鄧，略紀帝王；鸞、盛、廣、松，才編載記。其文既野，其事罕傳。遂使典午清塵，韞遺芳于簡策；金行曩誌，闕繼美于驪騶。遐想寂寥，深爲嘆息。

歐陽詢《藝文類聚序》 夫九流百氏，爲說不同。延閣石渠，架藏繁積。周流極源，頗難尋究。披條索貫，日用宏多。卒欲摘其菁華，採其旨要，事同游海，義等觀天。皇帝命代膺期，撫茲寶運，移澆風於季俗，反淳化於區中。戡亂靖人，無思不服；偃武修文，興開庠序。欲使家富隋珠，人懷荆

玉。以爲前輩綴集，各抒其意。流別文選，專取其文；皇覽徧略，直書其事。文義既殊，尋檢難一。爰詔撰其事，且文棄其浮雜。刪其冗長，金箱玉印，比類相從，號曰《藝文類聚》。

魏徵《群書治要序》 近古皇王，時有撰述，並皆包括天地，牢籠群有。競採浮艷之詞，爭馳迂誕之說。騁末學之傳聞，飾雕蟲之小技。流蕩忘反，殊途同致。雖辯周萬物，愈失司契之源；術總百端，彌乖得一之旨。

王勃《平臺秘略論十首・文藝三》 論曰：《易》稱「觀乎天文，以察時變」；《傳》稱「言而無文，行之不遠」。故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能事。而君子所役心勞神，宜于大者遠者，非緣情體物，雕蟲小技而已。是故思王抗言詞訟，耻爲君子，武皇裁出篇章，僅稱往事。不其然乎！至若身處魏闕之下，心存江湖之上，詩以見志，文宣王有焉。

又《上吏部裴侍郎啓》 夫文章之道，自古稱難。聖人以開物成務，君子以立言見志。遺雅背訓，孟子不爲。勸百諷一，揚雄所耻。苛非可以甄明大義，矯正末流，俗化資以興衰，國家由其輕重，古人未嘗留心也。自微言既絕，斯文不振，屈、宋導澆源於前，枚、馬張淫風於後。談人主者，以宮室苑囿爲雄；叙名流者，以沈酗驕奢爲達。故魏文用之而中國衰，宋武貴之而江東亂。雖沈、謝爭騖，適足兆齊、梁之危；徐、庾並馳，不能止周、陳之禍。於是識其道者卷舌而不言，明其弊者拂衣而徑逝。《潛夫》《昌言》之論，作之而有逆于時；周公孔氏之教，存之而不行于代。天下之文，靡不壞矣。國家應千載之期，恢百王之業，天地靜默，陰陽順序，方欲激揚正道，大庇生人，黜非聖之書，除不稽之論。牧童頓顙，思進皇謀，樵夫拭目，願談王道。崇大廈者非一木之材，匡弊俗者非一日之衛。衆持則力盡，眞長則僞銷。自然之數也。

李善《進文選表》 故羲繩之前，飛葛天之浩唱；媧簧之後，掞叢雲之奧詞。步驟分途，星躔殊建，球鍾愈暢，舞詠方滋。楚國詞人，御蘭芬於絕代；漢朝才子，綜擎帨於遙年。虛元流正始之音，氣質馳建安之體。長離北度，騰雅詠於圭陰；化龍東騖，煽風流於江右。爰逮有梁，宏材彌劭，昭明太子業膺守器，譽貞問寢，居肅成而講藝，開博望以招賢。搴中葉之詞林，酌前修之筆海。周巡緜嶠，品盈尺之珍；楚望長瀾，搜徑寸之寶。故撰斯一集，名曰《文選》，後進英髦，咸資準的。

張說《唐昭容上官氏文集序》 臣聞七聲無主，律呂綜其和；五綵無章，黼黻交其麗。是知氣有壹鬱，非巧辭莫之通；形有萬變，非工文莫之寫。先王以是經天地，究人神，闡寂寞，鑑幽昧。文之辭義大矣哉！

張九齡《陪王司馬宴王少府車閣序》 古之君子，推其分，養其和，仲尼得之以弦歌，傅說因之以版築。至若《詩》有怨刺之作，《騷》有愁思之文，求之微言，匪云大雅。王六官志其大者，司馬公引而申之。謫居何心，不欲賈生之投吊；窮愁非我，安用虞卿之著書。

顏眞卿《尚書刑部侍郎贈尚書右僕射孫逖文公集序》 古之爲文者，所以導達心志，發揮性靈，本乎歌詠，終乎雅頌。帝庸作而君臣動色，王澤竭而風化不行，政之興衰，實繫於此。然而文勝質，則繡其鞶帨，而血流漂杵；質勝文，則野於禮樂，而木訥不華。歷代相因，莫能適中。故「詩人之賦麗以則，詞人之賦麗以淫」，此其效也。漢魏已還，雅道微缺，梁陳斯降，宮體聿興。既馳騁于末流，遂受嗤於後學。是以沈隱侯之論謝康樂也，乃云靈均已來，此未及覩。盧黃門之序陳拾遺也，而云道喪五百歲，而得陳君。若激昂頹波，雖無害於過正。榷其中論，不亦傷於厚誣。何則？雅鄭在人，理亂由俗。桑間濮上，胡爲乎緜古之時；正始皇風，奚獨乎凡今之代。

李華《贈禮部尚書清河孝公崔沔集序》 文章本乎作者，而哀樂繫乎時。本乎作者，《六經》之志也，繫乎時者，樂文武而哀幽厲也。立身揚名，有國有家，化人成俗，安危存亡。於是乎觀之：宣于志者曰言，飾而成之曰文。有德之文信，無德之文詐。皋陶之歌，史克之頌，信也。子朝之告，宰嚭之詞，詐也。而士君子耻之。夫子之文章，偃、商傳焉，偃、商歿而孔伋、孟軻作，蓋《六經》之遺也。屈平、宋玉哀而傷，靡而不返，《六經》之道遯矣。論及後世，力足者不能知之，知之者力或不足，則文心漸以微矣。文顧行，行顧文，此其與於古歟。

梁肅《補闕李君前集序》 文之作，上所以發揚道德，正性命之紀；次所以財成典禮，厚人倫之義；又其次所以昭顯義類，立天下之中。三代之後，其流派別。炎漢制度以霸，王道雜之，故其文亦二。賈生、馬遷、劉向、班固，其文博厚，出於王風者也；枚叔、相如、揚雄、張衡，其文雄富，出於霸塗者也。其後作者，理勝則文薄，文勝則理消。理消則言愈繁，繁則亂矣；文薄則意愈巧，巧則弱矣。故文本於道，失道則傳之以氣，氣不足則飾

之以辭。蓋道能兼氣，氣能兼辭，辭不當則文斯敗矣。

權德輿《唐御史大夫贈司徒贊皇文獻公李栖筠文集序》 辰象文于天，山川文于地，肖形最靈。經緯敎化，鼓天下之動，通萬物之宜，而人文作焉，三才備焉。命代大君子，所以序九功，正五事，精義入神，英華發外。著之話言，施之憲章，文明之盛，與天地準。

韓愈《答陳生書》 蓋君子病乎在己，而順乎在天。待己以信，而事親以誠。所謂病乎在己者，仁義存乎內，彼聖賢者能推而廣之，而我蠢焉爲衆人。【略】所謂事親以誠者，盡其心，不夸於外；先乎其質，後乎其文也。盡其心不夸於外者，不以己之得於外者爲父母榮也；名與位之謂也。先乎其質者，行也；後乎其文者，飲食甘旨，以其外物供養之道也。誠者，不欺之名也。待於外而後爲養，薄於質而厚於文，斯其不類於欺與？

又《送孟東野序》 大凡物不得其平則鳴。草木之無聲，風撓之鳴；水之無聲，風蕩之鳴。其躍也或激之，其趨也或梗之，其沸也或炙之。金石之無聲，或擊之鳴。人之於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後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懷。凡出於口而爲聲者，其皆有弗平者乎！樂也者，鬱於中而泄於外者也。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金石絲竹、匏土革木八者，物之善鳴者也。惟天之於時也亦然，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是故以鳥鳴春，以雷鳴夏，以蟲鳴秋，以風鳴冬，四時之相推敓，其必有不得其平者乎。其於人也亦然，人聲之精者爲言，文辭之於言，又其精也，尤擇善鳴者而假之鳴。

又《答李翊書》 李生足下：生之書辭甚高，而其問何下而恭也？能如是，誰不欲告生以其道？道德之歸也，有日矣，況其外之文乎？抑愈所謂望孔子之門牆而不入於其宮者，焉足以知是且非耶？雖然，不可不爲生言之。生所謂立言者是也，生所爲者與所期者，甚似而幾矣。抑不知生之志，蘄勝於人而取於人耶？將蘄至於古之立言者耶？蘄勝於人而取於人，則固勝於人而可取於人矣。將蘄至於古之立言者，則無望其速成，無誘於勢利，養其根而俟其實，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實遂，膏之沃者其光煜。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抑又有難者，愈之所爲，不自知其至猶未也。雖然，學之二十餘年矣，始者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非聖人之志不敢存。處若忘，行若遺，儼乎其若思，茫乎其若迷。當取於心而注於手也，惟陳言之務去，戛戛乎其難哉！其觀於人，不知其非笑之爲非笑也。如是者亦有年，猶不改，然後識古書之正僞，與雖正而不至焉者，昭昭然白黑分矣。而務去之，乃徐有得也。當其取於心而注於手也，汩汩然來矣。其觀於人也，笑之則以爲喜，譽之則以爲憂，以其猶有人之說者存也。如是者亦有年，然後浩乎其沛然矣，吾又懼其雜也，迎而距之，平心而察之，其皆醇也，然後肆焉。雖然，不可以不養也。行之乎仁義之途，游之乎《詩》《書》之源，無迷其途，無絕其源，終吾身而已矣。氣，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畢浮，氣之與言猶是也。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皆宜。雖如是，其敢自謂幾於成乎？雖幾於成，其用於人也奚取焉？雖然，待用於人者，其肖於器耶？用與舍屬諸人。君子則不然，處心有道，行己有方，用則施諸人，舍則傳諸其徒，垂諸文而爲後世法。如是者，其亦足樂乎？其無足樂也。有志乎古者希矣。志乎古，必遺乎今，吾誠樂而悲之。亟稱其人，所以勸之，非敢褒其可褒而貶其可貶也。問於愈者多矣，念生之言不志乎利，聊相爲言之。

柳宗元《報袁君陳秀才避師名書》 大都文以行爲本，在先誠其中。其外者當先讀《六經》，次《論語》、孟軻書皆經言；左氏、《國語》、莊周、屈原之辭，稍采取之；穀梁子、太史公甚峻潔，可以出入；餘書俟文成，異日討也。其歸在不出孔子，此其古人賢士所懍懍者。求孔子之道，不於異書。秀才志於道，愼勿怪，勿雜，勿務速顯；道苟成則勃然爾，文則蔚然爾。源而流者歲旱不涸，蓄穀者不病凶年，蓄珠玉者不虞殍死矣。然則成而久者，其術可見，雖孔子在，爲秀才計，未必過此。

韋處厚《上宰相薦皇甫湜書》 文章心靈之造形也。著誠居業，本隱以之顯；觀心擇術，自粗以之微。以是而求，則坐決萬方之內，立斷百代之下。其術既定，其道甚明。

劉禹錫《唐故尚書主客員外郎盧公集紀》 心之精微發而爲文，文之神妙詠而爲詩，猶夫孤桐朗玉，自有天律，能事具者，其名必高，名由實生，故久而益大。

又《唐故衡州刺史呂君集紀》 五行秀氣，得之居多者爲俊乂，其色瀲灩於顏間，其聲發而爲文章，天之所與，有物來相，彼由學而致者，如工人染夏，以視羽畎，有生死之殊矣。

又《唐故尚書禮部員外郎柳君文集紀》 八音與政通，而文章與時高下。三代之文，至戰國而病，涉秦漢復起。漢之文，至列國而病，唐興復起。夫

政厖而土裂，三光五嶽之氣分，大音不完，故必混一而後大振。初，貞元中，上方嚮文章，昭回之光，下飾萬物，天下文士，爭執所長，與時而奮。粲焉如繁星麗天，而芒寒色正。

柳冕《與滑州盧大夫論文書》 夫文生於情，情生於哀樂，哀樂生於治亂。故君子感哀樂而爲文章，以知治亂之本。屈宋以降，則感哀樂而亡雅正；魏晉以還，則感聲色而亡風教；宋齊以下，則感物色而亡興致。教化興亡，則君子之風盡。故淫麗形似之文，皆亡國哀思之音也。自夫子至梁、陳，三變以至衰弱。嗟乎！《關雎》興而周道盛，王澤竭而《詩》不作，作則王道興矣。

崔元翰《與常州獨孤使君書》 天之文以日月星辰，地之文以百穀草木。生於天地而肖天地。聖賢又得其靈和粹美，故皆含章垂文，用能裁成庶物，化成天下。而治平之主，必以文德致時雍；其承輔之臣，亦以文事助王政。而唐堯、虞舜、禹、湯、文、武之代，則憲章、法度、禮樂存焉；皐陶、伯益、傅、周、召之倫，則誥命、謨訓、歌頌傳焉。其後衛武、召穆、吉甫、仍叔、咸作之詩，並列於雅。孔聖無大位，由修《春秋》、述《詩》、《易》，反諸正而寄之治。而素臣邱明、游、夏之徒，又述而贊之。推是而言，爲天子大臣，明王道，斷國論，不通乎文學者，則陋矣；士君子立於世，升於朝，而不繇乎文行者，則僻矣。然患後世之文，放蕩於浮虛，舛馳於怪迂，其道遂隱。謂宜得明哲之師長，表正其根源，然後教化淳矣。

白居易《策林・忠敬質文損益》 忠敬質文，百代循環之教也。【略】救詭莫若文。故周之教尚文。文本於天，天道垂文，而人則之。故曰文者天之教也。文之弊其人僥，救僥莫若忠。然則三王之所不同者，非欲自異而相反也。【略】而質與文，俱致於理。【略】具舉而兼行，可謂文質協和，禮樂明備之代也。【略】是以周之文弊，今有遺風。故人鮮樸而忠，俗猶利而巧。伏願陛下以繼周爲己任，以行夏爲時宜，稍益質而損文，漸尚忠而救僥。斟酌於教，經緯其人。

又《救學者之失・禮樂詩書》 學者教之根、理之本。國家設庠序以崇儒術，張禮樂而厚國風。師資肅以尊嚴，文物煥其明備。【略】國家刪定六經之義，裁成五禮之文，是爲學者之先知，生人之大惠也。【略】俾講《詩》者以六義風賦爲宗，不專於鳥獸草木之名也；讀《書》者以五代典謨爲旨，不專於章句詁訓之文也；習《禮》者以上下長幼爲節，不專於俎豆之數、裼襲之容也；學《樂》者以中和友孝爲德，不專於節奏之變、綴兆之度也。夫然，則《詩》、《書》無愚誣之失，《禮》、《樂》無盈減之差。

又《與元九書》 夫文尚矣，三才各有文。天之文三光首之，地之文五材首之，人之文《六經》首之。就《六經》言，《詩》又首之。何者，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莫始乎言，莫切乎聲，莫深乎義。

又《故京兆元少尹文集序》 天地間有粹靈氣焉，萬類皆得之，而人居多。就人中，文人得之又居多。蓋是氣凝爲性，發爲志，散爲文。粹勝靈者，其文冲以恬；靈勝粹者，其文宣以秀；粹靈均者，其文蔚溫雅淵，疏朗麗則。檢不扼，達不放，古淡而不鄙，新奇而不怪。

又《唐故武昌軍節度處置等使正議大夫檢校戶部尚書鄂州刺史兼御史大夫賜紫金魚袋贈尚書右僕射河南元公墓誌銘并序》 又觀其述作編纂之旨，豈止於文章刀筆哉？實有心在於安人治國，致君堯、舜，致身伊、皐。

武元衡《劉商郎中集序》 天運地轉，剛柔生焉。禮辯樂形，文章出焉。天之文莫麗乎日月，地之文莫麗乎山川。聖人觀象立言，用稽述作，發乎情性，形於咏歌。大則明天下政途，彌綸王化；小則舒一時幽憤，刺見《國風》。故子夏云：「在心爲志，發言爲詩。」聲成文謂之音也，固可動天地，感鬼神，則正始之道存焉。

崔祐甫《齊昭公崔府君集序》 天以日月經緯爲文，地以邱陵山川爲文，剛柔雜也。其施於人也，鐘磬笙竽文其樂，九章三贄文其禮，典謨詠歌文其言。周之大臣，業參政本，發揮皇王之道，必由於文。故虞有皐陶洎益稷以嘉言啓迪，舜禹以降，伊傅周召，訓命策誥，并時而興。秦之李斯，著事而僻，自茲厥後，蜀丞相孔明有《出師表》，晉司空茂先《鷦鷯賦》，皆輔臣之文也。財成陶冶，于是見焉。

于邵《華陽屬和集序》 六藝詩人之蘊雅，貫三極而正存象外，班九流而化行天下。夫然，則游、夏登科于孔門，獨擅文學，雖風流萬古而不易者，文乎哉！

獨孤郁《辯文》 或曰：「文所以指陳是非，有以多爲貴也，其要在乎彩飾其字，而愼其所爲體也。」又曰：「文章乃一藝耳。」是皆不知上流之文，而文之所由作也。夫天之文位乎上，地之文位乎下，人之文位乎中。不可得而增損者，自然之文也。故伏羲作八卦以象天地窮極終始萬化，無有差忒。故

《易》與天地準此聖人之文至也。但合其德，而三才之道盡。後聖有作，不能使之爲五或七而九洎曲折者，是其文之至也。文字既生，治亂既形。仲尼作《春秋》以繩萬世，而褒貶在一字，是亦文之至者乎？然則《易》卦之一畫，《春秋》之一字，所謂崇飾之道而尙多之意耶！夫文者，考言之具也，可以革，則不足以畢天地矣。故聖人當使將來無得以筆削，果可以包學其義，雖一畫一字，其可已矣。病不能然，而曰必以彩飾之能，援引之富，爲作文之秘訣，是何言之末歟？夫天豈有意於文彩耶？而日月星辰不可踰；地豈有意於文彩耶？而山川邱陵不可加；八卦、《春秋》豈有意於文彩耶？而極與天地侔，其何故得以不可越？自然也。夫自然者，不得不然之謂也。不得不然，又何體之愼耶？夫天地、八卦、《春秋》，惟止於此者也，吾得定其所云。其不至於此者，惟吾何學焉？吾安能以天下之心也？是則其心卓然絕於俗者，其文不求而至也。無得子爲教，苟於聖達之門無所入，則雖劬勞憔悴於黼黻，其何數哉？是故在心曰志，宣於口曰言，垂於書曰文，其實一也。若聖與賢，則其書文皆教化之至言也。徒見其纖靡而無根者多，紿曰文與藝，嗚呼！

李翺《雜說上》 日月星辰經乎天，天之文也；山川草木羅乎地，地之文也；志氣言語發乎人，人之文也。志氣不能塞天地，言語不能根教化，是人之文紕繆也。山崩川涸，草木枯死，是地之文裂絕也；日月暈蝕，星辰錯行，是天之文乖盭也。天文乖盭，無久覆乎上；地文裂絕，無久載乎下；人文紕繆，無久立乎天地之間。故文不可以不愼也！夫毫釐分寸之長，必有中焉；咫尺尋常之長，必有中焉；百千萬里之長，必有中焉。則天地之大，亦必有中焉。居之中，則長短大小高下雖不一，其爲中則一也。是以出言居乎中者，聖人之文也。倚乎中者，希聖人之文也。近乎中者，賢人之文也。背而走者，蓋庸人之文也。中古以來至於斯，天下爲文，不背中而走者，其希矣。豈徒文背之而已？其視聽識言，又甚於此者矣。凡人皆有耳目心口。耳所以察聲音大小清濁之異也，目所以別采色朱紫白黑之異也，心所以辨是非賢不肖之異也，口所以達耳之聰，導目之明，宣心之智，而敦教化風俗，期所以不怍天地人神也。然而耳不能聽聲，惡得謂之耳歟？目不能辨色，惡得謂之目歟？心不能辨是非好惡，惡得謂之心歟？口不能宣心之智，導目之明，達耳之聰，惡得謂之口歟？四者皆不能於己質形，虛爲人爾，其何以自異於犬羊麋鹿乎哉？此皆能己而不自用焉，則是不信己之耳目心口，而信人之耳目心口者也。及其師曠之聰，離婁之明，臧武仲之智，宰我之言，則又不能信之於己，其或悠然先覺者，必謂其狂且愚矣！

龐嚴《對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策》 所謂文者何哉？文采而已。【略】經緯古今，文之業也；用之於武，武之德也。禁暴戢兵，武之業也；用之于文，文之輔也。

韋籌《文之章解》 垂日月所以爲天也，光盛而形物於地，備禮樂所以成人也。言成而著訓於簡，非是而光者，燭龍燿火亦光矣。非是而言者，狂童詖子亦言矣。【略】是以堯文思章於典，舜文明亦章於典。文王性堯、舜之文也，文治於西伯，章於《詩》、《易》。仲尼性堯、舜、文王之文，而弗帝弗伯也，盛章於禮樂經記。回性仲尼之文也，文不及章。偃商學仲尼文而之於人也，故學章武城民而經章魏國君。伋性其祖者也，參以學而章於《中庸》。軻性伋者也，勤其道而章於七篇。由偃至軻，無有禮樂者乎？是必由人文而章者也，未見不由而章者也。人視影於地者，仰而見爝火，而不見日月，必曰非天文之章也。視辭章於簡者，久而見狂濫，而不見禮樂，則不曰非人文之章也，浸有不自文而章。《易》曰：「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使章不自人文也，天下孰觀而孰化？

符載《寄徐泗張大夫書》 大凡人之有生，處而道德不滋於身者，竊兩曜之光明也；出而功烈不被於世者，偷大君之珪組也。況乎屬一詞、屯一事，上不陳教化，次不叙志意，皆游言也，豈曰文爲？一昨諷公之製，聳文豪爽，立意健激，首則見定忠固義之分，末則存策勳樹績之心。

王眞《道德經論兵要義述表》 臣聞昔者庖犧氏作，承天地，理萬物，猶以爲皇道不足，故寂然思化，精義感通。然則天既不言而生，地既不言而育，故河出龍圖，洛出龜書，所以示其文也。由是得以畫卦象，制文字焉。逮夫智慧萌生，眞樸潛消，則文字之理又不足。故載誕我元元皇帝，以代天地而言，將善救其弊者也。是以諄諄然五千之文，殷勤懇惻，斯亦至矣。可謂啓道德之根源，絕言語之枝葉。比之文章，則三辰昭回於天也；擬乎動植，則萬物充盈於地也；論其教戒，則百行全備於人也。何爲禮者亂之首？亂猶理也。亂矣，非禮則無以理之，故曰亂之首也。夫文者武之君也，武者文之備也，斯蓋二柄兼行，兩者同出，常居左右，孰可廢墜。

牛希濟《文章論》 天以日月星辰爲文，地以江河淮濟爲文，時以風雲草木爲文，衆庶以冠冕服章爲文，君子以言可教於人謂之文。垂是非於千載，歿而不朽者，唯君子之文而已。且時俗所省者，唯詩賦兩途，即有身不就學，口不知書，而能吟詠之列，是知浮豔之文，焉能臻於理道。今朝廷思堯、舜治化之文，莫若退屈、宋、徐、庾之學，以通經之儒，居燮理之任，以楊孟爲侍從之臣，使仁義治亂之道，日習於耳目，所謂觀乎人文，可以化成天下也。

《舊唐書》卷一六六《元稹白居易傳》 史臣曰：學才選士之法，尚矣。自漢策賢良，隋加詩賦，罷中正之法，委銓舉之司。由是爭務雕蟲，罕趨函丈，矯首皆希於屈、宋，駕肩並擬於《風》、《騷》，或侔箴闕之篇，或效補亡之句。咸欲錙銖《採葛》，糠粃《懷沙》，較麗藻於碧雞，鬬新奇於白鳳。暨編之簡牘，播在管絃，未逃季緒之詆訶，孰望《子虛》之稱賞？迨今千載，不乏辭人，統論六義之源，較其三變之體，如二班者蓋寡，類七子者幾何？至潘、陸情致之文，鮑、謝清便之作，迨於徐、庾，踵麗增華，纂組成而耀以珠璣，瑤臺構而間之金碧。國初開文館，高宗禮茂才，虞、許擅價於前，蘇、李馳聲於後。或位昇台鼎，學際天人，潤色之文，咸布編集。然而向古者傷於太僻，徇華者或至不經，齷齪者局於宮商，放縱者流於鄭衞。若品調律度，揚搉古今，賢不肖皆賞其文，未如元、白之盛也。昔建安才子，始定霸於曹、劉；永明辭宗，先讓功於沈、謝。元和主盟，微之、樂天而已。臣觀元之制策，白之奏議，極文章之壼奧，盡治亂之根荄。非徒謠頌之片言，盤盂之小說，就文觀行，居易爲優，放心於自得之場，置器於必安之地，優游卒歲，不亦賢乎。

又卷一九〇上《文苑傳序》 臣觀前代秉筆論文者多矣。莫不憲章《謨》、《誥》，祖述《詩》、《騷》，遠宗毛、鄭之訓論，近鄙班、揚之述作。謂「采采芣苢」，獨高比興之源；「湛湛江楓」，長擅詠歌之體。殊不知世代有文質，風俗有淳醨，學識有淺深，才性有工拙。昔仲尼演三代之《易》，刪諸國之《詩》，非求勝於昔賢，要取名於今代。實以淳朴之時傷質，民俗之語不經，故飾以文言，考之絃誦。然後致遠不泥，永代作程，即知是古非今，未爲通論。夫執鑒寫形，持衡品物，非伯樂不能分駑驥之狀，非延陵不能別《雅》、《鄭》之音。若空混吹竽之人；即異聞《韶》之歎。近代唯沈隱侯斟酌二《南》，剖陳三變，攄雲、淵之抑鬱，振潘、陸之風徽。俾律呂和諧，宮商輯洽，不獨子建總建安之霸，客兒擅江左之雄。爰及我朝，挺生賢俊，文皇帝解戎衣而開學校，飾賁帛而禮儒生，門羅吐鳳之才，人擅握蛇之價。靡不發言爲論，下筆成文，足以緯俗經邦，豈止雕章縟句。韻諧金奏，詞炳丹青，故貞觀之風，同乎三代。高宗、天后，尤重詳延，天子賦橫汾之詩，臣下繼柏梁之奏，巍巍濟濟，煇爍古今。如燕、許之潤色王言，吳、陸之鋪揚鴻業，元稹、劉蕡之對策，王維、杜甫之雕蟲，並非肄業使然，自是天機秀絕。若隋珠色澤，無假淬磨，孔璣翠羽，自成華彩，置之文苑，實煥緗圖。

徐鉉《翰林學士江簡公集序》 士君子藏器於身，應物如響，成天下之務者，存乎事業；通萬物之情者，在乎文辭。然則日月不知，人亡政息，瞻之則渺然在羲軒之上，蹈之則肅然若旦暮之間，自非遺文餘教，則作者之道或幾乎息矣。嗟夫，天地長久，英靈超忽，鄴中才子，與樂事以俱淪；江左名臣，及玄譚而共盡。清流可挹，勝氣猶生，閱蠹簡以凄涼，撫絕韋而慷慨。斯文未喪，何代無人。

又《故兵部侍郎王公集序》 君子之道，發於身而被於物，由於中而極於外。其所以行之者，言也；行之所以遠者，文也。然則文之貴於世也尚矣。雖復古今異體，南北殊風，其要在乎敦王澤，達下情，不悖聖人之道，以成天下之務。如斯而已矣。至於格高氣逸，詞約義微，音韻調暢，華采繁縟，皆其餘力也。

張咏《答友生問文書》 天地闢，聖人作，太朴散，禮義興。謂乎五常，所以佑天地之功；謂乎六籍，所以抉天地之塞。萬古而下，其誰異諸？故君臣父子，非文言無以定其分；朝會揖讓，非文言無以格其體，政以正文，非文言無以導其化；樂以和之，非文言無以節其變。咸邇于行事，播爲文章。嘻，聖人之道，我也有旨哉！故鼎有銘而樂有詩，禮有誄而書有誥，紛綸衆製，六籍悉備焉。周漢已降，代不乏賢，視文之否臧，見德之高下，若以偶語之作，參右正之辭，辭得異而道不可異也。故謂好古以戾，非文也；好今以蕩，非文也。

又《進文字表》 文章興于邃古，文物備于三代，前聖有作，後聖所因，著之簡編，流爲國典，誠萬代不易之道也。率由齊上下之儀，定人倫之序，正教所設，作生民之坦途；五常所施，爲濟用之樞紐。是故聖君順指于上，賢彥馳騖于下，文士之筆斟酌于中，陳布道德，張弛風化，有以懲，有以勸，

有以規，有以諷。正議不回，則皇猷允若；書法不隱，則奸邪洗心。行以踐言，文以見志，千狀萬態，不失乎忠信助治之大端，豈止垂諸空言而已。

柳開《上王學士第三書》 觀乎聖人文章可見也。天之文章，有其神，非則變是晷；聖人之文章，有其神，從則興，棄則亡。天之文章，日月星辰也；聖人之文章，詩書禮樂也。天之性者，生即合其道，不在乎學焉，學爲存也，欲世存存之矣。《孟子》十四篇，軻之書也；揚之《太玄》、《法言》，雄之書也；王氏六經，通之書也。焉學能至哉！韓氏有其文，次乎下也，非其生而知之，則從於俗矣，寧有於斯乎能至乎此者，然未達焉。然異於斯矣，仁義禮智信可行也。【略】言文章者，華而不實，取其刻削爲工，聲律爲能。刻削傷於樸，聲律薄於德，無樸與德，於仁義禮智信也，何其故在於功之學焉。無其天之性也，自不足於道也。以用而補之，苟悅其耳目之翫，君子不由矣。君子之翫，視必正，聽必正，文哉文哉，可苟也已。如可苟也已，則《詩》、《書》不刪去其僞者也。大達必小遺，小達必大忘，似有在乎天之性與師之功者焉。小遺不棄於學，大忘不可得於道，文章爲道之筌也，筌可妄作乎？筌之不良，獲斯失矣。女惡容之厚於德，不惡德之厚於容也。文惡辭之華於理，不惡理之華於辭也。理華於詞，則有可觀世，如本用之，則審是而已耳。

又《上王學士第四書》 文不可遽爲也，由乎心智，而出於口。君子之言也度，小人之言也翫。號令於民者，其文矣哉。心正則正矣，心亂則亂矣。發於內而主於外，其心之謂也；形於外而體於內，其文之謂也。心與文一者也。君子用己心以通彼心，合則附之，離則誘之，咸然使至於善矣。故《六經》之用於時，若是也。或曰：「今之文異於子之言，統其事而無不幹者，亦何經哉？」曰：「幾於苟矣。於身適其取舍之便，於物略其緩急之宜，非製乎久者。」曰：「亦自得於心矣，惡不可久乎？」曰：「裁度以用之，搆累以成之，役其心求於外，非由於心以出於內也。」曰：「雜乎經史百家之言，苦學而積用，不有其功且大乎？」曰：「如是小矣。君子之文簡而深，淳而精，若欲用其經史百家之言，則雜也。始於心而爲若虛，終於文而成乃實，習乎古者也。始於心而爲若實，終於文而成乃虛，習乎今者也。習古所以行今，求虛所以用實，能者知之矣，不能者反是。猶乎假彼之物，執爲已有，可乎？重之以華飾，爲僞者乎，德何良哉！」曰：「始如不好於習古，子又何爲言乎古？」曰：「世非不好也，未有其能者也。人好其所能也，不好其所不能也，世之習，於今有能者，尙皆好之矣。設有能於古者不好者哉！若是能之，其倫於經乎。」曰：「不可倫於經，倫則亂也；下而輔之，張其道也。」曰：「子之文何謂也？有志於古未達矣。某不度鄙陋，近獻舊文五通，書以喻於道也，序以列其志也，疏以刺其事也，箴以約其行也，論以陳其義也。言疎而理簡，氣質而體卑，用於時不足爲有道之資，納於人不足爲君子之觀，妄而貢於執事者，自知其過大矣。執事苟不擯斥，而時得容進於門，而今而後益知其幸也。」

又《答臧丙第二書》 文取于古，則實而有華；文取于今，則華而無實。實有其華，則曰經緯，人之文也，政在其中矣。華無其實，則非經緯，人之文也，政亡其中矣。政亡其中，則理世不足以觀之也。《六經》之文，各有其政，得而行之者鮮矣。未有不得而行之者也，吾之於文得而行之也有時矣。

又《與李宗諤秀才書》 賢愚之生無擇其所處也，惟其人在乎心別耳。文章之所主道也。古之爲學，公卿大夫士之子弟立身行道，取位與名，必用之。後之公卿大夫士之子弟，惟取位爲豐逸之具，乃罕學焉。其學者，非章句淺末之類，求第有司，進明天子者也。

王禹偁《答張扶書》 夫文，傳道而明心也，古聖人不得已而爲之也。且人能一乎心，至乎道，修身則無咎，事君則有立。及其無位也，懼乎心之所有不得明乎外，道之所畜不得傳乎後，於是乎有言焉。又懼乎言之易泯也，於是乎有文焉。信哉，不得已而爲之也。既不得已而爲之，又欲乎句之難道邪？又欲乎義之難曉邪？必不然矣！請以《六經》明之：《詩》三百篇，皆儷其句，諧其音，可以播管弦，薦宗廟，子之所熟也。《書》者，上古之書，二帝三王之世之文也。言古文者，無出於此。則曰：「惠迪吉，從逆凶。」又曰：「德日新萬邦。惟懷志自滿，九族乃離。」在《禮儒行》者，夫子之文也。則曰：「衣冠中動，作愼大讓，如慢小讓，如僞云云」者。在《樂》則曰：「鼓無當於五聲，五聲不得不和；水無當於五色，五色不得不彰。」在《春秋》則全以屬辭比事爲教，不可備引焉。在《易》則曰：「乾道成男，坤道成女，日月運行，一寒一暑。」夫豈句之難道邪？夫豈義之難曉邪？今爲文而捨《六經》，又何法焉。

又《送孫何序》 天之文，日月五星；地之文，百穀草木；人之文，六

籍五常。捨是而稱文者，吾未知其可也。咸通以來，斯文不競，革弊復古，宜其有聞。國家乘五代之末，接千歲之統，創業守文，垂三十載，聖人之化成矣，君子之儒興矣。然而服勤古道，鑽仰經旨，造次顛沛，不違仁義，拳拳然以立言爲己任，蓋亦鮮矣。

又《送譚堯叟序》 文學本乎《六經》者，其爲政也必仁且義，議理之有體也。文學雜乎百氏者，其爲政也，非貪則察，涉道之未深也。

趙湘《本文》 靈乎物者，文也；固乎文者，本也。本在道而通乎神明，隨發以變，萬物之情盡矣。詩曰：「本支百世禮。」謂行有枝葉，皆固本也。日月星辰之於天，百穀草木之於地，參然紛然，司蠢植性，變以示來，罔有遯者。嗚呼，其亦靈矣，其本亦無邪而存乎道矣。聖人者，生乎其間，總文以括二者，故細大幽闡，咸得其分。由是發其要爲仁義孝悌禮樂忠信，俾生民知君臣父子夫婦之業，顯顯焉不混乎禽獸。故在天地間，介介焉示物之變。蓋聖神者，若伏羲之卦，堯舜之典，大禹之謨，湯之誓命，文武之誥，公旦公奭之詩，孔子之禮樂，丘明之褒貶，垂燭萬祀，赫莫能滅，非固其本，則湮乎一息焉。一息之湮，本且搖矣，而況枝葉能爲後世之蔭乎？而況能盡萬物之情乎？《周禮》之後，孟軻、揚雄頗爲本者，是故其文靈且久。太史公亦漢之尤者也，揚雄呼其文爲實錄，道之所推耳。又曰：「若孔門之用賦者，則賈誼升堂，相如入室，奈孔門之不用乎。」然則揚子之言，非不用也，本有所不固爾。傳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大哉！夫子之言皆文也，所謂不可得而聞者，本乎道而已矣。後世之謂文者，求本於飾，故爲閱玩之具，競本而不疑，去道而不耻，淫巫蕩假，磨滅聲教，將欲盡萬物之情性，發仁義禮樂之根蒂，是郄克爲長萬之行，吾不見其易矣。或曰：「古之文章所以固本者，皆聖與賢，今非聖賢，若之何能之？」對曰：「聖與賢不必在古，而在今也，彼之狀亦人爾。其聖賢者，心也，其心仁焉、義焉、禮焉、智焉、信焉、孝悌焉，則聖賢矣。以其心之道，發爲文章，教人於萬世，萬世不泯，則固本也。今學古之文章，而不求古之仁義之道，反自謂非聖賢不能爲之，是果中道而廢者，果賊於儒術者，爲蠹教之物者。古之人將教天下，必定其家，必正其身，將正其身，必治其心，將治其心，必固其道。道且固矣，然後發辭以爲文，無凌替之懼，本末斯盛。雖曰未教，吾必謂之教矣。」

孫復《答張洞書》 夫文者，道之用也。道者，教之本也。故文之作也，必得之於心，而成之於言。得之於心者，明諸內者也；成之於言者，見諸外者也。明諸內者，故可以適其用；見諸外者，故可以張其教。是故《詩》、《書》、《禮》、《樂》、《大易》、《春秋》之文也，總而謂之經者，以其終於孔子之手，尊而異之爾，斯聖人之文也。後人力薄，不克以嗣，但當左右名教，夾輔聖人而已。或則列聖人之微旨，或則摘諸子之異端，或則發千古之未寤，或則正一時之所失，或則陳仁政之大經，或則斥功利之末術，或則揚聖人之聲烈，或則寫下民之憤歎，或則陳大人之去就，或則述國家之安危，必皆臨事摭實，有感而作。爲論，爲議，爲書，疏、歌、詩、贊、頌、箴、辭、銘、說之類，雖其目甚多，同歸於道，皆謂之文也。若肆意搆虛，無狀而作，非文也，乃無用之瞽言爾，徒污簡册，何所貴哉！【略】自西漢至李唐，其間鴻生碩儒，摩肩而起，以文章垂世者衆矣。然多楊、墨、佛、老虛無報應之事，沈、謝、徐、庾妖艷邪哆之言，雜乎其中，至有盈編滿集，發而視之，無一言及於教化者，此非無用瞽言，徒污簡册者乎。至於始終仁義不叛不雜者，惟董仲舒、揚雄、王通、韓愈而已。由是言之，則可容易至之哉！若欲容易而至，則非吾之所聞也。

釋智圓《答李秀才書》 夫論文者多矣，而皆駁其妖蠱，尚其淳粹，俾根柢仁義，指歸道德。不爾，而但在文之辭，似未盡文之道也。愚竊謂文之道者三：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德，文之本也；功，文之用也；言，文之辭也。德者何？所以畜仁而守義，敦禮而播樂，使物化之也。功者何？仁義禮樂之有失，則假威刑以防之，所以除其莠而捍其患也。言者何？述其二者以訓世，使履其言，則德與功其可至矣。然則本以正守，用以權既，辭而闢之，皆文也。故曰「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焉。堯舜非德邪？文武非功邪？故愚嘗以仁義之謂文，故能兼于三也。以三者，豈越仁義哉？或曰：「經天緯地曰文。」聖人之說也，子以仁義，不亂其非聖邪？曰：夫仁義者，在天曰陰陽，在地曰柔剛。非夫仁義，則胡以經乎天？非夫仁義，則胡以緯乎地？是故率天地之性而生者，心必則乎德義之經，口必道乎訓格之言。言之所施，期乎救弊。且句句警策，言言箴戒，尚慮無益于世，而代人競以淫辭媚語，聲律拘忌，夸飾器用，取悅常情，何益于教化哉！何益于教化哉！然則用心存公，性其情者，然後可立于言。苟心之不公，情之不性，

雖艱其句，險其辭，必有反經非聖之說者。故率情之所爲，未見有益于教也。或曰：情動于中，而形于言，何率情之非乎？曰：有是哉！節情以中則可。噫，立言者莫不由喜怒哀樂內動乎。夫喜而不節，則其言佞；怒而不節，則其言訐；哀而不節，則其言懦；樂而不節，則其言淫。樂不至于淫，哀不至于懦，怒不至于訐，喜不至于佞，惡則貶而懲之，善則褒而勸之，本之以道德，守之以淳粹，則播于百世，流乎四方，踵孟肩揚，諒無慚德矣。故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故愚以庶乎中和爲立言之大要也，則德乎功乎，可踐言而至也。

又《送天台長吉序》 或曰：子見夏雲秋濤，必觀焉，何謂也？曰：愛雲之奇也，如斷崖疊嶂焉，非以華彩而爲奇也；濤之壯也，如振鷺飛雪焉，非以其險溺而爲壯也。遂夫天之生人，故有如夏雲秋濤者；人之立言，亦有如夏雲秋濤者。且君子以端身履道爲奇，非素隱行怪也；以勇仁敦義爲壯，非瞋目治難也。及其言也，以溫柔敦厚爲奇，非炳炳琅琅也；以諷上伏下微有旨而爲壯，非狂懷訕時也。吾所以觀夏雲之奇、秋濤之壯焉，思得其人而交之，思得其辭而翫之。曩者長吉師至自天台，訪吾于孤山之下。訊其人，乃知其精浮圖書，復善騷雅，其爲人、其立言，悉所謂如夏雲秋濤者。于是得其人而交也，得其辭而翫也。

又《送庶幾序》 夫所謂古文者，宗古道而立言，言必明乎古道也。古道者何？聖師仲尼所行之道也。昔者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六經》大備。要其所歸，無越仁義五常也，仁義五常謂之古道也。若將有志於斯文也，必研幾乎！五常之道，不失於中，而達乎變。變而通，通則久，久而合道。既得之于心矣，然後吐之爲文章，敷之爲教化，俾爲君者如勛華，爲臣者如元愷，天下之民如堯舜之民。救時之弊，明政之失，不順非，不多愛。苟與世齟齬，言不見用，亦冀垂空言于百世之下，闡明四代之訓，覽之者有以知帝王之道可貴，霸戰之道可賤。仁義敦，禮樂作，俾淳風之不墜，而名揚於青史，蓋爲文之志也。古文之作，誠盡此矣，非止澀其文字，難其句讀，然後爲古文也。果以澀其文字、難其句讀爲古文者，則老、莊、楊、墨異端之書亦何嘗聲律耦對邪？以楊、墨、老、莊之書爲古文可乎？不可也。老、莊、楊、墨棄仁義，廢禮樂，非吾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之古道也。故爲文入于老莊者謂之雜，宗于周孔者謂之純。馬遷、班固之書，先黃老，後《六經》，抑忠臣，飾主闕，先儒文之雜也；孟軻、揚雄之書排楊墨，罪霸戰，黜浮僞，尚仁義，先儒文之純也。吾嘗試論之，以其古其辭而倍於儒，豈若今其辭而宗於儒也。今其辭而宗於儒，謂之古文可也；古其辭而倍於儒，謂之古文不可也。雖然，辭意俱古，吾有取焉爾。且代人所爲聲耦之文，未見有根仁柢義，模賢範聖之作者，連簡累牘，不出月露風雲之狀，諂時附勢之談，適足以傷敗風俗，何益于教化哉！夫爲文者，固其志，守其道，無隨俗之好惡而變其學也。

范仲淹《尹師魯河南集序》 予觀堯典、舜歌而下，文章之作，醇醨迭變，殆無窮乎？惟抑末揚本，去鄭復雅，左右聖人之道者難之。近則唐貞元、元和之間，韓退之之主盟于文，而古道最盛。懿、僖以降，寖及五代，其體薄弱，皇朝柳仲塗起而麾之，髦俊率從焉。仲塗門人，能師經探道有文於天下者多矣。洎楊大年以應用之才，獨步當世，學者刻辭鏤意，以希髣髴，未暇及古也。其甚者，專事藻飾，破碎大雅，反謂古道不適於用，廢而弗學者久之。洛陽尹師魯，少有高識，不逐時輩，從穆伯長游，力爲古文。而師魯深於《春秋》，故其文謹嚴，辭約而理精，章奏疏議，大見風采，士林始聳慕焉。復得歐陽永叔，從而振之。由是天下之文一變而正，是大有功於道也！

富弼《與陳都官書》 旨暢而辭密，氣勁而志堅，上發經蘊，旁照世弊，森矗明白，其文章之偉歟！【略】夫書籍所載，皆聖賢所行之道，然未有不深其本而敷其末，隱其原而揚其流。其本深則其末茂，其原隱則其流遠，此聖賢制則之要也。凡今之人觀書者，不究其本，不詳其原，惟末流是習，是故不見聖人之心之所存。矧又末盡末流之學，隘近淺薄，陷爲小人。謂讀書不爲人，專以爲己也，於是以爵位爲梯身之具而忘乎其君，以祿利爲肥身之資而忽乎其民。然有尚未能梯肥其身者，則有蹈捷急之徑，趨邪枉之門，貨賄公行，交結相尚，千姦萬亂，亡所不至，生偷一時之樂，死爲後世之誚而不顧也。僕謂市販之貪，奴隸之猥，亦或耻而不肯爲，而彼人者洋洋自以爲計之得，己之勝，吁，可哀也！

石介《上趙先生書》 介間居嘗讀《唐文粹》及《昌黎集》，觀其述作，炳然有三代兩漢遺風，殊不類今之文。曰詩賦者，曰碑頌者，曰銘贊者，或序記，或書箴，必本於教化仁義，根於禮樂刑政，而後爲之辭。大者驅引帝王之道，

施於國家，及於人民，以佐神靈，以浸蟲魚；次者正百度，叙百官，和陰陽，平四時，以舒暢元化，緝安四方。今之爲文，其主者不過句讀妍巧，對偶的當而已。極美者，不過事實繁多，聲律調諧而已。彫鏤篆刻傷其本，浮華緣飾喪其眞，於教化仁義禮樂刑政，則缺然無髣髴者。《易》曰：「文明以正，觀乎人文，化成天下。」《春秋傳》曰：「經緯天地曰文。」堯則曰：「欽明文思。」禹則曰：「文命敷於四海。」周則曰：「郁郁乎文哉。」漢則曰：「文章爾雅，訓辭深厚。」今之文何其衰乎！去唐百餘年，其間文人計以千數，而斯文寂寥缺壞久而不振者，非今之人盡不賢於唐之人，盡不能爲唐之文也。蓋其弊由於朝廷敦好，時俗習尚，漬染積漸，非一朝一夕也。【略】唐之文章，所以坦然明白，揭如日月，渾渾灝灝，浸如江海，同於三代，駕於兩漢者，吏部與數十子之力也。今天子繼明守成，道德高厚，功業巍然，直與唐並。今卿士大夫垂紳曳組，森森布列，行義超然，直與唐比。獨斯文邈乎不可視於唐。居上者點畫語言，組織章句，如彼畫工不知繪事後素以爲質，但誇其藻火之明，丹漆之多，如彼追師不知良玉不琢以爲美，但誇其雕刻之工，文理之縟，載毫囊筆，窮山刊木，模刻其文字，布於天下，以爲後進式。後進耳所習聞聲名赫奕，位望顯盛者，惟是不知前人有孟軻、揚雄、董仲舒、司馬相如、賈誼、韓吏部、柳宗元之才之雄也。目所常見制作淫麗文辭侈靡者，唯是不知前世有三代、兩漢、鉅唐之文之懿也。

又《上蔡副樞書》 夫有天地故有文，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剛柔斷矣。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文之所由生也，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文之所由見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文之所由成也。三皇之書，言大道也，謂之三墳五帝之書，言常道也。謂之五典，文之所由迹也。四始六義存乎《詩》，典謨誥誓存乎《書》，安上治民存乎《禮》，移風易俗存乎《樂》，窮理盡性存乎《易》，懲惡勸善存乎《春秋》。文之所由著也，文之時義大矣哉！故《春秋傳》曰：「經緯天地曰文。」《易》曰：「文明剛健。」《語》曰：「遠人不服，則脩文德以來之。」三王之政曰：「救質莫若文。」堯之德曰：「煥乎其有文章。」舜則曰：「濬哲文明。」禹則曰：「文命敷於四海。」周則曰：「郁郁乎文哉。」漢則曰：「與三代同風。」故兩儀，文之體也；三綱，文之象也；五常，文之質也；九疇，文之數也；道德，文之本也；禮樂，文之飾也；孝悌，文之美也；功業，文之容也；教化，文之明也；刑政，文之綱也；號令，文之聲也。聖人職文者也，君子章之，庶人由之，具兩儀之體，布三綱之象，全五常之質，叙九疇之數。道德以本之，禮樂以飾之，孝悌以美之，功業以容之，教化以明之，刑政以綱之，號令以聲之，燦然其君臣之道也，昭然其父子之義也，和然其夫婦之順也。尊卑有法，上下有紀，貴賤不亂，內外不瀆，風俗歸厚，人倫既正，而王道成矣。今夫文者，以風雷爲之體，花木爲之象也，辭華爲之質，韻句爲之數，聲律爲之本，雕鏤爲之飾，組繡爲之美，浮淺爲之容，華丹爲之明，對偶爲之綱，鄭衛爲之聲，浮薄相扇，風流忘返，遺兩儀、三綱、五常、九疇而爲之文也，棄禮樂、孝悌、功業、教化、刑政、號令而爲之文也。

又《與張秀才書》 吾觀足下之文五六萬言，如觀於天，吾見萬象森布羅列於上，吾不見日行之有道焉，月行之有次焉，星行之有躔焉。其水汗漫中夏，其泛也，其廣也，其出必有源焉，其歸必有海焉，出不於其源，歸不於其海，則爲中國之患焉，豈得所以爲水之道哉！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道也，由是道則爲中國之正人矣，離是道不夷則狄矣，不佛則老矣，不莊則韓矣。足下爲文始宗於聖人，終要於聖人，如日行有道，月行有次，星行有躔，水出有源，亦歸於海，盡爲文之道矣。

又《送龔鼎臣序》 夫與天地生者性也，與性生者誠也，與誠生者識也。性厚則誠明矣，誠明則識粹矣，識粹則其文典以正矣。然則文本諸識矣。聖人不思而得，識之至也；賢人思之而至，識之機也。《詩》、《易》、《書》、《禮》、《春秋》，言而爲中，動而爲法，不思而得也。孟、荀、揚、文中子、吏部，勉而爲中，制而爲法，思之而至也。至者，至於中也，至於法也。至於中至於法，則至於孔子也，至於孔子而爲極矣。其不至焉者，識雜之也。甚者爲楊、墨，爲老、莊，爲申、韓，爲鬼、佛，識雜之爲害也。如此輔之，爲學，爲文，厚乃性，明乃誠，粹乃識，確乎不可移，嚴乎不可譁也，直乎不可屈也。一志於聖人，則妖惑邪亂之氣無隙而入焉。於斯文也其庶幾矣。

范鎮《上蜀帥王密學書》 竊以文者宣言之器也，行者處身之基也。有其器無其基，身不得進；有其基無其器，言不得達。天下承平之日久，尙簡易，崇教化。發乎途巷，被乎絃管，無非文也；稱於宗族，著於金石，無非

行也。生今之世，捨文與行，而欲處身宣言於公侯大人門下者難矣！

余靖《宋太博尤川雜撰序》 夫文者，經世之具也。六籍坦明，萬代之法。自戰國而下，諸子紛紛，各挾所長之術，以成一家之作，文章之道，於是判矣。近世以詩賦取士，士亦習尚聲律，以中其選。署第之後，各圖進取，或以吏才成績，或以民政疚懷，或因簿領之煩，或耽燕私之樂，迴顧筆硯，如長物耳。其能業官之暇，孜孜文以究當世利害，著之篇牘，豈非懷文抱質，未盡其用，精力有餘，不忘於學者乎？

張方平《貢院請誡勵天下舉人文章》 臣聞文章之變，蓋與政通，風俗所形，斯爲教本。國體攸繫，理道存焉。況今官才，專取辭藝，士惟性資之敏，而學問以充之，故道義積乎中而英華發于外。以文取士，所以叩諸外而質其中之蘊者也。

歐陽修《送徐無黨南歸序》 予讀班固《藝文志》、唐《四庫書目》，見其所列自三代、秦、漢以來著書之士，多者至百餘篇，少者猶三四十篇，其人不可勝數，而散亡磨滅百不一二存焉。予竊悲其人文章麗矣，言語工矣，無異草木榮華之飄風，鳥獸好音之過耳也。方其用心與力之勞，亦何異衆人之汲汲營營而忽焉以死者，雖有遲有速，而卒與三者同歸於泯滅，夫言之不可恃也蓋如此。今之學者，莫不慕古聖賢之不朽，而勤一世以盡心於文字間者，皆可悲也。

又《答吳充秀才書》 蓋文之爲言，難工而可喜，易悅而自足。世之學者往往溺之，一有工焉，則曰吾學足矣。甚者至棄百事不關於心，曰：「吾文士也，職於文而已。」此其所以至之鮮也。昔孔子老而歸魯，六經之作，數年之頃爾。然讀《易》者如無《春秋》，讀《書》者如無《詩》，何其用功少而至於至也。聖人之文，雖不可及，然大抵道勝者，文不難而自至也。故孟子皇皇不暇著書，荀卿蓋亦晚而有作。若子雲、仲淹，方勉焉以模言語，此道未足而強言者也。後之惑者，徒見前世之文傳，以爲學者文而已，故愈力愈勤而愈不至。此足下所謂終日不出於軒序，此不能縱橫高下皆如意者，道未足也。若道之充焉，雖行乎天地，入於淵泉，無不之也。

又《答祖擇之書》 學者當師經，師經必先求其意，意得則心定，心定則道純，道純則充於中者實，中充實則發爲文者輝光，施於世者果致，三代、兩漢之學不過此也。

《新唐書・文苑傳序》 夏之政尚忠，殷之政尚敬，周之政尚文，然則文與忠敬，皆統人之行也。是故前代以文取士，本行也，由詞以觀行，則及詞也。宜父稱「顏子不遷怒，不貳過」，謂之「好學」，至乎修《春秋》，則游、夏不能措一辭，不亦明乎！間者禮部取人，有乖斯義。試學者以帖字爲精通，而不窮旨義，豈能知「遷怒」「貳過」之道乎？考文者以聲病爲是非，唯擇浮豔，豈能知移風易俗化天下之事乎？

釋契嵩《論原・人文》 三代之道，有質焉，有文焉，曰文而亡質，王道其可盡乎？故曰：質文者，聖人之所以適變而救敝也。質文本正而未敝也，質如不敝，何以文爲？文如不正，何以質爲？故吾所謂文者，蓋言文治之正也。孔子曰：「虞、夏之質，殷、周之文，至矣。」曰：「言文將無用乎？」曰：「孰不用也。」人文至焉，言文次焉，以言文而驗其人，人其廋哉？以人文而驗其世，世其廋哉？故人文者，天下之道之所存也；言文者，聖賢之志之所寓也。先天下而後聖賢者，聖賢發己也，天下至公也，故公者至而己者次也。孰曰言文其無用乎！

又《雜著・紀復古》 原古文之作也，所以發仁義而辨政教也。堯舜文武，其仁義至，其政教正。孔子以其文奮而揚之後世，得其法焉，故爲君臣者有禮，爲國家者不亂。方周道衰，諸侯強暴相欺，上下失理，孔子無位於時，不得行事，故以之用褒貶，正賞罰，故後世雖有姦臣賊子，懼而不敢輒作。及戰國時，合從連衡之說以傾天下，獨孟軻、荀況以文持仁義，而辨政教，當時雖不甚振，而學者仰而知有所趨。漢興，賈誼、董仲舒、司馬遷、揚雄輩以其文倡之，而天下和者響應，故漢德所以大，而其世所以久也。隋世王通，亦以其文繼孔子之作。唐興，太宗取其徒發而試之，故唐有天下大治，而韓愈、柳宗元復以其文從而廣之，故聖人之道益尊。今諸儒爭以其文奮，則我宋祖宗之盛德鴻業益揚，天子之仁義益著，朝廷之政教益辨，然而卿士大夫內觀其文，知所以脩仁義而奉上，正政教而涖百姓萬邦。百姓外觀其文，知所以懷仁義而附國家，聽教令而罔敢不從。四夷八蠻觀其文，以信我祖宗之德業，知可大而可久也，使其望而畏之曰：「宋多君子，用其文以行古道，中國之禮樂將大脩，理不可不服也。」《易》曰：「文明以正，人文也。」又曰：「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彼戎狄叛命兇慝之邊鄙，今朝廷當行征伐以誅其不廷，而文之興也，郁郁乎如此，是亦止亂不專在於威武，明文德而懷之也。

君子觀之，謂其化成天下也，宜與堯舜文武較其道德也哉！夫社稷之靈長久，歷數之無窮，雖漢唐之盛美，而奚足以比並。

又《文說》 天下治在乎人文之興，人文資言文發揮，而言文藉人文爲其根本。仁義禮智信，人文也；章句文字，言文也。文章得本，則其所出自正，猶孟子曰取之左右逢其原。歐陽氏之文，大率在仁信禮義之本也，諸子當慕永叔之根本可也，胡屑屑徒模擬詞章體勢而已矣。周末列國嬴秦時，孰不工文，而聖人之道廢，人文不足觀也，蓋其文不敦本乃爾。孔子無位，其道不行，病此不得已，徒以《六經》、《春秋》之文，載之以遺後世。故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聖人豈特事其空文？君臣父子，師徒朋友，其文詞有本，仁義禮信藹然，天下不治，未之有也。《易》曰：「觀乎人文，則天下化成。」豈不然哉！

陳襄《與知台州元絳屯田書》 某聞性有五：善充之曰德，迪德之行曰行，信出之曰言，言成章曰文，行與德爲端本，文與言爲實華。

蔡襄《再答謝景山書》 夫辨道莫若言，傳言莫若文。言者，道之所由，而文者，言之所存。道充乎中，造次而言，無有不極於文也。其道餒焉，而其文雖工，終亦莫之至也。某前書云：「由道而學文，道至焉文亦至焉；由文而之道，困於道者多矣。」此所謂學者，先於學道而後於學文耳。而景山謂《六經》之道皆由文而後明，未聞先由文而失道者。

周敦頤《通書・文辭》 文所以載道也。輪轅飾而人弗庸，徒飾也，況虛車乎。

又 文辭，藝也；道德，實也。篤其實而藝者書之；美則愛，愛則傳焉。賢者得以學而至之，是爲教。故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

又 然不賢者，雖父兄臨之，師保勉之，不學也。強之不從也。

又 不知務道德而第以文辭爲能者，藝焉而已。噫！弊也久矣。

劉攽《公是先生集序》 傳曰：「情深而文明，氣盛而化神。」惟深故能通天下之志，以極萬物之理。則文有不明者乎？盛如四時煦育，賦予雕刻衆形，萌芽夭條，無有不備，是之謂神。故古今之士，智有所不周，文有所不明，由其情之蹇淺也。知其一不知其二，善于此不善于彼，由其氣竄而化狹也。

王安石《上邵學士書》 夫誠發乎文，文貫乎道。仁思義色，表裏相濟者，其孰能至於此哉？【略】某嘗患近世之文辭弗顧於理，理弗顧於事，以襞積故實爲有學，以雕繪語句爲精新，譬之擷奇花之英，積而玩之，雖光華馨采，鮮縟可愛，求其根柢濟用，則蔑如也。

又《上人書》 嘗謂文者，禮教治政云爾。其書諸策而傳之人，大體歸然而已。而曰「言之不文，行之不遠」云者，徒謂辭之不可以已也，非聖人作文之本意也。自孔子之死久，韓子作，望聖人於百千年中，卓然也。獨子厚名與韓並。子厚非韓比也，然其文卒配韓以傳，亦豪傑可畏者也。韓子嘗語人以文矣曰云云，子厚亦曰云云，疑二子者徒語人以其辭耳，作文之本意不如是其已也。孟子曰：「君子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諸左右逢其原。」孟子之云爾，非直施於文而已，然亦可託以爲作文之本意。且所謂文者，務爲有補於世而已矣，所謂辭者，猶器之有刻鏤繪畫也，誠使巧且華，不必適用，誠使適用，亦不必巧且華。要之以適用爲本，以刻鏤繪畫爲之容而已。不適用，非所以爲器也，不爲之容，其亦若是乎？否也。然容亦未可已也，勿先之其可也。

呂陶《陳傳正退居類稿序》 夫君子之學，始於治性修身，而終于事業，豈特規規於辭采章句而謂之文乎？積於中乃發於外，蘊其實乃形於言，表裏之相符，本末之相濟，而後能也。譬夫輝山之玉，不責功於琢刻，撫之則溫潤，擊之則清越；躍冶之金，不資巧於鍛鍊，舉之則堅重，扣之則鏗鍧，皆本其所有而見焉。

蔣之奇《都官集原序》 傳曰：「辭達而已矣。」此言文者所以傳道，而辭非所尚也。自天子王侯，中國言六藝者，折衷於夫子，其文章可謂至矣。然豈尚辭哉！自建武以還，迄於梁陳之間，綴文之士，刻彫纂組，甚者至繡其鞶帨，則辭非不華也，然體制衰落，質幹不完，缺然於道何取焉。

《二程遺書》卷一八 凡解文字，但易其心，自見理。理只是人理，甚分明，如一條平坦底道路。《詩》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此之謂也。且如隨卦言「君子向晦入宴息」，解者多作遵養時晦之晦，或問作甚晦字，曰：「此只是隨時之大者，向晦則宴息也，更別有甚義？」或曰：「聖人之言，恐不可以淺近看佗。」曰：「聖人之言，自有近處，自有深遠處，如近處怎生強要鑿教深遠得。」揚子曰：「聖人之言遠如天，賢人之言近如地。」某與改之曰：「聖人之言其遠如天，其近如地。」學者不泥文義者，又全背卻遠去，理會文義

者，又滯泥不通。如子濯孺子爲將之事，孟子只取其不背師之意，人須就上面理會事君之道如何也。又如萬章問舜完廩浚井事，孟子只答佗大意，人須要理會浚井如何出得來，完廩又怎生下得來。若此之學，徒費心力。

又《二程外書》卷六　奢自文生，文過則爲奢，不足則爲儉。文者稱實而爲飾，文對實已爲兩物，奢又文之過，則去本遠矣。儉乃文不足，此所以爲禮之本。

蘇軾《東坡全集序》　成一代之文章，必能立天下之大節；立天下之大節，非其氣足以高天下者，未之能焉。孔子曰：「臨大節而不可奪君子人與。」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蓋存之於身謂之氣，見之於事謂之節，節也，氣也，合而言之道也。以是成文，剛而無餒，故能參天地之化，開盛衰之運。不然，則雕蟲篆刻，童子之事耳，焉足與論一代之文章哉！

蘇轍《上樞密韓太尉書》　太尉執事：轍生好爲文，思之至深，以爲文者，氣之所形，然文不可以學而能，氣可以養而致。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今觀其文章，寬厚宏博，充乎天地之間，稱其氣之小大。太史公行天下，周覽四海名山大川，與燕趙間豪俊交游，故其文疎蕩，頗有奇氣。此二子者，豈嘗執筆學爲如此之文哉！其氣充乎其中而溢乎其貌，動乎其言而見乎其文，而不自知也。轍生十有九年矣，其居家所與游者，不過其鄰里鄉黨之人，所見不過數百里之間，無高山大野可登覽以自廣，百氏之書雖無所不讀，然皆古人之陳迹，不足以激發其志氣。恐遂汩沒，故決然捨去，求天下奇聞壯觀，以知天地之廣大。過秦漢之故都，恣觀終南、嵩、華之高，北顧黃河之奔流，慨然想見古之豪傑，至京師，仰觀天子宮闕之壯與倉廩府庫城池苑囿之富且大也，而後知天下之巨麗。見翰林歐陽公，聽其議論之宏辯，觀其容貌之秀偉，與其門人賢士大夫遊，而後知天下之文章聚乎此也。

孔武仲《南齋集稿序》　文章于學者之事末矣。昔之賢人，有達而在上者，其言甚簡，而錄於《尚書》，皐陶是也；有窮而在下者，其言甚簡，而錄於《論語》，顏淵是也。彼其粹美積於中，輝光發於外，一言出，四海傳之以爲師法，遂以不朽于無窮，豈區區自異于文墨耶？後世著書者，莫多於蕭梁父子。當其盛時，布於四方，盈衍竹帛，及其寖久，寖以零落，求一語之傳不可得，卒與愚者均於沒世而無聞。然則文章豈可恃而久長哉？

李復《答人論文書》　《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夫所謂人文者，禮樂法度之謂也。上古之法，至堯而成，故孔子曰：「煥乎其有文章。」周之德至文王而純，故《傳》稱曰：「經緯天地曰文。」此聖人之文也。後世有一善可取，亦有謂之文者，孔文子、公叔文子之類是也，此皆以其行事謂之文也。昔之君子欲明其道，喻其理，以垂訓於天下後世，亦有言焉。以爲言之不文，不可以傳，故脩辭而達之，此言之爲文也，非謂事其無用之辭也。以載籍考之，若《書》之典謨訓誥誓命，皆治身治人治天下之法，此《書》之文也。國風雅頌歌美怨刺，皆當時風化政德可以示訓，此《詩》之文也。廣大幽微，遠近善惡，開天地之蘊，極性命之理，以前民用，以濟民行，此《易》之文也。言約而理微，褒善而貶惡，以明周公之制，以爲將來之法，此《春秋》之文也。《禮》之《中庸》，言至誠爲善，率性之謂道，君子篤恭而天下平，此《中庸》之文也。今觀《春秋》，則不知有《易》，觀《書》，則不知有《詩》，豈相蹈襲剽竊以爲己有哉！其言之小，天下莫能破，言之大，天下莫能載，後世尊之以爲經，而無不稽焉，此其爲文炳如日星，而光耀無窮也。自漢之司馬相如、揚雄而下，至於唐世，稱能文者多矣，皆端其精思，作爲辭語，雖其辭浩博閎肆，溫麗雄健，清新靖深，變態百出，率多務相漁獵，自謂闊步一時，皆何所補哉，亦小技而已，豈君子之文歟！苟能發道之奧，明理之隱，古人之所未言，前經之所不載，著之爲書，推之當世而可行，傳之後世而有取，雖片言之善，無不貴之矣。夫文猶器也，必欲濟於用，苟可適於用，加以刻鏤之藻繪之，以致美焉，無所不可。不濟於用，雖以金玉飾之，何所取焉？

毛滂《上時相書》　某聞仁義之塗，詩書之府，有氣也泠然而清，煒然而光，璀璨而徜徉中之者，能使其言炳然而成章，不知此果何氣也？然鐘鼓膏粱之地，綺襦紈袴之間，迎之則釋然散，取之則漠然空，獨山林枯槁之士，餓夫逐客羈旅之時乃得之。至與之寫孤憤，道阨窮，發物理之精微，論古今之成敗，俯仰上下，隨其筆端，亹亹令人不能自休。異哉，此果何氣也？中之者無乃反爲病癖不幸乎！雖然，清廟之歌，玉牒之文，其所以黼藻德音，丹青盛節者，是必薰醲涵浸於此氣者也。至是亦能使人離疏釋躊，凌厲清浮，故結綬金馬之庭，高議石渠之上，是氣也，蓋常與人並遊矣。追觀往古，此氣未嘗不爛熳陸離於其間，所謂聲音以揚之，詩書以光之，蓋出乎此也。凡

詩書六藝之文，特其氣之最爲純粹光明者。班固曰：「唐虞三代，詩書所及，世有典籍，雖堯舜之盛，必有典謨之篇，然後揚名於後世，冠德於百王。」故曰：巍巍乎其有成功，煥乎其有文章。

鄭俠《譚文初字序》 天之初至高而已矣，微日星寒暑雲風雷雨之行以神其化，則徒高不能以自施，而萬物之資始者有所不大矣。故日星、寒暑、雲風、雷雨之行，此天之文也。地之初至厚而已矣，微山川、陵谷、原隰、阪險之錯以靈其變，則徒厚不能以自育，而萬物之資生者有所不至矣。故山川、陵谷、阪險之錯，此地之文也。天地之文，固其自然，然而未聞其所以文者，爲有以掩其初也。人之文亦如此而已矣。厥初巢居血茹，無君臣上下、典章彝則之設，蓋朝野腥臊，禮義墁圬，人相爲類，而與禽獸無擇也。是以聖人惡其荒而懼其亂之不可已也，故爲之仰觀於天，俯察於地，觀鳥獸之文與物之宜而制作焉。爲之宮室，以易其巢穴之居也；爲之饔餼，以易其毛血之茹也。民皆悅之，而後爲之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別，詩、書、禮、樂、政、刑、律度、量衡之具，進退、辭受、跪揖、拜起、蹈舞之節，有經有權，有報有施，蓋自伏羲至於堯舜，歷夏、商、周而後大備焉。孔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夫其歷數十君，相去千餘祀，然後有周之盛，而傳之於今，亦特其迹之可見者耳，豈其所以迹哉。若其所以跡者，蓋與夫人偕來，亦與之偕去矣。父子之於親也，君臣之於敬也，夫婦之於義也，兄弟之於愛也，朋友之於信也，是皆人所不能以與我，我亦不能以與人者，自盡其誠而已矣。此之謂天資之善也。故誠，內也；文，外也。恃夫所以誠於內者以往而無其外，此野人之道也；恃夫所以文於外者以往而無其內，此胥史之道也。故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然則人之初，至善而已矣。微君臣上下、典章彝則之設，以經其政，則徒善而不能自治，而萬物之所仰以安者，有所不得矣。故君臣上下、典章彝則之設，此人之文也。由是觀之，天地人所以爲文者不同，而所以文之者則一，以文其初而已矣。故文有所起，有所止。文起於至質，而止於與人之誠相副，惟至人然後能成。夫天循於故，無以故滅命，無以人滅天，亦無以其成於天之命者，而放夫循於人之故者。天與人不相勝，然後文不勝質，質不勝文，文質彬彬。然後以爲君父，則堯舜之君父也；以爲臣子，則皐陶之臣子也。故曰：「文質彬彬，然後君子。」夫然後治上下，合天人，和同高卑之際，而使之無間也。故日星、寒暑、雲風、雷雨得以順其道，而天之施者以之大也；山川、陵谷、原隰、阪險得以安其德，而地之育者以之大也；君臣上下、典章物則得以循其故，而人之治者以之得也。天以之清，地以之寧，人以之成，夫是之謂經緯之道。故曰：「天地設位，聖人成能。」大哉文乎其用，足以爲君子之治，而微妙玄深，至於不可知之神也。其初則明君臣上下之分，而終則經緯天地，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使文而忘其初，猶之爲日星、寒暑、雲風、雷雨之行，而遺天也，無所麗矣；爲山川、陵谷、原隰、阪險之錯，而遺地也，無所附矣。無所附麗，則無以自立，而徒生成變化無窮如是哉。故至誠者，人之所附麗而自立者也，可不務乎！

張耒《賀方回樂府序》 文章之於人，有滿心而發，肆口而成，不待思慮而工，不待雕琢而麗者，皆天理之自然而情性之至道也。

又《投知己書》 古之能爲文章者，雖不著書，大率窮人之詞，十居其九，蓋其心之所激者，既已沮遏壅塞而不得肆，獨發于言語文章，無掩其口而窒之者，庶幾可以舒其情，以自慰于寂寞之濱耳。【略】夫文章之于人心，其理之相近，與夫工人之于技則有間矣。某之區區，蓋已盡佈于此，則世之高明博達之君子，俯而聽之，蓋有不待夫疑而問，問而後知其心也。

畢仲游《文議》 世之謂文者不繫于德，謂德者不繫于文。夫文章之士，雖不繫于有德無德，而無德者不能爲有德之文，有文之人不皆有德，有德之人不皆有文，而有文者無德，則不盡其善。奚以知其然耶？今人之言文者，其任蓋小矣，希名幸世，取合當時。而古之人言文者，其任不小，善惡欲明，是非欲辨，久遠欲傳，勸戒欲信，非獨名位而已也。故雖有精金良帛，沈器重物，非車輿則無以輸遠。雖有奇功偉德，元凶大惡，非文章則無以取信。車輿不壯，則雖載而必敗；文章不著，則雖傳而必惑，故文章蓋美惡之車輿也。自六國以前，孔子所定，不敢輕議。嘗竊觀六國以後，西漢之前，號綴文之士者，類皆過人，而過人之遠者，賈誼、董仲舒、司馬遷、相如、劉向、揚雄。此數子之文也，蓋善惡能明，是非能辨，久遠可傳，勸戒足信，雖有議論間未合于聖人，然詞采條貫，如親聽其談說，而精神意氣，可以想見其爲人，使後世識者心知其所異，而口不能亟喻其何如，此數子之文也。然此數子者，豈特文而已？事君必忠，修身必正，趨嚮必厚，議論必公，其所存之德既已過人，則其發見于文章者，豈不過人哉！在唐三百年，韓愈號爲文

師，而忠厚公正之德，亦著于天下。自韓愈以來，文章之德散，科場之弊生，使夫英雄俊才，老死不顯而寡聞。淺識之徒，乃始支離攘臂自奮于其間，私取近世之陳說，而公爲傲倖之論；善惡不能明，是非不能辨，久遠不可傳，勸戒無足信，言今則近陋，議古則近愚；而其甚者，鑿是爲非，飾惡成善，借平常之易事，爲紜紛之轉詞，以熒惑天下。天下之人，莫知其非，故公則見信于有司，退則受知于朋友，而彼也遂直以爲能，此有志之士所以扼腕而太息也。

呂南公《與汪秘校論文書》 蓋所謂文者，所以序乎言者也。民之生，非病啞吃皆有言，而賢者獨能成存於序，此文之所以稱。古之人以爲道在己，而言及人，言而非其序，則不足以致道治人，是故不敢廢文。堯舜以來，其文可得而見，然其辭致抑揚上下，與時而變，不襲一體，蓋言以道爲主，而文以言爲主，當其所值時事不同，則其心氣所到亦各成其言，以見於所序，要皆不違乎道而已。商之書，其文未嘗似虞夏，而周之書，其文亦不似商書，此其大概。若條件而觀之，則《謨》不類《典》，《五子之歌》不類《禹貢》，《盤庚》不類《說命》，《微子》又不類《伊訓》。至於《泰誓》、《洪範》、《大誥》、《周官》、《呂刑》之文，皆不相類也。蓋古人之於文，知由道以充其氣，充氣然後資之言以了其心，則其序文之體，自然盡善，而不在準倣。自周之晚，《六經》始集，七十子之徒，雖不以誦經爲功，然其尊仰孔子，盛於前世。及孟子、荀卿相望而出，益復尊孔子而小衆家。故秦火既冷，而漢代諸生爲辭，不敢自信其心，而曰我歌頌帝王盛德與夫論述世故，皆出入《六經》，峻有師法，不可庇類。此西漢文所以見高於世，而東京以下，學士不易其說也。雖然，亦其說如此。劉向之文未嘗似仲舒，而相如之文未嘗似馬遷，揚雄之文亦不倣孟子也。張衡、左思等輩，於道如從管間窺豹，故其所作文賦，緊持揚、馬襟袖而不敢縱其握，自是文章世衰一世，幾於童子之臨模矣。繇揚雄至元和，千百年而後韓、柳作。韓、柳之文，未嘗相似也。而前此中間寂寞無足稱，豈其固無人，其患起於不知由道以充氣，而置我心以視倣他人，故雖勞猶不能傑然自立。去元和至吾宋，又數百年，而有歐、王之盛，宗其學者，文辭往往奇特，然至今者又已少貶。蓋文之爲道，由東京以下，始與經家分兩岐，其弊起於氣不足以序言之，人恥無所述因，乃瑣屑解詁，過自封殖，且高其言以欺耀後生，曰文者虛辭，非吾所取，吾當釋經以明道而已。疲輭人喜論銷兵，是故相師而成黨。嗟乎，從之者亦不思矣。夫揚、馬以前，文章何嘗失道之旨哉！今之學士，抑又鼓倡爭言，韓、柳未及知，道不足以與明，不如康成、王肅諸人稍近議論。噫，又過矣。夫所爲知道者，果將何爲？必將善於行事而有益於世也。不識康成、王肅之行事，有以大過人乎？如以爲行事因時，難相比責，則所以去取重輕者，無乃謂學經貫穿衆說，難於立意成篇乎，是又非吾所信。且天下孰有能飲千鍾而不能三爵者！彼解詁章句，三爵之才而已。陸澄非不能說經，而當時有書廚之譏，此足以見爲文難於解詁。夫使韓、柳爲澄之解，而有不能乎？彼韓、柳者，蓋知古人之學不如此，是以略其不足爲者，精於其可爲者耳。說者又云：「吾不論說經爲文之難易，但經術明，則道可行，吾故趣於此。」此亦不然。夫康成、王肅之時，大亂數百年而後止，此時學者豈不知宗本王、鄭經術耶？道何以不行也？孔孟以前，學者未嘗解經，而言治者每稱三代，且先王所謂明道者，豈解詁章句之謂乎！後人欲追治古經，而按此以進焉，吾不知其與捕風者何異矣。天下治亂有常勢也，儒者之才不務見於事功以助爲國者之福，而希世沽名，苟爲家說，以亂古書，自稱高妙，此何所補。陸淳豈不明《春秋》，希聲豈不明《易》祝，欽明豈不明三《禮》，然此徒於當時治亂爲有補乎？否也！而後生方倚此論功，不自信其心，以思自古文學道德之變，而更紛紛輕視文人，且文章豈足爲儒者之功，即能之，固不必恃然解詁，人輕之亦錯矣。是飲千鍾者，不自以爲能酒，而三爵者反笑千鍾之醉也。某不佞，少年時浪事慷慨，欲以文學自立，二十有餘，猶不得其緒，以爲能事止於時文而已。蓋至於二十四五，然後克有所見，於列莊見道之書，於六經見道之訓，於百家見道之所以文，而文之所以得，於十八代史見道之所以變，沈酣而演繹之。竊以誠心自許，私嘗以爲文學之事，雖使聖人復生不得廢。吾所是而遭時不偶，有前之云云，天下滔滔，未易同志，唯當勒成一家，俟之百世焉耳。秘校才高而識敏，亟從時俊之列，超拔入官，而問學淹該，如不自足，方用謙屈，乃以及於鄙文，且某何敢愛哉！但竊有所疑者，當今文與經家分黨之際，未知秘校所取何等之文耳？若堯、舜以來，揚、馬以前，與夫韓、柳之作，此某所謂文者；若乃場屋詭僞劫剽穿鑿猥冗之文，則某之所恥者，往時嘗爲之矣，然未嘗以之比數於文也。譬猶美女時花，細麗艷妖，朝盛而夕衰焉，目雖偶游，不足以爲榮觀，必若黃河泰山，峻厚高簡，渾灝奔注與天地

齊同，而日月不能老之者，此某之所以究心未識，所取亦在此否？

劉弇《上運判王司封書》 故曰：文章以氣爲主，豈虛言哉！孔子之氣，周天地，該萬變，故六經無餘辭焉，而其小者，猶足以叱夾谷之強齊。孟子芥視萬鍾，小晏嬰、管仲，而其自養，則有所謂浩然者，故其書卒貽後世。語賦者，莫如相如，相如似不從人間來者，以其慕藺也。語史者，莫如子長，瑰瑋豪爽，視古無上者，以其上會稽，探禹穴，闚九疑，浮沅湘，以作其氣也。唐之文章，固無出退之者，其入王庭湊軍也，視若軒渠乳兒，則足以知其氣矣。若夫持正褊中，禹錫浮躁，元稹緣宦人取寵，呂溫茹便僻求進，而宗元戚嗟於放廢之湘南，皆其氣之不完者，故其文章終餒和理，亦其勢然也。

邵驥《崧庵集跋》 文妙物也，以變故奇。煙雲杳靄之有無，江濤出沒之荒忽，魚鳥飛潛之下上，晦冥朝暮，姿態呈豁，愈變而愈無窮，茲亦奇已。而文之爲物，實與之俱。爰自鴻荒以還，厥裁不一，畫焉而神，疇焉而章，筆焉而信，歌詠焉而莊，皆以自然之天，錯綜經緯，而萬物之變形焉，非特不能不爲之，亦莫之爲而爲者也。然則文之由來尚矣。世去古遠，人不克聖，而物之精華，不可以終秘。梁臺之選，吳興之粹，蟬嫣舄奕，代有作者，燦然珠琲之溢目，泠然笙簫之入耳也。源派雖殊，終會于一。至於枚別諸家，銖考殿最，若十指然，其短長洪纖，卒不可得齊，豈人之有能否，抑其習有工拙與。建安七子，時有所取，李杜文章，羣兒謗焉，要以其全者，責之故難也。雖然，不更三聖，無以見集成之大；不歷三變，無以知一出於正者之爲粹。然我朝當五季之橫流，質窮弗反，承乾棟，絕坤維，摧陷廓清之功，與文俱高。崑體雖張，不能梶其駕使勿馳也。於是穆伯長、尹師魯、歐陽永叔輩爲之導流揚波，而古文篇章始得助而中興，列聖相承，重熙累盛。

李綱《道鄉鄒公文集序》 文章以氣爲主，如山川之有煙雲，草木之有英華，非淵源根柢所蓄深厚，豈易致邪？士之養氣，剛大塞乎天壤，忘利害而外生死，胸中超然，則發爲文章，自其胸襟流出，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孟軻以是著書，屈原以是作《離騷經》，與夫小辨曲說絺章繪句以祈悅耳目者，固不可同年而語矣。唐韓愈文章號爲第一，雖務去陳言，不蹈襲以爲工，要之操履堅正，以養氣爲之本。

又《古靈陳述古文集序》 唐史論文章，謂天之付與，於君子小人無常分，惟能者得之。信哉斯言也！雖然，天之付與固無常分，而君子小人之文則有辨矣。君子之文務本，淵源根柢于道德仁義，粹然一出于正。其高者裨補造化，黼黻大猷，如星辰麗天，而光彩下燭，山川出雲，而風雨時至，英莖韶濩之諧神人，菽粟布帛之能濟人之饑寒，此所謂有德者必有言也。小人之文務末，雕蟲篆刻，絺章繪句，以祈悅人之耳目。其甚者朋姦飾僞，中害善良，如以丹青而被糞土，以錦繡而覆陷穽，羊質而虎皮，鳳鳴而鷙翰，此所謂有言者不必有德也。君子既自以功業行實，光明于時，而其餘事，發爲文章，後世讀書想望而不可及此，豈特其文之高哉，人足仰也。小人乃專以利口巧言，鼓簧當世，既不足以取信于人，而恃才傲物以致禍敗者多矣。由是言之，文以德爲主，德以文爲輔，德文兼備與夫無德而有文者，此君子小人之辨也。

【略】昔孔子告子夏曰：「女爲君子儒，毋爲小人儒。」夫儒之道通天地人，使小人爲之，則將有訐儒以爲姦者，而況于文乎。經緯天地曰文，雖周公之才之美，諡不過文。而小人假文以爲利，則與夫儒以詩禮發蒙者同科，自古文士多陷浮薄而爲弄筆生，無足怪也。

唐庚《上蔡司空書》 文章於道，有離有合，不可一概忽也。唐世韓退之、柳子厚，近世歐陽永叔、尹師魯、王深父輩，皆有文在人間，其詞何嘗不合於經，其旨何嘗不入於道。行之於世，豈得無補，而可以忽略都不加意乎？【略】所謂古文，雖不用偶儷，而散語之中暗有聲調，其步驟馳騁，亦皆有節奏，非但如今日苟然而已。

又《送王觀復序》 文生於氣，氣熟而文和，此理之決然，無足怪者。蓋涪翁所告者，法也；余所論者，理也。

程俱《答鄭教授》 古之所爲講學者，行與文而已。蓋文之用于世尚矣。六經百氏皆文也，世之人有以經誼文辭判爲二，是既其文，未既其實也。且六經者，義理之所在也。文而不根于理，何足謂之文哉！文固不可以易言之也。昔之作者，自六經、百氏、世傳之史、方外之書無不讀之，而後取舍是非，了然于心也。探其原，撮其英華，而摭其實，汪洋閎肆，充然于內也。而後時發于文辭，故不詭于聖人之道。經世而行遠者，皆是物也；其粲然者，我之文也；而資焉者，實六經百氏載籍之傳，而吾自得者也，然而莫見其迹也。

張元幹《亦樂居士文集序》 文章名世，自有淵源，殆與天地元氣同流，可以斡旋造化，關鍵顧在人所鍾稟及師授爲如何。譬猶一身五官百骸，各隨

形模，萬態不同，至於上下左右，則難以倒置，必也精神發揮，廼中儀矩，不然土木偶爾。前輩嘗云：詩句當法子美，其他述作，無出退之。韓、杜門庭，風行水上，自然成文，俱名活法，金聲玉振，正如吾夫子集大成，蓋確論也。國初儒宗，楊、劉數公，沿襲五代衰陋，號「西崑體」，未能超詣。廬陵歐陽文忠公初得退之詩文於漢東弊篋故書中，愛其言辨意深，已而官於洛，乃與尹師魯講習，文風丕變，寖近古矣。未幾，文安先生蘇明允起於西蜀，父子兄弟，俱文忠公門下士，東坡之門，又得山谷檃栝詩律，於是少陵句法大振。如張文潛、晁無咎、秦少游、陳無己之流，相望輩出，世不乏才，是豈無淵源而然耶？

汪藻《鮑吏部集序》 古之作者無意於文也，理至而文則隨之，如印印泥，如風行水上，縱橫錯綜，燦然而成者，夫豈待繩削而後合哉？六經之書，皆是物也。逮左氏傳《春秋》，屈原作《離騷》，始以文自成爲一家，而稍與經分。漢公孫弘、董仲舒、蕭望之、匡衡以經術顯者也，司馬遷、相如、枚乘、王褒以文章著者也，當是時已不能合而爲一，況凌夷至于後世，流別而爲六七，靡靡然入于流連光景之文哉，其去經也遠矣！本朝自熙寧、元豐，士以談經相高，而黜雕蟲篆刻之習，庶幾其復古矣。然學者用意太過，文章之氣日衰。

又《答吳知錄書》 孔子設四科，文與學一而已。及左丘明、屈原、宋玉、司馬遷、相如之徒，始以文章名世，自爲一家，而與六經訓詁之學分。譬均之飲食，經術者，黍稷稻粱也；文章者，五味百羞也。用黍稷稻粱之甘，以充吾所受天地之沖和，固其本矣。若遂以五味百羞爲無補于養生，皆廢而不用，則加籩陪鼎殽蒸折俎不當設于先王燕饗之時也。自王氏之學興，學者偃然以經術自高曰：「吾知經矣。天下之學，復有過此者乎？彼文章一技耳，何爲者哉。」使此曹有秋毫自得于聖人之門，其誰不服膺斂衽，奈何朝夕佔畢者，類皆掇取前人咳唾之餘。熟爛繁蕪，喋喋諄諄，無一字可喜者，亦何異斥八珍不御，而以饐腐之糜，彊人曰此養生之本也。其不爲人出而哇之也，則幸而已耳。又數年以來，伊川之學行，謂讀書作文爲妨道，皆絕而不爲，今有人于此終日不食，其腹枵然，捫以示人曰：「吾將輕學矣。」其可信乎？

胡寅《洙泗文集序》 《洙泗集》者，龍谿陳君元忠以後世文體之目，求諸《論語》，得其義類分明而編之，以爲文章之祖也。丐予爲之序。予嘉其述，乃序之曰：文生于言，言本于不得已。或一言而盡道，或數千百言而盡事，猶取象于十三卦，備物致用爲天下利，一器不作，則生人之用息。乃聖賢之文，言也，言非有意于文，本深則末茂，形大則聲閎故也。周衰道喪而文浮，孔子蓋甚不取，嘗曰：「孝弟謹信，泛愛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又曰：「文，吾不若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學士大夫千百成羣，行彼六者，誰有餘力？行之未有餘力，是夫人未可以學文矣。汲汲學文而不躬行，文而幸工，其不異于丹青朽木、俳優博笑也幾希，況未必能工乎？游、夏以文學名，表其所長也。然《禮運》，偃也所爲；《樂記》，商也所爲，華實彬彬，亞於經訓。後之作者，有能及邪？從周之文，從其監于二代忠質之致也。文不在茲者，經天緯地，化在天下，非吮筆書簡，祈人見知之作也。《離騷》妙才，太史公稱其與日月爭光，尚不敢望風雅之階席，況一變爲聲律衆體之詩，又變而爲雕蟲篆刻之賦，槩以仲尼刪削之意，其弗畔而獲存者，吾知其百無一二矣。是則無之不爲損，有之非惟無益，或反有所害，乃無用之空言也。夫竭其知思，索其技巧，斬于立言，而歸于無用，果何爲哉！然自隋唐已來，末流每下，擇才論士，皆按以爲能否升沉之決，而欲夫人通經知道，守節秉義，有君子之行，不亦左乎！陳君蓋疾夫末流忘本，得已而不已者，可見好古篤實之趣矣。聖門問答教詔，本言也，而成文，雖文也，特一時之言耳。豐而不餘，約而不失，其法備于《論語》，能熟環而體識之，必不敢易于爲文。深之又深，知其有無窮之事業在焉，必不復以文爲志。道果明，德果立，未有不能言者。孟子曰，仁義禮智根于心，其生色也。睟然見于面，盎于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此《洙泗集》之本原也。

周必大《毛拔萃洵文集序》 文者，才也；孝者，行也。全賦於天鮮矣。制科時所重，聲名世所貴，天之與人又加鮮焉。

又《臨江軍三孔文集序》 行有餘力，則以學文。聖人之言，萬世是程。或疑文、行、忠、信之序，是不然。四科有先後，四教非先後，特因其材而進德焉。繪事後素，不容紊也。

又《王致君司業文集序》 志氣不強，不足以言文；學問不博，不足以言文。司業王君吾能言之，志氣強者也，學問博者也，故其文章贍而不失之泛，嚴而不失之拘，議論馳騁于千百載之上，而究極於四方萬里之遠。其爲歌詩，慷慨憂時，而比興存焉。他文閎辯該貫，直欲措諸事業，所謂援古證今，黼黻其辭，特餘事耳。

又《張文靖公文集序》 德之盛者必有言，言之文則行也遠。肇自帝王之世，臯陶邁種德尹，躬享天心，即其人也。昔者孔子定《書》，舉臯陶矢厥謨於三謨之首，賡帝之歌，至於一再，而《伊訓》、《咸有一德》、《太甲》上、中、下，千有餘言，並載百篇之中，以其可爲萬世法也。揚雄，漢儒之傑然者，嘗賦《甘泉》，稱頌人主，搜逑索耦，豈無他人，獨曰：「臯伊之徒，冠倫魁能。」其深知聖人之意也歟！後世文士平居道古今，官達掌制命，論議於侍從，訏謨於廊廟，暇則作爲詩歌，以寓比興，體雖不一，要皆出謨訓。然德有差等，言有精粗，其傳久近，亦必隨之。

唐璩《唯室集序》 予嘗謂古之聖賢，未始爲文，其見於語言者，皆以明斯道也。故曰辭達而已。後世文勝質，學者以文字相矜耀，世亦以是重之，故摛章繪句，駢四儷六，競爲浮華之文，而去道日遠矣。

晁公遡《眉州起文堂記》 書於其牘，粲然以爲華，是以謂之文者。惡覩古聖賢之有作於斯世，煥乎其有文章者哉！禹之謨，臯陶之謨，益稷之篇，伊尹以告太甲，傅說以告高宗者，君子顧不獨以文稱焉。而巫咸、甘盤、閎夭、泰顚之徒，又無一言以傳諸其人，豈其不足於文歟！戰國之時，始以著書爲責，士各大肆於文，高者爲虛無，下者爲縱橫，則凶於其國，害於其徒，而天下後世祖其說益巧。其爲虛無者，不謂虛無，而曰黃帝吾師也；爲縱橫者，不謂縱橫，而亦曰堯舜吾師也。於是有行不顧言，色厲而內荏者焉。蓋不可以文論古聖賢人。夫以文論古聖賢人，其猶論嬀汭、塗山、有娀、有莘、姜原、任姒以色，則妹喜、妲己、褒姒亦在可論也。《傳》曰：「有德者必有言。」吾之尙德，則其於言也兼之矣。

林之奇《觀瀾集前序》 觀水有術，必觀其瀾。瀾，活水也。水惟其活，是以智者得師焉。文乎，文乎，澹泊而有遺味，發越而有遺音者，非活不能也。

王十朋《蔡端明文集序》 文以氣爲主，非天下之剛者莫能之。古今能文之士非不多，而能傑然自名於世者亡幾，非文不足也，無剛氣以主之也。孟子以浩然充塞天地之氣，而發爲七篇仁義之書，韓子以忠犯逆鱗勇叱三軍之氣，而發爲日光玉潔表裏六經之文。故孟于闢楊、墨之功，不在禹下；而韓子觝排異端，攘斥佛老之功，又不在孟子下，皆氣使之然也。若二子者，非天下之至剛者歟！

洪邁《容齋隨筆》卷一六《文章小伎》 「文章一小伎，於道未爲尊」，雖杜子美有激而云，然要爲失言，不可以訓。文章豈小事哉！《易》賁之彖言：「剛柔交錯，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孔子稱帝堯，煥乎有文章」，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詩》美衛武公，亦云有文章。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之聖賢，桀、紂、幽、厲之昏亂，非《詩》、《書》以文章載之，何以傳？伏羲畫八卦，文王重之，非孔子以文章翼之，何以傳？孔子至言要道，託《孝經》、《論語》之文而傳。曾子、子思、孟子傳聖人心學，使無《中庸》及七篇之書，後人何所窺門戶？老、莊絕滅禮學，忘言去爲，而五千言與內外篇，極其文藻。釋氏之爲禪者，謂語言爲累，不知大乘諸經可廢乎？然則詆爲小伎，其理謬矣！彼後世爲詞章者，逐其末而忘其本，翫其華而落其實，流宕自遠，非文章過也。杜老所云「文章千古事」、「已似愛文章」、「文章日自負」、「文章實致身」、「文章開突奧」、「文章憎命達」、「名豈文章著」、「枚乘文章老」、「文章敢自誣」、「海內文章伯」、「文章曹植波瀾闊」、「庾信文章老更成」、「豈有文章驚海內」、「每語見許文章伯」、「文章有神交有道」，如此之類，多指詩而言，所見狹矣。

吳儆《答吳益深書》 某嘗聞之，文之本源與其體制，猶天造地設，不可易也。夫子之《六經》，其道一貫，而詞異施，古之深於文者，蓋知之矣。

汪應辰《徐壽卿集序》 古之學者，非有意於爲文也。其於天下之義理，講習之明，思索之精，蘊積之富熟，既已昭晰而無疑，從容而自得，其發於文字言語也，如指白黑，如取諸左右，如楚人之爲楚語，齊人之爲齊語，亦不期然而然矣。後之人讀其書，誦其言，見其明白純粹，美善幷具，而不可幾及也。則掇拾其遺餘，摹寫其彷佛，苦心焦思，求所以爲之，雖或近似，而終非是也。於是有以文爲諸儒倡者，則曰文當以仁義詩書爲本，此雖異於世之逐末者，然其意則主於爲文，蓋亦未得其本也。

又《豹隱堂記》 所謂君子之文章者何也？其惟優游厭飫，閱天下之義理，而極其要歸，存於心而安措於身，而宜發爲英華，流爲潤澤，而有不可掩者也，非外此而又有所謂文也。自孔子之前，聖賢之說可知也，而未嘗有以文與質兩立而並言者。單襄公曰：「文去質也而曰文，此後世所疑也。蓋古之遺言如此矣。世衰道微，乃始有文似而質非者，淩雜於君子之

間，而莫能辨也。於是孔子始別白而言之曰：「文勝質則史，質勝文則野，文質彬彬，然後君子。」夫質猶文也，文猶質也，實一而名二。又或至偏勝焉者，疑非聖人之言。蓋言之不如是，則無以辨彼之不然，而明此之非有二也。使文與質而果異也，則夫敏而好學，不恥下問，自後世觀之，是爲質耶？文耶？蓋聖人之時，道之難明，辭之煩悉，則已如此矣。況又至於後世，習其名不察其實，物我異觀，體用殊致，其亦無足怪也已。

楊萬里《默堂先生文集序》　其辭質而達，其意坦而遠，其氣暢而幽。至於立朝廷，當言責，正君心，排權臣，蹇蹇不折也，是豈今之所謂文哉？蓋道學之充乎其中而溢乎其外，形乎其躬而聲乎其言者歟！【略】然士之騖於文也，至於今亦極矣，文彌工，道彌邈，極甚必反，其不待於先生此書乎。

又《新刊盧陵誠齋楊萬里先生錦繡策》　問「本朝歐蘇二公文章」：嗟乎，爲文章而無益於實用，是特輕浮小兒販名一技耳，何貴於文章哉！甚矣文章之弊也。世之才人文匠未有不溺於浮華者，彼其泚筆點畫鑱肝鏤心，孰不齒嚼冰霜眼染雲烟，思所以平步作者之壇，潛達造化之柄哉！是故夸其健則必欲如風檣陣馬，鬬其艷則必欲如趙舞燕歌，逞其奇則必欲如峻峰激流，競其美則必欲如金輿玉輦，甚至刮一字之奇，鍊一言之巧，必欲鋸牙屈曲，鏗鍧琮琤，使人戛戛難讀，然後愜其意。甚者目視飛鴻，氣如虹蜺，自謂可以虎踞詞林，鳳翥文囿，價壓機、雲而香薰賈、馬，牙官屈、宋而奴隸《離騷》矣。嗚呼，美則美矣，施之於用何所補耶？是獨未知聖賢君子之文章也。昔者孔子未嘗有意於爲文也，以聖道之蠹蝕於是而有《六經》；孟子未嘗有意於文也，以仁義之榛蕪於是而有七篇，使聖道明而仁義行，則孔孟豈有是哉！下至漢之賈誼、董仲舒、劉向、揚雄，唐之韓昌黎、陸宣公，是數子雖不足以望孔、孟，然亦非縟繪其文爲浮華者也。今取而讀之，若《治安》之策，若三篇之文，若《新序》、《說苑》之作，若《太玄》、《法言》之書，若《原道》之論，若奏議之集，無非道德性命之理，君臣父子之教，禮樂政治之法，其意純而深，其文典而雅，充乎其如五穀之飽人也，溫乎其如布帛之暖體也。是其文之有實而可用爲何如。嗚呼，傳斯文之正脈，得斯文之骨氣，上以窺孔孟之堂奧，下以躡諸公之軌轍，非吾宋歐陽六一、眉山東坡，誰足以當其任哉！

又　問「古今文章」：工以器爲主，賈以財爲主，文章以氣爲主，甚矣文章之作。步驟馳騁，抑揚高下，無非氣使之然也。其氣充者，其文傑以壯；其氣削者，其文局以卑。輕浮而驕吝者，必無渾厚之辭；褊刻而峭急者，必多險譎之語。汪洋大肆，決非膚淺之人；磊落不羈，決非骫骳之輩也。是故文章不關於所學而關於所養，人君欲成一代之文，必先教養其文氣；君子欲自爲一家之文，必先涵養其文氣。切譬天地之於萬物，風以噓之，日以烜之，雨之所潤，露之所滋，生育長養，各極其至，然後萬物林林以生矣。一代之文係乎君之教養者，似之人之於一身調其飲膳防其邪僻，順陰陽以出納，時晝夜以寢興，呼吸榮衛，各得其宜，而後四體怡然以適也。一家之文，係乎君子之涵養者，似之昔者三代之時，有學校以樂育，有師儒以訓迪，有仁義以漸磨，奇言在所禁懼，或有以隳其氣也；異行在所誅懼，或有以汩其氣也。彼其一時之文，《書》而爲誥、誓，《詩》而爲《雅》、《頌》，自今觀之，有如太虛寥廓，萬象畢陳，滄溟渺漫，衆流畢會，豈不全且盡哉。孟子之心，不爲富貴之所淫，不爲貧賤之所移，不爲威武之所屈，鄙桓文而不道，懼有以駁吾氣也；羞管晏而不爲，懼有以卑吾氣也。彼其七篇之文，包羅天地，轇轕上下，自今觀之，有如雲掃長空，略無微翳，埃空明鑒，絕無纖疵，豈不醇且粹哉！惜乎三代而降，世無教養之君，故文章之氣缺裂而不全，孟氏而後，世無涵養之人，故文章之氣駁雜而不粹。議者乃曰：後世之文所以不三代如者，非文之偏，時不古也；後世之文所以不孟氏如者，非文之靡，人不軻也。嗚呼，古今有異世，而文章之資世者初無先後之殊；天下有異人，而文章之在人者初無賢否之別，直顧其胸中所養何如耳。【略】唐以辭章取人，其鶴膝蜂腰，錦心繡口，非不可喜也，然取青媲白，駢四儷六，則破天下之文氣矣。漢以經術造士，其敷暢儒雅，緣飾吏事，非不有得也，然阿附取容，諂諛順旨，則弱天下之文氣矣。噫，文章缺裂一至於此，不如三代之全且盡無惑也。孟氏而後，操修涵養之人幾何人哉。

陸游《周益公文集序》　天之降才，固已不同，而文人之才尤異。將使之發册作命，陳謨奏議，則必畀之以閎富淹貫溫厚爾雅之才，而處之以帷幄密勿之地，故其位與才常相稱。然後其文足以紀非常之事，明難喻之指，藻飾治具，風動天下，書黃麻之詔，鏤白玉之牒，藏之金匱石室，可謂盛矣。若夫將使之闡道德之原，發天地之秘，放而及於鳥獸蟲魚草木之情，則畀之才亦必雄渾卓犖，窮幽極微。又畀以遠遊窮處，排擯斥疎，使之磨礲齟齬，瀕於寒餓，以大發其藏，故其所賦之才與所居之地，亦若造物有意於其間者。

雖不用於時，而自足以傳後世。此二者，造物豈眞有意哉？亦理之自然，古今一揆也。

楊時《二程粹言》卷上　子曰：理者，禮也，文也。禮者，實也，本也；文者，華也，末也。理文若二，而道一也。文過則奢，實過則儉，奢自文至，儉自實生，形影之類也。

又　或問：爲文有害於大學之道乎？子曰：是其爲業也，不專則不工也。專則志局於此，斯害也已。學以養心，奚以文爲？五經之言，非聖人有意於文也，至蘊所發，自然而成也。

朱熹《與汪尚書》　去春賜教，語及蘇學，以爲世人讀之，止取文章之妙，初不於此求道，則其失自可置之。夫學者之求道，固不於蘇氏之文矣。然既取其文，則文之所述有邪，有正，有是，有非，是亦皆有道焉，固求道者之所不可不講也。講去其非以存其是，則道固於此乎在矣，而何不可之有。若曰惟其文之取，而不復議其理之是非，則是道自道，文自文也。道外有物，固不足以爲道，且文而無理，又安足以爲文乎！蓋道無適而不存者也。故即文以講道，則文與道兩得，而一以貫之。否則，亦將兩失之矣。中無主，外無擇，其不爲浮誇險詖所入而亂其知思也者幾希。況彼之所以自任者，不但曰文章而已。既亡以考其得失，則其肆然而談道德於天下，夫亦孰能禦之。

又《答張敬夫》　心譬之水，是因知言，有此言而發，然性情既有動靜，善惡既有順逆，則此言乃自然之理，非用意差排也。人無有不善，此一言固足以具性情之理，然非所以論性情之名義也。若論名義，則如今來所說，亦無害理，不費力，更推詳之太極圖立象盡意，剖析幽微，周子蓋不得已而作也。觀其手授之意，蓋以爲唯程子爲能受之。程子之祕而不示，疑亦未有能受之者爾。夫既未能默識於言意之表，則道聽塗說，其弊必有甚焉。

又《答林擇之》　文之不可無質，猶質之不可無文。若質而不文，則虎豹之鞟猶犬羊之鞟矣。鞟須依舊說，細看來喻，卻覺文義不通。天以誠命萬物，萬物以誠順天，此語固有病。而所改云，天命萬物，萬物奉天，誠也。亦枯槁費力。若曰：天之命物也，以其誠，誠之在物也，謂之天，不知如何？

又《讀唐志》　歐陽子曰：「三代而上，治出於一，而禮樂達於天下；三代而下，治出於二，而禮樂爲虛名。」此古今不易之至論也。然彼知政事禮樂之不可不出於一，而未知道德文章之尤不可使出於二也。夫古之聖賢，其文可謂盛矣，然初豈有意學爲如是之文哉。有是實於中，則必有是文於外，如天有是氣，則必有日月星辰之光耀；地有是形，則必有山川草木之行列。聖賢之心，既有是精明純粹之實，以旁薄充塞乎其內，則其著見於外者，亦必自然條理分明，光輝發越而不可揜。蓋不必托於言語，著於簡册，而後謂之文。但自一身接於萬事，凡其語默動靜人所可得而見者，無所適而非文也。姑舉其最而言，則《易》之卦畫，《詩》之詠歌，《書》之記言，《春秋》之述事，與夫《禮》之威儀，《樂》之節奏，皆已列爲《六經》，而垂萬世。其文之盛，後世固莫能及，然其所以盛而不可及者，豈無所自來而世亦莫之識也。故夫子之言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蓋雖已決知不得辭其責矣，然猶若逡巡顧望，而不能無所疑也。至於推其所以興衰，則又以爲是皆出於天命之所爲，而非人力之所及，此其體之甚重，夫豈世俗所謂文者所能當哉！孟軻氏沒，聖學失傳，天下之士背本趨末，不求知道養德以充其內，而汲汲乎徒以文章爲事業。然在戰國之時，若申、商、孫、吳之術，蘇、張、范、蔡之辨，列禦寇、莊周、荀況之言，屈平之賦，以至秦漢之間韓非、李斯、陸生、賈傅、董相、史遷、劉向、班固，下至嚴安、徐樂之流，猶皆先有其實，而後託之於言，唯其無本，而不能一出於道，是以君子猶或羞之。及至宋玉、相如、王褒、揚雄之徒，則一以浮華爲尚，而無實之可言矣。雄之《太元》、《法言》，蓋亦《長楊》、《校獵》之流，而粗變其音節，初非實爲明道講學而作也。東京以降，訖于隋唐，數百年間，愈下愈衰，則其去道益遠，而無實之文，亦無足論。韓愈氏出，始覺其陋，慨然號於一世，欲去陳言以追《詩》《書》六藝之作，而其弊精神，縻歲月，又有甚於前世諸人之所爲者。然猶幸其略知不根無實之不足恃，因是頗泝其源而適有會焉，於是《原道》諸篇始作。而其言曰：「根之茂者其實遂，膏之沃者其光曄，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其徒和之，亦曰：「未有不深於道而能文者，則亦庶幾其賢矣。」然今讀其書，則其出於諂諛戲豫放浪而無實者，自不爲少。若夫所原之道，則亦徒能言其大體，而未見其有探討服行之効，使其言之爲文者皆必由是以出也。故其論古人，則又直以屈原、孟軻、馬遷、相如、揚雄爲一等，而猶不及於董、賈，其論當世之弊，則但以詞不已出，而遂有神徂聖伏之嘆。至於其徒之論，亦但以剽掠僭竊爲文之病，大振頹風，教人自爲，爲韓之功，則其師生之間傳受之際，蓋未免裂道與文以爲兩物，而於其輕重緩急本末賓主之分，又未免於倒懸而

逆置之也。自是以來，又復衰歇數十百年，而後歐陽子出。其文之妙，蓋已不愧於韓氏，而其曰治出於一云者，則自荀、揚以下皆不能及，而韓亦未有聞焉，是則疑若幾於道矣。然考其終身之言與其行事之實，則恐其亦未免於韓氏之病也。抑又嘗以其徒之說考之，則誦其言者，既曰吾老將休，付子斯文矣；而又必曰，我所謂文，必與道俱。其推尊之也，既曰今之韓愈矣，而又必引夫文不在茲者以張其說。由前之說，則道之與文，吾不知其果爲一耶？爲二耶？由後之說，則文王、孔子之文，吾又不知其與韓、歐之文，果若是其班乎？否也？嗚呼，學之不講久矣，習俗之謬，其可勝言也哉！

《朱子語類》卷一三九《論文上》 有一等人專於爲文，不去讀聖賢書。又有一等人知讀聖賢書，亦自會作文，到得說聖賢書，卻別做一箇詫異模樣說。不知古人爲文，大抵只如此，那得許多詫異！韓文公詩文冠當時，後世未易及。到他上宰相書用「菁菁者莪」，詩注一齊都寫在裏面。若是他自作文，豈肯如此作？最是說「載沉載浮，沉浮皆載也」，可笑！載是助語，分明彼如此說了，他又如此用。

又 才卿問：「韓文李漢序頭一句甚好。」曰：「公道好，某看來有病。」陳曰：「文者，貫道之器。且如《六經》是文，其中所說皆是這道理，如何有病？」曰：「不然。這文皆是從道中流出，豈有文反能貫道之理？文是文，道是道，文只如喫飯時下飯耳。若以文貫道，卻是把本爲末，以末爲本，可乎？其後作文者皆是如此。因說蘇文害正道，甚於老佛，且如《易》所謂『利者義之和』，卻解爲義無利則不和，故必以利濟義，然後合於人情。若如此，非惟失聖言之本指，又且陷溺其心。」先生正色曰：「某在當時，必與他辯。」卻笑曰：「必被他無禮。」

又 今人作文，皆不足爲文。大抵專務節字，更易新好生面辭語。至說義理處，又不肯分曉。觀前輩歐、蘇諸公作文，何嘗如此？聖人之言坦易明白，因言以明道，正欲使天下後世由此求之。使聖人立言要教人難曉，聖人之經定不作矣。若其義理精奧處，人所未曉，自是其所見未到耳。學者須玩味深思，久之自可見。何嘗如今人欲說又不敢分曉說，不知是甚所見。畢竟是自家所見不明，所以不敢深言，且鶻突說在裏。

又 道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枝葉。惟其根本乎道，所以發之於文，皆道也。三代聖賢文章，皆從此心寫出，文便是道。今東坡之言曰：「吾所謂文，必與道俱。」則是文自文，而道自道，待作文時，旋去討箇道來入放裏面，此是它大病處。只是它每常文字華妙，包籠將去，到此不覺漏逗。說出他本根病痛所以然處，緣他都是因作文，卻漸漸說上道理來，不是先理會得道理了，方作文，所以大本都差。歐公之文則稍近於道，不爲空言。如唐《禮樂志》云：「三代而上，治出於一；三代而下，治出於二。」此等議論極好，蓋猶知得只是一本。如東坡之說，則是二本，非一本矣。

又 一日說作文，曰：不必著意學如此文章，但須明理。理精後，文字自典實。伊川晚年文字如《易傳》，直是盛得水住！蘇子瞻雖氣豪善作文，終不免疎漏處。

陳造《題六君子古文後》 古不以文名，而其文垂後邈不可及，人非學而能何，道使然哉！後之人有志於古，必力學僅自立，學雖力而不至焉者，皆是也。古文衰于東京，至唐韓、柳則盛，未幾復衰，至本朝歐公復盛，起衰爲盛，非學力深至不能。予是焉學，久未有愜于心，乃取六君子文類而讀之，如昌黎之粹而古，柳州之辨而古，六一之渾厚而古，河南之簡切而古，南豐之密而古，後山之奇而古，是皆可仰可師。

陸九淵《與吳子嗣》 文字之及條理燦然，弗畔於道，尤以爲慶。第當勉致其實，毋倚於文辭，不言而信，存乎德行。有德者必有言，誠有其實，必有其文。實者，本也；文者，末也。

又《策問》 問：古不以科舉取士，天下之從事者不專於文。至漢始射策決科，然仕進者不一途，習其業者未始專且重也。綿延以至於唐，進士爲重，選習其文者，殆遍天下，至於今不變，文宜益工於古。然六經之文，先秦古書，自漢而視之已不可及，由漢以降，視漢之文又不可及矣。唐三百年，文章宗伯惟韓退之，其次柳子厚，而二人皆服膺西漢之文章，恨悼當世鮮有能共興者，何耶？夫文一也，豈科舉之文與古之文固殊而不可同耶？何其習之者益專且衆，而益不如也。言而不文，行之不遠。子以四教，文與居一焉，文固聖人所不廢也。然夫子四科，善言德行者，不在言語之科，而言語又不與文學。自小應對，至于會同之相，四方之使，言語之用，亦重矣，而反不與文學。則所謂文學者，果何所習而何所用耶？科舉取士，未遽可變，而諸公于科舉之習，亦未能遽免。方將朝夕從事於文，其所以爲文者，可不深知乎。

陳亮《復吳叔異》 亮聞古人之於文也，猶其爲仕也。仕將以行其道也，文將以載其道也。道不在我，則雖仕何爲？雖有文，當與利口者爭長耳。韓退之《原道》無愧於孟、荀，而終不免以文爲本，故程氏以爲倒學。況其止於馳騁語言者，固君子所不道。

黃裳《上黃學士書》 道德之失，其弊害法；文章之失，其弊害道。世之爲文章者，採摭襲蹈，苟致文華，文章之所自來者曾不及知之，則其害道也，何可勝言哉！論文章者，謂氣之所寓，此固是也。而氣之所以寓乎文章，未有能言者。嘗謂氣之高下，自夫學之遠近，古人之學由心而見性，由性而見天，由天而見道，然後其志高明，其氣剛大，出乎萬物之表。我無物而交之，物無我而引之，故其氣之來也，本乎性天，發乎德機，而形見乎聲色。聲色不足寓之也，一寫於文辭也。與萬物之理相得於無窮，與萬事之變相適於無常，有如泉源自山之幽，決爲長江大河，時于平流之中，湧爲洪瀾驚湍，出人不意，開悟其耳目，然後滔滔其東下，豈非其志高明，其氣剛大，世氣俗趣不足以係累其靈臺者耶。不然，義理之感物，何其愈有而不可盡也。向之默也，其氣復爲至精；今之言也，其氣散爲太和。誦而思之，則育天下之德；舉而行之，則集天下之事。載道而之後世也，雖發於名數中而自得之者，其意未始有盡焉。蓋文生於性實，而性實出乎誠心之虛一，故其爲文章也，迹方而意圓，迹實而意虛，非才人之文也，有道者之文耳。嘗謂有道者之氣，其猶天元也歟。當夫杳冥而未發也，萬物之理含孕乎其中，及其天行也，葩華枝莖發出於草木，好音幽情發出於禽鳥，天理自現在人之視聽，使人欣然愛之，烏知其造之者耶。然而春之華萬物也，豈常用意於其間哉！太和之氣，其來遠矣，性天高明，空空無物，隨所感寓，發爲辭章者，無以異乎天元之華萬物也。豈徒華之哉，華之所以求其實焉，非文其言也，言理而文之耳。其文者，理則實存焉，以之思則育天下之德，以之行則集天下之事，無以異乎天元之實萬物也。有是道者，其孔子歟。性與天道，孔子寓乎文章者也。人之學未能由心而見性，由性而見天，由天而見道，則聖賢所以言者，其誰得之哉！是以子貢曰：「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楊子曰：「子貢得其言矣，未得其所以言也。未得其所以言者，其性與天道之所在歟！」聖人所傳，其後子思得之；子思所傳，其後孟子得之。是以《中庸》七篇其言身，夫性天而寓之中，而高約，而詳源，源其來不知其得之易也。世習物累，不得傷其氣而病其文，則性與天道，二子見之矣。二子之後學者，失其傳焉。其性無天，其心無官，其志無君，其氣無帥，是以物物入而累之言辭之間，徇物而用其氣。短於氣者，無才以運動之；俗於氣者，無德以高明之；豪於氣者，無道以虛靜之。且夫率性而合之則有道，充性而長之則有才德，而彼方與物競者，未足以見性，則其氣特發於胸間耳。是以譏娛調談，窮愁憂憤，鄙俚陳舊，一發于文辭，及索其實用，則其言廢矣。荀卿、司馬遷、揚雄、王通、韓愈，當斯文寂寥中特起而言焉，更想著書以見於後世。然而荀之文繁多豪縱，聖人言而盡者，荀至譊譊而未之得也。文久而息，節奏久而絕，荀以殺詩書，幽思而無說，閉約而無解，荀以非孟子，彼不知約者，所以爲詳，無說乃實有說耳。予嘗謂子游之學，其後荀卿尊之，荀卿之後，叛而爲李斯，聖人所以言者，蓋自子游已不及矣，其後爲荀卿之學，豈足怪哉！雖然，荀以一言殺《詩》《書》，而李斯輒乘其說而禍之，荀所謂暴其氣者也。遷之文，採摭涉獵上下數千載間，有才而富於學者也，無一以貫之，疏略牴牾，未始有擇焉。此其文也，其文之理，乃至進姦雄以亂正，羞貧賤以害義，其志之君，不靜故也。然而文章之休，至雄而少全焉。王通曰：「其思苦，其言艱。」其思不苦，亦安得其所以爲雄哉！惟其思苦，此雄之氣所以從性天之中來耳。道德之意多見于《法言》，及其行也，趨蹶於閤下，此亦思苦之不達歟！有思焉不必苦，而得之則於幽疑之間，感忽之際，其理甚明，視死生尤覺夢耳，安得暴其氣哉。王通之文，無道以虛靜之，故僭聖人；無才以運動之，故剽竊《論語》，無足取者。退之有才者之文耳，其廢黜也，不知有命；其取與也，不知有義，迹爲道之大方，喪於此矣。才華之可愛，何足尚哉！退之曰：「荀揚大醇而小疵。」而予謂：大疵而小醇者，其退之歟！無他，世習物累，得以傷其氣，而病其文耳。數子之聰明，其失如此，鄙俚陳舊，一寫于文辭者，可勝計哉！不必議也。故予觀人之文章，竊知其爲人，其人之可愛者，嘗曠數百歲而莫之遇也。嘗欲深遠其氣，使夫世習物累，不能輒然搖動於聲色，有物感觸其虛一，然後肆筆而書之，古意瀰漫，浩無津涯，則著爲議論；風思飄逸，不可禁止，則發爲歌思；如春盛時，天理之中，萬物自動，縱筆而書之，未嘗私一言焉，然後爲得耳。雖然，不肖者有志于此，而未之到者也。其氣方當致養之時，而或爲事物相感不能自禁，遂見於訓解序記之中，雜出于歌詠，凡數萬言，未敢以望子思、孟子，而鄙俚陳舊

一發於文辭者，僕所不願道也。

趙汝譚《水心集原序》 蓋周典孔籍之奧不傳，左册馬書之妙不續，詩迄韋張，騷降景宋，華與質始判，正與奇始分，道失其統緒久矣。世遂以文爲可玩之物，爭慕趨之，騁馳以其力，雕鎪以其巧，彰施以其色，暢達以其才，無不自托於文，而道益離矣。豈能言易，知言難歟。或者反之，則曰吾亦有道焉爾，文奚爲哉？夫子不云乎：「言之不文，行之不遠。」六藝非萬世之文乎？以詞爲經，以藻爲緯，文人之文也。以事爲經，以法爲緯，史氏之文也。以理爲經，以言爲緯，聖哲之文也。本之聖哲，而參之史，先生之文也，乃所謂大成也。

葉適《周南仲文集後序》 夫文者，言之衍也。古人約義理以言，言所未究，稍曲而伸之爾。其後俗益下，用益淺，凡隨事逐物，小爲科舉，大爲典册，雖刻穠損華，然往往在義理之外矣，豈所謂文也。君子於此寄焉，則不足以訓德，學者於此習焉，則定以害正。力且盡而言不立，去古人不愈遠乎！

王柏《發遣三昧序》 文章有正氣，所以載道而記事也。古人爲學，本以躬行講論，義理融會貫通，文章從胸中流出，自然典實光明，是之謂正氣。後世專務辭章，雕刻纂組，元氣漓矣。間有微見義理，因得以映帶點綴於言語之中，是之謂倒學。至於書疏尺牘，亦日用之不可缺者，尤宜爾雅。筆勢欲圓而暢，筆力欲簡而嚴，非學問不足以至之。學得其本，此爲易事。

曾豐《答劉師董書》 兄之叩我者，時文也。歐蘇之門，無道時文之學者，無已則古乎？曷謂古？曰：自我作古，眞古也；自人作古，假而已矣。假之不勝乎眞，固也。必不得已爲假歟？雖然，率未易入也，沿波討源，必也韓、柳乎？文章之作，譬則醞醴也。韓之麵蘖，惟其中而已矣，熟未熟，聽其自然，故其熟也醇；柳之麵蘖傷矣，故其易熟而暴，夫所謂暴醴者，初飲而醉，過醉而病。至於醇酎，人之飲之初若無力，久而後醉，醉則莫知所以然而非病。韓、柳氏沒，歐、蘇氏作，歐之麵蘖醇乎韓，蘇之麵蘖雜乎柳。韓、柳、歐、蘇，蓋兄之麵蘖。雖然，韓、歐難入，柳、蘇易入，易入者先入，而難入者後入，則先入者爲主，後入者爲客，客之不敵主也，勢也，權其主客之勢，而制其中，三柳而七韓，四蘇而六歐可也。反是則傷矣。嗚呼，甚矣文氣之難調哉！一失手焉，終身不救。其以兄之顓拔，自我作古，夫豈難。或者退遜未遑，則四君子之文，兄宜假途焉。孟子曰：「久假而不歸，烏知其非有也。」雖然，假人之爲，當先去己之病，文章之病，不于其他，于浮、于碎、于偶，如斯而已矣。去浮、去碎、去偶，是謂妙天下之文，而韓、柳、歐、蘇之麵蘖不止也，是亦教玉人雕琢玉哉！

陳騤《文則》卷上 《六經》之道，既曰同歸，《六經》之文，容無異體。故《易》文似《詩》，《詩》文似《書》，《書》文似《禮》。《中孚·九二》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使入《詩》雅，孰別《爻辭》？《抑》二章曰：「其在于今，興迷亂于政，顛覆厥德，荒湛于酒，女雖湛樂從，弗念厥紹，罔敷求先王，克共明刑。」使入《書》誥，孰別《雅》語？《顧命》曰：「牖間南嚮，敷重篾席，黼純，華玉仍几。西序東嚮，敷重底席，綴純，文貝仍几。東序西嚮，敷重豐席，畫純，雕玉仍几。西夾南嚮，敷重筍席，玄紛純，漆仍几。」使入《春官·司几筵》，孰別《命》語？

姚珤《崇古文訣原序》 文者，載道之器。古之君子非有意於爲文，而不能不盡心於明道，故曰辭達而已矣。能達其辭於道，非深切著明，則道不見也。此文之有關鍵，非深於文者，安能發揮其蘊奧，而探古人之用心哉！

王質《于湖集序》 文章非人之所爲，天地之氣發露而爲英華，而人隨其淺深能否得之。世運風俗轉移遷流，愈降而愈薄，此可以觀氣之盈虧。自混淪以前，其略見于釋氏之《長含經》，而開闢以後，其詳見于邵氏之《皇極經世》，此文章所以有高下，而亦奚獨文章也。司馬子長、班孟堅，世以爲匹，觀張騫之贊，子長、孟堅增損之語，可以見人情之廣狹。枚乘、漢之劣，而柳子厚雄于唐者也。觀乘之《七發》與子厚之《八問》，可以見物態之厚薄。【略】世之風俗與天地之氣俱爲消息盈虛，而吾之心未嘗有所虧盈也。自三代而降，《中庸》、《大學》之旨不傳，而危微精一之學遂廢，世徒以智力精神與萬物相抗，而奪其情狀，爲吾之文章，不知吾之智力精神與氣運風俗同流，而我弗能制也。若是，何怪道愈降文益衰。夫惟至誠不息之功全，而克己復禮之力厚，自爲主宰，不爲氣運風俗所遷，吾之智力精神返而與泰定之光相合，不隨古今之變而常新無窮，則三代之文章，居然可致也。林間之夫，漢上之女，與今之學士大夫，其賢愚工拙，宜至相絕矣。而《兔罝》、《漢廣》之聲，非後世可吐，此惟其有莫不好德之心，故其音純；有無思犯禮之念，故其音正。世溺于勢利聲名而方寸之地，爲萬物往來馳騁之塗，蹂踐吾之精靈，

其力至淺鮮矣。叙事而有《大禹》、《皐陶》、《益稷》之謨，論諫而有《說命》、《旅獒》、《立政》之書，諭衆而有《梓材》、《多方》之訓，析理而有《洪範》之文，此非可以取必于其辭，而其存諸中者。如玉在石，珠在淵，溫純明湛之輝，因物顯容，而自莫如此，天下之至文也。

林亦之《伊川子程子論》 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仲尼之道，吾於程子不敢有毫釐異同之論。然伊川之門謂學文爲害道，似其說未必然也。蓋自有天地以來，文章、學問並行而不相悖，周公、仲尼其兼之者乎。自是而後，分爲兩塗，談道者以子思、孟軻爲宗，論文者以屈原、宋玉爲本，此周公、仲尼之道所以晦而不明，闕而不全者也。請以《六經》言之：《六經》之道，窮情性，極天地，無一毫可恨者。《六經》之文，則春容蔚媚，簡古險怪，何者爲耳目易到之語，是古之知道者，未嘗不精於文也。苟工於文章而不知學問，則大道根源必闇，然無所識；通於學問而不知文章，則古人句讀亦不能無窒礙，是皆未可以談六經也。故太史遷、司馬相如、揚子雲、韓愈之徒，文非不工也，而道德之奧茫昧無所見，其不可以談《六經》也明矣。程子以學文爲害道，則於《六經》淵源，雖極其至，而鼓吹天地，謳吟情性，又將何所託也？是安得謂之集大成者乎！故《六經》句讀，亦不能無窒礙也。孟軻氏以來，千有餘年，乃得一程子，惜夫恥於論文，故《六經》事業，亦或有闕而未備者。信乎此道之難也！學者欲無愧於《六經》，無慙於周公、仲尼，則學問固爲大本，而文章亦不得爲末技也。

樓鑰《答蕭君更生論文書》 來書謂長江東流，不見其怪，瞿塘灩澦之所迫束，而後有動心駭目之觀，誠是也，然豈水之性也哉！水之性本平，彼遇風而紋，遇壑而奔，浙江之濤，蜀川之險，皆非有意于奇變，所謂湛然而平者，固自若也。灩澦之立中流，或謂其乃所以爲平，此言尤有深致。故樂之未亡也，與天地同和，可以感發人之良心。而其既亡也，史紀其精者，謂能使人歎息悽愴，至泣下霑襟者，然後以爲聲之妙，曾不知哀以思者，乃亡國之音，所謂安以樂者何在耶？清廟之瑟，一唱而三嘆，其亦異于後世之樂矣。妄意論文者，當以是求之，不必惑于奇而先求其平。唐三百年，文章三變而後定，以其歸于平也。而柳子厚之稱韓文公，乃曰文益奇。文公亦自謂怪怪奇奇。二公豈不知此，蓋在流俗中以爲奇，而其實則文之正體也。宋景文公知之矣，謂其粹然一出于正，至其所自爲文，往往奇澀難讀，豈平者難爲工，奇者易以動，文人氣習，終未免耶。典謨訓誥，無一語之奇，無一字之異，何其渾然天成如此。文人欲高一世，或挾戰國策士之氣，以作新之，誠可以傾駭觀聽，要必有太過處。嗚呼，如伊川先生之《易傳》，范太史之《唐鑑》，心平氣和，理正詞直，然後爲文之正體，可以追配古作。而遽讀之者，未必深喜波平水靜，過者以爲無奇，必是高崖懸瀑而後快。韓文公之文，非無奇處，正長江數千里，奇險時一間見，皆有觸而後發，使所在而然，則爲物之害多矣。故古文之感人，如清廟之瑟，若孟郊、賈島之詩，窮而益工者，悲憂憔悴之言，雖能感切，不近于哀以思者乎？

袁說友《成都文類序》 天地之祕藏，發而爲名山大川，山川之秀靈，驗而爲文章華藻，二者相爲頡頏而光明者也。《兩京》、《三都》之賦，摹寫天地，繪繡山川，絢道德，掞天庭，潤金石，諧韶濩，與乾坤造化，周流盛大於宇宙之間，千百萬世下，而知有《兩京》、《三都》者，以此文也。然則天地山川而可無此文哉！而可以不傳此文哉！益，古大都會也，有江山之雄，有文物之盛，奇觀絕景，僊游神迹，一草一木，一丘一壑，名公才士，騷人墨客，窺奇吐芳，聲流文暢，散落人間，何可一二數也。

王炎《鯖溪老人集序》 文與行相符，亦與行相異。《酒德》一頌，可以知劉伯倫之曠達；《陳情》一表，可以知李令伯之純孝，此文與行符者也。陶靖節之冲淡，宋廣平之毅，而《閒情》、《梅花》兩賦，詞旨婉麗，若非二君子所道之語，此文與行異者也。

劉爚《日湖文集序》 夫文者，技之末爾，而以定君子小人之分，何耶？蓋嘗思之，霊和之氣，不生茨棘之林；儀鳳之音，不出烏鳶之口。自昔有意于文者，孰不欲媲典謨，儷風雅，以希後世之傳哉！卒之未有得其彷彿者。蓋聖人之文，元氣也，聚爲日星之光燿，發爲風霆之奇變，皆自然而然，非用力至也。自是以降，則眡其資之薄厚與所蓄之淺深，不得而遁焉。故祥順之人其言婉，峭直之人其言勁，慢肆者亡莊語，輕躁者亡確詞，此氣之所發者然也。家刑名者，不能新孟氏之仁；義祖權譎者，不能暢子思之中庸。沈涵六藝，咀其精華，則其形者亦不可揜，此學之所本者然也。是故致飾語言，不若養其氣，求工筆札，不若勵于學。氣充而學粹，則雖崇德廣業亦自此進，況其外之文乎！此人之所可用力而至也。持偏駁之資，乏眞積之力，而區區以一鍤擬江河，寧有是哉？

又《漳泉科舉諭士》 文章者，精神之所發見者也。和平其心，清明其氣，猶恐心手未能相應，況於喧譁嗷躁，奔走頓撼之餘，精神氣血交擾於內，非終日不能以定，而欲下筆之際，詞采煥然，義理條達，難矣。

王正德《餘師錄》卷一 柳宗元作《楊評事集序》云：「文有二道：辭令褒貶，本乎著述者也。導揚諷諭，本乎比興者也。著述者流，蓋出於《書》之謨、訓，《易》之象、繫，《春秋》之筆削，其要在於高壯廣厚，詞正而理備，謂宜藏於簡册者也。比興者流，蓋出於虞夏之詠歌，殷周之《風》、《雅》，其要在於麗則清越，言暢而意美，謂宜流於謠誦者也。茲二者，考其旨義，乖離不合，故秉筆之士，恆偏勝獨得，而罕有兼者焉。厥有能而專美，命之曰藝成，雖古文雅之盛世，不能並肩而生。唐興以來，稱是選而不作者，梓潼陳拾遺，其後燕文正以述作之餘，攻比興而莫能極；張曲江以比興之隙，窮著述而不克備，其餘各探一隅，相與背馳於道者，其去彌遠。文之難兼，斯亦甚矣。」

史堯弼《蓮峰集》卷三《策問》 問：甚哉文章之變，其得喪之關於天，而盛衰之關於世也。孔子曰：「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文之用否其大矣哉！三代之盛，訓誥誓命之文，風賦雅頌之作，道德仁義禮樂寓于其中，聖賢之心術，天下理亂之幾微皆在，得非關於天者哉？至其衰季，孔子出焉，刪定繫述之文作，而其用被于千萬世，何其甚盛也，豈亦禹、湯、文、武有以作成之歟！漢司馬相如輩所作，而班固遂以爲漢文章與三代同風，其果信然耶？然固之論，如賈誼、司馬遷、揚雄不在其列，何也？唐文自太宗以來，猶未改六代浮靡之習，大曆、貞元間，韓愈、李翺、柳宗元出，而唐文始復古，亦可以庶幾三代之文否也。漢唐之文，君亦有以作成之歟！恭惟吾宋二百餘年，文物之盛，跨絕百代，蓋其始盛於慶曆、嘉祐、治平，而後一振於元祐，文采述作，論議術學，衆多繁夥，又非漢唐之所可幾及矣。然則祖宗之所以作成之者，亦以何道哉！夫得喪之關天，盛衰之關世，千百年之間，其盛不過漢與唐與吾宋三而已。但吾宋之文章，其所從興與其所從盛者何由？與三代與漢與唐何辨？作成之道何由？斷而論焉，一王之法，爲百世之鑑可也。

王舜玉《北溪大全集原序》 道之顯者謂之文，措辭艱深，造語險怪，文云乎哉？《六經》，乾坤也；《四書》，日月也。矢口成言，下筆成書，惟盤誥雜以方言，初未嘗艱深險怪也。

陳淳《答蔡廷傑二》 聖賢學問，實未嘗有妨於科舉之文，蓋理義明則文字議論益有精神。光采耀然，從肺腑中流出，自切人情，當物理，爲天下之至文，而非常情所及者。

又《答徐懋功二》 講明是道，則爲學；實踐是道，則爲行；實得是道，則爲德；舉而措之天下，則爲事業；而發達於言詞，則爲文章。故道與文，非二物也。是則吾道豈日用人事之外，別爲一等幽微玄妙之說，而文即是理之所形見，豈能有外乎道哉！道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枝葉華實。道即體，文即用，弼中而彪外，和順積而英華發。《六經》，孔子之文也，而實孔子之道，所以渾然一本者，流行貫通也。七篇，孟子之文也，而其大本自性善而來，故醇醇乎仁義王道之談。荀卿惟不識大本，故其文偏駁而不純。揚雄惟善惡無別，故其文淺短而艱晦。董子最得聖賢之意，故三篇之策純如也，惟其見道不甚明白，故其失也緩而不切。韓子惟有見乎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傳，故其文雄深雅健，最爲近古，惟其知用而不及體，故無精微縝密之功。歐陽之文步驟最學韓，而欠韓之健，不免淺弱而少理致，由其不事性學，無韓之淵源。眉山之文，老蘇波瀾最爲雄健，然縱橫偏駁，原於戰國之學，歐陽子以爲似荀卿，其偏駁者相似也。東坡雄健大不及其父，然節氣所充亦英發，但揆之理，則不十語必差，未能改家學縱橫之舊。至子由則弱矣，又不及其兄，然其致頗近理而少繆，又似過於兄，惟所學以虛無爲宗，皆非有聖賢之淵源者也。若濂溪關洛諸儒宗不爲文，惟其道體昭明，間有著書遺言一二篇，實與聖經相表裏，爲萬世之至文。歷考古今其文之粹者，未有不根本於道，而多駁不純者，皆由是理之不明者也。若今科舉之文，至爲陳腐爛熟，浮虛卑薾，不足以古人前輩論，然其所以爲文，亦豈能外天理人物，離身心萬事而爲說哉！既不能外天地人物，離身心萬事爲說，則所以行乎天地人物之中，身心萬事所當然之理，古今所共由而不可離者，正所以資文之精采，而發文之波瀾，何有妨於文哉！雖今之文不本於道，而文中之傑者，蓋亦有與道暗合，由之而不知者也。況國家法令，何嘗禁人爲理致之文，而有司程度，亦豈必取夫無理之文哉？學者惟窮理之不精，而見義之不明爾。理義決非害人之具，果能窮格工夫，至到胸中昭融洞徹，無一毫之少蔽，則於吐詞論事，如冰融凍釋，如破竹迎刃而解，如春陽著物，隨所至無不敷榮條暢，又何艱深蹇塞之爲乎？故凡狀物意之不切者，由其見物理之

不眞也；論事情之不白者，由其燭事理之不瑩也。然則理義於文章，果不相爲悖，而世儒交攻卑陋之說，無足惑，亦無足責也。

又《北溪大全集》卷三八《答問》 問夫子之文章：文是條理相錯，章是彰著可觀。

又 問文章性天道：文章固是性天道之發，然聖人敎不躐等，平時只是敎人以文章，到後來地位高，方語以性天道爾。

程珌《賜名清湘書院記》 道以文而後名，文以道而爲古。

又《李文昌表箋集序》 文以氣爲主，學充之，辭緣之。至梁昭明以體爲的，而後其論大備。蓋眞宰散淋漓清潏之氣，人得之則能吐英奇、陶物象而爲文，然則有體也，不以體焉，夫人可能也。體以爲的，則駕車不得後，騂龍不敢先矣。怡軒先生生亡他嗜，獨與書爲神交，根本《六經》，貫穿百氏，牛醫馬經，亡所不窺，發而爲文，則汪洋浸漬，聯綿縹緲，若太虛霏霏而不結，明河澹澹而流光。乃若見之章奏，則又明白整嚴，純正懇惻，與他文輒不類，蓋章奏之體當然也。

劉本《初學記原序》 聖人在上而經制明，聖人在下而述作備。經制之明，述作之備，皆本於天地之道。聖人體天地之道，成天地之文，出道以爲文，因文以駕道。達而在上，舉而措之，其見於刑名度數之間者，禮樂之文，所以明經制也；窮而在下，卷而懷之，其藏於編籍簡册之間者，詩書之文，所以備述作也。禮樂之文，炳若丹青；詩書之文，潤於金石。非吾聖人直爲是炳炳琅琅者，以誇耀於千萬世之人也。由是以載其道，而濟千萬世之人者也。《傳》曰：「經天緯地之謂文。」聖人措斯文於禮樂，以化成於天下者，莫若乎文王，故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乃若文王，則可謂之文也已矣；聖人藏斯文於詩書，以化成於後世者，宜莫若乎孔子，故曰：「天之未喪斯文也！」乃若孔子，則可謂之文也已矣。禮樂之文，隨世而存亡，不見其大全，惟是詩書垂世，煥乎其可觀者，皆貫道之器，非特雕章繢句，以治聾俗之耳目者也。學者不問古人之文爲貫道之器，誦其詩，讀其書，往往獵取其新奇壯麗，以駕其道聽塗說。入乎耳，出乎口者，發爲一切之文，自許高風逸氣，可以跨越乎古今；峻峯激流，可以晄駭乎觀聽。謂天地造化之工皆在其筆端，而聖人之用心處爲盡在此矣。所謂郁郁之文，可以明經制；未喪斯文，可以備述作。當年天下，異時來世，所賴以濟者，未嘗過而問焉，可勝惜哉！嘗謂人生而不學，與無生同；學而不能文，與不學同；能文而不載乎道，與無文同，文之不可以已也！如此，是以近世有摘《六經》諸子百家之言而記之，凡三十卷。開卷而上下千數百年之事，皆在其目前。可用以駢四偶六，協律諧呂，爲今人之文，以載古人之道，眞學者之初基也。愚願學者摭此以成文，因文以貫道，祈至於文王、孔子之用心處而後止，毋爲獵取其新奇壯麗之語，雕章繢句以治聾俗之耳目焉，乃善學者也。

何希之《石遠叔集序》 文章視其一時風聲氣俗所爲，而巧拙則存乎人，亦其所養有薄厚，故激揚沈抑，或侈或廉，穠纖不同，各有態度，常隨其人性情剛柔靜躁辯訥，雖甚愛悅，其致不能以相傳。

魏了翁《大邑縣學振文堂記》 子所謂文者，清便婉轉，點綴映媚，姑以玩物肆情者乎？傅會假託，竄移編綴，苟以譁衆取寵者乎？爲堂南鄉，厥位爲離，吾恐君之所以望于士者，將不止此也。君曰：何以語？我曰：吾請試言。夫所謂文者，而子姑聽之。且動靜互根而陰陽生，陽變陰合而五行具，天下之至文，實始諸此。仰觀俯察，而日月之代明，星辰之羅布，山川之流峙，草木之生息，凡物之相錯而粲然不可紊者，皆文也。近取諸身，而君臣之仁敬，父子之慈孝，兄弟之友恭，夫婦之好合，朋友之信睦，凡天理之自然而非人所得爲者，皆文也。堯之蕩蕩，不可得而名，而僅可名者，文章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而所可聞者，文章也。然則堯之文章，乃蕩蕩之所發見，而夫子之文章，亦性與天道之流行。謂文云者，必如此而後爲至。文王既沒，文不在茲。孔聖後死，斯文未喪，此非後世所謂文也。【略】聖人所謂斯文，亦曰斯道云耳，而非文人之所以玩物肆情，進士之所以譁衆取寵者也。

又《坐忘居士房公文集序》 文云者，亦非若後世譁然從衆取寵之文也。遊於藝以博其趣，多識前言往行以蓄其德，本末兼該，內外交養，故言根於有德，而辭所以立誠。先儒所謂篤其實，而藝者書之，蓋非有意於爲文也。

又《游誠之默齋集序》 文乎，文乎，其根諸氣，命於志，成於學乎？性寓於氣，爲柔爲剛，此陰陽之大分也。而柔剛之中，有正有偏，威儀文詞之分，常必由之。昔人所謂昭晰者無疑，優游者有餘，其根若是，其發也必不可揜。然而氣命於志，志不立則氣隨之；志成於學，學不講則志亦安能以立？是故威儀文詞，古人所以立誠定命莫要焉。

又《楊少逸不欺集序》 人之言曰，尚詞章者之風骨，尚氣節者窘辭令。某謂不然。辭雖末伎，然根於性，命於氣，發於情，止於道，非無本者能之。且孔明之忠忱，元亮之靜退，不以文辭自命也。若表若辭，肆筆脫口，無復雕繢之工，人謂可配訓誥雅頌，此可強而能哉？唐之辭章稱韓、柳、元、白，而柳不如韓，元不如白，則皆於大節焉觀之。蘇文忠論近世辭章之浮靡，無如楊大年，而大年以文名，則以其忠清鯁亮，大節可考，不以末伎爲文也。眉山自長蘇公以辭章自成一家，歐、尹諸公賴之以變文體，後來作者相望，人知蘇氏爲辭章之宗也，孰知其忠清鯁亮，臨死生利害而不易其守，此蘇氏之所以爲文也。

又《攻媿樓宣獻公文集序》 今之文，古所謂辭也。古者，即辭以知心，故即其或慙或枝，或游或屈，而知其疑叛，知其誣善與失守也。即其或詖或淫，或邪或遁，而知其蔽陷，知其離且窮也。蓋辭根於氣，氣命於志，志立於學，氣之薄厚，志之小大，學之粹駁，則辭之險易正邪從之，如聲音之通政，如蓍蔡之受命，積中而形外，斷斷乎不可掩也。

又《師友雅言》上 迂叟有言，今人所謂文，古之所謂辭也。古之所謂文，如柔來文剛分，剛上而文柔，蓋剛柔交錯而成文，則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豈辭章之謂哉！如堯之文思，文王之所以爲文，此聖人之文也。下此則敏而好學，不恥下問，爲孔文子之文。

陳宓《跋饒司理文稿》 以文載道，則文足經世；以文相夸，則文爲末扳。饒君之文論理義則不悖於聖賢，爲歌詩則有關於風化。大篇短章，華而質，簡而盡，可謂得爲文之法矣。

眞德秀《文章正宗·綱目》 正宗云者，以後世文辭之多變，欲學者識其源流之正也。自昔集錄文章者衆矣，若杜預、摯虞諸家，往往堙沒弗傳，今行於世者，惟梁昭明《文選》、姚鉉《文粹》而已。繇今眂之，二書所錄果皆得源流之正乎？夫士之於學，所以窮理而致用也。文雖學之一事，要亦不外乎此。故今所輯，以明義理，切世用爲主，其體本乎古，其指近乎經者，然後取焉。否則，辭雖工亦不錄。

又《西山文集》卷三一《問答·問文章性與天道》 「文章」二字，非止於言語詞章而已。聖人盛德蘊於中，而輝光發於外，如威儀之中度，語言之當理，皆文也。堯之文思，舜之文明。孔子稱堯曰「煥乎其有文章」，子貢曰「夫子之文章」，皆此之謂也。至於二字之義，則五色錯而成文，黑白合而成章。文者燦然，有文之謂；章者蔚然，有章之謂。章猶條也，《六經》、《論語》之言，文章皆取其自然形見者，後世始以筆墨著述爲文，與聖賢之所謂文者異矣。

談愷《妙絕古今序》 文以載道也。孔子曰：文不在茲乎，言道也。周末文勝，於是有離道而爲文者。秦以上書，漢以對策，唐以詩賦取士，於是學者以文爲進取計，而離道益遠矣。梁蕭統《文選》、唐姚鉉《文粹》自謂時更七代，理貫六籍，略蕪集英，掇菁擷華，後有作者不可爲已。由今觀之，其皆載道之文乎？抑否乎？考之聖門，游、夏以文學名，而列之四科之末，故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豈游、夏從於陳、蔡之間，性與天道尚未得聞之與？要之，文而離道，藝焉而已。柳柳州言，少爲文章，以辭爲工，及長，乃知文以明道。是故抑之欲其奧，揚之欲其明，疏之欲其通，應之欲其節，激而發之欲其清，固而存之欲其重，此吾所以羽翼夫道也。本之《易》、《詩》、《書》、《禮》、《春秋》以取道之原，參之孟、荀、莊、老、《穀梁》、《國語》、《離騷》、太史，旁推交通，而以之爲文，其文似矣，其果合於道乎！後之論柳州者，謂其於道何如也！

王廷幹《妙絕古今後序》 夫理道載於六籍，文學著於四科，聖人教人以文，欲其因文以入道也。然教以博文爲先，而文以體要爲尚，若畔經而離道，文雖工而弗庸矣。自秦以後，士多有離道而爲文者，雖求古文於孔壁，收竹書於汲冢，家握鉛素，未嘗不勤求其發明理道，而習翼聖經者，蓋未多見其人焉。即梁昭明《文選》、姚鉉《文粹》二書所錄傳者，果皆理道之正乎？茲《妙絕古今》一書，蓋宋人所選，謂文章之精絕者，一代不數人，而一人不數篇，自《春秋》而迄歐、蘇氏，得七十有九首，蓋千載之英華萃矣。觀其所載，多左氏、《國語》、莊、列、荀、揚、韓、柳之詞，其體近乎古，而其義切於用者，然後取之。其與後之騁虛詞而亡實用者異矣！夫吾道本中庸，而聖人無絕德。其云妙絕古今者，謂文章必有法程，而凡操觚染翰者，固當究心乎體要歟！

林希逸《陳西軒集序》 士莫難於知道，文直寄焉爾。因其所寄，而後知者存焉。然則文亦不可忽也，茫茫宇宙，知道者能幾，苟有矣，存而用不見

於時，沒而文不垂於後，是非尚論人物者所惜哉？

吳泳《陳侍郎文集序》 離，文明之象也，而曰「黃離元吉」。賁，文柔之卦也，而曰「白賁無咎」。矜詞章以爲富，負言語以爲奇，皆文人之病也。古之人抱道含章，閟鴻音於窈窕，宿至味於澹泊，未嘗務爲炳炳烺烺，求以眩俗驚世，如邵鑿詛楚，呂相絕秦，子產對晉，臧孫辰告齊，樂毅報燕，皆沛然如肝肺中流出一片議論。當其放言援筆時，曷嘗有意於祈當世之知，卜後世之傳哉？亦不過曰辭達而已矣。

陳書卿《上樓內翰書》 某竊以文於天地間，爲物最鉅，放之則橫八極，斥四海，充塞乎宇宙之外；嗇之則入秋毫，卷一握，揜閟于塵埃之內；抗之則翻沆瀣，披鴻濛，引星辰而上也；抑之則洞山嶽，達河漢，決土壤而下也。其清也，則澄波月明，寒松露滴，孤鶴唳空，驚鴻叫夕，乙乙冥冥，韻韶武而雜咸英也。其壯也，則崩濤裂山，獰飈摺石，雷車響空，鐵騎臨敵，震震慄慄，絕甬道而赴趙壁也。其慘然而思也，則荒域悲風，空山暮景，遠客懷歸，孤嫠弔影，戚戚悽悽，歌楚些而賦湘纍也。其蕭然而和也，則春來東郊，氣回寒谷，發秀山川，敷榮草木，欣欣懌懌，登春臺而歌壽域也。窅窅乎其深，而彰彰乎其明也；愔愔乎其古，而肅肅乎其澤也。倏幽而忽彰，驟鉅而遽細，恍乎其不可名也。遠能見之近，晦能揭之著，泛乎其不可形也，是非文之體歟！論文之至《六經》，爲至經者，道之所寓也。故經以載道，文以飾經，文近則經弗傳，經弗傳而道即不存也。《書》之質，《詩》之變，《易》之動，《禮》之宜，《樂》之和，《春秋》之嚴，蓋與天地均闔闢，與日月爭光明，優優乎大哉，必如是而後爲天下之至文也已。子思氏得之而中庸，孟軻氏得之而醇，屈原得之而幽，莊周得之而博，降是則有太史公之潔，賈生之明，相如之富，揚雄之雅，班固之典，韓愈之閎深，柳宗元之健，元結之約，李白之逸，杜甫之工，門庭軌轍，不能一槩。某少小讀書，猥欲以文詞自命，每一篇出，同流歎譽之，頗亦自以爲不可及也。年來悔悟懲創，又自謂其可厭，返求之《六經》，又求之諸子，既久爽然自失，知向之學，乃時文之學，而非《六經》、諸子之學也。更以《六經》、諸子涵泳演繹，蚤夜不憊，既久乃覺其胸中與曩者異，把筆行墨，稍洋洋然，視時文之學，或自謂遠過之矣。然已以爲然，而人則不謂然。退之云：「小稱意則人小怪之，大稱意則人大怪之。」然則怪之者是歟？怪於人者是歟？以怪者爲是，是稱意不足道也；以怪於人者爲是，則愈怪愈可賀也。有一時之毀譽，有千載之是非，君子常懼夫千載之非，不懼夫一時之毀，使可以耀生前，而不可以垂死後，君子不由也。又況天下之文章，苟合乎古，必不合乎今，合乎今，必不合乎古，學者其求合於今乎？其求合於古乎？

又《上蔡侍郎書》 夫古之文，非綴輯絺繪之謂也，必有根株醞釀豐碩，而後葩藻蔚然隨之。使徒以糟粕眩世，而索之則窮，摧之則敗，此流俗之文。

歐陽守道《送曲江侯清卿序》 況文章，特學之餘事乎？子，韶人也，予將假舜之韶以與子論文。夫《韶》，舜之至文也；金、石、絲、竹、匏、土、革、木，舜之所以爲韶也；八物之雜而聲成文，鳥獸率舞，鳳凰來儀，韶之大成也。雖然，舜世之樂，孰有外是八物者哉！今爲子取所謂管者，鼗者，柷敔者，笙鏞者，琴者，瑟者，石之可擊拊者也，固不乏工之知音律者，皆可能也。然而器具矣，而非韶，韶似矣，而非舜，何也？八物者，舜樂之寄也。原舜樂之所自本乎父子慈愛之間，推而達諸宇宙民物之生意，油然天眞之發見，而動乎不自已之機，此樂之不能不韶也。不於其心而於其器，則韶獨舜哉！文之有聲音節奏，不猶樂之聲音節奏歟。而今之文，則正聲罕矣。鄙賤猥惡者，下里巴人之曲；靡曼幻眇者，桑間濮上之音也。彼豈不用意於文，而卒之非吾所謂文，理不明於心，而徒治其言語之末，俗而不雅，淫而不貞，有由也，理之難明久矣。安能使吾胸中豁然無所滯礙，得之心而應之口與手者，一不悖於理，如古人之文乎！《易》之文微也，《中庸》之文粹也，《六經》之文，予不能遍舉，子取二書讀之，愈索而愈不窮，如山海之寶藏，隨其所得，皆足以致富。而山海之所有不爲之損，顧吾力有窮焉耳，不然，何莫非吾取富之資。富資於山海，文資於理，理資於學，子歸矣，於予所謂理之明於心者用力焉。本之於經，而質之於先儒之訓說，立吾心以爲主，而凡方册之內，有言理者畢赴焉。使天地萬物之情狀盡至於吾前，而往古聖賢之心事盡契於精神之表，則吾見文思溢出欲已不能，而何待於握筆引紙，日孳孳焉以求工也。

羅大經《鶴林玉露》卷一 「文章一小技，於道未爲尊」，此論後世之文也；「文者，貫道之器」，此論古人之文也。天以雲漢星斗爲文，地以山川草木爲文，要皆一元之氣所發露，古人之文似之；巧女之刺綉，雖精妙絢爛，纖可人目，初無補於實用，後世之文似之。

衛宗武《秋聲集自序》 鴻濛既判，三才既奠，斯文肇焉。象緯森布，雲漢昭回，形而上者，爲天之文。山川峙流，草木華實，形而下者，爲地之文。乾苞呈河，坤符出洛，聖作明述，而化成天下者，皆人之文。秀而爲士，緜方寸精微發爲辭，演爲章，又所以題拂乎天地人之文者也。學以本之識，以充之才，以融之索之，浩浩冥冥，出無涯而入無淪。其思也，噓爲風霆，震厲飄蕩，而嵩華若可搖動；其氣也，怒濤驚湍，一瞬千里，斂之則恬夷淵靜；其勢也，擢犀拔象，舉鼎盪舟，而猶有餘勇；其力也，雪月光潔，雲烟綿聯，疊嶂層巖，衒奇競秀；其標度也，若夫鵬運而無跡，龍化而莫名，毫端膚寸，可使上宇下宙，庶類百爲，被其光彩膏潤，此則至精入神，不可規尋之妙用也。或正，或奇，或雅，或麗，或恢詭而辨博，或峻潔而幽深，或宏衍而雄健，其體不一，而大要不出於此數者。善用之而造其極致，則謂之藝成。藝成而遠邁衆流，雄峙百代，登文章之籙者，漢魏而下，能幾人斯？而率不免或者之譏評。則文之爲文，不其難乎！然而昔之作者泯矣，復有踵接者焉；前之詞藻不可加矣，復有軼出者焉，是故何歟？蓋善割而中其肯綮，斯無全牛；而甘苦疾徐得心應手，於輪何有？文亦猶是也。經之文以載道，傳以明道，諸子詩集皆陳義以習翼夫道者也。文而不根於道，雖彫琢鍛鍊盡其工，芬芳靡曼極其華，亦奚取此。故曰：「文者，貫道之器也。」士而言幾乎道，其庶矣乎。

戴栩《跋初機集》 每怪文無異道，而評文者多異說，何也？文蓋言之黼藻云爾。世之方譚俚語，彼我相命，猶有不能通其意開以端倪者，或昧於所宿授以指嚮者，或倚於所趨，甚而認杪爲本，迷朔以南，言之難知，如此又從而黼藻焉，宜其愈不易知也。夫以文之不易知，而操翰染牘者，或體未周而辭先焉，趣既狹而辭勝焉，或覆之以艱深，或張之以孟浪，往往文皆出於言之表，宜不知者因以爲詬，否則影褒響贊而已。然則古今評文者，不勝其異說，亦各其見然歟？

文天祥《西澗書院釋菜講義》 辭之義有二：發於言則爲言辭，發於文則爲文辭。子以四教：文、行、忠、信。雖若歧爲四者，然文行安有離乎忠信？有忠信之行，自然有忠信之文，能爲忠信之文，方是不失忠信之行。子曰：「言忠信，行篤敬。」行篤敬，則忠信進德之謂也。言忠信，則修辭立誠之謂也。未有行篤敬而言不忠信者，亦未有言不忠信而可以語行之篤敬者也。天地間只一箇「誠」字，更擷撲不碎。觀德者，只觀人之辭，一句誠實，便是一德，句句誠實，便是德進，而不可禦人之於其辭也。

又《熙明殿進講敬天圖・周易賁卦》 臣竊惟天一積氣耳。凡日、月、星、辰、風、雨、霜、露，皆氣之流行而發見者，流行發見處有光彩，便謂之文。

陳普《石堂先生遺集》卷九《字義・文章》 文者，百禮衆善，經曲相錯，成禮成象可觀，猶陰陽，晝夜、四時、草木之相文以成天道也。章猶節也，一體成而冬以成一年也，孟子不成章不達是也。文者，章之備；章者，文中之各一節。文樂之翕如、純如、繹如，章所謂皦如也。

熊禾《佩韋齋集序》 文者道之用也，天地間惟道可以立國，惟文可以經世。儒者一身，三綱五常之道所寄也，而可以徒文哉？唐宋以來，文章大家數不爲少矣，其立言之卓然不可泯者，惟韓、柳、歐、蘇最著。柳固不敢望韓，蘇之於歐，亦未易同日語。過江來朱眞粹矣。同甫、正則，一時擅名江左，取節焉可也。南北混一，以文鳴世，不過數家，其間卓然能不悖名教、有補倫紀者，亦無幾焉。【略】宋三百年以儒道治世，以科舉文章取士。逮其亡也，錄死節之臣二十有三，而文臣居三之二，大抵由科舉其選。而其表表者，讀《四書》，通經博史，多自洛、建門庭中來。風聲氣習，漸涵演迤，百餘年間，詩人文士情性之所發，禮義之所止，一言一詠，猶足起人悠然深長思，蓋豐芑、菁莪之澤遠矣。嗚呼，文章何負於人國哉！道理豈空虛無用之物哉！

龔昱《樂菴語錄》卷一 子貢嘗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子貢非特不聞性與天道，夫子之文章，亦未之聞。日月星辰，天之文也；山川草木，地之文也；威儀文辭，人之文也。天地一元之氣，亭毒於覆載之間，故著爲日月星辰，散爲山川草木，聖人之盛德充實而有光輝，故見面盎背施於四體，發而爲威儀文辭，文章之與性、天道，豈二物哉！

王朋壽《類林百篇贊・經典篇》 大朴既散，澆漓失眞。斯文未喪，天生聖人。明於物理，著以人倫。五常百行，典籍斯陳。君臣以別，父子以親。日星同耀，萬世彌新。

又《講說篇》 聖經玄奧，講說能通。詮文論義，雅正期從。文學導志，理以折衷。不僻不陋，率取中庸。

又《文章篇》　文章貫道，琢磨不成。日星雲漢，煥然彰明。詩傳雅頌，書歌載賡。褒揚休功，紀述太平。繡紋霞綺，玉價金聲。播之千古，騰躍飛英。

劉將孫《天下同文集序》　唐劉夢得叙柳子厚之集曰：「文章與時高下，政厖而土裂，三光五嶽之氣分，大音不完，故必混一而後振作者，概以爲知言。」予獨嘗謂夢得之辭則高矣、美矣，以其時考之則未也。唐之盛時，在貞觀、開元間，其時稱歐、虞、褚、薛，最後稱燕許大手筆，今其文可睹也。至貞元、元和來，以韓、柳著，比至德爲盛，而去混一之初，則有間矣。才未必皆福，福亦何必其才，因使人思易，所謂吉人辭寡者，其福未易量也。此則所謂時也，吾取以叙安成周南瑞所刻《天下同文集》甚宜。嗚呼，文章豈獨可以觀氣運，亦可以論人物。予每讀漢初論議，盛唐詞章，乃東京諸老文字，三千年間，混一盛時僅此耳。彼乍合暫聚者，其萎弱散碎，固不得與於斯也。然此盛時作者，如渾河厚嶽，不假風月爲狀；如偃松曲柏，不與花卉爭妍。風氣開而文采盛，文采極而光景消，夢得之言之也，不自知其盛者已及於極也。

又《譚村西詩文序》　文以氣爲主，非主於氣也，迺其中有所主，則其氣浩然流動，充滿而無不達，遂若氣爲之主耳。故文之盛也，如風雨驟至，山川草木皆爲之變；如江河浩渺，波濤平駭，各一其勢。大之而金石制作，歌明堂而頌清廟；小之而才情婉孌，清白雪而豔陽春。古之而鼎彝幼眇，陳淳風而追泰古；時之而花柳明媚，過前川而學少年。故昌黎之古文，其小律小絕，無不精妙；東坡之大才，其回文麗句，各極體裁。或有謂能文不能詩，能詩不能文者，皆其主弱而氣易衰也。【略】昔韓公於東野，有昌其詩語，而東坡二百後，自昌身、昌詩、昌氣，而極於昌志。予亦於氣爲主之言，而竊願有所益也。主者同而所以爲主者異，輒欲更之曰：文以理爲主，以氣爲輔！

又《須溪先生集序》　蓋嘗竊觀於古今斯文之作，惟得於天者不可及，得於天者不矯厲而高，不浚鑿而深，不斲削而奇，不鍛鍊而精。若人之所爲，高者虛、深者蕪、奇者怪、精者苦，三千年間，惟韓、歐、蘇獨行而無並。兩漢以來，六朝南北盛唐名家，豈不稱雄一時，而竟莫之傳者，天分淺而人力勝也。

徐世隆《元遺山集序》　文之爲物，何物也？造物者實靳之，不輕畀人，何哉？蓋天地間靈明英秀之氣，萃聚之多，蘊蓄之久，挺而爲人，則必富於才，敏於學，精於語言。能吐天地萬物之情，極其變而歸之雅。故爲詩、爲歌、爲賦、爲頌、爲傳記、爲誌銘、爲雜言、爲樂府，兼諸家之長，成一代之典。使斯文正派，如洪河大江，滔滔不斷，以接夫千百世之傳。爲造物者可得而輕畀之哉！

盛象翁《與趙子昂書》　聞物之配於道而列於器，事有極智者之深思，而遭愚者之鄙笑，其惟文辭乎？或曰：「文辭小藝，此不能文辭者之論也。」夫文辭之體，原於性命，用關於政教，闡正運奇，積順發華，操之無底，詣之無涯，衍聖賢未盡之旨，洩天地難言之情，通微悃於九重，播皇猷於萬里，明之可感悟冥頑，幽之可和樂鬼神，前之千百世而如見，後乎千百世而如授，豈可以尋常小藝目之哉？今有巧思之人，日接衆技，無不精工，父母教之文學，則勞師傅、曠歲月而無成功。又有強記之人，經史百家，潰溢胸臆，使執筆爲文，非蹈襲而不擇，則枯澀而不暢。無他，蓋能爲文者，才妙天成，無規矩之可授；機斡心腑，非簡編之可習。人爲萬物之靈，能爲文者，又人之至靈者也。故一代超卓之士，百年不過數人；一時驚拔之文，平生不過數篇。豈非文者天地之奇氣，人世之至珍？或者不能不知，乃以易視之，此志士甚所不甘也。雖然，六朝之末，以對偶爲工；晚唐之末，以音律爲工；宋之末，以科場立說之異爲工。穿鑿大道，投合時好，皆文之靡者也，其鄙於人固宜。至若浩然正大之氣，藹然和平之音，則治世不可一日無者，況欲鄙之乎？但不多見耳。

烏斯道《趙寶峰先生文集序》　《易》曰：「風行水上，渙天文也。」天文者，莫之爲而爲者也，惟有道者能之。有道之言如之何？《六經》是矣。後世之文得乎是者十一，不得乎是者十九。故以馳騁爲贍，以雕鏤爲工，以峻直爲蒼，或肆意於淫蕩，或放情於謔浪，或遣興於花鳥。讀之者善形乎顏面，樂形乎手足，是謂文之奇偉，名當世而不及也。而不知非有道之言，非天文之自然也。

閻復《藏春集原序》　《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大哉文乎，在天爲日月之著明，雲漢之昭回，星辰之錯綜；在人爲三綱五常之道，禮樂刑政之方，典章法度之美。文乎，文乎，章句云乎哉！

郝經《文說送孟寫之》 或者嘗曰，彼作文不工，彼工於作文。愚竊聽而惑之。蓋文可順而不可作也，天地有眞實正大之理，變而順，有通明純粹不已之文，是其所以爲之，非矯揉造鑿而然也。唯其變，是以有文；唯其順，是以不已，皆自然也。故陰陽得以文乎天，剛柔得以文乎地，仁義得以文乎人，羽毛鱗介、苞葉根荄得以文乎物，清濁高下得以文乎聲，升降舒綴得以文乎節，麗縟華采得以文乎色，禮、樂、射、御、書、數得以文乎藝，德刑、殿最、號律得以文乎政，城聚、都鄙、廬井得以文乎居，華蟲藻火、山龍黼黻得以文乎服，易其無有，利其興革，化而新之，至至終終，爲神道之極致，亦得其本然之理而已。焉有作爲之贅哉！大庭氏而上，文有理而無名；大庭氏而下，文有名而無書。陶唐氏而下，文有書而無法；仲尼氏而下，文有法而無作。仲尼之門，游、夏以文學稱，未聞其執筆命題而作文也。物感於我，我應之以理而辭之耳，豈校其辭之工拙哉！是以《六經》之文，經天地，貫萬世，與博厚高明並而不朽也。仲尼氏沒，本散而末分，源遠而流別，文晦於理而文於辭，作之者工於辭而悖於理。故莊、列以之文虛無，儀、秦以之文狙詐，申、韓以之文慘覈，屈、宋以之文怨懟，卒致呂政焚書之厄。西漢古學文學之分，其弊則極于江左冗矯之談，浮屠之法，玉樹後庭之曲；而苻秦元魏高齊而下，血漂禹跡，寄斯文於霆擊之餘，風燼之外，邈乎葬于九原也。厥後有唐，杜氏文乎詩，而風雅復萌；韓氏文乎儒，而《六經》方爝。又屬以晚唐弊俗，五季繁運，而有宋氏興，歐、蘇、周、邵、程、張之徒，始文乎理，而復乎本，猶不能比隆三五，去殺勝殘，致頌聲興禮樂者，百千祀之蔽不可一日而擴也。幸其用力之勤，俾斯文不遂滅，而吾民不爲狐蟲非類爾。由是而言，天地萬物之文，未之或變，而文人如是之窮，作之者不工歟工矣。然而如是者何？《易》曰：「物相雜故曰文。」文不當，故吉凶生焉；文何嘗不當？作爲者之過也。不作不爲，萬理皆備，推而順之，文在其中矣。故文作於人而窮於人，人亦作於文而窮於文。

又《原古錄序》 自書契以來，載籍所著，莫不以文稱。天曰天文，人曰人文，堯曰文思，舜曰文明，禹曰文命，西伯曰文王，周公曰文公，仲尼之以道自任也。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皆言文而不及道，則道即文也。觀夫揭日月，運寒暑，翳雲霓，干星漢，組布綦列，煥乎有文，覆冒磨盪庶物出焉，則天之道可知矣；載太華，振河海，敷原隰，固谿壑，涵負崛岧，穆若有章，發育蕃衍，庶物生焉，則地之道可知矣；家焉而生聚教育，國焉而經理安定，耕鑿疆畛之有限，宮室車服之有數，貴賤親疎之有叙，爵祿上下之有分，曲則采物，粲然有法，庶事治焉，則人之道可知矣。非是，則三極之道，莫得而見也。則文即道也，道非文不著，文非道不生。自有天地，即有斯文，所以爲道之用，而經因之以立也。故文之大端，本於太極，而經之法制，成於聖人。天之文本然而固有矣，其推步曆象，始於黃帝而成於堯，於是乎履端舉正，敬授人時，而天之經立矣。地之文亦本然而固有矣，其荒度疏治，始於后土而成於禹，於是乎地平天成，蒸民乃粒，而地之經立矣。人之文麗乎兩間，畀賦蘊畜，尤所固有也。其裁成制作，始於伏羲之畫卦，見於唐虞之傳心，備於周公之制禮，成於仲尼之修經，於是乎推本四象，貫三爲一，盡兼天地之文。元亨利貞，乾有四德；直方大利，坤有四體；仁義禮智，性有四端；《易》、《書》、《詩》、《春秋》，而人有四經。萬世有統，萬物有紀，萬事有制，太極之統體昭著，而道之大用無窮。是以仲尼氏沒，大經與天地並爲至文，嶷爲名教，至於今而不可易也。

陳鳳梧《陵川集序》 文所以載道，道一也，而文則隨時而變焉。有唐、虞、三代之文，有先秦、兩漢之文，有魏、晉之文，有唐人之文，有宋人之文，有元人之文。唐、虞、三代之文，簡古不可尙已。秦漢而下，愈變則愈繁，至於元，而文之變極矣。文雖以時異，而道未嘗不寓焉。其言比于道者，文之粹者也；其言盭于道者，文之駁者也。

程端學《陵陽集原序》 文者，言語之精華也，因吾道以有傳。然古者，文以道傳；後世，道以飾文。古之人有是道然後托於文以達之，道若斯，文亦若斯，故其言約以實，是謂文以傳道，《易》、《詩》、《書》、《春秋》、《論》、《孟》是也。後世不必皆以其道，亦欲爲文以自見，道若斯，文不若斯，故其言支以虛，是謂道以飾文，文士之文是也。然則終不復古乎？復古有道，道弼乎中不得已而有言，文斯復古矣。故周、程、張、朱數君子者出，而《太極圖說》、《西銘》、《易傳》、《語類》諸書不在《中庸》、《孟子》下，誰謂文不可復古乎？亦在實之而已矣。西漢之文，道雖不醇，大略言由事發，猶近古也。自餘隨其人品以爲重輕，若諸葛孔明、陶元亮、杜子美、陸敬輿、韓退之、歐陽永叔、蘇子瞻、曾子固數子者，其忠義直諒，磊磊落落，有以自顯於世，而其文亦可相爲不朽。至如司馬相如、揚雄、柳宗元、王安石之流，其聲音

步驟，蓋亦無媿乎數子，然予不知讀其言者，視其人何如也？由是觀之，傳道之文與天地悠久，其次與其重輕，下此猶榮華飄風，而殫一世之力而爲之者，惑也。

王惲《禮部尚書趙公文集序》 士君子之學，文章德業，名爲兩塗，其實一致。有以事業而垂世，有以文章而名家者。傳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吾儕孰不欲得時行道，使利澤施於人，名聲昭於代？蓋有幸不幸遇不遇者焉。如仕宦利達，復擅文雅，以事業盛而掩其所謂文者，從其重焉可也。若文彩絺紱，竟不得以片善及物者，其或曰若何克爲一文士而已，此眞爲妄人，尙何知兩塗一致之理者哉！

戴表元《紫陽方使君文集序》 日月五星，晝夜與天錯行，而雲霆風露，雨雪電雹，爲之變化不測。山起西北，與水東南馳，而外截爲海，介鱗羽毛，齒角物果，寶藏之美，從而蓄焉。蓋其爲物也，停涵盤薄，鬱積之者厚，則其周於用也不竭。人之精氣，蘊之爲道德，發之爲事業，而達之於言語詞章，亦若是而已矣。竊獨怪夫古之通儒碩人，凡以著述表見於世者，莫不皆有統緒。若曾、孟、周、邵、程、張之於道，屈、賈、司馬、班、揚、韓、柳、歐陽、蘇之於文，當其一時及門承接之士，固已親而得之，而遺風餘韻傳之後來，猶可以隱隱不滅。近世以來，乃至寥落散漫，不可復續，豈天地之數有時而不齊，如適值其薄蝕震動，傾陷漏洩之或然者耶！故嘗考之，自夫子之徒沒，言道者不必貴文，言文者不必兼道，如此幾二千年，迨新安子朱子出，學者始復不敢雜道於文。

又《陸元章字序》 物之麗乎文者，皆曰章。倬彼雲漢，爲章於天；其在水清濁，錯而成文，曰漳水；在玉器合而有文，曰璋玉；在木理合而有文，曰樟木；其在人爲士而有文，曰文章。首有文，曰章甫之冠；身有文，曰章服，然皆以文其外。夫爲文而外之不止，將令人輕學而文，亦有時而渝。虎豹之炳然，其存也，人畏其威，其獲之也，猶愛其皮；君子之爲文章者取之，然使非虎豹而生蒙其皮，則不若是畏愛之矣。故君子貴質，質也者，所以出其文章者也。

陸文圭《文說》 西州史敬輿嘗爲余言：「漢、唐、宋以來，良相能吏、謀臣武將，代不絕書，獨文章之士鮮得。漢董、賈、兩司馬、劉向、揚雄、班氏父子而止耳，王褒、崔寔而下不論也。唐韓、柳、宋歐、曾、王、蘇而止耳，李翺、皇甫、晁、秦而下不論也。宋渡江後，詞章愈盛，古體逾遠。獨朱子詩賦本騷選，文視韓、蘇而理勝之，其餘葉正則以下各自名家，六十年來影響殆絕，將盛極而衰歟？抑待乎其人也。」敬輿此論，上探前修，下期來哲，余聞而太息焉。然嘗論之，古之所謂文章，非言語之謂也，道德仁義之精華，禮樂法度之彰著，皆其具也。然典謨、訓誥、誓命之書，坦明溫厚，已非秦漢經生講師所能道，而《三百篇》章句，皆出於微臣、寡婦、寺人、伶官之口，何其粲然而成章也？蓋周、召而上，文章皆實用，孔、曾而下，文章皆空言。空言者，言而不見用，非無用之空言也。以無用之空言而後世能言之士，如向晨之星，稀疏絕少，豈不大可怪也哉！自唐以來，朝廷百司用人無方，惟翰苑非文章之士不預，所以承恩寵備，顧問參謀，議職諫諍，位親而地禁，非止典誥代言以風天下而已。唐以陸贄、李絳爲之，宋以歐陽修、蘇軾爲之，則人品可知也。夫文本於理，根於識，昌於氣，兼之者賈、董而下諸人。雖不居翰苑，名猶著也。翰苑創於唐開元間，六百餘年，學士名不著者何限。然則視文章之能否，知翰苑之盛衰。居是職者，學宜益懋，行宜益修，名宜益著，故居之而不怍，不然，則昌黎氏必傲之矣。

趙孟頫《劉孟質文集序》 文者，所以明理也。自《六經》以來，何莫不然。其正者自正，奇者自奇，皆隨其所發而合於理，非故爲是平易險怪之別也。後世作文者，不是之思，始誇詡以爲富，剽疾以爲快，詼詭以爲戲，刻畫以爲工，而於理始遠矣。故嘗謂學爲文者，皆當以《六經》爲師，舍《六經》無師矣。【略】夫《六經》之爲文也，一經之中，一章不可少，一句一字不可闕，蓋其謹嚴如此，故立千萬年爲世之經也。

陳櫟《夏君文稿序》 文氣所形，尤貫道器，氣信豪放，道更精詣，集義生氣，氣配道義，道氣合一，文響天地。

又《試文》 問：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又曰：行有餘力，則以學文。行先於文歟？文先於行歟？對：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先文而後行。弟子記夫子之教也，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先行而後文。夫子之言，所以教爲人弟子者也。《集註》於《四教章》曰：「教人以學文修行，而存忠信也。」於《行有餘力章》曰：「文謂詩書六藝之文，德行本也，文藝末也。窮其本末，知所先後，可與入德矣。」愚竊謂文行忠信之文，與君子博學于文、博我以文之文同。凡天地間事事物物之理，皆文也，其所該甚廣大，先文而後行，其先博文，

而後約禮，先格物致知，而後誠意正心脩身之意歟。則以學文之文，不過指詩書六藝之文而言，乃文藝之末耳，其所該不及文行之文之廣大矣。蓋有感于時之爲人弟子者，徒事文藝之末，而忽德行之本，故欲其先孝弟等而後文藝歟！以爲學之大端言，則當先文而後行；以文藝之輕重言，則當先行而後文。意固各有攸在也。

譚景星《柳子厚論》 君子之於文也，明理載道，非所謂馳騖於文辭而已也。知理與道之所在，則可以文而至之矣。知之不如好之，好之不如樂之。知之者，知有是道，欲其至之也。好之者，好之而未得也。樂之者，有所得而樂之也。故知則好，好則樂。其樂之則忘其所謂好矣，好之則忘其所謂知矣。知而至於好，好而至於樂，樂者必先於好，好者必先於知。是以古之爲文者，其學力足以至之，而常患其不至；其資材足以及之，而常患其不及，所務於造理與道而後已。文其章句之云乎？嘗以子厚其近者言之，《斷刑論》云：「賞以春夏，刑以秋冬，而謂之至理者，僞也。使秋爲善者，必俟春夏而後賞，爲善者必怠。春爲不善者，必俟秋冬而後罰，爲不善者必懈。」吁，子厚之言謬矣。夫賞以春夏者，蓋有取於春夏之義，以謂賞非有待春夏而後賞之也。刑以秋冬者，蓋有取於秋冬之義，以謂罰非有待秋冬而後罰之也。至《時令論》云：「非春無以省囹圄，賜貧窮。非夏無以贊俊傑，遂賢良。非秋無以任有功，誅暴慢。非冬無以賞死事，恤孤寡。則其缺政亦以繁矣，斯固不俟時而行之也。」斯言殆庶乎！而又無象時之義以行之之謂。故夫子之作《春秋》也，其賞之也如春，其罰之也如秋，固非所謂必以春賞而秋罰之也，所以象天道也。夫知道者必理明，若子厚謂知道之士乎？何理之未明也。欲圖度而爲之宜，其與叔文之黨無疑矣。其於文辭，間有喜取浮屠之說者。吾名教中，自有其樂，又何必取於彼耶？果未知道而未明理歟？退之知之而未至，故詆異端而愈力。子厚度之而未知，故不能詆，又從而爲之辭。如人適遠未知蹊徑，度而行之，其至幾希矣。知而未行，至亦希矣。知而行之，其至必矣。夫不知者度之過，則不知所以行。知之者知之過，則以爲不足行。烏乎，道其不明矣夫！

吳澄《別趙子昂序》 盈天地之間，一氣耳。人得是氣而有形，有形斯有聲，有聲斯有言。言之精者爲文，文也者，本乎氣也。人與天地之氣通爲一氣，有升降，而文隨之。畫《易》造《書》以來，斯文代有。然宋不唐，唐不漢，漢不春秋、戰國，春秋、戰國不唐、虞、三代，如老者不可復少，天地之氣固然。必有豪傑之士出於其間，養之異，學之到，足以變化其氣，其文乃不與世而俱。今西漢之文最近古，歷八代浸敝，得唐韓、柳氏而古；至五代復敝，得宋歐陽氏而古。嗣歐而興，惟王、曾、二蘇爲卓卓。之七子者，於聖賢之道未知其何如，然皆不爲氣所變化者也。宋遷而南，氣日以耗，而科舉又重壞之。中人以下，沉溺不返，上下交際之文往往沽名釣利而作，文之日以卑陋也無怪。其間有能自拔者矣，則不絲麻、不穀粟，而繡毯是衣、蜆蛤是食，倡優百戲、山海萬怪畢陳迭見，其歸欲爲一世所好而已。夫七子之爲文也，爲一世之人所不爲，亦一世之人所不好。志乎古，遺乎今，自韓以下皆如是。噫！爲文而欲一世之人好，吾悲其爲文；爲文而使一世之人不好，吾悲其爲人。

又《東麓集序》 詩文以理爲主，氣爲輔，是得其本矣。其詩不尚纖穠，不拘拘於法度，以文爲詩者也。其文不尚俳麗，不屑屑於言辭，以質爲文者也。

又《元復初文集序》 儒者以文章爲小技，然而豈易能哉？能之不易，而或視以爲易焉，昌黎韓子之所不敢也。且其爲不易何耶？未可以一言盡也。非學非識，不足以厚其本也；非才非氣，不足以利其用也。四者有一之不備，文其能以純備乎？或失則易，或失則艱，或失則淺，或失則晦，或失則狂，或失則萎，或失則俚，或失則靡，故曰不易能也。

又《送郭以是序》 或曰：爲文不可以不讀書，杜詩、韓文蓋無一字無所本。或曰：聲之精爲言，言之精爲文。如噫氣之號萬竅，隨所觸而喁于有自然之籟，奚以古人已陳之糟魄，爲二說孰近？夫所貴乎讀書者，非必襲其語以爲吾文也。蜂之釀蜜，不採取于花可乎？融液渾成而無滓，人見其爲蜜，而不見其爲花也。世有博記覽者，其發于聲，形于言，乃或窒塞而不通，固滯而不化，觀者厭之，則謂曾不若空疏者之諧協暢達也。

虞集《廬陵劉桂隱存稿序》 嗟夫，以文應時者，雖有古今所取以爲文者，古今無有異也。以高才博識專業而肆志，求諸昔之人者，五六十年，其應於今者，合否不足論也。吾故曰：山林之日長，得以極其力之所至；學問之志專，則有以達其智之所及。知其背於塗轍之正者，即有所不爲，知其可以傳諸方來者，則言之而無隱。論古今成敗，無所蹈襲，而出人意表，觀乎瀧

岡之麓，青原之波，不亦善於達本而遡源者乎！

許衡《魯齋遺書》卷一《語錄上》 論古今文字，曰二程、朱子，不說作文，但說明德新民。明明德，是學問中大節目。此處明得三綱、五常、九法，立君臣父子，井然有條，此文之大者；細而至於衣服飲食起居灑掃應對，亦皆當於文理。今將一世精力，專意於文，鋪叙轉換，極其工巧，則其於所當文者，闕漏多矣。今者能文之士，道堯、舜、周、孔、曾、孟之言，如出諸其口，由之以責其實，則霄壤矣。使其無意於文，由聖人之言求聖人之心，則其所得，亦必有可觀者。文章之爲害，害於道。優孟學孫叔敖，楚王以爲眞叔敖也，是寧可責以叔敖之事。文士與優孟何異？上世聖人何嘗有意於文，彼其德性聰明，聲自爲律，身自爲度，豈後世小人筆端所能模倣。德性中發出，不期文而自文，所謂出言有章，止在於事物之間，其節文詳備，後人極力爲之有所不及，可知無聖人之心爲聖人之事，不能也。或論凡人爲詩文出於何，而能若是。曰：出於性。詩文只是禮部韻中字，已能排得成章，蓋心之明德使然也。不獨詩文，凡事排得著次第，大而君臣父子，小而鹽米細事，總謂之文。以其合宜，又謂之義。以其可以日用常行，又謂之道。文也，義也，道也，只是一般。

又卷二《語錄下》 文之一字，後世目詞章爲文，殊不知天地人物，文理粲然，不可亂也。孔子稱斯文也，豈詞章而已矣。三代聖人，立言垂訓，皆扶持斯文者也。君臣父子五教，人文之大者也。下至事物，皆有文。人有事不順者曰錯了，既曰錯，是文理差舛故也。既文理差舛，則事不成矣。

李仲紳《莊靖集序》 夫水之有源也，始焉濫觴，其流不已，派而爲川，匯而爲澤，會而爲江，瀦而爲海，波闌吞吐，乾溢如一。乾坤涵浸，古今不竭。噫！觀水者觀至于海，觀止矣，然後乃知其水之有源也。若夫雨集而溝澮盈潦，停而蹄涔漲，潮滿夕除，涸可立待，是惡足以爲水哉？學之有本，亦猶是也。韻而爲詩章，聲而爲樂府，律而爲詞賦，廣而爲騷雅，其文愈弘，其筆愈雄，其篇愈鉅，其詞益富，蓋有本者之如是。其視落霞秋水，畏日薰風，一聯一詠，雖膾炙人口，然器小易盈，敵大則怯，是惡足以爲學哉？

劉瀛《莊靖集序》 夫文之爲文，其來尚矣，與造化一氣俱生者也。日月照臨，星辰輝映，天之文也；山川流峙，草木敷榮，地之文也。人得天地之秀而爲萬物之靈，有仁義禮智以根於心，故觸物感情，從而爲言，無非天下之至文也。如風行水上，自然而然，固非有力者之所強能，亦豈徒吟詠風景，模寫物象而已哉！將以經天緯地，厚人倫，美敎化，貫乎道者也。

馬祖常《卧雪齋文集序》 夫人之有文，猶世之有樂焉。樂之有高下節奏，清濁音聲，及和平舒緩，焦殺促短之不同，因以卜其世之休咎，象其德之小大。人之於文亦然，然不能強爲也。則天地中和之氣，而又充之以聖賢之學，大順至仁，浹洽而化，然後英華之著見於外者，無乖戾邪僻，忿懥淫哇之辭，此皆理之自然者也。非惟人之於文也，雖物亦然。華之大艷者必不實，器之過實者必不良，必也稱乎？求乎稱也，則舍詩書六藝之文，吾不敢它求焉。

王沂《周剛善文稿序》 昔之爲文者，大之如天地，而人不敢以爲遠；幽之如鬼神，而人不敢以爲深；文之爲珠璣珪璧，而人不敢以爲華；質之爲瓦棺古篆黃桴土鼓，而人不敢以爲樸；是皆得於自然之理，有所不能自已而作者。後之人見其然，莫知其所由然，於是殫精畢力而追之。其雕鎪藻繢、刻畫破碎之工益多，而文益下，詎有意爲之者，未必造其妙；而造其妙者，在於無意而爲之者歟？傳稱禹之治水，行其所無事也，文豈異是哉！

歐陽玄《梅邊先生吾汶稿序》 蓋嘗論之斯文者，宇宙之元氣也。幸而治平，措諸事業，則爲典謨，爲雅頌；不幸而反是，則爲《春秋》，爲變「風雅」，爲《離騷》。然正人心扶世敎之功，難見於治平無事之時，而屹然可仗於流離顚沛之日，然後知斯文之所繫如是其重歟！

吳師道《答謝君植書》 夫古人之子，文率皆德盛而立言，中積而外形，愚何敢希望萬一。文固所好，而不可名能爲文也，名能爲文且不可，而可謂之知道乎？雖然，名不能文可也，謂不知道則不可，人不知道，則無以充其形而號稱爲人，況于文乎？昔人謂文爲貫道之器，自今觀之，道能貫文，非文能貫道也。使其心果有得于道，所發必出于正，則不待求工于言語文字之間，是惟無作，作則必傳。僕雖不才，切有志于是，若其不合于世好，則已知之。蓋昔者上以文取人，士以文致顯耀，舉世翕然，而豪傑特起之士，獨深愧之曰：「是科舉之文，而非古文之文也。」于是立意追古，若韓退之、蘇明允之徒，然以逸羣之氣，蓋世之譽，公卿將相之知，或所至炊不及熟，或老死布衣，繼而作者亦有人焉通顯，又無幾爲古文于用文之時，猶如此其不遇也。爲古文于不用文之世，直將何所望哉！

許有壬《江漢集序》 夫文以明道而假乎辭也。文而不至道，將焉傳？故

有待於成焉。本於經以立其體，參乎傳而暢其支，而必力於多以熟其途，而後可以語成也。孔明《出師》、令伯《陳情》，照耀宇宙，動盪古今，固不在多。予欲光遠之多者，多則熟，熟則自得，而後有以約於寡也。多而不能約於寡者有之矣，未有不多而能約於寡者也。東坡言，詩非甚習不工，要須日作一首，文猶是也。坡之名世，其亦以是也哉！

又《劉楚奇惟實集序》 文章以理爲主，理以實爲主。天地之間，照臨錯布於其上，流峙森植於其下，君臣父子夫婦之秩，穀粟桑麻水火之用，參於其中者，皆實理也一。或虛空冥漠，則無以爲世矣。翁其有得於此乎？且實之義非一，對虛而言者實之反也，對華而言者實之棄也，對名而言者實之賓也。至於篤實充實，又皆是理之極致，推而行之，隆古淳厚之治不外是也。

又《題歐陽文忠公告》 文與道一，而天下之治盛；文與道二，而天下之教衰。經籍而下，士之立言，力非不勤也，辭非不工也，施之於用，卒害其政者，與道二焉爾。昔蘇子以韓愈配孟子，而以歐陽子配韓愈，天下以爲知言，後世無敢有異議者。韓也，歐陽也，推而達於孔氏之道也。歐陽子曰：「三代而上，治出於一，而禮樂達於天下；三代而下，治出於二，而禮樂爲虛名。」又曰：「我所謂文必與道俱。」嗚呼，此歐陽子之所以爲文，而先儒謂自荀、揚以下，皆不能及者也。

黃溍《霽峰文集序》 宇宙間清靈秀淑之氣，未有積而不發，天不能閟藏，而復出以爲文。遭時遇主，詠歌帝載，黼黻王度，則如五緯麗天，下燭萬物，有目者孰不仰其餘光；退而託於空言，以俟來哲，則如珠捐璧委，而輝山媚川，終不可揜。蓋有得於天者，不必皆有合於人。顯晦雖繫乎時，天之所不能閟藏者，人亦不能閟藏之也。此理之所必至，夫何疑焉！

傅若金《孟天偉文稿序》 文與時盛衰，道斯繫也。文之論世，皆曰主乎氣，蒙則以爲有志焉，不徒謂氣也。今夫射不志乎彀，不能以中的；御不志乎綏，不能以及轍；梓匠輪輿圓不志乎規，方不志乎矩，平直不志乎準繩，不能以成器；爲文而不志乎古之作者，而能合道鮮矣。是故志以爲主，而氣以充之，必至之道也。

余闕《送蕭元哲序》 文者，物之成章者也。在天而爲三辰，在地而爲川岳，其在於人，若堯舜之治化，孔孟之道德，仲由之政，冉求之藝，一皆謂之文。今特以言辭之精爲文者，夫言之精莫精於周公、孔子，二聖人之於言，豈有求其精而然哉？而其文何若是其蔚也！揚雄、司馬相如、韓子、歐陽子，始號爲工於文者，彼其於周公、孔子之文，非不欲窮日夜之力，極一世之所好，孜孜焉追琢磨礪以求其精，而卒不能至焉。濂溪、二程夫子之學，其視揚雄、司馬相如、韓子、歐陽子蓋有所不暇，然味其言，淵然而深，雄然而厚，睟然而醇，使得列於聖門，雖顏子、曾子將不能過，則夫言之精者，又若不待窮日夜之力，極一世之所好，孜孜焉追琢磨礪以求至於聖人而後已。此無他，聖賢道德之光，積中而發外，故其言不期其精而自精，譬猶天地之化，雨露之潤，物之魂魄，以生葩華毛羽，極人之智巧所不能爲，亦自然耳。故學於聖人之道，則得聖人之言；學於聖人之言，則非惟不得其道，并所謂言胥不能至矣。

邵亨貞《題錢素菴所藏曹雲翁手書龍眠述古圖序文》 道在天地間，惟文乃能載之。苟無文，則道將不能以言傳。雖傳，亦不能久遠。古先聖賢所貴乎文字者，以其爲載道之器也。自三墳五典，群經衆史，諸子叢集以降，而爲法書、墨蹟、片言、隻字，莫非載道者，故歷代寶之，久則愈貴，以見今之不及於古焉。

李好文《雪樓集原序》 聲音與政通，文章與時高下，原其始，則理與氣合，道與時合，要其歸則亦泯然而無間。三代而上，醇乎醇者也。漢猶近古，其文則雄偉渾厚，由其氣質未灑，故其發爲聲音者似之。魏晉以降，剝剖分裂，作者彪乎不醇，豈風氣乖而習弗善與？至唐韓、柳氏出，起弊扶弱，剗垢易新，遂爲後世作者之宗匠。宋盛於前而靡於後，金則無以議爲也。我國家以泰初混龐之氣，開闢宇宙，世祖皇帝合南北爲一家，于斯之時，人物之生辟，猶春陽始達，生意奮發，甲者畢坼，勾者畢出，挺英揚蕤，駢榮競秀，條達暢茂，滋息雨露而收其實者。

陳旅《國朝文類序》 元氣流行乎宇宙之間，其精華之在人，有不能不著者，發而爲文章焉。然則文章者，固元氣之爲也。徒審前人制作之工拙，而不知其出於天地氣運之盛衰，豈知言者哉！蓋嘗考之三代以降，惟漢、唐、宋之文爲特盛，就其世而論之，其特盛者，又何其不能多也。千數百年之久，天地氣運難盛而易衰，乃若此斯人之榮悴，槩可知矣。先民有言：三光五岳之氣分，大音不完，必混一而後大振。美哉乎其言之也！昔者南北斷裂之餘，非無能言之人馳騁於一時，顧往往囿於是氣之衰，其言荒粗萎冗，無足

起發人意，其中有若不爲是氣所囿者，則振古之豪傑，非可以世論也。我國家奄有六合，自古稱混一者，未有如今日之無所不一，則天地氣運之盛，無有盛於今日者矣。建國以來，列聖繼作，以忠厚之澤，涵育萬物，鴻生儁老出於其間，作爲文章，龐蔚光壯，前世陋靡之風於是乎盡變矣，孰謂斯文之興，不有關於天地國家者乎？

又《宋景濂文集序》 大哉文乎，不可無淵源乎？西京而下，唯唐宋爲盛。宋姑不論，以吳興姚鉉所集《唐文粹》觀之，奚啻三百餘姓，雖張、蘇、蕭、李、常、楊之流，氣逸辭雄，各自名家，終不能返於古何哉？無所宗也。獨韓愈氏吐詞持論，一本之《六經》，然後斯文煥然可觀。故凡經其指授者，往往以文知名於一世。夫渾涵彌綸之道，淳龐冲雅之音，欲藉是以宣揚之，使其文字各從職而不紊，苟不傳之於師奚可哉。

又《鄭濤字序》 嘗冥觀水之文矣，初踰錢塘，見怒濤自海門來，神怪隳突，不可具狀，縱者，橫者，趨者，迎者，昂者，俯者，衝而鬬者，欲升而復偃者，奮將擊而回薄者，雷霆方驚而風雨至者，萬騎哀甲乘秋風而疾驅者，予竊意水之文已止於此，而他水不能皆然也。及渡大江也亦然，非惟大江也，及泝黃河也亦然。江與河雖不如錢塘之潮汐，有時而水之文相與衝激，而成則無少異。予又竊意天下之水，唯相激然後成文，不激則不能文也。及休沐之餘，與鑾坡諸公遊西山大湖間，風挾水作聲勢，無異於昔時所見者，迨夫天開風定，向之怒濤舒而爲平夷，一碧萬頃，雲光下映，塵埃不驚，翔禽游魚，飛泳左右，靡不粲然可觀。予方悟水之至文，原在此而不在彼也。天下文之妙者，其能越是乎？是知駕風鞭霆，噴沙裂石者，乃文之粗；冠冕佩玉，屹然山立，動中矩度者，方爲文之至者也。今以濤之名若字言之，雖韓愈氏復生，論文之妙，亦不過此。濤但當如司馬子長泝淮浮洛，歷觀海內名山川以昌其文氣，則天下文之妙者，將在濤矣，惡用予文爲哉！

又《王文忠公文集序》 道無往而不著也。達則著之於事業之大，窮則著之於其身之所及，以文辭而著其道，則又未嘗有窮達之分也。夫德茂者業富，理充者言從，故古之君子非有意於立功，而功常被於世；非有意於立言，而人謂其言以爲法。後世以文辭名者，或不察乎理義；以政事顯者，或不明於學術；以窮經學古爲務而文辭政事之無足觀者，亦有之矣。凡若是者，皆不足以語夫道也。何也？道則無往而不著也。【略】夫道之在人也爲事業，則著於事業；爲文辭，則著於文辭。道豈有二哉！

陳高《顧氏文錄序》 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古之君子死而不死者，有所立也。立德、立功尚矣，而言之可傳於世，夫豈易乎哉！言之不文，則其傳也不遠，此君子所以貴乎文也。文之載乎道者，蓋難言之矣。指事陳辭，摛章摘句，雖若異乎古之立言者，然其稱述議論，往來唱酬，藻思縱橫，才華發越，有以誇美於人而流傳於後，固亦當世之所重也。

吳善《牧庵集序》 文章有一代之宗工。其出也，秉山川之靈，關天地之運，所謂百年幾見者也。漢四百年，惟司馬遷父子、揚雄、班固四人；兩晉魏隋之間則無聞矣；唐三百年，惟韓愈、柳宗元二人；宋三百年，惟歐陽修、蘇軾二人。當是時，非無作者雜出其間，與三四君子相與度長而挈大，並駕而齊驅焉，然皆掇拾剽竊，不能成一家之言，負當代宗工之任。此山川之氣、天地之運，誠有時而或息。

蔣易《存齋先生集序》 元氣塞乎天地之間，運之爲五行，布之爲四時，散之於萬物。瑞之爲卿雲，爲景星，爲豐年，爲麟鳳，爲醴泉，爲芝草，元氣之和也；祆之爲旱魃，爲彗孛，爲饑饉，爲狐蜮，爲梟獍，元氣之乖也。文章亦然。《五經》，元氣也；諸子百家，五行四時也。醇之爲思、孟、周、程，駁之爲荀、揚、服、鄭，正之爲仲舒、劉向，奇之爲馬遷、班固，險之爲屈原、賈、劉，暢之爲韓、柳、歐、曾，氣之冲和而清淑者也。異之爲楊、墨、老、釋，雜之爲管、商、申、韓，儀、秦、奭、衍，怪之爲《山海》、《齊諧》、《鬼塚》、《夷堅》，氣之乖戾而舛逆者也。何以若是哉？斯文之元氣在《五經》，《五經》之元氣在聖人之道，違夫聖人之道，則乖厲之氣乘之矣，故文者，貫道之器也。自漢以來，文人別集無慮千數百家，今其存者或寡矣，無他，道不存焉爾。道苟不存，則有之不加益，無之不加損。而《通書》，《太極圖說》，《易》、《春秋》傳序，《西銘》，《近思錄》，學者尊之如經，非以貫聖人之道而近元氣之脈乎？然則文章不本於《五經》，如人無元氣，其能久存者，否矣！

鄭玉《餘力稿序》 孟子既沒，學者各以己見爲學，文章爲道，故韓退之、柳子厚、歐陽永叔、蘇子瞻輩，咸以此名世。作者既曰，足以盡斯道之傳，後之尊之者又曰，是皆所謂傳而得其宗者也，塗天下之耳目，置斯民於無聞見之地。然則道之不明，文章障之也；道之不行，文章尼之也。文章之弊可

勝言哉！宋初河南程氏兄弟者出，天下號爲兩程夫子，始知斯道之傳不在語言文字之間，而具於吾性分之內；不在虛無高遠之際，而行乎日用常行之中。以此窮理，以此明道，以此淑身而傳後，以此解惑而覺迷，文章之作，遂一廢而爲無用之物。譬之霾雨初霽，復見天日，而無有魑魅魍魎也。至吾新安朱夫子集諸儒之大成，論道理則必著之文章，作文章則必本於道理，昔之尼者行障者明矣。信乎有德之必有言，文章爲貫道之器，而非虛言之謂也。余年十數歲時，蒙昧未有知識，於前言往行無所擇，獨聞人誦朱子之言，則疑其出於吾口也；聞人言朱子之道，則疑其發於吾心也。好之既深，爲之益力，不惟道理宗焉，而文章亦於是乎取正，久而浸熟，不知我之學古人，而疑古人之類我也。人有笑而問者曰：「文章宗韓、柳，道理宗朱、程，此萬世一論也，子之爲學不亦謬乎？」余曰：「道外無文，外聖賢之道而爲文，非吾所謂文；文外無道，外六經之文而求道，非吾所謂道。吾於朱子折衷焉。」問者曰：「吾過矣，吾過矣，子之言是也。」余懼問者之煩而應者之勞也，廼書其意而以白夫世之疑者，且名曰《餘力稿》，以見吾學之不專於文辭而當有本也。

又《胡孟成文集序》 以文章爲學，古無是也。六經皆文章也，而不以文名；堯舜周孔皆文人也，而不以文聖，故所言皆文章也。

魯貞《古今文典序》 太乙肇判，天地萬物之理不能以自明，惟其言能宣之。人惟能言而不知其理，猶不言也。聖人知其理而能言之，而後天地萬物之理昭晰於天下，而人文之由始也。伏羲畫卦而《易》作，二帝授受而《書》興，太史觀風而《詩》集，夫子正王道而《春秋》成，言出而理明，不飾而自文。所以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萬世立天極也。自是而後，理必學而後明，言必飾而後文，蓋有聖人開之於前也。若曾子、子思、孟子能飾其言以明其理，亞夫經者也。自是而變，於是乎有若左氏之雍容，莊生之飄逸，戰國之明辨，賈誼之雄偉，太史公之質實，皆能飾其言者。言能明其道，而古文亡矣，是雖未足以明理，而能達其所言之意者也。變若東漢，若三國，若六朝，文不能飾其言，言不能明其道，而古文亡矣。至唐韓愈氏出，文能飾其言，言能明其理。宋歐陽子和之，而後大行，復遠前人之盛。然恨其明理者少，而達意者多也。若柳子厚，若二蘇，若曾子固，皆致飾其言以爲文，而違其意，所能言者，明理雖未而文足以繼乎前人。予暇日，自《五經》而下，取凡作者，編爲《古今文典》。謂之古文者，非謂上古也，以其奇辭異體，人所不能道，如天球河圖，而不可數見者也。自愼到止怪石供，凡若干篇爲古文典。謂之今文者，非謂今日也，以其叙事論理人所不能無者也，如盆盂衣服，人資以用，而不可缺者也。自絕秦王止曾子固，凡若干篇爲今文典。典，故法也，欲學者以爲法也，甚矣文之難也。自孟子以下至於今日二千餘年間，號爲能者，止此十許人耳，是二百餘年而得一人也。若唐之韓子，則三百年矣，夫以三百年有一人，何其少也。惟其少也，是以難也。規矩周密，體制備具，後有作者，如匠石之能循規矩也。或曰：作者衆矣，今日止此十許人者，若過矣。然文不足以飾其言，言不能以達其意，上不能以承乎古，下不能以垂於後，非吾之所謂文，故不取也。吾之所取，止於此矣。復乎前人之美，則予之所望也，有能由是而求作文之標準。若屈原之《離騷》別爲一集，則程、朱之文學，自當讀之，玆以取文，故不及也。言必飾而後文，不飾不可以爲文；欲飾其言必由於學，而文所由以作也。文既作者，世之飾其言者何其多也，然皆達其意之所欲言，而不能以明理，而四維之文，於是乎息矣。

李國鳳《貢禮部玩齋文集序》 夫人之生則有聲，聲通乎心。其宣諸口者，謂之言，言中於理。倫比之而有章者，謂之文。則文乃言之尤，其可傳而不泯者，又文之尤也。蓋言以宣意，文以立言，可傳而不泯者，以其中理而載夫道也。道也者，貫古今而不可易，則文之用可得而泯乎？三代而上，文與理具，《六經》之文是也。三代而下，文自文，理自理，言之不能措諸文者有之矣，文之而戾乎理者亦有之矣。道何自而明乎？間有作者，刮其浮習，欲舉一世而甄陶之，雖鼓舞奮迅於一時，終亦轇轕於故常，而不克大有所振者，可勝歎哉。至於我朝元貞、延祐之間，天下久安，人材輩出，其見於文者，雖一言之微，亦本於理，累辭之繁，必明夫道。有溫醇忠厚之懿，無脆薄蹇淺之失，其流風遺韻，漸涵洙濡，蓋將澤百世而未艾。烏乎，文章之盛其斯時歟！自世故日變而士氣不揚，故老凋謝而師承無法，辭之儷乎古者不多見也，況其可傳而不泯者哉！

鄭泳《潛溪別集後序》 陰陽之所以爲造化者，氣而已矣。是氣也，充乎宇宙，鼓盪運旋，感而爲雷霆，暢而爲風雨，著而爲日月星辰。煦而春，長而夏，斂而秋，閉而冬。凡所以生成萬彙，隨物賦形者，氣爲之也。故氣完則固，氣微剛餒，氣散則漓。巨細精粗，妍媸美惡，氣之不齊，物所不同也。

惟人也得氣之全，又能養而至于大全，則其蓄于中者既久，而著于外者自然有英華光輝之文。若《易》之奇麗，《書》之雅奧，《春秋》之謹嚴，下而至于《史》、《漢》之後，奇偉雄贍，蓋各不同而未嘗不同也。不同者文之體，同者文之氣，氣之所至，文之所著也。故善于文者，大篇短韻，書論賦歌，隨所願而各適其宜，體雖不同而氣則無不同，猶陰陽之于萬彙者乎？所謂妙造化之功者，文之謂也。先生以聰敏之資通究百氏書，蓄學之久，發而爲文，俯仰開闔，出入變化，千變萬狀，有未易形容者。至于詞嚴義正，理當情深，大而聖學體用之方，小而賦韻聲律之節，尤爲精到。旁及老佛之說，方伎之事，鬼神之異，皆所不棄而盡見于文，亦猶氣之所至，隨物賦形，雖體不同而未嘗不同也。豈若謭謭焉補綴彌縫，滯于一偏，拘于一體，而不能變通者。故讀先生之文，熙熙然若春陽之入人，不見其跡而睟面盎背也；粲粲然若珠玉之盈眸，不暇遍觀而愜心悅意也；凜凜然若迅雷驚霆，不及掩耳而肅容戰色也。非極天下之理，窮造化之妙，而至于大全者，孰能與于此乎？

劉壎《答謙桂舟論銘文書》 託文章以傳者，又必其人德義志節無忝銘筆，乃幸或恃以傳。韓、歐、曾、王，節行配古人，德業著當世，世託之傳者以此也，乃亦不獨文章也。近世陋俗，以名位求文章，不揣其本，署銜位，列名氏，直寸晷矜寵，終不傳也。則又不若山林枯槁德義志節之士，大公至正，誅姦發潛，如是而爲之銘，乃足恃以必傳也。夫其富貴權力之不足恃，而賴金石以傳，金石不足恃，而賴書册以傳，必傳矣，顧非德義志節有足恃，文章亦不傳也。

又《隱居通議》卷一八《經文妙出自然》 經文所以不可及者，以其妙出自然，不由作爲也。左氏已有作爲處，太史公文字多自然。班氏多作爲，韓有自然處，而作爲處亦多。柳則純乎作爲，歐、曾俱出自然，東坡亦出自然，老蘇則皆作爲也。荆公有自然處，頗似曾文，惟詩也亦然。故雖古作者俱不免作爲，淵明所以獨步千古者，以其渾然天成，無斧鑿痕也。韋、柳法陶，純是作爲。故評者曰：「陶彭澤如慶雲在霄，舒卷自如。」

劉賡《紫山大全集原序》 文章以氣爲主，其爲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

胡祗遹《郁文堂記》 文之爲言，淵乎煥乎，聖人屢言之矣。奈何後世學者，不求文之所以爲文有本。「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又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又曰，「燦然有文以相接。文之爲文，於斯可見。」又曰，「周監於二代，鬱鬱乎文哉。」又曰，「夏尚忠，殷尚敬，周尚文。」忠也，敬也，文也，分之則三，合之則一。誠篤乎中心，形於威儀，則嚴恭寅畏。嚴恭寅畏，則語言揖讓登降，進退起居，莫不有自然之節次，輕重疾徐，貴賤長幼，先後之次叙，是之謂文。周視夏殷，文武君乎上，周召臣乎下，內則宗廟朝廷，百司庶府，外則方伯連帥，鄉邑閭里，朝覲會同，冠昏喪祭，忠敬質乎心，文華鬱乎體，方之夏殷，燦然具備。天理昭著，人倫煥明，夫婦別，父子親，君臣義，長幼序，朋友信，本既立矣，貴則玉帛贄答，賤則榛栗贈遺，賓主之間，莫不成文，此吾夫子美周之文也。周之末世，忠敬澆漓，文存實亡，故聖人爲之嘆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陵夷至於叔世，君父師長，不自知其職，不學古明經，不窮理盡性，不修身齊家，不知建極明倫之爲己任，化民成俗之爲己責，軒軒然以地位年齒驕蹇於上，間有好學者，不過乎執經問難爲章句儒，措辭爲淫麗新奇語。吁，人之以是爲文，波流風靡，詩降而爲律，字畫流而爲行草，散文變而爲四六，歌詠轉爲市聲里曲。父師之責子弟，時君世主之進退臣下，以是爲才不才，文至於此，何以爲之文哉！《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又曰：「君子豹變，其文蔚也；大人虎變，其文炳也。」文之訓詁昭昭矣。然則爲人子，爲人弟，入孝出弟，謹信汎愛親仁，而力有餘，從事於文者，更深思之。

又《紫山大全集》卷二六《語錄》 欲學古人之言藝，當先學古人之德性心術。無是心而學是藝，愈勞苦而愈不近似。然則何以識其心哉？因言語文章行事之著於外者，知其心之必若是也。故曰，有德者必有言，言者，心之聲也。東坡論畫竹，當先得成竹於胸中，執筆熟視，乃見其所畫者，急起從之，振筆直遂，以逮其所見，如兔起鶻落，少縱則逝矣。余因以類推：凡學前人文章字畫功業德行，皆當得古人全體於胸中，與爲一而無間，庶幾髣髴。故韓文公亦曰：「不得其心而逐其跡，吾未見其能旭也。」【略】三代之學，學爲文辭乎？曰：若今之生徒，執筆操紙，受題措辭，則不經見所見，誦詩讀書，習禮明樂射御書數而已。雖然，如子夏之門人，小子學灑掃應對，進退應對，則習其辭也，進退則習其文也。孔鯉過庭，訓以學詩曰：不學詩，無以言。則非辭而何？學禮，則非文而何？又曰：使於四方，不能專對。

專對，非辭而何？又曰：言語：宰我、子貢。言語，即辭也。蓋古之所謂文辭者二事，辭則言語應對，文則威儀進退。禮樂刑政，父子君臣，朋友賓主之間，粲然可觀，秩然有序者，皆謂之文，非其辭之謂也。後世指以辭語爲文章，則誤矣。文學子游、子夏，豈若今之所謂文學也歟！古之學辭，始於應對，中於學詩，終於專對。其先後次第，皆自養德性，博古今，明義理，以精其辭。今之學不養德性，不博古今，不明義理，今日入學，明日付以紙筆，使之措辭爲文，豈理也哉！故至老師宿儒，動筆數千言而能不謬於義理精粹可採者，幾何人哉？蓋亦失其本矣！

釋圓至《盧山遊集序》 夫所謂言者，氣志之形容爾。浩然溢乎中，沛然發於外，不可欺也。孟子善養氣，故其言鏗橫磬辨，肆出不懾，而禮稱風之哀樂，亦由其志和怨。然則言者，志之動，氣之宣，無所養而敏於言，是撥其根責其末之茂也。故觀人之道，言爲著，審其音，而中之正慝見矣。

姚燧《樗庵集序》 夫讀其書，必知其人。質者拘窘，淡者游誇，近者膚卑，豪者峻宕，剛者麤厲，而弱者氣乏，與夫徇今者陳芥，戾古者無法，葩艷者遠實，喜異者艱崎，失志者詆訕，躁淺者迫切，而挾數者詖傾，其失非盡乎此也。惟所性中正宏厚者，故能優柔而明炳，洞暢而溫醇，斯大雅君子，言符其德者也。

程文海《答何端奇書》 文者何也？猶之卉木之葩華，氣之所鍾，鬱勃充盎，故其所發輪囷紛鬱，不主一態，然皆出於有本有原，初不期然而然者。世俗因倣而爲之，雖形色肖象，無一不如，人之見之者，亦未始不以爲如也。然即而求其神氣，流行潤澤，則漠然者，何耶？其故可知已。今之爲文者類此，故未有無表之景也，亦未有不式其表而惟景之取也。蓋聞古之測景者，或於陽城，於滑臺，於交州，必有定所，而後以考寒暑之中。若持竿而行，仰而俯視，曰是亦景也而可乎？

李庭《蘭泉先生文集序》 文詞，君子之餘事。古之人癯形苦心讀書，以學聖人之道，其志蓋本於輔時澤物，見諸事業而已。惟不達而窮，奇才異氣噤無所施，往往自肆於山巔水涯，友雲松而狎魚鳥，至觸境感物，發於嘯歌謳吟，以寫其湮鬱不平之心。好事者或得一章一咏，諷誦不置，直謂其胸中所素蓄不外乎此。噫，是特土苴糟粕耳。然自屈原放而《離騷》興，子昂窮而《感遇》作，下逮李杜諸人，不可勝紀。其間英辭麗藻，千狀萬態，皆能聳動人之觀聽，是以流傳至今。故雖號爲一藝而陸沉不遇之士，舍此亦無以自見于世，使後之人能味其言，考其出處，因有以得其爲人，則君子之志庶幾乎不泯矣。

徐明善《周自昭文集序》 唐人謂心正則筆正，豈獨筆哉！言者心之聲也，聲者言之衍也，雅正之文，必君子能之爾。其義趣氣和，其趨值不差，其憂歡得失，不異其規矩，繩墨不犯，斯足尚也。若君文是也。近比以文鳴者，往往浮險蕩譎，後進靡然尚之，蓋人心之變，有足慨者，豈文當爾耶！

又《疎齋盧公文後集序》 《易》坤爲文，而《書》云「天命弗僭，賁若草木」，草木麗乎坤者也。春流八埏，華映九州，雕葩傳色，錦重綺錯，掇而視之，無遺巧焉。夫天命即理也，斯文理之形著也。或者執枯槁以疑穠灼，曰理不若是弗思耳矣。夫子之言文，曰炳，曰蔚，曰煥，曰郁。又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文不賁若乎哉！

又《槃澗先生文集序》 《易》曰：「天下文明。」又曰：「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所謂文者，《禮》、《樂》、《書》、《詩》、《易》與夫記事之史是也；明者，人無不習而粲然，日用常行間，所謂化成也。周、程繼孔、孟，朱子集大成，聖經賢傳，自漢以來，穿鑿傅會，爲之一洗，若揭日月。宋之所以度越漢、唐，斷斷在此。摛章繪句云乎哉！善論文者，莫如南豐，謂自唐虞以來，至秦漢之際，異人殊世，其文數萬，而其所發明更相表裏，猶一人之說，理當故無二也。然則文明而天下化成者，其不以此乎？後之作文者，篇爲新說，說有新語，然觀者不足以畜德，習者遂至於喪志，此則建洛之所斥者。

又《寬居胡先生文集序》 辭所以析理，辭修而理明，是以謂之文也。後乃有追琢組繡以爲工者，未若四十年來詭經反理，鉤棘斷續，罵譏調笑之甚也。【略】夫萬形皆有弊，而況空言。苟無理以本之，欲其不朽得乎？

徐起《聞過齋集原序》 文以道輕重，自昔有是言也。由古訖今，其文之行後者，莫不皆然。舍道而論文，則其人品之高下，何由而見哉！夫言者，心之聲，而文又言之精者也。心明乎道，故其言皆可法，昧乎道者反是。是故理明而辭達，文之上也；理勝乎辭，文之次也；辭勝乎理，不足謂之文矣。況磔裂靡陋，以趨時好者乎？

李繼本《題獨菴外集後》 予因請於師曰：浮屠人冲虛而無外，渾涵而無涯，瑩乎其無緇，而迥出其無鄰，一源湛乎中而放之於無垠，諸有生乎想而

會之於無心，萬變至乎前而屏之於無聞。師之學蓋自得其得，而非積盛致然也，師何汲汲於文辭爲哉？古之作者，著之《六經》，而散之九流百氏，與夫天文律曆山經地誌，下至稗官小說，紛紛籍籍，汗牛而充棟，天地一糟粕也。苟或窮日力而繙閱焉，貫穿上下而淬礪焉，鏤肺雕肝鉢心劌目以耗其精魄焉，吾懼其淆濁吾性海，冥迷吾法界，非學也。矧吾祖師言佛，非由語言文字，性在是耳，師何汲汲於文辭爲哉？師囅然而笑曰：「世徒知有言之言，著之文辭，而不知無言之言，默契乎道妙；知雕蟲篆刻之爲文之境出，而不知不得已而有言之文之獨得也。故天不言，而日月之照臨，雲漢之昭回，皆文也；聖人不言，而道德之光輝，經緯天地，皆文也。故能言之士，以其不言之言，吐其精華，而炳耀乎篇帙。其始也，運乎冲漠之虛，而窮乎泱漭之野；其終也，超乎筆墨畦徑之外，而貫乎萬象呈露之中。不敷暢而究其旨歸，不階梯而闖乎堂奧，不繪繡而黼黻其文，不宮徵而韶濩其聲。其多也，聯編累牘，而莫有紀極；其簡也，一轉語而三千大千，盡其模擬，此之謂不言之言也。」予聞其說，則復於師曰：「師之文，出有而入無，予何庸置喙其間哉！予將訥其舌而絕其言矣。」

甘復《與伯寔先生書》《六經》之文，皆所以明道。道以文著，文以道傳，得古人之道，然後能爲古人之文。古人之文，非執筆而爲之也，道充於心見之於言不自已也。以意則暢達而深微，以氣則和平而溫厚，無奇邪險詭以相齟齬其間，雖百世之下，誦其文有以得其心。後之作者，不急於求道，惟文之務，辭雖工，時與道戾，故文愈多而道愈不明。要之，爲文蘄以明道，於道無明，而惟藻繢琢削，以聲音文采相矜耀於時，工力有餘，於古無足取也。執事言文主於明道，故凡所作多有合於古，年加老矣，而氣愈和；道且充矣，而文愈峻。

又《贈陳氏子序》士有出於一世人之識見，然後能爲一世人所不及之文章。文章非難，識見爲難爾。夫天下至大也，萬世至遠也，事變至無窮也，然通之有道。得其道，天下不知其大也，萬世不知其遠也，事變不知其無窮也。存之於心，施之於事，奮而見之於文章，上有以發聖賢之微，下有以啓將來之惑。至於先王禮樂之奧，古今得失治亂之幾，人物賢不肖之別，莫不爲世取法焉。然後知文章之用之大，非苟焉可傳於時，有聞於後也。世無文章久矣，藻飾以耀其能，刻鏤以矜其工，原之以道，一無至焉者。文章果以戲設乎哉？宜世之益下，而彼淺陋者之不知也。

佘璉《徐仙翰藻跋》文者，包三材而爲體，散萬有而爲用。鴻濛混而文未生，繁極判而文漸露。天不愛道，故出圖書於河洛。寄之包犧神禹，封而入之，壽而九之，而人之始顯。既泄於天而授之人，天上玉樓，亦將假筆，而長吉之手，今又授而之神，神得以騁其能矣。然未有如靈濟之神，下筆數千言，錄而集之，名曰《徐仙翰藻》。或曰：神之盛則人之哀，此陸雲玄學，必得於冢中之談《易》；《滕王閣記》，必得於長蘆之効靈。非扶肘擘口，文未必工。取筆還錦，文思頓減。人聽命於神耶？神聽命於人耶？驅瘧除魅等作，惟昌黎公足以當之。如是謂人之文，至於王知遠《易總》、郭公《青囊書》，造物所甚秘者焉，得不求之於神？誦神之文，驗神之靈，信乎言事，驗爲文富也。雖然，驟語《易》者必玩神，神而明之存乎人。神固不可盡洩於人，人亦不可盡諉於神。蓋神無方而有知也，文之靈也固宜。然神之靈也不可知，不可知則其謂之怪也亦宜。苟神矣，何怪乎？怪於神，孔子不語也。是以太公之《陰符經》、圯上之老人篇，苟非人則不傳，神亦豈易語人哉！愚故謂神之文，非誇奇鬬異也，自述一記，可以考神系之顧，未摭之韓昌黎作《嫗王廟碑》，信有證也，無徵不信矣！且其言曰：婉婉嫗王，惟道之耽。人思王恩，記王之孫。是知鼻祖，仁義一脉。世有大功，故其流澤蕃衍，或克至於今日。休識者猶謂昔廟於衢，今廟於閩，王之不戰，不之彭城之越。斯廟焉，又何有於閩？

潘伯修《文釋贈金華吳履》文者，道之榮也。夫道之有文，猶火日之有光，草木之有繁澤。道之大無所不居，故文無所不著。太虛得之以爲天文，水土得之以爲地文，草木鳥獸得之以爲草木鳥獸之文。其在於人，其靈氣之所昌，菁華之所被，大之爲經緯禮樂之盛，垂之爲《易》、《詩》、《書》、《春秋》之常。載之於身，則萬物衣其光；措之於言，則萬世食其實。若其後世之所謂文者，古之謂史，於道爲臣妾，非所謂道之榮也。且文何從興？昔庖犧氏王天下，仰觀於天而取其文，俯察於地而取其文，旁觀草木鳥獸而取其文。取其文以爲文者，八卦，歷世之共載，爲文之祖，而陶唐氏端以文稱。仲尼曰：「巍巍乎，蕩蕩乎，煥乎其有文章。」陶唐氏之文冠於書，其書之文，非所謂陶唐氏之文。有虞氏文明，夏后氏文命，皆不自爲書。書之者史。謚始周，周始西伯，西伯於謚爲文王，公且於謚爲文公。凡雅頌之興，卿大夫

士與庶民雜爲之，而西伯乃獨以文名。仲尼亦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如仲尼之所謂文，則又取《易》、《詩》、《書》、《禮》、《樂》、《春秋》而考定之。世言《春秋》蓋筆於聖人之手，然猶曰「其文則史」，其他傳論，盡出其門弟子也。孟氏亦然。然天下後世不謂百王之文不統會於夫子。故文莫古於庖犧，莫尊於陶唐，莫盛於周，莫宗於孔子。王道衰，聖人熄，於漢司馬遷、相如、枚臯、王褒、揚雄、班固，於唐陳子昂、李白、杜甫、元結、韓愈、柳宗元，於宋歐陽修、曾鞏、王安石、蘇洵、軾、轍，往往以自擅於世，華丹其毛皮，佐力於舟車之下，皆所謂道之臣妾。如相如、褒者，又臣妾之巫優者也。獨韓氏愈能近於道，數數以文自諱，惜也能起八代之衰，而不開群聖之緒。顧乃尊玄於雄，尊史於遷，固，尊歌詠於甫，白，而後之作者從視之決焉。此無他，周子曰：「輪轅飾而人弗庸，徒飾也。」篤其實而藝者，《書》之故通，所以讀《易》也；表《中庸》，所以叙唐虞也；箴銘，所以準抑之《詩》也；《綱目》，所以續麟經也；兆禮於士，正樂於律，所以繼周也。而無極以宗之，性命以精之，德義以涵之，神明以出之。日月不得不明，陰陽不得不變，鬼神不得不幽，而萬物又誰剝之生也。故曰文者道之榮也，猶火日之有光，草木之有繁澤。

戴良《密菴文集序》 文主於氣，而氣之所充，非本於學不可也。《六經》而下，以文雄世者，稱孟軻氏，韓愈氏。孟軻氏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韓愈氏曰：「氣盛，則言之短長，聲之高下皆宜。」然孟軻氏之養氣，則既始之以知言，而韓愈氏之氣盛，亦惟三代兩漢之書是觀，聖人之志是存耳。文以氣爲主，氣由學以充，見之二氏，可考而知也。後之學者，乃或不是之求，方貴華尚采，粉澤以爲工，遒密以爲能，吁，亦末矣。

程國儒《青陽先生文集序》 文莫盛於三代，而三代無以文名者，其名不以文也。漢以降，始有以文得名，而其文已不復三代之盛矣。嗚呼，豈惟文哉！文者德之華，行之表，德行之不足而名能文者，亦僞耳。是故山之寶氣結爲龍文，日之回光散爲霞采。十圍之木上干霄漢，秀色而繁陰，必其節榦勁堅，根柢深固，非風雨所能搖振者。

陳德永《答張熙載論文章書》 故以爲凡古聖賢所爲文章，皆非其有意爲之。是以言之而爲天下之至文，文簡而理當，推之不窮，測之愈深，如日月列星垂象于天而終古照耀，如江河淮漢日行于地而滿盈不衰。聖賢初不自覺其然也，而望見之者自覺其然耳。後之君子道有不勝，徒事秉筆，學綴語言，弗完弗合，無益於用。故有謂文以氣爲主者，有謂文以理爲主者。嗟乎！文固有理，有氣也，不知自養於平時之素，臨時而作氣，氣烏乎充？臨時而索理，理烏乎粹？理非氣不能以自行，氣非理不能以獨盛。不知其於一本而強欲分析，秪見文章之日陋也。三代而下，司馬遷、班固、揚雄號爲傑出，然皆隨其所稟而有成就，故有善有不善。司馬《史記》成一家言，《帝紀》點竄虞夏書字，吾不知何說。班固《漢書》自纂修太史公所已道者，更益雅健外，其餘所自爲，便有差等。子雲《法言》，退之所仰，子厚不服。凡此者，皆其有意於爲文者也。有意於爲文，雖司馬遷、班固、揚雄，猶不能以皆善，況下此而能必其皆善乎？此僕所以決意以務養根本也。務養根本，爲聖爲賢之路，脫有不至，亦必不與碌碌者同科。足下以僕之言爲然否乎？

薛致《道德眞經藏室纂微開題科文疏鈔序》 天地萬物之一，會於聖人之心，明於聖人之言。觀聖人之言，不察其所從出，無惑乎！事物之多，紛紛藉藉，有萬不同而莫能爲之總持而兼攝也。夫道生於一，散於萬，不知萬之歸於一者，皆推本窮源之學不講也。老子《道德經》之所從出者，一而已矣。曰上經，曰下經，似不一也，未嘗不一也。曰八十一章，曰五千言，似不一也，未嘗不一也。蓋以天地萬物之一，寓於上下經、八十一章、五千言之中，使天下後世，由於一而知夫一也。夫一之理，廣大渾淪，難乎擬議形容也。謂之有邪，則不得於言；謂之無邪，則不離乎物。方天地萬物未形之先，是一也，已萌乎其中。及天地奠位、萬物品彙之後，是一也，無所往而不在。天地得一而爲天地，萬物得一而爲萬物。聖人得天地萬物之一，開悟天下後世，蓋非一言一論所能究悉，此老子《道德》五千言所由以作也。

危素《與藝恭議書》 蓋聞文爲載道之器，尙矣。道弗明何有於文哉？氣有升降，時有污隆，而文隨之。《六經》之文，其理明，其言約，其事覈，弗可及已。自是離文與道而爲二。斯道湮微，文遂爲儒者之末藝。雖其才之傑然若司馬遷、揚雄、班固，後世猶有議之者。凌夷至于隋唐，其敝極矣。昌黎韓子起而振之。至于宋，敝又極矣，廬陵歐陽子起而振之。歐陽子以爲韓之功不在禹下，後之論之者曰歐陽子之功不在韓子之下。金之亡其文，麗而肆；宋之亡其文，卑而冗，考其時，概可知矣。

宋濂《文獻集序》 天地之氣日新而無窮，文辭亦與之無窮，蓋其升降翕

張，俯仰變化，皆一神之所爲。神也者，形之而弗竭，用之而彌章，氣之樞，文之所囿也。成周而上，六藝興焉，《禮》不同乎《春秋》，《春秋》不同乎《詩》，《詩》不同乎《書》，《書》不同乎《易》。成周以下，諸家言雖不能如經，亦各以所學鳴。龍門則異於河汾，河汾則異於昌黎，昌黎則異於廬陵，廬陵則異於伊洛，夫豈欲騁異哉？文與氣資神以生，其勢則然也。

又《重校黃文獻公詩文集序》 古之立言者，必深於道德，不得已而後言，故其言爲不朽，而操觚吮墨之士，往往背本趨末，不知求道養德，以充於內，而惟以文章爲事業，蓋道德文章之出於二也久矣，如宋玉、相如之徒，競尚浮華，非無工妙可喜之辭，而昔人則比之於鄭衛，至於《法言》、《中說》，非聖人而作經，初無探討服行之實，而效之於形似影響之間，昔人則又比之於吳、楚，其他淺者固不根無實，而其深者，亦未能反之於身，而一出於道，雖傳之後世，讀者有取其言，而終不能無憾於其本，此何異朝華夕秀之乍啓乍披，候蟲時鳥之自鳴自止哉！

又《蘇平仲文集序》 古之爲文者，未嘗相師，鬱積於中，攄之於外，而自然成文。其道明也，其事覈也。引而伸之，浩然而有餘，豈必竊取辭語以爲工哉！

又《朱葵山文集序》 文不貴乎能言，而貴於不能不言。日月之昭然，星辰之煒然，非故爲是明也，不能不明也。江河之流，草木之茂，非欲其流且茂也，不能不流且茂也。此天地之至文，所以不可及也。惟聖賢亦然，三代之《書》、《詩》，四聖人之《易》，孔子之《春秋》，曷嘗求其文哉！道充於中，事觸於外，而形乎言，不能不成文爾。故四經之文，垂百世而不謬，天下則而準之。自夫斯道不明，學者覩聖賢之文，而悅其不朽，于是始摹倣其語言以爲工，而文愈削矣。夫天之生此人也，則有是道也，有是道也，則有此文也。苟能明道而發乎文，則將孰禦乎，而能者寡矣。斯後世之文，所以不逮古也。後世之文，加之以百言，而不知其有餘，損其十言，而不見其不足，以不本於道故爾。此非發於不能不言，而強言之弊也。聖賢之經，其所不言也，益以片辭則多矣；其所言也，刪其一言則略矣。以其不志於文，此文所以卒莫能過也。故志於文者，非能文者也，惟志於道者能之。

又《恭題御製文集後》 臣聞有德者必有言，蓋有德者和順積中，英華發外，無非天然之文，不待勉強而後成。譬猶大化流行，融液通暢，而萬物發舒，各得生生之妙，精神充衍，無往不在。故大舜作五弦之歌，湯爲盤銘，武王造起居之誡，皆燦然成文，此揚子雲所謂「聖人之言，炳若丹青」也。

又《文說》 明道之謂文，立教之謂文，可以輔俗化民之謂文。斯文也，果誰之文也？聖賢之文也？非聖賢之文也？聖賢之道充乎中，著乎外，形乎言，不求其成文，而文生焉者也。不求其成文而文生焉者，文之至也。故文猶水與木然，導川者不憂流之不延，而恐其源之不深；植木者不憂其枝之不蕃，而慮其本之不培。培其本，深其源，其延其蕃也孰禦？聖賢未嘗學爲文也，沛然而發之，卒然而書之，而天下之學爲文者，莫能過焉，以其爲本昌，爲源博也。彼人曰：「我學爲文也。」吾必知其不能也。夫文，烏可以學爲哉？彼之以句讀順適爲工，訓詁艱深爲奇，窮其力而爲之，至於死而後已者，使其能至焉，亦技而已矣，況未必至乎？聖賢非不學也，學其大不學其細也。窮乎天地之際，察乎陰陽之妙，遠求乎千載之上，廣索乎四海之內，無不知矣，無不盡矣。而不特乎此也，反之於身，以觀其誠，養之於心，而欲其明，參之於氣，而致其平，推之爲道，而驗其恒，蓄之爲德，而俟其成。德果成矣，視於其身，儼乎其有威，確乎其有儀，左禮而右樂，圓規而方矩，皆文也。聽乎其言，溫恭而不卑，皎厲而不亢，大綱而纖目，中律而成章，亦皆文也。察乎其政，其政莫非文也；徵乎其家，其家莫非文也。夫如是，又從而文之，雖不求其文，文其可晻乎？此聖賢之文，所以法則乎天下，而教行乎後世也。今之爲文者則不然，僞焉以馳其身，昧焉以汩其心，擾焉以乖其氣，其道德蔑如也，其言行棼如也，家焉而倫理謬，官焉而政教泯，而欲攻乎虛辭以自附乎古，多見其不察，諸本而不思也。文者，果何由而發乎？發乎心也。心烏在？主乎身也。身之不修而欲修其辭，心之不和而欲和其聲，是猶擊缶而求合乎宮商，吹折葦而冀同乎有虞氏之簫韶也，決不可致矣！曷爲不思乎？聖賢與我無異也，聖賢之文若彼，而我之文若是，豈我心之不若乎？氣之不若乎？否也，特心與氣失其養耳。聖賢之心，浸灌乎道德，涵泳乎仁義，道德仁義積而氣因以充，氣充欲其文之不昌，不可遏也。今之人不能，然而欲其文之類乎聖賢，亦不可得也。嗚呼盛矣，今之人惑也！聖賢之爲學，自心而身，自身而家，其爲事亦多矣，而未嘗敢先乎文。今之人未暇及乎他，自幼以至壯，一惟文焉是學，宜乎今之文勝於古之聖賢而終不及者，豈無其故邪？不浚其源而揚其瀾，不培其本而抽其枝，弗

至於槁且涸不止也。然則何爲而後可爲文也？蓋有方焉。聖賢不可見矣，聖賢之爲人，其道德仁義之說存乎書，求而學焉，不徒師其文，而師其行；不徒識諸心，而徵諸身。小則文一家，化一鄉，大則文被乎四方。漸漬生民，賁及草木，使人人改德而易行，親親而尊尊。宜之於簡册，著之於無窮，亦庶幾脩道而立教，輔俗而化民者乎？

又《文學》 于房論文有曰：「陽開陰闔，俯仰變化，出無入有，其妙若神。」何其言之善也！蓋文主於變，變而無迹之可尋，則神矣。

又 天地之間，至大至剛，而吾藉之以生者，非氣也耶？必能養之而後道明，道明而後氣充，氣充而後文雄，文雄而後追配乎聖經。不若是，不足謂之文也。何也？文之所存，道之所存也。

又《朱悅道文稿後題》 辭章之弊久矣，梔蠟爲葩以逞妖艷，非不眩人目睛。比之元氣流行，千紅萬紫徧發洛陽名園，固自弗侔。何也？生意動盪，與死色之不澤者，其可以並論也哉？蓋古人之於文，以躬行心得者著爲言，言有醇疵但繫乎學之淺深耳。後世則不然，以文學文，皆億度想像而爲之，知道君子未嘗不一笑擲之也。今悅道之文，論議尤本諸經而翼以濂洛關閩之說。既履康衢矣，長安雖遠，惡有不至者哉？其視顛連榛莽之蹊，而虎豹蛇虺縱橫交於前者，奚翅萬萬？悅道非惟見諸空言，又思踐履以驗之，此尤度越於人人。

又《文原》 余諱人以文生相命，丈夫七尺之軀，其所學獨文乎哉？【略】人文之顯，始於何時？實肇於庖犧之世。庖犧仰觀俯察，畫奇偶以象陰陽，變而通之，生生不窮，遂成大地自然之文。非惟至道含括無遺，而其制器尚象，亦非文不能成。如垂衣裳而治取諸「乾」「坤」，上棟下宇而取諸「大壯」，書契之造而取諸「夬」，舟楫牛馬之利而取諸「渙」，隨杵臼棺槨之制而取諸「小過」「大過」，重門擊柝而取諸「豫」，弧矢之用而取諸「睽」，何莫非粲然之文。自是推而存之，天衷民彝之叙，禮樂刑政之施，師旅征伐之法，井牧州里之辨，華夷內外之別，復皆則而象之。故凡有關民用及一切彌綸範圍之具，悉囿乎文，非文之外別有其他也。然而事爲既著，無以紀載之，則不能以行遠始託諸辭翰，以昭其文。略舉一二言之。禹敷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既成功矣，然後筆之爲《禹貢》之文。周制聘覲燕享餽食昏喪諸禮，其升降揖讓之節既行之矣，然後筆之爲《儀禮》之文。孔子居鄉黨，容色言動之間從容中道，門人弟子既習見之矣，然後筆之爲《鄉黨》之文。其他格言大訓亦莫不然。必有其實而後文隨之。初未嘗以徒言爲也。譬猶聆衆樂於洞庭之野，而後知聲音之抑揚綴兆之舒疾也。習大射於矍相之圃，而後見觀者如堵牆序點之揚觶也。苟踰度而臆決之，終不近也。昔者游、夏以文學名，謂觀其會通而酌其損益之宜而已，非專指乎辭翰之文也。嗚乎，吾之所謂文者，天生之，地載之，聖人宣之。本建則其末治，體著則其用彰。斯所謂乘陰陽之大化，正三綱而齊六紀者也。亘宇宙之始終，類萬物而周八極者也。嗚乎，非知經天緯地之文者惡足以語此。

劉基《蘇平仲文集序》 文以理爲主，而氣以攄之。理不明爲虛文，氣不足則理無所駕，文之盛衰，實關時之泰否。是故先王以詩觀民風，而知其國之興廢，豈苟然哉。文與詩，同生於人心，體製雖殊，而其造意出辭，規矩繩墨，固無異也。唐、虞三代之文，誠於中而形爲言，不矯揉以爲工，不虛聲而強聒也。故理明而氣昌，玩其辭，想其人，蓋莫非聖賢之徒，知德而聞道者也。而況又經孔子之刪定乎！漢興，一掃衰周之文敝，而返諸樸，豐沛之歌，雄偉不飾，移風易尚之機，實肇於此。而高祖、文帝制詔天下，咸用簡直，於是儀、秦、鞅、斯縣河之口，至此幾杜。是故賈疏、董策，韋傅之詩，皆妥帖不詭，語不驚人，而意自至，由其理明，而氣足以攄之也。周之下，享國延祚，漢爲最久，蓋可識矣。武帝英雄之才，氣蓋宇宙，而司馬相如又以夸逞之文侈之，以啓其夜郎、邛筰、通天、桂館、泰山、梁甫之役，與秦始皇帝無異致，勤持斧之使，封富民之侯，下輪臺之詔，然後僅克有終，文不主理之害，一至於斯，不亦甚哉！相如既沒，人猶尚之，故揚子雲用是見知成帝，然而漢家樸厚之尚，已成其根，未嘗拔也。故趙充國，將也，有屯田之奏；劉更生，宗室子也，有封事之言，往復開陳，周旋辨析，誠意懇至，理明辭達，氣暢而舒，非汲汲以鴻生碩儒爭名當代者，所能及也。豈非習尚有源，而得之於自然乎！嗚呼，此西漢之文所以爲盛，國祚絕而復續，如元氣之不壞，而乾坤不死也。後之人論不及此，而以相如、子雲爲稱首，不亦悲哉！東漢班孟堅之外，雖無超世之文，要亦不改故尚，故亦不失西京舊物。下逮魏晉，降及于隋，駁雜不一，而其大槩，惟日趨于綺靡而已。是故非惟國祚不長，而聲教所被，亦不能薄四海，觀國風者，盍於是乎求之哉？繼漢而有九有，享國延祚最久者，唐也。故其詩文有陳子昂，而繼以

李、杜，有韓退之，而和以柳，於是唐不讓漢，則此數公之力也。繼唐者宋，而有歐、蘇、曾、王出焉，其文與詩追漢唐矣。而周、程、張氏之徒，又大闡明道理，于是高者上窺三代，而漢唐若有歉焉。故以宋之威武，較之漢、唐弗侔也，而七帝相承，治化不減漢唐者，抑亦天運之使然與。是故氣昌而國昌，由文以見之也。元承宋統，子孫相傳，僅逾百載，而有劉、許、姚、吳、虞、黃、范、揭之儔，有詩有文，皆可垂後者，由其土宇之最廣也。今我國家之興，土宇之大，上軼漢唐與宋，而盡有元之幅員，夫何高文宏辭未之多見，良由混一之未遠也。金華蘇平仲起國子學錄，遷翰林編修，以其所爲詩文示予，予得以諦觀之，見其辭達而義粹，識不凡而意不詭，蓋明於理而昌於氣者也。

陶安《張文道名字說》 道之顯者爲文，文與道異名而同出也。夫禮樂典章，紀綱法政，煥然施於天下者，皆文也。必有當然不易之理，可常行而無弊，是乃所謂道也。

朱右《文統》 文與三才並貫，三才而一之者，文也。日月星漢，天文也；川嶽草木，地文也；民彝典章，人文也。顯三才之道，文莫大焉。羲軒之文，見諸圖畫，唐虞稽諸典謨，三代具諸《書》、《詩》、《禮》、《春秋》，遭秦燔滅，其幸存者，猶章章可睹。故《易》以闡象，其文奧；《書》道政事，其文雅；《詩》發性情，其文婉；《禮》辨等威，其文理；《春秋》斷以義，其文嚴。然皆言近而指遠，辭約而義周，固千萬世之常經，不可尚已。孔思得其宗，言醇以至；孟軻識其大，言正以辯；若左氏多誇，莊周多誕，荀卿多雜，屈宋多怨，其文猶近古，世稱作者。漢興，賈誼、董仲舒、劉向窺見圖經，冀闡其道；相如、揚雄大昌厥辭，然皆有志於斯文者。獨司馬遷父子，頗采經傳國史，集羣哲之大成，抽一家言，載諸簡編，爲史氏宗，其文雄深多奇；班固繼作，頗就雅馴，以倡來學。二氏之文，遂足爲後世之準程也。魏晉日流委靡，唐韓愈上窺姚、姒，馳騁馬、班，本經參史，制爲文章，追配古作，宋歐陽修又起而繼之，文統於是乎有在。其間柳宗元、王安石、曾鞏、蘇軾，亦皆遠追秦、漢，羽翼韓、歐，然未免互有優劣。嗚呼，文豈易言哉！

又《交山文集序》 或問立言。曰：言以理帥，以氣行，不由此者妄也。氣與理相會，渾渾乎發乎聲，文深於言者也。故曰：「言之無文，行而不遠。」言其可易忽哉！

又《新編六先生文集序》 文所以載道也。立言不本於道，其所謂文者妄焉耳。夫日星昭布，雲霞絢麗，天文也；川嶽流峙，草木華實，地文也；名物典章，禮樂教化，人文也。三才之道備，文莫大焉。

又《元朝文顯序》 氣化流行之謂道，道之顯著之謂文。道有升降，故文有盛衰，而國家之氣化繫焉。

又《秦漢文衡序》 文莫古於《六經》，莫備於《史》、《漢》。《六經》蔑以尚矣，《史》、《漢》之文，庸非後世之準衡也歟。【略】嘗竊觀古人制作，一發乎情，情見乎辭，氣與理會，文從字順，各職其職，秦漢以上皆若此。後之作者，不浮則俚，不膚則嗇，甚至事與理悖，辭與意違，競相師師，悉趨世尚，求其可爲文章家準衡，百無二三。吁，文章可謂難矣！

又《南堂錄序》 文所以載道也。文爲藝而道爲實，篤其實藝者書之，美則愛，愛則傳焉。故曰：「言之無文，行而不遠。」

王禕《送鄭君序》 夫文者，才與氣爲之也。三代而下，詞章之士，鮮不以才驅氣駕而爲文，非才與氣不足以爲文，然徒恃乎才驅氣駕，則歲愒月邁，氣有時而衰，才有時而盡，而文亦有時而蹶矣。蓋才命於氣，氣稟於志，志立於學者也。孔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我學不厭，所謂志立於學也。」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志壹則動氣，所謂氣稟於志也。苟非有志以基之，有學以成之，氣有不衰，才有不盡，而文有不蹶然者，未之有也。抑聖賢之基乎志以成乎學者，非徒欲見於文而已也。文者，聖賢不得已而託之以垂世者也。

又《司馬相如解客難》 相如喟然嘆焉，乃應客曰：嗟乎陋哉，子之言文也！子以爲章句之間，言辭之末，爲足以盡夫文乎？文之時義大矣哉！經緯天地，黼黻造化者，固文之至也。《易》曰：「文明剛健。」《語》曰：「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三王之政曰：「敷質莫若文。」堯之德曰：「煥乎其有文章。」舜則曰：「濬哲文明。」禹則曰：「文命敷於四海。」周則曰：「郁郁乎文哉。」此皆文之謂也。是故兩儀，文之體也；三綱，文之象也；五常，文之質也；九疇，文之數也；道德，文之本也；禮樂，文之飾也；孝弟，文之美也；功業，文之容也；教化，文之明也；刑政，文之綱也；號令，文之聲也。聖人職乎文者也，君子章之，庶人由之者也。由斯觀之，文之爲

道，可謂闕矣。《六經》之所著，其無以易此矣。【略】若夫風雲以爲體，花木以爲象，辭華以爲質，屬句以爲數，音律以爲本，雕鏤以爲飾，組繡以爲美，浮淺以爲容，華丹以爲明，偶對以爲綱，鄭衛以爲聲，瑋麗以夸誕，淫泆而侈靡，風流忘返，誇詡於章句言辭云云者，此特文之一節也。

又《文訓》 華川王生學文於豫章黃太史公，三年而不得其要，俛俛焉食而不知其味，皇皇焉寢而不安其居，望望焉如有求而不獲也。太史公一日進生而訓之曰：「子之學文有年于茲，志則勤矣，吾聞天地之間，有至文焉，子豈嘗知之乎？夫雲漢昭回，日星宣朗，烟霞卷舒，風霆鼓蕩者，天文之所以暢；山嶽錯峙，江河流行，鳥獸蕃衍，草木茂榮者，地文之所以成；天地之文不能以自私，誕賦於人，人則受之，故聖賢者出，以及瓌人畯士，相繼代作，莫不大肆於厥辭。蓋自孔氏以來，茲道大闡，家修人勵，致力於斯，其間鞠明究曛，疲弊歲月，刓精竭思，耗費簡札者，紛趨而競馳，孰不欲爭裂綺繡，斥攀日月，高視萬物之表，雄峙百代之下，卓然而有爲。然而躑躅而不進，骫骳而不振，思窮力蹙，吞志而沒者，往往而是。而能登名文章之籙者，其實無幾，則所謂至文者，固夫人所罕知。是故文有大體，文有要理，執其理則可以折衷乎羣言，據其體則可以剸裁乎衆製。然必用之以才，主之以氣，才以爲之先驅，氣以爲之內衛，推而致之，一本於道，無雜而無蔽，惟能有是，則統宗會元，出神入天，惟其意之所欲言而言之，靡不如其意，斯其爲文之至乎。」

又 生曰：「聖人之文，厥有《六經》。《易》以顯陰陽，《詩》以道性情，《書》以紀政事之實，《春秋》以示賞罰之明，《禮》以謹節文之上下，《樂》以著氣運之虧盈。凡聖賢傳心之要，帝王經世之具，所以建天衷，奠民極，立天下之大本，成天下之大法者，皆於是乎有徵。斯蓋羣聖之淵源，九流之權衡，百王之憲度，萬世之準繩。猶之天焉，則昭雲漢而揭日星，布煙霞而鼓風霆；猶之地焉，則山嶽峙而江河行，鳥獸蕃而草木榮。故聖人者，參天地以爲文，而《六經》配天地以爲名。自書契以來，載籍以往，悉莫與之京，斯其爲文，不亦可以爲載道之稱也乎？」太史公矍然而驚，喟然而嘆曰：「盡之矣，其蔑有加矣。此固載道之器，而聖人之至文矣。嗟乎，世之學者，無志乎文則已，苟有志焉，舍是無以議爲矣。是故本之《詩》以求其恒，本之《易》以求其變，本之《書》以求其質，本之《春秋》以求其斷，本之《樂》以求其通，本之《禮》以求其辨。夫如是，則《六經》之文爲我之文，而吾之文一本於道矣。故曰：經者，載道之文，文之至者也。後聖復作，其蔑以加之矣。今子知及乎此，則於文也，其進孰禦焉，特在加之意而已矣。」生於是再拜謝曰：「謹受教，敢不拳拳服膺是則是効，以無忝夫子之訓告。」

又《卮辭》 雲漢昭回，景緯宣著，其天之文乎；山川流峙，草木繁滋，其地之文乎；經緯天地，黼黻萬化，其聖人之文乎。

又《文原》 天地之間，物之至著而至久者，其文乎。蓋其著也，與天地同其化；其久也，與天地同其運。故文者，天地焉相爲用者也。是何也？曰：道之所由託也。道與文不相離，妙而不可見之謂道，形而可見者之謂文。道非文，道無自而明；文非道，文不足以行也。是故文與道非二物也，道與天地並，文其有不同於天地者乎！載籍以來，《六經》之文至矣，凡其爲文，皆所以載夫道也。陰陽之變化載於《易》，帝王之政事載於《書》，人之情性、草木鳥獸之名物載於《詩》，君臣華夷之名分、人事之善惡載於《春秋》，尊卑貴賤之等級以節文乎天理者，則《禮》載焉，聲容之美以建天地之和者，則《樂》載焉。此其爲道，實至著至久，與天地同化而同運者，而皆託於文以見。則其爲文，固亦至著而至久，無或不同於天地矣。嗚呼，此固聖人之文也歟！然而經非聖人不能作，而聖人不世作也。後世作者，豈遂不足以言文乎？曰：非然也。道在天地間，萬古一日，無或敝也。世有作者，舍聖人則無所爲學，其爲文也，苟以載夫道，雖未至於聖人之文，其必不謬於聖人者矣。三代而下，漢有董子，其文曰《三策》焉；唐有韓子，其文曰《原道》焉；至宋，則周子有《太極圖說》，張子有《西銘》，程子有《易》、《春秋》序，歐陽子有《本論》，蓋其立言，皆幾於經矣。等而上之，亦何愧於聖人之文乎！故曰：爲文苟以載夫道，雖未至於聖人之文，固可謂不謬於聖人者也。由是論之，文不載道，不足以爲文，凡世之以雕章繪句爲務競華藻而逞妍巧者，曾不翅淫聲冶色之悅人，其不眩耳目而蠱心志者幾希。此則文之爲敝，而有志乎學聖人者之所不屑道也。盱江王君伯昭，其志於爲文，而學聖人者乎？余嘗與之論文而有契，遂定交焉。君間屬予記其恒山書舍，未果而言別，因書所嘗與伯昭論者作文原以爲贈，用以志吾二人者其所論文，非苟然而遂已也。

張以寧《陳漢臣文集序》 《傳》稱久而不朽者有三焉，而立言居德與功之

次。古之立言者，豈易然哉！後其言而先其德，其德盛則其言醇，其言醇則其傳永。德不至焉而斬其言之至，而後之傳也，否矣。

謝肅《吳遊稿序》 文豈易言哉！堯、舜、文、武、周公之文，禮樂政治皆是也。蓋其道之充乎中而發於外者，無非文。如天之有氣，則有日月星辰之光耀；如地之有形，則有山川草木之行列。文實道之顯，不可岐而二之也。則子游之所以爲學也，諸子各以所見著書，則不獨文與道二，而道之裂也，已無有純全者。惟董仲舒氏曰：「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揆其行事不戾。」斯言可不謂其文與道一者乎。而韓愈氏曰：「所志於古，不惟其辭之好，好其道焉耳。」是亦知夫道之與文不可二矣。然以實而考之，則其文固未能一出於道，況其下者乎。文而一出於道，惟周、程、張、朱數君子耳。且以《太極圖說》、《通書》觀之，其簡妙精粹，幾並聖經，以其得孔、孟不傳之學，故能若是，豈嘗拘拘學爲文哉！

貝瓊《唐宋六家文衡序》 嗚呼！形氣相軋而有聲，而聲出於人者爲言。雷霆之擊非不烈也，海濤之升非不大也，笙竽琴瑟之奏非不和也，皆莫過於人之純。聖人之經，又純之至也。故歷千萬世之久，雖善於言者，惡能擬而爲之哉！戰國以來，孟軻、揚雄氏發揮大道，以左右《六經》，然雄之去孟軻，其純已不及矣。降於六朝之浮華不論也。昌黎韓子倡於唐，而河東柳氏次之，五季之敗腐不論也。廬陵歐陽子倡於宋，而南豐曾氏、臨川王氏及蜀蘇氏父子次之。蓋韓之奇，柳之峻，歐陽之粹，曾之嚴，王之潔，蘇之博，各有其體，以成一家之言，固有不可至者，亦不可不求其至也。余嘗讀之若《原道》、《原毀》，由孟軻之後，諸子未之能及。至宗元《守原議》、《桐葉封弟辨》，鑿鑿乎是非之公，使聖人復作，無以易之。其他馳騁上下，先後相發，誠樂之而不厭。信言之異乎雷霆海濤，笙竽琴瑟，氣與形之相軋相成者矣。世之狃於所習，苟趨一時之好者，既不足以語此。或知師古爲事者，又梏於昏愚怠惰，而不暇進其閫奧焉，此余之所深痛也。【略】嘗聞先儒君子之論文者，務合於道，非徒以其詞高一世爲工也。若六家者，雖於道有淺深，皆本諸經爲說，鏟駁而復純，於此求之，其至於古無難者，是伯賢之志也。

蘇伯衡《染說》 天地四方，草木翟雀之色，二氣之精華，天之所生也，天下之至色也。布帛之色，假乎物采，人之所爲也，非天下之至色也。學士大夫之於文亦然。經之以杼軸，緯之以情思，發之以議論，鼓之以氣勢，和之以節奏，人人之所同也，出于口而書于紙，而巧拙見焉。巧者有見於中，而能使了然於口與手，猶善工之工於染也；拙者中雖有見，而詞則不能達，猶不善工之不工於染也。天下之技，莫不有妙焉，而況於文乎？不得其妙，未有能入其室者也。是故三代以來，爲文者至多，尚論臻其妙者，春秋則左丘明，戰國則荀況、莊周、韓非，秦則李斯，漢則司馬遷、賈誼、董仲舒、班固、劉向、揚雄，唐則韓愈、柳宗元、李翺，宋則歐陽脩、王安石、曾鞏及吾祖老泉、東坡、潁濱，上下數千百年間，不過二十人爾，豈非其妙難臻，故其人難得歟？雖然之二十人者之於文也，誠至于妙矣，其視《六經》，豈不有逕庭也哉！《六經》者，聖人道德之所著，非有意於爲文，天下之至文也，猶天地四方草木翟雀之爲色也。左丘明之徒，道德不至，而其意皆存於爲文，非天下之至文也，猶布帛之爲色也。學者知詞氣非《六經》，不足以言文。玄非天，黃非地，青非東方，赤非南方，白非西方，黑非北方，夏非翟，緅非雀紅，綠非草木，不足以言色，可不汲汲於道德，而惟文辭之孜孜乎！

又《王生子文字序》 惟其自然，此天下之至文，必歸諸水也。嗟夫，大凡物之有文者，孰不出於自然，獨水乎哉！是故日月星辰，雲霞煙霏，河漢虹霓，天之文也；山林川澤，丘陵原隰，城郭道路，草木鳥獸，地之文也；君臣父子，夫婦長幼，郊廟朝廷，禮樂刑政，冠婚喪祭，蒐狩飲射，朝聘會同，人之文也。而莫非天下之至文也。夫是以可以觀時變，可以化成天下。其在人也，則堯之文思，舜之文明，禹之文命，文王、周公、孔子之所以爲文，此文也。其在經也，則《易》之卦爻辭象，《書》之典謨訓誥誓命，《詩》之風雅頌賦比興，《春秋》之賞善罰惡，內中華而外四夷，此文也。不然，則何以經天而緯地，凝庶績而植人極，垂訓萬代而爲百王法式哉！古人之所謂文者如此，豈辭翰可儗哉！奈何後世區區以辭翰而謂之文耶？自夫以辭翰爲文也，文之用末矣，彼殫一生之精力，從事於其間者，音韻之鏗鍧，采色之炳煥，點畫之媼媚，則自以爲至文矣，而烏在爲文也。嗟夫，文而止於辭翰而已，則世何貴焉？而於世抑何補焉？音韻鏗鍧而足以爲文也，則文又何難焉？采色炳煥而足以爲文也，則文又何難焉？點畫媼媚而足以爲文也，則文又何難焉？此之謂文，其去文也不已遠乎。

劉剛《胡仲子集後序》 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夫言，心聲也。心涵乎德，而言發諸口，非能言之謂也。是故君子之行道，心苟得之，言則發之，

得乎深者發之弘，得乎精者發之確。唐虞三代之盛，聖賢並作，德之發於言者，渾渾噩噩，不可涯涘。

錢幸《自序》 文者，道之寓也。文豈易言哉！風霆日星，天文也；海岳河江，地文也；《六經》之道，著之書者，人文也。聖人以經天緯地，參贊化育，建三極焉，夫豈易言哉！自吾聖人刪定之後，惟孟軻氏得其宗，荀卿、董仲舒、揚子雲、王通、韓愈之數子，升其堂焉。彼楚騷洪蕩怪神過於中，蒙莊繆悠荒唐戾於道，固未暇論。若漢賈生、司馬相如、遷、固之于史，劉更生父子之于經，唐柳河東、宋歐陽廬陵、王臨川、曾南豐、蘇文安、東坡、潁濱皆以文章大家名世，而春陵、河南、橫渠、新安五先生，又深造于道焉。後之作者，代非一人，猶不敢與漢、唐以來諸名家並稱，後學乃欲以文鳴于時，何其不自量耶！雖然，道之著于外者，謂之文。風霆日星之著于天，海岳河江之著于地，六學之著于經，固天地聖人之文之大全也。未聞著于事物之微者，非文也。彼蕩也而戾于天，非文乎？彼魚也而躍于淵，非文乎？蹄涔之水而風行焉，丘垤之草而春生焉，螢爝之微而光燁焉，蚊蟲之細而聲砰焉，亦皆其文之著也。夫豈謂文之大全乎？先王之世，汙尊抔飲，固禮之始也；黃桴土鼓，固樂之萌也。彼稗官巷語，鍋蕘俚辭，先王不棄焉，亦取其間有合于道耳。

又《博文齋記》 博文哉，天地萬物之彙，古今萬事之殊，將以一心縱觀而洽聞焉。雖智如管，晏勿能窮，勇如賁，育勿能極，行如冉、閔勿能周，辨如儀、秦勿能志。古之人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其言博我以文，蓋服膺聖人之訓而勿失之矣。余也，勿升其堂，勿嗜其胾者也，何足與語博文哉！風霆日星，天之象也；海嶽河江，地之儀也；鬼神之著也，草木、禽獸、昆蟲之微也，文之麗乎物也。禮樂政刑，國之經也；綱常倫理，民之行也；古今之運也，升降抑揚進退之節也，文之麗乎事也。《六經》子史百家之言，文之麗乎書也。《六經》之文，合天地萬物之理，備古今萬事之情，而無不載焉。故君子欲窮致夫事物之文，舍《六經》何以哉？本之《書》以求其實，本之《詩》以求其情，質之《禮》以驗其常，稽之《易》以窮其變，考之《春秋》以明其邪正；參之子史百家，以別其是非得失。於是而充焉，擴焉，使天地事物之情，無不博焉，則庶幾矣。徒藏書之富，無益也。雖然是文也，窮于天，極于地，散殊于萬物，布列于經史傳記百家之言，而理則具于人心，徒博文而不知約，則汗漫而無所要歸矣。

方孝孺《與鄭叔度》 承吾子意厚，過稱僕之文有足觀者，慚愧彌日，不能自解，非謬逆盛意以辱知己，顧私情有異於此者，鬱而不發，無以答吾子一笑，故敢略說其一二。僕聞古之人未嘗以文爲學也，唐、虞、夏、商遠不可徵，然觀於《詩》、《書》數十篇中，紀四代之功德，固若耳聞而目見。至周制作大備，孔子稱其文，特言其禮樂憲章之盛耳。故雅頌之所陳，誥命之所述，易禮之所論著，崒然而崇，淵然而深，炳然而章明，肆然而易直端大，斯謂之文矣，而豈有意而爲之哉！譬如登泰山之巔，極乎目之所至，而水則江漢淮泗，山則嵬嶧龜蒙，周、秦、齊、魯、滕、薛、梁、鄭、衛、趙、韓、魏人民之繁鮮，土地之廣狹，皆得之於心，故言之而不誣，問之無不知。澤中之夫，升尋丈之丘而望焉，所見不過東阡北陌，鷄犬牛羊蹤跡，輒逞智以談於人，終不暢達而順適。何者？所見高下之不同也。故人有知道與否，而文何以異此？自漢以來，天下莫不學爲文，若司馬相如、揚雄亦其特者，而無識爲已甚。夫屈原之《離騷》憂世，憤戚呼天，目鬼神自列之辭，其語長短舒縱，抑揚闔闢，辯說詭異，雜錯而成章，皆出乎至性，忠厚介潔，得風人之義，然務以忠情達志，非拘拘執筆凝思而爲之也。至於其徒，寖失師意，流於淫靡，而相如與雄復慕而效之，窮幽極遠，搜輯艱深之字，積累以成句，其意不過數十言，而衍爲浮漫瑰怪之辭，多至於數千言，以示其博，至求其合乎道者，欲片言而不可得，其至與澤中之夫何異哉！自斯以後，學者轉相襲倣，不特辭賦爲然，而於文皆然。迨夫晉宋以後，萎弱淺陋，不復可誦矣。人皆以爲六朝之過，而安知實相如之徒首其禍哉！向非唐韓愈氏洗濯刮磨而力去之，文殆未易言也。僕少讀韓氏文，而高其辭，然頗恨其未純於聖人之道，雖排斥佛老，過於時人，而措心立行，或多戾乎矩度，不能造顏、孟氏之域，爲賢者指笑，目爲文人。心竊少之從總角輒自誓，懲以爲雖不易至孔子之堂奧，而顏、孟之事，皆在所願學者，苟循其路而望其廬，烏有不至哉。復以欲知古人之道，必識古人文字，故時習章句，凡有所感觸，亦間發之，其意在明斯道，非爲文也。而吾子猥譽其文爲可觀，此僕之所深懼而不敢居者也。雖然，吾子見其可而稱之，乃愛僕之至，而樂其有所成名，豈有過哉，顧失者僕耳。僕奉先人之遺體二十有二年，學雖未至，而知其味者亦已數年矣，而身不能由之，口不能以告，乃徒假紙筆爲事，宜乎吾子之以文稱我也。

僕今而後，其知過乎。夫人不生則止，生而不能使君如唐虞，致身如伊周，宣天地之精，正生民之紀，次之不能淑一世之風俗，揭斯道於無極，而竊取於文字間，受訾被垢，加以文士之號，不亦羞聖賢、負七尺之軀哉！僕齒年尚富，又受君子之誨，自謂不至此不止，而儕侶之中，無誰與語。吾子明達敏慧，乃肯降屈爲僕友，此眞僕所願而未獲者也。夫道有可言者，而不言則何以見愚陋之心，冀盡所懷，不覺近於誇大，惟諒之勿怪。

又　可以明道者，果誰之文乎！謂其文爲道，可乎？獨唐之韓愈，稍知其大者，而不能究其本，故其文亦未能皆出乎正。是以僕竊少之，而願學孔子，亦不爲過也。使漢以下之文，皆能不背乎道，僕何敢譽之有？今文之所載，非諛死人而徼其賂，則媚權貴有氣勢之人以致其身，求其有益於世者，十無一二焉。文與道判裂不相屬如此，何以謂文？僕所以畏文士之名而避之者，欲明斯道以爲文，而反招俗之陋也。夫道者，根也；文者，枝也。道者，膏也；文者，焰也。膏不加而焰紓，根不大而枝茂者，未之見也。故有道者之文，不加斧鑿而自成，其意正以醇，其氣平以直，其陳理明而不繁，決其辭肆而不流，簡而不遺，豈竊古句探陳言者所可及哉！文而效是，謂之載道可也。若不至於是，特小藝耳，何足以爲文。僕之意，蓋病此而願務其本耳。然不可以易爲也，而亦不可以語人也，貴自得之耳。

又《與舒君》　蓋文與道相表裏，不可勉而爲。道者，氣之君；氣者，文之帥也。道明則氣昌，氣昌則辭達，文者，辭達而已矣。然辭豈易達哉？《六經》，孔、孟道明而辭達者也。自漢而來二千年中，作者雖有之，求其辭達蓋已少見，況知道乎？夫所謂達者，如決江河而注之海，不勞餘力，順流直趨，終焉萬里，勢之所觸，裂山轉石，襄陵盪壑，鼓之如雷霆，蒸之如煙雲，登之如太空，攢之如綺縠，迴旋曲折，抑揚噴伏，而不見艱難辛苦之態，必至於極而後止，此其所以爲達也，而豈易哉！漢之司馬遷、賈誼，其辭似可謂之達矣，若揚雄則未也。唐之韓愈、柳子厚，宋之歐陽修、蘇軾、曾鞏，其辭似可謂之達矣，若李觀、樊宗師、黃庭堅之徒則未也。於道則又難言也。嗟乎，此豈可與昧者語哉！

又《張彥輝文集序》　雖然不同者辭也，不可不同者道也。譬之金石絲竹不同也，有聲則同；江河淮海不同也，蓄水則同；日月星火不同也，能明則同；人之文不同者，猶其形也，不可不同，天下之道根於心者一也。故立言而衆者，文之隸也；明其道不求異者，道之域也。人之爲文，豈故爲爾不同哉。其形人人殊，聲音笑貌人人殊，其言固不得而強同也，而亦不必一拘乎同也，道明則止耳。然而道不易明也，文至者道未必至也，此文之所以爲難也。嗚呼，道與文俱，至者其惟聖賢乎！聖人之文著於諸經，道之所由傳也；賢者之文盛於伊洛，所以明斯道也。而其文未嘗相同，其道未嘗不同，師其道而求於文者，善學文者也；襲其辭而忘道者，不足與論也。然斯豈易易哉！世有自謂不師其辭者，則剽生抉怪，雜取艱深之辭，敷錯成文，以飾其鄙陋之意，至於不可句讀，使人誦之而不曉其意，以爲文故如是；或者懲其病，則弛慢不思，輯陳蹈故，混不加修，甚則取里談巷語猥褻嘲笑之辭，書之編簡，以爲明道，文與道割裂爲二，互相訾詆；又或見其然，遂放言而攻之，以爲古之道不可釋以今之文，今之文不當學古之辭，三者雖異，而俱失之。不師古，非文也，而師其辭，又非也，可以爲文者，其惟學古之道乎？道明則氣昌，氣昌文自至矣。文自至者，所謂類其人而不悖乎道者也。其人高下不同，而文亦隨之，不可強也。嘗執此說，竊觀天下之文，爲三者之歸者多矣，而無愧於古者，亦有矣。

又《劉樗園先生文集序》　學術視教化爲盛衰，文章學術相表裏，豪傑之士固不待教化而後知也。然先生所以孜孜爲先之而不敢忽者，以爲天下之人不能皆生而有聞，明吾教于天下，使過者抑而就中，不及者企而求至，道德既一，則萬事治矣。當周盛時，微而閭巷之人，遠而產乎遐方絕域，肆口所成，皆合乎仁義之旨。及其已久而衰，著書之士以千百計，雖不能皆概乎道，而宏博深玄，咸有所自得。辟諸黍稷稻粱，雖爲味不同而皆可以醉飽，未嘗假竊剽襲，浮談虛言如後世文士之爲也。自周以來，教化詳明，得先王之意者莫如宋，故宋之學術最爲近古。大儒碩生既皆深明乎道德性命之理，遠追孔孟之迹，而與之爲徒。其他以文辭馳于時者，亦皆根據六藝，理精而旨遠，氣盛而說詳，各有所承傳而不肯妄相沿踵，蓋教化使然也。有元百年之間，宋之遺政銷滅殆盡，士之能言者不爲不多，辭采音節不爲不工，及觀其所至，不過攘取舊說以爲言，求其學術之所自得，豈惟不及宋之名世者哉？凡生于其時，及見宋之遺風者，自以爲不可及也。寧海在宋特爲詩書文物之邑，去南渡國都爲近，故士之顯聞于世者甚衆。宋之衰也，兵刑不振，而教化猶存，取士之法稍弊而風俗不壞，故其文章雖不能不降于盛時，而學術之醇終不能

甚愧于古。

王紳《峴泉集序》 天地間至精至微者，道也；至明至著者，文也。道非文不明，文非道不立，析而言之，雖爲二，要而歸其實一也。乾坤之所以覆載，陰陽之所以變化，寒暑之所以代謝，日月之所以往來，山川之所以流峙，草木之所以榮悴，無非道也，無非文也，其可離而二哉，又可以強而合哉？故聖人者作，因其自然之道著爲自然之文，未嘗以一毫己意加之也。是故因其變化之理而成《易》，因其訓詁之體而成《書》，因其治化之蹟而成《詩》，因其褒貶之法而成《春秋》，因其節文之實而成《禮》，因其和暢之用而成《樂》，此《六經》之文，所以終天地，亘古今，而不易者，以其出於自然也。後之言文者，舍是何適焉？

程通《峴泉集序》 嘗聞有其道者必有其文也。日月星辰，天之文也；山川花木，地之文也；禮樂制度，人之文也。蓋道爲體，文爲用，儒先謂文章爲貫道之器，不其然乎！

張宇初《書文章正宗後》 三光五岳之氣，發而爲文，文所以載道也。文著而後道明，而必本諸氣焉。元氣行乎天地，而道所以立矣。古之有德者必有言，蓋其和順積中，英華發乎外也，非道充義明，其能見於言哉！

王洪《序文》 《六經》之文至矣，周秦而下，子史百氏可以觀其變焉。《易》之道變，《書》之道治，《詩》之道志，《禮》之道分，《春秋》之道法，孰不以爲天下之至文。然聖人之心，非特爲文設也，爲天地廓，爲人道極，爲萬世學者之準也。故身行之，口宣之，策書之，苞諸天地而彌綸之，探諸鬼神而微顯之，叙諸君臣父子夫婦長幼而惇勅之，著諸禮樂刑政而齊一之，稽諸吉凶成敗盛衰而警勵之，博諸鳥獸昆蟲百物而區別之，其言之所立，其道之所傳，仰乎百世之上，昭乎百世之下，性而由之者聖，求而復之者賢，悖而絕之者愚。而人君用之精則王，駁則伯，棄之則滅，斷斷乎不可易。此聖人爲天下後世之心，雖不爲文，而自不能不爲文也。

金鉉《文雅序》 文莫尚於《六經》，非身心是圖，則家國天下是究，舍是二者而欲求聖人一辭不可得，豈聖人不欲盡天地之光華哉！蓋聖人非立意爲文者也，行成德充，翕則自強，而闢則載物，不得已而筆之書，誠以詔後之學者有所取衷，而不致歎於迷途之遠也。迺後之學者則異矣，不循其本而徒欲矜藻繢之言，榮華觀者之耳目，求於自性物情，裨益毫髮，而不可得。先民云文所以載道，嗚呼！其所載者何道哉？夫道者，則身心家國天下之道是也。明是義而讀經，然後不以文視經，直視爲四時百物，華實不齊，而皆現其易簡生成之德。明是義以爲文，然後不以經異文，雖至於斂筆束楮，默識不言，而自著其文質班班之理。自孔子沒而微言絕，上下千有餘載，諸子百家之文日益多。其少有表見於世者，率多風雲月露之詞，自適悅人，不足爲世所有亡者。其甚者則不論德之崇卑，學之至否，惟以其曾列高位，便次其生平筆墨勒爲大册以自炫，至欲求一語幾於道不可得。嗚呼，弊也久矣！知此意者，宋之眞西山氏，近之唐荆川氏，茅鹿門氏，其於古文章各有選本。予讀三書而好之，然猶惜其不明以身心家國天下之旨，質之古作者家，存其大益於是者，去其無關於是者，以教天下學者，專其術於爲文之本。其有待於後之人歟！

楊榮《頤菴文集序》 天地間一元氣之流行，惟人得其正，而至理具焉。善養是氣，足以配乎道義，而後發之爲文章，《六經》卓矣。後之作者醇正莫如孟子，雄健莫如司馬子長，辨博宏深莫如昌黎韓子，其文之所至，亦各從其氣之所至也。故曰：氣，水也；言，浮物也。氣盛言從，江河之水浩然充溢，而物之小大莫不浮，此其可見矣。

胡廣等《性理大全書》卷五六《學十四・論文》 聖人文章自然，與學爲文者不同。如繫詞之文，後人決學不得。譬之化工生物，且如生出一枝花，或有剪裁爲之者，或有繪畫爲之者，看時雖似相類，然終不若化工所生，自有一般生意。孟子論王道便實，徒善不足爲政，徒法不能自行，便先從養生上說將去，既庶既富，然後以飽食暖衣而無教爲不可，故教之也。孟子而後，却只有《原道》一篇，其間語固多病，然要之大意儘近理。若《西銘》則是《原道》之宗祖也，《原道》却只說到道，原未到得《西銘》意思。據子厚之文，醇然無出此文也，自孟子後蓋未見此書。韓退之文不可漫觀，晚年所見尤高。

又 《六經》，先聖所以明天道，正人倫，致治之法也。其文自堯、舜歷夏、商、周之季，興衰治亂，成敗之跡，救敝通變，因時損益之理，皆煥然可考。網羅天地之大，文理象器幽明之故，死生終始之變，莫不詳諭，曲譬較然，如數一二，宜乎後世高明超卓之士，一撫卷而盡得之也。予竊怪唐虞之世，六籍未具，士於斯時，非有誦記操筆綴文然後爲學也，而其蘊道懷德，優入聖賢之域者何多耶？其達而位乎上，則昌言嘉謨足以亮天工，而成大

業，雖困窮在下，而潛德隱行，猶足以經世勵俗，其芳猷美績，又何其章章也。自秦焚詩書，坑術士，六藝殘缺，漢儒收拾補綴，至建元、元狩之間，文詞粲如也。若賈誼、董仲舒、司馬遷、相如、揚雄之徒，繼武而出，雄文大筆，馳騁古今，沛然如決江漢，浩無津涯，後雖有作者，未有能涉其波流也。然賈誼明申韓，仲舒陳災異，馬遷之多愛，相如之浮侈，皆未足與議，惟揚雄爲庶幾於道，然尚恨其有未盡者。積至於唐文籍之備，蓋十百前古，元和之間，韓、柳輩出，咸以古文名天下，然其論著不說於聖人蓋寡矣。自漢迄唐千餘歲，而士之名能文者，無過是數人，及考其所至，卒未有能唱明道學，窺聖人閫奧如古人者。然則古之時六籍未具，不害其善學，後世文籍雖多，亡益於得也。

又　人有語及爲文者，和靖尹氏曰：「嘗聞程先生云：『聖人文章載爲《六經》，自左丘明作傳，文章始壞，文勝質也。』」

又　歐陽子云：「三代而上，治出於一，而禮樂達於天下。三代而下，治出於二，而禮樂爲虛名。」此古今不易之至論也。然彼知政事禮樂之不可不出於一，而未知道德文章之尤不可使出於二也。夫古之聖賢，其文可謂盛矣，然初豈有意學爲如是之文哉！有是實於中，則必有是文於外，如天有是氣則必有日月星辰之光耀，地有是形則必有山川草木之行列。聖賢之心，既有是精明純粹之實，以旁薄充塞乎其內，則其著見於外者，亦必自然條理分明，光耀發越而不可掩，蓋不必託於言語，著於簡册，而後謂之文。但自一身接於萬事，凡其語默動靜，人所可得而見者，無所適而非文也。姑舉其最而言，則《易》之卦畫，《詩》之詠歌，《書》之記言，《春秋》之述事，與夫《禮》之威儀，《樂》之節奏，皆已列爲《六經》，而垂萬世，其文之盛，後世固莫能及。然其所以盛而不可及者，豈無所自來而世亦莫之識也？故夫子之言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蓋雖已決知不得辭其責矣，然猶若逡巡顧望而不能無所疑也。至於推其所以興衰，則又以爲是皆出於天命之所爲，而非人力之所及，此其體之甚重，夫豈世俗所謂文者所能當哉！孟軻氏沒，聖學失傳，天下之士背本趨末，不求知道養德以充其內，而汲汲乎徒以文章爲事業。然在戰國之時，若申、商、孫、吳之術，蘇、張、范、蔡之辨，列禦寇、莊周、荀況之言，屈平之賦，以至秦漢之間韓非、李斯、陸生、賈傅、董相、史遷、劉向、班固下至嚴安、徐樂之流，猶皆先有其實，而後託之於言。唯其無本，而不能一出於道，是以君子猶或羞之。及至宋玉、相如、王褒、揚雄之徒，則一以浮華爲尚，而無實之可言矣。雄之《太玄》、《法言》，蓋亦《長楊》、《校獵》之流而粗變其音節，初非實爲明道講學而作也。東京以降，訖于隋唐數百年間，愈下愈衰，則其去道益遠，而無實之文，亦無足論。韓愈氏出，始覺其陋，慨然號於一世，欲去陳言以追詩書六藝之作，而其弊精神，糜歲月，又有甚於前世諸人之所爲者。然猶幸其略知不根無實之不足恃，因是頗泝其原而適有會焉。於是《原道》諸篇始作，而其言曰：「根之茂者其實遂，膏之沃者其光燁，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其徒和之亦曰：「未有不深於道而能文者，則亦庶幾其賢矣。」然今讀其書，則其出於諂諛戲豫放浪而無實者，自不爲少。若夫所原之道，則亦徒能言其大體，而未見有探討服行之效，使其言之爲文者，皆必由是以出也。故其論議古人，則又直以屈原、孟軻、馬遷、相如、揚雄爲一等，而猶不及於董、賈。其論當世之弊，則但以詞不己出而遂有神徂聖伏之嘆，至於其徒之論，亦但以剽掠潛竊爲文之病。大振頹風，教人自爲，爲韓之功；則其師生之間，傳受之際，蓋未免裂道與文以爲兩物，而於其輕重緩急本末賓主之分，又未免於倒懸而逆置之也。自是以來，又復衰歇數十百年，而後歐陽子出。其文之妙，蓋已不愧於韓氏，而其曰治出於一云者，則自荀、揚以下，皆不能及，而韓亦未有聞焉，是則疑若幾於道矣。然考其終身之言，與其行事之實，則恐其亦未免於韓氏之病也。抑又嘗以其徒之說考之，則誦其言者，既曰吾老將休，付子斯文矣；而又必曰，我所謂文必與道俱。其推尊之也，既曰今之韓愈矣，而又必引夫文不在茲者以張其說。由前之說，則道之與文，吾不知其果爲一耶？爲二耶？由後之說，則文王、孔子之文，吾又不知其與韓、歐之文果若是其班乎？否也？嗚呼，學之不講久矣，習俗之謬，其可勝言也哉！吾讀《唐書》而有感，因書其說以訂之，因言文士之失曰：今曉得義理底人少，間被物欲激搏，猶自一強一弱，一勝一負，如文章之士，下稍頭都靠不得。且如歐陽公，初間做《本論》，其說已自大段拙了，然猶是一片好文章，有頭尾，他不過欲封建井田與冠婚喪祭、蒐田燕饗之禮，使民朝夕從事於此。少間無工夫，被佛氏引去，自然可變其計，可謂拙矣。然猶是正當議論也。到得晚年，自做《六一居士傳》，宜其所得如何，却只說有書一千卷，《集古錄》一千卷，琴一張，酒一壺，棊一局，與一老人爲六，更不成說話，分明是自納敗闕。如東坡一生，

讀盡天下書，說無限道理，到得晚年過海，做《昌化峻靈王廟碑》，引唐肅宗時一尼恍惚升天見上帝，以寶玉十三枚賜之，云中國有大災，以此鎮之。今此山如此，意其必有寶。更不成議論，似喪心人說話。其他人無知，如此說尚不妨，你平日自視爲如何說盡道理，却說出這般話，是可怪否？觀於海者難爲水，游於聖人之門者難爲言，分明是如此了，便看他們這般文字不入。

又　慈湖楊氏曰：孔子謂「巧言鮮仁」。又謂「辭達而已矣」。而後世文士之爲文也異哉！琢切雕鏤，無所不用其巧，曰「語不驚人死不休」。又曰「惟陳言之務去」。夫言惟其當而已矣，繆用其心，陷溺其意至此，欲其近道，豈不大難！雖曰無斧鑿痕，如太羹玄酒，乃巧之極工，心外起意，益深益苦，去道益遠。如堯之文章，孔子之文章，由道心而達，始可以言文章。若文士之言，止可謂之巧言，非文章。

又　或論凡人爲詩文出於何，而能若是？曰：出於性。詩文只是禮部韻中字，已能排得成章，蓋心之明德使然也。不獨詩文，凡事排得著次第，大而君臣父子，小而鹽米細事，總謂之文。以其合宜，又謂之義。以其可以日用常行，又謂之道。文也，義也，道也，只是一般。

唐文鳳《文會堂記》　夫在天之文，日月星辰也；在地之文，山川草木也；在人之文，禮樂刑政也。貫三才而不息，亘萬古而不窮，彌綸乎宇宙，炳耀乎古今，文之與道，三極並存於遠矣。故曰：「言之不文，何以行遠。」是以人心之精微，動而宣於言，言之精者爲文，文之精者爲詩。夫《六經》載道之文，其理醇而正；諸子翊道之文，其理駁而雜。孔子曰：「君子以文會友。」朋友之際，盍簪之頃，非文無以輔友道之益也。

解縉《廖自勤文集序》　充充乎文哉！詩書六藝之文，禮樂法度之文，與凡立言垂訓之文堪以載道者，皆可謂之經天緯地之文也。所以維持人心，扶植世教，事事物物，各有條理，非苟爲是無用之具而已。故皆自聖人發之，後世學焉，譬諸由道以入國，所由入者正大深遠而不可測，則其出也無窮。昔者仲尼於詩書六藝，禮樂法度，立言垂訓，皆由下學上達，以入於文王周公之道，以至乎堯舜，集其大成，吐辭爲經，尚懼夫天下後世學者不知所從入也。刪詩書，定禮樂，贊《周易》，修《春秋》，以爲學文者所歸往，舍是而他求者，非惟不足經天緯地，而且有害焉。莊周之學入於遯世，其出也荒唐而已；申、韓之學入於刑名，其出也慘刻而已；蘇、張之學入於利害，其出也縱橫而已；其爲天下之害，可勝言哉！莊周簧鼓老氏之說，因以起虛無之教，而賈誼亦學申、韓之文，觀其《鵩賦》，已深有釋氏之微意，豈非人心世教之害，至於今尤烈歟！若夫學聖人之文者，沛然而莫能禦，粹然而入於正，鄒孟氏而已耳。其他所入者可量，則其出也有限，駁而無以議爲也。譬諸商人，身歷遠方珍怪之所，象犀珠貝之物，知之不密，得之不多，其出有限，而應無窮，則又假雜贋以欺人耳目，非其文之善爲雜也，由其學之淺少，無以應人之求也。近世爲文者，尤甚患此。反從事史漢戰國百家方外之書，剽竊奇漏，縱橫腐敗，神鬼荒忽，極其鐫巧形容，以爲此古文也，論及性理，則以時文鄙之，援及詩書，則以經生目之，是將爲天地人心世教之害，有不勝言者。此予之所甚憂也！

李時勉《文說》　志於道，則昔之所學者固無悖焉，而文不外是矣。如惟事乎其外之文，而不究其實焉，則雖學之勤，而求之切，吾未見其得也。夫《六經》之所載者，皆聖人之言，未嘗有心於爲文，而文從之者，其道在焉耳。讀其書則思所以窮其理，誦其言則思所以行其道，由乎仁義之塗，而不汩於利誘之私，使其氣充而理得，則其發於文者，自優然而及於古，豈有異術哉！雖然，王荆公嘗云：「文章當先體製，而後工拙。」必知乎體格變態之高下，於是從而由之，則庶不眩瞀而流於卑弱。不知乎古，而能有及乎古，蓋未之見焉。堯、舜、三代辭簡而理備，渾然深以厚，不可尚矣。先秦、兩漢去古未遠，雄壯博雅未易及也。自是而降，至於唐宋作者益衆，然能追蹤乎古人者，不過數人耳，是皆道明德立之士，其言足以垂世而立教，豈偶然哉！下至魏晉、六朝、五代之間，流於碎裂，而純駁相雜者，要在慎取之耳。至於今之所謂時文者，特掇科求仕者假是以進焉，雖其文體輕浮疎淺，而於道則未嘗戾也。道在是而不戾，則由是而進於古也不難矣。

劉球《雙峰先生文集序》　有令德其中者，不能不文於外，文者，宣播其德之具也。不有其德，而曰文足以追古作，名後世，非誣即謬，皆不足與言文也。有追古名後之文，浩乎與江河同其流，皦乎與雲漢爭其輝，鏗乎與金石抗其音者，皆非末沿外襲所能爲，必有德焉爲之本。德有大小，而文之淺深高下隨之，故曰有德者必有言。

又《文會說》　文者，士君子所憑以探夫道之具，不講求其文而能通乎道者，未之有焉。

倪謙《艮菴文集序》 文言之成章者也，道理之無形者也，道非託于言，其理不能自明；言非載夫道，其文不能行遠。周子曰：「文所以載道也。」輪轅飾而人弗庸，徒飾也，況虛車乎？《六經》之文，唐、虞、三代帝王之道所載，孔子之聖所刪定，萬世祖之，不可尙矣。戰國秦漢而下，學士大夫躡塵嗣響者，代有聞人，然求其言不畔道，文不悖經者，漢則董子，唐則韓子，宋則歐、曾及濂洛諸子，元則虞邵菴焉。上下數千載間，文章大家不過十數人，斯亦難矣。蓋文運與世運相關，文章之盛者，世道之盛也。

韓雍《文山先生文集序》 古今論文者，僉曰觀文可以知人。夫文者，言之精華，而言則心之聲也。心之所存有邪正，則發言爲文有純駁，而人之忠否見焉。故讀《出師》二表，而知諸葛孔明之忠；讀《天門掉臂》一詩，而知丁謂之不忠，卒之皆如其言。信乎，人可以言而觀。然《校獵》、《長楊》等作，雖工且美，而其爲人終不能無可議，又若難觀以言。蓋必心有定志，則言有定論，而後見諸行事有定守。

岳正《浙水較文詩序》 文，士之末也，不深於道者，不足以知之，知文亦難矣。莫如善者之文，《易》、《詩》、《書》、《春秋》、《禮》、《樂》皆載道之器，語曰，學者守一經，皓首不能窮，不能窮者，不深於其道也。道不深而強自誣曰：我知文。我知文，何異乎審音以瞶，鑒色以盲，其不白黑而濁清者，亦幸中而偶得耳，夫何恃而可信哉！試嘗論之世之能文者，孰加於周公、孔子？周公傳《易》，孔子繫之，孔子作《春秋》，游、夏不能爲一辭之贊，則知雖賢者猶不足以知聖人，況以不賢而知賢者乎？是故皓首不窮之談，非誣人者也。雖然周公、孔子不可尙矣，漢以還作者甡然，而獨名揚雄、韓退之爲能文，雄作《太元》、《法言》，張伯松不肯一觀，劉歆觀之，詆爲廢物，雄之名蓋終漢世而後顯。退之凡三黜於禮部，而自訟曰：「爲文而爲舉世之所不好。」退之之書，自宋歐陽永叔始以雄，退之之作者尙暗於當時，而有俟於後來，又況其下者乎？其或見推致與於流輩時俗者，非借重於高譽，託筆於時名，如左思之賦，張華之詩，則亦下里巴人之唱和，非如體道者眞有所見聞，而黑白清濁於去取之間也。嗟夫，作者代有，而具目者不多見，知文之難，其亦信矣哉！

張寧《梅溪書屋序》 書所以載道也，其至者有《六經》、《四書》之文，其言皆弘妙而淵懿，周密而精純，渾渾焉，噩噩焉，而相爲備具，未始致意於文字也。後世不深於其道，而務學爲其文，且求與並傳也。爰始立異爲高，祛陳爲新，稱矛盾，執枘鑿於門戶之外者，日且數人，非不知是之難能也，其心以爲不若是，則無以成一家言，而眞喙於作者之列。是以尙虛無者，其說誕；言功利者，其說競；名道術者，其說僭；專藝文者，其說浮；務記誦者，其說冗。其有不違於道者，非《六經》之羽翼，則《四書》之藩籬也。

邱濬《雲菴集序》 古之言文者，必與人俱。《易》之賁卦，以人文並言，茲《六經》言文之始。彖曰：「文明以止，人文也。」人與文合而爲一，後世言文者歧而二之。

李東陽《馬石田文集序》 天地氣化，流行而不息。故凡運乎上者，非獨和風麗日之爲美，而陰晨曀夕，風雲之變態，雷電之光烈，亦時有之；列乎下者，高山大川之流峙，固也，雖窮崖絕谷，亦必有草樹之爲奇，羽毛鱗介之爲瑞，欲泯之而不可得。惟人亦然。雖其時與地有治亂美惡之殊，而文章功業，隨所寓以自見，是果曷爲其然哉？氣化爲之也。當其機緘之，操縱橐籥之啓閉，鳴而爲聲，絢而爲色，凝聚而爲實，揚播而爲芬，彼所謂物皆囿乎其間，亦不自知其所以然者。惟人之靈小者變氣質，而大者幹化機，其所以立身垂訓，揚聲光于不朽者，固亦有道矣。而代不數見，地不多產，其澌盡而泯滅者何限？故論者卒以歸之氣化之間，豈得已哉？于其澌滅之易，而不朽之難。隨時與地，必取其文章功業之著者，表而傳之，使之不溷于物。

又《篁墩文集序》 文之見於世者，惟經與史。經立道，史立事，載道之文，《易》、《書》、《詩》、《春秋》、《禮》、《樂》備矣。《書》與《春秋》雖亦紀事，而道固存焉。

又《黎文僖公集序》 蓋文章之與事業，大抵皆氣之所爲。氣得其養，則發而爲言，言而成文爲聲者，皆充然而有餘。措而爲行，行而爲事功者，亦毅然而不可奪。顧養在我，而用不用係乎時。故韓昌黎、蘇眉山之氣見於文章，韓忠獻、富文忠之氣見於功業，雖所就不同，其在天下皆有不可泯者。

羅倫《南豐文集序》 夫聖賢之學，心乎道，非心乎文也，道成于己，而文自顯也。文人之學，心乎文，非心乎道也，學文而因窺乎道也。道成而文自顯者，文與道爲一也；因文而窺乎道者，道與文爲二也。道也者，天命之性，本諸吾心，散諸萬事，其大者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倫，其小者威儀、文辭、食息、起居之節，其達諸家國天下尊卑貴賤相接之體制，

度文爲之，著其筆之於書，以詔後世。則《易》、《詩》、《書》、《春秋》、《禮》、《樂》之文，皆聖賢之文也。聖賢非有心於文也，道成而文自顯也。孔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孟軻氏沒，而斯文不傳矣。後數百年，而得董仲舒焉，得揚雄氏焉，仲舒惑於災異，未醇乎道；揚雄失於黃老，《美新》之文，君子羞之，其能與於斯文乎？揚雄氏沒，又數百年而後得韓愈氏焉，道之大用亦庶乎矣。然急於富貴，而檢身之道不及，其能與於斯文乎？又數百年而後得歐陽氏出焉，學者宗之，以配韓愈，然因其言以求其道，亦未免乎韓氏之病也。當是時也，其徒倡而和之者，眉山蘇氏、臨川王氏、南豐曾氏其尤也，二氏之說，淫於老佛者有矣，唯曾氏獨得其正，而猶未得與於斯文何也？其用心者韓愈、歐陽之文，非文王、孔子之文也。當是時也，濂溪之周子、河南之程子、橫渠之張子，三子者之用心文王、孔子之文也。使曾氏而得其門焉，則其所立其如斯而已乎？新安朱子所以與其文之正，而惜其未見夫道之大原也。於戲！數子者之文，率數百年而後得一人焉，其心專而力勤，終其身也而卒不得與於斯文者，心乎文而非心乎道也。昔孔子之門生通六藝者七十人，獨如愚之顏子，莫有能及者，非惟當時羣弟子莫能及，而天下後世卒莫有能及者，心乎道也。孔子告顏淵，以非禮勿視聽言動，心乎道者之所事也。心乎文者，有至有不至；心乎道者，無不至矣。故孔子曰：末之思也，夫何遠之有？言心乎道者，無不至也。雖然，曾氏之文不得與於文王、孔子之文矣，然亦豈非百世之士乎？

程敏政《明文衡原序》 文之來尚矣，而後世詞華之習蠹之，故近有爲道學之談者，曰必去而文，然後可以入道。夫文，載道之器也。惟作者有精粗，故論道有純駁，使於其精純者取之，粗駁者去之，則文固不害於道矣。而必以焚楮絕筆爲道，豈非惡稗而幷剪其禾，惡莠而幷揠其苗者哉！【略】或曰：「朱子嘗譏文自文，而道自道者，其語甚力。然則近世道學之談，未易非也，子之是舉無乃勞乎？」走曰：「不然。考朱子之云，蓋爲蘇氏之文駁故耳，至于楚詞、韓文，注釋校訂，不遺餘力，則我先正固嘗以文爲意矣。必如子說，則是釋家不立文字之教，走豈敢以爲是乎？」

又《丘先生文集序》 文之說何昉乎？蓋嘗考諸古矣。凡物之粲然可指者，謂之文，文者，道之所在也。故見於上曰天文，見於下曰人文，見於世煥乎其有迹者曰文治，曰文教，非若中古以來，指操觚染翰者謂之文也。夫文固非操觚染翰者可盡，然詩書所載，詞命之作，雅頌之篇，類非偶然卒爾者可辨。而孔門亦有文學之科，蓋道術未裂，言與行俱，本厚而末茂，詞出而文成，正大光明，敷暢條達，見於治，則民格，著於教，則民孚，所謂吐詞爲經，而文之盛不可及也。

賀士諮《張生文亨字說》 文一也，古今所指不同，古所謂文，非今之所謂文也。今之文，科第詞章之謂，無本之文也。無本之文，烏可謂之道哉？文而謂之道，古之所謂文也。《易》之所謂人文，《書》之所謂乃文，《詩》之所謂思文，《論語》之所謂斯文，是也。

林俊《容春堂集後序》 文如三精，象垂衆湊，效乎其職，皆化機自默，根諸道而發諸氣者也。故曰：「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六經》，羣聖人之蘊，經緯天地，綱紀人倫，立萬世常行之矩，其根深，其充養浩然，其化機在我，文之至也。

又《楓山先生遺文序》 文本諸心，而根之於道。主張人文，鋪叙皇極，感人心而裨治化，後世抉奇搜博，以繢藻雕飾爲工。文云文云乎哉！

邵寶《叩虛集序》 夫文至韓子而盛，以其原於《六經》也。其在當時，變而之古，功亦大矣。然而唐末五季至於宋初，猶不能盡變焉。至歐陽子出，始尊用韓文，而後復古之效，乃至於今。蓋歐陽之後，有程、朱二子出焉，以明《六經》之道。《六經》之道明，則文之出於《六經》者，固不得而易也。歐陽倡《六經》之文，程、朱倡《六經》之道，道於斯則文於斯，顧論功者以道，而文不與焉。然則文之在天下爲之難，論之亦豈易哉！

張吉《書遜志先生送平元亮序後》 余觀遜志先生與平元亮論文，其間有曰魏氏迄乎唐初，天下之言文者，諛乎人而已矣，宜乎時而已矣，何有於道哉？唐之中世，昌黎氏嘗一反之，而道不足以逮文。宋之盛時，程氏嘗欲拯之，而文不能以勝道。歐氏、蘇氏學韓氏者也，故其文昌，朱氏、張氏師程氏者也，故其道醇，合二者而有之，庶幾不愧於古乎，而天下未見其人也。余始聞其說而喜之，既而不能無疑，何則？窮天地，亘古今，而不易者，其惟道乎。若夫發而爲文，則其膚理脈絡，聲音態度，自不能無肥瘠浮沉、輕重疾徐之辨，或隨風氣以變遷，或與世道爲升降，如燕人之御狐貉，越人之業絺麻，雖有莊、列之談，儀、秦之辯，不能論之使必同也。市井之人其詞夸，鄉里之人其詞質，彼豈惡同而好異哉？勢使之然也。故程、朱之文，不

能同於孔、孟，孔、孟之文，不能同於周公，亦其勢有不得不然者。聖賢何心哉？然其道固未始不同。文以明道，道苟同矣，文雖不同，庸何傷？今責爲程、朱之道者曰：胡不兼乎韓、歐之文？是猶責行王道之人曰：胡不兼乎五霸之術也。吾恐霸者之術，未必能兼，識者有以窺見其淺深矣。道者，水之源也；文者，水之流也。其源深以清，其流浩以潔者，周公、孔子是已，後世惟二程、朱子抑或可以當之，復何不足，而他俟乎？韓、歐、蘇氏平生精力敝於爲文，而謀道鹵莽，故其蔚然成章，非無可觀，而槩以精義入神之說，其有合者鮮矣。有志於程、朱者，勿爲他歧之所惑，其庶幾乎？

羅欽順《月湖文集序》 學莫先於明道也。道苟明焉，日新而不已，則積之而爲和順之德，發之而爲炳蔚之文，措之而爲正大光明之業，由體達用，沛然有餘，蓋學之有得於心者然也。然自孟子沒而聖學不傳，千數百年之間，道術四分五裂，上焉者，類以佛老之似亂孔孟之眞；下焉者，記誦詞章而已。惟漢之董子、揚子，唐之韓子，宋之歐陽子，頗皆號爲知道，然所見者大意，而於精微之際，容亦有未察焉。故其著書立言，所以闢異端，扶世教，淑人心，雖未嘗不合於孔、孟，而弗精弗詳之病，均有所不能免也。求其克紹孔、孟相傳之學，粹然一出於正，其惟濂、洛、關、閩諸君子之於道也。極無聲無臭之妙，而不離乎日用之常；窮天地萬物之遠，而皆攝於方寸之地，表裏洞徹，左右具宜。凡其形之於言，筆之於書，莫不明白而淵深，縝密而通暢，精粗隱顯，一以貫之。所謂語大天下莫能載，語小天下莫能破，斷非漢唐以來諸儒，所可同年而語也。

顧清《道德文章不可出於二論》 愚讀書觀三代之盛與漢唐而下之人才，未嘗不感世道之變也。何也？三代而上，道德之與文章出于一，而漢唐而下者出于二也。方其出於一也，雖閭巷之微，女婦之賤，而其歌謠諷詠，莫不皆有先王之遺風；及其出于二也，則雖宗工鉅儒，卓然名世者，亦皆狃於詞章而不知其本。此古今世道升降之大端，不可以不察者也。何謂道德？人之所共，由我之所心得，若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之倫是也。何謂文章？得之於吾心，宣之於吾口，書之竹帛，以垂示於無窮，若《易》、《書》、《詩》、《禮》、《春秋》之類是也。古之聖賢，於前數者知之明，行之至，如目視而耳聽，如手持而足行，充滿而盈溢，發越而光輝，然後從而書之，凡簡策之所形，皆心得之眞味，如影之於形，如響之於聲，從之則治安，違之則喪亂。所謂布帛之文，菽粟之味，天地間不可一日而無之者也。若乃後之所謂道德文章者，吾惑焉。蓋其視道德也曰：此聖賢所以垂世而立教者也；其視文章也曰：此吾所以華國而潤身者也。離之爲二事，析之爲二物，而不知其本之不然也。然方其爲文章也，未嘗不言道德矣，顧爲文章而及道德，非以道德而發之文章也。嗚呼，此所謂二也，此所謂漢唐而下之人才也，抑不思有道德而後有文章。譬枝葉之於本根也，爲文章而不本於道德，是剪采以爲花，形色雖似，而精神生意索然矣。嗚呼，是豈可哉！吾觀歐陽子得韓文於壞爛之餘，刻意追復，以振起五代之頹風，亦不可謂無功於世道者，而於道德則未聞。考亭斯言，雖若譏之，而實以惜之也。賢如歐陽，文如歐陽，而非道德，則不免於譏議，故君子不貴於空言。

王守仁《送宗伯喬白巖序》 大宗伯白巖喬先生將之南都，過陽明子而論學。陽明子曰：「學貴專。」先生曰：「然。予少而好奕，食忘味，寢忘寐，目無改觀，耳無改聽，蓋一年而詘鄉之人，三年而國中莫有予當者，學貴專哉！」陽明子曰：「學貴精。」先生曰：「然。予長而好文詞，字字而求焉，句句而鳩焉，研衆史，覈百氏，蓋始而希迹於宋、唐，終焉浸入於漢、魏，學貴精哉！」陽明子曰：「學貴正。」先生曰：「然。予中年而好聖賢之道，奕吾悔焉，文詞吾媿焉，吾無所容心矣。子以爲奚若？」陽明子曰：「可哉！學奕則謂之學，學文詞則謂之學，學道則謂之學，然而其歸遠也，道大路也，外是荆棘之蹊，鮮克達矣。是故專於道斯謂之專，精於道斯謂之精，專於奕而不專於道，其專溺也；精於文詞而不精於道，其精僻也。夫道，廣矣，大矣，文詞技能於是乎出，而以文詞技能爲者，去道遠矣。是故非專則不能以精，非精則不能以明，非明則不能以誠，故曰：『惟精惟一。』精，精也，專一也，精則明矣，明則誠矣。是故明精之爲也，誠一之基也，一天下之大本也，精天下之大用也。知天地之化育，而況於文詞技能之末乎！」

鄭岳《彭惠安公文集序》 古名世之賢，操修德行，韜養性靈，而充之以學識，其或出其緒餘爲文，固異夫世之文人之文也。世之所謂文者，模倣以擬古，鉤棘以立奇，搜抉僻隱以衒博，非不足以擅能一時，然稽之於道，則詭矣；施之於政，則盭矣。甚至飾辨文奸，貢諛希寵，而爲世之大害，亦奚取於文爲哉！

顧璘《嚴太宰鈐山堂集序》 文章之道與政同也，其具質文而已矣。質以

立體，文以澤用，本末相維，貴適其中。然義有輕重，故取舍擇焉。質過則野，文過則華，與其華也寧野，故治先尚忠，禮貴反本，孔子之從先進，其義一也。道喪俗敝，然後色澤雕鏤之文興，豈不艷哉！本之則無，卒歸浮僞而已矣。夫浮僞者，士之惡也，顧引以爲業也何居？又爲大者曰《六經》。夫《六經》，聖人之學，不可以強幾也，有強焉者，浮僞之類耳，君子不視。常聞君子之教曰：騷賦期楚，文期漢，詩期漢、魏，其爲近體也，期盛唐。此數則者，文以質化，言由性成，古今同趨，所謂適中，豈非詞教之正宗，文流之永式乎？苟操筆者，斷斷乎不可舍此他適矣。今人士論文於宋、齊、梁、陳之間，率皆醜其不振，徐取其業觀之，則盡是物也，猶曰第師其辭，不師其體。嗚呼，辭既然矣，體又安所求哉？是罔人而已矣！

王廷相《近言序》 載道之典，至文也。文不該於道，繁則贅，麗則俳矣，故君子鄙之。嘗觀唐、虞、三代之典，即事命辭，而文生焉，蓋道爲主而文爲客也。魏晉以降，即辭撰事而文飾焉，蓋文爲主而道爲客也。是故異端讖緯之事作，而先王淳正之道離矣；誣怪謬幽之論興，而古聖眞實之旨塞矣；俗儒曲士之書出，而時君經治之術闇矣。

又《何氏集序》 古今論曰「文以代變」，非也。要之存乎人焉耳矣。唐、虞、三代，禮樂敷教，詩書弘訓，義旨溫雅，文質彬彬，體之則德植，達之則政修，實斯文之會極也。漢魏而下，殊矣，厥辭繁，厥道寡，厥致辯，厥旨近，日趨於變然爾，若所謂代變也，及考夫董、賈、揚、馬、李、杜、韓、柳諸賢，各運機衡，以追往訓，當世文軌，靡得而拘，今綜八子視之，殆自致羽翮，凌駕文囿者矣。非存乎其人，何哉？

又《廣文選序》 文者載道之器，治迹之會歸也。故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言文即道，治即文矣。是故古人之文，莫不弘於學術之所趨，莫不實於治功之有成。但好尚異其門途，則品局遂分高下，秉知言之選者，不可以不辯矣。乃惟大人碩儒，探元挈要，先之修性體道以敦其本，又能察於君臣之政，觀夫天下之勢，達乎民物之情，則文之質具矣。

李夢陽《空同集》卷六一《六箴·文》 古之文以行，今之文以葩，葩爲詞腴，行爲道華，嗟彼千鈞一髮，奈何。

又卷六六《論學》 宋儒興而古之文廢矣，非宋儒廢之也，文者自廢之也。古之文，文其人，如其人便了，如畫焉，似而已矣。是故賢者不諱過，愚者不竊美。而今之文，文其人，無美惡，皆欲合道傳志，其甚矣。是故考實則無人，抽華則無文。故曰：宋儒興而古之文廢。或問：何謂？空同子曰：嗟，宋儒言理，不爛然歟！童稚能談焉，渠尚知性行有不必合邪。

邊貢《書博文堂册後》 古之君子之於文也，非徒務其博而已也，彼固有所取焉也。傳曰：「文以載道。」又曰：「文者貫道之器。」則是君子之取於文者，固將以求道也。

康海《浚川文集序》 夫言者，心之聲；文者，言之章者也。士自始學以及於其老，莫不唯道焉是致，道不可以無著也；莫不唯文焉是業，君子所以布其心志於天下後世者，文而已也。然天下後世讀其書，則有以考其德，考其德，則有以識其人，是文之所以爲文者，以學而不以誇，以所能至而不以其所徒聞。故周公、孔、孟之文，當時誦之，後世仰之，其體如是也。故以其可守而善，弗久而敝也，故謂之經。經者，常也，盡人倫之常者也。故濁世莫能蝕，盛世莫能加，巧者毋賁，知者毋變也。【略】夫文有三等，聖人所不易而學者所未諳也：上焉者，惠猷啓績，若唐虞咨兪之美焉；中焉者，弘道廣訓，若孔孟刪序之微焉；下焉者，序理達變，若雅頌諷託之妙焉。三者不具，雖文何觀？其故在所以養之者厚，而毋淆純，而毋駁而已。

舒芬《與友人論文書》 文章家辱不以芬無似詔以作文法。是欲引而升諸莊、騷、太史、韓、歐之堂，意則盛矣。然芬竊有見焉。《典論》失大本莫適主也，不足爲文章家稱說。唐人不知韓子曰：「愈以《六經》之文爲諸儒倡，雖愈何敢望《六經》之文哉！」宋儒祖是論，紫陽明公亦云《六經》治世之文，豈不知易之興也當商之末世，而風雅多夷王以下詩乎？《春秋》則又遠矣。目之以文且不可，況槩論以治世乎？老兄之論，要亦未離此義。恐古文當始於《逍遙遊》諸篇，而昌黎則大成矣。《六經》未可以文法摹倣也。書禮紀述，即事見道，風雅咏歌，以聲和律，曾何句法章法不類之顧耶？《易》始伏羲，不知六畫奇耦，其句法章法果安在耶？《春秋》，仲尼所筆削也，簡者一字，繁者僅三十五字，其句法章法果安在耶？故今之論文者動稱《六經》，則亦前人誤之耳。愚嘗以《六經》當以道論，不當以文論此也。惟是記誦不勤，體認不明，躬行不誠，而求文擅作者之場未之有也。蓋無記誦則古今、上下、禮樂、名物、器數無所證據。無體認則天命人心之微，王道霸術之幾無所適從。無躬行則施設注措之略，操縱闔闢之權，欲布之筆札之間，而信於宇宙環海之

內，必一出一入而無親切有味之辭也。韓子曰：「本之茂者其實遂，膏之沃者其光燁，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吾取以爲法。

崔銑《文答》 夫備事而言謂之虛，感事而言謂之實，言虛者莫辯乎《易》爻，則卽事以著象；言實者莫辯乎《詩》辭，則假物以章情。昔者聖人觀天地之宜而作《易》，察草木之性而制醫，聆金石之鳴而作樂，故不探物之賾者，不可以言行也；不履物之變者，不可以言文也。是故諸子之辭偏，異端之辭蕩，狂士之辭疎，躁人之辭浮，腐儒之辭拘，摩士之辭億。

楊愼《升菴集》卷五二《陸韓論文》 陸機《文賦》云：「謝朝華於已披，啓夕秀於未振。」韓昌黎云：「惟陳言之務去，戛戛乎其難哉。」李文饒曰：「文章如日月，終古常見，而光景常新。」此古人論文之要也。近世以道學自詭而掩其寡陋，曰吾不屑爲文，其文不過抄節宋人語錄，又號於人曰，吾文布帛菽粟也。予常戲之曰：菽粟則誠菽粟矣，但恐陳陳相因，紅腐而不可食耳。

又《李華論文》 李華曰：「文章本乎作者，而哀樂繫乎時。本乎作者，《六經》之志也；繫乎時者，樂文武而哀幽厲也。有德之文信，無德之文詐，皐陶之歌、史克之頌信也，子朝之告、宰嚭之詞詐也。夫子之文章，偃、商傳焉，偃、商沒而伋、軻作焉，蓋《六經》之遺也。屈平、宋玉哀而傷，靡而不遠，《六經》之道遯矣。淪及後世，力足者不能知之，知之者力或不足，則文義浸以微矣。」愼謂華之論文簡而盡，韓退之與人論文諸書，遠不及也。特難爲褊心狹見者道耳。

陸深《古文會編後序》 夫文者，質之餘也，猶本之有華也。古之人質，厚重而本盛大，是故其言必文而必傳。夫質可變也，本可培也，力變其質以豐培其本，其何古之難復！議者曰：古今時也，文實隨之，古之文不可還也。深竊惑焉。夫時以氣化，文由道同，道苟同矣，胡時之隨？且古之人何限也而以文傳者，僅僅固有時不能爲者矣，其能之者繫其學也。士知所以學士大夫有師長之道者，知所以倡，亦何爲而不成。嗚呼，獨文也哉？

鄭善夫《與黃後峰雜論》 夫言者，心之聲也；文者，言之精也。大言炎炎，小言詹詹，淳言質仁，亢言凌厲，崇而飾者窮奇，譁譁謞謞者蒐慝，斤斤者察，詖者蔽，淫者諂，不蹟而康，饕餮固也。

林文俊《送林君世觀宰黃陂序》 朱子論文章道德不可出於二。以予觀之，政事文章，亦未嘗不出於一也。何也？理在天下，一而已矣。蘊之爲道德，發之爲文章，施之爲政事者，皆是物也。是故明於道者，其爲文也簡以瑩，而其政必達；昧於道者，其爲文也浮以詖，而其政必乖。夫文也者，君子於是觀人焉，於是考政焉，槩指爲末技，則悞矣。

張岳《秬洲文集叙》 文章高下，繫乎人之所養。養盛者，其發爲文章，如至人之息，以踵而聲，由於丹田神用不匱，而應變無方，長短大小，惟其所至而止。揚子雲曰：「虞夏之書渾渾爾，商書灝灝爾，周書噩噩爾。」三代道化之醇，其見於文章者如此。秦漢而後，氣化寖醨矣。然其卓然爾雅者，亦自名家。今世操觚之士，莫不凌跨唐、宋，欲追作者於秦、漢之上，搜獵鍛鍊，類以難讀不易曉爲工，其弊也浮華而乏滋味。其誕者，則又指切端緒，超然於言語文字之表，以自附於所謂心學者，其術彌高，其爲浮華巧曲亦益以甚。二者蓋皆失之。

朱測《秋崖方先生文集序》 文章隨世高下，不其然乎？夫言因氣機之動而爲之者也。人之氣與天地之氣相爲流通，天地氣運方隆，而生于其時者，其稟受深厚，器度大雅，而見於言語文字，亦多肖其爲人。

歸有光《項思堯文集序》 余謂文章天地之元氣，得之者其氣直與天地同流，雖彼其權足以榮辱毀譽其人，而不能以與于吾文章之事。而爲文章者，亦不能自制其榮辱毀譽之權，于己兩者背戾而不一也久矣。故人知之過于吾，所自知者不能自得也；己知之過于人之所知，其爲自得也。方且追古人于數千載之上，太音之聲，何期于折楊皇華之一笑。

又《雍里先生文集序》 文者，道之所形也。道形而爲文，其言適與道稱。謂之曰：其旨遠，其辭文，曲而中，肆而隱，是雖累千萬言，皆非所謂出乎形而多方，駢枝於五臟之情者也。故文非聖人之所能廢也。雖然，孔子曰，天下有道，則行有枝葉；天下無道，則言有枝葉。夫道勝，則文不期少而自少；道不勝，則文不期多而自多。溢于文，非道之贅哉！

王愼中《萃英錄序》 文藝之名，何從生哉？成之則寘之下，而無可處之位；游之則殿乎末，而無可先之等；執之有其器，陳之有其數，孰不出於道哉？而爲道之器也，孰不有其義哉？而爲義之數也，是所謂藝者也。文之爲藝何居？蔽於其實而溺於其名，於是學者以其治於文者爲藝，而世之相目於藝也以文。夫所爲教士以文，而還以論而取之者何哉？爲其通乎道者之能得其意，明其義者之能識其情，由是以其所得者而爲言，言雖不足以盡，

而要意之所存也。以其所識者而爲詞，詞雖有所不該，而要情之攸見也。

皇甫汸《文選雙字類要後序》《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文之時義大矣哉！若代謝羲繩，書契攸造，時滋苞籥，載籍彌彰。至乃金玉三墳，笙簧五典，矧郁存姬監，斐妙尼裁，玄風浸揚，麗藻逾蔓，家稱成誦，人尚含章，莫不踵其事而增華，緣諸情而綺靡。

又《楊忠愍公集序》 昔人有云：文以氣爲主，而才以昌之。王充著養氣之篇，劉勰廣程才之論，柳冕謂才多而養之，可以鼓天下之氣，天下之氣生，則君子之風盛。斯又世道關焉，而文之時義大矣。

唐順之《與茅鹿門主事書》 蓋謂學者先務，有源委本末之別耳。文莫猶人躬行，未得此一段公案，姑不敢論，只就文章家論之，雖其繩墨布置，奇正轉折，自有專門師法。至於中間一段精神，命脉骨髓，則非洗滌心源，獨立物表，具今古隻眼者，不足以與此。今有兩人，其一人心地超然，所謂具千古隻眼人也，即使未嘗操紙筆呻吟，學爲文章，但直據胸臆，信手寫出，如寫家書，雖或疎鹵，然絕無煙火酸餡習氣，便是宇宙間一樣絕好文字。其一人猶然塵中人也，雖其顓顓學爲文章，其於所謂繩墨布置，則盡是矣，然翻來覆去，不過是幾句婆子舌頭話，索其所謂眞精神與千古不可磨滅之見，絕無有也，則文雖工，而不免爲下格。此文章本色也！【略】本色卑，文不能工也，而況非其本色者哉！且夫兩漢而下，文之不如古者，豈其所謂繩墨轉折之精之不盡如哉！秦漢以前，儒家者有儒家本色，至如老莊家有老莊家本色，縱橫家有縱橫家本色，名家、墨家、陰陽家皆有本色，雖其爲術也駁，而莫不皆有一段千古不可磨滅之見。是以老家必不肯勦儒家之說，縱橫必不肯借墨家之談，各自其本色而鳴之爲言，其所言者，其本色也，是以精光注焉，而其言遂不泯於世。唐宋而下，文人莫不語性命，談治道，滿紙炫然，一切自託於儒家，然非其涵養畜聚之素，非眞有一段千古不可磨滅之見，而影響勦說，蓋頭竊尾，如貧人借富人之衣，莊農作大賈之飾，極力裝做，醜態盡露，是以精光枵焉，而其言遂不久湮廢。然則秦漢而上，雖其老、墨、名、法、雜家之說，而猶傳今，諸子之書是也；唐宋而下，雖其一切語性命，談治道之說，而亦絕不傳，歐陽永叔所見唐《四庫書目》，百不存一焉者是也。後之文人欲以立言爲不朽計者，可以知所用心矣。然則吾之不語人以求工文字者，乃其語人以求工文字者也。

又《巽峰林侯口義序》 子貢求性與天道於文章之外，聖人懼其離而無得也，而曰一以貫之，言文章即性與天道也。今之爲形聲、文字、訓詁之學者，皆是矣。君子懼其滯而無得也，爲之說曰：「盍反而求之乎心也？」此所謂有逐末之學，而後有反本之論者也。而學者緣此遂以爲必絕去形聲、文字與訓詁，求之窈窈冥冥，而後可以爲至道，二者本末，則必有分矣。然而皆聖人之所不與哉！

又《又與洪芳洲》 近來覺得詩文一事只是直寫胸臆，如諺語所謂開口見喉嚨者，使後人讀之如眞見其面目，瑜瑕俱不容掩。所謂本色，此爲上乘文字。揚子雲閃縮譎詭，欲說不說，不說又說，此最下者，其心術亦略可見。眉山子極有見，不知韓子、荆國何取焉。近來作家如吹畫壺，糊糊塗塗，不知何調。又如村屠割肉，一片皮毛，斯益下矣。

王立道《與友人論文書》 吾子不以某不佞，而望以文章相麗，益謂非有意於某不可也。故忘其淺鄙，爲足下誦其所聞。夫自三代而下，能文者非一士，論文者非一家，要之能者未必論，論者又未必能也。夫文之所以爲高下，夫人而能言之然，而作者往往戾焉。故逖探冥搜者傷於虛，雕琢絺繪者傷於麗，詰屈鋸牙者傷於奇，而奇之失爲甚焉。夫文何自而始也？效諸天也。《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日月星辰，天之所以爲文也。其光有常明，其運有常度，其經緯次舍有常所，故能廣覆照，經四時，成萬物，而天下古今仰焉。一或薄蝕之不得其明，朓朒之不順其運，盈縮隱見之不安其所，甚者孛飛彗流，出於耳目之所創見，則人莫不指而異之，何者？非天文之正也。今且爲廋詞怪語，鉤章棘句，險僻艱澀，不可識測，而欲以示諸天下，傳諸後世，則人有不指而異之者乎！故奇譎之文，則亦天之彗孛之類耳，非盛世之所宜有也。昔人有言文非能爲之爲工，乃不能不爲之爲工，《六經》尚矣，古之文皆不能不爲者也。今之好奇之士，則惟以能爲爲工耳。夫是以作之日益多，而傳之日益寡，作而不傳，周子所謂輪轅飾而人弗庸者也，亦奚以文爲哉！大抵知德者無詭言，淺於道者多艱說，古之君子內足而外章，德至而言立，莫不平易正達，溫純爾雅，不雕繪而巧，不探搜而遠，無詰屈而奇，不期於文而天下後世之能文者，莫加焉矣。後之人德則不至而求諸辭，辟諸塗刻繪畫，以爲龍蛇鬼神不瓌詭其形，變惑其勢，則不足以駭觀者，而眩愚俗，然而識者過焉，則固土木之而已，其奇果何爲哉！故曰：「仁義之

人，其言藹如。」三代而上，所謂文章之士，即道德之徒也。自夫岐而二之，而後世始無文矣。昔魏氏《典論》號善論文，大略謂「奏議宜雅，書論宜理，銘誄尚實，詞賦欲麗」，而曰「文以氣爲主」，是皆辨其末而未探其本，內無所得而虛爲之辭，吾弗與也。且文如兵，其作之者猶將也，將賢而謀豫，則操縱出入，隨應而不窮。故左右什伍，紀律嚴明，則其法立；威蓄而勢銳，如風發河決，則其氣充；可攻可守，可進可退，頃刻異用，而機妙百出，則其變備。要之，必主於正，而後奇以濟之，此將之良也。苟廢正而一徇其奇，則其軍鮮不僨焉，而世必以爲無能之將矣。故兵無常形，以正勝者什九；文無常體，以奇善者什一。盤誥之文，則《六經》之什一耳，效而似者，猶未可爲常，而況其萬不類也哉！吾子於今之時，不謂無志於文，而恐其溺於奇，不繇其道，則愚之所不能默默也。然愚固亦論而未能者，吾子其毋以爲費於辭。

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鈔原叙》　孔子之繫《易》曰「其旨遠，其辭文」，斯固所以教天下後世爲文者之至也。然而及門之士顏淵、子貢以下，並齊魯間之秀傑也。或云身通六藝者，七十餘人，文學之科並不得與，而所屬者，僅子遊、子夏兩人焉，何哉？蓋天生賢哲，各有獨稟，譬則泉之溫，火之寒，石之結綠，金之指南，人於其間以獨稟之氣，而又必爲之專一以致其至。伶倫之於音，裨竈之於占，養由基之於射，造父之於御，扁鵲之於醫，僚之於丸，秋之於奕，彼皆以天縱之智，加之以專一之學，而獨得其解，斯固以之擅當時而名後世，而非他所得而相雄者。孔子沒，而游夏輩各以其學授之諸侯之國，已而散逸不傳，而秦人燔經坑學士，而六藝之旨幾輟矣。漢興，招亡經，求學士，而鼂錯、賈誼、董仲舒、司馬遷、劉向、揚雄、班固輩，始乃稍稍出，而西京之文，號爲爾雅，崔、蔡以下，非不矯然龍驤也。然六藝之旨漸流失。魏、晉、宋、齊、梁、陳、隋、唐之間，文日以靡，氣日以弱，強弩之末，且不及魯縞矣，而況於穿札乎！昌黎韓愈首出而振之，柳柳州又從而和之，於是始知非《六經》不以讀，非先秦、兩漢之書不以觀。其所著書、論、叙、記、碑、銘、頌、辯諸什，故多所獨開門戶，然大較並尋六藝之遺略，相上下而羽翼之者。貞元以後，唐且中墜，沿及五代兵戈之際，天下寥寥矣。宋興百年，文運天啟，於是歐陽公修從隋州故家覆瓿中偶得韓愈書，手讀而好之，而天下之士始知通經博古爲高，而一時文人學士彬彬然附離而起。蘇氏父子兄弟及曾鞏、王安石之徒，其間材旨小大，音響緩亟，雖屬不同，而要之於孔子所刪六藝之遺則，共爲家習而戶眇之者也。由今觀之，譬則世之走騾裹騏驥於千里之間，而中及二百里、三百里而輟者有之矣，謂塗之薊而轅之粵則非也。世之操觚者，往往謂文章與時相高下，而唐以後且薄不足爲。噫！抑不知文特以道相盛衰，時非所論也。其間工不工，則又係乎斯人者之稟，與其專一之致否何如耳。如所云，則必太羹旨酒之尚，茅茨土簋之陳，而三代而下，明堂玉帶雲罍犧樽之設，皆駢枝也已。孔子之所謂其旨遠，即不詭於道也；其辭文，即道之燦然若象緯者之曲而布也。斯固庖犧以來，人文不易之統也。而豈世之云乎哉！我明弘治、正德間，李夢陽崛起北地，豪雋輻輳，已振詩聲，復揭文軌，而曰吾左、吾史與漢矣，已而又曰吾黃初、建安矣。以予觀之，特所謂詞林之雄耳，其於古六藝之遺，豈不湛淫滌濫，而互相剽裂已乎。

黃省曾《漁石集序》　文章之道，與運俱流，漢氏遐軌，淪久不作。入我天代，全風大氣，郁爲人文：洪武、永樂間，明渾雄雅；迨至弘治，鴻化洋暢；延於嘉靖，則法模姬秦，彬彬乎文質備矣。故以文章名家者，接耀于天下，雖林曲草牖窮棲之士，亦能高善鉛槧，而況公卿大夫委蛇廟朝意昌情達者乎？然而英華翹炳，升堂即奧者，亦未嘗不闊希難遘也。蓋性靈昭朗，仁義藹如，蹈清者言粹，業良者語芳，固斧藻之本也。否則，餒澀瑕病紛紛矣。或曰：率意吐造，即可以文，乃廢博羅六籍，目左記爲衰淺，以騷選爲雕靡，眇就觚爲細習，藝苑衆妙，一切捐置，又何以鎔貫神理錯綜變化蘊浸組織之哉！且不需其成，不出於盈，強拾輳綴，猶提嬰而爲壯夫之武，鮮不躓矣。又聞之：江山令人發秀，故尼孟周環，馬遷登遊，觀覩廣遠，是以宣之科牒，富如元黃，無所不有矣。文章之道，必具是而可立以傳也，不其難哉！不其難哉！

唐龍《王氏家藏集序》　上德忘言，至教欲默，然而立言而謂之不朽者，何哉？謂其貫道也！謂其達政也！是故道者，言之實也；政者，言之幹也。君子之言，惟道與政而已矣。其植也若挺其本，其發也若揚其光，夫不朽固宜。

宗臣《論文》　夫《六經》而下文豈勝談哉？左、馬之古也，董、賈之渾也，班、揚之嚴也，韓、柳之粹也，蘇、曾之暢也，咸炳炳朗朗千載之所共嗟也。然其文，馬不襲左而班不襲揚也，柳不襲韓而曾不襲蘇也，何也？不

得不同者，文之精也，不得不異者，文之迹也。論文而至于舉業，其視文既已遠矣。文而襲者，舛也。況拾世俗之陳言庸語而掇以成文，又舛之舛者也。

【略】人性之有文也，是時時生焉者也，非以他人之陳言庸語而借之于我也，是故古之言文者得之心而發之文也，其理之瑩也，如金之精，如玉之粹，而天下之人莫之敢損益也。

沈鍊《文賦》 竊以綜學無方，修文有術，一篇既就，應知陸子之才；千賦難淹，永愧揚雄之筆。爾其援題布目，託始造端，析理則精微洞達，遣詞則毫末俱完。展器宣歌，似瞽師之奏樂；陳軍出令，若大將之登壇。運一心之精妙，揚萬物之波瀾，源流兼達，首尾並攢，算無遺策，思有餘歡。然後抽毫擬議，揮翰沉吟，循規按矩，據律諧音。結篇章則如雲如漢，練句字則如玉如金，單行如元氣之獨馭，雙發如日月之並臨，亦有三分象鼎足之列，四通類駟馬之騣，五馳六驟，七縱八擒，愈出愈奇，稟生生以不息；有源有委，流渾渾以益深。起而承之，若珠就貫而不輟；轉而合之，若蛇顧首而還尋。引援則因文以證義，譬喻則卽物以會心。是以文必有爲而作，義必有益而箴。或慨嘆於往古，或諷切於當今，苟不關於世教，曾何貴於詞林。亦如天文以星辰顯象，地理以山水成章，華實相副，名實並揚，故能發揮理義，比合宮商。悲歌則聞之者淒切，警策則聽之者慨慷，剪截則整齊而不亂，貫通則流轉而無疆，精明則如四時之順序，藻麗則如五色之煇煌，沉雄則萬夫之勇，典雅則三代之良。稽之於度，而長短不爽；較之於量，而多寡相當。非夫悟出巧心，習成妙手，曠耳婁目，錦腸繡口，總流略於百家，徹精微於萬有。德富五廚，才踰八斗，孰能闡妙理於無窮，垂奇名於不朽。嗟夫，伏羲觀馬圖而畫卦，蒼頡察鳥跡以制文，神農知醫於草木，軒轅造陣於風雲，既興丘索，爰有典墳，暨周官之列六職，司馬之序三軍，雅頌不作，禮樂既分，時有孔子，大聖不羣，亦有孟軻，克振舊聞。迺上追夫渾噩，始一正乎紛紜。三代既往，六籍荒蕪，雖焚燒於秦火，亦淆亂於漢儒。蟲雕虎觀，鳥跡鴻都，崔、蔡才劣，班、馬道徂，文章正於韓、柳，道術訂於歐、蘇。於是諸生斂衽而進，張翼而趨，曰聖不可作矣，文不在茲乎！君子遂撫膺而踧踖，還掩卷而踟躕。

王世貞《藝苑卮言》卷一 物相雜故曰文。文須五色錯綜，乃成華采；須經緯就緒，乃成條理。吾嘗論孟、荀以前作者，理苞塞不喻，假而達之辭。後之爲文者，辭不勝，跳而匿諸理。《六經》也，四子也，理而辭者也；兩漢也，事而辭者也，錯以理而已；六朝也，辭而辭者也，錯以事而已。

又《劉侍御集序》 夫言，人心之聲，而詩文乃其精者。韻而詩，匪韻而文，其用本不相遠，而其究乃不能相通，以故攻之者不能兼造其奧而發其樞。自西京以還，至於今千餘載，體日益廣，而格則日以卑，前者毋以盡其變，而後者毋以返其始。嗚呼，古之不得盡變，寧古罪哉？今之不能返始，其又何辭也已！

胡直《瑞泉南先生文集序》 予自童喜攻文詞，鶩爲奇詭不肯休，頗自矜嚴以號於人曰：古詩文法當爾也。比壯，有先生長老訓之曰：「若小子，奈何以萬鎰珠彈飛肉不可，還以連城湛盧闢錦石，不折則闕，寧不慳乎！今夫人至靈者心也，而道出焉，可以三天地，首庶物，自陶唐氏得之以協萬邦，有虞氏得之以光海隅，三王得之以式九圍，清四海，尹陟得之格皇天，周公得之興禮樂，孔子得之卒爲萬世師。繫其大哉，奚啻萬鎰連城，而子小用之奚翅彈飛肉、掘錦石，吾不暇爲子笑，且爲哀之。」予始聞，搪焉若有阻也，而問曰：「文終不可爲乎？」曰：「文者，聖人之所有事也。吾告子以協萬邦，光海隅，式九圍，清四海，格皇天，興禮樂，師萬世，文亦至矣，聖人奚不爲文哉！且子之所謂文，是猶女歸刺繡文之工，而未覩山龍火藻之從生；是猶宋人雕楮葉之奇，而未知徂來新甫之松栢之爲眞也。是奚足語文？子不見自漢司馬相如工富麗，中人心髓，延及魏晉六朝，凡數百年，劫奪不可已，甚矣哉，其禍天下萬世之蠱毒也！子尙攘攘焉慕之，以夸嚴於人，仁者固樂爲乎！」予於是惶然汗下，口禁不能言，又怳焉若有醒也。已而悔棄所習，凡有年矣，雖未得於道，然灼然知蠱毒不可近，又未嘗不自哀且以哀人。

又《趙浚谷先生文序》 自《易》象以風水語文，而文之變備矣。彼水至大者莫如海，鄒孟氏嘗以海況聖言，海固不易談已，其次莫若江河。予嘗浮彭蠡，絕淮泗，固江河之巨匯也，方其微風颺波，紆紆容容，涵雲霞之麗，抱日月之晶，睹者固已盪胸臆，皇耳目矣已。而噫氣噴薄，轟雷震霆，蹍萬馬，舞三軍，鬬虬螭，而咆熊虎，睹者震掉，不敢正視，頃之則又恬如寂，如放乎無有，凡此不出晷刻，而其變不可窮詰。非獨彼水與風不得知，雖造物者，亦不知其然而然也。此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與之？自鄒孟氏以後，其文之盡變有若此者，唯莊、荀、司馬太史、韓、蘇數子擅之，柳、歐以下亦頗得其

七八，然予又觀江河下上有三峽龍門，其變不在風而在石，彼其石之巉嶪崱屴，與波春撞，天下希奇也，而莊、荀、太史數子間極其變，亦或有似之。然不常有也，何則？使天下水咸爲三峽龍門，則利涉者阻矣。故三峽龍門，謂江河間出之奇可也，非所以語於文之大凡也。

又《論文二篇答瞿睿夫》 古今論文，若揚子雲、劉勰、范曄、顏之推、歐陽永叔、黃魯直等，無慮數十家，然予獨喜陸士衡、韓退之、殷璠、蘇子瞻四子者語最確。士衡《文賦》詳矣，然獨曰「石韞玉而山輝，水懷珠而川媚」，則知文當求之色澤之表。韓退之曰：「氣，水也；言，浮物也。水大則物之浮者亦大。」又曰：「仁義之人，其言藹如。」則文當先養氣，而仁義實致養之原。以是則小慚，蒙謂小好；大慚，蒙謂大好。小稱意而小怪，大稱意而大怪。果惡足以惑軌轍哉？殷生曰：「文有神來，氣來，情來。」則知摹畫於步驟者，神躓；彫刻於體句者，氣局；組綴於藻麗者，情涸。蘇子曰：「吾文如萬斛源泉，隨物賦形，嘗行於不得不行，止於不得不止。」夫行止由己者，文之至難者也，而非絕世好者莫能與。近世唐應德有喉中轉氣，管中轉聲之喻，凡皆可謂善語文矣，而未逮文之從生。予少不自揆，見當時語文，唯推先子長，自謂當稅駕子長氏之廷。長大涉道之藩，然後知士非不學文之弊，而不知己重之可憂，嘗致書知己者曰：士不知己重，則無所爲易時，而爲時所易，無可爲命世，而爲時所命，遠損萬世之猷，而近貪一時之利，內薄天壤之身，而外厚蠅蝸之名，苟患失之無所不至，故抒爲文辭，皆唯奉習聞以應求，遵成語以塞問，童誦於家，長獻於國，白首身退，問之而不知其指。間有騖古之士，則亦不過摽掠其標格，而追逐其聲響，寸而寸之，不敢以語尺，尺而尺之，不敢以語丈，甚則借笑爲欣，雖百娛笑不足以爲樂；盜哭爲戚，雖百號哭不足爲悲。以若所爲，卽令字字語語同於子長，其無所用之明矣。故嘗以爲今之時文辟鏤冰，今之古文辟剪綵。鏤冰者壽時，剪綵者壽歲，二者有間，其不足行遠均矣。而士猶孳孳頊頊，相矜相嚴，以終其世，愚竊笑而恥之。嗟夫，士之知道亦難矣。道者，非善其一身已也，繇一家以逮天地羣物，皆吾大一身也。自大一身言，則以家族准心腹，以民庶准四體，以天地准頭足，羣物准毛甲。故家族不得其任，則殘心腹；民庶不得其任，則殘四體；天地不得其任，則殘頭足；羣物不得其任，則殘毛甲。故君子和其家族使睦，理其民庶使平，相其天地使寧，適其羣物使若皆所以調燮其身，俾得其任而不殘也。夫士以一身任羣物天地之大，則以己易時，時不得而易之，以己命世，世不得而命之，如此則士之於己重矣。士有重於此，則雖山彼金璧，莫能滑也；雖立取卿孤，莫能誘也；雖刀鑊臨之，志不可易也；雖有璇閨綺閣，姣顏膩理，仙仙之舞，靡靡之音，極都麗之觀；雖有汧渭之駿，渥洼之龍，躪飛兔而殪豝兕，窮騰騖之樂，曾不足引其盼，回其聽也。雖使近而一家，遠而天下，咸諾諾焉；近而一家，遠而天下，咸諤諤焉，曷足以易其作止也，又尙何利祿爲有無哉！故士得其時則發，其和家族，理民庶，相天地，通羣物之道於上，而謨、訓、誥、戒、狀、疏、表、劄之文著；不得其時則發，其和家族，理民庶，相天地，通羣物之道於下，而論譔記述褒頌譏刺之文著。蓋皆輸其成算，而出其素有；稽諸口實，而申其事情。當時用則治，不用則亂，後世循則成，不循則壞。譬之雷霆之鳴于春，雖欲不鳴不可得也；星辰之明于夜，雖欲不明不可得也；儉歲之膏粱，寒年之縑帛，雖欲不適于用不可得也。故《六經》、《語》、《孟》之語是非也，若探其根，而善敗之應也，若見其果。至若子長氏之爲言也，雖未能望孔、孟之藩，然猶發其中心之誠然者，故欲爲子長要亦有本末，非今之士苟然茫然，盜人哭笑以爲悲樂者之能之也。予當時著此，書語涉冗，今檃括大略，讀者可以知文之從生矣。

又《談言下》 或曰：聖人用文乎？洞先子曰：文非聖人，不能用也，聖人用文，爲道與法。孟子曰：「上無道揆，下無法守。」道揆法守，不可一日寢，則文亦不可一日弛。是故文者，聖人所以壽道法教萬世如一日也。孔子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蓋爲教也，彼能言者，乃不知聖人之爲教，乃徒頊頊焉騖爲文采，表見于後世。且曰：《易》與《春秋》，皆聖人發憤所爲作。嘻，其左矣！于是有不得勢，則窮愁而爲著書；有得勢，則招集遊談者而爲著書；咸以徼後世名，彼其畔道圮法已甚。後之讀者，鮮不醜其德而腥其人，卽不醜不腥，亦何足以肉枯骨血遺齒哉！今之世尤喜稱詞客文人，曾不知此優伶工耳。優伶愈稱于人，則愈工。當其愈工也，雖嗾之魑魅，卽工爲魑魅；嗾之犬彘，卽工爲犬彘。三尺之子，鮮不詬優伶，彼巍丈夫乃不自知爲優伶，且將決性命而蹈之，其不謚曰倒置之民乎？魏文帝曰：「文章者，不朽之盛事。」彼其父子雖好文，然畔道圮法，後世所醜而腥者至也，其不朽也奚在？故曰：文非聖人不能用也。

又《誠意新建二先生文選序》 文章當自我命令之上焉者，無意爲之，而不能不爲；行乎其天，而不與乎其人。自孟子而下，若莊、騷、太史、韓愈、蘇子瞻之徒，近之也。其次若揮三軍金鼓作止，雖深谿曠原，部勒由己，則賈、董、班、楊、柳、歐、曾、王，數公當之。其下模擬追逐，若優孟之學叔敖，不欲一失其態。

何良俊《吳山人後集序》 凡物不兩大，造化無兼美。孔翠之肉不登於俎，澤其羽也；桃李之材不中題榛，繁其華也。故文質偏勝，雖孔子猶病之。【略】學者僅能操觚，即詆訶韓、柳爲不知文，李、杜、元、白爲不知詩。及究其中之所存，則文章徒鉤棘其辭，初不根於理道；詩徒組繢其句，亦無關於性情。由是識者病之，以爲反不如祖宗時。削文就質，直陳胸臆者是也。嗚呼，是豈文之病哉？則過於文者之病也。故仲尼之用禮樂，欲從先進。莊子曰：「文滅質，博溺心，民始惑亂，無以反其性情。」夫文猶足以滅質，而況鉤棘組繢之辭，其於理道情性何如哉！

馮從吾《濂洛文抄序》 夫道一而已矣。三代以前，以理學爲文章，故《六經》、四子之書，爲萬世文字之祖。三代以後，信理學者，或天資筆力不能爲文章，而能文章者，或恃才傲世不肯信理學，此理學、文章所以分而爲二也。是分而爲二者，乃能文者不信學之過，豈理學之過哉！或謂宋人講學而文章遂不逮古，不知唐人不講學而文章不如漢，漢人不講學而文章又不如秦，又不如《左》、《國》，何也？《六經》、四子之書，純是理學，而文章又非秦、漢、《左》、《國》之所能及，又何也？此理甚明，正坐學者未之講耳。宋儒如濂洛諸子之文，無論發理精微，直接唐虞鄒魯之統，即文章筆力，亦自卓爾不羣。鳳翔張心虞氏慨世之能文而不信學者衆，且併其所爲文者亦非也，因刻《濂洛文抄》以救之。嗚呼，學者讀此而有悟，則理學、文章庶幾可合而爲一矣。

劉珝《馬先生文集序》 君子所以有譽於今後者，亦曰言之是託。言之精者爲文，文豈易哉？弗遭其時弗文也，弗養其氣弗文也，弗克其學弗文也。粵自造書契以來，世有升降而文與之俱。宋不唐，唐不漢，漢不春秋、戰國，春秋、戰國不三代，唐、虞，如老者不可復少，勢不得然也。況文以氣爲主，所養者正，則英華之發見者亦正，苟失所養，不易則艱，不隱則怪，不晦則誕，不悍則誇，其弊至於不可言者。

周用《菽粟文章頌序》 士相聚而爲學，凡以資爲文章也，舍文章而不爲專業，今之所謂廢其學者也，若是焉者，上之人將以是求乎我，我將以是應其求也。是故歲大比，則其平日能文章辦進取者爲之主司，群聚天下之習爲文章者而考其業，不惟其人惟其文，期三月以往則出其文而拔其人，操鬼神速化之術倏忽而不可測識，旬日能使傳海內以徧，若電發而霆擊訇然也，若雲變而霞舒爛然也。有有識者曰：茲文章也耶，古人之所謂文者，殆不如是之易且靡也。今其言曰古之人，古之人似矣，他日觀其人或不相似也，向之訇然爛然者，響滅迹絕，索然矣，是之謂玩春華而忘秋實者，欲人謂之菽粟文章可不可也。

呂柟《前溪文集序》 竊謂文不徒然也，必本諸行達諸政而後成。是故其行敦者其文實以切，其政平者其文簡以明，其行與政躁而浮者其文夸詖而支離，嘗持是以觀往古，雖碩人鉅卿莫能掩也。

靳貴《元遺山文集後序》 予惟古君子之所謂文者，得志則以之化成天下，不得志則以之左右《六經》，而覺斯世斯其爲文耳矣，則又奚徒以辭爲哉？惟夫發難顯之情傳不朽之績，世必賴之，故辭雖非所急，而亦不得而廢也。

黃福《楊大理文集序》 文章在天地間不可一日而不存也，文章存則道存，文章熄則道熄，前輩以爲載道之器誠爲確論，是文章所係豈小小也哉？且士生斯世，幸有聖明在上，治教興崇，誦詩讀書，窮理盡性，人皆以士君子目而自亦以士君子與。若所蘊之德行，所行之事業，苟不發於心、宣諸口、筆於楮，則幼學壯行爲幻事，立言行道爲虛談。道之所在何以取信於後乎？文章所係如此可容不作乎？

霍韜《震澤集序》 文之傳三：人品一也，學力二也，才格三也。以人品者，人爲世重者也；以學力者，學爲世師者也；以才格者，文由才奇者也。世之文由才傳者，吾見之矣，合才與學者，我未之見也，合才與學蓋有之矣，合人品與學與才，我殆未之見也。故曰：文之傳也，人品也，學力也，才格也。三者具焉，上也；二具焉，次也；一焉又次也。

汪宗元《皇明文選引》 唐宋以來，得之者振起乎藝林，失之者風靡于衰草，此文章當以時論，亦當以人論也。自我高皇開天，崇重文學，首聘眞儒，一時鉅工摛藻修詞，如未雕之玉，未吐之華，渾弘博大，論者以爲有淳古之風；宣德、天順以後，人自爲藝，淳風少更；逮至弘治之間，儒教聿興，

藝文相尚，一時作者雖體裁不同，博大偉麗，迄今稱之。至我皇上御極，超三邁五，制禮作樂，敬一垂訓，道久化成，士爭自濯磨，文治蔚然興矣。夫明興百八十餘年，承平日久，士不榮躍馬之勳，各競操觚之業，摛翰之士代有其人，以文名家者亦歷歷可數。然體製不同、規裁不一，是故巨者日融，小者星列，長者江流，微者河浸，自程篁墩先生選後，無繼之者。【略】自國初以及于今，凡詔、制、誥、册以代言也，頌、贊以告君也，箴、銘、論、議、說、解、辨、對以訓世也，傳、原、雜著、紀、序、跋、引以紀事也，碑、誌以彰微也。夫代言之體先于渾，告君之體先于忠，訓世之體先于規，紀事之體先于正，彰微之體先于實。夫渾則不愆，忠則不阿，規則不違，直則不偏，實則不僞；渾也、忠也、規也、正也、實也，皆禮之善物也，予取以爲則焉。況文也者，所以經緯天地、詔叙倫紀、闡發幽微、彰宣靈性者也，皆賢人君子精神心術之所寓也，采而集之，亦足以彰我明文治之盛，而立言之精華亦因以傳也。

鍾化民《文章正論序》 夫文道之顯而心之華也。道不正則非道，心不正則非心，故曰三代無文人，《六經》無文法，彼其世道清夷，人心粹白，吐辭爲經，矢音依永，無之而非文，無之而非正也。世衰道喪，文乃滅質，雕鏤以爲工，刻削以見奇。

劉祜《文章正論序》 孔子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文固聖人所不廢也。然文以載道，外道非文，故王通氏云，「言文不及於理，是無文也」。葉氏亦云，「文章不關世教，雖工何益」。其孔子之所謂文者在斯乎？

王漸逵《嶺南耆舊遺傳序》 予嘗讀管幼安、王彥方傳，乃知漢末猶有斯人，使生于孔子之前，必不居于三仁之後矣。而或者尤以未嘗立言短之。夫言者，文也。道以文顯，亦以文散，是故予懼夫道之在于人，而文之耗之也。夫天地未闢，而日月星辰、河海山岳之文，固在也，而謂無文可乎？君子之道，本諸身，徵諸人，雖無事于文，而文固在也，而謂少文可乎？君子之道，譬諸木則根焉，行則枝幹焉，文譬則萌申花蕊焉。故木之生意至萌申則盛，花蕊則衰矣。故花蕊也，其盛之極，而衰之始乎？三皇者，道之根也，五帝者，道之幹也，夏、商者，道之枝也，周，道之萌申花蕊也。故文至周而盛，道至周而衰。于是言詞興而太朴散矣。【略】俾知道爲本，文爲末。而鄉之先輩懿行之昭，乃文之至而非後進之所爲文也。嗟夫！天地淳龐之道，有漓有復，其在于時與人乎？是故道嘗漓于春秋戰國矣，至西漢而復，漓于南北朝矣，至李唐而復，漓于五代矣，至趙宋而復，漓于元季矣，至我朝而復。故國初之耆舊，其遺風流俗，猶有存者，吾尚及見之也。今天下之漓，亦甚矣，能反其樸，而會其漓，其惟賢者乎？若猶以文言，是則予之所滋懼也。

焦竑《與友人論文》 竊謂君子之學，凡以致道也。道致矣，而性命之深窅與事功之曲折，無不瞭然於中者，此豈待索之外哉！吾取其瞭然者而抒寫之，文從生焉。故性命事功其實也，而文特所以文之而已。惟文以文之，則意不能無首尾，語不能無呼應，格不能無結構者，詞與法也，而不能離實以爲詞與法也。《六經》、四子無論已，即莊、老、申、韓、管、晏之書，豈至如後世之空言哉！莊、老之於道，申、韓、管、晏之於事功，皆心之所契，身之所履，無絲粟之疑，而其爲言也，如倒囊出物，借書於手，而天下之至文在焉，其實勝也。

唐時升《答雷何思吉士書》 蓋文章爲經世大業，大而三才，小而庶物，無所不載。中古以前，吾不能知，若伊、呂之治國，賈、晁之論事，孫、吳之言兵，苟其闕如，皆不可以稱作者。若夫書、疏、傳、誌、碑、記之類，皆與世酬酢人事不可已者，方杼柚于懷，豈不尋其條理于茫昧之表，索其端緒于棼亂之中。及其得之于心，而出之于手，則見者以爲固然，但人不能知而我能言之耳。

葉向高《黃離草序》 當代以作者鳴，可指數也。弘正之世，首推李、何，彼用創爲功，與其詩顯耳，文則胡稱焉。七子代興，遞相引重，其人往矣，遺言可徵？【略】吾以爲文章者，神明之所寓也，萬有之所肖也，名物事變之所綜也，忠臣、孝子、奇人、高士，微情奧衷之所托也。吾意有所欲言而窘于舌，舌有所欲言而窘于手，慘縱伸縮不能自主，則吾方寸中且壅閼未暢，安能使千百歲後誦其文如目睹其事？

孫愼行《原文》 今夫文生于變，變生于有所不盡，故造化不盡，而人發之。古所不盡，而後之人發之，聖賢所不盡而發之，奇人偉士文人又不盡，而田夫野老發之，斯變之至也。曩令造化而果足盡也，即造化之文章或幾乎窮。文之在人也，曰修意，曰修辭。其在修辭者必絀意，文固不以意盡也。即修意則亦必絀辭，不然則文亦以辭而盡也。即辭意合矣，而俶詭正平茁軋

清夷韜黯漫衍遞相絀無已，又其甚也。高者下，卑者昂，清者溷，洿者揚，即絀而無當，未始盡也。夫佳不盡，而後見文也不盡。故鼓舞無端而變愈以煩。且吾一心耳，而昔之所是今或非之，昔之所非今或是之。其將謂昔盡乎？今盡乎？即吾觀之往時嗛然不盡者，豈果彼之未工，此之已得乎？倘令還而觀之，彼未嘗不自爲盡也，是我之觀又益之不盡者乎。夫卵之毛，雞之三足，世無有也，海外九州不得而觀也，車之入穴不可以致思也，然而人心皆及之者，變固不盡也。獨文異哉！莊周云：「天籟之鳴，吹而不息。」此亦一無窮，彼亦一無窮。蓋士衡不能賦其原，昭明不能闢其藩，希元不能正其末矣。吾獨怪世之持一察迷大觀也。其一察也，而文且病，雖然惟一察也，而各私智能不相爲下矻矻焉，窮敝日力，逞流極支，而文乃相靡相衍于無窮。況大觀者，其變之不可盡，更如何？吾于是有覺焉。

陳懿典《尊師焦澹園先生文集序》 傳曰：「通天地人曰儒。」而世乃分析言之曰：「有道德之儒，有功業之儒，有文學之儒。」夫通則合三才，寧有偏致之用，獨勝之場哉？自三立分途，文士以文爲經國大業，而學道者嗤以爲雕蟲小技。談道講學，皆習爲拙傖語，而詞賦文章之士，侈然以絺章琢句，擅爲登壇之主盟，後世競效爲之。衣冠形似，神情不傳，無論學失其宗，而文章詞賦亦失其眞久矣。夫豈有不知學而能文者乎？又豈有通天人而文不足傳者乎？周公孔子、彖繫易卦，出入鬼神，條析周禮，刪述詩書，麗若日星，何嘗不極文之妙用？又何嘗以德業爲大而遂廢文章？特未嘗如後世之沾沾摹倣以求工耳。而當時如史佚、丘明，亦有能窺其藩者乎？自漢至宋，稱文者自爲文，言學者自爲學，獨韓、歐、曾、王、蘇氏諸君子，知本之《六經》以爲文，有志於聖人之學而不肯爲徒文之士，庶幾足傳，而學猶未能知性，是以猶未免於文人之名。

文翔鳳《儀部張先生文集序》 文章殆兼禮樂之用，國運之權衡與？典謨叶於禮，風雅叶於樂。周公兼六代而制作，孔父衷六藝而刪定。肄孔業論文有前輩典雅之目，匪典匪雅，焉尙詩書？昔人觀韓陵片石，即知梁魏終遊於江東，歌南風一闋，即知荆楚不競於上都。文章之道，亦復如是。一代之國運大且遠，其元氣必發靈于哲匠之輩，以吐其光爛而表相堂皇。元氣有混淪、豐厚、疏達、龐雜之異，則文亦唯肖。如漢孫周，東漢孫西，唐孫漢，宋孫唐，而靡極於隋，淫極於元。六朝何其駢複，五代何其寥落也！其體不喻，辭命、序事、議論、詠歌，而總出之以元氣。故之三代則混淪，之兩漢則豐厚，之唐宋則疏達，其他則龐雜而元氣放絕矣。迂子陋人毀爲雕蟲，靡關治體性情，華札劃之使二，至不可莊讀，知道者以爲大詬。明興百六十年而古道始矯超，自李獻吉氏其辭命序事方漢，歌詠方唐，惟議論差不逮元，氣則豐厚，而疏達矣。使有知道者，不懈而造經之典雅，繩詞人之濫觴，振理學之弱嶺，孔樂殆復作。雖知聖之事未竟條理，然嗣者尙不失爲漢唐。

黃道周《小草自序》 仁義之教衰，則文行之途塞；文行之途塞，則聖賢之言無以命的于天下。古之君子，本仁于身，修義以及人，然後布爲文辭。其高者繫于精微，其堅者以藥石天下，其平易通曉使治忽善敗，循之共白也。【略】故白者，以白其道，章其志；未之白者，以探其繫，深其義。故學問之道不廢也。今之君子，爲利以考文，爲文以飾行，苟取習俗以誣聖賢，以愚黔首，以誑天子。其稍有意義者，選妙徵雋，自命而已。其平易通曉，則里巷之所周譬，揆于古今治忽善敗，則蒙然未視。見之而喜，去之不思，自是而學問之道可廢也。

陳弘緒《博依堂文集序》 文章不能與時代高下，而文之至者，要非時代之所能限。匪獨不能限之已也！戰國無司馬子長，東漢無韓退之，晉、魏無蘇子瞻，蓋又有後起而凌跨乎前哲者焉。王元美曰：「子長不絕也，其書絕矣。千古而有子長也，亦不能更有《史記》。」元美之意，徒慨嘆于西京以還，封建、宮殿、官師、郡邑，其名不雅馴，而又以史記之書薈蕞《尙書》、《毛詩》、《左氏》、《國策》、韓非、呂不韋，乃能獨絕。元美之言似也，然遂謂有子長亦不能更有《史記》，則誤矣。夫古今作者，要皆各有獨至之處，以傳於無窮，固不在于區區名物象數，詞章字句之間。退之、子瞻之同乎子長，而子長不能挾之以自異者，恆在此不在彼。且以元美之言論之，封建、宮殿、官師、郡邑，當其時狎聞之則常，易世而或更其號焉，未見其陋於曩昔。是故今之交泰、仁智，猶古之未央、儲元也；今之順天、河間，猶古之京兆、扶風也。至于史家之體勢，不能不臚列前人之載籍。然灌夫、竇嬰、《游俠》、《貨殖》諸傳，未嘗有《尙書》、《毛詩》、《左氏》之採錄也。今其傳又豈出於五帝紀，齊魯世家之下哉？夫世患無子長，設有子長出焉，一切名物象數俱可以鞭驅而點染之，雖猥鄙如使酒罵坐之事，與夫市肆簿帳之料，俱可以錯綜縱橫，而成風行水上之文。有子長何憂無《史記》之書哉！夫退之、子瞻不屑

以沿襲見長，故其能爲子長也者，廼其不爲子長者也。元美非勦拾櫛比，或遂不能操觚，乃以勦拾櫛比而求子長，子長之亡久矣。無怪乎輕後世而崇往古，囿于時代而卒不悟也與！

章世純《半舫齋稿序》 治古之世，道德一，風俗同。其人自朝廷邦國，守土食采，師臣素王，與夫山林巖穴、農夫婦孺，其人無不學，而其學無不本于道。于是乎，文行于其間。【略】其學既本于道，而其才又足以見乎其詞，雖無意于爲文，而其高深典麗，終非後世能言之士之所能及。士生其間者，雖或其才未必能見乎其詞，而以其有得于道，則亦有以知本末內外之分，而不惑于偏曲駁雜之說，則先王之教有以使之然也。

羅萬藻《胡克岐兄弟制藝序》 文之爲道也，有天有人。天與人未嘗不並具於人之身。然當其爲文字之時，一脫腕便已各形其所勝，勝成於心而嗜好鍾焉。有終老不能移其力以相爲者矣，學者或以此爲病，而予獨不謂然。夫克以其天至者，人固於是乎至，克以其人至者，天亦於是乎至也。

劉鴻訓《原文》 夫文，天之經，地之緯，人道之錯綜，則亦肖其章於天，麗於地，交錯於倫物者而止。故善爲文者，曰明理，曰比事，曰達衷。爲文不同，總之，因其鉅而鉅之，因其細而細之，與情俱開，與意俱盡，而毫無驅駕浮游詰曲之意以奸乎其間，夫然後不可已不可強之妙，庶幾左右逢之耳。

萬時華《遯齋近稿序》 自秦漢以來，世所謂文人，皆處于不足之分，未有恢然而自有餘者也。夫今古文章與天地之氣相爲盛衰，世既中古，能爲不足，不能爲有餘。氣日淫日薄，文人代變，化于其際而不自知元會之數，固然。然總計數百年間，亦必有一人焉，擅其有餘以示于世，此天地之氣不盡，而文章之道所以不衰爾。

卓發之《天柱集序》 天下山川厓谷，鳥獸蟲魚，草木之花實，日月列星，風雨水火，莫不具有至文。而文人之文，往往令醒者欲卧，懽者輒煩，悶而不懌。使其原本山川，極命草木，比物屬辭，而天下自有之至文。遂不知渙然從何以去，則以理事爲礙，而性情不眞故也。然則世之模擬竄竊，取青媲白，肥皮厚肉，柔筋脆骨，以爲辭者，其不得比于樵歌牧唱也，而瑯琊歷下，主世代升降之說，視古修詞以爲雄長。【略】夫惟有至性者，然後有至文。屈子之忠被謗，信見疑也；司馬之觸主上喜怒，交游莫救視也；漆園之游戲汙瀆，洸洋自恣也。之三者，天下之眞悲喜也。

茅元儀《傅遠度四部文序》 天地之間皆文章也，陽則爲朝庭，爲軍陳，爲人倫，爲山，爲川，爲風，爲雲，爲日。陰則爲佛，爲仙，爲鬼，爲神，爲穴，爲壑，爲雨，爲雪，爲星，爲辰，亦唯人之所取而已。取其近于陽者，則高冠大帶矣，小之則舞女豪賓，皆治世之文也。近于陰者，則古筇野雇矣，小之則幽花奇草，皆弄世之文也。《六經》俱治世之文，《詩》亡而《騷》作，漸近於陰陽之變化，自質而縟，自簡而繁，自勁而和，而其弊也，氣日漓，骨日摧，神日弊。於是陰者有以勝之，如月之勝夕陽，星之勝瞑色也。陰之變化，色愈剝則愈新，思愈入則愈幻，調愈轉則愈聳，而其弊也，奇爲詭，曠爲放，高爲怪。而陰之窮復思陽，如夜之思旦，翳之思暘，不啻飢食而渴飲也，而世遂目陰爲癖爲徑。夫夏不以冬爲癖，晝不以夜爲徑，奈何文而徑癖之？但當論其所至耳。至不及而欲借陰以飾陽之陋，如惡貌，惡而避于奧也，其可得乎？

范鳳翼《拙存堂逸稿序》 夫人心之日月是文章，而元神之鼓吹是詩賦。文章亦有光之鼓吹，而詩賦亦有聲之日月也。故詩賦與文章固二而一者也。顧觀人以志，而諭志以詩，非惟山川草木不死之性情，天地聖賢不朽之精靈，皆于乎在。而諭志觀人，則德人之言純，鄙夫之言雜，高人之氣勁，儇子之氣漓，端人之華實，邪輩之華浮，偉人之詞博。凡流之辭淺，誠中形外，人焉廋哉！

陳仁錫《韓文序》 文本原本《六經》，《六經》原本德行。三代以下，知此者鮮矣。是以秦漢之文一變，而典、謨、訓、誥之體遂不可復。夫其氣非不昌，其格非不嚴，體裁非不勁也，以未聞乎聖人之道也。故曰韓文起八代之衰。雖然，公如遇濂溪之純，程伯子之粹，羅豫章、李延平之靜，必北面事之，以其術聞乎聖人之道也。

又《桑瓦編序》 文章之道，情性爲主。知塗巷之歌可風，不知可雅可頌，皆是物也。兩司馬才情一也，子長情至，長卿情侈，夫能使人主讀之凌虛，而文章之道不尊，難言哉。

郭朴《居敬堂集序》 文之爲道，菁華蔚麗，根于性靈者也；情理淵奧，由于學力者也。兩者皆得，其文必極。

郭正域《葉進卿文集叙》 夫文章家，亦才難耳。調可聲氣求也，格可字句鍊也，色可絲縷織也。若乃因物賦象，隨地班形，風雲雷雨，應筆而至。

出有入無，信心而成，大小方圓，青黃赤白，從口而說；冠冕珮玉，戈矛劍戟，隨照而寫。是才也，非人力也。蓋不佞上下數百載，文則西京，詩則大曆，非不代有其人，而才則未敢輕許。今已屬進卿矣。國初文字之才傷于調靡，浮于格萎，枯于色悴；近代文字之才，陋于調窮，遁于格同，膩于色濃。有才而善用之，時離時合，可喜可愕，無不有，無不妙，在進卿矣。夫道一而已矣，言之而文，行之而遠，寧有館閣自爲一道乎？古人文字，言其所有；今人文字，言其所無。古人言所欲言，言所能言；今人言所不欲言，言所不能言。即使莊叟、丘明，降而爲今祝誕諛墓之詞；太白、子美，勉而爲今獻諛無情之詩。吾知其不能工也，何有于神妙哉？文體日卑，道愈離矣。

陶望齡《徐文長三集序》 夫物相雜曰文。文也者，至變者也。古之爲文者，各極其才而盡其變，故人有一家之業，代有一代之製，其窪隆可手模而青黃可目辨。古不授今，今不蹈古，要以屢遷而日新，常用而不可敝。然微跡其緒系，書如草隸變矣，而篆籀之法具存其間，非深於書者莫能變也。

錢士升《吳文恪公文集序》 夫文之道大矣，其精以爲性命，其實際以爲天下國家。孔子尚辭達，而《文言》之論修詞也，本之立誠，達其誠也。誠乃仁，仁乃公，公乃合天下爲一已。故立言若無與德功，而匪德功則言無由立。舍德功而稱修詞，此餘食贅行，速朽之業爾。

李長祥《與董文友龔介眉書》 文人必有其心，論人之文必論其人之心，心之不正，發而爲文必不正。以不正之心爲不正之文，以不正之文爲古文，遠矣。【略】欲正天下之文，在正天下之文心。文心正則不敢苟作，不敢苟作，其作之也必正矣。正則當矣，是古之文矣。

黃汝亨《歇菴集序》 夫人具天地之心，虛而已，虛躍而爲靈，靈通而爲道，道演而爲經，經散而爲文，而詩賦、傳記、序述之篇溢矣。故文者道之器，而虛靈者才之籥也。文不明道，不發乎虛靈之源，即鐫金石爛雲霞，垂不朽之業，聲施後世，亦才子之文耳已。然而風氣所幟，擅才斯霸，波流所扇，偏理而王。故才矜其道者，秦漢之文也；理掩其才者，宋文也。

李應昇《萬貯山房近藝序》 文章之大母曰怒曰喜，二者而已。才人欽頤巨魄，意高調苦，乘文之險，潰文之毒，而鼓天下之動其氣，未有不怒者。以此爆聾發瞶，攘大科而稱絕席之雄不少。然使三年未鳴，六翮小挫，趾滅而月寒，神枯而香杳，形似有餘而風雅不足，且幡然自念其前覆矣，而懲輟藥之禍者，急以喜救之，切脈則筆有深姿，選詞則思有定檢，曲終奏雅，言外署情，不叛不孤，必隱必秀。譬之色喜者，其意平，其聲靜，而其溢而爲言也，自無洊雷之烈，薑桂之辛，李贊皇所謂文之爲物，靈□恍惚而來。蓋得之于喜者居多，而要其時，已無復有寫炤窮豆儀毫失牆之事，飲羽者往往望之于此，而百不失一也。故士以才爲命，以怒爲才，而以喜爲用，怒，用才之本。今之善用怒者或寡矣。

繆昌期《從野堂存稿》卷二《原文》 近世之稱文者，再變矣。其始以復古修辭爲宗，非西京、大曆不稱，合作見謂雄勝可喜。沿至于雷同抄襲，令人厭穢欲嘔。而一二輕敏之士，起而掊之，乃以信心信腕，不受束縛爲宗。然其學儉，其氣薄，其脈亂，究也失漢唐得宋元，失餖飣而得俚俗，而有識之士浸浸反唇矣。此皆知文之文，而不知文之所以文，故兩失之。夫文之所以文，此文之原也。乃世之原文者多矣，吾取兩家焉。顏之推曰：「文章者，原出《五經》。詔命策檄，生于《書》者也。序述議論，生于《易》者也。歌咏賦誦，生于《詩》者也。祭祀哀誄，生于《禮》者也。書奏箴銘，生于《春秋》者也。」此原夫文之所由也。柳宗元曰：「本之《書》以求其質，本之《詩》以求其恆，本之《禮》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斷，本之《易》以求其動。」此原夫作文者之所由也。雖然，自有宇宙便有文章，如必待六籍而後有，則虞、夏、商、周之上、結繩以前，六籍安在哉？是故謂六籍爲文之標準則是，爲文之本原則非。且不觀天之高地之下，日月星辰雲霞之爛然而麗天，山川草木飛走之樊然而附地者，孰非文章，孰非六籍之經緯乎？然謂聖人之經與天地相輝印則是，謂後人摹聖人而聖人摹天地則又非。蓋所謂化工之筆者，化工而已矣，必一一取肖于化工，豈化工也哉！故不如反而求吾心。《易》以道化，吾心之化也；《詩》以達意，吾心之意也；《書》以道事，吾心之事也；《禮》以節人，《樂》以發和，吾心之節、和也；《春秋》之道義，吾心之義也。後之作者，道化不必如《易》，達意不必如《詩》，道事不必如《書》，節人、發和不必如《禮》、《樂》，道義不必如《春秋》。而是數者可已乎？不可已乎？必不可已。而陰陽五行鬼神之變化，廟堂閭里、忠臣孝子、征夫怨婦之致思，明君良宰、勞臣任士之經營，朝會聘享、效祀天人之作述，理亂邪正之褒誅，筆舌得之心而應之手，能無聲乎？能無色乎？宮商能一之不調，玄黃能一

之不錯乎？下上千古內外六合能一之不該不備乎？無名無始、幽深微眇能一之弗窮弗極乎？由此言之，文生于必不可已。而蕭統所謂「踪其事而增華，變其本而加厲」者，亦迫于不可不增、不可不加云爾。是故周、秦、漢、魏、唐、宋以至于勝國之文，皆文也。即矯勝國以唐、宋，矯唐、宋以漢、魏、周、秦，與矯漢、魏、周、秦以唐、宋，矯唐、宋以勝國，其爲矯一也，總無與于吾心之文。若吾心之文，論其無也，不惟無周、秦以下而且無五帝、三王之書，無庖羲之畫；論其有也，不惟不能無唐、宋且不能無勝國，抑且不能無今日。蓋無以立體，故能制空中之繡而機杼日新。有以致用，故能傳不盡之薪而精光狎出。立言不朽，斯之謂也。若此者，不盡由于天，亦不盡由于人，蓋天與人半焉。才也，識也，天也，學也，養也，人也。然而學可力勉，才有奇授，惟識惟養，殆難言之。儻僅以今人之有，有前人之格套，是名蹈襲不名醞釀。以今日之無，無前人之典型，是名鄙倍不名自然，乃鄙倍之毒人也尤甚。夫必信心而出信腕，而運街談巷語以爲謨訓，俳劇謔優以當風謠，而曰文在茲乎，則孟子所謂「蔽淫邪遁」，亦可謂之不得已之鳴。

又卷三《邑劉侯康谷文序》 夫文之繁約、清濁、沉浮、高下之數與政通者也，政不與文通而心通焉，讀其文而見其心，見其心則知其政矣。夫人之有至心者，必有孤悁鬱積，煩然不獲己之思，故其取資也必約，其比物也必芳，其持己也必競。而文耻粉澤，政耻鋪張，此未可與俗學俗吏言也。

魏說《古文瀆編序》 修辭家曷嘗不以《六經》爲的哉。蓋道寓於文而後章，文固緯道之物也。《六經》皆文也，道也，而文體之盛衰，世道之窳隆繫焉。

王志堅《四六法海・凡例》 文章趨尚，大抵時運使然，質文損益，自相乘除，非必後人之勝於前人也。韓、柳不輕王、駱，歐、蘇不輕楊、劉，豈惟厚道，直是虛心。讀詩未有劉長卿一句「已呼阮籍爲老兵」，則皇甫氏已痛心而嫉之矣。或云文人相輕，余謂但恐未是文人耳。若是文人，見得古人眞處，方將低回翫味之不暇，況敢相輕乎？不佞生而少文，不敢闌入詞場，然于相輕之習，深覺其無味。

顧錫疇《周文歸序》 衡文家每云文以道爲盛衰，而時非所論。余謂文以道爲盛衰固然，而時亦不可不論。軒轅時昧昧耳，文字運未開；唐虞時噩噩耳，粤若啓運而未茂；夏之時野，商之時鬼，故夏書渾灝未詳，商詩明肅多厲；若秦，若漢，若魏晉，若唐宋，時漸下，文乃漸薄。上下其際，惟周郁郁稱最盛。夏商以前不得稱盛者，樸太勝，結嗇未華也；秦漢以後不得稱盛者，樸太漓，漸盡無餘也。

艾南英《與夏彝仲論文書》 至于以山水平遠，衢街坦直，爲文之極者。弟何嘗有此語。得毋見拙刻中有《平遠堂社序》，而舉其一說以相難乎？此因題發義，且爲近日作時文詭僻者論耳，非論古人也。然即就兄論究之，則山之巉險壁立，絕而度，棧而行，水之怒濤飛沫，此惟一氣爲萬物母者能之，蓋元氣磅礴，隨物賦形，東坡所謂非平淡也，絢爛之極也。此豈崇飾句字所能得，又況乎古？所謂辭者，非崇飾句字之所能盡乎！

姜寶《趙文肅公文集序》 有不世出之人，斯有不世出之文。不世出者世不常出，亦不常有之謂也。而人與文每相因，文出於心，心以神明乎人；人品之高下，文因之。觀乎文，因亦可以觀人焉。古稱孔子文之宗，老釋二氏其文亦並行天壤間，可傳而不可廢。予蓋嘗論之孔子之文，文之足以經世者也；老釋二氏之文，文之出世者也。道若不同，端亦若異矣。

王宗沐《吉陽先生文集序》 夫所謂文者，不外於道，所謂道者，不出於心。徒以其氣之所極爲才，而以其資之所近者爲體，不根於心則不合於道，即有合焉，亦不過一時悲懽感遇之適，而於千載之幽統密趣無所發明。是宜談道者之薄不爲也。

趙時春《明山姚先生文集序》 天有文，七政緯錯，煥其經矣；地有文，海嶽流峙，昭其靈矣；人有文，墳典方籍，蔚其英矣。然則孰爲之，天乎？地乎？不可渝也。文之經也，人則緯焉，縉紳先生修而葺之，因物變異隨在成形，以相天地，以詔來世，世以爲準，有所繼述而文流於無窮矣。

莫如忠《答呂侍郎沃州》 夫文以載道，其言出自拘學。若孔子則曰：「文以足志。」又曰：「辭達而已矣。」夫文者，言之辨而有理緒之謂也。《易》「觀乎天文，以察時變」，此理緒之辯乎經緯者也；「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此理緒之辯乎德業者也。彼各有當爾。如必求文于發揮性命之原，潤飾太平之烈，而後爲合軌，不已隘乎！故《六經》載道，亦即載事者也。諸史載事，亦即載道者也。百家技藝，各載其學術，純駁雖不同科，而槩以達辭足志云爾，則惡可廢也。【略】若但泥于載道，則自《六經》以來，文闕有間，而至宋儒訓詁之言出，其語性情心體特詳焉。若曰文在茲矣，即賈、董、韓愈氏之作僅以數語合道，而倖存其不屏棄者幾何？此其說之未暢者也。

又《古文原叙》 夫文行之列於世久矣，而行之不可以槩行也，是故君子存焉，當其語行則不言舉也，當其語文則不人廢也。何者？犄角之勢，兩存之則兩完，兩責之則兩缺，今無論行即文闕有間矣，談者往往師心懸解，評隲無倫，持載道之言，遙斷於千載之上。【略】故文之爲言也，有曰經緯天地也者，有曰威儀文辭也者，至文無文，別之經緯，今所談者文辭也。而經緯之察毋亦贅與？嘗讀梁昭明之選六朝，議者悼文之衰，幾淫於辭，何知載道？至宋大儒眞西山之編《正宗》，一洗六朝之舊是已，而不無矯枉之過，膠於理格，以隘作者之途，及其濫觴而輯古者蠭出。

郭汝霖《古文奇矩序》 郭子曰：言以宣志，言之斐然成章，文也。自書契興而文日盛，所以發揮造化、亟洩鬼神、旁通人物、闡道撰德者也。昔孔子曰辭達而已。文莫吾猶人，蓋少之，然善子產入陳之對，謂言之無文，行之弗遠，《春秋》之作，歎游夏莫贊一辭，孰謂文而可少哉？聖人要不欲學者溺心於是耳。今夫《六經》，天地聖人之心之所寓，不可以文論，即以文論何至也？《六經》而下，代有名家，體裁既殊，音調亦異，繽紛雜出，豈惟良工之難，而識者亦弗易矣。

李維楨《胡文部集序》 文者，言之精也，言不文，何足試哉？以文論人，余聞之王仲淹、劉彥和。仲淹曰：「鮑昭、江淹，狷人也，其文急以怨；吳均，孔珪，狂人也，其文怪以怒；顏延之，王儉、任昉，有君子之心焉，其文約以則。」彥和曰：「賈生俊發，故文潔而體清，長卿傲誕，故理侈而辭溢。」【略】由後觀前，人與文較若畫一，而況生同其時，操官人之權者，可不以文士爲之乎？

王時槐《穀似先生集序》 世恆以詩文爲希奇珍怪譎異非常之事，必探玄摹古、稱物引類、雕章琢句、疲精剔慮而後僅能之。故凡學爲詩文者，必顓顓焉忘寢食，摧腎腸，睥睨古人之近似，剽掠百家之棄餘，曼衍於荒忽謬悠，掩襲於艱澀險奧，自以爲工詩文矣。然其述作竟湮墜以不傳，何哉？彼其中誠未之有也。予嘗讀孔子所刪《三百篇》，往往出於閨房貞女巖壑幽人之手，而濯纓本孺子之吟，設科爲館人之語，乃皆附七篇以傳，至如方外之徒，南能不識一字，及吐詞爲偈，雖近俚俗而垂世不刊。彼固未嘗顓顓焉苦心握管爲也。顧能傳若是，何哉？彼其中誠有之也。蓋詩文者，言之寄而心之影也，心有所未至而強飭於言，以爲至人將即其言之似至者，而測其中之所未至，固昭昭乎？不可掩也。

駱文盛《率峰文稿序》 文也者，人之鑒也。夫文華於言者也而有本焉，維心之神矣乎！是故其神凝者其文敷以鬯；其神完者，其文宏以闡。古之善觀文者，因以概人之生平榮悴短脩，鮮勿驗者。故曰：文也者，人之鑒也。

孔天胤《重刻文章正宗序》 六籍所載皆聖人之道。道者，正宗之謂也。惟學者以道求之，則凡文章皆聖學。若止以文求之，則必支離乎道，將亡羊多歧，喪珠赤水，遂使神理微滅，聽聽焉日見虛華而悅之。夫虛華者，無宗之文也。凡物無宗，猶之乎不繫之舟與行潦之水，易爲飄蕩，故人悅之，無不飄蕩其心志者，直欲假之以要紆青紫耳。即茲意已不成章，尚奚復他文有耶？昔子貢以文章學聖人，而謂聖人者多聞人也，多知識人也。及見其與顏子而默之，則知聖人非多聞而無弗聞也，非多知識而無弗知識也，廼有宗焉。而舉物不能出之，於是乎反之而貫於一。故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是言可得而聞者，正不可得而聞者也。合一語也，是爲得聖人之宗，惟得其宗，則載籍之間皆性道，性道之外無文章矣。西山曰：「士之於學，所以窮理而致用也。」文雖學之一事，要亦不外乎此。

章衮《贈魏於田歸建寧序》 文者，言之華也。昔之君子，豈有意於華其言哉？養盛而道充，見明而象著，感深而情殷，鬱積磅礴欲遏而不可得，於是發之於文，以極其志之所蘊，天機流行，豐約有倫，雖變化無窮，而視其志莫或增餙焉。其或未也，則亦反而求之，明諸心，養諸氣，軌諸聖哲，擴而大之以盡其量，濬而潤之以全其神，優游饜飫以俟其天倪之自發而不以人爲撓之，茲豈但學爲文哉？所以學道也。道之造也日深，文之發也日盛，或道有未至，則文亦隨之。故觀文可以知人矣。

劉昌《中州名賢文表原序》 文之行世，不猶水之行地中乎？河洛淮濟，天下之水之盛者也，其行於地中，或數千里以至萬里而入於海，茫乎沛然，孰得而禦之，何哉？有源故也。賢者之於文亦然。仁義以爲本，禮樂以爲用，詩書以爲輔，騷史以爲飾，矩度以爲準，開闔以爲勢，鋪張以爲體，其言主乎立教，其志將以求合於聖人之言，故曰觀於海者難爲水，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爲言。夫言之非難，其將以求合於聖人者之難也。而賢者乃獨務其難，

卒使其言垂世而立教者，何哉？有本故也。惟修辭立誠，以益充仁義之本，斯言不戾於聖人，猶水之有源，則其出也必盛。此理之常，無足怪者。

汪循《上程詹事》 取《六經》、《四書》及諸子百家之文章，探肆討求合于一，功積力久，一旦豁然，若有所得，始知經書之外無文章。彼艱澀險怪之文，予昔所歆畏者，頓覺其非爾，何也？天之所以賦於人者，莫不各有當然之理，人得於天而循其所以當然之理而行之，如由路然。故聖人名之曰：道如君之仁、臣之敬、父之慈、子之孝、夫婦之別、長幼之序、朋友之信，是也。然道之隱微者難知，道之曲折者難行，道之權變者難定，道之廣大者難盡。聖人欲人人之盡體其道，至於徧天下，及後世，而復患其不能也，不得已而以躬行心得之餘者著之於言，于以推其隱微，通其曲折，酌其權變，約其廣大，俾一歸于中庸。而使愚夫愚婦咸能知能行焉，此文章之所由作也。

又《跋張石巖文集後》 文章末技耳，世之學者多攻習之，冒名以爲儒，儒固不能舍文以傳，而以文名儒，斯末矣。然則帝王之謨訓，聖賢之著作非邪？曰：此遵道養德見諸行事之餘者，載之簡册謂之文，非後世之所謂文者也。何以異哉？古人之爲文，無意乎文者也，後世之爲文，有意乎文者也，此文體世習日趨日下，屢變而爲一技，去古遠矣。

張琦《見素林先生文集序》 堯禹咨兪成，典謨出史官贊述之文，《中庸》、七篇爲子思、孟氏所作，非其當時方言謂語粗發而成章，遽若是乎其懿也。是故，言者文之形也，文者言之精也。自夫問辨淺則見古之深，習識陋則見古之粹，條理疏則見古之密，曰彼其時然而言然耳。高視尚古，伉俔下處，以爵之噪，終莫爲鳳之吟，逐流駛駛，姑辭酬物，於是乎望其復古，以圖不朽，難矣。

林右《全室文集序》 合衆人之耳，可謂至音乎？曰合衆人之耳是通天下之音也，非爲至音。合衆人之口可謂至味乎？曰合衆人之口是通天下之口也，非爲至味。豈合師曠之耳者爲至音，合易牙之口者爲至味乎？曰二子不過知有音之音，有味之味，而不知無音無味爲音味之至也。邵子曰：玄酒味方淡，大音聲正希。味味矣，而未嘗有味也，而爲萬物之祖；音音矣，而未嘗有音也，而爲萬音之母。雖師曠、易牙且不能知，況衆人乎？音味至於衆人所同知其爲音味也，末矣。古之爲文者亦然。縱橫上下，馳騁開合，使人鼓舞其中，如聽鄭衛之音，如享九鼎之味，曰非是不足爲文者。君子不謂之文也，惟不文於文而後至文者出焉，譬如繁音已去，衆味不存，一念之間，皆爲至音至味。世之人有弗及知之者矣。

又《靜學齋文集序》 文章之士，探造化之原，窮聖人之理，究古今人事之得失，推有于無，生無于有，世之顯者可使之沒，世之沉淪者可使之顯。馳騁所至，雖英雄不可得而議，鬼神不可得而知，浩浩乎與天地爭功能。蓋天地非聚夫至精至純之氣，不足以生斯人于世，雖欲不惜之而不可得也。生之也難，故惜之也甚，故生之于世也少，理數然也。今夫生數百萬于天下者，何損天地之氣？而天地之氣必因文人而洩，將欲不惜之可乎？世之能文章之士，不知天所甚惜之意，一處草莽則呼號于人；見夫豪官勢人，甘于奔走不暇，殊不思彼可尊，我可賤也？天何生彼之多，生我之少？則我尊于彼也久矣。雖在飢寒之間，猶爲可貴。而乃爲彼屈抑，何不自惜之甚哉？余觀古今文人，其不屈者鮮矣。雖韓文公之賢，猶不免此。吾未嘗不爲之太息也。

陳敬宗《大理少卿李公文集序》 文章以理爲主，自天地陰陽五行萬事萬物之理，與夫古今治亂興衰之迹，具載《六經》。根本乎《六經》，以發諸文章，斯爲不苟作矣。是故本之於《易》，以求義文姬孔之奧義；本之於《書》，以求虞夏商周之治道；本之於《詩》，俾知俗尚之美惡，治亂之得失焉；本之於《春秋》，俾知隆君抑臣、尊王賤霸與褒貶與奪之大法焉；本之於《禮》，俾知君臣父子尊卑長幼隆殺之節文焉。然後會之於一心，措之於述作，則其言謹嚴而不誕，其理篤實而不誇。大篇之舂容，短章之精潔，以之用於朝廷，則足以黼黻治道之盛；用之於宗廟，則足以歌咏盛德之形容；用之於鄉黨閭巷，則足以篤彝倫，厚風俗，感發善心，而禁革其淫邪者焉。

又《大司馬孫公文集序》 夫文章與政事相資，文非政事則無以善其實，政事非文則無以傳諸後。《五經》之文，道德政事之所寓，百世仰之，不可尚矣。下逮兩漢唐宋若賈、董、司馬遷、韓、柳、歐、蘇諸君子之作，皆當時致君澤民切實政事之言，足爲後世法則。

姚夔《劉文介公文集序》 古今文章家無慮數十百，求其有裨於道而不爲空言者，漢董仲舒、賈誼、司馬子長、唐韓退之、宋歐陽永叔數人而已。夫文章，載道之器，不深於道，而言文章是徒言也。惡在乎其爲文章哉？日月星辰，天之文章，以其能照臨也；山川草木，地之文章，以其能生養也；《六經》，聖人之文章，以其能明人倫資治道也。是爲文章之本原，道之至極

者也。若董，若賈，若司馬，若韓，若歐陽諸賢，其文章或以闡道鳴，或以衛道著，或因文以見道，或於道不相悖，咸能發天地之蘊奧，嚅囁聖經之膏腴，是乃文章之精華，所謂有裨於道而不爲空言者也。漢以下千有餘年，文章可稱道而遵信者，不過是數人，其他作者非無浩瀚博洽、崛奇古怪，而去道或遠，君子不之取焉。

彭時《劉忠愍公文集序》 自昔學聖賢之學者，先道德而後文辭也，蓋文辭藝也，道德實也。篤其實而藝者書之，必有以輔世明教，然後爲文之至，實不足而工于言，言雖工非至文也。彼無其實而強言者，以靡麗爲能，以艱澀怪僻爲古，務悅人之耳目，而無一言幾乎道，是不惟無補於世，且有害焉，奚足以爲文哉？以是觀之，其文傳不傳，槩可見矣。

桑悅《微庵稿序》 文者道之英，古人體道於身而宣之於文，非徒文也，然所謂文者，自動作威儀以至發之於功名事業皆是也。曰詞章也者，特文之一事耳，是故見其人不見其文可也，見其文不見其人不可也。如孔子之《六經》、孟子之七篇，皆世不我用，暮景廼成，故遊孔子之門者，不求孔子於《六經》，遊孟子之門者，不求孟子於七篇。孔孟既沒，《六經》七篇之傳，所以續其亡以施教也。苟讀孔孟之書而不潛心其爲人，不爲徒讀也耶？

呂坤《呻吟語摘》卷下《詞章》 《六經》之文，不相師也，而後世不敢軒輊。後之爲文者，吾惑矣。擬韓臨柳，效馬學班，代相祖述，竊其糟粕，謬矣！夫文以載道也，苟文足以明道，謂吾之文爲《六經》可也。何也？與《六經》不相叛也。否則發明申韓之學術，飾以《六經》之文法，有道君子以之覆瓿矣？

又 艱語深辭，險句怪字，文章之妖，而道之賊也。【略】路本平而山谿之，日月本時而雲霧之，無異理，有異言，無深情，有深語，是人不誠而是書不焚，有世教之責者之罪也。若曰其人學博而識深，意奧而語奇，然則孔孟之言，淺鄙甚矣。

陳與郊《刻八大家集序》 文有元理、元氣、元聲。故百昌遂而谷風應，然後知肖楮葉者不爲工；爽籟發而微波生，然後知□急湍者不爲諧；齊語協而書同文，然後知譯侏離者不爲正。故斲削之病于理也，豪暴之病于氣也，軋茁鉤棘之病于語也。非體也，是世儒之所以在下風，而八家之所黜而不道者也。

吳中行《四進士文稿序》 語云：「文章與世高下。」蓋言時運所移，有不可得而知者。又云：「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蓋言原本所繇，有不可強而能者，信然哉！

王文祿《文脈》卷一《文脈總論》 一元清明之氣畀於心，以時洩宣，名之曰文。文之脈蘊于冲穆之密，行於法象之昭，根心之靈，宰氣之機，先天無始，後天無終。譬山水焉，發源于崑崙也；譬星宿焉，稟耀于日也；譬榮衛焉，包絡於心也，是謂之脈，未嘗絕也。粵開闢而文顯，羲農黃帝，肇造文原；唐虞都俞，賡歌亮采，文之一大聚也，是謂文脈之泰。文王拘羑演《易·彖》，武王伐商告《武成》，箕子釋緜矢《範》《疇》，姬公返東詠《豳》《雅》，又文之一大聚也。周末孔子生，侯甸轍環，杏壇鐸振，雲從多士，雨化譽髦，修《六經》，著《魯論》，祖帝謨，立師極，又文之一大聚也。孟子繼出，崇純王之正，斥雜霸之偏，紹三聖之微，闡七篇之述，又文之一大聚也。由是渙漫無紀，九流七略之學興焉。陽翟巨賈，亦知文貴，致客衍《呂覽》之纂，文之一聚于私室也。荊楚小邦，且展文規，屈宋創騷些之摛，文之一聚於夷方也。荀卿執信不精，訓迪匪徒，李斯勸秦坑焚，文之大厄也，是謂文脈之否。壁藏塚瘞，腹記口傳，豈能盡焚哉？炎漢除挾書之律，增寫書之官，遣求書之輶，廣獻書之路。石渠、天祿、虎觀、蘭臺，群萃英儒，表章聖學。別有菟園之藪，淮南之儲，亦文之一大聚也。莽、卓喪亂，典籍淪消，曹氏父子，延鄴下七才，倡爲黃初體，亦文之一聚也。六朝浮豔，江左綺風逸于竹林，放于塵柄。竟陵之招納，昭明之選編，亦文之一聚也。王仲淹龍門聿啓，函丈彌盈，希聖續經，匡君陳策，又文之一聚也。唐興，太宗右文，房杜作輔，貞觀、開元，蔚然炳乎。韓退之友子厚，授籍湜，湜授之來無擇，無擇授之孫樵，又文之一聚也。五季革命，五星纏奎，文運重光焉。周、程、張、朱以窮理，歐、蘇、曾、王以達詞，金溪、橫浦以尊性，涑水、金華以攻史，冀方以探數，彰永康以諳兵勝，又文之一大聚也。胡元易世，宋學猶存，容城之高標，魯齋之弘任，草廬之該博，鐵崖之藻思，亦文之一聚也。惟我大明鼓舞神睿，赫濯聲靈，劉郁離、宋潛溪、王華川、劉簡迪，御閣門，侍內苑，同遊賡和，又文之一大聚也。接一元之文脈，指人心之文原，美矣，至矣。近若河津、白沙、一峯，有志而未遂；空同、大復、昌穀有言而未深，陽明、甘泉聚矣而未久，不若魯鄒、河汾、濂洛、關閩之聚也。夫文之聚不一也，隨時變焉，心一也。是故聖學息而變縱橫，縱橫變爲經術，經術變爲

名節，名節變爲清談，清談變爲詩賦，詩賦變爲學究，明經又變爲道學，故曰人心圓巧，審變爭名。若繪粧萬模，質本完素，豈曰某文道某文非道？夫脈以貫道，道原于心，迨心溺而氣漓，孔子傷之矣，惡鄉願，賤鄙夫，進狂狷也。夫狂狷澄清明之氣，能延文脈者也。鄉願習威容而滅質，鄙夫躭利欲而違忠，濁清明之氣斬文脈者也。噫，文初生也，猶人初生也，初則氣化，無生有也，既乃形化，有生有也，夫有生有也，偶見不生，曰：絕矣，曷知人也？使偶見文之散與焚也，曰文脈絕，可乎？觀心不亡則脈不亡，脈不亡則文脈不亡，再混沌而開闢，此脈不亡，此心不亡也。夫文也者，否泰循環，生命世才，爲宰爲輔，提酌文衡。又生爲閏餘，爲導引，護留文譜。是故《六經》文原也，子史集文支也。是以析理丕《六經》，騁奇淆諸子，紀事括諸史，摛辭贍諸集。昭明《文選》，文統也，恢張經子史也。選文不法《文選》，豈文乎？五季歷元，文運極否，我明出而夷攘夏整，泰交否休，儲積渟涵，篤生多士，是宜我明之文越宋駕唐，超秦軼漢，作配三代矣。皇陵碑文，體用六朝，氣雄兩漢，文華也實見，六朝後不足法也。夫六朝之文，風骨雖怯，組織甚勞，研覃心精，累積歲月，非若後代率意疾書，頃刻盈幅，皆俚語也。夫惟俚語爲文也，見文奇者譏曰：艱深綺靡之文；見文俗者誇曰：明體適用之文，無怪文日卑也。是以論文者，稱兩漢焉，不特近古，取士善也，射策獻賦，宜文之古也。唐詩賦失也淺，流爲輕薄之文；宋經義失也滯，流爲粗略之文；元加古賦，雖多博雅之士，奈尚夷疑夏，不能盡取大用之遺。待我明用也，若唐宋取士，爭效合式，幼習壯成，先入主也，匹漢得乎？今變復古，必選歷代之文定其格。夫《文選》尚矣，莫及焉。選諸史之文，不可也。簡短不華之文，刪去可也。劉氏《廣文選》，選子史之文，不可也；《續文選》未選，可也；遺隋文不可也，補隋文可也。《唐文粹》遺甚多也，《宋文鑑》取甚濫也，《元文類》識甚陋也，《皇明文衡》編甚泛也，《文鑑》不及紹興後之文，《文類》不及至正後之文，《文衡》多元遺儒之文，亦程氏未定之選也。況文運必積百年後興，今其時也，一倣《文選》之例增選之。自《六經》後，始曰《戰國先秦文選》，曰《三國文選》，曰《六朝文選》，曰《唐文選》，五代附之；曰《宋文選》，曰《元文選》，遼金附之；我朝曰《皇明文選》。噫，人文之成，須在位聖人欲請于朝聚文學之士成之，草莽細臣無由上達，如選矣，一代成歷代之美，文運之光乎！

又　文顯于目也，氣爲主；詩詠于口也，聲爲主。文必體勢之壯嚴，詩必音調之流轉，是故文以載道，詩以陶性情，道在中矣。

又卷三《文脈新論》　古之文也簡而質，明心也，誠也；今之文也繁而虛，昧心也，僞也。明心也，學至而言，言必據己；昧心也，好勝而言，言必欺人，匪心得也。試觀之草木華而後實，實結而後華零。文譬華，道譬實，使未華而望實，未實而去華，盭也。羲畫孔述非文哉？無文則道曷見也！是以因文見道，道成而文自忘。今未見道而先舍文，文非文，道非道，故曰：考實則無道，抽華則無文。

劉迪簡《答孟左司書》　余年二十餘，慕爲古文，即悟其人有古道，本能爲古文。所謂古文，狀其人平生所好之古道耳。及年愈大，益悟文乘氣而有也。是故紬繹心思，乘氣以綴文，而註之簡册之上，猶如人騎善行馬，援轡在手，盤辟往復于羊腸蟻封之間也。年少時，志不足以勝氣，爲氣所驅使，未免用壯，其勢突兀。後乃取舊所爲文視之，甚可羞赧。因又悟氣充滿一身，倘或縱其所之，如龍驤虎躍，能排軋萬物，必也持志內收，施銜勒爲探御，後歷都過闕，步驟中節，鏗鏘乎和鸞之聲，與乎曲水之側。于斯際也，發而形諸語言，則爲節制之文，仁義之學矣。然人生稟氣，其清明入高品者，最不易得。而文人御氣，無促數之患，周旋折旋中規矩者，又不易得。是故三代以後，漢唐宋之文人，稟氣秀出于藝文之科，御氣無前于天下之士者，如司馬子長，神情散逸，最喜明姦利；又善爲人寫生，諸生、王子、王妃、將軍、文吏，情態兼窺，求猥褻陰私，蘄不失其神類，言常人所不欲言者。班孟堅似懲司馬氏微傷蕩佚，乃本左氏，謹忍不放，庶幾冠佩長者氣象，而其創體，張布廣遠，如深山大澤，龍蛇生焉。韓退之稱物肖形，斤斤樽節，不妄許與，如霍大將軍出入禁闥，進退有尺寸，望之衣冠儼然，視瞻不凡，信其爲古之立言君子。歐陽永叔蔓延宛轉，蘭筋柳骨，如神于縫者，滅盡針線之跡，但覺織成一片。蘇子瞻用其天生旬然之材，置身九仞之高，下視城中煙火，雞犬啾啾，舉皆凡近，無足道者。此數君子稟氣間生，御氣合度，固已長鳴于百世矣。又不知未來天下百千萬年所生文士，其情狀設施，與前文人又何若也。夫氣，最善變者也。故萬有不齊，難得駕馭，凡文人御氣以作則者，可貴，乘氣以加人者，不足貴。古今稱文人無行，正謂乘氣以加人，號呼跳躑，有狂蕩之態也。若夫調伏之氣，始由一縷，馴致綢紼，屈曲縈連，

或爲東西，或爲南北，其爲人也，必然尊尚道德，樂于政事，虛己而下人，薰心而憂世。志常帥氣，百行其旋，則可修辭以立誠，垂文以作則，載道以傳後之人矣。此慕乎古之道者所爲文也。

劉春《見素先生文集序》 文章之論著，豈易易哉！世故有勤一世于佔畢間矣，然心無所操，氣不得其養，則其論著雖工，有謂之不識節義者。其于世教亦何所損益哉！然心之操，氣之養，亦非聲音笑貌可爲也。學之正，積之久，而後能眞知獨見中有所主。于是而行，了無留礙，譬如火燃泉達，不可禁御，其視世之窮通得喪，舉無足以動于中者。故其言之成文也，理到而辭自達，修于身而體無不立，發于政而用無不行。若此者，豈易易哉！

方鳳《南溟文集序》 昔人謂文章與身窮達。達而在上，則頌揚流布；窮而在下，雖善必塞焉。此俗論也。孔孟厄陳蔡，不遇于齊梁，而其文萬世不泯。下至班、馬、韓、柳、歐、蘇未達時，咸以文顯。文之窮達果係于身乎哉！

黃淳耀《金懷節時義序》 蓋文者，質之餘也。子孫之文，祖父之質之餘也。祖父以文教，文勝則質漓矣。夫子孫之質日漓，則子孫將不能有其文。是故韓愈之文，比於荀、揚，而其子有不識字之誚；李、杜之詩上規風、雅，而宗武、伯禽無聞焉，文勝故也。夫惟祖父以質教，而子孫以文應，則質有其文；質有其文，則文之行於世也益遠。

又《陶菴自監錄三》 文章小道耳，然以氣爲主，氣弱者雖爲之不至也。試看古人擺落萬物，高蹈獨往，文章安得不妙。張文潛曰：「學文之端，急於明理，如知文而不務理，求文之工，世未之有也。」夫決水於江河淮海也，順道而行，滔滔汩汩，日夜不止，衝砥柱，絕呂梁，放於江湖，而納之海，其舒爲淪漣，鼓爲波濤，激之爲風飈，怒之爲雷霆，蛟龍魚鼈，噴薄出沒，是水之奇變也。水之初豈若是哉？順道而決之，因其所遇而變生焉。溝瀆東決而西竭，下滿而上虛，日夜激之，欲見其奇，彼其所至者，蛙蛭之玩耳。江河淮海之水，理達之文也，不求奇而奇至矣。激溝瀆而求水之奇，此無見於理，而欲以言語句讀爲奇，反覆咀嚼，卒亦無有，此最文之陋也。

又 韓子曰：「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皆宜。」言氣得所養，則律度自我出，文斯妙矣。柳子亦曰：「文以氣爲主。」

又 文字從肺腑中流出，自然峻拔不羣。

薛應旂《龍湖先生文集序》 夫道以文而顯，亦以文而晦；文以人而傳，亦以人而泯。古今之爲文者多矣，上下千百年間號稱名家者亦無慮數十輩，而其遂傳而不泯者，非其人品卓越，必其言幾于道者也。然而譏評指摘者，亦既有所無免矣。其諸于道無所發明，人不足爲世輕重，鉛槧甫釋而影響罔聞，竭一生之力而曾不足以與春花朝露比榮者，又豈可以一二數哉！

又《霞洲文集序》 今之論文者，動謂先秦兩漢，又謂韓、柳、歐、蘇、王、曾七大家。嗚呼，是則然矣。夫使爲文者于理道有所發明，于世教有所裨益，而文又如其所尚，文不足尚哉！惟其無當于理道，無關于世教，而徒剽竊，口耳假借，形似影響，而曰吾秦漢矣，吾秦漢矣。七大家以下勿論也，群稱共和，豈不足以炫飾觀聽哉！然不過叔敖之優孟耳，君子不謂之文也。

尹襄《尹汝文字序》 天下之文皆自然，而其顯者莫若天。《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蓋天以陰陽之氣，經緯交錯，而自有不可掩者，非有期於文也。古之君子知此，故不刻意於爲文，而務深造之以道，道充而文自至，法乎天也。古今論文者衆矣，獨韓愈氏之言曰：「養其根而俟其實，加其膏而希其光。仁義之人，其言藹如。」此天下名言也。

朱荃宰《文通》卷一《明道》 宋景濂曰：人文之顯，始於何時？實肇於庖犧之世。庖犧仰觀俯察，畫奇偶以象陰陽，變而通之，生生不窮，遂成天地自然之文。非惟至道含括無遺，而其制器尚象，亦非文不能成。如垂衣裳而治取諸《乾》、《坤》；上棟下宇而取諸《大壯》；書契之造而取諸《夬》；舟楫牛馬之利而取諸《渙》、《隨》；杵臼棺槨之制而取諸《小過》、《大過》；重門擊柝以取諸《豫》；弧矢之用以取諸《睽》，何莫非粲然之文。自是推而行之，天衷民彝之叙，禮樂刑政之施，師旅征伐之法，井牧州里之辨，華夷內外之別，復皆則而象之。故凡有關民用及一切彌綸範圍之具，悉囿乎文。非文之外別有其他也。然而事爲既著，無以紀載之則不能以行遠，始託諸辭翰以昭其文。略舉一二言之：禹敷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既成功矣，然後筆之爲《禹貢》之文；周制聘覲燕享餽食昏喪諸禮，其升降揖讓之節既行之矣，然後筆之爲《儀禮》之文；孔子居鄉黨，容色言動之閒從容中道，門人弟子既習見之矣，然後筆之爲《鄉黨》之文；其他格言大訓，亦莫不然，必有其實而後文隨之，初未嘗以徒言爲也。譬猶聆衆樂於洞庭之野，而後知音聲之抑揚，綴兆之舒疾也；習大射於矍相之圃，而後見觀者如堵牆，叙點之揚觶也。苟

踰度而臆決之，終不近也。昔者游、夏以文學名，謂觀其會通而酌其損益之宜而已，非專指乎辭翰之文也。嗚呼！吾之所謂文者，天生之、地載之、聖人宣之，本建則其末治，體著則其用彰。斯所謂乘陰陽之大化，正三綱而齊六紀者也；亘宇宙之始終，類萬物而周八極者也。嗚呼！非知經天緯地之文者，惡足以語此。其下篇曰：爲文必在養氣。氣與天地同，苟能充之，則可配叙三靈，管攝萬彙。不然，則一介之小夫爾。君子所以攻內不攻外，圖大不圖小也。力可以舉鼎，人之所難也，而烏獲能之，君子不貴之者，以其局乎小也。智可以搏虎，人之所難也，而馮婦能之，君子不貴之者，以其騖乎外也。氣得其養，無所不周，無所不及也。攬而爲之文，無所不參，無所不包也。九天之屬，其高不可窺，八柱之列，其厚不可測，吾文之量得之。規煥魄淵，運行不息，基地萬熒，躔次弗紊，吾文之歛得之。崑崙玄圃之崇清，層城九重之嚴邃，吾文之峻得之。南桂北瀚，東瀛西溟，杳渺而無際，涵負而不竭，魚龍生焉，波濤興焉，吾文之深得之。雷霆鼓舞之，風雲翕張之，雨露潤澤之，鬼神恍惚，曾莫窮其端倪，吾文之變化得之。上下之間，自色自形，羽而飛，足而奔，潛而泳，植而茂，若洪若纖，若高若卑，不可以數計，吾文之隨物賦形得之。嗚呼！斯文也，聖人得之，則傳之萬世爲經；賢者得之，則放諸四海而準。輔相天地而不過，昭明日月而不忒，調燮四時而無愆，此豈非文之至者乎？天道湮微，文氣日削，騖乎外而不攻其內，局其小而不圖其大，此無他，四瑕、八冥、九蠹有以累之也。何謂四瑕？雅鄭不分之謂荒，本末不比之謂斷，筋骸不束之謂緩，旨趣不超之謂凡，是四者賊文之形也。何謂八冥？訐者將以賊夫誠，擲者將以蝕夫圜，庸者將以溷夫奇，瘠者將以勝夫腴，粗者將以亂夫精，碎者將以害夫完，陋者將以革夫博，昧者將以損夫明，是八者傷文之膏髓也。何謂九蠹？滑其眞，散其神，糅其氛，狥其私，滅其知，麗其蔽，違其天，昧其幾，爽其貞，是九者，死文之心也。有一於此，則心受死，而文喪矣。春葩秋卉之爭麗也，鴟號林而蛩吟砌也，水湧蹄涔而火炫螢尾也，衣被土偶而不能視聽也，蟣蠓死生於甕盎不知四海之大、六合之廣也，斯皆不知養氣之故也。嗚呼！人能養氣，則情深而文明，氣盛而化神，當與天地同功也。與天地同功，而其智卒歸之一介小夫，不亦可悲哉！

又《本經》王子充曰：予嘗學文於豫章黃太史，三年而不得其要，佷佷焉食而不知其味，皇皇焉寢而不安其居，望望焉如有求而不獲也。太史公一日進生而訓之曰：「子之學文，有年于茲，志則勤矣。吾聞天地之間有至文焉。子豈嘗知之乎？夫雲漢昭回，日星宣朗，烟霞卷舒，風霆皷蕩者，天文之所以暢；山岳錯峙，江河流行，鳥獸蕃衍，草木榮茂者，地文之所以成。天地之文，不能以自私誕賦於人，人則受之。故聖賢者出，以及瓌人畯士相繼代作，莫不大肆於厥辭。蓋自孔氏以來茲道大闡，家脩人勵，致力於斯。其間鞫明究曛，疲弊歲月，剋精竭思，耗費簡札者，紛趨而競馳，孰不欲爭裂綺繡，牙攀日月，高視萬物之表，雄峙百代之下，卓然而有爲。然而躑躅而不進，骫骳而不振，思窮力蹙，吞志而沒者，往往而是。而登名文章之籙者，其實無幾。則所謂至文者，固夫人所罕知。是故文有大體，文有要理，執其理則可以折衷乎群言，據其體則可以剸裁乎衆製。然必用之以才，主之以氣，才以爲之先驅，氣以爲之內衛，推而致之，一本於道，無雜而無蔽。惟能有是，則統宗會元，出神入天。惟其意之所欲言，而言之靡不如其意，斯其爲文之至乎？凡吾之說，子豈嘗知之。苟知之，其試以語我。」生曰：「文之爲物，貴適時好，粲然相接，合喜投樂。有如正始不完，文氣遂偏，俗尚化遷，而排偶之習興焉。四屬六比，驥諧儷聯，抽黃對白，調朱施鉛。五采相宣，八音相便，握擒穠纖，嘻哢寒暄，豐腴醲酣，眩麗媚妍，珠璣溢緘，膾炙滿篇。凡慶函與賀牘，咸累幅而疊番。王公之門，下逮閭閻，彝儀縟典，往來交際，率奉之以周旋。又如大雅既遠，詩歌日變，《玉臺》、西崑其流也，漸支爲詞曲。爭嫩競艷，字分輕重，句協長短。浮聲切響，清濁和間，羽振宮潛，商流徵泛，笙簧觸手，錦繪迷盼，風月流連，鶯花凌亂，振妙韵於沉冥，托葩辭於清婉，性情因之而暢宣，光景因之而呈獻。好會暌離，歡忻悲歎，莫不假是以託情，固無間於貴賤也。若是者其爲文何如？」太史公曰：「古語變而四六，古聲變而詞曲，文之弊也甚矣！請置勿道，爲言其他。」生曰：「命鄉選士之法廢，而科舉乃興。以文取士，設爲範程。漢有射策，唐有明經，復有詩賦。逮宋日益增，經衍爲義，而三篇以明；賦本於律，而八韻以成。咸各專其科，各精其能。其義則意融指切，言粹辭達，枝語蔓引，叢論英發。剗聖秘而立辯，斡天機而生說。其賦則句鍊字戛，音覈韵軋，藻秀春擷，花艷晴掇，較妍醜於錙銖，品抑揚於毫髮。它若宏辭制舉，六科別設，文法靡不該，文格罔弗列。又必學稱博極，才號宏傑，乃能攻其業。凡

習於斯者，皆賈勇詞場，角雄藝闈。不厲兵而白戰，爭奪弧而先拔。若工若拙，三年是力；若勝若劣，一日而決。及其中文衡，入文彀，則遂圍棘聲徹，榜金名揭。上賢書於天府，承洪恩於帝闕。乃躋膴仕，乃展遐轍，若卿若相，鮮不由茲而出矣。上以此而求賢，士以此而致身，文之用世，信不可誣也歟！」太史公曰：「科舉之文，趨時好以取世資，特干祿營寵之具耳。學古之君子恥言之。」生曰：「文之古者，登諸金石，記誌頌銘，具有成式。或鍾鼎是勒，或琬琰是刻，或鐫於麗牲懸縴之碑，或鑱在封嶽磨厓之壁，莫不炫燿崇勳，烜焯茂德。載丕丕之嘉猷，紀赫赫之休績。然皆一筆之力，九鼎可扛，一字之價，千金是直。爾其宏奧之思，雅健之姿，瑰瑋之辭，擴摭馬、班，凌厲蔡、陳，蹂躪韓、柳。玉采金聲，焜焜煌煌，鍧鍧鏘鏘；袞章綉紋，炳炳焞焞，繽繽紜紜。詭然而蛟龍翔，蔚然而虎鳳昂，翕然而律呂張。正音諧韺韺，變態類雲霆，勁氣排甲兵。沈冥以之而開褒，幽閟以之而著宣，逖遠以之而綿延。然非儒林宗匠，藝營宿將，道德爲世之模楷，名位爲國之儀望，堂堂焉，章章焉，擅鴻筆，攬魁柄，稱文章之大家者，孰當仁而不讓？宜其媲美古昔，傳信今後，照四裔以無倫，垂千載而不朽。此其爲文也，不亦古乎？」太史公曰：「文至於是謂之古，宜也。雖然，其爲用殆不止是已。」生曰：「朝廷之上有巨文焉。典謨誓誥，制册令詔，藹爲王言，渙爲大號，而帝王之制作存焉。灝灝噩噩，渾渾洋洋，凌厲蓬孛，揮霍奮揚，或溫潤而精粹，或宏偉而秀雄，或嚴肅而簡重，或衍裕而深長。經緯天地，橐籥陰陽，黼黻萬化，轇轕三光。封職則氣含陰雨之潤，授官則義炳重離之明，勑戒則吐星漢之華，治戎則揚洊雷之轟，肆赦則垂滋於春露，明罰則示烈於秋霜。一字之褒，沛漏泉於下地；一言之感，被挾纊於黎蒸。朝出九重，暮行四方。如風動而草偃，如山鳴而谷應。奮迅乎宇外，旁薄乎域中，皷舞乎夷夏，陶鎔乎帝王。文章之用，蓋與造化而侔功矣。若是何如？」太史公曰：「《禮》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綸。』《詩》曰：『辭之輯矣，民之協矣；辭之繹矣，民之莫矣。』文之爲用，誠莫盛于此也。姑舍是，豈非復有可聞者乎？」生曰：「文之難者，莫難於史。故良史之才，古今或無。皇道帝德，王略霸圖，運祚興衰，治道隆汙，將相卿士，武烈文謨，賢智忠孝，兇慝奸諛，天文五行，地理河渠，禮樂兵刑，食貨賦租，選舉職官，冕服車輿，蠻夷戎狄，遐方異區，恍惚詭變，俗怪習殊。凡一代之本末，皆載乎史，故曰史者一代之成書。是故事以實之，辭以給之，法以立之，例以律之，作史之要必備乎此。然非其能足以通古今之體，明足以周萬事之理，智足以究難知之意，文足以發難顯之義者，曾烏足以稱良史。蓋自紀表志傳之制，馬遷創始，班固繼作。綱領昭昭，條理鑿鑿。三代而下，史才如二子者，可謂特起拔出，雋偉超卓。後之爲者，世仍代襲，率莫外乎其槩矣。論者以爲遷、固之書，其與善也隱而彰，其懲惡也直而寬，其賤夷也簡而明，其防僭也微而嚴。是皆合乎聖人之旨意，而非庸史之敢干。及乎范曄、陳壽之流，則遂肆意妄纂，曲筆濫箋。曖昧其本旨，而義駁以偏；破碎其大體，而辭謝以纖。況乎曄、壽之不若者，則又卑陋而無足觀矣。故史所以明乎治天下之道，而爲之者亦必天下之才，然後勝其任。茲其所爲難乎！」太史公曰：「噫！史之爲文，誠難乎其盡美矣；文而爲史，誠極天下之任矣。抑吾聞之文有二：有紀事之文，有載道之文。史者，紀事之文，於道則未也。」生曰：「聖人既沒，道術爲天下裂。諸子者出，設戶分門，立言以爲文。是故管夷吾氏以霸略爲文，鄧析氏以兩可辯說爲文，老聃氏以秉要執本、持謙處卑爲文，列禦寇氏以黃老清淨無爲爲文，墨翟氏以貴儉、兼愛、上賢、明鬼、非命、上同爲文，公孫龍氏以堅白名實爲文，莊周氏以通天地之統、叙萬物之性、達死生之變爲文，愼到氏以刑名之學爲文，申不害氏、韓非氏復流於深刻之文，尹文氏又合黃老刑名爲文，鬼谷氏以捭闔爲文，蘇代氏、張儀氏因肆爲縱橫之文，孫武氏、吳起氏以軍形兵勢、圖國料敵爲文，荀卿、揚雄氏則以明先聖之學爲文，淮南氏則以總統道德仁義，而蹈虛守靜，出入經道爲文。凡若此者，殆不可遽數也。雖其文人人殊，而於其道則未始不有明焉。譬猶水火相滅亦以相生，和敬相反亦以相承。《易》所謂『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途』者，言本於一揆而已。文以載道，其此之謂乎？」太史公曰：「諸子之文，皆以明夫道，固也。然而各引一端，各據一偏，未嘗揆夫道之大全。人奮其私智，家尚其私談，支離頗僻，馳騁鑿穿，道之大義益以乖，大體益以殘矣。此固學術之弊，而道之所以不傳也。」生曰：「聖人之文，厥有《六經》。《易》以顯陰陽，《詩》以道性情，《書》以紀政事之實，《春秋》以示賞罰之明，《禮》以謹節文之上下，《樂》以著氣運之虧盈。凡聖賢傳心之要，帝王經世之具。所以建天衷，奠民極，立天下之大本，成天下之大法者，皆於是乎有徵。斯蓋群聖之淵源，九流之權衡，百王之憲度，萬世之準繩。猶之天焉，則昭雲漢而

揭日星，布烟霞而皷風霆；猶之地焉，則山岳峙而江河行，鳥獸蕃而草木榮。故聖人者，參天地以爲文，而《六經》配天地以爲名。自書契以來，載籍以往，悉莫與之京。斯其爲文不亦可以爲載道之稱也乎？」太史公矍然而驚，喟然而嘆曰：「盡之矣，其蔑有加矣。此固載道之器而聖人之至文矣。嗟乎！世之學者無志乎文則已，苟有志乎文，舍此無以議爲矣。是故本之《詩》以求其恒，本之《易》以求其變，本之《書》以求其質，本之《春秋》以求其斷，本之《樂》以求其通，本之《禮》以求其辨。夫如是，則《六經》之文爲我之文，而吾之文一本於道矣。故曰：經者，載道之文，文之至者也。後聖復作，其蔑以加矣。」

又《文極》《罪知錄》曰：夫含靈結秀，唯在斯人。身所苞藏，心情理氣。及其心動情之，自鳴于口。口之所發，理氣偕形，如理直而氣英，則音調而辭美。旁尋物類，厥趣實同。故鳳鳴中乎宮商，梟聲噪於鬼蜮，絲清而響振，革濡而韻沉。是以聖后藹都兪之和，獷夫厲喑嗚之吼，何莫不由中也？然而生知者本備，學聚者宜力，所以云修辭立誠，尚體貴達，有其訓矣。文也者，非外身以爲之也。心動情之，理著氣達，宣齒頰而爲言，就行墨而成文。文卽言也，言卽文也。上古之人，言罔匪文，文匪餙言。由其理足而氣茂，故自然也。然而志趣所建，崇尚沉實；豪穎之宣，須求藻麗。譬之于木，必根直而柯樛，葉敷而花豔，豈徒枸株蘖而可以謂之木哉？有如乾坤，曷不卽名之曰健順？元首股肱，何不便呼之爲頭脚？或使歌曰「頭顱明哉」，「臂脚良哉」，則成言詞也乎？故知聲之成章，雖文質相須，語厥爲體，必摛文被質，所以謂之文，而不稱曰質，必然者也。文體既立，其狀自殊，則有齊停整截，句句平鋪者，如「欽明文思，允恭克讓，乾剛坤柔，比樂師憂」是也；有鬼巇險阻，廉稜峭刻者，如「不惕予一人」、「困於葛藟，於臲卼」、「則病者乎？噫」是也；有深沉緻密，韞匿寡重者，如「弔由靈朋，盍簪叙欽」是也；有紓遲宛約，風調窈窕者，如「吾將仕矣」、「我弔也與哉，專以禮許人，獨吾君也乎哉」是也；有方嚴凜冽氣厲色莊者，如「非吾徒也」、「老而不死是爲賊」、「狄滅衛」是也；有散野儻蕩，不粘甲乙者，如「不其或稽」、「雲土夢作乂」、「則豈不得以，其毋以嘗巧者乎」是也；有明白洞達，皦露腎腸者，如「以爾車來，以我賄遷」、「其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是也；有縈紆纏糺，反復鉤連者，如「女曰觀乎？士曰既且。且往觀乎」、「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是也；有鮮采華絢，豔麗妍媚者，如「日月星辰，山龍華蟲」、「宗彝藻火，粉米黼黻」、「蠡首蛾眉」、「笑倩粉盼」是也；有冷語慢詞，口此心彼者，如「女安則爲之」、「吾得已乎哉」、「吾死也」、「吾亡也」是也；有至簡者，如「龜」、「烝」、「柴嘗」、「立孫」、「今蠢」、「美而豔」是也；有至繁者，如「無乃使人疑夫不以情居瘠者乎哉」、「苟無禮義誠慤忠信之心以涖之」是也；有衍簡而繁者，如「自古在昔，先民有作」、「古者在昔，昔曰先民」、「疾大漸，惟幾，病日臻。既彌留」是也；有束博而約者，如「安驪姬」、「爾惟風，下民惟草」、「盾，夏日之日」、「衰，冬日之日」是也。此其大都也，曷嘗偏用枯瘠，盡削鉛黃，而以爲文之本體者哉！夫子之世，羣言膠轕，舊典混淆，子乃芟刈條緒，以成六籍。凡古今之文，鍵樞治教者，畢集于茲，而爲文之體要貌態，亦斯咸備。然非夫子之各創而騁奇也，皆先後君臣士庶婦稚之所爲，其製自殊而固具也。惟《春秋》人云聖筆，然而本史文也。時存其故，而筆削者多爾。亦固有之體也。《六經》而後，百氏遞興，雖其理有粹駁，而辭無別致，總厥大歸，無越乎宣父之六編者矣。時則三傳、莊、屈，稍樹乎籓牆，兩漢班、馬，亦自築蹊隧。從茲以降，百才踵生，千英坌起，雲蒸霧瀜，木蔚禽鳴。有此宇宙，安能瘖墨？遂至堆垛簡編，充咽棟桷，孰不學步九經，攀援三史？或馳譽莊雅，或蜚聲俊逸，或以奧澀鳴，或以纖豔著，其間蕪聲類句，恒居過半。卽如今人所病，魏晉之浸衰，陳隋之極靡，道其理氣，斯誠然矣。然皆按規而造輪，持矩以搆室，思逐景于羲娥，願迹塵于齊禹，誰非擬諸經籍者哉！所以爲是萎遲者，良由其理局氣猥，乃至音澌步蹟，非過文之罪也。猶之士未論崇卑，必五章以朝，玄端章甫，韡紳璧珮，藻火黼黻，斯以成士。猶之女無論妍醜，必衣裳以處，副笄六珈，耳瑩手帨，纓囊蒞蘭，斯以成女。惡有裸裎秉笏，鞠躬敷奏，而曰吾爲良臣；袒跣蓬垢，侍養定省，而云我乃淑女者乎？吾所以云文肇體極乎經而底乎唐，學文宜由唐以求至于經，誠自以爲不疑，而寧賈誚于衆夫也。奈何近士從唐而降，乃有異談，實錮衆懷，獨傷余臆。其議辯之詳，存諸後簡，此姑引前說而申之，以終狂斐。

又卷七《藝文》伏羲已降，文籍始備，逮於戰國，共書五車，傳之無窮，是曰不朽。班《漢》定其流別，編爲《藝文志》，論其妄載，亦同諸志。《續漢》已還，祖述不暇。夫前志已錄而後志仍書，何異以水濟水，誰能飲之者乎？

且《漢書》之志天文、藝文也，蓋欲廣列篇名，示存書體而已。文字既少，被閱易周，故雖乖節文，而未甚穢累。其流曰廣，騁其繁富，百倍前修。愚謂宜除此篇，必不能去，當變其體，唯取當時撰者可耳。「雖有絲麻，無棄管蒯」，如宋孝王《關東風俗傳》、《墳籍志》，庶免譏嫌矣。

又卷二八《文論》 顧況曰：《周語》之略曰：孝、敬、忠、信、仁、義、智、勇、教、惠、讓，皆文也。天有六氣，地有五行，此十一者，經緯天地，叶和神人，名之爲文，其實行也。文顧行，行顧文，文行相顧，謂之君子之文，爲龍爲光。上古云：「言之無文，行之不遠。」堯之爲君，「聰明文思。」「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文王之代，草木鳥獸皆樂。文王之沼曰「靈沼」，文王之臺曰「靈臺」。虞、芮不識文王，入文王里，所見耕者讓畔，行者讓路，班白不提挈，自相謂曰：「吾黨之小子，不可治於君子之庭。」詩人美之云：文王斷虞芮之訟。晉文與楚子戰而霸，謚曰「文公」。夫以伏羲之文造書契，黃帝之文垂衣裳，重華之文除四凶、舉八元，周公之文布法于象魏，夫子之文，木鐸狥路。此其所以理文也。伊尹之文放太甲，霍光之文廢昌邑，呂尚之文殺華士，穰苴之文斬莊賈，毛遂之文定楚從，藺相如之文奪趙璧，西門豹之文引漳水、沉女巫。建安、正始，洛下、鄴中，吟咏風月，此其所以亂文也。夫以文求士，十致八九。理亂由之，君臣則之。舜、堯、禹、湯有文，桀、紂、幽、厲無文；太顛、閎夭有文，飛廉、惡來無文。昔霍去病辭第曰：「匈奴未滅，無以家爲。」於國如此，不得謂之無文。范蔚宗著《後漢書》，其妻不勝珠翠，其母唯薪樵一廚，於家如此，不得謂之有文。且夫日月麗于天，草木麗於地，風雅亦麗于人，是故不可廢。廢文則廢天，莫可法也；廢天則廢地，莫可理也；廢地則廢人，莫可象也。郁郁乎文哉！法天，理地，象人者也。《周易》贊《乾》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贊《坤》曰：「至或（哉）坤元，萬物資生。」唯大者配乾，至者配坤，幽者賾鬼神，明者賾禮樂。不失於正，謂之文。

袁黃《游藝塾續文規》卷一《陽明王先生論文》 《答張元夫書》：夫文，非藝也。本之吾心而發之于言，不可僞爲也。故看書明白，則詞措而理顯；養得深厚，則興至而格立。神定者其力專，理精者其意徹。學也，而文在其中。故論文卽道也。執事之文，字字中肯綮，句句發妙義，然而終非本色語。蓋以時文爲時文，而不以我去爲時文。終日翻來覆去，只是幾句舊時文中說話，未嘗自闢一乾坤，自設一爐冶，雖竭精殫力，終不能出人頭地也。

又《荊川唐先生論文》 《答廖東雩》：文與道非二也。更願兄完養神明，以探其本源，浸淫《六經》之言，以博其旨趣，而後發之，則兄之文益加進矣。

又 《與馮午山》：必秀才作文，不論工拙，只要眞精神透露，如有眞精神，雖拙且滯，必是英俊奇偉之士。不然，雖其文燁然，斷非君子。公考試看文，不必論奇，論平，論穩，論淡，但默默窺其眞精神所向。如宜說理，宜用意，必是眞實學子；如無理無意，而但掇取浮華以眩主司之目，必是作僞小人。此是閱卷大關鍵。

又《昆湖瞿先生論文》 文者，心之聲也，故閱其文可以知其人。吾初未識荊川、方山之面，而但讀荊川之文，根據理路，正大明顯，則想見其人必樂道坦中，智在物先者也。讀方山之文，爽塏迅發，沉着痛快，則想見其人必高睨濶步，眼空一世者也。已而得接其人，各如其文焉。然荊川墨卷，和平雅澹，極有廟堂風度。而所刻《窗下》諸作，則不免有精思苦鍊之跡。方山墨卷亦佳，而其餘諸作，不免有發揚蹈厲之氣。今觀二公之文，各當以墨卷爲主。蓋我朝自三楊當國，所尚文體，皆平正渾融，謂之臺閣體。凡有斧鑿痕未化與怒張之氣未除，皆非入彀文字。

又《方山薛先生論文》 近來時文專脩詞藻，全無體認工夫，海內學者皆然，而浙江爲甚。作文全不傍理，亦不用意，惟收拾殘言剩字，裝點成章。如講仁，則曰惻隱之心，慈愛之理；講義，則曰直方之動，裁制之宜；講敬，則曰顒若之觀，威如之言；講德，則曰躬行之著，心得之微；講學，則曰遜志之篤，時敏之勤。諸如此數，不一而足，總之皆陳言腐語，可厭可憎，如貧家請客，借人器皿，竭力供辦，而進退粗俗，醜態盡見。又如倡優衍戲，登場歌舞，祇欲博人一笑，而悲懽離合，種種非眞。令主司觀之，不待拆卷尋名，而已知爲浙江惡套矣。今宜痛革此弊，全要發揮題意。玲瓏透徹，如水中之月，鏡中之花，佳境儼然在目，而無一毫色相可著。昔嚴滄浪謂禪家一味妙悟，詩家亦一味妙悟，盛唐之詩所以爲佳者，以其從悟處得來，如羚羊掛角，無迹可尋。舉業雖卑，亦須凝神定慮，用幾個月無滲漏工夫，使胸中豁然有省，然後從而作文，信手拈來，頭頭皆是矣。所謂既得本，莫愁末也。

又卷二《靜臺杜先生論文》 一認理：盈天地間皆道也。道之條理謂之

理，如山中之石璞皆有脉理可尋也。斯理也，統之爲太極，分之爲陰陽，播之爲五行，行之爲四時，生之爲百物，命之于人之謂性，性卽人之太極也。分而剛柔，剛柔卽人之陰陽也；播而爲仁、義、禮、智、信之五常，五常卽人之五行、四時也；生而爲百行，百行卽人之百物也。人性之條理，于是乎備矣。主之者心也，萌之者意也，形之者身也。身之親而近者，其家之人乎；其漸疎而漸遠者，國之人乎；其愈疎而愈遠者，天下之人乎。意心身家國天下謂之物，不露而自然明覺謂之知。斯理也，人皆有之也，非獨聖人有之也。惟聖人生知乎斯理無不致，而物無不格，故其于意也，不求誠而自誠于心也，不求正而自正于身也，不求脩而自脩。舉而措之家，則家無不齊；舉而措之國，則國無不治；舉而措之天下，則天下無不平。其在賢人，知乎物之有本末也，于是格物以致其知。故意必求誠，心必求正，身必求脩。推此于家，則求其齊焉；推此于國，則求其治焉；推此於天下，則求其平焉。蘊之爲德行，發之爲事業，堯、舜、禹、湯、文、武之爲明君者，此理也；皐、夔、稷、契、伊、傅、周、召之爲良相者，亦此理也；孔子之所以爲大聖者，此理也；顏、曾、思、孟之所以爲大賢者，亦此理也。如天之有日月星辰，煥然于上；如地之有山川草木，粲然于下，無非太極自然之文也，豈必著之《五經》、《四書》而後爲文哉？雖然，天下萬世之人，未必皆明良也，未必皆聖賢也。【略】是故古之明良聖賢者，吐辭而爲經，然後天下有《五經》之方；册而爲書，然後天下有《四書》。《五經》者，經此理也；《四書》者，書此理也。理不在辭，亦不在方册也。譬之天文圖，圖天之象而已矣，而天之日月星辰，不在此圖也。輿地圖，圖地之形而已矣，而地之山川草木，不在此圖也。不知天地者，求天地之理于圖，則天地之理愈遠而難明。不知人之理者，求明良聖賢之理于經書，則人之理愈茫然而不可解。今之爲文者將以發揮乎理也，不知其所謂理者果何在耶？其在古之明良聖賢耶？其在《五經》、《四書》耶？抑亦在我耶？爲文者不難乎發理，而難乎認理。理載于經書，非載于我也。理出于明良聖賢之口筆，非出于我也。如之何其認之也？曰體認之而已矣。何謂體認？曰設以身體處其時而親認識之也。如言誠意，則必反身而默識之曰，我之意如何，我將何以誠之也。此之謂體認正心之理也。如觀天之日月者，則必身察乎璣衡之器，而實見其遲速之象，斯其爲體認天文之理矣。如觀地之山川者，則必身立乎登臨之境，而實見其流峙之形，斯爲體認輿地之理矣。理之體認既眞，則其生雖生于千載之下，而其心如遊于明良聖賢一堂之上；其言雖載于《五經》、《四書》之中，而其理如在于吾身心目之間。雖未下筆爲文，以求其格局辭氣之善，然理定而格自定，理足而辭自足，理順而氣自順，不必苦思力索，而天下之至文于此乎出矣。否則，理之不認，認之不體，雖有作焉，終爲紙上之陳言，而無胸中之心得。猶閉戶披圖而未睹夫天地太極之妙者也，何以文爲？是故有斐君子，必以認理之爲貴。　二定宗：文之有宗也，猶民之有尊也。民有大君，猶文之有大家也。爲民而不尊大君，非民也；爲文而不宗大家，豈得謂之文哉！今海內舉業之文，吾不知其幾矣。脩之于燈窗者曰窗稿，拔之于小考者曰考卷，程式于主司者曰程文，中式于硃墨者曰墨卷，非無可宗也，然未必如大家之正宗也。海內牧民之長，吾不知其幾矣。邑有令，郡有守，藩臬有司官，撫察有臺臣，非無可尊也，然未必如大君之至尊也。是故民得其尊，則雖雜屬于守令司臺之百官，而不失爲一統；不得其尊，則雖兼屬于兩地之長，而不失爲偏安。文得其宗，則雖遍閱窗、考、程、墨、百家之文，而不害其爲純；不得其宗，則雖兼閱兩家之文，而不害其爲雜。今作文者，其有所宗耶？其無所宗耶？其所宗者果純然定于大家耶？抑亦不免紛然雜于百家耶？知爲民則知爲文矣，知民之所尊，則知文之所宗矣。是故有斐君子，必以定宗之爲貴。

又卷三《了凡袁先生論文》　王元美作文章九命：一曰貧困、二曰嫌忌、三曰玷缺、四曰偃蹇、五曰流竄、六曰刑辱、七曰夭折、八曰無終、九曰無後。後又作惡病爲十命，渠謂文人多窮，其質情誠有合者。貧老愁病，流竄滯留，人所謂不佳者也，然而入詩文則佳；富貴榮顯，人所謂佳者也，然而入詩文則不佳，是一合也。泄造化之秘，則眞宰默讎，擅人羣之譽，則衆心未厭，是二合也。而歷引古人以證之，余竊不敢謂然。夫善相馬者，得其神，牝牡驪黃可略也；善論文者，亦論其神而已矣。故文舒者其神必泰，文溫者其神必和，文清者其神必雋，文冠冕者其神必軒豁，文條達者其神必通暢，文蘊藉者其神必停蓄。若影之于形，脩短曲直，未有不似之者也。人之貧富、窮達、順逆、壽夭，皆神之所爲。故晨得美食，宵有佳夢，神告之也；凶禍將至，其事未發，先惕惕弗寧，亦神啟之也。今如所引古人，弗敢妄論。卽如近世桑民懌、唐伯虎、王稚欽輩，讀其文，或浮而躁，或肆而狂；其佳

者，或促如急管，或凄若繁絃，其神固飈。飈不附體矣，安得不窮？安得不缺？又安得不夭也哉？伊尹、周公，身爲先覺，位居冢宰，既壽且昌，福及萬國，文又安能窮之乎？雅頌之篇，推駢臻之福，咏萬年之壽，又何嘗不佳乎？吾願文章之士，廣其胸襟，平其意氣，勿騁其所有餘，而務養其所未至。一毫乖戾勿著于心，使詞氣所出，鏗然如金，溫然如玉，儼然如端人正士之立于朝端，此所謂臺閣之文也。經綸在抱，到處坦途，遇之或順或逆，如空中華，夢中境，勿論可也。

又《與于生論文書》 文有詞有理，而理爲之主。故理明則詞顯，理密則詞精，理當則詞確。理譬則主人也，詞譬則奴僕也，未有主人精明而奴僕不從令者。人惟不知窮理，而徒求工于詞句之間，故用盡苦心，終不能出人頭地耳。然窮理之學，不可全靠他人講貫，須深造而自得之。遇題目難處，不得放過，如孤軍遇敵，猝意向前；又如漢廷老吏，斷獄推勘到底。一處精，則其餘皆得其精矣。

又卷四《了凡袁先生論文》 文章小技也，然精神不聚則不工，識見不高則不工，理路不熟則不工，涵養不到則不工，有一毫俗事入其肺腑則不工。故習之者，必遠塵冗，屏嗜欲，綿綿焉束心一路，精神全注于文，而不復知其他。既而束心漸熟，妄念漸消，併文字之得失，亦不復置之胸中。如仲尼好學，憤心一發，寢食都忘，直須造三月忘味之境。其習之而未成也，如雞抱卵，如龍養珠，雖未脫化，亦足以收吾之放心。習之而既成也，如庖丁解牛，如大匠斲輪，不離技藝，而超然有心領神會之趣。以此習文章，亦以此養性命，又何間焉？性命文章，合而爲一。故人得其皮，我得其髓；人勞多而功遲，我薄施勞而厚取。【略】聚則精專，分則蕩漾，精專則深入，蕩漾則淺收。此必然之理也。

又卷七《洪陽張先生論文》 文所以發心之精蘊也。心不靜不文，心不純不文，心不達不文。

又《蓮岡季先生論文》 夫束合肢骸，肖像聲貌，果且爲我乎哉？曰我而未始爲我也。有天倪焉，而神注之，舍元氣，通萬靈，獨在肢骸聲貌之外，此謂我。夫綺麗豔說，藻飾辯雕，果且爲文乎哉？曰文而未始爲文也。有天倪焉，而神注之，舍元氣，通萬靈，獨在豔說辯雕之外，此謂文夫？文與我天倪同、神脉同也，故我爲文，天欲合而神欲凝。是以陶鈞文思，貴在虛靜。虛以攝境，靜以澄心，用志不分，乃凝于神，然後元氣混合而無端，萬靈員通而不隔，躍名理于眉睫，鎔今古于俄頃。意在筆先，情生景外，隨物授形，而物忘我，機緘在我，而我且亦自忘我。此謂我與文，以天合天，而器之以器，凝神也。

又《寓庸黃先生論文》 文期合道，而不期應世。其中養性靈，會神理，志一則氣動，膏沃而光燁。有天機行焉，然以語干枹鼓戰陳之士，謂迂濶而遠，名實不願聽也。二三友生過吾廬而叩者無已，姑撮三要以答之，倘亦有牛鼎之意乎？文之有氣，如人身之有血脉，壅則病矣。場中作文，于風簷寸晷中，而覽者如風之過樹，無暇論理，論意，論識，論格。譏厄塞斷絕，堆垛冗雜，便棄去矣。氣貴清，貴雄，貴達，貴溜，貴足，高文有高之氣，卑文有卑之氣。志分氣亂不蹶，則趨寂寞之氣，無于風雲，亦猶巢許不與人事。故曰戰以氣勝，即使一時虛驕，亦自有虛驕之氣。但心清學術端，則爲醇正之氣；躁心淺見，則爲浮邪之氣。其需于氣則一。自古及今，氣不一而戰勝者，未之嘗聞。蘇氏兄弟之文，橫絕一世者，以氣而已。曰行乎其所不得不行，止乎其所不得不止，是純氣之守也。氣以專聚，以激發。

又《太初董先生論文》 人，靈物也；文，靈氣也。造化舉一切種種之靈，授之人；人又舉一切種種之靈，授之文。倘非此中眞有一段千古不可磨滅之靈，而第借耳傭目拾瀋履遺，此夫陳人載腐肉朽骨以行，縱其時貴洛陽之紙，終不免覆成都之瓿耳。故夫千古而上之文，能開千古而下之樸；千古而下之文，能見千古而上之心。臭味生韻，若造化生成，不假雕刻，乃可以稱大業而托不朽。舉業即小技，然要以寫聖賢之神，通今昔之變，則非胸中別具一機竅，筆下別覓一生活，未易妙得其解。夫所云機竅、生活者，政千古不可磨滅之靈。而李文饒所謂自然靈氣，惚恍而來，或如千兵萬馬，風恬雨霽，寂然無聲；或如日月終古常見，光景常新者也。余獨喜唐應德言古來文章家，各自有本色，因悟舉業故耳。尼父有尼父本色，顏曾有顏曾本色，思孟有思孟本色。以至《易》奇而法，《詩》正而葩，《尚書》之奧衍，麟經之謹嚴，無不各自有本色。先輩爲文，非有他奇巧，政如其本色而止。而時輩則直吊詭抉奇，爲不可究詰之語，非不忱心駭目，然于本色離矣。故肖其本色，即臭腐皆神奇；離其本色，即神奇亦臭腐。

又卷八《武叔卿論文》 夫神何物也？如水中之鹽味，色裏之膠青，睹之

雖不見形，不可以無形而謂其非有也。卽以身喻，四肢九竅以形用矣，而皆恃神爲主宰。無神則耳目孰與視聽？手足孰與持行？形悉委形耳矣。故神之在文，雖無形也，而能形形。血脉得之而流貫，筋骨得之而聯屬，色澤得之而光潤。以至氣得之而運行，機得之而動盪，意得之而融洽，詞得之而暢達，皆是物也。文而無神，殆如枯槁之枝，幹雖存，生意已散；沉痼之人，眉目雖具，精氣不屬。卽燦如雲錦，皆厄詞贅語焉耳，何足貴乎？文者，心之精也，而神所爲也。神有清濁，則文有純雜；神有靜躁，則文有雅俗；神有昏明，則文有顯晦。有諸內必形諸外，若表影相符，未有或爽者也。故脩文之士，先務凝神。神完則精固，精固則氣充，氣充則志強。天下事無不可爲者，況區區文字乎？卽如庖丁解牛，輪扁斲輪，梓慶削鐻，痀瘻承蜩，彼皆一藝之微。然而凝神不二，用志不分，亦自有得心應手，天動神隨之妙。況文字原出于性靈，若凝神從事，而有不工，吾不信也。恒言文字之妙，如有神助，非神助之也，由自家神至，有莫知其所以然而然者。袁了凡云，神到之文，盎然而出，隨物鑄形。或緩若朱絃，而淡中有味；或急若發括，而至理躍如。按之則泰山，縱之則流水。步驟超脫，殆非人力。夫非人力，便如神所爲矣。凝神之道，不外乎收放心。心者，神之舍也。心定則神凝，心馳則神散，此一定之理。然人心出入無時，最爲易放。所以古人喻心曰猿，喻意曰馬，謂其奔走馳騖，拴縛控馭之難也。使不有物維繫之，則忽焉在此，忽焉在彼，忽焉歸方寸，忽焉踰千里。心既恍惚而不寧，神豈能凝然內含而不潰亂乎？吾輩要維此心，不必他求，只去讀書作文，便是收攝之方。譬如好弈棋者，終日與人對弈，心無他思，目無他瞬，甚至人事俱廢，寢食都忘，此雖無益小數，然專心致志，精神亦有不雜。若將此心專用之于讀書，豈復有他物可以分奪者乎？心有安頓，則神有歸宿，凝神之道，誠莫要于此矣。

又　文生于情者也，情暢則文佳，情鬱則文苦。若源之發流，清濁隨之。故操觚之家，凝神爲主，平情次之。夫情生于心性既動之後，無之而非是者。見之才，則曰才情；發之思，則曰情思；溢之趣，則曰情趣；布之景，則曰情景。是情之爲物，活潑周流，效力于文字者甚廣。情不平，文安得佳乎？然平情之道，不可絕物，絕物，則空粘而無據，情且索然矣。不可著物，著物則凝滯而不化，情且蕩然矣。必緣物以生情，不逐物以蕩情。卽喜怒哀樂，人所時有，豈能不動于念？但來時順應，過卽消釋，勿使少有蒂芥，以生乖戾，如此而情斯平矣。故蘇文忠公謂，君子可以寓意于物，而不可以留意于物。寓意于物，雖微物足以爲樂，雖尤物不足以爲病；留意于物，雖微物足以爲病，雖尤物不足以爲樂。此善于平情者也。

又　大抵情況不佳，須借物以陶之。或登臨山水，以寄其幽遐之趣；或吟美風月，以暢其曠達之懷；或周旋于魚鳥花木之間，以觸其活潑之思；或游衍于琴書圖畫之中，以適其豪邁之興；或假聲歌以鼓其機，或托壺觴以盪其氣。達觀君子，當自得之矣。

又　昔人謂文生于情，情生于文。夫文生于情，固矣；而情生于文，亦時有之。一言愜志，意興爲之超然；片語投機，手足爲之舞蹈。試驗文字做到得意處，眞有欣然欲罷而不能者，謂之情生于文，非乎？學者不可不知。

又　氣之出言，猶水之浮物。水大則物之大小畢浮，氣盛則言之長短皆宜。故作文主于養氣，深根固蒂之道也。然氣者，體之充也。欲藏，欲固，惟藏且固，則氣實而體充。天下事何重不可勝？何遠不可到？況文字乎！若氣餒而不充，則體弱而志隳，困頓顚踣，無所不至矣。試看朋輩中，委靡者其氣昏弱，浮華者其氣虛蕩，輕薄者其氣躁動，鹵莽者其氣粗豪。發洩若此，渙散若此，均之颺颺不附體矣，安望其聚精會神而工于文字乎？根不深則葉不茂，此必然之理也。

又　蘇子由云：「文者氣之所形，文不可以強而能，氣可以養而盛。」渠謂太史公行天下，周覽四海、名山大川，與燕趙間豪傑交遊，故其文疏蕩頗有奇氣。又自謂：「求天下奇聞壯觀，以知天地之廣。過秦漢之故都，恣觀終南嵩華之高；北顧黃河之奔流，慨然想見古之豪傑。至京師，仰觀天子宮闕之壯，與倉廩、府庫、城池、苑囿之高且大也，而後知天下之巨麗。見翰林歐陽公，聽其議論之宏辨，觀其容貌之秀偉，與其門人賢士大夫遊，而後知天下之文章聚乎此。」夫氣，體之充耳，何以借資于外哉？蓋吾輩胸中，原有盛大磅礴之氣，但束于耳目之未廣，局于聞見之未博，故跼蹐齷齪，氣遂因之以餒耳。若長遊遠睇，隨所見聞，收之以壯吾懷，其氣當自有超然者。今士子雖不能壯遊，亦須廣大其胸襟，恢廓其志意。卽如四時之代謝，風雷之變化，日月星辰之燦爛，山川草木之敷布，舉凡天地間形形色色，生生化化，無不可取之以爲吾助者。若能隨處觀覽，油然會悟于心目，則胸中亦自有觸發者矣。此養氣之一道也。

又　欲養本來眞氣，功又不從襲取。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夫浩然之氣，眞氣也。要養眞氣，還從集義來。氣之本體，原自盛大流行。惟有以沮之，而盛大者始屈，流行者始滯。試驗之吾身日用之間，念頭時時在天理上，行事件件在道理上，則反之于心，無所愧怍；語之于人，無所回護。其氣自然舒展，自然充盛，眞有千萬人必往者。若所行有一事不合于理，則人未及知而自反有疚，卽暗室屋漏之中，不勝慚悔；淸夜夢寐之間，不勝驚惕。心安得自慊？而氣又安得不餒乎？故養氣之道，必自立心行事始。此吾輩持身作事之實功，不但能工文字而已也。

又　作文先認理，然理無定在者也。在吾心有本然之理，在事物有當然之理。理或不然矣，而情又有不能不然者。情之所在，亦理也。情或不然矣，而勢又有不得不然者。勢之所在，亦理也。可見理無定在，認理非死法，凡遇題目到面前，須先揆以吾心之理，度以事物之理，而又通之以情，酌之以勢，然後盡理之變。所以古人務窮理。窮之云者，參伍錯綜，以盡其變之謂也。如孟子桃應一章，便是聖賢窮理之法。夫瞽瞍殺人，皐陶執之，此理之當然矣；然以子爲天子，而不庇其父，情豈能安乎？則舜之逃父而曲法，又情之所不能不然者也。皐陶執法而坐視罪人之竊逃，情之所不然矣；然舜既以父之故而棄天下，勢豈容復追乎？則皐陶之聽其逃而不問，亦勢之所不得不然者也。卽此一事，便見理是理，理窮而通之以情，情亦理；情窮而酌之以勢，勢亦理。由此而推天下事皆如此，窮理可無難矣。作文務造理。造者，卽而有所至爲之謂也。杜靜臺謂如觀天之日月者，則必身察乎璣衡之器，而實見其遲速之衆，斯爲體認天文之理。觀地之山川者，則必身立乎登臨之境，而實見其流峙之形，斯爲體認輿地之理。此所謂造也。夫天地間無往而非理，無往而非所當造者。乾坤有剛柔之理，陰陽有升降之理，鬼神有屈伸之理，男女有化生之理，日月星辰有運行之理，四時寒暑有推遷之理，山川有流峙之理，昆蟲草木有飛潛動植之理。以至世運有興衰之理，政治有得失之理，人事有善敗之理，而情有淑慝之理。大而父子、君臣、兄弟、夫婦、朋友，有親義序別之理；小而耳、目、口、體，有視聽言動之理；遠而家國天下，有齊治均平之理；近而身心意知，有誠正格致之理。諸如此類，皆天地間自然之理，亦吾心所自有之理。若能一一而研窮之，一一而深造之，斯在內無遺知，在外無遺理，措之于文，鮮有不合乎理者矣。

又　文字要有天然之致。夫風行水上，無心于文而文自生。試觀天地鼓鑄萬物，形形色色，莫不各極其巧，而造化者初非有心雕琢之。物各付物，而天下之巧莫加焉，此至文也。卽以詩喻，《詩》三百篇，大都出于里巷歌謠，不假雕琢而情景宛篤，義意切至。何等天然！後世按法度，較聲律，思索愈苦，推敲愈工，而情景愈遠，義意愈離。始知文字推敲非工，不推敲而工者，乃天下之極工者也；鏤刻非巧，不鏤刻而巧者，乃天下之極巧者也；藻繪非麗，不藻繪而麗者，乃天下之最麗者也。袁了凡云：「文字過而無過，行而無行，伏而忽起，斷而若絕。」蘇東坡云：「行乎其所不得不行，止乎其所不得不止。」文而至是，卽晴雲卷舒于空中，落花蕩漾于水面，不能喻其天然矣。荆川先生謂文字，非但做之爲高，而所不做亦爲高。大做之高，則工夫推琢之致也；而不做之高，則神化自然之致也。

又　五色錯綜乃成華采，經緯就緒乃成條理，此文章之所由名也。故文必有采。文之有采也，猶金之有成色，玉之有寶氣也。金無成色，與銅鐵奚殊？玉無寶氣，與瓦礫奚異？文無光彩，是亦銅鐵瓦礫之類也，何足貴乎？嗚呼，劒埋豐城，氣衝牛斗，文有精采，豈不射人！

又卷九《顧仲恭論文》　悖，曷言乎文？戒之以悖爲首也。曰文以釋經爲主，故當于經者，美之首也；悖於經者，惡之首也。當於經也甚難，而悖于經也甚易。此雖名家，有不免者，而何以責之人人也？曰此極論其致耳。若今所謂不悖，則傍理而說，據意而書，不必求暢于經之旨，而求達於吾之意。此一庸人能之耳。其有悖者，蓋由意昏于俗，思失于馳。操筆之際，手不應心，乃有斯弊。然細求之，卽如「昆湖尺地，莫非其有」文，世所傳誦。起云，天下有尺地之非其有，則其勢孤。夫人之有廣土者，猶得而抗之云云。天下止有此地此民，吾僅失尺地，人那得廣土？吾僅失一民，人那得衆民？雖曰不悖，吾不信也。

余孟麟《文章辨體序》　夫文以道其心之所欲言，曷爲而有體也。文之有體，夫卽樂之有倫乎？樂之爲音，起于簨桴土鼓，成于大章雲門，而疏于流商刻羽。究其指極，則曰無相奪倫。聲者，不得振；振者，不得聲。何其犂然辨耶？今夫道以麗事，言以因時，載在往籍，如畫卦叙疇亡論已。自朝廷矢謨，閭巷托詠，與夫勒之彝鼎，陳之諷諭，以極於儒生墨卿之所屬詞，而引類爲賦，爲序，爲贊，爲書，諸不可枚舉。總之，則出乎至情而發之，當

物皆文也。劉勰氏曰：「表章序記，則羽儀乎典雅；贊頌歌詩，則楷式於清麗。」豈所謂體固然耶？古之作者言人人殊，然選義按部，考辭就班，大都各率其體。是樂之聲者聲，振者振，晳乎不可紊，鑾乎不可廢也。晚近世操觚濡藻之士，非不羣然踵接，顧師心自用，斤斤不喜剿說而撾埴冥行，去先王仁義禮樂之道且詭而遠。非夫文辭多變，不識其體乎？奈何鼓宮以角應，叩角以宮應也。鮮不悖矣！

賀貽孫《答友人論文二》 爲文元本于樸誠，而後隨境所觸，隨筆所之，旁見側出，主客變換，恍惚離奇，鬼神莫測。譬如鏡中西施，身影皆麗，雪夜梅花，香色難分。以是爲文，則假乃即眞之謂，而非反眞之謂。

傅山《文訓》 文者，情之動也；情者，文之機也。文乃性情之華，情動中而發于外，是故情深而文精，氣盛而化神，才摯而氣盈。氣取盛而才見奇，文章未有高而不簡，簡而不摯者。

又《雜記》 「物相雜，故曰文。」只此六字，可盡文義。

錢謙益《李君實恬致堂集序》 文章者，天地英淑之氣，與人之靈心結習而成者也。與山水近，與市朝遠；與異石古木哀吟清唳近，與塵埃遠；與鍾鼎彝器法書名畫近，與時俗玩好遠。故風流儒雅、博物好古之士，文章往往殊邈於世，其結習使然也。

又《王元昭集序》 古今作者之異，我知之矣。古之作者，本性情，導志意，讕言長語，《客嘲》、《僅約》，無往而非文也；塗歌巷舂，春愁秋怨，無往而非詩也。今之作者則不然，矜蟲魚，拾香草，駢枝而儷葉，取青而妃白，以是爲陳羹像設斯已矣，而情與志不存焉。昔有學文于熊南沙者，南沙教以讀《水滸傳》。有學詩于李空同者，空同教以唱《瑣南枝》。二公于古學不知何如，而其言則可以教世。嗚呼！是可爲今人道哉？

徐世溥《答錢牧齋先生論古文書》 來教曰：龍門、昌黎安身立命在何處？竊觀古之作者，莫不期于自達其性情，而止要以廣讀書善養氣爲本，根極至性，源委《六經》，所以立命；貫穿百代，上下古今，縱橫事理，使物莫足礙之，所以安身也。子長之自叙，退之之《答李翊書》，其致可槩見矣。如必曰某處爲龍門所安身，是即非龍門；某處爲昌黎所立命，是即非昌黎矣。【略】若云諸家各有門庭，則各以其所熟爲其所出。竊嘗論之，韓出于《左》，柳出于《國》，永叔出于西漢，明允父子出于戰國，介甫出于注疏諸文，子固出于東漢諸書疏。當其合處，無一筆相似。故韓無一筆似《左》，歐無一筆似史遷，書家所謂書通即變。

朱鶴齡《傅家質言》 文必學秦、漢，詩必學漢、魏，猶言治而必欲復井田封建也。非秦、漢之文不可學，以學秦、漢者，究必歸於八家也。崆峒、圭峰學秦、漢者也，而所詣何如王濟之？弇州、于鱗亦學秦、漢者也，而所詣何如王道思、歸熙甫，此可以得其大都矣。近時海內羣推芝麓，芝麓之文長於論史，陶練古今，氣昌詞贍，惜其行太通，學太雜，交太濫，應太冗。芝麓亦嘗向余蹙頞言之。然而知古文之深者，未有如芝麓也。

黃宗羲《明文案序》上 凡情之主者，其文未有不至者也。則天地間街談巷語，邪許呻吟，無一非文，而游女田夫，波臣戍客，無一非文人也。

又《謝舉羽年譜游錄注序》 夫文章，天地之元氣也。元氣之在平時，昆侖旁薄，和聲順氣，發自廊廟而暢浹于幽遐，無所見奇。逮夫厄運危時，天地閉塞，元氣鼓蕩而出，擁勇鬱遏，忿憤激訐，而後至文生焉。

方以智《文章薪火》 《譚苑醍醐》曰，辭達而已矣，恐人溺于辭而忘躬行也。淺陋者借之《易傳》、《春秋》，孔子之特筆，其言玩之若近，尋之益遠，陳之若肆，研之益深。天下之至文也，豈止達而已哉！夫意有淺言之而不達，深言之而乃達者；詳言之而不達，略言之而乃達者；正言之而不達，旁言之而乃達者；俚言之而不達，雅言之而乃達者。故東周、西漢之文最古，而其能道人意中事最徹。今以淺陋爲達，是烏知達哉！夫脫于口謂之言，爻于文謂之辭。《書》曰：「政貴有恒，辭尚體要。」以言乎政令之辭也。《儀禮・聘記》曰：「辭多則史，少則不達，辭苟足以達，義之至也。」以言乎禮聘之辭也。《左傳》曰：「辭之不可以已也，如是非文辭不爲功，愼辭哉。」以言乎使命之辭也。《記》曰：「有其容，則文以君子之辭；遂其辭，則實以君子之德。」又曰：「情欲信，辭欲巧。」以言乎相接相示之文辭也。凡謂之辭，未有不貴達者，亦未有達而猶貴枝葉者也。夫子惡巧言，而曰辭欲巧，則知辭非言例也。《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聖人之情見乎辭，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韋編三絕，鐵鏑三折，漆書三滅，曰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彬彬者，辭達之謂也。繫終六辭，盡天下之情哉！《藝苑卮言》云：「吾嘗論孔荀以前作者，理苞塞不喻，假而達之辭。後之爲文者，辭不勝跳而匿諸理。《六經》，理而辭者也。兩漢，事而辭者也，錯以理

而已。自儒林、道學歧分，而經義、帖括爲剝啄之瓦，賢者捨經，而樓上駕樓，以講道高自標目。而不肖者滉漾自恣，莫可窮詰矣。鄧潛谷曰：「宋賢等文學于功利，於根本固篤，而苛求多拂物理，徒生其鷹擊颺去之心。」虛舟子曰：「尼父轍環，至老終以志事託之斯文，安萬世之火於竈，使之可羣，樂業而薰陶自化。聽上者之通神明，類萬物，次亦各食其力，各消其智。或依循，或達材，皆鼓舞不能自已。掃除者無乃暗倣別傳乎！曾知爲宋元王造閉解閉之滑疑哉！」虞叟曰：「正嘉以剿襲傳訛相師，而士以通經爲迂。萬季以繆妄無稽相夸，而士以讀書爲諱，至今俗學晦蒙，繆種膠結，胥天下爲鬼語而不知其所從來。噫！」灋草曰：「好學者理明事正，辭自然達，惟詖遁之辭不達，方且以不達詒人。」浮山之孤曰：「學必悟而後能變化，悟必藏於學而後能善用，同人達辭之道亦然。通其故則不爲所惑，不爲所惑，則善用之皆藥矣。學足識盡而用其才，行乎不得不行，止乎不得不止，秩叙變化，同時中節，知達之神者乎？不以辭害意，言近而指遠，吾無隱乎爾！造適不及笑，知達之本者乎？」

陸世儀《曹頌嘉漫園文稿序》 夫言以足志，文以足言。文者載道之器也，古之人道足于中，發于外而爲言，言之成章，故名之曰文。羲文之《易》，所以述天人，即後世性理諸書是也；虞夏商周之《書》，孔子之《春秋》，所以紀政事，即後世史傳諸書是也；商周之《雅》《頌》，十五國之《風詩》，所以言性情，即後世樂府詩歌之類是也。周公之《周禮》、《儀禮》，漢儒之《禮記》，所以載典禮，即後世八書十志之類是也。然而在古則謂之經，在今則概謂之詩與文，蓋有說焉。古人之詩文，先有道而後有言者也，可以爲萬世法，故謂之經；後人之詩文，則詩文而已矣，求一言之幾于道而不可得，即或有煌煌大言如韓之《原道》，歐之《本論》，亦庶幾乎聖人之徒矣，而程朱猶謂之倒學，蓋先有文而後有道。學爲文而規模乎前哲，求其不信乎道而冀其文之或傳也，乃後世之學爲韓歐八大家之文者，并其所謂倒學者而忘之，而日馳騖于體格、氣局、詞令、才情之末。夫所謂體格、氣局、詞令、才情者，如化工之于品物，天風之于水波，皆自然者也。若徒爲叔敖優孟，則剪彩爲花，壘石爲邱而已，于古人何有焉？故君子之于道也，盡其志而學焉，內觀乎身心性命之微，外觀乎天地民物之大，從容而踐履之，優游充積而發抒之，燦然而理明，油然而辭順，無意于文，而天下之窮老盡氣流汗奔走而爲文者，退然莫敢與之爭，夫是之謂至文。

又《思辨錄輯要》卷五 韓、歐之文皆與道相近，然而終隔一層者，以其志在爲文，欲借道以傳文，非借文以發揮吾道也。此際主客之分，自有毫釐千里之辨。

又 韓、歐之文極意依傍吾道，然終有客氣，以其有要好的意思在故也。若聖賢爲文，只是隨手寫去，祇取理明辭順而已，然人已自不可及。

杜濬《敦宿堂集序》 歐陽子稱文章之作必由于羈旅草野窮人之詞，斯何謂哉？說者以爲單寒崛起之士，其用力也專，其積思也精，故勝也。審如是，則是有才如陳思，亦將以其華貴而擯之矣。不然也。他不具論，即以文章最著如漢之馬、班，唐之韓、柳，歌詩最著如晉之陶潛，唐之杜甫，考其先世，皆非布素，則歐陽子之論，誠何所見而云然耶？吾原其意，蓋有見于古之作者多出于大家世族之才子弟，顧其好學深思，又必嘗經挫折偃蹇，或身世牴牾，或仕宦蹉跌，甚而至于飢寒困頓，飄蓬泛梗，其拂逆動忍一如寒畯，而後有以激發其聰明，鍛鍊其才格，其立言始足以傳焉。然則歐陽子之論，固不專爲單寒崛起之輩有羈旅草野窮人之素，而正謂大家世族之才子弟，求詩若文之工，必其有羈旅草野窮人之遭也。

錢澄之《問山堂文集序》 昌黎韓子之論文也以氣，曰：「氣，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畢浮。」氣盛，則言之短長與音之高下皆宜。夫氣者才爲之，而非才也，所以行吾之才者是也。才有長短，音有高下，必一以氣充之，則自然節奏無不合宜。是以貴乎養也。而養之之術，韓子謂行之乎仁義之途，游之乎詩書之源，其說甚高，要不過讀書窮理而已。夫讀書窮理，非以爲文也，而文至焉。於《六經》之奧義，無有不探史籍所載，無有不窺於古今是非邪正之辨。時勢之推遷，物理之變易，人事之得失，一切無有不究，洞洞矚矚，無所(凝)滯於其中，於是放之爲文，直述己見，發前人之未發，而不以爲僭，言前人之已言，而不以爲襲，復有何囁嚅瞻顧以沮吾一往之氣哉！【略】理者，氣之源也。有眞理而後有眞氣，而因之以有眞詞。舍理以爲氣，虛氣也；舍理以爲詞，浮詞也。

又《鮑野集序》 《禮》曰：「詞苟足以達，義之至也。」聖人曰：「詞達而已矣。」達之之說，惟如其義而止，蓋有少一語而失之晦，多一語而失之支者，此非讀書窮理之至，未易以與於斯也。不讀書，則詞不足以給意；不窮理，

則意不足以役詞，是不達之一端也。若夫不讀書，則於古今得失之故，事變之宜，名物器數之異，罔所周知，而欲出其方隅之見，以行其固陋之文，言之雖長，動成礙窒，章已不成，庸有達乎？若讀書而不窮理，則見解爲章句所牽，志趣爲先儒所阻，其爲文也，依經傍傳，不能自出一語，遵大家之矩矱，襲古人之陳言，是其言非己之言，而人之言也已。無其言，達於何有？是故學者亦求明理而已。理明則識定，識定則氣壯，洋洋灑灑，自我言之，不求合於古人，而古人之言自合於我。惟其理合也，恃理以往，固有多一語不得，少一語不得者，又何斤斤古人之是法哉？漢、唐、宋諸家之文，傳者未有不由此也。

顧炎武《日知錄》卷一九《文須有益於天下》 文之不可絕於天地間者，曰明道也，紀政事也，察民隱也，樂道人之善也。若此者，有益於天下，有益於將來，多一篇多一篇之益矣。若夫怪力亂神之事，無稽之言，勦襲之說，諛佞之文，若此者，有損於己，無益於人。

又《修辭》 典、謨、爻、象，此二帝三王之言也。《論語》、《孝經》，此夫子之言也。文章在是，性與天道亦不外乎是。故曰：「有德者必有言。」善乎游定夫之言曰：「不能文章而欲聞性與天道，譬猶築數仞之牆，而浮埃聚沫以爲基，無是理矣。」後之君子，於下學之初，即談性道，乃以文章爲小技，而不必用力。然則夫子不曰「其旨遠，其辭文」乎？不曰「言之無文，行而不遠」乎！曾子曰：「出辭氣，斯遠鄙倍矣。」嘗見今講學先生從語錄入門者，多不善於修辭。或乃反子貢之言以譏之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可得而聞；夫子之文章，不可得而聞也。」

歸莊《黃蘊生先生文集序》 文章之道難矣！世之爲詩古文者多患才短；才贍矣，又患體雜；體醇矣，又患旨卑。立言之士，必有瓌異卓絕之才，得雅馴正大之體，而又議論關于名教，意旨合於聖賢，然後可以名世而傳後，若此者，固已難矣。然而文章之道未盡也，蓋有本原在焉。立德者，立言之本原也。苟但求工於文辭，而不思立德，考其行事，有與文辭不相似者，雖下筆語妙天下，不過文人而已，君子不貴也。

方孝標《龔介眉文集序》 天下有文，有所以文。文者，文也，所以文者，非文也。《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天之文何在乎？天之文在乎人，在乎人則亦文耳。何以能化天下而底之於成？此豈詞章氣法云爾乎？是故《太極》、《通書》者，周子之文也；《皇極經世》者，邵子之文也。程子以《易傳》、《春秋說》爲文；朱子以《章句》、《集注》爲文；杜甫氏以詩爲文，司馬氏以《通鑒》爲文。此皆得其所以文者也。故身死而心常在，時久而道愈新。盡古今之人，取其文以爲文，而其源不竭。若止以文爲文者，則屈原之《離騷》也，賈誼、司馬相如之賦也，揚雄之《太玄》也，王通之《玄經》也，沈約、任昉以後之詩，范曄、陳壽以下之史也。此數公者，氣非不盛也，法非不備也，然而進不足有益於當時，退不足有爲於後世，得志則驕，失志則憂愁拂鬱以死，是即化成一身且不足，況天下乎？是以得其所以文者，則不言文而文成。止以文爲文者，雖日磨琢以爲文，而不可爲文也。

又《癡龍文集序》 古所謂文者，道德云爾，政治教化云爾，非直辭也。使其辭之巧且華，而無適於道德、政治、教化之用，君子不以爲文。然而無文者，或又藉口於道德、政治、教化之是務，無暇於文章，威儀已耳，簿書已耳，究之文章，不殖將落，而於道德、政治、教化亦無所補。此其弊不在文章，在不知道德與政治、教化乃文章之本，而文章即道德、政治、教化之華也。

又《與謝獻庵書》 僕嘗謂天下有文，有所以文。文者，文也。所以文者，理也。古之聖賢，初非有意於文，不過理積於中，而文著於外。四支事業，無適非文，非必託諸語言，載諸簡冊，而後謂之文也。《六經》，孔子之文，非後世所可及，其所以不可及，豈無所自來？自孟子歿，聖賢失傳，天下背本趨末，不知窮理講學以充其內，而汲汲乎徒事文章。夫徒事文章，則文章日衰，故雖韓氏、歐陽氏、獨喜自負，而亦不能起之也。

陳恭尹《與魏冰叔》 所示爲文云道，皆弟意中所悉也。然弟自病，更有三端：不養心，不窮理，不熟古今之變。不養心，故其氣不昌；不窮理，故其源不寬；不熟古今之變，故其議不辯。

毛奇齡《傅生時義三刻序》 色之美者，必辨於目；聲之善者，必解於耳。惟文無聲色，是以不能有所視聽。或青黃不分，洪纖瞀然，向使色與聲亦皆有命，則未必青之不淆而爲黃，洪之不變而爲纖也。故曰：「物之憑乎人，則物之不能自有其天也。」文章有其天，故雖人事，而亦實若有天焉主之。【略】予思文雖有命，然技至而命立，人盡而天見。故杜少陵云：「文章千古

事，得失寸心知。」夫惟文在千古，故文之得失心知之，而命之得失，文亦知之。

萬斯同《寄范筆山書》 古文一道，實難言之，非盡讀天下之書而竭一生之精力，必不能以傳後。若但涉獵藝文，摹倣前軌，便欲自命作者，吾恐縱有一時之譽，未必即有千載之名也。

吳偉業《陳百史文集序》 夫文者，古人以陳謨矢訓、作命敷告、教世化俗者之所爲，非僅以言辭爲工者也。有一代之興，必有一代之文以爲之重。當夫禮樂未行，紀綱未定，得其文以諷諭天下，無不翕然從風，及其成功而道浹，薦之郊廟，布之聲歌，可謂盛矣。乃其學不專一能，書不名一家，奇袤蹐駁之弊，無自而起，蓋繇垂教之人即其謀國之人，故因事立言，取其明體適用，浮詞勦說不得而入也。三代而下，人材薄，學術廢，草昧之功，類不始於儒者。迨乎昇平累葉，文事乃興，用以粉飾鋪張，而無所緩急，不得已借瓌異詭僻之辭，以自見其有卓然越於流俗者。漢賈誼、董仲舒、司馬遷、劉向之屬，皆在高、惠以後；韓、柳則當唐之既衰；有宋慶曆、嘉祐之間，歐、曾並起，此數君子者，各成一代之文，聲施後禩。余所惜者，以彼其才，使之生於開創之初，親見其行事，所著當不止此。

又《王茂京稿序》 夫文有文有質，質以原本經術，根極理要，文以發皇當世之人才。

湯斌《黃庭表集序》 竊謂學者爲文，必內本於道德，而外足以經世，始不徒爲空言，可以法今而傳後。否則，詞采絢爛，如春花柔脆，隨風飄揚，轉眼蕭索，何足貴也？西漢儒者，湛深經術，不爲百家所惑，莫如董江都；通達治體，議論深切於事情，莫如賈長沙；而好爲淫靡綺麗之辭，不根據理道，莫如司馬長卿。此固人所易辨，非甚深遠難知者。乃韓退之號稱知道，而敘述古今文章之盛，自孟、荀、屈、莊以至相如、揚雄之倫詳矣，而賈、董曾不一及焉，何歟？宋儒以退之爲文人之雄，未可言知道，其殆以此歟！夫相如之賦，義在諷諫，有爲而作，君子猶有取焉。若近世自命作者，輕俳浮薄，搜集稗官野乘繁淫怪誕之辭，妃青儷白，補綴成篇，其意可數十字畢者，率衍爲千百言而不休，徒以示我之高才博聞，爲譁世取寵之具，將古人立言之體，蕩然無復存矣。安能望相如之眉睫哉！

魏裔介《與弟辯若論文》 文者，心之所顯也，故必先養其心。心定而氣足，氣足而神全，則文之能事畢矣。今文古文，非有二義。

又《古文欣賞集序》 古文者，天地之符瑞，宇宙之菁華也。自伏羲畫卦，倉頡作字，而大文啓矣。《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於是乎《易》以象之，《書》以記之，《禮》以秩之，《詩》以詠之，《春秋》以正之，然後天下萬事萬物之理備焉。故《五經》者，萬世文章之祖，而夫子刪詩書，定禮樂，功高堯舜以此已。嗣是則推《左傳》、《國語》，戰國秦季，縱橫捭闔，其言漸雜，兩漢稍稍復古，賈誼、董仲舒、司馬遷、班固其最也。六朝綺靡日甚，唐宋之間有韓、歐諸君子，起衰振弊，蓋必得經之意以爲文，而後其文足以傳。此文之所以與立德、立功而並垂不朽也。

施閏章《李叔則集序》 古之立言者，先養氣，氣充於中，淵淵渾渾，莫知其端，有觸而動，如蹈伏弩，決河隄，一發而不可禦。日月星辰，天之文也；山川草木，地之文也。其間雲霞風雨，雷霆霜雪，鳥獸蟲魚，人物之類，鉅細萬變，彫繪無所施其工，陶冶無所用其力，曆算無所窮其數，燦然而在上者垂，殺然而在下者列，不知其誰尸者，氣爲之也。

又《海岱人文序》 文者，載道之器也。孔子曰：「修辭立其誠。」「言之不文，行之不遠。」子桓氏稱爲「經國大業」、「不朽盛事」。非無本也。【略】至於文質參錯，風會推移，厭粱肉者思藜藿，衣裋褐者不可登廊廟，因時折衷，要期至當。不觀諸山海乎？海涵渟百川，汪洋浩汗，魚龍蛟蜃，光怪萬變；五嶽則屹然重鎮，蒸雲霧，戛星辰，草木鳥獸花石之珍異，莫不畢備，此天下之大文也。

毛先舒《吳樸齋集序》 夫文者，聲也。天地之聲，唯雷與風，百音託之，亡論人聲與群生物之喙鳴也。抨擊而鳴者，亦雷類也；摩而鳴者，摩則熱，熱爲火，火者雷與風之由生者也。雖然，其始一耳。而俄而假諸人，有細大焉，則又有拙工焉。工之至者，極於文章焉而止。而工必兼大，不大不能工也。然而工可爲也，大不可爲也。天授之器大，故聲亦大。溪流瀚汩，江波澒洞，故溪之文縠，而江之文潮，皆聽聲而可以得者也。

又《文論三》 嵇康云：「人無志，非人也。」余亦曰：文無志，非文也。雖然，難已。義理明則性情正，性情正則道勝，道勝則志立，立而不移則明見是非。蓄之爲德，發之爲文，吾未見志未有定而能爲文者也，況無志乎？世之爲文者，吾滋大惑。中無定論，隨物高下，贈顯仕則笑訕寂默，貽隱者

則非薄軒冕，送客歸田便奬恬退，餞人之任又稱榮進，譽文章之士則譏樸魯，贊篤守之子更黜浮華，題退之、元晦之書則推其闢佛功高，作寺碑塔記等文，又嘆說空王理妙，茫無定著，東西隨靡，一人之說，俄頃參差，一卷之書，自相攻掊，此無他，無志故也。如是，則雖爛若星華，壯若河注，豈有文哉！昔唐韓氏亦庶幾有立志者也，觀其文章之操論，確乎有見而不可拔，然以諫佛骨貶而在潮，更上疏請封禪，封禪佛骨相去幾何？惜乎其猶爲外遇所遷，志移而自奪，所見如此，況其他乎？則文能尙志，豈不難哉！嗟乎！彼無志者文亡論已，人苟讀書知道理，則出言皆能應乎禮義，所患裏與表不符，行與言不顧，終與初不謀耳。君子必期立志以命文，志不違道，則文不更指，而表裏言行初終一以貫之，「俛焉日有孳孳」，沒身而已，徒文也哉！噫！唐韓氏何如人也？

又《答文體策》 文章藉氣而行者也。然言，心聲也，而文又言之精于理者，故文章之運與民風國俗相表裏，此其間實有天地之氣以主之。而扶衰救弊之功，儒者亦與有其權焉。以愚論之，蓋不越理與心而已。

汪琬《文戒示門人》 昌明博大，盛世之文也；煩促破碎，衰世之文也；顚倒詖謬，亂世之文也。今幸値右文之時，而後生爲文，往往昧於辭義，叛於經旨，專以新奇可喜，囂然自命作者。嗟乎，人文與天文、地文一也。日月星辰，天之文也；山川草木，地之文也。假令如日夜出，兩月並見，日中見斗，又令山湧川鬬，桃冬花，李冬實，夫豈不震耀耳目，超於常見習聞之外，其可喜孰甚焉？而經史書之不曰新，而曰妖，不曰奇，而曰變。然則今之作者，專主於新奇可喜，倘亦曾南豐所謂亂道，朱晦翁所謂文中之妖與文中之賊是也。

又《王敬哉先生集序》 夫日月星辰，天之文也；山川草木，地之文也；《易》、《詩》、《書》、《禮》、《樂》諸經，人之文也。人之有文，所以經緯天地之道而成之者也。使其遂流於晦且亂，則人欲日熾彝倫，日斁天地之道，將何所託以傳哉！嗣後陵遲益甚，文統道統，於是岐而爲二。韓、柳、歐陽、曾以文，周、張、二程以道，未有彙其源流而一之者也。其間釐剔義理之絲微，鑽研問學之根本，能以其所作進而繼孔子者，惟朱徽國文公一人止耳。

又《答陳靄公論文書一》 嘗聞儒者之言曰：「文者，載道之器。」又曰：「未有不深於道而能文者。」僕竊謂此言亦少夸矣。古之載道之文，自《六經》、《語》、《孟》而下，惟周子之《通書》，張子之東、西銘，程、朱二子之傳注，庶幾近之。雖《法言》、《中說》，猶不免後人之議，而況他文乎！至於爲文之有寄託也，此則出於立言者之意也，非所謂道也。如屈原作《離騷》，則託諸美人香草，登閬風至縣圃，以寄其佯狂；司馬遷作《史記》，則託諸游俠、貨殖、聶政、荆卿輕生慕義之徒，以寄其感激憤懣者皆是也。今足下當浮靡之日，獨侃侃持論，以爲文非明道不可，洵乎豪傑之士超越流俗者也，而顧以寄託云云者當之，又謂惟道爲有力，則僕不能無疑。僕嘗徧讀諸子百氏大家名流與夫神仙浮屠之書矣，其文或簡鍊而精麗，或疏暢而明白，或汪洋縱恣，逶迤曲折，沛然四出而不可禦，蓋莫不有才與氣者在焉。惟其才雄而氣厚，故其力之所注，能令讀之者動心駭魄，改觀易聽，憂爲之解頤，泣爲之破涕，行坐爲之忘寢與食，斯已奇矣。而及其求之以道，則小者多支離破碎而不合，大者乃敢於披猖磔裂，盡決去聖人之畔岸，而剪拔其藩籬。雖小人無忌憚之言，亦常雜見於中，有能如周、張諸書者，固僅僅矣。然後知讀者之驚駭改易，類皆震於其才，懾於其氣而然也，非爲其於道有得也。吾不識足下愛其文，將遂信其道乎？抑以其不合於道，遂幷排黜其文而不之錄乎？夫文之所以有寄託者，意爲之也；其所以有力者，才與氣舉之也，於道果何與哉！古人之爲文也，其中各有所主，有假文以明道者，有因文以求道者，有知文而不知道者。足下好古博文，孜孜肆志於詞章之學，積歲年於此，儻又能因之以闚見大道之端倪，則雖以僕之陋劣衰耗，且將欣然執鞭之不暇。如曰吾所寄託皆道也，僕未讀足下之文，不知其視周、張諸書醇疵得失相距幾何？而立說云云，則無乃近於如前之所述儒者之夸辭乎哉！故終不能無疑。僕之疑足下，亦猶足下之疑僕也。文雖小技，然而其原不深者，其流不長，古人所以取喻於江海也。誠欲進求作者之指要，則上之《六經》、三史具在，次之諸子百氏，下訖唐、宋大家諸集亦具在，足下習之既久，而翫之既熟矣，其詳擇而審取焉可也。

魏際瑞《與子弟論文書》 作文貴有本心，有良心。本心者，不自爲支離，不因境苟且是也。良心者，不任意狂恣，不矯誣奪理是也。不深原道情，則不可以爲體，不更歷世情，則不可以爲用。不入于法，則散亂無紀；不出于法，則拘迂而無以盡文章之變。

又 仙人之術何難治疾，而鐵拐之像至今跛足，蓋不必諱其本質也。鳥

獸草木之怪，變化無端，要不離其本形，以爲變化。蓋離本質卽非此怪矣。古文大家各不諱其偏弊，故足自成一家。

又《答友人論文書》 文章必有所以爲文者。夫所以爲文者非他，則情是也。文乃極天下之虛，變化神妙，不可方物，而所以本而發之，發而達之，而盈於天地之間者，則非有至實之物無以相致。故夫人之涕唾便溺也，必有氣焉以充之，而後出草木之華；鳥獸之羽毛也，必有脈焉以貫之而後榮。故曰無情者，不得盡其辭，情者，辭之本也。本不立而末具焉，天下無斯物也。《書》曰：「辭尙體要。」《易》曰：「聖人之情見乎辭。」夫既有體有要，而見之乎情矣，故凡託爲浮華雕飾而矜誕敷衍以成其章者，是皆情之不足者也。愚嘗爲之言曰：不患文章之不工，惟患性情之不至。蓋嘗觀於愚夫愚婦號泣歌舞之誠，其言初不足以爲文，而其出之口者，雖聖於文章之士，往往極其工致，而無以遇之。蓋其情極意誠，精神皆赴，是爲源盈而溢之候，必將洋洋充滿，心手相得，以成其章；操觚搦管之士，逆而遡焉，不可得而幾也。【略】故爲文者，能於日用行事，處心積慮之間，力反眞樸，以立文章之本，而後涵詠古人，資其體法以成之，雖使泣鬼神動天地，確然無餘致矣，而何章句之足云。

魏禧《研隣偶存叙》 古今之文，有有意爲之而工，有無意爲之而工。古人有言，文至無心乃傳，其說何也？天下未有以無心而爲文者，故曰言者心之聲。使其無心則文之可不作也久矣，而惡乎勤勤然著之爲書，且以傳於天下後世？然後知所謂無心乃傳，無意於傳之，而非無意于作之也。有意於必傳，則將歆然有求知於天下後世之心，求知於天下後世，則其爲文也，必將就其所好，避其所惡，而不敢毅然孤行其意於天地，又或故爲詭特駭異之說，以儻天下後世之人。嗟乎！是二者之文，雖使幸傳於世，而自有道之士視之，則亦猶夫駢枝贅疣之附於身已矣。

又《陸懸圃文叙》 今夫山屹然崱屴，終古而不變，此山之法也；瀉水於盂，盂方則方，盂員則員者，水之法也。山以不變爲法，水以善變爲法。今夫山，禽獸孕育飛走，草木生落，造雲雨，色四時，一日之間而數變；今夫水，瀉於平地，必注於龜，流其所不平，瀉之萬變而不失。今夫文何獨不然？故曰變者法之至者也。此文之法也。

又《文瀫叙》 水生於天而流於地，風發於地而行於天。生於天而流於地者，陽下濟而陰受之也；發於地而行於天者，陰上升而陽蓄之也。陰陽互乘，有交錯之義，故其遭也而文生焉，故曰風水相遭而成文。然其勢有彊弱，故其遭有輕重，而文有大小。洪波巨浪，山立而洶湧者，遭之重者也；淪漣漪瀫，皺蹙而密理者，遭之輕者也。重者人驚而快之，發豪士之氣，有鞭笞四海之心；輕者人樂而玩之，有遺世自得之慕，要爲陰陽自然之動。天地之至文，不可以偏廢也。

又《俞右吉文集叙》 才足任天下事者，肆應不窮，整暇而若無事，然必剛氣以爲之本。無剛氣而自託和平，卽不爲鄉願必且萎薾游移，臨大節不能守，當大難不能濟，遇大疑不能決，至於見善而用之不力，見惡人去之不盡。人於文章亦然。文以宣道義、著事功，其論旨必歸和平。夫和平者，剛氣之盡也。竹箭之生，直幹挺利，其質可以陷堅，矢人則爲之相苛察羽，均其燥濕輕重。使和平焉而用之，若揉蒿以貫蹲甲，雖良工必不能。

又《日錄論文》 作文須先爲其有益者，關係天下後世之文。雖名立言，而德與功俱見，亦我輩貧賤中得志事也。

魏禮《託素齋文集序》 古之爲詩古文者，蓋有其本矣。其所表見於天下後世，必有道德政治之歸，足以敷澤於斯民，舉而措諸具於其素，是故由本而溢發於文章，不由文章而外美其辭也。外美其辭者，如酌水江河，雖積之盈缶沼，若是焉而止爾；有本者則不然，崑崙岷山，延袤千萬里，而其發愈大，澎湃浩瀚，勢莫可禦，施浸漑九有之功，通舟楫之利，魚龍弗鬱而波瀫委折亦生焉。蓋由本以發之也。是故文章之盛者，則政治與盛，往往爲古今名臣。姑以八大家論之，莫不著經國治民之猷。明允雖未仕，而識議審固，如《辨奸論》、《名二子說》，卒符其言，儻授以事，必有可表見。王安石所治郡縣有聲，及爲相，以學術誤人家國，要不可謂無本；柳宗元失身叔文貶謫，未及展布，然亦嘗爲郡矣，所可紀如贖子之政，寥寥史策，乃其文章亦未得與七家方駕，何者？其素所蓄積者然也。八家之中韓文公與兩文忠尤著，而蘇文忠爲人坦白，無矯飾，岸然見其肺腸，故其文章亦然。

戴名世《與劉言潔書》 竊以爲文之爲道，雖變化不同，而其旨非有他也，第在率其自然而行其所無事，卽至篇終語止，而混茫相接，不得其端。此自左、莊、馬、班以來，諸家之旨未之有異也。蓋文之爲道難矣！今夫文之爲道，未有不讀書而能工者也，然而吾所讀之書而吾舉而棄之，而吾之書固已

讀而吾之文固已工矣。夫是故一心注其思，萬慮屏其雜，直以置其身於埃壒之表，用其想於空曠之間，遊其神於文字之外，如是而後能不爲世人之言。不爲世人之言，斯無以取世人之好，故文章者莫貴於獨知。今有人於此焉，衆人好之，則衆人而已矣；君子好之，則君子而已矣。是故君子恥爲衆人之所好者，以此也。彼衆人者，耳剽目竊，徒以雕飾爲工，觀其菁華爛熳之章，與夫考據排纂之際，出其有惟恐不盡焉，此其所以枵然無有者也。君子之文，淡焉，泊焉，略其町畦，去其鉛華，無所有乃其所以無所不有者也。

又《程偕柳稿序》 昔者余亡友方百川氏之論文也，曰：「文之爲道，須有魂焉以行乎其中，文而無魂焉，不可作也。」余嘗推其意而論之曰：「凡有形者謂之魄，無形者謂之魂。有魄而無魂者，則天下之物皆僵且腐，而無復有所爲物矣。今夫文之爲道，行墨字句其魄也，而所謂魂也者，出之而不覺，視之而無迹者也。人亦有言曰：『魂亦出歌，氣亦欲舞。』此二言者，以之形容文章之妙，斯已極矣。嗚呼！文章生死之幾，在於有魂無魂之間，而執魂之一言以觀世俗之文，則雖洋洋大篇，足以譁世而取寵，皆僵且腐者而已，而豈可以謂之文乎。」

又《答伍張兩生書》 蓋余昔嘗讀道家之書矣，凡養生之徒從事神仙之術，滅慮絕欲，吐納以爲生，咀嚼以爲養，蓋其說有三，曰精，曰氣，曰神。此三者鍊之，凝之，而渾於一，於是外形骸，凌雲氣，入水不濡，入火不爇，飄飄乎御風而行，遺世而遠舉，其言云爾。余嘗欲學其術而不知所從，乃竊以其術而用之於文章。嗚呼，其無以加於此矣！古之作者未有不得是術者也。太史公纂《五帝本紀》，「擇其言尤雅者」，此精之說也。蔡邕曰：「鍊余心兮浸太清。」夫惟雅且清則精，精則糟粕、煨燼、塵垢、渣滓，與凡邪僞剽賊，皆刊削而靡存，夫如是之謂精也。而有物焉，陰驅而潛率之，出入於浩渺之區，跌宕於杳靄之際，動如風雨，靜如山嶽，無窮如天地，不竭如江河，是物也，傑然有以充塞乎兩間，而蓋冒乎萬有。嗚呼，此爲氣之大過人者，豈非然哉！今夫語言文字，文也，而非所以文也。行墨蹊徑，文也，而非所以文也。文之爲文，必有出乎語言文字之外，而居乎行墨蹊徑之先。蓋昔有千里馬牝而黃，伯樂使九方皋視之，九方皋曰：「牡而驪。」伯樂曰：「此眞知馬者矣。」夫非有聲色臭味足以娛悅人之身目口鼻，而其致悠然以深，油然以感，尋之無端而出之無迹者，吾不得而言之也。夫惟不可得而言，此其所以爲神也。今夫神仙之事，荒忽誕漫不可信，得其術而以用之於文章，亦足以脫塵埃而游乎物外矣。

陳廷敬《張氏合刻家稿序》 古之文，近於古之制科之文，故工之易；今之文，遠於今之制科之文，故工之難。此今之文所由以大遠於古之文歟！雖然，文者載道之器，道無古今，文無古今也。以今之制科之文論之，所重者厥惟經義。經者，聖人之文，而聖人之道載之之器也。今夫人自少而長，亦既服習其器矣，其擬諸其心而出諸其言也，猶未遠於聖人之道。故古今取士之法，由宋迄今更數百年，其法不可變，而經義卒不可廢。

彭孫遹《趙子策稿序》 文者，心聲也。其昌明博大，和平肆好者，聲之正者也；其雄放離奇，汪洋自恣者，聲之變者也。得聲之正者，爲大呂黃鐘，爲金宣玉節，若是者宜明堂，宜清廟；得聲之變者，爲山林畏佳，爲鼻壤搖落，若是者宜藪澤，宜江湖。聲異也，而人之遇合卽因之，豈非根於心而發於言者，固有不期然而然者耶！

朱彝尊《禹峯文集序》 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雜四時五色之位彰施之。一染謂之縓，再染謂之赬，三染謂之纁，五入爲緅，七入爲緇，而後顏采備具。觀乎人文，分陰分陽，剛柔迭用，其功用固有次序矣。以言乎天地大文則不然。雲之起於山川也，無定形也；秦之行人也，周之輪也，宋之車也，魯之馬也，衛之犬也，趙之牛也，魏之鼠也，韓之布也，齊之絳衣也，蜀之倉囷也，無心而象焉者也。水之趨于壑也，無定勢也；正出而爲濫，縣出而爲沃，仄出而爲泛，尾出而爲漢，小波淪，大波瀾，直波涇，無心而異焉者也。夫惟無心成文，辭必己出，革勦說雷同之弊，宜以天地自然之音，洵斯文之英絕者矣。

潘天成《又示諸生》 昔有一士子問於老先生曰：「余有志爲文，當讀何文而後可。」先生曰：「何必讀文也。吾有蓋世文章在吾談吐笑怒間，子從而聽之，庶幾知爲文之法矣。吾嘗陳詩書，述禮樂，道古先之盛，子聽之爲文，可使雍容博雅，渾噩冲夷。又嘗稱英雄豪傑，橫絕一世，忠臣烈士，稱快千秋，子聽之爲文，可使雄猛壯烈，奇快縱橫。又嘗稱名臣宰相，優游廊廟，張膽明廷，子聽之爲文，可使昌明博大，弁冕一世。又或述溪山之勝，花草靈異，鳥獸珍奇，子聽之爲文，可使清新而艷麗。又或述江海之奇，魚龍變怪，風濤奔湧，子聽之爲文，可使奔放而多變。又或自吐胸臆，激昂慷慨，

豪邁自恣，子聽之爲文，可使痛快沉雄，有魁梧奇傑之氣。又或感慨時事，憂傷鬱結，憤懣不平，子聽之爲文，可使愷切眞摯，有沉鬱蒼深之致。由是推之，凡人一言一動，一笑一罵，可以使吾畏，使吾愛，使吾恨者，莫不可以爲文，又奚必讀文而後可哉！」

姜宸英《韓聞集序》 韓退之集序：「文者，貫道之器。」先儒駁其本末倒置是已。然所以謂文爲末者，文不與道俱故也。善乎濂溪之言曰：「文所以載道也。」文非道，何以載道，輪轅飾而不爲虛車者，以其所載者道也，其載之者亦道也。文特其形而下者耳，豈得謂道自道，文自文乎。然車不載物，始謂之虛車，任有物焉充之，斯不虛矣。文不載道，而詭譎誕漫，淫艷剽竊之詞勝，雖有載焉，豈得不謂之虛言哉！既謂之虛言，夫其離道愈遠也。

蔡世遠《薛敬軒先生文集序》 文以載道也。古之人，文與道合，而爲一；今之人，文與道離，而爲二。合而爲一者，本之躬以立言，發乎邇，見乎遠；離而爲二者，馳騁以爲工，靡富以爲博，骫骳險僻，使人割斷難句，以爲此眞古文也，不知其離乎道也遠矣。聖賢之文，如日月經天，江河行地，由其根柢深厚，故其發於言者，不求工而自工。

藍鼎元《藝文小序》 道之顯者謂之文。子瞻言爲文，必與道俱。朱子非之，謂其視文與道二也。後世以學文、學道爲兩途，如冰炭之不相入。雕琢辭華，鏤金錯采，靡然於倫理經術之外，而命之曰文，自以爲登韓、柳之堂，排歐、蘇之闥矣。或摭古字，使人難識，掇拾梵音，矜心高妙，由君子觀之，曾涕唾之不若耳。潮中文學，有昌黎爲開風氣，自是名賢接踵，極嶺外文章之盛。輓近學者，多規模六朝，排砌瑰麗，振秀揚華，人人家有千里馬，若夫經世理物，發揮至道，有益於天下國家身心性命之文，與夫起衰式靡古雅高清之韻，海潮雄浩之觀，則所望於此邦作者匪細也。

又《長兒雲錦字說》 文之大者，在天爲日月星辰，在地爲山川草木，而在人爲綱常名教，臣忠子孝，兄友弟恭，立身行己，待人接物，莫不燦然秩然有法有則。所謂道之顯者謂之文，非浮夸粉飾，欺人媚世之謂也。勝質之文，不可爲文，風雲月露，雕繪詞章之文，詹詹渺小，亦非吾所謂文也。

唐彪《讀書作文譜》卷一《文源》 武叔卿曰：文者，心之精也，而神所爲也。神有清濁，則文有純雜；神有靜躁，則文有粗細；神有昏明，則文有顯晦；有諸內必形諸外，若表影相符未有或爽者也。故修文之士，先務凝神，神完則精固，精固則氣充，氣充則志強，天下事無不可爲者，況區區文字乎？若凝神從事而文有不王，吾未之信。雖然，凝神亦難言矣，必掃除外好，歸并一路，收攝此心，綿綿密密，無絲毫間斷，而神始得凝焉。豈營營者能妄希哉！

又《讀書舉要》 諸虎男曰：人盡知文章多讀不如多做。然而不爲者何哉？學無根柢，識不高，遠不能置身題上，一題到手無處非難，安得不畏其弊在？幼時無人指點，未曾多讀正經書史及佳美古文耳，若曾多讀而又得父師良友指點，則書中義理與作文法度，了然於心，握筆構思，時有確然見解、天然議論出於心中，何至苦難畏憚而不願爲哉！

又《時文有取用自撰兩端》 唐彪曰：作文原不必勦襲，自己做得熟時，詞調自然輻輳，筆底滔滔，不知從何處得來。是何以故？蓋文章者，性之華也，性之精華，取不窮而用不竭，第無以引之，則亦無由發現。惟多做而熟者能通其路。

金之俊《會墨法定本序》 文章之道，以理爲主，氣爲輔，而不可離乎法。所謂理者，盡寓經書傳注中，必參之以博聞強記之學，質之以稽天窮地之思，直與孔、孟、程、朱，印心源于數千載之間，不失累黍針芒，而理出焉。所謂氣者，譬江、淮、河、漢之水，行于地中，騰瀾怒濤，噴漩逆折，浩乎莫御，放乎無垠，雖蛟魚百怪，出沒洶涌，而不知其所以汩乎其中，尺幅之內，有呼吸千里之勢，而氣盎焉。然理勝于氣，則病爲艱深，爲板實；氣勝于理，則病爲膚莽，爲散漫。理與氣交受其病者，法不足故也。法者何？如日月星辰之運于天，經緯次舍，遲留伏逆，有一定不爽之度。又如古名將用兵，或多多益善，或以寡勝衆，或堂堂正正，鉦鼓旌旗，耀日震天；或乘間出奇，枕席度師，千軍萬馬，寂不聞聲。多寡奇正，惟所用之，總不失律，此所謂法也。法一成而不亂，則理明氣昌，醇正典雅，雄渾博大之文出矣。

王弘《文可序》 蓋文必有本。自禪興，而經蝕，而本雜矣。文必有法，自剽竊摹襲之術工，而先民之樸喪，則講法者，衆而法之所以亂也。文之衰也，夫孰非其學爲之乎？【略】求之《六經》以爲本，則可，軼于禪，則不可。求之先民以爲法，則可，習于剽竊摹襲，則不可。必使今之所爲質諸古而不謬，傳諸後而不敝，斯可矣。

李光地《榕村語錄・詩文一》 看文章如看堪輿：山川有一段秀氣，便要

發人；文章有一段秀氣，便有成就。此卻在牝牡驪黃之外。詩文派頭斷絕久了，如今且莫評論他是唐是宋，且字字核實，說這人是這箇人，稱情稱事，不過分量，纔好論他風骨之高，學問之深，不然，無從論起。不是不要風骨學問，如一般銅器，必竟有幾片朱砂翡翠瘢點，方可耐人摩挲。只是詩文之本不在此，且此事要推到志向上去。韓、柳、歐陽諸人，都有自命不凡的意思，有此一段，纔有些光景氣魄。

李紱《榕村文集目錄序》 文與道無二也。孔子畏於匡，以斯文自任，斯文也即斯道也。子貢謂「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豈文與道二耶？既曰言，何不可聞之有？蓋子貢親受無言之訓，聖不言而無行不與，天不言而時行物生，其不言者皆其言性與天道者也。故曰不可得而聞也。性與天道不可得聞，所得聞者文章而已。文章即道之發見焉耳，後世雕章繪句之文始與道二，又其甚者，或至破道，則不得復謂之文矣。

又《馮夔麗時文序》 天下之理，一而已矣。文辭者理之託於言之精者也。言則理附於氣，故吹萬不同，而不可繩之以一律，非夫人之故爲恢詭譎怪以立異，蓋雖聖人有不能齊者，氣之所至固如是也。《易》、《詩》、《書》、《禮》、《樂》、《春秋》，其辭皆不相同，一經之中又各自不同，不害其爲聖人之言者，氣所發者異，而理則同也。自左氏、莊、騷而下至於今立言之士，學焉而得其性之所近，故各囿於一偏。其爲古文而盡得古今之體勢者，昌黎韓子而已。

又《白漫文集序》 孔子謂有德者必有言，而曾文定以畜道德能文章并稱，何耶？蓋有德者躬行而心得，其述其心之所有，固非他人所及，若極夫著述之能事，通貫古今，議論上下，鋪張家國之猷，與夫抒寫性情，流連光景，發諸心手之間，靡不如志，則必降才殊，又充以積學者而後能焉。

又《論文》 爲文須有學問，學不博不可輕爲文。

汪紱《與陳凌遠論時文書》 嘗謂情之至者，文亦至焉；理之精者，法自密焉。然人知文之生於情，而不知法之本於理，知法之本於理，而不知理之裕於學也。天地之生物也，一理而已。理桀氣機以動而數行焉，數之節次以氣成形而理寓乎其中，則文彰焉。是故生物者，天地之大理也，氣數者，天地之大法也，萬物者，天地之大文也。由斯以談，而爲文之本不大略可睹乎？顧理散於萬殊，非學無以聚之，非問無以辨之，非靜存無以居之，非貫通無以行之。

徐乾學《計甫草文集序》 夫文章之道，非浸淫于《六經》、諸史、百家，不足以大其源流；非養其氣使內足于己，而後載其言以出則病。學醇而氣足，猶必廣之以名山大川，覽古人之陳迹，又益以交游議論之助，使盡天下之變，而後求之前人所以裁制陶鎔之法，以歸于簡潔，乃始爲文之成。

愛新覺羅・玄燁《御製古文淵鑒序》 夫經緯天地之謂文，文者，載道之器，所以彌綸宇宙，統括古今，化裁民物者也。是以乾苞坤絡，非文不宣；聖作賢述，非文不著；其爲用也大矣。書契以後，作者代興，簡册充盈，體製不一，約而論之，靡不根柢於羣聖，權輿於六籍。如論說之類，以疏解爲主，始於《易》者也；奏啓之類，以宣述爲義，始於《書》者也；賦頌之類，以諷喻爲指，始於《詩》者也；傳序之類，以紀載爲事，始於《春秋》者也。引而伸之，觸類而通之，雖流別各殊，而鎔裁有體。於是能言之士，抒寫性情，賁飾詞理，同工異曲，以求合乎先程，皆足以立名當時，垂聲來葉，彬彬郁郁，稱極盛焉。然而代不乏人，著作既富，篇什遂繁，不有所裒輯，慮無以觀其備也；不有所銓擇，慮無以得其精也。古來采核之家，載在四部，名目滋多，類皆散佚，其流布人區者，自蕭統《文選》而外，唐有姚鉉之《文粹》，宋有呂祖謙之《文鑑》，皆限斷年代，各爲一編。夫典章法度粲然，一王之制前不必相師，後不必相襲，此可限以年代者也。至於文章之事，則源流深長，今古錯綜，盛衰恆通於千載，損益非關於一朝，此不可限以年代者也。諸家之選，雖足鳴一代之盛，豈所以窮文章之正變乎？朕留心典籍，因取古人之文自春秋以迄於宋，擇其辭義精純可以鼓吹《六經》者，彙爲正集，即間有瑰麗之篇，要皆歸於古雅。其綺章秀製弗能盡載者，則列之別集。傍采諸子，錄其要論，以爲外集。煌煌乎，洵秉文之玉律，抽牘之金科矣。夫帝王之道，質文互用，而大化以成；聖賢之業，博約並施，而性功以備。是書也，雖未足以盡文章之勝，於聖人游藝之旨，亦庶乎其有當也夫。

張謙宜《絸齋論文》卷一 古文不振，古人之道不行也。古人得《六經》之要旨，修身愼行，不得已而有言，天下信之，君子許之，然後可以命世而行遠。方其措思，一準乎天理人心之正；及其下筆，又有千仞壁立不可搖奪之勢。富貴聲氣不足以動其心，顚沛流離不足以易其守。是非必取法於《春秋》，去取必折衷於先儒。以是而言，臨文但見其冰霜滿面，手掣風雷，庶幾登作

者之壇，列儒林之班矣。

又　文人無行，自昔爲病，故學者必先立志。讀書明理時，便須與聖賢爲徒，不耑以文自喜。文自發生未落筆時，自己撿點。此言一出，必有關於名教，必有益於民生，必有當於勵名節，正人心，必能闡經文未暢之蘊，必能破迂曲邪雜之見，如此乃得古文之益。若先自處卑瑣，不敢傷觸古人，又懼忤犯時貴，嫗姁囁嚅不敢自出機杼，舒洩意氣，則是陪堂婢妾奴隸乞丐之言。何足以辱古文哉！

又　以文求名利，固是下品。以文博官職，以文免禍患，以文掩罪愆，獨得爲高行乎？古人書「陳橋」一事，天雷劈案而不懾；書「枋頭」一敗，嚇以湛族而不悔。具此定力，吾許之爲著作乎。

又　文品以人品爲本。學識幷到筆下，能擇能捨。立言務取矜貴，其品自高。雖八家大作手，文品有時而低。或貪用麗詞，偶得小巧，少一偏注，便爲文累。又有周旋貴人，有名無實者，當時後世不免學者嗤笑。尤爲低品。

又　文以載道明理，不止效其聲響說話。如昌黎見得頗正，歐陽又說得委婉，南豐得其典雅，然只得其粗，不能造微。蘇家談經，一味強口奪正詞，說到中庸性命，支離舛錯，徒增嗤笑耳。後學莫看老莊佛書，自添業障。

又　理學文章，天似設立兩界以限人。理路深，光芒必須外歛；文采盛，道理一定粗疎。蓋仁義禮智之書，必伏下身子穩住思路，非平鋪砍剁不可，一平鋪則波瀾俱息，氣燄全無，文不足以言文矣。有志者思所以自立可也。

又　年友昝白村患吾每篇文必占地步。夫地步者，一生所居之是處也。如昌黎一生闢佛，雖與浮屠遊，未嘗以彼爲聖人之徒。蓋地步者，人之心術品行所在，若因爲文必求諧俗，遂舉生平而盡喪之，文雖傳，其人已見棄於君子，況不傳乎？是說予不敢從，且自勉焉。

又　文無巨細，其理一也。古人於極沒要緊處，皆鄭重嚴毅，絕不草率。所謂修辭立誠也。

方伸《鐵立文起敘》　《易》之《賁》文，有天人之別，至於《革》文，有炳蔚之分。大哉言矣！寧僅區區字句間云乎？雖然，即以文辭論，亦未易易矣。必也命世之才，曠代之識，博綜今古之學，而後可以權衡人物，司命文章，而無復有餘議。故爲之者與論之者，稱二難焉。予謂爲文難，而論文尤難。夫盡一己之長，以見諸篇章，祗自成一家言可也。評著述之正變，集古今之大成，既欲公聽並觀，又欲盡態極工，使人各如己心所欲出，仍如鍾司徒書，中有意外奇妙，非復恆情可得而測識，斯稱論文僅事矣。往觀摯虞《流別》，昌穀《談藝》諸書，非不輝煌前後，而使覽者終有偏而不學之遺憾焉。今觀王子懋公《鐵立文起》，遠爲往哲微顯闡幽，近爲承學深思長計，凡所以裨益文事者，無之不盡也。故有體製以定其規模，有家數以辨其源流，有世次以敘其升降，有羣書以著其博達，有意匠以盡其變化。吳延陵曰：「觀止矣。若有他樂，吾不敢請已。」其是之謂乎？懋公著書等身，美言可市，而顧以弁首屬予，則姑舉杜老語復之曰：「豈有文章驚海內，漫勞車馬駐江干」云爾。

王之績《鐵立文起》卷首《文體統論》　汪苕文《答陳藹公書》曰：嘗聞儒者之言曰：「文者，載道之器。」又曰：「未有不深于道而能文者。」僕竊謂此言亦少夸矣。古之載道之文，自《六經》、《語》、《孟》而下，惟周子之《通書》，張子之《東西銘》，程朱二子之傳註，庶幾近之。雖《法言》、《中說》，猶不免後人之議，況他文乎？至於爲文之有寄託也，此則出於立言者之意也，非所謂道也。如屈原作《離騷》，則託諸美人香草。登閬風，至縣圃，以寄其佯狂。司馬遷作《史記》，則託諸游俠貨殖，聶政荊卿，輕生慕義，以寄其感激憤懣者皆是也。今先生當浮靡之日，獨侃侃持論，以爲文非明道不可。【略】先生孜孜肆志於詞章之學，倘又能因之以窺見大道之端倪，則雖以僕之陋劣衰耗，且將欣然執鞭之不暇。如曰吾所寄託皆道也，僕未讀先生之文，不知其視周張諸書，醇疵得失，相距幾何？而立說云云，則毋乃近於如前之所述儒者之夸詞乎哉！

又　王懋公曰：詩古文之體不一，皆範圍於《五經》。《五經》有文有詩，最爲完備。後世之子、史、集，詩、詞、曲，乃其云仍耳。今學者當以經爲體，而以史爲用。有用無體，則文基不立；有體無用，則文境未窮。故韓昌黎嘗自謂「約《六經》之旨而成文」，而史亦稱南豐文章本《六經》，程子又有「觀史一字不輕放過」之語。雖不爲詩文說法，文事要莫外焉。誠能宗經，而參以史氏之精華，古今是非得失成熟於胸，見之言語，自廣而有據，施之筆墨，亦俊而不纖，所謂大家，其在斯乎？至諸子、集，則總在經史之下，猶可緩也。鍾竟陵又曰：「取諸經以折理，取諸史以證事，取諸子以辨學，取諸集以敷文。」其言亦自周匝可從。

袁枚《答友人論文第二書》　夫物相雜謂之文。布帛菽粟，文也；珠玉錦綉，亦文也；其他濃雲震雷，奇木怪石，皆文也。足下必以適用爲貴，將使天地之大，化工之巧，其專生布帛菽粟乎？抑能使有用之布帛菽粟，貴于無用之珠玉錦綉乎？人之一身，耳目有用，鬚眉無用。足下其能存耳目而去鬚眉乎？是亦不達于理矣。韓退之晚列朝參，朝廷有大著作，多出其手。如《淮西碑》、《順宗實錄》等書，以爲有絕大關係，故傳之不衰。而何以柳州一老，窮兀困悴，僅形容一石之奇，一壑之幽，偶作《天說》諸篇，又多譎詭悖傲，而不與經合；然其名卒與韓峙，而韓且推之畏之者，何哉？文之佳惡，實不係乎有用與無用也。

又《虞東先生文集序》　文章始于《六經》，而范史以說經者入《儒林》，不入《文苑》，似強爲區分。然後世史家俱仍之而不變，則亦有所不得已也。大抵文人恃其逸氣，不喜說經。而其說經者，又曰：「吾以明道云爾，文則吾何屑焉？」自是而文與道離矣。不知《六經》以道傳，實以文傳。《易》稱「修詞」，《詩》稱「詞輯」，《論語》稱「爲命」，至于「討論」、「修飾」，而猶未已，是豈聖人之溺于詞章哉？蓋以爲無形者道也，形于言謂之文。既已謂之文矣，必使天下人矜尚悅繹，而道始大明。若言之不工，使人聽而思卧，則文不足以明道，而適足以蔽道。故文人而不說經可也，說經而不能爲文不可也。

王鳴盛《王戇思先生文集序》　夫天下有義理之學，有考據之學，有經濟之學，有詞章之學。譬諸木然，義理其根也，考據其幹也，經濟則其枝條，而詞章乃其葩葉也。譬諸水然，義理其屬也，考據其委也，經濟則疏引溉灌，其利足以澤物，而詞章則波瀾淪漪，瀠洄演漾，足以供人翫賞也。四者皆天下之所不可少，而能兼是者，則古今未之有也。孰爲重？義理爲重。天下未有無根之木、無原之水而能久長者也。雖然，豫章之材，刈其幹而徒存其本，可乎哉？執湔氐而曰江盡是，執泐澤而曰河盡是，是豈不爲大愚乎？是故義理之與考據，常兩相須也。若夫經濟者，事爲之末；詞章者，潤色之資，此則學之餘緒焉已爾。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三《公是集》　故其文湛深經術，具有本原。敘序稱其合衆美以爲己用，超倫類而獨得，瓌偉奇特，放肆自若。又稱其考百子之雜博，《六經》可以折衷，極帝王之治功，今日可以案行，學聖人而得其道，所以優出於前人。友于之情，雖未免推揚太過，然曾肇《曲阜集》有《敞贈特進制》曰：「經術文章，追古作者。」朱子《晦菴集》有《墨莊記》曰：「學士舍人兄弟，皆以文章大顯於時而名後世。」《語錄》曰：「原父文才思極多，湧將出來，每作文，多法古，絕相似，有幾件文字學《禮記》，春秋說學《公》、《穀》。」又曰：「劉侍讀氣平文緩，乃自經書中來。」

又卷一五四《寶晉英光集》　蓋其胸次既高，故吐言天拔，雖不規規繩墨，而氣韻自殊也。

又卷一六五《佩韋齋文集》　蓋文章一道，關乎學術性情，詩品、文品之高下，往往多隨其人品。

又卷一八九《四六法海》　秦漢以來，自李斯《諫逐客書》，始點綴華詞，自鄒陽《獄中上梁王書》，始疊陳故事，是駢體之漸萌也。符命之作則《封禪書》、《典引》，問對之文則《答賓戲》、《客難》，駸駸乎偶句漸多。沿及晉、宋，格律遂成，流迨齊、梁，體裁大判，由質實而趨麗藻，莫知其然而然。然實皆源出古文，承流遞變。

紀昀《香亭文稿序》　孫樵謂文章如面，諒哉斯言！夫天下之人同是耳目口鼻也，而百千萬億之中，曾無一二貌相肖，即偶一二相肖，而審諦細微，亦必有終不肖者，豈物物而雕刻耶？氣化而成形，萬物一太極，故同稟一氣則同形。一物一太極，故各分一氣則各貌，皆自然而然耳，豈如模造面具，一一毫釐畢肖哉？心之成文亦猶氣之成形也。才力之殊無論矣，即學問不殊，而所見有淺深，則文亦有淺深。故同一明道，而聖人之言、賢人之言、大儒之言，吾黨能辨。同一說法，而佛語、菩薩語、祖師語，彼教亦能辨。

王猷定《與友人論文書》　耳目四肢皆具，始可以爲人；根荄枝葉皆備，始可以爲木也。然則辭固有體，而氣乃行于體之中者也。【略】夫體何自？出理而已矣。張文潛曰：「理勝者文不期工而工，理愧者巧爲塗澤而隙間百出。」【略】故氣之充，充于立體，而體之所急，急于明理。仁義中正之旨，理亂得失之林，灼然見其本末，而後靜虛以澄之，精明以致之，優柔以畜之，廣博以貫之，範古以弘之，峻潔以行之，宛轉以暢之，有承蜩之專，有貫虱之巧，有解牛之神。故天下見其言，望而可畏，究而不可測，隱然長江大河，一瀉千里，而灑瀕龍門，時時激發，奇壯曠然，大行九坂，造父飛轡越之而行空也。而其大旨光明，如陶冶耒耜，不可一日而闕；如黼黻丹黃，可以一望而曉。豈非體具而氣足哉！

田蘭芳《虛直堂文集序》 言以形其心也：心之正者其言確，心之達者其言暢，心之密者其言周，心之深者其言摯。昔聖之心不可得而見矣，而其所以形其心者孔備。大抵開物成務，以前民用而已，不立規格，不塗粉澤，探之則淵邈而不可測也，咀之則雋永而未易盡也。雖不可以文名，其殆天下之至文乎？

王崇簡《答楊商賢》 文所以載道也，舍道何以文爲？而今之爲文者，其于道也何居？既不知道，何以知文？求其知道，必窮諸經以立其基，而復參之史以觀其變。今之爲文者他不具論，如從唐宋大家以上遡于《史》、《漢》者，亦徒以文而已，豈知其所以不朽者，有道之言也。

湯來賀《涂宜振文集序》 文章經世大業，不朽盛事，非清心寡欲者不能爲，即勉強爲之，而亦不能工。彼豈不欲工哉？其志卑而氣靡也。何以知其然也？蓋志存乎富貴，而利祿足以誘之。其始繫戀于微名，浸淫既久，則必爲聲色之所淆，必爲貨賄之所溺。衆欲雜焉以攻之，而求文之淵然深識，超然遠覽，豈可得哉！

又《燕臺制藝序》 夫文章之道，發乎性情，而由于學問，宜其與政事相通也。而永叔乃曰：「文章止以潤身，政事乃可及物。」是分而二之矣。此其故何哉？蓋取士以文，則人皆殫力于詞章，而不究心民瘼，不豫籌乎治道。嗟乎！素未講求，而一旦膺其任，欲其不習而自能也，斯已難矣！

陶孚尹《文體論》 夫文之大體，在於有定無定間也。其爲有定者，文以明道，謂其根于理也，而理有約言之而明者，有約言之而不必明，必待比擬往復，千百言之而後明者。抑且理以分之而愈有，文以析之而愈多。至於臨文之際，行其所不得不行，止其所不得不止，因心作則，又非可以古人之成轍拘也。【略】人之於文，其爲有定乎？無定乎？吾不得而知也。但觀天地終古之氣化，迭運而常新，無一時一日之相同者，則宇內無陳因之化工，人心無宿腐之神智也。由有定以生其無定，由無定以還於有定。根於道，循於理，資於才，鼓於氣，以我性情而爲欣喜憂戚，以我學力而爲發揮揚詡，傚法古人而能鎔鑄。夫古人，牖迪今人而不波靡于今人，是誠能合衆體而爲一體矣。

又《與邵子湘書》 夫文者不自爲形，而以道爲形；亦不自爲氣，而以道爲氣，蓋根柢於道而還以載道者也。陰陽剛柔之變化，載於《易》；帝王之政事，載於《書》；人之性情綸紀，都邑山川，草木禽獸之名類，載於《詩》；君臣內外之名分，人事之善惡載於《春秋》；高卑貴賤之等級，以節文乎天理者，則《禮》載焉；聲容之美善，建天地之中和者，則《樂》載焉。惟其道，故《六經》之文與日月而並明，江河而並流也。

劉餘祐《司馬溫公文集序》 武檄、晉問、鏤冰、畫脂，千古聲氣，不死于文章，死于人品矣。品之至者，嶽峙淵澄，弘碩深靜，奚問膸骨血墨也？又奚問駷腐剽枯，燔蔓肌肥也？意不在文，文不期傳，然而性命不能閼，旋乾轉坤之經濟，激蕩其神智，而文章之精靈生焉。劉子所謂天地助其氣，日月助其光，風雨雲雷助其變者，殆是哉？雖千百世後，猶將鏤器而朔之，朔之匪第以其文也，人也。

錢肅潤《文瀫初編自序》 或問《文瀫》之義於余，曰：「何以謂之文瀫也？」余應之曰：瀫者，水之文也，在《易·渙》之象，曰風行水上。《渙》言風水之行，披離解散，爲散之象也。夫散有聚之機，終可聯合而得《亨》，故曰《渙》、《亨》。然則由散而聚而文生焉矣。況夫《渙》之下則《坎》也，上則《巽》也，《坎》爲水以外暗也，其實陽匿陰中，有韜光之意；《巽》爲風以內伏也，兼之沈潛縝密，有深長之思。化裁妙運，有高遠之識，合《坎》、《巽》而成《渙》，豈非文之至者乎！乃余讀蘇明允《文甫字說》而更有會也。文之出於有心者，非其至也。明允之言曰：「其爲文也，非水之文也，非風之文也，二物者非能爲文而不能不爲文也。物之相使而文出於其間也，此天下之至文也。今夫文有機焉，有法焉，有神理焉，三者皆無心而出之，而自有觸處成文之妙，此其象亦如風水之不相求而適相遭也。文安得不至也。」余所爲《文瀫》之義如是而已。或曰：「然則文瀫之義其有進與？」曰有。韓昌黎有言：「氣，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畢浮，氣之與言猶是也。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皆宜。」夫文猶水也，水以氣爲主，吐納潮汐不漏不溢，氣爲之也。至于激龍門洑呂梁其漾也，如瀫其飛也，如瀑其噴也，如珠璣其磯也，如戰鬥其排擊也，如雷霆極天之至變以形其吐納之能，此瀫之從氣而出也。陳後山曰：「善爲文者因勢以出奇，如江湖之行順下而已，自爾觸山赴谷風搏物激盡天下之變。」夫文而得勢，則奇致自生文之瀫，夫亦勢之所出也。東坡自評云：「吾文如萬斛泉源在平地，滔滔汩汩，雖一日千里無難，及其與山石曲折，隨物賦形而不自知也。」此探源之論也。夫水必有源，河之

源其昆侖乎？源發於昆侖而流見於積石，其潛伏者深也；江漢之源其岷嶓乎？源發於岷嶓而流匯於彭蠡，其停蓄者厚也。文之源始於《六經》而後及於《史》、《漢》，及於六朝，及於唐宋諸大家，其流有不盡出於源者乎？故三王之祭川也，皆先河而後海，或源也，或委也，此之謂務本。噫，人之爲文者可不於本是務哉？不於本是務而徒於文之是求，是猶忘其源而究其委也。

李敬《與某論文書》 文章之成就，有學之數十年或數年，即不幸以歲月計，亦間有傳者，要未有不先於立志。孔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志定，猶適燕者不之越，登車者不乘舟也。《六經》以上，非所及已。彼如莊、列之滉漾，蘇、張之縱橫，申、韓之峭刻，董、賈之通達，韓、歐論事而兼有其理，朱、程論理而兼有其事，至其所以著書立言之實，無非欲明吾志而止。即千載之下讀其書者，亦未嘗不欲揣合古人之志也。是故馳騖事功，發皇道德，由之者沾，背之者亂。即下至于佛老之書，其惑世誣民可以不攻而破，然其辨逾哆，其志愈申，所以能與吾儒之道抗衡比附而傳。儒者攻之甚疾，而卒未見其顛躓不復起者，志不可奪故也。

張習孔《章宗季集序》 蘇穎濱曰：「文者氣之所爲，文不可以學而能，氣可以養而致。」知言哉！吾異夫今之爲文若詩者，類皆謂可以學而能也。擷典實于古帙，襲秀采于時言，規萬準量，摹畫刻鏤，蓋有窮終身之學而祗成其爲今人之文，是皆于詩文求之，而不知有所以爲詩文者，則其氣先失也。凡詩文之傷于氣，其弊皆由于求美與合，逆折其一往之興，而徽纏其自得之懷，即美矣合矣，以視宋人之楮葉，何如也？若夫詩文之可傳者，驟而觸之，必有生意，芾然可以神遇而不可言求，如叢篁灌木，參差歷落，雖不無疎密不齊之處，要其爲天然也勝矣。

龐塏《世恩堂集序》 志有所動而宣之言曰文，文也者，性情之端，而道之所由託也。古人有其志而形於言，後人因其言以明其道，由《五經》子史以迄詞賦百家之文，未有志不中出，言由外入而可以幾幸於傳者也。

陳至言《丁琴溪文稿序》 士之立言者，往往多牢落不偶，或窮愁患難，遭遇放棄，至萬萬無可如何之處，而後思以其文章垂諸後世，庶幾其名與人相藉以不朽，若屈原、虞卿、司馬遷、杜甫、柳宗元之徒是已。顧亦有本其性之所嗜，如飲食饑渴之不可易，雖席富貴壽考，視之若小年經生，不稍稍自足，積之歲月以抒其生平之所至，日與古聖賢精思妙理漸濡吻合，而莫之或解，君子謂其能得乎文章之眞樂而不以名也。

江闓《文律序》 粵自弇州鴻鳥，洛汭靈龜，既出天地之至文，勢已不能終秘。下逮書契文字之造，扶徠、解慍、旦復之歌，猶其後者。由是古今賢豪疊興，凡所爲文種類事事殊。即一人一手，亦神明變化，莫可方倪紀極。然其不可方倪者，文情文思，暨其蘊蓄發皇之氣，其間終有不容變易者。所貴乎解人自得，未易與俗人言。昔人謂作史須有三長，予謂屬文亦然。人之才大而學識淺者，其失則野；人之學識優而才短者，其失則拘。拘與野皆文人膏肓痼疾，梁、唐、宋、元、明代有辨之者，惜採焉而不備，語焉而不精。

釋成鷲《論文》 巖頭盛云：從門而入，不是家珍；胸中流出，蓋天蓋地。此通宗妙旨，亦作文家秘密陀羅尼也。今人作文多從門入，譬如乞鄰美服，非不炫耀可觀，究之長短廣狹，無一稱體。果屬己有，自然冬裘夏葛，熨貼得宜，何必九章十二旒，自取不衷之災乎？吾輩爲學但得胸次灑然，便有一篇現成文字，滔滔流出，如三峽之水不可禁制，所謂蓋天蓋地也。

陳僖《與孫生論文書》 大約文也者，以道爲本，而行之以氣，規模乎古人而不襲也。文不本之於道，則無光明俊偉之致發見於外。所謂道者，不止不悖乎聖賢，即通乎人情，達乎世變，皆是也。至於發爲辭章，行乎其所不得不行，止乎其所不得不止，則氣耳，非故爲漫引之謂也。大匠不能廢繩尺以稱巧，故爲文須規模乎古人。然像物取其肖，爲文取其不肖。肖則文章優孟耳。優孟似叔敖，終非叔敖也，假也。此唐宋八家各有所本，而各不襲也。【略】文之佳處，在無字句處見深厚，顯蘊藉；在不接而接處見錯落，見力量，見其步武，一絲不亂。【略】此中微妙，多讀書，厚養氣，沉酣於《史》、《漢》唐宋之文，當自得之，非論說所能盡也。

又《答衛秀才論文書》 蓋古之人，實有一段纏綿篤摯，不可解結之情存乎中。故其所爲文，得之於誠到、氣到、神到，遂有一種句外之情，字外之義，透入紙背，發出墨表，使讀者傍徨夷懌，尋繹不倦，而又不得其處，此其所以傳也。

又《與汪比部論文書》 夫文也者，人爲之。人之所以爲文者，必有所寄託而後成也。有寄託，則眞精神出。眞精神出，然後能透入紙背，一字一句，鏘然有聲，爛然有光，歷千百世而不可磨滅。故凡爲文者，必中有寄託而後求之法；法備矣，而後成章；章成矣，而後可以論氣骨，觀氣象，定品格，

審辭令。如無寄託，而專求之章法辭令，則亦木偶之形，侏儒之音而已。雖然，《六經》者，文之祖。而《六經》則明道之書也，文非明道不可，然則有寄託而眞精神出。所謂道，力者，非耶？惟道爲有力，然歟？否歟？

又《再與汪比部論文書》 愚不謂爲文之力，非才與氣也。足以壯其雄才，而沛其厚氣，則道爲之也。何者？夫人之胸中，未有忸怩愧怍，而發之於言，磊落光明，有神采者。昔人有言曰：惜拘於流俗之見，不能盡其才。若是乎才之必本於道矣。又曰理直氣壯。若是乎氣之必出於道矣。故天下之眞才，未有不本於道者，不本於道，斯僞才耳；天下之直氣，未有不出於道者，不出於道，斯客氣耳。僞才客氣，數武而蹶，安能摧鋒陷敵以制勝哉！大約文之所貴者，氣也；能御夫氣者，才也。而氣之達於理，而無鄙倍之病；才之盡乎變，而無回惑之迹者，道也。

又《答戴滄州書》 大凡文章，根據《六經》，規模先正，卻要自出機軸，不宜寄人籬下作生活。摹古人而似，與不摹古人而全不似，皆非所以爲文。然不多讀書深講究，積精蓄思，不能自至境地，雖曰拋卻醫書，方做得盧、扁，然亦不聞未見醫書之盧扁也。

魯之裕《殷尊一時文序》 時文，藝也，非道也，而予則以爲是藝也，非有道者不能。《六經》四子之書，皆往昔大賢闡道之文也，而藝之可乎？時文何獨不然。其不然者，並不可以藝。夫藝，則道存其間矣。予竊以爲業於是者，必其人魁然而有超乎一世之行，不凋於俗，而期同揆乎古人，如是者其質高；必其人勤學好問，彊識博聞，盡古今之聞道先，而善洩其所蓄者之言，冥搜默討，各心契其所以然，而黑白毫釐之不可得蒙焉，如是者其識洞然以深，而其爲材也亦富。然而不可以我馭也，必取夫有明以來諸先正之所爲規而圓、矩而方者，悉若吾心之於臂指使焉，如是而可以肆矣，未也。蓋懼吾學之僅如吾質之所近，或剛柔曲直之未中，而陰陽舒慘之未適於和也。於是《左》焉而汰其夸，《史》焉而抑其豪，莊焉而繩其蕩，韓、屈、賈、董而互易其刻激蒼直之所偏，昌黎、柳州、廬陵、老泉則各極其詣之獨至者宗之，而餘則鄙以下無譏焉。夫如是其亦自得之矣乎？猶未也。蓋我之去聖賢也遠矣，不自量其遠，而欲起而代之言，則不徒審視其顯微輕重、疾徐揚抑之旨之爲貴也。貴諦聽其聲焉，尤貴聽其既希之聲焉，夫而後鏤吾心之精，追而躡之。當其時，息不知其何以屏也，目不知其何以注也，雷霆不知其震，而冬夏寒燠之不知其寒燠也，夫而後聖賢之蘊吾蘊焉，聖賢之神吾神焉，聖賢之氣度景象，一皆吾氣度景象焉。蓋至於是，而吾精蟦蟦乎其憊矣，吾年亦將於是老焉矣。

又《陳喬山文集序》 人何取乎有文？不得已也。匪文則事物之理無以明，事物之理無以明，則人方眩於其心，而踵而行之，即足以爲患於家國天下，此文之所以不可已也。然而文愈辯而理愈謬，理愈謬而人心愈眩於所從，則文之貽患於家國天下也愈烈，審是而有文，不若無文之得矣，而胡弗已也。將以爲名乎？蘄於名而徑於文，則襲焉已矣，襲者敗道也。【略】古昔神聖賢人以文著者衆矣，躬行其志而不懈，以止乎其所，於是不得已而宣其蘊，以昭於萬世，故其爲文也一言而囊括乎宇宙，百世之下循其說焉。自可以泝而窮乎源，襲焉者異是矣。仁義道德之弗積則基傾，詩書禮樂之弗積則蓄窗，古今名物象數之未晰其端，理亂盛衰時勢安危之未究其極，則智蔽而無以判天下之是非。其爲文也，艱深以飾僻，餖飣以夸多，萎冗渙蔓，依倚穿鑿以期附於文藝之林，而不知其適以自彰其剽剝，然則人亦不幸而有是文矣。

馬榮祖《文頌上・體源》 浩浩黃河，來自天上，濫觴在初，流衍彌壯。泰山之雲，膚寸出雨，曾不崇朝，已徧九土。體正源清，派遠而明，耳孫鼻祖，玉振金聲。

儲大文《雜文・尚簡》 文何以尚簡也，近世以來操筆爲文詞者，其詞日益多，而道日以喪，文日以敝。故尚之或曰：「子言道可也，古之志於不朽而立言者多矣，或衷於道而不傳，或不衷於道而傳，是多不出於簡。簡安所用諸？」曰：「天下有離道而可以爲文者乎？無之。六藝亡論，文之傑然名於世，唐宋以來莫若韓、柳、歐陽、蘇、曾、王，此數君子者，謂其無與於道則可，謂其文盡無與於道，此不知道也。柳州品最後，然文率依倚於道，若無所依倚，則直等於近世之文。枵然無有者，不可以爲文。又如遷謫後諸記，決不能清迥深靜，令人可長感也。吾之所謂簡者如此。蘇氏之文，人率美之曰暢。予謂蘇氏蓋能簡者，何則？事理明而氣實，假令出其策議書疏之意，令近人引紙道之，決不循行輒止，然文忠文至黃州而益簡，至惠州昌化軍而又益簡，蓋有得於清迥深靜之旨，而非止諸家之工於言者。故其道雖不醇，而若槩不知道，則必不可以爲簡。」或曰：「此言靜也，非簡也。」夫文未有不靜而能簡者，亦未有不能簡而造於工者。蓋古之詞極煙波嗚咽，峻體嵯

峨之勝，而未嘗不於簡者發之。今之治古文辭者多見及此，而未及此則不能無所執，甚且號於天下曰：我知道也。噫，士不知此，吾知其不可以治古文，不可以入堯舜之道。

愛新覺羅・弘曆《皇清文穎序》《易》曰：「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蓋自有天地，而人經緯乎其間，士君子之一言一行，國家之制度，文爲禮樂刑政，布之爲教化，措之爲事功，無非文也。乃其菁英所萃，蔚爲國華，詞以殽之，聲以永之，律以和之，諧協六同，彰施五色，典謨作焉，雅頌興焉。詩不云乎，「追琢其章，金玉其相」，文之盛也！

又　昔之論文，以代爲次者，於漢則有《西漢文類》，唐則有《文苑英華》、《唐文粹》，宋則有《文海》、《文鑑》，元則有《文類》，明則有《文衡》，皆博綜一代著作之林，無體不備。今是編惟取經進之作，朝廷館閣之篇，與諸書小異，然以觀斯文風尚，當有取焉。在《易・渙》之象曰：「風行水上。」善立言者，以爲天地自然之文，而序卦受之以節，言文之不可過也。繼之以中孚，言有實也。節而不流，徵之以信，有典有則，可久之道其在斯乎！

又《御選唐宋文醇序》不朽有三，立言其一。言之無文，行而不遠。若是乎言之文者，乃能立於後世也。文之體不一矣，語文者說亦多矣，羣言淆亂，衷諸聖當必以周、孔之語爲歸。周公曰：「言有序。」孔子曰：「辭達而已矣。」無序，固不可以達，欲達其辭而失其序，則其爲言，奚能雲粼波折，而與天地之文相似也？然使義則戔戔，而言有枝葉，妃青媲白，雕琢曼辭，則所謂八代之衰已，其咎同歸於無序而不達。抑又有進焉，文所以足言，而言固以足志，其志已荒，文將奚附？是以孔子又曰：「言有物。」夫序而達，達而有物，斯固天下之至文也已。昌黎韓愈生周漢之後幾五百年，遠紹古人立言之軌，則其文可謂有序而能達者。然必其言之又能有物，如布帛之可以暖人，菽粟之可以飽人，則李翺所編七百篇中，猶且十未三四，況昌黎而下乎？甚矣，文之至者不易得也。明茅坤舉唐宋兩朝中昌黎、柳州、廬陵、三蘇、曾、王八大家，薈萃其文各若干首，行世迄今，操觚者膾炙之。本朝儲欣謂茅坤之選，便於舉業，而弊即在是，乃復增損之，附以李習之、孫可之爲十大家，欲俾讀者興起於古，毋祗爲發策決科之用，意良美矣。顧其識之未衷，而見之未當，則所去取與茅坤亦未始徑庭。朕讀其書，嘉其意而亦未嘗不懲其失也。夫十家者，謂其非八代駢體云爾，駢句固屬文體之病，然若唐之魏鄭公、陸宣公，其文亦多駢句，而辭達理詣，足爲世用，則駢又奚病？日月麗乎天，天之文也；百穀草木麗乎土，地之文也；化工之所爲有定形乎哉！化工形形而不形於形，而謂文可有定形乎哉！顧其言之所立者何如耳？

又《韓文公文集序》夫文，亦天下之一藝也。精其術可奉爲師法者，周有左氏，漢有賈誼、董仲舒、馬遷、相如、劉向，此數子者，雖非見道之文，要皆卓自樹立，不合流俗，而其文之古樸，亦非浮華澆漓者所能及。迨自五代剖分，文弊質窮，天下之言文者，務以藻繢爲事，娓娓如婦人言，世道衰微，人心由之僞薄。至唐并天下，蔚興文教，殆百餘年，而後昌黎以《六經》之文鳴天下。由是言之，文之繫於世道人心亦大矣。

張廷玉《古文雅正原序》文辭之興，非偶然也。發天地之精華，而根之性命。《易》之道陰陽，《詩》之道志，《書》之道事，《禮》之道行，《春秋》之道名分。要而論之，皆性命之文也。周秦以後，文士代興，顧其流之藝苑，載之典籍者，是非純駁，不能以無辯。昔人之論古文也，其類有四：曰辭命，曰議論，曰論事，曰論理。究之辭命、議論、論事，莫不貫於理。唯貫於理，則內有以關乎身心意知之微，而外有以備乎天下國家之用。故夫性命之文，約而達，贍而精，奧博而有體要，他若俶詭幻怪，卮詞蔓衍，與夫月露風雲，連篇累牘，大雅弗尚也。予自通籍後，備員秘省，敬誦聖祖仁皇帝《周易折衷》、《性理精義》、《古文淵鑒》諸書，闡發微言，蒐羅正學，丹黃甲乙，炳如日星，雖片義單詞，悉歸理要，其爲世道人心計，至深遠矣。皇上即位，作述相承，潛心道奧，綸音疊渙，以崇實學，敦名教爲先務，凡以期海內文學之士，不騖聲華而衷諸性命也。【略】故曰：「文所以載道也。」又曰：「言之無文，行而不遠。」蓋非載道，不足以爲文，雖欲行遠，烏可得哉！

曹學詩《文體》今夫文以載道，而言爲心聲，道不足而強爲文者，枝葉之學也；心不純而強爲言者，剽竊之功也。蓋在下則係乎士風之漓薄，而在上則關乎氣運之虧隆，是必以正人心，移風會爲要務。然而學術不明，人心不可得而正也；教化不興，風會不可得而移也。則其所以鼓舞而濯磨之者，其機端在於上矣。【略】蓋讀書多，則文自醞釀而深厚；窮理熟，則文自剴切而評明；養氣深，則文自溫醇而後偉。此固非勉強旦夕之功，而務爲揣摩之所致也。

吳省欽《白華前稿自序》 作者之意，必與道不遠，而以法準之。舉古人之規矩繩墨，循循焉不敢少放，操之既久，養之漸熟，繼且文成法立而不自知，所謂自此入，非自此出也。然其所謂作者不出兩端，一曰學，一曰才。才浮於學，則爲策士之縱橫，而記載或同小說；學囿於才，則爲學究之訓詁，而徵引或似類家。特縱橫之病較甚於訓詁，彼不根於道，抑且幷其糟魄而失之。矯其病者，又不求之道，而第求之短長離合之間。孔子曰：「辭達而已矣。」達者，達其理，非達其意也。吾之意達，而吾之理未達，則質既不立，文亦不光。

李果《沈確士歸愚文稿序》 言必求之道，理必衷之經，而後研窮史傳以達其識，博觀諸大家之言以馭其氣。識老氣鉅，而其行其止如有神焉，如是以爲文，而文乃可以行遠。

沈廷芳《南雷文定五集序》 文所以載道，道之不存，憫然廁身述作之林，蟠螭刻鳳，以爲姸巧，雖欻吸其氣，張王其辭，烜赤其色，按之根元，其中固無有也。故移時而散飄風飈浮埃矣。惟與道俱者，始能傳世而行遠。

徐用錫《顧嗣宗帆湘集序》 爲文者欲文之進於古，而第於文求之，恐終不能至。昌黎於此言之爲詳。人必志其遠者，大者，篤於人倫，務正學明其理，博覽精思，通古今經世之要，區別人物之高下，復講切于文之體律，與所以修詞之法，及爲之也必有爲而爲。所以爲之者，緣物稱情，而毫無所溢飾，庶可企及於古之作者。

張仁熙《與王昊廬太史論文書》 僕竊以爲文章家言宜原本《六經》，沈酣《左》、《史》，闌渾灝灝，蒼莽沈鬱，粗枝大骨，跌蕩怪奇。絳洞若大河之下三門，崩豗如太白武功之逼天闕耳，非盡爲廬陵、太僕兩家也。

藍千秋《饒幼仙集序》 文章，天地之菁英，故以文名世者，必鍾山川之秀異以生。既鍾其秀矣，而其爲文章，又必曠攬冥搜，感觸靈異，然後有以發其胸中之奇，而文爲之益工。是以才人之生也，必有其地，而至於經歷山川，以爲筆墨之助，則又視乎其所遭而不可必焉。

吳玉綸《文論》 文以載道，自古言之。或曰三代以後，文與道離也久矣，學究習氣動曰「明道」，將認門面語爲眞諦，持論必庸。然斯言也，賢知之過也。不知文先不知道，道者理而已矣。有當然，有所以然，順其理以行之，而道猶路也；本其行之理以言之，而文乃生焉。故道者文之菁華，文者道之權輿。裕其理於文之先，曰「修詞立其誠」，通其理於文之中，曰「情見乎詞」。詞以達情，情以積誠，誠以窮理，理以明道，如日月麗天，江河行地，布帛菽粟之於日用飲食，《六經》皆載道文也。

又 夫物者道而已矣，有是非眞僞之辨，有淺深精粗之分，如濂溪《西銘》、《太極圖說》，二程氏《遺書》，張子《正蒙》與考亭《學庸章句》，《論孟集注》，固宋儒本道爲文。即賈茂、董醇，振嚮於忠武《出師》，昌黎起衰，而柳柳州、李翺、皇甫湜頡頏其間，歐、曾繼之，皆多羽翼經傳之功。深者言深，精者言精，是文以道重也。如見之淺而故深言之，是之粗而故精言之，語雖工妙，義蘊無多，道之醞釀有限，文之品題可知矣。他如尙縱橫，尙功利，尙刑名，尙虛無，或背而馳，或襲而僞，奚用文爲哉！凡物物而不物於物，不以迹而以神也，文尤神明而變化者乎？然不滯於迹，以得其神，亦不能離乎迹以求其神。若以則古稱先爲門面語，而以厭故喜新爲眞諦，是舍形體而求精神也。古今有好奇之文，天下無不庸之道，吾不知或所謂得人之得與自得其得，所得於文果安在耶？

夏之蓉《興藝錄序》 文，心之聲，道之倪也。韓昌黎有言，水盛而物之細大畢浮，氣盛而音之高下皆宜。非謂文主於氣乎？李習之有言，義深則意遠，意遠則理辨，理辨則詞盛，非謂文根於義乎？要之不考義不能養氣，不養氣亦不能屬文。

姚鼐《海愚詩鈔序》 吾嘗以謂文章之原，本乎天地；天地之道，陰陽剛柔而已。苟有得乎陰陽剛柔之精，皆可以爲文章之美。陰陽剛柔，並行而不容偏廢。有其一端而絕亡其一，剛者至於僨強而拂戾，柔者至於頹廢而闇幽，則必無與於文者矣。然古君子稱爲文章之至，雖兼具二者之用，亦不能無所偏優于其間，其故何哉？天地之道，協合以爲體，而時發奇出以爲用者，理固然也。其在天地之用也，尙陽而下陰，伸剛而絀柔，故人得之亦然。文之雄偉而勁直者，必貴於溫深而徐婉；溫深徐婉之才，不易得也。然其尤難得者，必在乎天下之雄才也。

又《述菴文鈔序》 鼐嘗論學問之事，有三端焉：曰義理也，考證也，文章也。是三者苟善用之，則皆足以相濟；苟不善用之，則或至于相害。今夫博學強識而善言德行者，固文之貴也；寡聞而淺識者，固文之陋也。然而世有言義理之過者，其辭蕪雜俚近，如語錄而不文；爲考證之過者，至繁碎繳

繞，而語不可了當，以爲文之至美，而反以爲病者何哉？其故由於自喜之太過，而智昧於所當擇也。夫天之生才雖美，不能無偏，故以能兼長者爲貴，而兼之中又有害焉。豈非能盡其天之所與之量，而不以才自蔽者之難得與？

又《復汪進士輝祖書》 夫古人之文，豈第文焉而已，明道義、維風俗以詔世者，君子之志；而辭足以盡其志者，君子之文也。達其辭則道以明，昧於文則志以晦。

又《復魯絜非書》 天地之道，陰陽剛柔而已。文者，天地之精英，而陰陽剛柔之發也。惟聖人之言，統二氣之會而弗偏，然而《易》、《詩》、《書》、《論語》所載，亦間有可以剛柔分矣，值其時其人，告語之體，各有宜也。自諸子而降，其爲文無弗有偏者。其得於陽與剛之美者，則其文如霆，如電，如長風之出谷，如崇山峻崖，如決大川，如奔騏驥。其光也如杲日，如火，如金鏐鐵。其於人也，如馮高視遠，如君而朝萬衆，如鼓萬勇士而戰之。其得於陰與柔之美者，則其文如升初日，如清風，如雲，如霞，如煙，如幽林曲澗，如淪，如漾，如珠玉之輝，如鴻鵠之鳴而入廖廓。其於人也，溶乎其如歎，邈乎其如有思，暖乎其如喜，愀乎其如悲。觀其文，諷其音，則爲文者之性情形狀舉以殊焉。且夫陰陽剛柔，其本二端，造物者糅而氣有多寡進絀，則品次億萬，以至於不可窮，萬物生焉。故曰：「一陰一陽之爲道。」夫文之多變，亦若是已，糅而偏勝可也，偏勝之極，一有一絕無，與夫剛不足爲剛、柔不足爲柔者，皆不可以言文。

又《稼門集序》 天下所謂文者，皆人之言，書之紙上者爾。言何以有美惡？當乎理，切乎事者，言之美也。今世士之讀書者，第求爲文士，而古人有言曰：「一爲文士，則不足觀。」夫靡精神銷日月以求爲不足觀之人，不亦惜乎！徒爲文而無當乎理與事者，是爲不足觀之文爾。

錢維喬《與趙味辛書》 夫文章之道，理與氣而已。聖人之言曰「修辭立其誠」，又曰：「辭達而已矣。」不詭於理之謂誠，能行其氣之謂達。昌黎之言曰：「文無難易，惟其是耳。」曰：「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者皆宜。」惟其是則誠立矣，氣盛則能達矣。夫所謂誠者，豈必深微淵懿，衷諸性命不可易之旨哉？吾爲此言而足以闡明事物之故，不蹈虛渺，誠也；吾爲此言而抒所心得，非口出之而中違之，亦誠也。所爲達者豈有一定之則，使人循循於是哉？吾之意如是而已盡，則少而達也；吾之意如是而未盡，則多而達也；吾之意直遂言之而已顯，則質而達也；吾之意鋪張潤色言之而始顯，則華而達也。是故各因乎情事，各協乎體製。三代以上之文簡樸，以言理而其辭達；三代以下之文詳麗，以言理而其辭亦達，所謂唯其是也。至于世運升降，而人之學力復差分于其中，此厚薄醇疵所由異，而要之果能無失乎？二者則必有其可以傳，何也？里巷謠諺，豈識體格，而史策載之者，其于理當而意甚明也。雖然，二者之中又有法焉。譬之于御，理者御之意也，氣者馬足之力也，而磬控縱送，如琴如舞，則賴轡以馭之。法者，所以馭理與氣者也。是故古文之道，欲盡吾所欲言，又欲不盡吾所欲言。盡所欲言者，平原直壤，策而馳之，可以瞬息而千里；不盡所欲言者，交衢曲阪，則必抑勒之，旋折之，不使一逸徑去，然後人馬相謀，暢乎其所欲之而無所揵。蓋法者行于理與氣之間，而不可以意求，不可以迹合，因其自然，如是而已。

又《孫後齋時文跋》 聖賢之文，所以載道；學人之文，所以抒才，古與今無二致。取經傳之辭敷衍闡述，而爲科舉之業，此今日之所謂時文也。然文何有今古？假令塗羹土飯，陳腐握齱，是直不足以爲文；否則能養其氣，不詭於理，戛戛然有意義存焉，時文即古文也，即非古聖賢之文，亦今日才人之文也。

又《管韞山續刻時文序》 文章與政事有二道乎？曰：有之。其爲文也，不軌于理，惟詞華是尚，是無可措諸實用也。古文與今文有致乎？曰：有之。其爲文也，揣摩爲工，期弋取科第而止。是言之無物，非古作者之旨也。夫取士以四書文，四書皆聖賢之言，所以垂教萬世。學問經濟備焉，而謂詮發而闡明之無益于身心，可乎？果無益焉，是末流之庸腐，而咎不關體制也。

又《范我事時文序》 夫文人動筆，關乎性靈學問。若志，立言之本旨，但希弋獲榮辱，欣戚之念戰于中，先耗心力而卒之，所以得失者，仍歸冥冥，亦何爲耶！

孫梅《四六叢話敘》 文之爲言，合天人以炳耀；選之爲道，從精義以入神。選而不文，非他山之瑜瑾；文而非選，豈麗制之淵林。若乃懸衡百代，揚榷群言，進退師於一心，總持及乎千載，吾於昭明氏見之矣。【略】揆厥所長，大體有五：曰通識：《五經》紛綸而通釋訓詁者有《爾雅》，諸史肸蠁而通述紀傳者有《史記》，選之爲書，上始姬宗，下迄梁代，千餘年間藝文備矣。

質文升降之故，風雅正變之由，雲間日下，接迹於簡編；漢妾楚臣，連衡於辭翰。其長一也。曰博綜：自昔文家尤多派別，《文志》表江左之盛，《典論》詮鄴下之賢，選之所收，或人登一二首，或集載數十篇，詩筆不必兼長，淄澠不必盡合。咏懷擬古，以富有爭奇；元虛簡栖，以單行示貴。其長二也。曰辨體：風水遭而斐亹作，心聲發而典要存，敬禮工爲小文，長卿長於典册。體之不圖，文於何有？分區別類，既備之於篇；溯委窮源，復辨之於序。勿爲翰林主人所嗤，匪供兎園册子之用。其長三也。曰伐材：文字英華，散在四部，窺豹則已陋，祭獺則無工。惟沈博絕麗之文，多左右采獲之助。王孫驛使，雅故相仍，天鷄蹲鴟，繽紛入用。是猶陸海探珍，鄧林擷秀也。其長四也。曰鎔範：文筆之富，浩如淵海，斷制之精，運於爐錘，使漢京以往，弭抑而受裁，正始以還，激昂而競響。雖禊序不收，少卿僞作，各有指歸，非爲謬妄，謂小兒強解事，此論未公；變學究爲秀才，其功實倍。其長五也。

又《四六叢話》卷二八 文之時義遠矣，侈言博物，積卷徵長，刻意爲文，淸言入妙，尙心得者，遺雕僞以爲堆垛無工；富才情者，忽神思則曰空疏近陋。各競所長，人更相笑，僕以爲齊既失之，而楚亦未爲得也。夫一畫開先，有奇必有偶；三統遞嬗，尙質亦尙文。翦綵爲花，色香自別。惟白受采，眞宰有存。【略】善夫東坡之論曰：「入都市而總百貨，必有一物以攝之。」故文以意爲之統宗，則是宜僚弄丸而兩家之難解也。山谷之論曰：「織回文而成七襄，必得錦機以就之。」故文以機爲之驅駕，則是秋御執綏而交衢之舞作也。極而論之，行文之法，用辭不如用筆，用筆不如用意。虎頭傳神，添毫欲活；徐熙沒骨，著手成春，此用筆之妙也。言對爲易，事對爲難，反對爲優，正對爲劣，此用意之長也。

彭紹升《復魯絜非書》 天地之大德曰生，其流行于物者爲元氣。是氣也，根極于一，淆于萬，其來無方，其應無迹，得之者與天地合其德，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生生不窮，而利賴及于萬世。是惟文王、周公、孔子之文，始足以當之。自茲以降，思、孟之深醇，董、韓之閎達，程、朱之精詳，陸、王之易簡，類能契天地之心，故其文與天地之元氣相輸貫，相望于數千載之中。繼聖人而命世，其它二千年間，百家諸子以文自名者，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各分畛域，不能相通。然使其言誠有濟于時，適于用，當于人心，足以止惡而進善，則君子取之。取之者何也？謂其文足以效能于天地也。

又《顧亭林先生餘集叙》 文之至者，必根于天性。古之人全忠孝之實以成其身，外感于所遇以成其行，明而爲日月，怒而爲雷霆，流而爲江湖，其氣充乎天地，故天地之氣之所之，即莫非其氣之所之也。其有不容已，予言以宣其忠孝之實，而其言亦遂與天地之氣上下同流，亘古今不息。

又《與大紳書》 理窮，則文之本末無不盡；知致，則文之微顯無不周。《六經》、《論》、《孟》之書可證也。知未致，理未窮，其文或謬于義，或不足于辭，皆病也。

任啓運《與友論文書》 觀鬬蛇而精書，蛇非書也；觀舞劍而精畫，劍非畫也。心於書者不見有書，故非書皆書也；心於畫者不見有畫，故非畫皆畫也。然則求文於文者，夫豈有文哉？【略】伏惟君子優而游之，會而通之，本之《六經》以正其源，推之子史以盡其變，反之身心以悟其眞。於天地得其大，於日月得其明，於泰岱得其高，於滄海得其深。【略】則文也，幾於道矣。

秦瀛《華師道先生集序》 古今之文章本於《六經》，《六經》者聖人之書也。賈誼、董仲舒、司馬遷、劉向、韓愈、歐陽修、曾鞏之徒，其言之精者必合於道，必原於經。六朝綺麗之文，浮薄不足稱，蓋於聖人立言之旨無當也。即有志於聖人之立言，而植之不厚，築之不崇，則其發之也淺，而其行也亦不遠。故文之淺深醇駁，皆視其中之所得，而不可以強爲。

崔述《文說上》 畫所以貌物，黑白之色，方圓曲直之勢，皆合焉，謂之畫；文所以載道，是非得失之故，賢人哲士之事實，皆合焉，謂之文。物者形，道者理，形者然，理者其所以然。其事之大小，品之高下雖殊，其理一也。馬焉而狗其足，花焉而竹其幹，山焉而波，水焉而岫，求之天下，無是物也，可謂之工於畫乎？何以異爲文而詖其說，謬其理者也。累朱攢青，曲直雜設，非人非樹，非山非屋，見者不能名其物，可謂之工於畫乎？何以異爲文而晦其辭，亂其章？讀之而不能通其意者也。然而彼且曰吾工畫，世且曰彼工畫，問其所畫之物，則曰：「吾工畫而已，不知物也。」何以異爲文而離乎道，且自負文士？世亦以文士目之者也。凡論畫之美者，曰毫髮畢似，曰尺寸千里。然則爲文而能了然於口與手，簡而明，約而盡，使讀者釋然，有以知夫是非得失之故，豈不可謂工於文乎？然而世之爲畫者，不求之物，

而徒册上之橫斜疏密是問，此所以無工畫者也。爲文者不求之道，而徒古人之文之長短、難易、逆順是問，此所以無工文者也。【略】賢人君子明理之士，固有不工文者，然未有於道茫然，無牖隙之見，而能文者也。

又《文說下》 道也者，物之理也，其於人也爲情，其於事也爲義，爲勢。大之而天地聖人之所不能盡，小之而愚夫愚婦之所可知。一草一木之所以消長，皆道也。文也者，載此者也。其義顯，其事悉，其情通，是文而已矣。精而論之，雖大賢之言，不能皆醇；粗而論之，雖百家技藝之書，亦各有其道焉，莊周、韓非是也。【略】雖然，道有醇駁，則文有高下，孟子所謂詖淫邪遁者也。是故二子之文，非天下之至美也，適投乎世好耳。天下之言道者，亦非無駁於二子者也，適不爲世所詬病耳。譬諸飲食，道其物也，文其味也。《六經》，稻粱之味也。孟與韓，魚肉之味也。班、馬、歐、柳之言，間有羶腥焉。有其道而文不美焉者，失飪者也。摭拾《六經》之遺文，勦竊註疏之成說，以爲明道焉者，食饐而餲，魚餒而肉敗者也。莊周、韓非非聖人之道，而見美於世，猶葱荽椒蒜、獐鹿驢羸之肉，非味之正，而人喜食者多也。然視烹土煮泥以求味者，則不可謂無物，視世之心無所得，而摹擬古人之言以爲文者，則不可謂無道，余所謂文以載道者以此。夫韓退之、柳子厚，世所謂文士也；周茂叔，世所謂儒者也，然其言皆曰文以明道。獨近代之文士，則曰文自文，道自道，何者？彼以摹擬語勢爲文，以摭拾陳言爲道，非文之與道異也，彼所謂文與道者異也。

盛大士《與蕭梅江論文書》 竊謂文章之事，邃于經，精于子，汎濫于諸史百家，尤必通達時勢，詳折掌故。凡朝廷制詔功令，因革損益，筆之于書，原委秩如，出而與海內名公卿賢士大夫切劘往復，薈粹衆益，于是言文而行遠，身沒而言立。若私持臆見，一得自憙，是謂鄉黨自好之文，非嫡群雅之文也。

管同《與友人論文書》 文之大原，出於天得，其備者渾然如太和之元氣，偏焉而入於陽，與偏焉而入於陰，皆不可以爲文章之至境。然而自周以來，雖善文者亦不能無偏。僅謂與其偏於陰也，則無寧偏於陽，何也？貴陽而賤陰，信剛而絀柔者，天地之道，而人之所以爲德者也。孔子曰：「吾未見剛者。」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宏毅，任重而道遠。」聖賢論人，重剛而不重柔，取宏毅而不取巽順，夫爲文之道，豈異於此乎？古來文人陳義吐辭，徐婉不失態度，歷代多有；至若駿桀廉悍稱雄才而足號爲剛者，千百年而後一遇焉耳。甚矣，陽之足貴也。然僕以爲是有天焉，有人焉。得天之剛，世亦無幾，其餘必進之以學。進之以學者，孟子所云「以直養而無害」是也。日蓄吾浩然之氣，絕其卑靡，遏其鄙吝，使夫爲體也常宏，而其爲用也常毅。則一旦隨其所發，而至大至剛之概，可以塞乎天地之間矣。如此則學問成而其文亦隨之以至矣。取道之原，《六經》其至極也，而論其從入之塗，則《公羊》、《國策》，賈誼、太史公皆深得乎陽剛之美者，誠熟復之，當必更有所進耳。

又《贈汪平甫序》 天地之間物變以形，而人變以情。爵爲蛤雉，爲蜃鷹，爲鳩，而鳩復爲鷹，以形變者也。士爲賢爲聖，聖爲天，以情變者也。文也者，在外者也。在外也者，春華而雲麗，鐘鏗而琴和，炳然訇然，皆形耳，而豈情也哉！是故科舉之文，凡物之形也；駢麗之文，佳物之形也；司馬遷、韓愈之文，異物尤物之形也。雖然，皆形而已矣，以言情則未也。

方東樹《切問齋文鈔書後》 夫文字之興，肇始易繩。迹其本用，原以治百官，察萬民，豈有空言無因而爲一文者乎？特三代以上，無有文名，執簡記事者，皆聖賢之徒，賡歌謨明者，皆性命之旨，文與道俱，言爲民則。洎孔氏之門，始以文爲教；四科之選，聿有專能。自是以來，文章之家，傑然自爲一宗而不可沒，固爲其能載道以適於用也。凌夷至於秦、漢，道德泯然絕矣；而去古未遠，文章猶盛。往與姬傳先生言，西漢文字，皆官文書，而何其高古雄肆若彼？魏、晉以降，道喪文敝，日益卑陋。至唐韓子始出而復於古，號爲起八代之衰；八代者，東漢、魏、晉、宋、齊、梁、陳、隋也。故退之論文，自《六經》、《左》、《史》、《莊》、屈、相如，子雲數人而外，其他罕稱焉。於是重古文者，以文爲上，非祖述《六經》、《左》、《史》、《莊》、屈、相如、子雲者，不得登於作者之籙。重用者，以致用爲急，但隨時取給，不必以文字爲工：二者分立，交相持世。淺識之士，眩瞀惶惑，莫知所宗，苟事調停，終未得理。間嘗折衷斯義，以爲必重古文而後爲之文乎，則自東漢以來至於今，又將以至於萬世而無窮，天下所用以治百官察萬民者，一日不可無，而安侍之遙遙不世出之作者乎？謂隨時取給之文，但使有用，即與作者無異，則自東漢至於今，工爲致用之文，不知幾千百人，而何以都不傳於後，而獨此寥寥數作者，光景常新，久而不敝，而爲人所循誦法傳乎？可知文章之道，別有能事，而不得以不知而作者強預之也。

又《答葉溥求論文書》 文之所以不朽天壤萬世者，非言之難，而有本之難。若夫所以爲之之方，可一朝講而畢也，然而群喙鳴動，蓄心各異，是其所非，非其所是，顚倒妒惑，昧沒不返，後學之士欲求聞古人之眞，舉一世空無人焉。夫古之人以其本而發之爲文，軌迹不侔，家自爲則，其人已亡，不能復起自言其心，俗士淺學，各蔽其愚，人各云云，吾亦云云，則烏知吾言之獨是邪？人言之且非邪？就令吾言是矣，而古人已死，其孰從而定之？且人之言曰，爲文宜何若？何去？何取？吾弗過而問焉。吾之言曰爲文宜何若，何去，何取，人亦弗過而問焉。【略】吾取不詭古人，不迷來學，自足吾心而已。【略】文章之道，必師古人而不可襲乎古人，必識古人之所以難，然後可以成吾之是。善因善創，知正知奇，博學之以別其異，研說之以會其同，方其專思壹慮也。崇之無與爲對，信之無與爲惑，務之無與爲先，掃群議遺毀譽，彊植不可回也，貪欲不可已也。及乎議論既工，比興既得，格律音響既肖，而猶若吾文，未足追配古作者而無媿也。於是委蛇放舍，緜緜不勤，舒遲黯會，時忽冥遇，久之乃益得乎古人之精神而有以周知其變態。是故文章之難，非得之難，爲之實難。道德以爲體，聖賢以爲宗，經史以爲質，兵刑政理以爲用；人事之陰陽善惡，窮通常變，悲愉歌泣，凌雜深賾以爲之施；天地風雲，日星河嶽，草木禽獸，蟲魚花石之高曠夷險，清明黲露，奇麗詭譎，一切可喜可駭之狀，以爲之情；及其營之於口，而書之於紙也，創意造言，導氣扶理，雄深駿遠，瓌奇宏傑，蟠空直達，無一字不自己出，而後吾之心胸面目，聲音笑貌，若與古人偕出沒，隱見於前。而又懼其似也，而力避之；惡其露也，而力覆之；嫌其費也，而力損之。質而不俚，疏而不放，密而不僿，陰陽蔽虧，天機闔開，端倪萬變，不可方物，蓋自孟、韓、左、馬、莊、騷、賈誼、揚雄、韓、歐以來，別有能事，而非艱深險怪禿削淺俗與夫餖飣勦襲，所可襲而取之者也。夫文亦第期各適一世之用而已，而必劌心刳肺，斷斷焉以師乎古人若此者，何也？以爲不如是則不足以爲文也，此固無二道也。

方宗誠《古文簡要敘》 文之事本一，而其用三：曰晰理，曰紀事，曰抒情。理之原具於人心，而散見於事事物物。不有文以晰之，則自身心性情之近，以至家國天下之遠，自日用行習之常，以至患難死生之變。凡夫喜怒哀樂之節，視聽言動之宜，子臣弟友之經，出處進退取舍之義，牧民禦衆之方，制敵禦侮之策，致治保邦，移風易俗，禁姦弭亂之訏謀碩畫，所謂裁成輔相，以左右民，與夫息邪距詖，以承先聖之統者，其理千條萬緒，變變化化，不可端倪，是是非非，混淆雜出，皆將無以明諸心而處其當。至於上古以來，聖君賢臣平地成天之績，良將循吏撥亂反正之功，暴君污吏、小人憸士惑世誣民之事，國家興亡治亂之由，以及忠臣、義士、孝子、貞婦之畸行苦節，高人逸士之流風餘韻，可以廉頑而立懦者，苟非有文以紀之，則又何以昭法戒，而使後之人多識多聞以畜其德。且夫人生而靜者，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而情生焉。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交，違順、苦樂之境，存亡、聚散、盛衰之遇，操心慮患、怨慕離憂、呼天向隅之鬱積，非抒之以文，則又何以發憤宣悲，寫人情之所難言，而泣鬼神，動天地。是三者，文之大用也。雖然，有其本。今夫日月星辰，風雲雷雨之成象於上，變化而無方者，天之文也，而天非有心而文之焉。山峙川流，草木蕃庶，鳥獸率舞之成形於下，變化而不窮者，地之文也，而地非有心而文之焉。《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爲經於中，變化而不可易者，聖人之文也。而聖人非有心而文之焉，至誠之道充於中，而以時發見於外而不得已也。是故學者不可不求其本。理明於心，事曉暢於心，情出於心之正，動於心之自然，而皆非有所穿鑿而矯飾。則發爲晰理之文，自能辨是非，判疑似，別眞僞，不徇一己之私見，而當於人心之所同然。讀其文者，可以啓聰牖明，沃心發慮，開物而成務。發爲紀事之文，則自能謹闕文，具本末，刪繁提要，詳略有倫，紀其事而幷傳其神，誌其人而並狀其氣象；後之讀者，雖在千百載之下，而如生千百載之上，親炙其人，目見其事，感動興起於不容已。發爲抒情之文，則自能道故舊，述今昔，敘悲歡離合之迹，傳幽憂宛結之思，或含畜而深婉，或沈鬱而頓挫；令讀其文者，不覺一唱三歎，唏噓欲泣，情爲之篤而氣爲之厚。有本者如是，是豈徒剽賊古人，揣句讀，摩音節而爲之者哉！《六經》尙矣。周末諸子，秦、漢以來文章之士，號爲善晰理、紀事、抒情之文者，雖有駁有醇，而要皆各有其本。雖然，文章之本具於心，而第求之於心，則又不可。昔者，伏羲氏繼天立極之聖也，然其作《易》也，必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孔子至聖也，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信而好古，敏以求之，

然後刪《詩》、《書》，定《禮》、《樂》，繫《易傳》，作《春秋》，以詔萬世。孟子大賢也，知言養氣，深造以道，博學而詳說之數十年，然後叙《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蓋文之事，有本有法。本具於心，而法備於古，忘本者不可矣。師心自用，不知法古，則又無以明理於心，曉事於心，厚其心之性情，而言之可爲天下後世法。法不備則用不周，亦理勢然也。嗟乎！文之敝久矣。余嘗惡夫三代而下，文之多離夫道也，取周、程、張、朱以來大儒之文十餘篇，可以上配《六經》者，列爲一書，曰《斯文正脈》。蓋欲學者反求其本，而不可溺於文，本明則所以爲文之法具載於書，而不必更言之，以失於贅。今友人張君宗翰以爲文之法，學者亦不可不知也，而泛觀古人之文，則又博而寡要，且懼夫貪多務得，而遂溺於文，取韓、歐八家之文，命余簡取之，以爲初學法。余因取其晰理之明辨而不支者，紀事之詳簡而有體者，抒情之篤厚而不欺者爲一册，以復於張君。雖然，此法也，而非本也。君第遊心於斯籍，以明其理，曉其事，厚其情，而不溺其心於文焉，而文將不可勝用矣。

石蘊玉《與王念豐論文書》 竊謂文章之道，性命、經濟兩途而已。聖人既歿，道統失傳，性命則罕言之矣。若夫經濟，則代有經文緯武之才，胸中有確然不可奪之見，發爲文章，可以傳世而行遠，如是立言言之，所以與功德而不朽也。

龔景瀚《尹某四書文叙》 文以氣爲主，韓子曰：「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皆宜。」蘇長公曰：「行乎其所不得不行，止乎其所不得不止。」此言氣之足以生乎法也。氣之純雜厚薄，視其所養之深淺，富貴貧賤毀譽榮辱，凡所謂人之見悉屏而無存，然後其心能深入乎古。故古人之學必求其得乎心，積之久，其氣之剛大者沛然而有餘，而其和平者挹之而不盡，夫如是，不必有意於爲文也，道其胸中之所自得者而文成，而法立也。

陳用光《復魯實之書》 凡爲文，以氣爲主，氣非學古于何生？有法而無氣，則土偶之官骸而已，以學古而至于裂規矩、棄繩墨，則尤不當。

又《與管異之書》 夫古文辭傳之于世，必才與學兼備而後能有成，才不可強能，而學則可勉致。然學有二，其存乎修辭者，異乎南北朝人之所學，爲古文而得其途者知之矣。其存乎學而銖積寸累，以求其義理。爲古文而得其途者，其所得又有淺深之分焉。得于此者深，雖修辭之功不至，而固可自立；得于此者淺，雖修辭之功至，而未必其能自立也。

又《龔海峰文集序》 世或謂考證之學足以累文辭，是不然。將由夫搜舉細碎，矜名物之偶獲以爲美與？是爲考證，學者之所不取也，豈徒病其文，固已病其學。將由夫明辨審問以助篤行與？是君子之所以畜德也，既已有其學，自必有其文。學也者，土也；文辭者，其土所生之物也。土美則生物必茂，不資土而詡其華，是剪繪綴帛之枝葉也。物固有資於土而爲黃茅白葦者矣，以茅葦而笑蘭蕙，是不察其質之殊，而姑欲抗舉夫剪繪綴帛之枝葉也。

李兆洛《駢體文鈔序》 少讀《文選》，頗知步趨齊、梁。後蒙恩入庶常，臺閣之製，例用駢體，而不能致工。因益搜輯古人遺篇，用資時習，區其鉅細，分爲三編，序而論之曰：天地之道，陰陽而已；奇偶也，方圓也，皆是也。陰陽相並俱生，故奇偶不能相離，方圓必相爲用。道奇而物偶，氣奇而形偶，神奇而識偶。孔子曰：「道有變動故曰爻，爻有等故曰物，物相雜故曰文。」又曰：「分陰分陽，迭用柔剛。」故《易》六位而成章，相雜而迭用。文章之用，其盡於此乎！《六經》之文，班班具存。自秦迄隋，其體遞變，而文無異名。自唐以來，始有古文之目，而目六朝之文爲駢儷。而爲其學者，亦自以爲與古文殊路。既歧奇與偶爲二，而於偶之中，又歧六朝與唐與宋爲三。夫苟第較其字句，獵其影響而已，則豈徒二焉三焉而已？以爲萬有不同可也。夫氣有厚薄，天爲之也；學有純駁，人爲之也；體格有遷變，人與天參焉者也；義理無殊途，天與人合焉者也。得其厚薄純雜之故，則于其體格之變，可以知世焉；於其義理之無殊，可以知文焉。文之體，至六代而其變盡矣。沿其流極而泝之，以至乎其源，則其所出者一也。吾甚惜夫歧奇偶而二之者之毗於陰陽也！毗陽則躆剽，毗陰則沉腿，理所必至也，於相雜迭用之旨均無當也。

顧廣圻《半樹齋文集序》 文之爲道，不尚於能工，而尚於可貴。俗之論者曰：「工則貴耳。」此甚不知文者也。夫使其文也讀之而無益，雖工奚貴焉；讀之而無益，而又有損，則彌工而去可貴者彌遠矣。

潘德輿《答魯通甫書》 夫文，于士大夫之行爲末，曷足以求士？然文乃氣之所爲也：一人之文，觀一人之氣，一世之文，觀一世之氣。假使一世之文至于嬰孩纖仄，悉無直氣，則其士大夫可知，而其世亦可知也。是故士大夫之行詳密不勝舉，而莫先于尊崇其廉恥，培養其直氣以自振，且以振

天下。

阮元《文言說》 古人無筆硯紙墨之便，往往鑄金刻石，始傳久遠，其著之簡策者亦有漆書刀削之勞，非如今人下筆千言，言事甚易也。許氏《說文》：「直言曰言，論難曰語。」《左傳》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此何也？古人以簡策傳事者少，以口舌傳事者多，以目治事者少，以口耳治事者多。故同爲一言，轉相告語，必有愆誤，（《說文》言從口從辛，辛，愆也。）是必寡其詞，協其音，以文其言，使人易於記誦，無能增改，且無方言俗語雜於其間，始能達意，始能行遠，此孔子於《易》所以著《文言》之篇也。古人歌詩箴銘諺語，凡有韻之文皆此道也。《爾雅·釋訓》主於訓蒙，「子子孫孫」以下用韻者三十二條，亦此道也。孔子於乾坤之言，自名曰「文」，此千古文章之祖也。爲文章者不務協音以成韻，修詞以達遠，使人易誦易記，而惟以單行之語從橫恣肆，動輒千言萬字，不知此乃古人所謂直言之言，論難之語，非言之有文者也，非孔子之所謂文也。《文言》數百字幾於句句用韻，孔子於此發明乾坤之蘊，詮釋四德之名，幾費修詞之意，冀達意外之言。《說文》曰：「詞，意內言外也。」蓋詞亦言也，非文也。（《文言》曰：「修辭立其誠。」《說文》曰：「修飾也。」詞之飾者乃得爲文，不得以詞即文也。）要使遠近易誦，古今易傳，公卿學士皆能記誦以通天地萬物，以警國家身心，不但多用韻，抑且多用偶。【略】凡偶皆文也，於物兩色相偶而交錯之，乃得名曰文，文即象其形也。然則千古之文，莫大於孔子之言《易》，孔子以用韻比偶之法錯綜其言，而自名曰文，何後人之必欲反孔子之道而自命曰文，且尊之曰古也？

又《四六叢話後序》 昔考工有言，青與白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良以言必齊偕，事歸鏤繪，天經錯以地緯，陰偶繼夫陽奇。故虞廷采色，臣鄰施其璪火；文王壽考，詩人美其追琢。以質雜文，尙曰彬彬；以文被質，乃稱鹹鹹。文之與質從可分矣。懿夫人文大著，肇始《六經》，典墳邱索，無非體要之辭；禮樂詩書，悉著立誠之訓。商瞿觀象於文言，邱明振藻於簡策，莫不訓辭爾雅，音韻相諧。至于命成潤色，禮學多文，仰止尼山，益知宗旨，使其文章正體，質實無華。是犬羊虎豹，翻追棘子之談；黼黻青黃，見斥莊生之論也。周末諸子奮興，百家並騖，老、莊傳清淨之旨，孟、荀析善惡之端，商、韓刑名，呂、劉雜體，若斯之類，派別子家，所謂以立意爲宗，不以能文爲本者也。至于縱橫極於戰國，春秋紀於楚漢，馬、班創體，陳、范希踪，是爲史家，重於序事，所謂傳之簡牘，而事異篇章者也。夫以子若彼，以史若此，方之篇翰，實有不同。是惟楚國多才，靈均特起，賦繼孫卿之後，詞開宋玉之先，隱耀深華，驚采絕艷，故聖經賢傳，六藝於此分途；文苑詞林，萬世咸歸圍範矣。洎夫賈生、枚叔，並轡漢初；相如、子雲，聯鑣西蜀。中興以後，文雅尤多，孟堅季長之倫，平子、敬通之輩，綜兩京文賦諸家，莫不洞穴經史，鑽研六書，耀采騰文，駢音麗字。故雕蟲綉帨，擬經者雖改修途；月露風雲，變本者妄執笑柄。建安七子，才調輩興，二祖、陳王，亦儲盛藻，握徑寸之靈珠，享千金於荆玉。至于三張、二陸、太沖、景純之徒，派雖弱於當途，音尙聞夫正始焉。文通、希範，並具才思；彥升、休文，肇開聲韻。輕重之和，擬諸金石；短長之節，雜以咸韻，蓋時會使然，故元音盡泄也。孝穆振采於江南，子山選聲於河北，昭明勒選六代，範此規模；彥和著書千古，傳茲科律。迄於陳隋，極傷靡敝，天監、大業之間，亦斯文升降之會哉！唐初四傑，並駕一時，式江、薛之靡音，追庾、徐之健筆。若夫燕、許之宏裁，常、楊之巨制，會昌一品之集，元、白長慶之編，莫不并掞龍文，聯登鳳閣。至于宣公翰苑之集，篤摯曲暢，國事賴之，又加一等矣。義山、飛卿以繁縟相高，柯古、昭諫以新博領異。駢儷之文，斯稱極致。趙宋初造，鼎臣大年，猶沿唐舊，歐、蘇、王、宋，始脫恆蹊，以氣行則機杼大變，驅成語則光景一新。然而衣辭錦綉，布帛傷其無華；工謝雕几，簨業呈其樸鑿。南渡以還，浮溪首倡，野處西山，亦稱名集；渭南北海，並號高文，雖新格別成，而古意浸失。元之袁、揭，冕弁一世，則又揚南宋餘波，非復三唐雅調也。載稽往古，統論斯文，日月以對待耀采，草木以錯比成華。玉十瓌而皆雙，錦百兩而名匹。明堂斧藻，視畫繢以成文；階戺笙鏞，聽鏗鍧而應節。自周以來，體格有殊，文章無異。若夫昌黎肇作，皇、李從風，歐陽自興，蘇、王繼軌，體既變而異今，文乃尊而稱古。綜其議論之作，並升孟、荀之堂，核其叙事之辭，獨步馬、班之室，拙目妄譏其紕繆，儉腹徒襲爲空疏，實沿子史之正流，循經傳以分軌也。考夫魏文《典論》，士衡賦文，摯虞析其流別，任昉溯其原起，莫不謹嚴體制，評騭才華，豈知古調已遙，矯枉或過，莫守彥和之論，易爲眞氏之宗矣。

王引之《蕭山王晚聞先生文集序》 文章之源出於經訓，故《六經》者，文章之祖也。其次則先秦諸子，兩漢遺書，皆無意爲文而極。天下之文之盛，

不本乎此而欲爲文，則薄而已矣，俗而已矣，雷同而已矣。

梁章鉅《退庵論文》 古言儒行必曰近文章，今之自命爲儒者乃不以無文爲恥，甚可怪也。魏文帝《典論》云：「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於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無窮。而今人多不強力，貧賤則懾於饑寒，富貴則流於逸樂，遂營目前之務而遺千載之功。日月逝於上，體貌衰於下，忽與萬物遷化，斯志士之大痛也。」此段文字至爲沈痛，足以動人，後學當書之座右以資警省。選文但宜以秦漢爲斷，近選輒把《檀弓・考工記》、《左》、《國》壓卷，實乖體裁。而論文則必溯源於經傳，以端其本。古之善論文者，莫如柳子厚，然所云「本之《詩》以求其恆，本之《禮》以求其宜，本之《易》以求其動，參之《穀梁》以厲其氣，參之《孟》、《荀》以暢其支，參之《國語》以博其趣。」此數語分貼處，實未能深切著明。今欲指引初學，只須淺淺言之，如要典重則學《書》，要婉麗則學《詩》，要古質則學《易》，要謹嚴則學《春秋》，要通達則學《戴記》，要博辨則學《左》、《國》，各就其性之所近，斯於得其意，微會其通，自然不同於世俗之爲文矣。

錢儀吉《張積石文鈔序》 君子之爲學，窮禮踐禮，終其身已矣。理之不窮，學無本；禮之不踐，學無實。孔子讀《烝民》之詩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物則者，理所箸也；好德者，禮所生也。文莫大於《六經》，其言所以立，不外此二者：記政事，道性情，舉若是爾。理該於天地民物，而節文於人，斯謂禮亦一而已矣。道喪文敝，執枝葉以爲本，馳聲華而亡實，有志之士將反而求之於經，而一時論學者又徒斷斷然持漢宋諸儒鴻溝畫之，本末之不貫，虛實之相病，門戶歧而黨伐紛，黨伐紛而大道晦久矣。噫！非豪傑特立，孰能一之？

余廷燦《原文》 文者，肇於太極，胎於陰陽奇偶，產於圓頂方趾，四肢五竅，端倪於惻隱，羞惡，辭讓，是非，炳蔚於君臣，父子，夫婦，昆弟，師友，賓主，散見於谿谷，牝牡，華實，珠璣，跂行，喙息，蠉飛，蜎動，薈萃於《易》象，《詩》，《書》，《禮》，《樂》，《春秋》，《孝經》，《論語》，《孟子》。文其不可以已而自流行者。【略】後人謂文以明道，謂文以載道，又謂文士浮華，無與於道。夫文外無道，文卽道也。孔子言道則不言文，言文則不言道。彼淺之測文者，文之不知矣，於道復何有？

梅曾亮《李芝齡先生文集序》 功名也，節義也，文章也，皆人之動乎天機者也。是機也，峙而爲山，流而爲川，發斂之而爲草木之花實，亦皆動於天而不知其所以然。君子見大水必觀焉，山林皐壤則欣欣然樂之，是之謂以天合天。以天合天，又安往而不得吾文者？是則以人塞天。容一心之得喪而不足也，況能容天地萬物之蕃變者哉？然則古君子所以善其文者無他，勿夭閼其天機而已。所以全其天機者無他，超然於榮觀而已。

又《太乙舟山房文集叙》 見其人而知其心，人之眞者也；見其文而知其人，文之眞者也。人有緩急剛柔之性，而其文有陰陽動靜之殊，譬之楂梨橘柚，味不同而各符其名，肖其物；猶裘葛冰炭也，極其所長而皆見其短，使一物而兼衆味與衆物之長，則名與味乖，而飾其短則長不可以復見，皆失其眞者也。失其眞，則人雖接膝而不相知；得其眞，雖千百世上，其性情之剛柔緩急見於言語行事者，可以坐而得之。蓋文之眞僞，其輕重於人也固如此。

張穆《使黔草序》 古人之文、之詩、之書，所以能造極詣微，隨其才大小卓然自成一家者，無它，各本學問識力所到，而正出之，奇出之，迂迴出之，務肖其性情，無所謂法而法自立，無所謂格而格自高。自摹擬規倣之說興，於是學者不事讀書養氣，饜飫性情，而矯揉造作，尋聲覓響，詡詡然曰此於古爲某家，此於古爲某格，如此則爲文、爲詩、爲書，不如此則非文、非詩、非書也。嗚呼！操是說也，天下寧復有眞文詩書邪？優孟衣冠，縱復一一似之，吾固將舍旃而古人與居，亦復何苦敝有用之聰明材力，爲是傀儡之戲邪？雖然，建九成之臺，毫無憑籍，一木一石，躬自營運，非積數十年之力固不能。舍古人而獨成其爲我，則何如摹擬規倣者之取徑託地高，見信於人速也？然則世之甘於逐人嚬笑，以爲喜慍者，乃便於空心高腹之祕計，夫又何怪其然乎？

朱駿聲《群玉山堂文集序》 余謂文者，古人以陳謨矢訓，扶氣類明志節，宏道而教俗，非直以言詞爲工也。矜纂組薈蕞儷青媲白之長，弊弊焉從事于無所用，以取悅庸衆人之耳目，志于道者誠鄙而夷之。

黃承吉《夢陔堂文說》卷一 天下古今聖狂賢不肖之故，別於心之邪正而已。人心無由而達，則必以文辭達之，人心達不一達，則文辭中又必以衆體達之。如《易》、《書》、《詩》、《禮》、《春秋》卽文辭也，惟達不一達，故體不一體。後世文辭不得不流爲各體，雖與經異，而皆經之餘緒。若流者不可流，則源者豈能徒源。總之，胥爲文辭。然文辭者，主於達人心之正，而非以導

人心之邪。心正則情事之所至無不可達，即任文辭無不可爲；不正則雖不爲文辭，而亦不正。若爲文辭，則何不可飾託於正。如謂必掇群經之形迹以著書，而後可以爲正，而遂可以自別於文辭之外，以託於正，其餘之作爲文辭者皆不正，安有是理乎！豈著書獨非文辭乎！是必明乎凡涉筆之一切皆爲文辭，而後可以立論。夫心，內也；文辭，外也。內之不臧，於外何咎？若內既已臧，則於外更何咎？況幷未辨乎心之臧否，甚或文辭亦臧，而何反誣之，概以文辭爲咎。乃從來有無端設論，輒以無咎之咎歸於文辭，因是而群相率。若爲輕文辭，賤文辭，而直以文辭爲不可爲爲之，即罹於輕賤，其積蔽也已久，而要有所以致蔽之故，非探始不足以明是，非祛莠不足以辨非。今爲先論之曰：文者，與天地俱生者也。《易》有太極，不見其文也，而文實孕之，是生兩儀，則文出矣。庖犧畫卦，法天地之始，即爲文字之始，有天地則有文，故曰通其變遂成天地之文。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易》者，即一陰一陽，變易錯畫之所由起。然則萬事萬物，無非天地之文也。法天地之文，由卦畫而爲文字，亦無非天地之文也。事物之變無盡極，故文字之變亦無盡極。文字者，附麗於事物而無已焉者也。夫惟萬事萬物無不根於天地，故天地之所至，即文之所至，於是乎有德之文，有象之文，有事之文，有禮之文，有聲之文，有辭之文。文不同，而其必有文焉則一也；必有文，而其皆爲天地之文則同也。故文辭之文，相傳以爲載道之器，其言猶後，蓋直天地自然之故，本根於道，而非徒著其辭以明道之謂也。

又　然則文辭之與天地無窮，更有何說以易此言也。且夫文辭之爲道至大，更有即其稱名而已可見者，試以文之名義論之。夫文者，物相雜也，物非必文字也；文者，錯畫也，畫亦非必文字也。庖犧之卦畫，至後人乃宗爲文字之始，當畫之時無所謂文字，則所畫者物而已矣。所謂物相雜也，即倉頡初作書，亦不過依類象形而謂之文，其時創文，而非乳字，曰形曰類，則亦不過物之而已矣。是以《書·益稷》謂觀象於古人，正指以前之書畫，而其山龍藻火之屬，在《左傳》則以爲九文，在《周禮》則謂之名物，是則書畫即象，象即文，而文仍即物也。蓋作書之始，與後世之畫繪不分，不過象形、指事，而指事仍即象形。故庖犧渾物而圖之，倉頡又逐物而象之，其時尚不知有後世孳乳之文字，安知其有絢麗之文辭而著之。其所以謂之文者，不過見凡物皆可著文，而遂以文名乎此物。易結繩之簡質，創迕迹之新稱，在倉頡固未嘗以文之一字專屬之象畫也。至於文辭，則起於後世，原於書畫，畫以辭滋，辭因畫盛，由是文字稱文，文辭亦稱文，其流若二，其源則一，要之皆歸於文辭之類而已矣。然文之爲義，非止於文字文辭也，是以德、象、事、禮、聲數者，皆莫不稱文，而諸書之言文者至贖，以其贖也，故凡書中之一切言文者，皆必有語焉成之，然後知其何屬。如內文明而外柔順，德也，要必有內外柔順之語以成之，而後明其文之屬於德也。火龍黼黻昭其文，象也，要必有火龍黼黻之語以成之，而後明其文之屬於象也。凡此之例，悉可類推。良以義既分形，則語須各付，博稽往籍，從未有句中孤稱文之一字，前無所依，後無所助，而直以之專屬於文辭文字者，即後人承倉頡而以書畫爲文，而其所謂文者。如云文：止戈爲武，皿蟲爲蠱，反正爲乏，以及所稱古文、籀文之類，亦必有止戈、皿蟲、反正、古籀之語以成之，而後明其文之屬於書畫也。且即如《樂記》所謂使其文足論而不息，《國語》所謂大不從象，小不從文，其義皆主於文辭矣。要亦必有其上文《詩》、《書》雅頌之語以成之，而後明其所謂文者之爲文辭也。自孔子以前，問有孤標一字曰文，語無依助，而偏以之爲文辭、文字之定名者乎？無有也。然則文之爲義，實爲德、象、事、禮、聲、辭六者之所統同，其不能爲一端之所獨擅，以指而目之也。自古然矣，群書具在，可一一詳驗而知也。惟我孔子統群聖之傳，垂萬世之緒，乃始以自有天地以來之文之屬於諸端者，而專以屬之文字、文辭。當贊《易》之時，既於乾、坤二卦，別繫以言，而謂之曰文，然其下猶綴以言字也。至《論語》所記夫子之言，則直於《詩》、《書》典籍，篇章辭句，孤標其字，而稱之爲文。曰「則以學文」，曰「文莫吾猶人」，曰「文不在茲」，曰「文獻不足」，以及《儒行》對哀公之「多文以爲富」，弟子所記之「文行忠信」，顏子所稱之「博我以文」，皆但舉一文字，而絕無一語之旁助，無一字之相成，顯然即已爲文章典籍，單形孑出，竟若文之一字，別無他屬，乃專屬之於文字、文辭者。此前聖之所無，而夫子之所獨揭也。夫文之爲詁本虛，爲用至雜，故於德、象、事、禮、聲、辭諸端，無不可以分屬。自夫子揭之，則以此字專屬之篇章典籍，而雜者忽藉爲一定之主名，虛者乃執爲當前之實物，迄今天下後世，設有舉一文字而詢人爲何名何物者，則無不知其爲文字、文辭，而凡古之一切言文，其渾然分屬於德、象、事、禮、聲數者之中者，轉如旁出之義矣。非旁出也，蓋夫子以象、事、禮、聲非辭不達，即德亦非辭不明，是篇章典

籍實統貫乎數者之中，而一切之文皆由此著也，是以特顯其稱，以偏錫乎篇章典籍，可見之實物而尊其道，以全乎天下萬世不易之主名也。此文之稱名，千古相沿，而不知其發自我孔子者也。然則文辭之道，豈不大哉！而說者曰：此聖人之文，非後世之文也。此其說似是而實非也。夫文辭生於文字，文字生於卦畫，然則文辭已含於卦畫之中也。夫子繫《易》曰：「觀其變，遂成天地之文。」天地者，非獨畫卦時之天地，乃萬古之天地也。成天地之文，則卦畫貫乎天地，文辭含於卦畫，則天地即貫乎文辭，若謂文辭非即此文，何以天地之文必藉卦畫而彰，而卦畫所滋必至文辭而極也。是故舍文辭，無以全卦畫，即無以全乎天地之文。前古之卦畫爲體，則後世之文辭爲用，天地之文爲體，則卦畫含文辭爲用，體無盡則用亦無盡，未有後世之用不全而能全乎本然之體者，未有不全乎體用而能全乎天地者也。然則後世之所謂文辭者，仍《易》之所謂天地之文也。辭雖視聖人不足，而文常與天地有餘，此文辭之理之必當與天地爲無窮者也。至於聖人由畫卦而文字而文辭，爲之非一時，而皆聖人，聖人之所以層遞爲之者，所以明萬事萬物，即所以體天也。事物必層遞而出，故天亦必層遞而明。事物者，天地之文也，天文也；所以明之者，聖人法天地之文也，人文也。天之文既層遞而出，不能至三代之時而終，即人之文亦必層遞而生，不能至三代之聖人而止。蓋不明乎事物，聖人何取乎明天下？不充乎人文，天何爲而充事物？故聖人以文先天下，而非以盡天下也。夫子曰：「文不在茲。」後人解之，莫不謂即文爲道者，夫苟不明其故，而但曰即文爲道，則曷不直曰「道不在茲」，而必曰「文」，蓋其所以言文者，正以萬事萬物皆繫於文。夫萬事萬物，即聖人之道也。聖人初未嘗舍事物而空談性命以爲道也。聖人周乎事物，故體道而謂之文，即恆人不能體道，而循乎事物亦謂之文。

又　蓋文者，道之所生，聖人立乎道中，即常人亦不能出乎道外也。故夫子之所以言文在茲，而惟恐其喪者，正以文之盡人可與，而待夫後死者之無窮也，非專據夫文以爲必已在也。文不離乎事物，後世不能但事物而不文，事物必盡乎文，聖人亦豈能獨據夫文而使後世徒事物。夫後世之文，本於聖人，而辭不足者也。然辭雖不足，而文乃益張，則窮神極貌以彌耀乎聖人之辭與天地之文者，皆後世之人也。若非本於天地，其文之五色變態從何而來？若非傳之聖人，其辭之終古折衷從何而得？夫惟變態，故天地之文之末形者必賴之以形；惟折衷，故聖人之辭之既往者遂因之不往也。然則後世需聖人，而聖人亦需後世也。此以言文事之必當與聖人爲無窮者也。而說者又以爲文辭之道，盡於《六經》；或又曰後人非輔翼《六經》之文不可作，此其言似是而其實亦非也。夫謂道備於《六經》可也，謂文辭盡於《六經》不可也。

又　蓋道者，本根也；文辭者，枝葉也。文之理原含於本根，而文之迹必見於枝葉。譬之於木，則《六經》爲總幹，而後世其繁條，條必附幹而生，幹必藉條而鬱，條非幹不立，幹非條不揚也。然《六經》之所以不盡其條者，條有續生之序，天地不能早綴其華，幹爲特立之標，聖人不能過逾其質，故必留餘以待於後世也。故以《六經》爲文辭之盡，不可也。至謂爲文當輔翼《六經》，原爲正論，然謂非輔翼之文必不可作，則不然也。蓋彼之所謂輔翼《六經》者，乃見諸迹象之輔翼也。顧予以爲輔翼《六經》有二義焉：其一說，竊謂後世之文未有不輔翼《六經》者何也？《六經》者，本於道德，發於倫常，顯於措施天下之事業。自學者知尊周、孔，後世秉筆爲文之士，其大而著於邦國者，無非述夫禮樂政刑，即小而繫之鄉閭者，亦莫敢自外於孝弟忠信。夫禮樂政刑，孝弟忠信，豈非《六經》之所涵濡發育也。是故古今之天下其蘊蓄乎文采而不覺者，一天地之文之天下也；其被覆於經訓而不知者，一聖人《六經》之天下也。後世之文，統於《六經》其源遠；《六經》之文，散於後世其流長。流非源不生，源亦非流不達。夫至資之以達，則即皆輔翼也。若非後世皆堪輔翼天地，何爲而開此文？脫令宇宙但有《六經》，天地亦復難全其事。故天地之周乎事物，而使人心風俗相繫於無窮者，正以人競爲文，乃以日濬聖言而不輟，不啻爲《六經》繪色而摹聲也。此輔翼《六經》之說之統合乎神明者也。其一說，則自昔相傳，所謂輔翼《六經》者也。大抵顯持名教，謂如佛老之言惑世，則昌黎之《原道》大聲而呼。「胞與之事在人」，則橫渠之《西銘》精心以撰。故儒者之值乎事物當風俗人心之變，乃特爲木鐸金鏡之昭懸，以振聾而起聵，不啻爲《六經》刮垢而磨光也，此輔翼《六經》之說之實徵諸迹象者也。輔翼之二義如此，若所云非輔翼之文不可作者，則專指後之一義也。夫輔翼《六經》之文，誠可重矣，然若謂非此則皆不可作，爲此言者，其蓋未之思乎。夫人適值而著非常之文，則必有其當時情事出於不容已者，正所謂當前之事物也，若必待此文而後作，即以若人而論，豈其前此皆未習爲文，而遽能操觚染翰乎？若已習之，則前作將棄之何所也？且即以若文而論，

豈其故爲之而曰「吾將以輔翼《六經》乎」？若曰非故爲，而必值其宜而後爲，設不值其宜，則卽若文而亦不爲矣，則是終身不爲文矣。若然，則前此之習爲操觚染翰之能者究何爲也？是其說窮也，此就一人而言之者也。且君子立言以教人也，必使天下後世人人可率由此言也。今謂必輔翼《六經》之文而後可爲，其謂一二人爲此輔翼《六經》之文乎？抑人人爲此輔翼《六經》之文乎？若謂一二人爲之，則置天下萬世無窮之人於何地也！將使人人但誦讀《六經》而別一無事事乎，無是理也！將使人人盡詮釋《六經》而日爲箋註訓詁辨證之辭乎？亦無是理也！夫盈塞乎天地之間者，皆文學之人也，其何以處人也。若謂人人盡爲之，則置天下萬世無窮之文於何地也？將使人人盡爲說經之文乎，不可勝也；將使人人盡爲明道之文乎，亦不可勝也；則必致盈塞乎天地之間者，皆依樣之文也，其何以處文也？是其說又窮也，此通乎大概而言之者也。

又　然則其所謂非輔翼《六經》之文不可作者，乃必無之理，必無之事，其亦不審而漫爲高論也。故有謂有宋一代之文，止《太極圖》、《西銘》、《詩傳序》、《春秋傳序》四篇者，有謂昌黎若止作《原道》、《原毀》數篇，而他文皆不作，則誠可爲泰山北斗者，此皆偏執矯誣之見，足以誤天下後世者也。夫自有此文必輔翼《六經》之說，而後來之習爲此論者衆矣。要其所以持此論者，或則自居於儒學之尊，而過以矜莊重己；或則自畫於文章之奧，而反以弇陋輕人。古則猶非，而今先不達，徒使後之人信其夸大之辭，而愈不知文章所以然之故，則亦似是而非之弊矣。蓋彼但知輔翼之迹象，而不知輔翼之神明。神明者，天地之神明也，聖人之神明也。天地貫於《六經》，《六經》貫於後世，故曰後世之文，未有不輔翼《六經》者也。《記》曰：「流而不息，合同而化。」則神明之輔翼也；《易》曰：「作《易》者其有憂患。」則迹象之輔翼也；審是而二者之義昭然矣。總之，卽道爲文，卽文爲道，曰一曰二，前聖遂以開天；爲伍爲參，後聖因之贊《易》。道之謂也，文之謂也，正不必拘文牽義，而後以爲道在是也。蓋不知文之初義，則但以爲辭，而紛紛辨道之言出矣，究乎辭之本始，則雜成於畫，而歷歷興文之理明矣。故文者，根於天地，而形於事物，啓於聖人，而衍於後世也。夫固天地無窮之蘊，而與天下萬世相爲絪縕摩蕩者也。

又　然則後世之文，又豈與天地聖人有間哉！夫後世未有舍《六經》而能爲文者也。《六經》者，如日月之經天，無所不照，承其照者，則旭室千光，澄潭萬影，隨畛得象，遇物成形，故尸子謂聖人以盈尺日圓，所燭彌綸六合。然則一切之文，無非《六經》之所注而形焉者也。設非《六經》所注，則不獨後世之辭義無自而生，卽後世之體格亦無憑而得，不知從何而有論、策、賦、頌、箴、銘等一切之名類。故《文心雕龍》謂：「論說、辭序統於《易》，詔策、章奏發於《書》，賦頌、歌贊本於《詩》，銘誄、箴祝總於《禮》，紀傳、移檄根於《春秋》。」劉氏說主宗經，彼以爲百家騰躍，終入環內，旨哉乎其言也！所謂無得而逾也。夫既在環內，則環於何極？承乎日月，則日月於何窮？而或者顧執環內之境，而以爲非環；睹日月分見之光，而以爲非日月；訾而毀之，排而汰之，可乎？不可乎？而說者又曰：文辭之說固矣，然夫子曰辭達而已，究何尙乎文也？曰：夫子之言，未有與夫子自相刺謬者也。《左傳》載仲尼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言之無文，行而不遠。」蓋言不文，則志不達，而行不遠，明明夫子之言也；且曰文辭不爲功，明明夫子之言也；且夫子於乾、坤二卦，特著其言爲《文言》，設其所謂辭達而已者，實以爲言之可不文，夫子何以文言之，而又顯揭之也？蓋《文言》者，正以言之不可不文，而故發其端於天地，則正映對乎《繫辭》所謂天地之文者，以明乎聖人之文之參乎天地也。故《文心雕龍》又云：「乾、坤兩位，獨制文言。言之文也，天地之心哉！」又云：「《易》之文，繫聖人之妙思也。序乾四德，則句句相銜；龍虎類感，則字字相儷；乾坤易簡，則宛轉相承；日月往來，則隔行懸合。」卽此數言，足以見聖辭之大概矣。非予之專據夫《雕龍》爲其言之本，是而無可易也，其不合者，則固未能是之也。夫聖人之所以取定《六經》者，原知後世不復有《六經》，故立此以爲萬世法也。法之者，法其道，亦卽法其文也。故聖人所明者，雖道德，雖禮義，而其辭不得不文，夫豈好爲夸飾哉？蓋辭不文則言不足，且無以行遠而垂久，將幷道德禮義而不彰，是故《六經》之文，乃組織風華之至者也。姑無論其他也，其不煩言而解者，如《易》、《書》、《禮》三經，體異於詩歌，無用韻之例也，若實可不文，則原可不韻也。乃《易》則彖象雜卦無不韻，而《文言》則多以有韻之辭，間隔而成變化；至《書》則首開堯典，已有族睦邦雍，不待益稷賡歌之載；《禮》則乍展周官，卽見監參伍輔，豈惟儀禮加醮之三。凡此以韻成辭，卽辭成韻，核其體例，是豈不可以已者，正以辭之不得不文，是以不可以已也。由是推之，

則聖人之參伍彰施，幾微比附，權衡準的，藻繢神情，不音而自宮商，不數而成奇偶，正不知幾經杼軸而後成書，簡編具在，可玩而知，固非徒質言之而已也。

又　然則夫子之所謂「辭達而已」者，又何說也？蓋辭必先有義理，而後有采色，理發於內，采著於外，內外交足，而後成辭，所謂「素以爲絢」也。夫子所謂辭達而已者，謂義理也，謂取乎義理之明而不可艱深不達，非謂即可不傅采色也。蓋辭而艱深不達，則其義理必不足，即其采色必不安，其何以爲辭！夫惟理達乃正，以全其采色而後成辭也。若曰非然者，學者試取《六經》觀之，其果惟取達意而竟質朴無華者乎？夫人而知其不然也。然則夫子辭達之說，可以深思而知其故矣。且言苟無華，則辭必不達，即夫子之所謂文以足言者，不文則言且不足，而何達之有也。此即以夫子之言，證夫子辭達之說之非謂不文也。且試取諸經，而聊舉其卷端之一二論之。即如《易》之飛龍牝馬，《書》之孳尾毨毛，《詩》之友瑟樂鐘，《禮》之實簟抽韇，《春秋》之歸賵考宮，其理不可謂不達，其言不可謂不文，然苟非言之文，何由得理之達？設非言之文而理之達，其辭何以炳耀至今？此則夫子所謂言之無文，行而不遠者也。故必明乎夫子辭達之說之所以然，然後知其言實相通而并非刺謬也。然則正不得掇夫子辭達之一言，以塞後世爲文者之口，而使之不振也。夫後世爲文，其塞乎口而不振也久矣，乃塞之者不塞於夫子辭達之言，而顧塞於揚雄「雕蟲篆刻」之一語，爲可異矣夫。夫子辭達之言，允爲萬世矜式，雖註之者未明，然註者之意則甚正也。孔安國註似以辭屬於言語，而朱子集注則說主於文辭，以二註觀之，雖未盡聖人之旨，要不外乎聖人之心也。

又　文者，始則孕於天地之文德，終則極乎人世之文辭。惟天地之德孕乎文，夫是以有德之文，由文德而形著，夫是以有象之文，有事之文，有禮之文，有聲之文，此皆出於天地之自然者，而於人尚無所與也。及聖人出，觀乎天地之文之如是，於是制爲文字，以體而達之。包羲之畫卦，無所不形，實原無所不孕，逮由制字而分別爲六書，則象之文者，即象形矣；事之文者，即指事矣；禮之文者，即會意矣；聲之文者，即諧聲矣。天地如是，即文字自然如是，初非涉於附會，若轉注假借，則屬於人制爲文字以後之事，而於其朔體天地之文者無與焉。惟文爲天地所孕毓，故乾坤易蘊，一包乎德之文；惟文爲天地所孕毓，而自然無不形著，故萬物散殊，而自然有象之文、事之文、禮之文、聲之文。惟聖人體天地之孕毓，故聖人先裕乎德之文；惟聖人體天地之孕毓而形著，故所以治此散殊之萬物者，亦自然有象之文、事之文、禮之文、聲之文。然天地不言而功成，聖人則必待言而後功成，言於何傳，則不得不傳於文字，乃雖曰字也，而原是文。蓋字者，謂是文之孳乳，而其實文也，夫如是之謂文字，不然則字也而何以謂之文。夫非文之必屬於字也，乃字之必不得不屬於文何也？文者，天地之道，不必待人而後具；字者，聖人所以表天地之道，若非文而何所形。是故文者天地之所之無不盈，字者聖人之所之無不極，聖人體天地而後就其文以爲字，原非文之即是字也。惟文原非屬於字，是以古者言文不主於文字，更不主於文辭，乃凡物相雜者皆謂之文。若結繩錯畫，亦正是物相雜，此所以浸成爲字，而亦謂之文。夫文字非即文辭也，而亦即是文辭，何也？古者之文不待辭而後著，但觀文字而辭即在其中，蓋制字每一點畫，必有一點畫之義，一音聲，必有一音聲之故，明於其義其故，即顯然辭在其中，故一點畫可以抵後世之千言，一音聲可以得凡事之百緒。則以言自性生，字從言制，是以古者辭簡，即字而可明。凡事義多，非聲而莫辨，大凡訓詁未有不本於聲音，大凡聲音未有不協乎訓詁，此所以文之中有聲。物相雜謂之文，形也，事也，意也，聲成文謂之音者，聲也，其實合之，而後乃爲文矣。故但以形迹求六書者，可以言六書之迹，而不可以言文字之故。要之，莫外乎文之一字。聖人制字以印合天地之文，於是乎有聲音即有訓詁，然聲音無形，而訓詁則出之，以迹其所以然，一皆寄於字之筆畫。故制一點，則其字已如是解，更益一畫，則湊赴其字爲如是解，逮一字之筆畫皆成，而其字乃實成其如是解矣。則即一字之中，不待辭而辭已具，此即《說文解字》探源之精義。許氏聲未殫極，而詁至精微，蓋說其文，而文先具於字中；解其字，而字乃適如其分內。夫說之者以辭，而解之者乃原是字，聖人制字之時，無待說而自解，解者乃一筆一畫解拆之之謂，非如人意中之即以解當說也。夫如是，制字者制一字而辭已備，觀其字者見一字而辭已明，此古之文辭原即寓於字中者也。此其於字則爲本義，於音則爲本聲，古者事簡而音不遷流，故能如是。後世事增繁雜，語逐推移，若凡字拘守本義，則字有不敷；凡音拘守本聲，則音有不值；然後不得不有轉注假借之二者出，然後乃益著爲文辭。而文辭之枝葉日興，即文字之本根浸隔，此由古漸今必然之理勢，而要無非皆以表著天地之文。

天地之文日益出，卽文辭日益出，而我夫子之始以文之一字專屬於辭者，正爲此矣，卽《繫辭》凡言辭之句，至於二十有五者，正爲此矣。則甚矣，辭之不可以已也！

又　蓋文者，始於天之文德，而極乎人之文辭，正前所謂舍文辭無以全卦畫，卽無以全乎天地之文。在上古不得不卦畫，中古不得不由卦畫而文字，後世不得不由文字而文辭。天地無盡，則文無盡，卽辭亦無盡。形而上者其本，形而下者其末，德成而上者其本，藝成而下者其末，而皆非文辭不能形著。且天地者，道也，而萬事萬物皆天地之所生，卽皆道之所生，道不能有本而無末，則文辭之所以發抒萬事萬物者，何一而非道，卽何一而非天地之文之始終本末，此固不必盡執仁義道德形迹之語而後爲文辭也。若謂必襲仁義道德之語而後爲文辭，則藝成形下者，豈其非天地所以付畀乎人，而爲人所當爲之事，夫既爲其事，則卽自有其文辭矣。若云但可有其事而不可有其辭，有之則成壯夫不爲之雕篆，安有是理？設人世間無藝成形下之事，天地成何體用？則卽人世間無發抒藝成形下之辭，聖學亦成何體用？蓋非藝成形下，無以全乎德成形上，其精微乃一，皆繫於文字。聖人每制一字，卽藝成形下在其中，所謂合外內之道者，聖人卽於聲音文字中著之。古者無道外之文字，卽後世無道外之文辭。後世雖不能喻古人之文字，而源流自合。要之，但能措辭不詭於正，則皆文耳，則其辭皆與天地爲無窮耳。

姚鎣《再與梅伯言書》　文之至者，固皆深明于天人事物之理，與夫古今學術人才政治是非得失之故，宏通精實，蓄之既深且久，然後提要鈎元，無所不當。此古大家之文，所以異於世俗浮淺之作也。

又《重刻山木居士集序》　古人文章所重於天下者，一以明道，一以言事。理義是非不精則道弊，利害得失不覈則事乖。然理義可以空持，利害必以實驗，故言事之文爲尤難也。

魏源《定盦文錄叙》　昔越女之論劍曰：「臣非有所受於人也，而忽然得之。」夫忽然得之者，地不能囿，天不能嬗，父兄師友不能佑。其道常主於逆，小者逆謠俗，逆風土，大者逆運會，所逆愈甚，則所復愈大。大則復於古，古則復於本。若君之學，謂能復於本乎？所不敢知，要其復於古也決矣。陰陽之道，偏勝者強。自孔門七十子之徒，德行、言語、政事、文學已不能兼誼；其後分散諸國，言語家流爲宋玉、唐勒、景差，益與道分裂。荀況氏、揚雄氏亦皆從詞賦入經術，因文見道，或毗陽則駁於質，或毗陰則憒於事，徒以去聖未遠，爲聖古人，故至今其言猶立。矧生百世之下，能爲百世以上之語言，能駘宕百世以下之魂魄，春如古春，秋如古秋，與聖詔告，與王獻酬，躪勒、差而出入況、雄，其所復詎不大哉！

蔣湘南《與田叔子論古文第三書》　夫文章者，國運精華之所萃也，文章盛則人才盛，人才盛則儒術盛，儒術盛則治道盛。自古偏霸之世之文章，斷不能盛于一統之世之文章，日星河嶽之氣，鍾之厚而毓之奇也。

又《唐十二家文選序》　道以文明，文以道費，不明不費，古聾今瞶，故何也？道一而二，曰陰曰陽，陽變陰化，奇隻偶雙。奇偶相間，律中宮商。物相雜，聲成音，皆謂之文，蓋猶規矩之於圓方，是以《六經》之語，有奇有偶，文不窳而道大光也。三代以後之文，或毗於陽，或毗於陰，升降之樞，轉自唐人。唐以後之文主奇，毗於陽而道歇，此歐、蘇、曾、王之派所以久而愈漓。唐以前之文主偶，毗於陰，而道忸，此潘、陸、徐、庾之派所以浮而難守。唐之文凡三變，初則王、楊、盧、駱，沿六朝之格，而燕、許爲大宗。繼則元、梁、獨孤羣東漢之緒，而蕭、李爲最雄。至昌黎韓先生出，約《六經》之旨，然後炳焉與三代同風，雖以子厚之雄深雅健，亦俯首而居於附庸。於戲！文外無道，不誠日在天中也哉。唐文之有昌黎，猶詩之有少陵。昔人謂學少陵者須從義山入，蒙則謂學昌黎者須從牧之入。學杜從義山入，免生硬槎枒之病；學韓從牧之入，免架空掉虛之病也。牧之之外又十一家，皆文質相宣，具矯駢反古之力。試觀次山、至之開昌黎之先，而氣已旁薄，夢得、和叔與昌黎同時，而境漸恢廓，持正、習之傳昌黎之法，而派不空鑿，復愚、可之諸人聞昌黎之風而興，而各以其才相拓，高而不槬，華而不縟，雄而不矜，元而不削，馬、班以還，知者落落。故以此十一家佐牧之，以牧之導昌黎，非宋代諸大家之所能角也。今夫天之所授爲才，心之所積爲言，中宮、中商、中角、中徵、中羽之異，由於和言、危言、徐言、疾言之分，發喉出響，清濁各陳，故引上引下，許君以之作《說文》也。西漢之世，天葩日新，子長以奇，枚叔、長卿以偶，雖不黨而相羣，合文筆而各盡其致者，厥惟子雲。降及東漢，肇帨繽紛，遂開靡麗之習，使豪傑之士望古而嚬。唐代之復古，亦天地之會，自然氤氳矣。諸君子不毗於陽，不毗於陰，金相玉振，言雅氣馴，於以醒天下之聾瞶，俾之變，文以載道之云，蓋文之奇偶卽

道之陰陽，瞀儒判道於文外者，非古之聞。

孫衣言《介庵文集序》 夫文章之妙，具於人心，而其精深變化之故，皆可以學而能也。

又《題馬生其昶文卷》 桐城馬生其昶以文來見，喜其簡古有體。【略】生年甫二十，而已有意介甫，它日豈可量哉！雖然，文章固有本焉，讀書必多，蓄理必博，涵之爲千仞之淵，而崇之爲萬仞之嶽，則介甫不足爲也。抑又聞之，少年爲文字，須有春夏氣，而生之文秋氣爲多，將有鬱而不舒之患，則收斂之過也，宜稍縱弛之，於生之年爲宜。

馮桂芬《復莊衛生書》 竊謂文者所以載道也，道非必天命率性之謂，舉凡典章制度，名物象數，無一非道之所寄，卽無不可著之於文。有能理而董之，闡而明之，探其奧賾，發其精英，斯謂之佳文。故長於經濟者，論事之文必佳，宜公奏議未必不勝韓、柳；長於考據者，論古之文必佳，貴與考序未必不勝歐、蘇。文之佳者，隨其平奇、濃淡、短長、高下而無不佳，自然有節奏，有步驟，反正相得，左右咸宜，不煩繩削而自合。稱心而言，不必有義法也；文成法立，不必無義法也。

曾國藩《致劉孟容》 故國藩竊謂今日欲明先王之道，不得不以精研文字爲要務。【略】卽書籍而言道，則道猶人心所載之理也，文字猶人身之血氣也。血氣誠不可以名理矣，然舍血氣則性情亦胡以附麗乎？今世雕蟲小夫既溺于聲律繢藻之末，而稍知道者又謂讀聖賢書當明其道，不當究其文字，是猶論觀人者當觀其心所載之理，不當觀其耳目言動血氣之末也，不亦誣乎？知舍血氣無以見心理，則知舍文字無以窺聖人之道矣。周濂溪氏稱文以載道，而以虛車譏俗儒。夫虛車誠不可，無車又可以行遠乎？孔孟沒而道至今存者，賴有此行遠之車也。吾輩今日苟有所見，而欲爲行遠之計，又可不早具堅車乎哉！故凡僕之鄙願苟于道有所見，不特見之，必實體行之；不特身行之，必求以文字傳之後世。雖曰不逮，志則如斯。其于百家之著述，皆就其文字以校其見道之多寡，剖其銖兩而殿最焉。于漢、宋二家構訟之端，皆不能左袒，以附一閧；于諸儒崇道貶文之說，尤不敢雷同而苟隨。極知狂謬，爲有道君子所深屏，然默而不宣，其文過彌甚。

李元度《國朝先正文略》 文運與國運相表裏也。豈文章能移氣運哉！氣運隆，斯文章因以盛耳。

又《古文話序》 道外無文，文所在卽道所在矣。文之升降盛衰，實與世運相表裏，故一代之風氣，其源流正變，往往迭出爲勝。然而萬古日月，光景常新，至變中要自有不變者存焉。

張裕釗《贈范生當世序》 夫文必有其本，匪第以文而已。生獨不見夫雲乎？軋忽輪囷，滃然起于山川之間，潢洋浩渺，旁魄乎大地。及其上于天也，鴻絅縝紛，駢闐膠轕，瓣若層臺，矗若崇墉，澹乎若波，崒乎若峰，旁唐日光，與風駭碭，倏忽萬變，光色照爛，爍閬澔泙，蟉若龍者，騰若猱者，蹲若虎者，奔若驥者，翥若鴻者，厲若隼者，漾若鯈者，罨若蓋者，揚若旆者，曳若帶者，粲若菌者，縈若藻荇者，曄若葩華，摻若長松，爛若黼綉，媥若鼎鐘，嬞若美姝，巋若列仙，奇變俶詭，千匯億形，不可殫陳，久立騁望，震炫敞網，蕩精馘神。至其施利澤于天下也，睪牢宙合，綿絡天地，歙岱飲海，乘駭猋驅，疾雷砰震，電雨九野，植百昌，昭蘇品彙，覆幬無外，恩渥澤覃，風止雨霽，不一瞑而倏歸于無有，積之無垠，出之無窮，舒之無方，斂之若亡，然後知曩之所爲一變化于自然，而皆其餘也。

又《與黎莼齋書》 夫文章之事，非資才夐絕，而程功致力之深且久者，則必不能以至。才優而力深矣，其能至以幾于成與不能成，則亦有天焉。

袁翼《元遺山文選跋後》 文章與天地元氣相離合，國家運祚相盛衰。

王柏心《沈棠溪古文序》 在古唯有言而已。其不朽者則謂立言，初未專以文稱也。後世鶩華之士輩出，乃標名曰「文」，歷久而創爲體者愈多，布爲法者愈密，且尊之曰「古文」，然揆諸古立言之旨，則當焉者罕。夫古之立言者，其考道問德也久矣，精義入神也深矣，推古今之變而見天下之賾也博矣。發而爲言，窮理切事，質前聖待後世不謬不惑也。繁殺曲折，高下難易惟所施。無意於體，體自成；無意於法，法必備。望之若喬嶽穹窿，亘終古不騫也；察之若偃虹之梁，凌雲之榱，負帡幪承廣廈也；諷之若考鐘鼓奏琴瑟，疾徐亢墜，咸中倫也。夫然後而立言可不朽。【略】嗟乎！聰明才辨不世出之士，竭畢生精力，希聖賢立功業，何不足者？顧溺於詞章，智盡能索，徒使人視之與技藝等，豈不重可惜哉？此無他，古求之本，今探之末；古充之內，今耀之外；古植之根幹，今攬之枝葉。愈工愈不肖，何當於立言之旨哉？

吳敏樹《羅念生古文序》 夫文字者，篇章之始也。書契作而有文，屬其

文而爲辭，因以形狀萬物，紀天下之事，通生人之情。故文辭之道，雖至今可知也。苟明乎爲言之理，斟酌本末，因質而敷，繁簡廉肉，惟所取之，歸於有章而已，安有乎秦、漢、唐、宋之分哉？

又《與朱伯韓書》 夫文章之道，主乎其氣。氣竭矣，雖欲強而張之，不可得也。氣誠不餒而盛矣，雖欲強而抑之，亦不可得也。氣盛而用之其學與其才，故其文莫高焉。閣下以才學名天下，又將以氣特聞如是，而加之以好善，則其爲道將不止于古文。

又《與左季高》 乃今幸讀此書，益信文章之自有眞也。蓋爲文之道，在誠其中。中誠而後其氣實，其辭盡。否則，矜氣而已，游辭而已。先生擬陸士衡《文賦》，盡言爲文者之用心，而歸于大《易》「修辭立誠」之旨，可謂得文之至要者。今以其文，察其辭，審其氣，信非誠者不能爲也。閣下每相與論文，以爲其文必其人之爲之，卽誠之謂也。由先生之文以窺其爲人，有反身刻厲之功，有經世遠大之謀，有惻隱閭閻之憂，有慷慨節烈之氣，如是數者，他人之文亦時時若見之，而余以謂先生果有之者，誠也。誠不可以僞爲之也。然則先生豈直文人而已者哉！

又《書孟子別錄後上》 古之傳文者曰：「文者，以明道也。」斯言也，惟孟子與韓子當之。韓子之文，未專乎道也，專乎道者，孟子而已矣。前乎孟子者，唐虞三代以及于孔氏之門，其爲書《尙書》、《詩》、《易》、《禮》、《春秋》、《論語》。然其時聖人在焉，道固明于天下，而聖人垂之于書以爲道之著焉而已。故《書》以志其事，《詩》以導其情，《易》以盡其神，《禮》以秩其物，《春秋》以正其法，而《論語》者門人記孔子之語，蓋始有論說，未暇至乎辨也。自孔子沒至于戰國，道術大裂，天下之人承晚周之文弊，其風氣已極，而爭騁于言辭，其爲書皆能自張其說，而難敵家之論，雄奇詭博，千態萬類。今諸子之書僅有傳者，尙可見其大概，而當時固何如也。然則其時之學者，固未易決其是非之所從矣。孟子于其時獨倡學先聖王之道，發文著議以曉天下之人，而天下之人卒皆逡巡易志喪失其所執，而惟吾道之歸。噫！孟子之道固全矣，而亦其文之功也。【略】今而讀孟子之書，如家人常語，然豈不以其文之善乎？然則所謂文以明道者，必如孟子而可焉。不然，吾恐道之未足以明而或且幽之也，其不然乎？其不然乎？

謝章鋌《論文上篇贈李少棠》 言不誠，其究必壞人；文不誠，其終必喪心。成一文，其情甚摯，其意甚高，其義又甚精，但使稍藻繪焉，誠亡其一二矣。藻繪而遂塗澤，誠亡其四五矣。藻繪塗澤之不足，因而剽竊摹擬，誠亡其七八矣。然而藻繪者或以爲典雅，塗澤者或以爲喬皇，剽竊摹擬者或以爲包羅百家，能盡文之美而極其變。嗚呼！夫所謂載道者而如是耶？是故古文非古其貌也，將返心於古也。古之文不盡醇，顧吾聽其言知其善如是也，其未善若彼也。行其言，吾決其利若是也，其損如彼也。古人不區區以文爲言其心而已，吾得而窺之也。後之文多醇，其嚴重若聖若賢，其沖容若縉紳長者，其善下姁姁若老婦，似有善而無惡矣。然而其言行或迂鎖不當於事情，或支離而爲世大病，求美於文，日梏其心而不知者也，吾不得而窺之也。其文愈大，其心愈不古，其人或遂悠謬狂動而不可窮詰，蓋不誠之害如此。誠能讀書窮理養氣，以古人之心存心，蓄之久，藏之固，不得已而發之文焉。夫知以不得已之心爲文，則其文傳矣。嗚乎！此修辭立誠之道也。

吳汝綸《與楊伯衡論方劉二集書》 夫文章以氣爲主，才由氣見者也，而要必由其學之淺深，以覘其才之厚薄。學邃者，其氣之深靜使人饜飫之久，如與中正有德者處，故其文常醇以厚，而學掩才。學之未至，則其氣亦稍自矜縱，驟而見之，卽如珍羞好色，羅列目前，故其文常閎以肆，而才掩學。若昌黎所云「先醇後肆」者，蓋謂既醇之後，卽縱所欲言，皆不失其爲醇耳，非謂先能醇厚，而後始求閎肆也。今必以閎肆爲宗，而謂醇厚之文爲才之不贍，抑亦過矣。夫才，由氣見者也。

又《答陳靜潭》 來示謂「自少好經世大略，無以爲養，始刻意于文，實用爲深耻。」具見志意雄偉。「文章一小技，于道未爲尊」，執事用心近似古人矣，至「用爲深耻」則似矯枉過正。鄙意文患不工耳，誠工矣，則雖將相之尊、旗常之績，不足以易吾樂，夫何不足而當用爲耻乎？

又《復齋滕木》 敝國《六經》傳記所遺留之倫理學，實立國不刊之典。【略】來示謂「世與文俱逝，則遺骸相與語」，洵英雄快論。僕以爲文之至者，則世逝而文不與俱逝，其逝焉者乃近日所新出之西文：明日出一新書，則今日之書頓廢矣。若吾國聖哲之文，則不得謂遺骸對語，蓋其人去我已數千載，而語笑動作若在吾目中，是其人之精神永存于簡策間，不可得廢毀，故足貴也。【略】今歐美諸國皆自詡文明，明則有之，文則未敢輕許。僕嘗以爲周、孔之教，獨以文勝。周、孔去我遠矣，吾能學其道，則固卽其所留之文而得

之。故文深者道勝，文淺則道亦淺。後世失治，由君相不文，不能知往昔聖哲精神所寄，固非吾聖哲之道之不足以治國也。特今世富強之具不可不取之歐美耳。得歐美富強之具，而以吾聖哲之精神驅使之，此爲最上之治法。

又《答張廉卿》 近肯堂爲一文，發明聲音之故，推本《韶》、《夏》而究極言之，特爲奇妙。竊嘗以意求之：才無論剛柔，苟其氣之既昌，則所爲抗隊、詘折、斷續、斂侈、緩急、長短、申縮、抑揚、頓挫之節，一皆循乎機勢之自然，非必有意于其間，而故無之而不合；其不合者，必其氣之未充者也。

施補華《復吳摯父書》 古來文章之佳者，必有偏激不平之氣。屈原、莊周、韓愈氏其尤最也。雖視世俗小夫戚戚於貧賤，怨天尤人，與夫反乎此者，睥睨一切，譏罵笑侮，不復自爲羈檢，其感憤之指不同，而按其文詞，要不得謂悉中於和節。然而三子者之於道，概乎有所聞焉者也。愚謂執是說也不獨三子爲然，雖孔子亦有之：「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閔窮也；「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歎老也；「手無斧柯，奈龜山何。」嗟卑也。豈得謂非不平之鳴哉！然所爲閔窮者，閔道之窮耳。所謂歎老而嗟卑者，道在於其躬，以歲之不與，而權之不屬，堯、舜、禹、湯、文、武之傳，將自此而泯耳。此如天地之氣，陽鬱陰凝，久而不泄，發爲風雷而一鳴焉。自然之應，非別有偏激而然也。夫人喜怒哀樂涵於性而著於情，發而中節，皆謂之和，其無不中節者，孔子也。三子者文章誠有偏激不平之氣，取其合於道者，所謂怒與哀之和，無戾於孔子者也。補華前說亦懲世俗二者之感憤耳。若夫人心世運與吾身之進退相係，憂道之君子有所感憤而託之於文章，而又迎而距之，遏其詞而揉其氣，是亦怒與哀之和，爲吾性中所自具。雖三子去今遠矣，長言咏歎，其精神固流通於千百載之間，而文章之佳無今古一也，豈有頑然情索，薾然氣盡，反爲有得於道哉！

王闓運《八代文粹序》 昔良史總略羣書，本于六藝，豈獨折衷于聖典，蓋亦探究其淵原。書契之興，肇于羲畫；文聲之比，成于詩樂。同天則《尚書》《春秋》，治人則威儀經曲，文之盛也。斯人之所以參天地乎！夫方有殊音，故文不同體；音有楚夏，則方有古今。孔子贊《易》曰「修辭」。《聘記》論詞曰「足達」。又曰「辭足以達，義之至也」。然則不修者不足以達，達而不已者，又修之不誠也。玄聖既沒，文不在人，散之羣賢，乃成一代。是以古之文則聖聖同揆，後之人則世世殊風。

鄧繹《藻川堂譚藝・唐虞篇》 韓愈之論文章曰：「水盛，而物之大小畢浮；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皆宜。」其言文章之氣先于骨幹、詞采，似矣，而不推原于帥氣之志，則猶未爲知本者也。

又《三代篇》 文章之生于道德，猶木本之有花葉然。絢爛之極，歸于平淡；花葉之盛，還生果實；文章之茂，還爲道德。是以孔門施教，博文約禮，循環無窮。兩漢通儒，至于唐、宋，能知此者，不過數人而已。紫陽立論，合道德文章而一之，而譏韓、歐氏之判道裂文爲非是，其言似矣。然知文章之本在道德，而不知文章之還爲道德。故謂孔子以斯文自任，爲謙不敢當之辭，而于孔門并列四科之意，猶未能深探其所以然也。

又 韓退之曰：「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歐陽永叔《送徐無黨南歸序》，先道德而後辭章，皆近于知本者，非判道與文而二之者也。紫陽乃深譏韓、歐之裂道與文，蓋持門戶之見，而以勝心爲主耳。不然，夫豈不知孔門四科，皆可羽翼斯文之統，必排宰、端、游、夏于顏、冉諸賢之外，而以爲無與于聖人之道乎？

又《比興篇》 歐陽永叔曰：「道勝者，文不難而自至。」斯言得文之本，所以步趨昌黎，其氣沛然，其本卓然。蓋因文見道者，端木、卜氏之學，溫故而知新也；道勝于文者，曾、思、孟子之學，知言而養氣也。歐公可謂取法乎上矣。

郭嵩燾《國朝十家四六文鈔序》 文章緣始，取資根柢，品事類情，理體畢呈，流派區分，軌轍斯異。尋求兩漢之作，樹幹爲骨，錯綜經緯，輔之以辭，非博覽無以厚其藏，非精思無以析其理。異制繁興，摛辭無二，六代波流，漸趨繁縟，遂乃排比爲工，陶染爲富。至唐四傑出，華贍豐靡，無復餘蘊，揚雄氏已古今之學者，非但爲之華藻，又從而綉其聲韻。蓋世愈降，而文亦愈靡矣。昌黎氏起而振之，抗兩漢而原本《六經》，創爲古文之名，六代文體判分爲二，夫誠有涵濡《六經》之功，斯爲美矣。而舍鉛華以求倩盼，去纂組而習委它，勞逸差分，豐約殊旨，俗學虛枵，波蕩以從之，則矯之于古者，抑亦轉而就衰之徵乎。國朝文治昌明，曠越前代，駢儷之文，跨徐、庾而追潘、陸。陶冶性情，杼柚尺素，爲不乏矣。

王先謙《國朝十家四六文鈔序》 夫今樂前陳，而賢侯忘倦；流徵間雜，

則和人彌寡。文章道歧，何莫不然。是以學美者侈繁博，才高者喜馳騁，往往詞豐意瘠，情竭文浮，奇詭競鳴，觀聽彌眩，軌轍不修，風會斯靡。故駢散二體，厥失維均，而駢之爲累，尤劇于散。或乃仲宣體弱，不起其文；休文調律，反甚其弊。蕃蕪塞塗，罕見枝幹之挺；平原埃積，邈無川岳之秀。主文客氣，玉貌蓬心，論者遂喻蜩螗以齊、梁，伍俳優于皋、朔，病至此乎，嘻其過矣。夫詞以理舉，肉緣骨附，無骨之肉，不能運其精神；寡理之詞，何以發其韻采。體之不尊，道由自敝。

林紓《春覺齋論文・忌險怪》 幼年聞古人「文以載道」之語，初不甚解。近十五年來，方知古文一道，非學不足以造其樊，非道不足以立其幹。但觀歐、曾之文，平易極矣，有才之士，幾以爲一蹴而幾，乃窮老盡氣，恆不能得，何者？平易不由艱辛而出，則求平必弱，求易必率。弱與率類于平易，而實非平易。不由于學，則出之無本；不衷于道，則言之寡要。以無本寡要之文，胡能自立于世？

又《國朝文序》 古文惟其理之獲與道無悖者，則味之彌臻于無窮。若分劃秦、漢、唐、宋，加以統系派別，爲此爲彼，使讀者炫惑其目力，莫知其從，則已格其途而左其趣矣。雖然，獲理適道，亦不惟多讀書，廣閱歷而然，尤當深究乎古人心身性命之學，言之始，衷于理且與道合。乃經生之文樸，往往流入于枯淡；史家之文，則又嘌突恣肆，無復規檢：二者均不足以明道。惟積理養氣，偶成一篇，類若不得已者。【略】必意在言先，修其辭而峻其防，外質而中膏，聲希而趣永，則庶乎其近矣。

又《與姚叔節書》 古人因文以見道，匪能文卽謂之知道。蓋古文之境地高，言論約，不本于經術，爲言弗腴，不出于閱歷，其事無驗。唐之作者林立，而韓、柳傳；宋之作者亦林立，而歐、曾傳。正以此四家者，意境義法，皆足資以導後生而進于古，而所言又必衷于道，此其所以傳也。

又《韓文研究法》 讀昌黎「五原」篇，語至平易。然而能必傳者，有見道之能，復能以文述其所能者也。宋之道學家，如程、朱至矣，問有論道之文習誦于學者之口者耶？亦以質過于文，深于文者原遂不目之以文，但目之以道。道可喻于心，不能常宣于口，理無傳耳。昌黎于《原道》一篇，疏浚如導壅，發明如燭暗，以足于中，造語復衷之法律，俾學者循其塗軌而進，卽可因文以見道。黃山谷曰：「文章必謹布置。」每見後學，多告以《原道》命意曲折。

劉熙載《藝概・文概》 「出辭氣，斯遠鄙倍矣」，此以氣論辭之始。至昌黎《與李翊書》，柳州《與韋中立書》，皆論及於氣，而韓以氣歸之於養，立言較有本原。自《典論・論文》以及韓、柳，俱重一「氣」字。余謂文氣當如《樂記》二語曰：「剛氣不怒，柔氣不懾。」文貴備四時之氣，然氣之純駁厚薄，尤須審辨。韓昌黎《送陳秀才彤序》云：「文所以爲理耳。」《答李翊書》云：「氣，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畢浮，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者皆宜。」周益公序《宋文鑒》曰：「臣聞文之盛衰主乎氣，辭之工拙存乎理。昔者帝王之世，人有所養而教無異習。故其氣之盛也，如水載物，小大無不浮；其理之明也，如燭照物，幽隱無不通。」意蓋悉本昌黎。文要與元氣相合，戒與盡氣相尋。翕聚、僨張，其大較矣。

薛福成《季弟遺集序》 余少與季懷以問學相切劘。季懷好攻古文辭，覃思不暇，余詰以「時變方殷，士無論遇不遇，當蘄以有用之學，表見于時，胡爲矻矻于文藝之末？」季懷曰：「不然。夫文之至者通乎道，古文于文體最尊，且自古夷艱澤世之偉人無文不行，如賈誼之疏，董仲舒之策，諸葛武侯《出師表》，陸宣公《奉天改元大赦制》，其所以斡旋世運，鼓動倫類者，獨非文章之力邪？而賤之也？」余乃稍稍致力古文辭，季懷亦漸講經世學，凡余所觀之書無不觀。其後，余佐曾文正公幕府，攜季懷同往，聞公論文之旨，以謂聖門四教冠以文，文者，道德之鑰而經濟之輿也。故其尙論古今與求賢之法，一以文爲之的。

鄭由熙《晚學齋文集自序》 夫文以載道，道在天地間不可須臾離，倘無文以闡之，則智愚賢不肖輩奚從識其本末精粗，故文尙焉。余非知文者，聞道更淺。【略】今檢行篋，錄爲一編，于道尙未之見，何足以言文。然一息尙存，此志不容稍懈。世有有道君子，匡我不逮，以進于道焉，應幾日在堯天舜日之中，不徒爲含哺鼓腹之人歟！

黎庶昌《答趙仲瑩書》 惟獨文章一事，余意以爲尙留未盡之境以待後人。而因文見道之說，僕尤篤信不惑。何也？蓋文以載道，周子固嘗言之也。古之善爲文，莫盛于司馬遷、班固、韓愈、歐陽修。韓、歐之文，世頗以道歸之矣，而馬、班則未也。獨蘇明允稱之曰：「遷、固雖以辭勝，然亦兼道與法而有之，時得仲尼遺意焉。」望溪方氏推尊子長，曾文正公則兼及班氏，謂

其經世之典、六藝之旨、文字之源、幽明之情狀，粲然大備，是豈逐世俗爲毀譽哉！【略】夫道與文并至者，孔、孟是也，下此見道有淺深，言道有醇駁，而皆由文字悟入，則自漢、唐以來無或異也。

唐才常《論文連珠十首》 蓋聞清角奏而風雨至，琴之感以末；銅山傾而洛鐘應，拌之發蓋神。聲者，天地之自然；氣者，造化之樞紐。是以託纏綿於尺素，《風》、《雅》傳正變之音；發忠孝爲文章，屈、賈乃精誠之洩。

又 蓋聞龍門之桐高矗，百尺無枝；《陽春》之曲既奏，千人皆廢。是以言爲心聲，文因人重。故右軍灑脫，遠軼諸王之藩籬；淵明高潔，蕭然衰世之巢、許。

陶曾佑《論文學之勢力及其關係》 有物焉，蟠據於光榮之大陸，其有無不關於生命，其盈絀不足爲富貧，聽之而無聲，嗅之而無氣，人之視之，究不若對於名譽、思想、金錢、主義之懇切也；然而地球中之先覺者，莫不服從之，崇拜之，震懾之，歡迎之，珍爲第二之靈魂，實爲無形之軀殼；舉凡政治也，法律也，經濟也，軍事也，國際也，實業也，過去之歷史也，現在之大勢也，未來之問題也，莫不藉之以傳播，以鼓吹，以淘汰，以支配，以改革，以變遷，斤斤然而希望其進化；用之而不敝，取之而不竭，賢不肖之所得，各隨其才，仁智之所見，各隨其分；用之於善，則足以正俗扶風，造於百年之幸福，而涵養性質，培植人格，增益智識，孕育輿論，尤其小焉者也；用之於不善，實足以滅國絕種，伏億萬里之病根，而蕩佚意志，錮蔽見聞，淆混是非，銷沉道德，又其微焉者也。咄！此何物？此何物？其氣質之物耶？其固質之物耶？抑流質之物耶？吾同胞誌之，其最高尚、最尊樂、最特別之名詞，曰文學。彼西哲所謂形上之學者，非此文學乎？倍根曰：「文學者，以三原素而成，即道理、快樂、裝飾各一分是也。」洛理斯曰：「文學者，世界進化之母也。」和圖和士曰：「文學者，善良清潔之一世界也。」然則，諸哲之於此文學，志意拳拳，其故安在？蓋載道、明德、紀政、察民，胥於此文是賴；含融萬彙，左右羣情，而吐焉、納焉、臧焉、否焉、生焉、滅焉，惟茲文學始獨有此能力。恃利喙鋒牙吸噍膏髓之禽獸勢力，未足與之角；挾黑鐵赤血操縱生命之戰鬬勢力，莫敢與之京；施祈禱舞蹈灌輸迷信之宗教勢力，具聖言令歌獨裁政體之君主勢力，不克以駕馭之，而反屈服於其下。文學！文學！爾之勢力可不謂偉矣哉？

又 俯視千春，橫眺六極，無文學不足以立國，無文學不足以新民，此吾敢斷言者也。大塊無私，假以文明之要素；洛陽有日，博來優美之公評。翻文海之波瀾，除學界之荆棘。夕治半稿，朝出全編；壓倒一時，喧騰萬里；縱橫筆陣，烈焰烘烘。丁夫雨後更闌，酒酣耳熱，才思泉湧，逸興雲飛；忽而雷霆怒號，忽而河山震動，忽而神出鬼沒，忽而花笑鳥歌；呼罵自如，發揮盡致，莊諧咸備，纖鉅靡遺，一面菱花，普映大千世界。即以此觀，而吾國可親，可愛，可敬，可畏，可希望，可馨香之列列文豪，亦足據以侈矜夫當世，而睥睨一切者也。文者，天下人心中固有之物也。文豪！文豪！吾願爾之毋自輕，毋自卑，毋自棄，毋自賤，毋自欺！文豪！文豪！吾願衆生毋輕爾文豪，毋卑爾文豪，毋棄爾文豪，毋賤爾文豪，毋欺爾文豪！文豪！文豪！吾尤願萃吾巴科民族，從爾馳騁，憑爾驅使，資爾誘掖，荷爾陶鎔，挾爾作無量化身，普及吾四千餘年四百餘兆之可憐蟲，莫不鼓蕩此源泉，居文豪之尊位置！文豪！文豪！吾更願舉吾藻麗神州，著作如雲，翻譯如霧，報章電掣，典籍風行，家家業印刷之科，處處設圖書之館，機關滿地，權勢薰天，團合吾二三殖民十八行省之乾淨土，莫不標呈此特色，成文豪之天演場！平地一聲，昭蘇萬象。沒字之頑石乎？野蠻之寫眞乎？將與黃鶴齊飛，澌滅於無何有。

陳衍《石遺室論文》卷四 其「氣，水也；言，浮物也」數語，譬喻曲肖，作散文者斷莫能外。蓋多讀書、多見事，理足而識見有主。然後下筆吐辭之際，淺深反正，四通八達，百折不離其宗。如山之有脈，如水之有源，如木之有本，則峰巒之高下，港汊之短長，枝葉之疏密，無不有自然之體勢。蘇詩所謂「一一皆可尋其源」者也。昌黎專喻以水，則求其造語之妙，言氣而未言理耳。言氣而理亦在其中，此即韓文之「短長高下皆宜」處。必兼言理，則質實而乏語妙矣。

譚嗣同《思篇・二十八》 夫浩然之氣，非有異氣，即鼻息出入之氣。理氣此氣，血氣亦此氣，聖賢庸衆皆此氣，辨在養不養耳。得養靜以盈，失養暴以歉。氣行于五官百骸，形而爲視聽言動，著而爲喜怒哀樂，推而究之，齊治均平，所由出也。其養之也，又非吐納屈伸之謂也。懲忿窒欲固其體，極深研幾精其用。懲與窒，斯不憂不懼繼之矣；極與研，斯盡性至命繼之矣。故善養氣者，喜怒哀樂視聽言動之權，皆操之自我者也。操之自我，而

又知言以辨其得失，于是無有能惑之者，而不動心之功成矣。

章炳麟《國故論衡・文學總略》 文學者，以有文字著于竹帛，故謂之文；論其法式，謂之文學。凡文理、文字、文辭，皆稱文。言其采色發揚謂之彣，以作樂有闋，施之筆札謂之章。《說文》云：「文，錯畫也，象交文。」「章，樂竟爲一章。」「彣，㦸也。」「彰，文彰也。」或謂「文章」當作「彣彰」，則異議自此起。《傳》曰：「博學于文。」不可作「彣」。《雅》曰：「出言有章。」不可作「彰」。古之言文章者，不專在竹帛諷誦之間。孔子稱堯、舜，「煥乎其有文章」，蓋君臣、朝廷、尊卑、貴賤之序，車輿、衣服、宮室、飲食、嫁娶、喪祭之分，謂之文；八風從律，百度得數，謂之章。文章者，禮樂之殊稱矣。其後轉移施于篇什，太史公記博士平等議曰：「謹案詔書律令下者，文章爾雅，訓辭深厚。」（《儒林列傳》）此寧可書作「彣彰」耶？獨以五采彰施五色，有言黻、言黼、言文、言章者，宜作「彣彰」。然古者或無其字，本以「文章」引伸。今欲改「文章」爲「彣彰」者，惡夫冲淡之辭，而好華葉之語，違書契記事之本矣。孔子曰：「言之無文，行而不遠。」蓋謂不能舉典禮，非苟欲潤色也。《易》所以有《文言》者，梁武帝以爲「文王作《易》，孔子遭而修之，故曰《文言》」。非矜其采飾也。夫命其形質曰文，狀其華美曰彣，指其起止曰章，道其素絢曰彰，凡彣者必皆成文，凡成文者不皆彣，是故搉論文學，以文字爲準，不以彣彰爲準。

又《文學說例》 叙曰：爾雅以觀於古，無取小辯，謂之文學。文學之始，蓋權輿於言語。自書契既作，遞有接構，則二者殊流，尚矣。漢世相如、雄、固之屬，皆嘗纂《凡將》，訓《蒼頡》，故其文辭閎雅，知言之選。唐時樂文采者，猶云「宜略識字」；至賦詩言「鯀」，矜愼不舉。兩宋以降，斯道漸普，然有所述作，猶號曰古文辭，其稱謂不能無取於墳籍。既昧雅訓，則謁踳狂舉者衆。昔王仲任有言：「能說一經者爲儒生，博覽古今者爲通人，采掇傳書以上書奏記者爲文人，能精思著文連結篇章者爲鴻儒。故儒生過俗人，通人勝儒生，文人踰通人，鴻儒超文人。」（《論衡・超奇篇》）夫漢人自《史篇》、《蒼頡》，齔齒以上，大抵從師受誦。逮其成立，劣能守文則曰儒，草創述作則曰文，誠其第次當如是也。今則文墨辭說之士，乃往往不逮經儒遠甚。姚姬傳欲事東原，猶被謝斥，何有其錄錄者？校其功實，非通小學與不通小學之效歟？夫炎、蚩而上，結繩以治，則吐言爲章可也。既有符號，斯穀雜異語，非通古今字知先代絕言者，無能往來，況夫審別流變耶？世有精練小學拙於文辭者矣，未有不知小學而可言文者也。今爲說例，率取文學與雅故神恉相關者，觀其會通，都爲一牒，以俟達者云爾。

陳澧然《晦堂文鑰・作文辨》 古人所以爲文者何哉？大則明內政兵事外交，以治天下；小則明尋常日用，以結人群而已，然其事無不貫之以理。理者何？若木之有細紋，肌膚之有理腠。大匠斷木，斧至則開；庖丁解牛，迎刃而解，皆以中其理也。故凡有一事必有一理，即事求理，理積則文自生，乃不至空言無用。豈若宋儒曰言天理性理，令人無可尋求，此求文之始也。即以文論，皆有至理貫乎其中，觀其變化屈伸，陰陽開合，極之音響節奏，何一非理之自然？文之未精，即理之未至，此求文之終也。求文之法，始於尋常日用，逐事研求。由一身之政推之一家，由一家之政推之一國，內政明而識見定矣；一身之禦外侮，一家之禦強鄰，推之即一國兵事也，兵事明而志氣雄矣；一身之結納，一家之往來，推之即列國外交也，外交明而規模遠矣。僕濫竊文名，時以文人自恥，實則平生所學，乃在內政兵事外交。自少至今，於古人之文未嘗一讀。偶有所作，即以內政兵事外交之法行之，久之而變化自出。故平生著述，此三者外，未嘗一託之文。將來課士，要不外此。竊意文與事合爲一途，其人乃爲有用。孔子有言，是亦爲政。明乎此，則文即事矣。文云乎哉！

又《古棠塾書・文源第八》 集也者，子之遺也。魏晉六朝，集則多而文實寡，惟王羲之、陶潛、高允、蘇綽，誼高識遠，故韻潔一時。顧體弱不足嚴海內之宗，而親者卒鮮。唐重詩賦，成體尤艱，雖李杜雄才，不免規摹六代。而集之盛，莫若昌黎，其氣體實足括囊萬彙，柳則精鑿勝而廣大遜之。此中幾微，尤爲性情福澤、風俗人心之所係。治古文者，必先嚴其徑而自養其源。斯二者，漢以後文之盛軌也。自斯而下，李翺、張籍，類皆具體；昌黎、杜牧、孫樵，大都浸尋子厚。惟顏眞卿《廟諡議》、元結《中興頌》，二篇嶷然自立。兩家之外，高風峻骨，獨步千秋，而其他蓋罕。宋承五代文敝，俗衰韓、柳，寂無宗嗣。惟尹師魯、歐陽修愾焉興起，一以考論古今典章治亂爲斷斷，於是曾、王倔自西江，三蘇起自西蜀，文章之盛郁，爲賢才仁英之間，郅治幾乎文景，蓋學專其要，則抉理自明；理致其精，則爲文自峻。發諸言則蹈今而不違乎古，措諸事自達權而不失乎經，風氣鼓蕩於無形，才

智奮興於不覺，而後達者行其力，窮者行其言，天下不期治而自治。歐公遠窺道要，近拔人才，馴致宋室，賢材儼同周氏，以此歎古文詞之力無窮，歐氏之功爲獨遠也。然歐學昌黎，而其才實多未逮，子固、子由學歐，而其力益衰，惟子瞻才力卓然，自成變化，而繁累或近於歐。老泉、介甫才力雅近於韓，而氣姿皆駁，惟張耒遠游蘇氏，清穆冠時，而才力或與歐、曾爲近。石介自成勁骨，而涵養未純，乃知昌黎渾穆，眞乃間氣之雄，而歎瓌材之不數覯也。之數子者，號爲八家，外則君實、稚圭，較爲雄朴，范文正文多經世，而氣體或累東吳。他若道學諸賢，則濂溪《圖說》、《通書》，伯子疏議，橫渠《正蒙》，醇質乃近群經，而《正蒙》尤爲雄穆。故黨論不作，吾道於以寖昌，此不得以集論者也。伊川氣隘而質醇，觀二程粹言，則固大賢之亞也。朱學南豐，其博大乃如歐氏，而平率或多，其餘眞、魏之徒，大都一本程、朱，而其才亦遜象山兄弟，超挹群賢，意度乃近濂溪伯子。龍川縱橫王霸，晚出爲豪，其《酌古錄》，蓋兼明允、子瞻，出入周秦諸子。然《與何博士談兵》，皆雄而未厚，類雜時或乘之。後世乃以此二家未守考亭圍範，而概屏之，不已甚哉。

又　大抵文章一道，全視天姿學養爲程。即後來道學流風，義歸矯飾，顧眞精難昧，其文已挾其心術以俱來。君子所由自驗其文，而竦然滋懼者也。

又　自時藝之興，而文字之原幾絕。明代號崇正學，而古文一道，僞體殊多。七子雄才，遺神襲貌，遂開晚季僞子釋經浮藻之風。於是龐囂詭異，中於清流，而黨禍竟亡其國。始基擇術，故君子尤兢兢焉。惟方正學論治，翕古達今，而行事或多滯古，其文實雅近伊川。陽明天才奇犖，其學遠宗孟氏而文亦類之，於明代實爲砥柱。歸震川獨守八家，遠宗遷史，然久居鄉曲，鉅制爲稀。至明代之衰，文宇(字)益乖駁而幾乎息。惟顧、黃、王、魏四賢，獨求經世於朱陸空談之後，恢才偉學，實啓我朝文治之先。至我朝則侯壯悔、王於一、姜西溟三家，各稱雄長。惟韓慕廬遠宗歐氏，倡古學而振人才，其文亦浩然澤古。於是方、戴、李、姚、曾、張、魯、惲、胡、左、郭、王諸賢，蔚然海內。而經世之術，則以方、左、胡、郭爲得其宗，人才實已並驅周宋，故治且類之。以此見人才消長，實爲國家政治升降之機；而學問文章之盛衰，實爲一代人才之樞鑰。

又《文指第九》　凡此固皆文學之士所必深咀冥索，以得其精華。驟而乘之，或苦茫無津涘，然以求論說，則遠需自邇，高必自卑。首賈氏《過秦》，史公諸序，韓氏《原道》，柳氏《封建》，而下逮歐、蘇，以立其宗，則程功實約，然後參之何博士、陳龍川，以雄其體，博之王船山史論以廓其精，擴之顧、黃、魏以閎其運量，約之方正學、靈皋、姚惜抱以靜其天倪，必使縱橫變化，離合精雄，神明法度之中，而超然自逸於法度之外，一若神龍舒卷絳霄，不可方物，斯爲得之。此論之大略也。論明而策若義，但須博觀群籍，以廣其源而無勞矣，此何故哉？其波瀾意度之極於自然，蓋無一不根諸論也。奚事紛紛泛騖者爲哉？然此特科制徑簡之圖，未足語立言之大者也。循此而縱覽百家以宏其趣，又懼其泛而無統也。約諸《管》、《老》、《列》、《莊》、《淮南》、《關尹》、《鶡冠》、《孫》、《商》、《韓》、《荀》、《墨》、《申鑒》、《中說》，湛之唐宋諸子，以深其變，凝之《太極》、《通書》、《正蒙》，以穆其神。又懼其標而不留也。精之《左》、《史》、《語》、《策》記叙之淵微，以曲達其奧窔，然後反諸《六經》以求其極致，而宿其指歸而道成矣。道成，而後特慮詞氣之微。緩則迂，而抗則激，剛柔燮劑，非沈浸醞釀，莫由自際於高深。惟咀濡泳味於葩經、《左氏》、《離騷》、《太史》，發其憂世憫俗之誠，潔其精而幽其韻味，湛其意而毋滯其悲詫之詞，久之而深精蘊結，神采且蔚焉彬郁之中。何則？君子爲文，本期明世，而近世迂儒之習，既無以起天下之人心，策士之風或轉以致衰時之黨禍。惟抱此孤芳曠感之忱，時深天命人心之懼，無令憤嫉悲愴之氣蕩我幽懷，則詞旨之中自有忠愛怛摯之誠，惻惻與天人相感召，雖雄奸巨慝，亦將感吾說而不至生怨激之私。故立言要旨，全恃眞氣鼓蕩，其聞必內焉可對吾心，外焉可盟天地，乃可自立其誠。而論事大端，尤在度所能爲，而無事炫奇駭俗，此何爲哉？夫君子所爲立言者，凡以爲天下耳。自來叔季之時，恆多疑忌。一言之激，禍輒隨之，身且不存於天下，何有夷考？漢、唐、宋、明，黨禍未始，非諸賢有以激之，此其義微特施諸中和廣大之途，則誠至而無不動者矣。文云乎哉？惜乎賈、蘇之未足以躋此耳。大抵學問之淺深，各視其人之志量，而無能強以相從。特不明其峻極之程，則爲此者，視爲弋科應舉之資，弊且與時文等，而害輒過之。將使古聖賢垂教之大端，由此而卑於天下，而道且亡矣，何者？時文之弊不過一得，自封群安固陋，論策則治之未深，將人人有非堯舜、薄湯武之意，天下之禍且自此無窮也。故特略明繩級，以俟達者之自爲，此立言之大略也。

又　吾友謝退谷嘗與余論文，多篤實心得之語。一日謂余曰：「文有三理，善言德行者，道理足也；達於時務者，事理足也；筆墨變化者，文理足也。三者俱無，則《昭明文選》之文而已。」余初聞之，即覺其言之過，已而退谷筆之書矣，此則不可不辨者也。姑無論諸葛武侯之《出師表》，李令伯之《陳情表》，束廣微之《補南陔白華詩》，爲千古言忠孝者之識志；卜子夏之《毛詩序》，杜元凱之《左氏傳序》，劉子駿之《移太常博士書》，開後來論經學者之津塗，即陸士衡之《文賦》，古今之言文章者，亦豈能外之？且如屈子之《離騷》，李少卿、司馬子長之書，可謂之文理不足，而筆墨不變化乎？司馬長卿之《諫獵》、《難蜀父老》，枚叔之《諫吳王》，班叔皮之《王命論》，可謂之事理不足而不達於時務乎？崔子玉之《座右銘》，宏韋嗣之《博奕論》，張茂先之《勵志詩》、《女史箴》，可謂之道理不足而不善言德行者乎？大抵退谷喜講心性之學，所最服膺者，眞文忠公之《文章正宗》，其於《文選》未嘗全部審讀，故不自覺其失言。退谷所撰教諭，余最喜以拈示後學，若此條議論則所當首刪者也。阮芸臺先生曰昭明所選，名曰《文選》，蓋必文而後選，非文則不選也。凡以言語著之簡策，不必以文爲本者，皆經也、子也、史也，皆不可專名之爲文。專名曰文者，自孔子《易・文言》始，實爲萬世文章之祖。此篇奇偶相生，音韻相和，如青白之成文，如咸韶之合節，非清言質說者比也，非振筆縱書者比也，非佶屈澀語者比也，是故昭明以爲經也、子也、史也，非可專名之爲文也。專名爲文，必沈思翰藻而後可也。自齊、梁以後，溺於聲律，彥和《雕龍》，漸開四六之體，至唐而四六更卑，然文體不可謂之不卑，而文統不可謂之不正。自唐宋韓蘇諸大家，以奇偶相生之文，爲八代之衰而矯之。於是昭明所不選者，反皆爲諸家所取。故其所著者，非經即子，非子即史，求其合於《昭明文選序》所謂文者鮮矣，合於班孟堅《兩都賦序》所謂文章者，更鮮矣。其不合之處，蓋分於奇偶之間，經史子多奇而少偶，故唐宋八家不尙偶；《文選》多偶而少奇，故昭明不尙奇。如必以比偶非古而卑之，則孔子自名其言曰文者，一篇之中，偶句凡四十有八，韻語凡三十有五，豈可以爲非文之正體而卑之乎？況班孟堅《兩都賦序》及諸漢文，其體皆奇偶相生者乎？《兩都賦序》白麟、神雀二比，言語、公卿二比，即開明人八比之先路。明人號唐宋八家爲古文者，爲其別於四書文也，爲其別於駢偶文也，然四書之體，皆以比偶成文（《明史・選舉志》曰：四子書命題，代古人語氣、體用、排偶，謂之八股），不比不行。是明人終日在偶中而不自覺也，是四書排偶之文眞乃上接唐宋四六爲一脈，爲文之正統也。然則今人所作之古文，當名之爲何？曰凡說經講學皆經派也，傳志記事皆史派也，立意爲宗皆子派也，惟沈思翰藻乃可名之爲文。非文者尙不可名爲文，況名之曰古文乎？又曰：古人無筆硯紙墨之便，往往鑄金刻石，以期傳之久遠。其著之簡策，亦有漆書刀刻之勞，非如今人下筆千言，言事甚易也。許氏《說文》「直言曰言，論難曰語」，《左傳》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此何也？古人以簡策傳事者少，以口舌傳事者多；以目治事者少，以口耳治事者多。故同爲一言也，轉相告語必有愆誤（《說文》：「言」，從口、從辛、辛愆也）。是必寡其詞，協其音，使人易於記誦，無能增改。且無方言俗語雜於其間，始能達意而行遠。此孔子於《易》所以著《文言》，此千古文章之祖也。《爾雅》釋訓主於訓蒙，而子子孫孫以下，用韻者三十二條，亦此道也。爲文章者，不務協音以成韻，條詞以達遠，使人易誦，易記，而惟以單行之語縱橫恣肆，動輒千言萬字，不以爲煩，不知此乃古人所謂「直言之言，論難之語」，非言之有文者也，非孔子之所謂文也。《文言》數百字，幾於句句用韻，孔子於此發明乾坤之蘊，詮釋四德之名，幾費修詞之意，冀達意外之言（《說文》曰：詞意內外，言也。蓋詞亦言也，非文也。《文言》曰：修辭立其誠；《說文》曰：修飾也，詞之飾者，乃得爲文，不得以詞，即文也）。要使遠近易誦，古今易傳，公卿學士皆能記誦，以通天地萬物，以警國家身心，不但多用韻，抑且多用偶。即如樂行憂違，偶也；長人合禮，偶也；和義幹事，偶也；庸言庸行，偶也；閑邪善世，偶也；進德修業，偶也；知至知終，偶也；上位下位，偶也；同聲同氣，偶也；水濕火燥，偶也；雲龍風虎，偶也；本天本地，偶也；無位無民，偶也；勿用在田，偶也；潛藏文明，偶也；道口位德，偶也；偕極天則，偶也；隱見行成，偶也；學聚問辨，偶也；寬居仁行，偶也；合德合明，合序合吉凶，偶也；先天後天，偶也；存亡得喪，偶也；餘慶餘殃，偶也；直內方外，偶也；通理居體，偶也。凡偶皆文也，於物兩色相偶而交錯之，乃得名曰文，文即象其形也（《考工記》曰：青與白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說文》曰：文，錯畫也，象交也）。然則千古之文，莫大於孔子之言《易》。孔子方以用韻比偶之法錯綜其言，而自名曰文，何後人熟視而無睹乎？

又　或疑文必有韻之語爲不盡然，不知此劉彥和之說也。《文心雕龍・總術篇》云：「今之常言有文有筆，無韻者筆，有韻者文。」彥和精於文理者，豈欺人哉？近人中知此理者頗鮮。阮芸臺先生曾詳言之曰：「所謂韻者，乃章句中之音韻，非但句末之韻腳也。」六朝不押韻之文，其中奇偶相生，頓挫抑揚，皆有合乎宮羽，故沈休文作《謝靈運傳論》曰：「五色相宣，八音協暢，由乎元黃律呂，各適物宜，欲使宮羽相變，低昂舛節，若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一簡之內，音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妙達此旨，始可言文。」言之最爲曉暢。昭明所選亦不盡有韻腳之文，而奇偶相生，宮羽悉異，溯其原本，乃出於經。孔子自名其言《易》者曰文，此千古文章之祖，《文言》固有韻矣，而亦有平仄聲音焉，即如「濕、燥、龍、虎、」，睹八句上下，何等聲音無論，「龍虎」二句不可顚倒，若改作「龍虎燥濕」，睹即無聲音矣。「無論其德、其名、其序、其吉凶」，四者不可錯亂，若倒「不知退」於「不知亡不知喪」之後，即無聲音矣。《文言》以後，以時代相次，則用於卜子夏之《詩大序》。《序》曰：「性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又曰：「主文而譎諫」，又曰：「長言之不足則嗟歎之」。鄭康成釋「聲成文」爲宮商上下相應，釋「主文」爲與樂之宮商相應。此子夏直指詩之聲音爲文，不指翰藻也。凡文在聲爲宮商，在色爲翰藻，即如《文言》「雲龍風虎」一節，乃千古宮商奇偶之祖；「非一朝一夕之故」一節，乃千古嗟嘆成文之祖；子夏《詩序》「性發聲成」一節，乃千古聲韻性情之祖。故曰，韻者即聲音也，聲音即文也。然則今人所便單得之文，極其奧衍奔放者乃古之筆，非古之文也。沈休文之說，或可橫指爲八代之衰，孔子、子夏之文體豈亦衰哉！

又　王夢樓（文治）嘗言詞章之學，見之易盡，搜之無窮。今聰明才學之士，往往薄視詩文，遁而窮經注史。不知彼所能者，皆詞章之皮面耳，未吸神髓，故易於決舍。如果深造有得，必愁日短心長，孜孜不及，焉有餘力旁求考據乎？袁簡齋亦云：「人才力各有所宜，要在一縱一橫而已。鄭、馬主縱，崔、蔡主橫，斷難兼得。」余嘗考古官制，檢搜群書，不過兩月之久，偶作一詩，覺神思滯塞，亦欲於故紙堆中求之。方悟著作與考訂兩家鴻溝界限，非親歷不知。或問兩家孰優，曰：天下先有著作而後有書，有書而後有考據，著述始於三代，《六經》考據始於漢唐注疏。考其先後，知所優劣矣。著作如水，自爲江海；考據如火，必附柴薪。作者之謂聖，詞章是也；述者之謂明，考據是也。

劉師培《文章原始》　積字成句，積句成文，欲溯文章之緣起，先窮造字之源流。上古之時，有語言而無文字。凡字義皆起于右旁之聲，任舉一字，聞其聲即知其義；凡同聲之字，但舉右旁之聲，不必舉左旁之迹，皆可通用（此係黃春谷先生說。先生言小學蓋有二說：一謂凡字之義象，皆繫屬乎聲，惟聲同故義象同，惟聲義象皆同，故可通假；二謂諧聲之字，必兼有意，而意皆起于聲。由黃氏之例推之：一曰造字之源，音先而義後；二曰考字之用，音同則意通。蓋古代之字，只有右旁之聲，而未有左旁之形。後世恐無以區別也，乃加以左旁之形，以爲區別。故右旁之聲，綱也；左旁之形，目也。如凡字從「寺」者，皆有「獨」字字義；凡字從「贊」者，皆惡字而非美字；凡字從「火」者，皆有幽暗之義；凡字從「音」者，皆有深暗之義；凡字從「侖」者，皆有文理有秩序之義：皆音義通之證，亦即古字以右旁之聲爲綱之證也。蓋既爲此聲，即爲此義，右旁之聲義如此，則彼字右旁同于此字右旁者，其聲義亦必如此，固彰彰可考也）。且字義既起于聲，并有不舉右旁爲聲之本字，任舉同聲之字，即可用爲同義（按王氏《經義述聞》云：「右字通用，存乎聲音。」阮氏《釋門數》篇：「余謂古音相通之字，義即相同。」而黃先生亦曰：「明乎右旁聲義之說，皆凡同聲之字，多可通用。」又云：「凡爲同聲，是以同義。且凡同一韻之字，其義皆不甚相遠」）。予按《文選注》于某字即某字者，皆云某字與某字古通，大抵以聲近通用。而錢竹汀《說文答問疏證》，于經典古字相同者，則曰某即某書之某字，大抵皆聲音相近者。且古字相通者，可名曰通，而不可名曰假借（假借者，有孰爲正字，孰爲借字之分；通用者無孰爲正字，孰爲借字之分；數字同一音義，互相通用，亦可名假借也）。故一義僅有一字。其有一義數字，一物數名者，半由方言不同。由語言而造文字，而同義之字，聲必相符（上古之時，未有字形，先有字聲，故有語言而無文字。而南北東西之方言，不能盡同；故有同一義，而所言不同者；亦有所言同，而音之出于喉舌不同者。及有文字時，乃各本方言造文字；故義同而形不同者，音皆相近。音近義同之字，在未有文字前，僅爲一字。如《爾雅・釋詁》篇「哉」、「基」、「胎」三字，皆訓爲「始」，然與「始」音相近。「洪」、「旁」、「龐」、「弘」、「戎」、「窮」六字，皆訓爲「大」，而音皆相近。可知義通之字，音必相近。其一義數字，則以方言不同，各本其義以造字耳。

而《釋名》以聲解聲，明義由聲起之義。蓋上古一物只一名，其一物數名者，亦即由同聲之字，輾轉相通。而《爾雅・釋草、鳥、獸》如：「蒺藜」爲「茨」、「扁竹」爲「蓄」，皆以切語爲名；而「菖」、「蓫」、「萑」、「蓷」之類，亦皆音近之字，互相解釋，是一物數名，皆由于言語之遞轉矣）。由是言之：文字者，基于聲音者也。上古未造字形，先有字音，（言語發見，爲人群進化之初級。日本岸本氏《社會學》之言曰：「人當始有言語，未若今日之復雜也。呼吸之官，進而益調達，思慮之官，進而益深長，而後語言復雜。」其說甚確。）以言語流傳，難期久遠，乃結繩爲號，以輔言語之窮。及黃帝代興，乃易結繩爲書契，而文字之用以興。故「字」訓爲「飾」（字，本謂之名，猶人之先有名，而後有字，出于口者謂之名，著于書者謂之字；故古曰名，今曰字也。《禮記》：「冠而字之，敬其名也。」注云：「名者，質，所受于父母，冠成人益文，故敬之。」以質勵名，即以文屬字，質先而文後也。字由後起，故《說文序》曰：「孳乳浸多謂之字。」《廣雅》、《玉篇》并言：「字，飾也。」《廣韻》注引《春秋緯說題詞》亦云：「字，飾也。」可見古人以字爲文飾之義，飾即文也），與「文章」之訓相同（文章取義于藻繪，言有組織而後成文也。《易》言：「書契既作，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蓋取諸夬。」即言有文明之象也）。足證上古之初，言與字分，以字爲文。然文字雖興，勒書簡畢，有漆書刀削之勞，抄胥匪易，傳播維艱。故學術授受，仍憑口耳之傳聞。又慮其艱于記憶也，必雜于偶語韻文，以便記誦（阮氏《文言說》云：「古人以簡策傳事者少，以口舌傳事者多；以目治事者少，以口耳治事者多；故同爲一言，轉相告語，必有愆誤。是必寡其詞，協其音，以文其言，使人易于記誦，無能增改，且無方言俗語，雜于其間，始能達意，始能行遠」），而語言之中有文矣（故《易》言「文言」）。即以語言著書册，而書册之中亦有文。是則上古之前，文訓爲字（故許書稱《說文》）；中古以降，「文」訓爲「章」，故出言之有章者爲文（《詩》曰：「出言有章」），著書之有章者亦曰文。吾觀三代之書，諺語箴銘，實多韻語，若六藝之中：《詩》篇三百，固皆有韻之詞；即《易》、《書》二經，亦大抵奇偶相生（阮氏《文言說》謂：「《乾卦文言》，多用偶句。」予謂《尚書》若《堯典》諸篇，亦多用偶，如：「九旌既睦」與「百姓昭明」偶，「賓于四門」與「納于百揆」偶，而《堯典》「分命羲仲」四節，亦互相爲偶），聲韻相叶（《易》叶韻，見顧氏《音學五書》，而《尚書》中亦多叶韻。如：「九族」與「既睦」叶韻，「百姓」與「昭明」叶韻，「萬邦」與「時庸」叶韻，「象傲」與「以孝」叶韻，皆其證也。而《禹貢・冀州》中，亦多韻語）。而《爾雅・釋訓》，用韻者亦三十條（「子子孫孫」以下）。惟《戴禮》、《周官經》，言詞簡質，不雜偶語韻文，則以昭書簡册，懸布國門，猶後世律例公文，特設專門之文體也，故與文言不同。此古代文字之沿革也。降及東周，直言者謂之言，論難者謂之語（見許氏《說文》），修詞者謂之文（《易經》曰：「修詞立其誠。」《說文》曰：「修飾也。」詞之飾者乃得爲文，不飾詞者不得謂之文）。不獨言與文分，亦且言與語分。故出言亦分文質：言之質者，純乎方言者也（方言者，猶今俗語也。《說文序》云：「秦代以前，諸侯各邦，文各異形，言各異聲。」是三代以前，各邦之中，皆有特別之語言文字矣）；言之文者，純乎雅言者也（儀徵阮氏曰：「雅言者，猶今官話也，『雅』與『夏』通，夏爲中國人之稱，故雅言即爲中國人之言。《爾雅》者，乃方言近于官話者也」）。春秋之時，言詞惡質，故曾子斥爲鄙詞（曾子曰：「出詞氣，斯遠鄙倍矣」），荀子譏爲俚語，而一語一詞，必加修飾。《左傳》曰：「言之無文，行而不遠。」又曰：「非文辭不爲功。」文辭，猶言文言也（《說文》曰：「詞，意內言外也。」是詞與言同。文言者，即文飾之詞也。孔子言：「詞達而已。」即不文飾之詞也。言「詞達而已」，不言「文達而已」，足證與文不同。詞，非文也）。蓋當此之時，文字流傳未廣，仍煩記憶之功，故以語言相授受。《禮》曰：「記問之學，不足爲人師。」是古人論學，特設記問一門也（俞氏蔭甫以《周易序卦傳》，即古人記問之學，又引揚子《法言・問神》篇論《書序》之言，以見《序卦》之功，其說甚確）。觀孔子作《春秋》，于事稍久遠者，則曰：「所聞世」、「所傳聞世」；而《公羊》一經，不著竹帛，但煩口授（故《公羊》文章最善）。漢儒以口傳經（如《公羊》至胡毋生始著竹帛，以前皆煩口授，伏生使其女以《書經》授晁錯，皆其證也），其遺法也。至春秋時代之書册，亦大抵文與語分：文近于經，語近于史，故曾子作《孝經》（觀《孝經》雖無韻詞，而偶語實多，如：「加于百姓」、「刑于四海」，「非法不言」、「非道不行」，「口無擇言」、「身無擇行」，皆偶語也。其語句互爲相偶者尤多），老子作《道德經》（其中多韻文，亦多偶句。揚氏《太玄經》亦然），屈原作《離騷經》，以及醫經藥經（如《太素靈樞經》等書，皆多偶句韻文也），皆雜用偶文韻語者也。若《春秋左氏傳》以及《國語》、《國策》諸書，乃史官記言記事之遺，非雜用偶文韻語者也。至諸子之書，有文有語：荀子《成相》篇，墨

子《經上下》篇，皆屬于文者也。莊、列、孔、孟、商、韓，皆屬于語者也。文猶後世之文詞，語猶後世之演稿（猶今世之演說也）。縱橫者流，騰爲口舌，語學之派別也（即所謂游說也）。後世史書，特立文苑，文學之派別也。惟古人言詞，一經書册之記載，或加潤飾之功，致失本書之舊（俞氏蔭甫謂：「《左氏》一書，由丘明潤色，非其本文之舊也」），則語而飾以文矣。又古代之初，虛字未興（上古造字之次第，僅有實字；由虛字假爲半虛實字，是爲假借第一期；又由實字假爲虛字，是爲假借第二期。故虛字無本訓，皆由實字借訓，如「之」字、「于」字、「而」字、「所」字、「則」字、「其」字、「云」字、「不」字、「以」字是也），罕用語助之詞（惟《堯典》「鯀訟可乎？」用一「乎」字）；故典謨誓誥，無抑揚頓挫之文。後世以降，由實字假爲虛字，渾噩之語，易爲流麗之詞，文士互相因襲，致偶文韻詞之體，亦稍變更（然不過偶一雜用，非若八家之古文也），則文而涉于語矣（當此之文，亦有稍雜俗語者，如《公羊》多齊言，《離騷》多楚語，而《史記》亦有「夥涉」之詞，則以當時言文未盡分歧也）。西漢代興，文區二體：賦、頌、箴、銘，源出于文者也（故多偶語叶音）；論、辯、書、疏，源出于語者也（論與議同貴口才，皆爲古人互相問難之詞；書、疏二體，亦以己之意遠之于人者也）。然揚、馬之流，類皆湛深小學（如相如作《凡將》篇，揚雄通奇字，皆精于小學之證也），故發爲文章，沉博典麗，雍容揄揚；注之者既備述典章，箋之者復詳徵訓故；非徒詞主駢儷，遂足冠冕西京。東京以降，論、辯、書、疏諸作，亦雜用排體，易語爲文（西京之時，論、疏各文，亦多以單行之體而用排偶之詞）。魏、晉、六朝，崇尚排偶，而文與筆分：偶文韻語者謂之文，無韻單行者謂之筆（至是語文二體，以體爲分，不以類爲別：以體爲分者，據文之形式以分單行偶語二體也；不以類爲別者，謂書、疏、論、辯，亦爲偶詞，致語雜于文也）。觀魏、晉、六朝諸史各列傳中，多以文筆并言（自《漢書・樓護傳》號曰谷子雲筆札，爲筆與文分之始。而《晉書・蔡模傳》、《齊書・顏延之傳》、《傅亮傳》、《北史・魏高帝紀》、《魏書・溫子升傳》、《齊書・李廣傳》、《陳書・陸增傳》、《劉師知傳》、《徐伯陽傳》，皆文筆并稱。《南史・孔珪傳》、《陳書・岑之敬傳》，皆詞筆并稱。足證筆與文詞不同。而《梁書・劉潛傳》、《南齊書・晉安王子勉傳》、《梁書・庾肩吾傳》、《北史・蕭圓傳》，皆以詩與筆對舉。蓋詩亦有韻之文也）；則當時所謂筆者，乃直樸無文之作也；或用之記事之文（王充《論衡》云：「須鳴筆之臣即記事之臣也。」《唐書・蔣楷傳》：「踵修國史，世稱良筆。」亦爲記事之文。唐張說稱大手筆，亦指其善修史及作碑版耳，亦記事之文也。故孔子作《春秋》必言筆削，或用之書札之文（《漢書》稱「谷永善筆札」，而《晉書》亦言「樂旨潘筆」，皆指書札之文言之也），體近于語，復與古人之語不同（蓋魏、晉之時尚清談，即古人所謂語也。而筆則著之書册，故又與古人之語不同）。梁元帝《金樓子》云：「至于不便爲詩如閻纂，善爲章奏如伯松，若此之流，泛謂之筆；吟咏風謠，流連哀思者謂之文。」（《立言》篇）劉彥和《文心雕龍》：「今之常言，有文有筆；無韻者筆也，有韻者文也。」文筆區分，昭然不爽矣。故昭明之輯《文選》也，以沉思翰藻者爲文；凡文之入選者，大抵皆偶詞韻語之文，即間有無韻之文，亦必奇偶相成，抑揚咏嘆，八音協唱，默契律呂之深（見儀徵阮氏《文韻說》所引《宋書・謝靈運論》及沈約《答陸厥書》，甚爲的當）。故經子諸史，悉在屏遺（陸機《文賦》不及傳志碑版之文，蓋以此爲史體，非可入之于文也）。是則文也者，乃經史諸子之外，別爲一體者也。齊、梁以下，四六之體漸興；以聲色相矜，以藻繪相飾，靡曼纖冶，文體亦卑。然律以沉思翰藻之說，則駢文一體，實爲文體之正宗。降及唐代，韓、柳嗣興，始以單行易排偶，由深趨淺，由簡入繁，由駢儷相偶之詞，易爲長短相生之體，與詩歌易爲詞曲者，其理相同（詩由四言而五言，由五言而七言，由七言而有長短句，遂爲詞曲）。昔羅馬文學之興也，韻文完備，乃有散文，史詩既工，乃生戲曲（見澀江保《羅馬文學史》）。而中土文學之秩序，適與相符；乃事物進化之公例，亦文體必經之階級也（事物之理，莫不由簡而趨繁，何獨于文字而不然乎）。韓、柳之文，希踪子史，即傳志碑版之作，亦媲美前賢。然繩以文體，特古人之語，而六朝之筆耳。故唐代之時，亦稱韓文爲筆，劉禹錫《祭韓侍郎文》云：「子長在筆，予長在論，持矛舉盾，卒不能困。」（《中山集》）趙璘《因話錄》曰：「韓文公與孟東野友善，韓公文至高，孟長于五言，時號爲孟詩韓筆。」是唐人不以散行者爲文也。至北宋蘇軾推崇韓氏，以爲「文起八代之衰」。明代以降，士學空疏，以六朝之前爲駢體，以昌黎諸輩爲古文，文之體例莫復辨，而文之制作不復睹矣。近代文學之士，謂天下文章，莫大乎桐城，于方、姚之文，奉爲文章之正軌；由斯而上，則以經爲文，以子史爲文（如姚氏、曾氏所選古文是也）。由斯以降，則枵腹蔑古之徒，亦得以文章自耀，而文章之眞源失矣。惟歙縣凌次仲先生，

以《文選》爲古文正的，與阮氏《文言說》相符。而近世以駢文名者：若北江、容甫，步趨齊、梁；西堂、其年，導源徐、庾。即穀人、弢軒、稚威諸公，上者步武六朝，下者亦希踪四傑。文章正軌，賴此僅存。而無識者流，欲別駢文于古文之外，亦獨何哉！

又《文學出於巫祝之官說》 《說文》「祠」字下云：「多文詞也。」蓋祠從司聲，兼從文詞之詞得義。古代祠祀之官，惟祝及巫。《說文》「祝」字下云：「祭主讀詞者。」（輔行記第七之四引作祭主申讀辭者也。）從示，從幾口，一曰從兌省。《易》曰：「兌爲口爲巫。」「巫」字下云：「巫，祝也，又曰舞，古文巫如此。」案，古文巫字蓋從兩口，即《周易》兌爲口爲巫之義。虞翻注《周易》「大有」云：「大有，上卦爲兌，兌爲口，口助稱祐。口助者，祝之職也。」與說文祠多文詞之誼，互相詮明。蓋古代文詞，恆施於祈祀。故巫祝之職，文詞特工。今即周禮祝官職掌考之若六祝六祠之屬，文章各體多出於斯。又頌以成功告神明，銘以功烈揚先祖，亦與祠祀相聯。是則韻語之文，雖匪一體，綜其大要，恆由祀禮而生。欲考文章流別者，曷溯源於清廟之守乎？

又《廣阮氏文言說》 阮氏《揅經室集》列《文言說》，以儷詞韻語爲文言。又徵引六朝文筆之分以成其說。今考《說文》云：「文道畫也，象交文」；又云：「彣，鹹也。」《廣雅・釋詁二》云：「文，飾也。」《釋名・釋言語》云：「文者，會集衆采以成錦繡，會集衆字以成詞誼，如文繡也。」是文以藻繢成章爲本訓。《說文》「鹹」字下云：「有彣彰也。」蓋彣彰即文章別體，猶而與彤同，丹與彤同也。厥後始區二字，彣訓爲鹹，與文訓錯畫，其義互明。觀青與赤謂之文，經緯天地亦曰文。則訓飾訓錯，義實相兼。故三代之時，凡可觀可象，秩然有章者，咸謂之文。就事物言，則典籍爲文，禮法爲文，文字亦爲文。就物象言，則光融者爲文，華麗者亦爲文。就應對言，則直言爲言，論難爲語，修詞者始爲文。文也者，別乎鄙詞俚語者也。《左傳》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又曰：「非文辭，不爲功。」言語既然，則筆之於書，亦必象取錯交，功施藻飾，始克被以文稱。故魏、晉、六朝，悉以有韻偶行者爲文，而昭明《文選》亦以沈思翰藻爲文也。兩漢之世，雖或以筆爲文，然均指典册及文字言，非言文體。如《史記・太史公自序》：「春秋文成數萬，論次其文。」《論衡・超奇篇》「文以萬計」是也。不得據是以非阮說，惟阮於許、張、劉諸故訓推闡弗詳，故略伸其說，以證文章之必以彣彰爲主焉。

又《文說・耀采篇》 昔《大易》有言：「道有變動故曰爻，爻有等故曰物，物相雜故曰文。」《考工》亦有言：「青與白謂之文，白與黑謂之章。」蓋伏羲畫卦，即判陰陽；隸首作數，始分奇偶。一陰一陽謂之道，一奇一偶謂之文。故剛柔交錯，文之垂于天者也；經緯天地，文之列于謚者也。三代之時，一字數用，凡禮樂法制，威儀言辭，古籍所載，咸謂之文。是則文也者，乃英華發外，秩然有章之謂也。由古迄今，文不一體，然循名責實，則經史諸子，體與文殊；惟偶語韻詞，體與文合。昔孔美唐堯，特著「煥乎」之喻；《詩》歌衛武，亦標「有斐」之稱。以文雜質，則曰「彬彬」；舍質從文，乃稱「郁郁」。觀于「文」字之古義，可以識文章之正宗矣。況《易》以六位而成章，《書》爲四言之嚆矢，太師采詩，咸屬韻語，宣尼贊《易》，首肇文言，遐稽六藝之書，半屬偶文之體。（觀《尚書・堯典》之文，「分命羲仲」四節，文筆相似，「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句法已成對待，「愼徽五典」四句亦然，「流共工」二句亦然。《禹貢》以下，偶語尤多。《易》、《詩》之用偶語者，則更不知凡幾矣。）是猶工繪事者，必待五采之彰施；聆樂音者，必取八音之迭奏。惟對待之法未嚴，平側之音未判，乃偶寓于奇，非奇別于偶，雖句法奇變，長短參差（如《書經》、《易經》之文是也，然對偶排列者甚多），然音律克諧，低昂應節（見《和聲篇》）。故訓辭爾雅，抽句匪單，或運用疊詞（古籍之文，多取雙字雙義用之，以厚其氣），或整列排語（如《書經》及《禮記》、《易繫詞》是），三代文體，即此可窺。況復鄭修詞命，子產于焉潤色；晉主盟會，仲尼以爲多文。直情徑行，戎、狄之道乃如此（《檀弓》）；言不雅馴，縉紳先生所難言。道集于躬，出詞氣斯遠鄙倍；言以足志，非文辭不克爲功。是則文章一體，與直言殊。故艷采辯說，韓非首正其名；翰藻沉思，昭明復標其體。詩賦家言，與六藝九流異類；文苑列傳，共儒林道學殊科。自古以來，莫之或爽也。

又《論文雜記》 中國三代之時，以文物爲文（如《易經・賁卦》云：「剛柔交錯，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明夷卦》云：「內文明而外柔順。」蓋古之所謂文明者，即光融天下之謂也），以華靡爲文（孔子曰：「周監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而《公羊傳》復言：「舍周之文，從殷之質。」蓋以文爲華靡，以質爲儉樸。故中

國古代皆尚質，不尚文，以爲舍質用文，則民智日開，民心日漓，與背僞歸眞之說相背，故不尚華靡也），而禮樂法制（《論語》曰：「文王既歿，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于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注以禮樂制度稱之。又云：「煥乎其有文章。」亦指帝堯之禮樂法度言也），威儀文辭（《詩・淇澳序》云：「美武公之有文章也。」而《大雅・抑》篇亦武公所作，其詞曰：「愼爾出話，謹爾威儀。」則文章當指威儀文詞言矣。觀《左傳》襄三十一年所載北宮文子與子太叔之論威儀，可見。又《論語》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文章者，亦即威儀之詞也），亦莫不稱爲文章。推之以典籍爲文（如《論語》言「文獻不足故也」，《孟子》言「其文則史」是也），以文字爲文（如《史記・太史公自序》言「《春秋》文成數萬」，猶言字成數萬也。又如許君字學之書，名曰《說文解字》，亦此例也），以言辭爲文（如《左傳》「言之無文，行之不遠」，又「言非文詞不爲功」是也）。其以文爲文章之文者（即後世文苑、文人之文也），則始于孔子作《文言》。蓋「文」訓爲「飾」，乃英華發外，秩然有章之謂也。故道之發現于外者爲文，事之條理秩然者爲文，而言詞之有緣飾者，亦莫不稱之爲文。古人言文合一，故惜爲文章之文。後世以文章之文，遂足該文字之界說，失之甚矣（唐甄《潛書・非文》篇云：「古之善文者，根于心，矢于口，徵于事，博于典，書于策簡，采色焜燿。以此言道，道在襟帶；以此述功，功在耳目：故可尚也。漢乃謂之文，失之半矣；唐以下盡失之。」其說甚精，惟未窮文字之訓）。夫文字之訓，既專屬于文章，則循名責實，惟韻語儷詞之作，稍與緣飾之訓相符。故漢、魏、六朝之世，悉以有韻偶行者爲文，而昭明編輯《文選》，亦以沉思翰藻者爲文。文章之界，至此而大明矣。降以唐代，以筆爲文，如昌黎言「作爲文章，其書滿家」（見《進學解》），夢得言「手持文柄，高視寰海」（見劉禹錫《祭韓退之文》）是也（李習之論韓文云：「後進之士，有志于古文者，莫不視以爲法。」是儼然以韓文爲古文，而不復稱之爲筆矣）。以詩爲文，如杜詩「文章憎命達」（杜詩之言文章者，大抵皆指詩言，如「文章千古事」、「已似愛文章」、「文章一小技，于道未爲尊」、「文章日自負」、「文章實致身」、「文章開宅奧」、「名豈文章著」、「文章敢自誣」，大抵皆指詩言。如「文章千古事」一首，下文皆係論詩之語，此工部以詩爲文章之證也。若杜詩所言「海內文章伯」、「豈有文章驚海內」、「每言見許文章伯」、「文章有神交有道」，似亦指詩而言。若「枚乘文章老」、「文章曹植波瀾闊」、「庾信文章老更成」、「王楊盧駱當時體，輕薄爲文哂未休」，則文章當指駢文言），韓詩「李杜文章在」（韓詩云：「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新唐書・杜甫傳贊》亦云：「昌黎韓愈于文章重許可，詩獨推李、杜，曰：『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誠可信云。」則文章指詩歌而言，明矣。又昌黎《感春詩》有云：「近憐李杜無檢束，爛漫長醉多文詞。」則文詞亦指詩歌言也）是也。夫詩爲有韻之文，且多偶語，以詩爲文，似未盡非（唐、宋以下，又別詩于古文之外。如人之有專集者，悉分文集與詩集爲二，即詩文匯刻一集，亦必標其名曰「某某詩文集」若干卷，此詩別于文之確證也）；若以筆爲文，則與古代文字之訓相背矣。而流俗每習焉不察，豈不謬哉？

田北湖《論文章源流》 世間之故，非文弗宣；生人之道，非文弗著。是以紛頤之交，往來之序，旨存於中，行斯其遠，窮極口舌之形容，不逮紙墨之委曲。況移時則境失，歷轍則迹亡，不有所託，曷以爲資？自叙彝倫，胥納軌物，覃研精思，發揚光采，名實既準，順理而成章；情意相通，糅條而鋪緒。仰觀俯察，明義開宗，釐秩典要，垂布型範，摹繪蟲鳥之微，羅列竹帛之上，不過六體之採摭，單詞之傅會，接片附寸，懸識腠理，一指同歸，肆響如應。故雖五方別聲，會無異讀；百王易制，未嘗廢流。上而經國，下以涉身，通諸其郵，方之有物。蓋草昧大闢，竹書方備，納言委巷，受職史官，芻說鄙談，以簡樸爲美；聯句積章，以串貫爲度；搜集謠諺，則《爾雅》之濫觴；包兼夏冬，則屬詞之秘鑰。修明既久，著錄益宏，彙其體裁，標以題目，新篇競尚，古意漸離，然不外乎記事、記言二端而已。顧質勝則野，華甚則淫，表裏之間，風格遞嬗，莫或混合，觀其構造耳。洎夫繁蕪失實，流宕忘返，行之於世，則一概相蒙；傳之於後，則無徵弗信。遂使俳優召詆，風雅竟歇，雕蟲小技，壯夫不爲，巨魚千均，一筌期得，駢枝貽累，塵垢終污，祇受失言之愆，致毀載道之器。由是通無遠識，罕能追效前人，陳義日卑，述志自晦，聲帨尤繡，準的無觀，襲流俗爲談助，迷津逮之修途。況復屈守咫聞，謬承家法，遘茲痼疾，憎其異己，而後虛憍所蔽，振拭不暇矣。乃者旁通殊化，不嫌同文，後生小子，習非勝是，其趨愈歧，罔知所屆，中土之菁英，儒林之經緯，蕩然劫燼，遏此元音，無裨治理，滋敗學術，斯尤君子所深戚也。嗟乎！師說之傳譌，論衡之不當，曠千年而莫寤，豈今日

之過哉？近末歸本，我則懷古焉。

又　事物周旋，必有稱謂：何者爲形，何者爲質，何者爲義，何者爲理，鑒其狀態，權其分劑，而名立焉。天地上下，窮變易化，觸類引申，含旨深遠。歸宿同赴，康莊不迷，雖易聞見，詎爽識別？生人之道，盡情於斯。蓋自有知，即以相殉，莫能踰閾，遑云削迹哉？故夫文者，聚靈府之能力，綜萬端之異名，藉以表見精神者也。最古之民，冥然罔覺，偏隅爲固，八風不通。智慧漸進，彼此殊效，各受水土之氣，自習鳥獸之音，格磔鉤輈，獨鳴天籟。聖哲特出，知畛域之必有合也，於所以交易習俗化裁情性者，開物正名，而成百務；謂語言無強同之音，制作無整齊之術，乃即目前之現象，寫簡端之餘影，點畫偏旁，隨意指名，而字體具焉。符號雜陳，記纂特備，託始諷誦，轉相授受，識其通音，辨其用法，取而聯絡，輒成章句，紀載所及，已缺無虞，是心之聲，應手而傳，而文成焉。然則語言者，文字之音響，文字者，語言之形迹乎！蓋文從字順，即於大同，凡諸語言之不同者，皆由文字爲契合，耳聞猶傳其疑，指畫乃遵其軌；語言文字者，一本之繫，觸機而發，其則不遠，其效至神。惟初太史，但異其名，何嘗有所分也？象者，天所生也；數者，物所呈也；字者，人所制也。列象數而成字形，乃斯文之起源。人既役物矣；其最早之工作，祗屬禽獸之羽毛皮骨，茹飲所餘，取資材用，是爲骨器時代(西人謂太古石器，不知其先用骨，考古甚疏)。故折骨以爲衛(骨折鋒利，磨礪爲鏃，弓矢之制，由骨鏃而石鏃，而金鏃，後世不用石鏃；猶有骨鏃，古意存焉。《爾雅》：「金鏃剪羽謂之侯，骨鏃不剪羽謂之志。」可見骨鏃之制，愈古愈粗。「鏃」本作「族」，不從「金」。《說文》解「鏃」，有古時石族)，畫骨以記數(今之骨牌是也。余謂骨牌爲野蠻時代算數之物，彼時骨用甚廣，欲知數目，但染血於骨端，又別爲二色記號；其算法有加減，有正負。自後人借爲博具，考古家不屑詮釋，忘其祖矣。或惑於宋人河圖洛書之僞說，謂其原本如此，毋乃穿鑿？余別有篇)。及知識大進，解用竹木，則有制梃之兵，結繩之事焉。書契者，畫骨結繩之變也。由錐鑿一點，雕刻一畫，引長其縱橫，鉤勒而曲直之，摹擬動植諸物，以肖厥象，削竹書漆，定訓與聲，命之曰字，即凡物之圖而已。其他指事，按索可得，相因相生，互爲左證，則又萬事之記也。於一一音，有一一說，不達註釋，可以達用，則又有形之聲也。古者有實義而無助語，裁取數字，則聯母可誦，上下相顧，則接續尤密。擇精述詳，故無費詞剩意，雖曰質直，其曲能達。今以爲高格古調，莫與嗣響矣。夫古人文字之妙，能傳當日之語言耳。洎乎人習空疎，語尚琱琢，掇拾難字，雜入古典，強顏飾意，至淺極薄，徒瞀人目，而去古愈遠，背古愈甚。古今文之不相及，豈有他哉？況天喪斯文，字書殘缺，通行定數，曾不逾萬；僅僅往來於紙上，一字一義，不足於用，從而假借之，使兼數訓；漸至運掉不靈，欲傳語尾餘音之神，則別擇實字，虛設相助(古無虛字，行文亦不用語助，今通行之虛字，如：雖、焉、爲、猶之類，禽獸字也；若、夫、蓋、即之類，草木字也；之、而、也、胡之類，身體字也；其、者、斯、所之類，器用字也。皆有實意)；盈篇累牘，而不知其謬陋，此其大蔽歟？古人造字，尚未卒業，爲部首者，五百四十；依其昔例，互乘參錯，一一比配，益以顚倒反側，窮體制之變，宜得十萬字，庶合孳生之義。人事日雜，生物日繁，尤非九千三百所能斷定者也。鄙儒靦然筆削，暴君付之灰燼，俗師小吏，相持干祿，自漢以降，芟夷益多，而古文不知其數，學人莫罄其用。更狃於先王法言，天子考文，弗敢隨時造作，私與增補。每見異文，不曰《說文》所無，字書不收，即曰後人新字，今世別體，剿說雷同，甘即狹隘。以有限之文字，馭無窮之語言，由是舉世之語言，不獲投諸文字，以程其功。強分眞率者僞俗語，其字不錄於典册，附會者爲文言，其字務反乎口舌：文字語言，背道以馳，遂一分而不可復合。

又　昔以文字當語言，今以文字代語言，取材云竭，造端攸分；惟務枝離，貌求髣髴，古今何獨異致？文字乃其分途也。昔者紀實，純用直筆；今則旁流，託之寫意乎！繆戾相守，已忘其眞；本意所存，疇能稱述？文字肇興之日，歌詠先導其流，墳典已無篇牘，里巷猶聞謠諺，此章句之元始也。采之輶軒，納之盟府，而典謨訓誥作焉。於其人爲文，於其國爲史，記事記言，分爲二體，君民交贊之掌故，而非一姓一家之史臣所可私守，載話載言，彬然可觀。不加鍛鍊，組儷於自然；不事借助，盤旋於硬語。其魄力深厚，其條理周密，爰尋異采，若鑄神工。鄙夫無學，輒病其佶屈聱牙，不知古誠無文，但云集字，比類賦詞，順流而作，非如後之刻意潤色，空結奇字也。解詁不明，數典弗暇，太古之籍，一隙難窺，知寶不明，望洋而歎，良足菲薄，蓋有由來。夫古之作者，擇言以對待，援義以比例，雖在約舉，

罔不昭灼。是以奇偶必稱，單複必齊，俯承其仰，斷者自續，兩兩間合，節節遞轉，頓挫抑揚，尤省虛字。未有單詞隻義，可以爲句者；亦未有一語孤立，可以爲章者。文生於聯珠之字，成於駢峙之體，舍茲排偶，是謂不文。豈其屬思之精，實由用字之當。蓋因形定聲，造字之巧也。六條一指，往往自相依附，一成而不易，示人以能知，整齊單複，拘絞繁簡，凡所纂紀，一若譜錄，能知駢字之用，庶得行文之方矣。故夫駢字者，權輿爲文，第未成篇章耳。歷變既多，茲旨已晦，枝派蕪雜，言之無物，遂復強分門戶，析名駢散，文之與字，不能一貫之過也。

又　夫文字相屬，未可離畔，文非字不表其意緒，字非文不盡其周旋，是以舍文無字，舍字無文。明乎訓詁之理，斯稱文章之情已。人事多變，綱紀不張，芟削字數，改易故訓：而後文之爲派，愈歧愈壞；字之爲用，愈絀愈狹；愈複雜，愈單簡。取之無類，制之無方：其位置也，不能相當；其形容也，不能精審。故語言則今不通古，文字則今不逮古。推其所以不相合，毋亦言語文字分之途歟？由一而二，由二而四，昔惟語言與文字異，今日文與字異焉。隆污遞降，習尚相侵，文字失眞，即於鄙俚蕪穢；但摭拾別解，比附古典，湊集而成章；亦卑弱，亦粗率，每況而愈下。尤貌爲襲取，以模擬奧衍乎！語言無以合文字之通而馭其窮，文字不能求語言之是而應其變，雖摘句尋章，自詡爾雅，靡然僞體，益刺目而不可掩。文與字離畔之效，固如是昭且著矣。學術師承，本實先撥，欲從而究詰焉，迎之不見其首，從之不見其尻，古訓有獲，先民是從，豈無補救之道哉？我思在昔，未聞於字外求文者也。夫正名備物者，造字之源也；循理詮義者，用字之準也。覃研精思，包舉無遺，以留布於茲世。

又　今地球萬國，異文並列，審音、解字、聯句、纂文之難易，截然歧途，不可混合：西方諸文，切音成字，較速於我國；及一一詮解，則離物形名理而孤立，執字譜以比集二字，弗相配偶，弗相移易，弗相參錯；欲畢其業，且數倍於吾之學期。非若中文之逐字可解，逐字相加，一脈之承，交互成物。而字句語意，又得任意顚倒，細密曲折，條理有致，廣包兼括，取材無窮：鎔五金於一爐，調五味於一簋，化合化分，自爲出入，本無一定之程式，與一定之位置也。蓋文因字成，字因文立，中國合之，他國分之，孰偏孰全，孰優孰絀，不待智者，可以決焉。況他國之所謂字，拼母得音，即音成句，有專指而無兼義，求音誠捷矣，而解義殊繁。故其所謂文，則又別有體裁，自成格律，次第之先後，尤不可以錯亂。於是取道紆遠，割裂成幅，彼自以爲曲盡其妙，不知膚淺鄙陋，曾不值吾人之一笑也。中文先拙而後巧，西文先易而後難，優劣之判，奚啻天淵。豈非造字者之精神智慮，大遜於吾國哉？四千年來，郁郁斑斑，蔑以加矣。此所以究心譯學者，能入西國之堂奧，而在外人，鮮識吾之門徑也夫。

又　國與國之階級，有文明之程度焉：視其文字之精粗美惡，以定優劣耳。故無文字不能立國，野蠻是已，未有人民進化，疏於文字者也。中國文字之作，較諸他國，最早最高，今文化之盛，久而弗衰，雖人事萬變，世局日新，莫得改易，烏能廢棄哉？去古既遠，治體不振，生當其時，手足罔措，輒欲爭效異國，不以師人爲恥，偶見章句之大殊，喜其文法之一定，忘其鄙且拙，而謂新且異焉。舍金鼎而寶瓦缶，舍文錦而竊裋褐，吾恐神明聖哲之所留遺，漸附於地，水蕩火燼，淪胥以亡，使煌煌之典要，彬彬之辭令，無可觀采，則我中國將爲不文之國，夫何說以辭耶？文明不居，貿然降格，毋乃後進少年，不學無術者，未嘗誦習先民之載籍，一旦援筆操簡，言之無物，屬思冥索，莫知所云。非徒甘受其蔽，又從而遯入焉左右文野之間，以飾其醜，根據之失，不恤蔑祖，忍令四千年之奇光異采，瞬息澌滅乎！誰與陳述經典，修明法程，抉文府之秘，啓藝林之鑰，廣我學途，挽此末流，則游心於茲者，庶幾窺其美富，正所趨向也。

又　洪荒之際，渾渾噩噩，未有知識，更無書記之具，故從前之迹，不得其傳。神明間出，民智牖進，迨於三五，典則明備；其壤土不廣，生聚未審，易與爲理，翕然齊一。蓋結繩既易，人人皆通六書，其時一物初創，舉世驚其神奇，喜其便利，風靡向化，爭傳習之不暇，而斯道大昌。此則文教所由來歟！顧文教以往，何以前民？樞機之微，發端於聲教。聖人察民之情，將導以成俗，知教之不可不設也，思以和平弭鬬爭，制爲禮樂焉。而禮樂之次第，莫先乎樂。夫鳥獸雜處，角力以養生，彝倫未叙，強弱往來，日孜孜於飲食男女，競奪而無窮期。然而休暇聚處，相對歡然，抒寫天眞，輒有徒歌之樂，土鼓蕢桴，此唱彼和，不涉猜疑，與物俱化。聖人知聲音之道，足以感人也，拊石截竹，八音克諧，定其律呂，授以節奏，調攝志氣，宣暢性情，使聞其聲者，油然愉快，游神宇下，含履中和，於是飲食男女之事，

漸就範圍，各盡其分，各安其義，議或踰閾，以逞其私欲。既呈治平之幾，遂操弛張之術，乃有鬼神之祠禱，揖讓之禮儀，拘制其容止，合於吟咏舞蹈，而不相奪倫。蓋無禮不足以爲教，而非樂作不能成禮，此聲教所以爲萬化之基也。洎乎文教既設，廣被於人人，一本聲教之遺意，舉其舊典，爲盡人所記憶最熟，而饜飫於心胸者，首傳其聲，俾易書錄，則謠諺著矣。文教之成立，實發揮於精神，豈非聲教之所致哉？

又　立乎世界之上，人類所以組織者，會事物之理而通其情耳。以簡馭繁之道，有自然焉，有人事焉。區宇宙合，何端何倪，凡遇吾人之耳目，皆納諸文字之間。文字相生，始於人事，而終於自然；雖由人意爲形容，而眞理充積，流露於無形，如鏡攝影，不爽毫芒，於人力何有哉？字者，物之質體也；文者，人之心思也。分言之，則質爲自然，而文爲人事；及融合之，則字不離乎人事，而文實成乎自然矣。造字以備書記，即預爲行文之地，固無文之專名，亦無文之定率；振筆直下，而體不與焉。上古之文，莫知所始。墳典邱索，具目無書。雜引圖讖，斷簡殘篇，僅僅見於道家者流，非祝史之辭，即卜筮之繇，荒誕不經。大抵術數之學，述自口說，筆削尤多，古意佚文，得其髣髴而已；況儒家所斥，即此疑似之迹，幾幾絕乎！今可考可據，曰謠曰諺。然而謠諺者，猶在未有文字之前，習於委巷下里，傳於婦人孺子，人心之聲，鳴其天籟，隨機感觸，獨得眞趣，人人舞蹈之，時時咏歎之。肇有書契，無文可習，首記其字，以爲學書之具，未嘗稍有改訂，不過當時之語言耳。自今觀之，按律叶韻，文義沈博，已與典謨訓誥，並采爭先，爲淵懿樸茂極高極古之文，初無分乎記事與言，別立裁製也。純乎自然，弗假藻飾，故其句讀，絕無牽強，以質爲文，蔚然華實，比字成句，積句成章，自有文字以代言語之傳者，此其起源也。歷人歷事，派異枝分，曷能背此，以求宗主？夫惟元首，型範大雅，故生乎其後，無由繼聲。縱欲摹形繪狀，從事步趨，復拘拘於字句之間，聲調之末，習非所誦，烏得當其萬一哉？夫上古文字，謂之書契。書契云者，書之爲字，即與其事其言纖悉符合，不相出入，是之謂契。精神所貫注，融會其形迹，奇情逸響，表於簡端，借字之用，寫其已成之文，未有執意選詞，始爲文章者也。

又　古者人人識字，即人人能文，彼所謂文，充其記憶之力，盡其抒寫之能而已矣，今以爲古文，當時固不自以爲文也。古者之文，陳說古詞語句，出於已然，乃因文以記字；今所謂文，構思結撰，出於未然，乃因字以成文。故古無文之名，非無文也，文字不分言也，凡識字者皆能爲文。故古有記載，而無著作，非若後世爲儒生之專業，運其靈思也。自禮樂有官，各用其本朝之樂，采諸輶軒，奏諸矇瞍，太史書之，藏吏守之。而里巷之嘔吟，不列於國典；野人所稱道，不錄於世說。往日私家之故書，悉付刪訂，即各因俗語，偶製新音，無復備之記載。是以操簡濡墨，事無所施，久而忘之，流致不學之蔽；欲書其字，措詞無方，甚覺煩難，不似從前之簡易，可以率爾成章矣。且民生日衆，人事日淆，兵農工商之職業，汲汲窮年，更無暇於文藝，雖就傅受教，亦及長而廢讀，但能識字，不畢其業，所知之數不多，可通之義尤狹，況執筆書記，構思爲文乎？夫文書之掌，專諸其人，民間誦習，遂頹其風，古意改觀，於斯爲斷。史官之文，乃與所謂謠諺者異其體焉。三代相屬，師儒講授，用能出言有章，苟非專門，謂爲鄙野，而後文章之道，褒然學術。史降爲經，導百家之先流，其記事記言，獨得史家之餘緒。述而不作，胚胎於古昔謠諺；揚扢餘韻，而終於《國風》、《變雅》。其他諸經，有所論贊，往往援引名言，斷章取義，輒假一二古詩，以爲左證。故其教人曰：「不學詩，無以言。」言者，文也；謂不學詩，即不能學文矣。詩人之旨，發其微於墓經，《春秋》既作，上古最初之軌，其迹至此而盡熄，不再見於後世矣。此尤古今人文之大關鍵也。後之文士稱經爲古文，至於上古之章句，視爲奇觀，孤詣高文，則已茫乎不可解。蓋其所習者表示已說，令人一覽而即會其意，其構造實異乎遠古，故莫由相入，又未能人人識字，人人通文，而文章之道，益爲人事之美談歟！

又　自《爾雅》之學絕，令人罕通其文義，乃任學經典，輾轉相解；但謂字列爲義，無復章句，書名僻愚，義旨隱奧。解經之家，尤以郭璞爲據，苟所未識，則缺而不論。夫《爾雅》之難解，自古然矣。今人習於今體，不見虛字語助之聯絡，不名曰文；其于《爾雅》，非惟難解，更謂難讀，遂以爲無文之書。不知古人爲文，純用實義，今人爲文，專借虛字，而古今文大判焉。《爾雅》者，實義直接，而不以虛字間接者，古訓遺文，洵乎深且奧矣。然在古人視之，義旨直截，趣味深厚，顧不合于今之耳目而已。文體遞變，字之用亦多，世無好學深思之士，悉心潛研，對之昏瞀，其苦實甚。不能辨其字義，遑暇考其文體哉？夫古文之法程，以《爾雅》爲著，縱覽殘缺不完之古

書，其發爲文章，貫穿入理，未有高於《爾雅》、深於《爾雅》、微於《爾雅》，妙於《爾雅》者。蓋積字成句，積句成文，所以成句與文，皆集實字而羅列之、次第之、先後之，按其位置，寄其心思，顯其意指；字必對舉，猶尚排偶，綰合上下，以承中間之轉注；文章諸體，無有出此範圍者，豈非濫觴於《爾雅》哉！欲辨其文，求之於義理，從而分析其次序，則得之矣。三千年來，莫識爲文法之祖，編列失據，且附之於《孝經》，謬誤不正。是以文章之家，不稱《爾雅》，《爾雅》非眞無文也，吾得曰：學術淺薄，不思之蔽也。《爾雅》爲上古之書，確無疑義矣。惟其最古，文義最高，撰述亦最雜。故時代與人名，無可指實，約在文字足用而後，未立史官以前，不出一人之手，尤非一人之作。集錄成篇，必備百物，總一體例，以齊方言，使通行於國中，而史氏據以記事，學人藉以廣智。然而發端爲文，則史家嬗其統，而抽其緒於儒家，逮史變爲經，又以茲書爲二家之鍵鑰焉。《爾雅》但記語言名物，不列人世交涉之政事；史家乃窮其原委，別著爲書。儒家從事於文字，辨理決論，更爲一家之言，自立經學。舉史氏之遺軌，依《爾雅》之末流，兼循途徑，不失規則。於是分門異戶，各具體格。吾求文章之源，至於《爾雅》，未嘗不歎觀止也。古文著於謠諺，則零詞賸義也；及乎《爾雅》，體制乃備，則長篇巨牘也。後之爲文，明乎發原於經史，亦明乎經出於史；至其何以成文之故，則又茫然於史之本原。師生授受，知其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雖執義求詞，一似甚有來歷者，入門窺戶，不見其主，而《爾雅》之義微矣。

又　自《爾雅》備物，綜覈名實，既樹記言之準，遂資記事之材。《文言》有作，足給取求，妙選典則，能達靈思，融會貫通，動中體要；散諸簡端，以代直說，抒藻繪之情，傳流俗之口。蓋四方殊音，末由紀述，藉此通訓，一其跂趨，辟徑程途，開宗明義。於是文章之道，漸著端倪：雜史爭衡，首致其用，察於天地，識於人物；小說巵言，各從其志，陳迹遺風，光昭日月；博物君子，更拾其緒，廣見洽聞，假借表彰，文質密合，宣其表衷。顧茲載筆，惟學立言，直樸簡當，萬事不隳，非於言外求文，潤色爲業也。一王執政，總師九有，因勢利導，權柄上移；吏事受命，起就條理，並掌世間之故，以通神人之交，而史官立焉。邃初之際，事鬼敬天，邀福禳禍，決是辨非，篤於災異祥瑞，託徵休咎，以敘彝倫，而定民志。其有包藏二心者，莫不怵於神道之說，循茲大常，納民軌物。設教立政之原，何嘗不構基於此哉？故太卜、太祝，共居宮府之中，鑄言必堅，發策尤秘，敷陳古往之訓，調劑窮變之局，世說有本，取信自徵。用能億萬耳目，奉其口舌，以爲蓍蔡，祝告幽而卜知顯，惟恃修詞之誠，繫邦之微，守文綦重，各極淵源，隸於世官。農家、道家，弗相越俎，枝流廣狹，浸成盛衰。太卜之文，狃於恆談，兆曰繇曰，無非按索陳編；太祝之文，實臨大事，以禱以頌，獨能裁製新語。約而言之，則卜爲記事之祖，祝爲記言之流。祝習口助，遂益工文，揚意摩情，傳詞應變，言語一科，因以授記，諭德觀風，視其辭令。清廟之守，兼乘輶軒，出從行人之官，入給太史之職。翰墨所被，駸駸修明，祝之正派，褒然史裁，列爲專官，宏總國典，左言右事，尤以文學擅長。而卜氏式微，商、周之際，亦惟備位具官，不聞述作。洎乎春秋，其子孫僅有存者，抱殘守缺，奔走龜筮，往日遺文，罕有及見者矣。

法則

總說

《論語・雍也》　子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

《墨子・修身》　言無務爲多而務爲智，無務爲文而務爲察。

又《大取》　立辭而不明于其所生，妄也。今人非道無所行，唯有強股肱而不明于道，其困也，可立而待也。夫辭以類行者也，立辭而不明于其類，則必困矣。故浸淫之辭，其類在鼓栗。

又《非命中》　子墨子言曰：凡出言談，由文學之爲道也，則不可而不先立義法。若言而無義，譬猶立朝夕于員鈞之上也，則雖有巧工，必不能得正焉。然今天下之情僞，未可得而識也，故使言有三法。三法者何也？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于其本之也，考之天鬼之志，聖王之事；于其原之也，徵以先王之書；用之奈何，發而爲刑。此言之三法也。

又《非命下》　子墨子言曰：凡出言談，則必可而不先立儀而言。若不先

立儀而言，譬之猶運鈞之上而立朝夕焉也。我以爲雖有朝夕之辯，必將終未可得而從定也。是故言有三法。何謂三法？曰：有考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惡乎考之？考先聖大王之事；惡乎原之？察衆之耳目之請；惡乎用之？發而爲政乎國，察萬民而觀之。此謂三法也。

《管子・牧民》 故省刑之要，在禁文巧。

又《五輔》 《五經》既布，然後逐姦民，詰詐僞，屏讒慝，而毋聽淫辭，毋作淫巧。

又《侈靡》 故信其情者傷其神，美其質者傷其文。

《列子・仲尼》 得意者無言，進知者亦無言。用無言爲言亦言，無知爲知亦知。無言與不言，無知與不知，亦言亦知。亦無所不言，亦無所不知；亦無所言，亦無所知。如斯而已。

《荀子・非相》 有小人之辯者，有士君子之辯者，有聖人之辯者。不先慮，不早謀，發之而當，成文而類，居錯遷徙，應變不窮，是聖人之辯者也。先慮之，早謀之，斯須之言而足聽，文而致實，博而黨正，是士君子之辯者也。聽其言則辭辯而無統，用其身則多詐而無功，上不足以順明王，下不足以和齊百姓；然而口舌之均，噲唯則節，足以爲奇偉偃卻之屬：夫是之謂姦人之雄，聖王起，所以先誅也，然後盜賊次之。盜賊得變，此不得變也。

又《禮論》 故至備情文俱盡；其次，情文代勝；其下，復情以歸大一也。

又《正名》 君子之言，涉然而精，俛然而類，差差然而齊。彼正其名，當其辭，以務白其志義者也。彼名辭也者，志義之使也，足以相通則舍之矣；苟之，姦也。故名足以指實，辭足以見極，則舍之矣。外是者謂之訒，是君子之所弃，而愚者拾以爲己寶。故愚者之言，芴然而粗，嘖然而不類，諸諸然而沸。彼誘其名，眩其辭，而無深於其志義者也。故窮藉而無極，甚勞而無功，貪而無名。

《韓非子・五蠹》 今人主之於言也，說其辯而不求其當焉；其用於行也，美其聲而不責其功焉。是以天下之衆，其談言者務爲辯而不周於用，故舉先王言仁義者盈廷，而政不免於亂；行身者競於爲高而不合於功，故智士退處巖穴，歸祿不受，而兵不免於弱。

又《解老》 夫君子取情而去貌，好質而惡飾。夫恃貌而論情者，其情惡也；須飾而論質者，其質衰也。何以論之？和氏之璧，不飾以五采；隋侯之珠，不飾以銀黃。其質至美，物不足以飾之。夫物之待飾而後行者，其質不美也。

又《外儲說左上》 今世之談也，皆道辯說文辭之言。人主覽其文，而忘其用。墨子之說，傳先王之道，論聖人之言，以宣告人。若辯其辭，則恐人懷其文，忘其直，以文害用也，此與楚人鬻珠、秦伯嫁女同類。故其言多不辯。

董仲舒《春秋繁露・玉杯》 志爲質，物爲文。文著于質，質不居文，文安施質？質文兩備，然後其禮成。文質偏行，不得有我爾之名。俱不能備，而偏行之，寧有質而無文。

《淮南子・氾論》 是故聖人以文交于世，而以實從事于宜。

又《詮言》 文勝則質掩。

又 見其文者蔽其質。

又《要略》 凡屬書者，所以窺道開塞，庶後世使知舉錯取舍之宜適，外與物接而不眩，內有以處神養氣，宴煬至和，而己自樂所受乎天地者也。故言道而不明終始，則不知所倣依；言終始而不明天地四時，則不知所避諱；言天地四時而不引譬援類，則不知精微；言至精而不原人之神氣，則不知養生之機；原人情而不言大聖之德，則不知五行之差；言帝道而不言君事，則不知小大之衰；言君事而不爲稱喻，則不知動靜之宜；言稱喻而不言俗變，則不知合同大指；已言俗變而不言往事，則不知道德之應；知道德而不知世曲，則無以耦萬方；知氾論而不知詮言，則無以從容；通書文而不知兵指，則無以應卒；已知大略而不知譬喻，則無以推明事；知公道而不知人間，則無以應禍福；知人間而不知脩務，則無以使學者勸力。欲強省其辭，覽總其要，弗曲行區入，則不足以窮道德之意。

揚雄《法言・吾子》 好書而不要諸仲尼，書肆也；好說而不要諸仲尼，說鈴也。君子言也無擇，聽也無淫。擇則亂，淫則辟。述正道而稍邪哆者有矣，未有述邪哆而稍正也。

又 或曰：「人各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將誰使正之？」曰：「萬物紛錯，則懸諸天，衆言淆亂，則折諸聖。」或曰：「惡覩乎聖而折諸？」曰：「在則人，亡則書，其統一也。」

又　或曰：「女有色，書亦有色乎？」曰：「有！女惡華丹之亂窈窕也，書惡淫辭之淈法度也。」

又　或問：「君子尚辭乎？」曰：「君子事之爲尚。事勝辭則伉，辭勝事則賦，事辭稱則經。足言足容，德之藻矣。」

又　或曰：「有人焉，自云姓孔而字仲尼，入其門，升其堂，伏其几，襲其裳，則可謂仲尼乎？」曰：「其文是也，其質非也。」敢問質？曰：「羊質而虎皮，見草而說，見豺而戰，忘其皮之虎矣。」

又　聖人虎別，其文炳也。君子豹別，其文蔚也。辯人狸別，其文萃也，狸變則豹，豹變則虎。

又《學行》　習乎習！以習非之勝是，況習是之勝非乎！於戲！學者審其是而已矣。或曰：「焉知是而習之？」曰：「視日月而知衆星之蔑也，仰聖人而知衆說之小也。」

又《修身》　《禮》多儀。或曰：「日昃不食肉，肉必乾；日昃不飲酒，酒必酸。賓主百拜而酒三行，不已華乎？」曰：「實無華則野，華無實則賈，華實副則禮。」

又《問神》　聖人之辭渾渾若川。順則便，逆則否者，其惟川乎？

又　書不經，非書也；言不經，非言也。言、書不經，多多贅矣。

又　或問經之艱易。曰：「存、亡。」或人不諭。曰：「其人存則易，亡則艱。延陵季子之於樂也，其庶矣乎？如樂弛，雖札未如之何矣。如周之禮樂庶事之備也，每可以爲不難矣。如秦之禮樂庶事之不備也，每可以爲難矣。」

又《寡見》　或曰：「良玉不彫，美言不文。何謂也？」曰：「玉不彫，璵璠不作器；言不文，典謨不作經。」

又《君子》　或問：「君子言則成文，動則成德，何以也？」曰：「以其弸中而彪外也。般之揮斤，羿之激矢，君子不言，言必有中也；不行，行必有稱也。」

又　或問：「聖人之言，炳若丹青，有諸？」曰：「吁！是何言與？丹青初則炳，久則渝。渝乎哉？」

王充《論衡・案書》　夫俗好珍古不貴今，謂今之文不如古書。夫古今一也，才有高下，言有是非，不論善惡而徒貴古，是謂古人賢今人也。案東番鄒伯奇，臨淮袁太伯、袁文術，會稽吳君高、周長生之輩，位雖不至公卿，誠能知之囊橐，文雅之英雄也。觀伯奇之《元思》，太伯之《易章句》，文術之《咸銘》，君高之《越紐錄》，長生之《洞曆》，劉子政、揚子雲不能過也。蓋才有淺深，無有古今；文有僞眞，無有故新。廣陵陳子迴、顏方，今尚書郎班固，蘭臺令楊終、傅毅之徒，雖無篇章，賦頌記奏，文辭斐炳，賦象屈原、賈生，奏象唐林、谷永，並比以觀好，其美一也。當今未顯，使在百世之後，則子政、子雲之黨也。韓非著書，李斯采以言事，揚子雲作《太玄》，侯鋪子隨而宣之，非、斯同門，雲、鋪共朝，睹奇見益，不爲古今變心易意，實事貪善，不遠爲術併肩以跡相輕。好奇無已，故奇名無窮。揚子雲《反離騷》之經，非能盡反，一篇文往往見非，反而奪之。

又《自紀》　充書違詭於俗。或難曰：文貴夫順合衆心，不違人意；百人讀之莫譴，千人聞之莫怪。故管子曰：「言室滿室，言堂滿堂。」今殆說不與世同，故文刺於俗，不合於衆。答曰：論貴是而不務華，事尚然而不高合。論說辯然否，安得不譎常心、逆俗耳？衆心非而不從，故喪黜其僞，而存定其眞。如當從衆順人心者，循舊守雅，諷習而已，何辯之有？孔子侍坐於魯哀公，公賜桃與黍，孔子先食黍而啖桃，可謂得食序矣，然左右皆掩口而笑。貫俗之日久也。今吾實猶孔子之序食也，俗人違之，猶左右之掩口也。善雅歌，於鄭爲人悲；禮舞，於趙爲不好。堯、舜之典，伍伯不肯觀，孔、墨之籍，季孟不肯讀。寧危之計，黜於閭巷；撥世之言，訾於品俗。有美味於斯，俗人不嗜，狄牙甘食；有寶玉於是，俗人投之，卞和佩服。孰是孰非？可信者誰？禮俗相背，何世不然？魯文逆祀，畔者五人，蓋猶是之語，高士不舍，俗夫不好；惑衆之書，賢者欣頌，愚者逃頓。

荀悅《申鑒・俗嫌》　內有順實，外有順文。文實順，理也。

又　言必有用，術必有典，名必有實，事必有功。

又《雜言下》　權爲茂矣，其幾不若經；辯爲美矣，其理不若紬；文爲顯矣，其中不若樸；博爲盛矣，其正不若約。

又　或曰：「辭達而已矣。」聖人以文，其隩也有五：曰玄，曰妙，曰包，曰要，曰文。幽深謂之玄，理微謂之妙，數博謂之包，辭約謂之要，章成謂之文。聖人之文，成此五者，故曰不得已。

王符《潛夫論・讚學》　是故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士欲宣其義，必

先讀其書。《易》曰：「君子以多志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是以人之有學也，猶物之有治也。【略】而況君子敦貞之質，察敏之才，攝之以良朋，教之以明師，文之以《禮》、《樂》，導之以《詩》、《書》，讚之以《周易》，明之以《春秋》，其不有濟乎？

又《考績》 辭言應對，各緣其文，以覈其實，則奉職不解，而陳言者不得誣矣。

又《交際》 微言相感，掩若同符。

又 士貴有辭，亦憎多口。

陸機《文賦》 佇中區以玄覽，頤情志於典墳。遵四時以嘆逝，瞻萬物而思紛；悲落葉於勁秋，喜柔條於芳春。心懍懍以懷霜，志眇眇而臨雲；詠世德之駿烈，誦先人之清芬；游文章之林府，嘉麗藻之彬彬。慨投篇而援筆，聊宣之乎斯文。 其始也，皆收視反聽，耽思傍訊，精騖八極，心遊萬仞。其致也，情曈曨而彌鮮，物昭晰而互進，似羣言之瀝液，漱六藝之芳潤，浮天淵以安流，濯下泉而潛浸。於是沈辭怫悅，若遊魚銜鈎，而出重淵之深，浮藻聯翩，若翰鳥纓繳，而墜曾雲之峻。收百世之闕文，採千載之遺韻，謝朝華於已披，啓夕秀於未振，觀古今於須臾，撫四海於一瞬。 然後選義按部，考辭就班，抱景者咸叩，懷響者畢彈。或因枝以振葉，或沿波而討源，或本隱以之顯，或求易而得難，或虎變而獸擾，或龍見而鳥瀾，或妥貼而易施，或岨峿而不安。罄澄心以凝思，眇衆慮而爲言，籠天地於形內，挫萬物於筆端。始躑躅於燥吻，終流離於濡翰，理扶質以立幹，文垂條而結繁，信情貌之不差，故每變而在顏。思涉樂其必笑，方言哀而已嘆。或操觚以率爾，或含毫而邈然。 伊茲事之可樂，固聖賢之所欽，課虛無以責有，叩寂寞而求音，函緜邈於尺素，吐滂沛乎寸心。言恢之而彌廣，思按之而逾深，播芳蕤之馥馥，發青條之森森，粲風飛而猋豎，鬱雲起乎翰林。

又 其爲物也多姿，其爲體也屢遷。其會意也尚巧，其遣言也貴妍。暨音聲之迭代，若五色之相宣。雖逝止之無常，固崎錡而難便。苟達變而識次，猶開流以納泉。如失機而後會，恆操末以續顛，謬玄黃之秩序，故淟涊而不鮮。

又 普辭條與文律，良余膺之所服。練世情之常尤，識前修之所淑。雖濬發於巧心，或受屿於拙目。彼瓊敷與玉藻，若中原之有菽。同橐籥之罔窮，與天地乎並育。雖紛藹於此世，嗟不盈於予掬。患挈缾之屢空，病昌言之難屬。故踸踔於短韻，放庸音以足曲。恆遺恨以終篇，豈懷盈而自足。懼蒙塵於叩缶，顧取笑乎鳴玉。若夫應感之會，通塞之紀，來不可遏，去不可止。藏若景滅，行猶響起。方天機之駿利，夫何紛而不理。思風發於胸臆，言泉流於脣齒。紛葳蕤以馺遝，唯毫素之所擬。文徽徽以溢目，音泠泠而盈耳。及其六情底滯，志往神留，兀若枯木，豁若涸流，攬營魂以探賾，頓精爽而自求。理翳翳而愈伏，思軋軋其若抽。是故或竭情而多悔，或率意而寡尤。雖茲物之在我，非余力之所勠。故時撫空懷而自惋，吾未識夫開塞之所由也。

何邵《荀粲傳》 粲諸兄并以儒術論議，而粲獨好言道，常以爲子貢稱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聞，然則六籍雖存，固聖人之糠秕。粲兄俁難曰：「《易》亦云『聖人立象以盡意，繫辭焉以盡言』，則微言胡爲不可得而聞見哉？」粲答曰：「蓋理之微者，非物之象所舉也。今稱立象以盡意，此非通于意外者也；繫辭焉以盡言，此非言乎繫表者也。斯則象外之意，繫表之言，固蘊而不出矣。」及當時能言者不能屈也。

李充《翰林論》 容象圖而讚立，宜使辭簡而義正，孔融之讚楊公，亦其美也。

葛洪《抱朴子・鈞世》 或曰：古之著書者才大思深，故其文隱而難曉；今人意淺力近，故露而易見。以此易見，比彼難曉，猶溝澮之方江河，蝘垤之並嵩岱矣。故水不發崑山，則不能揚洪流以東漸；書不出英俊，則不能備致遠之弘韻焉。抱朴子答曰：夫論管穴者，不可問以九陔之無外；習拘閡者，不可督以拔萃之獨見。蓋往古之士，匪鬼匪神，其形器雖冶鑠於疇曩，然其精神布在乎方策，情見乎辭，指歸可得。且古書之多隱，未必昔人故欲難曉。或世異語變，或方言不同，經荒歷亂，埋藏積久，簡編朽絕，亡失者多；或雜續殘缺，或脫去章句，是以難知，似若至深耳。且夫《尚書》者，政事之集也，然未若近代之優文詔策、軍書奏議之清富贍麗也。《毛詩》者，華彩之辭也，然不及《上林》、《羽獵》、《二京》、《三都》之汪濊博富也。【略】然守株之徒，嘍嘍所翫，有耳無目，何肯謂爾！其於古人所作爲神，今世所著爲淺，貴遠賤近，有自來矣。故新劍以詐刻加價，弊方以僞題見寶也。是以古書雖質樸，而俗儒謂之墮於天也；今文雖金玉，而常人同之於瓦礫也。然古書者雖多，未必盡美，要當以爲學者之山淵，使屬筆者得采伐漁獵其中。

然而譬如東甌之木，長洲之林，梓豫雖多，而未可謂之爲大廈之壯觀，華屋之弘麗也。雲夢之澤，孟諸之藪，魚肉之雖饒，而未可謂之爲煎熬之盛膳，渝狄之嘉味也。【略】若夫俱論宮室，而《奚斯》、《路寢》之頌，何如王生之賦《靈光》乎？同說遊獵，而《叔畋》、《盧鈴》之詩，何如相如之言上林乎？並美祭祀，而《清廟》、《雲漢》之辭，何如郭氏《南郊》之豔乎？等稱征伐，而《出車》、《六月》之作，何如陳琳《武軍》之壯乎？則舉條可以覺焉。近者夏侯湛、潘安仁並作《補亡詩》：《白華》、《由庚》、《南陔》、《華黍》之屬，諸碩儒高才之賞文者，咸以古詩三百，未有足以偶二賢之所作也。且夫古者事事醇素，今則莫不彫飾，時移世改，理自然也。至於罽錦麗而且堅，未可謂之減於蓑衣；輜軿妍而又牢，未可謂之不及椎車也。書猶言也，若入談語，故爲知音，胡、越之接，終不相解，以此教戒，人豈知之哉？若言以易曉爲辨，則書何故以難知爲好哉？若舟車之代步涉，文墨之改結繩，諸後作而善於前事，其功業相次千萬者，不可復縷舉也。世人皆知之快於曩矣，何以獨文章不及古邪？

又《尚博》 漢、魏以來，羣言彌繁。雖義深於玄淵，辭贍於波濤，施之可以臻徵祥於天上，發嘉瑞於后土，召環雉於大荒之外，安圜堵於函夏之內，近弭禍亂之階，遠垂長世之祉；然時無聖人目其品藻，故不得騁驊騮之迹於千里之塗，編近世之道於三墳之末也。拘繫之徒，桎梏淺隘之中，挈瓶訓詁之間，輕奇賤異，謂爲不急。或云小道不足觀，或云廣博亂人思，而不識合錙銖可以齊重於山陵，聚百十可以致數於億兆，羣色會而衮藻麗，衆音雜而韶濩和也。

又 若夫翰迹韻略之宏促，屬辭比事之疏密，源流至到之修短，蘊藉汲引之深淺。其懸絕也，雖天外毫內，不足以喻其遼邈；其相傾也，雖三光熠耀，不足以方其巨細；龍淵鉛鋌，未足譬其銳鈍；鴻羽積金，未足比其輕重。清濁參差，所稟有主，朗昧不同科，強弱各殊氣。

范曄《獄中與諸甥侄書》 文患其事盡于形，情急于藻，義率其旨，韻移其意。雖時有能者，大較多不免此累，政可類工巧圖繢，竟無得也。常謂情志所托，故當以意爲主，以文傳意。以意爲主，則其旨必見；以文傳意，則其詞不流。然後抽其芬芳，振其金石耳。此中情性旨趣，千條百品，屈曲有成理。自謂頗識其數，嘗爲人言，多不能賞，意或異故也。

謝靈運《答王衛軍問辨宗論書》 靈運白：一悟理質以經誥，可謂俗文之談。然書不盡意，亦前世格言。幽僻無事，聊與同行道人共求其衷。猥辱高難，詞徵理析，莫不精究，尋覽彌日，欣若暫對。輒復更伸前論，雖不辨酬釋來問，且以示懷耳。

沈約《與范述曾論竟陵王賦書》 夫眇泛滄流，則不識涯涘；雜陳鐘石，則莫辨宮商。雖復吟誦回環，編離字滅，終無所辨。仰酬睿旨，微表寸長。

陸厥《與沈約書》 意者亦質文時異，古今好殊，將急在情物，而緩于章句。情物，文之所急，美惡猶且相半；章句，意之所緩，故合少而謬多。義兼于斯，必非不知明矣。

王微《與從弟僧綽書》 吾少學作文，又晚節如小進，使君公欲民不偷，每加存飾，酬對尊貴，不厭敬恭。且文詞不怨思抑揚，則流澹無味。文好古，貴能連類可悲，一往視之，如似多意。當見居非求志，清論所排，便是通辭訴屈邪？爾者眞可謂眞素寡矣。其數且見客小防自來盈門，亦不煩獨舉吉也。此輩乃云語勢所至，非其要也。弟無懷居今地，萬物初不以相非，然魯器齊虛，實宜書紳。今三署六府之人，誰表裏此內，儻疑弟豫有力，于素論何如哉？則吾長扼不死，終誤盛壯也。

朱廣之《咨顧歡夷夏論》 論云：佛教文而博，道教質而精，精非粗人所信，博非精人所能。疑曰：夫博聞強識，必緣照遠廣；敦修善行，必因理入微。照明則理無不精，理精則明無不盡。然則精博同功，相爲利用。博猶精也，豈粗人所能信；精猶博也，豈弘通所獨闕。

崔祖思《陳政事啓》 古者左史記言，右史記事，故君舉必書，盡直筆而不污；上無妄動，知如絲之成綸。今者著作之官，起居而已；述事之徒，褒諛爲體。世無董狐，書法必隱；時闕南史，直筆未聞。

張融《門律自序》 吾文章之體，多爲世人所驚，汝可師耳以心，不可使耳爲心師也。夫文豈有常體，但以有體爲常，政當使常有其體。丈夫當刪《詩》、《書》，制禮樂，何至因循寄人籬下。且中代之文，道體闕變，尺寸相資，彌縫舊物。吾之文章，體亦何異，何嘗顚溫涼而錯寒暑，綜哀樂而橫歌哭哉？政以屬辭多出，比事不覊，不阡不陌，非途非路耳。然其傳音振逸，鳴節疎韻，或當未極，亦已極其所矣。汝若復別得體者，吾不拘也。吾義亦如文，造次乘我，顚沛非物。吾無師無友，不文不句，頗有孤神獨逸耳。

裴子野《雕蟲論》 古者四始六藝，總而爲詩，既形四方之氣，且彰君子之志，勸美懲惡，王化本焉。後之作者，思存枝葉，繁華蘊藻，用以自通。若悱惻芳芬，楚騷爲之祖；靡漫容與，相如和其音。由是隨聲逐影之儔，棄指歸而無執。賦詩歌頌，百帙五車，蔡邕等之俳優，揚雄悔爲童子。聖人不作，雅鄭誰分。其五言爲家，則蘇、李自出，曹、劉偉其風力，潘、陸固其枝葉。爰及江左，稱彼顏、謝，箴繡肇帨，無取廟堂。宋初迄於元嘉，多爲經史，大明之代，實好斯文，高才逸韻，頗謝前哲，波流相尚，滋有篤焉。自是閭閻年少，貴游總角，罔不擯落六藝，吟詠情性。學者以博依爲急務，謂章句爲專魯。淫文破典，斐爾爲功，無被於管絃，非止乎禮義。深心主卉木，遠致極風雲，其興浮，其志弱。巧而不要，隱而不深，討其宗途，亦有宋之風也。若季子聆音，則非興國，鯉也趨庭，必有不敢。荀卿有言：「亂代之徵，文章匿而采。」斯豈近之乎。

蕭衍《寶亮法師涅槃義疏序》 非言無以寄言，言即無言之累，累言則可以息言，言息則諸見競起。

蕭綱《誡當陽公大心書》 汝年時尚幼，所闕者學，可久可大，其唯學歟！所以孔丘言：「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若使牆面而立，沐猴而冠，吾所不取。立身之道，與文章異，立身先須謹重，文章且須放蕩。

又《答張纘謝示集書》 綱少好文章，于今二十五載矣。竊嘗論之，日月參辰，火龍黼黻，尚且著于玄象，章乎人事，而況文辭可止，咏歌可輟乎！不爲壯夫，揚雄實小言破道；非謂君子，曹植亦小辯破言。論之科刑，罪在不赦。至如春庭落景，轉蕙承風，秋雨且晴，檐梧初下，浮雲生野，明月入樓，時命親賓，乍動嚴駕，車渠屢酌，鸚鵡驟傾，伊昔三邊，久留四戰，胡霧連天，征旗拂日，時聞塢笛，遙聽塞笳。或鄉思凄然，或雄心憤薄。是以沈吟短翰，補綴庸音，寓目寫心，因事而作。

又《與湘東王書》 若夫六典三禮，所施則有地，吉凶嘉賓，用之則有所。未聞吟咏情性，反擬《內則》之篇；操筆寫志，更摹《酒誥》之作。遲遲春日，翻學《歸藏》，湛湛江水，遂同《大傳》。吾既拙于爲文，不敢輕有掎摭。但以當世之作，歷方古之才人，遠則揚、馬、曹、王，近則潘、陸、顏、謝，而觀其遣辭用心，了不相似。若以今文爲是，則古文爲非；若昔賢可稱，則今體宜棄，俱爲盍各，則未之敢許。又時有效謝康樂、裴鴻臚文者，亦頗有惑焉。何者？謝客吐言天拔，出于自然，時有不拘，是其糟粕。裴氏乃是良史之才，了無篇什之美。是爲學謝則不屆其精華，但得其冗長；師裴則蔑絕其所長，惟得其所短。謝故巧不可階，裴亦質不宜慕。故胸馳臆斷之侶，好名忘實之類，方分肉于仁獸，逞卻克于邯鄲，入鮑忘臭，效尤致禍。決羽謝生，豈三千之可及；伏膺裴氏，懼兩唐之不傳。故玉徽金銑，反爲拙目所嗤，巴人下里，更合郢中之聽。陽春高而不和，妙聲絕而不尋，竟不精討錙銖，核量文質，有異巧心，終愧妍手。是以握瑜懷玉之士，瞻鄭邦而知退；章甫翠履之人，望閩鄉而嘆息。詩既若此，筆又如之。徒以烟墨不言，受其驅染；紙札無情，任其搖襞。甚矣哉，文之橫流，一至于此！

又《莊嚴旻法師成實論義疏序》 夫事秉文辭，理通氣象，涉之者尚迷，求之者或躓。是以問《玄經》于揚子，且云不習；奏古樂于文侯，猶稱則睡。歷校清臺，壽王之課不密；氣現斗牛，南昌之地或爽。況乎慧門深邃，入之者固希；法海波瀾，泛之者未易。自使河濟混淆，魔塵紛糾，皎皎毒霜，童童苦樹。善田之苗不吐，意華之彩詎發；無常之樓互起，暗室之火無暉。是以餐密挫糟，俱珍異論，持牛卧棘，競起邪宗。

蕭繹《金樓子·立言》 古人之學者有二，今人之學者有四。夫子門徒，轉相師受，通聖人之經者，謂之儒。屈原、宋玉、枚乘、長卿之徒，止於辭賦，則謂之文。今之儒，博窮子史，但能識其事，不能通其理者，謂之學。至如不便爲詩如閻纂，善爲章奏如伯松，若此之流，泛謂之筆。吟詠風謠，流連哀思者，謂之文。而學者率多不便屬辭，守其章句，遲於通變，質於心用。學者不能定禮樂之是非，辯經教之宗旨，徒能揚搉前言，抵掌多識，然而挹源知流，亦足可貴。筆退則非謂成篇，進則不云取義，神其巧惠，筆端而已。至如文者，惟須綺縠紛披，宮徵靡曼，脣吻遒會，情靈搖蕩。而古之文筆，今之文筆，其源又異。至如彖、繫、風、雅、名、墨、農、刑，虎炳豹鬱，彬彬君子。卜談四始，劉言七略，源流已詳，今亦置而弗辨。潘安仁清綺若是，而評者止稱情切，故知爲文之難也。曹子建、陸士衡，皆文士也，觀其辭致側密，事語更明，意匠有序，遣言無失，雖不以儒者命家，此亦悉通其義也。

又《內典碑銘集林序》 夫披文相質，博約溫潤，吾聞斯語，未見其人。

班固碩學，尚云贊頌相似；陸機鈎深，猶聞碑賦如一。唯伯喈作銘，林宗無愧，德祖能誦，元常善書，一時之盛，莫得係踵。【略】夫世代亟改，論文之理非一；時事推移，屬詞之體或異。但繁則傷弱，率則恨省；存華則失體，從實則無味。或引事雖博，其意猶同；或新意雖奇，無所倚約；或首尾倫帖，事似牽課；或翻復博涉，體制不工。能使艷而不華，質而不野，博而不繁，省而不率，文而有質，約而能潤，事隨意轉，理逐言深，所謂菁華，無以間也。

劉勰《文心雕龍・神思》　古人云：「形在江海之上，心存魏闕之下。」神思之謂也。文之思也，其神遠矣。故寂然凝慮，思接千載；悄焉動容，視通萬里。吟詠之間，吐納珠玉之聲；眉睫之前，卷舒風雲之色；其思理之致乎。故思理爲妙，神與物遊。神居胸臆，而志氣統其關鍵；物沿耳目，而辭令管其樞機。樞機方通，則物無隱貌；關鍵將塞，則神有遯心。是以陶鈞文思，貴在虛靜，疏瀹五藏，澡雪精神。積學以儲寶，酌理以富才，研閱以窮照，馴致以繹辭。然後使玄解之宰，尋聲律而定墨；獨照之匠，闚意象而運斤；此蓋馭文之首術，謀篇之大端。夫神思方運，萬塗競萌，規矩虛位，刻鏤無形。登山則情滿於山，觀海則意溢於海，我才之多少，將與風雲而並驅矣。方其搦翰，氣倍辭前，暨乎篇成，半折心始。何則？意翻空而易奇，言徵實而難巧也。是以意授於思，言授於意，密則無際，疏則千里，或理在方寸而求之域表，或義在咫尺而思隔山河。是以秉心養術，無務苦慮，含章司契，不必勞情也。人之稟才，遲速異分，文之制體，大小殊功：相如含筆而腐毫，揚雄輟翰而驚夢，桓譚疾感於苦思，王充氣竭於思慮，張衡研京以十年，左思練都以一紀，雖有巨文，亦思之緩也。淮南崇朝而賦騷，枚皐應詔而成賦，子建援牘如口誦，仲宣舉筆似宿搆，阮瑀據案而制書，禰衡當食而草奏，雖有短篇，亦思之速也。若夫駿發之士，心總要術，敏在慮前，應機立斷；覃思之人，情饒岐路，鑒在疑後，研慮方定。機敏故造次而成功，慮疑故愈久而致績。難易雖殊，並資博練。若學淺而空遲，才疎而徒速，以斯成器，未之前聞。是以臨篇綴慮，必有二患：理鬱者苦貧，辭溺者傷亂，然則博聞爲饋貧之糧，貫一爲拯亂之藥，博而能一，亦有助乎心力矣。若情數詭雜，體變遷貿。拙辭或孕於巧義，庸事或萌於新意，視布於麻，雖云未費，杼軸獻功，煥然乃珍。至於思表纖旨，文外曲致，言所不追，筆固知止。至精而後闡其妙，至變而後通其數，伊摯不能言鼎，輪扁不能語斤，其微矣乎！贊曰：神用象通，情變所孕。物以貌求，心以理應。刻鏤聲律，萌芽比興。結慮司契，垂帷制勝。

又《定勢》　夫情致異區，文變殊術，莫不因情立體，即體成勢也。勢者，乘利而爲制也。如機發矢直，澗曲文回，自然之趣也。圓者規體，其勢也自轉；方者矩形，其勢也自安；文章體勢，如斯而已。是以模經爲式者，自入典雅之懿；效騷命篇者，必歸豔逸之華；綜意淺切者，類乏醞藉；斷辭辨約者，率乖繁縟；譬激水不漪，槁木無陰，自然之勢也。是以繪事圖色，文辭盡情，色糅而犬馬殊形，情交而雅俗異勢，鎔範所擬，各有司匠，雖無嚴郛，難得踰越。然淵乎文者，並總羣勢；奇正雖反，必兼解以俱通；剛柔雖殊，必隨時而適用。若愛典而惡華，則兼通之理偏，似夏人爭弓矢，執一不可以獨射也。若雅鄭而共篇，則總一之勢離，是楚人鬻矛譽盾，兩難得而俱售也。是以括囊雜體，功在銓別，宮商朱紫，隨勢各配。章表奏議，則準的乎典雅；賦頌歌詩，則羽儀乎清麗；符檄書移，則楷式於明斷；史論序注，則師範於覈要；箴銘碑誄，則體制於弘深；連珠七辭，則從事於巧艷：此循體而成勢，隨變而立功者也。雖復契會相參，節文互雜，譬五色之錦，各以本采爲地矣。桓譚稱文家各有所慕，或好浮華而不知實覈，或美衆多而不見要約。陳思亦云：「世之作者，或好煩文博採，深沉其旨者，或好離言辨白，分毫析釐者。所習不同，所務各異，言勢殊也。」劉楨云：「文之體指實強弱，使其辭已盡而勢有餘，天下一人耳，不可得也。」公幹所談，頗亦兼氣，然文之任勢，勢有剛柔，不必壯言慷慨，乃稱勢也。又陸雲自稱往日論文，先辭而後情，尚勢而不取悅澤，及張公論文，則欲宗其言。夫情固先辭，勢實須澤，可謂先迷後能從善矣。自近代辭人，率好詭巧，原其爲體，訛勢所變，厭黷舊式，故穿鑿取新，察其訛意，似難而實無他術也，反正而已。故文反正爲乏，辭反正爲奇。效奇之法，必顛倒文句，上字而抑下，中辭而出外，回互不常，則新色耳。夫通衢夷坦，而多行捷徑者，趨近故也；正文明白，而常務反言者，適俗故也。然密會者以意新得巧，苟異者以失體成怪。舊練之才，則執正以馭奇；新學之銳，則逐奇而失正；勢流不反，則文體遂弊。秉茲情術，可無思耶！贊曰：形生勢成，始末相承。湍廻似規，矢激如繩。因利騁節，情采自凝。枉轡學步，力止襄陵。

又《事類》 事類者，蓋文章之外，據事以類義，援古以證今者也。昔文王繇《易》，剖判爻位，《既濟》九三，遠引高宗之伐；《明夷》六五，近書箕子之貞：斯略舉人事，以徵義者也。至若《胤征》羲和，陳正典之訓；《盤庚》誥民，叙遷任之言；此全引成辭，以明理者也。然則明理引乎成辭，徵義舉乎人事，迺聖賢之鴻謨，經籍之通矩也。《大畜》之象，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亦有包於文矣。觀夫屈宋屬篇，號依詩人，雖引古事而莫取舊辭。惟賈誼《鵩賦》，始用鶡冠之說；相如《上林》，撮引李斯之書；此萬分之一會也。及揚雄《百官箴》，頗酌於詩書；劉歆《遂初賦》，歷叙於紀傳；漸漸綜採矣。至於崔、班、張、蔡，遂捃摭經史，華實布濩，因書立功，皆後人之範式也。夫薑桂同地，辛在本性，文章由學，能在天資。才自內發，學以外成，有學飽而才餒，有才富而學貧。學貧者，迍邅於事義；才餒者，劬勞於辭情；此內外之殊分也。是以屬意立文，心與筆謀，才爲盟主，學爲輔佐，主佐合德，文采必覇，才學褊狹，雖美少功。夫以子雲之才，而自奏不學，及觀書石室，乃成鴻采。表裡相資，古今一也。故魏武稱張子之文爲拙，然學問膚淺，所見不博，專拾掇崔杜小文，所作不可悉難，難便不知所出，斯則寡聞之病也。夫經典沈深，載籍浩瀚，實群言之奧區，而才思之神皋也。揚、班以下，莫不取資，任力耕耨，縱意漁獵，操刀能割，必裂膏腴，是以將贍才力，務在博見，狐腋非一皮能溫，雞蹠必數千而飽矣。是以綜學在博，取事貴約，校練務精，捃理須覈，衆美輻輳，表裏發揮。劉劭《趙都賦》云：「公子之客，叱勁楚令歃盟；管庫隸臣，呵強秦使鼓缶。」用事如斯，可謂理得而義要矣。故事得其要，雖小成績，譬寸轄制輪，尺樞運關也。或微言美事，置於閒散，是綴金翠於足脛，覩粉黛於胸臆也。凡用舊合機，不啻自其口出，引事乖謬，雖千載而爲瑕。陳思，群才之英也，《報孔璋書》云：「葛天氏之樂，千人唱，萬人和，聽者因以蔑韶夏矣。」此引事之實謬也。按，葛天之歌，唱和三人而已。相如《上林》云：「奏陶唐之舞，聽葛天之歌，千人唱，萬人和。」唱和千萬人，乃相如接人，然而濫侈葛天，推三成萬者，信賦妄書，致斯謬也。陸機《園葵詩》云：「庇足同一智，生理合異端。」夫葵能衛足，事譏鮑莊，葛藟庇根，辭自樂豫；若譬葛爲葵，則引事爲謬；若謂庇勝衛，則改事失眞；斯又不精之患。夫以子建明練，士衡沉密，而不免於謬。曹仁之謬高唐，又曷足以嘲哉！夫山木爲良匠所度，經書爲文士所擇，木美而定於斧斤，事美而制於刀筆，研思之士，無慙匠石矣。贊曰：經藉深富，辭理遐亘。皜如江海，鬱若崑鄧。文梓共採，瓊珠交贈。用人若己，古來無懵。

又《總術》 今之常言，有文有筆，以爲無韻者筆也，有韻者文也。夫文以足言，理兼詩書，別目兩名，自近代耳。顏延年以爲筆之爲體，言之文也；經典則言而非筆，傳記則筆而非言。請奪彼矛，還攻其楯矣。何者？《易》之文言，豈非言文，若筆不言文，不得云經典非筆矣。將以立論，未見其論立也。予以爲發口爲言，屬筆曰翰，常道曰經，述經曰傳。經傳之體，出言入筆，筆爲言使，可強可弱。分經以典奧爲不刊，非以言筆爲優劣也。昔陸氏《文賦》，號爲曲盡，然泛論纖悉，而實體未該。故知九變之貫匪窮，知言之選難備矣。凡精慮造文，各競新麗，多欲練辭，莫肯研術。落落之玉，或亂乎石；碌碌之石，時似乎玉。精者要約，匱者亦鮮；博者該贍，蕪者亦繁；辯者昭晳，淺者亦露；奧者複隱，詭者亦典。或義華而聲悴，或理拙而文澤。知夫調鐘未易，張琴實難。伶人告和，不必盡窕櫠之中；動用揮扇，何必窮初終之韻；魏文比篇章於音樂，蓋有徵矣。夫不截盤根，無以驗利器；不剖文奧，無以辨通才。才之能通，必資曉術，自非圓鑒區域，大判條例，豈能控引情源，制勝文苑哉！是以執術馭篇，似善奕之窮數；棄術任心，如博塞之邀遇。故博塞之文，借巧儻來，雖前驅有功，而後援難繼，少既無以相接，多亦不知所刪，乃多少之並惑，何妍媸之能制乎！若夫善弈之文，則術有恆數，按部整伍，以待情會，因時順機，動不失正。數逢其極，機入其巧，則義味騰躍而生，辭氣叢雜而至。視之則錦繪，聽之則絲簧，味之則甘腴，佩之則芬芳，斷章之功，於斯盛矣。夫驥足雖駿，纆牽忌長，以萬分一累，且廢千里。況文體多術，共相彌綸，一物攜貳，莫不解體。所以列在一篇，備總情變，譬三十之輻，共成一轂，雖未足觀，亦鄙夫之見也。贊曰：文場筆苑，有術有門。務先大體，鑑必窮源。乘一總萬，舉要治繁。思無定契，理有恆存。

劉孝綽《昭明太子集序》 竊以屬文之體，鮮能周備，長卿徒善，既累爲遲。少孺雖疾，俳優而已。子淵淫靡，若女工之蠹；子雲侈靡，異詩人之則。孔璋詞賦，曹祖勸其修今；伯喈笑贈，摯虞知其頗古。孟堅之頌，尚有似贊之譏；士衡之碑，猶聞類賦之貶。深乎文者，兼而善之，能使典而不埜，遠而不放，麗而不淫，約而不儉，獨擅衆美，斯文在斯。假使王朗報箋，

卞蘭獻頌，猶不足以揄揚著述，稱贊才章，況在庸才，曾何彷彿？然承華肇建，濫齒時髦，居陪出從，逝將二紀。譬彼登山，徒仰峻極，同夫觀海，莫際波瀾。但職官書記，預聞盛藻，歌咏不足，敢忘編次。

顏之推《顏氏家訓・文章篇》 學問有利鈍，文章有巧拙。鈍學累功，不妨精熟；拙文研思，終歸蚩鄙。但成學士，自足爲人；必乏天才，勿強操筆。吾見世人，至無才思，自謂清華，流布醜拙，亦以衆矣。江南號爲詅癡符。近在并州，有一士族，好爲可笑詩賦，誂擊邢、魏諸公，衆共嘲弄，虛相讚說，便擊牛釃酒，招延聲譽。其妻，明鑒婦人也，泣而諫之。此人歎曰：才華不爲妻子所容，何況行路！至死不覺。自見之謂明，此誠難也。

又 學爲文章，先謀親友；得其評裁，然後出手。愼勿師心自任，取笑旁人也。自古執筆爲文者，何可勝言？然至於宏麗精華，不過數十篇耳。但使不失體裁，辭意可觀，便稱才士。要動俗蓋世，亦俟河之清乎？

又 凡爲文章，猶人乘騏驥，雖有逸氣，當以銜策制之，勿使流亂軌躅，放意塡坑岸也。

又 文章當以理致爲心胸，氣調爲筋骨，事義爲皮膚，華麗爲冠冕。今世相承，趨末棄本，率多浮豔。辭與理競，辭勝而理伏；事與才爭，事繁而才損。放逸者流宕而忘歸，穿鑿者補綴而不足。時俗如此，安能獨違，但務去泰去甚耳。必有盛才重譽，改革體裁者，實吾所希。

李概《達生丈人集序》 達生丈人者，生于戰國之世，爵里姓名無聞焉。爾時人揆其行己，強爲之號，頗好屬文，成輒弃稿，常持論文云：「古人有言：『性情生于欲。』又曰：「人之性靜，欲實汩之。然則性也者，所受于天，神識是也，故爲形骸之主。情也者，所受于性，嗜欲是也，故爲形骸之役。」由此言之，性情之辯，斷然殊異，故其身泰。則均齊死生，塵垢名利，縱酒恣色，所以養情，否則屏除愛著，擯落支體，收視反聽，所以養識。是以遇榮樂而無染，遭厄窮而不悶，或出人間，或栖物表，逍遙寄託，莫知所終。

衛元嵩《三易異同論》 夫尙質則人淳，人淳則俗樸。樸之失，其弊也蠢，蠢則變之以文；尙文則人和，人和則俗順，順之失，其弊也諂，諂則變之以質。質以變文，文以變質，亦猶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此聖人之用心也。豈苟相反背？而妄有述作焉。

李昶《答徐陵書》 繁霜應管，能響豐山之鐘；玄雲觸石，又動流泉之奏。矧伊物候，且或冥符，況乃衿期，相忘道術。楚齊風馬，吳會浮雲，行李無因，音塵不嗣。殷御正銜命來歸，嘉言累札。江南橘茂，薊北桑枯，陰慘陽舒，行止多福。足下泰山竹箭，浙水明珠，海內風流，江南獨步。扶風計吏，議折祥禽，平陵李廉，辨酬文約。況復麗藻星鋪，雕文錦縟。風雲景物，義盡緣情，經綸憲章，辭殫表奏。久已京師紙貴，天下家藏，調移齊右之音，韻改河西之俗。豈直揚雲藻翰，獨留千金，嗣宗文雅，唯傳好事。僕世傳經術，才謝劉歆，家有賜書，學匪班嗣。弱年有意，頻愛雕蟲；歲月三餘，無忘肄業。戶牖之間，時安筆硯，顰眉難巧，學步非工，恆經牧孺之譏，屢被陳思之誚。羞逢仲子，類居山之鼓琴；屢覓子將，同本初之車服。不謂殷侯，虛談成價，遂同布鼓，輕向雷門。燕石空雕，終慚比德，楚軍雖拂，實愧栖桐。豈若邯鄲舉袖，唯聞變曲，協律飛塵，必應不顧。是以日南寶貝，遙望歸秦；合浦文犀，更希還漢。芳春行獻，鶯其鳴矣，懸豫章之牀，置長安之驛。厚築牆垣，思逢鄭僑之聘；工歌周頌，佇奏延陵之樂。書繒有復，道意無伸。

劉憑《內外旁通比校數法序》 世之道藝，有淺有深，人之稟學，有疏有密。故尋籌之用也，則兼該大術，其不思也，則致惑三隅。

王通《中說・天地篇》 文中子曰：「吾師也，詞達而已矣。」

《隋書・文學傳論》 魏文有言「古今文人，類不護細行，鮮能以名節自立」，信矣！王胄、虞綽之輩，崔儦、孝逸之倫，或矜氣負才，遺落世事，或學優命薄，調高位下，心鬱抑而孤憤，志盤桓而不定，嘯傲當世，脫略公卿。是知跅弛見遺，嫉邪忤物，不獨漢陽趙壹、平原禰衡而已。故多離咎悔，鮮克有終。然其學涉稽古，文詞辨麗，並鄧林之一枝，崐山之片玉矣。有隋總一寰宇，得人爲盛，秀異之貢，不過十數。正玄昆季三人預焉，華萼相耀，亦爲難兄弟矣。

又《經籍志四》 文者，所以明言也。古者登高能賦，山川能祭，師旅能誓，喪紀能誄，作器能銘，則可以爲大夫。言其因物騁辭，情靈無擁者也。唐歌虞詠，商《頌》、周《雅》，叙事緣情，紛綸相襲，自斯已降，其道彌繁。世有澆淳，時移治亂，文體遷變，邪正或殊。【略】其後南平漢、沔，東定河朔，訖于有隋，四海一統，采荆南之杞梓，收會稽之箭竹，辭人才士，總萃

京師。屬以高祖少文，煬帝多忌，當路執權，逮相擯壓。於是握靈蛇之珠，韞荆山之玉，轉死溝壑之內者，不可勝數，草澤怨刺，於是興焉。古者陳詩觀風，斯亦所以關乎盛衰者也。

謝偃《玉牒眞記》 龜文發而八封成，鳥跡命而六體備，于是書契著焉，文籍興焉。是以褒貶定于一言，美惡在乎千里。或揖讓以崇文德，或干戈而擅武功，雖五運代昌，三正更襲，質文殊軌，馳驟異規，莫不詳諸典策，可備而言矣。

陸德明《經典釋文序》 夫書音之作，作者多矣。前儒撰著，光乎篇籍。其來既久，誠無間然。但降聖已還，不免偏尙，質文詳略，互有不同。漢魏迄今，遺文可見，或專書己意，或祖述舊音，各師成心，製作如面。加以楚夏聲異，南北語殊，是非信其所聞，輕重因其所習。後學鑽仰，罕聞指要，夫筌蹄所寄，惟在文言。差若毫釐，謬便千里。夫子有言，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斯富哉言乎！大矣盛矣，無得而稱矣！然人稟二儀之淳和，含五行之秀氣，雖復挺生天縱，必資學以知道。故唐堯師于許由，周文學于虢叔。上聖且猶有學，而況其餘乎？至于處鮑居蘭，翫所先入。染絲斲梓，功在初變。器成采定，難復改移。一薰一蕕，十年有臭，豈可易哉！

長孫無忌《進五經正義表》 詠歌明得失之迹，雅頌表興廢之由，實刑政之紀綱，乃人倫之隱括。昔雲官司契之后。火紀建極之君，雖步驟不同，質文有異，莫不開茲膠序，樂以典墳。敦稽古以宏風，闡儒雅以立訓。啓含靈之耳目，贊神化之丹青。姬、孔發揮于前，荀、孟抑揚于後。馬、鄭迭進，成均之望鬱興，蕭、戴同升，石渠之業愈峻。歷夷險其教不墜，經隆替其道彌尊。斯乃邦家之基，王化之本者也。

楊炯《王勃集序》 大矣哉，文之時義也。有天文焉，察時以觀其變；有人文焉，立言以重其範。歷年滋久，遞爲文質。應運以發其明，因人以道其粹。【略】鼓舞其心，發洩其用，八紘馳騁于思緒，萬代出沒于毫端。契將往而必融，防未來而先制。動搖文律，宮商有奔命之勞；沃蕩詞源，河海無息肩之地。以茲偉鑒，取其雄伯。壯而不虛，剛而能潤。雕而不碎，按而彌堅。大則用之以時，小則施之有序。徒縱橫以取勢，非鼓怒以爲資。長風一振，衆萌自偃。遂使繁綜淺術，無藩籬之固，紛繪小才，失金湯之險。積年綺碎，一朝清廓，翰苑豁如，詞林增峻。反諸宏博，君之力焉；矯枉過正，文之權也。

張說《洛州張司馬集序》 夫言者志之所之，文者物之相雜。然則心不可蘊，故發揮以形容；辭不可陋，故錯綜以潤色。萬象鼓舞，入有名之地；五音繁雜，出無聲之境。非窮神體妙，其孰能與於此乎。【略】自大夫之頌成室，太史之賦京都，魏則十龍儒雅，晉則三陽藻綴，朝分南北，運迄周隋，文人才子，重世間出。豈止柟榴體物，陳琳得以示人；鵂鶹寄辭，阮籍稱其王佐。

劉知幾《自叙》 昔漢世劉安著書，號曰《淮南子》，其書牢籠天地，博極古今，上自太公，下至商鞅，其錯綜經緯，自謂兼于數家，無遺力矣。然自淮南已後，作者無絕，必商搉而言，則其流又衆。蓋仲尼既沒，微言不行，史公著書，是非多謬。由是百家諸子，詭說異辭，務爲小辨，破彼大道。故揚雄《法言》生焉。儒者之書，博而寡要，得其糟粕，失其菁華。而流俗鄙夫，貴遠賤近，傳茲牴牾，自相欺惑。故王充《論衡》生焉。民者冥也，冥然罔知，率彼愚蒙，牆面而視。或訛音鄙句，莫究本源；或守株膠柱，動多拘忌。故應劭《風俗通》生焉。五常語稟，百行殊軌，能有兼偏，知有長短。苛隨才而任使，則片善不遺；必求備而後用，則舉世莫可。故劉邵《人物志》生焉。夫開國承家，立身行事，一文一武，或出或處。雖賢愚壤隔，善惡區分，苛時無品藻，則理難銓綜。故陸景《典語》生焉。詞人屬文，其體非一，譬甘辛殊味，丹素異彩。後來祖述，識味圓通，家有詆訶，人相掎摭。故劉勰《文心》生焉。若《史通》之爲書也，蓋傷當時載筆之士，其義不純，思欲辨其指歸，殫其體統。夫其書雖以史爲主，而餘波所及，上窮王道，下掞人倫，總括萬殊，包吞千有。自《法言》以降，迄于《文心》而往，固以納諸胸中，曾不蔕芥者矣。夫其爲義也，有與奪焉，有褒貶焉，有鑒誡焉，有諷刺焉。其爲貫穿者深矣，其爲網羅者密矣，其所商略者遠矣，其所發明者多矣。

獨孤及《唐故殿中侍御史贈考功郎中蕭府君文章集錄序》 足志者言，足言者文。情動于中而形于聲，文之微也；粲于歌頌，暢于事業，文之著也。君子修其詞，立其誠，生以比興宏道，歿以述作垂裕，此之謂不朽。【略】嘗謂揚、馬言大而迂，屈、宋詞侈而怨。沿其流者，或文質交喪，雅鄭相奪，盍爲之中道乎？故夫子文章，深其致，婉其旨，直而不野，麗而不艷。

又《檢校尚書吏部員外郎趙郡李公中集序》 志非言不形，言非文不彰。是三者相爲用，亦猶涉川者假舟楫而後濟。自典謨缺，雅頌寢，世道陵夷，文亦下衰。故作者往往先文字後比興，其風流蕩而不返。乃至有飾其詞而遺其意者，則潤色愈工，其實愈喪，及其大壞也，儷偶章句，使枝對葉比，以八病四聲爲梏拲，拳拳守之，如奉法令。聞皋繇史克之作，則呷然笑之。天下雷同。風驅雲趨。文不足言，言不足志，亦猶木蘭爲舟，翠羽爲檝，翫之于陸而無涉川之用。痛乎流俗之惑人也舊矣！帝唐以文德尊祐于下，民被王風，俗稍丕變，至則天太后時，陳子昂以雅易鄭，學者浸而響方。

尚衡《文道元龜》 文道之興也，其當中古乎？其無所始乎？【略】夫卦始乎三畫，文章之闡，大抵不出乎三等，斯乃從人而有焉。工與不工，各區分有之。君子之文爲上等，其德全；志士之文爲中等，其義全；詞士之文爲下等，其思全。其思也可以綱物，義也可以動衆，德也可以經化。化人之作；其惟君子乎？君子之作，先乎行。行爲之質，後乎言，言爲之文。行不出乎言，言不出乎行。質文相半，斯乃化成之道焉。志士之作，介然以立誠，憤然有所述，言必有所諷，志必有所之。詞寡而意懇，氣高而調苦，斯乃感激之道焉。詞士之作，學古以攄情，屬詞以及物，及物勝則詞麗，攄情逸則氣高。高者求清，麗者求婉。恥乎質，貴乎情，而忘其志，斯乃頹靡之道焉。【略】君子也，文成而業著；志士也，文成而德喪。然今之代，其多詞士乎。代由尚乎文者，以斯文而欲軌物範衆，經邦叙政，其難致乎化成。

李華《質文論》 天地之道易簡。易則易知，簡則易從。先王質文相變，以濟天下。易知易從，莫尚乎質，質弊則佐之以文，文弊則復之以質。

又《故翰林學士李君墓誌銘》 夫仁以安物，公其懋焉；義以濟難，公其志焉；識以辯理，公其博焉；文以宣志，公其懿焉。

元結《文編序》 是以所爲之文，可戒可勸，可安可順。【略】故所爲之文，多退讓者，多激發者，多嗟恨者，多傷閔者。其意必欲勸之忠孝，誘以仁惠，急于公直，守其節分。如此，非救時勸俗之所須者歟。

顧況《文論》 《周語》之略曰：「孝、敬、忠、信、仁、義、智、勇、教、惠、讓，皆文也。」天有六氣，地有五行。此十一者，經緯天地，叶和神人，名之爲文。其實行也，文顧行，行顧文，文行相顧，謂之君子之文，爲龍爲光。上古云：「言之無文，行之不遠。」堯之爲君，聰明文思。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文王之代，草木鳥獸皆樂，文王之沼曰靈沼，文王之臺曰靈臺。虞芮不識文王，入文王里，所見耕者讓畔，行者讓路，班白不提挈，自相謂曰：「吾黨之小子，不可治於君子之庭。」詩人美之云：「文王斷虞芮之訟。」晉文與楚子戰而霸，謚曰文公。夫以伏羲之文造書契，黃帝之文垂衣裳，重華之文除四凶、舉八元，周公之文布法於象魏，夫子之文木鐸徇路，此其所以理文也。伊尹之文放太甲，霍光之文廢昌邑，呂尚之文殺華士，穰苴之文斬莊賈，毛遂之文定楚從，藺相如之文奪趙璧，西門豹之文引漳水沈女巫。建安、正始，洛下、鄴中，吟咏風月，此其所以亂文也。夫以文求士，十致八九。理亂由之，君臣則之。舜、堯、禹、湯有文，桀、紂、幽、厲無文；太顛、閎夭有文，飛廉、惡來無文。昔霍去病辭第曰：「匈奴未滅，無以家爲。」於國如此，不得謂之無文。范蔚宗著《後漢書》，其妻不勝珠翠，其母唯薪樵一廚。於家如此，不得謂之有文。且夫日月麗乎天，草木麗乎地，風雅亦麗於人，是故不可廢。廢文則廢天，莫可法也；廢天則廢地，莫可理也；廢地則廢人，莫可象也。郁郁乎文哉！法天理地象人者也。《周易・贊乾》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贊坤》曰：「至哉乾元，萬物資生。」唯大者配乾，至者配坤，幽者賾鬼神，明者賾禮樂，不失於正，謂之爲文。

梁肅《送前長水（一作安）裴少府歸海陵序》 夫道勝則遇物而適，文勝則緣情而美。

又《祭獨孤常州文》 文章可以假道，道德可以長保。華而不實，君子所醜。

又《常州刺史獨孤及集後序》 夫大者天道，其次人文。在昔聖王以經緯百度，臣下以之弼成五教。德又下衰，則怨刺形於歌詠，諷議彰乎史册。故道德仁義，非文不明；禮樂刑政，非文不立。文之興廢，視世之治亂；文之高下，視才之厚薄。

又《丞相鄴侯李泌文集序》 予嘗論古者聰明睿智之君，忠肅恭懿之臣，叙六府三事，同八風七律，莫不言之成文，歌之成聲。然後浹於人心，人心安以樂；播於風俗，風俗厚以順。其有不由此者，爲理則麤，在音則煩，麤之弊也悖，煩之甚也亂。

又《祕書監包府君集序》 文章之道，與政通矣。世教之污崇，人風之薄厚，與立言立事者邪正臧否皆在焉。故登高能賦，可以觀者，可與圖事。誦

《詩》三百，可以將命，可與專對。若子產入陳，以文辭爲功；仲尼弟子，用文學命科。文學者或不備德行，德行者或不兼政事。於戲，才全其難乎。

周愿《牧守竟陵因遊西塔著三感說》 古人之文，有旌物而爲者，歌功而爲者，詭時而爲者，感舊而爲者。旌物謚也，歌功形也，詭時詐也，感舊情也。若乃折裂金石，騷牢鬼神，莫尚乎感也。

權德輿《右僕射贈太子太保姚公集序》 文章者，其士之蘊耶。微斯文，則士之道不彰不明，又況宗公大君子。綱紀百度，琢磨九德，以至于經大猷，斷大事。不由此塗出者，猶瞽之無相歟。蓋修之有本末，得之有厚薄耳。

又《徐泗濠節度使贈司徒張公文集序》 昔有虞以濬哲文明理天下，故有諧八音、陳九德、賡歌康哉之臣。周宣王修文武之業以開中興，故有歌蒸人、賦韓奕、清風大雅之什。春秋之際，諸侯列卿大夫，感物造端，能賦可以圖事，稱詩可以諭志，然則元侯宗工，作爲文章，本于王化，繫于風俗，亦其志氣之所發也。

又《兵部郎中楊君集序》 周家忠厚，文章備乎二代。先師有鬱鬱之歎。故周任、史克、仍叔、吉甫之論生焉。漢氏剗煩苛，宏利澤，訓辭深厚，議論宏大，故賈誼、揚雄、司馬遷、相如之才出焉。唐興幾二百歲，紹聞周漢之逸軌，以人文華國，猶雲漢之爲章于上，江漢之爲紀于下，九功成焉，百度貞焉，王澤浹洽，故斯文煥發。秉筆之士，皆欲泝末流而挹清源，坡埃壎而棲顯氣。至若詞合雅，言中倫，疏通而不流，博富而有節，潔靜夷易，得其英華者，其宏農楊君歟！

又《比部郎中崔君元翰集序》 《易》賁之彖曰：「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故闕里之四教，門人之四科，未有遺文者。荀況、孟軻，修道著書，本于仁義，經術之枝派也。迨夫騷人怨思之作，游士縱橫之論，刺譏捭闔，文憲陵夷。至漢廷賈誼、劉向、班固、揚雄、司馬遷、相如之倫，鬱然復興，有古風烈。然則文之用也，橫三才之中，經紀事物，章明統類，不可已也。殷之三說命，周之命君陳君牙，楚射父之訓詞，鄭東里之潤色，天子諸侯告命之文也。張老之輪奐，史克之駉駜，吉甫之清風，伯喈之無愧，賢士大夫頌述之文也。至若夫子紀延陵墓，叔向寓子產書，董仲舒射策書天人相與之際，阮元瑜書記翩翩之任，觸類滋多，非文不彰。後之人力不足者，詞或侈靡，理或底伏，文之難能也如是。

又《中嶽宗元先生吳尊師集序》 道之于物，無不由也，無不貫也。而況本于元覽，發爲至言。言而蘊道，猶三辰之麗天，百卉之麗地。平夷章大，恬淡溫粹，飄飄然軼八紘而泝三古，與造物者爲徒。其不至者，遣言則華，涉理則泥，雖辨麗可嘉，采眞之士不與也。【略】故屬詞之中，尤工比興。觀其自古王化，詩與大雅吟，步虛詞、遊仙、雜感之作，或遐想理古，以哀世道；或磅礴萬象，用冥環樞；稽性命之紀，達人事之變，大率以嗇神挫銳爲本。至于奇采逸響，琅琅然若戛雲璈而凌倒景，崑閬松喬，森然在目。

李觀《與膳部陳員外書》 文之難言也久矣。是使爲文者紛綸，無人察其否臧焉。雷同相從，隨聲是非，遂令怨咨之音作，苟且之道開。荆璆無價，珹玗有輝。

韓愈《答陳商書》 愈白：辱惠書，語高而旨深，三四讀尚不能通曉，茫然增愧赧，又不以其淺弊。無過人知識，且喻以所守，幸甚。愈敢不吐情實，然自識其不足補吾子所須也。齊王好竽，有求仕於齊者，操瑟而往，立王之門，三年不得入。叱曰：「吾瑟鼓之，能使鬼神上下。吾鼓瑟，合軒轅氏之律呂。」客罵之曰：「王好竽而子鼓瑟，雖工如王不好何？」是所謂工於瑟而不工於求齊也。今舉進士於此世，求祿利行道於此世，而爲文必使一世人不好，得無與操瑟立齊門者比歟？文雖工，不利於求；求不得，則怒且怨，不知君子必爾爲不也。

又《送陳秀才彤序》 讀書以爲學，纘言以爲文。非以誇多而鬬靡也。蓋學所以爲道，文所以爲理耳。

又《答尉遲生書》 夫所謂文者，必有諸其中，是故君子愼其實。實之美惡，其發也不掩。本深而末茂，形大而聲宏，行峻而言厲，心醇而氣和。昭晰者無疑，優游者有餘。體不備不可以成人，辭不足不可以成文。

又《南陽樊紹述墓誌銘》 不襲蹈前人一言一句，又何其難也。必出入仁義，其富若生蓄，萬物畢具，海含地負，放恣橫從，無所統紀，然而不煩於繩削而自合也。【略】惟古於詞必已出，降而不能乃剽賊。後皆指前公相襲，從漢迄今用一律。寥寥久哉莫覺屬，神徂聖伏道絕塞。既極乃通發紹述，文從字順各識職，有欲求之此其躅。

又《題歐陽生哀辭後》 愈之爲古文，豈獨取其句讀不類於今者耶？思古人而不得見，學古道則欲兼通其辭。通其辭者，本志乎古道者也。古之道，

不苟譽毀於人。

柳宗元《答吳武陵論非國語書》 僕之爲文久矣，然心少之，不務也，以爲是特博奕之雄耳。故在長安時，不以是取名譽，意欲施之事實，以輔時及物爲道。自爲罪人，捨恐懼則閑無事，故聊復爲之。然而輔時及物之道，不可陳於今，則宜垂於後。言而不文則泥，然則文者固不可少耶。拘囚以來，無所發明，蒙覆幽獨，會足下至，然後有助我之道。一觀其文，心朗目舒，炯若深井之下，仰視白日之正中也。足下以超軼如此之才，每以師道命僕，僕滋不敢，每爲一書，足下必大光耀以明之，固又非僕之所安處也。若《非國語》之說，僕病之久，嘗難言於世俗。今因其閑也而書之，恆恐後世之知言者，用是詬病，狐疑猶豫，伏而不出累月，方示足下。足下乃以爲當，僕然後敢自是也。呂道州善言道，亦若吾子之言，意者斯文殆可取乎。夫爲一書，務富文采，不顧事實，而益之以誣怪，張之以闊誕，以炳然誘後生，而終之以僻，是猶用文錦覆陷穽也。不明而出之，則顛者衆矣。僕故爲之標表，以告夫遊乎中道者焉。僕無聞而甚陋，又在黜辱，居泥塗若螾蛭然，雖鳴其音聲，誰爲聽之？獨賴世之知言者爲準，其不知言而罪我者，吾不有也。僕又安敢期如漢時列官以立學，故爲天下笑耶！是足下愛我厚，始言之也，前一通如來言以污篋牘，此在明聖人之道，微足下，僕又何託焉？

又《與呂道州溫論非國語書》 近世之言理道者衆矣，率由大中而出者咸無焉。其言本儒術，則迂迴茫洋，而不知其適，其或切於事，則苛峭刻覈，不能從容，卒泥乎大道。甚者好怪而妄言，推天引神，以爲靈奇，恍惚若化，而終不可逐。故道不明於天下，而學者之至少也。吾自得友君子，而後知中庸之門戶階室，漸染砥礪，幾乎道眞。然而常欲立言垂文，則恐而不敢。今動作悖謬，以爲僇於世，身編夷人，名列囚籍，以道之窮也，而施乎事者無日，故乃挽引，強爲小書，以志乎中之所得焉。嘗讀《國語》，病其文勝而言尨，好詭以反倫，其道舛逆。而學者以其文也，咸嗜悅焉。伏膺呻吟者，至比《六經》，則溺其文，必信其實，是聖人之道翳也。余勇不自制，以當後世之訕怒，輒乃黜其不臧，救世之謬，凡爲六十七篇，命之曰《非國語》。既就，累日怏怏然不喜，以道之難明，而習俗之不可變也。如其知我者果誰歟？凡今之及道者，果可知也已。後之來者，則吾未之見，其可忽耶？故思欲盡其瑕纇，以別白中正。度成吾書者，非化光而誰？輒令往一通，惟少留視役慮，以卒相之也。往時致用作《孟子評》，有韋詞者告余曰：「吾以致用書示路子。路子曰：『善則善矣，然昔人爲書者，豈若是摭前人耶？』」韋子賢斯言也。余曰：「致用之志，以明道也，非以摭《孟子》，蓋求諸中而表乎世焉爾。」今余爲是書，非左氏尤甚。若二子者，固世之好言者也，而猶出乎是，況不及是者滋衆，則余之望乎世也愈狹矣，卒如之何！苟不悖於聖道，而有以啓明者之慮，則用是罪余者，雖累百世，滋不憾而恧焉，於化光何如哉！激乎中必厲乎外，想不思而得也。

又《與友人論爲文書》 古今號文章爲難，足下知其所以難乎？非謂比興之不足，恢拓之不遠，鑽礪之不工，頗類之不除也，得之爲難，知之愈難耳。苟或得其高朗，探其深賾，雖有蕪敗，則爲日月之蝕也，大圭之瑕也，曷足傷其明，黜其寶哉！且自孔氏以來，茲道大闡。家脩人勵，刓精竭慮者，幾千年矣。其間耗費簡札，役用心神者，其可數乎？登文章之籙，波及後代，越不過數十人耳，其餘誰不欲爭裂綺繡，互攀日月，高視於萬物之中，雄峙於百代之下乎？率皆縱臾而不克，躑躅而不進，力竭勢窮，吞志而沒。故曰得之爲難。嗟乎！道之顯晦，幸不幸繫焉；談之辯訥，升降繫焉；鑒之頗正，好惡繫焉；交之廣狹，屈伸繫焉。則彼卓然自得以奮其間者，合乎否乎，是未可知也。而又榮古陋今者，比肩疊跡，大抵生則不遇，死而垂聲者衆焉。揚雄沒而《法言》大興，馬遷生而《史記》未振，彼之二才，且猶若是，況乎未甚聞者哉！固有文不傳於後祀，聲遂絕於天下者矣。故曰知之愈難。而爲文之士亦多漁獵前作，戕賊文史，抉其意，抽其華，置齒牙間，遇事蠭起，金聲玉耀，誑聾瞽之人，徼一時之聲。雖終淪棄，而其奪紫亂雅，爲害已甚，是其所以難也。間聞足下欲觀僕文章，退發囊笥，編其蕪穢，心悸氣動，交於胸中，未知孰勝，故久滯而不往也。

又《與楊誨之疏解車義第二書》 今將申告子以古聖人之道。【略】若果以聖與我異類，則自堯、舜以下，皆宜縱目卬鼻，四手八足，鱗毛羽鬣，飛走變化，然後乃可。苟不爲是，則亦人耳。而子舉將外之耶！若然者，聖自聖，賢自賢，衆人自衆人，咸任其意，又何以作言語、立道理，千百年天下傳道之。是皆無益於世，獨遺好事者藻繢文字，以矜世取譽，聖人不足重也。故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唯上智與下愚不移。【略】吾未嘗爲佞且僞，其旨在於恭、寬、退、讓，以售聖人之道及乎人。」【略】聖人之禮讓，其且爲

僞乎？爲佞乎？今子又以行險爲車之罪，夫車之爲道，豈樂行於險耶？【略】夫君子亦然，不求險而利也。【略】今子書數千言，皆未及此，學古道爲古辭，彪然而措於世，其卒果何爲乎？是之不爲，而甘羅、終軍以爲慕，棄大而錄小、賤本而貴末、夸世而釣奇，苟求之於後世，以聖人之道爲不若二子，僕以爲過矣。【略】足下所爲書言文章極正，其辭奧雅，後來之馳於是道者，吾子且爲蒲捎駃騠，何可當也。其說韓愈處甚好，其他但用《莊子》、《國語》文字太多，反累正氣。果能遺是，則大善矣。憂閔廢錮、悼籍田之罷，意思懇懇，誠愛我厚者。吾自度罪大，敢以是爲欣且戚耶？【略】時時讀書，不忘聖人之道。

又《與楊京兆憑書》 今之世言士者，先文章。文章，士之末也，然立言存乎其中。即末而操其本，可十七八，未易忽也。自古文士之多莫如今，今之後生爲文，希屈、馬者，可得數人；希王褒、劉向之徒者，又可得十人；至陸機、潘岳之比，累累相望。若皆爲之不已，則文章之大盛，古未有也。後代乃可知之。今之俗耳庸目，無所取信，傑然特異者，乃見此耳。文人以文律通流當世，叔仲鼎列，天下號爲文章家。今又生敬之，敬之，希屈、馬者之一也。天下方理平，今之文士，咸能先理。理不一斷於古書老生，直趣堯舜之道、孔氏之志，明而出之，又古之所難有也。然則文章未必爲士之末，獨採取何如爾。宗元自小學爲文章，中間幸聯得甲乙科第，至尚書郎，專百官章奏，然未能究知爲文之道。自貶官來，無事，讀百家書，上下馳騁，乃少得知文章利病。去年吳武陵來，美其齒少，才氣壯健，可以興西漢之文章，日與之言，因爲之出數十篇書，庶幾鏗鏘陶冶，時時得見古人情狀。然彼古人亦人耳，夫何遠哉？凡人可以言古，不可以言今。桓譚亦云：「親見揚子雲，容貌不能動人，安肯傳其書？」誠使博如莊周、哀如屈原、奧如孟軻、壯如李斯、峻如馬遷、富如相如、明如賈誼、專如揚雄，猶爲今之人，則世之高者至少矣。由此觀之，古之人未始不薄於當世，而榮於後世也。若吳子之文，非丈人無以知之。獨恐世人之才高者，不肯久學，無以盡訓詁風雅之道，以爲一世甚盛。若宗元者，才力缺敗，不能遠騁高厲，與諸生摩九霄、撫四海，夸耀於後之人矣。何也？凡爲文以神志爲主。自遭責逐，繼以大故，荒亂耗竭，又常積憂恐，神志少矣。所讀書隨又遺忘，一二年來，痞氣尤甚，加以衆疾，動作不常，眊眊然騷擾內生，霾霧塡擁慘沮，雖有意窮文章，而病奪其志矣。

又《送韋七秀才下第求益友序》 所謂先聲後實者，豈唯兵用之，雖士亦然。若今由州郡抵有司求進士者，歲數百人，咸多爲文辭，道今語古，角夸麗，務富厚。有司一朝而受者，幾千萬言，讀不能十一。即偃仰疲耗，目眩而不欲視，心廢而不欲營，如此而曰吾能不遺士者，僞也。唯聲先焉者，讀至其文辭，心目必專，以故少不勝。京兆韋中立，其文懿且高，其行願以恆，試其藝益工，久與居，益見其賢。然而進三年連不勝，是豈拙於爲聲者歟？或以韋生之不勝，爲有司罪。余曰：非也。穀梁子曰：「心志既通，而名譽不聞，友之過也；名譽既聞，而有司不以告，有司之過也。」人之視聽有所止，神志有所不及。古之道，名譽未至，不以罪有司，而況今乎？今韋生樂植乎內，而不欲揚乎外，其志非也。孔子不避名譽以致其道，今韋生仗其文，簡其友，思自得於有司，抑非古人之道歟？

又《楊評事文集後序》 文之用，辭令褒貶導揚諷諭而已。雖其言鄙野，足以備於用，然而闕其文采，固不足以竦動時聽，夸示後學。立言而朽，君子不由也。故作者抱其根源，而必由是假道焉。作於聖，故曰經；述於才，故曰文。文有二道，辭令褒貶，本乎著述者也；導揚諷諭，本乎比興者也。著述者流，蓋出於《書》之謨訓、《易》之象繫、《春秋》之筆削，其要在於高壯廣厚、詞正而理備，謂宜藏於簡册也。比興者流，蓋出虞夏之詠歌，殷周之風雅，其要在於麗則清越，言暢而意美，謂宜流於謠誦也。茲二者，考其旨義，乖離不合，故秉筆之士，恆偏勝獨得，而罕有兼者焉。厥有能而專美，命之曰藝成。雖古文雅之盛世，不能並肩而生。唐興以來，稱是選而不怍者，梓潼陳拾遺。其後燕文貞以著述之餘，攻比興而莫能極，張曲江以比興之隙，窮著述而不克備，其餘各探一隅，相與背馳於道者，其去彌遠。文之難兼，斯亦甚矣。

又《上河陽烏尚書重胤欲獻文啓》 小子久以文字進身，嘗好古人事業，專當具筆札，拂縑緗，贊揚大功，垂之不朽。

又《報崔黯秀才論爲文書》 辱書及文章，辭意良高，所嚮慕不凡近，誠有意乎聖人之言。然聖人之言，期以明道，學者務求諸道而遺其辭，辭之傳於世者，必由於書。道假辭而明，辭假書而傳。要之，之道而已耳。道之及，及乎物而已耳，斯取道之內者也。今世因貴辭而矜書，粉澤以爲工，過密以

爲能，不亦外乎？吾子之所言道，匪辭而書，其所望於僕，亦匪辭而書，是不亦去及物之道愈以遠乎？僕嘗學聖人之道，身雖窮，志求之不已，庶幾可以語於古。恨與吾子不同州部，閉口無所發明，觀吾子文章，自秀士可通聖人之說。今吾子求於道也外，而望於余也愈外。是其可惜歟！吾且不言，是負吾子數千里不棄朽廢者之意，故復云爾也，凡人好辭工書者，皆病癖也。吾不幸蚤得二病，學道以來，日思砭鍼攻熨，卒不能去，纏結心腑牢甚，願斯須忘之而不克，竊嘗自毒。今吾子乃始欽欽思易吾病，不亦惑乎？斯固有潛塊積瘕，中子之內藏，恬而不悟，可憐哉。其卒與我何異？均之二病，書字益下，而子之意又益下，則子之病又益篤。甚矣，子癖於伎也。吾嘗見病心腹人，有思啗土炭，嗜酸鹹者，不得則大戚。其親愛之者不忍其戚，因探而與之。觀吾子之意，亦已戚矣。吾雖未得親愛吾子，然亦重來意之勤，有不忍矣。誠欲分吾土炭酸鹹，吾不敢愛，但遠言其證不可也。

又《答韋中立論師道書》 始吾幼且少，爲文章，以辭爲工，及長，乃知文者以明道，是固不苟爲炳炳烺烺，務采色、夸聲音而以爲能也。凡吾所陳，皆自謂近道，而不知道之果近乎，遠乎？吾子好道而可吾文，或者其於道不遠矣。故吾每爲文章，未嘗敢以輕心掉之，懼其剽而不留也；未嘗敢以怠心易之，懼其弛而不嚴也；未嘗敢以昏氣出之，懼其昧沒而雜也；未嘗敢以矜氣作之，懼其偃蹇而驕也。抑之欲其奧，揚之欲其明，疏之欲其通，廉之欲其節，激而發之欲其清，固而存之欲其重，此吾所以羽翼夫道也。本之《書》以求其質，本之《詩》以求其恆，本之《禮》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斷，本之《易》以求其動，此吾所以取道之原也。參之穀梁氏以厲其氣，參之孟、荀以暢其支，參之莊、老以肆其端，參之《國語》以博其趣，參之《離騷》以致其幽，參之太史公以著其潔，此吾所以旁推交通而以爲之文也。凡若此者，果是耶，非耶？有取乎，抑其無取乎？吾子幸觀焉擇焉，有餘以告焉。苟亟來以廣是道，子不有得焉，則我得矣，又何以師云爾哉？取其實而去其名，無招越蜀吠怪，而爲外廷所笑，則幸矣。

又《讀韓愈所著〈毛穎傳〉後題》 自吾居夷，不與中州人通書，有來南者，時言韓愈爲《毛穎傳》，不能舉其辭，而獨大笑以爲怪，而吾久不克見。楊子誨之來，始持其書，索而讀之，若捕龍蛇搏虎豹，急與之角而力不敢暇，信韓子之怪於文也。世之模擬竄竊，取青媲白，肥皮厚肉，柔筋脆骨，而以爲辭者之讀之也，其大笑固宜。且世人笑之也，不以其俳乎？而俳又非聖人之所棄者。《詩》曰：「善戲謔兮，不爲虐兮。」《太史公書》有《滑稽列傳》，皆取乎有益於世者也。故學者終日討說答問，呻吟習復，應對進退，掬溜播灑，則罷憊而廢亂，故有「息焉游焉」之說。不學操縵，不能安絃，有所拘者，有所縱也。大羹玄酒，體節之薦，味之至者。而又設以奇異小蟲、水草、檍梨、橘柚，苦鹹酸辛，雖蜇吻裂鼻，縮舌澀齒，而咸有篤好之者。文王之昌蒲葅，屈到之芰，曾皙之羊棗，然後盡天下之奇味以足於口。獨文異乎？韓子之爲也，亦將弛焉而不爲虐歟？息焉游焉而有所縱歟？盡六藝之奇味以足其口歟？而不若是，則韓子之辭，若壅大川焉，其必決而放諸陸，不可以不陳也。

劉禹錫《獻權舍人書》 今道未施於人，所蓄者志；見志之具，匪文謂何？是用顓顓懇懇於其間，思有所寓，非篤好其章句，沈溺於浮華，時態衆尚，病未能也。故拙於用譽，直繩朗鑒，樂所趨也，故銳於求益。

又《答柳子厚書》 禹錫白：零陵守以函置足下書爰來，屑末三幅，小章書僅千言，申申亹亹，茂勉甚悉。相思之苦懷，膠結贅聚，至是泮然以銷，所不如晤言者無幾。書竟，獲新文二篇，且戲余曰：「將子爲巨衡，以揣其鈞石銖黍。」余吟而繹之，顧其詞甚約，而味淵然以長。氣爲幹，文爲支，跨躒古今，鼓行乘空，附離不以鑿枘，咀嚼不有文字。端而曼，苦而腴，佶然以生，癯然以清。余之衡誠懸於心，其揣也如是。子之戲余，果何如哉！夫矢發乎羿彀，而中微存乎它人，子無曰必我之師而能我衡。苟然，則譽羿者皆羿也，可乎？

又《答連州薛郎中論書儀書》 蓋三代之尚，未嘗無弊。【略】竊觀今之人，於文章無不慕古，甚者或失於野，於書疏獨陋古而汩於浮。二者同出於言而背馳，非不能盡如古也。蓋爲古文者得名聲，爲今書者無悔吝。

又《唐故相國贈司空令狐公集序》 咫尺之管，文敏者執而運之，所知皆合。在藩聳萬夫之觀望，立朝賁羣寮之頰舌，居內成大政之風霆，導畎澮於章奏，鼓洪瀾於訓誥，筆端膚寸，膏潤天下。文章之用，極其至矣。

又《唐故相國李公集序》 天以正氣付偉人，必飾之使光耀於世，粹和絪縕於中，鏗鏘發越形乎外。文之細大，視道之行止。故得其位者，文非空言。咸繫於訏謨宥密，庸可不紀，惟唐以神武定天下，羣匿既讋，驟示以文。韶

英之音，與鉦鼓相襲。故起文章爲大臣者，魏文貞以諫諍顯，馬高唐以智略奮，岑江陵以潤色聞。無草昧汗馬之勞，而任遇在功臣上。唐之貴文至矣哉。後王纂承，多以國柄付文士。【略】詞賦詔誥，封章啓事，歌詩贈餞，金石飈功，凡四百餘篇，勒成二十卷。上所以知君臣啓沃之際，下所以備風雅詩聲之義。洪鐘駭聽，瑤瑟清骨。其在翰苑，及登臺庭，極言大事，誠實理直。感通神祇，龍鱗收怒。天日回照，古所謂一言興邦者，信哉！

又《唐故衡州刺史呂君集序》 五行秀氣，得之居多者爲雋人。其色瀲灩於顏間，其聲發而爲文章。天之所與，有物來相。彼由學而致者，如工人染夏以視羽畎，有生死之殊矣。初貞元中，天子之文章，煥乎垂光，慶霄在上，萬物五色，天下文人，爲氣所召，其生乃蕃。靈芝蓮莆，與百果齊坼。然煌煌翹翹，出乎其類，終爲偉人者幾希矣。

又《唐故尚書禮部員外郎柳君集紀》 八音與政通，而文章與時高下。三代之文，至戰國而病，涉秦漢復起。漢之文至列國而病，唐興復起。夫政厖而土裂，三光五嶽之氣分，大音不完，故必混一而後大振。初貞元中，上方嚮文章，昭回之光，下飾萬物，天下文士，爭執所長，與時而奮，粲焉如繁星麗天。而芒寒色正，人望而敬者，五行而已。河東柳子厚，斯人望而敬者歟。

裴度《寄李翱書》 愚謂三五之代，上垂拱而無爲，下不知其帝力，其道漸被於天地萬物，不可得而傳也。夏殷之際，聖賢相遇，其文在於盛德大業，又鮮可得而傳也。厥後周公遭變，仲尼不當世，其文遺於册府，故可得而傳也。於是作周、孔之文，荀、孟之文，左右周、孔之文也。理身理家理國理天下，一日失之，敗亂至矣。騷人之文，發憤之文也，雅多自賢，頗有狂態。相如、子雲之文，譎諫之文也，別爲一家，不是正氣。賈誼之文，化成之文也，鋪陳帝王之道，昭昭在目。司馬遷之文，財成之文也，馳騁數千載，若有餘力。董仲舒、劉向之文，通儒之文也，發明經術，究極天人。其實擅美一時，流譽千載者多矣，不足爲弟道焉。然皆不詭其詞，而詞自麗；不異其理，而理自新。若夫典謨訓誥，文言繫辭，《國風》、《雅》、《頌》，經聖人之筆削者，則又至易也，至直也。雖大彌天地，細入無間，而奇言怪語，未之或有。意隨文而可見，事隨意而可行，此所謂文可文，非常文也。其可文而文之，何常之有？俾後之作者有所裁準。而請問於弟。謂之何哉？謂之不可。非僕敢言，謂之可也，則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止至善矣。能止於止乎？若遂過之，猶不及也。觀弟近日製作大旨，常以時世之文，多偶對儷句，屬綴風雲，羈束聲韻，爲文之病甚矣。故以雄詞遠志，一以矯之，則是以文字爲意也。且文者，聖人假之以達其心，達則已理，窮則已非，故高之下之，詳之畧之也。愚欲去彼取此，則安步而不可及，平居而不可踰，又何必遠關經術，然後騁其材力哉？昔人有見小人之違道者，恥與之同形貌、共衣服。遂思倒置眉目，反易冠帶以異也。不知其倒之反之之非也。雖非於小人，亦異於君子矣。故文人之異，在氣格之高下、思致之淺深，不在磔裂章句、隳廢聲韻也。人之異，在風神之清濁、心志之通塞，不在於倒置眉目、反易冠帶也。試用高明，少納庸妄。若以爲未，幸不以苦言見革其惑。唯僕心慮荒散，百事罷息，然意之所在，敢隱於故人耶。

柳冕《與徐給事論文書》 文章本於教化，形於治亂，繫於國風。故在君子之心爲志，形君子之言爲文，論君子之道爲教。《易》云：「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此君子之文也。自屈、宋以降，爲文者本於哀豔，務於恢誕，亡於比興，失古義矣。雖揚、馬形似，曹、劉骨氣，潘、陸藻麗，文多用寡，則是一技，君子不爲也。昔武帝好神仙，而相如爲《大人賦》以諷，帝覽之，飄然有凌雲之氣。故揚雄病之曰：「諷則諷矣，吾恐不免於勸也。」蓋文有餘而質不足則流，才有餘而雅不足則蕩，流蕩不返，使人有淫麗之心，此文之病也。雄雖知之，不能行之，行之者惟荀、孟、賈生、董仲舒而已。

又《答荆南裴尚書論文書》 堯舜歿，雅頌作；雅頌寢，夫子作。未有不因於教化，爲文章以成國風。是以君子之儒，學而爲道，言而爲經，行而爲教，聲而爲律，和而爲音。如日月麗乎天，無不照也；如草木麗乎地，無不章也；如聖人麗乎文，無不明也。故在心爲志，發言爲詩，謂之文。兼三才而名之曰儒。儒之用，文之謂也。言而不能文，君子恥之。及王澤竭而《詩》不作，《騷》人起而淫麗興，文與教分而爲二。以揚、馬之才，則不知教化；以荀、陳之道，則不知文章。以孔門之教評之，非君子之儒也。夫君子之儒，必有其道，有其道必有其文。道不及文則德勝，文不知道則氣衰。文多道寡，斯爲藝矣。語曰：「文質彬彬，然後君子。」兼之者斯爲美矣。昔游夏之文章，與夫子之道通流，列於四科之末，此藝成而下也。荀言無文，斯不足徵。

又《答徐州張尚書論文武書》 夫文章者，本於教化，發於情性。本於教

化，堯舜之道也；發於情性，聖人之言也。自成康歿，《頌》聲寢，《騷》人作，淫麗興，文與教分爲二。不足者彊而爲文，則不知君子之道；知君子之道者，則恥爲文。文而知道，二者兼難。兼之者大君子之事，上之堯、舜、周、孔也，次之游、夏、荀、孟也，下之賈生、董仲舒也。夫日月之麗，仰之愈明；金石之音，聽之彌清。故聖人感之，而文章生焉，教化成焉，哀樂形焉。逮德下衰，文章敎化，埽地盡矣。噫。聖人之道，猶聖人之文也。學其道，不知其文，君子恥之；學其文，不知其敎，君子亦恥之。

又《答楊中丞論文書》 天地養才而萬物生焉，聖人養才而文章生焉，風俗養才而志氣生焉，故才多而養之，可以鼓天下之氣。天下之氣生，則君子之風盛。古者陳《詩》以觀人風。君子之風，仁義是也。小人之風，邪佞是也。風生於文，文生於質，天地之性也。止於經，聖人之道也；感於心，哀樂之音也。故觀乎志而知《國風》，逮德下衰，《風》、《雅》不作，形似豔麗之文興，而《雅》、《頌》、比興之義廢。豔麗而工，君子恥之，此文之病也。嗟乎！天下之才少矣，文章之氣衰甚矣，風俗之不養才病矣，才少而氣衰使然也。故當世君子，學其道，習其弊，不知其病也。所以其才日盡，其氣益衰，其敎不興，故其人日野。如病者之氣，從壯得衰，從衰得老，從老得死，沈綿而去，終身不悟，非良醫孰能知之。夫君子學文，所以行道。

又《答衢州鄭使君論文書》 「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即聖人道可企而及之者文也，不可企而及之者性也。蓋言教化發乎性情，繫乎《國風》者，謂之道。故君子之文，必有其道。道有深淺，故文有崇替；時有好尚，故俗有雅鄭。雅之與鄭，出乎心而成風。昔游夏之文，日月之麗也，然而列於四科之末，藝成而下也。荀文不足，則人無取焉。故言而不能文，非君子之儒也，文而不知道，亦非君子之儒也。逮德下衰，其文漸替，惜乎王公大人之言，而溺於淫麗怪誕之說。非文之罪也，爲文者之過也。夫善爲文者，發而爲聲，鼓而爲氣，眞則氣雄，精則氣生；使五彩並用，而氣行於其中。故虎豹之文，蔚而騰光，氣也；日月之文，麗而成章，精也。精與氣，天地感而變化生焉，聖人感而仁義生焉。不善爲文者反此，故變《風》、變《雅》作矣。六義之不興，敎化之不明，此文之弊也。噫。文之無窮，而人之才有限。苟力不足者，彊而爲文則蹷，彊而爲氣則竭，彊而成智則拙。故言之彌多，而去之彌遠。遠之便已，道則中廢，又君子所恥也，則不足見君子之道與君子之心。心有所感，文不可已；理有至精，詞不可逮，則不足當君子之褒。

又《謝杜相公論房杜二相書》 且今之文章，與古之文章，立意異矣。何則？古之作者，因治亂而感哀樂，因哀樂而爲詠歌，因詠歌而成比興。故大雅作，則王道盛矣；小雅作，則王道缺矣；雅變風，則王道衰矣；《詩》不作，則王道澤竭矣。至於屈宋，哀而以思，流而不反，皆亡國之音也。至於西漢，揚馬以降，置其盛明之代，而習亡國之音，所失豈不大哉？然而武帝聞《子虛》之賦，嘆曰：「嗟乎！朕不得與此人同時。」故武帝好神仙，相如爲《大人賦》以諷之，讀之飄飄然，反有凌雲之志。子雲非之曰：「諷則諷矣，吾恐不免於勸也。」子雲知之，不能行之。於是風雅之文，變爲形似。比興之體，變爲飛動。禮義之情，變爲物色，詩之六義盡矣。何則？屈宋唱之，兩漢扇之，魏晉江左，隨波而不反矣。故蕭曹雖賢，不能變淫麗之體；二荀雖盛，不能變聲色之詞；房杜雖明，不能變齊梁之弊。是則風俗好尚，繫在時王，不在人臣明矣。故文章之道，不根敎化，別是一枝耳。當時君子，恥爲文人。語曰：「德成而上，藝成而下。文章技藝之流也。」故夫子末之。是以四楊、荀、陳，以德行經術，名震海內，門生受業，皆一時英俊。而文章之士，不得行束修之禮，非夫兩漢近古，由有三代之風乎？惜乎繫王風而不本於王化。至若荀、孟、賈生，明先王之道，盡天人之際，意不在文，而文自隨之，此眞君子之文也。然荀、孟之學，困於儒、墨；賈生之才，廢於絳、灌。道可以濟天下，而莫能行之；文可以變風雅，而不能振之。是天下皆惑，不可以一人正之。今風俗移人久矣，文雅不振甚矣，苟以此罪之，即蕭曹輩皆罪人也，豈獨房杜乎？相公如變其文，即先變其俗，文章風俗，其弊一也。變之之術，在敎其心，使人日用而不自知也。伏維尊經術，卑文士，經術尊則敎化美，敎化美則文章盛，文章盛則王道興。此二者，在聖君行之而已。

白居易《策林四・六十八議文章・碑碣詞賦》 問：國家化天下以文明，獎多士以文學，二百餘載，文章煥焉，然則述作之間，久而生弊。書事者罕聞於直筆，褒美者多覩其虛辭，今欲去僞抑淫，芟蕪剗穢，黜華於枝葉，反實於根源，引而救之，其道安在？臣謹按：《易》曰：「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記》曰：「文王以文理，則文之用大矣哉！」自三代以還，斯文不振，

故天以將喪之弊，授我國家。國家以文德應天，以文教牧人，以文行選賢，以文學取士，二百餘載，煥乎文章。故士無賢不肖，率注意於文矣。然臣聞大成不能無小弊，大美不能無小疵。是以凡今秉筆之徒，率爾而言者有矣，斐然成章者有矣。故歌詠、詩賦、碑碣、讚誄之制，往往有虛美者矣，有媿辭者矣。若行於時，則誣善惡而惑當代；若傳於後，則混眞僞而疑將來。臣伏思之，恐非先王文理化成之敎也。且古之爲文者，上以紉王敎，繫國風；下以存炯戒，通諷諭。故懲善惡之柄，執於文士褒貶之際焉。補察得失之端，操於詩人美刺之間焉。今褒貶之文無覈實，則懲勸之道缺矣；美刺之詩不稽政，則補察之義廢矣；雖雕章鏤句，將焉用之。臣又聞稂莠秕稗生於穀，反害穀者也；淫辭麗藻生於文，反傷文者也。故農者耘稂莠，簸秕稗，所以養穀也；王者刪淫辭，削麗藻，所以養文也。伏惟陛下詔主文之司，論養文之旨，俾辭賦合炯戒諷諭者，雖質雖野，採而奬之。碑誄有虛美媿辭者，雖華雖麗，禁而絕之。若然，則爲文者必當尙質抑淫，著誠去僞，小疵小弊，蕩然無遺矣。則何慮乎皇家之文章，不與三代同風者歟？

獨孤郁《對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策》 故禹拜昌言而嘉猷罔伏，漢徵極諫而文學稍進，匡時濟俗，罔不率繇。厥後相循，有名無實。而又設以科條，增求茂異，捨斥己之至論，進無用之虛文。指切著明，罕稱於代。玆朕所以嘆息鬱悼，思索其眞，是用發懇惻之誠，咨體用之要，庶乎言之可行，行之不倦。上獲其益，下輸其情，君臣之間，驩然相與。【略】臣聞天發生以雷雨，聖人發生以號令，天道帝道，並行於上，羣僚庶物，感遂於下。伏惟陛下與天爲仁，與雷作解，則臣蠢動之一物也。氣下乃出，安知其由？比於金石草木，物之無心者也，和之或大鳴小鳴，終始相生，淸濁雜作。變而爲文者，以聖人擊考之，不得藏其聲也。

李翺《百官行狀奏》 蓋亦爲文者，又非游、夏、遷、雄之列。務於華而忘其實，溺於辭而棄其理。故爲文則失《六經》之古風，記事則非史遷之實錄，不如此，則辭句鄙陋，不能自成其文矣。由是事失其本，文害於理，而行狀不足以取信。若使指事書實，不飾虛言，則必有人知其眞僞不然者，縱使門生故吏爲之，亦不可以謬作德善之事而加之矣。

又《答朱載言書》 列天地、立君臣、親父子、別夫婦、明長幼、浹朋友，《六經》之旨也。浩浩乎若江海，高乎若邱山，赫乎若日火，包乎若天地。掇章稱詠、津潤怪麗，《六經》之詞也。創意造言，皆不相師。故其讀《春秋》也，如未嘗有《詩》也；其讀《詩》也，如未嘗有《易》也；其讀《易》也，如未嘗有《書》也；其讀屈原、莊周也，如未嘗有《六經》也。故義深則意遠，意遠則理辯，理辯則氣直，氣直則辭盛，辭盛則文工。如山有恆、華、嵩、衡焉，其同者高也，其草木之榮，不必均也。如瀆有淮濟河江焉，其同者出源到海也，其曲直淺深色黃白，不必均也。如百品之雜焉，其同者飽於腹也，其味鹹酸苦辛，不必均也。此因學而知者也，此創意之大歸也。天下之語文章，有六說焉。其尙異者，則曰文章辭句，奇險而已；其好理者，則曰文章叙意，苟通而已；其溺於時者，則曰文章必當對；其病於時者，則曰文章不當對；其愛難者，則曰文章宜深不當易；其愛易者，則曰文章宜通不當難。此皆情有所偏，滯而不流，未識文章之所主也。義不深不至於理，言不信不在於敎勸，而詞句怪麗者有之矣。《劇秦美新》、王褒《僮約》是也。其理往往有是者，而詞章不能工者有之矣。【略】故義雖深，理難當，詞不工者不成文，宜不能傳也。文理義三者兼幷，乃能獨立於一時，而不泯滅於後代，能必傳也。仲尼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子貢曰：「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鞟，猶犬羊之鞟。」此之謂也。陸機曰：「怵他人之我先。」韓退之曰：「唯陳言之務去。」假令述笑哂之狀曰「莞爾」，則《論語》言之；曰「啞啞」，則《易》言之矣；曰「粲然」，則《穀梁子》言之矣；曰「攸爾」，則班固言之矣；曰「囅然」，則左思言之矣。吾復言之，與前文何以異也？此造言之大歸也。吾所以不協於時而學古文者，悅古人之行也。悅古人之行者，愛古人之道也。故學其言，不可以不行其行；行其行，不可以不重其道；重其道，不可以不循其禮。古之人相接有等，輕重有儀，列於經傳，皆可詳引，如師之於門人則名之，於朋友則字而不名。稱之於師，則雖朋友亦名之。子曰：「吾與回言。」又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又曰：「若由也，不得其死然。」是師之名門人驗也。夫子於鄭兄事子產，於齊兄事晏嬰平仲。傳曰：「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又曰：「晏平仲善與人交。」子夏曰：「言游過矣。」子張曰：「子夏云何？」曾子曰：「堂堂乎張也。」是朋友字而不名驗也。子貢曰：「賜也，何敢望回？」又曰：「師與商也孰賢？」子游曰：「有澹臺滅明者行不由徑。」是稱於師雖朋友亦名驗也。

又《寄從弟正辭書》 知爾京兆府取解，不得如其所懷，念勿在意。凡人

之窮達所遇，亦各有時爾，何獨至於賢丈夫而反無其時哉？此非吾徒之所憂也。其所憂者何？畏吾之道未能到於古之人爾。其心既自以爲到，且無謬，則吾何往而不得所樂，何必與夫時俗之人，同得失憂喜，而動於心乎？借如用汝之所知，分爲十焉，用其九學聖人之道，而知其心，使有餘以與時世進退俯仰。如可求也，則不啻富且貴也；如非吾力也，雖盡用其十，祇益勞其心爾，安能有所得乎？汝勿信人號文章爲一藝。夫所謂一藝者，乃時世所好之文，或有盛名於近代者是也。其能到古人者，則仁義之辭也，惡得以一藝而名之哉？仲尼、孟子歿千餘年矣，吾不及見其人，吾能知其聖且賢者，以吾讀其辭而得之者也。後來者不可期，安知其讀吾辭也，而不知吾心之所存乎？亦未可誣也。夫性於仁義也，由仁義而後文者性也，由文而後仁義者習也，猶誠明之必相依爾。貴與富，在乎外者也，吾不能知其有無也，非吾求而能至者也，吾何愛而屑屑於其間哉？仁義與文章，生乎內者也，吾知其有也，吾能求而充之者也，吾何懼而不爲哉？汝雖性過於人，然而未能浩浩於其心，吾故書其所懷以張汝，且以樂言吾道云爾。

皇甫湜《答李生第一書》 來書所謂今之工文或先於奇怪者，顧其文工與否耳？夫意新則異於常，異於常則怪矣；詞高則出於衆，出於衆則奇矣。虎豹之文不得不炳於犬羊，鸞鳳之音不得不鏘於烏鵲；金玉之光不得不炫於瓦石。非有意於先之也，廼自然也。必崔嵬然後爲嶽，必滔天然後爲海。明堂之棟，必撓雲霓；驪龍之珠，必錮深泉。

又《答李生第二書》 湜白：生之書辭甚多，志氣甚橫流，論說文章不可謂無意。若僕愚且困，廼生詞競於此，固非宜。雖然，惡言勿從，不可不卒，勿怪。夫謂之奇，則非正矣，然亦無傷於正也。謂之奇，即非常矣。非常者，謂不如常者，謂不如常，乃出常也。無傷於正，而出於常，雖尚之亦可也。此統論奇之體耳，未以文言之失也。夫文者非他，言之華者也，其用在通理而已，固不務奇，然亦無傷於奇也。使文奇而理正，是尤難也，生意便其易者乎？夫言亦可以通理矣，而以文爲貴者非他，文則遠，無文即不遠也。以非常之文，通至正之理，是所以不朽也。生何嫉之深耶？夫繪事後素，既謂之文，豈苟簡而已哉？聖人之文，其難及也，作《春秋》，游、夏之徒不能措一辭，吾何敢擬議之哉？秦漢以來，至今文學之盛，莫如屈原、宋玉、李斯、司馬遷、相如、揚雄之徒，其文皆奇，其傳皆遠，生書文亦善矣。比之數子，似猶未勝，何必心之高乎？傳曰：「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生自視何如哉？《書》之文不奇，《易》之文可謂奇矣，豈礙理傷聖乎？如「龍戰於野，其血元黃」、「見豕負塗，載鬼一車」、「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此何等語也！生輕宋玉，而稱仲尼、班、馬、相如爲文學，按司馬遷傳屈原曰：「雖與日月爭光可矣。」生當見之乎？若相如之徒，即祖習不暇者也，豈生稱誤耶？將識分有所至極耶？將彼之所立卓爾，非強爲所庶幾，遂讐嫉之耶？其何傷於日月乎？生笑「紫貝闕兮珠宮」，此與詩之「金玉其相」何異？天下人有金玉爲之質者乎？「被薜荔兮帶女蘿」，此與「贈之以芍藥」何異？文章不當如此說也。豈爲怒三四而喜四三，識出之白而性入之黑乎？生云「虎豹之文非奇」，夫長本非長，短形之則長矣。虎豹之形於犬羊，故不得不奇也，他皆倣此。生云「自然者非性」，不知天下何物非自然乎？生又云「物與文學不相侔」，此喻也。凡喻必以非類，豈可以彈喻單乎？是不根者也。生稱以知難而退爲謙，夫無難而退，謙也；知難而退，宜也，非謙也。豈可見黃門而稱貞哉？生以一詩一賦爲非文章，抑不知一之少便非文章耶？直詩賦不是文章耶？如詩賦非文章，《三百篇》可燒矣。如少非文章，湯之《盤銘》是何物也？孔子曰：「先行其言。」既爲甲賦矣，不得稱不作聲病文也。孔子曰：「必也正名乎。」生既不以一第爲事，不當以進士冠姓名也。夫煥乎郁郁乎之文，謂制度非止文詞也，前者捧卷軸而來，又以浮艷聲病爲說，似商量文詞，當與制度之文異日言也。

李漢《唐吏部侍郎昌黎先生諱愈文集序》 文者貫道之器也。不深於斯道，有至焉者不也。《易》繇爻象，《春秋》書事，《詩》詠歌，《書》、《禮》剔其僞，皆深矣乎！秦漢以前，其氣渾然，迨乎司馬遷、相如、董生、揚雄、劉向之徒，尤所謂傑然者也。至後漢曹魏，氣象萎薾；司馬氏已來，規模蕩盡。悉謂《易》已下爲古文，剽掠僭竊爲工耳。文與道蘩塞，固然莫知也。

楊嗣復《丞相禮部尚書文公權德輿文集序》 唐有天下二百二十載，用文章顯於時，代有其人。然而自成童就傅，以及考終命，解巾筮仕，以及鈞衡師保，造次必於文，視聽必於文。采章皆正色而無駁雜，調韻皆正聲而無奇邪。滔滔然如河東注，不知其極。而又處命書綸綍之任，專考覈品藻之柄。參化成輔翊之勳，初中終全而有之，得之於相國文公矣。【略】大則發德音、修典册，灑朝廷之利澤，增盛德之形容；小則褒才能、叙官業，區分流品，

申明誡勸。無誕詞，無巧語，誠直溫潤，眞王者之言。【略】其他千名萬狀，隨意所屬。牢籠今古，窮極微細，周流於親愛情理之間，磅礴於勳賢久大之業。不爲利疚、不以菲廢，本乎道以行乎文，故能獨步當時。

李德裕《文章論》 魏文《典論》稱「文以氣爲主，氣之清濁有體」，斯言盡之矣。然氣不可以不貫，不貫則雖有英辭麗藻如編珠綴玉，不得爲全璞之寶矣。鼓氣以勢壯爲美，勢不可以不息，不息則流宕而忘反，亦猶絲竹繁奏必有希聲窈眇，聽之者悅聞；如川流迅激，必有洄洑逶迤；觀之者不厭。從兄翰常言文章如千兵萬馬，風恬雨霽，寂無人聲，蓋謂是矣。近世誥命，唯蘇廷碩叙事之外自爲文章，才實有餘，用之不竭。

李商隱《上崔華州書》 愚年二十五年矣，五年誦經書，七年弄筆硯。始聞長老言：「學道必求古，爲文必有師法。」常悒悒不快，退自思曰：「夫所謂道，豈古所謂周公、孔子者獨能邪？蓋愚與周、孔，俱身之耳。以是有行道不繫今古，直揮筆爲文，不愛攘取經史，諱忌時世。百經萬書，異品殊流，又豈能意分出其下哉？」

孫樵《鬻僮志》 凡爲文章，拈新摘芳，鼓勢求知，取媚一時，則必擺落尖新，期到古人，上規時政，下達民病；句句淡澀，讀不可入，徒乖於衆，孰適於用？

又《與賈希逸書》 物之精華，天地所秘惜，故蒙金以沙，錮玉以璞。珊瑚之叢，必藏重溟；夜光之珠，必頷驪龍。抉而不知已，積而不知止。不窮則禍，天地讐也，文章亦然。所取者廉，其得必多；所取者深，其身必窮。《六經》作，孔子削迹不粒矣。孟子述，子思坎軻齊魯矣。馬遷以《史記》禍，班固以西漢禍，揚雄以《法言》、《太元》窮，元結以《浯溪碣》窮，陳拾遺以《感遇》窮，王勃以《宣尼廟碑》窮，玉川子以《月蝕詩》窮，杜甫、李白、王江寧，皆相望於窮者也。天地其無意乎？

又《與王霖秀才書》 儲思必深，摛詞必高，道人之所不道，到人之所不到。趨怪走奇，中病歸正。以之明道，則顯而微；以之揚名，則久而傳。前輩作者正如是。譬玉川子《月蝕》詩，楊司城《華山賦》，韓吏部《進學解》，馮常侍《清河壁記》，莫不拔地倚天，句句欲活，讀之如赤手捕長蛇；不施控騎生馬，急不得暇，莫可捉搦；又似遠人入太興城，茫然自失。

又《與友人論文書》 嘗與足下評古今文章，似好惡不相關者，然不有所竟。顧樵何所得哉？古今所謂文者，辭必高然後爲奇，意必深然後爲工。煥然如日月之經天也，炳然如虎豹之異犬羊也。是故以之明道，則顯而微；以之揚名，則久而傳。今天下以文進取者，歲叢試於有司，不下八百輩，人人矜執，自大所得。故其習於《易》者，則斥艱澀之辭；攻於難者，則鄙平淡之言。至有破句讀以爲工，摘俚句以爲奇。秦漢已降，古人所稱工而奇者，莫如揚、馬，然吾觀其書，乃與今之作者異耳。豈二子所工，不及今之人乎？此樵所以惑也。當元和、長慶之間，達官以文馳名者，接武於朝，皆開設戶牖，主張後進，以磨定文章，故天下之文，薰然歸正。洎李御史甘以樂進，後士飄然南遷，由是達官皆闔關齟舌，不敢上下後進。宜其爲文者得以盛任，其意無所取質，此誠可悲也。足下才力雄健，意語鏗耀，至於發論，尙往往爲時俗所拘，豈所謂以黃金注者昏邪！顧頑樸無所知曉。然嘗得爲文之道于來公無擇，來公無擇得之皇甫公持正，皇甫持正得之韓先生退之。其於聞者，如前所述，豈樵所能臆說乎？

皮日休《請韓文公配饗太學書》 降及貞觀、開元，其傳者醨，其繼者淺，或引刑名以爲文，或援縱橫以爲理，或作詞賦以爲雅。文中之道，曠百祀而得室授者，惟昌黎文公焉。文公之文，蹴楊墨於不毛之地，蹂釋老於無人之境，故得孔道巍然而自正。夫今之文，千百世之作，釋其卷，觀其詞，無不裨造化，補時政，繫公之力也。公之文曰：「僕自度若世無孔子，僕不當在弟子之列。」設使公生孔子之世，公未必不在四科焉。國家以二十二賢者，代用其書，垂於國胄，並配饗於孔聖廟堂，其爲典禮也大矣美矣。苟以代用其書，不能以釋聖人之辭，箋聖人之義哉！況有身行其道，口傳其文，吾唐以來，一人而已。

又《文藪序》 賦者，古詩之流也。傷前王太佚，作《憂賦》；慮民道難濟，作《河橋賦》；念下情不達，作《霍山賦》；憫寒士道壅，作《桃花賦》。《離騷》者文之菁英者，傷於宏奧，今也不顯《離騷》，作《九諷》；文貴窮理，理貴原情，作《十原》；太樂既亡，至音不嗣，作《補周禮九夏歌》；兩漢庸儒，賤我左氏，作《春秋決疑》。其餘碑銘讚頌，論議書序，皆上剝遠非，下補近失，非空言也。

黃滔《與王雄書》 夫儷偶之辭，文家之戲也，焉可齎其戲於作者乎？是若揚優喙，干諫舌，啼妾態，參婦德，得不爲罪人乎？是乃掃降聲律，直寫

一二。【略】夫以唐德之盛，而文道之衰，嘗聆作者論近日場中，或尙辭而鮮質，多閣下能揭元次山、韓退之之風。

牛希濟《文章論》 聖人之德也有其位，乃以治化爲文，唐虞之際是也；聖人之德也無其位，乃以述作爲文，周孔之敎是也。纂堯舜之運，以宮室車輅鐘鼓玉帛之爲文，山龍華蟲粉米藻火之爲章，亦已鄙矣。師周孔之道，忘仁義敎化之本，樂霸王權變之術，困於編簡章句之內，何足大哉？況乎澆季之下，淫靡之文，恣其荒巧之說，失於中正之道。兩漢以前，史氏之學猶在，齊梁以降，《國風》、《雅》、《頌》之道委地。今國朝文士之作，有詩、賦、策、論、箴、判、贊、頌、碑、銘、書、序、文、檄、表、記，此十有六者，文章之區別也。制作不同，師模各異。然忘於敎化之道，以妖豔爲勝，夫子之文章，不可得而見矣。古人之道，殆以中絕，賴韓吏部獨正之於千載之下，使聖人之旨復新。

又《表章論》 人君尊嚴，臣下之言，不可達於九重；表章之用，下情可以上達，得不重乎？歷觀往代策文奏議，及國朝元和以前名臣表疏，詞尙簡要，質勝於文，直指是非，坦然明白，致時君易爲省覽。夫聰明睿哲之主，非能一一奧學深文，研窮古訓，且理國理家理身之道，唯忠孝仁義而已。苟不踰是，所指自合於典謨，所行自偕於堯舜，豈在乎屬文比事。況人君以表疏爲急者，竊以爲稀，況覽之茫然，又不親近儒臣，必使旁詢左右，小人之寵，用是爲幸。儻或改易文意，以是爲非，逆鱗發怒，略不爲難。故《禮》曰：「臣事君，不援其所不及。」蓋不可援引深僻，使夫不喻。且一郡一邑之政，訟者之辭，蔓引數幅，尙或棄之。況萬乘之主，萬幾之大，焉有三復之理？國史以馬周建議，不可以加一字，不可以減一字，得其簡要。又杜甫《嘗雪房琯表》，朝廷以爲庾辭，倘端明易曉，必庶幾免於深僻之弊。夫僻事新對，用以相誇，非切於理道者，明儒尙且抒思移時，豈守文之士可以速達。竊願復師於古，但實於理，何以幽僻文煩爲能也。

徐鍇《曲臺奏議集序》 三代之文既遠，兩漢之風不振。懷芬敷者聯袂，韻音響者比肩。《子虛》文麗用寡，而末世學者，以爲稱首；《兩京》文過其心，後之才士，企而望之。嗟夫！爲文而造情，污準而粉顙。若夫有斐君子，含章可正，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周旋俯仰，金石之度彰；摛簡下筆，鸞鳳之文奮。必有其質，乃爲之文。其積習歟，何其寡也。有能一日用其本者，文遠乎哉？

徐鉉《翰林學士江簡公集序》 士君子藏器於身，應物如響，成天下之務者，存乎事業；通萬物之情者，在乎文辭。然則日月不知，人亡政息，瞻之則渺然在羲軒之上，蹈之則肅然若且暮之間。自非遺文餘敎，則作者之道或幾乎息矣。嗟夫！天地長久，英靈超忽。鄴中才子，與樂事以俱淪。江左名臣，及元譚而共盡。淸流可揖，勝氣猶生，閱蠹簡以凄涼，撫絕韋而慷慨。斯文未喪，何代無人？

田錫《貽陳季和書》 夫人之有文，經緯大道，得其道則持政於敎化，失其道則忘返於靡漫。孟軻、荀卿得大道者也，其文雅正，其理淵奧。厥後揚雄秉筆乃撰《法言》，馬卿同時，徒有麗藻。邇來文士頌美箴闕，銘功贊圖，皆文之常態也。若豪氣抑揚，逸詞飛動，聲律不能拘於步驟，鬼神不能秘其幽深，放爲狂歌，目爲古風，此所謂文之變也。李太白天付俊才，豪俠吾道，觀其樂府，得非專變於文歟。樂天有《長恨歌》、《霓裳曲》五十，諷諫出人意表，大儒端士誰敢非之！何以明其然也？世稱韓退之，柳子厚，萌一意，措一詞，苟非美頌時政，則必激揚敎義，故識者觀文於韓柳，則警心於邪僻，抑末扶本，躋人於大道可知矣。然李賀作歌，二公嗟賞，豈非豔歌不害於正理，而專變於斯文哉！

又《貽宋小著書》 稟於天而工拙者，性也；感於物而馳騖者，情也。研《繫辭》之大旨，極《中庸》之微言，道者任運用而自然者也。若使援毫之際，屬思之時，以情合於性，以性合於道，如天地生於道也，萬物生於天地也。隨其運用而得性，任其方圓而寓理，亦猶微風動水，了無定文，太虛浮雲，莫有常態。則文章之有聲氣也，不亦宜哉！【略】以是觀韓吏部之高深，柳外郎之精博，微之長於制誥，樂天善於歌謠，牛僧孺辨論是非，陸宣公條奏利害，李白、杜甫之豪健，張謂、呂溫之雅麗，錫既拙陋，皆不能宗尙其一焉。但爲文，爲詩，爲銘，爲頌，爲箴，爲贊，爲賦，爲歌，氤氳脗合，心與言會，任其或類於韓，或肖於柳，或依希於元、白，或髣髴於李、杜，或淺緩促數，或飛動抑揚，但卷舒一意於洪濛，出入衆賢之閫閾，隨其所歸矣。使物象不能桎梏於我性，文彩不能拘限於天眞，然後絕筆而觀，澄神以思，不知文有我歟、我有文歟。

柳開《應責》 古文者，非若辭澁言苦，使人難誦讀之，在於古其理，高

其意，隨言短長，應變作制，同古人之行事，是謂古文也。子不能味吾書，取吾意，今而視之，今而誦之，不以古道觀吾心，不以古道觀吾志，吾文無過矣。吾若從世之文也，安可垂教於民哉，亦自愧於心矣。欲行古人之道，反類今人之文，譬乎游於海者，乘之以驥可乎哉？苟不可，則吾從於古文，吾以此道化於民，若鳴金石於宮中，衆豈曰絲竹之音也，則以金石而聽之矣。食乎粟，衣乎帛，何不能安於衆哉。苟不從於吾，非有不幸也，是衆人之不幸也。我豈以衆人之不幸，易我之幸乎？縱我窮餓而死，死即死矣，吾之道豈能窮餓而死之哉！吾之道，孔子、孟軻、揚雄、韓愈之道；吾之文，孔子、孟軻、揚雄、韓愈之文也。

孫何《答朱嚴書》 文之繁久矣，源于《離騷》，派于《子虛》、《上林》，汗漫于晉、魏，懷襄于齊、梁已降，今之世尤甚焉。何則？師道喪而詞人衆也。師道喪則簡易之理亡，詞人衆則朋黨之譽起。故往往激昂自負曰：「我工于手筆，薄于小文而不爲。」騰口相和，以成其名。洎索而觀之，則支離重複，孟浪荒唐之詞，無所不有，古非古，律非律。既不能刊正經史之誤，復不能明白仁義之奧，但披說蔓語，駢章贅句，長其編，大其軸，以多爲貴耳。斯實蠹教賊文之巨者也。【略】夫古聖賢光照後世，邈不可攀者，非他，蓋始于信道篤而自知明，不顧時之毀譽，然後能成一家之書，以左右大教。未有與俗上下，而能奮乎百代，不腐其名者。《法言》曰：「群言亂則折諸聖。」又曰：「大人之學爲道，小人之學爲利也。」

祖無擇《河南穆公集序》 積于中者之謂道，發于外者之謂文，有道有文，然後可以爲君子。道有用舍，文有否泰，然用舍否泰，在命不在道與文也。君子不以其命之窮而輟于爲道，道之不行而不廢于學文，故雖身厄于當時而名顯于後世者繇此也。

歐陽修《薛簡肅公文集序》 君子之學，或施之事業，或見於文章，而常患於難兼也。蓋遭時之士，功烈顯於朝廷，名譽光於竹帛，故其常視文章爲末事，而又有不暇與不能者焉。至於失志之人，窮居隱約，苦心危慮，而極於精思，與其有所感激發憤，惟無所施於世者，皆一寓於文辭。故曰：窮者之言易工也。

又《代人上王樞密求先集序書》 某聞《傳》曰：「言之無文，行而不遠。」君子之所學也，言以載事，而文以飾言，事信言文，乃能表見於後世。《詩》、《書》、《易》、《春秋》，皆善載事而尤文者，故其傳尤遠。荀卿、孟軻之徒，亦善爲言，然其道有至有不至，故其書或傳或不傳，猶繫於時之好惡而興廢之。其次楚有大夫者善文，其謳歌以傳。漢之盛時，有賈誼、董仲舒、司馬相如、揚雄能文，其文辭以傳。由此以來，去聖益遠，世益薄或衰。下迄周隋，其間亦時時有善文其言以傳者，然皆紛雜滅裂不純信，故百不傳一，幸而一傳，傳亦不顯，不能若前數家之焯然暴見而大行也。甚矣，言之難行也！事信矣須文，文至矣，又繫其所恃之大小，以見其行遠不遠也。《書》載堯舜，《詩》載商周，《易》載九聖，《春秋》載文武之法，荀、孟二家載《詩》、《書》、《易》、《春秋》者，楚之辭載風雅，漢之徒各載其時主聲名文物之盛以爲辭。後之學者，蕩然無所載，則其言之不純信，其傳之不久遠，勢使然也。至唐之興，若太宗之政，開元之治，憲宗之功，其臣下又爭載之以文其詞，或播樂歌，或刻金石，故其間鉅人碩德，閎言高論，流鑠前後者，恃其所載之在文也。故其言之所載者大且文，則其傳也章；言之所載者不文而又小，則其傳也不章。某不佞，守先人之緒餘，先人在太宗時以文辭爲名進士，以對策爲賢良方正，既而守道純正，爲賢待制，逢時太平，奮身揚名，宜其言之所載，文之所行，大而可恃以傳也。然未能甚行於世者，豈其嗣續不肖，不能繼守而泯沒之，抑有由也。夫文之行，雖繫其所載，猶有待焉。《詩》、《書》、《易》、《春秋》待仲尼之刪正，荀、孟、屈原無所待，猶待其弟子而傳焉，漢之徒亦得其史臣之書。其始出也，或待其時之有名者而後發；其既歿也，或待其後之紀次者而傳其爲之紀次也。非其門人故吏，則其親戚朋友，如夢得之序子厚，李漢之序退之也。

李覯《上宋舍人書》 竊謂文之於化人也深矣，雖五聲八音，或雅或鄭，納諸聽聞，而淪入心竅，不是過也。嘗試從事於簡策間，其讀虛無之書，則心頹然而厭於世；觀軍陣之法，則心奮起而輕其生；味縱橫之說，則思譎詭而忘忠信；熟刑名之學，則喜苛刻而泥廉隅；誦隱遁之篇，則意先馳於水石；詠宮體之辭，則志不出於匳匣。文見於外，心動乎內，百變而百從之矣。諒非淳氣素具，通識旁照，則爲其所敗壞，如覆手耳。韓子有言曰，「儒以文亂德」，豈謂是乎？然則聖君賢輔，將以使民遷善而遠罪，得不謹於文哉？有周而上，去古未遠，而濬哲時起，以綱領之，彬彬之盛，如天地日月，不可復譬其大而褒其明也。至于漢初，老師大儒未盡凋落，嗣而興者，

皆知稱先聖、本仁義，數百年中，其秉筆者，多有可采。魏、晉之後，涉于南北，斯道積羸，日劇一日。高冠立朝，不恤治具，而相高老、佛無用之談，世主儲王而爭誇。姦聲亂色，以爲才思；虛荒巧僞，滅去義理。俾元元之民，雖有耳目，弗能復視聽矣。賴天相唐室，生大賢以維持之。李、杜稱兵於前，韓、柳主盟於後，誅邪賞正，方內嚮服。堯、舜之道，晦而復明；周、孔之教，枯而復榮。逮於朝家，文章之懿，高視前古者，階於此也。不意天宇之廣，頹風未絕。近年以來，新進之士，重爲其所扇動，不求經術而摭小說以爲新，不思理道而專雕鎪以爲麗。句千言萬，莫辨首尾。覽之若游於都市，但見其晨而合，夜而散，紛紛藉藉，不知其何氏也。遠近傳習，四方一體。有司以備官之故，姑用汎取，瑣辭謬舉，無如之何，聖人之門，將復榛蕪矣。所幸明后在阼，賢臣在位，慨然興念，思遏其波。凡曰有識，孰不抃慰？然詢於輿人，則僉謂執事與禁掖數公，謀救斯弊，用心最切至。覯，僻遠之民也，獲聞是語，信之不疑。誠以執事負大才業，角馳英俊之場，疊爲天下第一。遭時結主，坐致嚴近。苟協咨同僚，翊起正道，鑿吾人之胸，而歸以中和之氣，固其職矣。雖然，世俗之仕，難以道諭，易以名誘。誘之之術，不在辭費。胡不於廣衆之中，擇其好古知道有出於人者，浴其塵垢，被以羽翼，使奮飛於天衢，庶夫聞見之者，知所勸勉乎？《記》曰：「以義度人，則難爲人；以人望人，則賢者可知矣。」若必求德行如顏、閔，文學如游、夏者而後取之，則是待飛兔腰裹而乘車也。

陳襄《答劉太博啓》 文者，載道之舟。事之在文，如舟之載物，必將以利乎濟也。有工人者善作舟，其材力足以勝其任矣，又能致人之載，以涉河海。不善作者，其材力不足勝其任矣，又以汩人之載。文亦如之。善作者，其材力足以勝其任矣，又能致人之事業以見後世。不善作者，其材力不足勝其任矣，又以覆人之事業。古之人有大畜者，始有文辭，發乎身而名揚後世，必先知之確乎，不憂其不傳也。孔子自謂「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但其徒弟子因得附于言辭之末，猶且名見後世，況有所作耶？其次，作者雖其材不若孔子，抑其發之小大，其應之遠近，各有在焉。若魯之《論語》、《檀弓》之二篇，司馬遷之紀傳，韓愈之碑誌，至於今，所載人事，昭如日月，名聲不朽。夫善人君子之事業，若得附于作者之手，庶幾不忘。

蔡襄《送呂祕校序》 予嘗思古人力學爲文，莫不欲著見於後世。然傳者少，而磨滅者多，非至工之詞，至當之論，不可以久也。豈天畜乎才，何其工且當者鮮耶。及觀後世之學者，有文病三焉：或喜自高賢，或過相稱譽，或與時遷移。積是三病，故不至焉，豈天畜哉！夫道至遠，苟非聖智，未有不由近而之者，況自病乎。

又《謝昭文張相公牋》 今之學文章者，或屬聯簡編，挾持以趨大人之門，祈倡一言得名譽加衆人上，取顯重於當世，及臨政官民，則曰吾業者文章，吏事吾無與也。謾不肯省視案牘，以自爲高，俗亦莫之怪，而反指其人曰某文章士，責以材用，不爲宜也。嗚呼，所謂文章者，豈期爲速進之資耶，又豈其與民政異耶。是必不然，是必爲之，皆偷者也。然則其尤能於文章，愈不宜爲此，況某之不能，孰敢務取名而怠事者哉。

司馬光《答孔司戶文仲書》 然則古之所謂文者，乃詩書禮樂之文，升降進退之容，絃歌雅頌之聲，非今之所謂文也。今之所謂文者，古之辭也。孔子曰：「辭達而已矣。」明其足以通意斯止矣，無事於華藻宏辯也。必也以華藻宏辯爲賢，則屈、宋、唐、景、莊、列、楊、墨、蘇、張、范、蔡皆不在七十子之後也。顏子不違如愚，仲弓仁而不佞，夫豈尚辭哉！

又《趙朝議文稿集序》 在心爲志，發口爲言，言之美者爲文，文之美者爲詩，如鼓鐘者，聲必聞於外；灼龜者，兆必見於表。玉蘊石而山木茂，珠居淵而岸草榮，皆物理自然，雖欲掩之不可得已。

曾鞏《王子直文集序》 至治之極，教化既成，道德同而風俗一。言理者雖異人殊世，未嘗不同其指，何則？理當故無二也。是以《詩》、《書》之文，自唐虞以來，至秦魯之際，其相去千餘載，其作者非一人，至於其間嘗更衰亂，然學者尚蒙餘澤，雖其文數萬，而其所發明，更相表裏，如一人之說，不知時世之遠，作者之衆也。嗚呼！上下之間，漸磨陶冶，至於如此，豈非盛哉！自三代教養之法廢，先王之澤熄，學者人人異見，而諸子各自爲家，豈其固相反哉？不當於理，故不能一也。由漢以來，益遠於治，故學者雖有魁奇拔出之材，而其文能馳騁上下，偉麗可喜者甚衆，然是非取舍不當於聖人之意者，亦已多矣。故其說未嘗一，而聖人之道未嘗明也。士之生於是時，其言能當於理者，亦可謂難矣。由是觀之，則文章之得失，豈不繫於治亂哉！

蘇軾《南行前集叙》 夫昔之爲文者，非能爲之爲工，乃不能不爲之爲工

也。山川之有雲霧，草木之有華實，充滿勃鬱而見於外，夫雖欲無有，其可得耶？

又《送人序》 夫學以明禮，文以述志，思以通其學，氣以達其文。古之人道其聰明，廣其聞見，所以學也；正志完氣，所以言也。

又《謝歐陽內翰書》 自昔五代之餘，文敎衰落，風俗靡靡，日以塗地。聖上慨然太息，思有以澄其源，疏其流，明詔天下，曉諭厥旨。於是招來雄俊魁偉敦厚樸直之士，罷去浮巧輕媚叢錯采繡之文，將以追兩漢之餘，而漸復三代之故。士大夫不深明天子之心，用意過當，求深者或至於迂，務奇者怪僻而不可讀，餘風未殄，新弊復作。大者鏤之金石，以傳久遠；小者轉相摹寫，號稱古文。紛紛肆行，莫之或禁。蓋唐之古文，自韓愈始，其後學韓而不至者爲皇甫湜，學皇甫湜而不至者爲孫樵，自樵以降，無足觀矣。

《二程遺書》卷一八 問：「出辭氣，莫是於言語上用工夫否？」曰：「須是養乎中，自然言語順理。今人熟底事說得便分明，若是生事，便說得蹇澀，須是涵養久便得自然。若是愼言語，不妄發，此却可著力。」

又 問：「作文害道否？」曰：「害也。凡爲文不專意則不工，若專意則志局，於此又安能與天地同其大也。《書》云：『玩物喪志。』爲文亦玩物也。呂與叔有詩云：『學如元凱方成癖，文似相如始類俳。獨立孔門無一事，只輸顏氏得心齋。』此詩甚好。古之學者惟務養性情，其佗則不學。今爲文者，專務章句，悅人耳目，既務悅人，非俳優而何！」曰：「古者學爲文否？」曰：「人見《六經》，便以爲聖人，亦作文不知聖人亦據發胸中所蘊，自成文耳。所謂有德者必有言也。」曰：「游、夏稱文學何也？」曰：「游、夏亦何嘗秉筆學爲詞章也。且如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何以化成天下，此豈詞章之文也。」

黃庭堅《答洪駒父書三首》 凡作一文，皆須有宗有趣，終始關鍵，有開有闔，如四瀆雖納百川，或匯而爲廣澤汪洋千里，要自發源注海耳。【略】古之能爲文章者，眞能陶冶萬物，雖取古人之陳言入於翰墨，如靈丹一粒，點鐵成金也。文章最爲儒者末事，然索學之，又不可不知其曲折，幸熟思之，至於推之使高如泰山之崇，崛如垂天之雲；作之使雄壯，如滄江八月之濤，海運吞舟之魚，又不可守繩墨，令儉陋也。

又《與王觀復書三首》 南陽劉勰嘗論文章之難云：「意翻空而易奇，文徵實而難工。」此語亦是。沈、謝輩爲儒林宗主，時好作奇語，故後生立論如此。好作奇語，自是文章病。但當以理爲主，理得而辭順，文章自然出羣拔萃。觀杜子美到夔州後詩，韓退之自潮州還朝後文章，皆不煩繩削而自合矣。往年嘗請問東坡先生作文章之法，東坡云：「但熟讀《禮記・檀弓》當得之。」既而取《檀弓》二篇讀數百過，然後知後世作文章不及古人之病，如觀日月也。文章蓋自建安以來，好作奇語，故其氣象衰薾，其病至今猶在，唯陳伯玉、韓退之、李習之，近世歐陽永叔、王介甫、蘇子瞻、秦少游，乃無此病耳。

李之儀《折渭州文集序》 師曠之聰，離婁之明，非得之天，則豈能見之於視聽。庖丁之解牛，輪扁之斲輪，非得之心，則豈能應之於手。其用雖不同，要之非勉強而至者也。昔之能文之士，亦莫不然。司馬相如、揚雄之於詞賦，司馬遷、劉向之於叙事，李陵、蘇武之於詩，是以其所長自得，而因其所自得者，發之於言耳。至於離婁之視不能代師曠之聰，輪扁、庖丁不能互任其手，故能叙事者未必工於詩，而善詞賦者未必達於叙事，蓋各有所專，而其他雖通，終不得而勝也。

慕容彥逢《論文書》 夫文章自古爲難，非爲之難也，知之難矣；非知之難也，得之難矣；非得之難，自得之難矣。古之人無意於文，或以明道，或以叙事，以爲默則不足以自達，則宣之以言，言必有紀，則述之以文。故古人之文，渾然天成，罔有凝滯，猶渾金璞玉，不見有追琢之跡。後世不然，務華者以侈靡爲麗，務巧者以雕刻爲工，務怪者以險僻爲高，務豪者以馳騁爲壯，各揣所好，互相標目，其不淪於俗者，蓋無幾也。故斯文陵夷，無復古人之盛。孔子之門人，顏回亞聖，而文章不少見。孟子著書七篇，貫穿古昔，上下數千百年，而曰距楊、墨，放淫辭，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故古之人可以無言，則文與之俱熄，有感於物而言，則文與之從事焉。緣督而言，因言而文，此古君子所以異於後世也。

陳師道《答江端禮書》 言以述志，文以成言，約之以義，行之以信，近則致其用，遠則致其傳，文之質也；大以爲小，小以爲大，簡而不納，盈而不餘，文之用也。

張耒《送秦觀從蘇杭州爲學序》 秦子善文章而工于詩，其言清麗刻深，三反九復，一章乃成，大抵悲愁悽婉鬱塞無聊者之言也。其于物也，秋蛩寒蛩，鵯鴂猿狖之號鳴也；霜竹之風，冰谷之水，楚囚之絃，越羈之呻吟也。

嘻！秦子內有事親之喜，外有朋友之樂，冬裘而夏絺，甘食而清飲，其中寧有介然者而顧爲是耶？世之文章多出于窮人，故後之爲文者，喜爲窮人之詞。秦子無憂，而爲憂者之詞，殆出此耶？吾請爲子言之：古之所謂儒者，不主于學文，而文章之工，亦不可謂其能窮苦而深刻也。發大議，定大策，開人之所難惑，內足以正君，外可以訓民，使于四方，鄰國寢謀；言于軍旅，敵人聽命。則古者臧文仲、叔向、子產、晏嬰、令尹子文之徒，實以是爲文。後世取法焉，其于文也，雲蒸雨降，雷霆之震也，有生于天地之間者實賴之，是故繫萬物之休戚于其舌端之語默。嗟夫，天地發生，雷雨時行，子獨不聞之而從草根之蟲，危枝之翼，嗚呼以相求，子亦窮矣。

又《答李推官書》 抑某之所聞，所謂能文者，豈謂其能奇哉？能文者，固不能以奇爲主也。夫文何謂而設也，知理者不能言，世之能言者多矣，而文者獨傳。豈獨傳哉？因其能文也，而言益工；因其言工，而理益明。是以聖人貴之。自《六經》以下，至于諸子百氏，騷人辯士論述，大抵皆將以爲寓理之具也。是故理勝者，文不期工而工；理詘者，巧爲粉澤，而隙間百出。此猶兩人持牒而訟，直者操筆不待，累累讀之如破竹，橫斜反覆，自中節目；曲者雖使假詞于子貢，問字于揚雄，如列五味而不能調和，食之于口無一可愜，況可使人玩味之乎？故學文之端，急于明理。夫不知爲文者，無所復道，如知文而不務理，求文之工，世未嘗有是也。夫決水于江河淮海也，水順道而行，滔滔汩汩，日夜不止，衝砥柱，絕呂梁，放于江湖而納之海，其舒爲淪漣，鼓爲波濤，激之爲風飄，怒之爲雷霆，蛟龍魚黿，噴薄出沒，是水之奇變也。而水初豈如此哉？是順道而決之，因其所適而變生焉。溝瀆東決而西竭，下滿而上虛，日夜激之，欲見其奇，彼其所至者，蛙蛭之玩耳。江河淮海之水，理達之文也，不求奇而奇至矣。激溝瀆而求水之奇，此無見于理，而欲以言語句讀爲奇之文也。《六經》之文，莫奇于《易》，莫簡于《春秋》，夫豈以奇與簡爲務哉？勢自然耳。《傳》曰：「吉人之詞寡。」彼豈惡繁而好寡哉？雖欲爲繁，不可得也。自唐以來至今，文人好奇者不一，甚者或爲缺句斷章，使脈理不屬，又取古書訓詁希于見聞者，摭扯而牽合之，或得其字不得其句，或得其句不得其章，反覆咀嚼，卒亦無有，此最文之陋也。

孫覿《浮溪集原序》 天下有能事，而文章爲難工。由漢訖唐千有餘歲，一時大手筆作爲文章閎麗精深傑然，視天下而自立而不朽者，蓋幾人而已。杜子美詩格力自天，雄跨百代，爲古今詩人之冠，至他文輒不工。荀卿所謂藝之至者不能兩，信矣。夫道喪文弊，作者衆矣，詞句儇淺，益不逮前，其間心競力取，馳騁上下，欲一蹙以造古人之域，而擇之不精，守之不固，殉名而媮，習鄙而陋，固不足與于斯文。左太冲積十年之勤，僅成一賦，劉伯倫以一《酒德頌》終其身，而一能之善，一語之工，亦遂列于作者之林，而名後世。

張守《答晁公爲顯謨書》 君子處世，必居一於斯二者矣。達則行道，窮則立言，其志一也。道行則有益於當時，立言則有益於後世，其爲效亦一也。故達者不以功業自多，而窮者不以文章自少，然後安於義命，而無苟免倖得之心。雖然達則文章無聞，窮則功業不著，如日南而景北，晝長而宵短，天之賦與，殆有定乎，疑不得兼也。

鄧肅《答黃德美》 某聞志在一邦者，當恤一邦之毀譽，志在天下者勿恤也；志在天下者，當顧天下之重輕，志在萬世者不顧也。德美來書，尚介於一邦，此非僕所知也。孟軻之文雄於戰國，韓愈之文妙於李唐，惟能不介其小者，故能若是其大也。蘇、黃之文，幾於比肩，及其絕塵，黃且瞠若，豈筆力之罪耶。然東坡謫居海外若不復振者，而剛大之氣尚充塞乎天地之間，山谷稍不得意則作小偈以贊王介甫，間於東坡，微有譏焉。則生死富貴，已懾其氣爾。所以爲山谷者，果安在哉！

汪藻《蘇魏公集序》 所貴于文者，以能明當世之務，達羣倫之情，使千載之下讀之者如出乎其時，如見其人也。若夫善立言者不然，文雖同乎人，而其所以爲文，有非人之所得而同者。孟子七篇之書，叙戰國諸侯之事，與夫梁齊君臣之語，其辭極于辯博，若無以異乎戰國之文也。揚子之書數萬言，言秦漢之際爲最詳，簡雅而閎深，若無以異乎西漢之文也。至其推性命之隱，發天人之微，粹然一歸于正，使學者師用，比之《六經》，則當時所謂儀、秦、谷永、杜欽輩，豈惟無以望其門牆，殆冠履之不侔也。宋興百餘年，文章之變屢矣。楊文公倡之于前，歐陽文忠公繼之于後，至元豐、元祐間，斯文幾千古而無遺恨矣。

劉一止《平江試院問策》 文者，貫道之器，道有升降，故文有變革。虞夏商周之文，均於言道，而體則三變：曰渾渾也，灝灝也，噩噩也。典謨訓誥，誓命存焉，可得而知其辨與？自漢至魏，辭人才子，文體三變，曰善爲

形似之言也，長於情理之說也，以氣質爲體也。詩、賦、紀、傳、書、檄、論、贊存焉，可得而知其辨與？終唐之世，文之變亦有三：飾句繪章，則王、楊爲之伯；崇雅黜浮，則燕、許擅其宗；嚅嚌道眞，涵泳聖涯，則韓愈倡之，柳宗元等和之。今其文具在，可考而知，不識所謂文之變者，其必因時而變歟？因人而變歟？抑時與人相待也？且所工又有所拙，所長必有所短，其在一時，孰得孰失，孰強孰易，孰同孰異。書曰：「辭尙體要。」語曰：「辭達而已矣。」虞、夏、商、周之文雖不同，皆不害爲辭達與體要歟。漢、魏及唐又何如哉。顧必有能臻是者，赫然與詩書表裏焉，不誣也。諸賢致力於斯文久矣，試摭其實，爲有司論之，無以漢魏而下，爲區區不足道也。

李正民《與祝師龍書》 若夫聖人之術，固在於躬行，亦豈敢謂僕之自得哉。孔子曰：「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又曰：「行有餘力，則以學文。」雖然文非學者之先務，而聖人之術，亦非文不傳。韓愈亦云：「僕之爲古文，學古人，而不得見，則兼通其辭。」通其辭者，本於志也。

李流謙《上王制置書》 竊謂斯文神物也，然自中智以下，恃而取敗者有之。故或指爲一伎，嗟乎，文乎未可以一伎名之。蓋自書契以來，聖君哲輔，建立設施，其微至于具道德之要眇，其博至于應事物之繁沓，用而爲謀謨策略，陳而爲典章品式，著而爲勳庸德業，與夫高人、貞士、淑女、令婦，峭節偉行，可以軌世範俗，巖巖若玉雪者，非有文焉。傳而述之，彰其幽隱，而侈其煒奕，使千百世之下，焯然如觀目前，則視無知之氓，飽腹暖軀，衝衝而活，泯泯而滅，則何以異耶。又況一人之尊，九州四海之廣，羣吏百僚之衆，蠻夷荒服之遠，敷號布令，以誓以戒，以訓以告，而無以達其欲言之意，宣暢其彰善癉惡惠利養生之心，則上下漠然，猶禽犢之相視。嗟乎文乎，未可以一伎名之。堯、舜、三代之治，至今赫然，《詩》與《書》之力也。渾沌既殞，道之微指不可見，伏羲氏以象畫之，世未盡知也。文王、周公以辭，孔子以彖、象，又以文言，又以大傳，人始得因其言以索其意，而道託以不泯。夫以文文治可也，以文文道，道之奧亦固藉於文乎？而數聖人必用之，則文之不可已固若此。自漢唐以來，非復古之所謂文，然當時之人亦必用以濟於事。唐德宗涇卒之變，狼狽跳奔，藩侯環守而不赴，將帥恬視而不驚，當此時人情渙離，國勢彫削，天下若無唐矣。及奉天一詔，武夫悍卒爲之流涕，彼亦舍宗廟社稷之奉，去宮闕陛衛之尊，蹈兵戈戰伐之危，歷奔迸凌逼之辱，未嘗一悟，及讀于公異露布「鍾簴不移，廟貌如故」，則泫然泣下。李德裕相武宗，平澤潞功第一，至謂無官可酬，一時錫賚之渥，除拜之寵，貴震天下，然德裕不以自矜，讀封敖之詞，言皆予同，謀不他惑，則喜形於色，親解玉帶遺之。韓退之《平淮西碑》推原破賊之本旨，識憲祖任人之意，專美裴度，他將負戰伐，譁然不服，雖扑其石，然度之功竟由碑以顯。夫奉天之詔，不烈於李晟諸將之兵；建中之幽辱，不減於異露布之悲楚。澤潞之功無封，生之詞固自若，淮西之碑不出，退之亦必傳于世，然數君子皆汲汲於是，若眞不可少者。豈其發明事情，披剝物理，足以動悟觀聽，震輝古今，其用果於是急乎。然則名之伎亦云過矣。雖然致斯言也，亦有由矣。淺夫猥子無所持，畋漁書傳，竊其糟粕，如閨窻弱女，粘綴繪翠，聯續繡組，璀爛目睫，而誑欺童兒，因偃然自以爲文，忘其據坎之陋，肆行無忌以矜己，以之敖物，甚至誣天而瀆神，干紀而亂法。而人始不堪之，迺深排痛擊曰：文皆如是，嗚呼！疾其人併及其文，人則罪矣，而文何罪？又況其文非吾之所謂文哉！使是文也而出於君子，文其可廢乎？恭惟某人以高文擢上第，如董如晁，繼而代王言，司帝制，渾渾噩噩，有三代之風，而如常如楊者，殆未足數，雖其自得於聖賢閫域之妙，天人精祲之微，以之位兩儀、育萬物者，固不在是。

林光朝《艾軒集》卷四《策問一十八首》 陳詩以觀民風，納賈以知好惡，此先王厚風俗之意也。文體之變，其風俗之所係邪。是故讀虞夏之書，則有渾渾之氣，商書灝灝，周書噩噩，內外相形，虛實相應，不可以僞爲也。戰國尙縱橫，其文也巧而善辨；西漢尙經術，其文也質而有理；晉尙淸談，唐尙辭章，而文亦隨之。學者之所知也。三代以還，淳澆樸散，其間有可人意者，數代而止耳。齊、梁、魏、隋、五代之間，事以俗變，氣卑弱而不伸，文浮張而少實，君子無取焉。信哉，文章之繫於風俗也。【略】聖賢之文，雖體制不同，大體與《六經》相爲表裏。刻玉剪綵，駢花儷葉，爲耳目觀聽之具，此圍碁擊劍之技爾，何以文爲？騷人之辭幽愁憤悶，非若《六經》之簡且易也。識者謂其與日月爭光何耶？仲尼既歿，後世之所取信者《六經》也，同之而未必是，異之而未必非，同異之間，其必有說也。若曰聖賢之學，不在於無用之空言，則千百載之下無《六經》，無諸子，無百家傳記，而能得古聖賢之用心者，又不知其何事也。

又《覆論議》 議曰：文以氣爲主，氣之不充，文奚取焉。自古以文名者多矣，至若實夷險，等得喪，勁節孤標，能自拔於風塵之表，如古柏寒松，凌霜雪而不改柯易葉者，能幾人哉！如柳宗元、劉禹錫輩，其屬辭比事，巧麗淵博，足以手揖古賢，氣喬時輩，文則文哉。而蹈道不謹，昵近小人，自貽大節，羞此無他，氣餒云耳。惟昌黎韓公以日光玉潔之文，澤於道德仁義，佛骨一表，忠犯人主之怒，雖投之荒裔而不顧。東坡蘇公文字言語，歷刼贊揚，有不能盡，實爲我朝宗工巨擘，用之則金馬玉堂，不用則珠崖儋耳，一是一非，曾不足以挽其挺挺之守，此其剛大所充浩然天地間，豈區區掉鞅於文章之囿者與！

胡寅《零陵郡學策問》 文之爲用大矣。堯、舜、禹、文王之聖，咸以文稱，曰文思，曰文命。說者曰：「經天緯地之謂文，其用之大乃如此。」仲尼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蓋以斯文爲己任矣。自孟子而後，左氏、荀卿、太史公、司馬相如、揚雄、劉向、班固之流，各擅文章之譽，後世莫得班焉。如唐韓愈、柳宗元，皆竭力希慕，僅成一家。夫此八九子者，其建立與古所謂文同耶？異耶？如其同，則經天緯地之效安在？如不謂之文，則末世執筆綴言之士，皆師法於八九子者，自謂文之至矣，而未嘗知堯、舜、禹、湯、文王、仲尼之大業。有潛心於堯、舜、禹、湯、文王、仲尼之大業，則笑之曰：「是古學耳。」安得爲文夸多鬬靡，至于支青配白，駢四儷六，極筆烟霞，流連光景，舉世好之，有司亦以是取士。爲日久矣，其得失是非，願從二三子聞之，且觀所志。

孫奕《文說・作文法》 艮齋先生謝公昌國自起部丐祠歸渝，上嘗往謁焉，春容浹日，無所不論，因求作文之法。先生曰：「余少時讀昌黎文，得四字取爲文法，平生用不盡。」乃跽而請曰：「四字謂何？」答曰：「奇而法，正而葩。《易》、《詩》之體盡在是矣，文體亦不過是然。文貴乎奇，過於奇則艷，故濟之以法；文貴乎正，過於正則朴，故濟之以葩。奇而有法度，正而有葩華，兩兩相濟，不至偏勝，則古作者不難到，況今文乎。」

又 嘗得尚書張公茂獻文箴曰：作文有三病：意到而辭不達，如訟者抱直理口訥莫伸，一病；辭達而調不工，如委巷相爾汝俚鄙厭聞，二病；調工而體不健，如堂堂衣冠美丈夫而無精神，三病。又曰：非積氣之清，以爲日月星辰，則日月星辰不足以爲天下之文；非馭氣之正，以爲充實之文，則文雖文，不足以議自然之文。是說也，雖詩人之優遠，騷客之靚深，史家之詳贍，一舉而兼之，又豈特舉子之文而已哉！

周必大《東牟集序》 文章以學爲車，以氣爲馭。車不攻積，中固敗矣；氣不盛，吾何以行之哉。

又《王元勃洋右史集序》 文章以學爲車，以氣爲馭，車不攻積，中固敗矣，氣不盛，吾何以行之哉！東牟王公之文，吾能言之。以《六經》爲美材，以子史爲英華，旁取騷人墨客之辭潤澤之，猶以爲未也；挾之以剛大之氣，行之乎忠信之塗，仕可屈，身不可屈，食可餒，道不可餒，如是者積有年，浩浩乎胸中，滔滔乎筆端矣。賦大禮，則麗而法；傳死節，則贍而勁；銘記則高古粹美；奏議則切直忠厚。

又《曾南夫提舉文集序》 夫文亦多術矣。以要言之，學不富則辭不典，氣不充則辭不壯，才不高則辭不贍，三者一有長焉，足以名家，況兼之乎！

又《皇朝文鑑序》 臣聞文之盛衰主乎氣，辭之工拙存乎理。昔者帝王之世，人有所養，而教無異習，故其氣之盛也，如水載物，小大無不浮；其理之明也，如燭照物，幽隱無不通。國家一有殊功異德，卓絕之跡，則公卿大夫下至於士民，皆能正列其義，飾而彰大之。載於書，詠於詩，略可考已。後世家異政，人殊俗，剛大之不充，而委靡之習勝，道德之不明，而非僻之說入，作之弗振也，索之易窮也。譬之盪舟於陸，終日馳驅，無以致遠；搏土爲像，丹青其外，而中奚取焉。此豈獨學者之罪哉！上之教化，容有未至焉爾。時不否則不泰，道不晦則不顯，天啓藝祖，生知文武，取五代破碎之天下而混一之，崇雅黜浮，汲汲乎以垂世立教爲事，列聖相承，治出於一。援毫者知尊周、孔，游談者羞稱楊、墨，是以二百年間，英豪踵武，其大者固已羽翼《六經》，藻飾治具，而小者猶足以吟詠情性，自名一家。蓋建隆、雍熙之間其文偉，咸平、景德之際其文博，天聖、明道之辭古，熙寧、元祐之辭達。雖體制互興，源流間出，而氣全理正，其歸則同。嗟乎，此非唐之文也，非漢之文也，實我宋之文也，不其盛哉！【略】大率事辭稱者爲先，事勝辭則次之；文質備者爲先，質勝文則次之。

周麟之《論變文格》 臣聞文章經國之大業，體尚不一，從古而然。故論世者，以是識風俗之盛衰；觀人者，以此別材智之遠近。猶所謂見禮聞樂，而知德政不可不察也。西漢二百年，名儒鴻生，蜂起間作，雍容揄揚，著錄

于後，則炳然與三代同風。唐有天下，文亦三變，至於美才輩出，嚅嚌道奧，反刓剗僞，薰醲涵浸，然後天下化之，粹然一出于正，何其盛哉！我國家恢儒右文，列聖一揆，取士之制，不過曰經義、詩賦，然或偏廢而獨舉，或兩存而並行，或兼用而通試，三者所向雖異，及夫得人，則奏賦擅場者無不精其能，談經析理者靡不臻于奧，累朝名臣，悉由此出，致治之美，固已遠邁前世。

洪邁《容齋隨筆》卷一《張呂二公文論》 張文潛誨人作文，以理爲主，嘗著論云：「自《六經》以下，至於諸子百氏、騷人辯士論述，大抵皆將以爲寓理之具也。故學文之端，急於明理，如知文而不務理，求文之工，世未嘗有是也。夫決水於江、河、淮、海也，順道而行，滔滔汩汩，日夜不止，衝砥柱，絕呂梁，放於江湖，而納之海，其舒爲淪漣，鼓爲濤波，激之爲風飆，怒之爲雷霆，蛟龍魚鼈，噴薄出沒，是水之奇變也。水之初，豈若是哉！順道而決之，因其所遇而變生焉。溝瀆東決而西竭，下滿而上虛，日夜激之，欲見其奇，彼其所至者，蛙蛭之玩耳！江、河、淮、海之水，理達之文也，不求奇而奇至矣。激溝瀆而求水之奇，此無見於理，而欲以言語句讀爲奇，反覆咀嚼，卒亦無有，此最文之陋也。」一時學者仰以爲至言。予作史，采其語，著於本傳中。又呂南公云：「士必不得已於言，則文不可以不工。蓋意有餘而文不足，則如吃人之辯訟，心未始不虛，理未始不直，然而或屈者，無助於辭而已矣。觀書契以來，特立之士未有不善於文者。士無志於立言則已，必有志焉，則文何可以卑淺而爲之。故毅然盡心，思欲與古人並。」此南公與人書如此，予亦載之傳中。

楊萬里《李去非愚言序》 人異異習，世異異承，文之遠者傳必僞，不必先秦之書也。李、杜之詩，韓、柳之文，亦近爾猶病乎僞也。然予嘗以爲是無足病，足病者蓋有之矣，僞不在人者，是眞足病也。吾嘗學爲文矣，吾書吾口，不曰異世，吾目吾心，不曰異人，然心傳之口，口傳之書，其於眞也邈矣，而病人之僞乎哉！雖然文技也，至於道，天授之聖，聖授之後世，其授無象，其傳無器，又非若文而已也。

《朱子語類》卷一三九《論文上》 古人文章，大率只是平說而意自長。後人文章務意多而酸澀。如《離騷》初無奇字，只恁說將去，自是好。後來如魯直恁地著力做，却自是不好。

又 鄭文振問：西漢文章與韓退之諸公文章如何？某說：而今難說。便與公說某人優，某人劣，公亦未必信得及。須是自看得這一人文字某處好，某處有病，識得破了，却看那一人文字，便見優劣如何。若看這一人文字未破，如何定得優劣。便說與公優劣，公亦如何便見其優劣處？但子細自看，自識得破。而今人所以識古人文字不破，只是不曾子細看。又兼是先將自家意思橫在胸次，所以見從那偏處去，說出來也都是橫說。又曰：人做文章，若是子細看得一般文字熟，少間做出文字，意思語脈自是相似。讀得韓文熟，便做出韓文底文字；讀得蘇文熟，便做出蘇文底文字。若不曾子細看，少間却不得用。向來初見擬古詩，將謂只是學古人之詩。元來却是如古人說「灼灼園中花」，自家也做一句如此；「遲遲澗畔松」，自家也做一句如此；「磊磊澗中石」，自家也做一句如此；「人生天地間」，自家也做一句如此。意思語脈，皆要似他底，只換却字。某後來依如此做得二三十首詩，便覺得長進。蓋意思句語血脈勢向，皆效它底。大率古人文章皆是行正路，後來杜撰底皆是行狹隘邪路去了。而今只是依正底路脈做將去，少間文章自會高人。又云：蘇子由有一段論人做文章自有合用底字，只是下不著。又如鄭齊叔云，做文字自有穩底字，只是人思量不著。橫渠云：發明道理，惟命字難。要之，做文字下字實是難，不知聖人說出來底，也只是這幾字。如何鋪排得恁地安穩！然而人之文章，也只是三十歲以前氣格都定，但有精與未精耳。然而掉了底便荒疏，只管用功底又較精。向見韓無咎說，它晚年做底文字，與他二十歲以前做底文字不甚相遠，此是它自驗得如此。人到五十歲，不是理會文章時節，前面事多，日子少了。若後生時，每日便偷一兩時閑做這般工夫。若晚年，如何有工夫及此！或曰：人之晚年，知識却會長進。曰：也是後生時都定，便長進也不會多。然而能用心於學問底，便會長進。若不學問，只縱其客氣底，亦如何會長進？日見昏了。有人後生氣盛時，說盡萬千道理，晚年只恁地闒靸底。或引程先生曰：人不學，便老而衰。曰：只這一句說盡了。又云：某人晚年日夜去讀書。某人戲之曰：吾丈老年讀書，也須還讀得入。不知得入如何得出？謂其不能發揮出來爲做文章之用也。其說雖粗，似有理。

又 諸公文章馳騁好異。止緣好異，所以見異端新奇之說從而好之。這也只是見不分曉，所以如此。看仁宗時制詔之文極朴，固是不好看，只是它

意思氣象自恁地深厚久長；固是拙，只是他所見皆實。看他下字都不甚恰好，有合當下底字，却不下，也不是他識了不下，只是他當初自思量不到。然氣象儘好，非如後來之文一味纖巧不實。且如進卷，方是二蘇做出恁地壯偉發越，已前不曾如此。看張方平進策，更不作文，只如說鹽鐵一事，他便從鹽鐵原頭直說到如今，中間却載著甚麼年，甚麼月，後面更不說措置。如今只是將虛文漫演，前面說了，後面又將這一段翻轉，這只是不曾見得。所以不曾見得，只是不曾虛心看聖賢之書。固有不曾虛心看聖賢書底人，到得要去看聖賢書底，又先把他自一副當排在這裏，不曾見得聖人意。待做出，又只是自底。某如今看來，惟是聰明底人難讀書，難理會道理。蓋緣他先自有許多一副當，聖賢意思自是難入。因說：陳叔向是白撰一箇道理。某嘗說，教他據自底所見恁地說，也無害，只是又把那說來壓在這裏文字上。他也自見得自底虛了行不得，故如此。然如何將兩箇要揑做一箇得？一箇自方，一箇自圓，如何總合得？這箇不是他要如此，止緣他合下見得如此。如楊、墨，楊氏終不成自要爲我，墨氏終不成自要兼愛，只緣他合下見得錯了。若不是見得如此，定不解常如此做。楊氏壁立萬仞，毫髮不容，較之墨氏又難。若不是他見得如此，如何心肯意肯？陳叔向所見咤異，它說「目視己色，耳聽己聲，口言己事，足循己行」。有目固當視天下之色，有耳固當聽天下之聲，有口固能言天下之事，有足固當循天下之行，他却如此說！看他意思是如此，只要默然靜坐，是不看眼前物事，不聽別人說話，不說別人是非，不管別人事。又如說「言忠信，行篤敬」一章，便說道緊要只在「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問道：見是見箇甚麼物事？他便說：見是見自家身己。某與說，「立」是自家身己立在這裏了，「參於前」又是自家身己，「在輿」是自家身己坐在這裏了，「倚於衡」又是自家身己，却是有兩箇身己！又說格物做心，云：格住這心，方會知得到。未嘗見人把物做心，與他恁地說，他只是自底是。以此知，人最是知見爲急。聖人尚說：學之不講，是吾憂也。若只恁地死守得這箇心便了，聖人又須要人講學何故？若只守這心，據自家所見做將去，少間錯處都不知。

又　前輩文字有氣骨，故其文壯浪。歐公、東坡亦皆於經術本領上用功。今人只是於枝葉上粉澤爾，如舞訝鼓然，其間男子、婦人、僧、道、雜色，無所不有，但都是假底。舊見徐端立言，石林嘗云：「今世安得文章！只有箇減字換字法爾。如言『湖州』，必須去『州』字，只稱『湖』，此減字法也；不然，則稱『霅上』，此換字法也。」

又　問：「要看文以資筆勢言語，須要助發義理。」曰：「可看《孟子》、韓文。韓不用科段，直便說起去至終篇，自然純粹成體，無破綻。如歐、曾却各有一箇科段。却曾學曾，爲其節次定了。今覺得要說一意，須待節次了了，方說得到。及這一路定了，左右更去不得。」又云：「方之文有澀處。」因言：「陳阜卿教人看柳文了，卻看韓文。不知看了柳文，便自壞了，如何更看韓文！」

又　因論文曰：「作文字須是靠實，說得有條理乃好，不可架空細巧。大率要七分實，只二三分文。如歐公文字好者，只是靠實而有條理。如《張承業》及《宦者》等傳自然好。東坡如《靈壁張氏園亭記》最好，亦是靠實。秦少游《龍井記》之類，全是架空說去，殊不起發人意思。」

又　文章要理會本領。前輩作者多讀書，亦隨所見理會，今皆做賢良進卷胡作。

又　凡人做文字，不可太長，照管不到，寧可說不盡。歐、蘇文皆說不曾盡。東坡雖是宏闊瀾翻，成大片滾將去，他裏面自有法。今人不見得他裏面藏得法，但只管學他一滾做將去。

又《答許順之》　古今人情不相遠，文字言語只是如此，但有所自得之人，看得這意味不同耳。其說非能頓異於衆，也不可只管立說求奇，恐失正理，却與流俗詭異之學無以異也。只據他文理反覆玩味，久之自明。

又《答胡季隨》　大率講論文字，須且屏去私心，然後可以詳考文義，以求其理之所在。若不如此，而只欲以言語取勝，則雖累千萬言，終身競辨，亦無由有歸著矣。

又《跋余巖起集》　熹少時猶頗及見前輩而聞其餘論，睹其立心處己，則以剛介質直爲賢；當官立事，則以強毅果斷爲得；至其爲文，則又務爲明白磊落，指切事情，而無含胡臠卷、睢盱側媚之態，使讀之者不過一再，即曉然知其爲論某事，出某策，而彼此無疑也。近年以來，風俗一變，上自朝廷搢紳，下及閭巷韋布，相與傳習，一種議論，制行立言，專以醞藉襲蔵圓熟軟美爲尚，使與之居者，窮年而莫測其中之所懷，聽其言者，終日而不知其意之所鄉。回視四五十年之前，風聲氣俗，蓋不啻寒暑晝夜之相反。

呂祖謙《東萊外集》卷六《策問》　文之時用大矣哉。「觀乎天文，以察乎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所謂文者，殆非繪章彫句者之爲也。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冠文於四教之首，而行則次焉。至於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則行先文後，參兩說而並峙，抑將何所取正耶？後世以文士名者，一觴一詠，互相標榜，傲誕縱弛，至自以不護細行自居。嗚呼，文與行果兩物，而文之所以爲文，既於是歟？《記》曰：「文王之所以爲文也，純亦不已。」學者盍深繹之。

又《古文關鍵・總論》　看文字法：學文須熟看韓、柳、歐、蘇，先見文字體式，然後遍考古人用意下句處。蘇文當用其意，若用其文，恐易厭。蓋近世多讀：第一看大概主張，第二看文勢規模，第三看綱目關鍵。如何是主意首尾相應，如何是一篇鋪叙次第，如何是抑揚開合處。第四看警策句法。如何是一篇警策，如何是下句下字有力處，如何是起頭換頭佳處，如何是緻結有力處，如何是融化屈折剪截有力，如何是實體貼題目處。看韓文法：簡古，一本於經。學韓文簡古，不可不學他法度，徒簡古而乏法度，則朴而不華。看柳文法：關鍵，出於《國語》。當學他好處，當戒他雄辨，議論文字亦反覆。看歐文法：平淡，祖述韓子，議論文字最反覆。學歐平淡，不可不學他淵源，徒平淡而無淵源，則枯而不振。看蘇文法：波瀾，出於《戰國策》、《史記》。亦得關鍵法，當戒他不純處。看諸家文法：曾文專學歐，比歐文露筋骨。子由文太拘執。王文純潔，學王不成遂無氣焰。李文太煩，亦粗。秦文知常而不知變。張文知變而不知常。晁文粗率。自秦而下三人皆學蘇者。

又　論作文法：文字一篇之中，須有數行齊整處，須有數行不齊整處。或緩，或急，或顯，或晦。緩急顯晦相間，使人不知其爲緩急顯晦，常使經緯相通，有一脈過接乎其間也。蓋有形者綱目，無形者血脈也。筆健而不粗，意深而不晦，句新而不怪，語新而不狂，常中有變，正中有奇。題常則意新，意常則語新，結前生後，曲折斡旋，轉換有力，反覆操縱，有用文字，議論文字。爲文之妙，在叙事狀情，辭源浩渺，不失之冗，意思新轉處，多則不緩。上下、離合、聚散、前後、遲速、左右、遠近、彼我、一二、次第、本末、明白、整齊、緊切、的當、流轉、豐潤、精妙、端潔、清新、簡肅、清快、雅健、立意、簡短、闊大、雄壯、清勁、華麗、縝密、典嚴。

又　論文字病：深、晦、怪、冗、弱、澀、虛、直、疎、碎、緩、暗、塵俗、熟爛、輕易、排事、說不透、意未盡、泛而不切。

陳造《江湖長翁集》卷二九《文以變爲法》　作文之法備于《六經》，學者矻矻他求，何哉？經於句法字律，《春秋》嚴矣，一字之變，褒貶各有在。如《詩》之每章互變，而後體備而法嚴，法嚴而後意足。

又《文法》　古人妙於文，惟妙故健。文有順而健，有逆置而彌健，遷、固多得此法，必我也爲漢，患者必湯也。令天下重足而立，側目而視，必我也，必湯也，置之于上，其語彌健而法，作文至此妙矣。

楊簡《慈湖遺書》卷一五《家記九》　孔子謂巧言鮮仁，又謂辭達而已矣，而後世文士之爲辭也異哉。琢切雕鏤，無所不用其巧，曰「語不驚人死不休」，又曰「惟陳言之務去」。夫言惟其當而已矣，謬用其心，陷溺至此，欲其近道，豈不大難。雖曰無斧鑿痕，如大羹元酒，乃巧之極功，心外起意，益深益苦，去道愈遠。是安知孔子曰天下何思何慮？是安知文王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如堯之文章，孔子之文章，由道心而達，始可以言文章。若文士之言，止可謂之巧言，非文章。

又　文士有云：「惟陳言之務去。」又有云：「文意切忌隨人後。」近世士大夫，無不宗主其說，不知幾年於茲矣。書曰：「辭尚體要，不惟好異。」商俗靡靡，利口惟賢，餘風未殄。近世王風，好意滋甚。」以某言，平常易以他語，及世效之者浸多，則又易之所務新奇無有窮也，不思乃利口惟賢之俗。士大夫胡爲不省？不告諸上而痛革之，乃相與推波助瀾。

陳亮《龍川集》卷一一《變文法策》　古人重變法而變文，尤非變法所當先也。天下之士，豈不欲自爲文哉。舉天下之文，而皆指其不然，則人各有心，未必以吾言爲然也。然不然之言，交發並至，而論者始紛紛矣。紛紛之論既興，則一人之力決不能以勝衆多之口，此古人所以重變法，而尤重於變文也。然則文之弊終不可變乎？均是變也，審所先後而已矣。夫文弊之極，自古豈有踰於五代之際哉，卑陋萎弱，其可厭極矣。藝祖一興，而恢廓磊落，不事文墨，以振起天下之士氣，而科舉之文，一切聽其所自爲，有司以一時尺度律而取之，未嘗變其格也。其後柳仲塗以當世大儒，從事古學，卒不能麾天下以從己。及楊大年、劉子儀因其格而加以瑰奇精巧，則天下靡然從之，謂之崑體。穆修、張景專以古文相高，而不爲駢麗之語，則亦不過與蘇子美兄弟唱和於寂寞之濱而已。故天聖間，朝廷蓋知厭之，而天下之士亦終未能從

也。其後歐陽公與尹師魯之徒，古學既盛，祖宗之涵養天下，至是蓋七八十年矣。故慶曆間，天子慨然下詔書，風厲學者以近古，天下之士亦翕然丕變，以稱上意，於是胡翼之、孫復、石介以經術來居太學，而李泰伯、梅堯臣輩又以文墨議論游泳於其中，而士始得師矣。當是時學校未有課試之法也，士之來者至接屋以居而不倦，太學之盛蓋極於此矣。乘士氣方奮之際，雖取三代兩漢之文，立爲科舉取士之格，奚患其不從，此則變文之時也。藝祖固已逆知其如此矣。然當時諸公變其體而不變其格，出入乎文史而不本之以經術，學校課士之法，又往往失之太略，此王文公所以得乘間而行其說於熙寧也。經術造士之意非不美，而新學字說何爲者哉？學校課試之法非不善，而月書季考何爲者哉？當是時士之通於經術者，神宗作成之功，而非盡出於法也。及司馬溫公起相元祐，盡復祖宗之故，而不能參以熙寧經術造士之意，取其學校課試之大略，徒取快於一時而已。則夫士之工於詞章者，皆祖宗涵養之餘，而非必盡出於法也。紹聖、元符以後，號爲紹述熙、豐，亦非復其舊矣。士皆膚淺於經，而爛熟於文，其間可勝道哉！中興以來，參以詩賦經術，以涵養天下之士氣，又立太學，以聳動四方之觀聽，故士之有文章者，德行者，深於經理者，明於古今者，莫不各得以自奮，蓋亦可謂盛矣。然心志既舒，則易以縱弛；議論無擇，則易以浮淺。凡其弊有如此問所云者，固其勢之所必至也。議者思所以變之，其意非不美矣，而其事則藝祖之所難，而嘉祐之所未及也。夫三年課試之文，四方場屋之所係，此豈可以一朝而變乎？然學校之士於經，則敢爲異說而不疑；於文，則肆爲浮論而不顧。其源漸不可長，此則長貳之責，而主文衡者，當示以好惡而不在法也。昔慶曆有胡翼之學法，熙寧有王文公學法，元祐有程正叔學法，今當請諸朝廷參取而用之，不專於月書季考，以作成大學之士，以爲四方之表儀，則祖宗之舊可以漸復，豈必遽變其文格以驚動之哉！古人重變法，而尤重於變文，則必有深意矣。

吳子良《荆溪林下偶談》卷二　文有正氣素質：文雖奇，不可損正氣；文雖工，不可掩素質。爲文大槩有三：主之以理，張之以氣，束之以法。

又卷三　和平之言難工，感慨之詞易好，近世文人能兼之者，惟歐陽公。如《吉州學記》之類，和平而工者也；如《豐樂亭記》之類，感慨而好者也。然《豐樂亭記》意雖感慨，辭猶和平。至於《蘇子美集序》之類，則純乎感慨矣。乃若憤悶不平如王逢原，悲傷無聊如邢居實，則感慨而失之也。

又《賞窗續集序》　文有統緒，有氣脈。統緒植於正，而綿延枝派旁出者無與也；氣脈培之厚，而盛大華藻外飾者無與也。六籍尚矣，非直以文稱，而言文者輒先焉。不曰統緒之端，氣脈之元乎！

楊雲翼《閑閑老人滏水集序》　學以儒爲正，不純乎儒非學也，文以理爲主，不根於理非文也。自魏晋而下，爲學者不究孔孟之旨，而溺異端，不本於仁義之說，而尚夸辭，君子病諸？

楊溥《魯齋集序》　孔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文之爲文，關乎道也。古之聖賢得時行道，若堯、舜、禹、湯、文、武之爲君，臯、夔、稷、契、伊、傅、周、召之爲臣，善政嘉謨，載之方册，夫是之謂文。或聖賢之徒，不見用於時，窮極天人之理，考古帝王經世之道，若孔子而下，顏、曾、思、孟刪定著述，開示後世，夫是之謂文。是皆不倚於物，而能與天地日月同悠久者，係乎道也。下逮戰國，能言之士各以所見，立爲議論，或戾乎聖賢之道者，君子有所擇焉。漢唐以下，代有作者，揆之於道，醇乎醇者，殆亦鮮矣。宋濂、洛、關、閩諸君子出，然後性理之學，天開日朗，學者有所依據，文章議論一歸於正道之明也，辭則存乎人也。

王柏《答王栗山》　後世文章之所以不古者，止不本諸經而已。苟能於《大學》以求其用，於《論語》以求其教，於《孟子》以求其通，於《中庸》以求其原，如是則義理沛然，此文章之元氣也。此四書者，固非爲文章設也，乃經天緯地之具，治世文教之書，潛心涵泳，有自然之文故也。近世之文大壞於舉業，浮而誕，鑿而誣；其次壞於駢儷，弱而鄙，麗而諛；間有厭今而嗜古者，不過求於奇詭艱澀，以掩其淺陋空虛。固亦有出入史、漢，根蒂韓、柳者，終不免墮於博而寡要，勞而無功之中，此病沈痼，莫能藥也。

沈作喆《寓簡》卷八　爲文當存氣質，氣質渾圓，意到辭達，便是天下之至文。若華靡淫艷，氣質彫喪，雖工不足尚矣。此理全在心識通明。心識不明，雖博覽多好無益也。古人謂文滅質，博溺心者，豈特爲儒之病哉，亦爲文之弊也。

陳騤《文則》卷上　《易》之有象，以盡其意；《詩》之有比，以達其情。文之作也，可無喻乎？博采經傳，約而論之，取喻之法，大槩有十，略條於後：一曰直喻：或言猶，或言若，或言如，或言似，灼然可見。《孟子》曰：「猶緣木而求魚也。」《書》曰：「若朽索之馭六馬。」《論語》曰：「譬如北

辰。」《莊子》曰：「凄然似秋。」此類是也。二曰隱喻：其文雖晦，義則可尋。《禮記》曰：「諸侯不下漁色。」《國語》曰：「歿平公軍無秕政。」又曰：「雖蝎譖焉避之。」《左氏傳》曰：「是豢吳也夫。」《公羊傳》曰：「其諸爲其雙雙而俱至者與。」此類是也。三曰類喻：取其一類，以次喻之。《書》曰：「王省惟歲，師尹惟日，卿士惟月。」歲日月一類也。賈誼《新書》曰：「天子如堂，羣臣如陛，衆庶如地。」堂陛地一類也。此類是也。四曰詰喻：雖爲喻文，似成詰難。《論語》曰：「虎兕出於柙，龜玉毀於櫝中，是誰之過歟！」《左氏傳》曰：「人之有牆，以蔽惡也；牆之隙壞，誰之咎也。」此類是也。五曰對喻：先比後證，上下相符。《莊子》曰：「魚相忘乎江湖，人相忘乎道術。」《荀子》曰：「流丸止於甌臾，流言止於智者。」此類是也。六曰博喻：取以爲喻，不一而足。《書》曰：「若金，用汝作礪；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荀子》曰：「猶以指測河也，猶以戈舂黍也，猶以錐飧壺也。」此類是也。七曰簡喻：其文雖略，而意甚明。《左氏傳》曰：「名德之輿也。」揚子曰：「仁宅也。」此類是也。八曰詳喻：須假多辭，然後義顯。《荀子》曰：「夫耀蟬者，務在其明乎火，振其木而已，火不明，雖振其木(樹)無益也；今人主有能明其德，則天下歸之，若蟬之歸明火也。」此類是也。九曰引喻：援取前言，以證其事。《左氏傳》曰：「諺所謂庇焉而縱尋斧焉者也。」《禮記》曰：「蛾子時術之，其此之謂乎。」此類是也。十曰虛喻：既不指物，亦不指事。《論語》曰：「其言似不足者。」《老子》曰：「飂兮似無所止。」此類是也。

又　文有交錯之體，若纏糾然，主在析理，理盡後已。

又　夫樂奏而不和，樂不可聞；文作而不協，文不可誦；文協尚矣。是以古人之文，發於自然，其協也亦自然；後世之文，出於有意，其協也亦有意。

又　事以簡爲上，言以簡爲當。言以載事，文以著言，則文貴其簡也。文簡而理周，斯得其簡也。讀之疑有闕焉，非簡也，疎也。

又卷下　文有數句用一類字，所以壯文勢，廣文義也。然皆有法。韓退之爲古文覇，於此法尤加意焉。如《賀册尊號表》用「之謂」字，蓋取《易・繫辭》，《畫記》用「者」字，蓋取《考工記》，《南山詩》用「或」字，蓋取《詩・北山》，悉注于後，孰謂退之自作古哉！

又　春秋之時，王道雖微，文風未殄，森羅辭翰，備括規摹。考諸左氏，摘其英華，別爲八體，各繫本文：一曰命婉而當，二曰誓謹而嚴，三曰盟約而信，四曰禱切而懇，五曰諫和而直，六曰讓辨而正，七曰書達而法，八曰對美而敏。作者觀之，庶知古人之大全也。

劉克莊《退菴居士集序》　自先朝設詞科，而文字日趨於工，譬錦宮之機錦，玉人之攻玉，極天下之組麗瑰美，國家大典册必屬筆於其人焉。然雜博傷正氣，絺繪損自然，其病乃在於太工。

又《王南卿文集序》　文惡蹈襲，其妙在於能變，惟淵源者能之。

李耆卿《文章精義》　學文切不可學怪句，先明白正大，務要十句百句祇如一句，貫串意脈。說得通處，儘管說去，說得反覆，竭處自然佳。所謂行乎其所當行，止乎其所不可不止，眞作文之大法也。古人文字，規模間架，聲音節奏，皆可學，惟妙處不可學。譬如幻師塑土木偶，耳目口鼻，儼然似人，而其中無精神魂魄，不能活潑潑地，豈人也哉！此須是讀書時，一心兩目，痛下工夫，務要得他好處，則一旦臨文，惟我操縱，惟我捭闔，此謂一莖草化丈六金身。此自得之學，難以筆舌傳也。

陳傅良《止齋集》卷五二《文章策》　三代無文人，《六經》無文法。非無文人也，不以文論人也；非無文法也，不以文爲法也。是故文非古人所急也，古者道德同而風俗一，天下未嘗惟文之尚也。學校進士，無文教也；鄉黨選士，無文科也；朝廷爵士，無文品也。士之有文，皆涵養之素，而談笑之發，蹈履之熟，而議論之，及非有意也。是故雖其所出而非其所爲，雖其所有而非其所知，文之在天下郁郁矣。昔者嘗疑夫子於《詩》之三百篇，斷之一辭，則曰：「思無邪。」夫《易》也，《書》也，《春秋》，《禮》，《樂》也，皆其無邪思也，而聖人獨及夫《詩》，蓋思而得之，聖人謂是，以爲天下之文也。出於數人之手，非一人也；出於數十國之風，非一國也；出於數百載之間，非一世也。或出小夫賤隸，非止於學士大夫也；或出於暴政虐世，非止於寬時暇日也。而其辭其義，粹焉一軌，上之化深，下之化厚，固如是也。嗚呼，道盛則文俱盛，文盛則道始衰矣。射策之晁錯，不如木強之申屠；談經之公孫，不如戇愚之汲黯。自漢以來，甚矣文之日勝而士之俗日漓，人才之日乏，而國家之日不理也。華藻之厚，而忠信之薄也；詞辯之工，而事業之陋也；學問之該，而器識之淺也。吾不意夫文之爲天下患如此也。漢之文，揚雄其

尤，美新之作，庸人恥之；唐之文，韓愈其尤，諛墓之誚，在當時固不免。嗚呼，他何望哉！

王炎《見張南軒》　今世論道學，所傳學者，往往曰自孟子之後，漢有揚氏，唐有韓氏。然揚子以言語求道，韓子以文章求道。惟以言語求道，故爲《法言》曰：吾以擬《論語》也，爲《太玄》曰：吾以準《易》也。無西子之美而效其顰，亦增其醜而已矣。惟以文章求道，故爲之說曰：《易》奇而《詩》葩，盤誥聱牙，而《春秋》謹嚴，與莊、騷、太史一槩而論之，而《六經》之旨晦矣。且言語非不可以求道，而道則非言；文章非不可以求道，而道則非文，何者？不落其華，不探其實也。炎之所謂學者，不過學子事業云爾，言語之辨也，文章之工也，而其技極矣，道則未之有見也。夫《易》始於伏羲，明於文王，《書》始於堯舜，《詩》始於商周，而《春秋》筆削於夫子，方其未有《易》《書》《詩》《春秋》也，而禹、皋陶、伊、周之徒，其學何從得之？數君子者，爲聖爲賢，靜而正心誠意，動而開物成務，天下之故不能眩其所見之明，成敗死生不能搖其所立之固也。則其學固有超乎言語文章之外，而得之心傳默授者。

王正德《餘師錄》卷三　李朴《書鍾陵集》云：「文章取足於辨理。詞有餘而意不足者，如人之附贅愈多而愈病，非有簡質者乏步驟，泛濫者夸侈麗也。蓄之厚則徑省而不浮，養之薄則亂雜而無統，不可以相能也。張元淳出其父仲通《鍾陵集》若干卷以示余，余見而異之曰：斯文也，其辨理之文歟！粹而溫，簡而嚴，徑直而優游，辨析而有體，不爲虛辭濫說以取世俗之嗜好，而終始曲折要必出入於仁義，以扶導於教化，因物寓意，發爲歌詩，可諷可勸，可興可感。至五言古風，尤澄澹峻拔，讀之如與幽人烈士正冠而道古，使人竦然生愛敬之意。表奏論議，切情近事，以道人之所難言，與夫治亂安危之隱而未見者，無不審訂規畫而反覆之，凜凜乎忠義之氣，溢於中而形於外者也。」《謁顧子敦侍郎書》云：「文章涉秦漢而病。夫《六經》之於道，譬猶一氣之運，產出萬化，孟軻、揚雄爲之五行四時之用。蓋《書》道治亂興廢之迹，故其辭顯；《春秋》賞善絕惡歸諸正，故其辭微；《易》以四象告吉凶，故其辭深而通；《禮》以齋莊恭敬之心達於籩豆玉帛，故其辭典而嚴；《詩》以君臣父子之情，詠於竹絃於絲，故其辭婉而順。下三代而道德之意不傳，在戰國則蘇秦、張儀以縱橫病，韓非、申、商以刑名病，莊周、列禦寇又取仁義法度而搥提絕滅之，爲窈茫荒怪之說，漢司馬遷得其汪洋峻逸之氣以馳騁上下數千載，而顛倒橫斜，識不逮理。歷晋、魏、齊、梁而光沉氣塞，埋藏腐蝕，頹波橫流，淫靡一轍。唐興，三光五嶽之氣不分，文風復起，韓愈得其溫淳深潤，以爲貫道之器；柳子厚得其豪健，雄肆飄逸。果決者僅足窺馬遷之藩鍵，而類發於躁誕。下至孫樵、杜牧，峻峯激流，景出象外，而裂窘邊幅。李翱、劉禹錫刮垢見奇，清勁可愛，而體乏雄渾。皇甫湜、白居易閑澹簡質，斲去雕篆，而拙迹每見，回宮轉角之音，隨時間作，類乏韶夏，皆淫哇而不可聽。某駑鈍，竊亦有志於古者。側聞閣下以德行文章取名於時，士之有志於道者爭出所長，來筮駑駿，聽於下風。竊自增氣，不識龍門之下，可以衽草褐而一叩乎。」

又卷四　李方叔云：「文章之不可無者有四：一曰體，二曰志，三曰氣，四曰韻。述之以事，本之以道，考其理之所在，辨其義之所宜，庳高巨細，包括并載，而無所遺；左右上下，各有其職，而不亂者，體也。體立於此，折衷其是非，去取其可否，不狥於流俗，不謬於聖人，抑揚損益，以稱其事，彌縫貫穿以足其言，行吾學行之力，從吾制作之用者，志也。充其體於立意之始，從其志於造語之際，生之於心，應之於口，心在和平，則溫厚典雅；心在恭敬，則矜莊威重；大焉可使如雷霆之奮鼓舞萬物，小焉可使如絡脈之行出入無間者，氣也。如金石之有聲，而玉之聲清越；如草木之有華，而蘭之臭芬郁；如鷄鶩之間，而有鶴清而不羣；犬羊之間，而有麟仁而不猛；如登培塿之邱，以觀崇山峻嶺之秀色；涉潢汙之澤，以觀寒溪澄潭之清流；如朱絃之有遺音，太羹之有遺味者，韻也。文章之無體，譬之無耳目口鼻不能成人。文章之無志，譬之雖有耳目口鼻而不知視聽臭味之所能，若土木偶人，形質皆具，而無所用之。文章之無氣，雖知視聽臭味而血氣不充於內，手足不衛於外，若奄奄病人，支離顙頞，生意消削。文章之無韻，譬之壯夫，其軀幹枵然，骨強氣盛，而神色昏瞀，言動凡濁，則庸俗鄙人而已。有體，有志，有氣，有韻，夫是謂成全。四者成全，然後於其間各因天姿才品，以見其情狀。故其言迂疎矯厲不切事情，此山林之文也。其人不必居藪澤。其間不必論巖谷也。其氣與韻則然也；其言鄙俚猥近，不離塵垢，此市井之文也。其人不必坐廛肆，其間不必論財利也。其氣與韻則然也；其言豐容安豫，不險不陋，此朝廷卿士之文也。其人不必列官寺，其間不必論

職業也。其氣與韻則然也。其言寬仁忠厚，有任重容天下之風，此廟堂公輔之文也。其人不必位台鼎，其間不必論相業也。其氣與韻則然也。正直之人，其文敬以則；邪諛之人，其言夸以浮；功名之人，其言激以毅；苟且之人，其言懦而愚；捭闔縱橫之人，其言辯以私，刻核忮忍之人，其言深以盡。則士欲以文章顯名後世者，不可不謹其所言之文，不可不謹乎所養之德也如此。」

員興宗《九華集・陳子昂韓退之策》 國初深於道者，其惟柳子乎？開之自名曰：「吾將開天下之耳目也，明先王之道於時也。」一代之文，開於今也。故柳之文一傳而爲穆修，穆修傳於尹洙，尹洙傳於先正歐陽公，人知者以古文非柳倡之，實肇於歐陽，不知歐陽之本承於柳也。斯亦善原文哉！夫唐之文，亦猶是也。所謂歐陽，則韓愈似之；所謂柳氏，則子昂似之。文傳太原盧藏用，藏用傳蘇源明，源明則退之之所師友也。不知者以退之倡古文於唐，知者以爲無陳而無以爲之也。故其言非苟也，爲可傳也；其道非妄也，爲可繼也。故盧藏用曰：「道喪百五歲而起子昂，其此之謂與！」雖然，君子獨行則無徒也，獨唱則無和也，其後善繼，則退之之力也。故杜牧曰：「唐三百歲而有退之，其此之謂與！」蓋常辯之：學正則識正，識正則文無往而不正也。故子昂貽夷碣爲辨議之正，徐君之議爲箋表之正，神鳳之章爲辭章之正，其《感遇》則正於詩者也。蓋子昂之文，惟正則取，不正不學也。然則相承而至退之，亦其有力哉。故退之亦畏之，蓋嘗曰：唐興，陳子昂、蘇源明、元結、杜甫、李白，皆其善鳴者，此之謂也。雖兩君之才，縱橫顛倒，而卒亦可貶，何者？以其才可窮也。退之窮於識，子昂窮於權。窮於識，其弊也講之不精；窮於權，其弊也處之不智。講之不精，故知斥佛老，不知斥墨也；處之不智，故不死於國，而死於下吏也。

曹彥約《黃西坡文集序》 切磋於經籍章句之精微，而泛濫於莊、騷、太史、子雲、相如之蘊奧，發而爲文，各究其體，見於行事，各得其當，由博而入於約，有萬而歸於一。然後取證於儒宗，眞積於日用，故其講明也易，而持守也固，非泛然傳口耳。

程珌《洺水集》卷五《策問・歷代文章》 夫文以氣爲主，以意爲輔，以詞爲衛，彼所謂籠天地於形內，挫萬物於筆端。

又卷八《吳基仲詩集序》 洙泗論學文之序，在於入孝出悌，愛衆親仁之後，然則非本不立，非文則無以行之耳。

又卷九《書皇朝文鑑後》 文以鑑爲言，非苟云爾也。上焉者取其可以明道，次則取其可以致治，又次則取其可以解經評史，又次則取其辭高義密，而可以追古作者，以模楷後學。

又卷一四《尺牘・趙廷評》 文章，道之末也，而世之好者，亦鮮甚矣，君子之有意於斯也。然後世之敝，大抵在於舍實而采華，舍易而取險，舍樸而從醨。無以養其源，而欲浚其流；不能深其膏，而欲曄其光。故枝葉益繁，氣象日落，求其爲先漢不可得矣，而況戰國以上乎！

又《高校書》 惟天生卓異之才，賦之以清淑之氣，必使之倡一代之文，以鳴國家之盛，必不使之抱膝幽吟於寂蔑之濱而遂已也。世之續《離騷》，詩窮愁，聯編累簡，流傳於古今宇宙間，亦何可勝算，然是皆賦予之薄，氣候之偏。至若全氣所鍾，號爲英賢，夫豈徒生之而已哉。

魏了翁《彭忠肅公止堂文集序》 某聞之程子曰：「聖賢之言不得已也。有是言則是理明，無是言則天下之理有闕焉。」又曰：「後之人始執卷則以文爲先。平生所爲，多於聖人，然有之無補，無之無闕。」竊嘗以是讀聖賢之書，如《易》、《書》、《詩》、《春秋》篇具一體，不相襲沿，至於曾子、子思、孟子，亦皆孔氏不言之意，非爲是以求聞於世也。不則，無以宅天衷，奠民極，障人欲，祛世迷，凡不得已而有言也。自靈均而後，始有文辭之士，或競相承擬，或刊落陳言，千七百年何啻數千百家，然而所謂無是言則理有闕者，自漢毛、董而後，至近世諸儒宗，蓋可屈指，而所謂有之無補，無之無闕者，則不知其幾千百家矣。

又《唐文爲一王法論》 天下惟一王之法，最足以一天下之趨向，彼其慶賞刑威之用於天下，而天下莫與之抗者，以其法之所存故也。君子任斯道於一身，以正天下之不正，裁節矯揉，而不使之差跌於吾規矩準繩之所不能制，則一王之法，豈獨有天下者司之，而斯文獨無之哉。聖人不作，學者無歸往之地，重之以八代之衰，而道喪文敝，後生曲學之於文，僅如偏方小伯，各主一隅，而不睹王者之大全。或主於王、楊，或主於燕、許，非無其主也，然特宗於伯爾。有韓子者作，大開其門，以受天下之歸，反刓剗僞，堂堂然特立一王之法，則雖天下之小不正者，不於王將誰歸？史臣以唐文爲一王法，而歸之韓愈之倡，是法也，惟韓愈足以當之。天下莫不有所主，江海能

爲百谷主也，而後百川歸之；太山能爲羣嶽主也，而後羣目仰之。天下之分，自敵己以上，毫髮不可妄踰，而況於道之所統，其去取予奪，可無王法以裁正之乎！孔、孟一窶人爾，魯史記一書，孔子何爲傲然立一王之法，以刑賞天下之諸侯，而當時謂之素王。七篇之書，孟子胡爲司距放之權，而天下亦謂爲亞聖。孔子豈不知華衮鈇鉞，施之列國則爲僭，而禹周公執天下之勢，孟子亦豈不知與己大相遼絕乎。書以載道，文以經世，以言語代賞罰，筆舌代鞭撲，其所立之法，雖儼然南面之尊，有不能與之爭衡者，然後知一王之法。吾孟孔立之以垂世久矣，非用空言而徒爲記載也。不幸聖人沒而王法絕，火於秦，黃、老於漢，佛於晋、宋、齊、梁之間，間有文人才士以主持斯文，攘臂鼓吻以自立其說，然目《離騷》爲奴婢，指屈、宋爲衙官，罵宋玉爲罪人，呼阮藉爲俗吏，其標立氣勢，則有之矣，而王法則吾不知也。有唐之興，絺章繪句，尚存江左之失。未宗燕、許，如翠微宮之頌，啟母碣之銘，洛寶書之頌，周受命之頌，皆迎合揣摩之文也；未得王、楊，則韓休之薄滋味，張九齡之窘邊幅，王勃之多玷缺，許景先之乏風骨，皆未能粹然一出於正也。是何也？主王、楊之伯，主燕、許之宗，則蕞爾之國不足以一天下之異也。有昌黎韓愈者出，刊落陳言，執《六經》之文以繩削天下之不吾合者，《原道》一書汪洋大肆，《佛骨》一表生意凜凜，正聲勁氣，巍然三代，令王之法且遜之。其始也，王、楊爲之伯，天下安其伯而不敢辭，以爲文章之法出於王、楊也。及其久也，燕、許爲之宗，則天下宗其文而不敢異，以爲文章之法出於燕、許也。最後愈之爲文，法度勁正，迫近盤誥，宛然有王者之法，下視燕、許諸人，直猶殘陋之曹、檜，皆大國之一方爾。則凡天下之爲文者，誰敢不北面厥角以聽王法之予奪哉！雖然天下之習沉涵浸漬之久，則其弊非一朝之可革。變齊僅可以至魯，變魯僅可以至道，以聖人之才量，豈不能直變一齊，而且革之以漸焉。況唐之文敝漸靡，晋、宋之餘習，自貞觀後黜，王師旦、張昌齡、裴盧、駱賓王等輩，雖太宗、高宗主之，而斯文之弊且不能盡革，使文章之變，非燕、許諸人爲之先，則一韓愈，豈能以一髮挽千鈞哉。雖然，立一王之法以裁天下之異習，此上之人爲之，愈何與焉。大曆、貞元徒事姑息，而元和、長慶戾吾道尤甚焉，立唐文章之王法不出於時君，而出於愈，愈亦甚不得已也。雖然，史臣之說，雖論愈也，亦規唐也。

吳泳《答唐伯玉書》 性情義理之學，人皆謂二程子發之，而不知自胡安定、石守道、孫明復以來，已有其漸。古文之學，人皆謂歐陽子倡之，而不知柳仲塗、穆伯長諸人，已近於古。文以理爲主，體次之，學而無統則悖，言而無法則支。而古今文人學士見諸紀載者，不知其幾，而文公獨取古靈先生《天台孔子廟記》、曾南豐《宜黃》及《筠州》二學記，蓋華藻之辨易工，而義理之文難好也。至若文正公《子陵祠堂記》，胡文定父子極所稱道，而文公獨疑先生之心出乎日月之上，光武之量，包乎天地之外，未免傷粗而不密。欒城晚年作《待月軒記》，自以爲見理最高，而文公獨謂其軒是人身，月是人性，未免假外而合內。東坡文字任氣，有疵病處最多，《安南學記》說古人於射時，因觀者羣聚，遂行選士之法，却似因人之聚場，命之以作角觝戲，無甚義理。蘇、范尚爾，豈可以易心臨文哉。矧如朱先生祠堂文，許大題目，使某輩當此筆也，須是浸灌義理，根極體要，將文公所說古靈先生、曾南豐體段，置之胸中；又須觀文正公、東坡、欒城疵病生在甚處，養其膏而俟其光，耘其莠而望其實，雖然如此，猶不敢輕下筆。本之以黃離，尚之以白賁，體之以含章之坤，順之以養正之蒙，博之以畜德之大畜，韜之以用晦之明夷，原頭上浹洽，則流之所出，自霈霈莫能禦矣。此皆先民敎人之標準，某輩常遵守而勿失。

許應龍《玉堂集序》 文章，經國之大業，政化之黼黻，其所繫蓋甚重也。然辭尚體要，不惟好異。奏議宜雅，書論宜理，詩綺靡而頌炳蔚，銘溫潤而箴頓挫，其體固自不侔。乃若制誥，則又所以導達德意，使萬民和悅而感戴。言必洪雅，辭必溫麗，坦然明白，不匿厥旨，然後足以鼓動天下。苟辭尚艱深，意或隱晦，則何以使癃老之夫扶杖而願觀，武夫悍卒感泣而思奮哉！翰苑之職，昔人謂非文章不可爲，然居其選者最難，其人必純厚明切如元稹，體要典麗如裴度，辭旨豐美、得中和之氣如景先，庶可追典誥之風，而當絲綸之任。

李曾伯《陳可齋文集序》 文有足以名世者，有姑以應世者。名世則實爲世敎之輕重，應世則直爲世用之醻酢，同謂之文，而如是不同焉。

杜仁傑《遺山先生文集後序》 自有書契以來，以文字名世得其全者幾人耳。《六經》諸子，在所勿論，姑以兩漢而下至六朝及隋、唐、前宋諸人論之，上下數千載間，何物不品題過，何事不論量了？大都幾許不重複字？凡經幾手左撏右搘，橫安豎置，搓揉亦熟爛盡矣。惟其不相蹈襲，自成一家者爲

得耳。噫！後之秉筆者，亦訒乎其爲言哉。今觀《遺山文集》，又別是一副天生爐鞴，比古人轉身處，更覺省力。不使奇字，新之又新；不用晦事，深之又深；但見其巧，不見其拙；但見其易，不見其難。如梓匠輪輿各輸技能，可謂極天下之工；如肥濃甘脆疊爲餖飣，可謂併天下之味。從此家跳出，便知籍、湜之汗流者多矣。必欲努力追配，當復積學數世，然後再議。

方岳《送許允傑序》 往時許太空見予竹西，纔洛陽賈生之年耳，得其文一通，怪怪奇奇，坐人盡驚。亡何，以其怪奇者取巍科，怪奇何負于文哉！後二十年，太空以書介其從子允傑來見，讀其編則亦怪怪奇奇，問其年則亦僅僅陸機入洛之歲，是何許氏之多英妙而怪奇也。予方老退，不得與于斯文，見所謂怪怪奇奇，則驚而異耳。固嘗問太空曰：昌黎謂《易》奇而法，文奇可也。山谷謂奇是文章一病，文奇可乎？法而不奇，程衛尉之治簿書也，縱無勝亦無敗；奇而不法，李將軍之不擊刁斗也，不大勝則大敗矣。其曰文章一病，非與若歸。盡取《六經》以來，至于諸子百氏以及稗官小說騷人賦客之所論著，反覆熟之，當自見左氏怪奇于《春秋》，莊、騷又怪奇于左氏，子雲、相如，同工異曲者，又怪奇于莊、騷。愈降而下之，則文人相高，務爲艱澀，難字生語，棘人喉吻，而以不能句讀爲古，則亦陋矣。子其毋文勝而理負，毋言深而意淺，毋論卑而氣弱，毋思殆而學罔，則怪怪奇奇，將又無負于子矣。

李春叟《文溪集原序》 天地之精英，人得之以爲文，可以黼黻朝廷，芬芳宇宙，存乎胸中，必有浩然獨立乎萬物之表者，此天地之正氣也。故論人之文，當先觀其人之所養。

歐陽守道《代通內翰書》 昔人謂文章與時高下，在某殊不謂然。時之高下，文實爲之爾，從古雖甚，不足道之。世必有以文自任之人，其人不達則已，其人達，其文顯，昭蘇衆聽，鼓舞羣動，時事當復有可觀者。春秋之鄭，宜無子產之文，而子產之文，足以起鄭。唐之中世，宜無陸宣公之文，而宣公之文，足以重唐。二人辭令詔誥，至今讀之，猶有生氣，文之能爲時高下政若此。使在安平無事之世，而斯文所屬，靡靡不競，則氣象衰颯，國亦隨之。今之文在學校，在舉朝之議論，士大夫之文，而所謂翰苑天子之文也。天子溫厚則有德，嚴重則有威，理以開人心，氣以張國勢，所謂大哉王言，一出而天下響應者，此天下莫大之文也。學校之士與舉朝士大夫之文，所學所見，蓋人人殊，不能齊一，是故其高其下不盡關於世道。惟天子之文，人以一字定從違，國以單言判輕重，而其文體所尚，播告之下，亦復翕然化之，代言之選，何可輕屬。某無似竊嘗妄論今世，以爲必得深厚雄渾光明俊偉之才，以爲深厚雄渾光明俊偉之文，而助成夫國家深厚雄渾光明俊偉之氣象。

又《四益齋記》 無益之文勿觀，不必曰惑世誣民之文而後勿觀也。【略】曰無益之文勿作，謂出乎己之文也。古人之文，至於今百世，惟其有益，故常存也。今競詩文，誇四六，敏者既以所嗜不自休，鈍者亦復抽摄窮日以取妍，此人通知其無益，而甘爲之者。

陳鵠《耆舊續聞》卷二 學文須熟看韓、柳、歐、蘇，先見文字體式，然後更考古人用意下句處。

又 學者須做有用文字，不可盡力虛言。有用文字，議論文字也。議論文字，須以董仲舒、劉向爲主，《周禮》及《新序》、《說苑》之類皆當貫串熟考，則做一日，便有一日工夫。

又 作文不可強爲，要須遇事乃作，須是發於既溢之餘，流於已足之後，方是極頭。所謂既溢已足者，必從學問該博中來也。

陳模《懷古錄》卷下 前輩云，文章只如作家書方是。韓退之《祭十二郎文》，其叙情雖已自然，然猶有做作處。至如歐公《論尹師魯墓誌》，未嘗作文，而文字亦自然好。蓋歐公晚年收斂之文字多如此。樽齋云：「韓、柳尚可學，歐文則難學。」蓋韓、柳以其做作，有迹可尋，而歐文則自然之中有許多(佳)處，故難學。

又 劉斯立《學易堂記》固是好。樽齋云：「文法好處只用得一回新，蓋常用則腐。」然豈特文法之體，亦不可守常用一律。且如文字簡古底，須要時出一二篇光明俊偉者參錯乎其間方好看。邵伯溫云：「《六經》皆經孔聖手，然讀《書》者如未嘗有《詩》，讀《詩》如未嘗有《易》。《六經》者各自一般氣象。」嘗謂一經之中，亦自氣象不同。《典謨》之雅奧，《禹貢》之嚴整，《五子之歌》、《伊訓》、《說命》、《太甲》等之明暢，周《誥》、殷《盤》之聱牙佶屈，亦自不同。《詩》之《風》、《雅》、《頌》，亦氣象不同。是以退之之文難及者，以其備諸體，杜詩難及者，亦以備諸體。

又 善畫者曰石老而潤，蓋氣象雖老蒼，而又有滋潤可愛者方好。如退之《進學解》、墓銘之類，一見雖若嶄岩，而細觀之，自有可使人愛翫處。故

凡專作減字鉤章棘句之文者，其實中無所得，以此欺眩世俗。謂以艱深之辭，文淺陋之說，一讀雖能鉤棘人喉舌，仔細翫嚼，則枯槁全無意味。豈特他人厭之。彼若是再讀，亦自厭之矣。

又　文字不可使古書全句，須着與他添減，或轉幾字方是。賈誼《新書》四十餘篇，被馬遷紐聚意思，自做一篇括了，王稱作《東都事略》，每於傳中只詳叙官爵，歷任官無發越，惟於東坡傳，把《萬言書》融減，自作一段，不用其辭，而用其意，却得作史之法。馬遷八《書》筆力非細動是下一字，三五板方照應，且是文勢趕到後，一氣不歇減，內中不可添減一段。東坡《萬言書》似覺中間文氣略索處了。

又　文字又有洋洋地平說，忽然回頭來，變作千斤兩許。東坡《晁錯論》「夫以七國之彊而驟削之，其爲變豈足怪哉」！又云：「乃爲自全之計，欲使天子自將而己居守。」却從下而忽起一句云：「且夫發七國之難者誰乎？」東萊批云：「如平波淺瀨中，忽跳起一浪。」

又　歐公吉州有成方收拾，如此頓挫，蓋於平淡中有頓挫處，有雄健處，又時乎有寬大氣象，開一步說處，又時乎有句句轉處。蓋其晚年所見愈高，不作文而自不能不文，不用字照當，而其血脉有自然之照當。曾南豐得歐文之反覆處，却無那雄健頓挫；陳同父得歐文之寬大處，却無歐文之拙而好處。然歐文亦自霜降水涸，自然收斂到平淡，所以於其□有許多好處。若才用功而便要學其中平淡，則先失之易矣。

又　樽齋云：「作古文須要不法度而自法度。」

又　曾樽齋云：「文字須要自我作古，其次師經，師古文又次之。」

又　文章只須平平說起，至下面漸緊。只以一行看，須要重在前；以數行看，須要重在後；以一篇看，須要重在尾方是。若只起頭驚人，後面無以副之，則只山澗水相似，在山關關聲纔震出，到前面却又泯然無聲，則文字不奈看。

又　歐公《答徐無黨書》云：「〔然〕作文之體，初欲奔馳，久當收斂，使簡重嚴正，或時放肆以自舒，勿爲一體，則盡善矣。」此數語眞作文之大訣。如今作文章，不可一樣平平，須要參之十二段，雄健頓挫方好。謝艮齋云：「謂因讀《進學解》『《易》奇而法，《詩》正而葩』，遂悟作文之法，蓋要奇中有正，正中有奇。如作騷亦不可一樣學騷語，須要參入些己意，或長或短，變態自放肆些子方好。」

陳仁子《秋山余按察文稿序》　文章與世運相脈絡，文氣有盛衰，世亦隨之。故讀《雅》、《頌》而知周之爲西，讀《變》《風》而知周之必東，非獨運化然也。【略】唐儒劉禹錫嘗評文與時高下。夫與時而高下者非文也，時之高下乃文爲之也。世盛則簫韶九奏以鳴熙皞之和，世衰則筆削一編以返蒼姬之轍，斲琱爲璞，補罅支欹，而豈徒文乎哉！

趙秉文《跋山谷草》　文章不蹈襲前人，最是不傳之妙。

王若虛《文辨》　李翺與王載言書論文云：「義雖深，理雖當，辭不工，不能成文。」陸機曰：「怵他人之我先。」退之曰：「惟陳言之務去。」假令述笑哂之狀，曰莞爾，則《論語》言之矣；曰啞啞，則《易》言之矣；曰粲然，則穀梁子言之矣；曰逌爾，則班固言之矣；曰囅然，則左思言之矣。吾復言之，與前文何以異？予謂文貴不襲陳言，亦其大體耳，何至字字求異，如翺之說，且天下安得許新語耶？甚矣，唐人之好奇而尚辭也。

又　吾舅周君德卿嘗云：「凡文章巧于外而拙于內者，可以驚四筵，而不可適獨坐；可以取口稱，而不可得首肯。」至哉，其名言也！杜牧之云：「杜詩韓筆愁來讀，似倩麻姑癢處抓。」李義山云：「公之斯文，若元氣先時已入人肝脾。」此豈巧于外者之所能耶！

又　凡文章，須是典實過于浮華，平易多于奇險，始爲知本。末世之作者，往往致力于其末，而終身不返，其顛倒亦甚矣。

又　或問：「文章有體乎？」曰：「無。」又問：「無體乎？」曰：「有。」「然則果何如？」曰：「定體則無，大體須有。」

何亮《答孫沖書》　紹述之于儒，其用心勤矣，而其文可廢也。不然，誤後人之無窮乎。《法言》云：「萬物紛錯則縣諸天，衆言肴亂則折諸聖。」惡睹聖人？曰「在則人，亡則書」。夫聖人而亡，其書可以正衆言之肴亂，則無出周公、孔子者也。其書則《詩》、《書》、《易》、《禮》、《春秋》是也。今以紹述之文，質諸周、孔、《詩》、《書》、《易》、《禮》、《春秋》，而無一言髣髴于其間，則是非昭昭矣。其文可廢，亦昭昭矣。周、孔而下，孟軻、揚雄爲大儒，而觀軻、雄之書，則煥若日星。獨《太玄》爲隱奧而深者，雖未能盡其義，必能通其詞，不若紹述之詞與義俱昧懵混沌，若覘鴻荒之野，榛棘草莽，不知其際也。以至老子、莊周之徒，怪誕恍惚之書，而亦未嘗若此。嗚呼，紹述

之于儒，吾悲其用心之勤，而欲必廢其文，使無誤後人也。

元好問《鳩水集引》 文章雖出於眞積之力，然非父兄淵源、師友講習、國家教養，能卓然自立者鮮矣。自隋唐以來，以科舉取士，學校養賢，俊逸所聚，名卿才大夫爲之宗匠，琢磨淬礪，日就作新之功。以德言之，則士君子之所爲也；以文言之，則鴻儒碩生之所出也；以人物言之，則公卿大臣之所由選也。【略】文章聖心之正傳，達則爲經綸之業，窮則爲載道之器，顧所遭何如耳。

方回《讀篔牕荆溪集跋》 答謂以學致道，不以道致學，道學之名，起於近世儒者。其意曰：「舉天下之學，皆不足以致道，獨我能致之云耳。」回則謂朱、張、呂三大儒，未嘗有是說也。出於其門，名爲舉鼎而實未嘗舉，以之欺世，未有事久而論不定者。顧何患焉？篔牕爲文已成，而印可於水心，初稿是也。續稿學水心文，造語用字全似蹈襲，則不可矣。《薛叔似墓誌》云：「刮皮脫澤，晶熒流通。時永嘉經制宗薛士隆，理學宗鄭景望，公既叔事薛，且師事鄭，又與陳君舉數公博籌廣檻，得其粹完。」陳無己學南豐文、山谷詩，不如此模倣也。水心爲佗胄一再出，有可議，而篔牕自寶慶召試，至端平不遠引，亦可憾也。荆溪祠天台六先賢於學，篔牕亦與，謂陳公之滯於三館也，鄉人囑以祠記諂權相，則謝不爲；相所親啖以兩制而索其文，則拒不與；陛對失人心一疏，則觸忌諱不顧；端平用兵之議，則衆辨之，不隨也。回謂不爲、不予、不顧三事，未爲極節，不隨一事，端平初舉朝一辭也。永嘉諸人，嘉泰、開禧間出處乖刺，謂文足掩行，未也。嘉定亦不同端平者多矣，篔牕之心迹亦未也。荆溪之文稍不及篔牕，各爲哭水心詩十，力量輕重不見。荆溪有云「韓、柳詞空偉，歐、曾見未親」，回則謂水心之見，尤其未親，而於韓、柳得一班耳。又云「受用終無盡，文詞莫太工」，回謂水心文惟其太工，所以不盡及古，何其言之戾也。篔牕祭水心有云「始見阜陵，則末年之冉冉；再遇光廟，則初元之怱怱。」荆溪祭篔牕又云「聯東關兮，十年之冉冉。貳監胄兮，數月之怱怱」。水心誌篔牕母云「左腕乳褓，右手縫緝。」荆溪母事狀云「左提抱，右縫紉；左乳哺，右沐櫛」。文章機杼，果脫罄而已耶？歐公云「韓文雖高，不必似之」，荆溪嘗舉是言而自背之，何耶？水心文，予已取其記序、誌文評之，篔牕、荆溪皆長於銘墓及序記，如四六、疏文之類，皆可刪。水心多以廋辭險語詆朱文公，尤不取象山，二人無此膽此弊，而荆溪於隆興張、呂、陸之祠，強爲融會之說。祠之者，尊敬之也。爲記文以示學者入門，則朱、張、呂爲是，而陸爲未然，不可以無別也。近世諸人，往往畏江西之黨，如包恢無知爲《三陸祠記》，公然記九韶語，謂無極乃老子之學，非周子之言。夫論學且爾，則爲政而行公田，宜其無忌憚也。四明、江西合爲一，排文公之學，或者屈而調護之，過矣。然近人文，未有能過篔牕、荆溪者。

又《跋程君（師中）時文贄卷》 唐人應舉，必以文贄見諸鉅公。本朝試賢良以論策各二十五篇爲進卷，然後中書召試六論，而上親策之，時則其文也必古。其後試宏博，擬爲箴、銘、贊、頌、書、檄、制、誥等，謂之詞業，尤以繳進，始分試三場六題，時則其文也必工。今之進士曰經義者，流弊已極，冗腐穿鑿，不古也，不工也。甚者，巧而已矣。故或場屋魁彥，致位卿相，奏議無一篇可觀，以時文之習誤之也。

李冶《滹南遺老集引》 夫言生於人心，心既不同，言亦各異，其在彼也一是非，其在此也一是非。左右佩劍，其誰能正之？必有大人者出，獨立當世，吐辭立論，掃流俗之所徇，取古今天下之所共與者與諸人，有以塞其口而厭其心，而後呶呶之說息矣。自秦火以來，漢武帝表章《六經》，不謂無功於聖人。然諸儒曲學，往往反爲所汩。陵遲至於唐宋，人自爲說，雖其推明隱奧爲多，其間蹐駁淆混，詿誤後生，蓋亦不少。顧《六經》且如是，況百家乎！子長實錄也，劉子玄黜其煩；孟堅鉅筆也，劉貢父刊其誤；子京俊才也，劉器之病其略。顧史氏且如是，況雜述乎！然則有人於此，品藻其是非，覼縷其得失，使惑者有所釋，鬱者有所伸，學者有所適從，則其澤天下也，不既厚矣乎。

劉將孫《天下同文集序》 方今文治方張，混一之盛，又開闢所未嘗有，唐蓋不足爲盛。搢紳先生創自爲家，述各爲體，功德編摩，與《詩》、《書》相表裏，下逮衢謠，亦各有烝民立極之學問。南瑞此編，又得之鉅公大筆，選精刻妙，則觀於此者，豈可以尋行數墨之心胸耳目爲足以領此哉！自《文選》來，唐稱《文粹》，宋稱《文鑑》，皆類萃成書，他日考一代文章者，當於此取焉。

魏初《送王國賓序》 君子非無名之患，無令名實難。名，身之文也；言，名之輿也。言之不辟，名之不遠，宜哉！昔叔孫豹有言：「太上立德，

其次立功，其次立言。」德，上也；功，次也；言，又次也。咸無焉，爲衆人，生爲五穀蠶，死與草木朽，何沒沒也？夫或曰：言，以駕說者也。學者將務駕其說，則冥行擿埴，道莫之索，其次用何如也？曰：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樂之存乎命。故堯、禹躬行，仲尼皇皇，非命乎？非命乎？堯、禹不言之孔子，孔子能言之堯、禹，非堯、非禹。余以《春秋》、《論語》爲贅疣，梲之藻童子之雕刻，施之天下壯夫，不爲末也。末可勝乎？是以華而不實、蕩而不法，君子耻諸。余友生王子國賓有志於言，將以是鳴於世者也。余願子以孝敬爲冠屨，謙讓爲襟帶，《中庸》、《詩》、《禮》爲佩服，則其言之出也，鏗乎球琳琅玕之戛焉，燦乎絺綌綿繡之錯焉，於以補造化，於以變風俗，於以參天地之盛衰。不然，何名之多言足貴哉？

郝經《答友人論文法書》 經白：書來惠問作文法度、利病，何吾子過於巽下，以能問不能，猶以工師審繩墨於匠人也，何倒置若是之甚哉！然切磋之義不可廢，非吾子之言，何以發經之蒙覆，動某之狂言哉！二帝、三王無文人，仲尼之門，雖曰文學，亦無後世篇、題、辭、章之文，故先秦不論文。騷人作而辭賦盛，故西漢始論文，時則有揚雄之書。東漢復論文，時則有蔡邕之書。建安以來，詩文益盛，語三國則有魏文帝、陳思王之論，語晋、宋則有陸機、沈約之作，折衷南北七代，則有文中子之說。至李唐，則韓、柳氏爲規矩大匠，如韓之《答李翊》、《上于襄陽》、《答尉遲生》、《與馮宿》，柳之《與楊京兆》、《答韋中立》、《報陳秀才》、《答韋珩》、《復杜溫夫》及《與友人》等作，加之以李翺之《答王載言》、《寄從弟正辭》，皇甫湜之《答李生》、《復答李生》，下逮歐、王、蘇、黄之論議，則窮原極委，無所不至其極，無法復可說，百世有餘師矣。經何人也，而敢復論文章之法乎？顧有一焉不敢告也。爲文則固自有法，故先儒謂作文，體制立而後文勢成。雖然，理者法之源，法者理之具，理致夫道，法工夫技，明理，法之本也。吾子所謂法度、利病，近世以文爲技，與求夫法，資於人而作之者也。非古之以理爲文，自爲之意也。古之爲文也，理明義熟，辭以達志爾。若源泉奮地而出，悠然而行，奔注曲折，自成態度，匯於江而注之海。不期於工而自工，無意於法而皆自爲法。故古之爲文，法在文成之後，辭由理出，文自辭生，法以文著，相因而成也，非與求法而作之也。後世之爲文也則不然。先求法度，然後措辭以求理，若抱杼軸，求人之絲桑而織之，經營比次，絡繹接續，以求端緒，未措一辭，鈐制夭閼於胸中，惟恐其不工而無法。故後之爲文，法在文成之前，以理從辭，以辭從文，以文從法，一資於人而無我，是以愈工而愈不工，愈有法而愈無法，祇爲近世之文，弗逮乎古矣。夫理，文之本也；法，文之末也。有理則有法矣，未有無理而有法者也。《六經》，理之極，文之至，法之備也。故《易》有陰陽奇耦之理，然後有卦畫爻象之法；《書》有道德仁義之理，而後有典謨訓誥之法；《詩》有性情教化之理，而後有風賦比興之法；《春秋》有是非邪正之理，而後有褒貶筆削之法；《禮》有卑高上下之理，然後有隆殺度數之法；《樂》有清濁盛衰之理，而後有律呂舒緩之法。始皆法在文中，文在理中，聖人制作裁成，然後爲大法，使天下萬世知理之所在而用之也。自孔、孟氏沒，理寖廢，文寖彰，法寖多。於是左氏釋經而有傳注之法，莊、荀著書而有辨論之法，屈、宋尚辭而有騷、賦之法，馬遷作史而有序事之法，自賈誼、董仲舒、劉向、揚雄、班固，至韓、柳、歐、蘇氏，作爲文章而有文章之法。皆以理爲辭，而文法自具，篇篇有法，句句有法，字字有法，所以爲百世之師也。故今之爲文者，不必求人之法以爲法，明夫理而已矣。精窮天下之理，而造化在我。以是理爲是辭，作是文成是法，皆自我作，志帥行權，多多益善。標識根據，不偏不倚，中天下、準四海以爲正；輝光照耀，炳烈粲發，引日星、麗霄漢以爲明；造微入妙，探賾索隱，極九地、築底裏以爲深；包括綿長，籠罩遐外，塵天地，芥太極以爲大；龍驤虎步，瞰眺八極，登風雲，厲威震以爲雄；躋攀倚拔，窮原無上，棄形器，脫凡邇以爲高；莽蒼闊越，混涵太樸，鬱鴻荒，全渾沌以爲古。震雷霆，開昏塞，節八音，鳴萬籟，有始有卒，如律如呂以爲聲；通一元，貫四時，塞天地，鼓萬物，噴薄動盪，生成化育以爲氣。挈矩布算，撙節量度，徑圍天地，位置六合，規萬世以爲格；巍岸磊落，欲顚欲立，墮疊太華，推移日觀，屹萬仞以爲形；敷布振迅，欲歛欲溢，排闢孟門，疏鑿灩澦，決萬里以爲勢。爲門爲庭，爲堂爲殿，爲樓爲閣，以爲間架；爲甲爲乙，爲首爲尾，爲腹爲背，以爲鋪叙；爲閉爲鍵，爲構爲締，爲聯爲屬，爲橐爲鑰，以爲關鍵；爲困爲廩，爲庾爲倉，爲筐爲篋，爲裹爲囊，以爲含蓄；爲坐爲作，爲進爲退，爲折爲還，爲舒爲疾，以爲步驟；爲莊爲嶽，爲逵爲軌，爲途爲路，爲縱爲横，以爲馳騁；爲經爲緯，爲端爲緒，爲錯爲綜，爲織爲紝，以爲機杼。鍊金鎔錫以爲精，礱石磨玉以爲潔，去陳剝爛以爲新，苴漏塞罅以爲密，

昭布森列以爲博，旁搜遠紹以爲邃，依違諱避以爲婉，紆餘曲折以爲態，容與平坦以爲易，遏塞險澀以爲難，澄湛靜敞以爲清，激揚蹈厲以爲節，優游不迫以爲暇，頓放妥帖以爲安，建置強崛以爲固，鼎峙山立以爲重，持綱挈要以爲簡，填委充塞以爲富，穿徹沈著以爲快，警策峻緊以爲偉，恣睢徜徉以爲肆，齊莊謹肅以爲嚴，翦截裁制以爲整，超卓頓挫以爲壯，擁衛倚疊以爲厚，脫暢便利以爲通，一唱三歎以爲感，剴切訐忤以爲激，咀嚼雋永以爲味，深長奧衍以爲趣，音節中適以爲和，抑揚起伏以爲變，瑰詭譎怪以爲奇，雕鎪無跡以爲巧。成就而無作爲、順理而不生事以爲化。耳目口鼻四體衣冠具，不瘖不痺，活而不死以爲備。不知其所以然而然，莫非自然以爲神。則法亦不可勝用，我亦古之作者，亦可爲百世師矣。豈規規孑孑，求人之法，而後爲之乎！故先秦之文則稱《左氏》、《國語》、《戰國策》、《莊》、《荀》、屈、宋，二漢之文則稱賈誼、董仲舒、司馬遷、劉向、揚雄、班固、蔡邕，唐之文則稱韓、柳，宋之文則稱歐、蘇，中間千有餘年，不啻數千百人，皆弗稱也。騷、賦之法則本屈、宋，作史之法則本馬遷，著述之法則本班、揚，金石之法則本蔡邕，古文之法則本韓、柳，論議之法則本歐、蘇，中間千有餘年，不啻數千百文，皆弗法也。何者？能自得理而立法耳，故能名家而爲人之法。苟志於人之法而爲之，何以能名家乎？故三國、六朝無名家，以先秦、二漢爲法，而不敢自爲也。五季及今無名家，以唐、宋爲法，而不敢自爲也。韓文公每語人以力去陳言，當自作，但識字，言從字順，識職而已，不當蹈襲故爛，謂宏詞詞賦爲俳優，皆此意也。然則前人不足法歟？文有大法，無定法。觀前人之法而自爲之，而自立其法。彼爲綺，我爲錦；彼爲樹，我爲觀；彼爲舟，我爲車，則其法不死，文自新而法無窮矣。近世以來，紛紛焉求人之法以爲法，玩物喪志，闚竊模寫之不暇，一失步驟，則以爲狂爲惑，於是不敢自作。不復見古之文，不復有《六經》之純粹至善，孔、孟之明白正大，左氏之麗縟，莊周之邁往，屈、宋之幽婉，無復賈、馬、班、揚、韓、柳、歐、蘇之雄奇、高古、清新、典雅、精潔、恣肆、豪宕之作，總爲循規蹈矩決科之程文，卑弱日下，又甚齊、梁、五季之際矣。嗚呼！文固有法，不必志于法。法當立諸己，不當尼諸人。不欲爲作者，則已欲爲作者。名家而如古之人，舍是將安之乎？是經之志也，故敢以爲復，然未知其是且非也，吾子幸復惠教焉。

又《文弊解》 事虛文而棄實用，弊亦久矣。自爲己之學不明，天下之人狃於習而啗於利，是以背而馳之力，衒而爲之譟。援筆爲辭，綴辭爲書，藉藉紛紛，不過夫記誦辭章之末，卒無用於世，而謂之文人，果何文耶？俾佛、老二氏靈於其間，文、武之道墜於地，而天下淪於非類也，宜矣。其不幸而不觀於大庭氏之先，而不見夫文之質也；不幸而不遊於孔氏之門，而不見夫文之用也；不幸而不窮夫《六經》之理，而不見夫文之實也。仰而觀，俯而察，天地之間，衆形之刻鏤，衆色之光絢，衆聲之咿喔，衆變之錯蹂，爛乎其文而若此也，不知孰爲之，而孰綴之。乃規規以爲工，切切以爲巧，斐斐以爲麗，角勝而相尚，爲文而無用，何哉？三代之先，聖君賢臣，唯實是務，至於誥誓勅戒之辭，賡和之歌，皆核於實而曄於華，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故史臣贊曰「聰明文思」，孔子稱之曰「煥乎其有文章」，自其發見者而言，不以文爲本也。天人之道，以實爲用，有實則有文，未有文而無其實者也。《易》之文實理也，《書》之文實辭也，《詩》之文實情也，《春秋》之文實政也，《禮》文實法，而《樂》文實音也。故《六經》無虛文，三代無文人。夫惟無文人，故所以爲三代，無虛文，所以爲《六經》，後世莫能及也。余嘗熟讀《語》、《孟》二書，意味無窮，感化不已。師弟對問之間，而文若是，豈有意於文而後言邪？聖賢之膏腴，道德之精華，發而自然耳，若所以爲孔子，所以爲孟軻，後世亦莫能及也。孔氏之門，游、夏以文學稱，未聞其執筆命題而作文也。則所謂文學者，亦異矣。後世文士，工於文而拙於實，衒於辭章而忘於道義，故班、馬不免於刑，范曄、陸機、謝靈運不免於誅，陳叔寶、楊廣不免於覆宗社，而柳柳州不免於小人，文何益耶？苟有其實矣，何患無文。三代則亦已矣，至於後世，漢高帝奮起亡秦，王有天下，功並湯、武，未嘗爲文也，如《大風》之歌，聲震海嶽，而光犯日月。諸葛孔明仗義興漢，委身事蜀，道合伊、呂，而他文未見也，如《出師》之表，與商、周命訓相上下。則有實者有文也必矣。方今道喪時弊，正氣湮塞，生民墜溺，志士振起之秋也，可拘於虛文，溺於淺淺哉？宜嘬《六經》之實，盡躬行之道，精百代之典，革虛文之弊，斷作爲之工，存心養性，磨厲以須天下之清。其行也，其達也，必不與草木並朽而無聞矣。

王惲《遺安郭先生文集引》 文章雖推衍《六經》，宗述諸子，特言語之工，而有理者乎。然必需道義培植其根本，問學貯蓄其穰茹，有淵源精尚，其辭

體爲之不輟，務至於圓熟，以自得有用爲主，浮艷陳爛是去，方能造乎中和醇正之域，而無剽切撈攘滅裂荒唐之弊。故爲之甚難，名家者亦不多見。

又《古今文難易不同說》 訓、誥、誓、命等，文體固不同，要本聖賢以彝典明天理、本人情、統群心而已。然古今辭文，有難易相反者，先儒論難，終未明瞭。以予度之，書之爲策，須史氏潤色隱括，既出衆手，性異好尚，學有深淺，才有高下，筆有強弱，而辭有澀易故也。九峰疑其勝女口傳者，偏記其難；孔壁後得者，返爲平易。反覆究說，似遠而泥。謂如尹之訓賢君也，當深而易；庚之誥民庶也，當易而深。又《周書》五誥，獒牙詰曲，叮嚀委曲，有不易曉者，此無他，一繫夫當時人情，勢有不得不然者。更值夫史氏之尚奇者，一向艱澀，韜其幽光，以成噩噩灝灝之體耳。蔡氏復以紀實難工、雅辭易好爲辯，是亦主其措辭爲言，然不辨此，恐杜後來者詳說，使學者躍如求于耳目聞見之外也。

又《文辭先後》 文之作，其來不一：有意先而就辭者，有辭先而就意者。意先而就辭者易，辭先而就意者難。意先辭後，辭順而理足；辭先意後，語離而理乖。此必然理也，學者最當知之。

陸文圭《文說》 古之所謂文章，非言語之謂也，道德仁義之精華，禮樂法度之彰著，皆其具也。然典謨訓誥，誓命之書，坦明溫厚，已非秦漢經生講師所能道，而《三百篇》章句，皆出於微臣寡婦寺人伶官之口，何其粲然而成章也。蓋周、召而上，文章皆實用，孔、曾而下，文章皆空言。空言者，言而不見用，非無用之空言也。以無用之空言，而後世能言之士，如向晨之星，稀疎絕少，豈不大可怪也哉。自唐以來，朝廷百司用人無方，惟翰苑非文章之士不預，所以承恩寵，備顧問，參謀議，職諫諍，位親而地禁，非止典誥代言以風天下而已。唐以陸贄、李絳爲之，宋以歐陽修、蘇軾爲之，則人品知也。夫文本於理，根於識，昌於氣，兼之者，賈、董而下諸人，雖不居翰苑，名猶著也。翰苑創於唐開元間，六百餘年，學士名不著者何限，然則視文章之能否，知翰苑之盛衰。

陳櫟《勤有堂隨錄》 文所以明理，必明理然後能作文，必講學然後能明理。講學當於何下手？不出乎讀《六經》、《四書》而已。《六經》非大儒不能盡通，初學且先通一經，《四書》亦當讀之有次序。文公定法：先《大學》，次《語》，次《孟》，末及《中庸》。今皆當按此用功，精熟以看《四書》，窮一經，然後讀官樣典雅程文以則傚之，又求之古文以助其文氣，曉其文法，雖大儒教人，亦不過如此而已。

袁桷《甬山集序》 「文章與時爲高下」，誠哉是言也。宋祚將亡，國學考文，其悲哀促急，不能以一朝居。四方翕然取則，凌躐上第。至今殘編斷牘，讀之令人歎恨不已。蓋士生斯時，能自拔以表見者，不一二數。有一人焉，則又韜匿冲晦，與世若不相接。

吳澄《張達善文集序》 昔之爲文者，曰不蹈前人一言一句，或曰，此文人之文爾，儒者之文不如是。儒者託辭以明理，而非有意於文也。雖然周子之《太極圖》、《易通》，張子之《訂頑》、《正蒙》，程子、邵子之《易傳序》、《定性書》、《觀物篇》，前無是也，朱子祖述周、程、張、邵，而辭莫有同者焉，誰謂儒者之文不文人若哉。彼文人工於詆訶，以爲洛學興而文壞。夫朱子之學，不在於文，而未嘗不力於文也。奏議倣陸宣公而未至，書院學記曼衍繚繞，或不無少損於光潔，若他文，則韓、柳、歐、曾之規矩也，陶、謝、陳、李之律呂也。律之，呂之，規之，矩之，而非陶，非謝，非陳，非李，非韓，非柳，非歐，非曾也。是豈區區剽掠掇拾者，而猶有詆訶者乎！

又《題貢仲章文稿後》 理到氣昌，意精辭達，如星燦雲爛，如風行水流，文之上也。初不待倔強其言，蹇澀其句，怪僻其字，隱晦其義，而後工且奇。

又《送虞叔當北上序》 文者，士之一技耳，然其高下與世運相爲盛衰，其能之者，非天之所與不可得，其關係亦重矣哉！東漢至於中唐六百餘年，日以衰敝。韓、柳二氏者出，而文始革。季唐至於中宋二百餘年，又日以衰敝。歐陽、王、曾三氏者出，而文始復。

又《張氏自適集序》 古之文自虞、夏、商、周，更秦歷漢，至後漢而弊，氣日卑弱，莫可振起。唐韓、柳，宋歐、曾、王、蘇七子者作，始復先漢之風。他豈無人，要皆難與七子者並，以文論人則然也。歐、曾、王、蘇同時有若司馬文正公，豈出數子上哉？然讀者不肯釋手，何歟？蓋其心術正，倫紀厚，持守嚴，踐履實；積中發外，辭氣和平，非徒言之爲尚。以人論文則然也。河南張仲美名道濟，修潔士也。小官微祿，韜隱遠方垂三十年，屢空而不戚。身外之物，一物不苟取；天下之人，一人不輕與。爲詩爲文，一本諸中言，言必麗於理。世之絢采色，調聲響，炳炳琅琅以飾其於外者，能如是乎？故余不以文論其人，而以人論其文。

又《知非堂稿原序》　夫言之秩然次序條理者謂之文，文無待於作也。後之人，口之所言，雜亂無紀，則必締搆於思，撰造其辭，而後筆之於簡牘。古人雖不作文，孔子嘗云「辭達而已矣」，此固作文之大法也。

程端禮《讀書分年日程》卷二　學作文：　看此要識文體之佳耳。其短於理處極多，亦可以爲理不明，而不幸能文之戒。如欲叙事雄深雅健，可以當史筆之任，當直學《史記》、《西漢書》，先讀眞西山《文章正宗》及湯東澗所選者，然後熟看班、馬全史，此乃作紀載垂世之文，不可不學。後生學文，先能展開滂沛，後欲收斂簡古甚易。若一下便學簡古，後欲展開作大篇難矣。若未忘場屋欲學策，以我平日得於《四書》者爲本，更守平日所學文法，更略看漢唐策、陸宣公奏議、朱子封事書疏、宋名臣奏議、范文正公、王臨川、蘇東坡萬言書、策略、策別等，學陳利害，則得矣。況性理、治道、制度三者，已下工夫，亦不患於無以答所問矣。雖今日時務得失，亦須詳究。欲學經問，直以《大學》、《中庸》。或問爲法，平日卽讀《四書註》及讀看性理文字，又不患於無本矣，欲學經義亦倣。或問文體，用朱子貢舉私議中作義法爲骨子，方今科制明經以一家之說爲主，兼用古註疏，乃是用朱子貢舉私議之說。按《貢舉私議》云：「令應舉人各占兩家以上，將來答意則以本說爲主，而旁通他說，以辯其是非，則治經者不敢妄牽己意，而必有據依矣。」又云：「使治經者必守家法，命題者必依章句，答義者必通貫經文，條舉衆說，而斷以己意，當更寫卷之式明。著問目之文，而疏其上下文通，約三十字以上，次列所治之說，而論其意。次又旁引他說，而以己意反覆辨析，以求至當之歸。但令直論聖賢本意，與其施用之實，不必如今日分段破題對偶敷衍之體，每道只限五六百字以上。至於舊例經義禁引史傳，乃王氏末流之弊，皆當有以正之。此私議之說也。」竊謂今之試中經義，既用張庭堅體，亦不得不略倣之也。考試者是亦不思之甚也。張庭堅體已具冒原講證結，特未如宋末所謂文妖經賊之弊耳。致使累舉所取程文，未嘗有一篇能盡依今制。明舉所主所用所兼用之說者，此皆考官不能推明設科初意，預防末流輕淺虛衍之弊，致使舉舉相承，以中爲式。今日鄉試經義，欲如初舉方希願禮記義者，不可得矣。科制明白不拘格律，蓋欲學者直寫胸中所學耳，奈何陰用冒原講證結格律死守而不變，安得士務實學，得實材爲國家用，而爲科目增重哉！因著私論於此，以待能陳於上者取焉。如自朝廷議修學校教法以輔賓興之制，則此弊息矣。假如書義倣張體，以蔡傳之說爲終篇主意（如論破然），如傳辭已精緊而括盡題意，則就用之爲起，或略而泛，則以其意自做次略衍開，次入題發明以結之。次原題題下，再提起前綱主意，歷提上下經文而歸重此題，次反覆敷演，或正演，或反演，或正引事證，或反引事證，繳歸主意。次結或入講腹，提問逐節所主之說，所以釋此章之意（如孔穎達疏文釋註之體）。逐節發明其說，援引以證之。繳歸主意，後節如前。又總論以結之，如易又旁通所主次一家說，又發明其異者而論斷之，又援引以證之結之。次兼用註疏，論其得失而斷之證之結之。平日既熟讀經傳，又不患於無本矣。此亦姑言其大略耳。在作者自有活法，直寫平日所得經旨無不可者。元設科條制，既云作義不拘格律，則自可依《貢舉私議》法，此則最妙。如不得已，用張庭堅體，亦須守傳註議論，確實不鑿不浮可也。欲學古賦，讀《離騷》已見前，更看讀《楚辭後語》並韓、柳所作句法韻度，則已得之。欲得著題命意，間架辭語縝密，而有議論爲科舉用則，當擇《文選》中漢魏諸賦、《七發》及《晉問》熟看。大率近世文章，視古漸弱，其運意則縝密於前，但于《文選》、《文粹》、《文鑑》觀之便見。欲學古體制誥章表，讀《文章正宗》辭命類及選看王臨川、曾南豐、蘇東坡、汪龍溪、周平園宏辭總類等體，四六章表以王臨川、鄧潤父、曾南豐、蘇東坡、汪龍溪、周平園、陸放翁、劉後村及宏辭總類爲式，其四六表體，今縱未能盡見諸家全集選鈔，亦須得舊本翰苑新書觀之，則見諸家之體，且并得其編定事料爲用。

虞集《答熊萬初論文啓》　伏承專訪，兼致儷辭。獲觀撰集之言，用識進修之志。樂取諸善，借聽於聾。切謂古者，學文貴乎端本。涵養未至，出慮多生於血氣之私；辯問弗精，立論或違乎禮律之當。必兩者之無欠，乃沛然而有餘。每嘆尋常未親師友，不知規矩準繩之至，乃在桑麻穀粟之問，甚者蔽夫意見之或偏，因以肆其才力之所至。苕閒翡翠，靡慚鄭衛之淫哇；世外空青，亂剽佛老之糟粕。是吾憂也，無力振之，思得其人，共理茲事。共惟某人年與學俱富，才與氣並高。蟬聯柬册之成章，璀璨珠璣之溢目。幽險不作，從容可觀。平波漫流，勢必至於達海；深根厚植，時自可以昂霄。而尤撝謙，特賜下問。某困始知學，老已見侵。思寡過而未能，於及人乎何有？由濂洛而遡洙泗，顧範我之馳驅；規姚姒而逮莊騷，尙啓予於切琢。庶幾互益，不負枉才。謹奉啓陳謝。

又《劉應文文稾序》 江西之境，其山奇秀而水清瀉。委折演注，至於南昌，則山益壯，水益大。故生人稟是氣者，多能文章。而其爲文，又能脫略其鄙樸之質，振作其委靡之體。故言文者，未有先於江西。然習俗之弊，其上者，尚以怪詭險澀、斷絕起頓、揮霍閃避爲能事，以竊取莊子、釋氏緒餘，造語至不可解爲絕妙。其次者，泛取耳聞經史子傳，下逮小說，無問類不類，勦剽近似而雜舉之，以多爲博，而蔓延草積，如醉夢人，聽之終日不能了了。而下者，廼突兀其首尾，輕儇其情狀，若俳優諧謔，立此應彼，以文爲事。嗚呼！此何爲者哉？大抵其人於學無所聞，於德無所蓄，假以文其寡陋，而從之者亦樂其易能，無怪其禍之至此，不可收拾也。嗚呼！爲文章者，未暇縱論古今天下也。卽江西論之，歐陽文忠公、王文公、曾南豐，非其人乎？執筆之君子，亦嘗取其書讀之。凡己之所爲，合於此三君子否也？苟不合，則已謬可知已，而曾不出此何也？蓋三君子之文，非徒然也，非止發於天資而已也。其通今博古，養德制行，所從來者遠矣。宜乎樂爲寡陋而爲能者，不知思也。此三君子之文，猶不足以知之，況三君子之上，有當知者尚遠也，豈復知之乎？如此，而欲以文自名，則亦惜乎委氣之委者矣。悲夫！豈獨學者之咎哉？豈獨學者之咎哉？

劉鶚《齊安河南三書院訓士約》 文體之宜正也。程夫子云：「立言之道，不使知德者厭，無德者惑。」孟氏亦云：「言近而指遠者，善言也。」蓋其言不近，則衆人亦惑；其旨不遠，則君子易厭。此聖賢立言之法，萬世操觚者所必宗焉者也。試看《論語》、《孟子》，其言何等平易，其意何等精深，使人觀之顯然，味之無極矣。

劉岳申《答宜春秀才趙民信論文書》 韓公所謂不知直似古人，亦何得於今人也。每誦此言，可爲深悲至慨。僕於文字，本非所長，徒願學，則有志久矣，然每不敢輒有所出，何者？誠知其未易。以爲知者，固不可常遇，而遂謂世無知者尤不可，苟一遇之，則百醜敗露矣。趙岐稱孟子辭不迫切，而意已獨至，此文章至妙處，然安可得。岐，可謂知者，古人不可及，正在此。今人急言極論，愈雜亂紛糾，但覺古人不勞餘力，而旁通曲暢，無所不有，何其易也。《春秋》之稱微而顯，夫微，卽不顯；顯，卽不微。君子之道淡而不厭，簡而文，夫淡卽厭，不厭卽不淡，簡卽不文，文卽不簡。每讀《左傳》、《史記》、《漢書》，去之數千年，其事其人，委曲詳悉，皆如當日親見，而高古要妙，去人愈遠，又何也？寓從容於簡寡，藏曲折於平易，欲以整見暇，以少爲多，非不欲髣髴近似，而終不可到。故有至樸而巧者不能及，有至約而博者不能盡，有至顯白而深晦者不能近，此古人所以可師也。

王構《修辭鑑衡》卷二文引《童蒙訓》 繁簡：文有以繁爲貴者，若《檀弓》石祁子沐浴佩玉，《莊子》之大塊噫氣，用者字，韓子《送孟東野》用鳴字，《上宰相書》至今稱周公之德，其下又有不衰二字，凡此類，則以繁爲貴也。文有以簡爲貴者，若《舜典》至於南岳如岱，《禮》西岳如初，《孟子》獻子之友五人，其三人則予忘之，《史記》事在某人傳，凡此類，則又以簡爲貴也。但繁而不厭其多，簡而不遺其意，乃爲善也。

又 爲文養氣：韓退之《答李翱》、老泉《上歐陽公書》，最見爲文養氣之妙。

王沂《王叔善文稾序》 《易》曰：「公用射隼於高墉之上。」孔子之訓曰：「隼者，禽也；弓矢者，器也；射之者，人也。」其簡易明白若此，故曰「辭達而已矣」。韓退之言，其始爲文，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非聖人之志不敢存，處若忘，行若遺，戛戛乎難矣。及年益老而學益成，則曰「文無難易」，惟其是耳。退之之是，孔子之達也，文至於是辭至於達而已。余幼時侍先子官江南時，宿儒老先生尚在，聽其議論，讀其文辭，如是而充拓之遠也，如是而含容之深也，如此其精麗也，如此其雄深也。然其論者實理，其序者實事，又以悟文之果止於是，而辭之果止於達也。心既識其所以然，及其自爲之則不至焉。既而曰：「夫既識其所以然而未至焉者，不學之過也，事皆然，獨文乎哉！」其後年長而涉世，不得殫歲月盡心力，追古之作者爲並，而足其所好慕其僅有之者，未敢自謂能至焉也。

又《爲范慶元芳潤堂記》 昔人論作文之法曰：「長袖善舞，多財善賈。」生取古人書劇讀而精思之，浩乎其川流，薰乎其蘭馥，研索日以富，則陸機所謂「漱六藝之芳潤」者，可言矣。雖然，辭章之靡麗者易工，而義理之精微者難究，其益思所以務學乎。致飾語言，不若養其氣；求工筆劄，莫若勵於學。氣完而學淬，則雖崇德廣業，亦自此進，況其外之文乎。

歐陽玄《潛溪後集序》 三代而下，文章唯西京爲盛。逮及東都，其氣寖衰。至李唐復盛，盛極又衰。宋有天下百年，始漸復于古。南渡以還，爲士者以從焉無根之學，而荒思於科試間，有稍自振拔者，亦多誕幻卑冗，不足

以名家，其衰又益甚矣。我元龍興，以渾厚之氣變之，而至文生焉。中統、至元之文龐以蔚，元貞、大德之文暢而腴，至大、延祐之文麗而貞，泰定、天曆之文贍以雄。涵育既久，日富月繁，上而日星之昭晰，下而山川之流峙，皆歸諸粲然之文，意將超宋、唐而至西京矣。【略】先民有言曰：「知言，聖賢之能事；立言，學問之極功。」不學知言，不能明理；不學立言，不能成文。

又《桂隱文集原序》 有一定之法，而蔑一定之用者，聖人之於規矩也；有無窮之言，而懷無窮之巧者，造物之於文章也。是故巧能爲文章，不能爲規矩，偭故常而爲規矩者，狂之於巧者也。法能爲規矩，不能爲文章，守故常而爲文章者，狷之於法者也。今余讀劉先生之文，溫柔敦厚，歐也；明辯疎雋，蘇也；至論其妙，初豈相師也哉！又豈不相師也哉！或曰：「妙可聞乎？」曰：「妙可意悟耳。」試從鎏先生求之，蓋有不可得以言傳者矣，而況余乎？雖然余所謂規矩，蔑一定之用，文章懷無窮之巧者，庶乎近之。

黃溍《吳正傳文集序》 某竊聞昔人之論文，率謂文主於氣，氣命於志，志立於學者也。蓋三代而下，騷人墨客以才驅氣，駕而爲文，驕氣盈則其言必肆，而失於誕；吝氣歉則其言必苟，而流於諂。譬如一元之運，百物生焉，觀其榮耀銷落，而氣之屈伸可知也。惟夫學足以輔其志，志足以御其氣者，氣和而聲和，故其形於言也，粹然一出於正。玆其所以信於今，而貽於後歟！

吳師道《張文忠公雲莊家集序》 人聲之發爲言，言之精者爲文，而皆出於氣也。昔人謂文不可以學而能，氣可以養而致。是氣也，孟子所謂浩然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者歟！夫其養充而氣完，然後理暢而辭達。孟子之言，非爲作文設，而作文之法，孰有過此？竊嘗以是驗之世之人，即其文之高下，而其氣之大小，能養與否，與夫養而未至者，并可以得之也。

許有壬《林春野文集序》 貢舉未行，士之力學者積厚資深，發而爲文章，決江河，涇溝池，至即盈溢。利祿一啓，人重得失，始有欲速而求捷者。假步蹈律，寸跬模倣，釁而始羅，規規乎其不裕也。今試格一日之目，有古賦，有詔誥、章表。近循習多用賦，則賦當日盛，上不追騷，下亦不失爲漢魏矣，而世反有今不逮昔之歎，何哉？蓋昔之人有式不擬，直以所學充之，後之人無學可充，而惟式是擬也。

又《青崖魏忠肅公文集序》 天地淸淑之氣，鍾於士而發爲文章，宜無時無地不得其正也。然世運有離合，敎法有隆汙，而經術之道有晦明之不同，雖有異質，不能不汩而變焉。金源氏之有中土也，設科取士，治號尙文，而天下分裂，羣言亂嘭，士之氣習，文之體裁，有欲醇而不能不疵者也，有欲實而不能不浮者也。力雖勞，而趨則近；業雖工，而道則虧。豈非聲敎有限，而義理之學未鬯邪！我元一文軌，然後程朱之學大明於世，造詣深者，蔚爲名賢，推緒餘爲文章，亦莫不度越世習，蓋理勝則文在其中矣。

余闕《待制集序》 天地之化物，類人事之理，久則敝，敝則革，革則章。非敝無革，非革無章。吾何以知其然也？在《易》之「革」。「革」之卦，貞離而兌悔。離，文也，時至於革，則其敝也久矣。夫兌，離所勝者也，物敝當革，雖所勝者，熄之，故兌革離。夫惟革其故，而後新可取，故革其文者，乃所以成其文也。近取諸物，若虎豹之文，非不彪然炳也，及久而敝，則黜昧龐雜，曾不若狌狸之革而章者也。四離之終，而革之時也；五與上，革之功也。故五爲虎變，而上爲豹變。以其世考之，成周之文，唐虞以降之所未有也，至孔子之時，乃大敝矣。周公，聖人也，曷不爲是勿敝之道，以貽其子孫，以傳之天下後世，使之守而無變哉？蓋物久而敝，理也。理之必至，聖人亦未如之何也。孔子之作《春秋》，或者以爲紬周之文、崇商之質，夫豈盡然？以其告顏子四代之制與夫後進禮樂者觀之，則其所損益者可知也。由周而來，亦可概見。漢之盛也，則有董子、賈傅、太史公之文。東都而下，則敝而不足觀也。唐之盛也，則有文中子、韓子之文，中葉而下，則敝而不足觀也。宋之盛也，則有周子、二程子、張子、歐、曾之文，南遷而下，則敝而不足觀也。夫何以異于虎豹之文，彪然炳也，及久而敝，則黜昧龐雜，曾不如狌狸之革而章者哉？文之敝，至宋亡而極矣，故我朝以質承之，塗彩以爲素，琢雕以爲朴。當是時，士大夫之習尙，論學則尊道德而卑文藝，論文則崇本實而去浮華。蓋久而至于至大、延祐之間，文運方啓，士大夫始稍稍切磨爲辭章，此革之四而趨功之時也。

鄭玉《羅鄂州小集序》 文章與天地相爲終始，視世道之升降而盛衰者也。蓋自夫天地既判，三辰順布，五行錯出，其文著矣。伏羲畫卦，而人文始開；文王贊《易》，而文益備矣。及夫兩漢二馬、揚、班，或以紀事蹟著於策書，或以述頌功德刻之金石，文章之作，始濫觴矣。自是而降，一代之興，

必有一代之制，而文章亦由是而見焉。豈唯足以傳其事功，因以觀其治亂。

陳繹曾《文說》 陳文靖公問爲文之法，繹曾以所聞於先人者對曰：一養氣，二抱題，三明體，四分門，五立意，六用事，七造語，八下字。養氣法：肅。朝廷之文宜肅，聖賢道德宜肅。壯。長江大海之文宜壯，軍陣英雄之文宜壯。清。山林之文宜清，風月貞逸宜清。和。宴樂之文宜和，通人達士宜和。奇。鬼神之文宜奇，俠客高士宜奇。麗。宮苑之文宜麗，富貴美人宜麗。古。遊覽古迹之文宜古，上古人事宜古。遠。登高眺遠之文宜遠，大功業人宜遠。右養氣之法，宜澄心靜慮，以此景此事此人此物，默存于胸中，使之融化，與吾心爲一，則此氣油然自生。當有樂處，文思自然流動，充滿而不可遏矣。切不可作氣，氣不能養而作之，則昏而不可用，所出之言，皆浮辭客氣，非文也。氣之變化無方，當以此類推之。抱題法：開題。以題中合說事，逐一分析開寫，於篇中各間架內，次其先後所宜，逐一說盡。或以意化之，或以情申之，或以實事紀之，或以故事彰之，或以景物叙之。一篇之內，變換雖多，句句切題也。此作文入門之法，非其至者也。合題。亦以題中合說事逐一開寫，卻將意融會作一片，一口氣道盡，然忌直率。卻於間架中要意思曲折，此高於開題也。括題。只取題中緊要一節作主意，餘事輕輕包括見之，此最徑捷也。影題。並不說正題事，或以故事，或以他事，或立議論，挨傍題目而不着迹。題中合說事，皆影見之，此變態最多。反題。題目或悖義理，則反意說之。救題。題目雖悖義理，而以強辭奪正理解救之。引題。別發遠意，使人不知所從來，忽然引入題去，卻又親切痛快，此要筆力似影題而實異也。影題從題中來，此自題外來。蹙題。題繁乃蹙其文使甚簡，而不漏脫題中一事。衍題。題虛無可說，乃衍其意使甚多，而無一事題外來。招題。將題目熟涵泳之，使胸中融化消釋，盡將題中合說粗話掃去，就其中取出精華微妙之意，作成文章。超出題外，而不離題中，此作文之極功也。明體法：頌宜典雅和粹，樂宜古雅諧韶，贊宜溫潤典實，箴宜謹嚴切直，銘宜深長切實，碑宜雄渾典雅，碣宜質實典雅，表宜張大典實，傳宜質實，而隨所傳之人變化。行狀宜質實詳備，紀宜簡實方正，而隨所紀之人變化。序宜疏通圓美，而隨所序之事變化。論宜圓折深遠，說宜平易明白，辨宜方折明白，議宜方直明切，書宜簡要明切，奏宜情辭懇切，意思忠厚，詔宜典重溫雅，謙冲惻怛之意藹然。制誥宜峻厲典重。分間法：頭起欲緊而重，大文五分腹，二分頭額；小文三分腹，一分頭額。腹中欲滿而曲折多，欲健而快。尾結欲輕而意足，如駿馬注坡，三分頭，二分尾。凡文，如長篇古律詩、騷古辭、古賦、碑碣之類，長者腹中間架，或至二三十段，然其要亦不過作三節而已。其間小段，間架極要分明，而不欲使人見其間架之迹，蓋意分而語串，意串而語分也。立意法：景。凡天文地理物象皆景也，景以氣爲主。意。凡議論思致曲折皆意也，意以理爲主。事。凡實事故事皆事也，事生於景則眞。情。凡喜怒哀樂愛惡欲之眞趣皆情也，意出於情則切。凡文體雖衆，其意之所從來，必由於此四者而出。故立意之法，必依此四者而求之，各隨所宜，以一爲主，而統三者於中。凡文無景則枯，無意則粗，無事則虛，無情則誣。立意之法，必兼四者。戴帥初先生曰：「凡作文發意，第一番來者陳言也，掃去不用；第二番來者正語也，停之不可用；第三番來者精意也，方可用之。韓子所謂陳言之務去，戛戛乎其難哉！其法如此。」戴先生又云：「作文須三致意焉。一篇之中三致意，一段之中三致意，一句之中三致意。」先尚書云：「文章猶若理詞狀也，一本事，二原情，三據理，四按例，五斷決。本事者，認題也；原情者，明來意也；據理者，守正也；按例者，用事也；斷決者，結題也。五者備矣。」辭貴簡切而明白。用事法：正用。故事與題事正用者也。反用。故事與題事反用者也。借用。故事與題事絕不類，以一端相近而借用之者也。暗用。用故事之語意而不顯其名迹。對用。經題用經事，子題用子事，史題用史事，漢題用漢事，三國題用三國事，韓柳題用韓柳事，佛志題用佛志事，此正法也。扳用。子史百家題用經事，三國題用周漢事，此扳前證後，亦正法也。比用。莊子題用列子，柳文題用韓文，亦正用之變也。倒用。經題用子史，漢題用三國，此有筆力者能之也。泛用。于正題中乃用稗官小說俗語戲談異端鄙事爲證，非大筆力不敢用，變之又變也。凡用事，但可用其事意，而以新語融化入吾文，三語以上，卽不可全寫。造語法：正語。《尚書》曰：「若稽古帝堯，曰放勳。」帝舜曰：「重華，協于帝。」大禹曰：「文命敷于四海。」皐陶曰：「允迪厥德，謨明弼諧。」《春秋》：「六鷁退飛過宋都，隕石于宋。」皆正其事而語之。拗語。《楚辭》：「吉日兮辰良」，不言「吉日兮良辰」。「蕙殽蒸兮蘭藉，奠桂酒兮椒漿」，不曰「蒸蕙殽兮蘭藉」。《莊子》「樂出虛蒸成菌」，不言「虛出樂」，倒一字句法便健十倍。反語。《論語》「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又曰「愛之能勿勞乎」，

與《尚書》「兪哉衆非，元后何戴」，此皆反其意而道，使人悠悠致思焉。累語。《尚書》寬而栗」，老子「長短相形」等語，皆累句也。孫武子「利而誘之，亂而取之」一節，語雖累而辭意句句有妙者。聯句。《尚書》「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大學》「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檀弓》「人喜則斯陶」，皆聯語也。歇後語。《論語》「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此皆不說破正意，歇後所當語而使人自思之。答問語。《論語》「吾何執？執御乎，執射乎」，孟子「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詩》云「鷄既鳴矣，朝既盈矣，匪鷄則鳴，蒼蠅之聲」，《公羊》、《穀梁》尤極其變。變語。《堯典》「宵中星虛」，《舜典》「如西禮正月上日月正，元日正月朔旦」是也。省語。《舜典》「至于南岳，如初禮儀，禮其他如，皮弁之儀」，此省語也。助語。《檀弓》「南宮縚之妻之姑之喪」，一句彙三之字；《詩大序》「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彙四之字；《莊子》尤多。《論語》「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但「學、時、習、說」四字是實，「而、之、不、亦、乎」五字是助語。「其諸異乎人之求之歟」，但「異、人、求」三字是實，「其、諸、乎、之、之、歟」六字是助語。孟子「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兩字是實，八字是助語，當用則不嫌多也。實語。《尚書》及《易》彖辭、爻辭用助語極少，《春秋》、《儀禮》皆然，此實語也。凡碑碣傳紀等文，不可多用助語字。序論辨說等文，須用助語字。對語。《尚書》「命羲和仲叔」四節，長對也；「威侮五行，怠棄三正」，正對也；「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此對語不對字也；「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罔與守邦」，此對意不對字也；「天叙五典，天秩有禮，下間以五禮有庸哉，五服五章哉，佑賢輔德，下間以邦乃其昌」，散文用對語，必以散語間之也。隱語。《論語》「割鷄焉用牛刀」，「有美玉於斯，求善價而沽」，「諸虎兕出於柙，龜玉毀於櫝中」；《孟子》「城門之軌，兩馬之力歟」，皆隱語也。《小雅・鶴鳴》、古樂府《薤砧》，全篇隱語。莊、列尤多。婉語。《論語》陽貨言「日月逝矣，歲不我與」，子曰「諾，吾將仕矣」，此語直而意婉也。《春秋》「天王狩于河陽」，此語婉而意直也。凡造語皆自然，當如此則好。有意爲之，非也。下字法：諧音。凡下字有順文之聲而下之者，若音當揚，則下響字；若音當抑，則下嗢字。審意。凡下字有詳文之意而下之者，意當明，則下顯字；意當藏，則下隱字；意當尊，則下重字；意當卑，則下輕字。如此之類，變化無方。襲古。凡下字於平穩處，宜用古人曾下好字面，須求其的當平寔者用之。取新。凡下字于出奇處，宜用新字面，須尋不經人道語之的當新奇，而不怪僻，令讀之若出于自然，乃善。

又《文筌序》 文者，何理之至精者也。三代以上行於禮樂刑政之中，三代以下明於《詩》、《書》、《易》、《春秋》之策。秦人以刑法爲文，靡而上者也；自漢以來，以筆札爲文，靡斯下矣。烏乎，經天緯地曰文，筆札其能盡諸。戰國以上，筆札所著，雖與歌巷謠牛醫狗相之書，類非漢魏以來高文大策之所能及，其故可知也。彼精於事理之文，假筆札以著之耳，非若後世置事理於精神之表，而惟求筆札之華者也。【略】文將以見道也，豈其以筆札而害道哉！且余聞之，《詩》者情之實也，《書》者事之實也，《禮》有節文之實，《樂》有音聲之實，《春秋》有褒貶，《易》有天人，莫不因其實而著之筆札，所以《六經》之文不可及者，其實理至精故耳。

又《文筌・古文譜》 養氣法：一、澄神：屏欲棄染，息慮澄神，靜定瑩徹，此心光明普遍，如青天白日，上也；虛明圓瑩，如澄秋皎月，次也；清泠淵靜，如萬頃寒潭，又其次也；如清池，如明鏡，則可小用而已。以此照物，何物不燭；以此照理，何理不明；以此役神，何神不妙；以此屬辭，何辭不精。上智君子，敬之敬之。欲：如要好，求勝求工求麗，干名效諂之類皆是；染：如習韓、習柳、習歐、習蘇，執一偏而不圓通皆是；慮：身事家事國事，不可撥置，則勿作文，作文便當撥置；神：妙萬物而主吾心，須先識此，須令屬我，須令我與之爲一，須令不復有我而我即神，第一工夫也。二、養氣：肅：朝廷題、聖賢題；壯：河岳題、武功題；清：山林題、仙隱題；和：宴樂題、通人題；奇：怪神題、豪俠題；麗：園樹題、美人題；古：上古題、雅勝題；遠：登眺題、功業題。澄神矣。將此題中，此景此事此情此意，一一由根生榦，由榦生節，由節生枝；生葉生花，枝枝葉葉，無則不可強生，有則不可脫漏。一一將此題此景此事此情，如青天白日照燭，纖悉明白淨盡，卻將此景此事此情此意都掃除，無纖毫存於心目之間。只有此題此氣，肅者凜然，壯者巍然，清者泠然，和者溫然，奇者屹然，麗者爛然，古者澹然，遠者廓然。一片眞境存於胸中，而此景此事此情此意融化於中，變態蠭生，取其精者、切者、要者、妙者而用之，須是自然存於胸中，不可著想；著想之即入客氣，徒勞終日，無所用之。料景：景：是題中實有本身及相連諸物；事：是題中動用處；情：

是題中喜怒哀樂愛惡欲之情狀；意：是題中事物及情合說意思，及吾所以處置之意與古人曾有處置之意。取精：精：是理之至者；切：是辭之切題者；要：是事之要領者；妙：是意之高妙者。養存：存：是眞題中自然於胸中生出此景此事此情此意；想：是看題浮沉卻於自胸中別生出他景他事他情他意也。三、立本。【略】四、清識、天理。須精究《二典》、《三謨》、《大雅》、《周頌》、《易繫辭》、《大學》、《中庸》、《論語》、《孟子》、《通書》、《太極》、《西銘》、《經世書》，心得其妙，方爲眞識；物理：眼前物理須一一就眼前窮究，不可專倚書籍，眼前所無物理，則須博采古今書，以考諸言，將求圖譜以詳其形，方爲眞識；事理：今事須於自家自心歷練處體驗人情事理，十分切實老成，卽以此心去度量他家事理，雖不中，不遠矣。古事只要看來蹤去迹，言行著實處體聽他古人議論，休據古人字樣，懷洗千古冤抑照百代奸欺之心以臨之，自家的見識定，然後看古人議論以商榷之可也，如此則爲眞識；神理：自家先澄吾神，明明白白，見此主宰妙理，則其他天神地祇人鬼物怪，有者無者是者非者可得而照矣。自家不識自神，而欲妄意窺測，政恐魑魅罔兩輩竊笑耳。識自家神以照彼神一也，方是眞識。右萬理不同，同歸於是，謂之至理。至理本一，其變無方，謂之衆理。至理唯當心解處，不可以言求，以言求者是謂無識。衆理必須根榦枝葉脈絡紋理纖悉推究，目無不知見，心無不眞知，口無不可以眞言之，方可謂之眞識。眞識之目四：一曰其然(目可見耳可聞之實理)，二曰當然(心可知身可行之正理)，三曰所以然(口不可言心不可思而理勢自然之所必至)，四曰不然(正理之外所當防戒百種邪僻者是也)。每題中景意事理皆當分四目推研之，庶幾可以見理矣。五、定志：心性必欲通神明，量度必欲包宇宙，聰明必欲察毫釐，裁處必欲合聖賢，識趣必欲度先秦，變化必欲備百家，體製必欲像韓、柳，格力必欲造屈、馬。

又《古文矜式》 一培養：養心：地步高則局段高；【略】見識高則意度高：文者言之精也，天下精妙之言，非識見高者能之乎。【略】欲識見高何法而可？曰：此心之靈與神明通，默而識之，遊於造化之祖。天機出入陟降左右，則妙與神明通矣。神慮周密，照物精切，纖毫曲折，必盡其情，則精與神明通矣。清圓妙用，與造化者爲一，然而識見不高者，吾未之見也；氣量高則骨格高：文章與人品同，自古大聖大賢非有英雄氣量者不能到也。【略】欲氣量高何法而可？曰：熟讀《孟子》以昌吾氣，細看《堯典》以恢吾量，參以《史記》諸紀、世家、列傳以博其趣。大要只是要有英雄擔負天地之氣，有英雄包含古今之量。養力：讀書多則學力富：古文者古人之文章也，不得古人之心，不知古人之事，不明古人之天文地理萬物之變，不辯古人之城郭宮室車旂器物之制，乃欲操而爲古人之文，無是理也。欲讀書多何法而可？曰：讀經以明聖人之用，讀子以擇百家之善，讀史以博古今之變，讀集以究文章之體，讀其實，無讀其虛，三才萬物之體用謂之實，議論文章之末流謂之虛，今人讀書多忽其實而取其虛，是倒置也。夫議論文辭，末也，苟得其實則變化在我，何必資於彼哉。資於彼是乃蹈襲而已，韓子唯陳言之務去，此之謂也；歷世深則材力健：文所以記事也，自家涉歷世故不深，則於人情事理不諳練，發之筆則涉近陳腐，不足以警世動物。文人傑作往往出於幽憂患難之餘。養氣：養元氣以充其本。【略】養題氣以極其變：朝廷之題其氣肅，軍旅之題其氣壯，山林之題其氣清，宮苑之題其氣麗，鍾鼎之題其氣古，關河之題其氣遠，宴樂之題其氣和，豪俠神異之題其氣奇。此皆舉一隅言之，其餘可以類推也。凡養氣先將題中合說，此景此事此情此意一一推究，枝枝節節不可脫漏，須令眼中明不如見胸中朗然與之神會，悲歡離合之情了然如身履目擊，其間更加詳察而研究之，而鼓舞之。須與題中本然之氣油然自生於吾胸中矣。此氣既生，擇其精而不僻新而不尖者，淘之汰之濾之漉之，而吾文得之矣。

又《文式》 第十「總論文」陳氏曰：「讀集義理，先觀體制，次分間架，次看發意，次觀造語。義理或經或史或子，隨題所宜，若有所取，能識破四者，便能作文矣。」

又 《古今文章精義》：文章不難於巧而難於拙；不難於曲而難於直；不難於細而難於粗；不難於華而難於質。

又 作世外文字須換過境界，《莊子》寓言之類是空境界文字；靈均《九歌》之類是鬼境界文字(宋玉《招魂》亦然)；子瞻《大悲閣記》之類是佛境界文字；《芙蓉城》、《黃鶴樓詩》之類是仙境界文字。惟退之則不然，一切以正大行之，未嘗造妖捏怪，此所以不可及也。

又 做文字須放胸襟如太虛始得。太虛何心哉？輕清之氣旋轉乎外，而山川之流峙，草木之榮華，禽獸昆蟲之飛躍，游乎重濁渣滓之中而莫覺。其

所以然之故，人放得此心，廓然與太虛相似，則一旦把筆爲文，凡世之治亂，人之善惡，事之是非，某字（一作事）合當如何書，某句合當如何下，某段當前，某段當後，如妍醜之在鑒，低昂之在衡，決不至顚倒錯亂，雖進而至之聖經之文可也。今之作文，動輒先立主意，如經、論、賦、策，不知私意偏見不足以包盡天下之道理，及主意有所不通，則文勉強遷就，求以自申其說，若是者皆時文之陋習也，不可不戒。

楊植翁《金石例原序》 文章先體製，而後論其工拙。體製不明，雖操觚弄翰于當時，猶不可，況其勒于金石者乎！陸士衡《文賦》論作文體製，大略可見。由先秦以來，迄于近代，金石之所篆刻，具有體製，好古博雅之士，皆不可以不之考也。然而自上徂下，貴賤有等，名器亦因之而異數。叙事紀實，抑揚予奪，必當有所法，自非類聚而通考之，何以見之哉。

潘昂霄《金石例》卷九 論作文法度：立本論，前說備矣。本者既立，必學問充就，而後識見造詣，凡見之議論言語者，皆正大純粹。如冠冕佩玉入宗廟之中，人自起敬。學力既到，體製亦不可不知。如記、贊、銘、頌、序、跋，各有其體。不知其體，則喻人無容，雖有實行，識者幾何人哉！體製既熟，一篇之中，起頭結尾，繳換曲折，轉折反覆，照應關鎖，綱目血脈，其妙不可以言盡，要須助自得於古人。

又 凡作文字，先要知格律，次要立意，次要語贍。所謂格律，但熟考總類可也。所謂立意，如學記泛說尙文，是無意，也須就題立意，方爲親切。【略】所謂語贍，如韓退之《南海神廟文》「乾端坤倪，軒豁呈露」一段，老蘇《兄渙字序》「說風水」一段，是也。

姚燧《盧威仲文集序》 余嘗熟玩其文之一二，大抵體根于氣，氣根于識。識正而氣正，氣正而體正，故勁特而偉健，明白而洞達，激烈而懇到，望而知其爲威仲之文，蓋君子之文也。抑余有聞：年有少壯老之不侔，氣有明昏憊之殊致，故爲善于少壯之日則易，而自立于衰暮之節則難，惟學則一而已矣。

蘇天爵《題魯齋先生遺書後》 嗚呼，言語文字，果君子之所尙乎？沈淪於言語文字者，常背馳於賢聖之道。言語文字，果君子之所絕乎？舍棄夫言語文字者，又何以求聖賢之心？自洙泗、伊洛之教行，蓋未有絕此而不習，以從事于空無所援者，而世不察，皆曰言語文字末也，此不足治也，曾不知千載而下，去聖益遠，舍此吾何從而求哉！乃曰吾惟躬行云爾。嗚呼，吾未聞學之不博而有以爲致思之地者，吾未聞言之不文而可以傳精微于久遠者。

程文《孟君文集序》 文者車也，故善御車者必範其馳驅，善爲文者必正其法度。爲文而不正其法度，猶以詭遇御車而不能行遠也審矣，況虛其載乎？今世人莫不能爲文，大概有三：託物連類，因事賦情，語麗辭贍，悅可人意，是曰應世之文；識高志遠，論議卓絕，發菽粟之至味，振金石之逸響，使一世之人皆服，曰名世之文；編之乎詩書之册而不愧，措之乎天地之間而不疑，聖人復生不易吾言，千載之下有好之者，所謂傳世之文也。有志於文者，亦莫不欲傳世，而至於名世者已不可多得，往往應世而止耳。然則文豈易言哉！山高而雲興焉，井深而泉冽焉，枝葉暢沃，其木百圍，蓋積於中者厚，則其發於外者大，如斯而已矣。

倪士毅《作義要訣》 宏齋曹氏（涇）曰：「文字大概，以純者爲合格，健者爲有氣。合格者中程度，有氣者起人眼目。」然今人作文，於二者皆易有病，蓋似純者無氣燄，則率略委靡，又不足以起人眼目；似健者多草野，則夾雜怪僻，又不可以合有司程度。如愚所見，當於規矩之中，用老蒼之體，庶幾合格，則不爲有司所擯；出奇，則又非低手可及。必識此意，乃可進步。

楊維楨《潛溪後集序》 文一也，達而在上者必信，窮而在下者必詘，勢則然也。然今之信者，或後詘；詘於今者，或大信於後。何也？理也。勢不勝乎理，文章之器斯定矣。孔子《六經》之言，塞於《春秋》之君相，而不能不大行於萬世之長。孟軻、荀況不能與一時談辯之客，爭勝負於細席之上，而千禩之後，兩家之書各數萬言，有不得而鬱也。詘信於勢與理者固如此。

又《王希賜文集序》 干將之器，利可剸鍾，然其利之司於人者，有當不當焉。君子以禦寇，利也；盜持以殺人，亦利也。文章，大利器也，而妄庸者輕用之世，無時分寸利，而危至於殺人。吁，可不愼諸？故司文者不以輕屬妄庸，戛戛乎難其人者，誠以利器之雄偉不常而有推陷廓清之功者也。

又《再序》 我朝文章肇變爲劉、楊，再變爲姚、元，三變爲虞、歐、揭、宋，而後文爲全盛。以氣運言，則全盛之時也，盛極則亦衰之始。自天曆來，文章漸趨委靡，不失於蒐獵破碎，則淪於剽盜滅裂，能卓然自信，不流於俗者，幾希矣。吾嘗以近代律令之文，僅得與曾鞏、蘇轍、王安石、李淸臣、陳無己之流，相追逐相亡而中衰也，已不得步武於陸游、劉克莊、三洪、矧

葉適、陳傅良、戴溪乎？不得步武於葉適、戴溪、陳傅良，矧晁、張、秦、黃乎？不得步武於晁、張、秦、黃，矧二蘇、歐陽乎？時則學子之伎興矣，不惟代無作者，而鑑識衡定爲之先者，無其人也，亦久矣。吁，吾於此求夫篤於自信、不爲流俗所移者，東浙之士僅四三人，曰王廉氏，其一也。其爲文不諧於人，人則以鑑識衡定者屬於吾，吾每爲之起畏，諗其追古作者，則西京而上，秦與燕也，楚之《騷》也，春秋之《國語》也，班固、崔駰而下弗論也。若是者，其時於一己之獨，不以一代之氣運盛衰爲高下者也，豈不偉歟？

梁寅《傅與礪文集原序》 文章之興也，觀之《六經》可概見。迨後之作者，或善於叙述，或優於論議，往往以偏長見稱，矧詠歌之辭，必聲韻之叶而音節之諧，又非徒貴于辭達，宜兼之之難也。自昔鉅儒若唐之韓、柳，宋之歐、蘇、王、陳，元之虞、揭，于文與詩皆兼精焉，繇其學之富、才之全，是以能人所不能而名高於一世。

俞焯《成性齋文集序》 自采詩之政廢，而詩之美刺以微。晉漢以來非無作者，往往有以情性之正，而終不能粹然一出于古，純然以復其初。臨川宋君體仁生于本朝，取古之所謂「成性存存，道義之門」，而心以爲是者，所當身體而力行之，遂題其詩文曰《成性齋文集》。則體仁固有道之士，行其家者固不待論，而不及用于時，使其陳力而就列，則其所贊，即其所行者也。是故秀實之揮笏雖出于憤烈，而謂乃有所未安。孔褒之爭死，則貶其未知倫理之輕重。王導之勸謝，則斥其位居元老而柔邪。是皆所以引人反求諸己而歸之于性者。嗚呼！此豈徒模寫物態，流連光景爾哉？體仁續學而爲文，理到而詞約，下筆神會，心得有妙于斵輪不能以喻者，非詡詡以求售于人，如凡近一輩也。

又《存復齋文集序》 朱澤民爲童子師時，以文墨故，與予交三十餘年間，得許道寧畫，謾爾塗抹，適臻其能。在仁廟時，潘王器其才，引對于嘉禧殿，授征東提學以歸。人不知其於鞭辟近裏，尤用功也。藝於聖門，固曰小學之能事，然以欲觀古人之象，與夫繪事後素，可與言詩者推之，其於指畫之形，有切近於書者。聖人於藝以游，而言儕於道德與仁而四之。一以小物不遺，動息有養故耳。況夫以山水言，亦仁知之所樂者，於進而吾往也，逝而不舍晝夜也。爲學、學道，一以體其重厚不遷，周流無間，凡得想象而求以似之，何藝非道耶？使刻意於文字，不有以載道，而追逐於月露風雲之狀，庸何愈於藝成而下者，此《詩》之「國風」所以出於民俗之歌謠，後儒極力無能彷彿也。澤民續學而爲文，理到而詞不凡，下神會心，得有妙於斵輪不能以喻諸子者，非詡詡以求售於人如凡近一輩也。天下之物，無影無形，難以擬諸形容者，曰惟風聲。莊子噫氣之論，一以可聞而不可見者「之翏翏」、「之調調」、「之刁刁」，曰「獨不聞」，曰「獨不見」貌，出「天籟」一節，孑露無遺，則亦深於文字者，曰精於藝耳。不然，孰無一畫筆，能神於化工耶？澤民藝能而妙，由妙而神，神有幾於天者。言之精者爲文，由精而超於自得，則有配天於無言者。德、藝兩忘，道術無蹟，神而明之，亦存乎人。澤民可與語道矣，有不合天人于一耶？登峰造極，風詠言歸，聖賢氣象，相與往來於文字，以狀出之，山立揚休，不無悠然於一見者，姑將以爲序。

吳海《覺是先生文集叙》 古者文以載道，非苟爲空言，亦非篤意于求工也。漢氏以來，而文始涉乎技矣。由司馬相如以濫靡之辭，飾夸諛之智，舉世慕之。相承至于魏、晉、六代，而亂雜瑣碎，不勝其弊。至唐韓子，然後能反乎古。逮宋歐、蘇，而其氣益振。蓋雖與世升降，亦在乎人之自爲耳。然非聰明俊拔之士，學問博洽，識見精敏者，雖畢其平生之力，有不能至焉，則亦可謂難矣。國朝自程、吳諸公以來，凡十餘人，相繼擅爲文章，或號簡古，或推富贍，或稱溫雅，或宏肆浩汗，或魁壘多奇，或敷腴清潤，或恬淡淵永，莫不各得其趣，自成一家。若公之文，宏健雅肆，其叙事明潔，類太史公；其運意精深，類柳子厚；其遣詞不滯，類蘇子瞻。其視國朝諸公，固不多讓，或與並駕而爭進也。昔公嘗與予論古今人文章上下，予試問曰：「公乃自比何人？」公笑曰：「能爲東坡乎！」是雖一時戲笑之言，亦其內有所信而人不知者。

戴良《玉笥集序》 古者學成而用，故其爲志在乎行事而已。然方未用時，有其志而無其行事，則以其性情之發，寓諸吟咏之間焉。及其既用也，而前日之吟咏，乃皆今日行事之所資，則所以發諸性情以明吾志之有在者，夫豈見之空言而已哉？此登高賦詩，所以觀乎大夫之能否者，其所由來遠矣。後世學不師古，而詩之與事，判爲二途。於是處逸樂者則流連光景，以自放於花竹之間而不知返。不幸而有飢寒之迫，擯斥摧挫流離窮厄之至，則嗟窮悼屈，感憤呼號，莫有紀極於其中。然於時政無所繫，於治道無所補，則徒見

諸空言而已耳。是故有見於此而思務去之者，豈不謂之有志之士乎？

趙汸《潛溪後集序》 修辭以爲文，非古也，其起於漢之西京乎？太史公傳司馬相如、吾丘壽王、東方朔、枚臯、王褒之屬，以善屬文見知人主，然皆不得列於儒林。而孔子弟子別爲傳，謂修辭而文不本於經，蓋昉於此。至唐韓子、宋歐陽公，曾子固相繼而出，始考諸經以立言，其器識之大，學問之博，志節之固，又足振而興之。文辭之用，於是爲貴。雖諸子續周、程之緒，猶且誦法表章，而不敢忽焉。葉正則顯於東南，當道學復明之世，刻意修辭，不踐故跡，而乖離侵畔，自窒其源，其視韓、歐特起於千載之下，而知所宗尚者，爲何如也！是以君子尚論浙東先達，必以東萊呂公爲歸，豈非以其博而知要，能自得師，雖擬諸孔門游、夏之倫而無媿也乎！若夫辭達理明，不繳繞於陳言而固與之合，則百年間，其善於侍講黃公者矣！景濂父生呂公之鄉，而嘗遊於黃公之門，其學以經爲師，而尤長於《周禮》，其博極羣書，鉤深索隱，益將以自致爲文，直以才高思敏，舒之歛之，不宜而未嘗有意於爲作也，而不但資爲文辭也。當其發憤擇術，直詆辭章爲淫言，葩藻爲宿機，期於剗削刊落，以徑趨乎道德之途，而於呂公尤惓惓詠思嘆慕，若不能自已於言者。則其輕重之類，得失之機，察其明矣！別集之行，豈徒欲以文辭名世者哉！蓋汸所知於景濂父者如此。若夫陳公謂爲文必傳諸師而後可者，景濂父既不以自多，而汸又不足以言之。顧嘗聞之，袁公伯長嘗問虞公伯生：「爲文當何如？」虞公曰：「子，浙人也。子欲知爲文，當問諸浙中庖者。予，川人也，何足以知之？」袁公曰：「庖者何用知文乎？」虞公曰：「川人之爲庖也，麤塊大臠，濃醯而厚醬，非不果然屬饜也，而飲食之味微矣！浙中之庖者則不然。凡水陸之產，皆擇取柔甘，調其澄齊，澄之有方，而潔之不已，視之泠然水也，而五味之和各得所求，羽毛鱗介之珍不易其性。故余謂爲文之妙，惟浙中庖者知之。」袁公蓋矍然稱善也。自虞公爲是言，學者竊論，以爲非黃公之文不足以當之。衆仲嘗學於虞公，而景濂父，黃公之徒也。二公之所指授，有異於他門哉！善觀斯集，則得之矣。

陶宗儀《輟耕錄》引盧摯《文章宗旨》 古今文章大家，數甚不多見，《六經》不可尚矣。戰國之文，反覆善辨，孟軻之條暢，莊周之奇偉，屈原之清深，爲大家。西漢之文，渾厚典雅，賈誼之俊健，司馬之雄放，爲大家。三國之文，孔明之二表，建安諸子之數書而已。西晉之文，淵明《歸去來辭》、李令伯《陳情表》、王逸少《蘭亭叙》而已。唐之文，韓之雅健，柳之刻削，爲大家。夫孰不知？然古文亦有數。漢文司馬相如、揚雄名教罪人，其文古。唐文韓外，元次山近古，樊宗師作爲苦澀，非古。宋文章家尤多，老歐之雅粹，老蘇之蒼勁，長蘇之神俊，而古作甚不多見。蓋清廟茅屋謂之古，朱門大廈謂之華屋可，謂之古不可。太羹玄酒謂之古，八珍謂之美味可，謂之古不可。知此者，可與言古文之妙矣。夫古文以辨而不華，質而不俚爲高。無排句，無陳言，無贅辭。夫記者所以紀日月之遠近，工費之多寡，主佐之姓名，叙事如書史法，《尚書・顧命》是也。叙事之後，略作議論以結之，然不可多，蓋記者以備不忘也。夫叙者次序其語，前之說勿施於後，後之說勿施於前，其語次第不可顛倒，故次序其語曰叙。《尚書叙》、《毛詩序》，古今作序大格樣。《書序》首言畫卦書契之始，次言皇墳帝典三代之書，及夫子定書之由，又次言秦亡漢興求書之事；《詩序》首言六義之始，次言變風變雅之作，又次言二南王化之自。碑文惟韓公最高，每碑行文言道，人人殊面目，首尾決不再行蹈襲。神道碑揭於外，行文稍可加詳，埋文壙記最宜謹嚴。銘字從金，一字不泛用，善爲文者宜如古詩雅頌之作，行實之作當取其人平生忠孝大節，其餘小善寸長，書法宜略。爲人立傳之法亦然。跋取古詩「狼跋其胡」之義，犯前則躐其胡，跋語不可多，多則冗，尾語宜峻峭，以其不可復加之意。說則出自己意，橫說豎說，其文詳贍，抑揚無所不可，如韓公《師說》是也。眞公編次古文，自西漢而下他並不錄，迄唐惟尊韓公四記、柳公游西山六記而已。古文之難，豈其然乎！

倪中《白雲稿序》 先輩稱文章盛衰關乎世運，愚竊以爲未必然也。彼見歐、蘇、王、曾諸子以文迭興而適當宋祚之隆，故因得以爲說，至若唐貞觀、開元之治，豈下於慶曆、元豐間哉？然文習弊陋，未聞有能掘起之者，及韓、柳輩出，辭章始復於古，而唐室之政日就衰亂，何在其能關世運哉？我朝政化之弘遠過前代，延祐以降可謂極治者矣，是以選舉法行，得人爲盛，然數十年中名公鉅人往往由科目而進其能，作爲文章，以上尊孔、孟而下襲揚、馬者，顧多在於賤窮之士。吁！是又不可詰矣。《傳》曰：豪傑之民雖無文王猶興，豈文章之出尤無所待於人歟？【略】然愚聞之，君子修學以立己，續言以明道，己立而道明，豈復有待於外哉？

方道叡《思臺文集叙》 晦菴朱先生著《韓文考異》，述蘇子之言有曰：

「歐陽子嘗云，晉無文章，惟陶淵明《歸去來》一篇。吾亦謂唐無文章，惟韓昌黎《送李愿歸盤谷序》。屢欲效其作，執筆輒罷，未能也。」余三復斯言，竊歎文章之難，非一也。言之難，傳之世難，傳之世久而無弊爲尤難。是以古之善立言者，不得已而後言。故言發而成文，必有關于世教也。成文而傳必眞，人之足稱而言之有實也。非有關于世教，則其文可無作也。非其人之足稱，而言之有其實，則其文亦不能以獨傳也。雖或傳，而久之不能無弊也。噫！人不易知也！言不易立也！不難傳而難于言者，其惟隱君子之德乎？今夫陶之辭，韓之序，天下傳之，後生小子莫不誦而習焉。然孰知夫彭澤之不仕非異乎人也，義之所當盡也。孰知夫盤谷之終隱非逃乎世也，命之不可以強求也。行之有義，安之有命，進退出處，不失其正者，士君子立身大義也。徵于言，無尤怨迫促之病；考之行，無苟賤卑污之恥。反觀其所存，悠然自得之妙，蟬蛻而春融，非有見于道者未能及此也。宜乎後之能文君子，推而稱之，以爲獨擅一代之盛，而自視欿然，有以知其不足也。則其言之，傳之，所謂文章者，果可空言無補、託之以爲高乎？

黃鎮成《陳克明一笑集序》 宇宙間生人無窮，學者相望，立言以攄蘊，著書以傳世，人各自爲集，蓋已不勝其浩穰矣。然其間傳不傳，亦有幸不幸焉。自秦以上，絲載籍外旁及諸子百氏，今存者有幾？自秦以下，著述者又不知其幾人？六朝煙燼之後，今存者又不知有幾？烏虖！《六經》，元氣也。孔、曾、思、孟之書，日月也。諸子百氏或醇或疵，猶列星之有祥祲也。下及史策文章賦詠紀述之徒，大者如龍吟虎嘯，呼吸變化，小者如時禽候蟲，亦各觸機應籟而不能自已者也。作者無涯，傳者有限，祇可爲古今一大概已。

唐桂芳《白雲集自序》 夫《六經》皆文也。獨《進學解》曰：「《春秋》謹嚴，《易》奇而法。」謹嚴尚能知之，奇而法，非知道者孰能言之！《易》曰「日中見斗」，有其象而無其理也；「載鬼一車」，無其象而有其理也。《易》雖奇而貴於有法，所以爲經。三代而降，《莊》、《騷》非不奇也，而昧於有法。荀、揚非不謹也，而失於有嚴。唐推韓退之奇而且法，柳子厚謹而且嚴；宋歐陽永叔正則正矣，而近於奇；曾子固謹則謹矣，而近於嚴。陳腐則不奇，詭怪則不法，放恣則不謹，齷齪則不嚴，戛戛乎其難矣。所以詖辭、淫辭、邪辭、遁辭，而知其所蔽、所陷、所離、所窮，豈特言哉！言之精者爲文，文之精者爲詩，初無異理也。

危素《送劉志伊采大元文乘叙》 文章之有功于世，尚矣。烏乎以爲儒者之末技而輕之哉。自宓羲氏之先吾不知其幾世幾年，其間雖人事簡質，風氣未開，然載籍無所稽而鴻荒莫可詰。由後世觀之，無乃失之于野而非先王御天下之意也。彼三墳、八索、九丘今不可得而見之矣。《詩》、《書》、《春秋》具載四代之事，帝王之功業，于是可考其大凡于後。歷世有史，其文人有別集，固汗牛馬而充棟宇，游于書林藝圃，沛乎有餘哉？

又《白雲稿序》 余嘗怪爲古文者多用險語，以文義句讀異於時爲工，非有合於古道者也。古之人爲言辭少文致，又時語不類，故爲訓誥等文，似難爲解，大約使通上下之情而已，非故爲其辭異於時也。然其宣布號令，君臣之等，天倫之重，性情之懿，義理所在，炳如日星，含蓄萬變，無所不備。後之人雖劇於文辭，欲著論其說者不爾過，故其傳久不衰，而人宗師之。下逮漢唐，以至今日，文之升降率與時等。即其簡策之存而傳者讀之，豈故爲其辭而爲是異哉？又嘗怪業進士者多自稱爲時文，言古文字異學，不知古文又何乖於今之人也？唐因隋法，有明經進士，自是取士者必設是科。其聞達人志士用以自見者亦甚衆，其爲經義詞賦果可盡傳於人人耶？又其人間有爲史官，秉筆爲典策，載國家事盛衰傳後世者，其叙彝典，明善惡，果外於天人性命、仁義道德之說耶？文古今誠不同，不外是理。理明辭達，今與古不異也。

宋濂《剡源集序》 辭章至于宋季，其弊甚久，公卿大夫視應用爲急，俳諧以爲體，偶儷以爲奇，靦然自負其名高。稍上之則穿鑿經義，檃括聲律，孳孳爲譁世取寵之具；又稍上之剽掠前修語錄，佐以方言，累千百而弗休。且曰：「我將以明道，奚文之爲？」又稍上之騁宏博，則精粗雜糅而略繩墨；慕古奧，則刪去語助之辭而不可以句。顧欲矯弊而其弊尤滋。私自念辭章在世，如日月之麗乎天，雖疾風暴雨，動作無時，將不能蔽蝕其精明。獨怪夫當時之士，奚爲乏一人障其狂瀾邪？復念豪傑之士何代云無？第區區所見孤陋，故鮮能知之，非誠然也。及覽先生之文，新而不刻，清而不露，如晴巒出雲，姿態橫逸而連翩弗斷，如通川縈紆，十步九折而無直瀉怒奔之失。嗚呼，此非所謂近于豪傑之士邪！

又《華川書舍記》 嗚呼，文豈易言哉！日月照耀，風霆流行，雲霞卷舒，變化不常者，天之文也。山嶽列峙，江河流布，草木發越，神妙莫測者，

地之文也。羣聖人與天地參，以天地之文，發爲人文，施之《卦》《爻》，而陰陽之理顯；形之《典》《謨》，而政事之道行；咏之《雅》《頌》，而性情之用著；筆之《春秋》，而賞罰之義彰；序之以《禮》，和之以《樂》，而扶導防範之法具。雖其爲教有不同，凡所以正民極，經國制，樹彝倫，建大義，財成天地之化者，何莫非一文之所爲也。自先王之道衰，諸子之文，人人自殊，管夷吾氏則以霸略爲文，鄧析氏則以兩可辨說爲文，列禦寇氏則以黃老清淨無爲爲文，墨翟氏則以貴儉、兼愛、尚賢、明鬼、非命、尚同爲文，公孫龍氏欲屈衆說，則又以堅白名實爲文，莊周氏則又以通天地之統、序萬物之性、達死生之變爲文，愼到氏則又以刑名之學爲文，申不害氏、韓非氏宗之，又流爲深刻之文，鬼谷氏則又以捭闔爲文，蘇秦氏、張儀氏學之，又肆爲縱橫之文，孫武氏、吳起氏則又以軍刑、兵勢，圖國、料敵爲文，獨荀況氏粗知先王之學，有若非諸子之可及，惜乎學未聞道，又不足深知羣聖人之文。凡若是者，殆不能悉數也。文日以多，道日以裂，世變日以下，其故何哉？蓋各以私說臆見，譁世惑衆，而不知會通之歸，所以不能參天地而爲文。自是以來，若漢之賈誼、董仲舒、司馬遷、揚雄、劉向、班固，隋之王通，唐之韓愈、柳宗元，宋之歐陽修、曾鞏、蘇軾之流，雖以不世出之才，善馳騁于諸子之間，然亦恨其不能皆純，揆之羣聖人之文，不無所愧也。上下一千餘年，惟孟子能闢邪說，正人心，而文始明。孟子之後，又惟春陵之周子、河南之程子、新安之朱子，完經翼傳，而文益明爾。嗚呼，文豈易言哉！自有生民以來，涉世非不遠也，歷年非不久也，能言之士非不夥且衆也，以今觀之，照耀如日月，流行如風霆，卷舒如雲霞，惟羣聖人之文則然；列峙如山嶽，流布如江河，發越如草木，亦惟羣聖人之文則然。而諸子百家之文，固無與焉。故濂謂立言，不能正民極，經國制，樹彝倫，建大義者，皆不足謂之文也。士無志於古，則已有志于古，舍羣聖人之文，何以法焉！

又《曾助教文集序》 天地之間，萬物有條理而弗紊者，莫非文。而三綱九法，尤爲文之著者何也？君臣父子之倫，禮樂刑政之施，大而開物成務，小而褆身繕性，本末之相涵，終始之交貫，皆文之章章者也。所以唐虞之時，其文寓于欽天勤民、明物察倫之具，三代之際，其文見於子丑寅之異，建貢助徹之殊，賦載之於籍，行之於當時，其大本既備，而節文森然可觀。傳有之，三代無文人，《六經》無文法。無文人者，動作威儀，人皆成文；無文法者，物理卽文，而非法之可拘也。秦漢以下，則大異於斯。求文於竹帛之閒，而文之功用隱矣。雖然，此以文之至者言之爾，文之爲用，其亦溥博矣乎，何以見之？施之於朝廷，則有詔、誥、册、祝之文；行之師旅，則有露布、符檄之文；託之國史，則有記、表、志、傳之文。他如序、記、銘、箴、贊、頌、歌、吟之屬，發之於性情，接之於事物，隨其洪纖，稱其美惡，察其倫品之詳，盡其彌綸之變，如此者要不可一日無也。然亦豈易致哉？必也本之於至靜之中，參之於欲動之際，有弗養焉，養之無弗充也；有弗審焉，審之無不精也。然後嚴體裁之正，調律呂之和，合陰陽之化，攝古今之事，類人己之情，著之篇翰辭旨，皆無所畔背。雖未造於至文之域，而不愧于適用之文矣。

又《徐教授文集序》 曹丕有言：「文章者，不朽之盛事。」其故何哉？夫山之巍然，有時而崩也；川之泓然，有時而竭也；金與石至固且堅，亦有時而銷泐也。文辭所寄，不越乎竹素之間，而謂其能不朽者，蓋天地之間，有形則弊，文者，道之所寓也，道無形也，其能致不朽也宜哉！是故天地未判，道在天地；天地既分，道在聖賢；聖賢之歿，道在《六經》。凡存心養性之理，窮神知化之方，天人感應之機，治忽存亡之候，莫不畢書之。皇極賴之以建，彝倫賴之以叙，人心賴之以正，此豈細故也哉。後之立言者，必期無背於經，始可以言文，不然，不足以與此也。是故揚沙走石，飄忽奔放者，非文也；牛鬼蛇神，僊誕不經而弗能宣通者，非文也；桑間濮上，危絃促管，徒使五音繁會，而淫靡過度者，非文也；情緣憤怒，辭專譏訕，怨尤勃興，和順不足者，非文也；縱橫捭闔，飭非助邪，而務以欺人者，非文也；枯瘠苦澀，棘喉滯吻，讀之不復可句者，非文也；廋辭隱語，雜以詼諧者，非文也；事類失倫，序例弗謹，黃鐘與瓦釜並陳，春穠與秋枯並出，雜亂無章，刺昧人目者，非文也；臭腐塲茸，厭厭不振，如下俚衣裝，不中程度者，非文也。如斯之類，不能偏舉也。必也旋轉如乾坤，輝映如日月，闔闢如陰陽，變化如風霆，妙用同乎鬼神，大之用天下國家，小而天下國家用，始可以言文。不然，不足以與此也。故所貴乎文者，前乎千萬世而不見其始，後乎千萬世而不知其終，有不可一刻而離去者，其能致不朽也宜哉！不也，烏足以知之？徒以魯國孔融等七子，學無所遺，辭無所假，足以令聲名傳後而已，安知其文哉。《傳》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言之無文，

行之不遠。」此則文之至者也。文之至者，文外無道，道外無文，粲然載於道德仁義之言者，即道也；秩然見諸禮樂刑政之具者，即文也。道積于厥躬，文不期工而自工，不務明道，縱若蠹魚出入于方册間，雖至老死，無片言可以近道也。夫自孟氏既沒，世不復有文。賈長沙、董江都、太史遷，得其皮膚；韓吏部、歐陽少師，得其骨骼；春陵、河南、横渠、考亭五夫子，得其心髓。觀五夫子之所著，妙斡造化而弗違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斯文也，非宋之文也，唐、虞、三代之文也；非唐、虞、三代之文也，《六經》之文也。文至于《六經》，至矣盡矣，其始無愧于文矣乎。世之立言者，奈何背而去之？

又《白雲稿序》 劉勰論文有云：「論說辭序，則《易》統其首；詔策章奏，則《書》發其源；賦頌歌讚，則《詩》立其本；銘誄箴祝，則《禮》總其端；紀傳文檄，則《春秋》爲之根。」嗚呼，爲此說者固知文本乎經，而濂猶謂其有未盡焉何也？《易》之彖象有韻者，即《詩》之屬；《周頌》敷陳而不協音者，非近於《書》與？《書》之《禹貢》、《顧命》，即序紀之宗；《禮》之《檀弓》、《樂記》，非論說之極精者；與況《春秋》謹嚴，諸經之體又無所不兼之與。錯綜而推，則《五經》各備文之衆法，非可以一事而指名也。蓋蒼然在上者，天也，天不能言，而聖人代之，經乃聖人所定，實猶天然。日月星辰之昭布，山川草木之森列，莫不繫焉，覆焉，皆一氣周流而融通之。苟欲強索而分配，非愚則惑矣。夫經之所包廣大，如斯世之學文者，其可不尊之以爲法乎。

又《文原・下篇》 爲文必在養氣。氣與天地同，苟能充之，則可配序三靈，管攝萬彙，不然，則一介之小夫爾。君子所以攻內不攻外，圖大不圖小也。力可以舉鼎，人之所難也，而烏獲能之，君子不貴之者，以其局乎小也。智可以搏虎，人之所難也，而馮婦能之，君子不貴之者，以其騖乎外也。氣得其養，無所不周，無所不極也。攬而爲文，無所不參，無所不包也。九天之屬，其高不可窺，八柱之列，其厚不可測，吾文之量得之；規燬魄淵，運行不息，基地萬熒，纏次弗紊，吾文之燄得之；崑崙元圃之崇清，層城九重之嚴邃，吾文之峻得之；南江北瀚，東瀛西溟，杳渺而無際，涵負而不竭，魚龍生焉，波濤興焉，吾文之深得之；雷霆鼓舞之，風雲翕張之，雨露潤澤之，鬼神恍惚，曾莫窮其端倪，吾文之變化得之；上下之間，自色自形，羽而飛，足而奔，潛而泳，植而茂，若洪若纖，若高若卑，不可以數計，吾文之隨物賦形得之。嗚乎，斯文也，聖人得之則傳之萬世爲經，賢者得之則放諸四海而準，輔相天地而不過，昭明日月而不忒，調燮四時而無愆。此豈非文之至者乎！天德湮微，文氣日削，騖乎外而不攻其內，局乎小而不圖其大，此無他，四瑕、八冥、九蠹有以累之也。何謂四瑕？雅鄭不分之謂荒，本末不比之謂斷，筋骸不束之謂緩，旨趣不超之謂凡。是四者，賊文之形也。何謂八冥？訐者將以賊夫誠，橢者將以蝕夫圜，庸者將以混夫奇，瘠者將以勝夫腴，觕者將以亂夫精，碎者將以害夫完，陋者將以革夫博，昧者將以損夫明。是八者，傷文之膏髓也。何謂九蠹？滑其眞，散其神，糅其氣，狥其私，滅其知，麗其蔽，違其天，昧其幾，爽其貞。是九者，死文之心也。有一于此，則心受死而文喪矣。春葩秋卉之爭麗也，鴟號林而蛩吟砌也，水湧蹄涔而火炫螢尾也，衣被土偶而不能視聽也，蟻蠓死生于甕盎不知四海之大六合之廣也，斯皆不知養氣之故也。嗚乎，人能養氣則情深而文明，氣盛而化神，當與天地同功也。與天地同功而其智卒歸之一介小夫，不亦可悲哉。

徐一夔《陶尚書文集序》 國家之興，必有魁人碩士，乘維新之運，以雄辭鉅筆出，而敷張神藻，潤飾洪業，鏗乎有聲，炳乎有光，聳世德於漢唐之上。使郡國聞之，知朝廷之大；四夷聞之，知中國之尊；後世聞之，知今日之盛。然後見文章之用，爲非末技也。

王禕《朱元會文集序》 君子之於文，止於理而已矣。是故理明則氣充而辭達。氣也者，理之寓也；辭也者，理之載也。孔子曰：「辭達而已矣。」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氣至於浩然，辭至於達，皆理之明致之也。苟爲文者不明諸理，而徒欲驅駕以氣，馳騁以辭，氣有不餒，而辭有不蹙者，未之有也。故曰：「文以理爲主。」理明矣，氣不求充而自充，辭不求達而自達，而始足以言文矣。

又《文訓》 生曰：「文之古者，登諸金石，記誌頌銘，具有成式。或鐘鼎是勒，或琬琰是刻，或鐫于麗牲懸繹之碑，或鑱在封嶽磨厓之壁，莫不炫燿崇勳，烜焯茂德，載丕丕之嘉猷，紀赫赫之休績，然皆一筆之力，九鼎可扛；一字之價，千金是直爾。其宏奧之思，雅健之姿，瑰瑋之辭，擺摭馬、班，凌厲蔡、陳，蹂躪柳、韓，玉采金聲，焜焜煌煌，鍧鍧鏘鏘，袞草繡紋，炳炳焞焞，繽繽紜紜，詭然而蛟龍翔，蔚然而虎鳳昂，翕然而律呂張，正音諧韺韺，變態類雲霆，勁氣排甲兵，沈冥以之而開褰，幽閟以之而著宣，逖

遠以之而綿延。然非儒林宗匠，藝營宿將，道德爲世之模楷，名位爲國之儀望，堂堂焉，章章焉，擅鴻筆，攬魁柄，稱文章之大家者，孰當仁而不讓。宜其媲美古昔，傳信今後，照四裔以無倫，垂千載而不朽，此其爲文也，不幾於古乎？」太史公曰：「文至於是，謂之古宜也。雖然，其爲用殆不止是已。」生曰：「朝廷之上有巨文焉。典謨誓誥，制册令詔，譌爲王言，渙爲大號，而帝王之制作存焉。灝灝噩噩，渾渾洋洋，稜厲蓬孛，揮霍奮揚。或溫潤而精粹，或宏偉而秀雄，或嚴肅而簡重，或衍裕而深長。經緯天地，橐籥陰陽，黼黻萬化，轇轕三光。封職則氣含陰雨之潤，授官則義炳重離之明，勑戒則吐星漢之華，治戎則揚洊雷之轟，肆赦則垂滋於春露，明罰則示烈於秋霜，一字之褒，沛漏泉於下地；一言之感，被挾纊於黎蒸。朝出九重，暮行四方，如風動而草偃，如山鳴而谷應，奮迅乎宇外，旁薄乎域中，鼓舞乎夷夏，陶鎔乎帝皇，文章之用，蓋與造化而侔功矣。若是何如？」太史公曰：「《易》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綸。』《詩》曰：『辭之輯矣，民之協矣；辭之繹矣，民之莫矣。』文之爲用，誠莫盛於此矣。姑舍是，豈無復有可聞者乎？」

又《卮辭》 文本於才，才命於氣，氣帥於志，志立於學。學以基之，志以成之，文不期工而自工矣。苟徒驅之以才，駕之以氣，則才有時而盡，氣有時而衰，文能久而不蹶乎？

又《鳴道集說序》 古者立言之君子，皆卓然有所自見，其學術不苟同於衆人，而惟道之是合，故其言足以自成一家，有託以不朽。是故聖人沒，道術爲天下裂，諸子者出，言人人殊，然要其指歸，未始不合乎道。夫苟合於道矣，而其言有不傳者，未之有也。【略】世之學者知守經以篤信，而不知會通以求道，故有以一人之見而決千載之是非者，鮮不群疑而衆駭之。

又《宋景濂文集序》 文章所以載乎學術者也。昔之聖賢，其學可謂至矣，其於三才萬物之理，仁義道德，禮樂制度，治亂是非，顯隱鉅細之際，凡天人傳心之妙，帝王經世之略，無弗察而通也。其眞知實踐，既有得於內矣，於是將以自見而淑諸人也，然後託於文章，以推其意之所欲言。故程子以謂：「聖賢之言，不得已也。有是言，則是理明，無是言，則天下之理闕焉。」又謂：「後之人始執卷，則以文爲先，平生所爲多於聖人，然有之無補，無之無闕也。」由是論之，所貴文章之有補者，非以其明夫理乎？理之明，不由其學術有素乎？然而古今文章作者衆矣，未易悉數也。姑自吾婺而論之。宋南渡後，東萊呂氏紹濂洛之統，以斯道自任，其學粹然，一出於正。說齋唐氏則務爲經世之術，以明帝王爲治之要。龍川陳氏又修皇帝王霸之學，而以事功爲可爲。其學術不同，其見於文章，亦各自成其家。而香溪范氏、所性時氏，先後又間出，皆博極乎經史，爲文溫潤縝練，復自成一家之言。入國朝以來，則浦陽柳公、烏傷黃公，並時而作。柳公之學博而有要，其爲文也，閎肆而淵厚；黃公之學精而能暢，其於文也，典實而周密。遂皆羽翼乎聖學，黼黻乎帝猷。踵二公而作者，爲吳正傳氏、張子長氏、吳立夫氏。吳氏深於經，張氏長於史，而立夫之學尤超卓，其文皆可謂善於馳騁者焉。然當呂氏、唐氏、陳氏之並起也，新安朱子方集聖賢之大成，爲道學之宗師，於三氏之學，極有異同。其門人曰勉齋黃氏，實以其道傳之北山何氏，而魯齋王氏、仁山金氏、白雲許氏，以次相傳。自何氏而下皆婺人，論者以爲朱氏之世適，故近時言理學者婺爲最盛然。爲其學者上而性命之微，下而訓詁之細，講說甚悉，其頗見於文章者，亦可以驗其學術之所在矣。

張以寧《思存稿序》 今夫纂組勝者，飾之傷；雕鏤巧者，玉之病。人恆云：「六經未始有文法。」抑豈知夫未始規規於有法，而未始不妙於有法者，斯其爲文之至者也。

又《潛溪集序》 世率言《六經》無文法，是大不然。《六經》之文，固未始必於有法，而未始不妙於有法，斯其爲文之至者。後乎《六經》，孟子輿氏之醇，司馬子長氏之雄，弗可企已。後乎二氏，則唐韓退之氏，牢籠幷包，靡一不具，正取諸孟，而奇取諸馬爲最多。譬海之鉅潮無涯涘，氣和景明，萬里一平，纖瀾弗驚，力傾喬嶽，畜之沈沈，而自然其文；層波鱗鱗，渙散紛紜，乍合俄分，千姿萬態，巧莫能繪，浩乎一與風值，則浪波起伏，如山如屋，魚龍並作，怵人心目，此其無心於變也。

貝瓊《唐宋六家文衡序》 《唐宋文衡》總三百三十篇，天台朱伯賢氏之所選也。文不止於此，而特約之爲學文之法，如物平於衡有不得而高下云。嗚呼！形氣相軋而有聲，而聲出於人者爲言。雷霆之擊非不烈也，海濤之升非不大也，笙竽琴瑟之奏非不和也，皆莫過於人之純。聖人之經，又純之至也，故歷千萬世之久，雖善於言者惡能擬而爲之哉？戰國以來，孟軻、揚雄氏發揮大道，以左右《六經》。然雄之去孟軻，其純已不及矣。降於六朝之浮華不論也。昌黎韓子倡於唐，而河東柳氏次之。五季之敗腐不論也。廬陵歐陽子

倡於宋，而南豐曾氏、臨川王氏及蜀蘇氏父子次之。蓋韓之奇、柳之峻、歐陽之粹、曾之嚴、王之潔、蘇之博，各有其體，以成一家之言，固有不可至者，亦不可不求其至也。余嘗讀之若《原道》、《原毀》，由孟軻之後諸子未之能及，至宗元《守原議》、《桐葉封弟辯》，鑿鑿乎是非之公，使聖人復作，無以易之。其他馳聘上下，先後相發，誠樂之而不厭，信言之異乎雷霆、海濤、笙竽、琴瑟，氣與形之相軋相成者矣。世之狃於所習，苟趨一時之好者，既不足以語此。或知師古爲事者，又梏於昏愚怠惰，而不暇進其閫奧焉。此余之所深痛也。伯賢工文三十餘年，實倍於余，其定《六家文衡》，因損益東萊呂氏之選，將刻之梓，使子弟讀之。而曾曲阜所作四篇，則采前人所遺，以附南豐之後，其用心可謂勤矣。間嘗挾之過予成均，與之商榷累日，且俾序其首。余何敢爲之妄議邪？抑嘗聞先儒君子之論文者，務合於道，非徒以其詞高一世爲工也。若六家者，雖於道有淺深，皆本諸經。爲說鏟駁而復純於此，求之其至於古無難者，是伯賢之志也。若夫振起於下，不爲蹈襲，固有望於絕人之豪傑，豈專取乎《文衡》也哉？

又《東吳先生文集序》 古昔君子之立言，其亦有不得已者乎？孔子曰：「余欲無言。」孟子曰：「予豈好辯哉！」則其爲書者，莫非憂世而作。若諸子好爲異同，祈勝於人者，言雖繁而道益晦，固不足貴矣。余讀東吳先生五論得失，辯邪正論而深取之焉。世之講《春秋》者非一，胡文定公謂聖人以典禮命討之權任諸己，而於諸侯，或進或退，示一王之法。樸鄉呂氏，則以聖人作《春秋》以尊王，豈專進退諸侯哉？二家各伸所見而有不同如此，而先生盡發胡氏之說，以斥呂氏之非，亦豈有所左右邪？孔子蓋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而范寧亦以一字之褒，寵踰華衮之榮；片言之貶，辱過市朝之撻。則聖人進退諸侯無疑，顧一時窮經之士弗之考耳。至於佛氏倡禍福以恐人，而天下靡然向之，唐、宋諸儒攻之不能勝。降於元季，而其徒尤熾矣。先生極論邪正於風從瀾倒之餘，其爲扶樹世道何如也。蓋所謂不得已而言者，使《春秋》之大義既明，中國之人心無惑，吾可以忘言矣。嗚呼，抑豈淺之爲儒者所及哉！余來中都，數從其子禮部員外伯宗遊，獲見所編遺稿，無慮數百篇，喜其無險怪之病，而有紆徐曲折之勢，而二論尤可觀也。周子曰：「文所以載道也。輪轅飾而人弗庸徒飾也，況虛車乎。」若先生之文，非載道者歟？

鄭眞《跋王以文文卷》 人聲之精者爲言，言而成文，其有弗精者乎。【略】文之難也尚矣。思致少則質俚勝，華美尚則眞實希，守規矩則失之拘，背繩墨則失之放。文乎，句讀云乎哉？昔歐陽子論謂有山林之文，有臺閣之文，山林之文其氣枯槁，臺閣之文其氣溫潤。

方孝孺《與趙伯欽》 書之所陳，謂近世文辭不能比隆於唐宋而有取於僕，僕無能之詞，豈能過於近世哉。使眞有以過乎人，則亦藝焉而已，而足下安取乎是。且近世所以不古若者，足下知其故乎？非其辭之不工也，非其說之不詳也。以文辭爲業，而不知道術，雖欲庶乎古不能也。知道若行路然，至愈遠則見愈多，而言自異。今欲至乎窮谷者，言其所見不過泉石、樹木、禽鳥、蟲魚之狀而已。比之遊乎雄都巨邑者，見宮室之壯麗，車馬之蕃庶，人民物產之瑰異變怪，其言豈不有間哉。故聖賢文辭，非有大遇於今人，其所以不可及者，造道深而自得者。遠恆言卑論亦可爲後世法，非剽襲以爲說者之淺也。唐之諸儒惟韓子爲近道，其他俱不若宋。宋之士以言乎文，固未必盡過乎唐。然其文之所載，三代以來未之有漢，何足以方之。今人多謂宋不及唐，唐不若漢，此自其文而言耳，非所以考道德之會通而揆其實也。僕嘗謂求學術於三代之後，宋爲上、漢次之、唐爲下、近代有愧焉。斯道之盛衰，其端微矣，非明智睿達不能知之。

又《與舒君》 僕性愚憨，竊以爲古人之言，有是有非。是其是，而非其非，乃爲得之。若以古人爲皆然，則不可也。識者殊少，未免爲俗人所笑。今足下乃病陸士衡《文賦》淺狹而有作，竊窺叙述大意，甚美。士衡于道未有知，所賦者特當時相尚之文，固有志者所不讓，足下病之誠宜。第其中有不易之論，如曰：「謝朝華于已披，啓夕秀于未振。」又曰：「怵他人之我先。」彼未爲無見，但立志有非。前人之意，乃不然耳。然其言之善者，亦不可不取。世人或不察其立辭之說，而徒取其所謂襲凡蹈故、綴緝成篇者，使論誦之盡氣率不得其句，則不知士衡之論故也。

又《與郭士淵論文》 蓋斯文之在人，如造化之於物，歲異而日新，多態而善變，使人觀之而不厭，用之而無窮，不失榮悴消長之常理，乃足爲文。而世之人，多不能與此。樂蹇澀者，以艱言短語爲奇；好平易者，以腐熟冗長爲美。或採摭異書怪說，以爲多聞，或蹈襲庸談俚論，以爲易曉。而不知文之美，初不在是也。古之名世者，具可見矣。以僕言之，秦漢以下，大率

多記載講論之文耳，求如古之立言者，未之多有也。聖人之言不可及，上足以發天地之心，次足以道性命之源，陳治亂之理，而可法于天下後世，垂之愈久而無弊，是故謂之經。立言者必如經而後可。而秦漢以下無有焉。然而猶足以名世者，其道雖未至，而其言文。人好其文，故傳其言，雖不文，而於道有明焉，人以其明道，故亦傳。二者俱至者，其傳無疑也。二者俱不至者，其不傳亦無疑也。以僕觀于今之人，求其成文而可誦者，且不易得，況望其明道乎。

又《與樓希仁》 文豈易爲耶。詞之美惡，人之好惡繫焉，人之好惡，世之傳否繫焉。而人以易爲之，甚可笑也。近見他人文數篇，讀之漫不成句，得其句，意不能屬，得其意，辭不能馴。正與楚粵間人，僻處山谷，不入中國者，與之言，果何人耶。足下之文，譬如趙人與梁人語，聲音已不大相遠，雖時或失口，尚有趙音。然終是能言者，非吃吃不暢者比也。然僕有一說，能言與否，固爲人之好惡，又在審乎所言者何事。韓非、商鞅書正無與比，然所言皆刑罰督責之術，君子羞聽之。揚雄、文中子書，雖擬古人，不甚暢，而所言多近道，世猶有取焉。豈非能言爲難，而合乎道者尤難也耶。

又《答胡懷秀才》 文章於士子，最爲末事，然非有得于古聖賢之意者不能。世之學者衆矣，其用志不專，探索不精，聞見不博，攻習不久，而能得聖賢之意者，無有也。是以吾少而好觀人文，非止以其文，蓋將因其文而察其所存，與之共進于斯道也。

又《答王秀才》 凡文之爲用，明道立政二端而已。道以淑斯民，政以養斯民，民非養不能羣居以生，非教不能別於衆物。故聖人者出，作爲禮樂教化刑罰以治之，修其五倫六紀天衷人極以正之，而一寓之於文。堯、舜、禹、湯、周公、孔子之心，見於《詩》、《書》、《易》、《禮》、《春秋》之文者，皆以文乎此而已，舍此以爲文者，聖賢無之。後世務焉，其弊始於晉、宋、齊、梁之間，盛於唐，甚於宋，流至於今，未知其所止也。唐之士，最以文爲法於後世者，惟韓退之，而退之之文言聖人之道者，舍《原道》無稱焉，言先王之政而得其要者，求其片簡之記，無有焉。舉唐人之不及退之者，可知也；舉後世之不及唐者，又可知也。漢儒之文，有益於世，得聖人之意者，惟董仲舒、賈誼，攻浮靡綺麗之辭，不根據於道理者，莫陋於司馬相如，退之屢稱古之聖賢文章之盛，相如必在其中，而董、賈不一與焉，其去取之謬如此，而不識其何說也？苟以其文未粹耶，則艱險之元結，俳諧之李觀，且在所取矣，如之何其去二子也？苟以其所述者王霸之道，不敢列之於文人之後邪，則孔子、孟子固與荀卿、屈原、李斯並稱矣，安在其能尊二子也？退之以知道自居，而於董、賈獨抑之，相如獨進之，則其所知者果何道乎！然相如雖陋，其辭賦猶皆有爲而作，非虛語也。近世則不然，一室之微，號之以美名，輒從而文之，視其名紛然雜出，皆古之所未聞；考其辭輕俳巧薄，皆古人之所未有。而求者以是望於人，作者以是夸於時，似有所爲，使相如之奴隸見之，且將棄去，而今之士莫以其爲非，此又退之之時所無有者也。

又《蘇太史文集序》 天下之事，出於智巧之所及者，皆其淺者也。寂然無爲，沛然無窮，發於智之所不及知，成於巧之所不能爲，非幾乎神者，其孰能與於斯乎。故工可學而致也，神非學所能致也，惟心通乎神者能之。神誠會於心，猶龍之於雨，所取者涓滴之微，而可以被八荒，澤萬物；無所得者，辟之抱甕而灌，機械而注，爲之不勝其勞，而所及僅至乎尋丈之間。莊周之著書，李白之歌詩，放蕩縱恣，惟其所欲而無不如意，彼豈學而爲之哉，其心默會乎神，故無所用其智巧，而舉天下之智巧莫能加焉。使二子者有意而爲之，則不能皆如其意，而於智巧也狹矣。莊周、李白，神於文者也，非工於文者所及也。文非至工，則不可以爲神，然神非工之所至也。當二子之爲文也，不自知其出於心而應於手，況自知其神乎？二子且不自知，況可得而效之乎？效古人之文者，非能文者也，惟心會於神者能之。

楊士奇《王忠文公文集序》 古之爲士者，文行皆備，而必行爲之本。故三代以上，文最高古，而無以文名者，其所本不係於文也。秦漢以來，士始有專以文名，如或違道畔義，君子不道也，揚子雲《劇秦美新》是已。若斷斷焉發於忠君愛親之誠，讀之使人感激奮發，希慕之不置，雖去之千載，猶目前然者，諸葛武侯之《出師》、李令伯之《陳情》是已。近數百年來，士多喜讀韓文公、歐陽文忠公、蘇文忠公之文，要皆本其立朝大節，炳炳焉有以振發人心者也。

胡廣等《性理大全書》卷五六《學十四·論文》 程子曰：聖賢之言不得已也。蓋有是言，則是理明；無是言，則天下之理有闕焉。如彼耒耜陶冶之器一不制，則生人之道有不足矣。聖賢之言，雖欲已得乎，然其包涵盡天下之理，亦甚約也。後之人始執卷，則以文章爲先，平生所爲，動多於聖人，然

有之無所補，無之靡所闕，乃無用之贅言也。不止贅而已，既不得其要，則離眞失正，反害於道必矣。

又　象山陸氏曰：「文以理爲主，荀子於理有蔽，所以文不馴雅。」

吳訥《文章辨體凡例》　文辭以體制爲先。古文類集今行世者，惟梁昭明《文選》六十卷、姚鉉《唐文粹》一百卷、東萊《宋文鑑》一百五十卷、西山前後《文章正宗》四十四卷、蘇伯修《元文類》七十卷爲備。然《文粹》、《文鑑》、《文類》惟載一代之作；《文選》編次無序，如第一卷古賦以《兩都》爲首，而《離騷》反置於後，甚至揚雄《美新》、曹操《九錫文》亦皆收載，不足爲法。獨《文章正宗》義例精密，其類目有四：曰辭命，曰議論，曰叙事，曰詩賦。古今文辭，固無出此四類之外者。然每類之中，衆體並出，欲識體而卒難尋考。故今所編，始於古歌謠辭，終於祭文，每類自爲一類，各以時世爲先後，共爲五十卷。仍采先儒成說，足以鄙意，著爲序題，錄於每類之首，庶幾少見制作之意云。

又　作文以關世教爲主。上虞劉氏有云：「《詩》三百篇，有美有刺，聖人固已垂戒於前矣。後人纂輯，當本《二南》、《雅》、《頌》爲則。」今依其言，凡文辭必擇辭理兼備，切於世用者取之；其有可爲法戒而辭未精，或辭甚工而理未瑩，然無害於世教者，間亦收入；至若悖理傷教、及涉淫放怪僻者，雖工弗錄。

又　命辭固以明理爲本，然自濂、洛、關、閩諸子闡明理學之後，凡性命道德之言，雖孔門弟子所未聞者，後生學子，皆得誦習；若不顧文辭題意，概以場屋經訓性理之說，施諸詩賦及贈送雜作之中，是豈謂之善學也哉？故西山眞氏前後《文章正宗》，凡《太極圖說》及《易傳序》、《東西銘》、《擊壤詩》等作，皆不復錄。今亦遵其意云。

又　古人文辭，多有辭意重複或方言難曉。晦翁《綱目》及迂齋、疊山古文，若賈生《政事書》之類，皆節取要語。今亦從之。

又　歷代制册詔誥，蓋皆王言。《文選》、《文章正宗》，止書世代而已。至《文鑑》、《文類》，始列代言名氏。今依前例，悉皆不書。若夫天朝詔誥，豈敢與臣庶文辭同錄，今亦弗載。

又　洪武之初，作者輩出，區區孤陋，弗能博訪盡載。考之《文章正宗》，凡同時及年近諸大老之作，皆不敢錄，以避去取之嫌。今循其例，以俟後之君子。

又　卷中文辭，凡古帝王所作，則稱謚號；餘則稱字稱號。若於表奏之下及不知其字者，則復稱名，非敢有所優劣也。

又　四六爲古文之變，律賦爲古賦之變，律詩雜體爲古詩之變，詞曲爲古樂府之變。西山《文章正宗》，凡變體文辭，皆不收錄；東萊《文鑑》，則並載焉，今遵其意。復輯四六對偶及律詩，歌曲共五卷，名曰《外集》，附於五十卷之後，以備衆體，且以著文辭世變云。

彭時《文章辨體序》　天地以精英之氣賦於人，而人鍾是氣也，養之全，充之盛，至於彪炳閎肆而不可遏，往往因感而發，以宣造化之機，述人情物理之宜，達禮樂刑政之具，而文章興焉。

又　三代以下，名能文章者衆矣。其有補於世教可與天地同悠久者，代不數人，人不數篇，可不精擇而愼傳之歟！今傳於世，若梁昭明《文選》、《唐文粹》、《宋文鑑》，固已號爲掇其英、拔其粹矣。然《文粹》、《文鑑》，止錄一代之作；《文選》雖兼備歷代，而去取欠精，識者猶有憾焉。至宋西山眞先生集爲《文章正宗》，其目凡四：曰辭命，曰議論，曰叙事，曰詩賦。天下之文，誠無出此四者，可謂備且精矣；然衆體互出，學者卒難考見，豈非精之中猶有未精者耶？

又　海虞吳先生有見於此，謂文辭宜以體製爲先。因錄古今之文入正體者，始於古歌謠辭，終於祭文，釐爲五十卷；其有變體若四六、律詩、詞曲者，別爲《外集》五卷附其後：名曰《文章辨體》。辨體云者，每體自爲一類，每類各著序題，原制作之意而辨析精確，一本於先儒成說，使數千載文體之正變高下，一覽可以具見，是蓋有以備《正宗》之所未備而益加精焉者也。非先生學之博、識之正、用心之勤且密，寧有是哉？先生之孫淳爲監察御史，嘗攜是編至京。今都憲萬安劉公顯孜，昔與淳同官，獲一見焉，而愛好之不忘。至是奉命巡撫南畿，訪求於先生仲子銓、曾孫木得之，親爲校正訛謬，將刻諸梓，以廣其傳。於是邑人之尙義者，爭捐貲爲助，而板刻遂成。刑部陸員外昶，於先生爲邑後進，樂聞其書得傳，屬予爲之序。

又　嗟夫！文章，天下公器也。自昔志勤於集錄者，孰不欲名當時而傳後世？然有不幸或堙沒焉者，殆未遇知而好之者公其傳於衆也。今先生是編，家藏之久，乃得都憲劉公篤好而表章之，豈非幸歟！抑非獨先生之幸，

實學者之幸也。繼自今學者得而誦之，具見諸家之體而力追古作，於以黼黻皇猷，恢弘治理，使斯文超兩漢而追三代之盛，端自此始，豈不尤爲世道幸哉？然則先生是編，雖幸賴公以傳，而公之名亦將與先生並傳於無窮也。

朱夏《答程伯大論文》 古今能言之士，孰不欲雄峙百代之上，而垂聲乎百世之下哉。然而卒抱奇志而不見，泯泯以老死者，何其多也。豈非才識之不逮，故不能成一家之言，以至此耳。三代之後，卓然成一家之言者，纔十數人而止，其餘皆磨滅澌盡。則信乎得之于天者，非超然而不羣，則難乎其以文章自命矣。比辱賜書，大抵未能達夫雄深雅健之作，而務爲浮薄靡麗之文而已，此甚不可也。僕聞古之爲文者，必本于經，而根于道。其紀、志、表、傳、記、序、銘、贊，則各有其體，而不可以淆焉。而莫之辨也，至其發言遺辭，又奚以剽賊爲工哉。今不本于經，不根于道，而雜出于百家傳記之說，則其立論不自其大，而自其細，固已自小矣，尚何能與古人齊驅並駕哉！老蘇之文，頓挫曲折，蒼然鬱然，巉刻峭厲，幾不可與爭鋒。然而有識之士，猶有譏焉者，良以其立論之駁，而不能盡合乎聖人之道也。今無蘇公之才，而立論又下蘇公甚遠，則何望其言之立而不仆焉。古之用兵，其合散進退，出奇制勝，固神速變化而不可測也。至其部伍行陣之法，則繩繩乎其弗可以亂。爲文而不法是，猶用師而不以律矣。古之論文，必先體制，而後工緻。譬諸梓人之作室也，其棟梁榱桷之任，雖不能以大相遠也，而王公大人之居，與浮屠老子之廬，官司之署，庶人之室，其制度固懸絕而不相侔也。使記也而與序無異焉，則庶民之室，將同于浮屠老子之祠，亦可乎。鑄劒而肖于刀，且猶不可，斲車而肖于舟，不猶以爲迂且拘乎。韓子之于文也，惟陳言之務去，今雖全未能如韓子，亦宜少刊落矣。乃悉古書奇字，而馴集鱗次焉，不幾于天吳紫鳳，顚倒裋褐也耶。蘇子謂錦綉綺縠，服之美者也，然尺寸而割之，錯而紉之以爲服，則綈繒之不若。今先生乃欲集羣英以爲華爲好，其亦異于作者之見矣。世有婁人，爲睹其鄰之富也，日夜攻鑽而剽之，幸而得其貨寶財賄，以爲得計矣。一日，徼者獲之，則薾然盜也，而至死不悟，且役役焉。割裂而綴緝之，則其氣固已薾然矣，又何能渾浩如江河而有排戛之力哉。故夫蘭苕翡翠，又烏睹夫掣鯨也。且古之爲文非有心于文也，若風之于水，適相遭而文生也。故鼓之而爲濤，含之而爲漪，盛之而爲縠，澄之而爲練，激之而爲珠璣，非水也，風也，二者適相遭而文生也。天之于物也，獨不然乎。織者、穠者，丹者、堊者，莫不極其美麗，而造物者豈物物而雕之哉。物各付物，而天下之巧莫加焉。【略】且文猶樂也，太古之音和平雅淡，而風俗以淳、人心以正；桑間濮上，淫哇煩趣，而人心風俗蕩而忘返。使先生而與聞制作將安取乎則，何獨疑于文也。

柯暹《與徐景琛書》 文者，載道之器，聖賢之明乎斯道者，必深乎斯文也。爲聖賢之徒，舍文無以，謂非君子之所尚可乎。文謂之文，字謂之字，固不可以相通名，然學文者不害其工于字，學字者不害其工于文，可以交致其力而並進。不若公私善惡，判然爲兩途，而不可以並進也。雖不可判爲兩途，亦不可視爲一律。如「仁義」二字，三尺童子可識可書，仁義之理，非聖人不能盡。而謂字之工足以深乎道，不待于文者，豈理也哉。文固難言也，固難學也，然不悖于理，則可謂之文。非必聖賢其意，淵源其理，高古其詞，而後謂之文也。自孔孟至于程朱、《六經》傳記之文凡幾類，皆聽其傳于世，其不得傳者，必與孔孟程朱《六經》傳記之文大相謬戾。苟有于此惓惓焉，惟孔孟程朱《六經》傳記之文是法焉，窮耳目心思之力以圖之，雖區區庸愚，亦或可學。學有不得，不能傳于世，亦可稱于人。曰：「文何可以不能學而不學也。」或曰：「文必工而後可，否則莫爲。然今之論文者，率宗于韓，曰識見博，議論正，地步高，章法句法字法不苟。然其言亦未必能《六經》也。韓子學聖人，未《六經》其言而亦言之，則今之學韓者，必俟其至于韓而後敢言也。俟其至而後敢言，則韓之後，文寡矣，今之時，又寡矣。執事常爲文，自以爲與韓何如。何其于己則輕以約，于人則重以周與。」或又曰：「與其文不工而不傳，不若字之工而可傳。」某則曰：「寧學而不工，不可懼其不工而不學。學冀乎成志也，不成者，才之罪也。某寧爲此，而不爲彼也。且文雖無孔孟之善，更千萬世、千萬人傳之，皆可見其眞也。字雖善如鍾王，勒之金石，一更其摹，已不復見其眞矣。是故今之誦《蘭亭》之文者，皆是識《蘭亭》之墨者，曾幾何人哉。況古之善書如逸少、歐陽詢、虞世南、顏眞卿、趙子昂之數君子，未嘗不能文，不但模寫成書，與人爲謄錄而已。」

童軒《答丁鳳儀書》 軒聞之，古今之爲文者不一，言人人殊，有滄海之文，有江漢之文，有川澤之文，有溪壑之文，不可一律齊也。是故《六經》之爲書，載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道，昭如日星，所以扶綱常，闡倫理，繼天立極，垂憲萬世而無弊，所謂文章之滄海也。下及西漢，

司馬遷之《史記》，劉向之《說苑》，賈誼之《新書》，所以述時事，敷王道，以明治化之本，實文章之江漢也。唐韓愈之《原道》、《原人》等篇，柳宗元之《守官》、《四維》等論，所以正人心，救時弊，以推治道之迹，實文章之川澤也。宋有歐陽修之《本論》，曾子固之《洪範傳》，三蘇父子之雜著章疏，所以陳鑒戒，明得失，以備爲治之具，又非文章之溪壑乎。他若莊周、列禦寇、韓非、鄧析之書，雖時時有合于道，其視《六經》之文，殆猶滄海之于蹄涔爾，烏足以語道哉。然學者要必蘊《六經》以立其本，貫諸子以資其用，蒐百氏以充其才，旁及天文、地志、律曆、兵制之書，又所以博其趣也。嚮使棄其本而不求，則亦潢潦無根，盈朝涸夕，雖有器用之良，才識之富，其能免于蠡測之患乎。故軒以爲，向道者必以《六經》爲之本也。《六經》皆古聖賢之言也，所謂文章之滄海也。舍《六經》而惟子氏之求，其殆韓子所謂「航斷港絕潢，以望入于海」其不可也。【略】然科學之學，同本于《六經》，同出于子史百氏，而其所以不同者，非直以其文有古今之殊。蓋以業其文者，率多陋儒小夫，惟欲記誦口耳之學，竊科名以階顯榮，逐利祿以活妻子故耳。使其誠能以道德事業爲高，則今之學即古之學也，又何科學之足恥哉。

又　故文必以養氣爲主，氣盛則理充，向使不言則已，言則蔚然而成章，犖然而中度，綱目相因，首尾相應，不猶善醫者必主元氣，善匠者必因其材，以適諸用乎。彼有號文章家者，務剽賊以爲奇，工斲削以爲巧，元氣日傷，材性日失。曰：「吾之文，孟軻、揚雄之文也，吾之道，孟軻、揚雄之道也。」噫，不亦優孟之似孫叔敖乎！

李賢《楊文定公文集序》　古之君子有事業者，未嘗無文章，蓋事業所以伸平生之志，文章所以著平生之學，事業而濟之文章則益顯，文章而本之事業則益重。若徒有事業而無文章，譬之植木，但有質榦而無花葉，則爲枯槁之木矣。士生斯世，亦何嘗不欲事業、文章之兼得也。然而兼之者鮮焉，何哉？由學與命之不同也。夫事業可述，而文章不著者，是其學之疎也；文章可述，而事業不著者，是其命之蹇也。學必優焉，命必通焉，事業、文章斯可以兼得矣。

倪謙《書抱呆子集後》　盈天地間，凡物之有聲而鳴者，皆軋於一元之氣使然。若雷之轟鍧，風之刁蕭，水之砰湃，木之吟號，獸之吼，鳥之嚶，蟲之噪，其聲之發爲氣所軋，雖欲不鳴而不可得也。他若竅於竹、緪於絲、虛於金、冒於革，其爲聲也，雖假於人以鳴，謂非軋於是氣不可也。惟人也，得是氣而理寓焉，情鬱於中則聲必發於外，其音響節奏，長短疾徐，亦皆出於自然，而不容不鳴者也。故其爲聲，可歌，可誦，可喜，可愕，上而朝廷學士大夫鳴國家之盛，下而委巷肖夫女婦自鳴其情者，何莫非是氣之所爲乎！此君子所以貴養其氣，氣得其養，則聲之鳴者，自不涉於凡近矣。

張寧《吳文肅公竹洲文集序》　聖賢之文，原於性情，蘊蓄爲道德，著見爲功業，初無意於言也。然不敎不行，不書不傳，不辯不明，不能不託諸言以詔天下後世，於今可見者。《六經》、《四書》之文是已，若反其本，則皆聖賢備於身之事也。是故聖人之文達乎天，賢者之文達乎聖，儒者之文擬乎賢，詞人之文歷乎儒，而出入乎古今。下此則旁異曲末，支離不根，非吾所謂文也。秦漢以來，聖人之文不復作，賢儒之文不多見，世之名能文詞者，醇疵正變，得失相沿，莫之反本者，亦久且甚矣。至宋濂、洛、關、閩諸大儒出，遡流窮源，塞岐闢路於《六經》，孔、孟之文心通力體，炳焉同歸，自古聖賢斯文統系，至是蓋一理也。

張詡《見素集序》　文章以救時爲貴。中古來文若韓退之之《佛骨表》，歐陽永叔之《朋黨論》，胡澹庵之《乞斬秦檜疏》；詩若杜少陵之《八哀》，石守道之《慶曆聖德》之作之類，排異端，崇正道，斥奸諛，百世之下讀之猶使人毛髮森竦，恨不生並時而願爲之執鞭也。下此則鬬富誇巧，雖極其工緻，第取悅人耳目，而于綱常世道無所關繫焉。

楊循吉《贈南溟人丁叟序》　士所以學者，將以爲天下用也。無以自見而又恐人之弗信。故以其所有者之爲文，蓋志之曰：吾之用也。必若是，此乃士之所以爲文者而非虛言也。及後世求士不以文，好士之文者甚少，而士之文益賤，抱其文無所于售。公卿之視之者以爲潤色紛采之具，不以此重于士之文可以無作矣。幸而有無勢之人，不得志之友，間復好之而士聊亦以此自慰藉，相與出其心志之所得者，一共讀之以爲樂。然豈士之願也哉！予少爲士切有志于學，學未至而莫敢以文謁人，不知今天下之好文與否也。

黃仲昭《省軒存稿序》　歐陽文忠公有言，文章足以潤身，政事足以及物。蓋文章所以立言，政事所以立功，二者雖若不同，而皆根本於吾心。心存乎道，則其發於文者爲德言，施於民者爲德政，豈判然爲二哉。

王鏊《震澤長語》卷下《文章》　世謂《六經》無文法，不知萬古義理、萬古

文字皆從經出也。其高者，遠者，未敢遽論，即如《七月》一篇叙農桑稼圃，《內則》叙家人寢興烹飪之細，《禹貢》叙山水脈絡原委，如在目前，後世有此文字乎？《論語》記夫子在鄉、在朝、使擯等容，宛然畫出一箇聖人，非文能之乎？昌黎序如書，銘如詩，學《書》與《詩》也，其它文多從《孟子》，遂爲世文章家冠。孰謂《六經》無文法！

又　爲文必師古，使人讀之不知所師，善師古者也。韓師孟，今讀韓文不見其爲孟也；歐學韓，不覺其爲韓也。若拘拘規倣，如邯鄲之學步，里人之效顰，則陋矣。所謂師其意不師其詞，此最爲文之妙訣。

又　聖賢未嘗有意爲文也，理極天下之精，文極天下之妙。後人殫一生之力以爲文，無一字到古人處，胸中所養未至耳。故爲文莫先養氣，莫要窮理。

又《孫可之集序》　凡爲文必有法，揚子雲斷木爲棊，梡革爲鞠，亦皆有法焉，況文乎哉！近世文章家，要以昌黎公爲聖，其法所從授，蓋未有知其所始者，意其自得之於經，而得之鄒孟氏尤深。同時自柳州外，鮮克知者。昌黎授之皇甫持正，持正授之來無擇，無擇授之可之，故可之每自詫得吏部爲文眞訣。可之卒，其法中絕。其後歐、蘇崛起百年之後，各以所長振動一世，其天才卓絕，顧於是有若未暇數數然者，而亦多脗合焉。其時臨川荆公得之獨深，考其儲思注詞無一弗合，顧視韓差狹耳。而後之爲文者，隨其成心，無所師承，予竊病之。

又《匏菴家藏集序》　文章不難於奇麗，難於醇，難於典則。雖然，醇與則可能也，醇而不俚則而能暢，殆有非力所至，而至者焉，其必由養乎，是難能也。

林俊《林文安公文集叙》　文根諸理，發諸氣，而昌之以詞，賁飾從施，眞質猶故。迨從橫之習勝，而渾重澹雅之體衰，至搥提仁義而絕滅之。貞元啓會，大音載完，起息興衰，道隆替與焉。漢之盛，司馬子長以豪健鳴；唐之盛，昌黎退之以雄深鳴；宋之盛，歐陽永叔以雅潔鳴。同時班、柳、蘇、王聯聲遞響，名名家，嗣是作者日衆，詞徒長而氣以弱，理亦爲之晦。甚至驅駕才華，搜奇捕怪，樸以采紛，雅以俗亂，藻製瓌調，未必不足譁世而賈名，而稽諸典謨訓誥遠矣。

顧清《答聶文蔚論文體書》　堂記主清貞，集序主理氣，皆至當議論，無可易者。但體製之說，鄙懷尚有所疑。譬之作屋，體製則規模品式，如門塾堂寢，廄庫庖湢，廻廊曲館，涼軒奧室，各適其宜者是也。理則其棟梁基礎也，氣則所以運用施設而成是室者也。若柱石誠堅壯，運用誠有力，而間架瑣碎，位置失所，宜下而高，當明而晦，不識觀者以爲何如。

顧璘《答友人論文》　夫文章，士之業也。孔子修《六經》以建百世之則，而百世弗能述。蓋折衷理道之極，經緯天地之章，子淵不能得其止，游、夏不能贊其辭。身沒響絕，亦其然耳。下是左氏蜚聲於東周，莊生逸響於蒙土，靈均哀鳴於漢上，太史建議於西京，誼、舒、子卿、淵、雲、褒、向揚芳擷藻，前後相屬，而漢之文章炳然於金馬、石渠之署。雖純疵相形，遐邇異趣，要皆作者之殊別也。烏可訾之哉！

劉永澄《論文》　作文先須會理，猶相人必觀其神，局陣關鑰，身之筋骨也；經緯藻飾，貌之色澤也。神有餘，故筋骨不膠而固，色澤不藻而華。神不足則筋萎骨枯，色乾澤涸。雖善爲矯飾，莫匿其眞。夫文亦然。文雖小技，枝節萬端，要使我爲主，文爲僕；我司倡，文司隨。然豈強文從我之謂哉！批其郤，握其珠，入之愈難，出之愈易。莊子曰：「視而可見者，形與色也；聽而可聞者，名與聲也。有不視不聽者，而後視且聽出焉。世以形色名聲探人之情，其于視聽也遠矣。」嗟夫！制科以來，作者非一，其確然宇宙于今不朽者，大都神傳于意，意傳于理。神傳于意，故天藻逸流；意傳于理，故神情淵著。至其編貫成局，錘鑄成響，乃理暢而機自聯，情至而采自絢，所謂與時新故，非關匠心，卑卑者不抉其深，苟安其易同。

萬廷賢《求正集略序》　韓退之稱子厚窮不極，文必不傳，使子厚富貴爲將相，其失得必有辨者。永叔亦云詩必窮而後工，世謂知言，予惟言者言所志，傳者傳其道也。士君子所難者志，志之所難者道。誠志道矣，則辭有所必修，修則工，工則傳矣。死生貴賤誰能易之，且窮人所工，窮者之辭，道之細耳，故有在有不在。若君子所志，則天命人心之正，聖賢經世之謨，仁義禮樂忠信孝弟之大道，自身及家國天下，自富貴貧賤至夷狄患難，自瞬息至千古一也。道在，志無不存；志存，言無不得。墜之九淵之下不益其深，抗之雲霄之上不益其高。故閭閻畎畝之稱述，即金匱石室清廟明堂之紀載；金匱石室清廟明堂之紀載，亦何間於閭閻畎畝者所稱述哉。何者？博大精微之理，撰於吾所得言者，既無二致，精研沈繹之思，本爲吾所能言者，自無

異趣。故文之工拙在志，志在道，而窮達非所論矣。惟是，達則矢謨揚烈，極帝王之淵懿美盛，開經緯之文，章多弘顯。窮則畏天悲人，發情止義，陳古是以裁今，闡微言以正學，文多深婉。體或異致，然大旨不得殊也。故其傳一也。典謨雅頌，豈窮者之詞？《易》雖以憂患作，非必待憂患而工。藉令孔孟爲將相如伊周，彖翼之奧，筆削之嚴，性善之旨，豈詎泯沒無傳哉。左丘明不窮必傳《春秋》，司馬遷不下蠶室必作《史記》，志素定故也。惟是山海之遐，煙雲之變，鳥獸草木之詭譎，必待山林之士，然後能窮本極命，發精眇之思，非榮遇者所暇及。然所謂窮者之辭，道之細耳，無甚關於理性，安人之大致亦何貴於其傳。則文之不待窮而後工，且傳必矣。區區較失得於富貴將相之間，不亦繆乎。

姚世華《玄晏齋選稿序》 文各適其適，任乎天倪以各至其至，游于嗒然之途而已。覆視曩古，簡複相望，華質相調，相爲用而不相欣厭。蓋子休洸洋自恣之數十萬言，豈能如伯陽之五千文；而子長之博奧宏肆，必不低眉于孟堅之整率。

王廷相《廣文選序》 嗟乎！文之體要難言也。援古炤今，可知流委矣。《易》始卦、爻、彖、象，《書》載典、謨、訓、誥，《詩》陳國風、雅、頌，厥事實，厥義顯，厥辭平，厥體質，邈兮古哉，蔑以尚矣！自夫崇華飾詭之辭興，而昔人之質散；自夫競虛夸靡之風熾，而斯文之致乖；言辯而罔詮，訓繁而寡實。於是君子惟古是嗜矣。梁昭明太子統，舊有《文選》之編，自今觀之，頗爲近古，然法言大訓，懿章雅歌，漏逸殊多。詞人藻客，久爲慨惜，然未有能繼其舊貫者。【略】浚川子曰：文者，載道之器，治跡之會歸也。故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言文即道，治即文矣。是故古人之文莫不弘於學術之所趨，莫不實於治功之有成。但好尚異其門途，則品局遂分高下，秉知言之選者，不可以不辯矣。乃惟大人碩儒，探元挈要，先之脩性體道以敦其本，又能察於君臣之政，觀夫天下之勢，達乎民物之情，則文之質具矣。從而立言，其道眞，其業實，無誕美，無虛飾，參諸《六經》之旨，靡所差別，不亦天下之至文乎！由是而觀，君子脩辭，雖雄深博雅，力總羣言，而無當於脩己經國之實者，自負曰文，去文萬里矣。

又《何氏集序》 古今論曰文以代變，非也，要之存乎人焉耳矣。唐、虞、三代，禮樂敷教，詩書弘訓，義旨溫雅，文質彬彬，體之則德植，達之則政修，實斯文之會極也。漢魏而下殊矣，厥辭繁，厥道寡，厥致辯，厥旨近，日趨于變，然爾若所謂代變也。及考夫董、賈、揚、馬、李、杜、韓、柳諸賢，各運機衡以追往訓，當世文軌，靡得而拘。今綜八子視之，殆自致羽翮，凌駕文囿者矣，非存乎其人何哉？

李夢陽《駁何氏論文書》 子擿我文曰：「子高處是古人影子耳，其下者已落近代之口。」又曰：「未見子自築一堂奧，突開一戶牖，而以何急於不朽？」此非仲默之言短僕，而諛仲默者之言也。短僕者必曰：「李某豈善文者，但能守古而尺尺寸寸之耳。」必如仲默出入由己，乃爲舍筏以登岸。斯言也，禍子者也。古之工如倕如班，堂非不殊，戶非同也，至其爲方也，圓也，弗能舍規矩何也？規矩者，法也。僕之尺尺而寸寸之者，固法也。假令僕竊古之意，盜古形，剪截古辭以爲文，謂之影子誠可，若以我之情，述今之事，尺寸古法，罔襲其辭，猶班圓倕之圓，倕方班之方，而倕之木，非班之木也，此奚不可也。夫筏我二也，猶兎之蹄，魚之筌，舍之可也。規矩者，方圓之自也，即欲舍之烏乎舍？子試築一堂，開一戶，措規矩而能之乎？措規矩而能之，必并方圓而遺之可矣，何有於法，何有於規矩。故爲斯言者，禍子者也；禍子者，禍文之道也。不知其言禍己與禍文之道，而反規之於法者，是攻子，亦謂操戈入室者矣。子又曰：「孔、曾、思、孟不同言，而同至誠，如尺寸古人，則詩主曹、劉、阮、陸足矣，李杜即不得更登於詩壇。」詩云：「人知其一，莫知其他。」予之同法也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者也。子以我之尺寸者言也，覽子之作於法焉，筏矣，宜其惑之靡解也。阿房之巨，靈光之巋，臨春、結綺之侈麗，楊亭、葛廬之幽之寂，未必皆倕與班爲之也，乃其爲之也，大小鮮不中方圓也，何也？有必同者也。獲所必同，寂可也，幽可也，侈以麗可也，巋可也，巨可也。守之不易，久而推移，因質順勢，融鎔而不自知，於是爲曹，爲劉，爲阮，爲陸，爲李，爲杜，即今爲何大復，何不可哉？此變化之要也。故不泥法而法嘗由，不求異而其言人人殊。《易》曰：「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謂此也。非自築一堂奧，自開一戶牖，而後爲道也。故予嘗曰：「作文如作字，歐、虞、顏、柳，字不同而同筆，筆不同非字矣。」不同者何也？肥也，瘦也，長也，短也，疎也，密也。故六者勢也，字之體也，非筆之精也。精者何也？應諸心而本諸法者也。不窺其精，不足以爲字。而矧文之能爲，文猶不能爲，而矧能道之爲。仲默曰，夫

爲文有不可易之法，辭斷而意屬，聯物而比類，以茲爲法，宜其惑之難解，而諛之者易搖也。假令僕即今爲文一通，能使辭不屬，意不斷，物聯而類比矣，然於中情思澀促，語嶮而硬，音生節拗，質直而麤，淺謫露骨，爰癡爰枯，則子取之乎？故辭斷而意屬者，其體也，文之勢也。聯而比之者，事也；柔澹者，思含蓄者，意也；典厚者，義也；高古者，格宛亮者，調也；沈著雄麗，清峻閒雅者，才之類也。而發於辭，辭之暢者，其氣也，中和者，氣之最也。夫然又華之以色，永之以味，溢之以香，是以古之文者，一揮而衆善具也。然其翕闢頓挫，尺尺而寸寸之未始無法也，所謂圓規而方矩者也。且士之文也，猶醫之脈，脈之濡弱緊數遲緩，相似而實不同。前予以柔澹沈著含蓄典厚諸義，進規於子，而救俊亮之偏，而子則曰，必閒寂以爲柔澹，濁切以爲沈著，艱窒以爲含蓄，俚轇以爲典厚，豈惟謬於詩義，并俊語亮節悉失之矣。吾子於是乎失言矣。子以爲濡可爲弱，緊可爲數，遲可爲緩邪？濡弱緊數遲緩不可相爲，則閒寂獨可爲柔澹，濁切可爲沈著，艱窒可爲含蓄，俚轇可爲典厚耶！

又《答吳謹書》 讀論文一篇，僕竊疑焉。足下之意，不過執以艱深之詞，文淺易之見耳。恐不然，夫文自有格，不祖其格，終不足以知文。今人有左氏遷乎，而足下以左氏遷律人邪？歐、虞、顏、柳字不同，而同一筆，其不同特肥、瘦、長、扁、整、流、疎、密、勁、溫耳，此十者，字之象也，非筆之精也。乃其精，則固無不同者，夫文亦猶是耳。足下謂遷不同左氏，左氏不同古經，亦其象耳。僕不敢謂然，幸足下思之。

徐禎卿《與同年諸翰林論文書》 碧雲蘭若坐聽泉聲淙淙，西山秋色間與公等譚及千秋殊快，僕與公等幸際盛世，職在詞曹，其愼毋牽泥于朝會應制諸什，阿狗耳目，爲咋舌不盡，茲削牘竟其說。蓋有諗于僕者曰：「詩必《三百》、《十九》、建安、黃初，文必先秦、兩漢。故北郡讀書斷自漢魏以上，作而合，合而傳，傳而可法之難如此。子愼毋作近時人語其幾乎。」僕曰：「非也。凡猝然出于田畯、紅女、漁樵、牧子、擔夫之口者，皆詩也。商賈經年去家萬里，居者備述其家事覼縷，并勞其風波險阻，在外勞苦，安否行者，度贏息幾倍，忖歸期久近，囑家人謹視門，蓋各題平安以相貽，皆天下之至文也。何者？詩不必叶韻，文不必成章，道其性情肝膈之要而止也。僕故近時人，那不作近時人語，而三代兩漢爲？」於是客有率然進曰：「近時某某詩人也，某某能文，某某兼能。」僕又曰：「非也。僕謂那不作近時人語，非謂他人，謂身乃近時人耳。嘗試論之，少陵而後無詩矣，自昌黎而後無文矣。入大明弘治間，李獻吉始一振之，當是時信陽何子心競李，力不敵也。故名並李，實不埒也。昌穀偏師也，薛鄭老師費財者也，邊靡靡熊其瑣瑣者也。其在詞曹，則王穉卿、王允寧其最傑乎。故僅工五律尺牘語耳，又寥寥不數篇。楊用修其學與著作至富，而才則稚。此外無論窮達顯晦，凡其生存者，其軒輊吾不敢論。大都自古迄今，代不數人，又多阮公廣武之歎，而子稱某某詩、某某文何也。」客于是大駭曰：「子之言何矛盾也。子前所言太叔之弛也，子後所言商君之酷也，子爲政民奚所措手足乎。且李、杜、韓、柳而後，其撰述積案充棟者何物也。近時之能詩文者，豈盡出耕牧漁樵紅女下也。子之言何矛盾也。」僕曰：「不也。若亦知人巧之不敵化工乎？譬之草木，地之所植，雨露所濡，堅勁爲松栢楩柟豫章，艷爲桃李，芬馥爲蘭蕙。自典謨風雅以逮我朝，李獻吉是也。其山茨野芳蔓草，則耕牧漁樵負販委巷婦孺之猝然出口，賈豎之家書寒暄，語語實際。若夫剪綴繪綵成花，爲牡丹，爲芍藥，固不若蔓草之出化工，則今之詩若文是也。故曰：畫西施之面美而不可說，規孟賁之目大而不可畏。曾不若醜女之能娠、怯夫之作力也。是故僕于三代兩漢且不欲爲，而況近世時流之詩若文乎？古人爲古人、今人爲今人，人自爲人，吾自爲吾，世人不曉事漫曰吟詩屬文，嘻其陋也。即詩不吟，即吟不詩，即文不屬，即屬不文。若亦知化工乎！」于是客無以難也。

王雲鳳《書德華文章正宗辯後》 宋西山眞氏集古人詩文作《文章正宗》，蓋爲專攻文詞者設，與《昭明文選》、姚鉉《文粹》用心無異。至其自序乃曰：學者所以窮理而致用也，文雖學之一事，要亦不外乎此。故今所取以明義理切世用爲主，則以儒者體用之學濟其說，而未免岐而二之。夫聖賢所以相傳者，道而已。是道也，其功用極於育萬物贊天地，而其實不外乎用行事之間。故聖人既有是道于身，則自日用行事，以至所以育萬物而贊天地者，因已煥然，其明盛而不可揜矣。若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禮樂制度、威儀言辭與凡見諸事，形諸外者皆文也。孔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文者，道之可見者也。而言辭者，尤文之可見者也。故《六經》、《四書》，儒者謂之文。誦說其文以求其道，而體之之於己，儒者謂之學，學者誠知所以學，而得夫道，則所謂文者將復自我出，豈特言辭而已哉。若以文爲學之

一事，則是孔門之徒皆將操筆學爲文詞，而不知儒者之學固未始有意於文，而徒學爲文者，因不得竊學之名也。蓋自三代之敎廢，而儒者之學不講，世之人徒見聖賢言辭之無弊，流傳之無窮，心慕而竊效之，然不知深探其本。于是乎秉筆締思，日積月累，久而既多，編之成書，則自視以爲天下之文不吾過矣。轉相授受，放效成風，千有餘年，使才質高明者，不得進爲德義之儒，而資質庸下者，不得守爲謹愿之士。至於有宋，眞儒迭起，講明聖學，一洗其陋，其友輔之，其徒和之，所見雖有淺深，所就雖有高下，要皆能辨於二者之間，而知所取舍矣。眞氏生於諸儒之後，號爲大儒，而不能自拔於文詞陷溺之中，反又從而文之。孟子曰：「惡紫之奪朱。」似是而非，有誤後學。非若昭明、姚鉉爲淺薄之士，而《文選》、《文粹》出於文家之手，固不足重輕也。其辭命議論、敘事，德華辯之悉矣。其詩賦曰：三百五篇之《詩》，正言義理者無幾云云。

吾謹《與方思道論文書》 近世嗜作文者，卒模習《春秋》內外傳辭句以爲奇古，卒至牽綴餖飣，短促澀滯，不但辭之不足以舒其志意，而且幷與其所謂理者失之，可不悲耶！三代之季，能文者莫若左丘明，彼其于虞夏之書非不能誦習而彷彿之也，而卒自爲左氏之語。由丘明而下則莫若司馬遷，彼亦非不能依步左氏之語也，而卒自爲司馬氏之書。由遷而下持文柄雄視海內者多，不下十餘家，然皆人自爲書，而不相師蹈沿習，故亦能矜重一時，而流百代之譽。至後之評者，乃曰或似內外傳，或似《史記》，要亦其機括圓精，有不煩刻削而自脗契之者。彼固曷嘗規規于左氏、史遷之詞之句哉。今舍其意而師其詞，棄其詞而摹其句，是繪眞者不得其人之神俊，而徒貌其體膚；又不得其體膚之完，而徒貌其肢節。其于肖也終不得矣，況才富氣銳，而且佐之以學之贍也。其于文章，固當憂其駃驟之過，而或至于不檢，非憂其氣勢之短促而不足以拓之也。乃顧不免此病者，豈自慮其將過于洶湧洪汗而先爲約束以制之耶？抑亦徒見近時士人之競爲酸澀苦辛之味，足以爽口馳譽，姑徇所好而逐之耶？夫近世士人必務爲此類之語，皆惑之深者。彼其于古人所就之妙，實未嘗得諸心而應之手也。故以飲食至味爲不足，乃旁取其間出之奇者，咀之以爲常，卒亦何免。夫以艱辛之辭，文淺易之說之謂哉！且文章固宜考其原本，求古人制作之始意，特在述事理布旨趣而已。而飾之以辭者，欲其潤暢焉耳，過此而有所謂奇者，皆後世文之勝也。而況乎益之艱澀不可句之語，不亦薄乎。

又《與李空同論文書》 謹之始論，特以今之爲文者，固著書遺意。夫著書者，蓄而有得而後洩而爲言，故必自創而成一家之說，苟師蹈沿襲他人，烏在其爲立言哉。而執事以書法喻之，類例甚明。顧謹之所謂弗同者，正謂其象耳。肥、瘦、長、扁、流、整、疎、密、勁、溫，十者書之象也，古之善書者精無不同，而十者之象則異。惟精無不同也，故同謂之善書；惟象無不異也，故各謂之名家。精苟同矣，而象亦無不同，是亦臣僕於人而已矣，奚其善？夫文亦何異於是。理道旨趣，猶書之精也；辭致體格，猶書之象也。古之善文者，理道旨趣無不同，而辭致體格則異。惟理道旨趣無不同也，故同謂之善文；惟辭致體格無不異也，故亦各謂之名家。理道旨趣苟同矣，而辭致體格亦無不同，是亦臣僕於人而已矣，奚其善？今槩論其本之同，而不察其末之異，是猶論天地萬物之理同，而不論其形氣之異也。無乃或幾於惠施、公孫龍之說乎？譬之人焉，精神運諸中者同矣，耳目形諸外者同矣，而貌各弗同。夫精神耳目之不同，固不足謂之人。而貌皆一人焉，又可謂造物之深功巧妙哉！史遷弗同於左氏，左氏弗同於古經，殆亦人貌之不同乎？而學之過者，直欲貌之同而中之弗同，弗計也。夫中與貌兼同，且未爲善化，矧得其貌而遺其中，或幷其貌而失之者哉？故篇中曰：「舍其意而師其詞，棄其詞而模其句，是繪眞者不得其人之神俊，而徒貌其體膚。又不得其體膚之完，而徒貌其肢節，其於肖也終不得矣。」謹意言，師其意固無不可，而徒模習其詞句，是亦止得肢節之細，而遺其全體之眞，非善肖人者也。豈其文之晦，而弗足以達厥意歟？

崔銑《研岡缶音序》 夫文以適用，用以弘道，無古無今，孰難孰易。義精則言愈簡，蹈實則旨自遠，達於理而多變，發其嘖而轉幽，由是隱化昭乎？顯行神乎？談之廓廓乎？動之躍躍乎？昧者反是，怪以亂夫精，鄙以庸其雅，淺以混於明，艱以迷乎奧，文之見輕，有由來矣。論者曰：經無文法，言其無文而非法也，猶曰天無度，言其無度而非動也。今夫大匠之適造宮者之家，持墨負斤，餘無所費，而大小之度，豐約之齊，固密之工，長短堅蠹之材，各以其制，惟心妙其巧，惟運圓於手，不參以我，卽物曲成。是故君子有無文之文焉。

楊愼《丹鉛續錄》卷五《評文》 孔子云：「辭達而已矣。」恐人之溺於脩辭

而忘躬行也，故云爾。今世淺陋者，往往借此以爲說，非也。《易傳》、《春秋》，孔子之特筆其言，玩之若近，尋之益遠，陳之若肆，研之益深，天下之至文也，豈止達而已矣哉！譬之老子云「美言不信」，而五千之言豈不美邪？其言美言不信，正恐人專美言而忘信也。佛氏自言不立文字，以綺語爲罪障，然《心經》六如之偈，後世談空寂者，無復有能過之矣。予嘗謂漢以上其文盛，三教之文皆盛；唐宋以下其文衰，三教之文皆衰。宋人之語錄，去荀、孟何遠，猶《悟眞篇》比于《參同契》，《傳燈錄》比于《般若經》也。

又《升菴集》卷五二《古人文法有祖》　古人文法皆有祖。韓非《內儲說》曰：「門人求水而夷射誅，濟陽自矯而二人罪，鄭袖言鼻惡而新人劓，費無忌教郄宛而令尹誅，陳需殺張壽而犀首走，燒芻膾而中山罪。」班固《漢書》曰：「子翟謀桓而魯隱危，欒書搆郤而晉厲弒，豎牛奔仲叔孫卒，郈伯毀季昭公逐，費忌納女楚建走，宰嚭譖胥夫差喪，李園進妹春申斃，上官譖屈懷王執，趙高敗斯二世縊，伊戾坎盟宋痤死，江充造蠱太子殺，息夫作姦東平誅。」宋景文《唐書》效之爲姦臣贊曰：「三宰嘯凶牝奪辰，林甫將藩黃屋奔，鬼質敗謀興元蹙，崔柳倒持李宗覆。」東坡贈宋壽昌詩用此法，又奇矣。

又《古人多譬況》　秦漢以前書籍之文，言多譬況，當求於意外。如《尙書》云：「說築傅巖之野。」築之爲言居也，後世猶有卜築之稱，求其說而不得，遂謂傅說起於版築，雖孟子亦誤矣。「伊尹負鼎以干湯」，謂尹有鼎鼐之才也，猶《書》曰迓衡云耳。橫議者遂謂伊尹爲庖人，若然，則衡秤也，尹曰迓衡，其亦舞秤權之市魁乎。子貢多學而識，故孔子曰：「賜不受命，而貨殖焉。」莊子便謂子貢乘大馬，中紺表素之衣，太史公立《貨殖傳》，便首誣子貢，如此，則子貢一猗頓耳。聖門四科，子貢善言語，太史公信戰國策士之說，載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強晉而霸越，其文震耀，其辭辯利，人皆信之，雖朱文公亦惑之。獨蘇子由作《古史考》而知其妄。考《左傳》齊之伐魯，本于悼公之怒季姬，而非田常；吳之伐齊，本怒悼公之反覆，而非子貢，其事始白。若如太史公之言，則子貢一蘇秦耳。《毛詩》曰：「漢有游女，不可求思。」韓嬰曲爲之說曰：「孔子南行至楚之阿谷，見女子有佩瑱而浣者，使子貢挑之不得。」如韓嬰之言，則孔子乃一馬融，而子貢不如盧植遠矣。又《論語》「爲命裨諶草創之」，左氏遂謂裨諶謀于野則獲，蓋因草之一字誣之也。「孔父正色而立朝」，左氏遂謂孔父之妻美而艷，蓋因色之一字誣之也。例此以往，則《國語》謂「驪姬蝎譖申生」，必將如吉甫之掇蜂；《禮》所云「諸侯漁色于下」，即小說家謂西施因網得之類矣乎。姑發此以諗知者。

黃佐《眉軒存稿序》　成化以前，道術尙一，而天下無異。習學士大夫視周、程、朱子之說如四體然，惟恐傷之，以故詞雖往往弗華，而每根于理質。惟亡大斷而氣亦霈然以昌，其風俗朴茂，可想見也。【略】夫文也者，文也，由中而見之外者也。其法欲顯不欲晦，欲典不欲詭，欲淺不欲邃。天垂日星，地形河嶽，夫誰能蔑視之，而以詰曲鬼瑣爲哉？是故前之三代，歷夏殷而文成于周；後之三代，歷漢唐而文成于宋。

馬一龍《答陳魯太史論唐人詩文》　古之作者，文若《六經》、孔、孟，詩若《三百篇》、《離騷》，又何如其次也。漢、魏以下，韓昌黎、柳柳州之文辯博雄肆，李謫仙、杜少陵之詩豪邁雋逸，唐人粗可傳誦，使天下後世不敢美惡置喙者，惟是四子而已。【略】余每見古人製作，妙在意與趣耳。意趣之妙，復所得有最次。若柳州意在文，而昌黎無文，文以達意而意不留。少陵趣在詩，而謫仙無詩，詩以發趣而趣自成。故凡意趣自然之適，若決河防，橫潰四出，而其縱橫、曲直、廣狹、淺深，無所往而不洋溢瀠回以爲湍瀦，以爲澤凝，澄爲淵沚，衝激爲淙，決之殊西東，搏之而使上下，變不一而體各足，此無他，其本裕而其出無窮，其用不竭，其機不息，其勢不可遏。有如此者，故古人之不可及在意趣。意趣所至，而充其才以張弛造化，出入古今，貴其在我者有本也。本之不裕，則吾奔走受役于章句聲韻之末，牽引附合，勞攘百倍，而觔力憊矣。蓋吾身與象物等，而心統衆理，爲天地萬物所同出之原。其體至虛，包涵受納，無物不備，宇宙之大，日月星辰，山川草木，鳥獸蟲魚，昭著于上下者，皆吾身之所有取。其所有以爲適感者，應則感無常而應常裕本之在我。爲意爲趣，而物與我自相參焉。然意發于內，其機觸于有感；趣得于外，其妙通于罔覺。故有感之機動于天，罔覺之妙入于神。惟神惟天，斯可以言作者。否則，文焉詩焉，或狃於意而不化，或狥于趣而自若。其下相禪以爲能家，所竊不過古人糟粕，無復有自其心出者。此猶借西江之水汲以盈轍，而引之使流，其進不能踰井繘所緒，出者不能蔽牛跡。方寸之葦，汩刺其中，則往過者不能續，何也？非其所自有也。所得幾何哉！

許相卿《悔言序》　夫辭尙體要。【略】夫羅獵理亂，稽證古始，而以辯博

悟上，上書陳事之忠也；鋪比蔚贍，賦之則也；白發事理，往復究盡，論議之制也；語焰談鋒，張皇撼動，說士捭闔之術也；擷葩萃英，采錯爛如，詞人之習也；領德贊功，誇諛浮實，佞人利口容悅之態也；搜隱窮奧，哳吻棘喉，務異求勝，敦銘冢簡之奇也；警意麗詞，逞新衒巧，經生誇藝攫雋之餌也。至如旨易辭艱，以深飾淺，壯夫羞稱焉。然以之投世耳目，亦多快意動容，蔵去爲玩，然皆非其體，何也？去眞遠耳，餖飣支離，尙奚簡爲。

張岳《答聶雙江巡按》 大抵今之論文章者必曰秦漢，蓋以近時之軟熟餖飣爲可厭也。講讀者必曰自得，亦以傳註之拘滯支離，學之、未必有得也。夫眞能以秦漢之文發其胸臆，獨得之見洋洋乎通篇累牘，而於根本淵源之地，未必實有得焉，君子未敢以作者歸之也。況所謂秦漢者，乃不出晚宋之尖新，稍有異於今之軟熟者爾，實亦無以異也。暗欝而不章，煩複而無體，奔走學者於譎誕險薄之域，反不若淺近平易猶得全其未盡之巧之爲愈也。秦漢之文，見於班、馬氏所載多矣，其深厚醇雅之氣，明白正大之體，曾有一言一字譎誕乎哉。今之自託爲秦漢者，恐未必于班、馬之書有得也。有得於中，則其發也，必不掩矣。乃欲厚自與而疑學者，其亦可悲也。夫自得之言出于孟子，其意亦曰漸漬積累，自然有得爾。夫豈必於排擯舊說，直任胸臆所裁而謂之自得哉。三代而下，數聖人之經，秦火之後，人自爲說，至程朱始明矣。雖其言或淺或深，或詳或畧，然聖人遺意往往而在，學者不讀之則已，如其讀之也，豈可不深造而致其詳。詳讀古人之書而有得其淺深詳畧之所存，意有未安姑出己見爲之說，期於明是理以養心而已矣，不在創意立說以駭人耳目也。有是心而言又未或當，其自蔽也甚矣。嗚呼，學之不講久矣，文章議論，古人講學不以爲先也，今也窮日力以從事於此，猶不得其要領，況其遠且大者乎。

劉繪《答祠郎熊南沙論文書》 孔子曰：「辭達而已矣。」文緣理道，疏其性情，其有述陳引喻，或散或偶，雜撰不同。要之，抽思就班累數千百言，期於明己意使信諸人也。藻麗研深，實盛華茂，自不能無使已。意既達不必繁辭，勦說務爲馳騁。若理性不明而搜索異籍，反爲文之瘴也。【略】今有謂達者，但曰直陳去雕飾，甚非旨也。夫文章雕飾，自不可少，深厚爾雅，乃其要焉。《詩》曰：「追琢其章，金玉其相。」言文質也。若夫艱深詰澀，不可句讀，又文之僻也。殷盤周誥，書多脫簡，間有後人摻入。劉子駿謂朽折散絕，博士集而讀之是也。弟又疑世之慧靈奇士，詞雖不僻，然過學韓蘇，紆徐太多，沈辭鈎思，營魄游心，令人讀之，少不體察則景滅響伏，而不得其意趣。此雖天機逮意，其綿邈寂寞，終非示我周行之義。馬遷微婉處，最稱玄澹，然省文超徑，非人所及也。今學士大夫與人談文，有謂必搆集異書多少，至列書目示人曰某與某未能見，惡能爲文哉。弟蒙陋，謂此爲以虛聲呵喝人可也？謂此爲心有闇蝕亦可也。弟誠非自委庸嬉，仰思先哲有可據焉。古今文士，大者如莊周、太史、韓退之、柳子厚，其自叙所學，皆止六籍而下逮諸子。蘇子瞻在海上以抄得《漢書》爲樂，當時《漢書》士夫見者且少，彼謂搜搆異書收藏，備學者格物一事可也，假令必謂盡見世所藏書、而後下筆爲文，取異籍所載資以粉飾侈麗，則世有英妙弱齡之士，無能錯采凝玄，先飛聲藝籍之林者矣。仙釋二氏，弟愚益不喜讀，蓋以非聖之書。吾既不從其道，却欲借彼之言爲吾之資，不知所謂文者將何爲乎。秦漢以前，佛書未入中國，文士辭采燁燁，後莫倫比。石渠、白虎諸儒，各抱一經，皆能垂光百世。故知爲文史二氏語者，此唐宋間雜學之弊也。昌黎不道二家語，其與二家言，亦舉《六經》之言，告之子厚，謂其秀才作文多引莊、列，頗奪正氣。此論凜凜。至與二家言，便盛稱其教，而雜諸戒律、毗尼之說，此卻不自覺也。蘇氏記大悲勝相諸作，盡入纂言，復爲偈語準《楞嚴》、《法華》，張皇博譬，此子瞻濫曼乃不宜傳。曾子固亦以此謝荆公也。弟愚謂今之英哲鴻儁，但抱殘經究其宏緒，而屬文列事，能準荀、孟以下若賈誼、董仲舒、馬遷、劉向，則文可逼古人也。

又《與王翰林槐野論文書》 文不切所用，則聖賢且渾爾噩爾，安所尙文哉。故主須以理，充須以氣，其說尙矣。弟謂辭者，文之質也，理匪辭不達，氣匪辭不鬯，三者不可闕一焉。而體格在其中矣。是以文之體格無定，眡三者所究耳。古今之辭盡於《六經》，理相統一。韓子曰：「《易》奇而法，《詩》正而葩，《春秋》謹嚴，《左氏》浮誇。」正道氣與辭也。天地之理，中正焉已矣。其氣深厚和平，其辭大雅宏暢，則聖人之文也，《六經》是已。孔子刪述，自謂：「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善學孔氏者，惟孟軻一人。其後諸子，理不足而任於氣，故其辭醇疵相雜。荀卿以下，《莊》、《騷》、太史、董仲舒、賈誼、劉向、揚雄諸人，窮理盡性，雖不能如聖人，而纂辭摹像，則標準《六經》。故旨趣各隨所見，而篇章音欵莫有踰焉。東京燁燁，猶能相四，延及

魏、晉以後，而雅道漸以陵夷。至唐獨得韓愈敏悟，自言見時文忸怩不寧。今讀其辭，出入孟、荀，而風骨類馬遷、劉向，蔓然其品也。藝苑英少，亦有輕訾詆者，蓋未深究耳。其後才桀之儁各殊其辭以求勝，欲自勒一家鶩高者，玄亢而無據。崇實者質塞而無華，令《六經》之辭邈乎莫追，求賈、馬、匡、劉不可復得矣。仲尼曰：「文質彬彬，然後君子。」蓋謂文焉。弟又思漢以下至趙宋能文者，雖各異辭，要皆變於《六經》。且如董仲舒、京房、焦延壽、揚雄變於《易》也，賈誼、晁錯、司馬遷變於《書》也，匡衡、劉向下逮班固、崔駰、馬融、蔡邕變於《詩》也。臨諸子所著，體而察之，當自見矣。蓋《六經》，文之海嶽具焉，後之士雖稱瓌奇而極駿雄，莫能出其軌矣。故惟狂蕩之辭，洸洋淫靡之辭，纖細峭刻之辭，慘礉短長之辭，是其理蔽，其氣衰，非聖人之書不可讀也。弟又思：建安諸子雖號靡麗，然典峻不可少，當稱爲《小雅》之變。二應以後，六朝如二陸、三謝，至任彥升、顏延年、沈休文、薛道衡輩，世人往往俱以纖綺眡之。然鑄景凝華，隱隱十二《國風》之變也。宋儒詳於理學而辭則又落一格，乃有古文今文之遼絕。吁，殆難語矣！周茂叔《通書》，程伯子《定性書》，張子厚《西銘》、《正蒙》，則亦變於《易》者也。歐陽永叔《本論》，程叔子《漢州策問》數篇，朱文公學庸二序，疏明純正，則亦變於《書》者也。是以古今明文咸托辭以傳。若雕藻剪綵爛然者，斯可美也。周子曰：「美則愛，愛則傳。」《詩》曰：「追琢其章，金玉其相。」謂錯采修辭也。兄謂見偶語多者輒不喜，此信然矣。專攻偶對令氣不疏，非文之佳矣。但弟思天地之數，奇偶而已。八卦九章，皆相對待。是以乾坤日月、星辰霜露、江海之支派、山嶽之峰巒、男女形像、耳目鼻兩孔口齒上下四肢百骸種種，相對不爽，蓋自然理數也，豈於聲音之道，獨散漫而無合。是以聖賢之文，雖不專工偶對，而屬辭比義，有不得不然者。晦菴謂鄒陽書是作對字，彼方陳愬梁王，欲自發穎慧鬱思，求動其王，而解於難也。乃謂西京之文衰自陽始，誚之過焉。

歸有光《文章指南》 總論看文法：第一看大概主張。第二看文勢規模。第三看綱目關鍵（如何是主意首尾相應，如何是一篇鋪叙次第，如何是抑揚開合處）。第四看警策句法（如何是一篇警策，如何是下句下字有力處，如何是起頭換頭處，如何是繳結有力處，如何是融化曲折翦裁有力處，如何是實體貼題目處）。

又 論作文法：文字一篇之中，須有數行整齊處，有數行不整齊處，或緩或急，或顯或晦，相間使人不知其爲緩急顯晦，常使經緯相通，有一脈過接乎其間然後可。蓋有形者綱目，無形者血脈也。有用文字，議論文字是也。妙在叙事情狀，筆健而不粗，意深而不晦，句新而不怪，語新而不狂，常中有變，正中有奇，題常則意新，意常則語新，結前生後，反覆操縱，詞源浩瀚而不失之冗，意思新轉折多則不緩。上下、離合、聚散、前後、遲速、左右、遠近、彼我、一二、次第、本末、明白、整齊、緊切、的當、流轉、豐潤、精妙、端潔、清新、簡肅、清快、雄健、宏大、簡短、雄壯、清勁、華麗、縝密、典嚴。論文病：深、晦、怪、冗、弱、澀、虛、直、疎、碎、緩、暗、塵俗、熟爛、輕易、推事、說不透、意不盡、泛而不切。

羅洪先《答陳雨湖》 竊以爲文有源委，非人之所能強爲也。夫子不云乎，辭達而已。是辭其後也，將以達意，意實先之。故有蓄意而不盡形之辭者矣，未有辭至而意不足者也。意不足，辭無所于至。譬之于水，混混有源以出之矣，然後春擊而爲濤，渟涵而爲淵，迅駛而爲湍，瀠迴而爲瀾，衍迤而爲波。光浮紋蹙，沫濺洑射，隨其所遇，各效奇巧以盡變態，而又晶熒澄澈不入滓穢。至其經流之連絡，又且詰屈宛復，自源達委，靡有斷絕，使人迫而觀之，心神昭曠，徘徊而不能舍。夫文不可以強爲也，何以異于是。古之人有能之者，必其中有自得，實見此道之流行橫斜曲直小大清濁，無所不在于是。觸機發微，或緣彼而歸此，或即古以顯今，細則取巨，巨則取細，常藏于變，變藏于常，紛紜轇轕不可終窮。欲不爲波濤湍瀾之類不可得也。辭盡其變而意始融，意融而後辭乃益至。雖欲文之無傳，亦不可得也。

王愼中《與項甌東》 文之爲道，固博取而曲陳。惟其所以取之者，雖博而未嘗不會於吾之極，故謂之約。其陳之雖曲，而其義有中，則曲而不爲雜。【略】今稱述必在乎經，援引必則古先王，如書生科舉之文者，豈不爲正，而豈可以爲文，而亦豈可以謂之知道者哉。有甚似而實非，有太反而正合，非獨文然。

又《曾南豐文粹序》 極盛之世，學術明于人人，風俗一出乎道德，而文行于其間。自銘器賦物，聘好贈處，答問辯說之所撰述，與夫陳謨矢，訓作命，敷誥施于君臣政事之際，自閨詠巷謠，託興蟲鳥，極命草木之詩，與夫作爲雅頌奏之郊廟朝廷，薦告盛美，諷諭監戒，以爲右神明動民物之用。其

小大雖殊，其本於學術，而足以發揮乎道德，其意未嘗異也。士生其時，蓋未有不能爲言。其才或不能有以言，而于人之能言，固未嘗不能知其意。文之行于其時，爲通志成務，賢不肖愚知共有之能，而不爲專長，一人獨名一家之具。噫，何其盛也。周衰學廢，能言之士始出于才，由其言以考，于道德則有所不至。故或駁焉而不醇，或曲焉而不該，其背而違之者又多有焉。以彼生于衰世，各以其所見爲學，蔽于其所尚，溺于其所習，不能正反而旁通。然發而爲文，皆以道其中之所欲言，非掠取于外，藻飾而離其本者。故其蔽溺之情，亦不能掩于詞；而不醇不該之病所由以見，而蕩然無所可尚。未有所習者徒以其魁博誕縱之力，攘竊于外。其文亦且怪奇瑰美，足以誇駭世之耳目，道德之意不能入焉。而果于叛去，以其非出于中之所爲言，則亦無可見之情，而何足以議于醇駁該曲之際！由三代以降，士之能爲文莫盛于西漢，徒取之于外，而足以悅世之耳目者，枚乘、公孫弘、嚴助、朱買臣、谷永、司馬相如之屬，而相如爲之尤；能道其中之所欲言而不能免于蔽者，賈誼、董仲舒、司馬遷、劉向、揚雄之屬，而雄其最也。於是之時，豈獨學失其統而不能一哉？文之不一，其患若此。其不能爲言者，既莫之能知，由其不知之衆則爲之，而能者又益以鮮矣。四海之廣，千歲之久，生人之多，而專其所長以自名其家者，於其間數人而已。道德之意，猶因以載焉，而傳于不泯。雖其專長而獨名，爲有愧于盛世。既衰之後，士之能此，豈不難哉！由西漢而下，莫盛于有宋。慶曆、嘉祐之間，而傑然自名其家者，南豐曾氏也。觀其書，知其于爲文，良有意乎。折衷諸子之同異，會通于聖人之旨，以反溺去蔽，而思出于道德。信乎能道其中之所欲言，而不醇不該之弊亦已少矣。

皇甫汸《司直兄少玄集叙》 兩儀奠位，二曜揚輝，經緯其間，書契攸作，文之時義遠矣哉。雖有懿德鴻勳，非假典謨，曷由宣闡，故壽不固於金石，而名可齊於霄壤者以此。世之談理學者，詆爲末藝，守吏局者，謂非適用，殆猶茹藜糗者，難與道蹲腹之美，蒙旃毳者，不足與語綺縠之華也。矧言本心聲，詩緣情靡，游心內運，應物外感，性機妙發，氣運天成。爰稽作者，良亦艱矣。匪作之艱，知之惟艱；匪知之艱，言之惟艱。此輪扁不能臚斲，而伯牙終於輟彈者也。

楊爵《楊忠介集》卷六《語錄・論文》 文章以理爲主，以氣爲輔，所論純是一段義理。是以理爲主，辭氣充盛渾厚，不覺軟弱；是以氣爲輔，須胸中正大，不以偏曲邪小之見亂其心。又廣讀聖賢格言，以充養之，如此則舉筆造語，皆自胸中流出，其吐辭立論，愈出愈新而無窮也，如取之左右逢其源也。其騰匯洩蓄，流轉渾厚，波瀾汪洋，如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也。其光燄發揚，照耀昭灼，如日月中天，深谷窮崖之幽，花石草木之微，青者自青，白者自白，仰之以生輝，觸之而成色也。

唐順之《董中峰文集序》 喉中以轉氣，管中以轉聲，氣有湮而復暢，聲有歇而復宣。闔之以助開，尾之以引首，此皆發于天機之自然。而凡爲樂者，莫不能然也。最善爲樂者則不然，其妙常在于喉管之交，而其用常潛乎聲氣之表。氣轉于氣之未湮，是以湮暢百變而常若一；氣轉于聲之未歇，是以歇宣萬殊而常若一聲。使喉管聲氣融而爲一，而莫可以窺，蓋其機微矣。然而其聲與氣之必有所轉，而所謂開闔首尾之節，凡爲樂者莫不皆然者，則不容異也。使不轉氣與聲，則何以爲樂？使其轉氣與聲而可以窺也，則樂何以爲神？有賤工者，見夫善爲樂者之若無所轉，而以爲果無所轉也。于是其氣與聲而出之，戛戛然一往而不復，是擊腐木濕鼓之音也。言文者何以異此！漢以前之文，未嘗無法，而未嘗有法。法寓于無法之中，故其爲法也，密而不可窺。唐與近代之文，不能無法，而能毫釐不失乎法，以有法爲法，故其爲法也，嚴而不可犯，密則疑于無。所謂法嚴則疑于有法而可窺。然而文之必有法，出乎自然而不可易者，則不容異也。且夫不能有法，而何以議于無法？有人焉，見夫漢以前之文，疑于無法，而以爲果無法也，于是率然而出之，決裂以爲體，餖飣以爲詞，盡去自古以來開闔首尾經緯錯綜之法，而別爲一種臃腫僿澀浮蕩之文，其氣離而不屬，其聲離而不節，其意卑，其語澀，以爲秦與漢之文如是也，豈不猶腐木濕鼓之音？而且詫曰吾之樂合乎神！嗚呼，今之言秦與漢者，紛紛是矣，知其果秦乎漢乎？否也。

又《文編原序》 聖人以神明而達之於文，文士研精於文以窺神明之奧。其窺之也，有偏有全，有小有大，有駁有醇，而皆有得也，而神明未嘗不在焉。所謂法者，神明之變化也。《易》曰：「剛柔交錯，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學者觀之，可以知所謂法矣。

尹臺《送東沔康子令漳浦序》 夫文學政事，相助成者也。是故必原本道德之推用，極其所至，而昭曠之業垂焉。士修之以建立，則能自託於無窮矣。

【略】文學者，言之軌也，通之政事或窒，則辭章徒麗，不察理要之實矣。政事者，功之輿也，揆之文學或盭，則法術徒深，不程訓猷之經矣。蓋古之君子，秉道執德，立其所自有，而益求底乎至極。其文學也，宣其自立者於言也，故無意於言，然出則天下訓之。其政事也，成其自立者於功也，故無意於功，然施則天下利之。

王立道《擬重刊文章正宗序》 夫自孔子沒而斯文湮，《六經》之道熄而微言絕，數千百年之間，所謂鉅人宗工以文章鳴者，蓋彬彬焉。然而盛衰存乎運，醇疵存乎道，精粗存乎功，則其高下取舍，殆有不能逃於尚論者之權衡矣。今夫三代皆文人，《六經》皆文法，而君子以爲不然，豈非至文不華，德立而言該者哉！是故其中粹以和，其外燦以光，不期於文，而天下後世莫復以文爭雄焉。自今觀之，或播告以暢旨，或敷陳以析義，或紀載以該往，或詠歌以揄情；旨暢則民可明也，義析則變可盡也，往該則故可覈也，情揄則志可章也。然豈有意而爲之哉？如日月之光華，如星辰之經緯繁麗，如雲霞朝夕之瓌奇絢赫，倏忽萬狀，莫非自然而然，故聖人之文，天之文也。乃若後世之所謂文者，吾惑焉。非絺繪藻飾，悅耳目以爲佳，則或剽盜陳言，熟爛可厭；非窮探冥搜爲荒唐不經之語，則鄙俚而無足觀。而不然者，又或鉤章棘句，奇澀鑿牙，險譬神鬼，高媲皇墳，務以劌目鉥心，駭眩愚俗，而實則假艱深文其淺近。夫是以言愈工而道愈離，作之愈多，而不可以爲文之正也。豈《六經》之外，三代而下，獨無文乎？抑亦氣運致然，人不得而與也。雖然，河海之深，挹流者不一源而取潤；日月之照，遡光者隨小大而皆明；聖人之道，猶之河海日月也。故學術之士，詞藝之賢，以其明資博識，宏才雅思，操觚搦管，亦往往而有得焉。雖醇疵異致，精粗靡一，苟掇其精而采其醇，要之不詭於《六經》云爾，斯於河海爲正源，於日月爲正明，而聖人之所不棄也。然代存制作，家傳簡冊，汗牛塞宇，實浩以繁，懼覽者或昧焉矣。迨宋儒眞德秀氏，乃獨於茲而究心焉，於是盡取古人之文，自春秋以歷漢唐，掇而采之。於詩，則又上及順則之謠，解皐之歌，以《詩》《書》所軼，存乎古也。序以世次，體以類分，而總其凡例有四：爲辭之不可以已也，故首之以辭命；爲議之可以見天下之心也，故次議論；爲古記事之別有史也，故次叙事；爲詩所以言志也，故以詩賦終焉。夫則其辭命，可以明民；法其議論，可以盡變；效其叙事，可以覈故；模其詩賦，可以章志。四體具，而天下之文無餘法矣。而必皆依於古，不繆於先王，合於《六經》，而庶幾哉爲載道之作。夫是以殊世並美，異人同工，麗而不靡，近而指遠，高不淪於虛，奇不過其則，約而盡豐而弗餘，一展卷而諸子心之精，言之華，皆於是乎在。間又識其下方，以明取舍之意，而總其集以《文章正宗》名焉，於是乎可以見西山之用心矣。曰宗者，以見其猶日月之明，河海之源；曰正者，以見其非旁流末光，而天下後世之欲爲文，未有不由之者，匪是悉邪也，不可以爲宗也，是以至於今而業文者宗焉。

茅坤《與蔡白石太守論文書》 屈、宋之于賦，李陵、蘇武之于五言，馬遷、劉向之于文章傳記，皆各擅其長，以絕藝後代。然竟不能相兼者，非不欲也，力不足也。故李、杜詩聖而韓、歐文匠，其間不自量力揚蹀蹀躞而進者，獨魏晉曹、劉、二陸，及唐元、白、柳宗元之徒稍稍侈心焉，然亦疲矣。使宗元獨以其文與韓昌黎爭雄，當未辯孰劉孰項，而曹、劉獨縱其詩聲于武陵之間，又未必降爲黃初之音也。故曰：人各有能，有不能。【略】昔人嘗謂善詩者畫，善畫者詩，僕謂其于文也亦然。今夫天地之間山川之所以寥廓，日月之所以升沉，神鬼之所以幽眇，草木之所以蕃翳，鼫鼯之所以悲嘯，九州之所以聲名文物，四裔之所以椎髻被髮，以及聖帝明王、忠賢孝子、羈臣寡婦、讒夫佞倖、幽人處士、釋友仙子之異其行，禮樂、律曆、兵革、封禪、天官、卜筮、農書、稗史之異其術，宴歌、游覽、行旅、蒐狩、問釋、譏嘲、詠物、賦情、弔古、傷今、成敗得失之異其感，彼皆各有其至，而非借耳。傭目所可紊亂增葺于其間者，學者苟各得其至，合之于大道而近之于中，出而肆焉，則物無逆于其心，心無不解于其物，而譬釋氏之說佛法，種種色色，逾玄逾化矣。嗚呼盛矣！此庖羲氏畫卦以來相傳之秘，所謂其旨遠，其辭文，其言曲，而中固非專一，以致其至者，不可與言也。

又《文訣五條訓繒兒輩》 神者，文章中淵然之光，窅然之思，一唱三嘆，餘音嫋娜，即之不可得，而味之又無窮者也。【略】須于草稿完後，便當再三暗誦，將篇中得失處，徹首徹尾審訂一番，當刪者刪之，當改者改之，當擴充者擴充而馳驟之，務令文之神王而煙波無盡，不可草率了事。

王世貞《五嶽黃山人集序》 語有之：豐玉荒穀，明貴與用之不易兼也。又有之，春華秋實，明文與質之不相爲用也。天下之言文者，則歸孔氏，曰辭達而已矣。意若弁髦其法而棄之，乃其叙述墳典，犧易麟史，抑何彪炳爾

雅也。多學而識，不如一貫空空者，託而逃焉。然至於陳廷之隼，防風氏之骨，商羊之儛，而龍威丈人之祕文，又若探篋而取對者何也？古之君子收天地萬物之精，而歸於吾之聰明，而始有學；出吾之聰明，以與天地萬物之界會，而始有言。博而約，而謂之學；造理而備法，而謂之言；內極於貴，外極於用，文質稱而謂之君子。大者經，小者傳，心者謨，跡者史，和而頌，怨而騷，性而雅，情而風，其言即人人殊，要之，未有不通於德與功者也。

張鳳翼《與人論文書》 文章與時高下，千古名言，雖有仁聖，無所施其巧力。三王非不仁聖也，生非帝世則不能以家天下者，而爲官亦不能舍其征誅者而爲揖遜。何也？時爲之也。日月麗中天亘萬古如斯矣，而長短遲速不能無改於曆法。流峙有常矣，而桑田可海，海可爲桑田，陵谷變遷，莫非時爲之也。是故生今之世，反古之道，傳有明訓焉。何天下之工爲文者，浮慕乎古而秉丘乎今。動則曰：吾能爲《左》、《國》、爲《謨》、《誥》、爲《莊》、《騷》、爲《史》、《漢》，遂至沮澀而不可讀，險詖而不可爲句。淺識者視之若以爲天書語，莫不嘖嘖稱歎，而矮人看場者又徒而和之，淆混士風，變亂文體。欲眩人之俗目而不思先已壞己之心術，欲從人之觀聽而不思先已失己之故步，遂至業佔傳應制科者亦皆從風而靡，而宰文柄者亦因之以爲去取。環海之內，貿貿焉將胥溺於南無波羅之語，而莫覺其爲非。夫文以載道也，閱其文而理滋晦焉，烏用文爲哉！昔人謂窮經而經絕，非謂無取乎窮經也，謂好異尚奇，騁臆見支離蔓延淆亂乎先王之法言，故云絕經也。今之爲文章者，豈不欲無詭於先王之道哉，而其流之弊，乃與秦之焚坑等。使賈誼不死，其所痛哭者莫先於此矣。苟操觚者但寫胸臆，而無意於立門戶，法古者師其意義，而不效其口脗，論文者玩其所可解，而不眩其所難識，敦和平而黜詭誕，尚顯易而略艱深，又烏知今文之不爲古乎。

孫應鼇《古文集序》 古之爲文者，信有法也。夫斷木爲棊，梡革爲鞠，尚必遵法，文獨無法耶。惜後世爲文因陋就寡，欲以煩言碎辭取要功緒，其以多靡自售，則又若涉水，若獵獸。轉騰瀫洌，橫潰四出，無所統紀，法之蔑極矣。大復之梓是集，意遠已哉。雖然，吾又惜後世爲文之泥于法也。爲文欲合于法，與繪事欲肖于形，奚異？形肖矣，以擬草木人物之生生其神采若何？故繪事絲髮不忒進熟於精極，不如本其一色之至眞也。然古今人睹繪事之精極，必曰不啻生生而草木人物有可覽採，又必曰不啻繪事，此又何以謂焉。豈非所謂羿之射，大匠之規矩，所謂不可傳之巧爲可合妙造化。相語曰法，相語曰非法。爲神明之在人者，非耶。揚子曰：「不合乎先王之法，君子不法。」吾第于是取其至眞，庶以合于巧而又何泥焉。

李贄《與友人論文》 凡人作文，皆從外面攻進裏去，我爲文章，只就裏面攻打出來。就他城池，食他糧草，統率他兵馬，直衝橫撞，攪得他粉碎，故不費一毫氣力而自然有餘也。凡事皆然，寧獨爲文章哉！只自各人自有各人之事，各人題目不同，各人只就題目裏滾出去，無不妙者。如該終養者，只宜就終養作題目，便是切題，便是得意好文字。若捨卻正經題目不做，卻去別尋題目做，人便理會不得，有識者卻反生厭矣。

胡直《刻喬三石先生文集序》 文章之作，何近代品議之異乎。蓋近代作者，闇於大道，而專倣子長以稱勝，其語人曰，是規矩在焉，其實襲也。夫古之文衆矣，子長與莊、荀、孫、韓、老、左凡六七家，咸未嘗相襲，等而上之，讀彖象者，若未知有典謨；讀雅頌者，若未知有訓誥；讀語孟者，若未知有繫辭，何則？彼文者道法之所出，不得而襲焉故也。譬之爲居，棟角肖也，然各一其材，今曰阿房，靈光材最古，乃採截而益之，亦曰規矩在焉，可乎？今夫規矩各一，物自巧匠，運之爲規，而員出焉，橫之爲矩，而方出焉，故規矩者，方員之母也。而方員豈規矩哉！是故道法者，聖人之規矩也；道法備而文言之以詔諸世，此聖人由規矩出方員之跡也。方員之跡，無定體，故爲典謨，爲彖象，爲訓誥雅頌，不可窮極，執之則窒。子長之雄健，則亦方員之跡見乎一體而已。

又《論文二篇答瞿睿夫》 古今文不一體，學文者亦不能以一體局，聖人之文大都在道，其次在法，法所以維道也。翩翔道法，因物成體者，非獨時習，亦正變者之自然也。今夫文之有正變，猶兵家之有正奇，織家之有經緯，雖《六經》不能違也。變之中不一體，猶奇之中不一機，緯之中不一色，此雖《六經》亦不能違也。是故《易》有《易》之體，而玩《易》者若不與《書》謀，《書》有《書》之體，而讀《書》者若不與《詩》謀，《詩》有《詩》之體，而誦《詩》者若不與三禮、《春秋》謀，彼其不相謀者非意也，自然而然者變也。自非有大觀若孔子者，通《易》、《詩》、《書》、《禮》、《春秋》爲一致，則局《易》者必詆《書》，局《書》者必詆《詩》，局《詩》者必詆三禮、《春秋》，匪獨相詆，且交相絀矣。是故必有孔子，然後知所以盡變。孔子非好變也，其道法通也。繇是推之，

荀有近于道法，則《易》之變爲玄，爲老，爲南華、沖虛、參同，爲後之論說傳註不一體；《詩》之變爲成相，爲《離騷》，爲琴操、樂府，爲後之賦頌、五七言，古近不一體；《書》與《春秋》之變爲左氏、公、穀，爲子長《史記》，爲漢紀、歷代史，列國志，爲後之書、奏、記、述、碑、銘、傳、贊不一體；《周禮》、《儀禮》、《王制》、《月令》變爲《白虎通》、《獨斷》、《通典》，爲後之通考諸書不一體；《學》、《庸》、孟氏變爲荀、韓以下諸子，爲漢、唐、宋之論議不一體；《論語》變爲《法言》、《中說》，爲後之語錄不一體。假令有孔子者作，當必有所擇，不有所局。又繇是推之，漢爲漢體，唐爲唐體，宋爲宋體，而宋尤道法最近者也。則亦豈當爲孔子局且詆哉！然則孔子奚詆？詆在道法離焉而已。故道法離，雖鄭、衛出于春秋，詞非不工也，而聖人必刪而絀之；道法合，雖秦誓出於戎狄，詞非獨工也，聖人反存之列《六經》之中，援之綴《大學》之末。若是，則聖人所爲文，其大槩可知已。嘗試譬之，今天下九州所共聞者唯華音，而擅諳華音唯優伶，然優伶之言不貴于時者，非其音不純華也。舜，東夷人，文王，西夷人，舜與文王豈必脫然於諸馮岐周之音哉。而其言貴千萬世者，非其音純華也。然則孔子所詆者，亦猶時之不取優伶焉已矣，孔子未嘗詆文之變體爲也。今天下文盛矣，然語者惟祖秦漢而忘《六經》，推子長而薄孔、孟，韓、蘇之文實孔、孟出也，則尤今世之所深詆。自北郡倣傚子長，不欲一離黍米，而後之相師成風，亦唯知榮一家之體，崇一代之辭，引篇掣紙，獨眡有秦漢，子長咳唾餘澌，則相詫高之。假令誠有孔子之文，而體涉《六經》，辭近韓、蘇，則曰此別立門戶，甚則爲鄭衛赤幟，優伶左袒，而駘宕後生，大半贅道法而斥棄之。然則塗天下耳目，浸入六朝，靡有旭旦，非斯人之徒而誰歟！嗟嗟，予將不暇憂文而憂斯世。予少雖喜文，後自審才詘，竟自捨置，然於古今作者微有辨。夫道法備于身，不得已而文之，不以一體局此，上也，孟氏以上是也，是謂聖賢；依倣道法而籠挫于百家，囊括於羣體者，中也，莊、荀、屈子、子長、揚雄、韓、蘇以下諸子是也，是謂文人；贅視道法，唯摹畫于步驟，彫刻于體句，組綴于藻豔者，下也，相如、鄒、枚、曹、劉、潘、陸、顏、謝以下，及近世詞家是也，是謂詞人。然近世非獨局一體，其實襲也。予嘗作《喬氏文序》箴之，其略曰：「古之文衆矣，司馬子長與莊、荀、孫、韓、老、左凡六七家，咸未嘗相襲。等而上之，讀彖象者，若未知有典謨；讀雅頌者，若未知有訓誥；讀繫辭者，若未知有語、孟，何則？文者道法之所出，不得而相襲故也。辟之爲居棟桷肖也，然各一其材，今曰阿房、靈光材最古，乃截古以益今，而曰規矩在焉，可乎？今夫規矩特一物，自巧匠運之爲規，而員出焉，橫之爲矩，而方出焉，故規矩者，方員之母也。而方員豈規矩哉？是故道法者，聖人之規矩也。道法備而文言之，以詔後世，此規矩出方員之跡也。方員之跡無定體，故爲典謨，爲訓誥，爲雅頌，不可窮極，執之則窒。子長之豪健瓌瑋，則亦方員之跡見於一體而已，何乃踆踆焉執子長以爲規矩而襲用之，遂至廢百家、眇《六經》，是焉知規矩？」是序蓋與前意相出入，乃予又作《羅文恭集序》曰：「文者，聖人不得已而用之。是故文非聖人不能柄，自孟氏沒，道術大裂，文王、孔子之文，湮閟不著，百氏雜出，竄竊工巧，而文柄遂旁落於能言者之家。近代儒者所著《易通》、《訂頑》、《答定性序》、《易傳》，彼能言者，無容喙矣，降是則不免於萎薾嘎喑而近俚，彼傑然好言者且唾之矣，惡能使繹而行之。何者？道述不一，而枝末之析太繁也。」讀予是序，則知文之弊，其責又有歸矣。予嚮者曰：不暇憂文而憂世，至是則不暇憂世且憂道矣。噫，安得有主宰道法，正本達末，以柄斯文，則世在其中。

張時徹《皇明文範序》 夫範者，以範範金也，文而云範，何以範範文也？金之爲器也，有短有長，有員有方，有平有側，有曲有直，有銳上而侈下，有殺本而隆末，有縱，有橫，有縮，有贏，百爾不齊，然而無範則莫之能成矣。惟文亦然，或約或豐，或婉或雄，或以喻志，或以暢情，或以弼違，或以糾慝，或以導滯，或以宣和，以孚上下，以格幽明，以稽往昔，以信將來，百爾不齊，然而無範，則莫之能善矣。

沈鯉《正文體疏》 言者心之聲，而文者言之華也。其心坦夷者，其文必平正典實；其心光明者，其文必通達爽暢；其不然者反是，是文章之有驗於性術也。唐初尚靡麗，而士趨浮薄；宋初尚鉤棘，而人習險誦，是文章之有關於世教也。憲宗諭詹事黎淳曰：「出題刊文，務依經按傳，文理純正者爲式。故今鄉會試進呈錄文，必曰中式，則典雅切實，文理純正者，祖宗之式也。」今士子之爲文何式乎？自臣等初習學業，見有用《六經》語者，其後引用《左傳》、《國語》矣，又數年而引用《史記》、《漢書》矣。《史》、《漢》窮而用諸子，諸子窮而用百家，甚至取佛經道藏，摘其句法口語而用之，鑿樸散淳，離經叛道，文章之流弊，至是極矣。其文體尤恥循矩矱，喜創新格，以淸虛

不實講爲妙，以艱澀不可讀爲工，用眼底不常見之字謂爲博聞，道人間不必有之言謂爲玄解。苟奇矣，理不必通；苟新矣，題不必合。斷聖賢語脈，以就己之鋪叙；出自己意見，以亂道之經常。白日青天之下，爲杳冥魑魎之談，此世間一怪異事也。夫出險僻奇怪之言，而謂其爲正大光明之士；作玄虛浮蔓之語，而謂其爲典雅篤實之人也可乎？如謂人自人而言自言，則以文取士者，獨以其文而已乎？抑孟子之所謂生於其心，害於其政者，豈爲無稽之言乎！

胡應麟《少室山房集》卷一〇〇《策一首》 問：士稱文章學問尚矣。顧前代以文章稱者，其途有二；以問學稱者，其途有四。其目可悉陳與？其人之專門名家者，可悉數與？三代而下，有能總括而薈萃之者與？明養士二百餘載，理學事功無論，亦有文與學名者與？亦有能兼此二端者與？近世有詆文章學問爲枝葉，而託之乎空虛性命者，以覈於周公、仲尼之道然與？否與？【略】答：夫士也，艷稱于世，非以其椎朴無文，執鋤犁，規什一，下同于畊農坐賈也；又非以其浮誇無實，絕文采，屏見聞，竄迹于黃冠梵流也。蓋古今言士，自道德事功外，其途轍概有二焉，執事所課文章，所謂學問是已。文章者，上而皇帝王霸之謨，下而神聖賢哲之撰，遠之而彌綸宇宙，幽之而感格鬼神，亡弗賴焉，其功用若是大也。士亡貴乎文，即《六經》咸虛說矣。問學者，上下古今之迹，百家衆技之方，禮樂聲明事物之煩，鳥獸昆蟲草木之細，無弗貫焉，其統括若是備也。士無貴于學，即六藝咸虛文矣。夫文以闡乎學，學以博乎文，二者未始不交相用。顧天之生才有限，士各以其性質所近而專門名家，于是工撰述者以文章名，務淹貫者以學問名，而其途始分。而文章之體非一，爲之者往往極于力之所到，而時之弗及乘，于是或剽意詩歌，或殫精紀述，而文章之途復析而爲二。學問之道非一，爲之者往往困于資之難兼，而日之弗暇給，于是或以經學名，或以史學名，或以典章經制名，或以百家小說名，而學問之途復析而爲四。以文章之士言之，春秋則擅場左史、公、穀、荀卿、韓非、屈原、宋玉，漢則賈誼、董仲舒、司馬遷、相如、揚、班、枚、李，六朝則曹、劉、阮、陸、潘、左、陶、謝，唐則王勃、李白、杜甫、韓愈、陳子昂、柳宗元，宋則歐陽修、王安石、曾鞏、蘇洵、軾、轍、黃庭堅、陳師道，是皆卓乎以文章師百代者也。然或長于叙事，而短于持論；或工于古選，而詘于聲詩；或富于大篇，而艱于小絕。即文章一體，尚不能會其全，而各極其趣，況兼二者而時出之也。而欲以其餘而究極乎學，又可知矣。以學問之士言之，春秋則公孫僑、萇弘，倚相，漢則東方朔、劉向、歆、馬融、鄭玄，六代則張華、束晳、郭璞、皇甫謐、王肅、陸澄、劉炫、劉峻，唐則孔穎達、虞世南、歐陽詢、顏師古、李善、杜佑，宋則徐鉉、徐鍇、劉敞、沈括、鄭樵、馬端臨、王應麟，皆赫然以學問著一時者也。然或優于經術，而典故未詳；或核于史書，而幽隱未洽；或博于徵事，而名理未精。即學問一道，且不能該其二以及其三兼四者而悉備之也。而欲以其餘而肆力于文，又可知矣。即其中若史遷之紬繹金匱，劉向之直諒多聞，揚雄之究心奇字，韓愈之博極羣書，非不羅百氏于文辭也，而吟咏則非長。若陳思之綜核天人，景純之注釋蟲魚，子安之辭邃五雲，杜公之書破萬卷，非不蒐羣彙于詩賦也，而紀綴則未極。是數君子者，上下千秋，最爲傑出，其得其失，且較然若此，而況乎其下此者也。明興，聖化作新，人才蔚朗，醇備于國初，優游于宣化，勃興于弘正，博大于嘉隆。若伯溫、季迪、仲默、昌穀、子業、于鱗、敬美、助父、明卿之于詩，子允、希直、平仲、賓之、克勤、仲鳧、德涵、允寧、道思、伯玉之于文，以絜古作者之途，亦既纚纚乎可觀矣。若介夫、仲深、元明、應德、才伯、窒甫之于經、于史，子淵、用修、子元、子衡、非言、叔心之于子、于集，以較諸古學者之途，亦既琅琅乎可述矣。顧其所就，猶之乎各擅一長，自名一家，未有能總括前人，超軼往代者也。至于浦陽之文稱博洽矣，而勝國餘風，纖艷未掃，尚慊于詩。北地詩文，稱並媺矣，而六代以還典籍未睹，何有于學。瑯琊崛起吳會，文則根極漢史，而出入貞元；詩則風骨建安，而鎔情大曆，以至邃古之遐踪，昭代之經制，蟲魚之瑣屑，科斗之瑰奇，無弗肆而覈，曲而通焉；庶幾乎齊驅左、馬、杜、韓，追美僑、弘、向、朔矣，惜其于文則尚缺于史，于學則未暇于經也。夫獨造而不能兼該，固前人之所短，自開一堂奧，自立一門戶，亦明代之所闕也。蓋前人當特起之運，天肇其機，人殫其力，故偏至非難，而兼長並茂爲難。明文承累代之餘，蹊徑無餘，矩矱備極，故總統非難，而特出創造爲難，時也，勢也，亦莫非才也。然此特論于三代之下也。等而上之，不有元聖如周公其人乎，材美冠天下，而驕吝不形；藝能高一代，而吐握不暇；《多士》、《無逸》諸篇，委縟而眞，至《七月》、《東山》諸什，典厚而沉深。《周禮》一書，四方百物之具陳，何其肆而隱

也。《爾雅》諸訓，草木昆蟲之備舉，何其贖而該也。不有大聖如孔子其人乎，經天緯地以爲文，致知格物以爲學，《風》、《雅》之陳，《爻》、《象》之係，詞人皓首弗能窺；《書》、《禮》之刪，《春秋》之作，文士一詞弗能贊；而問禮、問官、學琴、習射、對商、羊辯、萍實，讀泰岱之奇文，識防風之巨骨，神遊六藝之精，而統括之無外；心通萬物之表，而周晰之無遺。是二聖人者，誠命世之眞才，萬古之全才，文章、學問之極，而士所亟當誦法者也。廼漢、唐以後諸君子，亦豈可遽少哉！精凝于一而志于必傳，神運于先而矢于必達，網羅百氏以爲業，羽翼羣聖以爲功，其自信于中，有俟之百世之後而不惑；其自得于己，有投之千乘之重而弗顧。其造詣雖有淺深，其成就雖有鉅小，均之無負眞才之名，永肩不朽之寄，誠桀紂之威武不能屈，祖龍之烈焰不能焚者也。奈何近日冒士之名者，畏惡其能，而且自揣其弗能，至乃欲以虛名高之，遠宗主靜之禪機，近述良知之骫說，以詞章爲雕餙，以文字爲浮華。《詩》《書》名物，問之茫然，曰《六經》皆注腳也；秦漢君臣，詰之莫對，曰諸史皆陳編也；其意若甚玄而可喜，其言若甚簡而易循，其自處若高于子貢，有若，而究其指歸，探其蘊奧，曾不足以焚香洗鉢于小乘之門，伐薪汲泉于外道之側，而方且居之不疑，岸然左氏，所謂太上欲羣天下之豪傑而下之，嘻，其亦甚矣！其亦悖于周公仲尼之道矣。吾意二聖人多材多藝，多能多識，當不若是之牆而面、膚而立也。藉使二聖者，《詩》、《書》、《易》、《雅》之無傳，《禮》、《樂》、《春秋》之無作，而吾且信其能爲而能弗爲也，何也？彼其天聰明之盡，決非椎樸無文、玄虛無實者倫也。謂二聖之道盡于文與學乎，固不可；謂文與學而無與于二聖人之道乎，則尤不可。繇今之道，則《大易》所謂往行前言，顏之所謂博文，曾之所傳格物，思之所稱問學，孟之所推詳說，皆一舉廢矣；下而子貢、游、夏之文學，況、雄、通、愈之著述，其於聖門堂廡，無復步武之望矣。爲之說者，求其故而不得，于是陸氏、楊氏以周公、仲尼其過不可枚舉，王氏輩以文王、孔子遠出堯舜之下，其說愈新，其詞愈誕，使天下之人敢怒而不敢言，大駭而不敢致詰，甘爲之下而習聞其論者，狂易反走，飛揚跋扈，而莫知底極，有志之士太息，流涕痛哭，欲究正其故，而往往阻于其道之不相入。嗚呼，彼誠惡夫周公、仲尼開文學之端，文王之謚而爲文，孔子之大而能博，不若堯舜之精一執中也，吾不知堯舜之精一于庖羲氏之畫卦，庖羲氏之有畫于天皇氏之無言，而上而盤古而混沌，其等可一一差別耶！若是，則秦始之焚書，功烈當首乎三皇；漢高之不學，道術上崇乎五帝；梁武之餓臺城，遠勝放勳之殂落；蕭繹之談老子，迴邁杏壇之設教；而即其羣剽而陰習者，老氏何以有道德五千之文？釋氏何以有大藏五千之富也？吾聞老聃氏之史柱下，藏書溢于九丘；吾聞瞿曇氏與外道角各習其道而勝之，而後出其上，而大弟子阿難以多聞爲第一。彼其說則誠異端，其才亦必有過絕于人者，未聞有所弗能，有所弗知，而後謂之上乘絕詣也。吾聞老聃、莊周、列禦寇之文，簡奧而宏深，洸洋而奇肆，吾聞《法華》、《華嚴》、《楞嚴》、《圓覺》維摩氏之書，博大而要眇，周遍而精微，彼其中亡意于文，然而曷嘗不文也；其道弗專于博，然而曷嘗不博也。今之儒者，自佔俾世資外，茫乎昧乎，含哺鼓腹太平之世，則亦已矣，何至視筆札爲仇讐，以載籍爲疣贅，摽同伐異，造作名字，冥心閉目，樹徒扇黨，其流相引而不已，其禍循環而無端，不至于楊、墨之橫議，代、厲之縱橫弗止也。此雖東晉清談諸君子，且未能揖讓其間，而況江都、河汾之閫域，伯淳、元晦之緒餘哉。若是，則爲今之士宜何若而可？曰：周公、仲尼其道大，其德備，其才全，士之極也。漢唐而下，諸君子其業精，其見確，其才眞，士之次也。近世之高談性命以自文而中無所有者，士之贋也，才之蠹也。士也以贋者爲戒，以眞者爲師，以全者爲極，文章則發攄道術，學問則翊衛聖經，不用則寄之，立言而道統明，用世則飭之吏治而功業起，庶幾乎周公、仲尼之徒在，是彼空談性命者，將自愧自艾之不暇，而詖淫邪遁，不得以說爲天下禍矣。

馮從吾《與友人論文書》　今天下蓋稱文盛矣，學士大夫搦管抽思，摛葩掞藻，人蚍珠而家荆玉，豈不彬彬質有其文哉。顧縱橫滋而樸茂散，虛無熾而大雅微，其流弊有出文詞外者，關係人心世教，匪細故也。起弊維風，是在足下，僕敢略陳其愚，而足下察焉。夫《六經》尙矣，下此談文者，不曰《國策》，則曰秦、漢，不曰佛、老，則曰莊、列，建安而下，率置貶辭矣。然其間如昌黎、廬陵輩，猶或寓目焉，曰此詞人之雄也。如濂、洛、關、閩見謂迂遠，而闊于事情，曰此宋頭巾語耳，不翅瓦礫置之矣。夫宋之文，載于性理一書，其雕章琢句，焜燿耳目，不逮《國策》諸書，僕不敢強爲左袒。但其析理闡義，羽翼聖經，亡論韓、歐，即秦、漢有之乎？亡論秦、漢，即《左》、《國》有之乎？子輿氏以來，此爲正印，奈何以瓦礫置之也。僕嘗讀

《國策》、秦、漢諸書，其詞旨高古閎深不具論，論其中所載事，多縱橫捭闔之術，其機械變詐，至不可方物，佛、老、莊、列諸書，判經非聖，倡爲虛無寂滅之談，其不雅馴處，薦紳先生難言之。【略】蓋常人溺于所聞，曲士局于所見，讀縱橫捭闔之書，不覺流而爲機械變詐之人，讀虛無寂滅之書，不覺流而爲放縱恣肆之人。其始也，止艷羨其文詞；其既也，耳濡目染，不知不覺併以移易其心術，而瑕纇其人品，可不愼哉！雖然，探縱橫虛無之弊者，在于明理，上而《六經》、孔、孟，下而濂、洛、關、閩，夫非理學之淵藪，而脩詞之標的與。試取此諸書讀之，猶令人鄙吝消融，心胸開朗，勃然有正人君子之思，即不然而亦不至于爲縱橫，爲虛無也。故曰：文章以理爲主，願足下之熟計之也。或又謂文章、理學原不相能，以理學爲文章，不迂則腐，僕斷以爲不然。夫談理者莫如《易》，而《六經》中稱最奇者亦莫如《易》；談理者莫如孟子，而戰國時稱最奇者，亦莫如《孟子》。但今人未之深思耳！然今人爲文，其主意與古人異，古人爲文，主意在發理而翼聖；今人爲文，主意在炫辭而博名。主意在理，故讀理學諸書易入而易信；主意在辭，故不得不剽取《國策》、莊、列以塗人耳目，詎知浸淫之久，其弊有出于文詞外哉！然則爲文者宜何如？僕以爲《六經》、孔、孟其正鵠也，濂、洛、關、閩其嚆矢也，注精凝神于此，務必至于解悟而後已，則此心確有主意，而後間取《國策》、秦、漢及諸子百家之書讀之，以爲射疏及遠之一助，使不至詭遇以獲禽，庶幾乎返縱橫爲樸茂，挽虛無爲大雅，乃稱藝苑良工哉。

婁堅《書雜錄唐宋諸家論文簡牘後》 予自中年後，頗知好古。讀古人之文，知其所自得，皆高雅不同于流俗。又證以所聞於長者，乃知近世所號爲古文詞，直以應俗而已，未可言文也。凡爲此者，失不能識眞故耳。

又《與文文起太史書》 東漢六朝之文至韓、柳而一振，唐末五代之文至歐、蘇、曾、王而一振。今讀其文雖此數公者亦各自爲詞，未嘗相襲。世乃有謂古文之法亡于韓者，彼不知也，曷足怪乎？獨怪夫耳！而目之者，輒因而肆其猖狂耳。凡爲文章但意高識遠而味長，古今一而已矣。其有不同者，遣詞布格之間耳。

又《張伯隅稿序》 予嘗論制舉之文，意不必創而依於傳注，法不必古而束於俳偶。然而能者，亦往往微見其胸中之奇，讀之知爲傑然者也。非好學深思需以歲月，而中有所自得，則莫能爲之。若夫勝人而取于人。斯有不得而必者矣。自學術日衰，世多以貪，常嗜瑣得之，遂謂文固宜然，烏用好古而不適于時爲哉！而炫奇之士則又托玄虛以爲高，爭鉤棘以爲工，群聚而姍笑曰：文何必雅馴。而坐令自困若此。夫濬發巧心，受嗤拙目，從古以然。而乃以區區之得失定其工拙，亦過甚矣。

周用《吳江稿序》 文也者，所以文其言也，莫非言也。夫惟積之也弘，發之也時，是則言之不可以已。其言之精者也，精則博而辯，豐而能裁，婉而成章，不求其文而亦不能以不文。

霍韜《叙文恪公集》 文之傳三：人品一也，學力二也，才格三也。以人品者，人爲世重者也；以學力者，學爲世師者也；以才格者，文由才奇者也。世之文由才傳者，吾見之矣；合才與學者，我未之見也；合才與學，蓋有之矣，合人品與學與才，我殆未之見也。故曰：文之傳也，人品也，學力也，才格也。三者具焉上也，二具焉次也，一焉又次也。

王越《東魯許先生文集序》 形聲雖具，有言不文，奚以古焉？且文所以古者，非取其辭不同於今，意不同於人，特以其道有合於古人爾，古人之道順理而已。氣充則辭達，辭達則理順，理順則道與古人不相背，是以三代而下，司馬遷充是氣而文古於漢，韓退之、柳宗元充是氣而文古於唐，歐陽永叔、蘇子瞻充是氣而文古於宋。

李璣《重刻曾南豐先生文集序》 夫文辟則水也，隨地賦形，用至不一矣，莫不有道焉。學未明乎其道，則言各狃于見之所及，而不見于所不及，或失則偏，或失則駁，詞旨紕繆，亦何所籍于發明。而其甚又果于叛道，挾其捭闔之口，徒以攘襲于其外，是則古謂虛車。雖以覆瓿焉可也。乃或陶鑄，既凡才非天授，則內見雖融，詞不足達，而強顏譔述，斯尤無足觀也。已求以行遠，奚可哉？向余讀學中秘，蓋嘗覽觀古今之際，莫不代有作者，而究其才若學并，吾于宋得曾氏南豐焉。南豐之文才，天授者也。意念所注，詞必達焉，頃刻千言，成章有斐而彬彬焉。衍裕雅鬯，誠足自名其家矣。及詳其書而味之，則又統一道德，上本《六經》，詞有厥源，異乎攘襲。是故書數之作，婉而確；論序之作，辨而則；而優言諸制，又皆詞嚴理正，參之典謨無愧焉。蓋孟學不傳之後，程學未顯之前，言美而傳，而絕無偏駁之弊者，如公蓋寡矣。嗚呼，是豈可以易言乎？

丁自申《中笥集序》 昔之論文者曰：「文章與時高下。」夫文章高下，因

人者也。虞、夏、商、周之書無論已。今學士大夫言文，人人率宗西京，豈不謂西京去古未遠，有雄渾宕博之氣，觀其文，知其世然。如司馬、賈、董數子，可謂炳炳然西京者矣。然子長之文奇，相如之文麗，賈誼之文激發。大要以其周流歷覽，比類寓詞，與夫少年之英邁，據其才情性術，各有所至，而言人人殊矣。由數子而他，可考而知也。惟仲舒氏以其下惟發憤之學，其言最爲近古。不惟天人三對，考見學術，而正誼明道，寥寥二語，世孰有加之也？仲舒非所謂西京獨冠者耶？數子者，生其時與相先後，而文則人致相遠。今所稱西京文者，直取子長以下，句比而字肖之，輒以爲入漢堂奧，而曰古在是，古在是，不知漢文之所以近古者，爲有仲舒不背《六經》宗旨也，其淵源最近古云。稍後劉向、匡衡者出，皆相繼明經術，爲儒者宗。以彼《極諫封事》，與《治性戒妃匹》諸疏，何其言論淵懿。有《六經》之遺則，文章信以人爲高下，槩委于時者，非也。必若西京四百年後，其文已降，則韓歐生于唐宋，乃爲力追古作，其時之漢與不漢奚計哉？雖漢時，亦有傑然獨出，其文不群者，如仲舒、衡、向是已。

萬士和《二妙集序》 天地與人，一精神也，天地不言，而人代之言。傳天地之精神者人，傳人之精神者言。言有條理脈絡，謂之文，韻其文而中于音響，謂之詩。詩者，文之變，其條理脈絡，傳精神于不朽，一也。精神在內，不可不同；文詞在外，不必盡同。雖其不同，而條理脈絡不失分毫，乃所以爲同也。自有文字以來，凡專門名家，未嘗一一摹擬古人。豈徒不摹擬而已，乃曰汲汲乎陳言之務去；曰文章最忌隨人後，其于古人已言，辟之芻狗弗陳也。然而文之條理脉絡，高古典雅，視古人如出一轍。良以精神作用，千變萬化不可捉摸；靈光發露，照曜古今，蓋其機神矣。不得于此者，雖依憑假借之工，然而終不近也。造化之生人，面目毛髮無一相似。其生草木也，枝枝葉葉，千態萬狀，然不害其同。刻畫以像人，剪綵以爲花，其有同乎否也？詩自《三百篇》後變爲《離騷》，又變爲五言、古選，其體不一，而縱橫變化，條理脈絡未之有改，故載其精神以傳。唐人承六朝風雲月露之習，變而爲律，其中卓絕自得者固不乏人。然浸淫花柳，流連景致，于自家性情漸不干涉，故其義淺，其體方，觀者不待終篇，而命詞遺意可以揣而知矣。獨老杜出，讀書萬卷，下筆有神，變化不測，詞格高古，足以軼漢魏而追騷雅。後之談詩者，不此之求，猶憑籍于花柳光景之間，而曰此唐句也。甚者倡爲詩有別趣，而非關理之說。夫天地間不過一理，理益邃則趣益深，若不關理，則精神既少，意味索然，趣何從生？說者謬妄如是，而世踵焉惑矣。吾師荆川先生【略】嘗曰詩文俱有丹頭，又曰作詩文者要得圓機，又曰學者須先辨雅俗，一入俗語，最不可轉。但得丹頭圓機在手，則不患其不雅。不然，雖極力依倣，愈近愈差，終不免委靡而俗；又曰文字俱有一脈相傳，韓、歐、蘇、曾輩之傳班、馬，山谷、荆公輩之傳老杜，眞親受業弟子。如禪家之正法眼，印證不差。余時進曰：「所謂丹頭者，精神也；圓機者，精神之用也，一脈相傳者，傳其精神骨髓也。」先生首肯之曰：「精神骨髓固同，須知其詞語古雅，亦無分毫差卻，乃爲盡之。」余因謂天地間只有一精神充滿，仙佛之徒全挾此誇世。雖一技一藝，如解牛、斲輪，非此則不奇絕。下至妖狐、山鬼，能作怪幻者亦是。盜此一隙靈光簸弄，不然，則泯焉爾。先生曰：「得之矣！」

徐師曾《臨川王氏文粹序》 古今以文章名家者，其學術才能高出于世，世亦共推讓焉。而識者論之則曰：彼能道其中之所欲言者而已。夫唯中之所藏有邪正，故言之所發有醇疵。至于其言之或暢而不閟，或鬱而不宣，則才之有工拙也。工于文者，立意命辭，咸有法度。故有開闔，抑揚、縱橫、起伏、淺深、奇正、曲折反覆之變，凡欲道其中之所欲言而非苦人以不可入之法也。

顧爾行《刻文體明辨序》 嘗謂陶者尚型，冶者尚範，方者尚矩，圓者尚規，文章之有體也，此陶冶之型範，而方圓之規矩也。是故敷奏以婉切勝，叙事以約暢勝，紀載以該核勝，美刺以微中勝：體所從來，非一日矣。弔詭之士，妄意高刻；騖博之士，私擬牽合。代降風漓，莫可窮詰。雖力追古哲，號稱雅馴，而終不免浸淫也。體既溺矣，烏用文之？是編出而堂寢殊構，宮商異調，判若蒼白，剖若玄黃，回狂瀾于既倒，指斗極于方中，先生惠來學，豈淺鮮乎？雖然，文有體，亦有用。體欲其辨，師心而匠意，則逸轡之御也。用欲其神，拘攣而執泥，則膠柱之瑟也。《易》曰：「擬議以成其變化。」得其變化，將神而明之，會而通之，體不詭用，用不離體，作者之意在我，而先生是編爲不孤矣。不然，而徒曰某體某體，摹倣雖工，情神未得，是父老之擬新豐，而優孟之效叔敖也。奚裨哉？奚裨哉？

趙孟麟《文體明辨序》 上古之世，樸茂未漓，結繩而治，無所謂文也。

自書契易，人文著，「三墳」「五典」，昭雲漢而炳日星，先王所以經世垂則化成天下者，其道尚已。秦棄詩書，至漢惠五禩，始除挾書律，遺書往往出孔壁間。於時天下文學材智之士，雅嚮儒術，浸登博洽。及後世醇駁紛紜，不能粹然壹稟於正。國朝洗殫風，尚經術，郁郁乎文，稱大備矣。然文盛而體不及格者，往往有之。不佞髫齡時，仍其家學，即從鄉先進論文。已廼厭苦淫靡，妄意漁獵古今，綜及聖經賢傳諸子百家之言，極人文之致者，不可勝數。竊不自量，求辯其理，而幼困鉛槧，今困簿書，未遑也。迨移令吳江，邑有聞人徐伯魯先生，當世廟時，讀書中秘，拜夕郎，早歲懸車，杜門著述。因同郡吳文恪公訥所纂《文章辨體》，廣爲《文體明辨》，分爲八十四卷，自叙簡端，既文而覈。其取類也肆，其辯析也精。凡文之爲制誥，爲疏劄，爲書文表贊之類；詩之爲樂府，爲古風，爲近體之類；與夫雜體附錄，總命曰文。昭藝林之矩矱，標制作之堂奧，千古人文，一覽具見，先生之擘掇誠勤，而用心良苦矣。然終先生之身，成勞未獻，今始得睹其全書。於是喟然嘆曰：「渢渢乎是編也！其埴之有方圓乎！木之有鉤繩乎！善治陶者而非方圓則何以中規矩？善治木者而非鉤繩則何以中曲直？爲文者亦若是而已矣。奈何輓近爲文者，不泰縵也夸，則攣卷也剞；不馮閎也肆，則弔詭也僻；不淖約也懧，則劌割也嗲。甚者勦厥涔蹠，辯解連環，捷過炙轂，自眩以動朦瞽之色，識者直敝帚棄之。此不假道于體，而徒潰潰焉以自放，譬如陶人之廢方圓，而匠氏之棄鉤繩也，是何足以言文哉？說者又以文之爲用也，縱發橫決，游矯騰踔，方其騁思而極巧也，固馳馭無方而神運莫測，何以體爲哉？雖然，《易》不云乎：「擬議以成其變化。」無變化者用也。所以爲之擬議者體也，體植則用神，體之時義大矣哉，而胡可以弗辯也！故世之薦紳學士，啓函而識體，因體而會心，加以吸英咀華，漱芳簸秕，游乎骨理之內，超乎形骸之外，內足于意，外足于象，意象衡當，發以天倪，當必如蜩若掇、鏣有神、斤成風、庖合舞者矣，惡得遽以糟粕少之哉？

李流芳《從子緇仲庚辛草序》 文至於瀾而難工也，已有意於瀾而不能工，則反不若鹵莽無顧忌者，得以才力自見於世，是故利鈍分焉。夫文至於瀾，而其中之甘苦疾徐，言之甚微，非知者不能言，而非操之熟者不能至也。予蓋知之而不能至者，惟其不能至而言之，故其言亦有所不能盡。

范景文《來禽館文集叙》 或曰：「文章一道，與世運爲升降者也。」余應之曰：「非也，各隨其耳目之習尚移之。屈宋辱於芊衰，丘明後乎麟獲，唐之季也，韓、柳代興，宋之終也，文、謝崛起，安在其世之爲升降也。匪特世無升降，即文亦未有升降，善作者各極其精神之所到而已矣。《易》曰：『物相雜，故曰文。』此言夫文之貴乎雜也。然則厭綺靡而惟取夫拙朴，黜組練而惟遵夫淺易，是黼黻之觀不如裋褐之飾，而鳳麟之質無以與於牛羊之皮也，豈不悖哉！湯臨川每言，自有此道，前人業已登峰造極，後有作者度無有能過之，稱能而已。此誠可謂知言！其無能者，隨人步趨，如優人之行，鄉飲獻酬，秩秩未免俳氣；能者則才及於格，情軌於法，躊躇滿志，不極不止，此豈升降爲梔蠟者哉。」

又《王質行制義序》 文章一事，天下賢豪雄俊之士，大都以精氣相取，暗中索摸，必得其人以宏通氣誼，如導師傳衣，一語當心，便授麈尾。當闈中燈火青熒，神氣往來時，已一一心識，固無俟發策探名而已。

葛應秋《制義文箋》 今之病者，不知于身內求藥，但于世上求藥，所以藥無損于病。有能于身內求藥者，不但無病而已。今之學者，不知于心裏求文，但于書上求文，所以書無益于文。有能于心裏求文者，不但有文而已。眞正文字，不在作文時得之。在不作文時得之。《易》云「擬之而後言」，《記》云「致知在格物」是也。

沈懋孝《文喻一首》 今夫仙宮梵宇，色色摩尼纓絡，靡不玄超。帝闕明堂，瓊琚丹碧。是處峩然冠冕。西清武幕，戈戟如雪霜，大旂爲雲鳥，氣雄紫塞，萬里橫行。學士玉堂，紫薇月下，翠雲簾前，左琴右棋，前圖後史，片梅危坐，五色起於毫素之中。庾亮南樓，右軍清集，清風明月，其列賓一觴一咏，其勳業揮羽拂塵，高論乎羲軒上，抱中自以無千古。信陵平原之門，皆當代英流；劇辛鄒子之臺，盡一時名勝。義薄雲天，氣寒白日，寧痛飲而友夷吾，不拘攣而爲原憲。凡如斯類，練合精微，皆從一節上起。以斯喻文，倘采精有術，可意想而推焉。

又《論文之奇正》 文非徒詞之謂，乃天地人物之燦然者，此亦天之道，其常其變自然然耳。其所宜言，天下之人皆謂之固然；其所微言，非上哲誰能領此？故云愚不肖可使與知，聖人有所不知。可共知者，所謂明之也；不可知者，所謂神之也。握其神出其明，用其明復藏其神，存乎其人耳。即正爲奇，即奇是正，亦奇亦正，且正且奇，亦無正亦無奇，奇正不可得而原

也。譬之日月五緯，其杪忽皆可布算以知之。然詰其所以運行之故，則容成總章，自昔難言之矣。若晦明寒燠，風霆雲物之變，即云莫可端倪乎？彼洞靈士，猶能循其直日之列宿，亦可以推卜預知之，歷然無少忒焉。烏識奇正之果一定乎哉？吾之意，以爲文之正者猶兵之陣法部伍，使人人洞曉，以爲九攻不可破之法；文之奇處猶兵臨敵變，合常操於耳目外。以其不可測者闖須臾之捷。奇正本合其用，乃分。分之而合，復無奇正，以其正而不泥，得變化之妙，故有奇之名，非好爲奇而詭於正也，詭正則不奇矣。大都正常之理，時時隨萬變疏通之，以適於道。【略】以其常者上觀千古，以其變者運用一心，正如衡平而權活，置權於衡之中，星則萬變皆合。舍衡上百分之星，亦無可見權之用者矣。故奇兵在呼吸，頃不可先傳，其可以旌麾金鼓，三五申之者，皆正法也。教率者難用奇，必以正。其反正出奇，變正爲奇，猶奇兵者自將出耳。奇不能傳，亦不可令，顧用之乃見，既發始知，如淮陰使人萆山望趙軍，謝安石止用三千人當百萬者，皆人人所不喻也。嗟乎！人之心靈有萬變，天下事彙交至錯來，亦有萬變。古今氣運人文相祖述，相反相勝，相救相成，又有萬變通其變，使人不倦，謂之鼓舞盡神，必曰墨守紙上物，規規用一先生之摹者，成安泜上軍耳，烏知淮陰之仙才乎哉！

又《論文有五綜五緯》 文入圓渾深沉之境，豈一歲之力？鑱之以日月，磨之以夙宵，積之以歷紀，此珪瓚流黃所以珍於世也。

又《小淇林雜言上》 文有不粧而甚麗，不矜而甚嚴，不洗而甚清，不多而甚富，不抗而甚高，不關而飲人以和，不咨嗟而使人愁絕，皆得其致故也。能言之妙，不費纖豪(毫)力。左丘明、司馬子長、屈平、莊蒙其流也，唐宋下空千載如無人。

羅萬藻《吳震生近藝序》 昔人云：「文章有神有分。」夫神者，性之合也；分者，才之得也。先正性情淡，自不累於繳繞，故常與聖賢自然之理似而不違其所似。而不違者如元氣，同物有體，受無從來，化性而獨以其不可知爲言，故謂之神，非有鬼神之謂耳。至世人所謂才，往往皆附入於氣。夫氣，性之蔽也。知性者知之難，知之而取以爲言尤難之難。難即之旨，復間以楮墨之物，其奔莽浮蕩，體煩制亂，雖有急旨，不得遽出者，非不欲出也，氣蔽其外不能急入，而賴以出之也。然則性合法生，神存象止，得意之語，緩急淺深皆有其處，此先正以才見妙，妙存乎不多而得之耳。不多而得之者，雖極天下之智勇，而躋攀之級已絕，此予所謂才，而昔人之所謂分也。

焦竑《與友人論文》 近世之文，吾不知之矣。彼其所有者，道邪？德邪？事功邪？蔑其實而欲妄爲之詞，身居一室而指顧寰海之圖，家蓋廈空而侈談崇高之饗，非獨實不中窾，乃其中疑似影響，方不自快，又安能瞭然於口與手乎？夫詞非文之急也，而古之詞又不以相襲爲美。《書》不借采於《易》，《詩》非假塗於《春秋》也。至於馬、班、韓、柳乃不能無本祖，顧如花在蜜，蘗在酒，始也不能不藉二物以胎之，而脫棄陳骸，自標靈采，實者虛之，死者活之，臭腐者神奇之，如光弼入子儀之軍，而旌旗壁壘皆爲變色，斯不謂善法古者哉？近世不求其先於文者，而獨詞之知，乃曰以古之詞屬今之事，此爲古文云爾，韓子不云乎，「惟古於詞必己出，降而不能乃剽賊」。夫古以爲賊，今以爲程，故學者類取殘膏剩馥以相麟次，天吳紫鳳，顛倒裋褐，而以炫盲者之觀，可不可也？蘇子云，「錦繡綺縠，服之美者也，然尺寸而割之，錯雜而紐之，則綈繒之不若」，今之敝何以異此？以一二陋者爲之，不足怪也。乃悉群盲以趨之，謬種流傳，浸以成習，至有作者當其前，反忽視而不顧，斯可怪矣。學古者知有道而已，道之能致文，不文皆無意也，而況苟以冀人之知乎？

蘇濬《蔡可泉文集序》 昔春秋列卿，遭時逢適，類以踔絕，殊尤之勳，屹然表見，乃其辭命章疏，至今讀之爛然。遂使立功立言兼垂並重，何綦隆哉！輓近世功名文章，岐爲兩涂。故潤皇猷者，力單于修詞，工雕蟲者，業恥于壯夫。即有志之士，亦苦于不能兼，固其技之巧拙殊也。

葉向高《鄒孚如先生集序》 世之論文者曰才、曰法，兩者遞相勝也。衷之者曰：才不欲騁而範於法，法不欲束而暢於才，兩者交相用也。夫此猶離才與法而二之也。子瞻之言曰：「吾之爲文行乎其所不得不行，止乎其所不得不止。」夫不得不行，不得不止者，法也；而能行能止者，才也。故夫才與法相待而後成，相合而無迹者也。然世之文人，常患於無才而不患於無法，法之所極，能尺尺寸寸、規方畫圓，以毋失其形象。而才之所極，能鞭霆掣電，經日月，走江河，如鬼神之體物，同化工之肖形，言之一時，而千載如見，出之一手，而萬人暢心。不言法而法自合，不合法于已然之迹，而合法於必然不可已之神，此亦天之所授非人力也。嗟夫，吾見夫詘于才而逃之法者矣，未見才高而戾法者也。

孫愼行《記論文》 江右四山鄒公，工文章辨別邪正，以爲自古及今，實有正氣一脈眞傳，自史漢及唐宋八大家，雖調格不同，其得是訣竅一也。自昭明有選，此脈遂大壞。及眞西山有正宗稍爲一淸，然世反有艷選薄正宗者，至出入選宋間，漫無白黑，如紛紛諸選下已。他姑爲酬應無所稟裁者，則又勿論。然世之名能文者，半係姑爲酬應輩。嘗細總古今爲文彙，分別各體，以爲文章一脈在是。又從中間抽出一二篇，謂奇特。余初爲諸生弗甚曉，迨後十餘年殫力工琢，又數年搜義理，又數年涉世事，勃抒所欲吐，然復閱前所抽出一二篇，覺弘深老大，去世猶百數武，蓋文之難知如此。因思史漢及八大家，昔人見爲文辭容耳，今細探之，其胸中道術良有深見，浩蕩無涯矣。而徐發其一二，故足傳也。史遷曰：「《春秋》推見至隱，《易》本隱以之顯，大雅言王公大人而德建黎庶，小雅譏小已已之得失，其流及上，其經術深湛如是。」老泉云：「天之與我豈偶然哉。千金之子，天子之宰相，求一言之幾乎道而不可得。」今文中曾不知所謂幾道者，何指聖門道術。首言學文，雖非世文辭之文，而文辭未必非其流緒焉。今世俗講學家不及文章，文章家畏言理學，兩失之矣。

黃道周《應本序》 修其文而不足以明天下，則不若蓬巷而處；修其質而不媲于天下，則不如椎髻而舂。皐、傅之爲文，以視天下皆蓬巷而處；夷、施之爲質，以視天下皆椎髻而舂。信其言，則涇舟之側無有譽毛，有噴之田無有媚婦；不信其言，則狸斑與豹蔚爭坐，隴廉與娵孟同宮。是兩者，皆說之無定者也。亦有定說，神農爲帝不能使五穀貴于金玉，堯禹佐之不能使疏冪尊于絺繡。五穀貴于金玉，疏冪尊于絺繡，則土塊掬飯皆爲鼎烹，人脯鬼血，雜糅于道矣。故三家之子不能爲金玉絺繡，則必寶其糠覈鍼錐。寶其糠覈鍼椎，以爲尊于金玉絺繡，此亦恆情。明主不誅，以爲用其道可以治天下，可使鉛松不御，金玉齊價，是則大皆，明王之所惡也。故仁義者，精微之產也；禮樂者，奧博之致也。奧博精微著于心貌，而施于文章。在生者之身，猶是疏冪五穀也。而少見者多怪，多怪者重創。明主亦因之，以爲必屏圭璧蕩金錫，而後可爲治于天下，則是燧皇卻竈結繩復作也。三家之子，苟其才不至于作剽，智不至于窺盜，見人金玉絺繡則斂手屏氣，正容卻立，退而視糠覈鍼錐，雖無艷志，亦有安色，是石戶之農所引避于庭堅，涓成務光所竇心于莘野也。必使英娥挾刃以伺夷光，胥靡感圖以譟版築，則情慮不至，古今絕類。繇斯以談，予見鴻寶則不復談文章，亦不復談易，豈爲漫乎？予之蓬巷而椎髻，固亦久矣。

郭孔建《文論上》 文章關乎氣運，氣盛則盛，氣衰則衰耳。文章與時高下，時高則高，時下則下耳。善爲國者，果能盡人事以回氣運，而曰文章不醇雅，吾不信也。

孫鑛《與呂甥玉繩論詩文書》 作文大率以整大闊達爲上，不能此乃於字句求工，圖粉飾耳。文中生新字多，亦非大雅。凡用新字者穩妙上，奇次之。若不穩又非奇，乃是呼驢作衛，無甚意味，不若雅字爲善也。又難字用於排比大股中猶可，若起頭及轉換處，尤不宜用，可平心斟酌之。

又《與李于田論文書》 文章要領惟在法，精腴簡奧，乃文之上品。古人無紙，汗青刻簡，爲力不易，非千錘百鍊，度必可不朽，豈輕以災竹木。宋人云三代無文人，《六經》無文法，弟則謂惟三代乃有文人，惟《六經》乃有文法。周尙文，周末文勝，萬古文章，總之無過周者。《論語》、《左氏》、《公》、《穀》、《禮記》最有法。《公羊》子夏弟子，《禮運》出於子游，其餘似多係二賢高弟所撰，此皆是孔門文字。《國策》而後乃大變，莊列、荀、屈、韓、呂諸家，變態極矣。子長承之，祖《論語》，沿戰國餘風，更以奇肆出之，遂爲後代文豪，其實法窮而縱以詞。周秦之後即唐宋之蘇氏也。浸淫至於六朝，及唐惟務綺靡，法益亡。昌黎氏力振之，直探原於經，法乃更出。近人不知，乃顧以縱肆者爲古，規矩者爲今，此迷於初始矣。

顧大韶《文章關乎世運論》 或謂文章關乎世運，有之乎？曰有之。然則盛世之文必盛，衰世之文必衰乎？曰非也。文之盛衰，非與世運合者也，乃與世運反者也。何以明之？三代以前，吾不得而知已。春秋之時，文莫盛于魯，而魯日以削；戰國之時，文莫盛于楚，而楚懷客死，頃襄東走于陳。文士之聚莫盛于齊之稷下，而齊滑至擢筋廟梁；秦燔詩書，尙耕戰，遂以混一六國；漢之文莫盛于孝武，而海內虛耗，文、景之業替焉。成、哀之世，書、疏、賦、頌爛然也，而漢鼎爲大盜移矣。靈帝尙詞賦，建鴻都之學，而東漢遂亡。建安之七子，足以旗古今矣，而魏祚竟不永。自晉、宋以迄梁、陳，幾于人握靈珠，而南風卒不競。唐之文，一盛于開元，而玄宗有安史之阨；再盛于元和，而憲宗有不得正其終之恨。宋之文，莫盛于熙、豐之際，而黨禁遂起，宋業以衰，徽宗著博古圖，鑄鼎作樂，而舉族有北轅之禍。元

之興也，初無文字，逮至正之季，文乃彌盛，此往事之彰明較著者也。國朝聖德神功，奚啻跨漢、唐而上之，而論文乃遠出宋、元之下。弘正之際，稍增氣色，而武廟幾致大亂。嘉隆而後，國運浸昌，文運浸晦；萬曆之末，文體敗壞極矣，章奏穢雜，蓋童穉皆唾駡之，而神廟之享國久長，古今未有。由斯以譚，則今之公卿不好士，後進不悅學，古雅散佚，俚淺流傳，蓋皆聖主萬壽之徵，國祚無疆之驗，所當用爲觀慶，不足慨息也。

熊明遇《延喜堂集叙》 夫文章之道有才有法，無法何文？無才何法？才者作於法前，法必可述；述於法後，法若始作。游於法中，法不病我；軼於法外，我不病法。

陳仁錫《續古文奇賞序》 文章有殺生而無奇正，殺生，奇也。奇外無正。文，兵也；兵，禮也。始武經，繼戴禮終，《文苑英華》以此，蓋武事之不張，繇文心之不足，故兵以武爲植，以文爲種，兵法有之，人人正正辭辭火火，又曰世能祖祖鮮能下下。夫火火，文士之武心也；下下，武士之文心也。尊文賤武，吾茲不信。今實無文士，安得而尊之？實無武夫，安得而賤之？古今無不飜案之文人，亦無空讀兵書之武士。李衛公斷劉、項皆非將將之君，而陣圖陣法皆可廢，不出多方以誤之，致人而不致于人而已，此善飜案者也。生殺在乎吸呼，則文章自於喉舌間倏奇倏正，倘虛倘實，敵雖對面，莫測吾奇正所在矣。故有殺生而無奇正，至文也。大概密靜多內力焉，徒誦空文，爲敵所誘，是以章句易性命耳。

又《四續古文奇賞序》 文有二病，在好貨，在好色。剗文之多，汰文之色，則文傳。或曰：「多可去，色不可去。」然松柏仆爲萬世之用，而合身可以棟明堂，賞其榦非賞其色。自古奇人易敗，奇文易腐，未有不銷亡于斯二者，病不學。誦《論語》有感，一誦切磋琢磨奪其多，再誦君親賢友易其色。夫聰明盡而人力顯，悟境窮而苦工現，孔子與焉。

又《昭華琯叙》 文字，山水也；評文，遊人也。夫文字之佳者，猶山水之得風而鳴，得雨而潤，得雲而鮮，得遊人閒懶之意而活者也。遊人有一種閒懶之意，則評文之一訣也。天公業案惟胡亂評文字爲最，何也？山水遇得意之人固妙，遇失意之人亦妙。緣其人閒懶之意而山水活者，亦必不因其人憔悴之意而山水即死。總于山水無損也，借他人唾餘，裝自己咳笑，而妄以咳笑乎山水，山水不大厭苦之乎？

又《閱張仲子試卷與細論文書》 而細推之：品詩則清新俊逸，品文則雄渾博大，非雅言也耶。然杜入雄渾矣，李入博雅矣，清新俊逸，聊次兩家詩格，非律令也。又有謂作山林之文不如作廟堂之文，以山林雅近寒儉，故夫寒儉之意不可行于廟堂，而施諸山林詎不可哉。且山林奚寒儉之有，請與子遡前辛未而及甲戌、庚辰諸會元之妙，妙于雄其神武而不殺乎孫，棘棘于雄而渾雅自在。渾則博，博則大，進此以往，必從清新俊逸入矣。入于博大渾猶一間也，雄可望渾也。入于鬆麗清淺，而詭怪百出以勝之。亦有逕從博大入而大者壯也，用斯罔矣。大者過也，載斯撓矣。似與雄渾近，去之彌遠，又不如清新俊逸之可無咎也。上者定心氣，次者協音聲，次者調步驟。所謂與高才約法三章，總以雄爲主。彼號爲意見、議論、氣燄、精彩奧妙，皆雄之仇也。何與焉？請再與子細論韓、歐正文體一事，而子細推之。二公之文不相襲也，其釐正之德之功亦不相沿。以唐之時濫學古文，枯木腫而不生，官骸滯而不動，于是韓子以氣噓之，其功起八代之衰。宋之時濫學時文，板重寒淡如土木偶人，對坐而不語，于是歐公以頓挫轉折點動生氣，稍化髮眉之顏笑之，其功起一代之衰。使歐公亦學韓公，文體奚自正乎。且宋曷有奇險之士、刻厲之文哉。韓公漸近一雄，而歐陽子度其力與其相遭之人與文未能也，勉爲清新俊逸而已矣。

趙維寰《掌園稿序》 夫文章與經濟非二事也，士有經濟而乏文章，其作用必純任揮霍，而不必有鎭靜安閒之致。即倖徼成事，神不足以馭之，再鼓氣靡，必非眞經濟矣。然工文章者，亦每乏經濟，當其吮筆含毫，亦既思入重玄，神遊象罔，而竟令經術無當世用，又豈得爲眞文章乎？

趙南星《王惟則時義序》 今天下以文章取士，高才有志者，皆以文章自負，而明理者甚少。彼其泉湧而雲鬱，豈不以爲博達辯智哉。然而無當於理也，何者？非吾聖賢之所謂理也。其談空說幻欲超出吾聖賢之上，試與之以近代諸大儒之書，略觀輒棄去。曰：是不足知，然實未嘗知也。彼以都試選舉，故讀孔孟之書。不然，則亦棄去之矣。如是而爲文章，豈足道哉！舉業固不足爲文章，然出於我而示天下人，亦何得漫漫，而支離浮誕，猥隨俗尙，曰揣摩成而得科第已耳。然則其所謂舉業者亦非也。總之，以不明理，不明理則不知言，不知言則不知人，不知人則不知政事，即都大位，亦何益於天下哉！

又《呂輔季制義序》 余嘗謂古之聖人，其才德皆同，而文章亦不能無異。如周公之詩之綺婉、之文、之古奧，即孔子不能及也。故孔子稱其才美。周家之制作，成於周公，孔子以爲郁郁乎文哉矣。迨其後世，猶以爲野人，而自謂君子，則其所謂文者可知也。我朝之時義，至成、弘、嘉、隆間，亦可謂郁郁矣。逮其後作者以爲野人語也，其談理必極盡，其布格必極奇，其造詞必極新，而其取材必極廣，遂至於雜，一切禪家鍊士之邪說，謠俗之俚語，吏胥之文奏，與墳典丘索，並入篇章，此亦何可令前輩諸君子見也。數年來漸多寤者，日就於沖澹閒雅。然天地間渾厚淳朴之氣，亦幾於盡矣，此亦識者之所深憂也。

又《張緯典時義序》 天下自上古之至人眞人，以至於今之人，自上古渾噩醇雅之文，以至於今之所謂時文，猶播丸於高山之上，轉而之下，不至於深澗絕壑不止也。以今之文，取今之人而用之，以治天下，欲以比於隆古，必不可得也。夫古取士之科，不可復矣，則何不掄其有道義文學者而用之。

湯顯祖《王季重小題文字序》 時文字能于筆墨之外言所欲言者，三人而已。歸太僕之長句，諸君燮之緒音，胡天一之奇想，各有其病，天下莫敢望焉。以今觀王季重文字，殆其四之。而季重以能爲古文詞詩歌，故多風人之致，光色猶若可異焉。

又《答張夢澤》 丈書來，欲取弟長行文字以行。弟平生學爲古人文字不滿百首，要不足行於世。其大致有五：弟十七八歲時，喜爲韻語，已熟騷賦六朝之文，然亦時爲舉子業所奪，心散而不精。【略】不足行一也。我朝文字，宋學士而止。方遜志已弱，李夢陽而下，至琅邪，氣力強弱巨細不同，等贋文爾。弟何人，能爲其眞不眞？不足行二也。又其贋者，名位頗顯，而家通都要區，卿相故家求文字者道便，其文事關國體，得以冠玉欺人。且多藏書，纂割盈帙，亦借以傳。弟既名位沮落，復住臨、樊僻絕之路。間求文字者，多邨翁寒儒小墓銘時義序耳。常自恨不得館閣典制著記。餘皆小文，因自頹廢，不足行三也。不得與於館閣大記，常欲作子書自見。復自循省，必參極天人微窈，世故物情，變化無餘，乃可精洞弘麗，成一家言。貧病早衰，終不能爾。時爲小文，用以自嬉，不足行四也。元以前文字，除名人外，不可多見。頗得天下郡縣志讀之，其中文字不讓名人者，往往而是。然皆湮沒無能爲名。【略】故時有小文，輒不自惜，多隨手散去，在者固不足行，五也。

董其昌《畫禪室隨筆》卷三《評文》 文字最忌排行，貴在錯綜其勢，散能合之，合能散之，左氏晉語云。賈誼政事疏，太子之善在于早諭教，與選左右早諭教、選左右是兩事，他卻能以二事雖作兩段，全不排比。自六朝以後，皆畫段爲文，少此氣味矣。作文要得解悟時，文不在學，只在悟，平日須體認一番，纔有妙悟。妙悟只在題目腔子裏思之，思之不已，鬼神將通之，到此將通時，纔喚做解悟了。解時只用信手拈來，頭頭是道，自是文中有神動人心竅，理義原悅人心，我合着他自是合着人心。

又 文要得神氣。且試看死人活人，生花剪花，活雞木雞，若何形狀？若何神氣？識得眞，勘得破，可與論文。如閱時義，閱時令吾毛竦色動，便是他神氣逼人處。閱時似然似不然，欲丟欲不丟，欲讀又不喜讀，便是他神索處。故窗稿不如考卷之神，考卷之神薄，不如墨卷之神厚。魁之神露，不如元之神藏，試之自有解入處。脫套去陳，乃文家之要訣。是以剖洗磨煉，至精光透露，豈率爾而爲之哉！必非初學可到。且定一取捨，取人所未用之辭，捨人所已用之辭，取人所未談之理，捨人所已談之理，取人所未佈之格，捨人所已佈之格，取其新，捨其舊；不廢辭卻不用陳辭，不越理卻不用皮膚理，不異格卻不用卑瑣格，得此思過半矣。

又 文家要養精神。人一身只靠這精神幹事，精神不旺，昏沉到老，只是這個人須要養起精神。戒浩飲，浩飲傷神；戒貪色，貪色滅神；戒厚味，厚味昏神；戒飽食，飽食悶神；戒多動，多動亂神；戒多言，多言損神；戒多憂，多憂鬱神；戒多思，多思撓神；戒久睡，久睡倦神；戒久讀，久讀苦神。人若調養得精神完固，不怕文字解悟無神氣，自是矢口動人，此是舉業最上一乘。

何喬遠《古文解》 凡文藝之事，予以爲有二端焉，同此字書也。書之屏几卷軸流快人目者一書也，勒之金石垂示後世者又一書也。同此詩律也，即席詠賦，對客揮灑，帖括便習，新麗可喜者一詩也，質任遠蔚，無造次之意，翫之而愈有味，久之而後人能知者一詩也。同一文也，華箋而筆之，泥幛而張之，軒窗窈窕，堂序爲奕，文采芳縟，鋪叙有章，嘉賓奪目，賢主快心者，一文也。篇不數詞，詞不數字，閎肆之辨，捉之而不可使寡，寂寥之篇，拓之而不可使長者，一文也。是以李華、李邕文名當時而垂後者，必歸之韓、

柳。韓公曰：以爲不好，則世人好之矣。

郭正域《葉進卿文集叙》 宋時文章之士，盡在館閣。彼諸曹大夫，無問鉅細，皆應其選。故琬琰之士，盡羅詞林。明興二百年來，士成進士，即選中秘，遂與諸曹大夫顯若兩塗。而所爲詩若文者，亦顯若兩塗。國初館閣體大半模擬宋人，期乎明白條暢而已。世之擬古者，遂不勝其凌厲誶語，大略用漢人唐人，以勝宋人。合諸縉紳，暨草澤以勝詞林，詞林奪于其氣，不無少謝。行之數十年，而所爲漢唐人語者，轉相倣效。向之臭味皆成食餘，糟粕易盡，神理無有矣。先是姍笑宋人，且浸淫而陰用之。霜降水落，興盡悲來，塗抹可厭，心反眞常，自然之理也。夫詞林文字，視諸作者，槩不能同。彼大旨不出山川草木，離合感慨，雄豪自命，自放自廢。而此則絲綸黼黻，禮樂刑政，小致不能殫，孤懷不能述也。彼氣有必伸，才有必放，此氣不盡伸而要之和平，才不盡放而閎之軌物，解羈馽而鳴和鸞，其步殊矣。彼之色澤，山珍海錯，烏羽蚌胎，無不輻湊，而此之色澤，非山龍日月不施于杼，非牢醴馨香不登于俎。蓋論文于詞林，難以成一家言也。

楊兆京《與沈朗倩書》 竊以爲天下之至文，大抵生于意而已。意之所至而法生焉，其于古人自爲合度。世之論者，或泥古而拙，或師心而鄙，所以無兩得而有兩失也。即以《三百篇》言之，賦隨意敷文，不必言矣。興者，感時觸物，意之動于無端，而不自知者也。比者，意之形乎此，而寓乎彼，甚或有所不忍言、不敢言、假象于物以使後人尋繹，聽其知與不知而不問者也。此何一非意之所爲哉。而爲詩之法未有外于此矣。靈均自是至性人，憂讒畏譏，忠君愛國，別有一腔悲憤。故《離騷》、《九歌》，遂成千古絕調；《十九首》高情逸態，洵乎夐絕風流，因詩而可見其人矣。樂府時兼數代，體亦萬殊。燕皇天而陳郊祀，感從軍而奏橫吹，或燕會以志喜，或怨思以自傷，情之變無方也。山林人物，惟靖節爲領袖，故得其一語，勝逸氏高士傳百篇。黃初、建安之間，人自爲格，家自爲調，惟彼胸臆中各有雲山千疊、煙霞百態，故至今逸氣如生、鮮華未落。至唐人而旨趣益難言矣。彼其運意在虛無縹緲之中，故其取格在有神無象之際，其爲體既非一，然體異則格因體而生變。格定則意隨格而運奇。此皆創前人之所無，師心匠之獨得，以成一代之風氣者也。至若少陵氏以間世之才，身遭離亂，觸目傷心，憂思不下屈平，故發而爲詩。世所稱「才奪蘇李、氣吞曹劉、掩顏謝之孤高、雜徐庾之流麗」者。彼目中豈復有古人，然古人之妙盡是矣。大曆而下，余何復詳論哉。愚所以上觀往哲，迄于今茲，以爲耽于古者，其人必有深情發乎情者，其言自堪作古意之與法，如鳥之雙翼、車之兩輪，二而未始非一也。今騷壇之士罔論溯厥源流，與之言七子輒笑爲膚，與之言獻吉輒譏爲腐，尙何知漢、魏、三唐也哉。

陶望齡《登第後寄君奭弟書》 今人不曉作文，動言有奇平二轍，言奇言平，詿誤後生。吾論文亦有二種：但以內外分好惡，不作奇平論也。凡自胸膈中陶寫出者，是奇是平爲好；從外剽賊沿襲者，非奇非平是爲劣。骨相奇者以面目，波濤奇者以江河。風恬波息，天水澄碧，人曰此奇景也；西子雙目兩耳，人曰此奇麗也。豈有二哉？但欲文字佳勝，亦須有勝心。老杜言：「語不驚人死不休。」陸平原云：「謝朝華于既披，啓夕秀于未振。」昌黎曰：「惟陳言之務去，戛戛乎其難哉！」自古不新不足爲文，不平不足爲奇，鎔範之工，歸于自然，何患不新不古，不平不奇乎！時文雖小伎，然有神機須悟得之。

又《湯君制義引》 文有意到，有語到，古之人蓋亦有意至而語未至者矣，夫瞭然於心胸之間而詞不能宣，故繁而不約，偏而不圓。繁似博，偏似奇。凡博與奇者，亦古人之病也，而其善不在焉。今之效爲古詞者，焉能詞哉？詞者意之極，而淡者詞之極也。其入深者其出必淺，其造端也甚難，其成章也似易，不知者率然而讀之，未能知其工也。

董說《文章形勢玉符》 拔地而出者，文章之山也；流行灌注者，文章之水也；厚重而平衍者，文章之地也；出於山而揚布者，文之煙雲也；磊磊出沒於水之中者，文之石也；茂密而采著者，文之草樹也；歷然前後有車轍馬跡者，文章之道路也。其或展或縮，山之屈申也；或正或反，山之向背也；或主或客，山之通變也；或隱或見，山之遠對也；或絕或續，山之行止也；或往或反，山之首尾也。或飛或伏，山水之相生也；或順或逆，山水之以克爲用也。或通或塞，水之行其所當行也；或暗或明，水之緣勢而更也；或流或聚，水之情性也；或大爲河海，或小爲渠澗，水之呼吸也；或滴爲香露，或飛流瀑布，水之操縱也。此數者文章之玉符也。

葛芝《柴集勳文集序》 文章之道，才與法二者而已。才者本之天者也，譬之於木則豫章楩楠之材，百仞而後有枝幹，重霄而直上也；譬之于馬則騏

驥騄耳之流，隅目肉駿，腕促蹄高而後能瞬息千里也。若法則本之人而已，雖有嘉木，必引之繩之，附之削之，而後可以登明堂而任柱石也。雖有良駟，必燒之剔之，連以羈馽，編以皁棧，而後可以八天閑而稱渥洼也。然二者蓋不可偏廢。才矣而非法，是輪囷離奇之材與蹄齧泛駕之馬也；法矣而非才，是取滿液之木而丹漆之，取駑駘之馬而拂拭之，曰：吾將超崑崙而矗雲日，不亦相視而一笑哉！雖然，是二者終不能畢備于一人之身，則將安取？曰維其才。蓋法可以貌襲而才不可以強致也，故曰維其才也。

方應祥《與子將論文》 大凡文章之運，十年一變，而皆視乎所主。乙酉以前，主於司衡者之程義，其精神之用，挾權之重以行於世，至者足以奔走一世，游其彀中，即不必至，亦兢兢繩墨，累黍之度而無所非，何也？其權在焉，而精神傳之以行也。顧其權尊矣，而勢處孤豫，爲工則虞啓前泄之竇猝，爲辨則慮授明譏之鑑，故易而用士子之文，吾向謂文章之統散而權不盡歸上者，此也。心心有主，躍冶自快，風斯以靡，十餘年間，濂、洛、關、閩之旨，國家所功令懸之者，無所不顯跳，竺乾柱下，一切稗官小說之言，無所不闌入，而文之壞極矣。上之禁戒日以勵習，日警而不可返，譬之洪波放舟，槁師失柁，乘舟之人殫力叫嚎，徒任風水之擊宕，以聽浮沉之自至爾已，何也？精神散于下，而無所以統之故也。自卜八房之刻，而變抑又奇矣。此天也，非人之慮所及也。其權尊而不虞貳，其勢衆而不虞孤，合天下之是以制天下，其道精而不虞，其有至有不至，文變之權不必總于上，亦未始散于下，事勢之流，相激使然，而王事出焉。天下欲不由其中而不可得，故曰天也。

又《莊尚之北遊草引》 文章之道，節度淺深之所至，莫不各馮其光與澤以爲候。澤者，精之所茹也；光者，神之所迸也。人之生也，四肢百骸，總之灌輸于一氣之津潤，以能和柔其骨節，而通理于動息。其焄蒿悽愴，發揚昭著于空，與形之互相爲摩盪。執途之子而問之，至于聖人無以異也。乃其中節度淺深之懸別，極于霄壤而不可算數，所攝受于天地萬物之精神有至有不至焉耳。故曰：文有可爲而不可爲，此即世之工于文者，未必辨也。

袁宏道《雪濤閣集序》 文之不能不古而今也，時使之也。妍媸之質，不逐目而逐時。是故草木之無情也，而鞓紅鶴翎，不能不改觀於左紫溪緋。唯識時之士，爲能隄其隤而通其所必變。夫古有古之時，今有今之時，襲古人語言之迹而冒以爲古，是處嚴冬而襲夏之葛者也。【略】夫法因於敝而成於過者也。矯六朝駢麗飣餖之習者，以流麗勝，飣餖者，固流麗之因也。

袁中道《答蔡觀察元履》 近閱《陶周望祭酒集》，選者以文家三尺繩之，皆其莊嚴整栗之撰，而盡去其有風韻者，不知率爾無意之作，更是神情所寄。往往可傳者，託不必傳者以傳，以不必傳者易于取姿，炙人口而快人目，班馬作史，妙得此法。今東坡之可愛者，多其小文小說，其高文大冊，人固不深愛也，使盡去之，而獨存其高文大冊，豈復有坡公哉？大賓水陸之席，有時以爲苦，而偶然酒核，有極成歡者，此之謂也。偶檢平倩及中郎諸公小札戲墨，皆極其妙。石簣所作，有遊山記及尺牘，向時相寄者，今都不在集中，甚可惜。後有別集，未可知也。此等慧人，從靈液中流出，片語隻字，皆具三昧，但恨不多，豈可復加淘汰，使之不復存于世哉。

又《花雪賦引》 天下無百年不變之文章。有作始，自有末流，有末流，還有作始。其變也，皆若有氣行乎其間。創爲變者，與受變者，皆不及知。是故性情之發，無所不吐，其勢必互異而趨俚。趨于俚，又將變矣，作者始不得不以法律救性情之窮；法律之持，無所不束，其勢必互同而趨浮。趨于浮，又將變矣，作者始不得不以性情救法律之窮。夫昔之繁蕪，有持法律者救之；今之剽竊，又將有主性情者救之矣。此必變之勢也。變之必自楚人始，季周之詩變于屈子，三唐之詩變于杜陵，皆楚人也。夫楚人者，才情未必勝于吳越，而膽勝之。當其變也，相沿已久而忽自我鼎革，非世間毀譽是非所不能震撼者，烏能勝之？湘中周伯孔詩文抒自性靈，清新有致。近以《花雪賦》示予，予嘆曰：湘水澄碧，赤岸若霞，石子若樗蒲，此騷材所從出也。其中孕靈育秀，宜有慧人生焉。其人皆能不守故常，而獨出新機者。有首爲變者出，則不憚世之毀譽是非，而褰裳從之矣。

湯賓尹《齊進士稿序》 凡爲文者，必有文章之骨，意象峻嶒，孤來瘠往，寧與一世人違其好惡，而倔強磊塊之氣，時時凸出於襟項間，此文骨也。有文章之趣，樂山樂水，吐納具有風流，非黛非鉛，淑姿生于盼倩，此文趣也。有文章之識，奕抵一先，不爭激于多寡，神傳阿堵，毋□□于肥羸，此文識也。具斯三者以語于天下曰文人，其亦庶乎？

又《歸愚庵初學集序》 有才人，有學人，有文人。文人未有無才者也，以鈍腕操枯竹，不靈也。文人未有無學者也，以貧腹供薄蹺，不贍也。雖然

文須才須學，而才人之才，學人之學，終不可試以幾于文，豈惟不幾，且裂也滋甚。文之耦無端而變無倪，鈍思之士，沈頓揣摩于起伏進退間，或一遇焉。才人耳目聰明，手口滑利，咄嗟之會，驅風走雨。徐理之風雨者無存，而揚塵飛壒，蚤已眯一世人之睫，而易位東西，故才者文家之魅也。經也，子也，言胸之所有；史也，各言世代之所有；文如是止矣。昔之日已往而不來，纘疏故曆可以當歲乎？廚腐之味不濯於胃，可復鮮乎？謂金玉貴，削金而食，緝玉而衣，可乎？故學者文家之瘍也。自有才人，有學人，而文章一器不白於天下，故曰其裂滋甚。雖然，吾以懲高才宿學之士，非爲庸陋者設之牖也。

繆昌期《楊育原稿序》 每謂文賦千言，不如辭達一語。達者如水流行，初無定質，故夫靜渚淪漪，澄湖泓渟，與夫怒浪驚濤，山崩石觸，風旋雲亂，水之態百變以獻其奇，而無所不達，非必平夷漫衍滔滔一瀉之謂達也。然而滔滔者，水性固然。或激之，或束之，或颺之，而後奇變出，其於水性，或少違矣。東坡作《灩澦堆賦》，謂蜀江險悍，將盡銳於瞿塘之口，若先齟齬其間，而後使之滔滔入峽，安行而不怒。始悟夫爲文而有倒，有轉，有翻，有縮，有側，有突，皆故作勢以巧取達者也。育原氏之文具在靜渚乎，澄湖乎，山崩石觸，風旋雲亂者乎，種種有之而吾不盡知，知其能自爲達。夫幽不必窮境而境有餘，妍不必盡態而態有餘。作者不留筆，觀者不留睫。吾讀育原氏之文，而自悔其鑿也。且天下之言文也，則利而已矣，何以鑿爲？雖然育原之在吾師門最少，且儁舉一達而何以厭少。儁心不曰出崑崙、下岷峨、衝巫峽、循淮漢、注五湖、灌三江而放大海，斯奇變之無窮而水懷之巨麗者哉。育原可以莞爾矣。

又《邑劉侯康谷文序》 夫文之繁約清濁，沈浮高下之數與政通者也。政不與文通，而心通焉。讀其文而見其心，見其心則知其政矣。夫人之有至心者，必有孤悁鬱積，頰然不獲已之思，故其取資也必約，其比物也必芳，其持己也必克。而文恥粉澤，政恥鋪張。此未可與俗學、俗吏言也。

王衡《古文品外錄序》 陳子喟然嘆曰：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先正模重，于古人之文類論而不議雌黃，而去取之自《昭明文選》始。昭明以降，選者莫煩于宋。然昭明以六朝選古文也，猶之乎六朝也。宋諸公之以宋選古文也，猶之乎宋也。要之乎，世囿文，文囿識矣。非但自囿其識，遞耳而遞目之。抑且囿百世以下讀者之識，非但囿讀者之識，抑百世以前作者之神情笑貌筋骸脈絡種種生動之妙亦囿焉，而不得出矣。人第知窮餓者之苦，而不知弊飽之過也。今夫稻粱魚肉，天下之至美也，抑以口食，不以舌食，如澠如坻，若嚥若噦。于是不羹之梅，未漿之茗，含卒之薺，禁火之餳，皆得而奪其好。迨于一嚼甘再嚼酲，予之以稻粱魚肉而後知其羨也。新陳之相化，其亦何常之有。至于新者，陳而陳者，乃始復爲新民之好，新甚矣。不使之日新于虛談小慧剽剝離跂之學，而使日新其好于古人之文章，亦猶尙論之遺意也。

鄒觀光《答鄒爾瞻》 大集謬加丹鉛，然無能贊一辭。自理學先生土苴文詞，修詞之士亦反唇譏之，則理學文林判而爲二，而文章中曰議論曰叙事，其體又若相岐，而不能相兼。爾瞻之文，根極理道，原本性命，蓋載道之文而非文人之文也。然其開闔抑揚、縱橫變化不囿于法，而無一語不合于法。即劖琢其詞者，蔑以加焉。丈必欲以纖埃助高泰岱，願于周秦以上，渾渾灝灝之氣，一加之意耳。弟嘗謂本朝自弘正而後有三大文章，以理學爲文章，則王文成破洪荒而超坱圠，而河津開其先。以氣節爲文章，則李獻吉凜秋霜而勁烈日，而仲默爲之翼。以文章爲文章，則王司寇成經緯而沛江河，而毗陵爲之翼。司寇、毗陵分道而馳，若敵國然，而乃推而佐之。司寇自喜其文于意無所不達，夫能達其意而亦不廢法，則毗陵能耳。若乃鑱心刻腎，雕鏤于字句，而見爲奇如世所尸祝，僕不敢耳。

鍾惺《東坡文選序》 或曰：「東坡之文似戰國。」予曰：「有東坡文，而戰國之文可廢也。」何以明之？戰國之言非縱橫則名法，于先王之仁義道德、禮樂刑政，無當焉。而其文終古不可廢者，以其雄博高逸之氣，紆回峭拔之情，常存于天地之間也。使戰國人舍其所爲縱橫名法，而以爲仁義道德、禮樂刑政之言，則其心手不相習，志氣不相隨，必不能如是雄博，如是高逸，如是紆回峭拔，以成其爲戰國之文。故文之存，理之亡也。夫必亡理而後存文，則是理者事詞之祟而文之賊也。豈有是哉？今且有文如此，能全持其雄博高逸之氣，紆回峭拔之情，以出入於仁義道德，禮樂刑政之中，取不窮而用不敝，體屢遷而物多姿，則吾必舍戰國之文從之，其惟東坡乎？今之選東坡文者多矣。不察其本末，漫然以「趣」之一字盡之。【略】夫文之於趣，無之，而無之者也，譬之人，趣其所以生也，趣死則死。人之能知覺運動以生

者，趣所爲也。能知覺運動以生，而爲聖賢爲豪傑者，非盡趣所爲也。故趣者，止於其足以生而已。今取其止於足以生者，以盡東坡之文，可乎哉？是故《老》、《莊》者，出世之文之妙者也，毅然斥之不疑。《商》、《韓》者，經世之文之妙者也，竟鄙其人陋其說而已。夫東坡而非文人也則可，東坡而文人也，豈有不知其文之妙者哉？以爲吾舍此自有眞學問，眞文章，理義足乎中，而氣達乎外，膽與識謖謖然於筆墨之下，取戰國之風調，易以己所欲言，而其淵源相去遠矣。世有病戰國之文無當於道，而愛其文終不能廢者，吾請以東坡之文代之。

艾南英《再答夏彝仲論文書》 大約時文不論高卑皆可逢世，若古文一道則兄卽千蹊萬徑、水窮山盡，終不能逃。弟範圍人中，于時文近日名流中，無此辣手，無此靈異，若其所作古文，所論古文，則一臭腐卑陋，勦襲塗抹之學而已。願兄澄心靜氣日取《史記》、《左傳》反覆讀之，看古人所以爲古人者何如？然後日取韓、歐兩集，看兩公之所以摹古人者何如？然後泛及于宋餘諸公，則不待比擬而皆合矣。然後又泛及于有明諸公，又泛及于近日荆川、遵岩、震川諸公，然後以較王、李，眞若一入芝蘭之室，雖非古清廟明堂，而芳潔自在，一若入糞廁屠肆，腥穢撲鼻。吾知兄之于王季吐棄之不暇，何暇與弟爭乎。大約古文一道，自《史記》後東漢人敗之，六朝人又大敗之。至韓、柳而振，至歐、曾、蘇、王而大振，其不能盡如《史記》者勢也。然文至宋而體備，至宋而法嚴，至宋而本末源流遂能與聖賢合。恐太史公復生不能不撫掌稱快。至元與明初，而有振有不振，至嘉隆之王、李而大敗，得震川、荆川、遵巖救之，而稍振。此確論也。雖太史公復生不能踰吾言，願人中細思之耳。但見兄所抹震川一二道學語，則此又一說。道學語入之古文序記傳誌中則不可，入之上執政等大書則不可，若入之平常柬牘中則無妨。蓋平常柬牘半雜方言，半雜恢諧，古人且有用小說及《世說新語》者矣。選柬牘又當別論也。

又《再與周介生論文書》 弟前書中大約謂：海內今日尊崇大士大力者，更不知其渾古高朴，師法《六經》秦、漢者何在，而僅撫拾其一二。輔嗣、子玄幽渺詭俊之談，相與雕琢模糊，甚至學《繁露》者竟以杜撰爲《繁露》，習郭註者竟以杜撰爲郭註。稍進者亦僅留心句字，使其俊詭，而先秦、西漢高古拙淡之氣亡矣。使人究大士大力爲晉魏抄手，猶可言也。使人置《六經》秦漢不道，而降爲六朝之卑弱纖俊，軟靡巧儷之文，向時韓、歐大家所擲棄不屑而力排之者，今反奉爲蓍龜，又見之制舉業，則文氣之卑乃自吾輩始之。兄以爲此罪將安歸乎！善乎兄之言曰：「世之將治，其文多仁孝忠厚之言；世之將亂，其文多陰謀詭放之譚。」此語非特謗吾輩者不知，卽尊奉吾輩者亦不知也。再諭風氣之遷，有極有漸。極者，勢之所畏，而漸者，機之所當。【略】承示經翼一選，宜早行之。弟當極揚其旨，使我輩之文與三代同風。卽弟有文定文待二選，不可以弟故而滯兄之傳。蓋弟選意在存一代之文，使人得觀制藝中後先升降之變。兄以授翼題篇，宜簡核而精，志在存經，不在備選也。【略】弟意嘗謂告人以古文，人必不能盡知千古文章獨一史遷，史遷而後千有餘年能存史遷之神者，獨一歐公。歐公之文每提耳面命之，人不知也。況欲其遍讀古人之書而知好乎。弟于歷代詩文及皇明古文定二書外，又有文勦、文妖、文腐、文冤、文戲五書，以爲正告人以古人不能知取文之無當者。告之，則人知避矣。人人知避，必發憤讀書，讀書然後知古人高深誠拙之所在，不復爲浮華補綴無根本之言矣。

又《四與周介士論文書》 夫學古人而不知方嚮，已非古矣。況于古所無而嘐嘐自命爲古乎。夫師古文猶師古人也，古人有羿羿，有莽操，有林甫盧杞，必皆古人可師，則彼亦古人也。古人之文何以異此。經籍而後，必推秦漢爲其古雅，質樸、典則、高貴，序裁生動，使人如睹然。以其去古未遠，名物方言不甚近人，必盡肖之，則勢必至節去語助，不可句以爲奧，疎枝大葉；離合隱見，寓法于無法之中，必盡肖之，則必決裂體局，破壞繩墨，而至于無法。故韓、歐、蘇，曾數大家存其神而不襲其糟粕，二千餘年，獨此數公能爲秦漢而已。至于今之爲古者，不獨不知此意，併不能成其一家言。儷駢俊句，極窮幽渺，以魏晉清談爲古，猶曰此當附之。六朝叫號怪囂，塡寫《史》、《漢》，猶曰此近代王、李，蓋二者似古而非，人所易惑。至于棘喉鉤吻，險澀鄙誕，則古之人未之聞也。

又《序王子巩觀生草》 其文曰：「昔歐陽公有言，君子之學求其是而已，非爲異也。使天下皆爲異，則安見好異者之獨爲異也。」予以其言而摘其尤者論之。今之言文必尊兩漢，然兩漢之士獨董子明天人，賈生識時務而已。《上林》、《子虛》、《兩京》、《三都》，讀其文不過如今之學究據《通考》類。要之，書分門搜索相襲爲富，求其一言一字出于其心之所自得無有也。《客難》、《解

嘲》、《賓戲》、《七發》、《七啟》、《七辨》、《七徵》之類，前創後師，命辭遺意，如出一轍，此與今之稚子執筆爲八股文字摹倣抄襲有何差異？讀其文不終卷而使人厭惡。鄒陽獄中一書，已開六朝駢偶庸穢之習，雖太史公以千古一人，亦爲其艷冶所惑而錄之。故吾嘗謂兩漢之文不必盡古，而極衰之文亦未嘗不自兩漢始也。原其所以，是數子者非有見于道德性命之旨，能言其中之所自得。中無所得，故遂以浮華爲異，而效之者又以爲異而趨之。故其文至于庸靡臭腐而不可讀。由是觀之，文之好爲異者，未有不至于同。而文之不爲異者，雖欲同之而不能也。文至于同，則雖以兩漢詞人之雄而不免爲稚子之執筆，況其次乎。制藝自震澤、毘陵、高步成、嘉之際，如規矩之於方員，蓋文之能事畢矣。萬曆之季，此風浸遠，一二輕薄少年，中無所得而以浮華爲尚，相習成風。其文非經、非史、非韓、柳、歐、曾諸大家之言。其人皆登館閣臺省，則自南宮之試，至兩畿各道所爲典試校分闈者，又皆其人主之居高而呼其應愈衆。而近日十八房稿之文爲甚。于是制藝中大都以里巷之語代聖賢之言，遂至于庸靡臭腐而不可讀者。原其初，皆起于中無所得，乃以浮華爲異，而至于不能爲異也。予與陳大士、羅文止三人者起而振之，以《易》、《詩》、《書》、《春秋》、《禮》、《樂》之言代《語》、《孟》之文，以古雅深醇之詞洗里巷之習，一時後輩從風丕變。夫爲文而根《六經》，本道德，亦聖人之門所當然耳，非有異也。而一二少年又從而效之，舉予三人之文摹倣抄襲，蓋予三人者，雖不爲異而亦浸懼不能爲異矣。

又《答陳人中論文書》 夫秦漢去今遠矣，其名物、器數、職官、地理、方言、里俗皆與今殊，存其文以見于吾文，能獨存其神氣耳。役秦漢之神氣而御之者，舍韓、歐奚由。譬之于山，秦漢則蓬山絕島也，去今既遠，猶之有大海隔之也，則必借舟楫焉，而後能至。夫韓、歐者，吾人之文所由，以至于秦漢之舟楫也，由歐、韓而至于秦漢者無他，韓、歐得其神氣而御之耳。若僅取其名物、器數、職官、地理、方言、里俗而沾沾然，遂以爲秦漢，則足下之所極賞于元美、于鱗者耳。不佞方由韓歐以師秦漢。足下乃謂不當舍秦漢而求韓、歐，不佞方以得秦漢之神者尊韓、歐。而足下乃以窃秦漢之句字者尊王、李，不亦左乎。足下曰舍舟不登而取舟中之一艦一艙，濡裳而泳之曰：「吾不藉津筏而舟渡也！」不可也。以爲藉韓、歐而至《史》《漢》，猶之乎一艦一艙也，是不然。吾既得其神氣而御之矣，何津筏之有。昌黎摹史遷尚有形迹，吾姑不論。足下試取歐陽公碑誌之文及五代史論贊讀之，其于太史公，蓋得其氣度于長短瘦肥瘠之外矣，猶當謂之有迹乎，猶謂之不能徑渡乎。若乃竊《史》、《漢》之字句自以爲《史》、《漢》在是矣，是今之王、李。乃足下所謂一艦一艙舟中之一物耳。足下又曰：「宋文好新而法古，好易而失雅，夫文之法最嚴，孰過于歐、曾、蘇、王者。」荆川有言曰：「漢以前之文，未嘗無法而未嘗有法，法寓于無法之中，故其爲法也，密而不可窺。唐與宋之文，不能無法而能毫釐不失乎法。以有法爲法，故其爲法也，嚴而不可犯。」予嘗三復，以爲至言。然不佞極推宋大家之文，以其有法而其稍病。宋大家之文亦因其過于尺寸銖兩而毫釐不失乎法，視《史》、《漢》風神如天衣無縫爲稍差者，以其法太嚴耳。宋之文由乎法而不至于有迹，而太嚴者歐陽子也。故嘗推爲宋之第一人，不佞方以法太嚴稍病宋人。而足下謂其無法，足下讀古人書潦草如此，不亦可笑乎。若乃王、李之文，徒見夫漢以前之文似于無法也，竊而效之，決裂以爲體，餖飣以爲詞，盡去自宋以來開闢首尾、經緯錯綜之法，而別爲一種臃腫窘澀浮蕩之文。其氣離而不屬，其意卑，其語澀，乃眞無法之至者。而足下以爲有法可乎？足下以賦病宋人，誠是矣。然天下安有兼材？必欲論賦，則奚獨宋人。自屈平而後，漢賦已不如矣。楚以下皆可病也。然則足下悄心賦何不直登屈氏之堂而乃甘退處于六朝排對塡事，柔靡粉澤，如是而譏宋賦，恐宋人不受也。宋之記誠有如賦如文者，然亦其一二耳，以此而病全宋，是猶見燕趙之醜婦，而遂謂北方無美女；見吳之粗繒敗絮，而遂謂江南無美錦等耳。如是而以變亂古法罪宋人，宋人不受也。足下又引李于鱗之言曰：宋人憚于修辭，理勝相掩，以爲宋文好易之證。然予則曰：孔子云，「辭達而已矣。」未聞辭之礙氣也，辭之礙氣，爲東漢以後駢麗整齊之句言耳。彼以句字爲辭，而不知古之所謂辭命辭章者，指其首尾結撰而通謂之辭，非如足下之以矜句飾字爲辭也。故曰：「辭尚體要。」則章旨之謂也。足下必以好易病宋，而以文之最者必難，遂謂《易經》時代最上古，其文最難，《詩》、《書》次之，《春秋》又次之。《禮經》出漢儒，故其文最條達，居《六經》末。以是爲經之差等，以是爲時代之升降，審如此，足下誤矣。【略】文各有所主，各有時代。唐宋之不肯襲秦漢句字，猶孔子之語必不爲《易》、《書》、《詩》也。如此論文，足下必當以揚雄《太玄》、唐樊宗師、劉幾之文爲最矣，無怪足下之貿貿然無所之也。然足下尊奉空峒、鳳洲，

乃正嘉近時人，則似不必遠語上古也。足下又云：「唐後于漢，故唐文不及漢。宋後于唐，故宋文不及唐。」如此，則我明便當不及宋，又何以有陳人中，又何以有人中嘐嘐然所尊奉之王、李耶。宋之詩誠不如唐，若宋之人則唐人未及也。唐獨一韓、柳，宋自歐、曾、蘇、王外，如貢父、原父、師道、少游、補之、同甫、文潛、少蘊數君子，皆卓卓名家。【略】夫今之論文者，譬之論水，不必論瞿塘、不必論金焦，當論其有源耳。江水惟有源，故至瞿塘而能險激，至金焦而能洄洑，至海而能汪洋浩渺，魚龍百怪。學之有源者，何不可之。有自北地濟南之文出，學者束書不觀，止取《左》、《國》、《史》、《漢》句字名物編類入門，率爾成篇，套格套辭，浮華滿紙，如今市肆賣壽軸祭文文字者。【略】將反足下之言而告足下曰：獻吉、于鱗、元美譬則兒童也，群從而嬉甚樂也，父師督責之以《詩》、《書》，則蹙額相向，何則？束於法也。彼畏宋人首尾開闔抑揚錯綜之嚴，而不能爲也。畏宋人之古質朴淡，所謂如海外奇香，風水齧觸，木質將盡，獨眞液凝結而不能爲也。國無法則亂，家無法則譁，故即以此語勸人中立身立文於聖賢禮義之中而已。足下又痛詆當代之推宋人者如荆川、震川、遵岩三君子。嗟乎，古文至嘉、隆之間，壞乱極矣，三君子當其時天下之言不歸王則歸李，而三君子寂寞著書，傲然不屑，受其極口醜詆，不少易志，古文一綫，得留天壤，使後生尚知讀書者，三君子之力也。足下何故而苛求之？其文縱不能如韓如歐，乃遂不如王、李，受足下一盼耶。且足下于三君子中，稍恕遵岩，謂其少師秦漢。此言亦謬矣。遵岩少時抄襲秦漢句字，其後悔之，乃更作古文。其少作今無一字在集中矣，足下何從見之。遵岩以其少作爲臭腐，而足下追嘆之，然則足下乳臭時更勝足下今日耶。至于宋景濂佐太祖皇帝定制度，修前史，當時大文字皆出其手，我朝文章大家，自應首推其文。或以應制，故不甚暢其所言，或一二率爾應酬出自門人編錄者，則誠有之。要之，師摹歐、曾不可誣也。

倪元璐《吳來之進士近藝序》 今文之高者，根柢仁義，綜絡經制，體用沛然，抗裁古昔，循此不已，日變而上，精則已尊，粗亦不陋也。然而求者之心不厭，論者不以爲正，天下之意以爲是以仁義經制就文章，文章以就科舉，科舉所謀是爲富貴，則豈有其誠然者乎？若使吾平虛而論才士，窮能造思，揮常選特兀枯豁涸，走甕擊壺。當此之時，殺割俱聽，豈必有富貴之心哉？凡天下之務爲高文者，其心不甚醜貧賤，既自孤引，以爲調高和希。又矜負必得富貴，雖悖愚不然。要其求畢文章之分，使名立可傳則已耳。而天下以爲如此，即亦以仁義經制爲黃葉，不可恃也。雖然，今士所從受仁義之談，經制之論，不於墳象，則在典謨。奇文奧章，古之聖人先爲之矣。必此可疑，則彼亦難信。

黃輝《刻八家文集序》 《六經》之文，不主一家。爲一家言者，諸子也。其下不及家矣。人欲爲家，乃大家稱焉，自唐宋始也。故梓八大家集，斷自昌黎氏，而爲之序。叙曰：文章與時高下，信乎。乃推挽犄角之故，豈不以人哉？東京以還，靡于六代，俳于五季，而砥柱于元和、嘉祐。蓋五百餘歲而得韓子，又三百歲而得歐陽子，柳、蘇、曾、王，鞭弭者相隨屬也。前者唱于，後者唱喁，自然之勢也。當其沉淫而不近也，豈無一二材士思陸梁其間？然唱而不和，卒不能弘厲。于國藩之外，元結、穆修是也。惟其才不二子若，而摧陷廓清之功，卒爲二子有。雖然，欲變未變之初，靡曼鉤棘輩，怪哭搖抗者何限。彼非惟不隨衆而已，且必以其文易天下而後止。逮天下之翕然從也，而頡頏並世，使前人失步而後進却立者，亦僅僅數子止矣。彼其各成一家言，豈偶然哉？而近世高視之士，一切薄漢以下，至謂文之法亡于昌黎，非先秦、西京不可也。尺寸摹度，詡詡然曰：「吾畸于今而侔于古。」夫業已膺爲岑鼎，而抵掌乎叔敖矣，即惡得言獨造也？苟強項于後世，而甘心于丐竊于古人。藉令古人有知，不且笑騰篋而悔慢歲耶！且夫八子者之爲文，未嘗不秉程于秦漢也。語曰：「巧者不過習者之門。」要在得其不傳，而自運于糟粕之表。道固有近之而遠，遠之而近，即不襲古之詞，亦猶行古之道也。無乃之數子之所出耶！就令聚此數子者，議一事，名一理，離合遠近，不可知其戛戛乎！去陳言而杼獨見也，皆未易澌滅于後世者也。閉門而造車，出門而合轍，百工能自必之。若夫方員、曲直、工拙、樸巧之狀，與工俱百而無害乎矩矱之同，必欲援古姍今，則將笑顓帝之不能紀遠，而曰：曷不爲龍神火官也邪？吾觀自古國家之數，一升一降，一晦一明，亂者定，離者合，醞釀之極，未有底滯而不發者。唐之文，不盛于貞觀、開元，而盛于元和；宋之文，不盛于雍熙、乾興，而盛于嘉祐。則吾未知靡曼鉤棘者，不爲方盛之始也。今儻亡其時哉！善貌人者，先其笑語神情，而後其形狀。摹度者，徒形狀而已，苟欲因摹度之似而並得乎！

馮琦《于宗伯集序》 夫詩以抒情，文以貌事。古人立言終不能外人情事

理而他爲異，而後之作者往往求之情與事之外，求之彌深，失之彌遠，則求之者之過也。【略】故知詩以抒情，情達而詩工；文以貌事，事悉而文暢，古人之言盡於此矣。

劉文卿《尚友堂文稿序》 夫文盡，理止矣，是淵、雲所欲稽首耳，余安知夫？色澤之不今而古也，質之不新而故也。《檀弓》之爲法，《天問》之爲衰，《墳》、《汲》之爲典，非今所稱，萬世而無以相譐者乎！彼豈必有百世以前者而摹之。《桑閒》、《載馳》、《桂裳》、《里巷》之諧，其何以當于采訪之節士，今亦莫哂其故也。恒河之見，髮盡鬚白而不改；六籍之教，玄黃相攘而不易。血氣心知之倫，無訝亦無厭。煥哉，天下之至文也。其復以世系祖述相叱咤歟！

姜寶《履菴萬公文集序》 古者文不作於無用。有用之文，每以眞實心吐眞實語，切於用，當於事情，口之所言皆其心之所有，未嘗不工，未嘗不古。然未嘗組麗爲工，詰曲鋸牙爲古也。文之有用者如此。

周思兼《梅谿集序》 崔子曰：「其秦漢乎？秦之文直而壯，猶有商周之遺焉，漢之文騁，而不厭秦之舊也，晉魏其次也。晉魏之文富而澤，其次莫若韓、柳，韓之文典，其失也緩；吾其柳州乎？柳州以下無譏焉。夫大道之華也，道有文有情，情鬱於中而辭以發之，載道以行，合而成文。今之文，中實不足而外彊之，標竊之務工，雕刻之務勤，勦說雷同，是謂不度，不度之文，非其情也，文不由情，將焉用文。文之靡也甚矣，以辭勝也。夫文以彰道，道之不章，胡可文也？文其弊乎？」周子曰：「善哉！今而後知文之難也，非殫其力，孰能至此？」崔子曰：「不穀聞之，夫文猶兵也，善兵者先之以謀，謀定而後戰，是以能克，易此必敗。是以文貴務思，思而得之，莫可禦也，然後文隨之，文如其所思焉，是以文成而人傳之，後世以爲楷。夫文不可強也，短長疾徐小大煩簡，先有定形焉，而後辭可□也。」周子曰：「善哉！文其有專師乎？夫文無師則不一，不一則散，文之弊也。恒必由之，文其可廢師乎？」崔子曰：「以不穀所聞，夫文何常師之有？夫文猶賈焉，賈之於貨財無所不蓄也，而後可以待人。故文無常師，師於典謨俟教令也，師於三傳備記載也，師於戰國法論難也，師於易卜述道德也，師於詞賦象諷諫也，師於牋表豫章疏也。【略】夫師不可專，專之則匱，夫物之所感無恒也，而匱以應之，鮮不備矣。」

彭輅《文論》 曹子桓曰：「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因著《典論》詳列衆文之體，又取建安諸子而褒刺其利病，其爲論美矣，不可以復易矣。【略】昔周之東也，文不在名物而盡在於觚牘之間，天下學士各恣所欲言而無射策狗人之累，故自周衰迄於先秦，文章之作於斯爲盛。【略】故文章之於世，實有幸不幸也。余謂先秦逼古，不可以學也；而子長有本，可以學力到也。但其文騁騖縱橫押闔變化，所叙謀臣健將刺客俠士之蹟，皆曲悉其情態，斲輪所謂得之心，應之手，詞波未至，而意已敵湧橫陳於先矣。故讀快意事，則令人躍然喜；讀不平事，則令人裂眦豎髮怫然怒；讀志操政行之淑，則欣欣而慕欲與同游；讀讒夫邪佞之陷人誤國，則切齒蓄憾欲投毘豺虎。如國工者之貌人，形神從筆端躍出凡人乎？其書者其人久而猶生，固文之一奇也。而本之《戰國策》之洄瀾疏節，非出自創爲，則遷之奇亦有自也。而次遷者其班孟堅乎？班之《漢書》，蓋過半竊掠遷史，其餘則乃父叔皮氏與曹大家爲之，而固躬所摛撰僅十之二三。【略】噫！宋其無文乎？嘗試論之：先秦、西京之文，秦中太華也；東都六朝者，峨眉劍閣也；唐人者金陵錢塘也。西京之於先秦，其伯季乎？東都六朝之於西京，其父子乎？唐人之於兩漢，其祖孫乎？繇宋而視唐以上，則孫之遠裔與？主人之臧獲矣。而近之談者乃曰論文貴略其眉髮，而究其神髓，不知有秦中太華之形容，必有秦中太華之精神氣魄，彼峨眉劍閣之岏阻不能舒而爲天府者，其精神悍而蹙也；金陵錢塘之卑坦，不能突而爲崇岡峻嶺者，其精神緩而衰也。

林希元《劉執齋先生稿錄序》 客有就予論文者曰：「文必秦漢已乎？」曰：「然。」曰：「今之爲屈詰鋸牙之語者，秦漢矣乎？」曰：「否。秦漢之文，雄渾典則，而得於自然變化飛動不可捉摸也。今之作者辭壞於割裂，氣傷於斷削，意屈於拘牽，困苦偏枯，弊也甚矣。烏乎秦漢！」「然則若何而可秦漢乎？」曰：「噫！淺哉！文章關氣運，氣運有登降，文與時遷，何秦漢之拘乎？文以載道，道窮於春秋，文止於孔孟，戰國而下陋矣，何秦漢之尙乎？」「然則將奚從？」曰：「吾奚從？從於道耳。夫文有五要：門戶要正，取材要博，尺度要定，步驟要重，氣勢要壯。文有三利：辯是析非，利於明；比物引類，利於切；陳事說理，利於盡。文有四惡：用意惡奇，立論惡迂，用字惡僻，造語惡陳。文有五弊：深也或弊而晦，顯也或弊而淺，高也或弊而亢，卑也或弊而諂，激也或弊而怒。經之以五要，發之以三利，屏

四惡，懲五弊，文之法於是乎盡矣，道於是乎著矣。吾何從？」客聞予言，再拜而去。

汪循《復汪俟春》 大抵古之詞宗文匠，善爲文者莫不中有所見，特假文辭以敷鬯之，故不求工而自無不工，而後世學之鮮有過之者也。如韓退之有見於明道不計功也，故於《進學解》發之；嫉夫當世患得患失以濟其欲，貪邪亡道以來其身者，故於圬者傳發之。柳宗元假種樹而明官理之法，假梓人而喻居相之體；范文正公有先憂後樂之志，發而爲《岳陽樓記》；朱文公有扶正嫉邪之心，發而爲《陳同父文集序》。若此者識趣之正，故其議論之高，筆法之嚴，故其制作之美，敷之有關于倫理，施之有裨于世教，此其所以見重于當時，傳誦于後世，莫有或譏之者也。如僕不肖何足以知之。但平生爲文，未嘗不求知道養德以充內，博學審問以明理，而以朱子論文之法爲師，雖曰知識庸暗，筆力綿弱，方之古人之文，猶以溪壑狀海，以盤燭規日，相去懸絕，然形貌流光彷彿肖似，豈至如冰炭晝夜之相反者哉？

林右《操縵稿序》 嘗聞之，物有五色，五色之變不可勝窮也；物有五味，五味之變不可勝盡也。色味在物，其變在人，人之才智不同，物各隨其人而變此，所以無窮盡也。文章之在天下，亦猶是也。其大經大法，本于聖人，其淺深、精粗、高下、輕重，則各隨乎其人。故自古以來，歷代雖遠，作者雖衆，然體制迭異，意氣代殊。譬如人也，均有其面，而面面之貌不同，非各極其變之所在歟？由是而觀，則知守色味而不變者，非善文者也。修德之爲文不詭不隨，惟正是守；不泥不專，惟義是宜。此其文有過于人者，其亦可謂善變矣乎。雖然，吾聞古之君子變已非難，使天下皆有所變爲難。文自前代以降，千人一律，如刻符信，讀之厭矣，則變而通者，有不在修德與諸君子哉！

葉盛《東里續集序》 論文者有言：《六經》而下，凡文章之可法、于人可傳于後者，其所自大率有三：曰人品，曰家學，曰世運是已。世運之復，文從而復，家學之醇，文從而醇，人品之高，文從而高之言也。

王偁《知菴集序》 文章與時高下，海宇混一，三光五嶽之氣完而文始振。三代尚矣，繼之者曰漢唐宋，漢有董、賈，唐有韓、柳，宋有歐、蘇、王、曾諸名家。雖生有先後，學有純駁，然皆能以博大深淳之氣，發而爲汪洋閎肆之文，以奮起一時，力追古先。故曰：吾文宋矣不唐若乎，唐矣不兩漢若乎，漢矣不三代若乎。舍是而他求焉，有不風靡于時以雜于戰國，流蕩于晉魏齊梁，分裂于五季者，鮮矣。

夏鍭《石壁諫垣稿序》 文章經世之具，六籍尚矣。後之作者，其文論、傳、序、記、碑銘等，方其出新意，吐生氣，揚厲鼓舞，消息進退，以致其文傳代名家，宜無不可而未可以言經世，必有裨於政理，有關於教化，然後經世可幾，而文章之能事亦畢矣。若其用專憂國而尤不可緩者，對君之言夫君之明暗、國之治亂、民之紓困，言不言，直不直，聽不聽，是其由也。至論其勢之便出口入耳而効生俄頃，而回君心，旬日而徧天下。非若論、傳等文，姑載諸空言，待其人遇其事，而後得之勢不便也。

謝鐸《愚得先生文集序》 昔人有言文之用二：明道、紀事而已矣。《六經》之文若《易》若《禮》，明道之文也，而未嘗不著於事；若《書》若《春秋》，紀事之文也，而未嘗不本於道。後世若濂、洛、關、閩，則明道之文，《原道》、《復性》，蓋庶幾乎是者也。司馬遷、班固則紀事之文，唐隋五代史，蓋因襲乎是者也。舍是而之焉，非文之弊則文之贅也，斯甚矣。乃若雖不主於明道而於道不可離，雖不專於紀事而於事不可緩，是固不得已於言而其用亦不可缺，故上而郊廟朝廷，下而鄉黨邦國，近之一家，遠之天下，皆未有一日舍是而爲用者也。特幸而遇焉，則用之爲制誥，爲典章，爲號令征伐，而其文遂以大顯於天下；不幸而不遇焉，則用之爲家訓，爲學則，爲諭俗之文，則其用有限而其文不能以大顯。然幸而用之郊廟朝廷天下矣，而行媿其言，事戾乎道，茲顯也所以爲辱也，奚貴哉？君子所貴乎文者，體道不遺言，顧其行有益於實用，而不可缺焉。

呂坤《呻吟語摘》卷下《詞章》 聖人不作無用文章，其論道則爲育德之言，其論事則爲有見之言，其敘述歌詠則爲有益世教之言。

又 文章有八要：簡、切、明、盡、正、大、溫、雅。不簡，則失之繁冗；不切，則失之浮泛；不明，則失之含糊；不盡，則失之疎遺；不正，則理不足以服人；不大，則失冠冕之體；不溫，則暴厲刻削；不雅，則鄙陋淺俗。廟堂文要有天覆地載，山林文要有仙風道骨，征伐文要有吞象食牛，奏對文要有忠肝義膽。諸如此類，可以例求。

周弘禴《西塘王先生春煦軒集序》 世人有志見，欲樹立者，輒薄文章曰：是技雕蟲耳！惡能于時爲重輕？而文章家則沾沾喜傲，翹翹標指曰：

卒此爲大業。彼楊子雲云雕蟲之技，壯夫弗爲。壯夫弗爲，而聖賢而豪傑可知。子雲豈不稱文章家而何自貶損也！抑《太玄》諸書非雕蟲耶？此其故，吾得而縷數之矣。蓋文章之道與心通也，與行俱也。心通而言謂之妙解，行俱而言謂之實際，上索典、謨、風、雅，與夫伊訓、魯論，以及思孟之徒，類有創作，何不通之心，俱之行乎？第解有深淺，際有遠近。要之，解不可謂之不妙，際不可謂之不實。子雲之書，縱未能窺究深微，敷陳平易，管之所見，豈無一斑？斑無全豹，而要亦見之，見之則語眞，語眞則言立，言立則不朽。嗣是，王通之著述，杜甫之篇什，類能欲多衆而垂永世者，亦以于心自有所通，于行自有所俱耳。馬遷之雄，未解其領要；太白之敏，未際其眞誠。惟以健筆綜核于存亡興衰之會，仙材縱橫于烟霞雪月之間，故讀馬遷之《史記》，則道往昔于聞睹；誦太白之諸詩，則生風雲于几席。而後之論文者止馬遷，論詩者止太白，不復知有《典》、《謨》、《風》、《雅》矣。是文章之一變也。顧馬遷太白之文章，豈苟作哉？融以神，運以意，貫以事，繪以章，定以格，承以調，響以聲，錯以句，潤以字。而其神也，意也，事也，章也，格也，聲也，調也，字也，句也。文復與詩異，蓋酌所不得已而各出之以當，如和五味焉。然馬遷曉其文，而于詩有不徹；太白曉于詩，而于文有弗工。技之制也，亦見名家之難也。唐昌黎氏起而兼之，自謂直接羲皇、周、孔，而實只能繼馬遷、太白耳。能繼馬遷、太白，而且兼之，亦異矣。顧昌黎間能洩全祕，違時宜，庶幾所謂心通行俱者，則昌黎氏未可少也。宋元來名詩文者，吾惑甚焉。掠馬遷及諸漢人所爲文，而補砌組織；羅太白及諸唐人所爲詩，而裁割綴縫。驟目之則字句漢也，唐也；聲調漢也，唐也。彼自謂馬遷、太白，人亦從而馬遷、太白之。彼其字句，其聲調，眞漢眞唐矣，眞太白、馬遷矣，何也？固漢唐人所已語者也，其糠粕也。萃薈其字之奇穎，句之險異者，而爲字句；摹擬其調之飛揚，聲之儆動者，而爲聲調。固字句則信，無弗類聲調，得千百之一二耳。所謂格以條章，章以授事，事以達意，意以出神，吾誠不知若何。或者得億萬之一二，則已傲視唐昌黎而下之矣，謂昌黎無足與語，是豈知昌黎亦心通行俱者？擬上古作者實弗逮，何至讓馬遷、太白？第各有所入，不相盜襲耳。人惟心所不通，行所不俱，更面貌而語，固弗達此。

陳與郊《柳宗元文之有理論》 文之所從來遠矣。論者至謂代不數人，人不數首，此其故何哉？非文之難也，以文之比于理者難也。何也？天下之至理，以爲淺乎而按之彌深，以爲近乎而恢之彌廣。澹而無奇，醇而無棘，質焉而無脂澤鏃礪。而工不得，無以爲工；農圃不得，無以爲農圃；治天下者不得，無以治天下。然而目得而擊，意得而存，口得而言。至于言而意，僅十六七耳。況至于文，則非才不構，而才勝則鑿；非氣不運，而氣勝則偏；非辭不達，而辭勝則靡。故夫古之作者衆矣，孰不欲爭裂綺綉，互攀日月？其骫骳而不振、躑躅而不前者，不論也。卽雄峙百代之上、高視萬物之表者，豈不稱炳炳烺烺乎！而質之聖人，或合或離，雖艷若春華，騁若秋駕，雋永若膾炙，而以理提衡之，其不在繩墨之外者，亦少矣。

陸雲龍《徐文長先生小品引》 文章可以窮達論、可以大小分乎哉？第士當其達，擁高座，列食客，嚮落蟻承，聲蜚蠅和，順風之呼，自氣遠而聲宏，不韋之書，遂懸國門，一字不敢易。若寒士一腔牢騷，不平之氣恆欲洩之筆端，爲激爲憑，爲詆侮，爲嘲謔，類與世枘鑿，且買名無資，吹響寡黨，無心之水乳，可聳主知，可券奕世，偏不能快同時之嗜。卽文長之文，未知則擬爲荆川，既識其人，則病其後之弱，向使當日幅短而讀易竟，讀者當北面矣。文無窮達相，世有窮達見，爲且奈何？吾因取其短章之佳者評騭之，寄吾悲悼之意，若夫不以窮達易目，使柯亭之殘篠流聲，子雲遂有沒世知己，尊之詡之，有中郎諸先生在，予亦何必益羽毛于凌霄月翮哉！

又《四先生文選序》 文章得以橫行中原，映照千古。非學博，不能大吾之儲；非才高，不能備衆之體；非識奇，論議不足以扶理之關鍵；非心穎，思維不足以透人之肝膈。四者缺一，不可云文。然而，四者得一，亦足以王。

方揚《刻方齊東公遺文序》 語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志，衷也；言，外也。當于外謂之言，理于言謂之文，誠其衷有合矣。斯二者，存可也，亡可也。衷之弗存，二于何有？譬彼澤麋炳然虎章哉。誠發蒙而視之耽耽，謂何耳？斯非衷之謂也。【略】故予謂文之難，非其文之難也，有其文無其人焉之難也。得其人矣而莫之文，此韓論也。故予所謂難者二焉：從其志則野，從其藝則史。甚矣，夫文之難言也。

王文祿《文脈》卷一 周公，元聖也。《易》象書誥、《詩》豳風、雅頌、《周禮》，何文也？孔子，大聖也。《魯論》、《家語》、《孝經》、《易》十翼，何文

也？道德文章之大成也。故孟子曰：「君子之志于道也，不成章不達。」漢唐諸儒，文或有成章者，宋若周子《易通》、《太極說》，張子《西銘》、《正蒙》，邵子《皇極經世》，可希經也。自外，文非漢唐，道非周孔，安望成章哉！

又　楊慈湖曰：「韓昌黎陳言務去，杜少陵語必驚人，皆巧言也。孔子曰：巧言鮮仁。予因今人尚文，引之入道，約其精神以全仁也。釋氏且戒綺語，況儒哉？」或曰：「孔子四科，列文學何也？」曰：「子游、子夏，傳經明道，非虛文也。」曰：「釋典《廣弘明集》何綺也？」曰：「末流也，文勝極矣。醫書中有天地國脉，圖曰：氣趨東南，文章太盛，是亦天地一病。」曰：「何醫也？」曰：「科試行鄉舉里選之法，自《六經》以後，選歷代之文，類成一書，餘不焚，久轉消矣。是謂一道德而同風俗也。」

又　司馬子長《史記》，雖纂述成之，雄逸跌宕，類其爲人，是以文由性生也。《孔子論贊》曰：「高山仰止，知所宗也」；《晏子論贊》曰：「願爲執鞭，知所好也。」是以文高由識高也。《律書》曰「子者，玆也；丑者，紐也」之類，則訓詁而失之鑿矣。

又　或曰：「後世無《孟子》七篇，何也？」曰：「孰養浩然之氣也。故曰：文以氣爲主。有塞天地之氣，而後有垂世之文。」或曰：「文盛世必衰。」曰：「非也。世衰而後文盛也。蓋人才不效用于上，而遺棄于下，則精神不敷于實行，而光彩徒耀于空言，惜夫！」

又卷二　近世官高科第高，即稱文高，若布衣，雖高文弗稱也。左氏素臣，《春秋》傳，何高也？宋潛溪景濂在前元布衣耳，後危素薦之，亦不仕，《潛溪集》至正丙申梓行。余廷心，官高科第高者也，當兵亂時，東劉彥昺曰：「景濂宋先生集寄惠爲幸。蓋不以布衣輕潛溪，亦不以官與科第自恃，好學之篤，卒成忠節之名也。」蓋前元取士，中場用古賦，以故多博雅之士。今舉業盛行，視古學爲棄物矣，此世道之一變也。

又　春秋、戰國文華矣。宋玉答問，李斯《諫逐客書》，枚乘《七發》，傅毅《連珠》，賈誼《過秦論》，孔稚圭《北山移文》，後遞相效法，精彩炳蔚也。夫文也者，文也；華者也，霞天花苑，錦章也。彼不文，爲文自附于古作者，豈文乎？

又　秦漢三國六朝作文不苟，鑄偉詞不實見，擇而存之，一人不過數篇。心精完而文多傳，惟沈隱侯集百餘卷，今亦鮮傳。後若《長慶集》、《懷麓堂稿》，過多矣。是故文集貴精不貴多，何、李集精選之可也。

金實《周職方文集序》　文章本于才而資于學，才高而學不足，則病于空疏；學博而短于才，則汩于陳腐。二者不可缺一焉。猶匠氏之爲室也，尋引既精，規矩既定，楩柟宋棟之材，取之左右，長短細大任其所須，而大廈斯構無不宜矣。或當用而無其材，則不免于苟就；與有之而不能用，則必至於枉材。欲求其室之盡美，胡可得哉！夫學在人而才出于天。在人者可以力致，而在天者無庸以力求也。既得于天而又盡力于人，則所嚮無前矣。此古之文章大家名世傳後者，未始不由是而致然也。

謝廷授《續文章緣起序》　文有萬變，有萬體，變爲常極，體爲變極，變不極則體亦不工。工者，起之歸而絕之會也。夫三才何日不常，任其所趨而變生。變以日異，任其所就而體成，體成而後工，工太甚則復拙。故工者，起之歸而絕之會也。伏羲極古今三才之變而《易》以工，堯舜極天下人文之變而《典謨》以工。故《書》起于《易》者也，《詩》起于《書》者也，《春秋》起于《詩》者也。《春秋》體極而《春秋》絕，《詩》體極而《詩》絕，《書》體極而《書》絕，《易》體極而《易》絕。《易》雖絕而如綫之脈，猶寄于《書》、《詩》之文。《書》讀《詩》詠，理躍神傳，玩《易》者有遐思焉。《書》、《詩》絕而《易》絕，《易》既絕而秦漢唐宋之文起，其體又萬變矣。極其變而其體始備，體既備而其文始工。任彥升先生錄其所緣起，備其體者也。陳無功續其所緣起，極其變者也。余讀無功詩，而知其志遠，其憂深，若不求工而無不工。彥升《緣起》書，既爲之註而復爲之續，豈虞文之不工哉。長夜之萬事，千秋之逝波，孰工孰拙，起爲止根，絕爲續根，《詩》、《易》、《典謨》、《春秋》之續，無人久矣。秦漢唐宋之文絕，洙泗氏之文，其有興乎。無功文章緣起之續，續洙泗者也。

何吾騶《蓮鬚閣文鈔序》　文章以氣骨爲主。而詞采音采，猶夫人之依體質以行者也。史稱司馬子長文有名山大川之氣，司馬相如之文，漢王讀之，飄飄有凌雲氣。夫多遊名山大川而人見其氣，容止閒雅甚都而人又見其氣。使兩司馬別有以爲氣者，不愈懿鑠乎。故夫文章者，氣骨之輿也；氣骨者，人之輿也。有氣骨載人以行，而後可與天下豪傑千古聖賢相見。有文章挾氣骨以出，而後可與聖賢豪傑低昂。千古之文章，三代以後，人皆稱諸葛孔明前後《出師表》，可與《伊訓》、《說命》相表裏，豈《出師表》之聲華遂能壓倒天下後世哉。韓愈文章能起八代之衰，豈昌黎文華遂高於初盛諸君子哉。夫句

句而飾之，字字而櫛之，按絃而比韻，接竹以選聲，雖二君子亦千人中之一人，衆軌中之一軌也。如其衷於忠孝之歸，立身之概，堅強獨立無懼之壘。斯固已大海洄瀾，平原千里矣。余生平於文章，止此「氣骨」二字。而吾友黎美周氏獨能揭斯言以行天下。其與人交也，其歸臥青山索居一室也，握手肺肝，聲光照耀，氣骨之在文章，如醍醐之於玄水，冰屑之在晶盤，不可以意象窺測也。徐爲吟咏，諦其神采，習其友聲，斯或得於衣冠抵掌之外矣。學者覽其文，當如川流之赴壑，羣木之知秋，毋但從字句間比擬也。說者曰：美周文絕似蘇長公。余笑是誠有然。顧美周自有所本，不斤斤一先生之言，若但謂東坡居士，恐學人不得所以，將併求居士於詞采音吐之間也。

黎遂球《蓮鬚閣文鈔·正文體策》 今夫文之華而失體，則其氣之不昌；氣之不昌，則其識之不足；識之不足，則其學之不貫。文與人其品相因，斯豈誣耶？唐韓愈文起八代之衰，其爲人何如者？宋以歐陽修知貢舉，當時所取者，蘇軾、曾鞏之流，一時諸士致聚譁於馬前。而其後卒不可及，且咸稱道之。此無他，能以文識其人者也。隋王通稱言文而不及理，王道何由而興？夫得理之文，則非庸淺膚率之謂也。理有以順而顯者，有以逆而後明著者，故得則昌黎之《毛穎傳》，不妨與《原道》諸篇並傳。而失則唐太宗之《帝京篇》，卒無以救宮體之靡。失則揚雄《太玄》之尙白，而得則朱程《語錄》之皆精。我太祖以文取人，特重制義，爲其依於聖賢之旨以立言，故可因之以觀乎其爲理，誠悠久之規、興王之本也。而邇者競飾奇巧以悅目，取雞蹠乎諸經，選狐腋於往典，見髮美思斷續以爲髻，好袖大則全疋以裁帛。抑反是，又無以別於其爲空疎者。蓋昔之相文者深於理，今之相文者蒙於詞。士不爲文則已，爲文而使他人之詞得以蒙之，則又不得不鄭重其所以喻於理者，而風會所趨，不覺已甚。皇上行《孝經》，小學復鄉射，申飭文體，天下宜化而成矣。而效若未睹，愚以爲今之爲文者，務枝葉而失本根，多剽襲而失所由來耳。誠下尺一之詔，使上而太學，下而御史，各學臣與諸士立程課，悉心講求，月明一經，歲卒業一史，或天文、地理、兵刑、錢穀之類，分期考辨，按部別門。或人人各占一類，務令於時事有裨，而朱陸之辨，必究其異同。諸如《皇極經世》之說，必能悉其本末。是以事理之端，洞然於中，可以據臆以對，津然有餘味，何事剪隋宮之綵，鬬風雲月露之華哉。且夫文體之關於治道，誠非淺小也。侈《玉樹後庭》之歌，妬「空梁燕泥」之句，至如不醉無歸，則江總當湛露；夜珠明月，則上官當采風。莫不生於其心，害於其政，訶者以爲風俗敎化使然。夫國家所用皆正人，所行皆正事，則天下之士莫不傾心向意，而思以賡喜起之歌，崇典謨之訓，故發而爲文，皆昌言之氣。而不然者，其賢者畏觸時忌，則且有託而逃之，其發而爲文，或徑徊反覆，而近於卑靡，或比事連類以見意，而似乎藻飾，而其不肖者，乃趨而習之。以至於淫縟，以諧世取容。今崇文雅興王業，固在乎抑揚輕重之權，而皇上方躬行敎化，正朝廷以正臣工，以還醇振俗何難？固不繫乎諸士也。執事法歐陽文忠，請從今日始矣。

黃淳耀《董聖褒房稿序》 世之論文者恒曰：某某能開宗，某某能復古。余以爲不然。夫文未有不復古而能開宗者也！詩至於李、杜，文至於韓、柳，天下之所稱開宗者也。然李、杜以前，盧、駱、沈、宋雖稱作者，而不無尙沿齊、梁之餘波，至少陵一則曰風，騷，再則曰陶，謝，太白亦慨然以大雅不作爲己任，是李杜之於詩，不過能復古而已。前乎韓、柳者，燕、許稱大手筆，然其體制駢偶，去古甚遠，至昌黎始能本原三代、兩漢，力追孟、荀、遷、固之文，而子厚亦云參之《穀梁》，參之孟、荀，參之莊、老、《國語》、《離騷》、太史諸書，而後爲文，是韓、柳之於文，亦不過能復古而已。復古以爲詩文，而詩文之能事盡，天下後世之言詩文者，皆範圍焉。吾故曰：文未有不復古而能開宗者也。二十年來，制舉業之文凡數變，始剽諸子，繼塡《六經》，繼又傅會諸史，近則六朝之丹雘粉澤，無不竊焉。其作俑者，咸自以爲奇創，不移時而聲色俱腐，讀者嘔噦從之矣。此無他，惟其不能復古耳。毘陵震澤諸先正之文，所謂古也，得先正之理法氣機，而變通生焉，所謂復古也。董子聖褒起於毘陵，其爲文精於理而嚴於法，厚於氣而靈於機，齋房九莖之芝，清廟三歎之瑟，神采流渙而音節霏微，以方其鄉荆川、方山諸公，風流彌邵，神理一也。甚矣，聖褒之能復古也。今年聖褒舉於鄉，其文爲四方所尸祝，吾知後數十年學者之宗師聖褒，亦如聖褒之宗師前哲無疑也。聖褒爲人澹泊堅靜，在貧如客，頃過嘐城，與余數共晨夕，汪然不見涯涘，吾又以知聖褒之文，皆本於聖褒之人也。然則以聖褒之文，爲能開宗能復古者，其猶輕量已夫。

又《陶菴自監錄三》 爲文於未握筆，先橫一畏難之念於胸中，困苦堙鬱，精采氣勢皆消鑠矣，安得有文？曩日婁子柔先生謂予曰：子文太精緻，不

如放縱，爲之使氣昌詞流，則必勝矣。

又　杜牧之序兵法謂：盤中走丸，丸之走盤，橫斜圜直，繫於臨時，不可盡知。其必可知者，丸不出盤也。蘇子瞻論文如萬斛泉源，不擇地皆可出於平地，滔滔汩汩一日千里，及與山石曲折隨物賦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於所當行，常止於所不可不止，如是而已矣。二公所論事不同，而比擬之意甚似，知用兵之法則知行文之法矣。吾人拘拘爲時俗之文，觸地罣碍如著敗絮行荆棘中，其故安在？當思之。

又《葉念菴先生遺稿序》　世之好古辭者，多薄時義不爲。夫時義之與古辭，異者邊幅爾。若其苦心致力以參古聖賢之旨，《六經》百家之說，涵澹深微不誣不游，則雖彪然稱古辭者，所得未嘗或異焉。陸務觀曰：「前輩以文知人，非必鉅篇大筆也，殘章斷稾憤譏戲笑之詞，皆足知之。故時義小物也，而爲之者之心氣浮實、學問淺深，可求而得也。」吾不及見念菴先生，閒嘗取先生之文而讀之，見其於古聖賢之旨、《六經》百家之說，無之而不涵澹焉，無之而不深微焉。悚然歎曰：此非先生之文也，先生之人也。其人深，故其文抑之而奧；其人通，故其文揚之而明；其人寬，故其文廓之而大；其人潔，故其文澄之而清。先生之於文，可謂稟厚而發遲，志慤而得精者矣。

薛應旂《答熊元直檢討》　古昔先王未嘗有意於爲文，《六經》之作所以闡天地之藏，發心性之蘊，紀綱人事，維持世道，眞如生人之飲食裘葛，不可一日闕焉者，皆不得已而有言，非無用之空言也。孔孟繼作，亦若是焉而已。戰國秦漢之文，人始各逞其辭說以馳騖於天下，中間雖不無可觀，而要之至理，率多悖繆，蓋皆無得於心而有意於爲文。徒以華世鼓譽而無益於民生日用，是豈先聖賢之所謂文哉。唐宋數家，雖其風容色澤略貶於秦漢，而意義所存，則或有庶幾於道者。奈何今之爲文者，動稱秦漢，而修詞造語依傍影響，如小兒之學舌，優孟之作叔敖，而自己之肺腸心膂得之於稟受者，反若爲其所刳，而噤不能自出一語，可笑也。其有稍知此義者，則又高自標致，務爲杜撰，而於古人之成法一切抹摋，自謂成一家言。擺脫習氣乃顧爲支辭蔓說，反有晦於明白簡切之理，則又幾於因噎廢食者矣。然則必何如而後可？孔子曰「辭達而已」，此千古爲文之準則也。故爲文者，若胸中眞有一段意思，直是見得透徹不得不發者，惟據吾所見而直書之，意盡言止，不較工拙，自是有用文字。使本無可言，或言而必欲隱伏避忌，則固當涵泳停蓄，正不必綴緝支吾而虛費精力，爲此無益之事。

又《宋方文語引》　古之以文名家者多矣，其論文之語載于類書者，更僕不能悉數。我明啓運，文教聿興，潛溪宋公實擅其宗，而遜志方公乃其高第弟子，故一時文章方軌並駕，號稱獨盛，邁古作者。自是迄今，二百年來，名能文者無慮什百。余嘗究而觀之，唯陽明王公會文切理，庶幾近之，其諸斷未有如二公者。邇或高自標致，競相誇詡，儕類雲溺，議論風生，俯視國朝前輩，皆所不屑。動曰左、國、史、漢、莊、騷、蘇、李、曹、劉，摩其篇章，轉折長短舒抑，而肖其音聲於唇吻之間。又或詰曲鉤棘，鋸牙咋舌而不能句讀，不啻優孟抵掌于叔敖，東婦效顰于西子，祇獻笑增醜，曷能類之？就使逼眞亦何益于理道也？奈何清才英質之士轉相倣傚，而文體日壞，余竊憫焉。蓋文也者，以時而論，關氣運之盛衰；以人而論，關心術之邪正。此豈細故也哉？

朱荃宰《文通》卷一《叙學》　至於作文，《六經》之文尚矣，不可企及也。先秦古文可學矣：《左氏》《國語》之頓挫典麗，《戰國策》之清刻華峭，莊周之雄辨，《穀梁》之簡婉，《楚詞》之幽博，太史公之疏峻。漢而下其文可學矣，賈誼之壯麗，董仲舒之冲暢，劉向之規格，司馬相如之富麗，揚子雲之邃險，班孟堅之宏雅。魏而下陵夷至于李唐，其文可學矣：韓文公之渾厚，柳宗元之光潔，張燕公之高壯，杜牧之之豪縟，元次山之精約，陳子昂之古雅，李翺、皇甫湜之溫粹，元微之、白樂天之平易，陸贄、李德裕之經濟。李唐而下陵夷至於宋，其文可學矣：歐陽子之正大，蘇明允之老健，王臨川之清新，蘇子瞻之宏肆，曾子固之開闔，司馬溫公之篤實。下此而無學矣。學者苟能取諸家之長，貫而一之，以足乎己，而不蹈襲捆束，時出而時晦，以爲有用之文，則可以經緯天地輝光日月也。

又《文極》　夫經文之所以爲至者，何也？以其篇無無用之句，句無無用之字，一字有一字之義，一句有一句之情，一篇有一篇之旨。由其道廣理充，氣厚情實，所以自然豐茂，初非冗疊，亦如五采作會，而衮褘之製無贅；八音繁奏，而肆堵之數有倫。抑乃雍邕舒暇，非如公牒貨籍，密積而徑注也。以言其質，則典重莊慤，不佚于空浮，以言其文，則秀粲英鮮，不墮於蠢惷。凡後世之所慕，若莊雅者莫如之，雋逸者莫如之，奧僻者莫如之，葩麗者莫如之，高莫如之，大莫如之，深莫如之，富莫如之，清莫如之，峻莫如之，

潔莫如之，古莫如之，奇莫如之，介莫如之，和莫如之，嚴莫如之，泰莫如之，險莫如之，平莫如之，放莫如之，約莫如之，宛委莫如之，條遂莫如之，威勇莫如之，蹈厲莫如之，含蘊莫如之，興發莫如之，沉潛莫如之，諧隱調謔莫如之，一唱三歎餘永不窮莫如之。蓋所謂時，然後言從宜以發，人見其然，而非有意作異以然也。後人所以不及者，又非句句字字都不及也。得其定者而不得其時者，得其偏者而不得其全者，于是一切歸于整比堆垛，纖細豔麗，遂令後來獨見其繁靡稚弱，亦足憐也。若是者雖都甚於兩京，當塗浮於後漢，六代加於魏朝，所以唐室之中因有矯而更張之者，然又焉能外六籍三史而度越之，又安能盡捐故習而背馳也。其諸名家，如所稱王楊盧駱、燕許陳梁、權呂元白、四李（華、翰、觀、邕）獨孤之徒，又如稱李杜、又如稱籍湜翱詹等，凡其標而出之，固亦爲然，然至其他從事于斯，武德以降，天復以升，三百載中，弗可枚數。統而論之，此優彼劣，甲短乙長，又焉可都謂其滌濯不盡六代脂粉，而果遂奴僕於上之數君哉？今擇唐之尤者，即若數子，以及前後他名篇等，而擬諸六代，雖若凌芻，或同簸粃，瞻之在前，忽焉在後，縱當推讓，初非絕懸，而何談之容易乎哉？嘗觀往哲之述，平章翰苑若士衡之賦、彥和《雕龍》之類，與凡唐前有談及斯道者，往往與吾意合，至乎邇來之議，如陳騤之倫，稍得豹班，他則塗目仗耳，黨汙狥淺，猥腐可嗤。夫文出乎天造，而主於明道，誰則不知？何必攀援河洛，乾引天地，動輒凌駕世道，自炫高遠，及至究其歸止，竟逐目睫耳輪之接，止于孟韓以下數人而已。腐頰爛吻，觸目可憎。噫嘻！何哉？吾竊哂之。果志于斯，曷不策勵我實勳，當自超卓。彼所援者吾且置之，不借之以表高彼所究者，吾則自信，不狥之以償志。曷爲實勳，理務窮之，氣務完之，皆令其博而不局，高而不卑，清而不污，遠而不促，大而不細，精而不蕪，粹而不駁，深而不淺，密而不漏，厚而不漓，潔而不顯，重而不漂，沉而不浮，順而不梗，腴而不陋，豐壯而不寒，鏘鳴而不咽。於是窮披丘墳，精研竹素，根本乎《五經》，平攬乎十代（秦、漢、魏、晉、宋、齊、梁、陳、隋、唐）俾聖膏哲髓，蟠蔚吾襟。于是擷華摹英，澄泥汰濁，心師手匠，中萌表觸，不得自墨而隨吐之。時雅而雅，時奇而奇，時繁而繁，時簡而簡。凡諸體狀，皆隨意以賦形。志釐暇，則自出于堯文之戶；欲嚴切，則自立乎魯史之牆。迨及他製，罔弗流形，無偏於質，若近代之一於枯瘠，弗黷于文。如昔人之劣而叢挫，必滿而不溢也，高而不危也，逸而不儇也，麗而不靡也。金石殊懸，宮商自協，玄黃烜篚而經緯不紕。夫如是，亦可以爲成文矣。夫人生而動，所以利用安身賡對萬有，至夫佑弼家邦，裁成化育，心情理氣，厥惟攸主，耳目口鼻，乃用之機。機之施受，聲色臭味作爲而已；其施與受，正大高明而爲君子。否則反之，其用大矣。然余謂文者，非特聲之一道而已，推之餘道，實爲兼總。故黼黻王略絺繡之倫，昭明玄緯分布地宜，煙霞草樹作其妍姣，丹黃鉛黛錯其綵絢，是則色之具也；谷蘭巖桂襲其芬也，谿菁沚藻揚其韻也，海沉龍腦凝其薰也，降眞丁麝迅其烈也，挹玩而不能舍，珮昵而永有聞，斯則香之有也。適口甘唇，劇熊魴之腴鮮；沃心飫腸，屬膏粱之厭雋，和神助氣，廣體胖中，是變味之類也。至夫拱揖執持，周旋舞蹈，雲行山立，天戴地履，一是作爲，威儀惟肖，文之攝乎四體用者如此也。其盡聲之本事，則口之而爲言，手之而曰文，罔不惟仁義之布、禮樂之達、忠信之行、行業之舉、政治之效，暨乎顯道長世，最萬靈、參三才，有序而成章，中律而合度，察變化成、洋洋孔嘉，文從志以必達，行因言而必顧，信斯言也，豈惟文哉？亦可以爲成人矣。

又卷三《刺謬》《罪知錄》曰：從唐而降，乃有異談者，四家六家之云是也。嗚呼，誰生厲階，至今爲梗！蓋自蘇軾言韓文起八代之衰，贊唐史者亦謂三變而文極。從是耳學膠懷高下一流矣，士號知文者，其所選輯無慮數家，莫不隨聲逐景，無復尋索。村塾書坊，亦復紛紜。至于茲辰，八齡三尺之蒙，父師詔之，子弟承之，未識世間有何典籍。話及文章，輒已能道韓、柳、歐、蘇之目。略上者即稱六家已，咎言四家之寡陋矣。比及少長，目未接蕭之《選》，姚之粹，聞評古作，便贊秦漢之高古，斥六代之綺靡，其意以爲前人論定，何更權量。四家六氏無復加尚，猶五嶽四瀆與？三變而來無復遷易，猶三綱五典與？祗應千古守轍，終生服膺而已。嗚呼！茲吾所謂誤人也。又如言學則指程朱爲道統，語詩則奉杜甫爲宗師，談書則曰蘇黃，評畫就云馬夏。凡厥數端，有如天定神授，畢生畢世不可轉移，宛若在胎而生知，離母而故解者，可勝笑哉！可勝歎哉！夫其所謂三變，則誠變矣。然非前已歷變，至唐而又三也。自有文字以來，上昉六籍，下薄五代，大抵一貌，少有優劣高卑爾。直自韓而後乃一變之，遂至于今改形易度，雖其所斥韓前未變之作，亦自古昔相承，漸偏而靡，非若後之頓別而懸殊也。且就其說而究

之：其所以病之者，謂其比偶也，謂其綺麗也，謂其縟積也，謂其故實也，謂其奧澀也，謂其迂頓也，謂其豔冶也。噫！斯見也，亦可知其迷昧倫類也已。凡是目者若不善也，然而文之本體所具者也，如據而反之，若反對以散，反麗以朴，積以疏，實以虛，奧以淺，頓以經，豔以素，若善也，然以文之本體所具也。由其爲不善者以偏重而過，偏重而過而墮于不善。假令從其所反，偏重而過，則又寧能以獨盡善乎？夫文之爲物，本末偕建，華質雙形，并苞而不遺，並用而不悖，踞中以攬邊，握要以延博，時質而質，時華而華；理欲其質，詞欲其華，骨欲其質，貌欲其華，是豈余之私哉？聖哲所示，居然可稽。是故曰「繪事後素」，不曰「徒素止爾，無庸繪也」；曰「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不曰「勿斐勿章，無事裁也」。子貢曰「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鞟猶犬羊之鞟」，至于夫子亦曰「質勝文則野，質文勝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嗚呼！元聖上賢，貽訓昭晰，續續學子，亦曷爲是漶漫耶？

又　故知文之爲物無所不該，而其體無所不具。由有書契以來其範備矣。雖古人貴質，而後代多華，然智創巧述，或浸流別，質華二道兼施並發，誰得而廢諸。不知近代之所謂華，適古人之所謂中爾。且夫七襲四支，天所賦予，故不能以多異；衣裳宮器，人所造構，與生俱有，亦安得而大殊？今以千百載相承相畀之文，何獨不能隨時相宜？小小矯削，令其協大中歸哲范，以成完體，而翻欲枉度詘謨，搆奇追俗，顓務偏枯，更稱反本，鈞衡顛懸，名實倒戾，豈非大繆也乎？夫古人之爲衣服也，無事于華質而起也，以障軀也。冠令韜髮可爾，曷爲而危其頂，博其周，又益之以梁武，輔之以帶翼，爲是其紛煩耶？衣足束骸可爾，曷爲而袂容數肘齊垂及趾，又縟之以襞積，尙之以絺繡，爲是攢遝耶？非過華也，後質也，是物理之宜焉。又喻之于身：文之理義，骨骼也；辭句，肌膚也；華采，毛髮也。人肉必倍於骨，鬚髮必浮於膚，自然之勢也。不如是不足以爲身。身若是，聖人且以爲鄙野而被以冕裳，鳴以金石，作以舞蹈，何獨於言而不然？苟取一人褫厥衣冠，裼其四體，已不可以目矣，又欲刲剔其膚革，翦薙其毛髮，一髑髏枯腊于前，尙爲人也否乎？所以謂斯見斯譚，妄繆誤人，豈不然哉！然而亦寧是六子，必令人然，以至於若今之隤弊也，然而六子者始之也。其初韓、柳之變，變其大凡，謂八代偏墮綺弱，所謂過華，因矯其甚，殆以防風之腊而思衛玠之癯，令中庸耳。矯之少過，猶弗能以盡服當時之心。故其徒二三子外，從者終鮮。孫樵、羅隱少復近之，其外猶故習也。沿洄四季，大槩一機，其間勝者如陶秀實、徐鼎臣等，亦粲然大章，乃至穆修、尹洙、張景、柳開、石介之流，自任知言，乃始以爲追武韓、柳，上薄秦漢，然實捐章甫而就褐毳，擯甘脆而咀蓼荼。是用全改在昔之成模，肇呈今日之異貌，卽弊文之職由也。於是歐陽氏、蘇氏、曾氏、王氏競爲趨逐，而機斯膠矣，四人情狀亦殊，而大歸一致。要爲過矯，墜偏枯瘠刻削而弗準於中庸矣。顧且軒視自擅，以爲砥絕狂瀾，高陟聖域，遂令餘子揭裳從之，溺而不返，目陷沮洳，千古人文，一朝彫槁。今姑試卽六氏評之：永州雖不盡用八代完規，猶亦不爲一時世態，少過質而尙豐，不掌合而猶偶，與古未甚胡越，亦厥特高者也。昌黎斯已甚矣！又傷易而近儇，形麤而情霸，其氣輕，其心昂，其志悍，其態矯，其口誇，其主好勝，其發疎躁，先王聖賢淸和融暢之風，溫醇深潤之澤，飄涸或幾乎盡矣。廬陵逾務純素，轉立孤迥，如人畢生持喪，終身不被衮繡。蓋自謂近宗一愈，遠祖軻、遷，其豈然乎？眉山更作儇浮，的爲利口，發不顧理，而主于必勝；出或誕妄，而要人決從。譁獷之氣肆溢舌表，全非長者，適比儀秦，雅宜鄉儇里冶之子，所以使其犇迸狂顚而不息，固應爾也。曾、王爲語，縮縮如有循焉，既脫衣裳，并除爪髮，觀其酸寒苦刻，迫促隘急，謂之文乎？謂之質乎？

又《淵源經史》　吾嘗論孟、荀以前作者，理苞塞不喻，假而達之辭，後之爲文者，辭不勝，跳而匿諸理。《六經》也，四子也，理而辭者也；兩漢也，事而辭者也，錯以理而已；六朝也，辭而辭者也，錯以事而已。

又卷二八《六過四弊》　頫仰古今，而求文之所以高下，以爲其相習而不察者，其過有六，而詞不與焉；其相推而不可已者，其弊有四，而文亦不與焉。六過者，繳繳然在文之中；而四弊者，墨墨然出乎文之外。所謂可知而不可言者也，嘗言其似。夫文者，器也。器各有體，體方圓也。彼莊生論議之文也，故雖徵之以寓言，而不可謂之史。馬遷敘事之史也，故雖濟之以談說，而不可謂之文。今不思遷之爲史也，而槩模之以爲文，是猶慕璧之圓而規瓚之邸也，失其裁矣。是何也？不辨體之過也。大塊噫而萬竅皆號，比竹者一一而吹之，以稱于天籟，則遠矣。春氣生而百昌皆遂，雕玉者葉葉而鐫之，以稱于天巧則迂矣，文而肖此至陋也。是何也？不練氣之過也。夫握徑

寸之珠，而衣褐入市，不以爲寶。家有弊帚，享之千金，而過者無不笑也。君子誠有高世之識，則辭之所運，縱橫曲直，無所不可。若必求工于偏解，矜激乎一致，而以片語單辭仰模作者，雖精不逮矣。是何也？不廣識之過也。梓慶之爲鐻也，十年而不敢懷非譽巧拙。栗林父之承蜩，不以天地萬物易蜩之翼。彼篤于物者猶若是。若乃夫績文之士，逐時以爲工，偶世以爲好，失己者也。是何也？不定志之過也。夫五味調鼎，而和羹之啜不辨酸鹹；五音成文，而咸池之奏如出一管。是故古之爲文者，沉涵百氏，醞釀千古，汩乎泱泱而不知其門。若夫學一先生之言，讀之而可辨也，則下矣。是何也？不儲學之過也。夫文者以神會者也。得其事而未眞，是胡寬之營新豐也；得其眞而未化，是優孟之學叔敖也。古有以舞劒而悟書者，入神矣。若乃不求其所以言，而丹青藻綠，惟其色之是肖，不亦遠哉！是何也？不神會之過也。是故文有六過，而辭之工拙不與焉。此世之所習而不察也。雖然，未足憂也，世之所憂者，在于頹波橫流，不知紀極。視之若甚緩，而其關于世道之升降，不啻影響，故不可弗之思矣。請畢其說：夫古之人非不能艷采辨說，窮極瑰麗以駭里耳也。以爲文而至于夸，則太侵而無統，元氣漓矣，故弗爲也。又非不能哀歌忼慨，眦裂髮指，若彈鋏擊筑之流也。以爲文而至于悲，非治世之音，太和散矣，故弗爲也。又非不能離析堅白，連類要眇，若畫工之圖鬼魅也，以爲文而至于怪。是陋者之所託，雅道流矣，故弗爲也。又非不能雕鏤刻畫，棘喉滯吻，以呈其工也。以爲文而至於巧，言華道隱，太朴鑿矣，故弗爲也。此四者古人之所謂弊也，乃今講藝之士，盛稱引以爲高，舉天下而羣赴之若鶩，不知其比于夸與悲，而以爲壯麗也；不知其近于巧與怪，而以爲瓌奇也。得非有所推而不已者乎！夫六者之過也，過于文之中，憂在文而不在世；四者之弊也，弊于文之外，憂在世而不在文。此遠識之士所謂察機于微眇，而口不得言者也。

袁黃《游藝塾文規》卷一　前輩論文雖衆，其當理愜心者，大略不過如此。孔子曰「修辭立其誠」，諸公所談，雖極玄奧，總之皆修辭之法耳，「立誠」二字未之及也。誠者眞也，作文之法其遣詞也，須出自眞情。其叙事也，須直逼眞境。談理性，便當直透本源。說工夫，便可措之實踐。陳治道眞可用之經世，論人事眞能曲盡人情。

又　文貴自得：從矩出方，固當遠遵先範，而含珠吐瑞，尤當出自性靈。《易》曰：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此便是學文樣子。始不擬議，則邪魔野徑，驅斥爲難；終不變化，則邯鄲之步，穢態可憐。故須始于擬議，終於變化。【略】句法字法，各有源派，而不爲古役；篇法章法，極合繩墨，而不墮蹊徑。宋儒謝顯道解《孟子》云：「自然而得者乃爲自得。」楊龜山解云：「得之于己者乃爲自得。」朱晦翁合而訓之曰：「自得者，自然而得之于己也。」惟其自然，乃可得之于己，故須從容涵泳，眞積潛思，恍然有得，則啓口容聲皆妙境矣。

又　文有根本：文者枝葉也，其根本在心，故心無穢念則文清，心無雜想則文純，心不暴厲則文和，心不崎嶇則文平，心能空廓則文高，心能入微則文精。如印之沙，如模出物，靡不相肖，故欲工文，先當治心，治心之法，非必謝事離塵，一無所膺，其念慮也。又非必閉目危坐，求息念以歸眞也。《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倘一以求放心爲主，只讀書作文，亦是眞正工夫。

又　文貴說理：萬形有敝，惟理難磨，凡文之可傳者，皆其說理者也。【略】理有眞，有僞，有淺，有深，有虛，有實，有微，有顯，有半，有滿，有偏，有正。只就題中尋覓，說本有之理，而談之歷歷可聽，此眞理也；理雖成章而於題不肖，乍看斐然，細尋轉遠，此僞理也；人所常言，亦人所共知，此淺理也；揣摩不能到，耳目不能及而愈闡愈精，此深理也；如談學問而實可見之修爲，談治道而實可措之行事，此實理也；可言而不可行，止資口吻，全無實用，此虛理也；意中寬意，奇外生奇，拆精意於毫芒，呈巧思於罔象，此微者也；昭如日星而萬古不易，坦如大道而日用常行，此顯者也；闖其藩而未窺其奧，涉其麓而未登其巔，自謂深造尙滯半途，所謂半也；見徹底裏語必十成，一言刺心，全體皆現，所謂滿也；論有而遺無，語體而遺用，只通一路不見大全，所謂偏也；以眞詞發眞理，以實意寫實情，坐斷兩邊，獨由中道，所謂正也。大抵要識見高則理路透，要學問洽則理路明，要精神聚則理路專，要工夫到則理路熟。

又　文貴養氣：文之詞可以精修而工，意可以深思而得，獨氣不可強。其渾然者不可以力鐫，其浩然者不可以襲取，此須善養而致之。養得氣和，文始雍容而大雅；養得氣壯，文始充實是稱雄；養得氣清，文始澄潔而無穢。養氣之訣，備於孟子，曰：「夫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

又　文有十忌：作文須知疵病，須識避忌，一一爲汝陳之：一忌頭巾氣。【略】二忌學堂氣。【略】三忌訓詁氣。【略】四忌婆子氣。【略】五忌閨閣氣。【略】六忌乞兒氣。【略】七忌武夫氣。【略】八忌市井氣。【略】九忌隸胥氣。【略】十忌野狐氣。

又《游藝塾續文規》卷一《答陳直卿書》　文有源委，非人所能強爲也。夫子不云乎，「辭達而已矣」。是辭其後也，將以達意，意實先之。故有蓄意而不盡形之辭者矣，未有辭至而意不足者也。辭不足意，無所於至。譬之于水混混，有源以出之矣，然後春擊而爲濤，渟涵而爲淵，迅駛而爲湍，縈廻而爲瀾，衍迤而爲波，光浮紋蹴，沫濺洑射，隨其所遇，各效奇巧以盡變態。而又晶融澄徹，不入滓穢。至其經流之連絡，又且曲屈往復，自源達委，靡有斷絕。使人迫而觀之，心神昭曠，徘徊而不能含。夫文之不可強爲也，何以異于是？前輩有能之者，必其中有自得實見。此理之流行，橫斜曲直，小大清濁，無所不在。於是觸幾發微，或緣彼而歸此，或卽顯而探微，細則取巨，巨則取細，常藏于變，變藏于常，紛紜轇轕，不可終窮，雖欲不爲波濤湍瀾之類，不可得也。辭盡其變而意始融，意融而後辭乃益至，雖欲文之無工，不可得也。不見丹訣禪偈乎？辭若鄙俚，然而終必傳者，其中誠有之也。兄之文脫去往日蹊徑，駸駸上進，而造辭之工，則沉滯穠腴，句殲字刮，使讀者停思而後能悟其措意。以此自娛則可，以此應試則非利器矣。至于《孟子》諸作，立論正大，無復可議，獨欠專欠斷。時復野戰，雖多淵瀾，卻于經流，不免分殺其勢。此僕之所未滿也。

又《答俞教諭》　夫業無定習，而心有轉移。苟眞有萬物一體之志，則雖從事于舉業以進身，未嘗不爲義塗也。若使有獨爲君子之心，則使從事于飭躬勵行以退處，未嘗不爲利途也。經義策試之陋，稍有知者莫不深動之矣。雖然春誦夏絃，秋禮冬書，固古之舉業也，固未嘗去誦與書也。苟無爲己之心，則絃誦禮書，亦祗爲干祿之具；苟眞有爲己之心，則經義策試，亦自可正學以言。昔人妨功奪志之辨，此定論也。

又《昆湖瞿先生論文》　作文須要從心田中流出，句句字字，都要作不經人道語。韓退之云：「戛戛乎，惟陳言之務去。」陸士衡云：「謝朝華于已披。」此皆眞實不誑語。今之後生專去翻閱腐爛時文，託命既專，用工愈久，譬之方技俱通而痿痹不恤，甘心于服鴆而自以爲神劑，悞矣。且以隨用隨足之體，而取給于他人口吻之間，至樂不尋，至寶不惜，而惟拾殘羹棄唾，以爲活命之資。如失路人之忘歸，如喪家子之乞食。吾見其流離奔逐，而淪胥以死也。豈惟如此，纔遇一題，輒取舊文以爲式樣，初時以爲省力，不知耳目增垢，心志轉昏，自家本來靈知反被封閉，不得出頭。卽能成文，都是奴才家數，不能自作主張矣。

又《方山薛先生論文》　文字有正有偏，有正中偏，有偏中正，皆當細辨。句句自肺腑流出，而字字着題者正也；不認題目而修飾文采者，偏也；通篇摹寫題意，而間有出入者，此正中偏也；專繪飾詞氣，而偶有一二語直逼本眞者，此偏中正也。大概只要認題爲主，倘認眞作文，而題意看不明白，雖幸而得勝，亦非上乘文字。

又卷三《了凡袁先生論文・與于生論文書》　鄙人嘗論作文之法，大概有五：一曰存心、二曰養氣、三曰窮理、四曰稽古、五曰透悟。夫文出于心，心粗則文粗，心細則文細。其心欝者，其文塞；其心淺者，其文浮；其心詭者，其文虛；其心蕩者，其文不檢。歷歷驗之，若蓍龜然。願吾弟掃除外，好歸併一路，收攝此心，綿綿密密，無絲毫間斷，使腔子內精神常聚，生意常活，此秀才本領工夫也。杜牧之論文，以氣爲先，蓋氣和則文平，氣充則文暢，氣壯則文雄。凡欲作文須先養氣，毋輕喜，懼氣之揚也；毋暴怒，懼氣之拂也；毋多言，懼氣之躁也；毋妄動，懼氣之失常也。動靜語默，端詳閑泰，常使太和元氣周流于四體。間發爲文章，自我盎然者出之而已矣。

又《與鄧長洲》　讀書之法，必先整襟危坐，收斂元神，開卷伏讀。優游尋玩，其未得也，綿綿密密，如雞之抱卵，意氣專一，而百慮俱空；其既得也，一言會心，是非雙遣，如龍之騰空，而翛然于塵垢之表。作文之法，在涵泳性靈，使心苗常活；不在躁急心熱，欲速求工；在打透機括，使詞源沛然；不在餖飣掇拾，疲精役氣。不論作文不作文，常要凝定心神，屏除雜念，眼、耳、鼻、舌、身、意，都要在題目上。凝之久久，則文機自活，文竅自通。譬之植木者然，根深則枝茂，乃氣實生華，而非襲取者也。

又卷四《了凡袁先生論文》　文字最忌有下俚氣味，須包容六合，渺視古今。高者薄青冥，下者徹重泉，庶可壓倒元、白。然此不必希慕高遠，只要心地超然，光明潔淨。亦不必別立門戶，只于日用飲食，語默取與之際，時

求合理，惟公惟恕，便不爲鄙穢所染矣。

又　人之才情萬品，約之惟有兩端，非過卽不及也。作文而才情不及者，須抗之使高，縱之使遠，目盡八荒，胸含萬象，庶幾不爲繩墨所窘。若才情稍過者，須範我馳驅，不失尺寸，猶人乘騏驥，逸氣勃如，當以御勒制之，勿使流亂軌躅也。

又　善作文者，須要以有限之詞，寫無窮之意。自首至尾，紆徐委曲，如行九折之河，前顧後盼，令人應接不暇。要有含蓄如維磨丈室，而三千世界俱在裡許。要首尾貫串，如有理供狀，一直到底，無一懶散字。又如岳家軍人人奉法，無不以一當百。

又　文須實詣，乃親切。嵇叔夜作《琴賦》有云：「器和，故響逸；張急，故聲淸；聞遼，故音淳；絃長，故徽鳴。」句句皆是琴之實用。楊和顏攘皓腕以至變態無窮，數百語極其形容。蓋叔夜善于琴，故言之親切而有味也。

又　作文者專煉句、煉字，而不知煅煉之訣以涵養爲主，推敲次之。琢痕未化，則傷渾融；句調過奇，則傷步驟。此皆養之不厚，而出之不純也。故章法之妙，有不見句法者；句法之妙，有不見字法者。老子云：「已雕已琢，復還于朴。」知此乃識煅煉之法矣。

又　文有神到，有氣到，有意到。神到之文盎然而出，隨括鑄形，或緩若朱絃，而淡中有味；或急如發括，而至理躍如。按之則泰山，縱之則流水。步驟超脫，殆非人力。氣到之文，或浩然不可禦，或渾然不可鑄，或溫然有養，或充然有餘叶。意到之文，思人之所不能思，發人之所未嘗發。或沿枝而尋根，或因拙而索巧，或卽無而生有，或責假而求眞。妙騁心機，出人意妙。有意到而氣不到者，有氣到而神不到者，有俱到俱不到者，須細察之，則人品之高下不能逃矣。

又　作文須要有大方家數。試看前輩文字，雖疎疎莽莽，而局面雅正，日能雄勝諸方。如米元章父子作畫，略施數筆而物態儼然，定非舐筆描丹者所能彷彿也。蓋離小之謂大，凡一切小見識，一切小聰明，一切小議論，盡情刷去。而獨依傍名理，把定規繩如大匠作室，握得規矩停當，而千門萬戶，不勞而定也。又如王者行師，堂堂之陣，正正之旗，而見者自然辟易也。又有所包涵之謂大，凡措詞說理，要醒藉涵蓄，以近而涵遠，以淺而涵深，以淡而涵濃，以一而涵萬。如李龍眠作尺幅山水，不盈數寸，悠然有長江萬里之勢。又雅正之謂大，凡山林寒薄之氣，不可施之廟堂；傖父倨野之風，不可進之禮樂。須要一字一句，正大和平，如端人正士，垂紳正笏，而立于朝廷之上。又無所不通之謂大，文字上要通法眼，下要通俗眼，深要通理窟，淺要通世情。

又卷六《緱山王先生論文》　文章之法，總不離于人情。情生于題，情之用在勢，要不出于鹿門所謂認題布勢數條。顧涇陽、袁了凡更詳言之，可不具論。論其大者，認題以題爲主，題有定法，書法所謂朋字當側，止字當扁，點畫必重，引帶必輕，執之欲緊者也。布勢以我爲主，我無定法，書法所謂一字之體，定于初下筆。就一字中，又有許多變。如此起者，當如此應，運之欲活者也。其外爾我相形之法，總屬認題開闔相生之法，總屬布勢得題得勢者。如西方聖人不假幻師外道，但□其耳輪目廓，而六通之用自神。蓋題中本色，詞意驅使不盡，豈藉他求？惟夫題不分明，勢不在我，而始不免馳騖于題外爲奇，搜剔于題中爲奇，是皆病在不足，非有餘也。而人遂眞以爲奇，過矣。且文者代吾之言，而幷以代聖賢之言者也。凡人之言，胸中了了者，必直捷簡易；而憒憒者，必艱澀支離。理直者，必開口見心；而理曲者，必鑣齒縮舌。算定者，必寬舒徐緩；而率爾者，必急遽周張。傳實者，必援甲證乙；而駕虛者，必指天畫地。勸諭者，必和顏下氣；而恐喝者，必怒目睜眉。誓衆者，必巷語街談；而召鬼者，必胡音梵字。門高者，必直道家世；而單寒者，必粧點貴游。厚積者，必自諱豪奢；而暴富者，必侈言得意。遠識者，必沉默處後；而淺見者，必議論風生。知言之情，則今日之號爲奇者，病在有餘乎？不足乎？可以媿矣！

又《涇陽顧先生論文》　三曰博古。文中詞意，必須根據，方見有本之學。所以行文貴讀古書，如上自《五經》、《左》、《國》、《呂覽》諸史列傳、六子、九流之言，下自歷代綱目性理諸名家文集策論，俱要揀閱。精粹者，一一讀記，不惟後場該博，而時義中自無杜撰疎脫之病。予觀近來舉子，僅讀《文章軌範》數篇，自以爲胸中有物，此管窺蠡測之見，徒令識者掩口耳。

又　四曰集成。予觀何仲默先生有言：「漢之文人，工于文而昧于道，故其言雜而不可據，疵而不可訓；宋之大儒，知乎道而嗇乎文，故長于循轍守訓，而不能比事聯類，開其未發。故嘗病漢之文其道駁，宋之文其道拘。」

噫，此確論也。所以今之學者，博古之後，當集其成而用之。如《呂覽》、《國策》，則法其高古，如六子，則法其玄博；如四大家，則法其華裕；如程朱，則法其性學。羅百家精髓而時出不窮，令人莫可端倪。譬之富人之家，隨取隨足，斯其爲善屬文者矣。

又　五曰涉趣。文機活潑潑地，非胸中有瀟洒不窮之趣，則爲文不免煙火塵氛，迷障人目。邇來士子拘拘讀舉業書，最是困人，人一困則意趣便不森發。故予嘗謂讀書之暇，當觀四十家唐詩，與《蔡中郎傳》、《北西廂記》。蓋古之律詩，即今之排比。所以學詩者，不惟得其嚴整，而其含蓄感慨之趣，每每令人醉心。至《蔡中郎傳》，情思逶迤；《北西廂記》，興致流麗。學者細味而吟咏之，則描神寫景處，自有一種仙風道骨。恐不減四家之文矣。且讀書漏深時，令童子烹苦茗焚香，或撫瑤琴，或弄簫管，或朗誦《楞嚴經》一卷，此中若泠然。噓我以清風，而不自知者，其所謂牽纏困縛之態，舒釋盡矣。孰謂涉趣之無補于文哉？涉者，言乎博而不有也。予爲此言頗誕，彼不知者聞之，將縮頸吐舌矣。而在高品同調者，必頓足許我也。然予亦以俟高品同調者，而豈爲不知者言也。

又　六曰化格。看書作文，兩事不同。看書死煞處多，員活處少；作文員活處多，死煞處少。若天分高，學力到，則死煞中求出員活，員活中求出死煞，變化如游龍，不可捉模矣。予觀古人作文，每爲書旨縛住手脚，不得轉舒，所以下筆都是纏擾牽合，絕無化工天趣。如吳江杜靜臺是何等學者，荆川、方山之道，俱賴此君闡揚。大有加惠晚輩之功，只緣他以看書工夫作文，所以理趣雖多，僅學得宋朝文字。故士子須將題格融化，凡提掇呼應，關鎖起伏諸法，一氣渾成，絕無痕迹，方是高手。

又　七曰繼功。文義乃是理學，生活最忌心粗。若功夫間斷，則精神意氣便覺收攝不來，搆思則枯而無味，泛而不切；遣辭則俚而不文，晦而不達。故士子當講貫之暇，即宜命題爲文，日就一二草。久之則文機自然熟爛，理趣自然橫溢矣。

又　八曰詣極。文章家□□有奇古，有雄傑，有渾厚，有豐潤，有雅逸，有清爽，先儒所謂習焉而各得其性之所近者是也。然莫不有極□之地。士子造詣，必須隨其質之優爲者，而各造其極。若秦青之謳，韓娥之歌哭，甘繩之射，泰豆氏之御，方成一家。是故兩司馬之文，漢文之極者；程朱之文，宋文之極者也。其文不同，而要于成名則一也。邇來士子專爲應試之文，求合主司之目，雖幸博一第，而文章絕不足爲世法。甚至負英邁之質者，因亟于狥時，降爲齷齪卑瑣，而尤終身不得有所成就，亦足悲矣。予嘗謂出處有時，而文章不可加損。苟詣其極，則精之所通，天必佑之，未有不爲世用者也。況仰棄高明，而俯就卑暗，即相過且捫心媿矣。昔老蘇文雄當代，卒爲眉山布衣，天遂大發，甚二子而其名亦以聞于世。嗚呼，天亦何負于能文者，而必欲拘拘爲狥時計哉！

又《論作文》　文字不論奇正何如，先以說題瑩透爲主。說題既透，然後觀其運用之活與不活，神氣之厚與不厚。若先自支吾兩可，則雖有聰明才思，不過點綴眉目以爲工，抹塗影響以藏拙，豈能逃識者肺肝之見哉？然要說得題到，須先識題。夫有題之皮膚，有題之觔骨。吾舍其皮膚而操其觔骨，故片言而有餘。不然費盡心力，只成一篇訓詁。如辛未會場「先進」題，從「先進」字面，此題之皮膚也；而「先進」之所以當從，則題之觔骨也。程講云：「禮樂所以養德也，而養德者宜處其實，不宜處其華。所以維風也，而維風者宜居其厚，不宜居其薄，以求諸實，先進有焉。有其實，則用以治心而心平，用以治身而身正。周公之懿範猶存，固吾所夢想者也。雖戾于俗，奚恤乎以求諸厚？（云云）」正解從先進字面，只吾所夢想，雖戾奚恤二句，餘皆解先進所以當從處寫，得十分精神，所謂得其解者，故爲從來程文之冠。

又《思白董先生論文》　賓。昔洞山禪立四賓主：主中主，賓中賓，賓中主，主中賓。故曰我向正位中來，爾向賓位中接。又曰忌十成死語。文章亦然。一部《莊子》，莫非寓言，並無一句犯正位。然未嘗一句離正位。若一犯正位，則如《逍遙》、《齊物》、《秋水》諸篇，正意不過數句可竟，何得蔓衍恢奇乃爾？何謂正位？正位者，主也。正位如君王拱默威嚴，外人莫睹，而三公九卿六部五府，皆承天子威光、建立功業。若必要天子口倡手捉，濟得甚事？《詩》則賦爲主，比興皆賓也。《易》則羲畫爲主，六爻皆賓也。以時文論，題目爲主，文章爲賓；實講爲主，虛講爲賓。兩股中或一股賓，一股主；一股中或一句賓，一句主；一句中或一二字賓，一二字主。明暗相參，生殺互用，文之妙也。故或進前一步，或退後一步，皆謂之賓。或斤斤講，而題意乃不透露，是高品、俗品之分。蘇子瞻《表忠觀碑》，惟叙蜀漢抗衡不服，而錢氏順命自見，此以賓形主也。此竅毋論，前輩大家名家，但執管者，

卽已游于其中，自不明瞭耳。往往有單門淺學而蚤取科第者，彼雖不知所以，要未嘗不暗合。若有不合，則永斷入路耳。第能合之則拍，拍成令。雖文采不章，而機鋒自契。今夫農人之歌，豈知聲律，然一唱衆和，前輕後重，若經慣習，雖善歌者不能易之。于此見人心，有自然之節奏，以此機相感，洒然善矣。但不可作賓中賓，謂于題目旁意中又入旁意，則是臣子不奉天子威光，擅自稱制，乃野狐禪也。惟賓中有主，主中有賓，步步戀着正意，而略不傷觸，乃爲賓字法門。且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講者曰：「如有王者躬膺帝命，應五百之昌期；統繼神明，開兩間之泰運。」此著實依題目「王者」二字講，乃犯主也。中間二比云：「聖王之精神雖易達，而欲使天下固結于吾之精神；必其精日運而世與民相貫徹焉，然後耳目一而渾然其大同也。明王之德澤雖易孚，而欲使天下融液于吾之德澤；必其澤日流而世與民相涵濡焉，然後心志聯而怡然其共適也。」此依題講「世」字、「仁」字，乃犯主也。會元則云：「治之極于仁尙矣，天下無一日不以仁望于王者。」「乃王者則未嘗以旦夕而求仁于天下。」此賓也。「吾試度之，如有王者作也，其必世而後仁乎？」惟此是主也，自此以下云「道至于王，固轉移之下有神機」，賓也。「而治至于仁則大化之成，無速效」，主中賓也。「德敎所敷不崇朝，而通天下可矣」，此賓也；「然可以遍天下，不可以深入乎天下」，此主中賓也；「試擧一世而時雍之」，是賓也；「是必世而後能也」，此主也；「王者日以其精神心術與天下相流貫」，此賓也；「而至于一世」，此主也；「則所隆施久矣」，此賓也；「天下所以咸若其化也」，此主也；「不然非悠遠而求博厚能乎哉」？此賓也。「信乎未至于世雖欲有恭，恭之續而亦不可得也，功深則弗可驟也」，此賓也；「既至于世雖欲無熙熙之俗，而不可得也，化積則弗可掩也」，此主也；「而曰雖欲無，曰不可得」，是主中賓也。以此推類，靡文不有。

又卷七《洪陽張先生論文》 作文是替聖賢說話。必知聖賢之心，然後能發聖賢之心。有一毫不與聖賢語意相肖者，非文也。譬之傳神然，眉目鬚髮有一毫不逼眞者，非爲良工。

又 作文要知所忌，則文自工。忌粗、忌俗、忌庸、忌泛、忌弱、忌冗、忌生、忌空、忌疎、忌促、忌險、忌穉、忌滯、忌板、忌晦、忌混、忌淡、忌顚倒、忌斷絕、忌雕琢、忌詭、忌啞、忌贅、忌澀、忌杜撰、忌套、忌合掌、忌疊床架屋。精則不粗，雅則不俗，俊則不庸，切則不泛，健則不弱，潔則不冗，熟則不生，實則不空，密則不疎，暢則不促，平則不險，鍊則不穉，順則不滯，活則不板，顯則不晦，醒則不混，有味則不淡，妥貼則不顚倒，貫通則不斷絕，自然則不雕琢，正則不詭，音律明亮則不啞，便則不贅，滑則不澀，典則不杜撰，清新則不套，流水則不合掌，詞意變換則不疊床架屋。

又 今人作文，多爲艱險之句，自謂新奇，而不知其爲怪；多爲鈎深之意，自謂精透，而不知其爲詭；多爲蔓衍之調，自謂昌大，而不知其爲浮；多爲生澀之語，自爲莊健，而不知其爲枯；多爲輕佻之談，自謂員逸，而不知其爲野；多爲庸俗之詞，自謂平正，而不知其爲腐。此皆嫫母而效顰西施者也，誤矣。題常則意欲新，意常則語欲新。顯典淺三字，顯與典人則知之，獨淺字人不知，則失于太淡。蓋淺非膚淺，對艱深而言耳。

又《石簣陶先生論文》 文有意到，有語到，古之人蓋亦有意至而語未至者矣。夫瞭然于心胸之間，而詞不能宣，故繁而不約，偏而不員。繁似博，偏似奇，凡專與奇，殆亦古人之病也，而其善不在焉。今之效爲古詞者，烏能詞哉？詞者意之極，而淡者詞之極也。其入深者，其出必淺，其造端也甚難，其成章也似易。不知者率然而讀之，未能知其工也。蘇子瞻云：「揚雄好爲艱深之詞，以文淺易之說。」若正言之，則人人知之矣。文有以艱深而眞淺易者，揚子雲是也；則豈無似淺易而眞艱深者乎？蘇子瞻是也。今之爲古詞者，已未能病，而易古人病病焉。轉相易以爲擧業，而陋益甚。累篇連牘而已，未嘗置一語，吾何由窺其意哉？而又自喜以爲奇博爲艱深。噫，其亦過矣。

又《定宇鄧先生論文柬一通》 文章家有正有奇。如此題應上下做，虛實做，輕重做，對做，串做，斷做，不牽不強，詞平氣平，此便是正。但做得有把捉，有挑剔，有點綴，有起伏照應，有休認發揮，不俗不浮，理到意到，此便是奇。今人以淺薄疎庸爲正，却喚做水平箭，豆腐湯；以險怪迂誕爲奇，却喚做打空拳，說鬼話。不知文章家正不如此。所謂智者賢者過之，愚者不肖者不及也。

又《鄰初顧先生論文》 文章之妙，不在排比鋪張，第一義在認題說理。題認眞，卽一二語當足，使亂者解，隱者顯。它人卽煩其詞說，終不勝也。其行文之妙，不在實景，在虛景；不在比語，在冷語。色飛頤解，政如西

子、太眞，卽其位帷眠枕，雖復淫靡，餘味索然；不若無意中停眸一盼，反使人神情欲死耳。

又《寓庸黃先生論文》　文之有機，如弩之有機，善射者握之，箭箭相當，鋒鋒相値。作者之巧與覽者之玄相觸，而動如磁石之引鍼，皆機之爲也。有氣而無機，則氣爲死煞直徑之物，入口易竟，便如嚼蠟矣。機貴虛，貴動，貴迅，貴旋，忌板，忌實，忌重。高文有高之機，卑文有卑之機。有篇中之機，有股中之機。取全于開闔起伏，而妙于一句一字。轉盼交睫之間，如水魚雲鳥，翔泳不已。然機不在氣外，卽行乎氣之中，而與萬竅合者，語所謂搔着癢處是也。氣屬力，機屬巧，孟子曰其至爾力其中，非爾力也。機以靜悟，亦以習熟，莊子運斤承蜩之言，可以爲喻。

又卷八《武叔卿論文》　文字妙意，全在題外，然須索之題中，方能得之題外。若遽索之題外，則又失之題中。如荆川先生《惟君所行也》講云：「或進而與先王同其善也，雖曰諫行而言聽，臣與有榮焉，然而善則歸于君也。或退而與後世同其陋也。雖曰諫不行而言不聽，臣與有辱焉，然而過則歸于君也。」此等意在題外，然細玩口氣，則又本之題中。妙體心曲，可爲晏子傳神。此先輩作文之旨趣也。

又　善爲文者脩意，不善爲文者脩詞。脩意者意到而詞自工，脩詞者詞勝而意反隱。如王綏山「三軍可奪帥也」一節，講云：「使人而可恃，天下孰有強于三軍之帥者哉！然帥且寄命于三軍，而何得以有其軍？三軍且懸命于敵國，而又何暇于衛其帥？故有兵將相疑而爲敵資，亦有兵將相用而爲敵擒者。此其奪之誠易，而時強時弱，誠不可必矣。」此等會文切理，初若不脩詞者，然意既懇到，詞亦精工，以是知脩意之爲上也。

又　做文字第一要理路熟，熟則胸中無滯礙，筆下無齟齬。伸紙揮毫有如遊利刃于脆物之中，驅輕車于熟路之上，更無有難之者。若理路不熟，則窾竅必塞，窾竅既塞，則筆意必阻，阻則艱澀舛錯之病，無往而非是矣。文豈能通達而無弊乎？夫理何以路言也？卽如四海九州方域各異，而路未始不通。要歷九州，須素習其道里之遠近，夙諳其山川之險夷，熟識其途路之出入。然後舉足走去，到處可通。若有一處不熟，行至中途，必費躊躇。纔去尋問，便遷延紆廻，躭悞時日矣。夫道路不熟，不能行遠也；而理路不熟，獨奈何爲文乎？

又　詞必根委于《六經》，少潤色以子史，然後高而不失之玄，奇而不失之詭。今之修詞者，厭常喜新是矣。但《六經》棄之弗遵也，傳註屏之弗用也。始用子史之雅馴者，今則攙取怪僻矣。始竊老莊之近似者，今則顯用空玄矣。附會穿鑿，離經叛道，經義之弊于斯爲極。有志者不可不痛懲之也！

又　豎立者，骨也；而聯屬者，筋也。筋附于骨，骨維于筋，相須而不離者也。但骨之爲物也堅，堅則能植而不能動；筋之爲物也柔，柔則能屈而亦能伸。故效骨之用者，必有賴于筋也。文字豎立擔當，骨之力居多；而聯絡斡旋，筋之用最要。學者不可不察也。

又　質者，所受于天之資，是聰明才辨之所自生也。質之生文，猶素之受采，其元元本本，根柢之極致乎？故質者，本也；文者，末也。質者，實也；文者，華也。末而根之于本，華而茂之以實，斯不野不史，彬彬然質有其文。若質不足，而文徒工焉，則繁文耳，靡文耳，所謂務華絕根者也。故善繪者先敦素，善文者先培質，培質所以培文之基也。

又　質所以基文，而學所以變質。故袁了凡謂善作文者先正其心，善竄文者先改其習。此正表澄源之道也。奈何輕薄子，反藉口文士不羈之說，以肆其猖狂妄誕之習，不知士先器識，而後文藝。器識不足，卽盧、駱、王、楊尙不得爲佳士，況其下乎？此輩縱負才名，多挫折不發，縱發亦不能遠大，所爲承受無地耳。吾願學者，務虛心以牧己，勿傲氣以凌人；務充養其所不足，勿矜詡其所有餘。恂恂默默，冲虛自守，斯質可還醇而文不難變也。

又　品格者，天分中之等級也。高者不能抑之使卑，卑者不能亢之使高。且如世間貧賤人，自有貧賤之品格，富貴人自有富貴之品格，仙佛家又自有仙佛之品格。品格一定，則貧賤者決做不得富貴，富貴者決做不得仙佛。此稟受之定體，非力所能移也。故文章家亦有神品，有妙品，有能品，有具品。神品者，脫于塵凡入于化境，猶人之所謂仙人聖人也，品之上焉者也。妙品者，饒于才情，精于義理，猶人之所謂賢人君子也，品之次焉者也。能品者，工于推琢，善于組織，猶人之所謂才人藝士也，品之又次者也。具品者，才不過人，詞僅達意，猶人之所謂等夷齊民也，品之凡焉者也。文品不同若此，至于庸腐者，粗俗者，卑鄙者，陋劣者，皆下品也。下品則廝隸輿皂之屬，斯無品矣。

又　文之有法也，猶器之有規矩準繩也。離婁雖明，公輸子雖巧，然而

舍規矩則不能爲方員，外準繩則不能爲平直。何者？無法則無所恃以用其明巧也。爲文而不以法，是制器而不以規矩準繩也。卽有聰明心思，無所用之矣。

又　夫法者，何也？猶導水者之有堤防，用兵者之有部勒，所以整齊約束而納之範圍者也。導水無堤防，必有衝決之患；用兵無部勒，必有潰亂之虞；行文無法律，必有汜濫之病。故縱橫者勢也，馳騁者步也，而所以制其勢而不使之蕩，閑其步而不使之軼者，法也。反覆者，意也；變化者，格也；而所以約其意而歸之于中，裁其格而歸之于正者，法也。是法者，尺尺寸寸，高者不得有所增，卑者不得有所減也。

又　大法有四：曰篇法也，股法也，句法也，字法也。四法不明，文不可得工也。要之篇法如製錦，要在絲理分明；股法如弄丸，要在轉移員妙；句法如敲金，要在音節響亮；字法如琢玉，要在刻畫精工。此大概也。然而字法在句法之內，句法在股法之內，股法在篇法之內。篇法妙，則股法自員；股法妙，則句法自穩；句法妙，則字法自工。一以貫之，非有二也。至于破承有法，起講有法，提掇、過接、小講、大講、收繳、束結，俱各有法。詳載了凡彀率中，學者一一窮之，斯不乖于法矣。

又　要法有六：曰操縱也、闔闢也、抑揚也、起伏也、頓挫也、錯綜也。何謂操縱？弓之一張一弛者，是也。何謂闔闢？戶之一閉一啟者是也。何謂頓挫？砌疊者之勢陡更易，縫相參差者是也。何謂錯綜？組織者之一左一右，一低一昂者是也。文字千變萬化，雖無定法，大要不越是六者。能盡六者之變，縱筆所如，無有或差者矣。

又　法要謹嚴，亦不要太嚴。繩削太過，則筆勢必窘。法嚴累氣，理所必然耳。譬如鶴舞空庭，則翩躚可愛，而樊欄太窄，則羽翮不揚矣。驥騁康莊，則追逐如風，而御勒太急，則步驟不舒矣。大抵法不嚴，則文不整栗；法太嚴，則文不疏蕩。寬嚴相濟，操縱兼施，斯善用法者也。

又　法之體方，而法之用員，故立法欲死，用法欲活。如輪扁斲輪，豈能不循規矩？至其甘苦疾徐，得之心而應之手，則又巧運規外，而法極無跡者也。文字安排布置，雖有一定繩墨。至于操縱闔闢之盡變，離合出入之盡神，非活法不能。若執極而不變，則拘泥而不通矣。故用法而不泥于法，斯巧于用法者也。

又　杜靜臺備論諸格，而又撮其難者六格：一曰一滾格，二曰連珠格，三曰中紐格，四曰兩(活扇)格，五曰兩扇遙對格，六曰影喻格。推原引喻可謂深切明著矣。余意初學，欲窮變化須從單題下手。蓋單題有提有反，有小講，有大講，有繳，有束，而其中操縱闔闢抑揚起伏與錯綜頓挫之法，挑剔轉折之勢，無不畢具。能盡單題之變，其餘則舉而措之耳。大抵單題體分八比，勢難一直到底，須層疊其意，反覆其詞，馳騁其步驟，紆迴其波瀾。如登層臺上，一層更有一層，而委曲周旋有無限轉折；如泛江河，行一灣、更有一灣，而蕩漾縈洄有無窮波浪，斯爲盡制。郭青螺云：「單題貴前不突，後不竭，如溪壑之水漸入江淮，江淮之水漸入河海，其中激灩滔騰，疊見層出。始稱奇觀，若突然起，蹶然涸，便不佳矣。」前輩唐瞿諸名公得其宗旨，厥後源流相承，益窮變態。如金聞野舊令尹「之政」三句，張小越「魯衛之政兄弟也」，余漢城「有童子以黍肉餉」，黃葵陽「彌子之妻」，顧涇陽「孟子見梁惠王」，郝楚望「于子有其芬苑主」，緱山「有求全之毀」等篇，詞意層疊，如雲蒸霞變，可謂曲盡小題之妙境矣。初學熟讀細玩，自當有得。

又　文字格局，各像其胸襟。胸不同襟，則格不同局。大凡有一樣提掇，必有一樣應接；有一樣鋪敘，必有一樣收拾。裁制天成，不可移易。如辛未會試「生財有大道」一節，鄧定宇于中四句不用提掇，故四比分做，黃葵陽用提掇，故二比合做。鄧既于中間做四比，則末句不得不做二大比。若更作四比，則瀾散矣。黃既于中間做二比，則末句不得不做四小比，若復比二比則窘束矣。此裁制自然之局，不可得而移易也。格有須鍊而後成者，有不假鍊而自成者。鍊而後成者，人力結搆之巧也；不鍊而自成者，化工渾成之妙也。大抵會元卷格法，多是自然天成，卽有鍊者而渾融純雅，初無鍛鍊之迹。若魁卷便鑿鑿逞巧，咄咄露奇，雖見匠心，終乏天致。讀鄧定宇、李九我會試卷，便知元之所以爲元矣。

又　文字須輕徐敷衍方有致。若操持太急，筆削太嚴，則風神拘窘，致安從生？故善作文者，惟于關鍵所在，如提掇過接收繳處，極力結搆。其餘只隨手稱意，平平衍去，便覺步驟舒徐，風神瀟灑，且見文字有操縱。若一步一趨，一句一股，皆要着力，則束縛困苦之狀，滿篇皆是矣。如人威儀舉止，當于見賓承祭時費些矜嚴，其他平常起居，亦必安閑舒散。若時刻都要

矜持，雖恭而不泰矣。卽夫子在朝廷，則色勃足躩，及燕居，則申申夭夭，是何等風致。

又　文字要玲瓏，全在寫景，然景由境生者也。欲臻妙景，須履實境。如山水自有山水之景，草木自有草木之景，雲霞自有雲霞之景。須以身涉其趣，神契其妙，方能形容逼眞。然謂之曰景，又不可以形迹言也。須以虛境游衍，以微詞點綴。若有若無，若遠若近，如畫工圖物，望之色相儼然，而卽之形質無有，斯爲佳耳。若直露形迹，番成麤淺。前輩謂鏡花水月，可玩而不可捉，此善言景者也。

又　景由境生，亦由情會。此自人懷抱中來，故光景要好，須意興要佳，意興要佳，須胸襟要大。且如蘇長公《赤壁》二賦，抽寫光景，何等逼眞。而要其當時襟次，眞有齊萬物爲一體，通古今爲一息者。若非有此胸襟，安得有此光景？可見文章出自襟懷，彼齷齪者安能佳？景不必求之太深。天地間事事物物，各有自然色態，各有天然景致。能以意會，卽輕風淡月，淺水蘆花，亦自成景。故曰目前之景，爲景更眞。

又卷九《武叔卿論文》　文字謂之做。做者，工夫造作之謂也。玉石雕琢始成器，綺錦組織始成章，事詞結撰始成文。故有一筆寫成，不加點竄而自工者，此神到之文，尙矣。其次須精思細改，如大意草創已定，便從頭至尾一一點檢。理有不合處，須會之使合；意有不肖處，須協之使肖；氣有不順處，須疏之使順；機有不圓處，須煉之使圓；血脉有不貫處，須融之使貫；音節有不叶處，須調之使叶。如此仔細推敲，自然萬無一失。倘一時潦草，便爾苟安，微有瑕疵，人得指摘。昔歐陽公爲文既成，則書而傳之屋壁，出入觀省，數自竄易，至有不留李初一字者。先輩精審如此，今人率爾塞白，謾矜倚馬，是不知用工夫也。

又　讀書作文，先要正其師法。王元美先生云，李獻吉勸人勿讀唐以後文，吾始甚狹之，今乃信其必然耳。記問初雜下筆之際，自然于筆端攪擾驅斥爲難，余謂做學業亦然。若初時門路不正，趨向不端，一切記問穢雜，盤塞胸臆。後來卽欲更生新警，却被舊聞纏結不得出頭。如此苟安，便自誤了一生。此有志者不可不早圖而亟反之也！

又　文字未有不法古而得者。雖作時文，亦必取法古文，然後格不卑，調不俗。蓋文字骨格調法，盡備之古文中。不讀古文，卽俗氣稚氣不能脫，安得有卓識高論哉？噫，此可爲好學深思者道，難爲寡聞淺見者言也。讀古文，要在借之以渾其氣，蒼其格，高其調，秀其色，脫體換骨。出入于古文，而不自覺，方爲善法古。今士子不讀古文者，勿論矣，間有讀古文者，不知求合于精神，切會于骨理，而徒爭肖字句之間，依希影響之似。雖規模畢肖，神情竟別，是又效西子之顰，而學邯鄲之步者也。何足貴乎？甚者不論書理，輒參以老莊玄寂之談；不諳題旨，概飾以子史詭僻之句，尤謬之甚者也。善乎郭青螺之言曰：「《史記》非不可讀，而以史繹聖語則謬；諸子非不可讀，而以子文經旨則盩。」故必本之《六經》以正其宗，參之性理以端其趨，旁搜諸史以蒼其格，徧採諸子以華其色。舉子業如是足矣。法雖取諸古人，機必本之自得。故李于鱗謂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員。擬議成變化，日新富有。自謂于古，摭其華而裁其衷，琢字成辭，屬辭成篇。王元美又稱其于法不必有所增益，而能縱其夙授，神解于法之表。句得而爲篇，篇得而爲句，卽所稱古作者其已至之語出入于筆端，而不見跡。未發之語爲天地所秘者，創出于胸臆而不爲異。嗚呼，斯擬議以成其變化，可謂善於法古者矣。

又　文字氣格欲古，詞意欲新。故韓子爲文，惟陳言之是去。非不法古也，去古之陳言，正所以法古之精蘊也。宗子相不云乎，人性之有文，猶天之雲霞，地之草木。雲霞之麗于天也，是日日生焉者也，非以昔日之殘雲斷霞而布之今日也；草木之麗于地也，是歲歲生焉者也，非以今歲之萎葉枯株而布之來歲也。人性之有文也，是時時生焉者也，非以他人之陳言庸語而借之于我也。由此觀之，可見人心靈變無窮，生意日新未已。只是人沿襲舊套，不肯殫精極思，故隨波逐流，不能振立。若能一洗陳言，獨擄警策，盡削庸腐，變爲新奇，豈不斷輪手段？以是知擬古者非能法古，變古者，乃眞能法古者也。

又　石韞玉而山暉，水懷珠而川媚。文字俗淺，皆因蘊藉不深；蘊藉不深，皆因涵養未到。涵養之文，氣骨自然渾厚，丰彩自然朗潤。理有餘趣，神有餘閑，詞盡而意不窮，音絕而韻未已。所謂淵然之光，蒼然之色者是也。程明道謂子長著作，微情妙旨，寄之文字蹊徑之外。此無他，惟其涵養到，蘊藉深，故其情旨深遠若此。至若無涵養之文，神躁動而不寧，氣粗浮而不雅，機阻塞而不通，語鄙俚而不細。或褊淺無邊幅，或跼蹐無風致，或情景不宛篤，或義意不切至。觀其傾吐若此，便可概其中藏，窗下工夫可無問矣。

又　文字要入堂奧，須用實詣工夫。不然，擬議於形迹，想像于門外，未有能際其閫者也。譬如有人于此，要圖京師一幅眞景，須實詣京師，將彼中景物一一歷遍，熟于目，識于心，無分毫差爽，然後圖寫出來，纔得逼眞。若身未曾到，或到而歷覽未曾遍，便去模寫，必有錯謬而不合，滲漏而不周者，此必然之勢也。是以吾輩讀書，先務格物窮理。以之闡理道，必析其性命之精；以之議政事，必究其施爲之略；以之評人物，必極其臧否之辨。舉凡天地間事事物物，無巨細，無精粗，無一不從身心中體驗過。即如讀一部書，看一篇文字，必須原始要終，詳究其精神心術之所在。如此着實造去，然後做出文字，方是以眞見寫眞境。若平日不用實功，臨時纔去以臆見揣厚（摩），不是理路不明，便是意思不到；不是情景不眞，便是語句不切。縱有凌空駕虛之才，終是捉風捕影之見，欲以涉藩籬而窺堂奧，難矣！

又《顧仲恭論文》　昔孔子稱君子有三戒，而佛氏亦言戒如平地。戒之爲言，非其至者，然所以揭迷途而垂永鑒，不可易也。至於時義，宜亦有之。余潛心斯業約有數載，徧閱今昔諸名公之作，非不妙析奇致，異錦同工。其能一臻正度，粹然無瑕者，蓋亦鮮矣。揆厥所蔽，源流實繁：或濫觴于先哲，或創見于流輩。迺至充塞憎莫之懲，遂令承學之士濡染成風，沉淪惡道不能自脫，予是用憫焉。觀覽之暇，輒復論辨。先其易者，後其即目，爲時藝三十戒，置之座隅，用以自儆。因使夫適道者不惑，聞義者樂遷。若以爲雌黃先輩，彈射名流，則吾不敢也。又篇中多所參駁，罕所直指者，蓋病候既審，自知救藥之方；旁蹊盡塞，無復周行之示。過此以往，自在能者得之，不可以筆舌傳也。

又　死。文之悖者無論已，其不甚悖者，則當論其筆機之死與活。夫世豈無淺學陋品而早取科第者？然粗粗看之，若非有一種輕薄，必有一種腥膻。輕薄近於瓏鬆，腥膻近于生發。即此二種，皆生機之不斷絕者，所以按庸人之好也，若併此機而絕之，雖盲者亦見而棄之矣。曰枯木古石，反有見而愛之者何？曰：此亦必有一段光景，令人會心者耳。夫枯楊之根，柱礎之石，未有見而愛之者也，文章死活之辨如此矣。然極論活之妙，雖使王唐復生，未必能盡其致也。

又　誤。有誤于字者，有誤於旨者，皆不讀書之過也。凡此兩誤，累紙難盡。如舉其略，如「舛」與「踳」一字也，或改「踳」爲「蹐」，而有「舛蹐」之文。「創」與「剏」亦一字也，或讀「剏」爲「并」，而有「剏創」之語。「密勿」二字讀爲「黽勉」，韓詩「密勿同心」，《漢書》「密勿從事」可證，何乃與「九重、五位」等語同用。《楚辭》「圓鑿方枘」，以方圓不相入也，何乃改「枘」爲「柄」，而云「枘鑿不相入」。《莊子》「莽蒼」，註云「近郊也」，而或以爲倉卒之義。《在宥篇》中，意義自明，而或以爲寬宥之解。此等皆誤于字者也。《泰伯》端冕以洽《周禮》，而稱其斷髮文身。公孫衍、張儀皆衡人，而稱其或從或橫；接輿，楚狂字，而或解爲接孔子之輿；膠鬲之魚鹽，在未事紂之先，而或作箕子。膠鬲文云魚鹽之事未興，晉國天下莫強，正在梁惠王初年，而多認爲未分之晉。不親迎贅婿也，而多解爲殺禮之說。見孟子雪宮，而以爲館孟子於雪宮。孔子實爲陳侯、周臣，見《闕里志》，而屬之司城貞子。至于詩義，斯弊益繁，如「蜎蜎者蠋」，蟲之孤獨者也，而皆以物之聚居反興人之獨宿。「有棧之車」，即士所乘棧車也，而以爲兵車。如斯之流，不可勝載，此皆誤于旨者也。乃若匏瓜不食，爲其共濟，而以爲不飲食。長者折枝義同折腰，而以爲折草木。碩鼠之非，有五技夏屋之不爲屋室。鄂不之字當爲蕚，跗竊脂之義宜作淺白，則皆誤。起于前人，謬仍乎既往，予未暇此辨也。嗚呼，安得多聞闕疑者，而與之正斯文之譌乎？

又　弄。得文之妙者，必能遊戲三昧，出入自如。此猶沒人之操舟，劍俠之飛步，皆由神巧而得之，非強以爲戲也。而輕薄之士，高自誇詡，未立而欲行，獻常而索幻。或創變體以見奇，或聊寓意以博笑。以明經之語爲戲玩之具，亦可嗤也。著之爲好事者之戒。

又　傚。今之文人，或主于法成弘者，蓋由于貴耳賤目，淡見甘聞，厭時刻之陋，而不知昔人之偏也。不知昔之與今各有短長。今人所短者，因于文章法度多置焉不講，故其體日至敗壞。昔人則縱不得其妙，亦不失其體耳。至王辰玉學藝初言必欲極貶今人，而盛稱昔人，其詞非不爛然可聽，然亦嘗細細評論，唯王唐諸大家或足當之耳。其他名家而外，多犯今時之弊。而今之名家，反多得古人之妙者，未可以一概論也。大抵古之人善用實，今之人善用虛。兩言足以蔽之矣。若復捨今人之虛，而傚古人之實，棄其所長，用其所短。譬之學邯鄲之步，未有不兩失之者也。近有一文人欲刻畫先輩，但未得其骨而僅得其皮。且不復成弘之體，而沿正嘉之末，其所爲文雜穢難近，而自擬于名家，吾不解其謂何也。

又　衍。知古人之長而棄其短，識今人之短而取其長，則文之虛衍也。必矣，曷言乎？衍之當戒也。曰虛衍之與敷衍，毫釐千里，不可不辨。

又　掇。語雜之病，起于掇拾。凡好學之士，其文自博洽。譬如富貴之家爲客開宴，雖珍異錯陳而燦然若一。《詩》所謂「惟其有之，是以似之」也。有等輕薄之子，手披文籍，則瞶然恐寐目眩，疑義則痛若疾首。乃至操觚之際，輒欲以博爲名，以多爲貴，亟搜纂要之書，旁掇論策之語。苟摭近似，莫暇闕疑。故其語意多雜，其引用多誤。譬如丐兒之槖，無所不收；貧士之衣，多方補綴，此正其空乏之極。而俗目無識，便擬爲多聞廣記之士，眞可恨也。若其不由掇拾，本自肥胖者，亦所當戒。

又　膚。談文之家，必曰顯淺。蓋其致微而能暢之使顯，其入深而能出之以淺，乃文章之眞境，非末學之浮辭也。而出人不解，便以深沉爲異，膚陋爲常。言仁則曰太空，言義則曰變通，言性則曰清虛，言知則曰講明。若此之謬，相沿莫革。如吳會元首義，可謂興到之文，至收處二比，強欲融會，便多皮傅之語矣。凡膚之屬，以僞益眞者，謂之飾；以字失意者，謂之影；以語冠題者，謂之套；取彼附此者，謂之幫。各有辨。

又　套。凡文相機而爲體，則無套格；隨題而發意，則無套語。弘正以前不爽斯則，迨嘉靖之末，文體卑讓，紛紛惡套出焉。按《升菴集》所載，破題謂之馬籠頭，處處可用也。又謂舞單鎗，兔一跳而上也。起語百餘言，謂之壽星頭，長而虛空也。其中例用「存乎、存乎」，「謂之、謂之」，「此之謂、此之謂」，「有見乎、無見乎」，名曰救命索。不論與題合否，篇篇相襲。師以此授徒，上以此取士，不知何所抵止也。當時之文，可謂套之極矣。賴隆萬之初，肅然再清，至于今日，此風復熾。拾《史》、《漢》之陳言，勦《莊》、《列》之僻字，一人狂吠于前，千人承餘于後，互相沿襲以爲美談。逢陣便擺，不復揀擇。每晉學者至則累牘書而禁之，而卒不能止也。文字之套一至此，又豈止如用。

賀貽孫《二周古文合刻序》　文章之道，譬之畫家，氣韻本之居體，神彩生于運筆，然而有得于居體運筆之先者矣。【略】熙朝以舉業爲時文，士子應舉者束于排比格律，而解衣盤礴之致始亡矣。其間或有不羈之士，以其才思，旁出于序記書論諸體，別其名曰古文，而科場事迫，歲月難給，父兄師友，動色相戒，以爲舍本逐末，有妨進取。迨至登第服官以後，英華果銳，消磨已盡，然後勉強應酬，以充箧篋餼牽之具，而解衣盤礴之致又亡矣。

又《徐巨源制義序》　夫古文有古文之律令，所謂開闔操縱是也；時文有時文之律令，亦所謂開闔操縱是也。若夫程之以排偶，拘之以功令，繫籍之以聖賢之名理，則爲時文難，而以古文合時文尤難。以古文合時文者，離合無端，其冬爨鼎而夏造冰乎？其調瑟音廢一于堂而宮角皆應乎？其改調一絃于五音無當，而二十五絃皆動乎？此其變化出入，蓋有不期合而合者矣。

又《與友人論文書四》　足下云大家古文，所以過人者，厚也，秀也，遠也，肆也，是則然矣。雖然，更有進于是者，足下知之乎？如均一厚也，而有高厚焉，有博厚焉。太華千仞，崱屴無垠，呼吸天門，環抱日月，若是者高厚也；屈注天池，倒連溟渤，蛟龍萬怪，變眩莫測，若是者博厚也。此二厚者不可不辨也。均一秀也，而有美秀焉，有隱秀焉。春蘭始香，夏榴初笑，天然冶麗，不設繪絢，若是者美秀也；玉氣藏虹，珠胎含月，烟籠霧縠，劍埋龍文，若是者隱秀也。此二秀者不可不辨也。均一遠也，而有幽遠焉，有平遠焉。寒碧數疊，黛山一髮，古洞無人，微泉獨響，若是者幽遠也；長尋高眺，惟水與空，人烟斷續，歸鴻滅沒，若是者平遠也。此二遠者不可不辨也。均一肆也，而有豪肆焉，有醇肆焉。神龍出淵，搖蠹直上，掣電奔雷，莫可夭閼，若是者豪肆也；劍舞霜飛，渾脫瀏離，手調技熟，出神入鬼，若是者醇肆也。此二肆者不可不辨也。高以崇其體，博以壯其勢，美以華其色，隱以全其神，幽以邃其境，平以適其度，豪以鼓其氣，醇以圓其機。夫其所謂體也，勢也，神也，色也，境也，度也，氣也，機也，得意疾書，其出之手者同也；及其高也，博也，美也，隱也，幽也，平也，豪也，醇也，微茫錙銖，所成于性者異也。以吾之手就吾之性，以吾之才就吾之學，引而伸之，觸類而通，則異者可同，二者可一也。凡此皆古文之蘊，而爲時文者所不可不知也。

周琦《文詞談》　今人作文字，何必直學老、莊，尙其詞之老蒼。尙其詞者，必害理，故老、莊不入聖賢之道。何不學之經傳？經若《檀弓》，傳若《孟子》，詞理皆勝可觀，又何必直學韓、柳。韓之與柳，詞客而已。何不學之周、張、程、朱？其皆理學，文章縱不能及，亦不害理。若學韓、柳不能及之，其理既害，其詞亦失，卒至於韓不韓，柳不柳，詞理胥失矣。文章以氣爲主。所謂氣者，乃道義之氣，非血氣之氣。若血氣之氣，發而爲文，其

詞多呼號叱咤，雕琢巧媚，識道者之所不取。若道義之氣，發而爲文，其詞多正大和平，不過高無實，雕刻巧媚之言必不吐之筆舌矣。今之人少有喜慶，便序以和之；少有興作，便記以志之。喜褒譽，厭箴規，喜期望，厭沮抑，一凶字不用，一貶詞不贅，雖韓、柳、歐、蘇無不如此，何望其學經術乎！韓子之文，固朱子所愛，嘗爲之考異，復繫荆公譏韓文詩於其末曰：「紛紛易盡百年身，舉世無人識道眞，力去陳言誇末俗，可憐無補費精神。」何邪？蓋亦詞章而已，不能識道，無補於世故也。彼以朱子敬其人，愛其文，獨以詩酒浮華，志在利祿，輒有嘆息之詞者，此豈知朱子者哉！

又　世之稱文詞者曰：揚雄作《太玄》以準《易》，《法言》以準《論語》，作賦箴皆有所準。班孟堅作《二京賦》擬《上林》、《子虛》，左太冲作《三都賦》擬《二京》，屈原作《九章》而宋玉述《九辯》，枚乘作《七發》而曹子建述《七啓》，張衡作《四愁》而王仲宣述《七哀》，陸士衡作《擬古》而江文通述《雜體》，華藻隨時，而體律相倣。李唐羣英，唯韓文公之文，李太白之詩，務去陳言，多出新意。至於盧仝、賈島輩效其顰，張籍、皇甫湜輩學其步，則怪且醜，僵且仆矣。然退之《南山詩》乃類杜甫之《北征》，《進學解》乃同子雲之《解嘲》，《鄆州溪堂》之什，依於國風，《平淮西碑》之文，近於小雅，則知其所本矣。近代歐公《醉翁亭記》步驟類《阿房賦》，《晝錦堂記》議論似《盤谷序》，東坡《黃鶴樓賦》氣力同乎《晉問》，《赤壁賦》卓絕近於雄風，則知有自來矣。而韓文公廟記、鍾子翼哀詞，時出險怪，蓋遊戲三昧間一作之也。夫以文詞比論文詞，猶以枝葉較枝葉之榮瘁，根本不問也，則亦荆公譏昌黎詩之謂矣！

又　文章不關世教，不發義理，道無補焉。必關世教，發義理，則能羽翼乎道，有用之言也。

文德翼《觀文大社序》　文能垂一代之制，不能成一代之書。何哉？學無純師故也。學無純師則其法不可傳，其心不可爲也。心者所以成文之具，而法則受之者也。爲文而法不可傳，心不可爲矣。終身學爲浮巧，取譽當世，巋然登明卿鉅公之列，而所爲文如春之繅華，秋之隕葉，雖欲以術留之而終不可得也。蓋嘗勤思其故矣。心者，人之所自有，而法者，心之所自不無也。舍心而他是圖，學之未終日而輒棄去。相棄無已時，相學無已時，其孰能以典嘗作之師乎？以余所見十年來，始爲周末諸子之學，既而棄之曰俊詭，乃變而爲擬經補亡之學；既而棄之曰割裂，又變而爲唐宋諸人之學；既而棄之曰散佚，又變而爲西京建武之學；既而棄之曰莽蕪，今且聞變而爲魏、晉、宋、齊、梁、陳之學矣。安知不既而棄之曰：排麗也？未十年而凡變者五焉。則後乎此者，其變將安極？與世言其變。余猶執其嘗其變者，法外之浮巧也；其不變者，法與心也。而不見夫織者乎，方懾之登簇也。軋軋於山而素練繅焉，織者引而置之機焉，一縮之，一衡之，縮者錯衡，衡者綜縮，錯者經綜，綜者緯錯，然後其文成焉。織之能浮巧者市不勝閑，無嘗所也。然卒不能不一縮之一衡之，以有加于素絲也。豈非以法之所不在乎，而況無素絲而能書空以爲紈者者乎？夫素絲者，文心也；一縮之一衡之者，文法也；閑市之浮巧者，文之五變者也。余故曰：能垂一代之制不能成一代之書，學無純師故也。然師之道式微已久，匡衡、王通、韓愈之徒，能言之而終不能行，況處十年五變之世，而敢妄言師哉。余李於越之禾素有人文書院，諸君子之所材也。進八膠庠之爲君子者而觀焉，取其無忤于法與心者而載觀焉，可謂文之成也已矣。雖然，人文之爲義也，於何取之？取之賁也，賁，飾也，無色也。剛柔交錯也，飾而無色，素絲之謂矣。剛柔交錯，一縮之一衡之之謂矣。心與法備焉。

傅山《文訓》　凡人養性作人，皆有一安身立命之所，即文章小技亦然。爾兩小子皆讀《左氏春秋》，其中犯教傷義大節目，一眼便知，不待講解也。至于文章之妙，大段大段，細曲細曲，鋪張組織，補輯波瀾，前人多少評論，總不能盡。爾小子若有眼色，讀之既久，自得悟入，別生機軸，依傍不依傍，熏習變化，全非我所得與爾拈出者。以後凡遇古人用此法、論此義者，莫要置之，皆須留心分析。明經處到不甚難，以其是非邪正顯然易見。而文心掂播覆諱，實鑒糟所難得窺測。爾們便將此書作一安身立命之所，作人、養性、學文，都向此中求之。每事相與辯論，所謂「奇文共欣賞，疑義相與析」也。文者，情之動也；情者，文之機也。文乃性情之華，情動中而發于外。是故情深而文精，氣盛而化神，才摯而氣盈，氣取盛而才見奇。文章未有高而不簡，簡而不摯者。

又《失笑辭》　天地幻無而有，有人；人幻無而有，有文。跌空亭而失笑，哇鑒糟之奴論；何可之之自詡，衍秘訣于韓門。忽撟首乎高樹，攬青霄之片雲。巖巒樓閣，華鬘輪囷。爰詢屏繄，誰爲繽紛？且道此雲爲《邱》、《索》、《墳》、《典》之雲耶？抑先秦、兩漢之雲耶？蓋太虛無印版，而豐霾

有才情。時非先秦、兩漢矣，雲實無異于兩漢、先秦。時非《典》、《墳》、《邱》、《索》矣，文不全乖于《邱》、《索》、《典》、《墳》。氤氳變化，無古無今，無模擬之天使，圖彩本于皇神。何物主氣也，何物主理也？何物炤應也？何物法度也？即如《客難》偶成，《解嘲》繼起，《賓戲》、《釋疑》之類，亦復焉底？若以陳思《七啓》爲有所本，則枚生《之(七)發》，可謂無所師承，不知妄作而已。奴評婢譏，噂沓滿紙。嗚呼，奇書奧牒，盡灰秦燄。即《左氏春秋》，不爲宋儒尹焞之所焚，亦幸矣。崢嶸乎？寥落哉？軒昂懿濞之高才之爲文也，其如黃河之水天上來，受萬川而澎湃，挾太灝之風雷，虬龍乎手，鴻鵠其眼，虛空以爲識，廣漢以爲膽，不憚震人使之聾，豈復窒宋瞻以變！赤曇索雯，瀰漫霄漢；染人丹青，不覺其黯；獅筋霹靂，象弦皆斷；此其倜儻豪雄之概也。至于風流駘儇，波瀾小溢，分支別派，或出而復入，或歧而他會；亦有希微瀺灂，沙沈澤匯，邁長往而不顧，乍迴復以縈帶。漢之潛也，江之沱也，濆于汝也，淘于過也。筆舞連漪，蟬蜒侘傺，意之縹渺，妙不多也。是義也，惟《太史公書》中往往遇之。唐宋以來，諶杵邊幅，唱嘆之微，寐不吡矣。若夫思極而濬，沒焉如遯，尋莫測其所之，俄展轉而流映，微彰鄭重，一篇之中，三致意者，蓋忠孝瓌偉之士，高深無徑，感時翫物，抑揚至性，猶沇水之三見三伏，不覺其吐，不覺其吞者也。鳥飛準繩，向背縱橫，讒充不變，頓挫反經，是所以之秦，似迷復而朋從。馮臆獨往，特達卑峰。可以風雲月霧，亦可以處女脫兔；方楊柳而芙蓉，忽鷹揚而虎怒。靡綺者嫌其判傖，拘腐者不知其所趨步。一線漂蓬，嬾然于中，孤情稠遂，連犿西東。勁不可撓，撓之不濁；糅不可渾，渾之不清，殆如河濟，既入于海，乖蠻隔夷，回互萬里，而直造乎仙檻大逢者耶？投筆盧胡，伐冢無珠。文章滿世，瀰敝臺輿安取？得鮂父之魚，已老子之歐歟！

又《十六字格言》 字與文不同者，一筆不似古人即不成字，文若爲古人作印板，尚得謂之文耶？此中機變，不可勝道，最難與俗士言。

又《佛經訓》 挺生之人，見解定有異於常人，非讀書講學之人所可至者。作文、作詩、講學，皆須造語，語旨而允，乃能傳，所謂言之不文，不能行遠也。

錢謙益《趙文毅公文集序》 文中子曰：「謝靈運小人哉！其文傲，君子則謹。沈休文小人哉！其文冶，君子則典。甚矣，君子小人之文可辨而知也。」王氏之論之詳矣，而吾以爲又有要焉者。君子之文必剛，小人則柔；君子之文必陽，小人則陰。上下數千年，未有以易此者也。

又《題吳太雍初集》 古人之詩文必有爲而作，或託古以諷諭，或指事而申寫，精神志氣抑塞磊落，皆森然發作于行墨之間，故其詩文必傳，傳而可久。

又《復李叔則書》 文章途轍，千途萬方，符印古今，浩刦不變者，惟眞與僞二者而已。僞體茲多，稂莠煩殖。有以獵《兎園》、拾餖飣爲經術者矣，有以開馬肆、陳芻狗爲理學者矣，有以拾斷爛、黨枯朽爲史筆者矣，有以造木鳶、祈土龍爲經濟者矣。眞文必淡，而陳羹醨酒、酸薄腐敗者亦曰淡。眞文必質，而盤木焦桐，卷曲枯朽者亦曰質。眞文必簡，而斷絲折線、尺幅窘窄者亦曰簡。眞文必平，而涔蹄牛踪、行潦紆餘者亦曰平。眞文必變，而飛頭歧尾、乳目臍口者亦曰變。眞則朝日夕月，僞則朝華夕槿也。眞則精金美玉，僞則瓦礫糞土也。不待比量而區以別矣。

又《鄭孔肩文集序》 近代之僞爲古文者，其病有三：曰僦，曰剽，曰奴。窶人子賃居廊廡，主人翁之廣廈華屋，皆若其所有，問其所託處，求一茅蓋頭曾不可得，故曰僦也。椎埋之黨，銖兩之奸，夜動而晝伏，忘衣食之源而昧生理，韓子謂隆而不能者類是，故曰剽也。傭其耳目，囚其心志，呻呼嗥囈，一不自主，仰他人之鼻息，而承其餘氣，縱其有成，亦千古之隸人而已矣，故曰奴也。百餘年來，學者之於僞學，童而習之，以爲固然。彼且爲僦，爲剽，爲奴，我又從而僦之，剽之，奴之。沿僞踵繆，日新月異，不復知其爲僦，爲剽，爲奴之所自來，而況有進于此者乎？

《答唐訓導(汝諤)論文書》 夫文之必取法于漢也，詩之必取法于唐也，夫人而能言之也。漢之文有所以爲漢者矣，唐之詩有所以爲唐者矣。知所以爲漢者而後漢之文可爲，曰爲漢之文而已，其不能爲漢可知也；知所以爲唐者而後唐之詩可爲，曰爲唐之詩而已，其不能爲唐可知也。

陳鑑《操觚十六觀》 浮屠修淨土，有十六觀，雲間陳仲醇仿之，作讀書十六觀。予謂士之有文章，如山川之有煙雲，草木之有華滋，操觚其可苟乎。唐時張旭善草書，嘗觀公孫大娘舞劍器，渾脫瀏漓，遂得低昂迴翔之妙。吳道子爲裴旻畫鬼神，使旻軍粧纏結，馳馬舞劍，激昂頓挫，因用其氣以壯畫思。觀於物，得於心，應於手，詎獨書畫哉？操觚摛文亦然。因取往事，作

《操觚十六觀》。詹何對楚王曰：「臣聞先大夫之言，蒲苴子之歌也，弱弓纖繳，乘風振之，連雙鶴於青雲之際，用心專，動手均也。臣因其事，倣而學釣，五年始盡其道。當臣之臨河持竿，心無雜慮，惟魚之念。投綸持竿，手無輕重，物莫能亂，魚見臣之釣餌，猶沉埃聚沫，吞之不疑。所以能以弱制強，以輕制重也。」操觚當作如是觀。【略】凌歊臺工匠精巧，先秤量衆材輕重，然後造構，乃無錙銖相負？揭臺雖高峻，常隨風搖動，而終無傾倒之理。魏明帝登之，懼其勢危，別以大材扶持之，樓卽頹壞。論者謂其輕重力偏也。操觚當作如是觀。黃知微嘗欲於大慈寺壽寧院壁作湖灘水石四堵，營度經歲，終不肯下筆。一日倉皇入寺，索筆墨甚急，奮袂若風，須臾而成，作輪瀉跳蹙之勢，洶洶欲崩屋也。操觚當作如是觀。【略】黃魯直云：「凡書畫當觀韻。往李伯時爲予作李廣奪胡兒馬，挾兒南馳取胡兒弓，引滿以擬追騎，觀箭鋒所值，發之人馬皆應弦也。使俗子爲之，當作中箭追騎矣。」此與畫「萬綠叢中紅一點」，及「踏花歸去馬蹄香」同一機軸。操觚當作如是觀。

朱鶴齡《傳家質言》 昌黎之論文曰：「紆餘爲妍，卓犖爲傑。」今人多不解此二語。卓犖者，卽《文賦》所云「立片言而居要，乃一篇之警策」也；紆餘者，卽子美所云「毫髮無遺憾，波瀾獨老成」也。文少波瀾，便偪窄無餘地。昔吾友語人以作文之法曰：「叙事外叙事，議論外議論，人知以議論、叙事爲文，而不知叙事更有叙事，議論更有議論。」此正紆餘與波瀾之說也。

黃宗羲《金石要例》 論文管見：所謂陳言者，每一題必有庸人思路，共集之處，纏繞筆端，剝去一層，方有至理可言，猶如玉在璞中，鑿開頑璞，方始見玉，不可認璞爲玉也。不知者求之字句之間，則必如曹成王碑，乃謂之去陳言，豈文從字順者，爲昌黎之所不能去乎。

又 言之不文，不能行遠。今人所習，大概世俗之調，無異吏胥之案牘，旗亭之日曆，卽有議論叙事，敝車羸馬，終非鹵簿中物。學文者須熟讀三史、八家，將平日一副家儅盡行籍沒，重新積聚竹頭木屑，常談委事，無不有來歷，而後方可下筆。顧傖父以世俗常見者爲清眞，反視此爲脂粉，亦可笑也。

又 作文雖不貴模倣，然要使古今體式無不備于胸中，始不爲大題目所壓倒。有如女紅之花樣，成都之錦，自與三村之越異其機軸。今人見歐、曾一二轉折，自詫能文。

又 叙事須有風韻，不可擔板。今人見此，遂以爲小說家伎倆，不觀《晉書》、《南北史》列傳，每寫一二無關係之事，使其人之精神生動，此頰上三毫也。史遷伯夷、孟子、屈賈等傳，俱以風韻勝，其塡《尙書》、《國策》者，稍覺擔板矣。

又 文必本之《六經》，始有根本，唯劉向、曾鞏多引經語，至於韓、歐融聖人之意而出之，不必用經，自然經術之文也。近見巨子動將經文塡塞，以希經術，去之遠矣。

又 文以理爲主，然而情不至，則亦理之郛廓耳。廬陵之志，交友無不嗚咽；子厚之言，身世莫不悽愴。郝陵川之處眞州，戴剡源之入故都，其言皆能惻惻動人，古今自有一種文章不可磨滅，眞是「天若有情天亦老」者。而世不乏堂堂之陣，正正之旗，皆以大文目之，顧其中無可以移人之情者，所謂刳然無物者也。

又 作文不可倒却架子，爲二氏之文，須如堂上之人分別堂下臧否，韓、歐、曾、王，莫不皆然。東坡稍稍放寬。至於宋景濂其爲《大浮屠塔銘》，和身倒入，便非儒者氣象。王元美爲《章篔誌》，以刻工例之。徵明、伯虎、太函傳查八十，許以節俠，抑又下矣。

又 所謂文者，未有不寫其心之所明者也。心苟未明，劬勞憔悴於章句之間，不過枝葉耳，無所附之而生。故古今來不必文人始有至文，凡九流百家以其所明者，沛然隨地涌出，便是至文。故使子美而談劍器，必不能如公孫之波瀾；柳州而叙宮室，必不能如梓人之曲盡。此豈可強者哉！

方以智《文章薪火》 《濟草》曰：性道猶春也，文章猶花也，砍其枝，斷其榦，而根死矣；併掘其根，以求核中之仁，而仁安在哉？言掃除者權奪也，欲人之讀眞書耳，非必懲咽廢食也。固陋託以誇毗，而絃誦反自廢耶？夫核仁入土，而上芽生枝，下芽生根，其仁不可得矣！一樹之根株花葉皆全仁也。聖人知之，故老任斯文，刪述大集，與萬世共熏。性與天道，豈憂其斷乎？既知全樹全仁矣，不必避樹而求仁也明甚。既知全樹全仁矣，培根也，護榦也，除蠹也，收實也，條理灌輸，日用不離也明甚。以冬煉夏，乃貫四時，則無寒無暑之在寒暑中也明甚。《無妄》、《大畜》，一多相貫，兩間森羅，無非點畫，俯仰遠近，皆備于我矣。文明以止，用光得薪，雷雨出雲，有開必先。羲文周孔，不能違時，酬酢佑神，此最上之神于文章者乎？道統且置，姑就文章論文章。

又　黃溍言文章非應用，應用非文章。著論本本，而布嚴雍容者，澄湖不波，一碧萬頃。魚龍潛伏不動，而須洞不可犯云。

又　讀書必開眼，開眼乃能讀書。三才之橐籥，萬理之會通，有所以然者存。不明所以然中之各各當然，而用當然之所以然，則百家堅白同異之舛午，何一不可疑我，我則惑矣；支離動賾之象數，何一不可難我，我則惡之。非白首紛糾，則芒芒蟲豸，非飾陋巧通，則強銲馮河。安能不狥不遺，物物而不物于物乎？由此言之，苟非專精深幾，眼何能開？又況閉而開之，開而閉之，習此坎窞，喪身失命，故知不少。雖然如此，亦視其人。

又　李文饒謂氣不可以不息，不息則流蕩而忘返。李翰言文如千兵萬馬，寂然無聲。曹子桓謂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強而致。然小大異量，各自完吾分耳。陳龍川曰君子行權於正，用智以理，過於智而不以仁義禮信行之，則賊矣。昔人謂胸中先有《六經》、《語》、《孟》，然後讀前史，史既治則讀諸子，是古人治心積學之方，往往有叙有要，奈何涉獵凌闘於尺幅間。況非史非子，徒以凌闘之氣壞吾人乎？合從連衡熾而六國入秦，顧廚俊及標而漢祚爲墟。卽至濂洛諸君子倡明理學，厥力不細，而韓佗胄猶誣爲僞學而殘噬之。繇斯以觀，豎一說者伏一敵，至乎各樹其說，並對一敵，而天下事不可爲矣。今時流輩，大率淵源無素，愛奇者聞詭而驚聽，浮慧者觀綺而躍心，迂疎者以淺俚爲古朴，塡砌者以六朝爲冶麗。此由胸智不多，未更老成故也。【略】以生平之魄力，收古人之精英，久而出之，古人與我鬱勃而不可已。心醒而口咀，迫而吐之，其聲乃流，至於泣風雨，驚鬼神，歌舞憤涕，不形于外而洋溢于毫端。如是者謂之能盡其才，能盡其才而養之，方爲貴耳。

又　動則曰「唐宋大家」，抑知唐宋大家皆有深造之火候乎？今欲一蹴而偃蹇之，唐宋大家未許也。韓退之答李翺曰：「古立言者，無望其速成，無誘于勢利，養其根而竢其實，加其膏而希其光。學二十餘年矣，非聖人之志不敢存。處若忘，行若遺，儼乎若思，茫乎若迷。注于手也，惟陳言之務去，戛戛乎難哉！如是有年，識古書之正僞，徐有得也，汩汩來矣。人笑之則喜，譽之則憂，猶有人之說者存也。如是有年，浩乎沛然矣。平心察之，其皆醇也，然後肆焉。然不可不養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畢浮，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皆宜。雖如是，敢自謂成乎？處心有道，行己有方，用則施諸人，舍則傳諸其徒，垂空文而爲後世法，亦足樂乎！志乎古，必遺乎今。吾誠樂而悲之。」柳子厚曰：「吾少以辭爲主。及長，乃知文以明道，不苟爲炳炳烺烺、采色夸聲也。未敢輕心掉之，懼其剽也；未敢怠心易之，懼其弛也；未敢昏氣出之，懼其雜也；未敢矜氣作之，懼其驕也。本諸《書》以求質，《詩》以求恆，《禮》以求宜，《春秋》求斷，《易》以求動，此取道之原也。參之《穀梁》厲氣，《孟子》暢支，《老》、《莊》肆端，《國語》博趣，《離騷》致幽，《太史公》著潔。此旁推交通而以爲文也。」李習之曰：「《六經》創意造言，皆不相師。故讀《春秋》也，如未嘗有《詩》；讀《詩》也，如未嘗有《易》；讀《易》也，如未嘗有《書》；讀屈原、莊周也，如未嘗有《六經》。義深意遠，理辯氣厚，則辭盛而文昌。今尚異者曰『奇險而已』，好理者曰『叙意而已』，溺時者曰『文當對』，病時者曰『文不當對』，愛難者曰『宜深不宜易』，便易者曰『宜通不宜難』。此皆情有便滯。古人深于義，當于理，文之以其辭而已，不知其對與否，易與難也。學古文者，說古人之行，愛古人之道也。持己莫如恭，自責莫如厚，接衆莫如宏，用心莫如直，進德莫如勇，受益莫如擇友，好學莫如改過。」蘇明允曰：「孟子之文，語約而意盡，不爲巉刻斬絕之言，而其鋒不可犯。韓子之文，如長江大河，渾浩流轉，魚鼈蛟龍，萬怪惶惑，而抑遏蔽掩，不使自露而人望見其淵然之色，亦自畏避不敢迫視。歐陽子之文，紆餘委備，往復百折而條達疎暢，無所間斷。氣盡語極，急言竭論，容與簡易，無艱難勞苦之態。此三者，斷然自爲一家之文也。惟李翺之文，俯仰揖讓，其味黯然而長，其光油然而幽，其別有以服之乎！」又曰：「二十七始知讀書，後困甚，覺古人之出言用意與己大異。時復內顧，其才則又似夫不止於是而已者。盡燒曩時所爲文，取《論語》、《孟子》、韓子，介然端坐，讀之者七八年。久之，豁然以明，若人之言固當然者。試書之，渾渾乎來之易矣。若或啓之，若或相之，詩人之優柔，騷人之清深，孟、韓之溫淳，遷、固之雄剛，孫、吳之簡切，投之所嚮，無不如意。然未敢以爲是也。」潛谷曰：「子瞻名理類莊，治體類賈，陸，其嘻笑怒罵，猝然憤然，皆成文可書。其大者，馳騁縱逸如行雲流水，渾淪光怪，雄視百代，所自得爲多矣。子由深思澄蓄，汪洋澹泊，不願人知，如其人，然秀傑之氣不可掩。」謝疊山曰：「東坡自《莊子》覺悟來。」袁中郎曰：「坡評道子畫如燈取影，橫見側出，逆來順往，各相乘除。余謂公文亦然，舞女走竿，市兒弄丸，橫心所出，腕無不受，其至者如晴空鳥迹，水面風痕，有天地來一人而已。」阮霧靈曰：「坡長

於馳阪，而短於頓鬱，故惡揚之艱深。今學蘇者，平衍易襲，而精奧不傳矣。必學《六經》、《史》、《漢》，僅乃韓蘇。」愚者曰：「極深研幾，因象數而會通之，斯文錯綜之本乎！宋人好平易一往，其時尚然也。故韓魏公不與永叔言《易》，子厚非《月令》、《國語》，執道之變動相詰難，彼烏知有統類秩叙之端幾哉！放翁曰：「東坡嶺外喜子厚文，及北歸，《與錢濟明書》乃痛詆子厚《時令》、《斷刑》、《四維》、《貞符》詩篇，可見學問轉變，好尚頓異，未可以殺活語也。」好學不已，歷年必變，平而奇，奇而平。不好學而依趣彷彿，即執一而不變矣。極深變盡之後，無深無淺，然後知聖人之文章，皆致中和。如未至此，或平或奇，聽人之才，亦可互救，以爲鼓舞。要期於自成節奏，遠鄙倍而已。

陸世儀《王登善房稿序》 文章一道，其傳者理也，其所以售者氣也，其壓倒一世無知愚賢不肖莫敢不帖然俯首，爲之下者才也。

又《思辨錄輯要》卷五 文字須看其源頭，屈原《離騷》纏綿蔓衍於文辭，而意在忠藎，則朱子取之。韓子《原道》特以明道德仁義，而意在爲文，則程子以爲倒學，立心異也。

顧炎武《日知錄》卷一六《程文》 文章無定格，立一格而後爲文，其文不足言矣。唐之取士以賦，而賦之末流最爲冗濫。宋之取士以論策，而論策之弊亦復如之。明之取士以經義，而經義之不成文，又有甚於前代者。皆以程文格式爲之，故日趨而下。

侯方域《與任王谷論文書》 大約秦以前之文主骨，漢以後之文主氣。秦以前之文若《六經》，非可以文論也。其他如老韓諸子，《左傳》、《戰國策》、《國語》，皆斂氣于骨者也。漢以後之文若《史》若《漢》，若八家，最擅其勝，皆運骨于氣者也。斂氣于骨者，如泰華三峰，直與天接，層嵐危蹬，非仙靈變化，未易攀陟，尋步計里，必蹶其趾。姑舉明文如李夢陽者，亦所謂蹶其趾者也。運骨于氣者，如縱舟長江大海間，其中煙嶼星島，往往可自成一都會，即颶風忽起，波濤萬狀，東泊西注，未知所底，苟能操柁覘星，立意不亂，亦自可免漂溺之失。此韓歐諸子所以獨嶷峩于中流也。

萬斯同《與錢漢臣書》 大凡儒者讀書，必有先後。當先經而後史，先經史而後文集。就文集而論，當先秦漢而後唐宋，先唐宋而後元明，此不易之序也。誠使通乎經史之學，雖不讀諸家之集，而筆之所至，無非古文也。何也？經者文之源也，史即古文也。誠使得乎宋以前之法，雖不讀元以後之集，而筆之所至，亦無非古文也。何也？元以後之文要本于宋以前之文也。若乃先文集而後經史，先元明而後唐宋秦漢，則是得流而忘源也。

又《李果堂先生五十壽序》 學者之以古文詞鳴世也，非騁其才力之爲難，乃審其法度之爲難。

吳偉業《陳百史文集序》 夫文者，古人以陳謨矢訓、作命敷告、敎世化俗者之所爲，非僅以言辭爲工者也。有一代之興，必有一代之文以爲之重。當夫禮樂未行，紀綱未定，得其文以諷諭天下，無不翕然從風；及其功成而道浹，薦之郊廟，布之聲歌，可謂盛矣。乃其學不專一能，書不名一家，奇袤蹐駁之弊無自而起，蓋繇垂敎之人即其謀國之人，故因事立言，取其明體適用，浮詞勦說不得而入也。

魏裔介《孫鍾元先生歲寒居文集序》 文亦難言矣。古今之爲文者，奚啻數千百人，而傳於世者固寥寥也。左丘明、司馬遷、班固、范曄以及陳、阮、潘、陸、任、沈、邢、魏，此皆有意爲文者也。今世所尚者，惟此唐宋八大家之文耳。八大家之中，昌黎能因文以見道，然亦未免有意乎爲文也。若夫無意於文而文自工者，惟周、程、張、朱數子耳。周子之太極，程子之《易傳》，張子之《西銘》，朱子之奏議論序，皆不事肇幌藻飾，而燦然犂然，理至者，文自不可易也。子曰：「辭達而已矣。」說者以爲文不離質，得其中也。而世之學者，鏤心鉥目，搜奇考異，每薄濂、洛、關、閩，以爲此特說理之言，文則必如左丘明、司馬遷、班固、范曄之疎宕典蔚也，不則如陳琳、阮瑀、潘岳、陸機等之華贍駢麗也，不則當如韓昌黎、柳柳州、歐廬陵、蘇眉山之錯綜變化也。是則知其一，不知其二，見雕繢黼黻之美，而遂謂裘褐非衣之適乎？聞笙鏞柷敔之音，而頓忘土桴之非樂乎？

又《金息齋先生文集序》 文章自《六經》、《語》、《孟》而外，當首推左丘明、屈原、司馬遷、班固爲嫡派，而韓文公起衰八代，歐、曾、三蘇繼之，茅鹿門先生遂有八大家之選，自是海內操觚之士，咸知所崇尚焉。譬諸山，《六經》崑崙也，左、屈、班、馬五岳也，韓、歐諸家則亦峨眉、九華、天台、雁宕之屬矣。譬諸水，《六經》星宿海也，左、屈、班、馬四瀆也，韓、歐諸家則亦涇、渭、汾、汴之屬矣。其他風雲月露，軋茁險怪，迂腐餖飣，散漫悠謬，號爲文者，不可勝紀，要之不可以言文也。【略】先生之言曰：文以

理爲主，氣爲輔，而不可離乎法。又曰：文之不朽於天地間者，理爲之主，法爲之輔而已矣。又曰：法度之文，如大將用兵，如士師用刑。又其序李習之全集曰：「以仁義之旨求之，庶幾不失作者之意。」序尹河南文集曰：「文貴簡，而能爲簡者非易言。」嗚呼，讀此可以知先生之文，繩準於八家，而陶鍊於左、屈、班、馬，究其原本，實出於《六經》、《語》、《孟》，錯綜變化，有倫有則，卓然稱古文辭焉。

毛先舒《文論一》 文以理爲主，以法爲輔，理有義，有事，有情，有辭。義統于理，無諱義矣。文家標義務新奇，不軌于正，以務相攻奪，失理以爲之統故也。事得理以統之，則無夸，事因物而傅之，文以各肖其形，卑不爲抗，高不爲抑，大不爲尅，小不爲張，是中理也。情統于理則情不溢，故哀所親與哀所疏者有辨，頌所尊與頌次于所尊者有辨，皆可類是而推之。辭統于理則無蕪辭焉，語必中于道，淺而見深，故而長新，斯辭之極于理者乎？

又《文論二》 文者理也，而後世言理之文，每不足以爲文者，知理以爲文，而不知法以爲文也。【略】故虛者，實之藏也；無用者，有用之藉也。故言理之文，必不徒理，巉之以爲骨，勁之以爲氣，宕之以爲調，雋之以爲采，俳之散之以爲整亂，促之寬之以爲步驟，揚而抑之，聯而劈之，正而側之，安行也而撥之，養之既深，追之既精，理益外伸，而中湊于微，故足尚也。【略】《詩》云：「有物有則。」文理既立，法亦隨生，此物必有則也，然則不知文之法者，其果于見理也哉？

又《與柴虎臣書三》 昔河東云：「參之太史公以著其潔。」自今觀之，子長包括甚富，而河東稱其潔。惟損之而不得，乃已有所損矣，此之謂潔也。凡不可損者，即累數千百言，不害爲潔；其可損者，即可以一字了之，而增爲二字，亦爲不潔矣。【略】總之，古來文章，《六經》而外，則《左》、《國》爲一派，《史》、《漢》爲一派，大家爲一派。要知此三派之沿革，何以相師而不相襲，何以殊致而復同工，則古人增損因造之法與其心可盡得矣。

薛熙《明文在・凡例》 選文務要合法，法者，一意到底，起承轉合秩然不亂，如人之有耳目口鼻也。耳目口鼻不全者，不合法者也。全者又必姿韻溢出紙上，然後讀之可以移人。姿者何，即昌黎所謂言詞之短長也；韻者何，即昌黎所謂音聲之高下也。

魏際瑞《與子弟論文》 詩文不外情、事、景，而三者情爲本。然置頓不得法，則情爲章句所晻。尤貴善養其氣，故無窘窒懈累之病。古人爲文，雖有偉詞俊語，亦刪而舍之者，正恐累氣而節其不勝也。收結恆須緊束，或故爲散弛懈緩者，亦如勞役之際，閉目偃倚，乃不至于困竭也。

又 孟浩然：「氣蒸雲夢澤，波撼岳陽城。」杜工部：「吳楚東南坼，乾坤日夜浮。」力量氣魄，已無可加，而孟則繼之曰：「欲濟無舟楫，端居耻聖明。」杜則繼之曰：「親朋無一字，老病有孤舟。」皆以索寞幽眇之情攝歸至小。兩公所作不謀而合，可見文章有法。若更求博大高深者以稱之，必無可稱，而力竭反蹶，無完詩矣。咏物專事刻畫，即事極力鋪叙，是皆不可以語詩也。

又 人之爲人，有一端獨至者，即生平得力所在。雖曰一端，而其人之全體著矣。小疵小癖，反見大意，所謂「頰上三毫，眉間一點」是也。今必合衆美以譽人，而獨至者反爲浮美所掩。人精神聚于一端，乃能獨至。吾之精神，亦必聚于此人之一端，乃能寫其獨至。太史公善識此意，故文極古今之妙。

又 幾于七十二峯本位無有一字，乃其叙次本位寬然有餘，懸厓撒手，尺水揚波，是何法何力哉？作文不知法，遇如此題，任是萬斛長才，應一籌莫展矣。定大家文，當在其平平無奇處。小家必藉新異乃能措手。大家雖無一語可以刮目，而平易博厚，氣體居然，小家所望而卻走也。人之才能亦須于事之至平至雜處觀之。蓋奇事本少，而奇才暫應不足憑矣。

又 大家文如故家子弟，雖破巾敝服，體氣安貴。小家文如暴富傖父，渾身盛服，反增醜態。非盛服不佳，服者實弄矜持，反失其故吾也。

又 眼前景口頭語，當時情意中事，神妙莫過于此，應付莫便于此。

又 文有四說：一曰說，一曰不說，一曰說而不說，一曰說而又說。

又 古人嘗有不通處，正古人大通處，不必斤斤，得其意，識其事而已矣。今人嘗有大通處正今人不通處，牽強附會，苟爲同，矯爲異而已矣。

又 字有不老不馴不雅必不可用者，亦有改句中他字，而此字即老即雅馴者。

又 作文如作瘿瓢籐杖，本色不雕一毫，水磨又極精細。此任元朴者，粗惡不堪，專事工夫者，矯揉無味也。

又 讀書有死工夫，無活工夫。通而至于不通，將大通矣。熟而至于不熟，將極熟矣。通者之熟易于忘，而不通者不忘。明者錯于歧路，而瞽者勿

錯也。作文流便而至于矜愼，不改而至于能改。甚或閼窒而終不能作。

又　蓋非苟然而至乎斯境也。斯文未善，作之至再或至十焉。他所作者無弗善也。故曰識得一萬事畢，專而攻一，其一必破。不破而置之，百攻焉而不破也(謂攻百物不能破一)。攻其難，易者無足攻矣。

又　文有大佳而可謂大不通者，不知體者也。刑官榜示獄卒者，有「郭井之魂，鵠亭之骨，齊車之矢，姚宮之針」，爲語非不典麗，而要非獄卒所能解矣。

又　本欲提起至天，力量不足便須塌地放倒。若只提至半天，神力氣格俱敗矣。善唱者知此理。

又　文章大意大勢正如霧中之山，雖未分明，而偏全正側，胚胎已具。作者保此意勢經營出之，便與初情相肖。若另結構，未免刓員方竹也。

又　有出口條理而出手無緒者，便可以出口爲畫家朽筆。此法至捷而妙。

又　粗做到細，細做到粗，文章定妙。

又　畫家醜須極醜，容不得一筆俊，俊亦不容一醜。文章亦然。

又　文章必有所以然處。所以然者在文章之意。然非謂文章以忠孝爲意，便處處應接忠孝。蓋幾微之先，精神眼光興會有獨得一處者。故言忠孝反不必斤斤忠孝之言，人之感之無往而非忠孝也。文章有耿耿在心，不可舉以示人，并不卽能自喻者，正其所以然處，得此而情境所發，蓋亦不可窮矣。

又　文章有宜簡者，《孟子》「河東凶亦然」是也。有不宜簡者，「今王鼓樂于此」、「先生以利說秦楚之王」是也。鼓樂者憂喜不同情，說秦楚者義利不同效。情相比而苦樂著，效相較而利害明。兩軍相遇將卒各鬬也。移民移粟述事而已，事止語畢，複則無味也。又有宜簡而不得不詳者，如《舜典》「二月東巡狩，五月南，八月西，十有一月朔」，典例所存，四時四方，不可偏廢也。禮制皆同，不煩重叙，而約之曰：「如岱禮變之曰：『如初』，又變之曰：『如西禮』委宛屈軼，斐然成章也。文有自然之情，有當然之理，情著爲狀，理著爲法，是斷然而不容穿鑿者也。」

又　作文貴有本心有良心。本心者不自爲支離、不因境苟且是也。良心者不任意狂恣、不矯誣奪理是也。不深原道情，則不可以爲體；不更歷世情，則不可以爲用。不入于法，則散亂無紀；不出于法，則拘迂而無以盡文章之變。

文論部・法　則・總　說

又《答石公論文書》　夫文者在勢，大抵逆則聳而順則卑；逆則奇而順則庸；逆則強而順則弱。形家以順龍爲奴龍，擂家以逆勢爲霸勢，是故一逆不已而再逆，故一波未平而再波。虛多于實則實益榮，如果木之實一而葉則倍蓰什百是也。且虛多于實者，非虛多于實，蓋以攻實之不可攻，而發實之所不及發。天下之實一而已矣，一必有三，其二者虛也。天下之順亦一而已，雉矢而墮，鷹終日飛而麗天者，雉不能矯，鷹飛矜持激蕩而翔倨也。出題入題之際，貴于翔而後攫焉。翔而攫，攫必中。翔則屢也，攫一而已，逆不嫌其兩作洊至也，順一而已，非無平衍大雅之章，不事拏擊，足盡亹亹之致，然其中亦必自爲轉折，自爲波瀾，由淺入深，而以虛引實。伏讀浸潤膚受之篇，竊謂文章之道，亦具二者。蓋紆徐委宛，鉤索而入情者，浸潤之道，其若怪若驚，縱橫瀰湃，矜挾囂訟，飜騰而不可止者，則膚受之愬之道也。識力之文，力或不繼，則不能盡識之才用，其或者舍逆而取順，實有所專而虛不能相啟乎？夫人之相鬬，未有相抱而可得志者也。我雖抱彼而四體見拘，無所得施，猶之彼之抱而困我而已。

魏禧《答施愚山侍讀書》　愚嘗以謂爲文之道，欲卓然自立于天下，在于積理而練識。【略】所謂練識者，博學于文，而知理之要，練于物務，識時之所宜。理得其要，則言不煩而躬行可踐，識時宜則不爲高論，見諸行事而有功。是故好奇異以爲文，非眞奇也。至平至實之中，狂生小儒皆有所不能道，是則天下之至奇已。故練識如練金，金百練則雜氣盡而精光發，善爲文者，有所不必命之題，有不屑言之理。譬猶治水者沮洳去則波流大，爇火者穢雜除而光明盛也。是故至醇而不流于弱，至清而不流于薄也。

又《宗子發文集序》　今天下治古文衆矣，好古者株守古人之法，而中一無所有，其弊爲優孟之衣冠；天資卓犖者師心自用，其弊爲野戰無紀之師，動而取敗。蹈是二者，而主以自滿假之心，輔以流俗諛言，天資學力所至，適足助其背馳，乃欲卓然並立於古人，嗚呼！難哉！雖然師心自用，其失易明，好古而中無所有，其故非一二言盡也。吾則以爲養氣之功在於集義，文章之能事在於積理。今夫文章，《六經》、《四書》而下，周秦諸子兩漢百家之書，於體無所不備，後之作者不之此則之彼，而唐宋大家則又取其書之精者，參和雜糅，鎔鑄古人以自成，其勢必不可以更加，故自諸大家後，數百年間，未有一人獨創格調，出古人之外者。然文章格調有盡，天下事理日出

而不窮，識不高於庸衆，事理不足關係天下國家之故，則雖有奇文與左史韓歐陽並立無二，亦可無作。古人具在，而吾徒似之，不過古人之再見，顧必多其篇牘以勞苦後世耳目，何爲也？且夫理固非取辦臨文之頃，窮思力索，以求其必得。鍾太傅學書法曰：「每見萬彙，皆畫象之。」韓退之稱張旭書：「變動猶鬼神，不可端倪。」「天地事物之變，可喜可愕，一寓於書。」人生平耳目所見聞，身所經歷，莫不有其所以然之理，雖市儈優倡、大猾逆賊之情狀，竈婢丐夫米鹽凌雜鄙褻之故，必皆深思而謹識之。醞釀蓄積，沈浸而不輕發，及其有故臨文，則大小深淺各以類觸，沛乎若決陂池之不可禦。辟之富人積財，金玉布帛竹頭木屑糞土之屬，無不豫貯。初不必有所用之，而當其必需，則糞土之用，有時與金玉同功。

魏禮《孔英尚文集序》 夫文之有資于游者非一也，而弊于游亦非一，是故泉之在山窪，不盈數尺，達而出之，彌遠而彌大。江河之所以能成浩瀚之勢，資舟楫之用者，固非岷山之麓，朵甘思之西鄙有然也。然而橫潰四出，壅城廬漂禾麥，流殺人民，糞濁腐惡之物，莫不廁錯于其中。然在山之泉未嘗有是。是故子長南游，得烟雲之氣多，而其文益宕蕩可喜。蘇穎濱亦暢其說于書目。夫學問之道，未有封己而能成者也，然而失己者又胥失之。是故吾江西地瘠而民朴，鮮淫巧之技，蕩心之貨，質勝乎文，禮義廉恥有短垣不敢自踰，然而廣己造大，必資于大國名區，人文輻湊之處，情僞萬有，覽風土時物之正變，拓一己固隘之拘虛，然而浮足以蕩吾朴者有之，文足以漓吾質者有之，跅跳之士或先末而後本，氣矜之夫或尚成而遺義，風波之民見事風生，鑿空而架構，皆不可不察也。是故善游者集衆思廣衆益，收效于無窮，不善游者破其故美，蕩析無遺，集衆弊于一身。噫！行則爲世之弊人，文則爲世之敝文而已，惡足尚哉？

又《阮疇生文集序》 夫述作而無我，我何爲而作哉？人之貌不同，以各有其我，人之詩文競出而不窮，以其有我也。是故以古人之氣格識法而成其我，徒我不成，猶必具五官、百骸、神血、鬚眉、髮爪而成人，人人皆同而皆不同，各我其我也。優孟之非孫叔敖，無叔敖之我也，有優孟之我。故以孫叔敖之賢，楚相之貴，楚王垂涕而思，終不得變優孟之我，何也？眞我也。夫嫫母刁父至醜矣，使有欲剟其面，蒙以閭娵子奢之至妍，彼必且號走，逃空谷匿重邱，以謀全其我。雖然，莊生曰：「吾喪我，泠然善矣。」然喪我者吾，吾者何耶？蓋所謂法者，古人之法，亦我之法，會古以忘我，我足以忘乎古。譬如流潦江河，率趨於海，而四者並存而不可廢，大壹惟文哉！

魏世傚《屈翁山文外序》 文章之道，曰氣，曰法，曰格。氣之至者，法與格生焉，是非氣之能生格法也。不多讀書，則不能以養氣。故氣足而格法備也。蓋不善用其氣者，判格法與氣以爲二，而善用之以全其氣者，有必不可分之勢。今夫受天地陰陽之氣以生人，人受氣以成也。五官百骸四肢者，格也；手持足行目視耳聽口言者，法也，則莫非氣也。或胼拇枝指，或一舉而輕千鈞，一日而之千里者，出於常，亦氣也。然且或不引而千鈞舉，不行而千里至，不視不聽而無不見聞者，則亦氣之入于理于神使然也。然如是而不當夫理法之極，則是曜離朱之目，捩工倕之指，而刖夸父之足，背倉公華佗之醫藥，終于病且死，則反不若世之步則步、趨則趨者，氣行而亂也。故夫六經者，天地之人也；秦漢者，手持足行目視耳聽口言，無不得其自然者也。唐宋而下，則教人以當行當視之道，而不至于曜目、捩指、刖足以病且死也。

魏世儼《與朱奕瞻書》 夫文章之道，在于造識而積理。【略】多學以培氣。【略】然則積理造識培氣，豈不在于多讀書乎？夫不多讀書則何以爲文也？然竊見博聞之士，其所爲文章不足滿天下人之心，而所謂理識事晦，累而不能出，連篇累牘，而不知其居要之何在，再讀之岑岑欲寐者，其故何也？愚妄意博聞之士，其弊有三：蓋彼以博綜爲務，則在于多識窮搜，不暇求古人立言之故，此其一；志既在博綜矣，則極日夜之力，考駁是正，一字之舛，一語之可論，必援引鉤索以盡其類，或恃其博綜，而下視古人立言之故，此其二；博綜者學積既廣，隨事觸物，牽證無休，旁達四會，甚至強傅複說以合其謬，此其三也。且夫作文者在于多讀書，此必然之事矣。多讀書而不求之造識積理培氣，與古人立言之故，蔓累以傷其氣，則博綜者爲學之過也。劉貢父誚歐九不讀書，而貢父之傳不及永叔；楊升菴博極群書，而爲文不及熙甫諸公遠甚，此其明徵也。

戴名世《再上韓慕廬大宗伯書》 名世平居讀書，考文章升降之際，竊見夫文章之事，未有不上與下合而能至於極盛者也。上與下合而風氣之權操自上，上之人懸其令以倡率之，而下之人莫不奔走恐後，而不敢有異議於其間。若夫上之人所操者不足以厭服乎下之心，而下之人紛然囂然各持其說，各挾

其技，而有菲薄乎上之心，考校之文一出而心非巷議，嗤點流傳，共指以爲笑，於是乎上之與下，兩相訾謷，齟齬扞格，截然而分爲二，而文體遂不可振。

朱彝尊《答胡司臬書》 古文之學不講久矣。近時欲以此自鳴者，或摹倣司馬氏之形模，或拾歐陽子之餘唾，或局守歸熙甫之緒論，未得古人之百一，輒高自位置，標榜以爲大家，然終不足以眩天下之目而塞其口，集成而詆諆隨之矣。僕之於文，不先立格，惟抒己之所欲言，辭苟足以達而止。恆自笑曰：「平生無大過人處，惟詩詞不入名家，文不入大家，庶幾可以傳於後耳。」雖然，僕之爲此，非名是務也，實也；其於文也，非作僞也，誠也。來教謂法乎秦、漢，不失爲唐；法乎唐，不失爲宋。於理誠然。若僕之所見秦、漢、唐、宋，雖代有升降，要文之流委，而非其源也。顏之推曰：「文章者，原出五經。」而柳子厚論文亦曰：「本之《書》以求其質，本之《詩》以求其恆，本之《禮》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斷，本之《易》以求其動。」王禹偁曰：「爲文而舍《六經》，又何法焉？」李塗曰：「經雖非爲作文設，而千萬代文章從是出。」是則《六經》者，文之源也。足以盡天下之情、之辭、之政、之心，不入於虛僞，而歸於有用。執事誠欲以古文名家，則取法者莫若經焉爾矣。經之爲教不一，六藝異科，衆說之郛，大道之管，得其機神而闡明之，則爲秦，爲漢，爲六朝，爲唐宋，爲元明，靡所不有，亦靡所不合。此謂取之左右而逢其原也。

又《秋水集序》 文之有源者，無畔于經，無窒于理，本乎自得，抒中心所欲言，固不在襲古人以求同，離古人以自異也。

張英《歸孝儀制義序》 文章之於遇合，甚無取乎躁而獲也。夫躁而獲者，惑憑其才思之飈發，鋒鍔之犀利，以取悅於一時，經有識者按之，其氣必不能沈，其力必不能厚，其識必不能精，其格律必不能完渾，其理解必不能純粹。是以博學深思之士，以文章顯天下者，其於遇合之際，造物者若稍遲之，以待其聚精會神，含英而咀華，閎中而肆外，卓然自成一家之文。一出而傳誦海內，非文章之以遇合重，而遇合之以文章重也。

潘天成《評某生文》 作文有四要：一要意透，二要局整，三要氣灝，四要機流。然雖有四要，其實只要意透。意不透，欲局整必板，欲氣灝必浮，欲機流必滑矣。文要練局，然練局又不必專揣摹文字得來，只看本題上所輕的字，重的字，實的字，虛的字，又所起的字，轉的字，住的字，細細推究，細細體認。又當諷詠多遍，將此題中字字神情，津津口中，躍躍目前，了了心中，下筆自能如天造地設，一往而去，首尾相顧，接換相連，有環轉無窮之妙。

唐彪《讀書作文譜》卷一《文源》 袁坤儀曰：「文章小技也。然精神不聚則不工，識見不高則不工，理路不熟則不工，涵養不到則不工，有一毫俗事入其肺腑則不工。故習之者必遠塵冗，屏嗜欲，綿綿焉束心一路，精神全注于文，而不復知其他，既而束心漸熟，妄念漸消，并文字之得失，亦不復置之胸中，天君湛然。以此習文章，即以此養性命，二者合而爲一，故人得其皮我得其髓，人功勞而效鮮，我功逸而效多。大抵修業之道，寂寂者常聚，營營者常分，聚則精專，分則蕩散，精專則深入，蕩散則淺收，此必然之理也。」袁坤儀曰：「作文有三昧。先須掃除胸中鄙穢，不染一塵，靜坐三四月或半年，縱不能，亦須隨事遣情。于念中息念，將妄心妄見減得一分，便有一分受用，習之久久，自然塵氛漸退，淡泊虛融，然後再取經史大家之文次第讀之，口誦心維，優游涵泳，令其漸積汪洋，由是握筆爲文，隨機應副，自然成一家言矣。」

又《讀書總要》 唐彪曰：科舉之學，除經書外，以時文爲先務，次則古文。竊謂所讀之時文貴于極約，不約則不能熟，不熟則作文時神氣機調皆不爲我用也。閱者必宜博經史與古文時文，不多閱則學識淺狹，胸中不富，作文無所取材，文必不能過人。由此推之，科舉之學，讀者當約，閱者宜博，博約又可分兩件也。

又卷六《時文有取用自撰兩端》 顧涇陽曰：「文章家數不同，有奇古、有雄傑、有渾厚、有豐潤、有雅逸、有清爽。先儒所謂習焉而各得其性之所近者是也。然莫不有極至之地，士子造詣，必須隨其質之優爲者而各造其極，不必捨自己之長，而強學他人之所長也！」

又 唐彪曰：則能作者誠不如能用者，故曰爲功名起見也。人生讀文多者不過三百餘篇，少者不過二百餘篇，保無有或遇一二題。所讀之文竟無可用，仍須自己經營，更或久久倚傍他人，一旦無所依倚，雖竭力構思，終不能出人頭地，則能用者又不如慣作者之有把握也。故曰爲文章起見也。如是則二說皆有當，不可偏廢。彪有折衷之論焉，文章自出機杼，則文品高，而

傳後亦久。既作一題，必宜竭力經營，不當先思勦襲，以用爲輔，遇可用者，不妨借用，如兵家之因糧于敵，如此則并行而不相左矣。

又卷七《文章諸法・總論》 先輩云：文章大法有四：一曰章法，二曰股法，三曰句法，四曰字法。四法明而文始有規矩矣。四法之中，章法最重，股法次之，句法、字法又次之。重者固宜極意經營，次者亦宜盡心斟酌也。

又《文章諸要・筆姿》 唐彪曰：文章勝人，全藉筆姿，筆姿勝者，同此看書命意與人無異，及其落筆，抑揚頓挫之間，翩躚飛舞，文雅秀逸，迥異于人，閱之者自不覺心爽神怡矣。筆姿鈍者，看書未嘗不透，命意未嘗不深，及其落筆，或板滯，或平庸，則理雖透而若不透，意雖深而若不深，即不能令人擊節。胡正蒙曰：「文章有格同意同而高下得失異者，其辨只在毫釐之間。」蓋指此也。又嘗論之，學人所讀之文不專在于理勝，理雖至精而筆不雋異，必不宜讀也。學人筆鈍者尤當取筆勝之文，沉潛體會，涵濡既久，或能少變化之，此則人定勝天之理矣。

王弘《秦漢文鈔序》 文以理爲主，氣爲輔。其衰也，則浮耳蕩耳。浮且蕩，奚文之能爲？夫六經尚已，先秦兩漢之文皆尚實，故勳在當時，名垂後世焉。彼綵舟木騮所以不適于用者，其實非也。

顧景星《張石虹集序》 造化之用主散，至人之用主合。天高地下，萬物散殊，造化之用也；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至人之用焉。萬物之有性命，雖造化不能一之，亦不能并十人百人之氣力壽考于一人，而至人合千萬億人之用于一心，以爲神勇，以爲智壽，所謂心用也。非天下之至神，孰能與于此？詩文者心用之至神也。嘗與張子石虹論心用曰：凡物有質則滯于用，惟心之用如風，風無質者也，視無形，聽無聲，颺蒹葦之焰而搖蠶口之絲，蓬飈號颸，山嶽波濤，地如匡樟，及其細也，嘶罅歗孔，吹萬雷同，物不能自聲，而風聲之，此風之用也。又如火，火無質者也，托體而興焉。星星爝爝，陽爲蕭丘，陰爲海燃，燎原炎岡，遇物而化，其炖非炖也，而燔非燔焉，物不能自燭，而火燭之。此火之用也。心之用如斯二者。【略】心用者不滯于質，故喻諸風火。風有模乎？火有範乎？以模範言詩文，是猶模風而範火也。模風範火以語天下之至神，吾與石虹不信也。

陳維崧《四六金鍼》 四六之興，其來尚矣。駢詞儷語，《六經》多有之。至漢乃從典謨誓命，而加之潤色。一篇始末，皆以對偶成文，諧協其聲，以便宣讀，俾聽者易曉，斯亦古文之一體也。元陳繹曾言四六之法，其要有四：一曰約事，二曰分章，三曰明意，四曰屬辭。務在詞簡而意明，此唐人四六之故規，而蘇子瞻之所取則也。後世益以文華，喜工緻而新奇，於是以用事親切，屬對巧的爲精妙。變而爲法凡六：曰熟，曰剪，曰截，曰融，曰化，曰串。能者得之，兼古通今，此宋人四六之新規，而王介甫之所取則也。以云「四六金鍼」，不外是矣。今參考其說，開具二法於後，而以目、體、製、式、格五者附焉。噫，吾於斯道用力十餘稔，庶有一得，願與二三子共之，尚其勿輕以畀人而可哉。

趙吉士《萬青閣文訓・總論》 行文之病甚多，總其大端則有四，約之則有二，更約之則惟一耳。四者惟何？一曰正意發不出，一曰閒文刪不清，一曰古文請不來，一曰時調推不去。然正意不足則閒文必多，古文不來則時調必集，一定之理。所謂約之爲二也，要之只一，苟且不肯用心而已。不用心之病，平日在讀，臨時在做，假如題目到手，須先將大意解明，隨於大意之中，分出每股意思，既立股頭，便要想此一股中如何起，如何承，如何開，如何闔。有不妥處，有未盡處，必不輕放，務須求妥求盡而後止。譬如對敵者必破堅擒賊，然後旋師。如此何患意思不足？至於用筆即如對敵時，器械務要便捷爽快，動中窾會，方能刀刀見血，克敵制勝。今作文者大抵每股合掌，未必有意。即有意思只是股頭數語，到得要緊處，却又力量不濟，竟自歇了，反於沒要緊處刺刺不休。尤可恨者，要緊所在正要一語道破，却又字句拖沓，意思雖好說來畢竟一場沒趣，最敗人意。譬如臨敵時一戰可破，偏費盡周折，弄得半瘸不危，及力量不濟即便虛掩一刀，抽身而走，倒在無敵處支手舞脚，拖刀弄劍，其有不大敗者乎？經史古文，俱是聖賢先儒闡明事物之理，其理與四子相通，旨趣最深，文字最妙，眞是採木於鄧林，探珠於合浦，取之不窮，用之不竭。臨文時須將題意解明，隨於古文中想取結構議論，機調字句則自然無一不佳。至於時文，不過備格式習法度而已。即其佳者，亦必自古文得來，豈可將古文概置度閣。而所取時文又皆庸惡陋劣者，止求其便，不求其美，其亦不思之甚矣。然得力處全在讀時用心。譬如用兵者須於平日訓練，或正兵，或奇兵，或水攻，或火攻，或多，或寡，或分，或合，天時地利，金鼓號令，步伐止齊之法，一一熟習，使千萬之耳目手足，俱聽命於一人之心，如臂使指，投之所向，無不如意。以此衆戰，誰能禦之。

若使平日全不訓練，不過執簿呼名，臨時豈能調發，倉卒無計，只得將打馬草、馱帳房、供樵爨一班火頭軍支應搪塞，然而不敗者未之有也。所以然者，只是苟且門面，不肯用心之故。夫「門面」二字，掤得來固難，打得破尤難。若一被他掤定，則終身墮坑落塹，永無出頭之日矣。

屈大均《無悶堂文集序》 吾嘗謂文人之文多虛，儒者之文多實。其虛以氣，其實以理故也。天下至實者理而已耳，至虛者氣而已耳。爲文者能以理而主其氣，則氣實，否則氣虛。故有謂文以氣爲主者，非也。儒者之道舍窮理之外無餘事，窮理所以盡其性，盡其性所以至其命。命至矣，性盡矣，如是而發爲文，廣大爲外，精微爲內，高明爲始，中庸爲終。其造詣有非文人之所敢望者，噫嘻！豈非文之至乎其極者哉！

又《黃太史文集序》 文之至者，莫妙于自然。自然之至者，不見其氣，并不見其理，如日月之光，然光可見也，而其所以光不可見也。光，氣也；理者，所以光者也。不見其所以光而理化，理化而其氣與之俱化，是之謂天地至文。先生之能行其自然也，蓋用力之久，窮極變化，故能曲折縱橫無不如其意，體與格百出而不窮。子瞻所謂「行乎其所不得不行，止乎其所不得不止」。

李光地《榕村語錄》卷二九《詩文一》 作古文要歸於眞實，不爾，心先不古，文何能古？東坡作《韓文公廟碑》，便稱其揮斥佛老之功，張皇誇大，及作大悲閣、諸浮圖記，又稱佛之妙，窮天極地，却是一口兩舌。其歸談儒，儒亦不精；談禪，禪亦不精；只落得要做好文章，卒至文章亦不好。所以聖人說修辭立其誠。

又 爲文有本有末。所謂本，非必定是聖賢道理，本人所見透處，便是本。

又 作文且未須說得體製法度，第一先要明白，若那事考究得十分明白，據事直書，自然不煩刪減而閒文自去，詞必古矣。

又 古文近頗知其作法，但不暇做工夫。問如何？曰：其本自然，要以經書道理爲主，文字却不要規摹那一家。教人看得似那一家便非。其至短者，要有意思；長者，要有裁剪。柳州與楊誨之說車書凡數千言，字字琢鍊，又是一氣流出，連虛字要換他一箇亦不得，即寒溫語皆妙。大都韓、柳動筆，即一兩行都是留意無苟作者，到後信筆寫來，無不入妙。又字眼亦要緊當，取材於兩漢，若字眼不古雅，文字便減色。古文內著不得工麗對句。古詩對句太多，亦六朝始然，唐初尚襲其餘習，至工部始洗脫。

方苞《又書貨殖傳後》 《春秋》之製義法，自太史公發之，而後之深於文者亦具焉。義，即《易》之所謂「言有物」也；法，即《易》之所謂「言有序」也。義以爲經而法緯之，然後爲成體之文。

李紱《古文辭禁八條》 有明嘉靖以來，古文中絕，非獨體要失也，其辭亦已弊矣。曾子謂「出辭氣斯遠鄙倍。」文則辭氣之精者也。鄙且倍，其可乎？余約其弊之類凡八條，俾初學之士自檢所作，別擇而汰之，庶乎韓子去陳言之意，于聖朝文治或有少裨焉。一禁用儒先語錄。語錄一字，始見于學佛人錄龐蘊語，相沿至宋始盛。其體雜以世俗鄙言如「麻三斤」、「乾矢橛」之類，穢惡不可近。而儒者弟子無識，亦錄其師之語爲語錄，并倣其體，全用鄙言，如「彼、此」字自可用，乃必用「這、那」字，「之」字自可用，乃必用「的」字，「矣」字自可用，乃必用了字，無論理倍與否，其鄙亦已甚矣。《魯論》具在，孔門弟子記聖人之言，曷嘗作如是鄙語哉！南宋以還，并以語錄入古文，展卷憮然，不能解其爲何等文字也。一禁用佛老唾餘。《內典》、《道藏》，本自晉、唐以來浮薄文人竊取《莊》、《列》荒唐之言，妝點文飾以爲書，其言類爲杳渺不可解之說，以爲高深。不知聖人論辭以達爲主，彼乃以不可達爲妙，此蘇氏譏揚雄所謂「以艱深文其淺陋」者也。明季文弊，好用二氏書，至國初錢牧齋而極。有志學古者亟宜避之。一禁用訓詁講章。自儒行不修，而講學盛行，《六經》三傳尋章摘句，以口治不以身治，固已陋矣。世乃有所謂講章者，專爲時文而作，尤陋之陋，始于《蒙存》、《淺達》諸書，而三家村中蒙師俗子，經字未能全識，皆欲哆然說書，庸惡陋劣，經義爲之晦蝕，乃或引用其說入古文，此如取糞壤以充幃，苟非逐臭之夫，烏能佩之？如古文中必欲援引經傳，則漢注唐疏，差爲近古耳。一禁用時文評語。古人題跋書後，于文與事必有發明，雖寥寥數語，亦卓然可傳。時文根柢既淺薄，選家尤多庸陋，信手塡輟，陳言滿紙，不過清新俊逸、典貴高華等字，識者望而生厭，作古文辭稱人文，學者乃亦鈔而用之，其文之不堪，亦不必卒讀而知之矣。一禁用四六駢語。凡古文皆直書其事，直論其理，而駢體則皆餖飣浮詞，駢句又傷文體。歐公「竹簟」「暑風」之語，猶有議者，不知公乃爲兩制序文，故兼一二駢語耳，他文則從不相犯也。或謂經傳亦有駢語，然皆四字短句，氣

質古健，若駢儷長句則斷然無有矣。一禁用頌揚套語。古人作文稱人之美，銖稱黍量，片語不溢。使後世得據爲定論，此韓、歐、曾、王家法也。世俗應酬文字，擬人不以其倫，行必曾史，文必馬班，詩必李杜，蓋乞兒口語，豈可施之古文？一禁用傳奇小說。小說始于唐人，鑿空撰爲新奇可喜之事，描摹刻酷，鄙瑣穢褻，無所不至，若《太平廣記》是也。宋元而下，泛濫斯極。然既爲小說，士君子不觀，吾無責焉耳，若古文則經國之大業也，小說豈容闌入？明嘉隆以後，輕儁小生自詡爲才人者，皆小說家耳，未暇數而責之。一禁用市井鄙言。詩有俗謠，若《子夜歌》、《竹枝詞》，多用諺語，至于古文，必須典雅，《戴記》謂：「言必則古，昔稱先王。」子長亦謂：「言不雅馴，縉紳先生難言之。」昌黎約《六經》之旨以成文，柳州謂：「盡六藝之奇味以足其口。」庶可免市井之陋。

汪由敦《陳月溪制義序》　人秉天地之清氣以生，而以其菁英發而爲文。則亦以至清者爲足貴。游之乎《詩》《書》之原，所以養其清也；惟陳言之務去，所以衛其清也。古人爲文之大端，不外乎是。

劉大櫆《論文偶記》　行文之道，神爲主，氣輔之。曹子桓、蘇子由論文，以氣爲主，是矣。然氣隨神轉，神渾則氣灝，神遠則氣逸，神偉則氣高，神變則氣奇，神深則氣靜，故神爲氣之主。至專以理爲主者，則猶未盡其妙也。蓋人不窮理讀書，則出詞鄙倍空疏。人無經濟，則言雖累牘，不適於用。故義理、書卷、經濟者，行文之實，若行文自另是一事。譬如大匠操斤，無土木材料，縱有成風盡堊手段，何處設施？然即土木材料，而不善設施者甚多，終不可爲大匠。故文人者，大匠也；神氣、音節者，匠人之能事也；義理、書卷、經濟者，匠人之材料也。

又　古人文字最不可攀處，只是文法高妙。

又　神者，文家之寶。文章最要氣盛；然無神以主之，則氣無所坿，蕩乎不知其所歸也。神者氣之主，氣者神之用。神只是氣之精處。古人文章可告人者惟法耳。然不得其神而徒守其法，則死法而已。要在自家於讀時微會之。李翰云：「文章如千軍萬馬；風恬雨霽，寂無人聲。」此語最形容得氣好。論氣不論勢，文法總不備。

又　神氣者，文之最精處也；音節者，文之稍粗處也；字句者，文之最粗處也。然論文而至於字句，則文之能事盡矣。蓋音節者，神氣之迹也；字句者，音節之矩也。神氣不可見，於音節見之；音節無可準，以字句準之。

徐乾學《曹峨眉文集序》　說者謂唐太宗雄才盛略，致治太平，幾及三代，而文章不能革六代之陋。其後百餘年，王孟李杜輩出，始以詩盛于開元、天寶之間。及元和之際，韓退之、柳子厚與其徒創爲古文，根柢《六經》，馳驟班馬，于是齊梁綺麗之習無一存者，天下至今宗之。而方其始也，以房、杜、王、魏之相業，虞、楮、歐、薛之文學，而終不能與于文章之事，則毋乃文之興也，亦有其時，雖有聖君賢相相與極力推挽，而不遇其時焉，則亦終於無所濟。

張謙宜《絸齋論文》卷一　文品以人品爲本，學識并到，筆下能擇能捨，立言務取矜貴，其品自高。

又　作各體文，原本經術，根極理要，儒者之風也。縱令英爽豪俊，不溢繩墨。若憑恃聰明，雜以世情異教，故爲譸張矯激之詞，忿口放言，無所忌憚，直里巷小人中識字弄筆者耳，何足道哉。

又　爲文必須理正，予之奪之，不敢有私心，下筆期於理通，抑揚反覆行乎不得不然，而非以媚世。

又　凡爲古文先掃去世情，以我識見議論爲主，周旋則黏滯纏繞不得自快矣。

又　文以載道明理，不止效其聲響說話。

又　文字一眞，便兼衆妙。

又　詞古不如意古，意何以古？循理明義，不迎合畏避，一如古人之立身而已。

又　古文不在字句，而在立意。言必關乎名教，不委曲徇人者，古人立身立言之根本也。

又　古文雖尚蘊藉，不許平衍，雖貴揮霍，不得狂暴，雖宜典雅，勿事餖飣。

又　古文以無套數爲佳。

又　古文妙處全在有澀味，澀者其嶄然不滓，時文所不能汩者也。文有陡勢頗好，然須有放平處。字字陡豎，不成文體矣。古人文字峭古，是骨格挺拔煅煉精嚴音頭節奏俱以無心入妙。

又　爲官作文一要辣，二要冷。面帶霜威，筆如巨石之墜於山，方可脫俗。

又　古文各有家門，體製遞相仿效，如《客難》、《賓戲》、《進學解》所自來也，其妙全在不甚似。若《文選》中《七發》、《七啓》、《演連珠》，令人厭觀。

又　書要只管讀，理要只管析。蓄之洊多，所見透底，可以言矣，且勿輕出。遲之又久，如饑鷹掣臂，如秋水崩堤，浩浩勃勃，禁止不住，斯爲得之。蓋文心初茁，勢尚嫩軟，一有摧折，不能復生故也。學者勿急於見長，勿急於求名，一有此病，終身無成。戒之戒之。

又　孫思邈曰：膽欲大而心欲小，此行文之格言也。膽大則能創獲，心小則能入細。膽雖大而心不小，或是粗莽；心雖小而膽不大，必至委蔫。惟明理足以壯吾膽，惟有識足以擴充吾膽，惟養氣足以推行吾膽。合而一之，然後言人所不敢言，而心不懾，言人所不能言，而衆不疑。此豈小生伎倆哉！

又　古人當其位，行其事，或指斥奸佞，或論民生利病，皆不得不言。又生當無諱之世，受知遇之恩，本身之學問品行久孚於公論。然後感慨淋漓，一往傾瀉，其文亦鬱勃魁磊，與日月爭光，自非然者。遵言遜之戒，守含章之貞，相時立言，自有尺度已。

又　人之本質，譬如素練，看是何色打底子。若是理學開頭，腐鈍之癖恐難展拓；若從文字入手，跳浪之氣未易驅除。必不得已，博學於文章，約之以正理，使才調英發而心志端正，庶乎不錯。此自己體貼而得者，先儒必以爲倒說，於救時或是折肱之語。

又　說道理不得帶冬烘味，頌官人萬勿效篋片態，贊神功又全非巫覡語。除此三病，再質諸古人。【略】迎合時君，諂諛宰相，此古人必不肯做之事。未做文時，先存古人之心，方有根柢。不然於字句聲調上求之，只似戲子登臺，學說官話耳。

又　文必直抒所見，然後可傳。必八面周旋，都無是處。

又　論人、論事、論世，皆理也，不可岐視。文必準乎理，已是作手。至意從理出，氣由理充，則希世一見者也，惟方正學能之，歸震川次之。

又　古人言之有物，能見其大，雖遊戲假託之文，亦成局面。後人猥瑣拘曲，所重不過字畫、園亭、飲食、聲伎，儘力支撐，無非嗜欲，其文如一擔燈草，燒灰不及數合，何足道哉。

又　古人筆意轉換處，反正錯綜，乃見古趣，正不在字句也。後生所謂古色古貌，鈍賊最低手耳。

又卷六　學古人文，當先立志。如歐陽公既已成進士爲美官，而舊本韓文未嘗去手，刻苦摹擬，脫落皮毛。有此精神力量，自足千古，文章所以必傳也。

又　明理非以爲文，而文實從此出。方其初入，不免苦澁，久而洊甘，又久而融汁，又久而弩芒生葉，勢勃勃而無所發。其必發於文乎？當其搆思，思即理也。已而造意，意即理也。以至湊機布勢，波瀾橫溢，蓋無一非理。其實心與理俱忘，手與心相忘，莫知其然。吾之好惡予奪，已不謬於聖賢矣。

又　學文者先求有所見，再求達其所見。任臆而行，自有轉換，自有低昂起伏承接斷續，皆非有心爲之，自然中節。至其句法長短，字法生熟，章法駢散，總期於趁手快心。而未嘗豫設成法於胸中，此則效古文之妙諦也。

王之績《鐵立文起》卷首《文體統論》　王懋公曰：予向辨別詩文，體製後有家數、世次、羣書、意匠四類。家數云何？如汪彥章謂：「左氏、屈原，始以文章自爲一家，而稍與經分。所謂一代大作手是也。」又如昔人云：「神人之言微，聖人之言簡，賢人之言明，衆人之言多，小人之言妄。」古今文章家，能出此數語耶？世次云何？如昔人謂：「先秦兩漢詩文具備，晉人清談、書法，六朝人四六，唐人詩、小說，宋人詩餘，元人畫與南北劇，皆是獨立一代。」又曰：「西漢自王褒以下，文字專事詞藻，不復簡古。而谷永等書，雜引經傳，無復己見，而古學遠矣。」所以讀書不可不論世也。羣書云何？如漢人稱楊雄工賦，王君大習兵，桓譚欲從二子學。子雲曰：「能讀千賦則善賦。」君大曰：「能觀千劍則曉劍。」嗟夫，學者既知文章體製，而又博極羣書，則多錢善賈，有必然者。猶患不能出人頭地哉。雖然，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如宋呂本中云：「須令有所悟入，則自然度越諸子。悟入之理，正在工夫勤惰間耳。如張長史見公孫大娘舞劍器，頓悟筆法。如張者專意此事，未嘗少忘胸中。故能遇事有得，遂造神妙，使他人觀舞，有何干涉？」故論文而終之以意匠，所謂運用之妙在一心。蓋兵法即文機也。

又　鍾伯敬曰：士必平日博於讀書，深於觀理，厚於養氣。發而爲文，

各有以見其才之所不相借，情之所不容已，神之所不可強，志之所不能奪者，而後可以言體。已乃隨其純疵、離合、偏全之數而損益焉，斯之謂正，非一日之積也。吾願求乎文者，姑勿言其正與不正，而先論其體。體者何？讀書觀理養氣，得其才情神志所在而已。此不求正而自正之道也。

又　王懋公曰：《逸雅》既釋文矣，何獨於章而遺之？按《六書精蘊》云：「章，樂之一成也。字意從音從十，條理自始而終也。」章與文同。文也者，其輝光也；章也者，其節奏也。節訓止，奏訓進，取進止不越軌度之義。於此可悟行乎其所不得不行，止乎其所不得不止，正文家大章法也。章法具而後成文，亦猶條理全而後成樂。

又《後編》卷五《策論通論》　文章本於氣骨而成於學力，眞能古人自命，便可奴隸百家。若得其字句而遺其神理，陋矣。故今但以文章氣局爲主，拾千家之殘瀋，團百氏之敗絮，而以爲工，吾不信也。

又卷六《論》　作論之法，須依於忠厚，止于理義。可標駁羣彥，不可戲薄聖賢。可攄理陳詞，不可以強詞奪正理。衆毀而吾獨譽之，發吉人之心事，抒千古之幽光，若衆譽則不可輕毀也。有過處可求無過，無過而求有過，則刻矣。文章之微，關係心術，學者愼之。

又　論貴古，賈生《過秦》其最也；論貴圓，蘇氏兄弟稱絕調焉。故學論者，取材于古，而猶當暢之以蘇文。

袁枚《與孫倩之秀才書》　夫古文者，卽古人立言之謂也，能字字立於紙上，則古矣。今之爲文者，字字卧於紙上。夫紙上尙不能立，安望其能立於世間乎？不知者，動引隋柳虬之言，以爲時有古今，文無古今。唐、宋之不能爲漢、秦，猶漢、秦之不能爲三代也。此言是也。然而《韶》，舜樂也，孔子云：「樂則《韶》舞。」使夫子得邦家，則《韶》樂未必不可復。文章之道，何獨不然！僕以爲欲奏雅者先絕俗，欲復古者先拒今。俗絕不至，今拒不儳，而古文之道思過半矣。韓子非三代、兩漢之書不觀，柳子自言所得亦不過《左》、《國》、《荀》、《孟》、《莊》、《老》、《太史》而已。當唐之時，所有之書，非若今之雜且夥也。然而拒之惟恐不力，況今日之僕遽相從，紛紛喋喋哉？

紀昀《香亭文稿序》　自前明正德嘉靖間，李空同諸人始以摹擬秦漢爲倡，於是人人皆秦漢，而人人之秦漢實同一音。茅鹿門諸人以摹擬八家爲倡，於是人人皆八家，而人人之八家又同一音。模造面具，其斯之謂歟？久而自厭，漸闢別途，於是鍾伯敬諸人，以冷峭幽渺求神致於一字一句之間。陳卧子諸人更沿溯六朝，變爲富麗，左右佩劍相笑不休，數百年來，變態百出，實則惟此四派迭爲盛衰而已。夫爲文不根柢古人，是倣規矩也；爲文而刻畫古人，是手執規矩不能自爲方圓也。孟子有言：梓匠輪輿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是雖非爲論文設，而千古論文之奧，具是言矣。夫巧者心所爲，心所以能巧，則非心之自能。爲學不正則雜，學不博則陋，學不精則膚，雜而兼以陋且膚，是惡能生巧？卽恃聰明以爲巧，亦巧其所巧，非古人之所謂巧也。惟根本《六經》而旁參以史、子、集，使理之疑似，事之經權，了然于心，脫然於手，縱橫伸縮，惟意所如，而自然不悖於道，其爲巧也不有不期然而然者乎？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〇《李元賓文編》　希聲之序則謂文以理爲本，而詞質在所尙。元賓尙於詞，故詞勝於理，退之尙於質，故理勝其詞。退之雖窮老不休，終不能爲元賓之詞，假使元賓後退之死，亦不及退之之質。

又卷一五二《宋景文集》　至於舉陸機之謝花啓秀、韓愈之陳言務去，以爲爲文之要，則其生平得力，具可想見矣。

又《騎省集》　《讀書志》稱其文思敏速，凡有撰述，常不喜豫作，有欲從其求文者，必戒臨事卽來請，往往執筆立就，未嘗沉思。常曰文速則意思敏壯，緩則體勢疏慢。

又卷一六六《桂隱文集》　考集中有與揭曼碩書，稱文章期於古而不期於襲，期於善而不期於同，期於理之達、神之超、變化起伏之妙，而不盡期於爲收斂平緩之勢。若以委怯爲和平，迂撓爲舂容，如學西施者僅得其顰，學孫叔敖者僅得其衣冠談笑，非善學者也。蓋其文章宗旨，主於自出機軸，而不以摹擬字句爲古。

又卷一六九《宋景濂未刻集》　蓋文章一道，隨事立言，與訓詁經義，排纂語錄，其例小殊。

又卷一九四《斯文正統》　然三代以前，文皆載道，三代以後，流派漸分。猶之衣資布帛，不能廢五采之華，食舉菽粟，不能廢八珍之味。必欲一掃而空之，於理甚正，而於事必不能行。

尤侗《己丑眞風序》　文者，與世變者也。天地以大文造世。合觀前史，三皇爲破，五帝爲承，三王爲講，漢爲起，晉爲虛，唐爲中，宋爲後，明爲

東，而其間七雄、三國、六朝、五季皆其起伏呼應，斷續波瀾之妙。且即一代爲一篇，而章法、股法、句法、字法無不具焉。故文莫變于天地。人以天地之文造文，文與天地始，與天地中，與天地終。天地變而世變，世變而文變。使世而不變，則揖讓之後無征誅，征誅之後無封建，封建之後無郡縣，郡縣之後無割據矣。使文而不變，則典謨之後無誓誥，誓誥之後無論策，論策之後無詩賦，詩賦之後無詞曲，詞曲之後無制義矣。吾所憂者，天地無窮不變之時，亦無變不窮之理。多藏者厚亡，喜新者易故，題目既完好，文難續耳。然而造化大奇，非可意測，方其未變，不知其變者至也；及其變，不知其變者又至也。

又《牧靡集序》 當世作者，甲自以爲昌黎，乙自以爲廬陵，且不屑有漢，無論晉魏，況六朝乎？【略】文人相輕，自古已然，文心之不同如其面焉。尺有所短，寸有所長，未可執此而棄彼，舉一而廢百也。今使驅天下之人盡出于昌黎、廬陵之門，則兩漢以下，六朝以上，千百年間，其人必皆化爲異物，而其文亦如冷烟荒草，隨風飄滅于無何有之鄉，然後可耳。若既有一代之人，則自有一代之文。假令班、揚、潘、陸、顏、謝、徐、庾諸子聚一堂之上，分毫比墨，有如宮商相宜，絲竹迭奏，唱予和女，相視而笑者矣。雖有韓、歐在座，必不齟齬而詆譏也。而今人顧爲拘墟之見，何其夸而自小乎？

申涵光《與朱錫鬯書》 夫古文之難，又非詩比。左、國、史、漢、韓、柳、歐、蘇，法備矣，斤斤摹之，則爲效顰，跳而別圖，便墮惡道。故有明三百年有名篇無名集，職是故也。

彭賓《茹吉社文序》 大槩文章一道，不當論末而當論本，必如何而古法，必如何而先輩，皆末也。古人所傳者皆其一時之機杼，偶然而成，而本不傳焉。學有源流，漸漬於《六經》、子、史，非一朝夕之事。今人不學先輩之所學，而學先輩一時偶然而成之言，宜其舛謬鄙固不知變通也。譬之大賈然，其所販之物必販之於所產之地，待時而鬻焉，得時則貴，所獲無算矣。小賈沄沄，朝而販之於塗，暮而鬻之于塗耳。今人之勦襲遺瀋以飾觀聽者，小賈之類也，又何深求焉？

又《文稿可久序》 今夫文之所以不可久者，何也？以其胸無成見，因人之好尚以希倖一時之喜，僅取乎人而勝乎人也。磨之而加瑩，雕之而增文，則枉屈紆繞者多矣！大槩先輩之文，有當時見爲平淡，久之而不能易，必代有數人，人有數篇，即一科之中，英絕領袖者，其文多有可觀，亦非曰某某之文皆可久也。故作文者而期于可久，作者難矣！

又《馮函輝文序》 文章之道，必因其時之可乘而急取之。年方舞象，志既遐邁，氣復雄舉，如李廣之射石，不知其爲石輒飲羽矣。年漸大者，心膽漸怯，知其爲石，則就其知之之時，一往之氣已奪，宜其不復飲羽也。

易學實《王山文集序》 夫即今之人爲今之文，輒命之曰古，豈非以其取古體裁，役古神氣以爲今人之文，而遂可合于古人之文乎？然古人則未嘗有一定之體裁也。《六經》、《語》、《孟》、《左》、《國》、秦漢以至唐宋大家之文具在，學者取而思之，其體譔爲何如耶？至謂役古人之神氣以爲神氣，斯言也又似是而不可以不辨者也。子輿氏有言，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古人浩然之氣得之善養，善養浩然之氣，得之集義，苟以爲道德之氣與文章之氣殊塗異轍，則《易》之修詞立誠，昌黎之文以貫道，莫不橫流今古，充塞天地，有二義哉？然則謂役古人之神氣爲我之神氣，獨不可即我之神氣爲橫流今古充塞天地之神氣乎？且夫古人之神氣，極其所至，亦不過如日星明沒，風雲變態於渾涵灝氣中耳，吾何能執而役之？亦何必執而役之哉？

安致遠《漁村文集序》 詩文者，與風會爲轉移者也。而世有作者，則常以詩文轉移夫風會，何也？詩文之變不可勝窮，爲於舉世所共爲之日，則其勢同而易；爲於舉世所不爲之日，則其勢獨而難。乃有志之士，每爲其獨且難者，屹然于風會波靡之日，此非不惑于流俗者不能也。

潘耒《錢飲光八十壽序》 自昔人有立言不朽之論，而士之不遇於時者，多藉文辭以傳。文之爲物，不金石而堅，不江河而流，其力能使作之者與天壤同壽。然古今來盡心於文辭者，不知凡幾，而卓然名世者，可指而數也，或傳或不傳，其故安在？夫子曰：「辭達而已矣。」昌黎云：「唯古於詞必己出。」夫唯必己出，而後能達，必達而後能行遠。古之爲文若詩者，皆有獨至之見，孤行之氣，不可解之情，鬱於中而宣於外，縱橫高下，一一從胸襟流出，浩乎沛然，無施不可。今也本無所見，而尺寸規模古人，徒依彷其音節，揣摩其波瀾意度以爲工，離是而索其所以爲文者枵然無有也，欲不速朽得乎？

李驥《若菴集序》 文無定則，縱橫變化，不可以一律繩也。而可以一律

繩者，曰不詭於道而已。子思子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道本乎性情者也，而性情之所極則文生焉。文生於性情則雅則潔，而離於性情則鄙則雜。

陳僖《與龐霽公論文書》 凡文章之不可不講者有八，八者何？體也，理也，氣也，法也，情也，韻也，辭也，宗也。詞賦傳誌，記序碑銘，各不相侔，一篇之中，前後巨細，左右上下，各若有職而不亂者，體也。述之以事，本之以道，折衷其是非，去取其可否，不忤乎人情，不謬於聖人，理也。推之使高如泰山之崇，崛如垂天之雲；作之使雄壯如滄江八月之濤，海運吞舟之魚；大焉使如雷霆之奮，鼓舞萬物；小焉如脉絡之行，出入無間，則氣也。若夫法也者，繩墨也，開闔起伏，虛實照應是也。得乎法，如豆泰氏持策攬轡，圓旋中規，方折中矩，如環人之車，駕以駃騠，驅通道，上峻岅，無所不可，否則倒行逆施，康莊皆險阻矣。情也者，心之所思，意之所感，發舒於語言文字，讀之者皆可逆得其悲歡好惡之微，雖欲自掩而不可得者，此工樂者能使喜慍見於聲，工舞者能使欣戚見於容也。至於篇有含蓄，句有蘊藉，墨中之鏗鏘，言外之風致，餘章末句，留味無窮，如朱絃之有遺音，太羹之有遺味，所謂韻也。文章無韻，譬之壯夫骨強氣盛而神色昏瞢，言動凡濁，亦庸俗鄙人已耳。夫文何爲而設也？以傳理耳。知理者不能言，世之能言者多矣，而文者獨傳，豈獨傳哉？因其能文也。言之不文，不可以行遠，因其能文而言益工，因其言工而理益明，則辭尙焉。所謂辭者，非艱澁險怪，必如科斗鳥跡所記弦匏之歌，鐘鼎之文也。期於典則簡潔而已，不典則，則無氣象；不簡潔，則不雅馴。堆砌綺靡，失之遠矣。宗者何？一篇之立義是也。凡作一文，必有一義，始終關鍵，皆繫於此，如四瀆雖納有百川，或匯而爲廣澤，汪洋千里，要自發源江海耳。此文之不可無宗，而宗之不可不趨也。能講究乎此，則超然懸解，躐等頓造，徑至妙處。不然，卽研精苦思，捫隙發罅，究不得窺其門戶矣。

黃始《聽嚶堂四六新書序》 日星麗乎天而光華常旦，川嶽附乎地而經緯恆新，是日星川嶽天地之大文也。使天有其日星而無雲霞爲之披拂、雨露爲之濡潤，則天亦頹然其光華爾；使地有其川嶽而無波濤爲之瀠洄、草木爲之掩映，則地亦龐然其經緯爾，曷以窮生態之奇，宣物華之盛哉！文章之道亦然。西京而下暨唐宋諸大家之文，文之日星川嶽也，魏晉而下自六朝以迄唐初諸子比耦之文，文之雲霞雨露波濤草木也。龍門、昌黎、歐、蘇諸家發其光華，彰其經緯，而無徐、庾、謝、鮑、王、楊、盧、駱諸子爲之披拂焉、濡潤焉、瀠洄而掩映焉，則文之體終未備，文之奇終未宣，文之精英光怪終未畢呈而暢露。故大家之文與比耦之文不可不幷傳也。或者曰，大家之文起伏呼應，賓主開闔，莫不有法，故行乎其所不得不行，止乎其所不得不止，若夫比耦之文，不過選聲諧律，句櫛字比，雕蟲小技，壯夫弗爲耳。嗚呼，是未知大家之文固貴乎法，而比耦之文亦未始離乎法也。大家之有起伏呼應賓主開闔，則選聲諧律，句櫛字比之中，未始無起伏呼應賓主開闔也。序事則有起伏，有呼應，而虛實之法備焉矣；用事則有賓主，有開闔，而反正之法備焉矣。況乎叙述而後先有次，敷陳則輕重有體，箴則有諷有規，頌亦無諛無濫。掇景而風雲起其筆端，摛情則啼笑生於字裏，莫不極天人之奧義，寫物類之妍思，則誠哉比耦之文與大家之文，不得不相輔而幷傳也。

蔣永修《華容孫氏七葉文集序》 大凡詩文主乎氣，氣博則優，氣厚則久，凝則用不竭而浩然者，雖數世有光。剽竊者客氣也，膚靡者浮氣也，諧浪者散氣也，幽靈慧辨纖材刻機，則氣之盡者也。惟博則不客，厚則不浮，凝則不散，浩然則不盡。

田同之《西圃文說》卷三 文章家繩墨、布置、奇正、轉折，自有專門師法，至於中間一段精神命脈骨髓，則非洗滌心源獨立物表者，不足以與此。觀秦漢以前之文，每家各有本色，且莫不各有一段千古不可磨滅之見。是以老家必不肯勦儒家之說，縱橫家必不肯借墨家之談，各自其本色而鳴之爲言，雖爲術襍駁，要皆本色也。故精光所注，歷久而不泯於世。兩漢而下之文之所以不如者此也。迨唐宋而下文人莫不語性命，談治道，自托於儒家之言，然究無一段千古不可磨滅之見。【略】文以意爲主，主立則氣勝，氣勝則鏘洋精采從之而生。

又　立言之道有六難：學難乎淵該，事難乎綜覈，詞難乎雅健，氣難乎冲和，識難乎通融，志難乎沉澹。【略】予謂淵該、綜覈、雅健、冲和、通融五者，固屬難兼，猶不絕響，至志難沉澹一語，則幾於道矣。【略】王文恪云：爲文必法古，使人讀之不知所師，善師古者也。若拘拘規倣如邯鄲之學步、東施之效顰，則陋矣。所謂師其意不師其詞者，此最得爲文之妙訣。

又　文章雖不要蹈襲古人一言一句，然古人自有奪胎換骨法載在篇章，

歷可指數，此實不傳之秘。【略】文章以體製爲先，精工次之，失其體製，雖浮聲切響，抽對白黃，極其精工，不可謂之文。文章不使事最難，使事多亦最難。不使事難於立意，使事多難於遣辭。能立言者未必能造語，能遣詞者未必能免俗，此又其最難者。

又　文章以氣韻爲上乘，氣韻不足，雖有詞藻，豈稱佳作。

楊繩武《論文四則》 清眞雅正，皇上聖諭，實爲千古論文之極則也。凡學者遵循是旨，深造有得，乃可以登作者之堂。而要其從入之路，必在於多讀書，有原本，彌中瀑外，篤實光輝，乃能矯陋式靡，以造于清眞雅正之域。譬之長江大河，發源萬里，細流不擇，魚龍百怪出沒其中，而其實淆之不濁，所謂清也。若夫溝渠之水雨集易盈，頃刻便盡，終爲藏垢納污之所而已。天地之氣，流而爲川，峙而爲山，翼者能飛，趾者能走，得其秀者爲人。雷雨時至，百卉盡放，皆有生意貫徹于其中，是之謂眞。若使刻木爲人，翦綵爲花，圖繪之山川鳥獸，雖窮形極相，生意已盡，焉得爲眞有人於此？被服容貌不能動人，而胸有數百卷書，舉止吐屬自然雅令。一旦執市儈之夫，草野之子，與之揖讓談論，雖厚自矜飾強作解事，亦俗不可耐而已。武侯陣圖，陣間容陣，隊間容隊，風雲蛇鳥，變化不測，而實出于陰陽、奇偶、天地、自然之數，所謂正也。若驅率市人，漫無紀律；或拘牽陳轍，不識變化，則如房琯之車戰，宋襄之不阻不禽。方敗績覆壓是懼，焉得爲守正乎？韓退之曰孟子醇乎其醇；柳子厚曰本之太史以著其潔。孟子之文縱橫恣肆，不可方物而謂之醇；太史公之文怪奇瑋噩，無所不有而謂之潔。知孟子之所以爲醇，太史公之所以爲潔，可以得清眞雅正之所從入矣。

又　古人所以必嚴文章流別也，大抵文章之道，未論妍媸，先別高下。果其根柢盤深，氣骨厚重，筆力堅剛，雖間有未醇，無傷大雅。若骨少而肉多，詞豐而意弱，力量既薄，根柢亦浮，縱完好可觀，不登上乘。然或欲避平鈍，轉入離奇，牛鬼蛇神，麞頭鼠目，則又在所必禁。

魯之裕《王若巖時文序》 文載道者也，非藝也。道精粗純駁，而文之境候即因焉，不可得而飾者也。雖然，天下之積力於文者衆矣，道果載於其內歟？載之則文也即道也，不可以藝視之者也。雖然，道無窮盡，無方體者也。載之之文亦不可以方體窮盡之者也。是故才子之文華，學士之文博，近於仁者醇而實，近於智者穎而新，浮而入者膚焉，躐而跂者躓焉。苦心銳志，以密研乎義理之精微，斂氣抑情，以就範於法律之嚴細，而又博搜廣覽乎古今賢智，深造自得之所爲，優游縱恣於天地山川，創見異聞之名物景況，夫而後潛心以鑄其局，肖神以遣乎詞，奮迅以赴乎其機，和平以達之於氣度，而更鏗鏘絢染以發皇於聲容作止之間，變化洗濯，以超軼於流品恆情之外。是文也，謂曰藝焉可也，謂曰道焉可也。

馬榮祖《文頌上・養氣》 磅礴混茫，中是何物？有夫吸噓，靈風披拂。春雷未鳴，衆萬沈鬱。應龍蚓藏，奇葩含菀。胎息淵深，根柢盤屈。恍乎惚乎，窮於髣髴。

李來泰《邱海石楚村集序》 至於文，古之所謂治具也。《六經》之所載者，載此而已，非若後世浮濫乎文也。浮濫之文，古未有也。古之所謂文者，文生於情，情生於文，於儀章度數之間或損之，或益之，莫不就夫厥中，使體用之相資，而本末之兼該也。

黃越《退谷文集》卷一四《辛未十一則》 向來時文世所謂佳者，率多經籠史鈔，今日之爲文者，略知涉獵宋儒理學，其失又在以語錄爲時文，理非無本，而氣則已舊。夫講學與爲文不同，講學無語氣，而務闡發其精理，則本義之所有，本義之所無，皆可縱橫推廣。時文則有語氣，以講學語爲時文，語多見其不合也，況理本日新，不務融會貫通，取其語氣以恰當乎題款，顧肆爲附會抄撮，其亦何以異于經籠史鈔乎？

劉肇虞《元明八大家古文十三卷序》 夫文不一家，瑰瑋絕特之士各持所得類能爲之。然有其道必本於六藝，濂、洛、關、閩之所折衷；有其法必本於《史》、《漢》，韓、柳、歐、曾之所變化。以濂、洛、關、閩之旨運韓、柳、歐、曾之機，而後謂之大家。道不精則其言膚，雖或提掇綱領，把握機鍵，中於尺度矣，而非其至也。法不正則其途支離，雖或幽思渺義，雄情偉論，出人意表矣，而非其至也。

高珩《象六先生文集序》 蓋古人未嘗有意爲文也，彼其經緯倫物之則，秩然其有序矣，而垂之以訓典，樹之以風聲，故天地以是平章，而風猷于焉惇叙。【略】然則文固有其廣被，學固有其要旨，措斯世于三代之隆，指顧而收，名卿才相之所難，亦直易易也。天下文章，孰大于是乎？乃後世之命爲文學者不然，儷事掞華，或爲韓歐之篇章，王杜之歌咏，肇帨而粉題，依希優孟，伐鼓而矜于衆曰：是已足爲文人矣。及其施諸有位也，五典之不敦，

五福之不錫，三德六德之未乂用，泯泯紛紛，橫目冠帶之倫，將謂豺狼鬼魅而方肆然于慆德之上，曰，是亦足以稱隆業矣。嗚呼！何其小吾文小吾治，而離之于仁且學也。是隋苑之剪彩，皆可以埒七政三光，而群猰貐封豕之磨牙于宇下者，皆曰無殊率舞也。有是理乎？如是以爲治，姚姒之佐將揚觶而退之，而其所侈韓、柳、王、孟之文者，其爲名卿才相束諸高閣不爲過也。

夏之蓉《答張解元世犖論古文書》 文章之道，與時爲升降者也。唐之視漢遠矣。宋之視唐，明之視宋，抑又遠矣。要其覃思研精，各有所至，未可以形模論也。

又《正味集序》 昔人謂能文難，知文尤難，何也？文之聲音采色，美之外見者也。若夫直追所見，以寸心剖析乎毫釐分寸之間，而含英咀華，蘊藉深遠，則文之以味勝者也。此其文，苟非閱者自以其心窮乎作者之心，與之爲行，與之爲止，有不知所云者矣。故曰作者難，知者尤難。然則文之以味勝者，凡皆可以爲至與？曰：非然也。楂梨橘柚，味不同而各適於口者，篤於偏至也。文王之芹，屈到之芰，曾皙之羊棗，中於人之僻嗜者也。此各有所當而非天下之至當也。文之於味亦若是則已矣。今夫古聖賢微言所在，其精深淵妙，不可窺尋，而苦心孤詣之士，自能於千載下會其義而發之爲言，是故起伏頓挫開闔變化之法，不極之古文大家，則辭不達。天人性命之端，古今治亂成敗得失之故，不求之《六經》子史，則義不該，而其卒與題遇也，又非獨義與辭而已，必將虛其心志，與爲委蛇，求之乎聖賢所對之人，所述之事，與其立言輕重之指歸，涵泳從容，意趣浹洽，以此爲文之至，味之正而已矣。

鄒炳泰《午風堂叢談》 古之人非著書立言論建利害，未嘗特爲文也。碑誌序平生，記序記一時。雖韓、柳大家創制作稱古文，亦各隨事輕重、大小止，未至紆餘浩蕩，舂容大篇，出議論于事外，發理趣于意表，如後來所見也。

錢大昕《與友人書》 夫古文之體，奇正濃淡詳略，本無定法，要其爲文之旨有四：曰明道，曰經世，曰闡幽，曰正俗。有是四者而後以法律約之，夫然後可以羽翼經史，而傳之天下後世。至于親戚故舊聚散存沒之感，一時有所寄托而宣之於文，使其姓名附見集中者，此其人事迹原無足傳，故一切闕而不載，非本有可紀而略之，以爲文之義法如此也。【略】文有繁有簡，繁者不可減之使少，猶之簡者不可增之使多。左氏之繁勝于公穀之簡，《史記》《漢書》互有繁簡，謂文未有繁而能工者，非通論也。

姚椿《南宋文範序》 夫以文載道之說，始于韓子，而歐陽子承之，至朱子而其道益光。同時諸賢，莫不質有其文，彬彬乎韓、歐之緒餘也。【略】或曰：南宋文氣冗弱，上不能望漢、唐、北宋，而下亦無以過元、明。夫道德之言，不專主乎文，而亦未始不有其文。故自韓、歐以來，一則曰文者貫道之器，一則曰文與道俱。此雖其才不逮前人，猶將過而存之，以爲學者勸，而況其人與文之光明俊偉若是者乎！

彭紹升《論文》 文之爲用有三：曰明天德，陳王道，辨物情。而所以行之者四：曰惻隱之心，羞惡之心，是非之心，辭讓之心。是四者，根于性，效于情，而成于才。才者性情之所由達也。而泥注疏之體者則曰無事才，方惡人之以才汨之也，不知才不盡惻隱羞惡是非辭讓之心，不可得而著也。後之讀其文者，惻隱羞惡是非辭讓之心不可得而興也，若是者不作可也。

又 經義之病有三：一曰腐，二曰酸，三曰俗。天之肖物，日新而不窮，是有本焉，而不可以已也。輪扁之爲輪，得之手，應之心，口不能言，有數存焉于其間。其于文也何獨不然？拙者爲之，取已陳之糟魄而求味焉，索然矣。故一在去腐。《書》有之：「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奈何不由其蕩蕩者，平平者，日崎崛于幽崖絕壑之中，得一卉一石樂之忘年。將欲躋泰山之高，窮滄海之大，不亦左乎？故二在去酸。朱子之言學也，曰：脫棄凡近，以游高明。其言詩也，必先滌除腸胃辛穢之氣，而後可以漱六藝之芳潤，苟辛穢不除，妄談六藝，譬猶爇旃檀于鮑魚之肆，聞者掩鼻而趨矣。善爲文者，空諸所有，一字不立，如是久之，客氣既消，天明斯復，古昔聖賢所以爲言之旨乃可得而窺也。誠得其所以爲言之恉，而有不能爲聖賢之言者乎？故三在去俗。

又 去俗者，立心之要也；去酸者，修辭之要也；去腐者，明理之要也。理既明，則心可得而立矣；心既立，則辭可得而修矣。兼是三者，質有其文焉，可以與于君子之林矣。雖然，文之用盡于斯乎？「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于人文，以化成天下。」聖人之所以爲文者，有如是也。「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天之所以爲文者，有如是也，知道者默而成之，庶矣乎？

又《震川文錄叙》 夫文之爲道，微矣。顧自南宋以來，知言之士，取足以達意而止。卽達，亦未始非聖人之訓。然而主文譎諫，風人之旨也；朱弦而疏越，一倡而三嘆，古樂之遺也。是則達之爲言，殆未足以盡文之變也。

王昶《與彭晉函論文書》 夫所謂文者，理與詞已耳。詞非理不立，理非詞不達。爲古文辭必反覆紬繹其理，必旁推交通，不致有缺略滲漏，以蘄裨於世教。而時文限之以題，理常有所不可盡，而義多有所不獲宣。甚者乃爲逆探鉤取，若吐若茹，以詫其靈敏儇巧，名爲闡聖賢之言，實於聖賢立言大旨，轉相悖戾。蓋其不同如此。

趙懷玉《存素堂文初鈔序》 文章之道，各聽人之自詣，而非有限之者也。然處崇高綏厚之地，欲與老師宿儒白首佔畢者爭其長於一日，則勢有所甚難。何則？窮而下者枕葄經史，舍是無它嗜好，故得爲顓門名家。達則官守勞其心，紛華蠱其志，縱汲汲於古，而奪之者衆，其難一也。窮而下者自治其業而已，達則操陶冶之柄，當以衆人之文爲文，而未可私爲一己之事。古公卿說士之甘不啻口出，而天下奉爲宗匠，苟聞見有未周，精神或稍怠，則觖望多而令名遂損，其難二也。窮而下者同類切劘，人樂攻其短，達則分位既尊，貢諛日至，雖其儕列亦不敢遽肆譏彈，故有失而終身或不能自覺，其難三也。

汪縉《作文三關》 作文有三關。三關者，三見斷，三性通也。第一關在斷人之見，無人之見者存則透一關矣，文乃入手。第二關在斷文之見，無文之見者存則透二關矣，文方入妙。第三關在斷理之見，無理之見者存則透三關矣，文自入神。三關頓透，在通乎人之性、文之性、理之性而已。三性未通，其爲斷也，倘規背矩而已矣。

焦循《文說一》 學者以散行爲古文。散行者，質言之者也。其質言之何也？有所以言之者而不可以不質言之也。夫學充於此，而深有所得，則見諸言者自然成文，如江河之水隨高下曲折以爲波濤，水不知也。倘無所以言之者而徒質言之，諄諄於字句、開合、呼應、頓挫之間，是揚行潦以爲瀾，列枯骨朽荄吹噓之以爲氣，勦襲雷同，斜觭可憎，試思所欲質言者何在而爲是喋喋也。是故學爲古文者，必素蓄乎所以言之者而後質言之，古文者，非徒質言之者也。

又《與王欽萊論文書》 天下之物各適於用，文何用？有用之一身者，有用之天下者，有用之當時者，有用之百世者。科舉應試之文，用之一身者也；應酬交際之文，用之當時者也。二者之於文皆無足重輕。若夫朝廷之誥，軍旅之檄，銘功紀德之作，興利除弊之議，關於軍國之重，民物之生，是文之用於天下也。然必仕而在上，有才藝足以達者任之。布衣之士窮經好古，嗣續先儒，闡彰聖道，竭一生之精力，以所獨得者聚而成書，使詩書六藝有其傳，後學之思有所啟發，則百世之文也。乃總其大要，惟有二端：曰意曰事。意之所不能明，賴文以明之，或直斷，或婉述，或詳引證，或設譬喻，或假藻繢，明其意而止。事之所在，或天象算數，或山川郡縣，或人之功業道德，國之興衰隆替，以及一物之情狀，一事之本末，亦明其事而止。明其事患於不實，明其意患於不精，學者知明事之難於明意矣，以事不可虛，意可以縱也。

劉開《復陳編修書》 夫文之本出於道，道不明則言之無物。文之成視乎辭，辭不修則行之不遠。識足以見之，學足以至之，氣足以舉之，才與力足以斡旋之，如是而已。所貴乎學者，爲其能以一而致四者之美也。致此有道，爲之以漸，不亟不徐，勿舍其鉅而圖其細，勿事其末而置其本。今夫水，掘之平地，雖費千人之勞，其流不敵溪曲，其用不過灌漑。若夫出自大河江漢，挾百川，奔四海，動而爲波瀾，瀦而爲湖澤，激蕩瀠洄，初無待乎人力，是何也？其所積者厚，所納者衆，而所發者之有本也。夫古人之潛心德藝而不徒規規於文字間也，其知此矣。彼蓋於天地萬物，無一不獲爲己有，誦百家浩渺奇博之言，以富其所蓄，遠取乎八荒之殊狀異態，以開其壅蔽而破其拘墟，使己之性與物通，神與境化，而後八風七音之入乎耳，九文六采五章之接乎目，二氣四時群變萬化之觸於心者，皆可得之以爲文焉。自唐宋以降，世之考文辭者，不可勝數，然終身爲之而不知其法者，比比皆是。求有人焉，得前人意義，不失古文矩矱，已罕遇，可貴矣，而能奪其才力，傾其蘊蓄，出其陸離光怪，洩其悲憤幽鬱，以自成爲一家之言，前後不必同轍，彼此不妨異趣，於以明聖人之道，窮造化之微，極人情物態之變者，蓋數百年之間未之多見也。是豈氣運有昇降，而天地生才亦有所限而不輕出與？抑豈識不足以立其本，學不足以擴其基，氣不足以充其辭與？將才與力有工絀厚薄大小之不同，而所造亦隨爲進退與？夫八家未出之前，法未備而文日益奇；八家既行之後，法愈密而文日益下。非法之足妨文也，衆美既具，奇無可加。夫如是，故取境也難。且古賢獨擅之長，既不可與爭雄，兼取各家之長以歸

一人之鎔鑄，則力又有所不逮。於是偏於才者或縱橫求異，不知古人之去取裁制，而決裂乎法外；偏於學者或平易近理，不知古人之波瀾變化，而拘守於法中。曾子固醇而不肆，蘇明允肆而不醇，兼之者僅昌黎也。此在昔人尚以爲難，況後世之嗇於才而弱於學者哉？夫文猶兵也，善用之達於精微，不善用之卽泥於往迹。【略】文無定法，故聖人云：「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韓退之曰：「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皆宜。」苟不能潛心德藝，以養其氣，而徒規規於文字之末，是猶掘地求水，而不溯源於大河江漢也。

又《與阮芸臺宮保論文書》 夫天下有無不可達之區，卽有必不能造之境；有不可一世之人，卽有獨成一家之文。此一家者，非出於一人之心思才力爲之，乃合千古之心思才力變而出之者也，非盡百家之美，不能成一人之奇，非取法至高之境，不能開獨造之域，此惟韓退之能知之，宋以下皆不講也。五都之市，九達之衢，人所共由者也，崑崙之高，渤海之深，人必不能至者也，而天地之大有之；錦繡之飾，文采之輝，人所能致者也，雲霞之章，日星之色，人必不能爲者也，而天地之大有之。夫文亦若是而已矣，無決隄破藩之識者，未足窮高邃之旨；無摧鋒陷陣之力者，未足收久遠之功。縱之非忘，操之非勤。夫宇宙間自有古人不能盡爲之文，患人求之不至耳。衆人之效法者，同然之嗜好也，同然之嗜好，尚非有志者之所安也。

管同《又答念勤書》 夫論詩與古文，前人之說已備矣。要而言之，體不直不可以爲傑，勢不曲不可以爲妍，如長江大山，千里萬仞，而峰巒島嶼，層見疊起，望之茫然，而卽之竦然。是故養氣必盛而儲思必深。思深矣而氣不盛，弱焉而已爾；氣盛矣而思不深，平焉而已爾。今夫爲文一篇，其始終必貫以一意，此不待能者而後知也。然而按文之首而可測其尾，讀文之上而便知其下，其陳義遣辭，縱使明當，而欲執以論文章之奇妙，遠矣！世之爲文者亦皆知文章貴乎奇妙，而所爲卒至於弱且平者，何哉？讀之不精，而臨文時不知迎而距之之說也。

方東樹《切問齋文鈔書後》 《易》之《家人》曰：「言有物。」《艮》曰：「言有序。」夫有物則有用，有序則有法。有用尙矣，而法不可俏。必有以矯而正之，講明切究，遵乎軌跡，以會其精神，使夫古人音響之節，律法之嚴，學者有所望而取則焉；豈可以隨俗恆言，任意驅役楮墨乎？作者之徒，宜謹之於此。韓子曰：「記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鉤其玄。」非要非玄，而冗長並錄，是《書》不止百篇，《詩》不止三百。非惟汗牛充屋，不能盡載，且適以罔道迷人。故曰白黑分矣，而務去之，乃徐有得也。纂輯之家，宜謹之於此。若都不能，則但取經事，不與論文可也，《三通》是已。

又《答友人書》 夫文章小技，然必有入理之功，經世之用，開拓其心胸，遺棄乎淺俗，出入乎經子，游觀於事物，深究乎古今文家之變，而後以其雄直之氣，瑰傑之詞以求中乎法律，逼肖乎古人而不襲其貌，嗚呼！是亦難矣。若乃恃古人往矣，不復能言矣，於是家自以爲遷、固，人自以爲向、雄，漫相矜附，以贋爲眞，其稍有知者，又往往得少自足，己既不疑，評者又失，此蘇子瞻所以有捫燭叩槃之喩也。

又《姚石甫文集序》 文章如面，萬有不同，而苟求古人深妙之心，則雖千載之遠，如出一手；不得其心，往往好彊同其面，同其面而深妙之心亡矣！優人之肖人，歌泣悲愉足移觀者之耳目，有識見之，必不以爲眞古人也。夫文亦若是焉則已矣。本之以經濟以求其大，本之以義理以求其醇，表章紀事然後重，陶鑄性情然後眞，不如是則浮，則龐，則輕，則泛。然使不得古人深妙之心，則言經濟而冗，陳道義而迂，表章紀事蕪累而失輕重，抒寫情抱鄙俚而乏雅馴。唐宋而後，陳政事之文果足與漢齊肩與？而何論周秦。宋元以後，闡道義之文果足與孟、荀、楊、韓並美與？而何論《六經》。班、范以來，紀事之文不絕，而剪裁棄取，識大小輕重體要者幾人？惟獨性情之製，自《三百篇》、《騷經》而降，作者差多，是知文章之事，別有淵源授受。韓子曰：「不登其堂，不嚌其胾。」固非妄庸高名所可劫而有之矣。夫文章之體，如人之體，體不備不可爲人，胼拇枝指，隆背垤胸，亦不可爲妍體。今人於筋骸肌膚之間，偶觸風邪，則痺痿不仁，以爲其氣與脈病也。至於爲文，則昧焉。一事之書，惟恐閱者之不明，刺刺然不啻自作疏解，及義理應有思不能周，轉多欠闕。人之才迫窘詰屈爲不足，恣肆變化爲有餘，譬江河之匯衆流，其匯愈多者，其波瀾益大，而才豪氣猛，易於語言者，又患其冗費，繁而不能殺。是故有文矣而或無章，或知有章矣而又無文，降而不文不章，而後稍知集字者始封已自雄，作之者得少自足，閱之者以贋爲眞，客氣虛憍，苟相夸奉，家自以爲遷、固，人自以爲向、雄，而古人深妙之心愈亡而不可見。是故覽其篇什，平岡曼陀，無奇境異勢者，非文；誦其言辭，指前相襲，率意漫書，無創語造句者，非文；徵其議論，糟粕常談，掇拾筐

篋，駭新衒博，無元解眞理者，非文。餖飣奇古以夸俗，不可以爲華，巷說乃諺而易通，不可以爲質，詔之以主理而腐，告之以求法而拘，導之以尙氣，猖狂妄行而無節制。文章之道，欲其靜而不躁，重而不輕，要而不泛，畏而不肆，節而不蕩，審而後言，言不失本原，若是者斯其於爲文也當矣。見今時無工文者，並無知文者，道思不深不能工文，經義不明不能工文，質性不仁不能工文，故古之工於文者，必有仁義之質，如不得已而後言，而後其言傳，而其致力之始，又必深求古人，沉潛反覆翫誦研說之久，然後古人之精神面目與我相覿，而我之精神面目亦自以見於天下後世。以此衡之，唐宋以來，韓、歐、蘇、曾、王而外，作者如林，曾不多覯其匹。獨明歸熙甫氏出，始有以得夫古人深妙之心而以續夫數百年不傳之祕，日久論定，無異喙矣。若夫知文與知道同，必以覺言覺，以知言知，而後言之淺深高下無非是也。如以水洗水，溼性同而其流自合。今之論道論文者則不然，以未覺言覺，以未知言知，影響揣似勦說雷同，以己凡淺，測彼高深，如以泥洗水，質味所入，清流亦濁，在黃帝之告岐伯是已。

又《書惜抱先生墓志後》 夫唐以前無專爲古文之學者，宋以前無專揭古文爲號者。蓋文無古今，隨事以適當時之用而已，然其至者，乃並載道與德以出之，三代秦漢之書可見也。顧其始也，判精麤於事與道；其末也，乃區美惡於體與詞；又其降也，乃辨是非於義與法。噫！論文而及於體與詞、義與法，抑末矣。而後世至且執爲絕業專家，曠百年而不一覯其人焉，豈非以其義法之是非，詞體之美惡，卽爲事與道顯晦之所寄，而不可昧而雜、冒而託邪？文章者道之器，體與詞者，文章之質。範其質使肥瘠修短合度，欲有妍而無媸也，則存乎義與法。

孫梧生《妙復軒評石頭記敘》 書中以僕既告以古文之弊，宜復示以古文之法。夫古文之法非他，卽在矯古文之弊而已。昌黎矯唐文之弊，而唐之古文興；永叔矯宋文之弊，而宋之古文興。韓、歐不自名其法，而其法自足以範後人，文成則法自立也。且夫論古文而專以法，仍此僞八家所恃以劫持天下者，不破除此等俗見，必不能以讀古書；不讀古書，何能爲古文？下無一本之文固若是哉！文章者，性情之華也。性情不深者，文章必不能雄奇恣肆，猶根底不固者，枝葉必不暢茂條達也。【略】然作者難，識者不易。自得妙復軒評本，然後知是書之所以傳，傳以奇，是書之所以奇，實奇而正也。

楊芳燦《樊學齋文集序》 文以識爲主，而才與情輔焉。識不卓無以達其才，識不遠不能宣其情，是以萃百家于毫楮，納萬彙于襟靈者，才也；隔千里而遐慕，曠百世而相感者，情也；握寸管而權衡邃古，不下堂而周知宙合者，則識也。

陳用光《睿吾樓文話序》 古人作文無一字無來歷，今人則往往有出於杜撰者。非獨隸事之不核也。蓋凡文皆有體裁，苟體裁不合，則前人所謂以注疏爲記序，以詞賦爲書狀，格既乖迕，詞鮮切當。雖廣搜摭，皆得謂之杜撰也。是故欲免杜撰之病，必切究爲文之法，然有斤斤於法而於法仍不合者，非法之難合，殆知文法之難其人也。陸士衡《文賦》已略見古人論文之旨，而《文心雕龍》一書則溯流討源，尤爲大備。嗣是而後，文士代出，體制日新。魏晉之文既異秦漢，則唐宋之文亦異魏晉，元明之文又異唐宋。時勢不同，詞事俱別，然其不離乎法，則無或異也。余每苦先哲論文之語，各散見本集中，不能徧舉以語學者。今讀慈水葉君琴樓所著《睿吾樓文話》，而深歎先得我心也。夫古今詩話多矣，文話則未之聞。學者戾能卽葉君之書而玩索之，庶幾可以得爲文之法也夫。

又《與魯實之書》 夫爲文非立言也。立言之道，非周公、孔子、曾子、子思、孟子莫屬。自漢以來，惟程朱諸儒誠有紹絕學之功，是以可謂之立言焉。若夫釋經訓，詳考典則及詞章之善言情事，猶故老之述舊聞，時鳥好花之娛於耳目，備采擇而已，曷足以云立言？雖然，文具而事顯，藝精而道合，事足以察古今，道足以資愚智，燦著者其迹也，鏗鏘陶冶者其情也，其質足以媲周任、史佚之所稱，而其詞足以鼓舞學者，使之趨於道德而不倦。蓋喜爲文者，聲華榮利之事，其鮮得而干之也。則推其功而謂之立言，夫孰曰不宜？夫古樂之存於今者希矣。今之鐘鼓弦管，五音繁會，其遂足以云樂乎？樂莫尙乎琴，然使今之善鼓琴者進而言太古之音，其必無幾矣。君子禮樂不可斯須去身，吾嘗謂古樂無以求，求諸文則足以當樂，求諸文以當樂，詩歌其小成也，古文辭其大成也。樂不可遺器數，故爲古文辭者不徒尙乎聲，而必求所以實之。今夫噫氣之鼓萬竅，怒號者其聲耶？然而山林之畏佳，大木百圍之竅穴，其必有所激矣。風而厲氣之逆也，其各以時至而無傷於物，歲序之所以不忒也。爲古文辭而博稽乎載籍，調劑其心氣者何以異是？

李兆洛《駢體文鈔序》 天地之道，陰陽而已。奇偶也，方圓也，皆是也。

陰陽相並俱生，故奇偶不能相離，方圓必相爲用。道奇而物偶，氣奇而形偶，神奇而識偶。孔子曰：「道有變動，故曰爻，爻有等，故曰物，物相雜，故曰文。」又曰：「分陰分陽，迭用柔剛。」故《易》六位而成章，相雜而迭用。文章之用其盡於此乎？六經之文，班班具存，自秦迄隋，其體遞變，而文無異名。自唐以來始有古文之目，而目六朝之文爲駢儷，而爲其學者亦以是爲與古文殊路。既歧奇與偶爲二，而於偶之中又歧六朝與唐與宋爲三。夫苟第較其字句，獵其影響而已，則豈徒二焉三焉而已，以爲萬有不同可也。夫氣有厚薄，天爲之也；學有純駁，人爲之也；體格有遷變，人與天參焉者也；義理無殊途，天與人合焉者也。得其厚薄純雜之故，則于其體格之變，可以知世焉；于其義理之無殊，可以知文焉。文之體至六代而其變盡矣，沿其流極而泝之，以至乎其源，則其所出者一也。

董士錫《亦有生齋文集叙》《易》曰：「言有物。」又曰：「言有叙。」夫心有不容閟者，發而爲言；言有不容紊者，次而成文。故情文相生，偕于自然。文者經緯相交之形。《說文》曰：「文，錯畫也。」蓋質之輔也，道之輿也，事之迹也，言之範也。《傳》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信哉！古之立言者皆成至文，《尚書》記言，《春秋》記事，其體有二。三代以下，文有消長而二體不易。雖屈原、宋玉、司馬相如，其原出于六詩，其後且別爲駢儷之體，要其歸則亦左右史之志也。後世叙事之文，司馬遷、班固、陳壽、范蔚宗、歐陽修爲優，韓愈、柳宗元、蘇洵、軾、轍、曾鞏、王安石、歸有光則又自有其所論著，沿史論之體，恢張周秦諸子之趣，以變賈誼、曹植、陸機之舊，又獨稱最。是故文之體不可執，有物，則不相襲，佳，相襲亦佳。而文之法無盡，有叙，則辭簡當，辭繁亦當。古人爲文，必極交錯之致，或義立于此，言起于彼；或辭止于是，意見于佗。古人之言，必有所主，而以類相坿；古人之文，意之所在，必互見而不必交盡其辭。《論語》曰：「辭達而已矣。」蓋言叙也，夫言以足意，機以成之，氣以行之，韻以節之，神以動之，味以永之，五者備，而後所謂敍者盡其善，則又有進于法者在歟。

吳德旋《初月樓古文緒論》　戚鶴泉謂古文不可有古文氣，其說非也。前明多誤於此論，故自震川而外，鮮有成就者。

又　章有章法，句有句法，字有字法。到純熟後，縱筆所如，無非法者。

汪廷珍《實事求是齋遺稿》　《安徽試牘立誠編文序附條約十八則》制義代聖賢立言，選詞宜雅，凡史書中後世語、語錄中俚俗語、訓詁語、詩賦語、詞曲語、小說語、二氏語、官文書語、尺牘語、後儒自造語、注疏中後人語、時文中杜撰語及子書中語言，不雅馴者闌入時文，皆從屏置。

梁章鉅《退庵論文》　作文之法，有已標舉于經傳之中者，如《易》言「修辭立誠」，《書》言「辭尚體要」，《詩》言「穆如清風」，《戴禮》言「達而勿多」，《左氏》言「辭之無文，行之不遠」。合而觀之，作文之本末備舉，後人千言萬語，恐不能出其範圍。（閻百詩云《論語》「爲命」一章，其示人以作文之法乎？「小子」一章，其示人以作詩之法乎？）作文自然以道理經書爲主，而取材不可不富，辨體不可不精。《史記》、《漢書》，兩家乃文章不祧之祖，不可不熟讀。其次，則莫如蕭《選》，熟此三部，然後再讀徐、庾各集，及唐初四傑、燕、許諸公，而以韓、柳作歸宿。彭文勤公（元瑞）嘗言，蕭《選》行而無奇不偶，韓集出而有橫皆縱。蓋古今文體，此兩語足以該之，亦陰陽對待之理，不能偏廢也。今之耳食者，鄙薄蕭《選》而復不敢輕議《史》、《漢》，不知蕭《選》中半皆《史》、《漢》之文，且有《史》、《漢》以前之文，隨聲附和，不值與辨。昔唐李德裕家不置《文選》，謂其不根藝實，蓋自古有此耳食之徒矣。

又　南渡以後文字，自以朱子爲一大宗。李文貞公嘗言：「記得某人說，學古文須從朱子起。」此言却好。朱子之文何能上比馬、班、韓、柳？但理足便顛撲不破。朱子初學曾南豐，到後來却不似。其少作有古文氣調，朱子正不欲其似古文也。又是一句有一句事理，卽疊下數語皆有疊下數語著落，一字不肯落空。入手作文，須得如此。

又　讀書以熟爲貴，作文亦然。昔有問歐陽公作文之法者，公曰：「吾於賢豈有吝惜，只是要熟耳，變化姿態，皆從熟出也。」毛稚黃云：「或疑文亦有生而佳者，此必熟後之生也。熟後之生必佳，若未熟之生則生疎而已，焉得佳乎？」

又　朱子嘗言：「文須錯綜見意，曲折生姿。李習之嘗教人看韓公《獲麟解》，一句一轉，可悟作文之法。而不教人看《原道》，以其稍直也。」近魏叔子言古文之妙只是說而不說，說而又說，是以極吞吐往復、參差離合之致。」袁簡齋亦言「天上有文曲星，無文直星」，雖是戲言，亦自有致。

又　黃梨洲謂：「作文不可倒却架子，爲二氏之文，須如堂上人分別堂下臧否。韓、歐、曾、王皆然，東坡稍稍放寬，至宋景濂爲《大浮屠塔銘》，

和身倒入，便非儒者氣象矣。」按：作文架子至韓公始立，所謂「起衰」也。

包世臣《與楊季子論文書》 說者曰：言道者，言之有物者也；言法者，言之有序者也。然道附于事，而統于禮。【略】其離事與禮而虛言道以張其軍者，自退之始，而子厚和之。至明允、永叔乃用力于推究世事，而子瞻尤爲達者。然門面言道之語，滌除未盡，以致近世治古文者，一若非言道則無以自尊其文。是非世臣所敢知也。【略】夫事無大小，苟能明其始卒，究其義類，皆足以成至文，固不必悉本忠孝，攸關家國也。凡是陋習，染人爲易，而熙甫、順甫乃欲指以爲法，豈不謬哉！

又《再與楊季子書》 夫《文選》所載，自周、秦以及齊、梁，本非一體。八家工力至厚，莫不沉酣于周、秦、兩漢、子史百家；而得體勢于《韓非子》、《呂覽》者爲尤深，徒以薄其爲人，不欲形諸論說。然後世有識，飲水辨源，其可掩耶？自前明諸君泥子瞻「文起八代」之言，遂斥《選》學爲別裁僞體。良以應德、順甫、熙甫諸君，心力悴於八股，一切誦讀皆爲制舉之資，遂取八家下乘，橫空起議，照應鉤勒之篇，以爲準的。小儒目眯，前邪後許，而精深閎茂，反在屏棄。於是有反其道以求之者，至謂八家淺薄，務爲藻飾之詞，稱爲《選》學，格塞之語，詡爲先秦。夫六朝雖尚文采，然其健者則緩急疾徐，縱送激射，同符《史》、《漢》，貌離神合，精彩奪人。至于秦、漢之文，莫不洞達駘宕，劌目怵心；間有語不能通，則由傳寫譌誤及當時方言。以此爲師，豈爲善擇。退之酷嗜子雲，碑版或至不可讀，而書說健舉渾厚，宜爲宗匠。子厚勁厲無前，然時有摹擬之迹，氣傷縝密。永叔奏議怵怛明暢，得大臣之體，翰札紆徐易直，眞有德之言，而序記則爲庸調。明允長于推勘辨駁，一任峻急。介甫詞完氣健，饒有遠勢。子固茂密安和，而雄強不足。子瞻機神敏妙，比及暮年，心手相忘，獨立千載。子由差弱，然其委婉敦縟，一節獨到，亦非父兄所能掩。足下試各取其全集讀之，凡爲三百年來《選》家所遺者，大抵皆出入秦、漢而爲古人眞脈所寄也。其與《選》學，殊途同歸。

又《雲都宋月臺〈維駒〉古文鈔序》 蓋文之盛者，其言有物；文之成者，其言有序。無序而勉爲有序之言，其既也可以至有序；無物而貌爲有物之言，則其弊有不可勝說者。夫有物之言，必其物備于言之先。然言之無序，則物不可見；物卽可見，而言不可以行遠。故治古文者，唯求其言之有序而已。讀書多，涉事久，精心求人情世故得失之原，反之一心而皆當，推之人人之心而無不適焉，于是乎言之而出之以有序，此閒世之英古所謂立言之選也。其能深求古人文法，而以吾身入其中，必使其言爲吾所可言，所當言，又度受吾言者，所可受，所當受，而後言之，而言之又循乎程度，是則可以爲有序矣。是故有物之言，時文有時可與古文同；有序之言，則古文有必不能不與時文異者，此之不可不察也。

鄧顯鶴《萬孺廬全集序》 有才人之言，有學人之言。才人之言夸，夸近於肆；學人之言質，質近於俚。肆則於道渝，俚則於道歉。渝與歉皆不可爲道也。有道之言則於情，彝於性，軌於禮法，充識於學，鍊氣於養，而要本之躬行心得。故無言則已，言必衷諸道；不言則已，言必信今而傳後。否則塗飾爲工，彪炳爲富，言之無物，猶弗言也。聯綴箋疏，剽拾語類，言之無文，言弗尚也。若是一淺才一俗學皆能之，非所語於古之立言者也。

梅曾亮《答朱丹木書》 竊以爲文章之事，莫大乎因時。立吾言於此，雖其事之至微，物之甚小，而一時朝野之風俗好尚，皆可因吾言而見之，使爲文於唐貞元、元和時，讀者不知爲貞元、元和人，不可也。爲文於宋嘉祐、元祐時，讀者不知爲嘉祐、元祐人，不可也。韓子曰：「惟陳言之務去。」豈獨其詞之不可襲哉！夫古今之理勢固有大同者矣，其爲運會所移，人事所推演而變異日新者，不可窮極也。執古今之同而概其異，雖於詞無所假者，其言亦已陳矣。閣下前任劇邑治悍民，不尚黃老，今官督糧道，乃尚黃老，此持權合變者也。文之隨時而變者亦如是耳。

又《與孫芝房書》 夫古文與他體異者，以首尾氣不可斷耳。有二首尾焉，則斷矣。退之謂六朝文雜亂無章，人以爲過論，夫上衣下裳，相成而不複也，故成章。若衣上加衣，裳下有裳，此所謂無章矣，其能成章者一氣者也，欲得其氣，必求之於古人。周秦漢及唐宋人文，其佳者皆成誦乃可。夫觀書者用目之一官而已，誦之而入於耳，益一官矣，且出於口，成於聲而暢於氣。夫氣者吾身之至精者也，以吾身之至精，御古人之至精，是故渾合而無有間也。國朝人文，其佳者固有得於是矣。誦之而成聲，言之而成文，而空疎寡情實者，蓋亦有焉，則聞見少而蓄理不富也。故詩之道，性近者皆能工之，古文而成體，非博學心知其意者不能。

魯一同《與左君論文書》 夫文章無他，徵理於實，從實入微，從微得彰，因彰得暢，制暢以約，調約以和，六者無戾，文乃大昌。故辨而不實，浮游

之理也；實而不微，疏矗之致也；微而不彰，怳惚之詞也；彰而不暢，轖結之章也；暢而不約，奔逸之品也；約而不和，微茫之累也。實以始之，和以終之。夫文之有實，譬射有的，射於空虛之處，何知巧拙？已射有百中歸於一的，的可百移，惟實不移。先發命中，在手與目，手巧萬端，非目不行。龍文魚目，天下之駿也；伏櫪三月，夜秣晨刷，臨風振尾，蒙其兩目，據鞍而三鞭之，倏息數百里，抑吾不知其至齊耶？抑吾不知其至楚耶？時乎？通馗騁彼逸足，亦有山陵，曲折川谷，茫乎一放，斷筋折髀者有矣。

【略】奇文生於至精，雄文生於至靜，麗文生於至樸，險文生於至平。至精故不多，至靜故不煩。太多故不奇，太煩故不雄。夫足下終日仰屋馳思八極，再撫四海，以求所爲文，文豈在茲乎？莫若多蓄而少發，即事而後作。無事不作。夫事者天地之所日出而無窮也，因之而成吾文，亦無窮也。無事而習文，必窮之道也。

黃承吉《夢陔堂文說》卷一　夫文之在德者，道之體也，其爲象，爲事，爲禮，爲聲，爲辭者，道之用也。道之體用，天地之體用也。體全而後散爲用，用缺一則無以全乎體。是以聖人本之以爲經，於德亦謂之文，於象亦謂之文，於事亦謂之文，於禮亦謂之文，於聲亦謂之文，於辭亦謂之文。諸經之言文者至不一，而其根於天地自然之故則一也。文莫先於德，諸經之言文者，如曰「欽明文思安安」，曰「濬哲文明」，曰「君子以懿文德」，曰「其德剛健而文明」。凡此之言文者，乃德之文也。由是而著爲象，則爲象之文。如曰「觀乎天文」，曰「坤爲文」，曰「爻有等故」，曰「物物相雜謂之文」，曰「青與赤謂之文」，凡此之言文者，則象之文也。由是而發爲事，則爲事之文。如曰「文命敷於四海」，曰「揆文敎」，曰「文明以止」，曰「矢其文德，洽此四國」，凡此之言文者，則事之文也。由是而著爲禮，則爲禮之文。如曰「先王之制禮也，有本有文」，曰「制度文章，禮之器；周還裼襲，禮之文」，曰「文之以禮樂」，曰「節文斯二者」，凡此之言文者，則禮之文也。由是而形於聲，則爲聲之文。如曰「聲成文謂之音」，曰「文之以琴瑟」，曰「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曰「廣其節奏，省其文采」，凡此之言文者，則聲之文也。由是而布於辭，則爲辭之文。如曰「文言」，曰「其旨遠，其辭文」，曰「言，身之文也」，曰「多文以爲富」，凡此之言文者，則辭之文也。夫文一而已矣。而所以言文者不一，要之皆爲天地之文而已矣。故諸經既言文德，而又於象、事、禮、聲、辭諸端之散殊者，而一皆以文貫之，蓋五者缺一不足以成天地之文，即不足以成天地之德也。何也？五者雖散殊，而皆本於文德。德者，體也，所謂顯諸仁，藏諸用，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者也。象、事、禮、聲、辭五者，用也，乃聖人發天地所藏之用而爲之者，所謂聖人之憂也。此五者，皆聖人之所爲，而實根乎天地。故天地備其體，聖人亦備其體。言，文德也，天地藏其用，而聖人必發其用，則即此象、事、禮、聲、辭，五者缺一不能全其用，即缺一不能全其體也。夫象，何以亦謂之用？象者，萬物之形象也。孔氏《易・繫辭・正義》謂：「形雖處於道器兩畔之際，然不在道而在器。」其言至當。故曰：「天垂象，聖人象之，則亦聖人之用也。」故凡諸經之言文者，必屬之德與象、與事、與禮、與聲、與辭，文非六者莫傳，即文非六者不全也。夫惟五者之文，一皆本於文德。故「日月合明，追琢其章」，則象焉，而即文德也。「平章百姓，思輯用光」，則事焉，而即文德也。「釋回增美，天地爲昭」，則禮焉，而即文德也。「清明廣大，式昭德音」，則聲焉，而即文德也。「出言有章，其風肆好」，則辭焉，而即文德也。凡此五者，人也，實天地也。天地彌綸於五者之內，而五者實交互於文德之中，聖人能承天地，故既具天地之德，而一切皆以遂天地之文。即常人不能承天地，然既處乎天地之德之內，則一切亦不得不從天地文。然則文者，乃天地與人爲無窮，非聖人存之，而常人即可去之也。蓋天地不多生聖人，而無一息非文，若謂文必待聖人而後著明，則天地息息之文，終古將奚屬乎？況文自聖人明之，則常人終古守之，然則即常人之文，仍聖人之文也，仍天地之文也。故象、事、禮、聲、辭五者之文，實皆本於文德，而與天地爲無窮者也。

又　今試舍乎辭而言之：夫象者，萬物之形象也；事者，天下之事務也；禮者，人世之禮儀也；聲者，百類之聲響也。此四者，制器尙象，開物成務，修禮達義，審聲知音，古之人創之，後之人因之，其固然矣。然後人所見之象，非即前古之故物也；所行之事，非即前古之陳務也；所習之禮，非即前古之舊儀也；所聞之聲，非即前古之往音也。然則古人有象，有事，有禮，有聲，後人亦有象，有事，有禮，有聲，前之人本於文，後之人未嘗不本於文也。蓋後人即本前人之所本也。以道之大原而論，則一成不變；以時之代易而論，則百世可知。前之人不能豫爲後人之事功，後之人無從泥執古人之形迹，於是古自爲古，今自爲今，其勢不得不然。故後世之變

易乎象事與禮與聲者，雖復與古懸殊，然莫不人盡相安，絕無故外其身，轉相訾毀，以爲此四者，古則是而今必非，古制則當有而今式則不如無者。夫四者之以文起義，按之經傳，正無異於文辭。若以古律今，豈無差別，而顧任其得以變易於古今之天壤，而莫或毀棄者，則以其無名可爭，無情可掩，且身所必被，又復無境可逃，故亦遂平心視之，蓋正以爲時代之當然，天地之自然也。即或有等妄儒，於此四者之中，泥古非今，謬談經濟，在言之者，必其利害無涉於己之事，在聽之者，不過視爲可否無關於世之條斷，未有無端創一詖僻之談，一人倡之，百代和之，俛首帖足，遂奉爲千古之定論者也。此以言象、事、禮、聲四者之文雖變易，而實相安於今古也。試更合乎辭而言之：夫吾以象、事、禮、聲、辭五者配屬乎文，而以爲皆本於文德，似若發前人所未言，實則爲諸經所共貫。蓋諸經之言文者，散殊而非一致，讀之者隨取各義，從來未有要歸。嘗見諸經，此亦曰文，彼亦曰文，幾於無端不屬。又疑文者，可見之迹，聲非可見，何以成文，而始謂之音，乃反覆求之，乃知文者不過經緯二字之謂，非經緯不得爲文。即凡物必有經緯，故《易・繫辭》云「物相雜謂之文」，言交錯也；《說文》云「文，錯畫也，象交文」，亦言交錯也。交錯者，一從一橫，即經緯也。經緯者，統乎虛實而言之，是以聲不可見，而亦謂之文也。聲者，樂也，聲不止於樂，故繫之聲，必待比音而後謂之樂也。因而思交錯二字之本義，所包至廣，未容稍涉偏端，於是博取諸經之言文者，從而約之，乃知德爲文體，而其用必歸於象、事、禮、聲、辭五端。則德者，文之綱；五者，文之目，增一不能，缺一不可，如是而諸經之言文者備矣。何以曰增一不能？諸經言文，止此六者，若增一目，則目中更無別可附著之經也。何以曰缺一不可？諸經言文，實有六者，若缺一目，則經語必有無可附著之目也。多一目，則目浮於經；少一目，則經浮於目。群經具在，觀者試一一按之，即可知事、象、禮、聲、辭五者，爲文德之用，之目，殆如五行、五色、五音、五事之出於一定，所謂天經地義矣。然天地間，萬事萬物，要不越此五端，則可知文之遍滿氣機而無所不在也。

又　是故文德者，乃天地之經緯，故人之備德者，則爲經緯天地之文；而五者，爲天地經緯所成，故凡屬於文者，亦無一不爲天地之經緯；經緯無一息不在，即五者無一息不在，是則與天地無窮之文，必有五焉者也。然而五者之文，又莫大於辭矣。何也？夫《六經》之所以載德者，辭也。《易》主於象，《書》與《春秋》主於事，《禮》主於禮，《詩》與《樂》主於聲，而皆非辭不明，則辭乃統乎《六經》。然則德者體之全，而辭者用之全，即德亦必待辭而後著也。此以言諸經之分屬乎象、事、禮、聲，而必皆以辭發之者也。經莫先於《易》，莫備於《易》，故他經皆主言人事，惟《易》則主言天，而與明人事。庖犧之畫卦，畫天也。天者，德之本也；畫者，辭之本也。然庖犧不能自畫，而天先畫之，河圖、洛書，天之所畫以授聖人者也。天不畫，則聖無所師；聖不畫，則天無所洩；是故畫者，天與聖合爲之者也。天非畫不明，即徒畫而天猶不明，於是卦辭、爻辭出焉，彖辭、象辭、繫辭、文言等辭又出焉，而天始明，即萬事萬物亦無不因之以明。則辭者，即畫之所出也。畫者以天含事物，自繫以辭，而遂皆以事物合天。夫天而何以以事物合之？蓋天本無言，何待畫辭而後著？其所以爲畫爲辭者，乃爲與天地無窮之萬事萬物而作也。然則聖人之作《易》，爲民，非爲天也，此《易》之所以前民用也。孔子釋乾坤二卦，以天地統乎文德，而特冠以文言，其於繫辭，自繫辭焉，而明吉凶，以下凡言辭之句二十有五，聖人所以諄諄於辭之不可已者。蓋《易》之爲書，廣大悉備，即象、事、禮、聲四者，一一皆列於卦爻彖象之中，而皆非辭莫著，故反覆於辭之道大以詔天下後世，而使之曲成而不遺正，所謂聖人之情見乎辭也。此言《易》又統乎諸經之象、事、禮、聲，而必待辭以明之者也。夫《易》者，群經之綱領也，《易》之辭，亦即衆辭之綱領也。庖犧之畫卦，文王、周、孔之制辭，皆爲萬事萬物而作。聖人以辭傳事物，即不能使事物不傳辭，事物無時而終，則辭亦不能有時而止，故不必論其他也。即以經言之，《詩》之前無詩也，《書》之前無書也，《禮》之前無禮，《樂》之前無樂，《春秋》之前無春秋也。凡此數經者，畫卦造書契之時所不及料也，乃忽然而有諸經者，則以其事物之日增，故文辭之無已也。說者謂諸經固皆聖人所作，其辭與後世不同。夫不同誠不同矣，然當造字制辭之初，爲事物而設，非專爲聖人而設也，聖人不能豫言後人之事物，故聖人遇事物則爲聖人之文辭，後世遇事物則即爲後世之文辭而已。其辭者，事物也；其文者，經緯也。天地無一息不事物，則無一息不辭；天地無一息不經緯，則無一息不文。事物者，即象、事、禮、聲皆在其中，而後世文辭之又必折衷於前聖者，則天地之文德與盡人無已焉者也。是故諸經之言文者，於德、象、事、禮、聲、辭六者之外，既別無所謂文其間。統而言之，則德爲體，而五者爲用；若析而

論之，則辭又爲德、象、事、禮、聲五者之大用。蓋象、事、禮、聲、辭五者，文德實貫之；而德、事、象、禮、聲五者，必文辭然後貫之也。

姚鼐《復陸次山論文書》 夫文無所謂古今也，就其雅馴高潔、根柢深厚、關世道而不害人心者爲之，可觀可誦，則古矣。非是而急求華言以悅世人好譽，爲之雖工，斯不免俗耳。唐以前論文之言如曹子桓《典論》、陸士衡《文賦》、虞摯《文章流別》、劉彥和《文心雕龍》，非不精美，然取韓昌黎、柳子厚、李習之諸人論文之言觀之，則彼猶俗諦，此未易爲淺人道也。大抵才學識三者，先立其本，然後講求于格、律、聲、色、神、理、氣、味八者以爲其用，而尤以絕嗜欲澹榮利，盪滌其心志，無一毫世俗之見于乎其中，多讀書而久久爲之，自有獨得，非歲月旦夕所可幾也。

又《復楊君論詩文書》 抑嘗論之，才與氣二者有得於天，有得於人。才之大如江如海，至矣；氣之盛如霆如雷，至矣！然江漢猶必納衆水以匯其流，雷霆不能擊鐘鼓以助其勢者，其充之有漸，其積之甚厚故也。孟子曰：「觀於海者難爲水。」又曰：「配義與道。」斯言也，不爲詩文言之，吾以爲詩文之道，無以易此矣。【略】夫詩之與文，其旨趣不同矣，顧欲善其事者，要必有囊括古今之識，胞與民物之量，博通乎經史子集以深其理，遍覽乎名山大川以盡其狀，而一以浩然之氣行之，然後可傳於天下後世，豈徒求一韻之工，爭一篇之能而已哉！且夫文章莫大於《六經》，風雅典謨既昭昭矣，說者謂善學者得其道，不善學者獵其文，吾以爲不得其道，即文亦烏可得哉？夫文者將以明天地之心，闡事物之理，君臣待之以定，父子賴之以親，夫婦朋友賴之以敘其情而正其義，此文之昭如日月者，《六經》所以不廢。爲文苟求其不廢，舍斯道無由也。【略】故夫《六經》者，海也。觀於《六經》，斯才大矣。詩文者，藝也，所以爲之善者，道也。道與藝合，斯氣盛矣。文與《六經》無二道也，詩之與文尤無二道也。凡此皆有得於天而又得於人者，是也。

又《復方彥聞書》 竊謂文章一事，盛于周秦，衰于建安。自士衡《文賦》、子桓《典論》出，而斯道爲之極變矣。周秦以上惟《六經》之文大純無疵，諸子亦各出其瓌瑋之言，大抵義豐辭約，氣固神完，以道爲標，以志爲的，採其一言，終身可行，究其全歸，六合不盡，是以繁簡微顯，蕩志愜心，凡所修辭，立誠爲本。自賈、董、揚、馬恢張閎肆，已覺詞勝于義，氣王于神。建安以來，則專精辭贍，而高古堅樸之意盡矣。然風骨矯騫，神氣遒邁，創語造意，廉傑精奇，誓不相襲，蓋道衰而文盛，亦升降之大端也。唐宋諸賢有見于斯，然望道未至，果于自矜，修辭之工，或反不逮，特其取義甚正，立體尤嚴，譬諸樂然，雖非清明廣大之奏，已絕煩數淫濫之音矣。先正論文，所以必主八家者，非謂文章極于八家，謂八家乃斯文之塗軌耳，斤斤一先生不敢失其趨蹌聲欬，又豈八家之意哉！

龔自珍《壬癸之際胎觀第三》 古之世，語言出于一，以古語古，猶越人越言，楚人楚言也。後之世，語言出于二，以後語古，猶楚人以越言名，越人以楚言名也。雖有大人生于霸世，號令弗與共，福祿弗與偕，觀其語言，弗可用。號令與共，福祿與偕，觀其語言，卒弗可用。于是退而立大人之語言，明各家之統，慕聖人之文，固猶將生越而楚言也。

又《績溪胡戶部文集序》 古之民莫或強之言也。忽然而自言，或言情焉，或言悟焉，或言事焉，言之質弗同，既皆畢所欲言而去矣。後有文章家，強尊爲文章祖，彼民也生之年，意計豈有是哉？且天地不知所由然，而孕人語言，人心不知所由然，語言變爲文章。

又《四先生功令文序》 其爲人也惇博而愈夷，其文從容而清明，使枯臞之士，習之而知體裁，望之而有不敢易視先達之志。盛世之盛，唐之開元、元和，宋之慶曆、元祐，明之成化、弘治，尚近似之哉！尚近似之哉！其人多深沈惻悱，其文叫嘯自恣，芳逸以爲宗，則陵遲之徵已。夫莊周、屈平、宋玉之文，別爲初祖，而要其羨周任、史佚、尹吉甫之生，而願游其世，居可知也。

魏源《國朝古文類鈔叙》 文章與世道爲污隆，南宋之文必不如北宋，晚唐之文必不如中唐，兩晉、六季之文必不如兩漢，而東漢之文又不如西京。矧我聖清皞皞二百載，由治平、升平而進于太平，元氣長于漢，經術盛于唐，兵力、物力，幅員雄于宋，列聖御製詩文集、康熙《圖書》、乾隆《四庫》官書尤富轢萬古。生其間者，其氣昌明，其聲宮喤，其見聞瑰軼而混芒，則其文不當駕兩漢、兩晉、三唐而上乎！其進退去取，不亦視漢、晉、三唐更難乎！故曰：百川止于海，百家筦乎道。畸于虛而言之無物，畸于實而言無心得，是皆道所不存，不可以爲文，即不可以權衡一代之文。

蔣湘南《與田叔子論古文書》 夫古文之弊，自八家始也，非八家之弊古文，乃學八家者之弊八家也。八家之名起自元靜海朱氏，其錄本不傳，傳者

明毛氏。本其所標伸縮剪裁諸法，大概皆爲功令文之法，歸震川、唐荆川、李大泌諸君子，孰非工於功令文者？諸君子以八家之法爲功令文，故其功令文最古，諸君子遂以功令文之法爲古文，故其古文最不古。若今代之古文家，則又揚不古之餘波而扇之者也，故曰古文之失傳業五百年也。夫名之爲古文，則不得不別於今文；欲別於今文，則不得不讀古書。書之古者，句法字法與功令文鑿枘不入，於是舍其難者，就其易者，專以八家爲主，且以明人所錄之八家爲主。夫明人所錄之八家，未嘗非古文也，而數百年來所爲八家之文，則非古文也。韓皂歐臺，沾沾自喜，語助星羅，吞吐否唯，其弊也奴；未識麟經，先罵盲左，嚇彼走卒，立僵而跛，其弊也蠻；黃茅白葦，彳亍河干，飢腸雷隱，忍俊無餐，其弊也丐；鉦規植矩，比葫畫瓢，皐蘇律令，不如蕭曹，其弊也吏；凡胎御風，自標仙度，殺馬毀車，騰空覓路，其弊也魔；井底看天，豈無珠斗，轉笑岱頂，空立搔首，其弊也醉；道聽程朱，塗詈許鄭，龍門未登，蘭臺已病，其弊也夢；廋語歇後，或續或斷，有聲無音，呻吟莫辨，其弊也喘。然而門徑既成，壇坫相高，天下群然追逐，合其轍者爲正宗，異其途者爲左道，空疎無具之徒，皆得張空拳以樹八家之幟，是古文之愈失，由於爲古文之太易也。

又《與田叔子論古文第二書》 音節取其鏗鏘，辭句貴乎華麗，事出沉思，義歸翰藻，雄才博學，神明于聲音成文之故，始能創新題而闢奇格，豪傑之士從而和之，似範其貌，實取其神，用心既久，由鈍入銳，然後浩乎沛然，成其文而有餘，成其筆而亦無不足，則模擬非古人用功之法乎？東漢之世，文盛于筆，兼茂者班、蔡兩人，魏晉以後，文弊而成駢體，徐庾雖工，豈足當班、蔡之輿儓？況乎有文無筆，筆失而文猶能得乎哉？唐興，沿六朝餘習，惟元次山、梁敬之、獨孤至之、蕭穎士、李遐叔諸人，欲變筆以矯文，而心知其意，未能大暢厥旨。至韓文公約旨《六經》，古道然後盡復，而當時但稱爲韓筆，以其力矯者在文，則其偏重者不能不在筆也。雖偏重于筆，而其造端必從事于文，故往往有六朝字句流露行間，淺儒但震其起八代之衰，而不知其吸六朝之髓也。自是厥後，筆長文短，宋代諸公，變峭厲而爲平暢，永叔情致紆徐，故虛字多；子瞻才氣廉悍，故間架闊，後世功令文之法，大半出于兩家，即作古文者，亦以兩家爲初桄。由宋逮元，有筆無文，弊與六朝反，而適相等，蓋其去古益遠，不知古人文筆之分，且不知古人用功先文而後筆也。夫由文入筆，其勢順；由筆反文，其勢逆。自古有工于文而不工于筆者，豈有不工文而能工于筆者哉？明七子不喻此旨，欲皮膚秦漢以矯宋元之弊，土偶木神，毫無靈響，惟弇州才力雄健，通史法，熟掌故，史料中本色文字，遠違歐蘇之上，而其他篇之模擬《史》、《漢》者，摹字擠句，以爲崔錯，贋鼎之光，空嚇腐鼠，是又不知古人模擬之法，在移神不在範貌耳。然惟其模擬于文者深，故其抑揚于筆者當，他人則不能矣。論者謂弇州贊熙甫有「余豈異趨，久而自傷」之語，遂以熙甫上弇州，此則目睫之論也。熙甫之弊在于有筆無文，就歐曾支派而論，其規行矩步，亦自成一邱一壑之山水，弇州老而懷虛，龍門已盡，又何妨自貶以揚之？後人盱衡往哲，當據兩家之根柢以定其規模，不當因一己之愛憎以分其優劣，若優孟衣冠之說，更不足以服弇州，僞八家詎非優孟乎？【略】夫才有大小，天之所爲；學有純駁，人之所爲；氣有厚薄，時代之所爲。而由文入筆之功，爲古人文質相宣之故，唐以後無有能明之者。

林昌彝《誦清閣文集序》 文必師古，非摹古也，異乎古者則必倒規裂矩，其失也放；循乎古者則必逐影尋聲，其失也局。去乎放與局之失，則於爲文之道思過半矣。夫師古之文與學問互相爲用者也。不學則文無本，不文則學不宣。

曾國藩《湖南文徵序》 竊聞古之文，初無所謂法也。《易》、《書》、《詩》、《儀禮》、《春秋》諸經，其體勢聲色，曾無一字相襲。即周秦諸子，亦各自成體。持此衡彼，畫然若金玉與卉木之不同類，是烏有所謂法者。後人本不能文，強取古人所造而摹擬之，于是有合有離，而法不法名焉。若其不俟摹擬，人心各具自然之文，約有二端：曰理，曰情。二者人人之所固有。就吾所知之理而筆諸書而傳諸世，稱吾愛惡悲愉之情而綴辭以達之，若剖肺肝而陳簡策。斯皆自然之文。性情敦厚者，類能爲之。而淺深工拙，則相去十百千萬而未始有極。自群經而外，百家著述，率有偏勝。以理勝者，多闡幽造極之語，而其弊或激宕失中；以情勝者，多悱惻感人之言，而其弊常豐縟而寡實。自東漢至隋，文人秀士，大抵義不孤行，辭多儷語。即議大政，考大禮，亦每綴以排比之句，間以婀娜之聲，歷唐代而不改。雖韓、李銳志復古，而不能革舉世駢體之風。此皆習于情韻者類也。宋興既久，歐、蘇、曾、王之徒，崇奉韓公，以爲不遷之宗。適會其時，大儒迭起，相與上探鄒魯，研討

微言。群士慕效，類皆法韓氏之氣體，以闡明性道。自元明至聖朝康雍之間，風會略同，非是不足與于斯文之末。此皆習于義理者類也。

又《送周荇農南歸序》 天地之數以奇而生，以偶而成。一則生兩，兩則還歸于一。一奇一偶，互爲其用，是以無息焉。物無獨，必有對，太極生兩儀，倍之爲四象，重之爲八卦，此一生兩之說也。兩之所該，分而爲三，淆而爲萬，萬則幾于息矣。物不可以終息，故還歸于一。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此兩而致于一之說也。一者陽之變，兩者陰之化。故曰：一奇一偶者，天地之用也。文字之道，何獨不然？六籍尚已。自漢以來，爲文者，莫善于司馬遷。遷之文，其積句也皆奇，而義必相輔，氣不孤伸，彼有偶焉者存焉。其他善者，班固則毗于用偶，韓愈則毗于用奇。蔡邕、范蔚宗以下，如潘、陸、沈、任等比者，皆師班氏者也。茅坤所稱八家，皆師韓氏者也。傳相祖述，源遠而流益分，判然若白黑之不類。于是刺議互興，尊丹者非素，而六朝隋唐以來駢偶之文，亦已久王而將厭。宋代諸子乃承其敝，而倡爲韓氏之文。而蘇軾遂稱曰「文起八代之衰」。非直其才之足以相勝，物窮則變，理固然也。豪傑之士所見類不甚遠。韓氏有言：「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爲孔墨。」由是言之，彼其于班氏相師而不相非明矣。耳食者不察，遂附此而抹殺一切。又其言多根《六經》，頗爲知道者所取，故古文之名獨尊，而駢偶之文乃屏而不得與于其列。數百千年無敢易其說者，所從來遠矣。

又《日記・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十七日》 凡作詩文，有情極眞摯，不得不一傾吐之時。然必須平日積理既富，不假思索，左右逢原，其所言之理，足以達其胸中至眞至正之情，作文時無鐫刻字句之苦，文成後無鬱塞不吐之情，皆平日讀書積理之功也。若平日蘊釀不深，則雖有眞情欲吐，而理不足以適之，不得不臨時尋思義理，義理非一時所可取辦，則不得不求工于字句，至于雕飾字句，則巧言取悅，作僞日拙，所謂修詞立誠者，蕩然失其本旨矣！以後眞情激發之時，則必視胸中義理何如，如取如攜，傾而出之可也。不然，而須臨時取辦，則不如不作，作則必巧僞媚人矣。

又《咸豐九年九月十七日》 夜，溫韓文《柳州羅池廟碑》，覺情韻不匱，聲調鏗鏘，乃文章中第一妙境。情以生文，文亦足以生情；文以引聲，聲亦足以引文。循環互發，油然不能自已，庶漸漸可入佳境。

又《咸豐十一年二月卅日》 溫《古文・傳志類》。思作書之道：寓沉雄于靜穆之中，乃有深味。「雄」字須有長劍快戟，龍拿虎踞之象，鋒鋩森森，不可逼視者爲正宗；不得以「劍拔弩張」四字相鄙，作一種鄉願字，名爲含蓄深厚，舉之無舉，刺之無刺，終身無入處也。作古文、古詩亦然，作人之道亦然，治軍亦然。

又《咸豐十一年九月十二日》 大抵作字及作詩古文，胸中須有一段奇氣盤結于中，而達之筆墨者卻須遏抑掩蔽，不令過露，乃爲深至。若存絲毫求知見好之心則眞氣渫泄，無足觀矣。

劉熙載《藝概・經義概》 文不外理、法、辭、氣。理取正而精，法取密而通，辭取雅而切，氣取清而厚。有題之理法，有文之理法。以文言之，言有物爲理，言有序爲法。

方濬頤《文論》 今之爲文者動曰有派，蒙竊惑焉。夫所謂派者，不在周、秦、兩漢、唐、宋之文也。吾皖有桐城派，吳中有常州派。近則常州衰而桐城盛，天下宗之莫敢異議。桐城之文固皆取法於周、秦、兩漢、唐、宋，而嚴其體例，區其門徑，兢兢焉恪守古人法度繩尺者。桐城之文非不可學，學桐城者入於窠臼而罕能振拔也。學士大夫空疏固陋，標榜成風。尊宋薄漢，一唱百和，心目中但知有方、劉、姚三先生，拾其唾餘，鋪張滿紙，試取而讀之，大氐老生常談及公家門面語，十居六七，非奄奄無氣，卽格格不吐。蓋專以字句拗蹶爲能，詞意枯淡爲高。吾視之直優孟衣冠，陳羹土飯耳，奚足言文。今夫日月星雲，霜露雨雪，天之文也。山川草木，鳥獸蟲魚，地之文也。試觀乾坤以內，孰綱維是，孰主宰是，而瑩然、爛然、燦然、斑然、秩秩然、斌斌然備五色，順四序，不期然而然，而卒無不然，斯爲大文，斯爲至文焉。人之文亦若是而已矣。文從質出，性情主之，學問輔之，行以灝氣，運以精思，振筆直書，洋洋纚纚。舉凡所謂依門傍戶，蹈矩循規，效顰學步，描頭畫角，一切人云亦云之陋習掃而空之。自攄胸臆，雖連篇累牘不爲多，雖片語單詞不爲少。彼其初，固未嘗有心摹擬周、秦、兩漢、唐、宋之文也，而閉門造車出門合轍，不假緣飾，動中自然。要唯平日多讀周、秦、兩漢、唐、宋之文，以擴其靈機，長其才力，斯蓄之既久，發之必豪，卽周、秦、兩漢、唐、宋之文亦不必專學一家，專工一格也。何況桐城，何況常州哉！文之有派，自明人作俑，互相排抵，延至我朝，師承各異，習染更深。

若常州則竟取周、秦、兩漢、唐、宋之文爲之，分別家數，辨所從入，眞爲聾瞽之見。桐城分體纂輯，示後學以作文之法，固亦可爲標準。然必以今人著錄坿於古人之後，儼然自命爲文章正宗，抑又隘已。江河之派有九，而歸海則一，當其分支旁出，洪波巨浸，汪洋演迤，不名一狀。江河之外更有江河，不能執一江一河以例百川也。胡獨於文而拘拘言派哉。言派則文限於派之內，宗一家而必不成家；不言派則文出於派之外，不宗一家而反可成家也。且今之爲文者有四：說經，說理，說前代，說時事。說經者失之鑿，說理者失之膚，說前代者失之刻，說時事者失之迂。卽所謂派也。不作有派之文，庶足以開拓心胸，推倒豪傑。然而吾所見者蓋亦鮮已。

王棻《答王子裝書》 夫詩文一道，固隨風會爲轉移，實因學問而變化。少陵之學深於詩，而不深於文，故詩極變化而文成澀體。昌黎之學深於文而未深於詩，故文極渾古而詩或率直。宋、方之詩不如其文，李、何之文不如其詩，亦由是也。朱子之文借徑南豐，原本經術，其詩實出陶、杜，胸次最高，均未可以輕議。王、李之文，流爲僞體，鍾、譚之詩，本未成家，衰世之言，亡國之音，等之自鄶以下可也。國朝學派，遠勝前代，故其詩文，博大精深，無體不備。惟乾、嘉以來，考據之學盛行，詩文或傷蕪累，然不害其大體也。綜而論之，開國之初，以朱竹垞爲大宗；全盛之時，以姚姬傳爲大宗；中興之世，以曾文正爲大宗。此三子者，皆文宗韓、歐，詩宗李、杜，義理之學宗程、朱，考據之學宗許、鄭，兼取漢、唐、宋諸儒之長而舍其所短，蓋千古之通儒，非一朝之作手也。江西一派，源出少陵，桐城一派，實兼漢學。閣下嘗桐城爲「空虛」，指江西爲「別派」，果何所見而云然耶？且所謂「立乎古人之後，而欲求勝於古人，此必不可得者」，亦未盡然。夫唐、宋八家，後人固無有過之者。然漢、魏、六朝之文，則韓昌黎過之矣。曹、劉、鮑、謝之詩，則杜子美過之矣。宋儒程、朱之學，後人固無有過之者。若漢儒許、鄭之學，則本朝考據諸家，如高郵王氏父子輩已過之矣。學者立志，不宜自畫。古人所以勝於我者，學爲而已；則我所以求勝於古人者，亦學爲而已，豈可讓賢於古人耶？夫文章之盛衰，關乎氣運；然如彭澤之詩，昌黎之文，則非風會所能限也。夫詩文之學，至於風會不能限，又何古人之不可勝之有哉？《易》曰：「擬議以成其變化。」蓋未有變化而不由於擬議者，亦未有擬議而不求其變化者，此一塗也，謂之兩塗可乎？若以摹倣爲擬議，漢儒無此說，宋儒亦無此說也。況摹倣而不變化，此未成之學耳，謂之一塗可乎？足下震於紀文達之名，而襲其不通之論，且又取以論文，可謂無識也已。

王韜《三島中洲文集序》 余謂文運之盛衰，固有時繫乎國運之升降，平世之音多寬和，亂世之音多噍殺，若由一人之身以前後今昔而判然者，則境爲之也。

黎庶昌《續古文辭類纂叙》 文章之道，莫大乎與天下爲公，而非可用一人一家之私議。自劉向父子總《七略》，梁昭明太子集《文選》，而後先古文章始有所歸。宋歐陽氏表章韓愈，明茅順甫錄八家，而後斯文之傳若有所屬。姚先生興於千載之後，獨持灼見，總括羣言，一一衡量其高下銖黍之得，毫釐之失，皆辨析之，醇駁較然，由是古今之文章謬悠殽亂，莫能折衷一是者。得姚先生而悉歸論定，卽其所自造述，亦浸淫近復於古。然百餘年來，流風相師，傳嬗賡續，沿流而莫之止，遂有文敝道喪之患。至湘鄉曾文正公出，擴姚氏而大之，並功德言爲一塗，挈攬衆長，轢歸掩方，跨越百氏，將遂席兩漢而還之三代，使司馬遷、班固、韓愈、歐陽修之文，絕而復續。豈非所謂豪傑之士大雅不羣者哉！蓋自歐陽氏以來一人而已。余今所論纂，其品藻次第，一以昔聞諸曾氏者述而錄之。曾氏之學蓋出於桐城，固知其與姚先生之旨合，而非廣己於不可畔岸也。循姚氏之說，屏棄六朝駢麗之習，以求所謂神、理、氣、味、格、律、聲、色者，法愈嚴而體愈尊。循曾氏之說，將盡取儒者之多識格物博辨訓詁，一內諸雄奇萬變之中，以矯桐城末流虛車之飾。其道相資無可偏廢。故既叙述略例，亦明夫不敢封己抱殘，守一先生家言，暖暖姝姝而私自悅以足也。然遂欲執涂之人而強同，則是又大惑已。

又 唐以前《史》、《漢》並尊，自昌黎韓氏「太史、子雲、相如」之論出，不及孟堅，而馬、班始有軒輊。其後柳子厚、李習之之倫，祖述其言，遂若斯文之傳，孟堅擯不得與。此與以耳食何異。獨蘇明允稱之曰：「遷、固雖以辭勝，然亦兼道與法而有之，時得仲尼遺意焉，而惜乎其少信從也。」余謂子長網羅百代，孟堅紀述一朝，義法固自有當，未可執彼議此。且班書典雅宏贍，微特元明人莫能爲，卽唐宋諸賢，昌黎而外亦未有能幾之者。曾文正公略師班氏，其文規恢閎闊，遂崒然直躋兩漢，況進於此者邪。故今斷以馬、班、韓、歐爲百世不祧之宗云。

唐才常《論文連珠十首》 蓋聞木槿敷榮，雖華不久；浮萍逐浪，雖美無根。何則？文扶質而垂條，理探本而立幹。是以桓譚論文，陋虛談于華葉；南豐搦管，必根柢乎《六經》。

龍啟瑞《與書院諸生論文諭帖》 近時文章通病，大約經籍之溫習未熟，史册之探討未深，專於時墨數篇尋討生活，以故根柢淺薄，所作之文，卑者則塵俗腐爛，不堪入目，高者亦不過機局流暢，皮膚光華。細索其中，有如醫家所謂蔥脈外浮中空，按之毫無實際。楚北鍾靈，江漢黃岡鍾陵並峙其間，其文之精實雄厚，夫復何如？近日風會所趨，實有今不如昔之歎。本院忝司文柄，細思文風與世運相維之理，良用惕然，深願文風之日進於博大昌明，則世運乃日見夫鴻龐敦厚，而此中相維相繫之旨，則必以諸生之作養爲先。

李元度《移芝室文集序》 叔孫穆子論三不朽，首立德，次立功，又其次立言。而歐陽公則曰：修之身矣不施於事可也，況於言乎。然使世無《六經》四子書，人將不知有堯舜孔孟。是德且恃言以傳，功無論已。顧《六經》四子不可以文言，而古文實立言者之一體。歐陽公所云特爲勤一世以盡心於文字，而於世毫無損益者悲耳。豈以概天下古今之立言者哉！竊嘗論古文家因言以見道，其體至正，其途至狹，其義法至嚴，自周秦以來，若左氏、賈、董、晁、劉、馬、班，以逮唐之韓、柳、孫、李，宋之歐陽、蘇、曾、王，能成一家言者，不過十數人，可謂艱矣。元明作者麻列，求能闖八家之堂奧，或尚歉焉。方侍郎云：「此雖小道，失其傳者七百年。」直綜北宋後言之也。孟子之序道統也，由堯舜至孔子皆五百年而一興，最後乃得宋五子，合前後計之，蓋十數人耳。而古文家之難，其人乃適與之埒。彼漢唐下屠沽刀筆之徒，乘時會以立功名，秉麾節胙茅土者，乃反不可畢數，其難易抑又殊矣。然則當吾世有志於古文，必毫傑之士，能自立而獨爲其難者也。

羅汝懷《與馬岱青書》 古人之文，皆以達其學問，道其行誼，學足以裨匡濟，行足以式鄉閭，斯其文亦有用而可貴，初無所謂古文之學，所謂古文之學者以法言之耳。周秦以前，文體遞變，樸巧日殊，未嘗不有法在而不以文自命。至唐人而論文之說始繁，然後世論昌黎者只取《原道》、《佛骨》數篇，而欲廢其他作，於河東尤多遺議。然則工如韓柳且不能塞後人之望，後人更何能以此達命安身？吾輩於文亦第達吾之意寫我之心，而不必以專治古文自爲標目乎。

吳敏樹《與篠岑論文派書》 文章藝術之有流派，此風氣大略之云爾，其間實不必皆相師效，或甚有不同，而往往自無能之人，假是名以私立門戶，震動流俗，反爲世所詬厲，而以病其所宗主之人。如江西詩派，始稱山谷、後山，而爲之圖列，號傳嗣者，則呂居仁。居仁非山谷、後山之流也。今之所稱桐城文派者，始自乾隆間姚郎中姬傳稱私淑於其鄉先輩望溪方先生之門人劉海峯，又以望溪接續明人歸震川，而爲《古文辭類纂》一書，直以歸、方續八家，劉氏嗣之，其意蓋以古今文章之傳，繫之己也。如老弟所見，乃大不然。姚氏特呂居仁之比爾，劉氏更無所置之；其文之深淺美惡，人自知之，不可以口舌爭也。自來古文之家，必皆得力於古書。蓋文體壞而後古文興，唐之韓、柳，承八代之衰，而力挽之於古，始有此名。柳不師韓，而與之並起。宋以後則皆以韓爲大宗，而其爲文所以自成就者，亦非直取之韓也。韓尚不可爲派，況後人乎？烏有建一先生之言，以爲門戶塗轍，而可自達於古人者哉！弟生居窮鄉，少師友見聞之益，亦幸不遭聲習濡染之害。自年二十時，輒喜學爲古文。經子《史》《漢》外，惟見有八家之書，以爲文章盡於此爾；八股文獨高歸氏。已乃於村塾古文選本中見歸氏一二作，心獨異之。求訪其集於長沙書肆中，則無有，因託書賈購之吳中。既得其書，別鈔兩卷，甲辰入都，攜之行篋。不意都中稱文者，方相與尊尚歸文，以此弟亦妄有名字與在時流之末。此兄之所宿知也。又見《望溪文集》，亦欲鈔之，而竟未暇。蓋歸氏之文，高者在神境，而稍病虛，聲幾欲下；望溪之文，厚於理，深於法，而或未工於言。然此二家者，皆斷然爲一代之文，而莫能尚焉者也。其所以能爾者，皆自其心，得之於古，可以發人，而非發於人者。往時見功甫喜尋時人之論，稱姚、劉之學，以爲習於名而未稽其實，私欲進之；其於論詩，述梅伯言之說，云當自荆公入，尤爲害道。此等言議，殆皆得之陳廣專。廣專才雖高，不能爲文士，而論說多未當於人心。今侍郎序文不過借時俗流派之語牽涉多人，以自騁其筆墨，所稱諸人學文本末，皆大略不謬。獨弟素非喜姚氏者，未敢冒稱，而果以姚氏爲宗，桐城爲派，則侍郎之心，殊未必然。然弟豈區區以侍郎之言爲枉，而急自明哉？惜乎不及與功甫究論之爾。

陳澧《與馮鐵華書》 古人論文云：「行乎其所不得不行，止乎其所不得不止。」然則亦變乎其所不得不變，則亦不變乎其所不得變。觀馬、班之史傳，文人者必載其文章，如鈔書者，篇篇不變也。

【略】王介甫集中碑誌書其人諱字里貫祖父，顛之、倒之、斷之、續之，篇篇不同，此何關于文之工拙而爲此耶？徒見其有意求變而已矣。有意求變，則能變亦不足尚矣。昔有友人傳說古文四句訣云：「篇篇換樣，事事搜根，句句生造，字字有來歷。」澧以爲此四句者，惟末句是眞訣耳，餘三句皆有意而爲者也。有意換樣，則必有顚倒之病矣；有意搜根，則必有穿鑿傅會之病矣；有意生造，則必有鄙誕之病矣。文章所貴，貴乎自然，豈在乎變與不變哉！

又《復黃芑香書》 前在南園，足下問作文法，今得來書，問之益切。至夫作文之法，前人言之者多矣，僕不必贅言。惟昔時讀《小雅》「有倫有脊」之語，嘗告山舍學者，此卽作文之法，今舉以告足下，可乎？倫者，今日老生常談，所謂層次也；脊者，所謂主意也。夫人必其心有意而後其口有言，有言而其手書之於紙上則爲文。無意則無言，更安得有文哉！有意矣，而或不止有一意，則必有所主，猶人身不止一骨，而脊骨爲之主，此所謂有脊也。意不止一意而言之何者當先，何者當後，則必有倫次。卽止有一意而一言不能盡意，則其淺深本末又必有倫次，而後此一意可明也。【略】且作文必先讀文，凡讀古人文，每篇必求其主意而標識之，尋其倫次而分畫之，明乎古人之文有倫有脊，而後我之作文能有倫有脊也。雖然，倫猶易爲也，脊不易爲也。必有學有識而後能有意，是在乎讀書，而非徒讀文所可得者也。

謝章鋌《與魏子安書》 竊以古文一道，結於篇幅者爲氣體，見於字句者爲義法，誠能服膺古人而又能好學深思，則氣體未有不高，義法未有不精。然亦有時不盡如吾意者，則往往爲篇目所窘。

又《論文下篇贈李少棠》 說者曰或剛或柔，或莊或肆，或平或峭，或進或退，所以成文者亦多術矣，將不講乎？然而此文之體也，非文之精神也。今有人血脈不華，心氣內訌，雖有七尺之軀，衣冠非不偉，瞻視非不矜嚴，卽之索索然，則亦土木偶而已矣，是必藏精固神乃能樂生，乃能行世。而誠者，精神之所從出也，積於中者確厚，必不張皇於外以求工。剛之柔之，莊之肆之，平之峭之，進之退之無不宜。蓋有不期然而然者矣。記物則物無遁形，斷事則事無匿理，論人必得其要領，言情必纏綿曲折而可以歌泣，意發於此，而振動及於天下後世，非至誠而能若是乎？於是不敢不讀書，不敢不窮理，不敢不養氣，更不敢不修身以求吾誠之所在，以推吾誠之所至。誠立然後其人非廢人，其文非廢文。若區區於外體求之，是則華士膚學之所爲也。

李慈銘《越縵堂讀書記》卷八《文學・明文授讀》 古文爲天地之元氣，關乎運數。宋文最高者歐、曾、王三家，然已不能及唐之韓氏。歐、王毗于柳子厚，曾毗于李習之，蘇氏老泉最勝，東坡次之，然僅毗于杜樊川，而筆力且不逮焉，子由則又次矣。遺山、牧庵皆學韓而不得其意，道園學歐而不得其神，此固氣運爲之，雖有豪傑之士，不能強也。

強汝洵《文集類序》 大矣哉文之爲用也。聖經賢傳，微言大義，非文不垂。記載古事，治亂興亡，得失善惡，可法可戒，非文不著。禮樂制度，法律典式，非文不明。詔誥號令，條敎簿書，非文不行。奏疏論議，箴規主德，指陳庶政，薦賢斥佞，非文不達。師儒說經，論道，授業，解惑，非文不詳。親友相違，書牘相問，非文不通。故文者聖人重之，《六經》之文簡嚴易直，固其道至，亦有修辭之功焉。孔子曰：「辭達而已矣。」又曰：「言之無文，行而不遠。」曾子曰：「出辭氣斯遠鄙倍矣。」假令以方言俚語垂之簡策，則人不之重也。不重斯不傳，不傳則惡能爲益于天下後世哉。漢之文最爲近古，魏晉以下靡然日頹，流爲駢體。唐韓氏宋歐陽氏相繼振之，號爲古文。學者翕然慕效至于今不衰。夫所貴乎古文者，豈獨以句讀之異于駢體云爾哉，必將有所取也。韓歐陽氏之文誠善也，彼固有見于道，其行略能踐之而又能言之，故爲學者所宗。藉令不然而專存其酬應游戲之文，其果有當乎今。或曰：治古文者，貴乎法耳，不惟其道，而惟其法。于是以蔓衍無實之辭，而貌若韓歐陽氏之爲者，則曰是所謂古文耳。以名于身，以敎于人，苟不如其法，則雖古賢人君子垂世之文，毅然擯之，以爲不足道。嗚呼，誠如是則文與道判然爲二，不可復合。斯蓋韓、歐陽氏之所羞稱，又烏足以窺聖人之所謂文哉。傳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藝。」文也者藝也，而道所載也。今無所載而徒以其藝，則與駢體何以相勝。雖爲之甚工，曾不若巫醫之有益于世，不亦悲夫。故儒者之於文，非以爲名也，將以濟用也。引而申之，欲其達也。迎而節之，欲其簡也。修之懼其鄙也，修而不飾懼其靡也。可用則止不致力焉。懼其溺也，故不知文之本者求於文，知文之本者求於道，其道得矣，無意于文而文善也。求於文者未有能至者也。自漢以來爲文者多矣，而傳者不及什一，得非無得于道，而求工於文者衆歟。

施補華《與人論文書》 吾輩文字所以不及古人，信乎！術業淺，才力弱

也。其大失在一篇之出，必求勝於今人。伸紙把筆，悉心營度，於意於詞之近且易者務盡去之，用以奇古取勝。及乎文字之成，反與事理相違。夫文字動人正在能盡事理耳。事理具於人心，或不能詳之於口。取於人心，注於我手，勝彼口所自道焉，則天下之至文在是矣。若與事理相遠，文字雖工，如剪綵耳，蟲魚草木安有生機哉！【略】自後吾輩作文，先治矜心勝氣，推究事理，力求其是，斯得耳。鄙近易而慕奇古，殆觀乎其外者也。

吳汝綸《與姚仲實》 桐城諸老，氣清體潔，海內所宗，獨雄奇瑰瑋之境尚少。蓋韓公得揚、馬之長，字字造出奇崛。歐陽公變爲平易，而奇崛乃在平易之中。後儒但能平易，不能奇崛，則才氣薄弱，不能復振，此一失也。

又 說道說經，不易成佳文。道貴正，而文者必以奇勝。經則義疏之流暢，訓詁之繁瑣，考證之該博，皆于文體有妨。故善爲文者，尤愼于此。

賀濤《答宗端甫書》 聲者，文之精神，而氣載之以出者也。氣載聲以出，聲亦道氣以行。聲不中其窾，則無以理吾氣，氣不理則吾之意與義不適，而情之侈斂，詞之張縮皆違所宜，而不能犖然有當於人之心。質幹義法可力索而具也，聲不能強挖而得也。【略】後之學者將取合乎古，必取古人之文，長吟反覆，而會其節奏，其徐有得也。含而咀之，毋操毋忘，薰炙浸灌而漸而進焉，以契乎其微而幾於自然，然後吾之氣與古人之氣相翕合，而吾之文乃隨其意之所嚮，措焉而皆得其安，此之不能羅列纂排，章摹而句仿之，其精神意象豈有合哉！

陳作霖《與朱子期論駢文書》 竊以駢體之爲文也，端莊流麗，較散尤難；悱惻纏綿，以情爲主。沿傳既久，眞宰不存，掉以輕心，遂多流弊。其有務在飣餖，失其指歸，言未次鱗，語皆合掌，或辭繁而意晦，因骨少以肉多。複水重山，其途易誤；疊椽架屋，無理可尋。集錦才長，搯擠雖云富有；成虹氣短，開闔何能自如？此一弊也。又或五車未讀，偶語強爲，不持寸鐵而來，欲截碎金以去。尗右有左宜之妙，多肘見踵決之形。干戈叢中，空拳獨戰；冠裳域裏，袒裼亦來。雖作畫南宮，原有白描之法；而修辭東里，究非潤色之才，此二弊也。至若自矜該博，專炫新奇，用上古難信之書，引小說無稽之語，舍正路而趨荆棘，廢六書而返結繩。光怪陸離，縱誇獺祭，鉤輈格磔，孰辨鴃音，此三弊也。他如背戾先型，規摹風尙，學時世之妝束，順江河之下流。作札裁箋，唯畫胡盧舊樣；褒衣博帶，翻矜館閣新裁。一唱三嘆，遺音安在？千篇一律，伎倆如斯，此四弊也。於是精神盡失，風格日卑，等於俳優，群相詬病。每謂雕蟲小技，難合大人；遂學司馬溫公，不爲此體。抑知陰陽配合而萬物始生，日月重光而大文乃耀。「覯閔受侮」，《詩》亦儷言；「類帝禋宗」，《書》猶偶語。溯其緣起，實出秦漢以前；暢厥支流，乃在齊梁之後。即宋人之運用經史，幾同無縫之衣；變化體裁，別成拔戟之隊。亦何可厚非哉？是必胸藏邱錦，筆燦李花，以立意爲宗，而典籍輔之；以行氣爲事，而範圍拘之。其勢則水湧瀾翻，其辭則金聲玉振，班、張骨力，徐、庾才華，譬諸風馳雨驟之雄師，加以節制則不擾；粗服亂頭之美女，飾以塗澤而尤妍。

王先謙《駢文類纂序例》 文章之理，本無殊致，奇偶之生，出於自然。麗辭所肇，通變所宜，彥和辨之究矣。引其端緒，尙可略言。古今文詞，遞相祖述，胎化因重，具有精理。魏文賦寡婦，安仁擬之。朱穆論絕交，孝標廣之，祖其題也。翰林墨客，續《子虛》以代興，梁王陳思，共楚襄而迭起，祖其體也。長卿《上林》云：「追怪物，出宇宙。」子雲《校獵》云：「追天寶，出一方。」孟堅《西都》云：「仰悟東井之精，俯協河圖之靈。」明遠《河清頌》云：「仰應龍木之精，俯協龜水之靈。」祖其句也。安仁《秋興賦》云：「善夫宋玉之言，曰悲哉秋之爲氣也，草木搖落而變衰。」錢新梧《段公遺愛碑》云：「昌黎韓子有言矣，事有曠世而相感者，忽不自知其何心。」祖其語也。宋玉《高唐》云：「纖條悲鳴，聲似竽籟，清濁相和，五變四會。」《上林》云：「猗柅從風，蘮莅蔚歙。蓋象金石之聲，管籥之音。」太沖《吳都》云：「鳴條律暢，飛音響亮。蓋象琴築並奏，笙竽俱唱。」祖其意也。案造句但可偶摹，無滯迹象；采語緣於興到，純任天機，意之爲用，其出不窮，貴在與古爲新，因規入巧。《上林》云：「視之無端，察之無涯，日出東沼，月生西陂。」馬融《廣成》云：「天地虹洞，固無端涯，大明出東，月生西陂。」雖增改數字，變亦不善矣。彥和《神思》云：「伊摯不能言鼎，輪扁不能語斤，其微矣乎。」子元叙事云：「能損之又損，而元之又元。輪扁所不能語斤，伊摯所不能言鼎也。」則直鈔成文，索然意盡矣。苟得其妙，如屈平《遠遊》云：「下崢嶸而無地兮，上寥廓而無天。視儵忽而無見兮，聽惝恍而無聞。」長卿《大人》全祖是篇，兼取四語，而指各有適，文無相害。此意匠工拙之辨也。諸體成章，靡不相襲，雜文一類，繼者難工。自子建《七啟》，歸美當代，後賢有作，故步相追，詞

擷華腴，義病重疊。華亭吳對，名去實存，稚存《七招》，性含變化，悉伯《七居》，超然意遠，其七家之高致乎。至於隸事之方，則亦有說。夫人相續而代異，故文遞變而日新。取載籍之紛羅，供儒生之采獵。或世禩懸隔，巧成偶儷；或事止常語，用始鮮明。譬金在鑪，若舟浮水。化成之功，直參乎造物，橐籥之妙，靡間於含靈者也。漢息夫躬劾伍宏云：「霍顯之謀，將行於杯杓；荆軻之事，必起於帷幄。」晉鍾會檄蜀云：「投跡微子之蹤，措身陳平之軌，則福同古人，慶流來裔。」取人隱事而意旨躍如，此最優矣。自餘佳對，指不勝僂，義乖事舛，往往而是。《校獵》云：「齊桓不使扶轂，楚嚴未足驂乘，尊皇抑霸，允矣愼旃。」其它虛美之詞，不過曰「登三咸五，甄殷陶周」而已。若簡文《馬寶頌》云：「堯舜不足憲章。」孝穆《代貞陽侯書》云：「湯武方於兒戲。」此屬詞失當也。其《與王太尉書》云：「霜戈雪戟，無非武庫之兵。」專耀齊威，非夸王衆。而子安《滕王閣序》云：「紫電青霜，王將軍之武庫。」以電易雪，指齊爲王，此繹文不審也。槩弧箕服，實喪周邦，二龍降庭，何預夏事？而駱賓王《代徐敬業檄》云：「龍漦帝后，識夏庭之遽衰。」此使典差繆也。長卿賦奏《大人》，則漢武意淩雲氣。厥初楊意之薦，惟見《子虛》之文。而《滕王閣序》云：「楊意不逢，撫淩雲而自惜；鍾期既遇，奏流水以何慚。」徒取對工，罔顧文義，此杜撰不經也。蘇老泉作《木假山記》，戴顒以黃鸝爲俗耳鍼砭。而戴帥初《通蘇教授書》美以木假山之家世。陳其年《戴無忝詩序》稱爲「鸝砭名家，夫木山小文，何關世緒」，鸝砭雅語，詎涉家聲。此任意牽附也。袁簡齋《賀盪平伊犁表》云：「金山擒車鼻，本文皇漏網之魚；渭橋謁單于，慰高祖平城之憾。」平城之憾，漢史可徵，漏網之魚，唐書未見。此隨筆增竄也。亦或調律太和，翻失古節，琢句凡近，便成律賦。凡此諸弊，大傷文格，鄙生沿習，未知所底。又如子山《司馬裔碑銘》，趙武李燮兩見；鼎臣《武成王碑銘》，春蘭秋菊重出。昔有茲式，蓋不相妨。苟其效顰，實鄰寒陋。若此之類，理貴善推。是故甄引舊編，取證本事，必義例允協，銖黍無爽，合之兩美，則觀者雀躍，儗不於倫，則讀者恐臥。可以印心源於三古，通慧業於萬流。《雕龍》謂「言對爲易，事對爲難」，亦極思之論也。至詞氣之兼資，乃駢儷之總轄。漢魏之間，其詞古茂，其氣渾灝，縱筆驅染，文無滯機。六朝以還，詞豐氣厚，羨文衍溢，時病煩蕪。宋元以降，詞瘠氣清，成語聯翩，祇形剽滑。明初劉宋略倣小文，自時厥後，道益榛蕪。雖七子大家，闕爲斯式，華亭崛起晚末，抗志追摹，詞采既富，氣體特高。明史稱工，非溢美矣。昭代右文，材賢踵武，格律研而逾細，風會啟而彌新。參義法於古文，洗俳優之俗調。選詞之妙，酌穠纖而折中，行氣之工，提樞機而內轉。故能洸洋自適，清新不窮。儷體如斯，可云絕境。

又《十家四六文鈔序》 夫今樂前陳而賢侯忘倦，流徵閒雜則和人彌寡。文章道歧，何莫不然？是以學美者侈繁博，才高者喜馳騁。往往詞豐意瘠，情竭文浮，奇詭競鳴，觀聽彌眩，軌轍不修，風會斯靡。故駢散二體，厥失維均，而駢之爲累，尤劇於散。或迺仲宣體弱不起其文，休文調律反甚其弊。蕃蕪塞涂，罕見枝幹之挺，平原埃積，邈無川岳之秀。主文客氣，玉貌蓬心，論者遂喻蜩螗以齊粱，伍俳優於皋朔。病至此乎？噫，其過矣。夫詞以理舉，肉緣骨附，無骨之肉，不能運其精神；寡理之詞，何以發其韻采？體之不尊，道由自敝。

林紓《春覺齋論文·述旨》 論文之言，猶詩話也。顧詩話采擷諸家名句，可以雜入交際談詼；若古文，非莊論莫可。且深於古文者，亦未嘗多作議論。昌黎精語，已盡於《答李翊》一書，其餘但間出數言，隱約其詞而已。此非昌黎之短於言說，特昌黎所趨之蹊逕，雖獨孤常州，裴晉公猶與異趣，況在其他；因之憤鬱不平，鄙時輩而不之語。故文愈高者，議論乃愈不可得聞；凡後之喋喋自命爲大師者，所論均未必皆中肯綮。章實齋著《文史通義》，可云解得文中甘苦矣；然亦患主張太過，且往往自亂其例。其譏歸震川用五色筆評《史記》也，甚其辭曰「若者爲全篇結構，若者爲逐段精采，若者爲意度波瀾，若者爲精神氣魄，以例分類，便於拳服揣摩，號爲古文秘傳」云云，意實不以爲可。愚則謂震川之評《史記》，用聯圜處，其妙尚易見（即原本丹硃筆）。若每句用三角形加於其旁者（原本黃筆），始爲震川之用心處，亦爲《史記》文法之宜研究處；且其連用三角形者，或提醒文之命脈，或點清文之筋節；至於單句之上用單三角形者，尤震川獨得之秘訣。余著《震川史記平點發明》，大要即標舉文中之頂筆，或遙醒文中之伏綫耳。震川深識文中三昧，評騭之本，安可厚非？至於《通義》中《匡謬》一門，痛斥問答體，然下文即有《答客問》三篇，亦正作問答體，何也？須知問答一體，古賦中咸用之，尤不若《鹽鐵論》之有偉力。實齋言：「問答之體，問者必淺，而答者必深。」然《鹽鐵論》中大夫之言，咸節節有條理，而文學所答，尤跨大夫之上，此亦

不盡問淺而答深；惟理足者，言之始精，不能以深且是者自許，以淺且非者歸人也。

又　王充之言曰：「論貴是而不務華，事尚然而不高合。」然書之極是而不華者，《論語》也。世惟聖人蘊天地古今之理，出言簡而當要，雖融會貫通，本於一是，而逐條皆有不可磨滅、不相複沓之道存焉。《論衡》一書，蔡中郎儲爲談助，已開西晉清談之風。謂其節節皆是，語語不華，確耶？但以充書言之，有《福虛》、《禍虛》之目，其辯似確。其言福虛也，斥楚惠王吞蛭之謬；其言禍虛也，辨顏淵早夭、子路醢死之事，不關於陰騭，咸有至理，是矣。然何必復爲《紀妖》、《定鬼》二篇？妖鬼原不待辯；又多引事實以助其馳騁，則又近華矣。至於「尚然而不高合」一語，原爲特立之見，顧自以爲然，而不合於理，則亦未足以樹義。平心而論，名爲文者，無所不華；名爲筆者，則當求其是。然不讀書明理，則又從何處而取是？蓋文者，運理之機軸；理者，儲文之材料。不先求文之工，而先積理，則亦未有不工者。

又　《文心雕龍・徵聖第二》有曰：「正言所以立辯，體要所以成辭。」是言一本於《易》，一本於《書》，推而言之，則知此者，作文乃無死句，論文亦得神解。何謂正言？本聖人之言，所以抗萬辯也。何謂體要？衷聖人之言，所以鑄偉辭也。然亦有難言者。文至於語錄，成萬古正言之鵠，皆能一一施之文間耶？無論語錄，即理學先儒之與書，語語靡不當，要觀朱考亭與陸象山、陳同甫諸先生書，無語不精，亦無語不要，而淺人恆苦其邃。豈朱、陸之言尚不衷於名理，而至索人之神志？紓曰：論道之書質，質則或絀於采；析理之言微，微則坐困於思。古之文章家，本盡備各體，不必各體中皆寓以理學之言。劉勰之贊此篇，亦曰：「精理爲文，秀氣成采。」大率析理精，則言匪不正；因言之正，施以詞采，秀氣自生。司馬文正不以文名於北宋，而亦無意於爲文，而文皆精貴近理，不必施采，而自琅琅可誦，亦不必恃口辯，而人自不能屈。韓昌黎作《諱辯》，靈警機變，時出雋語，然而人猶以爲矯激。非昌黎之辯窮也，時人以不舉進士爲李賀之孝，固人人自以爲正，昌黎之言雖正，而辯亦不立。若爲昌黎計者，可以不作此辯；果有所見於中，淘淅以先聖之理，詎無文字可爲？《孟子》一書，與門人辯論者十可五六，然皆切於時變，關乎正學。至勸人犯物議以就科名，吾知決非孟子之所忍出。故作文須求好題目，有正言，亦易於立幹，易於傅色。眞能古文者，固不輕易爲文也。

又《氣勢》　文之雄健，全在氣勢。氣不王，則讀者固索然；勢不蓄，則讀之亦易盡。故深于文者，必斂氣而蓄勢。然二者皆須講究于未臨文之先，若下筆呻吟，于欲盡處力爲控勒，于宜伸處故作停留，不惟流爲矯僞，而且易致拗晦。蘇明允《上歐陽內翰書》稱昌黎之文「如長江大河，渾浩流轉，魚鱉蛟龍，萬怪惶惑，而抑遏蔽掩，不使自露」。此眞知所謂氣勢，亦眞知昌黎之文能斂氣而蓄勢者矣。

又　惟理足者神始王，法精者明始徹；文中雖未見氣勢，胸中已具有氣勢矣。

又　北齊顏之推曰：「凡爲文章，猶人乘騏驥，雖有逸氣，當以御勒制之，勿使流離軌躅，放意塡坑岸也。」解得顏氏之語，即知斂氣蓄勢之妙用。譬諸作畫，遠山知映帶以雲物，按之與近山之脈不連；高山知極狀以崔巍，按之與岡巒之基無托；寫瀑不先寫高澗之泉，則下洩無根，不縈迴以溪澗之石筍，則細流不曲。此雖作畫之氣勢，亦可悟作文之氣勢。

陳三立《蒿盦類稿序》　竊維天地萬物之精英，形諸文字，各從其類，不可掩焉。有能者出，因而存之，曲肖而達之，而其眞乃永於人心，相續而不敝。學者不察，或溢於奇邪浮剽，苟以爲名，皆汩其眞而速其敝者也。先生是編，所得於天與人淺深高下，自有論定之者，獨就所爲文詩詞爲余所及知推之，吐辭結體，一出於沖淑爾雅，盎然粲然，蓋導引自具之性情，以與古之能者相迎，討原究變，溉澤典籍，衷於物則，不誣其志，庶幾尤爲滔滔斯世所繫之能者歟？

范當世《與蔡燕生論文第一書》　古人佳文大抵必多所磊砢不平，而含蓄不露；意思稠疊，而隨手包裹，不礙於奔放；著字數百，而旁見側出之虛影不啻數千；空明澄澈，而萬怪惶惑於其間。此皆可遇而不可求，熟於古人之文境，可以先機影射而四遠爲之羅，亦不能知其必獲否也。所尤難者，在乎罵譏王侯將相而敬愼不渝，與下輩麤解文字縱情牢騷者，判若天壤。文章雖極詼嘲，而定有一種淵穆氣象，望而知爲儒人之盛業，與雜家小說不同。此則所謂胸襟不至豪傑，不足談古文，德器不類聖賢，亦不足以俯笑一世耳。

姚永樸《答方倫叔書》　夫氣者，人之精神著于外焉者也。餒于內而欲其外之盛，豈可得哉？舉聲華榮利之所在，皆不足以動其中，然後其心靜。心

靜矣則氣自生，此韓氏所以欲「養其根加其膏」，歐陽氏所以謂「道勝者文不難自至也」。

姚永概《裴伯謙詩序》 余嘗謂文章之成也有三：賦之自天者曰才，造之于人者曰學，惟境也者天與人交致，而不可缺一。天予以特殊之境矣，或不勝其艱困，無復聊賴，甚至墮其氣而隕其身，不善于承天足以昌其才與學者，轉自負之，是豈天之咎與？天寶之亂，杜子美以稷、契自命，而流離饑寒，卒不得一效，故發爲詩歌，光怪變幻，不可方物，冠于有唐。其後蘇子瞻以宰相之才，安置黃州者五年，已老復有儋耳萬里之逐，故子瞻之詩文亦以海外爲極盛。向使彼二子者不能亨其心以順天，則其境固非生人所堪，亦與尋常之徒太息悲憂以至于死而止矣，烏得有鴻博純麗之文以見于今乎？余又以知有境乃可成其才，亦惟有學乃可用其境，則義理不可一日去身，卽求之文章而亦然也。

又《歷朝經世文抄序》 言所以達意，文所以飾言。言者意之表也，文者言之精也。是故國于天地，必有文字載其政教，由近以及遠，本今以垂後。文字不存，國云滅矣。

陳衍《如不及齋文草叙》 昔昌黎論文，謂古者詞必己出，降而不能，乃用剽賊。剽賊者，間用古人成語，己出則自三數字以上，必自己構造。凡古人已聯絡成句者，概不假借。是說也，唐人李習之、皇甫持正、杜牧之、孫可之諸家，北宋歐、曾、王、蘇輩皆宗之。清則方苞氏、姚姬傳氏尤奉爲科律，偭越者在所不齒，世所指目爲桐城派者也。昌黎之言固歸於至當無弊。然文以載道，當其氣盛言宜，惟求詞達，有不暇規規於一字一句必磨洗鍛鍊而後成者，宋代朱文公、眞西山之文是已。臨海項冰夫先生，自少至老，饜心於性理之學，讀其集中說理之作，無不理足詞鬯，不規規於一字一句之磨洗鍛鍊，雖未敢遽語學文公、西山，固宗仰文公、西山之文以爲文也。至於山水遊記，亦欲追考亭、雲谷、南嶽、百丈山諸作。讀者動擬以柳州、六一，非其神似處矣。

黃人《國朝文匯序》 有一代之政教風尙，則有一代之學術思想，蛻故孳新，瞬息不可復省，而有爲之撮影者曰史，而有爲之留聲者曰文。俾後人若聽睹其際，得以識世運消長，人才純駁之故，非僅恣泛覽，供粉飾焉。

又 夫以吾國文學之雄奇奧衍，假罄其累世之儲蓄，良足執英、法、德、美壇坫之牛耳。而一入本朝，則又兼收并蓄，大會細入，兩京、三唐，不免積薪之媿，姬、孔之際，于斯爲盛。【略】此本社所以有《國朝文匯》之選輯也。存錄一千餘家，爲文一萬餘首，不名一家，不拘一格。雖網羅未廣，疏漏正多，尙有俟海內方聞，勉爲增益。要之二百數十年中之政教風尙，所以發達變化其學術思想者，循是或可得其大概，而爲史氏徵文攷獻者效負弩之役。

章炳麟《文學說例》 言語不能無病，然則文辭愈工者，病亦愈劇。是其分際，則在文言、質言而已。文辭雖以存質爲本幹，然業曰文矣，其不能一從質言可知也。文益離質，則表象益多，而病亦益甚。斯非獨魏、晉以後然也，雖上自周、孔，下逮嬴、劉，其病已不眚矣。「湯、武革命」而及「黃牛之革」，「皿蟲爲蠱」而云「幹父之蠱」。《易》者象也，表象大著，故治故訓言引伸者必始自《易》，而病質亦於今爲烈焉。雖然，人未有生而無病者，而病必期其少。濊汗漬染，寧知所屆。荀氏有言：「亂世之徵，文章匿采。」（《樂論》）焉可長也？又近世奏牘關移，語本直核，所以無當於文辭者，正以漸離其質爾。案一事也，不云「纖悉畢呈」，而云「水落石出」。排一難也，不云「禍胎可絕」，而云「斧底抽薪」。表象既多，鄙倍斯甚。是皆庸妄賓僚，俶造斯語。若純出史胥，則語猶質直，雖登於元凱《善文》、仲洽《流別》可也。夫言苛則曰「吹毛求疵」，喻猛則曰「鷹擊毛鷙」，遷、固雅材，有其病矣。厚味臘毒，物極必反，遂於文格最爲傭下。是則表象之病，自古爲昭。斲雕爲樸，亦尙故訓求是之文而已。自昔文士，不錄章句。而劉彥和獨云：「注釋爲詞，解散論體，雜文雖異，總會是同。」（《文心雕龍·論說篇》）斯固文辭之極致也。若鄭君之註《毛詩》，賈氏之疏《士禮》，武子之訓《穀梁》，輔嗣之明《周易》，師法義例，容有周疏，其文辭則皆彧然信美矣。當文學陵遲，躁人喋喋，而欲救以淳質，非此莫由也。

又 《史通·雜說》篇云：「積字成文，由趨聲對。」然則，有韻之文，或以數字成句度，不可增損，或取協音律，不能曲隨己意，強相支配，疣贅實多，故又有訓故常法所不能限者。如古詞《雞鳴高樹顚》云：「黃金絡馬頭，耿耿何煌煌。」耿耿、煌煌，義無大異，而中間以「何」字，直以取足五言耳。亦有當時常語，非訓詁所能解剖者。魏武帝《蒲生篇》、東阿王《明月篇》皆云：「今日樂相樂。」魏文帝《朝日篇》云：「朝日樂相樂。」是「樂相樂」爲當時

常語也。斯二者必求其文義，則窒閡難通，誠以韻語異於他文耳。《詩・卷阿》言「亦集爰止」，「集」「止」義一也；（《鴇羽》傳：「集，止也。」）「爰」有「于」、「於」、「曰」三訓（《釋詁》），間於「集」「止」之間，皆不安聒，斯非「耿耿何煌煌」之例耶？《式微》言「式微式微」，《傳》云：「式，用也。」「用微用微」，語難燎矣。斯非「樂相樂」之例耶？雖然，類是者亦千百之什一而已。不通斯例，則古義不完，逐流忘返，則繆說滋起。世有妄人，憙言讀書，不求甚解，故不得以余說爲杓秉也。

又　古人文義，與今世習用者或殊，而世必以近語繩之。或舉《孟子・萬章篇》「親之欲其貴也，愛之欲其富也」，謂「之」「其」同義，而用之不得不異，此未通古訓也。《康誥》「孟侯朕其弟小子封」，「朕其弟」即「朕之弟」也。《書序》「虞舜側微，堯聞之聰明」，即「堯聞其聰明」也。《左》定二年傳「奪之杖以敲之」，「奪之杖」即「奪其杖」也。夫何不可代用乎？蓋「之」「其」「是」「者」四字，古實同義互用，特語有輕重，則相變耳。《鴻範》「曰時五者來備」，《宋世家》作「五是來備」，以「是」同「者」義矣。且「五是」亦「時五」之倒語也。《藝文志》儒家者流、「道家者流」等語，以今世文義言之，「者」字甚詰詘難通。尋《說文》：「者，別事詞也。」《喪服》注：「者者，明爲下出也。」故「者」義與「是」與「此」相類。元人有「者番」、「者回」等語，至今猶然。「儒家者流」，「儒家」宜讀，「者流」爲句。「者流」，猶言「此流」也。《釋訓》：「之子者，是子也。」故「之」亦與「是」、「此」義同。比類觀之，知古人於普通代名詞，通言互用，不得以《孟子》「之」、「其」偶異，而謂詞氣異施矣。

又　夫琴瑟專一，不可爲聽；分間布白，鄉背乃章。故儷體之用同訓者十無一二，而非同訓者擅其全部矣。辭氣不殊，名物異用，於是乎辭例尚焉。雖然，辭例又不可執也。若言「上下無常，進退無恆」（《易文言》），「處而不底，行而不流」（《左》襄二十九年傳），斯二事者，一則同趣，一則僻馳，要其辭例則一，詞性亦同，義有正負，而度無修短者也。至如《墨子・經說下》云：「白馬多白，視馬不多視。」白馬、視馬，辭例一也；而白爲具體，視爲抽象；觀念既殊，則詞性亦殊矣。謝惠連《雪賦》云：「皓鶴奪鮮，白鷴失素。」奪鮮、失素，辭例一也；而素爲舉性，鮮爲加性；觀念既殊，則詞性亦殊矣。若膠執辭例，而謂準度兩語，分寸無差，至於白視、素鮮，亦必穿穴形聲，爲之改字易訓，則是削性以適例也。雖似渙釋，方更窮詰，抑亦賢智之過歟。

又《與鄧實書》　蓋博而有約，文不奄質，以是爲文章職墨，流俗或未之好也。定文者以僕與譚復生、黃公度耦。二子志行，顧亦有可觀者，然學術既疏，其文辭又少檢格。復生氣體駿利，以少習儷語，不能遠師晉、宋，憙用彫琢，悰而失粹，輕俠之病，往往相屬。公度憙言經世，其體則同甫、貴與之儕，上距敬輿，下摧水心，猶不相逮。僕雖樸陋，未敢與二子比肩也。近世文士王壬秋，可謂游於其藩，猶多掩襲聲華，未能獨往。康長素時有善言，而稍譎奇自恣。僕亦不欲與二賢參儷。謂宜刊削鄙文，無令猥廁大衍之數，虛一不用，亦何傷於蓍卦哉？故非欲掎摭利病，汎僄時彥以自崇也。以爲文生於名，名生于形。形之所限者分，名之所稽者理。分理明察，謂之知文。小學既廢，則單篇擲落，玄言日微，故儷語華靡。不揣其本而肇其末，人自以爲卿雲，家相譽以潘陸，何品藻之容易乎？僕以下姿，智小謀大，謂文學之業，窮于天監，簡文變古，志在桑中。徐庾承其流，澹雅之風，于茲沬矣！燕許諸公，方欲上攀秦漢，逮及韓、柳、呂、權，獨孤、皇甫諸家，劣能自振。晚唐變以譎詭，兩宋濟以浮夸，斯皆不足邵也。將取千年朽蠹之餘反之正則，雖容甫、申耆猶曰采浮華棄忠信爾，皋文、滌生尚有諼言，慮非修辭立誠之道。夫忽略名實，則不足以說典禮；浮辭未翦，則不足以窮遠致。言能經國，絀於籩豆有司之守；德音孔膠，不達形骸智慮之表。故篇章無計簿之用，文辯非窮理之器。彼二短者，僕自以爲絕焉。所以塊居獨處，不欲奇羣彥之數者也。夫代文救僿，莫若以忠，撰錄文辭，諒非急務。然彼之爲是，亦云好尚所至而已。遂事既不可諫，僕之私著，出內在我。宜告以鄙懷，無令署錄，玉石朱紫，庶其有分。

又《國故論衡・文學總略》　自晉以降，初有文筆之分。范曄自述其《後漢書》曰：「文患其事盡於形，情急於藻，義牽其旨，韻移其意，政可類工巧圖繢，意無得也。手筆差易，文不拘韻故也。」《文心雕龍》云：「今之常言，有文有筆，有韻者文也，無韻者筆也。」然《雕龍》所論列者，藝文之部，一切并包。是則科分文筆，以存時論，故非以此爲經界也。昭明太子序《文選》也，其于史籍，則云「不同篇翰」；其于諸子，則云「不以能文爲貴」。此爲裒次總集，自成一家，體例適然，非不易之定論也。【略】誠以文筆區分，《文選》所集，無韻者猥衆，寧獨諸子？若云文貴其彣邪？未知賈生《過秦》、魏文《典

論》，同在諸子，何以獨堪入錄？有韻文中，既錄漢祖《大風》之曲，即《古詩十九首》亦皆入選，而漢晉樂府，反有憖遺。是其于韻文也，亦不以節奏低卬爲主，獨取文采斐然，足耀觀覽，又失韻文之本矣。是故昭明之說，本無以自立者也。

又　近世阮元以爲孔子贊《易》，始著《文言》，故文以耦儷爲主，又牽引文筆之說以成之。夫有韻爲文，無韻爲筆，是則駢散諸體，一切是筆非文，藉此證成，適足自陷。既以《文言》爲文，《序卦》、《說卦》又何說焉？且文辭之用，各有體要。《彖》、《象》爲占繇，占繇故爲韻語，《文言》、《繫辭》爲述贊，述贊故爲儷辭；《序卦》、《說卦》爲目錄箋疏，目錄箋疏故爲散錄。必以儷辭爲文，何緣《十翼》不能一致，豈波瀾既盡，有所謝短乎？【略】或舉《論語》言「辭達」者，以爲文之與辭，較然異職。然則《文言》稱文，《繫辭》稱辭，體格未殊，而題號有異，此又何也？董仲舒云「春秋文成數萬」，兼彼經傳，總稱爲文，猶曰今文家曲說云爾；《太史公自序》亦云「論次其文」，此固以史爲文矣。又曰：「漢興，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張蒼爲章程，叔孫通定禮儀，則文學彬彬稍進。」《藝文志》言：「秦燔滅文章，以愚黔首。」文章者，謂經傳諸子，遷、固所稱，半非耦儷之文也。屈、宋、唐、景所作，既是韻文，亦多儷語，而《漢書·王褒傳》已有《楚辭》之目。王逸仍其舊題，不曰楚文，斯則韻語耦語，亦既謂之辭矣。《漢書·賈誼傳》云：「以屬文稱于郡中。」其文云何，以爲賦邪？《惜誓》載于《楚辭》，文辭不別，以爲奏記條議，適彼之所謂辭也。《司馬相如傳》云：「景帝不好辭賦。」《法言·吾子》云：「詩人之賦麗以則，辭人之賦麗以淫。或問君子尚辭乎？曰，君子事之爲尚，事勝辭則伉，辭勝事則賦，事辭稱則經。」以是見韻文耦語，并得稱辭，無文辭之別也。且文辭之稱，若從其本以爲部署，則辭爲口說，文爲文字。古者簡帛重煩，多取記憶，故或用韻文，或用耦語，爲其音節諧適，易于口記，不煩記載也。戰國從橫之士，抵掌搖唇，亦多積句，是則耦麗之體，適可稱職。乃如史官方策，有《春秋》、《史記》、《漢書》之屬，適當稱爲文耳。由是言之，文辭之分，反覆自陷，可謂大惑不解者矣。

又《論式》　編竹以爲簡，有行列觚理，故曰「侖」。「侖」者，思也。《大雅》曰：「于論鼓鐘。」論官有司士之格，論囚有理官之法，莫不比方。其在文辭，《論語》而下，莊周有《齊物》，公孫龍有《堅白》、《白馬》，孫卿有《禮》、《樂》，呂氏有《開春》以下六篇，前世著論在諸子，未有率爾持辯者也。九流之言，擬儀以成變化者，皆論之儕。《別錄》署《禮記》，亦有通論，不專以顯名爲質。其辭精微簡練，本之名家，與縱橫異軌。由漢以降，賈誼有《過秦》，在儒家。東方朔設《非有先生之論》，朔書二十篇，則于雜家著錄。及王褒爲《四子講德》，始別爲辭人矣。晚周之論，內發膏肓，外見文采，其語不可增損。漢世之論，自賈誼已繁穰，其次漸與辭賦同流，千言之論，略其意不過百名。楊子爲《法言》，稍有裁制，以規《論語》；然儒術已勿能擬孟子、孫卿，而復忿疾名、法：「或問：公孫龍詭辭數萬以爲法，法與？曰：斷木爲棋，挠革爲鞠，亦皆有法焉。不合乎君子之道者，君子不法也。」《吾子》篇）或曰：刑名非道邪？何自然也？曰：何必刑名，圍棋擊劍，反目眩形，亦皆自然也。由其大者作正道，由其小者作姦道。」（《問道》篇）今以楊子所云云者，上擬龍、非，則跛繁之與騏驥也。漢世獨有石渠議奏，文質相稱，語無旁溢，猶可爲論宗。後漢諸子漸興，訖魏初幾百種，然其深達理要者，辨事不過《論衡》，議政不過《昌言》，方人不過《人物志》。此三家差可以攀晚周，其餘雖嫻雅，悉腐談也。自《新語》、《法言》、《申鑒》、《中論》，爲辭不同，皆以庸言爲故，豈夫可與酬酢，可與右神者乎？當魏之末世，晉之盛德，鍾會、袁準、傅玄皆有家言，時時見他書援引，視荀悅、徐幹則勝。此其故何也？老、莊、形名之學，逮魏復作，故其言不牽章句；單篇持論，亦優漢世。然則王弼《易例》、魯勝《墨序》、裴頠《崇有》，性與天道，布在文章，賈、董卑卑，于是謝不敏焉。經術已不行于王路，喪祭尚在，冠昏朝覲，猶弗能替舊常，故議禮之文亦獨至。陳壽、賀循、孫毓、范宣、范汪、蔡謨、徐野人、雷次宗者，蓋二戴、聞人所不能上。施于政事，張裴《晉律》之序，裴秀地域之圖，其辭往往陵轢二漢。由其法守，朝信道矣，工信度矣。及齊、梁猶有繼迹者，而嚴整差弗逮。夫持論之難，不在出入風議，臧否人群，獨持理議禮爲劇。出入風議，臧否人群，文士所優爲也；持理議禮，非擅其學莫能至。自唐以降，綴文者在彼不在此，觀其流勢，洋洋纚纚，即實不過數語。又其持論不本名家，外方陷敵，內則亦以自僨，惟劉秩、沈既濟、杜佑，差無盈辭。持理者，獨劉、柳論天爲勝，其餘并廣居自恣之言也。宋又愈不及唐，濟以嘩讀。近世或欲上法六代，然上不窺六代學術之本，惟欲厲其末流，江統《徙戎》、陸機《辨亡》、干寶《晉紀》，以爲駿極不可上矣。自餘能事，

盡于送往事居，不失倨侮，以甄名理，則僻違而無類；以議典憲，則支離而不馴。余以爲持誦《文選》，不如取《三國志》、《晉書》、《宋書》、《弘明集》、《通典》觀之，縱不能上窺九流，猶勝于滑澤者。嘗與人書，道其利病，曰：「文生于名，名生于形，形之所限者分，名之所稽者理，分理明察，謂之知文。小學既廢，則單篇擲落；玄言日微，故爛語華靡。不蹲其本，以之肇末，人自以爲楊、劉，家相譽以潘、陸，何品藻之容易乎？僕以下姿，智小謀大，謂文學之業，窮于天監。簡文變古，志在桑中，徐庾承其流化，平典之風，于茲沫矣。燕、許有作，方欲上攀秦、漢。逮及韓、呂、柳、權，獨孤、皇甫諸家，劣能自振，議事確質，不能如兩京；辯智宣朗，不能如魏晉。晚唐變以譎詭，兩宋濟以浮誇，斯皆不足邵也。將取千年朽蠹之餘，反之正則，雖容甫、申耆，猶曰采浮華，棄忠信爾。皐文、滌生，尚有諼言，慮非修辭之誠之道。夫忽略名實，則不足以說典禮；浮辭未翦，則不足以窮遠致。言能經國，詘于籩豆有司之守；德音孔膠，不達形骸智慮之表。故篇章無計簿之用，文辯非窮理之器，彼二短者，僕自以爲絕焉。所以塊居獨處，不欲奇群彥之數者也。如歸者一二耆秀，皆浮華交會之材，嘩世取寵之士，噓枯吹生之文，非所謂文質彬彬者也。故曰：「亡而爲有，虛而爲盈，約而爲泰，難乎有恆矣。」（以上《與人書》）或言今世慕古人文辭者，多論其世，唐、宋不如六代，六代不如秦、漢。今謂持論以魏、晉爲法，上遺秦、漢，敢問所安？曰：夫言亦名有所當矣。秦世先有韓非、黃公之倫，持論信善；及始皇併六國，其道已隘。自爾及漢，記事韻文，後世莫與比隆，然非所及于持論也。漢初儒者，與縱橫相依，逆取則飾游談，順守則主常論，游談恣肆而無法程，常論寬緩而無攻守。道家獨主清靜，求如韓非《解老》，已不可得；《淮南鴻烈》，又雜神仙、辭賦之言。其後經師漸與陰陽家并，而論議亦多牽制矣。漢論著者，莫如《鹽鐵》；然觀其駁議，御史大夫、丞相史言此，而文學、賢良言彼，不相剴切。有時牽引小事，攻劫無已，則論已離其宗。或有却擊如罵，侮弄如嘲，故發言終日，而不得其所凝止，其文雖博麗哉，以持論則不中矣。董仲舒《深察名號》篇，略本孫卿，爲已條秩，然多傅以疑似之言。惜乎劉歆《七略》，其六錄于《漢志》，而《輯略》俄空焉。不然，歆之謹審權量，斯有倫有脊者也。今漢籍見存者，獨有王充，不循俗跡，恨其文體散雜，非可諷誦。其次獨有《昌言》而已。魏、晉之文，大體皆埤于漢，獨持論仿佛晚周。氣體雖異，要其守己有度，伐人有序，和理在中，其尹旁達，可以爲百世師矣。然今世能者，多言規摹晉、宋，惟汪中說《周官》、《明堂》諸篇，類似禮家，阮元已不相逮。至于甄辨性道，極論空有，概乎其未有聞焉。典禮之學，近世有餘；名理之言，近世最短。以其短者施之論辯，徒爲繳繞，無所取材，謙讓不宣，固其愼也。長者亦不能自發舒，若凌廷堪《禮經釋例》，可謂條理始終者，及爲儷辭，文體卑近，無以自宣其學，斯豈非崇信文集、異視史書之過哉！

又　然今法六代者，下視唐、宋；慕唐、宋者，亦以六代爲靡。夫李翺、韓愈，局促儒言之間，未能自遂。權德輿、呂溫及宋司馬光輩，略能推論成敗而已。歐陽修、曾鞏，好爲大言，汗漫無以應敵，斯持論最短者也。若乃蘇軾父子，則佞人之箋箋者。凡立論欲其本名家，不欲其本縱橫。儒言不勝，而取給于氣矜，游獺怒特，蹂稼踐蔬，卒之數篇之中，自爲錯牾，古之人無有也。法晉、宋者，知其病徵，宜思有以相過，而專務溫藉，詞無芒刺。甲者譏乙，則曰「鄭聲」；乙者譏甲，又云「常語」。持論既莫之勝，何怪人之多言乎！夫雅而不核，近于誦數，漢人之短也；廉而不節，近于彊鉗，肆而不制，近于流蕩，清而不根，近于草野，唐、宋之過也；有其利無其病者，莫若魏、晉。然則依放典禮，辯其然非，非涉獵書記所能也。循實責虛，本隱之顯，非徒竄句游心于有無同異之間也。效唐、宋之持論者，利其齒牙，效漢之持論者，多其記誦，斯已給矣；效魏、晉之持論者，上不徒守文，下不可御人以口，必先豫之以學。文章之部，行于當官者，其原各有所受：奏疏、議駁近論，詔冊、表檄、彈文近詩；近論故無取紛綸之辭，近詩故好爲揚厲之語。漢世作奏，莫善乎趙充國，探籌而數，辭無枝葉。晉世杜預議攷課，劉毅議罷九品中正，范甯議土斷，孔琳之議錢幣，皆可謂綜核事情矣。然王充于漢獨稱谷永。谷永之奏，猶似質不及文，而獨爲後世宗，總之不離平徹者近是。《典論》云：「奏議宜雅，書論宜理。」亦得其辜較云。若夫詔書之作，自文、景猶近質，武帝以後，時稱《詩》、《書》，潤色鴻業，始爲詩之流矣。武帝冊三王，上擬《尚書》，至潘勗冊魏公，爲枚頤《尚書》本，晉以下代用其律，比于《崧高》、《韓奕》，徒無韻耳。漢世表以陳情，與奏議異用，若《薦禰衡》、《求自試》諸篇，文皆琛麗，煒曄可觀。蓋秦、漢間上書，如李斯《諫逐客》、鄒陽《獄中上梁孝王》已然。其後別名爲表，至今尚辭，無取陳

數，亦無韻之風也。彈文始不可見，任昉、沈約詆人罪狀，言在法外。蓋自宋世荀伯子善爲彈文，醜詞巧詆，辱及祖禰。今雖不著，明其爲任、沈法。《詩》之惡惡，莫如《巷伯》，然猶戮及其身；今指斥及于腐骨，其疾惡甚于詩人矣。《文選》不錄奏疏、議駁，徒有書、表、彈文之流，爲其文之著也。檄之萌芽，在張儀檄楚相，徒述口語，不見緣飾。及陳琳、鍾會以下，專爲恣肆。顏竣檄元凶劭，其父延之，覽書而知作者，亦無韻之賦也。大抵近論者取于名，近詩者取于縱橫，其當官奮筆一也，而風流所自有殊。覽文者，觀于《文選》之有無，足以知其好尚異也。

梁啓超《中國地理大勢論》 燕趙多慷慨悲歌之士，吳楚多放誕纖麗之文，自古然矣。自唐以前，于詩，于文，于賦，皆南北各爲家數。長城飲馬，河梁攜手，北人之氣概也；江南草長，洞庭始波，南人之情懷也。散文之長江大河一瀉千里者，北人爲優；駢文之鏤雲刻月善移我情者，南人爲優。蓋文章根于性靈，其受四圍社會之影響特甚焉。自後世交通益盛，文人墨客，大率足跡走天下，其界亦寖微矣。【略】大抵自唐以前，南北之界最甚，唐後則漸微，蓋「文學地理」常隨「政治地理」爲轉移。自縱流之運河既通，兩流域之形勢，日相接近，天下益日趨于統一，而唐代君臣上下，復努力以聯貫之。貞觀之初，孔穎達、顏師古等奉詔撰《五經正義》，既已有折衷南北之意。祖孝孫之定樂，亦其一端也。文家之韓、柳，詩家之李、杜，皆生江河兩域之間，思起八代之衰，成一家之言。書家如歐(歐陽詢)、虞(世南)、褚(遂良)、李(邕)、顏(眞卿)、柳(公權)之徒，亦皆包北碑南帖之長，獨開生面。蓋調和南北之功，以唐爲最矣。由此言之，天行之力雖偉，而人治恆足以相勝。今日輪船鐵路之力，且將使東西五洲合一爐而共冶之矣，而更何區區南北之足云也。

陳澧然《晦堂文鑰·鍊氣》 氣而苟眞，無待於鍊。岳忠武少苦兵間，身經百戰，豈暇文字詩詞？而文字詩詞獨雄千古者，何也？眞氣爲之也。然天才至寡，豈可苛求？其次則非鍊氣不可。史載金正希少臨峭壁，俯視懸崖，同行皆戰色，正希獨出半足試其危，曰：「鍊吾膽也。」鍊氣之法何獨不然？自外患紛乘，內憂日迫，見聞所及，眞有瞻烏誰屋之傷。孟子曰：「生於憂患，死於安樂。」夫憂患何以生？借憂患以鍊吾氣，乃生機也。史公得名山大川長其奇氣，彼當憂承平無事危難不生，故可借山川險阻以激其懷抱。今則俯仰身世，無一不在憂患之中。以憂患爲山川，其氣必較史公爲更壯，此鍊氣至精之術，特非豎儒所及知耳。顧鍊氣之方，要自有辨，沈潛剛克，高明柔克，必各視其天質以爲轉移。豪邁則鍊以深沉，激烈則鍊之坦易，此其上也。中材以下，質多優柔，則必鍊之，以歸雄健。雖在學堂，目營四海，則其心自遠，其量自宏，其氣自有不可一世之概。今日爲文，可以縱橫八表；異時任事，必能雄視五洲；即不幸百折千磨，亦可著書，自成千古，不傍前人。而其事必自立志始，天下未有志不立而氣能振者，即未有氣不振而能成一事者，況乃文章不朽之盛業哉！

又《鍊識》 識生於內而根由於外，一在論事，一在讀書。泰西哲家有實驗、懷疑二派。實驗莫捷於論事，懷疑莫切於讀書。一事見端，吾先決其成敗，不必問流俗之褒譏，究之或成或敗，與先時之見何如，或有無窮之變化，一實驗而吾識精矣；一書至目，吾獨決其是非，不必問前人之論說，究之或是或非，與古人之言何若，自有不易之定憑，一懷疑而吾識愈精矣。久之，論事一如讀書，讀書一如論事。實驗、懷疑交資互用，而吾識愈精矣。儲備於未文之先，然後執筆，爲文自有無窮妙趣。吾嘗謂天下皆文章，惟文章中無文章，即此義也。後世不知此義，日拘拘焉步趨韓、柳，繩墨歐、王，即稍有所成，亦不過如近世所稱桐城派、陽湖派而已。自來豪傑爲文，皆在不得志時聊爲寄託，其著書條理即辨事規模，文字精神即用兵方略，識之所至，文即至焉。陽明知行合一，不外是矣。何暇與庸鄙書生論家法哉！

又《古棠塾言·文法》 爲文之法，首以無平無弱爲歸，循之十年，久則自歸平易。故其始，要在雄渾浩博，變化橫奇。括之則以曾湘鄉「聲調」二字爲極則，其氣象當以漢賦體度爲規模，而琢句摛詞則惟遠規韓氏，近法湘鄉，一屏魏、晉、六朝浮豔。譬若名將出塞，萬騎無譁，刁斗森嚴，旌旗肅穆，其風趣必若寒梅古鶴，獨抱神姿，老柏穹崖，時涵蒼翠；則舉筆灑然，自有無窮樂趣，而福澤隨之，久則骨重神寒，巍然天廟。迺可一洗宋、元、明之單弱，不局桐城家法之中，斯可與言文矣。惟文體之判，要在幾希，稍縱即蹈詞章之習。蒙疲勞文事已三十年，備歷此中甘苦。始焉縱求時文詩賦，取媚時趨，謂天下學者如是耳。已弱冠，偶見揚子雲自道雕蟲小技，壯夫不爲，遂絕意不作，而慨焉有志於古文。久之，家貧謀養，輒見當代名流競言駢儷，靦而效之，於是兼及選騷漢賦，銳求古字奇文，不屑下窺唐宋，如是者蓋六

七年。【略】至若古文一術，經綸大略，寧復在斯？惟深見天下萬事萬物之繁，舍此竟莫由闡其微，而起人心之哀樂。治之既至，實足挽人心風俗而存天命於幾希。弱冠即謬懷斯旨，今斯文既衰，不得不畢吾生以求其或至，而他務固有所未遑。莊生所謂「用志不紛，乃凝於神」者也。且宣聖有言：「言之不文，行之不遠。」故惜抱姚氏輒令人求諸氣味神韻之微，而曾氏徒云聲調，兩相權度，姚則精而曾則粗。然嘗細味群經，何一語不歸諸聲調？而聲調所極，何一不出諸氣味神韻之中？即曾以漢賦氣體爲宗，而斷斷詞采一若淺乎詞章之末，而無當精微。顧以視群經之篤實光輝，又何一而非詞采？特不若騷選，而後滯諸形質，轉足累其氣而無可自伸耳。明乎此，乃知孔氏之所謂文者，固有在也。詞賦云乎哉？且古稱讀書必觀氣象。夫所云漢賦爲體者，良以文章極軌，莫盛於經，漢賦體近群經，固可層累而上，略觀氣象。即可雄吾魄而厚吾神，無事漫勞記誦，初非溺其詞也。獨惜曾氏深明文字大原，而所鈔詞賦一門，乃盈十卷，遂並六朝浮靡而亦存之，於是流風既頹，詞章益熾。而吾則以後來文字遠隔群經，假此上躋群經，以求通諸道，始爲不過即此以廓規模，與曾氏實相懸絕，豈好文哉？道體固然不如是不足凝吾氣，而湛吾理也。故凡求文者，始爲取漢賦爲體勢而終遺之，然後鬱乎《騷》，情乎《史》，韻乎《詩》，《左》而神化乎《莊》，其於爲文，思過半矣。其始基奈何？則必自《孟氏》《國策》始，此講求文法之大略也。

劉師培《文說序》 昔《文賦》作于陸機，《詩品》始于鍾嶸，論文之作，此其濫觴。彥和紹陸，始論《文心》；子由述韓，始言文氣。後世以降，著述日繁，所論之旨，厥有二端：一曰文體；二曰文法。《雕龍》一書，溯各體之起源，明立言之有當，體各爲篇，聚必以類，誠文學之津筏也。若夫辨論文法，書各不同，或品評全篇，或偶舉隻語，或發例以見凡，或標書以志義；至于纂類摘比之書，標識評點之冊，本爲文之末務，豈學文之階梯？自蘇評《檀弓》，歸評《史記》，五色標記，各爲段落，乃舍意而論文，且蹈虛以避實，以示義法，以矜秘傳，因一己之私心，作萬世之法程，由是五祖傳燈，靈素受籙，師承所在，罔敢或遺，可謂文章之桎梏矣。或謂規矩方圓，非言克傳，文本天成，妙手偶得。其言雖異，其失則同。震旦文人，會心言外，或知其當然，昧其所以，而字類分區，文詞綴繫，咸矜自得，罕識本源，學者憾焉。

又《論文雜記》 英儒斯賓塞耳有言：「世界愈進化，則文字愈退化。」夫所謂退化者，乃由文趨質，由深趨淺耳。及觀之中國文學，則上古之書，印刷未明，竹帛繁重，故力求簡質，崇用文言。降及東周，文字漸繁；至于六朝，文與筆分；宋代以下，文詞益淺，而儒家語錄以興，元代以來，復盛興詞曲：此皆語言文字合一之漸也。故小說之體，即由是而興，而《水滸傳》、《三國演義》諸書，已開俗語入文之漸。陋儒不察，以此爲文字之日下也。然天演之例，莫不由簡趨繁，何獨于文學而不然？故世之討論古今文字者，以爲有淺深文質之殊，豈知此正進化之公理哉？故就文字之進化之公理言之，則中國自近代以來，必經俗語入文之一級。昔歐洲十六世紀，教育家達泰氏以本國語言用于文學，而國民教育以興。蓋文言合一，則識字者日益多。以通俗之文，推行書報，凡世之稍識字者，皆可家置一編，以助覺民之用。此誠近今中國之急務也。然古代文詞，豈宜驟廢？故近日文詞，宜區二派：一修俗語，以啓瀹齊民；一用古文，以保存國學，庶前賢矩範，賴以僅存。若夫矜夸奇博，取法扶桑，吾未見其爲文也。

又 唐人以筆爲文，始于韓、柳。昌黎自述其作文也，謂沉潛穠郁，含英咀華，作爲文章，上規姚、姒，《盤》、《誥》、《易》、《詩》、《春秋》、《左氏》，下逮《莊》、《騷》、太史、子雲、相如，以閎中肆外（見《進學解》）。而子厚亦有言，謂每爲文章，本《書》、《詩》、《禮》、《春秋》、《易》，參之《穀梁》以厲其氣，參之《孟》、《荀》以暢其支，參之《莊》、《老》以肆其端，參之《國語》以博其趣，參之《離騷》以致其幽，參之太史以著其潔。此韓、柳爲文之旨也。夫二子之文，氣盛言宜（韓氏《答李生書》云：「氣盛則言之短長皆宜。」此韓文之要旨），希踪子史。而韓門弟子有李翺、皇甫湜諸人，偶有所作，咸能易排偶爲單行，易平易爲奇古（李習之《答朱載書》云：「《六經》創意造言皆不相師。」又云：「天下之語文章有六說焉：其尚異者曰，文章詞句奇險而已；其好理者曰，文章叙意苟通而已；溺于時者曰，文章必當對；病于時者曰，文章不當對；愛難者曰，宜深不當易；愛易者曰，宜通不當難。」觀于此言，則當時文體之紛爭，一在平奇，一在奇偶，一在淺深。此則韓、柳之作異于當時者也），復能務去陳言，辭必己出（韓氏《答李生書》云：「惟陳言之務去。」《樊宗師墓銘》云：「惟古于辭必己出。」韓文與當時之文不同者以此）。當時之士，以其異于韻語偶文之作也（唐代重詩賦，故以韻語偶文者爲今文），遂群然目之爲古文。以筆爲文，至此始矣（唐代仍以韓文爲筆）。而昌黎之作，

尤爲學者所盛推(如夢得之稱韓文也，謂「手持文炳，高視寰海，權衡低昂，瞻我所在」，李習之稱韓文也，謂「撥去其華，得其本根，包劉越嬴，幷武同殷，《六經》之風，絕而復新」，皇甫持正之論韓文也，謂「抉經之心，執聖之權，尙友作者，跂邪觝異，以扶孔子，存皇之極，茹古涵今，無有端倪」；又曰「姬氏以來，一人而已」。李漢論韓文曰：「周情孔思，千態萬貌，卒澤于道德仁義，炳如也。」韓文爲當時所推如此)。宋代之初，有柳開者，文以昌黎爲宗(張景《柳開行狀》云：「爲文章以韓爲宗，當時韓之道獨行于公，遂名肩愈，字紹先。韓之道大行于今，自公始也。」案開爲宋初人)。厥後蘇舜欽、穆伯長、尹師魯諸人，善治古文，效法昌黎，與歐陽修相唱和(修《書韓文後》云：「官于洛陽，而尹師魯之徒皆在，遂相與爲作古文，因出所藏《昌黎集》而補綴之，其後天下學者亦漸趨于古。」《蘇子美集序》云：「天聖之間，子美獨與兄才翁及穆參軍爲雜文，時人頗共非笑之。」穆修《柳集序》云：「予少嗜韓、柳二家之文。」皆其證也)。而曾、王、三蘇咸出歐陽之門，故每作一文，莫不法歐而宗韓(大抵王介甫多效法柳文，然集中所載論文之作，亦盛稱昌黎。東坡亦然，至稱爲文起八代之衰)。古文之體，至此大成。卽兩宋文人，亦以韓、歐爲圭臬。試推其故，約有三端：一以六朝以來，文體益卑，以聲色詞華相矜尙，欲矯其弊，不得不用韓文；一以兩宋鴻儒，喜言道學，而昌黎所言，適與相符，遂目爲文能載道，既宗其道，復法其文(韓文如《原道》、《原性》諸作，以及李習之《復性書》，皆宋儒所景仰，遂以開聖道、辟異端之功，歸之昌黎。實則昌黎言理之文，所見甚淺，何足謂之載道哉)；一以宋代以降，學者習于空疏，枵腹之徒，以韓、歐之文便于蹈虛也，遂群相效法。有此三因，而韓、歐之文，遂爲後世古文之正宗矣。世有正名之聖人，知言之君子，其惟易古文之名爲雜著乎。

又　三代文詞，句簡而語文。《書》言「辭尙體要」，《禮》言「辭無支葉」(《禮記》：「天下無道，則詞有支叶」)，貴簡之證也(《禮記》引孔子曰：「夏道未瀆詞。」是孔子以殷、周之詞爲已瀆也。孔子又曰：「辭達而已矣。」荀子曰：「亂世之徵，文章匿采。」此亦就辭無體要者言也。韓昌黎亦曰：「由周公而下其說長」)。孔尙文言(孔子曰：「其旨遠，其詞文。」又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又曰：「非文詞不爲功」)，曾戒鄙詞(曾子曰：「出詞氣，斯遠鄙倍矣」)，尙文之證也(顧亭林曰：「典謨爻象，此二帝三皇之言也。」《論語》、《孝經》，此夫子之言也。文章在是，性與天道亦在是。故曰：「有德者，必有言」)。夫簡近于質，文近于繁，而古代之文，獨句簡而語文者，其故何歟？蓋竹帛煩重，學術授受，咸憑口耳，非語文句簡，則記憶良難。且三代之文，與後世殊：或意浮于言，有待後人之演繹(古人之文，一曰蘊藉，一曰奧曲。蘊藉者，凡說一事，或舉其偏，不舉其全，以俟智者之舉一反三；如《莊子》「夔憐蚿」一節，止解夔、蚿、風之句是也。奧曲者，凡說一事，以一字代數字之用，以俟後人之注釋；厥證甚多，觀江都汪氏《釋三九》中篇，可以知矣。且古人作文，必留不盡之意于言外。如郭象注《莊子》「工人無爲于刻木」數語，柳子演爲《梓人傳》一篇。《毛傳》「漣風行水成文」一語，眉山演爲《仲兄文甫說》一篇，皆演繹之證也)，或詞無語助(詞無語助，故其文整齊)，非若後世之冗長(必待後人之注釋)。簡而不繁，文而不質，此之故與。秦、漢以降，文與古殊，由簡而繁(顧亭林曰：「文以少而盛，以多而衰。以二漢言之，東都之文，多于西京，而文衰矣。春秋以降之文，多于《六經》，而文衰矣。」又云：「二漢文人，所著絕少。今人著作，以多爲富。夫多則必不能工，卽工亦不能皆有用于世，其不傳宜矣。」蓋三代以下，多游戲之文，而文章不盡有用之文矣。文士日多，而作文者未必眞能文之士矣。此文章所由日趨于繁也)，至南宋而文愈繁(宋代奏疏，每至萬餘言，而行狀、墓銘，亦有數萬字者。如朱子作張浚行狀，四萬字猶以爲少。而元人修《宋史》，李全一傳亦六萬餘言，蓋沿宋人撰著之舊也)；由文而質，至南宋而文愈質。蓋由簡趨繁，由于駢文之廢，故據事直書，不復簡約其文詞(駢文序一事，必簡約其詞而出之。散文行而此法亡矣)。由文趨質，由于語錄之興，故以語爲文，不求自別于流俗(語錄一體始于唐，然但佛門弟子用之，卽達摩不立文字之說也。宋儒作語錄，卽本于此。明儒亦然。然「常惺惺」、「渾然」等語，既非文言，又非俗語。顧亭林曰：「今講學先生，從語錄入門者，多不善于修詞。乃或反子貢之言而譏之曰：『夫子之言性道，可得而聞；夫子之文章，不可得而聞也』」)。此雖文字必經之階級，然君子之學，繼往開來，舍文曷達(《孟子》曰：「不成章不達」)？若夫廢修詞之功，崇淺質之文，則文與道分(呂氏編《宋文鑒》，朱子謂其有時于文雖不佳，而事理可取者。蓋宋儒之論文如此)，安望其文載道哉(錢竹汀曰：「君子之出詞氣，必遠鄙倍；語錄行，則儒家其鄙倍之詞矣。有德者必有言；語錄行，則有德而不必有言矣。」姚姬

傳曰：「唐世僧徒，不通文章，乃書其師語以俚俗，謂之語錄。宋世儒者弟子效之，以弟子記先師，懼失其眞，猶有取也。明世自著書者，乃亦效其詞，此何取哉」）？則崇尙文言，刪除俚語，亦今日釐正文體之一端也（若夫以俚俗之文，著之報章，以啓瀹愚氓，亦爲覺民之一助。惟既曰文詞，則文體不得不法古文，否則不得稱爲文矣）。

又　近世以來，正名之義久湮。由是于古今人之著作，合記事、析理、抒情三體，咸目爲「古文辭」（如姚氏選《古文辭類纂》，其最著者也）。不知「辭」字本義，訓爲「獄訟」。《說文》辛部云：「辭，訟也；從屚，屚猶理辜也。屚，理也。」又有「䛗」字，下云：「籀文：辭，從司。」是辭專指獄訟言，故與「辜」、「辠」等字并列（故《大學》言「無情者不得盡其辭」也）。此「辭」字之本義也。又《說文》「司」部下云：「詞，意內而言外也；從司，從言。」是「詞章」、「詞藻」諸字，皆作「詞」而不作「辭」。而「詞」字又訓爲語助（《文選》劉楨賦云：「揚茹陳詞。」注云：「惟、曰、兮、斯之類，皆語句詞。」是詞爲語助也。近儒高郵王氏作《經傳釋詞》，其自序云：「說經者于語詞之例，略而不究，或卽以實義釋之，使其文捍格而意亦不明。竊謂不知語助者，猶不知實義也。蓋實義不外乎文字通用，明于通用，則語詞自無窒礙矣。」是王氏亦以詞爲語助也。蓋詞爲語助，故引伸其義，則一切言論文章，皆稱爲詞）。凡古籍「言辭」、「文辭」諸字，古字莫不作「詞」，特秦、漢以降，誤「詞」爲「辭」耳。《易・繫辭》釋文云：「辭，說也；辭本作詞。」《禮記・曲禮》篇釋文並同。《周禮》大行人職云：「辭協命。」鄭注云：「故書作叶詞命。」《詩・大雅》云：「辭之輯矣。」《說文》引作「詞之輯矣」。是「詞」字爲古文，而「辭」字則係傳寫之誤。其所以誤「詞」爲「辭」者，則由「辭」字籀文作「䛗」，與「詞」字之形相近，故因形近而相訛。實則字各一義，非古代通用之字也（《漢書・叙傳》《音義》云：「詞，古辭字。」是「辭」字古文當作「詞」字之證）。後世習俗相沿，誤「詞」爲「辭」，俗儒不察，遂創爲「古文辭」之名，豈知「辭」字本古代獄訟之稱乎？甚矣，字義之不可不明也。

又《論近世文學之變遷》　宋代以前，義理考據之名未立，故學士大夫莫不工文。六朝之際，雖文與筆分，然士之不工修詞者鮮矣。唐代之時，武夫隸卒均以文章擅長，或文詞徒工，學鮮根柢。若夫于學則優，于文則絀，唐代以前未之聞也。至宋儒立「義理」之名，然後以語錄爲文，而詞多鄙倍，（顧亭林《日知錄》曰：「典謨爻象，此二帝三王之言也，《論語》、《孝經》，此夫子之言也，文章在是，性與天道亦在是，故曰：『有德者必有言。』善乎游定夫之言曰：『不能文章而欲聞性與天道，譬猶築數仞之牆而浮埃聚沫以爲基，無是理矣。』後之君子，于下學之初卽談性道，乃以文章爲小技而不必用力，然則夫子不曰『其旨遠，其辭文』乎？不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乎？曾子曰：『出詞氣，斯遠鄙倍矣。』嘗見今講學先生從語錄入門者，多不善于修詞，或乃反子貢之言以譏之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可得而聞，夫子之文章不可得而聞也。」又引楊用修之言曰：「文，道也，詩，言也。語錄出而文與道判矣，詩話出而詩與言離矣。」又錢竹汀曰：「釋子之語錄始于唐，儒家之語錄始于宋，儒其行而釋其言，非所以垂教也。君子之出詞氣必遠鄙倍，語錄行而儒家有鄙倍之詞矣。有德者必有言，語錄行則有德而不必有言矣。」）至近儒立「考據」之名，然後以注疏爲文而文無性靈。夫以語錄爲文可宣于口而不可筆之于書，以其多方言俚語也；以注疏爲文可筆于書而不可宣之于口，以其無抗墮抑揚也，綜此二派咸不可目之爲文。何則？周代之時文與語分，故言語、文學區于孔門。降及戰國，士工游說，縱橫家流列于九家之一，抵掌華屋，擅專對之才，泉涌風發，辯若懸河，雖矢口直陳，自成妙論。及筆之于書，復經史臣之修飾，如《國語》《國策》所載是也，在當時雖謂之語，自後世觀之則語而無異于文矣。若六朝之時禪學輸入，名賢辯難，間逞機鋒，超以象外，不落言詮，善得言外之旨，然此亦屬于語言，而語錄之文蓋出于此。且所言不外日用事物，與辭旨深遠者不同。其始也講學家口述其詞，弟子欲肖其口吻之眞，乃以俗語筆之書以示徵實。至于明代，凡自著書者亦以語錄之體行之，而書牘序記之文雜以俚語，觀其體製與近世演說之稿同科，豈得列之爲文哉？若考據之作，則漢魏之箋疏均附經爲書，未嘗與文學相混。惟兩漢議禮之文，博引數說，以己意折衷，近于考據。然修詞貴工，無直情徑行之語。若石渠、白虎觀之議則又各自爲書。唐宋以降，凡考經訂史之作咸列爲筆記，附于說部之中，誠以言之無文未可伺于文學之列也。近世以來，乃崇斯體。夫臚列群言，辨析同異，參互考驗，末下己意，進退衆說以判是非，所解之書雖各不同，然篇成萬千，文無異軌，觀其體製又略與案牘之文同科，蓋行文之法固不外徵引及判斷二端也。昔陽湖孫氏分著述與考據爲二，以考訂經史者爲考據，抒寫性靈者爲著作。立說雖疏（已爲焦理堂所駁），然

以考據之作與抒寫性靈者不同，則固不易之確論。此亦不得謂之文者也。乃近世以來學派有二：一曰宋學，一曰漢學。治宋學者從語錄入門，治漢學者以注疏入門。由是以語錄爲文，以注疏爲文，及其編輯文集也，則義理考訂之作均列入集部之中，目之爲文。學者互相因襲，以爲文能如是，是亦已足，不復措意于文詞，由是學日進而文日退。古人謂文原于學，汲古既深，摛辭斯美(如杜詩「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是)，所謂讀千賦者自善賦也。今則不然，學與文分，義理考證之學迥與詞章殊科，而優于學者往往拙于爲文，文苑、儒林、道學遂一分而不可復合，此則近世之異于古代者也。故近世之學人，其對于詞章也所持之說有二：一曰鄙詞章爲小道，視爲雕蟲小技，薄而不爲；一曰以考證有妨于詞章，爲學日益則爲文日損(如袁枚之箴孫星衍是)。是文學之衰不僅衰于科舉之業也，且由于實學之昌明(證以物理之學，則各物均有不相容性，實學之明以近代爲最，故文學之退亦以近代爲最，此即物理家所謂不相容也。《左傳》亦曰「物莫能兩大」)，此文學均優之士所由不數覯也。然近世之文亦分數派。明代末年復社、幾社之英以才華相煽，敷爲藻麗之文(如陳卧子、夏考功、吳駿公之流是)。順、康之交易堂諸子競治古文，而藻麗之作，易爲縱橫。若商丘侯氏、大興王氏(昆繩)、劉氏(繼莊)所爲之文悉屬此派。大抵馳騁其詞，以空辯相矜，而言不軌則，其體出于明允、子瞻。或以爲得之蘇、張、史遷，非其實也。余姚黃氏亦以文學著名，早學縱橫，尤長敘事，然失之于蕪辭多枝葉，且段落區分牽連鉤貫，仍蹈明人陋習。浙東學者多則之。季野、榭山咸屬良史，惟斐然成章，不知所裁，然浩瀚明鬯，亦近代所罕覯也。時江、淮以南，吳、越之間文人學士應制科之徵，大抵涉獵書史，博而不精，諳于目錄、詞章之學。所爲之文以修潔擅長，句櫛字梳，尤工小品。然限于篇幅，無奇偉之觀。竹垞、次耕其最著者也，鈍翁、漁洋、牧仲之文亦屬此派。下迨雍、乾，堇浦、太鴻猶沿此體，以文詞名浙西。東南名士咸則之，流派所衍固可按也。望溪方氏模仿歐、曾，明于呼應頓挫之法，以空議相演，又敘事貴簡，或本末不具，舍事實而就空文。桐城文士多宗之，海內人士亦震其名，至謂天下文章莫大乎桐城。厥後桐城古文傳于陽湖、金陵，又數傳而至湘、贛、西粵。然以空疏者爲之則枯木朽荄，索然寡味，僅得其轉折波瀾。惟姬傳之豐韻，子居之峻拔，滌生之博大雄奇，則又近今之絕作也。若治經之儒，或治古文家言，或治今文學言，及其爲文遂各成派別。東原說經，簡直高古，逼近《毛傳》，辭無虛設，一矯冗長之習，說理記事之作，創意造詞浸以入古，唐宋以降罕見其匹。後之治古學者咸宗之，雖詁經考古遠遜東原，然條理秩如，以簡明爲主，無復枝蔓之詞。若高郵王氏，儀徵阮氏是也。故樸直無文，不尚藻繪，屬辭比事自饒古拙之趣。及掇拾者爲之，則剿襲成語，無條貫之可尋，侈徵引之繁，昧行文之法，此其弊也。常州人士喜治今文家言，雜采讖緯之書，用以解經，即用之入文，故新奇詭異之詞足以悅目。且江南之地，詞曲尤工，哀怨清逾，近古樂府，故常州之文亦詞藻秀出，多哀艷之音，則以由詞曲入手之故也。莊氏文詞深美閎約，人所鮮知；其以文詞著者則陽湖張氏、長洲宋氏，均工綿邈之文，其音哀而多思，其詞則麗而能則，蓋徵材雖博，不外讖緯、詞曲二端。若典阜孔氏，亦工儷詞，雖所作出宋氏之上，然旨趣略與宋氏同，則亦治今文之故也。近人謂治《公羊》者必工文，理或然歟。若夫旨乖比興，徒尚麗詞，朝華已謝，色澤空存，此其弊也(近人惟譚仲修略得張、宋之意)。數派以外，文派尤多。江都汪氏熟于史贊，爲文別立機杼，上追彥昇。雖字酌句斟，間逞姿媚，然修短合度，動中自然，秀氣靈襟，超軼塵壒，于六朝之文得其神理。或以爲出于《左傳》、《國語》，殆譽過其實。厥後荊溪周氏編輯《晉略》，效法汪氏，此一派也。邵陽魏氏、仁和龔氏亦治今文之學，魏氏之文明暢條達，然刻意求新，故雜奇語以駭俗流。龔氏之文自矜立異，語差雷同，文氣佶聱，不可卒讀，或語求艱深，旨意轉晦，此特玉川、彭原之流耳。或以爲出于周秦諸子，則擬焉不倫，此又一派也。若夫簡齋、稚威、仲瞿之流，以排奧自矜，雖以氣運辭，千言立就，然敝亂而無序，泛濫而無歸，華而不實，外強中乾，或怪誕不經，近于稗官家言，文學之中斯爲僞體，不足以言文也。近代文學之派別大約若此。然考其變遷之由，則順、康之文大抵以縱橫文淺陋，制科諸公博覽唐、宋以下之書，故爲文稍趨于實。及乾、嘉之際通儒輩出，多不復措意于文，由是文章日趨于樸拙，不復發于性情，然文章之徵實莫盛于此時。特文以徵實爲最難，故枵腹之徒多託于桐城之派以便其空疏，其富于才藻者則又日流于奇詭。此近世文體變遷之大略也。近歲以來，作文者多師龔、魏，則以文不中律，便于放言，然襲其貌而遺其神。其墨守桐城文派者亦囿于義法，未能神明變化。故文學之衰，至近歲而極。文學既衰，故日本文體因之輸入于中國。其始也譯書撰報，據文直譯以存其眞，後

生小子厭故喜新，競相效法。夫東籍之文，冗蕪空衍，無文法之可言，乃時勢所趨，相習成風，而前賢之文派，無復識其源流，謂非中國文學之厄歟？

命　意

《莊子・天道》 世之所貴道者，書也。書不過語，語有貴也。語之所貴者，意也。意有所隨。意之所隨者，不可以言傳也，而世因貴言傳書。世雖貴之，我猶不足貴也，爲其貴非其貴也。故視而可見者，形與色也；聽而可聞者，名與聲也。悲夫！世人以形色名聲，爲足以得彼之情。夫形色名聲，果不足以得彼之情，則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而世豈識之哉？

王充《論衡・超奇》 文有深指巨略，君臣治術，身不得行，口不能紲，表著情心，以明己之必能爲之也。孔子作《春秋》以示王意，然則孔子之《春秋》，素王之業也；諸子之傳書，素相之事也。觀《春秋》以見王意，讀諸子以睹相指。故曰：「陳平割肉，丞相之端見；孫叔敖決期思，令尹之兆著。」觀讀傳書之文，治道政務，非徒割肉決水之占也。足不彊，則跡不遠；鋒不銛，則割不深。連結篇章，必大才智鴻懿之俊也。

又《對作》 是故《論衡》之造也，起衆書並失實，虛妄之言勝眞美也。故虛妄之語不黜，則華文不見息；華文放流，則實事不見用。故《論衡》者，所以銓輕重之言，立眞僞之平；非苟調文飾辭，爲奇偉之觀也。其本皆起人間有非，故盡思極心，以譏世俗。世俗之性，好奇怪之語，說虛妄之文。何則？實事不能快意，而華虛驚耳動心也。是故才能之士，好談論者，增益實事，爲美盛之語；用筆墨者，造生空文，爲虛妄之傳。聽者以爲眞然，說而不舍；覽者以爲實事，傳而不絕。不絕則文載竹帛之上，不舍則誤入賢者之耳。至或南面稱師，賦姦僞之說；典城佩紫，讀虛妄之書。明辨然否，疾心傷之，安能不論？孟子傷楊、墨之議大奪儒家之論，引平直之說，褒是抑非，世人以爲好辯。孟子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今吾不得已也。虛妄顯於眞，實誠亂於僞，世人不悟，是非不定，紫朱雜廁，瓦玉集糅，以情言之，豈吾心所能忍哉！衛驂乘者，越職而呼車，惻怛發心，恐上之危也。夫論說者，閔世憂俗，與衛驂乘者同一心矣。愁精神而幽魂魄，動胸中之靜氣，賊年損壽，無益於性，禍重於顏回，違負黃、老之教，非人所貪，不得已，故爲《論衡》，文露而旨直，辭姦而情實。其《政務》言治民之道。《論衡》諸篇，實俗間之凡人所能見，與彼作者無以異也。若夫九虛、三增、《論死》、《訂鬼》，世俗所久惑，人所不能覺也。人君遭弊，改教於上；人臣遇惑，作論於下。實得則上教從矣。冀悟迷惑之心，使知虛實之分，實虛之分定，而華僞之文滅；華僞之文滅，則純誠之化日以孳矣。

又《自紀》 充書形露易觀。或曰：「口辯者其言深，筆敏者其文沉。案經藝之文，賢聖之言，鴻重優雅，難卒曉睹；世讀之者，訓古乃下。蓋賢聖之材鴻，故其文語與俗不通。玉隱石間，珠匿魚腹，非玉工珠師，莫能採得。寶物以隱閉不見，實語亦宜深沉難測。《譏俗》之書，欲悟俗人，故形露其指，爲分別之文；《論衡》之書，何爲復然？豈材有淺極，不能爲深覆，何文之察，與彼經藝殊軌轍也？」答曰：「玉隱石間，珠匿魚腹，故爲深覆；及玉色剖於石心，珠光出於魚腹，其猶隱乎？吾文未集於簡札之上，藏於胸臆之中，猶玉隱珠匿也；及出莰露，猶玉剖珠出乎！爛若天文之照，順若地理之曉，嫌疑隱微，盡可名處。且名白，事自定也。《論衡》者，論之平也。口則務在明言，筆則務在露文。高士之文雅，言無不可曉，指無不可睹。觀讀之者，曉然若盲之開目，聆然若聾之通耳。三年盲子，卒見父母，不察察相識，安肯說喜？道畔巨樹，塹邊長溝，所居昭察，人莫不知；使樹不巨而隱，溝不長而匿，以斯示人，堯舜猶惑。人面色部七十有餘，頰肌明潔，五色分別，隱微憂喜，皆可得察，占射之者，十不失一；使面黝而黑醜，垢重襲而覆部，占射之者，十而失九。夫文由語也，或淺露分別，或深迂優雅。孰爲辯者？故口言以明志；言恐滅遺，故著之文字。文字與言同趣，何爲猶當隱閉指意？獄當嫌辜，卿決疑事，渾沌難曉，與彼分明可知，孰爲良吏？夫口論以分明爲公，筆辯以莰露爲通，吏文以昭察爲良。深覆典雅，指意難睹，唯賦頌耳。經傳之文，賢聖之語，古今言殊，四方談異也；當言事時，非務難知，使指閉隱也。後人不曉，世相離遠，此名曰語異，不名曰材鴻。淺文讀之難曉，名曰不巧，不名曰知明。秦始皇讀韓非之書，嘆曰：「猶獨不得此人同時！其文可曉，故其事可思。如深鴻優雅，須師乃學，投之於地，何嘆之有？夫筆著者，欲其易曉而難爲，不貴難知而易造；口論務解分而可聽，不務深迂而難睹。孟子相賢，以眸子明瞭者；察文，以義可曉。」

又　充書既成，或稽合於古，不類前人。或曰：「謂之飾文偶辭，或徑或迂，或屈或舒；謂之論道，實事委瑣，文給甘酸。諧於經不驗，集於傳不合，稽之子長不當，內之子雲不入。文不與前相似，安得名佳好，稱工巧？」答曰：「飾貌以強類者失形，調辭以務似者失情。百夫之子，不同父母；殊類而生，不必相似；各以所稟，自爲佳好。文必有與合然後稱善，是則代匠斲不傷手，然後稱工巧也。文士之務，各有所從，或調辭以巧文，或辯僞以實事。必謀慮有合，文辭相襲，是則五帝不異事，三王不殊業也。美色不同面，皆佳於目；悲音不共聲，皆快於耳。酒醴異氣，飲之皆醉；百穀殊味，食之皆飽。謂文當與前合，是謂舜眉當復八采，禹目當復重瞳。」

又　充書文重。或曰：「文貴約而指通，言尚省而趨明。辯士之言要而達，文人之辭寡而章。今所作新書，出萬言，繁不省，則讀者不能盡；篇非一，則傳者不能領。被躁人之名，以多爲不善。語約易言，文重難得。玉少石多，多者不爲珍；龍少魚衆，少者固爲神。」答曰：「有是言也。蓋寡言無多，而華文無寡。爲世用者，百篇無害；不爲用者，一章無補。如皆爲用，則多者爲上，少者爲下。累積千金，比於一百，孰爲富者？蓋文多勝寡，財富愈貧。世無一卷，吾有百篇；人無一字，吾有萬言；孰者爲賢？今不曰所言非，而云泰多；不曰世不好善，而云不能領。斯蓋吾書所以不得省也。夫宅舍多，土地不得小；戶口衆，簿籍不得少。今失實之事多，華虛之語衆，指實定宜，辯爭之言，安得約徑？韓非之書，一條無異，篇以十第，文以萬數。夫形大，衣不得褊；事衆，文不得褊。事衆文饒，水大魚多。帝都穀多，王市肩磨。書雖文重，所論百種。按古太公望，近董仲舒，傳作書篇百有餘，吾書亦纔出百，而云泰多，蓋謂所以出者微，觀讀之者，不能不譴呵也。河水沛沛，比夫衆川，孰者爲大？蟲繭重厚，稱其出絲，孰爲多者！」

桓範《世要論・序作篇》　夫著作書論者，乃欲闡弘大道，述明聖教，推演事義，盡極情類，記是貶非，以爲法式，當時可行，後世可修。且古者富貴而名賤廢滅，不可勝記，唯篇論俶儻之人，爲不朽耳。夫奮名於百代之前，而流譽於千載之後，以其覽之者益，聞之者有覺故也。豈徒轉相放效名作書論，浮辭談說而無損益哉？而世俗之人，不解作體，而務泛溢之言，不存有益之義，非也。故作者不尚其辭麗，而貴其存道也；不好其巧慧，而惡其傷義也。故夫小辯破道，狂簡之徒，斐然成文，皆聖人之所疾矣。

徐幹《中論・治學》　故六籍者，群聖相因之書也。其人雖亡，其道猶存。今之學者，勤心以取之，亦足以到昭明而成博達矣。凡學者大義爲先，物名爲後。大義舉，而物名從之。然鄙儒之博學也，務于物名，詳于器械，矜于詁訓，摘其章句，而不能統其大義之所極，以獲先王之心。此無異乎女史誦詩，內豎傳令也。

又《貴驗》　言莫棄乎無徵。

又《藝紀》　其猶人之于藝乎？既修其質，且加其文，文質著然後體全，體全然後可登乎清廟，而可羞乎王公。

歐陽建《言盡意論》　有雷同君子問于違衆先生曰：「世之論者，以爲言不盡意，由來尚矣。至乎通才達識，咸以爲然。若夫蔣公之論眸子，鍾傅之言才性，莫不引此爲談證；而先生以爲不然，何哉？」先生曰：「夫天不言而四時行焉，聖人不言而鑒識存焉；形不待名而方圓已著，色不俟稱而黑白以彰。然則名之于物，無施者也；言之于理，無爲者也。而古今務于正名，聖賢不能去言，其故何也？誠以理得于心，非言不暢；物定于彼，非言不辯。言不暢志，則無以相接；名不辯物，則鑒識不顯。鑒識顯而名品殊，言稱接而情志暢。原其所以，本其所由，非物有自然之名，理有必定之稱也。欲辯其實，則殊其名；欲宣其志，則立其稱。名逐物而遷，言因理而變。此猶聲發響應，形存影附，不得相與爲二矣。苟其不二，則無不盡，吾故以爲盡矣。」

葛洪《抱朴子・尚博》　或有汪濊玄曠，合契作者，內闢不測之深源，外播不匱之遠流，其所祖宗也高，其所紬繹也妙，變化不繫滯於規矩之方圓，旁通不凝閡於一塗之逼促。是以偏嗜酸鹹者，莫能知其味；用思有限者，不能得其神也。夫應龍徐舉，顧眄凌雲，汗血緩步，呼吸千里，而螻蟻怪其無階而高致，駑蹇患其過己之不漸也。若夫馳騁於詩論之中，周旋於傳記之間，而以常情覽巨異，以褊量測無涯，以至粗求至精，以甚淺揣甚深，雖始自髫齔，訖於振素，猶不得也。夫賞其快者必譽之以好，而不得曉者必毀之以惡，自然之理也。於是以其所不解者爲虛誕，慢誠以爲爾，未必違情以傷物也。

《太平御覽》卷五九九引《抱朴子》　曰：「秦時不覺無鼻之醜，陽翟憎無癭之人。陸君深疾文士放蕩流遁，遂往不爲虛誕之言，非不能也。陸君之文，

猶玄圃之積玉，無非夜光也。吾生之不別陸文，猶侏儒測海，非所長也。」

張輔《名士優劣論》 世人論司馬遷、班固才之優劣，多以固爲勝，余以爲失。遷之著述，辭約而事舉，叙三千年事唯五十萬言；固叙二百年事乃八十萬言，煩省不敵，固之不如遷一也。良史述事，善足以獎勸，惡足以鑒戒，人道之常。中流小事，亦無取焉，而班皆書之，不如二也。毀敗晁錯，傷忠臣之道，不如三也。遷既造創，固又因循，難易益不同矣。又遷爲蘇秦、張儀、范雎、蔡澤作傳，逞詞流離，亦足以明其大才也。故述辯士則辭藻華靡，叙實錄則隱核名檢，此眞所以爲良史也。

劉勰《文心雕龍・鎔裁》 情理設位，文采行乎其中。剛柔以立本，變通以趨時。立本有體，意或偏長；趨時無方，辭或繁雜。蹊要所司，職在鎔裁，檃括情理，矯揉文采也。規範本體謂之鎔，剪截浮詞謂之裁。裁則蕪穢不生，鎔則綱領昭暢，譬繩墨之審分，斧斤之斲削矣。駢拇枝指，由侈於性，附贅懸肬，實侈於形。一意兩出，義之駢枝也；同辭重句，文之肬贅也。凡思緒初發，辭采苦雜，心非權衡，勢必輕重。是以草創鴻筆，先標三準；履端於始，則設情以位體；舉正於中，則酌事以取類；歸餘於終，則撮辭以舉要。然後舒華布實，獻替節文，繩墨以外，美材既斲，故能首尾圓合，條貫統序。若術不素定，而委心逐辭，異端叢至，駢贅必多。故三準既定，次討字句。句有可削，足見其疎；字不得減，乃知其密。精論要語，極略之體；遊心竅句，極繁之體；謂繁與略，適分所好。引而申之，則兩句敷爲一章；約以貫之，則一章刪成兩句。思贍者善敷，才覈者善刪。善刪者字去而意留，善敷者辭殊而義顯。字刪而意闕，則短乏而非覈；辭敷而言重，則蕪穢而非贍。昔謝艾王濟，西河文士，張俊以爲艾繁而不可刪，濟略而不可益，若二子者，可謂練鎔裁而曉繁略矣。至如士衡才優，而綴辭尤繁；士龍思劣，而雅好清省。及雲之論機，亟恨其多，而稱清新相接，不以爲病，蓋崇友于耳。夫美錦製衣，修短有度，雖翫其采，不倍領袖，巧猶難繁，況在乎拙。而《文賦》以爲「榛楛勿剪，庸音足曲」，其識非不鑒，乃情苦芟繁也。夫百節成體，共資榮衛，萬趣會文，不離辭情。若情周而不繁，辭運而不濫，非夫鎔裁，何以行之乎！贊曰：篇章戶牖，左右相瞰。辭如川流，溢則泛濫。權衡損益，斟酌濃淡。芟繁剪穢，弛於負擔。

韓愈《答劉正夫書》 或問：「爲文宜何師？」必謹對曰：「宜師古聖賢人。」曰：「古聖賢人所爲書具存，辭皆不同，宜何師？」必謹對曰：「師其意，不師其辭。」又問曰：「文宜易宜難？」必謹對曰：「無難易，惟其是爾。」如是而已。非固開其爲此，而禁其爲彼也。夫百物朝夕所見者，人皆不注視也。及睹其異者，則共觀而言之，夫文豈異於是乎？漢朝人莫不能爲文，獨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揚雄爲之最。然則用功深者，其收名也遠。若皆與世沉浮，不自樹立，雖不爲當時所怪，亦必無後世之傳也。【略】夫君子之於文，豈異於是乎？今後進之爲文，能深探而力取之，以古聖賢人爲法者，雖未必皆是，要若有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揚雄之徒出，必自於此，不自於循常之徒也。若聖人之道，不用文則已，用則必尚其能者。能者非他，能自樹立，不因循者是也。

劉肅《大唐新語・總論》 史册之興，其來久矣。蒼頡代結繩之政，伯陽主藏室之書。晉之董狐，楚之倚相，皆簡牘椎輪也。仲尼因魯史成文，著爲《春秋》；尊君卑臣，去邪歸正，用夷禮者無貴賤，名不達於王者無賢愚，不由君命者無大小，人邪行正棄其人，人正國邪棄其國，此《春秋》大旨也。故志曰：「仲尼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又曰：「撥亂世反諸正，莫近《春秋》。」《春秋》憑義以制法，垂文以行教，非徒皆以日繫月，編年叙事而已。後之作者無力，病諸司馬遷意在博文綜敷疎略，後《六經》而先黃老，賤處士而寵姦雄。班固序廢興則褒時而蔑祖德，述政教則左理本而右典刑，此遷、固之蔽也。然遷辭直而事備，固文贍而事詳。若用其所長，蓋其所短，則升堂而入室矣。范曄紬公才而採私論，捨典實而飾浮言。陳壽意不逮文，容身遠害，既乖直筆，空紊舊章。自茲以降，漸已陵替也。國家革隋之弊，文筆聿修。貞觀、開元，述作爲盛，蓋光於前代矣。自微言既絕，異端斯起。莊、列以仁義爲芻狗，申、韓以禮樂爲贅疣。徒有著述之名，無裨政教之闕。聖人遺訓，幾乎息矣。昔荀爽紀漢事可爲鑒戒者，以爲漢語。今之所記，庶嗣前修。不尚奇正之謀，重文德也；不褒縱橫之書，賊狙詐也。刊淫靡之詞，歸正也；損術數之略，抑末也。理國者以人爲本，當厚生以順天；立身者以學爲先，必因文而輔教。纖微之善，罔不備書。百代之後，知斯言之可復也。

皇甫湜《答李生第三書》 生言天象形象，非常者，皆爲妖妄，如天出景星，地出醴泉。蓋非常，謂之妖，可乎？假如妖星熒惑，天所常懸；牛溲馬勃，地所常有，足尚乎？生何窒？生以松柏不艷比文章，此不知類也。

凡比必於其倫，松柏可比節操，不可比文章。大人虎變，君子豹變，此文章比也。有以質爲貴者，有以文爲貴者。引茅屋越席，易黼藻元黃之用，可乎？生云奇與易，作者何別？在所爲耳。請考之於實，生爲易矣，試爲僕作難者，視何如相如、揚雄也？恐生乃不能，非不爲也。《楚詞》、《史記》、《太元》之不朽也，豈爲賓笑謔乎哉？如鳥雀啁啾，聲斷便已，人如不聞爾，何足貴也。所言《詩》、《書》之文不奇，舉多言之也。易處多，奇處少爾。《易》文大抵奇也，易處幾希矣。

王眞《進〈道德經論兵要義述〉狀》 至於上明天道，中酌人情，下稽地理，莫不竭盡臣子之誠，冀報君父之德。惟《詩》也三百，義必在於無邪；惟《經》也五千，理必歸於至正。

杜牧《答莊充書》 凡爲文以意爲主，氣爲輔，以辭彩章句爲之兵衛。未有主強盛而輔不飄逸者，兵衛不華赫而莊整者。四者高下圓折，步驟隨主所指，如鳥隨鳳、魚隨龍，師衆隨湯武，騰天潛泉，橫裂天下，無不如意。苟意不先立，止以文彩辭句，繞前捧後，是言愈多而理愈亂。如入闤闠，紛然莫知其誰，暮散而已。是以意全勝者，辭愈樸而文愈高；意不勝者，辭愈華而文愈鄙。是意能遣辭，辭不能成意，大抵爲文之旨如此。

華鎮《上侍從書》 意非言不傳，言非文不立，文章之興與天地並，故序《易》之美則曰「其辭文稱」，大夫之善則曰「登高能賦」，此言有取乎聖人也。古之文章，載在方冊，至於今不忘者，若舜《五子之歌》，禹皐陶之謨，仲虺之誥，伊尹之訓，箕子之《洪範》，周召之詩書，仲尼之《春秋》是也。此非聖人，則皆大賢者，咸有高明微妙深不可識之道。其次亦皆體純全精粹之德，通乎天人而達乎理義，兼衆善而無適不至，故其言簡而備，肆而法，易直而旨遠，多方而無忤，不期乎文而成章，粲然若日月星辰之在乎天，蔚然若山川草木之麗乎地，不雕不刻，不施丹素，經萬世而不見其故，此有德者之言也。自靈均以來，士之殫聰明，畢思慮，妙齡潛心，放乎皓首，以文爲事而不知倦者多矣。至於融結二氣，發爲英榮，混然天成，小大具體，意新語工，不蹈陳迹，自成一家之言，淳深溫雅之質內凝，而俊采雲興，逸響玉振者，千載之間，數人而已。在六國，則有若景差、唐勒、宋玉；在西漢，則有若賈傅、董相、司馬遷、相如、揚子雲；在東京，則有若班叔皮、孟堅、馬融、張衡、蔡中郎；在鄴下，則有若曹氏父子、應、劉、陳、阮；在晉，則有若機、雲、張華、左太冲；在唐，則有若燕、許、李、杜、韓退之、柳子厚，其餘如邢、盧、顏、謝、江、鮑、徐、庾之流，未足班也。可謂盛矣！然數君子者，或以賦頌鳴，或以歌詩顯，或騰芳於誥命，或絕塵於書檄，或敷揚條暢，達於政理，或清婉詳實，妙於紀傳，兼善衆制者，蓋未見矣。而又屈原溺於怨思，宋玉蕩於荒淫，子長雜而簡疎，孟堅靡而辭費，長卿麗而用寡，子雲約而未騁，此皆辭林之雄者也。然猶未能無蔽脫於譏詆，況其次哉。

唐庚《文錄》 蘇黃門云：「人生逐日胸次須出一好議論，若飽食煖衣，唯利欲是念，何以自別於禽獸。余歸蜀，當杜門著書，不令廢日。祗效溫公《通鑑》樣，作議論商略古人，歲久成書，自足垂世也。」

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七 非唯文章，書亦如是。歐陽文忠言：「用筆當使指運而腕不知。方其運也，左右前後，不免欹側；及其定也，上下如引繩，此之謂筆正。」山谷稱：「公主擔夫爭道，其手足肩背皆有不齊，而輿未嘗不正。」指與擔夫，則如遺詞；腕與輿，則如命意。故唐文皇稱右軍書云：「煙霏雲斂，狀若斷而還連；鳳翥龍盤，勢如斜而反直。」與文章眞一理也。今人不求意處關紐，但以相似語言爲貫穿，以停穩筆畫爲端直，豈不淺近也哉！

陸游《楊夢錫集句杜詩序》 文章要法，在得古作者之意。意既深遠，非用力精到，則不能造也。前輩於《左氏傳》、《太史公書》、韓文、杜詩，皆熟讀暗誦，雖支枕據鞍間，與對卷無異，久之，乃能超然自得。

《朱子語類》卷一三九《論文上》 每論著述文章，皆要有綱領。文定文字有綱領，龜山無綱領，如《字說》、《三經辨》之類。

呂祖謙《近思錄》卷三 伊川先生曰：「凡看文字，先須曉其文義，然後可求其意。未有文義不曉，而見意者也。」

黃裳《言意文集序》 道本於心，以性爲體，以情爲用。志者存於心而行者也，意者思於心而作者也，言者發於心而應者也。著述之士，雖累千百萬言，反本而求之，則貫乎一而已。言意之爲書，識性爲之根蒂，才性爲之文飾，記性爲之證據。合是三性，而本於心，稟其可否，著爲羣言，猶之讀書萬卷，歷歷可引，其文義胸間洞然，曾無一點實乎其中，善觀夫言意亦如是而已。彼我之心一也，有道則通乎一。

魏天應編，林子長箋解《論學繩尺・論訣》 認題：凡作論之要，莫先於體認題意。故見題目，則必詳觀其出處上下文，及細玩其題中有要切字，方可立意。蓋看上下文，則識其本原，而立意不差；知其要切字，則方可就上面著工夫。此最作論之關鍵也。

又　立意：凡論以立意爲先，造語次之，如立意高妙而遣辭不工，未害爲佳論；苟立意未善而文如渾金璞玉，亦爲無補矣。故前輩作論，每先於體認題意者，蓋欲其立意之當也。立意既當，造語復工，則萬選萬中矣。

又　諸先輩論行文法：陳公(亮)云：「大凡論不必作好語言，意與理勝，則文字自然超衆。故大手之文，不爲詭異之體，而自宏富；不爲險怪之辭，而自典麗。奇寓於純粹之中，巧藏於和易之內，不善學文者，不求高於理與意，而務求異於文彩辭句之間，則亦陋矣。故杜牧之云：『意全勝者辭愈朴而文愈高，意不勝者辭愈華而文愈鄙。』山谷云：『好作奇語，自是文章一病。』但當以理爲主，理得而辭順，文章自然出羣拔萃。」

又　林公(執善)云：「作論當如文與可畫竹，皆先有成竹於胸中。若胷中無一篇成說，逐步揣摩，旋生議論，安有渾成氣象？」

姚勉《送黃強立序》 文之不古久矣，士之號能古文者，艱其辭，怪其字，蹇其句讀耳。以是爲古，如之何其古也？文之所以妙者，意也。意不足而文有餘，不若文有盡而意無窮也。夫意無窮而後文有味，意非文之所以妙乎？雖然，意必至于理，理至焉，意次焉。唐韓退之理勝于辭，李元賓辭勝於理，或謂使天假元賓年，必與退之埒。是不然，元賓年愈高，辭當愈勝，決不勝退之之理也。抑退之之理，亦未爲至也。以博愛言仁，以三品言性，以外形骸，以理自勝，爲識道理，理云乎哉！

龔昱《樂菴語錄》卷四 文章以意爲主，亦以誠爲主。苟不出於誠，意便是亂道。且如做詩，老便說老，貧便說貧，若未老說老，不貧說貧，便不是誠意。

趙秉文《竹溪先生文集引》 文以意爲主，辭以達意而已。古之文不尚虛飾，因事遣詞，形吾心之所欲言者耳。間有心之所不能言者，而能形之于文，斯亦文之至乎。譬之水不動則平，及其石激淵洄，紛然而龍翔，宛然而鳳蹙，千變萬化，不可殫窮，此天下之至文也。亡宋百餘年間，唯歐陽公之文，不爲尖新艱險之語，而有從容閒雅之態，豐而不餘一言，約而不失一辭，使人讀之者亹亹不厭，蓋非務奇之爲尚，而其勢不得不然之爲尚也。

王惲《辨說・文辭先後》 文之作其來不一，有意先而就辭者，有辭先而就意者。意先而就辭者易，辭先而就意者難。意先辭後，辭順而理足；辭先意後，語離而理乖。此必然理也，學者最當知之。

劉壎《隱居通議》卷一八《詩文取新》 語意不塵，詩文之一妙也。【略】夫《南華經》與《楚辭》二書，經千有餘年，然一展讀，則煥爛如新。學文者能取《莊》、《騷》玩味之，又取《世說新語》佐之，則塵腐之疾去矣。

王構《修辭鑑衡》卷二引《宋子京筆記》 爲文不可蹈襲：文章必自名家，然後可傳不朽。若體規畫圓，準方作矩，終爲人之臣僕。古人譏屋下架屋，信然！陸機曰：「謝朝華於已披，啓夕秀於未振。」韓愈曰：「惟陳言之務去。」此乃爲文之要。

又引《盧陵文集》 文不可拘一體：歐陽公云，作文之體，初欲奔馳，久當撙節，使簡重嚴正。或時放肆以自舒，勿爲一體，則盡善矣。

又引《麗澤文說》 文要紆餘有首尾：鼓氣以勢壯爲美，勢不可以不息，不息則流宕而忘返。亦猶絲竹繁奏，必有希聲窈眇，聽者悅聞。如川流迅激，必有洄洑逶迤，觀者不厭。

又　文字用意爲上，文章貴曲折斡旋。

陳繹曾《文式》卷上・第五「立意法」 景，凡天文地理物象皆景也，景以氣爲主；意，凡議論思致曲折皆意也，意以理爲主；事，凡實事故事皆事也，事生於景則眞；情，凡喜怒哀樂愛惡之眞趣皆情也，意出於情則切。凡文體雖衆，其意之所從來，必由於此四者而出。故立意之法必依此四者而求之，各隨題之所宜，以一爲主，而統三者於中。凡文無景則枯，無意則粗，無事則虛，無情則誣，故立意之法必兼四者。

又第十「總論文」 程氏曰：作文以主意爲將軍，轉換開合如行軍之法，必由將軍號令，句則其裨將，字則其兵卒，事料則其器械，當使兵隨將轉，所以東坡《答江陰葛延之萬里徒步至儋耳求作文秘訣》曰：「意而已。」作文之事料散在經史子集，惟意足以攝之，正此之謂。

又卷下《古今文章精義》 蘇伯衡述文法：凡遇題目須先命意，大意既立，又須區處如何起，如何承接，如何收拾，此之謂布置既定，抑揚以達其辭，反覆以致其意，血脈之流通，首尾之照應，則善矣。欲作文字且未可下

筆，先取古人文章熟讀詳味，再三諷詠，使心有所感觸，思有所發動，方可運意。卻又著題目與古人何篇相似，以爲體式，依倣而作間架措辭，如此日久自然馴熟，七擒七縱，皆可如意，不拘拘於準繩，而亦不越於規矩矣。下筆之時，且須專心冥思，一篇大概已具於胸中，方可措辭，又當一鼓鑄成，方可觀也。若逐段逐句而爲之，則非所以爲文矣。

胡祗遹《紫山大全集》卷二六《語錄》 立言寫字，全在命意作氣。命意高遠，作氣正大剛直，則辭翰必不凡下。意氣復從器識中出，器宏大，識高明，不讀《語》、《孟》、《六經》，不學聖人，惡能充塞天地，明並日月。故曰：其爲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

倪士毅《作義要訣》引曹涇語 主張題目，第一要識得道理透徹，第二要識得經文本旨分曉，第三要識得古今治亂安危之大體，然後一見題目，胸中便有稱量。然又須多看他人立意，及自知歷練，則胸中自然開廣，又不要雷同。

金鉉《高中孚年兄制義序》 文徵莫大於神志，神志者一代之山火也。定天下之命，而屹然以寧，神所貞也。《易》以象山，老氏稱之曰「谷」，所謂用而弗勤者與？及乎炎炎隆隆，麗中正於重明，而觀我生於日月卿雲之旦，其象爲火，而取諸志。志，心之火也，止之中有光明焉。故山火合而天下化。夫三代之典尚矣，漢文帝布詔令，山東民之老羸癃疾者扶杖往聽，知德化將成，願少須臾毋死以見之，非獨至誠惻怛有以入民耳。其文固確然隤然得天下之理，維時左右執筆者之光華，決不凡近，未必盡出天子手也。宋紹興中澹菴上封事，而金人募以千金，駛突維喙，視百萬師威甚。彼章句纖纖耳，曷能動人如此其遠且宏哉？識《艮》、《離》之旨矣！今制義因乎排比，以視人情咸與之大間者，靡音駮義，好莠自口，矜襞積而遺神明，學步邯鄲之步，而詰其志趣，噎與龐并，自此而望其言功之立，遵耿介，布異采，庸屬遐邇之心，而贊聖人致治之美於無斁，蓋未知何如也。

田汝成《重刻文選序》 蓋能文固先于立意，而立意者未必專于爲文。故議關國是，事載史官，雖董、賈之言亦所不採。若體屬詞章、思歸藻翰，即揚雄符命，又何擇焉？大抵《選》例崇葩華而略簡澹，執規觚而齊體裁。是以考辭按部，璨若連珠。大篇短章咸歸穠郁，詩如淵明，文如《蘭亭》，非不皎然清逸也。第使掇入集中，揆之諸家，覺非一色矣。

王格《書臨川集後》 夫介甫曠世之逸才也。議者徒見其非薄宋制，創立新法，卒之黨同己，排異議，以釀成靖康之禍，遂從而詆訶之，若寇讐然，亦過矣。夫世之士學古纂言，竊仁義道德之腴，以悅澤其辭而取祿位者，其自待雖孔孟無以過之。及攷其所樹立，往往脂韋勢利，視其言百不一酬，如是者古今不少也。余觀介甫之人，亦採摭百家，蹂躪群籍，而自舉己意。以鍵制之，其所稱說憂憤，動必依于先王，而奇辭遠旨，多有世儒所未窺者。

茅坤《文訣五條訓繙兒輩》 一曰認題。題須從一章本旨處識得眞種子，因而一句一字以求其雋永之深。我嘗謂孔子所見，與群弟子顏、曾而下，迥有不同，即如子貢、季路、子張、子游、子夏輩種種見解，種種話頭。至於孟子，又自一番光景矣。

又　三曰格調。格調者，譬則風骨也。【略】箇中風味，須于先秦兩漢書疏與韓、蘇諸大家之文，涵濡磅礴于胸中，將吾所爲文打得一片湊泊處，則格自高古典雅。即如不能高古，至于「典雅」二字，決不可少。

又《與蔡白石太守論文書》 近代以來，學士大夫操觚爲文章無慮數十百家，其以雲吻霧噴、虎嚙鷙攫之材揚聲藝林者，亦星見踵出。然於其所謂萬物之情各有其至者，或在置而未及也。近獨從荆川唐司諫上下其論，稍稍與僕意相合。僕少喜爲文，每謂當跌宕激射似司馬子長，字而比之，句而億之，苟一字一句不中其槩黍之度，即慘惻悲悽也。唐以後若薄不足爲者，獨怪荆川疾呼曰：「唐之韓猶漢之馬遷，宋之歐、曾、二蘇猶唐之韓子，不得致其至而何輕議爲也。」僕聞而疑之，疑而不得，又蓄之於心，而徐求之，今且三年矣。近廼取百家之文之深者按覆之，卧且吟，而餐且噎焉，然後徐得其所謂萬物之情自各有其至。而因悟曩之所謂司馬子長者，眉也，髮也。而唐司諫與僕所自持，始兩相印而無復同異。今僕不暇博喻，姑取司馬子長之大者論之。今人讀《游俠傳》即欲輕生，讀《屈原賈誼傳》即欲流涕，讀《莊周魯仲連傳》即欲遺世，讀《李廣傳》即欲力鬬，讀《石建傳》即欲俯躬，讀《信陵平原君傳》即欲好士，若此者何哉？蓋各得其物之情而肆於心故也，而固非區區句字之激射者。昔人嘗謂：「善詩者畫，善畫者詩。」僕謂其於文也亦然。今夫天地之間，山川之所以廖廓，日月之所以升沉，神鬼之所以幽眇，草木之所以蕃蘙，鼫鼠之所以悲嘯，九州之所以聲名文物，四裔之所以椎髻被髮，以及聖帝明王、忠賢孝子、羈臣寡婦、讒夫佞倖、幽人處士、釋友僊子之異其

行，禮樂律曆，兵革封禪，天官卜筮，農書稗史之異其術，宴歌游賞，行旅蒐狩，問釋譏嘲，咏物賦情，弔古傷今，成敗得失之異其感，彼皆各有其至，而非借耳傭目可紊亂增葺于其間者。學者苟各得其至，合之於大道，而迎之於中，出而肆焉，則物無逆於其心，心無不解於其物。而譬釋氏之說佛法能種種色色，逾玄逾化矣。嗚呼盛矣！此庖羲氏畫卦以來相傳之秘，所謂其旨遠，其辭文，其言曲而中，固非專一以致其至者，不可與言也。

李贄《童心說》 夫童心者，眞心也。【略】夫童心者，絕假純眞，最初一念之本心也。若失却童心，便失却眞心；失却眞心，便失却眞人。人而非眞，全不復有初矣。童子者，人之初也；童心者，心之初也。夫心之初曷可失也？然童心胡然而遽失也？蓋方其始也，有聞見從耳目而入，而以爲主于其內，而童心失；其長也，有道理從聞見而入，而以爲主于其內，而童心失；其久也，道理聞見日以益多；則所知所覺日以益廣，於是焉又知美名之可好也，而務欲以揚之，而童心失；知不美之名之可醜也，而務欲以掩之，而童心失。夫道理聞見，皆自多讀書、識義理而來也。古之聖人曷嘗不讀書哉？然縱不讀書，童心固自在也；縱多讀書，亦以護此童心而使之勿失焉耳，非若學者反以多讀書、識義理而反障之也。夫學者既以多讀書、識義理障其童心矣，聖人又何用多著書立言以障學人爲耶？童心既障，於是發而爲言語，則言語不由衷；見而爲政事，則政事無根抵；著而爲文辭，則文辭不能達。非內含以章美也，非篤實生輝光也，欲求一句有德之言卒不可得，所以者何？以童心既障，而以從外入者，聞見道理爲之心也。夫既以聞見道理爲心矣，則所言者皆聞見道理之言，非童心自出之言也。言雖工，於我何與？豈非以假人言假言而事假事，文假文乎？蓋其人既假，則無所不假矣。由是而以假言與假人言，則假人喜；以假事與假人道，則假人喜；以假文與假人談，則假人喜。無所不假，則無所不喜；滿場是假，矮場何辯也？然則雖有天下之至文，其湮滅于假人而不盡見于後世者，又豈少哉？何也？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也。苟童心常存，則道理不行，聞見不立，無時不文，無人不文，無一樣創制體格文字而非文者。詩何必古選，文何必先秦，降而爲六朝，變而爲近體，又變而爲傳奇，變而爲院本，爲雜劇，爲《西廂曲》，爲《水滸傳》，爲今之舉子業，大賢言聖人之道，皆古今至文，不可得而時勢先後論也。故吾因是而有感于童心者之自文也，更說甚麼《六經》，更說其麼《語》、《孟》乎？

王樵《省庵先生集序》 蓋先哲之論文也，曰不須模擬前人，孟、韓文雖高，不必似之也。夫能之而不必似之，不必似之而得其妙者，乃善爲古者也。司馬子長、班孟堅雄于文者也，至其述《書》《春秋》及班氏用子長語時，或損易其言，輒劣于前人。至其縱橫變化，馳騁如意，曲盡其妙者，乃不必于模倣而得古人之神情意款者也。

李鴻《葛中翰遺集原跋》 論事之文以識爲主，而氣以行之。識不正則浮，氣不充則靡，浮而且靡，文雖工弗貴也。而惟忠臣義士，其志在扶危定亂，則其識明；其意存乎忘身爲國，則其氣壯。故其發而爲文，不必修飾鍛鍊，求合於古人之法，而自無不傳。

李濂《跋屠僉憲潤州公餘稿後》 大凡文章之造奇，必藉佳山水以發其趣。司馬子長南浮江淮，登會稽、探禹穴、闚九疑，足迹半天下而《史記》雄筆爲千古良史；張燕公謫岳州，徘徊洞庭，詩愈悽惋，人謂得江山之助。

朱衡《自知堂集序》 古今修辭之士，何其多也。力研苦攻，附于作者之林，自謂握瑾襲珠矣，而曾不旋踵，向隨人徂。其或寄聲問于後世者，百不一二耳。及稽其類，率多曲材，靡所總揖，狃乎其嗜，成乎力之所至。而論述諷詠之致，未必兼有。而出即不至，與繁華好音同澌盡。顧以語乎鴻裁妙緒，揚幟立言之範，則戛乎難矣。大都有三：韜櫝經訓，服膺道術，合符囊眞，潛朗通微，感之而成，迫之而始應者。【略】其次窺經傳之餘，覽流家之故，夜兼忘寢之勤，晝騁鑽玄之思。攻文者靡事音響，窮詩者未遑叙議，攬意鑄詞，互臻厥妙。譬則九官群牧，分治畫封，職思其居，咸竭心力，均之可以通政，可以感人矣。至于剽竊支言，採華捐實，窮年操觚，經旬覓句，志不輟著述之策，口不釋雅誦之什，擬議焉，模倣焉，厥志愈辨，厥旨愈離。此則訟者之具白理司與皂，揣摩塞長官之對爾。其詞雖工，而其意已僦，僦不足觀也已。夫當其力研苦攻之時，豈欲自局于其下，而識與力之所限，卒未嘗不至斯焉者。甚哉，立言之難也？

徐師曾《臨川王氏文粹序》 古今以文章名家者，其學術才能高出于世，世亦共推讓焉。而識者論之，則曰彼能道其中之所欲言者而已。夫惟中之所藏有邪正，故言之所發者有醇疵。至于其言之或暢而不閟，或鬱而不宣，則才之有工拙也。工于文者，立意命辭咸有法度，故有開闔，抑揚、縱橫、起

伏、淺深、奇正、曲折、反覆之變。凡以道其中之所欲言，而非若人以不可入之法也。世之知其法者既鮮，或知矣，而未能入，則夫能道其中之所欲言，而傑然自名其家者，豈易得哉？三代盛時，教隆俗美，人才衆多，上自學士大夫，下至農夫獵豎，旁及婦人女子，矢口吐辭，莫不本乎學術，通乎道德，中乎法度，而人人能道其中之所欲言。詩書所稱不可尚矣，周衰教失，道術不明，士各以其所見爲學，故其發爲文章，類多疵駁之言。然讀其文者，猶能因其言之疵，而知其學之蔽，則意雖去古，而于所謂能道其中之所欲言者固未嘗異也。由漢迄今，乃有離本眞之實，而掠藻飾之辭，假艱深之言，以文淺易之意者，世之人徒見其組織繢繡，怪奇瑰麗，以爲無異于古文。而不知其背畔剽竊古意，漸以盡矣。千餘年間，工文章者僅數家，若漢之賈誼、董仲舒、司馬遷、劉向，唐之韓愈、柳宗元，宋之歐陽修、蘇軾父子、曾鞏、王安石是已。數家之文，或蔽而不醇，或醇而不該，然能道其中之所欲言，而免于剽竊文飾之弊，則一也。宋之四家，並生于世，互相推奬，獨蘇氏父子與王公不合，遂詆其文。以爲今日文字之衰，其源出于王氏。噫，其亦過矣。今世尊歐、蘇者甚衆，而于曾氏之文鮮有好者。近日知言之士始能崇尚而表章之，然後其書盛行。至若王公之文，雖與曾氏並傳，而好者尤鮮。豈因其相業與夫蘇氏之論，而遂廢其言與？余以謂公之相業雖多訾議，然其感遇思奮，欲行其學以致主于三代之隆，而不自知其任用之偏。其志斯以奇矣。視世之婢婀怙寵，浮沉逐利，靡然無所建立，而足以陰亂天下者，大有間矣。及論其文，又皆疏鬯剴切，紆徐委備，本乎己之學術，而疵駁之病亦不以自掩焉。信乎能道其中之所欲言，而揆之古文，其不合者寡。奚顧可以其人而廢之邪？

葛應秋《谿南課友約言》 古人文字，欲于一句一字之間，尋覓其好處不得，通篇諷誦，自覺有餘味，及解之又失之矣。

又 凡文章有其盡處，有嫌其盡處，蓋盡則盡矣，而不盡乃爲盡之也。

又 文之所貴虛者何？不虛則題不醒，不虛則理不膩，不虛則神不暢，不虛則意不疊，不虛則詞不逸，不虛則氣不和，不虛則筋不柔，不虛則骨不藏，不虛則情不婉。大哉虛乎！先之以本題之神情，後之以宗匠之規矩者乎！

又《制義文箋》 不知詣理，不知鍊格，非深于文者也。是故以淺見爲入門，文氣之漓，躬行之薄，傷之也。故涵養純則其氣自厚，實詣到則其文自眞。

又 發意無正反則不明，修詞無正反則不達，而又通乎輕重之宜，賓主虛實之辨，呼吸分合之機，錯綜變幻，隨物賦形，其于文也，思過半矣。

又 或問：「意之于文何如？」曰：「意在象中者爲佳。」或問：「詞章得非象乎？」曰：「凡膚格色澤氣勢皆象也，皆是意態。」「然則欲意象合，亦有訣乎？」曰：「能于題上虛處取意，又能于題上實處取象，則意自不逞，象自不浮，不期合而自合者也。今文之佳者，強半出于逞意，然終是淺露。一至淺露，雖其懸倒九河，雄掃三軍，氣格終屬弱品，不但卑薾結轖，絕無發揮者，始爲弱耳。」

又 文有眞得，得有眞境。得不在境，亦不在心。心與境合，而吾莫知其所以得，故謂之眞。善學者愼勿對境錯過，而文心具足者，亦自然色色成趣，當自得之。有從靜榻得者，冥然運眞，一往不返。白日陰陰，精氣渾沌，直是身已死亡，形骸四肢都無有，獨有魂靈與此神理，朧朧瞳瞳，融結流通，似癡非癡，似思非思，如是者得眞。

沈懋孝《小淇林雜言上》 文有空闊處，不在用意塡幅，疏妙更佳。如上臨九霄，遠眺長河，高曠之興，正在山林色相外，故繪事有空地，文字有遠襟。

又 珠小而珍者，圓也；泉細而清者，活也；鵬大而神者，變也；鵬飛而運者，高也。文無小大，神癡則濁，氣超則靈。

羅萬藻《會行可制藝序》 文章以氣爲主，世頗傳之，而不精於其說。夫輕重緩急之所踞者理也，而貴賤雅俗之所陳者氣也。語理者必兼氣，語氣者顧不知氣之所兼，此不獨離理，亦以累氣之說而已。夫所謂氣之所至小大畢浮，此大地江河氣也；而縹緲蕩漾，曦微掩映，此輕清上居之氣，其位全於天，世人無不尊天而狎地者，則文字之氣，貴賤雅俗之辨必自有說矣。

又《王子涼小序》 古今奇文生於奇才，奇才生於奇情，奇情生於激，激生於世，此大致然也。昔人有言曰：「酒醴之末，自然澆漓；學術之末，自然淺近。」此激之大者。士生千百世之後，事事有激，顧庸者無動耳。《五經》之文莫奇于《易》，伏羲當文字草昧之日，寄意於畫，彼其情寧非有愴然而後典者？三代聖人並當變動之會，其文字別見有矣，而憂患之旨並演於《易》，

故《易》激之大者。其附畫而起多不過數語，要爲善學羲耳，故曰「易奇而法」。

胡維霖《與友人論文書》 文發於氣，氣有仙凡；文生於情，情有雅俗。人但言奇，而不知奇；人但言古，而不知古。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膚若冰雪，綽約若處子，奇乎不奇乎？落落長松，不與凡卉爭妍；日星雲霞，舉目皆是，光景常新，古乎不古乎？故求奇者，須求之情，而不當求之文；求古者，須求之心，而不當求之筆。

陶望齡《方布衣集序》 古之人于道蓋有所至矣，其爲言歷千百年不知幾何，人而合之，出乎一辭，虞夏殷周之盛是也。然古非襲古，聖不師聖，趨同的歸並塗，如川瀆縱橫，要乎海耳。周季道歧，而立言者各直遂其見，不能相師襲以自著，其紕繆舛錯，故其人之精意，亦至今有可闚焉。漢唐以來，其文足名後者，無不遵《六經》，而稱說堯、舜、孔子。道或不足自信，而援託古聖，以依據其語。聽之純雅，過諸子，而其暢宣蘊奧抑稍遜焉。然獲于古而時有發，均也。嘻，古人之爲文，其取夫稱心而卑相襲也。皆然已無契乎？獨知而古是摹，雖程意襲矩，猶謂之盜，況翦翦文句之末哉？韓退之曰：「古之爲詞必己出，降而不能廼剽賊。」嗚呼，何其陋也。且贈遺題目之文，非古也。自唐宋作者，尚或縱奪自持，降此其不附人而發者蓋鮮，至今日靡靡矣。而轢宋駕唐，秦漢自命者何多耶！夫舍情與詞則無文，剽古而依今，詞則歸諸古人，情則傳諸流俗，已不一與焉，而謂之文，吾且得信之乎！

方應祥《洪爾還四書義序》 夫人之爲文，未有不自肖其心而能直赴于其腕者也。相士以文，半領毛骨，恍然在鑑之中，況懸六籍爲之鑑，而各以其所質取肖焉者乎？甚矣制舉之文，善摹人也。道德性命之理，平正通達而無嶮巇，聖賢之言博大精醇，易簡切直而絕傍仄，旨于聖，制于帝，神于心，偕存于所不得遁，而文之觀止矣。此豈跲踔爲奇操，勝耳目之際者所辨哉！

袁宏道《答李元善》 文章新奇，無定格式，只要發人所不能發，句法、字法、調法，一一從自己胸中流出，此眞新奇也。近日有一種新奇套子，似新實腐，恐一落此套，則尤可厭惡之甚。然弟所期於兄，實不止此。

袁中道《淡成集叙》 天下之文，莫妙于言有盡而意無窮，其次則能言其意之所欲言。《左傳》、《檀弓》、《史記》之文，一唱三嘆，言外之旨藹如也，班孟堅輩其披露亦漸甚矣。蘇長公之才，實勝韓、柳，而不及韓、柳者，發洩大盡故也。

方震孺《張異度文集序》 古昔聖賢矢口爲文，皆就胸中之所見，與身之所歷出之，無意於傳而究與三光同久，後世不得其本，而追於書之所有，銖銖寸寸，積累爲詞，間有偶弋於理者，非眞也。夫竊理而行，猶以爲非眞，而況高自標舉，視古修詞寧失諸理者乎？文彌工而道彌悖，聖賢之學不傳，皆文人之爲也。昌黎始云文以明道，是能起衰八代。緣茲而下，八大家之文傳焉。夫豈傳散而廢整，傳長而廢短，傳空而廢實，亦傳其言道者已矣。之數子者之言，非有合乎爲道者，而有類道之言，故爲文者必準則焉。若夫道也者，不可名物也。自夫學者交之以百物，盡之以羣情，推之以億數，紀之以方名，求之以衆事，而不揆之于一理，聞見之得多，性靈之得寡。豈知夫子之道，忠恕而已乎？忠者，人心至當不易之則；恕者，人心靈變不窮之機。至當不易也，而後能藏納天壤；靈變不窮也，而後能推求事物。上而五紀，下及八埏，以至吉凶往復，草木蟲魚之數，俱于至當，靈變求之而靡不得矣。

倪元璐《叙蕭爾重盆園草》 文章之味，螫口慘腹，吾見亦苦矣。而或占其氣以爲其道可樂。以爲其道可樂者，是有見於其獻蒸翔泳之時，力盡而靈出。然若此者，非其劇心鉥腎，幾竭性命則不可得遇也。凡物之靈宅深而趨苦，苟嘻怡笑歌而求之，則遁而走于淵。李贊皇之論文也，曰恍惚而來，不思而至，贊皇之意以爲是道則蜃與嬰兒也。嬰兒不造啼得啼，不造笑得笑；蜃蠕蠕蠢蠢，沉於深泥，與螺同息，不知其上則詭爲宮闕，怪爲人馬。故爲天下選不思之則，陳恍惚之觀，莫若是二者矣。然是二者，其宰不存，其脈不見；其宰不存，其脈不見，則其體不足以持；其體不足以持，則其器不貴也。聖人之未有情，不如傑者之致其性。故平林之呱，不如蘇門之嘯；蘇門之嘯，不如華山之斲。呱者，人寐；嘯者，天寤。斲之調中於函鍾，極人於寤而致天于寐爲。蜃之宮闕人馬者，不如注汞而出其眉笏，宮闕人馬無意而眉笏有思也。故贊皇之學不及長沙，長沙之悟發於平原。劉長沙之言曰，勤意之時嚘咳並失，祗祗畏畏，如臨上帝；陸平原之言曰，收視反聽，耽思旁訊，兀若枯木，豁若涸流。如二子之論，視其中豈有可樂者乎？

詹事講《余聯峰先生文集序》 嗟乎，立言非難，立言而道德爲難。夫君子不言躬行，言何庸貴哉？然感時賦事，境會神生，不得已而言出，要以自

適其適耳。顧眞趣溢流，性靈攄發，上以翼聖經，下以開來學，自有傳之遠且久者。

萬道光《才情》 才情不論遲敏，貴刻微抉遠。不識者見操錐立就，駭爲飛將，竟莫辨其工拙何如。豈知《子虛》百日，《三都》十年。語曰：「寧取十年兩句，何用頃刻千言。」

鄒迪光《南音集序》 自古蒙難履晦，而發爲文詞以見志者，莫若屈平氏，次賈傅，次柳子厚，韓昌黎之屬。其人皆以艷詞藻思而宣其侘傺顦顇之懷，悒鬱不鬯之氣，與夫惓惓係戀君國之心，益使天下後世讀其詞能而益慕其爲人。【略】夫怨，非道也。夫怨，即其詞能通靈均，驅鵩鳥，泣山魈，啼木魅，開蠻烟瘴癘，而禮義之末止，于聖賢乎弗之取也。

王文祿《文脈》卷一 文之高勝者必命世才，自出新機，不蹈陳轍，用發吾胸中之蘊，槩以文人小之，可乎？是以不達性命之故，則文無源而不透；不諳經濟之略，則文無實而不揚。謂之命世，驅一世而命之也。故曰作者。

又 爲文須有文心，始可與言文。蓋識見高明，不染利欲，若莊周、屈平及李太白，超然塵外，百代無繼之。匪文難，文心難也。心或夾雜，本失矣，詞華曷生哉？且爲文如蠶口抽絲作繭，一聞響則口停而絲腸斷矣，使亂乃心，文焉得妙？

朱長春《與黃玄之公子論文書》 平居讀一古人書，未有不察其注心，索其指歸，眡其體格，因論其世次，乃知文章與時高下之說虛語耳。夫士畜文心，吐結成章，意致高卑，醞釀濃薄，工力深淺，才情卓瘵，此都在人爲之。即質文簡煩，未免隨世乎，終不宜詞理剖判如晦明人鬼之別也。

楊廉《舫齋文集序》 文章以理爲主，理在天下。自孔孟以來，千有餘年，始大明于宋。當時有謂洛學起而文字壞，有謂二三大儒之詩，乃經義策論之有韻者。

朱荃宰《文通》卷二〇《題命》 夫名以定體，爲實之賓。苟失其途，有乖至瑰。上古有《墳》、《典》、《丘》、《索》、《春秋》、《尚書》、《檮杌》、志乘，《史》、《漢》而下，其流漸繁，大抵多以書記爲主，區域有限，莫踰於此焉。至孫盛有《魏氏春秋》，孔衍有《漢魏尚書》，陳壽、王邵曰志，何之元、劉璠曰典，此又厭俗習舊。雖云稽古，未達從時。推而論之，其編年月日者謂之紀，列記傳者謂之書。如呂陸（不韋、賈）二書，不繫時月，而皆號曰《春秋》。魏、梁二史，巨細畢載，而俱牓之以「略」。若乃史傳立號，諒無恆規。如傳皇后而以外戚命章，夫外戚憑皇后以名，猶宗室因天子而顯。若編皇后而曰外戚傳，則書天子而曰宗室紀可乎？班固《人表》以「古今」爲目，古誠有之，今則安在？子長《史記》，別創八書。孟堅既以漢爲書，改書爲志，而何氏《中興》，易志爲記，斯亦貴於革舊者矣。夫雄雌未決，則宜別立科條。至如陳、項諸雄，寄篇漢籍，董、袁群賊，附列魏志，既同臣子之例，孰辨彼此之殊？惟《東觀》以平林下江諸人，列爲《載記》。顧後來作者，莫之遵效。逮《新晉》始以十六國主特《載記》表名，可謂擇善而行，巧於師古者矣。今姑舉列傳論之。文少者則具出姓名，若司馬相如、東方朔是也。字煩者惟書姓氏，若毋將、蓋、陳、衛、諸葛是也。必人多而姓同者，則結定其數，若二袁、四張、二公孫是也。范曄始全錄姓名，歷短行於卷中，叢細字於標外，子孫附注於祖先，廼藥草經方，煩碎俗猥之至矣。魏收因之，抑又甚焉。題司馬以僭晉，目劉宋爲島夷。萬世之公，其究安在乎？蓋法令滋章，古人所愼，苟忘彼大體，好玆小數，難與議夫一字之褒貶，婉而成章者矣。

袁黃《游藝塾續文規》卷二《鹿門茅先生論文》 一曰認題，題中精神血脈處，學者須先認得明白了了，印之心中，方可下筆，然後句句字字，洞中骨理。予嘗論舉子業，淺視之則世所剿襲，帖括亦可掇一第。苟于中得其深處，謂之傳聖賢之神可也。孔孟學問，宗旨雖同，其間深淺小大，亦自迥別。學者苟以孟子論學之言而攙入孔子，便隔一層矣。予故論爲文須首認題。今之學者于題，類多鶻突，焉能入解？他如問答題、議論題、叙事題，其間千條萬竅，難以備述。其總要專以描寫虛字眼處爲生色，譬如掉百尺之帆，特在蓬眼上轉腳；懸千鈞之弩，特在弩機上覷的。

又《敬弦徐先生論文》 大意。文者，言之有章也。自起至繳，一篇文字，如從頭至尾，一翻言語也。今對人說話，要講一件事，必不突然就講，先須緩緩的說將來，一程一節，漸說到懇切處，臨了用幾句拴縛的話收成。把這件事說的玲玲瓏瓏，不滲漏，不纏繞，不打疙瘩，自然好聽，作文亦然。說話全在開口轉移收成處緊要，作文全在起講過文及束結上要緊。且小講不宜與承破同意，束結不宜與大講同意，初學旨悟此言，其不長于文者鮮矣。

又卷五《了凡袁先生論文》 立意高，說理透，不爲玄言奇語而見者自然屈服。如虢國夫人有天然國色，但澹掃娥眉，而三千粉黛一時低首，此文之

最高者也。詞理兼修，華實並茂者。次之意見庸庸，專事造語，此最卑，而最可賤者也。近來時論本色愈卑而修飾愈勝，專欲藉文采動人，自造語外別無工夫矣。汝須擴充眞見，洞透至理，見得親切，自然斷得分明，理既高遠，自然言得出衆。講性理而洞徹精微，論治道而深究利害，便是大文字。

又卷六《涇陽顧先生論文》　一曰鑄意，文之妙未易言也，而其原皆起于意。意不立則行文不失之枯，必失之淡矣。是故有奇意，有古意，有玄意，有理意，有巧意。自破入結，即一句一字不可無意。然得意不同，有興致所得意，如湧泉而至者，是化工之意也。其或題旨牽纏，一時未就，必須極力尋思。未得則求其得，已得則求其妙。如金錫之數經火力，鍛煉精純，庶可耐咀嚼，而免枯淡之病矣。

又　文有不新而新，不奇而奇，不高曠而高曠者，無他，議論卓然，精神發越耳。夫荆棘其詞，與模糊其意，二者皆文所禁也。文章增十分聞見，不如增一分識。識愈高則文愈澹，識愈卑則伎倆愈多。至于伎倆愈多，而品愈下，內不足故外有餘，此理自然無足怪者。夫戶必有樞，船必有柁，文必有一段最緊關處。【略】據此最緊關處，拿縛得定。臨時信手拈來，頭頭是道，整容斂襟而上。亦可嘻笑怒罵而語，亦可雄猛如鉅鹿一戰，亦可閒暇如圍棋賭墅，亦可簡峻如片言折獄，亦可一滾而出如萬斛之泉，亦可循規蹈矩，亦可忽入九天，忽潛九地，亦可橫行直撞，不離這箇。區區左顧右盼，無所用之。故夫無脩詞之擾，無敷衍補綴之勞，省除一切煩苛，而歸諸至易至簡者，無如識。識之于文也，一綱舉而萬目張之道。其墮落脂粉者，三年而成一葉之說也。操觚者奈何不務一了百當，顧屑屑焉趨其所爲，用力多而成功寡者哉。故術不可不慎也。

又　或問辭調之于文何如？余應之曰，辭者不得已而用之者也。着一分辭，便掩一分意。意思到時，只須直寫胸臆，家常說話，都是精光閃爍，何以辭爲？向者辭醜極矣，佳者爲善用脂粉，而不佳者爲魑魅。晝見魑魅固太陽之所不容，脂粉亦本來面目之賊也。至于頓挫屈伸，自是文中絕不可少。然此是文勢大段變化，倏而坦然平麓，倏而峭壁摩天，起者不得不起，而伏者不得不伏。豈區區句字詞調爲哉？

又卷八《武叔卿論文》　文字原爲達意，而設意不達，則無爲貴文矣。故作文一以意爲主，然意生于思者也。梅聖俞云：「思之工者寫難狀之景，如在目前；含不盡之意，見于言外。」袁了凡亦云：「意制之文，思人之所不能思，發人之所未嘗發。或沿枝而尋根，或因拙而索巧，或即無而生有，或即假而求眞。妙騁心機，出人意表。夫意至此，可謂至矣。若不殫精極思，何以有此？」

又　意有在筆之後者，有在筆之先者。意在筆先，則化工之意，而非思索之意也。人心從太虛而來，空洞不着一物，而萬物森然具備。所謂放下了，了無物，提起色，色俱在，此心之本體也。人惟物交之後，爲私欲所蔽，即向學之士，又爲見聞所溺，是以本來靈明之竅，因之閉塞耳。若將此心養得虛明洞達，無所障礙，靜而見天地萬物之理，皆吾一體；動而見化育流行之迹，皆吾生機。即取聖賢經傳，玩索涵泳，亦罔非吾心散殊之懿。神識在此，則胸中時有一個鑪錘，一遇操筆，便如成誦在心，僭書于手。蓋吾心原有一篇成熟文字，不過借他人題目以發之耳。先輩謂題爲我使，我不爲題所制。又云，主張要在題目外，皆從此處得之。

又　題中有大意，有小意，有正意，有旁意。大率會元卷過人者，只緣別人用小用旁，渠能用大用正耳。如丙戌「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一節，十八魁講無所苟處，儘有奇思警句，但仔細看來，多是小意，旁意。袁會元講云，思內庭廣衆，其耳目最難掩，而兢兢乎擬之後言，惟恐名與實違。或上乖乎國紀，思天下後世，其聽睹爲至公，而惕惕乎慮，然後發，惟恐實因名紊，或下拂乎人心。曰內庭廣衆，曰天下後世，曰國紀，曰人心，皆是正大議論。且地步占得廣，自然包涵得多，較之他卷便自冠場。

又　文字有實意，有虛意。窮形盡象，實意居多，而點景寫衷，虛意爲勝。大抵意實則顯露，露多有粘皮帶骨之患；意虛則渾含，含卻有涵泳不盡之旨。虛實相須，意斯至矣。王元美云：「有意無意之說，都是文章妙用。」夫有意，斯其意不墮空虛；無意，斯其意不着色相。此虛實之用，所以爲妙也。

又　文字雖以意爲主，然詞亦不可不脩。蓋詞以達意，詞不脩，則意或不能達矣。故詞之粗者，須脩之而細。俗者，須脩之而雅。陳腐者，須脩之而清新。嫩弱者，須修之而蒼勁。音拗者，須修之而諧和。句硬者，須脩之而順暢。大抵辭貴典顯，貴簡確，貴流麗，忌深晦，忌冗蔓，忌鄙俚。率易而不精，不琢煉之過也；荒蕪而不潔，不淘洗之過也。操觚之士，愼毋草草。

朱鶴齡《愚菴小集・傳家質言》 杜樊川論文以意爲主，氣爲輔，詞采爲兵衛。然意有不同，必衷之於理始無弊。方正學先生云：「文本乎理，行乎意，而導乎氣。氣欲其昌，不昌，則破碎斷裂而不成章；意欲其貫，不貫，則乖離錯揉而繁以亂；理欲其無疵，有疵，則氣澀詞慙，雖工而於世無所裨。」此數言足以盡文章之變。余竊有志焉，而力則未逮也。

方以智《文章薪火》 宋九青曰：「先輩豈生今而薄今耶？時未至也，其智之變亦不暇至此也。不學，則前人之智非我有矣。學而狥迹引墨，不失尺寸，非《鹽鐵論》所謂呻吟枯簡，誦死人之句乎？柳子謂《淮西碑》有帽子習，楊大年謂杜陵爲村夫子，子美謂太白少縝密，太白謂子美困琱鐫，秦少游謂《醉翁亭》用賦體，尹師魯以《岳陽樓》用傳體。大約才人各伸其所獨至。少陵欲倣漢、魏不難，子瞻欲摹周、秦亦易，惟不肯蹈襲耳。然末世之空腹高心，不能茹吐古今者，率其鄙倍，亦曰我不蹈襲也，未可藉口。」智謂世以智相積而才日新，學以收其所積之智也，日新其故。其故愈新，是在自得，非可襲掩。

又 文章之先，當知所以爲文章者。文章成列，當知爲何等之文章。或大或小，或正或奇，或中或偏，是其人皆可，不是其人皆浮逐也。不知爲不知，而就事言事皆可。未得爲得，而專作誇己掃人之詞，又不如藏拙矣。《易》奇而法，謂因物之天然而衍之者也。方圓密顯，同時變化，人能讀此書者尠矣。龍馬狐豕，杞瓜葛藟，圭紱黃矢，躋陵涉川，有謂無謂乎？無謂有謂乎？滄溟寶珠，隨人變色，揚眉舉步，何非雷雨日風？

又 馬存《贈蓋邦式序》曰：「子長之文章不在書，以書求之，則終身不知其奇。予有《史記》一部，載天下名山大川，壯麗奇怪之處，將與子周遊而歷覽之，庶幾可以知文矣。子長生平喜遊，將以盡天下之大觀，以助吾氣，然後吐而爲書。」

毛奇齡《青門文稿序》 人亦有言曰：豐乎遇者嗇乎詞，文有所達，則時有所違，是故同一文也，而應世者目文爲時，不應世者不目文爲時。然且習時既久，即未嘗應世，而亦若有時焉移其中者，此無他，誠以今之爲古文者，即皆今之爲時文者也。夫文無成法，隨在可見，而時則以成法糾畫其間，不予文以文，而予文以法然。且曰：入乎此則是，出乎此則否。夫必立意以造喙，析股以建體，吁嗡其初，終而曳銜乎首尾者，此他文之所通，而帖括之所守也。故行文百變，帖括居一，而乘時之家，耑守一得，即拘文牽義，撿行攝墨，第恃其孱胸而已，可自附于古昔大家之列。此宜超世肆志者之所不爲，而世爭稱之。

魏際瑞《與子弟論文》 凡文須有主意，而作無謂之文，尤不可不另立主意議論似借此人事實點綴吾文。雖不臻妙，亦能鋪叙終篇，成一體段。否則支吾補綴，立自躓矣。文主於意而意多亂文，議論主于事而事雜亂議。然亦有意多事雜之文，必有法以束之。不然則如蒙師離塾，叫喊跳踢，閧然一屋矣。

又 文章首貴識，次貴議論。然有識則議論自生，有議論則詞章不能自已。何者？人得一見必伸其說，發之未罄，說必不得止也。夫忿怒冤抑之意積于中，則慨慷激烈之言沛然而莫禦。作文而憂詞之不足，皆無識之病耳。

魏禧《日錄論文》 作論有三不必，二不可：前人所已言，衆人所易知，摘拾小事無關係處，此三不必作也；巧文刻深以攻前賢之短而不中要害，取新出奇以翻昔人之案而不切情實，此二不可作也。作論須先去此五病，然後乃議文章耳。

又 凡作文，須從不朽處求，不可從速朽處求。如言依忠孝，語關治亂，以眞心樸氣爲文者，此不朽之故也。浮華鮮實，妄言悖理，以致周旋世情自失廉隅者，此速朽之故也。今人作文，專一向速朽處著想著力，而日冀其文之不朽，不亦惑乎！

魏禮《于南文稿序》 文章無一定之格，作者之意是也，意當如是，出而筆之焉，此之謂格。無一定之體，作者之事是也，事當如是，發而辭赴焉，此之謂體。然則格與體者，皆作者當時之意之事所固有，乃其悠然躍然以出之時，作者亦莫自知而待求于己也。意與事互異，則體與格互變，不可以窮極其意事之萬有，則幻眩徜徉曲矯幽奧浩瀚之觀靡弗呈，夫借奇於他境，索精妙于意事之表者，吾未見其有得也。雖然，求古人之體格易，自有其體格者甚難，即具超絕之資，淹該之學問，必根夫聖賢大道以立本，會諸家以養其氣，極深研幾攻苦，積歲月，使境與境化，而化與境生，然後能自有也。且夫求古人之體格者，舟車也，無舟車之用，吾何以致遠？車堅馬良，舟楫備利，吾遵道而行，則惟吾所欲之而無底滯，然而其所致者吾身也，吾止其所則舟車反矣。是故古人之書可賴以爲用，而不可恃以爲吾身根原者也。然

賴其用也，不能以不精遇之，故曰下人不精不得其眞。

唐彪《讀書作文譜》卷一《文源》 瞿昆湖曰：舉業文字不患意見不高、理路不徹，只患心粗氣揚，不能潛心會悟，以體貼當日聖賢眞實意旨，故文不能工也。吾自靜養百日以後，始覺夜氣清明，良心漸復，然愈不敢不加意收斂。日間雖不能不應酬，而每以無事處之，不敢疾行一步，亦不敢高聲說話，即待童僕亦未嘗輕加怒詈。故執筆爲文能言乎人所不能言，發人之所未及發，我之勝于人者以此，人之不及我者亦以此耳。

李光地《榕村語錄》卷二九《詩文一》 作文要一意到底，有結構，說到後來，還與起處相照。

劉大櫆《論文偶記》 作文本以明義理，適世用。而明義理，適世用，必有待於文人之能事；朱子謂「無子厚筆力發不出」。

張謙宜《絸齋論文》卷一《統論》 見箇道理了，忍不住，張眉努目，擦掌磨拳，惟恐說不盡，此便是少涵養。何以治之？潛心理路，氣質自和，和平而有公忿公論，雖發越自有蘊藉，雖排擊不傷大雅。此所謂君子之言也。

又　詞古不如意古。意何以古？循理明義，不迎合畏避，一如古人之立身而已。

又　古文不在字句，而在立意。言必關乎名教，不委曲狥人者，古人立身立言之根本也。必有其實，然後文成而人信之。

又　凡古人已定之案，登峯造極之作，不必強爲翻駁，與之爭勝，徒增笑話，枉費心思，何益之有？如邱濬說岳飛必不能恢復，秦檜有再造之功，卽此可知其心術邪僻。

又　文字有意思，方有議論，不然，只是裝飾塗抹而已。然意思，又要有根柢。

又　無中生有，不可支離妄誕，不可含血噴人。必是揆情度理，勢所必至，然後挑剔設想，或不甚差。

又　設身處地代爲劈劃固佳，然時勢或有不同，材力或有不齊，此難執自己意見，誣罔前人。

又　雞豬魚蝦，通國所同，而滋味有美有不美，其做手不同也。何謂做手？心思烹鍊是也。

又卷二《細論》 凡文之未成，胸中先有箇緣故。文機一動，心中先定箇主意。文筆一動，手要有箇節制。或縱或歛，忽斷忽續；自設關鎖，自己能開；自入險地，自能救轉。事理未暢，萬言非多；意思已盡，十行非少。兩漢八家之外，皆可印證取法。

又　文字無論雅俗，皆須先定主意。主意已定，然後用虛實、反正、開闔、照應以發之。惟其祇是一箇主意，故曲折變化而不離乎宗，所謂一片渾成也。其不能者，原是主意立不起，故分不開耳。

又　文之主宰，如五臟之有心，其肝肺腸胃，皆護衛而爲之用者。若腔子中止有一心，內裏便不實，外體亦不充矣。行文先定大局，其中之平行側行，翻腰掉尾，總是一氣。如生龍活虎，渾身有力。

又　開端須想接手如何，伏身便想跳起如何，進步先留餘地，旁撑須照攔頭。

又　每讀古人文，到結尾分外留心。或冷或淡，或翹或煞，要回看全篇，看他收住收不住。

又　照應法是文字血脈流通處，拙手止於交絡首尾，幾成爛套。惟王道思神明此法，通身俱是筋節，步步回顧，處處勾連。或以應爲發揮，或以應爲咏嘆，或以應爲關攔，或以應爲申繳，或以應爲催趕，或以應作餘波，顚倒縱橫，各極其妙。

又　曾家文法，要步步聯絡，如治絲之散鈎總攝，故反覆蹈藉，而不嫌于複。此法宜知。

又　文趨渾厚一路，恐其凝結不流。故頻頻提掇以醒之，此南豐、道思家法也。

又　文章一氣孤行，又須時時換手，不換則板滯矣。如駢散之相間，疾徐之相權，曲直之相接，皆換手也。然語換而意必貫，調換而機自流，又無容雜亂。凡古人傳文，皆可細驗。

又　栽樹必相去四五尺，不則枝葉長成，互相妨礙，此文家所以貴疎也。祇看《史記》落落寫大意，不稠濁堆排處，皆疎之妙也。

又　古人文字，多於前面暗立主意，行至中間，忽然折回一照，又拖下去。此如山盤水繞，一氣磅礴，王道思集中有此法。

又　凡效古文，祈暢吾意，用筆起伏，布置錯落，當師古人。若襲其詞，仿其調，下之下也。

又卷五《評品》 朱子有言：「西漢文字皆疎枝大葉。」此語妙矣，而解者頗少。夫疎枝大葉，非簡略之謂，能於緊要處著精神，遂不暇及瑣屑也。且以《史》《漢》證之，《高祖本紀》凡狀貌意氣度量，無一不具，然不害爲疎枝大葉者，通篇皆從此釀也。又如《呂后本紀》，呂氏及諸侯王及漢大臣各有本謀，而逗成一事，此所以嚴覈嶄也。他如鉅鹿之戰，寫項羽不過數筆，而紙上岌岌如山崩海嘯，其得力乃在「楚戰士無不一以當十」、「楚兵呼聲動天」、「諸侯軍無不人人惴恐」等句。若單敘項羽匹馬衝突，所至披靡，非不足見其勇，而所謂八千子弟皆勒馬旁觀，如土木偶人耶。古文無他奇，但於事情所必有者，一兩行內，提掇得有聲有色耳。譬之名手破筆作折枝花，神韻天然，即不煩碎渲染。曾於《霍光傳》見廢昌邑王一段，寫太后珠襦，盾郎夾陛，可謂大設色。而主意只在廢立大事，特地鄭重，何害其爲疎枝大葉哉？每於閒處一點，抵他人百語鋪敘，讀古人書而得如此訣，爲文思過半矣。

王之績《鐵立文起》後編卷六《論》 論祖曰：凡作論之要，莫先于體認題意。故見題目，必詳觀出處上下文，及細玩其題中有要緊字，方可立意。蓋看上下文，則識其本原而立意不差。知其有切要字，則方可就上面着工夫也，此最作論之關鍵也。凡論以立意爲先，造語次之。如立意高妙，而遣辭不工，未害爲佳論。苟立意未善，而文如渾金璞玉，亦爲無補矣。故前輩每先于體認題意者，蓋欲其立意之當也。立意既當，造語復工，則萬選萬中矣。然立意亦不拘于一律，要使易于遣文。今之名家爲論，如題目在議論處出，則多以議論立意；在建明處出，則多以建明立意；在答問處出，則多以答問立意。凡論包一議論建明問答意，則易遣文矣。

又卷七《論篇法》 或曰：認題分明，然後立箇大主意。如何起，如何轉，如何鋪敘，如何推廣收煞，一氣呵成，自然文華壓衆。但要一步深一步，首尾相應，過接有脈耳。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三《潞公集》 葉夢得序稱其「未嘗有意於爲文，而因事輒見，操筆立成，簡質重厚，經緯錯出。譬之賁鼓鏞鐘，音節疏緩，雜然并奏於堂上，不害與嘒嘒簫韶，舞百獸而諧八風也」，斯言允矣。

又卷一六〇《水心集》 適嘗自言「譬如人家觴客，雖或金銀器照座，然不免出於假借，惟自家羅列者，即僅瓷缶瓦杯，然都是自家物色。」其命意如此，故能脫化町畦，獨運杼軸。韓愈所謂文必己出者，殆於無忝。

又卷一七一《羅圭峰文集》 陳洪謨序稱，聞其爲文，必嘔心積慮，至扃戶牖，或踞木石，隱度逾旬曰，或逾歲時，神生境具，而後命筆，稍涉於萎陋詘誕之微，雖數易稿不憚。

又卷一八一《水田居士文集》 其《與艾千子書》云：「文章貴有妙悟，而能悟者必於古人文集之外別有自得。」

王岱《楊子全集敘》 詩文一道，成才者以年，而永年者以氣。氣不足，雖才多而不成，歷久而不永。故士之具才有大名于時者，其初必有不可一世之氣。氣異則立意不苟，出語不腐；氣足則命篇不促，造句不竭。于是博覽群書以養其氣，歷閱山川以大其氣，經跋險阻以鍊其氣，然後披其堂奧，久而彌光，傳之百世而若新脫諸口，皆氣爲之也。

陳僖《答衛秀才論文書》 文有裁制，或構樓造堂，正大軒敞，或銅山東崩，洛鐘西應，或草蛇灰線，轍迹暗伏，大約閒處、冷處、纖碎處，務要摩寫發揮，盡情極致。至於大關目，人人能稱道者，不過數語便了，又須於筆陣縱橫快意時，務留餘地，師於含蓄，一瀉而盡，便不耐味。修詞設色，又必須顯易簡潔，此揚子雲之艱澀見譏，柳子厚所謂「本之太史以著其潔」也。

又 若夫文之品，視其寄託之高下而已；文之致，隨其蘊藉之淺深而已；文之旨，依其命義之遠近而已。

田同之《西圃文說》 秦以前之文主骨，漢以後之文主氣。主骨者若《六經》之文，非可以文論者，其他若老、韓、左、國皆斂氣於骨者也。若史、漢八家，皆運骨於氣者也。斂氣於骨者，如泰華二峰，直與天接，層嵐危磴，非仙變化未易攀陟，尋步計里，必蹶其趾。【略】運骨於氣者，縱舟長江大海間，其中煙嶼星島，往往可自成一都會，即颶風忽起，波濤萬狀，東泊西注，未知所底，苟能操柁瞻星，立意不亂，亦自可免漂溺之患，此韓、歐諸子所以獨嵯峨於中流也。

馬榮祖《文頌上・神思》 冥冥濛濛，忽忽夢夢，沈沈脈脈，洞洞空空。莫窺眹兆，伊誰與通？神遊無端，思抽有緒。躡電追風，知在何許？倏忽得之，目光如炬。

又《意匠》 衆萬根荄，蟠胸如縷。意境欲開，心花競吐。鑄劖混沌，神工鬼斧。龍樓湧出，不階寸土。天風飄搖，鱗鬣飛舞。千古寂寥，良工心苦。

又《運氣》 蜿蜿蜒蜒，睒睒蜎蜎。伏蟄驚甦，神皋倦轉。憤盈鬱勃，橫

亘奧衍。一綫孤懸，微於抽繭。矯首空冥，晴雲繾綣。遊絲百尺，并刀莫翦。

姚鼐《答翁學士書》 夫道有是非，而技有美惡。詩文皆技也，技之精者必近道，故詩文美者命意必善。文字者，猶人之言語也，有氣以充之，則觀其文也，雖百世而後，如立其人而與言於此；無氣，則積字焉而已。意與氣相御而爲辭，然後有聲音節奏高下抗墜之度，反復進退之態，彩色之華。故聲色之美，因乎意與氣而時變者也，是安得有定法哉！自漢、魏、晉、宋、齊、梁、陳、隋、唐、趙宋、元、明及今日，能爲詩者殆數千人，而最工者數十人。此數十人，其體製固不同，所同者，意與氣足主乎辭而已。人情執其學所從入者爲是，而以人之學皆非也；及易人而觀之，則亦然。

吳德旋《初月樓古文緒論》 作文立志要高。北宋大家，雖不可以不學；然志僅及此，則成就必小矣。《史》、《漢》及唐人，須常在意中也。

又　作文遇好題目，自易動人；然此乃偶然湊手，非己所能主張。惟有相題行文，還他質而不俚，是能自主者。亦不必刻意求奇。往往通篇祗可單點，卻是好文章，便可入集。若無可寄慨而必要感慨，無可援引而必要援引，反支離矣。

又　古人文章，似不經意，而未落筆之先，必經營慘淡。如永叔《與尹師魯書》直似道家常，若不先有一番琢鍊，何以能如此古雅？

包世臣《書韓文後上篇》 過鄱陽陳伯游家，見《韓文考異》，夙聞爲善本，假歸讀之。目力猶不賴，然日輒盡兩卷，既三過，乃知「文從字順各識職」一語，退之實自道破窔奧。蓋文家關鍵，必在審勢，文以從爲職，字以順爲職。勢之所至，有時得逆以濟順，而字乃健；得違以犯從，而文乃峻。不此之識，徒以從、順爲事，則文字不得其職。

張裕釗《答吳至甫書》 古之論文者曰：「文以意爲主。」而辭欲能副其意，氣欲能舉其辭，譬之車然，意爲之御，辭爲之載，而氣則所以行也。欲學古人之文，其始在因聲以求氣。得其氣，則意與辭往往因之而并顯，而法不外是矣。是故契其一而其餘可以緒引也。蓋曰意，曰辭，曰氣，曰法，之數者非判然自爲一事，常乘乎其機而混同以凝于一，惟其妙之一出于自然而已。自然者，無意于是而莫不備至，動皆中乎其節，而莫或知其然。日星之布列，山川之流峙是也。寧惟日星山川，凡天地之間之物之生而成文者，皆未嘗有見其營度而位置之者也，而莫不蔚然以炳而秩然以從。夫文之至者，亦若是焉而已。觀者因其既成而求之，而後有某者某者之可言耳。夫作者之亡也久矣，而吾欲求至乎其域，則務通乎其微，以其無意爲之而莫不至也。故必諷誦之深且久，使吾之與古人訢合于無間，然後能深契自然之妙而究極其能事。若夫專以沉思力索爲事者，固時亦可以得其意，然與夫心凝形釋，冥合于言議之表者，則或有間矣。故姚氏暨諸家因聲求氣之說，爲不可易也。

嚴開書《上叔父草庵公》 文章當適意時，其爲道也屢遷。有時滔滔莽莽，覺古人一字半句都入不進，一入便不佳者；有時言思曠絕，偶舉古人一語一義與本文邈不相關，自然妙合者，就其妙合所繇，亦絕非古人本指也。

謝章鋌《梁禮堂文集序》 修辭立其誠，誠者，天道也。古所謂誠，今所謂眞也。人有眞氣，千夫皆廢；文有眞情，百刼不磨。人文合修，眞存則我立，我立則天全。取善貴無我，舍己從人也；進修貴有我，萬物皆備也。

吳汝倫《答嚴幾道》 來示謂行文欲求爾雅，有不可闌入之字，改竄則失眞，因仍則傷潔，此誠難事。鄙意與其傷潔，毋寧失眞。凡瑣屑不足道之事，不記何傷？若名之爲文，而俚俗鄙淺，薦紳所不道，此則昔之知言者無不懸爲戒律，曾氏所謂「辭氣遠鄙」也。

賀濤《送吳先生序》 意有所寄而爲文，而意之所寄恆視其人所遭之時與所處之境。

林紓《春覺齋論文・忌陳腐》 蓋「文以載道」之說，蘇文忠恆述歐陽文忠語詔人矣。孫明復謂「文爲道之用」。張文潛謂「學文之端，急于明理」。愚按「道理」二字，實純備于爲文之先，斷不關係于臨文之下。若秉筆爲文，卽思某者合理，某者中道，拘攣桎梏，不期趨入于陳腐矣。【略】平心而論，古文無不由道理而出，當先辨此道理是否陳腐。有道理本非陳非腐，一出冬烘手筆，卽成陳腐者。亡友吳摯甫先生謂馬通伯：「說理之文，最不易作。」是說蓋本于曾文正。先輩深洞文中甘苦，知以文明道，大非易事。唯醇故不陳，唯精故不腐。雖然，「精醇」二字，能于故紙中尋索之否？吾人平日熟讀經史及儒先之書，須熔化爲液，儲之胸中。臨文，以簡語制斷之，務協于事理，此便是道；然斷非剽襲僞託，始臻此詣。

又《意境》 文章唯能立意，方能造境。境者，意中之境也。譬諸盛富極貴之家兒，起居動靜，衣着食飲，各有習慣，其意中決無所謂甕牖繩樞、啜菽飲水之思想。貧兒想慕富貴家饗用，容亦有之，而決不能道其所以然；卽

使虛搆景象，到底不離寒乞。故意境當以高潔誠謹爲上着，凡學養深醇之人，思慮必屏卻一切膠轕渣滓，先無俗念塡委胸次，吐屬安有鄙倍之語？須知不鄙倍于言，正由其不鄙倍于心。意者，心之所造；境者，又意之所造也。朱子曰：「國初文字，皆嚴重老成，其詞謹勅，有欲工不能之意，所以風俗渾厚。至歐公文字，好底便十分好，猶有甚拙底。」此卽後文采而先意境之說也。

又　文字之謹嚴，不能僞託理學門面，便稱好文字。須先把靈府中淘滌乾淨，澤之以《詩》《書》，本之于仁義，深之以閱歷，馴習久久，則意境自然遠去俗氣，成獨造之理解。朱子又言：「作文字須是靠實，說得有條理。」可見唯有理解，始能靠實。理解何出？卽出自《詩》《書》、仁義及世途之閱歷。有此三者爲之立意，則境界焉有不佳者？

又　雖然，理而曰解，卽庖丁解牛之解。游心于造化，故能不觸于肯綮。唯入手處須有審擇工夫。《容齋四筆》述坡公語，謂「天下之事，散在經史中，不可徒使；必得一物以攝之，然後始爲己用。所謂一物者，意是也」。此語雖深實淺，不言析理於經史中，但言使事于經史中，顧能加以議論，則爲鎔裁，但取其事實，便成糟粕。且所謂攝之以意者，亦主驅駕而言，不爲探本之論。吳氏《林下偶談》：「爲文大概有三：主之以理，張之以氣，束之以法。」言「主」言「束」，是也；言「張」則非是。主之以理矣，則心靜神肅，氣胡自張？

又　故主理之說，實行文之所不能外。凡無意之文，卽是無理。無意與理，文中安得有境界？譬諸畫家，欲狀一淸風高節之人，則茅舍枳籬，在在咸有道氣；若加之以豚柵雞栖，便不成爲高人之居處。講意境者由此着想，安得流于凡下？

又　雖然，有意矯揉，欲自造一境，固亦可以名家；唯舍芻豢而饜蝛蛤，究不是正宗文字。故鄭師山《與洪君實書》曰：「所假《皇甫集》，連日細看，大抵不愜人意。其言理敍次，都是着力鋪排，往往反傷工巧。」「工巧」二字，亦文中一種伎倆；惟云言理，以工巧行之，自然至于着力。

又　須知意境中有海闊天空氣象，有淸風明月胸襟。須講究在未臨文之先，心胸朗徹，名理充備，偶一着想，文字自出正宗；不是每搆一文，立時卽虛搆一境。蓋臨時之搆，局勢也。一篇有一篇之局勢，意境卽寓局勢之中。此亦無難分別，但觀立言之得體處，卽本意境之純正。故《麗澤文說》倪正父曰：「文章以體製爲先。」試問若無意者，安能造境？不能造境，安有體製到恰好地位？方望溪《與孫以寧書》曰：「古之晰于文律者，所載之事，正與其人之規模相稱。」此何謂也？非意爲之經，還他恰好地位，求稱難矣。

姚永樸《答方倫叔書》　意則必衷諸道，言則必出于己。不衷諸道，則其意荒；不出于己，則其言陳。【略】意之荒與言之陳，其于行遠皆不可得也。

章太炎《與人論文書》　僕聞之，修辭立其誠也。自諸辭賦以外，華而近組則滅質，辯而妄斷則失情，遠于立誠之齊者，斯皆下情所欲棄捐，固不在奇耦數。徒論辭氣，太上則雅，其次猶貴俗耳。俗者謂土地所生習（《地官·大司徒》注），婚姻喪紀，舊所行也（《天官·太宰》注），非猥鄙之謂。孫卿云「有雅儒者，有俗儒者」，李斯云「隨俗雅化」。夫以俗爲縵白，雅乃繼起，以施章采，故文質不相畔。世有辭言襲常，而不善故訓，不綦文理，不致隆高者，然亦自有友紀，窕儇側媚之辭，薄之則必在繩之外矣，是能俗者也。

陳澧然《晦堂文鑰·鍊意》　文生於意，意生於心，必鍊心乃能鍊意。鍊心之法，先使喜怒哀樂無令過情，然後動而能靜。吾生平不談道學，然艱苦數十年，無一息不鍊心於患難，此中甘苦，可質鬼神，非若釋家空寂也。夫鍊心之道，必在平時，一至爲文，則如臨大敵。輕視其題者妄，重視其題者卑。毋妄毋卑，乃可超然獨出，此鍊心之實驗，非可強爲，而其事必自倫常操守始。未有篤於倫常而心不厚，嚴於操守而心不剛。既厚且剛，必能不侮鰥寡，不畏強禦，出入生死而不搖，尙何區區文字之有？此鍊心之說也。鍊意奈何？此非實驗、懷疑不得矣。夫一題有一題之理，意則萬變而無窮，譬之屠牛，或以斧，或以斤，或以電氣，此則人之自爲，非題之所能限也。叔向賀貧，柳子厚賀人失火，夫貧與火，朋友所宜吊也，而獨賀之，何哉？此則古人鍊意之精，有非後世所能夢想者。大抵一題之出，驟思一意，必與衆同，同何由勝？作文如戰鬬，老子有言：「以正治國，以奇用兵。」天下安有正兵而能戰者？嘗笑秦謀六國與六國拒秦，皆由函谷、劉、項戰守不出滎陽，袁、曹交攻不離官渡，皆不可謂知兵。卽此而文之鍊意可知已。今環球尙武，吾國獨儒，何由自保？豪傑之才，大之必定天下，小之必保一鄉，皆非知兵不可。有志者盍先於文之鍊意求之。

韻律

范曄《獄中與諸甥侄書》 性別宮商，識清濁，斯自然也。觀古今文人，多不全了此處，縱有會此者，不必從根本中來。言之皆有實證，非爲空談。年少中謝莊最有其分，手筆差易，文不拘韻故也。

沈約《報劉杳書》 君愛素情多，惠以二贊。辭采妍富，事義畢舉，句韻之間，光影相照，便覺此地，自然十倍。故知麗辭之益，其事弘多，輒當置之閣上，坐卧嗟覽。別卷諸篇，并爲名制。又山寺既爲警策，諸賢從時復高奇，解頤愈疾，義兼乎此。

又《答陸厥書》 宮商之聲有五，文字之別累萬。以累萬之繁，配五聲之約，高下低昂，非思力所學，又非止若斯而已也。十字之文，顛倒相配；字不過十，巧歷已不能盡，何況復過於此者乎？靈均以來，未經用之於懷抱，固無從得其髣髴矣。若斯之妙，而聖人不尚，何耶？此蓋曲折聲韻之巧，無當於訓義，非聖哲立言之所急也。是以子雲譬之雕蟲篆刻，云壯夫不爲。自古辭人，豈不知宮羽之殊、商徵之別？雖知五音之異，而其中參差變動，所昧實多。故鄙意所謂此祕未睹者也。以此而推，則知前世文士，便未悟此處。若以文章之音韻，同弦管之聲曲，則美惡妍蚩，不得頓相乖反。譬猶子野操曲，安得忽有闡緩失調之聲？以《洛神》比陳思他賦，有似異手之作，故知天機啓則律呂自調，六情滯則音律頓舛也。士衡雖云炳若縟錦，寧有濯色江波，其中復有一片是衛文之服？此則陸生之言，即復不盡者矣。韻與不韻，復有精麤，輪扁不能言，老夫亦不盡辨此。

劉善經《四聲論》 夫四聲者，無響不到，無言不攝，總括三才，苞籠萬象。劉滔云：「雖復雷霆疾響，蟲鳥殊鳴，萬籟爭吹，八音遞奏，出口入耳，觸身動物，固無能越也。」唯當形聲之外，言語道斷，此所不論，竟蔑聞於終古，獨見知於季代，亦足悲夫。雖師曠調律，京房改姓，伯喈之出變音，公明之察鳥語，至於此聲，竟無先悟。且詩書禮樂，聖人遺旨，探賾索隱，亦未之前聞。

陸法言《切韻序》 欲廣文路，自可清濁皆通；若賞知音，即須輕重有異。【略】凡有文藻，即須聲韻。

李德裕《文章論》 沈休文獨以音韻爲切，重輕爲難，語雖甚工，旨則未遠。夫荆璧不能無瑕，隋珠不能無纇，文旨既妙（一作高妙），豈以音韻爲病哉？此可以言規矩之內，不可以言文章外意也。較其師友，則魏文與王、陳、應、劉討論之矣。江南唯于五言爲妙，故休文長于音韻，而謂「靈均以來，此祕未睹」，不亦誣人甚矣！古人辭高者，蓋以言妙而，適情不取于音韻（曹植《七哀詩》有徊、泥、諧、依四韻；王粲詩有攀、原、安三韻；班固《漢書贊》及當時辭賦多用協韻，猗、與、元、勛、包、田、舉、信是也）。意盡而止，成篇不拘于隻耦（《文選》詩有五韻、七韻、十一韻、十三韻、二十一韻者，今之文字四韻、六韻以至百韻，無有隻者）。故篇無定曲，辭寡累句，譬諸音樂古詞，如金石琴瑟，尚于至音。今文如絲竹鞞鼓，迫于促節，則知聲律之爲弊也甚矣。世有非文章者，曰：「辭不出于風雅，思不越於《離騷》，模寫古人，何足貴也。」余曰：「譬諸日月，雖終古常見而光景常新。此所以爲靈物也。」余嘗爲《文箴》，今載于此，曰：「文之爲物，自然靈氣；惚恍而來，不思而至；杼柚得之，澹而無味；琢刻藻繪，彌不足貴；如彼璞玉，磨礱成器；奢者爲之，錯以金翠；美質既雕，良寶所棄。」此爲文之大旨也。

孫覿《送刪定姪倅趙序》 聲律之學，盛于楊、劉，號西崑一體，時學者師慕駢四儷六，枝青配白，撚鬚鬣，琢肺腑，鐫磨鍛鍊，以求合均度，故有言浮于其意，意有不盡於言。如夏英公牋表，皆是物也。逮慶曆、嘉祐間，歐陽文忠公以古文倡，而王荆公、蘇東坡、曾南豐起而和之，文章一變醇深雅麗，追復古初，文直而事核，意盡而言止，譬之行雲流水，遇物賦形，體質自然，不見刀尺，于是天下翕然以爲宗師。

陳繹曾《文筌・古文譜七》 律：一、音聲：宮（穩）、商（響）、角（起）、徵（細）、羽（嗢）；右五聲，於讀先秦古文時，以「平、響、起、細、嗢」五字調切之，久當心解矣。二、律調：【略】右於夜中靜虛時，聽十二月天地本然之聲，聽其耳熟，則文中之律自然能辨矣。若有風聲間之，則驗八方來處，而定十二辰之方位，以還宮法推之，便知是本律中何調，若不應還宮法，即是姦聲也。如此則文中之調可識矣。

茅坤《與蔡白石太守論文書》 琴瑟柷敔，調各不同，而其中律一也。律者，即僕曩所謂萬物之情各有其至者也。

沈懋孝《長水先生文鈔・四餘編・論文有五綜五緯》　文家以唇吻爲律呂，筆墨爲管弦。沉宮振羽，輕撥細彈，正不知鳳皇胡然而來下。舌將之，手弄之，蔚宗所稱以文傳意，以手送文，虛妙之音，泠泠從空中自發自止。今人善書者，縱腕揮灑，善歌者醉墨淋漓，一本天機，都不干思索上事。

宋楙澄《辯文章五聲》　昔余友人陸大行、楊宮諭嘗讀余所爲文，輒語人曰：「他年綠綟人也。」是人以聞之余，余獨曰：「否。余當以客終。」或曰：「子何以知其然？」曰：「貴人之詞多宮聲，而余詞多羽。」故清商、清徵之詞，爲僊，爲賈，爲富人，而君臣則屬之宮聲，羽詞多客，而藝工農圃，每諧角調。《六經》之文章，宮也，韓、柳、歐、蘇亦然。近世館閣，咸宮之遺也。鄒陽之文，枚叟之詩，悉羽音也，不特荆卿也。或曰：「何以謂之羽？」曰：「君不聞鳥獸之音乎？獸之聲多宮，而禽多羽，以獸能爲主而禽善客也。就禽別之，鷄處而燕翔，故鷄屬宮而燕屬羽。矧羽之爲聲，其思窘，其辭迫，關山悽愴之象，非遊子不能領略之。彼絳節黃旛之夫，雖老于行，亦能以宮而文其羽，況高議蓂臺之上乎？」或曰：「然則居養相移，孟氏殆欺人哉？」「彼非欺人也。有宮以招其將來之貴，有羽以徵其未然之賤，造物限之，弗能奪也。拾遺老于西川，始未嘗宮而終亦弗離羽也，上智之不移也。供奉喧于軍馬而寂于夜郎，其居養之變乎？然而，羽較多也。黨于羽者也，必以羽終者也。昌黎羽于始而終于宮，其亦有移之者乎？」

吳偉業《古文彙鈔序》　古文之名何昉乎？蓋後之君子論其世，思以起其衰，不得已而強名之者也。先儒謂三代無文人，春秋以降始有子產、叔向用文詞爲功，而莊周、列禦寇遂以名其家。西京以下班班矣，其時有《古文尚書》、《古文孝經》者，以六書難字爲考正而已，初非以其文名之也。自魏晉六朝工於四六駢偶，唐宋鉅儒始爲黜浮崇雅之學，將力挽斯世之頹靡，而軌之於正，古文之名乃大行。蓋以自名其文之學於古耳，其於古人之曰經、曰史者，未敢遽以文名之。南宋後，經生習科舉之業，三百年來以帖括爲時文，人皆趨今而去古，間有援古以入今，古文、時文，或離或合，離者病於空疎，合者病於剽竊。彼其所謂古文，與時文對待而言者也。

朱荃宰《文通》卷二三《章句》　《六經》之道，既曰同歸，《六經》之文，容無異體。故《易》文似《詩》，《詩》文似《書》，《書》文似《禮》。《中孚》九二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使入《詩》雅，孰別爻辭？《抑》三章曰：「其在于今，興迷亂於政；顛覆厥德，荒湛於酒。女雖湛樂從，弗念厥紹，罔敷求先王，克共明刑。」使入《書》誥，孰別雅語，《顧命》曰：「牖間南嚮，敷重篾席，黼純華玉仍几；西序東嚮，敷重底席，綴純文貝仍几；東序西嚮，敷重豐席，盡純雕玉仍几；西夾南嚮，敷重筍席，玄粉純漆仍几。」使入《春官・司几筵》，孰別命語？

又　夫樂奏而不和，樂不可聞；文作而不協，文不可誦，文協尚矣。是以古人之文，發於自然，其協也亦自然。後世之文，出於有意，其協也亦有意。《書》曰：「任賢勿貳，去邪勿疑。疑謀勿成，百志惟熙。」《易》曰：「乾剛坤柔，比樂師憂。臨觀之義，或與或求。」《禮記》曰：「玄酒在室，醴醆在戶。粢釀在堂，澄酒在下。陳其犧牲，備其鼎俎。列其琴瑟，管磬鐘鼓。脩其祝嘏，以降上神。與其先祖，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齊上下，夫婦有所。是謂承天之祐。」若此等語自然協也。《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詩》曰：「不明爾德，時無背無側；爾德不明，以無陪無卿。」二者皆倒上句，又協之一體也。

又　韻氣一定，故餘聲易遣；和體抑揚，故遺響難契。宋詞元曲，皆於仄韻用和音以叶平韻，蓋以平聲爲一類，而上去入三聲附之。如東董是和，東中是韻也。

又　《說文》解「豉」字云：「配鹽，幽菽也。」《三蒼》解「鼉」字云：「鼉，冥果青色也。」蓋「豉」本豆也，以鹽配之，幽閉於甕盎中所成，故曰幽菽。冥果，密煎果也，以銅青浸之，加密而冥於缶中，故曰冥果。「幽菽」「冥果」，取名於「幽」「冥」，見其與生菽生果異也。解詁之妙有如此，誰謂文章不在換字乎？「凫脛雖短，續之則憂；鶴脛雖長，斷之則悲。」《檀弓》文句，長短有法，不可增損。

又　長句法，如「毋乃使人疑夫不以情居瘠者乎哉？」「孰有執親之喪而沐浴佩玉者乎？」「黃尚不如杞梁之妻之知禮也。」「苟無禮義忠信誠慤之心以蒞之。」

又　短句法，「華而睆。」「否？」「立孫。」「畏厭溺。」《春秋》文句，長者踰三十餘言，短者止於一言。如「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郤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戰于鞌」之類，是長句也。如「螽」之類，是短句也。《詩》之文句，長者不踰八言，短者不減二言。八言者如「我不敢效我友自

逸」之類是也。摯虞云：「詩有九言，『洄酌彼行潦挹彼注茲』是也。」然此當爲二句，其說非也。二言者若「祈父」之類。《春秋》主於褒貶，《詩》則本於美刺。立言之間，莫不有法。

劉大櫆《論文偶記》 文章最要節奏，譬之管絃繁奏中，必有希聲窈渺處。

又　音節高則神氣必高，音節下則神氣必下，故音節爲神氣之跡。一句之中，或多一字，或少一字；一字之中，或用平聲，或用仄聲；同一平字仄字，或用陰平、陽平、上聲、去聲、入聲，則音節迥異，故字句爲音節之矩。積字成句，積句成章，積章成篇，合而讀之，音節見矣；歌而詠之，神氣出矣。

又　近人論文，不知有所謂音節者；至語以字句，則必笑以爲末事。此論似高實謬。作文若字句安頓不妙，豈復有文字乎？但所謂字句音節，須從古人文字中實實講貫過始得，非如世俗所云也。

王之績《鐵立文起》後編卷八《表通論》 表有聲有律。平仄相間，宮商迭宣，朗然可誦者，聲也；對偶精切，分毫不爽者，律也。如古表云：「自朱耶之狼狽，致赤子之流離。」以「耶」對「子」，謂耶與爺同音也。又「狼狽」獸名，「流離」鳥名，其精工如此。

又　行文皆用四六，必調平仄。如上對是平而仄，則下對必仄而平；上對仄而平，則下對必平而仄。一篇之內，音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重各別乃可。如長對則不此限。不調平仄，其病有四：曰平頭，如「巍巍龍鳳之姿，明明天日之表」是也（謂兩句起頭便同韻）。曰犯尾，如「剛健中正居九重而凝命」是也（下句命字犯上句正字）。曰雙聲（謂互護爲雙聲），詩曰：「蟫蝀在東。」又曰：「鴛鴦在梁。」此雙聲之所由起。曰疊韻（謂傲碻爲疊韻），古詩：「月影侵簪冷，紅光逼履清。」此疊韻之所由來，作表最忌有此。

又　趙潛修曰：「四六句須用蜂腰鶴膝法承遞，始得體。」

又　趙運靈曰：「四六之外，須一對甚長，一對甚短。所忌者，氣脈斷而不續，詞語俚而不清耳。」

馬榮祖《文頌上・結音》 嬰兒墮地，聆音已悟。氣始黃鍾，音隨氣布。按律靈臺，騰響豪素。高下疾徐，曲折呈露。時或換氣，宮商暗度。泠泠泛聲，空外韶濩。

阮元《文韻說》 福問曰：「《文心雕龍》云：『今之常言，有文有筆。以爲無韻者筆也，有韻者文也。』據此，則梁時恆言有韻者，乃可謂之文，而《昭明文選》所選之文，不押韻腳者甚多，何也？」曰：「梁時恆言所謂韻者，固指押腳韻，亦兼謂章句中之音韻。即古人所言之宮羽，今人所言之平仄也。」福曰：「唐人四六之平仄，似非所論于梁以前。」曰：「此不然。八代不押韻之文，其中奇偶相生，頓挫抑揚，詠歎聲情，皆有合乎音韻宮羽者，詩騷而後莫不皆然。而沈約矜爲創獲，故于《謝靈運傳論》曰：『夫五色相宣，八音協暢，由乎元黃律呂，各適物宜。欲使宮羽相變，低昂舛節，若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一簡之內，音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妙達此旨，始可言文。」又曰：「自靈均以來，此秘未睹，至于高言妙句，音韻天成，皆暗與理合，匪由思至。又沈約《答陸厥書》云：『韻與不韻，復有精粗。輪扁不能言之，老夫亦不盡辨。』休文此說，乃指各文章句之內，有音韻宮羽而言，非謂句末之押腳韻也（即如雌霓連蜷，霓字必讀仄聲是也）。是以聲韻流變而成四六，亦祗論章句中之平仄，不復有押腳韻也。四六乃有韻文之極致，不得謂之爲無韻之文也。昭明所選不押韻腳之文，本皆奇偶相生有聲音者。所謂韻也，休文所矜爲創獲者。謂漢魏之音韻乃暗合于無心，休文之音韻乃多出于意匠也。豈知漢魏以來之音韻，溯其本原，亦久出于經哉。孔子自名其言《易》者曰文，此千古文章之祖。《文言》固有韻矣，而亦有平仄聲音焉。即如濕燥龍虎睹上下八句，何等聲音。無論『龍虎』二句不可顛倒，若改爲『龍虎燥濕睹』，即無聲音矣。無論『其德』『其明』『其序』『其吉凶』，四句不可錯亂。若倒『不知退』于『不知亡』不知喪之後，即無聲音矣。此豈聖人天成暗合，全不由于思至哉？由此推之，知自古聖賢屬文時，亦皆有意匠矣。然則此法肇開于孔子，而文人沿之，休文謂靈均以來此秘未睹，正所謂文人相輕者矣。不特《文言》也。《文言》之後，以時代相次，則及于卜子夏之《詩大序》。《序》曰：『情發于聲，聲成文謂之音。』又曰：『主文而譎諫。』又曰：『長言之不足則嗟歎之。』鄭康成曰：『聲謂宮商角徵羽也。』聲成文者，宮商上下相應。主文，主與樂之宮商相應也。此子夏直指詩之聲音而謂之文也，不指翰藻也。然則孔子《文言》之義益明矣。蓋孔子之《文言》、《繫辭》亦皆奇偶相生，有聲音嗟歎以成文者也。聲音即韻也。《詩・關雎》鳩洲逑，押腳有韻，而女字不韻。得服側押腳有韻，而哉字不韻。此正子夏所謂「聲成文」之宮羽也。此豈

詩人暗與韻合，匪由思至哉？子夏此序，《文選》選之，亦因其中有抑揚詠歎之聲音，且多偶句也。綜而論之，凡文者在聲爲宮商，在色爲翰藻。即如孔子《文言》「雲龍風虎」一節，乃千古宮商、翰藻、奇偶之祖；「非一朝一夕之故」一節，乃千古嗟歎成文之祖。子夏《詩序》「情文聲音」一節，乃千古聲韻、性情、排偶之祖。吾固曰：「韻者即聲音也，聲音即文也。然則今人所便單行之文，極其奧折奔放者，乃古之筆非古之文也。沈約之說，或可橫指爲八代之衰體。孔子、子夏之文體，豈亦衰乎？是故唐人四六之音韻，雖愚者能效之，上溯齊梁，中材已有所限，若漢魏以上至于孔、卜，此非上哲不能擬也。」

吳汝綸《答張廉卿》 承示姚氏於文，未能究極聲音之道，弟於此事更未悟入。往時文正公言：「古人文皆可誦。近世作者如方、姚之徒，可謂能矣，顧誦之而不能成聲。」蓋與執事之說若符契之合。近肯堂爲一文，發明聲音之故，推本《韶》、《夏》而究極言之，特爲奇妙。竊嘗以意求之：才無論剛柔，苟其氣之既昌，則所爲抗隊、詘折、斷續、斂侈、緩急、長短、申縮、抑揚、頓挫之節，一皆循乎機勢之自然，非必有意於其間，而故無之而不合；其不合者，必其氣之未充者也。執事以爲然乎？

林紓《春覺齋論文・情韻》 《玉篇》：「聲音和曰韻。」《正韻》：「風度也。」然必有性情，然後始有風度；脫性情暴烈嚴激，出語多含肅殺之氣，欲求其情韻之綿遠，難矣。譚格謂李于鱗「才高而不大，所乏者深情遠韻。」愚謂惟其資地高，記誦博，似行文非塗飾不爲工，非詰屈不爲古，俾讀者索然，則所謂情韻者又胡從出？須知情者發之於性，韻者流之於辭，然亦不能率焉揮灑，情韻遂見。

又 《丹鉛總錄》謂歐陽文忠文「清音幽韻，如飄風急雨之驟至」。夫飄風急雨，豈能謂之韻？或且見歐公山水廳壁諸記，多懷古傷今之作，動作哀音，遂以飄風急雨目之，過矣。凡情之深者，流韻始遠；然必沈吟往復久之，始發爲文。若但企其風度之凝遠，情態之纏綿，指爲信筆而來，即成情韻，此寧知歐文哉？善乎，明顧元慶之言曰：「歐陽文忠晚年常日竄定平生所爲文，用思甚苦。夫人胥氏止之曰：『何自苦如此？當畏先生嗔邪？』公笑曰：『不畏先生嗔，卻怕後生笑。』」觀此，則歐文之情韻，決非輕易措筆，明矣。

又 蓋述情欲其顯，顯當不鄰於率；流韻欲其遠，遠又不至於枵。有是情，即有是韻。體會之，知其懇摯處發乎心本，緜遠處純以自然，此才名爲眞情韻。

又 獨孤常州爲《殿中侍御史文章集錄序》曰：「文情動於中，而形於聲，文之微也。」夫聲即韻也，又何以謂之微？言微，則語由中發；凡性情不正者，決亦不能有此正聲。故世之論文者恆以風神推六一，殆即服其情韻之美。顧不治性情，但執筆求六一髣髴，茅鹿門即坐此病。紀文達譏鹿門刻意摹六一，喜跌宕激射。所謂激射者，語所不盡，而眼光先到之謂。六一文中憑弔古人，隱刺今事，往往有之。然必再三苦慮，磨剔吐棄，始鑄此偉詞；若臨文時故爲含蓄吞咽，則已先失自然之致矣，何名情韻？

又 雖然，文之有情有韻者，寧一歐陽哉？《宋書・謝靈運傳》稱「相如巧爲形似之言，班固長于情理之說」。實則《漢書》中之情韻，雖偶然涉筆，亦斷非他史所及。孟堅喜用「矣」字，「矣」字之下恆蓄無窮之思；愚當於論用字中詳言之，今不復贅。但舉《貢禹》一傳言之：天子報禹曰：「朕以生有伯夷之廉，史魚之直，守經據古，不阿當世，孳孳于民，俗之所寡，故親近生，幾參國政。今未得久聞生之奇論也，而云欲退，豈意有所恨與？將在位者與生殊乎？往者嘗令金敞語生，欲及生時祿生之子，既已諭矣。今復云子少。夫以王命辨護，生家雖百子何以加？傳曰：『亡懷土，何必思故鄉？』生其強飯愼疾以自輔！」此雖制詔之詞，不出之班筆，然能采入其書，則孟堅之尙情韻，雖不必其自出，竟與其本書沆瀣實一氣也。觀此詔中語，宛轉溫裕，若慰若勉，數行中迴環往復，挹之無盡，情韻何若，讀者當自知之。

又 總言之，欲使韻致動人，非本之眞情，萬無能動之理。宋濂曰：「身之不修而欲修其詞，心之不和而欲和其聲，是猶擊缶而求合乎宮商，折葦而冀同乎有虞之簫韶也。」

又《聲調》 時文之弊，始講聲調，不知古文中亦不能無聲調。蓋天下之最足動人者，聲也。試問易水之送荊軻，聞變徵之聲，士何爲泣？及爲羽聲，士又何爲怒？本知荊軻之必死，一觸徵聲，自然生感；本惡暴秦無道，一觸羽聲，自然生怒耳。

又 故孔子言詩，興、觀、羣、怨，列之以四「可以」。所云「可以」者，能移人必至於是之謂也。《變風》、《變雅》之淒厲，鄙人每於不適意時，閉戶

讀之；家人雖不知詩中之意，然亦頗肅然爲之動容。則知行文之不宜無聲調也。今但以《邶》之《簡兮》一章言之，已極抑揚頓挫之妙：自「簡兮」至「在前上處」，此但叙伶官之教子弟也，忽接入「碩人俁俁」。《毛傳》：「碩人，大德也。俁俁，容貌大也。」以大德偉貌之人，乃徒使之在宗廟公庭而演舞，當時之用人可知。遂聲明之曰：「有力如虎，執轡如組。」《毛傳》：「組，織組也。武力如虎，可以禦亂御衆。有文章，言能治衆，動於近，成於遠也。」作如此寫法，高擡伶官身分至於極地。忽跌入執籥秉翟之賤役，所得賞者不過一散，則敗興之事，令讀者索然。此時忽插入「山有榛，隰有苓」數句，高唱入雲，直有渾良夫叫天氣概。所云「西方美人」，則思周室之賢者；「彼美人兮」，即稱頌伶官。至「西方之人兮」，則謂此伶官宜在王室爲輔，如何屈居賤役。此種聲調，不有從前三章遏抑而下，亦斷不能叫號如此之悲。觀杜牧《阿房宮賦》，把以上秦人之種種暴虐奢靡事塡咽極滿，用「獨夫之心，日益驕固」作瑣筆，其下忽頂入「戍卒叫，函谷舉，楚人一炬，可憐焦土」四句，聲調雖不如「山隰榛苓」之激越，然亦善於爲悲壯之聲矣。

又　愚謂古來名家之作，無不講聲調者。但以《史記・聶政傳》言之：政姊聞政死時，以婦人哭愛弟，其悲涼固不待言。然試問從何入手？而曰：「其是吾弟歟！」「其」字一頓，「是吾弟」一頓，「歟」字是指實而不必立決之辭。繼之以「嗟乎」二字，實矣。「嚴仲子知吾弟」五（六）字，直聲滿天地矣。呼嚴仲子者，姊弟同感嚴仲子也。「知吾弟」，吾弟斷不能不爲之死；但說一「知」字，便將聶政之死，全力吸入「知」字之內。故其下無他言，但書「立起如韓之市」。故善爲聲調者，用字不多，至復耐人吟諷。《漢書・趙皇后傳》：「宮讀書已，曰：『果也，欲姊弟擅天下。我兒，男也，領上有壯髮，類孝元皇帝。今兒安在？危殺之矣。奈何令長信得聞之！』」長信者，太后東朝也。宮呼長信，猶冀以祖母憐孫之意，能救此兒。孟堅下筆時，似爲曹宮呼冤，故不期聲調悲涼高抗至此。至吾丘遵之謂籍武，惡宮中御幸生子者輒死，亦曰：「奈何令長信得聞之！」此則怒極叫號之詞。同一句法，遵之聲音乃不如曹宮之切摯，然亦見老吏天良發見處。皆爲體物之工，故能至是。

又　韓昌黎《答李翊書》言：「氣盛，則言之長短，聲之高下皆宜。」張濂亭先生恆執「因聲求氣」之言用以誨人。實則，講聲調者，斷不能取古人之聲調揣摩而摹仿之；在乎情性厚，道理足，書味深，凡近忠孝文字，偶爾縱筆，自有一種高騫之聲調。試觀《離騷》中句句重複，而愈重複愈見其悲涼，正其性情之厚，所以至此。

章炳麟《文學說例》　等是人言，出諸唇吻，而據實而書，不更潤色者，則曰口說；鎔裁刪刊，緣質構成者，則曰文辭。彼戰國陳說，所以異子羽之爲命、觀射父之訓辭矣。遷、固所錄，若蒯徹說信，伍被諫安，仍其本語，無所增損，如鞫獄之錄辭，此所謂口說也。至《景十三王傳》載中山王泣樂對，語皆耦立，復施韻言，酒次讌談，亮非如是。蓋勝既率意奏陳，退而撰次本言，施以藻采，史官傳述，遂若造膝所陳，語本若爾。此所謂文辭也。由魏逮唐，分異文筆。余以文既異筆，而口說復與文筆大殊。策士飛箝之辯，宜與宋儒語錄、近人演說同編一秩，見其與文學殊塗，而工拙亦異趣也。（《文選》不錄口說，此後人所宜法。惟錄宋玉《對楚王問》，蓋與《漁父》、《卜居》同爲設難，非具有此對，故獨有取爾。）效戰國之口說以爲文辭者，語必傖俗，且私徇筆端，苟炫文采，浮言妨要，其傷實多；唐世杜牧，其最著也。然則，溝分畛域，無使兩傷，在文辭則務合體要，在口說則務動聽聞，庶幾調適上遂乎！至乃上溯《尚書》，誥誓諸篇，亦由口說。《顧命》「陳教則肄肄不違」，江氏集注音疏謂：「重言肄者，病甚氣喘而語吃。」其說是也。夫以劇氣蹇吃，猶無刪削，是知佗篇記言，皆捂書本語，無一字出於史官潤色，與《堯典》、《禹貢》殊矣。《尚書》詞語閎雅，誠非戰國時可比。然辨章科目，所謂傳之簡牘，事異篇章者，又未始出其族類也。

又　駢儷爲言，獨在中夏。而希臘文辭，務在對稱，亦如神社造像，肥瘠適均（本《希臘羅馬文學史》）。固知人情所必至，初無間於東西也。原其始造，必非文字單純之世。何者？皇世語言簡樸，或徒有義訓，未造正文。逮及姬周，則有一訓而數文者。若《釋詁》所陳，三十餘言，總持一義，雖多同聲通借，而本字亦不少矣。誠以八代殊名，方國異語，靡不集合焉爾。《方言》列訓「大」者十二語，訓「至」者七語，而云：「初別國之言，不相往來。舊書雅記故俗語，不失其方。今則或同。」是知閉關裹足之世，人操土風，名實符號，局於一言，則文亦抱蜀也。若《史通・雜說》載姚最《梁後略》述高祖語曰：「得既在我，失亦在予。」而謂：「變我稱予，互文成句，求諸人語，理必不然。由儷辭盛行，語須偶對故也。」此於儷辭，故傷繁鄭。然《莊子・山木篇》已云「吾無糧，我無食」矣（近世多謂「我」爲「餓」借。然使辭遊繁複，則但

云「吾無糧」足矣，亦不必有「餓無食」三字。《釋文》云「我一本作餓」者，亦當由文人臆改。《齊物論》云：「今者吾喪我。」「吾」、「我」互易，則「吾無糧，我無食」未必非互文也）。使祇有「我」字，而無同訓之「予」，則斯語不得就也。臧洪《與陳琳書》曰：「足下徼利於意外，吾子託身於盟主。」尋其辭例，是亦同揆；使稱人者祇有「吾子」，而無「足下」之號，則斯語亦不得就也。爰在《柏舟》，則「覯閔既多，受侮不少」，義趣兩同，而表裏各異，非一訓數文之限。若乃素王《十翼》，《老子》一經，捶句皆雙，儷辭是昉，尋其文義，獨多對待。然《老》云「爲天下谿」、「爲天下谷」，谿谷大同。（《釋水》：「水注川曰谿，注谿曰谷。」此廣陋之異。《釋山》：「山續無所通谿。」《說文》：「泉出通川爲谷。」此通塞之異。而《廣雅釋山》則直云：「谿，谷也。」故謂大同。）孔云：「危者使平，易者使傾。」（《繫辭》義有正負，文實互施（「危」、「傾」同義，「平」、「易」同義。《晉語》韋解：「傾，危也。」《釋詁》：「平，易也。」陸續說此，即云：「易，平也」）。非有一訓數文，亦不得爲斯語矣（析言則谿、谷有殊，危、傾、平、易亦有小異。然施於是處，無取其異也。又今《老子》本作「知其白，守其黑，爲天下式。」與《莊子・天下篇》引作「知其白，守其辱，爲天下谷」不同，蓋六國時傳本各異也）。雖然，儷體爲用，固由意有殊條，辭須翕闢，子句無施，勢不可已。所以晉、宋作者，皆取對待爲工，不以同訓爲尚。儀徵推崇斯體，上溯《文言》（義自《文心雕龍・麗辭篇》出），信哉其見之卓也。若夫華質之分，貞濫之辨，斯於散句，故無低昂。百年以來，亦既明晳。夫承天《籌邊》，固比肩於晁令；周朗《應詔》（見《宋書》本傳），亦雁行於賈生。馬、劉二代，斯類實繁。體若駢枝，語反簡覈；豈與夫蘇軾、陳亮苟爲辭費者同年而校乎？至大同以後，徐、庾、金樓之屬，流宕失居，義無機要，亦不足與於作者也。

陳澧然《晦堂文鑰・鍊調》 調起於聲，聲起於字。字者，人心之所寄也。字有平仄調其輕重緩急，而善用之則調在是矣，故夫調者，調也。未有不調而能爲聲，即安有不調而能爲調者？此其道深之則通於樂律，貫乎陰陽，淺之則文從字順而已。姚惜抱之論文也，極其精則曰神曰味。夫神味，至無形者也，故曾文正以「聲調」二字易之。其法則曾淺而姚深，實則聲調之精無神味何由而出？與其深而莫由考驗，莫若淺之猶可尋求。故寧舍姚取曾，舍深取淺，欲求聲調則自出辭氣，遠鄙倍始孔子之論樂也，曰「翕如，純如，皦如，繹如」；孟子之論聖也，曰「金聲玉振」，按之於文，即調也。《戴記》有言：「大禮與天地同節，大樂與天地同和。」調而苟精，即天地節和在是矣。吾三十年前與人書，即謂三代以上，禮樂興，天下治亂繫乎禮樂；三代以下，禮樂廢，天下治亂繫乎文章。《六經》四子之於文，至矣。默而求之，無不各成聲調；從容諷詠，皆有天地節和之義貫乎其中，特非文人所及知耳。今道雜言龐，文字久成譙殺，翰林愚陋，乃欲以承平雅頌飾之，而文氣益激。不有豪傑，安能振一國囂亂隳頹之氣，導之廣大深沈之域哉？

劉師培《南北文學不同論》 夫聲律之始，本乎聲音。發喉引聲，和言中宮，危言中商，疾言中角，微言中徵、羽。商角響高，宮羽聲下，高下既區，清濁旋別。善乎《呂覽》之溯聲音也，謂涂山歌于候人始爲南音，有娀謠乎飛燕始爲北聲，則南聲之始起于淮漢之間，北聲之始起于河渭之間。故神州語言，雖隨境而區，而考厥指歸，則析分南北爲二種（大抵北方語言河西爲一種，則陝甘是也。河北爲一種，則山西、直隸、安徽北境是也。界乎南北之間者，則淮南爲一種，則江蘇、安徽之中部及湖北東境是也。漢南爲一種，則湖北中部、西部及四川東部是也。南方語言則分五種，金陵以東爲一種，則江蘇南境、浙江東北境是也。金陵以西爲一種，則安徽南部及江西北部是也。湘贛之間爲一種，則湖南全省及江西南境是也。推之閩廣各爲一種，廣西、雲、貴爲一種。然論大旨，則南音北音二種，其大綱也）。陸法言有言：「吳楚之音時傷清淺，燕趙之音多傷重濁。」此則言分南北之確證也（大抵時愈古則音愈濁，時愈後則音愈清；地愈北則音愈重，地愈南則音亦愈輕）。聲能成章者謂之言，言之成章者謂之文。古代音分南北（如《說苑・修文篇》言，「舜以南風，紂以北鄙之音」，互相不同；又《家語》言，「子路鼓瑟，有北鄙殺伐之聲」；而《左傳》又言，「楚鍾儀鼓琴操南音」。亦古代音分南北之證），河濟之間古稱中夏，故北音謂之夏聲（《左襄・襄二十九年》），又謂之雅言（《論語》言「子所雅言」，雅即夏也）；江漢之間古稱荆楚，故南音謂之楚聲，或斥爲「南蠻鴂舌」（《孟子》）。《荀子》有言：「君子居楚而楚，居夏而夏。」夏爲北音，楚爲南音，音分南北，此爲明征。

又《文說・和聲篇第三》 物失其平則鳴，情動於中則言；情感於物，則形於聲；聲能成文，斯謂之音。故音訓爲飲（《白虎通》云：「音，飲也，言其剛柔清濁和而相飲也」），聲訓爲鳴（《白虎通》曰：「聲，鳴也」）。上古未有

文字，先有語言，物各一名，言各一義，或循天籟（如一二、天地、父母、我彼諸字音是），或效物音（如牛羊、竹木、鴉鵲蛙諸字音是），或因形定聲，或因聲見義。故心同此理，即同此音，目爲元音，誰曰不宜？

又　太古之文，有音無字。謠諺二體，起源最先。謠訓「徒歌」，諺訓「傳言」。蓋言出於口，聲音以成，是爲有韻之文，咸合自然之節。則古人之文，以音爲主。故和聲依永，八音于焉克諧；六律五聲，五言于焉出納。聲音之道，與政通矣。

又　況三代之時，學憑記誦。師儒之學，口耳相傳；經典之文，聲韻相叶。故聲教記於《禹貢》，文言著於羲經，太學錫成均之名，四教爲樂正所掌。而六藝之文，諸子之書，莫不叶音而足語，立均而出度（見《國語》）。試觀《周易》六爻，《尚書》二典，老聃傳《道德》之經，屈子作《離騷》之賦，以及箴銘垂訓，鐘鼎鏤詞，凡茲古籍，半屬韻文。況詩以調律，樂以播音，嗟嘆永歌，引宮刻羽，用之邦國，被之管弦，審音之精，此其證矣。

又　且古用韻文，厥有二故：一則創字之原，音先義後；解字之用，音近義通。古人作文，比類合義，韻既相叶，義必相符。一則奇字硬語，佶屈聱牙；惟韻語偶文，便於諷誦。故外史諭書名，臣籀作《史》篇，使沾畢之儒，事半功倍。綜斯二因，遂崇偶體：或抑揚以協律，或經緯以成章，或間協音（阮芸臺《文韻說》曰：「《詩・關雎》鳩、洲、逑押腳有韻，而女字不韻，得、服、側押腳有韻，而哉字不韻；此正子夏所謂聲成文之宮羽也」），或隔章而轉韻（《詩經》之韻不可一律齊，有四句兩韻，又轉而兩韻者，《關雎》次章之類是也；有四句而各兩韻者，《伯兮》首章之類是也；有八句而四韻者，《碩鼠》之類是也；有十二句而六韻者，《小明》首章之類是也；有三句而兩韻者，《采葛》之類是也；有三句而皆韻者，「十畝閑閑」之類是也。餘可類求），或用韻不拘句末（王懷祖曰：「《三百篇》用韻，有字字相對極密，非後人所有者，如有瀰，有嘯，濟盈，雉鳴，不，求，其軌，其牡，鳳凰鳴矣、梧桐生矣，於彼高岡，於彼朝陽，奉奉，雍雍，萋萋，喈喈，無一字不相韻。」予案《詩經》有本句自叶之法，如「于嗟乎不承權輿」，乎、輿爲韻；「于嗟乎騶虞」，乎、虞爲韻；又如「于嗟麟兮」，嗟讀爲齊，與兮爲韻；「于胥樂兮」，胥讀爲西，與兮爲韻；「其樂只且」，樂讀爲羅，與且爲韻，是用韻不拘句末也），或協聲即在語端（此例爲前人所未發，如《易經》「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與必韻；《書經》「冀州，既載壺口，治梁及岐，既修太原，至於岳陽」，冀與既、治、至三字韻；此例《詩經》尤多，《老子》、《楚詞》亦有之，不具引），或益助詞以足句（如《詩・關雎篇》用「之」字，《十畝之間》用「兮」字是也；是即《詩大序》所謂「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永歌之也。」屈、宋用「兮」及「些」字，亦即此旨），或譜古調以成音（例如「彼候人兮」、「季女斯飢」，本古樂音，見《呂覽》，而《曹風》又用之，此即譜古調以成音也。與後世古詩篇多用「飲馬長城窟」、「青青河畔草」爲首句同。又如《詩經》之中，多用「彼其之子」句，則此句亦當日所傳之古音也。又漢代樂府有《朱露》，即出於《魯頌》之《振露》，亦其證也），此句中之韻也。至於觸物抒情，侔色揣稱，或掇雙聲之字，或采疊韻之詞（如《關雎》之詩，「參差」、「優游」，即雙聲也，「窈窕」、「輾轉」，即疊韻也，餘可類推。至於唐人猶有用此例者，如杜少陵詩云：「奮飛超等級，容易失沉淪。」白樂天詩云：「荏苒星霜換，回環節候遲。」「奮飛」、「容易」、「荏苒」、「回環」，皆雙聲也。杜詩云：「卑枝低結子，接葉暗巢鶯。」「低枝」、「接葉」即疊韻也。餘證甚多，見去歲《論文雜記》中），或用重言（如「關關」、「喈喈」、「萋萋」之類），或用疊語（如「王室如毀，雖則如毀」，以及「伐柯伐柯」之類是），此字中之音也。況音區輕重（《山海經》郭注云：「藷蕷，今江南單呼爲藷，音儲，語有輕重耳。」《顏氏家訓》云：「其間輕重清濁，猶未可曉。」而《廣韻》有辨四聲輕清重濁法，《通志・七音略》亦謂：「內轉之清，有輕中重、輕中輕、重中重、重中輕諸法，外轉亦然」），言判疾除（《韓非子》曰：「疾呼中宮，徐呼中商。」韋昭《國語注》曰：「疾呼則茅蒐成韎。」而《顏氏家訓》亦有徐言疾言之語），聲音之學，自古有之。雖四聲未辨，字無平仄之分（如《堯典》：「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姓」字爲仄音，「明」字爲平音。《易・坤卦》：「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慶」字爲仄音，「殃」字爲平音。《詩・甫田》云：「我田既臧，農夫之慶。」《假樂》云：「保佑命之，自天申之。」《子衿》云：「青青子佩，悠悠我思。」《鷄鳴》云：「蟲飛薨薨，甘與子同夢。」《蓼蕭》云：「其德不爽，壽考不忘。」臧、申、思、薨、忘皆平音，慶、命、佩、夢、爽皆仄音。又如《老子》云：「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太玄經》云：「嘻嘻自懼，忘彼愆虞。」亦平韻仄韻互協之證。蓋古代清濁平仄之分，尚未大別，故古無四聲，蓋愈古則音愈簡），而兩語相承，音有低昂之判。是以長言短言，見於

《公羊》之注(《公羊傳》：「《春秋》伐者爲客，伐者爲主。」何注云：「伐人者爲客，讀伐，長言之；見伐者爲主，讀伐，短言之。」顧氏亭林曰：「今之平仄，即古之長短言)；開口合口，詳於《廣韻》之書(《廣韻》末附《辨十四聲例法》：「一開口聲，二合口聲。」江愼修曰：「開口即內言，即外轉，合口即外言，即內轉。」內言外言，亦見《顏氏家訓》)。觀風虎雲龍，音殊高下(阮芸臺《文韻說》曰：「《文言》固有韻，亦有平仄聲音，即如『濕燥龍虎』八句，何等聲音，無論『龍虎』二句，不可顚倒，若改爲『龍虎濕燥睹』，即無聲音矣，此豈聖人天成暗合，全不由於思至哉)；氣求聲應，語判洪纖。章句之間，各叶宮羽。雖曰音韻天成，暗與理合(此二句見沈約《宋書·謝靈運傳論》)，然口舌相調，形氣相軋(張子《正蒙》云：「聲者，形氣相軋而成」)，洞合天然之律，亦由意匠之工(阮芸臺曰：「自古聖賢屬文，時亦皆有意匠」)。此則沈約所謂「韻與不韻，各有精粗」者矣(《答陸厥書》)。

又　秦、漢以降，文體日滋。然集字爲句，駢異而同，抽句匪隻，摛詞非單，而駢字以音爲主，偶文以韻爲宗(《文心雕龍》曰：「有韻者文也，無韻者筆也」)。然水土氣別，則音分清濁；古今代嬗，則聲有異同。同一字而音韻互歧，同一音而形體各判。故「讀如」「讀若」，半爲譬況之詞；「當作」「當爲」，亦屬旁通之證。然施之於文，則言各有當。觀滂沆、彪鴻，一音相轉，而平子、長卿用之各別(平子《西京賦》云：「滄池滂沆。」長卿《封禪文》云：「湛恩彪鴻。」案「滂沆」、「彪鴻」，四字音近義同，而一用滂沆，一用彪鴻者，則以聲音有高下之殊耳)；歲鬼、流澒，二字相通，而太沖、景純用之各殊(太沖《吳都賦》云：「隱賑歲鬼。」景純《江賦》云：「迤淪流澒。」案此四字亦音近義同，而用之各殊，亦以聲音有輕重之分耳)。蓋音有小大之區，語有翕張之異；若用字偶失，則音節相乖：屬文之士，不可不察也。

又　若夫《上林》之作，易「逍遙」爲「消搖」；《長楊》之篇，以「梏隔」代「戛擊」。「千眠」(《文賦》)、「肝瞑」(《南都賦》)，音義相同；「漫衍」(《甘泉賦》)、「曼延」(《西京賦》)，言辭靡別。則以洪荒字簡，一字兼數字之音；後代義明，數字歸一字之用。審音惟取相符，用字不妨偶異。蓋音同字異，亦可旁通；而音異字同，不容相假。則作文以音爲重，彰彰明矣。

又　厥後孫炎注經，始言反切(《顏氏家訓》曰：「孫叔言創《爾雅音義》，是漢末人獨知反語。」陸德明《經典釋文》曰：「孫炎始爲反語，魏朝以降漸繁。」張守節《史記正義》同)；曹植論韻，暗合梵音(曹植感魚山神，制四十二契，慧皎以爲「梵響無授，始陳思王」，見李氏《音鑒》)。而《聲類》編於李登(魏李登撰《聲類》十篇)，《韻集》成於呂靜(晉呂靜因《聲類》而撰《韻集》，始有韻書之稱)，以累萬之字，配五聲之音(《魏書·江式傳》曰：「靜作《韻集》五卷，宮商角徵羽，各爲一篇。」唐封演《聞見記》曰：「魏李登撰《聲類》十卷，凡一萬一千五百二十字，以五聲命字。」是五聲之分，始於李、呂、在齊、梁之前)，尋聲推韻，自此始矣。

又　及齊、梁之間，文士輩出，盛解音律，始制四聲(《南齊書·陸厥傳》曰：「汝南周顒，善識音韻，沈約、謝朓、王融，文皆用宮商，以平上去入爲四聲，以此制韻，不可增減，世呼爲永明體。」《梁書·沈約傳》云：「撰《四聲譜》，以爲在昔詞人，累千載而不悟。高祖嘗問周舍曰：『何謂四聲？』舍曰：『天子聖哲是也。』然帝竟不遵用。」封演《聞見記》曰：「周顒好爲體語，因此切字皆有紐，紐有平上去入之異，永明中，沈約文詞精拔，善解音律，遂撰《四聲譜》。」案沈氏之書一卷，見於《隋書·經籍志》，此後則言者愈衆矣)，雖仄韻知區去入(顧亭林《音論》曰：「今考江左之文，自梁天監以前，多以去入二聲通用，以後則若有界限，絕不相通，是知四聲之論，起於永明，而定於梁、陳之間也」)，而平音未判陰陽(考約等只言平上去入，而未分陰平陽平，故只言四聲，而不言五聲也)。然諸家之文，善識聲韻，五字之中，音韻悉異；兩句之內，角徵不同(以上見《南齊書·陸厥傳》。鄒漢勛《五韻論》曰：「五字之中，音韻悉異者，音目同紐，韻謂同類，言五字詩一句之中，非正用重言連語，不得復用同韻同音之字，犯之即爲病；兩句之內，角徵不同者，考五聲大小之次，宮爲大，商角次之，徵羽又次之。平聲本有陰陽四聲，本於五音，咸出於自然，稍知呼吸文字，即能辨之。」又云：「宮商猶言平仄，爲文皆用宮商，猶言爲文皆用平仄，兩句之內，角徵不同，猶言兩句住句之字，一平一仄耳。」又「案《文心雕龍·聲律》篇云：『凡聲有飛沉，響有高下，雙聲隔字而每舛，疊韻雜句而必揆。』此亦『五字之中，音韻悉異，兩句之內，角徵不同』之證，足徵南朝文士，其論文章之聲病，固不減於沈隱侯也。」此論最精)。又謂前有浮聲，後須切響，律呂各適物宜，低昂奚容舛節，一簡之內，音韻盡殊，偶語之中，輕重悉異(沈約《宋書·謝靈運傳論》曰：「夫五色相宣，八音協暢，由於玄黃律呂，各適物宜，欲使宮羽相變，低昂舛

節，若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一簡之內，音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妙達此旨，始可言文。」阮芸臺作《文韻說》，亦引此語爲證。案此語亦精，所謂「前有浮聲」者，卽平韻也，所謂「後須切響」者，卽仄韻也，此亦文分平仄之證）。蓋叶韻貴調，必同聲相應；而摛辭貴偶，必異音相從。是猶簫管之音，首貴克諧；而琴瑟之音，不可專一。特語末韻詞，有譜可憑；句內聲病，涉筆易犯。故往往闕之斐然，而誦之拗格。推其失致，厥有二因：一則以拗詞自矜，致聲失其節；一則以連語相貫，致音涉於同（連語者，卽一語之中多用雙聲及疊韻之各字也）。故宣之於口，或音涉鈎輈；若繩之以文，則體乖排偶。此則彥和所謂「作韻甚易，選和至難」者矣（見《文心雕龍・聲律》篇）。

又　隋、唐之際，韻學日精：易四聲爲五音（齊、梁之間，僅以平上去入爲四聲，而平聲未分陰陽，然《隋書・經籍志》云：「梁有《五音韻》一卷。」五音之說，亦發明於六朝，特唐人始分陰陽爲二），合衆字爲一韻（如《廣韻》、《唐韻》諸書是，是爲韻書之祖）；審聲有唇舌喉齒之殊（《玉篇》末附《五音聲論》云：「東方喉聲，西方舌聲，南方齒聲，北方唇聲，中央牙聲。」《廣韻》亦曰：「唇聲淸，舌聲淸，齒聲、牙聲、喉聲俱濁。」《釋名》云：「天，坦也，以舌頭言之。」又「天，顯也，以舌腹言之。」又曰：「開唇言之，風，放也；合唇言之，風，氾也。」則舌聲唇聲之說，中國古籍亦有言之者矣。其說在六朝之前），合音有徵角宮商之異（《玉篇》末附《五聲論》云：「欲知商，開口張；欲知宮，舌居中；欲知角，舌縮卻；欲知徵，舌柱齒；欲知羽，撮口聚。」其說本於《管子》。鄒漢勛謂「上爲宮，陰陽平爲商角，去入爲徵羽。」引字調音，各有淸濁；孫氏《唐韻》曰：「引字調音，各自有淸濁」）。分類別等，咸造精微（分類者，卽同紐之字也，凡同紐之字，皆爲同類；別等者，卽同韻之字也，凡同韻之字，皆爲同等。故音韻有四等，一等洪大，二等次大，三四皆細，而四尤細，皆見江愼修《四聲淸切韻》）。然音學愈明，斯文韻愈密。故陰、何詩什，遂開近體之先；徐、庾文篇，無復單行之體。賦必叶律，送迎互換其聲；文必成章，進退遞新其格。推之沈、宋之詩，音中群雅；溫、李之文，勢若轉圜。或拗韻以協聲（據趙秋谷《聲調譜》，則古詩及拗體之詩，亦必協自然之律），或激昂以競響。然調有緩急，音有抗墮，科律所設，不可誣也。

又　況唐人之詩，紹古樂府。故「朝雨渭城」，聲可裂笛；「秋風汾水」，歌以寄思。中唐以降，競尙倚聲，繁促相宣，短長互用，按律譜譜，由詞制調。故聲轉于吻，則轆轤交往；辭靡于耳，亦短修互叶。觀《淸平調》進于李白，樂部傳歌；《菩薩蠻》撰于飛卿，歌筵競唱。是古人辭曲，暗合樂章。及大晟設官，宮聲羽聲判其制（此北宋之事）；蒙古宅夏，南曲北曲異其音。雖曼音俳曲，未克移風；而促韻繁聲，咸能入樂：此又文韻最精之證也。

又　然欲精文韻，厥有三端：一曰撰韻。三代以上，言各異聲，音區夏、楚，韻判《雅》、《南》。況百里之內，聲有不同；千年之中，語有遞轉。然古人用韻，多與今違；係本古音，非由叶韻（吳才老于《詩經》韻之殊於後世者，皆曰叶韻，非也）。故「儀」與「阿」叶，則「儀」讀爲「莪」（《詩・菁菁者莪》篇。其旁證則《洪範》「頗」與「儀」協，《管子》「磋」與「儀」協，《太玄》「頗」與「儀」協）；「下」與「滸」叶，則「下」讀爲「虎」（《詩・綿》篇。其旁證則《楚詞》「舞」與「下」協，「處」與「下」協，「渚」與「下」協）。「筵」音叶「秩」（《賓之初筵》篇），故「山」可叶「歸」（《東山》篇）；「今」音叶「茲」（《載芟》篇），故「塵」可叶「底」（《無將大車》篇）。又「閉」讀爲「鱉」，則潘、顏之作可征；「謳」讀爲「獄」，則曹、陸之詞可據。「岳」讀爲「獄」，則陸與司馬相符；「袂」讀爲「決」，則沈與江淹相合。及雙聲互轉，致古韻多淪（古韻之轉爲今韻，其故悉由雙聲，見《小學發微》）。後世韻書既設，通叶亦寬，然選韻必取同紐，作文必用今音。若昌黎之詩，以「城」叶「江」，杜牧之曲，以「信」叶「深」，姜夔以「陰」叶「雲」，陸游以「寄」叶「水」，或數韻通叶，或四聲失調，則又用韻之失矣。又古人作文，多用方音，《公羊》侈用齊言，《離騷》亦征楚語。雖律以雅言，韻訛實甚；然施之鄉國，音讀易諧。故徵之古昔，楚臣以土風協樂；驗之近代，宋人以里語入詞。特處封建之朝，則《國風》可齊《雅》、《頌》；値同文之世，則訛音甚于枘方。方音之用，詎免鄙倍之譏乎！二曰發音。文以代言，取肖神理。上古立言，罕用助語，欲傳語尾之餘音，則擇實詞爲虛用。故出言之際，軒輊異情，虛字一乖，判于燕越。一字之失，一句爲之蹉跎；一句之誤，通篇爲之梗塞。然實字必徵其義，虛詞必聆其音：故「只」爲語已之詞，用「只」則文氣下引（《說文》只字下云：「語已詞也，從口，象氣下引之形也」）；「乎」爲語餘之助，用「乎」則文聲上揚（《說文》乎字下云：「語之餘也，從兮，象聲上越揚之形也」）。「曰」、「曶」二字，咸爲出氣之詞（《說文》

「曰」字下云：「象口氣出也。」「曾」字下云：「出氣詞」）；「之」、「其」兩字，亦屬代詞之例。且「則」字「乃」字，同爲轉下之文，而意分緩急；「也」字、「耶」字，同爲終竟之詞，而語判信疑。義各有歸，淆用斯舛。若夫《周詩》以「伊」字爲起詞，《楚騷》以「羌」字爲轉語，《書》紀《皋謨》，則「事」字居言詞之間，《孟》論勇士，則「施」字爲發語之聲，使作者偶缺其文，則誦者不能成韻。又如「遑暇」重言，「庸何」并列，「期期」象口吃之聲，「耳耳」表不然之意，雖施諸縑墨，係屬費詞，然傳其聲貌，非此莫由。故詞氣之說，創于曾氏，而《音辭》之篇，著于之推，蓋頓挫異致，斯咏嘆殊情。至若「且」字用于《鄭詩》，「些」字見于《楚詞》，是猶元曲助字，純用方言。然助言偶舛，則餘韻失傳，釋詞之學，豈可忽乎？三曰選字。文字不同，各如其面，字各有音，施之或異。兩字相聯，或音判剛柔；兩義相符，或用分雅俗。故黃沙白草，發爲粗厲之音；海水天風，恍睹寂寥之境。銘功誦烈，其音大而宏；範水模山，其音清以遠。美人香草，其音婉轉而彌長；玉宇瓊樓，其音慷慨而激越。雜綺語則音多柔靡，誦軍歌則音入渾雄。文韻異同，各視其體。觀《甘泉》、《籍田》之篇，齋肅麗則；《長門》、《洛神》之作，哀怨清冷。《感舊》、《嘆逝》，乃《山鬼》之遺音；《西征》、《北征》，亦《涉江》之遺響。《九歌》懷楚，幽杳悲涼；《七發》諫吳，浩瀚清壯。蓋配字殊科，則吐詞異響。是以表章之文，雍容而叙致；碑誄之筆，悽愴而纏綿。書啓之作，必朗暢以陳詞；頌贊之篇，必琳琅而入誦。論說擅縱橫之筆，詞必類于蘇、張；箴銘以清壯爲工，聲必諧乎金奏。言如綸綍，乃詔冊之正宗；音涉哀思，乃賦騷之變體。其故何哉？則用字不同之故也。況復應制之文，多黃鐘、大呂之音；吊古之篇，傳《麥秀》、《黍離》之怨。賦物之篇，響逸而調遠；逞詞之作，鋒發而韻流。作者集字以成章，誦者循聲而得貌。此朱氏所由作《駢雅》，宋人所由輯《漢雋》也。綜斯三義，方可言文。或謂四聲乃古代所傳，五音特樂歌所用，文韻之說，近于拘牽。夫膠柱鼓瑟，刻舟求劍，以此言音，誠爲背古。然古人佩玉，行《肆夏》而奏《采齊》，伶工譜歌，上如抗而下如墮，小技猶然，況于文乎？是以宣尼聞樂，洋洋乎盈耳；師乙論音，累累如貫珠。推之曳履歌商，聲若出于金石；歙豳息蠟，音並合于籥章（見《周禮》）。是則論樂之理，通于論文，和聲之章，斯能鳴盛。觀史遷論文，自取曲終而奏雅；昌黎詮道，亦謂氣盛則言宜。妙達此旨，方可言文。昔梁元帝之論文也，謂「宮徵靡曼，唇吻遒會」（見《金樓子・立言》篇。又曰：「吟咏風雅，流連哀思，斯謂之文。」以證文筆之殊），劉彥和《文心雕龍》，亦曰「聲不失序，音以律文」（近世之書，若趙秋谷《聲調譜》，蔣氏《詞律》，以及阮芸臺《文韻說》，皆講文韻者必讀之書也），欲求立言之工，曷以此語爲法乎（古人之文，其可誦者文也，其不可誦者筆也，文筆不同，亦見阮氏《揅經室集》）。

結　構

劉勰《文心雕龍・附會》　何謂附會？謂總文理，統首尾，定與奪，合涯際，彌綸一篇，使雜而不越者也。若築室之須基構，裁衣之待縫緝矣。夫才量學文，宜正體製：必以情志爲神明，事義爲骨髓，辭采爲肌膚，宮商爲聲氣，然後品藻玄黃，摛振金玉，獻可替否，以裁厥中。斯綴思之恆數也。凡大體文章，類多枝派，整派者依源，理枝者循幹，是以附辭會義，務總綱領，驅萬塗於同歸，貞百慮於一致。使衆理雖繁，而無倒置之乖；群言雖多，而無棼絲之亂。扶陽而出條，順陰而藏跡，首尾周密，表裏一體，此附會之術也。夫畫者謹髮而易貌，射者儀毫而失牆，銳精細巧，必疎體統。故宜詘寸以信尺，枉尺以直尋，棄偏善之巧，學具美之績，此命篇之經略也。夫文變多方，意見浮雜，約則義孤，博則辭叛，率故多尤，需爲事賊。且才分不同，思緒各異，或製首以通尾，或尺接以寸附，然通製者蓋寡，接附者甚衆。若統緒失宗，辭味必亂，義脈不流，則偏枯文體。夫能懸識湊理，然後節文自會，如膠之粘木，豆之合黃矣。是以駟牡異力，而六轡如琴；並駕齊驅，而一轂統輻；馭文之法，有似於此。去留隨心，修短在手，齊其步驟，總轡而已。故善附者異旨如肝膽，拙會者同音如胡越，改章難於造篇，易字艱於代句，此已然之驗也。昔張湯擬奏而再卻，虞松草表而屢譴，並理事之不明，而詞旨之失調也。及倪寬更草，鍾會易字，而漢武歎奇，晉景稱善者，乃理得而事明，心敏而辭當也。以此而觀，則知附會巧拙，相去遠哉！若夫絕筆斷章，譬乘舟之振楫；會詞切理，如引轡以揮鞭。克終底績，寄深寫遠。若首唱桑華，而媵句憔悴，則遺勢鬱湮，餘風不暢。此《周易》所謂臀無膚，其行次且也。惟首尾相援，則附會之體，固亦無以加於此矣。贊曰：篇統間關，情數稠疊。原始要終，疎條布葉。道味相附，懸緒自接。如樂之和，心

聲克協。

佚名《文筆式・論體》 凡作文之道，構思爲先。亟將用心，不可偏執。何者？篇章之內，事義甚弘，雖一言或通，而衆理須會。若得于此而失于彼，合于初而離于末，雖言之麗，固無所用之。故將發思之時，先須惟諸事物，合于此者。既得所求，然後定其體分。必使一篇之內，文義得成；一章之間，事理可結。通人用思，方得爲之。大略而論，建其首，則思下辭而可承；陳其末，則尋上義不相犯；舉其中，則先後須相附依，此其大指也。若文繫于韻者，則量其韻之少多。若事不周圓，功必疏闕。與其終將致患，不若易之于初。然參會事情，推校聲律，動成病累，難悉安穩。如其理無配偶，音相犯忤，三思不得，足以改張。或有文人，昧于機變，以一言可取，殷勤戀之，勞于用心，終是棄日。若斯之輩，亦膠柱之義也。又文思之來，苦多紛雜，應機立斷，須定一途。若空勘品量，不能取捨，心非其決，功必難成。然文無定方，思密通變，下可易之于上，前得回之于後。研尋吟咏，足以安之；守而不迻，則多不合矣。然心或蔽通，思時鈍利，來不可遏，去不可留。若也情性煩勞，事由寂寞，強自催逼，徒成辛苦；不若韜翰屏筆，以須後圖，待心慮更澄，方事連緝。非止作文之至術，抑亦養生之大方耳。

又《定位》 凡制於文，先布其位，猶夫行陣之有次，階梯之有依也。先看將作之文，體有大小。又看所爲之事，理或多少。體大而理多者，定制宜弘；體小而理少者，置辭必局。須以此意，用意準之。隨所作文，量爲限定；既以定限，次乃分位；位之所據，義別爲科；衆義相因，厥功乃就。故須以心揆事，以事配辭。總取一篇之理，折成衆科之義。其爲用也，有四術焉：一者分理務周，二者叙事以次，三者義須相接，四者勢必相依。理失周，則繁約互舛；事非次，則先後成亂；義不相接，則文體中絕；勢不相依，則諷讀爲阻。若斯並文章所尤忌也。故自於首句，迄於終篇，科位雖分，文體終合。理貴於圓備，言資於順序，使上下符契，先後彌縫。擇言者不覺其孤，尋理者不見其隙，始其宏耳。又文之大者，藉引而申之；文之小者，在限而合之。申之則繁，合之則約。善申者，雖繁不得而減；善合者，雖約不可而增。皆在於義得理通，理相稱愜故也。若使申而越其義，合而遺其理，疎穢之起，實在於茲。此固文人所宜用意。或有作者，情非通晤，不分先後之位，不定上下之倫，苟出胸懷，便上翰墨，假相聚合，無所附依，事空致於混淆，辭終成於隙碎。斯人之輩，吾無所裁矣。

又 篇既連位而合，位亦累句而成。然句無定方，或長或短。長有逾於十，如陸機《文賦》云：「沈辭怫悅，若遊魚銜鉤而出重淵之深；浮藻聯翩，若翰鳥纓繳而墜曾雲之峻。」短有極於二，如王褒《聖主得賢臣頌》云：「翼乎，若鴻毛之順風；沛乎，若巨鱗之縱壑。」在於其內，固無待稱矣。然句既有異，聲亦互舛，句長聲彌緩，句短聲彌促，施於文筆，須參用焉。就而品之，七言已去，傷於大緩；三言已還，失於至促。準可以間其文勢，時時有之。至於四言，最爲平正，詞章之內，在用宜多。凡所結言，必據之爲述。至若隨之於文，合帶而以相參，則五言、六言，又其次也。至如欲其安穩，須憑諷讀，事歸臨斷，難用辭窮。

李流謙《得通鑑一綱目一發明管見各一歡忭而書》 文章雖有義理，苟無綱紀條貫，終不免錯雜厖亂，讀之使人厭倦茫昧，卒不見夫正道大路之歸向，京師都會之止泊。

魏天應編，林子長箋解《論學繩尺・論訣》 全篇總論：論頭恰似初狀，題有是處，有不意處，當且含洪說，不可說太盡，不可說太直，不可說太泛，亦不可太拘。題下或本意起，或用證起，或辨難起，或連論頭便徑說去。本意起，貴乎轉換，不要重複；用證起，貴乎的切，不要牽強，不可叢雜；辨難起，貴乎是當，不可泛講，連論頭下徑說去，貴乎有議論，不可率略。論腹接乎題下之間，此乃要眼所在，過度處在此，引上生下入末意處，不要勾得做段，一節高一節，自然有末意，上也。

又 論頭：論頭乃一篇綱領，破題又論頭綱領，兩三句間要括一篇意。承題要開闊，欲養下文，漸下莫說盡爲佳，欲抑先揚，欲揚先抑，最嫌直致無委曲。講題舉題，只有詳略兩體，前面意說盡，則舉題當略；前面說未盡，則舉題當詳。繳結收拾處，要緊切，前後相照。

又 論項：題下多有體，先看主意如何，卻生一議論起來。或行數句淡文，或立意用事起，或設疑反難起。要之，初學發軔設疑爲易，後用事證佐則不枯。

又 論心：如漢唐君臣論，以帝王君臣作權衡。如荀揚論以孔孟作權衡，如帝王論用天地譬喻等形容。

又 論腹：鋪叙要豐贍，最怕文字直致無委曲，欲抑則先揚，欲揚則先

抑，中間反覆，惟意所之。大概初入須是要寬緩，結殺處要得緊而又緊。

又　論腰：變態極多，大凡轉一轉，發盡本題餘意。或譬喻，或經句，或借反意相形，或立說斷題，如平洋寸草中突出一小峯，則聳人耳目。到此處文字，要得蒼而健，聳而新，若有腹無腰，竟轉尾，則文字直了，殊覺意味淺促。

又　論尾：如第八韻賦相似。賦末韻多有警語，如俳優散場相似，前輩所謂打猛渾出，却打猛渾入。或先褒後貶，或先抑後揚，或短中求長，或衆中拈一，或以冷語結，或以經句結，但末稍文字最嫌軟弱，更須百丈竿頭復進一步(林之起嘗曰：論者，卵也。或者則曰：不過要圓子，謂命題似黃，立意似清，行文似幕，造語似殼，意要包題，文要涵意，語要藏文，故黃在清裏，清在幕裏，幕在殼裏。向無爾多包裹，則不成卵，何有於圓。陳國俊曰：〔南渡前人〕論似卵，卵本圓，故論亦要圓。圓則有首尾，題似黃，黃本濁，濁則不冷淡；清本清，故意亦要清，清則不混雜；幕薄而微見其清，故文亦要薄而微，見其意而不晦焉。殼硬而外護其幕，故語亦要雄健；而外護其文，則不至於委靡而衰薾焉)。

又　諸先輩論行文法：厚齋馮公(椅)論一篇之體：「鼠頭欲精而銳，豕項欲肥而縮，牛腹欲肥而大，蜂尾欲尖而峭。」又云：「論題有問人物優劣者，若必與之辨優劣，則其說難得出倫。又有置優劣於不足辨而別立一議論者，如徐邦憲公卿賢良文學之議孰優，陸唐老開元輔佐孰賢論是也。此格最高。」又云：「破題貴簡而切當，含蓄而不晦。一句兩句破者，上也；其次三句，又其次四句者，漸爲不得已。破題上所用字，皆是一篇之骨，無虛下者，後面亦須照應。」又云：「破題上當只用題目上字者，須就用，不須外求字代之。蓋其字，自是一題之主，若別求字代，非惟難得適用，亦緣破題之後，又不可不用題上主字者，又要回顧破題字，則自有妨筆處。」又云：「破題以下數句極難，最要明快，轉得怕緩，緩便喫力，言幾句要着工，這裏不起人意便費力。承題最要起時提掇得是，若是時，後面自不費力，這裏差了，便一向費力。」又云：「小講處最怕緊，怕繁絮，最要徑捷去得快，却不得苟簡，不可失之直。又怕幾句疊排文字，每結句之乎者也，要照前後，不可重了。小講中又怕意思頭項多，便爲他累，纔到中間，旋旋入其他意來者，便喫力。要知利害，可節則節，可總則總。小講中且要斟酌詳略，恐是實事題便要入題，最忌前後重複。或前面已詳，則入題處便得省文法；或未詳，則入題處却不可略。」又云：「冒頭於破題上，不曾用得題目上字，則於一兩行後必着入，又却不可驟，若驟，則又圭角須漸漸引入，方渾融。若不來中間入，則須就承題直上，主意亦然。破上未見，則承後漸漸轉入可也。冒子中自破而下纔數句，或一二行、三四行便入題者，須斟酌，蓋是題目恐有難說者，亦有當叙源流者，則承後略包幾句，便與他入題。然只是史題如此。冒子布置，便是講題規模，又忌有重複語意。冒子中語，最忌圭角，忌重滯，最宜渾融，宜輕峭，宜清快。」又云：「冒頭貴簡勁明切，圓活警策，不喫力，不費辭，不迂。」

李石《答遂寧傅燮秀才書》　文章先立機杼。機杼不立，而欲組織成文章，亦良難矣。

程端禮《讀書分年日程》卷二　讀韓文：自熟讀一篇或兩篇，亦須百徧成誦，緣一生靠此爲作文骨子故也。既讀之後，須反覆詳看，每篇先看主意，以識一篇之綱領。次看其叙述，抑揚輕重，運意轉換，演證開闔，關鍵首腹，結末詳略，淺深次序，既於大段中看篇法，又於小段中看章法，又於章法中看句法，句法中看字法，則作者之心不能逃矣。譬之於樹，通看則繇根至表，幹生枝，枝生華，葉大小次第相生，而爲樹。又折一幹一枝看，則又皆各自有枝幹華葉，猶一樹然，未嘗毫髮雜亂，此可以識文法矣。看他文，皆當如此看，久之自會得法。今日學文能如此看，則他日作文能如此作，亦自能如此改矣。然又當知有法而無法，無法而有法。有法者，篇篇皆有法也；無法者，篇篇法各不同也。所以然者，如化工賦物，皆自然而然，非區區模擬所致。有意於爲文，已落第二義。在我經史熟析理精，有學有識有才，又能集義以養氣，是皆有以爲文章之根本矣。不作則已，作則沛然矣。第以欲求其言語之工，不得不如此讀看耳，非曰止步驟此而能作文也。果能如此工程讀書，將見突過退之，何止肩之而已。且如朱子或問及集中文字，皆是用歐、曾法，試看歐、曾，曾有朱子議論否？此非妄言，若能如此讀書，則是學天下第一等學，作天下第一等文，爲天下第一等人，在我而已，未易與俗子言也。自此看他文，欲識文體有許多樣耳，此至末事一看足矣，不必讀也。

陳繹曾《文筌・古文譜四》　製：一、體段：起，貴明切如人之有眉

目；承，貴疏通如人之有咽喉；鋪，貴詳悉如人之有心胸；叙，貴轉折如人之有腹臟；過，貴重實如人之有腰膂；結，貴緊快如人之有手足。右六節大小，諸文體中皆用之。然或用其二，或用其三，四不可以，至於五、六、七可隨宜增減，有則用之，無則已之，若強佈擺，即入時文境界矣。其間起結二字，則必不可無者也。起結二法在作文家最爲難事，須將韓、柳二家諸體文字摘出起結，觀其變化手段，當自得之，非可言傳也。二、體式：叙事，叙事、叙言；記事，記事、記言；議論，論事、論理；辭令，應辭、問對。三、體製：製法九十字，【略】收潤法十字，連上製法共一百字。【略】右一百字作文活法，變化之妙盡在是矣。此譜不可以言傳，而可以心得，當於先輩作文時觀其用處而點識，所謂千學不如一見者也。

倪士毅《作義要訣序》 按宋初因唐制，取士試詩、賦（省題詩及八韻律賦）。至神宗朝，王安石爲相，熙寧四年辛亥，議更科舉法，罷詩、賦，以經義、論策試士，各專治《詩》、《書》、《易》、《周禮》、《禮記》一經，此經義之始也。宋之盛時，如張公才叔自靖義，正今日作經義者所當以爲標準。至宋季，則其篇甚長，有定格律。首有破題，破題之下有接題（接題第一接或二、三句或四句，下反接，亦有正說而不反說者），有小講（小講後有引入題語，有小講上段，上段畢有過段語，然後有下段），有繳結。以上謂之冒子，然後入官題。官題之下，有原題（原題有起語、應語、結語，然後有正段，或又有反段，次有結繳），有大講（有上段，有過段，有下段），有餘意（亦曰從講），有原經，有結尾，篇篇按此次序。其文多拘於捉對，大抵冗長繁複可厭，宜今日又變更之。今之經義，不拘格律，然亦當分冒題、原題、講題、結題四段。愚往年見宏齋曹公《宋季書義說》，嘗取其可用於今日者摘錄之，茲又見南窻謝氏、臨川章氏及諸家之說，遂重加編輯，條具於左，以便初學云。

又《作義要訣》 〔原題〕宏齋曹氏曰：「原題之體，其文當圓，其體當似論。前輩考校，多於題下看人筆端，須是見識高，看文字多，方於此有議論。慷慨之體，中間最不要露圭角，又不要作成段對文，只要參差呼喚，圓轉可觀，大抵是喚起之後，便應一應，結一結，然後正一段，反一段，又總繳結，此爲正體。其反說者，不必多，比正段宜減大半。又或有於正段後復作一段，或是引事，或是譬喻，如此議論，竟不必作反段亦可也。」〔講題〕愚按：舊義必有餘意及考經。今日固不拘此，然遇可用處，亦宜用之，但不必拘泥耳。宏齋論「餘意」「原經」二條，摘錄于後。變而通之，存乎其人。若用亦祇數句點綴足矣，不可失之太多也。

又 宏齋曹氏曰：「所謂餘意，乃是本題主意外，尚有未盡之意，則於此發之。須是意新，又不背主意，仍於主意有情，乃可這箇有數樣。本意所輕者，於此卻微與提起；本題頭緒多者，此處與貫而一之；本意作兩併不相關者，此處與發明之；本意有自本至效者，此又翻轉來言之。若只是本題意，又來說作一片，全無些斡運，則徒勞耳。」

又 又曰：「當初所以有原經者，須是說這箇題目其來歷次第如何，或是誰人做底事，他這事是如何，或是誰人說底話，他這話是如何，要推尋來因究竟，下梢結煞，方謂之原經也。第一要認他先後次序，倫理分曉，及提得箇血脈端正，然後擺布做來。且如大槩稱頌事實之題，當旁引事實，來證主意，分輕重呼喚，方引入本題，更自與他照應議論，然後結之。此格甚平正，初無難也。若是告戒之題，須要認他先後次序，如《太甲》上、中、下三篇，及《一德》之書，《盤庚》上、中、下三篇，周家《大誥》、《東征》、《召誥》、《營洛》、《多士》、遷商民，這箇先後之次截然，最要鋪擺仔細。又不但篇目次第，只一段中亦要分次第，不可截斷。如本題係是在前，則起頭宜作議論一喚，喚動即就題目說來，便就此解他正意，這回方纔迤邐轉去，尋後面事使去。云不特此爾，後面又作如此說，下梢又是如何，卻於本題後引來，擁從而結之，此一體也。如本題係是在後，則當起頭逐一原去其初是如何，中間又如何，乃引入本題，卻作一小片議論而結之，又一體也。引事不在多，只要精切。或得一句最切，只就此一句。發明全靠善於斡運耳。凡引事寧可眞而少，不可多而雜，最要識此意。要知大槩起頭多是引證，中間便當喚出出處，然後便當解意分曉結之。此又大槩原經之法也。」

又 〔結題〕宏齋曹氏曰：「結尾亦要識體格，不但用事證題而已。若本題係有大節目事體，則宜就此究竟到實結裏處結之，此爲議論到底，是一格也。本題用經句主張有來歷者，宜於結尾喚起出處，狀得分曉，此有根據，有首尾文字，是一格也。此外又有定格。說唐虞治體，宜以成王對之；說盤庚遷亳事，宜以周家化商事證之；皇極之說，宜以聖門事證之；二《典》三《謨》亦然。湯武征伐，宜相照證；周召告歸，可互參考；三后化商，皆要

相串。最宜識此意，其他方可泛引事證耳。又或本題中實有議論未盡，而道理實有當發揮者，又當作一段議論，不必用事，亦可也。引事之體，既引狀本題後，又須更喚一喚，以己意慷慨議論，斷制主意，教他響朗，然後結之。此可以見人筆力，宜耐心加工也。」

李夢陽《再與何氏書》 古人之作，其法雖多端，大抵前疎者後必密，半闊者半必細，一實者必一虛，疊景者意必二，此予之所謂法，圓規而方矩者也。沈約亦云：「若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一簡之內，音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即如人身，以魄載魂，生有此體，即有此法也。詩云：「有物有則。」故曹、劉、阮、陸、李、杜能用之而不能異，能異之而不能不同。今人止見其異，而不見其同，宜其謂守法者爲影子，而支離失眞者，以舍筏登岸自寬也。夫文與字一也，今人模臨古帖，即太似不嫌，反曰能書，何獨至於文，而欲自立一門戶耶？自立一門戶，必如陶之不冶，冶之不匠，如孔之不墨，墨之不楊耶！此亦足以類推矣。且仲默《神女賦》、《帝妃篇》「南遊日」、「北上年」四句接用，古有此法乎？「水亭菡萏，風殿薜蘿」，意不一乎？蓋君詩徒知神情會處下筆成章爲高，而不知高而不法，其勢如搏巨蛇，駕風螭，步驟即奇，不足訓也。

茅坤《文訣五條訓縉兒輩》 二曰布勢。勢者，一篇之起伏呼應、虛實、開闔大段處。勢欲其輕以揚，無令重滯；欲其疏以暢，無令窘澀；欲其雄以偉，無令單弱；欲其婉以遒，無令麤厲。令人讀之如雲之出岫，泉之下峽，而飄飄乎群仙之凌波以過斯，則文之善也。

朱荃宰《文通》卷二〇《編次》 《尚書》記言，《春秋》記事，以日月爲遠近，年世爲前後，鴈行魚貫，皎然可尋。至馬遷始錯錯爲篇，區分類聚。班固踵武，其間統體不一，名目相違，朱紫混淆，冠屨顚倒。列傳所編，惟人而已。龜策異物，輒同黔首，不其怪乎？且所記全爲志體，若與八書齊列，庶幾得其儕焉。孟堅一姓一傳，多出附餘。其事跡尤異者，則分入它部。故博陸、去病，昆弟異篇，外戚元后，婦姑分錄。至如元王受封於楚，至孫戊而亡，獨載一卷者，實由向、歆之助耳。但交封漢始，地啓列藩；向居劉末，職才卿士，昭穆既疎，家國又別。適使分楚王子孫於高惠之世，與夫荆代並編；析劉向父子於元成之間，與王京共列。方於諸傳，不亦類乎？又自古王室雖微，天命未改，故臺名逃債，尙曰周王，君未繫頸，且云秦國。況神璽在握，火德猶存。而居攝建年，不編《平紀》之末；孺子主祭，咸書《莽傳》之中，遂令漢餘數歲湮沒無睹。求之正朔，不亦厚誣。當漢之中興也，更始升壇改元。寒暑三易，作者乃抑聖公於傳內，登文叔於紀首，事等躋僖，位先不窋，蓋逐兎爭捷，瞻烏靡定。是以陳勝、項籍，見編於高祖之後；隗囂、孫述，不列於光武之前。而陳壽《蜀書》首摽二牧，次列先主，以繼焉璋。豈以蜀僞不遵恆例乎？《春秋》嗣子諒闇未踰年，而廢者既不成君，故不別加篇目。是以魯公十二，惡視不預，子嬰昌邑，因胡亥而得記，附孝昭而獲聞。而吳均《齊春秋》，乃以鬱林爲記，事不師古，其滋章之甚與！載觀《齊》、《隋》兩史，東昏猶在，而遽列和年；煬帝未終，而已編《恭紀》。苟欲取悅當代，遂乃輕侮前朝。行之一時，庶叶權道；播之千載，未爲格言。

袁黃《游藝塾續文規》卷二《鹿門茅先生論文・布勢》 勢者，一篇呼吸之概也。大將提百萬之兵以合戰，其要祇在得勢。得勢者，百戰百勝，學者爲文亦然。故予嘗讀《史記》，至項羽之救鉅鹿，其所引軍渡河，破竈沉舟，持三日粮，示卒無生還意已。而人皆死戰，無不一當百，呼聲動天地，諸侯旁觀者十餘壁，人人惴恐，卒之覆秦而霸諸侯者羽。能呼吸三軍之氣以馳驟之，其勢也。他如光武昆陽之戰，周瑜赤壁之戰，謝玄淝水之戰，皆然。大略善將兵者，操百萬之兵如左右手；善爲文者，累數千百言如探喉而出。舉業亦然。得其勢，則相題沿情，如風之掣雲，泉之出峽。蘇文忠所謂「行乎其所不得不行，止乎其所不得不止」是也。不得其勢，則語意窘澀，扣之不成聲矣。

又《文要布置》 文章最要相生次序，如先虛後實，先略後詳，此其常也。亦有先實後虛，先詳後略者，則其變也。知此布置，則文有起伏，有首尾輕重徐疾，各得其所，觀者不厭。

又《文要開闔》 一篇中自有開闔，一股中自有開闔。如欲抑先揚，欲揚先抑，正題先反，反題先正，皆是也。

又《文要照應》 照應則文字謹嚴，不至汗漫而不可收拾。然有起繳照應者，有前後照應者，有一股中自照應者，在人善用之耳。

又《文要詠嘆》 詠嘆文法，多施于先術。先詳之文以意盡，而若未盡，故再申數以詠嘆之，則文有餘波，不至索然無味。有一二句冷語詠嘆者，有五六句雄語詠嘆者，有流水聯詠嘆者，有兩實股詠嘆者，隨題而用不可熱。

又《論開講》 開講語不貴多。若槩括題旨而不傷于露，寬說事理而不傷

于浮，則善矣。

又《論股法》 有輕叙，有重發，有照應，有賓主，有反覆，有疑問，有流水，有推說，有鎖上，有起下，有轉換，有操縱，有一層上一層。

又《論過文》 要力量便捷，使人醒目。要識一篇筋骨字眼，勿以巧辭害意。

又《論小結》 要精神收拾，不要有閒語，大抵多與起講相照應。

又《論大結》 要議論識見，不要有套語；要蒼老簡當，不要有浮辭。如古文結緻處，發篇中未盡之餘思，透題外無窮之溢意，必有精神聚會可爲成法者。潛心玩之，自領其妙訣。自有文字以來，荆川大結最妙，可以爲法。人嘗謂古今文不相及，攻于古者必不宜于今。余以爲凡不宜于今者，皆得古之皮肉眉髮耳。若會識其精神，師其意不泥其迹，則何施而不可哉？故余所論多以古文爲則，觀者愼勿疑其泥古而不通也。

又《儆弦徐先生論文・破題》 破題者，破說題意。先將題意融會于心，卻作一句，或兩句破盡。如一章看重在某節，一節看重在某句，一句看重在某字。妙在一言破盡。命題主意，如剖物而見其中之所有也。若專以字破字，殊爲淺近可笑。

又《破承》 承者，接也。因破義渾融不得，捶出題目，故將破中緊要字樣揑住一兩箇，緊緊接下來。或正破，則反承；反破，則正承，順破，則逆承；逆破，則順承。不過三兩說最要明快斬截，如龍之抱珠而不脫，固不可纏繞，亦不可使破自破、承自承方是。

又《小講》 凡自破至承，皆就己意說題意。故用聖人賢者字是，我輩稱之也。起講以下，既用「若曰」、「謂夫」等字，便是我替聖賢說話了。聖人賢者字，一箇用不得。我替聖賢說話，必設以身處聖賢之地，而察其心，想像這一章書爲甚的說，初時怎麼開口。有上文則本上文來說，無上文則會本章本節本句意思。渾渾作一頭以爲大講章本，或對句散句皆可。務要立意超脫，句法高古，其轉入題處，最要精細輕巧，忌纏繞費力。又有用己意斷起者，劈頭但用「且自」、「今夫」等語，而無「若曰」字。此格多是問答題。及長題用之，初學未易以筆舌語也。大凡起語固不可浮泛不切，亦不可說殺題意，有礙大講。妙在舒徐謹飭，乃文章喉舌，操觚第一機軸也。

又《大講》 凡大講貴定間架，如木匠蓋房，先選好料，定下孰爲前柱。孰爲後簷，孰爲短柱。間架既定，裝修不難矣。文中分股主意，譬則間架也；措詞塡實，譬則裝修也。先把題意認眞，孰輕孰重，立定間架，然後組織成文，自不費力。然立柱嘗前虛後實，一步進一步，方有層疊。若前面實語占盡，後面空談無味，不惟主司見其單弱沒氣，作時亦自覺窘澀難成矣。且講中切忌套語，須要脫胎換骨，如前輩作《四皓論》曰：「留侯所假借者，取其不璅璅于時。」套也。若文字內有腐而套者，有奇而亦套者，腐套無庸論矣。卽如昆湖「服休服來」等語，星橋「猶天猶親」等語，自二公創說便奇，再說便套矣。譬之奕者，一局一新，不著陳迹，作者將求之胸中乎？將求之紙上乎？

又《過文》 過文乃文章命脈所係。前半篇意賴此收成，後半篇賴此提起。或散或對，最要存想。精到渾成，員活聯絡有情。若此處氣脈不接，雖前後文如錦繡，只似平中剪斷，不能成用者也。

又《首二比》 首二比，正文章初入講處。貴虛而不貴實，貴短而不貴長。然虛不可迂遠，短不可局促，開口便要見題旨，而又不可說盡。須有含蓄，有蘊藉，而又爽快不滯，則思過半矣。

又《三四比》 文至三四比，漸說開了。或架虛意，或立實柱，須精確切題。敷敷暢暢，固不可小家數樣。然亦當少帶些含蓄，略留些氣焰，與後面作地步。若兩半篇題目，則所賴以發，前半意思全在此處，雖大放手亦不妨。

又《五六比》 若一句滚作題，則第五六比，亦與三四比大同小異。但步驟愈進則氣象愈洪，惟立意與三四比不宜疊架耳。若兩半篇題則此二比，又係後半。開口處宜渾淪快辨，與首二比同。

又《七八比》 一篇文字，英華多在七八比上露之。若前面文如錦繡，而至此單弱，終是虎頭蛇尾，非全才也。善作者寧可韜光歛銳于前，至此卻以奇思粹語層見迭出，方爲作手。大抵文至終篇，氣宜長而不宜粗，理宜完而不宜雜，詞宜富麗而不宜腐冗，味宜委婉而不宜直率。至于八比既完，又當總會前文，詠嘆數句，或二小比于後，庶覺氣度從容，理趣完具，而爲大家手筆矣。

又《束題》 束題因大講說開，無所統束，卻作數句以收拾上文，如物之亂而用繩以束之也。有以己意斷束者，有就聖賢口氣自言自束者。相其文勢

用之，詞意不可同起講及大講，亦不可用馬籠頭套了。束之用「吁」者，慨嘆之詞也；用「夫」字者，承上接下之詞也；「是」、「蓋」者，就本文斷案之詞也；用「是」、「知是」、「可見」、「由是觀之」者，「是」字皆指本題；而「曰知」、「曰可見」者，乃就本題中又看出一段義理，申一步說也；用「是」、「則」、「誠如是」、「夫如是」等字者，「是」字亦指本題，而「則」字以下卻打轉題目上文正意，回頭一步說也。比如作《有朋自遠方來》，束云「誠如是，則成乎己者。亦有以成乎物，得于心者，亦有以及于人矣。」「作位天地」二句，束云「至此則體道之極功，聖人之能事而性由此出道，由此立教，由此行矣。」此類多看時文，自然得之。

又《結題》 結者，結斷之意。文已說盡，又自我訐斷一番，使有歸結。詞貴古而不貴麗，意貴婉而不貴直。有引證有學識固好，然不可誇多鬬靡，牽強攀援，反覺綳拽可笑。其文中固說過的話一句不可用。故善作者固不丟題浪說，亦不在題中纏繞，只是凌空駕馭，轉折變化。如全篇說人好，如堯舜周孔聖賢不可貶，以下雖極好，亦當尋些不是處，斷他全篇。說人不好，除桀紂幽厲亂賊不可褒，其餘，雖極不好也，當尋些好處救他。至于辨理之是非，論事之同異，咸倣此，名曰死中求活。他如理學題目，極難作結。如論德則求其修德之本，與德之究竟處；論業則權其立業之原，與業之配合處。最要見人之所不能見，言人之所不能言，如老吏斷案，兩造俱服，方是作手。若徒浮詞勦說，則無取于結也。

又《靜臺杜先生論文·立格》 爲文之有格式也，猶作室之有間架也。主司命題一，士以爲文，猶主人命材于匠以作室也。匠得所命之材，豈遽操斧斤而作之室哉？必先定其間架于圖焉，曰某處爲堂，某處爲廳事，某處爲門樓。其高也凡幾，其廣也凡幾，其深也凡幾。某材可以爲棟，某材可以爲柱，某材可以爲椽。蓋雖斧斤未操之先，而其間架之前後多寡，已瞭然定于圖象矣。故一舉斧斤，剋日而成室。士得所命之題，亦豈可遽操筆札而爲之文哉？必先定其格式于心焉，曰此經題當爲某格，其分截何在，其綱領何在，其節目何在。其始也，當提掇乎，不當提掇乎？其中也，當過接乎，不當過接乎？其終也，當繳轉乎，不當繳轉乎，當詠嘆乎，不當詠嘆乎？某兩股當略當藏，某兩股當詳當顯？語雖多，或當輕而講少；題語雖少，或當重而講多。蓋雖筆札未操之先，而其格式之繁簡斷續，已瞭然定于心胸矣。故一舉筆札，剋時而成文。或曰文之格凡幾？曰文格不可以數計也，吾姑舉其格之難而易者可推也。格之難凡幾？曰格之難，其凡有六：一曰滾格，二曰連珠格，三曰中紐格，四曰兩活扇格，五曰兩扇遙對格，六曰影喻格。其餘則不可勝計矣。有上生下格，有下承上格，有下明上格，有下原上格，有下贊上格，有上開下闔格，有上闔下開格，有上重下輕格，有上輕下重格，有上呼下應格，有輕引重釋格，有重本輕證格，有重證輕喻格，有重主輕賓格，有一頭兩脚格，有兩頭一脚格，有一頭兩腹一脚格，有一頭一項三腹一脚格，有頭虛脚實格，有三扇先奇格，有三扇先偶格。此皆格之易者，推類以盡其餘可也。知其難則易者可推也。曰六格之難何如？曰：一滾格，如明珠滾盤而不出于盤，有詳略而無斷續也。荆川先生《此謂國篇》、《由也升堂篇》、《亞飯干適楚篇》是也。大槩先提出本題，然後正講，六股足矣，不必以八股爲拘也。連珠者，如一線而穿八珠，珠雖有叙，而線則相連。若斷而不斷，若續而不續，中無過接之痕也。荆川先生《可以爲進半篇》、《清斯濯纓半篇》，可以意會也。中經格者，如對胸之衣而中用一紐，荆川先生《匹夫而有天下者篇》是也。兩活扇者如立則見其參于前二句題中，雖以立與分作兩小扇，而前面合起二小股，後面必又合詠二小股，前後圓活，不必拘定兩大扇死局也。兩扇遙對格者，前扇不作小股，惟用散文或長短句，或頂針語，或三疊文，一氣呵成，而無排偶直待後扇遙對之。荆川先生《君子喻于義篇》是也。影喻格者，如「譬如北辰」二句，題當以無爲天下歸作主，而間以氏居星拱點影于其中。若鏡中之花，水中之月也。知此六格，則此外無難格，而于文也思過半矣。是故有斐君子，必以立格之爲貴。

又卷五《了凡袁先生論文》 作大股當知起承轉合之法。幾句起，幾句承，幾句轉，幾句合，此章法也。毫不可紊，紊則重複雜亂之病出矣。庚戌會試，湯懋昭講「先行其言而後從之」云。【略】首二句是起，次二句是承，「由是」一句是轉，然後二句是合，極有次序。前一比以「道」字爲骨，董子曰「勉強以行道」；《書》曰「道積于厥躬」。今第二句云，「勉強以行之」；第六句云，「積諸躬」。皆不露「道」字，而暗以道相承也。後一比以「德」字爲骨，果行以育之，曰成于內，皆暗承「德」字。前輩作文，用句用字皆有來歷，不似今人之鹵莽也。丘瓊山在會試場中得王守溪卷，《讀〈孟子〉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王講「兼夷狄」云。【略】因掩卷而思「猛獸」句難對。徐觀王卷乃云，

【略】遂擊節嘆賞。前輩作者類有苦心，而閱者亦不草草如此。夫作文之法，有懇到之意，又須出之以冲夷；有切實之思，又須潤之以丹彩；有奇特之見，又須運之以渾融。故不特造理素意之難，而修詞亦未易也。一句未工，幾經椎鑿；一字未妥，累費推敲。寸心幾嘔，脩髯盡枯。文何容易哉！

又卷七《洪陽張先生論文》 破欲渾而切；承欲簡而盡；起講欲含蓄而冠冕；提掇欲明而爽正；講欲典雅而精透，清俊而渾健；過文欲員逸；小束欲有關鍵，有百尺竿頭更進一步之勢，有一唱三嘆之音；大束欲題外生意，有斷制而調古。

又 一篇如一股，一股如一句，此一氣呵成，如行空天馬，獨步文場矣。

又卷八《武叔卿論文》 骨者，體也。人之有是體也；骨爲之也。肌膚之生，生于骨；皮毛之附，附于骨。內而五臟六腑係于骨，外而四肢九竅倚于骨。骨具而體立，斯人之所以挺生也。骨之于文也亦然。布置者格也，舉其格而使之立者骨也。流衍者詞也，充其詞而使之健者骨也。是文之有骨，亦文之所恃以爲體者也。文而無骨，即神搖搖而無所依，氣飄飄而無所附。格又安能振？而詞又安能達乎？

又 骨切附于肉者也，要與肉相稱。若骨勝于肉，易失之寒儉；肉勝于骨，易失之肥穠。皆不爲佳。雖然，與其以肉勝也，寧以骨勝。蓋骨勝者，幹若瘠癯，而標猶清健。肉勝者，肌雖腴滿，而體覺癡肥。此表裏華實之大較也。

又 格者，體格也。文之有體格，猶屋之有間架也。作屋者鳩集材木，必不冒做，必先立一間架，定其高下幾何，淺深幾何，廣狹幾何。其材何者爲柱，何者爲梁，何者爲椽。一一料理停當，然後引之繩墨，絜之規矩，豎立起來，方成一座好屋。若不先定間架，便操斧斤，後來豎立時，必至顛倒錯亂，無所錯手。做文字亦如此。題目到手，便仔細思量，其綱領何在，其節目何在，其分截何在。頭上或該用提掇，不該用提掇，中間或該用過接，不該用過接，末後或該用收繳。不該用收繳。某處當重當詳，某處當輕當略，前後多寡，一一想定。使一篇大概，了然于胸中，然後下手做去，始得穩妥。若初時體格不定，做到中間，必至擾亂。即去反復改易，終不停當，以是知立格乃行文要務也。先輩杜靜臺論之極詳，余撮其大要如此。

又 文字初時布置，雖有定格；至于中間，離方遯員，生無化有，全要活法。如弈棊然，每一局各有一格，然其中離合進退，與攻擊應援，又自有變動而不拘，聯屬而無間。此局中之妙機也，不可不知。

朱鶴齡《愚菴小集・傳家質言》 昔人云先秦無段落，兩漢無排偶，此實不然。段落，文章之次第也，文無次第，則頭訖混殽，不成章法矣。偶句乃文之鋪排點綴處，鋪排點綴而氣行乎其間，但須相文勢所宜耳。若文勢須頓挫，而以單辭隻句承之，便瘠薄無力。八大家集中誠無駢儷之句，然吾於八大家，特師其法耳。文至今日，豈可全廢修辭，作枯木寒鴉之態。理本《六經》，法宗八家，而秦漢六朝諸史之菁華，皆供我鎔鑄，不更爲文章家之巨觀乎。

方以智《文章薪火》 吳萊立夫言，作文如用兵，有正有奇。正者文之法，奇者不爲法縛。千變萬化，坐作擊刺，一時俱起者也。及止部還伍，則肅然未常亂。

魏際瑞《與子弟論文》 「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兩句，起也；「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卻」三句結。《都人士》詩五章，卒章曰：「匪伊垂之，帶則有餘。匪伊卷之，髮則有旟」，單承第四章「垂帶而厲」、「卷髮如蠆」作結。《采綠》卒章「其釣維何」，亦單承三章「之子于釣」，半段作結。今之人則缺一不可也。

又 凝叔作《左傳兵謀》、《兵法》二篇。《兵謀》三十二段，使事七百三十五條，章法幻忽反若尺寸關鎖。《兵法》二十二段，直獵前篇，不別立格。別立格便膽怯，便手筆向低也。大家手筆如平原大海，不設奇異，而有至怪出沒其間。

魏禧《日錄》卷二《雜說》 又嘗論古樂府以跳脫斷缺爲古是已。細求之，語雖不倫，意却相屬。但章法妙，人不覺耳。然竟有各成一段，上下意絕不相屬者，却增減他不得，倒置他不得，此是何故？蓋意雖不屬，而其節之長短起伏合之，自成片段，不可得而亂也。語不倫而意屬者，辟如複岡斷嶺，望之各成一山，察之皆有脊脈相連；意不屬而節屬者，辟如一林亂石，原無脈絡，而高下疎密，天然位置可入畫圖。知此者，可與讀此文矣。

又 文之感慨痛快馳驟者，必須往而復還。往而不還，則勢直氣泄，語盡味止；往而復還，則生顧盼。此嗚咽頓挫所從出也。

唐彪《讀書作文譜》卷七《文章諸法》 淺深虛實。唐彪曰：文章非實不足

以闡發義理，非虛不足以搖曳神情，故虛實常宜相濟也。淺以指陳其大概，而深以刻劃其精微，故深淺不可相離也。又曰：淺深虛實雖古今文之大綱，然約略其概不出四端。有由虛入實，由淺入深挨序漸進者，有一實一虛、一淺一深相間成文者，此二者人皆知之。至于變體，則有前幅實義已盡，後幅不得不駕虛行空，或襯貼旁意，或推廣餘情者；有前半刻意深入，後半無可復深，不得不輕描淡寫，或援引古昔，或附帶他事者；此二者人少知之。然四者結構雖不同，而當理合宜則一也。能悟斯理，即可以盡淺深虛實之致矣。

又　開闔。唐彪曰：人皆以開闔爲文之要法，而不知最難知者開闔也。【略】諸法中而兼抑揚之致，或兼反正之致者是也。如賓主、擒縱、虛實、淺深諸法，皆對待者也，有對待而無抑揚反正之致，則賓主自賓主也，擒縱自擒縱也，虛實自虛實也，不可云開闔。惟對待中兼有抑揚反正之致，譬如水之逆風，風之逆水，一往一來，激而成文而波瀾出焉，乃眞開闔也。而惜乎其理之久晦也。就時藝論：有本股自爲開闔者，有二股共爲開闔者，有四股共爲開闔者，有通篇大開大闔者。得其法者，文多錯綜變化，有縱橫離闔之致焉。故開闔爲時藝要法也。

又　照應。唐彪曰：照應之理，以時藝言之，起講與一二股俱可用意，照後，五六七八與繳股俱可用意應前。即中幅亦可應前照後，無定式可拘也。時藝近體有一二股下先立數柱，後乃逐段應轉者，此亦時藝式也。以古文言之，唐宋古文亦多前半與後半相爲照應，宋策亦有前半立柱，而後逐段應轉者。然此等處，學之者多則不免落于谿徑。若周秦漢古文，其照應有異，多在閑處點染，不即不離之間超脫變化。雖然，若時藝又不可以周秦古文之法律之。

又　關鎖。柴虎臣曰：「鎖者，文勢至此極流，須用關鎖。如山翔水走，不得一鎖，使大氣結聚，必不成州縣市鎮也。文章若無關鎖，則隨筆所之，難免散漫之患。又有鎖上而復起下者，此又鎖而兼聯絡者也。」

又　分總。唐彪曰：文章有總有分，則神氣清而力量勝。故前總發者，後必分叙；前分叙者，後必總發。又有迭總迭分，錯綜變化者，此又古文中之化境也。

王士禎《池北偶談》卷一三《王秋澗論文》　元秋澗王惲述承旨王公論文語曰：「入手當如虎首，中如豕腹，終如蠆尾。首取其猛，腹取其楦穰，尾取其螫而毒也。」見本集。喬吉夢符論作今樂府法亦云：「鳳頭，豬肚，豹尾。大概起要美麗，中要浩蕩，結要響亮。」見《輟耕錄》。秋澗又記鹿菴先生曰：「前漢列傳多少好樣度，於後插一銘詞，篇篇是箇碑表墓誌。作者觀此足矣，不必他求也。」

李光地《榕村語錄》卷二九《詩文一》　某近得一作文之法，如有人有事可作文者，先將其人其事想出，我所欲語，既有所見，便信筆直書，達意而止。既成，且閣下一邊，過幾日再看，加之裁剪，有不明白者改之，意未足者補之，字眼冗泛者去之，務使詞加少而意加多，又有結構，畢竟可觀。

張謙宜《絸齋論文》卷五《評品》　《過秦論》上，如長江浩浩。其中洄瀾漩洑，互相助勢。前面叙諸侯兵力，正要襯起秦人；後面叙秦之彊盛，卻是襯出陳涉；中間議論帶叙事，字字含「仁儀不施，而攻守之勢異」，故末後一點便醒。若頭與尾不相照應，只是浮汎文字耳。平叙處俱有聲色，力量無一懈筆。首篇以蒼茫勝，後二篇卻委婉詳盡。

又　《伊尹論》荆川批「斷續」二字，亦未易解。蓋以伊尹本事與關合議論，相輔而行。正用議論，點入本事，略叙本事，旋聯議論。其互襯借勢處，謂之倏斷倏續，非文氣有截住另湊之謂也。要之，議論原以發明本事，原非泛說本事，所以實其議論，不在鋪張，能於夾縫裏做文章，血脈乃得疏暢。不然，題目正面數句可了，何以抒寫見地，此所謂文家三昧也。前半不露「伊尹」二字，卻都是伊尹精神本領，未入本事，便剔得七八分透。故正講處只輕點，不以天下動其心，從前全副本領精神俱見，不用塡廓意足氣足。學會此法，於文乎何有？

又　《秦論》一板立兩柱，又板分兩扇。讀之只覺其錯綜，何也？其用筆用意，有詳略虛實，逐段變化之不同耳。如取齊一段，說秦是如何，齊是如何，兩下影出箇巧字。取楚略不及楚事，只說空國而行，齊不乘其隙。有隙可乘，便是拙，卻又替他想出分兵掠邊之法，以補其拙，旁借苻氏正襯其拙。一邊實寫，一邊虛摹，遂使詳者不稠，略者不淡，最是運用過人處。

王之績《鐵立文起》後編卷七《論篇法》　《指南錄》曰：起講，正論之咽喉。若不着力，便充拓不開，爲題所窘。縱勉強成章，亦無精彩氣燄。古云「鼠頭欲其尖銳，豕項欲其肥壯」，正于此見之耳。須有原委，有考據，有含蓄，有識見，有力量。有即事影題抑揚起者，有就題立論形答起者，有引經

傳剔題字面起者，有推究源頭設爲問答起者，有論功效原始反終起者，有論事勢即此形彼起者，有論人物究其出處終身遂設爲抑揚起者，有鼠頭豕項相連說者，有鼠頭豕項各單用者。大抵鼠頭說得少，便接入題；豕項說得多，包藏腹內，提醒題頭。二法宜知也。

又　過文接起講而入論腹，乃血脈所在，尤當簡潔流利，嚴密渾融，使人讀去無痕。不覺爲講題者，方見高手。《論祖》曰：講題謂之論腹，貴乎圓轉議論，備講一題之意。然初入講處要過渡精密，與題下渾然，使人讀之不覺其爲講題也，方是高人手段。若講與題下作兩截去，則近乎舊矣。嘗疑陳公武、章公穎，論未嘗有腹，但題下便是講題。此正其高處，但人不知其入講耳。近鄭公昉亦從題下使說，云大類講題，而正講規模，則隱然不易，此正要仔細玩味，將他所長較我所短，則文字自然加進。大凡講題實事處，須是反覆鋪叙，方得句語圓轉。然論腹如四通八達之衢，最無繩墨。須時時繳歸主意，方得緊切。如小兒隨人入市，數步一回顧，則無至失路。若一去不復反，則人與兒兩失矣。學者最宜加審。至習熟縱橫，則不在是。

又　《指南錄》曰：論腹謂之大講，即牛腹也。凡引喻、點證、回顧、提醒、承遞、相因、插花、編籬、製錦、撮要十法，具在其中。何謂引喻？蓋援引他事以喻本題也。何謂點證？就本題中點某事某人以證耳。何謂回顧？是前面有何眼目，有何人物，提在先，後面反而顧也。何謂提醒？把本題上緊要字眼，先提出叫醒之。何謂承遞？乃遞遞講去，所謂「不然」、「又不然」、「雖然」、「猶未也」、「亦未也」、「凡夫」、「由是」、「又由是推之」、「又推之」等句可見。何謂相因？如上句云云，接句亦云云，一步進一步說去，與頂針文法相似。何謂插花？是用經史成語裝點，如貴人淡妝插翠。則美觀也。不拘安在何處，只要三五行一間，此法最難。摘採儷語短長之功不可無也。何謂編籬？其文勢片段，如破竹編籬；讀之起敬，如虛車題，《易》以明變等句，《太玄》法語等句。何謂製錦？組織成文，燦如錦繡，觀者動情，如《士窮見節義》題，有「隨波而逝者」等句。何謂撮要？因題中事故多，人物多，不能盡筆，只撮其緊關者爲論耳。如《山西諸將孰優》題，止錄出趙充國、蘇武二子，餘可類推。大要欲其壯而實，三段、五段、七段、九段，圓活巧變，方爲得體。

又　《矜式》云：論腹正如四通八達之衢，極無繩墨，須時時繳歸正意。有照應無重贅，有起伏無斷截，體清而不冗，詞切而不浮，意新而不俗，事常而不怪。不然，雖爲豐贍，實則補納矣。

又　《論祖》曰：講後使證，此論之常格也。而今之名家則不拘，多于題下便使事引證，正講後但隨事議論。則或證之，而正使事證題蓋寡。然學論者亦不可不依常格，至縱橫習熟，則在人焉。然使事亦須要立意簡徑，句語清奇。若一事敷衍作一段，則非今之體矣。故善使事者，但一二句至三五句，而題意已瞭然。前輩嘗謂「學使事，不可反爲事使」，此至論也。

又　《指南錄》曰：論束，收足一篇議論，而詠歎其旨意，謂之蜂尾。欲其決而利。如繳轉無力，結煞不到，一篇精神便弱矣。是故有援引結者，有比形結者，有推原推廣結者，有就本題意旨上結者，有連大結一套結者，有繳轉破題語句用「故曰」云云結者。

又　《論祖》曰：論結，正論關鍵之地，尤要造語精密，遣文順快。蓋精密則有文外之意，使人窮之而益不窮；順快則見才力不乏，使人讀而有餘味。意在不窮，文益有味，終篇而三歎矣。人多于結尾之餘，才力窘乏，則謂論之用工不在于尾，此殆未爲知論者也。凡爲論，未舉筆之先，而一論之規模已備于胸中。若逐段索意，逐意彫詞，即語語秦漢，未免疊牀架屋矣。凡結尾當如何反覆，如何議論，已寓深意於論首。故一篇之意，首尾貫串無間斷處，文有餘意而意不盡。文至講後而始思量結尾，則意窮而復求意，必無是理。縱求得新意，亦不復渾然矣。此作論之病，不可不察。

又　《指南錄》曰：論大結不一，要與文大結不遠。有推廣者，有引證者，有推高一層意者，有作勉人意者，有探本意者，有因此論彼者，有引經傳證者，有影題說意者，有微抑而又揚者，有全褒而全貶者，有先褒後貶者，有前貶後褒者，有因事論行者，有因古慨今者。有結止二三行者，亦有無大結者。惟百尺竿頭更進一步，始得。

又　或曰：按昔人論法，有曰理、弊、工、效，有曰鼠頭、豕項、牛腹、蜂尾。然先時論破，以一二句爲佳，今時有兩肩對破者，有不用破而直入題者，有無破無承、無斷無續、一直說下者，有不用理、弊、工、效而理、弊、工、效自寓者。先時多用三疊、九疊、十三疊、十五疊，近時又有不用疊法，信手平鋪波瀾起伏者。總之，不可執定成法。李延平所謂「借他題目，說自家道理」是也。但要首尾相顧，一氣呵成，自有五步一樓，十步一閣

之妙。

又卷八《表通論》 或曰：大凡四六格，上句起，下句應，最要呼答有情。如元厚之云：「忠氣貫日，雖金石而爲開；讒波稽天，孰斧斤之敢闕。」上句忠氣貫日，則與「金石爲開」有情，可以相襯；「讒波稽天」，則與「斧斤」似無干涉矣。此四六之病也。丁謂云：「補仲山之衮，雖曲盡于巧心，調傅說之羹，終難偕乎衆口。」二句如出一線，此呼答之有情者。

又 表斷句要有力，如柳子厚《謝官》乃云：「戴巨鰲之山，本知恩重；泛大鯨之海，但覺魂搖。」凡此樣表，須有此樣句，方能動人。

又 對待之法有六：曰正名對，天地日月是也；曰類對，瓊琚、玉石是也；連珠對，明明、赫赫是也；借字對，伍相、千軍是也；（伍是姓，千是數。）就句對，「一麾伍部，餘十載以臨民；白首丹心，歸彤庭而遇主」是也；不對之對，「自有生民以來，未如今日之盛」是也。

又《篇法》 或曰：起猶龍頭，欲其嚴整；接猶豹項，欲其健警，鋪叙猶豕腹，欲其肥潤；收拾猶鳳尾，欲其峭麗。

又 《名山業》曰：「題緒甚紛，能綜成一片，而色色天然。」

又 抒寫故實，都用虛籠之法。

又 用古不堆，想其運筆之妙。

又 轉筆處，有一篇如一句之妙，此四六中所難。

又 妙在俳偶中曲折自如。

又 縱橫中寓法則，開後來多少手眼。

又 用散法爲序，表中變體。

又 王懋公曰：往讀《易》而得文訣焉。《上繫》曰「參伍以變錯綜。」其數俳偶如此，則長短不一，體方而語圓矣。

馬榮祖《文頌上·布勢》 乘利處強，祇爭先著。向背高下，位置斟酌。呼吸決機，捷於矢躍。霏霏雪飛，彌漫布濩。銳曲方圓，亦隨所託。不見魚復，亂石錯落。

又《動脈》 精氣遠注，腠理入微。虛和導引，宛轉不迷。一縷暗接，百派自歸。草蛇灰綫，覺者其誰？叱吸欲鳴，聲息相吹。忽現忽伏，若導若追。

又《賓主》 晚行秋江，微風漸作。突湧光怪，金蛇拏攫。百千萬億，噴吐廉愕。磨牙吞舟，相顧錯愕。舉頭見月，幻影假託。誰主誰賓，一笑寥郭。

又《疎密》 靈雨颯集，花飛亂紅。或疎或密，飄瞥西東。誰與位置？分合隨風。密如縟繡，疎若驚鴻。渾忘色相，游戲神通。霹靂在手，粉碎虛空。

又《波瀾》 洞庭如何？風挾蛟鼉。前波欲出，後浪已過。勢如萬騎，空際揮戈。雲根倒拔，天容醉酡。風迴瀾急，驚簇盤渦。清光湧出，君山一螺。

又《開遮》 如不欲出，又不及藏。疎林閃月，乍陰乍陽。蔽虧隱射，淩亂迴翔。將無姮娥，初整新妝。玉匣半啓，鏡洩清光。斂衽而退，恍墮渺茫。

又《往復》 鶴籠開時，月明於晝。素翮孤騫，碧雲穿透。懊惱看遲，空庭搔首。天宇沈沈，影和月瘦。寥唳一聲，風驚雲皺。百折千迴，欲去還留。

又《斷續》 青山重重，白雲容容。中有神龍，出沒千峯。若斷若續，杳然空蹤。唯餘雲氣，解駮橫縱。蒼茫延佇，何處飛鐘？隨風近遠，眞意溶溶。

又《委曲》 梯棧鈎連，一綫蟻逐。下如汲井，重足瑟縮，緣綆而出，飛猱升木，仰望前山，舉肱可伏。已進忽隱，旋如轉軸。萬折及顚，江山在目。

又《梳櫛》 思鬱於雲，理紛於髮。鬱則達之，深或握之。紛則撥之，結或刷之。其初分之，其既括之。折之奪之，已復脫之。搔癢麻姑，韓碑杜律。

又《擺脫》 自行自止，獨往獨來。點塵不著，重門洞開。倚樓長嘯，明月入懷。便欲仙去，閶闔直排。騎風躡電，噓雲噴雷。齊州九點，海水一杯。

又《組織》 星經宿緯，天機地軸。一縷心思，飛梳追逐。軋軋聲驚，飢鳳啄玉。由來天孫，不受迫促。張騫乘槎，纔一寓目。怪彼襞積，韈綫相續。

又《聯絡》 隱脈潛通，元神灌注。手捍頭目，不召而赴。空山秋鐘，千巖遠度。妙合自然，理絕依附。深意如環，宛轉毫素。有時橫絕，掉頭不顧。

梁章鉅《退庵論文》 黃唐堂曰：吾友宋介山善古文，每喜以不結爲結，言後人文字之不及秦漢者，所爭在結處，凡結處須乘勢結之。【略】言文之結如果之結，花過即果，過後即不果。又言結之難，譬狂風中重舟重載落帆，又如盲人騎馬，皆非深於文者不能道。

曾國藩《日記·咸豐九年八月初九日》 思古文之道，謀篇布勢是一段最大工夫。《書經》、《左傳》，每一篇空處較多，實處較少；旁面較多，正面較少。精神注于眉宇目光，不可周身皆眉，到處皆目也。綫索要如蛛絲馬迹，絲不可過粗，迹不可太密也。

陳澹然《晦堂文鑰・鍊局》 作文如戰鬥，戰鬥之法等於外交，非縱橫之才，莫克通其意。以文譬之，一篇之局，即兵事外交之大局也。作文必就題審局，亦若兵家審地勢以定兵謀，外交家必就列國之勢以爲操縱，此定理也。一篇主意，譬之兵事，則爲主帥；譬之外交，則爲主國。主帥既定，必得偏裨前後左右以擁衛之；主國雖強，必得友邦內外聯絡以保持之。此即爲文正意之外，必得上下旁側以輔助之之義也。《易・繫辭》曰：「陰陽不測之謂神。」文之爲法，不外陰陽。故欲正必先反，欲抑必先揚，幾反幾正，幾抑幾揚，即老氏「欲取姑予，欲翕故張」之義。神妙不測，而陰陽之道盡矣。陰陽之道盡，而兵事外交不外是矣，奈何拘守一意？有主帥而無裨將，有主國而無友邦，有不望風敗潰者哉！夫天下無無法之文，亦無一定之法。鍊局苟精，則文成而法自立，亦若兵事外交，虛實進退，不可捉摸而自成一局，知此者可與論天下矣，文何有焉？

技巧

《論語・衛靈公》 子曰：「辭達而已矣。」

《墨子・小取》 辟也者，舉也，物而以明之也。侔也者，比辭而俱行也。援也者，曰：「子然，我奚獨不可以然也？」推也者，以其所不取之同於其所取者，予之也。是猶謂也者，同也；吾豈謂也者，異也。

又 夫物有以同，而不率遂同。辭之侔也，有所至而正。其然也，有所以然也；其然也同，其所以然不必同。是故辟、侔、援、推之辭，行而異，轉而危，遠而失，流而離本，則不可不審也，不可常用也。故言多方，殊類異故，則不可偏觀也。

《荀子・非相》 談說之術，【略】分別以喻之，譬稱以明之。

《淮南子・要略》 假象取耦，以相譬喻。

《禮記・曲禮》 毋雷同。

王充《論衡・藝增》 紂雖惡，民臣蒙恩者非一。而祖伊增語，欲以懼紂也。故曰：「語不益，心不惕；心不惕，行不易。」增其語欲以懼之，冀其警悟也。蘇秦說齊王曰：「臨淄之中，車轂擊，人肩磨，舉袖成幕，連衽成帷，揮汗成雨。」齊雖熾盛，不能如此。蘇秦增語，激齊王也。祖伊之諫紂，猶蘇秦之說齊王也。

又 賢聖增文，外有所爲，內未必然。何以明之？夫《武成》之篇，言「武王伐紂，血流浮杵。」助戰者多，故至血流如此，皆欲紂之亡也。土崩瓦解，安肯戰乎？然祖伊之言「民無不欲」，如蘇秦增語。《武成》言「血流浮杵」，亦太過焉。死者血流，安能浮杵？案武王伐紂於牧之野。河北地高，壤靡不乾燥；兵頓血流，輒燥入土。安得杵浮？且周殷士卒，皆齎盛糧，無杵臼之事；安得杵而浮之？言血流杵，欲言誅紂，惟兵頓士傷，故至浮杵。

又《自紀》 充書不能純美。或曰：「口無擇言，筆無擇文。文必麗以好，言必辯以巧。言瞭於耳，則事味於心；文察於目，則篇留於手。故辯言無不聽，麗文無不寫。今新書既在論譬，說俗爲戾，又不美好，於觀不快。蓋師曠調音，曲無不悲；狄牙和膳，肴無澹味；然則通人造書，文無瑕穢。《呂氏》《淮南》，懸於市門，觀讀之者，無譬一言。今無二書之美，文雖衆盛，猶多譴毀。」答曰：「夫養實者不育華，調行者不飾辭；豐草多華英，茂林多枯枝。爲文欲顯白其爲，安能令文而無譴毀？救火拯溺，義不得好；辯論是非，言不得巧。入澤隨龜，不暇調足；深淵捕蛟，不暇定手。言姦辭簡，指趨妙遠，語甘文峭，務意淺小。稻穀千鍾，糠皮太半，閱錢滿億，穿決出萬。大羹必有澹味，至寶必有瑕穢，大簡必有大好，良工必有不巧。然則辯言必有所屈，通文猶有所黜。言金由貴家起，文糞自賤室出。《淮南》、《呂氏》之無累害，所由出者，家富官貴也。夫貴，故得懸於市；富，故有千金副。觀讀之者惶恐畏忌，雖見乖不合，焉敢譴一字？」

王符《潛夫論・釋難》 潛夫曰：「夫譬喻也者，生于直告之不明，故假物之然否以彰之。物之有然否也，非以其文也，必以其眞也。」

又《交際》 不隨俗而雷同，不逐聲而寄論。

陸機《文賦》 或仰偪於先條，或俯侵於後章。或辭害而理比，或言順而義妨。離之則雙美，合之則兩傷。考殿最於錙銖，定去留於毫芒。苟銓衡之所裁，固應繩其必當。或文繁理富，而意不指適。極無兩致，盡不可益。立片言而居要，乃一篇之警策。雖衆辭之有條，必待茲而效績。亮功多而累寡，故取足而不易。或藻思綺合，清麗芊眠。炳若縟繡，悽若繁絃。必所擬之不殊，乃闇合於曩篇。雖杼軸於予懷，怵他人之我先。苟傷廉而愆義，亦雖愛

而必捐。或苕發穎豎，離衆絕致。形不可逐，響難爲係。塊孤立而特峙，非常音之所緯。心牢落而無偶，意徘徊而不能揥。石韞玉而山暉，水懷珠而川媚。彼榛楛之勿翦，亦蒙榮於集翠。綴《下里》於《白雪》，吾亦濟夫所偉。或託言於短韻，對窮跡而孤興。俯寂寞而無友，仰寥廓而莫承。譬偏絃之獨張，含清唱而靡應。或寄辭於瘁音，言徒靡而弗華。混妍蚩而成體，累良質而爲瑕。象下管之偏疾，故雖應而不和。或遺理以存異，徒尋虛以逐微。言寡情而鮮愛，辭浮漂而不歸。猶絃幺而徽急，故雖和而不悲。或奔放以諧合，務嘈囋而妖冶。徒悅目而偶俗，故聲高而曲下。寤《防露》與《桑間》，又雖悲而不雅。或清虛以婉約，每除煩而去濫，闕大羹之遺味，同朱絃之清氾。雖一唱而三歎，固既雅而不豔。若夫豐約之裁，俯仰之形，因宜適變，曲有微情。或言拙而喻巧，或理樸而辭輕，或襲故而彌新，或沿濁而更清，或覽之而必察，或研之而後精。譬猶舞者赴節以投袂，歌者應絃而遣聲。是蓋輪扁所不得言，故亦非華說之所能精。

李充《翰林論》 或問曰：「何如斯可謂之文？」答曰：「孔文學之書，陸士衡之議，斯可謂成文也。」

裴松之《上三國志注表》 竊惟纘事以衆色成文，蜜蜂以兼采爲味，故能使絢素有章，甘逾本質。

顏之推《顏氏家訓・文章篇》 古人之文，宏材逸氣，體度風格，去今實遠，但緝綴疎樸，未爲密緻耳。今世音律諧靡，章句偶對，諱避精詳，賢於往昔多矣。宜以古之制裁爲本，今之辭調爲末，並須兩存，不可偏棄也。

又 沈隱侯曰：「文章當從三易：易見事，一也；易識字，二也；易讀誦，三也。」邢子才常曰：「沈侯文章用事，不使人覺，若胸臆語也。」深以此服之。祖孝徵亦嘗謂吾曰：「沈詩云『崖傾護石髓』，此豈似用事耶？」

劉勰《文心雕龍・麗辭》 造化賦形，支體必雙，神理爲用，事不孤立。夫心生文辭，運裁百慮，高下相須，自然成對。唐虞之世，辭未極文，而皋陶贊云，「罪疑惟輕，功疑惟重」；益陳謨云，「滿招損，謙受益」。豈營麗辭，率然對耳。《易》之文繫，聖人之妙思也。序乾四德，則句句相銜；龍虎類感，則字字相儷；乾坤易簡，則宛轉相承；日月往來，則隔行懸合；雖句字或殊，而偶意一也。至於詩人偶章，大夫聯辭，奇偶適變，不勞經營。自揚、馬、張、蔡，崇盛麗辭，如宋畫吳冶，刻形鏤法，麗句與深采並流，偶意共逸韻俱發。至魏晉群才，析句彌密，聯字合趣，割毫析釐。然契機者入巧，浮假者無功。故麗辭之體，凡有四對：言對爲易，事對爲難，反對爲優，正對爲劣。言對者，雙比空辭者也；事對者，並舉人驗者也；反對者，理殊趣合者也；正對者，事異義同者也。長卿《上林賦》云「修容乎禮園，翱翔乎書圃」，此言對之類也；宋玉《神女賦》云「毛嬙鄣袂，不足程式，西施掩面，比之無色」，此事對之類也；仲宣《登樓》云「鍾儀幽而楚奏，莊舄顯而越吟」，此反對之類也；孟陽《七哀》云「漢祖想枌榆，光武思白水」，此正對之類也。凡偶辭胸臆，言對所以爲易也；徵人資學，事對所以爲難也；幽顯同志，反對所以爲優也；並貴共心，正對所以爲劣也。又以事對，各有反正，指類而求，萬條自昭然矣。張華詩稱「遊鴈比翼翔，歸鴻知接翮」，劉琨詩言「宣尼悲獲麟，西狩泣孔丘」，若斯重出，即對句之駢枝也。是以言對爲美，貴在精巧；事對所先，務在允當。若兩事相配，而優劣不均，是驥在左驂，駑爲右服也。若夫事或孤立，莫與相偶，是夔之一足，跲踔而行也。若氣無奇類，文乏異采，碌碌麗辭，則昏睡耳目。必使理圓事密，聯璧其章。迭用奇偶，節以雜佩，乃其貴耳。類此而思，理斯見也。贊曰：體植必兩，辭動有配。左提右挈，精味兼載。炳燦聯華，鏡靜含態。玉潤雙流，如彼珩佩。

又《練字》 夫文象列而結繩移，鳥跡明而書契作，斯乃言語之體貌，而文章之宅宇也。蒼頡造之，鬼哭粟飛；黃帝用之，官治民察。先王聲教，書必同文；輶軒之使，紀言殊俗，所以一字，體總異音。《周禮》保章氏掌教六書，秦滅舊章，以吏爲師，及李斯刪籀而秦篆興，程邈造隸而古文廢。漢初草律，明著厥法，太史學童，教試六體。又吏民上書，字謬輒劾；是以馬字缺畫，而石建懼死，雖云性愼，亦時重文也。至孝武之世，則相如讌篇。及宣成二帝，徵集小學，張敞以正讀傳業，揚雄以奇字纂訓，並貫練雅頌，總閱音義，鴻筆之徒，莫不洞曉。且多賦京苑，假借形聲，是以前漢小學，率多瑋字，非獨制異，乃共曉難也。暨乎後漢，小學轉疎，複文隱訓，臧否大半。及魏代綴藻，則字有常檢，追觀漢作，翻成阻奧。故陳思稱揚、馬之作，趣幽旨深，讀者非師傳不能析其辭，非博學不能綜其理，豈直才懸，抑亦字隱。自晉來用字，率從簡易，時並習易，人誰取難。今一字詭異，則羣句震驚，三人弗識，則將成字妖矣。後世所同曉者，雖難斯易，時所共廢，雖易

斯難，趣舍之間，不可不察。夫《爾雅》者，孔徒之所纂，而《詩》《書》之襟帶也；《蒼頡》者，李斯之所輯，而鳥籀之遺體也。雅以淵源誥訓，頡以苑囿奇文，異體相資，如左右肩股，該舊而知新，亦可以屬文。若夫義訓古今，興廢殊用，字形單複，妍媸異體，心既託聲於言，言亦寄形於字，諷誦則績在宮商，臨文則能歸字形矣。是以綴字屬篇，必須練擇：一避詭異，二省聯邊，三權重出，四調單複。詭異者，字體瓌怪者也。

杜正倫《文筆要訣・句端》 屬事比辭，皆有次第。每事至科分之別，必立言以間之，然後義勢可得相承，文體因而倫貫也。新進之徒，或有未悟，聊復商略，以類別之云爾。

又　觀夫，惟夫，原夫，若夫，竊惟，竊聞，聞夫，惟昔，昔者，蓋夫，自昔，惟。右並發端置辭，泛叙事物也。謂若陳造化物象，上古風跡，及開廓大德，叙況事理，隨所作狀，量取用之。大凡觀夫、惟夫、原夫、若夫、竊聞、聞夫、竊惟等語，可施之大文，餘則通用。其表、啓等，亦宜以「臣聞」及稱名爲首，各見本法。

又　至如，至乃，至其，於是，及有，是則，斯則，此乃，誠乃。右并承上事勢，申明其理也。謂上已叙事狀，以復申重論之，以明其理。

又　洎於，逮於，至於，及於，既而，亦既，俄而，洎逮，及，自，屬。右并因事變易，多限之異也。謂若述世道革易，人事推移，用之而爲異。

又　乃知，方知，方驗，將知，固知，斯乃，斯誠，此固，此實，誠知，是知，何知，所知，是故，遂使，遂令，故能，故使，所謂，可謂。右並取下言，證成於上也。謂上所叙義，必待此後語，始得證成也。或多析名理，或比況物類，不可委說。

又　況乃，況則，矧夫，矧唯，何況，豈若，未若，豈有，豈至。右並追叙上義，不及於下也。謂若已叙功業事狀於上，以其輕小，後更云「況乃」、「豈若」其事其狀云。

又　豈獨，豈唯，豈止，寧唯，寧獨，寧止，何獨，何止，豈直。右並引取彼物爲此類也。謂若已叙此事，又引彼與此相類者，云「豈唯」彼如然也。

又　假令，假使，假復，假有，縱令，縱使，縱有，就令，就使，就如，雖令，雖使，雖復，設令，設使，設有，設復，向使。右並大言彼事，不越此也。謂若已敍前事，假令深遠高大則如此，此終不越。

又　雖然，然而，但以，正以，直以，只爲。右並將取後義，反於前也。謂若叙前事已訖，云「雖然」仍有如此理也。

又　豈令，豈使，何容，豈容，豈至，豈其，何有，豈可，寧可，未容，未應，不容，詎令，詎可，詎使，而乃，而使，豈在，安在。右並叙事狀所求不宜然也。謂若揆其事狀所不令然，云「豈令」其至於是。

又　豈類，詎以，豈如，未如。右並論此物勝於彼也。謂叙此物已訖，陳「豈若」彼物微小之狀。

又　若乃，爾乃，爾其，爾則，夫其，若其，然其。右並覆叙前事，體其狀也。若前已叙事，次便云「若乃」等，體寫其狀理。

又　儻若，儻使，如其，如使，若其，若也，若使，脫若，脫使，脫復，必其，必若，或若，或可，或當。右並踰分測量，或當爾也。譬如論其事使異理云如此。

又　唯應，唯當，唯可，只應，只可，亦當，乍可，必能，必應，必當，必使，會當。右並看世斟酌，終歸然也。若云看上事形勢，「唯應」如此。

又　方當，方使，方冀，方令，庶使，庶當，庶以，冀當，冀使，將使，夫使，未使，令夫，所冀，所望，方欲，便欲，便當，行欲，足令，足使。右並勢有可然，期於終也。謂若敍其事形勢，方終當如此。

又　豈謂，豈知，豈其，誰知，誰言，何期，何謂，安知，寧謂，寧知，不謂，不悟，不期，豈悟，豈慮。右並事有變常，異於始也。謂若其事應令如彼，今忽令如此。

又　加以，加復，況復，兼以，兼復，又以，又復，重以，且復，仍復，尚且，猶復，猶欲，而尚，尚或，尚能，尚欲，猶仍，且尚。右並更論後事，以足前理也。謂若敍前事已訖，云「加以」又如此。

又　莫不，罔不，罔弗，無不，咸欲，咸將，並欲，皆欲，盡欲，皆，並，咸。右並總論物狀也。

又　自非，若非，非夫，若不，如不，苟非。右並引其大狀，令至甚也。若叙其事至甚者，云「自非」如此云也。

又　何以，何能，何可，豈能，豈使，詎能，詎使，詎可，疇能，奚可，奚能。右並因緣前狀，論可致也。若云自非行如彼，「何以」如此。

又　方慮，方恐，所恐，行恐，將恐，或恐，或慮，只恐，唯慮。右並

豫思來事，異於今也。若云今事已然，「方慮」於後或如此。

又　敢欲，輒欲，輕欲，輕用，輕以，敢以，輒用，輒以，每欲，常欲，恆願，恆望。右並論志所欲行也。

又　每至，每有，每見，每曾，時復，數復，或復，每時，或。右並事非常然，有時而見也。謂若「每見」其時節，「每見」其事理。

又　則必，則皆，則當，何嘗不，未嘗不，未有，不則。右並有所逢見便然也。若逢見其事，「則必」如此。

又　可謂，所謂，誠是，信是，尤所謂，乃云，此猶，何異，奚異，亦猶，猶夫，則猶，則是。右並要會所歸，總上義也。謂設其事，「可謂」如此，可比如此。

又　誠願，誠當可，唯願，若令，若當，若使，必使。右並勸勵前事，所當行也。謂若謂其事，云「誠願」行如此。

又　自可，自然，自應，自當，此則，斯則，必則，然則。右並豫論後事，必應爾也。謂若行如彼，「自可」致如此。

孔穎達《春秋正義序》　因魯史之有得失，據周經以正褒貶。則一字所嘉，有同華衮之贈；一言所黜，無異綉斧之誅。所謂不怒而人威，不賞而人勸，實永世而作則，歷百王而不朽者也。

白居易《因繼集重序》　夫文猶戰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微之轉戰，迨茲三矣。即不知百勝之術，多多益辦耶？抑又不知鼓衰氣竭，自此爲遷延之役耶？進退唯命，微之微之，走與足下和答之多，從古未有。足下雖少我六七年，然俱已白頭矣。竟不能捨章句，拋筆硯，何癖習如此之甚歟？而又未忘少年時心，每因唱酬，或相侮謔，忽忽自哂，況他人乎？《因繼集》卷且止於三，可也。忽恐足下懶發，不能成就至三。前言戲之者，姑爲巾幗之挑耳。然此一戰後，師亦老矣，宜櫜弓匣刃，彼此與心休息乎？

皇甫湜《編年紀傳論》　故合之則繁，離之則異，削之則闕，子長病其然也。於是革舊典，開新程，爲紀爲傳，爲表爲志，首尾具叙述，表裏相發明，庶爲得中，將以垂不朽。

孫樵《乞巧對》　彼巧在文，摘奇搴新，轄字束句，稽程合度，磨韻調聲，決濁流清，雕枝鏤英，花鬬窠明。至有破經碎史，稽古倒置，大類於俳，觀者啓齒。下醪沈謝，上殘騷雅，取媚於時，古風不歸。

蘇軾《答黃魯直》　凡人文字，當務使平和，至足之餘，溢爲奇怪，蓋出於不得已也。

又《與王庠書》　前後所示著述文字，皆有古作者風力，大略能道意所欲言者。孔子曰：「辭達而已矣。」辭至於達，止矣，不可以有加矣。

黃庭堅《山谷別集》卷六《論作詩文》　作文不必多，每作一篇要商榷精盡，檢閱不厭勤耳。學場中下筆遲澀，蓋是平時讀書不貫穿也。宜勉強於學問，歲月如流，須及年少精力讀書，不貴雜博，而貴精深，作文字須摹古人百工之技，亦無有不法而成者也。但始學詩，要須每作一篇，輒須立一大意，長篇須曲折三致焉，乃爲成章耳。讀書要精深，患有雜博，因按所聞，動靜念之，觸事輒有得意處，乃爲問學之功。文章惟不構空強作，詩遇境而生，便自工耳。

唐庚《文錄》　凡爲文，上句重，下句輕，則或爲上句壓倒。《畫錦堂記》云：「仕宦而至將相，富貴而歸故鄉。」下云：「此人情之所榮，而今昔之所同也。」非此兩句，莫能承上句。《居士集序》云：「言有大而非夸。」此雖只一句，而體勢則甚重。下乃云：「達者信之，衆人疑焉。」非用兩句，亦載上句不起。韓退之與人書云：「泥水馬弱不敢出，不果鞠躬親問，而以書。」若無「而以書」三字，則上重甚矣。此爲文之法也。

王銍《四六話》卷上　文章有彼此相資之事，有彼此相須之對，有彼此相須而曾不及當時事，此所以助發意思也。唐人方有此格，謂之互換格，然語猶拙。至後人襲用講論，而意益妙。如楊汝士《陪裴晉公東雒夜宴詩》曰：「昔日蘭亭無艷質，此時金谷有高人。」止於此而已。至永叔《和杜祁公詩》曰：「元劉事業時無取，姚宋篇章世不知。二美惟公所兼有，後生何者欲攀追。」其後蘇明允代人《賀永叔作樞密啓》曰：「在漢之賈誼，談論俊美，止於諸侯相，而陳平之屬，實爲三公。唐之韓愈，詞氣磊落，終於京兆尹，而裴度之倫，實在相府。然陳平、裴度，未免謂之不文；而韓愈、賈生，亦嘗悲於不遇。蓋人之於世，美惡必自有倫；而天之於人，賦予亦莫能備。此又何啻出藍更青、研朱益丹也。」後至荆公《賀韓魏公罷相啓》略云：「國無危疑，人以靜一，周勃、霍光之於漢，能定策而終以致疑；姚崇、宋璟之於唐，善致理而未嘗遭變。紀在舊史，號爲元功，固未有獨運廟堂，再安社稷，弼亮三世，敉寧四方，崛然在諸公之先，煥乎如今日之懿。若夫進退之當於義，出入之適其

時，以彼相方，又爲特美。」此又妙矣。

又卷下　四六格，句須襯者，相稱乃有工，方爲造微，蓋上四字以喚下六字也，此四六格也。前輩作《謫樞密使張遜誥》云：「互置朋黨，交攻是非，貝錦之詞，遂彰於藁菲；挈瓶之智，已極於滿盈。」丁晉公南遷作《南嶽齋疏》文云：「補仲山之衮，曲盡於巧心；和傅說之羹，難調於衆口。」至曾子宣《謝宰相表》曰：「方傷錦敗材之初，奚堪於補衮；況覆餗折足之際，何取於和羹。」此又妙矣。「傷錦敗材」四字，後漢傳全語也。

楊囦道《雲莊四六餘話》　晚唐士人作律賦，多以古事爲題，寓悲傷之旨，如吳融、徐寅諸人是也。黃滔，字文江，亦以此擅名。有《明皇迴駕經馬嵬坡》，隔句云：「日慘風悲，到玉顏之死處；花愁露泣，認朱臉之啼痕。褒雲萬疊，斷腸新出於啼猿；秦樹千層，比翼不如於飛鳥。羽衛參差，擁翠華而不發；天顏愴恨，覺紅袖之難留。神仙表態，忽零落以無歸；雨露成波，已沾濡而不及。六馬歸秦，卻經過於此地；九泉隔越，幾悽惻於平生。」《景陽井》云：「理昧納隍，處窮泉而詎得；誠乖馭朽，攀素綆以胡顏。青銅有恨，也從零落於秋風；碧浪無情，寧解流傳於夜壑。荒涼四面，花朝而不見朱顏；滴瀝千尋，雨夜而空啼碧溜。莫可追尋，玉樹之歌聲邈矣；最堪惆悵，金瓶之咽處依然。」《館娃宮》云：「花顏縹緲，欺樹裏之春風；銀燄熒煌，却城頭之曉色。恨留山鳥，啼百卉之春紅；愁寄壠雲，鎖四天之暮碧。遺堵塵空，幾踐羣游之鹿；滄洲月在，寧銷怒濁之濤。」《陳皇后因賦復寵》云：「已爲無雨之期，空懸夢寐；終自凌雲之製，能致煙霄。」《秋色》云：「空三楚之暮天，樓中歷歷；滿六朝之故地，草際悠悠。」《白日上昇》云：「較美古今，列子之乘風固劣；論功晝夜，姮娥之奔月非優。」凡此十數聯，皆研確有精緻，若夫格律之卑，則當時體如此耳。

又　四六駢儷，於文章家爲至淺，然上自朝廷命令詔冊，下而縉紳之閒牋書祝疏，無所不用。則屬辭比事，固宜警策精切，使人讀之激昂，諷味不厭，乃爲得體。姑摭前輩及近時綴緝工緻者數十聯，以詒同志。王元之《擬李靖平突厥露布》，其叙頡利求降且復謀竄曰：「穽中餓虎，暫爲掉尾之求；韝上飢鷹，終有背人之意。」《蘄州謝上表》曰：「宣室鬼神之問，敢望生還；茂陵封禪之書，已期身後。」范文正公微時嘗冒姓朱，及後歸本宗，作啓曰：「志在逃秦，入境遂稱於張祿；名非霸越，乘舟偶效於陶朱。」用范睢、范蠡，皆當家故事。鄧淵甫《行貴妃制》曰：「《關雎》之得淑女，無險詖私謁之心；《雞鳴》之思賢妃，有警戒相成之道。」紹聖中，百僚《請御正殿表》曰：「皇矣上帝，必臨下而觀四方；大哉乾元，當統天而始萬物。」東坡《坤成節疏》曰：「至哉坤元，德既超於載籍；養以天下，福宜冠於古今。」

陳騤《文則》卷上　文有意相屬而對偶者，如「發彼小豝，殪此大兕」、「誨爾諄諄，聽我藐藐」、「故謀用是作，而兵由此起」。有事相類而對偶者，如「威侮五行，怠棄三正」、「佑賢輔德，顯忠遂良」。此皆混然而成，初非有意媲配。凡文之對偶者，如此則工矣。

又　大抵文士題命篇章，悉有所本。自孔子爲書作序，文遂有序；自孔子爲《易》說卦，文遂有說；自有曾子問哀公問之類，文遂有問；自有《考工記》、《學記》之類，文遂有記；自有《經解》王言解之類，文遂有解；自有辯政辯物之類，文遂有辯；自有《樂論》、《禮論》之類，文遂有論；自有大傳小傳之類，文遂有傳。

又　文有助辭，猶禮之有儐，樂之有相也。禮無儐則不行，樂無相則不諧，文無助則不順。

又　倒言而不失其言者，言之妙也；倒文而不失其文者，文之妙也。文有倒語之法，知者罕矣。

又　夫文有病辭，有疑辭。病辭者，讀其辭則病，究其意則安，如《曲禮》曰「猩猩能言，不離禽獸」；《繫辭》曰「潤之以風雨」。蓋禽字於猩猩爲病，潤字於風爲病也。疑辭者，讀其辭則疑，究其意則斷，如《何彼穠矣》曰「平王之孫」；《檀弓》曰「容居魯人也」。蓋平王疑爲東遷之平王，魯人疑爲魯國之人也。凡觀此文，可不深考！

又　辭以意爲主，故辭有緩有急，有輕有重，皆生乎意也。韓宣子曰「吾淺之爲丈夫也」，則其辭緩；景春曰「公孫衍、張儀豈不誠大丈夫哉」，則其辭急；「狼瞫於是乎君子」，則其辭輕；「子謂子賤君子哉若人」，則其辭重。

陳傳良《蛟峰批點止齋論訣》　「造語」：造語有三：一貴圓轉周流，二貴過度精密，三貴精奇警拔。

又　「破題」：凡破題爲論之首，一論之意皆涵蓄於此，尤當立意詳明，句法嚴整，有渾厚氣象，則觀者不敢以輕視之。

又　「原題」：原題正咽喉之地，推原題意之本原，皆在於此。若題下無

力，則一篇可知。【略】主意分明，則爲得體。

又　「講題」：講題謂之論腹，貴乎圓轉議論，備講一題之意，然初入講處要過度精密，與題下渾然，使人讀之不覺其爲講題也。【略】大凡講題實事處須是反覆鋪叙，方得句語圓轉，然論腹正如四通五達之衢，最無繩墨，須時時繳歸主意，方得緊切。

又　「使證」：講後使證，此論之常格也。【略】然使事亦須是立意簡徑，句語清奇，若一事敷演作一段，則非今之體矣。故善使事者，但一二句至三五句而題意已了然，前輩嘗謂學使事不可反爲事使，此至論也。

又　「結尾」：結尾正論，關鍵之地，尤要造語精密，遣文順快。蓋精密則有文外之意，使人窮之而益不窮；順快則見才力不乏，使人讀之而有餘味。

魏天應編選，林子長箋解《論學繩尺・論訣》　吳公(琮)云：「省闈多在後兩場取人。諺云：三平不如一冠。若三場皆平平，未必得，若論策中得一冠場，萬無失一。至如方州試，固以第一場爲主，至於定去留，時亦多以後兩場參考。蓋有第一場文字不相上下，則於此辨優劣也。」又云：「論須熟考上下文，然後立說。主張要在題目外，題目卻要在主張內，方是好文字。」又云：「會做論人，只是借他題目說自家道理。」又云：「論無定格，而有定體。意欲圓，辭欲輕，冒頭是說主張源流，要議論多於事實，行文又欲轉換處多。」

又　危公(稹)云：「論中使譬喻，須一句比喻，一句使實事爲上格。如兪汝諧《魯一變至於道論》，有云：『學弈方勤而鴻鵠將至(譬喻)，女樂既受則聖人不容於不行。』如章穎《孝文幾致刑措論》：『萬物群生而一物獨枯，則造化非全功，舉天下皆化，而猶有未化者焉，則君子非全仁，滿堂燕笑而未免向隅之泣(譬喻)。海內興於禮義，而斷獄數百吏，猶有藉手焉。』此論是也。如『瑟之方絃，而求雅頌之師；玉之未琢，而不試於拙工之手。』此類未爲上也。」

又　吳公(鎰)云：「作史題論，講中不須多本題題事，若多叙，則苟有百事，亦須叙百事，非要法也。不若取其事之大節者舉之而已。故公作《高帝無可無不可論》，論中止以封功臣一事言之。」

又　造語：造語有三，一貴圓轉周旋，二貴過度精密，三貴精奇警拔。凡造語警拔，則當於下字上着工夫。蓋下字既工，則句語自然警拔矣。

又　破題：破題爲論之首，一篇之意，皆涵蓄於此。尤當立意詳明，句法嚴整，有渾厚氣象。論之去取，實係於破題，破題不佳，後雖有過人之文，有司亦不復看。

又　原題：題下正咽喉之地，推原題意之本原，皆在於此。若題下無力，則一篇可知。或設議論，或便說題目，或使譬喻，或使故事，要之皆欲推明主意而已。

又　講題：講題謂之論腹，貴乎圓轉議論，備講一題之意。然初入講處，最要過度精密，與題下渾然，使人讀之不覺其爲講題也。大凡講題實事處，須是反覆鋪叙，方得用語圓轉。又須時時繳歸題意，方得緊切。如小兒隨人入市，數步一回顧，則無失路；若一去不復反，則人與兒兩失矣。初學論者，最宜加審。

又　使證：講後使證，此論之常格，今則不拘。蓋今之爲論，多於題下便使事引證，正講後但隨事議論，則或證之，而正使事證題者蓋寡。然初學者不可不依常格，善使事者但一二句至三五句，而題意已瞭然。前輩嘗謂學者使事不可反爲事所使，此至論也。

又　結尾：結尾正論關鎖之地，尤要造語精密，遣文順快。蓋精密，則有文外之意，使人讀之而愈不窮；順快，則見才力不乏，使人讀之而有餘味。凡爲論，未舉筆之前，而一篇之規模已備於胸中。凡結尾，當如反覆如何議論，已寓深意於論首。故一論之意，首尾貫穿無間斷處，文有餘而意不盡。若至講後而始思量結尾，則意窮而復求意，必無是理。縱求得新意，亦必不復渾全矣。福唐李先生《論家指要・論主意》：「主意一定，中間要常提掇起，不可放過。」

又　論間架：間架布置，前後證據，須要明整潔淨，卻不要似策。策文方，論文圓；策文直，論文峻；策文易，論文險。相對句多，非格也。

又　論家務持體：論家務持大體，拈起一字瑣屑說出，似乎作賦最是文病。

又　論題目有病處：題目有病處，切須回護，如子謂武未盡善，周公未盡仁知，不善回護，便小了聖人。又漢唐君臣互有得失，先包容，抑揚予奪，或始揚而終抑，奪而終予，貴得其當也。

又　論用字法：前輩用字皆與題稱，如讀顏拭齊晉比子儀論，便見奪發意；讀鄭祖逖奇節論，便見復讐意。

又　論制度題：凡古來制度，古人皆曾有考究了，非待今日始見立說，當本之古人；文意則當出己見，此所謂奪胎換骨之妙。

又　論人物題：其人若有未純處，不可罵盡，雖罵題，切須婉順，不可直突便罵起。有可出脫處，便須爲之回護。

又　林圖南論行文法：有抑揚，有緩急，有死生，有施報，有去來，有冷艷，有起伏，有輕清，有厚重。揚文（凡欲揚必先抑），如高文寬《仁結人心論》云：「且高帝初年，民無蓋藏，天子騂駟不具，將相猶用牛車。文帝之時，未甚相遠，當時備具，蓋無以供二三千里之旱、數百萬之兵。後元四年，迨末年猶語百官率意思邊，以足民食，其民間之窘乏也爲如何，宜其爲無聊而咨嗟愁嘆。夫何一三章之約，一山東之詔，虛文空言，似於民無補者，而秦之父老方且大悅，扶杖而聽詔者感泣焉，爲當時之民者，猶以斗米萬錢賣爵不給，而至此何爲所可憂者，而乃爲是之喜，無亦不情乎。三章之約，山東之詔，不可謂之虛文空言。」蓋欲揚高文之功，故先抑而言之，此所謂揚文也。

又　抑文（凡欲抑必先揚）：如陳秉白《先王取民之法》論云：「惟先王見高識遠，亦知夫車徒萬乘，富有天下，山河社稷，朝廷宗廟，侍御僕從爲之奔走服役。凡民之奉我者，亦足矣。彼其一田廬，一疆場，一市肆，一舟車，桑麻穀粟，瓜匏果蓏，布帛絲枲，麄良重厚，所入亦甚細，而其贏亦甚微，又況仰事俯育，社閭嘗新，春秋之祀，送往迎來，弔死問疾，蓋亦無幾。使郊祀、社稷、宗廟、百神之祀可闕，賓客、庖廚、百官廩給、匪頒好用之費可去。自十二至二十，而吾聖人不以及民，惟其數者之不能無聖人，於是有不得已者。又況佽布、質布、總布、罰布、廛布，雖歛於廛人，而實歸於泉府以貸，舉民之無貨與夫貨滯而不售者，非特以足國用也。」先張皇先王甚多富貴，蓋揚之也；而後抑言民之所入所贏之微細焉，此所謂抑文也。

又　急文：如馬周《言天下事》論題下云：「嘗觀古人之於事，不徒曰事而已，而必曰職事云者，豈非有職於此，然後有事於此。吾而不職於此，亦無所事於此，事之利害，事之得失，吾必不習熟乎此。於此而冒言之：非淺迫而無謀，則迂緩而不切者也。是以幾敗乃事，此高帝之所嫚罵而孝宣深不喜夫士者，亦其時宜之不達也。是非吾之求避乎事也！」此一句上引下，如風中帆過，不覺其快。

又　緩文：【略】緩文如折腰，急文如蜂腰，但實則爲體，浮則爲文，聚則爲體，散則爲文。

又　死文：【略】先輩戒人不得作死文，道盡其意，言到此而不能再發者，謂之死文。

又　生文：【略】使不知生文者，必曰抱負者大，所施設者小，君子措焉，即意直而無曲折，不可復起，惟長於文者故宛轉。道曰所抱負者大，所設施者必不小，夫必不小之下看如何說皆道得，緣其引語而意未盡也。

李耆卿《文章精義》　文字起句發意最好，李斯上秦始皇逐客書起句，至矣盡矣，不可以加矣；張伯玉作《六經閣記》，謂六經閣者，諸子百家皆在焉，不書，尊經也。亦是起句發意，但以下筆力差之。

又　文章有短而轉折多氣長者，韓退之《送董邵南序》、王介甫《讀孟嘗君傳》是也。有長而轉折少且氣短者，盧裒（襄）《西征記》是也。

又　文字貴相題廣狹，晦庵先生諸文字如長江大河，滔滔汩汩，動數千萬言而不足。及作六君子贊，人各三十二字，盡得描畫其生平，無欠無餘，所謂相題者也。做大文字，須放胸襟如太虛始得。太虛何心哉？輕清之氣旋轉乎外，而山川之流峙，草木之榮華，禽獸昆蟲之飛躍，游乎重濁渣滓之中，而莫覺其所以然之故。人放得此心，廓然與太虛相似，則一旦把筆爲文，凡世之治亂，人之善惡，事之是非，某字合當如何書，某句如何下，某段當先，某段當後，殆如妍醜之在鑑，如低昂之在衡，決不至顚倒錯亂，雖進而至於聖經之文可也。今人時文，動輒先立主意，如詩賦論策，不知私意偏見，不足以包盡天下之道。以及主意有所不通，則又勉強遷就，求以自伸。其說若是者，時文之陋態也，可不戒哉！

陳模《懷古錄》卷下　今之言作古文者，但知當減字，其實非也。古人爲文，有多而少之者，有少而多之者。劉元城曰：「馬遷叙相如、卓文君事，費數百辭。若以別人爲之，則不過曰『少嘗私竊卓氏以逃』。殊不知作史之體當如此。」又論《進新唐書表》云：「其事則多於前，其文則省於舊。」以爲不足於《新唐書》者，正坐此兩句。蓋有不容於不多者，亦有不容於不少者，但看用之如何爾。馬遷傳平原君使楚，毛遂願行。君曰：「先生處勝門之下幾年

於此矣？」曰：「三年於此矣。」君曰：「先生處勝門之下三年於此矣，左右未有所稱誦，勝未有所聞，是先生無所有也。先生不能，先生留。」又傳魯仲連：「新垣衍曰：『吾聞魯仲連先生，齊國之高士也。衍，人臣也，使事有職，吾不願見魯仲連先生。』」及見衍，「衍曰：『吾視居此圍城之中者，皆有求於平原君者也，今吾觀先生之玉貌，非有求於平原君者也。』」洪容齋批云：「是三者重沓熟複，如駿馬下駐千丈坡，其文勢正爾。風行於上而水波，眞天下之至文也。」若以今人減字法律之，則平原君當減云，「先生處勝門之下亦久矣，而左右無所稱，願留」。魯仲連當減云：「吾觀處圍城中者，皆有求於平原君，先生之玉貌獨不然。」如此則不特文氣薾然不足道，且不見得當時反覆抵拒毛遂，及諄諄然稱先生而尊崇仲連等氣象。此則不容於不多之者也。《孟子》曰：「良人者，所仰望而終身也，今若此！」一段，許多事只將「若此」兩字括之，若更重叙過，則不勝費辭，且無意味。又如《尙書》「如岱禮」、「如西禮」，文意亦足，不必重出。則此不容於不減之者也。《公羊傳》晉郤克聘齊一段，「使跛者迓跛者，使眇者迓眇者」。前輩謂不若各以其類迓，則一句省十數句。此卻當減而不減者也。蓋或多而少之，或少而多之，蓋要用之各得其當。奈何今之論文者，只專以減字爲工。且如退之《〔獲〕麟解》云：「聖人者，必知麟。麟之果不爲不祥也。」若以減字減之，當云，「有聖人者出，必能知麟之非不祥也」。然必須重出「麟」字，而衍作一句，則冷語婉孌，且飽滿充壯而有餘味。又如《石鼎聯句〔詩〕序》，言道士彌明識侯、劉二子，〔聯句〕應口輒發，愈出愈奇。而二子營度終日，卒不能奇。只是以兩三句，被他自淺至深，改頭換面，衍作一篇。使當時只作數句括了，則如何形容得二子被窘困之狀。此皆少而多之者也。又如老泉《禮論》云：「彼爲吾君，彼爲吾父，彼爲吾兄。而聖人者，必使之拜其君，必使之拜其父，必使之拜其兄。」若減之云：「彼爲吾君父兄，而聖人者必使之拜其君父兄」，則上下文勢便不好，便接不著。是皆有不容於不多之者。《孟子》「口之於味也」一段，若減云，「耳目鼻口之於聲色臭味」，則便不條暢。嘗觀遷叙高帝封功臣，逐一云某人幾千戶、某人幾百戶，此可不詳而詳之者，以見高帝之豁達不吝賞處。《樊噲傳》云：「某卻敵，斬首十五級，賜爵國大夫；某〔攻城先〕登，斬首二十三級，賜爵列大夫；某戰卻敵，斬首十六級，〔賜上閒爵，某戰卻敵，斬首十四級〕，捕虜十一人，賜爵五大夫。」此等瑣細，不必具載而載之者，以見樊噲初焉所能戰勝之功止於此，而逐一論報者已如此，其視夫功大者不報，如韓信之下齊，下燕、趙，爲漢收天下三分之二者，有間矣。此等詳其不必詳者，又不止於要作文法，又且皆有深意。若論作文，而但欲以減字爲工，是知其一而不知其二者也。

又　議論要斷當，句法要典實。西漢文章多典實，仲舒《三策》句句多可出題。又如馬遷《報任少卿書》「修身者智之符也」之類是也。是之謂立言。

又　文字到後面，須要參入一段好意，方見筆力不乏，退之所謂紆餘是已。

又　文字有題〔目〕不好處，須着借景說起。如欲說甲，甲無可〔說〕處，甲與乙鄰，乙却好說，只得借乙說起，歐公《釋祕演詩集序》始終把石曼卿同說之類也。

龔昱《樂菴語錄》卷四　作文須要鍊意，鍊意而後鍊句，鍊句而後鍊字，不可輕易拈出。頃見東坡梅花辭稿，塗抹殆盡。天才尙如此，況強勉學爲文章者哉！

王惲《玉堂嘉話》卷一　作文亦有三體，入手當如虎首，中如豕腹，終如蠆尾。虎首取其猛重，豕腹取其楦攘，蠆尾取其螫而毒也。此雖常談，亦作文之法也。

王構《修辭鑑衡》卷二　〔爲文當從三易〕沈隱侯曰：「古今爲文當從三易：易見事一也，易見字二也，易讀誦三也。」邢子才嘗曰：「沈侯文章，用事不使人覺，若胸臆語，深以此服之。」杜工部作詩，類多故實，不似用事者，是皆得作者之奧。樊宗師爲文澀不可讀，亦自名家，才不逮宗師者，固不可效其體。

陳繹曾《文說》　繹曾謂今世爲學不可不隨宜者，科舉之文是也。科舉之文，有不得不與《朱子語錄》參者，謹具于後：一讀《四書》，當謹守章句集註，參以《或問》《語錄》，及文公《大全集》，其間有《或問》與《集註》不同，當從《集註》。又有《集註》與《語錄》不同者，只以《集註》爲本，而與《語錄》參訂之。一讀《尙書》，主蔡氏，參《朱子語錄》。一讀《詩》，主朱子《詩傳》綱領，義理都在綱領中。詩傳只是訓詩傳制度參古註疏。一讀《周易》，先曉啓蒙，次本義九圖，次五贊，次《繫辭》、《說卦》，乃可讀《上下經》、《彖》、《象》、《文言》、《序卦》、《雜卦》、傳本義，然後讀程朱傳。程朱異同處不可作是非

論，只是各有取用。朱子是明經，程子是借經明道。一讀《春秋》，朱子本說皆在張洽註，今科舉偶不及此，蓋事實在左氏，論辨在《公》、《穀》，斷以胡氏，而取《朱子語錄》及張洽之說折衷之可也。一讀《禮記》，雖主古疏，然制度當訂以朱子《經傳通解》。有朱子《經傳通解》，有勉齋《經傳通解》，有楊復《經傳通解》，三書皆具，然後可以考也。義理當訂《朱子語錄》。一古賦，有楚賦，當熟讀朱子《楚辭》中《九章》、《離騷》、《遠遊》、《九歌》等篇，宋玉以下，未可輕讀。有漢賦，當讀《文選》諸賦，觀此足矣。唐宋諸賦未可輕讀。有唐古賦，當讀《文粹》諸賦，《文苑英華》中亦有絕佳者。有唐律賦，備見《文苑英華》。一詔，漢詔當盡取眞西山《文章正宗》所選讀之，唐詔當選取《文苑英華》所有之精者讀之，宋詔當盡取呂東萊《文鑑》中所選讀之。一誥，漢無制誥，當取《尚書》諸誥，及漢武封三王策與《漢官儀》命公卿諸策書讀之。唐誥，當取《文苑英華》中精者讀之，宋誥，當盡取東萊《文鑑》中所選者讀之。一章，漢章取《文章正宗》，唐章取《文粹》，宋章取呂東萊《名臣奏議》。一表，漢表即章。宋表有蜀本《適用集》中所選，皆南渡以來，渾厚典雅。唐表取《文苑英華》。一策，書坊漢唐策亦可觀，但分開，章自章，策自策，不宜混雜。然祇董仲舒三策是正格式。或賈誼《治安策》是正籌策文字。以董爲體，以賈爲骨，而東坡策略助波瀾，白居易諸策止可體面，亦可已矣。此上只科舉所急用如此。若依朱子讀書法，則尚有評章答韓莊伯讀書說。

又　讀諸經，當以一經爲主，《詩》、《書》必須通習。讀《詩》，吟詠古人性情，而反之吾心之性情，達之合天下之情性。只作街談俚語看，不須深難求之。鳥獸草木器服之名，卻須通習讀。考究每章每句，不要拘一說隨用，句句有千變萬化，只要看得活，推得廣，用得實。古註疏是漢唐經師教學者之說，于淫奔逆亂難講處，多假古事，換別意以避之。朱子是商周魯十五國作詩人本情性之說，兩不可廢。讀《書》，要看堯、舜、禹、湯、文、武之爲君，啓、太甲、成康之繼述，高宗之中興，其政何施？其事何在？舜、禹、皋陶、伊尹、傅說、周公、召公之相業，其政何施？其事何在？其餘聖賢所居何位，所施何政，所行何事，隨句要歸着各人所居地位，以爲模楷。上自帝王，下自小民，皆有其法。須帖實有歸着看自見。大抵《尚書》只當作爲政治事樣子看，便分明也。政是平治天下大經大法，事是逐時小事。書中不見樣者，不必強求；書中有樣者，不可放過。逐句看見各人地位處置樣子分明，又將先日所見，同是此樣地位而處，或同或不同者，以類參合而觀，則所得多矣。讀《易》，先將啓蒙，看透圖書之理，原卦畫，明蓍策，考變占之說，然後熟讀《繫辭》、《說卦》，太極、兩儀、四象、八卦之理與象數，昭昭在心目中，卻細看六十四卦彖，三百八十四爻辭，一字字從太極、兩儀、四象、八卦本然理象數中來，自然見得聖人下一字皆有來歷，歸着若其用處，祇在夫人日用間審動端，而吉凶悔吝可見。朱子本義，是四聖人各各本意；程子傳，是吾人日用切實之理。讀三《禮》，《儀禮》是經，《周禮》是緯，官守所分掌者；《禮記》是傳，當分四科、三百經禮以類相從而考證之。在者審所歸，亡者缺之。四科者，禮也，儀也，樂也，制度也。吉、凶、軍、賓、嘉之大目爲禮，應對、進退、拜立、趨行之小節爲儀，音律、歌舞、八音之法爲樂，封井、宗學、宮室、器服之等爲制度。以經證經，不可曲泥傳註。《周禮》一書，是文武周公平天下之法，自《堯典》以降莫不備於此。大政在六官，小事具諸職。有志者，須要細心深思而實體之。讀《春秋》，以《左氏》爲案，正經爲斷。先儒二言盡之矣。斷事不可先立主見，將本人所立何功、所犯何罪，來蹤去跡，仔細推尋，一小節不究，便有錯斷處。功罪本事，節節明白，卻原其情而定褒貶。有兩是者，有兩非者，有似是而非者，有似非而是者，有是非各半者，有是非輕重比倫者，有以功補過者，有以罪絀功者，有初無是非者，有眚災者，有功之首罪之魁不見形迹，必當表而出之者。平心易氣，以觀其事，明目聽耳，以察其情，執中有權，以斷其理。《左氏》，案也；《公羊》、《穀梁》，議也。然聖人之旨微，必待吾心之清明者以裁之。讀《大學》「明明德」章句，是一書之根本，須細細切己，看教分明無罅漏。「致知格物」章，或問是聖門學知之法，然須依此細看，立定條目，實下功夫。「誠意」章句是聖學心學之根本，朱子平生留意切至處，字字切己，仔細尋思，至切至切。大要祇是一樸實爲善而已，恰是要朴實到至極處。平天下章，絜矩好惡，是聖治心法；貨德仁人小人，是聖政大端。治天下之要，不出乎此。仔細讀，著實尋思，用之不盡矣。讀《論語》，將問處作自己問，答處作今日耳聞先儒之說，至矣切矣。訓詁義理在集句，同異是非在《或問》，格言遺說在《朱子語類》，道理在今日天下之事物，實用在吾身，玩而味之在吾心。讀《孟子》，每章須有一兩句是主意，其餘是敷衍此意而明辨之見，破主意，則其餘煥然易知矣。一書主意在性善，實理在仁義，功夫在求放心、養浩氣，政事

在務農興學，以行王道。讀《中庸》，最不易，此兼明天人之道，微而顯，著而隱，若識得「天命之謂性」一句分明，方可讀下文也。《易》就陰陽，說得駁雜，而有依憑；《中庸》提出天命，說雖簡約，卻難把捉，走作便入異端。愼之哉！愼之哉！讀《孝經刊誤》，大體已正，近吳草廬先生註詳明矣。更看黃氏本旨以極其趣，天理人倫之本在是。

又　讀史，須分五科：第一於帝紀內看歷代興亡；第二於列傳內看古今人才；第三於列傳內看古今事迹；第四於諸志內看歷代典章；第五以《春秋》之法斷興亡人才事迹之是非，以三代斷歷代典章粹駁，仍須以外史參辨誣枉。凡讀史，當以正史爲先，十七是也；然後以通史、通志會同之《通鑑》《通典》之類是也。又以外史、會要考訂之，《國語》、《國策》、《東觀》、荀表、外書、舊唐、周書、漢儀、唐宋會要之類是也。又以史論評確之，《唐鑑管見》之類是也。至於古史，暇日亦不可不知，當斷以孔子，五帝德存而勿論可也。

又　讀諸子，儒家：荀、揚、文中、《新序》、《說苑》；雜家：管子、《呂覽》、賈誼、《淮南》；道家：《老子》、《莊子》、《列子》、《抱朴子》；兵家：孫武子、吳起、司馬法；法家：《韓非子》等，皆文章精奇，論說要妙，雖所學不醇，而見趣高深，可資博覽。讀之當分三科：一見地，二文章，三事料。見地者，諸子所造，雖有大小淺深，然必有所悟入處，雖偏駁，要必有識見。見識既眞，自有妙理。學者所志雖不同，皆須有眞悟處，方能有所成就。後世文章事業不及古人者，以其悟入處淺故也。讀諸子可以見之矣。

又　文章者，荀卿博雅，揚雄簡奧，穆苴典古，有先王遺風，韓非嚴峭，皆自成一家。事料者，古事也，精意也，句法也，字樣也，制度名物也，助辭之變例也，往往精古，非漢魏以後所及，皆須摘取以資筆端。讀文章，就今日所宜，且於《孟子》中取長者二十餘章，韓文四五十篇，蘇文亦然，合成百篇，取時須自己意，擇意中所甚喜者寫入。若覺篇篇可喜，截滿百篇之數即止，不必多貪；若篇篇不見可喜，即不必強取，看終集之後，再轉求之，雖百轉可也。寫成百篇後，讀書之暇，每日隨意多少，反覆讀之，或默看，或批點，隨意先龐龐看過，卻與分大段，又與細分小節，節段既明，觀其首尾中間相應處，相變處，擎掉處，轉摺處，寬心細目徐觀之，意無昏倦。《老子》云：「孰能濁以靜之徐清」，要必有事焉而勿正。如此，久久自當有得，大概只要扯拽作性漸通耳，毋將迎，毋凝滯。讀經以融貫義理，讀史以該洽事實，取胡氏《讀史管見》，隱然若一敵國，自立說與之相辨，唯久久義理事實，來於經史議論，生於《管見》，作性扯拽，開於孟、蘇、韓文之路，輻湊筆下，滔滔不能禁止。技癢欲寫，即宜痛禁止之，愼勿拈紙筆便作文也。一拈紙筆，昏氣隨至，前功廢矣。如此久之，欲寫愈甚，禁之愈切，直至隨所見題目，分明有一片文字首尾中間議論句法字樣見成，了了自然成文，胸中不費尋思，直拈筆便寫去，方可拈紙筆矣。此後只可因自然成文之甚明者一寫之，不可乘此便日弄紙筆，仍須切禁止如前，當愈嚴也。禁之愈嚴，其來愈多，作性之道，不可遏矣。勉之哉！此後卻須從先輩求點化，芟繁就簡，掃博歸約矣。

又《文筌・古文譜》　識題法：一、虛實：虛題、實題。右古文一主於實，實題實做，虛題亦實做。叙事則實叙，議論則實議是也。時文一主於虛，虛題虛做，實題亦虛做，只此是古文、時文分別也。二、抱題：開題，盡開題中景意事情而悉區分用之；合題，收斂題中景意事情合爲一片，而融化其精英用之；超題，超出題中景意事情之外，而別取一片清虛玄妙之氣用之；引題，先說別事忽入題中；張題，小題張而大之；蹙題，大題蹙而小之；影題，別把他物影見本題；摘題，摘取題中緊切要精者，而用其景意事情之一端；縋題，別立說話卻不離題，直至結尾方見本題；撇題，先說本題撇入別事。三、斷題：「推鞠」：來蹤，題中景意事情各各來由；去跡，題中景意事情各各去處；本宗，直下本原；旁枝，牽連枝節；證佐，聞見可徵；隱匿，隱匿情節，一一點破；形似，僞造形似，實非本眞，尤須詳察。「磨勘」：罅漏，景意事情直須磨勘，盛得水住，稍有滲漏便是病。「擬斷」：原情，原以人情而以恕度之；據理，據其天理而以正折之；按例，史子比則；奉勑，本朝典故；唯令，聖賢格言；依律，經書正例。「處置」：斷決，明正功罪；赦宥，赦過宥罪。

又　式：一、叙事：叙事，依事直陳爲叙，叙貴條直平易；記事，區分類聚爲記，記貴方整潔淨。二、議論：議，切事情之實而議其可行者；論，依事理之正而論其是非者；辯，重複辯析以決是非之極致；說，平說其事可否，是非自見言外；解，解析其理明白，則已不勞辯論；傳，傳述

所聞不敢增減；疏，條陳其事，畫一分明；箋，拾古人非缺之處而補正之；講，解析其理，究研詳盡；戒，正辭嚴色，規儆於人；喻，和顏溫辭，曉諭於人。三、辭令：禮辭，尊卑上下禮法之辭，貴高下中節；使辭，使命往來傳命致事之辭，貴簡要而動中事情；正辭，法語禁人之辭，貴嚴峻切至，凜然可畏；婉辭，巽語諷人之辭，貴辭寬意切，使人自然動心而不可激怒；權辭，權謀機警，務以成事之辭，貴得其畏愛之情而逆取順導之。

潘昂霄《金石例》卷九 〔論古人文字有純疵〕前輩作文，各有入門處。退之本孟子，永叔亦祖孟子，故其講論純正少疵。子厚、明允集中，皆自言其所得處。明允多自《戰國策》中來，視子厚爲不純。子瞻亦宗其家學，氣燄赫奕，人多慕之，然少純正。要之，自《六經》中出，則源深而流長。人但見正大溫粹，不知其所養者有本也。此最當謹所習之。始者不謹，則末流可知。

倪士毅《作義要訣》 或曰：行文關鍵多則響，常讀熟做熟，則行文自熟。凡做商周題，用唐虞事，則精神壯觀；做唐虞題，用商周事，則不甚好。大凡義不必長，亦不必短，在措辭如何耳。長而轉換新意，不害其爲長；短而曲折意盡，不害其爲短。務高則多涉乎僻，欲新則類入于怪，晦則讀之使人厭，淺則讀之使人輕。下字惡夫俗，而造作太過則語澀；立意惡夫同，而搜索太甚則理背。皆學者所當知也。又凡做君題、國家題，反處不可太甚，只須輕輕說過。

又 〔論冒題〕或曰：破題爲一篇綱領，至不可苟。句法以體面爲貴，而包括欲其盡。題句多則融化，不見其不足；題字少則敷演，不見其有餘。命意渾涵而不失於迂，用字親切而不病於俗，斯得之矣。接題，所以承接破題之意。一篇主意，要盡見於二三句中，尤不可不用工也。或曰：冒頭如人頭面，著不得十分多肉，肉多則嫌有肥氣，不雅觀也。

歸有光《文章指南・仁集》 通用義理則第一：文章以理爲主，理得而辭順。文章自然出群拔萃，如伊川先生《周易傳序》、陽明先生《博約說》，此皆義理之文，卓見於聖道之微者。通用養氣則第二：爲文必在養氣，氣充於內而文溢於外，蓋有不自知者，如諸葛孔明《前出師表》，胡澹庵《上高宗封事》，皆沛然從肺腑中流出，不期文而自文，謂非正氣之所發乎？通用才識則第三：文章非識不足以厚其本，非才不足以利其用，才識俱備，文字自會高人，如司馬子長自叙所以發《史記》之大意，而其辯博之才，淹貫之識，盡見於此矣。關世教則第四：文章不足以關世教，雖工無益也。如李太伯《袁州學記》，議論臣子之分懇惻切至，讀者輒起忠孝之心，謂非文之關世教者乎？占地步則第五：古人作文專占地步，如人要在高處立，要在平處坐，要在闊處行，如韓退之《與于襄陽書》，隱以君子之道自許；蘇明允《上田樞密書》直以天之與我自任，此皆占地步處，餘可類推。以上二則亦作文之要旨也，故次通用則之後。立論正大則第六：學者作文，須要議論正大，有臺閣氣象方佳，如蘇子瞻《孔子從先進論》以「始進以正」立說，方遜志《釋統》舉秦、晉、隋而并黜之，議論何等正大？場中有此文字，主司自當刮目。用意奇巧則第七：文章用意，庸易起人厭，須出人意表，方爲高手。如李斯《諫逐客書》，借人揚己，以小喻大，另是一種巧思，能打破此等關竅，下筆自驚世駭俗矣。造文平淡則第八：文章意全勝者，詞愈樸而文愈高；意不勝者，詞愈華而文愈鄙。如曾子固《戰國策目錄序》無一奇語，無一怪字，讀之如太羹元酒，不覺至味存焉，眞大手筆也。造語蒼勁則第九：學文之初，先學煉句，雖不貴於詰屈鰲牙使人不可句讀，亦要脫去稚筆方妙。【略】叙事典贍則第十：學者作文，最難叙事，古今稱善叙事者，左氏、司馬氏而已。如叙鄭莊公叙段本末，此左氏筆力之最高者。蘇子瞻《表忠觀碑》，王荆公稱其可與司馬氏馳騁上下者。能熟此二篇，叙事自有體矣。詞氣委婉則第十一：秦漢以下去聖人漸遠，故其詞氣往往有迫切之病，惟《左氏》所載諸國往來之詞與君臣相告語，詞不迫切而意亦獨至。神氣飄逸則第十二：論古今人物風流，惟兩晉爲盛，故發之文章，神思自然飄逸，如陶元亮《歸去來辭》，于學業雖不甚親切，觀其詞義瀟灑夷曠，無一點風塵俗態，兩晉文章此其傑然者。

又《義集》 譬喻則第十三：詩有比有興，比者，以彼物比此物者；興者，以彼物引起此物也。體雖有二，而取喻之義則同。孟子文法多本此，故後世文章皆例用之，或不說出正意，專以比體彼物發揮者，如韓退之《雜說》上下篇是也；或專以彼物發揮而末含一句正意者，如韓退之應科目時與人書上也；或專以彼物發揮而末繳數句正意者，如柳子厚《捕蛇說》是也；或以彼物正意相半發揮者，如韓退之《後十九日復宰相書》、柳子厚《種樹郭橐駝傳》、《梓人傳》、蘇子瞻《稼說》是也；或首尾發揮正意而中間以彼物形容者，如蘇明允論是也。此以上屬比體，以下屬興體。或以彼物輕說引起正意發揮者，如蘇子瞻《李氏山房藏書記》是也。引證則第十四：凡議論或引證經傳，

或引證古人，此文章常格，須要用得精。【略】將無作有則第十五：凡議論援外固以精當爲貴，然亦有牽引來說者，謂之將無作有，此善行文處。【略】化用經傳則第十六：凡文字引用經傳易失之陳腐，惟歐陽永叔《送王陶序》全用易象默化疏通，而議論亦好，文章似此方成文章。【略】引事論事則第十七：古人事迹大概相類，特有得失之異耳。故議古人之得須援失者以證之，議古人之失須援得者以證之。【略】抑揚則第十八：人非聖人，孰能無過，苟非至愚，未必無一長可取。故論人者雖不可恕人之惡，亦不過沒人之善，抑而須揚，揚而須抑，方爲公論。然抑揚之法用處卻有不同，有先抑而後揚者，【略】有先揚而後抑者，【略】有抑揚并用者，【略】有揚中之抑者，【略】有抑中之揚者。【略】尚論成敗則第十九：凡論古人之功罪須要思量，使我生此時居此位處，此事當如何措置？必有一長策方可，若只能責人，亦非高手。【略】一反一正則第二十：凡議論好事須要一段反說，凡議論不好事須要一段正說，則文勢亦圓活，義理亦精微，意味亦悠長，此文章之大家數也。反正翻應則第二十一：文章有正說一段議論，復換數字反說一段，與其相對讀者，但見其精神，不見其重複，此文法之巧處。

又《禮集》前後相應則第二十二：凡文章前立數柱議論，後宜鋪應，或意思未盡，雖再三亦可，只要轉換得好，非惟見文字有情而章法亦見整齊。【略】總提分應則第二十三：文章有總提，大意在前，中間逐段分應者，意法尤覺整齊。總提總收則第二十四：賈生先醒篇前總提大意，中分三段分應，末又一總收，較之上則更勝，文體至是可謂妙矣。逐事務陳則第二十五：諸葛孔明《後出師表》通篇條陳時務，雖是奏書之體，然布置嚴整，學者熟之，非但長於論策，而他必優於奏疏矣。文勢層疊則第二十六：【略】句法長短錯綜則第二十七。【略】一級高一級則第二十八：文字自下說上，如登九層之臺，漸陟其頂，是謂一級高一級也。一步進一步則第二十九：文字由淺入深，如行萬里之途，漸到至處，是謂一步進一步也。文勢如貫珠則第三十：結上生下，意脈相連，是謂貫珠勢也。文勢如走珠則第三十一：轉換圓活，略無滯礙，是謂走珠勢也。文勢如擊蛇則第三十二：救首救尾，段段有力，是謂擊蛇勢也。文勢如破竹則第三十三：句法連下一句緊一句是謂破竹勢也。先虛後實則第三十四：謝疊山云：「文章先用冒頭，然後入事，又是一格。」先疑後決則第三十五：文章于下手處最嫌直突，須先以疑詞說起，然後以正意決之，方見文勢曲折之妙。

又《智集》下句載上句則第三十六：凡文章上句重下句輕，或爲上句壓倒，須要上下相稱。繳上生下則第三十七：文章前面各意分說，後又總紐過下立論，是謂繳上生下也。論例體用此法。疊上轉下則第三十八：上文有一句說話，下即頂上申說一句，如過文相似，是謂疊上轉下也。攔截上文則第三十九：凡句法直下來，如良馬下峻嶺，如輕舟下長湍，若無一句攔截，便不成文章。設爲難解則第四十：凡作辯論文字，須設爲問難而以己意分解，如此非惟說理明透，而文字亦覺精神。含意不露則第四十一：有一等辨論文字全不直說破，盡是設疑，佯爲兩可之詞，待知者自擇，此別是一樣文字。設爲問答則第四十二：又有一等文字不直發揮，乃學《孟子》文法隨問而隨答者，亦是一格。辨史則第四十三：凡作辨史文字，前面雖把正理難得他無逃避處，末當放寬一步，不可十分執詰，蓋以作史者當時必有所據。文短氣長則第四十四：文章簡短難得氣長，惟王半山《讀孟嘗君傳》、韓退之《送董邵南序》，內在許多轉折，讀之不覺氣長，眞妙手也。文章長而簡直氣短者，莫如盧贊元《西征記》，是可取以對觀，第不見錄於大方家。字少意多則第四十五。【略】字繁不厭則第四十六：文章下字重疊未有不起人厭者，惟韓退之《送孟東野序》。【略】雙關則第四十七：雙關文法，諸家惟韓文喜用。【略】兩柱遞文則第四十八。

又《信集》下字影伏則第四十九：凡文章記事立論，其用字用意須要與事親切，如韓退之《送王含秀才序》，以「醉鄉記」三字生出一篇議論，首尾下字影伏。相題用字則第五十：近見舉業文字每因題之所宜借用字樣，雖非正式，亦是巧思所在。題外生意則第五十一：題意平常若泥此發揮文字，卻無味矣。須於題外另生議論，以相題之不及方佳。駁難本題則第五十二：凡題目意見偏枯，即當駁難歸正。回護題意則第五十三：凡議論聖人不是處，須以正理回護，蓋聖人心本正大，其間不足者迫於遇耳。駕空立意則第五十四。【略】死中求活則第五十五：凡文字議論已到至處，更出一段議論，不泥於題意之尋常，是謂死中求活，此文法之最妙者。立意貫說則第五十六：作文須立大頭腦，立得意定，然後遣詞發揮，方見氣象渾成。繳應前語則第五十七：凡文字有緊關語句前面雖已提出，又於後面繳說，與前面相應，是亦文法所在，但用處不同，有於冒頭用者，【略】有於腹講用者，【略】有於首尾

用者。【略】疊用繳語則第五十八。【略】結意有餘則第五十九：人於結束處多忽略，謂文之用工不在於尾，殊不知一篇命脈歸束在此，須要言有盡而意無窮，三嘆而有餘音，方爲妙手。竿頭進步則第六十：文章結束處最嫌軟弱，又須百尺竿頭更進一步，如畫上書畫，愈出愈奇，方爲妙手。結束括應則第六十一：凡文章前面散散鋪叙，後宜總括大意，與前相應，方見收拾處。結束推原則第六十二：篇內但據事議論而於結末復究其由，謂之推原之法。結束推廣則第六十三：題意止於此而於結束復因類以及其餘，是謂推廣文法。結束垂戒則第六十四：凡作駡題文字，須於結束垂規戒意，方有餘味，此雖小節，有不可略。結束有力則第六十五：韓退之《送石洪處士序》、歐陽永叔《朋黨論》，此二篇文字結束雖一二句，而實有萬鈞之力，乃文法之至妙者也。結束斷制則第六十六：王文成《送毛憲副致仕歸桐江書院序》末用斷制文法，繳前三段意，又是一格。

王格《書昌黎集後》 則動以《六經》、《左》、《國》、秦漢、六朝爲言，如退之輩恆鄙俚之，置度外耳。於戲，爲此者其亦知退之莫能深乎！夫以退之之才，豈不足方駕古昔者？色色而雕刻之，種種而模擬之，不求其神情，而惟取其形似，在退之當更能耳。然而退之必不爲此者，耻蹈襲之不足爲，而欲自爲其家也。夫耻蹈襲而欲自爲之，則凡今人之所誇以爲高，而陵轢退之者，迺退之所羞道而不爲者耳，而何以服退之之心乎？且退之于古人之文，所以包舉而採掇之，亦不遺餘力矣。特其繩墨所到，心匠由己，力能融貫之而不見其迹耳。故余以謂退之學古而不泥于古，如今人則直謂之古矣，此所以異也。使退之而亦如今人之爲，捕風逐塊而不能有所自立，則何以驚動千古，而其言至于今不廢耶？昔宋之中葉，其文亦過于艱深，若劉煇輩所爲是已。歐陽永叔從而排斥之，以歸于雅馴，而復乎退之之舊。故後世言文者，每以宋爲準的焉，則永叔之功于是爲大也。嗟乎，今時亦必有永叔者，而後其頹波可止。余非其人也，然所見如此，不敢以不盡，又安知世不有由吾之說憐退之而寬假之者乎？夫使退之而果見寬假，則其于爲文也，亦必有所折衷矣。

茅坤《與蔡白石太守論文書》 僕嘗念春秋以來，其賢人君子間遭廢斥，未嘗不即其窮愁自著文采，以表見于後。何者？耻心有所知與腐草同沒也。然技不能兩有所精，而學不能兩有所建。何者？《傳》不云乎：「倕工于爲弓而言天下之善射者，必曰羿也；奚仲工于爲車而言天下之善御者，必曰造父也。」蓋萬物之情，各有其至。而人以聰明智慧，操且習于其間，亦各有所近。必專一以致其至，而後得以偏有所擅，而成其名。故世皆隨孔氏以非達巷，而僕獨謂孔氏之言者，聖學也。今人未能學聖人之道，而輕議達巷者，皆惑也。屈、宋之于賦，李陵、蘇武之于五言，馬遷、劉向之于文章傳記，皆各擅其長也。故李、杜詩聖，而韓、歐文匠。其間不自量力，揚蹀蹀躞而進者，獨魏晉曹、劉、二陸及唐元、白、柳宗元之徒稍稍侈心焉，然亦疲矣。使宗元獨以其文與韓昌黎爭雄，當未辯孰劉孰項；而曹、劉獨縱其詩聲于武陵之間，又未必降爲黃初之音也。故曰：人各有能，有不能。

又《文訣五條訓繙兒輩》 四曰煉辭。辭則譬之美女之膏髮、畫眉、朱唇、皓齒，飾之以翡翠明珠，衣之以冰紈文綺也。學者往往不裁不剪，塡塞滿紙，雖多何爲！

葛應秋《武林舟中偕諸友論文》 有字，心在字也；有句，心在句也；有章，心在章也。章、句、字之所及，而心及焉。章、句、字之所不及，而心及焉。心悉而爲章、句、字，章、句、字得而爲心，心與章、句、字化，而章、句、字出焉。夫章、句、字之間亦淺矣。噫！天地間至玄至妙，無形相之物，自不離形相，所謂皮毛膚殼之外，更無神髓，非神髓之即爲皮毛膚殼也。我悉其心焉，而皮毛膚殼之外，自無神髓也。由此啓識爲會心，由此定宗爲賞心。經云：「心之官，神明出焉。」夫子云：「心之精神謂聖。」聖既在心，何有于文？而物欲交障，訓詁牢柵。嗚呼！神明亦豈易出乎哉！

又《制義文箋》 爲文不可作影響語，直須親切精詣，不可作鄙俚語，直須豪達宏爽。

又 說事之文，求之世上之應感；說理之文，驗之心上之動靜，則言之有據，出之成章，常醒人心而新人目矣。

沈懋孝《論文有五綜七緯》 明璫徑寸，價重連城；崑璧一片，名高九牧。外狀不多，內含精理。故一語到處，浮言盡發；千葩易敷，碩果難結。漢以下文字，一散不能結，所以元氣漓薄，八代日以卑卑耳。

又 正與人紛議時，不可一向順渠顏面。就中將異同之論，不料之談，再駁惱一番，則前面如蘭，得契之指，自生十倍精神。文正順瀉時，逆鋒返豎，本指彌新。《易》有逆數，仙家有逆返，只此妙義。

又《小淇林雜言上》 文貴鎔裁，鑄意象物之謂鎔，輕刀剪割之謂裁，精金在冶，寫鑄隨摹。干將青萍，唯人所造。紈綺下機，付之刀尺，長短稱身，可惜其割裂乎，抱璞而惑剖，持縑而斬割，皆生於愛戀之過，故工文之士難於割愛。

陳懿典《螢囊閣集序》 文章與時高下，代各爲體，人各成家。如必尊古而卑今，拾吐而學步，則六籍之後何以有秦漢唐宋？《三百篇》之後何以有騷選？而唐又何以有初盛中晚也？蓋自嘉靖中，王元美自負其才，目攝一世，欲摧抑晉江、毗陵之輩，而駕其上。方恐天下不我信，而李于鱗氏出，稱文必先秦西京，詩必大曆以前，有一字一句不類者，即汰去以爲不及格。元美遂以身下之，招儕輩宗，吳七子之徒推爲盟主。于鱗益自矜以文統自居，數十年來海內靡然從之，士大夫稱文遂無及東京者，稱詩無及中晚者。顧惟于鱗句比字櫛，刻意摹擬，庶幾似之。然獨奏一篇，高華峻絕，苟累牘卒業，不勝餖飣矣。若元美之集，其詩律固主初盛，間中出晚。其文都舂容大篇，氣韻翩躚，半是子瞻步驟，固未嘗耑倣秦漢也。奈何尊王李者，務以緣飾相高。事本常也，而參合於奇節；情本平也，而附離于感憤。頡頏矯揉，率爲不必有之言，談不必有之境。彼自謂此胡寬之營新豐，而識者固窺其爲叔敖之優孟矣。余嘗持此公案，與談藝者相揚搉。謂立言之道，與孟氏論氣同。由情吐者即謂之生，不由情吐者即謂之襲。生從天者也，襲從人者也。生之妙至于日新富有，不求合法而自無不合；襲之弊至於外腴中枯，神之不存，法將安傳？

陳仁錫《四續古文奇賞序》 文有二病：在好貨，在好色。剗文之多，汰文之色，則文傳。或曰多可去，色不可去，然松柏仆，爲萬世之用，而舍身可以棟明堂，賞其榦非賞其色。自古奇人易敗，奇文易腐，未有不銷亡於斯，二者病不學。

又《江陰鄧克生文序》 文有方圓動靜，無奇正。八比方也，方即圓；操刀動也，動原靜。知圓不知方，知動不知靜，是學執乾柄而不法一刀兩斷之坤，不冰霜曷雲雨？故論人莫使膽字出頭，論文莫使奇字出頭，膽與奇皆肅蕭不足之象，人無餘地，文無餘品。世儒有「王用心霸用意」之說，每尊心而賤意，試讀其文，豈羞稱霸哉？何不用意之甚也！立象盡意，上古聖人事，雖帝亦不能悉用，矧霸乎？克生眞人也，眞文也。惟人文並眞，可與定方圓動靜之宗也已。夫方圓動靜，一意攝之矣，奇正，一用意攝之矣。大都有成竹於胸中，其手腕定無佳竹，猶之好文字不可留影於胸中，作文使己與聖賢脈脈翕受之意無所附麗，曷奇曷正，乃此脈脈翕受之意將不如坤之細細貼切，一味靜方而能了然於手口乎？

又《張澹斯文序》 文章大概如女色，好惡止繫于人。山谷語不甚然也，「雪後園林纔半樹，水邊籬落忽橫枝」。山谷笑歐陽公鑒賞未到，但詫疏影橫香爲絕倒耳。宋大內徵梅千種，一本得自張公洞，極奇，謂此梅之遭耶洞口何嘗不佳絕。吾輩作文，正要看得澹。澹于遇則可，澹于文章之得失則不可。

趙維寰《三諭諸士論文章》 大抵文無平奇，要以脈理爲主。脈欲清欲貫，然未有不清而能貫者，如烹茶然。水先不澄，而渣穢溷之，又何以潤肺腸而惺神志？理欲切欲透，然未有不切而能透者，如食味然，粱米不具，而日沉酣於麴蘖，厭飫於肥甘，恐穀氣不充，反因之滋病矣。【略】不得其脈理，而徒襲其膚華，優孟叔敖，仍二之矣。總其病根，皆起於無自得。夫士誠有以自得，則古今人趨走吾輩筆端，而爲我用。苟無自得，且竭我精神，日奔命於已陳之唾吻，而爲古今人用。今之學一瓛者，皆爲一瓛用者也。誠用之，則必求自得，求自得，又非必趺坐面壁，於蒲團上作生活也。

陶望齡《季生弟制義序》 予嘗爲諸弟姪論行文正如人愬事耳，敏口者能言，其甚敏者能省言而無費文。至於無詞費，而工巧裁製之妙靡不備矣。孔子稱辭達，左氏乃云文以足言，足言之文非至文也。意罄辭止，而待於足言乎哉？百人言一事，而或一人悉之，百言悉一事，而或數言舉之，其工拙豈絜度而後見耶？

方應祥《序魏子文》 文章之妙，要在運筆耳。三寸不聿，重無錙黍，老宿矻矻，指棘不得動搖，孰能使題就吾文，文就吾意，方員信乎手而規矩匿其功。管子曰：「匠石有以感斤斲。」此道所不傳，才者捷得之。

袁宗道《論文上》 口舌代心者也，文章又代口舌者也，展轉隔礙，雖寫得暢顯，已恐不如口舌矣，況能如心之所存乎？故孔子論文曰：「辭達而已。」達不達，文不文之辨也。唐虞三代之文，無不達者，今人讀古書不即通曉，輒謂古文奇奧，今人下筆不宜平易。夫時有古今，語言亦有古今。今人所詫謂奇字奧句，安知非古之街談巷語耶？【略】古文貴達，學達即所謂學古也，學其意不必泥其字句也。今之圓領方袍，所以學古人之綴葉蔽皮也；

今之五味煎熬，所以學古人之茹毛飲血也。何也？古人之意，期于飽口腹，蔽形體，今人之意亦期于飽口腹，蔽形體，未嘗異也。彼摘古字句入己著作者，是無異綴皮葉於衣袂之中，投毛血于殽核之內也。大抵古人之文，專期於達，而今人之文，專期於不達，以不達學達，是可謂學古者乎？

王思任《與許伯倫論文》 蝨必車輪，蟻必牛斗，而後耳目之官，各極其用。曾以此看小題，一字之冷，通章熱血，呼吸盡來，此眞小題也。如僅以小兒之穎，挖空生語，頭巾之學，餖貨雜張。不則霸王，叱咤豪叫一番，蘇秦縱橫演敷數帶，雖玄黃炙轂，紙動戈飛，吾無賞焉。

鍾惺《隱秀軒集自序》 古詩文多無序，非終無序也。未嘗身乞人序，非徒不乞人序，而已亦不自作序。凡以詩文者，內自信於心，而上求信於古人，在我而已。初非序之所能傳也，迨其必可傳而後序興焉。故有詩文作於數百年之前，而序在數百年後者。傳而後有序，非待序而後傳也，如其傳則亦不必序矣。予少於詩文本無所窺，成一帙輒刻之，不禁人序，亦時自作序。大要取古人近似者，時一肖之，爲人所稱許，輒自以爲詩文而已矣。側聞近時君子有教人反古者，又有笑人泥古者，皆不求諸己，而皆舍所學以從之。庚戌以後，乃始平氣精心，虛懷獨往，外不敢用先入之言，而內自廢其中。拒之私務，求古人精神所在。雖不能得古人一二，然舉其所得之一二以示人，其爲人耳目所不經見，及經見而略不厝意者，十固已八九矣。間取己作，以覆古人，向所信以爲古人確然在是者，覺去古反滋遠；有所創獲，晚出使人愕然，以爲悖於古者，古人嘗先有之。始悟近時所反之古，及笑人所泥之古，皆與古人原不相蒙，而古人精神別自有在也。

譚元春《題簡遠堂詩》 夫詩文之道，非苟然也。其大患有二：樸者無味，靈者有痕。故有志者，常精心于二者之間，而驗其候以爲淺深。必一句之靈，能回一篇之運；一篇之樸，能養一句之神，乃爲善作。譚子曰：古人一語之妙，至于不可思議，而常借前後左右寬裕樸拙之氣，使人無可喜而忽喜焉。如心居內，目居外，神光一寸耳，其餘皆皮肉膚毛也。若滿身皆心，心外皆目，人乃大不祥矣。然前後左右所以藏此一語者，亦必眞如古人之寬樸。苟以古人不可思議之語，藏于今人漫無精氣之篇，將并其妙語而累之。譬如人懷仙佛之心，而所裹皮肉膚毛疥癩猶可，豈可市井乎？予進而求諸靈異者十年，退而求諸樸者七八年。予所謂靈與樸者，終隔而不合，而其意亦未嘗不思以傳也。所謂名，根也，人不忘名則自愛名，若有根則不浮。藏諸名山，傳之其人，沈碑于水，安知後世不在山巔？所以取之者遠，矜之者重，不必親見名之我歸。而寧忍百年之寂寂，以自結于不可知之人，其爲根亦良可念矣。嘗見迫于求傳者不傳，避一世之誹，貪衆人之譽，究竟不切于後世之好惡，而生前心血光陰，付之可惜。又有步趨古人，久淹晚出，卻以爲可傳者可不傳。夫古人所可傳之處，未必皆在所傳處，而古人所自傳之路，豈有復爲人可以傳之路？雖毫釐相準，苦心有年，然迷于山者，漸深漸迷矣。譚子言至此，竦然喪其所謂名根。曰靈與樸，吾所不敢忘也；傳不傳，固亦有數耳。吾何知焉！吾何知焉！

艾南英《答夏彝仲論文書》 首尾結意皆在「修辭」二字，而其究竟一說，則要歸于獻吉、于鱗、元美三子。以爲三子皆能修辭，未可非，而末後言辭之究竟，則曰句字崇飾而已矣。嗟乎，吾兄何其視古人太輕、視今人太重耶？夫以司馬子長、劉向、昌黎、永叔之文，兄舍其根本《六經》與其法度、章脈變化生動、雄深古健之大者不論，而曰止於辭，則視古人太輕也。且又取《易》、《詩》、《書》、《春秋》三傳而亦曰：是皆古聖人飾字而爲之。則視古聖人又太輕也。因而及於浮華補綴塗東抹西、左剽右竊，取《史》、《漢》句字割裂而餖飣之如今之王、李者，皆得附於聖人修辭之旨，是又視今人太重也。兄以句字崇飾盡修辭之義，則請爲兄先言辭之原，而又以剗盡辭華歸之平淡者爲非，則又請與兄言古文之辭可乎。子曰「修辭立其誠」，未聞以敷華爲誠也。又曰「辭達而已矣」，未聞以臃腫駢麗爲達也。《書》之言曰：「辭尚體要。」有體有要，則今人章旨結撰之謂，而非以餖飣剽竊句字爲體要也。蓋古人之所謂辭命辭章者，指其通篇首尾開闔而言，非以一黃一白、一朱一黑、儷字駢音而謂之辭。如此，則古今文章何必司馬遷、劉向，何必昌黎、永叔。只一六朝人可謂辭華之極矣，則兄且銖銖而法之乎。即如太史公弟與兄所首推者，然每讀其文，譬之神龍行天，雷電恍惚而風雨驟至，百昌萬物承其汪濊，皆各有生動妍澤之意，此豈可以句字求之。今試取《史記》去其所載，《尚書》、《左》、《國》及屈原、長卿騷賦之文，而獨取太史公所自爲贊論序略者讀之，其句字可謂悃質無華矣。太史公豈不能效《易》，效《書》，效《詩》，效三傳而爲之乎。無他，時代各有所至，效昔人而贅其句字，未有不相率歸於浮華者。若兄之所謂俚雅，則有分矣。每見六朝及近代王、李崇飾句字者，輒

覺其俚，讀《史記》及昌黎、永叔古質典重之文，則輒覺其雅，然後知浮華與古質，則俚雅之辨也。百物朝夕所見者，人不注視也，則今日獻吉、于鱗、元美剽竊成風之謂也。用功深者收名也遠，不爲當時所共怪，則必無後世之傳。則韓歐大家與今日有志斯道，力排陳言，不爲浮華補綴之謂也。蓋所謂陳言、所謂浮華者，韓則指晉魏齊梁而言，歐則指唐季五代而言，今日之君子則指王、李而言，其爲戛戛乎陳言之務去一也，其爲用功深爲當世所共怪一也。其推尊司馬遷、劉向、賈誼、董仲舒者，得其雄深渾健古質而幽遠，非若王李之推司馬遷、劉向得其皮毛、剽竊塗抹，使十歲豎子皆能贅其詞竊其字而遂謂之修辭也。然則兄之所示，乃弟之所以尊韓、歐卑王、李耳。弟之所謂陳言，兄以爲修辭可乎？弟以古質尊《史》、《漢》，兄以浮華尊《史》、《漢》可乎？若夫篇不擇句，句不選字，餖飣而出之，則王、李是已。古之人未有也，即學韓、歐者亦未之有也。

倪元璐《祁止祥稿序》 文章之不治，則緣其才墮而體升。才墮而體升者，詭羹酒于太玄，逃燈劍曰帷匣。此二託者，其名大尊，而其情如春冰，彈指可破也。夫太羹爲不味之烹，玄酒即非醴之釀，不味比之生物，非醴幾于澹水。以此二者享諸衆口，苟其嚌嚅唱旨，悅懌騰酣，則亦遂可。尊屠手於易牙，貴汲人於儀狄，然固不能。則其用之文章，必有不可者矣。且謂過宜必敝，則有取于帷燈；侈割將傷，是所期乎匣劍。然不知畜光需鑒，養鍔待剸，此以喻字未落紙之時，意尚包胸之會。未聞至幽相察而憂照深，兩敵相威而嫌器利。今欲辨層牆之中非漆，襲石之裏無鉛，雖復長號不可得信，則其用之文章，又必有不可者矣。知其不可而顧爲之者，其力薄而取途於易循，中慙而駕高名以自壯。既已爲之，必以笑天下之不爲此者。衰孤升座，而呪龍象之智爲羊鹿。此天下之大痛，志士所務白也。故吾之意欲使羹人窮羹，酒人窮酒，燈者猶燈，劍者猶劍，則天下之才出；天下之才出，則文章之道大治矣。

鄒迪光《支華平先生集序》 夫文有虛有實，今之爲文者類能虛而不能實。何以故？虛易而實難也。蓋人非窮探博獵，盡九丘、八索、三墳、五典之遺，則其文不實；非老於春秋，閱歷世故，朝章野錄，多所咨詢，不實；非其人精白底厲，混沌未鑿，不實。第曰鏡花水月，露珠雲葉，不必可即而可玩，則一二《南華》、《御寇》、《淮南》諸語，斯已足辦，而胡用多識之爲？

輓近少年浮誇之士，以爲虛可爲觀而實難取悅，虛可襲而實不可強也，搏砂畫餅，陳土龍而饗芻狗，謂文在是而實之不足，何以文哉？其甚者，《南華》御寇之不足而《陰符黃庭》，《陰符黃庭》之不足而《楞伽楞嚴》，一以爲仙品，一以爲禪機，是其虛。又文之賊，而道之蠹也。

王文祿《文脈》卷一 杜子美曰：「文章有神。」陳繹曾《文筌小譜》第一曰：「澄神」。夫神者，性之靈穎，無微不透，無古無今，惟澄神則神清不雜。又曰「鍊氣」。氣者，神氣也。惟鍊氣則氣充不撓。劉勰《文心雕龍》贊曰：「百齡影徂，千載心在。」文章，心精也，神氣鍾焉，欲不垂世，得乎！

又 爲文若織雲花，龍鳳之錦，經緯縱橫而起伏無定。又若河流入中國，或隱或見，若絕若續，而源深長。今人恐句不屬，字字挨粘，無文膽，終成時論格。惟司馬子長才高疎爽，得文之妙。

又卷二 韓昌黎本奇才，得節奏疾徐，參伍錯綜，迴旋照顧，八面受敵之妙。故曰：爲文必使透入紙背，如是則文厚而圓矣。

楊廉《跋楊名父文稿》 今之作者，大抵未能出於自然，惟在模仿古人。正不知昔之大家，謂韓孟文雖高，不必似之也。

黃淳耀《王周臣學古偶刻題辭》 勝國虞公伯生有言：「爲文當如浙人之庖也，不當如川人之庖者。川人之爲庖也，麤塊而大臠，濃醯而厚醬，非不果然屬饜也，而飲食之味微矣。浙中之庖者則不然，凡水陸之產皆擇取柔甘，調其滫齊，澄之有方而潔之不已。視之泠然水也，而五味之和各得其所，求羽毛鱗介之珍不易其性。故爲文之妙，唯浙中庖者知之。」余嘗引此以論今人之文。險膚蹐駁，華縟纖詭，雜然而出，譬猶置鴆毒於醍酒之中，屑糖糜於粱肉之內，雖求如川中之庖，已不可得矣。王子周臣以古文辭視余，乃能黜險膚以爲實，去騁駁以爲醇，約華縟以爲質，變纖詭以爲雅，淵淵乎其有先漢古文之風，充充乎其進而未止也。周臣其有意於浙中之庖者與！

朱荃宰《文通》卷九《經義》 杜靜臺曰：士子得所命之題，必先定其格局。此題當爲某格，其分截何在？其綱領何在？其節目何在？其始也當題掇不當題掇？其中也當過接不當過接？其終也當繳轉不當繳轉？當詠嘆不當詠嘆？某兩股當略當藏，某兩股當詳當顯，題語雖多，或當輕而講少，題語雖少，或當重而講多。繁簡斷續，瞭然定于胸中，故一舉營扎，尅時而成文。然文格不可以數計也。其難者有六：一曰一滾格。如明珠滾盤而不出于

盤，有詳略而無斷續也。荆川先生《「此謂國」篇》《「亞飯干適楚」篇》是也。二曰連珠格。如一線穿珠，珠雖有叙，而線則相連，若斷而不斷，若續而不續，中無過接之痕也。荆川先生「可以爲難」半篇，「清斯濯纓」半篇，可以意會也。三曰中紐格。如對胸之衣，中用一紐。荆川先生《「匹夫而有天下者」篇》是也。四曰兩活扇格。如「立則見其參於前」二句，題中雖以立、輿分作兩小扇，而前面合起二小股，後面必又合咏二小股。前後圓活不定，拘定兩大扇，死局也。五曰兩扇遙對格。前扇不作小股，惟用散文，或長短句，或頂針語，或三疊文，一氣呵成而無排偶，直待後扇遙對之也。六曰影喻格。如「譬如北辰」二句題，當以無爲天下歸作主，而間以辰君星拱點影於其中，若鏡中之花，水中之月也。其餘有上生下格，有下承上格，有下明上格，有下原上格，有下贊上格，有上開下闔格，有上闔下開格，有上重下輕格，有上輕下重格，有上呼下應格，有輕引重釋格，有重本輕證格，有重證輕喻格，有重主輕賓格，有一頭兩脚格，有兩頭一脚格，有一頭兩腹一脚格，有一頭一項三腹一脚格，有頭虛脚實格，有三扇先奇格，有三扇先偶格。此皆格之易者也。

又　馮脩吾曰：今士之舉於鄉會者，錄其文，咸曰中式。所謂式者，舉業之體格，猶匠氏之規矩也。匠氏不廢規矩而從木之曲直，文士不廢體格而從體之難易。曰棟、曰梁、曰柱、曰楹、曰桷，豈惟不可移易，即分寸不合，非良工也。曰破、曰承、曰起講、曰泛講、曰平講、曰過文、曰束繳、曰大小結，豈惟不可錯雜，即氣骨稍不比，非作手也。故破欲含，或斷或順，須含蓄而不偏遺；承欲緊，或束或解，須脫悟而不訓釋；起講欲新，或對或黻，須見題而題不露；泛講欲特，或承或挈，須露題而題不盡；平講欲實，詞出經典，令純正而股必紓長，過文欲融，意會上下，令脫化而體不間隔；繳束欲健，或照應題中，或推開題外，令自盡而語有餘思；小結、大結欲古，或引據經傳，或自發議論，令精潔而言非註脚，此舉業之上式也。

又　袁了凡曰：八股文字，與天地造化相侔。首二比春也，次二比夏也，次二比秋也，束二比冬也。首二比是春，則生而未成，虛而未實，常冲融融，輕描淡抹，不可帶一分粗糙；次二比是夏，當承前二比，漸漸說開來，邵子謂「天地之大寤在夏，文之大寤實在腹」也。至秋則生者成，虛者實矣，文可反覆馳騁矣，然亦須養後天，先不可說盡也。末二比是冬，一年好景全在收拾處，回陽氣於陰極之時，發生機於凍剝之後，篇章將竭，而令人讀之有不窮之趣，此文之大機括也。

又　袁了凡云：文字先須鍊格，格鍊則規模自別，便能出人頭地。文有俗格，宜鍊之而雅，腐格宜鍊之而新，板格宜鍊之而活。

又　鄧定宇云：文章家有正有奇，題應上下做，虛實做、輕重做、對做、串做、斷做，認理典則，此便是正。若做得有把捉、有挑剔、有點綴、有起伏照應、有體認發揮，舒精發蘊，此便是奇。今人以淺薄疎庸爲正，卻喚做水平箭，豆腐湯，以險怪迂誕爲奇，卻喚做打空拳，說鬼話。不知文章家正不如此，所謂智者、賢者過之，愚者、不肖者不及也。

又　馮具區云：評文體者，極言平淡矣。平淡可易言哉？坡公云：「漸老漸熟，乃造平淡。」非平淡也，絢爛之極也。平淡必始於神奇，而僞平淡則反神奇。今之士薄僞平淡，競趨僞神奇，而衡文者又薄僞神奇，并收僞平淡，蓋兩失之。故余衡士，不亟體之正而亟眞。眞如種子，一粒入土，時至氣行，將暢爲枝葉，騰爲菁華。此何惡於神奇而薄之？薄眞神奇，吾以爲必不識眞平淡。

又　馮常伯云：股法變化則體圓，句法頓挫則股圓，字法輕新則句圓。

又　若一犯正位，則如《逍遙》、《齊物》、《秋水》諸篇，【略】正位者主也。如君王拱默，而公卿部府承奉之。《詩》則賦爲主，比興皆賓也；《易》則羲畫爲主，六爻皆賓也。以時文論，題爲主，文爲賓；實講爲主，虛講爲賓；兩股中或一股賓，一股主；一股中或一句賓，一句主；一句之中或一二字賓，一二字主，明暗相參，生殺互用，文之妙也。故或進前一步，或退後一步，皆謂之賓。或斤斤講而題意反不透露，是以有高品、俗品之分也。

又卷二二《事類》　文章之外，有據事以類義，援古以證今者。文王繇《易》，剖判爻位，《既濟》九三，遠引高宗之伐；《明夷》六五，近書箕子之貞。斯略舉人事，以徵義者也。至若《胤征》羲和，陳《政典》之訓，《盤庚》誥民，叙遲任之言，此全引成辭，以明理者也。然則明理引乎成辭，徵義舉乎人事，乃聖賢之鴻謨，經籍之通矩也。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德，屈、宋雖引古事，而莫取舊辭，《鵩賦》始用《鶡冠》之說，《上林》撮引李斯之書，此萬分之一會也。《百官箴》頗酌於《詩》、《書》，劉歆《遂初賦》歷叙於紀傳，漸漸綜採矣。至於崔、班、張、蔡，遂捃摭經史，華實布濩。夫薑桂同地，辛在本性；文章由學，能在天資。有飽學而才餒，有才富而學貧。學貧者，迍邅

於事義；才餒者，劬勞於辭情。此內外之殊分也。是以才爲盟主，學爲輔佐，才學褊狹，雖美少功。表裏相資，古今一也。故魏武稱「張子膚拙，專拾掇崔杜小文，所作不可悉難，便不知所出。」斯寡聞之病也。夫經典沉深，載籍浩瀚，實群言之奧區，而才思之神皋也。揚、班以下，莫不取資，操刀能割，必列膏腴。狐腋非一皮能溫，雞蹠必數千而飽矣。綜博取約，練精理覈，衆美輻輳，表裏發輝。劉劭《趙都賦》云：「公子之客，叱勁楚令歃盟；管庫隸臣，呵強秦使鼓缶。」用事如斯，雖小成績，譬寸轄制輪，尺樞運關也。或微言美事，置於閑散，是綴金翠於足脛，靚粉黛於胸臆也。凡用舊合機，不啻自其口出。陳思摹才之英也，《報孔璋書》云：「葛天氏之樂，千人唱，萬人和。聽者因以蔑《韶》《夏》矣。」此引事之實謬也。按葛天之歌，唱和三人而已。《上林》云：「奏陶唐之舞，聽葛天之歌，千人唱，萬人和。」唱和千萬人，相如推三成萬，妄書致謬。陸機《園葵詩》云：「庇足同一智，生理合異端。」夫「葵能衛足」，事譏鮑莊，「葛藟庇根」，辭自樂豫。若譬「葛」爲「葵」，則引事爲謬。若謂「庇」勝「衛」，則改事失眞。山木爲良匠所度，無慚匠石矣。

又《妄飾》　文章既作，比興由生。鳥獸以媲賢愚，草木以方男女。擬人必以其倫，述事多比於古。漢氏君實稱帝，理異殷周；子乃封王，名非魯衛。而作者猶謂帝家爲王室，公輔爲王臣。磐石加建侯之言；帶河申俾侯之稱。史臣假託古詞，翻易今語，潤色之濫，萌於此矣。至如諸子短書，雜家小說，論逆臣則呼爲問鼎；稱巨寇則目以長鯨。邦國初基，皆云草昧；帝王世跡，必號龍飛。斯並異乎游、夏之措詞，南、董之顯書也。魏收《代史》，吳均《齊錄》，或牢籠一世，或包舉一家。自可申不刊之格言，弘至公之正說。而收稱劉氏納貢，則曰「求獻百琛」；均敘元日臨軒，必云「朝會萬國」。夫以吳徵魯賦，禹計塗山，置于文章則可，施于簡冊則否矣。亦有方以類聚，如王隱稱諸葛亮挑戰，眞獲曹咎之利；崔鴻稱慕容衝見幸，爲有龍陽之姿。其事相符，言之讜矣。而虞思道稱邢邵喪子不慟，自東門吳已來未之有也；李百藥稱王琳雅得人心，雖李將軍恂恂善誘，無以加也。斯則虛引古事，妄足庸音者矣。《禮記・檀弓》，工言物始，夫自我作故，首創新儀。前史所刊，後來取證。是以漢初立轅，子長所書；魯始爲髻，丘明是記。河橋可作，元凱取驗于《毛詩》；男子有笄，伯支遠徵于《內則》。即其事也。按裴景仁《秦記》稱苻堅方食，撫盤而詬；王邵《齊志》述父紇洛干感恩，脫帽而謝。及彥鑾撰新史，乃易「撫盤」以「推案」，變「脫帽」爲「免冠」。夫近世通無案食，胡俗不施冠冕，學者何以考時俗之不同，察古今之有異？又自雜種稱制，言多醜俗。至如翼犍魏道武所諱，黑獺周文本名，而伯起草以他語，德棻闕而不載。蓋龐降蒯聵，字之嫌也；重耳黑臀，名之鄙也。傳諸五經，未聞別加刊定。況愁山定檟，彰于載讖；河邊之狗，著于謠詠，難爲蓋藏。又或氏姓本複，減省從單，求諸自古，罕聞茲例。文勝質則史，故知史之爲務，必藉于文，以文敘事，可得言焉。而今之作者，或虛加練飾，輕事彫彩；或體兼賦頌，詞類俳優。文非文，史非史，譬夫烏孫造室，雜以漢儀，而刻鵠不成，反類於鶩者也。

又卷二三《載事》　文之作也，以載事爲難；事之載也，以蓄意爲工。觀《左氏傳》載晉敗于邲，及楚師寒拊勉之事，但云「三軍之士，煖如挾纊」，則軍情愉悅之意，自蓄其中。《公羊》秦敗於殽之事，但云「匹馬隻輪無反者」，則要擊之意，自蓄其中。若《公羊傳》載齊使人迓卻克臧孫之事，《孟子》載天下歸舜之事，則曰：「天下諸侯朝覲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訟獄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謳歌者，不謳歌堯之子而謳歌舜。」凡此則意隨語竭，不容致思。

又　觀《檀弓》之載事，言簡而不疎，旨深而不晦。雖左氏之富艷，敢奮飛于前乎？如申生爲驪姬所譖，或令辨之。左氏載其事，則曰：「或謂太子『子辭，君必辨焉』。太子曰：『君非姬氏居不安，食不飽。我辭，姬必有罪。君老矣！吾又不樂。』」《檀弓》則曰：「子盍言子之志于公乎？世子曰：『不可。君安驪姬，是我傷君之心也。』」一節僅百五十字，而包括曲折，有他人千言不盡者，非扛千斛龍文鼎力，未及此。

又　智悼子未葬，晉平公飲以樂。杜簣謂大臣之喪，重于疾日，不樂。《左氏》言其事則曰：「辰在子、卯，謂之疾日。君徹宴樂，學人舍業，爲疾故也。君之卿佐，是謂股肱。肌肱或虧，何痛如之？」《檀弓》則曰：「子、卯不樂，智悼子在堂，斯其爲子卯也大矣。」《檀弓》祇以十七字，盡之奧矣。

又　載事之文，有先事而斷以起事也，有後事而斷以盡事也。如《左氏傳》欲載晉靈公厚斂雕牆，必先言「晉靈公不君」；《公羊傳》欲載楚靈王作乾谿臺，必先言「靈王爲無道」；《中庸》欲言「舜好問而察邇言」，亦先曰「舜其大智也歟」；《孟子》欲言梁惠王「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亦先曰「不仁哉梁惠

王也」。若此流，皆先斷以起事也。如《左氏傳》載晉文公敎民而用卒言之曰「一戰而伯，文之敎也」。又載晉悼公賜魏絳和戎樂，卒言之曰：「魏絳于是乎有金石之樂，禮也」。若此流，皆後斷以盡事也。

又《載言》 載言之文，有答問。若止及一事，文固不難，至有數端，文實未易。所問不言問，所對不言對，言雖簡略，意實周贍，讀之續如貫珠，應如答響。若《左氏傳》載楚望晉軍，問伯州犂，蓋得此也。至於問則屢稱「何也」，答則屢稱「對曰」，其文與意，有異《左氏》。若《樂記》載賓牟賈與孔子言樂，皆據此也。二文具載，則可考矣。「王曰：『騁而左右何也？』曰：『召軍吏也』。『皆聚于軍中矣。』曰：『合謀也』，『張幕矣。』曰：『虔卜于先君也』，『徹幕矣。』曰：『將發命也』，『甚囂，且塵上矣。』曰：『將塞井夷竈而爲行也。』『皆乘矣，左右執兵而下矣。』曰：『聽誓也』，『戰乎？』曰：『未可知也。』『乘而左右皆下矣。』曰：『戰禱也。』曰：『夫武之備戒之已久，何也？』對曰：『病不得其衆也。』『詠歎之、淫液之，何也？』對曰：『恐不逮事也。』『發揚蹈厲之已蚤，何也？』對曰：『及時事也。』『武坐致右憲左，何也？』對曰：『非武坐也。』『聲淫及商，何也？』對曰：『非武音也。』子曰：『若非武音，則何音也？』對曰：『有司失其傳也。』」

又 《左氏傳》載諸國燕饗賦《詩》之事，但云賦某詩。或云：賦某詩之卒章。皆不載詩，而意自具。其曰「賦《棠棣》之七章以卒」，則知賦七章以卒盡八章也。其曰「在《楊水》卒章之四言矣」，則知取「我聞有命」也。左氏於此等文，最爲得體。

又 言以簡爲當。言以載事，文以著言，則文貴其簡也。文簡而理周，斯得其簡也。讀之疑有闕焉，非簡也，疎也。如《春秋》隕石于宋五，《公羊傳》曰：「聞其隕，然視之則石，察之則五。」《公羊》之義，經以五字盡之，是簡之難者也。劉向載泄冶之言曰：「夫上之化下，猶風靡草，東風則草靡而西，西風則草靡而東。在風所由，而草所靡。」此用三十有二言而意方顯。及觀《論語》曰「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此減泄冶之言半，而意亦顯。又觀《書》曰「爾惟風，下民惟草。」此復減《論語》九言而意愈顯。吾故曰是簡之難者也。《書》曰：「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己若者亡。」劉向載楚莊王之言曰：「其君賢君也，而又有師者王，其君下君也，而羣臣又莫君若者亡。」語意煩簡不如是，何以別經傳之文。

又《字法》 文有數句用一類字者，所以張文勢、壯文義也。然皆有法。否則以字累句，以句累篇，其不見哂于刻木爲棊者幾希。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宮嚼羽含矣。

又 「或」字法。《詩・北山》曰：「或燕燕居息，或盡瘁事國，或息偃在床，或不已于行，或不知叫號，或慘慘劬勞，或棲遲偃仰，或王事鞅掌，或湛樂飲酒，或慘慘畏咎，或出入風議，或靡事不爲。」退之《南山詩》云：「或連若相從，或蹙若相鬬。或姿若彌仗，或竦若驚雊。或散若瓦解，或赴若輻輳。或翩若船遊，或決若馬驟。」此句稍多，不能備載，皆廣以或字法而用之也。《老子》曰：「凡物或行，或隨，或歔，或吹，或強，或羸，或載，或隳。」又一法也。

又 「者」字法。《考工記》曰：「脂者、膏者、羽者、鱗者。」又曰：「以脰鳴者。」《莊子》曰：「激者、謞者、叱者、吸者、叫者、謚者、宎者、咬者。前者唱于，隨者唱喁。」韓退之《畫記》云：「行者、牽者、奔者、涉者、陸者、翹者、顧者、鳴者、寢者、訛者、噓者、嗅者、秣者、立者、齕者、飲者、溲者、陟者、降者。」凡此用者字，其原出于《考工記》，因用《莊子》法也。

又 「之謂」字法。《繫辭》曰：「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生生之謂易，成象之謂乾，效法之謂坤，極數知來之謂占，通變之謂事，陰陽不測之謂神。」韓退之《賀冊尊號表》云：「臣聞體仁以長人之謂元，發而中節之謂和，無所不通之謂聖，妙而無方之謂神，經緯天地之謂文，戡定禍亂之謂武，先天不違之謂法天，道濟天下之謂應道。」蓋取《易・繫辭》也。

又 「謂之」字法。《易・繫辭》曰：「闔戶謂之坤，闢戶謂之乾，一闔一闢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通，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器，制而用之謂之法，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凡經子傳記，用此多矣，故不悉載。如《爾雅》「宮謂之室，室謂之宮」等法，蓋訓詁也。

又 「之」字法。《孟子》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老子》曰：「故道生之德，畜之，長之育之，成之熟之，養之覆之。」若《易・說卦》曰：「雷以動之，風以散之，雨以潤之，日以烜之，艮以止之，兌以說之，乾以居之，坤以藏之。」此又一法也。《莊子》：「厲之人，夜半生其子。」又以「驪姬」作「驪之姬」，地名「南沛」作「南之沛」，《呂覽》「楚丹姬」作「丹之姬」，《家語》「江津」作「江之津」，樂府「桂樹」作「桂之樹」，文法皆異。

又「可」字法。《考工記》曰：「故可規、可方、可永、可興、可量。」《表記》曰：「事君可貴可賤，可富可貧，可生可殺。」

又「可以」字法。《論語》曰：「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月令》曰：「可以登高明，可以遠眺望，可以升山陵，可以處臺榭。」《莊子》曰：「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養親，可以盡年。」

又「爲」字法。《易・說卦》曰：「乾爲天，爲圜，爲君，爲父，爲玉，爲金，爲寒，爲冰，爲大赤，爲良馬，爲老馬，爲瘠馬，爲駁馬，爲木果。」《莊子》曰：「形就而入，且爲顛爲滅，爲崩爲蹶；心和而出，且爲聲爲名，爲妖爲孽。」此又一法也。《爾雅》：「蜺爲挈貳，弇日爲蔽雲，暴雨謂之凍。」又與「謂之」間用，《講武篇》亦然。

又「必」字法。《考工記》曰：「容毂必直，陳篆必正，施膠必厚，施筋必數。」《月令》曰：「秫稻必齊，麴蘖必時，湛熾必潔，水泉必香，陶器必良，火齊必得。」

又「不以」字法。《左氏傳》曰：「不以國，不以官，不以山川，不以惡疾，不以畜牲，不以器幣。」

又「無」字法。《左氏傳》曰：「無始亂，無怙富，無恃寵，無違同，無敖禮，無復怒，無謀非德，無犯非義。」

又「而不」字法。《左氏傳》曰：「直而不倨，曲而不屈，祀而不逼，遠而不勢，遷而不淫，復而不厭，哀而不愁，樂而不荒，用而不匱，廣而不宣，施而不費，取而不貪，處而不底，行而不流。」

又「其」字法。《繫辭》曰：「其稱名也小，其取類也大；其旨遠，其辭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急。」《莊子》曰：「其寢不夢，其覺無憂，其食不甘，其息深深。」《樂記》曰：「其哀心感者，其聲噍以殺；其樂心感者，其聲嘽以緩；其喜心感者，其聲發以散；其怒心感者，其聲粗以厲；其敬心感者，其聲直以廉；其愛心感者，其聲和以柔。」此雖每句用「其」字，而二句以見意，又一法也。

又「焉」字法。《祭統》曰：「見事鬼神之道焉，見君臣之義焉，見父子之倫焉，見貴賤之等焉，見親疎之殺焉，見爵賞之施焉，見夫婦之別焉，見政事之均焉，見長幼之序焉，見上下之際焉。」《學記》曰：「藏焉，脩焉，息焉，遊焉。」《三年問》曰：「翔回焉，鳴號焉，踊躍焉，踟躕焉。」又一法也。

又「于時」字法。《詩》曰：「于時處處，于時廬旅，于時言言，于時語語。」鄭康成云：「時，是也。」

又「實」字法。《詩》云：「實方實苞，實種實褎，實發實秀，實堅實好，實穎實栗。」

又「曾是」字法。《詩》曰：「曾是疆禦，曾是掊克，曾是在位，曾是在服。」

又「侯」字法。《詩》曰：「侯主侯伯，侯亞侯旅，侯疆侯以。」

又「有若」字法。《書》曰：「有若虢叔，有若閎夭，有若散宜生，有若太顛，有若南宮括。」

又「未嘗」字法。《家語》曰：「未嘗知哀，未嘗知憂，未嘗知勞，未嘗知懼，未嘗知危。」

又「斯」字法。《檀弓》曰：「人喜則斯陶，陶斯咏，咏斯猶，猶斯舞，舞斯慍，慍斯戚，戚斯歎，歎斯辟，辟斯踊矣。品節斯，斯之謂禮。」

又「於是乎」字法。《國語》曰：「上帝之粢盛於是乎出，民之蕃庶於是乎生，事之供給於是乎在，和協輯睦於是乎興，財用蕃殖於是乎始，敦龐純固於是乎成。」

又「有」字法。《禮器》曰：「有直而行也，有曲而殺也，有經而等也，有順而討也，有漸而播也，有推而進也，有放而文也，有放而不致也，有順而推也。」《樂師》曰：「有帗舞，有羽舞，有皇舞，有旄舞，有干舞，有人舞。」《左氏傳》曰：「名有五：有信，有義，有象，有假，有類。」又一法也。《孟子》曰：「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明友有信。」此又一法也。

又「兮」字法。《荀子》曰：「井井兮其有條理也，嚴嚴兮其能敬己也，分分兮其終始也，厭厭兮其能長久也，樂樂兮其執道不殆也，炤炤兮其用知之明也，修修兮其用統類之行也，緩緩兮其有文章也，熙熙兮其樂人之藏也，隱隱兮其恐人不當也。」

又「然」字法。《荀子》曰：「儼然，壯然，祺然，蘚然，恢恢然，廣廣然，昭昭然，蕩蕩然。」《莊子》曰：「注然勃然，莫不出焉；油然漻然，莫不入焉。」

又「奚」字法。《莊子》曰：「奚爲奚據？奚避奚處？奚就奚去？奚樂

奚惡？」

又「而」字法。《莊子》曰：「而容巖然，而目衝然，而顙頯然，而口闞然，而狀義然。」《考工記》曰：「清其灰而盝之，而揚之，而沃之，而塗之，而宿之。」又一法也。

又「方且」字法。《莊子》曰：「方且本身而異形，方且尊知而火馳，方且爲緒使，方且爲物絯，方且四顧而物應，方且應衆宜，方且與物化而未始有恆。」

又「似」字法。《莊子》曰：「似鼻，似口，似耳，似拼，似圈，似臼，似窪者，似污者。」

又「乎」字法。《莊子》曰：「與乎其觚而不堅也，張乎其虛而不華也，邴邴乎其似喜乎，崔乎其不得已乎，滀乎進我色也，與乎止我德也，厲乎其似世乎，謷乎其未可制也，連乎其似好閉也，悗乎忘其言也。」《禮器》曰：「洞洞乎其敬也，屬屬乎其忠也，勿勿乎其欲共饗之也。」莊子蓋廣此法而用之。

又「廼」字法。《詩》曰：「廼慰廼止，廼左廼右，廼疆廼理，廼宣廼畝。」

又「以之」字法。《仲尼燕居》曰：「以之居處有禮，故長幼辨也；以之閨門之內有禮，故三族和也；以之朝廷有禮，故官爵序也；以之田獵有禮，故戎事閑也；以之軍旅有禮，故武功成也。」

又「足以」字法。《易》曰：「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中庸》曰：「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也，寬裕溫柔，足以有容也，發強剛毅，足以有執也，齊莊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別也。」又一法也。

又「也」字法。《中庸》曰：「修身也，尊賢也，親親也，敬大臣也，體羣臣也，子庶民也，來百工也，柔遠人也，懷諸侯也。」《周易・雜卦》一篇，全用「也」字。

又「得其」字法。《仲尼燕居》曰：「宮室得其度，量鼎得其象，味得其時，樂得其節，車得其式，鬼神得其饗，喪祭得其哀，辨說得其黨，蒞官得其本，政事得其施。」

又「以」字法。《太司樂》曰：「以致鬼神，以和邦國，以諧萬民，以安賓客，以說遠人，以作動物。」《周禮》此法極多，不能備載。

又「曰」字法。《洪範》曰：「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周禮》凡次叙其事，皆類此一法也。《周禮・小胥》曰：「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洪範》曰：「曰雨，曰霽，曰蒙，曰驛，曰克，曰貞，曰晦。」凡此類不言數，又一法也。《大宗伯》曰：「春見曰朝，夏見曰宗，秋見曰覲，冬見曰遇，時見曰會，殷見曰同。」《易》象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凡此類又一法也。

又「得之」字法。《莊子》曰：「豨韋氏得之，以挈天地；伏羲得之，以襲氣母；維斗得之，終古不忒；日月得之，終古不息。堪壞得之，以襲崑崙；馮夷得之，以遊大川；肩吾得之，以處大山；黃帝得之，以登雲天；顓頊得之，以處玄宮；禺強得之，立乎北極；西王母得之，坐乎少廣。」

又「之以」字法。《文王世子》曰：「慮之以大，愛之以敬，行之以禮，修之以孝養，紀之以義，終之以仁。」

又「所以」字法。《禮運》曰：「祭帝于郊，所以定天位也；祀社于國，所以列地利也；祖廟，所以本仁也；山川，所以儐鬼神也；五祀，所以本事也。」

又「存乎」字法。《繫辭》曰：「列貴賤者存乎位，齊小大者存乎卦，辨吉凶者存乎辭，憂悔吝者存乎介，慮無咎者存乎悔。」

又「莫大乎」字法。《繫辭》曰：「法象莫大乎天地，通變莫大乎四時，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崇高莫大乎富貴，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爲天下利，莫大乎聖人。」

又「知所以」字法。《中庸》曰：「則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

又「矣」字法。《六月・詩序》曰：「《鹿鳴》廢，則和樂缺矣，《四牡》廢，則君臣缺矣。」下皆類此，不能悉載。《板》詩曰：「辭之輯矣，民之洽矣；辭之懌矣，民之莫矣。」此雖每句用「矣」字，而上下之意相關。

又　連用五字。如：「韓必德魏、愛魏、重魏、畏魏，韓必不敢反魏。」甚奇。

又「焉」與「謂之」間用。如《爾雅·五方篇》：「東方有比目魚焉，不比不行，其名謂之鰈；南方有比翼鳥焉，不比不飛，其名謂之鶼鶼，西方有比肩獸焉，與邛邛岠虛比，爲邛邛岠虛，齧甘草，即有難，邛邛岠虛負而走，其名謂之蹷；北方有比肩民焉，迭食而迭望；中有軹首蛇焉。此四方中國之異氣焉。」

又 是以高下異，則名號異，則權力異，則事勢異，則旗章異，則符瑞異，則禮寵異，則秩祿異，則冠履異，則衣帶異，則環珮異，則車馬異，則妻妾異，則澤厚異，則宮室異，則床席異，則器皿異，則祭祀異，則死喪異。（《服疑》）

又 「何」字法。如《天問篇》句句用「何」字，雄視千古。

又《交錯》 文有交錯之體，若纏糾然，主在析理，理盡後已。《書》曰：「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莊子》曰：「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又曰：「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荀子》曰：「不利而利之，不如利而後利之之利也。」「利而後利之，不如利而不利者之利也。」《國語》曰：「成人在始與善。始與善，善進善，不善蔑由至矣；始與不善，不善進不善，善亦蔑由至矣。」《穀梁》曰：「人之所以爲人者，言也。人而不能言，何以爲人？言之所以爲言者，信也。言而不信，何以爲言？信之所以爲信者，道也。信而不道，何以爲道？」此類多矣，不可悉舉。然取《莊子》而法之，則文斯邃矣。

又《譬況》 《記》曰：「君子知至學之難易，而知其美惡，然後能博喻。能博喻，然後能爲師。」又曰：「罕譬而喻，夫惟博故能監也。」宋陳騤曰：「《易》之有象，以盡其意，《詩》之有比，以達其情，文之作可無喻乎？」抑嘗考之，《詩》之比似矣。」《易》之象，皆本自然。非聖人因象後畫，故象不可爲譬喻，以其皆實事非寓言也。各爻亦隨爻爲象，亦非寓言。張橫渠曰：「象皆實體。所謂仰觀俯察，取象物宜，非寓言也。卦爻小象，容有寓言。」楊信州曰：「小象亦無寓言。」如「豕負塗，載鬼一車。」歐陽公疑之，遂指謂非聖人之言。以事理斷之，豕安能負塗，車安得載鬼至于一車乎？極爲不通，險怪之論。然以象求，則爻之乘承比應，內有豕象，有負象，有塗象，有鬼象，有載象，有一車象。合之爲辭，所謂以疑事爲象，亦以意取象。所以取是義者，雖以意得之，實《睽卦》內所有，合而相比乃見其如此。若有似于寓言，而實有此象，據《睽》爲言，故謂六爻皆實事，非寓言也。然則象之與譬況有間矣。太古之人，範世訓俗，有直言者，有曲言者。直言者，直以情貢也；曲言者，假以指喻也。言之致曲，則其傳也久。傳久詭僞，則智者正之；譌甚而殽亂，則智者正之。「天地一指也，萬物一馬也。」「寓言十九」，在莊生自言之。《淮南子》曰：「說山說林者，所以竅窕穿鑿百事之壅遏，而通行貫扃萬物之窒塞者也。假譬取象，異類殊形，以領理人之意。懈墮結細，說捍摶困，而以明事，將事者也。」噫，六書已有假借，而釋氏全用此法，以瀉漏心，愈博愈罕，生機罄然矣。

又 曰假喻。如黃帝鼎湖之事：曰采銅，鍊剛質也；登彼首山者，就高明也；大鑪者，鼓陽化也；神鼎者，熟物之器也。上水而下火，二氣升降，濟中和也。羣龍者，衆陽也，雲、龍屬也；帝鄉者，靈臺之關也，治成而上，則精微所徹，去人遠矣。羣小臣智識不及，攀龍子胡，有見於下也，不得上昇，無見於上也。無見於上者，士也；上下無見者，民也。弓裘衣冠，善世利俗之具也，民懷之而已。號以決慕，藏以奉其傳也。

又 曰直喻。或言「猶」，或言「若」，或言「如」，或言「似」，灼然可見。《孟子》曰：「猶緣木而求魚也。」《書》曰：「若朽索之馭六馬。」《論語》曰：「譬如北辰。」《莊子》曰：「凄然似秋。」此類是也。

又 曰隱喻。其文雖晦，義則可尋。《禮記》曰：「諸侯不下漁色。」《國語》曰：「歿平公軍無秕政。」又曰：「雖蝎譖焉避之？」《左氏傳》曰：「是豢吳也夫。」《公羊傳》曰：「其諸侯，爲其雙雙而俱至者與？」此類是也。

又 曰類喻。取其一類，以次喻之。《書》曰：「王省惟歲，師尹惟日，卿士惟月。」歲、日、月一類也。賈誼《新書》曰：「天子如堂，羣臣如陛，衆庶如地。」堂、陛、地一類。此類是也。

又 曰詰喻。雖爲喻文，似成詰難。《論語》曰：「虎兕出於柙，龜玉毀於櫝中，是誰之過歟？」《左氏傳》曰：「人之有牆，以蔽惡也。牆之隙壞，誰之咎也？」此類是也。

又 曰對喻。先比後證，上下相符。《莊子》曰：「魚相忘乎江湖，人相忘乎道術。」《荀子》曰：「流丸止于甌、臾，流言止于知者。」

又 曰博喻。取以爲喻，不一而足。《書》曰：「若金用汝作礪；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荀子》曰：「猶以指測河也，猶

以戈舂黍也，猶以錐飧壺也。」此類是也。

又　曰簡喻。其文辭略而意甚明。《左氏傳》曰：「名，德之輿也。」揚子曰：「仁，宅也。」此類是也。

又　曰詳喻。須假多辭然後義顯。《荀子》曰：「夫耀蟬者，務在其明乎。火振其木而已，火不明，雖振其木無益也。今人主有能明其德，則天下歸之，若蟬之歸明火也。」此類是也。

又　曰引喻。援取前言，以證其事。《左氏傳》曰：「諺所謂『庇焉而縱尋斧焉』者也。」《禮記》曰：「蟻子時術之，其此之謂乎？」此類是也。

又　曰虛喻。既不指物亦不指事。《論語》曰：「其言似不足者。」《老子》曰：「飂兮似無所止。」此類是也。

又《助辭》　夫文章之變化無窮矣，必有餘音足句爲其始末。是以伊、惟、夫、蓋，發語之端也；焉、哉、矣、兮，斷句之助也。去之則不足，加之則有餘，厥有定理。而史之叙事，時亦類此。故將述晉靈公厚斂彫牆，則且以不君爲稱；欲云司馬安四至九卿，而先以巧宦標目，所謂說事之端也。《書》重耳伐原示信，而續以一戰而霸，文之敎也。《書》匈奴爲偶人，象郅都，令馳射莫能中，則云其見憚如此，所謂論事之助也。寄抑揚於片言隻字之間，有雋永者矣。

又　文有助辭，猶禮之有儐，樂之有相也。禮無儐則不行，樂無相則不諧，文無助則不順。《檀弓》曰：「勿之有悔焉耳矣。」《孟子》曰：「寡人盡心焉耳矣。」《檀弓》曰：「我弔也與哉。」《左氏傳》曰：「獨吾君也乎哉。」凡此一句，而三字連助，不嫌其多也。《左氏傳》曰：「王事無乃闕乎？」又曰：「其無乃是也乎？」此二者六字成句，而四字爲助，亦不嫌其多也。《檀弓》曰：「南宮縚之妻之姑之喪。」《樂記》曰：「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凡此不嫌用「之」字爲多。《禮記》曰：「言則大矣美矣。」此不嫌用「矣」字爲多。《檀弓》曰：「美哉輪焉，美哉奐焉。」《論語》曰：「富哉言乎？」凡此四字成句而助辭半之，不如是，文不健也。《左氏傳》曰：「美哉！泱泱乎！大風也哉！表東海者，其太公乎？國未可量也。」此文每句終用助辭，讀之殊無齟齬艱辛之態。《左氏傳》曰：「以三軍軍其前」，欲見下「軍」字有陳列之意，則當用「其」字爲有力。《公羊傳》曰：「勇士入其大門，則無人門焉者。」欲見下「門」字，有守禦之意，則當用「焉者」字爲有力。

又《奪胎》　古人文法皆有祖。韓非《內儲說》曰：「門人求水而夷射誅，濟陽自矯而二人罪，鄭袖言鼻惡而新人劓，費無忌敎卻宛而令尹誅，陳需殺張壽而犀首走，燒芻膚而中山罪，殺老儒而濟陽賞。」班固《漢書》曰：「子翬謀桓而魯隱危，欒書構郤而晉厲弑，豎牛奔走叔孫卒，郈伯毀季昭公逐，費忌納女楚建走，宰嚭譖胥夫差喪，李園進妹春申斃，上官譖屈懷王執，趙高敗斯二世謚；伊戾坎盟宋痤死，江充造蠱太子殺，息夫作姦東平誅。」宋景文《唐書》效之，爲《姦臣贊》曰：「三宰嘯凶牝奪辰，林甫將藩黃屋奔，鬼質敗謀興元蹙，崔柳倒植李宗覆。」東坡《贈宋壽昌詩》，用此法又奇矣。

又　後漢肅宗詔曰：「父戰於前，子死於後。弱女乘于亭障，孤兒號於道路。老母寡妻，設虛祭，飲泣淚，想望歸魂於沙漠之表。豈不哀哉！」李華《弔古戰場文》祖之。陳陶《隴西行》云：「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春閨夢裏人。」可謂奪胎之妙。

又　郭象《莊子注》曰：「工人無爲於刻木，而有爲於運矩；主上無爲於親事，而有爲於用臣。」柳子厚演之爲《梓人傳》一篇，凡數百言。毛萇《詩傳》曰：「連風行，水成文也。」蘇老泉演之爲《蘇文甫字說》一篇，亦數百言。得奪胎換骨之三昧也。

又《倒法》　宋陳騤曰：倒言而不失其言者，言之妙也；倒文而不失其文者，文之妙也。文有倒語之法，知者罕矣。《春秋》書曰：「吳子謁伐楚，門於巢，卒。」《公羊傳》曰：「門於巢卒者何？入巢之門而卒也。」然夫子先言門，後言於巢者，於文雖倒，而寓意深矣。何休曰：「吳子欲伐楚，過巢，不假塗卒。暴入巢門，門者以爲欲犯巢而射殺之，故與巢得殺之。若吳爲自死，死又所以彊守禦也。」仲山甫誠歸於謝，《詩》則曰：「謝于誠歸。」隱盜所得器。《左氏傳》則曰：「盜所隱器」，于義皆不害也。《禹貢》曰：「厥篚玄纖縞。」又曰：「雲土夢作乂。」用「纖」字不在「玄」上，「土」字不在「夢」下，亦一倒法也。司馬遷作《夏本紀》改曰：「雲夢土作乂。」烏足與知此。

又　焦弱侯曰：古文多倒語。如息之爲長，亂之爲治，擾之爲順，荒之爲定，臭之爲香，潰之爲遂，孽之爲祥，結之爲解，坐之爲跪，浮之爲沉，面之爲背，糞之爲除，皆美惡相對之字，而反其義以用之。如「天地盈虛，與時消息」以「息」訓長也。「亂臣十人」，「亂越我家」，「惟以亂民」，「亂爲四方新辟」，「亂爲四輔」，「厥亂明我新造邦」，「丕乃俾亂」之類，以「亂」訓治也。

「安擾邦國」，「擾而毅」，「擾龍」，「六擾」之類，以「擾」訓順也。「荒度土功」，「遂荒大東」，「大王荒之」，「葛藟荒之」，以「荒」訓定也。「其臭如蘭」，「衿纓皆佩容臭」，「胡臭亶時」，「其臭擅」，「臭陰達于淵泉」，以「臭」訓香也。「是用不潰于成」，「草不潰茂」，以「潰」訓遂也。「將以釁鍾」，以「釁」訓祥也。「親結其縭」，以「結」訓解也。「則皆坐奠之，而後取之」，以「坐」訓跪也。「越浮西子於江」，以「浮」訓沈也。「馬童面之」，「面縛銜璧」，「面規榘而改錯」，以「面」訓背也。「爲長者糞」，以「糞」訓除也。湯霍林曰：今人文絕不知有倒法。文之脈在動，動則轉，轉之妙全在用倒。昔人所悟，升裏轉，斗裏轉，地理家所謂橫來直受，陽來陰受，皆轉法耳。至倒法尤難明，有意倒者，有句倒者。古人文意深遠，旁見側出，卒無不用倒者，今人尙不知順，何言倒哉？

又《接屬》 文有上下相接，若繼踵然。其體有三：其一曰叙積小至大。如《中庸》曰：「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此類是也。其二曰叙由精及粗。如《莊子》曰：「古之明大道者，先明天，而道德次之，道德已明，而仁義次之，仁義已明，而分守次之，分守已明，而形名次之，形名已明，而因任次之，因任已明，而原省次之，原省已明，而是非次之，是非已明，而賞罰次之。」此類是也。其三曰叙自流極原。如《大學》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此類是也。

又《蹈襲》 歷觀經傳之文，有相類者。非固出於蹈襲，實理之所在不約而同也。略條于後，則可推矣。《詩》曰：「禮義不愆，何恤於人言？」《左氏傳》載士蔿稱諺曰：「心苟無瑕，何恤乎無家？」《詩》曰：「謂予不信，有如皦日。」《左氏傳》載公子重耳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詩》曰：「不慭遺一老，俾守我王。」《左氏傳》魯哀公誄孔丘曰：「不慭遺一老，俾屛予一人以在位。」此不約而同，一也。《左氏傳》曰：晉韓起聘魯，「觀書於太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家語》曰：「孔子適周，歷郊社之所，考明堂之則，察廟朝之度，於是喟然曰：『吾乃今知周公之聖，與周之所以王也。』」此不約而同，二也。《左氏傳》曰：晉侯「疾病，求醫于秦。秦伯使醫緩爲之。醫至，曰：『疾不可爲也。在肓之上，膏之下。』」《戰國策》曰：「扁鵲見秦武王，武王示之病。扁鵲請除左右曰：『君之病在耳之前，目之下。』」此不約而同，三也。《左氏傳》載周子曰：「二三子用我今日，否亦今日。」《國語》載吳王曰：「孤之事君在今日，不得事君亦在今日。」此不約而同，四也。《國語》載觀射父曰：「先王之祀也，以一純、二精、三牲、四時、五色、六律、七事、八種、九祭、十日、十二辰以致之。」《左氏傳》載晏子曰：「先王之濟五味、和五聲以平其心，成其政也。聲亦如味：一氣、二體、三類、四物、五聲、六律、七音、八風、九歌以相成也。」此不約而同，五也。《考工記》曰：「柘爲上，檍次之，檿桑次之，橘次之，木瓜次之，荆次之。」《禮器》曰：「禮，時爲大，順次之，體次之，宜次之，稱次之。」此不約而同，六也。

袁黃《游藝塾續文規》卷一《昆湖瞿先生論文》 作文之法，只有小心、放膽二端。小心非矜持把捉之謂也，若以爲矜持把捉，則便與鳶飛魚躍意思相妨矣；放膽非任情恣肆之謂也，若以爲任情恣肆，則踰閑蕩檢無所不至矣。蓋人之心體，愈檢束則愈脫灑，何也？事事無失，而後脫然無礙也。愈舒展則愈精微，何也？所見廣大而後能入細也。小心只從放膽處收拾，放膽只從小心擴充。非有二事，亦非有二時也。故前輩文字，縱觀之則包籠宇宙，細檢之則字字對針，統閱之則貫串古今，析觀之則絲絲入扣，此實理也。

又卷二《鹿門茅先生論文》 文要錯綜。用股長短相間，用句偶散相生，則錯綜矣。

又 文要爾我相形，如本當說東，然單說東則或意不明氣不揚。則當以西形之。如本說己欲如此，然單說己欲如此則或意不明氣不揚，則當以人亦欲如此形之。《孟子》「今王鼓樂」、「先生以仁義」二章，皆此法也。

又《靜臺杜先生論文》 修詞。文以理爲主也，達其理者存乎詞。子不云乎，「辭達而已矣」，謂其辭足以達理而止，不必以富麗爲工也。理未達則辭不可已，而行乎其所當行。理既達則辭不可贅，而止乎其所不得不止。理積于中，而言自沛然其有餘。雖不以辭富爲工，而未嘗不富也。理精于中而言自斐然，其有章雖不以辭麗爲工，而未嘗不麗也。譬之金谷園中之嘉木，土之培其根者既厚，水之灌其根者又滋，使造化陽春之氣，一動則暢茂條達之勢自不容已，千枝萬葉森發乎艷陽之天，異蕊奇花照耀乎遊人之目，天地之

化工，何嘗有心于富麗哉？其根厚且滋，而其枝葉蕊花自不容以不達也。苟不達其理，而徒多其辭以爲富，是躁人之辭而已矣。不達其理，而徒游其辭以爲麗，是誣人之辭而已矣。使主司之明理者觀之，止足以拱一笑而已，何足取哉？譬之剪綵爲花者，一時粧綴于枝頭，非不足以炫童豎之觀也。然使風雨一爲之飄搖，塵埃又爲之蒙翳，則生意索然矣。何者？作于人工之巧，而非達于化工之根也。由此言之，理者，文之根也；辭者，文之華也。然則求脩其辭者，求達其理而已矣。而辭不必于修矣乎？曰浮辭不可以徒脩也，達理之辭不可以不□也。或曰修辭之法何如？曰辭有所貴，辭有所忌。就其所以貴者，去其所以忌者，斯爲脩詞之法矣。曰辭之貴凡幾？曰辭有九貴：一貴成語，二貴通衆，三貴雅秀，四貴清新，五貴對整，六貴句捷，七貴音調，八貴出奇，九貴易讀。曰詞之忌凡幾？曰反其所貴者皆在所忌也：一忌鑿空，二忌群疑，三忌鄙俚，四忌陳腐，五忌散亂，六忌句墜，七忌音拗，八忌疊床，九忌聱牙。就九貴去九忌，以達其理，修辭之法，亦庶幾矣。其斯以爲文乎？是故有斐君子，必以修辭之爲貴。

又　悟機。作文之法，理格詞氣，四者盡之矣。然理之有格有辭，口可得而言也，耳可得而聞也，筆可得而書也；理之有氣，口不可得而言也，耳不可得而聞也，筆不可得而書也。何也？辭格有象，而氣機無形也。有象者實，實則死；無形者虛，虛則活。氣之機貫乎辭格之中，而莫知所以爲之者，是以實生于虛，死生于活。而文之發揮乎理者，若決江河，沛然而莫之能禦。非心悟其機者，其孰能與于此？或曰，機之名何始？曰：始于弩之機也。人知弩之矢由弦而發也，不知弦之所以發者，以寸木之撥也。人知弩之弦由于寸木而撥也，不知寸木之所以可撥者，以其木旁之虛也。虛則活，活則撥，轉而無礙，此之謂機也。機者，虛活之名，非指寸木而名之爲機也。南人用舟，舟檣之帆有轉軸焉，軸非自轉也，以其心之虛活也。北人用車，車心之端有轉輪爲，非自轉也，以其中之虛活也。嗚呼，此可以語機矣。苟使實其中而不虛，膠其中而不活，則雖冪爲之操舟，而帆不能以上下，雖使王良爲之御車，而輪不能以進退矣。其何以行之哉？不得其機而求行文，雖有辭格，而神氣不能以流貫矣，奚其文？或曰，舟車之機則然矣，文之機何如？曰：文之機無他，虛實死活之間辨之矣。苟悟其機，則似實而未嘗不虛，似死而未嘗不活。其機則實而已矣，死而已矣。凡經書之題，人知題中實字之爲重矣，而不知題中虛字尤爲重也。凡作文之眼目，人知目中實字之爲重矣，而不知目外虛字尤爲重也。欲開必先闔，欲闔必先開，欲抑必先揚，欲揚必先抑。或上呼而下應，或設疑而後決，將言亦必先言。固將言又必先言既，將言然必先言雖，將言則必先言或，將言不知必先言人知，將言未見必先言吾見，將言況乎必先言猶且，將言今必先言向，將言凡夫必先言非特，將言顧其必先言非不，將言及其必先言方其，將言則是，必先言夫惟將言則必，必先言惟其，將言則謂必先言自其，將言吾恐，必先言將以，將言抑亦必先言其果，將言其既必先言其始，將言無見必先言有見，將言愈必先言已。合而言之，一闔一闢，盡之矣。觀乎闔闢而機不可悟乎，然非指一闔爲機也，亦非指一闢爲機也，又非指一闔一闢爲機也。一闔一闢之間，兩在虛活者，此之謂機也。自其偏而觀之，非特兩股之中，有闔闢也，雖一股之中，亦自有闔闢也，非特一股之中有闔闢也，雖兩句之中亦自有闔闢矣。自其全而觀之，非特兩股之中有闔闢也，雖四股八股之中亦自有闔闢矣。非特八股之中有闔闢也。雖自破至結，通篇之中，亦自有闔闢矣。昔葉若水遊于荆川之門，私爲之論曰：「先生之文，惟一闔一闢耳。」先生聞而愕然曰：「吾平生苦心爲文，卻被公一言道盡矣。」嗚呼，悟文之機者，其在斯人與？其在斯人與？是故有斐之君子，一悟機而天下之能事畢矣。

又《青螺郭先生論文》　單題式：時義最難于單題，故以弁諸首。單題貴前不突，後不竭，如溪壑之水漸入江淮，江淮之水漸入河海。其中漱艷滔騰，疊見疊出，始稱奇觀。若突然起，蹶然涸，便不佳矣。【略】又曰單題正意，止可講六比，起處須用客意爲講。若實講八比，則前突後竭之病，勢所必至。又曰單題須用柱子。又曰單題閑字最重，如「臣事君以忠」，「事」字、「以」字重；「惟天下至誠爲能化」，「惟」字、「爲能」字重；「自誠明謂之性」，「自」字、「謂之」字重，餘倣此。兩扇題式，其體有四：有短題兩扇者，如「天地位焉，萬物育焉」之類是也。此樣題其體方矣，則機貴圓。其戶闢矣，則文貴闔。近日時義腹講四股，殊爲太實。如陳吉《所綏之斯來》，文內將「綏之」作一股，「斯來」作一股，又將「樂樂」「利利」作二小股，何等流動！又如「諸理齋子噲不得與人燕」二句，全不講股，便是高手。有長題兩扇者。如「君子信而後勞」一節，「仁者必有勇」之類是也。此樣題貴識重輕，如「仁者必有勇」節，他卷于「勇者不必有仁」處，着實幾股，習豫南卷止作一扇尾，何等識

見！有兩扇中涵四扇者，如「物有本末」二句，「送往迎來」二句之類是也。此樣題，須要針線聯絡，得密乃佳。有語似兩扇而意實相串者，如「說之不以，道不說也」二句，又如「始吾于人也」四句，俱宜順作，決不可槩作兩扇，此類極多，宜翫書旨。又曰兩扇中句俱要不能移動，左扇中語，可移之右，右扇中語，可移之左，便不佳。又曰分題須合破，如陳吉「所綏動至速之化」，便擅場。三扇題式：三扇題若能總起爲妙，如不能亦不必強。但每扇中須要的確，不能移易的話，如「子路率爾」三節，時文首節曰強國，次曰富國，三曰華國。又如「樂正子強乎」三段，曰無勇功，無智能，無藝名，便的當。又曰末扇文氣須要悠長。四扇題式：四扇題如「文行忠信」之類是已。本文已具四段，若每扇中又作二小股，則似十二股矣。卽宜直說四大股爲當。長題式，長題有三要：起處要檃括，過脈處要針線，平鋪處要斷制。有三忌：問答處忌實講，話多處忌瑣碎，話少處忌滲漏。又曰長題須要爛然成一篇文字，使人不覺其爲長題便好，若順題數去，便不佳。一句分兩截題式：題本一句，而分作兩截，須要上下照應，有情而過脈處，更要聯屬縝密。此二作最妙，且辭又玄解不俗，熟讀之方能作性理題。接上搭下題式：近來主司惡士子專事記誦，每出題接上搭下，欲其題少舊文耳。此樣題不能預搆，須隨題生意，自然成文，而于起處，更要提拓數語。前後照應題式：前後照應題式，須于起處先提起下文字面爲要。兩句作一句題式：此名串題與單題相似，可以互看，但串題最忌中比有痕，須一氣呵就爲妙。發問未盡題式：此樣題極難作，須要得他語氣方可。下筆尾處，不可呼明正意，尤不可不含正意。大匠不能使人巧，正在此處，味之味之。反題式：反題正起，正題反起，此舉業至論。而反題比正題更難，股股要依他口氣道去便佳。又曰反題末處，須要道正意。事實題式：事實題式，最要涉獵，如「春秋無義戰」及「滅武仲以防求后」等題，不究故典，便不成文。又曰《四書大全》，及《人物考》二書，不可不備。斷制題式：斷制題須用史筆，最忌實講。散題式：文隨題轉本散矣，亦須散，散道去方有逸氣。若約之入繩墨中，則奇驥伏櫪，安望千里耶？詠嘆題式：詠嘆題式須要有奇趣，有逸思，方能體貼得唱嘆語氣。若循規矩步武，文雖典，終不佳。

又卷三《與于生論文書》 作文最忌蹈襲，又忌杜撰。前輩文字，其章法皆有源流。凡布置結搆開闔起伏，自有天然節奏。雖離婁之明，不能廢規矩也。故古文不可不讀，但讀古文不得以多爲勝。僕舊讀《莊子・養生主》一篇，反覆熟玩，偶有所窺，乃知《莊子》三十三篇文字，總是一箇機局。吾弟只把《文章正宗》一部精擇而熟參之，朝玩暮諷，使古文時在唇吻間，則出詞吐氣，自有古風。若待招之而後來，麾之而後去，已落第二義矣。昔嚴滄浪論詩，借禪爲喻，謂禪家一味妙悟，詩家亦一味妙悟。「悟」之一字，豈易言哉？不可以有心求，不可以無心入。張旭學書，見公孫大娘舞劍而悟，何哉？其力已到，其機已熟，適相觸發耳。凡六藝之學不熟，則不悟，不悟則不精，豈特不精也哉？不悟則局於藝而與性命爲二矣。故作文者，須要有孔子聞韶之志，使意氣凝聚專一而不復知有他。一日大悟，如斲輪者不疾不徐，如解牛者踟躕四顧，乃神解之文，而非力索之文也。僕庚午春讀書於南京燕子磯，是時頗知學矣，承許、沈二君資我薪水，胸中無一毫雜累，終日作文，沉思默想，收視返聽，執管凝神，停章入夢，頹然如醉，兀然如痴，蠢蠢然又如不曉事者。數月之後，一日偶從諸友登磯遠望江雲，恍然如囚人脫枷，不勝鼓舞。欲舉胸中所得告許、沈二君，又默默無舉口處。自後題目到手，便能成章，從前許多苦心極力處，皆用不着矣。

又卷四《了凡袁先生論文》 凡欲作文，須冥目靜坐，理會題旨，十分透徹。要見本題中有幾層意思，孰爲正意可用，孰爲傍意可刪。從首至尾，一篇文字，完具胸中。然後下筆鑄詞，有懇到之意，而和之以閑雅；有周匝之意，而運之以渾融；有奇絕之意，而出之以冲夷；有精深之意，而發之以平淡。如綿之裹針，如錦之尙絅，使不知者以爲平平，而知之者觸目警心，意在言外。《中庸》所謂「淡而不厭」，簡而文，溫而理。德必如此，然後爲至德；文必如此，然後爲至文。

又 鍊格之法，初學不可不知格。鍊則規模自別，便能出人頭地矣。文有俗格，宜鍊之而雅；腐格，宜鍊之而新；極格，宜鍊之而活。宜齊整，宜闊大，你看從來魁元，並無不鍊格者。試舉一二言之，如隆慶戊辰「由誨女知之乎」一節，此題論尋常做法，必提起首句，中二句對末句，先二小比，次二大比，此一定之常格也。今中式諸公卻不然，田會元先以二非字文法反起，是知也。二比次把知不知提起，又總括二句，然後將中二句串作二比，意卻倒重。在不知句上不用，過文只流水。二比做下，後復頂此二比，衍作二大比，最後拖一脚單收。格最雅馴，其爲會元無疑也。沈會魁則于「由誨女

知之乎」，下先反云，又提二比，然後講中二句二比，末句連提連繳，復作八比。格甚新而過奇，此魁作也。大率元之作，多純多雅，多正多的。當新而未純，奇而未正時，有一段精光咄咄逼人，此魁作也。王會魁先提知不知，將中二句輕述，過復重不知一邊渾做二比。此二比絕佳氣象，亦渾厚，卻是會元文字。是年余應貢在京，李見亭充詩第二房，試官出語予曰，場中卷千篇一律，甚可厭。偶見一卷起云，看到此處頭顱，迥然不同後面。只信筆掃去，便是極好文字，乃知鍊格是場中要訣。辛未會試，先進全章，上是述言體，下是斷制體，上輕做半篇，下重做半篇，此一定之格也。鄧定宇先生先提禮樂，次述二比，仍作一過文，至講從先進處，卻先論二比云：得此二比機局，便別次講二比，末用蓋字單收，此會元也。黃葵陽亦把「我用之禮樂」一句提起，次輕述二比，復以意另作二比云。鄧作二比于過文之下，黃作二比于過文之上，皆所謂扼要爭奇也。

又　荆川先生嘗云，兩扇格可活做便須活做，有味乎其言之也。有兩扇活格，總提總繳，中間兩扇自對，此等格最要得法。一氣呵成爲妙，既有總起，則兩扇頭上不必多做，須要與起處相接，渾然無迹可也。既有總繳，則兩扇尾不可說完，須留些餘意，便下面說得去。凡題上下各做四比者，其格雖多，不過二種，非上生下格，則下斷上格也。要語脈有情，照應有法，最難得。四比一意，【略】亦一氣呵成可法。諸格中惟一滾格最難。大凡文字，二股要一意到底，若合二股觀之，又要似一股更合八股觀之，又要似一股從源發流，由本生末，方是合式文字。故惟一滾格爲最難。有提有繳，中間只六股，然亦難得一意到虛。前輩惟瞿崐湖先生得其宗旨，其會試墨卷中《論語》，猶有遺憾。《詩經》「彼有不獲穉」四句，是一滾格，此題總來只言豐成之利，使俗筆爲之，一句便把題目說盡，斬然無味矣。渠首二比却根時雨，漸漸說到，彼此俱足。上第四比，又承俱足說去，始把題目上穉穫秉穗等實塡出來。

又卷五《了凡袁先生論文》　凡一股該一意到底，若用兩意便雜矣。假使一兩句說完題目，以下便難措手。須洞曉章法，庶不重複。有推原之法、有襯帖之法、有涵泳之法、有敷衍之法、有繳足之法、有進一步之法。如萬曆甲戌孫會元講「如不及」末二比云，【略】首二句已把題目講完，「蓋天下之理」以下，卻推其自強自歉之故，所謂推原法也。【略】首四句題目亦說完，即「其心之不自足」以下，又較上深一層，所謂進一步法也。支簡亭講云，【略】亦首二句說完題意，以下皆敷衍法也。末句是涵泳之語，蓋以敷衍而兼涵泳也。孫會元講云，【略】前四句講完題目，後三句卻繳足其意而已。獨陸廬江講云，【略】一氣到底，無迹可尋。蓋此題諸公皆有提有繳，中間只作六比。初二比用流水法，一比講如不及，一比講恐失之；次二比對搭講，每股中上半講「如不及」，下半講「恐失之」；故末二比另須變法，若復從頭講下，又與次二比同格矣，是以諸公皆用兩意對起。大率文字若前二比單起，後兩比須雙起，此自然之文勢也。陸兄舉業熟，變換多，故不拘常調，而亦不重複。大率章法，只是一意說下爲妙。

又　股中立柱，第一忌陳腐。如窮達常變之類，一見令人可憎。第二貴切題，講聖人題，用不得明德作柱。講三代以後題，用不得皇猷帝載作柱。其餘如細題，用不得俗柱。倣此推之，講聖人題則先行後知，其餘如先本後末，先體後用，先一息後萬年等。各宜看題下筆，不可紊也。兩扇既立柱，其遣詞各宜聯絡照應。然須如灰中線路，草裏蛇踪，默默相應可也。【略】今人不知脈絡者，固不足言其知者，又多發揮柱頭，而反與題目相遠，蓋顧奴失主也。

又　凡文字不可無筋骨。股中之柱，蓋筋骨也。藏則渾厚，露則怒張。歷觀會元之作，藏者多，露者少。【略】「清兮」一篇，全在虛字眼上着力。如先曰「予何幸焉」，後曰「予甚幸焉」。「何」字、「甚」字，其筋骨也。荆川先生用此法甚熟，如講「從我者其由與」，先曰「其誰與」，後曰「其由與」，皆從而虛而實也，開之進場。時嘗與余論此甚備，及進場作文，遂全用此法。甲戌孫月峰學如不及，中二比用知行，末二比無柱，極渾融合縫。時習言其久，敏求言其銳，作輟言其功，得喪言其驗。道字虛，學字實，亦非漫無分別也。曹會元平日文字極露筋骨，癸丑會試墨卷，其至德無迹，二比亦自渾融。

又　學作論，須將《左傳》、《國語》、《韓非》、《呂覽》之屬，各摘數篇熟誦，沉思。有作即擬之，不似則易之。始于擬議，終于變化。蓋其初學也，惟恐其不似，既也，又恐其襲焉而不化矣。至于變化，則心肝骨髓，全是古人，啟口容聲，無非高調。若待招之而後來，麾之而後去，已落第二義矣。

又卷六《涇陽顧先生論文》　二曰琢辭。意與辭相爲聯屬者也。意鑄矣，而辭不琢，將併其意而失之。如以奇古之意而發爲腐爛冗雜之辭，則觀者但

覺其腐爛冗雜之可厭，而不覺其爲奇古矣。況意不甚出人，而又無佳句以達之，其爲俚鄙可笑，可勝言乎？故寧有辭無意，不可有意無辭，此辭之貴琢也。琢辭者何？短則欲掉，如歐陽公「環滁皆山也」一句，省出許多字面，而意自盡者是也。長則欲逸，如昌黎公「若駟馬駕輕車就熟路，而王良造父爲之先後也」，句字雖多，而風致則飄然動人也。餘推此類可見。

又　文之貴講貴實，尚矣。然人但知講之講，而不知以不講爲講；但知實之實，而不知以虛爲實。夫講之爲講，而實之爲實，說一句纔是一句，說一字纔是一字。其于一句一字之外，已毫不能通，而于一句一字之中，又渾非其解，故意不透露，而機不玲瓏。惟夫不講而講，虛而實也，而後爲北大卻，導大窾，而後極文之致。總之，貴議論而不貴鋪排，貴抉其所以然而不貴贅其所當然。當然者，傳其形；所以然者，傳其神。鋪排者，銖積寸累而無功；議論者，挈領提經而了了。故一言可當百千言，反言可當正言，無言可當有言。以意言之爲至實，以機言之爲至虛。至于善用虛而所爲精深者，澹宕者，皆舉之矣。

又　凡作性理題，須著一句玄遠語不得，著一句幫襯語不得。玄遠者，起于光景之未眞，而揣摩其近似；幫襯者，起于本質之已窮，而借功于粉飾。若胸中見得了了，自無此弊。然亦有意思見得七八分，而辭不足以達之者，此非辭不達之病，仍是意不徹之病也。朱子謂憤者心求通而未得，悱者口欲言而未能，畢竟是心求通而未得耳。若徹頭徹尾洞見底蘊，豈有不能出諸其口哉？至如平澹題，雖無別的講實，然亦須反覆論得痛快。然後讀者悚然。大凡平淡題目，自有精深議論，非必每題另出一見，然後動人。且如蘇秦說六國，撮其大旨，不過曰割地事秦，如抱薪救火，此自盡之術也。然此亦人人知之，人人能言之，偏是蘇秦爲從約長何也？他到一國，自有一國議論，舉一國之形勢，揣各國之人心，搜各國之往事，按各國之所重所輕，描各國之所畏所苦，天下機局如在目前，睥睨抵掌，極文之變，令傷心者哽咽，不平者按劍，何暇計羣羊之不敵猛虎，與連雞之不能俱棲？雖不舉國以聽，其道無由。夫舉子業亦然，若必每題另立一主意以爲新奇，其謬何啻千里。

又《思白董先生論文》轉：文章之妙，全在轉處。轉則不窮，轉則不板。如游名山至山窮水盡處，以爲觀止矣，俄而懸崖穿徑，忽又別出境界。則應接不暇。武夷九曲，遇絕則生。若千里江陵，直下奔迅，便無轉勢矣。文章隨題敷衍，開口卽竭，須於言盡語竭之時，別行一路。太史公《荊軻傳》，方叙荊軻刺秦王，至始皇環柱而走，所謂言盡語竭，忽用三箇字轉云「而秦法」，自此三字以下，又生出多少烟波。制義如成、弘間大家，元氣渾灝，勢取直捷，轉處無形。至文恪公「齊景公」二節，文則珠走盤而不出於盤，聖於此法矣。甲午廣西墨卷君子，信而後勞，其民至容有疑君子之厲之者矣。此處題意已盡，他卻轉云「是非君子之眞厲之也」，得此一轉，又增出幾行文字。此其易見者，但拙者爲之，則頭腦多而不遒勁，病在不審賓中之主。

又　反：文字從反。語曰：「文者，言之變也。」又曰：「擬議以成其變化。」作文謂以變合正。古文聳動人精神者，莫如《國策》。策士游說，不曰不如此不利，而曰不如此必有害。其所以敲骨打髓，令人主陡然變色者，專用此法也。寧獨策士，且如《論語》中說管氏樹塞門，若正言之，則曰管氏不知禮，何等明盡，卻又曰管氏而知禮孰不知禮，此反也。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若正言之，只宜曰管仲有仁者之功，卻云「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此反也。韓昌黎說周公好士，正言已盡，卻又一反云：「向使周公輔理承化之功未盡，章章如是，而無聖人之才，而非叔父之親，則將不暇食與沐矣，寧止吐哺握髮之勤而已哉？」得此一反，并吐哺握髮，精神奇警。又如漢詔「有功不賞，有罪不誅，雖聖王不能以化天下」，亦其例也。時文有全篇用反者，如君子三戒，戒之在色，戒鬬、戒得等，只應痛說色、鬬之爲害，而戒字意自明。若隨題講云，「若何以戒之」，則俗格矣。又有丙子南京鄉試卷，講堯以不得舜處云：「由是觀之，堯一日而無舜，則孰與命禹益；舜一日而無禹益，則孰與拯昏墊之害，而登天下於平成；堯一日而無舜，則孰與命稷契；舜一日而無稷契，則孰與拯阻飢之民而躋天下於揖遜。然則憂舜之不得者堯也，君道也；憂禹皐陶之不得者舜也，相道也。」此皆反格。又有癸酉南京江文明《修身則道立》墨卷，講完修身則道立云：「不然天下雖有觀刑之心，而君極未立，其何以近天子之光哉？」得此一反，則字精神遂露，便有責望哀公意，不止說效矣。又如癸未孟子程文，講「孔子有見行可之仕」句云：「不然東周之志，三代之思，將託之空言矣。」皆是淡中設色。

又　斡：李長吉云「筆補造化天無功」，此斡之所自始也。以時文論，雖聖賢語，豈無待作者斡旋處？如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既平世矣，何爲卻須三過其門不入？程文則云：「蓋洪水艱食天下，雖若猶未平也，而

君明臣良，則天下有所賴以平也。」出人意表。又如壬子南畿墨卷《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他人講「不可小知」，只隨題講去，若將謂君子于細事全不理會。孫溥卷則云：「故以一事之盡善，而謂其爲君子焉。吾意君子不如是之隘也。以一事之未善，而謂其非君子焉，吾意君子不如是之淺也。果可以小知乎哉？」場中得此四句，遂作舉首，故缺漏處須用意斡旋。

又　代：代者，謂以我講題。只是自說，故又代當時作者之口代寫他意中事，乃謂注於不涸之源。且如《莊子・逍遙篇》，說鷦鳩笑大鵬，須代他說曰：「我決起而飛，搶枋，時則不至，亦控於地而已矣。奚以之九萬里而南爲？」此非代乎？若不代，只說鷦鳩笑亦足矣。又如太史稱燕將得魯連書，云：「欲歸燕，已有隙恐誅，欲降齊，所殺虜齊人甚衆，恐已降而後見辱。喟然嘆曰，與人刃我，寧自刃？」此非代乎？又如蘇老泉易論聖人云：「是天人參焉，道也。道有所施，吾教矣。」非代乎？時文如壬戌會試《事君能致其身》墨卷云：「仰觀於君，則知君卽吾之元首。而不有其身者，乃所以不負其君也。」此非正講，乃代之耳。又如邵北虞《陶應問曰文》云：「居舜之地，諒舜之心，必將曰在朝廷則情爲重，法爲尤重，而情窮于不可奪；在海濱則天下爲輕，親爲重，而法泯于無所加。」皆是代也。又如癸酉南京江文明《小大之臣至承弼厥辟》墨卷講云：「若曰一言之失，將不爲聖德之累乎？」此句亦代也。凡作文原是虛架子，如棚中傀儡，袖牽由人，非執定死煞者也。

又　翻：劉勰曰：「詞徵實而難巧，意翻空而易奇。」夫翻者，翻公案之意也。老吏舞文，出入人罪，雖一成之案，能翻駁之。文章家得之，則光景日新。且如《馬嵬驛》詩，凡萬首，皆刺明皇寵貴妃，只詞有工拙耳。最後一人乃云：「尙是聖明天子事，景陽宮井又何人？」便翻盡從前窠臼。曹操有疑塚七十二，古人有詩云，「直須盡發疑塚七十二」，已自翻矣。後人又云：「以操之奸，安知不慮及于是？七十二塚必無眞骨。」此又翻也。昔齊鬼說善解結鄰國，以必不可解致齊王，齊王令鬼說解之。鬼說曰：「此結不可解，臣乃以不解解之也。」此非翻乎？又如法眼和尙曾問徒弟曰：「猛虎項下金鈴，是誰解得？」人多不能對，其後有一僧出曰：「繫解得此！」非翻乎？時文有《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束云：「有堯舜爲之祖父，則雖有朱均之不肖，而無改于唐虞之令名；有幽厲爲之祖父，則雖以宣平之中興，而無補于二君之逆德。」又云：「不然，則暴其民者得一賢子孫足矣，何足懼哉？」此善翻案者也。唐荆川《匹夫而有天下》文云：「舜不遇堯，一畊稼之夫而已矣；禹不遇舜，一崇伯之子而已矣。」溫託齋《何事于仁》程文上半篇云：「仁道至大，有自一端而言者，有自全體而言者。如一念之善，仁也。推而言之，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亦仁之極功耳。如一事之善，仁也。極而言之，範圍天地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亦仁之大用耳。若必以博施濟衆而爲仁，則一事一念之善，將不得爲仁乎？若一事一念亦得以爲仁，則博施濟衆，蓋不止于仁矣。聖人能之乎？」俱是翻格。

又　脫：脫者，脫卸之意。凡山水融結必于脫啣之後，謂分支擘脈，一起一伏于散亂。節脈中直脫至平夷藏聚處，乃是絕佳風水。故青烏家專重脫啣，所謂急脈緩受，緩脈急受，文章亦然。勢緩處須急做，不令扯長冷淡。勢急處須緩做，務令紆徐曲折，勿得埋頭，勿得直腳。如乙酉南京墨卷《吾有知乎哉？無知也》，講完至「有鄙夫問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此處是急脈。施天性墨卷云：「然存一太公之心，毋論昏明矣；達一不倦之教，毋論智愚矣。故自問我者，而觀一空空之鄙夫也。若不可以盡知也，自我應問者而觀，卽人人有良知也，無不可以與誨也。」此是急脈令緩。又爲高必因丘陵，爲下必因川澤，至爲政不因先王之道，此緩脈也。袁茂英墨卷云：「君人者運治于上，則先王之丘陵在。有操更張，于成憲則悖矣。施澤于下則先王之川澤在，有作聰明于舊章，則昧矣。」此是緩脈令急。又如使禹治之，此急脈也。程文則云：「以上則君憂臣勞，而弗恤；以下則父舍子用，而不疑。凡以爲天下而已。」此急脈令緩也。禹掘地而注處，急脈也。墨卷則云：「水之爲民患者，水之未有所歸也。而未可以力排也，于是乎掘地而注諸海焉。」此是急脈令緩。述而不作，至信而好古，有許多推原，此緩脈也。壬午陝西程文則云：「我惟篤信好學，是訓是行而已焉。」用作乎此，是緩脈令急。

又　擒：杜子美曰：「擒賊先擒王。」凡文章必有眞種子，擒得眞種子，則所謂口口咬着，又所謂點點滴滴，雨都落在學士眼裏。且如王文恪邵北虞，皆有《五就湯五就桀者伊尹也》。文字若以縱橫逸宕論，邵作似勝，但文恪小講云，「擇君而事者，智士之所以定其交也；委心不不變者，忠臣之所以介其守也，而伊尹則有不必然者。」便高出邵公幾等，何則？此題眞種子，要在何必同。而邵卻單做「伊尹五就」，雖詞章揮霍，已離于宗，故不得爲大家。

己卯石崑至《舜亦以命禹》墨卷，承卽云，「道至于中，則不宜有所異也。」以後云：「中之上本無所加，而聖人又何所加于此中之上也乎？」此是題中眞種，擒得此不必照顧「亦」字，而未嘗非「亦」字矣。《行己有耻題》，陸會魁云：「士之才也，貴于有守。」而「才也」，擒也。蕭會元《如有王者》破云，「無近功者也」，一篇主張不出此三字，魏崑溟破云「志其盛也」，便自走作此，全在有識。

又　離：文字最忌排行，貴在錯綜。其勢散能合之，合能散之。離者，散也。《左氏晉語》云：「太子之善，在于早諭教，與選左右。」早諭教，選左右，是兩事也。賈誼《政治疏》却云：「心未濫而先諭教，則化易成也。開于道術智誼之指，則教之力也。」此是《早諭教》。下云：「若其服習積貫，則左右而已。夫胡粵之人生而同聲，嗜慾不異，及其長而成俗，累數譯而不能相通行者，有雖死而不相爲者，則教習然也。」此是「選左右」。以此二事離作兩段，全不排比。自六朝以後，皆畫段爲文，少此氣味矣。時文如「出門如見大賓」四句，主敬行恕，後來印板也。陶石簣作此題，先將「出門使民」二句相對，卻用一過文，另做己所不欲，破板爲活。又如索隱行怪全章，庚辰會試卷，講至末節，卻以君子依乎中庸，對遯世不見知而不悔。雖一串做，總有痕迹。惟劉廷蘭講四比云：「故君子之依乎中庸也，擇之也精，而依之以爲知者，不惑于似是之非，守之也。一而依之，以爲行者，不淆于他岐之惑。由是而遯于世焉，吾安之而已；由是而不見知于人焉，吾弗悔而已。」深得離之趣。

又《緱山王先生論文》　無中生有法也。謂如從根發枝，以梅傳杏，非龜之毛，兎之角也。實題虛作法也，謂如酵麵使不粘口，非畫餅可代充腹也。粗題細作法也，謂裁縫密熨帖平，非謂蛛絲可紉布帛也。淺題深作法也，謂如鑽石求火，非刺山而望泉也。學子常離形照影，于本來面目毫不相涉，釋卷而測題，十不得五六者有矣。可嘆可嘆。鹿門云：「文之不宜于今者，皆得古皮肉眉髮耳。若會其精神，無不合者。」近世學術膚陋，或剽古人皮肉眉髮，尙有少分相應。否則杜撰一種似古非古之語，以冀詭遇，而默會其精神法度者，必共厭棄矣。豈惟時藝，今之論人品文章皆然。

又　文章有一字訣乎？曰緊。緊非縮丈爲尺，蹴尺爲寸之謂也，謂文之接縫罅筍處也。古人布局寬，結構緊。今人布局緊，結構寬。巧者如駿馬驀澗，拙者如駑牛登山。自來文章詞曲書法奕法，皆不出此一字。吾蓋知之，而未之逮焉。

又卷八《武叔卿論文》　詞不雕刻則不工，然過于雕刻則傷氣；詞不敷演則不腴，然過于敷演則傷骨。皆學力未竟，而結撰之不精也。必工之以椎鑿，融之以鼓鑄，彫刻而不見其痕，敷演而時露其彩。斯不鑿不浮，稱詞之善矣。

又　詞要音響，聽之如敲金戛玉；詞要色麗，觀之如明珠散錦。慶曆以來，獨黃葵陽號爲極工，其鄉會卷無論已。近日程式諸作，尤爲精麗。如季文子「三思而後行」一節，「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等篇，不惟格法純美，意理精至。而其聲調之鏗鏘，詞華之藻麗，直令金石失響，綺錦奪色。一時椎琢讓工，組織遜巧，眞舉業詞宗也。

又　詞不可以不脩，亦不可以過脩。脩之過，則必侈其詞以爲富，其究也失之冗；必縟其詞以爲麗，其究也失之靡。譬之剪綵爲花，非不燦爛可觀，而生意索然，殊無眞趣。所謂美女塗脂，反隱本相，則又詞之意也。故說理之詞不可不脩，若脩之而理反以隱，則寧質無華可也。達意之詞不可不修，若修之而意反以蔽，則寧拙毋巧可也。修詞者其審之。

又　脩詞有四善：曰刪繁而就簡也，斂華而就實也，化腐而爲新也，變庸而爲奇也。故裁剪之工，點化之妙，修詞者尙之。

又　詞欲極新，不欲杜撰。詞欲極古，不欲蹈襲。然新而不至于杜撰，斯其新也古；古而不至于蹈襲，斯其古也新。

又卷九《武叔卿論文》　做文字下手欲難，收功欲易。夫難非扞格之謂，乃深造以道之力也；易非輕率之謂，乃左右逢源之妙也。故思索不苦，則關竅不通。卽通矣，而幾微少滯，亦其思索之未到；揣摩不久，則機括不熟。卽熟矣，而運用少礙，亦其揣摩之未精。如紀昌學射，二年承挺，三年懸虱，何等勤苦？其究也，乃能視小若大，視微若著，而巧極于貫心。不然，逢刺則瞬，遇細無睹，目無所加，手將安措？此下手收功，難易之明驗也。余故曰，作文要用心，然用心而至于無所用心，則心始純；要着力，然着力而至于無所着力，則力始到。

又《顧仲恭論文》　野：凡文之不可不縱者，機也；必不可縱者，意也。縱之流爲客，客之流爲野。姑舉其甚者，如先輩有作《公伯寮愬子路》文云「升堂入室之學，孔丘固嘗與之矣，而門人卒不敬焉。有勇知方之政，仲由亦嘗自許矣，而夫子卒哂之焉。是雖從政之果，固爲可取，而以野哉子由爲之，

則其禮樂不興，而刑罰不中，未可知也。是雖治賦之才，不無可稱，而以由之嗜爲之，則其臨事不懼，而好謀不成，未可知也」云云。看題面那得許多野話，且止似譖，全不似愬矣。文字中如此弊者甚多，若以收斂爲主，自無此病也。

又　排：時義之體，雖以兩兩相比，排偶成文，要必意在筆先，神遊局外，故能首尾相應，虛實相生。若一篇而整整八意，二比而濟濟並立。譬如有人，五官非不具備，而神情不屬，塊然行屍矣。且一題之中，止有一意：一意之內，變幻自生。若取必于匹偶，必假助于駢枝，甚不可也。與其爲排，無寧爲複。

又　複：知一意之說，而不識變幻之妙，則必反而爲複矣。複者，俗謂之合掌，亦謂之挑水，均未足以喻也。夫合掌之義，左右相成；擔水之象，彼此適用。文字若複，取左則可遺右，有此則可無彼，非其例矣。此所謂說過又說，甚亡謂也。嗚呼，排之與複，出此入彼，欲並解二結也難矣。必也具空曠之才，識機勢之變，而後可稱盡美。不然，挑剔于句法之間，轉撥于虛字之內，亦近代一小法門也。若字句之首尾重出者，亦複之流，而近于雜。

又　雜：雜有三失：體雜者，截也，人首蛇身，前後若兩截之謂也。如牽卯應天，動心忍性，程文前既分貼，後復頂承者是也。意雜者，支也，如前所云駢枝者是也。語雜者，穢也，如秦漢之語，錯以《典》、《謨》二氏之文，參乎《語》、《孟》，班班駁駁，望之毛悚者是也。混，意雜之流，或名爲混。蓋因看題未眞，旁皇兩塗。欲言如此，則恐背于章旨；欲言如彼，又恐礙于時目。乃以騎牆之見，出爲含糊之詞。即如「人莫不飲食也」一節，分明是指出道中最易見者以示人，舊說作譬喻者，固非是。近有一等文字不作譬喻，亦不作正意。但於起處云，「道之在人，飲食也。道之中，飲食之正味也」。細看之，較舊說止少得一箇「猶」字，無甚高論，卻說得不明不白，令人氣懣，未審佳致何在也。此乃老生無聊之計耳。

又　疊：肥之屬，有用疊者，滯文之機，增題之障，甚不可也。故非但疊句，即疊字，亦宜少用。非但四字疊，即兩字疊者，亦宜少用。必兩句之內，一賓一主；兩字之內，一虛一實，而後爲工于文也。曰自昔有此文乎？曰有。試看《論》《孟》，未有無故而堆疊幾字者也。後之妙于此法者，莫如蘇長公。然非有天馬行空之才，亦難言矣。若不能不疊者，但不肥可也。凡骨不足而肉勝者，謂之肥；肉不足而皮勝者，爲之膚。

又　飾：古語云，飾與不飾，相去什伯。此爲醜女說也。若質地既美，色態並佳，自令粉黛無顏，何事于飾？善乎《韓非子》之言曰，「夫恃貌而論情者，其情惡也；須飾而論質者，其質衰也。」何以論之？和氏之璧，不飾以五采；隋侯之珠，不飾以銀黃。其質至美，物不足以飾之。夫物之待飾而後行者，其質不美也。通乎此說者，亦足以明文之不貴飾矣。迺若修意鍊格，鎔古鑄今，是猶良玉之待琢，美金之須冶。本不借光于塗抹，未可概病其脩飾也。曰：「并脩飾而去之，可乎？」曰：「可。然其于諧俗也益難矣。」諺有之：「早知不入時人眼，多買胭脂畫牡丹。」此言雖俚，可謂痛哭。

又　影：時論多有影作者。如蓮花似六郎，醫來聞雞起舞之類，已自可恥。不知那一鄙夫移此陋于時藝，至今人作比興之題，多用此法。習爲固然，不可究語。甚者如壬午河南爲命章程文，備極醜態。講討論處，則云：「凜凜乎若敵國之在前，而不容不討也，不容不論也。」講潤色處，則云：「以其潤澤生民者，爲敷文之具，以其正色立朝者，爲華國之章。」殆可謂沉痼于惡趣中者，此病所宜痛懲。

又　借：文字有借題發意者，唐荆川《惡用是鵠鵠》篇是也。其中股云：「將謂是鵠鵠者可以供祭，與則羊豕魚臘之陳，取給于祿而有餘。況大夫五鼎又無所用于鶩也；將謂是鵠鵠者可以養，毋與則雞豚狗彘之畜，取盈于家而自足，況老者食肉又無所待于鶩也。」其大結云：「古自祭祀，賓客養老之需，大則牛豕，小則狗雞。水陸之產，兔雉蠯蚯，莫不咸在。而鵝獨不與焉，豈其時尚以鶩爲難得？而亦先王之菲于飲食，不取備物之意與？後世習爲奢靡，而飲食宴會之間，非鶩不行。甚至一鶩之費，與羊豕同價，亦惡用是鵠鵠者爲哉。」按此亦先輩之大可笑處，不足爲法。且彼特以之爲戲，非有意爲文。之廼今之所謂借者，則以揣摩爲主，以迎合爲工。每一題出，不論其意之深淺，義之當否，輒舉君道相體，宮闈訓儲，國是文體，禦虜治河諸意以冠之。如柔遠人而以爲夷狄，才難一節，而以爲宮闈，君子胡不慥慥而以爲正文。體道不同，而以爲定國是，且曰不如是不足以當主司之意。嗟乎，無論其文品何如，即如此等心術，後日且爲窺伺逢迎，毀方厄合之小人矣。士君子誠有有懷欲吐者，宜更作他詩文以自見，若經義之中決不可假借也。

又　俚：有意俚，有語俚。意俚之病，在于無識；語俚之病，在于無

書，並當戒也。近有一狂士慣作鄙俚可笑之文，自謂晚近必無吾侶。又有一淺陋之人，推尊之曰某某吾師也，可發一笑。【略】正文體者，尤宜痛懲。癡，凡文字摹神者，謂之能；摹相者，謂之癡。先輩中如崔灘之摹神，幾于化境矣。

又　枯：虛而不可以衍，不衍而不可以枯。守此諸戒必且過于矜持，而促之病生矣。于是詞有過簡，地有過窄，機有宜縱而歛，調有宜緩而急，氣有短而不長，象有寒而不貴。凡此諸端，皆促之流。其何術而免此，曰難言也。試閉門靜坐，惟取經書白文及《楞嚴》、《圓覺》、《維摩》諸經，置之座右，坐而觀之，寤而思之。興之未至，勿輕下筆；興之將至，多引大白以自助。悠然若有思焉，恍然若有入焉，豁然若有寤焉，援毫而起，得意而疾書，則庶乎其可也。

賀貽孫《與友人論文書三》　制義猶古文也。其相題審脈，排比格調，雖有不同，然其正反開闔，往復轉變者，法也。古文有之，制義亦有之也。其正反之相生，開闔之遞變，往復之不測，轉變之無迹者，巧也。古文有之，制義亦有之也。是以行文有法，而不爲一成之法，其不爲一成之法者，巧之從心不踰也。行文以巧，而不能自言其巧。其不能自言其巧者，法之範圍不過也。夫如是，則天下不皆倕也，而法在，則天下皆可爲倕；天下不皆般也，而巧在，則天下皆可爲般矣。今之爲制義者，憚于法之嚴而託于無法以爲巧。格于巧之難，又託于無巧以爲法，則設有工師于此，法猶是法也，然而曲僅能鉤，直僅能繩，圓僅能規，方僅能矩，是賤傭也。以是爲法，巧者笑之矣。又有工師于此，法猶是法也，然而執鉤爲曲，執繩爲直，執規爲圓，執矩爲方，是膠守也。以是爲法，巧者又笑之矣。【略】吾所謂法者，法習而巧出焉；吾所謂巧者，巧至而法生焉。吾所謂法者可傳，而巧者不可傳。吾所謂巧者不可學，而巧之藏于法者尤不可學，亦惟是養之以靜，致之以虛，廣之以識，主之以誠，優而游之，使自得焉；袖而明之，使自由焉。其于文之正反開闔往復轉變也，非作而致其然也。

傅山《家訓·文訓》　文章詩賦，最厭底是個「嘽」字。嘽，緩也，俗語謂行事說話松沓不警曰「嘽」。本灘音，因《禮記》「嘽以緩之」句借用之耳。然俗語亦無正聲，或用「纏」字之去聲，最有義。凡束縛右轉欲緊者曰「纏」（平聲），左轉欲松者曰「纏」（去聲），即如打面茶，先纏（平）之，既纏（去）之，聲是也。齒牙口舌手筆，丁當振動，自然無此病。若興會高簡之音，不在此例。若一篇之中，得三兩句警策，則精神滿紙矣。

方以智《文章薪火》　老子、楊、墨，皆近孔子前後。自老子「正言若反」，而惠施交易之。其歷物也，大其小，小其大；長其短，短其長；虛其實，實其虛而已。

又　韓昌黎振起八代之衰，爲其單行，古文法也。子長爲質，上泝周秦，氣骨自古，曲折作態，盡乎技矣。其言正直，潤色典雅，故超于技。徒謂《平淮西碑》爲媿《典》、《謨》，《毛穎傳》酷似子長，淺之乎！退之有時生割，刻意形容，琢古磨石，未免乎痕。痕亦何累乎退之？斯文後死，存乎其人，不在鉤章棘句以爲工，不在鄙倍蕪累，乃爲篤論，爲學道之亞也。

又　文章之開闔，主賓曲直盡變，手眼之予奪，抑揚，敲唱雙行，何非一在二中之幾乎？以過而化其不及，以不及而化其過，以中而化其過不及，以過不及而化其中。《易》之參兩錯綜，全以反對顛推，而藏其不測。有悟此爲文章者，張旭之聞鼓吹，觀劍器，紀昌之目承鋌，貫蝨心，不是過矣。

又　《荊軻傳》「倚柱而笑」，此點睛也。前有魯句踐，後有高漸離，奇峯湍流，互相穿激。昌黎叙睢陽，述南八，詳其聞此者，張籍云，正法此傳，惟恐其冷落無餘聲耳。此善請客之妙也。妙高峯七日不見，而見之別峯。道寓于器，正意寓于旁意，何往不然。琢句割字，刻畫之小品也。長河千里一曲，不在乎此。然點綴之間，神亦與之俱動。【略】《考工》、《檀弓》、《儀禮》，叙事狀物，俱以簡盡。《論語》「鮮矣仁」，《孟子》「豕交之也」，何常不奇？韓退之賞樊《絳碑》，和盧《月蝕》，稱長吉之「鯨呿鰲擲」，正以爲人不可行怪，而忍俊不禁，何妨筆墨間洩其奇氣耶？由今論之，鬼母泣天，蝦蟇蝕月，多祇生厭，何奇之有？若如「黃原块天」，「銑溪虬戶」，則鉛粉惡裝，並不得以棘刺母猴，畫策龍蛇相例。

又　石塘師曰：「自以拖沓爲篤實，而古文風致盡矣，何謂？遠鄙倍乎。好古者以《史》、《漢》之追章琢句拔之，久而襲爲剽賊矣，貴神識者以唐宋大家救之。」侯廣成曰：「雜怪難識以爲博，空疎不學以爲靈，此謂妄居其創者。至狂子僇民，羣起糞掃《六經》，師心杜撰，於是乎冥趨倒行，愈變愈下，嫌鐘鼓玉帛爲芻狗，而遂甘爲鬼魅也，可乎？」末世才固日生，而好學者

少文以禮樂。尼山所望，即以文章致其中和，亦安藝息游，琢玉繼聲之道也。

侯方域《與任王谷論文書》 行文之旨，全在裁製，無論細大，皆可驅遣。當其閑漫纖碎處，反宜動色而陳，鑿鑿娓娓，使讀者見其關係，尋繹不倦，至大議論，人人能解者，不過數語發揮，便須控馭，歸於含蓄。若當快意時，聽其縱橫，便一瀉無復餘地矣。

毛先舒《文論一》 文理既立，隨生文法，法有主客、先後、詳略、分合、伏應、束縱、聯斷、單複、頓宕、整亂。此十者，文之法也。主客者，敘一事者，必引旁事以相形，命一意者，必牽他意以相明也。先後者，事有敘次，意有急緩，雖然，有倒敘之文，有先起側意而徐引入正之文，文雖隨腕，而又欲酌其方，毋漫施也。詳略者，題入手則抉之以眼，洞見鉅細，鉅詳細略，尤細者則去之，無煩涉筆；又或略其鉅，詳其細，瑣瑣而不厭，不爲方幅恆情熟徑，我其舍之，斯妙矣。綱條排次有分有合，《史記・酷吏》諸傳是也。時而人自爲敘；時而夾敘，時總而敘，是分合之方也。伏于前，應于後，將有歷亂之事理，筆匆墨迫，慮閱者眩，故必先提明。束縱者，文過縱，慮其衍而漫也，故不能俟其終，橫中束之，如水之有閘，衢有麗譙，以節行也。拯之過則辭理不得舒，太求減者懼其巉削而無以爲受也，故又欲縱而寬之。文聯物也，而又欲斷，聯以爲常，斷以爲變，故斷非斷也，如歌中停響，歌意非歇，如龍形之伏，地脈自行。單複者，恐其肥故單之，恐其徑故複之，恐其整齊故時單時複。頓宕者，文之作巧處也。突然而起，下故不接，中間方敘，忽爾拓開，終不便盡，姑且勒住，皆頓也。纏纏不完，且沒正意，波中生波，喻後仍喻，意已畢盡，掉尾有餘，皆宕也。整亂以相扶者也，整則條理，亂則縱橫，整則首尾，亂則倒欹。水，至平也，湧洞則失平焉；雲氣，本直上者也，因風而變幻無端倪。天邪？人邪？噫！文之法盡是已。曰：未盡也，十者待文而生者也，不可以先有，先有十者則無文。夫十者待文以生，而生文者誰耶？吾故曰未盡者也。

魏際瑞《與子弟論文書》 文能切題，乃不應付，然欲應付，無如切題。

又　由規矩者熟于規矩，能生變化。不由規矩者，巧力精到亦生變化。既有變化，自合規矩。

又　古人作字，于楷細秀婉中忽作一重大奇險者，蓋其精神機勢所發，無能自遏，不覺縱筆，覽者亦遂怵然改觀。後人見此學爲怪異，而所書不足動人，本無情興徒欲作怪故也。人有呵欠噴嚏，必舒肆震動而洩之，苟無是而學爲張口伸腰，豈得快哉？文之段格章句長短，亦復如是。

又　人以文字就質于人，稱曰「正之」。忽念政者正也，改稱曰「政」。又念正者必須刪削，乃曰「削政」。又念斧斤所以削也，轉曰「斧政」。又念善斧斤者莫如郢人，易曰「郢政」，且或單稱曰「郢」。而最奇者以爲孔子筆削《春秋》，而《春秋》絕筆于獲麟，遂曰「麟郢」。愈文而愈不通，令人絕倒。今俗人作古文，地名、官名之屬，務稱古號以爲新別，而復多錯謬。否則杜撰拈合，如稱給事爲「給諫」，狀元官修撰者爲「殿撰」，三孤三公，保其一也，而通曰「宮保」。牽強支離，竟不成語，著于文章之內，眞所謂金甌玉醆盛狗矢也。又如「日居月諸」，「居諸」乃語詞，而稱日月爲「居諸」。「刑于寡妻，友于兄弟」，「于」亦語詞，而曰「刑于」「友于」。司馬遷、諸葛亮複姓也，而曰「馬遷」、「葛亮」，則古人先已不通，時俗又何足怪乎？鄙背之遠，不能不望于君子。

又　轉折句太多，文反不得員動。

又　古人文字，有累句、澀句、不成句處而不改者，非不能改也，改之或傷氣格，故寧存其自然。名帖之存敗筆，古琴之仍焦尾是也。昔人論《史記・張蒼傳》，有「年老口中無齒」句，宜刪曰「老無齒」。《公羊傳》「齊使跛者逆跛者、禿者逆禿者、眇者逆眇者」，宜刪云「各以類逆」。簡則簡矣，而非《公羊》、史遷之文。又于神情特不生動。知此說者，可悟存瑕之故矣。

又　引證古事，以對舉二事爲妙。如《孟子》「王不待大」，則「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以大事小」，則「湯事葛，文王事昆夷」。「以小事大」，則「大王事獯鬻，句踐事吳」。「王請大之」，則「文王之勇」，「武王之勇」。「不召之臣」，則「湯之於伊尹」，「桓公之於管仲」。「百世之師」，則伯夷、柳下惠。「不爲臣不見」，則段干木、泄柳。「宋行王政」，則湯征葛，武王東征。「養勇」，則北宮黝、孟施舍。蓋單舉，則似一事偶合，對舉二事，則其理若事無不確者，而證辨之力亦厚。

又《與從弟》 善作文者，惟能暗使而巧用之，若離此而欲求奇，未見其有成文矣。其有奇文無頭尾者，乃善藏頭尾，不以示人，如神龍見首不見尾，非無頭與尾也。大意布局，細心練詞。疎花小石之文，宜雅而有章；長江大河之篇，宜勁而有力；斷制議論之作，宜嚴而有據；員轉滑稽之筆，宜明淨而老成。以此推之，一文必有一體，一體必有一機一局，非漫然落筆遂能

爲也。

又《論文語》同一肉也，而烹與燔之味則大異焉；同一烹燔也，而剛與糜之味則又異焉。以及蒸煮炒瀹，各有其義，極而至于批割之厚薄，舂剁之整碎，與夫切削之橫直，其味無不分也。故同爲一語，而出之蘊藉者則腴而有味，出之窒率者則俚而無倫。極而至于同此一語，喜者足寫其喜，怒者足寫其怒，贊者以此，詈者亦以此。此必由閱歷世情，養鍊氣候而始足辨之也。人之于情，則固有怒而笑、喜而泣者，此亦可以推矣。

又 古大家文雖極奇崛，必有氣靜意平處。故忙處能閒，亂處能整，細碎處有片段，險兀處有安頓，順處不流，逆處不費筋力，穿插處不小家，方正處不板硬，如置重器于平闊之案，觀者神氣亦自閒定，總由養氣鍊格已到，故不爲波瀾所撓也。

又 文章煩簡非因字句多寡、篇幅短長。若庸絮懈蔓，一句亦謂之煩；切到精詳，連篇亦謂之簡。

又 興致極穠而反淡率，詞語極精而反膚庸，皆不識體要之故。

又 語言無味，面目可憎，此庸俗人病也。而專好新奇譎怪者，病甚于此。好奇好怪，即是俗見，大雅之士不然耳。

魏禮《答孔英尚惟叙》 詩古文可豪不可麤，可暢不可易，可奧不可僻澀，可樸不可率而俚，可奇不可誕，可靈不可巧，可細不可弱。長篇不可蔓衍，以其有分數提頓也；短篇宜意味悠永，以其勁轉曲折而可咀咬也。峭者當益腴，華者當益潔，可正不可迂，可古勁不可生撰。叙事之文當審位置之先後，而格法出其中也。深者不可晦，淺者不可薄，簡者不可疎而略，文不文之辭不可相糅雜也，最不可者曰順寫，堪輿家之所謂奴龍也。不有格與法與體，要不可以言文也。

魏禧《日錄論文》 文之工者，美必兼兩。每下一筆，其可見之妙在此，卻又有不可見之妙在彼。譬如作屋，左砂高聳，右砂低卸，必須培高右砂方稱。拙者舉土塡石，人一見知爲補右砂之闕；巧者只裁竹樹，令高與左齊，人一見只賞歎林木幽茂之妙，而不知其意實補右砂低卸也。又文字首尾照應之法，有明明繳應起處者，有竟不顧者，有若無意牽動者，有反駁破通篇大意，實是照應收拾者。不明變化，則千篇一律，而文亦易入板俗矣。又古文接處用提法，人所易知；轉處用駐法，人所難曉。凡文之轉，易流便無力。故每於字句未轉時，情勢先轉，少駐而後下，則頓挫沉鬱之意生。譬如駿馬下阪，雖疾驅如飛，而四蹄著石處，步步有力。若駑馬下峻阪，只是滑溜將去，四蹄全作主不得。更有當轉而不用轉語，以開爲轉，以起爲轉者。以起爲轉，轉之能事盡矣。或問：學古人而不襲其跡，當由何道？曰：平時不論何人何文，只將他好處沈酣，徧歷諸家，博采諸篇，刻意體認。及臨文時，不可著一名人、一名文在胸，則觸手與古法會，而自無某人某篇之跡。蓋模擬者，如人好香，徧身便佩香囊；沈酣而不模擬者，如人日夕住香肆中，衣帶間無一毫香物，卻通身香氣迎人也。

又 善作文者，有窺古人作事主意，生出見識，卻不去論古人。自己憑空發出議論，可驚可喜，只借古事作證。蓋發己論則識愈奇，證古事則議愈確，此翻舊爲新之法，蘇氏多用之。

又 嘗言古文轉接之法，一定不可易。或問：古文轉接有極奇變出人意外處，何謂一定？曰：試將原文轉接處，以己意改換，至再至十，終不能及，便知此奇變乃是一定也。若非一定，便任人改換得。

又 韓文入手多特起，故雄奇有力；歐文入手多配說，故委迤不窮。相配之妙，至於旁正錯出，幾不可分，非尋常賓主之法可言矣。

又 爲文當先留心史鑑，熟識古今治亂之故，則文雖不合古法，而昌言偉論，亦足信今傳後。此經世爲文，合一之功也。論古文須如快刀切物，迎刃而解。又如利錐攻堅木，左右鑽研。如不得入而引證古事，如與人搆訟有得力干證。嘗謂善聽訟者，但審鞫兩家干證，十已得九。故引古得力，則議論不煩，而事理已暢，此要法也。

又 善改文者，有移花接木之妙。如上下段本不相干，稍爲貫串便成一氣是也；有改頭易面之妙，如倒置前後，改易字句便另成一種格調是也；有脫胎換骨之妙，如原本說寒，將要緊處改換，翻成說熱是也。深味此法，於自作文，亦增多少境界矣。

又 東房言：「作文者善改不如善刪。」此可得學簡之法。然句中刪字，篇中刪句，集中刪篇，所易知也。善作文者能於將作時刪意，未作時刪題，便省卻多少筆墨。能刪題乃眞簡矣。

又 古人文法之簡，須在極明白處方見其妙。簡莫尙於《左傳》，然如「宋公靳之」等句，須解句者，不足爲簡也。門人問，「如何方是簡之妙？」曰如

「秦伯猶用孟明」，突然六字起句，格法既高，只一「猶」字，讀過便見五種義味：孟明之再敗，孟明之終可用，秦伯之知人不以再敗而見棄，時俗人之驚疑，君子之歎服，皆一一如見，不待註釋解說而後明。如此，乃謂眞簡眞化工之筆矣。

又　或問學八大家而不善，其病何如？曰學子厚易失之小，學永叔易失之平，學東坡易失之衍，學子固易失之滯，學介甫易失之枯，學子由易失之蔓。惟學昌黎、老泉少病。然昌黎易失之生撰，老泉易失之粗豪，病終愈於他家也。

又　或問六朝以來，名士有文章，甚不足觀。而當時驚服傳於後世者，何也？曰未有不由敏且博者。集坐高會，或舉一物言一事，他人瞪目噤口，而此應聲輒答，原委歷歷；或即席應詔，軍旅旁午，他人垂頭苦思，而此揮筆立成，琳琅可聽，當時安得不驚？傳至後世，則敏博二者皆不可見，惟據成文評論工拙。《論衡》、《三都》，動經十年，後人但許其工，不譏其鈍。而援筆立就者，或反出其下。故以中材而欲與古人抗衡，當深思肆力，善用其所短也。

又　簡勁明切，作家之文也；波瀾激蕩，才士之文也；迂徐敦厚，儒者之文也。爲儒者之文，當先去其七弊：可深厚不可晦重；可詳復不可煩碎；可寬博不可泛衍；可正大不可方板；可和柔不可靡弱；可無驚人之論，不可重襲古聖賢唾餘；其旨可原本先聖先儒，不可每一開口輒以聖人大儒爲開場話頭。七弊去而七美全，斯可以語儒者之文也。

唐彪《讀書作文譜》卷六《修詞》　武叔卿曰：「詞要音響，聽之如敲金戛玉；詞要色麗，觀之如散錦明珠。然有流弊焉不可不知也。必侈其詞以爲富，其究也失之冗；必縟其詞以爲麗，其究也失之靡。譬之剪彩爲花，非不燦爛可觀，而生意索然殊無眞趣。又如美女涂脂，反隱本相矣。故說理之詞不可不修，若修之而理反以隱，則寧質無華可也；達意之詞不可不修，若修之而意反以蔽，則寧拙毋巧可也。修詞者其審之。」

又　武叔卿曰：「詞不雕刻則不工，然過于雕刻則傷氣；詞不敷演則不腴，然過于敷演則傷骨。其辨在毫厘，而遠在千里。故昔人不廢修詞，而亦不崇重修詞也。」

又　唐彪曰：文章修詞一事，不過以凡有文詞，貴乎出之以輕松、秀逸、古雅，典確奇偶相參，虛實長短相間。轉掉處，以高老雄健佐之；段止勢盡處，以抑揚頓挫參之，使意盡而餘韵悠然。更得平仄諧和句調協適，文采燦然可觀矣。古人謂不必修詞者，非欲廢如此之詞也，但不欲浮靡雕繪也。古人謂必宜修詞者，亦止欲詞如此也，豈尚浮靡雕繪哉。【略】程楷曰：「修詞無他巧，惟要知換字之法。瑣碎字宜以冠冕字換之，庸俗字宜以文雅字換之。務令自然，毋使杜撰。此即修詞之謂也。若以浮靡之言反掩文之眞意，則可鄙之詞也何以修爲？」知此可無疑于人，言之不一矣。

又卷七《文章諸法・總論》　描寫。唐彪曰：文之有描寫，猶畫者之描寫人容也。容貌毫髮不肖，不得謂之工，即容貌肖矣，而神氣毫髮不肖，亦不得謂之工。故文章最重描寫，而最難者亦無如描寫也。是以描寫宜細，不細即粗陋矣；描寫宜詳，不詳即缺略矣；描寫宜文，不文即俚俗矣；描寫宜正，不正即邪野矣。本位不可描寫，宜描寫其對面；中間不可描寫，宜描寫其兩旁。能如此，而文焉有不工者乎？

又　襯貼。唐彪曰：凡文之有襯，如金玉之用雕鏤，綾綺之裝花錦，雖無益于日用，而光彩陸離，令人貴重，端在于此。文章固有不必用襯者，若當襯者不襯，則匡廓狹小，意味單薄，無華瞻之致矣。但襯之理不一，或以目之所見襯，或以耳之所聞襯，或以經史襯，或以古人往事襯，或以對面襯，或以旁觀襯，或牽引上文襯，或逆取下意襯，皆襯貼也。

又　遙接。唐彪曰：有遙接法。如一段文章，意雖發揮未盡而有不得不暫住之勢，若復加闡發，氣必懈弛，神必散慢矣。惟將他意揮發一段，則神氣始振動華贍也。發揮之後，復接前意立論，謂之遙接。又叙事之文挨年次月者，發揮本人之事或未竟，其時適又有他人相關之事，理宜帶叙，則本人未竟之事不得不接叙于後，此古文遙接法也。

又　頓挫。唐彪曰：文章無一氣直行之理。一氣直行，則不但無飛動之致，而且難生發，故必用一二語頓之以作起勢(此「頓」字須作「振頓」之「頓」字看)，或用一二語挫之以作止勢，而後可施開拓轉折之意。此文章所以貴乎頓挫也。若以頓作住字解，則誤矣。愚按抑揚者，先抑後揚也；頓挫者，猶先揚後抑之理，以其不可名「揚抑」而名「頓挫」，其實無二義也。

又　挨講穿插。唐彪曰：凡作文有挨講，亦有穿插。挨講多，穿插少，自有分寸，總貴合宜而用也。但穿插貴于自然，不可勉強。《史記・酷吏傳》

郅都、寧成、義縱、趙禹、張湯事，皆穿插成文。《藺廉列傳》相如、廉頗、趙奢事亦多插叙，因其人其事原有關涉，可以交互，故交互成章耳。惟交互，故錯綜變化，所以其文如蛺蝶穿花、游魚戲水，合久讀之起舞也。《水滸》、《西遊》、《三國》皆祖其法以爲藍本。若夫時藝之宜用插法者，上下兩截題、串題、長題、拾題而已。雖然卽此數題，亦不可勉強濫施也。

又　詳略。柴虎臣曰：詳略者，要審題之輕重爲之。題理輕者宜略，重者宜詳。詳者宜鋪叙，否則傷于淺促；略者宜剪裁，否則傷于浮冗。如呂逢源《周有八士》節文，開講後暢發，首句是其詳，「伯達」四句只用六語虛點，是其略。蓋題旨重，「周有八士」句，而人名可不必鋪叙也。陶石簣《孟獻子》節文，「發畜馬乘」二句最略，「聚斂之臣」三句亦略，「不以利爲利」三句闡發極詳。蓋題旨重在結末，而前段引語自當剪裁也。大都全章長題，最宜審其輕重，輕重一審，而行文自中乎肯綮矣。

又　轉折。唐彪曰：文章說到此理已盡，似難再說，拙筆至此技窮矣，巧人一轉灣，便又另一番境界，可以生出許多議論，理境無窮。若欲更進，未嘗不可再轉也。凡更進一層另起一論者，皆轉之理也。至于折，則微不同。折則有回環反覆之致焉，以東而折西，或文從西折東也。其間有數十句中四五折者，有三四句一句一折者，大都四五折後卽不可復折，其往復、合離、抑揚、高下之致，較之平叙無波者，自然意味不同也。此折之理也。

又　跌宕。唐彪曰：文章既得情理，必兼有跌宕，然後神情搖曳，姿態橫生，不期然而閱者心喜矣。如作樂然，樂之能動人者非以聲也，以音也；又非僅以音，以餘韻也。樂有聲而無音，有音而無餘韻，能令人快耳愜心否乎？文章亦然，無餘情餘韻，使豐神搖曳，則一蠢然死板之文耳，安能令人心喜哉？故跌宕，爲文章最佳境也。

顧景星《復張長人》　有爲兄規者，近尙八大家，亶言起伏段落呼應爲工，而不知行文之自然，初非有意爲之也。乃家居韓、柳，人擅歐、蘇，自刻自評某篇幾段某處應某，此兒童之見，不足道也。相美人者，曰此段爲頭，爲胸，爲腹，爲尻，爲手足，是磔之矣。神龍騰空，蜿蟺變化，不知其爲幾段也，而曰吾一段伸，一段屈，若馭風，若驪雲，有是理乎？自歸安鹿城之說出，後生淺學折腰齵齒，而古文荒矣。畫竹者，兔起鶻落，胸有成竹。天之生物也，具體于胎，不節節而生之，良工操斤不無節目，而刌度先定，辨士應變風生，從容自若。今之爲文，正如傖農訐訟，抵掌竊擬，往復訊答，又如婢學夫人，簡言矜動，愈見躁鄙。彼眞夫人談笑說鹽米，意簡而言有餘。故夫段落呼應，損字澀辭爲工者，是傖農之擬訟而猓婢之簡言也。

陳維崧《四六金鍼》　約事，將開說之事，沙汰其枝葉，而約取其本根，則辭旨簡明，讀者不煩，而聽者易解也。分章，將事中節目，分開各爲一段以陳述之，則事意分朗，聽者無雜亂之患。明意，於各段中發揮其意，使之明白洞達，無少晦澀，則聞者朗然入耳而喻心矣。屬辭，每一段中以一隔聯，包括其意，前後隨宜，以四字六字散聯，彌縫其闕，所以然者，事約則明，既以約事，分章取之矣。意分則朗，故又以明意屬辭取之也。凡意或有首尾，或有主客，或有對待，混而言之則昏晦，分而言之則明朗。故四六屬辭之法，必分事意爲兩璧，而以對偶明之也。又一意之中，必分主從，從者常多而意短，主者常少而意長。若不爲分以明之，則主從混淆，而輕重不分矣。故少其隔聯，以明主意，多其散聯，以明從意。此四六屬辭，用四六限段，節拘對偶，分散隔聯之本意也。欲讀者便於聲音，故切平仄，欲聽者不致迷誤。故平易其辭，此又四六屬辭所以定粘律，明句讀，易文辭之本意也。但明此旨，則四六之作，自然合轍矣。

又　今，截剪事意有深長，而非片言所可明白者，於是作者取古人事意與此相似者，點出處數字，而以今事串入，便爾成聯。使人聞之不可盡言之深意，朗然可見於言外，此四六之妙用也。其法凡三：一曰熟，二曰剪，三曰截。熟，用衆所共知之事，則人人耳熟而曉。剪，兩句出處，各剪出本處屬對字樣，以備采用。截，以所剪屬對字樣，截取其聲律諧順，語意明白，字樣穩切者而用之。剪截既定，融以神思，化以筆力，而四六之文成矣。其法凡三：一曰融，二曰化，三曰串。融，截取所剪字樣，以神思融會之，使與題中本事相合爲一，朗然可見。或析碎本語以融之，或點綴上下以融之，或合取事意融之，或貼以己意融之，皆是也。化，融會字意既定，而後以助語，呼喚字化爲渾成之語。使古事與今意並行不悖，昭然明白是也。串，聯中兩句既以融化明白，一段數聯，又須融化相串。篇中數段，仍須融化照應，脈絡貫通，語意溜亮，渾然天成，則式雖四六文，與古文不異矣。

陳恭尹《屈翁山文抄序》　發數千百言于一文之中，猶戰數十萬人于兩陣之上。理義其芻糧也，文采其旌旗器甲也，句讀其束伍也，段落其中權前後

左右也。有是四者，而後可以言兵。然其奇正分合，用衆用寡，則大將主之。孫子曰：「水因地而制流，兵因形而制勝。」由此言之，文豈有定勢哉？近世之爲秦漢者，曰唐以後書吾不讀也；爲唐宋大家者，則曰彼模擬剽竊者僞也。二者交譏，予以爲皆非也。夫文之爲用，所以寫天地萬物之情而傳于人，述古今萬事之變而垂于後，其寫物也，鬚眉畢見，生氣躍然，其述事也，治亂有源，脈絡井井，使讀者如身入其中，喜者欲舞，怒者欲奮，哀者欲泣，樂者欲歌，足以示勸懲而起頑懦。苟能如是，不必問其爲秦爲漢，爲唐爲宋，皆天下之勁兵也，而孰敢與之爭？若夫理義多而不實，是唱籌之沙也；文采備而不精，是兒戲之軍也；句讀具而不鍊，是市人之驅也；段落散而不整，是首尾不應之蛇也；即其人而眞秦漢、眞唐宋，亦必敗之兵矣，而可以戰乎？

金堡《過叔寅文集序》 蹈虛易妙，摭實難工，先正衡文之篤論也。雖然，虛非全虛，實非全實。實能生虛，虛即尅實；虛能生實，實即尅虛。虛尅實而虛復生實；實尅虛而實復生虛。虛實生尅如環無端，則蹈虛之妙，妙全在實；摭實之工，工全在虛，而文之能事畢矣。

李光地《榕村語錄》卷二九《詩文一》 文章要曲，用曲筆便似其中林巒澗壑，不可窺測。惟韓文公會作直文章，以所見道理足本色，已深厚。

又　作古文要曲折，學古文須先學作論，蓋判斷事理，如審官司，必四面八方都折倒他，方可定案。如此，則周周折折，都要想到，有一處不到，便成罅漏。久之，不知不覺，意思層疊，不求深厚，自然深厚。今做古文者，多從傳誌學起，卻不是。

又　文字詞氣雅俗，尚有能辨之者，至句中，有眼人多不講，其鬬湊成文者，即有一段好處，必不能通篇自圓其說。文中有一兩句似無甚關係，卻是他爲文眼目，說話雖多，終須歸到發明此句上，這是傳下來的一點法脈。

又　文字不可怪，所以舊來立法科場文，謂之清通中式。「清通」二字，最好本色。文字句句有實理實事，這樣文字不容易，必須多讀書，又用過水磨工夫方能到，非空疎淺易之謂也。

又　做時文要口氣，口氣不差，道理亦不差。解經便是如此，口氣錯，道理都錯。

劉大櫆《論文偶記》 凡作文，纔有箇講究的便不是。

又　氣最要重。予向謂文須筆輕氣重，善矣，而未至也。要知得氣重，須便是字句下得重；此最上乘，非初學笨拙之謂也。

又　文法至鈍拙處，乃爲極高妙之能事；非眞鈍拙也，乃古之至耳。古人能此者，史遷尤爲獨步。

又　文貴疏。宋畫密，元畫疏；顏、柳字密，鍾、王字疏；孟堅文密，子長文疏。凡文力大則疏，氣疏則縱，密則拘；神疏則逸，密則勞；疏則生，密則死。子長拏揑大意，行文不妨脫略。

又　文貴參差。天之生物，無一無偶，而無一齊者。故雖排比之文，亦以隨勢曲注爲佳。好文字與俗下文字相反；如行道者，一東一西，愈遠則愈善。一欲巧，一欲拙；一欲利，一欲鈍；一欲柔，一欲硬；一欲肥，一欲瘦；一欲濃，一欲淡；一欲豔，一欲樸；一欲鬆，一欲堅；一欲輕，一欲重；一欲秀令，一欲蒼莽；一欲偶儷，一欲參差。夫拙者，巧之至，非眞拙也；鈍者，利之至，非眞鈍也。

又　文貴去陳言。昌黎論文，以去陳言爲第一義。後人見爲昌黎好奇故云爾，不知作古文無不去陳言者。試觀歐、蘇諸公，曾直用前人一言否？昌黎既云去陳言，又極言去之之難。蓋經史諸子百家之文，雖讀之甚熟，卻不許用他一句，另作一番語言，豈不甚難？《樊宗師墓志》云：「必出於己，不蹈襲前人一言一句，又何其難也。」正與「戛戛乎難哉」互相發明。李習之親炙昌黎之門，故其論文，以創意造言爲宗。所謂創意者，如《春秋》之意不同於《詩》，《詩》之意不同於《易》，《易》之意不同於《書》是也。所謂造言者，如述笑哂之狀，《論語》曰「莞爾」，《易》曰「啞啞」，《穀梁》曰「粲然」，班固曰「攸然」，左思曰「囅然」，後人作文，凡言笑者，皆不宜復用其語。習之此言，雖覺太過，然彼親聆師長之訓，故發明之如此，亦可窺見昌黎學文之大旨矣。《樊志銘》云：「惟古於詞必己出，降而不能迺剽賊，後皆指前公相襲，自漢迄今用一律。」今人行文，翻以用古人成語，自謂有出處，自矜其典雅，不知其爲襲也，剽賊也。昔人謂「杜詩韓文無一字無來歷」。來歷者，凡用一字二字，必有所本也，非直用其語也。況詩與古文不同，詩可用成語，古文則必不可用。故杜詩多用古人句，而韓於經史諸子之文，只用一字，或用兩字而止。若直用四字，知爲後人之文矣。大約文字是日新之物，若陳陳相因，安得不目爲臭腐？原本古人意義，到行文時卻須重加鑄造，一樣言語，不可便

直用古人，此謂去陳言。未嘗不換字，卻不是換字法。人謂「經對經，子對子」者，詩賦偶儷八比之時文耳。若散體古文，則《六經》皆陳言也。王元美論東坡云：「觀其詩，有學矣，似無才者；觀其文，有才矣，似無學者。」此元美不知文，而以陳言爲學也。東坡詩於前人事詞無所不用，以詩可用陳言也，以文不可用陳言也。正可於此悟古人行文之法，與詩迥異。而元美見以爲有學無學。夫一人之詩文，何以忽有學忽無學哉？由不知文，故其言如此。元美所謂「有學」者，正古人之文所唾棄而不屑用，畏避而不敢用者也。東坡之文，如太空浩氣，何處可著一前言以貌爲學問哉？

又　理不可以直指也，故卽物以明理；情不可以顯出也，故卽事以寓情。卽物以明理，《莊子》之文也；卽事以寓情，《史記》之文也。

又　凡行文多寡短長，抑揚高下，無一定之律，而有一定之妙，可以意會，而不可以言傳。學者求神氣而得之於音節，求音節而得之於字句，則思過半矣。其要祇在讀古人文字時，便設以此身代古人說話，一吞一吐，皆由彼而不由我。爛熟後，我之神氣卽古人之神氣，古人之音節都在我喉吻間，合我喉吻者，便是與古人神氣音節相似處，久之自然鏗鏘發金石聲。

又　記得多，便可生情；譬如奕棋，記得譜多，也便須有過人之著。

又　文章到極妙處，便一字不可移易；所謂無一定之律，而有一定之妙。

張謙宜《絸齋論文》卷一　文字初成，自覺快心，萬不可滿足，當求老成積學之士商酌。我見理不到處多，見事偏執處多。或論一人，其生平尚未盡知，其時勢尚未全看，又或其年月先後未能考證，此皆須人指點。如有疵病，可改者速改，可刪者速刪，勿姑息苟且，貽後日之悔。

又　凡爲古文，先掃去世情，以我識見議論爲主。周旋則黏滯纏繞，不得自快矣。間遇豐功大業奇才卓行，皆供我筆墨揮灑，可則表之，否則削之，使我意暢而詞潔，人與事庶幾附文以傳。子長作《史記》，最上者也，唐宋八家間有贈送序其不可廢者，皆用此法。

又　凡爲文，未落筆前，便須嚴以自持，既脫稿後，尤當加意檢點。少不自愜，早早割愛。如此修省，猶恐有護短處，況大意聽之耶？

又　凡行文，虛易掀翻，實難轉換，弄奇可以動人，平衍未能討好。操觚者審之，自有向上一著在。

又　文字平行最是難，如舟凌水，如牛畊地，越沒波浪越不傾欹，纔見扶犂把桅之苦。

又　古文妙處，全在有澀味。澀者，其嶄然不滓，時文所不能汩者也。

又　筆疎而事覈，最不易到。

又　古文高手，其正爲某人寫生處，妙固不待言。往往旁襯閒文，淡淡著筆，其人其事，俱卓犖堪傳。讀書者無心遇之，益人神智。

又　文不換手便是率。

又　文有陡勢頗好，然須有放平處。字字陡豎，不成文體矣。

又　古人文字峭古，是骨格挺拔，煅煉精嚴，音頭節奏，俱以無心入妙。若單於此留心，恐遂爲小巫耳。

又　爲官作文，一要辣，二要冷，面帶霜威，筆如巨石之墜於山，方可脫俗。

又　今人作文，好用典故，襯貼實跡，如割死人肉，黏在活人面上，模樣更看不得。凡文字，色澤、音節、間架，事事現成，卻正是俗。惟深於八家者知之。

又卷二　潔謂句煅字煉，不可那移加減之義。非取熟軟輕鮮不礙時文秀才眼也。

又　文章布置，須如東坡云，先有成竹於胸中，悍然落筆，如兔起鶻落，少縱則逝矣。其敷詞也，行乎不得不行，止乎不得不止；其設色也，絢爛之極，歸於平淡。至哉斯言，所當服膺者矣。

又　鶻之搏兔，飛上雲眼，忽然掠翅下擊，百發百中。筆勢起落，以是思之。

又　古人承接轉合，全在虛字。然不得如時文活套，有上句虛字，便有下句虛字，一定腔板，用之爛熟，故筆路要別。別者，欲其生又欲其順，此暗轉大轉，拗接斷接，所以爲古人秘妙也。暗轉者不用虛字，意思潛移也；大轉者用夫字向上一騰，便於落下，落處卽轉之機也。拗者斜勢攙起，正當其縫也；斷者似完未完，餘脈弩出也。有此四法，則文勢不可捉搦，文波不可測度，與扶牆靠壁之轉折，此呼彼吸之虛字，相去天淵矣。

又　蘇家文字，只是運筆有路分。或引證發論，或借勢生波，務要推宕得開，文情方暢。恐浩泛無歸著，捷勒本意。本意急切說不暢，又拓開去，

開縫另煞。一翻一覆，一起一落，此之謂筆勢。不見元宵弄龍燈者乎，燈毬爲珠，火龍奔逐，珠向上仰，龍亦向上，珠向下撇，龍亦向下。有時珠上龍下，有時龍上珠下，總以不遽合爲好。勢若纔走，便教蟠珠吞噬，一切解數都沒看者，亦索然矣。

又　節奏者，文句中長短、疾徐、紆曲、歛薄之取勢是也。聲響者，文逗中下字之平仄、死活、浮動、沉實之音韻是也。雖無定局，自有操縱。若步步扯繩，寸寸栽橛，又非通人之雅裁，文人之樂事矣。熟而能化，自無此症。

又　錯落者，句調布置之參差也。堆排固屬可厭，單弱亦非良工。斟酌於疎密離合之間，別行一路，迤邐開展，則文勢有鋒，文情有節矣。敘事之文，此法尤須講究。每段落腳起頭不相黏綴，而神氣呼吸滋味浸灌，皆錯落中針線聯絡之秘妙也。

又　點綴者，恐文境寂寞也，間以哨字鍊句，錯置其間，令人起眼。如流水忽帶桃花，如寶器瓌以珠玉，此就一處言之也。若通篇敘事，忽夾議論，忽採入奏疏制誥，亦是點綴。論大片段，則有互襯拋閃之法，若堆在一處，反爲大累。昔從先君入蜀，行至棧道，正值殘秋，樹色赤綠黃紫，兼有石青，罨畫一路，與蒼峯翠岫掩映合沓，此天地之大點綴也。

又　文家錯磨圓溜，固令人快然。無澀味則傾瀉無餘蘊，有澀味而不善變，又苦沉滯。刻意琢鍊，又饒有涵養停蓄，大力驅遣，惟東漢劉向能之。

又　漢人每用禿句頓住，如書法直畫之用廻鋒。然須氣足詞勁，方收得住，如賈捐之《罷珠厓對》，「遂罷珠厓耑用恤關東爲憂」，是其例也。

又　茅鹿門連用長句，近於堆排，又有急口令，如菓子鋪招牌者。又有直排兩行作一氣讀者，此皆學《史記》皮毛而失之拙。蓋長句必有節奏也。

又　琢句鍊字，雖係小技，亦關神明。勿晦勿拗，毋使人疑，毋令人駭，音節嘹亮，中有蘊藉醇謹之風，是謂大雅。

又　凡作文，虛字與其拗折，毋寧圓亮；實字與其曲奧，毋寧平穩。後生記心。

又卷三　敘事之文，全要提得各人意思醒，此文骨文脈之所在。若堆垛修飾，即貌似《史》、《漢》，而史法已失，不足道也。敘事能發揮出人意思，方有生色。

又　史氏之法，有挨年順月序者，正體也（《漢高祖本紀》）；有以情事相湊，不拘年月者（《呂后本紀》），此法尤妙。傳誌有可摹擬者，不妨用之，只要筆健氣勁，綽綽有餘。

又　敘事之文，當於平處著精神。如戰鬬、節烈、豪俠、廉介以及鬼神怪異等事，皆易於出色。惟孝友、忠信、學道、潛修諸人，平淡無色，出奇甚難，要在得其意思，開其眉目。莊重坦易中有蟪曲飛騰之勢，思路縝密，自發光芒。須以義理爲準則，筆力嚴覈，不帶世情世法爲上品。《史記・萬石君傳》，乃平事濃敘之祖，最宜留心。

又　平敘法，如軍中按轡徐行，雖甚從容，而結束步驟，自然嚴厲。其訣祇要隨手轉折，不得低頭直寫，煩蕪汗漫。

又　作鋪敘文字，其利病曲折，當指畫分明。如雕鏤金玉器皿，一花一葉不精細，便留遺憾。操觚者宜盡心焉。

又　敘事之文，須有關鎖，有提撮，有鋪敘，有轉折，有弩腰掉尾。其大要則在換手改調，務令段段嚴密，若一槌搽抹，都無活勢，便是死蛇枯株，了無可觀已。

又　凡碎段鋪敘之文，須逐條變換，一一鍊淨，排宕如曹參、樊噲例，方合。

又　敘事以簡古爲難。文太繁密，便不疎鬯。

又　《史記》所以冠古今，事多氣貫，段段換手也。

又　昌黎敘事，俱提撮大意，無一筆平鋪，所以簡潔渾勁，有西漢之風。

又　古人敘事文字，其提撮鋪展處，俱當思其不得不然之故。

又　昌黎墓誌，鍊字縮勢，本欲簡古，其實聱牙拏緊，不如歐陽之和婉曲暢。學者勿崇效此體。

又　韓誌好用險僻字，其實無味。古文無可出奇，始於雕鏤字句見長，在賦爲美，於史筆則成類。學者辨之。

又　李中麓爲人作誌狀，好用通俗白話，似坊刻小說，自以爲任眞，其實大壞文體。王、李卻又以《史》、《漢》字句貼合近事，齟齬不相肖者極多。二者皆古文之魔障，看歐、曾何嘗有此？

又　敘兵事易出色，當看其整暇處。

又　敘事以戰爲最者，其中頭緒多，變化大，如險要、人謀、器械、將

士，與夫得失利鈍，皆欲寫到。忌疎漏，又忌板重。要整齊，又要錯落。能提得清，分得勻，運用熟而出沒不可測。前惟左氏，後惟史公，其要只在心閒手敏，銳意求之，無心得之，此道難言。

又卷四　作短文敘閒事，筆重則累，太輕則泛。斟酌於離合淺深之間，得吾意思而止。大要尤在首尾，所謂一唱三歎，曲終奏雅也。

又　小文非峭折不能見奇。

又　予仿昌黎《雜說》，氣欲折而貫，意欲奧而明，詞欲簡而盡，字欲生而穩，煙煅然後知其難。

又　昌黎《雜說》之四，是轉字法門。「千里馬常有」，折轉；「故雖有名馬」，接轉；「馬之千里者」，起轉；「是馬也」，落轉；「策之不以其道」，趕拓轉。

又　予凡作贊，不敢效昌黎之雜用韻，亦不敢援《三百篇》及《離騷》古賦叶音。以我固今人耳，文之古不古，豈在此？四六文以骨能載肉，氣足充竅爲上。

又　四六文須有布置，有規矩，起伏開合，互相顧盼。

又　四六文亦論骨力。何以生骨？意之所注，有堅凝者是也。意高則文采橫生。不然，只是泥塑將軍，雖渾身甲冑，不見可畏。

又　以駢語論事，不難於工整，難於曲折如意，情理允協耳。總之，此種文全以識見、筆力、用事，與雕鏤餖飣者相去徑庭。

又　中年看《桯史》，得岳珂(武穆王孫)大啟一通。論事慷慨，運筆鬱蒼，過接展布，皆有大力。鏤鏤對仗，俱極工緻，似從宣公奏議、歐蘇小表中得來。必不得已，當效此種。近世陳椒峯有四六刻本行世，其筋脈血絡，歷歷分明；作料顏色，亦自富麗。其不及唐人六朝者，只是輕盈脆薄，無典重之象耳。

又　予在饒州曾見《文文山集》，其狀元對策通用四六黏連，似仿宣公。英風偉度，剴切淋漓，無愧古人。此又當略須留神，另置一格。

又　凡四六對偶，但取典故，不論年代若何，邪正若何，順手順口，一味挨排，如豬銜草鋪窩，豈論好歹淨穢。此大病也。

又　對仗苟且，前既言之。今再一暢發，亦爲平行中有連類，用事之例，如「孔子履」豈可對「楊妃襪」？「王莽頭」豈可對「文山髮」？再如「蓂莢生庭」(堯時)，豈可對「百合呈瑞」(孟昶時)？以此類推，如理學中必不容白沙、姚江，相臣中必不容介溪、瑤草，臨時細審。

又　胡敬齋《西湖記》，說上許多道理，正是學堂中語，何必於山水中贅及？曾晳言志，并不黏帶著仁義禮智，孔子許之。故市儈逢人講物價，搢紳竟日說銓除，令人厭聽。此等文以本色爲佳。

又　朱文公《百丈山記》、《雲谷記》，瑣細不遺。比柳子厚遊記峭潔高古，自是不及。文字疎密之法，於此可見。

又　《封禪儀記》，本是一直上去。卻以道險人疲，作頓宕節次，摹畫極工，卻不落纖巧。斲鍊細緻，卻帶蒼莽。非柳州遊記所能髣髴，此漢人所獨到，不可不知。

又　園亭文字，八家皆有妙處。要求他別有寄託，俱在風月花木之外。

又　余作《邱氏鎮溝園記》，於落寞世家更說得脫灑激昂，此扛題救敗法也。

又　凡與人書，或論兵談文及鄉里大利害；或雪人之冤，或辯己之謗，伸己之忿。各有事實，方可論其是非工拙。若泛泛酬應，言不由衷，皆糞壤朽木，不足當有無之數者也。

又　《報任少卿書》，當效其鋪敘簇花、起落跌宕之妙。

又　韓昌黎《上宰相諸書》，浩然之氣全消矣。詞雖美，吾無取焉。《答陳生書》，展轉相生而下，句調各有長短。此亦章法之一。

又　凡論人論事，須置身局外。識在其上，則能言人所不能言。若彼大我小，反出其跨下矣。論人必先以大節爲本。大節完全，即小事亦可不究。惟名高望重而實有奸雄作惡之才，事若渾厚而實有包藏凶險之心，或遺害天下，陰傷善類，舉世不覺，已留破綻者，不妨剖判分明，共以爲戒。凡作論，必根情理，如定爰書，勿令人抱恨九原爲是。

又　論事之文，須令今日可行。若祇是依樣葫蘆不畫也，得看昌黎《變鹽法狀》、《淮西事宜狀》，其鑿鑿有益，眞不敢以文人目之。

又　嘗見演周王廟雜劇，獰鬼下捕女魂，提擲旋跌，騰踏數次，然後提髮抵案，心甚樂之。作《天道無知論》，摹其意示兒曹，使知筆法。

又　策問壞濫極矣。每篇頌善政半幅，已教人諂。又或引猥邪小說，尤可歎恨。惟昌黎策問，質覈高古，每問不過二三百字。後有振起斯文者，宜

取此爲法。

又　長公之策，是論獻策，都不著實。蘇策議論瀾翻，使人震動。及到實在處，平平無奇，幾成頭大尾細之病。若家令諸疏，渾身使力，如田丹火牛，觸之者披靡走避，此纔是眞本事。蘇似頻打鼓邊，晁、趙則直擂鼓心，學者審之。明之試策，皆堆疊典故以誇學富，無有豪邁跌宕如坡翁者。予所見歸震川、艾千子集中，類有時文氣息。馮北海矯矯出奇，亦不免駢儷挨排，未能高古。茅鹿門作又在北海之下，有志者取法乎上可也。

又　如各處風土造作器皿及煎鍊砂石，人不經見者，偶爾叙述，尤貴明白易知。何必咬文嚼字，塡廁考工字句，使人茫不曉爲何物。亦文人好奇之過。

又　山水文字忌穠艷，如綉綫名勝圖，不如筆墨之靈妙也。

又　又疎落固是當家，當古跡出名之處，亦須曲曲摹畫，不得一概撮過。

又　紀行文字，非有逸情冷致。肯偸閒好事者，不能工也。

又　小札，文之餘也。以不做作，不修飾，天然高雅爲上。

又　歸太僕小札，不作意討好處，正是好處。諸小札於不經意處，古淡自如，此之謂成家，非人所及。

又卷五　《漢書・外戚傳》趙合德罪案一段，妙在以文語敷獄詞，質而不俚，雅而不晦，此古文第一手。是極有關係文字，讀之祇似閒淡記事，古人筆墨眞綽綽有餘。班固《典引》，詞濃掩意，字琢無情，後世堆垛之鼻祖也。朱子曰：「司馬遷敢亂道卻好，班固不敢亂道卻不好。」學者如其所以然，則幾矣。

又　賈太傅《政事疏》，渠本不是做文字要好看，祇是論事必要透，說意必令暢。故反覆排宕，層層剝入，又層層拓開。意到而氣隨之，氣行而力副之。抑揚擺折，皆其語勢所掩映，詞鋒所摶擊而已，爲天下之至文。當於風馳雨驟中看其換手接湊，平行突起之妙。強藩偪主段，獻策雖詳，仍用大氣驅遣，如風檣陣馬，迅利中曲折如意。此文人之豪。若前後議論瀾翻，中間塌下，板板排列，便不成章法。定經制所以救侈靡敗壞之病，古人有一篇爲冒，而數篇敷衍，數篇爲案，而一篇斷制，皆合併作章法。老杜《遊何將軍山林》仿此。文章各有氣類，如「訓儲不早」段，非典贍周密，何足以言敎訓。赤子孩提，少長既冠，是四標目，各以經典爲實策，而用己意斡旋其間，長短駢散俱有法。取舍未定段，通用禮法，雙柱而下。或對或側，或起或鋪，或反或正，一緒孤行中，絲聯繩貫，不可斷絕，文氣純淨。

又　趙充國《屯田奏》，論事實，措詞質，下筆嚴覈，讀之不甚適口，思之卻有至味，皆所謂澀趣也。靠實指劃，并無支蔓，直而不激，覈而不枯，一片血誠，自令人動聽。第二奏十二小段，錯落長短，處處換手，何嘗不鍊局。第三奏決羌必不能攻，及生事輕出之弊，是文中最出色處。所謂據其要害也，此卽擒題標法。

又　《平王論》，幾於主少客多。然借客形主，則客位皆逼主位矣。就形主中，又分兩樣，說不遷而強大者，是反擊法；說遷而弱且亡者，是正襯法。正面點透，旋從側面渲染，畫家得意之筆。寫十三國如一線，得《史記》「漢功臣年表」法。「南晉」下，陡入「平王」作翻騰，不惟蹈空躡影，亦且山斷雲連，筆墨之痕欲化。

又　古文有大撇法，謂剝去一層，獨標正義。如《留侯論》「且其意不在書」，將世俗所疑，招神遣將，呼風喚雨手段，一齊抹倒。獨尋一「忍」字，就人事上磨煉出一副輔漢滅項大本領，何用天書？他人撇平就險，此獨撇險趨平，究之平處出奇，兩腳踏地，誰有此變化神技？

又　《留侯論》，空中一拳。鹿門凡批三處，其一是撇開老人，另提主意；其一是不待兵書，已成豪傑；其一是斷他生平，前一拳打開骨縫，後一拳打得筋動，末一拳打入心窩。中空（音控），乘隙打進，更躲不得。若向空打，更打著誰？

又　《晁錯論》，氣魄大，筆力健，意思不可斷絕，故能一氣到底。讀者須尋其起落節湊，勢不相礙，機括相觸處，是如何成熟愜順。自己有箇見處了，奮筆揮灑，侃侃鑿鑿，不自知其所以然，自臻斯境。

又　朱韋齋先生文極簡要，詩亦清挺。晚宋之傑出者，中間多與釋老之徒遊，又數用其語，其信程子亦有未純者。朱文公奏劄，無筆不鋪貼，令人神索。如昌黎《淮西事狀》，東坡《徐州事狀》，雖極質實，文章之妙固在。古人條陳妙於疎而密，簡而該。

又　凡文字作料，多汁水必厚。非筆力大，便運不開。如攪糜須用木匙重掉，不然便膠住。若太史公筆力，又似怒龍攪海，任意翻騰，卻自波浪驚人。遵岩無此本領，以所宗者止是東漢也。

王之績《鐵立文起後編》卷六《論》 造語有三：一貴圓轉周流，二貴過渡精密，三貴精奇警拔。凡造語圓轉，必先取句語多反覆論，做一樣子，看其如何說起，如何辨論，如何互說，如何引證。模倣其規模，則漸漸自然圓轉。凡造語不能圓轉者，最是無可說得。但猶將欲說人之子美，必言其父之餘慶；又言其師教之有義方，然亦在于性資之良美；又言其交游之琢習，然欲施之遠，尤在于涵養之不替。知如此推廣，則圓轉不窮矣。既能圓轉周流，則當看人之段落過渡處。近日名手，多是上段引起下段，意不然便別作一道理，使之聯屬，故意脈貫穿終篇。不識絕處，無片言可增減，殆與渾金璞玉無異。前人常于段落處斷絕，故去之亦得，增之亦得，不可爲矜式也。既能學得過渡精密處，便可取名論熟讀，學其造語警拔，則當於下字上著工夫。蓋下字既工，則句語自然警拔。如此則如麗服靚妝，燕歌趙舞，觀者忘疲矣。

又《指南錄》曰：論家搆思貴精，造語貴健。如「夫子之得邦家」，則以道行于萬世立意；「士窮見節義」，則以不幸向有所激立意。至言人而推本于天，言事而根本於理，言王道而及于天德，言天德而及于王道，言聖人而以天地形容，【略】所謂搆思精也。

又 或曰：論以審勢爲先。如率然在山，首尾相應，不求合于規矩繩度，而規矩自在其中。論之轉換處，須是有力，不假助語，而自接連者爲上。又如平洋寸草中突出一峯，則悚人耳目。

又卷七《論篇法》 趙運靈曰：論冒無對句。而間有對者，則三其句，此圓中之方，善用方者也。至起處則多設譬喻。繳處則多用引證，亦須認取。

又《論祖》曰：承題要開闊，欲抑先揚，欲揚先抑，最嫌直致無委曲。宜渾融，宜輕峭，宜清快。若史題有當鋪叙源流者，則承後略說幾句，便與他入題。入題只有詳略兩體，前意說盡，則入題當略；前面說未盡，則入題當詳。

又《指南錄》曰：原題者，推原題意之本原。乃接上起下法也。體亦不一：有連帶輕答二三句者，有只結答上句者，有全不挑剔者，有詳叙其事實者，有略陳其來歷者，有輕提連起講一直說下者。惟善用之則得。

又《論祖》曰：原題正咽喉之地。若題下無力，則一篇可知。前輩多設譬喻起，近頗無定格。或設議論，或便說題目，或使譬喻，而使故事爲多。要之，皆欲講明主意而已。主意分明，則爲得體。

又 或曰：原題處或設疑反難，急須喚醒正意，以爲下面辨論張本。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八九《唐宋元名表》 若以詩入文，豈復成格。至于全用成句，每生硬而杈椏，間雜俗語，多鄙俚而率易。冠冕堂皇之調，剽襲者陳膚；餖飣割裂之詞，小才者纖巧。其弊尤不勝言。

又卷一九六《作義要訣》 長而轉換新意，不害其爲長；短而曲折意盡，不害其爲短。務高則多涉乎僻，欲新則類入乎怪。下字惡乎俗，而遣作太過則語澀；立意惡乎同，而搜索太甚則理背。皆後來制藝之龜鑒也。

王餘祐《雜著・文從字順》 韓昌黎評樊宗師文曰「文從字順」，乃宗師文極奇，不可句讀。錢牧齋《答杜蒼略書》專以此四字爲文家秘訣，始知文從字順，不指平易近人言也，雖最古奧之篇，文未有不從，字未有不順者。彼不從不順之文字，直非文字耳。

馬榮祖《文頌上・奇正》 黃帝握機，機在奇正。龍虎風雲，或分或并。如環相生，循之無竟。前茅慮無，中權後勁。起伏何常，首尾并命。神乎機乎，我實爲政。

又《遣辭》 帷幄制勝，厥威授戈。三千突騎，少許勝多。抑或驚激，倒瀉天河。就中節制，揮刀斷鼉。堅不可撼，精光戛磨。一塵不動，師克在和。

又《使事》 土膏潛動，勾甲茁上，兀兀平原，繡出新樣。剔透玲瓏，莫可名狀。茹吐朝霞，雲容駘宕。舟過千山，輕風五兩。三食神仙，蠹化脈望。

又《鍊字》 蕩蕩太虛，纖塵不累。歷歷衆星，肅守部位。峩峩巖疆，睥睨警備。離離楸枰，一著惴惴。有時鏗然，金石擲地。誰謂千金，而易一字？

又《守法》 六步七步，四伐五伐，虎貔熊羆，畫地不越。公輸機飛，李廣矢發，鬼神驚駭，不失一髮。譬三十輻，轂轉不竭。未聞王良，或弛銜橛。

又《識變》 應侯辭位，蔡澤入秦。一進一退，疾於驚塵。沖沖堅冰，乃搆陽春。洪鑪鎔鑄，光景常新。物不兩大，英雄笑人。挽回元氣，逸羣絕倫。

又《取譬》 惟形與影，合不待媒。沈淵欲動，古鏡乍開。萬象畢出，爭集靈臺。百不一售，屏息祈哀。神來攝取，霜鐘殷雷。聲光激射，清氣盈堆。未嘗收。神光噓吸，同氣自求。風來水上，驚湧浮漚。聚散變滅，憑虛獻酬。

又《離合》 遠不可收，近不能留。空中鼓橐，有聲颼颼。我未嘗留，亦

又《起落》 突兀潮來，千起千落。欲覓一隙，不容捉摸。勢如飄風，翻

舞秋籜。我聞公孫，渾脫揮霍。顛倒離奇，吞吐噴薄。一起落耳，萬怪競作。

又《頓挫》氣鼓斯行，勢鬱乃暢。見似息機，彌復遒上。水入瞿唐，峽束驚浪。奮躍無前，控勒不放。萬鈞逆挽，玉鈎力壯。戛摩呀啞，懸空激宕。

又《縱奪》鷙鳥當秋，霜拳戍削。攫身青冥，遙天展拓。衝煙翻雲，兔起鶻落。我憐神駿，驀然踴躍。硬語盤空，慘澹營度。下上攫拏，追魂攝魄。

又《翦截》臃腫瑣細，紛拏糾結。新刃發硎，不避錯節。狹巷短兵，迴風舞雪。拉朽摧枯，切玉削鐵。視彼龍象，渺如蠓蟻。應手離披，百試不折。

又《消納》殘雪如醉，身蘇欲融。一點春意，已透太空。玩弄造化，橐籥無窮。誰知須彌，入芥子中。意象盡脫，笑揖碧翁。指示肺腑，傾瀉洪蒙。

又《膽決》利斧直下，不避橫理。手拔日月，出荆棘裏。峻坂萬仞，下瞰無底。聳身縱轡，內不見己。惟明克斷，亦由氣使。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又《鎔鍊》自有鑪錘，妙歸陶冶。無堅不銷，有類必捨。聚如鬱煙，散若奔馬。活活泉鳴，豔豔霞赭。汞可成丹，注焉用瓦。笑彼僻固，鑄金事賈。

又《皴染》一重一掩，萬壘千層。峯巒迢遞，迴互卻迎。週遭雲氣，無階可登。練光吐白，東風引繩。半明半滅，忽墜忽升。迷連不斷，煙墨騰騰。

又《刻鏤》絕去畦徑，鉤勒吟魂。神理遯伏，霧結雲屯。縋幽發覆，忘失朝昏。珊瑚鐵網，力拔厚坤。秋毫呈露，大於月輪。雕劌腸胃，時見古人。

又《剝換》思深始活，筆轉乃靈。籜龍初出，雲擁層層。反覆脫卸，膚潤於瑩。戶樞流水，機無刻停。不腐不蠹，彌用彌新。仰見光怪，月哉生明。

又《馴習》沒人泅淵，眼不見水。騎鯨挾蛟，狎如朋侶。瓠巴鼓琴，魚鳥喻旨。紀昌懸虱，巧貫蓬矢。得心應手，絕出常理。技進於道，畢世不徙。

又《運掉》萬斛之舟，疾於飛鳥。棹柁欹帆，長年三老。間不容髮，慧目察秒。撇漩無聲，風煙飄渺。幾見尾大，而或不掉。轉山急驚，如遊木杪。

又《淘洗》雨餘返照，遠山如沐。石氣空青，爛然堆玉。大江春漲，韡紋細蹴。浪淘千古，白鷗恣浴。素月東昇。金鱗攢簇。轉怯孤清，骨髓俱綠。

又《實境》好雨應候，良苗懷新。勻勻綠浪，浮沈遠人。鸕鷀浴罷，翻飛絕塵。言偕吾與，散步水濱。田桑有喜，萬井一身。漁歌出浦，欲返逡巡。

又《唱歎》舉頭天外，滿目空青。惝恍如失，喟然歎興。雲山遼闊，水木孤清。都來酬和，颯沓有聲。渺焉終古，情不能勝。沈吟諷味，思結杳冥。

方東樹《答人論文書》 世之爲文者不乏高才博學，率未能反覆精誦以求喻夫古人之甘苦曲折，甘苦曲折之未喻，無惑乎其以輕心掉之，而出之恆易也。若夫有知文之失在易，而出力以矯之，又往往詞難而意短，詞艱意短者氣必弱，骨必輕，精神氣脈音響必不王，是則其詞雖不易，而其出言之本領未深，猶之失於易而已。

又《書惜抱先生墓志後》 夫學者欲學古人之文，必先在精誦，沈潛反覆，諷玩之深且久，闇通其氣於運思置詞迎拒措注之會，然後其自爲之以成其詞也，自然嚴而法，達而臧。不則，心與古不相習，則往往高下短長齟齬而不合。此雖致功淺末之務，非爲文之本，然古人所以名當世而垂後世法，其畢生得力，深苦微妙，而不能以語人者，實在於此。

吳德旋《初月樓古文緒論》 古文之體，忌小說，忌語錄，忌詩話，忌時文，忌尺牘；此五者不去，非古文也。國初如汪堯峯文，非同時諸家所及，然詩話尺牘氣尚未去淨，至方望溪乃盡淨耳。詩賦字雖不可有，但當分別言之：如漢賦字句，何嘗不可用？六朝綺靡，乃不可也。正史字句，亦自可用；如《世說新語》等太雋者，則近乎小說矣。公牘字句，亦不可闌入者。此等處，辨之須細須審。

又　文章自當從艱難入手，卻不可有艱澀之態。

又　作文豈可廢雕琢？但須是清雕琢耳。功夫成就之後，信筆寫出，無一字一句喫力，卻無一字一句率易；清氣澄澈中，自然古雅有風神，乃是一家數也。

又　昌黎謂「聲之長短高下皆宜」，須善會之。有作一句不甚分明，必三句兩句乃明而古雅者，亦有鍊數句爲一句，乃覺簡古者。總之，不可不疏。

又　《古文辭類纂》，其啓發後人，全在圈點。有連圈多，而題下只一圈兩圈者；有全無連圈，而題下乃三圈者：正須從此領其妙處。末學不解此旨，好貪連圈；而不知文品之高，乃在通篇之古淡，而不必有可圈之句。知此，則於文思過半矣。

又　上等之資從韓入，中資從柳、王二家入，庶幾文品可以峻，文筆可以古。人皆喜學歐、蘇，以其易肖，且免艱澀耳。然此兩家當於學成後，隨筆寫出，無不古雅，乃參之以博其趣，庶不流於率易。

又　古來善用疏，莫如《史記》。後之善學者，莫如昌黎。看韓文濃鬱處皆能疏，柳州則有不能疏者。

又《史記》未嘗不罵世，卻無一字纖刻。柳文如《宋清傳》、《蝜蝂傳》等篇，未免小說氣，故姚惜抱於諸傳中只選《郭橐駝》一篇也。所謂小說氣，不專在字句。有字句古雅，而用意太纖太刻，則亦近小說。看昌黎《毛穎傳》，直是大文章。

又《史記》於《左傳》長篇，只用一二語敘過，正是其妙處。須知質而不俚，只是敘此等如道家常，所以高耳。

梁章鉅《退庵論文》 李文貞曰：「學古文須先學作論，蓋判斷事理，如審官司，必四面八方都折倒地，方可定案。如此則周周折折，都要想到。有一處不到，便成罅漏。久之，不知不覺意思層疊，不求深厚自然深厚。今做古文者，多從傳誌學起，卻不是。」又曰：「文字扯長，起於宋人。長便薄，太公《丹書行》幾多大體，說出來，纔祇四句；箕子《洪範》，三才俱備，纔一千四十三字；老子《道德經》，不知講出他的多少道理，纔只五千言。宋人一篇策便要萬言，是何意思？」百工治器，必幾經轉換而後器成，我輩作文，亦必幾經刪潤而後文成，其理一也。聞歐陽文忠作《畫錦堂記》，原稿首兩句是「仕宦至將相，富貴歸故鄉」，再四改訂，最後乃添兩「而」字。作《醉翁亭記》，原稿起處有數十字，黏之卧內，到後來祇得「環滁皆山也」五字。其平生爲文，都是如此，甚至有不存原稿一字者。近聞吾鄉朱梅崖先生，每一文成，必黏稿於壁，逐日熟視，輒去十餘字，句日以後，至無可去，而後脫稿示人。此皆後學所當取法也。

包世臣《文譜》 余嘗以隱顯、回互、激射說古文，然行文之法，又有奇偶、疾徐、墊拽、繁複、順逆、集散。不明此六者，則于古人之文，無以測其意之所至，而第其詣之所極。墊拽、繁複者，回互之事；順逆、集散者，激射之事；奇偶、疾徐，則行于墊拽、繁複、順逆、集散之中，而所以爲回互激射者也。回互激射之法備，而後隱顯之義見矣。是故討論體勢，奇偶爲先。凝重多出于偶，流美多出于奇，體雖駢，必有奇以振其氣，勢雖散，必有偶以植其骨，儀厥錯綜，致爲微妙。【略】次論氣格，莫如疾徐。文之盛在沈鬱，文之妙在頓宕，而沈鬱頓宕之機，操于疾徐，此之不可不察也。《論語》「觚不觚」句，疾也；「觚哉觚哉」句，徐也。【略】墊拽者，爲其立說之不足聳聽也，故墊之使高；爲其抒議之未能折服也，故拽之使滿。高則其落也峻，滿則其發也疾。墊之法有上有下。【略】《史記》「嘗以十倍之地，百萬之衆，叩關而攻秦。秦人開關延敵，九國之師，逡巡逃遁而不敢進。」又云：「非有仲尼、墨翟之賢，陶朱、猗頓之富者。」皆上墊也。【略】《韓非子》「盤石千里，不可謂富；象人百萬，不可謂強。」【略】皆下墊也。拽之法有正有反。《孟子》「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爲不多矣，苟爲後義而先利。」【略】皆正拽也。《孟子》「天子能薦人于天，不能使天與之天下；諸侯能薦人于天子，不能使天子與之諸侯；大夫能薦人于諸侯，不能使諸侯與之大夫。」【略】皆反拽也。【略】至于繁複者，與墊拽相需而成，而爲用尤廣，比之詩人，則長言詠嘆之流也。文家之所以極情盡意茂，豫發越也。【略】《孟子》「穀與魚鱉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饑不寒。」【略】繁也。「然則一羽之不舉，爲不用力焉。」【略】複也。【略】複如鼓風之浪，繁如卷風之雲，浪高而蕩萬石，比一葉之輕；雲深而釀零雨，有千里之遠。斯誠文陣之雄獅，詞囿之家法矣。然而文勢之振，在于用逆；文氣之厚，在于用順。順逆之于文，如陰陽之于五行，奇正之于攻守也。【略】集散者，或以振綱領，或以爭關鈕，或奇特形于比附，或指歸示于牽連，或錯出以表全神，或補述以完風裁。是故集則有順有勢，而散則有縱有橫。【略】然而六法備具，其于文也，猶魚兔之筌蹄，膚發之脂澤也。

曾國藩《日記・咸豐十年十月初一日》 夜閱韓文《送高閑上人序》。所謂機應于心，不挫于物者，姚氏以爲韓公自道作文之旨。余謂機應于心，熟極之候也，《莊子・養生主》之說也。不挫于物，自慊之候也，《孟子》養氣章之說也。不挫于物者，體也，道也，本也。機應于心者，用也，技也，末也。韓公之于文，技也進乎道矣。

又《家書・諭紀澤・同治二年三月初四日》 以精確之訓詁，作古茂之文章。由班、張、左、郭上，而揚、馬，而《莊》《騷》，而《六經》，靡不息息相通，下而潘、陸，而任、沈，而江、鮑、徐、庾，則詞愈雜，氣愈薄，而訓詁之道衰矣。至韓昌黎出，乃由班、張、揚、馬而上躋《六經》，其訓詁亦甚精當。爾試觀《南海神廟碑》、《送鄭尚書序》諸篇，則知韓文實與漢賦相近。又觀《祭張署文》、《平淮西碑》諸篇，則知韓文實與《詩經》相近。近世學韓文者，皆不知其與揚、馬、班、張一鼻孔出氣。爾能參透此中消息，則幾矣。

又《諭紀澤紀鴻・同治四年七月初三日》 至于純熟文字，極力揣摩固屬切實工夫，然少年文字，總貴氣象崢嶸，東坡所謂蓬蓬勃勃如釜上氣。古文

如賈誼《治安策》、賈山《至言》、太史公《報任安書》、韓退之《原道》、柳子厚《封建論》、蘇東坡《上神宗書》，時文如黃陶庵、呂晚村、袁簡齋、曹寅穀，墨卷如《墨選觀止》、《鄉墨精銳》中所選兩排三迭之文，皆有最盛之氣勢。爾當兼在氣勢上用功，無徒在揣摩上用功。大約偶句多，單句少，段落多，分股少，莫拘場屋之格式。短或三五百字，長或八九百字、千餘字，皆無不可。雖係《四書》題，或用後世之史事，或論目今之時務，亦無不可。總須將氣勢展得開，筆仗使得強，乃不至于束縛拘滯，愈緊愈呆。

劉熙載《藝概・文概》 文無論奇正，皆取明理。試觀文孰奇于《莊子》，而陳君舉謂其「憑虛而有理致」，況正于《莊子》者乎！明理之文，大要有二，曰：闡前人所已發，擴前人所未發。論事叙事，皆以窮盡事理爲先。事理盡後，斯可再講筆法。不然，離有物以求有章，曾足以適用而不朽乎？

汪琡《與松人》 學古人文字，有形有神。初必形似，然後可言神似也。然所謂形似者，上則規仿格局，下則摹擬聲調，非摹擬字句，如生吞活剝之爲也。

唐才常《論文連珠十首》 蓋聞模範天地，乃至人之絕特；步趨般、倕，實大匠之繩尺。是以廬陵體勢，軼仲塗、師魯而上；眉山師法，在腐遷盲左之間。

又 蓋聞坂踰九折，鳥道終而馬力奮；塗登太行，徑路絕而風雲通。鬱烈出於委灰，繁會生於絕絃。是以鑿險縋幽，鬼怖柳州之巧；懸崖峻壑，天牖半山之窮。

吳汝綸《答嚴幾道》 文固有化俗爲雅之一法，如左氏之言「馬矢」，莊生之言「矢溺」，《公羊》之言「登來」，《太史》之言「夥頤」，在當時固皆以俚語爲文，而不失爲雅。若范書所載「鐵脛」、「尤來」、「大搶」、「五樓」、「五蟠」等名目，竊料太史公執筆，必皆芟薙不書。不然，勝、廣、項氏時必多有鄙俚不經之事，何以《史記》中絕不一見？如今時「鴉片館」等比，自難入文，削之似不爲過。儻令爲林文忠作傳，則燒鴉片一事，固當大書特書；但必叙明源委，如史公之記平準，班氏之叙《鹽鐵論》耳，亦非一切割棄，至失事實也。

林紓《春覺齋論文・氣勢》 文之雄健，全在氣勢。氣不王，則讀者固索然；勢不蓄，則讀之亦易盡。故深於文者，必斂氣而蓄勢。然二者皆須講究於未臨文之先，若下筆呻吟，於欲盡處力爲控勒，於宜伸處故作停留，不惟流爲矯僞，而且易致拗晦。蘇明允《上歐陽內翰書》稱昌黎之文「如長江大河，渾浩流轉，魚鱉蛟龍，萬怪惶惑，而抑遏蔽掩，不使自露。」此眞知所謂氣勢，亦眞知昌黎之文能斂氣而蓄勢者矣。凡理足而神王，法精而明徹，一篇到手，已全盤打算，空際具有結構矣，則宜吐宜茹，宜伸宜縮，於心了了，下筆自有主張。等一言也，煩言之不見爲多，省言之不見爲簡。所云「抑遏蔽掩」，是文成後讀者見其抑遏蔽掩，不是昌黎下筆時始思作此抑遏蔽掩，以狡獪駭衆也。魏伯子曰：「文章大勢，正如雲中山，雖未分明，而偏全正側，胚胎已具。作者保此意勢，經營出之，便與初情相肖。」所謂「未分明」，即在搆思之先；所謂「偏全正側，胚胎已具」，即是鄙論空際垂成之結搆。試思匠氏畫宮於堵時，何曾有飛樓傑閣之觀？然飛傑之狀，實不能不出此堵。惟理足者神始王，法精者明始徹；文中雖未見氣勢，胸中已具有氣勢矣。柳冕曰「力不足者彊而爲，氣則竭」是也。駑馬與騏驥共馳於康莊，其始亦微具奮迅之概，漸而衰，久則竭矣。雖然，即名爲騏驥者，亦不能專恃其逸足以奔放。須知但主奔放，亦不能指爲氣勢。北齊顏之推曰：「凡爲文章，猶人乘騏驥，雖有逸氣，當以御勒制之，勿使流亂軌躅，放意塡坑岸也。」解得顏氏之語，即知斂氣蓄勢之妙用。譬諸作畫，遠山知映帶以雲物，按之與近山之脈不連；高山知極狀以崔巍，按之與岡巒之基無託；寫瀑不先寫高澗之泉，則下洩無根，不縈迴以溪澗之石筍，則細流不曲。此雖作畫之氣勢，亦可悟作文之氣勢。至若張養浩稱姚瑞甫才驅氣勢，縱橫開合，紀律唯意，如古勍將卒率市人而戰，鼓行六合，無敵不破，似亦善道氣勢者。不知此爲野戰之師，非節制之勍旅。王遵巖初師秦、漢，亦取縱橫，後乃知宗歐，曾，始斂才而就範。唐荆川初不謂然，尋亦歸仰其說。今姚瑞甫之《牧庵集》，碑誌以長爲度，美惡雜收，一往直趣，擇言弗精，謂之才士之文可也；至所謂斂氣而蓄勢，鄙意不敢謂然。昌黎呑言咽理，昌黎之所謂氣勢，從淺率觀之，頗不易領會；若先取《孟子》「與許行論並耕章」讀之，則知氣勢之所在矣。

又《識度》 「識度」二字，本曾文正《古文四象》列入「太陰象」中，用意深微。然自淺率言之，則識者，審擇至精之謂；度者，範圍不越之謂。凡作文，見不到處便不說，亦不能謂之無識。識者，見遠而晰其大凡，於至中正處立之論說，而事勢所極，咸莫能外。故文正以漢光武《賜竇融書》及武侯《出師表》列入「識度類」，即此意也。葉水心曰：「爲文不關世故，雖工奚益？」

須知關世故決不在臨文時；有遠識，有閎度，雖閒閒出之，而世局已一瞭無餘。如陸宣公疏中語，不惟深中德宗之病，而後來恢復事，皆一一不出料量之中，則識勝也。然此猶言以文推事之識，若學文入手工夫，亦正須濟之以識。魏叔子曰：「學古人，必知古人之病，而力湔滌之。不然，吾自有其病，而又益以古人之病，則天下之病皆萃于吾之一身。」此語至爲切當。試問非沈酣於古，博涉諸家，定其去取，明明是古人病處，卻盡力摹仿，盡力追求，即有明眼者告之以病，亦不之信矣。故學前後七子者，幾于七子外無文字；學竟陵、公安者，幾于竟陵、公安外無文字。物蔽于近，性遷于習，豈惟文字爲然？顧此猶言癖于所嗜，使知識昏瞀耳。所難者，似知非知，似解非解，此時正須一番鑪火工夫。方望溪序《儲禮執文稿》曰：「今之人，亦知理之有所宗矣，乃雜以先儒之陳言，而無所闡也；亦知辭之尚于古矣，乃所摹古人之形貌，而非其眞也。」斯言韙哉！世有汗牛充棟之文，令人閱不終篇，即行舍置，正是無識度，規以無精神，所以不能行遠而傳後。且「識度」二字，不特專爲論事而言。謝疊山曰：「作史評，須設吾以身生其人之時，居其人之位，遇其人之事，當如何處置，必有一段萬世不可磨滅之語。」此但指論事之識，不知叙事亦自有識。凡人於人不留意處大有過人之處，而爲之傳者恆忽略不道，或亦閒閒叙過，此便失文中一大關鍵。試觀《史記》中列傳，一入手便將全盤打算：有宜重言者，有宜簡言者，有宜繁言者，經所位置，靡不井井。此惟知得傳中人之利病，但前後提挈，出之以輕重，而其人生平，盡爲所攝，無復遁隱之迹。此非有定識高識，烏能燭照而不遺？明袁袠曰：「識難乎通融。」「通融」二字，若在常解，便作「詭隨」說。實則通者，通于世故也；融者，不曾拘執也。一拘便無宏遠之識，一執便成委巷小家子之識。總之，欲察其識度，舍讀書明理外，無入手工夫。若泛濫雜家，取其巧思，醉其麗句，則與「識度」二字愈隔愈遠矣。

又《筋脈》　《皇矣》之詩曰：「度其鮮原。」《釋山》云：「小山別大山，鮮。」別者，不相連也。鄙意不相連者，正其脈連也。水之沮洳，行于地者，其來也必有源。山之緜亘，初若斷爲平地，然其起伏若賓主之朝揖，正所謂不連之連。故堪輿之家，恆別山脈之所自來，正不能以山之斷處，遽指爲脈斷也。行文之道，亦不能不重筋脈。魏叔子之論文法，析而爲四：曰伏，曰應，曰斷，曰續。此語的是論古文，不是論時文。伏處不必即應，斷處亦不必即續，此要訣也。一篇之文，使人知阨要喫緊在于何處，當于起手時，在有意無意中，閒閒著他一筆，使人不覺。故大家之文，阨要喫緊處，人人知之；而閒閒伏筆處，或不之知，即應處不必緊隨伏處，續處不必緊隨斷處也。唐順之《答茅鹿門書》論精神命脈骨髓，愚已發明之於前。須知「脈」之一字，按之始見，不按之無見也。大家唯太史公文，筋脈最靈動，亦最緜遠。而能剖析太史公之微眇者，厥惟震川。但以《史記・大宛傳》言之，諸家皆將月支、烏孫諸國，別標以國名，自爲一傳，震川本則毗而爲一，讀之果成整片文字。此無他，震川蓋知史公此傳，純以脈勝，故合而爲一無礙也。脈者，周身無所不貫者也。《大宛傳》入手即曰：「大宛之跡，見自張騫。」以張騫爲總脈，則奉使諸國，遂可以聯貫而下；其文曰：「騫身所至者，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而傳聞其旁大國王六，具爲天子言之曰。」有此一筆，則以下諸國，均出諸張騫口述，又何必別標而另傳？然張騫中道殞謝，而《大宛》全傳之脈似乎斷矣，至此忽疾接入「神馬當從西北來」，故其下云：「天子好宛馬，使者相望於道。」則直舍去張騫，又以宛馬爲脈。其下則處處言馬，仍可將文勢蟬聯而下。故王維楨曰：「史遷之文，或由本以之末，或操末以續顚，或繁條而簡言，故一傳而數事，或從中變，或自旁入，思餘語止，若此類正不可枚舉。」愚嘗戲續其後曰：　能以不屬之情迹匯爲鉅篇，能以一貫之事蹟判爲數傳，能以迴光返照叙人之勳勞，能以牽合附會寫己之牢騷，似有無窮神靈赴其筆端，實則筋脈靈動，故伏應斷續，曲盡其妙。所謂不屬之情迹匯爲鉅篇者，《大宛傳》是也。一事而判爲數傳，則《魏其、武安、灌夫列傳》是也。實、灌二人均死於田蚡之手，在理一傳足以了之，合則雅有精神，分則不能斬截。然史公於《魏其傳》末曰：「遂不用。用建陵侯衛綰爲丞相。」似斷非斷，然謂之斷可也。至《武安侯傳》末，宜以武安爲結矣；顧武安橫恣事，全在《灌夫傳》中，於是即《武安傳》末起灌夫，復縈帶到魏其，言「惟灌將軍獨不失故。魏其日默默不得志，而獨厚遇灌將軍。」此又似斷矣，實又不斷。筋脈之妙，別有神解，始能作如此用法，眞所謂「松際欲盡不盡雲」矣。《漢高本紀》，注重首在樂陽、成皋，其能滅項而興劉者，韓、越同功也。顧韓信之功，震耀耳目，此易辨也。其寫彭越處，每於軍事艱窘時插入「彭越將兵居梁地，往來苦楚，兵絕其糧食」；如是者再，俾讀者知韓、彭同功。着眼在此，是於迴光返照中虛寫彭越，即是實寫彭越。魏善伯《論文》嘗曰：「筋骨插穿

處不落小家。」史公其足以當之矣。《史記・貨殖》、《游俠》諸傳，皆有寄託；獨伯夷生平與史公大不相類，而史公亦假之以抒己之不平，則其用意爲尤奇。史公既下蠶室，自以砥行立名，防爲世人堙滅，因思伯夷之得名，由孔子也，故入手即稱孔子，此即所謂伏脈也。蓋不叙孔子，無由醒出伯夷。伯夷、顏淵雖不同軌，然均待孔子而彰；因顏淵之得坿驥尾，即隱傷己身之淪棄，無人爲之救護而表彰，於是高詠悲吟，遂無牽合坿會形迹矣。以上因論文之筋脈，遂略舉讀史之大略，實則史公之妙詎止此哉？

又《風趣》 凡文之有風趣者，不專主滑稽言也。以滑稽爲風趣，則東方曼倩之《答客難》、揚子雲之《解嘲》、班孟堅之《答賓戲》諸作，可以永奉爲文章圭臬矣。須知滑稽者，特設論之一體。風趣者，見文字之天眞；於極莊重之中，有時風趣間出。故劉彥和曰：「深乎風者，述情必顯。」譚格亦言「文章止要有妙趣，不必責其何出。」然亦由見地高，精神完，於文字境界中綽然有餘，故能在不經意中涉筆成趣。如《史記・竇皇后傳》叙與廣國兄弟相見時，哀痛迫切，忽著「侍御左右皆伏地泣，助皇后悲哀」，悲哀寧能助耶？然舍卻「助」字，又似無字可以替換。苟令竇皇后見之，思及「助」字之妙，亦且破涕爲笑。求風趣者，能從此處着眼，方得眞相。《史記・滑稽》一傳，雖經褚先生補入六章，謂足游心駭目，而讀者轉不以爲奇，由先以滑稽之文待之也。《漢書》叙事，較《史記》稍見繁細，然其風趣之妙，悉本天然。今試舉數事：如《陳萬年傳》：萬年嘗病，召其子咸教戒於床下。「語至夜半，咸睡，頭觸屏風。萬年大怒，欲杖之，曰：『乃公教戒汝，汝反睡，不聽吾言，何也？』咸叩頭謝曰：『具曉所言，大要教咸調耳。』乍讀之，似萬年有義方之訓，咸爲不率之子；乃於「教」下着一「調」字，吾思病榻中人亦將啞然失笑，矧在讀者。此蓋以一字成趣者也。《丙吉傳》：「吉馭吏耆酒數逋蕩，嘗從吉出，醉歐丞相車上。西曹主吏白欲斥之。吉曰：『以醉飽之失去士，使此人復何所容？西曹地忍之。此不過汙丞相車茵耳。』」閒閒說來，思之皆有意致。此等風趣，在於微渺間，非味之不能出也。《王尊傳》：尊曰：「五官掾張輔，懷虎狼之心，貪汙不軌，一郡之錢，盡入輔家，然適足以葬矣。」不言「殺」而言「葬」。以上極暴輔之罪狀，非大辟莫可者，卻復從容作結穴語曰：「適足以葬矣。」使罪人寒心，復能使旁人解頤。此等詞令，求之唐以下，不能有也。是能於嚴冷中見風趣者，尤不易辨及。《蓋寬饒傳》：「許伯自酌曰：『蓋君後至。』寬饒曰：『無多酌我，我乃酒狂。』丞相魏侯笑曰：『次公醒而狂，何必酒也？』」此則箴規中之寓風趣者也。《朱博傳》：「文學儒吏時有奏記，稱說云云。博見謂曰：『如太守漢吏奉三尺律令以從事耳。無奈生所言聖人道，何也？』」此則嘲謔中見風趣者也。《陳遵傳》：「宣帝微時與有故，相隨博奕，數負進（進，勝也。帝博而勝，故遂有所負）。及宣帝即位，用遂，稍遷至太原太守。廼賜遂璽書曰：『制詔太原太守，官尊祿厚，可以償進矣。』」讀之令人絕倒。夫以皇帝之貴，戲以璽書與博徒索責，此作如何寫法，且能以簡語出之爲尤難；孟堅只閒閒寫來，若殊不覺其爲遊戲者，不期成爲奇語。講風趣者能從此處著意，不特不流儇佻，而且不涉猥褻。《談藪》曰：「古人規模間架皆可學，唯妙處不可學。」愚謂風趣之妙尤不易學。陳思王稱揚、馬「趣幽旨深」，此言志趣之趣，非風趣也。風趣二字，當因題而施，又當見諸無心者爲佳。若在在求有風趣，便走入輕儇一路，袁中郎一生坐此病耳。東坡詩文咸有風趣，而題跋尤佳。蓋大篇文字宜本莊重，雖東坡通才，亦當恪守規矩，小簡及題跋則不拘。特不能如班孟堅於史傳中作趣語，而又不礙於文體，此所以獨成爲孟堅也。

又《神味》 論文而及于神味，文之能事畢矣。試問鄙人之學與識，能及此邪？學識既不相及，胡能徹其中邊，使聞者首肯吾言？然摭其所聞於古人者，轉以相告。謂鄙人言之不盡，可也。至稱述古人之言，固不敢謂畢盡其美，然以備讀者之采擇，亦未爲不可。神者，精神貫徹處永無漫滅之謂；味者，事理精確處耐人咀嚼之謂。晉張茂先曰：「讀之者盡而有餘，久而更新。」宋呂本中曰：「東坡云：『意盡而言止者，天下之至言也。』然言止而意不盡，尤爲極至。」張、呂二公所言，知味之言也。使言盡意盡，掩卷之後，毫無餘思，奚名爲味？《麗澤文說》曰：「藏鋒不露，讀之有滋味。」似「味」字卻在藏鋒之中，然則，臨文兜勒，故說一半，留其一半，在渺冥惝恍之中，令人摸索，直同猜謎，亦可名爲味乎？則但言藏鋒，亦不是知味之言。譚格謂「古人從裏面涵養而得，今人從外面掇拾而得。」裏面涵養者，是積萬事萬理，擷其精華，每成一篇，皆萬古不可磨滅之作，此陳繹曾所謂精於事理之文，假筆札以著之者耳。「辭約而旨豐，事近而喻遠。」（二語見《文心雕龍・宗經篇》）斯云得矣。然非易事也。韓昌黎《與李翊書》：「無望其速成，無誘於勢利。養其根而俟其實，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實遂，膏之沃者其光

燁。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此數語得所以求神味之眞相矣。然昌黎言雖如此，實未嘗一蹴即至。觀以下書辭，歷無數辛苦，始歸本乎仁義之途，《詩》、《書》之源。乃克副乎前所言者。吾輩淺人，遽言神味，寧非輕率？然則，治文者於此，終無望乎？而又不然。歐公曰：「大抵道勝文不難而自至。」王臨川亦曰：「理解者，文不期工而自工。」曰「至」、曰「工」，原非易事，然大要必衷諸道理。純從道理上講究，加以身體力行，自然增出閱歷。以道理之言，參以閱歷，不必章絺句飾，自有一種天然耐人尋味處。《詩》曰：「辭之輯矣，民之洽矣。辭之懌矣，民之莫矣。」試思辭之入人微也，民何由洽，而又何由莫？能洽，能莫，則味更可知矣。王船山先生解此四字，眞能補傳箋及疏所未及。船山曰：「『輯』云者，合集事理之終始，序次應違之本末，無有偏伸，無有偏屈，詳析而得其要歸也。如是，則物無不以類辨，事無不以緒成，而智愚賢不肖之情，皆沁入而相感，故曰『民之洽』也。『懌』云者，推於其心之所以然，極於其事之所必至。宛轉以赴其曲，開朗以啓其迷，雖錮蔽之已深，而善入其中則自悅，雖危言以相戒，而令其易改則自從。如是，君與臣不相抗，智與愚不相拒，意消氣靜，樂受以無疑，故曰『民之莫』也。如是者無他道焉，辭不以意興，意不以氣激，盡其心以達人之心，誠而已矣。」船山此言，蓋爲宣公之奏議及制誥發也。當時興元、奉天所下制勅，雖驕將悍卒，讀者莫不流涕，則文辭動人之功，豈特言味？不過味者，不悖於道理，不佛於人情，言皆有用之言，又皆可行之實。船山先生釋「洽」也用一「沁」字，釋「莫」也用一「受」字。沁者何？沁入心脾也；非有味其言，胡能沁？受者何？受而服膺也；非有味其言，胡甘受？《六經》、《語》、《孟》之言，匪不有味，亦以融匯萬理萬事，衷之以道，故亘萬世不能輕易其一字。宋濂曰：「明道謂之文，立教謂之文，輔世成俗謂之文。」三語盡文之能事矣，初未及神味。不知言神味者，論行文之止境也；至於明道、立教、輔世成俗，則道德發爲文章之作用，又非但言文法矣。

又《忌直率》　文字本貴雄直，亦貴直率；鄙言以直率爲忌，似易生人攻訐。不知鄙所謂「直」，蓋放而不蓄之謂；所謂「率」，蓋麤而無檢之謂。元遺山曰：「文章要有曲折，不可作直頭布袋。」呂東萊評晁無咎文麤率。似「直率」二字，前人已發其病。而初學入手，狃於前輩「陽剛」之說，一鼓作氣，極諸所有，盡情傾瀉而出，驟讀之似有氣勢，不知氣不內積，雜收糟粕，用爲家珍，拉雜牽扯，蟬聯而下，外雖崢嶸，而內無主意，無主意便無剪裁，此即成直率之病。《麗澤文說》曰：「鼓氣以勢壯爲美。勢不可以不息，不息則流宕而忘反。」又曰：「不難於曲，而難於直。」此何謂也？息者，停蓄也。不深究昌黎之文者，亦謂氣蓋一世。然昌黎之氣直也，而用心則曲，關鎖埋伏處尤曲，即所謂「勢壯而能息」者。能息亦由於善養。馬之千里者，初上道時，與凡馬無異；一涉長途，而凡馬汗漬脈僨，神駿則行所無事。何者？氣壯而調良，嫻於步伐耳。文到純時，亦何嘗不主雄直？難在曲而有直體。《麗澤文說》之所謂「不難於曲，而難於直」者，即曲中得直之謂。邱邦士曰：「曲之妙在必不可使直。」愚謂邱氏亦但知得一偏：求直於曲之中，可也；終曲而不求直，不可也。劉彥和曰：「結言端直，則文骨成焉。」可見言固貴直，惟文骨成後，則結言始成端直。若直率之直，安言文骨？又安知結言？呂東萊論文十九弊，一曰直。彥和之言，東萊距不之知？此「直」字亦正指直率之直。袁子才論文，謂「天上有文曲星，無文直星」，比擬不倫。實則袁文之所謂曲，特作意繞轉其言，故爲層折，非眞能曲者。凡能曲者，未有不具直體；以奔恣徑遂爲直，又萬萬非直。王洙《談錄》：「文字既馳騁，亦要簡重。」此與《麗澤文說》所言「不宜流宕忘反」同意。即東萊《古文關鍵》中論文，亦病一「直」字。至朱子論文，謂黃魯直一向求巧，反累正直。此蓋從言語上說，不必從文體上說。朱子論文宗道，而魯直則身爲文人，詩文皆着力，近於酸澀，故朱子及之，朱子亦斷非以直率爲正直者。此是論文章入手處；果能于命局製詞時在在經心，於讀古人文字時亦在在經心，又奚有此弊？

又《忌剽襲》　凡學古而能變化者，非剽與襲也。「剽」之爲言「劫」也，「襲」之爲言「重」也。知古人之美處而不能學，則生入其句法，足之以己意，駭讀者之目以爲古，苟爲人覓得其主人翁，則幾疑全體之皆贋，此爲行文一大病痛。王鏊《震澤長語》論爲文妙訣曰：「爲文必師古，讀之使人不知所師，善師古者也。韓師孟，今讀韓文，不見其爲孟也。歐學韓，亦不覺其爲韓。」愚按歐之學韓，神骨皆類，而風貌不類；但觀惟儼、秘演詩文集二序，推遠浮屠之意與韓同，能不爲險語而風神自遠，則學韓眞不類韓矣。韓之長，亦不止出於孟子；專以孟子繩韓，則碑版及有韻之文亦出之孟子乎？韓者集古人之大成，實不能定以一格。後人極力追古人而力求其肖，則萬萬不能不出於剽襲。剽襲即死法也，一落死法，則不能生於吾言之外。何者？心醉古

人之句法段法篇法，處處爲之拘攣耳。陳同甫論作文之法曰：「經句不全兩，史句不全三。不用古人句，只用古人意。但用古人語，不用古人句。能造古人所不到處。」愚謂當於平時用功，沈潛體認古人用心所在，凡義法、意境、魄力、神味，蓄積盤亘於胸中。一到行文，當有自家把握，臨時去取。昌黎之「迎而拒之，平心察之」，此便是不存成心去就古人。正恐不能肖，而且割愛爲難，不於句法中飣餖，卻於意思中飣餖矣。顧亭林曰：「倣《楚辭》者必不如《楚辭》，倣《七發》者必不如《七發》。蓋其意中先有一人在前，既恐失之，而其筆力復不能自遂。」此正道得剽襲之病痛，覺陳同甫所謂「用意用語」之類，識見均不如崑山之高。魏叔子評古文七弊，第六節曰：「語可以不驚人，不可襲古聖賢之常言。」愚於此語亦殊不明白。聖賢語當曰「引」，不當曰「襲」。《左傳》中引《詩》，如「戰戰兢兢」之類，語至習見，何以不謂之襲？且有道理語亦不必驚人，自能令人家胸中點頭。綜之，叔子言不過謂不必引據通套之語，乃不知引《易》引《詩》一兩語作點綴，亦古文中常有之事，不能即謂之襲。朱子斥劉攽之《彭城集》，謂「工於摹倣《公羊》、《儀禮》。」《公羊》、《儀禮》何嘗不可學？必謂一字一句盡肖《公羊》、《儀禮》，又復成何趣味？或且才大學博，不期然而流露。然明汪道昆之刻意摹古，往往援古事以證今事。陳與郊之《隅園》、《蘋川》二集，力摹漢、魏，雖不敢厚非，而必奉爲圭臬，直令人走入贋體，似可不必。愚生平不喜論文，蓋過於高遠，必至詆毀古人，過於主張，又足生人攻擊。雖然，爲文當肖自己，不當求肖古人。有古人之志願問學，加以磨治，吐屬間不期古而自古。必分門別派，謂吾爲某家香火門人，步步剽襲，即到汪道昆、陳與郊地位，又何益者？

又《忌庸絮》「庸絮」二字，見寧都魏伯子論文書。庸者，凡猥之謂；絮者，拖沓之謂。須知歐、曾之文，心平氣和，有類於庸，實則非庸。斂其圭角，不使槎枒於外；蓄理在中，耐人尋味。蓋幾經烹鍊，幾經洗伐，始得此不可移易之言，不矜怪異之語。乍讀之似庸，味之既久，又覺其不如是說，便不成文理。知此，足悟庸中之非庸者矣，絮亦不止多言之謂。魏叔子曰：「著佳言佳事太多，如市肆之列雜物，非不炫目，正嫌其有市井氣耳。」觀《離騷》中拳拳於懷王，言之又言，不能招人厭倦者，情深而語悲。《九章》中無數疊床架屋語，讀者何曾斥其絮絮不休？蓋能庸能絮，不是壞字面。語衷於道，雖庸，正也；情綿於中，雖絮，密也。質言之，眞庸絮者，由於不學理，不厚積，言之易盡，不能不取常用之言足成篇幅。蓋讀時不悟古文繞筆複筆之訣，以爲非至再補義，文理便不圓足。須知有法以運轉之，則靈轉圓通，宜節處便節，宜繁處即繁。若不省用筆之法，故丁寧反覆，伸明己說，此未有不流於絮者。唐柳冕《答衡州鄭使君論文書》曰：「力不足者，強而爲文則蹶，強而爲氣則竭，強而爲智則拙。故言之彌多，去之彌遠。」觀此，足知善言者必不庸，知言者必不絮。歸震川斥王元美，以爲「唯妄故庸」。元美斷非庸者，然《四部稿》中過於淵博，殆即叔子所謂「著佳事佳語太多」之故耳。《麗澤文說》曰：「篇中不可有冗章，章中不可有冗句，句中不可有冗語。」三者均力祛庸絮之弊。然亦庸於製題，故有冗章，庸於琢句，故有冗句，庸於造語，故有冗語。愚亦學歸震川之語曰：唯庸故絮，惟絮益庸。但觀有道理之人說話，閒閒數語不爲簡，連篇累牘不爲煩；若使不善言者述之，便覺棘耳。魏伯子曰：「不識體要者，詞語極精而反膚庸。」愚按伯子此言，亦發揮未盡透徹。彼之精者，或傳聞得諸先輩，或詞義出於古書，淺人心知其佳，但無用筆之妙，道達不出，豈但不識體要，直是不曉文法。古人爲文，於精神專注處着眼，於隨筆順帶處亦着眼，故洗伐嚴淨，自無庸絮之病。若不講行文之法及文之意境，則先無去取之能，即有先輩之名言，古書之辭義，亦何從使之道達得出？方望溪曰：「苟無其學，雖有材，不能驟而達也。」此「達」字是言達材之達。余亦曰：苟無其學，雖有名言，亦不能達而使晰也。故爲文者，知避庸絮，則當知學。

又《忌虛枵》 汪鈍翁《與曹木欣第二書》論文字「必求聖賢之道，達於日用事爲，而根柢於修己治身。」鈍翁之意，似文當求實，不當狃才氣之偏，逞聰明之臆，是也。然鈍翁之爲人，激烈好詈人，而文字頗沈實有道氣，無虛枵之病。當時稱國初三家：雪苑近剽，叔子近肆；極剽之流弊，必虛而無主，極肆之流弊，或枵而過張。或云：以「虛枵」加侯、魏二子，不無太過。然不善學二子者，往往身蹈此失，不必指定二子也。東坡雄傑，軼出凡近，吾讀其《日喻》一篇，亦不無可疑處。入手以鐘籥喻曰，語妙天下。及歸宿到言道處，宜有一番精實之言；乃曰「莫之求而自至」，則過於聰明，不必得道之綱要；大概類莊子所言「同乎無知，其德不離；同乎無欲，是謂素樸」者，非聖人之道也。朱子言「坡文雄健有餘，祇下字亦有不貼實處。」不貼實，正其聰明過人，故有此失。後人不及東坡，一味以高言振俗，未有不出於虛枵者。

子由晚年作《待月軒記》，說軒是人身，月是人性，亦聰明語。朱子謂：「先下一箇人身，卻外面尋箇性來合湊。」又曰：「子由文不甚分曉。」夫子由豈不分曉者？朱子指其於道不分曉，非謂於文不分曉也。凡腳踏實地之人，爲文有過於樸質者，萬萬不至於虛枵。司馬君實文名不及東坡，然集中在在皆有實際語。惟靠實說，方有條理；一自作聰明，則文字駕空，極興會處均是虛詞，極高騫處皆成枵響。紀文達論宋陳止齋傳良文「多切於實用」，而汪應辰稱王梅溪文亦曰：「專尚理致，不爲浮虛。」觀此，則欲去虛枵之病，必讀書明理，準以儒先之道；不得實際，不敢爲附會之詞，亦不至有浮誇之失。後人讀古文，於篇中索氣，於句外求響，舍道理而不之求。一至臨文，作止進退，長吟密詠，似皆有法律在焉；然無理以實其中，到喫緊處不得不模糊，到收束處不得不敷衍：此直是古文之套耳，非眞能古文者也。韓昌黎曰：「根之茂者其實遂，膏之沃者其光曄。」所謂茂根而沃膏者，正理據於中，故言之有物；若把定空套，自詡爲翻空而易奇，此則無理取鬧之謂矣。故欲去虛枵之病，亦無他妙巧；根柢於經，參以前言往行，然後一一運以古文之法，雖不經意中，亦復自成片段。

又《忌險怪》 幼年聞古人「文以載道」之語，初不甚解。近十五年來，方知古文一道，非學不足以造其樊，非道不足以立其幹。但觀歐、曾之文，平易極矣，有才之士，幾以爲一蹴而幾，乃窮老盡氣，恆不能得，何者？平易不由艱辛而出，則求平必弱，求易必率；弱與率類于平易，而實非平易。不由于學，則出之無本；不衷于道，則言之寡要：以無本寡要之文，胡能自立于世？于是懷才者往往歧出其途，趨入險怪，以爲可以炫惑時輩之心目。明湯若士序孫鵬初《遂初堂文集》曰：「間者文士好以神明自擅，忽其貌而不修，馳趣險仄，驅使裨雜，以是爲可傳。視其中，所謂反置而臆屬者，尙多有之；亂而靡幅，盡而寡蘊。」嗚呼！若士先生其眞知文者矣。「反置臆屬」，即怪險之病根。以純正爲平衍，始求反其所爲，不根于經史，自然流于臆屬。天下造臆之文，其不出于險怪，鮮矣。唐樊宗師撰《絳守居園池記》文，僻澀不可句讀，而好奇者多爲之注，李肇《國史補》稱唐時有王晟、劉忱二家，今並不傳，故元趙仁舉、吳師道、許謙補成此卷。字句既不師古，諸家即以意推測，究亦何益于後生？擴而充之，即皇甫持正之文，自以爲師法昌黎，其能力避樊宗師之險怪又幾何耶？東坡譏《宋景文集》「淵源皆有考，奇險或難句」，紀文達謂其指《新唐書》而言。鄙見《新唐書》力求簡縮，故措詞有時近于沈晦，實非險怪一流；其用字清古頗近《南北史》，唯氣局少促耳。東坡又論徐積之《節孝集》，謂「怪而放，如玉川子」。然積文依經立訓，雅近儒者。樊宗師、盧玉川則有意爲怪誕不經之言，良非徐、宋之用心，此亦不可不辨。大抵有本之言必不險，有用之言必不怪。險怪一道，即孟子所謂「揠苗助長」之功，雖可震炫一時，萬萬不足耐人尋味。呂東萊論文字病痛：一曰深，二曰晦，三曰怪。柳子厚之《文章六說》，頗亦以文章辭句奇險爲病。然作者能知文章之所發生，尋源竟委，語不期精而自精，文不期當而自當，何必以險怪見長？其趨險走怪，皆情有所偏，學有所不至之病，非謂天下固有此派，存之以備文章之一格者。宋濂病世士以訓詁艱深爲奇，斥之曰「技」，不許之曰「文」，且曰「未必能至」。夫深于訓詁，其文尙可尋繹，不必「反置而臆屬」，尙復爲識者所詬病；則一力求怪者，其道不益遠邪？

又《忌凡猥》 愚前篇力闢險怪，似乎文章宜棄奇，與人爲同矣。古固有言曰：「文貴乎順合衆心，不違人意，百人讀之莫譴，千人聞之莫怪。」（見王充《論衡・書解篇》）嗚呼！果如此言，未有不即于凡猥者矣。凡猥非險怪之對，亦不足以救險怪之失，弊乃適同于險怪。何以言之？凡者，狃于習而寡新意；猥者，淪于俗而多鄙言。曾子曰：「出辭氣，斯遠鄙倍矣。」鄙倍即凡猥之謂。士大夫談吐，一涉鄙倍，即不足以儕清流；矧文章爲嚴重之器，奈何出于凡猥？陳師道《後山詩話》稱詩文總訣「寧辟勿俗」。愚謂救俗何必辟？據理道以發言，自不至俗；若語出不根，雖辟亦未必能勝于俗。去俗本無他法，但有讀書、明理、宗道三者而已。讀書多，則聞見博，無委巷小家子之言；析理精，則立言得體，尤無飾智驚愚之語；至于以文明道，則位置逾高，可以俯瞰萬有，「凡猥」二字不特無幾微之染，亦並不知有所謂凡猥者。邵青門曰：「敷衍者忌俗。」又曰：「譁世取悅其病鄙。」愚謂：既曰「敷衍」，又何俗之忌？既云「鄙」矣，又何足譁世？此等病痛，于入手時即當掃除。而曾子所謂「須遠鄙倍」之言，尤足引爲文章之秘訣。故能文章者，必能擇言。王晦《石和文集・文昌閣碑記》謂：「孔子不得帝君之敎，天下將有悖心反道，肆然于日用倫常之際，而不復以天地日月爲可忌。」讀之令人欲笑。帝君何人？何以有敎？何以能助孔子？倫常之事何關于日月？此庸俗之所趨，而有識之所鄙也。魏伯子作《感應篇序》，愚且笑其不應有此題目；況此等

語，安可施之文字？昔主杭州東城講席，有門下士以其師某某之遺文進，第四篇即有《關帝廟酬神記》，中有「焚香上袍」一語。上袍者，以龍袞加木偶之身也。某某果知文者，又安得此凡賤之語？故立言一節，不可不愼。然亦有化臭腐爲神奇者。《漢書》中凡至煩至屑至庸至俗者，均能一一澤以古色，使不墜于塵俗，然序事體也。方望溪《與孫以甯書》曰：「古之晰于文律者，所載之事，必與其人之規模相稱。」然亦就序事而言。序事者，本人有是煩屑庸俗之事，傳中有不能不具載者，斥棄轉不見工，不如悉登之，愈以見其筆妙。若立言，則萬萬當吐棄凡近，不能著以塵相。《文心雕龍・體性篇》曰：「精約者，覈字省句，剖析毫釐者也。」字句尚且剖析及于毫釐，則立幹之義更可知矣。故文者，首尚嚴潔。嚴即屏拒凡猥之謂，潔即洗滌凡猥之謂。貴在作時仰意，尤貴在讀時加意。

又《忌膚博》　凡初閱文字，得一沈博絕麗之篇什，浩浩乎若傾筐倒篋而出，則未有不咋舌失色者。然當尋源竟委。觀其來脉，審其筋節，辨其骨幹，然後始賞其波瀾。蓋無來脉、筋節、骨幹，但覺處處塡塞，所摭典故若蔽天而來，此不名爲「博」，但名爲「膚」，不足重也。《讀書鏡》曰：「綜博則澤鮮。」夫文字鮮榮，原易動目，然亦貴在立意。天下博麗典則之文，有如司馬相如之《封禪文》、揚子雲之《劇秦美新》、班孟堅之《典引》乎？細繹其段落，俯仰進退，承接安頓，在在都有眉目者，意內而言外也。杜樊川《答莊充書》曰：「苟意不先立，止以文采詞句，繞前捧後，是言愈多而理愈亂，如入闤闠，紛然莫知其誰，暮散而已。」侯雪苑亦言「士多而將囂，號令散而無紀」，即是此意。以理論之，方正學親受業于宋學士之門，然鄙意正學之文，精到嚴潔，似有出藍之目。紀文達則取宋之醇，而斥正學「意氣太盛」。文達生平痛惡理學，故有是言。實則宋文亦微有貪多處。周煇《淸波雜志》稱司馬之文，能以多爲少，此非縮地之術，不過擇言至精而已。擇言既精，安有膚博之病？膚博之病，如胖夫委頓，血肉消衂于內，而皮革尚寬廓，若牛之垂胡，此實亡而虛具其表耳。故王充《論衡・書解篇》曰：「飾貌以彊類者失形。」失形者，亡實也。推其病源，即無精意以立其幹。幹不立，雖采摭繁富，形神總屬木強。孫穀祥《野老紀聞》曰：「善飲食者，殽蔌脯醢，酒茗果物，雖是食盡，須得其化，則淸者爲脂膏，人只見肥美而已。若是不化，少間吐出，物物俱在。爲文亦然：化，則說出來都融作自家底；不然，記得雖多，說出來未免是替別人家說話了也。」此語最精。別人好處，采摭可也。必靠定人家言語，自己漫無主見，猶之集萬錢于膝下，不能覓繩以貫，使盡氣力，萬不能提挈得起，但覺左支右吾，間有說到處，一轉卻又不是，雖多亦奚以爲？顧況《禮部員外郎陶氏集序》曰：「有體病而才贍者。」夫才贍矣，而體仍言病，則所謂贍者，亦塗飾于外，廓而無當，姸而不據，皮膚雖極鮮澤，骨幹終竟迴弱。迴弱即是病，雖具贍才，皆屬剽竊，毫無心得，此行文者不可不知。譚格曰：「古人博收而約取。」「博」非壞字，惟能約取，始不疑其爲博；若舍內飾外，則皆謂之膚博。

又《忌輕儇》　古文者，非每字每句，必倣古人之聲吻爲吐發者也。義理明于心，用文詞以潤澤之，令讀者有一種嚴重森肅之氣，深按之又彌有意味，抑之不盡，而繹之無窮，斯名傳作。若刻意求悅庸俗之耳目，極力摹仿古人之聲調，自無道理以筦攝之，則口不擇言，雖自詡工巧，往往墜落輕儇一道，初不自知也。朱子嘗謂：「呂伯恭是寬厚人，不知如何做得文字，卻似輕儇底人。」然東萊一生，於古文用功甚深，敎人作文：「第一看大概主張；第二看文勢規模；第三看綱目關鍵，如何是主意首尾相應，如何是一篇鋪叙，如何是抑揚開合處；第四看警策句法，如何是一篇警策，如何是下字下句處，有力處，如何是起頭換頭佳處，如何是緻結有力處，如何是融化屈折剪裁有力處，如何是實體貼題目處。」就此而言，決無輕儇之病，矧東萊尤非輕儇之人，不知朱子何見而有是語？吾輩後生，不解先儒之言，闕之可也。若但言文字，則古文中決不宜墜落輕儇。竟陵、公安一派，昔固有人議爲輕儇者。今讀其文，鍾伯敬涉于簡易者多，然能自圓其說，亦頗有首尾；唯時病流走，過目即逝，不復耐人尋繹：謂之輕可也，而弊尚不至儇。譚友夏劣於伯敬，而復極力摹古，追逐不至，乃時露醜態，則果輕而儇矣。今但舉其雜記一體言之，《遊玄嶽記》云：「晨起，往觀岩。岩在殿後，大石有餘丈，詭秘峭刻，有骨有膚，有色有態，有力有巧（『力』『巧』作如此用法，已謬）。高者上躍，壑以下至不可測，使鬼爲之勞矣。」上數語寫岩狀險峭，可也；足成「使鬼爲之勞矣」六字，又復成何句法？作者殆謂「鬼工所不到」意，然何事著力至此？其《遊南嶽記》則全仿《封禪儀記》，中間三用「意不欲往遂不往」七字作複筆，甚凡猥無味；其云「僧火于衲，客依于鑪」，矜情作態，欲奇而不能奇；而膠晦不可解處，如「香鑪、獅子、南台諸峯，皆莫能自立，鳥莫能自

飛」、「峯莫能自立」，言其危也，「鳥莫能自飛」，又作何解？其《初遊烏龍潭記》曰：「白門遊多在水，磯之可遊者曰燕子，然而遠；湖之可游曰莫愁，曰玄武，然而城外；河之可遊曰秦淮，然而朝夕至。」凡三用「然而」字，不過欲形潭之在城內耳，又何必張皇如許？且「然而」作如此用法，亦傖不可耐。其再遊烏龍潭遇雨，則時交七月，暑雨不時，天地晝晦，亦常有之事，《記》曰：「乃張燈行酒，稍敵風雨電雷之氣。忽一姬昏黑來赴，始知蒼茫歷亂，已盡爲潭所有，亦或即爲潭所生。而問之女郎來路，曰『不盡然』，不亦異乎？」蓋言潭中雨，潭外無雨；「爲潭所有」、「爲潭所生」，此復成何句法？其《繁川莊記》曰：「初入竹時，煙其步。」彌復可笑。柳州窮極山水之狀，無不備肖，肯一語張皇至是否？《譚友夏合集》爲明蘇州張澤刻本，每篇批語皆摹仿元春者，今論輕儇之病，故略及之。至于公安，不特輕儇，直是院本中打諢。今但舉中郎一集言之，《記靈巖》云：「石上有西施履跡，余命小奚以袖拂之。奚皆徘徊色動。碧繐湘鍼，宛然石髮中，雖復鐵石肝，能不魂銷心死？色之于人甚矣哉！」嗚呼！遊記中乃有此等用意，則直可以香奩之體爲古文矣。《記百花洲》曰：「江進之問：『百花洲花盛開否？盍往觀之？』余曰：『無他物，惟有二三十糞艘，鱗次綺錯，氤氳數里而已矣。』」此等語可以入文與否，不待識者而已辨之矣。《記荷花蕩》曰：「舟中麗人，皆時粧淡服，摩肩簇舄，汗透重紗如雨。」文體之狎媟，至於無可復加。集凡四記西湖，其第一記云：「大約如東阿王夢中初遇洛神時也。」輕儇之語，脫口即是。其記孤山曰：「孤山處士妻梅子鶴，是世間第一種便宜人。」「便宜人」三字亦可入文耶？其餘二袁，可以不問而知。要之，伯敬亦不無輕儇處，如《遊浮渡山記》曰：「步一石橋，橋跨一澗，澗石其底，三桃花粲如三婦。」此其可議者也。譚友夏極力摹古，力不足而墮于輕儇，猶可言也。若公安則恣肆不畏人，紀文達斥其「破律壞度」，此四字足以定其罪矣。古人言「文以載道」，聞者以爲陳言；愚謂不爲文則已，若立志爲文，非積理積學，循習於法度，精純於語言，不可輕著一筆。蓋古文非可隨意揮灑者也，一染竟陵、公安之習，則終身不可瀹滌矣。

又《忌偏執》 偏，非特見也；蔽于近而無睹，故敢爲自信之言。執，非的解也；守一隅而弗遷，轉據爲堅確之說。此皆學問不純，私見過深，又用自矜炫，流弊往往至此。章實齋非精于古文者也，然其論文曰：「古人之言，欲以喻世；而後人之言，欲以欺世。非心安于欺世也，有所私而矜焉，不得不如是也。古人之言，欲以淑人；後人之言，欲以炫己。非古人不欲炫，而後人偏欲炫也，有所不足與不充焉，不得不如是也。」嗚呼！推勘末俗之病源，洞見癥結矣。用詐可以侔利，用詐萬不足以得名。且「詐」字可僥倖于事中，萬不能僥倖于文中。文爲天下公器，謂能以一己私見，遂壅天下之目，杜天下之口邪？古人性之偏執者，至王臨川極矣；然觀其文字，皆源本經術，雖不能見諸施行，然殊未敢顯悖古訓《字說》則不在此論）。後人學不及臨川，而又不根于經史，據其銖寸之才氣，率意發議，以爲奇特；習俗或從而炫之，而稍明于理者，則決不稱可。汪伯玉好作大言曰：「蜀人如蘇軾者，一字不通，當以劣等處之。」然《太函集》中文字，刻意摹古，往往不能自遂。鄙意伯玉才調，未必能及洪景盧之精博，景盧尚不能追蹤東坡，矧伯玉邪？據其一己之見夷巇古人，古人不能起辨，亦何施而不可？然以上所言，第言用偏執之見，凌詆古人者也。陳龍川聰明蓋世，至言侵倫常，則殊不可解。岳珂《桯史》：呂祖謙卒，亮爲文祭之，有「孝弟忠信，常不足以趨天下之變；而材術辨智，常不足以定天下之經。」朱子見之，大不契。亦由于才多，自信太果，轉以所言爲堅確之說。國初大儒如王船山，雖無此等語病，然往往入古人于冤獄。余爲《船山史論後案》，爲之更正者不下數十條。其尤奇者，罵人到快意處，倒將正史之文撇去，尋覓筆記中訛謬之言，力入古人之罪；如論光武之詔任延，尤爲可笑。延于光武朝拜武威太守。帝親見，戒曰：「善事長官，勿失名譽。」延對曰：「忠臣不私，私臣不忠。」此言見之本傳，見之《通鑑》，無可議也。船山忽用高峻《小史》作「忠臣不和，和臣不忠。」「和」字原可爲「私」字之訛筆。「忠臣不私」，本無可駁；若言「忠臣不和」，則留下無數罅隙，生人議論矣。諸如此類，一部《通鑑論》中，奇冤之氣觸天。古人謂「清議所冤，萬古無復反案」，其言深可尋味。魏叔子曰：「作論有三『不必』，二『不可』。前人所已言，諸人所易知，摘拾小事無關係處：此三不必作也。巧文刻深，以攻前人之短，而不中要害；取奇出新，以翻昔人之案，而不切情實：此二不可作也。」解得此言，則臨文時自有一種雍和平易之氣，安得有所謂偏執者？王世貞《四部稿》稱南豐氏「飫而衍」，「飫」字大佳。凡食魚嚼骨，必防其鯁：「飫」字安得有鯁？然非理正文腴，亦萬不能當得此字眞際。

又《忌狂謬》 才士多狂，狂則近謬。弊在苦古人範圍之密，義法之嚴，

知不能遁越而出，始縱情爲放言高論，以自矜衒。無識者往往爲其所動，以爲不落古人窠臼，是有志者之言。究竟足以留貽爲人師法者，狂謬者勝耶？傳耶？或合範圍有義法者勝耶？傳耶？彼狂謬之人，必聰明絕等，筆墨之間有一種光氣，足以奪人，故能擅勝于一時。若才庸而志高，亦竊效而爲之，謬且加甚。明萬曆十三年，禮科給事中張問達刻李贄之文，以呂不韋、李園爲「智謀」，以李斯爲「才力」，以馮道爲「史隱」，以卓文君爲「善擇嘉耦」，以秦始皇爲「千古一帝」，以孔子之是非爲「不足據」云云，此等語果未嘗經人道過，然實非奇語。凡能奇者，有一種顛撲不破之道理，以曲筆描畫而出，見以爲奇，實則至正；若反常道而敢出以兇逆之語，直是狂謬，不是能奇。李卓吾之妖妄，人人知其謬妄，雖不必告誡，而行文亦無人肯學者。然僕所辨者，有論文之狂謬，有行文之狂謬，弊皆在于析理不精，故行文、論文皆詭于正也。毛西河之經術，有獨到之處，胡能厚非？然其論文，自歐、蘇以下俱不屑；不屑歐、蘇可也，乃狂號怒罵考亭之經說，則近市井無賴矣。又論夷、齊不得爲忠臣，但可爲義士；忠臣、義士作如此分析，殊不可解。究竟痛詆歐、曾者亦不自西河始也。祝枝山作《罪知錄》，且歷詆韓、歐、蘇、曾六家之文，謂韓論「易而近儇，形麤而情霸，其氣輕，其口誇，其發疏躁」。歐陽「如人畢生持喪，終身不披袞繡」。東坡「更作儇浮，的爲利口，譁獷之氣，肆溢舌表，使人奔迸狂顛不息」。曾、王「既脫衣裳，並除爪髮」，譬之「獸齧腊骨」。至于老泉、潁濱、秦、黃、晁、張，則「尤不足齒數」。枝山之意，唯尊柳州。尊柳州未嘗非是，謂一柳州足掩此數家，且駕昌黎而上，直是粗心武斷語。凡此皆言論文謬也。而行文之謬，有出人意料之外者。穆參軍修爲宋文開山鼻祖，一力宗昌黎、柳州，取徑之正，信古之篤，用心之精，實在柳開之上，一傳爲尹師魯，再傳爲歐陽修，可云盛矣；然《亳州魏武廟記》云：「惟帝之雄，使天濟其勇，尚延數年之位，豈強吳庸蜀之不平？」又述守臣之言「吾臨此州，不能導爾小民心知所奉，是亦吾過」云云，此何語也？六朝相襲，非篡不王，區區一操，固不足責；然必如是尊崇，無乃失檢？容齋《三筆》論作文要檢點，歐陽修作《仁宗御書飛白記》文中稱「予」，又稱陸經之字，歐爲大師，稍不檢點，且譏之不遺餘力，又豈可施以狂謬耶？至于譚友夏作其父德甫墓志曰：「先人九歲孤，十八爲諸生，性挑達，與諸少年爲裘馬聲伎之樂。」其《求母氏五十文說》曰：「吾父四十七逝矣，使得半百之年而壽之，春猶得爲子。母今未亡人，何敢不喜懼并？」譚氏負重名，文字不檢點至此，斥之爲謬，寧謂過當？「挑達」是何語？安可加之先世？「未亡人」三字，述母之言，尚可恕也；徑曰「母今未亡人」，用一「今」字，直友夏代母作謙詞，其謬令人欲笑。此無他，恃有文字之虛名，以爲隨意發揮，均中槩則，由太快意，始成此謬。故古文非精心研練，積理積氣于平日，加以檢點于臨文之時，庶幾無此失也。

又《忌陳腐》　文人因科名之故，以盛年無限之精力，沈酣於八股中。及宦成名立，始銳意爲古文，摭拾古人講學言道之餘藩，大張其旗鼓曰：「文以載道。吾文直布帛菽粟，無取於淫麗之言，繁誣之說。」固恢恢而壯闊也。一取其文讀之，其述政事，則不離官文書氣；辨道學，則不離語錄氣；著經說，則不離高頭講章氣；發吻詔人，則眞德秀之《文章正宗》也，金履祥之《濂洛風雅》也，是二書者，紀文達謂其「但充插架，無人起而攻之，亦無人嗜而習之」。文達平日痛惡道學，此言尚爲平允。蓋「文以載道」之說，蘇文忠恆述歐陽文忠語詔人矣。孫明復謂「文爲道之用」。張文潛謂「學文之端，急於明理」。愚按「道理」二字，實純備于爲文之先，斷不關係于臨文之下。若秉筆爲文，即思某者合理，某者中道，拘攣桎梏，不期趨入于陳腐矣。八股先生教人，凡經史中生澀字面，便不宜用。非經史之字有干于功令，直衡文者相承以陳腐，非陳腐不能淪入其肝脾；轉轉相因，八股一道，遂成世之腐物。其甚者，又往往還其爲八股之道入于古文，此盛氏《叢談》所謂「以易得之，以易出之」者也。「以易」者何？不必穿穴古今，但采取先儒口頭所常言，後生小子耳中所熟聞者，補輯成文，以爲得諸天然，出以清簡。故理學家言，最爲退老鄉宦著書之藍本，以不必用心，又據絕高地位也。究竟汗牛充棟，徒資覆瓿，可以不作。顧亭林謂講學從語錄入門者，多不善于修詞。方望溪謂宋五子講學口語，亦不宜入文。顧氏尚實用，不爲應酬無益之文，實無意于修詞，而詞語簡峻堅卓，由所學醇也。望溪亦道學一流，然文字有關鍵，有精神，無朽懈之氣。此二氏之文，決不能謂之爲陳腐。須知文律文嚴，萬不能以先儒口頭語，爲吾文之門面。袁子才譏程魚門，謂「有心爲有關係文字」。愚謂無關係之文字固不必作，謂文字一出，在在皆有關係，則人心世道語，觸指便來，陳陳相因，即窮老盡氣爲之，亦未必即爲天下之關係。平心而論，古文無不由道理而出，當先辨此道理是否陳腐。有道理本非陳非腐，一出冬

烘手筆，即成陳腐者。亡友吳摯甫先生謂馬通伯：「說理之文，最不易作。」是說蓋本于曾文正。先輩深洞文中甘苦，知以文明道，大非易事。唯醇故不陳，唯精故不腐。雖然，「精醇」二字，能於故紙中尋索之否？吾人平日熟讀經史及儒先之書，須鎔化爲液，儲之胸中。臨文，以簡語制斷之，務協于事理，此便是道；然斷非剽襲僞託，始臻此詣。鄙人有志未逮，竊願與吾同學之良友，互相努力以赴之。

又《忌塗飾》 劉祈稱文有六不宜，蓋謂散文「不宜用詩家句，不宜用律賦語」。正以詩家之語近纖，律賦之語多駢，施之散文，便近塗飾。夫才士之文，既不能出之平淡，尚有駢文一道，儘可驅駕。然而，才多者恆視散文若不足爲，一握筆伸紙，非徵引古昔，即竄獵艷詞，既無精意爲之根幹，卻成一不駢不散之體，幾乎追迹漢京，實則非也。《論衡》曰：「飾貌以強類者失形。」貌固類矣，然非眞形，即過于塗飾，而不求實際，故貌存而形失耳。天下名爲古文，何嘗無斑駁之古色？猶之精氣內壯，自爾顏貌鮮澤。若枯槁之形，卻施以朱鉛，斷不成其爲眞色。魏伯子之論文曰：「用故事如一石一花，偶然安放而已；否則，窮人補衣，但貼一塊。」此語趣極。語不發諸心本，務以獵略爲長，外膏而中枯，貌豐而神朽；初見或振其華繢，迴環誦讀兩三過後，便索然無味。嚮者某文士爲人作志銘，讀之鏘然，大有音節，而詞采亦佳麗；尋爲吾友高夢旦摘其剿襲之處，細加注腳，則一篇麗文，竟成一釋氏水田之衣，無一處不借取于他氏而爲緣飾者，此等文不作可也。尤展成，四六家也，其《告陸靈長文》忽爲散行體，每到結穴處卻加以兩三聯四六，自爲創格。此焉可學？正由才多，無可展布，似不如是不成其爲文體者。等而上之，錢虞山爲國初文章大老，今試舉《周忠介公夫人六十壽序》言之，如：「宋自元祐以後，乾坤宇宙，如在霧雩晦蒙之中，日出而陰雲不駁，雨止而轟雷猶殷。」又曰：「方禍之殷也，如驕陽盛夏之時，雷電發作，天地晦冥。俄而雲解雨息，天清日朗，支頤伏枕之餘，促數如小劫，依稀如昔夢，豈不快哉？」前後兩用雷雨爲喻，似極興會，而意平而沓，且渲染處亦極著力。《虞山集》中佳處固多，而好塡艷冶字面亦不少；昔人譏楊鐵崖文，斥其「剪紅刻翠以爲塗飾」，虞山不免此病。望溪至詆虞山文爲「穢」。然望溪清靖純正，視虞山之好爲華絢，自出兩途。平心而論：虞山，華士之文也；望溪，學者之文也。無虞山之才，用竄獵爲恢富，通是借才于人，必有時而窮。爲望溪之文，非原本經術及儒先之書、八家之範圍，亦往往流于寒素。綜之，古文之爲體，意內言外，且多言不如少言，少言不如精言。言求其精，非由學術之邃，閱歷之多，安能垂爲不朽？若徒事渲染，使讀者一過輒忘，或不終篇即生厭倦。故愚于此弊，頗極著意除之。葉水心曰：「譬如人家觴客，雖或金銀照座，然不免于俗。惟自家羅列者，即甕缶瓦杯，卻是自家物色。」此語正痛斥文之不宜華飾。然但陳甕缶瓦杯，又不能不瀕于寒瘦。故水心之言，亦圓得一半。果能學有本源，語有根柢，即稍列金銀，亦不是塗飾，偶陳甕瓦，亦不類清寒也。

又《忌繁碎》 唐順之《稗編》稱《史記》：「其意深遠，則其言愈緩；其事繁碎，則其言愈簡。」此言事之繁碎，非言文之繁碎也。凡爲人作家傳，作志銘，既非世之有名將相，及乎儒宗碩學；子孫編輯事略，又非文人之筆，其敘述安得不流于繁碎？執筆者不加審擇，因其繁詞碎義，一一掇拾簡端，是吾文隨之而繁，隨之而碎矣。宋濂論文有八害，一曰「碎害完」。完者，首尾有起訖，筍接有法度，敘述有去取，言詞有分寸，成爲整片文字，斯亦可以謂完矣。若貪多務得，即爲文體之累。魏叔子曰：「文可詳復，不可煩碎。」愚按：要言不遺漏者謂之詳，行文用繞筆者謂之復，詳而求明，方不傷煩，復而取神，亦不病碎。魏善伯稱大家文「細碎處有片段，險厄處有安頓」。所謂「片段」者，即宋學士所謂「完」也。嘗論歸、方之文，立言頗正，文體亦不稍涉纖佻；然歸有《寒花葬志》，方有《逆旅小子》，謂之爲碎，亦無不可。惟《逆旅小子》尚用以警醒有司，而《寒花葬志》雖不作可也。二公皆學《史記》。以《史記》敘事之工，雖五蠹萬怪，皆能攝以清光，不特不見其煩碎，而且不覺其媟褻。今試舉《衡山王賜傳》言之：「王病。太子時稱病不侍。孝、王后、無采惡太子：『太子實不病，自言病，有喜色。』王大怒，欲廢太子，立其弟孝（與太子同母）。王后知王決廢太子，又欲並廢孝。王后有侍者善舞，王幸之。王后欲令侍者與孝亂以汙之，欲並廢兄弟，而立其子廣代太子。太子爽知之，念后數惡己無已，時欲與亂以止其口。王后飲太子，前爲壽。因據王后股，求與王后卧。王后怒，以告王。王乃召欲縛而笞之。」以上數語，得無煩乎？不特煩也，而且媟褻而碎。荆川亟稱其簡，何也？余曰：筆妙也。所謂五蠹萬怪，一一攝以清光也。然不宜學。自《史記》之例一開，而《漢書》學之乃加甚焉，《南》《北史》學之乃尤加甚焉。《漢書·江都王建傳》：「建遊

章台宮，令四女子秉小舩，建以足踏覆其舩，四人皆溺，二人死。後遊雷波，天大風，建使郎二人秉小舩入波中。舩覆，兩郎溺，攀舩，乍見乍沒。建臨觀大笑，令皆死。宮人姬八子（師古曰：「八子，姬妾官名也。」）有過者，令羸立擊鼓；或置樹上，久者三十日乃得衣；或髡鉗，以鉛杵舂，不中程輒掠；或縱狼令齧殺之，建觀而大笑；或閉不食令餓死：凡殺不辜三十五人。建欲令人與獸交而生子，彊令宮人羸而四據，與羝羊及狗交，專爲淫虐。」若此者，蓋學史公而戾者也。故朱子譏《南》《北史》爲小說，則又學《漢書》而戾者也。吾輩既無馬，班之才，學此二氏之文，當學其醇正者；若如此類之煩碎媟褻，雖筆所能達，亦不宜輕涉。蓋古文之體極嚴，寧守範圍，勿矜才思，斯無此等流弊。

又《忌糅雜》 糅雜者，雜佛氏之言也。僕前十年讀《指月錄》及《五燈會元》，至今不解其義，以南宗聰明，匪淺識者所能到。一日偶翻《楞嚴》讀之，十日而盡，中心甚悅。適譯《洪罕女郎傳》，遂以《楞嚴》之旨，掇拾爲序言，頗自悔其雜，幸爲遊戲之作，不留稿也。柳子厚文幾抗昌黎之席，然其《送文暢序》，則與昌黎大異。昌黎斥僧徒如禽獸，貶佛法爲夷狄。子厚則曰：「王城雄都，宜有大士。」又曰：「勤求秘寶，作禮大聖。」則禮僧徒爲大士，去禽獸遠矣；尊佛氏爲大聖，去夷狄又遠矣。計《河東集》中碑版之文，曰《曹溪大鑒禪師碑》，曰《南嶽彌陀和尚碑》，曰《岳州聖安寺無姓和尚碑》，曰《龍安海禪師碑》、《南嶽雲峯和尚碑》及《塔銘》，曰《南嶽般和尚第二碑》，曰《南嶽大明和尚碑》，曰《衡山中院大律師塔銘》；即贈送之序，文暢以外，尚有方及師、巽上人、僧浩初、元暠師、琛上人、文郁師、玄舉、濬上人，不一而足。推崇象教，引用內典，其甚者謂「佛書往往與《易經》、《論語》合，且不與孔子異道」，其碑版文字摭天竺故典，更不待言。柳州負一時重名，人重其文，哀其遇，故亦無復論議之者。而子瞻兄弟，尤坐此病；子由之《欒城集》，制誥以外，竟集佛偈至于數卷，則殊無謂矣。其餘若梁補闕、白文公、趙閒閒諸公，不及八家之盛，雖合儒釋爲一，其道亦不足以病世。近代如大雲山房，動及宗乘，只此一着，已遜桐城。蓋文體之嚴凈，不特佛氏之書不宜入，即最古如《老子》、《莊子》，亦間能偶一及之，用爲大道之證；若專恃老、莊之理，又豈足以成文？錢虞山《有學集》詩中，時時用內典，幾冒釋氏故實爲藝林之故實；文集中如《天台泐法師靈異記》，尤近淫蠱，如「或問于錢子曰：『慈目之事，子以爲信乎誣乎？』曰：信也。如來拳拳付託，唯此正法。正法衰熄，魔外盛行，未有甚于此時者也。當此時，闡揚台事，大明如來，一期教之扃鐍，譬則被昏夜以月燈，開盲人以眼目，諸佛菩薩共護念證明，誰得而非之？」云云，虞山自矜淹博，旁涉釋氏，故漫然爲此無復顧忌之語。試一體驗，直是頭陀說法，不是文士行文。究竟忠節如顏魯公，尚有此病，何論虞山？或云：「西山、白沙，俱不諱言佛。」不知西山非文家也。學派自學派，文派自文派。白沙之學，爲人集矢，已自不少。鄙人論文，不是論學，略之可也。綜言之，取義于經，取材于史，多讀儒先之書，留心天下之事，文字所出，自有不可磨滅之光氣。何必深求桑門之學，用自矜炫其博？至于近年，自東瀛流播之新名詞，一涉文中，不特糅雜，直成妖異，凡治古文，切不可犯。

又《忌牽拘》 何謂牽拘？牽於成見，拘於成法也。文之入手，不能無法；必終身束縛於成法之中，不自變化，縱使能成篇幅，然神木而形索，直是枯木朽株而已，不謂文也。譬諸由歐、曾入門，一步一趨，惟歐、曾是程，此於初學時可謂能自得師；乃久久而仍不變，勿論不能突過歐、曾，即能形似，使讀者疑若已見之成文，亦復成何趣味？汪堯峯曰：「今之讀某文者，不曰祖廬陵，即曰禰震川。其未讀某文者，亦附和云云。聞之爲文也，必求所從入；其既也，必求所從出。彼句剽字竊，尺寸以求工者，皆能入而不能出。某嘗自評其文，蓋自廬陵入，不從廬陵出。」鈍翁之言，可謂精矣；然讀其文，又未必能踐其言。若廬陵者，實從昌黎入，不自昌黎出者也。堯峯者，從廬陵入，仍從廬陵出，而又不能盡肖廬陵者也。大凡能文者始能論文，而所作又往往遜其所論；學者但惟其言是師，不必責望其人可也。即如堯峯所論「能入能出」，此大有見地。入者，師法也；出者，變化也。守一先生之言，宗一先生之教，固是信服之篤；然有師而無我，有古而無今，仍不能抉出文中之妙。楊維楨曰：「處士吳萊以著述爲務，善論文，嘗云：『文如用兵，有正有奇。正者法度，奇者不爲法度所縛。』鄙意不爲法度所縛，非軼法敗度之謂，能從法度中上下四旁轉移變化耳。處處變化，即處處有變化中之法度。黃溍稱吳萊《淵穎集》「嶄絕雄深，類秦、漢間人」。或有謂其溢量者。以意推之，吳立夫惟有雄深之氣，故有「不爲法度所縛」之言。吾輩須知，「變化」二字，不是專主放溢而言，蓋能以法度爲變化，不是一變化時即爲法度。

若唐荆川之論文，得之矣。荆川之言曰：「就文章論之，雖其繩墨布置，奇正轉折，自有專門師法。至於一段精神命脉骨體，則非洗滌心源，獨立物表，具古今隻眼者，不足與此。」荆川所言，蓋求之於本源之地，得立言之旨。守法度，有高出法度外之眼光；循法度，有超出法度外之道力：所詣頗不易到。然能於此處著力，終始是法度中之文字，不是牽拘法度之文字矣。元朱夏《答程伯大書》曰：「今之爲文者，至死不悟，且役役焉剽襲而綴輯之，則其氣固已薾矣。」此言淺而易避。「剽襲綴輯」之不足爲文，人人知之；「至死不悟」，即是牽拘之大病痛。今欲除牽拘之見，祇在多讀大家之文，虛其心求古文之關鍵，沈其心思古人之用意。堯峯之所謂「入」者，專一家之謂也；堯峯之所謂「出」者，融各家之謂也。能如此用心，不特不至牽拘，且能養此心至「活潑潑地」矣。

又《忌熟爛》 呂東萊論作文法，舉文字之病十九，其第十四病曰「熟爛」。歸震川述之，不遺一字。竊意東萊之文非能過于震川也，然其推崇東萊，乃奉以爲師法。則知文字弊病之應除者，勿論古今，凡名爲能文者皆審之也。且「熟」字非文之病，「爛」斯病矣。《後山詩話》引歐公語，謂爲文有三多：多看，多做，多商量。若此者，正欲求熟耳。朱弁《曲洧舊聞》言黃魯直于相國寺得宋子京《唐史》稿一册，歸而熟讀之，自是文章日進。子京之文果否能益魯直，則不敢知。然朱氏非能文者也，其作此語，不過論作文者務歸于精熟而已。故「熟」「爛」二字，亦須分別言之。曾文正論文「貴圓」。顧非熟何能圓？鄙意當於古人法律中求圓，不當于俗人眼孔中求圓。于古人法律中求圓，則雖熟不爛；于俗人眼孔中求圓，便成熟爛。句句雖似渾成，究竟是「熟爛」之熟，不是「圓熟」之熟。袁簡齋謂「措詞率易，類應酬尺牘」，此正指熟爛之眞病痛。蓋入手時便淺率，古人用心處偏不用心，凡諸俗媚世之文，用心獨至。此等文字，已不期趣入熟爛一路。匪特意俗筆俗，即句法中亦好摭腐爛之語，如「一篇之中三致意焉」、「蓋異數也」、「其某某之事有如此」、「晏如也」等句，此皆俗不可耐之語，一犯筆端，令人呃逆不止。質言之，反乎熟即爲生，行文生而不熟，字鉤句棘，亦難協律，似乎「熟」字初非行文之病。歐公曰：「爲文之法，唯在熟耳。變化之態，皆從熟處生也。」東坡曰：「凡文字，少時須令氣象崢嶸，采色絢爛；漸老漸熟，乃造平淡。」不知二公之語，蓋欲人于讀文時熟，則作文時亦熟。熟非緣古人之軌迹，一一步躡而從，在能循古人之軌迹，一一變化而出。譬如古人本如此說，吾則抽換之，挪移之，宜前者後，宜後者前，宜長者短，宜短者長，可以從心，成爲規矩，試問此等境界，非熟何能遽臻？此則歐公、坡公所謂熟，決非「熟爛」之熟。夫行文而至于熟爛，本無可言。推其病源，終屬理路不清，用功不得根據，又寡閱歷，凡其所得，皆屬古人糟粕；雖鎔經鑄史，出許多偉麗之詞，然神朽骨濁，終不饜明人之眼，此正所謂「熟爛」也。

又《用起筆》 文之用起筆，頗有數忌。如贈送序及山水廳壁諸記，忌用古人詩句起；碑版傳略，忌用議論起；論說雜著，忌引古作陳言及成句起；此淺而易喻者也。若機軸之變換，尤當體認古人着手之處。試看大家文集，所能引人入勝者，正以不自相犯。譬甲篇是如此起法，乙篇即易其蹊徑，丙篇是如此起法，丁篇又別有其用心。猶之行兵，阻險以爲固，當知施之平陸，成何壁壘；不能泥據山之壘，用諸夷坦之地。西人之製機亦然：等一輪舶，然自鍋爐、車軸、車葉外，機器之形，匪有同者；不同非自相戾也，期于適用而已。蓋匠心運處，自有不同之同。故不善于文者，墨守老法，一篇既如此着筆，于是累篇皆同；分以示人，頗自見異，及鐫爲專集，一披覽即已索然。昌黎作《平淮西碑》，起筆曰：「天以唐克肖其德。」幾于嘔出心肝，方成此語。後生若皆如此喫力，便趨奇走怪，入「太學體」矣。須知文之能奇，必爲情理中之所有，不過造語異于恆蹊，非背理而求奇，匿情而求奇也。呂東萊成《博議》，全篇之意，往往定于發端一二語，且皆精切于物理，最利觀者之目；全體多半如此，久讀之亦殊寡味。總言之，領脈不宜過遠，遠則入題時煞費周章；着手不宜太突，突則轉旋處殊無餘地。用考據起，雖頭緒紛煩，須一眼注到本位，方有着落；用駕空起，雖寬泛無着，須旋轉趨到結穴，方能警醒。以上均就論說、贈送序及雜著各體言也。若記山水、記廳壁、記器物、記人，既不能奇，毋寧用年月，或但記事與物之所緣起，較無弊病。至于傳略、銘誌、墓表、神道各碑，或叙譜系，或姓名，此一定之法。昌黎墓誌有偶然叙及交誼者，唯其有交誼，始爲之譔文，雖語涉家常，于體格亦不甚病。然總須嚴潔，譬諸身到名山，未到菁華薈萃處，已有一股秀氣來撲人，人便知是作家語，不易拋却。歐文語語平易，正其嚴潔，不可猝及。昔人見歐公《醉翁亭記》草，起手本有數行，後乃一筆抹卻，只以「環滁皆山也」五字了之，何等斬截！然但觀此五字，亦有何奇？似盡人皆能。不知洗

伐到精粹處，轉歸平淡；淺人以平易爲平淡，便不是矣。

又《用伏筆》 行文有伏筆，猶行軍之設覆。顧行軍設覆，敵苟知兵者，必巧避不犯我之覆中；若行文之伏筆，則備後來之必應者也。故用伏筆，須在人不着意處，又當知此不是贅筆才佳。《左傳》序無知事至興會，然無知爲雍廩所殺，乃不能就本文中叙補，卻在本文之先另提一筆曰「初無知虐于雍廩」，不倫不類，此可算得伏筆否？左氏文章之聖，固無施不可；吾輩學之，便矯強矣。伏筆即伏脈，猝觀之實不見有形迹。故呂東萊論文，謂有形者綱目，無形者血脈。善于文者，一題到手，預將全篇謀過，一一審定其營壘陣法。等是一番言論，必先安頓埋伏，在要處下一關鍵，到發明時即可收爲根據。故明眼者須解得一箇「藏」字訣，欲注射彼處，先在此處着眼，以備接應。朱子論東坡文：「雖是宏闊瀾翻，成大片滾將去，他裏面自有法，今人不見裏面藏得法在，只學他一滾做將去。」朱子此論不是論伏筆，然說到「藏」字，即可悟行文不能無伏筆，亦惟善伏者始得後來之顯豁。蓋一脈陰引而下，不必在在求顯，東雲出鱗，西雲露爪，使人捫捉，亦足見文心之幻。朱子又言文字不可太長，照管不到。其實，詳得起伏之法，雖長亦何嘗不可照管？王臨川《上皇帝書》處處皆能照管。所以能照管者，正以未說到彼，而此間先已埋伏，到興會淋漓時回眸顧盼，則以上之伏脈皆見矣。汪堯峯《與陳靄公論文第二書》言：「後之作者，知字而不知句，知句而不知篇，于是有開而無闔，有呼而無應。」言應者何？卽應其所伏也。且伏筆苟使人知，亦不稱妙。無意閑過，當是閒筆，後經點眼，才知是有用者。武林九溪十八澗之水，何嘗一派現出溪光？偶經一處，駭爲明漪絕底，然實不知泉脈之所自來；及見細草纖綿中，根下伏流，靜細無聲，方覺前溪實與此溪相續。可見用伏筆，是陽斷而陰聯，不是伏下此一處，便拋卻去經營彼處。悟到此法，則朱子所論「藏」字訣，又得關合矣。綜之，文字有起即有伏，能悟到起伏，則文之脈訣得矣。

又《用頓筆》 凡讀大家之文，不但學其行氣，須學其行氣時有止息處。由之走長道者，惜馬力，惜僕力，惜自己之脚力，必少駐道左，進糗加秣，然後人馬之力皆復。文之用頓筆，即所以息養其行氣之力也。《麗澤文說》曰：「鼓氣以勢壯爲美。勢不可以不息，不息則流宕而忘返。」即此謂也。惟頓時不可作呆相，當示人以精力有餘，故作小小停蓄，非力疲而委頓于中道者比。若就淺說，不過有許多說不盡闡不透處，不欲直捷宣洩，特爲此關鎖之筆，略爲安頓，以下再伸前說耳。不知文之神妙者，于頓筆之下，並不說明，而大意已包籠于一頓之中。如《漢書・丙吉傳》略謂：帝以郭穰夜到郡邸獄，亡輕重，一切皆殺之，而皇曾孫亦在內。吉相守至天明，不聽入。尋帝亦寤。班固于此處作一頓筆曰：「因赦天下郡邸獄，繫者獨賴吉得生，恩及四海矣。」試思吉一拒之恩，能及四海，則武帝殘殺之威，一夕即可以普及四海，固不斥帝而但稱吉，此等含蓄不盡之頓筆，淺人曾學得到否？就文勢而言，似頓筆，就文理而言，是結筆。大家文字，以小結作頓，往往有之，特不如班氏于小頓小結處能神光四射耳。魏善伯曰：「險厄處有安頓。」班書到此，必不敢斥帝爲無道，決不敢加以微詞，此亦可云險厄矣，顧能作如此安頓，所以成爲大家。歐文講神韻，亦于頓筆加倍留意。如《豐樂亭記》曰：「升高以望清流之關，欲求暉，鳳就擒之所，故老皆無在者，蓋天下之平久矣。」又曰：「百年之間，徒見山高而水清，欲問其事，而遺老盡矣。」或謂「故老無在」及「遺老盡矣」用筆似沓，不知前之思故老，專問南唐事也；後之問遺老，則兼綜南漢、吳、楚而言。本來作一層說即了，而歐公特爲夷猶頓挫之筆，乃愈見風神。故王元美作文三法，其第二條曰：「抑揚頓挫，長短節奏，各極其致，句法也。」唯能解班、歐二氏之句法，即可悟文家頓筆之法。愚嘗告人：歐公此文，一意作兩層頓法。乃不知太史公能以一事作三層頓法。《史記・趙世家》：武靈王作胡服，語樓緩曰：「吾欲胡服。」既與肥義論定，乃書曰：「于是遂胡服。」及公子成服而朝，乃書曰：「于是始出胡服令也。」一胡服成三小結。實則樓緩最聰明，肥義次之；公子成最頑固，必俟首肯，乃敢發令。曰「欲」者，定謀也；曰「遂」者，自服也；曰「令」者，徧使國人服也。蓋建議就商于三大臣，則三處均用胡服作頓筆，頓處即是篇中之結；由之大陣包小陣，小陣中亦另有司令之人，即結束之謂。總言之，頓處必須言外有意，筆外有神，纔算活着；若言下截然，無甚意味，便成柴立，不是頓筆。

又《用頂筆》 文有停頓處，其下即有頂接處，原是一脈牽連而下。八股之頂接，恆與停頓處緊緊相應，其實祇是一意，略爲間斷，若自相問答之類。深于文者，決不爲此淺率。頓處既含悠揚不盡之思，若頂處即聲明其意，則何必于頓處作爾許經營？故大家之文，每于頂接之先，必刪除卻無數閒話，

突然而起，似與上文毫不相涉，細按之，必如此接法。其中實蓄無數深意，亦屏無數枝詞，然而須講力量矣。謀篇時先自布置一切，宜後者反先，宜直者反曲；裁量某處喫緊，則故雍容其態爲小停頓，令讀者必索所以然于頂接之時；乃頂接處又故鬆緩其脈，不即警醒，卻于句中無意處閒閒點出，使讀者心領神會其所當然，又不能切指其所以然，則製局之妙也。今試舉韓文一篇言之，如《送齊皡下第序》：「衆之所同好焉，矯而黜之，乃公也；衆之所同惡焉，激而舉之，乃忠也。于是乎有違心之行，有怫志之言，有內媿之名。若然者，俗所謂良有司也。膚受之愬不行于君，巧言之誣不起于人矣。」此將皡之所以不得舉之故頓斷，歸罪有司，別無餘語。讀者將謂此下必敘齊皡遇合之蹇，大發牢騷，迴頭更將有司痛詈一遭，補足餘意。而昌黎頂此句之下，乃作三疊筆曰：「嗚呼！今之君天下者，不亦勞乎？爲有司者，不亦難乎？爲人嚮道者，不亦勤乎？」似一味爲有司解脫。既爲有司解脫，何必更爲齊皡不平？不知昌黎之意，蓋惡當時俗尚錮蔽，以矯爲直，純是私心，有司沿俗成例，不足深責。前半之痛詆有司，罪案原定在有司身上，而實非昌黎文中之正意。故頂筆作紆徐寬緩之語，令人疑駭，正是昌黎善用頂筆之妙。及敘到「以己之不直，而謂人皆然」，「矯私」二字是積弊，當怪習尚，不能專怪有司，于是正意始明。此即不佞所謂「鬆緩其脈，不即警醒，卻于句中無意處閒閒點出」者是也。然非力量厚者決難至此。魏伯子曰：「本欲提起至天，因力量不足，便須塌地放倒。若只提至半空，神力氣格俱敗矣。」蓋以歌唱之道喻文，確爲切實之譬。脫無精意，又寡謀篇製局之能，昧停頓起伏之法，誤會不佞所言，頓處是此意，而頂處忽謬爲興會，說到別處去，然後極力兜轉，再來牽合，承接前半脈絡，此亦算得力量邪？直庸醫接骨之丹，雖重裹厚敷于折處，斷難復原。唯力量厚者，神定見遠，和盤打算，雖遠遠推開，而遙脈一絲，仍自迴旋牽引，恣我伸縮吐納。總言之，用頂筆必須令人不測，此秘亦惟熟讀韓文，方能領會。

又《用插筆》 事有在文中若不相涉者，然不補敘其事，則于傳中本事爲無根；若不斟酌位置，又類陳先代之寶器於席間，夾亡親之遺囑於詩卷，不惟不倫，而且無理。雖《通鑑》爲名手所編，然往往敘補本人家世，多勉強攙入，猶目中着砂，令人難耐。《漢文正典》言敘事文有十一種：曰正敘，曰總敘，曰間敘，曰引敘，曰補敘，曰略敘，曰別敘，曰直敘，曰婉敘，曰意敘，曰平敘；而獨未言插敘。夫文體貴潔，原不應牽涉他事；然一事有一事之源頭，不能不溯遠因。過簡則鮮晰，過煩則病腿，過疾則苦突；須在有意無意間用插筆請出，旋又歸入正傳，此劉彥和所謂「理枝循幹」者也。《左傳》爲文家敘事祖庭，每到插敘處，輒用一「初」字領起。如宣公二年敘晉靈不君，以伏甲困趙盾，至提彌明鬥死，盾幾不出，忽得靈輒而免。然靈輒事與本事相隔至遠，只得用一「初」字補入靈輒前迹，則救盾始非無因。史家全循此例，用爲插補之法，而《史記》用之尤極自然。魏善伯曰：「筋骨穿插處不落小家。」亦正言插筆之難耳。顧左氏之長不惟此也，能于百忙中緊緊穿插，又緊緊叫應，使讀者驚其捷敏，而又不見針線之迹。如襄公二十三年晉欒氏之亂，述盈之入絳，因魏獻子也。隨手即插補盈佐莊子，莊爲獻父，故獻子私焉，遂因之也。以下趙氏、中行氏、知氏皆與盈有怨，而與范氏有連；入手必插補此三家，並帶韓、趙方睦，見得四氏和，欒氏之敗根已伏。然魏氏強宗也，故正文必歸重獻子。惟中間敗欒氏者實斐豹之力，若破空點出斐豹，不惟不易穿插，即用一「初」字亦無處安頓；左氏卻從欒氏力臣督戎帶起斐豹，則插筆遂不費力。中間雜敘宣子慄懼，使「婦人輦以如公」；范鞅急智，詐取魏舒，道遇欒樂，注矢不中：以瑣碎事鎔成整片。惟其善于穿插，故神閒氣定，初不着力。而善學者厥惟史公。遷文或一傳而數事，或從中變，或自旁入。今試問一傳數事，如何安置？斷非衣冠列坐，蠢如木偶之陳。故知非穿插不爲功。所云「從中變，自旁入」，眞道得穿插之妙。且穿插非嵌附之謂，亦非挖補之謂。不得間隙，不能嵌而附之；不覓竅竇，亦非挖而補之。法在敘到喫緊處，非插筆則眉目不清，故必補其所以致此之由；敘到紛煩處，非插筆則綱要不得，故必揭其所以必然之故。總之，須近自然，無嵌附塡塞之弊，方爲佳筆。

又《用省筆》 文之用省筆，非略也。一略，則應言而不言，令讀者索然無歡，雖竟其篇幅，終蓄不愜之願，讀過輒忘矣。省又非漏也。一漏，則不惟于本文中多寡要之言，尤于插敘處少神來之筆。有首尾宜相應者，漏則莫應；有眼目宜點清者，漏則弗清；本欲求簡，而局陣竟成斷折之勢，此大病也。且又非棄而不舉也。文之去冗刪繁，孰則弗知？而往往犯此二病，則神識昏瞀，不能洞見文字之癥結，以爲不如是敘述，則讀者將不悉文中之究竟，膚說生庸，喋言成絮，弊在不知舉其簡要，而棄其駢枝耳。姜白石曰：

「人所易言，我寡言之。」寡言者，正謂其能吐棄一切，歸于簡當耳。要非用筆加洗伐之力，臨文有審擇之功，名曰「能省」，直吾所謂棄而弗錄，墜而不舉，何名「能省」？且又非疏而未檢也。歐公之文似平易近情，然每爲小簡，亦必屬稿，則其事已不視爲玩易，何至於疏？又何至于不檢？蓋能用省筆，已節縮無數枝詞。讀之似疏，及絜其全局觀之，又覺文之嚴潔處本應如是。欲言其疏，則于一兩字間早聲明已往之事，都有歸宿。如《史記・項羽本紀》：「楚左尹項伯者，項羽季父也，素善留侯張良。」用一「者」字，插入項伯，不見其突；用一「素」字，來救漢王，始爲有根。脫在此時插入項伯殺人，張良救之，因用此爲根，則百忙中已來不及；故留其事在下文聲明，此處特用省筆，使讀者並不駭其冒失：文之疏處，正其精神之貫徹處。劉彥和曰：「精論要理，極略之體。」試問不精不要，又何能略？學者爲文欲求略，當先求精。惟蓄理足者，始有眼光；有眼光，始知棄取；知棄取，則儘我所爲，全局在握，省于此則留詳于彼，伏于前必待應于後。要之，詳處非難，省處難也。曾南豐曰：「老泉之文，侈能使之約。」今觀《嘉祐集》中，佳文非多；然所謂反侈而成約者，固惟南豐能知之。不佞引伸其義曰：「侈」字不就文體言，當就作者言；在他手宜侈言之始盡，吾今約言之則不盡。且約言而能盡者，又不止主作者而言，在能使讀者不以吾之約言爲不盡，方稱能事。此尤當于篇法句法字法間講究，方足清人心目，非有他妙巧也。閻百詩曰：「惟簡可以救冗。」亦是此意。

又《用繞筆》爲文不知用旋繞之筆，則文勢不曲。繞筆似複，實則非複。複者，重言以聲明之謂。繞筆則於本意中抉深一層，乍觀但覆述已過之言，乃不知實有抽換之筆，明明前半意旨，然已別開生面矣。大凡長篇文字，行氣浩瀚，然每處必須結小團陣作一小頓，文氣方凝聚不散。若篇幅不長，地步偪仄，焉能數句便作一頓？若一氣瀉盡，亦患讀過即了。此非有移步換形之妙，即不能耐人尋味。猶之構園亭者，數畝之地，而廊榭樹石，能位置錯迕，繚曲往復，若不知所窮，方稱善于營搆。古惟昌黎最精此技，今略舉一二篇用爲標準，亦以見古人用心之曲折處。如《代張籍與李浙東書》，不過一瞥目之人向人求丐耳，文却將「盲」字作無數旋折：「盲目不盲心」是主腦，然處處傷悼「盲」字，却處處繞轉「心」字；如盲者「當廢于俗輩，不當廢于有道之人」；有道者，知心也；將「心」字一迴顧。又言浙水七州，均不盲者，然當問其賢，不當計其盲；知賢者，知心也；又將「心」字一迴顧。于是直說盲心無用，自己盲目不盲心之有用；又將「心」字一迴顧。果能賜坐問言，則目盲而心不盲，尚能吐其心中平生所知見；又將「心」字一迴顧。再言心果「不以衣食亂」，則所言或勝于絲竹金石也，復言「誠不以畜妻子憂饑寒亂心」，則並盲目亦可以愈。時時自憾其盲，尤時時自明其心，一纖小題目，百轉迎環，似糾纏却有眉目，似拖沓却分淺深，神妙極矣。次則《答劉正夫書》，立一「異」字爲學文眞訣。大概言文字可能，惟「異」字爲難能；漢人于文皆稱能，惟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揚雄爲能異：此意亦平平耳。一轉入當時之所不謂異者，亦後來之所不足傳，將「異」字逆接上文，已見力量。以下更用譬喻之筆爲「異」字發明，歸到君子之于文，不異于是所云，不異正是求異。此處欲繞轉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揚雄，却甚易易，然無曲折之筆，即近呆板；文妙在將後進爲文深探力取古人之異者一抑，見得「異」字萬不易到，「有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揚雄之徒者出」，亦決不能舍去「異」字而求循常，將四子推入空際，作想像語，却暗中自占身分，又閒閒繞轉四子，都無牽強痕迹。此等繞筆，萬非元、明大家所及。其下復繞到「能」字，因「能」字又顧到能者決「不因循」，又顧到能「存于今者」，始名眞能行文。若捲簾，步步倒捲而上，上文有一處點眼，下文即處處迴抱，文極緊嚴，又極歷落，無偪促態度，讀之能啓人無數心思。

又《用收筆》爲人重晚節，行文看結穴。文氣文勢，趨到結穴，往往敝懈。其敝也非有意，其懈也非無力，以爲前路經營，費幾許大力，區區收束，不過令人知其終局而已，或已有爲敝懈之氣所中者。即讀者亦不甚注意，大抵注意多在中堅，於精神團結處擊節稱賞，過後尚有餘思；及看到末路，以爲事已前提，此特言其究竟，因而不復留意。乃不知古人用心，正能于人不留意處偏自留意。故大家之文，于文之去路，不惟能發異光，而且長留餘味，其最擅長者無若《史記》。《史記》于收束之筆不名一格。如本文飽叙妄誕之事，及到結束必有悔悟之言；偏復掉轉，還他到底妄誕，却用一冷雋之筆閒閒點醒，如《封禪書》之收筆是也。有痛叙奸讒誤國，令讀者憤懣塡胸，述到收局，人人必欲觀其伏誅，此似行文之定例；乃不叙進讒者之應伏其罪，偏叙聽讒者之悔用其言，不叙用讒者之以間成功，偏叙誅讒者以不忠垂誡，如《吳太伯世家》之收筆是也。有叙開國之勳臣，定霸之鉅子，功高不賞，幸免弓狗之

禍，卻把其退隱之軼事盡情一述，竟似以國史爲其家傳；雖描摹瑣屑，愈見其人能全身而遠禍，寓其微旨，如《越王句踐世家》之收筆是也。有同等之隱事，同惡之陰謀，同時之敗露，是天然陪客；文中且不說明，直到結穴之處，大書特書彼人之罪狀，與本文兩不關涉；然句中用一「亦」字，見得同惡之人亦同抵于族，不加議論，其義見焉，如《春申君列傳》之收筆是也。有三傳聯爲一氣，事一而人三，則每傳不能不劃清界限；顧三人終局，必待第三傳之末始能分曉，而每傳中又宜有收筆，此應如何分界者？乃史公各于本傳之末，各用似了非了之筆，讀之雅有餘味，則《魏其、灌夫、武安列傳》之收筆是也。三傳中惟武安得保首領以沒，不就刑誅，故收束處用淮南王饋金事，上曰：「使武安侯在者，族矣。」餘味盎然。而《平津侯傳》末亦用此意。獨《荊軻列傳》終寫荊軻之勇，行刺之難，秦王之驚駭，廷臣之慌亂，五光十色，使讀者太息，以爲一刺一擲，秦王之不死，其間不能容髮，只能歸諸天意；而史公冷眼直看出荊軻劍術之疎，又不便將荊軻之勇抹殺，故于傳末用魯勾踐一言，閒閒迴顧篇首，說到荊軻若能虛心竟學，則亦不致失此好機會矣，似斷非斷，卻用敘事作結穴。此等收筆，直入神化。以上專述《史記》，實則古來佳文，實不止《史記》，不過舉其明顯易知者言之。若能在在留心，則古作盡吾師也。

又《換字法》 大凡通行文字，可以用熟字；如碑版、傳略及有韻之文，勢不能不用古雅之字。所謂古雅者，非冷僻之謂；字爲人人所能識，爲義則殊，字爲人人所習用，安置頓異，此在讀古文時會心而已。朱子論文，謂舊見徐端立述石林言：「今世安得文章？只有個減字換字法。如言『湖州』必須去『州』字，只稱『湖』字，此減字法也；不然則稱『霅上』，此換字法也。」余謂石林此言，直是對癡人說話；古文換字之法，豈謂此耶？譬如言「廣」者稱「博」，言「盡」者稱「既」耳。《漢書》不惟能換字，而且能用熟字爲生澀之句；亦有于不經意中，以常用之字稍爲移易，乃愈見風神。如《張安世傳》：「何以知其不反水漿也。」反，覆也；用「覆」字便無味。《杜延年傳》：「延年竊重將軍失此名于天下也。」重猶難也；若易去「重」字，便須說「不願」二字矣。《郊祀志》：「臣望東北汾陰直有金玉氣。」師古曰：「直謂正當汾陰。」王念孫曰：「直猶特也，直、特古字通。」然直用「特」字，轉見率易。楊愼《丹鉛總錄》所論換字法，則謂古文多倒語，如「亂」之爲「治」，「擾」之爲「順」，「荒」之爲「定」，「臭」之爲「香」，「潰」之爲「遂」，「釁」之爲「祥」，「結」之爲「解」，皆美惡相對之字，而反其義以用之（如「亂臣十人」，以「亂」訓「治」也。「安擾邦國」，以「擾」訓「順」也。「荒度土功」及「遂荒大東」，以「荒」訓「定」也。「胡臭亶時」，「其臭蓋」，以「臭」訓「香」也。「是用不潰于成」，以「潰」訓「遂」也。「將以釁鐘」，以「釁」訓「祥」也。「親結其褵」，以「結」訓「解」也）。實則，此但云換字之一格。若換字盡作此等換法，將日覓反面之字作正面用法，轉足使讀者索解不得矣。鄙見義古而字今，用之易解，而又難及，則須稍通小學，方審用法。今略舉一字兩義者數條如下：如「賴」字之訓「善」（《孟子》：「富歲子弟多賴」），「踰」字之訓「遠」（《投壺》：「毋踰言。」鄭注云：「踰言，遠談語也」），「振」字之訓「棄」（《左傳》：「振除大災。」杜註云：「振，棄也」），「穀」字之訓「養」（《甫田》：「以穀我士女。」鄭箋云「穀，養也」），「隱」字之訓「度」（《文選・座右銘》：「隱心而後動。」李善引劉熙《孟子注》云：「隱，度也」），「湊」字之訓「進」（《玉篇》：「湊，競進也」），「虞」字之訓「望」（桓十一年：「且日虞四邑之至也。」杜注：「虞，度也」），「苦」字之訓「急」（《莊子・天道篇》：「斲輪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遁」字之訓「欺」也（賈子《過秦論》：「姦僞並起，上下相遁。」注：「遁，欺」），「乃」字之訓「往」（《漢書・曹參傳》：「乃者我使諫君也。」師古曰：「乃者猶言曩者。」即往也），「遂」字亦訓爲「往」（《楚詞・天問》：「遂古之初。」王逸註云：「遂，往也」），「斯」字之訓「離」（《爾雅》：「斯，離也。」《陳風》：「斧以斯之。」毛傳云：「斯，折也。」折即離也），「攻」字之訓「固」（《小雅》：「我車既攻。」毛傳云：「攻，堅也」），「旁」字之訓「溥」（《月令》：「令有司大儺旁磔。」《說文》：「旁，溥也」），「稽」字之訓「合」（《呂刑》：「惟貌有稽。」鄭注云：「稽猶合也」），「農」字之訓「勉」（《洪範》：「農用八政。」《左傳》襄十三年：「君子尙能而讓其下，小人農力以事其上。」《管子・大臣篇》：「耕者用力不農，有罪無赦。」故知「農」之訓「勉」也），「宗」字之訓「衆」（《同人》六二：「同人于宗。」《楚詞・招魂》：「室家遂宗。」荀爽、王逸注云：「宗，衆也」），「然」字之訓「成」（《大戴禮・武王踐阼篇》云：「毋曰胡殘，其禍將然。」注「然，成也」），「集」字亦訓爲「成」（《小雅》：「我行既集。」鄭箋：「集猶成也」），「載」字之訓「則」（《鄘》：「載馳載驅。」鄭箋云：「載，則也」），諸如此類，不可枚舉，然固無一字爲人所不識者。不佞常語人，大家文每用一二常用之字，亦往往爲俗手

百思不到。由其入古甚深，又精通于小學，故下字見其不凡。若小家子以冷僻字代去熟字，自以爲古，實則去古遠矣。

又《拼字法》 古文之拼字，與塡詞之拼字，法同而字異；詞眼纖艷，古文則雅練而莊嚴耳。其獨出心裁處，在能自加組織也。詞中之拼字法，蓋用尋常經眼之字，一經拼集，便生異觀。如「花柳」者，常用字也，「昏暝」二字亦然；一拼爲「柳昏花暝」，則異矣。「玉香」者，常用字也，「嬌怨」二字亦然；一拼爲「玉嬌香怨」，則異矣。「煙雨」者，常用字也，「顰恨」二字亦然；一拼爲「恨煙顰雨」，則異矣。「蜂蝶」者，常用字也，「淒慘」二字亦然；一拼爲「蝶淒蜂慘」，則異矣。「綺羅」者，常用字也，「愁恨」二字亦然；一拼爲「愁羅恨綺」，則異矣。「紅紫」者，常用字也，「移換」二字亦然；一拼爲「移紅換紫」，則異矣。「紅翠」者，常用字也，「顰妬」二字亦然；一拼爲「翠顰紅妬」則異矣。此法唯南宋人最爲著意。至于古文中拼字，原不能一着纖佻；然用此拼法拼集莊雅之字，亦足生色。蓋拾取古人用過字眼，便嫌飣餖，故能文者恆自拼集，以避盜拾之嫌。古人文集浩如煙海，胡能一一檢出指示？今略舉習見者數條。如《漢書・揚雄傳》之「勒崇垂鴻」，崇，高也；鴻，大也。師古注爲「勒崇名而垂鴻業」耳。「勒垂」、「鴻崇」皆拼集也。又「騁耆奔欲」：「耆」即「嗜」字。「嗜欲」人所常用，一拼以「奔騁」二字，立成異觀。次則《南史・梁本紀》之「昏制謬賦」：「昏謬」二字孰不知用？而用在「賦制」之上，則成弊政之爰書矣。《循吏傳》：「于是傾資掃蓄，猶有未供」。「資蓄」二字有何奇異？拼之以「傾掃」，則朝廷虐政，一望令人駭然。《隱逸傳》：「皆稟高下之性，不能擢志屈道。」「道」與「志」作如是拼法，尤雅馴可愛。《北史・高謙之傳》：「蔽上壅下，虧風損政。」「風政」者，風俗與政令也；拼以「虧損」二字，則可總括衰朝之大概。《陸俟傳》：「資忠履義，赴難如歸。」「忠義」之上，拼以「資履」二字，尤見古雅；唐呂溫《房玄齡贊》「羽義翼忠」似即脫胎于此。唐文不惟韓、柳能自鑄詞及拼字，即諸家亦匪不能。皇甫湜《吉州廳壁記》之「民朋吏囂」及「彈豪糾黠」。權德輿《宗元先生文集序》之「嗇神挫鏡」；鏡，明也；不過謂神嗇而明挫耳，然拼法甚佳。呂溫《李衛公贊》：「策勇駕智，長驅仁義。」「勇智」之上著以「駕策」二字，大有工夫。韋瓘《義井記》：「撥腐曝淤。」拼字亦大類柳州。舒元輿《陶母墳版文》：「觸命觝教，磨失法用。」「觸觝」二字加在「命教」之上，詞至嚴毅。諸如此類，不過就衆人所習見者指出，見古人用心之處。不知者以僕爲齗字嚼句，令人走入魔道，此等罪孽，僕所不任。蓋古文原有此種拼字之法，即韓、柳亦然。蓋局勢氣脈者，文之大段也；絺章繪句，原屬小技，然亦不可不知。大處既已用心，此等末節，亦不能不垂意及之。

又《矣字用法》 「矣」字，《說文》：「語已辭也。」柳宗元曰：「決辭也。」鄙意雖名「決辭」，言外須有沈吟惋惜之意，則用「矣」字方有餘味。歐文多用此法，然亦不數見。若《漢書》則在在皆着意，句句見風神。其散見諸傳中，不能一一省記，唯《食貨》一傳屢用「矣」字，不加議論，令人醰思，言外皆有不足時政之意，深可尋繹。今亦略舉數條曰：「今法律賤商人，商人已富貴矣。尊農夫，農夫已貧賤矣。」此結束上文農夫苦況，取貧商人，商人不耕而坐吸農夫之膏血，朝廷不能禁，用兩「已」字，足以兩「矣」字，生出無窮慨歎之意。讀者似認爲本文之頓筆，實則非是；用一「矣」字，即所以動朝廷恤農之心也。又曰：「故大賈畜家不得豪奪吾民矣」（「畜」讀曰「蓄」。豪，謂輕侮之也）。此應上文輕重斂散之以時，則準平，民有所澹，故大賈畜家不得豪奪，用一「矣」字，是有期望如此之意。能復古，方有此等富農之作用；不是許他便能如此，作決辭也。又曰：「即位數年，嚴助、朱買臣等招徠東甌事，兩粵、江、淮之閒，蕭然煩費矣。」此「矣」字亦是慨歎之詞，言外譏不應以此二人無因而擾民，似救之已無及意。又曰：「於是見知之法生，而廢格沮，誹謗則窮治之也」（張晏曰：「吏見知不舉，劾爲故縱。官有所作，廢格沮敗。誹謗則窮治之獄用矣」）。此追咎公孫弘以《春秋》之義繩下，取漢相張湯以峻文決理爲廷尉，故生出如是暴虐之政。「用」字是咎朝廷。「矣」字是惜朝廷不應如此，明爲決辭，而譏貶之意亦不十分深刻，却能令人思之生其悔心，措詞敏妙極矣。又曰：「是時財匱，戰士頗不得祿矣。」此言昆明池成，賞大將軍及驃騎五十萬金，又軍馬死者十餘萬匹，轉漕車甲之費不與焉。則戰士之不能實受其祿，却在意中。言「戰士頗不得祿」者，寫戰士有怏怏不自聊意如繪。又曰：「天下大氐無慮皆鑄金錢矣。」此言吏民以盜鑄死者數十萬人，其不發覺相殺者不可勝計，赦自出者百餘萬人，然亦不能半自出，屈指以計，似天下皆盜鑄之人矣，惜其盜多而刑濫也（「氐」讀曰「抵」。抵，歸也。大歸，猶言大凡也）。又曰：「直指夏蘭之屬始出，而大農顏異誅矣。」此言犯法者衆，不能盡誅，故以直指分行郡國，與顏異之誅是兩事。然追源張湯用事，故持法

深峻，而顏異以論白鹿皮幣忤湯意，湯以事誅之；雖兩事而發者實湯一人，故不妨合而並言之，譏其酷烈。又曰：「百姓終莫分財助縣官，于是告緡錢縱矣。」此言以告緡之故，得民財物以億計；推原百姓不能如卜式以私錢助官，故因告緡而破其家。「縱」字有縱人劫奪意，下字極重，似說成民不分財助官，官自能奪之也。故下文曰：「而縣官以鹽鐵緡錢之故，用少饒矣。」「少饒」二字均說他劫奪民財而來，措詞冷刻。又曰：「入財者得補郎，郎選衰矣。」此譏用所忠之言，煅世家子弟富人鬬鷄走狗馬弋獵博戲罪狀，相引數千人爲株送徒，然決爲徒者入錢反得郎，郎選之衰由此矣。此「矣」字才爲決辭，然亦悲慨出之，不傷直致。又曰：「兵所過縣，縣以爲訾給毋乏而已，不敢言輕賦法矣。」此言漢置初郡十七，新治無賦稅，責賦則時時小反，漢發卒誅之，間歲萬餘人。故民悚于法，供吏之求，不敢言輕賦。澹澹二語，寫民間吞聲飲泣之狀如生，文眞善于含蓄矣。以上數則皆有鍼線可尋，能沈潛體貼其用心所在，自能開其悟境（按班書數用「矣」字，亦有采取《平準書》者，然稍有異同，故仍從班書）。

又《也字用法》 凡文中用「也」字，有解釋義，有指實意。《始古錄》謂歐陽《醉翁亭記》用「也」字，東坡《酒經》用「也」字，王荆公《度支郎中蕭公墓銘》亦皆用「也」字，不知誰相師法，然皆出《孫武子》十三篇中。以上三項，僕皆見之，竊意古人用之則可，吾輩學之則立形其呆相。凡善于文者，用虛字最不輕苟。俗手用「也」字，人恆以爲用作煞尾之字，聲明本意而已，未曾着意讀之。而史公諸傳，每用「也」字必有深意，然爲法不等。今稍舉其可以詮釋者，著之于篇。如《封禪書》稱：高宗「有雉登鼎耳雊，武丁懼，祖己曰：『修德。』武丁從之，位以永寧。後五世，帝武乙慢神而震死。後三世，帝紂淫亂，武王代之。由此觀之，始未嘗不肅祗，後稍怠慢也。」此「也」字應上慢淫之結局，爲武丁惋惜，至有餘味。又：「羣臣有言，見一老父牽狗，言『吾欲見巨公』，已忽不見。上即見大跡，未信；及羣臣有言老父，則大以爲仙人也。」此「也」字是譏詞，「則」字有冒失意，「大」字有急不暇察意，「以爲」二字有迷信意，用「也」字作煞，譏貶之意，不繹而明矣。又《越王句踐世家》：「故金至，謂其婦曰：『此朱公之金。有如病不宿誡，後復歸，勿動。』而朱公長男不知其意，以爲殊無短長也。」以爲殊無短長，輕巇莊生，已爲殺弟之張本。用一「也」字作煞，言外有譏誚其愚騃之意。至既封三錢之府，「朱公長男以爲赦，弟固當出也，重千金虛棄莊生，無所爲也。」兩用「也」字，足成上半愚騃之態度，即爲「殊無短長」句作注脚，描寫傖父之狀如繪。又《趙世家》：「王夢見處女，皷琴而歌詩曰：『美人熒熒兮，顏若苕之榮。命乎！命乎！曾無我嬴。』異日，于飲酒樂，數言所夢，想見其狀。吳廣聞之，因夫人而內其女娃嬴孟姚也。」「女」字一頓，「娃」字一頓，「嬴」字一頓，「孟姚」又一頓。署「嬴」，名也；署「女」，親也；署「娃」，少也；署「孟姚」，字也。其下稱孟姚，故必醒「孟姚」二字。用「也」字煞，是得意意，又是得計意；不然，文但曰「因夫人而納女孟姚」，有何不可，而必用此一「也」字？蓋吳廣此時聞夢，而女適名嬴，心花怒開，計此女一入，有無窮寶貴福祉，來從其後。史公代其得意，加一「也」字，帶聲拖出，悠揚不盡之喜樂矣。又公子成「再拜稽首，乃賜胡服，明日服而朝。于是始出胡服令也。」此「也」字就公子成拜賜後，命令始立，雖是斷語，亦含幸辭。又《淮南衡山列傳》：「淮南王削地之後，其爲反謀益甚。諸使道從長安來，爲妄妖言，言上無男，漢不治，即喜；即言漢廷治，有男，王怒，以爲妄言，非也。」驟觀之，「非也」二字近贅，但言「王怒，以爲妄言」足矣，何必續此「非也」兩字？不知「非」字正與「喜」字爲偶。「即喜」者，妄意之喜，「非」者亦妄意之非。「王怒，以爲妄言」，此是對言者之詞；「非也」二字，是自慰之詞。「非」下着一「也」字，正是譏妄可笑耳。又《范雎蔡澤列傳》：「蔡澤聞之，往入秦也。」此與吳廣納女同一格調，然亦微有不同。同是冀幸之心，同有富貴之想，特有剛柔之別。「往」字是毅然氣概，「入秦也」三字是儘有把握意，故云與吳廣別也。又《荆軻列傳》：「賜夏無且黃金二百鎰，曰：『無且愛我，乃以藥囊提荆軻也。』」「乃以藥囊」，是言藥囊萬非敵劍之器用，而竟用而提之；「也」字是不料意，是眼見而信服意，故爲此決辭，于決中仍加意外之稱賞，味其語氣自見。「魯句踐已聞荆軻之刺秦王，私曰：『嗟乎！惜哉！其不講于刺劍之術也。甚矣！吾不知人也。曩者吾叱之，彼乃以我爲非人也。』」末「也」字不是當「耶」字用。「彼乃以我」是代荆軻設想，鄙己之決辭；惟其不應決而決，所以可惜：此「也」字眞有飄揚不盡之思。又《劉敬叔孫通傳》：「于是高帝曰：『吾乃今日知皇帝之貴也。』」此「也」字以英雄作傖父語氣，細味之可笑。以上諸條，語極細碎。然留心古文者，斷不能將虛字略過。須知有用一語助之辭，足使全神靈活者，消息極微，讀者隅反可也。

姚永樸《答方倫叔書》 去年春來天津奉教吳摯甫先生，始知精誦爲學文始事，因取古人之文悉心讀之。久之，乃渙然微覺有得。竊謂古今之學，義理外，惟訓詁、詞章。詞章之學，其託業未必勝乎二者，然而二者之學每相訾謷，惟詞章實足通二家之郵而息其詬。何則？爲詞章者欲氣之盛，則必從事于義理，以求慊其心；欲詞之古，則又必從事于周秦兩漢之書，以通其訓詁。古之能文，若賈誼、董仲舒、司馬遷、劉向、韓愈、歐陽修之徒，未有不兼乎二者之長也。

又《答張孝生書》 兄下謂欲學爲文必先學爲人，是也。顧吾以爲欲學爲人，又必先讀書。【略】昔蘇子瞻論讀書之法曰：「每書必讀數周，各本一意求之，先審句讀訓詁，然後考其典故，究其義理，涉其詞章，始焉若甚難，終焉此書乃爲吾所有。」黃魯直又謂必得一二部書精熟，其後讀他書便如破竹數節，迎刃而解。此皆辛苦爲人之語。【略】雖然，古今之書充棟，勢不能遍觀盡識，是故貴于知要。足下試觀孟、荀、董生、太史公以逮唐宋諸大儒所講明而切究之者，亦可以知所用力矣。

姚永概《復羅君書》 竊嘗謂詩之門戶唐賢備矣，宋諸家皆莫能出其樊籬，而況後世。夫不求之古人，則斷港絕潢終不至海。求之古人，而僅讀其專集，不求其所致力之途，猶之未求也。杜陵「熟精《文選》」，今之學杜者能精《文選》耶？昌黎「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非聖人之志不敢存」，今之學韓者能守此二語耶？古之學杜者，無善于玉谿生、山谷、放翁，然各得其一體。學韓者，無善于永叔，永叔之文不似昌黎，乃眞似昌黎也；其詩則頗似矣，而非其至也。雖然，今世之士未窺古人門戶，即曰不立門戶，才豪氣猛亦如滔天之水不可灌溉，燎原之火難用蒸炊。古人之門戶固無矣，亦未見已之有門戶也。夫變化于規矩準繩之中，乃眞才也；軼而出焉，是舍規矩準繩以求成室，豈不難哉！

馬其昶《陶廬文集序》 竊嘗以謂人之命質于天也，各有所宜，善用之其長，皆有以自見，或以德淑，或以才效，或以言牖，叔孫氏所謂三不朽者，不必強同，要歸有益于世而已。世與世相續以至于無窮，有此一世，則有此一世之政典焉、人物焉。欲載之以餉後世，則文尙矣。而或工或否，相倍蓰焉。其傳載之久暫晦顯，一視其文工否以爲之差。故世不能無賴于文，賴于文又不能不求其工，亦其理然也。【略】歐陽公稱古聖賢之不朽者，不待施于事，況于言乎？而爲饑勤一世以盡心于文字間者，皆可悲也。予謂文患不工耳，誠工矣，雖巨德隆功且賴文以載之不朽，又可譏乎哉？

章炳麟《文學說例》 高郵以其絕學釋姬、漢古書，冰解壤分，所無凝滯，信哉，千五百年未有其人也。猶有未豁然者，一曰倒植，一曰間語。倒植者，若《書・禹貢》言：「祇台德先」（鄭注云：「其敬說天子之德既先」）。即「先祇台德」也。《無逸》言：「大王、王季，克自抑畏，文王俾服即康功田功。」即「俾文王即服康功田功」也（《僞孔》作卑服。今從《釋文》引馬本。馬云：「俾，使也。」是謂大王、王季使文王就服康功田功。則俾字即字宜在上）。《墨子・非樂》引《武觀》曰：「啓乃淫溢康樂，野於飲食。」即「飲食於野」也（此與「室於怒，市於色」文法一例，最易燎）。《非命上》引《仲虺之告》曰：「帝式之惡，襲喪厥師。」即「帝式惡之」也（今本式作伐，據《非命中》、《非命下》更正。案：《非命中》云：「帝式是惡用闕師。」《非命下》云：「帝式是增，用爽厥師。」式，用也。帝用之惡，即帝用惡之也）。《詩・日月》言：「逝不古處。」《傳》訓「逝」爲「逮」，即「不逮古處」也。「逝不相好。」《傳》云：「不及我以相好。」即「不逝相好」也。《公羊》襄二十七年傳言：「昧雉彼視。」即「視彼昧雉」也。草昧未開之世，語言必先名詞，次及動詞，又次及助動詞。東西諸國，順是以成語學。支那幅土，逆是以爲文辭；然其痕迹未盡滌除，則如右數者是也（此排列法，與東西諸國亦有微異。蓋支那上古語法特別，此存其迹耳）。間語者，間介於有用之語，似若繁冗，例以今世文法，又如詰詘難通。如《卷耳》言「采采卷耳」，而《傳》云：「采采，事采之也。」訓上「采」字爲「事」，以今觀之，似迂曲不情。又如《載馳》言「載馳載驅」，《傳》云：「載，辭也。」而其他「載」可訓辭者，多訓爲「事」。又如《釋詁》云：「言，間也。」（間即助詞。）又云：「言，我也。」若《詩》「言告師氏，言告言歸」、「受言藏之」之屬，以今觀之，皆可訓間，而《傳》皆訓「我」，《箋》則言訓「我」者凡十七見，近人率以詰詘不通病之。毛公生於衰周，文學方盛，寧於助詞尙不能通耶？鄭君雖專治樸學，不尙文采，觀其譜、序與戒子書，固文章之傑也。然其訓說必如是云者，正以二公深通古語耳。夫天子失官，學在四夷；揚子雲求絕代方言，蓋爲此也。日本與我同洲，周、秦之間，往者雲屬，故其言有可證古語者。彼凡涉於人事者，語末率加「事」字，或以「コト」代之，コト亦事也。又凡語中不必言我而必舉「我」字者，往往而有。如「事」「采」之屬，特以「事」字居前，其排列稍異東方。

而「言告言藏」之訓「我」，則正與東方一致。以今觀古，覺其詰詘，猶以漢觀和爾，夫在彼何有詰詘哉？然而訓「事」訓「我」者，又非可膠執讀之也。「事」與「我」即爲助詞，故「載」之訓「事」，與訓「辭」同，「言」之訓「我」，與訓「間」同。同條共貫，無取於甘辛相忌也。當高郵時，斯二種文法，尚未發見，故必更易舊訓，然後可通，是亦千慮之一失乎。拾遺苴漏，發爲凡例，疏通古文，固後學之任也（倒植語如「薊北之植，植於汶篁」，人所盡知，不煩錄，故舉其不燎者）。

又　武島又次郎作《修辭學》曰：「言語三種，適於文辭：曰現在使用法；國民使用法；著名使用法：是爲善良用法。反之，國語所無，亦有三種：曰廢棄語（千百年以上所必用而今亡佚者，曰廢棄語）；外來語；新鑄造語：施於文辭，則非善良用法。世人或取丘墓死語，使之蘇生，語既久廢，人所不曉，輒令神味減失。如外來語，既破國語之純粹，亦害理解；有時勢所逼迫，非他語可以傭代，則用之可也。若務爲虛飾，適示其言語匱乏而已（亞美利加詩人普來烏德氏嘗謂其友曰：「觀君文數用法蘭西文辭，果使精練英語，則無論何種感想，皆自有言語可表，何必用法語也？」案美語貧弱，亦如日本語，不得不藉於他國輸入，然普來烏德氏猶爲是言，則外來語不得過用，從可知也）。新鑄造語，蓋言語發達之端，新陳代謝之用也。今世紀爲進步發見之時代，有新事物，誠非新造語不足指明。然當察其所以用此者，爲虛飾耶，爲實際必要耶，乃可以定其當否爾。古者日本思想簡單，得簡易之漢語，已足明其指趣；而作者輒喜用險難多畫之漢字以驚人目，豈不陋哉？」案：武島以外來、鑄造，有時需用，特毋令濫，而廢棄語則直官師所不材。是於日本容可云爾，至於禹域，進化雖紆，然其官府治具，社會人事，繁錯萬端，本非曩時之日本比也。頃歲以來，漸爲進步發見之代，常語簡單，有待鑄造。然尋檢雅詁，廢語多有可用爲新語者。東人尠通小學，不知其可相攝代，則宜以廢語爲一暝而不復視也。夫南北極半歲見日，半歲晦冥，而「暨」字古義可用（《說文》：「暨，日頗見也」）。目視兩物平行，漸遠則成交角，而「皂」字古義可用（《說文》：「皂，望遠合也」）。予向作《正名略例》，嘗道其麤犅矣。語有惡其冗長，而施用遺言，則一二字可了者，於勢固最爲徑便，豈若盧仝、樊宗師輩喜爲險怪者比耶？夫惟官號地望，著於標題，施於傳誌譜錄者，必用今名，而廢棄、外來、新造之語，皆不得代，此文辭之恆例也。械器輿服，古今異宜，亦不得代。故崔鴻易「撫盤」以「推案」，百藥變「脫帽」爲「免冠」，物非所有，飾從雅言，見譏於子玄矣（見《史通・敘事》篇）。今之言者，非攡旄剖符之率，而亟言「擊節」；處髡首辮髮之俗，而自述「抽簪」：此之宜絕，亦文辭之恆例也。若乃雅俗稱名，新故雜用，是寧有厲禁耶？至云人所不曉，致減神味；說尤鄙淺。夫廢棄之語，固有施於文辭，則爲間見，行於謠諺，反爲達稱者矣。顏籀作《匡謬正俗》，嘗舉數條。如《釋詁》云：「略，利也。」而唐人謂「礪刃」爲「略刃」，《釋詁》云：「洋，多也。」而山東謂「衆」爲「洋」。《釋言》云：「恫，痛也。」而太原謂痛而呻吟爲「通喚」（顏云：「通即恫」）。晉令有「覆逴」，而唐人謂檢察探試爲「覆坼」。此並曠絕千年，或數百稔，不見於文辭久矣，然耕夫販婦，猶人人能言之。至於今日，斯例尚多。《方言》云：「佻（丁小切），縣也。」今稱縣繫曰「弔」，則其遺語也。「塞，安也。」今杭人謂安寧曰「利塞」，則其遺語也。「崽（音臯）者，子也。湘、沅之會，凡言是子者謂之崽（聲如宰）。」今粵人謂兒童曰：「崽（聲如宰）」，則其遺語也。「僞（音訛）謂之仡（注：船動搖之貌也）」。今南人皆謂動搖船曰「劃」，則其遺語也。自秦以後，人臣不敢稱「朕」，而今北人猶自稱「暨」，斯「朕」之音變矣。晉人言「寧馨」，唐人言「某亨」（見《匡謬正俗》云：「俗呼某人處爲某亨。亨音火剛反」），今吳人並有是語，斯亦關、雒之舊言矣。至於負重之呼「邪許」，痛苦之呼「燠休」，應人曰「若」，以「諾」而從「若」聲，拒人曰「否」，以「否」而從「否」語，如此類者，何可勝道。故文辭則千年曠絕，謠諺則百姓與能，亦與顏籀所舉一也。吾儕足迹，所涉無幾，猶能舉此數端；世有子雲，可勝記耶？然則不曉者僅一部之文人，而曉者乃幾徧於全部之國民，何爲其佶倔減味也？故知廢棄語之待用，亦與外來、新造無殊，特戒其過濫耳。若夫三者所施，各於其黨，則家實齋有言：「戰龍載鬼，可入《周易》，不可以入《書》、《禮》。」亞諾路得《評判論》亦云：「認現在使用與否之問題，其於言語，不在常談之有無，而視其施於格段關於目的者何如。」是二說也，可以起恍惊無常之病矣。

陳澧然《晦堂文鑰・鍊句》　文成於字，字積而句乃成。以兵事言，字則兵卒也，句則隊官也；以外交言，字則商人也，句則領事也。一字不強，一句之神已挫；一句苟弱，一段之氣已衰。拿破倫善戰，必無弱兵；卑士麥善交，決無庸領，此可斷言者也。以音韻言，仄聲強，平聲弱；以意義言，

實字強，虛字弱。然集字成句，必令平仄相間，虛實相融，起落堅凝，其鋒乃不可犯。鍊之之術，則雖古人精語，無一不加鑄造，而後可入吾文。《尚書》《左》《策》精矣，太史公必更易其字句，然後成一家言。《孟子》好辨章「率獸食人，人將相食」精矣，韓昌黎《原道》以「弱肉強食」易之，則精神立變，此皆不襲古人之實證也。至若古書之存，或多乖誤，《古論語》「未若貧而樂道，富而好禮」，今本一遺「道」字，則「樂」字成空。《孟子》「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元也」，元者，頭有也。今本誤「元」爲「充」，則精神頓減。「必有事焉而勿止」，今本誤「止」爲「正」，則解釋難通。其顚倒章句者，「孔子曰：殷有三人焉」，置之「微子去之」三句下則文氣既突，「之」字「而」字，皆苦無根。《高子曰禹之聲》一章，置之《山徑》一章之下，則孟之斥高，尤爲唐突。甚至《大學》、《中庸》，篇章凌亂，後人沿襲，莫辨其非，此皆不知章句之過也。明此，而後可與讀書，可與言文矣。

劉師培《文說》 自古詞章，導源小學。蓋文章之體，奇偶相參，則侔色揣稱，研句練詞，使非析字之精，奚得立言之旨？故訓詁名物，乃文字之始基也。昔西漢詞賦，首標卿、雲，摛詞貴當，隸字必工，此何故哉？則辨名正詞之效也。觀司馬《凡將》、子雲《訓纂》，詳徵字義，旁及物名，分別部居，區析昭明；及撮其單詞，儷爲偶語，故擷擇精當，語冠群英。則字學不明。奚能出言有章哉？夫作文之法，因字成句，積句成章，欲侈工文，必先解字。然字各有義，事以驗名，用字偶乖，即背正名之旨。觀古代鴻儒，銓繹字義，界說謹嚴，不容稍紊：如穴爲土室（《說文》云：「穴，土室也」），汥訓水都（《說文》云：「汥，水都也」），葦即大葭（《說文》「葦」字下云：「大葭也」），藿稱小菽（《說文》「藿」字下云：「藿，菽之小者」），主階訓阼（《說文》「阼」字下云：「主階也」），比田爲畐（《說文》「畐」字下云：「比田也」），笑不破顏謂之弦（《說文》云：「笑不破顏曰弦，式忍切」），辛能蹙鼻謂之皋（《說文》云：「皋，言皋人蹙鼻苦辛之憂」），閘爲開閉之門（《說文》云：「閘，開閉門也」），梯訓屈伸之木（《說文》云：「梯，屈伸木也」）。是古人狀物，各有專名，以達難顯之情，以括重言之語。後世文人，用字多歧，制改漆書，猶言「執簡」，民皆被髮，仍述「抽簪」，此固用字之失矣。然以木注酒，其名爲杯，及易木爲甕，應更何字？以革爲箠，其字作鞭，及舍革用竹，應易何名？乃事物日增，名詞未益，以固有之名，代新詞之用，學士文人，互相因襲，用之文字，播之詩歌，字義之淆，自此始矣。舉斯二例，餘可旁求。且上古造字，以類物情，極意形容，有如圖繪：嗾爲使犬（《說文》云：「嗾，使犬也」），朋訓呼雞（《說文》：「朋，呼雞重言之」），星見雨除謂之姓（音省，《說文》云：「姓，雨而夜除星見也。」是義與晴殊），風吹浪動謂之颭（職言切，《說文》云：「颭，風吹浪動也」），泉一見一否爲瀸（《爾雅》云：「泉一見一否曰瀸。」《說文》亦引此文），雲半有半無曰圜（《說文》「圜」字下云：「《逸周書》曰：『圜圜升雲，半有半無』」），推之月初生爲霸（《說文》「霸」字下云：「霸，月始生霸然也」），水半見曰酋（《說文》「酋」字下云：「繹酒也，從酋，水半見于上」），象態既殊，名稱即別，古代鴻文，皆沿此例。流連萬象之際，沉吟視聽之區；言必象物，音必附聲。故「參差」狀荇菜之名，「沉浮」盡揚舟之態；「杲杲」爲日出之容，「霏霏」擬雪飛之狀；「依依」繪楊柳之情，「呦呦」學鹿鳴之韻；可謂國門可懸，一字莫易者矣。後世不然。日夕雨止，亦沿「晴」字之稱（「晴」字爲雨止，晝間雨止日出始謂之晴；莫夜間雨止，則當另用「姓」字矣）；日入而風，亦襲「暴」字之名（《爾雅》曰：「日出而風爲暴。」非大風可稱暴也）；水不注川，亦名爲溪（《爾雅》曰：「水注川曰溪」）。地非山脊，亦號爲岡（《爾雅》曰：「山脊，岡」）；非攻石而稱磨（《爾雅》曰：「石謂之磨」）；非錯金而稱鏤（《爾雅》曰：「金謂之鏤」）；路非四達，亦冒稱衢（《爾雅》曰：「四達謂之衢」）；絮匪一苫，亦標紙字（《說文》云：「紙，絮一苫也」）；瓊爲赤玉（《說文》），而白花亦號瓊花；翡爲赤鳥，而翠玉亦名翡翠；推之非木株而亦號爲根，非竹杖而亦稱爲箇：名與實違，此又文士之通失也。且文苑之英，字學多疏，率爾操觚，緣飾附會，假設名詞，獨標奇語，因事著稱，緣物主義：善惡懸殊，則曰「天淵判隔」；友朋聚首，則曰「萍水相逢」；以「青雲」爲得志，以「白水」爲誓詞。文士沿襲成風，後人以意逆志。是則名詞之字，別有代詞，而法語之言，易爲隱語，以詞害義，此其一矣。別有慧業才人，創造險語，鬼斧默運，奇句自矜，或顚倒以爲奇，或割裂以示巧：由是「墜心危涕」，文通互易其文；「啄粟栖枝」，子美自顚其語。不知言貴有序，詞貴立誠，江、杜之文，不可謂之非違則也。嗚呼！前世之文，字必師古，周、秦故訓，賴文以傳；後世之文，字必背古，俗訓歧義，因文而興。豈非小學之蠹哉？今欲文質相宣，出言不紊，其惟衷《爾雅》以辨言，師許君之《解字》，觀《說文・自序》中多排偶之詞，即置之《文選》

之中，亦出類拔萃之作，則工文之士，必出于小學家矣），心知其意，解釋分明，庶立言咸有淵源，而出詞遠于鄙倍矣。若夫未解析詞，徒矜凝錦，是則無根之木，無源之水耳，烏足以言文學哉！

又　皇古學術，溯源史官，記動記言，實惟史職；是記事之文，起原至古。觀虞、夏之書，據事直錄，事必徵實，言匪蹈虛，故《堯典》測天，《禹貢》治水，垂一王之法，布不刊之言。推之《神農本草》、《黃帝內經》，簡要詳博，不雜蕪詞。降及周代，文史日繁。然姬公《官禮》，孔氏《春秋》，一則法典之書，一則史編之體。蓋文以記事，故事外無文；若詞涉不經，言等子虛，書而不法，後世何觀？無徵不信，此之謂歟！後世之文，多昧此旨，雖碑傳之作，博徵文獻，游記之文，模範山水，然記事失實，厥有數端。一曰寓言。自《國風》之詩，託物興懷，義標比興，詞等無稽，然「漢有游女」，遂傳贈珮之文（《詩》言「漢有游女」，本比興之詞耳，《韓詩》遂傳鄭交甫贈珮之事，後世詞人，襲用其說，一若漢水之實有此神）；鄭詠狡童，妄託辭昏之說（《詩·狡童篇》，《毛序》最確，近人以辭昏之事附會之，非也）。又如靈均作《湘君》之歌，宋玉奏《神女》之賦，構造虛詞，婉而多諷；乃湘水傳鼓瑟之踪，高唐爲夢游之地，咸有神祠，詳于方志，習俗相沿，有若信史。況東周以降，策士踵興，設爲荒誕之詞，以助縱橫之筆。乃「嫠不恤緯，韓嬰用以釋詩（《左傳》記子太叔之語，本係寓言，《韓詩外傳》遂誤爲漆室女之事，又誤以憂周爲憂魯）；「妾覆藥酒」（見《戰國策》），子政垂之彤史，可謂昧于擇言者矣。至若列子貴虛，莊周譎詭，借物寓意，夫豈有徵？若昧厥旨義，證以實詞，是猶待兎而守株，豈僅刻舟而求劍。故夔僅一足（《呂氏春秋》），堯有八眉，襲謬沿訛，疑非爲是，用之于文，穢莫大焉。漢代以還，訛言日興：海客乘槎（見《博物志》），則誤爲博望；姮娥竊藥，則指爲羿妻；王母本西方之國，目爲列仙；羲和乃司曆之臣，稱爲日馭；于洛神則信爲宓妃，于武陵則尊爲仙迹：朱紫莫別，不可殫論，其弊一也。二曰虛設。自「民靡孑遺」，識《雲漢》之害詩；「血流漂杵」，證《武成》之多譌：言過其失，自古有之。及遞相稱述，曲意形容，屬詞比事，其失也誣。後世文人，飾詞矯說，或尊己而卑人，或援古以證今，事每憑虛，詞多烏有：若王沈《魏錄》，濫述貶甄之詔；陸機《晉史》，虛張拒葛之風；曲筆阿時，非一日矣。又如劉玄以俠烈著聞，而范史力言其懦弱（《漢·更始傳》既言其身在微賤，結客報仇，及敘其即位後，則又言其羞愧流汗，刮席不敢視，非誣而何）；宋祖輟誦讀之業，而沈書侈述其文詞（見《史通》）。虛美相酬，言多爽實。至若魏收修史，延壽成書，比索虜于禹、湯，夷南朝于蠻、貊，道武名官，則曰遠師少皞；柔然通使，則曰追慕漢高。擬非其倫，殊乖實錄。甚至加虛煉飾，博采諛言，喻過其體，詞沒其義。論逆臣則稱爲問鼎，稱巨寇則目以長鯨，記貢納必飾百牢，敘朝會必稱萬國。孔門弟子，則曰三千，漠北胡兵，則曰十萬。漢兵敗績，睢水爲之不流；赤眉納降，積甲高于熊耳。董生乘馬，不知牡牝；翟公之門，可張雀羅：事資虛飾，是曰支詞。若烏白馬角，顯燕丹之精誠；犬吠雞鳴，神劉安之仙術。以虛爲實，來者難誣，所謂凫脛雖短，續之則憂，畫虎不成，反類畫狗者矣。推之班固《兩京》，左思《三都》，言雖成理，事或渺冥。唐代以降，文體日淆，言無準的，語非有中：以李實之苛殘，而昌黎頌爲仁吏；以孫復之穿鑿，而永叔奉爲經師。移的就箭，掩耳盜鈴，迷惑後世，夫豈一端？其弊二也。三曰訛誤。夫佛肸畔晉，孔子卒已數年，而《論語》記「磨磷涅緇」之喻；吳王浚邗，夏代實無此水，而《孟子》有「排淮注江」之文：書籍舛誤，經典猶然。若夫顏闔對君，載爲顏淵；闞我作亂，移之宰我；《列子》書論尼父，而曰與鄭穆同時；扁鵲醫療虢公，而曰爲趙簡治疾。又如莒僅彈丸，而孟堅稱爲大國（《五行志》）；秦非小弱，而榮緒稱爲小邦（臧榮緒《晉書》曰：「苻秦地劣于趙」）。苟非別加研核，何以判別是非？推之杜陵詩史，誤伏勝爲服虔（杜詩：「諸生老服虔」此指濟南伏生言）；劍南文雄，誤許渾爲許遠。桓溫與仲文并世，乃庾信之虛詞；九齡賞蘇頲之文，爲容齋所駁正。虎頭則釋以人名（蘇詩：「卻下虎頭城。」此即虔州言也，注家誤爲顧虎頭，斯言誠大謬矣），赤壁則移其地望。傳聞失實，考證多疏，賢者不免，況其下乎？況訛言亂眞，別有一因：怯書今語，勇效昔言，碑銘所勒，傳記所書。或虛引他邦，冒爲己邑，如稱袁則飾之陳郡，言劉則繫之彭城是也；或侈用古官，施之今職，如京尹必稱京兆，不計都邑之遷移，相臣必號平章，不計官階之同異是也；或虛引古事，飾爲雅言，如苻堅撫盤，易爲「推案」，洛干脫帽，易爲「免冠」是也。綜斯三失，言與事違，今古以之不純，眞僞由其相亂，故詮事失眞，與訛言同，其弊三也。嗟乎，古人以事爲主，凡記事必以文，後人以文爲主，或因文以害義，故古事因文而傳，近事因文而晦，以文勝質，此之謂乎。是以文苑之英，詞林之秀，必參觀古

籍，博覽群書，參互考驗，窮流溯源，斯能出語有章，立言不朽；若徵材聚事，徒供獺祭之需，恐摘句尋章，不越蟲雕之技，以此言文，不亦誤乎！

又《論文雜記》 西人分析字類，曰名詞、代詞、曰動詞、靜詞、形容詞、曰助詞、聯詞、副詞。名詞、代詞者，即中國所謂實字也。動詞、靜詞、形容詞者，即中國所謂半虛實字也。助詞、聯詞、副詞者，即中國所謂虛字也。予觀孔子垂訓，首重正名。而漢儒董仲舒亦曰：「名生于眞，非其眞無以爲名。」蓋實字用以名一切事務者，皆曰名詞。字由事造，事由物起，故名詞爲文字之祖。中國小學書籍，亦多釋名詞。《爾雅》由《釋親》至《釋畜》，以及劉熙《釋名》，皆分析名詞，字由類聚。是古人非不知名詞之用也。至代詞一類，皆以虛字代實字之用。吾觀劉氏《助字辯略》，釋「之」、「其」二字，訓爲指事物之稱，且博引古籍，得數十條。是古人非不知代詞之用也。《爾雅釋詁》三篇，大抵皆動詞、靜詞。明人朱鬱儀《駢雅》，則大抵皆靜詞、形容詞。是形容詞之用，先儒亦早知之。毛、鄭釋《詩》，多言狀物。而江都汪氏之釋「三」、「九」也，亦謂古人作文，多用形容之詞，以示立義之奧曲。則靜詞、狀詞、形容詞之用，古人亦無不知之矣。至助詞、聯詞、副詞，則上古之時，大抵由名詞假借。其始也，由實字假爲半虛實字：如「治」本水名，借爲治國之治；「脩」本段脯，借爲修身之修（此由實字假爲動詞者）；「薄」爲林薄，借爲厚薄之薄；「舊」爲鵂鶹，借爲新舊之舊（此由實字借爲靜詞、形容詞者）是也。其繼也，更由實字借爲虛字：如「之」字（草出地也）、「于」字（孝鳥也）、「而」字（頰須也）、「所」字（鋸木聲也）、「則」字（等畫物也）、「苟」字（草也）、「維」字（車蓋系也）、「云」字（山川氣也）、「不」字（鳥飛翔不下也）、「必」字（弓檠也）、「莫」字（日且冥也）是也。其借假之例，約有二端：一爲由義假借：如「而」爲頰須，有下垂之義，故承上起下之字爲「而」；「盡」爲器中空，有窮盡之義，故凡物窮習者皆爲「盡」；「云」爲山川氣，故曰所出之語亦爲「云」：其例一也。一爲由聲假借；本無其字，而讀音與某實字音相近，因假借爲之，如「于」字、「所」字是（此與今日土俗有音無字者相似，姑借同聲之實字以寄其字形）：其例二也。觀此二例，則知虛字本無實義，故有一字數用者，亦有數字一用者，每隨文法爲轉移。近世巨儒，如高郵王氏、雒山劉氏，于小學之中，發明詞氣學，因字類而兼及文法，則中國古人亦明助詞、聯詞、副詞之用矣。昔相如、子雲之流，皆以博極字書之故，致爲文日益工，此文法原于字類之證也。後世字類、文法，區爲二派，而論文之書，大抵不根于小學，此作文所由無秩序也。

又 中國文學，至周末而臻極盛。莊、列之深遠，蘇、張之縱橫，韓非之排奡，荀、呂之平易，皆爲後世文章之祖。而屈、宋《楚詞》，憂深思遠，上承風雅之遺，下啓詞章之體，亦中國文章之祖也。惟文學臻于極盛，故周末諸子，卒以文詞之美，得後世文士之保持，而流傳勿失（中國秦、漢以下文學之士，不知諸子之精深，惟好其文詞而已。故近人所選古文，多以諸子入選）。則修詞學豈可不講哉？

又 昔孟子之論說詩也，謂「不以文害詞，不以詞害志」。予觀秦、漢以後之詩文，何以文害詞者之多乎？如江淹《恨賦》有云：「孤臣危涕，孽子墜心。」夫「墜涕」、「危心」之語，均于古籍有徵，而江氏必欲反其詞以自矜險語，不知「危涕墜心」四字，語詞相綴，皆屬不倫，奚得謂之合論理乎？又杜甫《秋興》詩有云：「紅豆啄餘鸚鵡粟，碧梧棲老鳳凰枝。」夫「鸚鵡」、「鳳凰」，皆係主詞；「豆」、「粟」、「梧」、「枝」，皆係謂詞（當云「鸚鵡啄餘紅豆粟，鳳凰棲老碧梧枝」）：而杜氏必欲倒其詞以自矜研煉，此非嗜奇之失乎？不惟此也。杜甫律詩有云：「白頭搔更短，渾欲不勝簪。」夫白髮可言長短，今易白髮爲白頭則屬不詞（俞氏蔭甫亦議之）。又白居易詩云：「掌珠一顆兒三歲，鬢雪千莖父六旬。」夫十日爲旬，載于往籍（《說文》「勹」部「旬」字下云：「十日爲旬。」故唐代以前，無以旬爲十年者）；今白氏以十載爲旬，非與古訓相背乎（以十年爲一旬，蓋始于唐。故白氏又有詩云：「且喜同年滿七旬。」又明徐尊生詩云：「客中生日近七夕，老子行年當五旬。」以十年爲旬，與白氏同）？夫智者千慮，豈無一失？特名不正者言不順，欲順其言，必正其名。若以文害詞，則背于正名之義，豈可復蹈其弊乎？故舉古人文詞之失，以見其凡（夫今日所以不敢議江淹、杜甫者，以其名高也。若初學作文之人，造語與江、杜同，必斥之爲文理不通矣）。

類別

董丕《典論·論文》 夫文本同而末異。蓋奏議宜雅，書論宜理，銘誄尚實，詩賦欲麗。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備其體。

陸機《文賦》 詩緣情而綺靡，賦體物而瀏亮，碑披文以相質，誄纏緜而悽愴，銘博約而溫潤，箴頓挫而清壯，頌優游以彬蔚，論精微而朗暢，奏平徹以閑雅，說煒燁而譎誑。雖區分之在茲，亦禁邪而制放。要辭達而理舉，故無取乎冗長。

傅玄《七謨序》 昔枚乘作《七發》，而屬文之士若傅毅、劉廣世、崔駰、李尤、桓麟、崔琦、劉梁、桓彬之徒，承其流而作之者紛焉，《七激》、《七興》、《七依》、《七歎》、《七說》、《七蠲》、《七舉》、《七設》之篇；於時通儒大才馬季長、張平子亦引其源而廣之，馬作《七厲》，張造《七辨》，或以恢大道而導幽滯，或以黜瑰侈而託諷詠，揚輝播烈，垂於後世者，凡十有餘篇。自大魏英賢迭作，有陳王《七啓》，王氏《七釋》，楊氏《七訓》，劉氏《七華》，從父侍中《七誨》，並陵前而邈後，揚清風于儒林，亦數篇焉。世之賢明，多稱《七激》工，余以爲未盡善也。《七辨》似也，非張氏至思，比之《七激》，未爲劣也。《七釋》僉曰妙哉，吾無間矣。若《七依》之卓轢一致，《七辨》之纏綿精巧，《七啓》之奔逸壯麗，《七釋》之精密閑理，亦近代之所希也。

李充《翰林論》 表宜以遠大爲本，不以華藻爲先。若曹子建之表，可謂成文矣；諸葛亮之表劉主，裴公之辭侍中，羊公之讓開府，可謂德音矣。

又 駁不以華藻爲先，世以傅長虞每奏駁事，爲邦之司直矣。

又 研覈名理，而論難生焉。論貴于允理，不求支離。若嵇康之論，成文美矣。

又 在朝辨政而議奏出，宜以遠大爲本，陸機《議晉斷》，亦名其美矣。

又 盟檄發于師旅，相如《喻蜀父老》，可謂德音矣。

摯虞《文章流別論》 《周禮》太師掌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言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頌者，美盛德之形容。賦者，敷陳之稱也。比者，喻類之言也。興者，有感之辭也。後世之爲詩者多矣，其稱功德者謂之頌，其餘則總謂之詩，頌，詩之美者也。古者聖帝明王，功成治定而頌聲興。於是史錄其篇，工歌其章，以奏於宗廟，告於鬼神。故頌之所美者，聖王之德也，則以爲律呂。或以頌形，或以頌聲，其細已甚，非古頌之意。昔班固爲《安豐戴侯頌》，史岑爲《出師頌》、《和熹鄧后頌》，與《魯頌》體意相類，而文辭之異，古今之變也。揚雄《趙充國頌》，頌而似雅；傅毅《顯宗頌》，文與《周頌》相似，而雜以風雅之意。若馬融《廣成》、《上林》之屬，純爲今賦之體，而謂之頌，失之遠矣。

又 夫古之銘至約，今之銘至繁，亦有由也。質文時異，則既論之矣。且上古之銘，銘於宗廟之碑。蔡邕爲楊公作碑，其文典正，末世之美者也。後世以來之器銘之嘉者，有王莽《鼎銘》、崔瑗《杌銘》、朱公叔《鼎銘》、王粲《硯銘》，咸以表顯功德，天子銘嘉量，諸侯大夫銘太常、勒鐘鼎之義。所言雖殊，而令德一也。李尤爲銘，自山河都邑，至於刀筆平契，無不有銘，而文多穢病；討論潤色，言可采錄。

又 詩、頌、箴、銘之篇，皆有往古成文，可放依而作。惟誄無定制，故作者多異焉。見於典籍者，《左傳》有魯哀公爲孔子誄。

又 哀辭者，誄之流也。崔瑗、蘇順、馬融等爲之，率以施於童殤夭折、不以壽終者。建安中，文帝與臨淄侯各失稚子，命徐幹、劉楨等爲之哀辭。哀辭之體，以哀痛爲主，緣以歎息之辭。

又 今所爲哀策者，古誄之義。

又 若《解嘲》之弘緩優大，《應賓》之淵懿溫雅，《連旨》之壯厲忼慷，《應間》之綢繆契闊，郁郁彬彬，靡有不長焉矣。

又 古有宗廟之碑。後世立碑於墓，顯之衢路，其所載者銘辭也。

又 圖讖之屬，雖非正文之制，然以取其縱橫有義，反覆成章。

沈約《注制旨連珠表》 竊尋連珠之作，始自子雲：放《易象》論，動模經誥。班固謂之命世，桓譚以爲絕倫。連珠者，蓋謂辭句連續，互相發明，若珠之結排也。雖復金鑣互騁，玉軑並馳，妍媸優劣，參差相間，翔禽伏獸，易以心威，守株膠瑟，難與適變。水鏡芝蘭，隨其所遇，明珠燕石，貴賤相懸。

任昉《文章緣起序》 《六經》素有歌、詩、書、誄、箴、銘之類，《尚書》

帝庸作《歌》，《毛詩》三百篇，《左傳》叔向貽子產《書》，魯哀孔子《誄》，孔悝《鼎銘》、《虞人箴》，此等自秦漢以來，聖君賢士沿著，爲文章名之始。

蕭統《文選序》 嘗試論之曰：《詩序》云：「《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至于今之作者，異乎古昔。古詩之體，今則全取賦名。荀、宋表之于前，賈、馬繼之于末。自茲以降，源流實繁。述邑居，則有憑虛亡是之作；戒畋游，則有《長楊》《羽獵》之制。若其紀一事，咏一物，風雲草木之興，魚蟲禽獸之流，推而廣之，不可勝載矣。又楚人屈原，含忠履潔，君匪從流，臣進逆耳，深思遠慮，遂放湘南。耿介之意既傷，壹鬱之懷靡愬。臨淵有懷沙之志，吟澤有憔悴之容。騷人之文，自茲而作。【略】次則箴興于補闕，戒出于弼匡，論則析理精微，銘則序事清潤，美終則誄發，圖像則贊興。又詔、誥、敎、令之流，表、奏、箋、記之列，書、誓、符、檄之品，吊祭、悲哀之作，答客、指事之制，三言、八字之文，篇辭、引序，碑碣、志狀，衆制鋒起，源流間出。譬陶、匏異器，并爲入耳之娛；黼、黻不同，俱爲悅目之玩。作者之致，蓋云備矣。

《南齊書・文學傳論》 屬文之道，事出神思，感召無象，變化不窮。俱五聲之音響，而出言異句；等萬物之情狀，而下筆殊形。吟詠規範，本之雅什；流分條散，各以言區。若陳思《代馬》羣章，王粲《飛鸞》諸製，四言之美，前超後絕。少卿離辭，五言才骨，難與爭驚。桂林湘水，平子之華篇；飛館玉池，魏文之麗篆。七言之作，非此誰先？卿、雲巨麗，升堂冠冕；張、左恢廓，登高不繼。賦貴披陳，未或加矣。顯宗之述傅毅，簡文之摛彥伯，分言制句，多得頌體。裴頠內侍，元規鳳池，子章以來，章表之選。孫綽之碑，嗣伯喈之後；謝莊之誄，起安仁之塵。顏延楊瓚，自比馬督，以多稱貴，歸莊爲允。王褒《僮約》，束晳《發蒙》，滑稽之流，亦可奇瑋。五言之制，獨秀衆品。

劉勰《文心雕龍・頌贊》 原夫頌惟典雅，辭必清鑠，敷寫似賦，而不入華侈之區；敬愼如銘，而異乎規戒之域。揄揚以發藻，汪洋以樹義，惟纖曲巧致，與情而變，其大體所底，如斯而已。讚者，明也，助也。

又《銘箴》 夫箴誦於官，銘題於器，名目雖異，而警戒實同。箴全禦過，故文資確切；銘兼褒讚，故體貴弘潤；其取事也必覈以辨，其摛文也必簡而深，此其大要也。然矢言之道蓋闕，庸器之制久淪，所以箴銘異用，罕施於代。惟秉文君子，宜酌其遠大焉。贊曰：銘實表器，箴惟德軌。有佩於言，無鑒於水。秉茲貞厲，敬言乎履。義典則弘，文約爲美。

又《誄碑》 周世盛德，有銘誄之文。大夫之材，臨喪能誄。誄者，累也。累其德行，旌之不朽也。詳夫誄之爲制，蓋選言錄行，傳體而頌文，榮始而哀終。論其人也，曖乎若可覿；道其哀也，悽焉如可傷。此其旨也。碑者，埤也。上古帝皇始號封禪，樹石埤岳，故曰碑也。

又《哀弔》 自賈誼浮湘，發憤弔屈，體同而事覈，辭清而理哀，蓋首出之作也。及相如之《弔二世》，全爲賦體，桓譚以爲其言惻愴，讀者歎息。及平章要切，斷而能悲也。揚雄弔屈，思積功寡，意深文略，故辭韻沉臆。班彪、蔡邕，並敏於致語，然影附賈氏，難爲並驅耳。胡阮之弔夷齊，褒而無聞，仲宣所制，譏呵實工。然則胡阮嘉其清，王子傷其隘，各〔其〕志也。禰衡之弔平子，縟麗而輕清；陸機之弔魏武，序巧而文繁。降斯以下，未有可稱者矣。夫弔雖古義，而華辭未造；華過韻緩，則化而爲賦。固宜正義以繩理，昭德而塞違，割析褒貶，哀而有正，則無奪倫矣。

又《雜文》 智術之子，博雅之人，藻溢於辭，辭盈乎氣。苑囿文情，故日新殊致。宋玉含才，頗亦負俗，始造對問，以申其志，放懷寥廓，氣實使之。及枚乘摛艷，首製《七發》，腴辭雲搆，夸麗風駭。蓋七竅所發，發乎嗜欲，始邪末正，所以戒膏粱之子也。揚雄覃思文闊，業深綜述，碎文璅語，肇爲連珠，其辭雖小而明潤矣。凡此三者，文章之枝派，暇豫之末造也。自對問以後，東方朔效而廣之，名爲《客難》。託古慰志，疎而有辨。揚雄《解嘲》，雜以諧謔，迴環自釋，頗亦爲工。班固《賓戲》，含懿采之華；崔駰《達旨》，吐典言之裁；張衡《應問》，密而兼雅；崔實《客譏》，整而微質；蔡邕《釋誨》，體奧而文炳；景純《客傲》，情見而采蔚；雖迭相祖述，然屬篇之高者也。至於陳思《客問》，辭高而理疎；庾敳《客咨》，意榮而文悴。斯類甚衆，無所取裁矣。原茲文之設，廼發憤以表志。身挫憑乎道勝，時屯寄於情泰，莫不淵岳其心，麟鳳其采，此立本之大要也。自《七發》以下，作者繼踵。觀枚氏首唱，信獨拔而偉麗矣。及傅毅《七激》，會清要之工；崔駰《七依》，入博雅之巧；張衡《七辨》，結采綿靡；崔瑗《七厲》，植義純正；陳思《七啓》，取美於宏壯；仲宣《七釋》，致辨於事理。自桓麟《七說》以下，左思《七諷》以上，枝附影從，十有餘家。或文麗而義暌，或理粹而辭駁。觀其

大抵所歸，莫不高談宮館，壯語畋獵。窮瓌奇之服饌，極蠱媚之聲色。甘意搖骨體，艷詞動魂識，雖始之以淫侈，而終之以居正。然諷一勸百，勢不自反。子雲所謂先騁鄭衛之聲，曲終而奏雅者也。惟《七厲》叙賢，歸以儒道，雖文非拔羣，而意實卓爾矣。自《連珠》以下，擬者間出。杜篤、賈逵之曹，劉珍、潘勗之輩，欲穿明珠，多貫魚目，可謂壽陵匍匐，非復邯鄲之步，里醜捧心，不關西施之嚬矣。惟士衡運思，理新文敏，而裁章置句，廣於舊篇。豈慕朱仲四寸之璫乎！夫文小易周，思閒可贍。足使義明而辭凈，事圓而音澤，磊磊自轉，可稱珠耳。詳夫漢來雜文，名號多品。或典誥誓問，或覽略篇章，或曲操弄引，或吟諷謠詠，總括其名，並歸雜文之區；甄別其義，各入討論之域。類聚有貫，故不曲述。贊曰：偉矣前脩，學堅才飽，負文餘力，飛靡弄巧。枝辭攢映，嘒若參昴。慕嚬之心，於焉祗攬。

又《諧讔》 諧之言皆也。辭淺會俗，皆悅笑也。昔齊威酣樂，而淳于說甘酒；楚襄讌集，而宋玉賦好色；意在微諷，有足觀者。及優旃之諷漆城，優孟之諫葬馬，並譎辭飾說，抑止昏暴。是以子長編史，列傳滑稽，以其辭雖傾回，意歸義正也。但本體不雅，其流易弊。於是東方、枚皐，餔糟啜醨，無所匡正，而詆嫚媟弄，故其自稱爲賦，廼亦俳也。見視如倡，亦有悔矣。讔者，隱也；遯辭以隱意，譎譬以指事也。昔還社求拯於楚師，喻曾井而稱麥麴；叔儀乞糧於魯人，歌佩玉而呼庚癸。伍舉刺荆王以大鳥，齊客譏薛公以海魚，莊姬託辭於龍尾，臧文謬書於羊裘，隱語之用，被於紀傳。大者興治濟身，其次弼違曉惑。蓋意生於權譎，而事出於機急，與夫諧辭可相表裏者也。漢世《隱書》十有八篇，歆、固編文，錄之歌末。昔楚莊、齊威，性好隱語。至東方曼倩，尤巧辭述。但謬辭詆戲，無益規補。自魏代已來，頗非俳優，而君子嘲隱，化爲謎語。謎也者，迴互其辭，使昏迷也。或體目文字，或圖象品物，纖巧以衒思，淺察以衒辭，義欲婉而正，辭欲隱而顯。荀卿《蠶賦》已兆其體。至魏文、陳思，約而密之，高貴鄉公，博舉品物，雖有小巧，用乖遠大。夫觀古之爲隱，理周要務，豈爲童稚之戲謔，搏髀而抃笑哉！然文辭之有諧隱，譬九流之有小說。蓋稗官所采，以廣視聽，若效而不已，則髡袒而入室，旃孟之石交乎！

又《章表》 是以章式炳貫，志在典謨；使要而非略，明而不淺。表體多包，情僞屢遷，必雅義以扇其風，清文以馳其麗。然懇惻者辭爲心使，浮侈者情爲文使，繁約得正，華實相勝，唇吻不滯，則中律矣。子貢云：「心以制之，言以結之」，蓋一辭意也。荀卿以「爲觀人美辭，麗於黼黻文章」，亦可以喻於斯乎。贊曰：敷奏絳（降）闕，獻贊黼扆。言必貞明，義則弘偉。肅恭節文，條理首尾。君子秉文，辭令有斐。

盧照鄰《五悲文并序》 自古爲文者，多以九七爲題目。乃有《九歌》、《九辨》、《九章》、《七發》、《七啓》，其流不一。余以爲天有五星，地有五嶽，人有五常，禮有五禮，樂有五聲。五者，亦在天地之數。今造《五悲》，以申萬物之情，傳之好事耳。

柳宗元《濮陽吳君文集序》 其爲辭賦，有戒荀冒陵僭之志；其爲詩歌，有交王公大人之義；其爲誄誌弔祭，有孝恭慈仁之誠，而多學《六經》聖人之大旨，發言成章，有可觀者。古之司徒，必求秀士由鄉而升之天官；古之太史，必求人風陳詩以獻於法宮，然後材不遺而志可見。近世之居位者，或未能盡用古道。

又《柳宗直〈西漢文類〉序》 左右史混久矣，言事駁亂，《尚書》、《春秋》之旨不立。自左邱明傳孔氏，太史公述歷古今，合而爲史，迄於今，交錯相糾，莫能離其說。獨左氏《國語》記言不參於事，《戰國策》、《春秋後語》，頗本右史尚書之制，然無古聖人蔚然之道，大抵促數耗矣。而後之文者龍（一作襲）之，文之近古而尤壯麗，莫若漢之西京，班固書傳之。吾嘗病其畔散不屬，無以考其變，欲采比義，會年長疾作，駑墮愈日甚，未能勝也，幸吾弟宗直愛古書，樂而成之，搜討磔裂，攟摭融結，離而同之，與類推移，不易時月，而咸得從其條貫，森然炳然，若開羣玉之府，指揮聯累，圭璋琮璜之狀，各有列位，不失其序，雖第其價可也。以文觀之，則賦、頌、詩、歌、書、奏、詔、策、辯、論之辭畢具；以語觀之，則右史紀言，《尚書》、《國語》、《戰國策》成敗興壞之說大備，無不苞也。噫！是可以爲學者之端耶。始吾少時，有路子者，自贊爲是書，吾嘉而叙其意，而其書終莫能具，卒俟宗直也。故刪取其叙繫於左，以爲《西漢文類》首紀。殷、周之前，其文簡而野。魏、晉以降，則盪而靡，得其中者漢氏。漢氏之東，則既衰矣。當文帝時，始得賈生明儒術，武帝尤好焉。而公孫弘、董仲舒、司馬遷，相如之徒作，風雅益盛，敷施天下。自天子至公卿大夫士庶人咸通焉。於是宣於詔策，達於奏議，諷於辭賦，傳於歌謠，由高帝迄於哀、平，王莽之誅，四方之文

章蓋爛然矣。史臣班孟堅修其書，拔其尤者充於簡冊，則二百三十年間，列辟之達道，名臣之大範，賢能之志業，黔黎之風美列焉。若乃合其英精，離其變通，論次其叙位，必俟學古者興行之。唐興，用文理，貞元間，文章特盛。本之三代，浹於漢氏，與之相準，於是有能者取孟堅書，類其文，次其先後，爲四十卷。

元稹《制誥自序》 制誥本於《書》。《書》之誥命訓誓，皆一時之約束也，自非訓導職業，則必指言美惡，以明誅賞之意焉。是以讀《說命》，則知輔相之不易，讀《允征》，則知廢怠之可誅。秦漢以來，未之或改。近世以科試取士文章，司言者苟務刓飾，不根事實。升之者美溢於詞，而不知所以美之之謂；黜之者罪溢於紙，而不知所以罪之之來。而又拘以屬對，跼以圓方，類之於賦判者流。先王之約束，蓋掃地矣。元和十五年，余始以祠部郎中知制誥。初約束不暇，及後累月，輒以古道干丞相，丞相信然之。又明年，召入禁林，專掌內命。上好文。一日，從容議及此，上曰：「通事舍人不知《書》便其宜，宣贊之外無不可。」自是司言之臣，皆得追用古道，不從中覆。然而余所宣行者，文不能自足其意，率皆淺近，無以變例，追而序之。蓋所以表明天子之復古，而張後來者之趣尚耳。

李翺《答泗州開元寺僧澄觀書》 吾畏聖人也，夫銘古多有焉。湯之盤銘，其詞云云；衛孔悝之鼎，其詞云云；秦始皇之《嶧山銘》，其詞云云；皆可以紀功伐、垂誡勸。銘於盤則曰盤銘，於鼎則曰鼎銘，於山則曰山銘。盤之詞可遷於鼎，鼎之詞可遷於山，山之詞可遷於碑，唯時之所紀耳。及蔡邕《黃鉞銘》，以紀功於黃鉞之上爾。或盤或鼎，或嶧山或黃鉞，其立意與言皆同，非如《高唐》、《上林》、《長楊》爲之作賦云爾。近代之文士則不然。爲銘爲碑，大抵詠其形容，有異於古人之所爲，其作鐘銘，則必詠其形容，與其音聲，與其財用之多少，鎔鑄之勤勞爾，非所謂勒功德誡勸於器也。推此類而極觀之，其不知君子之文也亦甚矣。然所爲文，亦皆有盛名於時，天下之人咸謂之善焉。吾不知吾所獨知，其能賢於他人之皆不知乎？天下人咸以不知者云善，則吾之獨知又何能云善乎？雖然，吾亦順吾心以順聖人爾。阿俗從時，則吾不忍爲也。故當時甚未敢承教，爲其所懷也。如前所云，足下欲吾之必銘是鐘也，當順吾心與吾道，則足下之銘必傳於後代矣！如欲從俗之所云，則天下屬詞之士願爲之者甚衆矣，何藉於李翺之詞哉？幸思之也。

陸龜蒙《復友生論文書》 又一篇曰：「某文也，某辭也。」文既與辭異，是文優而辭劣耳。《易》之《繫辭》曰：「齊大小者存乎卦，辨吉凶者存乎辭。」故卦有大小，辭有險易。又曰：「觀其彖辭，則思過半矣。」《易》之辭非文耶？《書》載帝庸作歌，臯陶賡歌，又歌五子之歌，皆辭也。《書》之辭非文耶？屬辭比事，《春秋》教也。《春秋》之辭非文耶？《禮》有朝聘之辭，娶夫人之辭；《樂》有登歌薦之辭，《禮》《樂》之辭非文耶？《法言》曰：「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孟軻之辭非文耶？《太元》之辭也，沈以窮乎下，浮以際乎上，揚雄之辭非文耶？是知文者辭之總，辭者文之用。天之將喪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不當稱辭。古人之辭多不當稱文。文辭一也，但所適者有宜耳，何異塗云之哉？又曰聲病之辭非文也。夫聲成文謂之音，五音克諧，然後中律度。故《舜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聲之不和病也。去其病則和，和則動天地，感鬼神，反不得謂之文乎？猶繪事組繡中有一精犖耳。大凡解人之說，不敢避墉垣援膚爪，而自矜于堂奧心腑也。要在引學者當知之事以明之而已矣。

牛希濟《文章論》 今古之體，分而爲四。崇仁義而敦教化者，經體之制也。假彼問對，立意自出者，子體之制也。屬詞比事，存於褒貶者，史體之制也。又有釋訓字義，幽遠文意，觀之者久而方達，乃訓誥雅頌之遺風。即皇甫持正、樊宗師爲之，謂之難文。今有司程式之下，詩賦判章而已。唯聲病忌諱爲切，比事之中，過於諧謔，學古文者，深以爲慙。晦其道者揚袂而行，又屈宋之罪人也。

孫何《評唐賢論議》 夫治世之具，莫先乎文；文之要，莫先乎理。文必理而方工者，惟論議爲最。然繇斯而談，則駕說立言者，不得不以爲己任也。唐虞已往，治道尚簡；三代之際，見于《六經》，此不書也。兩漢間鴻儒間出，猶爲黃老、刑名、權霸所雜。魏晉已降，文體卑賤，固不足論。若乃羽姬翼孔，卓爾大得，根仁柢義，動爲世法者，獨唐賢爲最。所著論議，傑然尤異者，若牛相僧孺《從道善惡無餘》，皇甫湜《紀傳編年》、《夷惠清和》，獨孤常州及《吳季札》，權文公德輿《兩漢辨士》等論，高僕射郢《魯用天子禮樂》，韓吏部愈《范蠡與大夫種書》，呂衡州溫《功臣恕死》，白宮傅居易《晉恭世子》等議，或意出千古，或理鎖羣疑，或重定褒貶之誤，或再正名教之失。無之足以感後人，有之足以張吾道云云。

夏竦《與柳宜論文書》 某嘗聞之于師曰：文章盛于三代，先聖刊爲《六經》。《春秋》之外，則《戰國策》、《國語》，迨于《史》、《漢》。《詩》、《書》之後，則《荀》、《孟》導仁義之流，《離騷》振章句之秀。兩漢去聖猶近，故文壯而氣雅。魏晉世態滋弊，故詞奇而理駁。由齊宋而降，格調輕靡；李唐龍興，世有良士。雖體不諧古，而氣梗文潤。其後國政陵遲，文亦旋弱，五代之亂，幾不墜地。然則文體沿革，各存大略。記言載事必簡而不誣，脩辭措意必典而無雜。沿諸子則削楊墨之迹，談正經則貶緯候之說。刻碑碣則紀事而述功，銘盤盂則因器以垂戒。賦舒而婉，發語宜壯；詩清而遠，振采當峻。論議則酌中庸以折理，序傳則約史策而記述。美辭施于頌贊，明文布于牋奏。詔誥語重而體宏，歌詠言近而音遠。當標義以爲轍，設道以爲轡，使忠信驅于其前，規戒揭于其後，然則可以謂之文矣。

歐陽修《試筆·蘇氏四六》 往時作四六者多用古人語，及廣引故事，以衒博學，而不思述事不暢。近時文章變體，如蘇氏父子以四六述敘，委曲精盡，不減古人。自學者變格爲文，迨今三十年，始得斯人，不惟遲久而後獲，實恐此後未有能繼者爾。自古異人間出，前後參差不相待。

李復《又答耀州諸進士書》 某辱問科舉程文之體，今之印行爲有司考之在高等者，其文乃程文之體也。雖然，此豈有定體。先須講求義理的當，中心渙然，乃可作文。義理若非，雖洪筆麗藻亦非矣。又爲文須去塵言，用事實，貴整齊，意分明，此其大略也。

秦觀《韓愈論》 臣聞先王之時，一道德，同風俗，士大夫無意於爲文，故六藝之文事詞相稱，始終本末，如出一人之手。後世道術爲天下裂，士大夫始有意於爲文，故自周衰以來，作者班班相望而起，奮其私知，各自名家，然總而論之，未有如韓愈者也。何則？夫所謂文者，有論理之文，有論事之文，有敘事之文，有託詞之文，有成體之文。探道德之理，述性命之精，發天人之奧，明死生之變，此論理之文；如列禦寇、莊周之所作是也。別白黑陰陽，要其歸宿，決其嫌疑，此論事之文；如蘇秦、張儀之所作是也。考同異，次舊聞，不虛美，不隱惡，人以爲實錄，此敘事之文；如司馬遷、班固之作是也。原本山川，極命草木，比物屬事，駭耳目，變心意，此託詞之文；如屈原、宋玉之作是也。鉤列、莊之微，挾蘇、張之辯，摭班、馬之實，獵屈、宋之英，本之以《詩》、《書》，折之以孔氏，此成體之文；韓愈之所作是也。蓋前之作者多矣，而莫有備於愈；後之作者亦多矣，而無以加於愈。故曰總而論之，未有如韓愈者也。

吳則禮《六一居士集跋》 所謂文者，有曰敘事，有曰述志，有曰析理，有曰闡道。敘事之文難於反覆而不亂，述志之文難于馳騁而不乏，析理之文難于雄辯而委曲，闡道之文難于高妙而深遠。由三代以來，俊雄豪傑之士以論著爲己任者，近或百年，遠或數百年，廼始有一人者出。嗚呼，亦可謂寡矣！然工于敘事者，或屈于析理；長于述志者，或昧其闡道。又況六藝堙滅乎絕學，百氏興起乎衰世，仁義蔽于詭辭，道德毀于邪說，悉挾私見以惑世，制異行以汙俗，其有志于分別是非黑白以明先王之意者，蓋無幾也。公出東南，持高文取科第，能自拔起，以追于古，而不溺于習俗之卑，卒以翰墨爲天下宗。所謂反覆而不亂，馳騁而不乏，雄辯而委曲，高妙而深遠者，殆兼有之。擯詭辭，斥邪說，破私見，排異行，眞《六經》之羽翼，萬世之準繩也。後之有篤志力學欲自立于不朽者，蓋將忻慕于斯焉。

劉弇《上曾子固先生書》 文章之難也，從古則然，雖有博者，莫能該也，則處此有一道焉變是已。自朴散以來，誰非從事乎文者，其間重見沓出，雖列屋兼兩，猶不能既其實。然其大約有四：曰經，曰史，曰詩，曰騷，而諸子蓋不預也，則亦不離乎變而已。經之作也，使讀《詩》者如無《書》，讀《書》者如無《易》，其讀《禮》《春秋》也亦然，豈唯句讀而已，其取名布義也亦然。《禹貢》載禹治水，北徂東漸，計往返無慮數萬里，足所投者幾所，身所嘗者幾事，而首尾纔千餘言焉。及丘明之傳經也，件爲編年，而侈幾數百倍焉，遷之爲紀傳世家書表，則又倍焉。其後有班、范、《晉陽秋》、《魏略》之類，則又倍焉，不害其爲史也。詩之約也，一言而已，曰「肇」、「禋」已而。三言曰「盧重鋂」已而。至於五言曰「贈之以芍藥」，甚者如「誰知烏之雌雄」，乃有六言。而由漢閱唐，又有七言焉，不害其爲詩也。《離騷》之文，則固異乎《招魂》矣。《招魂》之文，則固異乎《大招》矣。於流而爲揚、馬之麗賦，則亦無適而不異。經也，史也，詩也，騷也，其每變乃如此。昔之人徜徉不根，宜莫如莊周，至其卒收之也，乃有《天下篇》焉。賈生之書，如陳政事一篇，其劫束世故，僅如卑卑之申韓，及讀《懷沙》、《悲鵩》，至欲拔堯孔之外犍，而直將以此世與夫未始有極者遊也。夫是之謂善變，此殆韓愈所謂「惟陳言之務去」，陸機所謂「恤他人之我先」者歟！二漢而下，獨唐元和、長慶間文章，

號有前代氣骨。何則？知變而然也。如李翺、皇甫湜輩，尚恨有所未盡，下是則蟲讙鳥聒，過耳已泯，蓋無以議爲也。韓子之文，如六龍解騑，放足千里，而逸氣彌勁，眞物外之絕羈也。柳子厚之文，如蒲牢叩鯨，鐘驍壺躍，俊矢壯偉捷發，初不留賞，而喜爲愀愴凄淚之辭，殆騷人之裔比乎。李翺之文，如鼎出汾陰，鼓遷岐陽，鬱有古氣，而所之者韻味。皇甫湜之文，如層崖束湍，翔霆破柱，當之者駭矣，而略無韶潤。呂溫之文，如蘭榱桂橑，質非不美，正恐不爲杞梓家所錄。劉禹錫之文，如剔柯棘林，還相影發，而獨欠茂密。權德輿之文，如靜女莊士，能自檢儆，無媒介則躓矣。若閣下之文，則廓乎其能周，燁乎其能明，歛乎其若有所待，眇乎其似不可攬而取也。挑之以果而不失於銳，駕之以逸而不至於放，聳之以嚴而不傷於介，振之以冷汰而不過乎絜。和平淡泊，而非直紆餘委靡也；愍惻怨悱，而非直騷條感發也。

周紫芝《姑溪三昧序》 簡牘者，文章翰墨之餘，世人往往以爲不切于事，未嘗經意，此亦士大夫一病。彼殆不知詞采風流形于筆札，便是文章一家事，爾等豈或有意哉。

張表臣《珊瑚鉤詩話》卷三 予近作示客云：刺美風化，緩而不迫，謂之風；采摭事物，摛華布體，謂之賦；推明政治，莊語得失，謂之雅；形容盛德，揚厲休功，謂之頌；幽憂憤悱，寓之比興，謂之騷；感觸事物，託於文章，謂之辭；程事較功，考實定名，謂之銘；援古刺今，箴戒得失，謂之箴；猗遷抑揚，永言謂之歌；非鼓非鐘，徒歌謂之謠；步驟馳騁，斐然成章，謂之行；品秩先後，叙而推之，謂之引；聲音雜比，高下短長，謂之曲；吁嗟慨歌，悲憂深思，謂之吟；吟詠情性，總合而言志，謂之詩。蘇、李而上，高簡古澹，謂之古；沈、宋而下，法律精切，謂之律；此詩之語衆體也。帝王之言，出法度以制人者，謂之制；絲綸之語，若日月之垂照者，謂之詔；制與詔同，詔亦制也。道其常而作彝憲者，謂之典；陳其謀而成嘉猷者，謂之謨；順其理而廸之者，謂之訓；屬其人而告之者，謂之誥；即師衆而申之者，謂之誓；因官使而命之者，謂之命；出於上者，謂之教；行之下者，謂之令；持而戒之者，勑也；言而喻之者，宣也；諮而揚之者，贊也；登而崇之者，册也；言其倫而析之者，論也；度其宜而揆之者，議也；別嫌疑而明之者，辨也；正是非而著之者，說也。記者，記其事也；紀者，紀其實也；纂者，纘而述焉者也；策者，條而對焉者也；傳者，傳而信之也；序者，緒而陳之也；碑者，披列事功而載之金石也；碣者，揭示操行而立之墓隧也；誄者，累其素履而質之鬼神也；誌者，識其行藏而謹其終始也；檄者，激發人心而喻之禍福也；移者，自近移遠使之周知也；表者，布臣子之心致君父之前也；牋者，修儲后之問申宮闈之儀也；簡者，質言之而略也；啓者，文言之而詳也；狀者，言之于公上也；牒者，用之於官府也。捷書不緘，插羽而傳之者，露布也；尺牘無封，指事而陳之者，劄子也；青黃黼黻，經緯以相成者，總謂之文也。此文之異名也，客有問古今體制之不一者，勞於應答，乃著之篇以示焉。

周必大《仲并文集序》 夫文體衆矣，吟詠情性莫重於詩，仕途應用莫急牋啓。詩也者，造意深則辭或齟齬，次韻多則句或牽帥。君之古律，如王良造父馭駿馬，駕輕車，有犇軼絕塵之勢，其賡險韻，如繭抽絲，印印泥，愈出愈新。送妹長篇，孝友慈愛，溢於言外，殆欲上規風雅，一何盛也。其四六叙事雖閎肆，而關鍵實密；對屬雖切，而非駢儷所能拘。

師璿《嵩山集原序》 文章之在天下，其用至不一，而其體亦各不同。蓋施於朝廷者爲制誥，爲章表，施於仕途者爲書疏，爲牋啓，被之金石則爲記，爲銘，協於音韻則爲詩，爲賦，爲楚人之詞，以至立言則爲著書，紀事則爲史筆。或嚴，或肆，或質，或華，短長之殊度，廣狹之異制，奇耦之不齊，千彙萬狀，不可窮極。觀陸士衡《文賦》之所列，自詩賦而至於奏論，韓退之《進學解》之所叙，自姚姒而至於子雲，相如，一名一體，莫不皆有律令。吁，文之變若是其多乎。昔之文人，其才力聲名固自有大小，然求其兼是數者而能之，或寡矣。故詩如杜少陵，而無韻者遂以無傳；文如曾南豐，而有韻者殆亦不復著也。惟東坡先生稱歐陽子，以爲論大道似韓愈，論事似陸贄，記事似司馬遷，詩賦似李白。嗚呼，此其爲大儒也歟！

楊萬里《誠齋集》卷一一五《詩話》 四六有用古人全語，而全不用其意者。

又　四六有截斷古人語五字，而補以一字，如天成者；有用古人語，不易其字之形，而易其意者。

又　四六作流麗語，亦須典而不浮，東坡《謝知湖州表》是也。

又　四六有初語平平，而去其一字，精神百倍，妙語超絕者。介甫《賀韓魏公致仕啓》云：「言天下之所未嘗，任大臣之所不敢。」其初句尾有「言任」二

字，而去之也。

又《石湖先生大資參政范公文集序》 甚矣，文之難也。長於臺閣之體者，或短於山林之味；諧於時世之嗜者，或滴於古雅之風。牋奏與記序異曲，五七與百千不同調，非文之難，兼之者難也。至於公，訓誥具西漢之爾雅，賦篇有杜牧之刻深，騷辭得楚人之幽婉，序山水則柳子厚，傳任俠則太史遷，至於大篇決流，短章斂芒，縟而不釀，縮而不僿，清新嫵麗，奄有鮑、謝，奔逸雋偉，窮追太白。求其隻字之陳陳，一唱之嗚嗚，而不可得也。

《朱子語類》卷一三九《論文上》 有治世之文，有衰世之文，有亂世之文。《六經》，治世之文也，如《國語》委靡繁絮，眞衰世之文耳。是時語言議論如此，宜乎周之不能振起也。至於亂世之文，則戰國是也。然有英偉氣，非衰世《國語》之文之比也。楚漢間文字，眞是奇偉，豈易及也。

王銍《四六話》卷下 四六貴出新意，然用景太多，而氣格低弱，則類俳矣。唯用景而不失朝廷氣象，語劇豪壯而不怒張，得從容中和之道，然後爲工。王岐公作《慈聖皇后山陵使掩壙慰表》云：「鴈飛銀漢，雖閱景於千齡；龍繞青山，終儲祥於百世。」滕元發《乞致仕表》云：「雲霄鴻去，免罹矰繳之施；野渡舟橫，無復風波之懼。」呂太尉《謝賜神宗御集表》云：「鳳生而五色，悵丹穴之已遙；龍藏乎九淵，驚驪珠之忽得。」凡此之類，皆以氣勝與語勝也。

謝伋《四六談塵原序》 三代兩漢以前，訓、誥、誓、命、詔、策、書、疏，無駢麗粘綴，溫潤爾雅。先唐以還，四六始盛，大約取便於宣讀。本朝自歐陽文忠、王舒國叙事之外，作爲文章，制作渾成，一洗西崑磔裂煩碎之體。厥後學之者益以衆多，況朝廷以此取士，名爲博學宏詞，而內外兩制用之，四六之藝，誠曰大矣。下至往來牋、記、啓、狀，皆有定式，故謂之應用四方一律，可不習而知。

又 四六施於制誥表奏文檄，本以便於宣讀，多以四字六字爲句。宣和間多用全文長句爲對，習尙之久，至今未能全變。前輩無此體也（此起於咸平王相翰苑之作，人多倣之）。四六之工，在於剪裁，何必以全句對全句爲工。四六經語對經語，史語對史語，詩語對詩語方妥帖。太祖郊祀，陶穀作赦文，不以「籩豆有楚」對「黍稷非馨」，而曰：「豆籩陳有楚之儀，黍稷奉惟馨之薦。」近世王初寮在翰苑作《寶籙宮青詞》云：「上天之載無聲，下民之虐匪降。」時人許其裁剪。

楊囦道《雲莊四六餘話》 本朝四六以劉筠、楊大年爲體，必謹四字、六字、律令，故曰四六。然其弊類俳，歐陽公深嫉之曰：「今世人所謂四六者，非脩所好，少爲進士不免作，自及第，遂棄不作。在西京佐三相幕，於職當作，亦不爲作也。」如公之四六有云：「造謗於下者，初若含沙之射影，但期陰以中人；宣言于庭者，遂肆鳴梟之惡音，孰不聞而掩耳。」俳語爲之一變。至東坡於四六曰：「禹治兗州之野，十有三載乃同；漢築宣防之宮，三十餘年而定。方其決也，本吏失其防而非天意；及其復也，蓋天助有德而非人功。」其力挽天河而滌之，偶儷甚惡之氣一除，而四六之法亡矣。

又 皇朝四六，荆公謹守法度，東坡雄深浩博，出於準繩之外，由是分爲兩派。近時汪浮溪、周益公諸人類荆公，孫仲益、楊誠齋諸人類東坡。大抵制誥牋表，貴乎謹嚴；啓疏雜著，不妨宏肆。自各有體，非名世大手筆，未易兼之。雖詩亦然。荆公留意唐詩，山谷乃自成一家，爲江西派。近有以唐詩自勉者，而趙紫芝諸人出焉。四六之文，當有能辨之者。

陳騤《文則》卷上 載事之文，有上下同目之法，謂其事斷可書，其人斷可美也。如《論語》載孔子之美禹、顏，《戴禮》之記文王、周公，《公羊》之傳孔父、仇牧、荀息，皆其法也。

又 數人行事，其體有三：或先總而後數之，如孔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此類是也。或先數而後總之，如子產數鄭公孫黑曰：「爾有亂心無厭，國不女堪，專伐伯有，而罪一也；昆弟爭室，而罪二也；薰隧之盟，女矯君位，而罪三也。有死罪三，何以堪之。」此類是也。或先既總之，而後復總之，如孔子言：「臧文仲其不仁者三，不知者三：下展禽，廢六關，妾織蒲，三不仁也；作虛器，縱逆祀，祀爰居，三不知也。」此類是也。

又 載事之文，有先事而斷以起事也，有後事而斷以盡事也。

又 詩人《庭燎》之詠，文雖美之，意則箴之；張老「輪奐」之辭，文雖頌之，意則譏矣。自漢而來，靡麗之賦，勸百諷一，烏足知此。

陳模《懷古錄》卷下 墓誌銘乃納諸壙中者，要之只是叙出處大概，使其有好處，人自知之，卻不必誇大。神道碑卻要筆力，發出他平生好處，張皇幽眇。蓋碑是揭諸道傍者，體製當然。東坡做《溫公墓誌銘》，其神道碑極好。

看其彼詳此略，敘事變處。

魏天應編選，林子長箋解《論學繩尺・論訣》　諸先輩論行文法，東萊呂公(祖謙)云：「論各有體，或清快，或壯健，不可律看。做論有三等：上焉藏鋒不露，讀之自有滋味；中焉步驟馳騁，飛沙走石；下焉用意庸庸，專事造語。看論須先看主意，然後看過接處。論題若玩熟，當別立新意說。作論要首尾相應，及過處有血脈。論不要似義方，要活法圓轉。論之段片或多，必須一開一合，方有收拾。論之繳結處，須要著些精神，要斬截。論之轉換處，須是有力，不假助語而自接連者爲上。若他人所詳者我略，他人所略者我詳。題常則意新，意常則語新。意深而不晦，句新而不怪，筆健而不粗，語新而不常。」

又　戴公(溪)云：「史論易粗，宜純粹。性理論易晦，宜明白。破題、欲切而當，欲明而快。破題、結題，是終始著力處。原題貴新，講題貴贍。立論講題，是鋪叙有條處。接題須援引，結題須壯健。據古文爲文法。議論貴含蓄，譬喻貴警拔，立己見爲新意。以題用事貴不迫，以意用事貴不露。」

謝枋得《文章軌範》卷一　凡學文初要膽大，終要心小，由粗入細，由俗入雅，由繁入簡，由豪蕩入純粹。此集皆麤枝大葉之文，本于禮義，老于世事，合于人情，初學熟之，開廣其胸襟，發舒其志氣，但見文之易，不見文之難，必能放言高論，筆端不窘束矣。

又卷二　辯難攻擊之文，雖厲聲色，雖露鋒鋩，然氣力雄健，光燄長遠，讀之令人意強而神爽。初學熟此，必雄于文，千萬人場屋中，有司亦當刮目。

又卷三　議論精明而斷制，文勢圓活而婉曲，有抑揚，有頓挫，有擒縱，場屋程文論，當用此樣文法。

又卷四　此集文章，古得道理，強以清明正大之心，發英華果銳之氣，筆勢無敵，光燄燭天，學者熟之，作經義，作策，必擅大名于天下。

又卷五　此集皆謹嚴簡潔之文，場屋中日晷有限，巧遲者不如拙速，論策結尾略用此法度，主司亦必以異人待之。

又卷六　此集才、學、識三高，議論關世教，古之立言不朽者如是夫。葉水心曰：「文章不足關世教，雖工無益也。」人能熟此集，學進識進，而才亦進矣。

眞德秀《文章正宗・綱目》　《周官》太祝「作六辭，以通上下親疏遠近，曰辭(鄭氏曰辭謂辭令)，曰命(謂裨諶草創之命)，曰誥(謂康誥、盤庚之屬)，曰會(謂胥命于蒲之會)，曰禱(謂如衛太子戰禱)，曰誄(謂如哀公誄、孔子之誄)」，內史「凡命諸侯及孤卿大夫，則策命之(策謂以簡策書王命)」，御史「掌贊書(若今尚書作詔文)」，質諸先儒注釋之說，則辭命以下皆王言也；太祝以下掌爲之辭，則所謂代言者也。以《書》考之，其可見者有三：一曰誥，以之播告四方，《湯誥》、《盤庚》、《大誥》、《多士》、《多方》、《康王之誥》是也；二曰誓，以之行師誓衆，《甘誓》、《泰誓》、《牧誓》、《費誓》、《秦誓》是也；三曰命，以之封國命官，《微子》、《蔡仲》、《君陳》、《畢命》、《君牙》、《冏命》、《呂刑》、《文侯之命》是也。他皆無傳焉。意者王言之重，惟此三者，故聖人錄之以示訓乎。漢世有制，有詔，有册，有璽書，其名雖殊，要皆王言也。文章之施於朝廷，布之天下者，莫此爲重。故今以爲編之首。《書》之諸篇，聖人筆之爲經，不當與後世文辭同錄。獨取《春秋》內外傳所載周天子諭告諸侯之辭，列國往來應對之辭，下至兩漢詔冊而止。蓋魏晉以降，文辭猥下，無復深純溫厚之指，至偶儷之作興，而去古益遠矣。學者欲知王言之體，當以《書》之誥、誓、命爲祖，而參之以此編，則所謂正宗者，庶乎其可識矣。

又　議論之文，初無定體，都兪吁咈，發於君臣會聚之間；語言問答，見於師友切瑳之際。與凡秉筆而書，締思而作者，皆是也。大抵以《六經》、《語》、《孟》爲祖，而《書》之《大禹》、《皐陶》、《益稷》、《仲虺之誥》、《伊訓》、《太甲》、《咸有一德》、《說命》、《高宗肜日》、《旅獒》、《召誥》、《無逸》、《立政》，則正告君之體，學者所當取法。然聖賢大訓，不當與後之作者同錄。今獨取《春秋》內外傳所載諫爭論說之辭，先漢以後諸臣所上書疏封事之屬，以爲議論之首。他所篡述，或發明義理，或敷析治道，或褒貶人物，以次而列焉。書記往來，雖不關大體，而其文卓然爲世膾炙者，亦綴其末。學者之議論，一以聖賢爲準的。則反正之評，詭道之辯，不得而惑。其文辭之法度，又必本之此編。則華實相副，彬彬乎可觀矣。

又　叙事起於古史官，其體有二：有紀一代之始終者，《書》之《堯典》、《舜典》與《春秋》之經是也，後世本紀似之；有紀一事之始終者，《禹貢》、《武成》、《金縢》、《顧命》是也，後世志記之屬似之。又有紀一人之始終者，則先秦蓋未之有，而昉於漢司馬氏，後之碑誌事狀之屬似之。今於《書》之諸

篇與史之紀傳，皆不復錄，獨取《左氏》、《史》、《漢》敘事之尤可喜者，與後世記序傳誌之典則簡嚴者，以爲作文之式。若夫有志於史筆者，自當深求《春秋》大義，而參之以遷、固諸書，非此所能該也。

又　古者有詩，自虞《賡歌》、夏《五子之歌》始，而備於孔子所定三百五篇。若《楚辭》，則又《詩》之變，而賦之祖也。朱文公嘗言：「古今之詩，凡有三變：蓋自書傳所記虞夏以來，下及漢魏自爲一等，自晉宋間顏謝以後，下及唐初自爲一等，自沈宋以後定著律詩，下及今日又爲一等。然自唐初以前，其爲詩者，固有高下，而法猶未變；至律詩出，而後詩之古法始皆大變矣。故嘗欲抄取經史諸書所載韻語，下及《文選》古詩以盡乎郭景純、陶淵明之作，自爲一編，而附于《三百篇》、《楚詞》之後，以爲詩之根本準則。又於其下二等之中，擇其近於古者各爲一編，以爲之羽翼與衛。其不合者則悉去之，不使其接於胸次，要使方寸之中無一字世俗語言意思，則其爲詩不期於高遠而自高遠矣。」今惟虞夏二歌與三百五篇不錄外，自餘皆以文公之言爲準，而拔其尤者，列之此編。律詩雖工，亦不得與。若箴、銘、頌、贊、郊廟樂歌、琴操，皆詩之屬，間亦採摘一二以附其間。至於辭賦，則有文公集注《楚辭後語》，今亦不錄。或曰：此編以明義理爲主，後世之詩其有之乎？曰：三百五篇之詩，其正言義理者蓋無幾，而諷詠之間，悠然得其性情之正，即所謂義理也。後世之作，雖未可同日而語，然其間興寄高遠，讀之使人忘寵辱，去鄙吝，翛然有自得之趣，而於君親臣子大義亦時有發焉。其爲性情心術之助，反有過於他文者，蓋不必顓言性命而後爲關於義理也。

吳泳《與洪平齋書》　夫文章合下有兩等：山林草澤之文，其氣槁枯；朝廷臺閣之文，其氣溫潤。譬如按樂教坊，則婉媚風流，外道則粗野嘲哳。

唐士恥《梁文選序》　曰賦，曰詩，曰騷，曰七，吟詠情性之作四焉；曰詔冊，曰令，曰教，曰文，上之訓下四焉；曰表，曰上書，曰啓，曰彈事，曰牋，曰奏記，下之事上六焉；曰書，曰移，曰檄，曰對問，曰設論，敵以下一往一來者四焉；曰辭以陳意，曰序以述事，曰頌，曰贊，曰符命以稱美；曰史論，曰史述，曰贊以評議古昔，曰論以析理精微，曰連珠以駢儷對偶，曰箴，曰銘以自儆，曰誄，曰哀，曰碑文，曰墓志，曰行狀，曰弔文，曰祭文以厚終。

方岳《答汪運幹》　文乎爾，文乎爾，則雖幽怨如《離騷》，憤悱如太史公，固不若先秦古書之師也。先秦古書雖辨詭如左氏，雅奧如莊周，固不若先聖法言之師也。【略】有《易》焉以觀其賾，有《詩》焉以觀其情，有《書》焉以觀其治，有《春秋》焉以觀其斷。凡天地之所以奠，江河之所以流，君臣父子之所以立，而古今天下國家之所以治與亂，盡在是矣。夫豈曰文乎爾。

釋道璨《雲太虛四六序》　四六，詞人難能之伎，變爲傍疏，尤詞人之所甚難能者。蓋體格貴勁正，意味貴暴白，句法貴蒼老。使工於詞學爲之，不失於優柔綽約，必流於怪僻詭俗，未見其能也。

熊禾《翰墨全書序》　文之體莫善于《書》、《詩》，君之於臣，誥命而已，即後世書疏之體也。紀述之體，如《堯典》、《禹貢》等作，後世紀志碑記敘事之文始于此。問答之體，如《微子》、《君奭》等篇，後世論辨往復之文始于此。若後世詩詞一類，則自虞、夏《賡歌》而下，備見于《三百篇》之風雅頌，舍是之外，亦未見有能易者。至制誥箋表啟劄，胥爲駢儷，而後文始盡變矣。甚者紀事實錄之文，亦爲四六之體，吟咏性情，且尚對偶之工。至於末流，連篇累牘，雖百千萬言，而辭不足果，何日而可復返于雅厚質實之歸乎？

陳叔方《潁川語小》卷下　世以散語爲古文，四六爲今文，所以《唐書》不載詔令，以其多四六對偶不古也。宋景文公摘碎云：「予修唐史，未嘗得一詔一令可錄於傳，唯拾對偶之文近高古者，乃可著於篇。」愚謂宋公之說固是，但唐人制作自不古耳，若謂四六非古文，則不可。文辭之起，莫先於《尚書》，簡冊號令，論議之宗也，自《堯典》至咸有一德，率用四六語。

劉將孫《題曾同父文後》　文字無二法，自韓退之創爲古文之名，而後之談文者，必以經、賦、論、策爲時文，碑、銘、敘、題、贊、箴、頌爲古文，不知辭達而已。時文之精，即古文之理也。予嘗持一論云：能時文，未有不能古文，能古文而不能時文者有矣，未有能時文爲古文而有餘憾者也。如韓、柳、歐、蘇皆以時文擅名，及其爲古文也，如取之固有。韓《顏子論》、蘇《刑賞論》，古文何以加之？而蘇之進論進策，終身筆力莫汪洋奇變於此，識者可以悟矣。每見皇甫湜、樊宗師、尹師魯、穆伯長諸家之作，寧無奇字妙語，幽情苦思，所爲不得與大家作者並，時文有不及焉。故也時文起伏高下，先後變化之不知，所以宜腴而約，方暢而澀。可引而信之者，乃隱而不發；不必舒而長之者，乃推之而極。若究極而論，亦本無所謂古文，雖退之政未免時文耳。

王構《修辭鑑衡》卷二引《皇朝類苑》　余嘗究之文章，雖各出於心術，而實有兩等。有山林草野之文，有朝廷臺閣之文。山林草野之文，其氣枯槁憔悴，乃道不得行，著書立言之所尚也；朝廷臺閣之文，其氣溫潤豐縟，乃得行其道代言華國者之所尚也。故本朝楊大年、宋宣獻、宋莒公、胡武平所撰制詔，皆婉美淳厚，過於前世燕、許、常、楊遠甚。而其爲人，亦各類其文章。王安國常語余曰：「文章格調，須是官樣。」豈安國所言「官樣」，亦謂有館閣氣耶？今世樂藝，亦有兩般格調：若教坊格調，則婉美風流；外道格調，則粗野嘲哳；至於村歌社舞，則又甚焉。茲亦與文章相類。

又引《麗澤文說》　文有三等：上焉藏鋒不露，讀之自有滋味；中焉步驟馳騁，飛沙走石；下焉用意庸常，專事造語。

陳繹曾《文筌・四六附說》　一法：四六之興，其來尚矣。自典謨誓命已加潤色，以便宣讀，四六其語，諧協其聲，偶儷其辭，凡以取便一時，使讀者無聱牙之患，聽者無詰曲之疑耳。故爲四六之本，一曰約事，二曰分章，三曰明意，四曰屬辭，務欲辭簡意明而已，此唐人四六故規。而蘇子瞻氏之取則也，後世益以文華，加之工致，又欲新奇，於是以用事親切爲精妙，屬對巧的爲奇崛，此宋人四六之新規，而王介甫氏之所取法也。變而爲法凡二：一曰剪截，二曰融化。能者得之則兼古通今，信奇法也；不能者用之則貪用事而晦其意，務屬對而澀其辭，四六之本意失之遠矣，又何以文爲哉。【略】上渾成格：辭意明白渾然天成；中精嚴格：法律精嚴妙入規矩；下功密格：用事功中無少疏漏。

張伯淳《題謝春塘舉業》　舉業，業舉子之文也。世以科舉取士，士不得不以時文自見，時文亦豈易哉。經必通義，賦必蓄料，論必抑揚頓挫，而後可以商訂古今之事，至於策非通達時務，稍識前言往行，則未易展布，此其概也。謂時文足以盡天下之文不可，然爲文而不於此入門，終恐疑辭決辭不免。

倪士毅《作義要訣自序》　宋初因唐制取士試詩賦，至神宗朝王安石爲相，熙寧四年辛亥議更科舉法，罷詩賦，以經義論策試士，各專治《詩》、《書》、《易》、《周禮》、《禮記》一經，此經義之始也。宋之盛時，如張公才叔自靖義，正今日作經義者所當以爲標準。至宋季，則其篇甚長，有定格律，首有破題，破題之下有接題，有小講，有繳結，以上謂之冒子。然後入官題。官題之下有原題，有大講，有餘意，有原經，有結尾。篇篇按此次序，其文多拘於捉對，大抵冗長繁複可厭，宜今日又變更之。今之經義，不拘格律，然亦當分冒題、原題、講題、結題四段。

李繼本《一山文集原序》　《六經》，載道之文也；諸子，明道之文也。載道之文如日麗乎天，明道之文如水行乎地，而出無窮。其有功於國家，其有功於吾道，豈小補哉！抑世之工於文章者固多，能明夫道者，蓋鮮矣。

王理《元文類原序》　庀文統事，太史之職也，史官放失，而文學之士得以備其辭焉。古者自策書簡牘下及星曆卜祝之事，屬于太史，故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在焉，《書》與《易》皆是也，而《春秋》出焉，教于國都州里者，《詩》《禮》《樂》而已矣。觀民風者，采詩謠以知俗，觀禮樂以知政，亦集于太史。後之學者考六藝之辭，發而爲文章。【略】因類物以知好尚，本敷麗以知情性，辭賦第一。備六體，兼百代，薈粹其言，樂章古今，詩第二。本誓命，紬訓誥，申重其辭，以憲式天下，萬世則之，詔冊制命第三。人臣告猷，日月獻納，有奏、有諫，有慶，有謝，奏議表牋第四。物有體，體以生義，以寓勸戒褒述，箴銘頌贊第五。聖賢之生，必有功德事業立于天下，後世法象之，古今聖哲碑第六。核諸實，顯諸華，合斯二者，不誕不俚，記序第七。衷蘊之發，油然恢徹，其變不動者鮮矣，書啓第八。物觸則感，感則思，思則鬱，鬱則不可遏，有裨于道，雜說題跋第九。有事，有訓，有言，有假，有類，不名一體，雜著第十。朝廷以臺造士，先生以導學者，徵諸古，策問第十一。爾雅其言煜煜，然歸其辭，其事宜焉，諸雜文第十二。累其行事，不憖遺之，意眞辭慤，哀辭謚議第十三。其爲人也沒而不存矣，備述之始終之，行狀第十四。其爲人也沒而不存矣，志其大者遠者，將相大臣有彝鼎之銘，大夫士庶人及婦人女子亦得以沒而不朽者，因其可褒而褒焉，以爲戒勸焉，墓志碑碣表傳第十五。

宋濂《汪右丞詩集序》　昔人之論文者曰：有山林之文，有臺閣之文，山林之文其氣枯以槁，臺閣之文其氣麗以雄。豈非天之降才爾殊也，亦以所居之地不同，故其發於言辭之或異耳。

又《丹崖集序》　爲文非難，而知文爲難，文之美惡易見也。而謂之難者何哉？問學有淺深，識見有精粗，故知之者未必眞，則隨其所好，以爲是非。照乘之珠，或疑之於魚目；淫哇之音，或媲之以黃鍾，雖十百其喙，莫

能與之辨矣。然則斯世之人，果無有知文者乎？曰：非是之謂也。荆山之璞，卞和氏固知其爲寶；渥洼之馬，九方歅固知其爲良。使果燕石也，駑駘也，其能並陳而方駕哉。雖然，弊也久矣，孰於民散師廢之後，而必望見知於人乎，苟有之曠百世而相感者，不須悵然而遐思矣。予與唐君處敬共居浙水東，雖末之識，有持其文一二篇來者，頗獲讀之。顧謂二三子曰：屏斥蕪穢，何其玉之潔而珠之明也。脈絡聯貫，委蛇不斷，又何韶鈞九奏，音律相宜，而始終粲如也。其殆能言之士乎！【略】嗚呼，近代之文，予見之夥矣。大風揚沙，而五色爲之昏昧；繁音嘈雜，而五聲爲之失倫。求其如處敬者，抑何其鮮哉？非曰如之，知之者亦寡矣！此無他，無眞實之功，求鹵莽之效，西抹東塗，莫尋統緒，左剽右竊，僅成簡編，輒號諸人曰：我知文，我知文。人以艱深文淺近者示之，則曰：是誠古文哉，何其雅奧而不羣也。或以其言之易，又以塵腐罷軟者戲之，則又曰：此亦古文耳，何其暢達而無礙也。是皆無眞見，以人舌爲之目故，靦然而無愧怍。有若處敬之文，其尚能知之哉！予雖不敏，愛玩處敬之文，日不釋手，以爲可垂遠而傳後，因爲序諸卷首。嗚呼，處敬之文，荆山之玉也，渥洼之馬也，又豈患無卞和氏與九方歅者乎！

又《訥齋集序》 凡天地間，青與赤謂之文，以其兩色相交，彪炳蔚耀，秩然而可睹也。故事之有倫有脊，錯綜而成章者，皆名之以文。唐、虞以來，賢聖之君迭作，而其文至周特備。畫疆定野，授田分井，邦之文也；前室後寢，左昭右穆，廟之文也；車服有章，爵土有數，官之文也；鐘磬竽瑟，干戚旄狄，樂之文也；朝會燕饗，郊社禘嘗，禮之文也；振旅茇舍，治兵大閱，兵之文也；發號施令，陳經布紀，政之文也；舒陽慘陰，彰善癉惡，刑之文也。如此之故，殆不可以一二數斯文也，非指夫辭章而已也。【略】括蒼王先生毅，字剛叔，刻志經傳，而其所學必欲見之於實用，嘗誦言曰：「古人之所謂文者，治具也。古籍之所載者，載此而已，非若後世侈靡之文也。侈靡之文，吾不欲觀焉。吾所謂文，達吾胸中之所欲言耳，初不知有他也。」於是先生之文，明白洞達，皆不假乎雕琢，而其至味自足。

又《歐陽文公文集序》 文辭與政化相爲流通，上而朝廷，下而臣庶，皆資之以達務。是故祭享郊廟，則有祠祝；播告寰宇，則有詔令；胙土分茅，則有冊命；陳師鞠旅，則有誓戒；諫諍陳請，則有章疏；紀功燿德，則有銘頌；吟詠鼓舞，則有詩騷。所以著其典章之懿，叙其聲明之實，制其事爲之變，發其性情之正，闔闢化原，推拓政本，蓋有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者矣。然必生於光嶽氣完之時，通乎天人精微之蘊，索乎歷代盛衰之故，洞乎百物榮悴之情，覈乎鬼神幽明之賾，貫乎中外離合之由，舉其大也，極乎天地；語其小也，則入夫芒秒；而後聚其精魄，形諸篇翰，渢渢乎，泱泱乎，誠不可尚已！

王禕《王忠文集》卷一九《卮辭》 朝廷之文閎而穆，郊廟之文肅而簡，都邑之文麗而壯，學校之文博而辨，仙釋之文奇而邃，山林之文逸而峻，丘隧之文婉而章。

又《演連珠序》 連珠之體，貴乎辭麗而言約，不指說事情，必假諭以達其行，使覽者微悟，合古詩諷興之義。以其易睹而可悅，歷歷如貫珠，故謂之連珠也。

又《文訓》 生曰：「文之難者，莫難於史，故良史之才，古今或無。皇道帝德，王略霸圖，運祚興衰，治道隆污，將相卿士，武烈文謨，賢智忠孝，兇慝奸諛，天文五行，地理河渠，禮樂兵刑，食貨賦租，選舉職官，冕服車輿，蠻夷戎狄，遐方異區，恍惚詭變，俗怪習殊，凡一代之本末，皆史乎載。故曰：史者，一代之成書。是故事以實之，辭以給之，法以立之，例以律之，作史之要，必備乎此。然非其能足以通古今之體，明足以周萬事之理，智足以究難知之意，文足以發難顯之義者，曾烏得以稱良史。蓋自紀表志傳之制，馬遷創始，班固繼作，綱領昭昭，條理鑿鑿，三代而下，史才如二子者，可謂特起拔出，雋偉超卓。後之爲者，世仍代襲，率莫外乎其榘矱。論者以謂遷、固之書，其與善也隱而彰，其懲惡也直而寬，其尊華也簡而明，其防僭也微而嚴，是皆合乎聖人之旨意，而非庸史之敢干及乎。范曄、陳壽之流，則遂肆意妄纂，曲筆濫箋，曖昧其本旨，而義駁以偏，破碎其大體，而辭謝以纖。況乎曄、壽之不若者，則又卑陋而無足觀矣。故史所以明乎治天下之道，而爲之者亦必天下之才，然後勝其任。茲其所爲難乎？」太史公曰：「噫，史之爲文，誠難乎其盡美矣。文而爲史，誠極天下之任矣。抑吾聞之文有二：有紀事之文，有載道之文。史者，紀事之文，於道則末也。」

又 生曰：「聖人既沒，道術爲天下裂，諸子者出，各設戶分門，立言以爲文。是故管夷吾氏以霸略爲文，鄧析氏以兩可辯說爲文，老聃氏以秉要

執本、持謙處卑爲文，列禦寇氏以黃老清淨無爲爲文，墨翟氏以《貴儉》、《兼愛》、《上賢》、《明鬼》、《非命》、《上同》爲文，公孫龍氏以堅白名實爲文，莊周氏以通天地之統、序萬物之性、違死生之變爲文，愼到氏以刑名之學爲文，申不害氏、韓非氏復流於深刻之文，尹文氏又合黃老刑名爲文，鬼谷氏以捭闔爲文，蘇秦氏、張儀氏因肆爲縱橫之文，孫武氏、吳起氏以軍形兵勢、圖國料敵爲文，荀卿氏、揚雄氏則以明先聖之學爲文，淮南氏則以總統道德仁義而蹈虛守靜、出入經道爲文。凡若此者，殆不可遞數也。雖其文人人殊，而其於道，未始不有明焉。譬猶水火相滅，亦以相生，和敬相反，亦以相成。《易》所謂『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塗』者，言本於一揆而已。文以載道，其此之謂乎？」太史公曰：「諸子之文，皆以明夫道固也。然而各引一端，各據一偏，未嘗窺夫道之大全，人奮其私智，家尙其私談，支離頗僻，馳騁鑿穿，道之大義益以乖，大體益以殘矣。此固學術之弊，而道之所以不傳也。」

又　生曰：「命鄉選士之法廢，而科舉乃興，以文取士，設爲範程。漢有射策，唐有明經，復有詩賦。逮宋日益增，經衍爲義，而三篇以明；賦本於律，而八韻以成。咸各專其科，各精其能。其義則意融旨切，言粹辭達，枝語蔓引，叢論英發。剗聖秘而立辯，斡天機而生說。其賦則句鑑字戛，音覈韻軋，藻秀春擷，花艷晴掇，較妍醜於錙銖，品抑揚於毫髮。它若宏辭制舉，大科別設，文法靡不該，文格罔弗列。又必學稱博極，才號閎傑，乃能攻其業。凡習於斯者，皆賈勇詞場，角雄藝闈，不厲兵而曰戰，爭奪弧而先拔。若工若拙，三年是力；若勝若劣，一日而決。及其中文衡，入文彀，則遂圍棘聲徹，榜金名揭。上賢書於天府，承洪恩於帝闕。乃躋膴仕，乃展遐轍。若卿若相，鮮不由茲而出矣。上以此而求賢，士以此而致身。文之用世，信不可誣也歟？」太史公曰：「科舉之文，趨時好以取世資，特干祿營寵之具耳，學古之君子恥言之。」

王行《論鑒序》　論議之文尙已。自古昔盛治之時，其君臣相與論議於朝廷之上，衰亂之世，其士大夫相與論議於學校鄉黨之中者，其言旨文辭也，惟以論名文，迺未見焉。由漢而降，始有著文而稱論者，而亦不甚多也。至唐以論取士，應科目者咸習之，而論始盛。宋初因之，蓋無所更也，及制論興而習之者益衆矣。方是時，士大夫多負豪傑奇偉之才，蓄魁廣淵深之學，蘊建功立業之志，明於成敗之數，治亂之迹，發於文章，雄健而宏博，正大而高亮，探古人之情如歷見，料將來之事如已往，其俊偉光明，文相照耀，有論以來，所未見也。嗚呼，其盛亦極矣！然當時之士，皆習於勤勵之風，而不安於苟簡，觀其事業之心，切于饑渴，則其積中著外而發爲言論者，固不待時之所尙而自有所不能已也。況上之人之作之也哉，其盛也亦宜矣。逮夫國朝，始變取士之法，因廢論而不用，是以至今數十年間，士大夫少著論者，夫不爲時所不尙，亦常情也。然論之爲文，豈專於應科目而必爲時所尙然後爲哉？蓋士大夫平時鑒觀於往迹，習見於當世，有所感發興慨而不得行其志者，則必攄其所識所蘊，著之爲言，以自見其志也，又烏計夫時之尙不尙邪？論固非今時所尙，然今之士視興衰而觀治亂，豈無有感於中者哉。

岳正《答歸德徐晟書》　見議論之文，足以知人之造詣；見謀畫之文，足以知人之履歷；見辯難之文，足以知人之知識；見舂容之文，足以知人之器宇；見浩汗之文，足以知人之問學；見激揚之文，足以知人之節槩。人之沉靜者，於婉微之文見之；人之和平者，於恬淡之文見之；人之收斂者，於縝密之文見之；人之豪放者，於縱逸之文見之。

李東陽《倪文毅公集序》　有紀載之文，有講讀之文，有敷奏之文，有著述賦詠之文。紀載尙嚴，講讀尙切，敷奏尙直，著述賦詠尙富。惟所尙而各適其用，然後可以爲文。然前數者，皆用于朝廷臺閣，部署館局之間，裨政益令，以及于天下。惟所謂著述賦詠者，則通乎隱顯。蓋人情物理，風俗名教，無處無之。雖非其所得爲，而亦所得言其所言者。又窮深極博而無所不得盡，若兩用而兼能者，則一代而不數見也。苟不得其所尙，而徒以爲文，則不過枝辭蔓說，雖施之天下，亦無實用，而況不見于用者哉？

又《倪文僖公集序》　文一也，而所施異地，故體裁亦隨之。館閣之文，鋪典章，裨道化，其體蓋典則正大，明而不晦，達而不滯，而惟適於用；山林之文，尙志節，遠聲利，其體則清聳奇峻，滌陳薙冗以成一家之論。二者固皆天下所不可無，而要其極有不能合者。

又《匏翁家藏集序》　言之成章者爲文，文之成聲者則爲詩。詩與文同謂之言，亦各有體而不相亂。若典、謨、訓、誥、誓、命、爻、彖之謂文，風、雅、頌、賦、比、興之爲詩，變於後世，則凡序、記、書、疏、箴、銘、贊、頌之屬皆文也，辭賦、歌行、吟謠之屬皆詩也。是其去古雖遠，而爲體固存。彼才之弗逮者，麄淺跼滯，欲進而不能，強其或過之，不失之奇巧，則失之

詰屈；不失之夸誕，則汗漫而無所歸。於是作者雖多，而文之體益微矣。然言發於心，而爲行之表，必其中有所養而後能言。蓋文之有體，猶行之有節也。若徒爲文字之美，而行不掩焉，則其言不過偶合而幸中。文以古名者，固若是乎哉！

崔銑《刻文章正宗序》 物生而有情，情而思宣之，斯生言矣。訥者弗達，陋者亡采，則亡以敷事而喻物，斯生文矣。文言之善者也，而貴於正其情。夫幽賾之理，彰於顯詞；遼逖之懷，發於堂序；雍遜之談，驗於遐歲；非邃於道者，其孰能之。而徒以模襲之勤，記問之富，億中暗投，吾未見其可也。夫獻忠之謂疏，恤隱之謂詔，申彼此之意質問遺之蘊之謂對、之謂序、之謂書，紀故永賢之謂記、之謂銘，引思暢和之謂詩，言斷而意續，發凡以該目。或婉或著，或喻或質，或因乎人，或就乎時，出之至眞，而發之當物。及乎教息而學淆，質衰而詞是工，是故久漸美化，動憑典刑，以摧強枉，而稽成敗，此《左氏》之文也；捭闔飛箝，亡問邪正，而主於售其術，此《戰國》之文也；援經議制，夷厥藻績，此漢之文也；綜倚羣言，辯而委辭，此韓愈氏、柳宗元氏之文也。君子於是焉考變而徵實，左取其禮，漢取其樸，韓取其昌，而因以見先王之教之遠且該也。

馬一龍《與達時明余子南等論文》 來諭時文古文，某不諒諸兄何見也。豈以科舉中式者爲時，而以碑、銘、叙、記、詩、賦者爲古耶。殊非知道之語。前輩論文章以理爲至，以氣爲輔，而作文者必先立意，然後定格，然後命詞。意爲上，格次之，詞爲下。時文古文一也。其中式，則時文有排比對待之病，但意在格中，何憂不式。格高意病，雖式不文。若排比對待必有意義，不害其爲時，亦不害其爲古耳。立意淺近，雖三墳五典之體，繫傳檀弓之言，無裨于道，無關于世教。安在時與古之間。

韓邦奇《論式序》 論，文之一體也。自春秋迄於今，代有作焉。春秋、秦、漢之文富而麗，雄而健，淵宏而博大，波瀾轉折，變化無端，入口膾炙，擲地金聲，莫之尙矣。魏晉之文，介乎漢唐之間，至唐則去春秋、秦、漢固十倍矣，而況於宋乎，而況於宋之衰乎！國家中場以論取士，士之文優者，刻之以式士子，而士子式焉曰程文。成化以前，類春秋、秦、漢體也，弘治間則效唐而專於韓、柳，或效宋則亦專於歐，蘇。嘉靖初年以來，一二文衡之士，效衰宋之體刻之錄同考之士見其非時舊格也，而未見秦漢之大，妄以古文批註之，窮鄉僻邑之士，以爲眞古文也而效之。夫衰宋之文，枯澀萎弱已不足觀，而效之爲程文者，已不及矣，而士子又未見衰宋之文也，止模程文而效之，又不及矣。文之衰亦至此乎！夫論議也，辯也，譬之人焉。秦漢之文，若儀、秦在六國之堂，指譬曉告，縱橫馳騁，言切利害，事析毫釐，聽者拱聳，人莫得而難之；衰宋之文，正如吃人獻說於項籍，張飛之前，叱咤顧盼之下，惴惴焉略達乎己意，而氣已索然銷沮矣。其爲高下可知也。

劉繪《與從姪桂芳秀才論記書》 名爲古文，非但與舉業不同，將與今文不同矣。直以舉業言之，舉業貴淺淡平順，著一刺眼鋸牙字句不可，若古文正欲不與舉業同，猶舉業正欲不與古文同。且如釋家梵語，道家青詞，法家招議，曲家腔韻，其命意用字各有不同。若令法家摻一舉業語，舉業摻一辭賦語，便可笑爾。近世古文法不傳，世人亂作，任意漢摻入唐，唐摻入宋。乃如以釋入道，以道入法，以法入曲，以曲入時文，作文其誰辨之。卽能辨之，其誰信之也。

王維禎《駁番三石論文書》 文章之體有二，序事議論各不相淆。蓋人人能言矣，然此乃宋人創爲之。宋眞德秀讀古人之文自列所見，岐爲二途。夫文體區別古誠有之，然固有不可岐而別者，如老子、伯夷、屈原、管仲、公孫弘、鄭莊等傳及儒林等序，此皆既述其事又發其義。觀詞之辨者，以爲議論可也。觀實之具者，以爲序事可也。變化離合，不可名物，龍騰虎躍，不可韁瑣。文而至此卽遷史不皆其然，乃公亦取之加僕，何言之易也。晉人劉勰論文備矣，條中有鎔裁者正謂此耳。夫金錫不和不成器，事詞不會不成文，其致一也。文之不易言也若是，僕安能及之。

李贄《時文後序》 時文者，今時取士之文也，非古也。然以今視古，古固非今；由後觀今，今復爲古。故曰：文章與時高下。高下者，權衡之謂也；權衡定乎一時，精光流于後世，曷可苟也。夫千古同倫，則千古同文，所不同者，一時之制耳。故五言興則四言爲古，唐律興則五言又爲古，今之近體既以唐爲古，則知萬世而下，當復以我爲唐無疑也，而況取士之文乎？彼謂時文可以取士，不可以行遠，非但不知文，亦且不知時矣。夫文不可以行遠而可以取士，未之有也。

溫純《詞致錄序》 予或謂四六始徐、庾氏，支蔓于兩晉，浸淫于六朝，僻搆幽深，猥臻綺縟，風雲月露，魚鳥烟花，繪象而鬬一字之奇，駢偶而侈

三冬之富，點綴已甚，氣骨無存，此文之靡也。好古者斥焉，胡集爲？而又胡以序爲？予曰：不然。對偶音律，自天地剖判以來有之，山峙水流，日晝月夕，八埏度剖，列宿纏分，非對偶乎？水樂蟲絲，松濤竹韻，萬籟隱發，空谷互膺，非音律乎？四六之靡者自靡耳，若取材于經，叶律以雅，境與興適，抽黃白而曲中，其微意與韻偕切，宮商而妙成其響，則綸綍進奏，宣達莊嚴，歌詠咨嗟，感動神鬼，豈只五色之紅紫，《六經》之鼓吹而已哉。故徐、庾氏代不乏人，無論諸家試評著者。一抔六尺，讀者汗顏；秋水落霞，觀者勸色。或改容於推誠任數之疏，或閣筆於朱耶赤子之聯，饑寒疾病，控告而忌者腐心；漂杵燎原，應聲而爭者結舌。所謂取材于經，叶律以雅，非與四六，又何可少之。大都善相馬者，惟求筋骨；善評文者，惟貴神情。神情內會，而意興各有寄託。其體裁以時易之，要未可槩其世代生平也。宋廣平玉性金腸，賦梅花不免婉媚；晏元獻清標澹質，祖西崐止見便儇；王濬仲嗜進納污，持論每超玄致；柳子厚甘諛溺詭，立言輒附經常。如以其文而已，廣平、元獻呫呫漫漫者耳，而濬仲、子厚不庶幾哉軒黃姬孔之間乎。故四六誠靡矣，倘能寄駱丞之概，採子安之華，攄敬輿之忠，博盧弼之典，瀉子瞻之赤，捷寇豺之鋒，允矣作述無前，孰云四六非古。若夫參造化自然之機，收景物無窮之趣，變而不失其正，亦變風之餘也，則有廣平、元獻在。蓋文猶兵也，奇正惟吾所用之，其神情固自有所著矣。不然，存葩去實，語怪志詼，或涉說鈴，終成畫餅，雅道傷矣。

婁堅《張伯隅稿序》 予嘗論制舉之文，意不必創而依於傳注，法不必古而束於排偶，然而能者，亦往往微見其胸中之奇，讀之知爲傑然者也。非好學深思，需之以歲月，而中有所自得，則莫能爲之。若夫勝人而取於人，斯有不得而必者矣。自學術日衰，世多以貪常嗜瑣得之，遂謂文固宜然，烏用好古而不適於時爲哉！而炫奇之士，則又託玄虛以爲高，爭鉤棘以爲工，羣聚而姍笑曰：文何必雅馴，而坐令自困若此。夫濬發巧心，受嗤拙目，從古已然，而乃以區區之得失，定其工拙，亦過甚矣乎！

又《歸太僕應試論策集序》 昔人之論，謂晁、董、公孫皆有科舉之累，然則應試之文，其皆不足以語于古歟？予以爲苟得古人之意，雖降而應試，不害爲古不然，即規摹秦漢，要爲世俗之文耳。文章自漢東京，漸以衰弱，迄于唐宋，作者再振起之。其才氣之秀傑與？所自得于古，豈減賈、馬、二劉、揚、班之儔哉？而或者乃謂古文之法亡于韓，不知彼所謂古者何等也？蘇氏之譏，陋于文而劣于識，目以兒童，信非過矣。

呂柟《涇野子內篇》卷二二 楷問：「今日時文體製當何適從？」先生曰：「文字要意新，則辭自不腐，不必在字句上著力。」「何以能意新？」曰：「躬行自得之語便別。」

徐師曾《文體明辨序》 夫文章之有體裁，猶宮室之有制度，器皿之有法式也。爲堂必敞，爲室必奧，爲臺必四方而高，爲樓必陜（陜與狹通，見《爾雅》）而修曲，爲宮必圜，爲篚必方，爲簠必外方而內圜，爲簋必外圜而內方，夫固各有當也。苟舍制度法式，而率意爲之，其不見笑於識者鮮矣，況文章乎？夫文章之體，起於《詩》、《書》。《詩》三百十一篇，其經緯各三；《書》體六，今存者三。厥後顏氏（名之推）推論，凡文各本《五經》，良有見也。或謂文本無體，亦無正變古今之異，而援周孔以爲證。殊不知《無逸》、《周官》，訓也，不可混於誥；《多士》、《多方》，誥也，不可同於訓：此文之體也。其文或平正而易解，或佶屈而難讀；平正者經史官之潤色，佶屈者記矢口之本文：乃文之辭，非文之體也。《十翼》皆孔子手筆，《序卦》雖云夾雜，要亦聖人之精蘊存焉：此釋經之體，非屬文之體也。其答齊景公問政止於二語，答魯哀則七百五十餘言：此隨宜應對之辭，而門人記之，非若後世文人秉筆締思而作者也。至如以叙事爲議論者，乃議論之變；以議論爲叙事者，乃叙事之變。謂無正變不可也。又如詔、誥、表、牋諸類，古以散文，深純溫厚；今以儷語，穠鮮穩順，謂無古今不可也。蓋自秦漢而下，文愈盛；文愈盛，故類愈增；類愈增，故體愈衆；體愈衆，故辯當愈嚴：此吳公《辨體》所爲作也。

又《諭告》 按字書云：「諭，曉也。告，命也。以上敕下之詞。」商周之書，未有此體。至《春秋》內外傳，始載周天子諭告諸侯及列國往來相告之詞，然皆使人傳言，不假書翰，故今不錄；而僅採漢人之作以爲式。蓋此書所主，唯在文章，則口諭之詞，自不當錄，學者宜別求之。

又《詔》 按劉勰云：「古者王言，若軒轅、唐、虞同稱爲『命』。至三代始兼『詔』、『誓』而稱之，今見於《書》者是也。秦并天下，改『命』曰『制』，『令』曰『詔』，於是詔興焉。漢初，定命四品，其三曰詔，後世因之。」夫詔者，昭也，告也。古之詔詞，皆用散文，故能深厚爾雅，感動乎人。六朝而下，

文尚偶儷，而詔亦用之，然非獨用於詔也。後代漸復古文，而專以四六施諸詔、誥、制、勑、表、箋、簡、啓等類，則失之矣。然亦有用散文者，不可謂古法盡廢也。今取漢以下諸作，分爲古、俗二體而列之，使代言者有考云。

又《敕（敕牓附）》 按字書云：「敕，戒敕也，亦作勑。」劉熙云：「敕，飭也，使之警飭不敢廢慢也。」劉勰云：「戒敕爲文，實詔之切者，周穆王命郊父受勑憲，此其事也。」漢制，天子命令有四，其四曰戒書，即戒敕也。唐制，王言有七，其四曰發勑，五曰勑旨，六曰論事勑書，七曰勑牒，則唐之用勑廣矣。宋亦有敕，或用之於奬諭，豈敕之初意哉？其詞有散文，有四六，故今分古、俗二體而列之。宋制戒勵百官，曉諭軍民，別有敕牓，故以附焉。今制，諸臣差遣，多予勑行事，詳載職守，申以勉詞，而褒奬責讓亦用之，詞皆散文。又六品已下官贈封，亦稱勑命，始兼四六，亦可以見古文興復之漸云。

又《璽書》 按蔡邕曰：「璽者，印也，信也，古者尊卑共之。《左傳》『魯襄公在楚，季武子使公冶問璽書，追而與之』，此諸侯大夫印稱璽者也。又衛宏云：『秦以前，民皆以金玉爲印』，然則天子之印以玉獨稱璽，羣臣莫敢用，自秦始也。」漢初有三璽，天子之書，用璽以封，故曰璽書，又曰賜書。唐以後獨稱曰書，亦璽書之類也。其爲用，或以告諭，或以答報，或以奬勞，或以責讓，而其體則以委曲懇到、能盡褒勸警飭之意爲工。今取漢以下諸作列之，以爲式云。今制，朝廷與諸王亦用書，疑即璽書也。

又《制》 按顏師古云：「天子之言，一曰制書，謂爲制度之命也。」蔡邕云：「其文曰制，誥三公，赦令、贖令之屬是也。刺史太守相劾，奏申下土，遷書文亦如之。其徵爲九卿，若遷京師近官，則言官具言姓名；其免若得罪，無姓。」此漢之制也。唐世，大賞罰、赦宥、慮囚及大除授，則用制書，其褒嘉贊勞，別有慰勞制書，餘皆用勑，中書省掌之。宋承唐制，用以拜三公、三省（門下、中書、尚書）等官，而罷免大臣亦用之。其詞宣讀于庭，皆用儷語，故有「敷告在庭」、「敷告有位」、「敷告萬邦」、「誕揚休命」、「誕揚贊冊」、「誕揚丕號」等語。其餘庶職，則但用誥而已。是知以制命官，蓋唐宋之制也。今採二代制詞以爲式，而古今文體之變，則作者所深悼云。

又《誥》 按字書云：「誥者，告也，告上曰告，發下曰誥。」古者上下有誥，故下以告上，《仲虺之誥》是也；上以告下，《大誥》、《洛誥》之類是也。考於《書》可見矣。《周禮》：士師「以五戒先後刑罰，其二曰誥，用之於會同」，以諭衆也。秦廢古法，止稱制詔。漢武帝元狩六年，始復作之，然亦不以命官。唐世王言，亦不稱誥。至宋，始以命庶官，而追贈大臣、貶謫有罪、贈封其祖父妻室，凡不宣于庭者，皆用之。故所作尤多。然考歐、蘇、曾、王諸集，通謂之制，故稱內制、外制，而誥實雜於其中，不復識別。蓋當時王言之司，謂之兩制，是制之一名，統諸詔命七者而言。若細分之，則制與誥亦自有別，故《文鑑》分類甚明，不相混雜，足以辯二體之異。今倣其例而列之。唯唐無誥名，故仍稱制。其詞有散文、有儷語，則分爲古、俗二體云。今制：命官不用制誥，至三載考績，則用誥以褒美。五品以上官而贈封其親，及賜大臣勳階贈謚皆用之，六品以下則用勑命。其詞皆兼二體，亦監前代而損益之也。

又《冊》 按《說文》云：「冊，符命也。」字本作「策」。蔡邕云：「策者，簡也。漢制命令，其一曰策書，長二尺，短者半之；其次一長一短，兩編，下附篆書，以命諸侯王三公，亦以誄謚；而三公以罪免，則一木兩行隸書而賜之，其長一尺。」當是之時，唯用木簡，故其字作「策」。至於唐人，逮下之制有六，其三曰冊，字始作「冊」，蓋以金玉爲之，《說文》所謂「諸侯進受於王，象其札一長一短，中有二編之形」者，是也。又按古者冊書施之臣下而已，後世則郊祀、祭享、稱尊、加謚、寓哀之屬，亦皆用之，故其文漸繁。今彙而辯之，其目凡十有一：一曰祝冊，郊祀祭享用之。二曰玉冊，上尊號用之。三曰立冊，立帝、立后、立太子用之。四曰封冊，封諸王用之。五曰哀冊，遷梓宮、及太子諸王大臣薨逝用之。六曰贈册，贈號、贈官用之。七曰謚册，上謚、贈謚用之。八曰贈謚冊，贈官並贈謚用之。九曰祭冊，賜大臣祭用之。十曰賜冊，報賜臣下用之。十一曰免冊，罷免大臣用之。今制：郊祀、立后、立儲、封王、封妃，亦皆用冊；而玉、金、銀、銅之制，各有等差，蓋自古迄今，王言之所不可闕者也。今錄古作以垂式云。

又《批答》 按，吳訥云：「批答者，天子采臣下章疏之意而答之也。」古者君臣都兪吁咈，皆口陳面命之詞，後世乃有書疏而答之者，遂用制詞，若漢人答報璽書是已。至唐始有批答之名，以謂天子手批而答之也。其後學士入院，試制詔批答共三篇，則求代言之人，而詞華漸繁矣。蓋自唐太宗答劉洎之後，未有不假手於詞臣者。今取諸集所載批答，擇其工者列之，而散文

四六，仍分爲古、俗二體云。

又《御札》 按字書：「札，小簡也。」天子之札稱御札，尊之也。古無此體，至宋而後有之。其文出於詞臣之手，而體亦不同。大抵多用儷語，蓋勑之變體也。今採數首列於篇。

又《赦文（德音文附）》 按字書云：「赦者，舍也。」肆赦之語，始見《虞書》；而《周禮》司刺掌三赦之法，《呂刑》有疑赦之制，則或以其情之可矜，或以其事之可疑，或以其人在三赦三宥八議之列，是以赦之；非不問其情之淺深，罪之輕重，而概赦之也。後世乃有大赦之法，於是爲文以告四方，而赦文興焉。又謂之德音，蓋以赦爲天子布德之音也。然考之唐時，戒勵風俗，亦稱德音，則德音之與赦文，自是兩事，不當強而合之也。今各仍其稱，以附赦文之後，而著其說如此，俟博聞者辯焉。

又《鐵券文》 按字書云：「券，約也，契也。」劉熙云：「綣也，相約束繾綣以爲限也。」史稱漢高帝定天下，大封功臣，剖符作誓，丹書鐵券，金匱石室，藏之宗廟。其誓詞曰：「使黃河如帶，泰山若礪，國以永存，爰及苗裔。」後世因此遂有鐵券文焉。其文諸集不載，獨陸贄有之；然以安反側之心，非錫券之本指也。今姑錄之，以備一體。

又《諭祭文》 按諭祭文者，天子遣使下祭之詞也。或施諸宗室妃嬪，以明親親；或施諸勳臣大臣，以明賢賢，而示君臣始終之義。自古及今皆用之，蓋王言之一體也，故今採而錄之。若其他臣庶相祭之文，則別爲一類云。

又《國書》 按國書者，鄰國相遺之書也。春秋列國各有詞命，以通彼此之情，而其文務協典禮，從容委曲，高卑適宜，乃爲盡善。觀鄭人詞命，迭更四手，國賴以存，良有以也。漢、唐而下，國統雖一，而夷狄內通，故其往來亦用之，乃有國之所不可廢者也。但《左傳》所載列國應對之詞，皆出口傳，例不得錄。獨《呂相絕秦》，豐贍閎闊，似非口語能悉，意必當時筆而授之，故錄其詞，并後代諸作列焉。

又《誓》 按誓者，誓衆之詞也。蔡沈云：「戒也。」軍旅曰誓，古有誓師之詞，如《書》稱禹征有苗誓于師，以及《甘誓》、《湯誓》、《泰誓》、《牧誓》、《費誓》是也。又有誓告羣臣之詞，如《書・秦誓》是也。後世無《秦誓》之類，而誓師之詞亦不多見，豈非放失之故歟？今存一首，聊備其體云爾。又約信亦稱誓，則別附於盟焉。

又《令》 按劉良云：「令，即命也。七國之時並稱曰令；秦法，皇后太子稱令。」至漢王有《赦天下令》，淮南王有《謝羣公令》，則諸侯王皆得稱令矣。意其文與制詔無大異，特避天子而別其名耳。然考《文選》有梁任昉《宣德皇后令》一首，而其詞華靡，不可法式。其餘諸集亦不多見。今取載于史者，采而錄之。

又《教》 按劉勰云：「教者，效也，言出而民效也。」李周翰云：「教，示於人也。」秦法，王侯稱教；而漢時大臣亦得用之，若京兆尹王尊出教告屬縣是也。故陳繹曾以爲大臣告衆之詞。今考諸集亦不多見，聊取數首列于篇。

又《上書》 按字書云：「書者，舒也，舒布其言而陳之簡牘也。」古人敷奏諫說（音稅）之辭，見於《尚書》、《春秋》內外傳者詳矣。然皆矢口陳言，不立篇目，故《伊訓》、《無逸》等篇，隨意命名，莫協於一；然亦出自史臣之手，劉勰所謂「言筆未分」，此其時也。降及七國，未變古式，言事於王，皆稱上書。秦、漢而下，雖代有更革，而古制猶存，故往往見於諸集之中。蕭統《文選》欲其別於臣下之書也，故自爲一類，而以「上書」稱之。今從其例，歷採前代諸臣上告天子之書以爲式，而列國之臣上其君者，亦以類次雜於其中。其他章表奏疏之屬，則別以類列云。

又《章》 按劉勰云：「章者，明也。」古人言事，皆稱上書。漢定禮儀，乃有四品，其一曰章，用以謝恩。及考後漢，論諫慶賀，間亦稱章，豈其流之寖廣歟？自唐而後，此制遂亡。今錄四首，聊存古體云爾。

又《表（笏記附）》 按字書：「表者，標也，明也，標著事緒使之明白以告乎上也。」古者獻言於君，皆稱上書。漢定禮儀，乃有四品，其三曰表，然但用以陳請而已。後世因之，其用寖廣。於是有論諫，有請勸，有陳乞，有進、獻，有推薦，有慶賀，有慰安，有辭解，有陳謝，有訟理，有彈劾，所施既殊，故其詞亦異。至論其體，則漢、晉多用散文，唐、宋多用四六。而唐、宋之體又自不同：唐人聲律，時有出入，而不失乎雄渾之風；宋人聲律，極其精切，而有得乎明暢之旨，蓋各有所長也。然有唐、宋人而爲古體者，有宋人而爲唐體者，此又不可不辨也。今取漢以下名家諸作，分爲三體而列之：一曰古體，二曰唐體，三曰宋體，使學者有考云。宋人又有笏記，書詞於笏，以便宣奏，蓋當時面表之詞也，故取以附焉。然表文書於牘，則其詞稍繁；笏記宣於廷，則其詞務簡：此又二體之別也。

又《牋》 按劉勰云：「牋者，表也，識表其情也。」字亦作「箋」。古者君臣同書，至東漢始用牋記，公府奏記，郡將奏牋。若班固之說東平，黃香之奏江夏，所謂郡將奏牋者也。是時太子諸王大臣皆得稱牋，後世專以上皇后太子，於是天子稱表，皇后太子稱牋，而其他不得用矣。其詞有散文，有儷語，分爲古、俗二體而列之。今制，奏事太子諸王稱啟，而慶賀則皇后太子仍並稱牋云。

又《奏疏》 按奏疏者，羣臣論諫之總名也。奏御之文，其名不一，故以奏疏括之也。七國以前，皆稱上書。秦初，改書曰奏。漢定禮儀，則有四品：一曰章，以謝恩；二曰奏，以按劾；三曰表，以陳請；四曰議，以執異。然當時奏章，或上災異，則非專以謝恩。至於奏事亦稱上疏，則非專以按劾也。又按劾之奏，別稱彈事，尤可以徵彈劾爲奏之一端也。又置八儀，密奏、陰陽皂囊封板，以防宣泄，謂之封事。而朝臣補外，天子使人受所欲言，及有事下議者，並以書對。則漢之制，豈特四品而已哉？然自秦有天下，以及漢孝惠，未聞有以書言事者。至孝文開廣言路，於是賈山言治亂之道，名曰《至言》，則四品之名，亦非叔孫通之所定，明矣。魏晉以下，啟獨盛行。唐用表狀，亦稱書疏。宋人則監前制而損益之，故有劄子，有狀，有書，有表，有封事，而劄子之用居多；蓋本唐人牓子、錄子之制而更其名，乃一代之新式也。上書章表，已列前編，其他篇目，更有八品，今取而總列之：一曰奏。奏者，進也。二曰疏。疏者，布也。漢時諸王官屬於其君，亦得稱疏，故以附焉。三曰對。四曰啟。啟者，開也。五曰狀。狀者，陳也。狀有二體，散文、儷語是也。六曰劄子。劄者，刺也。七曰封事。八曰彈事。各以類從，而以《至言》冠于篇，以其無可附也。至於疏、對、啟、狀、劄五者，又皆以「奏」字冠之，以別於臣下私相對答往來之稱。讀者亦庶乎有所考矣。及論其文，則皆以明允篤誠爲本，辨析疏通爲要，酌古御今，治繁總要，此其大體也。奏啟入規而忌侈文，彈事明憲而戒善罵，世人所作，多失折衷，此又學者所當知也。今制：論政事者曰題，陳私情者曰奏，皆謂之本，以及讓官謝恩之類，並用散文，間爲儷語，亦同奏格。至於慶賀，雖倣表詞，而首尾亦與奏同；唯史館進書，全用表式。然則當今進呈之目，唯本與表二者而已。革百王之雜稱，減中世之儷語，此我朝之所以度越前代者也。

又《盟（誓附）》 按《禮記》：「涖物曰盟。」劉勰云：「盟者，明也，祝告於神明者也。」亦稱曰誓，謂約信之詞也。三代盛時，初無詛盟，雖有要誓，結言則退而已。周衰，人鮮忠信，於是刑牲歃血，要質鬼神，而盟繁興，然俄而渝敗者多矣。以其爲文之一體也，故列之而以「誓」附焉。夫盟誓之文，「必序危機，奬忠孝，共存亡，戮心力，祈幽靈以取鑒，指九天以爲正，感激以立誠，切至以敷詞，此其所同也。」然義存則克終，道廢則渝始，亦存乎人焉耳。嗚呼，勰爲斯言，其知盟誓之要者乎。

又《符》 按字書云：「符，信也。」古無此體，晉以後始有之。唐世，凡上迨下，其制有六，其六曰符；尚書省下於州，州下於縣，縣下於鄉，皆用之。蓋亦沿晉制也。然唐文不少概見，姑採晉及南朝諸篇列之，亦以備一體云。

又《檄》 按《釋文》云：「檄，軍書也。」《說文》云：「以木簡爲書，長尺二寸，用以號召；若有急則插鷄羽而遣之，故謂之羽檄，言如飛之急也。」古者用兵，誓師而已。至周乃有文告之辭；而檄之名則始見於戰國。《史記》載張儀爲檄以告楚相曰「始吾從若飲，我不盜而璧，若笞我；若善守汝國，我顧且盜而城」是也。後人倣之，代有著作。而其詞有散文，有儷語。儷語始於唐人，蓋唐人之文皆然，不專爲檄也。若論其大體，則劉勰所稱「植義颺辭，務在剛健。或述此休明，或叙彼苛虐。指天時，審人事，算強弱，角權勢。標蓍龜於前驗，懸盤銘於已然。插羽以示迅，不可使辭緩；露板以宣衆，不可使義隱：此其要也。」可謂盡之矣。今取數首，以爲法式。其他，報答諭告，亦並稱檄，故取以附焉。又州邦徵吏，亦稱爲檄，蓋取明舉之義，而其詞不存，無從採錄，姑附其說于此。

又《露布》 按露布者，軍中奏捷之辭也。書辭于帛，建諸漆竿之上。劉勰所謂「露板不封，布諸視聽」者，此其義也。任昉云：「漢賈弘爲馬超伐曹操作露布。」而《世說》亦謂「桓溫北征，令袁宏倚馬撰露布。」則露布之作始於魏晉，而杜佑以爲自元魏始，誤矣。又按劉勰《檄移篇》云：「檄，或稱露布。」豈露布之初，告伐告捷，與檄通用，而後始專以奏捷歟？然二文世既不傳，而後人所作，皆用儷語，與表文無異，不知其體本然乎？抑源流之不同也？今不可考。姑採數首列于篇。

又《公移》 按公移者，諸司相移之詞也；其名不一，故以「公移」括之。唐世，凡下達上，其制有六：其二曰狀，百官於其長亦爲之。其五曰辭，庶

人言爲辭。其六曰牒，有品已上公文皆稱牒。諸司自相質問，其義有三：一曰關，謂關通其事也；二曰刺，謂刺舉之也；三曰移，謂移其事於他司也。宋制：宰執帶三省樞密院事出使者，移六部用劄；六部移宰執帶三省樞密院事出使者，及從官任使副移六部，用申狀；六部相移用公牒。今皆不能悉存，姑取其著者列之。今制：上逮下者曰照會，曰劄付，曰案驗，曰帖，曰故牒；下達上者曰咨呈，曰案呈，曰呈，曰牒呈，曰申；諸司相移者曰咨，曰牒，曰關；上下通用者曰揭帖。大略因前代之制而損益之耳。

又《判》 按字書云：「判，斷也。」古者折獄，以五聲聽訟，致之於刑而已。秦人以吏爲師，專尚刑法。漢承其後，雖儒吏並進，然斷獄必貴引經，尚有近於先王議制及《春秋》誅意之微旨。其後乃有判詞。唐制，選士判居其一，則其用彌重矣。故今所傳如稱某某有姓名者，則斷獄之詞也；稱甲乙無姓名者，則選士之詞也。要之執法據理，參以人情，雖曰彌文，而去古意不遠矣。獨其文堆垛故事，不切於蔽罪；拈弄辭華，不歸於律格，爲可惜耳。唯宋儒王回之作，脫去四六，純用古文，庶乎能起二代之衰，而後人不能用，愚不知其何說也。今世理官斷獄，例有參詞，而設科取士，亦試以判，其體皆用四六，則其習由來久矣。今取唐宋名作稍近質者，分而列之：一曰科罪，二曰評允，三曰辯雪，四曰番異，五曰判罷，六曰判留，七曰駁正，八曰駁審，九曰末減，十曰案寢，十一曰案候，十二曰褒嘉。凡若此類，多便理官，而不切於應舉之士。蓋選士以律條爲題，止於科罪，故其餘無用。然猶必列之者，欲使學者知制判之初意也。

又《書記》 按劉勰云：「書記之用廣矣。」考其雜名，古今多品，是故有書，有奏記，有啟，有簡，有狀，有疏，有牋，有劄；而書記則其總稱也。夫書者，舒也，舒布其言而陳之簡牘也。記者，志也，謂進己志也。啟，開也，開陳其意也；一云跪也，跪而陳之也。簡者，略也，言陳其大略也，或曰手簡，或曰小簡，或曰尺（一作「赤」）牘，皆簡略之稱也。狀之爲言陳也，疏之爲言布也。以上六者，秦漢以來，皆用於親知往來問答之間；而書、啟、狀、疏，亦以進御。獨兩漢無啟，則以避景帝諱而置之也。又古者郡將奏牋，故黃香奏牋於江夏。厥後專用於皇后、太子、諸王，其下遂不敢稱。而劄獨行於宋，盛於元，有臺副提頭畫一之制，煩猥可鄙；然以呂祖謙之賢而亦爲之，則其習非一日矣。故牋者，今人所不得用；而劄者，吾儒所鄙而不屑也。今取六者列之，而辯其體以告學者：一曰書，書有辭命、議論二體。二曰奏記。二者並用散文。三曰啟，啟有古體，有俗體。四曰簡，簡用散文。五曰狀，狀用儷語。六曰疏，疏用散文。然狀與疏諸集不多見；見者僅有此體，故姑著之，要未可爲定體也。世俗施於尊者，多用儷語以爲恭，則啟與狀疏，大抵皆俗體也。蓋嘗總而論之，書記之體，本在盡言，故宜條暢以宣意，優柔以懌情，乃心聲之獻酬也。若夫尊卑有序，親疏得宜，是又存乎節文之間，作者詳之。

又《約》 按字書云：「約，束也。」言語要結，戒令檢束皆是也。古無此體，漢王褒始作《僮約》，而後世未聞有繼者，豈以其文無所施用而略之歟？愚謂後人如鄉約之類，亦當倣此爲之，庶幾不失古意，故特列之以爲一體。

又《策問》 按古者選士，詢事考言而已，未有問之以策者也。漢文中年，始策賢良，其後有司亦以策試士，蓋欲觀其博古之學，通今之才，與夫剸劇解紛之識也。然對策存乎士子，而策問發於上人，尤必通達古今，善爲疑難者，而後能之。不然，其不反爲士子所笑者幾希矣。故今取古人策問之工者數首，分爲二類而列之，一曰制策，二曰試策。使當視草爲主司者有所矜式，而因以得實才云。

又《策》 按《說文》云：「策者，謀也。」《漢書音義》曰：「作簡策難問，例置案上，在試者意投射取而答之，謂之射策。若錄政化得失顯而問之，謂之對策。」劉勰云：「射策者，探事而獻說也，以甲科入仕。對策者，應詔而陳政也，以第一登庸。皆選賢之要術也。」夫策士之制，始於漢文，晁錯所對，蔚爲舉首。自是而後，天子往往臨軒策士，而有司亦以策舉人，其制迄今用之。又學士大夫，有私自議政而上進者。三者均謂之策，而體各不同，故今彙而辯之：一曰制策，天子稱制以問而對者是也。二曰試策，有司以策試士而對者是也。三曰進策，著策而上進者是也。各取數首以列于篇。又宋曾鞏有《本朝政要策》，蓋當時進士帖括之類，故今不錄。夫策之體，練治爲上，工文次之。然人才不同，或練治而寡文，或工文而疏治，故入選者，劉勰稱爲通才。嗚呼，可謂難也已矣！

又《論》 按字書云：「論者，議也。」劉勰云：「論者，倫也，彌綸羣言而研一理者也。論之立名，始於《論語》；若《六韜》二論，乃後人之追題耳。其爲體則辯正然否，窮有數，追無形，迹堅求通，鉤深取極，乃百慮之筌蹄，

萬事之權衡也。至其條流，實有四品：陳政則與議說合契，釋經則與傳註參體，辯史則與贊評齊行，銓文則與序引共紀：此論之大體也。」按勰之說如此。而蕭統《文選》則分爲三：設論居首，史論次之，論又次之。較諸勰說，差爲未盡。唯設論，則勰所未及，而乃取《答客難》、《答賓戲》、《解嘲》三首以實之。夫文有答有解，已各自爲一體，統不明言其體，而槩謂之論，豈不誤哉？然詳勰之說，似亦有未盡者。愚謂析理亦與議說合契，諷寓則與箴解同科，設辭則與問對一致：必此八者，庶幾盡之。故今兼二子之說，廣未盡之例，列爲八品：一曰理論，二曰政論，三曰經論，四曰史論，五曰文論，六曰諷論，七曰寓論，八曰設論。而各錄文于其下，使學者有所取法焉。其題或曰某論，或曰論某，則各隨作者命之，無異義也。

又《說》 按字書：「說，解也，述也，解釋義理而以己意述之也。」說之名起於《說卦》，漢許愼作《說文》，亦祖其名以命篇。而魏晉以來，作者絕少，獨《曹植集》中有二首，而《文選》不載，故其體闕焉。要之傳於經義，而更出己見，縱橫抑揚，以詳贍爲上而已，與論無大異也。今取名家數篇，以備一體。此外又有名說、字說，其名雖同，而所施則異，故別爲一類，不復附於此云。

又《原》 按字書云：「原者，本也，謂推論其本原也。」自唐韓愈作五「原」，而後人因之，雖非古體，然其遡原於本始，致用於當今，則誠有不可少者。至其曲折抑揚，亦與論說相爲表裏，無甚異也。其題或曰原某，或曰某原，亦無他義。今取數首列于篇。

又《議》 按劉勰云：「議者，宜也，周爰諮謀以審事宜也。」《周書》曰：「議事以制，政乃不迷」，此之謂也。昔管仲稱軒轅有明臺之議，則議之來遠矣。至漢，始立駁議。駁者，雜也，雜議不純，故曰駁也。蓋古者國有大事，必集羣臣而廷議之，交口往復，務盡其情，若罷鹽鐵、擊匈奴之類是也。厥後下公卿議，乃始撰詞書之簡牘以進，而學士偶有所見，又復私議於家，或商今，或訂古，由是議寖盛焉。然其大要在於據經析理，審時度勢。文以辯潔爲能，不以繁縟爲巧；事以明覈爲美，不以深隱爲奇，乃爲深達議體者爾。是編以文章爲主，故面議之詞不錄，而僅錄操筆爲議者，分爲奏議、私議二體，以垂式焉。若夫溯流而窮源，則學者自當求諸史書而熟玩之也。此外又有謚議，則別爲一類云。

又《辯》 按字書云：「辯，判別也。」其字從言，或從刂，蓋執其言行之是非眞僞而以大義斷之也。近世魏校謂從刀，而古文不載，未敢從也。漢以前，初無作者，故《文選》莫載，而劉勰不著其說。至唐韓、柳乃始作焉。然其原實出於孟、莊。蓋非本乎至當不易之理，而以反覆曲折之詞發之，未有能工者也。故今取名家諸作，以式學者。其題或曰某辯，或曰辯某，則隨作者命之，實非有異義也。

又《解》 按字書云：「解者，釋也，因人有疑而解釋之也。」揚雄始作《解嘲》，世遂倣之。其文以辯釋疑惑、解剝紛難爲主，與論、說、議、辯、蓋相通焉。其題曰解某，曰某解，則惟其人命之而已。雄文雖諧謔迴環，見譏正士，而其詞頗工，且以其爲此體之祖也，故亦取焉。此外又有字解，則別附名字說類，此不混列。

又《釋》 按字書云：「釋，解也。」文既有解，又復有釋，則釋者，解之別名也。蓋自蔡邕作《釋誨》，而卻正《釋譏》，皇甫謐《釋勸》，束晳《玄居釋》，相繼有作；然其詞旨不過遞相祖述而已。至唐韓愈作《釋言》，別出新意，乃能追配邕文，而免於蹈襲之陋。卽此二篇，亦可以備一體矣，故特錄而列之。

又《問對》 按問對者，文人假設之詞也。其名既殊，其實復異。故名實皆問者，屈平《天問》、江淹《遂古篇》之類是也；名問而實對者，柳宗元《晉問》之類是也。其他曰難，曰諭，曰答，曰應，又有不同，皆問對之類也。古者君臣朋友口相問對，其詞詳見於《左傳》、《史》、《漢》諸書。後人倣之，乃設詞以見志，於是有問對之文；而反覆縱橫，眞可以舒憤鬱而通意慮，蓋文之不可闕者也，故採數首列之。若其詞雖有問對，而名入別體者，則各從其類，不復列於此云。

又《序（序略附）》 按《爾雅》云：「序，緒也。」字亦作「叙」，言其善叙事理次第有序若絲之緒也。又謂之大序，則對小序而言也。其爲體有二：一曰議論，二曰叙事。宋眞氏嘗分列于《正宗》之編，故今倣其例而辯之。其序事又有正、變二體。其題曰某序，曰序某；字或作序，或作叙，惟作者隨意而命之，無異義也。至唐柳氏又有序略之名，則其題稍變，而其文益簡矣。今取以附焉。若他類之文有序者，各見本類。又有名序、字序，則別附於名字說條，使得以類相從，茲不復列。

又《小序》 按小序者，序其篇章之所由作，對大序而名之也。漢班固

云：「孔子纂書凡百篇而爲之序，言其作意，此小序之所由始也。」然今《書序》具存，決非孔子所作，蓋由後人妄探作者之意而爲之；故多穿鑿附會，依阿簡略，甚或與經相戾，而鮮有發明。獨司馬遷以下諸儒，著書自爲之序，然後己意瞭然而無誤耳。故今略取《詩序》與遷以下數首列于篇。

又《引》 按唐以前，文章未有名引者；漢班固雖作《典引》，然實爲符命之文，如雜著命題，各用己意耳，非以引爲文之一體也。唐以後始有此體，大略如序而稍爲短簡，蓋序之濫觴也。今錄二首，以備其體。若其名引之義，難妄臆說，俟博聞者詳焉。

又《題跋》 按題跋者，簡編之後語也。凡經傳子史詩文圖書之類，前有序引，後有後序，可謂盡矣。其後覽者，或因人之請求，或因感而有得，則復撰詞以綴於末簡，而總謂之題跋。至綜其實則有四焉：一曰題，二曰跋，三曰書某，四曰讀某。夫題者，締也，審締其義也。跋者，本也，因文而見本也。書者，書其語。讀者，因於讀也。題、讀始於唐；跋、書起於宋。曰題跋者，舉類以該之也。其詞考古證今，釋疑訂謬，褒善貶惡，立法垂戒，各有所爲，而專以簡勁爲主，故與序引不同；學者熟玩所列之數篇，亦庶乎得之矣。又有題辭，所以題號其書之本末指義文辭之表也。若漢趙岐作《孟子題辭》，其文稍煩；而宋朱子倣之作《小學題辭》，更爲韻語。今皆不錄，姑著其體於此。然題跋書于後，而題辭冠于前，此又其辯也。

又《文》 按編內所載，均謂之文，而此類獨以文名者，蓋文中之一體也。其格有散文，有韻語，或倣《楚辭》，或爲四六，或以盟神，或以諷人，其體不同，其用亦異。今並採而列之，以俟學者詳焉。

又《雜著》 按雜著者，詞人所著之雜文也；以其隨事命名，不落體格，故謂之雜著。然稱名雖雜，而其本乎義理，發乎性情，則自有致一之道焉。劉勰所云：「並歸體要之詞，各入討論之域。」正謂此也。今取數首列於篇。

又《七》 按七者，文章之一體也。詞雖八首，而問對凡七，故謂之七；則七者，問對之別名，而《楚詞七諫》之流也。蓋自枚乘初撰《七發》，而傅毅《七激》，張衡《七辯》，崔駰《七依》，崔瑗《七蘇》，馬融《七廣》，曹植《七啟》，王粲《七釋》，張協《七命》，陸機《七徵》，桓麟《七說》，左思《七諷》，相繼有作。然考《文選》所載，唯《七發》、《七啟》、《七命》三篇，餘皆略而弗錄。由今觀之，三篇辭旨閎麗，誠宜見採；其餘遞相摹擬，了無新意，是以讀未終篇，而欠伸作焉，略之可也。至唐柳宗元《晉問》，體裁雖同，辭意迥別，殆所謂不泥其迹者歟！顧其名既謂之問，則不得並列于此篇。故今僅採《文選》所載三首，以爲一體，而著其辯如此，庶使作者知所變化，而不爲讀者所厭云。

又《書》 按編內既以人臣進御之書爲上書，往來之書爲書，而此類復稱書者，則別以議論筆之而爲書也。然作者甚少，故諸集不載。唯唐李翱有《復性》、《平賦》等書，而《平賦書》法制精詳，議論正大，有天下者，誠能推其說而行之，致治不難矣，故特採之以爲一體。

又《連珠》 按連珠者，假物陳義以通諷諭之詞也。連之爲言貫也，貫穿情理，如珠之在貫也。蓋自揚雄綜述碎文，肇爲連珠，而班固、賈逵、傅毅之流，受詔繼作，傅玄乃云興於漢章之世，誤矣。然其云：「辭麗言約，合於古詩諷興之義。」則不易之論也。其體展轉，或二，或三，皆駢偶而有韻，故工於此者，必使義明而詞淨，事圓而音澤，磊磊自轉，乃可稱珠。否則欲穿明珠，多貫魚目，惡能免於劉勰之誚邪？今採數家，以式學者。

又《義》 按字書云：「義者，理也。」本其理而疏之，亦謂之義，若《禮記》所載《冠義》、《祭義》、《射義》諸篇是已。後人依倣，遂有是作。而唐以前諸集，不少概見。至《宋文鑑》乃有之，而其體有二：一則如古《冠義》之類，一則如今明經之詞，今皆錄而辯之。夫自唐取士有明經一科，而宋興因之，不過試以墨書帖義，徒取記誦而已。神宗時，王安石撰《周禮》、《詩》、《書》三經義頒行試士，舊法始變。彼其欲以己說一天下士，固無是理；然其所製義式，至今倣之，蓋不得以人廢法也。厥後安石之義，廢格不用；而《文鑑》所載，尚有張庭堅經義二篇，豈其遺式歟？方今駢儷之詞，日新月盛，與庭堅之式不合，毋乃異於當時立法之初意乎？噫！此丘文莊公所以致嘆於科舉之弊也。

又《說書》 按說書者，儒臣進講之詞也。人主好學，則觀覽經史，而儒臣因說其義以進之，謂之說書。然諸集不載，唯《蘇文忠公集》有《邇英進讀》數條。而《文鑑》取以爲說書，題與篇首有問對字，蓋被顧問而答之之詞。今讀其詞，大抵皆文士之作，而於經史大義，無甚發明，不知當時說書之體，果然乎否也？及觀《王十朋集》，似稍不同，然亦不能敷陳大義。故今仍《文鑑》錄之，聊備一體云耳。今制：經筵進講，亦有講章，首列訓詁，次陳大

義，而以規諷終焉。欲其易曉，故篇首多用俗語，與此類所載者夐異，以爲有益學者，宜別求之。

又《箴》 按《說文》云：「箴者，戒也。」蓋醫者以箴石刺病，故有所諷刺而救其失者謂之箴，喻箴石也。古有《夏商》二箴，見于《尚書大傳解》及《呂氏春秋》；然餘句雖存，而全文已缺。獨周太史辛甲命百官箴王闕，而《虞人》一篇，備載于《左傳》，於是揚雄倣而爲之。其後作者相繼，而亦用以自箴。故其品有二：一曰官箴，二曰私箴。大抵皆用韻語，而反覆古今興衰理亂之變，以垂警戒，使讀者惕然有不自寧之心，乃稱作者。此劉勰所以有「確切」之云也。

又《規》 按字書云：「規者，爲圓之器也。《書》曰：「官師相規。」言規其闕失，使不敢越，若木之就規也。今人以箴規並稱，而文章顧分爲二體者何也？孔穎達曰：「《書》言官師者，謂衆官也；相者，平等之辭；平等有闕，已尚相規，見上有過，諫之必矣。」據此，則箴者，箴上之闕；而規者，臣下之互相規諫者也。其用以自箴者，乃箴之濫觴耳。然規之爲名，雖見於《書》，而規之爲文，則漢以前絕無作者。至唐元結始作《五規》，豈其緣《書》之名而創爲此體歟？今摘其一二列于篇，以備一體云。

又《戒》 按字書云：「戒者，警敕之辭，字本作誡。」文既有箴，而又有戒，則戒者，箴之別名歟？《淮南子》載《堯戒》曰：「戰戰慄慄，日謹一日，人莫躓於山，而躓於垤。」至漢杜篤遂作《女戒》，而後世因之，惜其文弗傳；意必未若《堯戒》之簡也。今採唐宋諸作列于篇。其詞或用散文，或用韻語，故分爲二體云。

又《銘》 按鄭康成曰：「銘者，名也。」劉勰云：「觀器而正名也。」故曰：「作器能銘，可以爲大夫矣。」考諸夏商鼎彝尊卣盤匜之屬，莫不有銘，而文多殘缺，獨《湯盤》見于《大學》，而《大戴禮》備載武王諸銘，使後人有所取法。是以其後作者寖繁，凡山川、宮室、門、井之類皆有銘詞，蓋不但施之器物而已。然要其體不過有二：一曰警戒，二曰祝頌，故今辯而列之。陸機曰：「銘貴博約而溫潤。」斯言得之矣。此外又有碑銘、墓碑銘、墓誌銘，則各爲類，不並列于此云。

又《頌》 按詩有六義，其六曰頌。頌者，容也，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若商之《那》、周之《清廟》諸什，皆以告神，乃頌之正體也。至於《魯頌·駉》、《閟》等篇，則用以頌僖公，而頌之體變矣。後世所作，皆變體也。其詞或用散文，或用韻語，今亦辯而列之。又有哀頌，則任昉所稱「漢張紘初作《陶侯哀頌》」者是已。今其文雖未及見，而竊意大體與哀贊略同，姑識以俟博聞者。劉勰云：「頌之爲體，典雅清鑠，揄揚汪洋。敷寫似賦，而不入華侈之區；敬慎如銘，而異乎規戒之域。」詳味斯言，可以得作頌之法矣。

又《贊》 按字書云：「贊，稱美也，字本作讚。」昔漢司馬相如初贊荆軻，其詞雖亡，而後人祖之，著作甚衆。唐時至用以試士，則其爲世所尚久矣。其體有三：一曰雜贊，意專褒美，若諸集所載人物、文章、書畫諸贊是也。二曰哀贊，哀人之沒而述德以贊之者是也。三曰史贊，詞兼褒貶，若《史記索隱》、《東漢》、《晉書》諸《贊》是也。劉勰有言：「贊之爲體，促而不曠，結言於四字之句，盤桓乎數韻之辭，其頌家之細條乎。」可謂得之矣。至其謂「班固之贊，與此同流」，則余未敢以爲然也。蓋嘗取而玩之，其述贊也，名雖爲贊，而實則評論之文（今入論類）；其敘傳也，詞雖似贊，而實則小序之語，安得概謂之贊而無辯乎？今皆不列于此篇。

又《評》 按字書云：「評，品論也，史家褒貶之詞。」蓋古者史官各有論著，以訂一時君臣言行之是非。然隨意命名，莫協於一，故司馬遷《史記》稱太史公曰，而班固《西漢書》則謂之贊，范曄《東漢書》又謂之論，其實皆評也。而評之名則始見於《三國志》。後世緣此，作者漸多，則不必身在史局，手秉史筆，而後爲之矣。故二評載諸《文粹》，而評史見於《蘇文忠公集》中，蓋文章之一體也。今以陳壽史評爲主，而其他作者亦並列焉。分爲史評、雜評二品云。

又《碑文》 按劉勰云：「碑者，埤也。上古帝皇，始號封禪，樹石埤岳，故曰碑。周穆紀跡于弇山之石，秦始刻銘于嶧山之巔，此碑之所從始也。」然考《士昏禮》，「入門當碑揖。」註云：「宮室有碑，以識日影，知早晚也。」《祭義》云：「牲入麗于碑。」註云：「古宗廟立碑繫牲。」是知宮廟皆有碑以爲識影繫牲之用，後人因於其上紀功德，則碑之所從來遠矣；而依倣刻銘，則自周秦始耳。後漢以來，作者漸盛，故有山川之碑，有城池之碑，有宮室之碑，有橋道之碑，有牆井之碑，有神廟之碑，有家廟之碑，有古跡之碑，有土風之碑，有災祥之碑，有功德之碑，有墓道之碑，有寺觀之碑，有託物之碑，

皆因庸器漸闕而後爲之，所謂「以石代金，同乎不朽」者也。故碑實銘器，銘實碑文，其序則傳，其文則銘，此碑之體也。又碑之體主於叙事，其後漸以議論雜之，則非矣。故今取諸大家之文，而以三品列之：其主於叙事者曰正體，主於議論者曰變體，叙事而參之以議論者曰變而不失其正。至於託物寓意之文，則又以別體列焉。或有未備，學者亦可以例推矣。其墓碑自爲一類，此不復列。

又《碑陰文》 凡碑面曰陽，背曰陰，碑陰文者，爲文而刻之碑背也，亦謂之記。古無此體，至唐始有之。或他人爲碑文而題其後，或自爲碑文而發其未盡之意，皆是也。今取三首列于篇。

又《記》 按《金石例》云：「記者，紀事之文也。」《禹貢》《顧命》，乃記之祖；而記之名，則昉於《戴記》《學記》諸篇。厥後揚雄作《蜀記》，而《文選》不列其類，劉勰不著其說，則知漢魏以前，作者尚少；其盛自唐始也。其文以叙事爲主，後人不知其體，顧以議論雜之。故陳師道云：「韓退之作記，記其事耳，今之記乃論也。」蓋亦有感於此矣。然觀《燕喜亭記》已涉議論，而歐蘇以下，議論寖多，則記體之變，豈一朝一夕之故哉？故今採錄諸記，而以三品別之，如碑陰之例，欲使學者得有所考而去取焉，庶乎不失其本意矣。又有託物以寓意者，有首之以序而以韻語爲記者，有篇末系以詩歌者，皆爲別體。今並列于三品之末，仍分三體，庶得以盡其變云。至其題或曰某記，或曰記某，則惟作者之所命焉。此外又有墓磚記、墳記、塔記，則皆附于墓誌之條，茲不復列。

又《志》 按字書云：「志者，記也，字亦作誌。」其名起於《漢書》十志，而後人因之，大抵記事之作也。諸集不多見，姑採一首錄之。他如墓誌，別爲一類，此不概列云。

又《紀事》 按記事者，記志之別名，而野史之流也。古者史官掌記時事，而耳目所不逮者，往往遺焉；於是文人學士，遇有見聞，隨手紀錄，或以備史官之採擇，或以裨史籍之遺亡，名雖不同，其爲紀事一也，故以紀事槩之。今取數篇，以備一體。嗚呼，史失而求諸野，其不以此也哉！

又《題名》 按題名者，紀識登覽尋訪之歲月與其同遊之人也，其叙事欲簡而贍，其秉筆欲健而嚴，獨《昌黎集》有之，亦文之一體也。昔人嘗集華嶽題名，自唐開元至後唐清泰，錄爲十卷，中更二百一年，題名者五百四十二人，可謂富矣。歐陽公《集古錄》有此書，而韓愈所題亦在其中，故朱子採之以入其集，而謂「筆削之嚴，非公不可」，則此文其可易而爲之哉？獨惜余之寡陋而不獲見也。當今名山勝境，非無佳題，而世人往往忽之，其殆未知此歟！故今取韓公所題七首列于篇，以備一體，庶學者知所觀法，不敢以爲易而忽之也。

又《字說》 按《儀禮》，士冠三加三醮而申之以字辭，後人因之，遂有字說、字序、字解等作，皆字辭之濫觴也。雖其文去古甚遠，而丁寧訓誡之義，無大異焉。若夫字辭、祝辭，則倣古辭而爲之者也。然近世多尚字說，故今以說爲主，而其他亦並列焉。至於名說、名序，則援此意而推廣之。而女子笄，亦得稱字，故宋人有女子名辭，其實亦字說也。今雖不行，然於禮有據，故亦取之，以備一體云。

又《行狀》 按劉勰云：「狀者，貌也，體貌本原，取其事實。先賢表謚，並有行狀，狀之大者也。」漢丞相倉曹傅胡幹始作《楊元伯行狀》，後世因之。蓋具死者世系、名字、爵里、行治、壽年之詳，或牒考功太常使議謚，或牒史館請編錄，或上作者乞墓誌碑表之類皆用之。而其文多出於門生故吏親舊之手，以謂非此輩不能知也。其逸事狀，則但錄其逸者，其所已載不必詳焉，乃狀之變體也。

又《述》 按字書云：「述，譔也，纂譔其人之言行以俟考也。」其文與行狀同，不曰狀，而曰述，亦別名也。此體見諸集者不多，姑錄一首以爲式云。

又《墓誌銘》 按誌者，記也；銘者，名也。古之人有德善功烈可名於世，歿則後人爲之鑄器以銘，而俾傳於無窮，若《蔡中郎集》所載《朱公叔鼎銘》是已。至漢，杜子夏始勒文埋墓側，遂有墓誌，後人因之。蓋於葬時述其人世系、名字、爵里、行治、壽年、卒葬年月，與其子孫之大略，勒石加蓋，埋於壙前三尺之地，以爲異時陵谷變遷之防，而謂之誌銘；其用意深遠，而於古意無害也。迨夫末流，乃有假手文士，以謂可以信今傳後，而潤飾太過者，亦往往有之，則其文雖同，而意斯異矣。然使正人秉筆，必不肯徇人以情也。至論其題：則有曰墓誌銘，有誌、有銘者是也。曰墓誌銘并序，有誌、有銘、而又先有序者是也。然云誌銘而或有誌無銘，或有銘無誌者，則別體也。曰墓誌，則有誌而無銘。曰墓銘，則有銘而無誌。然亦有單云誌而卻有銘，單云銘而卻有誌者，有題云誌而卻是銘，題云銘而卻是誌者，皆別

體也。其未葬而權厝者曰權厝誌，曰誌某；殯後葬而再誌者曰續誌，曰後誌；歿於他所而歸葬者曰歸祔誌；葬於他所而後遷者曰遷祔誌。刻於蓋者曰蓋石文；刻於磚者曰墓磚記，曰墓磚銘；書於木版者曰墳版文，曰墓版文；又有曰葬誌，曰誌文，曰墳記，曰壙誌，曰壙銘，曰槨銘，曰埋銘。其在釋氏，則有曰塔銘，曰塔記。凡二十題，或有誌無誌，或有銘無銘，皆誌銘之別題也。其爲文則有正、變二體，正體唯叙事實，變體則因叙事而加議論焉。又有純用「也」字爲節段者，有虛作誌文而銘內始叙事者，亦變體也。若夫銘之爲體，則有三言、四言、七言、雜言、散文；有中用「兮」字者，有末用「兮」字者，有末用「也」字者；其用韻有一句用韻者，有兩句用韻者，有三句用韻者，有前用韻而末無韻者，有前無韻而末用韻者，有篇中既用韻而章內又各自用韻者，有隔句用韻者，有韻在語辭上者，有一字隔句重用自爲韻者，有全不用韻者；其更韻，有兩句一更者，有四句一更者，有數句一更者，有全篇不更者：皆雜出於各篇之中，難以例列。故今錄文致辯，但從題類，仍分正、變，稍以職官、處士、婦人爲次，而銘體與韻則略序之，庶學者有考云。

又《墓碑文》 按古者葬有豐碑，以木爲之，樹於槨之前後，穿其中爲鹿盧而貫繂以窆者也。《檀弓》所載「公室視豐碑」，是已。漢以來始刻死者功業於其上，稍改用石，則劉勰所謂「自廟而徂墳」者也。晉宋間始稱神道碑，蓋堪輿家以東南爲神道，碑立其地，因名焉。唐碑制，龜趺螭首，五品以上官用之。而近世高廣各有等差，則制之密也。蓋葬者既爲誌以藏諸幽，又爲碑碣表以揭於外，皆孝子慈孫不忍蔽先德之心也。其爲體有文，有銘，又或有序；而其銘或謂之辭，或謂之系，或謂之頌，要之皆銘也。文與誌大略相似，而稍加詳焉，故亦有正、變二體。其或曰碑，或曰碑文，或曰墓碑，或曰神道碑，或曰神道碑文，或曰墓神道碑，或曰神道碑銘，或曰神道碑銘并序，或曰碑頌，皆別題也。至於釋老之葬，亦得立碑以僭擬乎品官，豈歷代相沿崇尚異教而莫之禁歟？故或直曰碑，或曰碑銘，或曰塔碑銘并序，或曰碑銘并序，（《唐文粹》載蔣防作《連州靜福山廖先生碑銘并序》之類是也，今不錄。）亦別題也。若夫銘之爲體與其用韻，則諸集所載雖不能如誌銘之備，而大略亦相通焉，此不復著。

又《墓碣文》 按潘尼作《潘黃門碣》，則碣之作自晉始也。唐碣制，方趺圓首，五品以下官用之，而近世復有高廣之等，則其制益密矣。古者碑之與碣，本相通用，後世乃以官階之故，而別其名，其實無大異也。其爲文與碑相類，而有銘無銘，惟人所爲，故其題有曰碣銘，有曰碣，有曰碣頌并序，皆碣體也。至於專言碣而卻有銘，或兼言銘而卻無銘，則亦猶誌銘之不可爲典要也。其文有正、變二體，其銘與韻亦與誌同，說見墓碑條下。

又《墓表》 按墓表自東漢始，安帝元初元年立《謁者景君墓表》，厥後因之。其文體與碑碣同，有官無官皆可用，非若碑碣之有等級限制也。以其樹於神道，故又稱神道表。其爲文有正有變，錄而辯之。又取阡表、殯表、靈表，以附於篇，則遡流而窮源也。蓋阡，墓道也；殯者，未葬之稱；靈者，始死之稱；自靈而殯，自殯而墓，自墓而阡也。近世用墓表，故以墓表括之。

又《謚議》 按《禮記》曰：「先王謚以尊名，節以壹惠。」故行出於己，而名生於人，使夫善者勸而惡者懼也。天子崩則臣下制謚於南郊，明受之於天也。諸侯薨則太子赴告於天子，明受之於君也。蓋子不得議父，臣不得議君，故受之於天於君。若卿大夫，則有司議而謚之。故周制太史掌小喪賜謚，小史掌卿大夫之喪賜謚。秦廢謚法，漢乃復之，然僅施於君侯，而公卿大夫皆不得與，蓋亦略矣。唐制，太常博士掌王公以下擬謚。宋制，擬謚定於太常，覆於考功，集議於尚書省，其法漸密。故歷代以來，有帝后謚議，臣僚美惡謚議，傳於今。而其體有四：一曰謚議，二曰改議，三曰駁議，四曰答駁議（亦曰重議）。觀其往復論辯，豈得已哉，不過欲歸於是非之公而已。今制，雖設太常博士，然不掌謚議。大臣沒，其家請謚，則禮部覆奏，或與或否，唯上所命。與則內閣擬四字以請而欽定之，皆得美名，其餘則否，初無惡謚以示懲戒，而謚議遂廢不作矣。今取古文類列于篇，以備一體，亦以示存羊之意云耳。至於名臣處士，法不得謚，則門生故吏相與作議而加私謚焉。其事起於東漢，而文不多見，獨《蔡邕集》有之。唐宋至今相沿不絕，雖非國典，亦可見古法之不盡廢於今也，故今編爲五曰私議云。

又《傳》 按字書云：「傳者，傳也，紀載事迹以傳於後世也。」自漢司馬遷作《史記》，創爲「列傳」以紀一人之始終，而後世史家卒莫能易。嗣是山林里巷，或有隱德而弗彰，或有細人而可法，則皆爲之作傳以傳其事，寓其意；而馳騁文墨者，間以滑稽之術雜焉，皆傳體也。故今辯而列之，其品有

四：一曰史傳（有正、變二體），二曰家傳，三曰託傳，四曰假傳，使作者有考焉。

又《哀辭》 按哀辭者，哀死之文也，故或稱文。夫哀之爲言依也，悲依於心，故曰哀；以辭遣哀，故謂之哀辭也。昔漢班固初作《梁氏哀辭》，後人因之，代有撰著。或以有才而傷其不用，或以有德而痛其不壽。幼未成德，則譽止於察惠；弱不勝務，則悼加乎膚色。此哀辭之大略也。其文皆用韻語，而四言騷體，惟意所之，則與誄體異矣。吳訥乃並而列之，殆不審之故歟？今取古辭，目爲一類，庶作者有所考云。

又《誄》 按誄者，累也，累列其德行而稱之也。《周禮》太祝作六辭，其六曰誄，即此文也。今考其時，賤不誄貴，幼不誄長，故天子崩則稱天以誄之，卿大夫卒則君誄之。魯哀公誄孔子曰：「昊（《左傳哀》十六作「旻」。）天不弔，不慭遺一老，俾屏予一人以在位，煢煢予在疚！嗚呼，哀哉，尼父！」古誄之可見者止此，然亦略矣。竊意周官讀誄以定謚，則其辭必詳；仲尼有誄而無謚，故其辭獨略。豈制誄之初意然歟？抑或有變也？又按劉勰云：「柳妻誄惠子，辭哀而韻長。」則今私誄之所由起也。蓋古之誄本爲定謚，而今之誄惟以寓哀，則不必問其謚之有無，而皆可爲之。至於貴賤長幼之節，亦不復論矣。其體先述世系行業，而末寓哀傷之意，所謂「傳體而頌文，榮始而哀終」者也。今採數首列于篇。

又《祭文》 按祭文者，祭奠親友之辭也。古之祭祀，止於告饗而已。中世以還，兼讚言行，以寓哀傷之意，蓋祝文之變也。其辭有散文，有韻語，有儷語；而韻語之中，又有散文、四言、六言、雜言、騷體、儷體之不同。今各以類列之。劉勰云：「祭奠之楷，宜恭且哀；若夫辭華而靡實，情鬱而不宣，皆非工於此者也。」作者宜詳審之。宋人又有祭馬之文，是亦一體，故取以附焉。

又《弔文》 按弔文者，弔死之辭也。劉勰云：「弔者，至也。《詩》曰，『神之弔矣』，言神至也。」賓之慰主，以至到爲言，故謂之弔。古者弔生曰唁，弔死曰弔，亦此意也。或驕貴而殞身，或狷忿而乖道，或有志而無時，或美才而兼累，後人追而慰之，並名爲弔。若賈誼之《弔屈原》，則弔之祖也。然不稱文，故不得列之此篇。而後人又稱爲賦，則其失愈遠矣。其有稱祭文者，則並列之，以其實爲弔也。其文濫觴於唐宋，故有《弔戰場》、《弔鎛鐘》之作，今亦附焉。大抵弔文之體，髣髴《楚騷》，而切要惻愴，似稍不同；否則華過韻緩，化而爲賦，其能逃乎奪倫之譏哉？作者熟讀乎所列之文，庶乎有以得之矣。

又《祝文》 按祝文者，饗神之詞也，劉勰所謂「祝史陳信，資乎文辭」者，是也。昔伊祁始蠟以祭八神，其辭云：「土反其宅，水歸其壑，昆蟲毋作，草木歸其澤。」此祝文之祖也。厥後虞舜祠田，商湯告帝，《周禮》設太祝之職，掌六祝之辭。春秋已降，史辭寖繁，則祝文之來尚矣。考其大旨，實有六焉：一曰告，二曰脩，三曰祈，四曰報，五曰辟，六曰謁，用以饗天地山川社稷宗廟五祀羣神，而總謂之祝文。其詞有散文，有韻語，今並採而列之。

又《嘏辭》 按嘏者，祝爲尸致福於主人之辭，《記》所謂「嘏以慈告」者是也，辭見《儀禮》。其他文集不載，唯《蔡中郎集》有之，今並錄以備一體。

又《玉牒文》 按玉牒文者，封禪告天之文也。古者天子郊天社地，望于山川而已，未聞有封禪之說也。管仲對齊桓謬謂受命封禪者七十二家，而世傳禹《玉牒辭》曰：「祝融司方發其英，沐日浴月百寶生」，蓋後人附會之文耳。世儒不察，尊信其說。至秦始皇遂舉行之，於是封泰山，禪梁父。而漢武帝時，司馬相如病且死，猶草遺書勸帝封禪，帝令諸儒具儀，數年不就，厥後兒寬贊成之。自是唐宋之君，皆相效尤，故有玉牒傳于今。然其事不經，明主所不爲也。今姑錄其文以備一體，而並著其說，俾致君者有考云。其他冊神之文，雖名玉冊，實玉牒之類也，故取以附焉。

又《符命》 按符命者，稱述帝王受命之符也。夫帝王之興，固有天命，而所謂天命者，實不在乎祥瑞圖讖之間。故大電、大虹、白狼、白魚之屬，不見於經，而見於史，史其可盡信邪？後世不察其僞，一聞怪誕，遂以爲符，而封禪以答之，亦惑之甚矣。自其說昉於管仲，其事行於始皇，其文肇於相如，而千載之惑，膠固而不可破。於是揚雄《美新》，班固《典引》，邯鄲淳《受命述》，相繼有作，而《文選》遂立「符命」一類以列之。夫《美新》之文，遺穢萬世，淳亦次之，固不足道；而馬、班所作，君子亦無取焉。唯柳氏《貞符》以仁立說，頗協於理，然蘇長公（軾）猶以爲非，則如斯文不作可也。今以其爲一體，故聊採三首，列諸此篇，而並著其說，庶俾馳騁文藝者知所懲戒，不蹈劉勰「勞深勣寡」之誚云。

又《表本》 按表本者，宋時天子告祭先帝先后之詞也。古者郊禘宗廟陵

寢之祭，僅用冊文祝文，至宋始加表文，呼爲表本，雖曰事死如事生，而禮則瀆矣。今以其爲一體也，故亦錄焉。

又《口宣》 按口宣者，君諭臣之詞也。古者天子有命于其臣，則使使者傳言，若《春秋》內外傳所載諭告之詞是已，未有撰爲儷語使人宣於其第者也。宋人始爲之，則待下之禮愈隆，而詞臣之撰著愈繁矣。蓋諭告之變體也。今採數首，以備一體云。

又《宣答》 按宣答者，羣臣奉表慶賀而禮官宣制以答之也。先期詞臣撰詞以授禮官，禮官習之，至日宣示，以見君臣同慶之意。蓋雖繁文，而義則美矣。今制亦用之，而詞皆兩句，尤爲古雅。又著之儀注，無臨時改肄撰習之勞，豈不度越前代哉？今姑錄宋人之作，以備一體。

又《致辭》 按致辭者，表之餘也。其原起於越臣祝其主，而後世因之。凡朝廷有大慶賀，臣下各撰表文，書之簡牘以進，而明廷之宣揚，宮壺之贊頌，又不可缺，故節略表語而爲之辭。觀《宋文鑑》以此雜於表中，蓋可知已，今之祝贊，即其制也，故採之以備一體。

又《祝辭》 按祝辭者，頌禱之詞也。諸集不載，而世所傳，獨有淨髮、禱面祝詞。苟推其類，則凡喜慶皆可爲之，不特施之二事而已。故錄而著之。

又《貼子詞》 按貼子詞者，宮中黏貼之詞也。古無此體，不知起於何時。第見宋時每遇令節，則命詞臣撰詞以進，而黏諸閣中之戶壁，以迎吉祥。觀其詞乃五、七言絕句詩，而各宮多寡不同，蓋視其宮之廣狹而爲之，抑亦以多寡爲等差也。然此乃時俗鄙事，似不足以煩詞臣，而宋人尚之，豈所謂聲容過盛之一端歟？今姑採錄，以備一體。

又《上梁文（寶瓶文說、上牌文附）》 按上梁文者，工師上梁之致語也。世俗營構宮室，必擇吉上梁，親賓裹麵雜他物稱慶，而因以犒匠人，於是匠人之長，以麵拋梁而誦此文以祝之。其文首尾皆用儷語，而中陳六詩。詩各三句，以按四方上下，蓋俗禮也。今錄數篇，以備一體。又按元陳繹曾《文筌》有寶瓶文，云「圬者墁棟脊之詞」，而諸集無之，無以爲式。竊意其詞大略與上梁文同，末亦陳詩如樂語口號之比，第無四方上下諸章耳。未知是否，姑附其說於此。宋人又有上牌文，蓋上扁額之詞，亦因上梁而推廣之也。聊錄一首，以備其體云。

又《樂語》 按樂語者，優伶獻伎之詞，亦名致語。古者天子、諸侯、卿大夫，朝覲聘問，皆有燕饗，以洽上下之情，而燕必奏樂，若《詩・小雅》所載《鹿鳴》、《四牡》、《魚麗》、《嘉魚》諸篇，皆當時之樂歌也。夫樂曰雅樂，詩曰雅詩，則雖備其聲容，娛其耳目，要歸於正而已矣。古道虧缺，鄭音興起，漢成帝時，其弊爲甚，黃門名倡，富顯於世。魏晉以還，聲伎寖盛。北齊後主爲魚龍爛漫等百戲，而周宣帝徵用之，蓋秦角抵之流也。隋煬帝欲誇突厥，總追四方散樂，大集東都，爲黃龍、繩舞、扛鼎、負山、吐火之戲，千變萬化，曠古莫儔，嗚呼極矣！自唐而下，雅俗雜陳，未有能洗其陋者也。宋制，正旦、春秋、興龍、坤成諸節，皆設大宴，仍用聲伎，於是命詞臣撰致語以畀教坊，習而誦之，而吏民宴會，雖無雜戲，亦有首章：皆謂之樂語。其制大戾古樂，而當時名臣，往往作而不辭，豈其限於職守，雖欲辭之而不可得歟？然觀其文，間有諷詞，蓋所謂曲終而奏雅者也。今採而不削，聊以備一體云。

又《右語》 按右語者，宋時詞臣進呈文字之詞也；謂之右語者，所進文字列于左方，而先之以此詞，實居其右，故因而名之。蓋變進書表文之體，而別其稱耳。然考之諸集，唯歐陽修、王安石等有《進功德疏右語》，豈其特用於此等文字，而他皆不用歟？詞皆儷語，而短簡特甚。

又《道場榜》 按道場榜者，釋老二家修建道場榜示之詞也。品題不同，而施用亦異：其迎神馭者曰門榜，淨壇場者曰監壇榜，燃燈者曰燈榜，戒孤魂者曰戒約榜，限孤魂者曰結界榜，浴孤魂者曰浴堂榜，施法食者曰施斛榜，施水燈者曰水燈榜，張于造齋之所者曰監齋榜，張于設供之所者曰供榜，張於食所者曰茶湯榜。已上數榜，二家錯陳，而互有遺闕，其或用，或不用，亦不可知。然能觸類而長之，則亦無不通矣。此異端之教，學者勿求焉可也。後倣此。

又《道場疏》 按道場疏者，釋老二家慶禱之詞也。慶詞曰生辰疏，禱詞曰功德疏，二者皆道場之所用也。又按陳繹曾《文筌》云：「功德疏者，釋氏禱佛之詞。」及考諸集與《事文類聚》，並有二家疏語，則知疏者，不特用於釋氏明矣。故今錯而列之，以俟博聞者。其曰齋文，即疏之別名也。

又《表》 按表者，釋道陳奏之詞也。古今表詞施於君臣之際，而二氏亦以表稱，蓋僭擬也。若乃天子之於天，故宜用表稱臣；然不以施於郊祀之際，而用老氏之法以黷神，則名雖是而實則非矣。故列之於此，以俟崇正者

詳焉。其曰朱、曰露香、曰默，皆表之別名也。

又《青詞（密詞附）》 按陳繹曾云：「青詞者，方士懺過之詞也，或以祈福，或以薦亡，唯道家用之。」其謂密詞，則釋道通用矣。詞用儷語，諸集皆有，而《事文類聚》所載尤多。今錄數篇，以備一體。此外又有法誥，有告牒，有投簡，有解語，有法語。而舉棺撒土，亦皆有文，其目至爲煩瑣，而諸集不載。愚謂二氏相傳，必有舊本，臨時錄用，亦何不可，何必別撰而騁詞華於無益之地哉？故皆略而不錄。

又《募緣疏》 按募緣疏者，廣求衆力之詞也。橋梁、祠廟、寺觀、經像、與夫釋老衣食器用之類，凡非一力所能獨成者，必撰疏以募之。詞用儷語，蓋時俗所尚。而橋梁之建，本以利人，祠廟之設，或關祀典，尤非他事之比，則斯文也，豈可闕而不錄哉？故列之。

又《法堂疏》 按法堂疏者，長老主持之詞也。其用有三：未至用以啓請，將行用以祖送，既至用以開堂。其事重，其體尊，非夫高僧，恐不足以當此。然猶錄之者，不可謂世無其人而廢此一體也。文有古、今體，今各列之。

曹安《讕言長語》 論詩文體製，《文章正宗》蔑以加矣。然諸體中，亦有遺者。《元詩體要》爲類三十有八：曰四言體，曰騷體，曰選體，曰樂府體，曰栢梁體，曰五言古體，曰七言古體，曰長短句體，曰雜古體，曰言體，曰詞體，曰歌體，曰行體，曰操體，曰曲體，曰吟體，曰嘆體，曰怨體，曰引體，曰謠體，曰詠體，曰篇體，曰禽言體，曰香奩體，曰陰何體，曰聯句體，曰集句體，曰無題體，曰詠物體，曰五言近體，曰七言近體，曰五言排律體，曰七言排律體，曰五言絕句體，曰六言絕句體，曰七言絕句體，曰拗體，曰側體。固無不備，尚少擬古體和唐體、倡和體、回文體。吳訥編《文章辯體》其已有古歌謠詞、賦、樂府、書、記、序、論、說解、辨、原、戒、題跋、雜著、箴、銘、頌、贊、七體、問對、傳、行狀、詩、諭告、璽書、批答、詔、冊、制誥、制策、表、露布、論諫、奏疏、議、彈文、檄、謚法、謚議、墓碑、墓碣、墓表、墓誌、墓記、埋名、誄辭、哀辭、祭文、連珠、判、律賦、詩、詞、曲，亦無不備，尚少文啟、表狀、問答、奏狀諸體。此外詩文有風、雅、頌、賦、比、興，又有典、謨、訓、誥、誓、命、敎、令、勑、宣、紀、移、箋、簡、牒、劄子諸體，然則詩文之作難矣，不可不知也。

胡松《唐宋元名表原序》 說者曰：表之言明也，標也，譬物之標。表言標，表事序，要於章顯而已，奚駢儷之上也。余竊以其言徒取一隅，要未爲通論。今夫人之於文，猶其之於言語，之於衣服飲食，與其宮室器用者也。且夫言語之於達意，衣服之於蔽體，飲食之於滿腹，宮室之於安身，器物之於利用，以今方古，其可得而齊諸？譬則四時之行，萬物之生，江河之流轉，各因其時以爲變。故《易》曰：「損益盈虛，與時偕行。」自天地且不能違時，而況於人乎！故善學者，從今之文，以明古之道；不善學者，執古之跡，以失今之宜。斯其行之，所以弗遠，而施之則泥者也。是學也，昉於漢魏六朝，盛於隋唐，而極於宋。彼其工拙繁簡，駢儷直致，要之，其體不能盡同，然其意同於宣上德而達下情，明己志而述物則。其後相沿猥下，競趨新巧，爭上衍博，往往貪用事而晦其意，務屬辭而滅其質，蓋四六之本意失之遠矣。今世士業文，益又轉甚，曾不深惟體裁之所從始，勉思搆撰，而乃掇拾補綴，勦竊沿襲，是曾弗若直致之爲章明較著也。

沈懋孝《與塾中士論四六駢體》 三代上無表之名，《史記》始有年表，標其世次日月，立論其端耳。猶之乎文也。自東漢馬伏波之式銅馬也，有進表；吳陸士衡之謝平原內史也，有謝表；晉羊叔子之讓開府也，有辭表；劉越石之勸進中宗，以係人望也，有賀表。乃若諸葛孔明之《出師》，李令伯之《陳情》，又出四體之外，直抒己志，精忠孝感，垂之到今矣。然皆散文也。駢體興於宋、齊、梁，而唐初則駱義烏以四六擅場，蓋承麗賦之藻贍，集古選之對屬，合璧連璣，眞文林之瑋寶也。唐文大昌於退之，其《諫佛骨》、《謝潮陽》，則用散體，其《賀靈雨》則用駢體。蓋兩能之，而退之終不以四六名。夫乃義烏之獨詣耶？至宋王介甫、蘇子瞻，始厭薄穠詞，爲眞淡寫意之體。其後汪浮溪、周益公、楊誠齋之徒嗣之，故宋表傳至今。今之士林皆式之，蓋純乎議論矣。余嘗衷而衡之，如陳謝，如辭職，如諫事，如進規，用論議行文，情志始暢。若夫國之大慶大典，必待鋪張，賜物之一衣一馬，尤須描寫。若斯之類，豈可無掞藻摛菁之筆哉？亦顧所用何如耳。兩能兩擅，權尺勻停，在後來英俊所自樹矣。至夫轉摺關生，起伏動靜，必有超特之才，開闔紀綱乎其間，精采始發，偶驪始流，如其乏此，將色浮而神去之矣。句有句格，字有字目，大都與詩相通。故盛唐之冠冕，初唐之秀發，晚唐之雕刻，宋詩之發論，合而鑄之，又表家之，捷戰法也。情到則神自來，筆超則采自

飛，意想墨流，難以言喻，乃在驪黃之外矣。

又《小淇林雜言上》 文體之變，一綜一緯，一文一素，一縱一橫，一偶一奇，一宮一羽，一正一奇，一和一健，皆代用事而相爲日月寒暑以相球耳。古來文人長技，不過識其所球天下，宜之總之，一陰一陽，互體變爻，繇《易》之兩畫四象生來。

又《述關西馬學士論文章》 今天下有用文章，大率有四事。其一則法筵之講義，啓沃陳謨以輔主德。此其原出于禹稷益之謨、伊之訓說之命。其二則閣臣之揭奏，進御者以陳善閉邪，進退人材，恭贊幾密，仰備顧問、開發上之聰明。此其源亦與謨訓合符請契。其三則史官之注記，編摩紀載朝廷大事，大議直文核事以信千古，其源出于二《典》及《禹貢》、《盤庚》、《武成》之屬。其四則台諫之奏疏，以弼違正義，補日月而勵羣工。其源出于《旅獒》、《訓誡》諸作。自此外一切無裨世用者。史館先生不必泛役其神明，亦不宜軼褻其體製。

焦竑《與友人論文》 漢世蒯通、隋何、酈生、陸賈，游說之文也，而宗戰國；晁錯、賈誼，經濟之文也，而宗申、韓、管、晏。司馬相如、東方朔、吾丘壽王，諷諫之文也，而宗《楚詞》。董仲舒、匡衡、揚雄、劉向，說理之文也，而宗《六經》；司馬遷、班固、荀悅，紀載之文也，而宗《春秋》、《左氏》。其詞與法可謂盛矣。而華實相副，猶爲近古，至於今稱焉。唐之文實不勝法，宋之文法不勝詞，蓋去古遠矣，而總之實未澌盡也。

蘇濬《詞致錄序》 四六非古也，自六朝始也。古之文圓，而四六則變而方矣。夫圓之不能不方也，勢也。試觀大塊之間，流動委宛，莫之端倪。然層巒互峙，奇葩相映，未嘗不井然分、森然列也。噫，氣觸衆竅爲虛，然截而和之，未始不別雌雄而諧律呂也。故文者，以象形也，以諧聲也。圓而能方，方而復歸于圓，此文之精也。初唐之瑰麗也，沿六朝之餘也。然其類諧，其事核，如大將軍擊刁斗，雖衆不譁也。迨昌黎氏、柳州氏破觚削方，絺繡之章變而爾雅，靡曼之音變而平淡。說者謂唐文三變，至韓、柳而極，良足多者。宋興而廬陵、眉山諸公，一洗西崑之習，而力振之。絕纖巧，杼眞愫，意若貫珠而詞若束帛。故稱四六者，必以宋爲工。非求工也，不蘄工而自工，乃工之至也。邇來操觚之士，爭以絺繪博世資。然有意求工，亦反以工而失之。當其藻思綺合，繁詞縟說，馳神于月露之態，刻意于丹青之章，豈不斌斌灑灑，充耳溢目。然剪綵刻木，非化工之飾；繁聲急響，非大雅之風；騷人墨客之緒言，非廟堂對揚之耿論。欲以象形而諧聲也，不亦相左失當耶？

陳懿典《碧山學士集叙》 自四科三立之名出，而文章經濟遂分兩途。然詩書所載，典謨雅頌，皆古聖臣身所親建之事，手所親述之言。孰非文章？孰非經濟也？【略】後世參與政事者，侯王將相，其途甚雜，或不嫻於修詞，而別選摛藻之士以典文章。故典制之體下同文人，如漢《封禪文》、《柏梁》諸作，遂開六朝唐宋靡麗之端。獨國家簡儒臣充文學侍從之官，而政本之地，非茲途不與，蓋有唐虞三代之遺意焉。用是館閣之體與當世作者異，文宗典謨，詩師雅頌。即負異才博學者，不敢稍踰，而以典重和平爲範。乃世之妄作者或嗤館閣體爲平平無奇，不知論經濟以均平爲極治，論文章以平正爲至文。蓋平之中已包舉世所稱爲奇者，渾然出之，非其不能奇也。試取典、謨、雅、頌讀之，典、謨之中《盤》、《誥》、《左》、《國》之妙，無不具，如必倣《盤》、《誥》、《左》、《國》，則失典、謨矣；雅頌之中，《國風》、《騷》、《選》之態無不藏，如必步《國風》、《騷》、《選》，則失雅頌矣。然則館閣之體，正如鈞天之響，八音具備，而主以后夔之六律。時主聞之，或惟恐卧，而其感召，諧神人，和上下，儀鳳舞獸，天地訢合，豈與夫繁絃促節，淸商哀角，慘淡迸裂而後爲快哉？近世七子之流，擅伯自雄，舉世羣然從之，而獨館閣諸先輩不爲波靡。令天下得睹大雅之遺意，列聖之注意詞林，其效居然可睹矣。

徐允祿《文體議》 文章之體非一也，日月星辰，天文也，而日月星辰各成其文也；山川陵谷，地文也，而山川陵谷各成其文也。故文章之體非一也。天地毓秀，篤生異人，咀精含英，發爲文章，萬籟俱鳴，宏細殊響。於是《六經》墳典，諸子百家，分曹各奏其間，此醇彼疵，此瑕彼瑜，千歧萬轍，蒼素判然，而均之號爲人文，流光宇宙。故文章之體非一也。誠以人者天地之靈秀，而文者又人心之精英。虎豹不與犬羊同皮，鴻鵠不與燕雀同聲，而矧人之於文章乎？然而巧者呈能於拙，則巧者屈矣；賢者獻技於不肖，則賢者負矣。榿梓之美易知也，檮棘之賤易知也，而賤場師之所取者，則檮棘也。然則荒煙蔓草之間，而美材之棄擲不採者，又可勝道哉？昔人相馬於牝牡驪黃之外，而求所謂神也者，是不獨相馬也。相文亦然。其文沉雄慷慨，則志士也；瀟灑峻拔，則高士也；典則爾雅，則碩士也；和平冲澹，則達

士也；開朗軒發，姿態橫生，則豪士也，不然而丈夫也。若乞人棄餘以自饜，自謂明經者也，乃舉其一而漏其萬，若輩固國家異日資之，諫死杖下而北當敵者也，乃臨筆巽懦，爲首鼠兩端之言，此即未視其人而其不肖必矣。今廟堂宗伯公之議，不能操世外之觀以求文之神，而僅僅爭文體於聲律之間，使天下智愚賢不肖之人必同一爛腐之調而後可嗟乎？而庸詎知文章之體非一也。

沈承《文體》　文之有體，即猶人之有體也。【略】就尋常文之體，而能爲天下不尋常之文，是乃所謂奇文也，至文也。我國家以八腳詞甲乙材傑，格主俳偶，義主訓詁，幾令軒昂跌宕之士，無繇見長，然自開科以來，名世偉人，往往多繇此着脚，而垂世雄文，往往多繇此下手者，何也？是乃所謂就尋常體中能爲不尋常者也。【略】夫文章，天之霸氣也，人之靈心也，其風尚以世變，其氣骨以年變，其色澤精華以日異月不同變，固無足怪，而駸駸乎併其體而變之，使足反居上，頭反居下，肩高於頂，頤隱於齊，以是言奇，何足奇也？

陳仁錫《明文奇賞序》　自古人文之盛，未有踰本朝者也，文成一出即沈毅，文憲立談即雍雅，蓋未有不淡於勢利而能文章者，於是有辭官辭蔭，三幸第而計畫祕不傳，如陳靜誠先生。又未有不量材度力而能文章者，洪武以姑孰郡公安言，長謀略則文成參帷幄，擅國華則文憲總儒學，精吏事則章中丞等司屯田，一議禮也，大配、祫禘、齋戒、五祀、朝會、祝祭、軍禮，各專一曹，無越畔云。當是時，王忠文進《平江西頌》，高皇帝喜曰：「學問之博，卿不如濂，才思之雄，濂不如卿。」亡何，忠文使滇，死之，才思不亦雄乎？士不立品，才思索然，文章千古，寸心自知，無人品則寸心安在，誰與較失得哉？才解大紳而歸之，俾讀十年書，肆有德有造士生其間，不以定志立品爲第一義，豈不負遭遇哉？文皇帝賜儒臣詩曰：「秘閣弘開當巽隅，充棟之積皆圖書。仙家蓬山此其處，上與東壁星相符。罷朝閒暇一臨視，衣冠左右環文儒。瓊琚鏘鏘清響振，寶鼎馥馥香煙敷。維時日上扶桑初，始看曈曨絢綺疏。忽已燦爛明金鋪，從容燕坐披典謨。大經大法古所訓，講求啓發良足娛。朝廷治化重文教，旦暮切磋安可無。諸儒志續漢仲舒，豈直文彩臨相如？玉醴滿賜黃金壺。晷哉及時相勵翼，輔德當與夔龍俱，庶幾政治希唐虞。」嗟乎！右文之隆至此，士奈何不讀書！列聖追琢造就至於今，薰習雅化，作者輩出，輒惟嘉、隆以來，一家之言最盛，遡而上之，成、弘、洪、永，高文典冊，若存若亡，豈非缺事？爰取往哲遺稿，詮次臆評，續編再出，讀者雄於才思，澹於勢利，可遙集之一堂也，抑周之盛也。或謂文治綢繆綿縟，若見文武之叮嚀，故享國最長，不知《周易》一繫與天無極矣。君父之文，天也，日也，堯舜在上，禹、皋、稷、契無文譽，高皇帝萬幾之暇，舉筆立就，莫不雄深宏偉。至于詔諭遐方，明燭萬里，蓋常嗤韓愈以風託比奸邪，作文譏之，欲儒者著筆勿高而下，低而昂，欽天畏地，思精言以無疵駁。《頌伯夷》文曰：「過天地，小日月，吾不知其何物。誣耶？妄耶？」又曰：「萬物必究其端而窮其倪，斯善之善矣。」故知日月五星右旋之必然，而正蔡氏以己意之順，亂乾道之順；以己意之逆，亂乾道之逆。大哉言乎！賢者識其大者，奈何不遵式。仁錫莊誦御製全集，所載唐參政蒙恩，凡作文必書耐久道人，已皆厭之，罷求其文。同年內黃縣令沈仁致仕，文必書其官，趨如流水，戶門之限，三日一換。旁一人目嗅耐久有黃精蕨薇之氣，似山林；沈仁有芬芳御饌之氣，似館閣。及參政過沈仁門，妬乞文者而爭，仁笞辱之，參政欲上章，家人曰，公輕君爵，而美山野，文書耐久，誠可辱。遂悟而止。于是上設大官卑職，館閣山林，辨曰：「朕觀耐久之錯將永矣，不期家人有善者能相之。」其人信服之，則可謂善矣。

趙南星《葉相公時藝序》　文各有體，不容相混，今取士以時藝言，古無此體也。然主於明白純正，發明經書之旨，亦足以端士習，天下之太平繇之。前輩如王、薛、唐、瞿諸公，皆高才博學，能古文詞，而其所爲皆時藝也。斯事雖細，孟子不曰生於其心乎。且進士之科日重，公卿大夫，皆從此出，所關於士風世運大矣。嘉、隆之間，文體日變，然不失爲時藝。浸淫至於今日，率皆以頗僻幽眇之見，託之乎經書之言，而其詞非經書也，又非《左》、《國》、《史》、《漢》、韓、歐、三蘇之詞也。一切佛老異端，稗官野史，丘里之常談，吏胥之文移，皆取之以快其筆鋒，而騁其詞力。如颶風之起，捲草樹，飛砂礫，拖覆天宇，不見日月，而以爲奇觀。時藝古文，都無所似，士大夫奈何作此以取富貴？此天下之亂所以越至於今也。

何宗彥《王文肅公文草序》　夫館閣，文章之府也。其職顓，故其體裁辨，其制嚴，故不敢自放于規矩繩墨之外以炫其奇。國初以來，鴻篇傑構，映帶簡冊間，猗與盛矣。嘉靖末季，操觚之士嘐嘐慕古，高視闊步，以詞林爲易

與。然間讀其著述，大都取酉藏汲冢，先秦兩漢之唾餘，句摹而字敷之，色澤雖肖，神理亡矣。而況交相剽切，類已陳之芻狗乎？夫古之作者豈其置酉藏汲冢，先秦兩漢之書不讀？而行文之時不襲前人一語者，理本日新，秀當夕啓。規規然爲文苑之優孟，哲匠恥之。以故二十年來，前此標榜爲詞人者，率爲後進窺破，詞林中又多卓然自立，於是文章之價復歸館閣。

袁宗道《論文下》 爇香者沉則沉煙，檀則檀氣，何也？其性異也。奏樂者鐘不藉鼓響，鼓不假鐘音，何也？其器殊也。文章亦然，有一派學問，則釀出一種意見，有一種意見，則創出一般言語，無意見則虛浮，虛浮則雷同矣。故大喜者必絕倒，大哀者必號痛，大怒者必叫吼動地，髮上指冠。惟戲場中人，心中本無可喜事，而欲強笑；亦無可哀事，而欲強哭：其勢不得不假借模擬耳。今之文士浮浮泛泛，原不曾的然做一項學問，叩其胸中，亦茫然不曾具一絲意見，徒見古人有立言不朽之說，又見前輩有能詩能文之名，亦欲搦管伸紙，入此行市，連篇累牘，圖人稱揚。夫以茫昧之胸而妄意鴻鉅之裁，自非行乞左、馬之側，募緣殘溺，盜竊遺矢，安能寫滿卷帙乎？試將諸公一編，抹去古語陳句，幾不免于曳白矣。其可媿如此，而又號于人曰：引古詞傳今事，謂之屬文。」然則二典三謨，非天下至文乎？而其所引果何代之詞乎？

王志堅《四六法海序》 魏晉以來，始有四六之文，然其體猶未純，渡江而後日趨繢藻，休文出，漸以聲韻約束之。至蕭氏兄弟、徐庾父子，而斯道始盛。唐文皇以神武定天下，在宥三十餘年，而文體一遵陳隋，蓋時未可變耳。永徽中，人主優禮詞臣，時則有燕許鴻軒，崔李豹別，而英公一檄，竟出自草澤手，當時人才何其盛歟！至于沿習既久，遂成蹊徑，文酒宴集，賓主談諧，輒用耦語，此亦天地間不得不變之勢矣。然昌黎文初出，即裴晉公亦駭而弗許，蓋習尚之漸，人也如此。河東之爲文則異于是。壺子時見杜權糠粃，猶爲堯舜，吾師乎！吾師乎！宋之四六，各有源流譜派，袁清容自言能一一辨之。今此諸集已不能盡致，撮其大要，藏曲折于排蕩之中者眉山也，標精理于蘭嚴之內者金陵也，是皆唐人所未有，其他不出兩公範圍。然類能自暢其所欲言，低昂絢素，各成倫理，有足喜者。大抵四六與詩相似，唐以前作者，韻動聲中，神流象外。自宋以後，必求議論之工，證據之確，所以去古漸遠，然矩矱森然，羌可循習。至其末流，乃有諢語如優，俚語如市，媚語如倡，祝語如巫，或強用硬語，或多用助語，直用成語而不切，疊用冗語而不裁。四六至此，直是魔胥，所當亟爲澄汰，不留一字者也。

艾南英《與夏彝仲論文書》 至于以平淡爲非，則兄誤矣。夫平淡古質不爲浮華者，古文之別稱也，兄知古文之所以名乎？今之時以碑銘序記傳爲古文，對八股時藝而言耳，古人未有八股時文，所稱古文者安在？如以碑銘序記爲古，則韓、歐有之，王、楊、盧、駱輩皆有之，歐陽公得舊本韓文，乃始知爲古文。其序蘇子美曰：「子美之齒少于予，而予學古文乃在其後。」蓋昔人以東漢末至唐初，偶排摘裂、塡事粉澤，鮮麗整齊之文爲時文，而反是者爲古文。譬之古物器，其艷質必不如今，此古文之所以爲名也。若以辭華爲古，則韓之先有六朝，歐公之先有五代，皆稱古文矣。今之王、李，其文無法，其句甚鮮，其究也甚腐，吾嘗取其稿睹之，揜卷而觀其題，輒能測其中所用官名、所用地志、所起所收若何，什不爽一。後生小子不必讀書、不必作文，但架上有前後四部稿。每遇應酬，頃刻裁割，便可成篇。驟讀之，無不鮮華濃麗、絢爛奪目，細按之，一腐套耳。兄以爲時文乎？古文乎？韓、歐復生，戛戛乎陳言之務去，必自王、李兩人始。世間聰明學問不多得，兄高視闊步，奈何一以輓近自安如斯也。

汪循《上程詹事》 後世變而爲騷辭，爲叙，爲策，爲論，爲傳，爲記，爲賦，爲律，析爲諸子，流爲百家，名溢於縹囊，卷盈乎緗帙，其多不可勝紀焉。然其所作，紀事或失之浮誇，纘言或失之怪誕，綴辭或失之贅絮，意或失之軿弱，而氣或失之委靡，疎斥者失之憤惋，宴樂者失之諧謔，懷思者失之憂傷，誥命者失之猥瑣，擬易者失之支離，續經者失之僭越，求其直旨，全體可以體貼乎道而合於聖人之言者，幾何人哉？所貴乎文者，正以道寓於尋常之中，狎於見聞之末，而人不知所以行之，故使學者先求之文字之間，反察之心身之際，而有得焉。是則紙上所遺之文，即日用所行之道，所謂文以載道者是也。苟運用背戾而復濟以艱澀險怪之辭，是反薄蝕乎道，而遂致其不明也已。奚以文爲故說者以爲漢無文章，僅得仲舒天人之三策、孔明《出師》之二表；晉無文章，僅得靖節《歸去來兮》之一辭；唐有天下三百年，亦惟韓子之文數篇而已，說者夫豈過哉？其所取者，容或有所未盡善焉耳，其所不取者，未有能善焉者也。五星聚奎，眞儒輩出，文章之醇復見于宋，而歐、蘇二公者，以文章名世，而復不與焉。是蓋有其說也。

又《復汪俟春》　文有常而爲正，亦有變而爲奇，變而不失其常，乃爲絕也。況序之義止乎發其緒端，而其源派支系，聞人達士譜中具見，非惟不得詳，亦不必詳也。考之漢唐以前譜序極少，宋元以後大家文集具載，然古今之所稱誦者，無如老泉之作，亦不過闒睦族之義而已。

王世貞《藝苑卮言》卷一　詩有常體，工自體中，文無定規，巧運規外。樂、《選》、律、絕，句字夐殊，聲韻各協。下迨塡詞小技，尤爲謹嚴。《過秦論》也，叙事若傳，《夷平傳》也，指辨若論。至於序、記、志、述、章、令、書、移，眉目小別，大致固同。然「四詩」擬之則佳，《書》、《易》，放之則醜。故法合者，必窮力而自運；法離者，必凝神而並歸。合而離，離而合，有悟存焉。

王文祿《文脈》卷二　漢鄭康成已開訓詁之文之端，其句也，實而健；唐韓昌黎已開課試之文之端，其篇也，達而昌。歷宋及元，則訓詁課試之文，弱而索。是故文之妙者，漢得九人焉，賈誼、司馬相如、子長、揚雄、枚乘、班固、崔駰、蔡邕、張衡是也；三國六朝得八人焉，曹植、禰衡、張協、陸機、劉峻、江淹、庾信、劉勰是也；唐得七人焉，駱賓王、王勃、陳子昂、李太白、柳宗元、李華、孫樵是也；宋得六人焉，李覯、司馬光、蘇洵、蘇軾、陳無己、陳亮是也；元得三人焉，楊維楨、陳樵、吳萊是也。唐文不待昌黎變之，元結已變之，其失也，峭而急；宋文不待歐陽變之，李覯已變之，其得也，厚而弘。司馬光《叙玄》，陳無己《正統論》，漢格也。汪若海《麟書》，奇文哉！

朱長春《寄鄭允升孝廉談文書》　嘗與足下談，謂文字多體，盡出情理。古文雖至散亂恍洋，都有機杼。是以雄視百世，自王褒亡文，相如亡騷，孟堅亡賦，鄴中亡古詩，大曆亡近體。

曾異《序劉子卮草》　夫古人之文章期于能爲簡者也，今之時義不能爲簡者也。古人之文有二端，曰：叙事、明道而已。古叙事之文莫如子長、孟堅，已不能無繁簡之異。是以《平準書》簡于志，《食貨》、《河渠書》簡于志，《溝洫》、《貨殖傳》簡于志，《地理》、《天官書》簡于志，《天文》、《封禪書》簡于志，《郊祀》、《律曆》二書亦然。然而《平準》、《河渠》、《貨殖》、《地理》、《溝洫》、《食貨》諸書，則《禹貢》一篇盡之。夫《地理》、《食貨》、《河渠》，前人一之，而後人三之。前人合《天官》于《曆》盡于天、羲和數語，而後人分爲二書，宜其伸縮之不相逮也。他如本紀、列傳，班氏往往欲以詳贍勝子長，亦自知其簡潔不能如遷，姑用周詳自勝，實以見長者護短耳。然腐史諸紀載，自周秦而下，漢興高、惠、文、景、武五朝耳，惠又不永，乃至十數萬言。《尚書》典謨五篇，而唐、虞、夏后之君、相、官、牧備其中。乃其時二帝一王之典禮、樂律、刑法、五行、災異之故，亦具志于是。其繁簡又相懸若此。若夫談理簡要，則世稱《道德》五千言。愚謂牛背口授，後人自分爲某章。某章實則猶龍氏一篇之文。亦如伏羲氏之六十四卦，後人演一卦爲一篇，在庖羲氏不過以六十四字成書耳。夫老子之文一篇，而其言至五千，尚安得謂簡。然自青牛出關，而著述僅僅於是。故夫老氏者，謂簡於著書可也，謂其文之能爲簡則未。惟以六十四字成經，則庖羲氏簡于文、周、孔子，孔子簡于曾子，曾子簡于子思，子思又簡于孟子。夫明道至孟子而詳，叙事至孟堅而詳。猶之乎不能爲簡。然較于後之遞降而遞繁者，又爲簡潔之至者耳。且夫以一言而包舉天地萬物之理，道以一典、一謨、一紀、一志、一傳，而檃括乎一代數百年之事，與其人終身之行業文章，此夫能爲簡者也。今世之時文，其命題僅四五字，多不過二十餘字，而展之爲破、承，又展之爲首、尾，又展之爲中央前後之八股。此夫不能爲簡者也。愚嘗謂古人之文如縮地，今之時文如廓革。夫廓革者以廓之，而極其大爲能者也。使廓革者而僅如其革之本，然則無爲貴廓革者矣。爲時文者以極其所長爲能者也，使爲時文者而僅如題而已，則但還其四五字與二十餘字而止，而時文可以無作。故夫今日之經義，無論其不能爲簡也，簡之則遂無經義。雖然，廓革者而極其廓之所至，大則大矣，然則愈廓而革則愈薄。故夫時文而以極其所長，而爲之者吾惡其爲近于薄之道也。

賀復徵《文章辨體彙選》卷二八　九錫文　復徵曰：按《說文》：「錫，與也，賜也。」《易》云：「王三錫命，開國承家，人臣至冊以九錫。」此乃姦雄篡竊所由，始而非國家之利矣。然其文必典雅閎肆，極其鋪張，錄之以存一體。

又卷四六　榜　復徵曰：榜，謂木片，以之諭人，所以動其觀也。古今文集不載此體，然承上化下，非文不行，而實入官之所先也，故特表而出之。

又卷五二　論諫一　復徵曰：按，古人敷奏諫論之辭，見于《尚書》、《春秋》內外傳者詳矣。然皆矢口陳言，不立篇目，故《伊訓》、《無逸》等篇，隨意命名，莫協於一，然亦出自史臣之手。劉勰所謂言筆未分，此其時也。

今自《左》、《國》而下，數而錄之：一曰諫，二曰請，三曰論疏，四曰諸臣論說，五曰諸賢論說，總之曰論諫。以爲書疏之所始云。

又卷一四四　條事　賀復徵曰：按，《說文》：「條，小枝也。」顏師古云：「凡言條者，一一而疏舉之，若木條也。」古有詔條、科條，《趙充國傳》充國條上留田十二事等是也。故列條事爲一體。

又卷一九九　上壽辭　賀復徵曰：上壽辭者，群臣宴上之辭也。有規有誦，如越群臣祝辭，則悲憤塡膺矣。錄之以備一體。

又卷二〇〇　致語　賀復徵曰：致語始於宋人，蓋內庭宴饗侍御，優伶之辭，皆詞臣擬撰。今制因之，錄數則以備一體。

又卷二〇一　故事　賀復徵曰：按，故事者，借事闡忠，則法語而有巽言之聽。夫國家大關鍵、大補救處，今必有與古相合者，進告者，當知所取類矣。

又卷二五九　尺牘一　賀復徵曰：尺牘者，約情愫於尺幅之中，亦簡略之稱也。劉勰所謂「才冠鴻筆，多疎尺牘」是也。

又卷二七七　帖一　賀復徵曰：按，《說文》曰：「帖者，帛書署也。」又《廣韻》曰：「券帖也。《選舉志》：「明經試帖，尙書故實。」王逸少有《與蜀郡守求來禽、靑李、櫻桃日給滕子帖》，則稱帖從來舊矣。今于閣帖中前有題致某某者，仍入尺牘，失題如月儀棲悶之類，選十餘則以備一體。

又卷二八一　序一　復徵曰：序，東西牆也。文而曰序，謂條次述作之意，若牆之有序也。又曰：宋眞氏《文章正宗》分議論、序事二體，今叙目曰經，曰史，曰文，曰籍，曰騷賦，曰詩集，曰文集，曰試錄，曰時藝，曰詞曲，曰自序，曰傳贊，曰藝巧，曰譜系，曰名字，曰社會，曰遊宴，曰贈送，曰頌美，曰慶賀，曰壽祝。又有排體，律體，變體諸體，種種不同，而一體之中，有序事，有議論；一篇之中，有忽而叙事，忽而議論，第在閱者分別讀之可爾。

又卷三六四　題一　復徵曰：題，額也，揭其義於上，猶頭之有額也。題跋之體，始自歐，曾，近世乃相混用，殊失字義。今析而正之，間雖有題跋之義而不正名曰題跋者，亦各附其下。

又卷三六八　跋一　復徵曰：跋，足也，申其義於下，猶身之有足也。

又卷三七九　募緣疏一　賀復徵曰：募緣之有疏也，諸選俱不載，值神廟初年，名公鉅卿多喜禪悅，創建精藍，而疏文始盛。今選數篇與薦亡文同列焉，以備一體。

又卷三九二　論一　劉勰云：「論者，倫也」，「彌綸羣言，而研精一理者也。」論之立名，始於《論語》，若《六韜》二論，乃後人之追題耳。其爲體則辨正然否，窮有數，追無形，鑽堅求通，鉤深取極，乃百慮之筌蹄，萬事之權衡也。至其條流，實有四品：一陳政，二釋經，三辨史，四銓文，此論之大體也。而蕭統《文選》則分爲三：設論居首，史論次之，論又次之。較諸勰說，差爲未盡。惟設論則勰所未及，而乃取《答客難》、《答賓戲》、《解嘲》三首以實之。夫文有答有解，已各自爲一體，統不明言其體，而槩謂之論，豈不誤哉！愚謂析理亦與議說合契，諷寓則與箴解同科，設辭則與問對一致。今兼二子之說，例爲八品：一曰理論，二曰政論，三曰經論，四曰史論，五曰文論，六曰諷論，七曰寓論，八曰設論。其題或曰某論，或曰論某，則各隨作者命之，無異義也。

又卷四二四　議一　復徵曰：議者，謀其事以合於義也。《書》曰：「議事以制。」是議者，三代以來言事之定名，故後世凡以文言事，皆謂之議，不專奏議一體也。

又卷四三一　原一　復徵曰：原水所發也。文而曰原，謂窮極事物之理，若水之有原也。

又卷四三五　解一　劉勰曰：「解者，釋也」，「解釋結滯，徵事以對也。」吳訥曰：「解者，亦以講釋解剝爲義，其與說亦無大相遠也。一說，解者，釋猶豫也，必設爲問對以極其情，則諷誦之間，而猶豫自釋矣。其義蓋始于《七發》等篇，《文選》乃遂以『七』爲體，非知言也。至韓子作《進學解》，而始以解名篇。故今特揭爲一體，而以《七發》等作附之。」復徵曰：《文選》以七爲一體，固非前說以七入解，亦欠妥。詳後設體。

又卷四四七　銘一　按，鄭康成曰：「銘者，名也。」劉勰云：「觀器而正名」也。故曰作器能銘，可以爲大夫矣。考諸夏商鼎彝尊鹵盤匜之屬，莫不有銘，而文多殘缺，獨湯盤見於《大學》，而《大戴禮》備載武王諸銘。其後作者寖繁，凡山川宮室門井之類，皆有銘辭，蓋不但施之器物而已。然要其體不過有二：一曰警戒，二曰祝頌。陸機曰：「銘貴博約而溫潤。」斯言得之矣。又有碑銘、墓碑銘、墓誌銘，不並列於此云。

又卷四五六　頌一　復徵曰：按後世所作諸頌，皆變體也。其體不一，有謠體，有賦體，有騷體，有箴銘體，有散文體。不能各分，或注題下一二，使讀者自別云。

又卷四七二　訓　復徵曰：訓之爲言，順也，教訓之以使人順從也。自伊尹作書訓王，而有訓之體，故後世凡有所教者，皆謂之訓。

又卷四七五　規一　復徵曰：規者，爲圓之器，以之名文，所以成人之德也。《書》曰：「官師相規。」義蓋始此。後世學校則每用之。徐師曾曰：「今人以箴規並稱，而文章顧分爲二體者何也？箴者，箴上之闕；而規者，臣下之互相規諫者也。」其用以自箴者，乃箴之濫觴耳。然規之爲名，雖見于《書》，而規之爲文，則漢以前絕無作者，至唐元結始作五「規」，豈其緣書之名而創爲此體歟！

又卷五六〇　記一　吳訥曰：「《金石例》云：『記者，紀事之文也。』西山云：『記以善叙事爲主。《禹貢・顧命》乃記之祖，後人作記，未免雜以議論。』後山亦云：『退之作記，記其事耳；今之記，乃論也。』竊嘗考之：記之名始于《戴記》《學記》等篇，記之文《文選》弗載，後之作者固以韓退之畫記、柳子厚游山諸記爲體之正。然觀韓之《燕喜亭記》，亦微載議論于中；至柳之記新堂鐵爐，則議論之詞多矣。迨至歐、蘇而下，始耑有以議論爲記者，宜乎後山諸老以是爲言也。大抵記者，蓋所以備不忘，如記營建當記日月之久近、工費之多少、主佐之姓名，叙事之後，略作議論以結之，此爲正體。至若范文正公之記嚴祠，歐陽文忠之記畫錦堂，蘇東坡之記山房藏書，張文潛之記進學篇齋，晦翁之作《婺源書閣記》，雖專爲議論，然其言足以垂世而立教，弗害其爲體之變也。學者以是求之，則必有以得之矣。」復徵曰：記如絲之有紀，謂編事實，以備遺忘也。按，記有序事，有兼雜議論，今列爲二體。外有排體，韻文體，律體，託物寓意體，皆爲別體。又有墓碑記、墳記、塔記，則皆附于墓誌之條，茲不復列。復徵曰：《考工記》一書，獨造單行，象形制物，莫可端倪。郭美命云：「周漢而上，工絕技而文絕調，記之所考，吾能徵之矣。」洵然今錄其多半，爲作記之祖。

又卷六三〇　篇一　復徵曰：按《說文》：「篇，聯也。」又詩注云：「徧也，出情鋪事，明而徧也。」凡屬漢魏叢書以篇命名者，擬入子選，概不錄。惟於諸文集中，聊選數首以備一體。

又卷六三七　紀一　復徵曰：紀事者，專錄一人行事，以備採擇之遺，故以紀事括之。而此云紀者，凡一切山川風俗器皿，皆得而紀之，故別之以爲一體。

朱荃宰《文通》卷五　檄　《說文》曰：「檄，二尺書也，從木敫聲。」《釋名》曰：「檄，激也，下官所以激迎其上之書也。」李克曰：「盟檄發於師旅，相如《喻蜀父老》，可謂德音矣。」釋文云：「檄，軍書也。」《說文》云：「以木簡爲書，長尺二寸，用以號召。」若有急則插雞羽而遣之，故謂之羽檄，言如飛之疾也。古者用兵誓師而已，至周乃有文告之辭。而檄之名，則始見於戰國，《史記》載張儀爲檄以告楚相曰：「始吾從若飲，我不盜而璧，若笞我，若善守汝國，我顧且盜而城。」後人倣之，代有著作。而其詞有散文，有儷語，儷始於唐，然不專爲檄也。其他報答諭告，亦有稱檄者焉，檄不切厲則敵心陵，言不誇壯則軍容弱。震雷始於曜電，出師先乎威聲。故觀電而懼雷壯，聽聲而懼兵威。兵先乎聲，其來已久。昔有虞始戒於國，夏后初誓於軍，殷誓軍門之外，周將交刃而誓之。故知帝世戒兵，三王誓師，宣訓我衆，未及敵人也。至周穆西征祭公謀父，稱古有威讓之令，令有文告之辭，即檄之本源也。【略】凡檄之大體，或述此休明，或叙彼苛雪，指天時，審人事，算強弱，角權勢；標蓍龜于前驗，懸鑿鑑于已然。雖本國信，實參兵詐。譎詭以馳旨，煌曄以騰說。凡此衆條，莫或違之者也。故其植義颺辭，務在剛健插羽以示迅，不可使辭緩；露板以宣衆，不可使義隱。必事昭而理辨，氣盛而辭斷。此其要也。若曲趣密巧，無所取才矣。又州郡徵吏，亦稱爲檄，固明舉之義也。

又卷六　鐵券文　劉熙云：「券，綣也。約束繾綣以爲限也。」史稱漢高帝定天下，大封功臣，剖符作誓，丹書鐵券，金匱石室，藏之宗廟。其誓詞曰：「使黃河如帶，泰山若礪，國以永存，爰及苗裔。」後世因此遂有鐵券文焉。其後陸贄有之，然以安反側之心，非錫券之本旨也。《三國典略》曰：「梁任果降周，果字靜蠻，南安人也。世爲方隅豪族，仕於江右，志在立功。太祖嘉其遠來，待以優禮。後除始州刺史封樂安公，賜以鐵券，聽世傳襲。」《晉中興書》曰：「初帝在關中與氐、羌破鐵券約不役使。」梁武帝鐫銀券，賜范桃俸曰：「事定當封女爲河南王。」高皇即位，二年八月，大將軍取燕都諸郡畢，明年冬念功臣勞烈之多，欲申山河帶礪之誓，賜以鐵券。下禮官議

其制，有奏唐和陵時賜錢鏐者，其孫尚藏，因取爲式。其質鐵，其形如瓦，高一尺，闊二尺，左右二塊，面鐫券文，背刻免罪俸祿之數，券文嵌金，故曰金書。宋制高闊之制，以公侯伯職之不同，漸亦短狹緣其所治，乃漢丹書鐵券之意。今錄魏國一篇，餘可知也。「朕聞自昔帝王，創業垂統，皆賴英傑之臣；削羣雄，平暴亂，然非首將智勇，何能統率而成大功？唐漢初興，諸大名將是也。當時雖得中原，四夷未盡賓服，以其宣謀效力之將比之，豈有過我朝大將軍之功者乎？爾達自起兵以來，爲朕首將，十有六年。廓江漢，清淮楚，電掃兩浙，席捲中原，威聲所振，直抵塞外。其間降王縛將，不可勝數。頃者詔令班師，星馳來赴。朕念爾勤勞既久，立功最多，今天下已定，論功行賞，宜加爵祿。是授爾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太傅中書右丞相魏國公，參軍國事，食祿五千石，使爾子孫世世承襲。朕本疎愚，皆遵先代哲王之禮典，茲與爾誓，除謀逆不宥，其餘若犯死罪，爾免三死，子免二死，於戲！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爾當愼守斯言，諭及子孫，世世爲國良臣，豈不偉歟！」

又　玉牒　《大明會典》，宗人府專掌之。主錄宗室名次，其請名、請封、請祿等奏到，則錄其名於牒以便稽，命名則以五行爲偏傍，而字悉出創造，絕無複疊之病。非如唐宗室名複至數十，莫可稽考者。因歎我明制度，纖悉曲當，皆軼於前代云。

又　告身　五代劉嶽，唐明宗時爲吏部侍郎，故事吏部文武官告身，皆輸朱膠紙軸錢然後給。其品高者則賜之，貧者不能輸錢，往往但得其敕牒而無告身。五代之亂，因以爲常。官卑者無復得告身，中書但錄其制辭，或任其材能，或褒其功行，或申以訓誡。而受官者既不給告身，皆不知受命之所以然。非王言所以告詔也，請一切賜之，由是百官皆給告身，自嶽始也。

又　哀策　哀策，漢樂安相李亢作《和帝哀策》，簡其功德而哀之也。釋名曰：「哀，愛也。愛而思念之也。」《文章流別》曰：「今之哀策者，古誄之義。」

又　明文　《明文》，漢泰山太守應劭作。文明者，昭然曉示之也。今制咸稱奉上以署下，或以鐲裁，或以建置，或申江海之防，或禦越人之寇，多樹孔道，大榜郵亭。蘆岸羊腸，觀者驚心；販夫荷插，咸知上意。語簡而言質，俾可由之民，一覽瞭然。斯爲得體，然石版兼用，則視其事之久近也。

又　敎　《舜典》曰：「契，汝作司徒，敬敷五敎，在寬。」《春秋・元命苞》曰：「天垂文，象人行其事，謂之敎。敎，傚也，言上爲而下傚也。」《白虎通》曰：「王者設敎，承衰救弊，欲民反正道也。敎者所以追補敗政，靡弊溷濁，謂之治也。」李周翰云：「敎，示於人也。」秦法王侯稱敎。而漢時大臣亦得用之。故陳繹曾以爲大臣告衆之辭。今考諸集亦不多見。漢京兆尹王尊出敎告屬縣。《書記洞詮》曰：「牧守監鎭宣條示諭，是名曰敎。」鄭弘之守南陽，條敎爲後所述，乃事緒明也；孔融之守北海，文敎麗而罕於理，乃治體乖也。若諸葛孔明之詳約，庾稚恭之明斷，並理得而辭中，辭之善也。

又卷九　策　策，蓍也。《史記・龜策傳》，「龜爲卜，策爲筮。」注疏云：「筮以謀，筮爲事。」言用此物以謀於前事也，或作莉，通作冊，《漢書》「萬世之長冊。」《說文》云：「策者，謀也，籌也。策先定，則有功。」《漢書音義》曰：「作簡策難問例置案上，在試者意投射取而答之，謂之射策；若錄政化得失顯而問之，謂之對策。」天子臨軒策士，而有司亦以策舉人，其制迄今用之。又學士大夫有私自議政而上進，曰進策，均謂之策。而體各不同：一曰制策，天子稱制以問而對者也；二曰試策，有司以策試士而對者也；三曰進策，著策而上進者也。唐白居易、宋曾鞏有本朝政要策，蓋當時進士帖𥳑之類。夫策之體，練治爲上，摛文次之，然人才不同，入彀者爲通才。嗚呼，難矣！漢時射策對策，其事不同。《蕭望之傳》註云：「射策者，謂爲難問疑義。書之于策，量其大小署爲甲乙之科，列而置之，不使彰顯。有欲射者，隨其所取得而擇之以知優劣。射之言投射也。對策者，顯問以政事經義，令各對之，以觀其文辭定高下也。」《晉史》潘京爲州所辟，謁見問策，探得不孝字。刺史戲曰：「辟士爲不孝邪？」答曰：「今爲忠臣，不得爲孝子。」亦射策遺法耳。制策者，今廷試之策也；試策者，今鄉會場五問之策也，當以試錄爲楷。鄭端簡《古言》曰：策莫盛於漢，漢策莫過於晁大夫。晁就事爲文，文簡徑明暢，事皆鑿鑿可行，賈太傅不及也。文中子曰：「洋洋乎晁、董、公孫之對，有旨哉？」對策者，應詔而陳政也；射策者，探事而獻說也；言中理準，譬射侯中的，二名雖殊，即議之別體也。古之造士，選事考言，漢文中年始舉賢良。鼂錯對策，蔚爲舉首。孝武益明，旁求俊乂。對策者以第一登庸，射策者以甲科入仕，斯固選賢要術也。觀鼂氏之對，證驗古今，辭裁以辨，事通而贍，超升高第信有徵矣。仲舒之對，祖述春秋，本陰陽之化，

究列代之變。煩而不溷者，事理明也。公孫之對，簡而未博，然總要以約文，事切而情舉。所以太常居下，而天子擢上也。杜欽之對，贍而指事，辭以治宣，不爲文作。及後漢魯丕，辭氣質素，以儒雅中策，以入高第。凡此五家，並前代之明範也。魏晉已來，稍務文麗，以文紀實，所失已多，及其來選，又稱疾不會，雖欲求文，弗可得也。是以漢飲博士而雉集乎堂，晉策秀才而麕興于前，無他怪也，選失之異耳。夫駁議偏辨，各執異見，對策揄揚，大明治道，使事深於政術，理密于時務。酌三五以鎔世，而非迂緩之高談；馭權變以極俗，而非刻薄之僞論。風恢恢而能遠，流洋洋而不溢，王庭之美對也。難矣哉，士之爲才也！或練治而寡文，或工文而疎治。對策所選，實屬通才，志足文遠，不其鮮歟！

又　論　李充曰：「研玉名理而論難生焉，論貴於允理，不求支離，若嵇康之論文矣。」《說文》云：「論者，議也，倫也。」蕭統選文，分區爲三：設論居首，史論次之，論次之。較劉勰說差爲未盡，惟設論則勰所未及，而乃取《答客難》、《答賓戲》、《解嘲》三首以實之。夫文有答有解，已各自爲一體，統不明言其體，而槩謂之論，豈不誤哉？然詳勰之說，似亦有未盡者。愚謂析理亦與議說合契，諷寓則與箴解同科，設辭則與問對一致。要此八者，庶幾盡之。今兼二子之說廣未盡之例，列爲八品：曰理論，曰政論，曰經論，曰史論(有評議述贊二體)、曰文論、曰諷論、曰寓論、曰設論。其題或曰某論，則各隨作者命之，無異議也。聖哲彝訓曰經，述經叙理曰論，論者倫也，倫理有無，聖意不墜。昔仲尼微言，門人追記，故仰其經目稱爲《論語》，蓋摹論立名，始於茲矣。自《論語》已前，經無論字，《六韜》二論，後人追題乎？詳觀論體，條流多品：陳政則與議說合契，釋經則與傳注參體，辯史則與贊評齊行，銓文則與叙引共紀。故議者宜言，說者說語，傳者轉師，注者主解，贊者明意，評者平理，序者次事，引者胤辭，八名區分，一揆宗論。論也者，彌綸羣言，而研精一理者也。是以莊周《齊物》以論爲名，不韋《春秋》六論昭列，至《石渠》論藝、《白虎》通講，聚述聖言通經，論家之正體也。及班彪《王命》、嚴尤《三將》，敷述昭情，善入史體。魏之初霸，術兼名法，傅嘏、王粲，校練名理，迄至正始，務欲守文。何晏之徒，始盛玄論。於是聃、周當路，與尼父爭塗矣。詳觀蘭石之才性、仲宣之去代、叔夜之辯聲、太初之本玄，輔嗣之兩例、平叔之二論，並師心獨見，鋒穎精密，蓋人倫之英也。至如李康《運命》，同《論衡》而過之；陸機《辯亡》，效《過秦》而不及，然其美矣。次及宋岱、郭象銳思於機神之區，夷甫、裴頠交辯於有無之域，並獨步當時，流聲後代。然滯有者全繫於形用，貴無者專守於寂寥，徒銳偏解，莫詣正理，動極神源，其般若之絕境乎？逮江左羣談，惟玄是務，雖有日新，而多抽前緒矣。至如張衡《譏世》，韻似俳說；孔融《孝廉》，但談嘲戲；曹植《辯道》，體同書抄。言不持正，論如其已。原夫論之爲體，所以辯正然否。窮有數，追無形，迹堅求通，鈎深取極，乃百慮之筌蹄，萬事之權衡也。故其義貴圓通，辭忌枝碎，必使心與理合，彌縫莫見其隙，辭共心密，敵人不知所乘，斯其要也。是以論如析薪，貴能破理。斤利者越理而橫斷，辭辯者反義而取通。覽文雖巧，而檢跡如妄，惟君子能通。天下之志安可以曲論哉！若夫注釋爲詞，解散論體，雜文雖異，總會是同，若秦君延之注《堯典》，十餘萬字；朱普之解《尚書》，三十萬言。所以通人惡煩，羞學章句，若毛公之訓《詩》，安國之傳《書》，康成之釋《禮》，王弼之解《易》，要約明暢，可謂式矣。

又　經義　《說文》：「義從我美省，人言之，我斷之爲美也。」《禮記》有冠義諸篇，唐取士有明經一科，而無其義。宋因之，不過試以墨書帖義。至王安石撰《周禮》、《詩》、《書》三經義，頒行試士，舊法始變。彼固欲以己說一天下士，高視一世。他如思退國之奸，止齊衰世之文，而至今倣之爲鼻祖焉。經義可見者，《文鑑》所載張庭堅二篇。及楊思退、陳傅良者，皆深沉博雅，絕無駢儷之習，自是正始。而考古者止于國初，猶張博望窮崑崙爲河源，此丘文莊所以歎科舉之弊也。

又　駮　漢侍中吾丘壽王《駮公孫弘禁民不得挾弓弩議》。《山海經》曰：「有獸名駮，如白馬，黑尾倨牙，音如鼓，食虎豹。」漢興，始立駮議、雜議。不純，故謂之駮。李充《翰林論》曰：「駮，不以華藻爲先。世傳傅長虞每奏事爲邦之司直矣。」

又　牒　漢臨淮太守路溫舒牧羊澤中，時截蒲爲牒，編用寫書。《文心雕龍》曰：「政議未定，短牒咨謀。」

又　笏記　《記》曰：「造受命於君前則書笏。」笏度二尺有六寸，其中博三寸，其殺六分而去一。凡命婦入朝，則書其夫之爵及姓名于笏，上問則以笏對。按：笏雖有文，而無定體。《續文獻通考》曰：「笏，勿也。」君有教命

及所啓白則書之，備忽忘也。

又卷一〇　序　《周頌》曰：「繼叙思不忘。」《毛傳》曰：「叙者，緒也。」緒述其事，使理亂相徹，若繭之抽緒。《易》有叙卦，《尚書》有孔子叙，子夏作《詩叙》。叙者，所以叙作者之意，謂其言次第有叙，故曰叙也。《漢書》曰：「書之所起遠矣，至孔子纂焉，上斷於堯，下訖於秦，凡百篇而爲之叙。」按孔安國叙《尚書》，未嘗言孔子作。劉歆亦云：「識見淺陋，無所發明。」其非孔子所作明甚，顧世代久遠不可復知矣。《爾雅》云：「叙，緒也。」字亦作序，言其善叙事理也。又謂之大叙，則對小叙而言也。其爲體有二：曰議論，曰叙事。其題曰某叙、曰叙某，字或作叙、或作序，惟作者命之，無異義也。至唐柳氏又有叙略之名，則其題稍變，而其文益簡矣。若書叙、壽叙、贈序、別叙、賀叙、名叙、字叙，蓋不可殫述。以叙事爲正體，參以議論者爲變體。

又　自序　作者自叙，其流出於中古。屈原《騷經》，其首章上陳氏族，下列祖考，先述厥生，次顯名字，自叙實基於此。降及馬卿，始以自叙爲傳，然但記生平行事而已。逮於祖先所出，則蔑爾無聞。至馬遷徵三閭之故事，倣文園之近作，模楷二家，勒成一卷，於是揚雄遵其舊轍，班固酌其餘波，自叙實煩矣。雖屬辭有異，而茲體無改。馬遷《史記》，上自軒轅，下窮漢武，修闊綿長，其自叙始於氏出重黎，終於太史，雖上下馳騁，終不越《史記》之年。班固《漢書》，止叙西京二百年事耳。其自叙也，則遠徵令尹，起楚文王之世；近錄《賓戲》，當漢明帝之朝，苞括所聞，踰於本書遠矣。而後來叙傳，非止一家，競學孟堅，從風而靡。施於家譜，猶或可通，列於國史，每見其失者矣。然自叙之爲義也，苟能隱己之短，稱其所長，斯言不謬，即爲實錄。而相如自叙，反記其客遊臨邛，竊妻卓氏，以《春秋》所諱，持爲美談，雖事或非虛，而理無可取，載之於傳，不其愧乎？又王充《論衡》之自紀也，述其父祖不肖，爲州閭所鄙，而已答以瞽瞍舜神、鯀惡禹聖。夫自叙而言家世，當以揚顯爲主，苟無其人，闕之可也。至若盛矜於己，而厚辱其先，此何異證父攘羊，學子名毋，必責以名教，實三千之罪人也。夫自媒自衒，士女之醜行，然則人莫我知，君子所耻。按孔氏《論語》有云：「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不如丘之好學也。」又曰：「吾日三省吾身，爲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又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又曰：「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則聖達立言也。時亦揚露己才，或託諷以見其情，或巽辭以顯其跡，終不旰衡自伐，攘袂公言。且命諸門人各見爾志，由也不讓，見嗤無禮。歷觀揚雄已降，其自叙也，始以誇尚爲宗。至魏文帝、傅玄、陶梅、葛洪之徒，則又踰於此者矣。何則？身兼片善，行有微能，皆剖析具言，一二必載，豈所謂憲章前聖，謙以自牧者歟！又近古人倫，喜稱閥閱。其華門寒族，百代無聞；而騂角挺生，一朝暴貴，無不追述本系，妄承先哲，至若儀父振鐸，並爲曹氏之初，淳維、李陵，俱稱拓拔之始。河南馬祖，遷、彪之說不同；吳興沈約，先後之序有異。斯皆不因眞律，無假寧楹，直據經史自成矛盾。則知揚雄之寓西蜀，班門之雄朔野，或冑纂伯僑，或家傳熊繹，恐自我作古，失之彌遠者矣。蓋諂祭非鬼，神所不歆；致敬他親，人斯悖德。凡爲叙傳，宜詳此理，不知則闕，亦何傷乎！

又　書記　《釋名》曰：「書者，庶也，以記庶物。又著，言事得彰著。」《五經》六籍，皆是筆書，而諸部之書，隨事立名，以事舉，故百氏《六經》，總曰書也。論議所題別名，各自載耳。晉韓起適魯，觀書於太史氏，是《易象》與《春秋》，此總名書也。按書記之用，古今多品，有書、有奏記、有啟、有簡、有狀、有疏、有牋、有劄，而書記則其總稱也。夫書者，舒也，舒布其言而陳之簡牘也。記者，志也，謂進己志也。啟，開也，開陳其意也。一云跪也，跪而陳之也。簡者，略也，言陳其大略也。或曰手簡，或曰小簡，或曰尺牘，皆簡略之稱也。狀之爲言陳也，疏之爲言布也。以上六者，秦漢已來皆用於親知往來、問答之間，而書啟狀疏亦以進御。獨兩漢無啟，則以避景帝諱而置之也。又古者郡將奏牋，厥後專用於皇后、太子、諸王，其下遂不敢稱。而劄獨行於宋，盛於元，有疊副提頭畫一之制，煩猥可鄙，然以呂祖謙之賢而亦爲之，則其習非一日矣。牋者，今人所不得用，而劄者吾儒所鄙，而不屑也。今辯其體曰書，書有辭命議論，曰奏記。二者並用散文。曰啟，啟有古體，有近體；曰簡，簡用散文；曰狀，狀用儷語；曰疏，疏用散文。然狀與疏諸集不多見，見者僅此六體。然要未可爲定體也。世俗施於尊者，多用儷語以爲恭，則啟與狀疏，大抵皆俗體也。書記之體本在盡言，故宜條暢以宣意，優柔以懌情，乃心聲之獻酬也。若尊卑有叙，親疏得宜，又存乎節文耳。

又　喻難　漢司馬相如《喻巴蜀》，并《難蜀父老》文。喻，喻告以知上意

也；難，難也，以己意難之，以諷天子也。

又　說難　《說難》，韓之諸公子韓非所作。非見韓削弱，數以書諫韓王，韓王不能用，乃作《說難》。漢揚雄曰：「韓非作《說難》而卒，死乎《說難》，何也？曰：《說難》蓋其所以死也。君子以禮動而義止，合則進，不合則退。確乎其不憂其不合也。夫說人而憂其不合，則亦無所不至矣。」

又　釋誨　《釋誨》，漢蔡邕作。宋玉始造對問，朔等效而廣之，迭相祖述，命篇雖異，而體則同源也。《說文》云：「釋，解也。」文既有解，又復有釋，則釋者，解之別名也。自蔡邕作《釋誨》，而郤正《釋譏》，皇甫謐《釋勸》，束晳《玄居釋》，相繼有作。然其詞旨，不過遞相述而已。至唐韓愈作《釋言》，別出新意，乃能追配邕文，而免於蹈襲之陋。

又卷一一　符命　《春秋孔演圖》曰：「天子皆五帝之精寶，各有題序以次運相據起，必有神靈符紀，使開階立遂。」

又　《典引》　《緣起》曰：「漢班固所作。」《文選》註曰：「典者，常法也，引者，伸也。《尚書》疏堯之常法，謂之《堯典》，漢紹其緒，引而伸之，故曰《典引》。」《文選》列符命類。唐以前，文章未有名引者。漢班固雖作《典引》，然實爲符命之文。如雜著命題，各用己意耳，非以引爲文之一體也。唐以後始有此體，如柳宗元有《霹靂琴贊引》，劉禹錫有《送元暠南遊詩引》，大略如序，而稍爲短簡。蓋序之濫觴也。

又　連珠　傅玄曰：「其文辭麗而言約，不指說事情，必假喻以達其旨。而賢者徹悟，合於古詩諷興之義。欲使歷歷如貫珠，易覩而可悅，故謂之連珠也。」沈約曰：「連珠放易象論，動模經誥。連珠者，謂辭句連續，互相發明，若珠之排結也。」班固諭美詞壯，文體宏麗，最得其體。蔡邕言質辭碎，然其旨篤矣。賈逵儒而不艷，傅毅文而不典。按西漢揚雄，已有連珠，班固擬連珠，非始於固也。嗣後潘勗《擬連珠》，魏王粲有《倣連珠》，晉陸機有《演連珠》，宋顏延之有《範連珠》，齊王儉有《暢連珠》，梁劉孝儀探物作《豔體連珠》。傅玄乃云興於漢章之世，誤矣。

又　辯　任昉曰：「楚宋玉作《九辯》。辯者，變也。謂陳道德以變說君也。」按《楚辭・九歌》乃十一篇，《九辯》亦十篇。宋人不曉古人虛用九字之義，強合《九辯》二章爲一章，以協九數。古人言數之多止于九。《逸周書》云：「《左傳》九諫于王；孫武子善攻者動于九天之上，善守者伏于九地之下。」此豈實數邪？《書》曰：「君罔以辯言亂舊政。」《禮記》曰：「言僞而辯。」孟子曰：「予豈好辯哉？」故辯須不得已而辯之可耳。莊子云：「辯雕萬物。」韓子云：「豔采辯說。」是則藻繢其言以眩聽，無治亂安危之念者也。《說文》云：「辯，判別也。」其字從言或從刂。蓋執其言行之是非眞僞，而以大義斷之也。近世魏較謂從刀，而古文不載，未敢從也。漢以前初無作者，故《文選》莫載，而劉勰不著其說。至唐韓、柳乃始作焉，然其原實出於孟、莊。蓋非本乎至當不易之理，而以反復曲折之詞發之，未有能工者也。其題或曰某辯，或曰辨某，則惟作者命之，實非有異義也。

又　說　說，本作兌，俗作說，解也，述也。解釋義理，而以己意述之也。說之名起於《說卦》。漢許愼作《說文》，亦祖其名以命篇。而魏晉以來，作者絕少，獨曹植集中有二首。要之傳於經義，而更出已見，縱橫抑揚，以詳贍爲上，而已與論無大異也。名說、字說，其名雖同，所施則異。說者，悅也。兌爲口舌，故言咨悅懌，過悅必僞。故舜驚讒說。說之善者，伊尹以論味隆殷，太公以辯釣興周，及燭武行而紓鄭，端木出而存魯，亦其美也。暨戰國爭雄，辯士雲踴，從橫參謀，長短角勢。《轉丸》騁其巧辭，《飛鉗》伏其精術。一人之辯，重於九鼎之寶；三寸之舌，強於百萬之師。六印磊落以佩，五都隱賑而封。至漢定秦楚，辯士弭節，酈君既斃於齊鑊，蒯子幾入乎漢鼎。雖復陸賈籍甚，張釋傳會，杜欽文辯，婁護脣舌，頡頏萬乘之階，抵噓公卿之席，並順風以託勢，莫能逆波而泝洄矣。夫說貴撫會，弛張相隨，不專緩頰，亦在刀筆。范雎之言事，李斯之止逐客，並煩情入機，動言中務，雖批逆鱗，而功成計合。此上書之善說也。至於鄒陽之說吳、梁，喻巧而理至，故雖危而無咎矣。敬通之說鮑、鄧，事緩而文繁，所以歷騁而罕遇也。凡論之樞要，必使時利而義貞，進有契於成務，退無阻於榮身；自非譎敵，則惟忠與信，披肝膽以獻主，飛文敏以濟辭，此說之本也。而陸氏直稱「說煒曄以譎誑」，何哉！

又　譯　《王制》曰：「五方之民，言語不通，嗜欲不同，達其志，通其欲。東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譯。」賈欽曰：「譯者，《說文》云：『傳譯四夷之言也。從言，睪聲。』越裳氏重九譯來貢，《周禮》象胥傳四夷之言，北方曰譯。」注疏云：「譯，陳也。陳說內外之言。」

又卷一二　讚　《釋名》曰：「稱人之美者曰讚。讚者，纂也。纂集其美

而叙之也。」《尚書注疏》云：「鄭玄曰：贊者，以叙不分散，避其名，故謂之贊。」贊，明也，佐也，佐成叙義也。《文章緣起》云：「讚者，明事而嗟嘆，以助辭也。四字爲句，數韻成章，蓋約文而寓褒貶也。」李充《翰林論》曰：「容象圖而讚立，宜使詞簡而義正。孔融讚楊公，亦其義也。」《說文》云：「贊，本作讚。」昔漢司馬相如，初贊荆軻，其詞雖亡，而後人祖之，著作甚衆。唐時至用以試士，則其爲世所尚久矣。其體有三：曰雜贊，意專褒美，若諸集所載人物文章書畫諸贊是也；曰哀贊，哀人之沒而述德以贊之者是也；曰史贊，詞兼褒貶，若《史記索隱》《東漢》《晉書》諸贊是也。其述贊也，名雖爲贊，而實則評論之文。其叙傳也，詞雖似贊，而實則小叙之語，安得槩謂之贊，而無辯乎？又有以傳贊名書者，劉歆作《列女傳贊》。傳著事也，贊叙美也。

又　記　任昉曰：記者，「所以叙事識物，以備不忘，非專尚議論者也。」《金石例》云：「記者，記事之文也。」《禹貢》、《顧命》，乃記之祖。而記之名則昉於《戴記》、《學記》諸篇，厥後揚雄作《蜀記》。而《文選》不列其類，劉勰不著其說，則知漢魏以前作者尚少。其盛自唐始也，其文以叙事爲主，後人不知其體，顧以議論雜之。故陳師道云：「韓退之作記，第記其事耳，今之記乃論也。」亦有感矣。然觀《燕喜亭記》，已涉議論。而歐、蘇以下議論寖多，則記體之變，豈一朝一夕之故哉。又有託物以寓意者，如王績〔績〕《醉鄉記》是也；有首之以序，而以韻語爲記者，如韓愈《汴州東西水門記》是也；有篇末繫以詩歌者，如范仲淹《桐廬嚴先生祠堂記》之類是也。皆爲別體。至其題或曰某記，或曰記某記，《昌黎集》載有《記宜城驛》是也，或爲游記，惟作者之所命焉。此外又有墓磚記、墳記、塔記、當與墓誌同體。

又　銘　《釋名》曰：「銘，名也，述其功美，使可稱名也。」《文章流別》曰：「德勳立而銘著。」《禮記·祭統》曰：「銘者，論撰其先祖之有德善功烈勞勳慶賞聲名，列於天下而酌之祭器，自成其名焉。以祀其先祖者也。」顯揚先祖，所以崇孝子也，身比焉順也，明示後世教也。夫銘者一稱，而上下皆得焉耳矣。是故君子之觀於銘也，既美其所稱，又美其所爲。爲之者明足以見之，仁足以與之，知足以利之，可謂賢矣；賢而勿伐，可謂恭矣。《法言》曰：「銘哉，銘哉！有意於慎也。」鄭康成曰：「銘者，名也。作器能銘，可以爲大夫矣。」考諸夏商鼎彝尊卣盤匜之屬，莫不有銘。而文多淺缺，獨湯盤見於《大學》，《大戴禮》備載武王諸銘。其後作者寖繁，山川宮室門井之類，皆有銘詞，不但器物而已。其體不過有二：曰警戒，曰祝頌。《文賦》曰：「銘貴博文而溫潤。」斯言得之矣。此外又有碑銘、墓碑銘、墓誌銘。蔡邕《銘論》曰：「春秋之論銘也，曰：『天子令德，諸侯言時計功，大夫稱伐。』昔肅慎納貢，銘之楛矢，所謂天子令德者也。昔黃帝有巾几之法，孔甲有盤盂之誡，殷湯有甘誓之勒，冕鼎有丕顯之銘，武王踐祚，咨于太師，作席几楹杖機之銘，十有八章，周廟金人，緘口以慎，亦所勸人主最於令德者也。」【略】《文章流別傳》曰：「夫古銘至約，今銘至煩，亦有由也。」質文時異，論之則矣。且上古之銘，銘於宗廟之碑，既蔡邕爲楊公作碑，其文典正，末世之美者也。後世以來銘器，銘之佳者，有王莽《鼎銘》、崔瑗《機銘》、朱公叔《鼎銘》、王粲《硯研》，咸以表顯功德。天子銘嘉量，諸侯大夫銘太常，勒鐘鼎之義，所言雖殊，而令德一也。李尤爲銘山河都邑，至於刀筆，無有不銘，而文多穢病，殊費討論矣。昔帝軒刻輿、几以弼違，大禹勒筍、簴而招諫，成湯著日新之規，武王題戶席之訓，周公慎言於金人，仲尼革容於欹器，則先聖鑒戒，其來久矣。故銘者，銘也。觀器必也正名，審用貴乎盛德，蓋臧武仲之論銘也曰：「天子令德，諸侯計功，大夫稱伐。」夏鑄九牧之金鼎，周勒肅慎之楛矢，令德之事也；呂望銘功於昆吾，仲山鏤績於庸器，計功之義也；魏顆紀勳於景鐘，孔悝表勤於衛鼎，稱伐之類也。若乃飛廉有石槨之錫，靈公有萬里之謚，銘發幽石，吁可怪矣。趙靈勒跡於番吾，秦昭刻博於華山，夸誕示後，吁可笑也。詳觀衆例，銘義見矣。至於始皇勒嶽，政暴而文澤，亦有疎通之美焉。若班固燕然之勒，張昶華陰之碣，序亦盛矣。蔡邕銘思，獨冠古今；橋公之銘，吐納典謨，朱穆之鼎，全成碑文，溺所長也。至如敬通雜器，準矱戒銘，而事非其物，繁略違中；崔駰品物，讚多戒少；李尤積篇，義儉辭碎。著龜神物，而居博奕之中；衡斛嘉量，而在臼杵之末。曾名品之未暇，何事理之能閑哉！魏文《九寶》器利辭鈍，唯張載《劒閣》，其才清采。迅足駸駸，後發前至，勒銘岷漢，得其宜矣。

又　箴　漢揚雄依《虞箴》作十二州、二十五官箴。箴者，規戒，以禦過者也。義尚切劘，文須確至。箴者，所以攻疾防患，喻鍼石也。斯文之興，盛于三代，夏商二箴，餘句頗存。及周之辛甲《百官箴》一篇，體義備焉；迄至春秋，微而未絕。故魏絳諷君於后羿，楚子訓民於在勤，戰代已來，棄德

務功，銘辭代興，箴文委絕。至揚雄稽古，始範虞箴，卿尹州牧廿五篇，及崔、胡補綴，總稱百官，指事配位，鑿鑑可徵。信所謂追清風於前古，攀辛甲於後代者也。至於潘勗符節，要而失淺；溫嶠傳臣，博而患繁；王濟國子，引廣事雜；潘尼乘輿，義正體蕪，凡繼作鮮有克衷。至於王朗雜箴，乃寘巾履，得其戒愼，而失其所施。觀其約文舉要，憲章戒銘，而水火井竈，繁辭不已，志有偏也。夫箴誦於官，銘題於器，名目雖異，而警戒實同。箴全禦過，故文資確切；銘兼褒讚，故體貴弘潤。其取事也必覈以辨，其摛文也必簡而深，此其大要也。然矢言之道蓋闕，庸器之制久淪，所以箴銘異用罕施，代惟秉文君子宜酌其遠大焉。箴者，誡也。蓋醫者以箴石刺病，故有所諷刺而救其失。後之作者，亦用以自箴。其品有二：曰官箴、曰私箴。文用韻語，而反覆古今興衰理亂之故，以垂警戒，使人惕然有不自寧之心耳。

又　規　《說文》云：「規者，爲圓之器也。」《書》曰：「官師相規，言規其闕失，使不敢越，若木之就規也。」今人以箴規並稱，而文章顧分爲二體者。何也？孔穎達曰：「書言官師者，謂衆官也；相者，平等之辭。平等有闕，已上相規，見上有過，諫之必矣。」據此則箴者箴上之闕，而規者臣下之互相規諫者也。其用以自箴者，乃箴之濫觴耳。然規之爲名，雖見於書，而規之爲文，則漢以前絕無作者。至唐元結始作《五規》，豈其緣書之名，而創爲此體歟。

又　誡　警也，愼也。《易》曰：「小懲而大誡。」《書》曰：「戒之用休。」《詩》云：「夕惕若厲。」《孝經》云：「在上不驕。」《論語》云：「君子有三戒。」《說文》云：「戒者，警敕之辭，字本作誡。」文既有箴而又有戒，則戒者，箴之別名歟。《淮南子》載《堯戒》曰：「戰戰慄慄，日謹一日，人莫躓於山，而躓於垤。」至漢杜篤遂作《女戒》，而後世因之，惜其文弗傳。意必未若堯戒之簡也，其詞或散文，或韻語。《漢書》曰：「誡勑刺史太守及三邊營官。」被勑文曰：「有詔勑某官，是爲誡勑。」世皆名此爲策書，失之甚也。

又卷一三　尺牘　漢文帝遺匈奴尺一牘，尺牘書之始也。體務簡達，語貴嫺嫩。所用最繁，必使斯須可辦，故孟公授書，親疎各異，穆之應對，移晷百函。斯蓋駿發而前巧於用短者也。王弇州曰：「夫書者，辭命之流也。」昔在春秋，游旌接轂，矢揚刃飛之下，不廢酬往，嫺婉可餐。故草創潤色，既匪一人，謀野禔邦，以爲首務。然而出疆斷割，因變爲規。寄文行人之口，無取載函之筆，離是而還，書郁乎盛矣！用亦大焉。故檄箭聊城，則百雉自摧；奏章秦庭，則千槀盡返。少卿紓鬱於毳帳，子長揚泯於蠶宮，良以暢人我之懷，發今曩之蘊。或揚扢沈冥，或培折疑豫，或誘趨啓蔽，或釋詛通媾。走儀秦於寸管，組丘倚於尺一。思則川至泉湧，辯則雲蒸電燿，其盛矣哉！然皆舂容大章，汪洋宛翰，鴈距弱雲路，虞其修阻；魚腹狹波臣，付以沈浮。則有黃麻薄蹏，緘蘇固蠟，爛熳數行，遙裔千里。蓄止寒暄，情專問慰，隻事興端，片物託緒，毛生爲舌，墨卿代面，醉瀋漓漉，卮言熹微。其造色也，炯兮隋珠之忽投；其寄悰也，裊兮春絲之不斷。是用河嶽雖移，漆膠愈結，徘徊吟咀，情事更絕；明月宛其依懷，白雲停而不飛，斯則晉客玄談之委致，齊、梁纖語之極軌也。若夫陳鶩座之十吏遞供，劉南昌之百函俱發，流映前史，以爲美談。今皆闕如，況其下焉者乎？

又　移書　漢劉歆《移書讓太常博士論左氏春秋》。移，易也。讓，責也。

又　白事　漢孔融主簿作白事書。白，告也，告明其事也。

又　述　魏給事中邯鄲淳作魏受命述，聖人創製曰作，賢者傳舊曰述。故述者不敢當作者之名也。《說文》云：「述，譔也，纂撰其人之言行以俟考也。」其文與行狀略同，不曰狀，而曰述，亦別名。

又　謁　謁文：後漢別駕司馬張超《謁孔子文》。謁，白也，請見也。史稱謁者。

又卷一四　讖　《說文》云：「讖，驗也。」徐曰：「凡讖緯，皆言將來之驗也。」《釋名》曰：「讖也，其義讖微。」《廣韻》「讖書」，《增韻》「符讖」。【略】《蜀志》曰：「夫不經之言而有應驗者，號曰讖也。」

又　詛文　詛文，秦惠文王《詛楚文》，《書》曰：「否則厥口詛祝。」《詩》云：「侯作侯祝，靡届靡究。」《釋名》曰：「詛，阻也，使人行事阻限於言也。」《左傳》：「公孫閼與穎考叔爭車，閼射殺叔，鄭莊公不能討，乃使軍中詛之於神。故君子謂莊公失政刑矣。」政以治民，刑以正邪，既無德政，又無威刑，是以及邪。邪而詛之，將何益矣！

又　盟　盟者，明也。騂毛白馬，珠盤玉敦，陳辭乎方明之下，祝告於神明者也。在昔三王，詛盟不及，時有要誓，結言而退。周衰屢盟，以及要契，始之以曹沬，終之以毛遂。及秦昭盟夷，設黃龍之詛，漢祖建侯，定山河之誓。然義存則克終，道廢則渝始，崇替在人，呪何預焉！若夫臧洪勗

辭，氣截雲蜺，劉琨鐵誓，精貫霏霜，而無補于晉、漢，反爲仇讐。故知信不由衷，盟無益也。夫盟之大體，必序危機，奬忠孝，共存亡，戮心力；祈幽靈以取鑒，指九天以爲正；感激以立誠，切至以敷辭，此其所同也。然非辭之難，處辭爲難。後之君子，宜在殷鑒，忠信可矣，無恃神焉。

又　祝文　古者祝享，史有冊祝，載所以祝之之意。冊祝，祝版之類也。《詩》云：「祝祭于祊，祀事孔明。」言甚備也。天地定位，祀徧羣神；六宗既禋，三望咸秩；甘雨和風，是生黍稷；兆民所仰，美報興焉。犧盛惟馨，本於明德；祝史陳信，資乎文辭。昔伊耆始蠟，以祭八神。其辭云：「土反其宅，水歸其壑，昆蟲無作，草木歸其澤。」則上皇祝文，爰在茲矣。舜之祠田云：「荷此長耜，耕彼南畝，四海俱有。」利民之志，頗形於言矣。至於商履，聖敬日躋，玄牡告天，以萬方罪己，即郊禋之詞也。素車禱旱，以六事責躬，則雩榮之文也。及周之大祝，掌六祝之辭，是以「庶物咸生」，陳於天地之郊；「旁作穆穆」，唱於迎日之拜；「夙興夜處」，言於附廟之祝；「多福無疆」，布於少牢之饋；宜社類禡，莫不有文。所以寅處於神祇，嚴恭於宗廟也。春秋已下，黷祀諂祭，祀幣史辭，靡神不至。至於張老成室，致善於歌哭之禱；趣臏臨戰，獲佑於筋骨之請。雖造次顛沛必於祝矣。若夫《楚辭·招魂》，可謂祀辭之組纚也。漢之羣祀，肅其旨禮，既總碩儒之儀，亦參方士之術。所以秘祀移過，異於成湯之心；侲子毆疫，同乎越巫之祝。體失之漸也。至如黃帝有祝邪之文，東方朔有罵鬼之書。於是後之譴呪，務於善罵，唯陳思誥咎，裁以正義矣。若乃禮之祭祀，事止告饗。而中代祭文，兼讚言行。祭而兼讚，蓋引伸而作也。又漢代山陵，哀策流文，周喪盛姬，內史執策，然則策本書贈，因哀而爲文也。是以義同於誄，而文實告神，誄首而哀末，頌體而祝儀。太史所作之讚，因周之祝文也。凡羣言發華，而降神實務，修辭立誠，在于無媿。祈禱之式，必誠以敬；祭奠之楷，宜恭且哀。此其大較也。班固之祝濛山，祈禱之誠敬也；潘岳之祭庾婦，奠祭之恭哀也。舉彙而求，昭然可鑒矣。祝文者，饗神之辭也。其旨有六焉：曰告，曰修（修常祀也），曰祈（求也），曰報（謝也），曰辟（讀曰弭禳也，見《郊特牲》），曰謁（見也），用以饗天地山川社稷宗廟五祀羣神，而總謂之祝文。有散文，有韻語之異。祝辭者，頌禱之詞也。世所傳有淨髮、醜面祝辭，苟推其類，則凡喜慶，皆可爲之。

又　祈文　後漢傅毅作《高闕祈文》。祈求惟肅，脩辭貴端。《禮記》曰：「夫祭有祈焉，有報焉，有由辟焉。」

又卷一五　譜　《經籍志》曰：「古爲春秋學者，有年曆譜牒。」桓譚云：「太史公《三代世表》，旁行袤上，並效周譜繫，所從來矣。古小史主次序，先王之世，昭穆之繫述其德行，矇瞽主誦詩，若世系以戒勸人君。」故《國語》曰：「工史書世，宗祝書昭穆」，「宗廟之有昭穆，以次世之長幼，等胄之親疏」，若此者，凡以敎之世而爲之昭明德，廢幽昏，其意遠矣。江左以來，譜籍漸盛。太元中，賈弼篤好簿狀，廣集諸家，撰十八州百十六郡，合七百十二卷。凡諸大品，略無遺闕，斯爲獨備。嗣後劉湛、王儉、王僧孺、路敬淳、柳冲、韋述，世多稱之。大氐周、漢之敝智役愚，魏、晉之敝貴役賤；甚至三公之子，傲九棘之家；黃散之孫，蔑令長之室。即權力如文皇，不能夷崔幹于寒畯，他可知也。迨至中葉，此風都廢，公靡常產，士無舊德，冠冕輿皂，混然莫分，則又甚矣。夫氏族勳恪，史之流例，宜區列之以備覽焉。

又　錄　焦弱侯曰：《記》有之：「進退有度，出入有局，各司其局。」書之有類例，亦猶是也。故部分不明，則兵亂；類例不立，則書亡。向、歆剖判百家，條綱粗立，自是以往，書名徒具，而流別莫分，官滕私楮，喪脫幾盡，無足怪者。嘗觀老、釋二氏，雖歷廢興，而篇籍具在，豈盡其人之力哉！二家類例既明，世守彌篤，亡而不能亡也。古今簿錄，勝劣不同，鄭樵彈射，不遺餘力。而倫類溷殽，或自蹈之。目論之議，誰能獨免？今別爲糾謬焉。今制事之最鉅者爲實錄，每實錄成，則焚其草于芭蕉園。異日之史也，辰、戌、丑、未，大比天下貢士，錄其文曰《會試錄》，子、午、卯、酉鄉舉，錄其文曰某省《鄉試錄》，皆冠以前序，主考官爲之，次執事，次題問，次取士姓名，次程文，殿以後序，副考官爲之。進呈御覽，殿試曰《登科錄》。

又　旨　後漢崔駰作《達旨》。旨，美也，令也。達，簡言也。取達其意而已。

又　勢　漢濟北相崔瑗作《草書勢》。勢，商略筆勢，形容字體者也。

又　法　司馬法、魏公子兵法皆其書也。以言乎法律之不可易也，神而明之，存乎其人矣。

又　篇　漢司馬相如作《凡將篇》。篇，什也。積句以成章，積章而成篇也。篇本一章，非全書。其見於《詩》則曰三百篇。後世子家，多用以釋家諸

體爲多，而篇則寥寥明名全書。鄭端簡著國史，亦以《吾學》名篇，蓋以避史之名而不居也。

又卷一六　斷　斷，漢議郎蔡邕作《獨斷》。斷者，義之證也，引其義而證其事也。語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天子獨斷，則太阿自持而權不下移，樂禮征伐，不出自諸侯陪臣。士庶人能獨斷，則剛毅近仁，不致身聲名俱喪。故曰：「需者，事之賊也；疑者，身之毒也。」疑行無功，疑事無成，緩之旦夕，失之終身。皆濡忍于利欲，而亂大謀者也。在史有斷限，獄有斷讞，文有斷制。剛腸百鍊，片言立剖，其斯斷之義乎？

又　約　任彥升曰：「約，漢王褒作《僮約》。約，券也。」《釋名》曰：「約，約束之也。」《說文》云：「約，束也。」言語要結，戒令檢束，皆是也。古無此體，王褒始作《僮約》。而後世未聞有繼者，豈以其文無所於用而略之歟？後人如鄉約之類，固宜倣此，庶幾不失古意。

又　過所　《釋名》曰：過所，至關津以示之。或曰：「傳，轉也，轉移所在，識之所以爲信也。」劉熙《釋名》曰：「過所，至關津以示之。」張晏注《漢紀》關傳云：「傳，信也，若今過所。」過所者，今之行路文引也。【略】《漢書》曰：「文帝十三年，詔除關無用傳。」張晏曰：「傳，信也。若今過所。」李奇曰：「傳，棨也。」顏師古曰：「或用棨，或用繒，棨者，刻木爲合符。」

又　券　《釋名》：「券，別也。大書中央，中破別之也。」蓋即今市井合同，夷人木刻之類耳。佛經有記別之文，古人作僧寺文多用記別字，而不知其解如此。古文但用別《周禮》「八成：聽稱責以傳別。」鄭注：「爲大手書於一札中字別之。」即券書也。

又　契券　《釋名》曰：「券，綣也，相約束繾綣，以限爲別也。」大書中央破別。契，刻也，識其數也。《說文》曰：「券，契也。」別之書以刀刻其傍也，故曰契也。

又　雜著　籍者，借也。歲借民力，條之於版，《春秋》司籍，即其事也。簿者，圃也。草木區別，文書類聚，張湯、李廣爲吏，所簿別情僞也。方者，隅也。醫藥攻病，各有所主，專精一隅，故藥術稱方。術者，路也。算曆極數，見路乃明，九章積微，故以爲術。淮南《萬畢》皆其類也。占者，覘也。星辰飛伏，伺候乃見，精觀書雲，故曰占也。式者，則也。陰陽盈虛，五行消息，變雖不常，而稽之有則也。疏者，布也。布置物類，撮題近意，故小券短書，號爲疏也。關者，閉也。出入由門，關閉當審，庶務在政，通塞應詳。《韓非》云「孫亶回聖相也，而關於州部」者，以其事有關涉也，牒之尤密，謂之爲籤。籤者，籤密者也。列者，陳也。陳列事情昭然可見也。辭者，舌端之文，通己於人。子產有辭，諸侯所賴，不可已也。諺者，直語也。喪言亦不及文，故弔亦稱諺。壓路淺言，有實無華，鄒穆公云「囊滿儲中」，皆其類也。《太誓》曰：「古人有言，牝雞無晨。」《大雅》云：「人亦有言，惟憂用老。」並上古遺諺，《詩》《書》可引者也。至於陳琳諫辭，稱「掩目捕雀」；潘岳哀辭，稱「掌珠伉儷」，並引俗說，而爲文辭者也。夫文辭鄙俚莫過於諺，而聖賢《詩》《書》，採以爲談，況踰於此，豈可忽哉？觀此四條，並書記所總，或事本相通，而文意各異；或全任質素，或雜用文綺，隨事立體；貴乎精要，意少一字，則義闕；句長一言，則辭妨。並有司之實務，而浮藻之所忽也。然才冠鴻筆，多疎尺牘，譬九方堙之識駿足，而不知毛色牝牡也。言既身文，信亦邦瑞，翰林之士，思理實焉

又卷一七　碑　《釋名》曰：「碑者，被也。此本葬時所設也。于其鹿盧以繩被其上，引以下棺，追述君父之功美，以書其上，後人因焉。」按周穆紀跡于弇山，秦始刻銘于鄒嶧，此碑之昉也。然考《士婚禮》「入門當碑揖」，註疏云：「宮室有碑，以識日影，知早晚也。」《祭義》云：「牲入麗于碑。」註云：「古宗廟立碑繫牲。」是知宮廟皆有碑，爲識影繫牲之用。後人因紀功德其上。而依倣刻銘，則自周秦始耳。後漢以來，作者漸盛。故山川有碑，城池有碑，宮室有碑，橋道有碑，壇井有碑，神廟有碑，家廟有碑，古跡有碑，土風有碑，災祥有碑，功德有碑，墓道有碑，寺觀有碑，託物有碑，皆因庸器（彝鼎之類）漸闕而後爲之也。文主於叙事，其後漸以議論雜之，則非矣。其主於叙事者曰正體，主於議論者，曰變體。叙事而參之以議論者，曰變而不失其正。至於託物寓意之文，其體自別，而墓碑則又自爲體焉。碑者，埤也。上古帝皇始號封禪，樹石埤嶽，故曰碑也。自庸器漸缺，故後代用碑，以石代金，同乎不朽。自廟徂墳，猶封墓也。後漢以來，碑碣雲起，才鋒所斷，莫高蔡邕觀楊之碑。骨鯁訓典，陳、郭二文，句無擇言，周乎衆碑，莫非清允。其叙事也，該而要；其綴采也，雅而澤；清詞轉而不窮，巧義出而卓立，察其爲才自然而至。孔融所創，有慕伯喈，張、陳兩文，辨給足采，亦其亞也。及孫綽爲文，志在碑誄；溫王卻庾，辭多枝雜；桓彝一篇，最

爲辨裁。夫屬碑之體，資乎史才。其序則傳，其文則銘，標序盛德，必見清風之華；昭紀鴻懿，必見峻偉之烈，此碑之制也。夫碑實銘器，銘實碑文，因器立名，事光於誄。是以勒石讚勳者入銘之域，樹碑述己者同誄之區焉。胡侍曰：夫俾幽貞潛德，流光莫掩；鴻勳駿伐，垂馥靡盡；高崕爲谷，而碩懿永存；委骨成塵，而聲華益亮。不有碑志，其何賴乎？故孝子文孫，靡不丐筆詞人，闡其先烈。中世以降，藹然同風。固彌文之通懷，含靈之極致也。而時變道涼，俗靡文敝，墟墓之製，率是誇誣。奬其元忠，則行齊八凱；稱其篤孝，則蹟邁二連。或云散粟凶年，施非望報；或云卻金暮夜，清恐人知。苦節與泛栢同貞，義敎共斷機等辨。狀梟獍爲鸞鳳，進蹻跖爲勛華。雖語有精麁，而咸歸矯飾。夫以存多遺行，沒獲嘉名，淑慝俱旌，眞贋誰別？不論其世，孰匪令人？譬則寫照傳神，眉目盡舛，素交卒觀，未免誰何，儻昧平生，秪云惟肖。殆令漢臺之畫，耿鄧不分；傳野之賢，旁求靡及矣。意者非分之譽，鬼亦靦顏，無情之辭，後將奚信？而作者無愧色，受者無遜心，觀者無異論，有識之士所深憎也。蓋近代史編，惟憑碑志，碑志烏有，史編子虛矣。又縉紳壽耇乃可君公，才士雅人，方堪別號。碑表之等，倬有王章。夫孺之銜，並須廷授。乃今賈豎販夫，咸冒君子之號；乘田筦庫，輒樹神道之碑；市妾里妻，詐假大孺之貴；祗以自罔，寧曰罔人。犯分誣親，憝茲彌甚。且仲叔繁纓，宣尼致惜，重耳請隧，周襄不許。方物則飾馬之具小，麗罰則闕地之罪均。而不學之徒，蔑禮任心，僭侈顚越；秉文之士，依阿緒信，不知所裁。俾表德之器，林列丘隴之間；華袞之辭，波及輿臺之鬼。憑風詭濫，其說愈長。冠履渾同，無復等別矣。然金石之撰，體異汗青，史法則褒貶兩存，碑志則揄揚獨運。故纂文樂石，表鎭玄途，例皆黼藻溫華，斧鉞不用。儻於事理泥閡，便當婉言莫承，勿令回我鬼鋒，眩彼來葉。苟或情在難咈，勢不可辭，其於命翰遣言，須存商訂。不識避就，將賈釁端。蓋雖空空鄙夫，平生詎無一善？獵其可欲，舍其深瑕，裁辨之間，頗加恢潤。譬諸刻鶩，略企鵠形；若盡無鹽，不淪魋魎，庶幾是非不遠，梗槩猶存。在彼既獲，稱情於我，亦非曲筆。亦擒章之活術，御物之圓機也。孫何曰：「碑非文章之名也。」蓋後假以載其銘耳。銘之不能盡者，復前之以序，而編錄者通謂之文，斯失矣。陸機曰：「碑披文而相質」，則本末無據焉。銘之所始，蓋始於論譔祖考，稱述器用，因其鐫刻而垂乎鑒誡也。銘之於嘉量者，曰「量銘」斯可也，謂其文爲「量」，不可也。銘之於景鍾者，曰「鍾銘」斯可也，謂其文爲「鍾」，不可也。銘之於廟鼎者，曰「鼎銘」斯可也，謂其文爲「鼎」，不可也。古者盤盂几杖皆有銘，就而稱之曰盤銘、盂銘、几銘、杖銘，則庶幾乎正。若指其文曰盤、曰盂、曰几、曰杖，則三尺童子皆將笑之。今人之爲碑亦由是矣。天下皆踵乎失，故衆不知其非也。蔡邕有《黃鉞銘》，不謂其文爲「黃鉞」也；崔瑗有《坐右銘》，不謂其文爲「坐右」也。《檀弓》曰：「公室視豐碑，三家視桓楹。」釋者曰：「豐碑，斲大木爲之。桓楹者，形如大楹，謂之桓植。」《喪大記》曰：「君葬，『四綍二碑』；大夫葬，『二綍二碑』。」又曰：「凡封，用綍去碑。」釋者曰：「碑，桓楹也，樹之於壙之前後，以綍繞之，間之轆轤輓棺而下之。用綍去碑者，縱下之時也。」《祭義》曰：「祭之日，君牽牲，『既入廟門，麗于碑。』」釋者曰：「麗，繫也。謂牽牲入廟，繫著中庭碑也。或曰以紼貫碑中也。」《聘禮》曰：「賓自碑內聽命。」又曰：「東西北上碑南。」釋者曰：「官必有碑，所以識日景，引陰陽也。」考是四說，則古之所謂碑者，乃葬祭饗聘之際，所值一大木耳。而其字從石者，將取其堅且久乎？然未聞勒銘於上者也。今喪葬令其螭首龜趺，洎丈尺品秩之制。又易之以石者，後儒增耳。堯、舜、夏、商、周之盛，《六經》所載，皆無刻石之事。管子稱無懷氏封泰山，刻石紀功者，出自寓言，不足傳信。又世周宣王王蒐于岐陽，命從臣刻石，今謂之石鼓。或曰獵碣。洎延陵墓表俚俗，目爲夫子十字碑者，其事皆不經見，吾無取焉。司馬遷著《始皇本紀》，著其登嶧山，上會稽甚詳，止言刻石頌德。或曰立石紀頌，亦無勒石之說。今或謂之嶧山碑者，乃野人之言耳。漢班固有泗水亭長碑文，蔡邕有郭有道、陳太丘碑文，其文皆有叙冠，篇末則亂之以銘，未嘗斥碑之林而爲文章之名也。彼士衡未知何從而得之？由魏而下，迄乎李唐，立碑者不可勝數，大抵皆約班、蔡而爲者也。雖失聖人述作之意，然猶髣髴乎古。迨李翺爲《高愍女碑》，羅隱爲《三叔碑》、《梅先生碑》，則所謂叙與銘皆混而不分。集列其目，亦不復曰文；考其實，又未嘗勒之於石。是直以繞紼麗牲之具而名其文，戾孰甚焉。復古之士，不當如此貽誤千載。職機之由，今之人爲文揄揚前哲，謂之贊可也；警策官守，謂之箴可也；鍼砭史闕，謂之論可也；辨析政事，謂之議可也；祼獻宗廟，謂之頌可也；陶冶情性，謂之歌詩可也。何必區區於不經之題，而專以碑爲也？設若依違時尙，不欲全咈乎譊譊者，則

如班、蔡之作，存叙與銘，通謂之文，亦其次也。夫子曰：「必也正名乎？」又曰：「名不正則言不順。」君子之於名，不可斯須而不正也。況歷代之誤，終身之惑，可不革乎？何始寓家於穎，以涉道猶淺，嘗適野，見荀陳古碑數四，皆冗其上，若實索之爲者，走而問故起居郎張公觀。公曰：「此無足異也，蓋漢實去聖未遠，猶有古豐碑之象耳。後之碑則不然矣。」

又　碣　晉潘尼作《潘黃門碣》。碣，傑也。揭其操行立之墓隧者也。其文與碑體同。

又　哀頌　哀頌，漢會稽東郡尉張紘作《陶侯哀頌》，揚厲其盛德，而思念之也。

又　悲文　悲文，蔡邕作《悲溫舒文》。《文選》注：「悲者，傷痛之文也。」

又　遺文　《遺命》，晉散騎常侍江統作。漢酈炎作《遺令》，臨沒顧命，所以託後事也。

又卷一八　誄　《釋名》曰：「誄者，累也，累列其事而稱之也。」《周禮》太祝六辭，其六曰誄，卽此文也。今考其時，賤不誄貴，幼不誄長。故天子崩，則稱天以誄之，卿大夫卒，則君誄之。魯哀公誄孔子曰：「昊天不弔，不憖遺一老，俾屛予一人以在位，煢煢予在疚。嗚呼哀哉，尼父！」古誄之可見者止此，然亦略矣。竊意周官讀誄以定謚，則其辭必詳；仲尼有誄而無謚，故其辭獨略。豈制誄之初意然歟？抑或有變也。按古之誄本爲定謚，而今之誄唯以寓哀，則不必問其謚之有無而皆可爲之。至於貴賤長幼之節，亦不復論矣。《周禮・春官》曰：「太史掌建邦之六典。」「大喪，執法以涖勸防，遣之曰，讀誄。喪事考焉，小喪，賜謚。」《文章流別》曰：「詩頌箴銘之篇，皆有往古成文可放依，而惟作誄無定制，故作者多異焉。」《說苑》云：柳下惠死，人將誄之。妻曰：「將述夫子之德，二三子不若忘之。如爲誄曰：『夫子之不伐，夫子之不竭。謚宜爲惠。』」弟子聞而從之。周世盛德，有銘誄之文。大夫之材，臨喪能誄。誄者，累也，累其德行旌之不朽也。夏、商已前，其詳靡聞。周雖有誄，未被於士。又賤不誄貴，幼不誄長，在萬乘則稱天以誄之。讀誄定謚，其節文大矣。魯莊戰乘丘，始及于士。逮尼父卒，哀公作誄，觀其「憖遺」之切，「嗚呼」之歎，雖非睿作，古式存焉。至柳妻之誄惠子，則辭哀而韻長矣。暨乎漢世，承流而作。揚雄之誄元后，文實煩穢，沙麓撮其要，而挈疑成篇，安有累德述尊，而闊略四句乎！杜篤之誄，自譽前代；吳誄雖工，而他篇頗疎，豈以見稱光武而改盼千金哉！傅毅所制，文體倫序，孝山、崔瑗，辨絜相參，觀序如傳，辭靡律調，固誄之才也。潘岳搆意，專師孝山，巧於序悲而入新切，所以隔代相望，能徵厥聲者也。至如崔駰誄趙，劉陶誄黃，並得憲章，工在簡要。陳思叨名而體實繁緩，文皇誄末，旨言自陳，其乖甚矣。若夫殷臣誄湯，追褒玄鳥之祚；周史歌文，上闡后稷之烈：誄述祖宗，蓋詩人之則也。至於序述哀情，則觸類而長。傅毅之誄北海，云白日幽光，雰霧杳冥，始序致感，遂爲後式。景而效者，彌取於工矣。詳夫誄之爲制，蓋選言錄行，傳體而頌文，榮始而哀終。論其人也，曖乎若可覿；道其哀也，悽焉如可傷。此其旨也。

又　祭文　祭文，後漢車騎郎杜篤作祭延鍾文。夫禮祭以誠，止於告饗。《書》曰：「黷于祭祀，時謂弗欽。」言所以交鬼神之道，罔有過也。祭文者，祭奠親友之辭也。古之祭祀，止於告饗而已。中世以還，兼讚言行，以寓哀傷之意，蓋祝文之變也。其辭有散文、四言、六言、七言、雜言、騷體、儷體之不同。劉勰云：「祭奠之楷，宜恭且哀。若夫辭華而靡實，情鬱而不宣，皆非工於此者也。」如宋人祭馬，荆川祭刀之文，是別一體。

又　弔文　《周禮》曰：「弔禮，哀禍災、遭水火也。」《詩》云：「神之弔矣。」弔，至也。神之至，猶言來格也。弔文者，弔死之辭也。古者弔生曰唁，弔死曰弔。若賈誼之《弔屈原》，初不稱文，後人又稱爲賦，其失愈遠矣。其有稱祭文者，其實爲弔也。濫觴於唐宋，有《弔戰場》、《弔鎛鐘》之作。大抵弔文之體，髣髴楚騷，以切要惻，愴爲尚耳。弔者，至也。君子令終定謚，事極理哀，故賓之慰主以至到爲言也。壓溺乖道，所以不弔。又宋水鄭火，行人奉辭，國災民亡，故同弔也。及晉築虎臺，齊襲燕城，史趙蘇秦，翻賀爲弔。虐民搆敵，亦亡之道。凡斯之例，弔之所設也。或驕貴而殞身，或悁忿以乖道，或有志而無時，或美才而兼累，追而慰之並名爲弔。自賈誼浮湘，發憤弔屈。體同而事覈，辭清而理哀，蓋首出之作也。及相如之《弔二世》，全爲賦體，桓譚以爲其言惻愴，讀者歎息，及平章要切，斷而能悲也。揚雄《弔屈》，思積功寡，意深文略，故辭韻沉腍。班彪、蔡邕，並敏于致語，然影附賈氏，難爲並驅耳。胡阮之《弔夷齊》，褒而無聞，仲宣所制，譏呵實工。然則胡阮嘉其清，王子傷其隘，各志也。禰衡之《弔平子》，縟麗而輕清；陸

機之《弔魏武》，序巧而文繁。降斯以下，未有可稱者矣。夫弔雖古義，而華辭未造，華過韻緩，則化而爲賦。固宜正義以繩理，昭德而塞違。割析褒貶，哀而有正，則無奪矣。

又　哀詞　任昉曰：「哀詞，漢班固初作梁氏哀詞。」《文章流別》曰：「哀詞者，誄之流也。崔瑗、蘇順、馬融等爲之。率以施於童殤夭折，不以壽終者。建安中，文帝、臨淄侯各失稚子，命徐幹、劉禎輩爲之，其體以哀痛爲主，緣以歎心之辭。」哀辭者，哀死之文也，故或稱文，其文皆用韻語。而四言騷體，惟意所之，則與誄體異矣。吳訥並列之，殆未審歟。若夫古辭，自爲一體。賦憲之謚：「短折曰哀。」哀者，依也。悲實依心，故曰哀也。以辭遣哀，蓋下淚之悼，故不在黃髮，必施夭昏。昔三良殉秦，百夫莫贖，事均夭橫，《黃鳥》賦哀。抑亦詩人之哀辭乎！暨漢武封禪，而霍子侯暴亡，帝傷而作詩，亦哀辭之類矣。及後漢汝陽王亡，崔瑗哀辭，始變前代。然履突鬼門，怪而不辭；駕龍乘雲，仙而不哀；又卒章五言，頗似歌謠。亦彷彿乎漢武也。至於蘇慎、張升，並述哀文，雖發其情華，而未極心實。建安哀辭，惟偉長差善，《行女》一篇，時有惻怛。及潘岳繼作，實踵其美。觀其慮善辭變，情洞悲苦，叙事如傳，結言摹詩，促節四言，鮮有緩句。故能義直而文婉，體舊而趣新。《金鹿》《澤蘭》，莫之或繼也。原夫哀辭，大體情主於痛傷，而辭窮乎愛惜。幼未成德，故譽止於察惠；弱不勝務，故悼加乎膚色。隱心而結文則事愜，觀文而屬心則體奢。奢體爲辭，則雖麗不哀，必使情往會悲，文來引泣，乃其貴耳。

又　墓碑文　古者葬有豐碑，以木爲之，樹于槨之前後，穿其中爲鹿盧，而貫繂以窆者也。《檀弓》所載公室視豐碑是已。漢以來，始刻死者功業于其上，稍改用石，則劉勰所謂「自廟而徂墳」者也。晉宋間，始稱神道碑，蓋堪輿家以東南爲神道，碑立其地，因名焉。唐碑制龜趺螭首，五品以上官用之。而近世高廣各有等差，則制之密也。蓋葬者既爲誌以藏諸幽，又爲碑碣表以揭於外，皆孝子慈孫，不忍蔽先德之心也。其爲體有文、有銘，又或有序。而其銘或謂之辭，或謂之頌，要之皆銘也。文與誌大略相似，而稍加詳焉。故亦有正、變二體。其或曰碑，或曰碑文，或曰墓碑，或曰神道碑，或曰神道碑文，或曰墓神道碑，或曰神道碑銘，或曰神道碑銘并序，或曰碑頌，皆別題也。至於釋老之葬，亦得立碑以儻擬乎品官，豈歷代相沿，崇尚異教而莫之禁歟！故或直曰碑，或曰碑銘，或曰塔碑銘并序，或曰碑銘并序，亦別題也。若夫銘之爲體與用韻，則諸集所或雖不能如誌銘之備，而大略亦相通焉。碑文墓誌，莫不窮天地之大德，盡生民之能事。爲君，與堯、舜連衡；爲臣，與伊尹等跡。牧民之臣，渡虎慕其清廉；執法之官，埋輪謝其鯁直。所謂生爲盜跖，死爲夷、齊，妄言傷正，華詞損實。悵當時搆文之士惜逸此言。

又　墓誌銘　墓誌，晉東陽太守殷仲文作從弟墓誌，漢崔瑗作張衡墓誌銘。洪適云：「所傳墓誌，皆漢人大隸，皆云始於晉。蓋丘中之刻，當其時未露見也。」晉隱士趙逸曰：「當今之人亦生愚死智，惑已甚矣。」人問其故，答云：「生時中庸人耳，及死也碑文墓誌，必窮天地之大德，盡生民之能事。爲君共堯、舜連衡；爲臣與伊、皐等跡。牧民之臣，浮虎慕其清塵；執法之吏，理輪謝其梗直。所謂生爲盜跖，死爲夷、齊，妄言傷正，華辭損實。」《國語》楚子囊議恭王謚曰：「先其善，不從其過。」《白虎通》以爲人臣之義，莫不欲褒大其君德，掩惡揚善者也。義固如是，然使後世有稽無徵，何以爲戒！搆文之士，宜少鑒於逸言。蓋誌銘埋於壙者，近世則刻之墓前矣。誌者，記也；銘者，名也。古之人有德善功烈，可名於世，歿則後人爲之鑄器以銘，而俾傳於無窮。若蔡中郎集所載《朱公叔鼎銘》是已。至漢杜子夏，始勒文埋墓側，遂有墓誌，後人因之。蓋於葬時述其人世系、名字、爵里、行治、壽年、卒葬日月，與其子孫之大略，勒石加蓋，埋於壙前三尺之地，以爲異時陵谷變遷之防，而謂之誌銘。其用意深遠，而於古意無害也。迨夫末流，乃有假手文士，以謂可以信今傳後，而潤飾太過者，亦往往有之。則其文雖同，而意斯異矣。然使正人秉筆，必不肯狥人以情也。至論其題，則有曰墓誌銘，有誌、有銘者是也。曰墓誌銘并序，有誌有銘而又先有叙者是也。然云誌銘，而或有誌無銘，或有銘而無誌，然亦有單云誌，而卻有銘，單云銘而卻有誌者，有題云誌而卻是銘，題云銘而卻是誌者，皆別體也。其未葬而權厝者，曰權厝誌，曰誌某；殯後葬而再誌者，曰續誌，曰後誌；歿于他所而歸葬者，曰歸祔誌；葬于他所而後遷者，曰遷祔誌；刻於蓋者，曰蓋石文；刻於磚者，曰墓磚記，曰墓磚銘；書於木版者，曰墳版文，曰墓版文。又有曰葬誌、曰誌文、曰墳記、曰壙誌、曰壙銘、曰槨銘、曰埋銘。其在釋氏，則有曰塔銘，曰塔記。凡二十題。或有誌無誌，或有銘無銘，皆誌銘之別題也。其爲文則有正、變二體，正體唯叙事實，變體則因叙事而加

議論焉。又有純用「也」字爲節段者，有虛作誌文而銘內始叙事者，亦變體也。若夫銘之爲體，則有三言、四言、七言、雜言、散文；有中用「兮」字者，有末用「兮」字者，有末用「也」字者。其用韻有一句用韻者，有兩句用韻者，有三句用韻者，有前用韻而末無韻者，有前無韻而末用韻者，有篇中既用韻，而章內又各自用韻者，有隔句用韻者，有韻在語辭上者，有一字隔句重用自爲韻者，有全不用韻者。其更韻，有兩句一更者，有四句一更者，有數句一更者，有全篇不更者，難以例列。而銘體與韻更爲審諦。

又　神道碑　《事祖廣記》云：晉宋之世，始有神道碑。天子及諸侯皆有之，其刻文，正曰某帝某官神道之碑。今世尚有宋文帝神道碑墨本也。其初猶立之於葬兆之東南，地理家言以東南爲神道，若神靈往來出遊之意。亦有稱碑銘者。

又卷二〇　序例　序者，所以序作者之意也。竊以《書》列典謨，《詩》含比興，欲暢其旨，必資先容。今《史》、《漢》表、志、雜傳，時復立序；文兼史體，狀若子書。夫史以記事爲宗，自與《詩》、《書》殊例。至于《文苑》、《儒林》，序例首簡，不有例于疊床乎？自范曄而下，矜衒文彩，始革其流。於是遷、固之道替矣。爲史之道，以古傳今，古既有之，今何爲者？譬夫方朔始爲《客難》，續以《賓戲》、《解嘲》，枚乘首唱《七發》，加以《七章》、《七辨》。音辭雖異，旨趣皆同。此乃讀者所厭聞，老生之恆說也。夫史之有例，猶國之有法。國之無法，則上下靡定，史之無例，則是非莫官。蓋夫子作經，始發凡例，《左氏》立傳，顯其區域。科條彪炳，降及戰國，迄乎有晉，雖其體屢變，而斯文終絕。惟令升先覺，遠述丘明，重立凡例，勒成《晉紀》，鄧孫已下，遂躡其蹤，史例中興，於斯爲盛。若沈宋之志序、蕭齊之序錄，雖皆以序爲名，其實例也。干寶、范曄，理切而功多；鄧粲、道鸞，詞煩而寡要。子顯雖文場蹇躓，而義甚優長，苟模楷曩賢，理非可諱。而魏收作例，全取蔚宗，貪天爲力。異夫范依政駿，班習子長。攘袂公行，不陷穿窬之罪也。蓋凡例既立，當與紀傳相符。《晉書》例云：「凡天子廟號，惟書於卷末。」而孝武崩後，竟不言廟曰烈宗。《齊書》例云：「人有末字行者，今並書其名。」如高愼斛律光之徒，多所仍舊，謂之仲密明月，此並非言之難，行之難也。及晉齊史例，皆云坤道卑柔，中宮不可爲紀。今編同列傳，以戒牝雞之晨，切惟錄皇后者，既爲傳體，自不可加以紀名。二史之以后爲傳，雖云允愜，而解釋非理，成其偶中。所謂畫蛇而加足，反失杯中之酒也。

袁黃《游藝塾續文規》卷一《昆湖瞿先生論文》　舉業文字，不患意見不高，不患理路不徹，只患心粗氣揚，不能雍容大雅。以遊于冠冕佩玉之林，則亦非利器也。吾自靜養後，加意收斂，日間雖不能不應酬，而每以無事處之。終日不敢疾行一步，亦不敢高聲說一句話。卽待僮僕，亦未嘗輕加怒詈。執筆爲文，必鎭靜舒徐，不動聲色，不騁材氣。而惟言乎其所不得不言，止乎其所不得不止，雖不能必工，而舂然雅淡，綽有廟堂風度，所以試而輒利者以此耳。

又卷四《了凡袁先生論文》　時義最細不可過，亦不可不及。過于說理，患在意深；過于修詞，患在意浮。然說理不透，修詞不工，自是文章大病。

又　八股文字與天地造化相侔。首二比春也，次二比夏也，次二比秋也，末二比冬也。首二比是春，則生而未成，虛而未實，當冲冲融融，輕描淡抹，不可帶一毫粗造。次二比是夏，當承前二比，漸漸說開來。邵子謂天地之大寤在夏，文之大寤實在腹也。至秋則生者成，虛者實矣，文可反復馳騁矣，然亦須養後二比，不可說盡也。末二比是冬，一年好景，全在收拾處。回陽氣于陰極之時，發生機于凍剝之內。篇章將竭，而令人讀之有不窮之趣，此文字之大機括也。從源而流，由近而遠，血脉條理，各得其序，然後成文，推之，而八句之詩亦然，八韻之賦亦然。

又卷五《了凡袁先生論文》　按《說文》云：「論者，議也，反復辨難，以求至當者也。」劉勰云，「論者，倫也」、「彌綸群言，而研一理者也」。故論之爲體，辨是非別妍醜。卽礙以求通，研深以入微，窮于有象，追于無形。凡受題下筆，必有一段出人之意見，發之爲千古不可磨滅之議論，方爲入彀。或舉古今所不決之疑而出眞見，以剖析之；或從衆人意想所不到處，而從容發至理，以新人之耳目。如漢廷老吏斷獄，以片言折衷，而人莫不心肯意服。若但能責人，亦非高手。必思我若生此人之時，居此人之位，遇此人之事，當如何應酬？如何處置？必有至當不易之說，若蘇子瞻《范增論》，老泉《管仲論》，皆用此法。

又　劉勰謂論有四品：曰陳政，曰釋經，曰辨史，曰銓文。近日徐伯魯著《文體明辨》，廣爲八品：一曰理論，二曰政論，三曰經論，四曰史論，五曰文論，六曰諷論，七曰寓論，八曰設論。今我另設八目：一君德，二治

道，三心學，四臣道，五敬天，六愛民，七尊賢，八評論人品。汝于此八類各作一篇，場中題目，無出此矣。

又　作論之法須依于忠厚，止于理義。可標駁羣彥，不可戲薄聖賢，可據理陳詞，不可以強詞奪正理，衆毀而吾獨譽之。發吉人之心事，抒千古之幽光，若衆譽則不可輕毀也。有過處可求無過，無過而求有過，則刻矣。文章之微，關係心術，學者愼之。

又　論有三等：一是性理論，貴研精闡微，根極理要。以《左》、《國》之詞華，發程、朱之心事，使確然不易，燦然有條，此最難者也。一是政事論，貴獨稽政源，參酌流弊，彌綸羣務，折衷是非。陳法則句句可行，警世則言言可懼，此亦不容苟作。然較之性理，則粗而易騁矣。一是人物論，貫串古今，詮次賢哲，貶一人而有益于天下，則毀之不爲薄。如韓愈之《諍臣論》，蘇洵之《辨奸論》，皆非無實之公言也。其褒者語不多而美獨至，如曾子之稱孔子，止江漢秋陽三言耳，而大聖人氣象儼然在目。司馬遷作《孔子世家》，語愈多而揄揚愈不足，係識見不侔耳。此作論者所以貴有識也。凡作論須要有一段千古不可磨滅之見，然後可傳。萬形有弊，惟理難磨。理不勝，詞雖工無益也。先輩如柳子厚之《四維論》，歐陽修之《朋黨論》，唐寅之《議賞論》；近世唐荆川之《四皓論》，予之《三監論》，皆確然不可易者也。說理既透，立意既高，不煩彫琢詞華，自足千古。次之，則修詞矣。

又　論貴古，賈生《過秦》其最也；論貴圓，蘇氏兄弟稱絕調焉。故學論者取材于古，而尤當暢之以蘇文。

又　四六盛于六朝，然皆風煙月露之詞，于政事、禮樂、典章、文物之體未備也。自唐開元十二載，詔以詩賦取士，自此八韻律賦盛行。煅煉研摩，聲律始細。然當時作者如陸贄、裴度、呂溫輩，猶未能極工，至晚唐薛逢、吳融輩出于場屋，頗臻妙境。及宋嘉祐、治平間相傳四百餘年，師友淵源，講貫磨礲，口傳心授，以駢麗之詞，叙心曲之事；寓行雲流行之態，于抽黃對白之中，而四六始稱絕唱矣。汝今作表須將《宋文鑒》中所載諸表，從頭一閱，而于王介甫、蘇子軾諸公所作，尤宜盡心。庶有古人渾厚氣象，而不至于淺薄也。

又　人知四六，只是修詞，不知以養氣爲重。如氣弱調卑，則成俳矣。王荆公與吳冲卿至厚，及荆公出而冲卿盡力排之，公備聞其語。國中使傳宣撫問，以表謝，曰臣本羈單，自甘淪棄。晚由樸學，上誤聖知，智曾昧于保身，忠每懷于許國。讒誣甚巧，切憂解免之難；危拙更安，特荷眷憐之至。況遠迹久孤之地，實邇言易聞之時，而難明昭晰于隱微，鮮澤頻繁于疎逖。此蓋伏遇皇帝陛下，以上仁含垢，以大智容愚，勿使南箕得肆簸揚之狀，更令北戶坐蒙臨照之光。爾然垂盡之病軀，沱若橫流之感涕，雖困蒙無理，猶致命于一餐。顧冒昧不貲，敢忘懷于九死，句句解讒，字字精切，而意融語沛，一氣呵成。此以格勝，而不以詞勝者也。

又　四六貴以明白之詞達微婉之意，吐氣雍容，叙事詳盡，令讀者心明而意服。

又　表與啟不同。啟猶可隨己創意，表須要有朝廷氣象。詞極華采而不卑弱，語極豪縱而不怒張，雍容揖遜有冠冕珮玉之氣，乃爲本色。王岐公作《慈聖慰表》云：「雁飛銀漢，雖閱榮于千齡；龍繞青山，終儲祥于百世。」滕元發《乞致仕表》云：「雲霄鴻去，免罹矰繳之施；野渡舟橫，無復風波之懼。」此皆以韻勝者也。

馮班《鈍吟雜錄》卷三　古人文章自有阡陌。《禮》有湯之盤銘、孔子之誄，其體古矣；乃《三百五篇》，都無銘誄之文，故知孔子當時不以爲詩也。近世馮惟訥撰《詩紀》，首紀古逸，盡載銘、誄、箴、誡、祝、讚、謠詞，殆失之矣。元微之集云：詩之流爲賦、頌、銘、讚，大抵有韻之文，體自相涉，若直謂之詩，則不可矣。銘、讚、箴、誄、祝、誡皆文之有韻者也，詩人以來，皆不云是詩；詩人已後，有騷詞、賦頌，皆出於詩也。自楚人以來，亦與詩畫界，此又後人所分也。

方以智《文章薪火》　三知終于知言。此格人我，格內外，格古今之大用也。不能知言，又安能自達其所言乎？有專言德行者，專言經濟者，專言文章者，專言技藝者，專言權勢者，專言兵符者，專言法紀者，專訓詁者，專記事者，專寓喻者。統而言之，無非道也，無非性命也。而有專言性命之道者，離事離法以明心，而舉其冒統者也。因有專言生死鬼神者，因有廢世事以專言仙定者，因有專言養生者，因分忘世之言、出世之言，因有別傳善巧若奇兵者，要不出于質論、通論，考測天地之家，象數、律曆、聲音、醫藥之說，皆質之通者也，皆物理也。專言治教，則宰理也。專言通幾，則所以爲物之至理也，皆以通而通其質者也。

陸世儀《思辨錄輯要》卷五　凡古文皆有體式，如詔誥、冊命、書疏、啓檄、露布之類，各有規矩，各有家數。學作古文須要曉此各項，方是有用文人。不然，則亦無用之辭章而已矣。

又　古文濫觴於魏晉，如《七啓》《七發》《連珠》之類俱是。天地間無用文字，如《文選》者，即不讀亦不妨。

又　制義體裁甚妙，然尚有可議者：必拘口氣一也。聖人之言，惟聖人能言之，後學之士以我證聖，當使其自言，所得求合乎聖人之道，而觀其不悖與否。不宜徒使效顰，概爲揣摩之語。必主排比二也。排比之體，近於聲偶，文束聲偶，則難以暢論，往往拘忌體格，不能發揮旁通，此俱制義之弊。愚謂制義當作論體，凡古今上下百家諸子，俱得旁引曲喻，縱言無忌，庶可窺見胸中所學。

又　凡制義出題，亦當爲論體，如《顏子所好何學論》是也。如此，方可見人本領學問。

施閏章《豫闈公約・正文體》　文風上應國運。國家全盛之時，當有光昌俊偉之文，大抵風氣須尚高明，理體要歸馴雅。夫文之八股，猶人之四肢也。今或起講，一直說盡，無復虛冒，是開口而臟腑具見，病一也；提比籠罩冠冕，方有氣象，今或強作掀翻，散行一段，頭目傾斜，病二也；虛比往往逕刪，反從中股後出題，咽項不貫，病三也；中股宜實而虛，宜正而反，宜全發而忽半截，無復起承轉合，心腹空虛，病四也；後幅忽作二大股，或又加二小股，股大于腰，指大于臂，病五也。夫耳目易位，西子無所逞其妍；榱棟倒施，輸般無所用其巧。讀書好古之士，範我馳驅，而蹊逕自別。至于全章一節，剪裁頓挫，自見古人手筆，願具眼者一振之。

魏禧《日錄論文》　或問何以爲古文？曰欲知君子，遠於小人而已矣；欲知古文，遠於時文而已矣。

又　蘇明允《上田樞密書》，豪邁足賞。然自占地步，崚嶒逼人，使人忌而生厭。蓋既爲進干求知之事，而又爲傲岸不屑之言也。八家中自昌黎作俑，而近世學步者愈可厭憎。如此篇首句：「天之所以與我者，豈偶然哉？」便已無體。書以道情，開口一句，挺然便出議論，直作論耳。書雖文，要與面談相似。吾嘗論曲，以只如說話者爲妙。蓋曲雖按譜，原以代話。時曲全是搊文，失之遠矣。

戴名世《甲戌房書序》　自科舉取士而有所謂時文之說，於是乎古文乃亡。夫所謂時文者，以其體而言之，則各有一時之所尚者，而非謂其文之必不可以古之法爲之也。今夫文章之體至不一也，而大約以古之法爲之者，是即古文也。故吾嘗以謂時文者，古文之一體也。而今世俗之言曰：「以古文爲時文，此過高之論也。」其亦大惑矣。且夫世俗之言，既舉古文時文區畫而分別之，則其法必自有所爲時文之法，然而其所爲時文之法者陋矣，謬悠而不通於理，腐爛而不適於用，此豎儒老生之所創，而三尺之童子皆優爲之。至於古文之法，則根柢乎聖人之《六經》，而取裁於左、莊、馬、班諸書。兩者之相懸隔，若黑白冰炭之不相及也。今世俗取時文之法與古文並立而界限之，曰：「吾所爲時文，其法具在也，而無用於古之法爲。」是其意殆以聖人之《六經》及左、莊、馬、班諸書，不若今之豎儒老生與三尺之童子也，無乃叛聖侮經而與於無忌憚之甚者乎？故曰：「自科舉取士而有所謂時文之說，於是乎古文乃亡。非亡於時文也，亡於時文之法也。」

唐彪《讀書作文譜》卷六《論應試文》　王緱山曰：舉業之文，大抵明潤象春，而柔嫩亦象春；暢茂象夏，而穢雜亦象夏；高潔象秋，而蕭索亦象秋；老成象冬，而閉塞亦象冬。春主發榮，夏次之，秋又次之，冬則剝矣。得春夏氣多者，即初學或速售，得秋冬氣多者，雖積學或久滯，此常理也。

又卷九《制藝體裁》　唐彪曰：凡詩文體格皆隨代變易，況云時藝，安得不日新月異乎？苟欲其出于一轍，豈不大誤。雖然其結構之優劣亦有分也。惟言其體之優者，令後之宏才實學，知文有眞體，能力追而及之固善，即不能，亦使衡文與選文者，遇體裁美善之文，不至反以爲未當而絀置之。此文體之所以急宜闡明也。若夫勢之所趨不能挽回者，亦付之無可如何已矣。

許自俊《四六初徵序》　駢體之作也，始于古文之衰。先秦兩漢詔、誥、冊、命、書、啓、箋、表，俱不用俳偶，俳偶自《選》昉也。時曹氏父子，蕭氏兄弟，倡爲北鄴，南皮新體，建安七子，彬彬繼起，以迨梁宋，徐、庾、沈、任，增華踵麗，鏤月繪風。極其藻艷。然音節清越，頓挫生姿，抑揚盡變，尚有宕逸之致，如芍藥清詞，楊柳枯賦，璧月夜滿，花氣朝新，亦極風雅之盛矣。唐四傑刱爲貞觀、神龍體，如滕王閣及諸讌集序，靡不字挾風霜，詞琅宮徵，猶有算博點鬼之誚。自李青蓮《春園桃李序》及杜工部《三大禮賦序》出，以清新沉博，而四傑之制爲之一變。韓昌黎以深刻爲古渾，陸宣公以

議論爲條奏，力翻王、駱之案，已開歐、蘇之風，然歐、蘇實不專用議論也。其精巧工妙，直使鬚眉肺肝活活欲現，言言可當慟哭，聞之輒爲憫憐，則文生于情也。故文體至今日而衰，駢體至今日而盛耳。豈非後來者益工乎？李子笠翁彙近代名筆錄其尤者若干篇，不忍秘之中郎帳內，乃梓以行之國門，亦一代彤管也。說者曰，古大儒不屑爲麗句，故司馬不習四六，不知溫公以辭知誥，非不能爲麗句也。唐、宋、明三代，制、誥、表、詔式用四六，亦所以珍重絲綸，鼓吹墳典，豈作月露風雲雕蟲剪綵哉。至今讀王僧虔《勸進趙丞相遺表》，令人色飛心動；讀徐敬業《討武后檄》、江浩《宣布中原詔》，令人慷慨嗚咽，泣下沾巾。古之忠臣名將，倚馬作露布，草檄愈頭風，其榮傑雄偉之氣，飛揚跋扈之才，皆能隨風生珠玉，擲地爲金石，何至以寒蛩之唧唧，笑仙鳳之喤喤哉！即以是編爲《六經》百史之笙簧可矣。

沈心友《四六初徵凡例》 駢體之文，始於漢魏，盛於六朝，踵事增華，由來尚矣。

又 文章之道，行乎其所不得不行，止乎其所不得不止，原不僅以句櫛字比選聲諧律見長。【略】文章之有駢體，猶羞饌之有山珍海錯，爲世所必需也。

又 四六有二種：一曰垂世之文，一曰應世之文。垂世者字字尖新，言言刻畫，如與甲者一字不可移易于乙是也。若應世者，則流利可以通融英華，似乎肆射其中，扼要數聯，情深一往，其餘始未得之者，信手拈來，頭頭是道，觸類以至盡可旁通是也。

陳維崧《四六金針·式·詔》 多用散文，亦有四六者。今代四六詔文，赦書多作三段：一破題，二入事，三戒勑，或奬喻。或奬勸。

又《誥》 多用散文，亦多用四六。今代詞頭宣命，多作三段：一破題，二褒奬，三戒勑，或奬喻，封贈則用慰喻。

又《表》 諫表，論事表，請表，陳情表，陳乞表，薦表，皆用散文。賀表，謝表，進表，皆用四六。賀祥瑞表，四段：一破題，二解題，三頌聖，四述意。賀正旦、冬至、聖節、登極、冊后、建儲等表，皆三段：一破題，二頌聖，三述意。謝官、謝賜、雜謝表，皆四段：一破題，二自述，三頌聖，或頌聖後自述，四述意。進書表，一破題，二解題，或自述，三頌聖，四述意。進貢物表，一破題，二頌聖，三入事，或先入事，四述意。

又《牋》 諫牋，論事牋，皆散文。賀牋皆三段，進書、進物牋皆四段，大略如表，而字樣不同，於皇太子用之。

又《露布》 出師勝捷播告之文：一冒頭，二頌聖，三聲罪，四叙事，五宣威，六慰諭。出帥諭衆之文：一冒頭，二聲罪，三頌聖，四論理，五宣慰，六招慰。

又《青詞》 方士懺過之辭：一籲天，二懺過，三祈禱。

又《朱表》 方士告天之辭：一籲天，二破題，三述意。

又《功德疏》 釋氏禱佛之辭：一破題，二自述，三祈禱。

又《致語》 樂工開白之辭：一破題，二頌德，三入事，四陳詩。

又《上梁文》 匠人上梁之辭：一破題，二頌德，三入事，四陳拋梁。東西南北，上下詩句各三句。

又《寶瓶文》 圬者鏝棟脊之辭：一破題，二頌德，三入事，四陳詩。

又《啓》 人間通問之辭。謝啓：一破題，二自叙，三頌德，四述意。通啓：一破題，二頌德，三自叙，四述意。陳獻啓：一破題，二入事，三頌德，四述意。定婚啓：一合姓，二入事，三述意。聘婚啓：一破題，二入事，三述意。賀啓：一破題，二入事，三頌德，或從入事，四述意。小賀啓：一破題，二頌德，三述意。

又《疏》 請疏：一破題，二頌德，三述意。勸緣疏：一破題，二入事，三述意。

又《格·上渾成格》 辭意明白，渾然天成。

又《中精嚴格》 法律精嚴，妙入規矩。

又《下巧密格》 用事巧中，無少疏漏。

田雯《紫鈞制藝序》 今夫古文與時文無以異也。浸淫乎《六經》，出入於兩漢，可以言古文矣。而時文尤戛戛難之。以儒生挾兔園冊，侈談《六經》、兩漢之文，猶未足以合八股之繩尺，不得不墨守傳註，拘泥篇幅，甚至揣摩聲調，以投世俗之好尚，歐陽公所謂「順時」故也。天下魁壘傑出淵穎秀拔之士，往往爲時文所困，既不敢肆力於古，又不欲詭隨於時，束髮受書，皓首窮經，而庶幾於一遇者有之，何其難也？余嘗論人之受才不同，故爲文迥別。譬彼蠶絲黃白，而繭象焉；若乃會稽野繭，從《江淹集》璧魚化出，繅而爲絲，遂成異錦，此殆造化之靈奇，天地之慧巧，豈區區蠶婦所可一概論

乎？知乎此，又可以言時文矣。

方苞《書五代史安重誨傳後》 記事之文，惟《左傳》、《史記》各有義法，一篇之中，脈相灌輸，而不可增損。然其前後相應，或隱或顯，或偏或全，變化隨宜，不主一道。

張謙宜《絸齋論文》卷一 義有大體，如君相之命百僚，子弟之承父兄是也。文有定體，如上衣不可爲下裳，廳事不可爲園亭是也。如疏、表而以瑣屑爲詳密，序、記而以艷冶爲風流，碑、誌、傳、狀而以諛佞回護爲長厚，皆爲失體。今有鎔銅爲器，似鼎又似爵，如罇又如洗，雖琱鏤極工，嵌珠塡碧，識者不直一笑耳。

又 學者徒知舉業不可爲古文，不知《四書》、《五經》皆古文也。究其理，繹其旨，涵養深厚而直道其所見，法漢人之質勁而汰其蕩詄觕窳之陋，不更善耶！苟欲爲古文，而先叛乎聖人之言，卽果如漢人，無益也。

又 世徒見蒼茫澀奧者爲古文，及見工緻圓美者則疑之。祇知雄渾排奡者爲古文，示以纏綿委婉者又輕之。不知《三百篇》忠臣孝子之吟，與《左》、《史》有何差別。至性爲古文根本，願學者之深思也。

又 古文雖尙蘊藉，不許平衍；雖貴揮霍，不得狂暴；雖宜典雅，勿事餖飣。

又 古文看似平鋪，越讀越覺峯嵐合沓，此方是有工夫。

又 古文以無套數爲佳，如絕頂武藝，坐稍攀過，出入百萬軍中，自無敵手。

又 古文之妙，如絕頂武藝，與打場人交手，初無架勢花點，等他槍棒偪身，但轉掉進步，彼已受傷仆地。此手法別，心眼高，於炫人討好外，另有精神者。

又 古文各有家門體製，遞相仿效，如《客難》、《賓戲》、《進學解》所自來也，其妙全在不甚似，若《文選》中《七發》、《七啟》、《演連珠》，令人厭觀，後來不必效顰。

又卷二 梁劉勰作《文心雕龍》，其《宗經篇》曰：「論說詞序，則《易》統其首；詔策章奏，則《書》發其源；賦頌歌讚，則《詩》立其本；銘（此因物示戒之詞也）誄箴祝，則《禮》統其端；紀傳銘（此誌中韻言也）檄，則《春秋》爲根。並窮高以樹表，極遠以啟疆，所以百家騰躍，終入寰內者也。」愚按：古文源流，數語盡之，故首錄以示人。

又 古文互相接衍，自成變化。如《左傳》自成一體，《史記》用作列國世家。其質核明暢，自就史遷手筆，與原文之雋永矜貴，又自不同。然左氏典麗端凝之秘，始一排宕滌刷，令人爽快。西漢承《國策》遺風，但知利害，當其得意，有法而無法，此所以妙也。東漢潤以經術，典贍厚重，其流弊已啟六朝。彼時人尙文學，惟恐單薄劣，只得敷以英華，久之詞能埋頂，字或生疣。其氣不充，借宛轉以養度；筆絕不勁，假駢儷以增雄。方鈍平行，勢難掉運，字雕句琢，神采先萎。兼之名理壞於佛老，議論習爲模稜，文運交衰，世無寧宇矣。韓文公初起，舉世非之而不顧，見理雖粗，文能近正。柳子厚人非君子，文實淸高。其學《國語》、《水經》，不見其痕，是爲融化。歐陽學韓而不見其爲韓，東坡學《孟子》而不見其爲《孟子》，南豐學劉向、匡衡而不見爲向、衡，老泉、荆公各學申、韓而各成一門戶，善於變也。如糞壤之培麥稻，脫穢生華；如麥稻之爲飯餌，蒸溲爲飫。此皆其心血醞釀，精神堅定，故於應試爲官之後，讀書益勤，爲文更苦。卓哉此志，宜其千古不朽也。

又 古文有南北派。南派以八家爲宗，自宋濂傳方孝孺後，有王愼中、茅坤、唐順之、歸有光；北派以秦漢爲主，李攀龍、王世貞倡之，李夢陽和之。其實八家爲秦漢眞傳，王、李所謂秦漢非秦漢之精，特其渣滓耳。

又 古文對淫艷排偶之文而言，不獨八股一種。如宋人撿經書命題，而以四六叶韻爲賦，是亦時文也。凡稱古者，不止散行。其句調轉折，似在人意中，實出人意外，不卑靡猥瑣，不甜熟滑溜，皆所謂古也。此由於道理明，識見高，筆力健，而氣象大，不可以強取，不可以貌求也。儘有詞皆選練典故，現成官腔，穩重而不免於俗者。又有故作淸態，能爲雅語，而益見其俗者。此又在胸襟識趣上微細分別，非多讀前人書，不知師法；非多見今人作，不知鑒戒。

又 文者理之胚，心之神，力之銳，積數十年讀書以養之，然後可用。

又 文以煉意、煉氣爲上，煉格與詞又次之。

又 雅卽「鴉」之本字，借作文字品目。鴉背純黑，映日則赤光浮動，故色澤黯淡而不枯槁者，類謂之雅。如墨綠石靑，未嘗無色，但不若赤黃紫綠之耀眼耳。文家意雅爲上，調雅次之，聲響雅次之，字句雅又次之。

又 文字無論雅俗，皆須先定主意。主意已定，然後用虛實、反正、開

闔照應以發之。

又卷三　論，取反覆辨證，期於諦當之義。有史論，有事論，有理論，其格不一。有批駁到底，歸於一是者，如歐陽泰《誓論》是也。有單攻一隙，全體俱解者，如昌黎《諍臣論》，永叔《縱囚論》是也。有指陳時事，關乎治體者，如東坡《思治論》是也。有極言病民，有益於補救，如西漢《鹽鐵論》是也。本是議郎博士，各陳所見，史官纂成一篇，故不曰疏，而曰論。他如理論，惟二程子《顏子所好何學論》爲確然，其文則不可與兩漢、八家比。又如試論，當以蘇氏爲準，其偏駁詭激，斷不可從。

又　說者，自道所見以示人也，《太極圖說》至矣，然不敢以文章目之。文佳而理亦勝，如韓文公《雜說》，柳子厚《捕蛇者說》，皆有關係。至《愛蓮說》，乃指一物以寓名節，意俱不可廢。大要在理正而意新，無塵土氣爲上。

又　辭者，賦之變調，必用韻。如《歸去來辭》，文之屬也。以委宛流暢爲主。哀辭，騷之裔也，以悲傷悽慄爲音。又有使臣面致之辭，如「晉使呂相絕秦」之類是也。有經旨小序之辭，如朱子《小學題辭》之類是也。

又　序者，次第原委，標明大旨之文也。有經籍序，如孔安國、劉向、曾鞏各樹規模。後來有纂訂古今人詩文序，須熟讀全本，眞得作者之意，然後言之有味。贈送友人，以交道正，情意眞，有益於其人之進德修業爲上。若泛泛應酬，可以不作。宴集紀遊，以清逸高潔爲貴。題詞小引，總是序之別名。

又　詔者，君告臣之詞。多出代言，體尙尊嚴，尤期切於事情。如漢高初定三秦，其諭父老卽詔也。文帝諸詔，直露其愛民忠厚之心，令人感歎。後世改爲四六一派，支飾煩言，皆無足稱。駢詞能不朽者，如宋太后《命高宗卽位詔》爲佳。或變爲勅、爲誥、爲冊、爲璽書，其實一體也。封王公多用冊，須得愼重付託意。恩加大臣，多用誥，表前功以勉後效也。或天子之父有禪授，亦用誥。天子戒諭太子、親王，亦間用誥。總以得體切當爲宜。

又　策，本竹籌之名，古人畫地布算，取籌以記條件，故得此稱。軍中秘計，多對君口陳，不必有文。後世堂簾漸遠，或用筆札。又奉使在外，亦須用文，如賈讓議修河、趙充國征羌，是其例也。洞知情形，言必中竅爲上。亦有無策名而有其實者，如淮南王諫用兵、《代張方平諫用兵》是也。若場屋之策，廷試之策，直唐喪唾餘之時文，不入古作。宋時經筵許言事，翰林官多作進卷以獻。蘇家《策略》、《君術》、《民政》等篇是也，作應試冊看，誤已。若廷試條對，則有東坡《擬御策》及《上神宗書》，可以爲法。晁、董雖是漢人，粗莽疲困，不足效也。

又　章奏，卽後人之題疏也。古人不用硃語，後人必用硃語，標明大意。古人上疏，實說本事，不尙煩文。後人或顚倒是非，狡黠巧辯，皆名教中罪人，文雖工不足效也。彈文，章奏之有鋒者，主於劾奸，表亦章奏之類，直指政理，如立標以定南北，故名之曰表。如《出師表》，其至者已。《陳情表》、《讓中書監表》，各致其孝思恬退之意，誰不信服。後世改爲駢儷，詞多掩意。又賀捷、賀歲，獻書進瑞，漸成濫套，不入古文。又如歐、蘇小表，謝賜服帶鞍馬，其刻本多用「中謝」二字，此卽臣某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上言也。抄錄者節去，非原文也，後學當知。又上中宮太子者，曰「箋」，亦用四六，止稱殿下。

又　頌，主美君父，亦可移贈尊行畏友。及自寫己懷，前有序，正詞必四字用韻，以莊雅爲貴。亦有不用韻，序者如《聖主得賢臣頌》是也。然亦是鋪張華麗之語，其有高人自寫己懷，如《酒德頌》、《桂酒頌》，或長或短，不拘一例，其期於典則一也。

又　梁所謂歌，指譜入樂府者言也。如《易水》、《垓下》，特一人獨唱而已。如《宣房》、《天馬》、《大風》、《秋風》，猶是奏樂散調；惟《房中》、《郊祀》，則是大調。又《雉子班》、《戰城南》等篇，音節皆亡，其詞亦斷續殘缺，不必強摹。

又　讚，亦四言詩耳。或表人德行，或紀戰績河防，或舉褒崇曠典，皆大題目也。亦有因物象以寓規箴，因區宇以美繼述者，門類極多，總歸於正而已。除佛、道二家，勿溷筆墨外，與人作像讚，期於稱情。卽閒情游戲，亦不許支離妄誕，貽譏於大雅。

又　銘，有二種，有物上所刻，有石上所刻。著於物者，借以自警之詞，《苟日新》，其最先者矣。次如《金人》，猶存古意。其墓中所埋，祠堂軍功所勒，古人佳作不可勝數。分類求之，八家及明人全集，自知懿矩。墟墓之文，略有四等：誌埋壙中，表立墳左，神道碑立堂局前，墓道碑在總路口，大書某人之墓，豎墓前。又有祠堂碑、紀功碑、修堤建城碑，不在此例。其有韻言與否，各從文便。

又　誄，累其功德也。孔子誄見於《左傳》者，文古而語簡。柳下惠誄衍

之漸長，古意猶在。漢以後文長而味薄，亦有傳會失實者，不應史法。六朝粉飾不必效。唐宋名手，擇其人而論其文可也。

又　箴，同針，能刺人病者也。作以自戒則可，槩以贈人，則視其交誼淺深而爲之。大約自箴不可護惜所短，箴人不可揭露陰私。

又　祝者，下獻其上之詞。多福、多壽、多男子，祝詞也；天保、九如，亦祝詞也，何等大雅。後世一味諂佞，下筆已令人慙，何況傳後？明人祝高新鄭至譽爲孔子，久之始知其非。誅王太倉父至奉之爲啟聖夫子，立刻卻其奠章。奉承人到此地位，彼我兩傷，何益之有！

又　紀者，如紀之繫於綱，取煩簡有條理也。自太史公立法此體，惟宜施之帝王。或紀其終身，此史官之責。或紀某事首尾，亦須年月分明。舊作史官者，可存其稿，否則，僭越棗梨矣。即外國及古之諸侯，亦不當用紀。其法宜倣《麟經》，誰敢說我筆一如孔子？愼勿妄作！

又　傳者，其人與事堪傳也。此是史筆，要當瑕瑜不揜，是非有準，不可浪作。自《史》《漢》至五代可法者，止此三家。自微而著，由盛及衰，挨次順叙國家大事，世運升降，即行乎其中，此正格也。專注一二大節，以議論感嘅，橫吹斜刷，如風雨驟至，百卉離披；本人事蹟，助我議論，此變格也。又或交情篤摯，死生間隔，藉其生平坎坷，增我悲思，又變中特奇者。大事或淡叙，小事或濃染，雖由興助，亦有大義爲之主張。心血供其傾吐，未有奄奄如死人，能爲朋友作傳者。

又　檄者，上諭其下之詞也。惟可用之征討，叙我兵威，彰其罪狀，使脅從者散，黨附者離，此其用也。務要理直氣壯，伸大義於天下，使負罪者亦服，則擒詞之妙也。毋論單行駢語，煉到萬人皆見處爲佳。昔駱賓王草檄，武曌亦爲太息，斯文不朽也。又有露布，亦軍中報捷之文，先叙軍謀，次及戰陣，次及鹵獲，詞采壯偉，意思包羅爲上品。又有劉(留)所未言者，爲補說其義，上皇帝書，即後人之長疏也。如東坡《上神宗書》，朱子《上封事》於光宗，文雖連寫，各有柱子關鎖，但前總後收而已。非忠直自信上下交孚者，不可嘗試。有上宰相書，或論民瘼，或爭國是，剛直中心平氣和，使人可受者爲佳。若忿恨詆訐，平交所不堪，而欲宰相容之乎？羣臣奏事，有用劄子者，亞於疏一等，如後世之用揭帖摺子。又有狀則大於劄子，或直或婉，存乎其人，期於事之有濟，尤在謹愼剴切。至於朋友往來書，非義理所關。如朱、陸太極之辨，學術所繫；如二陳功利之習。似不必嘵嘵，攻擊隙末凶終。書道寒溫，卻見人性情，無如東坡《答太虛》一篇。

又　經緯組織謂之文。《弔古戰場文》、《祭十二郎文》，主於哀慘；《詛楚文》，近於巫祝；他如《九錫文》、《受禪文》，皆亂世賊臣所用。其昧心諂附，徒得罪於名教，斷勿爲之。

又　辯者，析理之精微，須層層打透，一氣呵成。辯人之邪正，必求確據；辯事之可否，正中機宜方爲合作。解，主釋人之疑，與「辯」相似而微別，須識高方可爲之。

又　有對、有問，或假設古人，或親承面命，祇要情理吻合，有關名教，如漁樵問答，又是理學家言。

又　對，答君上朋友之所問也。如終軍《白麟奇木對》，董仲舒《雨雹對》，皆其類也，以會文切理爲妙。

又　擬某人與某人書。擬某人言某事疏，祇爲胸中有一段見解，借題發揮。其恰當者，十無二三，可以不作。

又　誓墓之言，答亡友之牘，皆無處洩其悲忿，偶一爲此，不可常有。

又　令，是東宮所用；教，是王公所下，亦詔誥之類。不當代言之位，萬勿輕擬。

又　《難蜀父老》、《客難》、《答賓戲》，是一類。《僮約》已涉戲筆，文自覈勁。

又　書某事，偶記某事、讀某書，有所見，并入雜文部。

又　記，主於謹嚴隮潔，然亦有兼用議論者，其收煞仍歸記體，不可亂竄。

又　募化資助亦用疏，駢散由人，除佛道二家，不可涉筆。外，如賑饑恤友、孤兒襄事及刻遺書、復古跡，皆可爲之，但勿涉祈福、待報等情耳。

又　外傳、別記，皆虛誕妖婬之事，學者勿爲。亦所以免咎養德也。

又　議者，參衆論而折衷之也。有朝議、有鄉議、有禮議、有學問紹述之議。如兵刑錢穀、河防屯田，大臣謚法，皆國議也。博綜諳練，井井有條，摭拾斷制，生死無愧，此卓議也。如差徭驛遞、水利閘壩，此鄉議也。上不礙官，下不病民，準情酌理，可謂永利，此嘉議也。禮家聚訟，能駁能斷，不失聖人本意，可爲流俗防範，此確議也。學問無窮，各人所見，彼地所傳，

遵信或似株守，通變或似專擅，虛心平氣，取其所長，化其所短，此善議也。

又　駁與辯，相似而不同。駁因人，辯由己。如昌黎《駁復仇議》是其例。實要斷得他倒，折得他服，全用湍悍決斷之筆。妙在會尋破綻，挑得開，挖得出，原情準理，無可展轉爲上。

又　原者，溯其源，竟其流，令人曉然共見其勢。有平衍，有突兀，有穿田過峽，有磅礴結聚。如韓文止《原道》可法，他則不必摹仿。

又　墓誌、碑表，稱善不稱惡固已，然其事有大小，或存或削，須裁以義理，以善予人。如以財施惠，其輕重多少，必有準則。若孝子不見信，寧辭不作。

又　傳是史法，瑕瑜并存。若依阿苟且，作者亦成小人。事在兩朝，分門立黨時，大須斟酌。若其人已犯清議，天下共知其惡，豈敢爲之解免，必不得已，託詞謝之可也。又生人立傳，古無此例，或晚年改節，或死有餘辜，故考行者愼之。

又卷六　胡氏曰：「博而不雜，約而不陋，此古文之正宗。」窮經繹史，而必以聖人爲主，則不雜矣；揚風扢雅，而必以理義爲衡，則不陋矣。士子讀書，自《五經》、《四書》、《性理》、《通鑑》外，如《左》、《國》、《史》、《漢》、《五代史》，果能通透浹洽，文章經濟不可勝用矣。如諸子百家，雖力不暇及，吾弗以爲病也。

王之績《鐵立文起・卷首・文體統論》　王懋公曰：後漢劉熙成國氏著《逸雅》，中有釋言語、書契、典藝三則。予甚喜其有功著述，而語又不繁，因合錄之如左：文者，會集衆綵以成錦繡，會集衆字以成辭義，如文繡然也。言，宣也，宣彼此之意也。語，叙也，叙己所欲說也。說，述也，序述之也。序、叙同，抒也，抒洩其實，宣見之也。演，延也，言蔓延而廣也。讚，錄也，省錄之也。稱人之美曰讚。讚，纂也，纂述其美而叙之也。銘，名也，記名其功也。述其功名，使可稱名也。記，紀也，紀識之也。紀，記也，紀識之也。識，幟也，有章幟可按視也。盟，明也，告其事於神明也。誓，制也，以拘制之也。嗟，佐也，言之不足以盡意，故發此聲以自佐也。噫，憶也，憶念之，故發此聲憶之也。嗚，舒也，氣憤滿，故發此聲以舒寫之也。思，司也，凡有所司捕，必靜思，忖亦然也。策，書敎令於上，所以驅策諸下也。漢制，約勅封侯曰冊。冊，賾也，勅使整賾，不犯之也。傳，傳也，以傳示後人也。詩，之也，志之所之也。興物而作謂之興，敷布其義謂之賦，事類相似謂之比，言王政事謂之雅，稱頌成功謂之頌。隨作者之志而別名之也。頌，容也，序說其成功之形容也。詔書，詔，昭也。人暗不見事宜，則有所犯，以此示之，使昭然知所由也。論，倫也，有倫理也。誄，累也，累列其事而稱之也。謚，曳也，物在後爲曳，言名之於人亦然也。譜，布也，布列見其事也。爾雅：爾，昵也；昵，近也。雅，義也；義，正也。五方之言不同，皆以近正爲主也。觀此，則文旨皆了然於心矣，安得僅以詁字目之？

又　或曰：約信曰誓，孚合曰符，序言如意曰書（書者，如也），喻令致然曰檄，舒其物理曰序，發難而答曰策，記其年代曰誌，摹其德行曰狀，喻美辭麗曰連珠。

又　王懋公曰：銘欲其奧，溫潤殊非所貴。說亦論類也，何取於譎誑？凡君子立言，雖微物瑣事，必引而歸之義理，以垂訓於天下後世。則彼詭誕之說，胡爲乎來哉？至於論詩而專尚綺靡，亦不能脫六朝人習氣。

又　王懋公曰：論文之諸體，以正變古俗四言盡之。如體當叙事而用議論，則爲變體；體當議論而叙事，亦爲變。又正變二體外，復有所謂別體。要之，別體中亦有正變之異。至於文有散文、四六二體，則以散文爲古，而以四六爲俗，非謂其文俗也，亦就其體言之耳。其他尚有不可以一言盡者，皆詳著各類之下。王伯安曰：「四六之工，工在裁剪。」

又　王懋公曰：我嘗謂詩有律絕，文有四六，皆衰世事，漢以前無矣。故古學，駢儷非所重，而爲之亦甚易。獨疑司馬涑水嘗以不能爲四六，而辭神宗翰林學士之命。帝曰：「如兩漢制誥可也。」此一事足稱聖主。然予嘗見溫公《長公主制詞》云：「帝妹中行，《周易》贊其元吉；王姬下嫁，《召南》美其肅雍。命服亞正后之尊，主禮用上公之貴。寵光之盛，誰昔而然？」然則非眞不能爲四六，亦心厭俗體耳。世又有四六工，而散文則不古，故曰人各有能有不能。

又　王懋公曰：四六爲今人所尚，略舉杜詩言之可乎？如曰：「或看翡翠蘭苕上，未掣鯨魚碧海中。」「幹惟畫肉不畫骨，忍使驊騮氣凋喪。」此當戒者也；如曰：「豫章翻風白日動，鯨魚跋浪滄溟開。」「江間波瀾兼天湧，塞上風雲接地陰。」此當爲者也。近見《潘木匡詩序》：「少陵雄渾蒼深，體兼衆

妙；香山排宕瀟灑，自爲一家。要皆不縛束於聲律、比偶之中，獨抒寫其性情，務爲極言竭論，窮變盡妍。香山之詩務於盡，少陵亦未嘗不務於盡，而不傷其涵蓄者，氣有餘也。香山務於盡而不傷其高淡者，韻有餘也。」又曰：「才人握管，思以暢發其性情，類不樂爲初唐諸子，句鏤字琢，比儗屬對之功。而浩衍流暢，以務盡其才。」凡爲偶體，必有此意，乃稱方家。歐陽文忠曰：「往時作四六者，多用古人語，及廣引故事，以衒博學，而不思述事不暢。近時文章變體，如蘇氏父子以四六述叙，委曲精盡，不減古人。」

又　王懋公曰，文體以文論，又當以人論體，以補文體之所未盡。大率文以體立以神王，魚非水不生，川非珠不媚，我不同人，人不類我，特立獨行，自爲一體而已。所謂文章有神，蓋謂己之神明耳。何以有此神明？實學是也。李北海曰：「學我者俗，似我者死。」如徒寄人籬下，則無體矣，尚何文之可言？「惟古於詞必己出，降而不能乃剽賊。」昌黎此言，足起衰矣！

又《前編》卷一　王懋公曰：概論詩文，當先文而後詩。專以文論，又當先序而後及他文。今人多首稱賦，此梁蕭文孝《文選》陋例，不足法也。予最喜李弘度五經爲甲部，史記爲乙部，諸子爲丙部，詩賦爲丁部之說。而西山《正宗》，亦列詩、賦於叙事、議論後，誠以詩賦雖可喜，而其爲用則狹矣。今以賦作殿，爲其與詩詞相近，即與頌、贊、銘、箴諸用韻之文爲一類可耳。自古迄今，文章用世，惟序爲大，更無先於此者，然其間亦不能無辨。宋陳騤氏謂「自孔子爲《書》作《序》，文遂有序。」不知《書序》多謬，非孔子所作。論序之名，其始於《易》之《序卦》乎？序之文，則初見於子夏之《詩序》。我猶嫌後人訓詁氣已萌芽於此，非末學敢議先賢，蓋衡文自不得不嚴，欲以爲萬世式，無可諱也。或謂《詩序》衛宏撰，而託之卜氏。今且置此勿論，若司馬子長之十二「紀」以序帝王，十「年表」以貫歲月，八「書」以紀政事，三十「世家」以叙公侯，七十「列傳」以志士庶，詳矣。而各自有體，即其自叙非序也。彼自言列傳七十，今觀《伯夷傳》以下，凡六十九篇。乃知并自叙言之，此正其自爲之傳耳。

又　王懋公曰：序之體，議論如周卜商《詩序》，叙事如漢孔安國《尚書序》，變體如韓愈《送李願歸盤谷序》。有謂序文，叙事者爲正體，議論者爲變體。此說亦可救《明辨》先議論後叙事之偏。

又　引，王懋公曰：引，序之類也，猶之弁言、題辭耳。近有援《典引》立說者，不知孟堅所作，與揚、馬《封禪》《美新》一類，不得以引目之。《文選》以入「符命」體，良是。至引之文，吾甚愛蘇老泉《送石昌言爲北使》，其叙述情悃，與意氣之盛，千載下儼然如生，眞不減史遷風韻。或謂引非前賢留意之章，謬矣。

又　題辭，王懋公曰：題辭之文盛於明，而臨川湯氏尤爲傑出。如《南柯夢》起句：「天下忽然而有唐。」《牡丹亭》結云：「理之所必無，安知非情之所必有。」語皆曠絕，應詠「穆如清風」之詩以贈之。

又　述，王懋公曰：文體有述，如近世祝枝山《愛梅述》之類，與序相去不遠。此外又有所謂述而爲行狀之別名者，與此絕異。

又　傳，王懋公曰：傳以《史記》爲祖。或謂《左氏》書，其傳之濫觴也。然皆隨人隨事散叙，故有其端而無其名。若合一人始終本末而次之，則自司馬子長始。予近欲將內傳分國類編，略如《國語》，有可併者併之。顏曰：「《左氏》紀傳。」又《史記》有本紀、世家、列傳三例，其實皆傳也。《漢書》不用世家，而以紀傳括之。紀亦人主之傳，特因其人不同而所稱亦小異，其爲傳信之義則一而已。至以行文言，必謂前叙事、後議論者，亦太執。妙手以叙爲議，而使人但見其爲叙；以議爲叙，而使人并不覺其爲議。隨筆所之，神化萬變，尚何前後之拘拘耶？噫，能此者難其人矣。

又　王懋公曰：史傳，有正、變二體。正：如司馬遷《管仲傳》、《司馬穰苴傳》、《平原君傳》、《信陵君傳》、《蘇秦傳》、《張儀傳》、《范雎傳》，班固《兒寬傳》，范曄《王丹傳》，司馬遷《扁鵲傳》。變：如司馬遷《伯夷傳》、《孟子傳》、《屈原傳》，范曄《黃憲傳》。家傳：如歐陽修《桑懌傳》，曾鞏《徐復傳》。託傳：如韓愈《圬者王永福傳》，柳宗元《梓人傳》。假傳：如韓愈《毛穎傳》，秦觀《清和先生傳》。此四例，亦既詳且悉矣，然猶未盡其變也。他若《黃帝內傳》、《漢武外傳》，及李商隱《李長吉小傳》之類，皆文章中異觀。又有以別傳稱者，合之復得四焉，此亦不可遺也。傳後又有論贊並用體，「論曰」者，散文議論也；「贊曰」者，四字句贊語也。此亦不可不知。

又卷二　紀，王懋公曰：《呂氏春秋》有八覽、六論、十二紀，則紀之名非始於司馬遷。今以《史記》之例言之，叙帝王則曰「本紀」，公侯傳國則曰「世家」，公卿特起則曰「列傳」。蓋以帝王之事爲本，而後表、書、世家、列傳，咸有所屬，故曰本紀。紀之爲言記也，亦古者左史記言，右史記事之意云爾。

然紀之體有二，以年月記者，紀之正也；亦有不記年月，而惟一滾叙去，如《項羽本紀》者，紀之變也。若其行文之佳，足冠一部《史記》，後之作者當以爲法。又《後漢書》有《皇后本紀》，予謂天子尊無二上，呂雉稱制，史臣不紀惠帝而紀娥姁，已屬大謬，何況後世宮闈？則皇后但作傳可也，不然，《外戚世家》極矣。

又　表，王懋公曰：《史記》十表，子長之創體，《漢書》仍之，良以其例不可廢耳。其古今人表，雖啓衆論，要不可謂非稽古之一助。知有志於史學者，猶無惡焉。近世譙城薛氏倣遷史遺法而爲《牡丹表》，又爲《牡丹八書》，少陵所謂「文采風流」，其此類歟？

又　志，王懋公曰：《周禮》「小史掌邦國之志，外史掌四方之志。」志之名始於此。《史記》有八書，《索隱》云：「書者，經籍之摠名。此之八書，記國家大體。班氏謂之志，志亦記也。」今仍志之名而不復標書，以書之名同他載籍，而志獨不可移易，然均之爲記事則不異矣。初孟堅著《漢書》，八表及天文志未竟而卒。和帝詔曹大家，就東觀藏書閣踵而成之。夫以巾幗而有史學如此，今之文人往往卑陋自安，能無愧乎？唐李延壽作史一百八十篇，本宋永初元年，盡陳貞明二年，謂之《南史》；本魏登國元年，盡隋義寧元年，謂之《北史》，大有苦心。司馬君實恨其不作志，使數代制度沿革，皆沒不見，乃知志之所係者爲甚重也。近世如王鳳洲《錦衣》等志，殊詳悉可觀。古文大家中柳子厚之《永州鐵爐步志》亦佳。《明辨》曰：按字書：「志者記也，字亦作誌。」其名起於《漢書》十志，而後人因之。大抵記事之作也。他如墓誌別爲一類。

又　記，王懋公曰：記之名不自《戴記·學記》等篇始，蓋自黃帝設立史官，命左史記言，右史記事而已彰彰矣。其文奇古如《考工記》，三代而下，遂成絕響。或稱其聖於文，惜不知出誰氏，應首標之以爲則。

又　王懋公曰：記之體，正如韓愈《畫記》，變如范仲淹《岳陽樓記》。變不失正如柳宗元《監察使壁記》，別體、正體如王績《醉鄉記》，託物以寓意。韓愈《汴州東西水門記》，首之以序，而以韻語爲記。別體變不失正，如蘇洵《張益州畫像記》，篇末系以詩歌。秦少游嘗稱「文公《畫記》善叙事，該而不煩，詳而有律。讀其文，恍然如即其畫。」數語可爲作記法。

又　王懋公曰：文莫難於傳記，必令筆筆飛舞，方爲妙手。蘇潁濱謂白樂天詩詞甚工，拙於記事，寸步不遺，猶或失之。《大雅·綿》九章，事不接，文不屬，如連山斷嶺，相去絕遠，而氣象聯絡，此最爲文之高致。杜少陵《哀江頭》，詞氣如百金戰馬注坡驀澗，如履平地，得詩人遺法。使以此爲記事之文，雖昌黎何以復加？王摩詰有《藍田山石門精舍》五言古，鍾退菴以爲妙在說得變化，有步驟而無端倪，作記之法亦然。益可見詩文之道相通如此，惟在人能佳處領其要爾。

又　書，奏，記，啓，簡，狀，疏。王懋公曰：書、記之用不一。書則有若時政、經學、論文、師友、規諫、遊說、投謁、陳情、辨賢，奏記則有若定策、規諫、辭免，啓則有若慶賀、辭免、陳情、投謁、通問、陳謝、報謝、戒賓、餽遺、婚聘，簡則有若規諫、請勸、通問、答報、稱頌，狀則有若慶賀、報謝，疏則有若迎迓之類。凡似此者，皆不可悉數。今稍舉一二，以見文各有用，而非多事。若引伸以盡變，則存乎其人。

又　王懋公曰：書辭命如鄭歸生《與趙宣子書》，啓古如梁任昉《上蕭太傅辭奪禮啓》，俗如柳宗元《謝李吉甫示手札啓》。簡即尺牘，如司馬遷《與摯伯陵》。狀如韓愈《皇帝即位降赦賀觀察使狀》。疏如王安石《遠迎宣徽太尉疏》。鍾退谷云：「書牘貴樸而有法。」此可謂一言居要矣。

又　王懋公曰：或謂子產告范宣子輕幣，此古人通書之始。不知鄭子家已有《與趙宣子書》。蓋子家事在文公十七年，子產語乃襄公二十四年，其相去既甚遠，而子家語又佳絕，則以爲弁冕固宜。《辨體》論不及此，何也？至於今人書牘，多以致勝，不知此非極則。試取史遷之《答任安》，昌黎之《與時輩》及蘇、王之上人主，與諸執政者而並觀之，眞有書家龍跳天門，虎卧鳳閣之象，視彼落花依草，隙月窺人語，殆如婢子不堪作夫人觀。然亦不獨書牘爲然。以此推之，則古今文章家大小之分，較若黑白矣。

又　王懋公曰：漢人之書有大文，司馬遷《答任安》是也。有致語，東方朔《與友書》云：「不可使名網塵韁拘瑣，怡然長笑，脫去十洲三島，相期拾瑤草，呑月月之光華共輕舉耳。」是也。後世書皆不出此二種，故標之。

又卷三　議，王懋公曰：論、議、辨之名，似無甚異，我以爲皆分見於《南華》。如《齊物論》云：「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聖人議而不辨。」是也。注云：「論是統說道理，議則細較短長，辨則彼此反覆，今文中亦有論、議、辨三體。」予謂詩文殊途

同歸，豈容瑣瑣分疆畫界哉？然其名既不一，則其義亦當明，毋以呂端糊塗自便可矣。奏議一類，歸之臣語，見後。其有無關國事而別議者，則列之于此。

又　解，王懋公曰：《禮記》有經解，此解之始也。或據揚雄《解嘲》，以「嘲」爲一類，我不知其何謂也。且云張協《七命》，晁補之《七術》，皆變嘲之局而成文，則尤謬。此乃效鄭枚乘《七發》者，於嘲曷與焉？

又　戒，王懋公曰：儆戒之說，見於《尚書》，其由來久矣。德施謂箴興補闕，戒出匡弼，《文選》無其體，亦屬疎漏。昌黎《守戒》云：「天下之禍，莫大于不足爲，材力不足者次之。」其爲戒甚深，可以爲法。若諸葛忠武之《戒子》，初其有意爲文，而其文亦未嘗不佳。此又德之見於言者也。《辨體》曰：「按韻書，誡者，警勑之辭。」《文章緣起》曰：「漢杜篤作《女誡》。」辭已弗傳。《昭明文選》亦無其體。今特取先正誡子孫及警世之語可爲法戒者錄之。

又　訓，王懋公曰：《尚書》有六體，典、謨而下，今見于文者有四焉：命與誓、誥之外，訓其一也。先正庭訓之文有絕佳者。書如《顏氏家訓》，其中美談，已不勝收矣。

又　考，王懋公曰：考之爲言究也，欲究其始終巔末，而使後人有所據，或人物，或政事，此非有本之學，安能使之歷歷如目前事哉？書若《五代史考》、《文獻通考》，亦可謂無愧於其名矣。考之文，如近日左仲及之《鹽政考》，亦其一也。

又　駁，王懋公曰：文體有駁，如蘇眉山之《續楚語》，其駁子厚處，柳州復生，莫能置對。今學者或翻古人已定之案，或正時輩未確之說，是文章之無盡藏也。其文必一字不可移易，有推倒一世之意，令人讀之，一字一叫絕始稱。然此非快人不能。若人臣論事之文，如《駁復仇議》，則歸之於議，而見「臣語」類。他如駁某謚議，與答某駁某謚議，又入「謚議」而不在此例云。

又　評，王懋公曰：評者，平也。凡作評斷，須評得古今心悅誠服乃可。若使人覽之而不平，又何以評爲？

又　品，王懋公曰：品亦評類。往見司空圖《二十四詩品》，甚愛之。有無名氏著《花品》一篇，雖其文俗韻未盡脫，而致語亦復佳。若夫文章有品當何如？噫，「胸有萬卷，筆無點塵」，八字盡之矣。

又　原，王懋公曰：原與論各一體。今稱韓文曰《原道論》，何也？論文必先正名，故不可以不辨。

又　喻，王懋公曰：喻體之文，如唐盧碩《古之治》，以心喻君，百骸喻民。而又以目、以物、以醫、以疾、以材、以隄、以木是也，亦原論之流亞。又蘇玉局有《日喻》，亦自快絕古今。

又卷四　碑文，王懋公曰，唐陸龜蒙云：「碑者，悲也。古者懸而窆，用木。後人書之以表其功德，因留之不忍去，碑之名由是而得。自秦漢以降，生而有功德政事者亦碑之，而又易之以石，失其稱矣。」又《宋景文筆記》：「碑者施於墓則下棺，施於廟則繫牲。古人因刻文其上，今佛寺揭大石鏤文，士大夫皆題曰碑銘，何耶？吾所未曉。」予謂或言碑銘，或言碑文，猶可。最所怪者，銘文皆不言，而獨謂其文爲碑，則無謂甚矣。宋鮑源力古嗜學，其友孫何嘗作《碑解》以貺之，文甚辨而確，學者不可不考。至於今人之僞德政碑，愈多愈賤，其亦文字中無恥之一端乎！

又　王懋公曰：正如秦《瑯邪臺石刻》，變如蘇軾《潮州韓文公廟碑》。變不失正，如蘇軾《上清儲祥宮碑》。而泰山又有無字碑，意欲何爲？豈將以愚人耶？

又　廟碣，王懋公曰：碑、碣不同。字書：「方者謂之碑，圓者謂之碣。碣，特立之名，高舉之貌也。」墓有碣而廟亦有之，如楊植有《許由廟碣》，可以知其例矣。

又　疏，王懋公曰：疏之爲用不一，大抵募、薦二者居多。募或建刹，或儲經；薦或家人師友，或陣亡將士。薦多用四六，募或散文或四六。又有募疏。四六文後，系之以四偈語者，亦不可不知。若宋白玉蟾《募修精舍疏》，則又翩翩仙風道骨，不知人間世煙火爲何物，以斯知文家自有撮土成金法，題固不礙文也。若拙手，則佛頭亦未免著穢。至如李衛公《獻西岳大王疏》末云：「三問不對，即斬大王頭，焚其廟，建縱橫之略未晚也。」殆欲飛而食肉矣，足稱人豪。然此又書記之類也。他若或請僧住刹，或斂金放生，種種不一，在學者以類推之。又疏有上進者，則歸之於「臣語」，而別自爲一類。

又　禱，王懋公曰：《周禮》禱辭，掌於太祝，其由來已遠。後世文如唐劉軻之《農夫禱》，則又不同。劉云：「見老農輩，鳩其族，爲禱于神，其意誠而詞俚。因得其文以潤色之，亦以儆於百執事者。」此亦代作文獻神之意，然其文句法長短，參差不一。又有別作小序。至於禱詞，全用四言，間句押

韻以終其篇，亦一體也。

又　青詞，王懋公曰：道曰「青詞」，猶之釋曰「齋文」云爾。元陸友仁《研北雜志》：「天寶四載，詔太清宮用事，停祝版用青詞。」蘇長公《鳳翔醮土火星青詞》，散體也。其行文儼然《尚書》聲口，佳絕，此亦未易棄之。而歐陽文忠《內制集序》乃云：「今學士所作文書多矣，至于青辭齋文，必用老子浮圖之說；祈禳秘祝，往往近于家人里巷之事。」此又當別論矣。

又　約，王懋公曰：昔漢高初入關，告諭曰：「吾與諸侯約，先入關者王之。」又曰：「與父老約法三章耳。」則約孰有大于此者。特其文已入「王言」類，此不復列。後如王褒《僮約》，論文者不當援以爲例，李習之嘗以其文與《劇秦美新》並論，譏其義不主于理，言不在於教勸，而徒詞句怪麗，可謂知言。近代茅順甫亦有《僮約》，蓋約其僕善事一客以終其身，亦可因文以見交道之不污矣。《明辨》曰：「按字書：『約，束也。』言語要結戒，令檢束皆是也。古無此體，漢王褒始作《僮約》，而後世未聞有繼者。豈非以其文無所施用而略之與？」愚謂後人如鄉約之類，亦當倣此爲之，庶幾不失古意，故特列之以爲一體。

又　題跋，鍾伯敬曰：題跋之文，今人但以游戲小語了之，不知古人文章，無衆寡小大，其精神本領則一。故其一語可以爲一篇，其一篇可以爲一部。山谷諸種，最可誦法。以此推之，知題跋非文章家小道也。其胸中全副本領，全副精神，借一人一事一物發之，落筆極深、極厚、極廣，而於所題之一人一事一物，其意義未嘗不合，所以爲妙。每讀蘇、黃游戲翰墨中，忽出正語，使人肅然敬戒，凜然不可犯。

又　問對，王懋公曰：問之名，始見於《戴記》之《哀公問》、《曾子問》。問對之文，其類不一。如張治道《雀鷂對》，謂鷂張喙瞪目，口不能言，而對之以意。斯又對之尤出人意表者已。

又　王懋公曰：文體有問對，足矣。如難，如諭，名義稍別；曰答，曰應，獨非對乎？今姑以東方曼倩之《答客難》備一體可也。

又卷五　祭文，王懋公曰：人有寄必有歸，如秦始惡言死，言死者輒誅，豈非大愚？陶淵明有《自祭文》，白樂天自作生墓誌。大觀何所不可？及讀朱弁《奉送徽宗大行文》，則又泣數行下。君臣至性，情同父子矣。今特首標之以爲法。

又　弔文，王懋公曰：弔有二，並時而弔者不待言，有相去千百年而相弔，如柳宗元之于萇弘、賈誼之於屈原、陸機之於曹瞞是也。若昌黎之祭田橫，其文亦能令人曠百世而相感，獨其人乎！

又　行狀，王懋公曰：宋吳曾《能改齋漫錄》云：「自唐以來，未有墓誌銘，必先有行狀，蓋南朝以來已有之。按梁江淹爲《宋建太妃周氏行狀》，任昉、裴野皆有行狀。」此亦不知實自漢始。又行狀亦有人子自作者，非獨門生故舊也，而其爲史諡、誌銘張本則不異。然亦有後誌銘而作者。茅歸安評王半山《謝公行狀》云：「今人每先狀而後誌，謝希深之誌，歐公爲之久矣，而王公以補其狀如此。」此亦學者所當知。

又　誄，王懋公曰：誄舉生平之實行，定諡以稱之，惟上可行於下，故《曾子問》：「賤不誄貴，幼不誄長，禮也。惟天子稱天以誄之。諸侯相誄，非禮也。」而後世乃不復問何也？陳思有言：「揚雄，臣也，而誄漢后。班固，子也，而誄其父。皆以遠揚景行，顯行竹帛，豈所謂三代不同禮，隨時而作者乎！」《文選》誄與哀並列，而哀文之中，潘岳、顏延之、謝朓三子文在焉，我嫌其混而不分也。今以哀策入冊類，而存哀永逝文于哀辭中，始各得其所。然誄與哀亦自有辨，惟哀可以兼誄，而誄必不可兼哀，蓋哀辭或四言，或騷體，若用四言，是哀體已兼誄矣。誄則惟有四言而已。然此亦就後世文體論之耳。觀魯哀公《仲尼誄》，則四言果誄之鐵案否也。又魯莊公嘗誄縣賁父，而班氏人表遺之。今論誄者亦多不及，豈皆未之思歟？

又　哀辭，王懋公曰：錢蒙叟謂哀辭宜爲，且曰：「曾子固不云乎：『墓誌納之壙中，而哀辭刻之塚上。』然則文之有哀辭，不銘而名焉，不傳而傳焉。」是或一道也。

又卷六　墓誌銘、碑、碣、表，王懋公曰：墓誌、表，始於漢；碣始于晉，碑之由來遠矣。《逸雅》云：「碑，被也。此本王莽時所設，施其轆轤，以繩被其上，以引棺也。臣子追述君父之功美，以書其上，後人因焉。故無建於道陌之頭，顯見之處，名其文就謂之碑。」此說與諸家異，存以參觀。又墓、碑、碣、表，或有銘，或無銘。誌與銘或兼有，或單行，此亦不可不知。

又　諡議，王懋公曰：諡出于行。《樂記》曰：「聞其諡，知其行也。」明制：三品以下無諡，則私諡勢不容已矣。諡法之書不一，《周公諡法》中多後人語，謂盡出於公不可。其後如蔡邕、蘇洵、楊侃之言，亦多不確。今爲論

文而及謚，則《辨體》謚法、謚議二條並存，非是。《明辨》獨存謚議，得之矣。

又卷七　啓，王懋公曰：四六之體，始於連珠，至於啓，則書記之類。有大啓，有小啓。或謂自下達上之詞，不知平交用啓者甚衆，泥則非。漢避景帝諱而無啓，不待言矣。其後有散文，有四六，猶表之在漢晉，與唐宋絕異。自專尚偶儷，而其格卑矣。然亦未可概論，如宋《播芳大全・上史丞相啓》，則絕大手筆，不得作四六觀。彼小言詹詹者，當望而卻走矣。啓在近世特盛，甚至另爲一書單行，要惟有別才別趣，乃可擅場。夫惟大雅，卓爾不羣，儷語中尤急須此振靡之手。

又卷八　頌，王懋公曰：《禮・少儀》云：「頌而無諂。」此作頌法也。至論後世之頌，源於詩之三頌，誰不知之？然而三《頌》正不容無辨。予觀史遷有言，宋襄公之時修行仁義，欲爲盟主，其大夫正考父美之，故追道契湯高宗殷所以興，作《商頌》。而《孔子世家》又云：「正考父佐戴武宣公。」及以宋譜系考之，則宣公之後，凡歷數君而後至于襄，子長不亦自相矛盾耶？有謂戴公時，正考父得《商頌》十一篇于周太師，歸以祀其先王。庶幾得之。必如襄公時云云，是周、魯之《頌》在前，而《商頌》其後出矣。至于《周頌》三十一篇，多周公所定，而亦或有康王以後之詩。或謂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因賜伯禽以天子禮樂，魯乃有《頌》以爲廟樂。其後又自作詩以美其君，亦謂之頌。此頌體正、變所由分也。漢宣帝時，王褒《頌聖主得賢臣》，雖爲散文，而已趨于排偶，不足法。惟元次山《大唐中興頌序》，簡潔可喜，而于「德業」二字，又辨別不少假借，大有董狐筆意，亦可謂變體中之矯矯者矣。

又　王懋公曰：王元美謂頌即四詩之一，贊、箴、銘、哀誄皆其餘音也，附之於文。吾有所未安。予謂推而言之，賦亦詩六義之一，今已入文類矣，何獨不安於頌？世既曰頌曰賦，則亦賦其文、頌其文而已。雖然，此意不可執，而其說亦不可不存也。

又　銘，王懋公曰：武王器物銘十七首之外，周又有《金人銘》、《嘉量銘》，宋正考父有《鼎銘》，（在孔悝前）漢有笥銘、漏刻銘、座右銘、巖銘，李尤有《井銘》，唐有甲銘、笏銘、石橋銘，宋有廟銘。近若徐文長《書牘銘》，亦佳。然予喜其痛快，而憎其淺露，不能耐人思索。謬謂武王銘，有一二字稍似題者，有絕不與題相涉者，讀之愈覺其妙。即極切題者，亦自語意含蓄深遠，凡銘語似當如此。

又　贊，王懋公曰：贊之文，以四言爲句，常也。亦有三字句者，又有五言，始于六朝。又或用長短句，亦不可不知。至《史記》傳末，雖有評斷，猶《左氏》之「君子曰」，並無論贊之名，後人妄以贊字加之，遂令至今相沿不改。

又卷一二　七，王懋公曰：枚乘《七發》，亦偶然作，原不可定爲一體，我欲列之雜著中。自東漢魏晉諸人爭擬之，儼若傳記、詩賦之類，必不可缺，眞堪爲之噴飯也。《昭明文選》，竟標曰「七」，彼拙于文而陋于識，固不足怪，而《辨體》、《明辨》，亦襲而莫知是正何耶？李空同謂《七發》非必於七，文渙而成七。後人無七而必于七，皆俳語也。今人多擬杜少陵《秋興八首》，鍾退菴謂「胸中若有八首則無秋興矣」。此皆卓見快論也。我欲舉「七」之文，盡付祖龍，而今猶存其說于後，所以使人共戒不復效此陋耳。因思屈原有《九歌》、《九章》，宋玉《九辯》之後，王褒、劉向、王逸、皮日休、鮮于侁諸君，遂有《九懷》、《九歎》、《九思》、《九諷》、《九誦》，必不十不八，是亦不可以已乎？得毋藉口于《九辯》、《九歌》，天帝之樂，九者陽之數，道之綱紀歟？若然，則七之外又當立一「九」體以配之。予謂古人之文原不必酷擬，況又拘于其數而爲之，益可笑矣。然屈原《九歌》，又有十一章，而後人乃不擬十一歌，何也？獨東方朔作《七諫》，尚不強滿九數，在《楚辭》中頗有鶴立之概。

又　王懋公曰：《明辨》謂「七者，楚辭《七諫》之流也。」此語甚謬。《七發》之文，與曼倩《七諫》，自悲哀命、怨世沉江之說，遠若天淵。而又枚乘在前，東方在後，豈可謂乘倣朔乎？凡論人論文，而不先論其世，終不足以定其人與文。徐魯庵顧不惜貽誤後人，何哉？

又《後編》卷一　詔，王懋公曰：詔以正大光明爲得體。《文選》註云：「詔，照也，天子出言，如日之照于天下。」至論其用，則有尊立、分封、求才、寬恤、官祿、舉察、郊廟、刑法、修省、罷兵、答報、徵求、即位、冊立、賜詔、陞貶、卹典諸類焉。

又　制誥，王懋公曰：秦改命爲制，固非古法。然天子之言曰制，而婦人稱制，乃自呂雉始。《文選》註云：「制者，王之言必爲法制也。」呂可爲法耶？下迨唐宋，制之文四六居多矣。至以誥論。李唐無其名而獨盛于宋，制有妃嬪、宗室、贈官諸類，誥有命官、貶封、貶官諸類，其用亦不一云。

又　王懋公曰：文有名同而其用異者，如周，誥以正告天下，命以命百

官。至明則以誥命、勑命合言之。而誥又以施之臣僚，非告天下者比也。且一品至五品皆誥，其六品以下用勑，則與李唐同，又與宋之告官皆用誥者稍異。論古所以必條分縷析而後可。

又卷二　敕，王懋公曰：「敕、勑」二字有辨。宋宋敏求《春明退朝錄》：「或問今之敕起何時。按蔡邕《獨斷》曰：『天子下書有四：一曰策書，二曰制書，三曰詔書，四曰戒敕。』然自隋唐以來，除改百官，必有告敕，而從敕字，予家有景龍年敕，其制蓋須由中書門下省，故劉禕之云：『不經鳳閣鸞臺，何謂之敕？』唐時，政事堂在門下省，而除擬百官，必中書令宣，侍郎奉，舍人行進，入畫敕字。此所以爲敕也。然後政事堂出牒布于外，所以云『牒奉敕』云云也。慶曆中，予與蘇子美同在館，子美嘗攜其遠祖珦唐時敕數本來觀，與予家者一同，《字書》不載敕字，而近世所用也。」元黃諳筆記云：「按《漢書・馮異傳》，『以詔敕戰攻』；《宣秉傳》，『敕賜尚書祿』，《董宣傳》，『敕強項令出』。然則以詔令爲敕，自漢已然。」此兩家亦可謂遠稽近考矣。顧何不據鄧父受敕而謂始于周。嘗因是而下求之，在漢或稱敕書，或稱敕諭手敕。如高祖之《手敕太子》，元帝之《敕東平王傳相》，《漢書》之《戒敕刺史太守》，及《三邊營官》，敕文曰詔敕某官。在唐，則貞觀四年，太宗敕百司：「自今詔勑未便者，皆應執奏，毋得阿從，不盡己意。」至中宗公主之墨敕斜封，又無論矣。然《退朝錄》以勑字爲後人所用，《字書》不載，其言亦未分明。蓋勑音賚，敕音尺，字義絕不相同。《書》之「敕命」，《易》之「勑法」，皆作勑，並傳寫之譌，惜敏求當日，辨不及此。

又　赦文，王懋公曰：赦文有二，或以開創，反彼舊政而施恩；或以守成，遇諸吉事而加惠。近有僅言受命之主，而曰「流大漢愷悌，蕩亡秦毒螫」云云，則失之偏矣。至若古人赦宥之事不一，有謂數赦反以啓奸，此亦大有深意在。

又　王懋公曰：赦文有古、俗，德音亦然。古如唐德宗《春初大赦文》，俗如陸贄奉《天改元大赦文》。又如陸贄《蝗蟲避正殿降免囚徒德音文》，古也；元稹《戒厲風俗德音文》，俗也。

又　鐵券文，王懋公曰：史稱漢封，幾不容口，何足信哉？大功如韓、如彭，卒皆俎醢以終，不啻朝予券而夕賜死！爲問誓辭安在？有明券制如瓦，外刻履歷、恩數之詳，以記其功，中鐫免罪減祿之數，以防其過美矣。亦聞勳臣中有不白者，若夫人臣恃功驕恣，此忤雷霆以速禍耳，其於君乎又何尤？

又　冊，王懋公曰：或謂冊體始于《洛誥》，非也。觀《書・多士》：「惟殷先人，有冊有典，殷革夏命。」則冊書由來已久，其不自周始可知。《明辨》謂古者止施之臣下，亦非。觀《顧命》：「丁卯命作冊度。」註云：「命史爲冊書法度，傳顧命于康王。」是且施于新主矣。《明辨》又謂後世祭享亦用之，則又非。觀《洛誥・丞祭歲》：「王命作冊，逸祝冊。」古人祭祀告神，何嘗不用冊書？又觀漢唐宋冊文，或用之玉立，或用之封哀，或用之謚贈與祝祭。近人有謂漢唐宋冊，惟頒制臣下，謬亦猶之《明辨》矣。至于潘勗《冊魏公九錫文》，名雖代漢獻帝制，實則爲操賊作鷹犬耳。《文選》錄之無識，抑又甚矣。

又卷三　議，王懋公曰：或謂秦廷焚書之議起，後世人臣爭事辨理則有議，是殆未取成王學古議事之言而一思之。遠如《明臺議》，又無論矣。至其文，有廟祀、公族、災異、外國諸例，則在人推廣以盡其類。

又　章，王懋公曰：如漢郎顗《上災異章》，曹植《封二子爲公謝恩章》，梁江淹《爲蕭領軍拜侍中刺史章》。按：東漢順帝二年，問以災異，故顗上章云。

又　說書，王懋公曰：如蘇軾《問大夫無遂事對》，又《問小雅周之衰對》。謂季札、文中皆得其偏而未備，亦確。

又　符命，王懋公曰：符命，體見《文選》，若司馬長卿之《封禪》，漢武使人求遺書得之。觀李賀「惟留一簡書，金泥泰山頂」之詩，則此書似不可少。觀林逋「茂陵他日求遺草，猶喜曾無《封禪書》」之句，長卿不作可也。至楊子雲《劇秦美新》，無論其事可恥，而其文亦不能佳。或謂此另一楊雄，非草《太玄》、《法言》者。予謂必如是乃可。班固《典引》，或稱其絕勝千古。予謂漢人之文，佳者甚多，何數此乎？姑以備體而已。

又　牋，王懋公曰：古人用牋，有請勸，有陳乞，有慶賀，有陳謝，非一端可盡。即以《文選》言之，已有或辭或勸進之不同。近有論作牋，而專言惜別思聚，云何？且牋亦始于東漢，而謂始自三國，則尤非也。【略】或曰：牋妙于晉魏，盛于六朝，妙音天度，雋味神腴，氣高體亮，辭惻情深，使人反覆淫佚，欲其不爲雅流，吾不信也。魏晉之文冲妙，六朝之文韻永，皆佳製之可師者。

又　敎，王懋公曰：《文選》傅亮《爲宋公修張良廟敎》、《修楚元王廟敎》，皆爲劉裕也。時裕尚未篡位，故曰公。諸侯言曰敎。

又　笏記，王懋公曰：《釋名》：「笏，忽也，備忽忘也。《玉藻》：『史進象笏，書思對命。』此笏記之所由來，其事遠矣。」又曰：「凡有指畫于君前，用笏，造受命於君前，則書于笏。笏畢用也，此謂每事皆用耳。古者貴賤皆執笏，書君上政令，有事搢之于要帶中。」笏記之文始于宋，如蘇軾有《謝宣入院笏記》可證。又人臣書笏，以便奏。其故有二：一爲有緊要事，恐臨時或遺；一爲有難記事，恐一時說不出。聞往有召十三布政，問以民情風俗，皆縷縷能道其詳，及問錢穀數目，則默不能對，遂至罷職。惟一人細書笏上，一一言之，獨稱旨。亦可見笏之爲益大矣。又坡公《送歐陽推官詩》：「臨分出苦語，願子書之笏。」此用以記私事，又當別論。

又　致辭，王懋公曰：致辭當附表，並列臣語。以表亦學者所有事，不獨人臣，故與判相次爲一類。春秋時，越文種有《祝越王辭》二章，此致辭之始也。後如蘇軾《內中御侍已下賀皇帝冬至致辭》、《內中侍御已下賀皇太后冬至致辭》，其文皆可觀。

又卷四　檄，王懋公曰：檄者，激也，昔人所謂激發人心者是也。《辨體》《明辨》尚少此義，故補著之。文如司馬長卿《檄蜀》，則爲武帝飾非文過。或謂諷諫，終涉強詞。而世又稱陳琳之檄，能愈老瞞頭風。予謂爲袁檄曹，殊快人心；又爲魏檄吳，不可謂名正言順，而文亦失之繁碎。皆不及駱檄武曌，辭嚴義正，兼有昂霄之意。至若吳筠《移檄江神》，想奇事奇，應稱絕類離倫矣。

又　露布，王懋公曰：露布，檄之類也，豈有取于《春秋》「佐助期，武露布，文露沈」之義乎？非也。其意不過呈露于外，以布告人而已，何庸以穿鑿立說爲？宋許觀《東齋記事》：「《隋・禮儀志》：後魏每攻戰克捷，欲天下知聞，乃書帛建于竿上，名爲露布。其後相因施行。」《事物紀原》引世說：「袁虎倚馬爲桓溫作北伐露布。」二者俱爲未得。漢賈逵爲馬超作《伐曹操露布》，自後漢已有之。豈書帛揭竿，實自後魏始耶！然露布之語，其來亦久矣。《漢官儀》：「凡制書皆璽封，惟赦贈令司徒印，露布。」要即此也。如此論露布，可謂欲窮千里，更上一樓，諸家皆不能及。

又卷五　王懋公曰：唐開元十二載，詔以詩賦取士，失之靡矣。何如策論有關名理實事之爲得哉！今略言之：《呂氏春秋》中有六論，則論之名不始于漢。若賈誼《過秦》入于《史記》，《治安》載於《漢書》，皆經濟文章，堪爲論策弁冕。武帝時，董江都之三對，視公孫弘殆如奴僕，曲學阿世，何益之有！進士置科，始自隋煬，其試亦兼用策，獨惜未見有卓然可傳者。唐高宗時，劉思玄始奏進士加雜文，明經加帖括，他若試士以箴、頌、論、贊之類亦不一。而學士院試，又或以制、詔、批、答。有明試士大率倣宋初，亦兼詔誥，後乃專用策論判表，而其餘，學者皆棄而不習矣。至言策論之佳，西漢而後，共推三蘇。予謂三蘇論不及策，而穎濱之《君術》、《臣事》、《民政》等篇，則又若神仙縹緲於九天之上，即老泉、東坡亦應遜之。明代後場，亦策勝表，表勝論，程勝墨，如王弇州、馮北海之策、論、表，可謂崛起一時，不讓古人。文太青以賦爲論，自是別調，而非其至者。初，高祖嘗語劉三吾曰：「唐虞詢事考言，今試策是其遺意。命廷試只用策一道。」其重策如此，嗚呼！後之不愧此制者晨星落落矣。

又　王懋公曰：策論，文中大觀，未易言也。立論之家，識欲其卓。劉元城謂後生未可遽立議論，以褒貶古今，蓋見聞未廣，涉世淺也。薛文清亦云：切不可隨衆議論前人長短，要當己有眞見乃可。在古人之後，議古人之失則易；處古人之位，爲古人之事則難。況理之精微，事之盤錯，尤有不可苟者乎？故曰「識欲其卓」。對策之際，心欲其誠。張南軒嘗自謂：某每登對，必先自盟其心曰：切不可見上喜怒，隨便順去，恐一時隨順，後來收拾不得故也。昔平津之對，重二「和」字，董子之言，重二「正」字。而賢不肖之分具見於此，天下後世，誰可欺乎？故曰「心欲其誠」。論策之法，學欲其博。經史時事，我欲取朱、胡二氏之言爲則以講明之。晦菴嘗議分《易》、《書》、《詩》爲一科，三禮爲一科，《春秋》三傳爲一科，使士以次而習夫經；《國語》、《史記》、《兩漢》爲一科，《三國志》、《晉書》、《南北史》、《唐書》爲一科，《通禮新義》爲一科，兵法、刑統、勅令爲一科，使士以次而習夫史。胡安定教授湖州，立經義治事齋，以敦實學；而於明經之外，凡邊防、水利、兵刑、錢穀、屯田、鹽法，皆一一精求。其後仁宗興太學，詔取其法，著爲定式。今之學者亦當奉以自習。不然，遇有大事，議論得失，蒙然張口，如坐雲霧。辱亦甚矣！以此見學之不可以不博也。

又　策問大概有二：不問時務，則問經史，然二者亦自相關。問時務

者，必引經史爲證；問經史者，必以時務終。作者須辨認二體，然後詳考所問：何者爲綱，何者爲紀；何者爲正問實事，何者爲泛引餘情；何者爲血脈，何者爲眼目。一一分派已定，拿定一箇主意做去，則下筆自有氣勢，結構盡是經綸矣。

又　策之文，欲典欲圓。但典易失之板實，圓易失之虛浮。太實則俗，太空則浮，策語最易犯，當戒。

又卷六　論，王懋公曰：論之立名，不始《論語》。通考吳氏程曰：「論，撰也，次也。撰次聖賢之語也。」則論猶編書之編，非議論之論，《明辨》亦未深考。

又　王懋公曰：理論如蘇軾《韓非論》，政論如柳宗元《封建論》，經論如歐陽修《泰誓論》，史論有評議、述贊二體。如蘇洵《史論》，賈誼《過秦論》，蘇軾《始皇論》，皆評議。如《左傳》「秦伯以三良爲殉」、「祁奚能舉善」、「駟歞殺鄧析」、「邾黑肱來奔」，《史記・孔子世家》，《漢書》贊戾太子，《後漢書・班彪傳論》，晉干寶《晉書・帝紀總論》，歐陽修《五代史・伶官傳論》，皆贊述。文論如漢桓寬《鹽鐵雜論》，諷論如漢班彪《王命論》，寓論如魏李康《運命論》，設論如王褒《四子講德論》。然《左傳》、《史》、《漢》雖曰贊述，原無論之名，今亦借言之耳。又《四子講德篇》，當曰傳，而以論稱，姑從《文選》云爾。

又　袁儀卿曰：論，劉勰謂有四品，近日徐伯魯著《文體明辨》，廣爲八品。今我另設八目：一君德，二治道，三心學，四臣道，五敬天，六愛民，七尊賢，八評論人品。

又　論者，反覆辨難以求至當者也。故論之爲體，辨是非，別妍醜，即礙以求通，研深以入微，窮于有象，追于無形。凡受題下筆，必有一段出入之意見，發之爲千古不可磨滅之議論，方爲入彀。或舉古今所不決之疑，而出眞見以剖析之；或從衆人意想所不到處，而從容發至理以新人之耳目。如漢廷老吏斷獄，以片言折衷，而人莫不心肯意服。若但能責人，亦非高手。必思我若生此人之時，居此人之位，遇此人之事，當如何應酬，如何處置？必有至當不易之說。若蘇老泉《管仲論》，子瞻《范增論》，皆用此法。

又　論貴圓忌方，貴老忌嫩，貴雄健忌懶散，貴移易不動，忌浮泛不切，起伏處貴有照應，開闔處貴有波瀾，馳騁處貴有節制，鋪叙處貴有曲折，過接處貴無痕迹，譬喻處貴親切，引用處貴確當。或沿流討源而血脈井井，或從根發枝而千條燦然，或將無作有而意味甚深，或以實形虛而指意如見。藏光艷于平實之中，發精神于題目之外。要使一句一字，增減不得，而句句有法，字字盡心，方爲合轍。只緣學者束書不觀，因陋就簡，于時文之外，全不理會。先進既以荒謬而中式，後進遂以空疎爲高致，是《霍光傳》眞可不讀，而不學無術最得計也。

又　立意高，說理透，不爲玄言奇語，而見者自然屈服；如虢國夫人，有天然國色，但淡掃蛾眉，而三千粉黛，一時低首。此文之最高者也。詞理兼修，華實並茂者次之。意見庸庸，專事造語，此最卑而最可賤者也。近事時論，本色愈卑，而修飾愈勝。專欲藉文采動人，自造語外，別無工夫。今須擴充眞見，洞透至理，見得親切，自然斷得分明。理既高遠，自然言能出衆。講性理而洞徹精微，論治道而深究利害，便是大文字。前輩如柳宗元作《四維論》，夫禮、義、廉、恥，謂之四維，柳謂「廉恥即在義字中，只可爲二維。」得此意爲主，又何煩詞采之助哉！歐陽修作《泰誓論》，謂文王未嘗稱王，發明千古不白之冤。蘇軾作《賈誼論》，謂非漢文不用賈誼，乃賈誼不能用漢文。蘇轍作《三國論》，不取智勇，而取不智不勇。張耒作《文帝論》，謂文帝薄待周勃，乃是深愛之；而引宣帝待霍光爲證。意見精確，最能動人。又如蘇軾、秦觀皆有《晁錯論》。在蘇軾則謂袁盎非能譖殺錯，乃錯自取殺；在秦觀則謂漢惟斬錯，然後可以破七國之兵。其意見皆出尋常之外，故必熟于世故，老于人情，有憂深慮遠之明，有通微知往之哲，然後可以作論，非徒求工于文字而已。此論之所以貴識見也。

又　論以識見筆力爲貴。縱橫變態，如節制之兵，愈出愈奇；攻擊辨難，如汪洋之水，漸流漸遠。此識見筆力之最高者。

又　大抵論以理爲主，意輔之。意與理俱勝，則論自超脫。故大家手筆，不爲詭異而自宏富，不事險怪而自典麗。奇寓于純粹之中，巧藏于和易之內。其不能者反是。

又　論之品有三：上者藏鋒不露，讀之自有餘味；中者步驟不凡，如飛沙走石；下者用意卑俗，專事造語。

又　論之體有七：一圓轉；二謹嚴；三意多而不雜；四含蓄而不露；五結上生下節，勢如貫珠；六首尾相應勢如擊蛇；《七繳》一篇，欲有不盡之意，如清廟之瑟，一唱三歎。

又　凡學論，須將前輩格奇、語確、意高、理透者，寫定十數，熟誦沉思，有作即擬之，不似則易之。始于擬議，終于變化。蓋其始學也，惟恐不似，既也又恐其襲焉而不化耳。至于變化，則心神骨髓全是古人，啓口容聲，莫非高調。若待招之而後來，麾之而後去，已落第二義矣。

又　性理論，貴研精闡微，根極理要，以《左》《國》之精華，發程朱之心事，使確然不易，粲然有條，此最難者也。政事論，貴獨稽政源，參酌流弊，彌繪羣務，折衷是非。陳法則句句可行，警世則言言可懼。雖亦不容苟作，然較之性理論，似粗而易騁矣。人物論，貴貫串古今，詮次賢哲，貶一人而有益于天下，則毀之不爲薄；褒一人而足法於天下，則譽之不爲狥。褒貶既中其實，議論自異于常。人物好醜，纖悉不爽矣。

又　史論易粗宜精醇，理論易晦宜明白。

又　論事勢，當原其利害成敗而究其形；論人物，當究其始終顛末而定其案。然須胸中眞有卓然不可磨滅之見，借題發揮，則自然醒眼。若就事補綴，縱裁花製錦，終無精彩氣焰。

又　大都論法，不外乎理、弊、工、效。蓋理者，道理也，把題中事情說得的的確確，務使愷切明儁。弊者，弊病也，原初階厲，與要終沾危，一一發覺出來。工乃用工，一番修禳轉一番恢復也。效乃效驗，是以亨通，是以泰寧也。祇將此四法敷衍成章，而於起首用破承入題，煞尾用結題，自然律度嚴整，血脈貫通。他如原、叙、反、正、譬、證、斷七法，用之或可以炫觀，殊覺煩碎耳。

又　論須看題目，如言語發于大聖賢之口，行事見于大聖賢之身，功業顯于大聖賢之手。君則五帝三王，臣則伊、傅、周、召，儒則顏、思、孟、周、程、張，本無可議者。秦漢而下，君道《臣職》儒術互有得失醇疵。彼無可議者，惟主於褒揚稱述。若得失醇疵相半者，又當權其輕重，究其大節。言語《行事》功業好處多，則褒揚意重，而微寓不足之意于後可也。不好處多，則貶抑意重，而存恕過之意于中。如其大節全虧，他貴莫贖，則辨斥攻擊，直窮到底，愼勿兩可其說。至昏君、逆臣、異端，尤宜闢之廓如也，不得稍貸其罪，曲爲回護解釋，斯爲正論。若徒快紙上之浮靡，昧胸中之臧否，人是而我亦是之，人非而我亦非之，正井蛙之不可語于海者也，又何論之足云。

又卷九　諸表體，或曰：表制有六：賀表則頌聖處貴詳盡，進表則叙事期望處貴詳盡，辭謝表則叙事自勉處貴詳盡，請諫表則貴望處貴詳盡。蓋作表貴知要如此。

又　謝表，《指南錄》曰：有所感激故稱謝。謝幸御，謝官爵，謝金帛，謝宴享，謝頒降，謝珍味，謝衣服，皆感激君父殊恩而非僞也。夫忠心感則興，激則奮；恩踰望外，則敬從中起，非徒啣結思報而已。最要默動人君以禮使臣意，然入題自叙處須詳之。

又　王懋公曰：謝不僅自謝，或代一方謝，或爲天下謝，尤當論及。

又　賀表，《指南錄》曰：凡天降祥，地獻瑞，外國賓，武功捷，皆人君盛德事也。表中歡諗之意雖多，尤必戒盈持滿，使皇上竦然動苞桑之計始得。其頌聖宜詳，解題處宜略。又多有不用解題者，以不可及前朝衰颯事也。

又　進表，《指南錄》曰：進者，人臣各以意進也。或進經史，或進圖書，或進詩賦，或上圖畫，或上箴言，或獻祥瑞。不以佞進，不以諂進，不以非禮進，不以聲色貨利進。皆所以養君心、清治本也。均之進也，其解題處宜詳，如書籍，則備叙其著作之由；祥瑞，則徧列其生成之實。必默寓規諷之意，令上人一見起敬可耳。

又　或曰：作進書表，須認明諸書體製。如玉牒，乃紀大事之書，國史乃已成紀傳之書，實錄乃編年之書，寶訓則分門，日曆則繫日，會要則合粹。各有體製。如玉牒不可移于國史也，餘倣此。

又　王懋公曰：宋相國道《四六餘話》：玉牒所記，非止本支，而凡一朝大政事、大號令、大更革拜罷，皆在焉，仙源積慶，特其一條耳。前此進玉牒備書表章，能備言之惟于湖一表，終始對說，其形容玉牒，方爲曲盡。文云：「帝系勤鴻，榮科條于屬籍；聖謨啓祐，儼訓典于寶儲。」「堯統漢緒，肇派別于天潢；周誥商盤，儼仙躔于東壁。惟昭穆親疎之有序，與文章詞令之當傳。」「《麟趾》振振，共仰宗盟之益茂；《虞書》渾渾，更瞻聖作之相輝。」予近見一玉牒表，專言本支，絕不他及隻字。故知其一說，而不知其又有一說，皆議論家之大弊也。

又　或曰：表涉一代興衰，不可無斷制。元人《進宋史表》云：「聲容盛而武備衰，議論多而成功少。」可謂盡之矣。丘文莊公爲祭酒時，出《元史表》，有云「非無一善之可稱，緣是大綱之不正」，自謂不減前所云。信然矣。

又　辭表，《指南錄》曰：有所賜而懼不敢當則辭，有所託而懼不能副則

辭，有所除授而懼不克勝則辭。言則謙讓，意須眞切。如禹辭百揆，讓在稷契也；伯辭典禮，讓在夔龍也。若不委曲其言，不謙冲其意，將辭非眞辭矣。

又　請表，《指南錄》曰：人君當行不行，介在疑二之間者，吾修詞以請之可也。于是視學有請，經筵有請，臨御有請，冊立有請，纂修有請。不敢以私意請，不敢以親故請，不敢以乞哀請，不敢以田宅請。惟溫厚其言而意獨懇到，使皇上視之，有不容中止之勢，斯稱善請。

又　諫表，《指南錄》曰：諫表即疏章，而文之以四六耳，所以規君之過也。過言則諫，過舉則諫，興作違時則諫，任用匪人則諫，好尙不端則諫，喜怒不中則諫。大要敷奏詳明，瞭瞭見其終始。如此利，如此利；如此可，如此不可。不傷于激，不動于憤。敦厚其意，溫潤其詞。可畏而不可拒，可愛而不可狎。則善諫矣。

又卷一〇　判，王懋公曰：唐張鷟有《判決錄》，學判者當取以爲法。其支有科罪，有評允，有辨雪，有番異，有判罷，有判留，有駁正，有駁審，有末減，有案覆，一一究心，裨益不淺。至言近今作法，起聯對四句，再接二句。「今某」下，四字句二句，中對四句，末以二句作收，自是正格。擴而充之，則存乎其人。

又　王懋公曰：判不在能以深文巧定人罪，而在有以大服其心。若張乖崖之以一錢斬崇陽吏，乃有繩鋸木斷之判，當入司馬子長《酷吏傳》矣。往有王府一鶴爲民犬所噬，以付有司治罪。判云：「鶴雖帶牌，犬不識字。」能以戲言寓仁民之心，南山可移。此案不易，當以爲法。

愛新覺羅・弘曆《御製文初集序》　夫序者，所以敘陳經旨，故孔子作《書》序，子夏作《詩序》，未聞自序其文也。自序其文，蓋漢、唐以後之事。

袁枚《答友人論文第二書》　足下之答綿莊曰：「散文多適用，駢體多無用，《文選》不足學。」此又誤也。夫高文典冊，用相如；飛書羽檄，用枚皐；文章家各適其用。若以經世而論，則紙上陳言，均爲無用。古之文，不知所謂散與駢也。《尙書》曰「欽明文思安安」，此散也；而「賓於四門，納於大麓」，非其駢焉者乎？【略】《易》曰「潛龍勿用」，此散也；而「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體」，非其駢焉者乎？安得以其散者爲有用，而駢者爲無用也？足下云云，蓋震于昌黎「起八代之衰」一語，而不知八代固未嘗衰也。何也？文章之道，如夏、殷、周之立法，窮則變，變則通。西京渾古，至東京而漸漓，二文人，不得不以奇數之窮，通偶數之變。及其靡曼已甚，豪傑代雄，則又不屑雷同，而必挽氣運以中興之。徐、庾、韓、柳，亦如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者也。然韓、柳亦自知其難，故鏤肝鉥腎，爲奧博無涯涘；或一兩字爲句，或數十字爲句，拗之，練之，錯落之，以求合乎古。人但知其戛戛獨造，而不知其功苦，其勢危也，誤於不善學者，而一瀉無餘。蓋其詞駢，則徵典隸事，勢難不讀書；其詞散，則言之無物，亦足支持句讀。

又《答友人論古文第二書》　竊謂足下之爲古文，是也；足下之論古文，非也。足下之言曰：「古文之途甚廣，不得不貪多務博以求之。」此未爲知古文也。夫古文者，途之至狹者也。唐以前無「古文」之名，自韓、柳諸公出，懼文之不古，而「古文」始名。是古文者，別今文而言之也，劃今之界不嚴，則學古之詞不類。韓則曰：「非三代、兩漢之書不觀。」柳則曰：「懼其昧沒而雜也」，「廉之欲其節」。二公者，當漢、晉之後，其百家諸子未甚放紛，猶且懼染於時。今百家回冗，又復作時藝弋科名，如康昆侖彈琵琶，久染淫俗，非數十年不近樂器，不能得正聲也。深思而愼取之，猶慮勿暇，而乃狃於庀雜以自淆，過矣！蓋嘗論之，古書愈少，文愈古；後書愈多，文愈不古。《商書》渾渾爾，《夏書》噩噩爾。作《詩》者不知有《易》，作《易》者不知有《詩》。下此，《左》、《穀》以序事勝，屈、宋以詞賦勝，莊、列以論辨勝，賈、董以對策勝。就一古文之中，猶不肯合數家爲一家，以累其樸茂之氣、專精之神，此豈其才力有所不足，而歲月有所偏短哉？荀子曰：「不獨則不誠，不誠則不形。」天下事，不徒文章然也。鄭康成以《禮》解《詩》，故其說拘。元次山好子書，故其文碎。蘇長公通禪理，故其文蕩。之數公者，皆抱萬夫之稟者也，偶有所雜，其弊立見，而況其下焉者乎？今將登騷壇，樹旗幟，召海內方聞綴學之徒，而談論角逐以震耀乎口耳，此非煩稱博引不可也，邯鄲淳之見東阿王，李鍇之遇梁武帝是也。若夫傳一篇之工，成一集之美，閉戶覃思，不蹈襲前人一字，而卓然爲行遠計，此其道誠不在是矣。足下擅鹽莢名，居淮南之四衝，四方之士于于焉來請謁者，或經或史，或詩或文，或性理，或經濟，或蟲魚箋注，或陰陽、星曆、醫卜，日呈其伎於左右。足下不涉獵而遍覽焉，幾懵乎爲酬應，而又以好賢之心，好勝之氣，日習於諸往來者之咻染，

不覺耳目心胸，常欲觀五都而游武庫。然藉此多聞多見，使人一談論一晉接，驚而詫於四方曰名士名士，則可也；竟從此以求古文之眞，而拒專門者之諫，則不可也。

又《胡稚威駢體文序》 文之駢，即數之偶也，而獨不近取諸身乎？頭，奇數也；而眉目，而手足，則偶矣。而獨不遠取諸物乎？草木，奇數也；而由蘖而瓣鄂，則偶矣。山峙而雙峰，水分而交流，禽飛而並翼，星綴而連珠，此豈人爲之哉？古聖人以文明道，而不諱修詞。駢體者，修詞之尤工者也，《六經》濫觴，漢、魏延其緒，六朝暢其流，論者先散行後駢體，似亦尊乾卑坤之義。然散行可蹈空，而駢文必徵典。駢文廢，則悅學者少，爲文者多，文乃日敝。若夫四六者，俗名也。《庚桑楚》及《呂覽》所稱四六，非此之解。柳子稱駢四儷六，樊南稱六甲四數，亦偶然語耳，沿此名文，於義何當！宋人起而矯之，輕倩流轉，別開蹊徑；古人固而存之之義絕焉。自是格愈降，調愈卑，靡靡然皮傅而已，雖駢其詞，仍無資於讀書，文之中，又唯駢體爲尤敝。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三《四六標準》 自六代以來，箋啓即多駢偶，然其時文體皆然，非以是別爲一格也。至宋而歲時通候，仕宦遷除、吉凶慶弔，無一事不用啓，無一人不用啓，其啓必以四六，遂於四六之內別有專門。

又卷一六九《堯藻集》 唐時爲古文者主於矯俗體，故成家者蔚爲鉅制，不成家者則流於僻澀。宋時爲古文者主於宗先正，故歐、蘇、王、曾而後。沿及於元，成家者不能盡闢門戶，不成家者亦具有典型。

又卷一八九《唐宋元名表》 自明代二場用表，而表遂變爲時文，久而僞體雜出，或參以長聯，如王世貞所作一聯，多至十餘句，如《四書文》之二小比；或參以五、七言詩句，以爲源出於徐、庾及王、駱。不知徐、庾、王、駱用之於賦。

沈荃《四六纂組序》 四六之體，貴協調，貴諧聲，貴秉經據典，貴推舊易新，庶令觀者相悅以解。苟非素爲揣摩，一旦操觚，謾誇白戰，蹈襲于泛濫迂疏，調不協，聲不諧，語不經，事不典，陳陳相因，粟紅貫朽，而不適于用，則鄙甚矣。

沈壽民《寄男鑑》 古文先體格，次辭句。體格務高嚴，辭句務矯健。汝等筆力尋常，不能追先秦兩漢，亦須留心歐、蘇諸作，蓋其法易循，其語可學，歐尤勝蘇者，以風神含蓄、唱嘆有餘味也。《空同集》筆最高古，今遽覽此，不善斲，反傷指，終無益耳。

魏象樞《止齋文集序》 世之爲文有二：有儒者之文，有文人之文。文人之文，儷花偶葉，雕蟲繡帨，如好鳥之娛耳、時花之悅目，其文無關於世道，無輕重於人心，存之以爲游藝之一助可也。儒者之文，扶名教，正人心，著經權，約旁者以正，迪幽者以明。蓋將與日星河嶽同其久遠，僅僅語言文字云乎哉！

劉子壯《文體明辨序》 文之有體也，如天之不可使下，地之不可使上，男女之不可使易其內外，而君臣、貴賤、賢愚、尊卑不可一日而少倒置者也。置之不當，則大亂於是而起，而遂不可以爲人。如使文而首尾衡決，倫脊頹放，雖復繁言詭義，累牘積几；如下堂之周，服冕之唐，黨僞學之漢、宋，亦復成何世界乎？此文之不可以無體，體不可以不辯也。

楊繩武《論文四則》 八股者，說經之文也，故義必根經，而取材亦以經爲上。此不但習句讀、通傳註而已，當熟復註疏，旁參經解諸書，會通焉以折其衷，乃爲通經，通經而後可以說經也。諸子之文，是非頗謬于聖人矣，然其鼓鑄性靈，雕鏤物象，或滉洋奇恣，或奧衍峭刻，亦足以極文章之變。所當別白其純疵而後用之，勿徒襲其險句怪字以爲工。史本于經，子長、孟堅，史家開山，實爲千古文章大宗。故古人論文，以西漢爲最。此如康莊衢路，不可不由者。班、馬而下，蔚宗之博贍，《三國》、《五代》之謹嚴，六朝《南》、《北》之名雋，《唐書》之鍊密，《宋史》之繁富，亦各有所長，獨《元史》蕪穢耳。然皆足以識治亂，明是非，辨人才，知學術，于文章實有裨益。至于以史證經，程子《易傳》，朱子《集註》多有之，何獨疑于時文？且幾社前輩曾爲先道矣。故文章能貫穿史事，與題相赴者，皆極所咨賞。唐宋八家，根柢皆從經出，昌黎直法《典》、《謨》，廬陵善學《春秋》，柳州兼摹子長，南豐酷似更生，臨川以《周禮》參《管》、《韓》。三蘇之文出于《國策》、《孟子》，大蘇尤得力于《莊》、《騷》。古人文字各有所從出，時文何獨不然？先秦《史》、《漢》險峻，或未易攀，八家氣味漸近矣，爲時文于八家無所得，便是熟爛時文。

馬榮祖《文頌》 頌居六義之後，而會四始之全，三《頌》偉矣。變而爲騷，始創《橘頌》。晉劉伶乃頌酒德，緣物導意，撫彷遂滋。若陸機之頌功臣，才華閃爍，而予奪錯互，自紊其體。善乎梁劉勰之論曰：「敷寫似賦，而不入

華侈之區；敬愼如銘，而異乎規戒之域。斯頌體也。」《雕龍》上辨體裁，下窮筆術，而風氣不越。齊梁間反覆古人，締造所由，鉤摹情狀，都來可得百例。視䰟所列，殆於倍之。夫一物之細，猶或擬諸形容，而載道行遠之文，歌頌闕如。寂寥千古，斯亦翰墨之恥也。用據所窺測，創立《文頌》，虛空追攝，幻等結風，而曩所嘗試利鈍曲折之故，往往來會。豈夙世薰習，藉手冥謝古人？抑聊附正則，伯倫之後，而因以補彥和所未及，庶幾離形得似之旨乎！正聲不絕，來者難誣，下上茫茫，喟然閣筆。

錢大昕《半樹齋文稿序》 別于科學之文而謂之古文，蓋昉于韓退之，而宋以來因之。夫文豈有古今之殊哉！科學之文，志在利祿，徇世俗所好而爲之，而性情不屬焉。非不點竄《堯典》，涂改周詩，如剪彩之花，五色具備，索然無生意，詞雖古猶今也。唯讀書談道之士，以經史爲畜畜，以義理爲漑灌，胸次灑然，天機浩然，有不能已于言者，而後假于筆以傳，多或千言，少或寸幅，其言不越日用之恆，其理不違聖賢之旨，詞雖今猶古也。文之古，不古于襲古人之面目，而古于得古人之性情，性情之不古，若微獨貌爲秦漢者，非古文，即貌爲歐、曾，亦非古文也。

吳玉綸《文論》 後世體制紛紛，而論、說、詞、序源於《易》，詔、策、疏、奏源於《書》，賦、頌、歌、贊源於《詩》，銘、誄、箴、祝以及紀、傳、檄之屬源於《禮》與《春秋》，蓋以宗經爲貴，準乎理與情而已。大抵周、秦、兩漢、八家散體文多以理勝，《騷》、《選》駢麗之習多以情勝。情勝者詞附之，而情裁諸理，弗傷於艷；理勝者氣充之，而理衷諸道，弗病於雜。是以論文者每慨於由漢魏及六朝三變愈下，與唐三變愈上，皆以言有物爲斷也。

夏之蓉《答張解元世犖論古文書》 大抵古文有兩支：由艱深刻苦而得者，揚子雲之派是也。而自孟子以來，下逮遷、固，主於精通朗暢爲文之正宗，出入於二者之間，獨昌黎耳。夫不本心得者言文，譬諸剪綵爲花，範土作偶，質具而精亡也。不本諸法以言文，譬諸操般倕之斧，運匠郢之斤，倕規改錯而不中於度也。古之立言者學古而不襲其似，要其不似之中有似者存，豈肯爲率逞胸臆者資之口實乎？

孫梅《四六叢話·凡例》 四六之名何自，昉乎古人有韻謂之文、無韻謂之筆。梁時沈詩任筆，劉氏三筆六詩是也。駢儷肇自魏晉，厥後有齊梁體、宮體、徐庾體，工綺遞增，猶未以四六名也。唐重《文選》學，宋目爲詞學，而章奏之學，則令狐楚以授義山，別爲專門。今考《樊南甲乙》始以四六名集，而柳州《乞巧文》云「駢四儷六，錦心繡口」，又在其前。《辭學指南》云：「制用四六，以便宣讀，大約始於制誥，沿及表啓也。」陸機《文賦》區分十體，魏晉前其流未廣，西山眞氏以四體撰《文章正宗》，亦僅挈其綱，若乃辨體正名，條分縷析，則《文選序》及《文心雕龍》所列俱不下四十，而《雕龍》以對問、七發、連珠三者入於雜文，雖創例亦其宜也。唐設宏詞科，試目有十二體，則皆應用之文。《選》實駢儷之淵府，《騷》乃詞賦之羽翼。杜少陵云：「熟精《文選》理。」王孝伯云：「熟讀《離騷》，便成名士。」是知六朝唐人詞筆迥絕者，無不以《選》《騷》爲命脈也。

又卷一六 頌者，四始之一，詩教之隆。昔元音暢而雅樂正，民氣樂而頌聲作，宣其純懿，既異於風；紀彼鏗鏘，復殊於雅。所以美盛德之形容，告成功於郊廟，頌有頌之聲焉。【略】王褒《得賢論》也，而以頌名，義雖協而音未諧，出詩入文，濫觴於此矣。馬融《廣成賦》也，而以頌名，既不歌而多敷布，化頌爲賦，名義滋紊矣。

又卷二二 原夫今體之文，尤工箋、奏，詞林之選，雅善頌、銘。占辭著刻楮之能，叙事美貫珠之目，質緣文而見巧，情會景以呈奇。尚已夫文采葩流，枝葉橫生，此駢體之長也；師其意不師其辭，爲時似不爲恆似，此古文所尚也。若乃命微言以藻思，責奧義於腴詞，以妃青媲白之文，求辨博縱橫之用，譬之蟻封，奔騁珮玉，趨舌本間，強恐類文家之吃；筆端繁擁，終滋腹笥之貧，固難以作。致其情工，用所短也已。

又卷二三 文有昔合而今分者，詩與賦頌是也。後人雅尚才華，好爲纂組，侈附庸而蔚成大國，導濫觴而極彼通津。故析詩於賦，而都京演富於千言；又貳頌於詩，而宮殿綺采於四韻。古人則五際、六義，渾然和同而已。

方東樹《切問齋文鈔書後》 陸氏又謂：「有用之文，如布帛菽粟；華文無實者，如珠玉錦繡，雖貴而非切需。」吾又以爲不然。使世之人皆惟是取給於布帛菽粟而已，則是禹可以惡衣承祭，而不必致孝乎鬼神，而山龍華蟲之飾，與夫珍錯玉食之供，凡三代聖王典禮之盛，皆可廢也。且夫菽粟入口，隔宿而化爲朽腐矣；吾人三年不製衣，則垢敝鶉結矣。是故今日之菽粟，非昨日之菽粟也；已敝之布帛，非改爲之布帛也。此隨時取給之文，所以不傳於後世也。若夫作者之文則不然：其道足以濟天下之用，其詞足以媲《墳》、

《典》之宏，茹古含今，牢籠百氏，與《六經》並著，與日月常昭，而曷嘗有無實之言，不試而云者乎？今不悟俗學凡淺不能爲是，而徒指夫猥子浮華無用之文，以爲口實，是尚不足以杜少知之口，而何以服作者之心乎？孟子曰：「取食色之重者，與禮之輕者相比，奚翅食與色重也？」吾觀集中諸賢之製，其意格、境象、字句、辭氣，多與古人不類，且有甚猥俗、不識禁忌者，而便謂足以躋於先秦、兩漢、唐、宋大家，其信然乎？俗言易勝，繆種易傳，播之來學，將使斯文喪墜，在茲永絕，亦文章之阨會也。況彼所謂菽粟者，或糅以秕稗矣，或糅以雜毒矣；彼所謂布帛者，或易以刻楮矣，或易以木葉矣。善乎，虞道園有言曰：「循流俗者，不知去陳腐；強自高者，惟旁竊於異端。」凡若此者，辨之不審，非殺人，則以誤人；以此爲用，非良用也。

王引之《李復園文集序》 儒生操不律，發抒胸中蘊蓄，凡紀事狀物，據時以立論者，皆文也。迨言孔孟言，則非三代以上語不道，可謂有志於古矣，而世乃謂之時文。或以爲字句華樸，結構疏整必隨風氣爲轉移，因而厭故喜新，閱者作者，歸於一致，時好存焉，故謂之時文。然自其字句結構言之，屢變者也；自其理法言之，不變者也。理精法密，至於作小題文則斂才就範，雖百變不離其宗，證諸名家所存，殆若重規疊矩。

吳肅《國朝八家四六文鈔叙》 四六一體，道則其貫，藝有獨工。【略】夫一奇一偶，數相生而相成；尚質尚文，道日衍而日盛。暘谷幽都之名，古史工于屬對；「覯閔受侮」之句，葩經已有儷言。道其緣起，略見源流。蓋琴無取乎偏絃之張，錦非倚乎獨繭之剝。以多爲貴，雙詞非駢拇也；沿飾得奇，偶語非重臺也。要其掃搪雖富，不害性靈，開闔自如，善養吾氣。敷陳士行，蔚宗以論史；鈎抉文心，彥和以談藝。而必左袒秦、漢，右居韓、歐，排齊、梁爲江河之下，指王、楊爲刀圭之誤，不其過歟！然而醇甘所以養生，或曰腐腸之藥；笙簧所以悅聽，或曰亂雅之音。是故言不居要，則藻豐而傷煩；文不師古，則思驚而近謬。鉛黛飾容，夫豈盼倩之質；旌旗列仗，乃非節制之師。雖復硬語橫空，巧思合綺，好馳驟而前規亡，貪掎摭而眞精失，其有擺脫凡近，規撫初祖，眞宰不存，形似取具，屋下架屋，歧途又歧，又其下者。翦裁經文而邊幅益儉，揣摩時好而氣息愈囂，啓事則吏曹公言，數典則俳優小說，其不得仰配于古文詞宜矣。

吳德旋《初月樓古文緒論》 不得已應酬之作，則入集時必去之。如《震川集》中，壽文已有可以不存者；公牘而入於書中，亦少揀擇，小簡則尤不必入集也。

又 諸子中，《老子》似經，其旨與吾儒異，無害也。《荀子》說理較醇，而文筆近於平。《淮南》排句亦多，卻有精彩。莫超於《莊子》，莫峭刻於《韓非子》矣。《孫武子》亦先秦之文，非漢人所及。《列子》義蘊稍淺，亦先秦之文也。

又 本朝時文，如李榕村入理深，而氣格亦高，至古文便全不合法。如儲同人及畫山諸公，皆時文勝古文者。王罕皆古文，亦不唐、不宋、不六朝，不似古人；方朴山亦然。前明人古文又是一種，讀一篇了，不知其命意所在。如唐荆川、茅鹿門時文之高，幾足與古人同其品第，作古文則語不揀擇，而法亦不合。

惲敬《上曹儷笙侍郎書》 古文，文中之一體耳，而其體至正不可餘，餘則支；不可盡，盡則敝；不可爲容，爲容則體下。【略】有意爲古文，而平生之才與學不能沛然于所爲之文之外，則將依附其體而爲之；依附其體而爲之，則爲支，爲敝，爲體下，不招而至矣。

包世臣《與楊季子論文書》 文類既殊，體裁各別，然惟言事與記事爲最難。言事之文，必先洞悉所事之條理原委，抉明正義，然後述現事之得失所以然，而條畫其補救之方。記事之文，必先表明緣起，而深究得失之故，然後述其本末，則是非明白，不惑將來。凡此二類，固非率爾所能，而古今能者必宗此法，機勢萬變，樞括無改。

梁章鉅《退庵論文》 《四庫提要》云：「唐之文體變於韓愈，而柳宗元以下和之；宋之文體變於歐陽修，而蘇洵以下和之。」愈《與崔立之書》深病場屋之作，修知貢舉亦黜劉幾等以挽回風氣，則八家之所論著其不爲程試計可知也。茅坤所錄，大抵以八比法說之；儲欣雖以便於舉業譏坤，而核其所論亦相去不能分寸。夫能爲八比者，其源必出於古文，自明以來，歷歷可數。坤與欣即古文以講八比，未始非探本之論，然論八比而沿溯古文，爲八比之正脈；論古文而專爲八比設，則非古文之正脈。此如場屋策論，以能根柢經史者爲上，操文柄者，亦必以能根柢經史與否，定其甲乙。至講經評史而專備策論之用，則其經不足爲經學，其史不足爲史學。茅坤、儲欣之評諸家，適類於是。自《御選唐宋文醇》出，去取謹嚴，考證典核，其精者足以明理載道，

經世致用，其次者亦有關法戒，不爲空言。其上者矩矱六籍，其次者波瀾意度，亦出入於周、秦、兩漢諸家。茅坤等管蠡之見，烏足以語此哉！

又　凡作墓志文字，只要不說謊。《祭統》云：「銘之義，稱美而不稱惡。」又云：「其先祖無美而稱之，是誣也。」故聖賢雖於父母亦不虛加一語，加以虛譽，人必指而笑之，是轉貽父母羞辱矣。韋齋人品學問，迥出人群，朱子作行述只平平叙次；伊川爲大中，作文亦無一語褒揚。惟其如此，是以可信。且稱人亦何必全備？如孝，德之本也，孔子未嘗以稱顏子，豈顏子未孝耶？舜稱大孝，他聖不聞，豈他聖都未孝耶？

又　蘇齋師云：「凡作傳誌，不宜用四六駢體。」蓋叙一事，而必借古事述之，何如直叙其事之爲明白乎？陸放翁《詠王簡棲頭陀寺碑》云：「文浮未可敵江山。」此語所見獨超，好用駢儷者，尚亦知所持擇乎。

又　今人自編其所著之集，大概分詩與文兩目而已，古人則不然。六朝以前多以文筆對舉，或以詩筆對舉。詩即有韻之文，可以文統之，故昭明《文選》奄有詩歌；筆則專指紀載之作，故陸機《文賦》所列詩賦十體，不及傳志也。《南史·顏延之傳》：「竣得臣筆，測得臣文。」劉勰《文心雕龍》云：「無韻者筆，有韻者文。」此以文與筆分言也。《梁書·劉潛傳》「三筆六詩」，又「庾肩吾傳詩既若此，筆又如之」；杜少陵詩稱「賈筆韓詩」；趙璘《因話錄》稱孟詩韓筆」，此以詩與筆分言之也。《宋書·傅亮傳》「高祖登庸之始，文筆皆是記室參軍滕演」；《魏書·溫子昇傳》「臺中文筆皆子昇爲之」；《北齊書·李廣傳》「集其文筆十卷，魏收爲之序」；《陳書·陸琰傳》「其所制文筆多不存本」；《劉師知傳》「博涉書傳，工文筆」；《徐伯陽傳》「年十五，以文筆稱」；《北史·魏高祖紀》「好爲文章，詩賦，銘頌，有大文筆，馬上口授」；《南齊書·晉安王子懋傳》「文章詩筆，乃是佳事」；《北史·蕭圓肅傳》「撰時人詩筆爲《文海》四十卷」，此以合文筆詩筆而爲言者也。至梁元帝《金樓子·立言篇》，以揚榷前言，抵掌多識者謂之筆；詠歎風謠，流連哀思者謂之文。又云「至如文者，惟須綺縠紛披，宮徵靡曼，唇吻搖會，情靈搖蕩」云云，語尤分晰。今人於文筆二字之分不講久矣。

又　文章家每薄駢體而不論，然單行之變爲排偶，猶古詩之變爲律詩，風會既開，遂難偏廢。自庾子山出，始集六朝駢體之大成，而導唐初四傑之先路。所作皆華實相扶，情文兼至，於抽黃儷白之中，仍能灝氣舒卷，變化自如。當時雖並稱徐、庾，孝穆實瞠乎後塵矣。四六文雖不必專家，然奏御所需，應試所尚，有非此不可者。純用六朝體格亦恐非宜，惟有分唐四六、宋四六兩派，各就性之所近而學之。唐四六又當分爲兩層，有初唐之四六，王子安爲之，首以雄博爲宗，本朝之陳維崧似之；有中唐以後之四六，李義山爲之，首以流麗爲勝，本朝之吳綺似之。宋四六無專家，各以新巧爲工，近南昌彭文勤公所輯《宋四六選》已具崖略，本朝之章藻功似之。今欲爲四六專家，則當先讀蕭《選》及徐、庾二集，而參以《初唐四傑集》，李義山《樊南甲乙集》，彭文勤公《宋四六選》，以及陳檢討《四六》、《林蕙堂集》、《思綺堂集》，則源流正變，自可了然於胸。若曾燠之《駢體正宗》，吳鼐之《八家四六》，雖爲時流所喜，而所選體格未純，但資博覽可也。

又　作制藝文能讀書窮理，一以學古文之精力材料爲之，未有不工者，但體格不必過於求高。夫既隨衆應舉，自然志在求售，而反以不入時眼爲高，則何如舍此不務？今自欽定四書文之外，有近時名家專集，不可不涉獵者。如方靈皋、王耘渠之屬。王耘渠之文格律極細膩，又極分明，每篇旁批後批，皆其所自爲閱之，可當明師口授，集中篇篇可閱。方靈皋則有根柢，又有詞華，讀之可以開拓心胸，增長筆力。蓋靈皋經術本深，又於周秦諸子宋儒諸集，無不貫通，故言皆有物。論者謂靈皋古文每有時文氣，其時文則純以古文之法行之，故集中篇篇可讀。

梅曾亮《管異之文集書後》　曾亮少好爲駢體文，異之曰：「人有哀樂者，面也。今以玉冠之，雖美，失其面矣。此駢體之失也。」余曰：「誠有是。然《哀江南賦》、《報楊遵彥書》，其意固不快耶？而賤之也！」異之曰：「彼其意固有限，使有孟、荀、莊周、司馬遷之意，來如雲興，聚如車屯，則雖百徐、庾之詞，不足以盡其一意。」余遂稍學爲古文詞，異之不盡謂善也，曰：「子之文病雜，一篇之中，數體互見，武其冠，儒其衣，非全人也。」余自信不如信異之，深得一言爲數日憂喜。

蔣湘南《與田叔子論古文第二書》　夫模擬者古人用功之法，非後世優孟衣冠之說也。頌揚之體開自長卿《封禪》，而揚子雲《劇秦美新》摹之，班孟堅《典引》摹之，張平子《東巡誥》摹之，邯鄲子《禮魏受命述》摹之，古人何嘗不重模擬乎？《客難》出，而《解嘲》、《賓戲》、《應閒》、《達旨》、《釋誨》、《釋勸》、《抵疑》繼起矣。《七發》出，而《七激》、《七辨》、《七依》、《七啓》、《七

命》、《七召》、《七勵》繼起矣。《連珠》出，而《擬連珠》、《演連珠》、《暢連珠》、《範連珠》繼起矣。古人何嘗不重模擬乎？大概古人用功最嚴文筆之分。叶聲韻者謂之文，頌、贊、箴、銘、序、論、奏、對、誄、謚、書、檄以及金石諸篇皆是也。不叶聲韻者謂之筆，即史家叙事之作，因人褒貶以立意法，無可用其模擬者。其模擬必自文始：音節取其鏗鏘，辭句貴乎華麗，事出沉思，義歸翰藻，雄才博學，神明于聲音成文之故，始能創新題而闢奇格；豪傑之士，從而和之，似範其貌，實取其神；用心既久，由鈍入銳，然後浩乎沛然，成其文而有餘，成其筆亦無不足。則摹擬非古人用功之法乎！

曾國藩《日記・咸豐十年三月十五日》 是日酉刻，偶思古文之道與駢體相通。由徐、庾而進于任、沈，由任、沈而進于潘、陸，由潘、陸而進于左思，由左思而進于班、張，由班、張而進于卿、雲，韓退之之文比卿、雲更高一格。解學韓文，即可窺六經之閫奧矣。

又《咸豐十年三月十七日》 就吾所分十一類言之，論著類、詞賦類宜噴薄；序跋類宜吞吐；奏議類、哀祭類宜噴薄；詔令類、書牘類宜吞吐；傳志類、叙記類宜噴薄；典志類、雜記類宜吞吐。其一類中微有區別者，如哀祭類雖宜噴薄，而祭郊社祖宗則宜吞吐，詔令類雖宜吞吐，而檄文則宜噴薄，書牘類雖宜吞吐，而論事則宜噴薄。此外各類，皆可以是意推之。

又《咸豐十年閏三月廿日》 中飯後閱韓、柳、歐書牘。古文中，惟書牘一門竟鮮佳者。八家中，韓公差勝，然亦非書簡正宗，此外，則竟無可采。諸葛武侯、王右軍兩公書翰，風神高遠，最愜吾意，然患太少，且乏大篇，皆小簡耳。

又《家書・諭紀澤・同治元年十一月初四日》 惟四言詩最難有聲響，有光芒，雖《文選》韋孟以後諸作，亦復爾雅有餘，精光不足。揚子雲之《州箴》《百官箴》諸四言，刻意摹古，亦乏作作之光，淵淵之聲。余生平于古人四言，最好韓公之作，如《祭柳子厚文》《祭張署文》《進學解》《送窮文》諸四言，固皆光如皎日，響如春霆。即其他凡墓志之銘詞及集中如《淮西碑》《元和聖德》各四言詩，亦皆于奇崛之中迸出聲光。其要不外意義層出，筆仗雄拔而已。自韓公而外，則班孟堅《漢書・叙傳》一篇，亦四言中之最雋雅者。爾將此數篇熟讀成誦，則于四言之道，自有悟境。

方宗誠《徐庾文選序》 周以前，無學爲文章之事。《六經》諸子，體製不一，要皆明道教，箸法制，記事言，抒情性，故其言上之可以爲經，其次有醇有疵，亦皆足爲身心家國之用。自漢以來，始有以文名者。然西漢質實，少無用之言，風氣猶爲近古。東漢而降，詞日繁，氣日靡，史臣創立《文苑傳》以著其人。然昌黎韓氏叙古作者之統，雖班固不得與其列，況其次乎？《昭明文選》乃取魏、晉、齊、梁與周末、西漢之文，並收而雜錄之，以爲萃文章之英華可也，以爲正宗則非也。其後陳有徐陵，周有庾信，皆以盛才著文譽，當時偁爲「徐庾體」。嘗觀其文，大都遠祖東京，近宗齊、梁，駢字儷句，詞益綺艷，故《陳書》偁陵文「緝裁巧密多新意」，而《周書》論信之文，以爲「誇目侈於紅紫，蕩心逾於鄭、衛」，是何不能起衰振靡，回齊、梁之頹風，而追周、秦、西漢之盛軌邪？宋楊慈湖氏以「文人之文，謂之巧言」。劉忠肅亦曰：「士當以器識爲先；號爲文人，無足觀矣。」夫文不能明道教，著法制，記事言，抒情性，備身心家國之用，而但習浮靡以爲工，烏能免二公之所誚哉？且夫文章之隆污，與世運爲升降，昔人論《左氏》之文浮而誇，《戰國》之文峭而薄，文弊而世運隨之，魏、晉、六朝之文，浮靡太甚，故其世運亦衰壞而不可振，韓子所以謂「天醜其德而莫之顧」也。雖然，第以文論，駢偶之體，亦當以生氣爲上，徐、庾之文，尚有生氣可觀，是又宜其稱盛於一時，流傳於千載矣。

又《桐城文錄序》 今夫言天文者，以日月爲明，而恆星之熹微，亦未能或遺也；言地文者，以海嶽爲大，而泉石之幽窈，亦未能或略也；今世之言人文者，以唐、宋八家、明歸熙甫爲斗極矣，而李翺、皇甫湜、孫樵、晁無咎、唐順之、茅坤之撰著，亦未嘗不流布於後世也。然而，文勝則質喪，巨帙重編，而於事理無關切要，徒亂學者之耳目，紛後人之心志，則又不可不精別愼擇，以定其指歸。

王棻《論文》 文章之道，莫備於《六經》；《六經》者，文章之源也。文章之體三：散文也，駢文也，有韻文也。散文本于《書》、《春秋》，駢文本于《周禮》、《國語》，有韻文本于《詩》，而《易》兼之。文章之用三：明道也，經世也，紀事也。明道之文本于《易》，經世之文本于三《禮》，紀事之文本于《春秋》，而《詩》、《書》兼之。故《易》、《書》、《詩》者，又《六經》之源也。是故《禮》之明天理，本于《易》者也；《左氏》、《國語》陳人事，本于《書》者也；《爾雅》辨萬物，本于《詩》者也，而《論語》、《孟子》兼之。三經爲諸經之源，

信矣哉。《六經》之後，名能文者四家：《莊子》之恢奇源于《易》，《離騷》之幽怨源于《詩》，太史之簡潔原于《書》，而韓昌黎兼之。千年以來，莫不尊尚四家之文，而四家之文實源于三經。然則《易》、《書》、《詩》者，誠文章之鼻祖矣。昌黎有言：「士不通經，果不足用。」烏虖！經之爲用大矣，爲學不本于經，豈徒文之不足觀哉！

黃越《退谷文集》卷一四《甲戌二十五則》 要知古文、時文之所以合，尤要知古文、時文之所以分，合處人知之，分處人多不知。唐荆川、胡思泉古文縱橫奧衍，時文顧繩趨尺步，爲時文之有語氣，不可放越也。歸震川以古文爲時文，已與王、唐小變，不待至金、陳然後爲變也。然何嘗逾越題之閫奧來？今時文家多爲「以古文爲時文」二語所誤，以致空翻空跌，視題如籧廬之可以一宿而不可以久者，然亟以數語打發過自行己意，此雖近于古文，然其去時文亦已遠矣。

又卷一五《庚辰一則》 自歸太僕以古文爲時文，渾灝流轉，先輩方幅于是始化，然比偶亦是單行，單行仍是比偶，其屬對未嘗不嚴，特其氣加閎肆焉耳。自後才敏之士，祖述斯說，而善于高自位置也，放棄駢偶，一意參差，于是有以長對短者，以虛對實者。

路德《養素堂文集序》 文人之文，文人之言也。言之文者爲文，文之古者爲古文。善學古人文者，不學其文而學其文之所自出。八家之散體文，古文也，專學八家者，則優孟之矣。六朝之駢體文，亦古文也，浮慕六朝者，則餖飣之矣。非不摹古也，其貌古，其情不古。文惡乎古哉？昌黎云：「所讀之書不古，則所作之文亦不古。」文莫古於《六經》，漢魏諸家游其源而揚其波，至徐、庾而整之齊之，韓、柳、歐、蘇著宣而敷鬯之，其體裁不同，要非善讀古書者不能爲也。

謝章鋌《與魏子安書》 竊以古文一道，結於篇幅者爲氣體，見於字句者爲義法，誠能服膺古人而又能好學深思，則氣體未有不高，義法未有不精。然亦有時不盡如吾意者，則往往爲篇目所窘。贈序盛於唐，字說盛於宋，壽序盛於明，而壽序尤爲不尊。何則？贈序、字說尚從我說，壽序多從人說，其體與諛墓相等。故能手不得已，則通其法於傳誌，臚列其人之生平而稱道之，然亦稍去其濫而已，究不免和光通融之意，是以不貴也。

吳汝綸《答嚴幾道》 歐洲文字，與吾國絕殊，譯之似宜別創體製，如六朝人之譯佛書，其體全是特創。今不但不宜襲用中文，亦並不宜襲用佛書，竊謂以執事雄筆，必可自我作古。又妄意彼書固自有體製，或易其辭而仍其體，似亦可也。不通西文，不敢意定，獨中國諸書無可倣效耳。

又 來示謂歐洲國史，略似中國所謂長編、紀事、本末等比，然則，欲譯其書，即用曾大傅所稱「敘記」、「典志」二門，似爲得體。此二門，曾公於姚郎中所定諸類外，特建新類，非大手筆不易辦也。歐洲紀述名人，失之過詳，此宜以遷、固史法裁之。文無剪裁，專以求盡爲務，此非行遠所宜。中國間有此體，其最著者，則孟堅所爲《王莽傳》。若《穆天子》、《飛燕》、《太眞》等傳，則小說家言，不足法也。歐史用韻，今亦以韻譯之，似無不可，獨雅辭爲難耳，中國用韻之文，退之爲極詣矣。私見如此，未審有當否？

王闓運《論文體》 賦以荀子爲正體，宋玉《大小言》猶近之，《高唐》、《好色》，則學《楚詞》，漢人遂純乎詞矣。《騷》之正宗，後無作者，東方、劉向，皆擬《九章》耳。

又 《京都》諸作，自言是頌，非賦正宗。賦似銘贊，《丹書》諸作，是其先聲。《風》之用神，《頌》是一體耳。《雅》出於《風》，而意必正。《雅》、《頌》可無，《風》不可無。漢後諸詩，雖是興，亦有風之用也。

又 四言詩嵇、陶爲妙，詩之別派；陸平實，本不宜四言；潘亦似銘誄。

又 《天問》是贊，《九章》是賦，《大招》是誄，《卜居》、《漁父》是詞說。故自來以屈爲詞賦，以司馬爲文章祖。唐、宋八家，專學司馬，才不足也。文必先渾厚，而後可馳騁。

又 文體之別，士衡賦已詳矣，今所問作法也。作法構思，陸賦亦能盡之，所疑者時代區分，古今遂有雅俗也。帝曰「兪」，制曰「可」，旨作「知道了」，其用一也。今欲改「知道了」爲「兪」，則愈增其醜；以「了」字入文，則必不可行。以此推之，他可知矣。故嘗謂文無家數，而有時代，一代之語，不可仿古，要須擇其雅言耳。

又 不仿古而必擇雅，謂詔令奏疏告諭，應用之文也。若詞賦文誄，議論銘記，愈古愈工，而亦不能彊似者，習相遠也。自今賦外，言今事輒有今意，意今則語凡。凡記述之文，純是今事，今人言語意趣，皆異古人，安能古乎？故士衡曰：「選言貴妍。」又曰：「雖愛必捐。」修詞立誠，難之難也。

是以史傳之文，必難近古；誄銘論記，乃可模矣。後世修史，能刪館稿十分之九，削聞人千分之八，庶乎見精采乎！若記事本末，則不妨詳盡，盛衰存亡之機，今古一也。

又　八家之名，始於八比，其所宗者韓也；其實乃起承轉合之法耳，固無足論。退之自命起衰，首倡復古，心摹子雲，口誦馬遷，終身爲之，乃無一似；最名者記張巡，傳毛穎；游戲之作，宜可優孟，乃亦是凡近之詞。其述睢陽，便似小說，反不及侯朝宗《馬伶傳》爲能起予。蓋徵子雲之擬《論語》，而創爲遺貌取神之術者也。夫神寄於貌，遺貌何所得神？優孟去其衣冠，直一優耳。不學古何能入古乎？古之名篇，乃自相襲，由近而遠，正有階梯；譬之臨書，當須池水盡墨；至其渾化，在自運耳。晉人行草，大抵相類；漢、魏之文，約略大同，知此可學古矣。

陳作霖《與朱子期論駢文書》　竊以駢體之爲文也，端莊流麗，較散尤難，悱惻纏綿，以蓄爲主，沿傳既久，眞宰不存，掉以輕心，遂多流弊。其有務在飣餖，失其指歸，言未次鱗，語皆合掌。或辭繁而意晦，因骨少以肉多。複水重山，其途易誤，疊椽架屋，無理可尋。集錦才長，掇撦雖云富有；成虹氣短，開闔何能自如。此一弊也。又或五車未讀，偶語強爲，不持寸鐵而來，欲截碎金以去。尅右有左宜之妙，多肘見踵決之形。干戈叢中，空巷獨戰，冠裳域裏，袒裼亦來。雖作畫南宮，原有白描之法；面修辭東里，究非潤色之才。此二弊也。至若自矜該博，專炫新奇，用上古難信之書，引小說無稽之語。舍正路而趨荆棘，廢六書而返結繩。光怪陸離，縱誇獺祭，鉤輈格磔，孰辨鴂音。此三弊也。他如背戾先型，規摹風尚，學時世之妝束，順江河之下流。作札裁箋，唯畫胡廬舊樣；褒衣博帶，翻矜館閣新裁。一唱三歎，遺音安在？千篇一律，伎倆如斯。此四弊也。於是精神盡失，風格日卑，等於俳優。摹相茆病。每謂雕蟲小技，難合大人；遂學司馬溫公，不爲此體。抑知陰陽配合，而萬物始生，日月重光，而大文乃耀。「覯閔受侮」，《詩》亦儷言；「類帝禋宗」，《書》猶偶語，溯其緣起，實出秦、漢以前；暢厥支流，乃在齊梁之後。即宋人之運用經史，幾同無縫之衣；變化體裁，別成拔戟之隊。亦何可厚非哉！是必胸藏邱錦，筆燦李花，以立意爲宗，而典籍輔之；以行氣爲事，而範圍拘之。其勢則水湧瀾翻，其辭則金聲玉振。班、張骨力，徐、庾才華，譬諸風馳雨驟之雄師，加以節制則不擾；粗服亂頭之美女，飾以塗澤而尤妍。

譚宗浚《重刻四六法海序》　《易》有之：「物相雜，故曰文。」《說文》云：「文，畫也。象交形。」然則據事直書不加修飾者，非文也；鑄詞無法，徒事鋪陳者，非文也。蓋文之爲用，稟經以宅體，隸事以騁才，造意以謀篇，摛華以敷采，四者備而文成矣。【略】自六代靡而浮詞多，八家興而散體變，遂疑儷語，悉屬淫哇。或以爲累牘連篇，譬賣瓜之求益，或以爲窮妍極巧，類刻楮之徒工。殊不知四六之文，固承周、秦、兩漢而變焉者也。溯從魏、晉，下逮隋、唐，家置縹緗，人懷鉛槧，觀夫潘、張、顏、鮑之作，任、沈、徐、庾之篇，王、盧振聲，燕、許騰軌，常、楊鉅製，溫、李小文，固已雕畫奇辭，邪張異采，波瀾莫二，塗徑攸分。即至冊籍所書，簡編所著，衛恆《書勢》，劉勰《文心》，葛洪之集仙方，楊衒之稱佛寺，徐岳以談測算，酈元以考方輿，劉孝標注，《世說》之編，郭景純製山經之讚，庾愼品書，謝赫品畫，恆組織乎華詞。張湛注《列》，郭象注《莊》，亦時標乎雋語。以及解經，則崔靈恩、劉光伯、徐遵明辨難諸作，著史則范蔚宗、沈休文、李延壽敘論諸篇：莫不語盡駢衡，句無隻運，無他，釣匪資乎獨繭，彈無取乎孑絃。苟其吐屬清新，自爾屏除浮濫，又何嘗不與古人殊塗而同歸哉。惜乎俗調膚庸，陳言厖雜，駑駘僨轡，并疑北野之鮮材；嫫母弄姿，轉覺南威而厭拙。揆其流弊，又可得言。夫文章體裁，各有施用。泉石匪廟廊之具，堂陛豈山林之觀。乃或罕別淵源，肆憑胸臆，非狐非狢，自創形模；爲鶴爲鳧，罔知裁酌。見譏作者，貽誚通人，如蕭良上齊武之啓，詞頗同於案牘；杜確序岑參之集，文竟類於碑銘。其弊一也。簡質者修詞之要，詳明者立語之宗，乃或牽引支辭，莫知本意，贅似書驢之券，詭同喻馬之篇。文雖麗而格卑，語則繁而義晦。如溫子昇寒陵之石，全叙武功；崔安成少室之碑，半陳聖德。後先錯序，輕重失宜。其弊二也。古人所作，興寄深微，得之自然，匪容摹擬。如或學壽陵之步，襲虎賁之形，刻鵠忘勞，雕猴費巧，勢必至多辭害志，得貌遺神。如張平子之《應閒》，以方曼倩則已乖；徐騎省之《連珠》，以比陸機則已贅。既云絕作，何取重儓。其弊三也。詞章之美，雖曰同途，杼柚之工，要由自運。如或蠅鑽是巧，獺祭爲能。掇彼碎金，丐其香草，蹈常襲故，活剝生吞，如邢特進之撰文，竊自沈侯之集；李嗣眞之論畫，全鈔姚最之評；匪僅描摹，直同剽盜。其弊四也。且夫江河行地，源委必明，日月經天，景

光不敝。苟學修而既懋，即翰札以必嫻，胡有好騁新奇，故爲鉤棘，鑿隅取義，詰屈諧聲，萃奇字於劉歆，訪異文於朱育。又如吳叔□之孤峯絕壁，以怪怒而見稱；徐彥伯之瓊岳銑溪，以堅深而自喜。徒形奧澀，終乏精純。其弊五也。至如賦詩鄭野，必辨貞淫；論事齊庭，亦分雅俗。胡乃冗長失節，雜糅無章，習胡叟之鄙詞，效枚皐之俳語。如虞通之讓公主之表，曲寫俗情；王摩詰叙禪師之銘，好排成語，貌爲樸直，祇便空疏。其弊六也。凡茲六弊，未易刊除，雖在前賢，猶多不免。宋、元而後，自檜無譏，曾非鳳閣之往篇，半拾兎園之餘唾。揚子雲詆爲篆刻，正自非苛；李士恢目以輕浮，豈云過刻。貽羞大雅，殆匪無因也已。是惟別裁精審，取錄矜嚴，去贋留眞，式浮振靡，黻波頓挽，重迴鼇極之流；味谷長昏，忽揭龍銜之炬。庶足導澄瀾於萬壑，懸朗鑒於千秋。

王先謙《駢文類纂序例》 一曰文論：斯文肇興，體隨時變，趣尚偏異，流失遂生，達識雅材，掎摭利病，彥和、子元，冠絕倫輩。山谷之論，河間之評，二家並重，學者攸資。彥和書宜全讀，子元頗有芟取。文饒文章，論爲隱侯而發，而沈傳靈運，舉斯立言。子元以爲全說文體，備言音律，可爲翰林補亡。流別總說，次諸史傳，實爲乖越。以既爲體限，仍居史論之次，凡若此類，所宜旁通。一曰史論：終篇論事，發端馬遷。後來各家沿襲成體，既趨偶儷，彌益煩蕪。故《史通》擬之「高士綺紈，壯夫粉黛」。但文之爲體，有舉莫廢，其有聯詞切理，比事愜心，未嘗不競賞巧工，傾目浮藻。又鴻儒考古，激想抽毫，辨難既紛，溢爲繁縟。才力所極，自呈炳蔚，雖波瀾莫二，而塗軌已別。此則循載筆之往式，導史評之先聲者矣。趙皮書後諸篇，或紬繹它作，更端引申；或留連前史，因事寄意。名同跋尾，義主衡論，今棄名取義，使以類從。一曰雜論：如稱舉時美，推覈物情，鍼砭俗流，抽尋往籍，萃茲衆理，歸於一編，亦文林之柯則也。稚川《尙博》諸篇，與《解嘲》、《賓戲》同科，蕭樓設論之目也。博喻廣譬，儷式連珠，以體不純壹，總列於茲焉。

又 史家類傳，廼有序文，所以領厥宏綱，陳其命意。休文恩倖，昭明選之於前；唐宗后妃，志堅採之於後。並目序以論，亮爲舛矣。若私家撰述，條別實繁，觀華亭之弁言，亦龍門之遺意也。士衡標目豪士，指刺齊冏，賦酌雅文，序兼史筆，去賦存序，亦其類也。梁元志傳，因襲史裁，雖體殊識大，而例歸一貫。它若金石之刻，訂其舛譌，傳記之書，證其得失，並文人所有事，史籍所取資。案法海錄序，以詩文宴集，區爲二門。余謂應奉之製，唯主頌颺，陪從之篇，尤重肅穆，爰就其中合采前美，昭示後儀。若尋常詩文序跋，亦分兩事：一曰酬應之作。挹清黃憲之坐，問奇揚雄之亭，誼重洲源，感深投分。迨叢蘭有已敗之色，而卷葹餘不死之心，期以片言，偕之千古。它如紀榮遇於畢生，述明德於既往，貞烈之曜，履苦而說甘，述作之工，推微以致顯，皆義主表章，而事緣請屬。此以情爲根，而文周其用也。一曰掞張之作。必植柢忠孝，通鑰經史，藝林萃藪，洪纖皆適用之資；國士遺編，顯晦歸後賢之責。此以文爲本，而情暢其流也。至於觸感無聊，伸紙寫臆，屏居生悟，緣虛入實，泛長風而不息，則回戀故巢；望晨星之漸稀，則感傷知己。亦有朋好往還，襟情契結，登降巖壑，興寄園亭，歎逝者之如斯，撫今懽而易墜。相與招繪事，賦新詩，更揮發以詞章，庶昭宣其情緒。一卷之內，陳迹如新，百年之間，古懷若接，皆無假故實，自達胸懷。由耳目以造性靈，驅煙墨以籠宇宙，文之爲道，斯其最勝者與。

又 敷奏始於《尙書》，上書沿於戰國，秦并區宇，列爲四品：表以陳事，章用謝恩，劾驗政事曰奏，推覆平論曰駁。漢云封事，起自宣帝，不關尙書，亦曰上疏，用之王侯，達於天子。總駁於議而典午古今，尺議尙以駁名，陳謝用章，而齊陳賀慶表文，亦有章號。魏國奏事，始或云啓。唐世奏謝，兼稱爲狀。六代白簡，謂之彈事。蓋按劾之變名。宋朝上書或云劄子，是書札之譌字，並奏之流也。進言摛文，戰國爲盛。漢初沿其波，制策發問，炎靈肇端，歷代循其體。又有奏對策對之異焉。本朝革華崇實，凡有進御，統謂之奏，平論大政，亦或用議。成書賀捷，皆上表文。殿試朝考，分題策疏，觀乎人文，取存古式而已。夫元首居尊，羣材效職，聖澤市寓，則思極頌聲，飛龍在天，則恭陳符命。斯國家之鴻美，颺言之上式也。興利革弊，論政兩塗，薦賢劾奸，事君大道。上進之篇，其鉅者國華朝典，亦不遺祥異之微。慶賀之詞，其尤者愷樂上儀，且兼及起居之末。亦有榮被泉壤，義激朝端，器物寵頒，文事相接，並魚水生歡，兜藻貢悃，位祿與共。辭受揣分，而讓謝興，上膏猶屯，下情待抒，而求請起王廷，有揚詞筆，兼需而對，問重流觀，天澤義云備矣。竹彈鮑謝詞詭，體正通天之奏。故士有懷，比士衡之弔魏帝；尙蓄餘思，似稚圭之禱漢宗。申衷冥漠，今各以類附焉。

又　書啓者，通上下之辭也。皇儲貴胄，降禮達誠，體性明睿，文詞雅潤，飛翰染楮，咸可覽誦。親貴酬獻，才雋歡陪，光生顧眄，情申慕戀，或勝詭入讒，吳繁競進，榮辱倚伏，機穽俄生，蠖屈求信，雉離增歎，斯則皇軌不一，恆必有之。至於折衝之事，經畫之宜，倚馬援毫，捉刀入幕，亦有請命鄰封，薦賢當路，推功閫帥，致美大府，並表裏史乘，裨助參稽。若文史爲用，理體滋繁，課實談虛，悉資考鏡，自餘雜述，總爲一編。謝惠儷言盛於六代，體不可闕，略備前式。唐世溫段之徒，時復間作，並從斷棄。又其時風會波頹，文盛干請，望門投謁，呈身貢函。昌黎不遇，三趨宰相之庭；薛逢乞恩，死作埽除之鬼。此類悉予刪除，無俾害道。

又　以言贈人，荀子比之金珠；擇言而進，魯侯以侑觴酒。洎乎唐世，乃有序文。發攄今情，敦勉古義，斯朋友之達道也。獻壽有文，沿於明代，貴在不溢美，不虛稱，反是則濫矣。王氏《法海》贈別序自爲編，姚氏《類纂》因之，增入壽序，茲仍其例云。

又　《文心雕龍》云：「昔軒轅唐虞，同稱爲命，降及七國，並稱曰令。秦并天下，改命曰制。漢初定儀，則命有四品：一曰策書，二曰制書，三曰詔書，四曰戒敕。敕戒州部，詔誥百官，制施赦命，策封王侯，體至晰也。」案蔡邕《獨斷》云：「策書，策者簡也，以命諸侯王三公。」制書，帝者制度之命也，其文曰制詔，三公赦令贖令之屬是也。詔書有三品，其文曰「告某官」「官如故事」，是爲詔書。戒書戒敕刺史太守及三邊營官，被敕文曰有詔。敕某官是爲戒敕也。其義頗異，考西漢賜書輒稱制詔，是詔兼制矣。武策三子，誼主申戒，是策亦敕矣。劉勰云：「戒敕爲文，實詔之切者。」則敕即詔矣。漢高手敕太子，知此又不僅施州部也。逮及六朝世異，封建禪代，九錫依倣策文。唐宋敕書，或施之一人，或專賜州郡，詔則徧諭天下，制以黜陟封贈，其大較也。然舉例覈文，隋高祖報李穆應目以敕，唐太宗賜李靖陪葬應稱曰制，而皆以詔名，知散文通矣。遷除用制，實病文繁。劉子元謂褒貶之言，哲王所愼，諒哉！其義兼戒勉者取之，餘屏不錄。制策以咨多士，勖其書思對命，合於釋名驅策諸下之義，敎令亦上臨下之辭，並以附焉。蔡邕《獨斷》云：「諸侯言曰敎。」劉彥和云：「契敷五敎，故王侯稱敎。」自敎以下，則又有命，詔重而命輕者，古今之變也。考六朝文例，有令無命，《雕龍》所稱，殆謂令耳。

又　劉彥和云：「移檄爲用事兼文武，意用小異而體義大同。」又云：「檄者，皦也，宣露於外，皦然明白也。或稱露布，播諸視聽也。」考《文章緣起》，馬超伐曹操，賈宏爲作露布，《雕龍》以爲檄之別稱，信有徵驗。魏晉以降，代有檄文，不名露布，彥和身居梁世，尙無殊解。然則露布爲獻捷專號，必在李唐之初乎！茲從其後起，分爲二流，以同在金革，仍總諸一例。本國伐叛，但云下符其小，征伐則用移牒，皆檄之流也。稚圭《北山》，意嚴詞正，節壯高隱，義激頑夫，筆陣助其驅除，山靈增其颯爽，雖斯體之附庸，實文人之魁桀矣。甘亭移牒城隍，助驅貓鬼，幽明一也。故並附焉。

又　行狀者，生而顯貴，沒申史官，具畢生之事實，備後乘之甄錄。沈約《齊司空柳世隆》、任昉《齊司空曲江公》兩狀，李氏《駢體文鈔》采之，鈔自類書，故非完本，不堪垂式，所宜割捨。傳之爲體，義通存沒。蘇子瞻《方山子》、歸熙甫《筠溪翁》皆在生存，便爲紀述，蘭成丘崇，亦其例也。

又　山川寺墓刻石勒文，所以揮發冥靈，導揚徽烈。隋唐以往，釋老競鳴，宏闡敎宗，罕談儒碩，曹頌王銘，信遺編之雙秀也。至於紀功述德，意主掞張，刊樹墓門，標題神道，皆以傳名，業於靡湮貫榮哀而同致表之言。表碣之言，揭其義一而已矣。埋隧鐫詞，體幽用顯，但欲洛陽購紙，爭讀太沖之文，豈待元武辨銘，共識甄邯之冢。

又　齊梁文苑，始創記體，樹寺造像，休文有作；孝標山棲，亦名曰志，志記一也。雜記之流，蓋於茲託始。唐代亭堂石瀑，咸被文章，斯則記例宏開，不僅山川能說矣。又或追存曩迹，暢寫今情。逮乎國朝，其流益夥，但遊集之記，恆與序相出入。董子詵《泛月艤舟亭序》、李忞伯《遊龍樹寺記》，即其證也。大抵專紀述者，乃登記目；綴吟詠者，方以序稱。此雖流別之至微，所當部居而不雜。

又　《雕龍》之論銘箴也，曰：「箴全禦過，故文資确切。銘兼褒讚，故體貴弘潤。」又言：「戰代已來，棄德務功，銘詞代興，箴文委絕。」余謂語其體，則箴峻而銘紆，言其用，則銘廣而箴狹。六朝作者競趨辭賦，彥和當日，已歎箴，銘罕施。今之爲銘者時亦有焉，禦過之文，宜乎鮮矣。

又　頌體權輿，並出周世，魯祀文公，奚斯有作。臣下褒揚，於茲託始，仲山出祖，吉甫贈言。（《詩・大雅》「吉甫作誦」，《潛夫論》引作「頌」，蓋三家異。）朋友歸美，亦其肇端。考父述商，首闡前代之懿；三閭翫橘，爰及品物

之微。後來作者雲興，約歸四例。士龍頌漢，奏章通情，斯屬文之別調也。贊之於頌，名異實同。【略】彥和有云：「結言於四字之句，盤桓乎數韻之辭。其頌家之細條乎。」余謂自來贊文先以論序，前專宣以罄緒，不害爲煩，後約舉以媵詞，故不傷其促，末世儷之頌文，施用彌廣，子山諸贊，猶存古質。《雕龍》文贊，洋洋乎詞林之盛美，非凡品所庶幾焉。

又　誄與哀辭，彥和區分二事。其論誄也，曰「傳體而頌文，榮始而哀終」。論哀辭也，曰「以辭遣哀，蓋不淚之悼。故不在黃髮，必施天昏」。余謂誄與哀辭並哀逝之作，誄以累德，施之尊長而不嫌僭；辭以叙悲，加之卑幼而覺其安。許竹篔《高夫人哀辭》，炳焉述德之文，亦非不淚之悼，務盡今悲，稍變前式矣。蘭成思舊，雖以銘稱，亦誄之流也。故以次焉。《雕龍》云：「弔者，至也。」《詩》云「神之弔矣」，言神至也。故弔祭爲類，君道之弔莊，容甫之弔黃、馬，因文寄意，並弔之別體。

又　彥和論雜文曰：宋玉始造對問，東方廣爲《客難》，揚、班之徒迭相祖述。枚乘首製《七發》，子雲肇爲連珠。凡此三者，文章之枝派也。

林紓《春覺齋論文·流別論》　頌者，「敷寫似賦，而不入華侈之區，敬愼如銘，而異乎規戒之域。」讚者，「約舉以盡情，昭灼以送文。」蓋頌之爲言，容也；讚之爲言，明也。

又　《商頌》、《魯頌》，用之以告神明；若《原曲》、《裘韡》，一出諸野夫之口，一用爲刺譏之辭，至訓「頌」爲「誦」，此頌之變體也。三閭《橘頌》，則覃及細物，又爲寓懷之作，非頌之正體。於是子雲、孟堅，用之以美趙充國、竇融，已移以頌顯人，晉而上之頌天子矣。此頌之源流也。益讚禹，伊陟讚巫咸，劉勰謂之「颺言以明事，嗟歎以助辭」，此讚體之初立者也。遷、固二書，始託讚以爲褒貶。而郭景純註《雅》，雖植物亦有讚焉；景純之讚植物，由諸靈均之頌橘，均爲變體。

又　綜言之，頌讚之詞，非澤于子書，精于小學者，萬不能佳。二體均結言于四字之句，不能自鎭則近佻，不能自斂則近纖；槩句相同，不自變換則近沓；前後隔閡，不相照應則近蹇；過艱惡澀，過險惡怪，過深惡晦，過易惡俚。必運以散文之杼軸，就中變化，文既古雅，體不板滯。自非發源於葩經，則選詞不韻；賦色於子書，則取材不精。下字必嚴，譔言必巧，近之矣。

又　陸士衡爲《漢高祖功臣頌》，皇皇大觀也，然篇中如「拾代如遺，偃齊猶草」、「身與煙消，名與風興」等句，此揚子雲所萬萬不爲者。觀子雲爲《趙充國頌》，無一語不經心，亦無一語傷于纖弱，則極意摹古，由其讀古書多，故發聲亦洪而肅，此不能以淺率求也。

又　韓昌黎之《元和聖德詩》，厥體如頌，其曰：「取之江中，枷脰械手。婦女纍纍，啼哭拜叩。求獻闕下，以告廟社。周示城市，咸使觀覩。解脫攣索，夾以砧斧。婉婉弱子，赤立傴僂。牽頭曳足，先斷腰膂。」讀之令人毛戴。子由以爲李斯頌秦所不忍言，而退之自謂「無媿于風雅」，何其陋也。南軒曰：「蓋欲使藩鎭聞之，畏罪懼禍不敢叛。」愚誦南軒之言，不期失笑。魏博傳五世，至田弘正入朝，十年復亂，更四姓，傳十世，有州七。成德更二姓，傳五世，至王承元入朝，明年王庭湊反，傳六世，有州四。盧龍更三姓，傳五世，至劉總入朝，六月朱克融反，傳十二世，有州九。淄青傳五世而滅，有州十二。滄景傳三世，至程權入朝，十六年而李全略有之，至其子同捷而滅。宣武傳四世而滅，有州四。彰義傳三世而滅，有州三。澤潞傳三世而滅，有州五。叛逆至于數世，而魏博最久，此豈畏罪懼禍？鄙意終以昌黎之言爲失體。蓋昌黎蘊忠憤之氣，心怒賊臣，目睹俘囚伏辜，振筆直書，不期傷雅，非復有意爲之。但觀《琴操》之溫醇，即知昌黎非徒能爲此者也。

又　贊體不能過長，意長而語約，必務括本人之生平而已，與頌略異。

又　銘箴之大要曰：「箴全禦過，故文資確切；銘兼褒讚，故體貴弘潤。」弘潤非圓滑之謂也，辭高而識遠，故弘；文簡而句澤，故潤。

又　臧武仲論銘曰：「天子令德，諸侯計功，大夫稱伐。」天子諸侯所謂令德計功者，晚近人文集中恆不多見；大抵無德可稱而亦稱之，神道也，阡表也，墓志也，累萬盈千，無論何家文集則皆有之，此昌黎所謂諛墓也。劉勰稱「蔡邕銘思，獨冠千古」，以《黃鉞》之銘爲「吐納典謨」，《朱公叔之鼎斤》爲碑文之體，確矣。《黃鉞》之銘，爲橋公也，辭曰：「帝命將軍，秉茲黃鉞；威靈振耀，如火之烈。公之在位，羣狄斯柔；齊斧罔設，人土斯休。」用字極庸，而神骨極峻，賦色又極古澤。婁東雖錄其文，未嘗加以圈贊，似目之易及，不知「斯柔」、「斯休」二語，閒閒着筆，已包括無數安邊之略，正以作家氣定神閒，不必爲張皇語耳。婁東競尚才氣，宜其簡略看過，且原序之末有云：「眎事三年，馬不帶鈇（《說文》：「刺也」），弓不受彊（《說文》：

「弓弩端弦所居也」），是用鏤石假象，作茲鉦鉞軍鼓，陳之東堦，以昭公文武之勳焉。」此數語，用字選材，均簡古無尚，雖非《典》《謨》，然決非魏、晉才人所及。至於以銘辭作碑文體，亦不止公叔一鼎，橋公之《東鼎》、《中鼎》、《西鼎》三銘，亦咸以碑文爲體。蓋一味求古，是中郎一病也。

又　班蘭台《封燕然山銘》，文至肅穆，序不以華藻爲敷陳，骨節鏘然，銘用《楚詞》體，實則非也。《楚詞》之聲悲，銘詞之聲沈，《楚詞》之聲抗，銘詞之聲啞。其詞曰：「鑠王師兮征荒裔，勉兇虐兮截海外，夐其邈兮亘地界；封神邱兮建隆嶲，熙帝載兮振萬世」（《尚書》蔡傳：「熙，廣也。載，事也」）。吐屬不類蘭台，然蘭台深知銘體典重，一涉悲抗，便爲失體，故聲沈而韻啞。

又　此訣早爲昌黎所得，爲人銘墓，往往用七字體，省去「兮」字，聲尤沈而啞；其爲《朝散大夫尚書庫部郎中鄭君弘之墓銘》曰：「再鳴以文進塗闢，佐三府治藹厥蹟（三府，謂鄭岳、江陵、襄府）。郎官郡守愈著白，洞然渾樸絕瑕謫，甲子一終反玄宅。」此體尤難稱，不善用者，往往流入七古。七古在近體中，別爲古體，以不佻也，然一施之銘詞中，則立見其佻。法當于每句用頓筆，令拗，令蹇，令澀。雖兼此三者，而讀之仍能圓到，則昌黎之長技也。「再鳴以文」是一頓，謂由進士書判拔萃出身者；「進塗」之下用一「闢」字，此狡獪用法也。「佐三府治」又一頓，「藹厥蹟」句以「藹」字代「懋」字，至新穎。「郎官郡守愈」五字又一頓，其下始着「著白」二字，是文體，不是詩體。「洞然渾樸」四字作一小頓，「絕瑕謫」三字，即申明上四字意，以下「甲子一終」則順帶矣。句僅七字，爲地無多，屢屢用頓筆，則讀者之聲，不期沈而自沈，不期啞而自啞，此法尤宜留意。

又　箴者，攻疾防患，喻鍼石也。《夏箴》已亡，一見於《逸周書》。《商箴》則見於《呂氏春秋・名類篇》。周箴則見於《左氏傳》魏絳告晉侯之言。所足以留爲世範者，唯《虞箴》。揚雄學古至深，爲《九州牧箴》，語質義精，聲響高騫，未易學步。程子四箴，質而不華，又當別論。綜言之，陳義必高，選言必精，賦色必古，結響必騫，不必力摹古人，亦自能肖。曾文正間用長短句，亦不礙其體妙，在以散文之體，行於韻語中，能拗能轉，亦自有神解。

又　「誄者，累也；累其德行，旌之不朽也。」「碑者，埤也；上古帝皇，紀號封禪，樹石埤岳，故曰碑也。」誄之最古者，凡兩見於《左傳》：一爲魯莊公之誄縣賁父，一爲魯哀公之誄孔子。顧縣賁父之誄，不詳于篇，而孔子之誄，則用長短句，不盡出于四言。柳妻之誄惠子亦然，文出《說苑》，紀文達以爲未必果出于柳妻。文達最雅博，雖斥其僞，然亦不得其確據。今讀其文，哀惻而多韻，今人之製哀辭者恆仿傚之，蓋誄之變體也。揚子雲誄元后文亦四言。然則，四言實通用之體。

又　劉勰盛推潘岳巧於叙悲。愚按：《黃門集》所登哀誄之作，頗贍於他集。其誄武帝，文甚典重，讀「如何寢疾，背世登遐，遷幸梓宮，孤我邦家」四語，戀恩之情，溢言表矣；其誄楊荆州曰：「余以頑蔽，覆露重陰。仰追先考，執友之心；俯感知己，識達之深。承諱忉怛，涕淚霑襟。豈忘載奔，憂病是沈。在疾不省，於亡不臨。舉聲增慟，哀有餘音。」自叙交誼，不期沈痛。凡誄體，入己之事實，當緣情而抒哀。陳思王之誄文帝，數語以外，即自陳己事，斯失體矣。黃門以深情爲人述哀，自能動聽，且無此病。其誄馬敦（汧督）文，尤悲憤有餘音，且琢句奇麗；其叙馬生掘塹破氐之潛隧曰：「鍤未見鋒，火以起焰。薰户滿窟，掊穴以斂。」其述馬生瘐死曰：「慨慨馬生，琅琅高致。發憤囹圄，沒而猶眡。」生氣凜然。其誄楊仲武曰：「痛矣楊子，與世長乖。朝濟洛川，夕次山隈。歸鳥頡頏，行雲徘徊。臨穴永訣，撫櫬盡哀。」則夾叙風物，觸目成悲；所謂叙悲之巧，或在此乎。要之，六朝有韻之文，自有不可漫滅處，不能以唐、宋大家之軌範繩之。六朝去古未遠，猶之故家中落，子弟未至于懸鶉糲食，與語富貴饗用之事，固能了了也。

又　至于碑志之文，竊以爲漢文肅，唐文贍，元文蔓；而昌黎之碑記文字，又當別論，不能就唐文中繩尺求之。劉勰高蔡中郎之才鋒，竊意亦以爲確。《郭有道碑》膾炙人口，由其氣韻至高，似鼎彝出于三代，不必極雕鐫之良，而古色斑斕，望之即知非晚近之物。陳太邱凡三碑：一爲歎功述行碑，中叙聞喜太邱事，似遺愛碑也；次則廟碑，又次則墓碑，廟碑簡約，墓碑最着意，叙太邱生平，文渾穆雅健，使元、明人恣意摹仿，終形其傖。今但少舉碑中文字，如「清風暢于所漸」一語，高處寧可及耶？劉勰又稱中郎楊賜之碑「骨骾訓典」；然第一碑踵效《虞書》太似，至亦襲其句法，不足用爲法程。

又　大抵碑版文字，造語必純古，結響必堅騫，賦色必雅樸；往往宜長句者，必節爲短句，不多用虛字，則句句落紙，始見凝重。《平淮西碑》及《南海廟碑》，試取讀之，曾用十餘字爲一句否？

又　元人碑版文字最多，幾于叙入官中文字，則眞不知古人裁制之謹愼處。元姚牧菴燧碑版文字，張養浩稱其「才驅氣駕，縱橫開合，紀律惟意」，柳貫又稱其「雅奧深醇」。實則，以縱橫之才氣入碑版文字，終患少溫純古穆之氣。昌黎步步凝斂，正患此弊耳。至于《表忠觀碑》則別爲一體，亦爲古今傑作。

又　哀辭之哀，爲言依也；「悲實依心，故曰哀也」；「奢體爲文，則雖麗不哀」；「弔者至也，言神至也」；「哀而有正，則無奪倫」。

又　《文章流別論》曰：「哀辭者，誄之流也。」然誄之爲體，選言錄行，傳體而頌文，榮始而哀終，王侯將相皆可誄也，然未聞有以哀辭施之王侯將相者。故劉勰曰：「不在黃髮，必施夭昏。」建安中，文帝與淄侯各失稚子，命徐幹、劉楨各爲哀詞。潘岳集有金鹿、澤蘭哀辭，金鹿，岳之幼子，又爲任子咸妻作孤女澤蘭哀辭。由此觀之，哀辭之爲體，施之夭昏，決矣。

又　顧有不盡然者，歸震川爲明代文章宗匠，乃爲御史中丞李公作哀辭。李公以天子新建紫宮及西苑、平臺、神仙長年之殿，李公爲之連歲采運，大工迄成而卒，此花石綱之弊政，在理初不能以私情哀之。矧李位至中丞，年非夭札，乃不顧體裁而哀之，過矣。

又　《昌黎集》中，哀辭凡兩篇：一《哀獨孤申叔文》，無序。一爲《歐陽生哀詞》，哀歐陽詹也；其序曰：「父母老矣；捨朝夕之養以來京師，其心將以有得於是，而歸爲父母榮也。雖其父母之心亦皆然：詹在側，雖無離憂，其志不樂也；詹在京師，雖有離憂，其志樂也。若詹者，所謂以志養志者歟！」詞中既哀詹矣，又哀其父母，見詹之死，尙有父母悲梗於上，所以可哀也。《元豐類稿》有《王君兪哀詞》，王官殿中丞，然卒時年始二十六，子固之叙曰：「夫爲人如前之云，而不享於貴且壽，曾未少施其所學，又負其所承之心，是於衆人之情不能泯哀也。」正以君兪有老母在，且孝而不昌其年，此所以可哀也。則亦仍守前人之法律。至於辭中之哀惋與否，則子固、震川皆不長於韻語，去昌黎遠甚。他若方望溪之哀蔡夫人，則文過肅穆，辭尤無味，名爲哀詞，實不能哀，亦但存其名而已。

又　綜言之，哀詞者，既以情勝，尤以韻勝。韻非故作悠揚語也，情贍於中，發爲音吐，讀者不覺其緜亘有餘悲焉，斯則所謂韻也。

又　古人有哭斯弔，宋水鄭火，皆弔以行人。賈長沙首用《離騷》之體弔屈原，揚子雲亦摭取《離騷》之文反之，自岷山投諸江流，以弔屈原，名曰《反離騷》，蔡中郎亦然。蓋屈原之懷忠而死，不得志於世者，往往託爲同心；猶之下第之人，必尋取下第之人，發舒其抑鬱之氣，故劉蕡之身，每爲失志者藉口，即此意也。若胡廣、阮瑀之弔伯夷，則一無所託，不過覓得好題目，表見其文采。即陸機之《弔魏武》，亦不盡有所激于中情，而成爲此種文字。蓋必循乎古義，有感而發，發而不失其性情之正；因憑弔一人，而抒吾懷抱，尤必事同遇同，方有肺腑中流露之佳文。不爾，則蔡確之弔郝甑山，蓋比宣仁太后於武氏，眞是謾罵，非弔也。此尤不可不知。

又　《史傳篇》曰：「觀夫左氏綴事，附經間出，于文爲約，而氏族難明。及史遷各傳，人始區詳而易覽，述者宗焉。」此專言史傳之傳。實則，「傳」之爲言「轉」也；轉受經旨，以授于後。章實齋《文史通義》曰：「經禮二戴之記，各傳其說，附經而行，雖謂之傳可也。其後支分派別，至於近代，始以錄人物者區爲之傳，叙事蹟者區爲之記。」又曰：「後世專門學衰，集體日盛。叙人述事，各有散篇；亦取傳記爲名，附于古人傳記專家之義。」蓋專指文人爲人作家傳，及寄託諷刺，諧謔遊戲，如《王承福》、《宋清》、《毛穎》之類是也。

又　實則，化編年爲列傳，成正史之傳體，其例實創自史遷。而劉彥和慮其「事遠則同異難密，事積則起訖易疏，斯固總會之爲難也。或有同歸一事，而數人分功，兩記則失于重複，偏舉則病于不周，此又銓配之未易也」之數語者，可謂深明史體。邵泰衢《史記疑問》謂《功臣表》漢九年呂澤已死，而《留侯世家》漢十一年不應又有呂澤。葉榮甫曰：「《史》、《漢》並稱良史，乃其中有分一人爲二人，合二人爲一人者。如伯益、伯翳一人爾（見《鄭語》及《後漢地志》），《史記》于《陳杞世家》之末乃云：「伯翳之後分爲秦。」又云：「垂、益、夔、龍，其後不知所分。」是以翳、益爲二人也。闕止、子我一人爾（見《傳》哀六年杜預注及《史記・齊世家》賈逵注），《史記》于《田氏完世家》乃云：「子我者，闕止之宗人。」又云：「田氏之徒追殺子我及闕止。」是又以一人爲二人。諸如此類，仁和梁氏玉繩《史記・質疑》中言之指不勝屈，即所謂同異難密者也。至于「同歸一事，則數人分功，兩記則失于重複，偏舉則病于不周。」愚按此著史公似有專長，能于複中見單，令眉目皎然，不至於淆亂。但以《樊、酈、滕、灌》四傳論之，四人悉從高帝，未嘗特將，爲功多同，史

公頗患其溷，故于四傳中各異其書法以別之。如《樊噲傳》用「先登」二字以表異噲之功：如「常從沛公擊章邯軍濮陽，攻城先登」；「復常從攻城陽，先登」；「擊破趙賁軍開封北，以卻敵，先登」；「攻宛陵，先登」；「東攻宛城，先登」；「從攻雍蘺城，先登」；「擊章平軍好畤，攻城先登」；「破柏人，先登」：以四人中噲最勇敢，故以「先登」別此三人。《酈商傳》則每從征必領以官銜，如「以隴西都尉從擊項籍軍」，「以梁相國將從擊項羽」，「以將軍從擊荼」，「以右丞相別定上谷」，「以將軍爲大上皇衛」，「又以右丞相從高帝擊黥布」是也。夏侯嬰一生位竟太僕，則即以太僕爲全傳之眼目：如「賜嬰爵七大夫，以爲太僕，從攻胡陵」；「臧荼反，嬰以太僕從擊荼」，「以太僕從擊代」；「以太僕從擊胡騎勾注北，大破之」；「以太僕擊胡騎平城南」；嬰自上初起沛，常爲太僕，竟高祖，以太僕事孝惠帝也。《灌嬰傳》則用「所將卒」三字以別灌嬰之功：如「擊項羽之將項冠于魯下，破之，所將卒斬右司馬、騎將各一人」；「擊王武別將桓嬰白馬下，破之，所將卒斬都尉一人」；「將郎中騎兵東屬相國韓信，擊破齊軍于歷下，所將卒虜車騎將軍華毋傷及將吏四十六人」；「追齊相田橫至嬴、博，破其騎，所將卒斬騎將一人，生得騎將四人」；「破齊將軍田吸于千乘，所將卒斬吸」；「從擊項籍軍于陳下，破之，所將卒斬樓煩將二人」；「從擊韓信胡騎晉陽下，所將卒斬胡白題將一人」。由此觀之，四人皆從高帝，雖有分功之事，而序事能各判其人，此謂因事設權者也。

又　記事之作，務取簡明。凡局勢之前後，宜有部署，有前後錯叙，而眼目轉清，有平鋪直叙，而文勢反窒，則熟取《史》、《漢》讀之，自得製局之法。至于《二十四史》，浩如煙海，愚亦不能一一標其得失也。

又　「論者，倫也；倫理無爽，則聖意不墜。」此言稱《論語》者也。又曰：「說者，悅也；故言咨悅懌，過悅必僞。」此所以砭戰國之說士也。

又　然《論語》一書，出言爲經，宋儒語錄，即權輿於此，（或謂語錄出之南宗諸僧，實則非是。）非復後人所作之論體。論之爲體，包括彌廣。議政，議戰，議刑，可以抒己所見，陳其得失利病，雖名爲議，實論體也。釋經文，辨家法，爭同異，雖名爲傳注之體，亦在在可出以議論。至於正史傳後，原有贊評之格，述贊非論，仍寓褒貶，既名爲評，亦正取其評論得失，仍論體也，不過名稱略異而已。且唐、宋人之贈序、送序中語，何者非論，特語稍斂抑。而文集詩集之序，雖近記事，而一涉詩文利弊，議論復因而發。歐公至於記山水廳壁之文，亦在在加以憑弔，憑弔古昔，何能無言，有言即論。故曰，論之爲體廣也。

又　雖然，論者貴能破理。莊子之《齊物》、王充之《論衡》，析理微矣，仍子書之體。《呂氏春秋》之六論，亦各有篇目，不必專爲一事，惟賈誼之《過秦》、陸機之《辨亡》，則直有感而作矣。鄙意非所見之確，所蘊之深，吐辭不能括衆義而歸醇，析理不能抑羣言而立幹，不如不作之爲愈。《昌黎集・顏子不貳過論》則應試之文，味同嚼蠟；《諍臣》一論，似朋友規諫之書，未嘗取已往之古人口誅而筆伐之。雖夏侯太初有《樂毅》、《張良》二論，荀仲豫集論亦數篇，鄙意樂毅、張良皆報仇人也，當時司馬氏已昌，曹氏屹屹，或有託而言，此未可定也；仲豫史家，既爲《漢紀》，中有所見，亦不能不秉筆而成論。若蘇家則好論古人（荆公間亦爲之，特不如蘇氏之多），蘇氏逞聰明，執偏見，遂開後人攻擊古人之藪竇。張婁東尚平允，至船山《通鑑》、《宋論》一出，古人體無完膚矣。愚故云，非所見之確，所蘊之深，此等論不作可也。

又　劉勰曰：「凡說之樞要，必使時利而義貞；進有契於成務，退無阻於榮身。」此爲說士言也。學人訓經釋雅，亦皆有說，皆主發明至理而言，名曰經說。近人闡明學理，亦曰學說。獨昌黎之《馬說》，子厚之《捕蛇者說》，則出以寓言，此說之變體也。愚謂《馬說》之立義，固主於士之不遇而言，然收束語至含蓄。子厚《捕蛇者說》則發露無遺，讀之轉無意味矣。

又　詔策一門，「漢初定儀，命有四品：一曰策書，二曰制書，三曰詔書，四曰戒敕。敕戒州郡，詔誥百官，制施赦命，策封王侯。策者，簡也。制者，裁也。詔者，告也。敕者，正也。」自漢訖今，沿用勿改。

又　然以文體言之，漢詔最爲淵雅。《陔餘叢考》稱漢詔多懼辭，斯則「敬天法祖，勤政愛民」之恆言。西漢固不必世皆令辟，然掌制有人，故詞況極臻美備，而漢文之詔爲尤動人。劉勰稱武帝「選言弘奧」，斥文帝之詔爲「浮新」，紀文達議之，當也。東漢明帝所降詔書，不及文帝精懇，然祖義褒德，雅善說辭，亦佳筆也。

又　魏文以篡竊之資，御位七年，其中詔書，首崇大聖，且不令奏事太后，后族之家，不當輔政之任，辭義偉然。晉武席父祖之蔭，得位一如魏文，然素贍文采，詔敕所出雅正，當於政要。東晉明帝爲年未抵三十，而遺詔冲

抑，江表爲之感慟。斯皆中書有人，故能發言動衆至此。至於六朝，則純以藻繢勝矣。齊文宣兇頑逾於桀、紂，而《禁止浮華》一詔，亦辯暢可人意。

又　有唐詔墨，高逾山邱，獨太宗爲美：凡屬大典，或出詞臣手筆，則駢四儷六，不無詞費；中如《節省山陵節度詔》、《答房元齡解僕射詔》、《答皇太子承乾詔》、《責齊王祐詔》，似出御筆，其中或緯以深情，或震以武怒，咸眞率無僞，斯皆詔敕中之極筆也。武后詔敕，中書本多名流，顧爲名不正，義乃無取。

又　宋人制誥，初無散行文字，而四六之中，往往流出趣語。東坡當制，黜呂吉甫，天下傳誦其文，不知當時風氣所趨，不如是亦不中於程式。建隆登極之赦詔曰：「當周邦草昧，從二帝以徂征；洎虞舜陟方，翊嗣君而纂位。但罄一心而事上，敢期百姓之與能。」《賜范鎭獎諭詔》曰：「散樂工於河海之上，往而不還；聘先生於齊、魯之間，有莫能致。」隆裕太后《告天下詔》曰：「歷年二百，人不知兵；傳序九君，世無失德。雖舉族有北轅之釁，而敷天同左袒之心。」又曰：「漢家之厄十世，宜光武之中興；獻公之子九人，惟重耳之尙在。」《建炎幸明州赦詔》曰：「雖眷我中原，漢祚必期於再復，而迫於強敵，商人幾至於五遷。」又曰：「惟八世祖宗之澤，豈汝能忘？顧一時社稷之憂，非予獲已。」《建炎復位赦詔》曰：「帝堯無黃屋之心，豈菲躬之敢議？漢高先馬上之治，庶後效之可圖。」《紹興親征詔》曰：「赤地千里，謂殘暴而無傷；蒼天九重，以高明爲可侮。」《開祐改元詔》曰：「《大易》論變則通，通則久，莫如去故而取新；《春秋》謂正次王，王次春，尤重表年而首事。」凡茲隸事，皆精切而流轉。故以宋方唐，則唐之駢文郁不入纖，宋之駢文巧不傷雅。

又　樓攻媿《北行日錄》：「金人之待使者，每有錫予，亦必加以詔書，然皆陳腐如書啓，不足言文。」明太祖起自兵間，子孫相沿，乃不究心文采；如嘉靖枉殺楊忠愍手敕，至用「這廝」二字，且「交鎭撫司好生打着」云云，眞是傖荒說話，非詔書矣。

又　大抵策命之自有程式，唯詔誥一門，非鎔經鑄史，持以中正之心，出以誠摯之筆，萬不足以動天下。唐之興元、奉天，均陸宣公當制，詔書所至，雖驕將悍卒，皆爲流涕，孰謂宮中文字不足以感人邪。

又　檄移之文，「必事昭而理辨，氣盛而辭斷」，二語盡之矣。

又　按「檄」之爲言「皦」也，「宣露於外，皦然明白也。」自東漢訖於季漢，以隗囂之檄新莽、陳琳之檄豫州爲最。囂文簡括嚴厲，數莽逆天、逆地、逆人三大罪，而所謂逆人之罪，狀莽之兇頑殘賊，讀之未有不動色者；至所謂炮烙醇醯之刑，則指燒殺陳良、終帶等二十七人，又以董忠謀叛，收忠宗族，以醇醯白刃毒藥叢棘幷一坎而埋之也；文中匪語不精，亦匪狀弗肖，第未知當時出自何人手筆耳。陳琳本有兩檄，一代尙書令彧檄吳將校部曲，一則代袁紹檄豫州，其文最著於時，寓嚴切於暇豫之中，疏罪案以詳審之筆，自是文人極軌。兩兩相較，囂則湍瀨奔瀉，一往無留；琳則長川大河，挹注不盡也。鍾司徒檄蜀，桓司馬檄胡，鍾會雅而桓激。司徒文稱武侯曰孔明，稱姜維曰伯約而不名，以蜀爲漢裔，非開罪於魏之比，魏擁立不正，故能喻蜀以禍福，不能責蜀以大義，用筆頗擅去取之能。石勒荼毒中原，天人同憤，桓溫斥曰「胡賊」，非嫚罵也，勒非蜀漢之比，故行文雖激，不害於正。呂相之絕秦，鄭人之拒晉，本無檄文之體，而言則似檄。蓋不斥人之罪案，不見己師之出于有名，不張己之兵威，莫望壯士之進而殺敵；且證以天時，審以人事，辨興亡之理，論強弱之勢，此檄文之要領也。

又　他若吳朝請均之檄江神，責問周穆王時沈璧，直是癡人說夢，文亦非佳。隋煬帝遺陳尙書江總檄，其開場語曰：「南北雖殊，風雲在望，載懷虛遲，寤寐爲勞。」直以尺牘爲檄文，其下亦多涉鋪張，檄文之體於是大壞。梁元帝《討侯景檄》，文采亦殊不弱，顧不救臺城之困，但鬨邵陵之牆，文不副實，已乖孝友。矧檄中文字，不言武帝之所以崩，簡文之所以困，羣臣僇辱，宮眷摧殘，侯景兇鋒，直覆載之所不容，神人之所共憤，乃誇張武節，至云「鳴鼓聒天，揽金振地。朱旗夕建，如赤城之霞起；戈船夜動，若滄海之奔流」，皆出碎辭，都無誠語。元帝本無性情，宜此檄之不能流傳于後，如駱賓王之討武曌也。

又　劉勰之論檄曰：「植義颺辭，務在剛健。」愚謂本無義憤，何由能剛？不衷公道，奚得稱健？若隗囂、桓溫、駱賓王三家之文，可云近矣；人品固不足言，而文字實衷彝憲。

又　「移者，易也，令往而民隨之。」司馬相如之《難蜀父老》，曉而喻博，有移檄之意。《漢書・楚元王傳》，劉歆有移書太常博士責讓之文。《晉書・成都王穎傳》，陸平原有《移百官文》，顧乃無傳。惟陳徐僕射陵爲護軍長史王質

移文討賊華皎，又有移齊，檄周二文，皆恢張國力，無失文移之體。而膾炙人口者，則孔稚珪之《北山移文》爲最瑰邁奇古，巧不傷纖，譎不傷正，雖非文移之正體，而文已足傳。後來有司之文移，則出自吏胥之手，塡以俚鄙之格式，愚則不知其爲何體矣。

又「章者，明也。」「表者，標也。」又曰：「章以造闕，風矩應明；表以致禁，骨采宜耀。」因盛稱「左雄奏議，臺閣爲式；胡廣章奏，天下第一」。按《後漢書・左雄傳》：「自雄掌納言，多所匡肅，每有章表奏議，臺閣以爲故事。」《胡廣傳》：「遂舉孝廉，既到京師，試以章奏，安帝以廣爲天下第一。」按二傳所載，似左之奏議，特閣臣之格式，廣之章奏，亦中旨之褒揚，不必資爲後世法則；顧雄文亦有切直者，如以日食進諫云：「夫刑罪，人情之所甚惡；貴寵，人情之所甚欲。是以時俗爲忠者少，而習諛者多。故令人主數聞其美，稀知其過，迷而不悟，至于危亡。」廣文亦有簡當者，如順帝欲立皇后，有寵者四人，議欲探籌，以神定選，廣上疏曰：「竊見詔書，以立后事大，謙不自專，欲假之籌策，決疑靈神。篇籍所記，祖宗典故，未嘗有也。恃神任筮，既不必當賢；就值其人，猶非德選。夫岐嶷形于自然，俔天必有異表。（俔，譬喻也。）宜參良家，簡求有德，德同以年，年均以貌。」文頗明爽動目。至於文學《薦禰》，孔明《出師》，琳、瑀、孔璋、陳思諸傑，體贍律調，辭清志顯，鄙人詳論諸家之文，已經敘述，不復更贅。

又　竊謂章表即今之奏議，古謂「章以謝恩，奏以按劾，表以陳情，議以執異。」今之體裁，唯伸賀謝恩，則仍用表式；其餘奏議，通曰奏摺。古之奏議取直，今之奏議取密。直者，任氣攄忠，以所言達其所蘊；凡德不聰，僉壬在側，亂萌政弊，一施匡正，一加彈劾，不能以格式拘，亦不必以忌諱避。至于密之爲言，則粉飾補救，俾無罅隙之謂；偶舉一事，上慮樞臣之斥駁，下防部議之作梗，故必再四詳愼。宜質言者，則出以吞吐，故作商量，宜實行者則道其艱難，曲求體諒，語語加以騎牆，篇篇符乎部式：此安得有佳章表，如彥和所謂「雅義以扇其風，清文以馳其麗」者？

又　顧吾輩今日論文，非論事也。鄙意漢、魏、六朝以降，唐之章表，則切實取陸贄，典重取常衮，宋之章表，則雅趣橫生，各擅其勝。能于此留意，必爲章表中之好手筆也。

又「書者，舒也。舒布其言，陳之簡牘，取象於夬，貴在明決而已。」姚惜抱謂書之爲體，始於周公之告君奭；於是列國士大夫，或面相告語，或爲書相遺，其義一也。劉彥和分其類曰「書記」，姚惜抱則分其類曰「書說」。記，奏記也。漢公府用奏記，郡將用奏牋，今則牋記已屏不用，通行者但名「與書」。《左傳》：「晉侯不見鄭伯，以爲貳於楚也。鄭子家使執訊而與之書，以告趙宣子。」「與書」三字，始見於此。

又　然辭主駁詰，而必本之以禮衷；意屬爭競，未嘗行之以激烈。春秋去古未遠，雖競尚詐術，而猶崇禮讓。呂相之絕秦，至無理矣，而聽者仍彬彬然。至於子產，則淹博中卻含蒼質之氣，語語純實，此與書中，亦上品也。

又　七雄游說之士多，詭麗輻輳，步步設爲機械，用以陷人。至於漢世，則辭氣紛紜縱恣，觀史遷之《報任安》，足以見矣。遷之爲史，語至深嚴；獨此書悲慨淋漓，蕩然不復防檢，極力爲李陵號冤，漫無諱忌。幸任安爲秘其書，遷死乃稍出，然讀之但生後人之悲憤，若見之當時，則又有媒孽其短者矣。楊子幼（惲）之《報孫會宗》，意似湛於農畝，然過自標舉，所謂「酒酣耳熱，仰天擊缶，而呼嗚嗚」者，皆盛氣語。凡身世不與相類者，競摹其作，適足增其枵響而已。揚子雲之《報劉歆》，則侈述作之事，措詞簡貴高厲，頗脫《法言》艱深之習；亦以劉歆績學，雄之報書不敢草草，故凌紙怪發，字字生稜。叔夜《絕交》，較楊子幼爲直率；蓋子幼功名中人，退而治田，尚挾怨望，嵇康山野之性，不嗜膴仕，故攄懷而出，語至儁妙。以上四書，皆人人傳誦者，讀者領其氣，味其趣，各就性之所近，當生悟境。

又　清初大老，崇尚樸學，則以「與書」一門，爲辨析學問之用，灑灑千言，多半考訂爲多；文家沿用其體，凡意所不宜者，恆於與書中傾吐之。讀者幾以名輩「與書」一門，爲尋檢遺忘之具，較之漢、唐規律，頗有同異。

又　《昌黎集》中「與書」頗多，然多吞言咽理之作，有時文法同於贈序。蓋昌黎未遇時，亦一無聊不平之人，第不欲爲公然之嫚罵，故於「與書」時弄其狡獪之神通。其《答胡生書》，伸縮吐納，備極悲涼，若引吭高吟，至有餘味，而惜抱之《古文詞類纂》乃未收入。

又　大抵「與書」一定之體，果有所見，如先輩之析辨學問可也。至於指陳時政，抗論世局，或敘離悰，或抒積悃，所貴情摯而語馴，能駕馭控勒，不致奔逝，奮其逸足，則法程自在，會心者自能深造之也。

又　姚氏姬傳曰：「唐初贈人，始以序名，作者亦衆。至於昌黎，乃得

古人之意，其文冠絕前後作者。」嗚呼！先生之知昌黎深矣。

又　唐初雖傑出如陳子昂，然其《別中嶽二三眞人序》，則皆用駢儷之句，如「悠悠何往，白頭名利之交；咄咄誰嗟，玄運盛衰之感」，語至凡近。其餘則李白爲多，白《送陳郎將歸衡嶽序》，如「朝心不開，暮髮盡白。登高送遠，使人增愁」句，則狃於六朝積習，《金陵與諸賢送權十一序》，如「歲律寒色，天風枯聲。雲帆涉溪，罔若絕雪。舉目四顧，霜天崢嶸」。氣幹雖佳，仍落子山窠臼。《送張承祖之東都序》：「金骨未變，玉顏以緇。何嘗不捫松傷心，撫鶴歎息。」雖名佳句，仍不可施之散文。夫文章至於子昂、太白，尚何可議？不過唐世一有昌黎，以吞言咽理之文，施之贈送序中，覺唐初諸賢，對之一皆無色。

又　韓集贈送之序，美不勝收，東坡稱《李願歸盤谷序》爲第一，鄙意不敢謂然。李願之人品，不慊於昌黎之心，不欲昌言而頌其美，故託願之言以爲言，但能謂之狡獪，而所謂吞言咽理者未之見也。其最難著筆者，則莫如《送浮屠文暢師序》及《送廖道士序》。僧道二氏，昌黎平日攻之不遺餘力，而臨別忽加以贈言，此又何理？若當面抹殺，復何必施以文章？若降心相從，又不免自貶身分。試觀《文暢序》中，至面斥浮屠爲禽獸夷狄，而文暢愛之不以爲忤者，以關軸轉捩妙也。意謂民之初生，固若禽獸夷狄焉；唯得聖人之仁義禮樂刑政，而堯、舜、禹、湯又歷歷相傳，所以免爲禽獸，意且不遽說破。忽接入「今浮屠者，孰爲而孰傳之邪？」浮屠既不得聖人所傳，自然是箇禽獸矣，豈非當面罵煞？而接處即由禽獸生義，用「今吾與文暢」五箇字提出禽獸羣中，同等爲人，此處是從禽獸中救出文暢矣。然又不肯引文暢爲同等，仍斥文暢爲不知聖人之仁義禮樂刑政，則文暢又岌岌鄰於禽獸，詞絕而意正。不知昌黎胸中蘊何智珠，有此等絕大之神通。

又　至於《送廖道士序》，則把一座衡嶽舉在半天，幾幾壓落廖師頂上，忽又收回。自「五嶽於中州」句，直至「千尋之名材，不能獨當也」句止，使廖師聽之色飛眉舞，謂此處定說到山人身上矣。「意必有魁奇忠信材德之民生其間」，廖師必又點首歎息，媿不敢當。忽然闖出「而吾又未見也」句，把廖師一天歡喜撇在霄漢。以下似無文章，乃用迷惑老佛之教，又似所說者皆指廖師，至「未見」云云，直隱于佛老而未見耳，不是全無其人，廖師似已死中得活。忽又有「若不在其身，必在其所與遊」，則並隱于佛老中者，亦都不屬廖師身上。廖師考語，但得「氣專容寂，多藝善遊」八字，與道字都無關涉。一篇毫無意味之文，卻說得淋漓盡致，廖師亦歡悅捧誦而去，大類乳媼之哄懷抱小兒，佳處令人忽啼忽笑。神品之文，當推此種。其餘歐、曾、臨川、三蘇亦各有佳處，原當一一選采流別之中，以惜抱盛推昌黎，故但即昌黎之文少加說論。

又　姚氏姬傳曰：「雜記類者，亦碑文之屬。碑主於稱頌功德，記則所紀大小事殊，取義各異。故有作序與銘詩全用碑文體者，又有爲記事而不爲刻石者。柳子厚記事小文，或謂之序，然實記之類。」按姚氏所言，蓋指柳子厚《陪永州崔使君遊讌南池序》及《序飲》、《序棋》也。然右軍之《蘭亭》，李白之《春夜宴桃李園》，雖序亦記，實不權輿于柳州。所謂全用碑文體者，則祠廟廳壁亭臺之類；記事而不刻石，則山水遊記之類。然勘災、濬渠、築塘、修祠宇、紀亭臺，當爲一類；記書畫、記古器物，又別爲一類；記山水又別爲一類；記瑣細奇駭之事，不能入正傳者，其名爲「書某事」，又別爲一類。學記則爲說理之文，不當歸入廳壁；至遊讌觴詠之事，又別爲一類：綜名爲記，而體例實非一。勘災、濬渠、築塘，語務嚴實，必學有益于民生者，始矜重不流于佻。祠宇之記，或表彰神靈，及前賢之宦蹟隱德。亭臺之記，或傷今悼古，或歸美主人之仁賢，務出以高情遠韻，勿走塵俗一路，始足傳之金石。書畫古器物之記，務尚考訂，體近於跋尾；韓昌黎之《畫記》專摹《考工》，後人仿效，雖語語皆肖，究同木偶。記古器物固須刻劃，必一一摹擬，又似鑿矣。記山水則子厚爲專家，昌黎不能及也。子厚之文，古麗奇峭，似六朝而實非六朝；由精于小學，每下一字必有根據，體物既工，造語尤古，讀之令人如在鬱林、陽朔間；奇情異采，匪特不易學，而亦不能學。歐陽力變其體，俯仰夷猶，多作弔古歎逝語，亦自成一格。至於瑣細不入正傳者，如望溪《書逆旅小子》、袁子才《書馬僧》之類，則事近小說，不能歸入正傳，又非記事之體，則稱之曰書。學記一體，最不易爲，王臨川、曾子固極長此種，二人皆通經，根柢至厚，故言皆成理。若遊讌觴詠，或有唱和之什，則冠其首者爲序，否則專記其事亦可。

又　體物工者，作記匪不工，中惟學記一種，非湛深于經學儒術者，不易至也。

又　姚氏姬傳曰：「序跋類者，昔前賢作《易》，孔子爲作《繫辭》、《說

卦》、《文言》、《序卦》、《雜卦》之傳，以推論本原，廣大其義；《詩》、《書》皆有序，而《儀禮》篇後有記，皆儒者所爲；其餘諸子或自序其意，或弟子作之，《莊子・天下篇》、《荀子》末篇皆是也。」愚按：序古書，序府縣志，序詩文集，序政書，序奏議，族譜、年譜，序人唱和之詩，則歸入序之一門；辨某子，讀某書，書某文後，及傳後論，題某人卷後，則歸入跋之一門。

又　數種中，書序最難工。人不能奄有衆長，以書求序者，各有專家之學。譬如長於經者，忽請以史學之序，長於史者，忽請以經學之序；門面之語，固足鋪叙成文，然語皆隔膜，不必直造本人精微。【略】惟既名爲文家，又不能拒人之請，故宜平時窺涉博覽，運以精思，凡求序之書，尤必加以詳閱，果能得其精處，出數語中其要害，則求者亦必饜心而去。王介甫序經義甚精。曾子固爲目錄之序，至有條理。歐陽永叔則長於叙詩文集。此外政書奏議一門，多官中文字，尤不易序，能者爲之，不能者謝去，不可強也；強爲渲染，適足爲己集之癥垢，毋庸也。辨讀子史二種文字，最有工夫，非沈酣其中，洞其關竅，則可不必作，以不關痛癢之言，爲集中備數文字，近人往往有此病痛。

又　至於跋尾，亦分數種：金石之跋最難，必考據精實，方可下筆；其下如古書古畫，亦必考其收藏之家，詳其流派所出，又是一門學問。東坡、山谷之跋，則出以天趣，殊不在此例。

又　近代文家往往代人作壽序。壽序一體，於古無之。顧亭林深惡此種文字。《望溪集》中亦但有數篇。盛者唯有歸震川，然多短篇。蓋壽言與生傳及神道墓銘有別，大抵朋友交期，祝其長壽；或偶舉一二事，足以爲壽徵者，衍而成文而已。震川文中多本此意。乃時作無可搬演，則盡舉其人之身世出處，體似生傳，又似神道，必極長而止。故壽文一體，惜抱但錄震川，歸入贈序一門，不入序跋。僕論贈送序中，遺卻此體，故補論於此。實則此等文字，酬應爲多，語之不必精切，徒增紛紜，苟可以已，即不必作。

又　序貴精實，跋貴嚴潔，去其贅言，出以至理，要在平日沈酣於經史，折衷以聖賢之言，則吐詞無不名貴也。

章炳麟《國故論衡・文學總略》《論衡・超奇》云：「能說一經者爲儒生，博覽古今者爲通人，采掇傳書以上書奏記者爲文人，能精思箸文連結篇章者爲鴻儒。」又曰：「州郡有憂，有如唐子高、谷子雲之吏，出身盡思，竭筆牘之力，煩憂適有不解者哉！」又曰：「長生死後，州郡遭憂，無舉奏之吏。以故事結不解，徵詣相屬，文軌不尊，筆疏不續也。豈無憂上之吏哉？乃其中文筆不足類也。」又曰：「若司馬子長、劉子政之徒，累積篇第，文以萬數，其過子雲、子高遠矣；然而因成前紀，無胸中之造。若夫陸賈、董仲舒，論說世事，由意而出，不假取于外，然而淺露易見，觀讀之者猶曰傳記。陽成子長作《樂經》，揚子雲作《大玄經》，造于助思，極窅冥之深，非庶幾之才，不能成也。桓君山作《新論》，論世間事，辯照然否，虛妄之言，僞飾之辭，莫不證定。彼子長、子雲論說之徒，君山爲甲。自君山以來，皆爲鴻眇之才，故有嘉令之文。」準此，文與筆非異塗，所謂文者，皆以善作奏記爲主。自是以上，乃有鴻儒。鴻儒之文，有經、傳、解故、諸子，彼方目以上第，非若後人擯此于文學外，沾沾焉惟華辭之守，或以論說、記序、碑志、傳狀爲文也。獨能說一經者，不在此列，諒由學官弟子曹偶講習，須以發策決科，其所撰箸，猶今經義而已，是故遮列使不得與也。

又　或言學說、文辭所由異者，學說以啓人思，文辭以增人感，此亦一往之見也。何以定之？凡云文者，包絡一切箸于竹帛者而爲言，故有成句讀文，有不成句讀文，兼此二事，通謂之文。局就有句讀者，謂之文辭；諸不成句讀者，表譜之體，旁行邪上，條件相分，會計則有簿錄，算術則有演草，地圖則有名字，不足以啓人思，亦又無以增感，此不得言文辭，非不得言文也。諸成句讀者，有韻無韻則分。諸在無韻，史志之倫，記大傀異事則有感，記經常典憲則無感，既不可齊一矣。持論本乎名家，辨章然否，言稱其志，未足以動人也。《過秦》之倫，辭有枝葉，其感人顧深摯，則本諸從橫家。然其爲論一也，不可以感人者爲文辭，不感者爲學說。【略】就言有韻，其不感人者亦多矣。《風》、《雅》、《頌》者，蓋未有離于性情，獨賦有異。夫宛轉倚隱，賦之職也。儒家之賦，意存諫誡，若荀卿《成相》一篇，其足以感人安在？乃若原本山川，極命草木，或寫都會，城郭，游射，郊祀之狀，若相如有《子虛》，揚雄有《甘泉》、《羽獵》、《長楊》、《河東》，左思有《三都》，郭璞、木華有《江》、《海》，奧博翔實，極賦家之能事矣，其亦動人哀樂未也？其專賦一物者，若孫卿有《蠶賦》、《箴賦》，王延壽有《王孫賦》，禰衡有《鸚鵡賦》，侔色揣稱，曲成形相，嫠婦孽子，讀之不爲泣，介冑戎士，詠之不爲奮，當其始造，非自感則無以爲也，比文成而感亦替，此不可以一端論也。且學說

者，獨不可感人耶？凡感于文言者，在其得我心。是故飲食移味居處緼愉者，聞勞人之歌，心猶泊然。大愚不靈無所憤悱者，睹眇論則以爲恆言也。身有疾痛，聞幼眇之音，則感慨隨之矣。心有疑滯，睹辨析之論，則悅懌隨之矣。故曰：「發憤忘食，樂以忘憂。」凡好學者皆然，非獨仲尼也。以文辭、學說爲分者，得其大齊，審察之則不當。

又《正賓送》 葬不欲厚，祭不欲瀆，靡財于一奠者此謂賊，竭思于祝號者此謂誣。諸爲歸人纂述者，亦賓送之事也，不得其識，甚乎以璠璵斂矣。古者弔有傷辭，謚有誄，祭有頌，其餘皆禱祝之辭，非著竹帛者也。《上曲禮》：「知生者弔，知死者傷。」《正義》曰：「弔辭口致命，傷辭書之于版。」《既夕禮》：「知死者賵，知生者賻。書賵于方，若九若七若五。」諸在版者，皆百名以下，其字有定。賵之多者，不過九行；傷辭多者，不過百字。上世作者，雖若滅若沒哉，觀魏武帝過橋玄墓，不忘疇昔，爲辭告奠，其文約省，哀戚爲已隆矣。斯蓋古之令軌，爲法于今者乎。誄者，誄其行迹而爲之謚。《記・曾子問》曰：「賤不誄貴，幼不誄長。」「天子稱天以誄之。」《周官・大史》：「遣之日讀誄。」《文章流別傳》曰：「詩頌箴銘之篇，皆有往古成文，可放依而作。惟誄無定制，故作者多異焉。見于典籍者，《左傳》有魯哀公爲孔子誄。《列女傳》述魯展禽妻誄夫事，古者諸侯相誄，猶謂之失，況以燕昵自誄其夫？似後生所託也。《詩傳》曰：「喪紀能誄，可以爲大夫。」大夫不當有誄人事，蓋稱君命爲之辭。

又 訖于新氏，揚雄不在史官而誄元后；後漢大司馬吳漢薨，杜篤以獄囚上誄，由是賤有誄貴者矣。宗廟之樂，天子有頌，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自下蓋謂之祠。春祭曰祠，品物少多文辭也。太祝六辭，一曰祠，舊讀以爲《辭令》，蓋未諦。若夫攻說之文，對于神祇，非用之人鬼者也。凡此三族，後世稍分爲十餘種，而或施諸刻石。文敞者宜返質，謂當刊剟殊名，言從其本。自傷辭出者，後有吊文。賈誼《吊屈原》，相如《吊二世》，錄在賦篇，其特爲文辭而迹可見于今者。若禰衡《吊張衡》，陸機《吊魏武帝》，斯皆異時致閔，不當棺柩之前，與舊禮言吊者異。惟束晳《吊衛巨山》、《蕭孟恩》二首，斯得職耳。

又 今之祭文，蓋古傷辭也。喪禮奠而不祭，故《既夕禮》曰：若奠，「受羊如受馬」。兄弟賵奠可也，所知則賵而不奠。今在殯宮而命以祭，言則不度。《文章緣起》曰：後漢車騎郎杜篤始作《祭延鐘文》，不知其吉祭耶，抑喪奠也？神固不歆非類，雖在吉祭，于古未有異姓爲主者。士禮既崩，近世或有功德在民祭于州邑，及夫往世特達之士，比干、夷、齊、魯連、鄭康成之倫，廟祀猶在。有特豚魚菽之祭，爲之祭文可也。其旁出者有哀辭。《文章流別傳》曰：「崔瑗、蘇順、馬融等爲之，率施于童殤夭折，不以壽終者。」蓋死而不吊者三：畏厭溺、長殤以下與鮮死者同列，不可致吊，于是爲之哀辭。禮以義起，是故馬仲都以元舅車騎將軍之重，從駕溺死，明帝命班固于馬上三十步爲哀辭。蓋君臣慎禮，不以貴寵越也。今人以哀辭施諸壽終，斯所謂失倫者。衛巨山爲楚王瑋矯詔所誅，方之舊典，宜哀辭。而束晳自郡赴喪，爲文以吊，亦少褒矣。其餘挽歌之流，當古虞殯，徒役相和，若舂杵者有歌焉，不在士友。有傷辭，則吊文、挽歌可以省。

又 自誄出者，後有行狀。誄之爲言，累其行迹而爲之謚。故《文心雕龍》曰：「序事如傳，辭靡律調，誄之才也。」此則後人行狀，實當斯體。唐世行狀，以上考功，固爲議謚作也。然以誄無恆制，多制華辭，爲方人之言。《聖賢群輔錄》列二十四狀，皆與序事有異。且作狀者既爲先賢，即與讀誄議謚異用。《文章緣起》曰：「漢丞相倉曹傅幹始作《楊元伯行狀》。」蓋漢末文士，事不師古，以意題別其名。其時別傳又作，漢司空李郃有家書，荀氏亦有家傳，斯幷譜牒之細。其越代作傳者，又異是。若《管輅別傳》，作于弟辰，斯行狀之方也。知行狀爲誄者，則行狀可以省。今人議謚，上不因誄，下不緣行狀，誄與行狀皆空爲之。欲辨章是非，記其伐閱者，獨宜爲別傳。誄、行狀所以議謚，謚有美惡，而誄、行狀皆諛，不稱其職。別傳作于故舊，其佞猶多，在他人斯適矣。

又 自頌出者，後有畫像贊，所謂形容者也。《文章緣起》曰：「司馬相如始爲《荆軻贊》。」聞之舊訓，贊者佐也，助也。孔子贊《易》，《禮》有贊《大行》，班固《漢書》贊及《食貨》、《郊祀》、《溝洫》諸志。非獨紀傳，然則贊者佐助其文，非褒美之謂也。言辭不盡，更爲增廣，在賦稱重，在六藝、諸子稱贊。《荆軻贊》今不可見，而《七略》雜家有《荆軻論》五篇，司馬相如所次。論有不足，輔之以贊，自佐其論，非以佐軻。諸爲畫像贊者，佐其圖畫，非佐其人，世人昧于字訓，以贊爲褒美之名。畫像有頌，自揚雄頌趙充國始。斯則形容物類，名實相應。贊之用不專于畫像，在畫像者，乃適與頌同職，其

同異之故宜定。

又　若夫銘刻之用，要在符契。孔琳之有言：官莫大于皇帝，爵莫尊于公侯，而傳國之璽，列代遞用；襲封之印，奕世相傳，此其最樸略者已。《周禮》大約劑書于宗彝，小約劑書于丹圖。宗彝有銘，聖人之操左契，其在下士，王褒《僮約》，亦決券而書之，非以揚功德也。諸有服器，物勒工名以致其誠，非以事鬼神也。上自槃盂，下逮几杖，皆有辭以自飭，非以祝壽考也。鐘鼎庸器，告于神明，周之尸臣，衛之孔悝，莫敢僭頌名，而叔世立石自頌變。秦始皇太山諸刻，猶不稱碑。其後死人之里，鬼神之宅，刻碑者寖衆。碑表、神道、石闕，其始皆在寢廟，後貤于墓。宮庭有碑，以此識景，廟則從之，又麗牲焉。《記・檀弓》曰：「公室視豐碑，三家視桓楹。」桓楹，故謂之表。及其在墓，碑者所以下棺，表即無有，漢世乃增建之。石闕者，《周官》所謂象魏。梁陸倕爲《石闕銘》，正在兩觀。然自舜墓已爲石郭，故《楚語》曰：楚靈王「築臺于章華之上，闕爲石郭，陂漢，以象帝舜」。象九疑之匊也。神道者，《說文》云：「場，祭神道也。」《釋宮》曰：「廟中路謂之唐。」唐即場字。索祭祝于鬃，自鬃而入，故其路謂之神道。漢有《嵩山太室神道石闕銘》，與《說文》言場相應。其後墓道象之。孟子曰：「孔子歿，子貢築室于場。」則廟有神道矣。自漢以降，碑表二名轉相亂，及今無有知神道爲廟制者，守文不綜其實，因以盲瞽。

又　觀漢世刻石，稱銘者記其物，稱頌者道其辭，斯則刻石皆頌也。周制天子始有頌，于漢則下逮庶官，名號從是弛矣。昔魯有《駉頌》，自季孫行父請周，而史克作之。漢揚雄爲《趙充國頌》，猶奉天子命也。《文章緣起》曰：「漢惠帝始爲《四皓碑》」，猶帝者賜之也。今以匹士專作頌辭，與賤者誄貴等。雖然，自朱穆、蔡邕私立謚號，荀爽聞而非之。張璠以爲謚者上之所贈，非下之所造，朱、蔡各以衰世臧否不立，故私議之。準是，則立碑固不可訓。後漢士庶，專務朋游，故吏私人，黨附舊主，鴟梟之惡，喻以鳳皇，斗筲之材，比于伊、管，稱譽過情，有亂觀聽。延及宋世，裴松之以良史部屬，陳議禁斷，誠懼其妨正也。唐律：諸在官長吏實無政迹，輒立碑者，徒一年；若遣人妄稱己善申請于上者，杖一百。有臧重者坐臧論，受遣者各減一等。然猶許死者立碑，爲之等制。夫生人立碑則亂政，死者立碑則亂史。生人遣人有臧，爲死者遣人獨無臧邪？漢世碑文，本頌之別，雖有陳序，則考績揚搉之辭，不增其事，文勝質，故不爲史官所取，無害于方策。唐世漸失其度，其後浸淫變爲序事，與別傳同方。別傳幸有他人所作，辭有進退，不壹于褒揚。碑即自子孫與金乞貸，其言不得不美。既述其事，虛張功狀，睹之若眞，終于貞僞混淆，爲史秕稗，可無斷乎！漢之立碑，或爲處士名德，民所鄉往；今乃壹爲尸位之夫，乞米以爲傳，昔人所鄙，今雖不爲史官，乞米猶易，顧炎武所以惡言義取者也。

又　又自胡元以降，金石略例，代有增損。既崇時制，時制不適，又以前世爲準；典度雜糅，未知所鄉。今舉其要者數事。三公稱「公」，九卿稱「卿」，此漢制也。今世既無三公，乃以三品以上薦之，自下即稱曰「君」。漢世賜爵自列侯至五大夫輩，通得言「君」。賈爵既易，宜無有不「君」者。方今封爵至吝，下執事而「君」稱之，斯何禮也？若循時制，文官五品以上稱「大夫」，六品以下稱「郎」；武官三品以上稱「將軍」，四品以下稱「都尉」，六品以下稱「校尉」。題曰「某官某大夫」、「某官某郎」、「某官某將軍」，自下準此，如是亦給矣。今題封贈于上，書「某公」、「某君」于下，「大夫」、「將軍」而言「公」，「郎」、「校尉」而言「君」，稱名相駁，其詭一也。漢世太守所居稱「府」，因以號「府君」。自漢世祖、宋武帝以稱其祖，不追王，故舉其下者尊之。今士庶并題其父曰「府君」，身無半通青綸之命，而有連城剖符之號，其詭二也。周制天子曰「崩」，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祿」，庶人曰「死」。赴于他國，雖君猶稱「不祿」；赴于君，雖大夫、士謂之「死」。今度制既無明文，殁于官則曰「身故」，若從時制，當書「故」，不得書「卒」，書「卒」即背于今。大學士、督撫諸官，或則書「薨」。唐宋之世，輔臣大吏，多有封爵，書「薨」可也；今無爵則不得比諸侯，非諸侯書「薨」又背于古，其詭三也。

又　且刻石皆銘也，自漢訖今，或前爲記叙，後繫以銘。記叙已刻石，非銘云何？名實不辨，而瑣瑣以言式例，古者謂之「放飯流歠，問無齒決」者也。《詩傳》曰：「作器能銘，可以爲大夫者。」有其器斯銘之，無其器斯不銘矣。今世葬無窆石，廟不麗牲，而空立石爲碑，名實既爽，則碑可以廢。余念爲一人述事者，固有別傳，爲神廟興作識其年歲者，刻石作記可也。昔元魏修野王孔子廟，劉明等以爲「宣尼大聖，非碑頌所稱，宜立記」。其文曰：「仲尼傷道不行，欲北從趙鞅，聞殺鳴鐸，遂旋車而反。及其後也，晉人思之，于大行嶺南，爲之立廟，蓋往時回轅處也。」此則記之與頌，在石有殊。

漢世亦嘗作《周公禮殿記》，今立廟者宜以爲法。其有山谷之士，獨行之賢，不見記錄，而芳烈在民，立祠堂以昭來許，宜序其行事而已。若夫封墓以爲表識，藏志以防發掘，此猶隨山刊木，用記地望，本非文辭所施。世言孔子題季札墓，其情僞不可知，就今所摹寫者，財有題署，固無記述之文。墓志始作，自王莽大司徒甄邯，亦有題署無文辭。及張氏《穿中記》，文稍縟矣。後生作者，杯酒之愛，自謂久要，百年之化，悲其夭枉，于情爲失衷，于事爲失順，淫溢不節。權厝亦爲之志。作志之情，本以陵谷變遷，慮及久遠，權厝者數年之事，當躬自發掘之，于是作志，又違其本情矣。若斯之倫，悉當約省盈辭，裁奪虛作。墨翟、楊王孫之事，雖不可作，要之愼終追遠，實其樸質者也。

又《文學說例》 世謂希臘文學，自然發達，觀其秩序，如一歲氣候，梅花先發，次及櫻花，桃實先熟，次及柿實。故韻文完具而後有散文，史詩功善而後有戲曲。韵文先史詩，叙述複雜大事者也。二裨詩，叙述小說者也。三物語，四歌曲，短篇簡單者也。五正史詩，即有韻歷史也。六半樂詩，樂詩、史詩混合者也。七牧歌，八散文作話，毗於街談巷語者也。徵之禹域，秩序亦同。夫三科之條，五家之教，文質不同，繁簡亦異。然商、周誓誥，語多磔格。帝典蕩蕩，及反易知。由彼直錄其語，而此乃裁成有韻之史者也。蓋古者文字未興，口耳之傳，久則忘失，綴以韻文，則便於吟詠，而記臆爲易。意者蒼、沮以前，亦直有史詩而已。下及勳、華，簡篇已具，故帝典雖言皆有韻，而文句參差，恣其修短，與詩殊流矣。惟夫體廢於史官，而業存於矇瞽，由是二《雅》踵起，藉歌陳政，同波異瀾，遂各爲派別焉。《春秋》以降，史皆不韻；而哲學演說，亦由斯作。原夫九流肇起，分於王官，故諸子初興，舊章未變。一二三四，百官所以紀數，則《管子》其遺則也。立均出度，柱下所以垂法，則《老子》其遺則也。逮孔、墨二家，自我作故，既非叙數，亦不用韻，六國諸子，皆承其風烈矣。斯哲學所由昉乎！縱橫出自行人，短長諸策，實多口語，尋理本旨，無過數言，而務爲紛葩，期於造次可聽。溯其流別，實不歌而誦之賦也。秦代儀、軫之辭，所以異於《子虛》、《大人》者，亦有韻無韻云爾。名家出自禮官，墨師史角，固清廟之守也。故《經說》上下，權輿於是。龍、施相紹，其流遂昌。辯士凌誶，固非韻文所能檢柙矣。然則縱橫近於雄辯，雖言或偭規，而口給可用；名家契於論理，苟語差以米，則條實已歧：一爲無法，一爲有法，而皆隸於演說者也。抑名家所著，爲演說之元則，彼固施諸筆籥，猶與演說有殊。至於戰國游說，惟在立談，言語文學，厥科本異。凡纂錄文辭者，宜無取焉。

陳澧然《古業塾言·文源第八》 然經體渾穆，意度難窺，後世作者，惟《中說》《通書》《正蒙》，皭然經體，而步武尤難。則莫若求諸子之存者，蓋毋慮百數十家，而周秦爲極，兩漢次之，《中說》以還，蓋無足錄。惟前明郁離、空同，雅多妙趣，而求用亦疏。夫子也者，經之遺也。百家騰躍，大都《管》《老》爲宗，《管》崇實而《老》崇虛，故管氏宗支益廣，實則管氏治心原於靜寂，老則忍辱守身，持爲秘鑰，其眞者已類群經，而其義則皆守吾身以爲天下。惟《老》多言體，《管》多言用。後人遂別而區之以處，今茲尤宜體《老》而用《管》，故君子宗焉。然《管》之眞者不過一二卷，其叙述則皆僞託以亂其眞；《老》則篇注麗陵，類多以注爲經，致於繁悖。竊本方姚，謬爲刪訂，以復其眞，而存諸文制。斯二者，子之宗也。《列氏》出入《老》《莊》，文亦樸於《莊》而華於《老》，柳氏稱之。《莊》本寓言，文多縱恣，讀者當求其意境清虛，一空宇宙，得其趣乃可；遊心方外以遊身方內，而泥其詞則乖；然觀其論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則固君子之徒也。《淮南》旨趣，雅慕莊生而未獲，自游方外，故意境亦多凝滯，而禍乃乘之，然其詞則固文士之雄也。此外惟《關尹》《鶡冠》，旨趣雅鄰，二子知道者，恆樂觀之。《抱朴》《至游》諸編，無足觀也已。凡此皆宗老氏，而各明吾體者也。《孫子》言兵，特鳴千古，其大旨曰智、仁、勇、信、嚴，而其爲詞實已嚴簡而森肅，固足躡《管氏》而啓《商》《韓》。顧《商》《韓》乃戰國之詞，《孫》則猶不失春秋旨誼。故其文究不若《孫子》明樸，然義開名法，尤切今茲。昭烈、武侯，津津懷此，以開後帝，可謂識時之俊傑矣。是三者，與《尉繚》、《呂氏》精者實多，而《陰符》義尤奧倔。至若《六韜》、《三略》、《兵符》諸書，則皆僞附而可存寡矣。《申》持名法，《鬼谷》縱橫，固皆《商》、《韓》倫亞。然《商》、《韓》多實用而詞益簡明，《申》、《谷》則絞激氣多而深和意少。此數者，類皆可擇以裨近治，然質同鳥喙，可以治痼疾，而過執則元氣輒傷，求治道持國是者審焉而已。漢初賈、董論策肇基，雄博獨高千古，然賈之《新書》，實皆叢錄，董之《繁露》，殊泥陰陽，惟《鹽鐵論》爲群才廷對之言，頗徵實用。霍氏求言審治相業，所以獨隆也。自時厥後，詞藻繁興，子風寖替。劉向博涉群書，而五行獨多蔽謬；揚雄研

心古字，而《法言》徒取艱深，然子雲奏議，雄匹相如，與劉向、匡衡足稱四傑，而言子則非。東漢之初，精者惟《白虎通》，獨明訓詁，可窺古義。淵源衰，則《獨斷》可明漢家典制，而經世大略俱微。降及傾頹，頗譚治術，然《論衡》諸作，繁累無精，惟《申鑒》文近《法言》，而獨明治體。凡此者，類皆宗《管氏》而各達其用者也。惟荀、墨二家，體則儒而用則管，而墨之僞者尤多。王通《中說》，明道法於魏、晉、六朝之後，其識蓋與諸葛亮《出師》、蘇綽《大誥》同爲曠世之英；其明哲保身，尤宗老氏，而其博育群材以開唐治，識量尤深，故君子尤樂師之。蓋至是，子微而集興矣。此諸子之大略也。

劉師培《文說》 東周以降，文體日工：屈、宋之作，上如二《南》；蘇、張之詞，下開《七發》。韓非著書，隱肇連珠之體；荀卿《成相》，實爲對偶之文。莫不振藻簡策，耀采詞林。西漢文人，追踪三古，而終軍有奇木白麟之對，兒寬攄奉觴上壽之辭，胎息微萌，儷形已具。迨及東漢，文益整贍，蓋踵事而增，自然之勢也。故敬通、平子之倫，孟堅、伯喈之輩，揆厥所作，咸屬偶文，用字必宗故訓，摛詞迥脫恆溪，或掇麗字以成章，或用駢音以叶韻，觀雍容揄揚之頌，明堂清廟之詩，不少篇章，胥關體制。若夫當涂受籙，正始開基，洛中則七子無雙，吳下則聯翩競爽，才思雖弱于西京，音律實開夫典午。六朝以來，風格相承。刻鏤之精，昔疏而今密；聲韵之叶，舊澀而新諧。凡江、范之弘裁，沈、任之巨製，莫不短長合節，追琢成章。故《文選》勒于昭明，屏除奇體；《文心》論于劉氏，備列偶詞。體制謹嚴，斯其證矣。厥後《選》學盛行，詞華聿振，徐、庾遷聲于河朔，燕、許振采于關中，排偶之文，于斯爲盛。趙宋初業，崇實黜華，或運陳言，或標遠致，雖麗詞務去，然科律未更。是則駢文之一體，實爲文類之正宗：故《三都》、《兩京》，《甘泉》、《籍田》，金聲玉潤，綉錯綺交，賦體之正宗也；宣公興元之詔，文饒《會昌》之集，文瞻義精，句奇語重，制勅之正宗也；劉琨《勸進》，庾讓《辭官》，婉轉以陳詞，雍容以叙致，書表之正宗也；中郎《太邱》之碑，魏公《李密》之志，流鬱以運氣，俊偉以佐才，碑志之正宗也；玄晏揚太冲之文，彥昇述文憲之作，以及「曲水流觴」之叙，「落霞孤鶩」之文，序文之正宗也；趙至《入關》之作，鮑照《大雷》之篇，叔庠擢秀于桐廬，士龍吐奇于鄮縣，游記之正宗也；班彪《王命》，叔夜《養生》，干寶《論晉》，賈生《過秦》，論體之正宗也；頌則《出師》、《中興》，銘則《燕然》、《劍閣》，箴則子雲《百官》，贊則劉向《列女》，莫不音中群雅，語異聱牙，頌銘箴贊之正宗也；孔璋《檄魏》，賓王《討周》，檄文之正宗也；士季之《酹諸葛》，義山之《祭伏波》，祭文之正宗也。蓋文之爲體，各自成家，言必齊偕，事歸鏤繪，以妃青媲白之詞，助博辨縱橫之用。故「立誠」之詞，著于《周易》；「交錯」之訓，載于許書。況復蒼后翠嬀，鳥獸紀迒蹄之迹；赤文綠字，龜龍闡《河洛》之精。川嶽絢其光采，鐘球播其鏗鏘。蓋渾噩之風既革，巍煥之運斯開。觀纁緅紺絳，織文有新組之華；琨瑀珩璜，衝牙叶雜佩之響。物固宜然，況于文乎？或謂梁、陳之文，務華而本實，詩人之賦，由麗而入淫，雖矜斧匠之工，恐貽俳優之誚。不知剪采爲花，色香自別，惟白受采，眞宰有存。故史尚浮夸之體，聲擬輕重之和，實爲文章之正鵠，豈擬小技于雕蟲。至韓、柳修詞，歐、曾循軌，以散行之體，立古文之名。然三代之時，文與語別，六朝以降，文與筆分。若屏斥偶體，崇尚奇詞，是則返璞歸眞，力守老聃之論，舍文從質，轉追棘子之談，空疏之譏，詎可免歟？觀《典論》著于魏帝，備列詩賦之章，《文賦》創于陸機，不列序碑之體，則單行之詞，實與文章有別，有何疑乎？

又《論文雜記》 印度佛書，區分三類：一曰經，二曰論，三曰律。而中國古代書籍，亦大抵分此三類：一曰文言，藻繪成文，復雜以駢語韻文，以便記誦，如《易經》六十四卦及《書》、《詩》兩經是也；是即佛書之經類。一曰語，或爲記事之文，或爲論難之文，用單行之語，而不雜以駢儷之詞，如《春秋》、《論語》及諸子之書是也；是即佛書之論類。一曰例，明法布令，語簡事賅，以便民庶之遵行，如《周禮》、《儀禮》、《禮記》是也；是即佛書之律類。後世以降，排偶之文，皆經類也；單行之文，皆論類也；會典、律例諸書，皆律類也。故經、論、律三類，可以該古今文體之全。惜後人昧其淵源，不知文章之派別耳。

又 上古之時，先有語言，後有文字。有聲音，然後有點畫；有謠諺，然後有詩歌。謠諺二體，皆爲韻語。「謠」訓「徒歌」（《說文》「䜌」字下云：「徒歌也。」戴侗《六書故》引唐本《說文》：「聲謠，徒歌也。」《爾雅・釋樂》篇亦同），歌者永言之謂也（《漢書・藝文志》云：「咏其聲謂之歌」）。「諺」訓「傳言」（《說文》云：「諺，傳言也」），言者，直言之謂也（《文心雕龍》云：「諺，直言也」）。蓋古人作詩，循天籟之自然，有音無字，故起源亦甚古。觀《列

子》所載，有堯時謠，孟子之告齊王，首引夏諺，而《韓非子・六反》篇或引古諺，或引先聖諺，足徵謠諺之作先于詩歌（「諺」字從「言」，「彥」聲。「彥」訓「美士」，《說文》云：「有文人之所言也。」是諺爲彥士之文言，非若後世之諺爲鄙言俗語也。鄙言俗語爲「諺」字引申之義）。厥後詩歌繼興，始著文字于竹帛。然當此之時，歌謠而外，復有史篇，大抵皆爲韻語。言志者爲詩，記事者爲史篇。史篇起源，始于倉聖。《周官》之制，太史之職，掌諭書名。而宣王之世，復有史籀作《史》篇，書雖失傳，然以李斯《倉頡》篇、史游《急就》篇例之，大抵韻語偶文，便于記誦，舉民生日用之字，悉列其中，蓋《史》篇即古代之字典也（《內則》云：「十歲學書記。」即《史》篇也）。又孔子之論學詩也，亦曰「多識于鳥獸草木之名」，是詩歌亦不啻古人之文典也。蓋古代之時，敎曰「聲敎」，故記誦之學大行，而中國詞章之體，亦從此而生。詩篇以降，有屈、宋《楚詞》，爲詞賦家之鼻祖。然自吾觀之，《離騷》、《九章》，音涉哀思，矢耿介，慕靈修，傷中路之夷猶，怨美人之遲暮，託哀吟于芳草，驗吉占于靈茅，窈窕善懷，嬋娟太息，詩歌比興之遺也。《九歌》、《招魂》，指物類象，冠劍陸離，輿旌紛錯，以及靈旗星蓋，鱗屋龍堂，土伯神君，壺蜂雁虺，辨名物之瑰奇，助文章之侈麗，《史》篇記載之遺也。是《楚詞》一編，隱含二體。秦、漢之世，賦體漸興（《荀子》已有《蠶賦》），溯其淵源，亦爲《楚詞》之別派：憂深慮遠，《幽通》、《思元》，出于《騷經》者也；《甘泉》、《籍田》，愉容典則，出于《東皇》、《司命》者也；《洛神》、《長門》，其音哀思，出于《湘君》、《湘夫人》者也；《感舊》、《嘆逝》，悲怨凄涼，出于《山鬼》、《國殤》者也；《西征》、《北征》，敘事記游，出于《涉江》、《遠游》者也；《鵩鳥》、《鸚鵡》，生嘆不辰，出于《懷沙》者也；《哀江南賦》，睠懷舊都，出于《哀郢》者也；推之《枯樹》出于《橘頌》，《閑居》出于《卜居》，《七發》乃《九辨》之遺，《解嘲》即《漁父》之意：淵源所自，豈可誣乎？蓋《騷》出于《詩》，故孟堅以賦爲古詩之流。然相如、子雲、作賦漢廷，指陳事物，殫見洽聞，非惟風雅之遺音，抑亦《史》篇之變體（觀相如作《凡將》篇，子雲作《訓纂》篇，皆《史》篇之體，小學津梁也。足證古代文章家皆明字學）。此古代文章之流別也，然知之者鮮矣。

又　箴、銘、碑、頌，皆文章之有韻者也，然發源則甚古。箴者，古人諫誨之詞也（《書・盤庚》篇云：「無伏小人之攸箴。」《詩・庭燎序》云：「因以箴之。」《左傳》載師曠之言曰：「百工誦箴諫」）。《文心雕龍》之言曰：「夏、商二箴，餘句頗存」（案《夏箴》見于《佚周書・文傳》篇，《商箴》見《呂氏春秋・名類》篇，而《謹聽》篇亦引《周箴》）。案周辛甲爲太史，官箴王缺，而《虞人》一篇，列諸《左傳》。則箴體本于三代也。銘者，古人儆勵人詞也（《說文》云：「銘，名也」）。銘始于黃帝，故《漢志》道家類列《黃帝銘》六篇，厥後禹銘荀虞，湯銘浴盤，武王聞丹書之言，爲銘十六（見《大戴禮》），而周代公卿大夫，莫不勒銘于器，以示子孫（見金石書中所載）。故臧武仲云：「夫銘，天子令德，諸侯言時計功，大夫稱伐。」而《詩傳》亦曰：「作器能銘，可以爲大夫。」《考工記》亦曰：「嘉量有銘。」則銘體始于五帝矣。碑者，古人記功之文也。自無懷氏刻石泰山，爲立碑記功之始（《文心雕龍》云：「碑者，埤也。上古帝王，始號封禪，樹石碑嶽，故名曰碑」）。而《穆天子傳》亦言穆王紀迹于弇山，則碑體亦始于五帝矣（古人記功之碑與麗牲之碑不同，見江都凌先生《小樓讀書答問》）。頌者，古人揄揚之詞也。《莊子》有言：「黃帝張《咸池》之樂，有焱氏爲頌。」而《史記・樂書》亦曰：「黃帝有《龍袞頌》。」而帝嚳之世，咸墨爲頌，以歌《九韶》（見《文心雕龍》）。《詩》有六義，其六曰頌；《周頌》、《魯頌》、《商頌》皆載《詩經》。則頌體亦始于五帝矣。推之志銘（如比干《銅盤銘》及孔子銘吳季札墓是）誄辭之作（如魯莊誄縣賁父、哀公誄孔子是），皆起于三代之前，而皆爲有韻之文。足證上古之世，崇尚文言，故韻語之文，莫不起源于古昔。阮氏《文言說》所言，誠不誣也。

又　劉彥和作《文心雕龍》，敘雜文爲一類。吾觀雜文之體，約有三端：一曰答問，始于宋玉（《答楚王問》），蓋縱橫家之流亞也；厥後子雲有《解嘲》之篇，孟堅有《賓戲》之答，而韓昌黎《進學解》，亦此體之正宗也。一曰《七發》，始于枚乘，蓋《楚詞・九歌》、《九辯》之流亞也；厥後曹子建作《七啓》，張景陽作《七命》，浩瀚縱橫，體仿《七發》，蓋勸百風一，與賦無殊，而盛陳服食游觀，亦近《招魂》、《大招》之作（柳子厚《晉問》篇，亦七類也），誠文體之別出者矣。一曰連珠，始于漢、魏，蓋荀子演《成相》之流亞也；首用喻言，近于詩人之比興，繼陳往事，類于史傳之贊辭，而儷語韻文，不沿奇語，亦儷體中之別成一派者也。三者而外，新體實繁：有所謂上梁文者矣（出于《詩・斯干》篇）；有所謂祝壽文者矣（始于華封人之祝堯）；而一二慧業文人，筆舌互用，多或累幅，少或數言，語近滑稽，言違典則，此則子雲稱爲

小技，而昌黎斥爲俳優者也。古人謂「小言破道」，其此之謂乎。

又　西漢之時，總集、專集之名未立；隋、唐以上，詩集、文集之體未分。于何徵之？觀班《志》之叙藝文也，僅序詩賦爲五種，而未及雜文；誠以古人不立文名，偶有撰著，皆出入《六經》、諸子之中，非《六經》、諸子而外，別有古文一體也。如論說之體，近人列爲文體之一者也，然其體實出于儒家(九家之中，凡能推闡義理，成一家者，皆爲論體；互相辯難者，皆爲辯體。儒家之中，如《禮記・表記》、《中庸》各篇，皆論體也；《孟子》駁許行等章，皆辯體也。即道家、雜家、法家、墨家之中，亦隱含論、辯兩體。宣口爲說，發明經語大義亦爲說。《漢志》于發明經義之文，即附于本經之下。又賈誼《過秦論》三篇，亦列于《新書》，而《漢志》雜家復有《荆軻論》五篇，皆論體之列于子者也)。書說之體，亦近人列爲文體之一者也，然其體實出縱橫家(如蘇子、張子、蒯通、鄒陽、主父偃之文，皆文章中之書說類也，而《漢志》咸列之縱橫家中)。推之奏議之體，《漢志》附列于《六經》(如《尚書》類列議奏四十二篇，《禮》類列議奏三十八篇，《春秋》類列議奏三十九篇、奏事二十篇，《論語》類列議奏二十篇；而河間獻王對上下三雍官列于儒家，博士賢臣對列于雜家，此又奏議類之附列諸子中者也)。敕令之體，《漢志》附列于儒家(儒家之中，列《高祖傳》十三篇，自注云：「高祖及大臣述古語及詔策也。」又列《孝文傳》十一篇，自注云：「文帝所稱及詔策。」此其確證)。又如傳、記、箴、銘，亦文章之一體。然據班《志》觀之，則傳體近于《春秋》(故太史公、馮商所著書列入《春秋》類也)，記體近于古禮(如《周官經》、《古佚禮》、《大小戴禮》，皆記體之先聲也)，箴體附于儒家(儒家列揚雄三十八篇，有箴二篇，而劉向所序六十七篇內，有《列女傳頌》，頌亦文也)，銘體附于道家(道家列黃帝銘六篇，而雜家所列孔甲盤盂二十六篇，亦銘類也)，是今人之所謂文者，皆探源于《六經》、諸子者也。故古人不立文名，亦不立集名。若詩賦諸體，則爲古人有韻之文，源于古代之文言，故別于六藝九流之外；亦足證古人有韻之文，另爲一體，不與他體相雜矣。至于東漢、文人撰作，以篇計，不以集名(觀《後漢》各列傳可見。後世所謂《張平子集》、《蔡中郎集》者，皆後人追稱之詞也)。六朝以降，集名始興，分總集、專集爲二類。然考《隋書・經籍志》，則所列集名，大抵皆兼括詩文各體，且多儷詞韻語之文。唐、宋以降，詩集文集，判爲兩途。而文之刊入集中者，不論其爲有韻爲無韻也，亦不論其爲奇體爲偶體也，而文章之體，至此大淆。惟儀徵阮芸臺先生編輯《揅經室集》，言集不言文(只曰《揅經室集》，不曰《揅經室文集》)，析爲經、史、子、集四種(凡說經之文歸第一集，記事之文歸第二集，言理之文及雜文歸第三集，有韻之文、駢體之文及古今體詩歸第四集)，謂非窺古人學術之流別者乎？然流俗昏迷，知此義者鮮矣。

又　由漢至魏，文章遷變，計有四端：西漢之時，箴、銘、賦、頌，源出于文；論、辯、書、疏，源出于語。觀鄒(鄒陽)、枚(枚乘、枚皐)、揚(子雲)、馬(司馬相如)之流，咸工作賦，沉思翰藻，不歌而誦；旁及箴、銘、騷、七，咸屬有韻之文。若賈生作論(《過秦論》之類是)，史遷報書，劉向、匡衡之獻疏，雖記事記言，昭書簡冊，不欲操觚率爾，或加潤飾之功，然大抵皆單行之語，不雜駢驪之詞；或出語雄奇(如史遷、賈生之文是，出于《韓非子》者也)，或行文平實(如晁錯、劉向之文是，出于《呂氏春秋》者也)，咸能抑揚頓挫，以期語意之簡明。東京以降，論辯諸作，往往以單行之語，運排偶之詞(載于《後漢書》之文，莫不如是。即專家之文集，亦莫不然。而奇偶相生，致文體迥殊于西漢(東漢之儒，凡能自成一家言者，如《論衡》、《潛夫論》、《申鑒》、《中論》之類，亦能取法于諸子，不雜排偶之詞。《論衡》語意尤淺，其文在兩漢中殆別成一體者也)。建安之世，七子繼興，偶有撰著，悉以排偶易單行(如《加魏公九錫文》之類，其最著者也)；即非有韻之文(如書啓之類是也)，亦用偶文之體，而華靡之作，遂開四六之先，而文體復殊于東漢。其變遷者一也。西漢之書，言詞簡直，故句法貴短，或以二字成一言(如《史記》各列傳中是也)，而形容事物，不爽錙銖(且能用俗語方言以形容其實事)。東漢之文，句法較長，即研煉之詞，亦以四字成一語(未有用兩字即成一句者)。魏代之文，則合二語成一意(或上句用四字，下句用六字，或上句用六字，下句用四字，或上句下句皆用四字，而上聯咸與下聯成對偶，誠以非此不能盡其意也，已開四六之體)。由簡趨繁(此文章進化之公例也)，昭然不爽。其變遷者二也。西漢之時，雖屬韻文(如騷賦之類)，而對偶之法未嚴(西漢之文，或此段與彼段互爲對偶之詞，以成排比之體，或一句之中，以上半句對下半句，皆得謂之偶文，非拘于用同一之句法也，亦非拘于用一定之聲律也)。東漢之文，漸尚對偶(所謂字句之間互相對偶也)。若魏代之體，則又以聲色相矜，以藻繪相飾，靡曼纖冶，致失本眞(魏、晉之文，雖多

華靡，然尚有清氣。至六朝以降，則又偏重詞華矣）。其遷變者三也。西漢文人，若揚、馬之流，咸能洞明字學（故相如作《凡將》篇，而子雲亦作《方言》），故選詞遣字，亦能古訓是式（所用古文奇字甚多，非明六書假借之用者，不能通其詞也），非淺學所能窺（故必待後儒之訓釋也）。東漢文人，既與儒林分列（文苑、儒林，范書已分二傳），故文詞古奧，遠遜西京（此由學士未必工作文，而文人亦非眞識字）。魏代之文，則又語意易明，無俟後儒之解釋（此由文章之中，奇字古文，用者甚少）。其遷變者四也。要而論之，文雖小道，實與時代而遷變。故東京之文，殊于西京；魏代之文，復殊東漢。文章之體，在前人不能強同。若夫去古已遠，猶欲擇古人一家之文，以自矜效法，吾未見其可也。

又《論說部與文學之關係》 唐、宋以前，治學術者，大抵多專門之學，與涉獵之學不同，故叢殘瑣屑之書鮮。唐、宋以降，治學術者，大抵皆涉獵之學耳，故說部之書，盛于唐、宋，今之見于著錄者，不下數千百種。試詳考之，約分三類：一曰考古之書，于經學則考其片言，于小學或詳其一字，下至子史，皆有詮明，旁及詩文，咸有紀錄，此一類也。一曰記事之書，或類輯一朝之政，或詳述一方之聞，或雜記一人之事，然草野載筆，黑白雜淆，優者足補史冊之遺，下者轉昧是非之實，此又一類也。一曰稗官之書，巷議街談，輾轉相傳，或陳福善禍淫之迹，或以敬天明鬼爲宗，甚至記壇宇而陳儀迹，因祠廟而述鬼神，是謂齊東之談，堪續《虞初》之著，此又一類也。要而論之，此三類者，均由學士大夫，好佚惡勞，憚著書之苦，復欲博著書之名，故單辭隻義，軼事遺聞，咸筆之于書，以冀流傳久遠，非如經史子集，各有專門名家，師承授受，可以永久勿墮也。而其所以能傳者，則有賴彙刻之力。顧千里《古今說海序》曰：「彙而刻之，則各書之勢，常居于聚，其于散也較難。儲藏之家，但費收一書之勞，即有累若干書之獲，其搜求也較便。各書各用，而用乎此者亦不割棄乎彼，牽連倚毗，其流布也較易。故自左禹圭以下，彙刻一途，日增月闢，完好具存。而唐、宋說部書之作，不在彙刻中者，固已屈指寥寥矣。」其說固當，然唐、宋說部，亦眞僞雜伺：如梅堯臣《碧雲騢》，非堯臣所撰；孔平仲《野史》，王禹偁《建隆遺事》，張師正《括異志》、《倦游錄》、《志怪錄》，皆非平仲、禹偁、師正所述；《涑水記聞》雖出司馬光，而多所增益；陳師道《談叢》，多所誤盩：均見于李方性《典故辨疑自序》。則說部之作，其書尚在眞僞之間，安遑論其立說之得失哉？然考說部之失，亦有數端：漢、魏以下，私門著述，黨同伐異，彼此各一是非，好惡相攻，傳之書策，後人以其時代之相近也，乃據爲信史，其失一也。輕薄之徒，喜記調謔小辨，祖述名士風流，破壞先賢禮法，斯風一扇，束髮之士，競爲放誕之行，浮華之習既開，謔浪之風遂盛，其失二也。猥鄙細儒，見聞素狹，抄輯蕪陋，言無可采，甚至挂漏訛舛，不能自正，亦有取材淵博，摭拾叢殘，蹐駁不精，言多枝葉，其失三也。有此三失，此唐、宋說部之書，所由不能與漢、魏子書競長也。元、明以來，更無論矣。

田北湖《論文章源流》 上古無文之稱，中古史官，其名乃著，先後相承，而經出焉。百家諸子，起而變經，異曲爭鳴，細流四溢；鉛槧之士，獨尊其師說，以赴跂趨。綜其體制，約爲四類：紀述之文也，箋注之文也，議論之文也，比賦之文也。萬世萬變，終不出此範圍矣。漢興試士，呫嗶之徒，相率應制，以博祿位。於是公室考校，郡邑選舉而外，無專習者，間有官書職司，私家著作，其所學問，皆由舉業研究而來。吾乃斷之曰：太古之文出於民間，中古之文出於史官，春秋之文出於經學，自漢以後之文出於考試而已。歷代考試，制藝不同，一源相通，曾無異致。然其爲體與古文古經之距絕，不可以道里計也。今辨其體，必溯所窮，吾將求之古史古經焉。

又 記載之著，發始於謠諺，但有章句，而無體裁。所謂謠者，比物以起興，叶音以足語，今爲韻文，若記言之類也。所謂諺者，觸義引類，依事直書，今爲序述，若記事之類也。所見與聞，皆爲筆述者，往昔之實事，傳誦之名言，未有師生之授受，故無家法。又各就其一鄉一邑之風俗性情，以陳民志，方言不通，而流傳不遠。及文教大進，政體日崇，凡茲之類，非官司所採納，不得列於國史，篇籍於焉散失。其猶或存者，不過窮僻之壤，鄙野之夫，斷簡殘篇，口講指畫，流風餘韻，留遺於民間，收拾舊觀，東鱗西爪云爾。況儒家既盛，不屑相習，更以爲言不雅馴，大異近體，直如今之所謂小說、所謂白話也者，弁髦視之，曾不值通人之一笑也，誰復輕重之哉？二千五百年前，最初最古之文字，不可多睹；惟秦火未焚之書，偶引片言，於是奇珍異寶，尚震光耀焉。

又 犧、炎以降，教民制作，萬物爲役，能致其用，人事之交，綱紀畢具；於是天上地下之故，凡受吾人所組織者，其經其常，莫不悉顯其迹，備

我後觀。始點漆於韋編，繼操刀於簡版。繪旂書常，則布帛爲彰；刻石鑄金，則鼎彝爲壽。所思漸巧，所施漸廣，大而一代之掌故，小而一技之營造，皆得窮理盡情，表見於著錄，以收文字之功。卷帙煩雜，傳寫艱難；蓋專其業者，乃效其職，因人寶藏之，世世繼續，承襲而罔替；底乎三代，並名曰史。夫所謂史者，一話一言，一物一事，無往非史：於人爲言，於物爲事，而此史者，記事與言之憑藉；異夫三代屬於王朝公廷，一氏一人之典要，左史右史之所書，爰得爲史也。自天下不官，文書專司於卜祝，取天下之私著，審辨而淘汰之，有不合於法憲，足以亂政者，皆屏除之。

又　中古以神道創教，逆治之法，發諸首善；秩典立政，施之要荒。君民相與之際，使卜祝爲尸祭；而私家無著作之權，其所載筆，納諸盟府，以視其正。故卜有卜史，祝有祝史，卜明是非，祝修辭令；幽明絕通，假借準的，足以補助治化所不逮，而齊一世俗，經制人心。及陳其迹，或編歲時，或述本末，公中之紀，燦然爲文，是曰國史。然而民間之史，一付闕如矣。古者先有民史，而後有國史，有國史然後有君史：國史者，君民比並之史；君史者，一姓一代之史也。其旨既異，其文體迥殊。而國史者，承上接下之樞紐，君民離合之津渡，實史家變遷之機括歟！

又　上古始制文字，爲民史之世；遞至唐、虞，爲國史之世；自夏以降，純爲君史之世矣。民史之世，君國之事無專書；姬周臨民，爲其不合今之體裁也，悉禁錮之，秘不示人。後人學術淺薄，以其艱於誦習，文字又不可驟解，遂謂荒遠無稽，而不少考證焉。然周官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是當時尚有官本也；楚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是當時學士大夫尤有誦習者也。夫古者以民權行民政，有似今日共和之政體；遞嬗而爲君民共主，有似今日立憲之政體；自夏傳子，君尊於上，民伏於下，而不與國事，有似今日專制之政體；至周而造乎其極。故惟政有三體，史亦三異。儒家又從而抑其流，附於尊王，往往以私意爲筆削，極古今之變，並守一先生之說，於是史案之原，莫或辨焉。世第惡夫嬴秦焚書，具使古籍蕩然，而不知唐、虞以前之書，皆自周泯滅之也。慮其害政，而削其迹；孔氏修訂國典，更有黜除。

又　夫《爾雅》與史之異：《爾雅》記言，言尚單簡，則以實義直接；史兼記事，事皆複雜，欲馭其變，制其煩，則不得不用虛字以間接之，古文之漸入今體，尤在茲矣。然而古史與今文又大異焉：古史振筆直書，未有愧色，故氣充詞足，樸質相往來，無待乎矯揉造作，爲文飾之具；文體雖雜，而助語轉簡，深得《爾雅》之旨；二代《典》、《謨》，可徵信也。其後爲史，未言先慚，非曲舉不能達意；商、周之史，不如無書；均多用助語，委屈敷衍，務爲假借；必則古昔稱先王，以杜口實，往往援引舊義，餖飣成句，此尤文章用典所由來歟！自是而後，凡爲文者，語必因人，句不自造，其構思不遠，而氣息益臻薄弱，不復上擬古人矣。古今文之變，其勢使然，史家之書，其大較也。

又　周監二代，郁郁爲盛，諸史並設，分局盡職，文章之美，臻乎完備。藏室所藏，無論上古中古之書，莫不薈萃。春秋列國，羣秕王綱，文、武之緒，若存若亡，孔氏取其籍，從而刪擇之，別爲古時近世之史。更述遺意，旁舉國典，而著於經，承官史之餘流，立私門之學派。綜其大綱，是分二類：列傳紀者，謂之《尚書》；編年月者，謂之《春秋》。《尚書》始於帝典，終乎《周書》，多記帝王君臣之言；文亦遞變，由樸而華，由艱深而暢茂；雖古今異說，或多僞託，而文體之階級，殊井井焉。紀識本末，標目裁篇，後之紀傳，悉源乎此。《春秋》者，循年推月，歸乎紀事之體，簡而能詳，疏而不漏，文理之組織，漸見縝密，字句之琱琢，漸及浮華。爲其徒者，各緣時事，衍義別傳，體會世說，不厭瑣屑，或採陳編，或託輿論，惟務文飾，以掩二百餘年之穢迹，其所謂褒貶善惡者，洵乎微言，恐未足以伸此曲筆也。《書》降爲《傳》，一線獨承，後先斷續，枝幹自離，師生相比，徇俗干時；故其篇中于興廢治亂之原，制作得失之紀，凡其實迹故履，可以啓導顓蒙，振作士氣，使鑑於前而圖於後者，輒有避諱，含混出之，持「民可使由，不可使知」之義，壅遏一世之聰明，驅之冥蒙之城，至死不悟。王充發難，微示其機；二千年後，李宏甫出而直抉之，李氏謂「天下無眞是非」，上疑孔氏所知所罪；豈非《春秋》之眞實究竟乎？自儒家習學，埋首讀史，只知《書》、《傳》，中古以往，舊史絕矣。

又　《書》與《傳》既出，儼然家法，而《易》而《詩》而《禮》，並列爲經。此三經者，尤以政治之史當之。《易》、《詩》以記言論，附於《尚書》；《禮》惟煩縟，以記事實，附於《春秋》。窮其最微之源，一本卜祝爲模範。《尚書》之文，訓誥誓命，遺留在於秘府，述而不作，一家一人，自爲詞繫，卜史之典也。

《春秋》之事，工於詞令，遇事成章，採摭太史行人之說，以爲撰述，分析王室侯服之交際，以爲故實，視史之業也。《尚書》述古，《春秋》述今：述古者原文奧衍，讀薄之士，不可驟讀；述今者文皆近體，後生小子，琅琅可誦。服膺儒家者，舍難而就易，馳驅之軌，則乎《春秋》，而《尚書》家法，莫或尋繹。世無好學深思之人，又復狃於習尚，奉一先生，承教惟謹，韓愈佶屈聱牙之論，蓋同此古今矣。孔氏以史學爲經師，弟子稱其行，更著私史，《論語》記言，《家語》記事。《尚書》、《春秋》之史業，歷久彌昌，司馬、班、范，並起作史。自孔氏以來，史變爲經，經又爲史，不過今古文章離合之局，存亡之會也。數典忘祖，古訓不資，遽曰斯文在茲，豈非有所偏哉？夫周末諸子，生與孔氏同時，各從其志，自立堂構，萬流歸源，曾無異致；凡所爲文，皆得曰史，其於民典，尤盡心焉，世間之訓，賴此實錄耳。

風格

《淮南子・泰族》 五行異氣而皆適調，六藝異科而皆同道。溫惠柔良者，《詩》之風也；淳龐敦厚者，《書》之敎也；清明條達者，《易》之義也；恭儉尊讓者，《禮》之爲也；寬裕簡易者，《樂》之化也；刺幾辨義者，《春秋》之靡也。故《易》之失鬼，樂之失淫，《詩》之失愚，《書》之失拘，《禮》之失忮，《春秋》之失訾。六者，聖人兼用而財制之。

揚雄《法言・君子》 淮南說之用，不如太史公之用也。太史公，聖人將有取焉；淮南，鮮取焉爾。必也儒乎！乍出乍入，淮南也；文麗用寡，長卿也；多愛不忍，子長也。仲尼多愛，愛義也；子長多愛，愛奇也。

又《問神》 虞、夏之《書》渾渾爾，《商書》灝灝爾，《周書》噩噩爾。下周者，其書譙乎？

《禮記・少儀》 言語之美，穆穆皇皇。

曹丕《典論・論文》 王粲長於辭賦，徐幹時有齊氣，然粲之匹也。如粲之《初征》、《登樓》、《槐賦》、《征思》，幹之《玄猿》、《漏巵》、《圓扇》、《橘賦》，雖張、蔡不過也。然於他文，未能稱是。琳、瑀之章表書記，今之雋也。應瑒和而不壯，劉楨壯而不密。孔融體氣高妙，有過人者，然不能持論，理不勝辭，以至乎雜以嘲戲。及其所善，揚、班儔也。

陸機《文賦》 體有萬殊，物無一量，紛紜揮霍，形難爲狀。辭程才以效伎，意司契而爲匠，在有無而倆俛，當淺深而不讓。雖離方而遯圓，期窮形而盡相。故夫誇目者尚奢，愜心者貴當，言窮者無隘，論達者唯曠。詩緣情而綺靡，賦體物而瀏亮，碑披文以相質，誄纏緜而悽愴，銘博約而溫潤，箴頓挫而清壯，頌優遊以彬蔚，論精微而朗暢，奏平徹以閑雅，說煒曄而譎誑。雖區分之在茲，亦禁邪而制放。要辭達而理舉，故無取乎冗長。

蕭統《答湘東王求文集及詩苑英華書》 夫文典則累野，麗亦傷浮。能麗而不浮，典而不野，文質彬彬，有君子之致。

劉勰《文心雕龍・體性》 夫情動而言形，理發而文見，蓋沿隱以至顯，因內而符外者也。然才有庸儁，氣有剛柔，學有淺深，習有雅鄭，並情性所鑠，陶染所凝，是以筆區雲譎，文苑波詭者矣。故辭理庸儁，莫能翻其才；風趣剛柔，寧或改其氣；事義淺深，未聞乖其學；體式雅鄭，鮮有反其習；各師成心，其異如面。若總其歸塗，則數窮八體：一曰典雅，二曰遠奧，三曰精約，四曰顯附，五曰繁縟，六曰壯麗，七曰新奇，八曰輕靡。典雅者，鎔式經誥，方軌儒門者也；遠奧者，馥采典文，經理玄宗者也；精約者，覈字省句，剖析毫釐者也；顯附者，辭直義暢，切理厭心者也；繁縟者，博喻釀采，煒燁枝派者也；壯麗者，高論宏裁，卓爍異采者也；新奇者，擯古競今，危側趣詭者也；輕靡者，浮文弱植，縹緲附俗者也。故雅與奇反，奧與顯殊，繁與約舛，壯與輕乖，文辭根葉，苑囿其中矣。若夫八體屢遷，功以學成，才力居中，肇自血氣；氣以實志，志以定言，吐納英華，莫非情性。是以賈生俊發，故文潔而體清；長卿傲誕，故理侈而辭溢；子雲沉寂，故志隱而味深；子政簡易，故趣昭而事博；孟堅雅懿，故裁密而思靡；平子淹通，故慮周而藻密；仲宣躁銳，故穎出而才果；公幹氣褊，故言壯而情駭；嗣宗俶儻，故響逸而調遠；叔夜儁俠，故興高而采烈；安仁輕敏，故鋒發而韻流；士衡矜重，故情繁而辭隱；觸類以推，表裡必符。豈非自然之恆資，才氣之大略哉！夫才有天資，學愼始習，斲梓染絲，功在初化，器成綵定，難可翻移。故童子雕琢，必先雅製，沿根討葉，思轉自圓，八體雖殊，會通合數，得其環中，則輻輳相成。故宜摹體以定習，因性以練才，文之司南，用此道也。贊曰：才性異區，文體繁詭。辭爲膚

根，志實骨髓。雅麗黼黻，淫巧朱紫。習亦凝眞，功沿漸靡。

又《通變》 夫設文之體有常，變文之數無方，何以明其然耶？凡詩賦書記，名理相因，此有常之體也；文辭氣力，通變則久，此無方之數也。名理有常，體必資於故實；通變無方，數必酌於新聲；故能騁無窮之路，飲不竭之源。然綆短者銜渴，足疲者輟塗，非文理之數盡，乃通變之術疎耳。故論文之方，譬諸草木，根幹麗土而同性，臭味晞陽而異品矣。是以九代詠歌，志合文則。黃歌「斷竹」，質之至也；唐歌「在昔」，則廣於黃世；虞歌《卿雲》，則文於唐時；夏歌「雕牆」，縟於虞代；商、周篇什，麗於夏年。至於序志述時，其揆一也。暨楚之騷文，矩式周人；漢之賦頌，影寫楚世；魏之策制，顧慕漢風；晉之辭章，瞻望魏采。搉而論之，則黃、唐淳而質，虞、夏質而辨，商、周麗而雅，楚、漢侈而艷，魏、晉淺而綺，宋初訛而新。從質及訛，彌近彌澹。何則？競今疎古，風味氣衰也。今才穎之士，刻意學文，多略漢篇，師範宋集，雖古今備閱，然近附而遠疎矣。夫青生於藍，絳生於蒨，雖踰本色，不能復化。桓君山云：「予見新進麗文，美而無採；及見劉、揚言辭，常轍有得。」此其驗也。故練青濯絳，必歸藍蒨，矯訛翻淺，還宗經誥。斯斟酌乎質文之間，而檃括乎雅俗之際，可與言通變矣。夫誇張聲貌，則漢初已極，自茲厥後，循環相因，雖軒翥出轍，而終入籠內。枚乘《七發》云：「通望兮東海，虹洞兮蒼天。」相如《上林》云：「視之無端，察之無涯，日出東沼，月生西陂。」馬融《廣成》云：「天地虹洞，固無端涯，大明出東，月生西陂。」揚雄《校獵》云：「出入日月，天與地沓。」張衡《西京》云：「日月於是乎出入，象扶桑於濛汜。」此並廣寓極狀，而五家如一。諸如此類，莫不相循，參伍因革，通變之數也。是以規略文統，宜宏大體，先博覽以精閱，總綱紀而攝契，然後拓衢路，置關鍵，長轡遠馭，從容按節，憑情以會通，負氣以適變，采如宛虹之奮鬐，光若長離之振翼，迺穎脫之文矣。若乃齷齪於偏解，矜激乎一致，此庭間之迴驟，豈萬里之逸步哉！贊曰：文律運周，日新其業。變則堪久，通則不乏。趨時必果，乘機無怯。望今制奇，參古定法。

又《夸飾》 自宋玉景差，夸飾始盛，相如憑風，詭濫愈甚。故上林之館，奔星與宛虹入軒；從禽之盛，飛廉與鷦鷯俱獲。及揚雄《甘泉》，酌其餘波，語瓌奇，則假珍於玉樹；言峻極，則顚墜於鬼神。至《東都》之比目，《西京》之海若，驗理則理無可驗，窮飾則飾猶未窮矣。又子雲《校獵》，鞭宓妃以饟屈原；張衡《羽獵》，困玄冥於朔野。變彼洛神，既非魑魅；惟此水師，亦非魑魅；而虛用濫形，不其疎乎！此欲夸其威而飾其事，義睽刺也。至如氣貌山海，體勢宮殿，嵯峨揭業，熠燿焜煌之狀，光采煒煒而欲然，聲貌岌岌其將動矣。莫不因夸以成狀，沿飾而得奇也。

又《隱秀》 夫心術之動遠矣，文情之變深矣，源奧而派生，根盛而穎峻，是以文之英蕤，有秀有隱。隱也者，文外之重旨者也；秀也者，篇中之獨拔者也。隱以複意爲工，秀以卓絕爲巧，斯乃舊章之懿績，才情之嘉會也。夫隱之爲體，義生文外，祕響傍通，伏采潛發，譬爻象之變互體，川瀆之韞珠玉也。故互體變爻，而化成四象；珠玉潛水，而瀾表方圓。【略】故自然會妙，譬卉木之耀英華；潤色取美，譬繪帛之染朱綠。朱綠染繪，深而繁鮮；英華曜樹，淺而煒燁。秀句所以照文苑，蓋以此也。贊曰：深文隱蔚，餘味曲包。辭生互體，有似變爻。言之秀矣，萬慮一交。動心驚耳，逸響笙匏。

又《才略》 九代之文，富矣盛矣；其辭令華采，可略而詳也。虞夏文章，則有皋陶六德，夔序八音，益則有贊，五子作歌，辭義溫雅，萬代之儀表也。商周之世，則仲虺垂誥，伊尹敷訓，吉甫之徒，並述詩頌，義固爲經，文亦師矣。及乎春秋大夫，則修辭聘會，磊落如琅玕之圃，焜燿似縟錦之肆，蘧敖擇楚國之令典，隨會講晉國之禮法，趙衰以文勝從饗，國僑以脩辭扞鄭，子太叔美秀而文，公孫翬善於辭令，皆文名之標者也。戰代任武，而文士不絕；諸子以道術取資，屈宋以楚辭發采，樂毅報書辯以義，范雎上書密而至，蘇秦歷說壯而中，李斯自奏麗而動，若在文世，則揚班儔矣。荀況學宗而象物名賦，文質相稱，固巨儒之情也。漢室陸賈，首案奇采，賦孟春而選典誥，其辯之富矣。賈誼才穎，陵軼飛兔，議愜而賦清，豈虛至哉！枚乘之《七發》，鄒陽之上書，膏潤於筆，氣形於言矣。仲舒專儒，子長純史，而麗縟成文，亦詩人之告哀焉。相如好書，師範屈、宋，洞入夸豔，致名辭宗。然覆取精意，理不勝辭，故揚子以爲文麗用寡者長卿，誠哉是言也！王褒構采，以密巧爲致，附聲測貌，冷然可觀。子雲屬意，辭人最深，觀其涯度幽遠，搜選詭麗，而竭才以鑽思，故能理贍而辭堅矣。桓譚著論，富號猗頓，宋弘稱薦，爰比相如，而集靈諸賦，偏淺無才，故知長於諷論，不及麗文也。敬通雅好辭說，而坎壈盛世，《顯志》自序，亦蚌病成珠矣。二班兩劉，弈葉

繼采，舊說以爲固文優彪，歆學精向，然《王命》清辯，《新序》該練，璿璧產於崑岡，亦難得而踰本矣。傅毅、崔駰，光采比肩，瑗實踵武，能世厥風者矣。杜篤、賈逵，亦有聲於文，跡其爲才，崔、傅之末流也。李尤賦銘，志慕鴻裁，而才力沈鷞，垂翼不飛。馬融鴻儒，思洽識高，吐納經範，華實相扶。王逸博識有功，而絢采無力。延壽繼志，瓌穎獨標，其善圖物寫貌，豈枚乘之遺術歟？張衡通贍，蔡邕精雅，文史彬彬，隔世相望：是則竹栢異心而同貞，金玉殊質而皆寶也。劉向之奏議，旨切而調緩；趙壹之辭賦，意繁而體疎；孔融氣盛於爲筆，禰衡思銳於爲文，有偏美焉。潘勗憑經以騁才，故絕羣於錫命；王朗發憤以託志，亦致美於序銘。然自卿、淵已前，多俊才而不課學；雄、向已後，頗引書以助文：此取與之大際，其分不可亂者也。魏文之才，洋洋清綺，舊談抑之，謂去植千里。然子建思捷而才儁，詩麗而表逸；子桓慮詳而力緩，故不競於先鳴。而樂府清越，《典論》辯要，迭用短長，亦無懵焉。但俗情抑揚，雷同一響，遂令文帝以位尊減才，思王以勢窘益價，未爲篤論也。仲宣溢才，捷而能密，文多兼善，辭少瑕累，摘其詩賦，則七子之冠冕乎！琳、瑀以符檄擅聲，徐幹以賦論標美，劉楨情高以會采，應瑒學優以得文。路粹、楊修，頗懷筆記之工；丁儀、邯鄲，亦含論述之美；有足算焉。劉劭《趙都》，能攀於前修；何晏《景福》，克光於後進；休璉風情，則《百壹》標其志；吉甫文理，則臨丹成其采；嵇康師心以遣論，阮籍使氣以命詩，殊聲而合響，異翮而同飛。張華短章，奕奕清暢，其《鷦鷯》寓意，即韓非之《說難》也。左思奇才，業深覃思，盡銳於《三都》，拔萃於《詠史》，無遺力矣。潘岳敏給，辭自和暢，鍾美於《西征》，賈餘於哀誄，非自外也。陸機才欲窺深，辭務索廣，故思能入巧，而不制繁。士龍朗練，以識檢亂，故能布采鮮淨，敏於短篇。孫楚綴思，每直置以疏通；摯虞述懷，必循規以溫雅；其品藻流別，有條理焉。傅玄篇章，義多規鏡；長虞筆奏，世執剛中；並杞幹之實才，非羣華之韡蕚也。成公子安選賦而時美，夏侯孝若具體而皆微，曹攄清靡於長篇，季鷹辨切於短韻，各其善也。孟陽景陽，才綺而相埒，可謂魯衛之政，兄弟之文也。劉琨雅壯而多風，盧諶情發而理昭，亦遇之於時勢也。景純豔逸，足冠中興，郊賦既穆穆以大觀，仙詩亦飄飄而凌雲矣。庾元規之表奏，靡密以閑暢；溫太眞之筆記，循理而清通：亦筆端之良工也。孫盛、干寶，文勝爲史，準的所擬，志乎典訓，戶牖雖異，而筆彩略同。袁宏發軫以高驤，故卓出而多偏；孫綽規旋以矩步，故倫序而寡狀；殷仲文之孤興，謝叔源之閑情，並解散辭體，縹緲浮音。雖滔滔風流，而大澆文意。宋代逸才，辭翰鱗萃，世近易明，無勞甄序。觀夫後漢才林，可參西京；晉世文苑，足儷鄴都。然而魏時話言，必以元封爲稱首；宋來美談，亦以建安爲口實；何也？豈非崇文之盛世，招才之嘉會哉！嗟夫，此古人所以貴乎時也。贊曰：才難然乎，性各異稟。一朝綜文，千年凝錦。餘采徘徊，遺風籍甚。無曰紛雜，皎然可品。

《南齊書・文學傳論》 習玩爲理，事久則瀆，在乎文章，彌患凡舊，若無新變，不能代雄。建安一體，《典論》短長互出；潘、陸齊名，機、岳之文永異。江左風味，盛道家之言，郭璞舉其靈變，許詢極其名理。仲文玄氣，猶不盡除；謝混情新，得名未盛。顏、謝並起，乃各擅奇；休、鮑後出，咸亦標世。朱藍共妍，不相祖述。今之文章，作者雖衆，總而爲論，略有三體。一則啓心閑繹，託辭華曠，雖存巧綺，終致迂回。宜登公宴，本非準的。而疎慢蘭緩，膏肓之病，典正可採，酷不入情。此體之源，出靈運而成也。次則緝事比類，非對不發，博物可嘉，職成拘制。或全借古語，用申今情，崎嶇牽引，直爲偶說。唯睹事例，頓失清采。此則傅咸五經，應璩指事，雖不全似，可以類從。次則發唱驚挺，操調險急，雕藻淫豔，傾炫心魂。亦猶五色之有紅紫，八音之有鄭、衛。斯鮑照之遺烈也。三體之外，請試妄談。若夫委自天機，參之史傳，應思悱來，勿先構聚。言尚易了，文憎過意，吐石含金，滋潤婉切。雜以風謠，輕唇利吻，不雅不俗，獨中胸懷。輪扁斲輪，言之未盡，文人談士，罕或兼工。非唯識有不周，道實相妨，談家所習，理勝其辭。就此求文，終然翳奪，故兼之者鮮矣。

謝朏《與王儉書》 夫所貴天下之士者何？其上則闊景山壑，凌氣風霞；次則投緒舍築，鬱爲上佐；次則服秦、楚而辭其功，振燕、魏而逃其賞。凡此數輩，皆英懿之士也。自茲已降，參差萬緒，或迹著明晦，或才兼默語，若桓譚之褰俗，馮衍之忤時，北海之凝峭，中散之峻絕，率以方寸之情，喪不訾之德，蓋無取焉。若相如之愛奇，任偉長之淹粹弘遠，樂廣融通，裴楷夷淡，彼四賢者，并純神絕景，徇物傷意，其慕之而未可以言。但心之所暗，咫尺千里，志之所符，滄洲曖然，揣而論之，實山河之不肖者也。

朱廣之《咨顧歡夷夏論》 論云：佛經繁而顯，道經簡而幽。幽則妙門難

見，顯則正路易遵，遵正則歸塗不迷，見妙則百慮咸得。疑曰：簡則易從，云何難見；繁則難理，豈得易遵？遵正則歸塗不迷，可以階道之極；雖非幽簡，自然玄造，何假難明之術，代茲易曉之路哉。

徐陵《答李顯之書》 來喻泰高，如爲善謔，文艷質寡，何似上林，華而不實，將同桂樹。但忘年之欵，昔有張裴，鄰國之交，非無嬰札。儻哀駘可悅，瓮盎非疑，方願投衿，庶比傾蓋。

顏之推《顏氏家訓・音辭篇》 南方水土和柔，其音清舉而切詣，失在浮淺，其辭多鄙俗。北方山川深厚，其音沉濁而訛鈍，得其質直，其辭多古語。

王通《中說・事君篇》 房玄齡問史，子曰：「古之史也辯道，今之史也耀文。」問文，子曰：「古之文也約以達，今之文也繁以塞。」

又 子謂文士之行可見。謝靈運小人哉，其文傲，君子則謹；沈休文小人哉，其文冶，君子則典；鮑昭、江淹，古之狷者也，其文急以怨；吳筠、孔珪，古之狂者也，其文怪以怒；謝莊、王融，古之纖人也，其文碎；徐陵、庾信，古之誇人也，其文誕。或問孝綽兄弟，子曰：「鄙人也，其文淫。」或問湘東王兄弟，子曰：「貪人也，其文繁。」謝朓，淺人也，其文捷；江總，詭人也，其文虛。皆古之不利人也。子謂顏延之、王儉、任昉有君子之心焉，其文約以則。

佚名《文筆式・論體》 凡製作之士，祖述多門，人心不同，文體各異。較而言之，有博雅焉，有清典焉，有綺艷焉，有宏壯焉，有要約焉，有切至焉。夫模範經誥，褒述功業，淵乎不測，洋哉有閑，博雅之裁也。敷演情志，宣照德音，植義必明，結言唯正，清典之致也。體其淑姿，因其壯觀，文章交映，光彩傍發，綺艷之則也。魁張奇偉，闡耀威靈，縱氣凌人，揚聲駭物，宏壯之道也。指事述心，斷辭趣理，微而能顯，少而斯洽，要約之旨也。舒陳哀憤，獻納約戒，言唯折中，情必曲盡，切至之功也。至如稱博雅，則頌、論爲其標。語清典，則銘、讚居其極。陳綺艷，則詩、賦表其華。叙宏壯，則詔、檄振其響。論要約，則表、啓擅其能。言切至，則箴、誄得其實。凡斯六事，文章之通義焉。苟非其宜，失之遠矣。博雅之失也緩，清典之失也輕，綺艷之失也淫，宏壯之失也誕，要約之失也闌，切至之失也直。體大義疎，辭引聲滯，緩之致焉。理入於浮，言失於淺，輕之起焉。體貌違方，逞欲過度，淫以興焉。制傷迂闊，辭多詭異，誕則成焉。情不申明，事有遺漏，闌因見焉。體尚專直，文好指斥，直乃行焉。故詞人之作也，先看文之大體，隨而用心。遵其所宜，防其所失，故能辭成鍊覈，動合規矩。而近代作者，好尚互舛，苟見一塗，守而不易，至令摛章綴翰，罕有兼善。豈才思之不足，抑由體制之未該也。

盧照鄰《南陽公集序》 文質再而復，殷周之損益足徵；驪翰三而始，虞夏之興亡可及。美哉煥乎！斯文之功大矣。自獲麟絕筆，一千三四百年，游夏之門，時有荀卿、孟子。屈、宋之後，直至賈誼、相如。兩班叙事，得丘明之風骨；二陸裁詩，含公幹之奇偉。鄴中新體，共許音韻天成；江左諸人，咸好瓌姿艷發。精博爽麗，顏延之急病于江、鮑之間；疎散風流，謝宣城緩步於向劉之上。北方重濁，獨盧黃門往往高飛；南國輕清，惟庾中丞時時不墜。【略】《三都》既麗，徵夏熟于上林；《九辯》已高，責春歌於下里。蹐駮之論，紛然遂多。近日劉勰《文心》，鍾嶸《詩評》，異議蜂起，高談不息。人慚西氏，空論拾翠之容；質謝南金，徒辯荆蓬之妙。【略】是非未定，曹子建皓首爲期；離合俱傷，陸平叔終身流恨。超然若此，適可操刀；自茲已降，徒勞舉斧。八病爰起，沈隱侯永作拘囚；四聲未分，梁武帝長爲聾俗。後生莫曉，更恨文律煩苛；知音者稀，常恐詞林交喪。《雅》《頌》不作，則後死者焉得而聞乎？【略】虞、李、岑、許之儔以文章進，王、魏、來、褚之輩以材術顯。咸能起自布衣，蔚爲卿相，雍容侍從，朝夕獻納，我之得人，於斯爲盛。虞博通萬句，對問不休；李長於五言，下筆無滯；岑君論詰亹亹，聽者忘疲；許生章奏翩翩，談之未易；王侍中政事精密，明達舊章；魏太師直氣鯁詞，兼包古義；褚河南風標特峻，早鏘聲於冊府。

孔穎達《周易正義序》 業資凡聖，時歷三古，及秦亡金鏡，未墜斯文；漢理珠囊，重興儒雅。其傳《易》者，西都則有丁、孟、京、田，東都則有荀、劉、馬、鄭，大體更相祖述，非有絕倫。唯魏世王輔嗣之注，獨冠古今，所以江左諸儒，并傳其學；河北學者，罕能及之。其江南義疏，十有餘家，皆辭尚虛玄，義多浮誕。原夫《易》理難窮，雖復玄之又玄。至於垂範作則，便是有而教有。若論住內住外之空，就能就所之說，斯乃義涉於釋氏，非爲教於孔門也，既背其本，又違於注。

又 《尚書正義序》，但古文經，雖然早書，晚始得行，其辭富而備，其義宏而雅，故復而不厭，久而愈亮。江左學者，咸悉祖焉。

司馬貞《史記索隱後序》 然其人好奇而詞省，故事覈而文微。是以後之學者，多所未究。其班氏之書，成於後漢。彪既後遷而述，所以條流更明，是兼采衆賢，群理畢備。故其旨富，其詞文，是以近代諸儒，共所鑽仰。

李白《上安州裴長史書》 前此郡督馬公，朝野豪彥，一見盡禮，許爲奇才，因謂長史李京之曰：「諸人之文，猶山無煙霞，春無草樹。李白之文，清雄奔放，名章俊語，絡繹間起，光明洞澈，句句動人。」此則故交元丹親接斯議。

權德輿《唐故通議大夫梓州諸軍事梓州刺史上柱國權公文集序》 叙曰：三代之理，曰忠敬文。文之爲也，上以端教化，下以通諷諭。其大則揚鴻烈而章緝熙，其細則詠情性以叙憤懣。自孔門偃、商之後，荀况、孟軻，憲章六籍。漢興，劉向、賈誼論時政，相如、子雲著賦頌，或閎侈巨麗，或博厚遒雅，歷代文章，與時升降，其或伯所之間，齊各善價。以德行世其業，以文學大其門，則又鮮焉。【略】其學富其才雄，有賈生之正，相如之麗，大抵以彩錯峻拔，使善否章明爲主。

李華《揚州功曹蕭穎士文集序》 君以爲《六經》之後，有屈原、宋玉，文甚雄壯，而不能經。厥後有賈誼，文詞最正，近於理體。枚乘、司馬相如亦瓌麗才士，然而不近風雅。揚雄用意頗深，班彪識理，張衡宏曠，曹植豐贍，王粲超逸，嵇康標舉，此外皆金相玉質，所尚或殊，不能備舉。左思詩賦有雅頌遺風，干寶著論近王化根源，此後寥絕無聞焉。近日陳拾遺子昂，文體最正，以此而言，見君之述作矣。君以文章制度爲己任，時人咸以此許之。

皇甫湜《諫業》 文不百代，不可以知變，體無常軌，言無常宗，物無常用，景無常取，在殫其理，覈其微，賦物而窮其致，歌詠者極性情之本，載述者遵良直之旨。觸類而長，不失其要，此大略也。夫此文之流，其來尚矣。自《六經》子史至於近代之作，無不詳備。當朝之作，則燕公悉以評之，自燕公以降，試爲子論之。燕公之文，如楩木柟枝，締構大廈，上棟下宇，孕育氣象，可以變陰陽而閱寒暑，坐天子而朝羣后。許公之文，如應鐘鼙鼓，笙簧錞磬，崇牙樹羽，考以宮縣，可以奉神明，享宗廟。李北海之文，如赤羽白甲，延亘平野，如雲如風，有貙有虎，闐然鼓之，吁可畏也。賈常侍之文，如高冠華簪，曳裾鳴玉，立於廊廟，非法不言，可以望爲羽儀，資以道義。李員外之文，則如金輿玉輦，雕龍綵鳳，外雖丹青可掬，內亦體骨不凡。獨孤尚書之文，如危峰絕壁，穿倚霄漢，長松怪石，傾倒谿壑，然而略無和暢，雅德者避之。楊崖州之文，如長橋新構，鐵騎夜渡，雄震威厲，動心駭目，然而鼓作多容，君子所愼。權文公之文，如朱門大第，而氣勢宏敞，廊廡廩廡，戶牖悉周，然而不能有新規勝槩，令人竦觀。韓吏部之文，如長江秋注，千里一道，衝飆激浪，瀚流不滯，然而施於灌溉，或爽於用。李襄陽之文，如燕市夜鴻，華亭曉鶴，嘹唳亦足驚聽，然而才力偕鮮，悠然高遠。故友沈諫議之文，則隼擊鷹揚，滅沒空碧，崇蘭繁榮，曜英揚蕤，雖迅舉秀擢，而能沛艾絕景。其他握珠璣奮組繡者，不可一二而紀矣。若數公者，或傳符於帝宰，或受命於神功，或鳳翥詞林，或虎踞文苑，或抗轡荀、孟，或攘袂班、揚，皆一時之豪彥，筆硯之麟鳳。今皆游詠其波瀾，偃息其林藪，銓其一揖之舊也。而驟以諭業之言，動子之志，誠未當也。遂絕意隨計，解裝退脩，循力行待取之儒規，達先難後獲之通理，將爲勇退，眞勇進也，斯可尚矣。子既信余之不欺，余亦貴子之不忽，因源流遵業而列諭焉。

劉禹錫《序柳子厚文》 天以正氣付偉人，必飾之使光耀于世。粹和絪縕積于中，鏗鏘發越形乎文。文之細大，視道之行止，故得其位者，文非空言，咸繫於訏謨宥密，庸可不紀。惟唐以神武定天下，羣慝既讋，驟示以文，韶英之音與鉦鼓相襲，故起文章爲大臣者，魏文貞以諫諍顯，高常侍以智略奮，岑江陵以潤色聞。無草昧汗馬之勞，而任遇在功臣上，唐之貴文至矣哉！

孫樵《與友人論文書》 今天下以文進取者，歲聚試於有司，不下八百輩，人人矜執，自大所得。故其習於易者，則斥澀艱之辭；攻於難者，則鄙平淡之言。至有破句讀以爲工，摘俚語以爲奇。秦漢已降，古文所稱工而奇者，莫若揚、馬，然吾觀其書，乃與今之作者異耳。豈二子所工，不及今之人乎？此樵所以惑也。

又《寓居對》 古人取文，其責蓋輕，一篇跳出，至死馳名。今人取文，章章貴奇，一句戾意，全卷鮮知。言念每歲，徂春背暑，洗剔精魂，澄拓襟慮，曉窗夜燭，上下雕斲，摭言必高，儲思必深。字字磨校，以牢知音。況榮辱撓其外，得失戕其內。機穽在乎足，鋒刃在乎背。

皮日休《移成均博士書》 夫聖人之爲文也，爲經約乎史，贊《易》近乎象，《詩》、《書》止乎刪，《禮》、《樂》止乎定，《春秋》止乎修。

陸希聲《唐太子校書李觀文集序》 貞元中，天子以文化天下，天下翕然

興於文。文之尤高者李元賓觀、韓退之愈。始元賓舉進士，其文稱居退之之右，及元賓死，退之之文日益高。今之言文章，元賓反出退之之下。論者以元賓早世，其文未極，退之窮老不休，故能卒擅其名。予以爲不然。要之所得不同，不可以相上下者。文以理爲本，而辭質在所尚。元賓尚於辭，故辭勝其理；退之尚於質，故理勝其辭。退之雖窮老不休，終不能爲元賓之辭；假使元賓後退之之死，亦不能及退之之質。此所以不相見也。夫文興於唐、虞，而隆於周、漢，自明帝後，文體浸弱，以至於魏、晉、宋、齊、梁、隋，嫣然華媚，無復筋骨。唐興，猶襲隋故態，至天后朝，陳伯玉始復古制，當世高之，雖博雅典實，猶未能全去諧靡。至退之乃大革流弊，落落有老成之風；而元賓則不古不今，卓然自作一體，激揚發越，若絲竹中有金石聲，每篇得意處，如健馬在御，蹀蹀不能止。其所長如此，得不謂之雄文哉？

姚鉉《唐文粹序》 自微言絕響，聖道委地，屈平、宋玉之辭，不陷于怨懟，則溺于諂惑。漢興，賈誼始以佐王之道，經世之文，而求用于文帝，絳、灌忌才，卒罹讒謫。其後公孫弘、董仲舒、晁錯，咸以文進，或用或升，或黜或誅。至若嚴助、徐樂、吾丘壽王、司馬長卿輩，皆才之雄者也，終不得大用，但侍從優游而已。如劉向、司馬遷、揚子雲、東京二班、崔、蔡之徒，皆命世之才，垂後代之法，張大德業，浩然無際。至于魏、晉，文風下衰。宋、齊以降，益以澆薄。然其間鼓曹、劉之氣燄，聳潘、陸之風格，舒顏、謝之清麗，藹何、劉之婉雅，雖風興或缺，而篇翰可觀。至梁昭明太子統，始自楚《騷》，終于本朝，盡索歷代才士之文，築臺而選之，得三十卷，號曰《文選》，亦一家之奇書也。厥後徐、庾之輩，淫靡相繼，下逮隋季，咸無取焉。有唐三百年，用文治天下。陳子昂起于庸蜀，始振風雅。由是沈、宋嗣興，李、杜傑出，六義四始，一變至道。洎張燕公以輔相之才，專譔述之任，雄辭逸氣，聳動羣聽。蘇許公繼以宏麗，丕變習俗。而後蕭、李以二《雅》之辭本述作，常、楊以三《盤》之體演絲綸，郁郁之文，于是乎在。惟韓吏部超卓羣流，獨高遂古，以二帝、三王爲根本，以《六經》、四教爲宗師，憑陵轢轢，首唱古文，遏橫流于昏墊，闢正道于夷坦。于是柳子厚、李元賓、李翺、皇甫湜又從而和之，則我先聖孔子之道，炳然懸諸日月。

范仲淹《上時相議制舉書》 某聞前代盛衰，與文消息，觀虞、夏之純，則可見王道之正；觀南朝之麗，則知國風之衰。惟聖人質文相救，變而無窮。前代之季，不能自救，則有來者起而救之。是故文章以薄，則爲君子之憂；風俗其壞，則爲來者之資。

歐陽修《試筆・漢人善以文言道時事》 漢之文士，善以文言道時事，質而不俚，茲所以爲難。

蘇軾《與謝民師推官書》 所示書教及詩賦雜文，觀之熟矣。大略如行雲流水，初無定質，但常行於所當行，常止於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態橫生。孔子曰：「言之不文，行之不遠。」又曰：「辭達而已矣。」夫言止於達意，疑若不文，是大不然。求物之妙，如繫風捕影，能使是物了然於心者，蓋千萬人而不一遇也，而況能使了然於口與手者乎。是之謂辭達。辭至於能達，則文不可勝用矣。揚雄好爲艱深之詞，以文淺易之說，若正言之，則人人知之矣。此正所謂雕蟲篆刻者，其《太玄》《法言》，皆是類也，而獨悔於賦，何哉？終身雕蟲，而獨變其音節，便謂之經，可乎？屈原作《離騷經》，蓋風雅之再變者，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可以其似賦而謂之雕蟲乎？使賈誼見孔子，升堂有餘矣，而乃以賦鄙之，至與司馬相如同科。雄之陋，如此比者甚衆。可與知者道，難與俗人言也，因論文偶及之耳。歐陽文忠公言文章如精金美玉，市有定價，非人所能以口舌定貴賤也。

又《自評文》 吾文如萬斛泉源，不擇地皆可出，在平地滔滔汩汩，雖一日千里無難，及其與石山曲折，隨物賦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于所當行，常止于不可不止，如是而已矣。其他，雖吾亦不能知也。

劉跂《答孫彥文秀才書》 然而辭章之變，隨世損益，故前人謂英華出于情性。賈生俊發，則文潔而體清；子政簡易，則趣昭而事博；子雲沈寂，則志隱而味深；平子淹通，則慮周而藻密。其論大率如此。彼數子者，非出于三代陶冶成就之力也，而原其情性之美，則卓然足以高世。

吳處厚《青箱雜記》卷五 小說載盧檇貌陋，嘗以文章謁韋宙，韋氏子弟多肆輕侮。宙語之曰：「盧雖人物不揚，然觀其文章有首尾，異日必貴。」後竟如其言。本朝夏英公亦嘗以文章謁盛文肅，文肅曰：「子文章有館閣氣，異日必顯。」後亦如其言。然余嘗究之，文章雖皆出於心術，而實有兩等：有山林草野之文，有朝廷臺閣之文。山林草野之文，則其氣枯槁憔悴，乃道不得行，著書立言者之所尚也；朝廷臺閣之文，則其氣溫潤豐縟，乃得位於時，演綸視草者之所尚也。故本朝楊大年、宋宣獻、宋莒公、胡武平所撰制

詔，皆婉美淳厚，過於前世燕、許、常、楊遠甚，而其爲人亦各類其文章。王安國常語余曰：「文章格調須是官樣。」豈安國言官樣，亦謂有館閣氣耶！又今世樂藝亦有兩般格調：若朝廟供應，則忌麄野嘲哳，至於村歌社舞，則又喜焉。茲亦與文章相類。晏元獻公雖起田里，而文章富貴出於天然。嘗覽李慶孫《富貴曲》云：「軸裝曲譜金書字，樹記花名玉篆牌。」公曰：「此乃乞兒相，未嘗諳富貴者。」故公每吟詠富貴，不言金玉錦綉，而唯說其氣象。若「樓臺側畔楊花過，簾幕中間燕子飛」、「梨花院落溶溶月，柳絮池塘淡淡風」之類是也。故公自以此句，語人曰：「窮兒家有這景致也無？」

張耒《答汪信民書》 抑聞之：古之文章，雖制作之體不一端，大抵不過記事辨理而已。記事而可以垂世，辨理而足以開物，皆詞達者也。雖然，有道。詞生于理，理根于心。苟邪氣不入于心，僻學不接于耳目，中和正大之氣溢于中，發于文字言語，未有不明白條暢，盍觀于語者乎？直者文簡，事核而明，雖使婦女童子聽之而諭。曲者枝詞游說，文繁而事晦，讀之三反而不見其情：此無待而然也。

畢仲游《西臺集》卷六《文體》 堯舜三代之文，吾夫子之所論次者，雖異乎諸子之書，而諸子之書，猶有三代之遺風。蓋自《離騷》作，三代之文始變矣。迄今千數百年之間，綴文之士，當途之人，以文章爲己任者甚衆，而三代之文卒不復者，嗚呼，何古之易變而難復也。昔司馬遷著書，自以繼夫子之緒業，而今觀遷書，殆非夫子之繼。班固著書，嘗詆遷之病，及固書成，益非遷書之比。范蔚宗著書，嘗議固之罪，及蔚宗書成，又非固之偶。其後文詞麗而古風遠，雖有好學之士欲擬方三代，而相承數世，終非前人之作。今試問諸君，古風易變而難復者何謂？司馬、班、范如兄弟之遊，而文力大小若父子尊卑之遼遠者何說？其好學之士欲上擬三代而卒不及前人者何故？今天子新法度，明禮樂，釐正百官，祖尚經術，一皆倣乎三代，欲乘時而革天下之文風，復之於古，使無不及前人之歎，當必有其道矣。

李廌《答趙士舞德茂宣義論宏詞書》 凡文章之不可無者有四：一曰體，二曰志，三曰氣，四曰韻。述之以事，本之以道，考其理之所在，辨其義之所宜，庳高巨細，包括并載而無所遺，左右上下，各若有職而不亂者，體也。體立於此，折衷其是非，去取其可否，不徇於流俗，不謬於聖人，抑揚損益以稱其事，彌縫貫穿以足其言，行吾學問之力，從吾制作之用者，志也。充其體於立意之始，從其志於造語之際，生之於心，應之於言，心在和平則溫厚爾雅，心在安敬則矜莊威重，大焉可使如雷霆之奮，鼓舞萬物，小焉可使如脈絡之行，出入無間者，氣也。如金石之有聲，而玉之聲清越；如草木之有華，而蘭之臭芬馥；如鷄鶩之間而有鶴，清而不羣；犬羊之間而有麟，仁而不猛。如登培塿之丘，以觀崇山峻嶺之秀色；涉潢汙之澤，以觀寒溪澄潭之清流；如朱絃之有餘音，太羹之有遺味者，韻也。文章之無體，譬之無耳目口鼻不能成人。文章之無志，譬之雖有耳目口鼻，而不知視聽臭味之所能，若土木偶人，形質皆具，而無所用之。文章之無氣，雖知視聽臭味，而血氣不充於內，手足不衛於外，若奄奄病人，支離顧頮，生意消削。文章之無韻，譬之壯夫，其軀幹枵然，骨強氣盛，而神色昏瞢，言動凡濁，則庸俗鄙人而已。有體，有志，有氣，有韻，夫是謂之成全。四者成全，然於其間各因天姿才品以見其情狀。故其言迂疎矯厲不切事情，此山林之文也；其人不必居藪澤，其間不必論巖谷也，其氣與韻則然也。其言鄙俚猥近，不離塵垢，此市井之文也；其人不必坐廛肆，其間不必論財利也，其氣與韻則然也。其言豐容安豫，不儉不陋，此朝廷卿士之文也；其人不必列官守，其間不必論職業也，其氣與韻則然也。其言寬仁忠厚，有任重容天下之風，此廟堂公輔之文也；其人不必位臺鼎，其間不必論相業也，其氣與韻則然也。正直之人其文敬以則，邪諛之人其言夸以浮，功名之人其言激以毅，苟且之人其言懦而愚，捭闔從衡之人其言辯以私，刻忮殘忍之人其言深以盡。則士欲以文章顯名後世者，不可不慎其所言之文，不可不慎乎所養之德也如此。王通論鮑照、江淹等之文，各見其性行之所長，可謂知言矣。古者登高能賦，山川能祭，師旅能誓，喪紀能誄，作器能銘，然後可以爲大夫。故訓、典、書、詔、赦、令、文、賦、詩、騷、箴、誡、贊、頌、樂章、玉牒、露布、羽檄、疏、議、表、牋、碑、銘、謚、誄，各緣事類以別其目，各尚體要以稱其實。如彼玉工，珪、璋、璧、琮、珮、玦、珌、瑑追琢之工，皆有制度，其方圓曲直，則各中其用也。如彼梓人，棟、樑、桓、楹、榱、桷、楶、梲、椽、榱斲之工，皆有繩墨大小長短，則各中其用也。若乃或混淪而無辨，或散漫而無紀，或錯雜而無序，或晦暗而不顯，雖曰謂之文，亦不足觀也已。

葉夢得《巖下放言》卷上 古書多奇險，或謂當時文體云爾。《列子》字古而辭平，《老子》字與辭俱平，偶儷音諧，略同秦漢間工於文者，而視古則稍

異，乃知奇險未必皆其體，亦各自其爲之者。至孟子、莊周雄辯閎衍，如決江河，如蒸雲霧，殆不可以文論，蓋自爲其道出之。《商書・伊訓》、《說命》等作非不平，而《盤庚》特異，周詩雅頌非不平，而《鴟鴞》、《雲漢》二篇殆不容讀，豈非係其人乎。使西漢之文不傳，後世但見《太玄》，謂西漢皆然，亦未嘗不可矣。文章自東漢後頗衰，至齊、梁而掃地，豈惟其文之衰，觀當時人物立身謀國，未有一特然出群者也，何以獨能施之于文。至唐終始三百年，僅能成一韓退之。使退之如王、楊、盧、駱之徒，亦不能爲矣。

林光朝《艾軒集》卷四《策問一一八首》 道之污隆存乎其人，文章之高下存乎其時。唐虞三代至周而治極矣，故其文爲獨盛也。戰國之詭激，魏晉之浮夸，南北五季之頹敗彫弱，其間號爲繼周者，易秦而漢，易隋而唐，漢至武、宣之世始議文章，唐自元和以後漸復古雅，雖賈誼、陳子昂之徒一時特起，初若有意於發揮古文，潤色當代，而其風流醞藉，亦無傳焉者，以其獨立而未盛故也。班固賦《西都》，具述公卿侍從之臣，若司馬相如、劉向、董仲舒、蕭望之之徒，皆以文章稱之，至其叙武帝以來，則又列仲舒於儒雅，而以司馬相如爲文章。其言孝、宣之世，蕭望之則儒術也，王褒、劉向則文章也，文章儒雅若同然而實異者。數子之文，猶有可稽析而論之，錙銖輕重如是其審也。河東柳子厚論當世之士，謂今之爲文希屈、宋者，可得數人，希王褒、劉向之徒者，可得十人，至陸機、潘岳之比，累累相望。唐自元和之後，作者可數，屈、馬希世之文也，學而似之者誰歟？漢、晉一代之文，無出數子，何其得之多歟！一時人物，宗元有所避而不言，至於後人品藻，則無害也。國家開造之初，文章未備，作者往往仍其故習，乃歐陽子以古學爲倡，而文章始一變矣。熙寧、元豐之後，學者皆祖於王氏，又其後蘇氏出焉，今之學者不出於二家，其是非得失互有所分也。君子之於文也，無所苟而已矣。必如畫師之於形，瞽工之於聲，耳目有所不接，則妍媸清濁不能辨也。試求漢、唐文人之體製，而質以今日之所尚，亦足以知諸君爲文之大略。

周必大《張彥正文集序》 有德之人其辭雅，有才之人其辭麗，兼是二者，多貴而壽。蓋以德輔才，天之所助，而人之所重也。

王十朋《論文說》 有客與王子論文，謂王子曰：「子以今文況昔文，亦加進否乎？」予應之曰：「新文之進，予則不知也。但每閱舊文，背必汗焉耳。」客曰：「見舊文而汗背，進莫驗於斯也。使天假子之年，將不一進而已。他日見今之文，汗又浹背矣。子不見君家名勃者乎？《滕王閣序》最膾炙人口，『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之句，當時以爲神，殊不知此乃少年粗豪之氣，俳優之雄者。以勃之天資英秀，不使早死，其文之進，殆未可量，他日見所謂神句者，寧不汗背耶？韓退之文章之古者，後世莫得而疵之，然《感二鳥賦》乃少年所作，學識未逮，故有二鳥不如之歎。李漢序其文爲篇什之首，非深知退之者也。」

洪邁《唐黃御史公集序》 叙曰：詞章關乎氣運，於唐尤驗云。唐興三百年，氣運升降其間，而詩文因之。自晉陽舉義開館宮西，以延文學，竟用詞賦取士。士以操觚顯者，無慮數百家。大都始沿江左頹習，競於絺繪，躭披靡而乏氣骨。伯玉奮然洗刷，沈、宋、燕、許輩出振響，以至貞元、長慶經術大明，脩古彌衆，于時墨儒詞匠所爲詩若文，咸矩矱自然，不以彫飾爲工，相與贊翊道眞，賡颺鴻化，斯爲鏘鏘爾雅。故文盛於韓、柳、皇甫；而其衰也，爲孫樵，爲劉蛻，爲沈、顏。詩盛於李、杜、劉、白；而其衰也，爲鄭谷，爲羅隱，爲杜荀鶴。御史生最晚，而獨不然。其文贍蔚有典則，策扶教化；其詩清淳豐潤，若與人對語，和氣鬱鬱，有貞元、長慶風概。

周煇《清波雜志》卷五 爲文之體，意不貴異而貴新，事不貴僻而貴當，語不貴古而貴淳，事不貴怪而貴奇。宋元獻公序云。

陸游《江湖長翁集叙》 漢之文章，猶有《六經》餘味。及建武中興，禮樂法度粲然。如西京時，惟文章頓衰，自班孟堅已不能望太史公之淳深，崔、蔡晚出，遂墮卑弱，識者累欷而已。我宋更靖康禍變之後，高皇帝受命中興，雖艱難顛沛，文章獨不少衰。得志者，司詔令，垂金石；流落不偶者，娛憂紓憤，發爲詩騷，視中原盛時，皆略可無媿，可謂盛矣。久而寖微，或以纖巧摘裂爲文，或以卑陋俚俗爲詩，後生或爲之變而不自知。

《朱子語類》卷一三九《論文上》 文字奇而穩方好。不奇而穩，只是闒輩。

謝堯仁《于湖集序》 文章有以天才勝，有以人力勝，出於人者可勉也，出於天者不可強也。今觀賈誼、司馬遷、李太白、韓文公、蘇東坡，此數人皆以天才勝，如神龍之夭矯，天馬之奔軼，得躡其蹤而追其駕，惟其才力難局於小用，是以亦時有疎略簡易之處。然善觀其文者，舉其大而遺其細可也。若乃柳子厚專下刻深工夫，黃山谷，陳後山專寓深遠趣味，以至唐末諸詩人雕肝琢肺，求工於一言一字間，在於人力，固可以無恨，而概之前數公縱橫

馳騁之才，則又有間矣。故曰：人可勉也，天不可強也。

陳亮《書作論法後》 大凡論不必作好語言，意與理勝，則文字自然超衆。故大手之文，不爲詭異之體，而自然宏富；不爲險怪之辭，而自然典麗。奇寓於純粹之中，巧藏於和易之內。不善學文者，不求高於理與意，而務求於文彩辭句之間，則亦陋矣。故杜牧之云：「意全勝者辭愈樸，而文愈高；意不勝者，辭愈華而文愈鄙。」昔黃山谷云：「好作奇語，自是文章一病。但當以理爲主。」理得而辭順，文章自然出羣拔萃。

陳騤《文則》卷上 《考工記》之文，榷而論之，蓋有三美：一曰雄健而雅，二曰宛曲而峻，三曰整齊而醇。略條於後。雄健而雅：「鄭之刀，宋之斤，魯之削，吳粵之劒，遷乎其地而弗能爲良。」「凡爲弓，方其峻而高其柎，長其畏而薄其敝。」宛曲而峻：「凡攫鷙援簭之類，必深其爪，出其目，作其鱗之而。深其爪，出其目，作其鱗之而，則於眡必撥爾而怒。苟撥爾而怒，則於任重宜，且其匪色必似鳴矣。爪不深，目不出，鱗之而不作，則必穨爾如委矣。苟穨爾如委，則加任焉，則必如將廢措，其匪色必似不鳴矣。」「引而信之，欲其直也。信之而直，則取材正也；信之而枉，則是一方緩一方急也。若苟一方緩一方急，則及其用之也，必自其急者先裂。若苟自急者先裂，則是以博爲峩也。」整齊而醇：「爍金以爲刃，凝土以爲器。」「棧車欲弇，飾車欲侈。鐘大而短，則其聲疾而短聞；鐘小而長，則其聲舒而遠聞。」「已上則摩其旁，已下則摩其耑。」

魏天應編，林子長箋解《論學繩尺・論訣》 論體有七：一圓轉，二謹嚴，三多意而不雜，四含蓄而不露，五結上生下，其勢如貫珠，六首尾相應，其勢如擊蛇，七結一篇之意常欲有不盡之意，如清廟三嘆有遺音。

李耆卿《文章精義》 作世外文字，須換過境界。《莊子》寓言之類，是空境界文字；靈均《九歌》之類，是鬼境界文字；子瞻《大悲閣記》之類，是佛境界文字；《上清宮辭》之類，是仙境界文字。惟退之不然，一切以正大行之，未嘗造妖揑怪，此其所以不可及。

又 文字須有數行不整齊處，須有數行整齊處。意對處，文卻不必對；文對處，意卻著對。文有圓有方，韓文多圓，柳文多方。蘇文方者亦少，唯《上神宗萬言書》、《代張方平諫用兵書》數篇方。圓者多。

又 《論語》氣平，《孟子》氣激，《莊子》氣樂，《楚辭》氣悲，《史記》氣勇，《漢書》氣怯，文字順易而逆難。《六經》都順，惟《莊子》、《戰國策》逆，韓、柳、歐、蘇都順，惟蘇明允逆，子瞻或順或逆，然不及明允處極多。文字有終篇不見主意結句見主意者，賈誼《過秦論》「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韓退之「守戒在得人」之類是也。

趙孟堅《凌愚谷集序》 文章至唐而體備，其情態宛委，肌理豐澤，腴而密，婉而麗，斯亦世代至此而盛乎？故自貞元、元和而上，李、杜、韓、柳以至乎長慶元、白，皆唐文之懿也。大中以降，瑣澀滋過，固一病也。而又浸淫於以俗爲雅之流，代號作者或不免是，況浸淫於末流者乎。杜荀鶴於詩，接五季之碑碣，可概觀矣。然則論唐文者，不得因其流而訾其源也。皇朝文明代興，慶曆以前，六一公歐氏未變體之際，王黃州、范文正諸公充然富贍，宛乎盛唐之制，亦其天姿之敻，已脫去五季瑣俗之陋。一陽動於黃鍾，厥維有本，伯長一鳴，尹、歐、仲塗和之，南豐、三蘇又和之，元祐諸君子又和之，轟然古雅，至淳、乾尚餘音韻，其風稜骨峭，擺落繁華，亦一代之體也。然夷清惠和，各隨極至，場屋習勝，視唐疎矣。

王炎《松窗醜鏡序》 先秦古書，不論西漢，以文名世者，自賈誼始。《政事》一疏，《過秦》一論，《鵩鳥》一賦，筆力頓挫卓詭，此天下傑作也。誼之後，文章支而爲三：晁錯之文出於雜學，主父偃、徐樂、嚴安似之，而廣博不及；董仲舒之文出於經術，公孫弘、劉向似之，而純正不及；枚乘、司馬相如之文出於楚騷，王褒、揚雄似之，而妙麗不及。是三者，如淄澠合流而異味，非易牙莫能辨也。自漢而下，以文鳴者雖接踵，而古人秀傑之氣，渾厚之質，蕭散之趣衰矣。至有唐，詩稱李、杜，文稱韓、柳，然後唐之文方駕乎漢之文。至我朝有宋，文有歐、蘇，古律詩有黃豫章，四六有王金陵，長短句有晏、賀、秦、晁，於是宋之文掩迹乎漢、唐之文。【略】夫文生於才，養之以學，將之以氣，中卿才高而學博，其氣不挫，今日之文，可幾於古。

王正德《餘師錄》卷一 劉跂《與孫秀才書》云：「辭章之變，隨世損益，故前人謂英華出於情性。賈生峻發，則文潔而體清；子政簡易，則趣昭而事博；子雲沉寂，則志隱而味深；平子淹通，則慮周而藻密。」

又卷三 李朴《送徐行中序》云：「吾嘗論唐人文章，下韓退之爲柳子厚，下柳子厚爲劉夢得，下劉夢得爲杜牧，下杜牧爲李翺、皇甫湜，最下者爲元

稹、白居易。蓋元、白以澄澹簡質爲工，而流入於鄙近，譬如哇淫之歌，雖足以快心便耳，而類乏《韶》、《濩》。翺、湜優柔泛濫，而詞不掩理。杜牧清深勁峻，而體乏步驟。夢得俊逸麗縟，而時窘邊幅。子厚雄健飄肆，有懸崖峭壑之勢，不幸不發於仁義而發於躁誕，至退之而後，淳粹溫潤，駸駸乎爲《六經》之苗裔。何則？文章者，天地之奇氣。造物者，常嗇於與人，故愚者終身而不得，智者得其幽微之思，勇者得其果敢之氣，辨者得其玲瓏之聲，巧者得其藻繪之容。是數者，雖能得而不能盡，然猶足以取高於斯世。蓋必有兼是數者之才，而後得其純全中正之氣，經緯五藏，雕鏤萬化，明以寓物象之形容，幽以露鬼神之奇怪。小而歌詠乎蟲魚鳥獸之情，大而羽翼乎禮樂刑政之具。隨時抑揚，爲歌頌譏刺之音，以舒發其懽愉愁嘆堙鬱之志，而終始出入於仁義，爲禹稷之《謨》，伊周之《訓》，箕子之《疇》，伏羲之《易》，孔子之《春秋》，而天地之蘊始盡矣。」

薛季宣《浪語集》卷二八《策問二十道》 漢唐文體三變，而班、馬、韓、柳爲之宗。二班工情理之言，愈倡《六經》之學，其揆一也。然漢之體製，日趣卑弱，唐文駸駸近古。柳文章與時高下，將班、韓諸公，其才自有優劣邪？帝堯、孔子之文章於《書》《論語》備矣，漢唐文士未嘗不以是爲宗，師屢有變，更舉不相似意者，古今異世，堯、孔之文不同後世之作歟。

姚勉《重遊騎岡記》 將以博天下之奇觀於胸中，而以助此文也。人之胸中，必有雲巒煙巖之秀，而後爲文古而奇；必有冰崖雪谷之清，而後爲文光而潔。前之晴之遊所以攬雲巒煙岩之秀也，後之雪之遊所以萃冰崖雪谷之清也，而豈徒爲此遊哉？而豈徒乘此興哉？既有助爲文，則不可不寓於文以爲記。

陳仁子《牧萊脞語》卷七《後山集序》 文歷邃古之初，典謨雅麗，盤誥聱屈，近古如漢猶難之。班、揚而降，雲譎濤詭，悴爲唐，豐爲宋。

又《沈佺期集序》 唐，兵制三變，詩三變，至文亦然。故唐初文一種也，盛唐一種也，晚唐文一種也。風聲氣習，蒸漬蕩摩，脫穎掞華，根苗迥別。俯仰三百年間，其初贍以麗，其盛古以健，其末纖以巧，而唐祚隨之。文也者，非徒呫呫言語筆舌間也。無其世不興，無其人不行。

元好問《趙公墓誌銘》 唐文三變，至五季衰陋極矣。由五季而爲遼、宋，由遼、宋而爲國朝，文之廢興可考也。宋有古文，有詞賦，有經解，柳、穆、歐、蘇諸人斬伐俗學，力百而功倍，起天聖，迄元祐，而後唐文振。然似是而非，空虛而無用者，又復見於宣政之季矣。遼則以科舉爲儒學之極致，假貸剽竊，牽合補綴，視五季又下衰，唐文奄奄如敗北之氣，沒世不復，亦無以議爲也。國初，因遼、宋之舊，以詞賦，經義取士。預此選者，選曹以爲貴科榮路所在，人爭走之。傳注，則金陵之餘波；聲律，則劉、鄭之末光，固已占高爵而釣厚祿。至於經爲通儒，文爲名家，良未暇也。及翰林蔡公伯正甫，出於太學、大丞相之家學，接見宇文濟陽、吳深州之風流，唐、宋文派，乃得正傳，然後諸儒得而和之。

虞集《廬陵劉桂隱存稿序》 宋之末年，說理者鄙薄文辭之喪志，而經學、文藝判爲專門。士風頹弊於科舉之業。豈無豪傑之出，其能不浸淫汩沒於其間，而馳騁凌厲以自表者，已爲難得，而宋遂亡矣。中州隔絕，困於戎馬，風聲氣習，多有得於蘇氏之遺，其爲文亦曼衍而浩博矣。國朝廣大，曠古未有。起而乘其雄渾之氣以爲文者，則有姚文公其人。其爲言不盡同於古人，而伉健雄偉，何可及也？繼而作者，豈不瞠然其後矣乎？當是時，南方新附，江鄉之間，逢掖縉紳之士，以其抱負之非常，幽遠而未見知，則折其奇傑之氣，以爲高深危險之語。視彼靡靡混混，則有間矣。然不平之鳴，能不感憤於學者乎？而一二十年，向之聞風而倣效，亦漸休息。延祐科舉之興，表表應時而出者，豈乏其人？然亦循習成弊，至於驟廢驟復者，則亦有以致之者然與？於是執筆者，膚淺則無所明於理，蹇澀則無所昌其辭，徇流俗者不知去其陳腐，強自高者惟旁竊於異端。斯文斯道，所以可爲長太息者，常在於此也。

劉因《靜修續集》卷三《叙學》 至於作文，《六經》之文尚矣，不可企及也。先秦古文可學矣，左氏、《國語》之頓挫典麗，《戰國策》之清刻華削，莊周之雄辨，《穀梁》之簡婉，《楚詞》之幽博，太史公之疏峻。漢而下其文可學矣，賈誼之壯麗，董仲舒之沖暢，劉向之規格，司馬相如之富麗，揚子雲之邃險，班孟堅之宏雅。魏而下陵夷至於李唐，其文可學矣。韓文公之渾厚，柳宗元之光潔，張燕公之高壯，杜牧之之豪縟，元次山之精約，陳子昂之古雅，李華、皇甫湜之溫粹，元微之、白樂天之平易，陸贄、李德裕之開濟。李唐而下陵夷至於宋，其文可學矣，歐陽子之正大，蘇明允之老健，王臨川之清新，蘇子瞻之宏肆，曾子固之開闔，司馬溫公之篤實。下此而無學矣。學者苟能

取諸家之長，貫而一之，以足乎己，而不蹈襲麋束，時出而時晦，以爲有用之文，則可以經緯天地，輝光日月也。

王惲《玉堂嘉話》卷二 鹿庵曰：「文章以自得不蹈襲前人一言爲貴，曰取其意而不取其辭，恐終是踵人足跡，俱不若孟軻氏一字皆存經世大法，其辭莊而有精彩也。」

又 鹿庵先生曰：「作文之體，其輕重先後，猶好事者以畫娛客，必先示其尋常，而使精妙者出其後。」予偶悟曰：「此倒食甘蔗之意也。」

張沖《勤齋集原序》 文章固天下公器，然有體裁之文，有蕭散之文，大率以理勝爲貴，雅健次之。上焉吐詞爲經，經天緯地者，所不待言，下焉雕蟲篆刻，誇多鬬靡者，所不必論。理勝由於經明，雅健由於學純，氣雄而與時上下者，有不能逃也。

吳師道《題樊紹述絳守居園池記後》 文章貴不用意，溢於正而奇出焉。蓋非能奇之爲奇，而不能不奇之爲奇也。

陳旅《跋段氏庸音集》 文章貴奇崛而忌奇崛，尚平易而厭平易。古之作者，辭淡而旨醇，貌直而思婉，聲約而韻充。閭巷刺草之言，被之筦絃，可以感人心，召和氣，而易風俗，音之庸也。蓋謂庸非奇崛，非平易，天下之常言，雖聖人不能易也。

陳繹曾《文筌·古文譜》 格：一、未入格：布置：布置事理，各得其所；順鋪：鋪陳事意，順其次序；直叙：直叙其事；縋後：直至結尾，方見本題；滑稽：題有礙理以戲出之；頓挫：著力頓挫，頗見精神。二、正格：玄：精神極至，洞然無迹；圓：辭情理趣，圓美粹然（右上上）；妙：神工詣極，重重入妙；適：情趣自然，從容中度（右上中）；沉：力可回天，不動聲色；雄：氣蓋天下，渾然雄風（右上下）；清：乾坤清氣，徹底泠然；婉：理嚴辭巽，惟恐傷人；閑：優游塵外，眞趣怡然；典：言語步趨，俱中典則；雅：臺閣氣象，正大從容；深：極深研幾，未易窺測；嚴：言言有據，字字精實；精：思精理到，幾入於神；嚴：法度森森，動中規矩；偉：氣相宏大，偉然可觀；絕：辭理俱到，令人擊節；卓：有意卓然，高出相表；高：情理傑特，下視群才；遠：理致悠長，宛在言外；大：籠天絡地，未能無迹；瑩：表裏無瑕；古：辭理淵奧，太古之音；逸：超出長情，飄然天趣（右中上）；重：力重萬鈞；奇：出人意表；老：見識老成；健：骨氣矯健；簡：辭意簡當；遒：遣辭清快；勁：骨力剛正；壯：氣力沛然；峭：辭意峻拔；活：意思活動；和：氣宇恬和；肅：氣相肅整；正：辭意端正；秀：辭意穠秀；縝：法度縝密；潤：辭意溫潤；新：掃盡陳言；華：富麗榮華（右中中）；響：音吐洪暢；亮：辭音並皦；緊：節節抱實；謹：謹守繩墨；平：略不廢力；實：辭理皆實；俊：翩翩意氣；溫：慈祥可愛；潔：略無瑕類；緻：功夫潔密（右中下）；富：事料飽滿；密：文辭緊密（右下上）；險：語意陟峻；穩：字字不差；流：務爲波瀾；麗：務爲藻麗；澹：不務華飾；贍：才思有餘；直：直而不俚；明：辭意顯明；詳：事理詳具；快：開口見心；易：省力通快；工：功夫苦到；滑：辭響滑溜（右下中）；怪：常理之外；巧：組織小巧；熟：陳詞熟語（右下下）。

又《古文矜式》 入境，識體：體格明則規矩正：叙事之文貴簡實；【略】議論之文貴精到；【略】辭令之文貴婉切；【略】辭賦之文貴婉麗：辭以寄情，貴情深而語緩；賦以體物，貴詳盡而文切；頌以頌美，貴形容盛偉；雅以詠政，貴鋪張正大；風以動物，貴情直而語婉；體段明則制作當：篇首欲含包一篇大旨，貴乎明而緊；篇中欲曲折周密，鋪陳詳盡，引用飽滿；篇尾欲點綴丁寧，發送輕快，家數：歷代有風氣之殊，【略】諸家有材氣之別。【略】屈原善辭賦，其法有七：一曰抒情，直陳哀樂；二曰況物，借物名說人事，是指狗詈人之意；三曰設事，假說詭怪虛無之事，以寄胸中之趣；四曰叙事，直叙事實；五曰論理，切論情理；六曰論事，就事論理；七曰用事，引用古事，情眞，理精，事詭，意激。

張伯淳《湖廣行省平章安南國王陳公詩序》 士君子負邁往英特之氣，往往于詩文發之；然其體或寒，或瘦，或富贍典麗，或吐不煙火食語，其所發見者蓋不一。唐韓子直以爲「和平之音淡泊，愁思之聲要妙，讙愉之辭難工，窮苦之言易好。」又謂「文章之作，每發于羈旅」，若將以所遇爲工拙者。以余觀之，體之不同，由所稟與見聞之異，豈皆緣所遇哉！杜子美稱特進汝陽王爲詞華哲匠，退之之于馬兆平，稱其變化魁傑，至于裴司空之佳句，馬僕射之天平篇什，所以贊美之者，甚至遐想當時讙愉和平之意多，未必愁思，而決非窮苦者也。

倪士毅《作義要訣》 宏齋曹氏(涇)曰：「作文各自有體，或簡，或詳，或雄健，或穩妥，不可以一律論。蓋文氣隨人資稟，清濁厚薄，所賦不同，則文辭隨之。然未有無法度，而可以言文者。法度者何？有開必有合，有喚必有應，首尾當照應，抑揚當相發，血脉宜串，精神宜壯，如人一身自首至足，缺一不可。則是一篇之中，逐段逐節，逐句逐字，皆不可以不密也。」

黃仲元《鄭雲我存稿序》 唐人語言妙天下者，莫若韓、柳氏。韓以李漢一序傳，柳以劉賓客一序傳。二序之所以傳者，序乎文也。文者，天地之正氣，亦天地之奇氣。天地間惟正人能養天地之正氣，故其文正，韓氏似之；惟奇人能發天地之奇氣，故其文奇，柳氏似之。柳之醇正固不及韓，柳之奇崛亦韓所不及。《天對》文義，鋟牙難讀；山水諸記，出語崔嵬，似宦邊幅。若《段太尉逸事狀》，老史筆當避三舍；《晉問》峭拔高妙，夐出魏、晉；《南澗》、《田家》等詩，絕有泉明風味(以上皆柳文)。回視《淮西碑》、《中丞傳後叙》、《鰐魚文》、《毛穎傳》、《南溪》、《秋懷》(以上皆韓文)，前後差相頡頏。其《與中立書》，論作文源委，一一有所自來(柳)，殆如答李翊與誨館下諸生時(韓)。政未可少柳而多韓，韓亦正患不能奇，柳亦正未易步趨也。

舒頔《跋白雲文集後》 作文固難，古文尤難，不效古，雖工無益於道。文所以載道，志於斯道，斯其所以爲難。漢之時，司馬遷、揚雄、班固、劉向皆擅古文體製，高辭氣益充然者也。至唐韓、柳文體三變，以去古未遠，故其氣渾然。迨夫宋理學而明，文不逮古多矣，此又關乎氣數然也。

甘復《讀東坡文》 天賦人以才，雖萬億有不同，聖人之道同也。而才不能無異焉：能清者鮮於和，和者恆不足於清也。孔子弟子遊於聖人之門一也，能政事者不能言語，能言語未必能政事也。至於文章，古今作者何多也，才有不同，故各伸所長以名家，豈道之不同，識見有淺深而然哉！如天之生物，雖比類貌狀，無有同者，以此知天之賦人以才，非但欲使之屑屑就古人所能而已，將以推聖賢未發之緒，以昭後世。若眉山蘇公軾之生於古人之絕後，氣充質完，文章峻發，其直道勁節，雄論博辯，如豪曹之鋒，距來之力，莫有當其前者，雖千載之下想望而畏之。振頹弊之風，激衰靡之氣，前古所未見，而世之不可無也。

陳基《程禮部文集序》 文豈易言哉？國家混一百年，能言之士，莫不各以其所長馳騁上下，以鳴太平之休風。求其雄深博奧，跌宕超軼，敷之訓謨，發之聲歌，自出機杼，與漢西京、唐元和、宋慶曆以來諸作者爭衡千數百載，而天下文章爲之丕變，則蜀郡虞公豈非偉然命世君子哉。當是時，豫章揭公亦以其峻潔之詞，更相振耀，海內爭師宗之，並稱曰虞、揭，而文章之盛極矣。

又《孟待制文集序》 國朝之文凡三變：中統、至元以來，風氣開闢，車書混同，名家作者與時更始，其文如雲行雨施，雩霈萬物，充然有餘也。延祐初，繼禪之君，虛己右文，學士大夫涵煦乎承平，歌舞乎雍熙，出其所長，與世馳騁，黼黻皇猷，鋪張人文，號極古今之盛，然厲金石以激和平之音，肆彫琢以洩忠厚之樸，而峭刻森嚴，殆未易以淺近窺也。天曆之際，作者中興，上探詩書禮樂之源，下泳秦漢唐宋之瀾，擺落凡近，憲章往哲，緝熙典墳，照熠日月，登歌清廟，氣凌騷雅，由是和平之音大振，忠厚之樸復還。其用力也，如蘭相如抗身秦庭，全璧歸趙，嗚呼，亦不易矣。【略】文章與時升降，故氣勝則野，詞勝則史，要非人力之所能爲也，天也。

張翥《圭塘小稿序》 昔人論文章，貴有館閣之氣。所謂館閣，非必掞藻於青瑣石渠之上，揮翰於高文大冊之間，在於爾雅深厚，金渾玉潤，儼若聲色之不動，而薰然以和，油然以長，視夫滯澀怪僻，枯寒褊迫，至於刻畫而細，放逸而豪，以爲能事者，徑庭殊矣。故識者往往以是概觀其人之所到，有足徵焉。本朝自至元、大德以訖於今，諸公輩出，文體一變，掃除儷偶迂腐之語，不復置舌端，作者非簡古不措筆，學者非簡古不取法，讀者非簡古不屬目，此其風聲氣習，豈特起前代之衰？而國紀世教維持悠久，以化成天下者，實有係乎此也。

宋濂《靈隱大師復公文集序》 才，體也；文，其用也。天下萬物有體斯有用也。若稽厥初，玄化流形，品物昭著，或洪或纖，或崇或卑，莫不因才之所受而自文焉，非可勉強而致也。姑就植者言之：黃者，白者，青者，紅者，黑而澤者，紫艷而腴者，翠白而緗綠者，五色交糅，變幻而不恆者，一囿於氣，而弗可移也。至于洛陽有花，則絕類絕倫，其植物中之至文者歟。又以動者言之：雙角而火鬣者，兩羽而飛者，炳朗而爛斑者，介而紫暈者，鱗而含金者，衆彩錯布，焜煌而難名者，亦局乎氣，而不能更也。至于岐陽有鳳，則超羣拔萃，其動物中之至文者與！非惟物也，而人亦然。有一人之人，有十人之人，有百人之人，有千萬人之人，有億兆人之人，其賦受有不

齊，故其著見亦不一而足。所謂億兆人之人，聖人是也；千萬人之人，賢人是也；百十人之人，衆人是也。衆人之文不足論。賢人之文，則措之一鄉而準，措之一國而準，措之四海而準。聖人之文，則榦天地之心，宰陰陽之權，掇五行之精，無鉅弗涵，無微弗攝，雷霆有時而藏，而其文弗息也；風雲有時而收，而其文弗停也；日月有時而蝕，而其文弗晦也；山崖有時而崩，而其文弗變也。其博大偉碩有如此者，而其運量則不越乎倫品之間？蓋其所稟者盛，故發之必弘；所予者周，故該之必備。

又《黃文獻集序》 逮入國朝，羣工疊出，剏華而踐樸，革澆以趨眞，爛然五色之文，照耀於天下。沿至先生，號爲極盛。先生之所學雖其本根，則師羣經，揚其波瀾，則友遷、固沉浸之久，超然有會於心。嘗自誦曰：文辭各載夫學術者也，吾敢爲苟同乎！無悖先聖人斯可已，故其形諸譔述，委蛇曲折，必鬯所欲言出用於時，則由進士第，教成均，典儒臺，直禁林，侍講經幃，以文字爲職業者，殆三十年，精明俊朗，雄蓋一世，可謂大雅弗羣者矣。今之論者，徒知先生之文，清圓切密，動中法度，如孫吳用兵，神出鬼沒，而部伍整然不亂；至先生之獨得者，又爲能察其端倪哉！於戲，蹄涔之水，其流不能尋尺，通河巨海，則涵浴日月，一朝而萬變。土鼓之聲，其聞弗及百武，迅風驚霆，則振撼萬物，衝縱下上，無幽而不被，此無他，神與不神也。文辭之出，與天地之氣，相爲無窮，奈何不河海風霆之若，而睍睍蹄涔土鼓間，果誰之過也。上而六藝，下而諸家言，所倡雖有大小之殊，其生色之融液，至今猶津津然，是誠何道哉！

王禕《上蘇大參書》 試嘗論之，爲文而善於紀事者，必其言足以綜難遺之蹟，蹟足以終難明之狀，狀足以發難顯之情，情足以著難隱之理。而又其爲言也，必簡而該，精而覈，深而易，通直而不肆，典實而無浮華，平易而無艱險，斯可以謂之文。而猶未也。文有體，其爲體常不同，故無定體，而有大體，必其大體純正而明備，而後足以成乎。然天下古今之善於此，以自成其家者，固未始數數然也。

又《文訓》 凡吾之說，子豈嘗知之？苟知之，其試以語我。生曰：「文之爲物，貴適時好，粲然相接，合喜投樂，有如正始不完，文氣遂偏，俗尚化遷，而排偶之習興焉。四屬六比，駢諧儷聯，抽黃對白，調朱施鉛，五采相宣，八音相便，握擒穠纖，嗈哢寒喧，豐腴釀酣，眩麗媚妍，珠璣溢緘，膾炙滿篇，凡慶函與賀牘，咸累幅而疊番。王公之門，下逮閭閻，彝儀縟典，往來交際，率奉之以周旋。又如大雅既遠，詩歌曰變，玉臺西崐，其流也漸支爲詞曲，爭嫩競艷，字分重輕，句協長短，浮聲切響，清濁和間，羽振宮潛，商流徵泛，笙簧觸手，錦繪迷盼，風月留連，鶯花凌亂，振妙韻於沉冥，託葩辭於清婉，性情因之以暢宣，光景因之而呈獻。好會睽離，懽忻悲嘆，莫不假是以託情，固無間於貴賤也。若是者，其爲文何如？」太史公曰：「古語變而四六，古聲變而詞曲，文之弊也甚矣。」

又《文評》 於乎！以余觀乎有元一代之文，其亦可謂盛矣。當至元、大德之間，時則柳城姚文公之文振其始，及至正以後，時則廬陵歐陽文公之文殿其終。即兩文公之文而觀之，則一代文章之盛，概可見矣。蓋嘗評之姚公之文，如泰山之雲，觸石而起，層出疊見，蓊鬱鬱鬱，而震雷掣電，助其威聲，曾不崇朝雨，及天下萬物被其潤澤者，莫不昭蘇而發育焉。歐陽之文，如滄溟之濤，浩瀚無際，長風四至，而洶湧山立，天吳罔象蛟龍之屬，因舞其間，及乎風止浪息，百怪沈冥，則巨艘大舶，一息千里矣。嗟乎，二公之文若是，豈非一代之雄於文者乎！宜其節惠易名，皆特謚爲文，千載公議，孰得而誣之？是故唐三百年得謚爲「文」者，惟韓子爲合理，若李翺、權德輿則不足言矣。宋三百年得謚爲「文」者，惟王荊公、朱徽公爲稱情，若楊億、蘇洵則有可議者矣。獨有元百年之間，姚、歐相望，而兩「文」之謚始終有作，吾無間然矣。謂之爲盛，豈非然哉！歐陽公之孫，字公輔，好學而有文，裒集公之遺文爲若干卷，將圖之不朽，庶幾世其家業而不隕者矣。

方孝孺《張彥輝文集序》 昔稱文章與政相通，舉其概而言耳，要而求之，實與其人類。戰國以下，自其著者言之，莊周爲人，有壺視天地囊括萬物之態，故其文宏博而放肆，飄飄然若雲遊龍騫不可守。荀卿恭敬好禮，故其文敦厚而嚴正，如大儒老師，衣冠偉然，揖讓進退，具有法度。韓非、李斯峭刻酷虐，故其文繳繞深切，排搏糾纏，比辭聯類，如法吏議獄，務盡其意，使人無所措手。司馬遷豪邁不羈，寬大易直，故其文卒乎如恆華，浩乎如江河，曲盡周密，如家人父子語，不尚藻飾，而終不可學。司馬相如有俠客美丈夫之容，故其文綺曼姱都，如清歌繞梁，中節可聽。賈誼少年，意氣慷慨，思建事功而不得遂，故其文深篤有謀，悲壯矯訐。揚雄齷齪自信，木訥少風節，故其文拘束慤願，模擬窺竊，蹇澀不暢，用心雖勞，而去道實遠。下此

魏晉至隋，流麗淫靡，浮急促數，殆欲無文。惟陶元亮以沖曠天然之質，發自肺腑，不爲雕刻，其道意也達，其狀物也覈，稍爲近古。韓退之起中唐，始大振之。退之俊傑善辨說，故其文開陽闔陰，奇絕變化，震動如雷霆，淡泊如《韶》《濩》，卓矣爲一家言。其同時則有柳子厚、李元賓、李習之之流。子厚爲人精緻警敏，習之志大識遠，元賓激烈善持論，故其文皆類之。五代之弊，甚於魏、隋之間。宋興，至歐陽永叔、蘇子瞻、王介甫、曾子固，而文始備。永叔厚重淵潔，故其文委曲平和，不爲斬絕詭怪之狀，而穆穆有餘韻。子瞻魁梧宏博，氣高力雄，故其文常驚絕一世，不爲婉昵細語。介甫狹中少容，簡默有裁制，故其文能以約勝。子固儼而儒者，故其文粹白純正，出入禮樂法度中。南渡以後，眞希元、魏華甫以典章文物爲文，陳同甫以縱橫之學爲文，其他各以其文顯者甚衆，至於末流，而文又弊矣。元興，以文自名者相望於百年之間。爲世所稱者曰姚寬甫、虞伯生、黃晉卿、歐陽原功。寬甫敦龐有威儀，左右佩玉，故其文沉鬱而隆厚；伯生頎嶷鉅人，談故事遺法，竟日不竭，故其文敷贍無涯，不可準則；晉卿謹愼有禮，故其文守局遵度，考據切當，不放而密；原功博學多識，故其文繁多而不迫。至于今，則潛溪先生出焉。先生以誠篤和毅之質，宏奧玄深之識，發而爲文，原功稱其如淮陰將兵百萬，百戰百勝，志不少懾，如列子禦風，翩然褰舉，不沾塵土，用鳴一代之盛。追古作者與之齊，近代不足儗也。由此觀之，自古至今，文之不同類乎人者，豈不然乎！

又《答王仲縉五首》 文之古者，莫過於唐虞三代，而書之二《典》、三《謨》、《禹貢》、《胤征》以及商周《訓誓》諸篇，皆當時紀事陳說之文，未嘗奇怪；《詩》三百篇亦未嘗奇怪；《春秋》書當時之事，雖寓褒貶之法於一言片簡之中，亦未嘗見其奇怪；《禮》經多周漢賢人君子所論次，其言平易明切，亦未有所謂奇怪；至於《盤庚》《大誥》，其言有不可曉者，乃當時方俗之語，亦非故爲是艱險之文也。然則嗜奇好怪者，果何所本哉？苟謂於司馬遷、班固，則遷、固之書有質直無華，如家人女子所言者。唐之文奇者莫如韓愈，而其文皆句妥字適，初不難曉。宋之以文名者曰歐陽氏，曰蘇氏，曰曾氏，曰王氏，此四人之文，尤三百年之傑然者，而未嘗以奇怪爲高。則夫文之不在乎奇怪也久矣，惟其理明辭達而止耳。而世顧他之焉者，猶之迷人醉客不問塗於大道，肆意徑趨，是以卒不免入乎荆棘之場，麗狐之居，而終弗獲就乎大道也。今足下之所爲，非特得其塗而已，而又有始終焉，有理趣焉，苟益脩於不弛，浚其源而導其波，將見汩汩然來而不止，繼乎待制君之聲烈，可望矣。昔在朝廷爲文者非不多，而人獨推太史公與待制君，蓋文之法，有體裁，有章程，本乎理，行乎意，而導乎氣。氣以貫之，意以命之，理以主之，章程以覈之，體裁以正之。體裁欲其完，不完則端大而末微，始龍而卒蚓，而不足以爲文矣。章程欲其嚴，不嚴則前甲而後乙，左繫而右枘，而不足以爲文矣。氣欲其昌，不昌則破碎斷裂，而不成章。意欲其貫，不貫則乖離錯糅，而繁以亂。理欲其無疵，有疵則氣沮詞慙，雖工而於世無所裨。此五者，太史公與待制君能由其法而不蹈其弊，而務乎奇怪者皆反之，此世之公言，所以推諸此而不居乎彼也。斯文者，造化之至理寓焉，人患不能造其極耳；苟造其極，決不可泯滅，有志者在乎自力而已。

又《贈鄭顯則序》 天下之論文者，嗜簡澀則主于奇怪，樂敷暢則主于平易，二者皆非也。文不可以不工，而惡乎好奇？文不可以不達，而惡乎淺易？淺易以爲達，好奇以爲工，幾何不至於怪且俗哉！善爲文者，貴乎奇其意而易其詞。驟而覽，亹亹覺其易也；徐思而繹之，雖極意工巧者莫加焉。若是者，其爲至文乎？聖賢之文與後世之詞，純駁、工拙、多寡，不大相遠也。而世人望之，若天然不敢指儗之者，以其不務奇其詞，而奇其意，故舉天下好奇者莫及也。使其意不能過于衆人，而惟詞之脩，安在其爲奇也哉？日月之在天，隮于東而行于西，昏明于晝夜，盈虧于晦朔。自有天地以來，未之有易也。天固不規規然求異，以駭人之視聽。然愈久而彌新，愈廣而無窮，則爲奇也大矣。尙何以異爲哉？至于鬼燐之變滅，不可以理推其跡，雖似乎奇，而其爲明也微矣。近代文字有好奇者，以誕澀之詞飾其淺易之意，攻訐當世之文。昧者羣和而從之，而三吳諸郡爲尤甚，此皆挾鬼燐而訾日月者也。其力雖不足爲斯文害，然不除滅而禁斥之，何由復古之盛乎？

胡廣等《性理大全書》卷五六《學十四・論文》 爲文要有溫柔敦厚之氣，對人主語言及章疏文字，溫柔敦厚尤不可無。如子瞻詩多所譏玩，殊無惻怛愛君之意。荆公在朝論事，多不循理，惟是爭氣而已，何以事君？

馬中錫《贈進士林德溫教授四明序》 且文章肖乎習尙，而世道繫於述作。三代之文醇，後世之文駁，七國縱橫，六朝浮靡，若鑑肖影，若眞肖容，不爽錙銖。今人情世道何如也？黯而辯，樸而黠，旁通多可而專，惡方喜圓而

異，不大聲色而內實躁，不露圭角而內實淺。其習尚如是也，故其發諸文詞，不誇多以浮，則逞媚以纖，隨俗習非，不以爲污；萬機一軸，不以爲同；無警語，無奇句，初讀若簡易和平，細玩則質直枯淡，味之則槁木死灰。由今之文，觀今之人，爲世道計者，欲同升於中正純粹之士，以挽於淳龐渾厚之風，不亦難哉！

又　君子之從仕，各從其所好，而其論文也，亦惟各圖愜於心。思恬靜者仕愛散秩，文愛眞樸，□□者反是。而其愛讀書習禮者，又專欲得文字之官，以肆力於學，要之各有見焉，不可強也。

黃仲昭《天海別意詩序》　蓋嘗觀之風者，天之氣也。在春謂惠，在夏謂薰，所以生育長養乎萬物者也；在秋謂清，在冬爲寒，所以成遂收斂乎萬物者也。孟子曰：「聞柳下惠之風者，鄙夫寬，薄夫敦；聞伯夷之風者，貪夫廉，懦夫立。」惠之風其猶春，夷之風其猶秋乎。由二子之風，進而求夫孔子之泰和元氣，則所以畜其德者至矣。濤者，海之文也，其大者如雪山銀屋，磅礴而洶湧，文之雄渾奔放者似之；其細者如翠羅文縠，蜿蜒而淪漣，文之紆徐委蛇者似之。故皇甫湜論柳子厚之文，而以秋濤爲喻，王三槐序曾子固之文，亦以江湖之波濤爲喻，然豈惟二子之文爲然哉！由二子之文，進而求夫《六經》之道，則所以美其文者至矣。

王鏊《皇甫持正集序》　昔孫可之自稱爲文得昌黎心法，而其傳實則皇甫持正。今觀持正，可之集，皆自鑄偉詞，槎牙突兀，或不能句。其快語若天心月脅，鯨鯉春麗，至是歸正，抉經執聖，皆前人所不能道，後人所不能至也。亦奇甚矣。昌黎嘗言「惟古于詞必己出」；又論「文貴自樹立，不蹈襲前人，不取悅今世」。此固持正之所從授與？他日乃謂「李翺、張籍從余學文，頗有得。從吾游者，李翺、張籍其尤也」，而不及持正，何與？余謂昌黎文變化不可端倪，持正得其奇，翺與籍得其正，而翺又得其態。合三子一之，庶幾其具體乎，則持正、可之之文亦豈可少哉。

又《容春堂文集序》　文之製大率有二：典重而嚴，敷腴而暢。文如韓、柳，可謂嚴矣，其末也流而爲晦，甚則艱蹇鉤棘，聱牙而難入。文至歐、蘇，可謂暢矣，其末也流而爲弱，甚則熟爛萎靡，冗長而不足觀。蓋非四子者過，學之者過也。學之患不得其法，得其法則開闔操縱，惟意所之，嚴而不晦也，暢而不浮也。文而至是，是可以入作者之室矣。

林俊《兩漢書疏序》　文章與世道相軒輊。《六經》、《魯論》，渾噩簡野，孟氏雄以肆，至戰國而極矣。中間老聃、左丘明、韓非、荀卿、列禦寇、莊周之文，閎深奇詭，並列名家。西漢公孫弘、晁錯、賈誼、董仲舒、司馬遷、劉向諸人，樸直峻整，壯麗而辨博，庶幾古作者。漢而東，楊震、孔融、班固輩流，習尚對偶，氣駸卑弱，夫世日降，風日漓，文體日趣以薄，其勢然也，然亦豈三國兩晉例論哉！唐宋文章名家，韓退之學《史記》，柳子厚學西漢，曾子固學劉向，蘇子瞻學戰國，亦剖其藩升其堂者矣。夫文不難於華，難於質；不難於煩，難於簡；不難於奇曲，難於拙直。嘉祐間，歐陽永叔務黜險怪，崇平澹，格始一變。予嘗私評作古文字，須削去近格，專志《六經》《魯論》，翼以孟氏書，參之《穀梁》、《國語》、《離騷》、《史記》，以集文章之大成，以盡其妙，以追古作者爲徒，蓋竊有志而未能也。

又《東白集序》　宣于心而飾以成章者，文也，而其隱蓋自見焉。夫水之流滀，其源自見；木之條枝華實，其根自見；不待較而知者也。王風渾融而雅博，霸習激壯以縱橫，禹、皐之《謨》，不可尚矣。伊、周之《訓》《誥》，王也，賈誼、司馬遷、劉向、班固未失爲王者也；管、韓、《戰國策》，霸也，相如、枚叔、張衡未離乎霸者也。世風遞降，文體漸以澆漓，隱而晦之，玉璞金渾；宣而昭之，龍翔虎變，其可復殫耶。

顧璘《謝文肅公文集序》　或問謝文肅公之文。璘曰：是醇氣之積也。夫文章盛衰關諸氣運，而發乎其人，非運弗聚，非人弗行，豈小物也哉。昔周之盛也，文、武、成、康迭興，謨、訓、雅、頌之辭，爾雅深厚，意若有聖人之徒操觚其間，何其若是善也。幽、厲以降，辭命浸繁，《黍離》、《板蕩》之篇，氣索然矣，非行人史官矯誣眩衆，則竊臣棄士哀思悲鳴，以紆其憤懣者也。即國家何賴乎？是故觀文體之險易，可以知氣運之盛衰，而人材由之矣。

游居敬《歐蘇選集叙》　余讀歐陽永叔之文，溫純而婉委，如百川之紆迴，百折而竟匯于海也。又讀蘇眉山父子之文，老泉雄而奇，東坡爽而健，潁濱典而實。皆蔚乎其有文，鏗然其相宣。如觀涿鹿之鏖戰，而竦然忘倦，如聽簫韶九成之奏，律呂調運而神怡而心懌，不自知其身之生於千百世之後也。嗚呼，盛矣。故嘗竊謂爲文至於歐、蘇，亦可以止矣，而何必秦漢云哉？雖然，文以秦漢爲上，謂其近于古也。然古之文不可以強至，非沉浸于歐、蘇

之文而有得焉。而遽欲傚于秦漢諸人之作，則不過剽竊其字句之奇，而摹擬其篇章之似耳，求其至焉則未也。其能逃于羊質虎皮之誚耶？況歐公自謂其文得於韓愈氏，與斷之《六經》，蘇老泉亦云孟、韓之溫醇，東坡昆仲大抵守老泉之敎，而自得於班固、馬遷、莊、騷、左氏、《戰國策》之間。故其隨遇而施，方圓、長短、奇崛，衍迤無不如意。使歐、蘇而不出于孟、韓《六經》，與夫秦漢諸人之言論，則亦何以能使其文之醇穠而至足，古雅而雋永，浩浩無涯涘，若此其盛歟？知乎此，則學秦漢而不先于歐、蘇者，舛也；既學歐、蘇而不進於秦漢者，晝也。學文者其無陷于舛與晝之弊焉，則庶乎其至爾。余因選集二家之文而僭爲之說如此，以俟知言者倘有取云。

楊愼《升菴集》卷五二《稱贊文章之妙》 王半山評歐文云：「積於中者，浩如江河之渟滀；發於外者，爛如日星之光輝。其清音幽韻，凄如飄風急雨之驟至；其雄詞閎辯，快如輕車駿馬之奔馳。」又稱老泉之文云：「其光芒燦爛，若引星辰而上也；其逸駃奔放，若決江河而下也。」葉水心稱李巽巖之文曰：「風霆怒而江河流，六驥調而八音和，春暉秋明而海澄嶽靜也。」

又《論文》 論文或尙繁，或尙簡。予曰：繁，非也；簡，非也；不繁不簡，亦非也。或尙難，或尙易。予曰：難，非也；易，非也；不難不易，亦非也。繁有美惡，簡有美惡，難有美惡，易有美惡，惟求其美而已。故博者能繁，命之曰該贍，《左氏》、相如是也，而請客者頃刻能千言。精者能簡，命之曰要約，《公羊》、《穀梁》是也；而曳白者終日無一字。奇者工於難，命之曰複奧，莊周、禦寇是也，而郇模、劉煇亦詭而晦。辨者工於易，張儀、蘇秦是也，而張打油、胡釘鉸亦淺而露。論文者當辨其美惡，而不當以繁簡、難易也。

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鈔論例》 予嘗有文評曰：屈宋以來，渾渾噩噩，如長川大谷，探之不窮，攬之不竭。蘊藉百家，包括萬代者，司馬子長之文也。閎深典雅，西京之中獨冠儒宗者，劉向之文也。斟酌經緯，上摹子長，下採劉向父子，勒成一家之言者，班固也。吞吐騁頓，若千里之駒而走赤電，鞭疾風，常者山立，怪者霆擊，韓愈之文也。巉巖峭岌，若游峻壑削壁，而谷風凄雨四至者，柳宗元之文也。遒麗逸宕，若攜美人宴遊東山，而風流文物照耀江左者，歐陽子之文也。行乎其所當行，止乎其所不得不止，浩浩洋洋，赴千里之河而注之海者，蘇長公也。嗚呼，七君子者，可謂聖於文矣。其餘若賈、董、相如、揚雄諸君子，可謂才問炳然西京矣，而非其至者。曾鞏、王安石、蘇洵、轍至矣，鞏尤爲折衷於大道，而不失其正，然其才或疲爾，而不能副焉。

王世貞《藝苑卮言》卷五 宋景濂如酒池肉林，直是豐饒，而寡芍藥之和。王子充、胡仲申二人如官廚內醞，差有風法，而不堪清絕。劉伯溫如叢臺少年入說社，便辟流利，小見口才。高季迪如拍張檐幢，急迅眩眼。蘇伯衡如十室之邑，粗有街市，而乏委曲。方希直如奔流滔滔，一瀉千里，而潦洄滉瀁之狀頗少。解大紳如遞夾快馬，急速而少步驟。楊士奇如措大作官人，雅步徐言，詳和中時露寒儉，又如新廷尉牘，有法而簡。丘仲深如太倉粟，陳陳相因，不甚可食。李賓之如開講法師上堂，敷腴可聽，而實寡精義。陸鼎儀如何敬容好整潔，夏月熨衣焦背。程克勤如借面弔喪，緩步嚴服，動止舉舉而乏至情。吳原博如茅舍竹籬，粗堪坐起，別無偉麗之觀。王濟之如長武城五千兵，閒整堪戰，而傷于寡。羅景鳴如藥鑄鼎，雖古色驚人，原非三代之器。桑民懌如社劇夷歌，亦自滿眼充耳。楊君謙如夜郎王，小具君臣，不知漢大。羅彝正如姜斌道士升講壇，語不離法，而玄趣自少。陳公甫如坐禪僧，聖諦一語，東塗西抹，亦自動人。祝希哲如吃人氣迫，期期艾艾，又如拙工製錦，絲理多恨。王伯安如食哀家梨，吻咽快爽不可言，又如飛瀑布岩，一瀉千尺，無淵渟沈冥之致。崔子鍾如古法錦，文理黯然，雅色可愛，惜窘邊幅。湛源明如乞食道人，記經唄數語，沿門唱誦。李獻吉如樽彝錦綺，天下瓌寶，而不無追蝕絲理之病。何仲默如雉翬五彩，飛不百步，而能鑠人目睛。徐昌穀如風流少年，顧景自愛。鄭繼之如孔北海言事，志大才短。王子衡如絲笮旄牛，珍貴能負，而不曉步驟。康德涵如嘶聲人唱《霓裳》散序，格高音卑。王敬夫如狐禪鹿仙，亦自縱橫。高子業如玉盤露屑，故是清貴，如寒淡何？夏文愍如登小丘，展足見平野，然是疏議耳。王稚欽書牘如麗人訴情，他文則改鼠爲璞，呼驢作衛。江景昭如入鴻臚館，鳥語侏離，一字不曉。廖鳴吾如屠沽小肆，強作富人，紛紜殊增厭賤。郭价夫如鄉老叙事，粗見亹亹。豐道生如骨董肆，眞贋雜陳，時亦見寶，而不堪儇詐。李舜臣如盆池中金魚，政使足翫，江湖空闊，便自渺然。陳約之如小徑落花，衰悴之中，微有委豔。黃德兆如山徭強作漢語，不免鴃舌。黃勉之如新安大商，錢帛米穀金銀俱足，獨法書名畫不眞。陸浚明如捉塵尾人，從容對談，名理不乏。江

于順如試風雛鷹，矯健自肆。袁永之如王武子擇有才兵家兒，命相不厚。呂仲木如夢中囈語不休，偶然而止。馬伯循如河朔餐羊酪漢，羶肥逆鼻。顏惟喬如暴顯措大，不堪造作。楊用脩如繒綵作花，無種種生氣。屠文升如小家子充烏衣諸郎，終不甚似。王允寧如下邑工琢玉器，非不奇貴，痕跡宛然；又如王子師學華相國，在形迹間，所以愈遠。羅達夫如講師參禪，兩處著腳，俱不堪高坐。王思道如金市中甲第，堂構華煥，巷空宛轉，第匠師手不讀木經，中多可憾。許伯誠如通津郵，資用本少，供億不虛。薛君采如嚼白蠟，杖青蘆，不勝淡弱。朱子价如小兒吹蘆笙，得一二聲似，欲隸太常。喬景叔如江東秀才，文弱都雅，而氣不壯。吳峻伯如佛門中講師，雖多而不識本面目。歸熙甫如秋潦在地，有時汪洋，不則一瀉而已。盧少楩如春水橫流，滔蕩縱逸，而少歸宿。梁公實如貧士好古器，非不得一二醒眼者，政苦難繼耳。宗子相如駿馬多蹶，又如妙音聲人，止解唱《渭城》一曲，日日在耳。李于鱗如商彝周鼎，海外瓌寶，身非三代人與波斯胡，可重不可議。

又《鳳笙閣簡抄序》 夫文信哉代殊乎！余則何敢強比焉。即書牘自東京而上之，其大者宏設廣譬，暢利遒達，往往足以明志；細至於單辭片情，亦靡不宛然麗爾，彬彬稱文質也。晉人於辭，事若不甚屬比者，毋乃以質掩其文歟。六朝靡靡，淪排偶矣，是則文掩質也。余嘗謂晉人工於舌，而拙於筆；六朝穠於筆，而淺於志。非虛語也！

胡直《衡廬精舍藏稿》卷三〇《談言下》 曰：「文有古今乎？」曰：「有。」曰：「古亦有體乎？」曰：「有。然而無定體。」曰：「文猶諸人也，夫人莫不橫目而豎鼻也；文猶諸居也，夫居莫不橫梁而豎棟也。而謂無定體可乎？」曰：「夫人莫不橫目而豎鼻，然欲朔之面肖粵之面，可得乎？夫居莫不橫梁而豎棟，然欲秦之室肖楚之室，可得乎？今語人必曰：肖堯之八采、舜之雙瞳，是古也，則司命不如塾師之能。語居者必曰：肖楚之章臺、魯之靈光，是古也，則般輸不如畫史之便。子不知世之爲古，非獨優伶，且將爲塑爲畫史二者，雖極肖似，而師古之精神亡矣。」曰：「然則聖人好古，述而不作何哉？」曰：「聖人好古，好道法也；述而不作，述道法也。是故惟聖人之言爲能傳神。」曰：「漢、唐、宋之言孰優？」曰：「道法闇鬱，姑論其概：漢渾而蓄，唐漸明鬯，至宋彌昌。」弟子以告先生曰：「吾知聖人之道法已爾，吾焉擇漢、唐、宋。」

婁堅《答吳興王君書》 顧竊有聞于宿學，其言雖迕俗而頗與古人合。聊一爲陳之。僕嘗舉東漢文勝六朝，六朝勝唐人以問。又問古文之法何以曰亡于韓，唐人之詩何以曰無五言古？語未卒，而其人啞然笑曰：子爲疑我而問乎？抑果有不釋然者乎？此殆囈語耳。試多取古人之文與近代文雜而讀之，其若飲醇、若食蜜者，必古之卓然者也；其若鋪糟、若嚼蠟者，必古之靡靡者也。不然則今也。且非獨文也。夫宋人以議論爲詩，誠不盡合于古，至其高者意趣超妙，筆力雄秀，要自迥絕，未可輕議。今乃欲以贋漢、唐而訾眞唐、宋，庸足憑乎？

姚鏌《崇古文訣序》 夫文莫先於《六經》、《語》、《孟》、《六經》、《語》、《孟》之於文，豈必有意而爲之？蓋言出道從，而片言隻詞，爲世大訓，邈乎不可及矣。然先秦、西漢之作，其簡而深，雄而不肆，絕去斧鑿，有渾厚碩大之風，故獨號爲近古。東京以降，則其體漸俳，其氣亦日益衰弱而不振，而文之弊極矣。唐貞元、元和間，韓昌黎諸君子始出而相與力挽之，而文始古。又再變而弊益甚，宋嘉祐、治平間，歐廬陵諸君子又出而相與挽之，而文亦始再古。方其弊也，更千餘年，或數百年，而後有以復，其復也，卒亦各備一代之體格。宋之文，不必盡同於唐；唐之文，不必盡同於秦與漢。雖秦與漢，亦豈敢遽爲三代之望哉？夫其不同而均稱爲古何也？蓋洞庭之奏，窈眇希聲，而清廟之瑟，乃一唱而三嘆。土階之儉，曾不踰尺，而明堂之建，至爲九堂十二室之規；山罍與犧象而並陳於廟薦，弘璧琬琰，非兌戈和弓垂竹矢類也，而中國皆世寶焉。則所謂古，亦豈必期於盡同哉？

丁自申《與王九難郎中》 來諭文自秦漢而下，韓、柳二家最爲近古。宋歐、蘇、曾、王雖稱大家，其格局去古遠矣。此評文之斷案也。然愚以爲文之高下因人而異，不獨於時爲然。即秦漢之文如《戰國策》，游說之辭，亦自與樂毅《報燕惠王書》、魯仲連不肯帝秦之對，辭氣迥別。仲舒天人三策，淵懿醇雅，視主父偃、嚴安、徐樂之說，又不可同日語矣。韓之于柳亦猶是也。讀柳之文，自《梓人傳》、《封建論》數篇之外，其餘諸製終涉俳體，造語類多苦思，尚未脫八代氣習，而無韓子起衰振古之才。歐生于宋，雖自謂一代之文，若論其至者，自當與韓頡頏。恐柳氏亦不得以唐之家數揜之也。蘇、曾、王三子，文各自有優劣。其優者可亞于歐，蓋一代一人之文各自有至者，繫于人不繫于時也。今世古作獨稱關西前後二氏，兄向所論謂得秦漢奇偉之氣，

此固無論韓、歐也。然則仲舒淵懿醇雅之文，亦不足法與。以予所見，談今之文而效秦漢之作，是越產而燕語也。夫燕語豈不奇勁有餘音哉，而以越人學之，則雖酷效窮年，有不相似者，不若就越語而求中原之正音，則雖語之不燕，無害也。近見吳閩一二名公文集，據理敷詞，舂容典雅，蓋一代之正音在是矣。其集具在，試與關西二氏較之，其氣格之高下，豈無可言者。

穆文熙《七雄策纂序》 文之顯晦，蓋亦有時云。夫以《國策》所載，皆策士傾危之術，漢惟子長、孟堅、劉向氏治之，而唐以下至宋元，士皆諱言之。故有譚蘇、張之說者，則人皆視之爲魍魎魑魅，而不食其餘。故其書歷千百載，皆秦灰遺燼，豕亥魯魚，半居其間，而無善本，晦斯極矣。迨至我明弘正間，乃刻于大梁，而李獻吉序之，爲始顯，近刻于金陵，爲再顯，今賈公復刻茲集于澶淵，則其書愈益顯矣。夫《國策》，自秦至今如故也，何始之晦而今之顯也。夫其晦之也，以人習從衡之名，而不知隨時變化之道者也。其顯之也，則以從衡之術，貴在善用。故爲儀、秦，而儀、秦反覆詐僞，黃金相印，逐逐然日殁於利，茲孟軻氏之所謂妾婦也。爲仲連，而仲連卻秦帝，下聊城，辭千金而蹈東海，則太史公之所謂天下士也。又使當其時，有明王在上，取一時策士，而隨材器使之，以無忌、樂毅爲大帥，以聶政、荆軻、朱亥爲偏裨，以甘羅、樗里、子張、孟談爲奉使，以觸讋、雲卿、知果、郗疵爲輔導，則固不必借才異代，而治道可登于上理矣。夫遺刃亡鏃，戰鬬之具，皆良材也；斑鑑紋琴，塚中之物，皆珍器也，而何必戰國之士不可用哉。矧其文詞變化，無微不入，事有難言，一語立斷，而其色蒼然，其氣沛然，文猶虎豹之皮，可以爲君子之容，而蛇珠犀角，象齒翠羽，足以華服御而助觀美者也。而摛詞之士，又何可不手一編乎？善乎蘇洵氏有曰：「比干有心而無術，蘇秦有術而無心，使有其心而兼有其術，而又以其緒餘爲文，顧不一大善也耶。」自洵爲此說，而人遂謂蘇洵從衡者也。今余纂其書，而又爲諸策士解嘲，人之謂我，其又何如？

葛應秋《制義文箋》 文無平奇，平到至處便是奇，奇到至處便是平。故凡露出奇形怪狀者，畢竟是奇未至也。

又 古人文主鋪叙，今人文主凌駕。主鋪叙則逐字推求，逐字詠想，言內言外，意自不得罅漏。言內意到，義理既得酣暢；言外意到，豐韻復入希微，古人所以不可及。今人主凌駕，則懸空覓想，捕風捉影，始有言所不必言，言所不當言者。

沈懋孝《論文之義味》 秦漢間文字，奇雄浩蕩；晉魏間文字，精美秀發。天地灝氣乃勃欝此時，其轉調轉局之際，直從神情中默然以過，驀然又接一言半句，龍甲鳳文，不可得而倪然。晉、魏沿騷賦體，多對儷穠鬱，時時小塞毫端，此其所短。秦漢多大俠深謀士，文奇不雅馴，有能遡《六經》孔、孟，粹然一出乎至正，取漢魏以揚其風，樹其骨，超唐宋諸文人更上之，亦千古一快云。平生好文章，造次窮阨，無寸晷不誦書，蓋老而知其難也。大都渾渾噩噩，適意匠心，自少自多，自起自止，則西漢先秦上事；尺尺刌刌，入理入事，不少不多，有起有止，則東漢以下事；胸中本凡而比跡上古，筆端不超而托意玄珠，厭薄唐宋，復不能入秦、漢，此近代文家事。然則吾誰從？從吾而已。天生才傑，五百之間不一兩人，一兩人者天又與齒去角，吾安能薄古人，從吾而已？道之明，以學力堅剛入之，昔所未闢，豁豁始開。

又《論文有五品》 相如工爲形似之言，此從騷之博喻來，其體在刻畫摹肖，其工精可以飛舞吞吐，弄萬象于毫端，足云畫史傳神者已。二班兩劉，長於情理，從史氏之揣情論事，入經儒之據古綜今，尋枝振葉，言宛宛以彌精，令人快誦拊手，論之不可忘。其化辨口而雍容高議虖，亦其裁也。子建、仲宣以氣質爲體，不屑屑工詞課學，先以吾氣當之，高華清英，自宇內神物。辟之皓月一空，山川草木，皆所涵射映發，一物可以貫天壤，氣之謂乎？得其竅矣。至夫縟采繁聲，驚挺馘目，華中魏紫，機上團龍，斯又鮑照之餘烈，倘亦天下尤物也。具是四美，文不在茲，乃當淡雅眞醇一論乎？文字外所稱最上菩提者耳。當其操染之初，必先有一片太樸在胸懷，乃始綜述百家，各盡能事。及夫才充學洽，光芒渾發，久之遂入自然，與太初爲徒。文兪韜，精愈沈，斯登作者之域。其初工力，次第入門入域，必有所自來，未有舍前四家而可遽言白賁者也。

又《小淇林雜言上》 文尚隱秀，隱者文外之微情，秀者篇中之特采。如夜月娟娟，嫣然獨坐，不知梅花何處送香而來。夫容(芙蓉)含露，半吐半收，抱初陽而彌麗，有溢于色采之外者焉。

又《小淇林雜言下》 以清活之文發胸中所欲言，舉天壤間靈妙可入文中者，採精融粹，悉化而有之。人祇一片靈心活活，從十指上放光，不必不言，

不必多言，以適快吾志耳。一切蕪詞累氣，正如秋空夜月，珠斗高懸，浮雲宿霧，不知銷落今何在矣。月彩雲英，都從清處鮮研播弄，使如塗眉畫脂，何清華之有。

又《論文有五綜七緯》 海外奇香，風飄水蝕，皮膚盡矣，其精獨存。文到剝得淨，彌尚其瘦。

又 霜空之月，雪後之梅，雨下之松，水間之竹，景清而神逸，故文有藥言反俗，冷語彌眞，晉人可謂得其三昧。

又 凌峰絕壁，從平地拔起；四圍疊嶂，俄然失所依倚。游覽到此，覺大宇空濛間，骨瘦神清，助我擔當壁立。文字到中間，平坦紆迴之處，欲去且住，放出豎鋒，神氣自奮，故尚其立。立者，文之骨也。

又 叔夜師心以立論，嗣宗使氣而命詩，北海卓卓，含有殊采。彼人筆墨之性，正如百鳥一鶚，群雞一鳳，望之挹之，自不可當。異人望氣，知芒碭山中有龍文異氣，故非俗目所及。文章有貴氣、杰氣、靈氣、神氣，可一睨視而知之，何必篇終三復，乃始見者？當在神侔意取之間耳。

又 平子艷發，文以情變，情變故可新新不窮。建安諸子以文緯情，情經文緯，斌斌適稱古之作者，半語流傳，芬芳千古，隱隱活活，如見其面。故文生於情，易曉耳；情生於文，妙不能傳。

又《叙議選鈔》 騷人宗本風雅，大昌厥詞，奇文奮飛，光啓兩京，窮變極妍，于何不有？于是班、揚、張、馬，沿流而馳之，九變復貫，逾工彌粗。江左風流，霞輝虹燦，英人哲匠並出，此鎭金之中又有金焉，錦之中又有錦焉。天下之精心與斯文之絕燄並注而交映，可謂奪五緯之寒芒，濯四溟之濤采，郁郁斌斌乎文哉！【略】故《左》、《國》，禮教典則之府也，其文武之遺乎？《國策》，謀議智辨之囿也，其管、商之變乎？《史》、《漢》，國紀冊書之林也，其二祖之烈乎？而《選》者，翰墨光華之海也，其騷人之瀾乎？不經而經之精在焉，不史而史之英粹焉，不子而子之略通焉。蔚乎豹文，沃若朝采。

屠隆《徐檢吾司理制義稿序》 夫竅非爲響，而響自符竅；根非爲華，而華自肖根。故文可以得士也。鴻鉅之士其文典，騷雅之士其文藻，沈毅之士其文壯，清通之士其文暢，寂澹之士其文婉，俊邁之士其文勁，中庸之士其文近，修曠之士其文玄。泛而覽之，十不失三；定而燭之，十不失七；衡而量之，十不失九。故物無遁照也。

陳懿典《皇明館閣文抄序》 語云：「三代無文，人人盡能文也。」故《詩》《書》所記，王公、大人與田畯、紅女之言並載，何至以文章單屬館閣。自三代而降，人主或起于民間，或生于深宮，將相大臣多木強不嫺于辭，必選天下能文之士使典文章。兩漢制詔爾雅，意其時，在帝左右必有其人。唐宋始有翰林，而直院學士知制誥，最號華選，往往由茲入相。顧唐宋入相之途甚雜，節鎭任子間參平章，而畢竟從北扉兩制者居多。故狄梁公有云：「論文章，則有李嶠、蘇味道，高瓊挽眞宗車駕過河，云此處可喚宰相作詩。」此雖輕視相臣文弱之語，足徵詞臣作相之盛矣。故宋太祖曰：「宰相須用讀書人。」韓魏公曰：「某爲相，歐陽永叔在翰林，天下文章莫大于是。」則文之總萃于館閣可睹矣。輓近登壇自命狎主齊盟者，每卑館閣爲應制體，合諸草澤以爭勝。文稱兩京，詩擬初盛，而謂非此即不及格，獨不思兩司馬、劉向、揚雄、班固皆身在承明、天祿、石渠之間，摩詰、青蓮俱列供奉之班，烏得謂應制爲降格，而文人不在金馬門也。我明中天啓運，右文興理，二百年來，官重館閣之選，文重館閣之體，國家有大典制大述作俱由茲以出，而天下才俊聰明之士有鼎甲庶常所不及收者，則冠帶紳弁之倫，能者甚衆；又有科目方內所不能盡者，則山林羽釋之中，能者不少。合此兩者，以與詞垣，競則衆寡之形分，而和平典重與縱橫牢騷者又異，何怪世之貶周而尊漢也。雖然，廟堂之上，綸綍之重，必不可以莽亢之氣、悲壯之音，用者藉令擊劍弄丸之技，而陳于干羽之舞，則不典山龍黼黻之章，而雜以擊帨之文，則失裁。何也？才不盡于館閣之人，文不盡于館閣之體，而在館閣則才不可逞，體不可越也。不見相如《諭蜀》之檄、子美《明堂》之賦，乃不與《子虛》蔓衍、《曲江》之哭、《秋興》之哀同調也。由斯以談，則文章之變雖不可勝窮，才人之致雖無所不有，而要之，合館閣則八駿之絕塵應于和鸞，離館閣則千里之長風不免啼囓，其地使然也。

張煊《宋文紀原序》 論文者，率尚秦漢，退六朝，似已不知世有升降，文因有盛衰，六朝之不能爲秦漢也，猶商周之不能不秦漢也。彼漢之東，則既衰矣，況下此者乎？嘗聞之，黃虞淳而質，唐夏質而辨，商周麗而雅，楚漢侈而豔，魏晉淺而綺，宋訛而新，齊梁以還益靡靡難觀矣。夫徒質追新，繇新趨靡，辟之岷江既導，九派橫流，雲英初奏，鄭衛敝雅，泝流而忘源，

踵事而增華，固其所也。雖然，以漢眎宋，則高曾也；以魏晉眎宋，則祖禰也；以宋眎齊梁，不翅弟畜之矣。蓋宋之文，追鑿經典，附麗情質，固過于形似而失之訛。要以御華佩實，推陳啓秀，雋而不纖，藻而不蕩，上變兩晉玄虛之習，下駕梁陳輕險之風，則宋似居六朝之介，而負前後之功咎焉。且即以其世論之，高祖廓清，績幾魏武，元嘉善政，化臻小康，較諸蕭氏氣象差殊。至若孝武奮藻英多，義慶著說標令，劉穆、傅亮經綸朝典，希逸蔚宗，粉黼史冊，康樂高江左之步，延之有君子之心，蓋亦有可觀采者焉。奚必賓賓焉家天漢而人黃初哉！

周鑣《北齊文紀序》 自晉之東，洎虖南北，胥壽棗梨，誠盛典矣。北齊後周，適先告竣，子曷序諸。周子曰：夫文自當塗而後，南北攸分，厥體屢遷，風尚遞變。大率江左宮商發越，貴乎清綺；河朔詞義貞剛，重乎氣質。氣質則理勝其辭，清綺則文過其意。理深者，便于時用；文麗者，宜于諷詠，此其得失之槩也。元氏失馭，高齊宇文，東西稱霸，干戈日尋，觚翰不給，要其文苑可得而言，蓋伯仲之間爾。夫齊之才儁，貽自魏朝；周之名夙，半皆梁寶。邢、魏譽重鄴都，互師昉約；王、庾藻絕關中，遂變周制。雖地屬中土，而文競南音，斯則江左之風，漸被河朔，質不勝文，樸散爲器，何所當大雅而互相短長哉！兩朝之文既後，蕭統《英華》諸書而外，散佚孔多。先生裒次成書，凡若干卷，斯已勤矣。其間明經術，陳治紀，以逮天文、地志人事、物訓，美惡具錄，殘缺兼采，匪直文辭之津奧而已，蓋亦經世典詞者所當覽誦焉。

顧憲成《崇正文選序》 吾邑勵菴先生《崇正文選》成，有過予而問曰：「先生之爲茲選也其旨云何？」予曰：「懼世之爭趨奇，而爲之坊也。」曰：「奇何容易？吾獨患無奇耳，果有奇，不必坊也。而況世之所謂奇者，亦不必奇也。往往舍大道而旁馳騖，殉影響而工掇拾，是故奇於古則之而爲墳索汲冢，奇於秘則之而爲金簡玉冊，奇于博則之而爲石簣酉陽，奇于解則之而爲貝函靈籙，若然者果奇耶？非耶？驟而觀之，其所自命偃然直凌千古而上；徐而按之，率以艱深之辭文淺易之識。設有人焉，從旁點破，多是向來餘滓殘瀝，不知爲人吐而嚼，嚼而吐凡幾矣，何奇之與有？」予曰：「然則如之何而後可以稱奇？」曰：「奇之爲言，一而無偶之謂也。若茲編，其幾之矣。嘗試論之，《六經》畢，一變而爲《左》、《國》矣，乃《左》、《國》之後還有《左》、《國》乎否？而猶未也，再變而爲班、馬矣，乃班、馬之後還有班、馬乎否？而猶未也，三變而爲韓、柳、歐、蘇矣，乃韓、柳、歐、蘇之後還有韓、柳、歐、蘇乎否？之數君子，豈非自性自靈，自心自神，後先頡頏宇宙之間，各各自操把柄，自出手眼，自爲千古者耶！故夫先生之所謂正，實予之所謂奇，而世之所謂奇，要不過奇之優孟也。」予曰：「信哉！能知文之正者，無如先生；能知文之奇者，亦無如先生也。先生可謂深於文矣！然則今之爲文何尊而可？」曰：「不爲《左》、《國》也者，乃能爲《左》、《國》；不爲班、馬也者，乃能爲班、馬；不爲韓、柳、歐、蘇也者，乃能爲韓、柳、歐、蘇。先生茲選，聊以示鞭影耳，必字擬而句模之，非其指矣，不可不代先生道破。」

方應祥《與詹太垣論文》 竊計少年得意之文，必以才情爲主，譬之花開水流，霞駿雲憍，光彩陸離而生氣沉穎，此王辰玉所謂利之徒也。所最忌者，落鋪叙門徑。意主鋪叙，自附平正，實是湊砌，得則插花布錦，神不偕來，不且餘飣殘膏，祗增嘔噦，終日怔營，不求一字之解，僅滿尺幅以爲饜足，始伏苟簡之根，久之成一腐爛秀才而已。

袁宏道《答李元善》 文章新奇無定格式，只要發人所不能發，句法、字法、調法一一從自己胸中流出，此眞新奇也。

又《序咼氏家繩集》 凡物釀之得甘，炙之得苦，唯淡也不可造；不可造，是文之眞性靈也。濃者不復薄，甘者不復辛，唯淡也無不可造；無不可造，是文之眞變態也。風值水而漪生，日薄山而嵐出，雖有顧、吳，不能設色也，淡之至也。

繆昌斯《論文》 文字以清空不染爲主，雖連篇藻繪，原自清空。所謂清者，神清、脈清、筆清、意清也。清則脫，脫則活，尺幅之內，縱橫蕭灑，無所不可矣。

艾南英《與溫伯芳論大家書》 文章大家，亦復無所不有，方爲大家。古文中，惟歐公足當之。歐公有《史記》文、有韓文、有柳文、又有六朝鮮藻文，而亦自其宋時同時之文，如蘇、如王、如李綱奏議，皆若于歐集先見之。此所以爲大家。諸史中惟《史記》可稱大家。《史記》有極簡老文、有極波瀾浩渺文、有極整齊嚴核文、又有極疎節闊目文、有恢諧謔嘲文、又有極詞嚴義正之文，此所謂大家也。時文亦然。時文惟守溪先生無所不有，次則震川、荆

川，有歐，有曾，有蘇，有極簡老文字，又有極輕婉文字，有高文典冊，又有曲折疏宕。然此非可語於今日之人也。

又《金正希稿序》 制舉業之道與古文常相表裏，故學者之患，患不能以古文爲時文。不能以古文爲時文，非庸腐者害之也，好誇大而剽獵浮華以爲古，其弊亦歸于庸腐。古文自周秦而後莫如太史公遷，遷之文近代之推擬之者，百千言而未已，而吾以爲皆未得其要也。獨柳子常序述其所用心者，而曰：「本之太史，以著其潔。予常因是言以考其書，竊謂遷之文去其所載《尚書》、《左》、《國》、荀卿、屈、賈、長卿諸篇，而獨觀其所序次論略者可謂潔矣。文心潔而後浮氣斂，昏氣除，情理以之生焉。其馳驟迭宕，嗚咽悲慨，倏忽變化，皆潔而後至者也。或疑吾信柳子之過，而以一潔盡史遷。及觀蘇明允之論，以爲遷之詞，淳健簡直，蓋亦如柳子之所謂潔者，而獨病其裂取《六經》傳記，雜於其間，以破碎汩亂其體。明允蓋曰：「《尚書》、《左傳》、《國語》、《論語》之文非不善也，雜之則不善也。」由明允之論推之，則潔之爲言，史遷尚未之盡也。剽他人之言以足吾之書，雖史遷猶見譏于後世，而況其他乎？又況其所剽非《尚書》、《左》、《國》者乎？予嘗以是繩今之爲古文者，而因併以是繩今之爲時文者。

鄧元錫《名家文選序》 是故上世之文典以厚，其義精，叔世則否，麗猥而已矣；盛世之文深以渾，其氣完，衰世則否，激肆而已矣；治世之文簡以質，其事核，亂世則否，靡濫而已矣。惟人也亦然。才士之文鬯，其失也傲，碩賢則謹；達士之文曠，其失也誕，格人則法；狷士之文節，其失也戾，元夫則平。梏于見者其氣爭，憑於勢者其辭溢，湛於欲者其義鄙，殉於能者其志矜。孝友之人溫如也，莊儉之人肅如也，仁義之人粹如也，乃心天而道，則文約體博，氣冲旨淵，窮高遠而測深厚，至矣不可有加矣，經是已。故考其文知其世，察其言知其德，觀於文而道其可知也。故文也者文也，道也者實也，得其文靡當於實者有之，未有篤其實而不得於文者也。

胡纘宗《王履吉文集序》 文無論世代遠近人士先後，惟雅爲至，二《典》、三《謨》，詞旨渾噩，《三百篇》意興敦厚，其至矣哉。先秦郁郁，西漢渢渢，亡媿於三代，後之工詩文者，代趨奇奧，人務艱深，而文不秦漢。

呂坤《呻吟語摘》卷下《詞章》 自鄉舉里選之法廢，而後世率尚詞章，唐以詩賦求眞才，更爲可嘆，宋以經義取士，而我朝因之。夫取士以文，已爲言舉人矣。然猶曰言心聲也，因文可得其心，因心可知其人，其文爽亮者，其心必光明，而察其麤淺之病。其文勁直者，其人必剛方，而察其豪悍之病。其文藻麗者，其人必文采，而察其靡曼之病。其文莊重者，其人必端嚴，而察其寥落之病。其文飄逸者，其人必流動，而察其浮薄之病。其文典雅者，其人必質實，而察其樸鈍之病。其文雄暢者，其人必揮霍，而察其跅弛之病。其文溫潤者，其人必和順，而察其巽輭之病。其文深沈者，其人必修謹，而察其拘攣之病。其文簡潔者，其人必精細，而察其隱險之病。其文冲淡者，其人必恬雅，而察其懶散之病。其文變化者，其人必圓通，而察其機械之病。其文奇巧者，其人必聰明，而察其怪誕之病。其文蒼老者，其人必不俗，而察其迂腐之病。有文之長，而無文之病，則其人可知矣。文即未純，必不可棄。今也但取其文而已，見欲深邃，調欲新脫，意欲奇特，句欲飣餖，鍛鍊欲工，態度欲俏，粉黛欲濃，面皮欲厚，是以舉業之家棄理而工辭，忘我而徇世，剽竊湊泊，全無自己神情，口語筆端，迎合主司好尚，沿習之調既成，本然之天不露。而校文者，亦迷於世調，取其文而忘其人，何異暗摸而辨蒼黃，隔壁而察妍媸，欲得眞才，豈不難哉！

范守己《文章》 唐虞之文，潔以顯。夏后氏之文，潔以峻。商之文，簡以諒。殷之文，曲以艱；及其卒也，復簡以諒。西周之文，峻以則。東周之文峻以婉。七國之文，淺以放；放以濟淺，而文之道隳矣。

萬道光《文說》 自《六經》開緒，代有詞人，代有作者，莫不以情緯物，以文被質。春秋戰國，摛辭斐暐。兩漢之間，文體三變：有工爲形似之言者，有長于情理之說者，有以氣質爲體者，皆縱橫節俠，映擅當時。而近古之稱于今，猶著晉代風流丕唱，情局雕新，千條析理，電折霜開，一緒連文，珠流璧合，紛紛標奇，已開六朝風靡之漸。唐自貞觀、元和，文亦三變：初侈雕琢，繼尚雄渾，末復嚅嚌道眞，宛然一王之法。爰及宋紀，縟言星稠，其含吐性靈，魚龍各變。雖風迴雲委之章，而較諸前哲疏宕之趣，似不多得，然氣亦不無少弱矣。

徐波《鍾伯敬先生遺稿序》 夫士衡養犬，搖尾寄書；孔愉贖龜，中流左顧，初心非責報于二物，感恩竟不異于人情。但呀然溪壑，了無饜期，屢歎車魚，有時倦聽。十索而一不從，千取其百未已。投遺文於溷中，揭謗書於道側，斯有人焉。高崗梧桐，鳳凰於止；滄浪既清，濯纓者至。故松柏投歲

寒之分，嵇向亦結物外之遊，豈料倚市賤流，糟糠自命之官，幾日陽鱎復來。張耳佩陳餘之印，劉叉攫韓愈之金，雖鮑叔憐貧，太邱道廣，吾無取焉。元經奇字，無取聱牙；白傅新詩，貴能上口。蓋斧鑿久而漸近自然，波瀾闊而乍如平淡。陶淵明稱隱逸之宗，顏延年以雕繪爲病。昧者中邊皆枯，箐華已竭，號爲鍾體，不亦厚誣？《文心》趨尚萬殊，《詩品》源流各別。同株異溉，猶開紫白之花；二水雜投，尚辨淄澠之味。況乎披林聽鳥，聲貴相求，入海探龍，珠歸一手。鍾則經營慘淡，譚則佻達顛狂。鍾如寒蟬抱葉，玄夜獨吟；譚如怒鶻解條，橫空盤硬。

李賓《八代文鈔序》 一代自有一代之體裁，一人自有一人之情實。雖代有盛晚，業有甘苦，才有兼長，有偏至，學有師承，有獨造。譬彼寒暑燥濕，各乘其運，楂梨橘柚，各有其美，胡可概優劣也。余竊觀評文家當以代論，尤當以人論，方物感而情生，情生而言發。言非能言之爲工，不能不言之爲工，不能不言者，率露本眞，物不相假，言雖殊體，道由一揆。言徵乎人，人符其言，是文以人傳，非人以文傳也。

方嶽貢《歷代古文國瑋集序》 夫文不一體，而用之有所。昔人謂相如之文，文則其賦；賈生之賦，賦則其文。惟此二賢猶有偏短，況其下乎。兼而用之，明其體要，則異同之論，咸得所安矣。是故章、疏取其深亮，贊、頌取其典碩，箴、銘取其沉奧，箋、表取其藻鬱，序、記取其高勁，論、策取其明達。此有所長，彼有所短，調弦更奏，適宜爲貴可也。

王文祿《文脈》卷一 學稱孟、荀，文稱韓、柳。韓法孟，柳類荀，孟、韓氣昌而理顯，荀、柳氣澀而理晦。是以孟、韓屬陽，故盛行；荀、柳屬陰，則否。然荀見偏也，支詞無實，謂辨士則可；孟承孔脈于戰國縱橫間，聖學也，曷可並荀稱？

又 今誦孔子之言無幾也。想當時無可與言，故欲無言也。言必同心，始盡發也，門人問對亦淺矣，曷能盡發胸中之蘊？後之學孔子者，代孔子言所未言哉，是以文章貴新奇，忌勦述。

又卷二 莊、列、韓非、孫武外，《淮南子》文氣雖雄，辭多因襲。若見獨而辨奇，語新而意透，王充《論衡》乎？有妙思焉，宜蔡邕私之。學進也，拆以正理則否。

又 班固《典引》，倣相如《封禪》；子雲《美新》，融活而華，但氣稍怯，冒下數句曰：「歸功元首，將受漢劉。」又曰：「先命玄聖，使綴學立制。」蓋提起頌漢德爲主，得作文輕重法。況孔子生衰周不遇，後暴秦坑焚，至高祖過魯，始祀以太牢。孝武表章之，若天爲漢而生。漢迎天能用，實諸儒所未發。予悟曰：隋生王仲淹以啓唐，宋生周、程、張、朱以啓我明。天道遠，故豫定云。夫《封禪》體促，《美新》體方，《典引》體圓。班彪《王命論》欠華，傅幹《王命叙》襲彪，體細弱矣。傅遐《皇初頌》，邯鄲淳《魏受命述》，工而氣短。曹植《魏德論》，德何有也？失之簡。隋李德林《天命論》，倣彪幾植，唐陳子昂《大周受命頌》，佞哉！又子雲下也。惟柳子厚《貞符》貶斥祥瑞，一歸于德，佳哉奇也，詞則疎矣。

又 或曰：柳子厚之文憤激。或曰：蘇明允之文縱橫。或曰：文忌綺麗。或曰：文忌誹刺。或曰：文貴渾厚。自渾厚之說興，則《春秋》筆削恐傷渾厚矣。是以孔子惡鄉願，不意文中亦被鄉願亂之，王子于中曰：氣一也，今世何事不被鄉願之害？

又 歐陽六一典文衡，變文體，自作原弱，欲變入于弱也。先儒亦曰：「過豐腴而乏清勁，不及孫明復、石徂徠之簡健。」予曰：「歐陽肉多而骨少，孫、石肉少而骨多，曾子固木篤而欠玲瓏，王介甫骨骼而無丰采，皆不及蘇子瞻之俊逸也。」

又 或曰文章有大家、有名家，予曰：大未嘗無名，有名未嘗不大，豈以卷帙浩繁爲大家，篇章簡約爲名家？是曹子建反不及沈休文矣。抑以妍媸備具爲大家，精美獨高爲名家？是陳子昂反不及白居易矣。論文不必巧分名家、大家，當以雅俗雄弱別之可也。

又 秦漢至今，作者多矣，不奇則同，同則腐，不惟不愛，且生厭斁，理因之蕪，是以古作各不同。若屈、宋、馬、揚漸華，而雄、班、蔡降稍怯矣，更變爲粗。六朝工之組織，韓昌黎覺其意不達也，反而平且質，承之者疎以漓。五季弱甚矣，歐、蘇、曾、王條暢豪邁，而曲折紆徐，終亦宋格。我明宋、劉、王、方、楊、李爲翰苑，應制敷陳則又類怯。羅圭峯、李空同、康對山、崔后渠法兩漢、先秦云，自是知宗《昭明文選》也。

楊廉《書王進士文稿》 前輩作文，于古人有名文字皆模擬作一篇，此朱子語也。然論其歸，雖以歐陽子之學韓，卒無尋其相類處。至于三蘇父子，豈無口傳心授？東坡不似穎濱，穎濱不似老泉，蓋主于各自成家之爲貴也。

黃淳耀《陳義扶文近藝序》 昌黎之文學孟子者也，歐陽子之文學韓子者也，二子之似古人者神也，非貌也。近代之學古人者，貌也，唯制舉業亦然。王、唐以機法倡之於前，歸、胡以理氣振之於後。讀思泉之文，未有言其似守溪者也。予聞思泉日置守溪之文於座右，心摹手追，久之乃以其博大名家，即思泉亦以昌黎學孟自況，乃知先輩之嚴於師法，而精於用意如此。今帖誦家或言古文，或言先輩，究其所謂古文先輩者，襞績而已爾，拘牽而已爾。拘牽襞績既不足以服天下，於是鹵莽者一切反之。以陋爲奇，以腐爲新，以俗爲雅，以穢爲華，而制舉業之道日以敗壞，爲可歎也。吾友陳義扶以高奇之才，斂入規矩，蓋常取機法於王、唐，取理氣於歸、胡矣。其言曰：軼理而背法，非文也。墨守理法之中，土木據尊位，而饑隸入嚴家，亦非文也。於是精之以濂、洛、關、閩性命之書，博之以遷、固、韓、歐雅正之文。上有所規，下有所逮，正有所本，旁有所參，然後研精覃思，一於制舉業發之，讀其文如齊魯大儒揖讓興俯於朝堂也，如大將用兵變八門爲六花也，如丸投區、矢赴的、流雲在岫而風出之也，如湖江之水蘊珠涵璧而吐吞羲娥也。於戲，若義扶可謂能自名其家者，與可謂得古人之神而遺其貌者，與以王、唐、歸、胡救今文之敝，以義扶之，文救王、唐、歸、胡之敝，其誰能易之。義扶浮沈諸生中十年，其文益精，而其收效與今之陋腐穢俗者等且不若焉。論者誹譽相半，於是，義扶不能自釋，以決於余。余曰：昌黎之文不云：大怪小怪乎，歐陽子之文，小子輩不有議之者乎。卒之怪且議者，不能使二子不傳，以二子之誠於爲文也。吾子之文誠矣，誠則必傳。其何有於一遇。

又《陶菴自監錄三》 老泉與歐陽子書曰：「孟子之文，語約而意盡，不爲巉刻斬絕之言，而其鋒不可犯。韓子之文，如長江大河，渾灝流轉，魚鼈蛟龍，萬怪惶惑，而抑遏蔽掩，不使自露，而人望見其淵然之光，蒼然之色，亦自畏避不敢逼視。執事之文，紆餘委備，往復百折，而條達疏暢，無所間斷，氣盡語極，急言竭論，而容與閒易，無艱難勞苦之態。」評三子皆精當，讀之亦可得文訣。

朱荃宰《文通》卷九《經義》 李九我云：今天下之文競趨於奇矣。夫文安所事奇爲哉？古聖賢所爲文，若典謨訓誥風雅禮樂之詞，明白如日月，正大如山嶽，渾乎如大圭，冲乎如太羹，玄酒，而其和平雅鬯，如奏英韶於清廟明堂之上，金石相宣，宮商相應，清濁高下，莫不中音也。惡睹所謂奇者哉？彼爲奇者，其立意固薄簡易，卑平淡，將跨躍區宇，超軼前人，以文雄於時，而不知其滋爲病也。抉隱宗玄，雜取異端奇袤之說，以恣其誇，正學之謂。何則？理病務窈窅晦闇其詞，令人三四讀不能通曉，以是爲深沉之思，則意病；佶屈聱牙至不能以句，若擊腐木濕鼓然，則聲病；決裂餖飣離而不屬，澀而不貫，則氣病；而習尚頗僻，不軌於正途，令大雅之風爲斲，則又爲世道病。而皆起于奇之好，夫文安所事奇爲哉！

又卷一〇《書記》 劉子威曰：文之世變，自秦漢以逮梁陳間極矣。廼文有古今之殊，人有優劣之論，固天之降才爾殊耶？亦囿於風氣然耶？訓誥典謨，誓命禁令，詔諭約法，此上之所以宣示於下者也；章奏表疏，陳請獻納，下之所以求通於上者也；緘題削牘，書啓簡記，相與往復；而碑勒紀號，鐫刻垂示，所以述揚功德。若夫詰難質訊，檄移規誨，錫命遜讓，薦舉糾拾，引喻取譬，游戲玩美，論裁辯對，箋固闡譯，符圖銘誌，臨訣憤歎，職秩談說，刺毀詆譏，游詞蔓衍，詭託假諷，寄寓嘲哂，則夫提奬人倫，緯經萬化；奉詞討伐，窮蹙委命，非文之爲用哉！詞命之作，自子產、裨諶以來，文質頓殊，體裁大異。雄才命世，英武奮揚，造次申命。秦之詛楚，諸侯之屏秦，蘇張之雄辯，代厲之縱橫，是惟脣舌間耳。著見之簡牘：則有人之沉深淵穆者，或寡言而信；廣心浩大者，或渾融而和；寬裕有容者，或含蓄蘊藉；疏通顯遠者，或洞達無間；狷隘毅嚴者，或剛勁峻急；舒徐容與者，或闡緩需滯，放曠無羈者，或恣肆流湎；介絜廉直者，或僻澀奮棘；懷忮戾刻者，或褊迫局促；憂愁悒鬱者，或哀憤恨惋；激諒慷慨者，或爽暢標令；雅正弘靜者，或清鮮劲長；溫良善斷者，或明秀彊果；侮欺自慝者，或鄙悖誇浮；詭妄溺志者，或駁偏雜亂。此則觀其詞，即洞見其人。言不可以僞爲，情豈掩飾所能蓋哉！以文質相勝，自三代則爾。漢而降以文滅質，至六代文日靡矣。故昔有云：以質開文則易，因文求質則難矣。

又卷二〇《言語》 劉子玄曰：上古之世，人惟樸略。尋理則事簡而意深，考文則詞難而義釋，若《尚書》所載伊訓、皐謨、誥誓是也。周文郁郁，語微婉而多切，言流靡而不淫。春秋呂相絕秦，子產獻捷，臧孫諫納鼎，魏絳揚干是也。戰國雲湧，人持弄丸之辯，家挾飛鉗之術，劇談譎誑，利口寓言，若合縱連衡、范雎反間、魯連解紛是也。漢魏已降，籌畫具于章表，獻替總歸筆札。宰我、子貢之道不行，蘇秦、張儀之業遂廢矣。假有忠言切諫，

《答戲》《解嘲》，若朱雲折檻、張綱埋輪、秦宓酬吳、王融答虜使，比之小辯，曾何足云！歷選載言，布諸方冊，自漢以下，曾無足觀。戰國已前，其言皆可諷詠，非但筆削所致也。如「鶉賁」「鸜鵒」，童豎之謠也；「山木」「轉車」，時俗之諺也；「蟠腹棄甲」，城者之謳也；「原田是謀」，輿人之誦也。斯皆芻詞鄙句，猶溫潤若此，況乎束帶立朝之士，加以多聞博古者哉！雖時有討論潤色，終不失其梗槩也。三《傳》之說，既不習于《尚書》；兩漢之詞，又多違于《戰策》。足以驗甿俗之遞改，知歲時之不同矣。後來殊乏遠識，頗似效顰，好丘明者偏模《左傳》，愛子長者全學史公。用使周秦《楚辭》見于魏晉，楚漢應對行乎宋齊。故裴少期譏孫盛錄曹公平素之語，而全作夫差亡滅之詞，雖言以春秋，而事殊乖越矣。然自晉咸洛不守，龜鼎南遷，江左爲禮樂之鄉，金陵實圖書之府，規檢風流，造次經籍。故史臣修飾無所費功，其於中國則不然。先王桑梓，剪爲蠻貊。其中辯若駒支，學如郯子，不可多得。而彥、鸞修僞國諸史，收、弘撰魏、周書，必謂彼夷音、變成華語等。楊由之聽雀如介葛之聞牛，妄益文彩，虛加風物，遂使且渠乞伏，儒雅比於元封；拓拔宇文，德音同於正始。唯王、宋著書，抗詞正筆，務存直道，方言世語，由此畢彰。而今之學者，反尤二子，猶鑑者見嫫姆多媸，而歸於明鏡也。世之議者，咸以北朝衆作，周史爲工，蓋賞其記言之體，多同於古故也。夫以枉飾虛言，都損實事。則董狐、南史，齊目可求，班固、華嶠，比肩皆是矣。近有燉煌張太素，中山郎餘令，自負史才，郎著《孝傳》，張著《隋後略》，凡所撰人語，皆依倣舊辭，若選言可以效古而書，雜類者，則忽而不取，料其所棄，可勝紀哉！蓋江宰罵商臣曰：「呼，役夫，宜君王廢汝而立職。」漢王怒酈生曰：「豎儒，幾敗乃公事。」單固謂楊康曰：「老奴，汝死自其分。」樂廣歎衛玠曰：「誰家生得寧馨兒。」斯並當時侮嫚之詞，俗鄙俚之說，必播以唇吻，傳諸諷誦。而世人以爲清雅魯樸，何哉？蓋已古者即謂其文，猶今者乃驚其質。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而作者皆怯書今語，勇效昔言，不其惑乎！苟記事則約附《五經》，載語則依憑二史，是春秋之俗，戰國之風。亘兩儀而並存，經千載而如一，奚以質文之屢變者哉！

袁黃《游藝塾續文規》卷二《鹿門茅先生論文》 三曰練格，格者，猶言品局也。後世之論古文，首先秦、西京者，以其去古未遠，神理渾雄也。薄晉、宋以下者，以其行既衰薄，而神理不振也。唐三百年僅得韓昌黎，柳柳州一二人。宋三百年僅得歐、蘇、曾、王三四人何者？諸君子能窺測理道，約《六經》之旨而成文，是以其格獨高耳，餘則否。即如學子業亦然。世之名家，往往能深于《六經》，故其胸中所見既超卓，鏗之爲聲響，布之爲風藻，與人夐別。不然，終不免爲卑品下局矣。予嘗過世家，往往閱其圖書重器，便欣然神往。間過富人，縱紈綺滿堂，不覺羞澀。嗟乎，觀此可以論文矣。

又　文要自然。題可生發者，不害其爲長。無可生發者，不害其爲短。今欲矯其所短而使之長，非有冗股，則有冗句矣。矯其所長而使之短，非意未盡，則辭不滿矣。東坡云：「行乎其所當行，止乎其所不得不止。」此蘇文所以爲自然也。

又　文要風逸。凡文欲莊重，即失之板實；欲風逸，即失之虛浮，此其常也。蓋板實則天趣索然，而不可爲莊重；虛浮則理趣蕩然，而不可爲風逸。風逸者，生于莊重之中者也。如春花滿架，蒂固根深，微有風來，便覺飄動。試摘取瓶中，自經風不起，豈得爲逸乎？然板實猶愈于虛浮，但不醒動人意。若句句員活，則句句風逸矣。

又　文要清新。凡作文，須要得人棄我取，人取我與之意，韓退之所謂「惟陳言之務去」，正此意也。東坡作《聚景樓詩》，本合用「青山綠水，野草閑花」，因此字太熟，故易以「烟水雲山」。昆湖作《敬事後食》題，本合用「官守言責」，因此字太熟，故易以「服休服采」，非深于務去陳言者，不能如此。

又　文要華贍。東坡與姪書曰：「凡文字，少小時時須含氣象崢嶸，采色絢爛，漸老漸熟乃是平淡。其實不是平淡，乃絢爛之極也。汝祇見我而今平淡，一向祇學此樣，何不把舊時應舉文字看，高下抑揚，如龍蛇捉不住，但當學此。」

又　文要臺閣。文章雖各出于心術，而實有兩等：有山林草野之文，有朝廷臺閣之文。山林草野之文，其氣枯槁憔悴，其詞瑣屑單薄；朝廷臺閣之文，其氣溫潤豐縟，其詞激昂明亮。王安國曰：「文章格調，須是官樣。」所謂官樣者，非臺閣氣耶。

又卷四《了凡袁生生論文》 《學》、《庸》之文，其氣邃，故淺近而造理不深者類不能工；《孟子》之文，其氣激，故卑弱委靡者類不能工；《論語》之文，其氣平，故涵養不深、胸襟不粹者類不能工。邃者可以造，激者可以勇及，而平者則理路不能到，意氣不能及，最難工者也。是故作文以涵養爲主。

又　文章之妙煉之如精金在鎔，不足色不止；裁之如美錦製服，必稱體斯完。止則如羅漢入定，行則如流水出山，莊重如端人入觀，袍笏儼然；蘊藉如美女惜春，有言不盡；其縱橫出入如韓信將兵，多多益善；其變化神奇如鍾離丹熟，點鐵成金。以此而發洩性靈，以此而文明天下，庶無愧于斯文矣。

又　文字最要成家。梅之清瘦，桃之綽約，牡丹之富麗，各自完其天趣而已。作文或清或暢，或雄或逸，要須各自成家。正大中插一浮語，便傷格，流動中插一滯語，便傷調。一語相雜，則通篇不純，是天趣不完也。通篇純粹，而命意處不透根，寫境處不逼眞。譬猶剪綵爲花，非不英英可愛，終非本色也，天趣不完矣。命意寫境各到，而通篇神氣不流動，譬猶枯槁之物，生意索然，天趣亦不完矣。

又卷五《了凡袁先生論文》　論貴圓忌方，貴老忌嫩，貴雄健忌嬾散，貴移易不動忌浮泛不切。起伏處貴有照應，開闔處貴有波瀾，馳聘處貴有節制，鋪叙處貴有曲折，過接處貴無痕迹，譬喻貴親切，引用貴確當。或沿流討源，而血脈整，整或從根發枝，而千條燦然，或將無作有而意味甚深；或以實形虛而指意如見。藏光斂于平實之中，發精神于題目之外。要使一句一字，增減不得，而句句有法，字字盡心，方爲合轍，只緣學者束書不觀，因陋就簡，時文之外，全不理會。先進既以荒謬而中式，後進遂以空疎爲高致。而反笑苦心于論策者爲迂闊而失計，可悲也已。

又卷六《緱陽王先生論文》　文之用世無不達者，文之傳世無不老者，然天下又未有不達而能老者也。從來古文大家，必不欠此二字。掇拾累達，浮豔累老，震川以後，縱有才雋，未免逐場古道之復，吾不得而見之矣。

又卷七《洪陽張先生論文》　文章光景能得眞趣者，隨處有悟。凡青山流水，光風霽月，鳶飛魚躍之趣，皆文機也，得此趣者可稱神解。

又　言人所不言非奇也，發人所不能發眞奇也，發理精透即此爲奇。

又　作文須有天趣。天趣者，天然之趣也，此可與知者道。苟天趣未動，文自索然。

又《具區馮先生論文》　評文體者，亟言平淡矣。而平淡可易言哉？坡公云，漸老漸熟，乃造平淡。非平淡也，絢爛之極也。平淡必始于神奇，而僞平淡則反神奇。今之士薄僞平淡，競趍僞神奇。而衡文者又薄僞神奇，并收僞平淡，蓋兩失焉。故余之衡士，不急體之正，而急眞。眞如種子一粒入土，時至氣行，將暢爲枝葉，騰爲菁華。此何惡于神奇而薄之？薄眞神奇，吾以爲必不識眞平淡。昔人論治曰：太上因之，其次和道之，最下者與之爭。是余所以切磋諸士意也。

又《玉蟠袁先生論文》　文章最上乘曰妙悟，人病求妙悟而不識妙悟，妙悟非高深之謂，易簡之謂也。人不能鏤空畫天，亦烏用鏤空畫天，而反尊可鏤可畫者，號爲天與空可乎？文有題，題有竅，一竅已具，萬竅而必將心覓心，象外起象。譬如衲子不尋着衣喫飯家風，而先注心于纓絡寶珠，不足當蝦蟆禪，况云悟耶？

又《寅所周先生論文》　文之奇且麗也，至今日而極。文之敝也，亦至今日而極。雖然，彼固未能奇與麗也。夫奇與麗何足爲文病？彼惟詭而似奇，靡而似麗，則流之濫而文之所爲敝耳。余謂高論弘裁，奇也。若夫擯古競今，危側以炫異者，則詭而非奇。深文隱蔚，麗也。若夫瘠義肥詞，縹緲以傳俗者，則靡而非麗。奇與詭相縣也，麗與靡相縣也。蘄奇而得詭，斬麗而得靡，猶之畫虎而類彪也，故曰敝也。夫孰知夫奇之非詭，詭之非奇也乎？夫孰知夫麗之非靡，〔靡〕之非麗也乎？又孰知夫不奇之奇，不麗之麗也乎？嗚呼，椎輪變爲大輅，積水漸爲凝冰，世之趨也。

又《象山邵先生論文》　夫文有品有機。品期立常，機期盡變。品之說，儒生雅言之，而機未及知也。品譬則聖也，機譬則巧也。文人才士，其大力深心，能道天地，未有抉聖賢未發而獨所謂機存于手腕之下，行于意想之表，有者宿不得語之合而初學得之者，有終日搆思不謀而倉卒立就者。篇之機在呼吸起伏之間，句之機在抑揚轉換之間，字之機在點綴伸縮之間。稟有天鈞，學有火候，不期而然莫致而至。昔人云：「文入妙來無過熟。」又云：「行乎不得不行，止乎不得不止。」皆言機也。文觚重品，則有遇有弗遇，而兼論機，則無弗遇也。其湯湯而出者，淺人亦謂是暢也；其汩汩而來者，淺人亦謂是利也；其雍雍而談者，淺人亦謂是雅也；其縷縷而陳者，淺人亦謂是贍也；其勃勃而赴者，淺人亦謂是雄也；其戛戛而去者，淺人亦謂是新也。不佞不能禁世之爲文者，不日異月新；不能禁世之閱文者，不朝賢暮佞，而能信得機之文，進作漢天子，退不失爲尉佗，奚而憂不遇也？

又《寓庸黃先生論文》　文之受色，如白之受采，玄黃青赤，爛然于前，

令人目炫心挑而不忍釋者。是物也，作者太素不雕，與覽者能得之牝牡驪黃之外者，其人蓋世不一二見。故氣達機動而色不燁者，勢必不前。高文有高之色，卑文有卑之色。色貴鮮、貴爽、貴腴、貴潤、貴紓折、貴琢、貴長短間、貴濃淡勻、貴伸縮合、貴增減妙、貴淺、貴飛，忌腐、忌俗、忌套、忌晦。如春花夏雲，夭冶百態，令人一瞬之際，不能忘情。無雅無俗，旦暮遇之矣。孟子曰：「不知子都之姣者，無目者也。」詩有之，「艷色天下重，西施寧久微。」故知形色之爲性者，深于文矣。色由天授，由神來，亦由工致。嗜古則不俗，諧今則不戾，不可不知也。

又卷八《武叔卿論文》 大抵骨法要蒼老，要沉着，要勁健，要清秀。蒼老則文不纖靡，沉着則文不輕浮，勁健則文不餒弱，清秀則文不麤硬。然蒼老者骨格也，沉着者骨理也，勁健者骨力也，清秀者骨氣也。此骨之同體而異用者，不可不辨也。

又 骨要健不要軟，骨要藏不要露。健則風骨稜稜，而無卑弱之態；藏則氣骨渾渾，而無怒張之形。即相人者亦然，不但文字若此也。

又 文字妙處全在機。文之有機，猶車之有軸，戶之有樞，車無軸則不能轉旋，戶無樞則不能開闔，文無機則不能運動。故行文之法，有操縱、有闔闢、有抑揚、有起伏、有頓挫錯綜、有轉折呼應。變化百端，不可窮詰，而其要一本之乎機。機不熟，則文不可得而工矣。是機也，摩盪于氣調之中，以無而動有者也；斡旋于詞格之內，以虛而運實者也。譬之發矢者之以括，運斤者之以巧，心可得而會，口不可得而言，已可得而能，人不可得而受。是在善學者，自得于言意之外耳。

又 杜靜臺先生云：辭格有象，氣機無形。有象者實，實則死；無形者虛，虛則活。故機者，虛活之名也。譬之弩之弦，由寸木而撥，而寸木之所以可撥者，以其木旁之虛也。虛則活，活則撥轉而無礙矣。又比之舟檣之帆有轉軸焉，軸非自轉也，以其心之虛活也；車心之端有轉輪焉，輪非自轉也，以其中之虛活也。苟使實其中而不虛，膠其中而不活，則雖寡爲之操舟，而帆不能以上下；王良爲之御車，而輪不能以進退矣。其何以行之哉？此機之說也。

又 機之爲物也，取其圓也，不圓則引之不前，推之不後，不得謂之機矣。故論機者，比之走盤之珠，珠圓也，而又走之于盤，則極其圓矣。此機之所以爲妙也。古人如宜僚之于丸，張旭之于草，公孫大娘之于劍，皆只是一個圓機，便妙絕古今。文機而圓，有不擅絕一時者乎？

又 茅鹿門先生云：勢者，一篇呼吸之概也。大將提百萬之兵以合戰，其要只在得勢，得勢者百戰百勝。學者爲文亦然。故予嘗讀《史記》至項羽之救鉅鹿，其所引軍渡河，破竈沉舟，持三日糧，示士卒無生還意。已而人皆死戰，無不一當百，呼聲動天地，諸侯旁視者十餘壁，人人惴恐。卒之覆秦而霸諸侯者，羽能呼吸三軍之氣以馳驟之，其勢也。他如光武昆陽之戰，周瑜赤壁之戰，謝玄淝水之戰，皆然。大略善將兵者，操百萬之兵，如左右手；善爲文者，累數千百言，如探喉而出。學業亦然。得其勢則相題沿情，始風之掣雲，泉之出峽。蘇文忠所謂「行乎其所不得不行，止乎其所不得不止」，是也。不得其勢，則語意窘澀，扣之不成聲矣。文勢要舒展，要疏蕩。一孝廉嘗以文示余，見其篇篇嚴整，一股之中幾無剩句，一句之中幾無剩字，忽覺筆勢微窘。余爲之題其尾曰：「作文要方圓互見，長短錯出，得其意，不必語語求工；乘其勢，不必比比求整。若大意既得，大勢又好，自是上乘文字，即瑕瑜不掩，不失爲大家也。」斯語雖偏駁，然欲擴充文勢須如此。

又 文勢要擴充，又要自然。長短豐約，各隨筆力所至，不必勉強。沈虹臺云：「題可生發者，不害其爲長，無可生發者，不害其爲短。」今欲矯其所短，而使之長，非有冗股，則有冗句矣；矯其所長而使之短，非意未盡，則辭不滿矣。故鶴脛雖長，不可斷；凫脛雖短，不可續。皆自然之勢也。

又 要知文勢，須知步驟，要知步驟，須知操縱。如御馬者然。馬之奔逸絕塵，而一日千里者，非獨其筋力強也，所爲步驟素習耳。步之馳驟周旋而投向無差者，非獨其性體馴也，所爲操縱有法耳。操縱者，正度于疾徐之間，執節于進退之際，所以閑其步驟、範其馳驅，而成其取道致速之能者也。若操縱無法，則當疾不疾而縱之使緩，勢必趦趄而不前矣；當緩不緩，而操之使疾，勢必突蹶而多變矣。安望其一日千里哉？御馬若此，行文亦然。文字中意有當重發者，有當輕叙者。氣有當急遞者，有當緩鋪者。惟于重者急者操之，而于輕者緩者縱之。斯低昂符其度，疾徐中其節，促之而驟雨飄風，舒之而行雲流水，此文之勢也。使操縱一失，則步驟必亂，步驟既亂，則筆勢必乖。其于文也。非渙散而不收，則跼蹐而不展矣。欲其闔闢出入之如意也，得乎此，最行文大機括，學者不可不習。每見朋友輩多不曉，故爲之詳

喻若此。

又　文字有格同、理同、詞意同，而高下懸殊，去取頓異者，調不同也。調何以言哉？如作樂者，金石絲竹、匏土革木異音矣，乃分之而各一其音，合之而總協其韻。金玉相宣，宮商迭奏，高下疾徐，各中其倫而不亂者，有節奏以成其調也。作樂而無調，即衆音齊鳴，不成聲矣。作文而無調，即縣辭錯舉，不成章矣。是調者，文字之節奏也，不可不知也。

又　所謂調者，何也？氣韻欲優游而不迫，音節欲計和而不乖，條理欲分明而不亂，脈絡欲繼續而不絕。斯四者，分聽之而曲極其致，合聽之而共成其雅。是即所謂翕如、純如、皦如、繹如而以成也，是之謂調也。夫調亦難言矣。文有輕重低昂之法，而劑之不合其度，非調也。有緩急疾徐之節，而循之不按其則，非調也。有虛實淺深之致，而導之不中其窾，非調也。有離合出入之端，而理之不得其緒，非調也。有抑揚起伏之勢，而操之不得其機，非調也。有操縱呼吸之概，而絜之不得其略，非調也。有頓挫鏗鏘之音，而叩之不得其響，非調也。斯皆文字中自然之節奏，習調者不可不究心也。

又　調不欲雜。陽阿薤露，與白雪陽春，須各窮其響可也。舉業之調工者，先輩無如瞿昆湖，其調優柔而溫厚；其次莫如黃葵陽，其調響亮而鏗鏘，近時莫如李九我，其調和平而悠雅。茲三公者，調各不同，總之皆激羽流商也。學者按而習之，其于調也思過半矣。

又　作文要有趣。文而無趣，即布置安排盡合繩墨，結搆組織具極工巧，而玩之若嚼蠟，聽之若叩缶，有何可取？何謂趣？意之所不盡而有餘者是也。昔人謂聽鐘而得其希微，乘月而思游汗漫，此善于形容者也。即以樂喻，鐘鼓管籥，雖各異音，然而音各有韻。惟有韻，故聽之者鏗然盈耳，怡然會心。若戛然作，寂然止，響無餘音，音無遺韻，則聽者倦矣。此趣之說也。

又　趣者，味也。文之有趣味，猶食之有滋味也。食無滋味，即珍錯滿案，不可人之口；文無滋味，即璀燦盈篇，不愜人之心。何者？其中固無可咀嚼也。然趣從蘊藉中流溢者也，非可強探而得，必學問充積之深，義理演貫之熟，然後發之意。意有餘旨，出之詞，詞有餘味。不然，中無蘊蓄，外必索然，如釀酒者，既不須麴蘖之美，又不俟醞釀之熟，安得有好滋味？

又　要知文趣，須知行文虛實之法。文字體貼發揮，雖要着實，至于玲瓏寫意，見鏡花水月之趣，往往于虛處得之。有用實意發揮者，亦有用虛意游衍者；有用實語襯貼者，亦有用虛語點綴者；有用實字填塞者，亦有用虛字斡旋者。蓋不實則浮而不切，不虛則累而不逸。實不着相，虛不落空，文章家妙訣也。昔人有云，莊子文章善用虛，以其虛而虛天下之實；太史公文章善用實，以其實而實。天下之虛，微哉言乎，學者所當默會也。

又卷九《顧仲恭論文》　文之氣以清爲主，肥則必濁；文之法以轉爲妙，肥則不便，故當戒也。曰巉巉骨立之文，可以爲程墨乎？曰應世之文，須還他一種冠冕氣象足矣，豈可濃艷惡濁，以投時好乎？若欲以今時程墨爲以善，不知之矣。

傅山《雜記》　文章亦有李廣、程不識兩種，看才之大小耳。

黃宗羲《庚戌集自序》　余觀古文，自唐以後爲一大變。唐以前字華，唐以後字質；唐以前句短，唐以後句長；唐以前如高山深谷，唐以後如平原曠野，蓋畫然若界限矣。然而文之美惡不與焉，其所變者詞而已，其所不可變者，雖千古如一日也。得其所不可變者，唐以前可也，唐以後亦可也；不得其所不可變而以唐之前後較其優劣，則終于憒憒耳。

方以智《文章薪火》　程子曰：「《繫辭》之文，化工生物。」虛舟曰：「靈光衝旋，倏忽異常。」更生曰：「聖人贊《易》，如趙叟跋禊帖，一條又一條，隨曲生瀾，不知重沓。」

又　周末文勝，生才若是，後未有盛于此者。鄒邑正正之旗，密轉握奇之籥，神于懼創不避者乎？屈子開漁父之眼，而甘以誒詒竭忠，故其詞沉篤，氣塞穹蒼，神于怨創不避者乎？莊子休具黑白之眼，而甘以巧激旁寓，善用奇兵，神于怒創不避者乎？三子同時而不相遇，屈專盡人而冥于惟危之心，莊專得天而冥于惟微之心，孟合天人而以不得已爲用。本可會一宗，其文亦可合而互之，此當俟之間出之士。

又　《呂覽》、《淮南》，則養客撮衆人之英者也。不韋預知焚書，而寓之一束，始發此智，更巧于招隱矣。嗟乎，周公不驕吝而收天下之材藝，此無繼矣。呂、劉之智亦無繼之者耶？將以虞預、何法盛、宋齊邱爲智耶？不堪噴飯。子長以鬱折而成《史記》，收合百家，洽古宜時，散近乎朴，變藏于平，善序事理，眞不虛也。自莊生剽剝鈎懸，嘗借人物叙事，藏其議論，《史記》直爲叙事，據欵結案，何用犯手裝面，而強浚之、強括之乎？以此讀者，更快其情，以爲天然。

又　孟堅整嚴之中，亦能錯落。范史因東京平對而順載之，伯喈則喜比偶矣。趣至六朝，尚麗掞藻，勢也。徐、庾始嫺，唐宋遂爲別體，吾取其流爽者。

又　去其痕而一以平行之，則歐、曾也。蘇則鋒于立論，而衍于馳騁。八家大同小異，要歸雅馴。學者鼓篋，門從此入，至于盡變，更須開眼。

又　程子云：「子長著作，微情妙旨寄之文字蹊徑之外。孟堅之文，情旨盡露于文字蹊徑之中。讀子長文，必越浮言者，始得其意超文字者，乃解其宗。班氏文章亦稱博雅，但一覽之餘，情詞俱盡。」張輔以文字多寡爲優劣，此何足以論班、馬哉？

又　馮開之曰：「讀書太樂則漫，太苦則澀。董遇之百徧，考亭之半日，淵明之不求甚解，東坡之每事一過，庾嵩之開卷一尺，王筠之重覽興深，其各得于輪扁之甘苦者乎！」吳季子書憲曰：「短冊恨其易竭，累牘苦于難竟。讀貶激則髮欲上衝，讀軒快則唾壺盡碎，讀滂沛而襟撥，讀幽憤而心悲，讀虛無之渺論而譎誕生，讀拘儒之腐陳而谷神死，讀遯照者欲盡相以窮神，讀岨峿者期妥貼以愜志，讀闕文而思補，讀朦朧而思參，讀寂漠者非燥吻不開，讀奇藻者非清華則靡。」

侯方域《與任王谷論文書》　秦以前之文主骨，漢以後之文主氣。秦以前之文若《六經》，非可以文論也。其他如老、韓諸子、《左傳》、《戰國策》、《國語》皆斂氣于骨者也。漢以後之文，若《史》，若《漢》，若八家，最擅其勝，皆運骨于氣者也。斂氣于骨者如泰華三峯，直與天接，層嵐危蹬，非仙靈變化未易攀陟，尋步計里必蹶其趾。姑舉明文如李夢陽者，亦所謂蹶其趾者也。運骨于氣者，如縱舟長江大海間，其中煙嶼星島，往往可自成一都會。即颶風忽起，波濤萬狀，東泊西注，未知所底。苟能操柁覘星，立意不亂，亦自可免漂溺之矣，此韓歐諸子所以獨嵯峨于中流也。六朝選體之文，最不可恃，士雖多而將囂，或進或止，不按部伍，譬如用兵者調遣旗幟聲援，但須知此中尚有小小行陣，遙相照應，未必全無益。至于摧鋒陷敵，必更有牙隊健兒，嘴枚而前，若徒恃此，鮮有不敗。今之爲文，解此者罕矣。高者又欲舍八家跨《史》、《漢》而趨先秦，則是不筏而問津，無羽翼而思飛舉，豈不怪哉！

魏裔介《趙問源大題文所序》　文章有一定之所乎哉？《左》、《國》不相剿襲，班、馬各有異同，韓以莊勁，柳以孤峭，歐以雍容，蘇以奔放，古大家之爲文者，皆非繩趨尺步，以自困於尺幅之中；然至於根極理要，位置章法，識必踞其絕頂，語必去其已陳，則萬變而不出其宗也。八股業亦然。是道也，創於宋，盛於明。蓋嘗以詩比擬論之，成、弘間，王守溪、錢鶴灘諸公，謹嚴高潔，猶初唐中魏玄成、陳伯玉之流也；嘉、隆間，瞿崑湖、歸震川諸公，浩瀚澎湃，猶盛唐中李青蓮、王龍標之流也；萬曆間，陶石簣、湯霍林諸公，清微澹折，亦猶晚唐中劉文房、錢仲文之流也；至天啓、崇禎間，而文之敝也甚矣。何則？以其泛濫無歸，而莫爲之所也。

魏際瑞《示子》　文之雄者，如千里長風，感大塊之噫氣，而發洋洋浩浩，快其所如而莫能遏也。春而麻草翼苗，秋而振蓬捲蘀，喜則披襟漾帶，怒則海立山飛，不知其所以然矣。其倘然而來，忽然而往者，花雲烟雨飛逐其間，而塵土泥沙未嘗稍擇，作者既不自知，而他人尤不可以學爲也。

又《與子弟論文書》　近聽而震耳者，鐘不如鑼，馮夷大砲，不如行營小銃，然鐘砲聞數十里，鑼與小銃不及半而寂然矣。浮急之聲躁滑而無力，凡叩而即鳴，鳴而即轉者，皆力量氣魂不足以自持也。文章大家、小家之辨如此。

魏禧《日錄論文》　歐文之妙，只是說而不說，說而又說，是以極吞吐往復參差離合之致。史遷加以超忽不羈，故其文特雄。評彭躬菴叙和公南海西秦詩曰：「字字句句拔起聳立，險秀異常，分明是一幅華山圖也。文無波瀾，無轉折，卻以峰巒爲波瀾、起頓爲轉折。」嘗論文有得水分者，有得山分者。子瞻水分多，故波瀾動盪；退之山分多，故峰巒峭起。此序亦是山分文字。

又　唐宋八大家文，退之如崇山大海，孕育靈怪；子厚如幽巖怪壑，鳥鳴猿啼；永叔如秋山平遠，春谷倩麗，園亭林沼，悉可圖書，其奏劄樸健刻切，終帶本色之妙；明允如尊官酷吏南面發令，雖無理事，誰敢不承；東坡如長江大河，時或疏爲清渠，瀦爲池沼；子由如晴絲裊空，其雄偉者如天半風雨，嬝娜而下；介甫如斷岸千尺，又如高士谿刻不近人情；子固如波澤春漲，雖漶漫而深厚有氣力，《說苑》等《叙》，乃特緊嚴。然諸家亦各有病，學古人者知得古人病處，極力洗刷，方能步趨。否則我自有病，又益以古人之病，便成一幅百醜圖矣。

魏禮《答友人論文書》　夫心虛則明，明則變；虛則入，入則精。大海之虛也，而江河歸之；頑石堅中，物不得入，君子之有意于修身砥文章者，此

其首務也。然虛而不能實，又往往失之。是故有神怪猙獰者，堅金石者，洄洑安流者，河者，海者，古彝器者，風雨雷電爭飛馳者，哀衣章甫者，猛峭者，雋永味者，肖鴆者，突巖怪石，磔人毛髮者，日月者，嶽峙者，龍者，虎吼獅踆跳者，率然者，春若豔葩者，秋悲者，夸誕浮靡會駔者，質摯者，組如錦者，草冠野服者，妍婀娜者，斷制如老獄吏者，宮闕崔巍、廟堂皇者，氣嚴如冰者，火歊者，蜃樓閣者，島飛川立者，銛如莫邪，銳神錐者，胍絡紉密者，冬枯木者，七盤者，萬馬奔馳、戈戟森列者，閒閒泄泄者，屈突鏨牙黝僻者，鷹隼擊者，止水之潘者，筦絃鍾鼓雜作、賓主紛酬酢于堂上而舞者、歌者，凡此文章之正變，則古人皆擅之，或得諸此，或得諸彼，千態萬狀，怪詭無門。且夫風雲之變不一，而要不出乎山澤之氣，飛搏而上雲溟，不離乎地，神奇變化不外乎法，常至而怪，實至而靈。故曰：本豐者流沛，操法者能奇也。古潘岳、范曄、魏收輩，世所謂文章之士，恃其文藻，放僻自用，陰賊不軌，君子視之，曾狗彘糞土之不若。匡衡、張禹竊聖經之糟粕，言行背馳，圮人家國，則是文章者，小人之鴆毒；而行誼者，文章之根柢、令名之舟車也。

戴名世《章泰占稿序》 質者，天下之至文者也。平者，天下之至奇者也。莫質於素，而本然之潔，纖塵不染，而采色無不受焉。莫平於水，而一川泓然，淵涵渟蓄，及夫風起水湧，魚龍出沒，觀者眩駭。是故於文求文者非文也，於奇求奇者非奇也。【略】夫爲文而至於質且平，則其品甚高，而知者亦甚少，非世俗之所能爲，亦非世俗之所能識也。今夫浮華濃艷，刊落之無遺，而後眞實者以存。潦水既盡，寒潭以清，此其所以造於質且平也。假使世俗而爲之，則其所爲質且平者，枯槁頑鈍而無一有，安在其文，亦安在其奇耶？

蔡世遠《錢弱梁時文序》 觀其文，可以知其人焉；觀其文，尤可以知其政焉。其文之和雅冲邃者，其人必易直而子諒；其文之雄舉傑出者，其人必有特操；其文之切理諧事者，其人必空明而洞達。

唐彪《讀書作文譜》卷一《作古文宜自成一家》 曾南豐《與王介甫書》云：歐公更欲足下開廓其文，勿用造語及摹擬前人。孟、韓文雖高，不必似之也，取其自然爾。

又 王守溪曰：「所爲文必師古，使人讀之不知所師，善師古者也。若拘拘摹仿如邯鄲之學步，里人之效顰，則陋矣。所謂師其神不師其貌，此最爲文之眞訣。」

又 陶石簣曰：「讀諸經書、諸史子、諸古文，鎔會變化做成自家一種手筆，而無摹擬盜襲之迹，方稱大家。譬如釀化爲蜜，蜜成而不見花也。釀稻爲酒，酒成而必去其糟也。」

王士禛《半部集序》 唐之古文始于富嘉謨、吳少微而不傳；李華、蕭穎士繼之，亦不甚傳。故唐之文，斷自退之，宋之古文，始于柳開、穆修、鄭條，條無傳，柳、穆之集具在，雖傳矣，而不足以傳，故宋之文，斷自永叔。湜、翱、曾、蘇已下，羽翼而發皇之，唐宋之文遂繼西漢而上追三代，佐佑《六經》。綜而論之，唐之文氣勁而節短，其失也嵬瑣而詭僻；宋之文氣舒而節長，其失也嘽緩而俗下。元明作者，大抵祖宋祧唐，萬吻雷同，卒歸率易。

李光地《榕村語錄》卷二九《詩文一》 文章與氣運相關，一毫不爽。唐憲宗有幾年太平，便有韓、柳，李習之諸人；宋眞、仁間便生歐、曾、王、蘇；明代之治，只推成、弘，而時文之好無過此時者；至萬曆壬辰後，便氣調促急，又其後則鬼怪百出矣。某嘗有一譬：春夏秋冬，氣候之小者也；治亂興亡，氣運之大者也。蟲鳥草木至微細矣，然春氣一到，禽鳥便能懷我好音，聲皆和悅；秋氣一到，蛩吟蟲響，凄涼哀厲，至草木之榮落，尤顯而易見者。況人爲萬物之靈，豈反不與氣運相關。所以一番太平，文章天然自變。如戰國文字，都是一團詐僞，不知何以至漢，便出賈、董、馬、班。至唐詩之變六朝，宋文之變五代皆然。若周、程之道學，韓、柳之文，李、杜之詩，皆是中興時起，力量甚大。總之，其人在廟堂者，即關氣運，至孤另的便不相干。如晚秋之菊，寒冬之松栢，不關氣候，是其物性如大亂之時，忽然生一聖賢，乃天以此度下一個種子，恐怕斷了的意思。

劉大櫆《論文偶記》 今麤示學者：古人行文至不可阻處，便是他氣盛。非獨一篇爲然，即一句有之；古人下一語，如山崩，如峽流，覺闌當不住，其妙只是箇直的。

又 昔人云：「文以氣爲主，氣不可以不貫；鼓氣以勢壯爲美，而氣不可以不息。」此語甚好。

又 文貴奇：所謂「珍愛者必非常物」。然有奇在字句者，有奇在意思者，有奇在筆者，有奇在邱壑者，有奇在氣者，有奇在神者。字句之奇，不

足爲奇；氣奇則眞奇矣；神奇則古來亦不多見。次第雖如此，然字句亦不可不奇，自是文家能事。揚子《太玄》、《法言》。昌黎甚好之，故昌黎文奇。奇氣最難識；大約忽起忽落，其來無端，其去無跡。讀古人文，於起滅轉接之間，覺有不可測識，便是奇氣。奇，正與平相對。氣雖盛大，一片行去，不可謂奇。奇者，於一氣行走之中，時時提起。太史公《伯夷傳》可謂神奇。

又　文貴高：窮理則識高，立志則骨高，好古則調高。文到高處，只是樸淡意多；譬如不事紛華，翛然世味之外，謂之高人。昔謂子長文字峻，震川謂此言難曉，要當於極眞、極樸、極淡處求之。

又　文貴大：道理博大，氣脈洪大，邱壑遠大；邱壑中，必峯巒高大，波瀾闊大，乃可謂之遠大。古文之大者莫如史遷。震川論《史記》，謂爲「大手筆」，又曰：「起頭處來得勇猛。」又曰：「連山斷嶺；峯頭參差。」又曰：「如畫《長江萬里圖》。」又曰：「如大塘上打縴，千船萬船，不相妨礙。」此氣脈洪大，邱壑遠大之謂也。

又　文貴遠，遠必含蓄。或句上有句，或句下有句，或句中有句，或句外有句，說出者少，不說出者多，乃可謂之遠。昔人論畫曰：「遠山無皴，遠水無波，遠樹無枝，遠人無目。」此之謂也。遠則味永，文至味永，則無以加。昔人謂子長文字，微情妙旨，寄之筆墨蹊徑之外；又謂如郭忠恕畫天外數峯，略有筆墨，而無筆墨之迹。故太史公文，並非孟堅所知。意盡而言止者，天下之至言也，然言止而意不盡者尤佳。意到處言不到，言盡處意不盡，自太史公後，惟韓、歐得其一二。

又　文貴簡。凡文筆老則簡，意眞則簡，辭切則簡，理當則簡，味淡則簡，氣蘊則簡，品貴則簡，神遠而含藏不盡則簡，故簡爲文章盡境。程子云：「立言貴含蓄意思，勿使無德者眩，知德者厭。」此語最屬有味。

又　文貴變。《易》曰：「虎變文炳，豹變文蔚。」又曰：「物相雜，故曰文。」故文者，變之謂也。一集之中篇篇變，一篇之中段段變，一段之中句句變，神變，氣變，境變，音節變，字句變，惟昌黎能之。文法有平有奇，須是兼備，乃盡文人之能事。上古文字初開，實字多，虛字少。典謨訓誥，何等簡奧，然文法要是未備。至孔子之時，虛字詳備，作者神態畢出。左氏情韻並美，文彩照耀。至先秦、戰國，更加疏縱，漢人斂之，稍歸勁質，惟子長集其大成。唐人宗漢多峭硬，宋人宗秦，得其疏縱，而失其厚懋，氣味亦少薄矣。文必虛字備而後神態出，何可節損？然枝蔓軟弱，少古人厚重之氣，自是後人文漸薄處。史遷句法似贅拙，而實古厚可愛。

又　文貴瘦。須從瘦出，而不宜以瘦名。蓋文至瘦則筆能屈曲盡意，而言無不達；然以瘦名，則文必狹隘。《公》、《穀》、韓非、王半山之文，極高峻難識。學之有得，便當捨去。

又　文貴華。華正與樸相表裏，以其華美，故可貴重。所惡於華者，恐其近俗耳；所取於樸者，謂其不著脂粉耳。昔人謂：「不著脂粉而清眞刻峭者，梅聖俞之詩也；不著脂粉而精彩濃麗，自《左傳》、《莊子》、《史記》而外，其妙不傳。」此知文之言。天下之勢，日趨於文，而不能自已。上古文字簡質。周尙文，而周公、孔子之文最盛。其後傳爲左氏，爲屈原、宋玉，爲司馬相如，盛極矣。盛極則孽衰，流弊遂爲六朝；六朝之靡弱，屈、宋之盛肇之也。昌黎氏矯之以質，本《六經》爲文。後人因之，爲清疎爽直，而古人華美之風亦略盡矣。平奇華樸，流激使然。末流比比，不可與處。

又　文貴品藻，無品藻便不成文字。如曰渾，曰浩，曰雄，曰奇，曰頓挫，曰跌宕之類，不可勝數。然有神上事，有氣上事，有體上事，有色上事，有聲上事，有味上事，須辨之甚明。品藻之最貴者，曰雄，曰逸。歐陽子逸而未雄；昌黎雄處多，逸處少；太史公雄過昌黎，而逸處更多於雄處，所以爲至。

王弘撰《文稿自序》　文，君子之言也，以明理，以曉事，以宣情，取其達而已矣，故貴淡。行乎其所當行，止乎其所不得不止，斯善爲淡者也，所謂絢爛之極爾。浮蕩艱深，綺靡嘽緩，失其淡也，文斯下矣。《中庸》曰：「淡而不厭。」君子之道且然，而況文哉！倘反是，則小人矣，小人者又何文之有？

張謙宜《絸齋論文》卷一　文必成家，然後可以問世。如韓、柳、歐、蘇、王、曾之集，曾無揜襲規摹者。學古文認定一家，寢食以之，流離患難以之，死生以之。到自田自屋規模已定，卻又勉強移易不得。中間豈無旁蒐，然總化爲一路。蜂之釀蜜，最可取象參觀，如觀武庫，戈甲旂旄，無所不有，豈得名爲兵家？如侍西清，圖書球璧，觸目皆寶，豈得號爲鋪肆？學者高著眼界，大闢心胸，乃謂之鴻儒領袖。

又　理學文字最不易作。按老本子說則板直，弄些筆姿則走作。惟是理

脈浹洽，意思含蓄，方有學者氣象。

又　文字一眞，便兼衆妙。

又　太行自塞外來，屢起屢伏，倏近倏遠，連京師之西山磅礴。南下帶北，直控山西。蟠河南之北截，直至蒲州，爲黃河攔住，莽莽蒼蒼者，數千里不絕，故是海內大觀。若處處玲瓏，峯峯峭削。特一邱一壑之奇，氣象狹小矣。大家文須作如是觀。

又　嘗遊蜀登鳳嶺，北望羣山之峯，如疊浪循龍脊背；南眺遠岫如排戟，反令人鬱塞不快，此可悟平而後遠之理。以文論，清疎中時出高秀者勝。

又　文字乍看似好，久看減色者多已。必熟看冷看，愈久愈佳，此爲第一。吾於震川見之矣。

又　文字純用秋冬之氣亦不可。

又　刻苦錘煅之文，與天趣流行之作，本非二致。學者其細參之。

又　最厭取古人以况今人。果其學崇一家，神似入微，必不能一手而分彙多長。若泛指貢諛，即如戲子衣冠，人人可用，終非所有，思之失笑。

又卷二　孫文融之論文，其最貴者曰質、曰峭、曰鍊。予謂蒼、澀、雅、淨、覈，皆古文上品。學者識此數字，具此數長，則平、漫、軟、膩之氣，不祛自退。

又　質非鄙樸，如金珠玉光，本自天成，不待藻飾。質者，天然形色，如玉之白，如金之黃，不用粉飾，自有寶色。故古文貴之。

又　峭文勢之孤立也，如孤峯懸厓，可仰而不可攀。不輕出手，不輕下字，思之思之，刻苦而後得之。或句峭，或字峭，通篇不過一兩處，如人面之有鼻，是特高於頰輔者。若滿面俱是鼻，便不成人形矣。峭字最不易言，閒意莫留他，閒話莫用他。出手要有勢，卻不要平熟勢；脫口要有致，卻不要軟滑致；掉運須有情，卻不要甜俗情。汰除再四，擺棄排羣，而忽遇之。

又　鍊之一字，非博學無所資，非深心不能擇。如銷銀必去其鉛礦，留其精英。古文有鏗鏘響亮者，皆自鍊中來。鍊如良工造劍，鐵無纖翳，鋒芒四出，煆煉由衷，博則有資，精自生光。以心力經營爲爐火，以反覆揀擇爲匠作，乃成片段，後生識之熟自然成。文者，理之胚，心之神，力之銳。積數十年讀書以養之，然後可用。譬之劍經百鍊，精極而鋒不可當。文以鍊意，鍊氣爲上，鍊格與詞又次之。用筆簡而無意不暢，此鍊法也。惟太僕有此本領。

又　蒼，最難言。草木初生，其色蒼，兼淡而言也。山之積翠，目曰蒼，兼秀而言也。人之鬚髮半白曰蒼，兼老而言也。古文之蒼，取老、取秀、取淡，浮動於字句聲調之外者是。蒼非闇淡，故言蒼者必秀；蒼非縟采，故言蒼者必古；蒼又非妖艷，故言蒼者必老。確然似昇，頹然似放，奇橫峭蒨，似無範。吾無以求之，庶幾多讀書，習靜悟，頓挫瀏漓，而惝恍相感於筆墨之外能之乎。蒼可悅而不可斁。其不可斁，骨未堅，神未全，氣未暢，而色未足，則亦不可襲取也夫。

又　澀之一字，文家所忌，而不知其妙。周鼎商彝，其稜角琱鏤。著手不甚便利者，象物示戒，防人縱欲之意深也。若蘇製錫壺，光華輕秀，焉所得古意乎？澀在色澤上論，如英石筆架，其峯嵐皺疊，正以不待琢磨爲佳。若刻玉爲山，便乏生趣。字不虛下，故堅而不流，思路必深刻，故利而善入，此之謂澀。

又　雅即「鴉」之本字，借作文字品目。鴉背純黑，映日則赤光浮動。故色澤黯淡而不枯槁者類，謂之雅。如墨綠石青，未嘗無色，但不若赤黃紫綠之耀眼耳。文家意雅爲上，調雅次之，聲響雅次之，字句雅又次之。試取詩中雅頌與後世樂府《子夜》、《竹枝》比看，孰雅孰不雅自見。再取江都中疊諸文與六朝詞賦比看，孰雅孰不雅又見矣。如廟堂訏謨，講堂疏義，豈可與街談巷說同聽？好古者知之。

又　淨，即鍊也。篇章字句不可增減，如燒錘百徧之鐵，纖翳俱無，是之謂淨。

又　覈字之妙，人多不解。凡無浮思纖語繞其毫端，讀之凜不可犯，確乎有據，皆覈之妙也。

又　生，與脆相近。如桃熟八分，食之爽口。若極熟糜爛，一味甜俗而已。

又卷五　文章各有聲氣。西漢人語多勁，東漢人語多典，六朝人語多軟，唐人語多靡，宋人語多俚，元明自沿宋派。

又　文必以西漢爲宗，其去古未遠，風氣尚厚，無後來纖巧繚繞之態，琱鏤穠艷之習。追大雅而存太素，於是焉在。

又　司馬遷《報任少卿書》，靈均以忠，子長以忿，皆傷心嘔血，吐爲奇

葩。故其詞斷而復斷，亂而復亂，急猝說不分明處，乃得一往纏綿，窮態盡致。或直行，或折行，或排行，或離合縱橫行，莫不有起有落，有關有鎖，一氣歘磚中，魚龍出沒，凡起瀾迴，不可方物。此是他根本，盛大元氣深沉，如犀牛潭瀑布，闊三十里，厚二十丈，雷鳴潮吼，亘古不停。翻珠跳浪，似霧非烟者，猶十里不止，直與天地相終始者也。

又　楊惲《報孫會宗書》，驚江急峽雷霆鬬，是此文氣象。文貴和平，有時亦取此種者，文生於情，喜怒哀樂，各隨所感，難以一格衡。即談理，獨不許縱橫排宕乎？

又　六朝五代之文，茅鹿門以爲強且悍，予謂只是弱耳。平心論之：六朝如烟花巷，五代則卑田院也，明如雜貨舖，無所不有，眞古器絕少。

又　仗義質言之文，不嚴覈則無勢。太緊直意反不達，而易盡不如無作矣。如老泉《辨奸論》，岸然而起，引事一鬆，因此一鬆，卻迫得。今有人段愈緊，然猶是渾括虛按。至實事一證，語不多而意透，「決其必用」段，事未應而理明，掉尾冷然孤峭，其味深長，玩其通篇布置，可悟行文秘訣。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四九《陳拾遺集》　唐初文章，不脫陳、隋舊習，子昂始奮發自爲，追古作者。韓愈詩云：「國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柳宗元亦謂張說工著述，張九齡善比興，兼備者子昂而已。馬端臨《文獻通考》乃謂子昂惟詩語高妙，其他文則不脫偶儷卑弱之體。韓、柳之論，不專稱其詩，皆所未喻。今觀其集，惟諸表序猶沿排儷之習，若論事書疏之類，實疏樸近古，韓、柳之論未爲非也。

又《次山集》　文章戛戛自異，變排偶綺靡之習，杜甫嘗和其《春陵行》，稱其可爲天地萬物吐氣，晁公武謂其文如「古鐘磬」，不諧俗耳。高似孫謂其文章「奇古，不蹈襲。」蓋唐文在韓愈以前，毅然自爲者，自結始。亦可謂耿介拔俗之姿矣。皇甫湜曾題其《浯溪中興頌》曰：「次山有文章，可惋只在碎，然長於指叙，約結有餘態，心語適相應，出句多分外，於諸作者間，拔戟成一隊。」

又卷一五〇《毘陵集》　考唐自貞觀以後，文士皆沿六朝之體，經開元、天寶，詩格大變，而文格猶襲舊規，元結與及始奮起湔除，蕭穎士，李華左右之，其後韓、柳繼起，唐之古文，遂蔚然極盛，斵雕爲樸，數子實居首功。

又《李元賓文編》　今觀其文，大抵雕琢艱深，或格格不能自達其意，殆與劉蛻、孫樵同爲一格，而鎔鍊之功或不及。

又卷一五一《樊川文集》　其古文縱橫奧衍，多切經世之務。《罪言》一篇，宋祁作《新唐書・藩鎮傳論》實全錄之。費袞《梁谿漫志》載歐陽修使子棐讀《新唐書》列傳，卧而聽之，至《藩鎮傳叙》，嘆曰：「若皆如此傳，筆力亦不可及。識曲聽眞，殆非偶爾。即以散體而論，亦遠勝元、白。」

又《孫可之集》　今觀三家之文，韓愈苞孕群言，自然高古，而皇甫湜稍有意爲奇，樵則視湜益有努力爲奇之態。其彌有意於奇，是其所以不及歟。

又卷一五二《河東集》　今就其文而論，則宋朝變偶儷爲古文，實自開始，惟體近艱澀，是其所短耳。

又《宋元憲集》　陳振孫稱景文清約莊重，不逮其兄，以此不至公輔，今觀其集，庠有沉博之氣，而祁多新警之思，其氣象亦復小殊，所謂文章關乎器識者歟？

又《孫明復小集》　蓋宋初承五代之弊，文體卑靡。穆修、柳開始追古格，復與尹洙繼之，風氣初開，菁華未盛，故修之言云爾。然復之文，根柢經術，謹嚴峭潔，卓然爲儒者之言，與歐、蘇、曾、王千變萬化，務極文章之能事者，又別爲一格。

又《鐔津集》　契嵩博通內典，而不自參悟其義諦，乃恃氣求勝，嘵嘵然與儒者爭，嘗作《原教》《孝論》十餘篇，明儒釋之一貫，以與當時闢佛者抗。又作《非韓》三十篇，以力詆韓愈。又作《論原》四十篇，反覆強辨，務欲援儒入墨。以儒理論之，固爲偏駁，即以彼法論之，亦嗔痴之念太重，非所謂解脫纏縛，空種種人我相者。第就文論文，則筆力雄偉，論端鋒起，實能自暢其說，亦緇徒之健於文者也。

又《華陽集》　然其文章則博贍瑰麗，自成一家，計其登翰苑、掌文誥者幾二十年，朝廷大典策，皆出其手，故其多而且工者，以駢儷之作爲最，揖讓於二宋之間，可無愧色。

又卷一五三《錢塘集》　雜文多安雅有法，而四六表啓爲尤工。其精麗流逸，已開南宋一派。

又《鄖溪集》　獬嘗與敞書，亦言韓退之時，用文章雄立一世者，獨李翺、皇甫湜、張籍耳。然翺之文尚質而少工，湜之文務實而不肆。張籍歌行，乃勝於詩，至于他文不少見，計亦在歌詩下，使之質而工，奇而肆，則退之作

也云云。觀其所言，知文章宗旨，實源出韓門矣。

又卷一六〇《渭南文集》 然元祐黨家，世承文獻，遣詞命意，尚有北宋典型，故根柢不必其深厚，而修潔有餘；波瀾不必其壯闊，而尺寸不失，士龍淸省，庶乎近之。較南渡末流以鄙俚爲眞切，以庸沓爲詳盡者，有雲泥之別矣。

又卷一六一《橘山四六》 北宋四六，大都以典重淵雅爲宗。南渡末流，漸流纖弱。

又卷一八五《玉芝堂集》 爲四六之文者，陳維崧一派以博麗爲宗，其弊也膚廓；吳綺一派以秀潤爲宗，其弊也甜熟；章藻功一派以工切細巧爲宗，其弊也刻鏤纖小。

又卷一八九《宋文紀》 宋之文，上承魏、晉，淸儁之體猶存，下啓齊、梁，纂組之風漸盛，於八代之內，居文質升降之關，雖涉雕華，未全綺靡。

又卷一九〇《欽定四書文》 有明二百餘年，自洪、永以迄化、治，風氣初開，文多簡樸；逮于正、嘉，號爲極盛；隆、萬以機法爲貴，漸起佻巧；至于啓、禎，警闢奇傑之氣日勝，而駁雜不醇，猖狂自恣者，亦遂錯出于其間。于是啓橫議之風，長傾被之習。

又卷一九五《詩文評類一》 文章莫盛於兩漢，渾渾灝灝，文成法立，無格律之可拘，建安、黃初，體裁漸備，故論文之說出焉。

又《四六話》 六代及唐，詞雖駢偶，而格取渾成。唐末五代，漸趨工巧。如羅隱《代錢鏐賀昭宗更名表》，所謂「右則虞舜之全文，左則姬昌之半字」者，當時以爲警策是也。宋代沿流，彌競精切。

鄭燮《濰縣署中與舍弟第五書》 文章以沉著痛快爲最，《左》、《史》、《莊》、《騷》、杜詩、韓文是也。間有一二不盡之言，言外之意，以少少許勝多多許者，是他一枝一節好處，非六君子本色。而世間娖娖纖小之夫，專以此爲能，謂文章不可說破，不宜道盡，遂訾人爲剌剌不休。夫所謂剌剌不休者，無益之言，道三不着兩耳。至若敷陳帝王之事業，歌詠百姓之勤苦，剖晰聖賢之精義，描摹英傑之風猷，豈一言兩語所能了事？豈言外有言，味外取味者，所能秉筆而快書乎？吾知其必目昏心亂，顚倒拖沓，無所措其手足也。

湯來賀《鄧左之先生文集序》 文有高者，曰樸，曰拙，曰淡，曰疏，此皆庸流之所棄也。大家爲文，豈不能華與巧、密與濃哉？然文品之高下，即辨于此，故寧樸而弗華，寧拙而弗巧，寧疏而弗密，寧淡而弗濃，然後其文可傳而非世俗所能及。

易學實《與友人論文書》 語文章之妙者曰，朗如日月，燦如列星，是亦至矣。余以爲未也。雲霞蒸變，忽焉高冠飛佩，翼立如人；忽焉盾排劍立，森陳如壘；忽焉翬飛如鳥，忽焉蛇逐如獸，忽焉紫碧丹黃，流光烱耀，如貝如鱗，如瀉金，如挂錦，注目視之，轉睫不得其侶矣，況乎旦晝之所擬者，昏夕得比侶乎？去日之所擬者，來日得而比侶乎？余自學爲文章，嘗自朝至夕，必使我與我異，又何前見古人而後同來者？雖然，此天文也。蜀江道自岷山下走，萬里奔馳，頓折蹴浪生文，以其勢之趨下也。使瀰滿湯流，平川如矢，無復奇觀矣。吾願學者觀天之文以日新，觀水之文以自下，大道無過此矣。況文章小技哉！

蔣永修《直木齋文集序》 曠曠乎莫之致而契乎四海云邈，不相謀而信乎十百世之久者，其斯文之聲氣乎？夫相和以聲，相取以氣，亦猶冰不言寒，而人知其寒；火不言烈，而人知其烈；金石不言堅，而人知其堅也。使吾之爲文，質之四海，而不能無一人之疑，俟之十百世，而不能無一日之不合，而人之知我，且不必如冰寒火烈與金石之堅，則我之自視隋珍也，和璧也，人且魚目而燕石之矣。是以聲之相和者不廣，氣之相取者不眞，皆無與于斯文之數也。

潘耒《朱竹垞文集序》 史遷云：「擇其言之尤雅者。」柳子厚云：「參之太史以著其潔。」文至雅潔，品莫貴焉。然非徒汰其俗調以爲雅，刊落枝詞以爲潔也。必也才雄而識高，資深而養厚，貫天人以爲學，綜古今以鑄辭，乃能超然大雅，粹然精潔，不則空疏而已矣，淺陋而已矣。自明中葉，僞文竟起，擬仿蹈襲，浮囂鉤棘之病，紛然雜出，二三君子以淸眞矯之，而莫能救也。迄于末年，纖佻譎怪，軌則蕩然，道喪文弊，于斯爲極。迨于今朝，人稍覺悟，操觚者往往遠宗歐、蘇，近慕歸、唐，漸知雅潔之足尙。夫雅潔豈易言哉！無古人之才之識，不得立言之根源，而徒求工于枝葉，則貌爲歐、蘇與貌爲《左》、《史》，其爲僞文一也。

田同之《西圃文說》卷三 文莫先於辨體，體正而後意以經之，氣以貫之，詞以飾之。體者，文之幹也；意者，文之帥也；氣者，文之翼也；詞者，

文之華也。體弗愼則文龐，意弗立則文舛，氣弗昌則文萎，詞弗修則文蕪。四者，文之病也。

又　首尾、開闔、繁簡、奇正各極其度，篇法也；抑揚、頓挫、長短、節奏各極其致，句法也；點綴、關鍵、金石、綺采各極其造，字法也。篇有百尺之錦，句有千鈞之弩，字有百煉之金，弇州之論如此，可謂要言不煩，備極文家之能事矣。

又　文章須有逸氣，然終當以銜勒制之。

又　文有神來、氣來、情來。有雅體，有野體、鄙體、俗體。能審鑒諸體委詳所來，方可定其優劣。

又　才生思，思生調，調生格。思即才之用，調即思之境，格即調之界。

又　古文以辨而不華，質而不俚爲高。

又　行文之旨，全在裁制，無論細大，皆可驅遣，當其閑漫纖碎處，反宜動色而陳，鑿鑿娓娓，使讀者見其關係尋繹不倦。至大議論，人人能解者，不過數語發揮，便須控馭，歸於含蓄。若當快意時聽其縱橫，必一瀉無復餘地矣。譬若渴虹飲水，霜隼搏空，瞥然一見，瞬息滅沒，神力變態，轉更夭矯。

又　作文莫先於知字、知句、知篇，然後開闔呼應，操縱頓挫之法，無不備具。

楊繩武《論文四則》　成、弘之文，純以理勝，而製格鍊局法已具備。實爲有明一代風氣所由開，後人以樸率當之者，謬也。正、嘉而下，鉅公林立，皆恪守成、弘之規，擴而張之。隆、萬季年，稍變革矣，然其格律嚴整，針線綿密，又皆因題立制，並非率意穿插。往年人守其說，近則轉相詬厲，皆過也。啓、禎之際，才人輩出，各自名家。譬之用兵，隆、萬如程不識之刁斗森嚴，啓、禎如李廣之士卒樂用，雖卒犯之者，亦莫能禁，然自有國土風。國初諸公，文皆雄渾深厚，與啓、禎相表裏，而加以廓清摧陷之功。嗣後風氣數變，要皆屬後勁，蓋國家元氣萃于是時也。此間文字高者，多得力於啓、禎。國初溯流而上，頗少問津。然其心思才力，寧強無弱，寧堅無脆，寧厚重無輕浮，寧刻深無膚淺。雖爲賢智之過，而實不墮于卑靡，蓋亦足徵風氣之日上也。

邱嘉穗《東山草堂邇言》卷六《詩文・雅馴》　太史公云：「文不雅馴，薦紳先生難言之。」「雅馴」二字，千古論文之要訣也。雅對鄙俚而言，如禪經、坊曲、語錄、邸抄皆竄入文字中，是詞不雅也。高者宗異端虛無寂滅之教，卑者襲策士縱橫捭闔之論，是意不雅也。馴者帖服之謂，對生強而言。如長言讕語，冗散而無味，艱深苦澀，詰曲難通，是字法句法不馴也。論一段則血脈不貫，論一篇則首尾橫決，甚或順逆倒置，曲直失倫，是股法章法不馴也。苟欲其雅馴兼至，斷非出經入史而熟習于秦漢八家文者不能。

徐文駒《復朱竹垞先生書》　潔之根柢在心，心地不清，穢氣滿紙，于何能潔邪？潔之本領在骨，骨力不峭，濁氣熏蒸，又于何能潔邪？柳子厚曰：「本之太史以著其潔。」太史公所以能潔者，以其縱覽天下名山大川，胸中無一點塵氣，故落筆疏宕，擅絕千古。然老泉尚嫌其因襲。《尚書》、《左傳》、《國語》、《國策》以未盡潔，議之甚矣。潔之難言也。蓋文至于潔，而文之妙不可勝用矣。【略】歸震川之文爲有明第一，然荒江老屋，獨往獨來，能與王、李熏天之焰抗衡角勝者，唯在陶洗干淨，得司馬子長之潔而已。近世如牧齋之才，其光芒氣魄實堪籠罩一世，而識者譏其好醜互見，無他，正坐不能潔耳。【略】竊以爲先生之心與先生之骨，可謂潔矣。

馬榮祖《文頌上・風骨》　溟鵬天飛，六月乃息。盪日垂雲，山川失色。問何能然？中挾神力。骨重風高，翻疑境仄。下視文禽，恣弄顏色。載好其音，蘭苕啾唧。

又《風格》　自我作古，籠罩百家。冥心孤詣，不顧衆譁。邈矣琴德，肯雜箏琶。撫徽未鼓，早絕淫哇。必求鍾期，翻失伯牙。手揮目送，所得已奢。

又《氣韻》　四山春動，草色先煙。翠濤飛撲，舉望迷天。韻流空外，氣浹中邊。新篁枝上，小柳簷前。熒熒殘雪，離澌可憐。生意迸注，若化若遷。

又《風神》　別具仙骨，珊珊來遲。皎如玉樹，臨風低枝。高山岌嶪，流水漣漪。夷猶容與，吹徹參差。不可迫視，亭亭在茲。神光近遠，燕羽差池。

又《風趣》　事外立象，意外振奇。觸緒紛集，理絕思維。了無干涉，妙得旨歸。拈花微笑，指月盈虧。泠泠輕輕，知復誰爲。冰泮魚動，東風初吹。

又《文頌下・沈雄》　元氣鼓鑄，洪纖弼中。抑遏不得，蓄極自通。海波湧沸，曉日曈曨。燭天徹地，鞭雲勒風。一闔一闢，無始無終。聲色不動，是謂沈雄。

又《峻潔》　夢遊峩嵋，嚼太古雪。齒牙泠泠，渾是玉屑。體如雕瓊，空

明映徹。神骨高寒，森森欲折。瞿然驚寤，雲卧天闕。心迹雙清，獨抱涼月。

又《典雅》胎息聖籍，妙香暗薰。渾如百和，釀成卿雲。孚尹遠耀，迸散龍文。斡運大化，銘勒元勳。句奇語重，高媲皇墳。明堂清廟，佳氣氤氲。

又《清華》月墮衣裾，露明花蘂。輕不任掬，扶空欲靡。碧天迢迢，瑞煙霏霏。素影忽動，弱不勝綺。我讀道書，堅坐不起。身隱玉壺，拍浮積水。

又《淳古》異鼎出土，良玉蘊璞。非商非周，不雕不琢。太羹元酒，鈞天廣樂。聲臭俱沈，神明獨覺。絕無可喜，潛德彌確。孰云良工，不示以朴？

又《怪奇》四山蓊翳，一霎透紫。雨脚初收，飛霞恢恑。鬱蒸薄射，迷不可理。濡染淋漓，長天伸紙。錦絢花明，攢簇筆底。挫之揮之，驚采怒起。

又《沈著》冥觀遐想，宿火在灰。無端忽往，有約不來。都忘天地，直抉根荄。篆煙孤裊，蚌珠結胎。了無人色，生氣潛迴。魂飄影動，奮若鬱雷。

又《生動》天葩欲綻，靈雨乘之。無端入化，茫不自持。胎紅孕碧，薰風吹枝。色香味外，誰與造微。蒸蒸五指，元氣淋漓。咄哉造化，脫手已飛。

又《嚴重》老羆兀坐，深巖吐光。睒睒雙眸，磯礴翕張。嚄唶宿將，彈壓要荒，牙旂晝靜，凜凜負霜。嶷然斷山，屹然巨防。望之氣沮，正正堂堂。

又《疎放》我用我法，脫去畦羈。塵埃野馬，無溷我爲。蘭生幽谷，其香愈微。一片閒雲，萬里鶴飛。可人何處？攜手同歸。蒼茫獨立，霽晚孤吹。

又《遒媚》血惟榮筋，筋必束骨。結體樹骸，近在文筆。勁氣內轉，秀勢外拔。力破餘地，不側不折。孰謂魏公，剛直滅裂？逸少學書，遒媚特絕。

又《超忽》妙手空空，颯然而至。劍光紛飛，低昂天地。不見檀溪，的盧影逝。但聞風聲，馳驟空際。力大於身，渾同兒戲。天半銀橋，幻師呈技。

又《蒼潤》骨凜秋霜，氣含春穗。眄彼柔條，弄姿先穎。老樹著花，浮空滴翠。直上千尋，遠望如墜。鬱鬱芊芊，煙嵐擁庇。癯而能腴，乃益可貴。

又《清越》秋氣森森，秋山沈沈。木葉盡脫，獨坐鼓琴。一聲進驩，穿透疎林。空外應響，四山知心。不辨身世，遑問古今。亦有孤雁，來和予音。

又《奇險》山脊中坼，碧天墮底。青柯縋韓，蒼耳失李。四圍削成，陡絕無理。鄧艾懸兵，韓信背水。破空直下，瀕危拔起。五嶽方寸，習坎在止。

又《輕澹》山光入戶，空翠潑衣。拂拭不得，諦視愈微。英英白雲，映日搖暉。暗香浮動，著人欲飛。梅魂蘭氣，似是而非。好風蕩漾，相引與歸。

又《鬱折》虬松之而，節節贔屭。空曲橫盤，不可控制。奇氣屈伸，倚天拔地。似縮更張，已躍復墜。前迎後蹲，左縈右綴。屈鐵所成，翻若舞袂。

又《洸漾》智珠入淵，神化爲水。一片空明，激宕萬里。渾無定姿，不見首尾。浮天失青，蹙紋散綺。雲影山光，浪團花蘂。大塊噫氣，迴風生紫。

又《雄緊》上游獨據，高屋建瓴。扼吭拊背，勁勢飛騰。首尾俱振，骨節通靈。一呼一吸，聲發響應。電光驚激，彌壯雷霆。金眸玉爪，華頂蒼鷹。

又《頹暢》深入奧窔，取不厭貪。盎然溢出，中邊俱酣。意盡即止，神王彌耽。如玉山頹，如崖蜜甘。淋漓滿志，妙不容參。五嶽搖動，至精至慼。

又《奧澀》天門詄蕩，下坐列仙。授我玉匣，朱絲繫纏。開函跪讀，綠字赤箋。蝌蚪糾結，鳥迹紛然。以指畫肚，噤不能宣。塵根未斷，謫歸千年。

又《樸野》東阡南陌，觸處皆春。行逢社飲，田父留賓。渾忘爾我，漉頭上巾。忽忽竟日，月色到門。亦有稚子，牽衣勤勤。主眠客去，羲皇上人。

又《蘊藉》初日芙渠，臨風欲舉。零露團團，含意未吐。輾轉寸心，知貯幾許。蓮葉翩翩，白鷺容與。歛乃一聲，飛出遠浦。綠暗音沈，暮煙如縷。

又《恣睢》酒星墮地，徧走八荒。手扳斗柄，下挹酒漿。生氣直注，鬚髯蝟張。劃然長嘯，音激鸞鳳。伯倫、太白，是醒是狂。怪哉劉石，崛起頡頏。

又《澹永》月是何色，水是何味？海南香銷，知是何氣？窅冥迷離，不容思議。鼻觀目遊，妙有眞契。清虛日來，濃鬱百倍。尚不自知，矧堪餉遺。

又《跌宕》裼裘而來，倜儻莫比。頫仰揖讓，顧盼自喜。微風皺波，恍無定理。彩雲欲墮，忽復飈起。眞氣驚牖，揮塵示旨。所謂人英，殆在是矣。

又《瘦硬》月照積雪，寒光晶熒。老梅不睡，徙倚中庭。一枝逸出，素影孤撐。如攀月語，如挾月行。玉骨戌削，敲之有聲。盤空遒絕，棲烏自驚。

又《渾灝》莽莽者氣，旋旋者機。豁然湧出，鉅細騰飛。來如雲上，去則電歸。魚龍變現，星日搖煇。有聲肅肅，斡運甚微。不可界畫，執之已非。

又《秀拔》一朵芙蓉，遠插天外。女几太華，合并稱最。天際眞人，吸飲沆瀣。沐此容光，黜彼粉黛。梯接無階，煙霞與媲。顧影蹣跚，低頭下拜。

又《排奡》怒馬人立，兩嶽排胸。控勒不定，長嘶朔風。壯士髮植，氣吐白虹。樊褫項魄，闌折嬴鋒。輪囷鬱勃，有光熊熊。都歸妥帖，捲海橫空。

又《修遠》浩歌獨往，欲尋吾契。何來笙竽？流響空際。抗手相招，飢鳳遙唳。百尺孤桐，不屑睥睨。攝衣從之，翩然而逝。渺渺迢迢，煙拖霧曳。

又《夭矯》萬丈懸崖，砑然中裂。逆流怒號，蒼藤遙拂。有聲淒清，神猿出沒。裊裊長條，垂垂欲絕。憑虛倒挂，下上超越。頻視行人，乃如跛鼈。

又《沖寂》所思不來，還讀我書。展卷斯在，與古爲徒。庭草自綠，林鳥相呼。嗒然坐忘，焉知彼姝？惟有眞氣，浮溢吾廬。活活欲舞，脫巾軒渠。

又《鼓舞》精氣鬱勃，悍不受撫。須臾湧出，傾倒肺腑。萬怪惶惑，呈露眉嫵。逸態橫生，龍飛鳳舞。音節激昂，禰衡撾鼓。蹀躞而前，蟻視魏武。

又《停勻》細意熨帖，乃如水平。痕迹盡滅，縱手而成。穠纖修短，不虧不盈。累黍不失，何有重輕。止如鵠立，動若雲生。鳴鸞珮玉，髣髴來聲。

又《雄挫》虓虎嘯風，蒼崖吼裂。飛扼其喉，翻手撞搖。捽之撾之，已振復跌。首下尻高，強項欲折。賈勇有餘，深入其穴。鼻息無聲，劒首一吷。

又《閒適》不莊不顚，魚魚雅雅。春風何來？盈懷飄灑。我非裨諶，聊復適野。有句投囊，無心輒捨。笑妥吟鞭，扶持瘦馬。老梅撩人，香雪輕打。

又《堅深》勇夫重閉，狡焉啓疆。無心設險，固於金湯。煉精成甓，濬智作隍。表裏嚴密，箕舒翼張。豈無勁敵，進不敢嘗。光怪呵護，作作有芒。

又《清新》漫漫碧海，鏡鑄芙蓉。姮娥欲照，磨出青銅。玉兔竊浴，丹桂洗容。山河大地，濯影寒空。吳剛袖斧，闌入龍宮。拍手叫絕，萬里玲瓏。

又《古拙》不可別識，一任世訶。谷神何處？邈若山河。篆籀既失，俗書博鵝。斷碑無字，罡風耗磨。空山老柏，千載蹉跎。不受培植，而況婞毀？

又《妙麗》天風吹下，微步凌波。遙聞環珮，響應雲和。漪漪百壘，霓裳澹沱。手搴薜荔，中流嘯歌。煙嵐掩映，紛若綺羅。卻迎不定，顧影婆娑。

又《勁宛》快馬入陣，激於流矢。誰知神駿，曲折喻旨。一團旋風，驚響不已。摩壘搴旗，惟意所擬。始信婉弱，不中驅使。鋼經百鍊，柔可繞指。

又《英雅》林莽清蒼，遠出天籟。隱隱濤聲，如增慕嘅。孤鴻南征，嘹唳雲外。橫槊賦詩，雄心淘汰。顧盼生輝，英風捲旆。卓爾不羣，大雅斯在。

又《適逸》壯節崒嵂，生氣幽蟉。盈胸繞胃，以鬱而流。鬱若重霧，流若輕舟。霧浮山起，舟挾龍遊。氣以節束，節以氣周。呼吸盤辟，秋隼辭鞲。

又《複隱》密意萌坼，遠韻欲沈。荒荒寒日，摩盪積陰。苔徑迹絕，雲氣彌深。千山失影，歸鳥棲林。騞然淒斷，疑是龍吟。幽光自動，珠耀湖心。

又《空靈》池邊高柳，影眠水中。遊魚吞影，緣木行空。日氣薄射，遠抱彩虹。光景穿漏，表裏皆通。滕六狡獪，攪碎蒼穹。明鐙輝映，竟體昭融。

又《神解》對爾名我，我復爲誰？思之失笑，孰辨是非。白雲行空，騎之欲飛。酒杯落手，明月上衣。揮杯勸影，影亦不辭。陶然竟醉，影扶我歸。

又《飄渺》微風蕭蕭，暮雨瀟瀟。遠舟橫篙，聲咽寒潮。山耶雲耶，雲門若耶？蒼茫不辨，似近而賒。我懷如何？臨風浩歌。伊人天末，彌望煙波。

鄒炳泰《午風堂叢談》卷六 盧疎齋云：「古文亦有數。」漢司馬相如、揚雄，名教罪人，其文古；唐文昌黎外，元次山近古，樊宗師作爲苦澀，非古；宋文章家尤多，老歐之雅粹，老蘇之蒼勁，長蘇之神俊，而古作甚不多見。

姚鼐《與王鐵夫書》 夫古人文章之體非一類，其瑰瑋奇麗之振發，亦不可謂其盡出於無意也；然要是才力氣勢驅使之所必至，非勉力而爲之也。後人勉學，覺其累積紙上，有如贅疣。故文章之境，莫佳於平淡，措語遣意，有若自然生成者，此熙甫所以爲文家之正傳。

王元啓《與朱信書》 文章風氣之變，視前之所偏重爲轉移。雅淡之文，流爲薄弱，則拓之以暢滿；暢滿之文，流爲平漫，則束之以整齊；整齊之文，病於凝滯，則矯之以英銳；英銳之氣，激爲怪奇，則復歸於雅淡。此循環之理，如四時寒暑之相易不可強者。然此特其體貌耳。要之，文字眞精神之處，原不變也。所謂眞精神者何？曰清，曰深，二字盡之。析理精而不混則清，命意切而不浮則深，得其清深，則平奇濃淡，雖累易其體，貌以從時，而其骨體迥然自異，又何有乎前所云諸弊哉！

盛大士《與李海帆觀察論文書》 夫文章之道，通達萬變，而各隨其人之情性以出。其人狂，則其文高明而俊偉；其人狷，則其文廉直而勁正，其人剛，則其文發揚而蹈厲；其人柔，則其文恭敬而溫文。即其所近而深造之，皆可進于古之立言者，若溺于功利者欲，天機汩喪，而又欲欺世盜名，自附

于著作之列，則其文雖或震炫世俗，而必有卑□穢惡之氣藏于其中，惟深于文者能辨之。然則治古文者，亦治其性情而已矣。治性情者，亦求之於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間而已矣。

陸繼輅《風希堂文集序》 有黼黻之文，有布帛之文。微黼黻無以彰朝廷之等威，微布帛無以禦閭閻之寒沍。然則卿、雲之麗藻，下逮齊、梁徐、庾之辭，宋五子之語錄，其皆無當於聖人彬彬之說者邪？雖然，偏廢不可，將兼蓄之，若者黼黻，若者布帛，百責集躬，因應告瘁，而事物之求，其來無窮。文且終不貴于是，有能之者出焉，以爲文則瀾然，以爲質則敦然。一人之文，一文之成，隨世所用，無不即是。是故物以偏爲用，不偏是兩無所用也；文以備爲用，不備是僅有所用也。至于不僅有所用，而文之爲貴于天壤乃至無復有加，古之能之者無不皆然，特有廣狹、長短、厚薄之不齊焉耳。

吳榮光《黃霽青觀察文集叙》 文之所繫重矣！漢文醇茂而國長，晉文虛誕而國亡，六朝綺靡而國促，唐文光燄而國昌。觀一代之文，可以知一代之治。當其盛也，必有賈、董、燕、許之筆而振起之，炳焉同風。故士大夫之文，關乎氣運，不可不謹也。

吳德旋《初月樓古文緒論》 淡非淺薄之謂，淺薄則人人能之，正爲文所當戒者也。文章之道，剛柔相濟。《史記》及韓文，其兩三句一頓，似斷不斷之處極多；要有灝氣潛行，雖陡峻亦寓緜邈，且自然恰好，所以爲風神絕世也。

又 唐人以五律爲四十賢人，不可一字帶屠沽氣。古文亦然，通篇容不得一字屠沽。然而，知此者鮮矣，能辨其是否屠沽亦不易矣！眞作家所以少也。

又 姚子壽謂文忌爽，亦非也。《孟子》乃文章之最爽者；《史記》、《戰國策》亦然。西漢初年，文章之高，猶有周、秦氣，亦正以其爽耳。武帝以後，則文太做作矣。

又 《史記》諸表序，筆筆有唱歎，筆筆是豎的；歐陽文有一唱三歎者，多是橫闊的。

又 范蔚宗自謂「體大思精，而無事外遠致」，誠哉是言。事外遠致，《史記》處處有之；能繼之者，《五代史》也，震川文也。

又 漢文近於平。如劉子政，則較之董江都爲不平矣。

又 《三國志》得龍門之簡，以史法論，勝於《後漢書》。裴松之補注，有近於小說而亦收之者。須知此等書亦陳承祚所見，而不採取，所以爲簡要也。

又 八家之外，李習之尚可參，其氣習自好也。孫可之則有暴氣，亦未能自然，究非正宗；看王介甫便高過之遠甚。姚牧菴力掃南宋，而學韓尚太喫力。

又 虞道園筆太游衍，較之宋潛谿稍凈，而文品不甚相懸。王遵巖文少靈氣，然自正派，虞道園正與之相伯仲耳。明七子文，句句欲古峭，而不知運以灝氣，往往至於不可讀，乃荆棘叢也。

又 歸震川直接八家。姚惜抱謂其於不要緊之題，說不要緊之語，卻自風韻疏淡，是於太史公深有會處，不可不知此旨。如張鱸江所賞諸篇，不過歐、曾勝處而已。有寥寥短章而逼眞《史記》者，乃其最高淡之處也。

惲敬《與紹之論文書》 聖人之所謂達者何哉？其心嚴而愼者其辭端，其神暇而愉者其辭和，其氣灝然而行者其辭大，其知通于微者其辭無不至。言理之辭如火之明，上下無不灼然，而跡不可求也；言情之辭如水之曲行旁至，灌渠入穴，遠來而不知所往也；言事之辭如土之墳壤鹹瀉而無不可用也，此其本矣，蓋猶有末焉。其機如弓弩之張，在乎手，而志則的也；其行如挈壺之遞下，而微至也；其體如宗廟圭琮之不可雜置也，如毛髮肌膚骨肉之皆備而運于爬也，如觀于崇岡深巖，進退俯仰，而橫側喬墮無定也，如是其可以爲能于文者乎？若其從入之途，則有要焉，曰其氣澄而無滓也，積之則無滓而能厚也；其質整而無裂也，馴之則無裂而能變也。

梁章鉅《退庵論文》 考據家作文字，率喜繁徵博引，以長篇炫人，然氣不足以舉之，每令閱者不終篇而倦其意。自謂源於《史》、《漢》，然史公文字精采，雖長不厭，《漢書》則冗遝處實多，馬、班之高下卽在於此。《史記》中長短亦不一律，如《項羽本紀》長八千八百餘字，《趙世家》長一萬一千一百餘字，而《顏淵列傳》僅二百四十字，《仲弓列傳》僅六十三字，何嘗必以長爲貴乎？朱子嘗言：「凡人做文字不可太長，多照管不到，寧可說不盡。韓、歐文皆不欲說盡。東坡雖是一往滾將去，他裏面自有法度。今人不理會他裏面法度，只管學他一滾做將去，故無結構。」按坡公嘗自言作文之法，「意盡而言止」者，天下之至言也。然而言止而意不盡，尤爲極至。坡公又云：「孔子言『辭達而已矣』。夫辭止於達意，宜若不文，是大不然。言理能使是理了然於

心者，蓋千萬人而不一遇也，而況能使了然於口與手者乎？是之謂辭達。辭而至於達，則文不可勝用矣。」合此二說觀之，蘇文豈漫無節制者哉！

又　少年作文，以英發暢滿爲貴，不宜即求高簡古淡。昔歐陽公《答徐秘書》云：「所寄近著甚佳，議論正宜如此，然著撰苟多，他日更自精擇，少去其繁則峻潔矣。此時且不必勉強，簡節之則不流暢，須待自然而至也。」又蘇文忠《答李豸書》云：「惠示古賦、近詩，詞氣卓越，意趣不凡，甚可喜也。但微傷冗，後當稍收斂之。今則未可也。」又《與姪簡書》云：「凡文字少小時須令氣象崢嶸，采色絢爛，漸老漸熟乃造平淡。其實不是平淡，乃絢爛之極也。汝只見爹伯今日文章平淡，便專意學此樣，何不取舊日應舉時文字觀之，看其高下抑揚，如龍蛇捉不住。且須學此，斯得之矣。」按宋時所謂應舉時文，非今之時文也，而歐、蘇之教人已如此。

梅曾亮《送陳作甫叙》　夫文有世祿之文，有豪傑之文。模山記水，叙述情事，言應爾雅，如世家貴人珍器玩好，皆中度程，應故實，此世祿之文也。開張王霸，指陳要最，前無所襲於古，而言當乎時論，不必稽於人而事覈其實，如魚鹽版築之夫經歷險阻，致身遭時，雖居廟堂之上，匹夫匹婦之嚬笑可得而窺也，此豪傑之文也。士當貧賤時，酬接者勢皆等夷，無利於相詐；貴者則去民遠而利害不相及，惟令也臨乎民而近民，相臨也則下有必遁之情，而相近也則上有先受之利害，雖魚鹽版築中，其操心慮患不是過也。人情固樂爲世家貴人，而不樂爲魚鹽版築也。然文章家未有不豪傑而能成大文者，此昌黎諸君子所造爲不可及歟？

又《太乙舟山房文集序》　見其人而知其心，人之眞者也；見其文而知其人，文之眞者也。人有緩急剛柔之性，而其文有陰陽動靜之殊。譬之楂梨橘柚，味不同而各符其名，肖其物；猶裘葛冰炭也，極其所長，而皆見其短。使一物而兼衆味，與衆物之長，則名與味乖；而飾其短，則長不可復見，皆失其眞者也。失其眞，則人雖接膝而不相知；得其眞，雖千百世上，其性情之剛柔緩急，見于言語行事者，可以坐而得之。蓋文之眞僞，其輕重于人也，固如此。

曾國藩《聖哲畫像記》　西漢文章，如子雲、相如之雄偉，此天地遒勁之氣，得于陽與剛之美者也，此天地之義氣也。劉向、匡衡之淵懿，此天地溫厚之氣，得于陰與柔之美者也，此天地之仁氣也。東漢以還，淹雅無慚于古，而風骨少隤矣。韓、柳有作，盡取揚、馬之雄奇萬變，而內之于薄物小篇之中，豈不詭哉！歐陽氏、曾氏皆法韓公，而體質于匡、劉爲近。文章之變，莫可窮詰。要之，不出此二途，雖百世可知也。

又《日記・咸豐十年三月十七日》　吾嘗取姚姬傳先生之說，文章之道，分陽剛之美、陰柔之美二種。大抵陽剛者，氣勢浩瀚；陰柔者，韻味深美。浩瀚者，噴薄出之；深美者，吞吐而出之。

又《咸豐十年閏三月廿三日》　余思古文有八字訣，曰雄、直、怪、麗、淡、遠、茹、雅。近于茹字似更有所得。而音響、節奏，須一「和」字爲主，因將「淡」字改爲「和」字。

又《咸豐十年八月廿一日》　夜讀《古文・雜記類》，微若有所得者；柳子厚山水記，似有得于陶淵明沖淡之趣，文境最高，不易及。

又《咸豐十一年六月十七日》　看劉文清公《清愛堂帖》，略得其沖淡自然之趣，方悟文人技藝佳境有二：曰雄奇，曰淡遠。作文然，作詩然，作字亦然。若能合雄奇于淡遠之中，尤爲可貴。

又《同治四年正月廿二日》　余昔年嘗慕古文境之美者，約有八言：陽剛之美曰雄、直、怪、麗，陰柔之美曰茹、遠、潔、適。蓄之數年，而余未能發爲文章，略得八美之一以副斯志。是夜，將此八言各作十六字贊之，至次日辰刻作畢。附錄如左：雄：劃然軒昂，盡棄故常；跌宕頓挫，捫之有芒。直：黃河千曲，其體仍直；山勢若龍，轉換無跡。怪：奇趣橫生，人駭鬼眩；《易》、《玄》、《山經》，張韓互見。麗：青春大澤，萬卉初葩；《詩》、《騷》之韻，班、揚之華。茹：衆義輻湊，吞多吐少；幽獨咀含，不求共曉。遠：九天俯視，下界聚蚊；寤寐周、孔，落落寡群。潔：冗意陳言，類字盡芟；愼爾褒貶，神人共監。適：心境兩閑，無營無待；柳記、歐跋，得大自在。

又《家書・諭紀澤紀鴻・同治四年七月初三日》　四象表中，惟氣勢之屬太陽者，最難能而可貴。古來文人雖偏于彼三者，而無不在氣勢上痛下工夫。

又《同治五年十月十一日》　凡大家名家之作，必有一種面貌，一種神態，與他人迥不相同。譬之書家羲、獻、歐、虞、褚、李、顏、柳，一點一畫，其面貌既截然不同，其神氣亦全無似處。本朝張得天、何義門雖稱書家，而未能盡變古人之貌。故必如劉石庵之貌異、神異，乃可推爲大家。詩文亦然。

若非其貌其神迥絕群倫，不足以當大家之目。渠既迥絕群倫矣，而後人讀之，不能辨識其貌，領取其神，是讀者之見解未到，非作者之咎也。

又《同治六年三月二十二日》 凡詩文趣味約有二種：一曰詼詭之趣，一曰閑適之趣。詼詭之趣，惟莊、柳之文，蘇、黃之詩。韓公詩文，皆極詼詭。此外實不多見。閑適之趣，文惟柳子厚游記近之，詩則韋、孟、白傅均極閑適。而余所好者，尤在陶之五古、杜之五律、陸之七絕，以爲人生具此高淡襟懷，雖南面王不以易其樂也。

唐才常《論文連珠十首》 蓋聞玉生於山，雕之則華縟；冰出於水，鑿之則紛綸。惟不雕者完其太璞，惟不鑿者順其天眞。是以西漢雄深，卓然典謨之制；東京藻麗，漸傷風骨之庫。

又 蓋聞聆簫韶之音，則唯恐其卧；聽鄭、衛之音，則久而忘疲。何則？以博溺心，以文藏質；容悅以偶俗，雖雅而傷煩。是以晉、魏文人，浸有作法於涼之弊；齊、梁綺靡，適等自鄶以下之譏。

又 蓋聞以古爲鏡，神屢照而不疲；如金在鎔，工雖微而待鍊。江、河本其同源，涇、渭區而未遠。是以元代諸賢，多濂、洛、關、閩之遺緒，風格近爾，非六朝、五季之淫哇。

張裕釗《答劉生書》 夫文章之道，莫要于雅健。欲爲健而厲之已甚，則或近俗；求免于俗而務爲自然，又或弱而不能振。古之爲文者若左邱明、莊周、荀卿、司馬遷、韓愈之徒，沛然出之，言厲而氣雄，然無有一言一字之強附而致之者也，措焉而皆得其所安。文惟此最爲難，知其難也，而以意默參於二者之交，有機焉以寓其間，此同非鼂莫所能企，而亦非口所能道。治之久而一旦悠然自得於其心，是則其至焉耳。

吳汝綸《與姚仲實》 桐城諸老，氣清體潔，海內所宗，獨雄奇瑰瑋之境尚少。蓋韓公得揚、馬之長，字字造出奇崛。歐陽公變爲平易，而奇崛乃在平易之中。後儒但能平易，不能奇崛，則才氣薄弱，不能復振，此一失也。曾文正公出而矯之，以漢賦之氣運之，而文體一變，故卓然爲一代大家。近時張廉卿又獨得於《史記》之譎怪，蓋文氣雄俊不及曾，而意思之恢詭，辭句之廉勁，亦能自成一家。是皆由桐城而推廣，以自爲開宗之一祖，所謂「有所變而後大」者也。

又 說道說經，不易成佳文。道貴正，而文者必以奇勝。經則義疏之流暢，訓詁之繁瑣，考證之該博，皆於文體有妨。故善爲文者，尤愼於此。退之自言「執聖之權」，其言道止《原性》、《原道》等三篇而已；歐陽辨《易》論《詩》諸篇，不爲絕盛之作，其他可知。至於常理凡語，涉筆卽至者，用功深則不拒自遠，無足議也。

賀濤《送張先生序》 經詞質詩，獨爛然而華。楚人既侈其體以爲賦，而賈誼、司馬相如、枚乘、揚雄、班固、張衡之倫用以薦功諷時，抒懷愫，狀物變，益瑰放詭怪而不可窮。承效者多沿用爲體，其弊也厖蕪而纖僞。唐韓愈氏急起而持之汰繁抑浮，一歸於樸，羣天下學者惟韓之從。自漢迄唐，曠數百年而文章始復於古。習傳之既久，或孤抱韓氏之義法，而不敢他有所涉，其弊也意固而言俚。國朝姚姬傳氏纂錄古文，益以楚辭、漢賦，其說既美矣。曾文正公取其說而益恢之，以自治其文，而宋後數百年沿用之體於是始變。漢文偉麗矣，而所謂質者固在也，末流汩焉耳。韓文簡樸矣，而漢文氣體固在也，末流靡焉耳。韓氏振漢氏之末流反之古，曾公振韓氏之末流反之漢，先生師曾公，嘗取姚氏所纂錄而獨說其辭賦以示學者。濤既蒙不棄，以爲可與於茲事，而數進以閎肆之境。夫閎肆之境，舍先生所說固莫由達也，而孰思之而莫窺其涯於先生之歸也。

又《送吳先生序》 意有所寄而爲文，而意之所寄，恆視其人所遭之時與所處之境。以盛德當末世，而《易》以興《詩》之刺譏，大氐因所遭際託諷詠，以達其所懷。《春秋》繼《詩》而作，其意蓋與《詩》同。故孟子尙友古人，必論其世，以知其人而不泥乎《詩》、《書》之迹。於《詩》曰：「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於《書》曰：「盡信《書》不如無《書》。」不信者，不信其辭也。諸子之書，荀卿以爲持之有故。而太史公於古之作者必推其作之之由，其采之以爲史則曰：「好學深思，心知其意。」曾文正公云：太史公稱《莊子》多寓言。吾觀子長所爲《史記》，寓言亦居十之六七。古人讀書及其所自爲書，其恉趣類如此。韓退之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其取法三代兩漢也，亦曰：「師其意，不師其辭。」故後之作者惟退之爲近古。近世之學者不然。爲理學之說者曰：某書體具而未極其至，某書務末而遺本，某書不合仲尼。起作者而面詰之，不能自解免也。然而作者之意，彼固未之知也。爲考據之說者曰：某文非古之訓，某名古無此稱，以事徵多抵捂，以時考失先後，起作者而面詰之不能自解免也。然而作者之意，彼固未之知也。爲辭章之說者曰：事覈而辭簡，

三代之文也；體大而氣充，西漢之文也；意繁而語偶，東漢以後之文也。時代之論，古而有之，沿襲以爲說耳。作者之意，彼固未之知也。夫不能心知其意，義拘詞泥而馳逐於膚末，自詡知言，無異乎言理日益精，考古日益詳，文之義法益嚴以密，而名能文者，且閱十百年而不一遇也。濤嘗聞桐城吳先生之言矣，曰：「古人著書，未有無所爲而漫言道理者。」由先生之言思之，自《易》以下，皆有爲而作者也；自韓以上，皆讀其書而知其所爲者也。

林紓《春覺齋論文・述旨》 王充之言曰：「飾貌以彊類者失形，調辭以務似者生情。」「飾貌以彊類者失形，調辭以務似」之一語，不能不服史公、歐公及震川三家之能也。《史記・外戚世家》記竇皇后弟竇廣國事：「文帝召見問之，具言其故，果是。又復問他何以爲驗，對曰：『姊去我西時，與我決於傳舍中，丐沐沐我，請食飯我，乃去。』於是竇皇后持之而泣，泣涕交橫下。侍御左右皆伏地泣，助皇后悲哀。」嗚呼！史公之寫物情，摯矣。今試瞑目思竇姬在行時，迨將入代，而穉弟戀姊如母，依依旅燈明滅之中，囚首喪面。竇姬知此行定無可相見之期，計一身與穉弟相聚一晷刻間，即當盡一晷刻手足之誼，不能不向從者丐沐而請食。下一「丐」字、「請」字，可見雜沓之中，車馬已駕，紛紛且行；竇廣國身隨其姊在行中，直一贅旒，不丐且不得沐，不請且不得食；沐已飯已，匆匆登車，亦不計弟之何屬。此在情事中特一毫末耳，而施之文中，覺竇皇后之深情，竇廣國身世之落漠。寥寥數語，而慘狀悲懷，已盡呈紙上。此即所謂「務似而生情」者也。且「似」字亦非貌似之謂，直當時曲有此情事，登之文字之中而肖耳。下至歐公之《瀧岡阡表》，歸震川之《項脊軒記》，瑣瑣屑屑，均家常之語，乃至百讀不厭，斯亦奇矣。雖然，敘細碎之事，能使鎔成整片，則又大難。觀《瀧岡表》中語，時時用一「知」字，又時時用一「待」字。蓋歐公幼不見贈公，但述太夫人深信贈公，故累累用「知」字；既知贈公之必有後，故累累用「待」字。既用此二字爲之提綱挈領，則以下瑣瑣屑屑之處，皆有所消納，而不至散漫煩贅，令人生憎。震川力追歐公，得其法乳，故《項脊軒》一記，亦別開生面。然有「軒」字爲主人翁，則人事變遷，家道坎壈，皆歸入此軒，作睹物懷人寫法，與《瀧岡阡表》面目又大不同。《阡表》步步敘悲，悲盡，皆其得意處；《項脊軒記》亦步步敘悲，然名位去歐公遠甚，不能不生其蕭寥之感：綜之皆各肖其情事。張惠言作其《先妣事略》，極意欲抒其悲懷，然寫情實不如震川之摯，此則自關其人之所造，未可強同也。

又《辭義篇》曰：「屬筆之家，亦各有病：其深者，則患乎譬煩言冗，申誡廣喻，欲棄而惜，不覺成煩也；其淺者，則患乎妍而無據，證援不給，皮膚鮮澤，而骨骾過弱也。」嗚呼！是言也，悉文中甘苦矣。前一弊，不善學老泉父子之文者當之；後一弊，不善學桐城之文者當之。蘇家文字，喻其難達之情，圓其偏執之說，往往設喻以亂人觀聽。驟讀之，無不點首稱可；及詳按事理，則又多罅漏可疑處。然蘇氏之文，多光芒，有氣概，如少年武士，橫槊盤馬，不戰已足屈人之兵。後人不足於理，而但求足於文，勢不能不抄故籍，因事設譬；一譬足矣，又復求多，於是枵響騰於紙上，滯氣漬於行間，則貪多之病也。凡無理與氣，而好作長篇者，往往墜入此阱。韓昌黎集中無史論，舍《原道》外，議論之文，多歸入贈序、與書中，至長無過五六百字者；篇幅雖短，而氣勢騰躍，萬水迴環，千峯合抱，讀之較讀長篇文字爲久，即無煩譬冗言耳。至所云「皮膚鮮澤，骨骾過弱」，則襲舊套爲文，知文之門徑，知文之弊病，知文之步驟，知文之取舍，應有盡有，而終不名之爲能文；即徒知斤削之利，而無梧檟之材資之以成器，此則讀書不多，積理不厚之過也。夫桐城豈眞有派？惜抱先生亦力追古學，得經史之腴，鎔裁以韓、歐之軌範，發言既清，析理復粹，自然成爲惜抱之文，非有意立派也。學者能溯源於古，多讀書，多閱歷，範以聖賢之言，成爲堅確之論，韓、歐之法程自在，何必桐城？即桐城一派，亦豈能超乎韓、歐而獨立耶？錢虞山之告文太青曰：「當力追古學，勿流連於今學而不知反。」此言闢何、李也。後生小子，胡敢妄闢桐城，然論文不能不取法乎上。須知桐城之文不弱也，以柔筋脆骨者效之，則弱矣。向見吳摯甫先生案頭日置韓文一卷，時時讀之。以桐城人師桐城之大師，在理宜讀姚文，不宜取徑於韓，且曾文正亦力主桐城者，乃日抱韓文不去手。然則，治程、朱語錄者，固不能不溯源於《論語》也。

陳澧然《晦堂文鑰・雅俗辨》 古人論文，必先雅潔。所謂雅者，非塗飾爲工，雕刻爲古之謂也，去俗而已；所謂潔者，非枯冷爲高，疏淡爲眞之謂也，去其無用而已。無用即俗也。夫一題有一題之理，即一題有一題之文。論一事，而此文妙語移之彼題，則精而不實，即無用矣；記一事，而前之所陳移之後幅，則重者反輕，即無用矣。無用即俗矣。故凡爲文之法，古人所

稱禁理學語，禁時文語，禁詞賦語，禁說帖語，禁公牘語，即學部定章禁新名詞，皆易也。惟此二者，戛戛其難。而初學必從易者始，然後難者可歷階而升，無他，切題而已。題何以切？認理而已。周秦之間，百家競出，曾無兩人規模議論如出一家。後世教人必使議論規模歸於一律，此即俗也。欲求免俗，必自鍊氣始。氣剛則上下千古，縱橫五洲，何所施而不可？夫鍊氣非以爲文，將以任天下大事。區區之文，尚且弱而不振，況敢出死生，祛禍福，任天下大事哉？孔子之對哀公也，曰明曰強，此非爲文發也。得此而即文即事，思過半矣，尚何不雅不潔之有？

又《鍊格》 文格者何？如人之體格是。古之稱格者，曰品格，曰風格，曰骨格，而無氣格，何也？氣主動而格主靜，義固殊也。譬之於人，言談豪邁，舉動發揚則氣也，而格則如人獨立，不動不言，自有泰山喬嶽之概。長篇巨製，如人之體幹雄奇，固自有眞格矣。即短篇數語，百折千回，譬之於人，短小精悍，神采逼人，自赫然不可干犯。太史公之《贊》，韓昌黎之《龍說》與《送董邵南序》，柳子厚之《辨諸子》，王荆公之《論孟嘗君》，蘇老泉之《名字說》皆此類也。古人有言：「骨重神寒天廟器。」杜工部之《題畫馬》曰：「獨立闆闔生長風。」自非體格精嚴，安能致此？故凡文之風發泉湧者，氣也；文之嶽峙淵渟者，格也。孔子之論學也，曰可與立，未可與權。立者，靜而常，權則動而變。天下未有不能靜而能動，不能立而能權，不能鍊格而能善用其氣者。此其道始於不輕言動，自嚴其身而無泄其氣。孟子有言：「富貴不淫，貧賤不移，威武不屈」，皆此義也。能此者，雖任天下大難，於文何有？

劉師培《南北文學不同論》 聲音既殊，故南方之文亦與北方迥別。大抵北方之地，土厚水深，民生其際，多崇實際，南方之地，水勢浩洋，民生其際，多尚虛無。民崇實際，故所著之文不外記事、析理二端；民尚虛無，故所作之文或爲言志、抒情之體。中國古籍，以六藝爲最先，而《尚書》、《春秋》記動記言，謹嚴簡直；《禮》、《樂》二經例嚴辭約，平易不誣；記事之文，此其嚆矢。《大易》一書，素遠鈎深，精義曲隱，析理之作，此其權與。若夫兵農標目，醫曆垂書，炎、黃以降，著述浩繁（如兵家始于黃帝、鬼容區，農家始于神農，醫家始于神農、黃帝及岐伯諸人，曆學亦始于容成，皆見于《漢志》，實爲上古之書），然繩以著書之律，則記事、析理，實兼二長。此皆古代北方之文也（因古帝皆都北方，而南方則爲苗族之地）。惟《詩》篇三百，則區判北南；《雅》、《頌》之詩起于岐豐，而《國風》十五，太師所采，亦得之河濟之間，故諷詠遺篇，大抵治世之詩，從容揄揚（如《周頌》及《大雅》、《小雅》前半，及《魯頌》、《商頌》是）。衰世之詩悲哀剛勁（如《小雅》中《出車》、《采芑》、《六月》，以及《秦風》篇皆剛勁之詩也，而《小雅》、《大雅》之後半，則爲悲哀之詩），記事之什雅近典謨（如《七月篇》歷叙風土人情，而《篤公劉》諸篇，皆不愧詩史），北方之文莫之或先矣。惟周召之地，在南陽、南郡之間（此《韓詩》說。予案《周南》言漢廣，言汝墳，則周南之地在南陽南部之東；《召南》言汝沱，則召南之地當在南陽、南郡之西，蓋文王兼牧荆、梁二州，故《國風》始于《周》、《召》），故二《南》之詩感物興懷，引辭表旨，譬物連類，比興二體，厥製亦繁，構造虛詞，不標實迹，與二《雅》迥殊。至于哀窈窕而思賢才，詠漢廣而思游女，屈宋之作于此起源。《鼓鐘》篇曰：「以《雅》以《南》。」非《詩》分南北之證與（《毛傳》云：「言爲《雅》爲《南》也，舞四夷之樂，大德廣所及。」又言南夷之樂曰《任》。蓋以《雅》爲中國之樂，以《南》爲四夷之樂也。不知北方之詩謂之《雅》，《雅》者，北方之音也。南方之詩謂之《南》，《南》者，南方之音也。此音分南北之證。非以南夷之樂該四夷之樂也）？春秋以降，諸子並興，然荀卿、呂不韋之書最爲平實，剛志決理，輓斷以爲紀，其原出于古《禮經》（孔、孟之言，亦最平易近人），則秦趙之文也。故河北關西，無復縱橫之士。韓、魏、陳、宋，地界南北之間，故蘇、張之橫放（蘇秦爲東周人，張儀爲魏人），韓非之宕跌（非爲韓人），起于其間。惟荆楚之地，僻處南方，故老子之書，其說杳冥而深遠（老子爲楚國苦縣人），及莊、列之徒承之（莊爲宋人，列爲鄭人，皆地近荆楚者也），其旨遠，其義隱，其爲文也縱而後反，寓實于虛，肆以荒唐譎怪之詞，淵乎其有思，茫乎其不可測矣。屈平之文，音涉哀思，矢耿介，慕靈修，芳草美人，托詞喻物，志潔行芳，符于二《南》之比興（觀《離騷經》、《九章》諸篇，皆以虛詞喻實義，意與二《雅》殊），而叙事紀游，遺塵超物，荒唐譎怪，復與莊、列相同（故《史記》之論《楚詞》也，謂：「蟬蛻穢濁之中，浮游塵埃之外，皭然涅而不污。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南方之文，此其選矣。又縱橫之文，亦起于南（陳軫、黃歇之流是也），故士生其間，喜騰口說，甚至操兩可之說，設無窮之詞，以詭辯相高，故南方墨者，以堅白、異同之論相訾（見《莊子》），雖其學失傳，然

淺察以炫詞，纖巧以弄思，習爲背實擊虛之法，與莊、列、屈、宋之荒唐譎怪者，殆亦殊途而同歸乎！觀班固之志藝文也，分析詩賦，屈原賦以下二十五家爲一種，陸賈賦以下二十一家爲一種，荀卿賦以下二十五家爲一種。蓋屈原、陸、賈，籍隸荆南（賈亦楚人），所作之賦一主抒情，一主騁辭，皆爲南人之作；荀卿生長趙土，所作之賦偏于析理，則爲北方之文。蘭台史冊固可按也。西漢之時，文人輩出，賈誼之文，剛健篤實，出于韓非；晁錯之文，辨析疏理，出于《呂覽》；而董仲舒、劉向之文，咸平敞通洞，章約句制，出于荀卿。蓋西漢北方之文，實分三體：或鎔式經誥，褒德顯容，其源出于《雅》、《頌》，頌贊之體本之；或探事獻說，重言申明，其源出于《尚書》，書疏之體本之；或文樸語飾，不斷而節，其源出于《禮經》，古賦之體本之（如孔臧、司馬遷、韓安國之賦是）。又《淮南》之旨雖近莊、列，然衡其文體，仍在荀、呂之間，亦非南方之文也（惟小山《招隱士》篇，出于屈、宋）。若夫史遷之作，排奡雄奇，書爲記事，文則騁詞。而枚乘、司馬相如，咸以詞賦垂名，然恢廓聲勢，開拓宕突，殆縱橫之流歟（如枚乘《七發》，相如《子虛賦》、《上林賦》是也）。至于寫物附意，觸興致情（如相如《長門賦》、《思大人》，枚乘《菟園賦》是也），則導源楚騷，語多虛設。子雲繼作，亦兼二長（如《羽獵賦》、《河東賦》，出于縱橫家者也，若《反離騷》諸作，則出于楚騷者也）。例以文體，遠北近南。東京文士彪炳史編，然章奏書牘之文，咸通暢明達，雖屬詞枝繁，然銓貫有序，論辨之文亦然（如班彪《王命論》，朱穆《崇厚論》是）。若詞賦一體，則孟堅之作雖近揚、馬，然徵材聚事，取精用弘，《呂覽》類輯之義也，蔡邕之作似之，平子之作，傑格拮搬，俶儻可觀，荀卿《成相》之遺也，王延壽之作似之。即有自成一家言者，亦辭直義暢，雅懿深醇（如荀悅《申鑒》、王符《潛夫論》是）。蓋東漢文人，咸生北土，且當此之時，士崇儒術，縱橫之學，屏絕不觀，騷經之文，治者亦鮮，故所作之文偏于記事析理（如《幽通》、《思玄》各賦，以及《申鑒》、《潛夫論》之文，皆析理之文也，若夫《兩都》、《魯靈光》各賦，則記事之文），而騁辭抒情之作，嗣響無人。惟王逸之文，取法騷經（王爲南郡人），而應劭、王充，南方之彥（劭爲汝南人，充爲會稽人），故《風俗通》、《論衡》二書近于詭辯，殆南方墨者之支派歟？于兩漢之文別爲一體。蓋三代之時，文與語分，排偶爲文，直言爲語。東漢北方之文，詞多駢儷，句嚴語重，乃古代之文也。南方之文多屬單行，

語詞淺顯，乃古代之語也。建安之初，詩尚五言。七子之作，雖多酬酢之章，然慷慨任氣，磊落使才，造懷指事，不求纖密，隱義蓄含，餘味曲包，而悲哀剛勁，洵乎北土之音（氣度淵雅遜東漢，而魄力則過之，孔融、曹操之詩，尤爲悲壯）。魏晉之際，文體變遷，而北方之士侈效南文。曹植詞賦，塗澤律切，憂遠思深，其旨開于宋玉；及其弊也，則採摘艷辭，纖冶傷雅。嵇、阮詩歌，飄忽峻佚，言無端涯，其旨開于莊周；及其弊也，則宅心虛闊，失所旨歸。左思詩賦，廣博沉雄，慨慷卓越，其旨開于蘇、張，及其弊也，則浮囂粗獷，昧厥修辭。北方文體至此始淆。又建安以還，文崇偶體；西晉以降，由簡趨繁（凡晉人奏議之文、論述之文，皆日趨于偶，日趨于繁，與東漢殊）。然晉初之文，羹元尚存，雕幾未極。如杜預、荀勖、傅玄，咸吐詞簡直；若張華、潘岳、摯虞，始漸尚鋪張，三張二陸，文雖遒勁，亦稍入輕綺矣。詩歌亦然。故力柔于建安，句工于正始，此亦文體由北趨南之漸也。江左詩文，溺于玄風，辭謝雕采，旨寄玄虛，以平淡之詞寓精微之理。故孫（孫綽）、許（許詢）、二王（王羲之、王獻之），語咸平典，由嵇、阮而上溯莊周，此南文之別一派也。惟劉琨之作，善爲淒戾之音，而出以清剛（孫楚、盧諶之作亦然），郭璞之作，佐以彪炳之詞，而出以挺拔，北方之文賴以不墮。晉、宋以降，文體復更。淵明之詩，仍沿晉派，至若慧業文人，咸崇文藻，鑱雕雲風，模範山水。自顏、謝詩文，舍奇用偶，鬼斧默運，奇情畢呈，句爭一字之奇，文采片言之貴，情必極貌以寫物，辭必窮力以追新（謝元暉亦然）。齊、梁以降，益尚艷辭，以情爲裏，以物爲表，賦始于謝莊，詩昉于梁武（簡文及元帝之詩亦然）。陰、何、吳、柳（陰鏗、何遜、吳均、柳惲），厥製益工，研煉則隱師顏、謝，妍麗則近則齊、梁。子山繼作，掩抑沉怨，出以哀艷之詞，由曹植而上師宋玉，此又南文之一派也（惟范雲、任昉，文詩淵懿，江總、沈約，亦無輕靡之辭，乃齊梁、文士之傑出者）。鮑照詩文，義尚光大，工于騁勢，然語乏清剛，哀而不壯，大抵由左思而上效蘇、張，此亦南文之一派也。梁、陳以降，文體日靡（至陳後主而極矣，即劉孝標、劉彥和、陸佐文之文，亦多清新之句），惟北朝文人舍文尚質。崔浩、高允之文，咸磽确自雄。溫子昇長于碑版，叙事簡直，得張、蔡之遺規。盧思道長于歌詞，發音剛勁，嗣建安之佚響（如《薊北歌詞》諸作是也）。子才、伯起（邢卲、魏收），亦工記事之文。豈非北方文體固與南方文體不同哉？自子山、總持（江

總身旅北方，而南方輕綺之文漸爲北人所崇尚。又初明（沈炯）、子淵（王褒），身居北土，耻操南音，詩歌勁直，習爲北鄙之聲，而六朝文體亦自是而稍更矣。隋煬詩文，遠宗潘、陸，一洗浮蕩之言，惟隸事研詞，尚近南方之體。楊、薛之作，間符隋煬，吐音近北，擒藻師南。故隋、唐文體力剛于顏、謝，采縟于潘、張，折衷南體北體之間，而別成一派。唐初詩文與隋代同，制句切響，言務纖密，雖雅法六朝，然卑靡之音，于焉盡革。四傑繼興，文體益恢，詩音益諧。自是以降，雖文有工拙，然俳四儷六，益趨淺弱。惟李、杜古賦，詞句質素，張、陸奏章，析理通明，唐代文人瞠乎後矣。昌黎崛起北陲，易偶爲奇，語重句奇，閎中肆外，其魄力之雄，直追秦、漢；雖模擬之習未除，然起衰之功不可沒也。習之、持正、可之，咸奉韓文爲圭臬，古質深雄，唐代罕倫。子厚與昌黎齊名，然棲身湘、粵，偶有所作，咸則《莊》、《騷》，謂非土地使然歟？若貞觀以後，詩律日嚴，然宋、沈之詩，以嚴凝之骨飾流麗之詞，頌揚休明，淵乎盛世之音。中唐以降，詩分南北，少陵、昌黎體峻詞雄，有黃鐘、大呂之音。若夫高（適）、常（建）、崔（顥）、李（頎），詩帶邊音，粗厲猛起。張（籍）、孟（郊）、賈（島）、盧（仝）思苦語奇，縋幽鑿險，皆北方之詩也。太白之詩，才思橫溢，旨近蘇、張（樂府則出《楚詞》）；溫、李之詩，緣情託興，誼符《楚騷》；儲、孟之詩，清言霏屑，源出道家：皆南方之詩也。晚唐以還，詩趨纖巧，拾六代之唾餘，自鄶以下，無足觀矣。宋代文人，惟老蘇之作間近昌黎，歐、曾之文，雖沉詳整靜，茂美淵懿，訓詞深厚，然平弱之譏，曷云克免？豈非昌黎之文，固非南人所能效哉（小蘇之文愈傷平弱，介甫文雖挺拔，然渾厚之氣亦遜昌黎）？若東坡之文，出入蘇、張、莊、老間，亦爲南體；蘇門四子更無論矣。北宋詩體，初重西昆，派沿溫、李，蘇詩精言名理，有東晉之風（此出于道家，若歐、王之詩，于北宋亦爲特出）。西江一體，雖逋峭堅凝，一洗凡艷，然雄厚之氣遠遜杜、韓，豈非杜、韓之詩亦非南人所克效歟？南宋詩文多沿古製，惟同甫、水心，文體縱橫，放翁、石湖，詩詞淡雅（一近張、蘇，一近莊、列），然咸屬南人。若眞、魏之文，縝密端懇，誠哉中流之砥柱矣（若夫東萊之文，稼軒之詞，亦近縱橫，朱子之文，雅近眞、魏）。金、元宅夏，文藻黯然，惟遺山之詩則法少陵，存中州之正聲；子昂卑卑，非其匹也。自元以降，惟劇曲一端區分南北；若詩文諸體，咸依草附木，未能自辟塗轍，故無派別之可言。大抵北人之文，猥瑣鋪叙以爲平通，故樸而不文；南人之文，詰屈雕琢以爲奇麗，故華而不實。當明代中葉，七子之詩雄而不沉，歸、茅之文密而不茂。至于明季幾社、復社之英，發爲文章，咸感憤淋漓，悲壯蒼涼，傷時念亂，音哀于子山，氣剛于同甫；雖間失豪放，然南人之文兼擅蘇、張、屈、宋之長者，自此始也。明社既墟，遺民佚士眷懷故都，或發綿渺之文（如吳梅村之詩，毛西河之文是），或效軼蕩之體（如侯、魏之文，閻、萬之詩是），咸有可觀（大抵梨洲之文冗長，惟亭林詩文爲最佳，船山之文則又明文之傑出者矣）。清代中葉，北方之士，咸樸僿蹇冗，質略無文。南方文人則區駢、散爲二體；治散文者工于離合激射之法，以神韻爲主，則便于空疏，以子居、皐聞爲差勝（此所謂桐城派也，餘咸薄弱）；治駢文者，一以摘句尋章爲主，以蔓衍炫俗，或流爲詼諧，以稚威、容甫爲最精（稚威之文以力勝，容甫之文以韻勝，非若王、袁之矜小慧也）。若夫惟詩歌一體，或崇聲律（如趙執信及後世揚州詩派是），或尚修詞（如宋琬之流是），或矜風調（前有施、王，後有袁枚，皆宗此派），派別迥殊，然雄健之作概乎其未聞也。故觀乎人文，亦可以察時變矣。

又《論文雜記》 古人學術，各有專門，故發爲文章，亦復旨無旁出，成一家言，與諸子同。試即唐、宋之文言之：韓、李之文，正誼明道，排斥異端（如韓愈《原道》、《原性》及《答李生書》等篇，李翺《復性書》，皆儒家之言；而韓文之中，無一篇不言儒術者），歐、曾繼之，以文載道，儒家之文也（南宋諸儒文集，多闡發心性，討論性天之作，亦儒家之文）。子厚之文，善言事物之情，出以形容之詞（如永州、柳州諸游記，咸能類萬物之情，窮形盡相，而形容宛肖，無異寫眞），而知人論世，復能探原立論，核覈刻深（如《桐葉封弟辨》、《晉趙盾許世子義》、《晉命趙衰守原論》諸作，皆翻案之文也。宋儒論史，多誅心之論，皆原于此），名家之文也。明允之文，最喜論兵（如《上韓樞密書》等篇皆是，而論古人之用兵者尤多），謀深慮遠，排兀雄奇（明允最喜陰謀，且能發古人之陰謀，故其爲文亦多刻深之論，發人未發），兵家之文也。子瞻之文，以粲花之舌，運捭闔之詞，往復卷舒，一如意中所欲出，而屬詞比事，翻空易奇（子瞻之文，說理多未確，惟工于博辯，層出不窮，皆能自圓其說，于蘇、張之學殆有得也），縱橫家之文也（陳同甫之文，亦以兵家兼縱橫家者也）。介甫之文，侈言法制，因時制宜（集中多論新法之文），而文辭奇

峭，推闡入深（介甫之文最爲峻削，而短作尤悍厲絕倫，且立論極嚴，如其爲人），法家之文也（若夫邵雍之徒爲陰陽家，王伯厚之徒爲雜家，而葉水心之徒亦近于法家、兵家）。立言不朽，此之謂與。近代以還，文儒輩出：望溪、姬傳，文祖韓、歐，闡明義理，趨步宋儒（凡桐城古文家，無不治宋儒之學，以欺世盜名。惟海峰稍有思想。若方東樹、方宗誠、曾國藩，皆治宋學，復以能文鳴），此儒家之支派也。愼修、輔之，綜核禮制，章疑別微（近儒治三禮者，如秦蕙田、凌廷堪、程瑤田之流，咸有文集，集中亦多論禮之作。考《漢志》言名家出于禮官，則言禮學者，必名家之支派也），若膺、伯申，考訂六書，正名辨物（近儒喜治考據，分戴、惠兩大派，皆從《爾雅》、《說文》入手。而諸家文集，亦以說經考字之作爲多。古人以字爲名，名家綜核名實，必以正名析詞爲首，故考據之文亦出名家），皆名家之支派也。叔子、崑繩，洞明兵法，推論古今之成敗，疊陳九土之險夷（叔子、崑繩論兵之文，多見于集中，或論古事，或論形勢，與老蘇同），落筆千言，縱橫奔肆，此兵家之支派也。子居之文，取法半山（亦喜論法制，而文章奇峭峻悍，尤與半山之文相同），安吳之文，洞陳時弊，兵農刑政，酌古準今，不諱功利之談，爰立後王之法（如《安吳四種》是。魏源之文，亦有類安吳者），此法家之支派也。朝宗之文，詞源橫溢（明末陳卧子等之文皆然），簡齋之作，逞博矜奇，若決江河，一瀉千里（兪長城諸家之文亦然。若夫詞章之家，亦侈陳事物，嫺于文詞，亦當溯源于縱橫家），此縱橫家之支派也（仲瞿、稚威雖多偶文，亦屬縱橫家也）。雍齋（沈濤別字雍齋，著有《十經齋文集》）、于庭之文，雜糅讖緯，靡麗瑰奇（凡治常州學派者，其文必雜以讖緯之詞，故工于駢文，且以聲色相矜），此陰陽家之支派也（若夫王錫闡、梅文鼎之集，亦多論天文、曆譜之文，然皆實用之學，與陰陽家不同。古人治曆，所以授時也。王、梅之文，殆亦農家之支派歟）。大紳、臺山（彭尺木亦然）之文，妙善玄言，析理精微（凡治佛學者，皆能發揮名理，而言語妙天下），此道家之支派也。維崧、甌北之文，體雜俳優，涉筆成趣（凡文人之有小慧者，其文亦然），此小說家之支派也。旨歸既別，夫豈強同？即古人所謂文章流別也。惟詩亦然。子建之詩，溫柔敦厚（子建之詩，頗得風人之旨，故淵雅之音，非七子所能及。孔子之論《關雎》曰：「哀而不傷。」子夏之序《詩》亦曰：「發乎情，止乎禮義。」子建之詩有焉），近于儒家。淵明之詩，澹雅沖泊，近于道家（陶潛雖喜老、莊，然其詩則多出于《楚詞》。若嵇康之詩，頗得道家之意。郭景純之詩，亦有道家之意）。康樂之詩，琢磨研煉，近于名家（凡六朝之詩，喜用煉句，以狀事物之情，且工于刻畫，如何遜、陰鏗之詩皆是也。然康樂之詩，其濫觴也）。太沖之詩，雄健英奇（如《詠史》諸詩皆是也），近于縱橫家（鮑明遠之詩亦然。若楊素之詩，則近于法家）。蓋在心爲志，發言爲詩，諷詠篇章，可以察前人之志矣。隋、唐以下，詩家專集，浩如淵海，然詩格既判，詩心亦殊（詩心者，即作詩者之思想智識也）。少陵之詩，惓懷君父，希心稷、契（杜詩云：「許身亦何愚，竊比稷與契」），是爲儒家之詩（杜詩云：「法自儒家有。」此少陵詩文出于儒家之確證。若夫朱紫陽之詩，亦儒家之詩也）。太白之詩，超然飛騰（「飛騰」二字，見杜詩「前輩飛騰入」），不愧仙人，是爲縱橫家之詩（後世惟辛稼軒、陳同甫之詞，慷慨激昂，近于縱橫家）。襄陽之詩，逸韻天成（出于陶淵明），子瞻之詩，清言霏屑（蘇詩妙善玄言，得之老、莊，兼得之佛學，故能含至理于詩），是爲道家之詩（後世惟范石湖之詩，多沖淡之作，合于道家焉）。儲、王之詩（儲光羲及王維也），備陳穡事，追擬《豳風》（其詩中叙言田中風景，歷歷如繪，且多村神父老之談，然寄懷曠佚，故詩中無一俗筆），是爲農家之詩（陶詩亦多農家之意）。山谷之詩，峻厲倔強，爲西江之冠（大約西江派之詩，喜用瘦削之語，且出語深峻，有骨無肉，故後人擬之骨硬焉。王荆公之詩亦然。其悍厲峻削，出荆公上），是爲法家之詩（古代法家之詩，有孔明《梁父吟》，而孔明之治蜀也，亦任法爲治，則此詩已先表其志矣）。由是言之，辨章學術，詩與文同矣。要而論之，西漢之時，治學之士，侈言災異五行，故西漢之文，多陰陽家言。東漢之末，法學盛昌，故漢、魏之文，多法家言（西漢之文，無一篇不言及天象者。三國之文，若鍾繇、陳群、諸葛亮之作，咸多審正名法之言，與西漢殊）。六朝之士，崇尚老、莊，故六朝之文，多道家言（如葛洪、孫興公、王逸少、支遁、陶淵明、陶弘景之文，皆喜言名理，以放達爲高。齊、梁之文亦然）。隋、唐以來，以詩賦爲取士之具，故唐代之文，多小說家言（觀《唐代叢書》可見矣）。宋代之儒，以講學相矜，故宋代之文，多儒家言。明末之時，學士大夫多抱雄才偉略，故明末之文，多縱橫家言。近代之儒，溺于箋注訓故之學，故近代之文，多名家言。

騷賦論部

主編：許結

極秘 国和

目次

本原……七三三
法則……七六四
總說……七六四
命意……七七八
韻律……七八一
結構……七九〇
技巧……七九五
類別……八一二
風格……八二六

本原

班固《兩都賦序》 或曰：「賦者，古詩之流也。」昔成、康沒而《頌》聲寢，王澤竭而《詩》不作。大漢初定，日不暇給。至於武、宣之世，乃崇禮官，考文章，內設金馬石渠之署，外興樂府協律之事，以興廢繼絕，潤色鴻業。是以衆庶悅豫，福應尤盛。《白麟》、《赤鴈》、《芝房》、《寶鼎》之歌，薦於郊廟；神雀、五鳳、甘露、黃龍之瑞，以爲年紀。故言語侍從之臣，若司馬相如、虞丘壽王、東方朔、枚臯、王褒、劉向之屬，朝夕論思，日月獻納。而公卿大臣御史大夫倪寬、太常孔臧、太中大夫董仲舒、宗正劉德、太子太傅蕭望之等，時時間作。或以抒下情而通諷諭，或以宣上德而盡忠孝，雍容揄揚，著於後嗣，抑亦雅頌之亞也。故孝成之世，論而錄之，蓋奏御者千有餘篇，而後大漢之文章，炳焉與三代同風。且夫道有夷隆，學有麤密，因時而建德者，不以遠近易則。故臯陶歌虞，奚斯頌魯，同見采於孔氏，列於《詩》《書》，其義一也。稽之上古則如彼，考之漢室又如此，斯事雖細，然先臣之舊式，國家之遺美，不可闕也。臣竊見海內清平，朝廷無事，京師脩宮室，浚城隍，起苑囿，以備制度。西土耆老，咸懷怨思，冀上之睠顧，而盛稱長安舊制，有陋洛邑之議。故臣作《兩都賦》，以極衆人之所眩曜，折以今之法度。

又《漢書·藝文志》 傳曰：「不歌而誦謂之賦，登高能賦，可以爲大夫。」言感物造耑，材知深美，可與圖事，故可以爲列大夫也。古者諸侯卿大夫交接鄰國，以微言相感，當揖讓之時，必稱詩以諭其志，蓋以別賢不肖而觀盛衰焉。故孔子曰：「不學詩，無以言」也。春秋之後，周道寖壞，聘問歌詠，不行於列國，學詩之士，逸在布衣，而賢人失志之賦作矣。大儒孫卿及楚臣屈原，離讒憂國，皆作賦以風，咸有惻隱古詩之義。其後，宋玉、唐勒；漢興，枚乘、司馬相如，下及揚子雲，競爲侈麗閎衍之詞，沒其風諭之義。是以揚子悔之曰：「詩人之賦麗以則，辭人之賦麗以淫。如孔氏之門用賦也，則賈誼登堂，相如入室矣，如其不用何？」

王逸《楚辭章句》卷一《離騷經章句》 敍曰：昔者孔子叡聖明喆，天生不王，俾定經術，乃刪《詩》《書》，正《禮》《樂》，制作《春秋》，以爲後王之法。門人三千，罔不昭達。臨終之日，則大義乖而微言絕。其後周室衰微，戰國並爭，道德陵遲，譎詐萌生。於是楊、墨、鄒、孟、孫、韓之徒，各以所知著造傳記，或以述古，或以明世。而屈原履忠被讒，憂悲愁思，獨依詩人之義而作《離騷》，上以諷諫，下以自慰。遭時暗亂，不見省納，不勝憤懣，遂復作《九歌》以下凡二十五篇。楚人高其行義，瑋其文采，以相敎傳。【略】且人臣之義，以忠正爲高，以伏節爲賢，故有危言以存國，殺身以成仁。是以伍子胥不恨於浮江，比干不悔於剖心，然後德立而行成，榮顯而名稱。若夫懷道以迷國，佯愚而不言，顚則不能扶，危則不能安，婉娩以順上，逡巡以避患，雖保黃耇，終壽百年，蓋志士之所恥，愚夫之所賤也。今若屈原膺忠貞之質，體清潔之性，直若砥矢，言若丹青，進不隱其謀，退不顧其命，此誠絕世之行，俊彥之英也。而班固謂之「露才揚己」、「競於羣小之中，怨恨懷王，譏刺椒、蘭，苟欲求進，強非其人，不見容納，忿恚自沈。」是虧其高明，而損其清潔者也。昔伯夷、叔齊讓國守志，不食周粟，遂餓而死，豈可復謂有求於世而恨怨哉！【略】夫《離騷》之文，依託《五經》以立義焉。「帝高陽之苗裔」，則《詩》「厥初生民，時惟姜嫄」也；「紉秋蘭以爲佩」，則「將翺將翔，佩玉瓊琚」也；「夕攬洲之宿莽」，則《易》「潛龍勿用」也；「駟玉虬而乘鷖」，則《易》「時乘六龍以御天」也；「就重華而陳詞」，則《尙書》「咎繇之謀謨」也；「登崑崙而涉流沙」，則《禹貢》之敷土也。故智彌盛者，其言博；才益劭者，其識遠。屈原之詞，誠博遠矣。自孔丘終沒以來，名儒博達之士著造詞賦，莫不擬則其儀表，祖式其模範，取其要妙，竊其華藻，所謂金相玉質，百歲無匹，名垂罔極，永不刊滅者也。

又卷三《天問章句》 班孟堅序：昔在孝武，博覽古文，淮南王安敍《離騷傳》，以《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悱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蟬蛻濁穢之中，浮游塵埃之外，皭然泥而不滓，推此志，雖與日月爭光可也。斯論似過其眞。又說：伍子以失家巷，謂伍子胥也。及至羿、澆、少康、二姚、有娀佚女，皆各以所識，有所增損，然猶未得其正也。故博採經書傳記本文以爲之解。且君子道窮，命矣。故潛龍不見，是而無悶。《關雎》哀周道而不傷，蘧瑗持可懷之智，寧武保如愚之性，咸以全命避害，不受世患。故《大雅》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斯爲貴矣。」今若屈原，露才揚己，

競乎危國羣小之間，以離讒賊。然責數懷王，怨惡椒、蘭，愁神苦思，強非其人，忿懟不容，沈江而死，亦貶絜狂狷景行之士，多稱崑崙、冥昏宓妃虛無之語，皆非法度之政，經義所載，謂之兼《詩》風雅而與日月爭光，過矣！然其文弘博麗雅，爲辭賦宗。後世莫不斟酌其英華，則象其從容。自宋玉、唐勒、景差之徒，漢興，枚乘、司馬相如、劉向、揚雄騁極文辭，好而悲之，自謂不能及也。雖非明智之器，可謂妙才者也。

皇甫謐《三都賦序》 玄晏先生曰：古人稱不歌而頌謂之賦。然則賦也者，所以因物造端，敷弘體理，欲人不能加也。引而申之，故文必極美；觸類而長之，故辭必盡麗。然則美麗之文，賦之作也。昔之爲文者，非苟尚辭而已，將以紐之王教，本乎勸戒也。自夏殷以前，其文隱沒，靡得而詳焉。周監二代，文質之體，百世可知。故孔子采萬國之風，正《雅》《頌》之名，集而謂之《詩》。詩人之作，雜有賦體。子夏序《詩》曰：「一曰風，二曰賦。」故知賦者，古詩之流也。至于戰國，王道陵遲，風雅浸頓。於是賢人失志，辭賦作焉。是以孫卿、屈原之屬，遺文炳然，辭義可觀。存其所感，咸有古詩之意。皆因文以寄其心，託理以全其制，賦之首也。及宋玉之徒，淫文放發，言過于實。誇競之興，體失之漸，風雅之則，於是乎乖。逮漢賈誼，頗節之以禮。自時厥後，綴文之士，不率典言，并務恢張，其文博誕空類。大者覃天地之表，細者入毫纖之內。雖充車聯駟，不足以載；廣廈接榱，不容以居也。其中高者，至如相如《上林》，揚雄《甘泉》，班固《兩都》，張衡《二京》，馬融《廣成》，王生《靈光》，初極宏侈之辭，終以約簡之制，煥乎有文，蔚爾鱗集，皆近代辭賦之偉也。若夫土有常產，俗有舊風，方以類聚，物以群分。而長卿之儔，過以非方之物，寄以中域，虛張異類，託有於無。祖構之士，雷同影附，流宕忘反，非一時也。曩者漢室內潰，四海圮裂，孫、劉二氏，割有交益，魏武撥亂，擁據函夏。故作者先爲吳、蜀二客，盛稱其本土險阻瓌琦，可以偏王，而卻爲魏主述其都畿，弘敞豐麗，奄有諸華之意。言吳蜀以擒滅比亡國，而魏以交禪比唐虞，既已著逆順，且以爲鑒戒。蓋蜀包梁岷之資，吳割荆南之富，魏跨中區之衍，考分次之多少，計殖物之衆寡，比風俗之清濁，課士人之優劣，亦不可同年而語矣。二國之士，各沐浴所聞，家自以爲我土樂，人自以爲我民良，皆非通方之論也。作者又因客主之辭，正之以魏都，折之以王道。其物土所出，可得披圖而校；體國經制，可得按記而驗。豈誣也哉！

摯虞《文章流別論》 賦者，敷陳之稱，古詩之流也。古之作詩者，發乎情，止乎禮義。情之發，因辭以形之；禮義之旨，須事以明之。故有賦焉，所以假象盡辭，敷陳其志。前世爲賦者，有孫卿、屈原，尚頗有古詩之義，至宋玉則多淫浮之病矣。《楚辭》之賦，賦之善者也。故揚子稱賦莫深於《離騷》。賈誼之作，則屈原儔也。古詩之賦，以情義爲主，以事類爲佐。今之賦，以事形爲本，以義正爲助。情義爲主，則言省而文有例矣；事形爲本，則言當而辭無常矣。文之煩省，辭之險易，蓋由於此。夫假象過大，則與類相遠；逸辭過壯，則與事相違；辯言過理，則與義相失；麗靡過美，則與情相悖。此四過者，所以背大體而害政教，是以司馬遷割相如之浮說，揚雄疾「辭人之賦麗以淫」也。

杜臺卿《淮賦序》 古人登高有作，臨水必觀焉。吟詠比賦，可得而言矣。《詩・周南》云：「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邶風》云：「涇以渭濁，湜湜其沚。」《衛風》云：「河水洋洋，北流活活。」《小雅》云：「滔滔江漢，南國之紀。」《大雅》云：「豐水東注，惟禹之績。」《周頌》云：「猗與漆沮，潛有多魚。有鱣有鮪，鰷鱨鰋鯉。」《魯頌》云：「思樂泮水，薄采其芹。」此皆水賦濫觴之源也。後漢班彪有《覽海賦》，魏文帝有《滄海賦》，王粲有《游海賦》，晉成公綏有《大海賦》，潘岳有《滄海賦》，木玄虛、孫綽並有《海賦》，楊泉有《五湖賦》，郭璞有《江賦》，惟淮未有賦者。魏文帝雖有《浮淮賦》，止陳將卒赫怒，至於兼包化產，略無所載。齊天統初，以教府詞曹出除廣州長史，經淮陽赴鎮，頻經利涉，壯其淮沸浩蕩，且注巨海，南通曲江，水怪神物，于何不有？遂撰聞見，追而賦之。

劉勰《文心雕龍・辨騷》 自《風》《雅》寢聲，莫或抽緒，奇文鬱起，其《離騷》哉！固已軒翥詩人之後，奮飛辭家之前，豈去聖之未遠，而楚人之多才乎。昔漢武愛《騷》，而淮南作《傳》，以爲「《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蟬蛻穢濁之中，浮游塵埃之外，皭然涅而不緇，雖與日月爭光可也」。班固以爲「露才揚己，忿懟沉江；羿、澆、二姚，與《左氏》不合；崑崙懸圃，非經義所載；然其文辭麗雅，爲詞賦之宗，雖非明哲，可謂妙才。王逸以爲詩人提耳，屈原婉順，《離騷》之文，依經立義，駟虬乘翳，則時乘六龍；崑崙流沙，則《禹貢》敷土；名儒辭賦，莫不擬其

儀表，所謂金相玉質，百世無匹者也。」及漢宣嗟歎，以爲皆合經術；揚雄諷味，亦言體同《詩·雅》。四家舉以方經，而孟堅謂不合傳，褒貶任聲，抑揚過實，可謂鑒而弗精，翫而未覈者也。將覈其論，必徵言焉。故其陳堯舜之耿介，稱湯武之祗敬，典誥之體也；譏桀紂之猖披，傷羿澆之顚隕，規諷之旨也；虬龍以喻君子，雲蜺以譬讒邪，比興之義也；每一顧而掩涕，歎君門之九重，忠怨之辭也；觀茲四事，同於《風》、《雅》者也。至於託雲龍，說迂怪，豐隆求宓妃，鴆鳥媒娀女，詭異之辭也；康回傾地，夷羿彈日，木夫九首，土伯三目，譎怪之談也；依彭咸之遺則，從子胥以自適，狷狹之志也；士女雜坐，亂而不分，指以爲樂，娛酒不廢，沉湎日夜，舉以爲懽，荒淫之意也；摘此四事，異乎經典者也。故論其典誥則如彼，語其夸誕則如此，固知《楚辭》者，體慢於三代，而《風》、《雅》於戰國，乃《雅》、《頌》之博徒，而詞賦之英傑也。觀其骨鯁所樹，肌膚所附，雖取鎔經意，亦自鑄偉辭。故騷經《九章》，朗麗以哀志；《九歌》、《九辯》，綺靡以傷情；《遠游》、《天問》，瓌詭而惠巧；《招魂》、《招隱》，耀艷而深華；《卜居》標放言之致，《漁父》寄獨往之才。故能氣往轢古，辭來切今，驚采絕艷，難與並能矣。自《九懷》以下，遽躡其跡，而屈宋逸步，莫之能追。故其叙情怨，則鬱伊而易感；述離居，則愴怏而難懷；論山水，則循聲而得貌；言節候，則披文而見時。是以枚賈追風以入麗，馬揚沿波而得奇，其衣被詞人，非一代也。故才高者菀其鴻裁，中巧者獵其艷辭，吟諷者銜其山川，童蒙者拾其香草。若能憑軾以倚《雅》、《頌》，懸轡以馭楚篇，酌奇而不失其眞，翫華而不墜其實，則顧盼可以驅辭力，欬唾可以窮文致，亦不復乞靈於長卿，假寵於子淵矣。贊曰：不有屈原，豈見《離騷》。驚才風逸，壯志煙高。山川無極，情理實勞。金相玉式，艷溢錙毫。

又《詮賦》 《詩》有六義，其二曰賦。賦者，鋪也，鋪采摛文，體物寫志也。昔邵公稱「公卿獻詩，師箴瞽賦。」《傳》云：「登高能賦，可爲大夫。」詩序則同義，傳說則異體，總其歸塗，實相枝幹。劉向云明不歌而頌，班固稱古詩之流也。至如鄭莊之賦大隧，士蔿之賦狐裘，結言短韻，詞自己作，雖合賦體，明而未融。及靈均唱《騷》，始廣聲貌。然則賦也者，受命於詩人，拓宇於《楚辭》也。於是荀況《禮》、《智》，宋玉《風》、《釣》，爰錫名號，與詩畫境，六義附庸，蔚成大國。述客主以首引，極聲貌以窮文，斯蓋別詩之原始，命賦之厥初也。秦世不文，頗有雜賦。漢初詞人，順流而作，陸賈扣其端，賈誼振其緒，枚馬同其風，王揚騁其勢，皐朔已下，品物畢圖。繁積於宣時，校閱於成世，進御之賦千有餘首，討其源流，信興楚而盛漢矣。夫京殿苑獵，述行序志，並體國經野，義尚光大，既履端於倡序，亦歸餘於總亂。序以建言，首引情本；亂以理篇，迭致文契。按《那》之卒章，閔馬稱亂，故知殷人輯《頌》，楚人理賦，斯並鴻裁之寰域，雅文之樞轄也。至於草區禽族，庶品雜類，則觸興致情，因變取會，擬諸形容，則言務纖密；象其物宜，則理貴側附；斯又小制之區畛，奇巧之機要也。觀夫荀結隱語，事數自環，宋發巧談，實始淫麗。枚乘《菟園》，舉要以會新；相如《上林》，繁類以成艷；賈誼《鵩鳥》，致辨於情理；子淵《洞簫》，窮變於聲貌；孟堅《兩都》，明絢以雅贍；張衡《二京》，迅發以宏富；子雲《甘泉》，構深瑋之風；延壽《靈光》，含飛動之勢：凡此十家，並辭賦之英傑也。及仲宣靡密，發端必遒；偉長博通，時逢壯采；太沖、安仁，策勳於鴻規；士衡、子安，底績於流制；景純綺巧，縟理有餘；彥伯梗概，情韻不匱：亦魏晉之賦首也。原夫登高之旨，蓋覩物興情。情以物興，故義必明雅；物以情觀，故詞必巧麗。麗詞雅義，符采相勝，如組織之品朱紫，畫繪之著玄黃，文雖新而有質，色雖糅而有本，此立賦之大體也。然逐末之儔，蔑棄其本，雖讀千賦，愈惑體要，遂使繁華損枝，膏腴害骨，無貴風軌，莫益勸戒，此揚子所以追悔於雕蟲，貽誚於雾縠者也。贊曰：賦自《詩》出，分岐異派。寫物圖貌，蔚似雕畫。抑滯必揚，言庸無隘。風歸麗則，辭翦蕪稗。

庾信《哀江南賦序》 昔桓君山之志事，杜元凱之平生，並有著書，咸能自序。潘岳之文彩，始述家風，陸機之詞賦，先陳世德。信年始二毛，即逢喪亂，藐是流離，至於暮齒。燕歌遠別，悲不自勝，楚老相逢，泣將何及？畏南山之雨，忽踐秦庭，讓東海之濱，遂餐周粟，下亭漂泊，皐橋羈旅。楚歌非取樂之方，魯酒無忘憂之用。追爲此賦，聊以記言，不無危苦之詞，唯以悲哀爲主。

王績《遊北山賦並序》 詩者，志之所之；賦者，詩之流也。

劉知幾《思愼賦並序》 賦形天地，受氣陰陽，生樂死哀，進榮退辱。此人倫之大分也。

李白《大獵賦並序》 白以爲賦者古詩之流。辭欲壯麗，義歸博達。不然，

何以光贊盛美，感天動神。而相如、子雲，競誇詞賦，歷代以爲文雄，莫敢詆訐。臣請語其大略，竊或編其用心。

白居易《賦賦》 賦者，古詩之流也。始草創於荀、宋，漸恢張於賈、馬。冰生乎水，初變本於《典》、《墳》；青出於藍，復增華於《風》、《雅》。而後諧四聲，祛八病，信斯文之美者。我國家恐文道寖衰，頌聲凌遲，乃舉多士，命有司，酌遺風於三代，明變雅於一時。全取其名，則號之爲賦；雜用其體，亦不出乎《詩》。四始盡在，六義無遺。是謂藝文之儆策，述作之元龜。觀夫義類錯綜，詞采舒布，文諧宮律，言中章句，華而不艷，美而有度。雅音瀏亮，必先體物以成章；逸思飄飖，不獨登高而能賦。其工者，究筆精，窮指趣，何慚《兩京》於班固；其妙者，抽秘思，騁妍詞，豈謝《三都》於左思。掩黃絹之麗藻，吐白鳳之奇姿，振金聲於寰海，增紙價於京師。則《長楊》、《羽獵》之徒，胡爲比也；《景福》、《靈光》之作，未足多之。所謂立意爲先，能文爲主，炳如繪素，鏗若鐘鼓。郁郁哉溢目之黼黻，洋洋乎盈耳之《韶》、《濩》。信可以凌轢風騷，超軼今古者也。今吾君網羅六藝，淘汰九流，微才無忽，片善是求。況賦者，《雅》之列，《頌》之儔，可以潤色鴻業，可以發揮皇猷。客有自謂握靈蛇之珠者，豈可棄之而不收。

權德輿《唐故漳州刺史張君集序》 善乎揚子雲之言曰：「詩人之賦麗以則。」班固亦曰：「賦者，古詩之流也。」至若言天下之事業，美盛德之形容，皆源委於是，而派流浸大。然則體物導志，其爲文之本歟。

王禹偁《答張知白書》 夫賦之作，本乎《詩》者也。自兩漢以來，文士若相如、揚雄、班固輩皆爲之，蓋六義之一也。洎隋唐，始以詩賦取進士，而賦之名變而爲律，則與古戾矣。然拘攣聲病以難後學，至使鴻藻碩儒有不能下筆者，雖丈夫不爲，亦仕進之羽翼，不可無也。銘之義本乎鐘鼎，孔悝之家廟詳矣。歌又雜詩之倫也，故《書》曰：「詩言志，歌詠言。」又《詩序》云：「嗟嘆之不足，則咏歌之。」此其始也吁哉！後人流蕩忘反，蓋其得也，薦宗廟，播管弦；其失也，語淫奔，事詭怪而已。

范仲淹《賦林衡鑑序》 人之心也，發而爲聲；聲之出也，形而爲言。聲成文而音宣，言成文而詩作。聖人稽四始之正，筆而爲經；考五聲之和，鼓以爲樂。是故言依聲而成象，詩依樂以宣心。感于人神，穆乎風俗，昭昭六義，賦實在焉！及乎大醇即醨，旁流斯激；風雅條散，故態屢遷；律呂脈分，新聲間作。而士衡名之體物，聊舉於一端；子雲語以雕蟲，蓋尊其六籍。降及近世，尤尚斯文。

晁補之《續楚辭序》 《詩》亡而《春秋》作，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書王也，以其無王也，存王制，以懼夫亂臣賊子之無誅者也，以迄周亡。至戰國時，無《詩》無《春秋》矣。而孟子之教又未興，足跡接乎諸侯之境者，諫不行，言不聽，則怒，悻悻然去君，又極之於其所往。君臣之道微，寇敵方興，而原一人焉以不獲乎上而不怨，猶睠顧楚國，繫心懷王不忘，而望其改也。夫豈曰是何足與言仁義也云爾。則原之敬王，何異孟子，其終不我還也，於是乎自沈。與夫去君事君，朝楚而暮秦，行若犬彘者比，謂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豈過乎哉！然則不獨《詩》，至原於《春秋》之微，亂臣賊子之無誅者，原力猶能愧之，而揚雄以謂何必沈江，原惟可以無死行過乎。恭使原不得則龍蛇，雖歸潔其身，而《離騷》亦不大耀，則是世所以賢原者，亦由其忠死，故其言至於今不廢也。而後世奈何獨竊取其辭以自名，不自知其志不類而無愧，而《續楚辭》、《變離騷》亦奈何徒以其辭之似而取之。曰《詩》非皆聖賢作也，捨周公、尹吉甫、仲山甫諸大夫君子，則羇臣寡婦寺人賤者桑濮淫奔之辭，顧亦與《猗那》、《清廟》金石之奏俱采而并傳，何足疑哉。且世所以疑於此者，不以夫後之愧原者衆哉！而荀卿、賈誼、劉向、揚雄、韓愈，又非愧原者也。以迄於本朝，名世君子尚多有之，姑以其辭類出於此，故參取焉。然則亦有其行不足於原而取之者，猶《三百篇》之雜而不可廢，漢息夫躬爲姦利以憂死，著《絕命辭》，辭甚高，使躬之不肖不傳，而獨其《絕命辭》傳，則譬猶從母言之爲賢，母言固無罪也。柳宗元、劉禹錫皆善屬文，而朋邪得廢，韓愈薄之。王文公曰：吾觀八司馬，皆天下之奇才也，一爲叔文所誘，遂陷於不義，至今欲爲君子者羞道而喜攻之。然八人者既困矣，往往能自強，名卒不廢，而所謂欲爲君子者，其終能毋與世俯仰以自別於小人者，少復何議於彼哉。王公世大儒，其學自韓愈已下不論，雖要不成人之惡，至奇宗元輩而恕，知其愛人憂國志念深矣。而士之一切干祿，陽自好而陰從利，徼一時之願，無禍而老者，皆是也。於王之言可遂不戒，而視八司馬不反怍乎。禹錫不暇議，宗元之才蓋韓愈比，愈薄而惜之，稱其論議出入經史百子，踔厲風發，而謂其少年勇於爲人不自貴重，使在臺省時已能持身，如其斥時亦自不斥。愈於宗元懇懇如此，豈亦知夫才難，與王之意無異也。抑息夫躬類江充

禍國，宗元禹錫誠邪，不至於爲躬，躬之辭錄，則凡不至於爲躬而辭錄者，皆錄躬之意也。漢蕩秦，唐掃隋，然頗因其法制文物，爲國猶爾，以治易亂，不可以皆廢也。況言語趣操異世之習哉！以狐父之人爲盜，因以食爲盜而嘔之，昔人以謂此失名實者也。是乃《續楚辭》、《變離騷》所以無疑於取此雜者也。

又《變離騷序下》 《詩》亡《春秋》又微，而百家蠭起。七國時楊、墨、申、韓、淳于髡、騶衍、騶奭之徒，各以其說亂天下，於時大儒孟、荀，實羽翼《六經》於其將殘。而二儒相去百有餘年，中間獨屈原履正著書，不流邪說。蓋嘗謂原有力於《詩》亡《春秋》之微，故因集《續楚辭》、《變離騷》，而獨推原與孟子先後，以貴重原於禮義欲絕之時。又《變離騷》起荀子《佹詩》、《成相篇》，故并以其時考之，知原雖不純乎孟、荀，於其中間非異端也。【略】《孟子》載《孺子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孔子曰：「清斯濯纓，濁斯濯足，自取之也。」而原辭曰：「漁父莞爾而笑，鼓枻而去。乃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吾足。』遂去，不復與言。」則原此歌蓋沿《孟子》事也。《漁父篇》曰：「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而《荀子·不苟篇》曰：「故新浴者振其衣，新沐者彈其冠，其誰能以己之僬僬，受人之掝掝者哉？」則卿此書蓋因原辭也。凡言語文章之相祖述，多其當時口所傳誦，從古而然。此皆古詩，《楚辭》之流也，其習而傳者，雖至於今可知也。

又《汴都賦序》 聖人初無意於言，《六經》之辭，皆不得已。夫不得已，故言之致，必始於詳說，而後終之以說約。聽廉者語，不若聽夸者語夸，易好也；聽狡者語，不若聽婉者語婉，易從也。故賦之類，常欲人博聞而微解。見人言九州山川，城郭道路，太行、呂梁，舟車萬里之勤，則使人思投轄弭節；見人言州閭大會，賓主酹酢，匏竹啾咽，晡夕厭滿，酤酸肴咈，則使人思弛帶而卧。故《上林》、《羽獵》言卒徒之盛，終日馳騁，則必以節儉成之；揚雄以謂猶騁鄭、衛之聲，曲終而奏雅。後世猥以雄悔之，因棄不務。

又《離騷新序上》 先王之盛時，四《詩》各得其所。王道衰而變風變雅作，猶曰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舊俗之亡，惟其事變也。故詩人傷今而思古，情見乎辭，猶《詩》之風雅而既變矣。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然則變風變雅之時，王迹未熄，《詩》雖變而未亡，《詩》亡而後《離騷》之辭作。非徒區區之楚事不足道，而去王迹逾遠矣。一人之作，奚取於此也。蓋《詩》之所嗟歎，極傷於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而人倫之廢，刑政之苛，孰甚於屈原時邪？國無人，原以忠放，欲返，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一篇之中三致志焉。與夫三宿而後出，晝於心猶以爲速者何異哉？世衰，天下皆不知止乎禮義，故君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而原一人焉被讒且死而不忍去，其辭止乎禮義可知，則是《詩》雖亡至原而不亡矣。使後之爲人臣不得於君而熱中者，猶不懈乎！愛君如此，是原有力於《詩》亡之後也，此《離騷》所以取於君子也。《離騷》，遭憂也。「終窶且貧，莫知我艱」，《邶門》之志也。「何辜於天，我罪伊何」，小弁之情也。以附益《六經》之教，於《詩》最近。故太史公曰：「《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其義然也！又班固叙遷之言曰：「《大雅》言王公大人德逮黎庶，《小雅》譏小民之得失其流及上。所言雖殊，其合德一也。司馬相如雖多虛辭濫說，然要其歸引之於節儉，此亦《詩》之風諫何異？揚雄以謂猶騁鄭衛之音，曲終而奏雅，不已戲乎！」固善推本，知之賦與《詩》同出，與遷意類也。然則相如始爲漢賦，與雄皆祖原之步驟，而獨雄以其靡麗悔之，至其不失雅亦不能廢也。自風雅變而爲《離騷》，至《離騷》變而爲賦，譬江有沱，乾肉爲脯，謂義不出於此，時異然也。傳曰：「賦者，古詩之流也。」故《懷沙》言賦，《橘頌》言頌，《九歌》言歌，《天問》言問，皆詩也，《離騷》備之矣。蓋《詩》之流至楚而爲《離騷》，至漢而爲賦，其後賦復變而爲詩，又變而爲雜言、長謠、問對、銘贊、操引，苟類出於楚人之辭而小變者，雖百世可知。

又《離騷新序下》 司馬遷作《史記》，堯舜三代本紀、《孔子世家》所引《尚書》、《論語》事，頗變其文字訓詁，至《左氏》《國語》，則遷所筆削惟意。遷欲自成一家言，故加檃括而不嫌也。雖然，遷追琢傳記之辭可也，而變《尚書》《論語》文字不可也。補之事先朝爲著作郎，上即位，備太史氏，古文國書得損益之，況傳記乎？《離騷經》，始漢淮南王安爲傳。按：《隋志》傳亡，舊有班固《叙贊》二篇，王逸《序》一篇，梁劉勰《序》一篇。而王逸云：「班固、賈逵改易前疑。」則固此序或當時作者也。然頗詆原狂狷，擿其不合者。逸高原義，每難固說，勰附逸論，然亦復失之。固序曰：「君子之道，窮達有命，固潛龍不見，是而無悶。《關雎》哀周道而不傷。」又曰：「如《大雅》『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斯爲貴矣。」固說誠是也。雖然，「潛龍勿用」，聖人之事也，非所以期於原也。又自淮南、太史，皆以謂兼風雅之義，而固獨疑焉。夫《國

風》不能無好色，然不至於淫；《小雅》不能無怨誹，然不至於亂。太史公謂原之辭兼此二者而已，乃周道《大雅》，豈原所得庶幾哉！雖遷亦不以是與原也。世衰，君臣道喪，去爲寇敵，而原且死憂君，斯已忠矣。唐柳宗元曰：《春秋》枉許，止以懲不子之禍，進荀息以甚荀免之禍。夫荀息阿獻公之邪心，以死其爲忠也，汙矣，惟其死不緣利，故君子猶進之。而原乃以正諫不獲而捐軀，方息之汙，則原與日月爭光可也，非過言也。固又以謂原露才揚己，競於危國羣小之中，是乃上官大夫靳尙之徒，所以誣原伐其功，謂非我莫能爲者也。固奈何亦信之？原惟不競故及此，司馬遷悲之曰：「忠而被謗，能無怨乎！」屈平之作《離騷》，蓋自怨生也。而固方且非其怨刺懷襄椒蘭，原誠不忘以義劘上，而固儒者，奈何亦如高叟之爲詩哉？又王逸稱《詩》曰：「匪面命之，言提其耳。」謂原風諫者不如此之斥，逸論近之。劉勰亦援逸此論，稱固抑揚過實。君子之與人爲善，義當如此也。至言澆羿姚娀與經傳錯繆，則原之辭甚者。稱開天門，駕飛龍，驅雲役神，周流乎天而來下，其誕如此，正爾託譎詭以諭志，使世俗不得以其淺議已，如莊周寓言者，可以經責之哉！且固知相如虛辭濫說如《詩》風諫，而於原誇大，獨可疑乎？固大較喜訾前人，如薄相如，子雲爲賦，而固亦爲賦也。劉勰文字卑陋不足言，而亦以原迂怪爲病，彼原嫉世即欲蟬蛻塵埃之外，惟恐不異，乃固與勰所論必《詩》之正，如無《離騷》可也。嗚呼，不譏於同浴，而譏裸裎哉！又勰云：「士女雜坐，娛酒不廢」，荒淫之意也。是勰以《招魂》爲原作，誤矣！然《大招》亦說粉白黛黑，清馨凍飲，勰以此爲荒淫，則失原之意遠遠。原固曰：世皆濁我獨清。豈誠樂此濁哉？哀己之魂魄離散而不可復也。故稱楚國之美，矯以其沈酣汙泥之樂，若可樂者而招之，然卒不可復也。於是焉不失正，以死而已矣。嗚呼！勰安知《離騷》哉？抑固《漢書》稱「大儒孫卿，亦離讒作賦，與原皆有古詩惻隱之意」。而此序，乃專攻原不類，疑此或賈逵語，故王逸言班賈以爲「露才揚己」，不專指班，然亦不可辨也。

釋惠洪《冷齋夜話》卷三　李格非善論文章，嘗曰：「諸葛孔明《出師表》，劉伶《酒德頌》，陶淵明《歸去來辭》，李令伯《陳情表》，皆沛然從肺腑中流出，殊不見斧鑿痕。是數君子，在後漢之末，兩晉之間，初未嘗以文章名世，而其意超邁如此。吾是知文章以氣爲主，氣以誠爲主。」

張元幹《跋蘇詔君楚語後》　風雅之變，始有《離騷》，與《詩》六義相表裏，比興雖多，然卒皆正而不淫，哀而不怨，宜乎古今推屈宋爲盟主。後之數子，如《九懷》、《九歎》、《七發》、《七啟》之類，著意摹倣，未免重複，姑置工拙如何，大槩開卷使人易倦，良由軌轍一律，竊竊然追逐前賢，步武間心殫力疲，不能跳脫翰墨畦逕，良可恨爾！

周必大《高端叔變離騷序》　《詩・國風》及秦不及楚，已而屈原《離騷》出焉，衍風雅於《詩》亡之後，發乎情，主乎忠直，殆先王之遺澤也。謂之文章之祖，宜矣！厥後宋玉之《九辯》、王褒之《九懷》、劉向之《九歎》、王逸之《九思》、曹植之《九愁》《九咏》、陸雲之《九愍》，皆《九章》《九歌》之苗裔。自揚雄至劉勰，則或反或廣，或爲之辯，祖述摹倣，不可勝數。迄今本朝晁太史補之，始重編《楚辭》十六卷，《續楚辭》二十卷，又上起荀卿，下逮王令，集《變離騷》二十卷，每篇之首，各述其意，本根枝葉備于是矣。

朱熹《楚辭集注目錄》　蓋自屈原賦《離騷》，而南國宗之，名章繼作，通號《楚辭》，大抵皆祖原意，而《離騷》深遠矣。竊嘗論之：原之爲人，其志行雖或過於中庸，而不可以爲法，然皆出於忠君愛國之誠心。原之爲書，其辭旨雖或流於跌宕怪神、怨懟激發而不可以爲訓，然皆生於繾綣惻怛，不能自已之至意。雖其不知學於北方，以求周公、仲尼之道，而獨馳騁於變風、變雅之末流，以故醇儒莊士或羞稱之，然使世之放臣、屏子、怨妻、去婦，抆淚謳吟於下，而所天者幸而聽之，則於彼此之間，天性民彝之善，豈不足以交有所發，而增夫三綱五典之重。此予之所以每有味於其言，而不敢直以詞人之賦視之也。然自原著此詞，至漢未久，而說者已失其趣。如太史公蓋未能免，而劉安、班固、賈逵之書，世不復傳。及隋唐間爲訓解者，尙五六家，又有僧道騫者能爲楚聲之讀，今亦漫不復存，無以驗其說之得失。而獨東京王逸《章句》與近世洪興祖《補注》，並行於世，其於訓詁名物之間，則已詳矣。顧王書之所取舍，與其題號離合之間，多可議者，而洪皆不能有所是正。至其大義，則又皆未嘗沈潛反復，嗟歎詠歌，以尋其文詞指意之所出，而遽欲取喻立說，旁引曲證，以強附於其事之已然，是以或以迂滯而遠於性情，或以迫切而害於義理，使原之所爲抑鬱而不得申於當年者，又晦昧而不見白於後世。予於是益有感焉，疾病呻吟之暇，聊據舊編，粗加檃括，定爲《集註》八卷，庶幾讀者得以見古人於千載之上，而死者可作，又足以知千載之下有知我者，而不恨於來者之不聞也。

吳仁傑《離騷草木疏後序》 夫子不云乎，「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班固譏三閭怨恨懷王，是未知《離騷》之近於詩，而詩之可以怨也。劉勰亦譏三閭鴆鳥媒娀女爲迂怪詭異之說，又王逸注鴆媒謂：鴆食蛇羽有毒可以殺人者。按鴆有二焉：瑤碧之山有鳥如雉，其名曰鴆。郭璞謂此更一種，非食蛇者也。《離騷》之文，多怪怪奇奇，亦非鑿空置辭，實本之《山經》。其言鸞鳳皇鴆鳥與《詩》麟、騶虞、鳳凰何異？勰何足以知之。《離騷》以薌草爲忠正，蕕草爲小人，蓀、芙蓉以下凡四十又四種，猶青史氏忠義獨行之有全傳也。蕡菉施之類十一種傳著卷末，猶佞幸姦臣傳也。彼既不能流芳後世，姑使之遺臭萬載云。

曾豐《高元之變騷後序》 余聞《詩》生於聲，聲生於氣，天地與氣爲聚散，則詩與天地爲始終，蓋其理然也。孔子所取者雅頌風而已，不及於《騷》，時則騷未作也，而雅不及於上古，何耶？上古之詩，言大道者多，未純乎雅也。雅變爲風，風變爲騷，極矣。下此則樂而淫，哀而傷，怨誹而亂，去雅遠而難反，不足以爲常道矣。故《詩》之原止於雅，其流止於《騷》。【略】《騷》變至《風》，《風》變至《雅》，元之志也。充所志而之，患不變，變必至，顧元之無孔子力，人未以必然待之爾。《書》之典流爲《誓》，《詩》之雅流爲《騷》，是或一道也。繆公悔過近道，而孔子收《秦誓》入於《書》；屈原愛君與悔過等，使孔子生於戰國之末，余知收《騷》入於《詩》必矣，彼曰刪後更無《詩》，爲徇《騷》之流者設可也。

林希逸《竹溪鬳齋十一稿續集》卷八《策・離騷》 聞之師曰，不知《詩》之旨趣，無以知《騷》之風骨；不知《詩》之蹊徑，無以知《騷》之門戶。《詩》者，《騷》之宗；而《騷》者，《詩》之異名也。蓋乾坤之宮商，而寓以詩人之喙，其寫情寄興，多出於元冥罔象之中，而言語血脈，有不可以文字格律求者。自夫詩派不傳，文習益勝，辭尚於浮靡，而不務於眞實；言出於口耳，而不根於肝鬲。流蕩於風雲月露之形，祖襲於四六紅白之體，《三百篇》之義，尚以章句訓詁求之，而況《騷》乎！故夫《天問》近誣，《九歌》似怪，宓妃娀女，非典謨所談；崑崙元圃，非經義所載；求於筆舌而不索於性情，無怪乎昧眞而失實也。其或好名之士，以文相高，指瑕前輩，輕議古人，至又有援筆而爲《廣騷》、《反騷》、《辨騷》、《悼騷》之辭者，悲夫原之不遇也。原，宗臣也。楚，宗國也。其愛君則《鴟鴞》也，其傷讒則《巷伯》也。懷《黍離》靡靡之憂，有《柏舟》悄悄之念，遭詩人之所遭，懷詩人之所懷，放言遣辭，寫心寄意，非惟以鳴一身之憂，亦以鳴宗國之恨；非惟以鳴一身之不平，亦以鳴吾國之不幸。荃化爲茅，則惜芳草之爲此艾也。倒繩墨以改錯，則又不忍爲此態也。鷙鳥不羣，蛾眉衆嫉，余固知蹇蹇之爲害而不能舍也。故行吟非怨，而人以爲怨；被髮非狂，而人以爲狂。出處進退，既律以聖賢之規矩，而言語文辭，又不免後人之指摘。悲夫！原之不遇也。蓋嘗以詩求之，靜言思之，不能奮飛，非變風之辭乎？原之所謂「懷椒糈」、「召巫咸」者，其萌芽於此也。夫內懷憂憤，情不自達，駕言出遊，以寫我憂，而寄情於無何有之地，此詩人之逸興也。何有於譎怪？夫遭窮遇厄，歲月易暮，懷疑蓄恨，委命於天，而欲求訊於冥漠之內，此詩人之眞情也。何有於虛誕？且其驅飛廉，指望舒，興言扶桑，屬意沅浦，其興若遠矣。而終篇乃有反乎故都之懷，則其所以若譎若怪者，子虛烏有之談耳，非眞有涉於神仙之迹。且其要靈氛，召太卜，屬辭拂策，駕意卜居，其事若信矣。而終篇乃有龜筴不能事之語，則其所以若虛若誕者，假辭設問之類耳，非眞有涉於鬼神之事。演而伸之，觸而長之，則其所謂澆羿姚娀驅雲役神者，皆詩人之寄興者也。【略】故夫求《騷》以文者，不若求之以《詩》，求《騷》以義者，不若求之以情。以文求《騷》，則得《騷》之門戶。晁補之新序有曰《離騷》既作，詩雖亡而不亡，此知騷者。而昔人之讀《騷》，至有以焚香者、以痛飲者，是豈可與淺淺者道哉！故嘗謂三閭憂憤之辭，當與杜子美論，不當與揚雄、賈誼論。二十五篇逸放之辭，當與李太白論，不當與班固、劉勰論。揚雄、賈誼憂在一身，而不在天下，其行已可考也。故指笑湘纍以爲其度未廣，託諷鳳凰以爲不避繒繳，若夫一飯不忘君者，又肯爲此談耶！班固、劉勰，綴緝詞章而不達比興，其文可考也，故露才揚己，妄致其譏，不合典雅，竊生異議，若夫俱懷逸興壯思飛者，又肯爲此言耶！是故「雖乏諫諍姿，恐君有遺失」，此杜拾遺之詩也，非騷之憂憤乎？「仰天攬明月，散髮弄扁舟」，此李翰林之詩也，非騷之放逸乎？由此觀之，則信乎詩家之風骨蹊徑與騷爲同出也。

何夢桂《晞髮道人詩序》 晞髮道人詩原於《騷》，《騷》蓋古詩變風變雅之遺也。騷深於怨，古詩怨而不傷，而《騷》近之。怨非詩之正聲也。商之聲直以肆，周之聲和以柔，一變而爲《國風》，再變而爲《黍離》，甚矣。而《騷》又甚焉。道人詩蓋騷之墨守也。

吳子良《荆溪林下偶談》卷二《離騷名義》　太史公言離騷者，遭憂也。離訓遭，騷訓憂。屈原以此命名，其文則賦也。故班固《藝文志》有「屈原賦二十五篇」。梁昭明集《文選》不併歸賦門，而別名之曰騷。後人沿襲，皆以騷稱，可謂無義。篇題名義且不知，況文乎？

韓元吉《張安國詩集序》　詩之作，得於志之所寓而形於言者也。周詩既亡，屈平始爲《離騷》，荀卿、宋玉又爲之賦，其實詩之餘也。至其託物引喻，憤惋激烈，有風雅所未備，比興所未及，而皆出於楚人之詞。後之學者，執筆跂慕，而終身不能道其一二。或曰：楚之地富於東南，其山川之清淑，草木之英秀，文人才士遇而有感，足以發其情致，而動其精思，故言語輒妙，可以歌詠而流行，豈特楚人之風哉，亦山川之氣或使然也。

方逢辰《林上舍體物賦料序》　賦難於體物，而體物者莫難於工，尤莫難於化無而爲有。一日之長驅千奇萬態於筆下，其模繪造化也，大而包乎天地；其形狀禽魚草木也，細而不遺乎纖介。非工焉能！若觸而長，演而伸，杼軸發於隻字之微，比興出乎一題之表，惟工而化者能之。前輩賦《鑄鼎象物》曰：「足惟下正，詎聞公餗之歌傾；鉉既上居，足想王臣之威重。」因足、鉉二象，而發出經綸天下之器業。賦《金在鎔》曰：「如令分別妍媸，願爲藻鑑；若使削平僭叛，請就干將。」因「藻鑑」「干將」四字，架出擎空樓閣，願爲請就，又隱然有金方在冶之義。識者固知其爲將相手。

陳仁子《文選補遺》卷三一　愚按：班固曰：「不歌而誦謂之賦，登高能賦可以爲大夫。古者諸侯卿大夫交接鄰國，以微言相感，揖遜之時，必稱詩以喻其志，蓋以別賢不肖而觀盛衰焉。春秋之時，周衰道微，聘問詠歌不行於列國，學《詩》之士逸在布衣，而賢人失志之賦作矣。大儒荀卿及楚臣屈原，《離騷》憂國，皆作賦以風，咸有惻隱古詩之義，其後宋玉、唐勒、鄭興、枚乘、司馬相如下及揚子雲，競爲侈麗閎衍之詞，沒其風諭之義。」故曰：賦，雖然屈、宋之賦，家有人誦，獨荀卿之賦人希誦者，其體雖不如卿雲之瞻麗，而楚賦之盛已萌蘖於此。

方回《離騷胡澹庵二說》　「《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此淮南叙楚詞之大略，然不及《大雅》與《頌》，何也？或曰：「《大雅》『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屈原諫不行，懷沙自沉，非明哲保身之道。《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楚懷、襄疎遠忠直，屈原賢且忠，以憂死，懷、襄終以敗亡，盛德成功安在哉？」澹庵胡氏以爲或者之言過矣。如《離騷經》淵源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嘉《橘頌》典則淳深，雖告神明可也。韓愈論文章氣格，以《離騷》首軻、雄之目，柳宗元自叙爲文，亦言參之《離騷》以致其幽。就令不得與清廟比，獨不可有閟泮宮也耶！然則淮南之論不及《大雅》與《頌》，其言疏矣。

劉因《叙學》　《三百篇》之流，降而爲辭賦，《離騷》楚詞，其至者也。詞賦本《詩》之一義，秦漢而下，賦遂專盛，至於《三都》、《兩京》極矣。然對偶屬韻，不出乎《詩》之律，所謂源遠而末益分者也。

郝經《續後漢書》卷六六上上　詩有六義，二曰賦，排比鋪陳之體也。【略】其體雜見於風、雅、頌之間，而不特名篇。至屈原作《離騷》謂之賦，宋玉乃作《高唐》、《風賦》，荀卿、賈誼、司馬相如等相與倡和，拓大綴緝，崒然爲辭章之冠，兼《詩》、《騷》之制，爲文士傑作，至魏晉極矣。

祝堯《古賦辯體》卷一《楚辭體上》　宋景文公曰：「《離騷》爲詞賦祖。」後人爲之，如至方不能加矩，至圓不能過規，則賦家可不祖《楚騷》乎！然《騷》者，《詩》之變也。《詩》無楚風，楚乃有《騷》，何邪？愚按：屈原爲《騷》時，江漢皆楚地，蓋自文王之化行乎南國，《漢廣》、《江有汜》諸詩已列於二《南》十五《國風》之先，其民被先王之澤也深。風雅既變，而楚狂《鳳兮》之歌、《滄浪》孺子清兮濁兮之歌，莫不發乎情止乎禮義，而猶有詩人之六義，故動吾夫子之聽。但其歌稍變於《詩》之本體，又以「兮」爲讀，楚聲萌蘖久矣。原最後出，本《詩》之義以爲《騷》，凡其寓情草木託意男女以極遊觀之適者，變風之流也。其叙事陳情感今懷古不忘君臣之義者，變雅之類也。其語祀神歌舞之盛，則幾乎頌矣。至其爲賦，則如《騷經》首章之云，比則如香草惡物之類，興則託物興辭，初不取義，如《九歌》沅芷澧蘭以興思公子而未敢言之屬，但世號《楚辭》，初不正名曰賦，然賦之義實居多焉。自漢以來賦家體製大抵皆祖原意，故能賦者要當復熟於此，以求古詩所賦之本義，則情形於辭，而其意思高遠；辭合於理，而其旨趣深長。成周先王二《南》之遺風，可以復見於今矣。

又卷二《楚辭體下》　右屈、宋之辭家，傳人誦尚矣。刪後遺音莫此爲古者，以兼六義焉爾。賦者，誠能雋永於斯，則知其辭所以有無窮之意味者，誠以舒憂泄思，粲然出於情，故其忠君愛國隱然出於理。自情而辭，自辭而理，眞得詩人發乎情止乎禮義之妙，豈徒以辭而已哉。如但知屈、宋之辭爲

古，而莫知其所以古，及其極力摹放，則又徒爲艱深之言，以文其淺近之說，摘奇難之字，以工其鄙陋之辭，汲汲焉以辭爲古，而意味殊索然矣，夫何古之有？能賦者必有以辨之。

又卷三《兩漢體上》 愚謂：騷人之賦與詞人之賦雖異，然猶有古詩之義，辭雖麗而義可則，故晦翁不敢直以詞人之賦視之也。至於宋、唐以下，則是詞人之賦多，沒其古詩之義，辭極麗而過淫傷，已非如騷人之賦矣。而況於詩人之賦乎！何者？詩人所賦，因以吟詠情性也。騷人所賦，有古詩之義者，亦以其發乎情也。其情不自知而形於辭，其辭不自知而合於理。情形於辭，故麗而可觀，辭合於理，故則而可法。然其麗而可觀，雖若出於辭，而實出於情。其則而可法，雖若出於理，而實出於辭。有情有辭，則讀之者有興起之妙趣。有辭有理，則讀之者有詠歌之遺音。如或失之於情，尚辭而不尚意，則無興起之妙，而於則乎何有？後代賦家之俳體是已。又或失之於辭，尚理而不尚辭，則無詠歌之遺，而於麗乎何有？後代賦家之文體是已。是以三百五篇之《詩》，二十五篇之《騷》，莫非發乎情者。爲賦，爲比，爲興，而見於風雅頌之體，此情之形乎辭者，然其辭莫不具是理。爲風，爲雅，爲頌，而兼於賦比興之義，此辭之合乎理者，然其理本不出於情。理出於辭，辭出於情，所以其辭也麗，其理也則，而有風比雅興頌諸義也。與漢興賦家專取《詩》中賦之一義以爲賦，又取《騷》中贍麗之辭以爲辭，所賦之賦爲辭賦，所賦之人爲辭人，一則曰辭，二則曰辭，若情若理有不暇及，故其爲麗，已異乎風騷之麗，而則之與淫遂判矣。賈、馬、楊、班，賦家之升堂入室者，至今尚推尊之。晦翁云：「自原之後，作者繼起，獨賈生以命世英傑之材，俯就騷律，非一時諸人所及。」定齋云：「賦則漫衍其流，體亦叢雜，長卿長於叙事，淵雲長於說理。」林艾軒云：「揚子雲、班孟堅只塡得腔子滿，張平子輩竭盡氣力，又更不及。」如是，則賈生之非所及毋論也，張平子輩之更不及不論也。若長卿、子雲、孟堅之徒，誠有可論者。蓋其長於叙事，則於辭也長，而於情或昧；長於說理，則於理也長，而於辭或略；只塡得腔子滿，則辭尚未長，而況於理。要之，皆以不發於情故爾。所以漁獵捃摭，誇多鬬靡，而每遠於性情；哀荒褻慢，希合苟容，而遂害於義理。間如《上林》、《甘泉》極其鋪張，終歸於諷諫，而風之義未泯。《兩都》等賦極其眩曜，終折以法度，而雅頌之義未泯。《長門》、《自悼》等賦，緣情發義，託物興辭，咸有和平從容之意，而比興之義未泯。一代所見，其與幾何，誠以其時經焚坑之秦，故古詩之義未免沒而或多淫；近風雅之周，故古詩之義猶有存而或可則。古今言賦，自《騷》之外，咸以兩漢爲古，已非魏晉以還所及。心乎古賦者，誠當祖《騷》而宗漢，去其所以淫而取其所以則可也。今故於此備論古今之體製，而發明揚子麗則麗淫之旨，庶不失古賦之本義云。

又卷五《三國六朝體上》 梁昭明《文選序》云：「詩有六義，二曰賦。今之作者異乎古詩之體，今則全取賦名。」愚按：《漢・藝文志》云：「不歌而誦謂之賦。」則知辭人所賦，賦其辭爾，故不歌而誦；詩人所賦，賦其情爾，故不誦而歌。誦者其辭，歌者其情，此古今詩人辭人之賦所以異也。嘗觀古之詩人，其賦古也，則於古有懷；其賦今也，則於今有感；其賦事也，則於事有觸；其賦物也，則於物有況。情之所在，索之而愈深，窮之而愈妙，彼其於辭，直寄焉而已矣。又觀後之辭人，刊陳落腐，而惟恐一語未新；搜奇摘艷，而惟恐一字未巧；抽黃對白，而惟恐一聯未偶；回聲揣病，而惟恐一韻未協。辭之所爲罄矣。而愈求妍矣而愈飾，彼其於情，直外焉而已矣。是故古人所歌，情至而辭不至，則嗟嘆而不自勝；辭盡而情不盡，則舞蹈而不自覺。三百五篇所賦皆弦歌之以此爾。後來春秋朝聘燕享之所賦，猶取於工歌之聲詩，楚騷亂倡少歌之所賦，亦取於樂歌之音節。奈之何？漢以前之賦出於情，漢以後之賦出於辭，其不歌而誦全取賦名，無怪也。蓋西漢之賦，其辭工於楚騷，東漢之賦，其辭又工於西漢，以至三國六朝之賦，一代工於一代，辭愈工則情愈短，情愈短則味愈淺，味愈淺則體愈下。建安七子，獨王仲宣辭賦有古風。歸來子曰：「仲宣《登樓》之作，去楚騷遠，又不及漢。然猶過曹植、陸機、潘岳衆作，魏之賦極此矣。」誠以其《登樓》一賦不專爲辭人之辭，而猶有得於詩人之情，以爲風比興等義。晉初陸士衡作《文賦》有曰「立片言以居要，乃一篇之警策」，呂居仁曰「文章無警策，則不能動人」，但晉、宋間人專致力於此，故失於綺靡而無高古氣味。吁，士衡以辭爲警策爾，故曰「立言居要」；居仁以辭能動人爾，故曰「綺靡無味」，殊不知辭之所以動人者，以情之能動人也，何待以辭爲警策，然後能動人也哉！且獨不見古詩所賦乎出於小夫婦人之手，而後世老師宿傳不能道，夫小夫婦人亦安知有所謂辭哉！特其所賦出於胸中一時之情不能自已，故形於辭，而爲風比興雅頌等義，其辭自深遠矣。然指此辭之深遠也，情之深遠也。至若後世老師宿傳

則未有不能辭者，及其見之於賦，反不能如古者小夫婦人之所爲，則以其徒泥於紙上之語，而不得其胸中之趣，故雖窮年矻矻，操觚弄翰，欲求一辭之及於古亦不可得。又觀士衡輩《文賦》等作，全用俳體，蓋自楚騷「製芰荷以爲衣，集芙蓉以爲裳」等句，便已似俳，然猶一句中自作對；及相如「左烏號之彫弓，右夏服之勁箭」等語，始分兩句作對，其俳益甚。故呂與叔曰：「文似相如，殆類俳流。」至潘岳首尾絕俳，然猶可也。沈休文等出，四聲八病起，而俳體又入於律。爲俳者則必拘於對之必的，爲律者則必拘於音之必協，精密工巧，調和便美，率於辭上求之。《郊居賦》中嘗恐人呼雌霓（音齧）作倪，不復論大體意味，乃專論一字聲律，其賦可知。徐、庾繼出，又復隔句對聯，以爲駢四儷六，簇事對偶，以爲博物洽聞，有辭無情，義亡體失，此六朝之賦所以益遠於古。然其中有士衡《嘆逝》、茂先《鷦鷯》、安仁《秋興》、明遠《蕪城》、《野鵝》等篇，雖曰其辭不過後代之辭，乃若其情則猶得古詩之餘情，愚於此益嘆古今人情如此其不相遠，古詩賦義如此其終不泯。《詩》云：「中心藏之，何日忘之。」六義藏於人心，自有不能忘者，吾烏乎而忘吾情。

又《文賦》：賦也。叙作文之變態以爲賦也。中曰：「其爲物也多姿，其爲道也多遷，其會意也尚巧，其遣言也貴妍。」蓋當時貴尚妍巧以爲至文，又豈知古人之文哉！至於論賦則曰：「體物而瀏亮。」使賦在於體物瀏亮而已乎，則又何以妍巧爲？

又卷六《三國六朝體下》《別賦》：賦也。賦至齊、梁，淫靡已極，其曲家小石調，畫家沒骨圖與？觀此篇可見。然遣辭猶未脫顏、謝之精工，用事亦未如徐、庾之堆垛。但月露之形，風雲之狀，江左末年，日甚一日，宜爲昔人所厭棄。陳後山曰：「凡作文，寧拙無巧，寧朴無華，寧粗無弱。」如此等賦，豈復有拙朴粗之患邪？殊不知已流於巧，巧而華，華而弱矣。

又卷八《宋體》《秋聲賦》：此等賦實自《卜居》、《漁父》篇來。迨宋玉賦《風》與《大言》、《小言》等，其體遂盛，然賦之本體猶存。及子雲《長楊》，純用議論說理，遂失賦本眞。歐公專以此爲宗，其賦全是文體，以掃積代俳律之弊，然於《三百五篇》吟咏情性之流風遠矣。《後山談叢》云「歐陽永叔不能賦」，其謂不能者，不能進士律賦爾，抑不能風所謂賦耶？迂齋云：「此賦模寫工，轉折妙，悲壯頓挫，無一字塵涴，自是文中著翹者。」

又《黃樓賦》：嘗謂自漢以來，賦者知賦之當麗，而不知賦之當則。自宋以來，賦者雖知賦之當則，而又不知賦之當麗。故各墮於一偏，正所謂矯枉過正者也。

又《外錄下・文》昔漢賈生投文，而後代以爲賦。蓋名則文，而義則賦也。是以《楚辭》載韓柳諸文，以爲楚聲之續，豈非以諸文並古賦之流歟！今故錄歷代文中之有賦義者于此。若夫賦中有文體者，反不若此等之文爲可入於賦體云。

又《歌》《漢・藝文志》云：「不歌而誦謂之賦。」然騷中《抽思》篇有少歌，荀卿賦篇內《佹詩》有少歌，及《漁父》篇末又引滄浪孺子歌，則賦家亦用歌爲辭，未可泥不歌而誦之言也。是故後代賦者多爲歌以代亂，亦有中間爲歌者。蓋歌者，樂家之音節，與詩賦同出而異名爾。今故載歷代本謂之歌而有六義可以助賦者。

徐明善《齊子莘故家大雅集》自王迹熄而南國有《騷》，正統微而江南有《選》。厥後混一爲唐宋，然祖《騷》宗《選》，到於今不異。則故家在《騷》、《選》之域，宜也。尚論《騷》、《選》之人，則屈與陶其最高乎。屈之《哀郢》，郢猶楚；陶之賦《歸》，世猶晉。粵若前代，則子朱子註《楚辭》、湯文清公箋《陶詩》，此故家之鉅子傳人，皜皜乎不可尚已。更革後，傾洞前，何地無詩，何人不詩，鉅子傳人，我未多見。其間玄思幽意，排奡刻雕，宛轉悽愴，要亦可傳。昔兩東門之未蕪，芬流從兮椒檄，亦異乎靈均矣。湯公謂淵明說固窮多，此深知陶者，前之固不早，後之固，又豈足揚邪。君《集》欲行後世，宜不可以無辨。舍是則蘭翹玉挺，各稱其家，惟君所擇可矣。嗟夫！賁若草木，天命也；化成天下，人文也。天命終古不息，人文終古不墜，儒者舍此何營，文明以正，正則不蕩，不蕩則雅，天命弗僭，弗僭則無邪，無邪則雅熄，可光微，可昌詩，可不亡。

又《齊子莘昭代殊珍集》賦者，詩之流；詩者，賦之源。自《康衢》、《擊壤》、《賡歌》、《猗那》、《清廟》至於今不絕，豈無故哉！六律五聲八音，治則雅，忽則淫，然而不可絕也。須之久，索之遠。

陳樑《兩都賦纂釋序》律賦鑿之以人，惟古賦鳴其天。科目次場有賦，以古不以律，丕休哉！《離騷》賦之祖，降是舍漢何適矣？孟堅《兩都》，有餘刃，無窘步，漢賦舍班又何適矣？寅科諸省取賦，僉謂湖廣較優，得非《天馬歌》出《禮樂志》，熟《班書》故歟！銀峰金君尙絅，盡一生精力，纂釋二

賦，既沒二十年，其嗣子謀刊之，屬董君季眞求予序。予退步也，奚僭之敢。季眞曰：「子知科文事，宜其無讓。」予方與季眞研《書經》精義，不遑他及，浮生半日，安能盡尙絅平生所熟乎？然其條疏有序，歸宿有所，學古賦者，能以尙絅之熟班賦爲監，則幾矣。

陳懋仁《文章緣起註》 司馬相如曰：「合綦組以成文，列錦繡而爲質，一經一緯，一宮一商，此賦之迹也。賦家之心，包括宇宙，總覽人物，斯乃得之於內，不可得而傳。」劉勰曰：「原夫登高之旨，蓋覩物興情。情以物興，故義以明雅；物以情觀，故詞必巧麗。麗詞雅義，符采相勝，如組織之品朱紫，畫繪之著玄黃。文雖新而有質，色雖糅而有本，此立賦之大體也。」吳訥云：「祝氏曰：『揚子雲云：「詩人之賦麗以則，詞人之賦麗以淫。」夫騷人之賦與詩人之賦雖異，然猶有古詩之義，辭雖麗而義可則。詞人之賦，則辭極麗而過於淫蕩矣。蓋詩人之賦以其吟詠性情也，騷人之賦有古詩之義者，亦其發於情也。其情不自知而形於辭，其辭不自知而合於理。情形於辭，故麗而可觀；辭合於理，故則而可法。如或失於情，尙辭而不尙意，則無興起之妙，而於則也何有？後代賦家之俳體是也。又或失於辭，尙理而不尙辭，則無歌詠之遺，而於麗也何有？後代賦家之文是也。是以三百五篇之《詩》，二十五篇之《騷》，無非發於情者，故其辭也麗，其理也則，而有賦比興風雅頌諸義。漢興，賦家專取《詩》中賦之一義以爲賦，又取《騷》中贍麗之辭以爲辭，若情若理，有不暇及，故其爲麗也，異乎風騷之麗而則之與淫遂判矣。古今言賦，自《騷》之外，或以兩漢爲古，蓋非魏晉已還所及。心乎古賦者，誠當祖《騷》而宗漢，去其所以淫而取其所以則，庶不失古賦之本義。』徐禎卿曰：「桓譚學賦，揚子雲令讀賦千首則善爲之。蓋所以廣其資，亦得以參其變也。」

又 按《詩》有六義，其二曰賦。所謂賦者，敷陳其事而直言之也。古者諸侯卿大夫交接鄰國，揖讓之時，必稱詩以喻意，以別賢不肖而觀盛衰。如晉公子重耳之秦，秦穆公饗之，賦《六月》；魯文公如晉，晉襄公饗公，賦《菁菁者莪》；鄭穆公與魯文公宴於棐子家，賦《鴻雁》；魯穆叔如晉，見中行獻子，賦《圻父》之類，皆以吟詠性情，各從義類。春秋之後，聘問詠歌不行於列國，學詩之士逸在布衣，賢士大夫失志之賦作矣。屈子楚辭是也。趙人荀況遊宦於楚，考其時在屈原之前，所作五賦工巧深刻，純用隱語，君子蓋無取焉。兩漢而下，獨賈生以命世之才，俯就騷律，非一時諸人所及。它如相如長於叙事，而或昧於情；揚雄長於說理，而或略於辭。至於班固辭理俱失。若是者何？凡以不發乎情耳。然《上林》、《甘泉》極其鋪張，終歸於諷諫，而風之義未泯。《兩都》等賦極其炫曜，終折以法度，而雅頌之義未泯。《長門》、《自悼》等賦，緣情發義，託物興詞，咸有和平從容之意，而比興之義未泯。故君子猶取焉，以其爲古賦之流也。三國兩晉以及六朝，再變而爲俳，唐人又再變而爲律，宋人又再變而爲文。夫俳賦尙辭而失於情，故讀之者無興起之妙趣，不可以言則矣。文賦尙理而失於辭，故讀之者無詠歌之遺音，不可以言麗矣。至於律賦，其變愈下，始於沈約四聲八病之拘，中於徐庾隔句作對之陋，終於隋唐宋取士限韻之制。但以音律諧協對偶精切爲工，而情與辭皆置弗論。

又 《史記》「《離騷》者，猶離憂也。屈平之作《離騷》，蓋自怨生也。《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蔣之翰稱：「《離騷經》，若驚瀾奮湍，鬱閉而不得流；若長鯨蒼虬，偃蹇而不得伸；若渾金璞玉，泥沙掩匿而不得用；若明星皓月，雲漢蒙而不得出。」王世貞曰：「騷辭所以總雜重複，興寄不一者，大抵忠臣怨夫惻怛深至，不暇致詮，故亂其叙，使同聲者自尋，修鄒者難摘耳。今若明白條易，便乖厥體。」

又 按《楚辭》，《詩》之變也。《詩》無楚風，然江漢間皆爲楚地，自文王化行南國，《漢廣》、《江有汜》諸詩，則於二《南》乃居十五《國風》之先。是《詩》雖無楚風，實爲風首也。風雅既亡，乃有楚狂《鳳兮》、孺子《滄浪》之歌，發乎情止乎禮義，與詩人六義不甚相遠。但其辭稍變《詩》之本體，而以「兮」字爲讀，則楚聲固已萌蘖於此矣。屈平後出，本《詩》義爲《騷》，蓋兼六義，而賦之意居多。厥後宋玉繼作，並號《楚辭》，自是辭賦家悉祖此體。故宋祁云：「《離騷》爲辭賦祖。後人爲之，如至方不能加矩，至圓不能過規。」信哉斯言也！

徐禎卿《與李獻吉論文書》 夫賦頌者，誠文章之瑰偉，余心之所希艷也。始吾誦屈平之文，以爲時之變也，然麗而不淫，哀而不怨，蓋無惡焉；及誦司馬長卿之言，靡麗浩蕩不可窮矣，雖絕特之觀，非盛世之所見也。雄於長卿何所樂羨，乃蹈襲名其文，而原何戾忒，又作賦以反之，此余所未喻者。故反之以附於原之意，此足下之所見也。

楊慎《升庵集》卷五二《論文》　蔣之翰稱《離騷經》若驚瀾奮湍，鬱閉而不得流；若長鯨蒼虬，偃蹇而不得伸；若渾金璞玉，泥沙掩匿而不得用；若明星皓月，雲漢蒙蔽而不得出。

又《丹鉛雜錄》卷八《古人賦》　《說苑》曰：師經鼓琴，魏文侯起儛，賦曰：「使我言而無見違。」知古人一話一言，皆曰賦。彼所謂登高能賦者，豈必盡知後世之麗淫者哉？

又《古今賦麗則不同》　《抱朴子》曰：古詩今賦，麗則不同。俱論宮室，而奚斯路寢之頌，何如王生之賦《靈光》乎？同說游獵，而《叔田》、《盧令》之詩，何如相如之言《上林》乎？並美祭祀，而《清廟》、《雲漢》之辭，何如郭璞《南郊》之艷乎？等稱征伐，而《出車》《六月》，何如陳琳《武庫》之壯乎？

費經虞《雅倫》卷三　齊桓晉文而後，秦楚皆爲大國，聖人錄秦詩而不載楚詩，楚其無詩耶？然則《離騷》《九歌》詩之變者也。六義中賦居一，蓋直賦其事而曲言長篇，《大雅》已有之，但句法不長耳。屈平既變爲一體，楚人宋玉景差之徒皆效焉，而《楚辭》成。《楚辭》成，三代文章爲之一變。則《楚辭》者，《三百篇》之後繼也，漢猶以屈平所作謂之賦，自司馬相如等之賦，間以散文，而屈宋始專命爲《騷》。朱元晦又選詩賦之類《騷》者爲《楚辭後語》，自荀卿《成相》而下凡五十二篇，今以楚騷立爲一部而以屈、宋之作爲法，其後入詩賦，各入其類，茲不取騷之體源委滔滔、騷之情纏綿委曲，不可強直，不可沾滯。玩味古人，自見屈原之作不可得而擬議也。宋玉、景差、賈誼等作，所差者毫髮耳，《九辯》高達肆放，則無《離騷》醇厚之味，未免到清洌一邊。若莊忌、淮南，則其變多又次矣。

又卷四　古詩六義其一爲賦，述事叙情，實而不託，平而不寄。《嵩高》、《豳風》、《大雅》長篇是也。自羅戰國，繼以暴秦，風雅淪亡，意旨湮沒，殆楚人屈平作《騷》，長言大篇，極情盡致，而賦遂變，與《詩》相殊，別爲一格。漢興，學者修舉文辭。至于孝武昇平日久，國家隆盛，天子留心樂府，而賦興焉。《漢・藝文》《離騷》《九歌》皆列在賦。至宋玉始著賦名，散文韻語間雜以出，而未盛也。司馬相如雖仍其體製而《子虛》、《上林》滔滔萬言，賦遂一變。至《長門賦》、《悼李夫人賦》通篇押韻。後之變遂不一。「六義所言賦，非後世賦體也。」

胡應麟《詩藪雜編》卷一　世率稱楚《騷》、漢賦，昭明《文選》分騷、賦爲二，歷代因之，名義既殊，體裁亦別。然屈原諸作，當時皆謂之賦。《漢・藝文志》所列詩賦一種，凡百六家，千三百一十八篇，而無所謂《騷》者。首冠屈原賦二十五篇，序稱楚臣屈原離讒憂國，作賦以風，則二十五篇之目，即今《九歌》、《九章》、《天問》、《遠游》等作，明矣。所謂《離騷》，自是諸賦一篇之名。太史傳原。末舉《離騷》而與《哀郢》等篇並列，其義可見。自荀卿、宋玉，指事詠物，別爲賦體。楊、馬而下，大演波流，屈氏諸作，遂俱係《離騷》爲名，實皆賦一體也。

徐師曾《文體明辨序說・楚辭》　按《楚辭》者，《詩》之變也。《詩》無楚風，然江漢之間，皆爲楚地，自文王化行南國，《漢廣》、《江有汜》諸詩列於《二南》，乃居十五國風之先，是《詩》雖無楚風，而實爲《風》首也。《風》、《雅》既亡，乃有楚狂《鳳兮》、孺子《滄浪》之歌，發乎情，止乎禮義，與詩人六義不甚相遠，但其辭稍變《詩》之本體，而以「兮」字爲讀，則夫楚聲固已萌蘖於此矣。屈平後出，本《詩》義以爲《騷》，蓋兼六義而「賦」之義居多。厥後宋玉繼作，並號《楚辭》。自是辭賦之家，悉祖此體。故宋宋祁有云：「《離騷》爲辭賦之祖，後人爲之，如至方不能加矩，至圓不能過規。」信哉，斯言也。故今列屈、宋諸辭于篇，而自漢至宋凡倣作者附焉，俾後之詮賦者知所祖述云。其他曰賦，曰操，曰文，則各見本類，此不槩列。

又《賦》　按《詩》有六義，其二曰「賦」。所謂「賦者，敷陳其事而直言之也」。古者諸侯卿大夫交接鄰國，揖讓之時，必稱詩以喻意，以別賢不肖，而觀盛衰。如《春秋傳》所載晉公子重耳之秦，秦穆公享之，賦《六月》；魯文公如晉，晉襄公饗公，賦《菁菁者莪》；鄭穆公與魯文公宴于棐，子家賦《鴻鴈》；魯穆叔如晉，見中行獻子，賦《圻父》之類。皆以吟詠性情，各從義類。故情形於辭，則麗而可觀；辭合於理，則則而可法。使讀之者有興起之妙趣，有詠歌之遺音。揚雄所謂「詩人之賦麗以則」者是已。此賦之本義也。春秋之後，聘問詠歌不行於列國，學《詩》之士逸在布衣，而賢士失志之賦作矣，即前所列《楚辭》是也。揚雄所謂「詞人之賦麗以淫」者，正指此也。然至今而觀，《楚辭》亦發乎情，而用以爲諷，實兼六義而時出之，辭雖太麗，而義尚可則，故朱子不敢直以詞人之賦目之，而雄之言如此，則已過矣。趙人荀況，遊宦於楚，考其時在屈原之前。所作五賦，工巧深刻，純用隱語，若今人之揣謎，於《詩》六義，不啻天壤，君子蓋無取焉。兩漢而下，作者繼起，獨賈

生以命世之才，俯就《騷》律，非一時諸人所及。他如相如長於叙事，而或昧於情；揚雄長於說理，而或略於辭。至於班固，辭理俱失。若是者何？凡以不發乎情耳。然《上林》、《甘泉》，極其鋪張，而終歸於諷諫，而風之義未泯；《兩都》等賦，極其眩曜，終折以法度，而《雅》、《頌》之義未泯；《長門》、《自悼》等賦，緣情發義，託物興詞，咸有和平從容之意，而比興之義未泯。故雖詞人之賦，而君子猶有取焉，以其爲古賦之流也。三國、兩晉以及六朝，再變而爲俳，唐人又再變而爲律，宋人又再變而爲文。夫俳賦尚辭，而失於情，故讀之者無興起之妙趣，不可以言則矣。文賦尚理，而失於辭，故讀之者無詠歌之遺音，不可以言麗矣。至於律賦，其變愈下，始於沈約「四聲八病」之拘，中於徐、庾「隔句作對」之陋，終於隋、唐、宋「取士限韻」之制，但以音律諧協對偶精切爲工，而情與辭皆置弗論。嗚呼，極矣！數代之習，乃令元人洗之，豈不痛哉！故今分爲四體：一曰古賦，二曰俳賦，三曰文賦，四曰律賦；各取數首，以列于篇。將使文士學其如古者，戒其不如古者，而後古賦可復見於今也。然則學古者奈何？曰：發乎情止乎禮義。其賦古也，則於古有懷；其賦今也，則於今有感；其賦事也，則於事有觸；其賦物也，則於物有況。以樂而賦，則讀者躍然而喜；以怨而賦，則讀者愀然以吁；以怒而賦，則令人欲按劍而起；以哀而賦，則令人欲掩袂而泣。動盪乎天機，感發乎人心，而兼出於六義，然後得賦之正體，合賦之本義。苟爲不然，則雖能脫乎俳律，而不知其又入於文矣，學者宜細求之。

李鴻《賦苑·凡例》 賦者，古詩之流，六義之一也。要之非大雅博聞，烏能像物比類，非殊才異致，烏能窮妍極精？自隋唐以還，《藝文志》無載，豈博覽家委於子雲雕蟲之悔共相棄置與？嗚呼，才士用心焉，可撫也。余因彙成一家之書，非敢信其畢收，比於樂賦樂苑，庶幾乎辭林之巨觀矣。

又 傳曰：登高能賦可爲大夫，言感物造端，材智深美，可以圖事見功。而長卿亦云：「賦家之心，包括宇宙，總覽人物，斯乃得之於內，不可得而傳。」長卿而下，賦家所推，豈不以子雲爲祭酒，而子雲自巽晚乃嘆曰「詩人之賦麗以則，詞人之賦麗以淫」，是有壽陵餘子之微憾也。嗟乎，賦詎易言哉？其風詠似歌詩，諫諍愈書疏，事實類爾雅，感託勝滑稽，矧孫卿屈平，皆離讒憂國，其言辭出於忠厚惻隱，故子長、孟堅每以孟軻、孫卿並稱。《離騷》篇目，世亦以經名之，然則余是役也，信可鼓吹經傳，寧獨享之千金已哉。因廣其傳與博雅者共之。

茅維《皇明策衡》卷一六《詞賦》 夫氣之動物，物之感人，照燭三才，暉麗萬有，上之以歌詠祖德，中之以昭告成功，下之以陶滌性靈，蓋物有似緩而急，有無所關係而不可磨滅者。詩也，即由黃虞以至於今，歷數千年而不廢。夫至歷數千年而不廢，其必有不可廢者矣。說者曰：雕蟲之技，壯夫不爲。夫使揚雄氏而果以雕蟲病也，何至《長楊》、《羽獵》之作星斗覆而波濤流也。且雄嘗爲《玄》以擬《易》矣，君子譏其艱深晦澀無裨於大道，則豈必玄之用大而賦之用小耶？今夫《三百篇》詩之祖也，六義備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蓋周盛時自郊廟朝廷達於鄉黨閭巷，其言粹然，一出於正。聖人協之聲律以行其教化。至於列國之風陳之太師，以得失而參民俗，亦皆斐然成章，孔子刪而訂之，謂其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事父，遠事君，多識鳥獸草木之名，而於《周南》、《召南》則尤三致意焉。乃知天下之道莫備於詩，而說詩者莫辨於孔子矣。

李陳玉《楚詞箋注》卷一《離騷》 騷乃文章之名，自是風之一種。故風騷嘗合言之。風之與騷，譬古詩之與樂府也。澹質靜穆曰古詩，流動艷逸曰樂府。風之爲體，一如古詩，騷之爲體，一如樂府。南方自有此體，《二南》《漢廣》之詩，便已肇端，不創自屈原，自屈原出，此體乃大乃妙爾。

吳宗達《賦珍叙》 原夫《詩》兼六義，賦其一也。後之稱賦者，率本於《詩》，則非全經不舉焉。《三百篇》郊於歌，廟於誦，途巷於謳呻，本忠孝之極思，發幽貞之至性。山川輿服，卉木蟲魚，繢寫自然，憂愉殊致，《三都》、《二京》，實苞孕之。迨夫三閭眷楚，憔悴湘潭，指帝神以陳詞，假漁卜而寄志，義存諷諭，無取荒淫，賦之權輿，於茲可睹。西京之文，號爲爾雅，而掞藻宣華，特賦爲甚。投湘問鵩之外，似已不免作法於奢，然鮮麗少俳，從橫多致，於長卿見風雅之遺焉。子雲遜美，所稱神化所至，不從人間來者也。東京遞降，性情遠於雕鏤，體裁弊於聲律，而矯枉之過，直率胸懷，則有若《赤壁》、《阿房》，夷於論、記，失步班、張，無論溯源《騷》、《雅》矣。明興，孝、肅兩朝作者蔚起，前標何、李，後幟王、盧，謗讟者何知，乃形神離合之致，亦略可言，牛耳中原，未知誰屬。余年友慶徵先生，冥心芳潤，品騭千秋，采昭明之遺英，匯耳目之奇賞，鴻纖畢簡，今古並收，既羽翼以詩詞，復鼓吹其意義，條分臚列，鬱鬱繽繽，涉昆岡而游玄圃，左顧右盼，殊采照

人。此賦之義也。雖然，請與慶徵言：珍，宇宙間一種精粹不可磨滅之氣，在人爲材，在物爲寶，非二也。然用有大小，品有眞贋。上之闡繹聖眞，敷陳帝制，如天球神鼎，傳億祀而懾萬靈，此一珍也；次之引義匡時，誦言悟主，如元龜之告吉，導車之指南，此又一珍也；其或耽精淫艷，買譽名流，度筆千年，蕩思百日，類宋人之刻楮，誚鄭客之還珠，若者于珍奚當乎？要以珍於己，弗若珍於人。珍於人，弗若珍於世。珍於人則眞，珍於世則大。壯夫小技，惟人所爲耳。慶徵首對大廷數千言，燭盡不肯出，一時聲稱，藉甚中外。今宦迹所履，猶然刑名錢穀中，而能澄心玄覽，吊三閭之悱惻，探六義之幽深，有材如慶徵，吾不能窺其珍矣。敬弁蕪言，以券異日。

陸時雍《楚辭疏・讀楚辭語》 風雅既湮，《離騷》繼作，人取而經之，《騷》誠可經也。《詩》以持人道之窮者也，愛君憂國，顯忠斥佞，《騷》曷爲不可經哉！得聖經存，無聖經亡，十五風不折衷於孔氏之門，其或存或亡亦久矣。騷之存而不沒，《騷》自足於存世也。或曰詩發乎情，止乎禮義，故足稱耳。然則謂騷不經，謂《騷》之不止於禮義。謂《騷》之不止於禮義，則謂愛君憂國顯忠斥佞之非禮義也。非持世之論也。

又　大抵宋人論文，無之非道；若余之所論，無之非情。無之非道，舍仁義禮樂不可矣；無之非情，喜怒哀思剛柔平反皆是也。喜不成喜，思不成思，則不文矣；宜剛非剛，宜柔非柔，則不文矣。情者，詩文之的也。太過則濫，不及則僞矣。

周拱辰《楚辭叙》 （時雍）嘗語我曰：六經息而邪說熾，訓詁繁而風雅堙。每欲學《三百篇》揭大義以訓世，謂《離騷》一書，上薄風雅，下開詞賦，間爲闡幽顯微，歸之經傳。

陳際泰《劉西佩放生賦序》 賦者古詩之流，以聲爲教。夫聲者感人密深而風移俗易，蓋其致不在理義也。理義且亡，而況文字乎？

陳山毓《賦略緒言・頌者賦之通稱》 《文選》注云：賦之言頌者，頌亦賦之通稱也。按《九章》有《橘頌》，《大人賦》史遷謂之《大人頌》，《洞簫頌》昭明謂之賦，《藝文志》賦略中入《孝景皇帝頌》。《長笛賦》本稱《長笛頌》，《籍田賦》臧榮緒《晉書》稱《籍田頌》。然則賦可稱頌，頌之取裁於賦者，卽得稱賦也。

又　《賦之變》：徐師曾曰：賦自魏、晉以及六朝變而爲俳，唐變而律，其趨愈下。蓋四聲八病，休文倡其拘；隔句作對，徐、庾成其陋；取士限韻，唐、宋極其敝。但以音韻諧協，對偶精切爲工，而風流蘊藉，蔑如也。嗚呼！極矣！按唐之俳，宋之俚，元之稚，無賦矣。國朝宋、劉諸君子，猶沿季習，暨李獻吉出，人始知有屈、宋、馬、揚云，厥功偉矣。

蕭雲從《離騷圖原序》 宋郭思《畫論》始例規鑒，謂其與六籍同功，四時並運也。夫有圖而後有書，書義有六，而象形指事猶然圖也。《六經》首《易》，展卷未讀其詞，先玩其象矣。楚三閭大夫作《離騷》、《九歌》、《天問》、《九章》、《遠遊》、《卜居》、《漁父》，而其徒宋、景以及淮南、長沙、朔、忌、向、褒輩，皆擬之，遂尊爲經，豈不以騷者經之變也。《詩》無楚，而楚有《騷》。文王化行南國，《漢廣》、《江汜》皆楚屬，已列十五國之先。《騷》爲經，而經有圖，不啻溯源於《河洛》矣。竊見信州石本《六經圖》，如律呂衡璿禮器，《小戎》、《豳風》，每多譌謬，僭意糾訂之矣。近睹《九歌圖》不大稱意，怪爲改竄，而《天問》亦隨筆就稿，大約徵形爍理，使後人翻覆玩繹，悽縈以想古人處亂託憂之難。而瓌琦卓譎，足以驚心動魄，知陰陽鬼神之不可測。俾明治亂之數，芳穢之辨，有自來爾。如窮文絕艷以視《楚騷》者，則不知《騷》之爲經故也。然吾尊《騷》於經，則不得不尊《騷》而爲圖矣。況《離騷》本《國風》而嚴斷於《書》，《九歌》、《九章》本《雅》、《頌》而莊敬於《禮》，奇法於《易》，屬辭比事於《春秋》，司馬史稱其志潔行芳，與日月爭光；而漢宣帝以爲合於經術，豈余之臆說耶！蓋聖人立象以盡意，而書不盡言，言不盡意，一畫之中，嘿括遐渺。乃世亦尊《六經》於文詞，而不研其義。不研其義，則制器尙象，上繡下會，以目治之者鮮矣。馬鄱陽《通考》載《六經》譜數百條，亦謂《騷》有香草漁父諸本，乃知覃精於經者，必稽詳於圖而後已。紫陽夫子深惜《樂記》說理而度數失傳，《易》脫卦象，《離騷》無能手畫者，索圖於騷與索圖於經並論，又可知矣。余不敏，抒毫補綴，一宗紫陽之注，用備後來之勸懲，而終歎古人之不見我也。

黃佐《六藝流別》卷四 騷者何也？騷之爲言擾也，遭憂之擾情而成言也，是故引物連類不厭其繁者，以寫情也。體始於屈原之遭讒爲之《離騷》。《離騷》也者，離憂也。世因謂爲楚騷體，然而秦漢以下騷亦漸亡矣。

又　賦者何也？敷也，不歌而協韻以敷布之也。賦本六義之一，故班固以爲古詩之流。然比物寄興，敷布弘衍，則近於文矣。騷始於楚，賦亦隨之，迄漢而賦最盛，魏晉而下工者亡幾。

朱荃宰《文通》卷一《叙學》 學《詩》當以六義爲本，《三百篇》其至者也，《三百》之流降而爲辭賦，《離騷》，《楚詞》其至者也，詞賦本詩之一義，秦漢而下，賦遂專盛，至於《三都》《兩京》極矣。然對偶屬韻不出乎詩之律，所謂源遠而末益分者也。

賀貽孫《騷筏》 自《離騷經》至《大招》，皆楚辭也。楚詩不列於《國風》，今觀楚辭，則楚之爲風大矣。學者分詩與騷賦爲三，不知詩有比興賦，則賦乃詩中一體。若騷則本風人悱惻之意，而沈痛言之耳。騷，憂也；離（麗也），罹也。《離騷》，猶言罹於憂也，即《招魂》所謂舍君之樂而離此不祥也。屈、宋當日，未常分爲兩種名目。騷即宋子作賦之心，賦即屈子作騷之事。意其與風人之詩，雖有異名，其本於至性，可歌可咏，則一也。後人尊《離騷》爲經，或疑爲過。經者，常也；騷者，變也。變固未可爲經，然《離騷》爲古今第一篇忠愛至文。忠愛者，臣子之常。屈子履變而不失其常，變風變雅皆列於經，則尊《離騷》爲經，雖聖人復起寧有異辭？

毛奇齡《丁茜園賦集序》 賦者，古詩之流也。惟原本古詩，故在六義之中，與比興同列，而實則源遠流長，自爲一體。班生《藝文志》于歌詩之外，載賦目千篇，而惜其文之不盡傳也。乃嗣是而降，孫卿以規，宋大夫以辨，王褒、揚雄之徒，或以諷，或以頌，要不失六義之準，即六季佻侻，猶然以緣情體物之意行之。至隋唐取士，改詩爲律，亦改賦爲律，而賦亡矣。登高大夫，降之爲學僮摹律之具，算事比句，範聲而印字，襞其詞而畫其韻，既無忼慨獨往之能，而稱名取類，就言詞以達志氣，亦復掩卷殆盡。本之亡矣，流于何有？【略】予嘆世之學者畏難喜利，寧謝隆古，必守輓近，不惟詩不知古，舍格爲律，而即其爲律之中，猶且闢景開而習和慶，而況乎賦才，特上煒樂縱橫，誰則能上備援稽，下工摭寫者。而茜園揮手而成之，鋪文揚質，以方之矜宋元之詩，襲試場之賦者，何如也？吾故曰：賦者，古詩之流，世之見之，愼毋以詩律律詩，並毋以世之言賦者律是賦可也。

汪琬《詩問十二則・楚辭》 問者曰：《楚辭》，其《詩》之苗裔與？曰：然。《詩》亡而後《春秋》作，《春秋》絕而後《楚辭》興，其諸所以憫世疾俗勸善而懲惡者，蓋猶不失忠厚惻怛之意焉。是故與《三百篇》近者莫善於《楚辭》。

陳維崧《吳天篆賦稿序》 四始以降，代嬗歌謠，六義而還，家沿雅頌。后夔堂下，擅搏拊者三千；孔子壇前，作縵絃者十九。列國大夫，灑灑登高之作；宗邦公子，洋洋博物之稱。楚疆善怨，屈原則景差、唐勒之師；梁苑工文，蕃如亦枚乘、鄒陽之亞。莫不權輿比興，祖禰風騷。班固以爲古詩之流，揚雄亦曰詩人之賦。不歌而頌，曾聞玄晏之談；體物爲長，略見士衡之論。

陸棻《歷朝賦格・凡例》 夫子刪詩而楚無風，後數百年屈子乃作《離騷》，《騷》者，《詩》之變，賦之祖也。後人尊之曰經，而效其體者，又未嘗不以爲賦，更有不名賦而體相合者，說詳祝氏《外錄》。余謂枚生《七發》，乃賦之最佳者，後人倣枚輒名曰「七」，無稽之言，每爲捧腹，然其體與騷似異，故不及載，而以擬騷爲一格焉。

又 《漢書》曰：「不歌而誦謂之賦。」劉彥和曰：「賦者，鋪也，鋪采摛文也。」故雖意主箴規而辭華不妨溢美。廟堂典則，義勝林泉，節物留連，情深慷慨，其有名涉瑣細，旨過悲凄，即膾炙由來，略焉弗錄。若夫體孝懷忠，關乎邇事遠事以及戒盈躁、進恬貞，審乎立身經世之道，或微文刺譏不傷於激者，多有取焉。

沈季友《歷朝賦格・文賦小引》 文章之衢皆從意生，而各以時變，詩教既微，荀宋倡爲敷陳之辭，命之曰賦，學者祖焉。其體閎衍紆徐，極諸諷頌，雖句櫛字比，依音聲，飾藻繢，而疎古之氣一往而深，近乎文矣。夫賦爲《詩》之流，而忽而成文，莫知其然也。天下之變，寧有底乎？標枝易珪幣，而且爲苞苴；謳歌改金石，而且爲箏琶；草木化冠裳，而且爲纂組；毛血更觴豆，而且爲珍錯；巢窟移室廬，而且爲臺榭；始于質，終于文，古今之變盡是矣。胈物之變文，文則日濫，文之變文，文乃日新，日新而不已。文之爲用，有不與萸風水雲同其飄忽摩蕩者乎。

何焯《義門讀書記》卷四五 司馬長卿《子虛賦》祝氏云：「此賦雖兩篇，實則一篇。賦之問答體，其源自《卜居》、《漁父》篇來。厥後宋玉輩述之，至漢而盛。此兩賦及《兩都》、《二京》、《三都》等作皆然。首尾是文，中間是賦。世傳既久，變而又變，其中間之賦，以鋪張爲靡而專於詞者，則流爲齊、梁、唐初之俳體。其首尾之文，以議論爲便而專於理者，則流爲唐末及宋之文體。性情益遠，六義澌盡，體製遂失矣」。按：首尾雖以議論問答，然「車駕千乘」等句，即以賦齊王之獵。後半「齊東陼巨海」等句即是賦齊國遊獵之地，則亦未嘗非賦也。後人無鋪張之才，純以議論爲便，於是乖體物之本矣。

程廷祚《騷賦論上》 聲韻之文，《詩》最先作，至周而體分六義焉。其二曰賦。戰國之季，屈原作《離騷》，《傳》稱爲賢人失志之賦。班孟堅云：「賦者，古詩之流也。」然則詩也，騷也，賦也，其名異也，義豈同乎？古之爲詩也，風行於邦國，雅頌施於朝廷。情動於中而形於言，其用則有賦與比興之分。總其大要，有陳情與志者焉，有體事與物者焉。屈子之作，稱堯、舜之耿介，譏桀、紂之昌披，以寓其規諷；誓九死而不悔，嗟黃昏之改期，以致其忠怨；近於《詩》之陳情與志者矣。若夫體事與物，風之《駟鐵》，雅之《車攻》、《吉日》，畋獵之祖也；《斯干》、《靈臺》，宮殿苑囿之始也；《公劉》之「豳居允荒」，《綿》之「至於岐下」，京都之所由來也。至於鳥獸草木之詠，其流寖以廣矣。故詩者，騷賦之大原也。

又 既知詩與騷賦之所以同，又當知騷與賦之所以異。詩之體大而該，其用博而能通，是以兼六義而被管絃。騷則長於言幽怨之情，而不可以登清廟。賦能體萬物之情狀，而比興之義缺焉。蓋風、雅、頌之再變而後有《離騷》，騷之體流而成賦。賦也者，體類於騷而義取乎詩者也。故有謂《離騷》爲屈原之賦者，彼非即以賦命之也，明其不得爲詩云爾。騷之出於詩，猶王者之支庶封建爲列侯也。賦之出於騷，猶陳完之育於姜，而因代有其國也。騷之於詩遠而近，賦之於騷近而遠，騷主於幽深，賦宜於瀏亮。昔屈原以經物之才，遭遇懷王昏惑，流離放逐，願進忠而不得，哀悼惻怛，發而爲文。故其文也，有若星月之晦於雲霧者焉，有若金玉之雜於泥沙者焉，有若奔流急湍之阻礙而不得其性者焉。此《離騷》之作，其人與其時爲之也。後之擬騷者，王褒、劉向無論矣，以宋玉之親受業於屈原也，其《九辯》能肖之乎？何則？非其人與時，固不可得而強也。若夫賦之立體造端則異是，二十五篇之中，《遠游》、《橘頌》，似賦而實騷，漢之《長門》、《自悼》，似騷而實賦。門庭流品，於是判矣。傳曰：「登高能賦，可以爲大夫。」鄭康成云：「賦者，鋪也，鋪陳今之政教美惡。」賦家之用，自朝廷郊廟以及山川草木，靡不攄寫。故作之者，必若長卿，所謂包括宇宙，總覽人物，有得之於內，不可得而傳者，故其難與詩與騷並。或曰：「騷作於屈原矣，賦何始乎？」曰：「宋玉。」

唐彪《讀書作文譜》卷一一 伯魯曰：「賦者，富麗之詞也，莫盛于漢。賈誼、相如、楊雄皆以命世之才，俯就騷律，故情意俱工，可謂盛矣。如《上林》、《甘泉》，極其鋪張而終歸于諷諫，則有風之義。《兩都》等賦極其炫耀終折以法度，則有雅頌之義。《長門》、《自悼》等篇緣情發意，託物興詞，極和平從容之概，則有比興之義。此皆古賦之最佳者，學賦者當取法於此，自然得賦之正矣。」

蔣驥《楚辭餘論》卷上 騷者，詩之變。詩有賦興比，惟騷亦然。但《三百篇》邊幅短窄，易可窺尋。若騷則渾淪變化，其賦興比錯雜而出，固未可以一律求也。觀朱子《騷經》所註比賦之類，殆已不盡比附，又通考其書，惟於《騷經》前段倣《三百篇》之例，分註最爲詳悉。自「沅湘陳詞」以下至「蜷局不行」，凡一千五百餘言，則以比而賦一語蔽之。《九歌》猶或間注，《九章》益希矣。至《天問》、《遠游》諸篇，則闕如焉。蓋亦知其說之不勝其煩，而變其初例矣。然則註騷者又何如盡去之爲當也。

愛新覺羅・玄燁《御製歷代賦彙序》 賦者，六義之一也。風雅頌與賦比六者，而賦居興比之中，蓋其敷陳事理，抒寫物情，興比不得並焉。故賦之於《詩》，功尤爲獨多。由是以來，興比不能單行，而賦遂繼《詩》之後，卓然自見於世，故曰：「賦者，古詩之流也。」班固又謂「登高能賦，可以爲大夫。言感物造端，材智深美，可以與國政事，故可以爲列大夫也。」是則賦之於《詩》，具其一體，及其閎肆漫衍，與《詩》並行，而其事可通於用人。《書》曰：「敷奏以言。」夫敷奏者，有近乎賦之義，使堯舜而在今日，亦所不廢，則豈非文章之可貴者哉！朕嘗於幾務之暇，博觀典籍，見古者諸侯卿大夫交接鄰國，時稱詩以喻志，不必其所自作，皆謂之賦。如晉公子重耳賦《六月》，魯文公賦《菁菁者莪》，鄭穆公賦《鴻雁》，魯穆叔賦《祈父》之類，皆取古詩歌之以喻其志，即詠吟之遺音，得心意之所存，使聞之者足以感發興起，而因以明其如相告語之情，猶之敷布其義而直陳之，故謂之賦也。春秋之後，聘問詠歌不行於列國，於是羈臣志士自言其情，而賦乃作焉。其始創自荀況宦遊於楚，作爲五賦，楚臣屈原乃作《離騷》，後人尊之爲經。而班固以爲屈原作賦以諷諭，則已名其爲賦矣。其後宋玉、唐勒，皆競爲之。漢興，賈誼、枚乘、司馬相如、揚雄、張衡之流，製作尤盛。三國兩晉以逮六朝，變而爲排，至於唐宋，變而爲律，又變而爲文。而唐宋則用以取士，其時名臣偉人往往多出其中，迨及元而始不列於科目。朕以其不可盡廢也。

又《讀楚辭》 朕讀屈原書往復不厭，豈直以其文辭哉？蓋其浩然之氣，畜積鬱勃，磅礴激越，故其發於詠歌嗟歎之間，不能自已，自非實有其忠君

愛國繾綣惻怛之誠，亦烏能若此耶！是以往復讀之，尋其指意之所出，而於是乎有取焉耳。昔子輿氏論浩然之氣，謂直養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若屈原者，實有是氣可知矣。司馬遷謂「可與日月爭光」者，豈謬語哉！夫其所養如此，故其言曰誰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之溫蠖乎。卒自沉於汨羅，信乎其忠也。或者乃臆測《天問》、《九章》，謂其實無沉淵之事，士生於千載之下，欲懸斷千載以上之是非，蓋已難矣。矧並其所行之事，以有無變易其說，其好奇失實爲已甚，朕所以惡夫輕議古人者也。至如屈子之行，昭昭在天壤間者，而可沒其實耶！

愛新覺羅・弘曆《哨鹿賦序》 賦者，古詩之流。詩以言志，其有不能盡言之志，則賦可以申之。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九〇《御定歷代賦彙》 賦雖古詩之流，然自屈宋以來，卽與詩別體，自漢迄宋，文質遞變，格律日新。

彭而述《楚騷箋注序》 《離騷》之不列《六經》，又不列「十三經」，《騷》之不幸也。然而經矣，其文字實賡《六經》而作也。天地之氣，肇於西北，暨於東南，《六經》之文，《河洛》先之，繼一畫而起者，大聖人皆產幽冀雍齊之間，故云漢昭回，《六經》爲著，而四子之書並《公》《穀》左氏諸人得綴于十三經之後，地氣使然也。《詩》三百篇，無楚風，說者以爲宣尼外之退之也，然昭南江漢之什，風雅迭見，獨不以國專名，何與？毋亦楚荊州分野居南天之半，又熒惑文明之位，祝融君之所秉令也。將有文事繼《六經》起者，聖人亦聽之，乃自刪定。後數百餘年，而楚之屈原生焉，此《離騷》所由作也。其文上薄蒼旻，下極黃壤，山川磅礴，巫鬼綉錯，鞭雷駕螭，陰陽百出，追琢鴻濛，胚胎造化，文至此止矣。《六經》而在，何以加諸？所謂賡《六經》而作者，是邪非耶？世無屈子，則人且紛紜於齊、魯、韓諸家，而《風》、《雅》幾於散亂，原特於十五國之外，巍然有以自見，開吳越之草昧，啓齊梁六代以後之制作，騷實開先矣。怨不怒，哀不傷，是周輒之未東也。顧自《周禮》職方而論，先荊而後楚，楚幅員甚大，氣焰常並吳、越，自湘以東，淮以北，西南汔沅、湘、南海，則東南文字之祖者屈原也，宜其自成一書，不載《國風》，宣尼知之矣。列國之書，輶軒采之以貢天子，衆人之謠俗也。原獨出，一人手纂，爲江、漢之風，宜不與東魯同時也。

王敬禧《復小齋賦話跋》 賦緣六義而實兼之，昔人分爲四體。然騷體矯厲而爲古，古體整練而爲律，律體流轉而爲文，勢有所趨，理歸一貫。其中抽秘騁妍，侔色揣稱，使人有程式可稽，工拙立見者，自在律賦。所爲氣度之厚，神思之遠，古今無異致也。讀柳愚先生《賦話》，博綜諸體，而歸於論律，誠賦家之輶鍵，詞學之津梁，以之鼓吹藝苑，其嘉惠寧有既哉。

浦銑《復小齋賦話》卷上 余最愛明興獻帝之言賦曰：「賦者敷陳其事而直言之也。夫事寓乎情，情溢於言，事之直而情之婉，雖不求其賦之工而自工矣。屈、宋《離騷》，歷千百年無有譏之者，直以事與情之兼至耳。下逮相如、子雲之倫，賦《上林》、《甘泉》等篇，非不宏且麗，然多斷於詞，躓於事，而不足於情焉。此卽卜子夏『在心爲志，發言爲詩』之義也。」賦者古詩之流，古今論賦，未有及此者。旨哉言乎！旨哉言乎！賦始於蘭陵，而屈、宋爲之增華，故班固《藝文志》云：「屈原賦二十五篇。」予嘗謂集賦者，當以騷列於首，自來選家從不歸併賦門，可謂數典忘祖。

又《歷代賦話續集》卷一三 又曰：嘗觀詩人，其賦古也，則於古有懷；其賦今也，則於今有感；其賦事也，則於事有觸；其賦物也，則於物有況。情之所在，索之而愈深，窮之而愈妙，彼其於辭，直寄焉而已矣。後之詞人，刊陳落腐，惟恐一語未新；搜奇摘艷，惟恐一字未巧；抽黃對白，惟恐一聯未偶；回聲揣病，惟恐一韻未協；辭之所爲，罄矣而愈久，妍矣而愈飾，彼其於情，直外焉而已矣。蓋兩漢之賦，其辭工於楚騷；東漢之賦，其辭又工於西漢；以至三國、六朝之賦，一代工於一代。辭愈工，則情愈短，而味愈淺。味愈淺，則體愈下。建安七子，獨王仲宣辭賦有古風，至晉陸士衡輩，《文賦》等作，已用排體。流至潘岳，首尾絕排，迨沈休文等出，四聲八病，而排體又入於律矣。徐、庾繼出，又復隔句對聯，以爲駢四儷六；簇事對偶，以爲博物洽聞。有辭無情。文亡體失，此六朝之賦，所以益遠於古。

柴紹炳《與越中潘獻赤論詩賦書》 夫賦者古詩之流也。六義所沿，浸淫愈廣，大氐託體於風人，拓宇於楚辭。辭取鋪揚，調歸麗則者稱佳耳。長卿、子雲頗臻其妙，班張而下，亦爲近之六季。及唐漸尚聲偶，然纂組繁艷，致有足觀。至於十室之邑，借理自文，斯害也已。近世王太倉有言：賦不患無意，患於無蓄；不患無蓄，患無以運之。學者指南乃在於是。

張謙宜《絸齋論文》卷三 賦者，古詩之流也。以六義言之，則直述本事爲賦。其法有前艷如花，以漸開也；有中趨分層實發，欲其流走不滯也；

有後亂將盡未盡，倒捲波瀾振動全篇，如分風渡江，如絲管催拍，令人意暢。其格有古賦，如《兩京》、《三都》、《上林》、《子虛》等作是也。有排賦，如《赭白馬》、《天台》、《舞鶴》等作是也。有文賦，如《秋聲》、《赤壁》等作是也。

王之績《鐵立文起》卷首《文體統論》 蕭德施曰：詩有六義：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至於今之作者，異乎古昔。古詩之體，今則全取賦名。荀、宋表之於前(荀卿、宋玉)，賈、馬繼之於後(賈誼、司馬相如)。自茲以降，源流實繁。述邑居則有「憑虛」「亡是」之作，戒畋游則有《長楊》、《羽獵》之制。若其紀一事，詠一物，風雲草木之興，魚蟲禽獸之流，推而廣之，不可勝載矣。又楚人屈原，含忠履潔，君匪從流，臣進逆耳，深思遠慮，遂放湘南。耿介之意既傷，抑鬱之懷靡愬，臨淵有懷沙之志，吟澤有憔悴之容。騷人之文，自茲而作。

又《前編》卷九《賦通論》 王懋公曰：賦之爲物，非詩非文，體格大異。而人之好惡亦不能同。如漢宣帝謂辭賦，大者與《詩》同義，小者辨麗可嘉。譬如女工有綺縠，音樂有鄭衛。而宋胡安定自慶曆中，教學于蘇湖二十餘年。是時方尚辭賦，獨湖學以經義及時務。學中有經義齋、治事齋。經義齋，疏通有器局者居之；治事齋，人各治一事，又兼一事，如邊防水利之類。凡此皆黜賦之說也。若夫觀千劍則能劍，讀千賦則能賦，非深嗜篤好，何以至此！蘇玉局遺陳傳道書，謂日課一詩甚善。此技雖高才，非甚習不能工。聖俞昔嘗如此。詩固有之，維賦亦然。知不得以浮慕而擅場明矣。爰爲從事，此道者詳論列焉。

又 王懋公曰：昔人以賦爲古詩之流，然其體不一。而必以古爲歸，猶之文必以散文爲歸也。顧均之爲古賦，而正變分焉。大抵辭賦窮工，皆以詩之風雅頌賦比興之義爲宗。此如山之祖崑崙，黃河之水天上來也。故論賦者，亦必首律之以六義，如得風雅頌賦比興之意則爲正，反是則爲變。若以古賦而間流於俳與文，亦變體也。八韻律賦，盛於開元之世，以其時詔以詩賦取士故也。此皆諸賦正變之所由分，不可以不辨。而晉皇甫玄晏乃僅以美麗爲言，則亦淺之乎，其論賦矣。

又《三國六朝》 王懋公曰：今人欲爲某文而專就某文學之者，非也。觀顏賦本於歌，李杜詩又本於賦，如此亦可以悟矣。

又卷一一《明》 《備考》曰：自風雅變而賦作。去古未遠，梗概足述。道源在情，比興互用，六義彰矣。諄復貫珠，千言非贅，情理鑿矣。規橅天地，聲象萬物，體無常式，變化殫矣。四聲不局，八病非瑕，宮商縱矣。賦也者，篇章之象箸，而歌謠之鐘呂也。靈均而降，作者代起，荀卿窮理立言，因物賦象。絳幃格論，塵尾清言也。宋玉以文緯情，雅奧婉至，多風而可繹，楚臣之堂奧也。枚乘八公長卿之流，披形錯貌，彫藻極妍，華而不浮，辭人之軌轍也。若忠憤激昂，直寫胸臆，篇不繪句，句不琢字，賈誼是也。比偶爲工，新聲競爽，詞賦之漫衍，陸、謝、江、鮑之波漸也。大抵賦擅于楚，昌于西京，叢于東都，沿于魏晉，敝于五代。迨律賦興而斬然盡矣：此其槩可舉者。自愚意論之，詩莫病于輕淺，賦莫病于艱深。學步可嗤，效顰增醜，有能肖心吐理，觸吻成文，變合風雲，自出機杼，斯足貴耳。三復《楚辭》，眷戀宗國，九死不忘，至于《天問》，曾無銓次，婉惻彌深，此豈有成轍可倣哉！後世諸君子，愛櫝忘珠，極意鏤畫，無疾而呻，人爲掩耳。晚近尤甚。字取駭目，故必艱；文取關靡，故必冗。險韻在凡，類書充棟。一經繙閱，可就萬言。寧須廁溷置筆硯哉！蓋賦體弘奧，非可取帖括鉛槧語，比而韻之以塞白也。然吾欲以其宏且肆者盡吾才，而不欲借以文短。古奧爾雅，吾情附之以宣，而不因以晦塞。浮雲無心，賦形爲象，吹萬成音，不假管弦，豈非天地間眞賦哉！昭代此道，上掩唐、宋，操觚輩出，採摭富麗，體式古雅。洵足繼漢晉而稱雄矣。然亦擬議合轍，沿波爲淪耳。盡抉蹊徑，嗣響靈均，尙俟君子。

又卷一二《騷》 王懋公曰：《離騷》，賦也。原不以騷名，蕭文孝摘取騷字，立爲一體，誤矣。《漢書・地理志》曰：始楚賢臣屈原，被讒放流，作《離騷》諸賦，以自傷悼。觀此足證以賦名，後人不當以騷名矣。李青蓮詩云：「屈平詞賦懸日月。」何不言騷哉！以太白之豪放無前，乃能斟酌盡善如此，良由其識卓耳。何今人文集中稱騷者之紛紛也。

吳景旭《歷代詩話》卷七《楚辭・評騷》 吳旦生曰：比於乾卦禹貢，方之南董比興，猶云似也。中壘尊之爲經，而世直稱《騷經》。謂招字以錫號，或作志以程篇，猶云始也。荆谿言昭明《文選》不併歸賦門，而別名爲《騷》，後人沿以騷稱，不知題義。以余論之，此正所謂揚之過實，抑之損眞者矣。經之後，賦之先，天地間忽出此一種文字，自是別具一體，以騷命之可也。而牽文之見，必起而問曰：《史記》：《離騷》者，猶離憂也，言憂愁幽思，冀

幸君之一悟也。王逸《序》：離，別也；騷，愁也。言己放逐離別，中心愁思，以諷諫君也。《說文》：騷，擾也。言憂煩擾也。解者紛更，奚以名篇。余以所釋雖殊，總覽斯文，風格繫空，不經人道，自應別名一體，以騷命之可也。經者，常也；賦者，鋪也。夫既命之矣，即後之擬騷，騷也；反騷，亦騷也；皆以騷命之可也，一體也。

葉抱崧《本朝館閣賦序》 顧惟賦之與詩異流而同源者也。周官禮太師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以六德爲之本。嘗考《詩》三百篇，風以諷也，往往託比興以隱其情，雅頌潤色太平，鋪張盛美，故其義多主於賦。其時上有仁聖爲之君，下有賢俊爲之臣，相與雍容以敷雅化，雨施物孳，風動欲從，乃揚莊誠之音，以顯鴻業，述功德，昭符瑞，陳典章，凡郊祀、宗廟、朝會、燕饗、明堂、辟雍以及征伐、蒐狩，莫不賦其事以著王業之所自起，與其所由成，而兢兢乎益愼終以如其始。至于優游伴奐，猶勗之以彌性、康之以弗祿。嗚呼，斯賦之盛軌也。厥後荀卿、宋玉，始有賦之名，而詞不麗於正則，君子弗取焉。司馬相如、揚雄之徒，乃馳騁以盡其變，元本忠孝，以抒上德，頗得乎雅頌遺意，故班固以爲賦者，古詩之流。且夫文章固太和之氣所鼓而動也。《易大傳》言：「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記》言「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皆視乎上所以培之者而已。

朱邦楷《本朝館閣賦序》 在昔四詩之始，風雅與頌而俱登，六義所垂，比興偕賦而並列。頌以形容功德，恆多質直之言；賦雖囊括洪纖，實尚敷陳之體。故皇甫謐以爲不歌而頌，班孟堅則曰古詩之流，揆厥權輿，同其軌轍。洎《離騷》善怨，荃椒傳隱喻之辭；乃楚國多材，景宋設大言之諷。削簡蘭臺之上，託思荒唐；操觚蕃路之間，馳情詭譎。固屬瀟湘雲夢之奇，究非清廟明堂之奏。若夫長篇緜竹之篇，蜚聲禁苑；《三都》、《兩京》之稿，騰價洛陽。盈盈漢殿之才，濟濟西園之客，誦禰衡之《鸚鵡》，接軫鄒、枚；論徐幹之《元猨》，追踪張、蔡。詠天台而驚切響，擲處成金；游縣圃而訝奇光，積來皆玉。固已家傳鴻寶，人握蛇珠，鏗鍧而振韶鈞，凌厲而呈璚瓌矣。六代承之，漸趨綺縟，一時作者，競效風華。南朝讋江、鮑之名，北府表溫、邢之譽，徐陵妙製，雅稱《珊瑚》；庾信妍詞，尤推《枯樹》。雖工駢儷，未乏豐裁，體物不遺，於斯爲盛。唐兼詩而取士，尚見因殷；宋制策以設科，幾同自鄶。而乃鳳頭豬肚，徒矜壯麗爲能；鶴膝蜂腰，更立拘箝之忌。間有登高之作，僅希博雅之稱。以視綜聲帨於遙年，暢球鐘於盛世，大有異矣，不綦難哉！大抵文踵事以增華，質變本而加厲。始則述都邑戒畋獵經緯宮商，終歸麗則；繼則攄衷懷詳景物張皇幽眇，惟尙雕鎪。況復倚相亡來，典墳誰讀，江陵道盡，圖籍何存。名山無二酉之藏，才子少雙丁之目，遂令絕鴻文於兩漢，轢謝寥寥；考駿業於千秋，推袁寂寂。意者井奎東聚，天籥南明，倚天拔地之資，每待時而始萃；茹古涵今之學，必應世而一昌乎。

葉方宣、程奐若《本朝館閣賦・凡例》 賦者，古詩之流也。文取鋪張，詞歸鴻麗，馬卿揚雲，稱盛軌焉。魏晉以後，漸趨流逸，嗣是顏謝創雕鎪之習，徐庾倡俳偶之風，格又數變。至唐以之取士，而有律賦，固場屋之程式也。

趙維烈《歷代賦鈔・凡例》 詩有六義，其二曰賦。蓋古者列國諸侯卿大夫交接鄰國，必稱詩以喻意，皆以吟詠性情，各從義類。春秋後聘問不行而賢士逸在布衣，失志之賦作焉。然《楚辭》用以爲諷，實本六義而出之，辭雖太麗，義尙可則，後此或長於叙事而昧於情，或長於說理而略於辭，使讀之者無興起之趣，由其不發乎情耳。故知音律諧協，對偶精工，要必有情以文其辭，斯賦之則也。

孫梅《四六叢話》卷三《騷二》 觀乎人文，稽於義類，古文、四六有二源乎？大要立言之旨，不越情與文而已。夫其矢耿介，慕靈修，睠重華，追三后，占瓊茅，媒鴆鳥，抱忠謇，怨遲暮，以至然疑恍惚，中路夷猶，窈窕宜笑，嬋媛太息，何其情之貞而摯也。又若雷雨窈冥，風雲舒卷，冠劍陸離，輿衛紛溶，霾靡千名，鏤錯萬狀，更有雲旗星蓋，鱗屋龍堂，土伯神君，壺蜂雄虺，何其文之侈而博也。詩人之作，情勝於文；賦家之心，文勝其情。有文無情，則土木形骸，徒驚紆紫；有情無文，則重臺體態，終恧鳴環。屈子之詞，其殆《詩》之流，賦之祖，古文之極致，儷體之先聲乎。故使善品藻者，殫於名言；工文章者，竭於摹擬；習訓詁者，炫於文字；辨名物者，窮於《爾雅》。至於後之學者資其一得，原委可知，波瀾莫二，又略可得而言矣。若夫《幽通》、《思元》，宗經述聖，《離騷》之本義也；《甘泉》、《藉田》，齋肅典雅，《東皇》、《司命》之麗則也；《長門》、《洛神》，哀怨婉轉，《湘君》、《湘夫人》之縹渺也。《感舊》、《嘆逝》，悲涼幽秀，《山鬼》之奇幻也；《馬汧督誄》、《祭古冢文》，激昂痛切，《國殤》、《禮魂》之苦調也；《西征》、

《北征》，叙事記游，發揮景物，《涉江》、《遠游》之殊致也；《鵩鳥》、《鸮鵩》，曠放沈摯，《懷沙》之遺響也；《哀江南賦》有《黍離》麥秀之感，《哀郢》之賡載也；《小園》、《枯樹》，體物瀏亮，《橘頌》之亞匹也；《恨》、《別》二賦，哀音慘怛，《招魂》、《大招》之神理也；《經通天台表》、《追答劉沼書》、《辨命》、《勞生》諸論，托喻非常，《天問》之詭激也；《七發》觀濤，浩瀚清壯，《九辯》之體勢也；東方《像贊》、《歸去來詞》，蕭散風流，《卜居》之別情也。《解嘲》、《答賓戲》，問對雄奇，《漁父》之深趣也。冰絲一掬，而杼軸日新，綆缶紛來，而沖瀜自若，思窮物表，一言而情貌無遺，興寄篇中，百讀而風神自得。動而愈出，職此之由。隋唐而後，踵事彌增。「秋水長天」之句，游泳乎歌章；「洞庭落木」之吟，陶鎔乎燕許。要而論之，四傑富其才，右丞高其韻，柳州咀其華，義山體其潤，淵源所自，不可誣也。淮南以下，規規焉章模句倣，豈可同日語哉。

又卷四《賦三》 先正有言曰，使孔門用賦，則賈誼升堂相如入室矣。明小言之破道，匪六藝之遺文也。是以子雲悔其少作，比之雕蟲；士衡鄙夫研都，譏以覆瓿。漢宣僅賢於博奕，昌黎深耻其俳優。然而登高揆藻，才堪大夫；不歌而頌，音中群雅。班固云先臣之舊式，國家之遺美不可闕也。兩漢以來，斯道爲盛，承學之士專精於此，賦一物則究此物之情狀，論一都則包一朝之沿革。輟翰傳誦，勒成一子，藩溷安筆硯，夢寐刳腸胃，一日而高紙價，居然而驗土風，不洵可貴歟。左、陸以下，漸趨整鍊，齊、梁而降，益事妍華，古賦一變而爲駢賦。江、鮑虎步於前，金聲玉潤；徐、庾鴻騫於後，繡錯綺交。固非古音之洋洋，亦未如律體之靡靡也。自唐迄宋，以賦造士，創爲律賦，用便程式，新巧以製題，險難以立韻，課以四聲之切，幅以八韵之凡。栫以重棘之圍，刻以三條之燭，然後銖量寸度，與帖括同科。夏課秋卷，將揣摹其術矣。徒觀其繩墨所設，步驟所同，起謂之破題，承謂之頷接，送迎互換，其聲進退，遞新其格。李程以八字致倫魁，爭先一着；獨孤以一聯感人主，力透數重。圜邱隻字之轉移，功候什伯，採珠數言之精當，氣骨非常。並轆轤往回，舉足叶采，齊之奏方圓，布置運機。眡璇圖之文，至於促韻繁聲，遒文勁節，風回聚雪，柳暖飛綿，或爲流水之聯，或號打花之格，隨手之變，亦可單行。壓尾之章，恆多隔對，行間得雋，恍值腹而嘗其皤，字裏點睛，自中心而游於彀，有如振采失鮮，隸事未確，是反衣之狐白，等不熟之熊蹯。無補清新，祇乖典則。又或前盈後竭，譬潢湧而涔枯；左妍右媸，類驥驂而駑服。神離形合，則魚目之無光；外強中乾，則砥玉之未瑩。必也構局渾成，首尾成率然之勢；體物瀏亮，分明隔雲母之間。又何必矜敏於八叉，鍊思於一紀也。若柳河東《披沙揀金》、《記里鼓車》等作質有其文，巧而兼力，誠鴻博之新裁，場屋之定式矣。又有騷賦，源出靈均，幽情藻思，一往而深。則騷之眞也。班張優爲之。又有文賦，出荀子《禮》、《智》二篇，古文之有韻者是已。歐、蘇多有之。皆非淺學所能學步也。

魯筆《楚辭達・總論》 《離騷》蓋以鄭聲爲雅樂者也。厥詞淫放幻眇，可喜可愕，不必盡本中和，要歸於憂君念國而止。發乎情，止乎理義，獨《三百篇》乎哉。乃朱子謂屈原忠而過者也。又謂端人莊士差稱之，宋儒論人之迂刻如此。王鳳洲謂總雜重複，故亂其緒，使同聲者自尋，修郄者難摘，則並不識文法所在，一貶一褒，皆無當于體要。

沈鈞德《歷朝賦鈔前序》 兼風雅頌賦比興而一者，賦也。故班孟堅以爲古詩之流，皇甫士安以爲詩人之作，雜有賦體，明班語所自也。厥體主於鋪陳景物，發引情思。荀、宋導其清源，馬、揚騁其絕軌，才人遞相祖述。沿至于後，遂有古賦、俳賦、律賦、文賦之分，緣乎時世風尚而變化從之，藉非博觀衆制，曷以盡作者之能事哉。恭逢神聖御天文思廣運昭回之光。下被萬物宇內，懷鉛握槧之徒，斐然向風，以鏃厲古學爲務，館閣場屋，皆試詩賦雜文，由是賦體大盛，軼駕元明，駸駸乎不懈而及於古矣。鈞德不敏，竊以暇日旁羅古賦，自《昭明文選》所載，近接皇朝，鈔其精要，總爲如干卷，志欲溯風雅之趣，窮正變之歸，而筆海茫洋，望若興嘆，深愧謭陋，無所取裁。昔者司馬長卿答友人問作賦曰：「合纂組以成文，列錦綉而爲質，一經一緯，一宮一商，此賦之迹也。賦家之心，苞括宇宙，總攬人物，斯乃得之於內，不可得而傳。」揚子雲語桓君山則曰：「讀千首賦乃能爲之。」是二子之言，其有異乎？無異乎？夫狐腋非一皮能溫，鷄跖必數千而飽，取多用宏，義歸博綜。若乃性靈熔匠，文章奧府，理絕名言，自前哲以爲不能傳，況鈞德之謭陋乎！

周雷《歷朝賦衡裁序》 賦者，古詩之流亞，六藝之附庸，昉乎荀、宋，始造椎輪，亦越馬、揚，先驅別派。楚風競扇，率以瑰麗爲宗；漢制稱先，

亦擅雄奇之目。靡不鞭霆走電，膠鳳乘虬，抽擢肺肝，洞馘心目。迨潘、陸以降，漸就平夷，江、鮑而還，益工聲偶。粵在三唐，厥有八韻，揆其體制，亦有取焉。昔者平子賦《都》，給筆札者數年；太沖研《京》，蒐故實者十稔。故能牢籠百態，搖劈羣言。既徵博以逞奇，亦積遲而造險。若乃扃闈相士，限晷程材，臨以主文，處之席舍，雜文并試，則兼擅爲難，一昔爲期，則覃精莫及。鴻筆麗藻，且思躓於巧遲；諷說輕材，益心憚乎迫束。才多者泛濫而無紀，體弱者臠卷而不盡。奚以決取舍于一朝，辨妍媸于寸目哉！是則韻由官賦，字以數稽，削墨而引繩，除繁而就簡。題本癖書，尤徵博洽，篇多儷句，悉費鉗錘。左驥右駑，固偏引而必敗；始蛇終蚓，亦衰竭之可虞。遂使跅蛇之才，範其馳驅，謇乞之流，礪其唇吻。音辭韶令，微響叶乎笙簧；步武雍容，雅度中乎齊夏。故取青妃白，雖見哂文豪；戛玉鏘金，益有聲藝苑。人文極盛于唐宋，炳厥鴻規；功令莫肅於聖朝，沿斯茂制。誠以體駢則藻密，旨約則慮精，橫騖則難稽，兼綜則易駁也。

張惠言《七十家賦鈔目錄序》 論曰：賦烏乎統？曰統乎志。志烏乎歸？曰：歸乎正。夫民有感於心，有概於事，有達於性，有鬱於情，故有不得已者而假於言。言，象也。象必有所寓。其在物之變化：天之漻漻，地之囂囂；日出月入，一幽一昭；山川之崔蔿杳伏，畏佳林木，振硪谿谷；風雲霧霧，霆震寒暑；雨則爲雪，霜則爲露；生殺之代，新而嬗故；鳥獸與魚，草木之華，蟲走蝘趨；陵變谷易，震動薄蝕；人事老少，生死傾植；禮樂戰鬬，號令之紀；悲愁勞苦，忠臣孝子；羈士寡婦，愉佚愕駭。有動於中，久而不去，然後形而爲言，於是錯綜其辭，回悟其理，鏗鏘其音，以求理其志。

李調元《賦話》卷七《舊話一》 《文賦》「賦體物而瀏亮」，號爲曲盡。然泛論纖悉，而實體未該。又成公子安選賦而辭美，夏侯孝若具體而皆微。又安仁《螢賦》云「流金在沙」，季鷹《雜詩》云「春條若總翠」，皆其善者也。又云：「事對者，并舉人驗也。」宋玉《神女賦》曰：「毛嬙障袂，西施掩面」，此事對之類也。又云：「言對者，雙比空辭也。」長卿《上林賦》云：「修容乎禮園，翱翔乎書圃」，此言對之類也。又云：「王褒《洞簫賦》云：『優柔溫潤，如慈父之愛子也』，此以聲比心者也，可謂善言賦矣。」

章學誠《校讎通義》卷三《漢志詩賦第十五》 古之賦家者流，原本《詩》《騷》，出入戰國諸子。假設問對，《莊》、《列》寓言之遺也。恢廓聲勢，蘇、張縱橫之體也。排比諧穩，韓非《儲說》之屬也。徵材聚事，《呂覽》類輯之義也。雖其文逐聲韻，旨存比興，而深探本原，實能自成一子之學。與夫專門之書，初無差別。故其敘列諸家之所撰述，多或數十，少僅一篇，列於文林，義不多讓，爲此志也。然則三種之賦，亦如諸子之各別爲家，而當時不能盡歸一例者耳。豈若後世詩賦之家，哀然成集，使人無從辨別者哉？

又 賦者，古詩之流，劉勰所謂「六義附庸，蔚成大國」者是也。義當列詩於前，而敘賦於後，乃得文章承變之次第。劉、班顧以賦居詩前，則標略之稱詩賦，豈非顛倒與？每怪蕭梁《文選》，賦冠詩前，絕無義理，而後人競效法之，爲不可解。今知劉、班著錄已啓之矣。又詩賦本《詩經》支系，說已見前，不復置議。

沈清瑞《讀賦巵言序》 昔西河氏序《詩》，《詩》有六義，其二曰賦。蓋古無賦，賦即詩也，載覽姬末，名篇飈起。蠶理箴理，玉暎蘭陵；笛材釣材，伎奇楚國。大聲競作，椎輪托始，遂乃定名曰賦。別繫於詩，匪直畫風雅之鴻界，亦且翹騷些之別構。跨嬴涉漢，接軌沿波，賈有荀心，馬兼宋骨，以若枚叔《菟園》，揚生《羽獵》，靡不窮文極貌，虎視西京。炎運既東，玆格少變，班密張妍，崔雄蔡逸，各營心匠，共吐意珠，鋪陳之體，大開駢儷之途，漸導魏晉六代。人抱雕章，織句錦綉之中，抗才雲霞之上。或鏘價於一篇，或耀能於只字，意制詭其相錯，源流分而益遠。殆閱三唐之世，彌綜諸變之長。爭奇於官韻，壓字尤強；極材於試格，植辭必兩。斯皆筆苑之大略，賦手之極能矣。若其窺妍說麗，博妙甄奇，不有英絕，曷談斯藝？於是列錦爲質，文園抽秘於前；不歌而頌，中壘貢臆於後。孟堅謂古詩之流，士衡騁體物之勢，劉勰《詮賦》，大暢風流，居易《賦賦》，式觀元始。清言吐屬，則山水深其性情；膩旨徘徊，則風花粲其齒頰。得心之奧，知言之選，胥是物也。求諸吾黨能者，疇與吾友念豐，勃窣文心，熟精選理，笙簧於群雅，殽烝於衆藝，成《讀賦巵言》一卷，岷山導江，力探本原；鄧林取木，務析支枝，初哉首基之矣。乃若類以讎類，瓜區而芋疇，例以從例，鍼投而磁引，解之則縷分，比之則璧合，抑其次也。至於九柯十匠，各造門戶，雙珠兩劍，并耀隍池，則又殫見洽聞，往往而在。良由理者宰道之器，識者洞虛之寶，學者執古之轡，才者耀采之符，凡前修之雅文，先士之盛藻，循塗則互異，

睹指則咸歸。辟諸陶匏不同器而總適於耳，蘭芝寧共氣而俱悅於魂。蓋論述者數千言，賦家準矱，於是而備，吁其傑矣。裁靈既峻，委弁簡首，且曰屬有異同之見，當爲引伸其辭。予故著其詣微之力如彼，閎覽之學若此。若夫一斑所窺，千慮有得，則書諸別幅云。

王芑孫《讀賦巵言・導源》 荀況賦論言「請陳佹詩」。班固言「賦者，古詩之流」。曰「佹」，旁出之辭；曰「流」，每下之說。夫既與詩分體，則義兼比興，用長箴頌矣。單行之始，椎輪晚周，別子爲祖，荀況、屈平是也；繼別爲宗，宋玉是也。追其統系，《三百篇》其百世不遷之宗矣。下此則兩家歧出，有由屈子分支者，有自荀卿別派者。昭明序《選》，所以云「荀、宋表前，賈、馬繼後」，而慨然於源流自茲也。相如之徒，敷典摛文，乃從荀法；賈傅以下，湛思渺慮，具有屈心。抑荀正而屈變，馬愉而賈戚，雖云一轂，略已殊塗，賦家極軌，要當盛漢之隆，而或命騷爲的，偏奉東京，豈曰知言者哉！

又　飆流所始，同祖風騷。騷有擬有反，稍已分門，茲不具論。由荀、宋而言，則《禮》、《知》之篇，義徵載道；《箴》、《蠶》之作，理在前民，附庸六義者也。《高唐》、《神女》，有孔子殷勤之意，猶之風詩。馬既騰聲，揚旋飛躅；《子虛》、《上林》、《甘泉》、《羽獵》，鏘洋鴻麗，有《清廟》、《噫嘻》之響，《般桓》、《甫草》之音，抑亦雅頌之亞也。東莞言：「秦世不文，頗有雜賦。」今不可見矣。推尋三代之遺聲，綜覈十家之梗概，討其義類，西京爲上。

又　《文選》一書，肇周訖梁，取類既博，稍病言哤，然掌故斯存，理無刪削，李善之爲辨惑，康國安之爲駁異，攻撼洊臻，而江河萬古，不輟其流，足知大路繁纓，多以爲貴。《易》曰：「物相雜謂之文。」《傳》曰：「九變復貫，知言之選。」文章之爲術，惟不諱於雜，斯盡其變。其在於周，若荀之五篇；其在於楚，若宋之《釣賦》。西京則揚有《河東》，枚有《兎園》，東京則班有《終南》，張有《天象》，逸居《選》外，尤憾闕遺，蓋賦以鴻通爲本，初非典要之求。我有旨蓄，亦以禦冬，而先縱尋斧，無乃不可歟！

又《總指》 總指云何？曰：爲古文而已。賦可不學也，抑烏乎其不學哉！事不能以無法就，雖賣漿灑削，必經甘苦，故作賦自有讀賦之功，而不可不詳之也。文不能以徒法成，雖綉黼琮璜，不關損益，故讀賦必非能賦之人，而不可專求之也。荀卿五首，乃學道之餘言；屈子《九歌》，亦懷貞之浩唱。守玄之暇，雄有長篇；校書之日，歆多閑作。東、馬皆列仙之儒，彪、固當良史之任。董醇賈茂，班女黃香，姬漢賦家，莫非文傑。即韓、柳角立於唐，歐、蘇眉分於宋，雖爲掃除對偶之宗，其實倡導聲音之祖。試觀所著，特壓當時，翼漢扶周，自騫傑構，彼豈嘗學爲如是之賦哉？行乎其不自知，而還之其所各當，總文囿之大綱，即賦門之眞種。他如李觀、李翺、歐陽詹一輩，極其文心，又爲賦手。自南宋歷元以迄勝國，其文下古一等，賦益支離，非賦弗如，文先病耳。有志者，必以通經治古文爲本，讀三代、兩漢之書以尊其體，賅九流七略之用以會其歸。博學而無方，強立而不反，嶢然風會之中，超然毀譽之外。杜詩稱史，屈賦稱經，經史之歸，以古文爲路，由是而賦，不韓、歐而韓、歐，不揚、馬而揚、馬。昔人云：斯文未墜，必有英絕領袖之者，其當興起於予言。

沈德潛《賦鈔箋略序》 漢人謂賦家之心，包括天地，總攬人物，故古來賦手類皆躭思旁訊，鋪采摛文，元元本本，騁其勢之所至而後已。蓋導源於《三百篇》，而廣其聲貌，合比興而出之。登高能賦，可以爲大夫，誠重之也。兩漢以降，鴻裁間出，凡都邑、宮殿、游獵之大，草木肖翹之細，靡不敷陳博麗，牢籠漱滌，蔚乎鉅觀。

高士魁《玭珠賦鈔序》 賦者，古詩之流，詩道性情，感發志意，賦亦宜爾。昔孫虔禮論王右軍書，寫樂毅則情多怫鬱，書畫贊則意涉瓌奇，黃庭經則怡懌虛無，太師箴則縱橫頓折。氣骨風神，惟妙惟肖，所以書法冠絕古今。以是推之，賦韓侯則弔其功高而見忌，賦義方則悼其義憤而不容。長笛倚樓，則動鄉關之思；以詩投水，則傳豪邁之概。或知人而論世，或借物以抒情，庶有合於風騷比興之意乎？深於賦者，其有以教我矣。

毛琅《師竹齋賦鈔叙》 賦者，古詩之流也。風歸麗則，辭翦美稗，其運意尚巧，其駈詞貴妍，其選韻必新，其構局宜警，非有學力者不能工，非有天資者愈不能工，往往有沉酣舉業數十年，而有韻之文不能道一字者，非學之不優，實資之不優也。

彭克惠《味蘭軒百篇賦鈔序》 夫才者情之發，情結則才工；韻者風之流，風雄則韻遠。是以登高興逸，爭抑揚造化之奇；體物心靈，擅刻劃虛空之妙。江山如繪，風雨稱臣，邈矣文人，魁然賦手，獨是英華四照，經緯千端。譬彼川塗，區其程軌，乃若神游。洛水夢入高唐，警鴻寫天帝之容，行雨話仙人之迹，方矜艷冶，恐陋纖釀。又如秋雨長門，春風永巷。銅鋪晝靜，

悵環珮之來遲；銀鑰宵涼，引箜篌而欲訴。何來草澤，敢託宮庭。至於愁在陽春，悲秋更苦。哀生南國，望子仍傷。庾家之枯樹空存，鮑氏之蕪城莫問。用抒嘯詠，祇益悲悽。抑或遺恨途長，懷人夢短，心隨芳草，月似征衫。車馬長安，嘆登樓其孰慰；琴裝運塞，嗟思婦以何言。覽厥篇章，揆茲筆墨，有懷必怨，或乖麗則之衡；不平則鳴，何與鼓吹之助。豈若木天高敞，冊府清華，看上苑之花，龍門授簡；載曲江之酒，香案傳箋。摩空留殿上之評，擲地重金聲之價。笙簧盈耳，答休明而一片宮商；錦綉嬌春，鴻潤色而七襄黼藻。且夫時生鸞鶱，鳴盛斯彰，筆有雲濤，揚休益茂。所以十年閉戶摛詞，則每託京都千里。陳書灑翰，先誇羽獵。又況躬逢泰運，日煥宸文，群思掞藻於天庭，各快蜚聲於雲路。紅蘭綠柳，香留粉署之春；雕錦青綾，月照槐廳之夢。竚鸞坡而視草，鼎欲扛龍；坐芸閣以分題，樓堪造鳳。眷懷先達，早擅衙官屈、宋之雄；晤語同心，宜標金箭東南之美。惠情殷獺祭，願切鶯鳴。

鮑桂星《賦則・凡例》 賦者古詩之流，諸子中文之麗者皆賦類也。騷、七又異其名目。昔人謂賦家之心，苞括宇宙，致乃得之於內，豈苟爲聲帨已哉！然研鍊都京，至於十年一紀，則知名山盛業非風簷寸晷可同日言矣。

李元度《賦學正鵠序目》 賦者，古詩之流。其體肇於荀卿、宋玉，自周、秦、漢、魏至六朝，皆古賦也。唐以詩賦取士，始有律賦之目。古賦變爲律賦，猶古文變爲時文也。今功令以詩賦試士，館閣尤重之。試賦除擬古外，率以清醒流利、輕靈典切爲宗，正合唐人律體，特唐律巧法未備，往往瑕瑜互見。宋元亦然。今賦則斟酌益臻完善耳。譬諸八韻詩、唐賦，則唐人試律也。今館閣諸賦，則國朝試帖也。學者就時彥中擇其最精者以爲鵠，即不啻瓣香唐賢，不必復陳大輅之椎輪矣。蓋嘗論賦學有源有流，漢魏六朝之古體，源也；唐宋及今之律體，流也。將握源而治，則必先學漢魏六朝，而後及於律體；將循流以溯源，則由今賦之步武唐人者，神而明之，以漸躋於六朝兩漢之韻味。二者其道一，而從入之途不同。然升高自下，陟遐自邇，固當以循流溯源爲得其序也。

潘錫恩《六義賦居一賦》 掞華先生潛心縹簡，肆意芸編。假謳詠以自樂，藉丹墨以爲緣。詞騰芳而春艷，意垂實而秋堅。摹情繪性，積已有年。客或詣而詢曰：蓋聞情感者聲發，意鬱者筆宣。或促節於短章，抑暢寫乎鉅篇。故登高貴乎有作，體物妙乎能傳。伊厥體之所備，願溯源以知始，亦沿流而得全。先生乃正襟而告曰：「夫練絲皜曜，經玄黃而成色；椎輪樸魯，緣金玉而增飾。若乃選藻儷聲，模形製式。要紹思索，紛紜雕刻。惟纂述之易窮，懼敷陳之不力。譬宮羽之應懸，若綺紈之就織。斯賦之爲象也，抑知夫賦之所緣起乎？蓋自聲詠紹乎皇初，風謠溢乎列國。彰廢興於政治，昭形容於盛德。輶車有四方之采，太史則六詩是職。辨其體，斯風雅頌之殊塗；別其辭，乃賦比興之分域。爾其即遇程辭，附形效語。外有見而輒宣，中有懷而必抒。或狀飛躍于霄淵，或寫菀枯于節序。或細及日用飲食，動不越於戶庭；或鉅而制度禮儀，事必關乎朝寧。《三百篇》中，若斯之類未可以枚舉也。厥體一變，創自荀卿。謀理必當，繪象斯呈。宛轉賦物，鋪張中情。沿華艷於楚材，擴宏鉅於漢京。石渠騁乎群彥，蘭臺鬱乎盛名。莫不有典有則，是經是程。其淵古則夏璉商鼎，嵯峨歙蔚，臚清廟之兩楹也；其藻耀則霞建飆舉，紛綸爛朗，標灝宇之層城也。閱晉魏之世降，漸華縟之遞更。極變態於齊梁，唯追琢之務精。若瑤花之絢乎芳林，珊樹之挺乎巨瀛也。沿及唐代，衆才是衡。又駢儷之取工，兼音韻之貴明。意傷巧而非病，語必妍而始營。然鴻才巨手，猶且沐六代之膏澤，擷兩漢之菁英。何橫流之莫底，爲宋代之滋萌。其華靡之力黜，遂議論之風生。雖襲乎鋪陳之體製，乃異乎往哲之品評。原夫意感隨時，情生觸境。或陟峻而怨遙，或臨歧而傷永。語悒鬱其誰舒，思縈回而莫騁。聽候雁兮晨清，聆寒蟄兮宵冷。草藿靡兮瀕江，梧飄颻兮隨井。每託寓之無端，輒緬懷而濡穎。窮物態之纖悉，極文詞之彪炳。若玩志於至微，實藉端以自警，斯賦之具乎比興者也。又況感均頑艷，致託纏綿。寫征夫之行色，緬怨女之哀弦。傷重困兮苛斂，恨久戍之窮邊。述淫樂，則桑中失其幽艷；狀慓狡，則並驅遜其輕還。與夫唐勤魏褊，義相後先。所謂言之者無罪，足令聞之者竦然。斯則賦也，近夫《風》焉。至於揚醇風于莫外，厲盛烈之無前。詞源風涌，麗藻雲聯。陳羽獵，則追車攻馬同之盛；耀武烈，則方吉甫申伯之賢。制禮興樂，則《猗那》《清廟》之繼軌；顯庸懿鑠，則《閟宮》《泮水》之比肩。侈前聖之靡得而言，誇六籍之所不能談。追封禪之八九，媲化理於五三。是則極揄揚之盛事，與《雅》、《頌》而相參。蓋泝乎賦之源，特居六義之一體；而窮乎賦之變，乃統六義而俱函。是故訴懷述事，達幽隱昭顯赫，莫近於賦。斯好古嗜博之士，靡不於此竭慮而思覃者也。」客

乃悚然易容，遷延辭退。幸厥旨之昭昭，悟以往之憒憒。敢遽薄乎雕蟲，願從事乎藻繢。譬彪炳以摛辭，效賡颺於聖代。

程恩澤《六義賦居一賦》 賦者，鋪也，鋪采摛文，體理聯翩。詩有六義，二以賦詮。不歌而頌，釋之於元晏；古詩之流，解之於孟堅。登高九能得其一，歷樞五際含其全。慮質言之無文，故儷色以相宣。其在唐姚之世，覆燾明德。頌聲並作，皋夔在側。無風可采，無雅可飭。無以比星雲，無以興作息。取懷而予，賦之彌力。周有太師，六詩是序。篇之異體貴乎綱，文之異辭主乎緒。宣聖合之，延陵莫能分；張逸敏之，通德莫能舉。紀其篇什，得詩人之制度；導其性情，悟詩人之機杼。總四始而兼包，恆意悅而情抒。且夫方貌擬心，若拒若迎；環譬託諷，橫生側生。興隱於比，故述傳正其名；比隱於賦，故諸篇揭其精。莫多於賦，附物以切情；莫顯於賦，抗辭以揚聲。如彼絢采，喜素功之獨成；如彼合樂，許黃宮之特鳴。附庸於《詩》，拓疆以逞；濫觴於《騷》，導源以永。其心也，包宇宙而恢宏；其質也，譬龍虎而彪炳。荀況蔚爲詞宗，《禮》《智》於焉似續；宋玉乖乎麗則，《風》《釣》幾於斥屏。研都與京，主文以譎諫；薦雄似如，陳誼而猛省。是故存周後之十家，刪秦雜之九篇。圭陰七子之骨，江左六朝之妍。其間方聞之士，綴學之賢，稔歷太沖之十，讀過桓譚之千。謝莞爾而雕蟲，工形似而削鳶。必其思風言泉，悉無邪之旨；禽族草區，補多識之編。求之古人，蓋亦罕焉。故夫賦之敝，勸百而諷一；賦之源，牽兩而擊三。必比類以興物，斯言腴而味醇。罕譬倫品之繁，則命意也銳；託志風雲之會，則屬思也潭。美德容於三《頌》，紀王化於二《南》。大雅之音，不吳不敖；小雅之音，如怨如惔。樂心在周，得詞伯而可誦；香草在楚，合童蒙而共探。緯以纂組，飾以鉛黛；貫以明珠，節以雜佩。結想涉於羲文，託體尊於恆岱。既上薄而下該，遂承流而津逮。博趣於申公魯齊，探妙於韓嬰外內。稽之周室，考之漢代。是則擷六義之精，而傳其美愛者也。

林聯桂《見星廬賦話》卷一 「詩有六義，二曰賦」，見於《周南・關雎詩序》。「賦之言鋪，直鋪陳今之政教善惡」，見於《詩》疏。故班固《兩都賦序》曰「賦者，古詩之流也」，《漢書》曰「不歌而誦謂之賦」，劉彥和曰「賦者，鋪采摛文也」。故工於賦者，學貴乎博，才貴乎通，筆貴乎靈，詞貴乎粹。而又必暢然之氣動蕩於始終，秩然之法調御於表裏，貫之以人事，合之以時宜，淵宏愷惻，一以風雅頌爲宗，宇宙間一大文也。壯夫不爲，豈篤論哉！

又　古賦之名始於唐，所以別乎律也。猶之今人以八股爲時文，以傳記爲古文之意也。然古賦之體有三：一曰文賦體，以其句櫛字比，藻飾音諧，而疏古之氣一往而深，有近乎文故也。如周荀卿之《禮賦》，宋玉之《風賦》、《釣賦》，漢班固《兩都賦》，張衡《兩京賦》，司馬相如《子虛》、《上林》賦，揚雄《甘泉》、《羽獵》賦，中山王《文木賦》，馬融《長笛賦》，魏文帝《彈棋賦》，曹植《酒賦》，何晏《景福殿賦》，晉潘岳《藉田賦》，嵇康《琴賦》，潘尼《火賦》，梁江淹《別賦》，陶宏景《水仙賦》，裴子野《寒夜賦》，唐李白《明堂賦》、《大鵬賦》，杜甫《朝享太廟賦》、《雕賦》，白居易《動靜交相養賦》，杜牧《阿房宮賦》，荆浩《畫山水賦》之類是也。凡此皆賦而近文者也。宋、元、明以下之文體賦格，其例蓋準諸此。

又　賦侈富麗，體易淫靡，而能手篇中，偏於隆富侈侈之中，歸作大言炎炎之勢，主文譎諫，所謂風人之賦麗以則也。如唐呂向上元宗《美人賦》極致形容，而其後一歸於正，其中幅云：「有美一人，激憤含嚬，凜若秋霜，肅然寒筠。乃徐進而前止，遂抗詞而外陳。曰衆妾面諛，不可侍君之側，指適背意，委曲順色。故毀妍而成鄙，自崇謬而破直。妾異爾情，敢對以臆。」司馬光《交趾獻奇獸賦》中幅云：「且是獸也，生嶺嶠之外，出沮澤之湄。安其來，吾德不爲之大，縱其去，吾德不爲之虧。奈何貪其琛賚之美，悅其鱗介之奇，容其欺紿之語，聽其諂諛之詞，以惑遠近之望，以爲蠻夷之嗤。不若以迎獸之勞，爲迎士之用；養獸之費，爲養賢之資。使功烈烜赫，聲名葳蕤，廢耳目一日之翫，爲子孫萬世之規，豈不懿歟？」明宋濂《蟠桃核賦》後幅云：「天啓皇明，眞人龍興，順堪輿之大化，調陰陽之至精。道德行兮，即龍虎之丹顯；忠信昭兮，勝鉛汞之功宏。以九州爲仁壽之域，躋兆民於喬松之朋。神機流浹，太和薰蒸。指佞人兮草生屈軼，齊氣朔兮階秀堯蓂。視區區之遺核，初何繫乎重輕。此所以革往古之荒唐，法唐虞以作程也。」此皆曲終雅奏者。

陳榮仁《冠悔堂賦鈔叙》 昔鄦鼎滄泗，雅風寖聲，荆累懷沙，些只綴響，蘭陵體物之什，列在儒家；宋玉登高之辭，冠乎集略。古詩之流，茲其朔矣。嬴燼既炮，赤精乃光，豎儒不坑，斯文猶在，長沙謫傅，芬其投汨之篇；臨邛酒傭，富有凌雲之氣。揚、班踵武，左、陸代興，漢、晉之間，其

揆一耳。江南風流，劇於典午，唐始麗藻，未更永明。【略】詩有試律，而沈、宋亦稱大家；文有制藝，而王唐非無巨擘。況乎沿自有宋，以逮熙朝，令甲懸爲規繩，士子奉若圭臬，斯亦六藝之餘波，八吟之極軌矣。雪滄先生於閩而工於賦者也。逸氣雲上，雋才飆馳，託體既高，食古能化。或佇興而就寂寥乎短篇，或縱筆而書唐皇乎巨制。偶然擬古，笑太白之類俳；刻意傷春，比安仁而尤怨。兼六代之藻而振其靡，規三唐之格而汰其率。孔門用賦，定在升堂入室之班；南人好文，抑亦枚速馬工之亞也。

楊浚《冠悔堂賦鈔序》 蓋詩以情勝，賦以文勝，詩爲賦之發源，賦爲詩之流別。

劉熙載《藝概·賦概》 班固言「賦者古詩之流」，其作《漢書·藝文志》，論孫卿、屈原賦有惻隱古詩之義。劉勰《詮賦》謂賦爲六義附庸。可知六義不備，非詩即非賦也。賦，古詩之流。古詩如《風》、《雅》、《頌》是也，即《離騷》出於《國風》、《小雅》可見。言情之賦本於《風》，陳義之賦本於《雅》，述德之賦本於《頌》。

又 古者辭與賦通稱，《史記·司馬相如傳》言「景帝不好辭賦」，《漢書·揚雄傳》「賦莫深於《離騷》，辭莫麗於相如」，則辭亦爲賦，賦亦爲辭，明甚。騷爲賦之祖。太史公《報任安書》「屈原放逐，乃賦《離騷》」，《漢書·藝文志》「屈原賦二十五篇」，不別名騷。劉勰《辨騷》曰：「名儒辭賦，莫不擬其儀表。」又曰：「《雅》《頌》之博徒，而辭賦之英傑也。」

又 賦當以眞僞論，不當以正變論。正而僞，不如變而眞，屈子之賦，所由尚已。變風變雅，變之正也，《離騷》亦變之正也。「跪敷衽以陳辭兮，耿吾既得此中正。」屈子固不嫌自謂。

又 《騷》之抑遏蔽掩，蓋有得於《詩》、《書》之隱約。自宋玉《九辯》已不能繼，以才穎漸露故也。頓挫莫善於《離騷》，自一篇以至一章，及一兩句，皆有之。此傳所謂「反覆致意」者。叙物以言情謂之賦，余謂《楚辭·九歌》最得此訣。如「嫋嫋兮秋風，洞庭波兮木葉下」，正是寫出「目眇眇兮愁予」來；「荒忽兮遠望，觀流水兮潺湲」，正是寫出「思公子兮未敢言」來，俱有「目擊道存，不可容聲」之意。

又 春有草樹，山有烟霞，皆是造化自然，非設色之可擬。故賦之爲道，重象尤宜重興。興不稱象，雖紛披繁密而生意索然，能無爲識者厭乎？

又 賦必有關着自己痛癢處。如嵇康叙琴，向秀感笛，豈可與無病呻吟者同語。在外者物色，在我者生意，二者相摩相蕩而賦出焉。若與自家生意無相入處，則物色祇成閑事，志士違問及乎？

又 《周南·卷耳》四章，祇「嗟我懷人」一句是點明主意，餘者無非做足此句。賦之體約用博，自是開之。

又 賦取窮物之變。如山川草木，雖各具本等意態，而隨時異觀，則存乎陰陽晦明風雨也。

又 以賦視詩，較若紛至沓來，氣猛勢惡。故才弱者往往能爲詩，不能爲賦。積學以廣才，可不豫乎？賦從貝，欲其言有物也；從武，欲其言有序也。《書》：「具乃貝玉。」《曲禮》：「堂上接武，堂下布武。」意可思矣。

又 賦長於擬效，不如高在本色。屈子之《騷》，不沾沾求似《風》、《雅》，故能得《風》、《雅》之精。長卿《大人賦》於屈子《遠游》未免落擬效之迹。

又 詩，持也，此義通之於賦。如陶淵明之《感士不遇》，持己也；李習之之《幽懷》，持世也。

又 「升高能賦」，升高雖指身之所處而言，然才識懷抱之當高，即此可見。如陶淵明言「登高賦新詩」，亦有微旨。

又 皇甫士安《三都賦序》曰：「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劉彥和《詮賦》曰：「擬諸形容，象其物宜。」余論賦則曰：「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

沈祖燕《策學備纂·賦學》 《退菴隨筆》：賦者古詩之流。然自屈、宋以來，即與詩別體。揚雄有言：能讀千賦則能賦。蓋源流正變之不講，則操筆茫如。鄭夾際《經籍志》所載范傳正《賦訣》、紇干俞《賦格》、張仲素《賦樞》、浩虛舟《賦門》，今皆不傳。元祝堯作《古賦辨體》，言之頗詳，而於歷代鴻篇，未能備載。惟近時所定《歷代賦彙》，上起周末，下訖明季，以有關經濟學問者爲正集，其勞人思婦哀怨窮愁、畸士幽人放言任達者爲《外集》，而以佚句補遺附焉。學者沿流溯源，因變求正，蓋悉具於是書矣。

又 賦者古詩之流也，起於《離騷》而未嘗以賦名。及宋玉作《神女》、《登徒子》等賦，賦之名始著，其詞輕清婉逸。至相如《子虛》、《上林》諸賦出，而揚雄、班固之徒，率以俳組爲勝焉。然自《離騷》而外，兩漢爲古，蓋其鋪張股落，創起一法，實爲魏晉所宗。後有作者，如文賦及《阿房宮賦》、宋廣平

《梅花賦》、東坡《赤壁賦》，不組詞而尚意，清新流動，又成一體。

萬青藜《選注六朝唐賦序》 賦爲六義之一，荀宋特起，始立專名。劉彥和云「風歸麗則，詞翦美稗」，旨哉盡賦之能事矣。選樓所撰，高視百代，自是開府振起逸響，四傑發其高唱。李唐中葉，裴、白、王、黃，宛轉清切，爲律賦正宗。

張濑《然松閣賦略叙》 古詩三千沿爲雜賦，其傳六百，中有大儒，傳稱九能，可爲大夫，曰升高能賦。詩有六義，其二曰賦。謂鋪采摛文，故知壯夫不爲，迺新都發憤之語。順流而作，非摯氏小生所盡。要惟蟠天際地之才，潤古雕今之筆，然後別九州之同異，侈二儀之參闊。千門萬戶，由其經營；庶品雜類，供其驅策。庶幾體物無所遺，敷辭無所假。秋碧兄能讀千賦，遠媲十家，喜宋玉之《大言》，鄙傅咸之小語，遂其鵬運，俱名世之文；綜厥鴻章，半擬古之作。匪直鶬金飾貌，胥能刻木令飛。又其明識足邁恆流，以爲邯鄲淳作賦之餘，還寫石經之字。公玉帶上圖之後，始有木刻之文。君山篇什猗頓，述賦而不識讖；彥和深瑋子雲，《詮賦》尤先正緯。夫葳蕤稠疊，烏有子虛，君鼓吹五經，笙簧百典，致辨情理。采摭英華，亦可謂辭翦美稗，力埽秕糠者歟。

錢陳群《賦匯錄要箋略叙》 揚子雲有言，能觀千劍卽曉劍，能讀千賦卽曉賦。賦者，古詩之餘也。顧詩有六義，後世以其名單行者，惟賦權輿於屈宋，兩漢繼音踵事，大放厥辭，至有十年始就一賦者。唐以賦設科，漸歸格律，譬之詩，屈宋爲《三百篇》，兩漢之賦卽兩漢之詩也。賦之有律，卽唐之五七言也，千餘年間專門名家不可方物，子雲去古未遠，卽有千賦之論，況後來者耶？詩有賦比興，賦得其一而比事屬詞，寫懷寄感，則何嘗無比興焉。

錢來《擬白居易賦賦》 風雅遺音，宮商協度。六籍之華，九經之庫。或倚馬以成篇，或雕龍而得句。荀卿則溯厥開宗，宋玉則工於學步。羌無故實，安能琢矩以爲工；別有體裁，可許登高之能賦。粵自頌獻康衢，樂陳王夏。復且歌傳，陽春和寡。遂使派別揚班，源通枚馬。揖賈傳而升堂，引張登而入社。敷陳其事，可以一言蔽之；歷數其人，誰是千秋作者。不見夫陸海稱雄，潘江耀武。譽擅中郎，名標開府。狀大雀而何奇，誚疥駝而奚取。風流江左，人稱南國之華；營建洛陽，賓問東都之主。觀其繪巧而爭奇，盡是涵今而茹古。矧夫鷦鷯託興，鸚鵡摛辭。斟酌長門之怨，披吟平樂之遺。傑詞源之浩瀚，擷藻采之紛披。莫不規模《騷》、《選》，刊落蕪枝。爲速爲遲，十二家並登《漢志》；有源有本，《三百篇》上協風詩。然使蹈輕淫之習，侈華靡之詞。受陸機之誚，貽劉晝之譏。何以追蹤於唐勒，何以繼蹟於景差。何以參二體之工，比也興也；何以鍊十年之作，周之密之。是必搆材宏傑，取法溫柔。孤鴻體仿，吐鳳才優。綜七林而自協，溯六藝而窮搜。顯志則揄揚風化，思玄則寄託沉幽。露筆非秋，嗣謝《月》宋《風》之響；濫觴有自，衍郭《江》木《海》之流。如此鴻文，無慚儒雅。千軍之陣難攻，三峽之源可瀉。欲爭長於騷壇，宜取材於廣廈。近法王楊，遠宗屈賈。賦《甘泉》而微諷，其義則吾竊取之；賦《樂觀》以揚休，其事則直言之也。

楊際春《賦賦》 夫賦者，體導源於荀、宋，詞分流於枚、馬，振緒於班、揚，叩端於屈、賈。其叙川原城郭也，廓乎若島嶼之縈回；其紀田獵游觀也，渙乎若河源之傾瀉。義切箴規，文追風雅，而凡摛藻之才，摹擬雖工，所見皆出其下也。逮流沿於齊梁，亦才蔚於華夏。江、鮑則漸啓清腴，顏、謝則不免摹搘。以刻畫爲精深，寓纖密於揮灑。求如《三都》、《兩京》之壯闊者實難，《甘泉》、《上林》之包括者蓋寡。然江南感身世而摛辭，華林景隆平而攄寫，大匠斧斤，良工陶冶，可稱當代宏篇，不愧古之作者。考著述於三唐，備祕藏於四部，大禮宏哲匠之篇，明堂拓詞人之宇。焜耀騷壇，輝煌藝圃，其西京之成規，東漢之遺矩乎。自制科之特開，嚴程式於去取，卽韻經營，因題纂組，宮商則一字推敲，音節則片言含吐。雖鉅製之莫追，實專家之足數。宋元相承，彌難接武，或貌襲而神遺，或論拘而意腐。虛詞成綴韻之文，澀句昧體要之主。孰與頹挽流風，奧揚祕府，遠徵《雅》、《頌》之遺，上契《風》、《騷》之祖。復舊弗拘乎時，不懈而及於古。且夫心精者力果，氣盛者言宜。源深則波瀾灝瀚，根固則枝葉紛披。惟性情之悱惻，發藻采於言辭。故戚則似秋霜之肅，欣則比春日之怡，繁則若湧泉之水，簡則如老樹之枝。迅行則奮地之霆速，停蓄則出岫之雲遲。眇衆慮於衷曲，匯萬物於心思。鑒治忽於往代，闡榮悴於今時；感人事之遷變，識天運之轉移。然後伸紙風疾，揮毫露滋，託諷諭於忠愛，綜比興於《風》詩。惟搆思之當法，知正體之宜追；攬敷陳之大義，守麗則之前規。其遣辭也戒泛，其命意也懲卑，其立格也有則，其取材也無遺，其琢句也縝密以栗，其鍊字也精粹無疵，其摹物

也惟妙惟肖，其繪景也弗卽弗離。操寸心而經緯，本一氣以綱維，由純而肆，寓正於奇，五音響送，十色光垂，類亭臺之遠擴，愼堂室之始基。比行伍之成列，謹帷幄之主持。緬大夫之能賦，詎壯夫之弗爲。觀陳義之甚大，知立心之不欺。懲諷一而勸百，戒居安而忘危。隱隱乎磬澄思而往矣，洋洋乎賅衆體而備之。乃知學宜博取，法貴精求，騖華贍者骨乏，矜艷麗者體柔。無紆徐之度則音促，無沈鬱之響則氣浮。或巨細之未辨，或瑕瑜之併留，旣語泛而寡要，卽義晦而招尤。何關規諷，有類俳優。若枝指與駢拇，爲形神之贅疣。惟裕其中而外自耀，立其幹而本先修。理精者辭贍，氣足者韻遒。情文並麗，華實兼收，由徐、庾而窺屈、宋，卽漢魏而溯秦周。洵詞壇之皋、朔，實藝苑之枚、鄒。

章耒《賦賦》 原夫賦之爲體也，因物抒情，得天成趣。爲藝苑之附庸，寓詩家之法度。必求驅湧夫雲濤，豈貴雕鐫夫月露。賦宜諷喻，寄逸思而遙深；賦尚敷陳，逞雄才以馳騖。自昔鴻篇具在，拓古開今；後來蛙響爭鳴，絺章織句。蓋惟胸羅星斗，乃能擲地而成聲；儻能思動鬼神，漫說登高而作賦。客有起而問曰：賦必經庫搜羅，書倉搏擣。曷以析義於小言，曷以扶輪於大雅。才華蹴踘，誰爲獨角之麟；詞藻斑斕，孰是千金之馬。披孝穆蘭成之作，無非極意描摹；讀揚雄、班固之篇，又似任情揮灑。謂仲宣爲太弱，其有由乎；斥劉晝爲大愚，是奚爲者。騷壇主人揖客而進曰：賦有權衡，亦分門戶。唐勒四藝，得四始之遺音；荀況五篇，受五經之法乳。前後漢英才蔚起，玉綴珠聯；東西京大氣盤旋，筆歌墨舞。建安七子，宏章焜耀於文園，典午諸賢，巨製輝煌於藝圃。莫謂新裁邱錦，體異阮、嵇，還看異樣江花，口口鮑、庾。旣著作之成林，亦規模之近古。自唐設制科以取士，斯賦懸格律以爲規。黃滔賦《江》，戛宮商於寸楮；李程賦《日》，繩尺度於新詞。縱妙義之足取，究大才之所嗤。惟是太白《明堂》，健骨在六朝之上；少陵《大禮》，宏謨猶兩漢之遺。若夫宋代，寓單行於駢儷，易麗句爲清奇。雖軋茁之詞太拗，江湖之集或卑。然而《赤壁》兩篇，體自近於柳泉韓海；《秋聲》一賦，格更高於任筆沈詩。子亦知賦之剖名理而抒旨，游太虛而運思乎？徵渲染於畫家，宜鼓天機而寫意；譬經營於匠氏，先規地勢以爲基。恍如樂奏九成，貫始終而不紊；合擬將兵萬隊，銜首尾以相隨。由是怒濤上激，奇雲下垂。浩氣則山川震撼，豪情則風雨橫吹。專門名家，洵一代之作者，起衰振懦，障百川而東之。然其間或成爲館閣之製，或出於山林之儔。或借事物以寄興，或因羈旅而寫憂。總之言泉欲湧，意蕊先抽。傳神阿堵之中，有情畢露；擲筆太空之表，無迹可求。有時爲太沖之賦《都》，揚芬鋪藻；有時爲文通之賦《別》，咽怨含愁。才可江而可海，思忽春而忽秋。只嫌外強中乾，易一體而虛機是弄；要使涵今茹古，試萬言而雅韻欲流。客於是皇然退曰：今而知作賦者自判精粗，而論賦者尤嚴取舍。極詞章之能事，意爲幹而情爲條；奏宇宙之元聲，文勝史而質勝野。作拗體而失之澀，豈能象外超超；襲古貌而遺厥神，尤屬文中下下。

周如蘭《詩人之賦麗以則賦》 原夫六義徵詩，賦居於二。本三代之遺音，沿兩漢而漸備。或寫物而窮形，或指事而陳誼。雖百體其屢遷，皆合符而一致。模山範水，舞詠方滋；儷白妃青，性情斯寄。羨才華之富有，爛矣畢宜；須律度之中程，釐然就次。其麗也，興高采烈，精耀光凝。清麗則芊眠共賞，典麗則喬皇是稱。流麗則鶯簧之婉轉，瑰麗則鳳彩之騰騰。熏香摘艷，鏤雪雕冰。魚明蜀錦，鸞疊吳綾。繁如紫姹紅嫣，助春光之濃冶；煥若雲蒸霞蔚，映朝旭之初升。其則也，因心司契，秉度爲章。意有則而非矜馳騖，辭有則而不事掞張。斂約於則之中，而範圍斯準；神明於則之內，而變化無方。隨時俯仰，合拍低昂。周規折矩，鼓宮應商。漫云無範鴻文，徒麟麟而炳炳；要識別裁僞體，自正正而堂堂。想夫含毫窅眇，授簡徜徉。纏綿寄託，延佇凝望。意將回而復住，境隨過而不忘。情以深而若隱，理取譬而彌彰。繼虞歌魯頌而有作，合周情孔思以揄揚。莫不謹求履憲，高步詞場。普辭條與文律，儼玉質而金相。故大則敷陳郊廟，小之摹繪蟲魚。皆選詞而秩若，斯製式以彬如。戛玉摐金，音原有節；就班按部，藻不妄抒。縱貴多而貴文，恆伐柯以取則。斯可弦而可頌，自合轍於造車。是知升高能賦，衷諸詩而比興該；言志爲詩，陳以賦而雅頌緝。蘄於古以爲歸，得其門而後入。

萬殊《賦體物而瀏亮賦》 序云：謹按陸機《文賦》云：「賦體物而瀏亮。」或謂當主文說，應解如賦之體物，而得其瀏亮之致也。上句言詩，與下文碑誄銘箴俱如此解。蓋承上所謂體連瑞瀛之言也。考黃氏崑圃引《文心雕龍》云：「頌惟典雅，辭必清鑠。敷寫作賦，而不入華侈之區；敬愼如銘，而異乎規戒之域。」其旨似亦相似。方伯海釋陸賦曰：「次段臚列諸體，見作文不論學力之淺深，必於其中各有所長，似文該諸體而言也。據此立論，原非創

解。然吾謂不必泥是也。考白居易《賦賦》云：「雅音瀏亮，必先體物以成章。」似賦專以體物爲工，士衡用以比擬耳。」此說差似。大抵賦物各有不同，而統天地人物以並論之，要必極瀏亮之致。不然，雖羅列諸書，徒工獺祭，亦未免有博士書券之病耳。謹體斯旨以爲賦曰：伊騷選之奇才，本性靈爲鼓鑄。掃側艷之陳因，諧龢音於韶頀。洎六代之踵華，與兩京而異趣。羌儷白以雕章，或妃青而絺句。學沈、謝之縟華，踰班、揚之規度。雖工繪而曲摹，亦蹈常而襲故。惟大雅之不群，卓千悟兮景駕。思滂沛以湧泉，詞晶瑩而刻露。鏡花寫其空靈，水月資其神悞。清華學士之詞，麗則詩人之賦。仰造物於泰鴻，憑管見以測蠡。析渾儀於微芒，參立說於《周髀》。羌希逸之賦《月》，濯冰壺以魄洗。誦陶拱之《景星》，亘玉繩而朗抵。掞李程之《日華》，炫五色而奩啓。狀張環之《明河》，傍九霄而清瀰。涵朗鑒於目前，運靈機於腕底。此仰觀夫太穹，得其微於具體。想育物於坤輿，羌悉呈夫芒芴。談玄虛之海兮，澄萬里而呵嗽；擬景純之《江》兮，亘一色而電欻。仰興公之《天台》，朗霞標而高屹；記孟堅之《終南》，表雲物之奇崛。或摹泉石之清幽，或繪林木之咝茀。象爌朗而畢呈，光晶徹而勿鬱。羌悉繪夫形形，而不泥於物物。

洪興昇《孫卿賦篇賦》 自風雅寖聲，莫或抽緒，靈均崛起，廣貌揚聲，固已受命詩人，拓宇《楚辭》矣。自茲厥後，靡有步武三閭，並轡騷賦者。而孫卿以〔岐〕嶷趙產，仕楚蘭陵，鬱厥奇思，懷其憂志，浮游塵埃之外，蟬蛻穢濁之中，嶱然涅而不緇，兀爾孑而獨立。愍夫世士以巧辯爲務，而大道莫與維也，以禨祥爲美而正軌莫與接也。於是憂愁幽思，然疑恍惚，抽簡於埃霧之表，寓辭於風諭之先。爰撰賦篇，以醒濁世，思窮物理，一言而情貌無遺；興寄篇章，百讀而風神自得。夫詩人之作，情勝於文；賦家之心，文勝於情。無情之文，則土木形骸，徒驚紆紫。無文之作，則重臺體態，終惡鳴環。《荀子》之篇，其殆詩之流、賦之祖，古文有韻之俶落，楚詩嗣響之奇詭乎。乃或謂雕蟲自比，少作悔夫子雲；覆瓿貽譏，研都鄙夫陸氏。漢宣帝僅賢於博棋，韓昌黎深惡其俳優。莫不嘆古誼之就湮，痛小言之破道。不知登高掞藻，才堪大夫；不歌而頌，音中羣雅。班孟堅曰：「賦者古詩之流也。」劉舍人曰：「賦者鋪采摛文，體物寫志也。」賦顧不重乎。矧《荀子》十篇，爲雜賦十二家之弁冕；禮智五則，存藝林億萬族之規模。雖鋪陳原六義附庸，早已蔚成於大國；雲箴僅一斑文炳，幸猶傳誦於人間。後之作者，不過競爲侈麗閎衍之詞，史有言焉。獨美其有惻隱古詩之義，以故盛漢與唐，澤及三代，甄歐、陶、蘇，派流二家。夐乎偉哉，莫可越矣。

施補華《擬白香山賦賦》 自風雅頌之既亡，而賦以始，託體於孫卿，導源於屈子。寄哀怨之深心，託規諷之微旨。即所淺以形所深，言在彼而意在此。傳其學則有勒、有差，得其遺於爲興爲比。漢文郁郁，厥體愈工。前有賈誼，後有揚雄，長卿兼二賢之妙，高文與六藝相通。莫不遠刺世事，近述己衷。才豐乎枚叔，藻艷於終童。《兩都》炫其文章，《二京》肆其才力。誠鬥靡而誇多，尚稱典而述則。自茲以還，淫哇矜而雅音息。魏晉尚博麗之體，而未植本根；梁陳爲側艷之文，而徒工雕刻。巨唐受命，文治聿昭，試士以賦，選言有條。匪徒翊鳳吐、誇龍雕。競藻采之美，求聲音之調。殆欲今製能合，古意未消；法晚周之正體，追前漢之高標。或因文而獻忠，或隨事而納善。或陳游獵之樂，或終以荒爲懲。或形宮室之華，而卒以儉相勉。觀夫今世而寄其箴規，本乎古調而曲爲推衍。以是爲賦者，猶之青勝於藍，而隸工於篆。若夫駢章儷句，弄月吟風。目是媚而耳是悅，義則儉而詞則豐。言勸易見其效，言諷難見其功。何異舍鸞吟鳳嘯之響，而學夫唧唧之秋蟲。

李執中《劉彥和文心雕龍賦》 客有博綜古籍，品藻勝流，讀《雕龍》之論箸，譏文體之俳優。爰造主人以申其說曰：「蒙不解夫劉彥和之此箸，胡爲亘六代三唐之久而餘艷仍留也。彼其詞纖體縟，氣靡骨柔，毋變於齊梁之習，特重爲容止之脩。五十篇目雖眉列，三萬言思比絲抽，實藝苑之莫貴，何撰述之能儔。乃復負簡候休文之轍，蜚聲儕文選之樓。居然價重儒林，言語欲齊蹤游夏；毋亦名成廣武，英雄同致嘅曹、劉者乎？」主人曰：「然歟否否。客所謂不習其素，徒習其絢，但翫其辭，未窮其變者也。夫永嘉既降，靡音斯扇，翦采爲腴，揉花作片，罔殷其輅，祇周厥弁。誠有如客之所云，毋詫世俗之目賤。若斯篇也，是非不謬於聖賢，義理一衷之經傳。故徒賞其運駢儷之作而馳騁自如，極瓌瑋之觀而飛動自見。亦已無惡於馬、班，耀輝於筆硯。而況萬萬於淫哇者流，不僅作一時之彥哉。則如縱意文囿，舒采文波，選聲乎協律，騁節於詞科。斲句則楚郢借削，鍊神則魯陽揮戈。風雅菁華，咸歸掇摭，爾騷名物，胥與搜羅。用能洪細兼納，古今不磨，此蓋全箸之美善，擬之於物，殆如荆玉之有卞和也。又如原天地之道以爲學，徵聖人之言以述聞，宗經則仰儀山海，正緯則考證典墳。詩義明則質而不野，騷體

辨則芬而不紛，賦詮其所自出，樂觀其所以分，頌贊上求之巫黑，祝盟爰溯乎蒿焄。或龍尾羊裘，辨託詞於諧讒；亦連珠璅語，標奇旨於雜文。識力深沈，字酌句斟，鍥而不已，義例彌森。正其裁於子史，廣其義於銘箴，哀吊誄碑，沈至而悲往；詔策論說，莊瞻而切今。檄移則風霜比肅，封禪則天帝如臨。表啓則言思封板，議書則談必整襟。合之爲衡、岳九面之曲曲，分之爲建章萬戶之深深。不以文傳，固足振千秋之文教；卽以文論，亦自傾絕世之文心。矧觀其言體性之眞，則八途所包，萬變與括。究神思之雋，則寸心所匯，千里非迢。風骨則取喻於鷙雉之竄集，情采則借色於草木之夭喬。隱秀聳條而獨拔，夸飾因山以爲翹。文備百家，家著其說，文有一義，義靡不標。驪珠獨得，葉畫奚描。誠煌煌之傑構，豈子雲之所謂蟲雕！且夫駢詞本非枝指，偶語豈曰層峰，然使妃紅儷白，桃艷李穠。史無可鑄，經不堪鎔，徒餖飣之彌簡，矜針綫之非縫。則亦有無兩居其可，體用舉無所庸，而何取乎著作，徑宜束以自封。惟彥和則美搜藝圃，華耀筆鋒，理精意密，字順文從，義原菽粟，直瀉臆胸，無矯無澀，亦澹亦濃，擬以鍾嶸之品目，其殆亦文中之龍乎？」高談未終，客意已悟。謂文則出以比合，心實勞乎陶鑄，蒙以小道識之，等迷道於大路。庸詎知隱顯屈伸，風雲雨霧，龍之爲物也靈，雕之爲言也具。惟千古之文人，具此心其可數。第求之章句之間，夫何殊簡編之蠹。敢以子言，筆之竹素，冀有詔於來茲，藉以續夫文賦。

蔣艮《詩賦》 懿夫元氣之和天籟則生於無朕焉，元音之正人心則感於不知焉。刪至《商頌》而終，祇取中聲之合；變從楚騷而起，猶存《大雅》之遺。樸與雕，因世風爲升降；厚與薄，隨時會而轉移。魏固稱雄，兩漢之範圍莫外；明雖復古，三唐之律度難追。觀滄溟而百川細，登岱華而衆阜卑。彼流焉而或忘其本，惟解此乃可學夫詩。則有樹幟騷壇，扶輪吟社，抒性靈而妙手偶成，屏程式而陳言盡捨。或龍蛇競其雄奇，或松竹標其幽雅，徵諸實則彝鼎可摻，游於虛則風雲可寫。無心所得，如水之流；殫力而成，如金之冶。喜冲澹者棄桃李之穠纖，尙矜嚴者斥山林之瀟灑。須識春溫秋肅，時豈相違；譬如泥輔山橇，器難相假。惟兼衆美而綜厥成焉，乃冠一時而稱爲作者。當夫叩寂徵材，搆空取義，鬬巧裁篇，爭奇練字，其樹骨也貴堅，其行機也求利，其取神也入希微，其肖象也窮幽邃。理精則純，氣盛則肆，選聲則戛玉敲金，振采則翦紅刻翠。韻緣風發，風高斯韻溢而流；興以才生，才大斯興隨所寄。娟娟乎落花依草，未免有情；屹屹乎巨刃摩天，無不如志。然而不聞弦外之音，不識遠之爲妙也；不睹鏡中之象，不知超以爲奇也。至味原不廢鹽梅，拘以酸鹹則已誤；化工亦自成錦繡，求諸雕繪則已離。試觀良玉生烟，相原無著；爲問羚羊掛角，迹可能窺。我方欲辨其言，則固已忘矣；人未嘗授以術，而忽自有之。是必養性以植其基，陶情以尋其緒。漱《六經》群史之餘芳，飫諸子百家之雜俎。探靈奇於山水，則萬壑千巖；瞻壯麗於廟堂，則西房東序。侍英賢之座，訂謬訛於白雪陽春；游卿相之門，消鄙陋於黃鐘大呂。屢費推敲，幾經含咀，然後盡掃秕糠，自成機杼。正聲聿暢，式諧韶樂於宸階；妙曲初傳，恍奏鈞天於帝所。故不獨抉二《南》之奧，析四始之疑，小之則立言足式，大之則從政可資。敦厚溫柔服其教，興觀群怨稟其規。而且讀河梁攜手之篇，惜別離於故舊；詠洛浦同袍之句，觸忠憤於論思。孟郊之寸草春暉，感懷一本；蘇軾之連牀夜雨，眷念同枝。想前王教本無邪，深矣遠矣；俾後學生惡可已，舞之蹈之。無如逐末者多歧，從流者愈下。移情綺靡，踰閑檢於風流；託志清高，縱形骸於疏野。或雜仙心之縹渺，想望蓬萊；或通禪悅之虛無，流連蘭若。選本不登老杜，迷眞假於好龍；纖詞偏愛孟陽，淆驪黃於相馬。良由滋厥，蕭稂萎其梧檟。豈知博文貴多，持要尙寡，惟祈響無乖乎本性，秉中正而一貫之，斯扢揚實獲乎我心，通古今無二致也。

孫續《賦賦》 客有文誇虎繡，門羨龍登，淸思水涌，健筆雲凌，指屈宋爲衙官，香薰艷摘；本風騷爲駢體，霞蔚雲蒸。詩聖詩仙，五字之長城孰破；賦心賦手，一時之紙價頻增。妃青儷白之詞，濡毫滴露；戛玉敲金之韻，落筆生稜。原夫詩有六義，賦居一焉。其作也，權輿雅頌，繼體《離騷》，宋玉、景差以抒志，揚雄、司馬以稱豪。於晉則左思、潘岳，於唐則李白、黃滔，寫花草之精神，光搖楮墨；壯風雲之變態，彩溢緇毫。刻羽引商，讀罷行雲響遏；鏤金錯采，聽來擲地聲高。而或者謂雕蟲小技，刻楮微能，鑠謝凌顏，不過詞人餘事；雕龍吐鳳，從來志士羞矜。豈知宋廣平鑄就石腸，賦梅花而淸言何綺；桑維翰磨穿鐵硯，賦日出而壯志常凝。研京練都，健筆雄扛百斛；枕經葄史，文瀾疊涌千層。自古騷人詞人之筆，原有麗淫麗則之稱。想夫鳳翥停鸞，螭蚴立鷺，彩筆千秋，爐香一炷。穎綻仙葩，墨籠寶霧，制錦賡詩，凌雲獻賦。寫舜德堯功之美，典麗喬皇；志臯颺禹拜之忱，彌綸

布濩。美哉至矣，許燕之手筆生新；侯其褘而，李杜之光芒迸露。丹陛星輝，雲爛一片，承平《雅》《頌》之聲，毫端玉潤珠圓。萬古瑰麗宏奇之句，至若匏繫槐廳，萍踪釣舸，慨書劍之飄零，幸吟章之貼妥。揚雄《校獵》，諷諫居多；王粲《登樓》，思歸未果。《鵩鵷》賦就，張茂先名噪三江；《鸚鵡》吟成，禰正平才驚一座。抽藻思於江花謝月，意蕊繽紛；倒詞源於陸海潘江，墨波揚簸。成四六句，言泉之涌發無窮；掃五千軍，筆力之鋒銛信可。又若留髡勸客，擊鉢催詩，文人雅集，才士矜奇。即景成題，競樹騷壇之幟；聯吟脫稿，爭抒幼婦之詞。如珠走盤之候，如呑食葉之時，王摩詰潛蹲醋甕，孟襄陽撚斷吟髭。韻曳鏗鏘音調，則淵雲可步；文成炳烺風骨，則徐庾難爲。總之體制雖殊，範圍莫外。或語大而鋪張，或言簡而涵蓋。或波譎靈詭，變化離奇；或玉潔金輝，光明博大。或如祥麟威鳳，立朝而妙于揚庶；或如翡翠蘭苕，體物而工於刻繪；或搆思制局，如建章之宮殿千門；或設色選聲，如麗水之精金百汰。或回翔頓挫，麗藻翩翩；或渾脫瀏漓，和聲翩翩。是則古賦之源流，而律賦之殿最者也。

聶爾康《賦賦》 是爲古詩之原，而即爲賦之所祖。厥後體裁一變，藻采紛披，聿啓四六之漸，居然《三百》之遺。楚澤摘其騷艷，漢京騁其偉詞，魏晉則千眠而縟繡，齊梁則馭遝以葳蕤。唐制科而愈嚴聲律，宋崇理而力黜華滋。雖源流之遞嬗，亦支派以分歧。莫不鈎心鬬角，罄慮澄思，紛紜觸緒，要紹皇姿。是其體雖繫於賦，而其始則本於《詩》。觀夫攄情逐境，寫物因時，感均頑艷，興極淋漓。或沈酣而怫鬱，或俶詭而支離，或纏綿而諷諭，或矯厲以箴規，或忠臣孝子之悱憤，或武功文德之昭垂，或狀都京之富庶，或誇山海之雄奇，或覼述乎飛潛動植，或燦陳乎禮樂威儀。大之則六合可極，細之亦一物不遺。凡所謂冲鬱熛起參談雲屬者，無不可想像而得之。若夫挈瓶矜智，叩缶貽羞，侈瘁音而累體，託短韻而寡儔，務嘈囋而霾靡，習要眇而卑柔。清虛則雅而不艷，奔放則漂而不留。更或雕紅刻翠，鑿險縋幽，纖詞示巧，薄技思售，擬古者襲貌，逞奇者效尤。凡此皆不知賦之言附，有附庸之義，賦取乎敷，有敷佐之休，無惑乎受欺於拙目，而取病於庸流。我聖朝德邁軒黃，澤流護夏，奎章煥乎九重，聲教暨乎八野。以故蹟奮夔龍，香薰班、馬，氣軼鄒、枚，才凌屈、賈，自芸館以迄芹宮，靡不文露涵濡，言泉傾瀉。

趙鏞《六藝賦居一賦》 蓋聞椎輪惟大輅之始，覆簣爲層臺之基。有開必先而源導，踵事增華而變滋。是以截竹仿於伶倫，八音由是而繁會。垂裳肇於軒後，五色由是而彰施。翳辭賦之爲用，自楚漢而迄茲。體雖判而獨立，派實衍於《風》詩。何者？詩有《三百》，奧蹟紛綸。誦之以授政專對，讀之以論世知人。然而義爲辭轡，辭爲意輪。義析之而有六，辭萬變而皆循。風雅頌爲經，體殊別而不相雜；賦比興爲緯，用參錯而還相因。侔色揣聲，兼資乎比興；指事徵理，必在於敷陳。以宣上德於遐陬，則顓蒙共喻；以抒下情於黼座，則幽隱畢伸。若夫《清廟》、《生民》之製，《六月》、《采芑》之辭。豐功駿烈，盛軌上儀。將告成於來者，乃據實而書之。肅穆整齊，高文典冊。鋪張揚厲，大筆淋漓。與金匱石室之編，相爲表裏；俾光天化日之下，咸共聞知。乃若空帷獨居，他鄉久戍。望遠懷歸，長吟永慕。情有激而乍鳴，意有隱而必吐。巴人下里，安知藻采之爲工；時鳥候蟲，但覺軒腸之可訴。或直致以達其言，或續賡以達其趣。總此數端，並歸於賦。體製既開，風流下逮。荀、宋張夫楚軍，揚馬盛夫漢世。連篇累牘，博辯從橫；抽祕騁妍，飛騰綺麗。迨夫鮑、庾之徒，奮出齊梁之際。極瑰偉之殊觀，擅精能而難繼。異軍特起，詩賦之號遂分；大國并呑，比興之門乃廢。至於八韻之興，以之選士，創自唐年，沿於宋代。緣情體物，則黃、王奏其能；馳騁抑揚，則歐、蘇精其詣。均足以揚《騷》、《選》之餘波，紹《三百》之遐軌。

劉師培《論文雜記》 古人詩賦，俱謂之文（阮芸臺《咸秩無文解》云：「古人稱詩之入樂者曰文。」故子夏《詩大序》：「聲成文謂之音。」孟子曰：「不以文害辭。」趙注曰：「文，詩之文章也」）。然詩賦之學，亦出行人之官。蓋賦列六藝之一，乃古詩之流。古代之詩，雖不別標賦體，然凡作詩者，皆謂之賦詩（見《左傳》隱三年、閔二年及文六年傳），誦詩》者亦謂之賦詩（見《左傳》襄二十八年）。《漢志》叙詩賦略，謂「古者諸侯卿大夫，交接鄰國，以微言相感，當揖讓之際，必稱詩以喻其志，蓋以別賢不肖而觀盛衰，故孔子言：『不學詩，無以言。』」夫交接鄰國，揖讓喻志，咸爲行人之專司。行人之術，流爲縱橫家。故《漢志》叙縱橫家，引「誦《詩》三百，不能專對」之文，以爲大戒，誠以出使四方，必當有得于詩教。則詩賦之學，實惟縱橫家所獨擅矣。試考之古籍，則周代之詩，非徒因行人而作，且多爲行人所賡誦：有知行人之勤勞，而賦詩以慰恤者（見《詩・周南・卷耳》篇序及本篇鄭箋）；有奬行人

之往來，而賦詩以褒美者(見《詩・小雅・四牡》篇序及本篇「四牡騑騑」句毛傳，又見《小雅・皇皇者華》篇序及本篇「駪駪征夫」句毛傳)；或行人從政，而室家賦詩以勸行(見《詩・周南・殷其靁》序及本篇鄭箋)；或行人于役，而僚友賦詩以寄念(見《王風・君子于役》篇序及本篇《正義》)；或行人困瘁，賦詩以抒其情(見《詩・小雅・北山》篇序及篇中「或不已于行」句，又見《綿蠻》篇序及本篇鄭箋)；或行人閔憂，賦詩以述其境(見《詩・王風・黍離篇》序及篇中「行邁靡靡」句毛傳，又見《小雅・小明》篇「我征徂西」句孔疏)：是古詩每因行人而作矣。又以《左氏傳》證之：有行人相儀而賦詩者(見襄公二十六年傳，國景子賦《蓼蕭》，賦《轡之柔矣》，子展賦《緇衣》，又賦《將仲子兮》)；有行人出聘而賦詩者(見襄公八年傳，范宣子賦《摽有梅》)；有行人乞援而賦詩者(見襄十六年傳，魯穆叔賦《圻父》，又賦《鴻雁》卒章)；有行人莅盟而賦詩者(見襄二十七年傳，楚薳罷賦《既醉》)；有行人當宴會而賦詩者(見昭元年，穆叔賦《鵲巢》、《采蘩》，子皮賦《野有死麕》，趙孟賦《常棣》)；有行人答餞送而賦詩者(見昭十六年傳，子齹等賦《野有蔓草》諸篇餞韓起)：是古詩每爲行人所誦矣。蓋採風侯邦，本行人之舊典(見《前漢書・食貨志》)，故詩賦之根源，惟行人研尋最審(吳季札以行人觀樂于魯，亦其證也)。所以賦詩當答者，行人無容緘默(《左氏》昭公十二年傳云：「宋華定來聘，公享之，爲賦《蓼蕭》，不知，又不答賦。叔孫昭子曰：『必亡』」)；而賦詩不當答者，行人必爲剖陳(《左氏》文四年傳云：「衛寧武子來聘，公與之宴，爲賦《湛露》及《彤弓》，不辭，又不答賦。使行人私焉，對曰：『臣以爲肄業及之也。昔諸侯朝正于王，王宴樂之，于是乎賦《湛露》。諸侯敵王所愾，以獲其功，于是乎賜之彤弓一。今陪臣來繼舊好，君辱貺之，其敢干大禮以自取戾』」)。由是言之，行人承命以修好，苟非登高能賦者，難期專對之能矣。兩漢以前，未有別集之目。《漢志》所載詩賦，首列屈原，而唐勒、宋玉次之(屈原賦二十五篇，唐勒賦四篇，宋玉賦十六篇)，其學皆源于古詩(《漢志》言屈原作賦以諷，咸有惻隱古詩之義。而《史記・屈原傳》亦言《離騷》兼《國風》及《小雅》之長)，雖體格與《三百篇》漸異(見《文心雕龍・詮賦篇》)，然屈原數人，皆長于辭令，有行人應對之才(《史記・屈原傳》云：「嫻于辭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屈原既死之後，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詞，而以賦見稱，然皆祖屈原之從容詞令。」其確證也)。西漢詩賦，其見于《漢志》者，如陸賈、嚴助之流(陸賈賦三篇，嚴助賦二十五篇)，并以辯論見稱，受命出使(《史記・陸賈傳》言賈有口辯，復使南越。《漢書・嚴助傳》亦言上令助與大臣辯論，復言遣助以意旨諭甌越)。是詩賦雖別爲一略，不與縱橫同科，而夷考作者之生平，大抵曾任行人之職。東漢以後，詩賦咸以集名(《文獻通考》引吳氏說，謂東京別集之名，本于劉歆之《略》；而輯略之名，則有本于《商頌》之《輯》)；爲行人者，以詩賦與鄰境唱酬，亦莫不雍容華國(如費禕使吳，作《麥賦》，見《三國志・諸葛恪傳注》。陳傳澤贈詩薛道衡，見《隋書・道衡傳》)。故昭明編輯《文選》，于行旅之詩，別立子目(如蘇武等諸人之詩是)。王西莊謂奉使之臣，宜于詩教(見《西沚集・少司農裘公使浙集序》)，誠不誣也。又班《志》有言：「不歌而誦謂之賦。」案「登高能賦」之言，本于毛公《詩傳》，在「君子九能」之內。夫九能均不外乎作文，故總名曰德音。而「登高能賦」與「使能造命」相次，其爲行人之詩賦無疑(《鄘風・定之方中》毛傳云：「故建邦能命龜，田能施命，作器能銘，使能造命，升高能賦，師旅能誓，山川能說，喪記能誄，祭祀能語，君子能此九者，可謂有德音，可以爲大夫。」案此乃後世文章之祖也。建邦能命龜，所以作卜筮之繇詞也。田能施命，所以爲國家作命令也。若夫作器能銘，爲後世銘詞之祖。使能造命，爲後世國書之祖。升高能賦，爲後世詩賦之祖。師旅能誓，爲後世軍檄之祖。山川能說，爲後世地志國說之祖。喪記能誄，祭祀能語，爲後世哀誄祭文之祖。毛公此說，必周、秦以前古說。即此語觀之，足證文章各體出于墨家、縱橫家兩派矣。《隋書・經籍志》集部總論亦引「登高能賦」之文，其說亦本毛傳)。則後世詩集，皆縱橫家之派別矣，焉得謂集部與子部無關耶(若夫荀卿、賈誼、蕭望之、劉向等，亦俱有賦，具列于《漢志》之中，此又以儒家而兼文士之才，非縱橫一家之所能限矣)？觀《禮記・學記篇》有言：「宵雅肄三，官其始也。」推古人立法之旨，即望其能賦詩而爲行人之官耳；故以古人奉使之詩，勵其初學進修之志(《學記》鄭君注云：「宵之言小也，謂《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也。爲始學者習之，所以勸之以官。」夫《四牡》、《皇皇者華》，均古人出使之詩也)。而後世文章之士，賡詩作賦，亦多浮誇矜翮之詞(《漢書・藝文志》云：「其後宋玉、唐勒，漢興，枚乘、司馬相如下及楊子雲，競爲侈靡弘衍之詞，沒有風諭之義。是以楊子悔之曰：『詩人之賦麗以則，詞人之賦麗以淫。』」又《顏氏家訓・文章篇》云：「自古文人，多陷輕薄。原其所積文

章之體，飈舉興會，發引性靈，使人矜伐，忽于持操，果于進取」），此則縱橫家尚譎棄信之流弊也（亦見班《志》）。欲考詩賦之流別者，盍溯源于縱橫家哉！

又《文說》 粵自風詩不作，文體屢遷，屈、宋繼興，爰創騷體，擷六藝之精英，括九流之奧旨，信夫駢體之先聲，文章之極則矣。觀其理窮奧衍，術試雜占；歌巫陽之下招，命靈氛而占吉；凄涼誰語，詹尹謀龜，禍福無門，賈生賦鵩：此《易》教之支流也。君懷武、湯，臣慕伊、呂；美堯、舜之耿介，傷桀、紂之昌披；就重華以陳詞，命羲和而弭節；治水推鯀、禹之功，格君憶微、箕之節：此《書》教之微言也。《湘君》之什，遠追《漢廣》之吟，《哀郢》之章，隱寓《黍離》之恫；天路險難，爲《匪風》之變體，良辰易邁，乃《吉日》之嗣音；推之感物興懷，援情記興，裊裊女蘿，寄離憂于公子，森森桂樹，望歸來于王孫；比興不乖夫六義，情思遠紹夫《二南》：此《詩》教之正傳也。黃能徵羽淵之祀，玄鳥肇高禖之祠；羽觴蟲勺，備陳祭器之名，桂酒椒漿，侈列賓筵之品；脤鱐犢麟，亦列《庖人》之職，炮豚胹鱉，兼詳《內則》之文；莫不采六官之制，補五禮之遺：此《禮》教之遺制也。《九歌》爲入樂之章，《招魂》亦祀神之曲；張《咸池》，奏《承雲》，九韻備舞，吹參差，發激楚，八音克諧；鳴篪吹竽，視彼司命，揚抱拊鼓，隃彼上皇；推之調磬《空桑》，叩鐘瑤圃，秦箏趙瑟備其音，吳歈蔡諷詳其制：此《樂》教之遺意也。上紀開闢，下紀后王，忠臣孝子，貞女烈士，賢愚成敗，罔不畢舉；推之思古情深，憂時志切，懷五子之英風，抉目憶西門之痛，表介推之大節，封田傳緜上之踪，莫不進賢退惡，據事直陳：此《春秋》之精義也。

法則

總說

宋玉《小言賦》 楚襄王既登陽雲之臺，令諸大夫景差、唐勒、宋玉等并造《大言賦》，賦畢而宋玉受賞。王曰：「此賦之迂誕，則極巨偉矣。抑未備也。且一陰一陽，道之所貴；小往大來，《剝》、《復》之類也。是故卑高相配，而天地位；三光并照，則大小備。能高而不能下，非兼通也；能粗而不能細，非妙工也。」

《西京雜記》卷二引司馬相如「答盛覽問作賦」 合綦組以成文，列錦繡而爲質，一經一緯，一宮一商，此作賦之迹也。賦家之心，苞括宇宙，總覽人物，斯乃得之於內，不可得而傳也。

揚雄《解嘲》 雄以爲賦者將以風也，必推類而言，極麗靡之辭，閎侈鉅衍，競於使人不能加也，既乃歸之於正，然覽者已過矣。

《漢書・司馬相如傳贊》 靡麗之賦，勸百而風一，猶騁鄭、衛之聲，曲終而奏雅。

班固《離騷贊序》 《離騷》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初事懷王，甚見信任。同列上官大夫妬害其寵，讒之王，王怒而疏屈原。屈原以忠信見疑，憂愁幽思而作《離騷》。離，猶遭也；騷，憂也。明己遭憂作辭也。是時周室已滅，七國並爭，屈原痛君不明，信用群小，國將危亡，忠誠之情，懷不能已，故作《離騷》。上陳堯、舜、禹、湯、文王之法，下言羿、澆、桀、紂之失以風。懷王終不覺寤，信反間之說，西朝於秦。秦人拘之，客死不還。至於襄王，復用讒言，逐屈原。在野又作《九章》，賦以風諫，卒不見納。不忍濁世，自投汨羅。原死之後，秦果滅楚。其辭爲衆賢所悼悲，故傳於後。

左思《三都賦序》 蓋詩有六義焉，其二曰賦。揚雄曰：「詩人之賦麗以則。」班固曰：「賦者，古詩之流也。」先王采焉，以觀土風。見「綠竹猗猗」，則知衛地淇澳之產；見「在其版屋」，則知秦野西戎之宅。故能居然而辨八方。然相如賦《上林》，而引「盧橘夏熟」，揚雄賦《甘泉》，而陳「玉樹青葱」，班固賦《西都》，而嘆「出比目」，張衡賦《西京》，而述以「游海若」。假稱珍怪，以爲潤色，若斯之類，匪啻於茲。考之果木，則生非其壤；校之神物，則出非其所。於辭則易爲藻飾，於義則虛而無徵。且夫玉卮無當，雖寶非用；侈言無驗，雖麗非經。而論者莫不詆訐其研精，作者大氐舉爲憲章。積習生常，有自來矣。余既思摹《二京》而賦《三都》，其山川城邑則稽之地圖，其鳥獸草木則驗之方志。風謠歌舞，各附其俗；魁梧長者，莫非其舊。何則？發言爲詩者，詠其所志也；升高能賦者，頌其所見也。美物者貴依其本，贊事者宜本其實。匪本匪實，覽者奚信？且夫任土作貢，《虞書》所著；

辯物居方，《周易》所慎。聊舉其一隅，攝其體統，歸諸詁訓焉。

衛權《三都賦略解序》 余觀《三都》之賦，言不苟華，必經典要，品物殊類，稟之圖籍；辭義瓌瑋，良可貴也。有晉徵士故太子中庶子安定皇甫謐，西州之逸士，耽籍樂道，高尚其事，覽斯文而慷慨，爲《三都序》。中書著作郎安平張載、尚書郎濟南劉逵，並以經學洽博，才章美茂，咸皆悅玩，爲之訓詁；其山川土域，草木鳥獸，奇怪珍異，僉皆研精所由，紛散其義矣。余嘉其文，不能默已。聊藉二子之遺忘，又爲之略解，祇增煩重，覽者闕焉。

謝靈運《山居賦并序》 言心也，黃屋實不殊於汾陽。即事也，山居良有異乎市廛。抱疾就閑，順從性情，敢率所樂，而以作賦。揚子雲云：「詩人之賦麗以則。」文體宜兼，以成其美。今所賦既非京都宮觀游獵聲色之盛，而叙山野草木水石穀稼之事，才乏昔人，心放俗外，詠於文則可勉而就之，求麗邈以遠矣。覽者廢張、左之艷辭，尋臺、皓之深意，去飾取素，儻值其心耳。意實言表，而書不盡，遺迹索意，託之有賞，其辭曰：【略】夫道可重，故物爲輕；理宜存，故事斯忘。古今不能革，質文咸其常。【略】六藝以宣聖教，九流以判賢徒。國史以載前紀，家傳以申世模。篇章以陳美刺，論難以覈有無。兵技醫日、龜筮筮夢之法，風角冢宅，算數律曆之書。或平生之所流覽，並於今而棄諸。驗前識之喪道，抱一德而不渝。伊昔齠齔，實愛斯文。援紙握管，會性通神。詩以言志，賦以敷陳。箴銘誄頌，咸各有倫。

盧照鄰《駙馬都尉喬君集序》 其後荀卿、孟子，服儒者之褒衣；屈平、宋玉，弄詞人之柔翰。【略】安國討論科斗，五典叶從；史遷祖述獲麟，八書爰創。衣冠禮樂，重聞三代之風；玉帛謳歌，無墜六經之業。鬱其興詠，大雅於是爲羣。

李德裕《非進士論》 然詩賦之制，非古也。古者《國風》、《雅》之謂詩，不歌而頌之謂賦。暨三季移統，七雄黷武，大道既隱，正音去矣，故少卿五字以叙別，鄒孟四言以述祖，陸、謝勵鋒於晉、宋，任、范治榮於齊、梁，詩之體失矣，頌刺之義微焉。若孫卿暢幽惻之意，屈、宋起迂誕之說，相如閎衍以前導，揚雄淫麗而後殿，賦之體隳矣，規諷之旨衰焉。唐興文流，愈甚前失，執彫飾爲規矩，正麗偶爲繩墨，詩則協聲而合律，賦則限韻而拘字，燦然清才而不復質矣。

皮日休《九諷系述序》 在昔屈平既放，作《離騷經》，正詭俗而爲《九歌》，辨窮愁而爲《九章》。是後詞人摭而爲之，皆所以嗜其麗辭，擅其逸藻者也。至若宋玉之《九辯》，王褒之《九懷》，劉向之《九歎》，王逸之《九思》，其爲清愁素豔，幽抉古秀，皆得芝蘭之芬芳，鸞鳳之毛羽也。然自屈原以降，繼而作者，皆相去數百祀，足知其文難述，其詞罕繼者矣。大凡有文人不擇難易，皆出於毫端者，乃大作者也。楊雄之文，丘、軻乎，而有《廣騷》也。梁竦之詞，班、馬乎，而有《悼騷》也。又不知王逸奚罪其文，不以二家之述，爲《離騷》之兩派也。昔者聖賢未偶命，必著書以見志，況斯文之怨抑歟？噫！吾之道不爲不明，吾之命未爲未偶，而見志於斯文者。吾懼來世任臣之君，因謗而去賢；持祿之士，以猜而遠德，故復嗣數賢之作，以九爲數，命之曰《九諷》焉。嗚呼！百世之下，復有修《離騷》章句者乎？則吾之文未過，不爲乎《廣騷》、《悼騷》也。

又《桃花賦序》 余嘗慕宋廣平之爲相，貞姿勁質，剛態毅狀，疑其鐵腸石心，不解吐婉媚辭。然睹其文而有《梅花賦》。清便富豔，得南朝徐庾體，殊不類其爲人也。後蘇相公味道得而稱之，廣平之名遂振。嗚呼！以廣平之才，未爲是賦，則蘇公果暇知其人哉？將廣平困於窮厄於躓然強爲是文邪？日休於文尚矣。狀花卉，體風物，非有所諷，輒抑而不發，因感廣平之所作，復爲《桃花賦》。

劉攽《雕蟲小技壯夫不爲賦》 古人之賦，詞約而旨暢；今人之賦，理弱而文壯。原屈、宋而瀾漫，下卿、雲而流宕，豈所謂言勝則道微，華盛而實喪者哉！觀夫緯白經綠，叩商命宮，以富艷而爲主，以瀏亮而爲工，家自以爲游二南之域，人自以爲得三代之風。差之毫釐，譬無異於畫虎；得其糟粕，殆有甚於雕蟲。亦獨樂府之有鄭衛，女工之有紈綺，悅目順意，蕩心駭耳，里人詠嘆其繁聲，婦女咨嗟其絕技，亦何足薦之宗廟，獻之君子哉！若乃託興禽鳥，致情芻蕘，上則恢張乎宮室，下則吟詠其笙簫。且《子虛》、《大人》之文，無益於諷諫；《靈光》、《景福》之作，不出乎斲雕。故白玉不毀，珪璋安取？六義不散，體物何有！夫殘樸爲器者，匠氏之罪；判詩爲賦者，詞人之咎。亦奚足以計得失，辨能否也。是以子雲以無益而自悔，枚臯以類得而詆諆。故曰：「童子之功，壯夫不爲。」且使孔氏用賦，仲尼刪詩，則賈誼升堂而不讓，相如入室而不辭，然無益於王道，終見譴於聖師。豈非君子務其廣大，世人競乎微小。故爲學者衆，好眞者少，非龍變乎詩書之林，

易蟬蛻乎塵埃之表。必若明敦厚之術，閑淫麗之塗，言合必乎《雅》《頌》，道必通乎典謨，亦可謂登高能賦，宜爲天子大夫。

趙鼎臣《鄴都賦并序》 仲尼有言：「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揚子雲亦曰：「事勝辭則伉，辭勝事則賦。」蓋賦者，古詩之流也。其感物造端，主文而辨事，因事以陳辭，則近於史。故子夏叙詩而繫以國史，不其然乎！雖然，文不害辭，則辭不害志，以意逆志，其要歸止於禮義者，詩人之賦也。兩漢而下，詞人之賦始爲麗淫，競相祖述，至左太冲則譏之，以謂盧橘非上林所植，海若非西京所出，辭不稱事，指爲詬病。然觀其論魏也，舉禪代則以謂虞舜比蹤，述風化則以謂羲熊踵武，非堯譽桀，誕謾滋甚。夫辨物或失其方，記事之小疵，擬人不以其倫，立言之大蔽。昔有獨夫既殄天下，同歸於周，明王不作，海內莫強於秦，然猶伯夷抗登山之志，仲連懷蹈海之義，相與耻而非之，況乎助衛君之奸國，褒吳楚之僭號，以古揆今，壹何相去之邈也。方且笑昔人之未工，忘己事之已拙，欲使覽者信之，過矣。

李廌《師友談記》 少游言：賦中作用與雜文不同。雜文則事詞在人意氣變化，若作賦，則惟貴鍊句之功，鬬難、鬬巧、鬬新。借如一事，他人用之不過如此，吾之所用，則雖與衆同，其語之巧，迥與衆別，然後爲工也。

又 少游言：賦家句脈，自與雜文不同。雜文語句或長或短，一在於人。至於賦，則一言一字，必要聲律，凡所言語，須當用意曲折斲磨，須令協於調格，然後用之。不協律，義理雖是，無益也。

劉一止《上越帥書》 某嘗聞言，辭者，感於情而後發，喜怒哀樂之七者之謂情。情也者，隨遇而感，有感而發，亦若金石絲竹之有待而鳴也。其感發有淺深，故其辭有工拙者。人之論曰：懽愉之辭難工，窮苦之言易好。是眞有難易之辨乎哉！《詩》之變風變雅也，大抵皆循理之說，故讀之想見乎其人，如出乎其時，有正人誼士憤切感激之氣也，有遷客逐臣羈旅流落之歎也，有室家思怨爾汝昵昵之私也，有故國舊都凄涼綿綿之情也。其言率有以感動人意，而喜誦說焉。杜少陵遭時亂離，間關陝蜀，負薪採稆，餔糲不給，凡出處動息勞逸悲樂之事，一見於詩，蓋窮而益工。屈原憂愁幽思而作《離騷》，庾信以悲哀爲主，然後知懽愉之動情者淺，而窮苦之感情深也。

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一 山谷云：凡作賦要須以宋玉、賈誼、相如、子雲爲師，略依放其步驟，乃有古風。老杜《詠吳生畫》云：「畫手看前輩，吳生遠擅場。」蓋古人於能事，不獨求跨時輩，要須前輩中擅場耳。

楊萬里《周子益訓蒙省題詩序》 唐人未有不能詩者，能之矣亦未有不工者，至李杜極矣，後有作者蔑以加矣。而晚唐諸子，雖乏二子之雄渾，然「好色而不淫」、「怨誹而不亂」，猶有《國風》、《小雅》之遺音。無他，專門以詩賦取士而已，詩又其專門者也，故夫人而能工之也。自《日五色》之題一變而爲《天地爲鑪》，再變而爲《堯舜性仁》，於是始無賦矣。自《春草碧色》之題一變而爲《四夷來王》，再變而爲《爲政以德》，於是始無詩矣。非無詩也，無題也。

朱熹《楚辭後語目錄序》 蓋屈子者，窮而呼天，疾痛而呼父母之詞也。故今所欲取而使繼之者，必其出於幽憂窮蹙怨慕凄涼之意，乃爲得其餘韻。而宏衍鉅麗之觀，懽愉快適之語，宜不得而與焉！至論其等，則又必以無心而冥會者爲貴，其或有是，則雖遠且賤，猶將汲而進之，一有意於求似，則雖迫眞，如揚、柳亦不得已而取之耳。若其義，則首篇所著荀卿子之言，指意深切，詞調鏗鏘，君人者誠能使人朝夕諷誦，不離於其側，如衛武公之抑戒，則所以入耳而著心者，豈但廣廈細旃，明師勸誦之益而已哉！此固余之所爲眷眷而不能忘者。若《高唐》、《神女》、《李姬》、《洛神》之屬，其詞若不可廢而皆棄不錄，則以義裁之，而斷其爲禮法之罪人也。高唐卒章，雖有思萬方，憂國害，開聖賢，輔不逮之云，亦屠兒之禮佛，倡家之讀禮耳。幾何其不爲獻笑之資，而何諷一之有哉！其息夫躬、柳宗元之不棄，則晁氏已言之矣。至於揚雄則未有議其罪者，而余獨以爲是其失節，亦蔡琰之儔耳。然琰猶知愧而自訟，若雄則反訕前哲以自文，宜又不得與琰比矣。今皆取之，豈不以夫琰之母子無絕道，而於雄則欲因反騷而著蘇氏、洪氏之貶詞，以明天下之大戒也。陶翁之詞，晁氏以爲中和之發，於此不類，特以其爲古賦之流而取之是也。抑以其自謂晉臣恥事二姓而言，則其意亦不爲不悲矣。序列於此，又何疑焉！至於終篇特著張夫子、呂與叔之言，蓋又以告夫游藝之及此者，使知學之有本而反求之，則文章有不足爲者矣。

又《朱子語類》卷一三九《論文上》 問：《離騷》、《卜居》篇內字。曰：「字義從來曉不得，但以意看可見。如『突梯滑稽』，只是軟熟迎逢，隨人倒、隨人起底意思。如這般文字，更無些小窒礙。想只是信口恁地說，皆自成文。林艾軒嘗云：『班固、揚雄以下，皆是做文字。已前如司馬遷、司馬相如等，只是恁地說出。』今看來是如此。古人有取於『登高能賦』，這也須是敏，須是

會說得通暢。如古者或以言揚，說得也是一件事。後世只就紙上做。如就紙上做，則班、揚便不如已前文字。當時如蘇秦、張儀都是會說。《史說》所載，想皆是當時說出。」又云：「漢末以後，只做屬對文字，直至後來，只管弱。如蘇頲著力要變，變不得。直至韓文公出來，盡掃去了，方做成古文。然亦止做得未屬對合偶以前體格，然當時亦無人信他。故其文亦變不盡，纔有一二大儒略相效，以下並只依舊。到得陸宣公奏議，只是雙關做去。又如子厚亦自有雙關之文，向來道是他初年文字。後將年譜看，乃是晚年文字，蓋是他效世間模樣做則劇耳。文氣衰弱，直至五代，竟無能變。到尹師魯、歐公幾人出來，一向變了。其間亦有欲變而不能者，然大概都要變。所以做古文自是古文，四六自是四六，卻不滚雜。」

項安世《項氏家說》卷八 《離騷》，楚語。伍舉曰：德義不行，則邇者騷離，而遠者距違。韋昭注曰：騷，愁也。離，畔也。蓋楚人之語，自古如此。屈原《離騷》，必是以離畔爲愁而賦之。其後詞人倣之，作畔牢愁，蓋如此矣。畔，謂散去，非必叛亂也。

沈作喆《寓簡》卷五 本朝以詞賦取士，雖曰彫蟲篆刻，而賦有極工者，往往寓意深遠，遣詞超詣，其得人亦多矣。自廢詩賦以後，無復有高妙之作。昔中書舍人孫何漢公著論曰：「唐有天下，科試愈盛，自武德貞觀之後至貞元元和已還，名儒鉅賢，比比而出。有宗經立言如丘明、馬遷者，有傳道行教如孟軻、揚雄者，有馳騁管、晏上下班、范者，有凌轢顏、謝詆訶徐、庾者。如陸宣公、裴晉公皆負王佐之器，而猶以學子事業，飛騰聲稱。韓退之、柳子厚、皇甫持正皆好古者也，尚剋意彫琢，曲盡其妙。持文衡者，豈不知詩賦不如策問之近古也。蓋策問之目，不過禮樂刑政兵戎賦輿歲時災祥，吏治得失，可以備擬，可以蔓衍，故汗漫而難校，淟涊而少工。詞多陳熟，理無適莫。惟詩賦之制，非學優才高，不能當也。破巨題期於百中，壓強韻示有餘地。驅駕典故，混然無跡；引用經籍，若已有之。詠輕近之物，則託意雅重，命詞峻整；述樸素之事，則立言遒麗，析理明白。其或氣焰飛動，而語無孟浪，藻繪交錯，而體不卑弱。頌國政則金石之奏間發，歌物瑞則雲日之華相照。觀其命句，可以見學植之深淺；賾其搆思，可以見器業之小大。窮體物之妙，極緣情之旨，識春秋之富艷，洞詩人之麗則。能從事於斯者，始可以言賦家流也。」其論作賦之工如此，非過也。

方回《離騷胡澹庵一說》 《離騷》之蘊十有九：奇、古、辯、怨、閑、澹、潔、雅、雄、深、枯、淡、豐、腴、勁、正、忠、直、清。「指九天以爲正兮」，奇也。「帝高陽之苗裔兮」，古也。「就重華而陳詞」，辯也。「國無人莫我知兮」，怨也。「聊逍遙以相羊」，閑也。「和調度以自娛兮」，澹也。「朝濯髮乎洧盤」，潔也。「奏九歌而舞韶兮」，雅也。「飲余馬於咸池兮」，雄也。「何所獨無芳草兮」，深也。「登閬風而緤馬」，枯也。「結幽蘭而延佇」，淡也。「思九州之博大兮」，豐也。「曰兩美其必合兮」，腴也。「雖體解吾猶未變兮」，勁也。「彼堯舜之耿介兮」，正也。「阽余身而危死兮」，忠也。「何桀紂之昌被兮」，直也。「朝飲木蘭之墜露兮」，清也。《楚詞》之蘊十有二：險、怪、艱、窘、隱、約、褊、急、巧、譎、豪、放。「乘日月兮上征」，險也。「棄鷄駭於箱篋」，怪也。「犯顏色而觸諫兮」，難也。「執棠谿以刺蓬兮」，窘也。「筐澤瀉以豹鞹兮」，隱也。「願假簧以舒憂」，約也。「破荆和以繼築」，褊也。「孰契契而委棟」，急也。「仳催倚於彌楹」，巧也。「同駑羸羸與桀駔」，譎也。「采撚枝於中州」，豪也。「律魁放乎山間」，放也。

又《離騷胡澹庵三說》 《離騷》、楚詞，要皆本乎幽憂而作，大抵兩漢文章若司馬犬子(犬子謂司馬相如)、揚子雲、劉子政、班孟堅、張衡之徒，率自《離騷》、楚詞出。蓋靈均所著則曰《離騷》，後之依倣而作者則曰楚詞，而《離騷》爲至。虛谷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孔子之論也。淮南子得其微旨，謂「《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以此二語指《離騷》未爲不然。而澹庵胡公推衍發明，謂《離騷經》淵源帝王之道，可以方《大雅》，而嘉《橘頌》亦不減有閟泮宮，斯篤論矣。予學詩，年五十六七矣，讀其說，有契於心，乃親筆記之。

又《劉子敬吟卷序》 漢淮南王評《離騷》曰：「《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予謂斯言也未瑩，色至於好，怨至於誹，淫與亂不難也，今變風、變雅可考也。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淮南蓋襲用其語而意不醇者。然世之處人倫事會之際，鮮舒多慘，樂而淫不無之，哀而傷比比皆是也。《易》一泰卦耳，而曰屯、曰訟、曰剝、曰否，其卦不一。制禮樂，文太平，周公盛矣，猶未免賦予宇、予室之詩，則夫枯謠悴詠上不見答，豈止一屈原而已哉。原之著《離騷》也，深契乎《三百篇》之六義，而淮南淺之。其於鬼神變化、草木芳穢、男女乖合、國家成敗，

言抑揚，意開闔，惟澹菴胡公句句而析之，十有九蘊焉。其曰「滿堂兮美人，忽獨與予兮目成」，此託辭也，於色也豈有所謂好。其曰「已矣哉，國無人莫我知兮」，此直辭也，於怨也豈有所謂誹。由原之作，推原之心，雖進之正風、正雅及頌，皆可也。

袁桷《題噩上人疊秀軒賦後》 楚之詞不作久矣！晁無咎氏始分其言爲二，淵乎得其微旨。《離騷》、《九歌》，判不相合。漢魏而降，一而爲之。縝密者爲揚、馬，反覆悲悼，漢帝所謂鄰於楚之聲也。左太沖融液藻繪，能爲一，繼者不復若是。晁氏豈虛語哉！吾鄉高端叔先生，作《變離騷》，直與古者相抗。而或者謂：「羈窮不偶，怨悱不得以自振。」今噩上人作《驃騎山賦》及《疊秀》、《洌清》二賦，手而讀之，誠駸駸乎古作矣。渡江以來，諸賢蹈襲蘇學，以雄快直致爲夸，詩與文率相成風。科舉學盛，屈、宋不入於口耳。積弊幾二百年，山林枯槁之士，尙何能冀其髣象？是則皆吾徒之罪也。上人語精意新，無模塹之弊，言道也師《遠游》，託興也鄰《九辯》。

又《答高舜元十問》 問：古賦當祖何賦？其體製理趣何由高古？答：屈原爲騷，漢儒爲賦。賦者，實叙其事，體物多而情思少。登高能賦，皆指物喻意。漢賦如揚、馬、枚、鄒，皆實賦體，至後漢雜騷詞而爲賦，若左太沖、班孟堅《兩都賦》皆直賦體，如《幽通》諸賦，又近楚辭矣。晁無咎言變離騷、續楚辭，其說甚詳。私謂賦有三變：自後漢之變爲初，柳子厚之賦爲第二，蘇黃爲第三。今欲稍近古，觀屈原《橘賦》、賈生《鵩賦》爲正體。又如《馴象》、《鸚鵡》諸賦，猶不失古。曹植諸小賦尤雅潤，但差萎弱耳。

劉壎《隱居通議》卷四《古賦一・總評》 作器能銘，登高能賦，蓋文章家之極致。然銘固難，古賦尤難。自班孟堅賦《兩都》、左太沖賦《三都》，皆偉贍鉅麗，氣蓋一世，往往組織傷氣骨，辭華勝義味，若涉大水，其無津厓，是以浩博勝者也。六朝諸賦，又皆綺靡相勝，吾無取焉耳。至李泰伯賦《長江》，黃魯直賦《江西道院》，然後風骨蒼勁，義理深長，駕六朝，軼班、左，足以名百世矣。近代工古賦者殊少，非少也，以其難工，故少也。其有能是者，不過異其音節而已，而文意固庸庸也。

陳繹曾《文筌・楚賦譜》 清神法見《古文譜》，曰沉思，即沉抑兩重浮辭而不用之是也。楚賦法：楚賦之法，以情爲本，以理輔之，先清神沉思，將題目中合說事物一一瞭然在心目中，卻都放下，只於其中取出喜怒哀樂愛惡欲之眞情，又從而發至情之極處，把出第一、第二重易得之浮辭，一切革去。待其清虛玄遠者至，便以此情就此事此物而寫之。寫情欲極眞，寫物欲極活，寫事欲極超詣。以身體之，則情眞；以意使之，則物活；以理釋之，則事超詣。清神法見古文譜，曰沉思，即沉抑兩重浮辭而不用之是也。

又《漢賦譜》 漢賦之法以事物爲實，以理輔之，先將題目中合說事物一一依次鋪陳，時默在心，便立間架，構意緒，收材料，措文辭。布置得所，則間架明朗；思索巧妙，則意緒深穩；博覽愼擇，則材料詳備；鍛煉圓潔，則文辭典雅。寫景物如良畫史，制器物如巧工，說軍陳如良將，論政事如老吏，說道理通神聖，言鬼神極幽明之故，事事物物，必須造極。處事欲巧，造語貴拙。

又《唐賦附說》 漢賦至齊梁而大壞，務爲輕浮華靡之辭，以剽掠爲務，以俳諧爲體，以綴緝餖飣小巧爲工，而古意掃地矣。唐人欲變其弊而或未能反本窮原也，乃加之以氣骨，尙之以風騷，間之以班、馬，下視齊梁亦已卓然。楚漢不分，古今相雜，謂之自成一家則可，追配古人未可也。其法浮，其體漓，其製雜，其式亂，其格則有高者，難以譜定也。因爲之說，以附楚漢之後。唐賦法：以唐爲本，以辭附之，將題中合說事皆撇過，自成一種簡便輕浮之意，就立間架而敷衍之。發意欲巧而新，間架欲明而簡，措辭欲切而妍，如斯而已矣。【略】唐賦體：鮑照、陳子昂、宋之問、蕭穎士，爲唐古賦之祖；江淹、庾信、王勃、盧照鄰、楊炯、駱賓王爲唐排賦之祖。唐古賦見《文粹》，排賦見《文苑英華》。

楊維楨《麗則遺音序》 皇朝設科取賦，以古爲名。故求今科文於古者，蓋無出於賦矣。然賦之古者，豈易言哉？揚子雲曰：「詩人之賦麗以則，詞人之賦麗以淫。」子雲知古賦矣，至其所自爲賦，又蹈詞人之淫而乖風雅之則，何也？豈非賦之古者，自景差、唐勒、宋玉、枚乘、司馬相如以來，違則爲已遠，矧其下者乎？

李繼本《跋學生於徵劉素賦稿》 古之大夫有九能，能賦一也。夫自聲詩出而始有賦，屈子之《騷》，《三百篇》以還，崛爲詞賦之祖，得乎《風》、《雅》之意也。司馬相如、揚雄、班固《上林》、《子虛》、《甘泉》、《羽獵》、《東西都》之製作，雖皆流聲無窮，至律以騷之規律，瞠乎若後塵矣。然子雲論賦謂「童子雕蟲篆刻，壯夫不爲」，又曰「詩人之賦麗以則，詞人之賦麗以淫」，陸

機則曰「賦體物而瀏亮」，雄之言是矣。機雖有雕琢之才，其爲賦不過體物瀏亮而止矣，豈知古人之賦哉！

汪瑗《楚辭大序》 按《周禮》太師掌六詩以教國子，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而《毛詩大序》謂之六義，蓋古今聲詩條理，無出此者。風則閭巷風土男女情思之詞，雅則朝會燕享公卿大夫之作，頌則鬼神宗廟祭祀歌舞之樂，其所以分者皆以其篇章節奏之異而別之也。賦則直陳其事，比則取物爲比，興則託物興詞，其所以分者，又以其屬辭命意之不同而別之也。誦詩者，先辯乎此，則《三百篇》者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矣。不特詩也，楚人之辭亦以是而求之，則其寓情草木、託意男女，以極游觀之適者，變風之流也。其叙事陳情，感今懷古，以不忘乎君臣之義者，變雅之類也。至於語冥婚而越禮，攄怨憤而失中，則又風雅之再變矣。其語祀神歌舞之盛，則幾乎頌而其變也。又有甚焉，其爲賦則如《騷經》首章之云也，比則香草惡物之類也，興則託物興詞、初不取義，如《九歌》沅芷澧蘭以興思公子而未敢言之屬也。然《詩》之興多而比賦少，《騷》則興少而比賦多，要必辯此而後詞義可尋，讀者不可以不察也。

何喬新《寫騷軒記》 秋官主事淮陽葉君崇禮，愛楚靈均之《騷》。公暇輒諷之詠之，又染翰而寫之，因名其燕居之軒曰「寫騷」。客有過其軒者詰之曰：「騷，古詩之流也。《三百篇》之詩，吾夫子刪之以垂訓，與《易》、《書》、《春秋》、《禮記》並列爲經矣。《離騷》，風雅之再變者也，揚雄反之，班固譏之，端人莊士或羞道之。今子舍聖人之經而騷是寫，無乃先其末而後其本，志其小而遺其大者邪？」崇禮曰：「嗚呼！爲人臣而可哀者孰有？若屈平者乎。原之爲人也，其志潔，其行廉，其材足以撥亂世而反之正，使其遇明王聖主而爲之宣力，則股肱之良佐已，不幸前遇懷王，後遇襄王，懷瑾握瑜，而世莫之知平。王所託同德者，蘭與蕙耳。然或變而不芳，或化而爲茅，況揭車胡繩之瑣瑣者耶。愁吟澤畔，徬徨江濱，獨抑鬱無誰語，而《離騷》之詞作焉。嗚呼！爲人臣而可哀者，孰有若原者乎？《三百篇》之詩，聖人之經也。《離騷》非聖經之羽翼耶？故吾於講經之餘，惓惓於騷，諷之詠之，又從而寫之而不能已焉。世之不自知者，或薄原而不爲，然一武夫氣勢稍能動人者，則奔走其門而不耻，睎原之不阿子蘭何如也。其或忤於世而困頓焉，則終身懲創而不自振，睎原之九死不悔又何如也。彼揚雄屈節於篡賊，班固失身於戚畹，皆原之罪人也。其論議予奪，又奚足爲輕重哉。嗚呼！孰若原者，吾願從之，垂蓉佩，被荷衣，徜徉縣圃，以遨以嬉，俯睎雄固之徒，奚啻醯鷄之紛飛邪？」客默而退。他日，崇禮爲予道之，且求言記其軒。予謂崇禮潔廉好脩，有契乎原之心；其詞瓌麗可喜，有得乎騷之體。宜其於原慕之深也！雖然，原之作《離騷》，豈慕不遇而死哉！時之不遇也。

王文祿《文脈》卷一 楚騷《禮魂》曰：「春蘭兮秋菊，長無絕於終古」，比也。夫魂，性之神也，不生死存亡，指二時薦品歌之，喻往來化機不息。《遠遊》曰：「毋滑而魂兮，彼將自然。一氣孔神兮，于中夜存。虛以待之兮，無爲之先」，賦也。原生夷方，學何所授？灼見性眞，聖之潔也。豈沉湘傷生哉？特憤世託言遐遁耳。楊子雲《反騷》庶知之？稱《騷經》宜矣。

朱鶴齡《讀〈文選〉諸賦》 賦爲六義之一，然賦可以兼比興，而比興不可兼賦。故《雅》《頌》諸詩，凡春容大篇皆賦也。荀蘭陵後，遂多以賦名篇，而厥體莫盛於漢。孔穎達云：「賦之爲言鋪也，直鋪陳時之政教善惡。」而班孟堅亦云，「賦以抒下情而通諷諭。」蓋古人文章未有無爲而作者。如孟堅《兩都》爲西京父老怨明帝不都長安，故盛稱東都以風諭之也。平子《兩京》爲明帝時王侯以下多踰侈，故作此以諷諫也。明帝欲廢南都，故特稱此都之盛，亦以諷也。長卿《子虛》、《上林》意欲明天子之義，故假稱「子虛」、「烏有」、「亡是」三人以諷也。飛燕無子，成帝往祠甘泉宮，制度壯麗，子雲故賦《甘泉》，又成帝獵南山，農民不得收斂，故賦《羽獵》、《長楊》，皆以諷諫也。若太冲之賦《三都》，則於義何取乎？太冲晉人也，作賦時魏鼎之遷久矣。《東京》鋪揚德業，以臣頌君，溢美無嫌，太冲生爲晉臣，而右魏以貶吳蜀，已乖古義。況魏實涼德，豈炎漢之可方乎。若曰晉統承魏，右魏者爲晉地也。斯其識比之習鑿齒《漢晉春秋》，又不逮遠矣。愚嘗考其序譏《上林》之引盧橘，《甘泉》之陳玉樹，《西都》之出比目，《西京》之游海若，方之玉巵無當，知其作賦之意，蓋主于稽土風，驗方志，侈學士之閎覽，成一家之著作，而于孟堅所云抒下情以通諷諭之指，則未有當也。後人以《兩京》、《三都》並稱，特體制相沿耳，豈可同日而論哉。

錢澄之《停雲軒賦序》 傳曰：登高能賦，可以爲大夫。言其能感物造端，材智深美，故可以爲大夫也。此言賦卽詩之通稱耳。古人不歌而誦，亦謂之賦，春秋列國大夫相見，各賦詩以言志是也。蓋詩有六義，賦其一也。

賦之義，比事屬詞，其於《雅》《頌》居多，而比興者，託物見意，風之事也。自《詩》亡，士大夫稱詩或往往託諸風人，至於《雅》、《頌》，蔑如矣。《雅》、《頌》既廢，則賦之義不可見，而獨見諸騷。騷者，賦體也，繼騷有作者，以騷之本賦，因即以賦命篇，於是賦之名遂離詩以孤行，而其實原諸詩也。故曰賦者，古詩之流亞也。自賦與詩分，而作者之材智亦因之以各異，荀、宋及長卿、子雲，賦家之祖也，其詩不少概見。若夫陶元亮、杜子美，可謂工於詩矣，而所謂《閒情賦》、《三大禮賦》，迄於今不傳，豈材智固各有所擅哉？然而其感物造端則一也。夫物與情遇而有感，感而有端，端以引緒，緒以成文，凡文之成，未有無其端者。吾嘗爲詩，當其命題搆思，百計以求之，無當也。忽然感之，或得片語焉，或得一字焉，倘所謂造端者非耶？因而引伸之，遂如火然泉達，一往而不可禦，然後知文章之端，固必造於感也。感同矣，造端又同，而或爲賦焉，或爲詩焉，則又性情之各有其端矣。

陸棨《歷朝賦格・凡例》 古賦之名始乎唐，所以別乎律也。猶之今人以八股制義爲時文，以傳記詞賦爲古文也。律賦自元和、長慶而來，欲化密爲疏，不覺其趨於薄，欲去華就質，不覺其入於俚。故韓蘇諸公皆由此獲高第，而自以俳優鄙之，此人之爲，非賦之咎也。揚子雲《甘泉》、《羽獵》，自夸文似相如，而謂其追悔雕蟲，乃後人假託之詞耳。若由今而論，則律賦亦古文矣，又何古賦之有。

又 《禮》云：「言有物而行有格」，格，法也。前人創之以爲體，後人循之以爲式，合之則淳，離之則駁，猶之有翼者不必其多脛，善華者不必其倍實，分而疏之各得其指歸，亦惟取乎淳，無取乎駁而已。

汪琬《喬石林賦草序》 或謂：賦家宜於侈靡，史家宜於簡直，二者之學不同。今使石林以賦才司纂修，得毋用違其長與？琬曰：非也。登高能賦，可以爲大夫。古之所謂大夫者，求諸周官，如太史、小史、內史、外史之屬皆在焉，不必其無兼才也。劉向、揚雄之於漢也，蓋嘗葺天漢以後諸故實訖於元、成、哀、平，以續《史記》矣。及考其騷賦之作，則又卓然有名。如向之《九歎》，雄之《長楊》、《校獵》、《反騷》諸文是也。世稱班固《漢書》文贍事詳，過於史遷，而東、西都賦則又叙述山川之險，都邑之雄，宮闕掖庭之麗，而究歸於靈臺辟雍明堂風化之盛，其辭閎深瀾衍，雖後有作者研思十年，亦不能稍加焉。孰謂長於此者，必不長於彼與。

金堡《驚鴻賦序》 夫華言破道，翫物喪志，即歸於諷諫，然懲一而勸百，君子譏焉。若乃質有其文，麗軌於則，譬如名士之坐必無雜賓，故心口相宣，性習並露，根之利鈍，種之淨穢，雖有摽飾，不得而掩，然則一篇之多，一言之少，可以見人一生，亦可以見其一生之前與一生之後，豈有他謬巧耶？

陸次雲《與友論作賦書》 足下謂《阿房》、《赤壁》其賦愈佳，其體愈降。愚謂不然。謂其體愈變可也，謂愈降不可也。賦體之始於《兩都》、《兩京》也，猶文始於岣嶁汲冢，書始於蝌蚪禽魚也。今之文有唐宋大家矣，說者不以其不類岣嶁汲冢而鄙其卑也。書有鐘王楷法矣，說者不以其不類蝌蚪禽魚而薄其下也。獨於賦體以不類班固、張衡謂之爲降，則文必連山，書必倉頡始足見珍於世，而柳州、昌黎之鴻章，右軍、元常之異筆，舉在所黜也。是足下不知有風會之變也，烏可以言賦哉！且《兩都》、《兩京》之體可作於前而不必述於後也。漢當秦火之餘，典墳殘缺，故博雅之儒輯其山川名物，著而爲賦，以代乘志，其體應詳，其後載籍備矣，使孟堅、平子生於漢後，再欲謀篇，亦必不作曩日一紀十年累牘連章之製，矧又出其後者乎？《阿房》、《赤壁》，滌盡繁蕪，言清旨遠。卓哉西漢之遺，略貌取神，謂風氣日上可也，何云降耶？足下又謂賦者富也，宜以富麗爲工。愚謂富於辭不若富於意也，綴難字以矜奇，砌類書以詡博，老生素習，豎子咸能，使人刺目不休，展卷欲卧者，其得謂之富乎！若夫其篇彌約，其意彌長，童而習之，終身味之而無盡者，其中之蘊藉深矣。孰富孰否，足下於焉可自識也。

王邦采《離騷彙訂序》 騷之爲體，自屈子倡之，漢魏而降，長卿、子雲之徒代相慕習，盡態極妍，卒無有能肖之者。【略】所貴乎能讀者非徒誦習其詞章聲調已也，必審其結構焉，必尋其脈絡焉，必考其性情焉。結構定而後段落清，脈絡通而後詞義貫，性情得而後心氣平。

林仲懿《讀離騷管見》 文章以義爲先，而法即次之。法乃文之所以成章而得乎其義者也。《離騷》之爲文至矣，而或視爲聱牙不可讀，則以不解其義與法之所在耳。【略】且夫《離騷》非詞賦也，屈子本忠孝之大節，明道學之淵源，而託之乎詞賦者也。後世直等諸風雲月露之篇，亡其義矣。乃更指爲雜亂重複，則法亦亡矣。法亡而義愈亡矣，其又奚貴夫《離騷》之文。余小子輒不自量，謬出管見，以說時文法說《離騷》，實覺起伏轉落，條理分明，脈絡貫通，而執中主敬之大義，粲然無復可疑。

張謙宜《絸齋論文》卷四　賦始屈原，其來已古。歷代增華，遂使人嗟爲殘膏賸粉。若論原本，乃文章極變之會也。取材博矣，琱琢尚巧，鍛鍊精矣，縕藉貴奧。若雜以纖語輕態，但欲明快宜人，直是小說麗句，非復文家鉅擘矣。其中樓閣衣粧，草木禽獸，襲中者不解，杜撰者不典。人無全才，勿輕問津可也。其字法、句法，以入古文，不甚相宜。色太重，味太厚，筆掃不勻，便成餖飣矣。

又　作賦不難於博而恐不雅，不難於艷而恐不古，不難於駢而恐不峭，不難於發揚而恐不沉鬱。自非老學，豈爲巨手？

又　賦材欲博，難在錘鍛；賦詞欲麗，難在奧雅。賦體淹博，藻麗中又要組鍊沉鬱，此所以難。

又　作賦之法，約以兩言：曰欲其富而不艷，琱而不纖。

又　仿荀子小賦，要鍊、要峭、要淨、要奧。

又　欲讀《兩都賦》，須先求文意通順。韵有不合者，依坊本音叶求之。孫月峯評本甚佳，學者當購之。

又　揚子雲諸賦，誇誕淫佚，烏在其引君於當道乎？如《子虛》、《上林》、《羽獵》、《兩都》、《西京》，果如所言，人主之豪暴驕奢，罪浮於桀紂矣。乃謂頌揚之美，可乎？文人無識如此！

又　《上林》、《子虛》二賦，近於纂組。然千餘年間才人不少，卒無能似之者，何也？使西京人胸中先有許多道理，詞賦亦不能工。

王之績《鐵立文起·前編》卷一《宋》　王懋公曰：《傳》曰范文正督學，出題使諸生作賦，必先自爲之。欲知其難易，及所當用意，亦使學者準以爲法。於此乃見古人之自處處人，皆非苟且以從事也。

浦銑《復小齋賦話》卷上　歐陽行周詹《秋月賦》，寥寥短篇，讀之文生於情，情生於文。作文必用正筆者，笨伯也。此賦云：「何處而不見，何人而不愁。豈謂征客懷歸，徘徊於黃榆之塞；佳人怨別，蕭條於紅粉之樓。」可悟作法。

又　作賦先要脫應酬氣。即如蘇子由《黃樓賦》，入後人手必鋪張水勢之洶涌，及子瞻捍禦功。後寫黃樓形勝。子由卻以一序了之，而另立一意，便已識見高人百倍。至子由自謂此賦，學孟堅《兩都》，則在讀者領略耳。蓋學之云者，特其製局結構，非如晉公所譏「等句讀，襲徵引」者也。元陳樵《八詠樓賦》，局法似從《七發》脫胎。

朱一飛《賦譜》　辨源者何？賦本於《三百篇》之一體，始於荀卿，盛於漢、魏、六朝，有騷體，有駢體。騷體者，《詩》之變，《離騷》之遺也。駢體則以字句比偶成文，麗才出焉。唐始以駢賦取士，儷以四六，限以聲韻，其法與今之八股文同。第一韻擒題，即小講也。二三韻漸次入題，即入手提比也。四五韻鋪叙正面，即中比也。六韻或摠發，或互勘，或推原。七韻或旁面證佐，或題後敷衍，摠之歸繳題旨爲正，即後比結比也。末韻或頌揚，或寓意，頌揚務須大雅，寓意勿至乞憐。

又　律賦之法有五：一辨源，二立格，三叶韻，四遣辭，五歸宿。其品有四：曰清眞雅正。其用工有九：曰起接，曰轉折，曰烘襯，曰鋪叙，曰琢鍊，曰連綴，曰脫卸，曰交互，曰收束。其致則一：曰傳神。神傳，蔑以加矣。賦又有六戒：一曰複，二曰晦，三曰重頭，四曰軟脚，五曰衰颯，六曰拖沓。

又　六戒：一曰複。複非謂明犯字面也，如上聯用日月星辰起，下聯復用風霜雨露起；上聯用朱綠玄黃接，下聯復用青紅黑白接，此謂字複；上段用四起六收，中段下段仍用四起六收，上段用四六收，中段下段仍用四六收，此謂調複；上段用比喻交互等法作起結，下段仍用此法作起結，此謂意複。二曰晦。謂用古須要顯典，不可蒙暗不明。三曰重頭。謂題意須漸次遞入，不得將正面攝在起處，而入後竟索然意盡。四曰軟脚。謂韻脚牽湊，與上意不相連貫。五曰衰颯。衰颯之字，古賦間有之，今則文治光昌，凡一切感嘆語及敗亡等字，宜避。六曰拖沓。其病在運古不明，落想不清，致以虛字、實字累在一處，有志之士，尚其勉諸。

孫梅《四六叢話》卷三引《西溪叢語》　《離騷》、《九歌》章句，名曰九而載十一篇，何也？曰：「九以數名之，如《七啓》、《七發》，非以其章名。或云《國殤》《禮魂》不在數。若除《國殤》、《禮魂》只二十三篇。韓文公云：「屈原《離騷》二十五」，王逸云「《漁父》以上二十五，合《國殤》、《禮魂》也。」劉淵林注《魏都賦》引《九章》之辭曰「蔀也必獨立」，引《卜居》之辭曰「橫江潭而漁」。今閱二篇，又無是二句，信有闕文。淵林出漢後，何爲獨見全書也？嘗有策問云「蕭統《文選》載九歌，無《國殤》、《禮魂》」。晁無咎謂「《大招》古奧，疑原作」。今起《離騷經》、《遠游》、《天問》、《卜居》、《漁父》、《大招》，而云《九

章》、《九歌》又十八，則原賦存者二十四篇耳。《惜誓》盡叙原意，末云：「鸞鳳之高翔，見盛德而後下。」與賈誼《吊屈原文》云「鳳凰翔於千仞兮，覽德輝而下之」，斷章趣同，將誼效之也，抑固二十五篇之一，未可知也。若如《文選》去《國殤》、《禮魂》，以《大招》、《惜誓》補，則二十五篇似爲足矣。「橫江潭而漁」，揚雄《答客難》有之。如賈逵、班固於《離騷經》嘗以所見改易無疑，則《九章》、《卜居》如王逸輩或有改易，未可知也。書之闕文，未易深考。

又引《續古叢編》《楚詞》多以九爲義，屈原曰《九章》，曰《九歌》，宋玉曰《九辯》，王褒曰《九懷》，劉向曰《九嘆》是也。後人繼之者，又有如曹植之《九愁》、《九詠》，陸雲之《九愍》。前後祖述，必用九者，王逸注《九辯》爲「九者，陽之數，道之綱紀也」；五臣《文選注》亦云「九者，陽之數極，自謂否極，取爲歌者也」，諸家之說如此。余案《山海經》曰：「夏后開土，三嬪於天，（言獻美人於天帝也。）得《九辯》與《九歌》以下」。郭景純注引《歸藏開筮》曰：「昔彼九宜，是爲帝辨；同宮之序，是爲九歌。」考此，則《九歌》《九辯》，皆天帝樂名，夏初得之，屈原、宋玉取諸此也。《詩》亡而後《騷》作，《騷》亦《詩》樂之餘派，樂至九而成，故《周禮》：「九德之歌，簫韶之舞，奏於宗廟之中。樂必九變，而可成禮。」所以必取於九者，黃鐘在子，《太元》以爲子數九，得非黃鐘爲五音之宮歟？然則屈原而下，寫辭規諫，寓諸樂章，將以感神之心，而感人，意亦切矣。

金長福《賦賦》昔白太傅著《賦賦》之篇，綜覽源流，敷陳章句。運載籍以鑢錘，示後賢以尺度。溯《騷》詞於蘅杜，《風》詩之變體斯徵；考駢語於雲蠶，古賦之成規始具。六朝繼夫兩漢，代有鴻篇；四傑冠乎三唐，創茲律賦。辨當家之體例，通材少姚鉉之精；取前說以引申，博采媿崇賢之註。原夫賦之作也，十載論思，萬言競寫。義惟主乎鋪張，詞必歸於典雅。摭子史爲藩籬，範性情於陶冶。才似水以瀾翻，筆非秋而珠瀉。網羅南國之才人，排比《西京》之作者。高文典冊，首推儷體於鄒、枚；鉅製鴻裁，載溯英詞於賈、馬。蓋自炎劉以降，詞華以班氏爲宗；魏晉以前，風骨以建安爲主。陳思王瑰麗之作，軍容初變旌旗；陸士衡哀艷之篇，筆勢如驅風雨。顏、謝組織乎風騷，張、左研摩夫今古。訪仙才於天監，名冠選樓；挹麗製於湘東，望崇元圃。爲詢雅音於正始，才調則首及江任；若論律體之先聲，詞藻則並稱徐庾。洎隋室開皇之歲，及太宗貞觀之時。士擅掞天之手筆，運承開國之初基。鎖苑掄英，燒三條之椽燭；省闈校士，穿百步之楊枝。《明堂》而賦就青蓮，規模閎敞；《大禮》而獻由工部，典則昭垂。誦昌黎《明水》之篇，奇文共賞；論小杜《阿房》之製，逸響誰知。蓋體之主乎細陳也，比於頌；而律之嚴於分別也，同乎詩。此皆丈夫之能事，疇云壯夫而不爲。至如才工纂組，詞鎖葳蕤。鍊色則鸞儀鳳舞，選聲而羽換宮移。次韻者序而不雜，屬對者切而不支。王輔文《麟角》之編，短長中度；黃文江《御史》之集，高下咸宜。其餘王起、李程，悉研詞於幅尺；宋言、賈餗，皆爭勝於毫釐。含經緯而煥若，捺筆硯以從之。又如啓乙集於彝南，猶存古調；問叢書於笠澤，兼仿騷辭。雖非制科之正軌，要能別調之堪師。若夫趙宋之代，厥體不侔。多瑕瑜之互見，少華實之兼優。或清而不綺，或麗而不遒。或才鴻而無範，或氣逸而難收。經術勝則詞章少掩，理學進則文彩弗修。及元明之代嬗，悵風雅之難求。工詞曲者徒矜浮艷，事帖括者自比清流。回思荀況雅音，僅想椎輪之猶在；惟見香山舊製，曾偕彝鼎以常留。

羅修源《文以載道賦》證立言於往牒，徵崇實於前聞，惟積中而不敗，期行遠以彌勤。乾端坤倪，軒豁盡關乎要道；天經地緯，菁英大啓夫斯文。目擊而存，聖域之倚衡若見；德成而上，儒林之合轍無分。此修辭本自立誠，要必鈎深於法象；而書藝原因篤實，無徒鬬靡於典墳。溯夫書契肇興，文明日起，傳以群聖之心，約以《六經》之旨。羅萬象以研幾，貫三才而原始。想結繩之緜邈，制比椎輪；儼就範以馳驅，治符同軌。方圓有定，象該乎俯察仰觀；轍跡易遵，路闢夫百家諸子。等成功之並有，莫得而名；占攸往之咸宜，孰窺所以。爾其妙契高深，盡祛雕繢；煥矣輪扶，淵乎津逮。稅駕仁義之鄉，結軔性靈之內。循塗於《詩》、《書》、《禮》、《樂》之場，縱轡於軒頡羲農之代。轂旋炙輠，識妙用之不疲；軸運回環，信予懷之有在。仰離明之久麗，形本中虛，悟坤體之爲文，象原職載。由是裁制因心，崇卑在抱，析奧義以紛綸，綜羣言而探討。水在地而氣浮，日麗天而光早；戔戔小技，蟲雕本薄夫壯夫；歷歷周行，鸞奏宛遵夫大道。畫前有《易》，誰參《爻象》之權輿；刪後無詩，莫問輶軒之繁藻。化洽夫鳶飛魚躍，居然憑軾以觀，理備乎物曲人官，儼若閉門而造。是知學誚虛車，義徵先路，惟布帛菽粟之昭垂，即河嶽日星之布濩。若馳若驟，挈元化之綱維；如輕如軒，指賢關而趨步。

朱瀛《文以載道賦》 考論文於周子，知至道之宜循。將浮華以必斥，亦藻麗而非珍。功有資於厚重，象寧取乎璘彬。用彰性命之微，宜存太璞；不假鋪張之力，特擬椎輪。原夫道也者，理存太乙，神契渾元。宣十六字於庭，克任道心之重；合三十輻爲轂，誰闢道義之門。無翼而馳，化機汩汩，不疾而速，成性存存。斯覺世以宏謨，共慕德車樂御；堪示人以大路，何虞北轍南轅。彼夫文也者，觀天則垂厥經綸，運世則戒其綺靡。游萬仞而騖八極，御風而行；萃六藝而漱群言，因時而擬。中矩又復中規，同文實兼同軌。百王之典所在，不貴乎奇；千聖之寄非輕，惟求其是。乃自技尚雕鎪，製崇鏤刻，譬侈美夫金車，竟誇陳夫玉軾。誰爲高蹈，用執鼓旗，未能遠謀，難資羽翼。全無眞氣，會推六代之瓊敷，灼見本原，奚競一時之藻飾。是知道非文則菁華不露，文非道則枝葉何須。有道而文欣得寄，有文而道乃可趨。原籍文而特閑其輿衛，非背道而泛用其馳驅。因思富乃文章，冠農工商曰士；聿見宏其道範，通天地人爲儒。蓋文之可以載道也，如日月之經天，如江河之就下，達道自可共由，大道曷容稍假。遵先路以昭昭，登坦途而雅雅。肖以坤維之軸，則貞固或庶幾焉；擬以乾健之行，其廣運有如此者。爲是詁訓精詳，誥盤詰屈，實紀簡編，堪昭綸綍，遍夫山澤。帝王之治，法咸周度。以古今賢聖之心傳遠迄。知文辭爲有用，誰曰非宜；慕文德而輸誠，爾思豈不。

魯筆《楚辭達・總論》 看《離騷》先須得其篇法段法章法句法字法，識其輕重主客之所在，然後翫其詞調，審其音節，按其氣骨，討其神味，挹其風韵，能事畢矣。若徒究義理，斯爲鈍根。

又 看《離騷》須如鏡花水月，看之可象而不可著，若着象以求，無有是處。

又 看《離騷》須如天上風雲，看之頃刻變幻萬狀，初無定形，若執定法以求，無有是處。

又 《離騷》多寓言，以比興爲工，人皆知之。但寓言固屬假裝，人情物理必須眞切，若因其假而假之，并正意亦流于誣妄無味。

又 《離騷》乃風雅之文，非傳記之文。傳記可以直指，風雅必用曲傳，言在此，旨在彼，無端中起端，無緒中抽緒，或旁見，或側出，或泛演，愈借愈奇，愈流蕩淫佚，意味愈遠。若質言之，則索然矣。

又 《離騷》以情爲妙，識其情眞，則味永。一一如從人心所欲出，令人忠孝之心油然自生。

又 《離騷》以境爲奇，識其境異，則耳目一新。處處如從海外飛來，人間得未曾有。

又 《離騷》以韻爲貴。有聲韻之妙，有情韻之妙。得其聲韻之輕重疾徐，自生宮商，可以通樂，所謂言之不足而長言之，詠歌之，嗟嘆之，一唱三嘆有遺音者矣。得其情韻之喜怒哀樂，自生愛惡，可以理性，所謂「《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眞足以兼之者矣。世人只作一篇議論文字看，縱解其意，失之遠也。

又 人止知《離騷》以敷陳塗澤爲工，不知《離騷》句句瓏瓏，字字瓏瓏，如一座琉璃屏，無不實在，無不空靈，所以與漢賦不同。

汪廷珍《作賦例言》 賦有宏博簡練兩路，須因題制變。大題大做，小題小做，順之也；窄題寬做，寬題窄做，逆之也。法無一定，但須段段相稱，不可頭大尾小，鶴膝蜂腰。大約經制題宜宏整，情景題宜幽秀，枯寂題宜熱鬧，寬皮題宜研練。總之，以切爲主。比喻題全在雙關，藻思綺合，然亦不可多，多則俗氣。

李調元《賦話》卷一《新話一》 題中正面無可刻劃者，勢不得不間見側出，以敷佐見奇。然須雋不傷雅，細不入纖，方爲妙緒繭抽，巧思綺合。否則刻鵠類鶩，無所取焉。

王芑孫《讀賦巵言・審體》 論賦者，務觀千製，勿奉一家。胚於周造，鴻以漢風，蕭寥乎江左清言，簡鍊以鄴臺數子，擷齊、梁之新色，抽陳、隋之妍心，合唐制之精堅，借宋聯以極巧。丹漆絲纊竹箭，與衆共材；《詩》、《書》、《易》、《禮》、《春秋》，於吾觀會。樸屬微至，用考工之法；直寬剛栗，從教胄之言。以浮濫冗長爲腊毒，以卑靡孅弱爲糠埃。要於卓絕稱長，毋取娟然呈好，則不名一體，斯將具體；莫識何家，已自成家矣。

又 賦自不關妙悟。然詩曰言志，賦亦詩餘，是必貺以中心，付之懸解。陸士衡云：「意司契而爲匠。」又曰：「函綿渺於寸心。」必入以湛湛之思，而出以纚纚之風。班云：「感物造端，材知深美。」感之爲言，有油然之趣，深之爲解，有窅然之妙。夫豈浮物也，而堪外摭者哉？

又 賦無工拙，以文之工拙定之。賦有不嫌四六者，必旁沈乎《史》、

《漢》散體之文，而植樹以韓、柳孤行之骨，然後營度無乖，波瀾皆老。詩不可於詩求，賦亦不可於賦求也。

又　欲審體，務先審弊。句不謀始，篇不規終，一句而首尾訾謷，一言上下磻碡，段段可歇，層層強加。當其命筆，初未置解將求，所謂重譯難通，然且自負當行，其弊一也。亦有癖耽佳句，妙善新言，丐小庾之殘膏，獵初唐之時體，秀琢鮮妍，誠則可愛；深偉倜儻，或非所長。偶逢警策，卻是橫安，不從直下，常懸句以佇題，或因詞而措意。此由力弱不足以起其辭，而才薄未能以殽乎大，佻佻公子，非周行任也。更有腹笥既貧，羌無故實，心思孄廢，不閱艱辛，粗解之乎，自鳴盍各。宋老先生別體之文，託爲自出；有明窮措大杜撰之作（如屠隆一輩），誤稱肆好，以鈞韶之奏，爲語錄之資，時而借句於四書，否則遁辭於二氏。斯皆文苑膏肓，賦家所忌。夫此三者，既非當今館閣之程，又違古昔先民之度。捷足者橫奔而出，敏手者徒博爲能，宜審去從，正其標的。

陳元龍《歷代賦彙・上表》　蓋賦之作也，始推本於《典》、《墳》，繼增華於《風》、《雅》。蘭陵祭酒，聿垂《禮》、《智》之篇；夢澤騷人，爰有芷蘭之詠。西京東洛，典麗兼雄，北部南朝，菁華競豔。唐傳應制，以格律爲工；宋懲綺靡，遂清眞是尚。元明而降，體製各殊，然而家擅雕蟲，人能讀覓，源流不一，卷帙孔繁。於是按部考辭，分題辨類，上稽乾度，籠星辰雨露於毫端；俯驗坤輿，聚都邑山川於紙上。大之兵農禮樂，動合王章；小之服食舟車，咸關日用。或興懷民事，開卷而如覩耕桑；或緬想儒宗，披文而恍談名理。蟲魚草木多識，乃格物之資；刀劒琴書游藝，亦怡神之助。以逮訪道游仙之作，談空記幻之篇，此望古而興思，彼懷人而憶事，憂樂互異，清豔各殊，無不竭學士之經營，殫詞人之藻繢。

黃承吉《夢陔堂文說》卷一　《文言》所謂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發於事業，《繫辭》所謂舉而措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者，一皆文德所流通，而文辭者即聖人所以宣其事業。大凡文章，無非事業，事業，無不文章。假如謂文可鄙夷而置之不講，則卽思慮何以靈通，識趣何由周密，區畫何自分明。若曰必偏值經濟之會，作經濟之文，而後可以言文，則執形迹之一端，又何以裕神明之衆體。故一物不知爲儒者之恥者，非第以考據之實知其事物之形迹，乃必運以傳著之虛，而後以周流事事物物之神明也。夫欲知其大者，非可遺乎細；欲得其精者，未可忽其粗；大必含細而成，精必剖粗而致，於此者必合之於彼而明，而皆非文不達。如是，則必極乎文章，而後爲事業，若無文章，成何事業！且即以辭賦而論，原即古者之詩，往古有詩而無賦者，時未至境未闢也。及時至境闢之後，假令千百世仍皆效《三百篇》之體格，何以爲詩？即何以立言？何以見志？假令後世仍但有詩而無賦，則何以成後世之文章？無後世之文章，即何以成後世之事業？蓋文章事業，其原雖皆一本於古人，而其流則不得不因時以變易。故後世之文章辭賦，即後世之禮樂政刑，千古之事業周流，即千古之文章旋轉，其形迹不必盡皆值其神明，則無不在在相通，假令不雕篆則無文章，即無以爲事業矣。辭者，事業之所通，而非事業之所外；彫篆者，一切之所麗，而非一切之所祛。夫子所云後素之繪事，爲禮之彰施，即是文之彫篆。

又　文辭者，通於禮，而非外於禮。《詩》之巧笑倩、美目盼，辭也，而通於禮矣。以其辭之艷麗，而言豈不適。如（揚）雄所云彫篆，然彼乃正以彫篆重，而不以彫篆輕。若令雄品騭其辭，則其詩豈不亦以童壯諷勸見誣，而何云禮後。是故人世間凡遇一名一物，但使登高能賦，追琢皆工，邇之則可使物無遁情，正藉文章爲資助；遠之則可使言歸實用，而爲事業之贊襄。彫篆之功，正烏可已！然則文辭之彫篆，豈眞如雄比之若鐫碑刻字云爾哉！且即雄如果實能絕去彫篆，而無尙乎文辭，則即雄著爲此言何以不直曰：賦者，童子所爲，壯年不爲，而乃必飾以「彫蟲篆刻」四字之絢語，假托於或問？少好之浮言，又飾壯夫爲壯齒之替辭，又飾直語以俄而曰之隔句，則即本文而先已自罹於彫篆，又況霧縠肇帨、縹陵紅紫等語之紛紛彫篆者乎？夫雄方設以刺譏彫篆之辭，且猶曲折彫篆，如此可見非彫篆則即已所以自托於不彫篆之語，先無以措矣，而遑剸夫人乎。

路德《重刊賦則序》　文章之鑠往古，切來今，暉麗萬有，而出無窮者，其賦乎？大則表乾裏坤，橫被六合；細則蟣肝蝨心，蝸角蠶睫；顯則風雲月露，山川人物；微則通幽洞冥，不可爲端，不可爲倪，要皆拓宇於楚辭，而受命於詩人。古以賦爲六詩之一，實則假託仿喻，體物寫志，比亦賦也，興亦賦也，風雅頌亦賦也，騷又全乎賦者也。孟堅以爲古詩之流，不敢歧詩賦而二之，可以知賦之爲賦矣。詩有律，賦亦有律，律不惟律詩有，則亦不惟律賦有。長者萬言，短者數韻。鶴不容截，凫不容續，不規而圓，不矩而

方，約束不以纆索，附離不以膠漆，校妍媸於錙銖，品抑揚於毫髮。一經一緯，一宮一商，酌奇翫華，彌見眞粹，所謂詩人之賦麗以則也，無則不可以爲詩，作賦何獨不然哉？

李元度《賦學正鵠序目》 賦學指要，厥有數端：曰審題，曰辨體，曰鍊局，曰取勢，曰用筆，曰修辭，曰選韻，曰儲材，作者蓋闕一不可也。學者每得一題，先看題中著眼在何字，握定題珠，針針見血，乃能掃盡膚泛語，如《小園賦》之注定小字，《枯樹賦》之注定枯字，可類推也。既能認題，又貴肖題，須辨其孰爲大賦題，孰爲小賦題，孰爲臺閣體，孰爲山林體，孰宜用律體，孰宜用古體。如題係擬古，尤須識得當日作者本意，其格律則有時□□不同。唐人始用四六，六朝始用儷句，漢魏則皆古□□，相時擬之，胸中既有把握，乃可因題製局，局貴活不貴板，貴緊不貴寬，貴曲不貴直，如長題有逆入法，截作法，串做法；扇題有分疏法，總翻法，交互法；纖小題有分層鋪叙法，理境題有逐層提醒法，此鍊局大略也。而取勢則全在用筆，用筆須如天馬行空，轉變不測，向背離合得其情，操縱順達隨其意，則局勢自不平庸。至體物題須用寫生之筆，雙關題須用活脫之筆，寫景題須用風華之筆，言情題須用婉轉之筆，纖細題須用刻畫之筆，論古題須用沈雄警快之筆，皆分見各類中，可以隅反。若夫修辭以鍊字鍊句爲要，尤以六朝人爲宗，所錄諸篇，不妨按譜求之。蓋古人不廢摹擬，揚子雲、李太白且然，況後人乎。學者但得古人之殘膏賸馥，即已高出俗徑萬萬矣。至選韻之法，凡詩賦皆從韻生，必先因下句以求上句，因下聯以求上聯，庶無湊韻成聯之弊。大約押官韻宜新，押險韻宜穩，生韻則熟押，熟韻則生押，多韻則少押，少韻則多押，韻有字同而義異，義同而音異者，尤宜考辨精詳，不可混押。若論儲材，則狐裘非一腋之溫，雞肋必數千而飽。平日一心兩眼，痛下工夫，隨時分類摘抄，久之自能赴手。而李、杜、白、韓、蘇、陸之詩，尤宜多讀多記，此辭章家無盡藏也。留意於斯八者，而就所分之十類，熟讀而深思之，其樹幟辭壇，和聲以鳴國家之盛也必矣，詎得曰雕蟲小技云乎哉！

林聯桂《見星廬賦話》卷五 理題義蘊甚闊大，每有挂一漏萬之虞。而能手卻尋出兩大意，包一切，掃一切，囊括全題，所謂羣言得其要者是也。如陸庶常堯松《誠者聖人之本賦》中幅尋出修己治人兩意，李太史象鵠《思艱圖易賦》中幅尋出君道臣道兩意之類是也。陸賦云：「其以誠爲修己之本也，正心必先誠意，明善而後誠身。博厚高明，道雖大而可合；學問思辨，理以引而彌伸。既瞬存而息養，自月異而日新。愼獨清好惡之源，功嚴指視；中道具從容之妙，學貫天人。其以誠爲治人之本也，感人有具，恭己無爲。孚占盈缶，棼異治絲。伊存神而過化，早求慊而戒欺。盡以一言，同天地之不貳；操乎三重，質鬼神而無疑。凡夫禮樂政刑，從茲出矣；苟不聰明聖智，其孰知之？」李賦云：「其君則愛民如子，時命有申。矢小心之翼翼，欽內念以忞忞。乃罔後艱，勉持乎敬勝怠而怠勝敬；告女不易，深惕以臣哉鄰而鄰哉臣。何思何慮之天，古帝每嚴於修己；是究是圖之日，先王亦自謂便人。其臣則勉奏嘉謀，永齊庶物。襄政府以經綸，贊皇猷之黼黻。念切綱維，誠通密勿。從事於易，寧不圖而至斯；非知之艱，問爾思而豈不。時燠時寒之遞嬗，民怨胥忘；好風好雨之攸殊，輿情無拂。」又曰：「厥惟艱哉，悵仔肩之何息；示人易矣，將指掌其於斯。請爲其難，豈曰未之思也；毋忽於小，所願其急圖之。」題字亦一噴一醒。

侯心齋《律賦約言》 貴取法。賦有古律二體，古賦以司馬、班、揚爲宗。又有騷賦，若《長門》、《登樓》、《通元》、《思幽》等作，皆屈子遺調。律賦體源徐、庾，而格律至唐始備。宋元之文賦，又律賦之變體，不可訓也。今之作者，遇大典禮或用古賦，言情適志之作或雜用騷賦、文賦。考試所用皆律賦也。按其體格，與時藝中墨牘相似，雖託體非高，而取法不可不正。當取《文選》《雪》、《月》、《恨》、《別》四賦探其源，以庾集中《春賦》、《馬射》、《小園》等作沿其流。唐賦雖正格，然法疎而意薄，不必多讀。本朝館閣賦，略讀近科數十篇以潤詞氣，而活筆機，非謂取法在是也。鍊局、鍊意、鍊格、鍊調、鍊句、鍊字，皆須細研古人之法，而運以新裁，豈可奉一二舊賦爲丹鼎乎。

又 貴儲料。平日多閱子史，及詩話說部，取其新麗可用，人人易曉者，分摘備用。杜韓詩句句有用，最宜熟讀。拈題後就題之四面八方選料。正面之料原有限，妙於用比，用襯，用借，用附會，熟用此法，便覺人皆子子，我獨有餘。

又 貴鍊起手。如文章之有起講。先輩起講貴虛步，近科文便不嫌一直說盡矣。須用全力鍊此數句，使閱者一見刮目，如起講之擒題，不嫌說盡，但不得喊破題面耳。唐人惟李程《日五色賦》起句云「德動天鑒，祥開日華」，

微得此意，餘不多見也。即如宋廣平《梅花賦》後幅云「鶯語方澀，蜂房未喧，獨步早春，自全其天」，若截此十六字作起手，便較原本起筆「高齋寂闃，歲宴山深」二句高出數層。無他，彼寬此緊，彼平漫此突兀也。又有雙擒直起法，如《以德爲車賦》「德無遠而弗屆，車從適而皆通」、《衢尊賦》「有盈者尊，有平者衡」，此式亦可用，餘俱寬而無當也。起用四字作兩聯，首聯緊密者，次聯略用虛筆，使兩短聯中亦有虛實相間之妙。得此兩聯，大勢已極聳拔。然後用一長聯，以疎蕩其氣，再用六字空句一聯入題最爲合式，不必過多，亦斷不可少。

又　貴分層次。首段既不嫌說盡矣，次段仍須分出層次。或敘題源委，還清來歷，或從題前展拓虛步，如時藝之起比。次賦正面，如中比，次題後，如後比。又有以古事命題者，即以敘事爲層次，事盡而止。然首段可用總冒，仍不妨說盡矣。

又　貴清眉目。每段首末，須用清老之筆，點清層次，及題中眼目。此等處切不可用濃重字，切不可用長聯，須用四字六字聯，不必對亦可。或題面有兩扇者，於句中頻頻分點，亦最易醒目。

唐玉書《食蕭德齋賦鈔序》　班孟堅曰：「賦者古詩之流也。《詩》三百篇，凡陳后稷、公劉之風化，太王王季文武之烈，皆樸質其詞，所言者類禾穛麻麥之細，餱糧囊稿之末，農夫工女築室治田鼓吹燕饗師旅祭祀，飲尸受福，委曲之常務，而皆以賦出之。蓋後人所以美先德之形容，臣子所以歸美其上，體制然也。及乎成王踐祚，下逮宣王，瞽矇之所誦，諸公大夫羣臣之所進，美有《行葦》、《鳧鷖》，戒有《卷阿》、《泂酌》，箴有《庭燎》，規有《沔水》，誨有《鶴鳴》，刺有《白駒》、《黃鳥》，則多不出於賦而出於比興，或更不得已，賦而興又兼比以出之，蓋抱拳拳愛君之志，而又兢兢不敢直斥，乃退託於一事一物，以伸悱惻之情，著得失是非之故。凡所以正嫡庶、親骨肉、辨賢姦、訴怨曠、希膏潤者，胥於尋常事物中著言外之意，使爲之君者，轉圜甚易，不必有批鱗犯顏之戇，而有補闕拾遺之效。是以景差、唐勒、屈原、宋玉、鄒、枚之徒，作爲詞賦，以諷諫其主，洎司馬相如、揚雄殿廷獻賦，亦頌美功德而箴規有加焉，蓋亦詩人忠厚之旨。有雖賦不必出于賦、出於比興而借他事以達繾綣者，此無他，誠愛結於心，忠愛之至也。故自有唐以來，徑定詞賦爲一代取士之律令，宋元稍變，迄乎國朝，雖以經義策論取士，而殿廷考試仍不廢詞賦，蓋於人臣致身之始，使陳風俗敎化之原，責以諷諫之義，亦猶古者百工誦箴諫士傳言諫過之遺意也。蘇明允曰：「古今論諫常與諷而少直。」其說蓋出於仲尼，直則賦也，諷則比興之類也。

劉熙載《藝概・賦概》　李白《大鵬賦序》云：「睹阮宣子《大鵬贊》，鄙心陋之。」《大獵賦序》於相如《子虛》、《上林》，子雲《長楊》、《羽獵》，且謂齷齪之甚，皆是尊題法。尊題，則賦之識見氣體不由不高矣。

又　古人一生之志，往往於賦寓之。《史記》、《漢書》之例，賦可載入列傳，所以使讀其賦者即知其人也。

又　實事求是，因寄所託，一切文字不外此兩種，在賦則尤缺一不可。若美言不信，玩物喪志，其賦亦不可已乎！

又　賦欲縱橫自在，係乎知類。太史公《屈原傳》曰：「舉類邇而見義遠。」《敘傳》又曰：「連類以爭義。」司馬相如《封禪書》曰：「依類托寓。」枚乘《七發》曰：「離辭連類。」皇甫士安敘《三都賦》曰：「觸類而長之。」

又　賦家之心，其小無內，其大無垠，故能隨其所值，賦像班形，所謂「惟其有之，是以似之」也。

又　賦須曲折盡變。孔穎達謂「言事之道，直陳爲正」，此第明賦之義，非論其勢，勢曲固不害於義直也。

又　譚友夏論詩，謂「一篇之樸，以養一句之靈；一句之靈，能回一篇之樸」。此說每爲談藝者所訶，然徵之於古，未嘗不合。如《秦風・小戎》「言念君子」以下，即以靈回樸也，其上皆以樸養靈也。《豳風・東山》每章之意，俱因收二句而顯，若「敦彼獨宿」以及「其新孔嘉」云云，皆靈也；每二句之前，皆樸也。賦家用此法尤多。至靈能起樸，更可隅反。

又　賦兼才學。才，如《漢書・藝文志》論賦曰「感物造端，材智深美」，《北史・魏收傳》曰「會須作賦，始成大才士」；學，如揚雄謂「能讀賦千首，則善爲之」。

又　以精神代色相，以議論當鋪排，賦之別格也，正格當以色相寄精神，以鋪排藏議論耳。

又　或問左思《三都賦序》以升高能賦爲「頌其所見」，所見或不足賦，奈何？曰：嚴滄浪謂詩有「別材」、「別趣」，余亦謂賦有別眼。別眼之所見，顧可量耶？

沈祖燕《策學備纂·賦學》 賦以氣爲主，王得臣《麈史》：唐柳冕嘗言「文章當以氣爲主」，而世以爲賦者古詩之流，亦足以觀其志。如王沂公作狀元，殿試《有物混成賦》，其間曰：「得我之小者，散而爲草木；得我之大者，聚而爲山川。」此有陶鎔品物之度，後果爲相。范文正賦《金在鎔》曰：「若令區別妍媸，願爲軒鑑，儻如削平禍亂，請就干將。」人以爲有出將入相之器，後果爲名臣。

張之洞《輪軒語·賦語》 忌篇尾作歌。六朝小賦間有之，場屋效顰，既爲不莊，又嫌率爾。選賦篇尾，或曰亂，或曰頌，各有體裁，不得藉口。忌通篇四字句。古人間有，然施之律賦，短促傷氣。宋廣平《梅花賦》乃宋人僞作耳，前人已辨之。舒元輿《牡丹賦》中六字句仍不少。忌濫效騷體，此間試場，此體實多，無病而呻，最爲無謂。忌每段四六聯太多，多則重腿滯塞，若以唐法論之，每韻中四六隔對，止宜用一聯。今難如此深論，但不必過多耳。近代名家賦中，一段往往有三四聯四六者，實皆非法。讀書嗜古，洞悉文章流別者，自能知之。

劉師培《文說》 又如溯世系于高陽，希高風于傅說，悲三后之不作，憫五觀之無知；隱士潛名，遐念接輿、桑戶，貞臣格主，惓懷梅伯、比干；寧戚謳歌，卒爲齊相，伯夷矢志，耻事周王；維彼哲人，足勵末俗：此則有資于讀史。辨九河之道，記四海之名，岐山導江，嶓冢導瀁，陳茲禹迹，足輔《夏書》；路指崑崙，神馳瑤圃，指西海以爲期，遵赤水而容與，流沙則地隔玉門，閬風而境臨懸圃，咸足興故國之思，補《山經》之缺；野訪蒼梧，舟橫極浦，九疑、五嶺記其山，枉渚、洞庭名其水，莫不山川能說，文獻有徵：此則有資于考地。詳記禮制，侈列物名，冠劍陸離，輿衛紛溶，雲旗星蓋，遽宇高堂，霾靡千名，鏤錯萬狀；又若青萍白芷，采南國之芳馨，木蘭申椒，徵楚邦之植物；赤豹文貍備其用，靈蛇玉虺記其奇；亦復有資于多識，是曰取法乎《史篇》：此則考名物者所當稽也。況復摛辭典則，鍛字必精，「兮」、「些」則列爲助語，「羌」、「慶」則用爲起詞，「謇謇」表忠藎之忱，「翼翼」示雍和之度；推之訓「豚」爲「愬」，易「滿」爲「馮」，以中庭爲壇，以閶闔爲門，或字宗古訓，或語合方言，至若調與詞諧，名與韵協，是曰古音，有資韵字；此又治訓詁者所當辨也。故知《楚詞》之書，其用尤廣：上承風詩之體，下開詞賦之先，若中壘《世頌》之篇，賈生《惜誓》之作，淵源有自，咸出于《騷》；故王逸作注，兼采景、唐之什，昭明選文，詳徵屈、宋之詞。惜夫漢、魏以下，效法者稀：則以立言之旨，情文相生。後世詩人之作，情勝于文，故樸而不華；賦家之作，文勝于情，故華而不實。惟《洛神》之賦，出于《九歌》；《北征》之賦，近于《涉江》；《哀江南賦》，乃《哀郢》之餘音；《歸去來辭》，亦《卜居》之嗣響。自此以降，文藻空存，非復屈、宋之旨矣。

又《論文雜記》 自唐人以律賦取士，而賦體日卑。昔《文心雕龍》之論賦也，謂六藝附庸，蔚成大國。吾觀《詩》有六義，賦之爲體，與比、興殊。興之爲體，興會所至，非即非離，詞微旨遠，假象于物，而或美或刺，皆見于興中。比之爲體，一正一喻，兩相譬況，詞決旨顯，體物寫志，而或美或刺，皆見于比中。故比、興二體，皆構造虛詞，特興隱而比顯，興婉而比直耳（毛公釋獨標興體，則以興體難知，非解不明；若比，賦二體，讀詩者皆可知之，無俟贅述也。若朱傳則兼標三體，且誤以興爲比）。賦之爲體，則指事類情，不涉虛象，語皆徵實，辭必類物。故「賦」訓爲「鋪」，義取鋪張（昔邵公言公卿獻詩，師箴賦。《毛傳》言登高能賦，可以爲大夫。賦也者，指實事而言也。若夫春秋之時，以誦詩爲賦詩者，則誦詩者必陳其文，與鋪張之義同也）。循名責實，惟記事析理之文，可錫賦名。自戰國之時，楚《騷》有作，詞咸比興，亦冒賦名（故班《志》稱《離騷》諸篇爲《屈原賦》），而賦體始淆。賦體既淆，斯包函愈廣；故《六經》之體，罔不相兼。賈生《鵩賦》，旨賈天人，入神致用，其言中，其事隱，擷道家之菁英，約儒家之正誼，其原出于《易經》；及孟堅、平子爲之，《幽通》、《思玄》，析理精微，精義曲隱，其道杳冥而有常，則《繫辭》之遺義也。班固《兩都》，誦德銘勛，從雍揄揚，事覈理舉，頌揚休明，遠則相如之《封禪》（相如《封禪文》亦近賦體，揚雄《劇秦》、班固《典引》皆屬此體），近師子雲之《羽獵》，其原出于《書經》；及潘岳之徒爲之，《籍田》一賦，義典言弘，亦《典》、《誥》之遺音也。屈原《離騷》，引辭表旨，譬物連類，以情爲裏，以物爲表，抑鬱沉怨，與風雅爲節，其原出于《詩經》；及宋玉、景差爲之，塗澤以摛辭，繁類以成體，振塵滓之澤，發芳香之鬯，亦葩經之嗣響也。相如《上林》，枚乘《七發》，聚事徵材，恢廓聲勢，譎而不觚，肆而不衍，其爲文也，縱而復反，放佚浮宕，而歸于大常，其原出于《春秋》；及左思之徒爲之，迅發弘富，博厚光大，亦史傳之變體也。荀

卿《賦篇》，觀物也博，約義也精，簡直謹嚴，品物畢圖，樸質以謝華，輓斷以爲紀，其原出于《禮經》；及孔臧、司馬遷爲之，章約句制，切墨中繩，排纍以立體，艱深以隱詞，亦古典之遺型也。屈平《九歌》，依永和聲，近古樂章（《九歌》本楚人祀神之樂章），其原出于《樂經》；後世之賦，雖不歌而誦（班《志》云：「不歌而誦者謂之賦」），然子淵之賦《洞簫》，馬融之賦《長笛》，咸洞明樂理（故《文選》之賦，別立音樂之賦爲一門），則亦音樂之妙論也。彥和之論，夫豈誣哉？左、陸以下漸趨整練。齊、梁而降，益事妍華。自唐迄宋，以賦造士，創爲律賦，雖貽俳優之譏，然指物貴工，隸事貴當，銖量寸度，言不違宗，合于指事類情之義。其旨則是，其格則非。後儒不察賦義之本原，而所作賦篇，多涉虛象，毋亦昧于文章之流別歟？

命意

龔鼎臣《東原錄》 賦亦文章，雖號巧麗，苟適其理，則與傳注何異。如李巽《土鼓賦》：「土之靜靜，乃陰之實；鼓之動動，乃陽之精。陰以質而濁，陽以文而清。將以質勝文，而其理永固。遂以土爲鼓，而其義有成。」斯迨於無愧於理矣。

袁燮《絜齋集》卷六《策問・離騷》 問：王迹熄而詩亡，忠臣義士憂國愛君之心切切焉無以自見，而發爲感激悲嘆之音，若屈原之《離騷》是也。原見棄于君，棲遲山澤，而繫念不能忘，可謂忠矣。然嘗疑之，道合則從，不合則去，此古人事君之大致也。有所蘊蓄而時不我用，雖古聖不能自必，原又安能必其君之感悟歟！不見是而無悶，不見知而不悔，古人所以自處者蓋如此。原以見棄，遂至于悲愁憤悶，不能自釋。《遠遊》之作，蓋無所赴愬，思欲託配仙人，相與遊戲，周歷于天地間也。又自陳忠信與天合度，而《九章》以作，託于祠神因以諷諫，而《九歌》繼之；甚而至于不知所爲，決于蓍龜以卜己所居，憂思煩亂，精神散越而自招其魂，古人進退出處之際，豈若是之怵迫歟！言飄風雲霓以喻小人，指惡禽蕪草以斥讒佞，其憤世嫉邪之心不能自遏，豈古人卷而懷之舍之則藏之義歟！故班孟堅以爲「露才揚己」，愁神苦思，強非其人，蓋譏其未合于古也。然有古詩悱惻之意，胡爲而復見稱歟！《九辯》、《七諫》與夫《哀時命》、《招隱士》諸篇，大抵皆爲原發，原而果不合古，胡爲當時後世惓惓若是歟！或稱其義兼風雅，可與日月爭光；或稱其正道直行，竭忠盡智；或詆其何必沈身，作《反騷》者，而旁騷、廣騷相繼而作，是終不敢嘗原也。原眞忠臣之用心歟！雖然崑崙帝闔，傾地斃日，九首三目等語，類多荒誕；士女雜坐，娛酒不廢，又非法度之正，毋亦一時之寓言歟！自原而下，若宋玉、景差、唐勒、枚乘、相如、子雲之流，亦足以闖原之閫域歟！

鄭起潛《聲律關鍵》 何謂命意？有一題之意，有一韻之意。有意方可措辭。一題之意，如《漢網漏吞舟之魚》，須說吞舟大魚，尚且漏網，小者可知，便見漢法如此寬大。如《和□國之大計》，說中國爲生靈之故。從□□之和，庶幾得體。如《山海天地之藏》，說天地爲民而藏，方合出處，弗私屬於少府之意。如《君人殷民阜財》，說民既殷，則財斯阜，方有本末。若並說則無意味。如《聖人和同天人之際》，若作交際說際字，則既交際何待和同？須作邊際，說天人在兩際，聖人和同於其間，方見聖人有功。然命意最不可鑿，只就題目推明，如題外添意，使客勝主，則又差矣。一韻之意，其爲格雖各不同，大概以接句有力爲佳。凡唐虞三代帝王聖人題目，及關於君德國體，只當正說，氣象自好。有用反說者，非也。每韻之意，各具於後。凡後三韻，大要有考究，有議論，有工夫，有意味。若就題字立意，固是正格，但收拾題字，而繳結無味，亦非也。後三韻不當重疊用，題字自當相避，或暗用，或明用，或用上字，或用下字，前輩所作可見矣。

祝堯《古賦辯體》卷三《兩漢體上》 《長門賦》：以賦體而雜出於風比興之義。其情思纏綿，敢言而不敢怨者，風之義。篇中如「天飄飄而疾風」，及「孤雌峙於枯楊」之類者，比之義。「上下蘭臺，遙望周步，援琴變調，視月精光」等語，興之義。蓋六藝中，惟風興二義每發於情，最爲動人，而能發人之才思。長卿之賦甚多，而此篇最傑出者，有風興之義也。故晦翁稱此文古妙。歸來子亦曰：「此諷也，非《高唐》、《洛神》之比。」愚嘗以長卿之《子虛》《上林》較之《長門》，如出二手。二賦尚辭，極其靡麗而不本於情，終無深意遠味。《長門》尚意，感動人心，所謂情動於中而形於言，雖不尚辭，而辭亦在意之中。由此觀之，賦家果可徒尚辭而不尚意乎？尚意，則古之六義可兼，是所謂詩人之賦，而非後世詞人之賦矣。

又卷五《三國六朝體上》 《歎逝賦》：賦也。凡哀怨之文易以動人，六朝

人尤喜作之，豈非懽愉之辭難工，而窮苦之言易好與！然此作雖未能止乎禮義，而發乎情，猶於變風之義有取焉。但古人情得其理，和平中正，故哀而不傷，怨而不怒；後人情流於欲，淫邪偏宕，故哀極而傷，怨極而怒。此賦與江文通《恨賦》同一哀傷，而此賦尤動人。吁，哀思之音，誠莊人端士之所當警者。

又卷六《三國六朝體下》《舞鶴賦》：蓋六朝之賦，至顏、謝工矣，若明遠，則工之又工者也。其所以工者，盡辭之妙，而惟其辭之不盡，豈知古人之賦寧不能盡其辭，而使之工哉。每留其辭而不使之盡哉。誠欲有餘之情，溢於不盡之辭，則其意味深遠，不在於辭之妙，而在於情之妙也。然以荀卿大傳所賦，猶或不察，而況於六朝間人耶。

胡祗遹《讀楚辭雜言》 無前賢之心思，不能讀前賢之辭章。予少時讀《楚辭》，輒昏睡不能終篇，蓋無屈原愛君憂國、幽深鬱結、清苦惸獨、終天無窮難明之悲。思痛甚則聲哀，情苦甚則辭深，非若得意歡暢之言，津津然洋溢於外也。今歲方悟，若讀楚辭，當句句緩讀，求言外意，如問病人，弔孝子，恤其情而哀其苦，庶幾得原文言意。

王世貞《藝苑卮言》卷一 作賦之法，已盡長卿數語。大抵須包蓄千古之材，牢籠宇宙之態，其變幻之極，如滄溟開晦，絢爛之至，如霞錦照灼。然後徐而約之，使指有所在。若汗漫縱橫，無首無尾，了不知結束之妙。又或瑰偉宏富，而神氣不流動，如大海乍涸，萬寶雜廁皆是。瑕璧有損連城，然此易耳，惟寒儉率易十室之邑，借理自文，乃爲害也。賦家不患無意，患在無蓄；不患無蓄，患在無以運之。

又 擬騷賦，勿令不讀書人便竟。騷覽之，須令人裴回循咀，且感且疑，再反之，沈吟歔欷，又三復之，涕淚俱下，情事欲絕。賦覽之，初如張樂洞庭，褰帷錦官，耳目搖眩，已徐閱之，如文錦千尺，絲理秩然，歌亂甫畢，肅然斂容，掩卷之餘，徬徨追賞。

王修玉《歷朝賦楷自序》 憶玉爲兒童時，先子手訂《文選》諸賦，授玉誦習，玉不敏，苦其繁衍難通，且方學制舉義，時讀時置，勿克卒業。先子曰：「小子勖之，自神廟之末，詩文失其正傳，數世之後，必有稽古右文之君，閎博魁壘之臣，講求古學，潤色鴻猷者。設遇其時而不能黼黻休明，曷以贊國典而光家乘。小子勖之。」玉謹受教，稍稍習之成誦，自後爲諸生三十年，浮沉經史中，詩古文學，雖不敢廢，究之帖括之功多，詞賦之力少。緬懷長卿、子雲諸人，輒爽然自失。至癸丑夏，溯淮、泗，客大梁，又明年，適齊魯，登泰山，入闕里，驅馳莽蒼之郊，翱翔都會之域，童時所習《蕪城》、《靈光》、《西征》、《登樓》諸賦，慨然有會於心。歲已，有司舉廷試入都，時天子方詔臣工徵博學宏詞之士，親試詩賦，命典石渠。玉雖不獲躬預，而竊快睹其隆，既處京師，久聞朝廷之紀綱，瞻宮闕之壯麗，周視百司城隍府庫兵甲苑囿之繁且富，誠有如《兩都》、《二京》之頌揚詠嘆者。己未而滇蜀蕩平，閩粵底定，九州內外，繩行沙度之鄉，梯巖航海之國，罔不貢琛獻賚，讋慄來臣。天子告成功于郊廟，賜宴賚于瀛臺，上倡《卷阿》之詩，下進《平淮》之雅，麟麟炳炳，已與三代同風。迨夫翠華東狩，宸藻覃敷，翰苑掄文，經史應制，天下益知天子以創興古學爲心，中外翕然，競以文辭相應。玉乃伏而嘆曰：先子之言驗矣。夫弓戈已戢，文德斯昭，淫哇既除，正聲始奏。況夫賦者，古詩之流，相如有言：賦家之心，包括宇宙；班固亦云：或以抒下情而通諷諭，或以宣上德而盡忠孝。賦之爲道，豈云尠乎。昔漢武、宣之朝，得人最廣，賦亦最工，今讀其文，雖極曼衍瑰麗之觀，必衷于務本勤民之旨，是以言之彌文，傳之愈遠。聖天子旁求俊乂，既以五經四子之書擢士於兩闈，復以聲律鴻麗之章拔才於衆署，春華秋實，並蓄兼收，則風虎雲龍，亦必聲應氣感。生斯世也，哀輯藝林，表章文獻，豈獨賢公卿大夫之責哉。

浦銑《復小齋賦話》卷下 文章尚纖巧，則氣局便小，然施之得所，時亦有當，唯不可以聖人之言爲戲。陳眉公《憎蚊賦》卒章，後學當以爲戒。

李調元《賦話》卷四《新話四》 作賦貴相題立制，如唐王起《宣尼宅聞金石絲竹之聲賦》，不過用「遐想乎返魯之年，追思乎在齊之月」等語，自成絕唱。若此等題，著一新異之語，便繆以千里矣。

王芑孫《讀賦卮言·立意》 白傅爲《賦賦》，以立意能文並舉。夫文之能，能以意也，當以立意爲先。辭譎義貞，視其樞轄；意之不立，辭將安附？有全篇之回復，亦有逐段之貫輸，但使點睛有在，自知芣鄂相銜。若其甽畝不分，難云繡壞，井竈糅錯，是何傑構？能者必斟酌於語先，重徘徊於題外，既襟帶而鉤聯，又逆萌而追媵，務使枉矢不躍於壺，編鍾皆鏗於紐。熊經鳥伸，常運旋於一氣；煙霏霧結，恍滅沒之萬端。此劉勰《雕龍》之辨，所由冠以「文心」；張文遠《龍鳳》之篇，竟乃題爲「筋髓」者也。

又　賦有經緯萬端之用，實此單微一線之爲，以其一線者，周乎萬端，深其爪，出其目，作其鱗之而，則撥爾而怒，而於任重宜，且其斐色必似鳴矣。爪不深，目不出，鱗之而不作，則頹爾如委，而不於任重宜，且其斐色必似不鳴矣。尋其脈絡，須兼叙事之長，極爾精詳，更有補題之解，功以琢磨而致，思必再四而周。古人或鍊之以十年，或研之於一紀，非爲徵材，良由審意，作賦之功，固以淹遲極妙也。

林聯桂《見星廬賦話》卷一　賦之中幅，有一句一意，層出不窮，如天花亂落，梅瓣紛披，令人應接不暇，而皆以一虛字排㮚出之者，如晉成公綏《嘯賦》云：「或舒肆而自反，或徘徊而復放，或冉弱而柔擾，或澎濞而奔壯。」傅毅《舞賦》云：「或有踰埃赴轍，霆駭電滅，蹠地遠群，閣跳獨絕；或有踠足鬱怒，盤桓不發，後往先至，遂爲逐末；或有矜容愛儀，洋洋習習，遲速承意，控御緩急，車音若雷，驚驟相及，絡繹而歸，雲散城邑。」陸機《文賦》云：「或因枝以振葉，或沿波而討源。或本隱以之顯，或求易而得難。或虎變而獸擾，或龍見而鳥瀾。或妥貼而易施，或岨峿而不安。」元馮子振《十八公賦》云：「或簪烘舞之罍粟，或戴凝霜之菊英。或工籌火之艷握，或拙背缸之懶情。或額黃而殘照初抹，或嚬黛而修巒薄橫。或朵腮而柱倚曛盼，或藕腕而楊敬宿酲。或悲歌而鉛漬溫枕，或醉舞而袖黏溢觥。」明俞允文《蟋蟀賦》云：「或峙若植鐵，或蹶如陷石。或嘲哈而彪咻，或趫捷以狼戾。或深沉以保介，或佢攘以赴勢。或怦怦伺抽憑，或桓桓包慷慨。乍渾奔以相噭，儵急對而分躓。擇肉而唰嗽拉折，扼吭而攀翻批挹。聲砰磕以先鳴，騁後凱而彌厲。或逐北而隨旋，或受詘以凌遽。固三接而三捷，亦再角而再礪。循性情之自然，陋孫吳之韜祕。」宋樓異《三十六峰賦》云：「或背若相戾兮，或面若相向。或竦若相鬥兮，或揖若相讓。或散若相忘兮，或聚若相訪。或後者若和兮，而前者若唱。或卑者若下兮，而尊者若上。或喜兮若相攜，或怒兮若相抗。或若秦晉兮相匹，或若楚越兮相望。或聳瘦兮若峨冠，或擁腫兮若挾纊。或蹲伏兮若騎虎，或崇聚兮若甕盎。或決驟兮若風馬，或浮空兮若船舫。或若游郊原兮，累邱墳而包柩槨；或若入宗廟兮，紛豆登而鬱秬鬯。戢戢兮森劍戟，落落兮列屏障。勢領略兮斷而還連，狀容與兮婉而復壯。超然若三十六天兮，神仙之洞宅；姹然若三十六宮兮，妃嬪之游燕。」此皆以或字疊串爲一氣之排㮚者也。

又　賦遇大題，頭緒甚多，意義甚闊，非小言詹詹所能盡其勝也，須得提綱挈領之筆乃佳。如宋司馬光《稷下賦》云：「齊王樂五帝之遐風，嘉三王之茂烈，致千里之奇士，總百家之偉說。」周邦彥《汴都賦》云：「皇帝悼道術之沈鬱，患詁訓之荒謬，諸子騰躍而相角，群言駘宕而莫守，黨同伐異，此妍彼醜，挈欲學之蕪穢，詆淫詞而擊掊，滅奧突之熒燭，仰天庭而睹晝，同源共貫，開天發蔀。」明周光鎬《黃河賦》云：「於是集周穆之征紀，夏后之荒經，漢儒之載乘，酈氏之所稱，法顯之所歷，騫英之所尋，具考濫觴之所在，咸云自崑崙之靈邱。」顧鼎臣《聖駕躬耕帝籍賦》云：「上帝之粢盛，於是乎出，民之蕃庶，於是乎生；事之供給，於是乎在；和協輯睦，於是乎興；財用蕃殖，於是乎始；敦龐純固，於是乎成者也。」此皆群言得其要者。

姜學漸《資中賦鈔・味竹軒賦學》　賦學須先辨題，體以景物事理雙關各體分之。景有春夏秋冬，晝夜晴雨，山水朝野，遠近動靜之分。寫景題層次，大概以時地事人分之。寫景忌用翻筆，尤忌理腐字樣。物有天地倫類，聖賢仙佛，鳥獸草木，宮室器用之分。賦物題層次，大概以始終體用分之。事有制作典禮，古史近俗之分。理有經史子集，隨物隨事之分。叙事談理兩等題，各題自有天然層次，要使題無剩義，多讀多作，得題便有層次，自能胸有成竹。雙關即景物事理中有雙關譬喻者，此等題正喻夾寫；然有可分寫者，有斷不可分寫者，此又不可不知。各體有周、秦、漢、魏、六朝、唐、宋、元、明之不同，平日須將各體古賦看熟在胸，如遇擬古題，便能逐代摩仿。讀賦須照此選讀，作賦須照此辨體，則賦可易學矣。

劉熙載《藝概・賦概》　《史記・司馬相如傳贊》曰：「相如雖多虛辭濫說，然其要歸引之節儉，此與《詩》之風諫何異！」《敘傳》曰：「《子虛》之事，《大人》賦說，靡麗多誇，然其指風諫，歸於無爲。」揚雄《甘泉賦序》曰：「奏《甘泉賦》以風。」《羽獵賦序》曰：「聊因《校獵賦》以風之。」《長楊賦序》曰：「藉翰林以爲主人，子墨爲客卿以風。」賦之諷諫，可於其取則矣。

又　《漢書・藝文志》言賢人失志之賦，有惻隱古詩之意。余謂江湖憂君，廟堂憂民，惻隱不獨失志然也。觀姬公《東山》、《七月》可見。

又　或問古人賦之言志者，漢如崔篆之《慰志》、馮衍之《顯志》，魏如劉楨之《遂志》、丁儀之《勵志》，晉如棗據之《表志》、曹攄之《述志》，然則賦以徑言其志爲尚乎？余謂賦無往而非言志也。必題是志而後其賦爲言志，則志

或幾乎息矣。

又　賦欲不朽，全在意勝。《楚辭・招魂》言賦，先之以「結撰至思」，眞乃千古篤論。賦家主意定則群意生。試觀屈子辭中，忌己者如黨人，憫己者如女嬃、靈氛、巫咸，以及漁父別有崇尚，詹尹不置是非，皆由屈子先有主意，是以相形相對者，皆若沓然偕來，拱向注射之耳。

又　古賦難在意創獲而語自然，或但執言之短長、聲之高下求之，猶未免刻舟之見。

又　賦蓋有思勝於辭者。荀卿《禮》、《智》、《雲》、《蠶》諸賦，篇雖短，卻已想透無遺。陸士衡《文賦》精語絡驛，其曰「非華說之所能精」，命意蓋可見矣。

又　以老、莊、釋氏之旨入賦，固非古義，然亦有理趣、理障之不同。如孫興公《游天台山賦》云：「騁神變之揮霍，忽出有而入無。」此理趣也。至云：「悟遣有之不盡，覺涉無之有間。泯色空以合蹟，忽即有而得玄。釋二名之同出，消一無於三幡。」則落理障甚矣。

韻律

佚名《賦譜》　近來官韻多勒八字，而賦體八段，宜乎一韻管一段，則轉韻必待發語，遞相牽綴，實得其便，若《木鷄》是也。若韻有寬窄，詞有短長，則轉韻不必待發語，發語不必由轉韻，逐文理體制以綴屬耳。若「泉泛珠盤」韻是寬，故四對中含發；「用」韻窄，故二對而已，下不待發之類是也。又有連數句爲一對，即押官韻兩個盡者。若《駟不及舌》云：「嗟乎，以駸駸之足，追言言之辱，豈能之而不欲。蓋窒喋喋之喧，喻駿駿之奔，在戒之而不言。」是則「言」與「欲」并官韻，而「欲」字故以「足」、「辱」協，即與「言」爲一對。如此之輩，賦之解證，時復有之，必巧乃可。若不然者，恐職爲亂階。

沈括《夢溪筆談》卷一五　古人文章，自應律度，未以音韻爲主。自沈約增崇韻學，其論文則曰：「欲使宮羽相變，低昂殊節，若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一簡之內，音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妙達此旨，始可言文。」自後浮巧之語，體制漸多，如傍犯、蹉對、假對、雙聲、疊韻之類。

李廌《師友談記》　少游言：賦中工夫，不厭子細，先尋事以押官韻，及先作諸隔句。凡押官韻，須是穩熟瀏亮，使人讀之不覺牽強，如和人詩不似和詩也。

孫奕《示兒編》卷八《賦要識題》　前輩作賦，須看韻腳，誠不易之論。然近年主司亦有以韻腳誤人者。如吉州出「明哲通天地之心」韻腳云：「此其實通而無間者，而所取不主禮刑。」「三代有道之長」韻腳云：「三代長久，其故可知，而所取乃專主教太子筠州出明主謹養其和」，以「知本末源流之謂也爲韻，而所取不主財貨。」乃知作賦須就題熟認，不可參入外意。「必若太學出天子當陽」韻腳云：「天子當陽，照臨萬國」，則以陽字爲太陽，卻不可不從。

又《賦須韻腳意全》　賀方回言學詩於前輩，得八句云：「平澹不流於淺俗，奇古不流於怪僻。題詠不窘於物象，序事不病於聲律。比興深者通物理，用事工者如己出。格見於成篇，渾然不可雋，氣出於言外，浩然不可屈。」盡心於此，守而勿失。請借此以爲八韻之法，苟妙達此旨，始可言賦。昔秦少游賦《郭子儀單騎見虜》第四韻云：「茲蓋事方急則宜有異謀，軍既孤則難拘常法。遭彼虜之勁悍，屬我師之困乏。較之力則理必敗露，示以誠則意當親狎。我得不徹衛四環，去兵兩夾。雖鋒無鏌鋣之銳，而勢有泰山之壓。踞鞍以出，若無擒虎之威；失隊而驚，如棄華元之甲。」押險韻而意全，若此乃爲盡善。凡八韻皆即此，可反三隅矣。

又卷九《聲畫押韻貴乎審》　初，誠齋先生楊公考校湖南漕試，同寮有取易義爲魁，先生見卷子上書「盡」字作「尽」，必欲擯斥。考官乃上庠人，力爭不可。先生云：「明日揭牓，有喧傳以爲場屋取得箇尺二秀才，則吾輩將胡顏。」竟黜之。盧陵出《聖武爲天下君賦》，小賦押君字者，隔句皆押能「羣」韻，而多寫作「群」，當時有數人作者賦甚工，意必前列，而竟不挂名。後主文出院與勸駕言及此，甚嗟惜之。且云：「二十文韻中無『群』字，凡如此寫者皆不敢取。」又出《三代有道之長賦》三字韻，或押殼函者，並行黜落。蓋函音誠見二十七咸，其與三字同韻，乃函人唯恐傷人之函。（胡南切）臨江軍出《順天爲日新之教賦》，教字韻，「效」、「傚」二字寫出，「效」、「傚」不從「文」而從「力」者，並不取。所謂顏魯公有干祿字，即此可知。後之人，凡書者，不可不辨其畫；押者，不可不審其聲。

又《雙音字貴詳審》 林德頌(垌)《賦文精義》云：「如《車攻宣王復古賦》，復字本獨音，扶又反，俗音伏。熊淳押舊字云：『苟根本之謀，在我素講，則統緒之託指期可復』，皆本音也。沈之才押肅字云：『所嗟古制之久泯，豈謂此詩之能復』，此用俗音也。理當從經釋文是。然恐主文用俗音，故須上請。」予按：《經釋文・車攻序》「復古」、「復文」，皆無音，唯「復會」獨音扶又反，復古之復當音伏，訓反也。復會之復訓又也。則此復古熊淳押去聲非是，沈之才押入聲乃是，林德頌顧第弗深究也。林又云：「如渾天儀字，本音胡本反，葉重開《天行健賦》云：『爰有稚圭，擬形容於轉轂，故令平子，妙制作於渾儀』，此誤作平音用也。如姚鳳《渾天羲和之(舊器)賦》云：『妙契洪造，器名渾天』，此是矣。」予稽諸《揚雄傳》「大潭思渾天」，顏師古：音「胡昆反」；揚子《重黎篇》，「或問渾天」，溫公音「胡本切」，則二音皆得通押，不可謂誤。張教授(炳)在廬陵郡學，出《孟荀羽翼六經賦》，羽有兩音，上聲者五音之羽，去聲者羽翼之羽。有上請者，許押上聲，乃是落韻。

又《協韻不可重押》 如秦少游《君臣相正國之肥賦》第五韻云：「因知正主而御邪臣者，難以存乎安強；正臣而事邪主者，不能浸乎明昌。美聖時之會聚，常直道以更相。蓋上下交孚兮，若從繩之糾畫。故民俗阜蕃也，常飽德以康彊。所以舜申后稷之忠，民或饑而可救；唐相韓休之鯁，已雖瘠以何傷。」係中魁選。有訟其重疊用韻，遂殿舉朝旨，今後詩賦如押安強，即不得押康彊矣。蓋十陽韻中，「彊」字亦作強故也。

鄭起潛《聲律關鍵》 何謂壓韻？前輩云：如萬鈞之壓，言有力也。欲壓韻有力，須有來處。能賦者，就韻生句；不能者，就句牽韻。如《聖人被褐懷玉賦》，短句云：「寶蓄忠信，麗藏道德。」如《文德王之利器》，長句云：「人兵不戰也，敦非屈堯舜之化；技擊雖銳也，不足敵湯武之義。」如《命義天下大戒》，聯云：「雖扼□庭，終伏蘇君之節；儻逢畏道，願回玉氏之車。」如《聖人以百姓心爲心賦》，第八韻結句云：「推是心以往，又將以萬物之心爲心，暨鳥獸魚鼈之咸若。」如此壓韻，不可移動，眞可法也。

文天祥《八韻關鍵序》 《八韻關鍵》者，義山朱君時叟所編賦則也。魏晉以來，詩猶近於《三百五篇》，至唐法始精，晚唐之後，條貫愈密，而詩愈漓矣。賦亦六藝中之一，觀雅頌大約可考。騷辨作而體已變，風氣愈降，賦亦愈下。由今視乾、淳以爲古，由乾、淳視《金在鎔》、《有物混成》等作又爲古。矧《長楊》、《子虛》而上，胡可復見。然國家以文取人，亦隨時爲高下，雖有甚奇傑之資，有不得不俛首於此。若朱君立例嚴，用功深，蓋亦深達於時宜者。

王夫之《楚辭通釋序例》 自《周易・彖》以韻製言，雅頌風胥待以成響，然韻因於抗墜，而意有其屈伸，交錯成章，相爲連綴，意已盡而韻引之以有餘，韻且變而意延之未艾，此古今藝苑妙合之樞機也。因韻轉而割爲局段，則意之盩戾者多矣。

張謙宜《絸齋論文》卷三 古賦宜用《毛詩》古詩韻，排賦宜用沈韻、唐韻，文賦宜用宋韻。若用韻太雜，使人讀之不諧，失賦體矣。韓柳多創怪僻韻，萬勿效顰。

王之績《鐵立文起前編》卷一《論賦韻》 張祖望曰：詩賦之韻不甚離異。其說未能該洽。聊舉「侵」韻一部言之：侵部係閉口音，惟「十三覃」中有數字，如南、男、潭、參之類，古人常通用，以「覃」部亦閉口音也。或間用「楓」、「風」二字，「楓」「風」俱叶孚金反，本于《詩經》《離騷》。《柏舟》章：「絺兮綌兮，凄其以風。我思古人，實獲我心。」《哀郢》篇：「登大墳以遠望兮，聊以舒吾憂心。哀州土之平樂兮，悲江介之遺風。」俱「風」、「心」同叶。《涉江》篇：「乘鄂渚而反顧兮，欸秋冬之緒風。步余馬兮山皐，邱余車兮芳林。」「風」、「林」同叶。《招魂》篇：「湛湛江水兮上有楓，目極千里兮傷春心。」厥有源也。若「眞」、「文」、「庚」、「青」、「蒸」、「侵」六部，詩家絕不概通。眞文通用，庚青通用，蒸侵各獨用，此五言古詩昔人用韻法也。至于作賦，雖體格不同，有能出于漢魏六朝之法者乎？今按其用「侵」韻，未嘗有異于詩。反覆研覽古人，並無通用者。蓋以閉口與開口聲音之道，此處斷斷不容混入者也。即眞文與庚青韻，古人賦中亦未嘗混用。或先用眞文韻，後用庚青韻者有之；或先用庚青韻，後用眞文韻者有之；或先用庚青韻，後用眞文韻，後用侵韻者有之；或先用庚青韻，後用侵韻者有之；或先用眞文韻，後用侵韻。又用蒸韻，又用庚青韻者有之。皆區分類別，條貫井井。此部既止，彼部方叶，世人讀之未能細心領會，明辨段落，徒見連篇接句，因之叶略上口，遂謂皆通。喉舌不分，開閉莫辨。又未能詳閱古人獨用眞文，獨用庚青，獨用蒸與侵韻之處，將六部韻全無分別，雜出並叶。非獨古今詩中所未覩，即賦中索之亦未有如此之淆亂

者也。或者有一字之偶差，亦係失檢點處。不足多效，其可通者「東」「冬」與「江」通，「魚」「虞」與「尤」通，「陽」與「庚」半通，「眞」「文」與「元」半通。今人多不解知，而從前未通者，反混而相叶。僕不知其何說也，仄韻未暇博採。

又　朱錫鬯《與魏善伯書》曰：聲韻之書，自魏晉已有之。李登之《聲類》，呂靜之《韻集》是已。外此周研、張諒、段弘、王該、李槩、夏侯詠等，各有成書。少者四三卷，多至四十餘卷。惟沈約所撰《四聲譜》，見于《隋志》僅一卷。其非全韻可知。至唐四庫書目不載，則已亡之。唐初奉爲章程者，陸法言《切韻》。其後孫愐刊正爲《唐韻》，宋陳彭年再修《廣韻》，丁度定《集韻》。景祐（仁宗年號）以還，行禮部韻略，《廣韻》漸廢，而毛晃之《增韻》出。蓋《切韻》凡數更，已非法言之舊。然分韻二百有六部未之有易也。淳祐（理宗年號）中，平水劉淵始幷爲一百七韻，曰《壬子新刊禮部韻略》。足下所見今世所行者，特劉氏之韻耳。顧目爲沈氏書，加以詬詆，其毋乃重誣古人矣乎？僕以爲韻之失，不在分而在合。足下怪門、存、吞、恩，不應在「元」韻。而「文」韻內有勤、斤、殷、欣等字，謂分之無所分。夫自二百六部未合，門存歸于「魂」，吞恩歸于「痕」，未嘗在「元」韻。而勤、斤等字則自屬「殷」部。足下試取杜甫近體詩誦之，凡勤斤字，寧與「眞」同用，無有與「文」同用者。然古人分韻雖嚴，通用甚廣。如「眞」至「仙」爲部十四，皆得相通。蓋嚴則于韻之本位，毫釐不紊。通則臨文不至拘泥，而乖其性情。亂之自劉氏始。且韻之作，自李登以下南人蓋寡。沈氏書既無存，傳者陸氏《切韻》耳。法言家魏郡臨漳，同時《集韻》八人。惟蕭該家蘭陵，其餘或家范陽（盧思道），或家狄道（辛德源），或家河東（薛道衡），或家臨沂（顏之推）及沛（劉臻），皆北方之學者。黃公紹失考，以韻書始自江左、本是吳音者，謬也。至正韻之成，樂宋諸君子，則皆南人矣。足下詆北人之書，爲鴃舌蠻音，既不足服其罪，意欲力崇正韻，而反詬厲南人，何哉？

又　吳志伊曰：字學與韻學相表裏，而韻學尤必以等韻爲宗。蓋等韻三十六位，角音四，徵音八，商音十，羽音八，宮音四，半徵半宮各一，原出于自然之天籟，雖童子亦可與能。猶夫調四聲者，夫人而能習之。江左知有四聲而不知有七音，此韻學之所以不明也。但中間「疑」「喻」二母之易溷，「孃」母押字之多淆。又或有「江」「陽」不分，「東」「冬」同讀，是在審音者析其微耳。

又　王懋公曰：沈約四聲，天竺七音，聲韻之道無遺矣。又有六體之說，亦不可不知。六體者，平仄、虛實、死生是也。今因論賦韻而幷及之。

浦銑《復小齋賦話》卷上　唐律賦有偸一韻或兩韻，不可悉數。如王起《披霧見青天賦》，偸「可」、「不」兩韻；裴度《二氣合景星賦》偸「有」、「無」兩韻；周鍼《羿射九日賦》，偸「控」字一韻；陸贄《月臨鏡湖賦》，偸「動」字一韻是也。宋則絕無。唯范文正公《任官惟賢材賦》，以「分職求理當任賢者」爲韻，偸「任」字一韻耳。

又　偸韻之法皆兩句換韻（上句同韻，下句官韻）。或三句換韻，如關搆《日載中賦》「時」字一韻，杜顏《灞橋賦》「輝」字一韻是也。或四句換韻，則第三句不用韻，如楊系《通天臺賦》「在」字一韻是也。

又　唐賦限韻，有以題爲韻者，「賦」字或押或不押，姑舉一二。如元稹《郊天日五色祥雲賦》，郭適《人不易知賦》，劉珣《渭水象天河賦》，俱押「賦」字。王起《元日觀上公獻壽賦》，王棨《聖人不貴難得之貨賦》，呂令問《掌上蓮峰賦》，俱不押「賦」字。

又　唐人限韻，有以四聲用韻者，只用四聲也。有從入至平者，四聲倒用也。有平上去入周而復始者，四聲之後，再用一平聲。共五韻也（如高郢《吳公子聽樂賦》）。或四聲之後，又押平上二聲，共六韻也（如李雲卿、王顯《京兆府獻三足烏賦》）。有以兩遍用四聲爲韻者，則八韻也（如錢仲文《豹舄賦》）。有以題中八字爲韻者（如王棨《詔遠軒轅先生歸羅浮舊山賦》，隨意撿八字用也），有截取題中上幾字者（如《漢武帝游昆明池見魚銜珠賦》，以題上七字爲韻；《皇帝冬狩一箭射雙兎賦》，以題上六字爲韻；《曲直不相入賦》，以題中「曲直」二字爲韻是也），有以題爲韻次用者（如《聖人苑中射落飛雁賦》是也），有限韻而有依次用字（如《審樂知政賦》是也），有不限韻而注「任用韻」字者（如《霓裳羽衣曲賦》是也）。

又　詩有屬和，有次韻，惟賦亦然。《南史》齊豫章王嶷子子恪，年十二，和兄司徒竟陵王《高松賦》，謝朓、王儉、沈約皆有和作。自是而後，唐則徐充容有和太宗《小山賦》，張說、韓休、徐安貞、賈登、李宙有和玄宗《喜雨賦》，高常侍適有和李北海《鶻賦》。宋則歐陽文忠有和劉原父《病暑賦》，范文正有和梅聖俞《靈烏賦》，蘇子由有和子瞻《沈香山子賦》，田諫議錫有依韻和呂杭《早秋賦》，李忠定綱有次韻東坡《濁醪有妙理賦》。有次韻而不必對題者，

李忠定《南征賦序》云：「仲輔賦西郊見寄，次韻作《南征賦》報之。」有以後人而次韻前人者，朱子《白鹿洞賦》，六十餘年，里中學子方岳及明代林俊、祁順、舒芬、唐龍皆有「次晦翁韻」賦是也。有以今人和古人者，如《林下偶談》載李季允和王仲宣《登樓賦》是也。有和而不必對題者，張燕公作《虛室賦》，魏歸仁爲《宴居賦》以和之是也。有以賦和詩者，湘東王作《琵琶賦》，以和世子范《舊琵琶詩》；南唐徐常侍「侍」鉉《木蘭賦》，和其宗兄《擬古詩見寄》是也。

又　梁簡文《賦體》八句，用「化、夜、舍、駕」四韻，任昉、王僧孺、陸倕、柳惲作皆同，此即後來依韻之所本也。

又　律賦押官韻，最宜着意，如唐蔣防《雪影透書帷賦》，押「閱」字云：「時觀謝賦，想墀廡之縈盈；載睹曹詩，嘆蜉蝣之掘閱。」崔損《霜降賦》押「乃」字云：「笳聲乍拂，怨楊柳之衰兮；劍鍔可封，發芙蓉之礪乃。」白行簡《息夫人不言賦》押「言」字云：「勢異絲蘿，徒新昏而非偶；華如桃李，雖結子而無言。」眞令讀者叫絕。

又　字同而義異者，詩韻可以兩押，賦亦然。潘黃門《秋興賦》「宵耿介而不寐兮，獨展轉於華省。悟時歲之遒盡兮，慨俯首而自省」，用二「省」字。宋王梅溪《會稽風俗賦》云：「境絕利博，莫如鑑湖。有八百里之回環，灌六千頃之膏腴。浮賀監之家，浸允常之都。人在鑒中，舟行畫圖。五月清涼，人間所無。有菱歌兮聲峭，有蓮女兮貌都。」上邑都之都。下麗都之都。元楊鐵崖《泰嶗賦》押兩「稷」字，一后稷之稷，一黍稷之稷，然不得以施之律賦。

又　唐人賦以平上去入限韻者，或直押「本」字，如平用庚，上用養，李子卿《山公啓事賦》是也。或不押「本」字，隨意四聲中各用一字，閻伯璵《都堂試才賦》是也。

又　唐律賦限韻中兩字同韻者，或押作一段，或仍押兩段。如王起《白玉琯賦》「神、人」二字并押。白居易《賦賦》「詩、之」二字分押。李濯《廣達樓賦》以「珠簾無隔露」爲韻，「珠、無」同韻，押作兩段。蔣防《登天壇山望海日初出賦》，「日、出」二字同押。大約限韻多者，則同韻可併，少者則各自爲段也。

又　二字同韻，亦有偷一韻者。如唐李昂《旗賦》，以「風日雲野軍國清肅」爲韻，押「雲」字一段，而「軍」字則偷過是也。

又卷下　賦有句用韻者，如詩之有柏梁體矣，曹子建《愁思賦》、趙子昂《赤兎鶻賦》是也。

吳景旭《歷代詩話》卷二〇《試賦》　吳旦生曰：限字爲韻，自唐以律賦取士，已有此體。如崔損《北斗賦》以「成象在天，維北有斗」爲韻，皇甫湜《履薄冰賦》以「戒愼之心，如履冰上」爲韻是也。然其韻數多寡，平側次叙，初無定格，至宋太平興國三年九月始詔禮部試進士律賦，並以平側次用韻，其後亦有不依次者。

又　宋時試賦，最重破題警切，場屋間每於此定魁選。如《天之曆數在舜躬賦》暨陶破題云：「神聖相授，天人會同。何謳歌不之堯子，蓋曆數在於舜躬。」又《君人成天地之化賦》熊節破題云：「物產於地，形鍾自天。賴君人之有作，成化功之未全。」又《大椿八千歲爲春秋賦》滿場破題皆閣筆。時陳元裕主文衡，遂自作云：「物數有極，椿齡獨長。以歲歷八千之久，成春秋二序之常。」故有破題中一字未安，輒爲改易者。如《文帝前席賈生賦》陳尹破題云：「文帝好問，賈生力陳。忘其勢之前席，重所言之過人。」吳郛改「勢」作「分」，陳大服。又《皇極統三德五事賦》，魁者破題云：「極有所會，理無或遺。統三德與五事，貫一中於百爲。」陳季陸考較，嫌第四句「貫百爲於一中」似乎倒置，改「貫」作「寓」，較有意思。又《圜丘象天賦》滕甫破題云：「大禮必簡，圜丘自然。」鄭獬云：「禮大必簡，丘圜自然。」滕曰：「公在我先矣。」鄭果第一。按唐時亦重破題。如李程試《日五色賦》，楊於陵詢其破題曰：「德動天鑒，祥開日華。」於陵謂「須作狀元」。翌日無名，於陵攜此賦詣主文，於是擢爲狀元。後浩虛舟應宏詞，復試此題，程慮浩愈於已，馳介取至，觀浩破題曰：「麗日焜煌，中含瑞光。」程喜曰：「李程在裏。」

又　中有打花格，如《前席賈生》有云：「金蓮燭煥煌煌，漢天子之儀；玉漏聲沈纚纚，洛陽人之語。」試官喜此一聯。陳季陸用「高皇」對「小白」，則知賦亦有假對法也。又有假人名以體狀題意者，如武爲《救世砭劑賦》云：「唐制中興，賴藥師而克濟；漢家外患，藉去病以皆除。」又蘇東坡《贈趙德麟秋陽賦》云：「生於不土之里，而詠無言之詩。」蓋寓時字也。

又　秦少游云：「凡小賦，如人之元首，而破題二句乃其眉，惟貴氣貌有以動人。故先擇事之至精至當者，先用之，使觀之，便知妙用，然後第二韻探原題意之所從來，不便用議論。第三韻方立議論，明其旨趣。第四韻結斷其說以明題，意思全備。第五韻或引事，或反說。第七韻反說，或要終立

義。第八韻卒章，尤要好意思爾。」

又　凡賦句全藉牽合而成，其初兩事甚不相侔，以言貫穿之，便可爲吾所用。此鍊句之工也。今賦乃江左文章彫敝之餘風，非漢賦之比也。

朱一飛《賦譜》　叶韻之法不外平穩而已。今人窗下著作，欲愜意，每以所限之韻，前後調用，場中直以順押爲是，所限之字尤須叶得四平八穩，要知試官注意，全在此處。凡虛字、俗字、怪誕字、陳腐字，摠以典切不浮者叶之，已可冠領一場。

湯聘《律賦衡裁・餘論》　唐闕名《鍊石補天賦》云：「卿雲初觸，當碧落以麗乎；銀漢同流，激清霄而節彼。」押「彼」字用歇後語，原本經籍，便不涉纖。崔損《霜降賦》云：「笳聲乍拂，怨楊柳之衰兮；劍鍔可封，發芙蓉之厲乃。」亦用此法。韋肇《瓢賦》云：「安貧所飲，顏生何愧於賢哉；不食而懸，孔父當嗟夫吾豈。」押「豈」字更妙合自然。

魯筆《楚辭達・總論》　從古韻：《離騷》叶韻，猶是商周遺法，與《三百篇》同，不但不合沈韻，併不全合漢魏。今註家每以私意便口妄叶陋矣。當以古韻爲正。

李調元《賦話》卷一《新話一》　賦用八字韻腳原始，見於《能改齋漫錄》，云：「賦家者流，由漢、晉歷隋、唐之初，專以取士，止命以題，初無定韻。至開元二年，王邱員外知貢舉，試《旗賦》，始有八字韻腳，所謂「風日雲浮，軍國清肅」。

又卷二《新話二》　唐侯喜《秋雲似羅賦》云：「擬六銖而披拂，伴仙女降衣；臨七夕以輕盈，助牽牛納采。」亦有生趣。按韓門諸子如叔迂、持正輩，率不肯作軟熟語，施之帖括，頗有生梗病，但精警處自足勝人。凡賦題限韻，莫不於本題相附麗。惟此題限以「蘭亦堪采」爲韻，殊屬風馬牛，此唐人賦題所少。

又　唐人賦韻有云「次用韻」者，始依次遞用，否則任以己意行之。晚唐作者取音節之諧暢，往往以一平一仄相間而出。宋人則篇篇順叙，鮮有顛倒錯綜者矣。唯唐無名氏《望春宮賦》，無次用韻三字，而後先不紊。其做望字警句云：「偉鳳闕之樓臺，萬邦仰止；盼龍鱗之原隰，五稼惟時。」

又卷四《新話四》　唐人限韻，有云「以題爲韻」者，則字字叶之。以題中字爲韻者，則就中任用八字，不必字字盡叶也。唐鄭錫《正月一日含元殿觀百獸率舞賦》，率用題字，而獨遺月字不叶，於兩者皆不合。至其典麗而雄偉，則律賦中煌煌大篇矣。

又　唐無名氏《繪事後素賦》，所限之韻以「黃流在中爲於中」，賦中亦押「於」字，非誤也。唐人賦韻以四平四仄爲率。唐莊宗時覆試進士，翰林學士承旨盧質以《後從諫則聖》爲題，以「堯舜禹湯傾心求過」爲韻，五平三仄，大爲識者所誚，可見當時自有定格。故塗改詩句以遷就平仄耳。

又卷五《新話五》　古人作賦，未有一韻到底，創之自坡公始。《老饕賦》題涉於游戲，而篇幅不長，偶然弄筆成趣耳。元人於《石鼓》等作，動輒學步，刺刺數百言不休，直如跛鼈之追騏驥矣。

王芑孫《讀賦巵言・韻例》　賦有一韻而止者，漢路僑如《鶴賦》，魏曹植《槐樹賦》，晉桓玄《鳳皇賦》，宋傅亮《登龍岡賦》，齊謝朓《野鶩賦》，陳顧野王《拂崖篠賦》，唐歐陽詹《將歸賦》，宋黃庭堅《放目亭賦》，明胡居仁《瑞梅賦》，皆是短篇。有長篇而一韻者，晉傅咸之《儀鳳賦》、明唐寅之《惜梅賦》。有兩韻而止者，漢公孫詭《文鹿賦》，魏王粲《槐賦》，晉歐陽建《登櫓賦》，齊王儉《高松賦》，梁王融《桐樹賦》。自唐而下，多不勝舉。有名爲兩韻而首二句不入韻者，如魏陳琳之《馬腦勒賦》是也。【略】有三韻者，自枚乘《忘憂館柳賦》以來，不勝舉。

又《官韻例》　官韻之設，所以注題目之解，示程式之意，杜剿襲之門，非以困人而束縛之也。唐二百餘年之作，所限官字，任士子顛倒叶之；其挨次用者，十不得二焉，亦鮮有用所限字概壓末韻者。其壓爲末韻者，十不得一焉。具知斯體，非當時所貴，無因難見巧之說。

又　但曰四聲而已，則不用平上去入四本字；曰以平上去入爲韻，則必壓四本字，亦有復用四聲者，如錢起、謝良輔《豹舄賦》，皆注明「兩遍用四聲」爲韻；亦有倒用四聲者，如石涔《海水不揚波賦》，注明「以平上去入倒用」爲韻。

又　有任用韻者，如沈郎、陳嘏諸人，《霓裳羽衣曲賦》下，皆注「任用韻」之類。

又　有以題爲韻而限作依次用者，如陸宣公《聖人苑中射落飛雁賦》，注明「以題爲韻次用」之類。

又　有限字甚難而遂假借押之者，如高郢《獻凱樂賦》，以「獻茲大功陳樂

於祖」爲韻，「於」字借作單于之「于」。白居易《君子不器賦》，以「無施不可」爲韻；黃滔《不貪爲寶賦》，以「不驚他貨」爲韻，「不」字俱借作能否之「否」。

又　有限字甚難而遂置不押者。王起《履霜堅冰至賦》，以「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爲韻，起用上下八字，獨置「而」字不押。

鮑桂星《賦則・凡例》　文章奧妙不外神氣音節四字，其實神止是氣，節止是音耳（此海峰先生之言），詩賦尤重音節。僕平生造詣，於沈氏四聲之外，微有心得。

楊泗孫《唐律賦鈔序》　音律爲六藝之一，自樂亡而音律之不泯於文教者，流爲詞賦，賦之宜合乎律也。

蔣攸銛《同館律賦精萃叙》　唐以詩賦取士，宋益以帖括，我朝則以帖括試士，而以詩賦課翰林。文治光華，法制大備，固已邁越前古矣。二百年來，元音鉅制，接軫充箱，幾于美不勝收。【略】夫賦不同而律則一，寸竹斷嶰，而鐘瑟胥諧者，律統乎數也，累黍出龠而琮權畢稱者，律程乎度也。十二律旋宮則五音以正，六十律分候則八風以調，神明乎律之中，化裁乎律之外，則存乎其人。

林聯桂《見星廬賦話》卷一　古人詩有和韻、次韻者、詞有和韻、次韻者、賦之和韻、次韻，則罕見也，然亦有之。如宋朱子《白鹿洞賦》，明祁順和之，且通篇次其韻，妙極自然，讀竟不知其和韻也。此格最爲奇創，後來何祭酒凌漢《擬庾子山小園賦》，通篇次子山韻，亦用此法。

又卷三　古詩古賦，間有用過轉叶韻者，有重沓韻者，律賦則不然。凡賦題所限官韻，或數字之中，有一二韻相同者，挨次順押之中，上下雖同一韻，而前後不許重沓，此之不可不知也。如胡探花達源《知人安民賦》以「知人則哲，安民則惠」爲韻，官限之韻，兩「則」字相同，而前後押韻不重。其前一韻云：「豈不以人也者，楨榦之資，鈞衡是職。撫於五辰，行有九德。若予草木鳥獸，成允成功；作朕耳目股肱，汝明汝翼。二十人亮功並命，敷施者共贊宸謨，五十載庶績咸熙，協恭者式和民則。」其後一韻云：「斯時也，左右宣其才，田疇盡其力。直而溫者簡而廉，出而作者入而息。濟濟在位，幸衆智之兼收；皡皡同游，無一夫之不得。故曰嚴祗敬，已極千古之隆；而風動時雍，允爲百王之則。」裘太史元淦《百川學海賦》以「百川學海而至於海」爲韻，官限之韻，兩「海」字相同，而前後押韻不重。其前一韻云：「然而川之流行於地上也。支派本自不同，會合因而不改。南條北條以之分，大川小川原相待。南華陰而東底柱，不勝紆回往復之端；播九河而同逆河，終成灝翰汪洋之匯。逝者無分於晝夜，波自生瀾；學焉而得其性情，蠡寧測海。」其後一韻云：「聖天子德配乾元，恩深春海。雕題鑿齒，識波水而來歸；利用厚生，贊臣工而若采。行政令如流水，咸欽整肅之風；趨象魏以朝宗，共仰純一之宰。佩汪洋之聖，學淹貫乎經史而不遺；沛優渥之仁，膏普被乎埏垓而無不在者矣。」他如朱學使階吉、李庶常鈞、陳庶常澐《學然後知不足賦》皆以「山不讓塵川不辭盈」爲韻，官韻兩「不」字相同，而前後押韻不重沓也。李太史象鵬《思艱圖易賦》以「爲君難爲臣不易」爲韻，官韻兩「爲」字相同，而前後押韻不重沓也。時庶常式敷《民得四生賦》以「所欲與聚所惡勿施」爲韻，官韻兩「所」字相同，而前後押韻不重沓也。慕庶常維德《禮義爲器賦》以「修禮以耕陳義以種」爲韻，官韻兩「以」字相同，李太史紹昉《民生在勤賦》以「民生在勤勤則不匱」爲韻，官韻兩「勤」字相同，喻庶常元準《冰寒於水賦》以「冰生於水而寒於水」爲韻，官韻兩「於」字、兩「水」字相同，宋庶常劭穀《剔毛攬翮賦》以「建官惟賢位事惟能」爲韻，官韻兩「惟」字相同，廖太史文錦《有文事必有武備賦》以題爲韻，官韻兩「有」字相同，趙庶常先雅《循名責實賦》以「任而弗詔、責而弗敎」爲韻，官韻兩「而」字、兩「弗」字相同，而前後押韻皆不重沓也。是可以觀已。

又　凡賦題所限之韻，有一二字相同者，前後固不許重沓，即韻字非相同而一二字同出一韻者，挨次順押之處，前後亦不許重沓，此之又不可不知也。如岳庶常鎭東《支離爲簡要賦》以「其支離所以爲簡要」爲韻，官韻雖字面不相同，而「其」、「支」、「離」、「爲」四字同在四支韻，四韻中皆選韻於四支，而前後仍不重沓也。其「其」字韻云：「揚子雲文壇馳譽，藝圃搜奇。闡法言於往古，示彝訓於來茲。窮委溯原，探《六經》之閫奧；由博返約，握衆論之綱維。切要可尋，允宜遵彼；指歸有定，庶或得其。」其「支」字韻云：「懿夫秘開六畫，象著兩儀。典謨記於夏史，雅頌勒爲周詩。禮樂發中和之蘊，春秋標彰癉之辭。莫不發揮盡致，檃栝靡遺。昭若常經，洵有典而有則；匯茲名理，亦不蔓而不支。」其「離」字韻云：「爾其群言薈萃，載籍紛披。以多爲貴，有美在斯。支者枝也，振枝柯而綺靡；離者麗也，極附麗以葳蕤。訝萬象之紛呈，驚心蕃變；覽千編之殺列，滿目迷離。」其「爲」字韻云：「頭頭是

道，乙乙如絲。既稗辭之胥翦，亦大旨之畢垂。妙理紛綸，泉達火然之後；眞機活潑，鳶飛魚躍之時。尋奧義於微言，惟精惟一；悟統宗於太極，無思無爲。」祁太史寯藻《高山流水賦》以「伯牙鍾期相遇知音」爲韻，官韻之字雖不同，而「期」、「知」二韻皆在四支，挨次順押之處。雖同選韻於四支，而前後仍不重沓也。其「期」字韻云：「俄而操纏綿於玉軫，託縹緲於冰絲。幾回蕩漾，一派淪漪。臨春波而送遠，隔秋水而相思。木葉下洞庭之浦，江皐凝斑竹之枝。聆斯聲者，又如身凌三島，目斷九嶷。簫吹鮫女，鼓擊馮夷。嗟湘靈之不見，指流水以爲期。」其「知」字韻云：「既乃白露下，涼飈吹，松影在地，月華臨帷。七條不動，三疊漸遲。碧簟夜深之候，綠陰眠穩之時。心已游於沕穆，理不滯於成虧。猶復餘音若續，遠響堪追。淵渟岳峙，神動天隨。此則風簫之清聲所不能擬，而豈箏笛之俗耳所可與知哉！」已上二作，皆二三字同在一韻，而前後押韻不重沓者。外如裘傳臚元善、伍探花長華、顧學史元熙、王太史炳瀛、王庶常丙《金帶圍賦》皆以「有時而出入相之兆」爲韻，官韻「時」、「而」、「之」三韻，皆在四支韻，而前後押韻不相重沓也。毛庶常樹棠、徐庶常培深、周庶常貽徽《踊水機賦》皆以「踊水之機激而常升」爲韻，官韻「之」、「而」三字皆在四支韻，而前後押韻不相重沓也。郎庶常葆辰《蟋蟀賦》以「促織鳴懶婦驚」爲韻，官韻「鳴」、「驚」二字同在八庚韻，而前後押韻不相重沓也。吳太史傑《知白守黑賦》以「藏器於身待時而動」爲韻，李侍御德立《百體從心賦》以「令行禁止政之所期」爲韻，周庶常師《紙鳶賦》以「引絲而上乘風爲戲」爲韻，官韻「時」、「而」二字，「之」、「期」二字，「絲」、「而」、「爲」三字，皆在四支韻，而前後押韻，皆不相重沓也。諸賦具在，可細閱而得之。

又卷四 館閣之賦，多限官韻，仿唐人八韻解題之例。然閒字韻限，助語虛字，最爲棘手。而大家偏從此處因難見巧，意外出奇，令閱者幾忘其爲虛字也。如蔣殿撰立鏞《博選爲本賦》，其中押「惟」字韻云：「或行蹤緬以溯洄，詠蕤葭而人在；或形象通乎寤寐，思麴蘖而爾惟。」又押「其」字韻云：「歌起鹿鳴，詠莘蒿而好我；聲聽鸞噦，頌芹藻而采其。」又《甄陶在和賦》中押「其」字韻云：「定知苦窳形，銷化孚於過者存者；漫詡汙尊制，舊政在乎脩其齊其。」又押「乎」字韻云：「運大鈞而開元模，徵諸悠也久也；雕唐文而樸皇質，治且巍乎煥乎。」龍殿撰汝言《擊鉢催詩賦》中押「皆」字韻云：「譬如請處錐囊，脫穎而出；倘是罰依金谷，飲酒孔皆。」《風行水上賦》中押「也」字韻云：「虞弦拂處，大哉薰兮；列御行時，泠然善也。」《大法小廉賦》中押「之」韻云：「蓋非徒以曲謹小廉，畢乃事也；斯舉世之頑廉懦立，激而厲之。」押「也」字韻云：「惟仁育而義正，聖人孩之；宜鳳舞而鱗游，天下肥也。」祝太史慶蕃《蘭亭修禊賦》中押「之」字韻云：「畫圖省識山陰，流連作者；風景不殊江左，感慨係之。」《擊鉢催詩賦》中押「皆」字韻云：「當懷響而畢彈，紆徐不得；迨賞心而叫絕，佳妙並皆。」《雲母屏風賦》中押「其」字韻云：「播爲美談，想淵懷之沖若；傳諸奕禩，緬雅度之溫其。」伍學使長華《金帶圍賦》中押「之」字韻云：「此時衣鉢流傳，蓉闕則如相望也；回憶盤盂艷放，蕪城尙彷彿遇之。」《農乃登麥賦》中押「乃」字韻云：「此眞富貴，長饘斯而粥斯；雖有肥磽，亦裹乃而積乃。」裘傳臚元善《園門左扉賦》中押「其」字韻云：「權衡運會而無殊，用昭欽若；範圍天地而不過，惡能出其。」祁太史寯藻《洋表賦》中押「之」字韻云：「鑿混沌兮初開，神乎技矣；遇離婁兮未識，睨而視之。」張庶常玕《鳩拙而安賦》中押「之」字韻云：「緬彼芻尼，將謂色斯舉矣；猥茲鵠鵴，可云取而代之。」陸庶常以烜《蘭亭修禊賦》中押「之」字韻云：「顧此形骸，信死生亦大矣；取諸懷抱，任俯仰而得之。」《不涸倉賦》中押「不」字韻云：「倘非徂畛徂隰，千耦耘其，漫云乃積乃倉，三時害不。」王庶常丙《龍見而雩賦》中押「而」字韻云：「誦南郊北郊之文，時惟奉若；奏雲平靄平之樂，候其禕而。」《金帶圍賦》中押「之」之韻云：「數千年佳話長留，訊園官以開否；百五日祥光獨占，號花相而宜之。」端木庶常傑《魯風鞵賦》中押「之」字韻云：「想見鸞旂芹藻之邦，有聞風而起者，漫云闕里昌平之市，不知足而爲之。」押「也」字韻云：「信式儀之有準，左右而無不宜之；思率履之非難，先後則其揆一也。」吳太史傑《知白守黑賦》中押「而」字韻云：「白何慚乎洞若，黑無慮乎涅而。」葉庶常惟庚《天積衆精以自剛賦》中押「以」字韻云：「蓋剛健篤實，本植體之自然；而和德平威，識眞精之有以。」徐庶常銑《月餅賦》中押「乎」字韻云：「雜五俎以調和，餅之爲言並也；摹二儀之形似，月亦取其圓乎。」萬庶常承宗《執兩用中賦》中押「其」字韻云：「兩利並存，或於彼而於此；中歸獨斷，由觀我而觀其。」又押「於」字韻云：「衍以洪範之疇，是其極之會有；推諸大學之義，爲至善而止於。」《智燭信符賦》中押「之」字韻云：「將剖誓於丹書，以爲寶也；倘質明於白水，實式憑之。」《欹器賦》

中押「之」字韻云：「技與道通，豈曰形而下者；器同水監，是爲智者創之。」又押「焉」字云：「露璽呈符，既旨矣而有矣；衢尊飲化，任注焉而酌焉。」以上皆甲戌同館之賦，工於押虛字之韻者也。

又　丁丑館課，工於押虛字，所謂課虛無而責有者，亦多可采之句。如朱學使階吉《學然後知不足賦》中押「不」字韻云：「虛則欹，滿則覆，悟妙理之如斯；精於勤，荒於嬉，證前聞而豈不！」又《盤山賦》中押「之」字韻云：「不事離華，備皇質唐文之美矣；獨標靜趣，合仁山智水而兼之。」又《主善爲師賦》中押「于」字韻云：「豈以境遷，野則獲而邑則否；依然響應，前者喁而後者于。」裕庶常泰《人情以爲田賦》中押「者」字韻云：「懼鹵莽之是報，如治田焉；嚴非種之必鋤，在長民者。」又押「也」字韻云：「因斯人之利而利，雖小道無能名焉；用天下之心爲心，微聖人誰與歸也！」徐庶常培深《踴水機賦》中押「之」字韻云：「看奮迅以排空，聚而上者；仍從容以就下，激而行之。」周庶常貽徽《踴水機賦》中押「而」字韻云：「藉以委輸，灌千塍皆徧矣；及其廣大，放四海以推而。」潘庶常光岳《五官牧民賦》中押「以」字韻云：「寬猛相濟，亦順導其自然；威德并行，究莫名其所以。」郎庶常葆辰《學然後知不足賦》中押「不」字韻云：「蘇玉局千文讀罷，問拄腹以何如；朱紫陽五字吟成，念修身而豈不！」張太史日晸《中者天下之大本賦》中押「之」字韻云：「非天下之至神，孰能與於此，極天下之至大，可推而放之。」毛侍御樹棠《踴水機賦》中押「而」字韻云：「好憑花徑暗流，潤春塍而沃若；直擬銀河倒注，添曉漲以漣而。」時庶常式敷《民得四生賦》中押「所」字韻云：「三時不害，應念民生之在勤；九叙惟歌，端由王敬之作所。」又《無逸圖賦》中押「於」字韻云：「德恆愼乃，仁自依於。」越庶常先雅《五官牧民賦》中押「以」字韻云：「如五采之彰施作會，資黼黻而宜之；如五事之敬用修身，備股肱而有以。」又押「其」字韻云：「蓋制治保邦，在有官而敬爾；故陳殷置輔，先以牧而建其。」《盤山賦》中押「之」字韻云：「圖畫天開，非一覽而盡也；樓臺地迥，請拾級以登之。」《百穀權輿賦》中押「之」字韻云：「彼黍稷之懷新，將拭目而俟矣；惟權輿之作始，可罕譬而喻之。」《豳風圖賦》中押「所」字韻云：「田畯至喜，看餉饁之相將；公子同歸，欣室家之得所。」《無逸圖賦》中押「其」字韻云：「況茲寫載殿廷，更小心而奉若；豈謂流連屏障，祇大意而觀其。」《麥秋賦》中押「乃」字韻云：「故即今適南畝，藝黍稷以勤斯；何異平秩西成，咨錢鎛而庤乃。」《循名責實賦》中押「而」字韻云：「信爲梁棟之材，彼有取爾；謬託公輔之望，毋乃已而。」又云：「納腐鼠於懷中，何云璞也；畫神龍於壁上，誰作鱗而。」岳庶常鎮東《支離爲簡要賦》中押「其」字韻云：「切要可尋，允宜遵彼；指歸有定，庶或得其。」祥庶常寧《農乃登麥賦》中押「乃」字韻云：「恰屆令當朱火，解阜載詠薰兮；固將割盡黃雲，錢鎛時方庤乃。」李庶常鈞《學然後知不足賦》中押「不」字韻云：「萬卷盈鄴侯之架，卒業爲難；三年下董子之帷，窺園獨不。」王庶常金策《菖蒲拜竹賦》中押「此」字韻云：「數花餘暇，趁閒日以消閒；食肉何心，喜此君之在此。」陳太史肇《民得四生賦》中押「所」字韻云：「必參相得，俾四方惟乃之休，胥匡以生，無一夫不得其所。」陳庶常澐《學然後知不足賦》中押「不」字韻云：「若語成人之美，亦視其志如何；毋辭遠道之難，而曰爾思豈不！」陳庶常功《盤山賦》中押「之」字韻云：「恍仙境之難留，不可階而升也；喜洞天之忽闢，得其門而入之。」龐會元大奎《龍見而雩賦》中押「而」字韻云：「繞來馥馥祥煙，想見氣通於穆；灑到祁祁甘雨，定看鱗作之而。」強庶常望泰《豳風圖賦》中押「之」字韻云：「樂儉樸以終年，陳其風則茂矣美矣；保安閒於世，享其利則舞之蹈之。」此以上皆善押虛字韻，爲丁丑館課之最佳者。

余丙照《增注賦學指南》卷一《論押韻》　作賦先貴鍊韻，凡賦題所限之韻，字字不可率易押過，易押之字，須力避平熟，務出新意，庶不至千手雷同。難押之字，人皆束手者，爭奇角勝正在於此。但不得過於鑿空，反欠大雅。押官韻最宜着意，務要押得四平八穩。凡虛字、俗字陳腐字怪誕字，總以典切不浮者押之，要知試官注意全在此處。所限之字，大約依次押去，押在每段之末爲正。或意有所便，亦不必過拘。押官韻外，所用散韻，須擇新麗流活之字押之，切不可押生澀字及陳腐字，尤不可湊韻硬押。凡字不典不顯，非限官韻即可不必押。通衢坦道，任人往來，何必自尋荆棘乎？遇險韻，正須善押，要有舒展自如之致。不以仄徑窘步，方可出色。用韻宜變換，如連押實字，連押虛字，或連押同音者，皆賦家大忌也，須相間而用之。官韻中兩字同在一韻，有押作一段者，有仍押兩段者，如唐時王起《白玉琯賦》，神人二字並押；白居易《賦賦》，「詩」、「之」二字分押。大約限韻多者則同韻可併，少者則各自爲段也。近來花樣，有兩字同在一韻者，總以仍押兩段爲是。韻中有字同義同者，如寅字在四支，又在十一眞，涯字在四支，又在九佳，

又在六麻，意義雖同，若限官韻，即宜遵在先者押之。韻中有字同義異者，如逢字一東二冬兼收，馮字一東十蒸兼收，意義迥別，豈可假借，須細辨之，不得混押。初學作賦，先求韻穩，句之工巧次之。蓋押韻既穩，句雖平常，亦不棘目；韻一不穩，雖有佳句，卒難合拍。故詳論押韻，特選數條，以爲入門之路。

又　押虛字最難穩愜，而又最易出色。若係官限，注意即在此處。或順押，或倒押，或活押，或實押，總要俱有來歷，出於自然，不得勉強湊合。

又　天下好賦，皆自韻出，而因韻一法，最爲便學。蓋遇一典故，順押不得者，用倒押，整押不得者，用拆押，總要意靈筆活，就韻生情。然亦不可爲韻所拘，要有舒卷自如之致。

又　押韻工穩，足爲通篇生色。若干支、數目、顏色、方向、卦名等字，乃韻中之尤出色者，果能善於引用，工於對仗，押得極工極穩，實爲有目共賞。

又　押人名地名，最易起眼，要必先有其人其地來歷可以詮題者，敘之於上，然後以人名地名押之，方能工穩，令人豁目，不可憑空硬押。

顧蒓《必以集・論賦》　唐人於官韻往往任意行之，后來取音節之諧，一平一仄間押。至宋人始依次遞用，然尚不能畫一。今則必須挨次押去，斷不可錯亂。又唐宋人皆有兩韻并押者，尤不可學。

又　唐人押仄韻，出句末往往亦用仄字，平韻則出句末斷無用平字者。自有一定體例。今則當以平仄相間，對末字平聲，出句固須用仄。即對句仄聲，出句亦須用平。至于每段起處兩句俱用韻，收處或用單句，今亦不必效也。

又　音節隨時各異。自漢至唐宋，隨取一兩句讀去，迥然不同。今則必須以諧和爲主，如四六平（可平可仄）平（必須平）仄（可仄可平）仄（必須仄），平（可平可仄）平（必須平）仄（可仄可平）仄（必須仄）平平（此二字俱要平）。仄（可仄可平）仄（必須仄）平（尚可仄究以平聲爲妙）平（必須平），仄（可仄可平）仄（必須仄）平（可平可仄）平（必須平）仄（可仄可平）仄（必須仄）。長短高下，以此類推。總要讀去響亮，不至棘口，則得矣。凡學古人文章，俱須變化。劉彥和云：「望古定法，參今製奇。」學者不可不知。

又　所限官韻，有兩字同韻者，除押本字外，其餘不得重押，凡遇以題爲韻者，須押賦字。

吳錫麒《論律賦》　賦昉於周而盛於漢，所謂觸興致情，因變取會，不必拘之以律，而律自應焉。故班固曰：「賦者，古詩之流也。」自唐天寶後，用賦取士，始以聲律繩人，率限八韻，間有三韻至七韻者，於是乎有律賦之名。夫既曰律，則必響叶乎笙簧，度中乎齊夏，準其分刌，範我馳驅，廼能戛玉敲金，和聲鳴盛。今試以唐人律賦論之。唐人起手，最重制題，亦謂之破題。如李程《日五色賦》「德動天鑒，祥開日華」，八字最著人口。接云「首三光而效祉，彰五色而可嘉」，即將「五色」二字破出，此是定法。他如喻鵠《仙掌賦》云「行盡煙夢，仙峰隱嶙兮高掌巍峨」；王棨《涼風至賦》云「龍火西流，涼風報秋」，音節特異，亦破題也。宋人猶守之弗失。故陳元裕主文衡，出《大椿八千歲爲春秋賦》，滿場破題皆閣筆，遂自作云：「物數有極，椿齡獨長。以歲歷八千之久，成春秋二序之常。」一時稱誦。此如畫家點睛，意關飛動。若瞽茲緣起，無復眉詮，則秦客之廋詞，齊贅之隱語矣。至于轉韻處用虛字，須就文勢酌之，或竟用單句，或四字六字，兩句直接，若黃滔《漢宮人誦洞簫賦賦》，其第二段轉韻云「斯賦也，述江南之霜竹，生彼雲谷」，以參差見致，又是一法。惟平聲轉韻，唐人多用疊韻，周鍼《海門山賦》云「岌岌崇崇，橫西截東」；林滋《小雪賦》云「眇若毫端，輕霏可觀」（第一句第一字不拘平仄，二字仄，三字平，四字韻；第二句一、二字平，三字仄，四字叶，此是一定之調）；鄭瀆《吹笛樓賦》云「既運指而有規，乃濡唇而是吹」，調最清鏗可愛。今雖不能盡遵，然斷不可用四六偶對。蓋移宮換羽，全在抑揚其聲，倘關捩不靈，唇吻有滯，是方輪之不轉也，是沓舌之不調也。

劉熙載《藝概・賦概》　騷調以虛字爲句腰，如之、於、以、其、而、乎、夫是也。腰上一字與句末一字平仄異爲諧調，平仄同爲拗調。如「帝高陽之苗裔兮」、「攝提貞於孟陬兮」，「之」、「於」二字爲腰，「陽」、「貞」腰上字，「裔」、「陬」句末字，「陽」平「裔」仄爲異，「貞」、「陬」皆平爲同。《九歌》以「兮」字爲句腰，腰上一字與句末一字，句調諧拗亦準此。如「吉日兮辰良」，「日」仄「良」平；「浴蘭湯兮沐芳」，「湯」、「芳」皆平。

結構

佚名《賦譜》 凡賦以隔爲身體，緊爲耳目，長爲手足，發爲唇舌，壯爲粉黛，漫爲冠履。苟手足護其身，唇舌叶其度，身體在中而肥健，耳目在上而清明，粉黛待其時而必施，冠履得其美而即用，則賦之神妙也。

又 凡賦體分段，各有所歸。但古賦段或多或少，若《登樓》三段，《天台》四段之類是也。至今新體，分爲四段：初三、四對，約卅字爲頭；次三對，約卅字爲項；次二百餘字爲腹；最末約卅字爲尾。就腹中更分爲五：初約卅字爲胸；次約卅字爲上腹；次約卅字爲中腹；次約卅字爲下腹；次約卅字爲腰。都八段，段段轉韻發語爲常體。

又 其頭初緊、次長、次隔，即項，原始，緊。若《大道不器》云「道自心得，器因物成。將守死以爲善，豈隨時而易名。率性而行，舉莫知其小大；以學而致，受無見於滿盈。稽夫廣狹異宜，施張殊類」之類是也。次長、次隔，即胸，發、緊、長、隔至腰。如此，或有一兩箇以壯代緊。若居緊上及兩長連續者，仉也。

又 夫體相變互，相暈澹，是爲清才。即尾起寓，若長、次隔、終漫一兩句。若《蘇武不拜》云：「使乎使乎，信安危之所重」之類是也。得全經爲佳。

又 約略一賦內用六、七緊，八、九長，八隔，一壯，一漫，六、七發；或四、五、六緊，十二、三長，五、六、七隔，三、四、五發，二、三漫、壯；或八、九緊，八、九長，七、八隔，四、五發，二、三漫、壯、長；或八、九隔，三漫、壯；或無壯；皆通。計首尾三百六十左右字。但官字有限，用意折衷耳。

李廌《師友談記》 少游云：賦中用事，唯要處置。才見題，便要類聚事實，看緊慢，分布在八韻中。如事多者，便須精擇其可用者用之，可以不用者棄之，不必惑於多愛，留之徒爲累耳。如事少者，須於合用先占下，別處要用，不可那輟。

祝堯《古賦辯體》卷二《楚辭體下》 《漁父》：古今賦中或爲歌，固莫非以騷爲祖。他有辭曰、重曰之類，即是亂辭中間作歌，如《前赤壁》之類；用倡曰、少歌、曰體，賦尾作歌，如齊梁以來諸人所作，用此篇體。

又卷三《兩漢體上》 《子虛賦》：此賦雖兩篇，實則一篇。賦之問答體，其原自《卜居》《漁父》篇來，厥後宋玉輩述之，至漢此體遂盛。此兩賦及《兩都》《二京》《三都》等作皆然。蓋又別爲一體，首尾是文，中間乃賦，世傳既久，變而又變，其中間之賦以鋪張爲靡，而專於辭者則流爲齊梁唐初之俳體；其首尾之文以議論爲駁，而專於理者則流爲唐末及宋之文體。性情益遠，六義澌盡，賦體遂失。然此等鋪叙之賦，固將進士大夫於臺閣，發其蘊而驗其用，非徒使之賦詠景物而已。須將此兩賦及揚子雲《甘泉》、《河東》、《羽獵》、《長揚》、班孟堅《兩都》、潘安仁《藉田》、李太白《明堂》、《大獵》、宋子京《圜丘》、張文潛《大禮慶成》等賦並看，又將《離騷》、《遠游》諸篇贍麗奇偉處參看，一埽山林草野之氣習，全倣冠冕佩玉之步驟。取天地百神之奇怪，使其詞誇；取風雲山川之形態，使其詞媚；取鳥獸草木之名物，使其詞贍；取金璧綵繪之容色，使其詞藻；取宮室城闕之制度，使其詞壯。則詞人之賦，吾既盡之。然後自賦之體而兼取他義，當諷刺則諷刺，而取之風；當援引則援引，而取諸比；當假託則假託，而取諸興；當正言則正言，而取諸雅；當歌詠則歌詠，而取諸頌。則詩人之賦，吾又兼之。吞吐溟渤，黼黻雲際，良金美玉，無施不可。漢人所謂感物造端，材知深美，可與圖事，故可爲列大夫，有不在於斯人與！

又卷四《兩漢體下》 《西都賦》：此賦兩篇亦一篇也。前篇極其眩曜，賦中之賦也；後篇折以法度，賦中之雅也；篇末五詩，則又賦中之頌也。昌黎曰：「詩正而葩。」子雲曰：「詩人之賦麗以則。」愚謂：先正而後葩，此詩之所以爲詩；先麗而後則，此賦之所以爲賦。自漢以來，賦者多知賦之當麗，而少知賦之當則，苟有善賦者以詩中之賦而爲賦，先以情而見乎辭，則有正與則之意爲骨；後以辭而達於理，則有葩與麗之辭爲肉。庶幾葩麗而不淫，正則而可尚，發乎情止乎禮義，是獨非詩人之賦歟！何詞人之賦足言也。此賦涉雅頌，猶有正與則之餘風。愚故於此意言之。

又卷七《唐體》 《阿房宮賦》：賦也。前半篇造句猶是賦，後半篇議論俊發，醒人心目，自是一段好文字，賦之本體，恐不如此。以至宋朝諸家之賦，大抵皆用此格。潘子眞載曾南豐曰：「牧之賦宏壯巨麗，馳騁上下，累數百言，至楚人一炬，可憐焦土，其論盛衰之變判於此。」然南豐亦只論其賦之文，

而未及論其賦之體。《後山談叢》云：「曾子固短於韻語。」若韻語是其所短，則其以文論賦，而不以賦論賦，毋怪焉。

陳繹曾《文筌・楚賦譜》「起端」：原本：推原本始，或原理，或原事，或原物，或原景，或原情，或原古；叙事：直叙事實；抒情：抒寫至情；設事：假設而言；冒頭：立說起端；破題：說破本題；「鋪叙」：抒情：況物：借指他物實言人事，辭欲不通而意初不悖，大概以草木況人品，以鳥獸況人物，以天宮況朝廷，以風雲況號令，以弓劍況才用，以車馬況行藏，以寶玉況德性。設事：序事；論事：論說事情；論理：直論至理；比物：以物比事，辭通而意露，與況物絕不同；用事：引用古事；少歌：間以短歌；倡：激以高辭。「結尾」：述意：陳述己意；論事：設事；抒情：論理；超絕：超玄入妙；亂辭：結以切至之辭。右楚賦段法之變盡於此矣。體認而善用之，不言之妙，用當自得。凡楚賦正變之製每以四句爲小段。

又《漢賦譜》「起端」：此段是一篇之首。問答：設爲問答以發端；頌聖：頌美聖德以發端；序事：次序事實以發端；原本：或原理之本，或原事之本，或原古始；冒頭：或就題立說，或題外生意；破題：或見題字，或切題意；設事：本無事實，假設次序；抒情：抒其眞情，以發事端。「鋪叙」：此段是一篇之實，物理爲鋪，事情爲叙。體物：體壯物情，形容事意，正所謂賦尤當極意模寫。其目凡七：實體：體物之實形如人之眉目手足，木之花葉根實，鳥獸之羽毛骨角，宮室之門牆棟宇也。惟天文惟題以聲色字爲實題；虛體：體物之虛象，如心意聲色長短動靜之類是也，心意聲色爲死虛體，長短高下爲半虛體，動靜飛走爲活虛體；象體：以物之象貌形容其精微而難狀者，縹爛煥乎，浩然皇矣，赫兮巍哉，翼如也，申申如也，峨峨崔嵬之類皆是也。有碎象體，有扇象體，排象體，變化而用之；比體：設比似以體物，如賦雲言羽旗，雪言璧玉是也；量體：量物之上下、四方、遠近、久蹔、大小、長短、多寬之則而體之，其體有量本、量枝、量連、量形、量態、量時、量方，其法有數量、排量、總量；連體：體物之相連及者，有近連，如賦人言衣冠宮室，賦馬言鞍轡厩輿之類是也。有遠連，如賦人言風雲，賦馬言舟海之類是也；影體：不著本物，泛覽旁觀，而本物宛見於言外；叙事：或全篇，或篇中，或首尾次序事，以寓賦辭。其目凡十一：正叙：叙事得文質詳略之中；總叙：總事之繁者而約言之；間叙：以叙事爲經而緯以他辭，相間成文；引叙：篇首或篇中用叙事以引起他辭；鋪叙：詳折事語，極深鋪陳；略叙：語簡事略備見首尾；列叙：排列事物因而備陳之；直叙：依事直叙不施曲折；婉叙：說辭深婉，事寓於情理之中；意叙：略睹事迹，度其必然以意叙之；平叙：在直婉之間；引類：篇內泛覽群物各以類聚，此賦之敷衍者也，務欲包括無遺而群不冗，其目凡十九：天文、地理、時令、鳥獸、魚蟲、草木竹、果穀粟菜藥、人物、鬼神、器用、宮室、兵仗、舟車、文物、服飾、寶玉、飲食、聲色、聖德；議論：一篇之中或首尾之際立爲議論，以明剖析決斷之機，其目凡七：正論：依正理而論之；切論：切本事而論之；廣論：備推題理而析論之；玄論：詣極超玄之論；比論：二事相比而論；難論：辯言相難而論；譬喻：引事物以喻理；用事：引用古事以證題發意，其目凡十三：正用：本題的正必用之事(正一作證)；歷用：歷用故事排比先後；列用：廣用故事鋪陳整齊；衍用：以一事衍爲一節而用之；援用：順引故事以原本題之所始；評用：引故事因而評論之；反用：引故事反其意而用之；活用：借故事於語中以順道今事；借用：事與本說不相干，取其一端近似而借之；設用：以古之人物而設言今事；假用：故事不盡如此，因取爲根，別生枝葉；藏用：用事而不顯其名，使人思而自得之；暗用：用古事古語暗藏其中，若出諸己。「結尾」：此段是一篇之終，收意結辭。問答：問答起伏，折而終之；張大：題之約者，張而大之；收斂：題之侈者，收而斂之；會理：矩步規行，確然正理；叙事：叙事起，叙事終之；設事：設事起，設事終之；抒情：抒其至情，以終不盡之意；要終：要事之終，以結篇意；歌頌：或爲亂辭，或爲歌詩。

又　漢賦式：設問、設事、六言、四六言、四言、散韻語、兮字。

又　漢賦格：上壯麗：中典雅；下布置。右漢格變化無方，其詳已具《古文譜》中。此三格乃其正體，故特著之。凡賦，漢賦短篇以格爲主，中篇以式爲主，大篇以製爲主，而法一也。

蔣驥《楚辭餘論》卷上　《楚辭》章法絕奇處，如《離騷》本意只注「從彭咸之所居」句，卻用「將往觀乎四荒」開下半篇之局，臨末以「蜷局顧而不行」跌轉。

與《思美人》本意只注「思彭咸之故」句，卻用「聊假日以須時」開下半篇，臨末以「願及日之未暮」跌轉。《悲回風》本意未欲遽死，卻用「託彭咸之所居」開下半篇，臨末以「任重石之何益」跌轉。《招魂》本意只注「魂兮歸來哀江南」句，卻全篇用巫咸口中侈陳入脩門之樂，臨末以亂詞「發春南征」跌轉。機法並同，純用客意，飛舞騰那，寫來如火如錦，使人目迷心眩，杳不知町畦所在。此千古未有之格，亦說騷者千年未揭之祕也。故於騷經以求君他國爲疑，於《招魂》以譎怪荒淫爲誚，而不知皆幻境也。觀雲霞之變態，而以爲天體在是，可謂知天者乎？

浦銑《復小齋賦話》上卷　律賦最重破題。李表臣程《日五色》，夫人知之矣。宋唯鄭毅夫《圓丘象天賦》，一破兩與抗行。外此，如黃御史滔《秋色賦》「白帝承乾，乾坤悄然」，能摹題神。范文正公《鑄劍戟爲農器賦》「兵者凶器，食唯民天」，善使成語，亦其亞也。

儲大文《存研樓文集》卷一六《雜文・作賦》　葛洪《西京雜記》：司馬相如友人盛覽，字長通，牂牁名士，嘗問以作賦。相如曰：「詞賦者，合綦組以成文，列錦繡而爲質，一經一緯，一宮一商，此賦之迹也。賦家之心，包括宇宙，總覽人物，斯乃得之於內，不可得而傳。」覽乃作《合組歌》、《列錦賦》而退，終身不復敢言作賦之心矣。此搉藝至言，功侔神化，未可以《西京雜記》爲贋書而遂輕之也。又雜記揚子雲曰：「長卿賦不似從人間來，其神化所至邪。」又雜記或問揚雄爲賦，雄曰「讀千首賦乃能爲之」。桓子《新論》：「予素好文，見子雲善爲賦，欲從之學。子雲曰：能讀千首賦則善爲之矣。」而近世楊愼纂《赤牘清裁》，又載揚雄《答桓譚》曰：長卿賦不似從人間來，其神化所至邪。大諦能讀千賦則能爲之。諺云：服習衆神，巧者不過習者之門。此胥宜微繹之，以爲服習衆神之權輿，而後所謂包括宇宙，總覽人物，乃可得其竅會，無俾墜入於賦名六合之愚，暨枵然大而手足不能以自舉者。而賦家悉得之於內之不可得而傳也，於是乎始傳。

吳景旭《歷代詩話》卷二〇《試賦》　賦中用事，如天然全具對屬親確者固爲上，如長短不等對屬不的者，須別自用其語而裁剪之，不可全務古語，而有疵病也。

朱一飛《賦譜》　歸宿如八股之有照註照、章旨節旨是也。文無歸宿，則筋弛脈散；賦無歸宿，則鈎勒不醒，轉落都浮。即使敷衍得天花亂落，要不過東塗西抹而已。所以一題到手，無論長題短題，總有一眼目在內，作者着眼於此，無不清新緊醒也。

又　立格宜相題而立，無一定也。如長題有截做法，有串做法；扇題有分疏法，有交互法；古題有敘在題前法，有述在題後法；時題有因時制義法，有援古證今法。至短題則宜於中三韻另立柱頭，有溯古法，有寫景法。而題係比擬者，尤宜處處雙關夾寫，抉出題眼，才見本領。

魯筆《楚辭達・總論》　篇章：通篇上半篇五段，下半篇七段，上半篇前三段自敘抱道不得于君而不能自已，後二段論斷前文以自解，是實敘法。下半篇純是無中生有，一派幻境，突出女嬃見責，因而就重華，因就重華不聞而叩帝閽，因叩帝閽不答而求女，因求女不遇而問卜求神，因問卜求神不合而去國，因去國懷鄉不堪而盡命，一路趕出，都作空中樓閣，是虛寫法。一實一虛，相爲經緯，如風雲頃刻萬變而不窮，而兩界河山自分明有主而不亂，看此汪洋大格局，總不離虛實二字。

又　段落：看《離騷》要分清段落，有大段落，有小段落，有大段落中包藏小段落，有小段落內伏脈大段落。先從此處看得分明，而後章法句法隨流而赴，如枝之附幹，條理秩然，得其大意，節節皆通，正文過文，層層落實。

又　《離騷》共十二大段，大段中又分小段，開端五章爲第一段，自敘其具天人交至本領，急乘時圖君也。以「不撫壯」一章爲過文。自「三后」以下七章爲第二段，敘因「導先路」見疏，總由于黨人蠱惑君心也。以「余既滋蘭」二章爲過文。自「衆競」以下五章爲第三段，言與衆競進馳騁，立修名如古人。以「長太息」二章爲過文。此爲前半篇之立案。自「怨靈修」以下五章爲第四段，忽怨忽疑，自傷自解。以末章自信起下忽疑爲過文。自「悔相道」以下六章爲第五段，先悔後解，與上段共翻論前半篇之案。忽出「女嬃」三章作過文，爲第六段。自「依前聖」以下十章爲第七段，皆陳重華之詞。以「跪敷衽」一章爲過文。自「朝發軔」以下七章爲第八段，總爲叩帝之故。以「朝將濟」一章爲過文。自「溘吾游」以下十章爲第九段，中分三小段，皆求女不遂之詞。以末章結上三大段，并起下爲過文。自「索藑茅」以下五章爲第十段，中分兩小段。以「欲從靈氛」一章爲過文。自「百神翳」以下十二章爲第十一段，中分兩小段。即以末章爲過文。自「靈氛既告余」至末爲第十二段，寫去國自疏。以末章死節爲歸結。

又　章法：《離騷》章法之妙，無過「開、合」二字。或一篇中有大開大合；或一段中有大開大合；或兩章中前爲開後爲合；或一章中上二句爲開，下二句爲合；或二句中上句爲開，下句爲合；或一句中上半句爲開，下半句爲合。總無一直出者。

又　《離騷》更有一種開合，或一章中以合意反在前作開，以開意反在後作合，此則用法之變者。「開」、「合」二字是總法，以反正爲開合，其常也。有時以進退爲開合，有時以抑揚爲開合，有時以寬緊爲開合，其變也。

又　《離騷》章法之妙，更在「絕、續」二字。絕不斷，不可以爲妙文；續不儷，不可以爲妙文。絕竟斷，續竟儷，亦不可以爲妙文。絕中仍藕斷絲聯，續中卻離踪脫迹，方是妙文。在有字句中斷續猶易，在無字句中斷續更難。惟《離騷》得之。《離騷》章法亦不外埋伏照應。但在有字句處埋伏照應，猶屬人意中；在無字句處埋伏照應，則屬人意外，惟善會者且暮遇之。

又　《離騷》之妙，無過「反、覆」二字，回環變化，三致其意，不遽盡其神，九曲回腸，并非重衍其義。

又　《離騷》之妙，無過「抑、揚」二字，低徊俯仰，忽高忽下，有態有度，全於此取之。

又　《離騷》之妙，無過「進、退」二字，一行一止之曲折，全在此處見。但以進爲進，以退爲退，其常也；有時以進爲退，以退爲進，更覺變化。

汪廷珍《作賦例言》　作賦之法，首重認題。扼定題旨，則百變而不離其宗。俯仰、向背、襯托、跌宕、曲折，都非泛設。否則信手亂塡，氣局已散斷不成文。次在布勢。題有層次，由淺入深，由虛入實，與時文無異。即無層次題，亦須以意分出來路、正位、去路，須相生而不相犯。一夾雜，則無序，且氣亦不清矣。三在用筆。筆固根於天事，用功深亦可脫化。大約以活字切字爲主，而諸美因之矣。四在着色。用辭不貴富麗而貴工切。尤須相題，莊重秀媚，古制今情，各具因物賦形之妙乃佳。以淡襯濃，不可句句要圈。首段最難。或渾冒，或引入，又要切，又忌實，大約與時文開講相似，前不突則後不竭。中間須有壓紙語，以警切工雅爲主。末後須更加警策，不可如強弩之末，精神一衰，通篇減色。

李調元《賦話》卷二《新話二》　作賦全在起首，須令冠冕涵蓋，出落明白。余最愛唐王棨《芙蓉峰賦》，首聯云：「疊翠重重，數千仞兮，峭若芙蓉。非華岳之高掌，是衡山之一峰。朝日耀而增鮮，嵐光欲坼；秋風擊而不落，秀色長濃。」點撇明劃。末句云「夸娥二子，胡不移來，與蓮華而相向」，繳應起處，章法最密。

又卷三《新話三》　唐李程《金受礪賦》雙起雙收，通篇純以機致勝，骨節通靈，清氣如拭，在唐賦中又是一格。毛秋晴太史謂制義源於排律，此種亦是濫觴，分合承接，蹊徑分明，穎悟人即可作制義讀。又排句之下每用單句收束，亦是創格。

又卷四《新話四》　作賦起法，切要堂皇整肅，遇大題目更宜留心。如唐裴度《鑄劍戟爲農器賦》，起句云：「皇帝嗣位之十三載，寰海鏡清，方隅砥平。驅域中盡歸力穡，示天下不復用兵。」數語是何等氣象！所謂大人物方有此大手筆。

王芑孫《讀賦巵言·謀篇》　題所同也，篇所獨也，呈獨異於衆同之內，謀篇最要。目巧之室，則有奧阼，謀於始也。東湖西浦，淵潭相接，晨兔夕雁，泛濫其上，黛甲素鱗，潛躍其下，謀於中也。小積焉爲邱，大積焉爲岳，常山之蛇，一擊應首，砥柱之浪，九派通臍，或止如槁木，或終接混茫，謀於終也。千畝胸中，一筆直下，工固足以擅長，拙猶取於速辦。

又　賦最重發端。漢、魏、晉三朝，意思樸略，頗同軌轍，齊、梁間始有標新立異者，至唐而百變具興，無體不備。其試賦則義當分晰，語多賅舉，或虛起，或實起。其虛起者，不勝枚數。其實起者，或用題字對舉，如楊鴻貞《月中桂樹》起曰：「月滿於東，桂芳其中。」陸宣公《月臨鏡湖》起曰：「月配陽含虛而明，湖止水體柔而平。」或用單提，如康僚《日中烏》起曰：「相彼烏矣，超然莫同。」王勃《寒梧棲鳳》起曰：「鳳兮鳳兮，來何所求。」凡此類，皆宗士衡「體物瀏亮」之指。原是試帖當行，久之遂成有司尺度。積而生厭，故晚生後進，爭出奇特。略舉一隅：如元稹《奉制試以樂爲御賦》，直用對策體起；李銳《孫武教婦人戰賦》、元稹《鎭圭賦》，皆直用考辨體起；于可封《至人心鏡賦》、楊鴻貞《貫七札賦》，皆用論贊體起；王棨《玄宗幸西涼府觀燈賦》、劉乾《招隱士賦》，皆直用序記體起；仲無顏《內人蹋毬賦》、黃滔《曲直不相入賦》，皆直用疏釋體起；高郢《曹劌請從魯公一戰賦》、白居易《射中正鵠賦》、元稹《觀兵部馬射賦》、吳連叔《謙受益賦》，皆直用原議體起，是皆變格，仍許當行，何也？《雕龍·詮賦》云：「詩序則同義，傳說則異體，總

其歸塗，實相枝幹。」況流制已倡於晉代，散言頗見於《楚辭》，衷之於古，折之以律，皆不得以文成破體相譏也。所慮或求奇反劣，如杜牧《阿房宮》起，黃滔《融結爲河嶽》起，實爲牛鬼之魁，是則不善變者。

又《詮賦》曰：「履端於唱叙，歸餘於總亂」，「亂以理篇，迭致文契。」蓋賦重發端，尤慎結局矣。行百里者半九十里，言晚節末路之難也。遲聲以曼，鏗爾未希，明月夜珠，與詩同境，末篇多躓，減賦半德，卒讀稱善，完賦全功。

又　自古短篇，以魏孫諶《果然賦》爲最，凡十八字；其次則唐李商隱之《蝨賦》、《蝎賦》，凡三十二字；又其次則羅隱《秋蟲賦》，凡四十字，皆兩韻。漢以來一韻之賦甚多，顧無如是短者，即此亦見謀篇之道。

又《造句》　篇則統前後而謀之者也，句則隨時而謀之者也。隨時而謀，又必統前後而謀，商量生熟，刻畫分秒，斯固雕蟲之業也。營篇既得，將增壯於數聯；製局已乖，冀求援於幾句。苟癡鈍其一字，必岨峿乎全章，然而不貴尖鮮，務歸堅緻。又不可戀一字而致滯其機，統全章而皆入於巧。莽莽古直，羅羅清疏，泯其錘鍊之形，愈是精能之至。《詮賦》曰：「擬諸形容，則言務纖密；象其物宜，則理貴側附。」「側附」二字，可謂妙於語言，唐人尤得其法。

王家相《論律賦》　律賦第一段之第一聯，猶制義之破題也。第二聯猶制義之承題也。或兩聯破題，而以第三聯承清者，題有詳略，故詞有煩簡也。第一段籠起全題，尚留虛步，猶制義之起講也。第二段必叙明題之來歷，猶制義之講下必承明上文也。第三段漸逼本位而多從前一層著筆，或用兩層夾出者，猶制義之起比也。第四第五段，則實賦正面，猶制義之中比也。或將人物分賦者，則制義每股立柱法也。第六第七段，多用旁襯，或翻騰以醒題意，猶制義之後比也。第八段或咏嘆，或頌揚，或從題中翻進一層，猶制義之結穴也。若六藝八卦等篇，總起總收，中間分段實發，則制義之兩扇三扇格也。大抵詞運于法，法因乎題，散者宜該，整者宜析，窄者暫縱，寬者急擒。僻典先導其源，常談必提其要。枯寂工於烘托，便能以少勝多，典故若無翦裁，豈能指揮從命。至于意匠精而同中見異，詞林秀而腐化爲奇，神而明之，存乎人爾。

姜學漸《資中賦鈔・味竹軒初學律賦》　學賦之法，先布一篇之局，篇中有停頓，有開合，題之層折，即賦之波瀾，無層折便爲平鋪直叙，總須相題爲之。局既布，則一段有一段之意矣。意既定，再選韻。選韻之法，每段與題意相近者選之。韻既選，再安韻，安韻之法，照一段意之先後層次分之。然後看題有當用典者，再選典，選典之法，亦止是照篇中意之當前當後用之。然後講求每字句要穩當，要圓熟，求眞切便穩當，調平仄便圓熟。每句意要聯貫，要圓轉，不雜湊便聯貫，有開合便圓轉。每段要流暢，忌累贅，少排句便流暢、不累贅。至轉韻不宜排句，一段排句，至多不過兩排，一篇凡兩排者，至多不過三兩段，則一篇回環如意，而無隔塞含糊之弊矣。至律體不宜歌頌，古體不宜排句，此又體之不可不辨者也。

又《味竹軒賦話》　又學賦篇法，其各段用意，如《賦學指南》，逐層分講，又援引各賦，最爲至當不易，最爲可學。惟集中所選各篇，雖非不佳，而爲初學指迷，尚非醒心豁目之作。求其醒心豁目，唐人賦中如《學雞鳴度關》、《漁父辭劍》等篇，不可不讀。此外如本朝吳穀人、鮑覺生集中，均宜多讀，吳集中如《羯鼓催花》、鮑集中如《流雲吐華月》等篇。此外如王夢樓《牛羊勿踐行葦》諸作，均篇法之最爲爽豁者也。

江含春《律賦說》　律賦首重層次，初學遇層次少者每以爲難，不知統觀全局，布置要有一定。場中賦題，多者不過八韻：首韻渾籠，次韻原題，結韻頌揚，是八韻已得其三也。其中五韻必有正面兩段，如時文中之中股。餘三段中或分或合，或抑或揚，或翻或襯，儘夠鋪排，章法不過如此。得題後先須審題，看何字當着眼，何處當輕帶，何處當極力發揮，就題之曲折，以作波瀾。則每段各有意義，必不重複。且得其扼要，則開手數句，已全題在握，眉目了然，否則發揮處輕重未免倒置。或與題旨刺謬，亦不自知。如《布穀催耕賦》，此題重在催字，其聲之急迫可知。時賦中不徐不急，乍抑乍揚句，是未着眼催字也。《側理紙賦》，此題重在側字，時賦中有或整或斜，或橫或直句，是未留心側字也。認題既眞，即須選韻，韻中百十字，必須全行繙閱，看何字與題相關，因韻生詞，不因詞覓韻，則押韻無不穩矣。韻有當作短句，亦有當作長句者，熟韻生用，生韻熟用，不可不辨。場中出色，押韻是一半工夫。押得自然，如韻腳皆爲我設，則開卷數句，即知爲內行所作，否則似穩非穩，縱有佳句，終難奪目。官韻須押股尾乃見整齊，又須以典出之乃見新色。官韻難押者，更須留意，試官每於此着眼，此處出色，則佳句

在人口矣。鍊句之法，短須典重有力，長須飄逸有致。四六錯綜變化，不必求奇，其法不外夾叙夾議，或上叙下議，或上議下叙，或分或合，或抑或揚，總以虛實相生，上下不隔爲妙。能間用成語工對，加以語妙指點，則場中可制勝矣。段首必用短句，以次漸長，至段末必用長句，乃能收束。又須束上啓下，或呼起下段，或反逼下文，使一氣相生，極抑揚開合之致，乃爲得法。又段中各有綫索，或叙題中某字，或傳題中某神，必一綫到底，乃成段法。用典以翻用反用活用借用爲妙，其法只在出以議論，及幾個虛字，呼應得靈耳。窗下考典，不可多記僻書，以多記古人詩賦題爲妙。蓋出題之典，大抵人所共知，能將眼前典故用得新色，場中尤能奪目。又題中字面須用典裁對，乃覺生新，題中尋常字，切忌多點，以致閱者生厭。惟新色字面，多徵典故，點如貫珠，以見腹笥淵博可也。但點須裁對工巧，平仄必調，切忌參差錯出，又忌典故記不分曉，以致悞用。末段抬頭用典更宜留心，稍有不愼，必致悞事。窗下多記頌揚典故，則場中末段自不喫力，成篇亦易，又合體裁，此討巧之一法也。要之，作賦之妙，不外氣機。氣須清，又須盛，叙事有條不紊，淺深虛實一綫穿成，此氣清也；抑揚開合，提頓關鎖，一氣卷舒，篇如股，股如句，雖平仄有不調，對仗有不工，亦令閱者不覺，此氣盛也。氣勢非揣摩古人駢體文不可。又須多記典故，否則典不足用，雖有興會，必致氣阻，此又當求之根柢，非可襲而取也。時人不知四六中自有浩氣流行，每用且夫今夫以作提筆，此古文法，非律賦法也。賦名曰律，必步武不亂，對仗整齊，除段首虛字外，段中轉折虛字，皆須裁對，不可單行。三字、五字、七字等句，亦須裁汰，以律賦正法本須四六也。

余丙照《增注賦學指南》卷一《論鍊局》 蓋一題到手，認題既眞，必先鍊局。局貴活不貴板，貴緊不貴寬，貴曲不貴直，總宜相題立格，如長題有截做法，有串做法；扇題有分疏法，有交互法；古題有叙在題前法，有述在題後法；時題有因時制宜法，有援古證今法；至短題則宜於中三韻另立柱頭，有溯古法，有寫景法，而題係比擬者，尤宜處處雙關夾寫，抉出題眼，以見本領。題貌不一，須以層次清楚爲要。首段總冒寫，如時藝之起講也；次段漸次入題，如入手提比也。次賦正面，如中比也；次賦題後，如後比也。又有以古事命題者，即以叙事爲層次，事盡而止。至其選詞光潤，運筆輕圓，向背離合得其情，操縱順逆盡其勢，遼丸秋奕，又總不外一熟字。此鍊局之大略也。

劉熙載《藝概·賦概》 賦兼叙列二法：列者，一左一右，橫義也；叙者，一先一後，豎義也。

又 司馬長卿論賦云：「一經一緯。」或疑經可言一，緯不可言一，不知乃舉一例百，合百爲一耳。

又 賦必合數章而後備。故《大言》、《小言》兩賦，俱設爲數人之語。準此意，則知賦用一人之語者，亦當以參伍錯綜出之。

技巧

桓譚《新論》卷下《道賦》 揚子雲工于賦，王君大習兵器，余欲從二子學。子雲曰：「能讀千賦則善賦。」君大曰：「能觀千劍則曉劍。」諺曰：「伏習象神，巧者不過習者之門。」

佚名《賦譜》 凡賦句有壯、緊、長、隔、漫、發、送合織成，不可偏舍。壯(三字句也)：若「水流濕，火就燥」、「悅禮樂，敦《詩》《書》」、「萬國會，百工休」之類，綴發語之下爲便，不要常用。緊(四字句也)：若「方以類聚，物以群分」、「四海會同，六府孔修」、「銀車隆代，金鼎作國」之類，亦綴發語之下爲便，至今所用也。長(上二字下三字句也，其類又多上三字下三字)：若「石以表其貞，變以彰其異」之類，是五也。「感上仁於孝道，合中瑞於祥經」，是六也。「因依而上下相遇，修分而貞剛失全」，是七也。「當白日而長空四朗，披青天而平雲中斷」，是八也。「笑我者謂量力而徒爾，見機者料成功之遠而」，是九也。六、七者堪常用，八次之，九次之。其者時有之得。但有似緊，體勢不堪成緊，則不得已而施之。必也不須綴緊，承發下可也。隔：隔句對者，其辭云。隔體有六：輕、重、疏、密、平、雜。輕隔者，如上有四字，下六字。若「器將道志，五色發以成文；化盡歡心，百獸舞而叶曲」之類也。重隔，上六下四。如「化輕裾於五色，猶認羅衣；變纖手於一拳，以迷紈質」之類是也。疏隔，上三，下不限多少。若「酒之先，必資於麴蘖；室之用，終在乎戶牖」、「倏而來，異綠蛇之宛轉；忽而往，同飛燕之輕盈」、「俯而察，煥乎皇科斗之文；靜而觀，炯爾見雕蟲之藝」等是也。密隔，上五已上，下六已上字。若「徵老聃之說，柔弱勝於剛強；驗夫子之文，

積善由乎馴致」、「詠《團扇》之見託，班姬恨起於長門；履堅冰以是階，袁安嘆驚於陋巷」等是也。平隔者，上下或四或五字等。若「小山桂樹，權奇可比；丘林桃花，顏色相似」、「進寸而退尺，常一以貫之；日往而月來，則就其深矣」等是也。雜隔者，或上四，下五、七、八；或下四，上亦五、七、八字。若「悔不可追，空勞於駟馬；行而無蹟，豈擊於九衢」、「孤煙不散，若襲香爐峰之前；圓月斜臨，似對鏡廬山之上」、「得用而行，將陳力於休明之世；自強不息，必苦節於少壯之年」、「及素秋之節，信謂逢時；當明德之年，何憂淹望」、「採大漢強幹之宜，裂地以爵；法有周維城之制，分土而王」、「虛矯者懷不材之疑，安能自持；賈勇者有攻堅之懼，豈敢爭先」等是也。此六隔，皆爲文之要，堪常用，但務暈澹耳。就中輕、重爲最，雜次之，疏、密次之，平爲下。漫：不對合，少則三四字，多則二三句。若「昔漢武」、「賢哉南容」、「我聖上之有國」、「甚哉言之出口也，電激風趨，過乎馳驅」、「守靜勝之深誠，冀一鳴而在此」、「歷歷游游，宜乎涼秋」、「誠哉性習之說，我將爲教之先」等是也。漫之爲體，或奇或俗。當時好句，施之尾可也，施之頭亦得也。項、腹不必用焉。發：發語有三種：原始、提引、起寓。若「原夫」、「若夫」、「觀夫」、「稽夫」、「伊昔」、「其始也」之類，是原始也。若「洎夫」、「且夫」、「然後」、「然則」、「豈徒」、「借如」、「則曰」、「僉曰」、「矧夫」、「於是」、「已而」、「故是」、「是故」、「故得」、「是以」、「爾乃」、「乃知」、「是從」、「觀夫」之類，是提引也。「觀其」、「稽其」等也，或通用之。如「士有」、「客有」、「儒有」、「我皇」、「國家」、「嗟乎」、「至矣哉」、「大矣哉」之類，是起寓也。原始發項，起寓發頭，尾，提引在中。送：送語，「者也」、「而已」、「哉」之類也。凡句字少者居上，多者居下。緊、長、隔以次相隨。但長句有六、七字者，八、九字者，相連不要，以八、九字者似隔故也。自餘不須。且長、隔雖遙相望，要異體爲佳。其用字「之」、「於」、「而」等，暈澹爲綺矣。

又　虛：無形像之事，先敘其事理，令可以發明。若《大道不器》云：「道自心得，器因物成。將守死以爲善，豈隨時而易名。」《性習相近遠》云：「噫！下自人，上達君。咸德以愼立，而性由習分。習而生常，將俾乎善惡區別。愼之在始，必辨乎是非糾紛」之類也。實：有形像之物，則究其物像，體其形勢。若《隙塵》云：「惟隙有光，惟塵是依。」《土牛》云：「服牛是比，合土成美。」《月中桂》云：「月滿於東，桂芳其中」等是也。雖有形像，意在比喻，則引其物像，以證事理。《如石投水》云：「石至堅兮水至清。堅者可投之必中，清者可受而不盈。」比「義兮如君臣之叶德，事兮因諫納而垂名」。《竹箭有筠》云：「喻人守禮，如竹有筠。」《駟不及舌》云：「甚哉言之出口也，電激風趨，過乎馳驅。」《木鷄》云：「惟昔有人，心至術精，得鷄之情」等是。「水」、「石」、「鷄」、「駟」者實，而「納諫」、「愼言」者虛，故引實證虛也。古昔之事，則發其事，舉其人。若《通天台》云「諮漢武兮恭玄風，建曾臺兮冠靈宮」。《群玉山賦》云：「穆王與偃佺之倫，爲玉山之會。」《舒姑化泉》云：「漂水之上，蓋山之前，昔有處女」之類是也。而白行簡《望夫化爲石》無切類石事者，惜哉！

又　比喻有二：曰明，曰暗。若明比喻，即以被喻之事爲干，以爲喻之物爲支。每干支相含，至了爲佳，不以雙關。但頭中一對，敘比喻之由，切似雙關之體可也。至長三、四句不可用。若《秋露如珠》，「露」是被喻之物，「珠」是爲喻之物，故云：「風入金而方勁，露如珠而正團。映蟾輝而回列，疑蚌割而俱攢。」「磨南容之詩，可復千嗟；別江生之賦，斯吟是月。」月之與珪雙關，不可爲準。若暗比喻，即以爲喻之事爲宗，而內含被喻之事，亦不用爲雙關。如《朱絲繩》、《求玄珠》之類是。「絲」之與「繩」、「玄」之與「珠」，并得雙關。「絲繩」之與「眞」、「玄珠」之與「道」，不可雙關。而《炙輠》云：「惟輠以積膏而潤，惟人以積學而才。潤則浸之所致，才則厥修乃來。」《千金市駿骨》云：「良金可聚，駿骨難遇。傳名豈限乎死生，賈價寧親乎金具。」或廣述物類，或遠徵事始，卻似古賦頭。《望夫化爲石》云：「至堅者石，最靈者人。」是破題也。「何精誠之所感，忽變化也如神。離思無窮，已極傷春之目；貞心彌固，俄成可轉之身。」是小賦也。「原夫念遠增懷，憑高流眄。心搖搖而有待，目眇眇而不見。」是事始也。又《陶母截髮賦》項：「原夫蘭客方來，蕙心斯至。顧巾櫜而無取，俯杯盤而內愧。」是頭既盡截髮之義，項更徵截髮之由來。故曰新賦之體，項者，古賦之頭也。借如謝惠連《雪賦》：「歲將暮，時既昏。寒風積，愁云繁。」是古賦頭，欲近雪，先敘時候物候也。《瑞雪賦》云：「聖有作兮德動天，雪爲瑞而表豐年。匪君臣之合契，豈感應之昭室。若乃玄律將暮，曾冰正堅。」是新賦先近瑞雪了，項敘物類也。入胸已後，緣情體物，縱橫成綺。六義備於其間，至尾末舉一賦之大統而結之，具如

上說。

李廌《師友談記》 少游言：凡賦句，全藉牽合而成。其初，兩事甚不相侔，以言貫穿之，便可爲吾所用。此鍊句之工也。

又 少游言：「賦之說，雖工巧如此，要之，是何等文字？」廌曰：「觀少游之說，作賦正如塡歌曲爾。」少游曰：「誠然。夫作曲，雖文章卓越，而不協於律，其聲不和。作賦何用好文章，只以智巧飣餖爲偶儷而已；若論爲文，非可同日語也。朝廷用此格以取人，而士欲合其格，不可奈何爾。」

又 少游言：賦中用事，如天然全具對屬親確者，固爲上；如長短不等對屬不的者，須別自用其語而裁剪之，不可全務古語，而有疵病也。譬如以金爲器，一則無縫而甚陋，一則有縫而甚佳，然則與其無縫而陋，不若有縫而佳也。有縫而佳，且猶貴之；無縫而佳，則可知矣。

又 少游言：賦中用字，直須主客分明，當取一君二民之義。借如六字句中，兩字最緊，即須用四字爲客，兩字爲主。其爲客者，必須協順賓從，成就其主，使於句中煥然明白，不可使主客紛然也。

王楙《野客叢書》卷一《歐公譏荆公落英事》 士有不遇則託文見志，往往反物理以爲言，以見造化之不可測也。屈原《離騷》曰：「朝飲木蘭之墜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原蓋借此以自諭，謂木蘭仰上而生，本無墜露而有墜露；秋菊就枝而殞，本無落英而有落英。物理之變則然，吾憔悴放浪於楚澤之間，固其宜也。異時賈誼過湘，作賦弔原，有「鏌鋣爲鈍」之語，張平子《思玄賦》有「珍蕭艾於重笥兮，謂蕙芷之不香」，此意正與二公同，皆所以自傷也。古人託物之意，大率如此。本朝王荆公用殘菊飄零事，蓋祖此意。歐公以詩譏之，荆公聞之，以爲歐九不學之過。後人遂謂歐公之誤，而不知歐公意蓋有在。歐公學博一世，《楚詞》之事顯然，耳目之所接者，豈不知之？其所以爲是言者，蓋深譏荆公用落英事耳。以謂荆公得時行道，自三代以下，未見其比，落英反理之諭，似不應用。故曰：「秋英不比春花落，爲報詩人子細看。」蓋欲荆公自觀物理，而反之於正耳。

孫奕《示兒編》卷八《賦貴巧於使事》 高安解試《由也升堂賦》，滿場皆苦其無故實。林振體狀題意，獨得活法，只用孔門同時之事映帶。其第六聯云：「攀鱗附翼，仰窺在寢之淵；聞禮學詩，下視過庭之鯉。」主文李先之朴撫案稱賞曰：「祇消此聯，已見由也果在堂上矣。」遂寘首選。消艮齋先生謝尚書嘗云：「未第時試《仁義天下之表制賦》，當時從游場屋者，衆皆閣筆，無以體表制者，自作第四韻散句有曰『民多拱極之星，世絕駭輿之馬』，爲表制設也。有學生曾其姓者，巧於移掇，上添兩句云『如天其大，民皆拱極之星；若路以由，世絕駭輿之馬』，非特喚醒得題目意透，又以星襯仁天，馬襯義路，表制在其中矣，較有工夫，乃占第一，予次之。」作者不可不知。

又《賦以一字見工夫》 東坡有曰：「詩賦以一字見工拙。」誠哉是言。嘗記前輩說歐公柄文衡，出《堯舜性仁賦》，取劉煇天下第一。首聯句曰：「世陶極治之風，雖稽於古；內積安行之德，蓋稟於天。」劉來謁謝，頗自矜。公雖喜之，而嫌其「積」字不是性，爲改作「蘊」，劉頓駭服。紹興己卯廬陵秋試《大衍天地之樞賦》，劉明老破題八字云：「法著大衍，理關萬殊。」主司喜其「關」字包盡題意，取爲冠場。有用「該」字者，皆末綴其後。太學復出魁者，亦不過用此八字。郭昌明《首冠宜春賦》曰「重明麗正化天下」，第三隔云「德增日日之新，斯能凝命；世被風風之教，孰不胥然」，以「風風」對「日日」，眞不經人道語也。

又卷九《用字貴詳審》 凡用事須探究本文，不可以虛對實，如陳傅良《漢斲琱爲樸賦》云：「吏尙刻深，弊見於乾封元鼎；意多穿鑿，機形於五鳳黃龍。」按，《漢・郊祀志》：武帝封泰山，改元封元年，明年「夏旱，公孫卿曰：『黃帝時封則天旱，乾封三年。』乃下詔曰：『天意欲乾封乎？』」乾音干，則乾封非年號也，以對五鳳則爲偏矣。

葉夢得《避暑錄話》卷下 詞賦以對的而用事切當爲難。張正素云：慶曆末，有試《天子之堂九尺賦》者，或云：「成湯當陛而立，不欠一分；孔子歷階而升，止餘六寸。」意用《孟子》曹交言成湯九尺，《史記》孔子九尺六寸事。有二主司，一以爲善，一以爲不善。爭久之不決，至上章交訟，傳者以爲笑。若論文體固可笑，若必言用賦取人，則與歐公之論何異，亦不可謂對偶不的而用事不切當也。

鄭起潛《聲律關鍵》 何謂認題？凡見題目，先要識□。其體不一，各列于後，可以類推。「體物」如文德帝王之利器，天子游六藝之囿，取物之義，非譬喻也。「譬喻」如天形如倚蓋，高祖從諫如轉圜。「過所喻」如人主之勢重萬鈞，聽言樂於琴瑟。「比方」如玉比德，太祖比迹湯武。「鼎足」如聖人聰明冠群倫，天子明堂聽朔。合分兩脚在上，一脚在下，不惟下脚寬疏好粧聯，

第三韻亦不虛，第四韻承上生下，又得玲瓏。又如七制役簡刑清，聖人成天下之大順，却當分一脚在上，兩脚在下，蓋有兩脚對說，及下兩脚一貫，不可分在上者。「兩脚」如上聖垂仁義之統，聖王宣明典章，只當平截，但隔，聯須叫應，第三韻引下意，第四韻承上意，庶得貫通。「獨脚」如渾天儀，天爵亦自分上下截，方可粧聯，及第三、四韻立意。又如罷露臺，不可分上下截，只當總說。「藏頭」如舜琴歌南風，藏孝意。聖人有金城，藏得人固國意。說出主意，而不識題字，爲佳。「叙事」如罷露臺，金城圖上方略，並叙出處本末。「方位」如八蠟記四方，黃唐疆理南北，如四方、四海、四國之類，不以方位形容，則與天下賦無異。「篇卦」如復見天地之心，天保以上治內。「數目」如皇極之主叙九疇，回聞一以知十。「賓主」如天下國家(賓)本在身(主)，人主和德(主)天地應(賓)。「本末」如王道(本)正則百川理(末)，君人殷民(本)阜財(末)。「體用」如文王發政(用)施仁(體)，治四海(用)在心(體)。「名義」如天子曰辟雍，五帝名學曰成均。「脉絡」如舜畏天而愛民，哲王建中陰陽和。「兩全」如太宗功德兼隆，漢文武相配，不當分輕重。「交相」必律曆更相治，官師相規。「大要」如名器政之大節，八政以食爲首。「極至」如聖人道之極，聖人人倫之至。「庶幾」如孝文有刑錯之風，封事謗木之遺。「品藻」如善政不如善教，孟氏功不在禹下。「反說」如金湯非粟不守，聖王不以名加實。「輕虛」如爲君難，才難，卻要着實。「重實」如郊雍出寶璧玉器，政令如金石四時。卻要玲瓏。「頭輕脚重」如惟辟福威玉食，舜日月照四時行。「叙全篇」古賦多鋪叙出處本末，八韻貫通，雖不拘上下截體貼，而題字皆在其中，最見手段。但不善學者，流爲疏闊，全不着體，未免畫虎不成之患，不可不戒。

又　何謂擇事？故事雖多，切題爲工。如《高祖從諫若轉圜》，高祖從諫事甚多，第五聯云：「著始前陳，已反楚權之撓；足方後躡，遽回齊國之封。」有轉圜意。如《文帝愛民如赤子》，文帝愛民事甚多，第五聯云：「業欲相安，嬉戲有小兒之狀；刑爲頓馳，悲傷因少女之書。」有赤子意。如《文帝以道德爲麗》，文帝道德事甚多，第五聯云：「苑囿無增，惟化民之專以；金繒不惜，與棄過以偕之。」有麗意。如此用事，可見精切。凡聖人題，合用唐虞三代事。帝者題，合用五帝事。王者題，合用三王事。帝王題，合用五帝三王事。雜用後世事者，非也。凡關君德國體題目，宜用古人好事，最爲得體。

又　何謂琢句？前輩一聯兩句，便見器識。如《有物混成賦》云：「得我之小者，散而爲草木；得我之大者，聚而爲山川。」知其有公輔器。如《金在鎔賦》云：「儻令分別妍蚩，願爲軒鑑；如使削平禍亂，請就干將。」知其出將入相。賦限三百六十字以上，豈可輕下語耶？造句不一，四六爲工，八字句尤典雅。前輩云：長不如短，緩不如切，輕不如重。短句不足，故長言之，長句不過十一二字，須有意味，不覺其長。或有一句至十三四字者，非也。每韻長短相間，庶得鏗鏘。或有全韻疊用長句者，非也。疊字須全句及意貫，或有牽強虛撰者，非也。相關上下截體帖，須義理通，或有關字不關意者，非也。或用事，或貼字，或說意，須上下貫通，方成一句之義。或有上與下不相合者，非也。賦謂之聲律，取其可歌，或有平側不協者，又非也。又取其對偶親切停當，一意對兩意，雙字對隻字，謂之偏。輕字對重字，撰句對全句，謂之枯。古作多工於聯，近體多工於韻，意在作者一轉移耳。每韻起句、接句、繳句、散句、聯句，貴有精神，有力量，別具句法於後。前輩云：題常則意新，意常則語新，不可苟也。

祝堯《古賦辨體》卷四《兩漢體下》　愚謂：自楚騷已多用連綿字及雙字，長卿賦用之尤多。至子雲好奇字，人每載酒從問焉。故賦中全喜用奇字，十句而八九矣。厥後《靈光》、《江》、《海》等賦，旁搜遍索，皆以用此等字爲賦體，讀者苦之。然賦之爲古，亦觀六義所發何如爾。若夫霧縠組麗，雕蟲篆刻，以從事於侈靡之辭，而不本於情，其體固已非古，況乎專尚奇難之字以爲古，吾恐其益趍於辭之末，而益遠於辭之本也。晦翁嘗論今人好用字，如讀《漢書》，便去收拾三兩箇字，洪景盧較過人亦然，南豐尚解使一二字，歐、全不使一箇難字，而文字如此好。則作者何必要用奇難字哉！

又　《鸚鵡賦》：比而賦也，其中兼含風興之義。虛以物爲比，而寓其羈棲流落無聊不平之情，讀之可爲哀欷。凡詠物題，當以此等賦爲法。其爲辭也，須就物理上推出人情來，直教從肺腑中流出，方有高古氣味。如但賦之以辭，則流於後代之體，以字句之巧爲用工，而不知其漠然無情；以體貼之切爲著題，而不知其渙然無理。視之雖如織錦，味之乃如嚼蠟，況望其可高古耶！此賦宜與鮑明遠《野鵞賦》並看。

陳繹曾《文筌・楚賦譜》　「句法」：六言長句「兮」字式：正上一字單，體狀字、呼喚字、作用字、虛字、實字。次二字雙：中一字單：之、乎、

而、以、於、于、其、與、余、吾、我、爾、汝、曰、夫、又、孰、惟、焉、乃。下二字雙：變上二字雙，次一字單。變中二字雙，下一字單。變中不用單字。變七言，變八言，變九言，變五言，變四言，變三言。凡楚賦以六言長句爲正式，其間變化無方，始舉其要如右，詳見楚賦緯。四言「兮」字式：正上一句四言，下一句三言「兮」字，韻在「兮」字下，變上一句四「兮」字，下一句四言，韻在句下，凡四言中亦間用五言、六言，但以四言爲主耳。六字短句式：正上一單字，次二字雙，中「兮」字，下二字雙，變上二字雙，變五言，變七言。此本題歌句法，後人有用爲賦者，非屈原之式也。四言「只」字：正上一句四言，下一句三言，只字變五言，此景差《大招》句法，可用。宋玉《招魂》用些字，惟袁辭祭文得用耳，不入賦式也。雜言式：此始於宋玉《九辨》，極於淮南《招隱》，非屈原之正式也。

陸燕《歷朝賦格·凡例》 駢麗之詞，屈、宋、相如已見一班，其後遂有全用比偶者，浸淫至於六朝，絢爛極矣。唐人聯以四六，限以八音，協韻諧聲，嚴於銖兩，此如畫家之有界畫勾拈，不得專取潑墨淡遠爲能品也。故凡屬詞儷事比偶成文者，列爲駢賦一格。

李光地《榕村語錄》卷二九《詩文二》 時文名句與詩詞不同，要從性命道理上出。《中庸·續緒》節，時文皆講成三王統緒未成，至武王纔了得三王之志，竟似周家父子祖孫，累世欲闡干天位者，然豈非大悖。不知續緒者，言能修德行仁，不墮基業，到得天與人歸，一著戎衣便有天下。故雖以臣伐君而不失顯名，一戎衣句，非結上文，乃起下文，重一戎衣，不重有天下。惟明初楊慈文是如此發明，大有關係，所以八股不可輕忽。

又卷三〇《詩文三》 鋪張賦原不好，就是《上林》、《子虛》、《長楊》、《兩京》、《三都》皆賦之祖，已不爲佳，何論其餘。就中《兩京》差優耳。漢賦，漢之俗文；英華，唐之俗文；詩餘，宋之俗文。雖不爲可也。

又 唐賦小巧，與詩餘同成戲具。凡詩內纖俗惡派語，皆可入其體，固爾至今所傳唐人名句亦不多。

蔣驥《楚辭餘論》卷上 《離騷·作文有深一步襯法》。張司業《詠節婦》云：「事夫誓擬同生死。」又曰：「還君明珠雙淚垂。」然精神卻在「感君纏綿意，繫在紅羅襦」二語襯出。蓋惟感之深，繫之密，而卒還之，彌見節之貞，而無與易也。又如「《論語》好仁者，無以尚之」題，人只解從仁上極形好之之篤耳，惟劉君榮文云：「非難於獨知仁之可好，難於知仁之外甚有可好，而終不以易吾仁也。」如是則「無以尚之」精神倍出。《離騷》屢言求君，蓋此意也。林西仲乃云「作求賢君」解，「是以與國存亡之箕比，認爲朝秦暮楚之蘇、張」，猶顯明已翔於寥廓，而虞者猶視諸藪澤，悲夫！

王之績《鐵立文起前編》卷一《明》 趙青巖曰：《兩京》、《三都》，窮極縟麗，徒彫琢于字句之間。李公時勉《北京賦》，洋洋纚纚，冠冕鉅鹿，一代大手筆。後進當熟讀之。

浦銑《復小齋賦話》卷上 賦貴琢句。唐張仲素《管中窺天賦》云：「月既滿而猶虧，日將中而如昃。」又無名氏一聯云：「桂魄未圓，餘暉來而尚溢；陽烏當晝，遠色照而全虧。」同是一意，而筆用反正，加以錘鍊，便覺出色。

又 唐王捧珪《日賦》有云：「皎兮潔，每守團圓不虧缺；瞳兮曨，暮落西山朝海東。」音節最古雅可喜，不解《賦楷》何獨刪此二句。

又 唐人律賦，不必八韻，皆有四六句。或六韻，或三韻、四韻不等，亦有全不用四六者。如石貫《藉田賦》，黎逢《貢士謁文宣王賦》，顏魯公《象魏賦》是也。

又 律賦句法，不可但用四六，或六四，或七四，或四七。試取王輔文棨、黃文江滔、吳子華融、陸魯望龜蒙諸家觀之，思過半矣。

又 食古而化，乃爲善用故實，若堆垛塡砌，毫無生趣，奚取哉？王棨《涼風至賦》云：「悄絲管於上宮，陳蛾翠斂；颭楹檐於華省，潘鬢霜彫。」如此用《長門》、《秋興》二賦，令人無從下注脚，眞上乘矣。

又 賦中最多比體，然以人比物，如何着筆？王棨《回雁峰賦》云：「稍類乎王子乘舟，已盡山陰之興；曾參命駕，因聞勝母之名。」得此三虛字，便覺死處皆活，實處皆虛，並不嫌其儗不於倫。余特爲拈出，不惜把金針度與也。

又 文章固有脫胎法，然亦須變化，乃爲異曲同工。若句摹字仿，規規然唯恐失之，如江淹《別賦》，千秋絕調，明人吳伯允學之作《感秋賦》；謝惠連《雪賦》，古今膾炙，袁中郎效之作《玉壺賦》，使人見之欲嘔。

又 作小賦必先認題，如《涼風至》、《小雪》、《握金鏡》諸賦，須看其處處不脫至字、小字、握字。不則便可移入《涼風》、《雪》、《金鏡》題去矣。

又 賦有假對，裴晉公《神龜負圖出河賦》，以「洪荒」對「綠水」，范文正

公《養老乞言賦》，以「清問」對「黃髮」、「無瑕」對「尚齒」是也。樂天《漢高祖斬白蛇賦》，製局一氣呵成，敘事有聲有色，蓋應宏詞作也。當日以「不知我者謂我斬白蛇，知我者謂我斬白帝」二句考落。

又　作小賦不嫌纖巧，於詠物題尤宜。唐人《多稼如雲賦》，有張仲素、王棨二作。張則略寫大意，王則刻畫盡致，便覺異樣警切。

又卷下　律賦對句，宜用流水法，既避重複，且有生動之趣。聊舉一二。如黃滔《戴安道碎琴賦》「焉有平生，探樂府錚鏦之妙；爰教一旦，廁侯門戛擊之徒」，《漢宮人誦洞簫賦賦》「一千餘字之珠璣，不逢漢帝；三十六宮之牙齒，詎啓秦娥」是也。

又　宋曹太尉勳《迎鑾》七賦，當日太尉奉詔迎顯仁韋太后作也。后居慈寧殿，公力請祠居天台山，繪圖作賦傳於家。題雖分爲七，實一篇耳。公之子姓，世居海鹽，保有此卷半，千餘年勿失。公《松隱集》四十卷，闕七賦之四。朱竹垞先生睹公手蹟，遂寫足本。後此卷歸朱衍齋，又歸花山馬氏，惜余未之見也。

又　作賦不在用事精切，尤在用筆。黃文江《白日上昇賦》，用乘風、奔月二事云：「較美古今，列子之乘風固劣；論功晝夜，姮娥之奔月非優。」其得訣處，全在上四字用得好。

又　用典處以不說出爲高。謝觀《吳坂馬賦》：「乍同曲突，收將宮徵之音；又似豐城，指出斗牛之氣。」雖用蔡邕爨桐、張華劍氣事，卻不說出桐與劍字，亦是避熟法。

吳景旭《歷代詩話》卷二〇《試賦》　賦中用事，直須主客分明，當取一君二民之義。借如六字句中兩字最緊，即須用四字爲客，兩字爲主。其爲客者，必須協順賓從，成就其主，使於句中煥然明白，不可使主客紛然也。賦中作用，與雜文不同。雜文則事詞在人意氣變化。若作賦，則惟貴鍊句之功，鬬難、鬬巧、鬬新，借如一事，他人用之不過如此；吾之所用，則雖與衆同，其與之巧，迥與衆別，然後爲工也。賦家句脈，自與雜文不同。雜文語句或長或短，一在於人。至於賦，則一言一字，必要聲律，凡所言語，須當用意。屈折斲磨，須令協於調格，然後用之。不協律，義理雖是，無益也。

朱一飛《賦譜》　遣辭非填寫之謂。有虛處宜實，有實處宜虛，一題正面無幾，得力處全在旁面反面，題前題後，善于驅遣，便虛實得法。不善者，則實處全實，虛處全虛，一篇中堆垛枯滑，諸弊百出。古人作詩，嘆着眼之難，惟賦亦然。縱極四庫之富，須調度得宜，疏密相間，如兵家遣將，枝枝當緊要處，乃爲無弊。摘用成語，賦家上乘，然不宜荒詞腐句；拆用古典，賦家三昧，亦不宜涉纖近晦；至運用詩歌詞賦，必以家絃戶誦，絕無僻澀粗獷者方可，否則寧簡毋繁。

又　起有起法，古題則直起，時題則陪起、頌揚起。直起者必簡老，陪起者必雅切，頌揚起者必堂皇。接有接法，如用爾其、懿夫等調，非無意義，須相機勢斟酌用之，不得沿爲習套。至于硬接，尤須神氣一綫爲佳，轉折處最忌牽扯，牽扯則層次不清。烘襯處最忌雜遝，雜遝則神理盡失。鋪敘處忌泛，泛則寬局。琢鍊處忌多，多則傷氣。而連綴脫卸交互諸法，又全要虛字靈活，乃有絲連繩貫、愈出愈奇之妙。不然，未免畫蛇添足。收束之法，處處有之，一段有一段之收束，一篇有一篇之收束，如八股中自起講以至結比，總不脫「起承轉合」四字，所謂合者，即此收束也。功候到，自然節奏合拍，水到渠成。

魯筆《楚辭達・總論》　筆法：《離騷》用筆之妙，一筆常作數筆用。止寫反面而正面自到，止寫賓位而主位自到，止寫對面而本面自到，皆一筆作兩筆用，已爲妙筆。有時寫一面而兩面俱到，如寫側面而正面反面皆到，寫中一面而前面後面皆到，此則一筆作三筆用，更爲奇妙筆法。

又　句法：《離騷》有順衍句，有倒裝句，有問句，有答句，有抑揚句，有開合句，有超忽句，有頓挫句，有掉頭句，有擺尾句，有折腰句，有沉重句，有輕婉句，有俊逸句，有凝練句，有生澀句，有峭句，有奧句。句句作態，無一死句；句句皆古，無一時句。與漢魏人擬騷者，眞毫釐千里之別。

又　字法：《離騷》字法第一以倒貫者爲奇，有生眼字，有伏脈字，有典雋字，有生造字，有翻活字，有抵死字，有呼字，有應字，有轉關字，有貫珠字，有雀起字，有墜落字，有擊鼓鳴鐘字，有低聲下氣字。不錯字法，方不錯句法。

又　骨法：《離騷》神逸而遠，氣峻而遒，總由于秀骨天成。秀骨藏於堅古中，而化其鍛鍊之迹。是以淺學讀之不甚契慕，非關昧於意理，先不識其骨法之尊貴，琢之不開，研之不入，味之不出，自倦而思去耳。此皆讀古不深，洗鍊不精之故。得其骨法，斯無難事。

又　辭法：《離騷》尚辭，以華爲貴。凡詞華之文，人易賞識，惟騷詞人偏苦而難之，何也？蓋華者近浮，獨騷詞高華中仍歸沉實，奇麗中仍歸典則，鋪陳中仍歸奧曲。華而朴，華而幽，周秦之華與後世之華不同，所以人不易識。人必先識其詞，方樂求其義。

又　補法：《離騷》每慣用補筆之法，上文未備者，多在下文補之。驟讀去，令人疑其有偏重，偏輕，偏有，偏無之失，惟識其埋藏補筆於偏重偏有處，而其偏輕偏無者，隱隱補足勻稱，此如形家脉明脉暗之意。又如神龍東雲見鱗，西雲見爪，參差變化，正在於此。若明明兩橛，板板并出，則後世時文死對偶法，有何意味。

又　過文法：《離騷》過文之妙，全在牽上搭下之變化。牽搭在有字句中，猶人所易知；牽搭在無字句中，則爲人所難測。牽搭在對針處，猶人所易知，牽搭在不對針處，則爲人所難測。惟慧心人方解其妙。一種突出奇峰，如天外飛來，更奇妙。

又　倒掉法：文從氣順，不可倒置，此第論唐宋人古文法猶可，總無與於《離騷》事。《離騷》別有前後顛倒出之一法，如文勢似宜在前者，此偏拋置在後；文勢似宜在後者，此偏倒掉在前，預提起下文，作襯筆之勢，令上文反變爲振落之奇。如此手法，眞變態不可方物。

又　隔類相照法：《左史》中有類叙法，凡同類之事物，皆附帶一處，以類相從。獨《離騷》不然。明明一類者，偏從中割開，以他類間之，隔斷成文，隔類相生，隔類相顧，不類者攙而和之，本類者越而別之，最爲參稽莫測，古文中另闢一徑。

又　移步換形法：讀《騷》者苦其重複繁雜。林西仲第舉馬遷「一篇中三致其意」語混過，遂謂得而不疑，不知《離騷》全在移步換形之妙。同一鳥獸草木，略分部位，意義迥殊。在前有在前之故，在後有在後之故，知其解者，一綫穿去，彼此分明，不僅在淺深虛實而已，何其複雜之疑。

又　「兮」字法：《離騷》用「兮」字與他處不同。他處「兮」字多平用，當「焉」字、「也」字。惟《離騷》有時當「矣」字，有時當「者」字，有時當「哉」字、「乎」字，更奇變盡態，須會其語勢而合之，方不錯會其義。抑揚不盡之神，參差不一之妙，多伏于此。人都作一類看，却誤甚。

又　虛字法：《離騷》用虛字，無一泛設者，字字着力，無一字不經幾曲回環始盡，無一字不生顧盼，綫索最靈，一字常抵數字用，耐人思議不了。

孫梅《四六叢話》卷四引《瑩雪叢說》　文章一技，要自有活法。若膠古人之成跡而不能點化其語句，此乃謂之死法。死法專祖蹈襲，則不能生於吾言之外；活法奪胎換骨，則不能斃於吾言之內。斃吾言者（故爲死法）；生吾言者，故爲活法。伊川先生嘗說《中庸》「鳶飛戾天，魚躍於淵」，須知天上者更有天，淵中更有地，會得這道理，便活潑潑地」。吳處厚嘗作《翦刀賦》，第五隔對：「去爪爲犧，救湯王之旱歲；斷鬚燒藥，活唐帝之功臣。」當時屢竄易，「唐帝」上一字不妥帖，因看游鱗，頓悟「活」字，不覺手舞足蹈。呂居仁嘗序《江西宗派詩》，若言「靈均自得之，忽然有入，然後惟意所出，萬變不窮，是名活法」。楊萬里又從而序之，若曰「學者屬文，當悟活法。所謂活法者，要當優游厭飫」。是皆有得於活法也。吁！有胸中之活法，蒙於伊川之說得之。有紙上之活法，蒙於處厚、居仁、萬里之說得之。

汪廷珍《作賦例言》　三代題目不可入後世語，古典不可混作今制，妄行擡頭。擬古之體，不可太似，不可不似。太似則依樣葫蘆，不見自運之巧；不似則另翻花色，何居擬古之名？須體制從先，思義在我，如文通《雜擬》之詩，昌黎毛穎之傳，則得之矣。

又　文章生路，全在善折善襯；文章佳處，全在入情入理。故實題用本人本書最妙，來踪去路，務要清楚。又有當斷制處，須屬辭比事，犂然有當於人心，全要得虛用之妙。死粘題面，安得有好文字？

王芑孫《讀賦巵言·謀篇》　唐以前有作斷章闕句者，古自有此一體，非關佚失。勢欲下而還止，體迅飛而未翔，蓋由小賦不足以暢言，故示以簡拙，此孫過庭《書譜》所謂「以使轉爲形質，點畫爲性情」者也。

又《造句》　《鍊字》曰：「三權重出。」古賦惟大篇不禁重出，若千言以內，初無「累牘風雲，連篇月露」之事，況於律賦，即虛字關接，大宜檢點。

湯聘《律賦衡裁·例言》　揚、馬之賦，語皆單行，班、張則間有儷句。如「周以龍興，秦以虎視，聲與風游，澤從雲翔」等語是也。下逮魏晉，不失厥初。鮑照、江淹，權輿已肇；永明、天監之際，吳均、沈約諸人，音節諧和，屬對密切，而古意漸遠。庾子山沿其習尚，引而伸之，無語不工，無句不偶，激齊梁之餘波，開隋唐之先躅，古變爲律，子山其樞紐也。

又《餘論》　唐太宗《小山賦》云：「松新翠薄，桂小丹輕，【略】纔有力以

勝蝶，本無心而引鷃。半葉舒而巖暗，一花散而峰明。」《小池賦》云：「牽狹罅兮數尋，泛芥舟而已沉。涌菱花於岸腹，劈蓮影於波心。減微涓而已淺，足一滴而還深。」渲染小字工妙乃爾，可見才大者心必細。

又　唐崔損《鳳鳴朝陽賦》云：「旁應元律，調十二管于四時；上凌紫烟，擊九萬里而一息。」案：崔撰《莊子音義》鵬朋皆古鳳字，對語本此，非借鵬以擬鳳也。徐晦《海上生明月賦》云：「希逸之賦，可稱界於斜漢；玄暉之詩，有作映彼清淮。」關合海上，屬對頗工。但「月映清淮流」是何仲言詩中語，而曰玄暉，誤矣。錢起《象環賦》云：「循環無極，參日月之在躬；佩服有常，於韋弦而戒事。」日月句雅切孔子，下句亦未免湊泊。

又　題中正面無可刻劃者，勢不得不間見側出，以敷佐見奇。然須雋不傷雅，細不入纖，方爲妙緒爾抽，巧思綺合。否則刻鵠類鶩，無所取焉。唐錢起《尺波賦》云：「流脈中移，類蠖影求伸之際；浮光上射，若雪華呈瑞之初。」謝觀《初雷啓蟄賦》云：「似桴鼓之纔終，戈鋋熠熠；如擊石之止後，鳥獸跼跼。」柳喜《日浴咸池賦》云：「紅光下射，疑萍實之欲沉；赤氣上浮，訝林雲之不息。」白行簡《五色露賦》云：「花禽拂着，宛如陳寶之雞；平野染成，煥若徐方之土。」薛逢《天上種白榆賦》云：「或全或缺，陋蟾桂于月中；莫往莫來，鄙蟠桃于海上。」鄭宗哲《溫洛賦》云：「霽日初懸，似陽燧之藏輕瀨；紅霞不散，若陰火之在空波。」王棨《回雁峰賦》云：「亦猶鸛鵠，踰清濟以無因；何異鷓鴣，渡澄江而不得。」《夢爲魚賦》云：「莊生化蝶之言，昔時未信；公子爲烏之驗，今日方知。」證佐典切，比擬精工，凡此數聯，猶不失比興之遺意。

又　唐李鐸《密雨如散絲賦》云：「原夫清畢啓陰，夕陽向暮，散輕霞以成綺，矗玄雲而似布。于是霢霂郊野，霏微草樹。蔽重霄之靄靄，猶委緒風；映遠岫之濛濛，乍迷縠霧。從旁渲染，映帶極工。其正寫處云：「織婦停梭，似曳乃輕之緒；舟人罷釣，疑牽或躍之魚。絕而復尋，等蛛網而共挂；垂之如墜，連雪絮以輕飛。」極力形容，非不巧合，但刻劃傷雅，便入纖小家數矣。

又　唐人試賦極重破題。白居易《性習相遠近賦》云：「噫，下自人，上達君，咸德以愼立，而性由習分。」李涼公逢吉大奇之，爲寫二十餘本。韋彖《畫狗馬難爲功賦》云：「有丹青二人，一則矜能於狗馬，一則誇妙於鬼神。」吳學士融方構是題，見之遂焚所著，其價重一時如此。迄今觀之，亦不過疏解明晰耳。陳佑平《權衡賦》起句云：「俾民不迷，茲器維則。」八字典重而渾成，殆欲與日華天鑒之句并驅中原矣。

又　唐高郢《痾僂丈人承蜩賦》云：「期于百中，則啼猿之射乎；曾不孑遺，殊慕鴻之弋者。」闕名《垓下楚歌賦》云：「兩雄較武，焉知劉氏昌乎；四面聞歌，是何楚人多也。」一點一拂，搖曳有神。皆因韻限虛字而然，非故作折腰齲齒之態也。宋范仲淹《鑄劍戟爲農器賦》云：「前王鋒鏑，不得已而用之；此日鎡基，有以多爲貴者。」以子對經，銖兩悉稱，流麗之至，倍見莊嚴。押虛字者，此嘆觀止矣。

又　唐王起《元日上公獻壽賦》云：「拱北辰之尊，不異乎台居列宿；獻南山之壽，更聞乎岳視三公。」賈餗《中和節百辟獻農書賦》云：「是薦是裘，將致乎千斯倉；爰始爰謀，必因乎四之日。」措語莊雅而典切。謝觀《清明日賜百官新火賦》云：「出禁署而螢分九陌，入人寰而星落千門。」亦秀句也。闕名《千畝望幸賦》云：「是宜率諸侯大夫，以行乎周禮；不可使四年正月，獨稱于晉時。」對法矯變，善于運古，固是間道奇兵。

又　唐人琢句，雅以流麗爲宗，間有以精峭取致者。皇甫湜《山雞舞鏡賦》云：「類鳳因簫感，哂鶴爲琴召。」趙蕃《月中桂樹賦》云：「謂扇花薄，如珪玷浮。」楊宏貞《隙塵賦》云：「疑琢玉成環，環中屑墜；若窺壺入洞，洞裏雲殘。」張隨《海客探驪珠賦》云：「初辭磧礫，訝潭下星懸；稍出漣漪，謂川旁月上。」刻酷鍛鍊，皆所謂字去而意留者。闕名《箜篌賦》云：「青樓何處，綺城向日九烏雛；綺帳初開，綵綬銜花雙鳳子。」七字成句，原本齊梁。閻寬《溫湯御毬賦》云：「捎虛而訝人手長，攢角而疑馬身小。」造語非不新穎，但失之鑿矣。

又　言對爲易，事對爲難，反對爲優，正對爲劣。唐白行簡《澹臺滅明斬龍毀璧賦》云：「紛然電散，謂齊后之碎連環；聽爾星分，同亞父之撞玉斗。」張隨《上將辭第賦》云：「王翦請貽乎子孫，與茲難并，晏嬰敢煩乎里旅，相去不遐。」宋范鎮《長嘯却胡騎賦》云：「若楚軍夜遁之時，聞歌于四面；異漢將道窮之日，振臂而一呼。」皆所謂事對也。唐蔣防《聚米爲山賦》云：「起自纖微，有類積塵爲岳；終非奇幻，那同畫地成川。」王起《轅門射戟枝賦》云：「若嗤同失鵠，我藝自忝其叠雙；倘妙等麗龜，爾心固宜其如

一。」黃滔《周以龍興賦》云：「孟津契會，此時不愧于雲從；羑里棲遲，昔日何傷于魚服。」皆所謂反對也。屬辭比事，不失纍黍，可謂優且難矣。陳章《斗牛間有紫氣賦》云：「貫牛斗于九霄，正當吳分；藏鹿盧于午夜，遠在豐城。」徐寅《斬蛇劍賦》云：「磨霜礪雪兮熒煌錯落，伊逐鹿之英聖，有斬蛇之鋒鍔。」全從字面取巧。乾符咸通之間，風尚如此。而世運亦靡靡日下矣。文章可以覘氣化，信然。

李調元《賦話》卷一《新話一》 唐劉禹錫《秋聲賦》云：「送將歸兮臨水，非吾土兮登樓。」化熟爲生，意味雋永。宋汪應時《曆象賦》云：「戒黃人兮守日，顧青女兮爲霜。」吐屬頗似賓客，而儷語更工。唐王泠然《止水賦》云：「浮芥則敖吏措杯，種瓜則幽人抱甕。」李子卿《聚雪爲小山賦》云：「峽裏則秋月長懸，封中則曉雲猶白。」句法原本子山，命意遣詞，咸有深秀之致。

又 唐元稹《善歌如貫珠賦》云：「以節爲珠，以聲爲緯。漸杳杳而無極，以多多而益貴。悠揚綠水，訝合浦之同歸；繚繞青霄，貫五星以一氣。」合與同，五與一，所謂當句對也。《奉制試樂爲御賦》云：「蟠乎地而極乎天，周流既超於馬力；發乎邇而應乎遠，馳聲亦倍於鸞和。」爽健之句，此調亦創自微之，後來永叔諸公專敷此種。

又 唐喬潭《秋晴曲江望太一納歸雲賦》云：「落日將曛，山銜斷雲。綠氣陰鬱，嵐光氤氳。橫截高巖，驚數峰之頓失；卻臨幽石，與殘雪而無分。」妙於「納」字有洗發。關圖《巨靈擘太華賦》云：「嵐光兩向，猶連松柏之聲；黛影中開，已斷雲霞之色。」從「擘」字着筆，虛實兼到，紙上有聲。

又卷二《新話二》 詩家以鍊字爲主，惟賦亦然。句中有眼，則字字軒豁呈露矣。唐黃文江滔單講此訣，詞必己出，苦吟疾書，故能於帖括中自豎一幟。其《融結爲河岳賦》云：「則有龜負龍擎，文籍其陽九陰六；共觸愚移，傾缺其天樞地軸。如疏樸略，波萬壑以派分；似截渟泫，仞千巖而雲矗。」戛戛獨造，不肯一字猶人。

又卷三《新話三》 唐無名氏《鍊石補天賦》云：「卿雲初觸，當碧落以麗乎；銀漢同流，激清霄而節彼。」押「彼」字用歇後語，原本經籍，便不涉纖。崔損《霜降賦》云：「笳聲乍拂，怨楊柳之衰兮；劍鍔可封，發芙蓉之厲乃。」亦用此法。韋肇《瓢賦》云：「安貧所飲，顏生何愧於賢哉；不食而懸，孔父當嗟夫吾豈。」押「豈」字更妙合自然。

又卷四《新話四》 賦押虛字，惟亦字最難自然。如侯喜《秋雲似羅賦》，以「蘭亦堪采」爲韻，賦末押「一言有以，千秋祇亦」之類。又賦押於字最難生別，相於、所於之外，不見可用者。唐陳章《水輪賦》，「聲折而下隨毖彼，持盈而上善依於。」生別而彌復自然也。其賦中警句亦多，如「雖破浪於川湄，善行無跡；既斡流於波面，終夜有聲」。又「鈎深致遠，沿洄而可使在山；積少之多，灌輸而各由其道」。又「當浸稻之時，寧非沃壤；映生蒲之處，相類安車」。如此運古，墨痕都化，乃爲巧而不傷雅，凡形似題當仿此。

又 辭尚體要，總貴稱題。如《圜丘祀天》、《藉田》、《獻繭》等題，能援據精詳，簡古肅穆，便是第一義矣。若徒句雕字琢，刻意求新，則是錯朱紫於衮衣，奏鄭衛於清廟，非特大乖體制，轉開不學人省力法門。唐李君房《獻繭賦》，但將祭義點竄一番，便成佳構。與石貫《藉田賦》，皆質而彌雅，樸而彌華，與經術相表裏。讀者須於此中著眼。

又卷六《新話六》 賦須琢句新穎，方不落前人窠臼。明沈朝煥《春蠶作繭賦》云：「戰玄黃於倏忽，藏白賁於韜鈐。其繚繞也，如宓妃之緝霧；其鮮潔也，若鮫人之杼冰。周阹以網，蔽茀以絟。或疏或密，一縱一橫。機工墨色而讓巧，文士橐管而遜精。憑唇吻以默運，不手足而自營。」末句尤新。

鮑桂星《賦則·凡例》 修詞之法先求穩，次求工，今人但取悅目，不求達意，於是填砌冗雜，餖飣襞績，百病叢生。試看古人有一言不可解否？

又 行文選講字法，次句法，次章法，以意爲主，以詞爲輔，而以氣運之。詞不明不可以達意，氣不足不可以驅詞，凡文皆然，不獨賦也。

又 閨閣之詞，衰颯之語，皆應奉文字所禁，學者於古人學其氣格神韻可耳。

又 文章之道，周、秦以下，江、鮑以前，皆積字成句，不相沿襲，是以昌黎論文自《易》、《詩》、《莊》、《騷》、史傳以逮子雲、相如，皆一以貫之。迨任、庾輩出，以隸事爲工，而詞賦與古文截然分派矣。會心不遠，能者從之。

孫奎《春暉園賦苑巵言》卷上 題中正面無可刻劃者，勢不得不間見側出，以敷佐見奇。然須雋不傷雅，細不入纖，方爲巧思綺合。否則刻鵠類鶩，無所取焉。錢起《尺波賦》云：「流脉中移，類蠖影求伸之際；浮光上射，若雪華呈瑞之初。」謝觀《初雷起蟄賦》云：「似桴鼓之纔終，戈鋋熠熠；如擊石之

止後；鳥獸蹡蹡。」柳喜《日浴咸池賦》云：「紅光下射，疑萍實之欲沉；赤氣上浮，訝林雲之不息。」白行簡《五色露賦》云：「花禽拂着，宛如陳寶之鷄；平野染成，煥若徐方之土。」薛逢《天上種白榆賦》云：「或全或缺，陋蟾桂於月中；莫往莫來，鄙蟠桃於海上。」鄭宗哲《溫洛賦》云：「霄日初懸，似陽燧之藏輕瀨；紅霞不散，若陰火之在空波。」王棨《迴雁峰賦》云：「亦猶鸛鴿，踰清濟以無因；何異鷸鴠，渡澄江而不得。」《夢爲魚賦》：「莊生化蝶之言，昔時未信；公子爲鳥之驗，今日方知。」凡此數聯，猶不失比興之意。

又卷下　唐賦重破題，宋人亦然。兪鴻老《天之曆數在舜躬賦》云：「神聖相授，天人會同，何謳歌不之堯子，蓋曆數在於舜躬。」陳元裕司文衡，出《大椿八千歲爲春秋賦》，滿場破題未善，遂自作云：「物數有極，椿齡獨長。歷年歲八千之久，成春秋二序之常。」熊用節《君人成天地之化賦》云：「物產於地，形鍾自天。賴君人之有作，成化功之未全。」三賦四柱，皆出人意表，眞所謂作賦手也。又省試題《天子聽朔於南門之外》，滿場皆曰「詣南門而聽」，惟魁者以詣爲出，便見得在外意也。當時父子同試，尙留隱情，揭榜方知父魁子亞。問以何不見誨，父云「不解有兩魁」云。東坡以詩賦一字見工拙，信然。

姜學漸《資中賦鈔・味竹軒賦話》　凡初學作賦，不遽求工，先要去浮泛，去夾雜，去重複，篇中層次尤要分明。與前既免重複，又要留後段地步，方能層次分明也。每排再能去累贅，去散漫，每句再能去陳腐，去生澀，句句聯貫，字字琢鍊，斯臻完善之境。而句法總求能響、能爽、能朗，更爲完善。姑試略與舉似，如唐人《漁父辭劍賦》句云：「拔三尺之熒熒，波間電落；橫七星之凜凜，掌上風生。」又如近人尤西堂《春柳賦》句云：「三眠三起，瘦分南國之腰；一笑一顰，青入東君之眼。」皆句響而爽朗者。

又　又如作駢體排句，須知有屬詞比事之法，方能裁對工穩。且上下排要有藕斷絲連之妙，惟能去夾雜、去重複者知之。而造句尤須如生鐵鑄成，有天然神韻爲第一，如《滕王閣序》「騰蛟起鳳，孟學士之詞宗；紫電青霜，王將軍之武庫」。又如前人賦青句云：「帝子之望巫陽，遠山過雨；王孫之別南浦，芳草連天」，何等神韻。其賦黃賦黑白均見《雨村賦話》，可查閱也。

又　凡作文起局要開門見山，律賦起局全題在握是也。古賦起局如《西都》：賓問主人聞其故而睹其制乎。曰：未也。願賓攄懷舊之蓄念，發思古之幽情，博我以皇道，弘我以漢京。故作盤馬勢，最爲得勢。《甘泉賦》前段收束，是時未臻乎甘泉也。以收作提，最爲可學。

又　凡作文前路要得機勢，作賦前三段亦然。唐人《學雞鳴度關》次段：「君臣相視，方懷累卵之危；豪傑同謀，未有脫身之計。」反逼頓住。下接：「下火無名，潛來獻誠。君禍方垂於虎口，臣愚請效於雞鳴。於是鷹揚負風，鶚立含情」云云，接逗最爲得勢。《漁父辭劍》第三段，就贈劍一面寫，拔三尺之熒熒四句頓住，下接漁父，亦最有勢。

又　凡作文有淺深法，作賦亦有淺深法。《漁父辭劍》第四段：酬仁報東，誠多公子之心；害義傷廉，且異老夫之意。就辭字淺寫一層，下段用況夫進一層寫，就辭字寫得咄咄逼人，最爲淋漓盡致。

又　凡作文後路，多用推說，作賦亦然，但不得縱馬忘轡。如《學鷄鳴》後路「笑季路之危冠，任秦皇之利嘴」等句，仍帶「鷄鳴」二字，便合。

又　凡作賦，人知每段各有層次，而不知各段有上下相生，陽開陰合之妙。至每段承接，如「於是」、「爾乃」等字樣，用之以醒層次，不宜概用硬接。且四六長句，人知宜工，而不知各段間用短句以舒其氣，尤爲峭甚。吳穀人賦中多有之。但篇中不宜多用，惟一二處可也。

林聯桂《見星廬賦話》卷一　自來賦家中權握要，必有聚精會神之處，如十日並出，如萬花齊放，令人心眩神悚，應接不暇，所謂一篇之警策者是也。如宋王微《詠賦》中段云：「於時也，深衷美緒，孤響端音。屬素排滿，吐致施英。嘈肆懷以鴻暢，慘輟意而相迎。馮幽圖以藉怨，咀高華而寄聲。體閑慆而都靡，心游任而姝明。濯陵奇而兼志，舒容綺以昭情。」晉陸機《文賦》中段云：「體有萬殊，物無一量。紛紜揮霍，形難爲狀。詞程材以效伎，意司契而爲匠。在有無而俯仰，當淺深而不讓。雖離方而遯員，務窮形而盡相。故夫誇目者尙奢，愜心者貴當。言窮者無隘，論達者惟曠。詩緣情而綺麗，賦體物而瀏亮。碑披文以相質，誄纏綿而凄愴。銘博約而溫潤，箴頓挫而清壯。頌優游以彬蔚，論精微而朗暢。奏平徹以閑雅，說煒燁而譎誑。雖區分之在茲，亦禁邪而制放。要辭達而理舉，故無取乎冗長。」潘尼《火賦》云：「其揚聲發怒，則雷電之威也。明照遠鑒，則日月之暉也。甄陶品物，則造化之制也。濟育群生，則天地之惠也。」唐李德裕《鼓吹賦》云：「其始也，若伐木丁丁，響連青冥。喧禽萬族，聲應崖谷。其縱也，狠羊鬬角，奔兕相觸。

轉石振於崩溪，燎野焚於寒竹。其終也，如風飈暫息，萬籟皆肅。天地霽而雷霆收，川波靜而魚龍伏。」宋璟《梅花賦》云：「若夫瓊英綴雪，絳萼著霜，儼如傅粉，是謂何郎。清馨潛襲，疏蕊暗嗅，又如竊香，是謂韓壽。凍雨晚濕，夙露朝滋，又如英皇，泣於九嶷。愛日烘晴，明蟾照夜，又如神人，來自姑射。煙晦晨昏，陰霾晝閟，又如通德，掩袖擁髻。狂飈捲沙，飄素摧柔，又如綠珠，輕身墜樓。半含半開，非默非言，溫伯雪子，目擊道存。或俯或仰，匪笑匪怒，東郭慎子，正容物悟。或憔悴若靈均，或歆傲若曼倩，或嫵媚如文君，或輕盈若飛燕。口吻雌黃，擬議難徧。」杜牧《阿房宮賦》云：「明星熒熒，開妝鏡也。綠雲擾擾，梳曉鬟也。渭流漲膩，棄脂水也。烟斜霧橫，焚椒蘭也。雷霆乍驚，宮車過也。轆轆遠聽，杳不知其所之也。」蘇過《颶風賦》云：「少焉排戶破牖，隕瓦擗屋。礧擊巨石，揉拔喬木。勢翻渤澥，響振坤軸。疑屏翳之赫怒，執陽侯而將戮。鼓千尺之濤瀾，襄百仞之陵谷。吞泥沙於一卷，落崩崖於再觸。列萬馬而並驚，會千車而爭逐。虎豹讋駭，鯨鯢奔蹙。若鉅鹿之戰，殷聲呼而動地；似昆陽之役，舉百萬於一覆。余亦爲之股慄毛聳，索氣側足。夜拊榻而九徙，晝命龜而三卜。蓋三日而後息也。」元汪克寬《夫子之牆賦》云：「夫是以覆泰宇以爲檐，立人極而爲柱。存至誠以爲基，凝至道以爲土。文章爲之華飾，德業爲之培累。貫一理以爲楨，崇萬善以爲堵。仁義中正，乃其板載之方；詩書禮樂，乃其畚鍤之具。不思不勉，初何事於經營；彌高彌堅，又奚煩於削鏤。悠久無疆，乃斯牆鞏固之迹；博厚莫外，乃斯牆延袤之數。蓋非有馮馮之聲，俾人可得而聞；又非有甍甍之形，令人可得而睹。」明袁黃《詩賦》云：「是以內騁心靈，外闡物精。振之則山立，蓄之則淵澄。運之則行雲流水，飾之則簇錦飛英。或濃如醴酒，或淡如太羹。或急如躍矢，或緩如調箏。或始徐而終促，或似譎而實貞。或外槁而中腴，或言隘而意閎。或化腐而趨新，或因奇而造平。」劉咸《黃河賦》云：「盛矣哉，其量之同乎太虛；淵矣哉，其光之涵乎冲漠。雄矣哉，其勢之達乎蒼溟；壯矣哉，其聲之動乎寥廓。」夏原吉《麒麟賦》云：「豐骨神異，靈毳瑩潔。雲明龍首，霞擁鳳臆。星眸眩兮焜耀，龜文燦兮煜熠。牛尾拂兮生風，麕身動兮散雪。蹴馬蹄兮，香塵接腕；聳肉角兮，玉山貫額。」已上皆如萬弩並發，題扃洞開，可法也。

又　唐人駢賦，多以八韻解題，後之試賦，率用此式。或八韻，或六七韻，或四五韻，或以題爲韻，多寡不等，然有數韻，卻不能如律詩之一韻到底也。古人駢賦，有全篇都用一韻者。如晉傅咸之《儀鳳賦》，全用八庚韻，《螢賦》亦全用八庚韻，唐韓愈之《別知賦》，全用十一尤韻，宋陸游之《豐城劍賦》，全用一先韻，元朱德潤之《沉湘圖賦》，全用七陽韻之類是也。古人駢賦，有用兩韻到底者，如漢馬融之《圍碁賦》，前半篇用陽韻，後半篇用月韻是也。

又　駢賦起筆，有用單句直起領起通篇之勢者，此法最稱老橫。如江淹《別賦》起句云「黯然銷魂者，惟別而已矣」，白居易《賦賦》起句云「賦者，古詩之流也」，如此類者甚夥，今之試賦多仿之。賦家全重起勢，而每韻收煞處，須用觔兩字，關鍵語數句渾成，直如天造地設，題義包括無遺，乃稱大手。如唐婁元穎《泰階六符賦》中分三意，其收句則曰「此上台所以曜而不昏也，此中台所以炯然而明也，此下台所以皎爾而晶也」，以三句束三大段。宋范仲淹《明堂賦》中分四意，其收句則曰「此明堂之春也，萬物爲之榮；此明堂之夏也，萬物爲之繁；此明堂之秋也，天下爲之清；此明堂之冬也，天下爲之靜」。以四句束四大段。明莫旦《大明一統賦》中分十一段，其收句則曰「此天下一統之分野也，此天下一統之郡縣也，此天下一統之山河也，此天下一統之藩封也，此天下一統之外夷也，此天下一統之祀典也，此天下一統之官制也，此天下一統之詩書也，此天下一統之貢賦也，此天下一統之風俗也，此天下一統之基業也」，以十一句束十一大段，是何等筆力。

又　賦家連疊數字，一句一意，一字一珠，此種筆法，最能動目。如白居易《動靜交相養賦》云：「所以動之爲用，在氣爲春，在鳥爲飛，在舟爲檝，在弩爲機，不有動也，靜將疇依？所以靜之爲用，在蟲爲蟄，在水爲止，在門爲鍵，在輪爲柅，不有靜也，動奚資始？」宋王十朋《會稽風俗賦》云：「石傘如張，石帆如揚，不簀如藏，石鷁如翔。」又云：「鶻舟如擊，馬楫如驅，船龍夭矯，橋獸睢盱。」又云：「黃帝之鑑，神禹之璧，歐冶之劍，蔡邕之笛，虞翻之牀，秦皇之石。」諸如此類，皆所謂大珠小珠落玉盤也。

又　賦有分出兩意，定一篇之局者。而兩意之中，仍以前一層爲賓，後一層爲主，不獨《兩京》、《三都》、《子虛》、《上林》已也。如宋玉《風賦》云：「此所謂大王之雄風也，此所謂庶人之雌風也」，梁江淹《燈賦》云「若大王之燈者，若庶人之燈者」，宋汪莘《月賦》云「此陛下之月也，臣請爲陛下言士民之

月」，三作同一命意制局。

又　宋李綱《迷樓賦》云：「桃李妍芳，耀新妝也。蕙蘭芬馥，泛天香也。雲舒霞卷，繡桂裳也。燕語鶯啼，舌笙簧也。振木飛塵，歌聲揚也。回風流雪，舞袖翔也。雷霆閒作，金奏鏘也。」調法與杜牧之《阿房宮賦》同。

又　漢班固《兩都賦》後幅云：「且夫僻界西戎，險阻四塞，修其防禦，孰與處乎土中，平夷洞達，萬方輻輳？秦嶺九嵕，涇渭之川，曷若四瀆五嶽，帶河泝洛，圖書之淵？建章甘泉，館御列仙，孰與靈臺明堂，統和天人？太液昆明，鳥獸之囿，曷若辟雍海流，道德之富？游俠踰侈，犯義侵禮，孰與同履法度，翼翼濟濟？」此是回丸中雙鳥之技，開後人多少法門。

又　賦有起勢若不到題，而全題之氣欲吞者，如明錢棻《雪賦》起筆云「天弢餘碧，峰歛群青，煙深苔暝，野入雲平」，四句未到題而已鹽題之腦。

又卷二　賦題不難於旁渲四面，而難於力透中心。而名手偏能於題心人所難言之處，分出三層兩層意義，攻堅破硬，題蘊畢宣，乃稱神勇。如鮑侍郎桂星《夏日之陰賦》中三段云：「乃若危岑列笏，古洞藏書。枕谽谺之絕壁，襟邈緬之靈墟。崖深幄似，嶂疊碁如。踆烏翔而斂翼，羲馭過而回車。看博人來，恍兜率清涼之界；尋仙客去，疑藐姑冰雪之廬。此巖谷之陰，堪滌暑而幽居者也。又如百尺雲根，千尋石罅。鐵幹霆撑，霜皮黛卸。笙竽則隱地而來，風雨則破空而下。值午偏寒，方昕忽夜。羃交櫚之冷翠，泬寥如坐三秋；披礙帽之濃青，瀟灑都忘九夏，此林樾之陰，堪納涼而枕藉者也。至於邃閣層臺，袤廊奧室。水木崢浤，煙蘿軋沕。招蘋末之輕颸，蔽禺中之渴日。桂複牕疏，蓮交井密。南皮召客而浮瓜，河朔傳杯而灑筆。雨飛雲卷，開軒而鬱燠全消；卻月凌風，倚檻而歊蒸頓失。斯又亭館之清陰，足與林巒而並述者也。」黃尚書鉞《秋水賦》中三段云：「至若吳姬辭閣，越女興歌。西風立盡，南浦情多。蛾眉消綠，柳眼凝波。秋生岸荻，雲捲池荷。鴛鴦夢穩，鸂鶒聲和。劍光初拭，菱彩新磨。臨流憶別，傷如之何。又若訪友鹿門，尋秋翠麓。畫舫青簾，篷牕黃菊。搴杜若於中洲，盼江干之落木。舟行鏡裏，倒秋影於山腰；人在畫中，疊青花於裙幅。望迢迢之曲港，恰受三篙；濟瀰瀰之清波，不盈一掬。他如水榭吟蟬，風亭藏蝶。碧沼凝秋，空廊響屧。輕颺風花，平鋪雲葉。石浴鵝兒，月驚魚妾。波平似鏡，浸碧落以無痕；樹靜如山，繞翠微而遙接。可以揚帆，可以艤楫。」奎太史耀《擬潘安仁射雉賦》中三段云：「或乃溝塍錯鏤，草樹繁積。蒙茸窈窕，荒翳詰格。擇林而深，據爲安宅。方潛身以遠害，忽聞敵而來適。障林薈以自蔽，旋出場而遭嚇。駭決起以翅飛，瞥仰高而掀射。亦有風去雨還，徘徊睥睨。紛紜揮霍，將集還起。棲必擇蔭，步無停趾。韜機待發，持滿默視。轟然鳴鞄，砉焉碎觜。灑羽禍褷，畢命一矢。若夫猋騰驚悍，尾翹喙哆。召俅索偶，將雛挾子。長鳴矯翼，驀越巖沚。角雄聲戾，妒雌氣恃。於是披叢灌，升層壘，抽雕笴，運銛匕，雖絕有力，至無不靡。」胡探花達源《探梅賦》中三段云：「若乃他鄉捉塵，別圃銜杯，桂華升兮照爛，蘭友愜兮追陪，啓瓊筵而聚首，敷絳萼之奇胎。揚州法曹，對林梢而吟詠；東川宮舍，撫藜杖以徘徊。料應窗外倚來，凌煙欲吐；恰好隴頭寄去，冒雪初開。至如綺閣淑姿，蘭閨華靚。憶清夢於羅浮，睇新妝於檐影。綠華乍絢，回彼清揚；縞袂相逢，紆茲素領。高出手而猶寒，低垂簪而偏整。人疑姑射，如開玉照之華堂；圖展消寒，恍對冰肌於秀嶺。又若月地雲階，珠簾寶帳。愛日初烘，曙煙微颺。天釀暖而將舒，山衝寒而乍放。映鈴閣以葳蕤，增玉堂之清曠。如此仙風亮節，應居三友圖中；卜他調鼎和羹，開向百花頭上。」裘傳臚元善《秋海棠賦》中三段云：「則有吟客尋芳，幽人辨種。採艷質於山家，寫閑情於坡隴。移從野圃，掃三徑以頻開；佐彼秋花，擎一觴而欲奉。堪嘆芙蓉江上，空悲夕照之殘；定嗤桃李山中，專擅東皇之寵。亦有旅客他鄉，獨居深念。落拓琴書，飄零冠劍。凄涼隔浦之村，寂寞臨溪之店。對此殊方，逢茲絕艷。嘆繁華之過眼，結賞偏眞；感歲月之驚心，相看不厭。詎待抱冬心於嶺上，品共松孤；何事回春意於隴頭，魁教梅占。若乃少婦工愁，深閨感秋。露零綺樹，月落鍼樓。掩映回闌，逞豐姿之綽約。周遮曲徑，含態度以夷猶。莫不拈花寄意，望遠增憂。冷雨疏風，夜夜梧桐牖下；黃楡碧草，年年楊柳關頭。」蔣太史超曾《瓜飲賦》中三段云：「則有珠玉揮毫，烟雲落紙。聳肩長嘯之儁，撚髭苦吟之士，盤揉雪而鎮心，瓤副霞以沁齒。冰漫語於夏蟲，香詎浮夫春蟻。巧乞花新，心清味旨。一卷冰雪之文，半盞琉璃之水。其或拇戰稀，酒兵罷，筒巧裁蓮，漿寒勝蔗。哂麴飲之興狂，仿瓜蔞而味亞。絺覆晶寒，環剖玉罅。摘冰穀兮流瓊漿，注瑛槃兮列玳架。消薄醉於芳辰，補食經於盛夏。又或碧沼怡情，綠天避熱。碁墅當風，藕絲待雪。擎絳實以涼侵，擘黃團而井冽。莫不蒲鴿浮青，銅螺碎擷。潤流漱藝之胸，津益翻瀾之舌。擷緱氏之遺芬，

向賓筵而敬設。」以上諸作，皆於題心生出三兩層意義，使題扃洞開者，其法門皆本於婁元穎《泰階六符賦》、范仲淹《明堂賦》、江淹《別賦》之類，讀者所宜因流而溯源也。

又　賦題字面固宜點綴清醒，而名手卻將題中要緊之字，層層點透，疊喚重呼，如徐熙畫梅，千瓣萬瓣，卻無一瓣重複，令閱者目眩神奪，此訣近時館閣多用之。如吳侍郎其彥《應天以實不以文賦》中段云：「是以模範十端，含囊萬物。以健應天而政體諸恆，以和應天而氣宜其鬱。以八徵應乎天，而哲謀肅乂，靈應疊臻；以五位應乎天，而南朔東西，聲教四訖。以禮樂應乎天，而律度之立也，秩然藹然；以德刑應乎天，而賞罰之加也，僭不濫不。」《甄陶在和賦》末段云：「於是熙皞之侶，吮滋含和。挹和光之陽煦，斟和氣之蕩摩。時以和而可紀，政以和而不苛。風以和而薰廚蓮，年以和而兆嘉禾。飲和者被其蒸濡，懷和者消其傾頗。蓋撫埃之舞，擊壤之歌，曾未足以云多也。」蔣殿撰立鏞《甄陶在和賦》中段云：「其調歲序而和陰陽也，震仰盂而艮覆碗；其配崇卑以和天地也，義植矩而禮懸規。如偕土鼓賁桴以並進，和聲允叶夫磬笙；倘與瓦登木豆而俱陳，和味且調乎鼎鼐。」羅庶常以豐《秋爲禮賦》中段云：「其阜成乎萬寶也，則爲禮之理事而咸宜；其歛抑乎光華也，則爲禮之齋心而密勿。卦當乎兌說，則爲禮之和而不流；治象乎刑威，則爲禮之嚴而莫拂。」趙庶常先雅《五官牧民賦》中段云：「斯時也，五辰撫焉，五氣行矣，五教敬敷，五材就理。如勤保聚而設五鳩，如阜貲財而分五雉。如合五音以奏樂，律呂諧宣；如調五味以和羹，鹽梅濟美。如五采之彰施作會，賓黼黻而宜之；如五事之敬用修身，備股肱而有以。」張太史日晸《中者天下之大本賦》前段云：「懿夫中之爲言也，書昉於虞，心傳有夏。建中則道立一身，咸中則化同九野。具正中之德，見田而乾健爲龍；叶黃中之占，行地而昆貞爲馬。此皆論夫擇善而固執之，猶未闡乎生初所自有者。」馬庶常伯樂《抱一爲天下式賦》中段云：「若一轂之運衆輻，若一源之匯百川。若枝葉之根於一本，若輕重之定於一權。若衆星之紛羅，以一辰爲拱護；若四時之迭運，本一氣以周旋。」楊庶常峻《修辭立其誠賦》中段云：「修以無方，立之有所。修訓辭而誠立於訐謨，修文辭而誠立於墨楮。修纂述之辭，而誠立於考訂篇章；修應對之辭，而誠立於折衝樽俎。未修先求其立，含章騰奕奕之光；既立彌見其修，入扣引絲絲之緒。」諸如此類，題字一噴一醒，然可法也。

又　賦遇兩扇題，中間固宜兩平，安置題位，然上下有交互之法，前後有合發之法，與八股作法無異也。所謂上下交互之法，如龍殿撰汝言《大法小廉賦》後段云：「夫以朝廷耳目，王國羽儀。曰明曰旦，有猷有爲。在師保公孤之列，非與臺僕隸之司。苟傷廉而愆義，詎執法以無私。蓋非徒以曲謹小廉，畢乃事也；斯學世之頑廉懦立，引而伸之。至若一官承乏，下品寒微。術必愼乎取舍，道亦判乎是非。既酌水以勵清，淆之不濁；倘破觚而改制，咎則安歸。惟澄懷而寡欲，乃守法以無違。是知成憲當遵，令行偃草；不以富貴爲樂，道勝則肥。」朱庶常德華《大法小廉賦》中段云：「且夫大臣之立朝也，正己所以勿欺，清心所以不擾。詎勵風憲之稜稜，或忘冰淵之皦皦。顧職佐九重，則功周億兆。何以矢公矢愼，俾無愧於鼎司；當思之紀之綱，乃足稱乎師表。知奉公惟期奉法，道在必伸；倘有守未能有爲，廉嫌其小。若夫小臣之稱職也，官司所守，矩矱宜遵。然而言高將以得罪，位卑亦或爲貧。惟廉隅之宜勵，匪法度之難循。諒溫飽之不存，有如白水；豈脂膏以自潤，致染纖塵。攜鶴歸來，舟載鬱林之石；飛鳧遙至，珠回合浦之濱。此一時既傳乎廉吏，而後世遂錄爲名臣。」讀此二作，可悟兩扇題上下交互之法。

又　兩扇題所謂前後有合發之法者，如蔡庶常家玕《耕織圖賦》後段云：「爾乃丹毫露綴，彩筆雲舒。傳蘭臺之雅製，煥藝圃之瑤書。由浸種以及登倉，描摹儼若；始栽桑而終成服，蹟像眞如。周天計三百六旬，力作不愆乎訛易；一月得四十五日，勤勞無間於居諸。於是啓琅函而指顧，對縹帙以情娛。孰荷鋤兮雨課，孰舒錦兮霞鋪。一粟一珠，辛苦問禾兄蓼弟；半絲半縷，丁寧戒蠶妾貍奴。連番短鋌長鑱，始得大人之米；幾度分經合緯，方成公子之襦。則展而觀者，又何殊湯銘堯戒，禹範羲圖也哉？」王庶常培尊《聞行知賦》中段云：「擇善由多，欲誠先致。尊無以尙，寧虛聞百而聞千；行之維艱，何論知十與知二。聞若通乎帝謂，敢不敬承；知如啓於天然，寧甘遺棄。譬在宮而在廟，不顯亦臨；恍亦步而亦趨，循塗求至。」讀此二作，可悟兩扇題前後合發之法。

又　賦題所限官韻，近來館閣巨手，固須挨次順押，不許上下顚倒，而且順押之韻，每韻俱押於每段收煞之句，此亦見巧爭奇之一法。如蔣殿撰立鏞《博選爲本賦》以「知人則哲惟帝其難」爲韻，其首段煞句則曰：「追虞室之

闢門，四目明而四聰達；仿周官之立政，三俊見而三宅知。」其二韻煞句則曰：「選於衆焉，漫誇門左千客，門右千客；拔其尤矣，方謂朝取一人，暮取一人。」其三韻煞句則曰：「占拔茅於君子，當思連彙之貞；問求木於工師，焉取伐柯之則。」其四韻煞句則曰：「自許荆山獻璞，碔玞不得混其光；不教赤水遺珠，象罔何必矜其哲。」其五韻煞句則曰：「或行蹤緬以溯洄，詠蒹葭而人在；或形象通於寤寐，思麴蘖而爾惟。」其六韻煞句則曰：「五百里有賢人聚，衆星拱以向辰；十六族而才子升，庶事康而熙帝。」其七韻煞句則曰：「歌起鹿鳴，詠莘蒿而好我；聲聽鸞噦，賦芹藻而采其。」其八韻煞句則曰：「九疇衍錫福之經，有猷有守；一德著官人之訓，其慎其難。」吳殿撰其濬《雲無心以出岫賦》以「山川出雲徧雨天下」爲韻，其首韻煞句云：「敷大化於無心，津莖潤葉；驗休徵於有象，欲野歕山。」其二韻煞句云：「鳥篆絲絲，披絪縕於翠嶂；魚鱗隊隊，映澹蕩於清川。」其三韻煞句云：「若層巒之韞玉，縟采中涵；如寶甕之噓桐，清陰上出。」其四韻煞句云：「列向窗中，望螺鬟於遠岫，飛倚嶺表，睹綺縠於梢雲。」其五韻煞句云：「山氣驗上升之候，計日以占；土膏符下尺之期，崇朝而徧。」其六韻煞句云：「淋漓潤物，定知多稼之均霑；優渥興歌，豈僅公田之先雨。」其七韻煞句云：「推妙化於機緘，友風子雨；契元功於橐籥，際地蟠天。」其八韻煞句云：「陋陶令停雲之製，徒吟松菊園中；憶唐臣喜雨之篇，曾侍芙蓉闕下。」陳殿撰沆《星宿海賦》以「桃花已後遠水安流」爲韻，其首韻煞句云：「問津於鄯善營邊，碧駛陽侯之箭；尋脈於崑崙山外，紅流王母之桃。」其二韻煞句云：「千絲泐澤之雲，波連瓜蔓；一片于闐之玉，浪靜菱花。」其三韻煞句云：「雖河終入海，將渾渾以同歸；而海可名河，且滔滔其未已。」其四韻煞句云：「玉繩欲動，正風生斷葦之時；冰鑑雙圓，剛月上牢蘭之後。」其五韻煞句云：「珠宮貝闕，此中定亦相同；碧漢銀河，相去渾疑不遠。」其六韻煞句云：「千行粲爛，搖開西極之天；萬點晶瑩，放作北條之水。」其七韻煞句云：「宛委勤披，占五星之昂化；支祁效順，慶四海之盂安。」其八韻煞句云：「亦既調其眞脈，又何患乎下流。」以上三作，皆研鍊精工，每韻俱押於煞句之末者。他如龍殿撰汝言《三階平則風雨時賦》，以題爲韻，蔡檢討如蘅《星宿海賦》，以「桃花已後遠水安流」爲韻，法亦如之。而近來專集，如顧學使元熙《蘭修館賦》更多用此法，閱者可由類推而得之。

又卷三　賦用卦名對偶，近來館閣喜用之。然偶一爲之，自然湊合則可。若有意專以此見長，終非大雅所尚也。姑錄數條，爲初學備一法耳。如穆太史馨阿《龍見而雩賦》云：「咸欽睿慮祇勤，樂歲卜屢豐之象；正值精芒煜爚，清宵瞻出震之龍。」辛庶常文沚《民得四生賦》云：「占煥號於辰居，播咸和於子姓。」岳庶常鎮東《定時成歲賦》云：「玉燭凝庥，調泰鴻於四氣；珠囊紀慶，協乾象於兩儀。」宋庶常劭穀《三階平則風雨時賦》云：「坤紐長維，錫庶民於五有極；乾樞在握，勤天下以三無私。」王庶常培尊《聞行知賦》云：「堯秉亶聰，體函三而出震；舜其大智，參明兩以作離。」楊庶常峻《無逸圖賦》云：「執中道契，凝鼎祚而功隆；行健德昭，握乾符而極建。」陳太史澐《鑑空衡平賦》云：「道叶知臨，照普離明之德；學由誠立，精符巽稱之心。」諸如此類，可推之以盡其餘。但以上諸聯，若用作頌聖，句句俱要擡頭，不可不知。

又卷四　賦有兩扇題法，須以兩平還之，如八股之兩扇格。

又　賦有三扇題，亦須三平還題，如八股三扇題之法。

又　賦家擬體，譬諸書家臨帖，正如雙鵠摩空，不必此鵠之貌似彼鵠也，而不能禁此鵠之神不似彼鵠也。故擬古之賦，有貌似者，有神似者，有神貌俱不似而以不似爲似者，唐賢以來多矣。而近時館閣之作，工擬體者亦復不少。

又卷五　近人理題之妙，往往正喻夾寫，雙管齊下，此法最爲警露。如吳學使慈鶴《禮義爲器賦》中有云：「不器者大道之無名，成器者達材之有柄。禮之器存於撙節，三讓取蟾魄之輝；義之器在於濯磨，百鍊淬龍泉之性。」吳庶常其浚《體仁足以長人賦》中有云：「爲仁由己，譬勵志於爲山；以仁安人，驗治樞之在水。擬性禾與善米，爾宅爾田；儼義種而禮耕，侯彊侯以」之類是也。

又卷六　賦有如題直起，不必裝頭作冒，而古質樸重，屹如山立者，此法最爲館閣中制勝之技。

又　荀卿《禮賦》爲賦家文賦之祖。然寥寥篇幅，淡淡元音，椎輪穴處之風，元酒太羹之味，猶未極燦爛之觀也。羅庶常永符《秋爲禮賦》直仿荀卿《禮賦》體格，而四通六闢之論，千門萬戶之形，直能發前人之所未發。

又　賦之起手處，有用七字句，如一七言絕句者，此唐初四傑之體。此

格生新，最足拓人心目。如程太史恩澤《月中桂賦》起手云：「桂花氤氳滿天闕，東海聞香西海沒。誰家露苑生好風，一夕珊珊入明月。」郎庶常葆辰《蘆花賦》起手云：「三月春風長短亭，柳花點點任飄零。秋風也作春風勢，故遣蘆花滿釣汀。」陳太守俊千《羯鼓催花賦》云：「天寶承平調玉燭，君王最愛梨園曲。花萼樓前舊觀酺，華清宮中新賜浴。千門萬戶望廣寒，下界偷將上仙籙。漁陽鼙鼓一聲驚，長安可憐似棋局。烏通雀凍不勝悲，劍閣雨淋空急促。」諸如此類，可以意推之也。

又　近時館閣之賦，起手有疊用四字句，似未到題，而題之巔已踞，題之氣已吞，題之韻已流，題之腦已鹽，此訣最爲超妙。如李太史翊《虎賁說劍賦》起手云「狐戟韜鋩，雞翹戢羽。帳解獅鬣，宮鳴鼉鼓。幡上烏棲，庭中獸舞」。錢庶子林《澄海樓賦》起手云「海遠天青，樓高雲駐。一層試登，萬景爭赴」。祝榜眼慶蕃《擊鉢催詩賦》起手云「鈴閣宵沈，珠宮夜敞。鬬韻撚鬚，騁妍鼓掌」。祁太史寯藻《盤香賦》起手云「裊裊溶溶，似淡仍濃。花薰豆蔻，鑑隱芙蓉。綠綺三疊，碧紗一重」。吳殿撰其濬《米家書畫船賦》起手云「字水潾洄，屏峰迢遞。港鼓初撾，雨帆乍洗」。劉庶常煒《王會圖賦》起手云「貞觀握符，李唐司契。翦寶擒充，安民濟世。懷德畏威，陳圭薦幣」之類是也。

余丙照《增注賦學指南》卷二《論詮題》　賦貴審題，拈題後不可輕易下筆，先看題中着眼在某字，然後握定題珠，選詞命意，斯能掃盡浮詞，獨詮眞諦。如唐太宗《小山賦》處處摹寫小字，宋言《斅鷄鳴度關賦》處處關合鷄鳴，此風簷中秘訣也。賦又貴肖題，如遇廊廟題，須說得落落大方，雜不得山林景況。遇山林題，須說得翩翩雅致，雜不得廊廟風光。題目甚夥，舉可類推。苟一題到手，率爾操觚，並不知題中眼目何在。如題係花鳥，即泛作花鳥賦，題係山水，即泛作山水賦，敷衍成篇，有何意味？況乎手無線索，定然亂雜無章，縱有新詞麗句，說得天花亂墜，終是隔靴爬癢，於題何涉？然或知認題而法未熟，並不論如何議論，如何刻劃，如何串合，以及繪景寫情傳神諸法全然不知，將見湊字、湊句，苦態不堪，又何能詮題耶？備列諸法於左，是在神而明之者。

又　繪景貴乎雅與題稱，如花草雪月等題，是實景也，描實景不可至於堆垛，要有實而虛之之妙。如春陰秋陰等題，是虛景也，描虛景不可陷於空疏，要有虛而實之之妙。

又　詩發乎情，而賦者古詩之流也，則駢四儷六，亦宜隱寓深情。作者揮毫務必寄情綿邈，令人一往情深，方得文生情情生文之妙。觀江淹《恨》、《別》二賦，可以悟矣。

又　「情景」二字最難摹寫，況景中有情，情中有景。或二句景，二句情，尤屬難工，總要設身處地，即景生情，觸手成春，言情寓景，斯爲情景逼眞，不愧登高作賦。

又　賦以傳神爲極致，蓋不呆詮題面，祇於無字處攝取題神，空中摹寫，然亦須帶定題意，使語在環中，神游象外方妙。至於題有虛字者，更當於虛字中傳神，不得拋荒虛字，全向實處呆詮。但此火候，總要工夫純熟，心細手和，在有意無意之間，虛與委蛇而已。

又　凡咏物題，最忌膚泛，然用典沾滯，毫無生動之趣，又一病也。須要細心體會，善於形容，方爲寫生妙手。

又　題面題意，皆宜刻畫，其法總以精工爲主。但要巧不入纖，工不傷雅，方成妙手。

又　賦貴眉目清楚，不可墮於沉晦，點醒題字，第一要訣也。一曰正點，正就本題字面拈出點醒之。一曰借點，看他件字眼與本題不異者，借以點醒之。解此自能爽目。

又　題之正面無多，得力全在題之四面着筆，賦有陪襯，此最便法也。蓋明借他題陪出本題，或反或正或旁面，總以雅切爲主，但不可陪襯太多，以致喧客奪主。

又　烘托之法與陪襯映帶俱不相同，但就題之四面煊染，而題之正面自見。如畫家畫月，只在四面煊染雲色，而月自見。所謂烘雲托月也。作者須識得此意。

又卷三《論詮題》　比與陪襯，有虛實之不同。陪襯者，借他件以陪出本題，多在虛步上着墨；比則題位已坐實了，直將他件與本題較其同異，度其短長，而本題之妙自見。用此法，大約抬高本題之意居多。

又　雙關者，蓋題係兩截話頭，如秧針柳線等題，不得單做上一字，又不得呆做下一字，總要雙關齊下，不沾不脫，似是而非。若係喻意題，全不露出正意字面者，亦須兩面關通，方得詮題眞諦。但此法總以渾融爲主。

又　串合與雙關異也。雙關則一語關合兩面，如聚米爲山題，則用飯顆

敖倉典故，則米字山字，俱關定矣。串合則語仍兩截，如聚米爲山題，或用米的典故順串合山，或用山的典故逆串合米，總要組織精工，如天衣無縫則妙。

又　映者，照映題面生姿，取與題相近之事映合之。有旁映、正映、反映諸法。帶者帶定，題位不舍，在於題稍離時用之，有順帶、逆帶諸法，與雙關陪襯，相似而不同也。

又　疑審者，故作猜疑，設爲審問也。蓋平鋪直叙，有何佳趣？惟於縱筆中途，忽生疑陣，審問低徊，便覺丰姿動宕，機趣橫生矣。

又　釋義者，解釋題中字義也。蓋字面固宜醒豁，字義尤貴疏清，其法自歐陽公《秋聲賦》中得來，須上用一句註定，下復以一二句申明之，總要抉出精義，方能動人，不然，徒形敷衍耳。

又　以議論詁題，賦家勝境。須另有一番意義，然後宛轉說來，皆成妙諦。但語忌沉晦，而貴清醒。

又　搓法者，上句鍊出一字，一手握定，下句即從此一字生出意義，回環變換，如搓繩然，故曰搓法。總要手筆靈便，愈轉愈深，愈折愈醒方妙。

又　(旋)法與搓法不同。彼則鍊一字於兩句之中，轉換見意，如兩股之交互，故曰搓；此則拈一字於一句之內，靈變取致，如一絲之縈繞，故曰旋，謂之旋風，以筆之宛轉迅疾也。

又　賦有本題字面屬單，難於自爲對仗，必須上半聯另借他件作出，下半聯，仍就本題作對，撞起一聯，共成絕對。然排偶之中，必參以側卸之筆，方能賓主分明，無眉目不清之弊。

又　凡遇數目題，莫妙於用算法，蓋本題數目多少難以實詮，必借他件數目字較定之。數目比本題多者，用除法；數目比本題少者，用乘法。乘除算來，本題之數目自見。

又　賦有前面後面，作者必前後着想，方無剩義。其法有三：一是上二句追憶題前，下二句落到題面，此瞻前法也。一是上二句安頓題位，下二句推向題後，此顧後法也。一是上二句收足題位，下二句繳到題前，此逆挽法也。

又　文忌平鋪直瀉，賦亦如之。賦之得機得勢，莫妙於題前用翻筆跌起全題，下段轉到題面，順題寫去，便勢如破竹矣。此等筆法，最宜則效。

又　一段有一段之收束，通篇有通篇之收束，總要氣足意圓，語莊筆老，方足得住一段，方兜得住通篇。倘欠周匝，或不緊嚴，與軟腳之病何異？

又卷四《論裁對》　賦之對仗，貴極精工。駢四儷六，對白抽黃，所謂律也。大凡天地之物，莫不有偶，如天文地理，草木鳥獸，各以類對，固自易易。然近今人文蔚起，花樣異常，但能工穩，尚難出色，務必悉去陳言，獨標新穎。或參以干支，或配以顏色，或以假借見巧，或以流水見活，方能自開生面，不落恆蹊。但巧不可入纖，工不可傷雅耳。欲知製錦，請看各條。

又　一爲奇，二爲偶，易象也，賦之駢體，非比偶乎？作者既以《易》之卦名爻辭，取爲對仗，實足爲通篇生色。此等對法，總以引用的當、烹煉自然爲貴。

又　賦以干支字面作對，最易生色，然一篇數見，亦易生厭。若題係干支，又當別論，總要選用典貴打合自然爲妙。

又　數目對與算法不同。彼則較量其多少，此則統舉其成數。蓋遇數目題，自宜着眼數目字，即題非數目，拈此作對，亦覺簇簇生新。但不可填砌滿篇，貽譏於算博士。

又　反正對有二，上兩句或翻、或宕、或開作反筆，下兩句合到正面，此先反後正法也。上二句正詮題面，下兩句或翻、或宕、或開作反筆，此先正後反法也。皆賦中擒縱之法，最爲便學。

又　賦中流水對法，既避重複，且有生動之趣。其法有上下安頓虛字呼吸一氣者，貴得機勢；有上下不用虛字神氣一串者，貴極自然。

又卷五《論琢句》　賦貴琢句，律賦句法不一，唐人律賦不必段段盡用四六句，亦有全不用者。如石貫之《藉田賦》、顏魯公《象魏賦》是也。而最便初學者，莫如四字、六字及四六、六四等句，酌其機調，參差用之，自能修短合度，血脉流通。然欲出語驚人，行間生色，則必加以烹鍊，烹取調和，所謂醯醢鹽梅，以和五味也，鍊則融化，所謂百鍊鋼化爲繞指柔也。有工力焉，不可了了以率易；有火候焉，更不可參以生硬。雖過鍊亦恐傷氣，總要清不流於滑，華不近於俗，奇不戾於正，方爲和平大雅之音。古人作賦，雖眼前經典語，亦極烹鍊，如庾子山之「羔獻冰開，桐華萍合」；唐蕭昕之「草黃月季，虛正昏中」之句，學者正可隅反。茲選句法不一，鍊亦不同，欲擅雕龍，須觀選句。

又　鍊短句，對仗須極工整，韻腳須極現成，組事須極明麗，結調須極陡峭。用於每段之起者，要凝重得勢；用於每段之中者，有長短相生之妙；用於每段之末者，有官止神行之意。善用之最見音節之妙，足令耳目一新。

又　鍊長句，要工緻自然，不可生澀湊合，笨拙不靈，致犯沾滯之病，其法有二：一則語經百鍊莊重不佻者，爲凝鍊；一則措詞圓潤如珠走盤者，爲秀鍊。

又　文爭起結，賦亦爭起結，起必用短調，取其緊峭，擒得住題目。結必用長調，取其充沛，收得住通篇，雖起亦有用長句者，而結斷不可用短句。

又　運用成語，賦家上乘，然詞意難於確切，對仗難於自然，能自然而確切則佳矣。

又　句中疊字，用法不一，或於上句用之，或於下句用之，或於句首用之，或於句尾用之，或於句中用之，有用之而句法生動者，有用之而句法整齊者。總忌庸腐，而貴新逸。

顧蒓《必以集・論賦》　初學作賦，每苦無生發，以不講層次之故也。每一題到手，須將題之前後細想一番，分作數層，然後將所限之韻配合，某層宜押某韻，某韻宜用某字，或平叙，或提頓，隨時變化，初無一定之質。惟期不凌躐，不重複而止。其有么麽小題，不能分層次者，即於用意之虛實淺深處分之，則無層次中亦有層次矣。蓋不分層次，則一題只是一題，既分層次，一題遂成數題。視爲一題則生發少，視爲數題則生發多，此理之必然者也。熟讀唐賦，自得其妙。

又　層次既分，然後可言運典。每一題即有一題應用之典，且分出數層，即有每層中應用之典，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往往有絕不相涉引來適成奇妙者，此又在組織之工，心思之巧也。然此必取材宏富，乃能用之不竭。所謂長袖善舞，多財善賈，故學者尤貴在平時博覽。

又　偶句最忌合掌，去其合掌，則變化生動矣。

又　四六太多，則轉運不靈，唐人每段多不過兩聯。蓋每段必有精神團結之處，前只淡淡著筆，越顯出此妙處來。此亦疏密相間之法。至換韻處，務在點清作意，俱不用四六。至宋人間有用之者，以大氣行之，固不覺其拖沓。然究當以唐人爲法。

又　結處之用頌用歌，猶《離騷》之亂也。可施於古賦俳賦，不合律體。

劉熙載《藝概・賦概》　賦之妙用，莫過於「設」字訣，看古作家無中生有處可見。如設言值何時、處何地、遇何人之類，未易悉舉。

又　范梈論李白樂府《遠別離》篇曰：「所貴乎楚言者，斷如復斷，亂如復亂，而詞義反覆屈折行乎其間，實未嘗斷而亂也。」余謂此數語，可使學騷者得門而入，然又不得執形似以求之。

又　賦有以所紀之事實重者，如王無功《游北山賦》，似不過寫其閒適曠達之意，然叙文中子一段抽出之，足爲文獻之徵，乃賦中有關係處也。

吳錫麒《論律賦》　唐人律賦，每韻中四六亦不過一聯，其句法或上四下六，或上六下四，亦有五字、七八字者，而上下必以四字貫之。此一定之體也。雖近時作賦，邊幅不可太狹，自須多用四六一兩聯，然中間尚得間以單排，始覺疎宕。夫水性虛而淪漪結，徑路絕而風雲通，惟風骨高騫，故膏腴無害。非然者，豐肌有堆垛之誚，大木致擁腫之嗟。陸士衡不以才多爲患哉。若夫結調則奇弄發，遣詞則異采騰，變化靈通，惟唐人盡之。其中有拗句法，有疊字法，有倒裝法，有側卸法，有虛字實鍊法，有實字虛鍊法。如丁春澤《日觀賦》：「火動山頂，輪移水面，穿暗隙以飛鏡，歷幽窗而走電。」陳章《風不鳴條賦》：「輕搖而曉露初滴，暗裊而春鳩轉鳴。」此拗句法也。如王棨《曲江池賦》：「有日影雲影，有鳧聲雁聲。」賈餗《太阿如秋水賦》：「千里萬里之斜漢，耿耿方倖；八月九月之洞庭，沈沈相似。」此疊字法也。如黃滔《漢宮人誦洞簫賦賦》：「如燕人人，却以詞鋒而厲吻；雕龍字字，爰於禁署而飛聲。」此倒裝法也。如鄭瀆《吹笛賦》：「竟無六律，繼當時紫府之清音；空有一條，是往日翠華之來路。」此側卸法也。若虛字實鍊法，如黃滔《秋色賦》：「空三楚之暮天，樓中歷歷；滿六朝之故地，草際悠悠。」空字滿字是也。實字虛鍊法，如周鍼《吳嶽賦》：「西窺劍閣，霜地表之千鐔；東瞰蓬萊，黛波間之數點。」「霜」字、「黛」字是也。大抵有唐一代，李程、王起，風氣斯開；蔣防、謝觀，如驂之靳。若王棨之《麟角集》、黃滔之《黃御史集》，引商刻羽，含英咀華，實爲賦苑之寶書。學者所當奉爲圭臬者也。至于樂天之風舉雲搖，清雄遒逸；微之之高冠長劍，璀璨陸離。洗昔賢之忸怩，破前軌之束縛。然必有氣以舉之，否則不能學也。又若皇甫之遠情勝致，惝恍迷離，閒居則蘭成之外篇，采藥亦《離騷》之支子。然非律賦之正宗，以之奏鑾玻，鳴芸閣，非所宜也。即漢魏之沉博絕麗，六朝之旖旎風流，獵其英華則可矣，若論體

裁，正須分別。如律賦末段，只宜或散或整，收束餘波。近人多用歌詞作結，前軒後輕，不古不今，安得謂之曲終而奏雅哉！又五七言詩句入賦，惟齊梁及唐初體則然，律賦中如「問於垂白荷鉏叟，云是明皇吹笛樓，何事春秋各千年，何花開落惟一旦」，唐人雖間有之，正惟位置得宜，故音奏斯協；若雜之偶對內，則肖當筵之致語，同建醮之青詞，昌黎所謂類于俳優者，正此種耳。夫琴瑟專一不可以聽也，左驥驂而右駑服不可以御也，金玉其中而敗絮其外不足以爲寶也。故調忌複襲，複襲則不靈，對忌參差，參差則不整；詞忌浮靡，浮靡則不眞。優而游之，欲其氣之疏以達也；比而齊之，欲其平沉之均也。眡其表，欲其澤也；眡其裏，欲其本之固也。如是而言律，律乃細矣；如是而言賦，賦乃精矣。

沈祖燕《策學備纂・賦學》 造句：篇則統前後而謀之者也，句則隨時而謀之者也。隨時而謀，又必統前後而謀，商量生熟，刻畫分秒，斯固雕蟲之業也。營篇既得，將增壯於數聯；製局已乖，冀求援於幾句。苟癡鈍其一字，必岨峿乎全章。然而不貴尖鮮，務歸堅緻。又不可戀一字而致滯其機，統全章而皆入於巧，莽莽古直，羅羅清疏，泯其錘鍊之形，愈是精能之至。《詮賦》曰「擬諸形容，則言務纖密；象其物宜，則理貴側附」。「側附」二字，可謂妙於語言。唐人尤得其法。《鍊字》曰：「三權重出」。古賦惟大篇不禁重出。若千言以內，初無累牘風雲，連篇月露之事，況於律賦，即虛字關接，大宜檢點。

類別

范仲淹《賦林衡鑑序》 律體之興，盛于唐室，貽于代者，雅有存焉。可歌可謠，以條以貫；或祖述王道，或褒贊國風；或研究物情，或規戒人事：煥然可譽，鏘乎在聞。

又 仲淹少遊文場，嘗稟詞律，惜其未獲，竊以成名。近因餘閒，載加研玩，頗見規格，敢告友朋。其於句讀聲病，有今禮部之式焉。別析二十門，以分其體勢：叙昔人之事者謂之叙事，頌聖人之德者謂之頌德，書聖賢之勳者謂之紀功，陳邦國之體者謂之贊序，緣古人之意者謂之緣情，明虛無之理者謂之明道，發揮源流者謂之祖述，商榷指義者謂之論理，指其物而咏者謂之詠物，述其理而詠者謂之述詠，類可以廣者謂之引類，事非有隱者謂之指事，究精微者謂之析微，取比象者謂之體物，強名之體者謂之假象，兼舉其義者謂之旁喻，叙其事而體者謂之叙體，總其數而述者謂之總數，兼明二物者謂之雙關，詞有不羈者謂之變態。區而辯之，律體大備。然古今之作，莫能盡見，復當旅次無所檢索。聊取其可舉者類之于門。門各有序，盍詳其指。古不足者，以今人之作者附焉。略百餘首，以示一隅。使自求之，思過半矣！雖不能貽人之巧，亦庶幾辯惑之端。命之曰《賦林衡鑑》。謂可權人之輕重，辨己之妍媸也。所舉之賦，多在唐人。豈貴耳而賤目哉！庶乎文人之作，由有唐而復兩漢，由兩漢而復三代。斯文也既格乎《雅》、《頌》之致，斯樂也亦達乎《韶》、《夏》之和。臣子之心，豈徒然耳。若國家千載特見，取人易方，登孝廉，舉方正，聘以伊尹之道，策以仲舒之文；求制禮作樂之才，尚經天緯地之業。於斯述也，委而不論，亦吾道之志歟！

黃庭堅《題蘇子由黃樓賦草》 銘欲頓挫崛奇，賦欲宏麗，故子瞻作諸物銘，光怪百出；子由作賦，紆徐而盡變。二公已老，而秦少游、張文潛、晁無咎、陳無己方駕於翰墨之場，亦望而可畏者也。

晁補之《跋第五永箴》 予謂箴亦詩，若賦之流爾。昔賈誼《鵩賦》，句皆如詩四言，而但中加「兮」字屬之。至《誼傳》乃皆去「兮」字，則與詩箴何異。彪與崔琦二箴亦四言之敷暢者，名箴而實賦也。

陳師道《後山詩話》 語以切對爲工，乃進士賦體爾。歐陽少師始以文體爲對屬，又善叙事，不用故事陳言，而文益高。

李廌《師友談記》 少游言：凡小賦如人之元首，而破題二句乃其眉，惟貴氣貌有以動人，故先擇事之至精至當者先用之，使觀之便知妙用。然後第二韻探原題意之所從來，須便用議論。第三韻方立議論，明其旨趣。第四韻結斷其說以明題，意思全備。第五韻或引事，或反說。第七韻反說，或要終立義。第八韻卒章，尤要好意思爾。

周必大《題趙遮可文卷》 揚雄有言，事辭稱則經，此爲屈原發也。自國風雅頌之後，能庶幾於此者，其《離騷》乎！或推爲經，雖曰太過，未爲無據也。晁補之《續楚辭》二十卷，自宋玉及漢唐至於本朝諸賢辭賦、問對、歌詩、序引之類咸在，雖一代英傑，盡心力而爲之，遂以名世。然其原皆出於《離

騷》，特體製殊耳。

朱熹《楚辭辯證》卷下 晁錄：王逸所傳《楚辭》篇次，本出劉向，其《七諫》以下，無足觀者。而王褒爲最下，余已論於前矣。近世晁無咎以其所載，不盡古今詞賦之美，因別錄《續楚辭》、《變離騷》爲兩書，則凡詞之如騷者，已略備矣。自原之後，作者繼起，而宋玉、賈生、相如、揚雄爲之冠。然較其實，則宋馬辭有餘而理不足，長於頌美，而短於規過。雄乃專爲偷生苟免之計，既與原異趣矣，其文又以摹擬掇拾之故，斧鑿呈露，脈理斷續，其視宋馬，猶不逮也。獨賈太傅以卓然命世英傑之材，俯就騷律，所出三篇，皆非一時諸人所及。而《惜誓》所謂「黃鵠之一舉兮，見山川之紆曲，再舉兮睹天地之員方」者，又於其間超然拔出言意之表，未易以筆墨蹊徑論其高下淺深也。此外晁氏所取如荀卿子諸賦皆高古，而《成相》之篇本擬工誦箴諫之詞，其言姦臣蔽主擅權，馴致移國之禍，千古一轍，可爲流涕。其他如易水、越人、大風、秋風、天馬，下及烏孫公主諸王妃妾、息夫躬、晉陶潛、唐韓柳、本朝王介甫之山谷建業、黃魯直之毀璧隕珠、邢端夫之秋風三疊，其古今大小雅俗之變，雖或不同，而晁氏亦或不能無所遺脫，然皆爲近楚語者。其次則如班姬、蔡琰、王粲及唐元結、王維、顧況，亦差有味。又此之外，則晁氏所謂過騷之言者，非余之所敢知矣。晁書《新序》多爲義例，辨說紛挐，而無所發於義理，殊不足以爲此書之輕重。且復自謂嘗爲史官，古文國書職當損益，不惟其學而論其官，固已可笑，況其所謂筆削者，又徒能移易其篇次，而於其文字之同異得失，猶不能有所正也。浮華之習，徇名飾外，其弊乃至於此，可不戒哉！

謝采伯《密齋筆記》卷三 或曰：西漢之末，王褒文類俳。今觀鄒枚文，已近此體。大率古賦之流，如荀子諸賦，豈非先秦古書。但自王褒以後，至晉唐文多類俳，皆源流古賦，亦如今時有一項古文，又有一項四六。

薛季宣《書大象賦》 文賦之作，于記事爲難工。大象妙于鋪陳，巧依準實，該而質，簡而文，馳騁其辭，不失次舍，貫穿經緯，端如貫珠。

項安世《項氏家說》卷八《詩賦》 嘗讀漢人之賦，鋪張閎麗，唐至于本朝，未有及者。蓋自唐以後，文士之才力盡用于詩。如李杜之歌行，元白之唱和，序事叢蔚，寫物雄麗，小者十餘韻，大者百餘韻，皆用賦體作詩，此亦漢人之所未有也。予嘗謂賈誼之《過秦》，陸機之《辯亡》，皆賦體也。大抵屈宋以前，以賦爲文。莊周、荀卿子二書，體義聲律，下句用字，無非賦者。自屈宋以後爲賦，而二漢特盛，遂不可加。唐至于宋朝，復變爲詩，皆賦之變體也。

祝堯《古賦辨體》卷四《兩漢體下》 《長楊賦》：問答賦如《子虛》、《上林》首尾同是文，而其中猶是賦。至子雲此賦，則自首至尾純是文，賦之體鮮矣。厥後唐末宋時諸公以文爲賦，豈非濫觴於此？蓋賦之爲體固尚辭，然其於辭也必本之於情而達之於理；文之爲體每尚理，然其於理也多略乎其辭而昧乎其情。故以賦爲賦，則自然有情、有辭而有理。以文爲賦，則有理矣，而未必有辭；有辭矣，而未必有情。此等之作，雖名曰賦，乃是有韻之文，併與賦之本義失之。

又卷六《三國六朝體下》 《雪賦》：賦也。二歌及亂涉風比興義，意味近古。二歌倣《招魂》語意，亂辭別爲一體，又騷之變者。且歌者，詩人所賦之妙，實以其情，非辭能盡，故形於聲而爲歌。《雪》、《月》二賦篇末之歌，猶是發乎情本義，若《枯樹賦》簇事爲歌，何情之可歌哉！此賦中間極精麗，後人詠雪皆脫胎焉。蓋琢句練字，抽畫細膩，自是晉宋間所長，其源亦自荀卿《雲》、《蠶》諸賦來。

又卷七《唐體》 嘗觀唐人文集及《文苑英華》所載唐賦，無慮以千計，大抵律多而古少。夫古賦之體，其變久矣，而況上之人選進士以律賦，誘之以利祿耶？蓋俳體始於兩漢，律體始於齊梁。俳者，律之根；律者，俳之蔓。后山云：「四律之作，始自徐庾，俳體卑矣，而加以律，律體弱矣，而加以四六，此唐以來進士賦體所由始也。雕蟲道喪，頹波橫流，光鋩氣燄，埋鏟晦蝕，風俗不古，風騷不今，後生務進干名，聲律大盛。句中拘對偶以趁時好，字中揣聲病以避時忌，孰肯學古哉！」退之云：「時時應事作俗語，下筆令人慙。及以示人，大慚以爲大好，小慚以爲小好，不知古文眞何用於今世。」斯言也，其傷今也夫？其懷古也夫？是以唐之一代古賦之所以不古者，律之盛而古之衰也。就有爲古賦者，率以徐、庾爲宗，亦不過少異於律爾。甚而或以五七言之詩爲古賦者，或以四六句之聯爲古賦者，不知五七言之詩、四六句之聯，果古賦之體乎？宋廣平，大雅君子也，其爲《梅花賦》，皮日休尚稱其清便富艷，得南朝徐庾體，殊不類其爲人，他可知矣。且古賦所以可貴者，誠以本心之情，有爲而發，六義之體，隨寓而形。如雲之行空，風之

行水，百態橫生，爲變不測，縱橫顚倒，不主故常，委蛇曲折，略無留礙，有不齊之齊爲用俳，有不調之調爲有律。及爲俳體者則不然，駢花儷葉，含宮泛商，如無鹽輩膏沐爲容，而又與西施鬬美，然天下之正色，終自有在。子美詩云：「詞賦工無益」，其意殆爲俳律者發。李太白天才英卓，所作古賦差強人意，但俳之蔓雖除，律之根故在，雖下筆有光燄，時作奇語，只是六朝賦爾。惟韓、柳諸古賦，一以騷爲宗，而超出俳律之外。韓子之學，自言其正葩之詩，而下逮於騷；柳之學，自言其本之詩以求其恆，參之騷以致其幽，要皆是學古者。唐賦之古，莫古於此。至杜牧之《阿房宮賦》古今膾炙，但大半是論體，不復可專目爲賦矣。毋亦惡俳律之過，而特尙理以矯其失與？或疑《詩序》謂「發乎情，止乎禮義」，言情言理而不言辭，豈知古人所賦，其有理也，以其有辭；其有辭也，以其有情？其情正則辭合於理而正，其情邪則辭背於理而邪。所謂辭者，不過以發其情而達其理。故始之以情，終之以禮義，雖未嘗言辭，而辭實在其中，蓋其所賦，固必假於辭而有不專於辭者。去古日遠，人情爲利欲所汩，而失其天理之本。然情涉於邪而不正，則以游辭而釋之；理歸於邪而不正，則以強辭而奪之。《易》繫六辭，軻書四辭，固不出於理之正，而亦何莫不從心上來。吁，辭者，情之形諸外也；理者，情之有諸中也。有諸中，故見其形諸外；形諸外，故知其有諸中。辭不從外來，理不由他得，一本於情而已矣。若所賦專尙辭，專尙理，則亦何足見其平時素蘊之懷，他日有爲之志哉！方今崇雅黜浮，變律爲古，愚故極論律之所以爲律，古之所以爲古賦者，知此則其形一國之風，言天下之事，當有得古人吟詠情性之妙者矣。

又卷八《宋體》 王荆公評文章嘗先體製，觀蘇子瞻《醉白堂記》曰韓白優劣論爾。後山云：退之作記，記其事爾。今之記乃論也。少游謂《醉翁亭記》亦用賦體。范文正公《岳陽樓記》用對句說景，尹師魯曰傳奇體爾。宋時名公於文章必辯體，此誠古今的論。然宋之古賦，往往以文爲體，則未見其有辯其失者。晦翁云：「東漢文章漸趂對偶，漢末以後只做屬對文字。韓文公盡掃去，方成古文。當時信他者少，亦變不盡，及歐公一向變了。亦有欲變而不能者。所以做古文自是古文，四六自是四六，卻不衮雜。」後山又云：「宋初士大夫例能四六，楊文公筆力豪贍，體亦多變，而不脫唐末五代之氣，喜用方語，以切對爲工，乃進士賦體爾。歐陽少師始以文體爲對屬。」愚考唐宋間文章，其弊有二：曰俳體，曰文體。爲方語而切對者，此俳體也。自漢至隋，文人率用之，中間變而爲雙關體，爲四六體，爲聲律體，至唐而變深，至宋而變極，進士賦體，又其甚焉。源遠根深，塞之非易。晦翁又謂：「文章到歐陽、曾、蘇，方是暢然。所謂欲變不能者，豈特四六也哉！」後山謂歐公以文體爲四六，但四六對屬之文也，可以文體爲之，至於賦，若以文體爲之，則專尙於理而遂略於辭，昧於情矣。俳律卑淺，固可去，議論俊發，亦可尙。而風之優柔比興之假託，雅頌之形容，皆不復兼矣。非特此也，賦之本義，當直述其事，何嘗專以論理爲體邪？以論理爲體，則是一片之文，但押幾箇韻爾，賦於何有？今觀《秋聲》、《赤壁》等賦，以文視之，誠非古今所及，若以賦論之，恐坊雷大使舞劍，終非本色。學者當以荆公、尹公、少游等語爲法。其曰論體、賦體、傳奇體，既皆非記之體，則文體又果可爲賦體乎？本以惡俳，終以成文，舍高就下，俳固可惡，矯枉過正，文亦非宜。俳以方爲體，專求於辭之工；文以圓爲體，專求於理之當。殊不知專求辭之工而不求於情，工則工矣，若求夫言之不足與詠歌嗟嘆等義有乎？否也！專求理之當而不求於辭，當則當矣，若求夫情動於中與手舞足蹈等義有乎？否也！故欲求賦體於古者，必先求之於情，則不刊之言，自然於胸中流出。辭不求工而自工，又何假於俳？無邪之思，自然於筆下發之，理不求當而自當，又何假於文？胸中有成思，筆下無費辭。以樂而賦，則讀者躍然而喜；以怨而賦，則讀者愀然以吁；以怒而賦，則令人欲按劍而起；以哀而賦，則令人欲掩袂以泣。動盪乎天機，感發乎人心，而兼出於風比興雅頌之義焉，然後得賦之正體，而合賦之本義。苟爲不然，雖能脫於對語之俳，而不自知又入於散語之文。渡江前後，人能龍斷，聲律盛行，賦格賦範賦選粹辯論體格其書甚衆，至於古賦之學，既非上所好，又非下所習，人鮮爲之。就使或爲，多出於閒居暇日以翰墨娛戲者。或惡近律之俳，則遂趂於文；或惡有韻之文，則又雜於俳；二體衮雜，迄無定向，人亦不復致辨。近年選場以古賦取士，昔者無用，今則有用矣。嘗考春秋之時，覘國盛衰，別人賢否，每於公卿大夫士所賦知之。愚不知今之賦者，其將承累代之積弊，嘤啾咿嚶，而使天醜其行邪，抑將侈太平之極觀，和其聲而鳴國家之盛邪。則是賦也，非特足以見能者之材知，而亦有關吾國之輕重，學者可不自勉！嗟夫，誰謂華高企其齊而古體高乎哉！誰謂河廣一葦航之，古體遠乎哉！愼勿以無田甫

田維莠驕驕之心以自阻。

又卷九《外錄上》 嘗觀晁氏《續騷》以陶公《歸去來辭》爲古賦之流，疑其詩流爲賦，賦又流爲他文，何其愈流愈遠邪。又觀唐元微之曰：「《詩》訖于周，《離騷》訖于楚，是後，詩人流而爲二十四名：賦、頌、銘、贊、文、誄、箴、詩、行、吟、詠、題、怨、歎、章、篇、操、引、謠、謳、歌、曲、詞、調。」自操以下八名，皆是起於郊祭、軍、賓、吉凶等樂；「由詩以下九名，皆屬事而作，雖題號不同，而悉謂之詩。」愚謂二十四名，或爲文，或爲詩，要皆是韻語，其流悉源於詩。但後代銘、贊、文、誄、箴之類，終是有韻之文，何可與詩賦例論。亦嘗反覆推之，然後知後代之賦本取於詩之義以爲賦，名雖曰賦，義實出於詩，故漢人以爲古詩之流。後代之文，間取於賦之義以爲文，名雖曰文，義實出於賦，故晁氏亦以爲古賦之流。所謂流者，同源而殊流爾。如是賦體之流，固當辯其異；賦體之源，又當辯其同；異同兩辯，則其義始盡，其體始明，此古賦外錄之辯，所以繼於古賦辯體之辯也歟！夫自帝王之書有明良之歌、五子之歌，詩文雖互見，而詩體實自異。及聖人刪商周之詩爲一經，而詩體始與文體殊趍。然論詩之體，必論詩之義，詩之義六，惟風比興三義眞是詩之全體；至於賦雅頌三義，則已鄰於文體。何者？詩所以吟詠情性。如風之本義，優柔而不直致；比之本義，託物而不正言；興之本義，舒展而不刺促。得於未發之性，見於已發之情，中和之氣，形於言語，其吟詠之妙，眞有永歌嗟歎舞蹈之趣，此其所以爲詩，而非他文所可混。人徒見賦有鋪叙之義，則鄰於文之叙事者；雅有正大之義，則鄰於文之明理者；頌有褒揚之義，則鄰於文之贊德者。殊不知古詩之體，六義錯綜，昔人以風雅頌爲三經，以賦比興爲三緯，經其詩之正乎？緯其詩之葩乎？經之以正，緯之以葩，詩之全體始見，而吟詠情性之作，有非復叙事明理贊德之文矣。詩之所以異於文者以此。賦之源出於詩，則爲賦者固當以詩爲體，而不當以文爲體。後代以來，人多不知經緯之相因，正葩之相須，吟詠無所因而發，情性無所緣而見，問其所賦，則曰賦者鋪也，如以鋪而已矣，吾恐其賦特一鋪叙之文爾，何名曰賦？是故爲賦者不知賦之體而反爲文，爲文者不拘文之體而反爲賦，賦家高古之體不復見於賦，而其支流軼出，賦之本義乃有見於他文者。觀《楚辭》於屈宋之後，代相祖述，《續騷》、《後語》等編中所載，如二招、《惜誓》以下，至王荆公《寄蔡氏女》、邢敦夫《秋風三疊》，皆本於騷，猶曰於賦之體無以異。他如《秋風》、《絕命》、《歸去來辭》等作，則號曰辭；弔田橫萇弘等作，則號曰文；《易水》、《越人》、《大風》等作，則號曰歌。雖異其號，然取於賦之義則同。蓋於其同而求其異，則賦中之文，誠非賦也。於其異而求其同，則文中之賦，獨非賦乎？必也分賦中之文而不使雜吾賦，取文中之賦而可使助吾賦，分其所可分，吾知分非賦之義者爾。不以彼名曰賦，而遂不敢分。取其所可取，吾知取有賦之義者爾。不以彼名他文，而遂不敢取，此正魯男子學柳下惠法也。賦者，其可泥於體格之嚴，而又不知曲暢旁通之義乎！今故以歷代祖述楚語者爲本，而旁及他有賦之義者，因附益於辯體之後，以爲外錄。庶幾既分非賦之義於賦之中，又取有賦之義於賦之外，嚴乎其體，通乎其義，其亦賦家之一助云爾。

又《後騷》 楚臣之騷，即後來之賦，愚於前已屢辨之。然愚載屈宋之騷，而未及於後來之爲騷者，則以賦雖祖於騷，而騷未名曰賦，其義雖同，其名則異。若自首至尾以騷爲賦，混然並載，誠恐學者徒泥圖駿之間，而不索驪黃之外。騷爲賦祖，雖或信之，賦終非騷，亦或疑之矣。故先以屈宋之騷，載之爲正賦之祖，而別以後來之騷，錄之爲他文之冠。有源有委，而因委知源，有祖有述，而因述知祖，則古賦之體，或先或後，同源並祖於此乎，辨之其可也。蓋其意實與《續騷》及《楚辭後語》之意同，然不敢自並前脩，故少異其號，謂之後騷焉。

李祁《周德清樂府韻序》 古之賦未有律也，而律賦自唐始。朝廷以此取士，鄉老以此訓子，兢兢焉較一字於毫忽之間，以爲進退予奪之機。組織雖工，俳偶雖切，而牽制局促，磔裂以盡人之才。故自律賦既作，迨今六七百年之間，而曾無一篇可傳於後世，曾無一字可益於世教，凡若此者，皆韻書之貽患也。

陳繹曾《文筌·楚賦譜》 楚賦體：屈原《離騷》爲楚賦祖。只熟觀屈原諸作，自然精古。宋玉以下，體製已不復渾全，不宜遽雜亂耳。今具屈原賦十一篇目於左，變化之妙，備於此矣。

又《漢賦譜》 漢賦體：宋玉、景差、司馬相如、枚乘、揚雄、班固之作，爲漢賦祖，見《文選》者，篇篇精粹可法，變化備矣。《文精》、《文鑒》諸賦，多雜唐宋人新體，少合古制，未宜輕覽。大體：《高唐》、《神女》、《招魂》、《大招》、《子虛》、《上林》、《七發》、《長楊》、《羽獵》、《西都》、《東

都》、《靈光殿》、《文賨》、《閑居》、《藉田》、《長笛》、《琴》、《舞》；中體：《風》、《月》、《雪》、《赭白馬》、《鸚鵡》、《長門》、《登樓》、《嘯》；小體：荀卿五賦（出《荀子》）、宋玉大小言賦（出《古文苑》）、司馬相如《哀二世賦》、孔臧諸賦（《孔叢子》）、梁孝王諸大夫分題賦（《西京雜記》）。

又《唐賦附說》 唐賦製：古賦：一起端：破題、冒頭；二承接：入題；三鋪敘：敘事、議論、用事；四承過：歌詠、用事、議事、序事；五結尾：歌辭、優劣、議論、抒情。排賦：虛排：取虛體中字立柱排之；實排：取實體中字立柱排之；用事：用古事立柱排之；請客：請題外事外立柱排之。右四法排賦之用。碎排：或一句中排二三事是也，或一句中排一事是也；疊排：二句三句四句或五六句以上排一事，長短參差相疊；扇排：三句以上樹扇排之；衍排：一事衍作一段排之；間排：碎疊扇衍相間排之。

又 唐賦格：上壯麗、清麗；中立意：自立新意以爲機軸；布置；下體貼：結構古語體貼題字。右唐賦格變化無方，已見古文譜，此五格是其尤多者也，故特附之。凡唐賦外又有律，始於隋進士科，至唐而盛，及宋而纖巧之變極矣。然賦，古詩之流也，律賦巧或以經語爲題，其實則押韻講議，其體則押韻四六，雖曰賦實非賦也。孔子所謂觚哉觚哉者，今不復附於賦譜之後。

楊慎《升菴集》卷五三《文賦列十體》 《文賦》：「詩緣情而綺靡，賦體物而瀏亮，碑披文以相質，誄纏綿而悽愴，銘博約而溫潤，箴頓挫而清壯，頌優游以彬蔚，論精微而朗暢，奏平徹以閑雅，說煒曄而譎誑。」分文之十體，各以四字盡之，可謂妙矣。往年鶴州蔡衡仲云：「束晳尙補笙詩，文賦奚傷？」余漫應曰：「序原始以要終，記制器而尙象。」衡仲曰：「二語妥帖，兼是聖經，更無褒彈也。」

于慎行《穀城山館集》卷二〇《賦》 叙曰：班氏有言，賦者古詩之流也。蓋云《雅》《頌》不作，流而爲《騷》賦爾。五言既兆，又賦之流而爲詩，去古遠矣。然自屈宋以下，所謂古賦者，猶有雅頌之遺，若《二京》、《三都》，則辭類紀述，江左六朝，則體淪俳偶，於詩道益遠然哉。

陳鶴《長門四時賦序》 夫《三墳》流塞，則《九丘》失別；《五典》喪度，則《八索》潛幾。素王殿居明道，纘業垂功，而《五經》之化猶日長光，六詩之教如川斯逝。光者被之則和，逝者流無不續。是以楚《騷》嗣經，漢詞託興。自此遂有建《兩京》之芳談，張《三都》之偉跡，《羽獵》、《長楊》之盛，《上林》、《子虛》之華。茂先博物，思竭《鷦鷯》；平正擅才，名成《鸚鵡》。富誇平樂之館，綺增銅雀之臺，哀則莊忌之《時命》，憤則賈誼之《惜誓》。安仁樂靜，《閒居》遂成；仲宣懷鄉，《登樓》斯作。大則天地幽玄之理，小則品用物類之情。遠章山川江海之奇，近記耳目觸感之異。枝分節拆，風遞音移，體非一條，名難盡述。然皆爲握珠雕玉之文，飛兔騁驥之作。星虹避彩，玉石爭聲，蔚然變觀，鏗然激耳。其制也則以情義爲主，事形爲賓，假象以畢其辭，敷喻以陳其志。布條葉之參差，以見夫政俗之偉惡；發鼓吹之溫烈，以寓乎時化之興危。比不直暴其根，興不徒造其址。必援小以諷大，託虛以證實，因功以誦德，明正以遷姦。善則感發其良心，惡則懲創其逸志，可謂可興可觀，而蓋善盡美者也。

浦銑《續歷代賦話》卷一四引周旋鹿《皮子文集序》 古賦之作，自宋玉變《離騷》體而爲之倡，比漢賈、馬、班、揚承襲而不變，尙不失《三百篇》緒餘。迨宋東坡諸公，始變其體，以文爲賦，而不拘聲韻，如《赤壁》諸作，雖詞意高妙，較諸古賦，體裁則迥別矣。

沈季友《歷朝賦格・駢賦小引》 文弦清越，騷珮便娟，兩義並峙，百家相懸。麗才出矣，駢體作焉。爾乃騁藻思，抽華緒，抗曼聲，陳綺語，夸奇字以尙玄，鼓繁音而命呂。誰云半月可結珠胎，豈曰三年遂成玉楮。當其箋揮魚卵，筆染猩毛，行間翠滴，句裏香銷，生夏雲於怪石，剪春綵於枯條。玉津金谷之園，無花不笑；蓮社竹溪之客，有酒皆豪。其爲格也，如指排，如肩比，如連峰，如斷壘，如西第賓，如東山伎，如五雲漿，如七寶几，如嬌鳥之爭啼，如碎霜之攢蘂。如美人之試舞，而掃黛勻脂；如名將之談兵，而澆沙聚米。如吳絲、蜀桐、蠻箏、湘瑟之列於廣場，如吞刀吐火、鬬局投壺之羅於閒邸。斯詞苑之數傳，亦賦家之一體。乃爲歌曰：繁香縟采紛相求，編蒲束笋爛不收，剔抉殘靈光芒流，天風噓吸三千秋，手揮八極騎龍游。

程廷祚《騷賦論下》 或曰：賦與騷異，則吾既得聞教矣。然則賦不可以宗騷乎哉？曰：不然也。賦與騷雖異體，而皆原於詩。騷出於變風雅而兼有賦比興之義，故於詩也爲最近。其聲宜於衰晚之世，宜於寂寞之野，宜於放臣棄子之願悟其君父者。至於賦之爲用，固有大焉，以其作於騷之後，故

體似之，而義則又裁乎詩人之一義也。昔商、周之作者，以聖賢之才，作爲篇詠，盛則宣其平和之響，變則發其哀憤之音，下起於閨門之私，而上薦於郊廟，千古以來，有能五「四始」而七「六義」者乎？不能也。騷由乎是，賦亦由乎是，又何疑乎賦之不可以宗騷也。且騷之近於詩者，能具惻隱，含風諭。故觀其述讒邪之害，則庸主爲之動色；叙流離之苦，則悼夫爲之改容；傷公正之陵遲，則義士莫不於邑。至於賦家，則專於侈麗閎衍之詞，不必裁以正道，有助於淫靡之思，無益於勸戒之旨，此其所短也。善乎！揚子雲曰：「詩人之賦麗以則，詞人之賦麗以淫。」以理勝者，雖則弗麗；以詞勝者，雖麗弗則；不則不麗，作者不爲也。長卿《上林》終以頹牆塡塹，子雲《甘泉》稱「屏玉女而卻宓妃」，雖云曲終雅奏，猶有諷諫之遺意焉。後之君子，詳其分合之由，察其升降之故，辨其邪正之歸，上祖風雅，中述《離騷》，下盡乎宋玉、相如、揚雄之美，先以理而後以詞，取其則而戒其淫，則可以繼詩人之末，而列於作者之林矣。

王之績《鐵立文起前編》卷九《賦通論》　王懋公曰：賦有古俳文律大小諸體之分，固截然無容溷。至于古今作者之概，則合王袁二家之論足以括之。由瑯琊之說，則作賦甚難。然吾以其言難，而又見其易。由公安之說，則作賦甚易，然吾以其言易，而又見其難。《盧次楩賦略序》云，予得盧柟古詩歌行，讀而小異之。至讀諸賦，則未嘗不爽然自失也。三閭家言忠愛悱惻，怨而不怒，悠然詩之風哉！長卿務以靡麗宏博，旁引曲喻，其要歸卒澤于雅。子雲謂之從神化來耶。然自東京以下，蔑如也。諸儒先生號名能文章家，奈何？取其所論著而姑韻之以爲賦，若茲乎哉？即盧生所就《幽鞠》、《放招》，凡三十餘篇，其概不得離津筏而上之，然而大指可諷也。窮天地之紀，采人物之變，與夭喬走飛之態，經緯臚列，假二三能言之士如宋玉、景差者，蟬緩于左徒（屈原爲楚懷王左徒）之門，豈其先□而室哉。《與江長洲書》云，近日讀古今名人諸賦，始知蘇子瞻、歐陽永叔輩，見識眞不可及。夫物始繁者終必簡，始晦者終必明，始亂者終必整，始艱者終必流麗痛快。其繁也、晦也、亂也、艱也，文之始也。如衣之繁複，禮之周折，樂之古質，封建井田之紛紛擾擾是也。古之不能爲今者，勢也。其簡也、明也、整也、流麗痛快也，文之變也。夫豈不能爲繁爲亂爲艱爲晦？然已簡安用繁，已整安用亂，已明安用晦，已流麗痛快安用敖牙之語，艱深之辭，譬如《周書・大誥、多方》等篇，古之告示也。今尚可作告示否？《毛詩》鄭、衛等風，古之淫詞媟語也，今人所唱《銀柳絲》、《掛鍼兒》之類。可一字相襲否？世道既變，文亦因之。今之不必摹古者也，亦勢也。張左之賦，稍異楊馬。至江淹、庾信諸人，抑又甚矣。唐賦最明白簡易，至蘇子瞻直文耳。然賦體日變，賦心益工。古不可優，今不可劣。若使今日執筆，機軸尤爲不同，何也？人事物態，有時而更；鄉語方言，有時而易。事今日之事，則亦文今日之文而已矣。盧柟諸君，不知賦爲何物，乃將經史海篇字眼，盡意抄謄，謬謂復古，不亦大可笑哉。嗟夫，以一人之所爲文，而論旨或登之于天，或推之于淵，豈果文無定論乎！予謂著作者流才不大不可文，不眞不可要。未有無大才而能爲眞文者，故賦非畏難就易者可假借。且賦心眞，可也，不工，不可也。彼有俚韻未除而輕言風雅，是野狐禪，亦眞可以成佛作祖耶！

又《大賦》　王懋公曰：賦自古俳文律之外，又有大小之名，從何始耶？昔宋玉《大言賦》云：方地爲車，員天爲蓋，長劍耿介，倚乎天外。《小言賦》云：館于蠅鬚，宴于毫端，烹蝨腦，切蟣肝，此特其所言者，有大小之分耳。後人分賦大小，蓋分之于其題也。或謂宋玉《對楚王問》，爲小賦之始，謬甚。此乃問對之文，與賦何預？或曰：大賦如《子虛》、《兩京》、《三都》、郭璞《江賦》，盧肇《海潮賦》等類是也。學者博極羣書，方得選材豪富；拓開萬古，方得標旨空曠。多設問難，方得變化開闔之法。

又《小賦》　或曰：小賦如賈誼《弔屈原》、《鵩賦》，庾敳《意賦》，束晳《風賦》，王褒《蕭》、《笛》諸賦，晉魏六朝後學即席就賦是也。機敏才捷思巧文妍，擅譽席談矣。王懋公曰：歐文忠有《鳴蟬賦》，王守溪云：大凡作此小賦，略靠在人事上說，道理方說得有去處，且覺艷麗動人。不然，一蟬之微，有何可說？縱說亦無味了。此論能開後來無限法門。又如陸龜蒙《零陵總記》，張登《長于小賦》，氣宏而密，間不容髮，有織成隱起往往蹙金之狀，數語尤令人歎絕。

又《古賦》　王懋公曰：古賦如漢司馬相如《長門》，班倢伃《自悼》、《擣素》，張衡《思玄》，晉潘岳《秋興》，唐柳宗元《夢歸》，漢禰衡《鸚鵡》，魏王粲《登樓》，晉孫綽《遊天台山》，漢揚雄《甘泉》，以上正體而俳體間出於其中。宋蘇軾《屈原廟》，漢司馬相如《子虛》《上林》，班固《兩都》，晉潘岳《籍田》，以上變體而流于文賦之漸。俳賦，如晉陸機《文賦》，宋鮑照《蕪城》，謝惠連

《雪賦》，謝莊《月賦》，鮑昭《野鵝》，顏延之《赭白馬》，鮑照《舞鶴》。文賦，如漢楊雄《長楊》，唐杜牧《阿房宮》，宋蘇軾《前赤壁》。律賦，如唐韓愈《明水》，宋王曾《有物混成》，秦觀《郭子儀單騎見魯》之類是也。

又《律賦》 凡應試之賦，其體格便覺拘束，而少天然之韻致。故《文苑英華》中賦最多，不欲多錄。

又卷一〇《楚賦》 或曰：宋玉變騷而爲賦。婉約風流，上不乖諷諫之旨，下能善藏身之道，蓋深於道德功名之際者，而獨以文見，如《高唐》、《神女》諸篇是也。

又卷一二《騷》 王瑯琊曰：騷賦雖有韻之言，其於詩文，自是竹之與草木，魚之與禽獸，別爲一類，不可偏屬。騷辭所以總雜重複，興寄不一者，大抵忠臣怨夫，惻怛深至不暇致詮，亦故亂其叙，使同志者自尋，修鄒者難摘耳。今若明白條易，便乖厥體。

又卷一二《辭》 王懋公曰：辨體古風，各朝後皆有附錄，或歌，或樂府，或弔祭，或移文，或雜著，大爲失所。至于辭，實爲文之一體，亦置賦內，何哉？如漢武《秋風》，淵明《歸去》，龜蒙《戰秋》，楊萬里《延陵懷古》，袁伯長《垂綸亭》等辭。何得以一賦字概之？且古人書有專以辭名者，如《楚辭》實賦，而皆曰辭。則辭之名亦大矣。《明辨》以辭入詩，亦非是。《文選》離詩而入文，殊確。今仍之。黃東發曰：詩變而爲騷，騷變而爲辭，皆可歌也。辭則兼詩騷之聲，而尤簡邃焉者。昔漢武帝作《秋風辭》，一章三易韻，其節短，其聲哀。此辭之權輿乎？陶淵明罷彭澤令，賦《歸去來》，而自命曰辭。殆令人歌之，頓挫抑揚，自協聲韻。蓋其辭高甚，晉宋而下欲追躡之不能。然《秋風辭》，盡蹈襲《楚辭》未甚敷暢；《歸去來》則自出機杼。謂《洞庭》《鈞天》而不澹，謂《霓裳》《羽衣》而不綺。此其所以超乎先秦之世而與之同範也。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八八《古賦辨體》 其論司馬相如《子虛》、《上林》賦，謂：「問答之體其源出自《卜居》、《漁父》，宋玉輩述之，至漢而盛，首尾是文，中間是賦。世傳既久，變而又變，其中間之賦，以鋪張爲靡而專於詞者，則流爲齊梁、唐初之俳體。其首尾之文，以議論爲便而專於理者，則流爲唐末及宋之文體。」

又卷一九七《楚範》 屈、宋所作，上接風人之遺，而下開百代之詞賦。性情所造，音律自生，所謂文成而法立者也。

浦銑《復小齋賦話》卷下 賦後有亂，有詩，有訊，有謠，有理，有重，有辭，有頌，有歌，有詩。唐顧逋翁《茶賦》有雅，裴晉公《鑄劍戟爲農器賦》有系，唐無名氏《蜀都賦》有箴，宋薛士隆《本生賦》有反，明蕭子鵬《鼎硯賦》有贊，沈朝煥《把膝賦》有吟。

楊繩武《文章鼻祖》卷六 庾信《哀江南賦》評語：駢麗之體，東都以後，漸已濫觴，然句不必整，字不必協，又多間以長句單行，疏古歷落，氣味自勝。至齊梁而此體漸密，句雕字琢，無獨不偶，體裁既備，音韻亦諧，子山、孝穆，尤爲擅場。徐較秀逸，庾較鉅麗，《哀江南賦》尤子山一生聚精著神之筆也。唐初四傑，暢其宗風，所謂「王楊盧駱當時體」也。上視徐、庾，工力未虧，而神采不逮。義山晚出，變其音節，節短勢險，頗極矜鍊，可爲後勁。盧陵眉山，掃除堆垛，出之蕭散，間用成語，轉露清新。然僅可施之短箋小啓，長篇如此，便無意味，終非正格。蓋文各有體，既號駢麗，自不得厭徵實而喜翻空，崇樸素而嗤艷麗。徐庾之作，自爲正則，況子山此賦，指陳一代廢興之故，叙述平生閱歷之場，全力貫注，成此大篇，其中之起伏照應，層次脈絡，輕重詳略，抑揚操縱，無不備美，即是一篇絕大古文，可以其爲齊梁駢麗之體而忽之耶。

汪廷珍《作賦例言》 律賦與律詩一般，有一定之規矩。讀《選》賦，貴得其神，毋襲其貌。讀唐賦，貴得其新切生動，毋學其率意。文章與說話一般，全要有眞氣，有清氣。塡砌雕琢，最是試場大忌。每見言賦者，上手便說富麗，此平地陷人坑也。

湯聘《律賦衡裁・例言》 律賦之興，肇自梁陳而盛於唐宋。唐代舉進士者，先貼一大經及《爾雅》，經通而後試雜文，文通而後試策。雜文則詩一賦一，及論贊諸體也。進士選集，有格限未至者，試文三篇，謂之宏詞。其選尤重，且得美仕。而天寶十三載以後，制科取士，亦兼詩賦命題。賦皆拘限聲律，率以八韻，間有三韻至七韻者。自五代迄兩宋，選舉相承，金起北陲，亦沿厥制。迨元人易以古賦，而律賦寖微。逮乎有明，殆成絕響。國家昌明古學，作者嗣興，鉅制鴻篇，包唐轢宋，律賦於是乎稱絕盛矣。

又《餘論》 宋謝莊《赤鸚鵡賦》云：「雲移霞峙，霰委雪翻，陛離翬漸，容裔鴻軒，躍林飛岫，煥若輕電溢烟門。集場棲圃，燦若天桃被玉園。」希逸

此賦，袁太尉所見而閣筆者。屬對工整，應是律賦先聲。

又　唐李程《華清宮望幸賦》云：「竹花雖吐，如含待鳳之誠；雲氣纔升，若睹從龍之狀。」杜顗《集賢院山池賦》云：「禁林餘雨，增曲霤之華清；御苑晴煙，借遙巖之積翠。」林琨《駕幸溫泉宮賦》云：「玉堂憑艮，面鶉野以高明；石溜象蒙，繞龍宮之清毖。」張良《器集靈臺賦》云：「千峰轉日，迎秀色於瓊樓；萬歲傳聲，和幽音於地籟。」皆莊雅得應制體，而詞氣更清雋，不似後人一味顢頇。

李調元《賦話》卷一《新話一》　楊、馬之賦，語皆單行，班、張則間有儷句，如「周以龍興，秦以虎視」、「聲與風游，澤從雲翔」等語是也。下逮魏、晉，不失厥初。鮑照、江淹，權輿已肇。永明、天監之際，吳均、沈約諸人，音節諧和，屬對密切，而古意漸遠。庾子山沿其習，開隋唐之先躅。古變爲律，子山實開其先。

又　古變爲律，兆於吳均、沈約諸人。庾子山信衍爲長篇，益加工整，如《三月三日華林園馬射賦》及《小園賦》，皆律賦之所自出。

又　陳張正見《石賦》，如「魚躍湘鄉之水，雁浮平固之湖。墮山鵲之金印，碎驪龍之寶珠」。通章無句不對，實開律賦之先。

又　唐初進士試於考功，尤重貼經試策，亦有易以箴論表贊，而不試詩賦之時，專攻律賦者尚少。大曆、貞元之際，風氣漸開。至大和八年，雜文專用詩賦，而專門名家之學樊然競出矣。李程、王起，最擅時名，蔣防、謝觀，如驂之靳；大都以清新典雅爲宗。其旁騖別趨，元白爲公。下逮周繇、徐寅輩，刻酷鍛鍊，眞氣盡漓，而國祚亦移矣。抽其芬芳，振其金石，亦律體之正宗，詞場之鴻寶也。

又卷二《新話二》　唐王棨《江南春賦》云：「烟幕歷以堪悲，六朝故地；景葱蘢而正媚，二月晴時。」又：「幾多嫩綠，猶開玉樹之庭；無限飄紅，競落金蓮之地。」又：「蝶影爭飛，昔日吳娃之徑；楊花亂撲，當年桃葉之船。」又：「幕幕而雲低茂苑，謝客吟多；萋萋而草夾秦淮，王孫思起。」流麗悲倩，而句法處處變化，此爲律賦正楷。尤妙於「有地皆秀，無枝不榮」，字字寫盡江南春色，爲一篇之筋節。此賦在當時極有名，《唐文粹》所載陳岵《送王郎中棨序》，最擊賞末「今日并爲天下春，無江南兮江北」二語。

又　律賦起句，多先用單聯對起，不用四六排，此正法也。唐劉允濟《明堂賦》獨用排起，如「大哉乾元，紫微疏上帝之宮；邈矣坤輿，丹闕披聖人之宇」。勢極雄峻，則貴相題，又不可以一律論也。通篇鋪張處多，徵實處少，此應制體中取巧省力之法，然討好亦在此。

又卷三《新話三》　唐元稹《鎮圭賦》云：「作山龍之端表，我則清光皎然；雜蒲穀以成行，爾乃鞠躬如也。」句長而氣甚流走。律賦多有四六，鮮有作長句者。破其拘攣，自元白始。樂天清雄絕世，妙悟天然，投之所向，無不如志。微之則多典碩之作，高冠長劍，璀璨陸離，使人不敢逼視。蓋太傅天懷高曠，而元頗銳志於功名，學焉而各得其性之所近也。

又卷五《新話五》　制、誥、表、啓咸以四六爲之，清便流轉，直達己見，更以古藻錯綜其間，便是作家。律賦雅近於四六，而麗則之旨不可不知。則而不麗，仍無取也。宋人四六，上掩前哲，賦學則不逮唐人，良由清切有餘，而藻繢不足耳。宋歐陽修《畏天者保其國賦》，雖前人推許，然終是制誥體，未敢爲法。

又　宋蘇軾《明君可與爲忠言賦》云：「非開懷用善，若轉丸之易從；則投人以言，有按劍之莫測。」又：「有漢宣之賢，充國得盡破羌之計；有魏明之察，許允獲申選吏之公。」橫說豎說，透快絕倫，抵一篇史論讀，所謂偶語而有單行之勢者，律賦之創調也。

章學誠《校讎通義》卷三《漢志詩賦第十五》　詩賦前三種之分家，不可考矣；其與後二種之別類，甚曉然也。三種之賦，人自爲篇，後世別集之體也。雜賦一種不列專名，而類敘爲篇，後世總集之體也。歌詩一種，則詩之與賦固當分體者也。就其例而論之，則第一種之淮南王羣臣賦四十四篇，及第三種之秦時雜賦九篇，當隸雜賦條下，而猥廁專門之家，何所取耶？揆其所以附麗之故，則以淮南王賦列第一種，而以羣臣之作附於其下，所謂以人次也。秦時雜賦列於荀卿賦後，孝景皇帝頌前，所謂以時次也。夫著錄之例，先明家學，同列一家之中，或從人次，或從時次可也。豈有類例不通，源流迴異，概以意爲出入者哉？

王芑孫《讀賦卮言·審體》　古所謂文章，禮樂而已。樂盈而進，任昧陳庭，禮減而退，河圖在廟，琴瑟猶病其專壹，衣裳必飾乎繁會，矧曰賦哉？賦者，鋪也，抑云富也。裘一腋其弗溫，鐘萬石而可撞，蓋以不歌而頌，中無隱約之思；敷奏以言，外接江浮之思；已畫境於詩家，可拓疆於文苑。

以爲諷諭之官，則瞍箴矇誦，執藝皆來；以爲俳倡之弄，則繩伎偃師，效能俱至。太簡非宜，兼賅爲務。昔人云：「詩人之賦麗以則，詞人之賦麗以淫。」美則刺淫，麗終不易，學者當溯博文之教，非徒小道之觀也。

又　七言五言，最壞賦體，或諧或奧，皆難鬥接；用散用對，悉礙經營。人徒見六朝、初唐以此入妙，而不知漢、魏典型，由斯闊矣，然亦自漢開之，如班固《竹扇》諸篇是也。但是短章，初無長調，作俑長調，則晉、宋而來，醴陵倡其端；南北之際，子山啓其弊。學者力宗漢、魏，下取唐賢，其體既純，斯文乃貴。

又　四六之於文事，領一大宗。九州四隩，《書》有聯文，斷壺叔苴，《詩》嘗對舉，制誥之家，一百五部，案判之牘，七十九卷，賦亦非必不可爲四六也。且賦以敷言，斷殊論策，固欲止齊其步伐，詎應破析爲單行。且如老杜《三大禮》，有「宮井蛟龍」之句，小杜《阿房》，有「釘頭瓦縫」之聯。制置得宜，豈不益洋洋盈耳哉！

又《小賦》　自唐以前無古賦、排賦、律賦、文賦之名，今既燦陳，不得不假此分目。賦者用居光大，亦不可以小言；聊以小言，猶云短製。在漢則劉安、枚乘、鄒陽、嚴忌、桓譚、趙壹、孔臧、路僑如、黃香、蔡邕、李尤、杜篤、公孫詭、閔鴻、侯瑾之徒，碎金屑玉，慙遺《選》外。魏則一鍾（會）之外，高（允）、杜（摯）俱興。晉則三傅（玄、咸、純）之餘，二該（孫該、揚該）特妙。宋、齊之際，非惟王、謝；陳、梁以上，豈止江、蕭。收其僻奧，益輔精能。自餘諸家，尤屬耳目，無庸更僕。至於開府清新，擅名北地，領軍華膴，起譽南朝，是曰加籩，不當特俎。世有奉徐、庾《風》、《月》小篇以爲極則者，亦取其易誦而賞譽焉爾。

又　極賦能事在於長篇，而學賦則可從小賦始，何也？雖營度爲千門萬戶，必致詳乎一閣一樓。京都鉅製，是亦綿長矣，而井井條條，望路可識，惟此單微一線之爲。然體大物博，尋覽頗艱，矧云制造？闇闔迷夢，荼墨眩心，自非力大於身，鮮不舉鼎而絕臏者，安能轉圓九仞乎？小賦則意儉而易周，辭豐而可殺，選聲結韻，意不旁馳，造句謀篇，筆常內攝，省括乃釋，從繩罔愆。龍有飛騰，必階尺木；鷹當學習，側目平蕪。一歲而駒，三歲而騸，由是騁其長轡，夕抹崑崙可也。

又　比之爲小賦者，誤以尤（侗）、吳（綺）之卑弱，信爲徐、庾之風流，徒騁鮮妍，罔尋風骨，縱能涉目斐然，亦祇慧心敏手。初非古服勁裝，風月憐人，虎炳不躍，謀小則獲，圖大終愎，烏睹所謂巨麗者乎？樸所取宗，與彼殊貳，鏘其片玉，依然密栗之容；躍是祥金，蔚有精純之氣。非小巫之可懾，遇大敵而彌適，誕其磊磊，豈曰詹詹。

又《律賦》　讀賦必從《文選》、《唐文粹》始，而作賦則當自律賦始，以此約束其心思，而堅整其筆力。聲律對偶之間，既規重而矩疊，亦繩直而衡平。律之爲言，固非可鹵莽爲之也。其有「妖歌曼舞」，六句而裁押一韻；「旁牽遠摭」，片辭而已衍半篇，此段不殊於彼段，下聯不接於上聯者，猶之市瓜取肥，買菜求益，不有重腿之疾，必遭僨脹之譏，此皆敗律之過，而豈律固如是耶？

又《試賦》　唐官韻賦，雖爲律綦嚴，而主司士子，有藍縷之條（唐制試進士詩賦工者謂之入等，拙者謂之藍縷。禮部選格，注「超絕當留」、「藍縷當放」兩條），如杜牧《阿房宮》亦是試作，而變古開新，烏在其皆四六乎？誤以四六賦爲律賦者，亦未徧觀於當時之作耳。

吳省蘭《同館賦鈔序》　夫圭璋璧琮，人知其爲寶也，而方圓不能離規矩；錦綉黼黻，人知其爲美也，而短長不能越尺度。賦之有律，亦猶執規矩以程材，持尺度以量物，俾方圓長短各中乎節而後止，而況協音響於鈞韶，摹光華於日月哉！《周禮》太師教六詩，二曰賦，如《葛覃》首以賦著，而《三百篇》中歷陳時事以直言者，鱗次櫛比，然列其名未備其體。自漢以降，作者迭興，《班志藝文》列詩賦家百有六，而賦居十之八。東京彪、固之流，後先接踵，至於六朝，尊尚駢儷，庾、鮑樹幟於南，崔、魏揚鑣於北，於以模範山水，鈞陶萬物，皇皇裔裔，雅頌之流亞焉。論者以平原《文賦》爲律賦權輿，其說固然，然當時備其體，仍未別其名也。唐以賦取士而律賦乃行，限韻之式亦於是具。趙宋仍之，爾時作者不慮千百餘家，莫不前喁後于，懷響畢彈。惟是風簷寸晷，既難期以十年。思遲者刻一寸之燭，必致詞窮；力弱者挽六鈞之弓，易愁駑末。即或揀金沙磧，撈玉河壖，儘有名言，可供採擇，而瓦礫未汰，糠秕時揚，瑜不掩瑕，完璧之玷，以云大觀，類多讓焉。【略】司馬相如有言曰：合綦組以成文，列絺繡而爲質，一經一緯，一宮一商，賦之體也。於律賦尤爲秘籥。故擇材惟其稱，美人山鬼不登於明堂；遣調貴其清，濕鼓啞鐘不諧於嶰谷。權衡在手，雖隻字而必繩；鑪錘因心，即片言而亦

鍊。以之宣上德而盡忠孝，抒下忱而通諷諭，揚葩振藻，炳焉與三代同風，而究其指歸，期不愆乎規矩尺度之法而已。

胡濬源《楚辭新註求確・凡例》 屈子初變古詩爲賦，創立一格，其段落承接，轉摺字法句法，非惟不同今賦之顯易，亦與漢賦不同。一切若夫爾乃是故夫其之類，皆所未有，註者不細審其輕重虛實死活之妙，專於呆句求之，則往往有前後比類，隨步換形者，遂疑爲疊複。又謂爲三致意，即此。此不通節旨脈絡之病也。不知字有重複處，句有重複處，物有重複處，而意不重複也。得其意，則前後段落承接轉摺頓挫脫卸一毫不混，與散文無殊。

鮑桂星《賦則・凡例》 賦體不同，有整散兼者，如宋玉諸賦是也；有通體整排者，如潘陸諸賦是也；有用四六者，如子山《馬射》等賦是也。茲篇備載各體，以俟學者隨宜而施。

又 古賦或工體物，或尚抒情，皆作者自出杼機，初無程限。自唐以之取士，而律賦遂興，然較有規繩，尚存風格。今欲求爲律賦，舍唐人無可師承矣。

孫奎《春暉園賦苑巵言》卷下 應制賦體須莊重而清，旨更欲清華。如李程《華清宮望幸賦》云：「竹花雖吐，猶含待鳳之誠；雲氣纔升，若睹從龍之狀。」杜顗《集賢院山池賦》云：「禁林餘雨，增曲霤之華清；御苑晴烟，借遙巖之積翠。」林琨《駕幸溫泉宮賦》云：「玉堂憑艮，面鶉野以高明；石溜象蒙，繞龍宮之清秘。」張良器《集靈臺賦》云：「千峰轉日，迎秀色於瓊樓；萬戶傳聲，和幽音於地籟。」清雋生新，不似後人一味顢頇。

殷壽彭《四家賦抄序》 賦必原本漢、魏、六朝固已，若律賦乃賦中之一體，則尤以唐人爲宗主。唐賦凡三變，初以遒厚勝，繼以宏麗勝，至晚王起、王棨、黃滔、宋言諸公出，而格調愈細，音節益諧。其時主司命題限八韻者，率用四平四仄，聽作者參錯相間，故圓美流逸，無蹩牙生澀之病。其立局整而不滯，其用筆輕而不佻，其運典新而不僻，令人諷詠鏗鏘，而常得其意外巧妙，事外遠致，眞律賦之極軌也。宋人步趨唐賢，不失尺寸，王田文范歐陽諸賦，揣摩精到，如埴在埏，如金受範，第用筆稍平易，而骨韻亦漸卑弱。至說理等題，則刻露淺顯，實亦唐人所不及焉。本朝館閣賦不乏宏篇鉅製，顧矜才氣者，泥沙雜下；炫博贍者，美稗同登。又其下者，以肥膩爲暢美，以甜俗爲圓熟，連章累牘，一味顢頇，殆不可向邇矣。《有正味齋正集》、《外集》諸賦，清而不浮，麗而不縟，其幽雋之思，雄邁之概，實爲律賦中獨闢之境。蘭修館視有正味氣象廣狹固不相侔，然一種冷秀遒爽之致，亦時出穀翁之右。二家皆深得力於六代、三唐者，故詞氣深穩，筆意跳脫，所謂看似尋常實奇崛，成如容易卻艱辛者，在時賢中固當爲上乘禪也。

姜學漸《資中賦鈔・味竹軒賦話》 凡學近體律賦，須知源本六朝。徐孝穆、庾子山始變晉宋古體爲四六，曰「徐庾體」。徐、庾兩家之集，不可不讀。嗣是唐代以詩賦取士，始有唐人小賦，故欲學律賦者，宜先學唐人爲至要。

趙楫《律賦新編箋注・例言》 賦者古詩之流，本無律名，自唐以之取士而律賦始興。嚴聲韻，齊尺度，非若古賦無程限也。每見選家以隔句對聯之有無分賦之古與律，不知古賦若《哀江南》篇中未嘗無平吳之功、灞陵夜獵等聯；而唐人律賦如石貫《藉田》、黎逢《貢士》《謁文宣王》、李君房《獻靈》、顏平原《象魏》諸作，皆全不用隔句對。古與律之分正不在此。

林聯桂《見星廬賦話》卷一 一曰騷賦體，夫子刪詩，楚獨無風，後數百年，屈子乃作《離騷》。騷者，詩之變，賦之祖也。後人尊之曰經，而效其體者，又未嘗不以爲賦。更有不名賦，而體相合者，說詳《許氏外錄》。司馬遷曰「離騷者，離憂也」。後之仿其體者，豈徒擬騷反騷而已哉？在漢，則有賈誼之《旱雲賦》，黃香之《九宮賦》，司馬相如之《長門賦》，王延壽之《魯靈光殿賦》，李尤之《函谷關賦》；在晉，則有潘岳之《秋興賦》，郭璞之《江賦》、《鹽池賦》，孫綽之《游天台山賦》；在唐，則有李白之《惜餘春賦》、《悲清秋賦》，趙冬曦之《三門賦》；在宋，則有王詵之《帝車賦》，文同之《石姥賦》；在元，則有黃溍之《太極賦》，楊維楨之《鳳凰池賦》，汪克寬之《九夏賦》；在明，則有何景明之《織女賦》，朱灝之《逃暑賦》，李夢陽之《觀瀑布賦》，宗臣之《鈎臺賦》，湛若水之《交南賦》，祁順之《白鹿洞賦》，潘一桂之《瑞石賦》，屠應埈之《秋懷賦》，徐階之《別知賦》，郭棐之《懷賢賦》，陶望齡之《述志賦》，伍士隆之《惜士不遇賦》，皆騷賦體也。若夫班固之《幽通賦》，馮衍之《顯志賦》，蔡邕之《述行賦》，曹植之《洛神賦》，王粲之《登樓賦》，陸機之《豪士賦》，陶潛之《閑情賦》，鮑照之《游思賦》，謝朓之《酬德賦》，江淹之《去故鄉賦》，柳宗元之《閔生賦》，韓愈之《別知賦》，李翺之《感知己賦》，劉禹錫之《望賦》，晁補之之《求志賦》，王十朋之《民事堂賦》，皆可以騷賦之類推之已。

又 一曰駢賦體，駢四儷六之謂也。此格自屈、宋、相如，略開其端，

後遂有全用比偶者。浸淫至於六朝，絢爛極矣。唐人以後，聯四六，限八音，協韻諧聲，嚴於銖兩，此如畫家之有界畫，勾拈不得，專取潑墨淡遠爲能品也。其中爭妍鬬麗者，不勝枚舉，而其尤勝者，如漢之枚乘《忘憂館柳賦》，班婕妤《擣素賦》，晉束皙之《讀書賦》，陸機之《文賦》，孫楚之《鷹賦》，傅元之《走狗賦》，郭璞之《蜜蜂賦》，宋王微之《詠賦》，謝靈運之《雪賦》，謝莊之《月賦》，鮑照之《觀漏賦》，陸倕之《思田賦》，《感知己賦》，任昉之《答陸倕知己賦》，顏延年之《赭白馬賦》，齊謝朓之《杜若賦》，王儉之《高松賦》，梁簡文帝之《箏賦》、《金錞賦》、《燈賦》，蕭統之《銅博山香爐賦》，沈約之《高松賦》，江淹之《赤虹賦》，北周庾信之《小園賦》、《枯樹賦》、《燈賦》，盧思道之《孤鴻賦》，唐王勃之《七夕賦》、《九成宮東臺山池賦》，楊烱之《老人星賦》，沈佺期之《峽山寺賦》，薛稷之《茅茨賦》，李百藥之《贊道賦》，林琨之《駕幸溫泉宮賦》，林滋之《小雪賦》、《陽冰賦》，李程《日五色賦》、《破鏡飛上天賦》、《石鏡賦》，陸贄《月臨鏡湖賦》，崔立之《南至郊壇有司書雲物賦》，白行簡《斗爲帝車賦》，王起《五色露賦》，韋展《日月如合璧賦》，徐彥伯《登城賦》，謝偃《塵賦》，李德裕《大孤山賦》，李君房《清濟貫濁河賦》，喬潭《群玉山賦》，浩虛舟《盆池賦》，白居易《敢諫鼓賦》，劉禹錫《平權衡賦》，劉知幾《思愼賦》、《韋弦賦》，閻伯璵《歌賦》，白居易《賦賦》，獨孤及《夢遠游賦》，陸龜蒙《幽居賦》，虞世南《琵琶賦》，李百藥《笙賦》，駱賓王《螢火賦》，張九齡《荔枝賦》，吳大江《碁賦》，姚元崇《撲滿賦》，宋璟《梅花賦》，王維《白鸚鵡賦》，吳筠《竹賦》，柳宗元《披沙揀金賦》，黃滔《誤筆牛賦》，牛上士《獅子賦》，康子玉《瓜賦》，李德裕《知止賦》、《鼓吹賦》、《歆器賦》、《牡丹賦》，裴度《鑄劍戟爲農器賦》，白敏中《如石投水賦》，張季友《閏賦》，甘子布《光賦》，皆唐人駢賦之至工者也。

又　宋人駢賦體格，又一變矣。是時崇尚理學，試賦率多理致之題，如王曾之《有物混成賦》，楊傑《五六天地之中合賦》，荀楊《大醇而小疵賦》，蘇軾《延和殿奏新樂賦》之類是也。至若葉清臣之《松江秋泛賦》，晏殊之《中園賦》，歐陽修之《黃楊樹子賦》之類，有唐人小賦風致焉。

又　金元一代，駢賦絕少，然如元好問之《蒲桃酒賦》，陳樵之《卧褥香爐賦》，歐陽元之《羅浮鳳賦》，任士林之《翰音賦》，楊維楨之《孔子履賦》，清麗工妍，亦一代之獨出冠時者也。前明專尚制藝，爲一代之勝。而駢賦一體，句雕字斲，領異標新，其佳篇亦復不少。如劉基之《龍虎臺賦》，宋濂之《蟠桃核賦》，王禕之《思親賦》，楊愼之《藥市賦》，姚希孟之《日升月恆賦》，方孝孺之《友筠軒賦》，王世貞之《錦雞賦》，夏元吉之《麒麟賦》，劉咸之《黃河賦》，王漸逵之《游羅浮賦》，湯顯祖之《匡山館賦》，夏允彝之《太湖賦》，黃淳耀之《頑山賦》，何宗彥之《東宮儲學賦》，袁黃之《詩賦》，黃尊素之《壯懷賦》，譚貞良之《笑賦》，楊循吉之《摺扇賦》，徐渭之《畫鶴賦》，陳子龍之《幽草賦》，邱濬之《南溟奇甸賦》之類，尤其警特者。

又　唐人駢賦制勝，尤在起首陡然而來，全題之巔也。踞全題之氣已吞，全題之字逼清，全題之神欲動，而斗峻超忽，有如神仙排雲出，又如天上下將軍，此處最能動目。如苑咸《太陽合朔不虧賦》起韻云：「懸象告祥，垂衣表聖。陰慝將作而潛滅，陽光當虧而更盛。羲和率職，徒降物以宵興；堯舜臨軒，方並明而曉映。」李程《日五色賦》云：「德動天鑒，祥開日華。守三光而效祉，彰五色而可嘉。驗瑞典之所應，知淳風之不遐。稟以陽精，體乾爻於君位；昭夫土德，表王氣於皇家。」又《破鏡飛上天賦》云：「何新月之嬋娟，如破鏡之上天。微茫而桂樹猶短，髣髴而蕩花不全。謂是云非，開玉匣而長在；自無而有，指金波而未圓。」趙蕃《月中桂樹賦》云：「圓月如霜，有仙佳兮，宛在中央。映澄澈之素彩，透葳蕤之冷光。杳杳低枝，拂孤輪而挺秀；依依密樹，侵皓魄而流芳。」范傳正《風過簫賦》云：「風爲氣兮溥暢，簫在物兮虛受。何相會於自然，合無情於妙有。泠泠斯韻，習習占久。如聞松蓋之巔，寧比土囊之口。」白行簡《斗爲帝車賦》云：「惟斗之列，在天之中。象乎車之爲用，明其運而不窮。爛然有光，隨月建而不忒；循環無定，轉天道而潛通。」鄭遙《初月賦》云：「初生微月，若無若有。出城中兮，恰廣於眉；入堂上兮，不盈於手。」韋充《餘霞散成綺賦》云：「試一望兮，雲晚而山晴。白日欲沒兮，紅霞始生。含江天之霽潤，籠煙景之虛明。發光華而不定，若組織之相成。」李宙《奉和聖製喜雨賦》云：「既五月兮生一陰，猶不雨兮思作霖。聖自咎兮天同德，誠下答兮神孔歆。」無名氏《空賦》云：「無德而稱者，斯其稱不朽；無形而用者，則其用不窮。若乃質混沌，氣鴻濛，生天地之始，匝天地之中，不可知詰，其名曰空。」楊傑《五六天地之中合賦》云：「樸散太極，形分兩儀。天五得其中也，地六從而合之。數各有常，法乾健而坤順，位皆處正，併陰偶於陽奇。」白居易《賦賦》云：「賦者，古詩之流也。始

草創於荀、宋，漸恢張於賈、馬。冰生乎水，初變本於典墳；青出於藍，復增華於風雅。而後諧四聲，祛八病，斯蓋文之美者。」喬彝《立走馬賦》云：「元戎帳外兮，何者雄？躡絕電，踏追風。」梁嵩《倚門望子賦》云：「蒼蒼茫茫道遠，倚倚望望情傷。念蕩子之久別，役慈心於遠方。」楊傑《荀楊大醇而小疵賦》云：「周、漢運否，荀、揚敎傳。雖曰醇之大者，亦有疵之小焉。」袁黃《詩賦》云：「大矣哉，詩之爲義也。情感天地，化動鬼神，聲被絲竹，氣變冬春。」姚元崇《撲滿賦》云：「夫惟哲人，罔有敗德。几仗攸戒，盤盂見勒。容過於鏡則照窮，任重於才則道塞。多藏必害，恆謹不忒。」賈餗《太阿如秋水賦》云：「黯然若秋水者，楚王有太阿之鋒。」柳宗元《披沙揀金賦》云：「沙之爲物兮，視虛若浮。金之爲寶兮，耻居下流。抱成器之珍，必將有待；當慎擇之日，則又何求？」孟簡《白烏呈瑞賦》云：「驗白烏之祥牒，告皇家寶祚。蓋由天子張至仁，本太素。享宗廟而無爽，薦孝敬而有度。」黃滔《誤筆牛賦》云：「王獻之繢畫彌精，變通可驚。失手而筆惟誤點，應機而牛則眞成。用是飾非，既擅一時之妙；持功補過，爰垂千載之名。」白敏中《如石投水賦》云：「石明臣節，水喻聖聰。順投既因於納諫，虛受必俟乎輸忠。從以讜言，出清規而有中；類夫貞節，入碧浪以無窮。」蘇軾《延和殿奏新樂賦》云：「皇帝踐祚之三載也，治道旁達，王功告成。御延和之高拱，奏元祐之新聲。翕然便坐之旁，初觀擊拊；允也德音之作，皆效和平。」劉知幾《思愼賦》云：「吾嘗終日不食，三省吾身。覺昨非而今是，庶舍舊而謀新。」呂太一《土賦》云：「一闔一闢，分陽分陰。惟土德之爲大，處君位而中臨。寒暑不能易其節，鬼神無以測其深。」徐蕙《奉和御製小山賦》云：「惟聖王之馭寓，鑒敗德於前規。裁廣知以從狹，抑高心而就卑。懼逸情之有泰，欣靜慮於無爲。」李君房《清濟貫濁河賦》云：「濟有瀾兮，清泠不窮。以清激濁兮，洪河之中。迤靈長而委注，忽薦至而爭雄。懼涸乎泥，我則貫而愈淨；將合於道，予以和而不同。」李程《石鏡賦》云：「惟石之貞，惟鏡之清。鏡因石以爲異，石假鏡而爲名。其在石焉，肇自一拳之質；其爲鏡也，非因百鍊之精。」喬潭《霜鐘賦》云：「豐山之峰，巉巖積翠之石，森爽凌寒之松。上無鳥飛，下無人蹤。深杳杳以靜謐，有天然之古鐘。」鄭宗哲《溫洛賦》云：「惟上天降厥瑞，瑞著於川。惟君人臨厥聖，聖通於天。由盛德之之應矣，化清洛之溫然。」元好問《蒲桃酒賦》云：「西域開，漢節回。得蒲桃之奇種，與天馬兮俱來。」以上皆駢賦中入手得勢，點題有法，場中制勝，令人一閱神悚，無過於此者，致足法也。

又　駢賦之體，四六句法爲多，然閒有用三字疊句者，則其勢更聳，調更遒，筆更峭，拍更緊，所謂急管，促節是也。有用之於起筆者，如唐杜牧《阿房宮賦》云「六王畢，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韋承慶《靈臺賦》云「歲已殫，夜向闌，風威勁，霜氣寒」，明潘一桂《瑞石賦》云「天符臻，地寶植，嵁巖闢，坤珍出」，陳普《無逸圖賦》云「維叔旦，相厥孤，宅洛後，歸政初」之類，皆三字疊句作起筆，筆之最突兀者也。有用之於轉筆者，如漢張衡之《西京賦》云「於是量徑輪，考廣袤，經城洫，營郭郛」，晉木華《海賦》云「於是候勁風，揭百尺，維長綃，挂帆席」之類，皆三字疊句作轉筆，筆之最遒勁者也。有用之於承筆者，如晉左思之《三都賦》云「櫂謳唱，簫籟鳴，洪流響，渚禽驚，弋矰放，稽鷦鵬，虞機發，留鴆鵠」，班婕妤《擣素賦》云「投香杵，扣玫砧，擇鸞聲，爭鳳音」之類，皆三字疊句作承筆，筆之最峻峭者也。有用之於收筆者，如漢司馬相如《上林賦》云「述易道，放怪獸，登明堂，坐清廟，次群臣，奏得失」，宋王十朋《會稽風俗賦》云「予俟其車書同，南北一，仿吉甫，美周室，賦崧高，歌吉日，招魯公，命元結，磨蒼崖，禿鉅筆，頌中興，紀洪烈，邁三五，夐前牒，亘天地，昭日月」之類，皆三字疊句作收筆，筆之最古雅者也。其餘四字、五字、六字、七字，可旁推已。

又卷四　詩有禁體，如蘇東坡《聚星堂雪詩》之類是也。賦亦用禁體者，殆避熟取新，偏師制勝之一法也。如嘉慶戊寅大考翰詹，題是《澄海樓賦》，以「故觀於海者難爲水」爲韻，其時欽取一等一名者，則潘學使錫恩也。其賦仿歐陽禁體，凡字涉「水」部者概不用，蓋敬效高宗純皇帝登澄海樓時用禁體聯句之法也。其賦云：「於廓乎大哉！靈壑無垠，環周亥步。吸百谷而兼吞，納千川而畢赴。謐隱隱乎際雲，霄蒼蒼其揭霧。咫尺萬里而未遙，盈縮千年而若故。拱環畿輔，縈繞岡巒。寒盧龍而近接，島對馬而遙看。雄關作鎭以屹兀，層樓鬱起乎巑岏。疊層石以址固，累億釜而基蟠。聖祖首停乎翠罕，高宗屢駐乎玉鑾。堯廣皋和，頌緝詩剛。標新裁於振古，揭景緯而不刊。凡以極登臨之勝，馳域外之觀。斯樓也，班輸巧寓，杞梓材儲重檐複宇，翼跂鱗舒。徹熒熒其耀遠，赫昈昈以臨虛。挹雲霞於屏檻，羅島嶼於櫺疏。蓋昭曠之觀，極乎千變萬狀，咸與目乎相於。有若扶桑耀光，踆烏絢彩。玉帳

啓而金鉦懸，寶鼎開而神丹在。瓊宮璿闕，擴天關而碾磲；金支翠旗，從雲車而璨璀。招羲娥以須臾，奪造化於眞宰。斯奇觀先現於一隅，而後曜靈徐周乎四海。至乃風日嬉晨，氛埃靜野。納雲影而練鋪，倒天光而鏡寫。珊撑月以鮮新，具奪霞以丹赭。紛石蛄之爭榮，森蚌珠其可把。比夫星緯列垣，綺紈就織，未睹乎若斯之麗者。矧復驚飈驟起，狂颶生寒。鬬雷霆於頃刻，顯幻化於無端。卓鯨身而人立，展鵬翼而空搏。龍驤萬斛之舸，藐然軒播；鼇抃千尋之岳，與爲蹣跚。抑且遠觀而動色，奚俟身試而知難。重以神靈駭矚，瑰異警思。天吳翔舞，罔象迷離。夷堅之所不志，盧敖之所未窺。極蚡蝹以俶詭，無不於斯樓獻其奇。信大觀之天設，非可得於人爲。皇上紹序惟虔，翠華東指，展橋山以彰孝，迪前光而繼美。筆參造化之功，地著靈奇之軌。小臣向若先驚，酌蠡無似。猶欲積壤崇山，曲防增水。誠歡欣鼓舞以歌詠，昇平冀昭垂乎千紀。」此禁體之可備一格者。

又卷一〇　詩有回文體，始於蘇蕙織錦之作，後世祖其體者甚衆。若賦用回文體格者，古不多見。近人如聶學使銑敏《進呈盛京謁陵回文賦》，曾邀睿皇帝首擢，體製最稱新警。其賦刻《近光堂集》中，斯亦可備賦家之一格也。今皇上御極之三年春二月十有三日癸丑，車駕幸太學，行釋奠講學禮，余謹擬《臨雍講學賦》一篇，其順文則以「治臻唐虞，道尊周孔」爲韻，其回文則以「德配天地，學隆古今」爲韻，殆仿聶學使體格，而偶一爲之者也。

又　曾賓谷都轉燠所選刻《國朝駢體正宗》，集一代之淵鑑也。而其中之最古雅高鍊者，如陳檢討維崧之《劉沛元詩古文序》、《周櫟園尺牘序》、《上龔芝麓三書》、《與陳際叔書》，毛太史奇齡之《雲英墓誌銘》，袁太史枚之《卞忠貞公墓紀恩碑記》、《諸葛武侯廟碑》，吳侍講錫麒之《王君葬衣冠記》，劉學使星煒之《沈觀察從軍集序》，沈太史清瑞《讀賦卮言序》，阮制軍元之《蘭亭秋禊詩序》、《四六叢話後序》，王徵君芑孫《獨繭詩鈔序》、《橫雲秋興圖記》，吳侍講鼐之《四六八家文鈔序》、《題襟館銷寒詩序》，劉編修嗣綰之《頤園讀書記》、《山中與鮑若洲書》、《與王秋塍書》、《與張皋聞書》、《與蔡浣霞書》，楊蓉裳芳燦之《答趙艮甫書》、《秋林集序》、《金朗甫誄》，趙舍人懷玉之《甌北詩鈔序》，朱侍御爲弼之《積古齋鐘鼎彝器欵識後序》，吳學使慈鶴之《春日游白雲山序》、《越臺唱和詩序》、《與彭甘亭書》、《與曾都轉書》之類，皆簡古有法，欲躋唐、宋而上之。然叶韻爲駢體之賦，不叶韻爲駢體之文，與賦雖屬同工，比賦終爲異體。故其文不全錄，俟好學者按類而自考之。

又　詩之有集古，由來遠矣。賦之集古，從古寥寥。然集古爲駢體之文，近亦有之。如黃之雋《香屑集自序》，通篇全集唐句，亦一新法也。

余丙照《增注賦學指南・凡例》　律賦盛於國朝，始於唐、宋，其先聲則源於漢、魏，開自六朝。集中全篇，多取唐賦，以層次清楚，筆力簡勁，篇法完密可爲程式也。然不究淵源，率患根柢不厚，故復增兩漢、六朝賦數篇，宋賦數篇合當代名程共爲一集。

又　律賦雖取駢儷而要以斂氣鑄局爲先，故凡有曲折頓挫者，集中多選，氣滯局鬆者不收。

曾燠《國朝駢體正宗序》　夫咸英既遙，詩聲俱鄭，籀斯屢變草書，非古文之衰也，運會爲之哉！然而進取之儒不隨頹俗，特立之品必追前修，大壑有宗，回狂瀾於既倒；朝華方謝，啓夕秀於未振。作者復起，存乎其人，有如駢體之文，以六朝爲極，則乃一變於唐，再壞於宋，元、明二代則等之自鄶吾無譏焉。原其流弊，蓋可殫述。夫駢體者，齊、梁人之學，秦、漢而變焉者也。後世與古文分而爲二，固已悞矣。歲歷綿曖，條流遂紛，嘗讀陸機之賦曰：象下管之偏疾，故雖應而不和；寤防露與桑間，又雖悲而不雅。抑聞劉勰之論曰：新奇者擯古競今危側，趣詭者也；輕靡者浮文弱植縹緲，附俗者也。是故執柯伐柯，梓匠必循其則；以繾緣繾，珠鈎豈失其度。乃有飛靡弄巧，瘠義肥辭，援旃孟爲石交，笑曹、劉爲古拙。於是宋玉陽春，亂以巴人之和矣；相如典冊，雜以方朔之諧矣。若乃苦事蟲鐫，徒工獺祭，莽大夫遐搜奇字，邢子才思讀誤書。其實樹旆於晉郊，雖衆而無律也；買櫝於楚客，雖麗而非珍也。瑣碎失統，則體類於疥駝；沈腿不飛，詎祥比於鳴鳳。亦有活剝經文，生吞成語，李記室之襴襦；橫遭同館之割，孫興公之錦段，付諸負販之裁。擲米成丹，轉自矜其狡獪；鍊金躍冶，使人嘆其神奇。古意蕩然，新聲彌甚，且也四字密而不促，六字格而非緩。變以三五，厥有定程。奚取於冗長乎。爾乃吃文爲患，累句不恆，譬如屢舞而無綴兆之位，長嘯而無抗墜之節，亦可謂不善變矣。夫畫者謹髮，不可以易貌，射者儀毫，不可以失牆。刻鵠類鶩，猶相近也；畫虎類狗，則相遠也。庾、徐影徂而心在，任、沈文勝而質存，其體約而不蕪，其風清而不雜，蓋有詩人之則，寧曰女工之蠹，乃染髭鬚而輕前輩，易刀圭以誤後生，其駢體之罪人

乎！國朝雲漢爲章，璧奎應象，人稱片玉，家有聯珠，惟駢體別於古文，相沿既久，或以篆刻太工，爲揚雄之小技，喻言雖妙，類《莊子》之外篇。顓門之業不多，具體之賢遂少，豈知古文喪眞，反遜駢體，駢體脫俗，卽是古文。迹似兩歧，道當一貫。

劉熙載《藝概·賦概》 李仲蒙謂：「敍物以言情謂之賦，索物以託情謂之比，觸物以起情謂之興。」此明賦比興之別也。然賦中未嘗不兼具比興之意。

又 詩爲賦心，賦爲詩體。詩言持，賦言鋪，持約而鋪博也。古詩人本合二義爲一，至西漢以來，詩賦始各有專家。

又 賦起於情事雜沓，詩不能馭，故爲賦以鋪陳之。斯於千態萬狀，層見迭出者，吐無不暢，暢無或竭。《楚辭·招魂》云：「結撰至思，蘭芳假些。人有所極，同心賦些。」曰「至」曰「極」，此皇甫士安《三都賦序》所謂「欲人不能加」也。

又 樂章無非詩，詩不皆樂，賦無非詩，詩不皆賦。故樂章，詩之宮商者也；賦，詩之鋪張者也。

又 《楚辭》風骨高，西漢賦氣息厚，建安乃欲由西漢而復於《楚辭》者。若其至與未至，所不論焉。

又 問《楚辭》漢賦之別，曰：《楚辭》按之而逾深，漢賦恢之而彌廣。

又 《楚辭》尙神理，漢賦尙事實。然漢賦之最上者，機括必從《楚辭》得來。

又 或謂楚賦自鑄偉辭，其取鎔經義，疑不及漢。余謂楚取於經，深微周浹，無迹可尋，實乃較漢尤高。

又 《楚辭》，賦之樂；漢賦，賦之禮。歷代賦體，只須本此辨之。

又 賦與譜錄不同。譜錄惟取誌物，而無情可言，無采可發，則如數他家之寶，無關己事。以賦體視之，孰爲親切且尊異耶？

又 古賦意密體疏，俗賦體密意疏。

又 俗賦一開口，便有許多後世事跡來相困躓。古賦則越世高談，自開戶牖，豈肯屋下蓋屋耶？

又 古人稱「不歌而誦謂之賦」。雖賦之卒，往往系之以歌，如《楚辭》「亂曰」、「重曰」、「少歌曰」、「倡曰」之類皆是也，然此乃古樂章之流，使早用於誦之中，則非體矣。大抵歌憑心，誦憑目。方憑目之際，欲歌焉，庸有暇乎？

張之洞《輶軒語·賦語》 或古或律，須視其題。擬古者，宜用古人元賦體；平正板重題，宜律；纖小詠物題，可律體，或擬六朝體，博大頌颺題及詠古有大議論題，可古可律。

又 試場賦，於法得用古體，然古賦竟是博學人著作之事，應試者先求工於律賦可耳。卽閒有合用古賦者，止可如作楷臨摹法帖，上者取其氣韻而合以規矩，下者摹其形模而去其駭俗，較於應試爲宜。然此爲考試言，乃萬不得已之論，非爲著作學古者言。

沈祖燕《策學備纂·賦學》 古今賦分五體，曰古賦，如《長門》、《思玄》、《鸚鵡》、《登樓》諸賦是也。曰俳賦，如陸機《文賦》、鮑照《蕪城賦》、惠連《雪賦》、謝莊《月賦》是也。曰文賦，如《甘泉》、《阿房》、《赤壁》諸賦是也。曰律賦，如韓退之《明水賦》、王曾《萬物渾成賦》，皆以某語爲韻是也。曰小賦，蓋恢諧游戲之作，本於宋玉《大言》、《小言》賦，設爲問答，如揚雄《逐貧賦》。

劉師培《論文雜記》 《漢書·藝文志》敍詩賦爲五種，而賦則析爲四類：屈原以下二十家爲一類（合屈原、唐勒、宋玉、趙幽王、莊夫子、賈誼、枚乘、司馬相如、淮南王、孔臧、劉偃、吾丘壽王、蔡甲、兒寬、張子僑、劉德、劉向、王褒及淮南王群臣，合以武帝之賦，共三百六十一篇），陸賈以下二十一家爲一類（合陸賈、枚臯、朱建、莊忽奇、嚴助、朱買臣、劉辟彊、司馬遷、嬰齊、臣說、臣吾、蘇季、蕭望之、徐明、李息、淮陽憲王、揚雄、馮商、杜參、張豐、朱宇之賦共二百七十四篇），荀卿以下二十五家爲一類（合荀卿、廣川王越、魏內史、東暆令延年、李忠、張偃、賈充、張仁、秦充、李步昌、謝多、周長孺、錡華、眭弘、別栩陽、臣昌市、臣議、王商、徐博、呂嘉、華龍、路恭之賦，以及秦時雜賦、長沙王群臣賦、李思《孝景皇帝頌》共一百三十六篇），客主賦以下十二家爲一類（客主賦以下，皆無作者姓名。大抵撰纂前人舊作，匯爲一編，猶近世坊間所行之撰賦也。共二百三十三篇），而班《志》於區分之意，不注一詞。近代校讎家，亦鮮有討論及此者。自吾觀之，客主賦以下十二家，皆漢代之總集類也（此爲總集之始）；餘則皆爲分集。而分集之賦，復分三類：有寫懷之賦（卽所謂言深思遠，以達一己之中情者也），有騁辭之賦（卽所謂縱筆所如，以才藻擅長者也），有闡理之賦（卽所謂分析事物，以形容其精微者也）。寫懷之賦，屈原以下二十家是也（屈

原《離騷經》固爲寫懷之作，《九章》諸篇亦然。唐勒、宋玉皆屈原之徒，《九辯》、《大招》，取法《騷經》。賈誼思慕屈平，所作《吊屈平賦》及《鵩賦》，皆《離騷》之遺意也。相如《大人賦》，亦宋玉《高唐賦》之遺；而淮南所作《招隱士》，又純乎《山鬼》之意者也。枚臯、劉向之作，亦取意諷諫。餘不可考）。騁辭之賦，陸賈以下二十一家是也（陸賈等之賦雖不存，然陸賈爲說客，爲縱橫家之流，則其賦必爲騁詞之賦。《漢書》朱建與陸賈同傳，亦辯士之流。枚臯、嚴助、朱買臣，皆工於言語者也；《漢志》列嚴助書於縱橫家，此其證也。史遷、馮商，皆作史之才，則賦筆必近於縱橫。揚雄《羽獵》、《長楊》諸賦，亦多富麗之詞，亦近於騁詞者也）。闡理之賦，荀卿以下二十五家是也（觀荀卿作《成相篇》，已近於賦體，而其考列往迹，闡明事理，已開後世之聯珠。《蘭賦》諸篇，亦即小驗大，析理至精，察理至明，故知其賦爲闡理之賦也。餘多不可考。惟眭宏爲明經之人，所作之賦，亦必闡理之一派也）。寫懷之賦，其源出於《詩經》（《詩序》言：「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是詩者，即所以寫心中之志者也。詩有風、賦、比、興四體，而《楚詞》亦具此四體，故《史記》言《楚詞》兼具《國風》、《小雅》之長也）。騁詞之賦，其源出於縱橫家（如縱橫家有所言，非徒善辯，且能備舉各物之情況以眩其才。《七發》及《羽獵》等賦，其遺意也。章氏《文史通義》，叙詩賦之源流，已言其出於縱橫家矣）。闡理之賦，其源出於儒，道兩家（老子《道德經》已有似賦之處矣）。觀班《志》之分析詩賦（後世之賦《三都》、《兩京》，騁辭賦也；《閑情》、《嘆逝》，寫懷賦也；《幽通》、《思玄》，析理賦也），可以知詩歌之體，與賦不同（不歌而誦爲之賦，則詩歌皆可誦者矣），而騷體則同於賦體。至《文選》析賦、騷爲二，則與班《志》之義迥殊矣（惟戴東原則稱《楚詞》爲《屈原賦》，仍用班《志》之稱，作有《屈原賦注》一書），故特正之。

風格

林希逸《李君瑞奇正賦格序》 自退之爲詩，正易奇之論，文章家遂有以此互品題者。抑嘗思之張說、徐堅之論文也，其曰：良金美玉，無施不可，非正乎？其曰：孤峯絕岸，壁立萬仞，濃雲鬱興，震雷俱發，非奇乎？不妨爲俱美也。前輩乃曰：好奇自是文章一病。退之自謂怪怪奇奇，不施於時，祇以自嬉，然則奇固不若正矣。雖然李長吉辭尚奇詭，而當時皆以絕去翰墨畦逕稱之，李義山受偶儷之學於令狐，及其自作乃過於楚，非以其爲文素瑰奇歟！長吉之奇見於歌行，義山之奇見於偶儷。偶儷云者，即今時賦體也；使今人之賦有若玉溪之奇，又何愧於古哉。莆陽同舍李君瑞以賦得名，屢薦於鄉，優升於學，每以奇取勝，自謂之伏兵。蓋前後見賞，有司皆以鋪叙體得之。今集賦家大小諸試，自蘭省三舍、諸郡鹿鳴、以至堂補巍綴者皆在焉。每題先之以正，繼之以奇，鋪叙之外，或以韻奇，或以意奇，或以句簡古而奇，或以原頭末三韻、兩韻混成構結而謂之正者，人固知之。時出之奇，多有流輩思索所未及，譬猶孫臏之減竈削木，淮陰之背水囊沙，初不在堂堂之陣，正正之旗，自可扼敵吭而破敵膽也。以君瑞肘後方之已效之劑，不自秘而傳之人，得之者當萬選萬中矣。然唐人論詩，有六迷云者，有七至云者，其說則曰以詭差爲新奇，一迷也。至奇而不差，一至也。是必知其至而去其迷，以詩之病而驗之賦，庶乎得君瑞所以傳之法，而又盡其所以至之妙。

祝堯《古賦辨體》卷四《兩漢體下》 《甘泉賦》：賦也。全是倣司馬長卿，眞所謂同工異曲者與！蓋自長卿諸人就《騷》中分出侈麗之一體，以爲辭賦，至於子雲，此體遂盛。不因於情，不止於理，而惟事於辭。雖曰因宮室畋獵等事以起興，然務矜誇，而非詠歌，興之義變甚矣；雖曰取天地百神等物以爲比，然涉奇狂，而非博雅，比之義變甚矣；雖曰陳古者帝王之迹以含諷，然近諛佞，而非柔婉，風之義變甚矣；雖曰稱朝廷功德等美以倣雅頌，然多文飾，而非正大，雅頌之義又變甚矣。但風比興雅頌之義雖變，而風比興雅頌之義終未泯。至於三國六朝以降，辭益侈麗，六義變盡而情失，六義泯盡而理失。噫，於此可以觀世變矣！

又卷五《三國六朝體上》 《鵩鶚賦》：凡詠物之賦，須兼比興之義，則所賦之情不專在物，特借物以見我之情爾。蓋物雖無情，而我則有情；物不能辭，而我則能辭。要必以我之情推物之情，以我之辭代物之辭，因之以起興，假之以成比，雖曰推物之情，而實言我之情；雖曰代物之辭，而實出我之辭。本於人情，盡於物理，其詞自工，其情自切，使讀者莫不感動，然後爲佳。此賦蓋與《鸚鵡》、《野鵝》二賦同一比興，故皆有古意。但《鸚鵡》、《野

鵝》二賦尤覺情意纏綿，詞語悽惋，則其所以興情處異故也。

又卷六《三國六朝體下》《赭白馬賦》：賦也。辭極精密。晉、宋間賦辭雖太工麗，要是賦中所有者，賦家亦不可不察乎此。若使辭出於情，情辭兩得，尤爲善美兼盡，但不可有辭而無情爾。愚故嘗謂賦之爲賦，與有辭而無情，寧有情而無辭。蓋有情而無辭，則辭雖淺而情自深，其義不失爲高古。有辭而無情，則辭雖工而情不及，其體遂流於卑弱。此賦句意皆出於漢《天馬歌》，至唐李、杜詠馬之作，則又出於此矣。

又《枯樹賦》：夫詩人之多識，豈以多爲博哉！亦不過引古而證今，就事而生意，以暢吾所賦云爾。定齊論賦，以爲長卿長於叙事。所謂叙者，亦曰事得其叙，所以爲長。東萊曰：「爲文之妙，在於叙事狀情。」若用事不得其叙，則泛而腐；於情既不足以發，冗而碎；於辭又不足以達，窒而澀；於理復不足以明，雖多亦奚以爲。後山嘗謂歐公不用故事陳言，而文益高，尤學者所當察。愚故特存此篇以辯梁陳之體。

又卷七《唐體》《大鵬賦》：賦家宏衍鉅麗之體，楚《騷》、《遠遊》等作已然，司馬、班、揚尤尚此。此顯出於莊子寓言，本自宏濶，而太白又以豪氣雄文發之，事與辭稱，俊邁飄逸，去騷頗近，然但得騷人賦中一體爾。若論騷人所賦全體，固當以優柔婉曲者爲有味，豈專爲閎衍鉅麗之一體哉！後人以莊比騷，實以莊騷皆是寓言，同一比義，豈知騷中比兼風興，豈莊所及？莊文是異端，荒唐繆悠之說，騷文乃有先王盛時發乎情止乎禮義之遺風。學者果學莊乎？學騷乎？

陳繹曾《文筌·楚賦譜》 楚賦格：上：清玄《騷經》：神清思精，意眞語趣。中：清婉：寓意深遠遣辭粹雅；超逸《遠游》：超出常度，別發奇文；壯麗：奮厲辭氣，不拘調度；清麗：專煉辭情，略具首尾，典雅：立意高平，造語醇古；奇麗：運意險絕，造語精神；頓挫：立意跳蕩，措辭起狀；縋後：前但泛言，後方著題；布置：拆繁衍略，間架整齊；順布：自首至尾，順文鋪叙。此楚賦正格，其格變化無方。

楊慎《丹鉛雜錄》 古賦形容麗情，《九歌》「滿堂兮美人，忽獨與予兮目成」。宋玉《招魂》「娭娛眇視，目曾波些」。相如賦「色授魂與，心愉於側」。枚乘《菟園賦》「神連未結，已諾不分」。陶淵明《閑情賦》「瞬美目以流盼，含言笑而不分」。曲盡麗情，深入冶態。裴硎《傳奇》，元氏《會眞》，又瞠乎其後矣。所謂「詞人之賦麗以淫」也。

又《法言》論屈原、相如，《文選》注引《法言》曰：「或問屈原、相如之賦孰愈？曰：原也過以浮，如也過以虛。過浮者，蹈雲天；過虛者，葉無根。然原上援稽古，下引鳥獸，其著意於虛，長卿亮不可及。」今《法言》無此條。

又《上林賦》：程泰之論《上林賦》三條，其見超邁，得作者之意。今節其語於此。其上篇曰：相如之賦上林，曰亡是公者，明無是人也。既本無此人，則凡所賦之語，何往不爲烏有也？

費經虞《雅倫》卷四 賦別爲體，斷自漢代，始荀、陸之文各自爲書，且荀多隱語，屈平之作又分爲騷，六朝之賦則俳，唐人之賦則律，而多四六對聯。宋人之賦多粗野索易之語，衰颯之調。總之，後世牽補而成，詞旨寒儉，無復古人浩瀚之勢，偉麗之詞，去賦遠矣。《漢書·樂志》云：「漢立樂府，采詩夜誦，多學司馬相如等造爲詩賦，略論律呂，以合八音之調。」是相如諸賦當時皆以入歌者也。觀《上林》、《長楊》散文多，何以合樂，不得其解者久之。老而始悟，蓋散文誦而不歌，如後世院本之道白也；其有音韻乃以瑟箏之類歌，如後世之白畢唱詞也。當是子虛子、亡是公、烏有先生三人登場，互相對答問難，今北方所傳「羅嗹腔」三弦和之，其明白言之者謂之「說白」，其微帶歌聲而言之者謂之「滚白」，或者是賦遺意也。賦之音節失傳，而單論文章，今采賦體之變使學者悉其本末，體調相似者不載。漢人大賦，辭長物博，文章爾雅，非尋常可到。司馬作《子虛》游神蕩思百餘日，左思作《三都》十年而成，此不過博奧偶着一篇。若常用叙情詠物，六朝小賦爲宜，下迨唐人應制亦可。作賦之法，叙事宜輕秀曲折，言情宜委曲纏綿，鑄詞宜清潤俊逸，選字宜古雅微妙。叙事太長則冗而不精，太短則拙而不暢，言情太直則無一唱三嘆之致，太盡則非婉而多風之懷。詞若雄壯，反類於俚謠，字不選擇，則近于鄙陋，此作賦之大端也。若夫才華各別，淹洽多端，未可一一細數也。但取類書抄塡奇文僻事以爲高，則又才人之過而藝苑之所不取也。楚騷賦多變格，諸家體裁亦自互異，若不標舉，恐屬混同，至于作者不乖於古，不流於俗，當融合古今諸賦而含茹之，取材於經史，則庶乎其得之矣。

陸時雍《楚辭疏·讀楚辭語》 詩道雍容，騷人凄惋，讀其詞如逐客放臣，羈人嫠婦，當新秋革序，荒榻幽燈，坐冷風凄雨中，隱隱令人腸斷。昔人謂

痛飲讀《離騷》，酒以敵愁，《騷》以起思，溫涼並服，差足當耳。

又　溫柔敦厚，詩之教也；婉孌陫側，《離騷》之旨也。「君不行兮夷猶，蹇誰留兮中洲」，此情語也；「揚靈兮未極，女嬋媛兮爲余太息」，此情境也；「捐余玦兮江中，遺余佩兮澧浦，采芳洲兮杜若，將以遺兮下女」，此情事也；知其不然而未敢絕望者，厚道也；思之不得但流涕以從之而未嘗有一言怨及之者，愛之至也。

黃文煥《楚辭聽直・合論》「聽體」　《騷》從《詩》變，六義畢具者其體也。首《騷》，概從變《雅》中來，援引美人以寄意，則兼《風》。《九章》與變《雅》相似，同於首《騷》，音節之低徊倡嘆，固《風》之遺。不待盡從美人爲援引，始曰《風》在斯也。《天問》純乎爲《大雅》，不獨《小雅》，蓋歷代朝政大得失備焉，自當以《大雅》歸之。《遠游》亦《雅》之類，雖不關朝政，氣象則雅，繇求仙而言登天，殆小心翼翼，昭事上帝之餘意乎。《九歌》篇最短，純乎其爲《頌》矣。宗廟祭告，事神之體然哉。【略】論賦比興，則首《騷》爲最全，其抒情寫事，固纚纚皆賦，援芳援玉援女，胥比興也。《遠游》純乎其爲賦，無比興可指，然借游仙以寓厭世，字句非比興而意則全歸比興矣。純乎其爲賦者，惟《天問》。《九歌》亦屬純賦，而借事神之我庇，嘆君之我疏，又謂純乎比興可也。《九章》則賦比興雜於各篇之中。《惜誦》純賦矣。懲美釋階，比興繫之。《思美人》之言鳥言草木，比興居多，賦居少；《抽思》之賦居多，有鳥來集，則其比興之一及也。《涉江》之多賦，與《抽思》等，結亦一及鳥木，爲比興焉。《悲回風》開篇搖蕙，即繼以鳥獸魚龍芳草，層疊於比興之間，中末則純用賦；《哀郢》之純賦，獨於結句引鳥狐二語爲專興；《惜往日》之純賦，在篇首芳草早夭，西施嫫母，騏驥舟楫，比興之錯出在中末；《懷沙》前半之比興最多，後半乃用賦；《橘頌》詠物，似與諸篇相反，純賦而非比興，若借物寓意，又純爲比興；此其各篇之同不同者也。論其字句，亦有互殊者：首《騷》純用七言六言，雜之以五言者，不及十句。《遠游》亦純用七言六言，中插四言數句，爲一段，末插三言數句，爲一段。《天問》純用四言，雜之以五言三十餘句，六言十餘句，三言十餘句，七言數句。《九歌》純用三言二言，無它雜焉，篇短而句亦最短，所以俾篇與句相稱也。《詩》惟《頌》多三言，原之以歌，擬《頌》也。《九章》之多七言六言，與首《騷》、《遠游》同，《惜誦》、《思美人》尤與首《騷》較似，以其有數句五言雜之耳。《抽思》、《涉江》則似《遠游》，《抽思》末雜四言，別爲一段，《涉江》末雜三言，別爲一段，固《遠游》之餘體也。《橘頌》之用四言，於《九章》各篇爲變，於《天問》爲同。《天問》尚有五言、六言之雜，此概無雜，彼問此頌，問須更端，頌易直贊，固不同哉！《悲回風》、《哀郢》、《惜往日》又純與首《騷》之七言、六言同，並不雜以五言。《懷沙》之多用四言，略雜五言，則與《天問》似同者也。《九章》中之有倡曰、亂曰、重曰、少歌曰，則與他篇不同，而與《遠游》之重曰又同者也。《卜居》、《漁父》純用變格，不待以不同於諸篇論。其兩皆問答，則《漁父》又自與《卜居》同矣。同而不同，不同而同，原於摛詞之體。殫力變化，不肯苟且如此。

程廷祚《騷賦論中》　荀卿《禮》、《智》二篇，純用隱語，雖始搆賦名，君子略之。宋玉以瑰偉之才，崛起騷人之後，奮其雄夸，迺與《雅》、《頌》抗衡，而分裂其土壤，由是詞人之賦興焉。漢《藝文志》稱其所著十六篇，今雖不盡傳，觀其《高唐》、《神女》、《風賦》等作，可謂窮造化之精神，盡萬類之變態，瑰麗窈冥，無可端倪，其賦家之聖乎？後之視此，猶后夔之不能舍六律而正五音，公輸之不能捐規矩而成方圓矣。于是綴詞之士，響應景從。漢興，陸、賈導之於前，賈誼振之於後。文、景以還，則有淮南王安、枚乘、莊忌、司馬相如、吾丘壽王、嚴助、枚皋，並以文詞見知於時。遭遇太平，揚其鴻藻。宣、成之世，則有劉向、王褒、揚雄之倫。蓋賦之盛，於斯爲極。賈生以命世之器，不竟其用，故其見於文也，聲多類騷，有屈氏之遺風。若其雄偉卓犖，冠於一代矣。長卿天縱綺麗，質有其文；心跡之論，賦家之準繩也。《子虛》、《上林》，總衆類而不厭其繁，會羣采而不流於靡，高文絕豔，其宋玉之流亞乎？其次則揚雄也，王褒又其次也。子雲之《長楊》、《羽獵》，家法乎《上林》，而有迅發之氣；《甘泉》深偉，廟堂之鴻章也。大抵漢人之賦，首長卿而翼子雲，至是而賦家之能事畢矣。後有作者，弗可尚已。東京作者，體卑於昔賢，而風弱於往代。其時則有馮衍、杜篤、班彪、班固、崔駰、傅毅、張衡、馬融、蔡邕、王延壽、邊讓、禰衡之流。就而論之，二班、張、王，其最著乎？平子宏富，風度卓然。《二京》之方《兩都》，猶青之於藍也。賦至東京，長卿、子雲之風未泯，雖神妙不足，而雅贍有餘，其猶有中古之遺音乎？降及魏、晉，非其儔矣。魏之王、曹，晉之潘、陸、左、郭，後先爭驅，咸爲一時之選。然賦至是，則規制分明，而古人之行無轍跡者，於是乎泯矣。其氣不足以發，其神不足以藏，而古人之崢嶸幽渺萬變不測者，弗

能爲之矣。其賦道之衰乎？然而猶賢於六朝。若夫宋、齊以下，義取其纖，詞尚其巧，奏新聲於士女雜坐之列，演角觝於椎髻左衽之場，雖世俗喜其忘倦，而君子鄙之，揚子譏其類俳，今則信矣。是故以賦譬之山水，岳瀆其楚、漢乎，東京則山之麗於岳，水之附於瀆者也。又其山之旁出，水之支流，則爲魏、晉。至於指丘垤以爲山，畫汧沚以爲水者，六朝之謂耳。此其升降之大凡也。蓋自雅頌息而賦興，盛於西京。東漢以後，始有今五言之詩。五言之詩，大行於魏、晉而賦亡。此又其與詩相代謝之故也。唐以後無賦。其所謂賦者，非賦也。君子於賦，祖楚而宗漢，盡變於東京，沿流於魏、晉，六朝以下無譏焉。

謝鳴盛《範金詩話》卷上 屈原去古未遠，遭遇非時，由變風變雅創爲騷歌。音不厭其煩蹙，詞不厭其顛覆。蓋忠愛之情疾痛迫切，有不暇自擇者。《黍離》《麥秀》事後之痛，猶不如其當躬之甚，而心更欲有所挽回也。太史公謂：「《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得其旨矣。」賈傅之《弔屈》與《鵩鳥賦》，揚雄之《廣騷》與《反離騷》，其所以遜于靈均者，正在不能如其煩蹙顛覆也。然其煩蹙顛覆非強爲然，蓋有不知其然而然者。誼之遇本未至如屈，雄之志又不能如原，宜其不及也。竊以食肉不食馬肝，未爲不知味。與其爲無病之呻，則《離騷》即以馬肝視之，豈人遽議我不能詩乎？

又 《離騷》非不當學，不能學也。非不可學，不必學也。學《離騷》不如《三百篇》之爲中聲也。即變風變雅煩蹙中猶自溫和，顛覆中仍然紆折之，取法爲無傷也。然《離騷》亦自是古今來第一種奇文，不可無一，不能有二，覽詠之餘，自生奇勃之氣運，其氣於樂府七古中亦大新人耳目，要在善取之耳。

張謙宜《絸齋論文》卷四 昌黎《明水賦》，平淺已開宋調。

又 少陵賦猶仿漢調，琢鏤不如，在唐爲高手。

又 六一《秋聲賦》，宋調如是。然猶勝東坡一籌。

王之績《鐵立文起前編》卷九《賦通論》 王懋公曰：黃雲孫謂文筆易工，賦心難學，此亦一說。雖然，有長于文而短于賦者，司馬遷是也。有長于賦而短于文者，司馬相如是也。天下事何可以概論。

又 王懋公曰：賦有情與詞理之別。毛詩屈賦，皆發于情，而理與辭自赴之，所以不可及。嚴氏論詩，謂有別趣，非關理也。東坡《前赤壁賦》，自變者而觀之，自不變者而觀之。李溫陵塗抹，以爲正好發揮，可惜說理，而且謂俗氣甚。此雖無礙于蘇，而亦後之學賦者所當知。

又 《文章精義》曰：賦有辭到者，子瞻《灩澦堆》是也。有理到者，天慶《觀乳泉》是也。

又一〇《論歷朝賦》 王懋公曰：統觀古今，賦有五失：有以艱深失之者，有以淺陋失之者，有以直說失之者，有以不能定宗失之者，有以不知詩教失之者。王元美論賦：明白條易，便乖厥體。又曰：勿令不讀書人易竟。極其流弊，必至于艱難深晦而後已。不知古人非故示人以難也。葛稚川曰：「古之著書者，才大思深，故其文隱而難曉。今人意淺力近，故其文露而易見。故水不發崑崙，則不能揚洪流以東漸；書不出英俊，則不能備致遠之弘韻焉。」然則古人雖有隱而難曉之文，一出于自然。猶之龍翔雲附，虎嘯風生，其勢然也。今人以艱深之詞，文淺近之意，尚得謂之文哉？朱晦菴嘗謂《楚辭》平易，後人學做者反艱深，都不可曉。此其失之者一也。樂天爲詩必老嫗能解而後存，所以白俗譏並元輕。揚子雲曰：五百年後必有知者。即不爲此，亦何至以婦人爲詩文之知己。有人問考亭，高適《焚舟決勝賦》，甚淺陋。曰《文選》齊、梁間江總之徒，賦皆不好了。此其失之者一也。記曰：天地之道，一言而盡，此談理之宗而非作文之法。「千里江陵一日還」，何若曲而有直體之爲勝乎？南軒張氏論作詩不可直說破，須如詩人婉而成章。《楚辭》最得詩人之意，如言「沅有芷兮澧有蘭，思公子兮未敢言」。思是人也而不言，則思之之意深而不可以言語形容。若說破如何思如何思，則意味淺矣。此其失之者一也。或問紫陽：司馬相如賦似作之甚易，曰：然。又曰：林艾軒云：司馬相如，賦之聖者。揚子雲、班孟堅，只塡得他腔子，如何得似他自在流出？左太沖、張平子，竭盡氣力，又更不及。予謂若以長卿爲賦之聖，則後之作賦者，第宗長卿可矣。今觀其賦，惟有《長門》以意勝。他若《子虛》、《上林》，特靡麗無情之詞而已。聖于賦者，顧如是乎？林之所謂聖者，特以其不勞而就，而餘子皆不能也。孰知稱聖亦別之于意而已。必如所云，古賦須熟看屈、宋、韓、柳所作，乃有進步，然後得之。使人競趨于詞而賦之體壞矣。此其失之者一也。三百之《詩》，所以治性情，教忠孝，賦何獨不然！

又《漢賦》 沈鶴山曰：《長門賦》，哀怨悲涼，開千古閨思之祖。

又 王懋公曰：《子虛》、《大人》，史遷譏其靡麗多誇。予謂即此四字已

盡長卿生平之賦。王弇州稱爲賦之聖，造體極玄。使子長聞之，當掩口而笑矣。

又　王懋公曰：韓子論文，貴自樹立，可稱卓識。康德涵謂古人作文，皆有依倣，相如《大人賦》，全用屈平《遠遊》中語。予謂以此勝杜撰家則可，而必援以爲訓，獨不曰前無古人乎！噫，過矣。

又　王懋公曰：或謂《子虛》、《上林》，材極富，辭極麗，而運筆極古雅，精神極流動，所以不可及。予獨喜倪正父謂賦無異，直誇多鬬靡，如魚龍曼衍，欲不可極，使人動心駭目。最爲知言矣。

又　王懋公曰：歸安盛稱《檄蜀》、《諫獵》，亦未確。弇州謂長卿以賦爲文，故《難蜀》、《封禪》，綿麗少骨，最爲得之。

又　王懋公曰：《子虛》、《上林》，創見亦佳。後再蹈襲，則堆塞可厭矣。子雲《甘泉》加以詭譎，更不足法。孟堅《兩都》，雖用鋪張，猶不甚貪。其自謂義正楊雄，事實相如，亦實錄也。

又　沈石夫曰：《西都》麗而不靡，俱倣相如諸篇而骨法自具。東京大作手，《東都》意歸典則，不尙侈靡。相其體裁，直欲自成一家，不欲規模楊雄，彷彿相如也。

又卷一一《三國六朝》　王懋公曰：曹子桓謂仲宣自善於詞賦，惜其體弱不足起其文。吳才老稱陳琳《大荒賦》，用韻極奇古。而陳思乃曰，以孔章之才，不聞于詞賦。而多自謂與長卿同風，譬畫虎不成者也，似未免抑之太過矣。

又　王懋公曰：《左思傳》云，思先造《齊都賦》，復欲作三都，乃詣著作郎張載，訪岷邛之事，搆思十年，門庭皆着紙筆；遇得一句，卽便疏之。張華見而歎曰，班張之流也。使讀之者盡而有餘，久而更新。其見推于時人如此。蓋緣留心此道，非一朝夕故也。譚友夏論文，精神大用則大乖，小用則小乖，信非無稽之言矣。

又　王懋公曰：文貴高古而賤妍巧。桃李之穠艷，何如松栢之蒼鬱？卽以辭賦論，如淮南之《招隱士》，此豈六朝才人所能措乎！

又《唐》　華無技曰：子安詞賦，如千錦飛光，萬花騰焰。篇篇結綠，語語連珠，胸無儉思，腕有餘藻。其于文章家，信九天之霞府，百川之谷王也。天才橫恣，浮音時亦間出。要之，少年肆筆，何妨馳驟飛揚哉！

又《宋》　王懋公曰：宋人固多文賦。然如玉局《赤壁》，脫去凡胎，獨標仙骨。覺相如、楊雄未能免俗矣。讀此須放天眼，而論者尙呶呶不已，予竊歎人心不空如此。

又《明》　王懋公曰：我於明文中，甚喜徐山陰、袁公安。推爲三百年第一，不無太過。然其才最別。卽如《牡丹賦》，奇思幻致，俱非舒元輿所能夢見。其賦梅花，卽宋廣平亦以軟媚遜其冷峭。後一名士，純用其語，作《補孤山種梅序》，盛爲人所稱賞，豈亦相如之於《遠游》歟？破械小賦，尤爲出色。我每置之案頭，以爲怪石供。文長賦曲擅場，著《四聲猿》，快絕千古，無論近代名流，皆避一頭。卽元人百種，應亦自謂不如。所以尹婕妤羞見邢夫人，太白語殊可思也。

又　王懋公曰：屠赤水天才橫軼，無施不可。其於禪學如說家常。昔人千偈瀾翻何足道哉！雖以蘇之前身互戒，黃之宿世香嚴，遇緯眞則讓其縱橫莫當矣。溟海波恬，偶然有賦，天馬行空，一息萬里。視木、郭《江》、《海》諸賦，皆三日新婦，何無丈夫氣也。

又卷一二《騷》　王懋公曰：王子充嘗言宋玉、景差大小招，務爲譎怪之談，荒淫夸艷之語。今亦無取。予謂詩文詭麗誠爲大雅所病，然如子充招游子辭，平平無奇，亦易取厭。故才人光焰，予終不忍棄之。

王修玉《歷朝賦楷・論賦》　賦雖本于六義，體制則有代更，《楚辭》源自《離騷》，漢魏同符古體，此爲賦家正格，允宜奉爲典型。至于兩晉微用俳詞，六朝加以四六，已爲賦體之變，然音節猶近古人。迨夫三唐應制，限爲律賦，四聲八韻，專事駢偶，此又賦之再變。宋人以文爲賦，其體愈卑，至于明人，復還舊軌。茲集諸體咸收，但求合格，譬之朱紫異章，幷成機杼，絃匏各器，均中莖韶，如或詞體紕雜，不嫻古法者，卽有偏長，亦加澄汰。

又　賦之體裁，自宜奧博淵麗，方稱大家。然有詞無意，雖美不宜，有意無氣，雖工不達。觀漢魏諸賦，修詞璀璨，敷采陸離，要皆情深理茂，氣厚格高，長篇短制，故皆可傳。茲集之文，雖搴菁藻，然必以文傳意，以氣緯文，其或徒塡奇字，意實枵虛，漫衍譎詞，氣多蹇澀者，卽屬名人之篇，亦在刪詩之列。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四八《離騷解》　然詞賦之體與叙事不同，寄託之言與莊語不同，往往恍惚汗漫，翕張反覆，迴出於蹊徑之外，而曲終乃歸於

本意。

浦銑《復小齋賦話》卷上 《日五色賦》，唐人李程、湛賁、崔護三首。湛有句云：「馴翬對而阻色，儀鳳臨而委質。光浮石壁，謂媧皇之補天；影入詞林，疑江淹之夢筆。」又云：「祥光旁燭，偏宜連畛之瓜；瑞彩下臨，更並建社之土。」非無穎思，終覺小樣。又多用光、彩、燭、臨等襯貼字。李則云：「足使陽烏迷莫黑之容，白駒驚受采之質。」「名翬矯翼，如威鳳兮鳴朝陽；時藿傾心，狀靈芝兮耀中圃。」何等喬皇典麗，固不獨以破題擅長也。唐史稱之爲警拔，信矣。

又 唐人賦好爲玄言，宋元賦好着議論，明人賦專尚模範《文選》，此其異也。丁晉公有言：「司馬相如、揚雄以賦名漢朝，後之學者多規範焉，欲其克肖，以至等句讀，襲徵引，言語陳熟，無有已出。」余謂數語，切中明人之病。

又 作賦貴得其神，謝觀之「梁苑庾樓」，賦《白》工矣；王棨之「陳蛾潘鬢」，賦《涼風》工矣。然亦有必須刻畫者。錢起《尺波賦》云：「圓規可驗，疑沈璧之舊痕；前後相侔，若浮書而競起。流脈中移，類蠖影求伸之際；浮光上透，若雪花呈瑞之初。將潛寧戚之鯉，半未能容；若流張協之薪，重而纔得。」數聯皆藏尺字在內，不爾何由切題？故曰言豈一端，夫各有當。

又卷下 唐賦亦有白描處，如王輔文《綴珠爲燭賦》云：「風來不動，凝四座之清光；夜久逾明，貯一堂之虛白。」又《玄宗幸西涼府觀燈賦》：「一游一豫，忽此地以微行；不識不知，竟何人而望幸。」不着一字，何等親切。

又 文以有情爲貴。余于輔文賦，以《沛父老留漢高祖》爲壓卷，文江賦以《秋色》爲壓卷，知言者定首肯。

朱一飛《賦譜》 四品之目，曰清，以氣格言也；曰眞，以典實言也。所謂詩人之賦麗以則，則者法之，鍊字必取其雅，用意必歸於正，所謂詞人之賦麗以淫，淫者謹之。

程玭《本朝館閣賦序》 蓋聞宣揚六藝，苞孕三才，祖禰風騷，權輿比興，不歌而頌，洵繢態以含英；體物爲長，終存神而離器。濟濟登高之什，洋洋博物之稱，洎楚詞善怨，差，勒騰聲，乃梁苑工文，鄒、枚馳譽。誇巫雲而寫艷，溯洛水以敷辭。陸士衡二十抽毫，蜚英藝圃；張平子十年握管，振藻文林。涌浪騰雲，江海還歸，歎欲流葩，合綺山川，咸助雕鎪。沿夫六代風華，競歌艷曲；迄乎三唐清麗，尙奏新音。或工同而曲異，或節短而情長。或如空谷之蘭，菲菲自馥；或似清霄之鶴，矯矯誰群。間有刻鵠之家，不乏雕龍之手。厥後推袁莫屬，等諸自鄶無譏。國朝韶濩振興，淫哇蕩滌，家懷荆璧，每抗節夫曼聲；人握靈珠，豈結言於繁響。篇篇紙貴，揮珠玉於南都；幅幅蒼新，問臙脂於北部。狀雕籠之鸚鵡，點筆沈吟；繡錦水之鴛鴦，停針睇盼。歌傳白雪，價重黃金。僕也才慚吐鳳，技愧雕蟲，求鴻琯於詞垣，訪犀珍於碧海。裝成璃瑁，休詢《呂覽》之文；網得珊瑚，頻索王充之秘。偕同好以搜羅，辱前型之揚榷。試看墨花疊錦，居然昔日之庾、徐；相期文海回瀾，尙賴當今之揚、馬。

魯筆《楚辭達・總論》 氣脈：歷來註《騷》者總是章章氣脈，不能打通貫注，縱有接卸，不是平鈍直衍，則是勉強牽合。須要章章一氣相通，又要章章轉變不測，在人人意中，又在人人意外，方見奇妙。

又 神吻：解《離騷》要得神吻爲上，不徒在義理典物，其隱顯輕重之妙，字字如生，傳神正在阿堵。若止求義理典物，此則漢儒以爲賦料，宋儒以爲褒貶，不直戴晉人之一映也。

汪廷珍《作賦例言》 貴精不貴多，以語別項學問，則謬，以言讀時文與近體詩賦，則切當之至。要緊工夫，全在讀子、史、經、集，講人情物理，以明義理，廣見聞，方得進步。若貪取舊賦舊文，多收熟讀，不免妄費精神，且滿腔渣滓，久則心源閉塞，不可救藥。欲通文理，固屬斷港絕潢，以問功名，尤是南轅北轍。

又 荀卿之賦直指，屈子之賦旁通。景以寄情，文以代質，旁通之妙用也。

又 屈子之纏綿，枚叔、長卿之巨麗，淵明之高逸，宇宙間賦，歸趣總不外此三種。

又 李白《大獵賦序》云：「辭欲壯麗，義歸博達。」似約相如答盛覽問賦之旨，而白賦亦允足稱之。

湯聘《律賦衡裁・餘論》 梁沈約《郊居賦》云：「來風南軒之下，負雪北堂之垂。」簡文帝《晚春賦》云：「水篩空而照底，風入樹而香枝。」鍊字新雋，是永明以後風氣，去魏、晉已遠。唐王勃《春思賦》云：「葉抱露而爭密，花牽風而亂下。」李白《劍閣賦》云：「雲愁秦而暝色，鴻別燕兮秋聲。」皆李諤所

謂「風雲月露爭一字之巧」者。後來尖穎一派從此脫胎。

又　唐李程《破鏡飛上天賦》云：「意迢遞而難明，半生象外；豈別離之可贈，餘在人間。」王棨《綴珠爲燭賦》云：「風來不動，凝四座之清輝；夜久逾明，貯一堂之虛白。」羌無故實，妙得神理。劉彥和所謂「隱秀」者，此兩聯庶幾近之。

又　司空表聖論詩首尚雄渾，惟賦亦然。唐闕名《華山爲城賦》云：「天包地束，鳥過雲輕，萬仞垂峭，千峰入冥。髣髴虹蜺，盡識旌旗之色；依稀星月，皆分弧矢之形。」襄華《貫洪河賦》云：「俯臨迫察，詭麗雄悍，峻勢危而不騫，靈源注而常滿。積陰騰氣，與嵐色而相鮮；爍日生霞，連榮光而不斷。」皆所云眞力彌滿，萬象在旁者也。

又　宋人律賦大率以清便爲宗，流麗有餘而琢鍊不足，故意致平淺，遠遜唐人。田錫《曉鶯賦》云：「關關枝上，帶花露之清香；喋喋風前，入月簾之靜影。」文彥博《雁字賦》云：「水宿近蒹葭露下，垂露勢全；雲飛經蟠蝀橋邊，題橋象著。」范仲淹《天驥呈才賦》云：「首登華廏，嘶風休憶於窮途；高騁康衢，逐日詎思於長坂。」唯此數公，猶有唐人遺意。

李調元《賦話》卷一《新話一》　梁吳均《八公山賦》云「桂皎月而常團，雲望空而自布」，又「文星亂石，藻日流階」。章句益工，而氣味漸薄。初唐人沿襲此種，遂一變而有律賦，其去魏、晉遠矣。

又　鄴中小賦，古意尚存。齊、梁人效之，琢句愈秀，結字愈新，而去古亦愈遠。錄休文《桐賦》「喧密葉於鳳晨，宿高枝於鸞暮」，即古變爲律之漸矣。

又　唐楊烱《浮漚賦》云：「雨密稠生，風牽亂上。」八字賦物之妙，工細入微。沈休文所謂指物程形，無假於題署上者也。

又　唐人琢句雅以流麗爲宗，間有以精峭取致者。皇甫湜《山鷄舞鏡賦》云：「類鳳因簫感，哂鶴爲禽召。」趙蕃《月中桂樹賦》云：「謂扇花薄，如珪玷浮。」楊宏貞《隙塵賦》云：「疑琢玉成環，環中屑墜；若窺壺入洞，洞裏雲殘。」張隨《海客探驪珠賦》云：「初辭磧礫，訝潭下星懸；稍出漣漪，謂川旁月上。」刻酷鍛鍊，皆所謂字去而意留者。無名氏《箜篌賦》云：「青樓何處，倚城向日九烏雛；綺帳初開，彩綬銜花雙鳳子。」七字成句，原本齊梁。閻寬《溫湯御毬賦》云：「捎虛而訝人手長，攢角而疑馬身小。」造語非不新穎，但失之鑿矣。

又卷四《新話四》　五代去晚唐不遠，然風氣迥殊。晚唐人之律賦，精密更甚。如起句云：「蒼蒼茫茫道遠，倚倚望望情傷。」用六娟秀，而從前渾古樸至之氣蕩然無存。且琢句過於修整，則漸就平蕪；遺調必求諧靡，則轉入甜俗：此流弊之所必至也。五代承唐制，亦以進士設科，以詩賦取士。如梁嵩《倚門望子賦》，則沿晚唐之格調，而流弊字句既拖沓無味，又委靡不振，風氣益下矣。

又卷五《新話五》　以策論手段施之帖括，縱橫排奡，仍以議論勝人。然才氣豪上，而率易處亦多，鮮有通篇完善者。朱長文《樂在人和不在音賦》云：「興替關時，盛衰在政。桑濮非能致亂也，亂先起於淫僻；英莖非能致治也，治必逢於睿聖。未有功盛而樂乃不作，未有民困而音能協正。荀公嘗定於新律，終貽晉室之憂；鄭譯雖改於舊音，曷救隋人之病。」寓議論於排偶之中，亦是坡公一派。

又　唐人雅善言情，宋人則極講使事。無名氏《帝王之道出萬全賦》云：「一舉朔庭空，寶憲受成於漢室；三箭天山定，薛侯稟命於唐宗。」此兩事乃人臣，非帝王也，斡旋靈妙，便能點鐵成金。陳修《四海想中興之美賦》云：「葱嶺金隄，不日復廣輪之士；泰山玉牒，何時清封禪之塵。」運用既切，情致亦深，宜其見賞阜陵，讀之流涕也。

又卷六《新話六》　元人變律爲古，大率散漫而平直，非不滔滔清便，而麗則之旨亡矣。趙子昂孟頫《修竹賦》，如云「掃石上之陰，聽林間之折」，尚與唐人爲近。

王芑孫《讀賦巵言・審體》　賦者，敷陳其事而直言之，其旨不尚玄微，其體匪宜空衍。劉勰云：「老莊告退，山水方滋。」王文考云：「功績存乎辭，德音昭乎聲。」左太沖云：「攝其體統，歸諸訓詁。」由斯論之，譚空說玄，都無是處。唐之二白（居易、行簡），宋之蘇（軾）王（安石），要是別體，古無有也。西漢桓譚之《仙賦》，黃香之《九宮》，卻多徵實；《幽通》、《思玄》，情理同致。即江左清言，寖流詩界，獨賦不然。陸機《列仙》、謝靈運《入道至人》、江淹《丹沙可學》諸賦，播蕤發條，莫不花花葉葉；疏巖架壑，抑何實實枚枚。詩有清虛之賞，賦惟博麗爲能。

又　漢、魏風規，一壞於五七言之詩句，再壞於四六格之文辭。四六肇

起齊、梁，篇不數聯，其風未鬯；已而大盛於唐，良由官燭易銷，意取數行俱下，韻枝所窘，惟恐孤字難安，亦猶書家之有隸書，義在通融，用居省便而已。其時應奉之作，亦多急就之篇，然通篇四六者殊鮮，且其所謂四六者，大抵端莊，不皆流利。燕、許鉅公，長篇盤硬，吟自未諧，其餘閒作鏗鏘，仍多骨鯁。即溫、李晚出，音節小殊。溫傷仄少而平多，李恨仄多而平少。李最有名，溫譏側艷，當時崇尚，亦從可想。沿宋迄元，漸開風會，別成律體。律之爲言，誠不當棘句鉤章，要豈可志淫音濫？後之作四六者，務爲闡緩，比于慢矣。

又　詩莫盛於唐，賦亦莫盛於唐。總魏、晉、宋、齊、梁、周、陳、隋八朝之衆軌，啓宋、元、明三代之支流。踵武姬、漢，蔚然翔躍，百體爭開，昌其盈矣。人徒以清疏之派，歸宗於歐之《秋聲》、蘇之《赤壁》，不知實導源於唐也。惟是經生傳業，末流多弊，間有一二輕華腐爛之作，原非名輩，分別觀之。

又《謀篇》　賦有鋪張之過，亂無靡蕩之音。曲終奏雅，理亦宜然。其體至多，不復臚述，獨無今坊本四六賦中用絕句一式，不但唐以前無之，即宋、元、明諸家亦概未有。

李元度《賦學正鵠序目》　僕窾啓寡聞，於此道向無所得，邇因告養山居，閒與生徒子姪言賦，輒就素所誦習者，編成賦學正鵠，爲家塾課本。其類有十：曰層次，曰氣機，入門第一義也。曰風景，曰細切，曰莊雅，曰沈雄，曰博大，皆應區之品目也。曰遒鍊，曰神韻，則駸駸乎進於古賦矣。曰高古，則精擇古賦以爲極則，由六朝以上希兩漢，其道一以貫之，此循流溯源之術也。【略】層次類者，賦家不二法門也。作賦如作文，有前路，有中路，有後路，有翻面，有反面，有正面，有襯面，而皆可以層次括之。不特律賦不可無層次，即周、秦、漢、魏諸古賦，莫不步驟井然，眉目朗然，雖寥寥短篇，層次自在，特神明於規矩之中，使人莫尋其迹耳。作賦而不講層次，則猶航斷港絕潢以蘄至於海也。學者每得一題，須將題之前後路細想一番，分作數層，然後將官韻配合，某層宜押某韻，某韻宜用某字，自有一定不易之節次。即題極枯窘，亦須於無層次中分出層次來，是故有叙事題之層次，詠物題之層次，言情題之層次，說理題之層次。初學必從叙事題入手，即以所叙之事爲層次，事盡而篇法已完，故所錄獨多，餘則爲一隅之舉。至寫景題之層次，則另入風景類中，凡所編次，皆以筆性相近，功候相埒者爲序，不復論出典之前後也。氣機類者，賦非第板分層次而已，必以行氣運機爲要，能行氣則空靈，否則堆砌；能運機則活脫，否則平庸。譬之堪輿相地，必於動處見精神，未有一望平衍而可加翦裁者。蓋賦之用排偶，猶詩之有排律，杜工部長律其對句必變化伸縮，出人意表，雖排比千百言，而與《北征》諸古詩一意單行者無異。所謂寓單行於排偶之中也。本此意以爲賦，則能以排山倒海之氣，運水流花放之機。或翻空出奇，或逆折而入，或自難自解，或獨往獨來，每於路盡思窮時，忽開異境，其筆力縱橫跌宕，頓挫淋漓，自有活虎生龍之妙。《文訣》云：「不翻不緊，不跌不醒。」作賦何獨不然。陳秋航修撰天分最高，枯寂題能憑空起浪，尤於初學爲宜，故首屈一指，餘皆操縱自由，足藥平鈍。其尤矯變者，直如天仙化人，排風御氣，使人忘其爲排偶之文矣。末附西堂先生一作，參用古體，非試場所宜，以其得行氣運機之祕鑰，故登之以盡文心之變。風景類者，賦以寫景，景有春夏秋冬之異，故略以類從。其四時通景亦附焉。凡寫景仍不外層次、氣機二法，未有無層次氣機而寫景能工者。但此中仍有雅鄭之分，太庸則品低，太濫則辭泛，須於骨韻氣息間辨之。名作如林，不可勝錄，故略舉其概云。細切類者，陸士衡云：「賦體物而瀏亮。」不細不切，斷不能體物也。有雙關題宜細切者，有詠物題宜細切者，須用比例法，串合法，映帶法，刻畫法，雙管齊下法。有數目題宜細切者，有干支題宜細切者，須用核算法，掩映法，襯貼法，總貴有巧思，而復運以妙筆。斯能不脫不粘，學者可以隅反。莊雅類者，所謂沈、宋之體宜廟堂也。古賦典重喬皇之作最多，以非律體不登，即律賦中亦美不勝收，故擇其典雅親切者，略舉數篇以爲式。沈雄類者，遇詠古題則宜雄渾悲壯，壹以論議出之。自覺英姿颯爽，擺脫恆蹊。賦家不可不開之洞壑也。集隘不能多選，然亦無待乎多。博大類者，充實而有光輝之候也。工候至此，自有萬斛泉源，隨地湧出之樂矣。古賦博大者十居六七，然應試除擬古外，不輕用此體。茲就律賦中擇尤以示標準，其面目則律體，其神韻色澤無一不從古賦中來也。遒鍊類者，於選聲設色中，加以千錘百鍊，乃能超出恆蹊。凡作賦必胎息於漢、魏、六朝，方有根柢。然漢賦奧衍板重，未易問津。且非場屋所宜，惟六朝鮑、謝、徐、庾諸家，鍊格鍊句，秀韻天成，已開唐律門徑。學者傾液漱芳，但得古人一二分，即已拔俗尋丈，有識者必異目視之矣。細讀諸作自

悟。神韻類者，其妙不可言傳，但覺字裡行間，則有一種騷情逸韻，芬芳悱惻，秀絕人寰，此妙惟六朝人獨擅。本朝穀人先生與之爲化，其餘諸家各極其妙，故類列之。而擬古者亦入焉。此等境界，不容驟幾，但日取諸作，涵濡而諷詠之，摘艷薰香，自然神與古會矣。高古類者，錄古賦自唐人六朝迄兩漢，以示循流溯源之極則。蓋學者不究淵源，則根柢不厚，然非循序漸進，亦必不能驟追古人。今由層次、氣機以遞進於遒鍊、神韻，則已登古人之堂矣。由是擇古賦之最精者以爲鵠，即不難與古爲徒也。漢賦中獨選《兩都》者，以班文整雅，而轉折提頓，尤極明醒，爲便於學者也。不錄唐律體者，以今體即唐人之律體也，不及荀卿、宋玉、長卿、子雲諸作者，以彼皆古文之一體，學者當知其意境，而不必效其體格也。蓋賦肇於周漢，實以六朝爲最盛。不獨賦家以徐庾爲正宗，即四六亦以徐、庾爲正宗也。學者循序漸進，神而明之，變而通之，自不難獨步江東矣。

林聯桂《見星廬賦話》卷三　文章三字訣，曰新、警、醒。而「醒」之一字，施之試賦尤宜。題中實字固要醒，即題中虛字亦要醒。賦之能疊醒實字者，如蔣太史超曾《中必疊雙賦》中段云：「三發三連，一縱一送。如雙花之並柎以紛披，如雙管之連枝而載弄。迅乎疑雙劍之互撞，矯兮訝雙丸之疊控。譬雙鹿之祁祁，貫雙鵰之岌岌。縝雙伏以紛紛，繳雙栖而中中。」李太史象鯤《經正則庶民興賦》中段云「由是興義以事其長，興孝以養其親。興廉而節峻，興賢而德純。感山楠而興讓，誦行葦而興仁」之類是也。題之能疊醒虛字者，如胡探花達源《首夏猶清和賦》中段云：「柳依依而似昔，草宛宛而含情。屐齒尋芳，猶逢挑菜；簫聲吹暖，猶聽賣餳。舞蹴飛花，獲語梁間之燕；巢深接葉，猶傳谷口之鶯。」吳太史傑《人情以爲田賦》中段云「於是以聖賢爲鋤耒，以理道爲鎡基，以綱常爲樹藝，以條教爲敷畜」之類是也。而疊醒實字之最爛漫者，如徐庶常煥《營道同術賦》中段云：「若夫有道而同術也，同志曰友正其修，同門曰朋祛其詐，同聲相應造其廬，同氣相求親其舍。同德之交淡若水，我意流連；同心之言臭如蘭，此衷物化。既同好而同惡，傾蓋中途；且同苦而同甘，聯牀終夜。操修不輟，直堪同名節以同經綸；守法不渝，豈徒同好尚以同聲價。出門同人又誰咎，益進無疆；與人同者物必歸，謙光愈下。」疊醒虛字之最爛漫者，如趙庶常先雅《崇正若指南賦》中段云：「其化之自下也，若同範乎馳驅；其制之自上也，若獨司乎控勒。其輔之以良弼也，若隨鄉導之指揮；其示之以定方也，若辨道塗之曲直。其步趨之漸熟也。若行廣陌而無礙於一縱一橫；其堅蔽之盡除也，若掃游氛而不迷於自南自北。」細閱此種，自無肥頭大腦、眉目不清之病。

又　賦之有聲有色，望之如火如荼，璀璨則萬花齊開，叱咤則千人俱廢，可謂力大於身，卻復心細如髮者。

又卷五　賦遇理境之題，更難工雅，須得躡根探窟之思，印泥劃沙之筆，語無理障，文即賦心，乃稱上乘。如王編修贈芳《誠者聖人之本賦》云：「伊通書之妙蘊，闡大易之邃精。昭自然之物則，法至健於天行。道原各正，功本自成。無聲無臭之先，其天浩浩；相蕩相摩之際，一氣生生。立極體元，咸仰亶聰之聖；對時育物，必根無妄之誠。懿夫天地爲鑪，化工爲冶。鼓鑄群生，彌綸天下。覆幬持載，皆實理之充周；長養收藏，無纖毫之虛假。驗闔闢於往來，調盈虛於多寡。爲通即以爲復，如印印然；成始且將成終，有形形者。生物惟天，希天惟聖。欲成不息之功，恍受彼蒼之命。溯絪縕於二氣，化可調元；全付畀於五常，道惟率性。中通而外不蔽，自誠而明；德盛而禮彌恭，惟誠故敬。爰乃神通大造，蘊徹鴻鈞。包函萬彙，體備一身。妙合乎一陰一陽，機緘自轉；默通於無動無靜，志氣如神。既退藏之甚密，亦充滿於無垠。洋洋者發育之源，不物於物；慥慥者知行之準，以人治人。蓋以有生同具，無時或離。渾淪而三才胥備，變化而六合可彌。如川流有本，而或原或委；如木生有本，而不蔓不支。一本攸分，乃萬殊所自始；大本既固，即達道所由施。性時措而咸宜，仁也知也；道粹精而至善，繼之成之。故惟天下之至誠，能立天下之大本。其用則如環無端，其道則於人不遠。其量莫測高深，其心獨昭恆懇。六韻在御，含品物而光亨；萬國咸寧，保太和於混沌。盡性以盡人物之性，具見根源；立心即立天地之心，獨操鈐鍵。我皇上化洽同流，學通倚數。聰明聖智，體天德而綏猷；元亨利貞，握乾符而協度。存誠以通性命之源，開誠以成天下之務。由本達末，丕顯其光；以人合天，亦孔之固。仰睿謨之崇效，幾竊管而難窮；緬太極之淵涵，敬抽毫而獻賦。」顏編修伯燾《修辭立其誠賦》，說理無頭巾之氣，鍊韻見手眼之高，此亦理題之精警者。其詞云：「辭以達意，誠則寡尤。象參區蓋，理備居由。審思乎誠通誠復，明察乎辭屈辭游。故辨是與非，十七行重申特立；而克勤無怠，九三爻首贊進。」

余丙照《增注賦學指南》卷六《論賦品》 賦之作法既詳，學者已知下手，然賦品未悉，文恐誤入歧途。采必剪乎繁蕪，風斯歸於麗則，今約分四品，儘可兼該。其一清音嫋嫋，秀骨珊珊，名曰清秀品，此近時風尚也。其一靈活無比，圓轉自如，名曰灑脫品，此熟如彈丸也。其一端莊流麗，蘊藉風流，名曰莊雅品，骨肉勻停者也。其一古調獨彈，自饒丰致，名曰古致品，此不落恆蹊者也。觀此諸品，命意貴於高超，運典貴於切實，用筆貴於靈活，其要總在工夫純熟。果能多讀多做，咳唾悉成珠玉，吐氣可作虹霓。或以丰韻勝，或以富麗勝，薰香摘艷，錯采縷金，又何法之有乖，又何品之不合哉？精選數條，以爲模範。

又 賦品首貴清秀，不以堆垛濃艷見長，蓋辭氣清新，最易豁人心目。風骨秀逸，自能爽我精神，如此雖欠典博，亦覺動人。近來花樣斷推此種。

又 賦家化板爲活，莫如灑脫一法。蓋落筆瀟灑，超脫不群，自然亦《風》亦《雅》，盡態極妍。其要總在手敏心靈，簸弄虛字得竅。

又 庸腔滑調，最易惹厭。必須氣象莊嚴，風骨雅雋，方顯賦家身分。蓋莊則不佻，雅則不俗，剛健婀娜兼而有之者也。

又 賦之品，固宜揣摩時調，亦宜間參古致，其法大約以用字重複取姿，腔板似拘而非拘，似順而非順，逸致無邊，情韻自別。此賦家領異標新之一法也。

劉熙載《藝概·賦概》 賦有夷險二境。讀《楚辭·湘君》、《湘夫人》，便覺有逍遙容與之情；讀《招隱士》，便覺有罔沕憭栗之意。

又 名士之賦，嘆老嗟卑；俗士之賦，從諛導侈。以持己、持世之義準之，皆當見斥也。況流連般樂者耶！

又 賦別於詩者，詩辭情少而聲情多，賦聲情少而辭情多。皇甫士安《三都賦序》云：「昔之爲文者，非苟尚辭而已。」正見賦之尚辭不待言也。

又 詩人之優柔，騷人之清深，後來難幷矣。惟奇倔一境，雖亦《詩》《騷》之變，而尚有可廣。此淮南《招隱士》所以作與？

又 建安名家之賦，氣格遒上，意緒綿邈；《騷》人清深，此種尚延一綫。後世不問意格若何，但於辭上爭辯，賦與騷始異道矣。

又 《風》詩中賦事，往往兼寓比興之意，鍾嶸《詩品》所由竟以寓言寫物爲賦也。賦兼比興，則以言內之實事，寫言外之重旨。故古之君子上下交際，不必有言也，以賦相示而已。不然，賦物必此物，其爲用也幾何！

又 賦取乎麗，而麗非奇不顯，是故賦不厭奇。然往往有以竟體求奇，轉至不奇者，由不知以蓄奇爲洩奇地耳。

又 賦中駢偶處，語取蔚茂；單行處，語取清瘦。此自宋玉、相如已然。

又 賦之尚古久矣。古之大要有五：性情古，義古，字古，音節古，筆法古。

又 古賦調拗而諧，采淡而麗，情隱而顯，勢正而奇。

又 言騷者取幽深，柳子厚謂「參之《離騷》以致其幽」，蘇老泉謂「《騷》人之清深」是也。言賦者取顯亮，王文考謂「物以賦顯」，陸士衡謂「賦體物而瀏亮」是也。然二者正須相用，乃見解人。

又 學《騷》與《風》有難易。風出於性靈者爲多，故雖婦人女子無不可與；《騷》則重以修能，嫻於辭令，非學士大夫不能爲也。賦出於《騷》，言典致博，既異家人之語，故雖宏達之士，未見數數有作，何論隘胸襟、乏聞見者乎！

吳錫麒《賦賦》 馳華思于上林，叩元聲于中宇。情含風以拓今，韻激騷而流古。殫密麗之鋪陳，暢菁英之咀吐。託附庸於六藝，徵苑祕於四部。齊陶冶於洪爐，乃焜耀乎文府。溯荀況之五篇，奏唐勒之四藝。俶萌柢於周、秦，繼浸淫於漢、魏。枚、馬演其洪裁，班、揚炳其巨製。氣深瑋而達情，辭豐贍而析理。招雅頌之博徒，總華實之英轡。鑽響則駭聾，送文則飛滯。選和則懌懷，振銳則彊志。由千載而上窺，極斯藝之能事。徒觀其主客附會，東西詆訾。藩飾相襲，權輿在茲。將反覆以明趣，用紬繹以露詞。若夫叙川原，述京殿，論游畋，紀享讌。其事甚大，厥風斯扇。於是紛縕發采，莓茂奮葩。五音絞概，十色挼翠。翼層樓而起鳳，冠中天而敞霞。聚錦浪於一鏡，藏寶書於萬花。窮其變則鬼神莫能喻，播其精則金石無以加。迨曲終而奏雅，回侈心於已奢。勢漸流於典午，才多蔚於東南。矢冲襟於巖戶，軫遐慕於江潭。晨飆襲而靈條孕，晚靄滋而秀穎含。剖淵微之名理，抒冥奧之元談。鶴顏、謝其能赴，席江、鮑其幷參。發清思之窈窕，良有味而醰醰。至於庶物異名，萬彙殊族。刻畫情態，發皇耳目。務纖密以爲巧，緣比擬而自足。表餘花之墜芬，丐香草之賸馥。諒無侃於小言，足取媚於幽獨。亦有別夕愁長，

情年恨短，訣愛子而心摧，望美人而目斷。絲縈繾綣，緒結纏綿。箏催促柱，瑟改危絃。毫欲栖而泣露，墨未染而啼烟。雷嘆頹息，魂傷黯然。又或花送春言，葉邀秋諾。藥蕊紅迷，葺葺翠謔。郎調蛺蝶之歌，妾進鸕鷀之杓。鬬帳底之茱萸，販箱中之芍藥。眉築黛而妝輕，唇表朱而艷薄。懼綺麗之非珍，覬鄭衛之勿削。然而道由始盛，勢不中衰。奮摩天之羽翼，動行地之風雷。則有《枯樹》寓風烟之慨，《江南》寫身世之哀。鬱千端而波往，詭萬狀而雲來。將倒回乎弱水，可獨上乎強臺。唐締初基，頗傳艷體。若太白之《明堂》，少陵之《大禮》。其樂帝之上鈞，饗妣之嘉醴乎。自制科之特重，比伶律而無差。齊尺度於毫楮，戛宮商於齒牙。斂奇才而勰矩，相粹質而披沙。因題定色，即韻敷華。無鍼度密，闊幅裁奢。縱忸怩於鴻筆，難剗塞乎專家。原麗則之遺音，究敷陳之大義。能作者可以登高，善酬者可以見志。其託興也務遠，其練材也求備，其致飾也尚腴，其肖象也取緻。類匠氏之構奇，與染人之襮異。賤外強而中乾，貴先醇而後肆。在首尾之相銜，毋因濟而亂次。當中邊之盡徹，若入壁而立幟。歡仰昊而日晶，慘巡林而霜悴。閟蘭苕之金色，通參差之玉吹。緬先矩其匪遙，冀嗣音之勿替。嗟宋元之遞降，遂頹靡之相因。或緣文而綴韻，或襲古而遺神。或虛辭之自鬻，或澀體之雜陳。攀情條而安附，屈意乾而莫伸。徒索途而擿埴，終涉水而迷津。我朝揚洪謨，扇巍烈。鯨響鏗，韶音徹。軼楚艷而無朋，宏漢京而有截。龍蠖略於神淵，鳳回翔於丹穴。罄名物之可形，籠造化而爲傑。豈徒三兩京而四三都，蓋將承《六經》而郛衆說也！

沈叔埏《文心雕龍賦》　惟靈心之結撰，出妙理之紛繁，鳳九苞而振藻，龍五采而高騫。推文章之作手，攬雕鏤之營魂，驚曼衍之瓌奇，祇是思抽乙乙，儼之而之夭矯，非徒狀類蜿蜿。是用標禪世之辭，帝嘆崔駰之頌；何妨借談天之口，人誇鄒奭之言。若夫管遠曾闖，綆修用汲，任索隱而探幽，須艱辛而苦澀。迨彪外而弼中，方大舍而細入。書成繁露，幾經夢裏懷蛟；才可掞天，能使聲聞啓蟄。極風雲之變態，天池奮而將還；涌波浪於詞源，海水因之盡立。斯其爲心也，潛兮若蟠龍之裹裹，淬兮若應龍之蟊蟊。欲刻雕於形象，先收攝乎睹聞；要搜羅夫千古，俄馳騖於八垠。襄文治於垂裳，足光黼黻；佐文思於輯瑞，擅美元纁。抽獨得之秘思，恰是珠探驪頷；縱獨扛之健筆，也同鼎列龍文。爰是行間采烈，字裏文生，炳如縟繡，和似瑽琤。逾鳥瀾而虎變，勝春麗而鯨鏗。經燕許之鉅公，固裁之而益煥。奪班倕之巧匠，且琢之而愈瑩。詎刻鵠之能方，誰猶約略；奚雕蟲之可擬，此最分明。爾乃看訝水翻，誦疑泉出，掀不竭之波瀾，搆非常之工緻。既夸目而能奢，洵厭心而靡媿。擾如董父，未必知獨運之神；好是葉公，焉得窺此中之秘。感重淵之浮石，思有作之通靈。遡皇古之負圖，驗行文之所自。然而知希貴悟，見少誰憐。濬巧心而自熹，驚俗眼而難妍。倘華實之莫辨，即遇合之無緣。士簡詩存，因虞訥之譏而毀；彥和書在，得隱侯之譽以傳。惟心之相孚，所貴於適如其印，況文之有色，固出於不知其然。所以文呈萬狀，心有寸知，原不煩夫繩削，實同類於雕幾。曰九方與千里，眞希代而冠時。龍豈久藏，裕文明於天下；豹雖暫隱，蔚文彩於來茲。躍津水而雙翔，誰復識同煥者，跳天門而直上，豈惟書賞羲之。方今士盡懷珍，人爭摛藻，名皆擅於文雄，志各抒其素抱。分宋艷與班香，兼漢製而魏造。澤躬開萬卷，蘊雷雨之經綸；報國獻千篇，輝璧琮之藉繅。本心聲爲心畫，猶然仰倬彼於爲章；光文運於文昌，莫不徵化成於久道。

沈祖燕《策學備纂・賦學》　歷代賦體優劣：古之傳人賦物，情深，其於詞直寄焉而已。後世賦物，詞工，其於情直外焉而已。蓋西漢詞工於楚騷，東漢又工於西漢，以至三國、六朝，一代工於一代。詞愈工，情愈短，味愈淺，體愈下矣。建安七子，獨王仲宣詞賦有古風，至晉陸士衡輩《文賦》等作，已用排體。流至潘岳，首尾絕排，迨沈休文「四聲八韻」起，而排體已入於律矣。徐、庾繼出，又復隔句對聯，以爲駢四儷六；簇事對偶，以爲博物洽聞。有詞無情，本體亡失，此六朝之賦所以益遠於古。然其中有安仁《秋興》、明遠《舞鶴》等賦，猶得古詩之餘也。唐賦律多古少，學古賦者率以徐、庾爲宗，第少異於律耳。其或以五七言之詩，四六句之聯爲古賦者。中唐李太白所作古賦，差強人意，猶是六朝賦耳。惟韓、柳詩古賦，以騷爲宗，超出排律之外。唐賦之古，莫古於此。至宋賦有排體、文體，其時歐陽、南豐、眉山迭起，皆蔚然爲一代之文。

朱珔《然松閣賦詩合鈔序》　詩與賦同而實異，班固謂賦者古詩之流也。然論體製，則賦言鋪也，意主華贍，儉腹即減色。詩貴醞釀，運以清氣，毋堆垛，毋粘膩。故賦尚才，詩有才而不專尚才。

林紓《春覺齋論文・流別論》　《文心雕龍・辯騷篇》曰：「酌奇而不失其

眞，翫華而不墜其實。」是言眞知《騷》者也。枚、賈得其麗，馬、揚得其奇，此私淑者之徑造其室也。然其叙情怨，述離居，論山水，言節候，綜此四者，披而讀之，瞑目遐想，良有不可自解者。少時喜誦《九章》，謂怨悱不可申愬者，無如《惜誦》之文曰：「忠何罪而遇罰兮，亦非余心之所志。行不羣以顛越兮，又衆兆之所咍(呼來切)。紛逢尤以離謗兮，謇不可釋。情沈抑而不達兮，又蔽而莫之白。心鬱邑余侘傺兮，又莫察余之中情。固煩言而不可結詒兮，願陳志而無路。退靜默而莫余知兮，進呼號又莫吾聞。」其曰「莫之白」，曰「莫察」，曰「無路」，曰「莫吾聞」，積沓而下，不外一意，胡以讀之不覺其沓？由積愫莫伸，悲憤中沸，口不擇言而發，惟其無可伸愬故沓，惟沓乃愈見其哀情之眞；若無病而呻，爲此絮絮者，便不是矣。《涉江》之詞曰：「哀南夷之莫吾知兮，思余濟乎江湘。乘鄂渚而反顧兮，款秋冬之緒風。步余馬兮山皐，邸余車兮方林。乘舲船余上沅兮，齊吳榜以擊汰。船容與而不進兮，淹迴水而疑滯。朝發枉渚兮，夕宿辰陽；苟余心其端直兮，雖僻遠之何傷？入溆浦余儃佪兮，迷不知吾所如。深林杳以冥冥兮，猨狖之所居。山峻高以蔽日兮，下幽晦而多雨。霰雪紛其無垠兮，雲霏霏而承宇。哀吾生之樂兮，幽獨處乎山中。吾不能變心而從俗兮，固將愁苦而終窮。」此一段，眞所謂述離居，論山水，言節候，悉納於小小篇幅中矣。夫惟朝廷之莫己知，遂涉江而逝。然秋冬之風撲面，迴顧國都，已在蒼蒼莽莽之中。秋水漫天，楚江日暮，自枉渚至辰陽，初無托足之所。於是深林猨狖，雨雪淒迷，其中着一去國之孤臣，不特此身不可安頓，即此心亦寧有安頓之處？又知國家衰敗，斷無容己之人，即一己亦不願變心而從俗。不待讀《涉江》全文，只此小小結構，靜中思之，在在咸足悲梗。乃知《騷經》之文，非文也，有是心血，始有是至言。賈誼、劉向作《惜誓》、《九歎》，皆有所感，故聲悲而韻亦長。東方、嚴忌諸人習而步之，彌不及矣。後人引吭佯悲，極其摹仿，亦咸不能似；似者唯一柳柳州。柳州《解祟》、《懲咎》、《閔生》、《夢歸》、《囚山》諸賦，則直步《九章》，而《宥蝮蛇》、《斬曲几》、《憎王孫》，則又與《卜居》、《漁父》同工而異曲。惟屈原之忠憤，故發聲滿乎天地；惟柳州之自歎失身，故追懷哀咎，不可自已；而各成爲至文。即劉勰所謂眞也，實也；不實不眞；佳文又胡從出哉？

又「賦者，鋪也；鋪采摛文，體物寫志也。」一立賦之體，一達賦之旨。爲旨無他，不本於諷諭，則出之爲無謂；爲體無他，不出於頌揚，則行之亦弗莊。然其發源之處，實沿《三百篇》而來；至《楚辭》出，局勢聲響，始洪大而激楚。故有以《騷》爲體者，亦有以對偶排比爲體者，雖極于雕畫，苟不定以旨趣，均不足以傳播于藝林，馳騁于文圃。彥和稱當時英傑，但有十家，(荀況、宋玉、枚乘、相如、賈誼、王褒、孟堅、平子、子雲、延壽也。)太沖諸人不與焉。鄙意謂足與《兩都》抗席者，良爲平子之《兩京》。東漢自光武及和帝，均都洛陽，西都父老頗懷怨望。故孟堅作《兩都賦》，歸美東都，以建武爲發端，詳叙永平(明帝年號)制度之美，力與西都窮奢極侈之事相反，以堅和帝西遷之心，雖頌揚，實寓諷諫。平子之叙西京，尤侈靡無藝：首述離宮之妍華，次及太液之三山，又次及于水嬉獵獸，雜陳百戲；百戲不已，又叙其微行，及歌舞靡曼之態，縱恣極矣。一轉入東京，則全以典禮勝奢侈。孟、張二子，皆抑西而伸東，以二子均主居東者也。左思仍之，故《三都》之賦，力排吳、蜀，中間貫串全魏故實，語至堂皇；以魏都中原，晉武受禪，即在于鄴，此亦班、張二子之旨。至于《子虛》、《上林》、《甘泉》、《羽獵》，或行以精悍之思，或出以雋冷之語，爲賦家之聖手，此美不勝美，議無可議者。《靈光》峭勁，爲力頗殫；《景福》條暢，承勝微緩；下及元虛之賦海，景純之賦江，或以渾淪勝，或以徵實勝：要皆不易之才，非等斤斤于草區禽族，庶品雜類中，極雕鎪組織之工也。齊、梁多小賦，固有是病，然麗詞雅義，亦不可盡沒。至于子山《哀江南賦》，則不名爲賦，當視之爲亡國大夫之血淚(以徐、庾二家另詳于《流別論》中，故不之論)。六朝以降，小品逾多。宋人以賦取士，破題竟有定格，如「蛇不難斬，君宜灼知」之類，幾成笑柄。先朝館賦，格律較嚴，然多以詩句命題，以水濟水，聲響皆劣。今日科舉一變，乃並此區區者亦絕響矣。雖然，當此風雅銷沈之後，吾輩措大，無益于國，然能存此國粹，爲斯文一綫之延，則文章、經濟，雖分二途，即守此一途，於世亦無所梗。是在好古之君子加之意耳。

劉師培《文說》 若夫矢耿介，慕靈修，怨悱不亂，永矢弗諼，表廉正潔清之志，寫纏綿悱惻之忱；帝子無聞，悵艾蕭之當戶，黨人不亮，悲椒椒之當帷；雖感時撫事，亦志潔行芳；故遐思往哲，若子輿之法先王，畀以修能，符子思之言性命；濯纓濯足，溯源《滄浪》之歌，爲炭爲銅，隱含太極之旨：其源出于儒家。瑰意奇行，超然高舉，緤馬閬風，驂螭西極，溘埃風而

上征，過江皋而延佇，顧下土而愁予，與佺期而爲友，厭世之思，符于莊、列；恐年歲之不與，傷日月之不淹，日忽忽而將暮，時曖曖而將罷，極目而傷彼春心，時不再得，驚心而悲夫秋氣，爰送將歸，誠以人生如寄，逝者如斯，爲歡幾何，浮生若夢，故樂天之旨，近于楊朱；其源出于道家。荆、楚之俗，敬天明鬼，故《神女》作賦，《山鬼》名篇，仰古賢于彭咸，吊靈踪于河伯；孔蓋翠旄，遺制仍沿皇舞，龍堂貝闕，巨觀半屬靈祠；雲霓來迓，神其康樂，雷雨杳冥，魂兮歸來；考其職掌，是屬清廟之官，列彼禮文，半雜南邦之典；其源出于墨家。若屈子之詢漁父，宋玉之對楚王，或屬寓言，或陳譎說，或即小以寓大，或事隱而言文，其詞近于縱横家。又或嫉時俗之混濁，感主聽之不聰；賢士無明，智不明而數不逮，讒人罔極，忠見謗而信見疑，近于韓非之《說難》，豈類荀生之《成相》；其旨流爲法家。至于語逞怪奇，說鄰譎詭，鸞鳳濟津，虎豹當關，馮夷出舞，湘女來游，是爲神話之史，出于稗官，其說近于小說家。是知《楚詞》一書，隱括衆體。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中华大典·文学典·文学理论分典　续论
SS号=12400654